史記全譯

［漢］司馬遷／著
楊燕起／註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漢〕司馬遷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启功题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6～2000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一册

卷一至卷一二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二册

卷一三至卷二二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三册

卷二三至卷三〇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四册
卷三一至卷四二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五册

卷四三至卷六〇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六册

卷六一至卷八〇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七册

卷八一至卷一〇一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史记全译

〔汉〕司马迁 著

杨燕起 注译

第八册

卷一〇二至卷一一七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九册

卷一一八至卷一三〇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涤明　等
封面设计　邹　刚
技术设计　玉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全译/（汉）司马迁著；杨燕起注译．—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7
ISBN 7－221－04572－0

Ⅰ．史…　Ⅱ．①司…②杨…　Ⅲ．①史记—注释
②史记—译文　Ⅳ．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706 号

史 记 全 译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宇田微机影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460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1－04572－0/K·430（全九册）定价：200 元

前 言

——司马迁与《史记》评述

一

《史记》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价值，使之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备受人们称赞。

《史记》的作者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依王国维说），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或稍后，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史学家，生活在汉之文、景、武时期，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享年约50余岁。《史记》实际上是司马谈在武帝任命他为太史令时就已开始写作，而最终由司马迁接续完成的，这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私家著史中父子共同完成一部史书写作的先例。

司马谈、迁父子对他们先祖在远古掌管天文观测从事星占术，和在周代开始断断续续地担任史官的业绩，感到自豪和骄傲。司马谈在担任了太史令以后，以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为己任，开始实施写史的计划。司马谈在《史记》写作过程中的贡献，可以简略概述为三方面：一，撰著了《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末叶孔子创设儒学以后所出现的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作出了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并将诸种学术论定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分别概括出各家的学术特

征，在奠定此后我国学术研究和分类的基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史记》写作提供了明确的学术认识的指导原则。二、奋然以当代周公、孔子自命，立志继《春秋》以兴盛“天下之史文”，并已经开始对历史进行了相关的考察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各方面的资料和考虑了初步的体例设计，且具体撰著了某些篇卷。三，为了培养写史的继承人，创造条件对司马迁进行了有益的培养和教育，关于这方面，司马迁后来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元封元年，汉武帝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朝廷大小官员以能随从皇帝参加这样的大典为无尚光荣。行进到洛阳附近的时候，司马谈因重病不能前进了，他感到特别悲伤，恰好在这时，奉命出使西南的司马迁回来要向皇帝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见到了病危中的司马谈，司马谈叮嘱司马迁牢记“孝”德来完成自己未竟的写史事业。由此，司马迁接受了遗命，表示坚决遵从不敢疏忽。随即司马谈带着痛苦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民间，在龙山以南和黄河北岸的地区，体验了耕种和放牧的农家风情。在父亲有意识地培养教育下，十岁就开始学习《尚书》、《左传》、《国语》、《世本》一类的古文典籍，随后跟着父亲到达长安，聆听过孔安国讲《古文尚书》，董仲舒讲《公羊春秋》，为他后来学术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岁开始，在父亲的安排下，可能以“宦学”的身分周游全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三十岁前后，汉武帝任命他做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些经历，加上司马迁以后出任太史令和中书令，随从武帝出巡，他一生的足迹所及，达到了除相当于今日的长城以北和两广地区以外的当时汉代版图陇山以东的整个范围。这对于他接触并了解各地的自然风光和物土人情，以及下层民众的痛

苦等，都有极大的好处，从而也增强了他对世事的观察辨析能力，为他后来的写史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的一生，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第一件是司马谈辞世时的遗嘱。司马谈临终对他除讲述了家世的光荣历史以外，表述了自己立志作史的决心，眼看无法完成，嘱托司马迁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所欲论著”的宏伟事业，并教导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司马迁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以其“论载”来歌颂“海内一统”的汉家天下。司马迁于是在父亲面前低下头流着眼泪表示了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就是说，仅就这一短暂的场景而言，司马迁所承受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无穷力量及其所要求的坚毅品质，这对他后来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来完成《史记》写作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是李陵事件。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又因为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赎罪，而被判处了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受宫刑就意味着与宦者为伍，这使他感到极度的羞耻，曾经因此产生过自杀念头，但他还是坚毅地活下来了。“所以隐忍苟活，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还是父亲的遗训帮助他在痛苦中作出了正确选择。不过由于这一亲身遭遇，使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评述态度是更加客观冷静了许多，已经不完全是如司马谈最初设计那样的一味歌颂，而是使他能更清醒地全面认识社会，并站出来对某些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而也使《史记》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和学术的生命力。

元封元年，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迁继任太史令，负责观察天象、记载史事和掌管皇家图书的事项，这期间他参加了《太初历》的制订。李陵事件后他担任中书令，其职事相当于皇帝的随从秘书，自此直到他离世前一直在历尽艰辛，利用业余时间全身

心地完成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的写作，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奉献出了一部光辉巨著，并为史学的建立竖立起一座堪称典范的丰碑。

应该看到，司马谈、迁父子之能相继完成《史记》写作，自然是他们主观努力上顽强奋斗的结果；但《史记》的成书，却也是在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之所造就。

促使《史记》在汉武帝末年完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是：西周以来，中国出现了大一统局面，虽然其后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不仅社会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发展了，而且经过秦的武力征伐，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汉家接续这个态势，至武帝时已是空前的开拓繁荣了，这就需要有一部史书来反映这一巨大的时代变化。在政治领域中，较长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大一统局面下的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并不断显露出来，人们不能不注意探求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政策方法，也需要有一部全面总结成败兴坏的历史经验的著作来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儒学产生后出现的各种政治学术思潮，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提出不同的治理社会的策略和主张。如《论六家要旨》所表明的，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材料可资凭借以帮助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得出恰当的认识上的结论。同时，较长时期较为稳定统一的局面及相关的政策环境，武帝时期的图书文献资料也已经充实到足备历史总结的需要。总之，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代，社会需要及政治、物质、思想上已为一部全面的历史著述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加上司马谈、迁父子的个人天赋和努力，《史记》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的博大精深，正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在史学上的真实体现。

二

《史记》在史学上的重大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撰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只有文告汇编、断代编年、地区国别、谱牒世本之类的史书，《史记》才是第一部通史。这部通史，在时间上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以至汉武时代，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并进入封建社会，总共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在内容上记载了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以至于医术、占卜等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地域上除主要记述汉武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包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视野所及为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又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这部通史的表述，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是将三千年的通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论述的文字，但实际内容是强调了中国本土上世系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影响深远的分封的形成。其他阶段特征所概述的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其高明的历史见解。

《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由于司马迁第一次清理出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它所体现的追寻往古，尊崇先民，巩固统一，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传播给后代，影响所及，使得历朝历代都不能不把这一通史的写作继续下去，虽然在形式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而断代为史，但将诸断代史连接起来，却正形成为一部各朝各代都具备的完整的通史。这种写史的制度与方法在今天诸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文化灿烂的光辉的地位。而能够形成这种通史规模的文化典籍的奠基人正是司马迁。司马迁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

同时，在撰史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也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首先是通观原则，后代如直接标明有“通”史特点的《史通》、《文史通义》，《通典》、《通志》、《通考》，《资治通鉴》等，自然有着《史记》通史影响的痕迹，即使其他许多类别的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标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上是受着《史记》影响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通识，常常是评论史家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其次是统系原则，《史记》是记述统一、强调统一、歌颂统一的，它首先在思想上确立了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各朝各代的前后连接上，《史记》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国自黄帝以来朝廷的正宗统系，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在政治思想上肯定统一，保证统一。后代史家在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时候，即使是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都注意于探寻能够代表着统系的实际主宰力量，尽管认识上各家有分歧，但均关注系统的存在却是一样的，而在这方面，正是《史记》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再是实录原则，司马迁写通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依据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档案资料，且有他亲身的实地考察采访，并加以综合考证才写出来的。司马迁赞赏古代史家的“直书”精神，努力将它贯彻到通史中去，《史记》中尽管有些记事的材料有出入，

或不一定准确，但总体来说除传说时代以外，它确是信史，这是毋庸置疑的，班固在史学观点上要批评司马迁，但他也不能不颂扬《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是否具有“实录”精神，是评价后代史家著述价值的必备条件。最后是厚今原则。《史记》是通史，跨越时间很长，但它记述的重点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十二本纪，秦汉占了七篇，而这段时间共约150余年，在整个《史记》记事的三千年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十表，除前三表外，余七表全是秦汉。七十列传，自卷二十三、二十四邹阳、贾生以后全是记秦汉的，只有极少数篇章内容涉及秦汉以前，而其中从卷四十七魏其武安侯以后又基本上是记汉武时期事迹的，光汉武一代所记人物事迹就约有20篇。《史记》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写当代史，既说明当时写史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进步的时代气氛，同时也表明司马迁敢于指陈现实的巨大勇气。后代写史的条件越来越严酷些，但《史记》所确定的厚今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写出了通史，建立了我国通史写作的规模，并创设了若干可以影响后代史学发展的原则思想，它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创设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在《史记》以前有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禹本纪》、《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秦纪》、《楚汉春秋》以及年纪谱牒等所体现的多种史书记述形式，但从体例上来看都不完整、规范，至《史记》才创制了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为一体的“纪传体”史书体例。

本纪，刘知几《史通》说“天子曰本纪，诸侯曰世家”，意思是说记载天子事迹的体裁称为本纪，记载诸侯事迹的体裁称为

"世家"，这个说法只看到了《史记》运用本纪、世家体裁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了解司马迁创设的本意。就本纪而言，《史记》不只是记天子事迹，而是通过历史上帝王世系年代传承的记述，除了体现历史的时间性以外，还重在表示天下发展的大势。《史记》十二本纪中，《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是最有争议的，但正体现了司马迁的上述思想意图。《五帝本纪》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将黄帝作为中国历史大势的开创人物，并以禅让开始来体现一种德治模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般形式的编年纪事，其中德盛德衰影响政治成败的记述非常明显。按正统的观点来说，周王朝以后就是秦王朝了，自然以《秦始皇本纪》来接续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却在中间横插了一篇《秦本纪》，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诸侯国，司马迁不把它写人世家却写人本纪，这是表示在历史上秦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正是由儒家德治转人法家力治的关键步骤，不记述这一步骤，天下大势演变的原貌显现不出来，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将秦写人本纪是非常合理的。中国历史秦代后就是汉代，《秦始皇本纪》以后接续《高祖本纪》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又列出一篇《项羽本纪》，项羽不入列传，不入世家，却列入本纪，是说明项羽以武力灭秦以后，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直至楚汉相争失败，其事迹系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所以列他入本纪。项羽的最终失败，也说明残暴的武力统治均会短命而亡不可久安，刘邦是个宽大长者终于取胜，说明德力统治的又一次转化。古人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是说妇人不可以主政，但司马迁和这个看法相左，不立"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吕太后，就可以将她写入本纪，勇敢地撇去了在统治权上区别男女的偏见。吕后继刘邦之后，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为而治，使生产发展了，民众逐渐富足起来，她之所行是以道家学

术为主的德力结合以德为主的统治方案，又是天下大势发展的重要一环，经文帝、景帝，自流放任的结果，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至武帝时内法外儒的公羊学说占住了主导地位，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当是这样一种天下大势思想的表述，然而这篇本纪是亡佚了，我们已不可窥其原貌。《史记》本纪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体现这个“纲”的作用的，除给予重要历史事件确定相应的时间位置及表明它的背景以外，主要价值是实事求是地表现出了历史发展中的天下大势，这是应该明确的。

表。这种体裁具有纵横交错，简明扼要，众事纷繁，一目了然的特点，它辅助本纪也起着“纲”的作用，而重要的是十表的设置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结构形式上，十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重在帝王世次，它以此为经。全表又分为两截，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的世次为纬，后半截以鲁至曹十国世次为纬，总的内容是“观百世之本友”。《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地为主，故年经（月表以月为经）而国纬，总的内容是“观天下之大势”，因此四表在年代显示上成为了十表的骨干部分，贯穿着全史。《高祖功臣侯表》以下四年表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具见汉初六朝百有余年侯家的盛衰始末，并见惠景间的四朝事势和建元以后诛伐四夷的情况，总的内容是“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记为主，年经而职纬，也就是首列纪年为经，次四格分列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旁行为纬，观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机，即可定人臣贤不肖之分，总的内容是“观君臣之职分”。其实观百世之本支，观一时之得失，观君臣之职分，也是从不同侧面考察政治事势，所以，表体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以不同形式，结合具体的事态发展，来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天下大势。

书。此种体裁，《汉书》改称为“志”，由于它是专记典章制

度的，后代演变而为书政体，而其创始之源当出自《史记》。《史记》八书，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把礼乐摆在前面，可见他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在统治中的作用，实是显示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律，本应指音律，但《史记》依司马迁自己的说法主要是记军事制度。这前三篇均已遗佚，今之所存学者多论定为补篇，是以难见其原貌。历，是记历法的，今之所见可能有后人的窜乱；可能由于看法上的分歧，司马迁没有记述《太初历》的制订过程和具体内容，故使人至今不能通晓它的真貌，也是一个缺憾。天官，是记天象与五行星占的，其中有些迷信思想，但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司马迁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本篇在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封禅，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大事，它可以神化皇权，不能不记，但此篇对汉武极具讽谏意义。河渠，记兴修水利，是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平准，以汉武时期的均输平准取名，重点是讲当时的财政策略。八篇中礼、乐、律、封禅属政治领域，历、天官、河渠属自然科学，平准属财政经济。由于草创且有缺失，八书内容不如后来《汉书》十志的那么完备、全面。其中天官、河渠、平准是《史记》中的精采篇章。

世家。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后来的正史中很少有这种体裁，它的产生确实与周初以来的诸侯分封有密切关系，但它也绝非全然如刘知几所说“诸侯曰世家”。司马迁自己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故创作世家的主旨是“拱辰共毂”维护大一统。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入世家，否则如吴王刘濞、淮南衡山二王以及韩信等都不能入世家。因为他们背叛违抗了朝廷。这是世家体裁的主旨所在。三十世家大体上分为四类，都是符合这一主旨的。一类是前十六篇春秋、战国时的列国诸侯；一类是孔子、陈涉两位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孔子一生

的学说是维护君权的，陈涉是刘氏王朝的开路人，都是名符其实“拱辰共毂”的；一类是刘氏王朝皇家的宗亲后室；一类是汉家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周亚夫父子，他们是绝对尊崇拥护汉室的。写法上大体分为两种：列国世家形同本纪，写出了各重要诸侯国各自的发展形势；其他世家形同列传，其中孔子、陈涉及汉初重臣诸世家，是《史记》中的著名篇章。

列传。这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从远古传说时代到司马迁的当世人物，总共七十篇。其中第一篇写伯夷、叔齐，实际是议论重于事迹，相当于列传的总序，表明了司马迁评述人物史事的重要观点。从第二篇管仲、晏婴起，才是实际人物的传记。历史上人物这么多，司马迁选择立传人物的标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义、时、功名、天下是基本要素。前二至七篇，除韩非、吴起外属春秋时代人物；八至二十八篇，除邹阳、贾生外属战国时代人物，其中多数人物与秦朝的兴亡关系密切；二十九至四十六篇，为秦亡汉兴至景帝时人物；从四十七篇起是汉武时代的人物，其中包括九篇类传，四篇周边少数民族传及二篇涉及域外国家的传。从形式上列传又分专传，专为某一重要人物设传，此中包括少数民族传和域外国家传；合传，数人合为一传；附传，某一人物事迹附在他人传中；类传，将某一类人物汇在一起立传；自序，实为专传，因功能有别，有的学者将它单列为一类；还有一种叫附见，即在为他人写传时提及到某人的事迹功德影响，如纪信、王翳、毛遂等就是，有时附见人物的历史作用并非都不重要。司马迁记述人物，重要的是通过人物事迹来写历史，使史事具体化，它是相辅于本纪、表的“纲”以成书的。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部分。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的设立，规模宏大，网罗丰富，使《史记》的记事可以达到无所不包的要求。五体结合

形成的纪传体例，是历史发展形成大一统的体现，是祖国山河壮丽所表现的恢宏气势的产物，而司马迁承受了这样的气息，如站在高山之巅俯视大地，激情涌现于胸中，构思形成于笔端而精心创制出来的，他有机地运用这种体例，实现了撰写百科全书式通史的目的。

第三，阐明了司马迁的作史思想，标志着中国史学自觉的开始。

司马迁阐明自己的写史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一家之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对此略加探寻，正足以表明司马迁深邃的作史思想。

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倡导天地人的合一，是说明人们需要认识天地自然的客观条件及其相应的规律，以规范自身的行为来适应并驾驭自然，使之为人类的利益服务；人们如果不能遵循这种规律，甚或违抗它，破坏了自然环境和条件，就会遭受报复而蒙受灾难。所以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的命题，本身就极具深刻的哲理价值。

司马迁关于"天"的认识，包含着三方而的概念。一是指自然的天，如日月五星以及风云雷雹等天文气候现象，《天官书》集中对此作了表述；一是指人格神的天命、天意以至善恶报应之类，《伯夷列传》论述中的质询，较集中地表述了司马迁对这方面的怀疑态度；一是指历史事势发展中人为因素以外的各种客观条件相结合所组成的一种无形力量，而具体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作为某人成事的历史背景之类的"势"。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这第三方面的认识，接近于形成一种事势规律性的认识。司马迁讲人们可以顺势立功成名而不可违抗，反过来人们的作为又可以造势而为总的事势发展增加新因素、新力量。司马迁记事论事，很强调"时"、"势"，这就贯穿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使他在史学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汉武帝时代的主导思想是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公羊学。司马迁也是受着公羊学思想影响的，表现为他主张大一统、忠君、德治等，《史记》中也流露出某些迷信思想，但在总体上，司马迁对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相结合的学说，不仅不感兴趣，反而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他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来探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时，也就有否定人格神的存在的重要意义。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主张通观古今的变化，内容包含着多个方面，首先是原始察终，讲究研究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过程的变化。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对过程的始终、本末都不清楚，又如何认识历史，找寻其中的法则呢。其次是事势之“渐”，注意到渐变。他认识到一个事件的巨变，并非一朝一夕突然产生的，而是有个长久的渐变过程，《史记》中常说“所从来久矣”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事势的发展有一个形成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有很多条件变化在制约和影响历史的发展，分析掌握了其中的缘由，才有可能恰当的评价历史事件。第三是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一个很高明的见解。他认识到历史事势发展到兴盛的时候，内中常常暗藏着衰败的迹象，人们要善于观察，找出衰败的迹象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否则事势就会由盛转衰从而出现另外的面貌，《平准书》中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第四是承敝通变，一位新的政权统治人物，当他接续的是前代的破败局面的时候，就要注意找出破败的原因，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正，转危为安，以便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形成长久的新的稳定局面，从秦到汉的转变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由于司马迁能够依据原始察终、事势之“渐”、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的方法来通观历史的变化，所以他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说明，如他关于三千年通史天下大势的思想，关于由姜齐到田齐转变的认识，关于秦能统一六国原因和六国必然灭亡事理的解释，关于汉

之文、景到武帝时政策转变的看法，关于社会生产和流通对政治风气影响的阐发，无一不体现他关于通观古今变化的思想成就。司马迁关于通观古今变化的思想继承了古代《易》学、老子、荀子的变革思想，因而也是传统辩证法认识在历史学上的合理运用。

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所说的“家”，指的就是史学家，它标志着汉武时期史学的崛起和史学家在思想政治学说上独树一帜的雄心和勇气。所说的一家之“言”的标志，是他恰当地处理了几个关系。一是继承与创新。司马迁一再声明要继《春秋》作史，而且他也是尊崇至圣孔子和先代贤人的，但是他又并不全然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亦步亦趋地完全跟在圣人后面往前跑，而是结合时势发展及具体史事，作出了自己的恰当结论和评价，体现出他勇于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所以《史记》是一部极具首创精神的名著。二是学术与政治。司马迁认识到各种学术思想归根到底都是服务政治的，都要为解决现实政治生活的难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是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而已，正如其父司马谈所说“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所以《史记》在记述学术人物时，着重指出他的政治主张并给予评价。他自己写史从事学术活动是勇于面对现实，指陈是非的，他的看法有时和当朝政治措施不一致的时候，就称述直谏，并对他认为失误的举措敢于提出批评，这种事例在《史记》中是很多的，它也说明了政治家和史学家认识和处理问题时的矛盾和区别。三是宏观和微观。司马迁考察天人关系，通观古今变化，追寻时势发展脉络，纵论汉家天下得失，其宏观识力高远，气势磅礴；然于项羽自刎乌江的悲壮，刘邦登皇帝位的得意，吕后待人之刻薄，文帝在位之仁德，以及蔺相如之智，廉颇之诚，韩信之谋，萧何之忠，季布之刚，窦婴之贤，李广之勇，张汤之酷，游侠之义，佞幸之媚，李斯之患得患失，荆轲之悲歌慷慨，滑稽之谈笑解难，商贾之息财

致富等等，以其透彻的观察力，对相关的物情事理，人物品格，进行了极意的表露刻画，从而使《史记》的描述细致入微地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触及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史记》之成就，正是宏观论述与微观描写的完美结合。四是个人与时代。司马迁作为史家，他的成长、经历、学识以及业绩，包括他的遭遇，都体现了时代的造就及其特色，反过来他又以通观的历史记述最终是表现和赞赏了这个时代，然而自身的处境又使他得以窥测出政治的弊端，社会的黑暗，他也愤然疾笔进行了揭露、谴责。《史记》也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幅逼真的图画，其秀美，其缺憾，却是这个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这正是《史记》实录的真谛，突现了杰出史家的尽心尽责。司马迁《史记》作为史家之言，是无愧于伟大时代的。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述往事，思来者。这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历史学的功能问题，即是在通观中找出社会历史变化的法则，以及诸多的经验教训，以供未来的人思考、借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序文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所谓"自镜"、"成功"、"得失"，就是指历史学要考察成败兴坏的事理。《史记索隐》解释说，"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言观今人臣所以得尊宠者必由忠厚，被废辱者亦由骄淫，是言见在兴废亦当代得失之林也"。意思非常明白，还增加了"兴废"的含义，更加强调从当代政治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史记》为什么要重视写当代史的原因所在。这样，古今、成功兴坏、得失的事理都说明了，可以说司马迁是毫不讳言历史学应起的作用，这对历史学的建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书写出来是让人看的，历史书让人看了以后可以提供进行思考、借鉴的思想资料，这就是司马迁关心"来者"的目的。

以上诸种思想，是时代特征的最高定位，它表明司马迁作史是达到了完全自觉的程度，从而也标帜着中国史学自觉的开始，这对中国史学的后来发展给予了深刻影响。同时也表明，是否能为古代的文化宝库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也是历史著作是否成功及其成就高低和生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在这方面，《史记》不愧为典范之作。

第四，在诸多历史形成要素中，突现了人的社会主体作用。

历史上对人的自身有个认识的过程。据专家研究，从远古到殷商末年，可说是神、天史观占统治地位。宗周以下，是神意史观。孔墨对神意史观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否定，而创设了先王史观，先王史观已是一种很明显的英雄史观。这以后的学者对古圣先王也已不是毫无保留的尊崇，只注重历史的进化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考虑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从而否定先王史观而提出了进化史观，这时已经推移到战国末期了。由此前进，到西汉中期，司马迁继承从远古到先秦的历史认识成果，结合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就可以将神、人作用于历史的认识提高一步，从而在对史学的创建中，确立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姑且可以将它称之为主体史观。

历史认识上神人关系的变化，春秋时期是一个转变的关键。而能够促使司马迁在对历史的观察中，建树起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看法，还与如下的情况有密切关系。一是社会政治变化带来的影响。早期是天子受天命而君临天下，天子的权威代表天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可侵犯。后来，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了。又后来也不是自诸侯出，而是"陪臣执国命"了。再后来，又是家臣控制起大夫来了。政权下移的过程，权谋智略的作用非常明显，新兴势力已经知道争取人心的向背了。二是春秋至战国及其以后战事频繁，在成为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军事行动中，动用兵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城濮之战，对立

双方参战人员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而到战国末，仅秦坑杀赵之长平军就达 45 万。秦统一后，光防御北方匈奴就有蒙恬所率的 30 万人。楚汉战起，刘邦率领五诸侯的军队，凡 56 万，往东去进攻项羽。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率 36 位将军，各方面的军队加在一起也有数十万，而吴王刘濞自称可具精兵 50 万，还说可得南越王 30 万兵力的支持，实际双方对峙所动员的兵力达 100 多万。战争有物的因素，但打仗的是士兵的血肉之躯，故主要靠人为的行动，这是非常明确的。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普通农民揭竿而起，一举导致推翻了秦王朝，这使任何天命、神意的说教都软弱无力。四是司马迁所强调的国富民强与生产流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广大的四民之业的发展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却与天命、神意离得太远了，而农虞工商四业的兴旺与否，却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五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天文学、历学和医学的发展，对认识天人关系有着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而在这三方面，司马迁正有着学术专精的观察和辨析能力。从先秦以来，人神观念的变化与人的作用的不断体现是相辅相成的。司马迁一方面继承了这种神人观念认识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以现实的变化作基础，以一种哲理的思考，利用人自身在时代大潮中显示的巨大力量，将已有的神人关系的认识加以充实提高，促使自己在观念上前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史记》所认识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看到了人的有层次结构的群体的作用。《史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来看，其实是一种社会历史结构的反映。《史记》是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帝王、时势主宰者，他们处在社会的中心地位，这是“本纪”所记述的人物。第二层次是诸侯、贤圣、领袖人物与国家重臣，这是“世

家”所包括的人物，他们起着“拱辰共毂”的作用。第三层次是谋臣将相，他们中有的人在中央朝廷，有的人在诸侯王国，他们是第一、二层次中帝王与国君的出谋划策者、政令执行人，在具体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他们的实际作用很大。这三层人在《史记》记载中非常突出。第四层次是士大夫，他们因为比较靠近社会的最低层，所以有时能反映出一些民众的痛苦呼声与愿望要求。第五层次是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如《货殖列传》所说的农虞工商，这一层次中有些人被奴役，但他们中是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是有可能促使国家出现“土崩”之势的潜在力量，他们的集体行动可以改变历史的某些进程，秦末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这部分人在全社会是最多的，司马迁能注意并深刻认识到他们的特殊作用，正是促使他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因素。司马迁认为社会历史的形成，之所以能运转，五个层次的人都在起作用。五个层次之形成整个的社会结构，这反映了封建时代的基本的社会状况，从而也就解决了荀子所论“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各方面的发展形成了社会”这样一个哲理问题，这正是《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表现。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是纪传体史书形成的基本的价值所在，也就是《史记》所体现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第一个重要特色。

《史记》是全方位的叙述了社会历史中人的活动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书”体中礼、乐之外，律历、天官、河渠、平准的出现，表示出驾驭天地条件以与自然斗争，和制约人的自身行为来为社会服务的企图。《史记》在对过去史书记载内容偏重军事、政治、外交、学术方面继续给予深刻关注之外，经济活动以其审视的新的重要价值，第一次专门在史书中摆上了社会历史讨论的范围。当社会发展滞后，外族入侵胁迫，国弱民困，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的情况

下，司马迁注意到改革所起到的社会前进驱动力的作用，而给予了恰当的记述与评论。德治、法治、儒法道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有效地服务于中央集权，人的思想之适应于形势而不断求其统治法术完善的企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自身是个生物体，有其本身生存活动的规律，人在谋求维护健康和种族繁衍中，医学的发展，使其自身的活动能力得到了延续与保证。从远古到秦汉这一段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些主要内容，《史记》都是有记载和反映的，这是它作为通史特点的一个方面，正好体现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功能的更加全面的发挥。在强调人的自觉动能性的时候，司马迁注意到，人的自身欲望才是形成社会历史活动的真正源泉，人的形成历史的一切活动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已经指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较为本质的问题，正是历史学发展自觉意识的一个杰出表现。

《史记》所认识的作为形成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不仅是一种人的抽象意识，而是众多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人，故它塑造了许多人的活动的具体形象。因此，完整形象的塑造，同样是《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又一个标志。人，作为社会化群体的成员，他在参与历史活动的过程中，自然表现出其自身的某些共同特性，《史记》对人的追求、人的品格、人的奉献、人的情感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描述，使得它所认识的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主体地位的人，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和风格的真实个人，他们都是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锤炼，而又各自有特殊的典型风貌和形象的个人。由此，他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及所创造的历史业绩，就相应地具有人的代表性的普遍意义。因而能够看到人的诸多作为，并由此综合地表现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切实摆脱神灵意志的羁绊，这正是历史观念的一次飞跃性的进步。

三

《史记》同时是一部文学作品，毛泽东写《为人民服务》一文时，特称司马迁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位文学家”。西汉的士人没有谁不会写文章，但其中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司马相如，另一个就是司马迁。司马迁是以具有善于写作的文学修养来撰写《史记》的，所以《史记》的文字写得很美，但他并不是刻意以专写文学作品的姿态来写《史记》的，故《史记》的文学成就属于历史文学范畴，一般称之为历史传记文学。《史记》的主要部分是传记，本纪、世家都有传记的性质，有的篇卷本身实际就是列传。历史传记文学的产生，正是史学发展在认识上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结果，而这种传记所叙述以至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事实的根基。没有了这个根基，不能称之为历史文学或传记文学，但这不排除在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在某些具体的场景、情节、人物性格、心态等描写上的夸张和虚构。

《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作品，其特点可以概述为：

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造以形象地再现历史；

全书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得益于英雄人物事迹及祖国壮丽山河的感染和薰陶；

笔锋雄健简直，浑然一体，虽不无旧文之迹，却独具典雅风范；

情挚真切，言发心声，慷慨悲歌，催人泪下；

立于寓论断于序事，亦不乏精湛之专评；

表现手法奇特无穷，文如其人，人与人不同，篇与篇迥异，恰似群芬璀灿，无一雷同面孔。

在文学成就上，《史记》立传人物及其事迹的选择，突出人

物特性叙事的安排及全书诸篇间的互见，及见天下形胜与历史事势的整体构思，场景、性格、语言、心态的精炼表述及气氛烘托，夹叙夹议及专门评论见解的准确深邃等多方面，都包含着司马迁艺术创造的功力，它对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给予了积极影响。

后代学者给予了《史记》的文章以很高的评价。宋洪迈从文势上称《史记》为“真天下之至文”；而明叶盛则说，继《左传》之后，司马迁“在汉为文中之雄”。苏辙评《史记》之奇气：“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也说明了司马迁并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吕祖谦特别注重文章和旨归的关系：“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义指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茅坤则着眼于《史记》叙事之情志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感染力，说：“姑取司马子长之大者论之。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也。”他还从气势上高度评述了《史记》：“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江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茅坤这个意见影响了他人，故李维桢在肯定司马迁文字具有蕴藉深厚、激昂悲壮、穷尽极变的特点以后说：“具此三者，是以驱驭百氏，卓绝千古。”至清，则有邱逢年作《史记阐要》，以刘知几提出的史家才学识三长来评述司马迁，认为《史记》“诸法皆归于浑融”，很有见地。依此趋势，至

近代综合的专评多起来了。曾毅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如此说："《史记》之文学——生动而疏宕有奇气。盖迁多爱之人也，故其文热血横迸；多恨之人也，故其议论悲愤郁遏。若以儒教之家法绳之，诚不免扬雄所谓不与圣人同是非之嫌。而以历史之眼孔观之，变易编年，创为纪传，冠冕群伦，师法百代，实有如刘子元所称才学识三长，而邀郑渔仲之钦赏。即以文学之价值论之，自来文人学士，孰不仰为空前之杰作，绝后之至文者乎。"此语已经接近鲁迅之赞誉了。

四

《史记》的续补、注释及版本。

《史记》初名《太史公书》，130篇，成书后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后于宣帝时，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传出，才流向民间。至班固作《汉书》，《艺文志》中就说它"十篇有录无书"，同时也说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然未具体说明所缺何篇及所续之内容。刘宋裴骃作《史记集解》时引三国魏张晏说所亡是《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张晏又说，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今《史记》所标出的褚少孙所补的篇章，实亦未可全视为褚之真迹。自宋代吕祖谦开始，关于《史记》缺篇的多少及其真伪，学者争论不休，意见分歧，难为定论。《史记》传世已超过二千年，文化沉积，有些篇卷如《景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及《礼书》、《乐书》二序之类，权且以司马迁之原作视之，也是一种处置方法。《史记》记事讫于武帝末年，其后不断有人续作，刘知几《史通》把这件事表述得很明白，他说："《史记》所书，年止

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惑后误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这里又说明了《史记》与《汉书》相连续的关系。

《史记》的注释，传统的有三家注，即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原系独立成书，后于北宋刊刻时将其散列在正文之下，与《史记》原文合为一书。三家注为解释《史记》作出了历史性的有益贡献。至清有梁玉绳用19年功夫所作的《史记志疑》一书，详考《史记》记事，结论较为准确，故《史记》中一般的疑难问题，大多可以梁玉绳的解答作为结论，以致钱大昕为之作跋时称它为可以同三家注相比拟的第四家注，评价甚高。清人的注释之作还有多种。现代有陈直的《史记新证》别具特色，它虽不是专门的注释之作，但以考古资料来证实《史记》的这种内容，对说明《史记》记事的真实性很有参考价值，为研究者所重视。此外，日人泷川资言所撰《史记会注考证》，流传颇广，亦为人们所熟知。当代出版的有关全书或选本注释以及译文之书较多，读者可依情况选择参考、阅读。

《史记》的版本很多，仅择其要者言之。古本残卷现存最早的当数北宋刊本的《史记集解》，现藏北京图书馆。通行的旧本，现在最早的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另外，还有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和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以及清乾隆四年

(1739年）武英殿二十四史附考证本。其中，1986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上海书店将武英殿本编辑影印为《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全十二册本，多有流行。今见《史记》最普通的本子，是中华书局以清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本作底本，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并经编辑整理加工的于1959年9月出版的点校本，这已是当今最精善、最流行、最实用的本子了。当今还有其他各种本子出版，读者并可自择以为阅读。

《史记》这部辉煌巨著，历来在对史学名著的研究中是最受学者们关注的，国内研究人数之众，成果之多，始终是独占鳌头，而且它还以多种文字翻译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对《史记》研究传播的积极势头也正在深入的发展之中。与此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来诵习它。一般的读者，可在泛读的基础上选择其中的精采篇卷熟读，积累时日，不仅会对《史记》与司马迁有更真切而深刻的了解，而且也能慢慢地觉得自己在各方面会有所长进了。以此真诚地祝福本书的读者。

杨燕起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三日

例　言

一、原文依中华书局点校本，并保留其校勘标志的［］（）括弧。有简体字的一律用简体字。

二、标点依中华书局点校本，个别地方确有依据者，予以改动，以使其更为精确。

三、分段总体上依中华书局点校本，有些地方作了调整。

四、开篇之前言，说明《史记》的写作过程、史学与文学成就及续补、注释、版本等情况。其中对史学价值的评论，有些方面提出了可能是与众不同的看法，企图体现某些新近的研究成果，以便进一步引导读者阅读、思考。是否有当，欢迎讨论批评。

五、本纪、表、书、世家五种体裁出现之时，在其首篇前写一小段文字，对该种体裁的主旨及特点，作一简要说明。

六、每篇设一解题，概括一篇的主旨，尽可能体现出该篇写作的意愿。五体说明及解题，在论说精神上与前言保持前后一致，各篇不写段落大意。

七、分段注释。有时在一整段后注释，有时数段合在一起注释，凡单独形成一重要段落的，此段文字即使很短，也单独注释。

八、按句设号注释。一句内需要注释的字词，安排在同一条注内，各词注释之间空格以示区别。必要时冒号、分号处亦设号加以注释。

九、一般词义注释，以准确、简明为原则。凡涉及人物、历

史事件，尤其是典制常识，必要时作出较详说明。

十、凡古今地名注释，均依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 1975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今之地名，尽可能适应并准确反映出行政区划变更及名称变化的实际。

十一、注释中，在有利于说明词义及典制时，多直接引用三家注，有时也引《史记会注考证》。

十二、注释中，凡涉及校勘、考证、议论的内容，引用《史记志疑》较多，必要时也直接引用《史记新证》。

十三、译文在注释之后，与注释前的原文标点、分段相适应。

十四、译文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尽可能体现出篇章的原意，文字努力做到生动流畅。

十五、注译中，查阅参考的文献涉及较广，近些年来出版的如《史记注译》、《全译史记》、《白话史记》诸书，常预其列。诸多疑难，各家歧见，综合比较，择善而从，所获良多，谨致谢忱！凡查阅参考的文献，有的已随文在注释中作出说明，限于体例及篇幅，其他未及一一标示，特此说明，敬希谅解。

目　录

史记全译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1)
史记全译卷二	夏本纪第二	(37)
史记全译卷三	殷本纪第三	(72)
史记全译卷四	周本纪第四	(99)
史记全译卷五	秦本纪第五	(167)
史记全译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234)
史记全译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341)
史记全译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404)
史记全译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485)
史记全译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520)
史记全译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565)
史记全译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580)
史记全译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631)
史记全译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653)
史记全译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748)
史记全译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807)
史记全译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832)
史记全译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868)
史记全译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931)
史记全译卷二十	建元已来侯者年表第八	(967)
史记全译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1006)
史记全译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1059)

史记全译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1088）
史记全译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1114）
史记全译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1178）
史记全译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1206）
史记全译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1248）
史记全译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1340）
史记全译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1430）
史记全译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1446）

史记全译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1494）
史记全译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1528）
史记全译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1584）
史记全译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1634）
史记全译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1666）
史记全译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1676）
史记全译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1697）
史记全译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1724）
史记全译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1758）
史记全译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1847）
史记全译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1924）
史记全译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1954）

史记全译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1991）
史记全译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2072）
史记全译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2113）
史记全译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2132）
史记全译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2175）

史记全译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 (2236)
史记全译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 (2263)
史记全译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 (2306)
史记全译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 (2303)
史记全译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 (2313)
史记全译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 (2339)
史记全译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 (2355)
史记全译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2382)
史记全译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 (2403)
史记全译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 (2428)
史记全译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 (2451)
史记全译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 (2473)
史记全译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 (2493)

史记全译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 (2525)
史记全译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 (2535)
史记全译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 (2546)
史记全译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 (2567)
史记全译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 (2575)
史记全译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 (2593)
史记全译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 (2616)
史记全译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 (2675)
史记全译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 (2698)
史记全译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 (2755)
史记全译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 (2804)
史记全译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 (2829)
史记全译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 (2843)
史记全译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 (2866)

史记全译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 (2881)
史记全译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 (2910)
史记全译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 (2936)
史记全译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 (2956)
史记全译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 (2981)
史记全译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 (3034)

史记全译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 (3052)
史记全译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 (3080)
史记全译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 (3090)
史记全译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 (3122)
史记全译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 (3156)
史记全译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 (3171)
史记全译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 (3212)
史记全译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 (3265)
史记全译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 (3279)
史记全译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 (3310)
史记全译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 (3322)
史记全译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 (3343)
史记全译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 (3387)
史记全译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 (3409)
史记全译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 (3423)
史记全译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 (3460)
史记全译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 (3491)
史记全译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 (3520)
史记全译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 (3531)
史记全译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 (3556)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 (3569)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3593）
史记全译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3610）
史记全译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3630）
史记全译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3647）
史记全译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371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3733）
史记全译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3763）
史记全译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3780）
史记全译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3804）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3868）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3910）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395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3970）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398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第五十六 …………（399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4004）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4088）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4135）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4145）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4167）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4196）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4247）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4287）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4306）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4316）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4355）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4374）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4440）
史记全译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4485）

附录　报任安书 ……………………………………………（4558）
后记 ……………………………………………………（4578）

2、十二本纪

《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有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夏、殷、周、秦、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今上（武帝）十二篇本纪。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是说要略三代，详秦汉，就王迹所兴的问题，来通观古今的变化。所以，《史记》的本纪，实质上乃是要就历史的事势发展，来总览天下的大局，作为一种"科条"，起到全书纲领的作用，并不单纯地强调记帝王、天子。刘知几沿用裴松之的说法，"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还说本纪是"唯记天子一人"，"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之类，是以《汉书》之后的正统观念来范围《史记》，并不完全符合司马迁创设本纪这一体裁的原意。这是任何一个研读《史记》的人首先应该加以明确的。

史记全译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题解】

一篇文章开头最难写，一部书，开篇也最难下笔。现代人写文章开篇有序，可以说明本意。古人写书，序在最后，这样，第一篇写出来，摆在人们的面前就能表明著者的主要作意。所以《五帝本纪》是表示了贯穿于《史记》全书的几个方面的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司马迁是知道传说中在黄帝以前还有神农氏、伏羲氏、无怀氏和泰帝，但是他毅然从黄帝开始，黄帝以前则付之不闻不问。黄帝是个传说人物，他就要贴地将黄帝只写成人而不是神，更废弃三头六臂、蛇身人首、人身牛首等的说法，黄帝是一个地地道道、非常聪明能干的人，有生也有死，没有长生不死，更没有乘龙上天。黄帝管理的社会，有行政机构，设置了官吏，制订了历法，组织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总之，从黄帝开始的中国历史，是质朴真实的人类社会史，不是什么神灵的再现，也将一切荒诞怪异的诬妄之说排除在历史之外，这样处理，在司马迁的当时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

黄帝的成功是依靠修德。黄帝在反对暴虐侵凌的基础上受到诸部落拥戴的，是在战败了炎帝、蚩尤以后由于诸侯的归顺而成为天子的，黄帝不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受天命而来统治人民的。因此，黄帝时最初国家政权的建立归之于"德"，以后世系传递的禅让亦依以"德"，五帝尤其是尧舜都具有高尚的德性。文篇的最后提出了"以章明德"连起以后诸篇。司马迁是将五帝的治理归结到儒家理想的德治，以表示中国历史开始时的事势发展。

黄帝有妻儿子女。他的后代谁德性好谁就嗣位为天子，其孙颛

项接替了他，他的曾孙又接替了颛顼，帝喾是颛顼的族子，帝喾死，大儿子挚不善，放勋即位是为尧，帝舜又是黄帝的八世孙。在中国境内这个统系的形成，说明了整个中原地区的"氏姓之所自出"，其他的篇中凡记述诸侯国或少数民族的氏姓来源时，司马迁都与黄帝的这个统系联结起来，总的是说明了当时中国境内各族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就是黄帝，尽管地区有南北，文化有深浅，大家都是异支同源，这对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很有积极意义。

《史记》第一篇很注意表述国境的四界。黄帝时就有东西南北的所到处，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喾也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总之当时所知的世界都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范围之中，这表现了民族的宏伟气魄，也显示了司马迁具有高远眼光的气质。还有黄帝时是"万国和"，帝喾是"既执中而遍天下"，尧"合和万国"，"四海之内，咸戴帝之功"。这是在国家概念的面前，强调历史的统一趋势以及协调和合的政治精神，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实际上历史学家常常是以当代政治的基本模式去观察、研究和说明古代社会的，司马迁的叙述五帝，就是天下已经归于一统形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将远古意向化的一种表现。但反过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了现在，支持了现实的政治，这正是本篇作用之所在。

本篇论赞（"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出现的第一篇评论，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之编定古史，均是以古代典籍和自己的亲身考察作为材料依据的，在"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的情况下，他依据的基本原则是"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司马迁认为依据什么样的材料和如何编撰成书，都是需要一定的思想为指导的，这当中富于深刻的哲理，而他自己的作史意图是不容易被人所理解，因此他慎重提出"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这

是明确地宣布自来作史就具有不同的主张和是非观念的，司马迁要为自己矢志追求的目标而不懈地奋斗。

【原文】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①。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②。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③。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④。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⑤。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⑥。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⑦。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⑧。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⑨。

【注释】

①黄帝：我国古代传说时期的原始社会的帝王，为中原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原为有熊氏部落之首领，故号有熊；因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 少典：传说中的有熊氏部落，黄帝、炎帝均为其子孙。 公孙：据传黄帝原姓公孙，后因长于姬水，改姓姬。 轩辕：一说为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北。另一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轩辕之丘是因黄帝得名，不是黄帝从轩辕之丘得名。

②神灵：据传黄帝母附宝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头额如太阳，眉宇如龙骨。 弱：指初生不久的婴儿。又特指出生七十天以内的小孩。 徇齐：一说通"迅疾"，机敏之意；或说通"迅给"，指口才锋利。 敦：忠厚诚实。

③神农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之一，因他教民耕种，故称。一说神农即炎

帝。

④干戈:泛指武器。干,盾牌。 不享:不朝贡的部族。享,进献。 宾从:服从,归顺。

⑤蚩(chī)尤:传说中九黎部落首领。

⑥陵:凌藉,欺侮。

⑦五气:一说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一说指晴、雨、冷、热、风五种气候。 艺:种植。 五种:即黍、稷、稻、麦、菽五种作物。 度(duó)四方:丈量四方的土地。 罴(pí):人熊、马熊。貔(pí):似虎之猛兽。貅(xiū):传说中的猛兽名。 貙(chū):虎属猛兽,似狸而大。此指以上述六种猛兽为图腾的部族。一说以此喻为勇猛的军队。 阪(bǎn)泉:古地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东。

⑧涿鹿:古地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 禽:通"擒"。

⑨去之:使之离开。 披:开劈。

【译文】

黄帝,是少典族的子孙,姓公孙,名叫轩辕。生下来就显出神灵,七十天内就能说话,幼小的时候就心智周遍而且口才快捷,长大后就敦厚机敏,二十岁成年的时候就闻见广博对事明辨了。

轩辕的时候,神农氏的后代子孙道德衰薄,各地方的诸侯互相侵犯攻伐,残害百姓,但是神氏没有能力征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轩辕就时常动用军事力量,去征讨诸侯中不来朝享的人,四方诸侯因此都来称臣归服。但是蚩尤最算残暴,还没有谁能去征讨他。

炎帝想侵犯凌辱诸侯,四方诸侯都来归附轩辕。轩辕就修治德政,整肃军旅,顺应四时五方的自然气象,种植黍、稷、菽、麦、稻等农作物,抚慰千千万万的民众,仗量四方的土地使他们安居,教导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氏族习武,来和炎帝在阪泉的郊野作战,经过几番战斗,这以后黄帝就实现了要征服炎帝的心愿。

蚩尤发动叛乱,不服从黄帝的命令。于是黄帝就向四方诸侯征集军队,和蚩尤在涿鹿的郊野进行战斗,就擒获并杀死了蚩尤。这

样四方诸侯都尊崇轩辕做天子，代替神农氏，这就是黄帝。天下有不顺从的势力，黄帝跟着就去征讨他们。平定了以后就离开这个地方。披斩山林草木开通道路行进，从来都没有安居过。

【原文】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①。西至于空桐，登鸡头②。南至于江，登熊、湘③。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④。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⑤。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⑥。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⑦。获宝鼎，迎日推策⑧。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⑨。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⑩。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⑪。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⑫。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⑬。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⑭。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⑮；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⑯。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⑰。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⑱。

【注释】

①丸山：山名，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北。 岱宗：即泰山。人称泰山为五岳之首，四岳所宗，泰山又名“岱”，故称。

②空桐：亦作“崆峒”，山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南。 鸡头：空桐山主峰。一说为大陇山，在今甘肃平凉市西。

③江：长江。 熊：即熊耳山，在今湖南益阳市西。 湘：湘山，又名君山、洞庭山，在今湖南洞庭湖中。

④荤粥(xūn yù)：当时的匈奴名。 合符：会诸侯以验证符节。 釜山：山名，一说在今河北怀来县北，一说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又说在今河南偃师、灵宝等地。 邑：都邑，作动词，建立都邑。

⑤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史记集解》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记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张晏曰："黄帝有景云之应，因以名师与官。"

⑥大监：相传黄帝所置监察官，监察各地、各部落。

⑦封禅(shàn)：古代帝王登名山，封地为坛曰封，扫地而祭曰禅，用以祭祀天地，庆祝成功和太平。 与：推许，认可。 多：指规模大。

⑧宝鼎：古多以鼎为王朝相传之重器，故称为宝。 迎日推策：根据神策占卜之征兆结果来推算未来日、月、朔、望等情况。策，亦叫神策，卜筮所用之蓍草。

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四人均为传说中的黄帝之大臣，其中以风后为相，力牧为将。

⑩纪：规律。 难：不容易，意指道理。

⑪淳化：驯化。 旁罗：广泛地罗列、观察。 水波：如水力一样摇动。波：通播，播扬，摇动。 劳勤：烦劳勤苦。 心力：心思与能力。

⑫瑞：祥瑞，吉利的征兆。

⑬姓：表明部落系统的称号，后发展成为独立的氏族。

⑭西陵：当时传说中的部族名。 嫘(léi)祖：传说为黄帝的元妃。

⑮降居：言帝子为诸侯。降，下也。

⑯若水：古水名，即今四川境内的雅砻江。

⑰蜀山氏：传说中的部族名。

⑱桥山：山名，又名子午山，在今陕西黄陵县北。 颛顼：音 zhuān xū。

【译文】

往东到达了海滨，登过丸山，并到过泰山。往西到达了空桐山，登上了鸡头山。往南到达了江水流域，登上了熊山、湘山。往北驱

逐过少数民族荤粥，和四方诸侯在釜山验合过符契圭瑞，然后把都邑建筑在涿鹿山下广阔的平地上。迁徙往来没有固定的住处，住地总是环绕军队建立营房以自卫。官职都用云瑞来命名，设立用云瑞命名的军队。置立左右大监，监察万国。万国和同，所以对鬼神山川封禅祭祀的事情，自古以来的帝王中推许黄帝时候的规模最大。获得了宝鼎，运用神蓍草来推算历数就可以预知未来的节气日辰。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来治理民众。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预测阴阳五行的变化，创作表现人们死生的仪制礼则，考究国家安危存亡的道理。依照时节播种百谷草木，驯化各种鸟兽昆虫，黄帝的德政广泛传布，也使天（日、月、星辰）不异灾，能像水力簸扬一样开发出土石金玉等珍宝，烦劳勤苦自己的心力耳目，教导民众对江湖陂泽山林的出产物都要按照时令收采禁捕，利用起来要有节制。因为有“土德”这样的祥瑞，所以就号称“黄帝”。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他们中建立了姓氏的有十四人。

黄帝居住在轩辕之丘，并娶了西陵国的女子为妻，这就是嫘祖。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人的后代都掌握过整个天下：其中第一人叫玄嚣，这就是青阳，青阳下封到地方居住在江水之滨；其中第二人叫昌意，下封到地方居住在若水。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子为妻，她叫昌仆，生了儿子高阳，高阳是很有圣德的呢。

黄帝逝世后，安葬在桥山。他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位，这就是帝颛顼。

【原文】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①]；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②]。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

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3]。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4]。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5]。

【注释】

①静渊：宁静深远。 疏通：疏旷通达。

②养材：生产物质财富。材，《大戴礼》作"财"。 任地：开发利用土地。 载时：按照天象变化规律行事。制义：指制定各种尊卑的义理。 气：指四时五行之气。 洁诚：洁净诚心。

③幽陵：即幽州，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一带。 交阯：亦作"交趾"，古地名，泛指今五岭以南、越南北部一带。 流沙：指今内蒙阿盟腾格里沙漠一带。 蟠木：即扶桑，古指日出之处。

④大小之神：国中的大小神祇。大神指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和四渎（江、河、淮、济）之神，小神指小山小河之神。 砥属：平服归顺。砥，平定。

⑤喾：音 kù。

【译文】

帝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也即是昌意的儿子。宁静渊博因而很有智谋，疏旷通达因而知道各种事理，掌养财物以便发挥土地的作用，依照四时决定行动以便效法自然，根据对鬼神的尽心敬事来制订尊卑的义理，治理四时五行之气来教化民众，洁心诚意来进行祭祀。权力所及北边到了幽陵，南边到了交阯，西边到了流沙，东边到了蟠木。动如鸟兽静如草木等的物类，大如五岳四渎小如丘陵坟衍等的神灵，凡是日月的光芒所能照射到的地方，没有不是已经平服而来归属的。

帝颛顼生了个儿子叫穷蝉。颛顼逝世后，由玄嚣的孙子高辛即

位，这就是帝喾。

【原文】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①]。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③]。其动也时，其服也士[④]。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⑤]。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⑥]。娶娵訾氏女，生挚[⑦]。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注释】

①族子：堂侄。

②历日月：根据日月运行情况制订历法。 迎送：指推算弦、望、晦、朔。 事：侍奉。

③色：仪表，神态。 郁郁：犹"穆穆"，端庄的样子。 嶷嶷(nì)：高尚、杰出。

④时：合乎时宜。 士：一般士人。

⑤溉：似水灌溉，公平如一。 执中：持平、公正。

⑥陈锋氏：又作"陈丰氏"，传说中的部落名，其女子曰庆都。

⑦娵訾(jū zī)氏：传说中的部落名，其女子曰常仪。

【译文】

帝喾高辛，是黄帝的曾孙。高辛的父亲叫蟜极，蟜极的父亲叫

玄嚣，玄嚣的父亲叫黄帝。自玄嚣和蟜极都没有在位当政，到了高辛才即帝位。高辛对于颛顼的关系来说是堂侄。

高辛生下来就非常神灵，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普遍布施利于他人的恩德，却不及于自己本身。聪明辨析能知悉遥远，明白事理能深察隐微。顺从上天的义理，知晓民众的急难。仁爱又有威严，慈爱又很笃实，修善自身而使天下诚服。收取土地的财物又能依时节加以利用，抚慰教导万民又能以利训诲他们，观察日月修订历法而合理地迎送弦、望、晦、朔，明识鬼神并恭敬地侍奉他们。他的神态郁郁然非常庄重，他的道德嶷嶷然特别高尚。他的举动总是顺应天时，但他的衣着总是如同一般的士人。帝喾治理民众，像水灌溉农田一样，平等而公正地遍及天下，日月所能照射到的地方，风雨所能吹淋到的境界，没有不来从服的。

帝喾娶了陈锋氏的女子，生了个儿子放勋。娶了娵訾氏的女子，生了个儿子挚。帝喾逝世，由挚接续帝位。帝挚即位，政治微弱不善，由弟弟放勋继位，这就是帝尧。

【原文】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①]。就之如日，望之如云[②]。富而不骄，贵而不舒[③]。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④]。九族既睦，便章百姓[⑤]。百姓昭明，合和万国[⑥]。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⑦]。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⑧]。敬道日出，便程东作[⑨]。日中，星鸟，以殷中春[⑩]。其民析，鸟兽字微[⑪]。申命羲叔，居南交[⑫]。便程南为，敬致[⑬]。日永，星火，以正中夏[⑭]。其民因，鸟兽希革[⑮]。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⑯]。敬道日入，便程西成[⑰]。

夜中，星虚，以正中秋⑲。其民夷易，鸟兽毛毨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㉑。便在伏物㉒。日短，星昴，以正中冬㉓。其民燠，鸟兽氄毛㉔。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㉕。信饬百官，众功皆兴㉖。

【注释】

①其仁如天：《史记索隐》"如天之函养也"。　知："智"之古字。

②就之如日：《史记索隐》"如日之照临，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倾心以向日也。"　望之如云：《史记索隐》"如云之覆渥，言德化广大而浸润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谷之仰膏雨也。"

③舒：惰慢，松懈。

④收：古帽名。　纯：通"缁"，黑色。又清王引之谓纯当读为"黗"，黄黑色。　能明驯德：能够倡明恭顺高尚之德。驯，顺。　九族：一说指同族九代人，从自身算起，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一说指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妻族二代。

⑤便章：辨别彰明。便，通"辨"。　百姓：指百官职责。

⑥合和万国：指天下和谐一致。

⑦羲、和：羲氏、和氏，均为重黎氏后代，执掌天文历法。　昊(hào)：深远广大。　数法日月星辰：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数，历数。法，准则、规律。　敬授民时：郑重传授给众民以四时节令。

⑧羲仲：羲氏部族成员。　郁夷：亦作"嵎夷"，极东之地。　旸(yáng)谷：亦作"汤谷"，古称日出之处。

⑨敬道日出：恭敬地迎接朝阳升起。道，通"导"。　便程：辨别日程、时令。便，通"辨"。　东作：春耕生产。

⑩日：春分这一天。　中：正中，时昼、夜一样长。　星鸟：即鸟星，春分这天傍晚出现在正南。鸟星即朱鸟七宿中的第四宿。　殷：正，判定。

⑪析：分散、分工。　字：生育，产子。　微：通"尾"，雌雄交尾。

⑫申：重、又。　羲叔：羲氏部族成员。　南交：南方交趾。或谓南方极远之地。

⑬南为：夏季的劝农事务。　敬致：敬行教化以求得功效。

⑭日永：夏至这一天白昼最长。永，长。星火：即火星，又名“大火”、“商星”，为苍龙七宿中的“心宿”，不是今日之“火星”。夏至傍晚时刻，此星出现在正南方面。

⑮因：就。指老弱因就丁壮帮助在田里干活。 希革：鸟兽换毛褪皮。希，通“稀”。

⑯和仲：和氏部族成员，下文“和叔”同此。 昧谷：传说中太阳落下的地方。《史记集解》孔安国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⑰西成：秋收之事务。

⑱夜中：秋分时黑夜与白昼相等。 星虚：即虚星，是北方玄武七宿的第四宿，秋分这一天虚宿在傍晚的正南出现。

⑲夷易：喜悦和乐。 毨(xiǎn)：毛羽更生。

⑳幽都：北方极远之地，旧称日没于此，万象阴暗，故称此。

㉑伏物：积聚储藏物资。

㉒日短：冬至这天白昼最短。 星昴(mǎo)：昴宿，是白虎七宿中的第四宿，冬至傍晚时此星出现于正南。

㉓燠(yù)：暖。此指入室避寒取暖。 氄(róng)：鸟兽细软而茂密的毛。

㉔正四时：调正四季。

㉕信：诚，切实。 饬(chì)：整治。 功：事业。

【译文】

帝尧，就是放勋。他的仁爱如天之涵养，他的智慧如神之微妙。人们依就他就像葵藿一般的倾心向日，人们仰望他就像百谷一般的期求泽云。富有而不骄奢，高贵而不惰慢。头着质素色黄的冕，身穿士人的祭服，坐上朱红色的车，驾乘白颜色的马。能够宣明恭顺的德行，因而能亲密地团结九族。九族既已团结和睦，就能明确地划分百官的职责。百官资绩昭明卓著，万邦诸侯融合和协。

于是就任命羲氏、和氏，恭勤地顺应昊大的天象，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来制订历法，很慎重地将一岁的节令告诉民众。分别任命羲仲，居住在东方郁夷，那个地方叫阳明之谷。恭敬地迎接日出，管

理监督春耕事务。春分日，昼夜长短相等，黄昏时鸟星出现在正南方，用以正定仲春的气节。这时候春事既已开始，民众中老壮就要分散劳作，鸟兽开始乳化交尾。再任命羲叔，居住在南交。管理督导夏季劝农的事务，敬行教化，致达事功。夏至日，白昼最长，苍龙七宿中的大火（心宿）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用以正宗仲夏的气节。这时候老弱也因就丁壮而尽力助耕，鸟兽换上了稀疏的羽毛。再任命和仲，居守在西方，那个地方名叫昧谷。恭敬地送太阳落山，管理监督秋收事务。秋分日，昼夜长短相等，玄武七宿中的虚宿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用以正定仲秋的气节。这时候民众喜悦和乐，鸟兽的羽毛更生。再任命和叔，居住在北方，名叫幽都。管理督导冬藏物畜。冬至日，白昼最短，白虎七宿中的虚宿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用以正定仲冬的气节。这时候民众进入室内居处，鸟兽都生出氄毛细毛来增强自身的温暖。一岁三百六十六日，置设闰月来正定各年的四时。切实地整饬百官，各种事业都兴办起来了。

【原文】

尧曰："谁可顺此事[①]？"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②]。"尧曰："吁！顽凶，不用[③]。"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④]。"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⑤]。"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⑥]？"皆曰鲧可[⑦]。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⑧]。"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⑨]。"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⑩]。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⑪]？"岳应曰："鄙德忝帝位[⑫]。"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⑬]。"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⑭]。"尧曰：

"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15]。"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16]。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17]。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18]。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19]。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20]。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21]。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22]。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23]。文祖者,尧大祖也[24]。

【注释】

①顺此事:《史记正义》"言将登用之嗣位也"。

②放齐:尧之大臣。 嗣子:帝王或诸侯的承嗣子(多为嫡长子)。 丹朱:尧之嫡长子。

③顽凶:愚顽无德,争讼好斗。 凶,通"讼"。

④讙(huān)兜:尧之大臣。 共工:尧之水官。 旁聚:广泛安集民众。

⑤用僻:用意邪僻。 漫:通"慢",怠慢不恭。

⑥四岳:分管四方之诸侯首领。 汤汤(shāng):水波奔腾的样子。 怀:裹藏,包围。 襄:上升,漫淹。

⑦鲧(gǔn):夏禹之父亲。

⑧负命:违背教命。

⑨异:看法不同。 已:停止。

⑩功用:指治水事业。

⑪庸命:顺应天命。 庸:用。

⑫忝(tiǎn):辱没,玷污。

⑬贵戚:显贵的同姓人。

⑭矜(guān):通"鳏",无妻的男子。 虞舜:即舜,出生于有虞氏。

⑮嚚(yín):不讲忠信。《史记正义》引《左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见僖公二十四年。 烝烝:上进。

⑯观其德于二女:《史记正义》"欲以二女试舜,观其理家之道也。"

⑰妫(guī):古水名,源出山西省永济县境之历山,西流至蒲州入黄河。 汭(ruì):河道弯曲处。传说蒲州的蒲坂城为舜的故都。 如妇礼:遵循妇人的礼节。

⑱慎和:谨慎地和协。 五典: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五种道德关系,亦名五教。 从:顺利地实行。

⑲入:参与,参加。

⑳宾:接迎诸侯和远方宾客。 四门:指明堂(天子朝会诸侯的地方)的四方之门。 穆穆:肃穆庄严的样子。

㉑女:通"汝",指舜。 至:达到目的。 绩:成效、实绩。

㉒让于德:以自己德行不够来推辞。让,推辞。 怿:悦。

㉓上日:朔日,初一。 受终:接受禅位。 文祖:尧的祖庙。 大祖:太祖。

【译文】

尧说:"哪个人可以顺应天时来接替帝位?"放齐说:"您胤嗣之子丹朱开通明达。"尧说:"哼!丹朱心既愚顽又喜欢争讼,他不可用。"尧又说:"哪一个是可用的人?"讙兜说:"共工在广泛聚集人力方面已遍见功效,可以用。"尧说:"共工善于言语,但他的用意邪僻,貌似恭敬却怠慢上天,不可以用。"尧又说:"啊,四方诸侯,荡荡的洪水浊浪接天,浩浩然包围了山岗淹上了丘陵,下方的民众都非常忧愁,有哪一个能派去治理洪水的?"都说鲧可以。尧说:"鲧的性格狠戾,违背教命,毁败善类,不可以。"诸侯们说:"不是这样吧,试一试不可以用就算了。"尧于是听从诸侯们的意见任用鲧。经过九年,治水没有成功。

尧说:"啊!四方诸侯,我在帝位七十年,你们中有谁能够顺应天命,来接替我的帝位?"诸侯们应答说:"我们鄙俚缺乏道德,假若来执行天子的职权,是会污辱帝位的。"尧说:"你们都来推举贵族亲戚中的和被疏远而隐藏起来的人才。"大家都对尧说:"有个还没有妻子的人在民间,名叫虞舜。"尧说:"对,我也听说了,他怎么样?"诸侯们说:"他是一个盲人的儿子。他父亲不效法德义,母亲不

讲忠信，弟弟狂傲无理，舜都能用孝顺来亲和他们，使他们烝烝然进于善境，不至于奸恶。”尧说：“我就来试试他吧！”于是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做妻，通过这两个女儿来观察他的德行。舜告诫尧的两个女儿迁居在妫水的河边，让她们在虞家行使妇人之礼。尧认为舜做得很好，就让舜担任司徒的职务来谨慎地和协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五常教导，五常之教就能顺利地实行。就又让舜普遍参与百官事务，百官事务处理得适时并很有秩序。让舜在明堂四门迎接来朝的宾客，四门的接待表现肃穆，诸侯及远方宾客都很恭敬。尧派遣舜进入山林川泽，遇到暴风雷雨，舜往前行从不迷向误事。尧认为舜有圣智，召来舜说：“你谋划事务能达到目的并且说过的话都有实绩可以考察，已经三年了。你来登临帝位。”舜认为自己德望不堪胜任因而心意感到不愉悦而加以推让。正月朔日，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禅让的帝位。文祖，就是尧的太祖。

【原文】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1]。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2]。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3]。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4]。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5]。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6]。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7]。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8]。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9]。肇十有二州，决川[10]。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11]。眚灾过，赦[12]；怙终贼，刑[13]。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14]！

【注释】

①摄：代理。

②在璇(xuán)玑玉衡：观察天文器械。在，省视，观察。璇，美玉。玑，如浑天仪一样的旋转的天文仪器。玉衡，用玉装饰的观察天体的横箫。《史记正义》按：舜虽受尧命，犹不自安，更以璇玑玉衡以正天文。玑为运转，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器也，观其齐与不齐。　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

③类：《史记正义》引《五经异义》云："非时祭天谓之类，言以事类告也。"　禋(yīn)：祭祀。　六宗：指天、地和四时。一说为司中、司命、星、辰、风师、雨师六神；一说为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　望：遥望而祭。　辩：通"遍"。

④揖(jí)：会集，收取。　五瑞：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所执之瑞信，亦名圭璧。《史记正义》引《周礼·典瑞》云："王执镇圭，尺二寸。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七寸。伯执躬圭，五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也。"　牧：君长，首领。　班：颁发。

⑤巡狩：帝王离开国都巡行境内。　柴(chái)：烧柴祭天。　望秩：分别等级遥祭。

⑥合时月：协调统一季节、月份。正日：校正日之甲乙。　同：统一。　律：音律。　度：长度。　量：容量。　衡：重量。　五礼：五种礼仪，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　五玉：即"五瑞"。　三帛：红、黑、白三种不同颜色的荐玉的丝织品。　二生：活的羔羊与雁。　一死：一只死雉。　挚：通"贽"，初次拜见所送的礼物。　如五器，卒乃复：至于上边所说五玉，祭祀结束后便交还本人。

⑦祖祢(nǐ)庙：祖庙、父庙。祢，亡父的宗庙。　特牛礼：以一头公牛作祭品的祭礼。特，公牛。

⑧群后四朝：天子每五年一巡狩，之间的四年，四方诸侯首领分别来京城朝见。后：君长。

⑨车服以庸：用车子、服饰作为赏赐。庸，功劳。

⑩肇：开始。　决川：开通河道。

⑪象以典刑:《史记集解》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无犯之者,但有其象,无其人也。" 流宥五刑:以流放的办法宽宥当受五刑的人。五刑,墨(刺字)、劓(yì,割鼻)、刖(yuè,断足)、宫(阉割、毁坏男女生殖功能)、大辟(杀头)。鞭作官刑:用鞭笞作为官府的刑罚。 扑作教刑:用扑(戒尺)作为对学生的惩罚。 金作赎刑:《史记集解》马融曰:"金,黄金也。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

⑫眚(shěng)灾过:好心办了坏事或因灾害造成的过失。眚,指无心犯罪。

⑬怙(hù)终贼:坚持并始终作恶。怙,坚持。贼,危害。

⑭钦:慎重。 静:静谧,审慎的意思。

【译文】

于是帝尧称老在家,命令舜代行天子的政事,来观察上天的意志。舜就利用运转的璇玑和窥望的玉衡进行观测,来定准日月五星的实际位置及其运行。接着类祭(因特别事故而祭)上帝,禋祭天地四时,望祭名山大川,又普遍地祭祀各路神祇。收集五等圭璧,选择吉利的月日,接受四方诸侯各个君长的朝见,向他们颁发应该执掌的瑞信。每年的二月,到东方去巡回视察,一直到达了泰山,在这里进行了柴祭(烧柴祭天),又分别等级望祭东方诸侯国境内的名山大川。借这个时机会见东方各地诸侯国的君长,协正四时气节和月份大小,校正日的甲乙,统一音律和度量衡,修正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在进见时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所执的瑞玉(分别是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和三种用来垫玉的赤黑白缯物,卿所执活羔羊和大夫所执雁的两种生物,士所执的是一只死野鸡;如果是诸侯所执的五种瑞信物,礼仪结束后就归还。五月,到南方去巡回视察;八月,到西方去巡回视察;十一月,到北方去巡回视察;所做的事情都和开始去东方视察的时候完全一样。巡回视察归来,先到祖庙和父庙去祭祀,用一头公牛作祭品。每五年进行一轮巡回视察。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别到京师来朝见。舜向他们普遍告诫治国的方法,并要明确考察各地诸侯的业绩,对有功的赏赐车

辆服饰来进行表彰。开始将全国划分成十二个州，疏浚各地的江河。把常用的刑律刻画在器物上，用流放的方法处置符合宽赦犯有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的人，官府处罚触犯法律的人运用鞭刑，在学校有犯法的生徒就用木棍扑打，金钱可以用作赎减刑罚。因为过失造成祸害的可以赦免；有所凭恃终不悔改的就严施刑罚。谨慎啊，谨慎啊，执行刑罚要特别慎重！

【原文】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①。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②。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③。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④；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⑤；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⑥；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⑦：四罪而天下咸服⑧。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⑨。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⑩。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⑪；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⑫。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⑬。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⑭。

【注释】

①工师：古代主管百工之官。　淫辟：放纵为邪恶之事。

②鸿：通“洪”。 便(pián)：适宜。

③三苗：南方的一个部族，活动于今长江中游。

④狄：古对北方部族的泛称。

⑤讙：即“讙”。 崇山：山名，在今湖南大庸县西南。

⑥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东。

⑦羽山：山名，在今山东蓬莱县东南。

⑧四罪：按罪惩处上述四人。

⑨辟位：退让帝位。 辟，同“避”。

⑩不肖：不才，不贤。 权：权宜，从权应变。

⑪病：受害，困窘。

⑫南河：黄河自潼关以下自西向东流的一段为南河。

⑬朝觐(jìn)：诸侯在春、秋两季拜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觐。 狱讼：诉讼案件。

⑭中国：此指国中之都。 践：登。

【译文】

讙兜引荐共工，尧说：“不可以。”而讙兜仍然试着让他去做工师，共工果然淫恶邪辟。四方诸侯推举鲧治理洪水，尧认为不能胜任，四方诸侯勉强请求尧试用，试用的结果就是没有功效，所以百官感到不适宜。三苗氏族在江淮、荆州地方多次作乱。根据这些情况，舜回到京师向帝尧进言，请求流放共工到幽陵去，来改变北狄的习俗；流放讙兜到崇山去，来改变南蛮的习俗；迁徙三苗到三危去，来改变西戎的习俗；窜流鲧到羽山去，来改变东夷的习俗；结果是四个人受到了处罚并使天下人都心悦诚服。

尧即帝位七十年才得到舜，又经过20年就称老居家，命令舜代行天子的政事，这样也就把舜推荐给上天来进行考验。尧避让帝位总共28年就去世了。百姓非常悲哀，好像自己的父母丧亡一样。三年时间内，全国各地都没有举奏音乐，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对尧的思念。尧知道儿子丹朱是不贤能的，不值得把管理天下的权力授给

他，于是就采取权变措施把帝位授给舜。授给舜，那么天下的人们可以得到好处而丹朱会受到损害；授给丹朱，那么天下的人们会受到损害而丹朱就得到了好处。尧说："终归不能拿损害天下的人们来使一人得利。"就最后还是把管理天下的大权授给了舜。

尧逝世，三年的丧期结束，舜辞让并回避丹朱而到南河的南边去。诸侯朝觐的人们不到丹朱的住地反而来到舜的去处，有争执诉讼事情的人们不去上告给丹朱反而要去上告给舜，对政绩歌颂的人们不歌颂丹朱反而来歌颂舜。舜说："这是上天的意思罢！"然后才回到京都登上了天子之位，这就是帝舜。

【原文】

虞舜者，名曰重华①。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②：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③。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後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後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④。

舜，冀州之人也⑤。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⑥。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⑦。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

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10]。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11]；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12]。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3]。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14]。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15]。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16]。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17]。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18]："我思舜正郁陶[19]！"舜曰："然，尔其庶矣[20]！"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注释】

①重(chóng)华：舜名。据传舜生下时为重瞳子，故称。

②瞽：音gǔ。　句：音gōu。

③微：低微、卑贱。　庶人：一般人，平民百姓。

④顺事：恭顺地侍奉。　笃谨：忠厚谨慎。　匪：非，没有。　解：通"懈"，懈怠。

⑤冀州：古九州之一。相当于今河北、山西二省之地界。

⑥雷泽：一名雷水，古泽名，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一说即"雷夏泽"，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　陶河滨：在河畔制陶器。　什器：日常生活用具。　寿丘：古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市东北。

⑦顺适：孝顺适从。

⑧即求：如果寻找。即：如果。　尝：通"常"，经常。

⑨弥：更加。

⑩笃(dǔ)：忠诚、谨敬。

⑪畔：田界。

⑫苦窳(yǔ):粗劣。

⑬聚:村落。 邑:集镇。 都:都市。

⑭绨(chī):用葛纤维制成的细布。

⑮涂:涂抹、修理。

⑯以两笠自扞而下:《史记索隐》"言以笠自扞己身,有似鸟张翅而轻下,得不损伤"。扞,同"捍"。

⑰匿空(kǒng)旁出:在井旁打了一个藏身之洞并与邻井相通。空,孔,洞。

⑱鄂:通"愕",惊愕。

⑲郁陶:愁闷痛苦。

⑳庶:庶几,差不多。此处意指情义深厚。

【译文】

虞舜,名叫重华。重华的父亲叫瞽叟,瞽叟的父亲叫桥牛,桥牛的父亲叫句望,句望的父亲叫敬康,敬康的父亲叫穷蝉,穷蝉的父亲叫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从昌意到舜有七代了。从穷蝉开始一直到帝舜,都是地位低微的普通百姓。

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而且舜的生母早已去世,瞽叟重新娶了妻子生下了象,象很奢侈傲慢。瞽叟偏爱后妻所生的儿子,常常想杀掉舜,舜总是躲避逃过了;倘若有小的过错,就要受到罪罚。舜孝顺地事养父亲和后母连带弟弟,一日比一日忠厚恭谨,没有一点懈怠。

舜,是冀州地方的人。舜在历山耕种过,在雷泽捕过鱼,在黄河边上作过瓦器,在寿丘制作过各种家用器具,在负夏乘时逐利做过生意。舜的父亲瞽叟不讲德义,母亲丝毫不讲忠信,弟弟象狂傲,都想杀掉舜。舜孝顺适从一点不违背做儿子的道义,想杀掉他,不可能找到机会;如果有事要寻找舜,他却经常在父母身边。

舜年纪二十岁时就因为孝顺父母很出名。三十岁时就碰上尧帝询问有没有可以做天子的人,四方诸侯都推荐虞舜,说他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舜来观察他内在的德行,并

派九个男儿和他相处来观察他的外部表现。舜居住在妫河的水涯边，内身的修养更加严谨。尧的两个女儿从不敢拿高贵骄慢的态度来对待舜的父母弟妹，特别讲究妇人之道。尧的九个男儿事奉舜也都更加忠实谨敬。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农人都互让田畔；在雷泽捕鱼，雷泽上的渔人都让居处；在黄河水滨作瓦器，黄河水滨出产的瓦器都不粗制滥造。一年时间内舜所居处的地方成了村落，二年时间成了乡邑，三年时间成了都会。

尧于是赐给舜细葛布衣和琴，替舜构筑仓廪，还给他一些牛、羊。瞽叟又想杀害他，让舜爬上去涂抹廪房，瞽叟从下面放火焚烧廪房。舜就用两顶斗笠护卫住身体跳下，逃离了火境，得以不死。后来瞽叟又让舜去挖井，舜挖井时设了一个暗道可以从旁边的井口出去。舜挖井已经很深了，瞽叟和象共同往井下填土，舜就从暗道中逃出，脱离了险境。瞽叟、象非常高兴，认为舜在井中已被填死。象说："最先出这个主意的是我象。"象和父母分割舜的家室财物，于是说："舜妻尧的两个女儿，和一把琴，由象取得；牛、羊、仓廪分给父母。"象就停留在舜原来的屋室居住，鼓着分得的那把琴。舜回来见象。象惊愕不快，就假意说："我思念哥哥舜，正在非常忧郁不乐！"舜说："是，你的兄弟间的友悌情义可说得上是很深厚的了！"舜重新事奉瞽叟和爱护弟弟就更加恭谨。于是尧就用推行五种伦理和担任各种官职来测试舜，舜把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

【原文】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①]。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②]。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③]。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④]。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5]。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6]。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7]。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8]。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9]。天下恶之，比之三凶[10]。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11]。

【注释】

①高阳氏：颛顼之后代。　恺：和乐，言能使人和乐。《史记索隐》引《左传》史克对鲁宣公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仓舒、隤敳（tuí aí）、梼戭（yǎn）、大临、尨（máng）降、庭坚、仲容、叔达。"文见文公十八年。

②高辛氏：帝喾之后代。　元：善，谓能引人入善道。《史记索隐》引《左传》："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文见文公十八年。

③济：成就、保全。　陨：丧失、毁坏。

④后土：相传上古时代掌管土地事务官。　揆（kuí）：管理、规划。　时序：按照时令、次序。

⑤布：传布。　内平外成：诸夏安定，夷狄向化。

⑥帝鸿氏：黄帝之后代。　掩义隐贼：一说此句即包庇奸邪。掩、隐同义。义，通"俄"，奸邪。　凶慝（tè）：凶狠、邪恶。慝，邪恶。　浑沌：意即野蛮无知，顽固不化。

⑦少皞（hào）氏：《史记集解》服虔曰："金天氏帝号"。黄帝以后的一部族首领名。　毁信恶忠：毁败信行，恶其忠直。　穷奇：意谓行终穷极而谄谀奇异。

⑧话言：指言语好坏。梼杌（táo wù）：本指一种难驯凶顽之兽，以此比喻其顽凶无比。

⑨缙云氏：炎帝之后代。　冒于货贿：贪图钱财。冒，贪、图。　饕餮（tāo

tiè)：传说中的一种性恶、贪残，抢人财谷的人兽。此喻其贪婪无厌。
⑩比：排列，等同。
⑪裔：本指衣边，此引申为边远荒僻之地。 螭魅(chī mèi)：传说中的山林精怪，意指更为邪谄之人。 辟：开，通达。

【译文】

过去高阳氏有才子八个人，社会上得到了他们辅佐的利益，称他们叫"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社会上称他们叫"八元"。这十六个才子的后代，世世代代成就他们的美德，不使他们的名声陨落。到了尧的时代，尧没有能够举用他们的后代。舜举用八恺的后代，让他们主持有关土地方面的事务，以此他们所总管的百方事务，没有不是完成得顺时并很有秩序。举用八元的后代，让他们在四方布施教诲，使得父亲们都仁义，母亲们都慈爱，做兄的都友善，做弟的都恭谨，做儿子的都孝顺，中原的各个部族都很太平，边远地区的部族一心向往中原的教化。

过去帝鸿氏有个不才之子，掩没仁义，阴为贼害，好行凶恶的事情，天下的人称呼他叫浑沌。少皞氏有个不才之子，毁败信义，憎恶忠直，专心饰用恶毒的言语，天下的人称呼他叫穷奇。颛顼氏有个不才之子，凶顽不可教训，不知道话语好坏，天下的人称呼他叫梼杌。这三个家族世世代代人们都对他们感到忧惧。到了尧的时代，尧没有能除去他们的患害。缙云氏有个不才之子，贪恋酒食，图求财货，天下的人称呼他叫饕餮。天下的人们厌恶他，把他比作三家凶族。舜掌管四方之门的迎宾事务，就流放四家凶族，将他们迁移到四方边远地带，并用他们来抗御更加邪恶谄媚的人，这样做了以后四方之门通达，可以称得上是完全没有凶恶的人了。

【原文】

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①。

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②]。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③]。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④]？"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⑤]。"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⑥]。"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⑦]。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⑧]。"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⑨]。"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⑩]；五流有度，五度三居[⑪]；维明能信[⑫]。"舜曰："谁能驯予工[⑬]？"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⑭]。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⑮]？"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⑯]。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⑰]。舜曰："往矣，汝谐[⑱]。"遂以朱虎、熊罴为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⑲]？"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⑳]。"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㉑]；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㉒]。"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㉓]。"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㉔]。"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㉕]。"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㉖]。分北三苗[㉗]。

【注释】

①大麓：此指山林。

②禹：鲧之子，夏的创建者。 皋陶(yáo)：传说中的少皞氏的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尧之臣。 契(xiè)：商之始祖，尧之臣。 后稷：姬姓，名弃，周之始祖。 伯夷：相传为齐太公之祖先，舜之臣。不同于商末之伯夷。 夔(kuí)：古人名，尧舜时乐官。 龙：古人名，尧舜时为臣。 倕：亦作“垂”。古代巧匠名，尧、舜之臣。 益：古人名，尧舜之臣。 彭祖：古陆终氏之子，尧舜之臣。 分职：名分、职务。

③十二牧：十二州之长官。相传禹治水后分天下为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九州，舜又从冀州分出幽州、并州，从青州分出营州，共十二州。 佞：谄媚。 率服：相率归服。

④奋：奋发。 庸：建功。 美：发扬光大。

⑤司空：掌管水利、土木工程之官。

⑥维是勉：希望对此要努力。维，句首语气词，表示希望。

⑦稽(qǐ)首：古时的一种礼节。拱手叩头至地，表示感谢或致敬。

⑧播时百谷：播种百谷。时，通“莳”，种植。

⑨驯：顺适。 司徒：掌教化之官。 敷：布施，传播。 在宽：注意宽厚。

⑩猾夏：侵扰华夏。 奸轨：犯法作乱。 士：掌刑狱之官。 服：《史记正义》孔安国云：“服，从也，言得轻重之中正也。” 三就：分别于三处就刑。《史记集解》马融曰：“三就，谓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甸师氏，处置公族罪犯的机构。

⑪度：标准规定，此处引申为不同的处所。 三居：《史记集解》马融曰：“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

⑫维明能信：《史记集解》马融曰：“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

⑬予：我、我的。 工：百工。

⑭共工：此为官名，管理百工之官。

⑮上下：《史记集解》马融曰：“上谓原、下谓隰”。隰，低湿之处。

⑯虞：掌山林川泽之官。

⑰朱虎、熊罴(pí)：《史记索隐》“即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为前述“八

元”中的二位。

⑱谐：共同合作。

⑲典：主持、掌管。　三礼：《史记集解》马融曰：“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郑玄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礼。”

⑳秩宗：掌宗庙祭祀之礼官。　静絜(jié)：肃穆而清洁。

㉑典乐：乐官。　稚子：幼子、后代。　直而温：正直而态度温和。　栗：通“慄”，此指严厉。　刚：刚直。　简：简洁。

㉒诗言意：诗表达思想感情。　歌长言：歌是用延长的音节来咏唱诗。　声依永，律和声：《史记集解》郑玄曰：“声之曲折又依长言，声中律乃为和也。”永，长。　八音：古代的八类乐器，金、石、丝、竹、匏(páo)、土、革、木。　夺伦：干扰各自的规律。

㉓於(wū)：叹词，表示呼声或赞叹。　石：指磬。　拊(fǔ)：拍，敲。

㉔殄(tiǎn)伪：灭绝德义的行为。　伪，通“为”，《尚书》作“行”。　纳言：掌管传令和搜集意见之官。

㉕惟：希望。　相：辅佐。

㉖考功：考评功绩。　绌陟：贬退、提拔。绌，通“黜”。陟，登，升。

㉗分北：分化，分开。北，“背”之古字，分别。

【译文】

舜进入高大的山麓，遇到强烈的雷暴风雨也不迷向误事，尧就知道舜是值得把整个天下传授给他。尧称老归家，让舜代行天子的政事，并到全国各地巡回视察。舜受到推举任用有二十年，然后尧才让他代行政事，代行政事八年尧就去世了。三年丧礼结束，让给丹朱，但是天下的人归服于舜。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人从尧帝的时代开始就都被推举任用，却没有分配给他们主管的职务。于是舜就来到文祖庙，召集四方诸侯进行谋画，开放四方门庭，明白通晓全国所反映的意见，命令十二位地方长官讲论尧帝的功德，了解只要推行惇厚的道德，使民众远离邪佞的人，能这样做就会使蛮夷从服。舜对四方诸侯说：“有谁是能奋发建功

光大尧帝事业的人，可以让他总领官位辅佐我的政事？"都说："伯禹做司空，可以发扬光大尧帝的功业。"舜说："嗯，是！禹，你去平定水土。希望你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啊。"伯禹跪拜叩头，推让给后稷、契和皋陶。舜说："就这样，去罢。"舜说："弃，民众中开始出现饥饿，你去做负责农事的官员，组织他们播种各类谷物。"舜说："契，百姓之间不亲和，五常的伦理不顺适，你去做司徒，去谨敬的布施五常的教导，主旨在于宽厚。"舜说："皋陶，蛮夷各族扰乱中原，抢劫杀人内外为患，你去做狱官之长，五种刑罚裁量要轻重适中，执行五种刑罚要在郊野、市朝、甸师氏三个不同的地方；五种流放要有一定的尺度，要根据不同的远近建立三等居所；要求明察公允能使人信服。"舜说："哪个能够训治我的各种工匠？"都说垂可以。于是让垂做共工，统领工匠事务。舜说："哪个能够替我掌管山林水泽中的草木鸟兽？"都说益可以。于是就任命益做掌管山泽的虞官。益跪拜叩头，推让给其他的大臣如朱虎、熊罴。舜说："去罢，你们一同合作。"就让朱虎、熊罴做益的助手。舜说："唉！四方诸侯，有谁能够协助我掌管天、地、人三事的礼仪？"都说伯夷可以。舜说："喂，伯夷！任命你做秩宗，从早到晚一定要虔敬，掌礼施教都要正直而且肃静、清洁。"伯夷推让给夔、龙。舜说："好。任命夔做典乐官，用歌诗舞蹈教导国子，你要正直而且温和，宽厚而且严厉，刚毅而又不肆虐，简廉而又不傲慢；诗的内容表现了人的情志，歌是拉长了音调咏叹诗中的意义，宫、商、角、徵、羽五声曲折要按照歌的需要，律吕音节相符五声配合自然美妙，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能够谐调一致，不互相错夺侵扰，这样通过音乐神与人之间就会达到欢悦和协。"夔说："哦！我拊击石磬，百兽为音乐所感发就会相率起舞。"舜说："龙，我畏恶忌讳具有利口谗说灭绝德义行为的人，恐怕他们惊动我的众多臣民，任命你做纳言的官，早晚传递我的旨命，一定要讲求诚信。"舜说："喂！你们二十二人，各自要谨敬地行使你们的职责，希望顺应时势辅佐我完成上天交给的天下大事。"每过

三年考察一次功绩，三次考察来决定官员的升降，这样做了不管远近的各类事情就都兴盛起来。再次分别处理了流放在西部边境继续为恶的三苗氏部族。

【原文】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①。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②；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③；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④；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⑤。方五千里，至于荒服⑥。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戴帝舜之功⑦。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⑧。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⑨。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⑩。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⑪。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後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⑫；服其服，礼乐如之⑬；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⑭。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⑮。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

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16]。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注释】

①厥：其。

②大理：同前文之"士"，掌管刑狱之官。 伏：通"服"，敬佩，信服。 得其实：符合实际情况。

③工师：即前文之"共工"官职。

④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史记正义》"禹九州之民无敢辟违舜十二牧也。"辟违，躲避违背。

⑤披：分开，凿通。 泽：湖泊。 决：疏通。 以上之"九"，应是泛指。 职：管辖范围，职分。

⑥荒服：古代以王畿(京城周围)向外以五百里为一等级，依次分为五等，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荒服为最边远之地。

⑦北发：即"北向"、"北向户"。极南之地，门户向北，故名。在今越南境内。 析枝、渠庾(sōu)：皆当时西方部族名。 山戎、发：当时北方部族名。 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部族名。 长、鸟夷：即长夷、鸟夷(或岛夷)，东方部族名。

⑧《九招》：乐曲名，或作"九韶"。《史记索隐》"招音韶，即舜乐《箫韶》。九成，故曰《九招》。" 凤皇：即凤凰。皇，"凰"之古字。

⑨苍梧：地区名，指今湖南、广西、广东交界一带。

⑩九疑：山名，又作"九嶷"，在今湖南宁远县南。 零陵：帝王陵墓名，即今湖南宁远县之舜陵。

⑪夔夔：和顺恭敬的样子。

⑫奉：供奉。 先祀：祖先之祭祀。

⑬服其服，礼乐如之：穿尧舜时的服饰，礼乐也同尧舜时一样。

⑭以客见天子：以宾客的礼节去见天子。 专：独享，专位。

⑮国号：此指部族号。 章：彰明，彰显。

⑯夏后：夏的君王。 别氏：另为一氏。氏，部族的分支。

【译文】

这些被任命的 22 人都成就了他们的事功。皋陶做管刑狱的大理，持法公平，民众从各方面都顺服他的判决能准确切实。伯夷主管礼仪，上上下下都表现谦让。垂主掌百工，各种制作都达到了应有的功效。益主掌虞官，山林水泽都得到很好的开发。弃主掌农官，各种谷物都顺应天时长得非常茂盛。契主掌司徒，贵族百姓都亲近和睦。龙主掌接待宾客，远方的诸侯和外族都欣然来朝。12 个地方官的政令推行，那么九州范围内的民众没有谁敢逃避违背。只有禹的功劳算是最大，开通了九座大山，疏浚了九处湖泽，决导了九条河流，划定了九州方界，使九州的君长各自按照相应的职分来贡奉物产，不失掉他应有的规范。国土开拓纵横五千里，一直到达荒服的遥远地带。南边抚有交阯、北发，西边抚有戎、析枝、渠廋、氐、羌，北边抚有山戎、发、息慎，东边抚有长、鸟夷：四海之内，都感戴帝舜的功勋。

在这样的背景下，禹就创作了歌颂帝尧的名叫《九招》的乐曲，招来了各方的奇珍异物，凤凰也飞来翔舞。普天之下清明的德政都是从虞帝时代开始的。

舜二十岁的时候因为孝顺闻名，30 岁的时候尧举拔他，50 岁的时候代行天子的政事，58 岁的时候尧去世，61 岁的时候接替尧登上帝位。登上帝位 39 年，到南方去巡回视察的时候，在苍梧的郊野去世。安葬在长江南部的九嶷山，这个地方就是零陵。舜登上帝位以后，用车载着天子的旌旗，回去朝拜父亲瞽叟，夔夔然和敬特别恭谨，仍然履行做儿子的孝道。封弟弟象做有鼻地方的诸侯。舜的儿子商均也不贤能，舜因此豫先告上天要推荐禹代行政事。十七年以后就逝世了。三年的丧礼完毕，禹也就推让给舜的儿子，和当初舜让尧的儿子一样。诸侯们都归附他，这以后禹才登上了天子之位。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都封有疆土，来供奉先祖的祭

祀。他们仍然穿戴祖传的服饰，所用礼乐也和原先的一样。用宾客的礼仪朝见天子，天子不把他们作臣下看待，表示不敢专有天子的神威。

从黄帝至舜、禹，都出自同姓，但他们立国以后的称号却不相同，以便彰显各自的光明德行。所以黄帝的号是有熊，颛顼帝的号是高阳，喾帝的号是高辛，尧帝的号是陶唐，舜帝的号是有虞。禹帝的号是夏后，却又另有姓氏，姓姒。契是商的始祖，姓子。弃是周的始祖，姓姬。

【原文】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①。然《尚书》独载尧以来②；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③。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④。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⑤。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⑥。《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⑧。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⑨。

【注释】

①尚：通"上"，上古，久远。

②《尚书》独载尧以来：《尚书》只记载尧以后的事情，首篇即为《尧典》。

③百家：诸子百家。 雅驯：典雅的训释。驯，通"训"。 荐绅：同"缙绅"，本指插笏于绅，缙同"搢"，插；绅，束腰之大带。后指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

④宰予：又称“宰我”，字“子我”，春秋末鲁国人，被孔子曾斥为“不仁”。《五帝德》、《帝系姓》：皆为《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之篇名，《五帝德》以宰予问、孔子答的形式概述五帝事略，《帝系姓》是五帝的简要家谱，《史记》关于五帝的记载主要来源这两篇。后这两部书均未列入经书，故而儒者不传。

⑤渐：接近。 往往：常常。 古文：此指《五帝德》、《帝系姓》二书。 近是：接近于正确。

⑥发明：阐明。 顾弟：只是，不过。 表见：表述、记述。见，同“现”。

⑦缺：缺失。有间：早已遗漏。 轶(yì)：散失。

⑧道：讲述。

⑨论次：次序论说。

【译文】

太史公说：学者们有很多人称说五帝，但五帝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然而《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政事史料，而百家所叙说的黄帝，他们的文字都不是典雅的训释，缙绅先生们是很难照着说明白的。孔子所撰述的《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二篇，儒生们认为不是圣人的言论所以大多都不传习。我曾经西边到过空桐山，北边经过涿鹿，向东渐进到达大海，往南驾舟浮渡过长江、淮河，到那些被长老们都各自常常称说是黄帝、尧、舜遗迹的地方，知道风俗教化本来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还是以没有背离古文记载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我研读《春秋》、《国语》，其中内容有阐发《五帝德》、《帝系姓》的地方是很显著的，只是人们没有深加考察就是了，其实，它们的记述都不虚妄。《尚书》缺失有许多内容早已遗漏了，它所散轶的就常常在其他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不是喜好学习，深加思考，心知其中的用意，这类事本来就很难对那些识见浅薄孤陋寡闻的人去说清楚的。我一并依据搜集的各种文献次序论说，选择其中记述得特别典雅的，以此编著成《五帝本纪》作为全书的首篇。

史记全译卷二　　夏本纪第二

【题解】

司马迁采《尚书》中《禹贡》、《皋陶谟》之文，组织为一篇关于我国远古先民经过国土整治，完善行政职能（贡赋、声教），从而形成九州为中，天子建其国这样一个以“中国”概念为标志的大一统的巨大业绩，显示出中原文化认识中的九州风貌和五服别异，塑造出一个敏给克勤，劳身焦思，四海会同，万民其则的夏禹这样极富开拓和创造精神的英雄形象，令人景仰不已。夏禹之后记叙极为简略，然表述了历史上从传贤到传子的重要转变。排列之夏代世系非常明晰。本篇的内容亦及于《尚书》中之《甘誓》、《五子之歌》及《胤征》等篇。

以德之盛衰论一代之兴废表现明确。夏禹的仁德的自可堪称后世榜样：“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以其平水土之功，“天下于是太平治”。应命辅舜，“舜德大明”，至南面而朝天下。禹后中经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世德衰，诸侯畔之”。这种情况延续下去，至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遂以亡国。继夏而起的乃是“修德”的商汤而建殷。

论赞兼评姓、氏的分化及区别，亦因孔子而及《夏小正》。

【原文】

夏禹，名曰文命①。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

项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②]。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③]。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④]。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⑤]。"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⑥]。"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⑦]。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⑧]。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⑨]。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⑩]？"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⑪]。"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⑫]。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⑬]。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⑭]。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⑮]。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⑯]。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⑰]。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⑱]。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⑲]。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⑳]。

【注释】

①夏禹:夏朝的君主禹。夏原是禹的封地,在今河南禹县。

②鲧(gǔn):禹父。据《汉书·律历志》,鲧是颛顼的五代孙,似为近是。

③鸿:同洪,大。 怀:包围。 襄(xiāng)陵:漫上丘陵。 其:通"綦",极。

④四岳:分掌四方的诸侯领袖。

⑤负命毁族:意为违背教化命令,败坏同族。

⑥等之:与同辈的人相比较。

⑦登用:提升,重用。 摄(shè):代理。 巡狩(shòu):同巡守,天子巡察各地,检查诸侯政绩。

⑧无状,无功状,没有功效。 殛(jí):杀戮。《史记志疑》案:殛鲧者尧也,非舜也。

⑨诛:这里指惩罚。

⑩成美尧之事:指完善地成就尧帝所要求的治水事业。

⑪司空:掌平治水土的官。

⑫稽(qǐ)首:叩头至地。拜礼中最恭敬的一种。 契(xiè):帝喾之子,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是商朝的始祖。 后稷(jì):名弃,姬姓,是周朝的始祖。 皋陶(gāo yáo):也称咎繇,舜任为士(掌刑法的官)。

⑬敏给克勤:机智敏捷,强干勤奋。 其德不违:不违背德。 称:权衡。 亹亹(wěi wěi):勤勉不倦。 穆穆(mù mù):端庄恭敬。 为纲为纪:是说禹的行动能成为人们的典范。

⑭兴人徒:发动大批民工劳作。 傅土:划分施工区域。傅,分。 行山表木:循山实地勘测,立木以为表记。 定:测定地理位置。一说是规定名称。

⑮沟淢(xù):水道。深广四尺称沟,深广八尺称淢。淢,通洫。两句说禹自己节缩衣食却致力孝敬鬼神,居处简陋而把财务尽量用于疏通水道的工程上。

⑯橇(qiāo):泥上滑行的交通工具。 檋(jú):底下钉有锥齿的登山鞋。

⑰左、右:是随身携带的意思。两句说经常使用测量工具。 载:不违时

宜。 道：河道。 陂(bēi)：堵截。 度：观测。

⑱益：帝舜时作虞（掌管山泽苑囿的官）。 稻：稻种。

⑲难得之食：指五谷。 此处《南书》作"奏庶艰食鲜食"。奏，进；庶，众，艰食，马融说："根生之食，谓百谷。"本文未言"鲜食"，即新杀的鸟兽肉。

⑳给：供给。全句谓调有余地区的粮食去赈济不足的地区。 相：考察。 贡：贡品。 山川之便利：指交通运输是否方便。

【译文】

夏禹，名叫文命。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叫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叫黄帝。禹，是黄帝的玄孙也就是颛顼帝的孙子。禹的曾祖父昌意和父亲鲧都没有能够登临帝位，只做了天子下面的臣民。

当帝尧的时候，大水成灾浊浪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山岗淹上了丘陵，下边的民众非常忧惧。尧求能够治理洪水的人，各个大臣和四方诸侯都说鲧可以。尧说："鲧的为人是违背教化命令毁败同族，不可用。"四方诸侯说："比较起来没有比鲧更贤能的，希望帝试试他。"于是尧听从四方诸侯，任用鲧治理洪水。经过九年，洪水还是没有平息，治水事业没有成功。这时尧帝便去寻求继承帝位的人，才得到了舜。舜受到任用，代行天子的政事，到全国各地去巡回视察。在巡视行进途中看到了鲧治理洪水没有收到功效，就把鲧流放到羽山，结果鲧就死在那里。天下的人都认为舜的惩罚是正确的。于是舜举拔鲧的儿子禹，来让他继续鲧的治水事业。

尧逝世，帝舜问四方诸侯说："有谁能够成就完美尧的事业，可让他担任官职的呢？"都说："伯禹做司空，可以成就完美尧的事业。"舜说："嗯，对！"命令禹："你去平定水土，希望你勤勉地办好这件事。"禹跪拜叩头，推让给契、后稷、皋陶。舜说："你还是快去办理你负责的事情吧！"

禹为人机敏快捷强干勤奋；他守道德从不违背社会准则，他具

仁心可以使人们亲和，他的言谈可以使大家信服；语言和谐合于音律，自身的行动成为法度，衡量好了再处理官事，勤勉不倦端庄恭敬，成为了百官们的典范。

禹于是就和益、后稷承奉舜帝的旨命，命令诸侯和贵族百姓发动人众徒奴动土治水。他攀行山岭用木作出标记，确定高山大川治理的规划。禹伤感父亲鲧因为治水没有成功受到惩处，就劳苦身躯焦心思虑，居住在外面十三年，经过家门也不敢进去休息。微薄自己的衣服饮食，却致力用丰洁祭品来孝敬鬼神；卑陋自己的居室器用，却致力将大量费用来修筑沟洫。他陆地行进的时候坐着车，水路行进的时候驾着船，泥滩上行进的时候乘着橇，山地里行进的时候穿着带锥齿的鞋。为了测量地形，时而运用准绳，时而运用规矩，依靠仪器充分利用春夏秋冬的时节，来开发九州土地，疏通九条河道，堵塞九处湖泽，观测九大山系。命令益把稻种分发给民众，让他们可以在卑湿的低地耕种。命令后稷分发给民众五谷及新鲜的鸟兽肉。食物量少，从有多余的地方调剂来互相补给，以便让各诸侯国享受均衡的利益。禹在巡行中观察各地的特色来确定它们所能进贡的物产，以及把贡品运送到京都去所经山川的便利路线。

【原文】

禹行自冀州始①。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③。覃怀致功，至于衡漳④。其土白壤⑤。赋上上错，田中中⑥。常、卫既从，大陆既为⑦。岛夷皮服⑧。夹右碣石，入于海⑨。

济、河维沇州⑩：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⑪。其土黑坟，草繇木条⑫。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⑬。其贡漆丝，其篚织文⑭。浮于

济、漯，通于河⑮。

海岱维青州⑯：堣夷既略，潍、淄既道⑰。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⑱。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酓丝⑲。浮于汶，通于济⑳。

【注释】

①冀州：尧都之地，所以治水从这里开始。管辖今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山西全部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地区。

②载：兴工。 壶口：山名，在今山西吉县西南。这里说已经完成了壶口的工程。 梁：梁山，在今陕西韩城东南。 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二山均属雍州，因治水必须溯源治山，所以超越州界。

③修太原：即治汾水。太原，即高而平的大原野，指今太原地区的大片高原。 岳阳：太岳山之南。岳，指今山西太岳山。阳，山南叫阳，山北叫阴。

④覃(tán)怀致功：怀地平原的水利工程治理完毕。覃，平地。怀，地名，在今河南武陟西南。致功，收到功效。 衡漳：横流入黄河的漳水。衡，通"横"。

⑤白壤：白色无块松软的土地。

⑥赋上上错：田赋占全国第一等，杂出第二等。错，杂出。九州的田赋和土质均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订出差别。 田中中：田土质量为全国第五等。

⑦常、卫既从：恒水、卫水顺着已经疏通好的河道流。常，恒水，汉人避文帝刘恒讳改为"常"。二水为河北滹沱河的两支流。 大陆：泽名，包括今河北束鹿、巨鹿、隆平、宁晋等县，后渐淤塞形成平原。 为：治理。这是说大陆泽经治理已经形成为可耕种的大平原。

⑧鸟夷：冀州东北部以狩猎为生的一种部落。 皮服：兽皮衣服，这是指贡品。

⑨夹：同挟。 右：山西为右。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北。 入于海：

是入于河的反方向说法。《史记志疑》附案："海"字误，徐广曰"一作'河'"是也，《禹贡》及《汉地理志》是"河"。 九州各段之末都是讲贡赋运往京城的路线。

⑩维：语气词，帮助判断。 沇州：即兖州，辖地在今山东西北部，河南东南部及河南内黄、延津以东地区。此句说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

⑪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等古黄河下游九条河道。 道：同"导"，疏通。 雷夏：泽名，亦名雷泽，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后淤塞移徙。 雍、沮(jū)：二水名，都在今菏泽市境内，旧道已湮没。 会同：指二水汇合注入雷泽。 得：能。 下丘居土：大水退去民众从丘陵下到平地居住。

⑫黑坟：褐色沃土。坟，肥厚。 繇(yáo)：茂盛。 条：修长。

⑬贞：通"正"，相当。即赋也是中下。 乃同：此句说兖州地势低下，治水后经营十三年纳贡才与其他各州相同。

⑭篚(fěi)：圆形竹器。 织文：有文采的丝织品。

⑮浮：乘船。 漯(tà)：水名，古黄河下游主要支流之一。

⑯海岱：大海和泰山。 青州：辖地在今山东北部、辽宁南部等地区。

⑰堣(yú)夷：地名，在今辽宁境内。 略：平治。 潍、淄：二水名，分别由今山东潍县、临淄入海。 道：同"导"，疏通。

⑱潟(xì)：盐碱地。 厥：其。 斥卤(lǔ)：含过多盐碱成分而不适宜耕种。

⑲絺(chī)：细葛布。 海物：海中水产品。 错：杂，是说种类繁多。 畎(quǎn)：山谷。 枲(xǐ)：麻。 铅：铅色矿石。 怪石：似玉的怪异好石。 莱夷：居于莱地的部族。莱：今山东蓬莱、黄县一带。 牧：牧产品。 酓(yǎn)丝：柞蚕丝。 ⑳汶：汶水，济水的支流。

【译文】

禹的巡行治水从冀州开始。

冀州：先治理完壶口山，又去治理梁山和岐山。已经修治了太原地区的大片高原，一直修治到了太岳山的南面。治理覃怀收到了功效，又一直治理到了横流入黄河的漳水经过的地方。冀州属于白

色而细软松柔的土壤地带，田赋属于上上等级有时错杂出上中等级，田的等级在全国算中中。常水、卫水已经疏通得顺从了，大陆水泽也被整治好了。冀州东北的鸟夷部族进贡皮服。他们运往京城的贡赋绕过碣石山西边，然后再从渤海进入黄河。

济水和黄河之间是兖州：兖州境内黄河下游的九条河道已经疏导，雷夏已经修筑堤坊形成水泽，雍、沮两条河水就会合流入这个湖泊，种有桑树的土地上已经能够养蚕，于是民众就从山丘上搬下来居住在平地上。兖州属于黑色肥厚的土壤地带，花草茂盛树木高大。田土属于中下等级，田赋的等级也就相当，兖州整治了十三年才和其他八州收到相同的功效。它的贡赋是漆、丝，以及用圆形竹器盛着的有花纹的丝织品。运往京城的贡赋乘船先经济水、漯水，然后通达黄河。

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堣夷地区既已经略，潍水、淄水也已疏导。青州的土质属白色肥厚一类，海滨一带却是宽广又含盐质，这里的田土是盐碱地。田地属上下等级，田赋属中上等级。青州的贡赋是盐和细葛布，有时也进贡一些海产品，还有泰山深谷的丝、大麻、矿石、松木、怪石，莱夷地区的牧产品，和用圆形竹器盛着可用来作琴弦的柞蚕丝。贡赋运往京城是乘船先入汶水，再通到济水。

【原文】

海岱及淮维徐州[①]：淮、沂其治，蒙、羽其艺[②]。大野既都，东原底平[③]。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④]。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其篚玄纤缟[⑤]。浮于淮、泗，通于河。

淮海维扬州[⑥]：彭蠡既都，阳鸟所居[⑦]。三江既入，震泽

致定[8]。竹箭既布[9]，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10]。田下下，赋下上上杂[11]。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12]。均江海，通淮、泗[13]。

荆及衡阳维荆州[14]：江、汉朝宗于海[15]。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为治[16]。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维箘簵、楛，三国致贡其名，包匦菁茅，其篚玄纁玑组，九江入赐大龟[17]。浮于江、沱、涔、(于)汉，逾于洛，至于南河[18]。

【注释】

①淮：淮河。　徐州：辖地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山东南部。

②沂(yí)：沂水，至江苏邳县流入泗水。　蒙：山名，在今山东蒙阴县南。　羽：山名，在山东郯(tán)城县东北，即舜流放鲧之地。　艺：种植。

③大野：即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北，已涸为平地。　都：通"潴(zhū)"，即水停蓄的地方。　东原：即今山东东平、泰安一带平原。　底(zhǐ)：致。致平，达到了平复。

④埴(zhí)：粘土。　包：通"苞"，茂密丛生。

⑤土五色：即青、赤、白、黑、黄五色，供天子修筑祭祀大地之神的社坛用，亦于封诸侯时赐之。《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天子社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也。"《太康地记》云："城阳姑幕有五色土，封诸侯，锡之茅土，用为社。此土即《禹贡》徐州土也。"　夏狄：彩色的野鸡。　峄(yì)：山名，又名邹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孤：独有。峄山南面独产的梧桐可以制琴，所以是贡品。　泗：水名，注入淮河。　磬(qìng)：石制敲击乐器。产于泗水滨的岩石宜于制磬。　淮夷：淮水下游的土著部族。　蠙(bīn)珠：即蚌珠，珍珠。蠙是蚌的别称。　暨：及、与。　玄：黑色。　纤：细。　缟(gǎo)：白色(丝绸)。这是说黑白两种丝绸都很细洁。

⑥扬州：包括今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全境，以及江苏、安徽、河南南部、湖

北东部、广东北部。

⑦彭蠡(lǐ):今江西鄱阳湖。 阳鸟:鸿雁等候鸟。冬季聚栖于鄱阳湖。

⑧三江:依郑玄说,长江右合鄱阳湖水为南江,左合汉水为北江,自岷江而下为中江。其余还有多种说法。 入:入海。 震泽:即今太湖。

⑨竹箭:可制箭矢的箭竹。 布:普遍生长。

⑩夭:鲜嫩。 乔:高大。 涂泥:湿润。

⑪上杂:往上一等。下上往上一等是中下。

⑫金三品:依郑玄说是三种颜色的铜。 瑶、琨:都是美玉。 齿:象牙。 革:犀皮。 羽:孔雀、翡翠等鸟毛。 旄(máo):旄牛尾,作旌旗的装饰。 岛夷:东南沿海及海岛部族。 卉(huì)服:麻织品衣服。 织贝:染丝后织成的贝锦。 锡:通"赐"。颁令。是说有时根据命令进贡。

⑬均:读曰沿,顺着水道运行。

⑭荆:山名,在今湖北南漳县西。 衡:山名,在今湖南衡山县,五岳之一。

⑮朝宗:朝见。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本指诸侯朝见天子,这里借喻百川归海。

⑯九江:指汇入洞庭湖的九条江水,即沅江、元江、浙江、辰江、叙水、酉水、湘江、资江、澧水。 甚中:甚得全州地势之中。 沱(tuó):水名,即今湖北江陵县的夏水。 涔(cén):亦作潜,潜水是长江支流,源出今湖北潜江县。 云土、梦:即云梦泽,是江北云泽,江南梦泽的合称,土字无义。

⑰杶(chūn):即椿,木材可以制琴。干:柘木。 栝(guā):桧木。 砺(lì)、砥(dǐ):磨石,粗的称砺,细的称砥。 砮(nǔ):石制箭镞。 丹:朱砂。 箘(jùn)簬(lù):能制箭杆的两种竹。 楛(hù):一种可作箭杆的荆条。 三国:指产箘、簬、楛三地诸侯。 名:著名特产。 包匦(guǐ):包裹又缠结。匦,缠结。 菁(jīng)茅:一种供祭祀时滤酒的有刺茅草。 玄纁(xūn):黑和浅红两色染制祭服的染料。 玑(jī):珍珠。 组:拴玉和官印的丝质组绶。 入赐:根据命令才交纳的贡品,龟不常用,所以没有命令就不进贡。

⑱逾:由水运转为陆运,再由水运称逾。 洛:洛水。 南河:黄河自潼关以下西东流向的一段称南河。

【译文】

大海、泰山和淮河之间是徐州:淮河、沂水得到了治理,蒙山、羽山可以种植。大野泽整治后已经能够蓄水,东原一带地区在水去平复后就可以耕种。徐州的土质属红色粘性肥厚的一类,草木也生长得密集茂盛。这里的田地属上中等级,田赋属中中等级。贡品是供天子分封诸侯时赐茅土之用的青、赤、白、黑、黄五色土,羽山深谷的彩色野鸡,峄山南边作琴瑟用的独生桐,泗水边浮石制的磬,淮水边上夷族聚居地产的珠蚌和鱼,以及用圆形竹器盛着的黑细丝绸。贡赋运往京城是乘船经过淮水、泗水,再通到黄河。

淮河以南和大海以西的大片地区是扬州:彭蠡泽已经治好蓄水,大雁冬天就来这里停居。岷江、汉水和彭蠡都已疏通入海,震泽地区就获得了安定。箭竹已经遍地生长。这里长的草鲜美柔嫩,这里长的树木非常高大。田质湿润。田地属下下等级,田赋属下上等级有时杂出升到中下等级。贡品有三种金属,美玉、似玉的宝石、箭竹,象牙、兽皮、鸟的彩色羽毛、旄牛尾,海岛上夷民用草织的衣服,用圆形竹器盛着的五色染丝织成的贝锦,还有是有时根据命令要进贡的包着的橘子和柚子。贡赋运往京城是先沿江或沿海向北,再通到淮河、泗水。

北起荆山、南到衡山之南的地区是荆州:江水、汉水像要去朝见宗主似的奔腾向前流入大海。有无数条支流汇入长江正好处在全州中部,沱水、涔水已经疏导,云土泽、梦泽治理好了。荆州的土质湿润。田地属下中等级,田赋是上下等级。贡品是彩色羽毛、旄牛尾、象牙、兽皮,三种金属,椿木、柘木、桧木、柏木,质地粗糙或柔细的磨刀石、可作箭镞的石头、丹砂,可作箭杆的箘簬、楛木,是荆州地区三个诸侯国致送贡品中的著名特产,还有用绳缠绕包裹起来用于宗庙祭祀时滤酒的菁茅,用圆形竹器盛着的黑色或浅绛色的绸布以及用丝带串起来的珍珠,有时根据命令要进贡的九江中

产的大龟。贡赋运往京城是先乘船经过长江、沱水、涔水、汉水，再经过陆路输送下到洛水，到达南河。

【原文】

荆河惟豫州[1]：伊、雒、瀍、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2]。其土壤，下土坟垆[3]。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绨、纻，其篚纤絮，锡贡磬错[4]。浮于雒，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5]：汶、嶓既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6]；其土青骊[7]。田下上，赋下中三错[8]。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貍、织皮[9]。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10]。

黑水西河惟雍州[11]：弱水既西，泾属渭汭[12]。漆、沮既从，沣水所同[13]。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14]。原隰底绩，至于都野[15]。三危既度，三苗大序[16]。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17]。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18]。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19]。

【注释】

①惟：同维。　豫州：包括今河南全境，山东西部和湖北北部地区。

②伊、瀍(chán)、涧：三水名，都注入洛水，一同流入黄河。　荥(xíng)播：泽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南。　荷泽：泽名，在今山东定陶县东北，已淤塞。　被：当读为陂，筑堤。　明都：泽名，又名孟猪、孟诸、望诸，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北。

③壤：指柔软的壤土。　垆(lú)：黑色坚硬的壤土。这里是说土的下层是肥厚的黑色硬土。

④纤絮：细丝绵。　磬错：磨磬的砺石。错，磨石的石头。

⑤华：华山，五岳之一，在今陕西华阴南。 黑水：水名，是哪条河说法不一，但应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 梁州：大致包括今四川全境，湖北西部，陕西、甘肃两省南部。

⑥汶：即岷山，主峰在四川松潘县北，岷江从这里发源。 嶓(bō)：嶓冢山，在今甘肃天水市和礼县之间，西汉水在此发源。 沱：沱江，岷江支流，至泸县入长江。 涔：涔水，一称龙门水，为嘉陵江(西汉水)支流。 蔡：山名，在今四川雅安市东。 蒙：山名，在今四川雅安、名山、芦山三县交界处。 旅：治。 和夷：指大渡河一带聚居的土著部族。和，涐水，即大渡河。

⑦青骊(lí)：青黑色。

⑧三错：下中并间以下上、下下，三等相错。

⑨璆(qiú)：美玉。 镂(lòu)：可供雕刻的钢铁。上古不能冶制，是以战国时的情况来理解而出现错误。罴(pí)：一种熊，又名马熊。 狸：野猫。 织皮：鸟兽毛织成的毡毯。

⑩西倾：山名，在今甘肃、青海交界处。 桓：桓水，今称白龙江。 潜：水名，此指嘉陵江。 沔(miǎn)：沔水，汉水上游。 渭：渭河，会洛水流入黄河。 乱：横渡。

⑪西河：指山西、陕西两省间的一段黄河。 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两省大部分和青海东部地区。

⑫弱水既西：指今甘肃张掖河西北流入居延泽。 泾属渭汭(ruì)：泾水自北岸进入渭水。属：入。汭：水北岸，泾水入渭处在今陕西高陵县渭水北岸。

⑬漆、沮(jū)：二水名，漆水注入沮水，沮水合漆水流入渭水。 沣(fēng)水：至今陕西咸阳东南入渭水，河道已湮没。 同：会合，指流入渭水。

⑭荆：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为六盘山支脉。 终南：山名，在今陕西西安市南，现称秦岭。 敦物：山名，在今陕西武功县境，一称垂山，又称武功山。 鸟鼠：山名，在今甘肃渭源县西，是渭水发源地。

⑮原隰(xí)：指豳(bīn)地，在今陕西旬邑县。 都野：泽名，又称猪野泽，今称鱼海子，在今甘肃民勤县境。

⑯三危：山名，在鸟鼠西，南当岷山。 度：丈量，这里是规划营造的意思。 三苗大序：三苗族部族已经获得了安定。《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

荆州数为乱，于是舜……迁三苗于三危。”

⑰琳：美玉。　琅玕(láng gān)：美石。

⑱积石：山名，有大、小之别。大积石山，即今青海南部的大雪山；传说禹疏导黄河从这里开始；小积石山，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这里当是指小积石山。　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市东北黄河西岸。　会于渭汭：指从龙门沿河南下到达渭水入黄河处。

⑲昆仑：地在今甘肃敦煌市以西。　析支：地在今青海大积石山至甘肃德县一带。　渠搜：在今中亚细亚乌兹别克境。三处都是西戎部族聚居地。　戎：对西方部族的总称。　序：安定顺从。

【译文】

荆山以北、黄河以南的地区是豫州：伊水、瀍水、涧水汇入洛水，又都已疏通流入黄河，荥播泽经过整治已经蓄水，疏导了荷泽，又为孟猪泽筑起了堤防。豫州的土质柔细松软，土的下层是肥厚的黑色硬土。田地属中上等级，田赋属上中等级有时杂出升到上上等级。贡品是漆、丝、细葛布、苎麻，用圆形竹器盛着的细丝绵，有时候按命令进贡磨磬的错石。贡赋运往京城是先乘船经过洛水，然后到达黄河。

东到华山之南、西到黑水之滨的地区是梁州：岷山、潘冢山经过整治可以种植，沱江、涔水已经疏导，蔡山、蒙山都已平治完毕，和夷地区的民众收到了治理的功效。梁州的土质是青黑色。田地属下上等级，田赋属下中等级有时错杂下上等级或下下等级。贡品有璆玉、铁、银、钢铁、砮石、磬和熊、罴、狐、狸四种野兽及皮毛织品。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水运来，其他的贡赋运往京城是先乘船进入潜水，经过陆地转输再进入沔水，到达渭水，最后横渡黄河。

西到黑水、东到冀州西界的黄河是雍州：弱水已经疏导西流，泾水从北岸流入渭水，漆水、沮水已经疏浚通畅，沣水也会流入渭水。荆山、岐山都已经平治，也包括终南山、敦物山一直到鸟鼠山。原隰的治理取得了功效，一直伸延到了都野泽。三危山一带经过整

洽已经可以定居，三苗族也就非常遵守秩序了。雍州是黄色细柔松软的土质。田地属上上等级，田赋属中下等级。贡品有璆玉、琳玉、宝石琅玕。贡赋运往京城是乘船经过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到达龙门地段的西河，再运到渭水和黄河的汇合处。织皮族的民众居住在昆仑、析支、渠搜三座山下，西方各族也就安定顺从了。

【原文】

道九山①：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③；砥柱、析城至于王屋④；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⑤；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⑥；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⑦；道嶓冢，至于荆山⑧；内方至于大别⑨；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⑩。

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⑪。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⑫。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⑬。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⑭。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⑮。道沇水，东为济，入于河，泆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⑯。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⑰。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⑱。道雒自熊耳⑲，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注释】

①道：开通道路。

②汧(qiān)：山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南。　荆山：指今陕西富平县境内的荆山。逾于河：指汧山、岐山、荆山都是由西向东，其余脉的道路也就要越过黄河。

③壶口：山名，在今山西吉县西。　雷首：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　太岳：山名，即霍太山。

④砥柱：即今黄河三门峡，在今河南陕县东北。　析城：山名，在今山西阳城县西南。王屋：山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

⑤太行：山名，在今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主峰在山西晋城市境。　常山：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⑥朱圉(yǔ)：山名，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太华：即西岳华山。

⑦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卢氏县东。　外方：山名，又名嵩山，古称中岳，在今河南登封县北。　桐柏：山名，在今河南桐柏县北。　负尾：山名，又名横尾，在今湖北安陆市境。

⑧道嶓冢，至于荆山：这句是说开通道路从嶓冢山一直到达荆山。

⑨内方：山名，在今湖北钟祥县西南。　大别：山名，今称龟山，在今湖北汉阳市东北。

⑩敷浅原：即今江西庐山。

⑪合黎：山名，在今甘肃张掖、山丹、高台、酒泉四县之北，山侧有合黎河，即张掖河，也就是弱水。　余波：河的下游水势减弱，故称余波。流沙：此指居延泽附近的沙漠，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一带。

⑫南海：指今南中国海。这句是说疏导黑水，经过三危山，进入南方大海。

⑬河：黄河。　积石：此指大积石山。　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　大邳(pī)：山名，在今河南浚县东南。　降水：即绛水，下游为今漳水，在今河北南部。　大陆：泽名，在今河北平乡、巨鹿、任县三县之间。　播：分布。　九河：九条支流。　同：合流。　逆河：分流的黄河复合为一条大河，称逆河。　海：渤海。

⑭漾(yàng)：本作“瀁”，汉水上源，在今陕西勉县西北。　苍浪：汉水流

经今湖北均县的一段称苍浪水，因水中有苍浪沙洲而得名。 三澨(shì)：水名，在今湖北，流经汉川县入汉水。 北江：汉水汇入长江为彭蠡后分三道进入震泽（太湖），因而有北江、中江、南江之称，古人以为汉水在长江中是一支独流，故认为北江之水来自汉水。 入于海：指汉水随长江流入东海。

⑮东别为沱：指向东另外分出一条支流称为沱江。 醴：通“澧”，即今湖南澧水。 东陵：地名，今湖南岳阳市。 东迤(yǐ)北：向东去斜着往北。迤，亦作“迆”，斜行。 汇：动词转义为名词，即所汇成的泽，指今鄱阳湖。

⑯沇(yǎn)水：济水上游称沇水。泆(yì)为荥：河水漫溢出来成为荥泽。泆，通“溢”。 陶丘：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南。 荷：荷泽。

⑰东会于泗、沂(yí)：沂水流入泗水，泗水流入淮河。沂水与泗水在今江苏邳县会合，泗水与淮河在今江苏淮阴会合，淮河在江苏阜宁县东入海。

⑱鸟鼠同穴：即鸟鼠山，是渭水发源处。

⑲雒自熊耳：古人认为洛水发源于熊耳山。

【译文】

开通九条山脉的道路：汧山及岐山直到荆山，越过了黄河；壶口山、雷首山直到太岳山；砥柱山、析城山直到王屋山；太行山、常山直到碣石山，从这里可以进入大海；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直到太华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到负尾山；开通嶓冢山，直到荆山；内方山直到大别山。岷山的南面直到衡山，跨过九江，到达敷浅原。

疏导了九条河流；疏导弱水流过合黎山，使弱水的下游注入了居延泽附近的沙漠；疏导黑水，流过三危山，再进入南海（青海）；从积石山开始疏导黄河，一直流过龙门，往南流到华山北面，又向东流过砥柱山，再向东流过盟津，还向东经过洛水注入黄河的一段，直到大邳山，往北流过降水，进入大陆泽，再往北分散为九条河道，

又汇合成为逆河，最后流入大海；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去就叫汉水，又往东流叫做苍浪水，经过汇合三澨水，进入大别山，往南流入长江，再向东流汇合江水形成彭蠡泽，还往东流就叫北江，最后流入大海；从岷山开始疏导江水，往东流分出另外一条支流沱水，又往东流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了东陵，向东偏北流去和彭蠡泽水汇合，再往东流就叫中江，最后流入大海；疏导沇水，向东流叫做济水，流入黄河，再向前潴留形成荥泽，然后向东流经过陶丘的北部，又向东流到达荷泽，又向东北流汇合汶水，又向北转向东流入大海；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向东流汇合泗水、沂水，再往东流入大海；从鸟鼠同穴山开始疏导渭水，往东流汇合沣水，又往东北流和泾水相汇，往东流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从熊耳山开始疏导洛水，往东北流汇合涧水、瀍水，又向东流汇合伊水，最后向东北流入黄河。

【原文】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①]。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②]。中国赐土姓[③]："祗台德先，不距朕行[④]。"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⑤]：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⑥]。甸服外五百里侯服[⑦]：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⑧]。侯服外五百里绥服[⑨]：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⑩]。绥服外五百里要服[⑪]：三百里夷，二百里蔡[⑫]。要服外五百里荒服[⑬]：三百里蛮，二百里流[⑭]。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⑮]：声教讫于四海[⑯]。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⑰]。天下于是太平治。

【注释】

①攸：语助词，无义。 同：同一。 奥：可以定居的地方。 九山：上文所指开通道路的九条山脉。 刊旅：开发治理。 九川：上文所指疏通的九条河流。 涤(dí)原：疏通水源。原，同源。 陂：堤防。 四海：代表全国。《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会同：诸侯集会。单独会见称会，多数人会见称同。亦指各地进贡的物品会同京师。

②六府：指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包括金、木、水、火、土、谷。 修：治理、生产。 众土交正：各地的土壤等级都订正了。交，都。正，校正，订正。致慎，即慎致，慎重地奉送。 财赋：指法定应该上交的财物之税。咸：都。 则：标准。 三壤：指土地的上、中、下三等。 成赋：完成赋税。

③中国：国中、指九州之中。 赐土姓：赐给土地和姓氏，指封置诸侯。

④祗(zhī)：恭敬。 台(yí)：通"怡"，和悦。 德先：把道德摆在首位。距：通"拒"。 朕：我。这是告诫受封的诸侯，要把敬悦天子之德放在首位，又不要违背抗拒我天子所行的政治教化。

⑤天子之国：指国都。甸(diàn)服：国都外周围五百里的近郊地区的服役。甸，古时郭外称郊，郊外称甸。服，服事，服役。古代按离国都距离远近，每五百里为一区域，分别称作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表示对天子尽责的不同程度。

⑥纳：缴纳。 总(zǒng)：同"总"，禾稿，供饲马用。 铚(zhì)：短镰刀。这里指用镰刀割下的谷穗。 秸(jiē)：指带稃(fū)的谷。 粟：粗米。米：精米。

⑦侯服：为天子尽斥侯警戒的职责。侯，通"候"。

⑧采：事。指替天子服各种差役。 任国：指替任国服一定的差役。任，担任，服事。 三百里：此指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以内的地区。 诸侯：指一同替天子侦察警戒，抵御外侮。

⑨绥服：安抚的区域。绥，安。

⑩揆(kuí)：揣度。 文教：政治教化。指依据情况实行中央的政令教化。奋武卫：奋扬武威为天子的藩卫。

⑪要(yāo)服：需要约束羁縻的地区。要：约束。

⑫夷：平。指要守教化和平相处。 蔡：法。指要遵守刑法。

⑬荒服：替天子守边的荒远地区。 荒：边远。

⑭蛮：缗(mín)，维系。是指尊重当地风俗，维持联系。 流：流移。

⑮渐：濒临。 被：覆及，达到。 流沙：指流沙泽。 朔、南暨：北方和南方都到达了最远的地方。暨，及，到。

⑯讫：到达。

⑰帝：指帝舜。 锡：颁赐。 玄：天青色。 圭：瑞玉。从"禹行自冀州始"以下，是根据《尚书·禹贡》摘编。

【译文】

于是九州之内政令教化就统一了，四方边远地区已经可以安居，九条山脉都开出了道路，九条河流的水源也都疏通了，九片大泽各自已经筑起了堤防，四海之内进贡的道路都通畅无阻了。包括金、木、水、火、土、谷在内叫做六府的各种物资都特别得到了开发，各个区域的土地交相订正了它们的等级，要按照规定认真交纳赋税，而且按照上、中、下九等划分的土地级别确定好了赋税的标准。在九州之中封置诸侯颁赐土地和姓氏的时候告诫说："恭敬和悦，把德行摆在首位，不要抗拒我所推行的政令。"

规定天子直接统辖的国都范围以外的五百里区域叫做甸服：靠近国都一百里地区的田赋中要交纳用作马饲料的禾稿，一百里以外二百里以内地区要交纳用镰刀割下的谷穗，二百里以外三百里以内地区要交纳带稃的谷，三百里以外四百里以内地区交粗米，四百里以外五百里以内地区交精米。甸服往外的五百里区域叫做侯服：一百里地区替天子服各种差役，往外二百里以内地区替国家服一定的差役，再往外三百里地区替天子侦察警戒，抵御外侮。侯服往外的五百里区域叫做绥服：头三百里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行中央的政令教化，后二百里地区要振奋武力保卫天子。绥服往外的五百里区域叫做要服：头三百里地区要遵守教化并且和平相

处，后二百里地区要求能遵守王法。要服再往外五百里区域就是荒服了：头三百里地区礼简怠慢，维持同那里居民的联系，后二百里地区随民众迁徙流动，进贡与否听其便。东边濒临大海，西边及于沙漠，北方、南方都达到了最遥远的地方：天子的声威教化传播到了全国以至于四方荒远的边陲。于是舜帝赏赐给禹一块黑色圭玉，借以布告天下治水已经取得成功。天下因此非常安定并且得到了特别好的治理。

【原文】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①。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②。"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③。"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④。"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⑤。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⑥。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⑦？"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⑧。"乃言曰⑨："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⑩。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⑪。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⑫。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⑬。毋教邪淫奇谋⑭。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⑮。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⑯。吾言底可行乎⑰？"禹曰："女言致可绩行⑱。"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⑲。"

【注释】

①朝：上朝。 相与语帝前：在帝舜面前相互进行交谈。相与：相互之间。

②信：果真。辅：辅佐、大臣。

③於(wū)：叹词，读曰乌。 长：长久，坚持不懈。 敦(dūn)：敦厚。 序：顺从。 明：指贤明的人。 翼：辅佐。 近可远在已：由近及远，完全在于从这里做起。已：兹，此。

④知人：了解臣下。 安民：安定民众。

⑤吁：哎。

⑥智：明智。 官人：任人为官。 惠：仁爱。 黎民：百姓。 怀：怀念。

⑦驩(huān)兜(dōu)：尧的大臣。违背尧的旨意擅自使用骄纵邪恶的共工而被流放。这里是说何必担心驩兜。 有苗：即三苗。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多次作乱，后将他们迁往三危山地区。这里是说何必放逐有苗。 畏：害怕。 巧言：花言巧语。 善色：察言观色。 佞(nìng)人：即用巧言善色献媚的人。

⑧亦：语气词，无义。 行有九德：行为中有九种品德。言其有德：言论要有品德依据。

⑨乃言曰：指皋陶继续说。

⑩始事事：始：开始。前一个事字，动词，从事；后一个事字，名词，事情。宽而栗以下就是这九种品德。 栗：庄栗，谨严。 柔：和。立：有主见。 愿：诚实。共：通“恭”，端庄恭敬。 治：有办事才干。 敬：认真。扰：和顺。毅：刚毅，坚定。 直：待人正直。 温：和气。 简：宽大率略。廉：廉隅，行为不苟。 刚：刚正。实：求实。 强：坚强不屈。义：符合道义。 章：修明。常：经常，持之以恒。

⑪宣：修明。 翊(yì)：恭谨。 明：通“勉”，努力。 家：指卿大夫。此指卿大夫就可以保有他的封地。

⑫亮：辅助。 采：事务。 国：指诸侯。此谓诸侯就可以保有封国。

⑬翕(xī)：聚合。 施：实行。 事：从事，实践。俊乂(yì)：才德出众。在官：指都担任官职。 百吏肃谨：一切官吏都会肃穆谨慎。

⑭毋：不要。 邪淫：指干邪恶淫乱的事。 奇谋：指出怪异的主意。

⑮天事：上天安排的大事，即天下大事。

⑯五刑：墨(在脸上刺字后涂上墨、又称黥 qíng)，劓(yì，割掉鼻子)，剕(fèi，砍断脚)，又称刖(yuè)，宫(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大辟(死刑)五种酷刑。五用：施行在五种罪人身上。

⑰厎(zhǐ):必,一定。

⑱致:得到。 绩行:实行后可以做出成绩。

⑲知:才智。 赞:襄助。 道:指治理天下之道。这一段是根据《尚书·皋陶谟》。谟(mó):计谋。

【译文】

皋陶通过负责刑狱事务来治理天下的民众。舜帝上朝,禹、伯夷和皋陶相互在舜帝面前交谈。皋陶申述他的谋议说:"果真能按照道德行事,谋划就会高明,辅佐的大臣就会和协。"禹说:"好啊。怎样去做呢?"皋陶说:"哦!要谨慎自身的修养,要有长久的打算,要使九族亲厚顺从,使许多贤人努力辅佐,政令由近及远,完全在于自身的德行。"禹听了这番美好的言论拜谢说:"对啊。"皋陶说:"哦!还在于理解臣下,安定民心。"禹说:"哎呀!都要像这样去做,只怕尧帝也很难办到。理解臣下就会明智,能够任命适当的人做官;能够安定民心就对人有恩惠,民众都会怀念他。能够明智和对人有恩惠,还忧患什么讙兜,还迁徙什么有苗,还害怕什么花言巧语善于察颜观色和谄佞不正的人呢?"皋陶说:"对,是这样。只是行事需要有九方面的品德,即使是言论也还是要有品德的依据。"就接着说:"察验一个人的品德是需要从他所做的事情开始,性格宽弘而能庄栗,柔和而能独立行事,忠厚诚实而且恭敬,办事有条理而且认真,性情柔顺而且刚毅,正直而且温和,简约而不草率,坚强果决而作风踏实,任事勇敢而合乎义理,经常修明这九种品德,那就很好哩。大夫们能每天修明其中的三方面品德,早晚庄敬努力,就会保有他们的统治领地。诸侯们能每天庄严振奋恭敬修明其中的六方面品德,并认真辅助天子处理事务,就会保有他们的封国。天子可以集中起来普遍实施,把九方面的品德都付诸行动,有才能的人处在官位,各种官吏都会严肃谨慎。不要教人们去做一些邪恶淫乱的事和设想一些不正当的计谋。不是合适的人而占住重要官

位，这就叫扰乱天下大事。上天要讨罚有罪的人，设立五种刑罚用来惩处五种罪人。我的言论可以得到实行吗？”禹说：“你的言论加以施行就能够取得成绩。”皋陶说：“我没有什么才智，只是想帮助实施治理天下的大道呀。”

【原文】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①。”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②。”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③？”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④。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⑤。与益予众庶稻鲜食⑥。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⑦。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⑧。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⑨。众民乃定，万国为治⑩。”皋陶曰：“然，此而美也⑪。”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⑫。辅德，天下大应⑬。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⑭。”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⑯。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⑱。予即辟，女匡拂予⑲。女无面谀，退而谤予⑳。敬四辅臣㉑。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㉒。”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㉓。”

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㉔。予不能顺是㉕。”禹曰：“予(辛壬)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㉖。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㉗。

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28]。”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29]。”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30]。不如言，刑从之[31]。舜德大明[32]。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33]。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34]。”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35]！”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36]：“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37]！”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38]！”舜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39]！”帝拜曰：“然，往钦哉[40]！”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41]。

【注释】

①昌言：发表精当的言论。

②孳孳(zī)：即孜孜，努力不懈怠。

③难(nàn)：诘问。

④服：陷落，被包围。

⑤刊木：指立表为记。

⑥鲜：新杀的鸟兽。

⑦畎(quǎn)：田间水沟。　浍(kuài)：田间大渠。

⑧难得之食：难得的五谷新种。

⑨徙居：谓因食物缺少而叫民众迁居。

⑩万国：各个地区。

⑪而：你。　休：美好，幸福。

⑫在位：指在位的大臣。　安：冷静。　止：职责，举止。

⑬辅德：即辅以有德。　大应：非常顺应。

⑭清意：清心正意。　昭：光明。此指光明的德行。　其：将。　重：再三。

⑮臣哉：好臣子啊！重复说是特别鼓励称赞的意思。 股肱(gōng)耳目：意谓得力助手。股：大腿。肱：肩至肘的手臂部分。

⑯左右：同佐佑，辅佐，帮助。 有民：民众。有，是名词词头。

⑰观：显示，仿效。 象：绘制在衣服上表示身分等级的图象，如日月星辰五彩等。 文绣服色：绣上花纹彩色的服装。

⑱六律：定音的乐律，包括六律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xiǎn)、蕤(ruí)宾、夷则、无射(yì)；六吕指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读曰仲)吕。 五声：古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zhǐ)、羽。 八音：八种乐器声，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发出的声音。 来始滑：《尚书·益稷》作"在治忽"。在：考察。忽：荒怠。指通过音乐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 出入：进退，听取。 五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言论。 女听：谓你们要负责使我听到并帮助判断处理。听，使动用法。

⑲即：若。 辟：邪，僻，过失。 匡：纠正。 拂(bì)：通"弼"，辅佐。

⑳面谀：当面阿谀奉承。 退：指在背后。

㉑四辅臣：身旁的四位辅臣。古代天子近身有四臣，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

㉒谗(chán)：说别人的坏话。 嬖(bì)：宠爱、宠幸。 清：清除。

㉓时：通"是"，代词，这样。 布：布列。 善恶：忠奸之臣。

㉔丹朱：尧的儿子。 傲：怠。 维慢游是好：倒装句。是说只喜欢懒惰贪玩。 毋水行舟：在无水的陆地上行船。是说丹朱很任性。 朋淫于家：成群结伙在家中淫乱。 用：因而。绝其世：指丹朱不能承继尧的帝位。

㉕顺是：顺从、容忍这样的情况。

㉖涂山：古部族名。 辛壬癸甲：古以干支记日，这里表示前后的四天。禹辛日娶妻，甲日就离家去治水。 不子：没有回家抚育。子，抚育。

㉗十二师：即三万人。 师：二千五百人。 薄：迫近。 五长：每五个诸侯国设置一个统领，称为方伯。 道：导。引导，领导。 功：事情。这里指治水工作。

㉘苗：三苗。 顽：顽抗。 不即功：不肯接受分派的工作。 念：忧虑。

㉙序：归顺。

㉚则：效法。

㉛刑从之：就施加刑罚。

㉜大明：特别发扬光大。

㉝夔(kuí)：人名，舜时的乐官。 祖考至：祖先和亡父的灵魂降临。 群后：各个诸侯国君。后，国君。 相让：彼此揖让，即宾主行相见礼。《箫韶》：舜时乐曲名。 九成：变更九次才算结束。成，终。每曲一终，必更奏另一曲。 凤皇来仪：凤凰成双成队地跳舞。 率：都。以上鸟兽、凤凰、百兽应均指扮演的舞队。 信谐：真诚和谐。

㉞陟(zhì)：奉。 时：顺时。 几：微，慎。

㉟喜：乐于尽忠。 元首：指天子。 起：兴起，奋发。 工：读为功，事。熙(xī)：兴盛。

㊱拜手稽首：行跪拜礼。 扬言：继续说。

㊲念：牢记教导。 率：统率。 宪：法。

㊳康：安。

㊴丛脞(cuǒ)：细碎，烦琐。惰：懒惰，懈怠。 堕(huī)：毁坏，荒废。

㊵钦：努力干。

㊶宗：尊奉，推崇。 山川神主：山川神灵的主宰。此段文字是根据《尚书·益稷》。

【译文】

舜帝对禹说："你也发表一下高明的言论。"禹拜谢说："哦，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整天努力不懈的办事。"皋陶难问禹说："怎么才叫努力不懈？"禹说："洪水浊浪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山岗淹上了丘陵，下面的民众都在从事治水的活动。我在陆地上行进的时候坐着车，水道上行进的时候驾着船，泥滩上行进的时候乘着橇，山路上行进的时候穿着欙，攀行山岭用木刊出标记。同益一起送给民众稻粮和新鲜的肉食。来决导九条河道流通到四海，疏浚田间大小沟渠流通到江河。同稷一起发给民众欠缺的口粮。粮食少了，从有剩余的地方调节出来补充不足的地方，或者把民众从粮食不足的地方迁徙出去。万千的民众这样才安定，各诸侯国也都得到了治理。"皋陶说："是啊，这就是你的美德。"

禹说："哦，帝！谨慎你的在位大臣，冷静地设计你的举止，用有德行的大臣辅佐你，天下就会非常顺应你。清新正意，用光明的德行来等待上帝的命令，上天将会再三地赐福给你。"帝说："啊，臣子呀，臣子呀！臣子要做我的像大腿手臂和耳朵眼睛一样的得力帮手，我想帮助民众，你们来辅佐我；我想仿效古人衣服上的图案，按照日月星辰等天象来制作绣上花纹色彩的服装，你们应该明确服装的等级；我想听六种乐律、五种声音、八类乐器的演奏，观察诸侯中勤于或荒怠政事的情况，以便取舍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方面的言论，你们要认真听取并帮助作出判断。我如果有邪僻行为，你们要匡正并辅助我。你们不要当面阿谀逢迎，退到背后反而诽谤我。我敬重身边前后左右的大臣。各种各样谗害宠嬖的小臣，只要君主的德行真正贯彻实施了就都会被清除的。"禹说："对。帝如果不这样实施德行，好人坏人一起任用就会没有功绩。"

帝说："不要像丹朱一样怠傲，只是喜好懒惰游玩，在没有水的陆地上行船，一群人在家中干淫乱的事，因此要断绝他通过父子相继来登帝位。我不能顺从丹朱这种情况。"禹说："我娶涂山国女子为妻，辛日娶妻壬癸二日在家甲日就离家去治水，生下儿子启我不能抚养他，所以能够完成平治水土的事功。辅佐形成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国土的宽广达到了五千里，每州动用了十二个师的人力，一直开辟到了四方最为荒远的地方，建立了五个诸侯国选一方伯的五长制度，各自的首领遵循职守建有事功。三苗部族凶顽不能成就事功，舜帝您恐怕要为这件事忧虑呀！"舜帝说："用我的德教去开导他们，要靠你的工作来使他们归顺。"

皋陶于是就敬重禹的功德，下令让民众都效法禹。不按照命令中的话来做，就用刑加以处罚。舜帝的德教因此而大加发扬。

于是夔奏起乐曲，祖先的神灵因此降临，各方的诸侯相互揖让，鸟飞翔兽跳舞，《箫韶》演奏九遍，凤凰被召来了，百兽也都跳起舞来，百官也都忠诚和谐。舜帝因为看到这样的热烈场面就作歌

说："遵奉上天的命令来治理民众，只在于要顺应时势，只在于要谨徽慎行。"就歌唱说："辅助的大臣喜乐尽忠呀，君王的治功于是兴起呀，百官的事业都会发达呀！"皋陶跪拜伸手叩头继续宣布说："大家要记住天子的教诫呀！统率臣下兴盛起事业，谨慎地遵守法度，敬行自己的职责呀！"就进一步歌唱说："君王英明呀，辅助之臣都贤良呀，各种事业都会兴旺呀！"又歌唱说："君王如果细碎无大略呀，辅助之臣就会怠惰呀，各项事业就会毁败呀！"舜帝拜答说："对，以后大家都努力干吧！"于是天下的人都尊奉禹能够宣明法度历数声音乐律，推崇他做山川神灵的主宰。

【原文】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①。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②。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③。国号曰夏后，姓姒氏④。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⑤。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⑥。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⑦。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⑧。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⑨。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⑩"。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注释】

①嗣：继承人。

②辞：辞让。　辟：避。　阳城：古邑名，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

③南面：天子坐北向南接受臣下朝拜。

④姒(sì):夏后氏以姒为姓。传说禹的祖先是因吞食了薏苡才出生的。姒、苡,古音同。

⑤且:将要。　卒:去世。传说皋陶生于今山东曲阜,死后葬于今安徽寿县。

⑥英:地名,在今安徽金寨县东南。　六:地名,在今安徽六安县东北。许:地名,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史记志疑》案:许太岳之后也,姜姓,安得以为皋陶后哉,《史》误。

⑦会稽:地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

⑧箕山:山名,在今河南登封东南。

⑨属(zhǔ)意:归心,归向。

⑩洽:融洽。这里意为人心归顺。

【译文】

舜帝向上天举荐禹,做天子的继承人。经过十七年舜帝就逝世了。三年的丧礼结束,禹辞让回避舜的儿子商均而居处在阳城。天下的诸侯都离开商均而去朝见禹。禹于是就登上天子之位,坐北向南接受诸侯的朝拜,国号叫做夏后,姓姒。

禹帝登上天子位就提拔皋陶并推荐他做继承人,将要授给他处理大政的权力,但是皋陶没有继位却去世了。分封皋陶的后代在英、六地方,有的封在许地。然后举拔益,任用他管理政事。

经过十年,禹帝到东部地区去巡行视察,到达会稽却逝世了。把天下传授给益。三年的丧礼结束,益辞让给禹帝的儿子启,就回避居住在箕山的南面。禹的儿子启贤能,天下归心于他。等到禹逝世,虽然把权力授给益,但是益辅佐禹的时间很短,天下的人还不能信任他。所以诸侯都离开益而去朝拜启,说"他是我们君主禹帝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登上了天子之位,这就是夏后国的启帝。

【原文】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1]。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2]。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3]。今予维共行天之罚[4]。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5]。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6]。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汝[7]。"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8]。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9]。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10]。胤往征之，作《胤征》[11]。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12]。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13]。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14]。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15]。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16]。龙一雌死，以食夏后[17]。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18]。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19]。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

死[21]。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22]。

【注释】

①有扈氏：姒姓部族中的一个氏族，在今陕西户县一带。 甘：地名，在有扈国的南郊。

②《甘誓》：甘地战前誓词的记录，今《尚书》中存此篇。 六卿：天子六军的长官。 申：申饬，告诫。

③六事之人：六卿所统属的军吏及士卒，即全体将士。六事，六卿各自掌管之事。 威侮：暴逆。即想用暴力手段改变。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的运行法则。 三正：天、地、人的正道。 用：因此。 剿：断。

④共：通"恭"。

⑤左：车左。左方负责射箭。 右：车右。右方勇力之士手执戈矛来打退敌人。 共命：恭敬地执行命令。

⑥御：驾车的人。 非其马之政：不能正确地驾驭车马自如作战。

⑦祖：指祖庙的神主。天子亲征，必携带同行。僇：通"戮"。 社：社中神主。天子亲征，也携带同行。 帑僇女：还要杀败退者的子女或将他们罚作奴婢。

⑧失国：太康嗜畋猎，不理国政，被有穷国君后羿驱逐不得返国，失去帝位。 须：等待。 洛汭：洛水北岸。 《五子之歌》：古文《尚书》篇名。太康五个弟弟等待在洛水北岸时，所作对太康的指责和怨恨之词。

⑨中康：即仲康。

⑩羲、和：羲氏、和氏，主管天地四时历数的官。 湎（miǎn）：沉迷在饮酒中。 淫：过分，过度。 废时乱日：搞乱了四时节令。

⑪胤（yìn）：国名。这里指胤的国君。他受王命去征讨羲、和。 《胤征》：古文《尚书》中篇名。

⑫扃：音 jiōng。 廑：音 jǐn；又音 qín。

⑬好方鬼神：喜欢迷信鬼神。 事淫乱：干淫乱的事情。

⑭食（sì）：饲养。 豢（huàn）龙氏：有养龙技术的氏族。豢，喂养。

⑮陶唐：古邑名，在今山东定陶西北，相传尧最初居住在这里，故称。 刘累：诸侯名，唐尧的后代，故城在今河南偃师南。 扰：驯养。

⑯御：养。 豕韦：祝融氏的后代，防姓氏族。殷代武丁灭亡豕韦，以刘累的后裔代之。

⑰食(sì)：给人吃。

⑱求：指再寻找龙。

⑲武伤：用暴力伤害。 百姓：指诸侯、百官。

⑳夏台：监狱名。在今河南禹县。

㉑鸣条：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北。

㉒杞(qǐ)：地名，今河南杞县，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于杞。

【译文】

夏后国的启帝，是禹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涂山国的女子。

有扈这个国家不顺服，启去讨伐它，在甘地进行大战。将要开战，先作了一篇誓词叫《甘誓》，就召来六军的将领加以申诫发布。启说："喂！统帅六军的人们，我发布誓词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秩序，懈怠废弃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正道，上天因此要断绝它的国运。现在我只是来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车左的兵士不努力用箭射击敌人，车右的兵士不努力用戈矛刺杀敌人，你们就是不服从命令。驾车的兵士不能正确指挥他的马左右进退，你们也是不服从命令。服从命令，就在祖先的牌位面前赏赐你们；不服从命令，就在社神的牌位面前，将你们斩杀，我或者将你们降为奴隶。"就灭掉了有扈这个国家。天下诸侯都来朝拜。

夏后国的启帝逝世，儿子太康帝即位。太康帝因为沉溺在游乐和田猎当中不理国政被羿驱逐失去国位，他五个弟弟，在洛水北岸等待他回国没有等到，就写作了《五子之歌》。

太康逝世，弟弟仲康登位，这就是仲康帝。仲康帝的时候，负责制订历法的羲氏、和氏过度好酒贪杯，扰乱了四时节令。仲康的大臣胤奉命前去征伐，因为记载这件事就写作了《胤征》。

仲康逝世，儿子相帝登位。相帝逝世，儿子少康帝登位。少康帝逝世，儿子予帝登位。予帝逝世，儿子槐帝登位。槐帝逝世，儿子芒帝登位。芒帝逝世，儿子泄帝登位。泄帝逝世，儿子不降帝登位。不降帝逝世，弟弟扃帝登位。扃帝逝世，儿子廑帝登位。廑帝逝世，让不降帝的儿子孔甲登位，这就是孔甲帝。

孔甲帝登位，喜好祭祀鬼神，从事淫乱的活动。夏后氏的威德衰薄，诸侯背叛它.从天上降下两条龙，一雌一雄，孔甲不能饲养它们，也没有找到具备养龙技术的人。陶唐氏已经衰落，它们的后代有个刘累，从豢龙氏部落那里学到了饲养龙的技术，来事奉孔甲。孔甲赐给他姓叫做御龙氏，并让他来接受豕韦氏后代的封地。一条雌龙死去，刘累暗中做成肉酱献给孔甲吃了。孔甲吃了以后，派人要刘累再拿来肉酱，刘累因为惧怕就迁徙到鲁县去了。

孔甲逝世，儿子皋帝登位。皋帝逝世，儿子发帝登位。发帝逝世，儿子履癸帝登位，这就是桀。

桀帝的时候，自从孔甲在位以来诸侯大多数都背叛夏朝，桀不去致力建立德政却用暴力伤害百官贵族，贵族们都承受不了。桀又召来汤并把他囚禁在夏台的监狱中，不久又释放了汤。汤修治自己的德政，诸侯都归附到汤的名下，汤就领兵来讨伐夏桀。桀奔逃到鸣条，于是失败被放逐以后死去。桀曾对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就地把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这种地步。"汤就登临天子之位，代替夏来接受天下的朝拜。汤封土地给夏的后代；到了周朝，夏的后代是被封在杞这个地方。

【原文】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①]。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

小正》云[2]。自虞、夏时，贡赋备矣[3]。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4]。会稽者，会计也[5]。

【注释】

①用国为姓：禹的后代相继受封为诸侯，所以各自以国名为姓。

②正：校正。夏时：指记载夏代四时节令的文献。《夏小正》：关于夏时的一种文献，收在《大戴礼记》中，夏以建寅之月为正，当时历法水平很高。

③虞：舜时。 夏：禹时。 贡赋：指贡赋的制度。 备：完备。

④计功：计议各个诸侯的功绩。崩：天子死亡称崩。 会稽：山名，本名苗山，因葬禹而命名为会稽。

⑤会计：会诸侯计功封爵之意。

【译文】

太史公说：禹是姒姓，它的后代分别受封，就各自用国名为姓，所以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的不同。孔子曾校正过夏代的历书，学者中就有很多人传授《夏小正》。自从虞、夏的时代开始，贡赋制度就已经完备了。有人说禹是在江南会聚诸侯首领、考核他们功劳的过程中逝世的，因此就安葬在那里，把安葬的地方命名叫做会稽。会稽，是会集诸侯首领考核功劳封赏爵位的意思。

史记全译卷三　　殷本纪第三

【解题】

论赞中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这说明了本篇所采资料之来源。实际上所叙殷代发展，依据《尚书》为多，故《尚书》之《帝诰》、《汤征》、《女鸠》、《女房》、《典宝》、《夏社》、《仲虺之诰》、《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大戊》、《原命》、《盘庚》、《高宗之训》、《大诰》、《微子之命》诸篇之序，及《汤誓》、《西伯戡黎》、《微子》、《牧誓》诸篇之文，均被采辑，加上《诗·大雅·大明》、《逸周书·克殷解》及《孟子·万章篇》的有关内容，编撰而成此篇。于《尚书》，今文之外，司马迁所见盖真壁中古文；且将佶屈聱牙之《尚书》文字，改译为当时之通俗文义，以利阅读及其流传。这些均体现出《史记》以述为作，寓作于述，及以训诂代原文的著述特点。

王国维曾参照本篇及《三代世表》以考释殷墟甲骨文，又以其精细研究之成果考校《史记》，作出结论：本篇所叙殷代之世系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这就极其有力地证明司马迁运用材料的准确及《史记》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

在思想方面，本篇仍以德之盛衰贯穿全篇。先言汤之至德及于禽兽，故代夏桀及践天子之位，并叙伊尹辅成汤、训太甲之功。至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大戊修德，殷复兴，诸侯归之。河亶甲时，殷复衰；祖乙立，殷复兴。阳甲之时，殷又衰，"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至盘庚，"以其遵成汤之德"，殷道复兴。小辛时，殷复衰；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祖甲淫乱，殷复衰；帝乙立，殷益衰。乙少子辛为嗣是为纣，遂以亡天下。一篇记事，全在德之

兴废。称颂了太甲的归善，大戊的纳言，盘庚的迁亳及伊陟、傅说之为相。对于商纣的淫乐、重刑、拒谏、好谀等暴行，作了详细的叙述。表彰德治并见反暴政的思想，亦是本篇记事的一个重要特色。

【原文】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①。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②。

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③。"封于商，赐姓子氏④。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⑤。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⑥。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⑦。曹圉卒，子冥立⑧。冥卒，子振立⑨。振卒，子微立⑩。微卒，子报丁立⑪。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⑫。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⑬。

【注释】

①殷：地名，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商曾在此建都，所以商朝又称殷朝。契(xiè)：商朝的始祖，所以又称殷契。 有娀(sōng)氏：部族名，在今山西运城蒲州镇。 帝喾(kù)：见《五帝本纪》。

②玄鸟：燕子。 堕：落下。

③五品：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关系。 不训：不和顺。 司徒：管教化的官。 敷：传布，施行。 五教：关于五伦的教导。 宽：宽厚。

④商：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子氏：因玄鸟所生子，故赐子氏。《史记志疑》案：禹、契、稷之封国赐姓，皆出于尧，注疏言之甚明，它若《白

虎通》、《潜夫论》诸书亦然。《史》俱以为舜，非也。

⑤著：著名，著称。 平：安定。

⑥相土：商代有名先公，《诗经·商颂·长发》曾称赞他。

⑦曹圉(yǔ)：《世本》称作粮圉。《史记志疑》案：考《礼·疏》引《世本》曰"遣圉生根国，根国生冥"，是知《史》叙世次缺根国一代。《外纪》云"曹圉卒，子根国立"。"曹"乃"遣"之省，"粮"乃"根"之讹。

⑧冥：曾担任司空，勤于官事，死于水中。

⑨振：《世本》作核，《人表》作垓，甲骨文中称王亥。

⑩微：字上甲，是因为他生于甲日，所以又称上甲微。商王以日为名自此始。

⑪报丁：王国维研究认为次序应在报丙之后。

⑫主壬、主癸：应为示壬、示癸。

⑬汤：名履。殷王死后都以帝名配之，天也就是帝的意思，所以又称天乙。《史记志疑》案：《路史发挥》注云"汤特商国中一邑名，今相之汤阴。成汤者，犹成周然。其名有二：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质也；曰履者，别制嘉名，文也"。从契至汤共十四代。

【译文】

殷家的始祖契，母亲名叫简狄，是有娀氏部落的女子，当了喾帝的第二个妃子。简狄等三个人有一次到河川中去洗浴，看见燕子掉下一个蛋，简狄拣起来吞食了，就这样她怀了孕而生下契。

契长大以后辅佐夏禹治水立下了功劳。舜帝就命令契说："百官贵族不和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不顺畅，你去做司徒的官，要恭敬地传布五伦的教诲，五伦教诲的中心在于宽厚。"把契封在商这个地方，赐给契姓子。契在唐尧、虞舜、大禹当政期间兴起，他的功业在教导百官贵族方面显现出来，百官贵族由此也就安定。

契去世，儿子昭明继位。昭明去世，儿子相土继位。相土去世，儿子昌若继位。昌若去世，儿子曹圉继位。曹圉去世，儿子冥即位。

冥去世，儿子振继位。振去世，儿子微继位。微去世，儿子报丁继位。报丁去世，儿子报乙继位。报乙去世。儿子报丙继位。报丙去世，儿子主壬继位。主壬去世，儿子主癸继位，主癸去世，儿子天乙继位，这就是成汤。

【原文】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①]。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②]。

汤征诸侯[③]。葛伯不祀，汤始伐之[④]。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⑤]。"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⑥]。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⑦]。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⑧]。"作《汤征》[⑨]。

伊尹名阿衡[⑩]。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⑪]。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⑫]。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⑬]。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⑭]。"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⑮]。欲右，右[⑯]。不用命，乃入吾网[⑰]。"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注释】

①八迁：八次迁徙国都。据《史记志疑》，契封于商，昭明居砥石，一迁；迁于商，二迁；相土居商邱，三迁；夏帝芒之三十三年振迁于殷，四迁；夏帝孔甲九年，复归商邱，五迁；上甲微居邺，六迁；契居蕃，七迁；汤居南

亳，八迁。

②亳(bó)：指南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先王：指帝喾。《帝诰》：已亡佚。内容是向帝喾报告迁居的情况。

③汤征诸侯：汤在夏代是一位方伯，有专征的权力。《史记志疑》附案：《汤征》亡矣，而《纪》有其词，岂非史公所见壁中真古文乎？

④葛伯：葛，汤的邻国，其地在今河南睢县东北。

⑤不：即否字。

⑥言能听，道乃进：能够听取意见，政治才能进步。

⑦君国：作国家的君主，治理国家。 子民：以民为子，爱护民众。 为善者皆在王官：要把为善的人都安排在朝廷做官。

⑧汝：指葛伯。 敬命：敬慎天命。实指对待祭祀这类的国家大事。 殛：惩治。 攸：所。

⑨《汤征》，已佚，记述汤征葛伯之事。

⑩阿衡：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伊尹做了汤的阿衡，就作为他的名号。

⑪奸：通"干"，求。 由：途径。 有莘氏：部族名，在今山东曹县北。 媵(yìng)臣：古代陪嫁的奴仆。 负鼎俎(zǔ)：背着烹调和切割等炊事器具。鼎，古代炊器。俎，古代割肉用的砧板。 以滋味说汤：趁进上饭菜的机会向汤献言。滋味，指做好的饭菜。 王道：儒家以仁义治理天下之道。

⑫或曰：另外有一种意见说。 处士：有德才而隐居不做官的人。 五反：往返五次。 素王：没有名号而有王、皇之实的人。 九主：指三皇、五帝及大禹。

⑬女鸠、女房：汤的两位贤臣。《女鸠》、《女房》：已亡佚。是记载二人厌恶夏又重新回到亳的情况的。

⑭祝：指猎人祈祷。

⑮左：向左逃。

⑯右：向右逃。

⑰不用命：不听从命令。

【译文】

成汤，从契到汤经过十四代有八次迁徙国都。汤开始就定居在

南亳，这是追随先王喾帝曾把这里做过国都才迁来的，为向帝喾报告来定居这件事，成汤就写了《帝诰》。

汤是夏代的方伯可以征伐诸侯。葛伯不奉行祭祀，汤一开始就去征伐葛伯。汤说："我说过：人照水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貌，观察民众的状况会知道治理得好不好。"伊尹说："英明呀！进谏的言语能够听从，治国的道术就会推进。做国家的君主爱护百姓，凡是有善良品行的人都会在王府任官。努力吧，努力吧！"汤对葛伯说："你不能恭敬地顺从天命，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决不会有半点宽赦。"就写作了《汤征》。

伊尹名叫阿衡。阿衡想求见汤而没有合适的途径，就去做有莘氏部落女子的陪嫁男仆，背负着炊事用具鼎俎来见汤，用烹饪中的滋味游说汤，让汤致力于实施王道政治。又有人说：伊尹是个隐居的处士，汤派人去聘用迎接他，经过五个来回以后才肯出世任职而依从汤，并进说远古帝王和九类国君不同政治状况方面的事情。汤举拔伊尹并任用他负责管理国家政务。伊尹曾离开汤去到夏。因为看到夏桀的政治丑恶，又重新回到了南亳。从北门进入亳都，遇见了汤的贤臣女鸠、女房，为了说明他归来的意思就写了《女鸠》、《女房》。

汤出门，看见野外捕猎的人张开四面大网，捕猎人祝祷说："从天上地下四方来的都希望进入我的网中。"汤说："唉，会捕尽了呀！"就让去掉捕网的三面，并让捕猎人祝祷说："想从左面逃去的，就从左边逃去。想从右面逃去的，就从右边逃去。不按照我的想法逃离的，就进入我的网中。"四方诸侯们听到这件事，说："汤的仁德达到了极点，竟把恩惠扩散到了禽兽身上。"

【原文】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1]。汤乃

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2]。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3]。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4]。予畏上帝，不敢不正[5]。今夏多罪，天命殛之[6]。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7]。女其曰'有罪，其奈何'[8]？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9]。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10]'！夏德若兹，今朕必往[11]。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12]。女毋不信，朕不食言[13]。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14]。"以告令师，作《汤誓》[15]。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16]。

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17]。汤遂伐三䍙，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18]。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19]。伊尹报[20]，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汤归至于泰卷陶，中垒作诰[21]。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22]："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23]。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24]。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25]。'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26]。后稷降播，农殖百谷[27]。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28]。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29]。先王言不可不勉[30]。'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31]。'"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32]。

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33]。

【注释】

①昆吾氏：夏的同盟部族，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②钺（yuè）：斧类兵器。

③格女众庶：告诉你们大家。格，告。女，同"汝"。 来：到我这里来。

④匪：非，不是。 台（yí）：我。 小子：谦称。 维：通"惟"，虽。 言：指不愿从军征讨夏桀的怨言。

⑤正：同"征"。

⑥殛：诛杀。

⑦恤：怜悯，爱护。 啬（sè）事：农事。啬：同"穑"，稼穑。 割：通"害"，即曷，为什么的意思。 政：通"征"。

⑧其：恐怕，大概。 其奈何：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⑨率：语助词，无义。 止：竭，尽。 夺：剥夺，掠夺。

⑩怠：怠惰。 和：和协。 是：这个。 日：太阳，喻夏王。 与女皆亡：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⑪兹：这样。

⑫尚：表示希望的语气。 及：跟从。 予一人：古代天子的独称。 致：努力执行。 其：将。 理：赉（lài），赏赐。

⑬毋：不要。 食言：不守信用。

⑭帑：通"孥"，把妻儿变为奴隶。 僇：通"戮"，杀。

⑮告令师：号令全军。 《汤誓》：《尚书》篇名。以上文字就是采自此篇。

⑯武：勇武，指能平定祸乱。汤号为殷武王。

⑰虚：同"墟"，旧址。 鸣条：在今山西夏县（古安邑）西北。 败绩：大败。

⑱三嵕（zōng）：夏的同盟部族，在今山东定陶北。 俘：取，缴获。 义伯、仲伯：汤的两个臣子。 《典宝》：已亡佚。

⑲迁其社：变更夏国的社神。相传共工氏有子叫做句龙，能平水土，死后尊为社神。因为后世治水土之臣的功劳没有能比得上句龙的，所以不可替代。 《夏社》：已亡佚。

⑳报：将汤大败夏桀的政绩通报给各诸侯国。

㉑泰卷陶：即定陶。或说"陶"字衍文，泰卷，即大坰（jiōng），在今山东定

陶。 中垒：即仲虺（huǐ），汤的左相，奚仲的后代。 诰：即《仲虺之诰》，古文《尚书》中的一篇，是仲虺诫汤之词。

㉒绌（chù）：通“黜”，废除。 《汤诰》：古文《尚书》篇名。今本内容与这里的引文不一致。

㉓维：有加强语气、引出时间的作用。

㉔后：国君。诸侯群后指四方诸侯和九州牧伯。 乃：你们。 事：政事。

㉕毋予怨：不要怨恨我。

㉖为：治理、疏导。 四渎（dú）：四条大河。 乃有居：才能安居。

㉗降播：有关播种的政令。 农殖：农地就能种植。

㉘三公：指禹、皋陶、后稷。 立：被封立国。

㉙帝乃弗予：天帝于是不保佑他们。予，与，保佑，赞助。 有状：有历史为证。

㉚勉：勉励。

㉛曰：谓接着警告说。 不道：行事无道。 在国：继续当国。

㉜《咸有一德》：古文《尚书》篇名。 咎单（gāo shàn）：汤的司空，主管土木工程。 《明居》：已亡佚，说明让百姓安居之法。

㉝改正朔：改变历法。夏历本是建寅，殷历改为建丑。 易服色：改变器物服饰等所崇尚的颜色。 上白：崇尚白色。夏代尚黑，殷改为尚白。 朝会以昼：朝会定在白天。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夏桀施行的暴虐政治荒淫无道，而诸侯国昆吾氏也举行叛乱。汤就发兵并率领四方诸侯，伊尹跟从汤，汤亲自把着大钺指挥，先讨伐昆吾，从而也就讨伐桀。汤说：“告诉你们大家，到我这里来，你们都仔细听着我说话。不是我敢于举行叛乱，是因为夏桀有很多罪恶，我虽然听到你们大家对出兵有怨言，但夏氏是有罪啊。我畏惧上帝，不敢不进行征伐。现在夏桀罪恶很多，上天命令要惩罚他。现在你们大家都在，你们会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恤我们大家，放弃了我们的农事时节而来举行大力征伐。’你们还会问：‘夏桀有罪，究竟是怎么样？’夏王耗尽了民众的力量，掠夺光了

夏国的资财，民众怠惰同他不合作，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丧败，我宁愿跟他一起灭亡！’夏桀的德行已经堕落像这样，现在我一定要前去讨伐。你们如果和我一起去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力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说话不守信用。你们如果不依从誓言，我就要惩罚你们，决不会加以赦免。”商汤就这样号令全军，写作了《汤誓》。于是汤就说“我特别勇武”，称号叫做武王。

桀在有娀部族的旧墟被打败，桀逃奔到了鸣条，夏桀的军队溃败。汤就去讨伐忠于桀的诸侯国三嵕，缴获这个国家的宝玉，记载这件事，义伯、仲伯二臣就写了《典宝》。汤已经战胜夏桀，想迁徙掉它的社神，但认为社神后土平水土之功谁也不可替代就停止了，写了《夏社》。伊尹向诸侯通报了政治发展情况。于是四方诸侯全都归服，汤便登上天子之位，平定天下。

汤返回途中到达了泰卷，仲虺制作了诰命。已经废除了夏所承受的天命，回到亳，写作了《汤诰》：“三月，王征伐夏桀归来到达了京都的东郊。告示四方诸侯和各地方的首领：‘谁要是不去建立对民众有益的功业，勤勉努力地对待你们的事务，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谁也不要埋怨我。’说：‘古代的禹、皋陶长久地在外面辛劳，这样就对民众建立有功业，民众因此有了平安。东边修治了长江，北边修治了济水，西边修治了黄河，南边修治了淮河，四条大河都已得到治理，千百万民众才有了安定的居处。后稷降下播种的教诲，农地就种植了百谷。禹、皋陶、后稷这三公都对民众建有功绩，所以他们的后代能够建国立业。从前蚩尤和他的大夫们对百姓作乱，上帝就不给赞助，有这样的先例在。先王的言论不可以不用来自勉。’又说：‘如果干了违背道义的事情，不允许前往你们所在的国家再做诸侯，你们谁也不要怨恨我。’”用这样的言词来告诫诸侯。伊尹也写作了《咸有一德》，咎单写作了《明居》。

汤于是改变了岁首月份，更换了服饰等器物所崇尚的颜色，崇尚白色，规定在白天举行朝会。

【原文】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①]。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②]。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③]。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④]。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⑤]。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⑥]。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⑦]。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⑧]。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⑨]。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⑩]。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⑪]。"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⑫]。伊陟赞言于巫咸[⑬]。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⑭]。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⑮]。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注释】

①中壬：音仲任。

②適：读嫡。

③《伊训》：古文《尚书》篇名，是一篇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肆命》、《徂(cú)后》：都已亡佚。

④放：流放。 桐宫：离宫名，汤墓附近，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

⑤摄：暂时代理。 朝诸侯：接受诸侯国君朝拜。

⑥宁：安宁。

⑦嘉：赞许。《太甲训》：古文《尚书》篇名，分上、中、下三篇，也是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 褒：嘉奖，称赞。

⑧亳：这是西亳，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北，当地仍有伊尹墓。 《沃丁》：已佚。 训：训导。

⑨伊陟：伊尹的儿子。

⑩祥：妖怪。 穀：楮(chǔ)树。 共生：合抱而生。 朝：朝堂。 一暮大拱：一夜之间，其大如拱。拱，两手相合。出现这种怪异现象，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所以大戊感到恐惧。

⑪阙：同"缺"。缺失，过错。古人由于迷信天人感应，就认为出现怪异的自然现象是和政治的好坏有关。 其：还是。

⑫去：指妖怪离去，就是怪异的自然现象消失。

⑬赞言：告诉，告知。赞，告。 巫咸：大臣名，神巫。

⑭《咸艾》、《太戊》：都已亡佚。 艾：治。

⑮赞：赞美。 弗臣：不以伊陟为臣。 让：辞让不肯接受。 《原命》：原，臣名。命，诰令。意思是命令原拿禹、汤之道帮助太戊进行修养。

【译文】

汤逝世，太子太丁没有来得及继位早去世了，于是就让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这就是外丙帝。外丙帝就帝位三年，逝世，让外丙的弟弟仲壬继位，这就是仲壬帝。仲壬帝就帝位四年，逝世，伊尹就让太丁的儿子太甲继位。

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这就是太甲帝。太甲帝元年，伊尹写了《伊训》，写了《肆命》，写了《徂后》。

太甲帝继位已经三年，政治不修明，暴虐，不遵守汤的成法，背乱德义，于是伊尹把他流放到汤的葬地桐宫。三年时间内，伊尹代理行使政治权力主持国家事务，以便接受诸侯国君朝拜。

太甲帝居处在桐宫经历三年，悔悟罪过，自我谴责，反归到了善道，于是伊尹就迎回太甲帝并重新把政权交还给他。太甲帝修治德政，四方诸侯又都归顺于殷，百姓因此获得安宁。伊尹嘉美他，就写作了《太甲训》三篇，褒奖太甲帝，称他叫太宗。

太宗逝世，儿子沃丁继位。沃丁帝的时候，伊尹去世。在已经把伊尹安葬到亳地以后，咎单为了用伊尹的事迹训诲后人，就写作了《沃丁》。

沃丁逝世，弟弟太庚继位，这就是太庚帝。太庚帝逝世，儿子小甲帝继位。小甲帝逝世，弟弟雍己继位，这就是雍己帝。殷家政治上威德衰败，有的诸侯国就不来朝拜。

雍己帝逝世，弟弟太戊继位，这就是太戊帝。太戊帝任命伊陟作辅相。亳有一棵显示吉凶征兆的桑树和楮树共生在朝廷院子里，一夜时间就长成有两手相合那么大。太戊帝恐惧，就问伊陟。伊陟说："臣听说妖异不能战胜德行。帝，您的政治难道有缺失吗？帝还是应该修明德政。"太戊听从伊陟的话，那棵预示吉凶的桑树枯死了怪异也就消失。伊陟把这件事告诉了巫咸。巫咸治理王家的政事有成效，记载这件事就写了《咸艾》，又写了《太戊》。太戊帝在太庙中称赞了伊陟，说不把伊陟当臣下看待，伊陟辞让，就写作了《原命》。殷家重新兴盛，四方诸侯又来归顺，所以称太戊帝叫中宗。

【原文】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①。河亶甲居相②。

祖乙迁于邢[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④]。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⑤]。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⑥]。于是诸侯莫朝。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⑦]。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⑧]。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⑨]。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⑩]。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⑪]。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

【注释】

①隞(áo)：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境。

②相：地名，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南。

③邢：通"耿"。其地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

④《仲丁》:篇名,记载仲丁把都城迁到邢的事。汉代时就已残缺不全,今已亡佚。

⑤巫贤:巫咸的儿子。 任职:担任朝廷官职。

⑥更:交替,连续。 诸弟子:各个弟弟和他们的儿子。 比(bì):连续。 九世:自中丁至阳甲是五代九主,一主在位即为一世。 乱:政治混乱。

⑦渡河南:渡过黄河南迁。 乃五迁:已经是五次迁都。五迁,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耿,盘庚再迁回西亳这个成汤所居的故地。实际上盘庚是自奄(今山东曲阜市)迁于北蒙(今河南安阳市),改国号为殷。 无定处:没有固定的居处。

⑧咨:嗟叹。 胥:互相。 皆:都。

⑨告谕(yù):晓喻,向大家宣布说明。谕,上告下的通称。 高后:贤君,是对成汤尊敬的称谓。 法则:法度原则。此实指迁都的合作惯例。 遁修:遵循。

⑩由宁:因此安宁。 《盘庚》:分上、中、下三篇。司马迁认为是事后追记盘庚迁殷时的告谕之作。

【译文】

中宗逝世,儿子中丁帝继位,中丁帝把京都迁徙到隞地。河亶甲的时候京都设在相。祖乙又把京都迁徙到了邢。中丁帝逝世,弟弟外壬继位,这就是外壬帝。记载这些事的《仲丁》已经遗佚不存了。外壬帝逝世,弟弟河亶甲继位,这就是河亶甲帝。河亶甲在位的时候,殷家再次衰败。

河亶甲逝世,儿子祖乙帝继位。祖乙帝继位,殷家重新兴盛。巫贤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

祖乙逝世,儿子祖辛帝继位。祖辛帝逝世,弟弟沃甲继位,这就是沃甲帝。沃甲帝逝世,让沃甲哥哥祖辛的儿子祖丁继位,这就是祖丁帝。祖丁帝逝世,让弟弟沃甲的儿子南庚继位,这就是南庚帝。南庚帝逝世,让祖丁帝的儿子阳甲继位,这就是阳甲帝。阳甲帝在位的时候,殷家衰败。

从中丁在位以来，废立嫡子更替让其他弟弟或弟兄的儿子继位，他们为着能够继位就互相争斗，连续九代朝廷混乱，于是四方诸侯没有谁来朝拜。

阳甲帝逝世，弟弟盘庚继位，这就是盘庚帝。

盘庚帝在位的时候，殷家原先已经建都在黄河以北，盘庚渡过黄河往南，重新定居在成汤原来所处的地方，从汤到盘庚经过五次迁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殷家的百姓相互忧叹都有怨言，不想再迁徙了。盘庚因此谕告四方诸侯和大臣说："从前贤明的君王成汤和你们的祖先共同平定了天下，这种合作成事的先例可以很好地借鉴。舍弃这样的先例而不勤勉地去实施，怎么可以成全德业！"于是就渡过黄河往南，营建亳都，施行成汤时代的政治规范。这以后百官贵族因此就宁静了，殷家的政治威德重新兴盛。四方诸侯也都来朝拜，因为盘庚是遵循了成汤的德政。

盘庚帝逝世，弟弟小辛继位，这就是小辛帝。小辛帝继位，殷家再次衰败。百官贵族们想念盘庚，就写下了《盘庚》上、中、下三篇。小辛帝逝世，弟弟小乙继位，这就是小乙帝。

【原文】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①。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②。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③。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④。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⑤。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⑥。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⑦。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⑨。"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

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10]。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11]。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12]。”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13]。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甲崩，子帝廪辛立[14]。帝廪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丁[15]。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16]。与之博，令人为行[17]。天神不胜，乃僇辱之[18]。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19]。

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20]。

【注释】

①佐：辅佐。此句谓武丁即位后，想着要复兴殷朝政绩，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恰当的辅佐之臣。

②冢(zhǒng)宰：官名，辅佐天子治国的大臣。冢，百官总领的意思。冢宰相当于后世的丞相。　国风：民情风俗。

③说(yuè)：人名。

④视：审视。

⑤百工：百官。　营求：设法寻找。　野：郊野。　傅险：地名，一作傅岩，在今山西平陆县东。

⑥胥靡：古代对一种奴隶的称谓，即用绳索牵连着强迫劳动。汉代用作一种刑徒的名称。这里指犯法服劳役的人。　筑：指筑墙与护路。

⑦见：引见。

⑧雉:野鸡。 鼎耳:鼎的两耳。 呴(gòu):野鸡叫。占人认为野鸟入室是不祥之兆。

⑨祖己:殷贤臣名。

⑩监:监视。 下:下民。 典:常则,标准。 降年:指上天给予人的年寿。 永:长。 夭:夭折。 中绝:中途断绝。

⑪若:善,好。 听:顺从。 附:交付,给予。

⑫嗣:继承。 罔(wǎng):莫,代词。 天继:上天的后代。 常祀:常规祭祀。 弃道:背弃正道。

⑬《高宗肜(róng)日》、《高宗之训》:《尚书》二篇名。《史记》的记载与它有出入。 肜,祭名,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绎。《高宗之训》已亡佚。

⑭廪(lǐn)辛:一作"冯辛"。

⑮庚丁:甲骨文作"康且(祖)丁"或"康丁","庚"是"康"之误。

⑯偶人:以土木制成的人形。

⑰博:赌博。 行:通"衡",作评判。

⑱僇(lù):通"戮",斫杀。 辱:羞辱。

⑲卬:即仰,仰首。

⑳益:更加。

【译文】

小乙帝逝世,儿子武丁继位。武丁帝登上王位,思念着要再次振兴殷家,但是没有得到恰当的辅佐人物。三年时间武丁不发表意见,一切的政治大事都由冢宰大臣来决定,以便从旁观察国家的政治风尚。武丁夜里梦见得到一位圣贤的人,名字叫说。拿梦中所见到的说的相貌来看看群臣百官中是不是有这个人,结果全都不是。于是就派百官设法到民间去寻找,在傅险地方找到了说。这个时候说作为一个犯法服役的人,在傅险建筑和养护道路。官员引来说和武丁相见,武丁说正是这个人。这样就通过和说的交谈,发现说果然是个圣贤的人,举拔他做朝廷的辅相,殷家的国政得到了特别好的治理。所以就拿傅险这个地名作他的姓,称号就叫傅说。

武丁帝祭祀成汤，第二天，有一只飞来的野鸡降落到大鼎的耳上鸣叫，武丁恐惧。贤臣祖己说："君王请勿忧虑，先下手修明政治事务。"祖己就开导武丁说："上天监视下民是遵守他们的义理标准，降给人的年岁有长的有不长的，不是上天要夭折人的年岁，在中途断绝人们的寿命。百姓中有些人有不好的品德，有不顺从天意的罪过，上天已经发出命令警告他要纠正不好的德行，他们却说要怎么样呢？哎呀！先王接替帝位，尽力办好民众的事，无非都是上天的后代，常规祭祀依礼的规定，不要过于丰厚而背弃正道。"武丁修明政治励行德义，天下都欢欣鼓舞，殷家的政治威德重新兴盛。

武丁帝逝世，儿子祖庚帝继位。祖己嘉美武丁因为预示吉凶的野鸡出现而修明德行，建立他的神庙并称作高宗，就写作了《高宗肜日》和《高宗之训》。

祖庚帝逝世，弟弟祖甲继位，这就是甲帝。甲帝淫逸祸乱，殷家再次衰败。

甲帝逝世，儿子廪辛帝继位。廪辛帝逝世，弟弟庚丁继位，这就是庚丁帝。庚丁帝逝世，儿子武乙帝继位，殷家再次离开亳都，迁徙到了黄河以北。

武乙帝无道，做了一个木偶人，把它叫做天神。和木偶人博戏，让人做评判。天神没有取胜，就砍杀羞辱它。还用皮革做了一个囊，里面盛上血，仰头用箭射皮囊，取个名称叫做"射天"。

武乙在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出现暴雷，武乙被雷震死了。儿子太丁帝继位。太丁帝逝世，儿子乙帝继位。乙帝继位，殷家更加衰败。

【原文】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①]。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②]。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③]。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4]；材力过人，手格猛兽[5]。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6]。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7]。好酒淫乐，嬖于妇人[8]。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9]。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10]。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11]。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12]。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13]。慢于鬼神[14]。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5]。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16]。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17]。九侯有好女，人之纣[18]。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19]。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20]。西伯昌闻之，窃叹[21]。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22]。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23]。

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24]。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25]。而用费中为政[26]。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27]。纣又用恶来[28]。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29]。

【注释】

①微：启的封地名。 子：爵位。 启：人名，即纣兄。 贱：启母不是正妻，所以地位低贱。

②嗣：继位。启年长而庶，纣年小而嫡。

③纣：《谥法》“残义损善曰纣”。

④资：天资。 辨：通“辩”，聪慧。 捷疾：敏疾。指天资。 闻见甚敏：耳目聪明。

⑤材力：气力。 格：格斗。

⑥知：通"智"。 距：通"拒"。 饰非：文饰过错。
⑦矜(jīn)：矜夸，夸耀。 声：声威。
⑧嬖(bì)：宠幸。
⑨妲(dá)己：有苏氏献给纣的美女。纣全依从妲己的话。
⑩师涓：应作"师延"，纣时乐师。师涓为晋平公时乐师。 作新淫声：谱写新的淫荡乐曲。 北里舞：一种放荡的舞蹈。 靡靡(mǐ)：颓废委靡。
⑪鹿台：台名，在朝歌城中的大型建筑，相传广三里，高千尺。 巨桥：仓库名。
⑫益收：大量地收集。益，增多。 充仞(rèn)：充满。仞，通"牣"，充满。
⑬益广：大肆扩建。 沙丘：地名，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太平台。 苑(yuàn)：养禽兽植花木以供帝王游乐的场所。 台：指供奢侈的馆阁楼台。 蜚：同"飞"。
⑭慢：怠慢，不敬重。
⑮冣：同"聚"。 乐戏：各种乐舞杂戏。 县(xuán)：同"悬"。 倮：同"裸"。 长夜：通宵。
⑯怨望：怨恨。 畔：通"叛"。 刑辟：刑罚。 炮格：一种酷刑。在铜柱上涂上油膏，下加炭火烧烫，令有罪的人在上行走。
⑰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 三公：辅助天子掌管朝廷大权的最高官员。
⑱入：献纳。
⑲熹：同"喜"。 淫：淫乱。 醢(hǎi)：肉酱。这里作动词用，指把人剁成肉酱。
⑳争之强：据理力争。 辨之疾：辩论激烈。 脯(fǔ)：肉干。这里作动词用，指将人杀死后晒成肉干。
㉑窃叹：私下叹息。
㉒崇侯虎：纣时诸侯。 羑(yǒu)里：一作牖里，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县北。
㉓闳(hóng)夭：人名，西伯姬昌之臣。 徒：即这一辈的人。
㉔洛西之地：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
㉕西伯：管理西部各诸侯国的方伯。姬昌以此而称西伯昌。
㉖费中：即费仲，纣佞臣。 为政：主管国政。
㉗善谀：善长阿谀逢迎。 好利：贪图财利。 亲：亲近。
㉘恶来：人名，秦人祖先蜚廉之子。

㉙善毁谗：善于进谗言毁谤他人。 疏：疏远。

【译文】

乙帝的长子名叫微子启，启的生母卑贱，启不能继承帝位。小儿子是辛，辛的生母是乙帝的正后，辛成为了帝位继承人。乙帝逝世，儿子辛继位，这就是辛帝，天下人把他叫做纣。

纣帝资质机智口才快疾，所闻所见非常敏博；身材力量超过常人，空手能够格杀猛兽；智慧能够拒绝纳谏，言语能够粉饰过错；在臣子面前炫耀才能，在整个天下吹嘘声名，认为所有人的本领都处在自己的下面。贪好饮酒淫于逸乐，对于妇女尤其宠爱。喜爱妲己，只要是妲己的话完全依从。于是让师延创作新的淫乱声调，名称叫北里的放荡舞曲，颓废淫荡的靡靡乐歌。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钱财，并使钜桥仓堆满谷粟。大量搜收狗马等类的奇兽异物，充满了整个宫廷。大肆扩建别墅区沙丘这个养禽种花的游乐场所，多多捕取野兽飞鸟放置其中。怠慢地对待鬼神。将各种乐舞杂戏大规模聚集到沙丘，拿酒当作池水，悬挂肉形成树林，让男男女女都裸体在酒池肉林中嬉戏追逐，这样进行通宵的宴饮。

百官贵族怨恨而四方诸侯中已经有背叛的国家了，于是纣就加重刑罚，以致有炮格的残酷刑法。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做辅助天子掌握军政大权的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把她献纳给了纣。九侯的女儿不喜欢淫乱，纣发怒，把她杀了，还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为这件事谏争得非常坚决，辩说得非常激烈，连同也把鄂侯斩杀以后熏成了干肉。西伯昌听说了，暗中悲叹。崇侯虎知道了，把这件事报告给纣，纣就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臣僚闳夭等一些人，求得了美丽的女子、奇异的物品、精良的马匹来献给纣，纣就赦免了西伯。

西伯从狱中释放出来就献出了洛水西岸的大片土地，以便请求废除炮格的残酷刑罚。纣就答应了他，赐给他弓矢斧钺，让他能

够对其他诸侯进行征伐，他就成了西部诸侯的首领西伯。纣还用费中主持政事。费中善于阿谀逢迎，贪图货利，殷地的人们都不亲近他。纣又用了恶来，恶来善于放出谗言毁坏别人，四方诸侯因此就更是和殷家疏远了。

【原文】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①。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②。王子比干谏，弗听③。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④。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⑤："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⑥。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⑦？"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⑧。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⑨。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⑩。"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⑪。"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⑫。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⑬。甲子日，纣兵败⑭。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⑮。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大〕白旗⑯。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⑰。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

令修行盘庚之政[19]。殷民大说[19]。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20]。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21]。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22]。

【注释】

①阴：暗中。

②滋：更加。 稍：逐渐。 权重：权力威势。

③比干：纣的叔父，出任少师。他与微子、箕子合称殷之三仁。

④商容：人名，因为贤能就被纣废免。

⑤饥国：《尚书》作黎，是纣王畿内的封国，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 祖伊：祖己的后代。 咎：责备，憎恨。

⑥讫：终止。 假人：《尚书》作格人，能知天地吉凶的至人、贤人。 元龟：占卜用的大龟壳。 无敢：不能。 知：察觉。 相：辅助。 自绝：自绝于先王，亦即自绝于天。 安食：安居疏食。因为纣暴虐，使得民众不能有安定而低劣的生活。 虞：揣测。纣逆乱阴阳，不能揣度天性。 迪：遵循。 率典：常法。纣违背明德，不修法教。

⑦罔不欲丧：没有谁不希望纣灭亡。 曷：何，为什么。 降威：降下威严，给予惩罚。 大命：指受天命的人。 胡：为什么。 其：将。

⑧之：结构助词。 盟津：又称孟津，黄河的重要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东。

⑨数(shuò)：屡次，多次。 大师、少师：官名。大，同“太”。

⑩争：同“诤”，诤谏，劝谏。

⑪窍(qiào)：孔穴。

⑫详：同“佯”，假装。

⑬牧野：朝歌南郊，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古称邑外为郊，郊外为牧，牧外为野。

⑭甲子日：即周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

⑮衣：穿上。

⑯县(xuán)：同“悬”。 大白旗：古时行军指挥用的大旗。

⑰释：放。　封：聚土筑坟。　表：表彰。　闾：里巷。

⑱武庚：字禄父，纣的儿子。

⑲说(yuè)：通"悦"。

⑳贬：降低。号为王：夏、殷天子本称帝，后世认为他们之德赶不上五帝，所以降低称号为王，总称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三代为三王。

㉑殷后：指武庚。　属周：从属于周朝。

㉒其事详见《周本纪》。

【译文】

西伯回来，就暗中修养德行遍做好事，四方诸侯大多都背叛纣而去归顺西伯。西伯势力更加发展，纣因此逐渐失掉了威严权势。王子比干进谏，纣不听从。商容是位贤能的人，百官贵族都喜爱他，纣却废弃了他。等到西伯去讨伐饥国，灭掉了这个忠于纣的小诸侯国，纣的大臣祖伊听到这件事就仇恨周，恐惧，急忙跑去报告纣说："上天已经要终结我们殷代的国运，贤人神龟都不能觉察出一点吉兆，不是先王不帮助我们这些后代人，只是大王您淫乱暴虐因此而自取灭亡，所以上天要抛弃我们，使得大家不能有安居疏食，你既不度料了解上天的用意，又不遵用国家的常法。现在我们百姓没有不想丧国的，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威严，已经接受天命的人为什么还不到达'？现在大王您将要怎么办呢？"纣说："我生为天子不是有福命在上天可以得到保护吗！"祖伊返回，说："纣不可以劝谏了。"

西伯已经去世，周武王向东部进行讨伐，军队抵达到盟津，四方诸侯背叛殷家和周会合的有八百多个。四方诸侯都说："纣可以讨伐了。"武王说："你们还不知晓上天的用意。"就都重新回去了。

纣更加淫虐暴乱而不终止。微子多次进谏还是不听，于是和大师、少师一起谋画，就离去了。比干说："做一个国王的臣子，不能不用死来谏争。"就极力去向纣进谏。纣发怒说："我听说圣贤的人心

脏有七个孔窍。"就剖开比干的胸部，挖出心脏来观看。箕子恐惧，于是假装癫狂去做奴仆，纣又把他囚禁起来。殷家的大师、少师就抱着他们所用的祭器和乐器逃奔到了周。周武王在这种情势下便率领四方诸侯讨伐纣。纣也发动军队在牧野进行抗拒。甲子这一天，纣的军队失败。纣逃跑进入王宫，登上鹿台，穿上用宝玉装饰缝制的衣服，跳到火中自焚而死。周武王就斩下纣王的头，把它悬挂在大白旗杆上。杀死妲己。把箕子从囚牢中释放出来，聚土重筑比干的坟墓，在商容居住过的里巷对他进行表彰。分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来继续殷家的祭祀，命令他们执行盘庚时代的政令规范。殷地的百姓非常喜悦。于是周武王就做了天子。因为后世贬低帝的称号，改变称号叫做王。封殷的后代为诸侯国，隶属于周。

周武王逝世，武庚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一起举行叛乱，成王命令周公把他们诛杀，再在宋地封立微子的家族，来延续殷家的后代。

【原文】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①。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②。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③。

【注释】

①《颂》：指《诗·商颂》中的《玄鸟》等篇。 次：编次。 《书》：《尚书》。《诗》：《诗经》。

②稚氏：《世本》子姓无稚氏。 北殷氏：《史记索隐》云：《系本》作"髦氏"，又有时氏、萧氏、黎氏。然北殷氏盖秦宁公所伐亳王，汤之后也。

③路：车名，即辂(lù)。殷代天子所乘车称大辂，一种木辂，因为俭素质

朴，所以孔子认为比周代华丽的要好。 善，好。

【译文】

太史公说："我根据《诗经》中《颂》部分的文献依次记叙契的事情，从成汤以后，材料就是采自《尚书》、《诗经》。契是子姓，他的后代分封，用封地的国名作姓，这就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说过，殷人的路车最好，但殷家在颜色方面是崇尚白色。

史记全译卷四　　周本纪第四

【解题】

编撰本篇的资料，除辑于《尚书》(27篇序或正文)、《诗经》之外，还及于《逸周书》、《左传》、《国语》、《论语》、《世本》、《纪年》、《战国策》、《礼记》、《大戴礼记》、《庄子》、《孟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等文献，较之五帝、夏、殷三本纪，其采择的范围更广泛了，记事亦更为丰富复杂。

就论述天下事势发展的德治而言，本篇突出了三个方面。①强调发扬先王德业。后稷兴于陶唐、虞、夏之际而"皆有令德"，其后务耕种、行地宜的公刘，"复修后稷之业"，使"周道之兴自此始"。始兴王瑞的古公亶父则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而有仁德。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总其成而为受命之君；武王又师修文王绪业以定天下。所以周之代殷是其自先王至武王时积德累善的成功结局。②以很大的篇幅记叙武王之克殷，言武王的仁德最终战胜了殷纣的昏乱暴虐。武王革殷是为受天明命。③经过成康之际的天下安宁，自昭王之时始，周之王道渐以衰微。昭王南巡不反，穆王征犬戎，修刑辟，至懿王时王室遂衰，加上厉王好利，暴虐止谤，终遭国人袭击而出奔于彘，国家及难。共和行政后宣王得召公、周公辅政，"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才得以使诸侯复宗周。其后宣王不修籍千亩，料民于太原，以至引起幽王时出现亡国之征。在成康之后的穆王转折时期，文篇辑录祭公谋父的一段"先王耀德不观兵"的议论，有其重要的总结概括的意义。故本篇论德之兴废与《殷本纪》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此篇分为两大部分。平王东迁以后是进入了周代发展的又一

阶段。文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历史涉于春秋时期，记述上有关周王朝本身重要性的内容削弱了，而仅具纲纪天下正朔，显示诸侯形势变化发展的作用。东西周分治之后，这种作用又大为削弱，记述只及于其自身存亡之利害，以明周之所终。

论赞辨析周伐纣后是否居洛邑，以为"综其实不然"，可见司马迁作史是注意于事实的精确考证的。

【原文】

周后稷，名弃[①]。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②]。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③]。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④]。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⑤]。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⑥]。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⑦]。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⑧]。"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⑨]。

【注释】

①周：太王古公亶父曾居于周原，故以为国号。地在今陕西岐山南部。

②有邰（tái）氏：姜姓部族，传说为炎帝之后。有，名词词头。邰，是其居地，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

③迹:脚印。 忻然:喜欢的样子。忻,同"欣"。 说:通"悦"。

④居期:指怀胎满十月。 隘(ài):狭小。 皆辟不践:都避开他不去践踏。辟,通"避"。 适会:恰好遇上。 覆:覆盖。 荐:垫上。此指鸟用羽翼上盖下垫,使弃得到温暖。

⑤屹(yì):独特。此意为高远坚定。 巨人:大人,成人。

⑥种树:栽培。 菽:豆类。

⑦相:观察。 谷:黍、稷作物的总称。 稼:种植。 穑:收割。

⑧时:同"莳",栽种。

⑨令德:美德。

【译文】

周的始祖后稷,名叫弃。他的母亲是有邰氏的女儿,叫姜原。姜原是帝喾的元配夫人。姜原出门到野外,看见一只巨人的足迹,心里欣欣然特别喜悦,想用脚践踏巨人足迹,一践踏巨人足迹就身子震动好像怀孕了一样。经过怀孕期就生下了儿子,认为不吉利,把儿子抛弃在狭小的巷子里,所有路过的马、牛都避开不践踏他;又把他移徙放置在树林中,正好碰上山林里有很多人,就迁开去;再把他弃置在水渠中所积的冰上,飞翔的鸟群用它们的羽翼来为他覆盖和铺垫。这样姜原认为他很神异,就收回来抚养他直到长大。最初想抛弃他,因此名字叫做弃。

弃在儿童时代,高远坚定有像大人物一样的志向。他做游戏,喜欢种植苎麻、豆类,苎麻、豆类长得都很美好。等他到了成年,就喜好耕种农作物,观察土地干什么适宜,宜于种植五谷的就进行这方面的农业生产,百姓都效法他。尧帝听说了,推举弃做负责农业生产的农师,整个天下得到了他工作的好处,有功劳。舜帝说:"弃,广大民众开始有了饥荒的时候,你作为农师,带领他们依照时令播种了百谷。"把弃封在邰这个地方,称号叫做后稷,和原来的部落有别另姓姬。后稷事业的兴起,在陶唐、虞、夏之间的时期,这一族都有美好的德行。

【原文】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①。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②。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③。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④。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⑤。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⑥。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于高圉立⑦。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⑧。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⑨。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⑩。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⑪。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⑫。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⑬。作五官有司⑭。民皆歌乐之，颂其德⑮。

【注释】

①去稷不务：指革除农事官职不再致力农事。 戎狄：指西北地区的部

族。 不窋(chú)所奔故地在今甘肃庆阳一带。

②漆、沮(jū):水名,源于杜林流入渭水。 取材用:指公刘渡过渭水,到终南山地区取木材为用。 资:资财。 畜积:即蓄积。 庆:指善政。

③保归:拥护归顺。

④歌乐:指《诗·大雅·公刘》。

⑤豳(bīn):同"邠",在今陕西彬县东北。

⑥隃:音 shù。

⑦圉:音 yǔ。

⑧亶:音 dǎn。

⑨薰育:古代北方部族名。

⑩私属:私家下属人员。 逾:越过。 梁山:在今陕西乾县北。 岐下:岐山脚下。

⑪举国:指全境民众。 弱:指幼小。

⑫他旁国:近旁其他国家。

⑬贬:贬弃,改去。 邑别居之:按照邑落分别定居下来。

⑭作:设立。 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 有司:官员。 颂其德:歌颂古公亶父的功德。文字收在《诗》的《鲁颂》、《周颂》和《大雅》中。

【译文】

后稷去世,儿子不窋继位。不窋在位的最末几年,夏后氏政治衰败,废弃农事官不再致力于耕作,不窋因为失却了他的世代官守就奔逃到西方戎狄部族中去了。不窋去世,儿子鞠继位。鞠去世,儿子公刘继位。

公刘虽然处在西方戎狄部族中间,重新修治后稷的事业,致力于耕种,根据土地的实际状况便宜行事,从漆水、沮水下流再通过渭水,到终南山采取材木加以利用,出行在外的人有资财,居守在家的人有储蓄积聚,民众都依赖他的善政。各族的人都感怀他的恩惠,大都迁徙过来表现出顺服拥护。周家政治德业的兴隆从此开始,所以诗人作歌配上乐曲思念他的德行。公刘去世,儿子庆节继

位，在豳邑建立国都。

庆节去世，儿子皇仆继位。皇仆去世，儿子差弗继位。差弗去世，儿子毁隃继位。毁隃去世，儿子公非继位。公非去世，儿子高圉继位。高圉去世，儿子亚圉继位。亚圉去世，儿子公叔祖类继位。公叔祖类去世，儿子古公亶父继位。

古公亶父重新修治后稷、公刘的事业，积聚德政推行仁义，国内的人民都拥护他。薰育这个北方戎狄部族来进攻，想得到财产物品，就把财物给予他们。过了不久薰育再来进攻，想得到土地和民众。民众都很愤怒，想和薰育开战。古公说："民众拥护建立君主，是因为会对他们有利。现在戎狄部族之所以进行攻伐战争，是想得到我们的土地和民众。民众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两样？民众想因为我的缘故开战，等于杀死人家的父亲、儿子而来做君主，我不忍心做这样的事。"于是带着私家的徒属就离开豳，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在岐下定居下来。豳地的人们全部都搀扶老人携带幼小，重新到岐下来归服古公。以至其他旁近的国家听说古公仁爱，也大多数来归服于他。于是古公就废除戎狄部族的习俗，开始营建城郭宫室房屋，并分别组成邑落安排居住。建立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种官府机构并设置了负责官员。民众都作歌制乐，颂扬他的德行。

【原文】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①。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②？"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③。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

义，诸侯顺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4]。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5]。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6]。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7]。"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8]。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9]。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10]！"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11]。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12]。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13]。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14]。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15]。明年，伐密须[16]。明年，败耆国[17]。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18]。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19]。

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20]。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21]。

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22]。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23]。

【注释】

①太姜：古公的妃子，有邰氏之女。 太任：季历的妃子，挚任氏的中女，文王之母。 圣瑞：圣人出生的祥瑞。传说姬昌出生时，有朱雀衔丹书止于其家房户。

②其：大概。

③乃：于是。 亡：逃走。 荆蛮：指吴越一带地方。荆，楚灭越，秦又灭楚后改楚称荆，以避秦庄襄王子楚之讳。蛮，当时北方视南人为蛮夷，故称。 文身断发：在身上刻画花纹，把头发截短，这是适应当地的风俗。

④则：仿效。 笃仁：忠诚地实行仁义。

⑤礼下贤者：恭廉对下，尊重贤才。 不暇食：吃饭都没有空暇。

⑥伯夷、叔齐事详见《伯夷列传》。 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县至辽宁朝阳市一带地方。 盍：通"合"，一同，一起。

⑦崇侯虎：崇国诸侯名虎。崇国，在今陕西户县东。 谮(zèn)：说人坏话。

⑧羑(yǒu)里：见《殷本纪》注。

⑨有莘(shēn)氏：部族名，姒姓，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 骊戎：部族名，姬姓，在今陕西临潼县。 文马：身上有文彩的骏马。 有熊：部族名，在今河南新郑县。 驷：一车套四马。九驷是三十六匹马。

⑩一物：指有莘氏的美女。殷纣淫昏好色，所以这样说。

⑪洛西之地：洛水以西的地区。

⑫决平：请求对争端加以公正裁决。

⑬虞：在今山西平陆北。 芮(ruì)：在今陕西大荔东南洛水和渭水汇合处。

⑭畔：田界。让长：尊重年长的人。

⑮明年：第二年，下一年。 犬戎：部族名，在今洛水上游一带。

⑯密须：部族名，姞(jí)姓，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

⑰耆(qí)国：即黎国，《殷本纪》作饥国，在今山西长治市南。

⑱邘(yú)：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焦作市西。

⑲丰：邑名，在今陕西户县东。

⑳八卦：古代由阴(--)阳(一)二爻组成象征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八种符号，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六十四卦：八卦两两相重而成，相传这是文王所增益。

㉑诗人：指《诗》中赞扬文王篇章的作者。 道：称颂。

㉒十：或当为九，后文有所说明。 文：《谥法》，经纬天地曰文。

㉓追尊：追记尊称。古公称太王，公季称王季，都是死后追尊的。追尊的原因是周代能称王的祥瑞是从太王时兴起的，王季时有了发展。

【译文】

古公有个长子名叫太伯，有个次子名叫虞仲。古公的妃子太姜生了他的小儿子季历，季历娶了太任做妻，太姜、太任都是有贤德的妇女，太任生下昌，有圣贤的祥瑞。古公说："我们的家世当会有兴隆它的人出现，大概是在昌吗？"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让季历即位以便传给昌，于是二人逃走到了当时称作荆蛮的吴越地区，在身上刻划花纹断截头发，用这种方法把王位让给季历。

古公去世，季历继位，这就是公季。公季修治古公遗留的理政办法，笃诚地施行仁义，四方诸侯顺服他。

公季去世，儿子昌继位，这就是西伯。

西伯就是后来的文王。他遵循后稷、公刘的事业，仿效古公、公季的办法，厚重仁义，尊敬老人，慈爱少辈。恭谦对下，尊重贤才，日头正午了仍不敢抽出时间去进食还是要接待士人，士人因为这样大多数人都归顺他。伯夷、叔齐隐居在孤竹，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一同前往归服他。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一类贤人都前往归服他。

崇侯虎在殷纣面前谗毁西伯说："西伯积累善德，四方诸侯都向往他，对于您将会很不利。"纣帝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闳夭一般人忧患这件事，于是搜求到有莘氏部族的美女，骊戎国赤鬣缟身的骏马，有熊部族九辆驷车共三十六匹马，其他稀奇古怪的物品，

通过殷家的宠嬖臣子费仲都献给纣。纣非常高兴，说："这一个美女就足以释放西伯，何况还有更多的物品呢！"于是赦免西伯，赐给他弓箭斧钺，让西伯能够有权征伐。说："谗毁西伯的，是崇侯虎。"

西伯于是献出洛水西岸的大片土地，以便请求纣废除炮格的残酷刑罚。纣允许了。

西伯暗中推行善德，四方诸侯都来请他对有争执的事作出公平裁断。在这个时候虞、芮两地的人之间有件争讼的事不能裁决，于是来到周地。进入周的地界，看见耕作的人都互让田畔，民间习俗都尊重长者。虞、芮两地的人还没有见到西伯，就都感到惭愧，彼此相对说："我们所争执的，正是周家人所感到羞耻的，哪里还值得去找西伯，那只会自取耻辱呀。"就返回，都退让而离去。四方诸侯听说这件事，说"西伯该是一位承受天命的君主"。

第二年，征伐犬戎部族。下一年，征伐密须部族。又下年，打败耆国。殷家的祖伊听说这些情况，害怕，因此去报告纣帝。纣说："不是有天命吗？这样他又能有什么作为？"下一年，征伐邗国。又下年，讨伐崇侯虎。并且营造了丰邑，从岐下把国都迁徙到丰。

下一年，西伯逝世，太子发即位，这就是武王。

西伯大约就王位有五十年。他被囚禁在羑里，大约是把《易》的八卦增衍成了六十四卦。诗人们称道西伯，说他大约承受天命的那年就因为他的影响而裁断了虞、芮人的争讼，所以由诸侯们拥护而称为王。称王以后十年就逝世了，谥号叫做文王。但是他已经改变了殷的法令制度，制定了周家的历法正朔。追称尊崇古公叫做太王，公季叫做王季；大约因为称王的祥瑞是太王的时代兴起的。

【原文】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①。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②。东观兵，至于盟津③。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④。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⑤。"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⑦。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⑧。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⑨。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⑩。"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⑫！"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⑬。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⑭！"

【注释】

①太公望：姜姓，名吕尚。 周公旦：姬旦，武王之弟。 召(shào)公：一作邵公，姬姓，名奭(shì)。 毕公：名高，文王之子。 左右：辅佐。 绪：开头，开创。

②九年：文王九年，武王继续采用文王年号。 毕：文王墓地毕原，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

③东观兵：东巡检阅军队。

④木主：死者的木牌神位。 中军：指供在中军帐内。

⑤诸节：各种受有符节的官员。 齐栗：即斋慄，庄敬戒惧。 信：严肃认真。 先功：先祖的功德。 毕：普遍，各方面。

⑤号：发出军令。 总：统领。 舟楫：泛指船队。

⑦白鱼：殷代尚白，鱼为介鳞之物，是战争的象征。白鱼跃入王舟中，意味着殷纣当为武王所擒，是一种祥瑞，所以取鱼祭祀。

⑧乌：乌鸟，有孝名，象征武王能完成文王灭殷的大业。 赤：周代正色。 声魄：发出魄魄的声音。《史记集解》马融曰："魄然，安定意也。"这句说明又是一种祥瑞。

⑧居二年：指文王十一年。居，过了。《尚书》所载，武王观兵孟津是十一年，伐纣是十三年。

⑩毕伐：全力讨伐。

⑪戎车：兵车。 虎贲(bēn)：勇士。贲，通"奔"。

⑫孳孳：通"孜孜"，勤勉。

⑬《太誓》：即《泰誓》。古文《尚书》有《泰誓》上、中、下三篇。 三正：指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离逷(tì)：抛弃疏远。 王父母弟：祖父母辈下的亲族。

⑭夫子：称呼男子。 再：第二次。此谓要一举成功。

【译文】

武王就王位，太公望做太师，周公旦做宰辅，召公、毕公一班人佐佑王，师法修治文王开创的业绩。

九年，武王在墓地毕给文王进献祭礼。然后往东方去检阅军队，到达了盟津。做了一副文王的牌位，用车载着，行进时供在中军帐内。武王称呼自己叫太子发，说是奉行文王的旨意来讨伐，不敢自行专断。于是告令司马、司徒、司空、各位接受了符节的官员："要庄敬戒惧，严肃认真呀！我本是无知的，因为先代祖宗是有着德行的藩臣，我就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现在普遍建立了赏罚制度，以便确保完成祖先的功业。"于是起兵。师尚父发布号令说："集合你们的兵众，把好你们的船只桨楫，迟到的要斩首。"武王渡黄河，到

达河流中间，有条白色的鱼跳进了武王所坐的船舱内，武王弯下腰拾起来用以祭祀上天。已经渡过黄河，有一团天火从上覆盖而下，一直到达武王所住的屋顶上，然后流变成为乌鸟，它的颜色是红赤的，它的叫声魄魄然象征着安定。这个时候，四方诸侯没有经过约期自然相会来到盟津的有八百多个。诸侯们都说："纣可以讨伐了。"武王说："你们不知道上天的旨意，还不可讨伐。"于是调还军队各自回去了。

过了两年，听说纣昏乱暴虐更加严重，杀死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他们的乐器奔逃到了周。在这种情况下武王普遍告令四方诸侯说："殷家有非常重的罪恶，不能够不去全力讨伐。"于是遵从文王的旨意，就率领兵车三百乘，勇武的军士三千人，穿戴盔甲的军士四万五千人，往东去讨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这一天，军队尽都渡过盟津，四方诸侯都会聚了。说："要勤勉不止不要懈怠！"武王于是就写了《太誓》，训告大家："现在殷王纣听用他宠妇的言论，自绝于上天，毁灭败坏天地人三方面关系的正道，疏远他祖父母以下的亲族，断绝抛弃他先祖创制的乐曲，谱写一些淫乱的声调，用这种变乱雅正音声的办法，取得他宠妇的喜悦。所以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努力呀各位夫子，这样的讨伐不可以再次举行，不可以有第三次！"

【原文】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①。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②。曰："远矣西土之人③！"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④。"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⑤。牝鸡

之晨，惟家之索[6]’。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7]。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8]！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9]！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10]。”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11]。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12]。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13]。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14]。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15]。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16]。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17]！”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18]。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19]。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20]。武王已乃出复军。

【注释】

①甲子：古代以干支记日，这个甲子日，按周历推算，是武王即位后第四年（即前1066年）的二月五日。 昧爽：黎明、拂晓。昧，暗。爽，明。 朝：早晨。 誓：誓师。以下引文即《牧誓》。

②杖：执持，拿着。 黄钺：铜制大斧。 秉：与杖同义。 白旄（máo）：装

饰有旄牛尾的白色军旗。 麾(huī):通"挥",指挥。

③西土之人:指从西方来的部族成员。此句表示慰问。

④冢君:大君,对诸侯国首领的尊称。冢,大。 司徒:掌管民政。 司马:掌管兵事。 司空:掌管土地。 亚旅:次于卿的众大夫。亚,次。旅,众。 师氏:随王出征的守卫官。 千夫长:千人之长。 百夫长:百人之长。 庸……濮人:当时从征的部族。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蜀:今四川成都市一带。羌:在今青海东部。髳(máo):在今山西平陆县南黄河北岸。微:即郿,今陕西渭水南眉县境。纑(lú):今湖北襄樊市西南。彭:在今湖北房县一带。濮:约在今重庆市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一带。 称:举起。 比:排齐。 干:盾牌。 立:竖立。 其:将。

⑤牝(pìn)鸡:母鸡。 无:不。 晨:司晨,报晓。

⑥晨:报晓。 索:尽。是说要败尽。

⑦肆祀:杀牲享祭宗庙祖先。 答:报答神恩。 昏(mǐn):通"泯",尽,完全。 遗:抛弃。 逋(bū):逃亡。 崇:崇敬。 长(zhǎng):尊重。 信:信任。 使:使用。 俾:使。 奸轨:犯法作乱。轨,通"宄"。

⑧止齐:停下来整齐。 伐:刺杀。一击一刺,称为一伐。

⑨尚:表示希望和命令。 桓桓:威武,勇猛。 离(chī):通"螭",传说中的一种蛟龙。 不御克奔:不要强暴地杀戮来奔的人。御,强暴。克,杀戮。 以役西土:来为我们西方服役。

⑩所:若,如果。

⑪致师:勇士挑战,诱出敌人。 大卒:大部队。有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虎贲三千人。

⑫亟:同"急"。

⑬倒兵:倒戈。 开:开路。指倒戈的纣兵为武王开路。

⑭蒙衣其殊玉:自身环裹着他所存的珍贵美玉。《史记正义》引《周书》云:"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缝环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则销,天智玉不销,纣身不尽也。" 燔(fán):焚烧。

⑮揖:拱手为礼以回拜。

⑯商国:商的国都朝歌。

⑰休:幸福。

⑱轻剑：剑名，一名轻吕。

⑲经：上吊。

⑳玄钺：铁制大斧。

㉑复军：返回军中。

【译文】

二月甲子日天刚亮，武王就在这样的清晨来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进行誓师。武王左手把着黄钺，右手秉执白色装饰有牦牛尾的大旗，用来指挥。说："从远方辛勤来到的西部地区的人们！"表示慰问后武王接着说："我的掌有土地的诸侯国大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各地部族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比好你们的盾牌，立好你们的矛，我将要宣誓了。"武王说："古代人有过这样的言语：'母鸡不打啼报晓。母鸡如果打啼报晓，这一家就要彻底毁亡。'现在殷王纣只采用妇人的意见，自动废弃对他先祖所进行的肆祭而不闻不问，完全毁弃国家大政，遗弃他祖父母以下的亲族不加任用，反而只是推崇、尊重、信任、使用因为有重大罪恶从四面八方逃亡到商地来的人，让他们对百官贵族施加暴虐，借以在商的国土犯法作乱。现在我姬发只有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日进行的征讨战事中，不要超过六步七步，大家都要停下来整齐队伍再继续前进，努力呀夫子们！不要超过四次刺击五次刺击六次刺击七次刺击，大家都要停下来整齐队伍再继续前进，努力呀夫子们！希望大家威武战斗，勇猛得像虎像罴，像豺狼像螭龙，在商都郊外，不能强暴地杀害来奔的殷纣士兵，以便让他们到我们西部土地上去服役，努力呀夫子们！你们如果不加奋勉，将要对你们自身进行惩处以至杀戮。"宣誓完毕，四方诸侯军队会集的有车四千乘，军队在牧野摆开了阵势。

纣帝听说武王来了，也发兵七十万人抗拒武王。武王派师尚父和少数勇士先冲入敌阵挑战，再用大部队奔驰向前攻击纣帝的军

队。纣的军队人数虽然众多，但是都没有参战的心意。心中只希望武王赶快进来，纣的军队都倒转兵器进行战斗，来为武王开路。武王奔驰进攻，纣兵就都溃散，背叛纣王。纣逃跑，返回城来登上鹿台，用特别珍贵的美玉所镶制的衣服包裹起全身，自己跳到火中焚烧而死。武王手持大白旗来指挥四方诸侯，诸侯们都拜贺武王，武王于是拱手作揖回谢诸侯，诸侯们全都顺从。武王来到商的国都，商国都的百官贵族都迎接等待在郊外。在这个时候武王让群臣用话语告诉商家的百官贵族说："上天降下了幸福。"商地的人们都再次跪拜叩头，武王也给了答谢回拜。就进入都城，到达纣死亡的地方。武王自己用箭射他，射了三发箭以后下车，再拿轻吕宝剑击打纣的尸体，然后拿黄钺斩下纣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的旗杆上。接着来到纣宠幸的两个嬖妾的住所，两个嬖妾都已经上吊自杀。武王又对她们射了三发箭，用剑击打她们的尸体，拿铁制的黑色大斧斩下她们的头，将它们悬挂在小白旗的旗杆上。武王做完这些事以后就走出城去返回军中。

【原文】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①]。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②]。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③]。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④]。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⑤]。"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⑥]。"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⑦]。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

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⑧]。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⑨]。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⑩]。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⑪]。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⑫]。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⑬]。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⑭]。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⑮]。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⑯]。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⑰]。封召公奭于燕[⑱]。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注释】

①除道：清理道路。 修社：整治土地神的祭坛。

②白夫：百夫长。 荷：扛。 罕旗：有九条飘带的云罕旗。古代作为仪仗的前驱。

③奉：奉上。 陈：陈列。 常车：仪仗车，因车上插着画有日月的太常旗而得名。 夹：立于左右。

④毛叔郑：文王子伯明名叔郑，封于毛，即今河南宜阳县。 奉：用手捧着。 明水：月夜取得的露水，以其洁净而用于祭祀。 卫康叔封：武王弟，名封。 布：铺。 兹：用公明草编成的席。 赞采：进献丝织品。采，币帛，即各色丝织品。 牵牲：牵着用于祭祀的牛羊。

⑤尹佚：人名，武王相。 策祝：读祭神的策书祝文。 季纣：即商纣王。季纣与末孙同义。 殄(tiǎn)废：毁弃。 神祇(qí)：天地神。 其章：指纣的残酷罪恶。

⑥膺(yīng)更：承受。 大命：天命。

⑦余民：指殷国余留的民众。

⑧定：平定。 集：安辑，安定。 管叔鲜：文王第三子，封于管，在今河南郑县。 蔡叔度：文王第五子，封于蔡，在今河南上蔡县西。 相：协理，

实际上监视。

⑨已而：接着。

⑩振：同“赈”，救济。 萌隶：百姓。 萌，通“氓”。

⑪展：迁走。 保玉：即宝玉。

⑫宗祝：主祭之官。 享祠：祭祀，此当指祭奠阵亡将士。

⑬《武成》：古文《尚书》篇名。

⑭班：同“颁”，分。宗彝：宗庙祭祀用的宝器。《分殷之器物》：即《分器》。古文《尚书》此篇已亡佚，《逸周书》中有《分器篇》。

⑮焦：地名，在今河南陕县南。 祝：即祝其，一名夹谷，因今山东莱芜市东南。 蓟(jì)：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 陈：在今河南淮阳县。 杞：在今河南杞县。

⑯营丘：今山东淄博市西北。

⑰曲阜：即今山东曲阜。

⑱燕：在今河北蓟县。

【译文】

第二天，清除道路，修缮社庙和商纣的王宫。到了规定的日期，一百名兵士扛着上有九条飘带的云罕旗作为仪仗队走在前面。武王的弟弟叔振铎护着已经陈列好插有太常旗显示王者威严的仪仗车，周公旦拿着大斧，毕公拿着小斧，在左右夹辅着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都执着剑护卫着武王。进了城，站立在社坛南面大部队的左边，左右辅卫的人全都跟从。毛叔郑捧着当作玄酒用的在月光下取得的露水，卫康叔在地下铺上用公明草编成的籍席，召公奭进献彩帛，师尚父牵着祭祀用的牲畜，尹佚宣读策书祝文说：“殷家的末代孙季纣，断绝废弃先王的英明德政，侮辱蔑视天地神不给祭祀，惑乱残暴商家都邑的百官贵族，他昭彰显著的罪恶，已经被天皇上帝闻知了。”于是武王再次跪拜叩头，说：“我承受着更改朝代的天命，革除殷家政权，接受上天圣明的旨命。”武王又再次跪拜叩头，就走出去。

封商纣的儿子禄父让他仍统辖殷家的余留民众。武王由于殷地刚刚平定还没有安集，于是派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助禄父治理殷。接着命令召公去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命令毕公去释放被囚禁的百官贵族，到商容居住过的里巷去表彰他。命令南宫括去散发鹿台的钱财，分发巨桥的积粟，来赈济贫弱的普通民众。命令南宫括、史佚展出九鼎和宝玉。命令闳夭对比干的坟地增填墓土划定疆界。命令宗祝官员负责在军中举行祭祀奠吊阵亡将士。于是罢兵回到西部去。行进中巡视，记叙政治事件，就写了《武成》。分封诸侯，颁赐用于宗庙祭祀的宝器，写作了《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代的圣王，于是用褒奖的规格封神农的后代在焦地，黄帝的后代在祝地，尧帝的后代在蓟地，舜帝的后代在陈地，大禹的后代在杞地。于是又分封功臣谋士，把师尚父作为第一个受封的人。封尚父在营丘，国号叫齐。封弟弟周公旦在曲阜，国号叫鲁。封召公奭在燕国。封弟弟叔鲜在管国，弟弟叔度在蔡国。其余的人按照次序也受了封。

【原文】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①]。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②]。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③]。天不享殷，乃今有成[④]。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⑤]。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⑥]。日夜劳来定我西土[⑦]。我维显服，及德方明[⑧]。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⑨]。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⑩]。"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⑪]。纵马于华山

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⑫。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⑬。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⑭。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⑮。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⑯。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⑰。

【注释】

①征：召集。　九牧之君：九州的君长。　阜：山丘。

②周：即镐(hào)京。　自：到。　寐(mèi)：睡眠。

③天不飨殷：上天不享用殷商的祭祀，意思就是上天抛弃了殷。　六十年：指从帝乙十年至伐纣这一年，当公元前1087至前1027年。　麋鹿在牧：是说野兽跑到了郊野，形容农业荒芜。　蜚鸿满野：是说蝗虫遍野，灾害严重。蜚鸿：蝗虫。

④乃：才。　成：成功。指成就王业，统一天下。

⑤登：任用。　名民：贤人。　显：显用。　灭：灭除。　宾，通"摈"，遗弃，排斥。

⑥天室：指京都。即天子居处之所在。　恶：指恶人。　受：纣的表字。　贬：贬责。

⑦劳来(lào lài)：劝勉。二字同义。来，通"徕"。

⑧显：明显，清楚。　服：事。

⑨汭(ruì)：河湾。　易：平坦。　固：险固。

⑩三涂：山名，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之北。　岳：指太行山、恒山。　鄙：边地。　顾詹：观察。顾，回顾。詹，同"瞻"。　粤：语气词，无义。洛、伊：指洛水、伊水两岸。

⑪洛邑：即今之洛阳，是西周的陪都。

⑫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　桃林：塞名，在今河南灵宝县以西至陕西潼关县以东一带。　虚：通"墟"，原野。　偃：停息、收藏。　振兵释旅：整

军回国，解散军队。 示：表示。

⑬殷所以亡：殷亡国的原因。

⑭宜：适宜。此处谓保存或灭亡国家适宜做和不适宜做的事情。

⑮丑：感到难堪，尴尬。相传《尚书·洪范》就是箕子回答所问天道的内容。

⑯穆卜：恭敬虔诚地占卜。 祓（fú）斋：斋戒沐浴，举行仪式求神除灾去邪。 质：抵押。此处谓周公求神时说想以自己为抵押，代替武王生病或死去。 瘳（chōu）：病愈。

⑰代立：继位，登位。

【译文】

武王征召负责管理九州的各州君长，登上豳地的山阜，来遥望商邑。武王回到周都镐京，入夜睡不着觉。周公旦来到武王的处所，问："为什么睡不着觉？"武王说："告诉你：因为上天不肯享用殷家的祭祀，从姬发我未出生到现在这六十年，奇异的野兽进到郊牧，有害的蝗虫漫山遍野。上天不保佑殷家，于是我们周家现在才能成就王业。上天扶建殷家的时候，他们登进任用名贤三百六十人，致使殷家的事业虽不甚昭显但也没有一下子就摈弃灭亡，一直到现在。我们周家还没有确定能够获得上天的保佑，哪里还有闲工夫睡觉！"武王接着说："确定上天的保佑，让民众依从天子的朝廷，都要搜求出哪些不顺从天命的恶人，要跟殷王受一样地惩处他们。日日夜夜辛苦操劳，以便安定我们西部地区，我只有办理好各种事情，直到使德教施于四方并放射出光明。从洛水河湾一直延长到伊水河湾，居地平易没有险固，那是夏代旧的居住地。我南边望到三涂，北边望到太行山、恒山的边鄙都邑，回过头瞻望到黄河，审视出洛水、伊水两岸，觉得它并不远离天子的居室，是建都的好地方。"在洛邑规划了营建周家的陪都然后离去。把马匹纵放在华山的南面，把牛放牧在桃林塞的旧墟一带；让军队放下干戈等兵器，经过整顿后解散：向天下显示不再用武了。

武王已经战胜殷家，这以后过了两年，问箕子殷家灭亡的原因何在。箕子不忍叙说殷家的坏处，拿兴存或灭亡国家的道理告诉武王。武王也感到难为情，因而就询问了一些天地间自然规律的事。

武王生了病。天下还没有完全安集，辅佐的诸公感到恐惧，就恭敬虔诚地进行占卜，周公斋戒沐浴举行消灾除邪的仪式，愿意以自身作抵押，去代替武王生病，武王的病情好转。后来还是逝世了，太子诵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成王。

【原文】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①]。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②]。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③]。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④]。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⑤]。

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⑥]。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⑦]。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⑧]。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⑨]。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⑩]。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⑪]。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⑫]。

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12]。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13]。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14]。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15]。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16]。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

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18]。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19]。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20]。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21]。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22]。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23]。复宁。

【注释】

①摄行政当国：暂时代理政务主持国家大事。

②宋：在今河南商丘市南。宋是殷朝的后代。

③颇收：尽量收集。　卫康叔：文王第九子姬封。

④晋唐叔：武王子姬虞，成王弟，封于唐，在今山西翼城县一带。唐后改称为晋。　嘉谷：二苗同为一穗，被看作祥瑞。　归：通"馈"，赠送。　兵所：东征的地方。

⑤鲁：通"旅"，宣布。　天子之命：即成王赐禾的诰命。

⑥《大诰》、《康诰》、《酒诰》、《梓材》：都是《尚书》篇名。《微子之命》：见于古文《尚书》。《归禾》、《嘉禾》：已亡佚。　周公之篇：指《史记·鲁周公

世家》。该篇详叙以上事情。

⑦反政：就是交回代理政务的权力。　北面：指面向北朝拜成王。

⑧丰：地名，即丰邑，武王在沣水东岸设国都，称镐京。地在今陕西长安。

⑨复卜申视：重新占卜一再视察。复、申，同义，重复，一再。　卒营筑：终于建成洛邑城。　居九鼎焉：把九鼎安放在这里。九鼎：传国大宝，相传夏禹时铸成。

⑩《召诰》、《洛诰》：《尚书》篇名。

⑪迁殷遗民：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以后，把殷族留存的民众迁往成周。　《多士》、《无佚》：《尚书》篇名。

⑫保：太保。太师、太傅、太保为古代三公。　淮夷：居于今安徽蚌埠市以北以东一带的古代民族。　残奄：灭掉奄国。奄，居于今山东曲阜附近。　薄姑：地名，在当时营丘的东北，今山东博兴县东南。　宗周：周王京都所在，指镐京。　《多方》：《尚书》篇名。

⑬既绌殷命：此指成王已消灭了殷的残余势力。绌：通"黜"。　《周官》：古文《尚书》篇名。

⑭兴正：创制订正。度制：法令制度。　颂声：颂扬的歌声。

⑮息慎：即肃慎，部族名，在今东北地区。　荣伯：周同姓诸侯。　《贿息慎之命》：《尚书》篇名。贿，赐。

⑯不任：不能胜任。

⑰申告：反复告诫。　笃信：诚实守信用。　临：居临在帝王位。　临：有居高临下之意。　《顾命》：《尚书》篇名。

⑱申：申饬，告诫。

⑲错：通"措"，搁置。此处谓民不犯法，所以刑法可以长期搁置不用。

⑳分居里：指按善恶贵贱将民众分别安置地方居处。　成周郊：成定郊区作为京师屏藩。　《毕命》：古文《尚书》篇名。

㉑昭王德衰，民众不满，他渡汉水时，南人让他乘用胶粘连的船，到河中船解开而把他溺死。因为此事不光彩，所以昭王死后没有向诸侯报丧。赴告：报丧。

㉒春秋：年龄。

㉓闵：悲叹。　伯冏(jiǒng)：臣名。　太仆：官名，负责周王生活和传达命令。　《冏命》：古文《尚书》篇名。

【译文】

成王年少，周家刚刚安定天下，周公恐怕四方诸侯背叛周朝，自己于是代行政治权力主持国事。管叔、蔡叔等各个弟弟怀疑周公有野心，就和武庚一起作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的命令，进行讨伐，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用微子开接续殷家后代，封国在宋。尽量收集殷家余留的民众，把他们封给武王的小弟名叫封的，封他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到两株苗合长一穗的嘉祥谷物，把它献给成王，成王把它运到出兵征伐地转送给周公，周公在东部土地上接受嘉祥禾苗，颂扬了天子的圣命。

当初，管叔、蔡叔背叛周朝，周公去讨伐他们，经过三年终于全部平定，所以最初写作了《大诰》，其次写作了《微子之命》，其次是《归禾》，其次是《嘉禾》，其次是《康诰》、《酒诰》、《梓材》，说明写作的事情经过记述在有关周公的篇章内。

周公行使政治权力经过七年，成王长大了，周公把行政权力交回给成王，面朝北站在群臣的位置上。

成王住在丰邑，派遣召公再次营建洛邑，顺遂武王的遗旨。周公经过多次占卜并反复进行了视察，最终完成了营建工程，便在这里安放下传国大宝九鼎。说："这里处在天下的正中，从四面八方输送贡品来的道路里数都是一样长。"就写作了《召诰》、《洛诰》。成王又把殷家遗留的旧民迁徙到洛邑附近的成周，周公拿成王的命令告诫他们，因而就写作了《多士》、《无逸》。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向东去征伐淮夷民族，灭亡了奄国，把它的封君迁徙到薄姑。成王从奄国归来，住在宗周，写作了《多方》。已经废黜了殷家的王命，袭击了淮夷，回归到王都丰，写作了《周官》。重新正定了礼乐，各种制度同时都加以修改，因而百姓们互相和睦，颂扬太平的歌声兴起。成王已经讨伐了东部的夷族，息慎部族就来庆贺，成王赏赐财物，并指令荣伯写作了《贿息慎之

命》。

成王将要逝世，惧怕太子钊不能胜任王位，于是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来辅助太子才让他继位。成王已经逝世，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瞻仰先王祖庙，拿文王、武王能够成就王业的不容易，来申诫训告太子钊要致力于节俭，不要有无穷的欲望，要用笃厚诚信的态度登临王位，这样就写了《顾命》。太子钊于是登位，这就是康王。

康王登上王位，普遍告令四方诸侯，宣告了要用文王、武王的业绩来劝勉他们，写作了《康诰》。所以成王、康王的时代，天下非常安宁，刑罚弃置有四十多年都没有使用。康王命令写作策书的毕公，迁出成周的一部分民众另行分居成新的里社，形成可以起保护作用的成周郊区，写作了《毕命》。

康王去世，儿子昭王瑕继位。昭王的时候，文王、武王以来形成的周天子治理国家的优良政治方略也就是所谓王道已经衰微残缺了。昭王到南方去视察一直不返回，结果死在江河水中。他死亡后没有向四方诸侯发出讣告，是隐讳他的丑恶行为。让昭王的儿子满继位，这就是穆王。穆王登上王位的时候，年龄已经五十岁了。王道衰败微弱，穆王闵惜文王、武王的治国方略残缺，于是命令伯冏担任管理周王生活和传达命令的太仆正，告诫他要管理好国家的政事，这样就写下了《冏命》。国家重新获得了安宁。

【原文】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①。先王耀德不观兵②。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③。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④。'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

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⑤。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⑥。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⑦。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⑧。奕世载德，不忝前人⑨。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⑩。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⑪。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⑫。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⑬。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⑭。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⑮。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⑯。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⑰。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⑱？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⑲。"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注释】

①犬戎：戎族的一支，在今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一带。 祭(zhài)公谋父：穆王大臣，字谋父，封于祭，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

②耀德不观兵：显示德政不炫耀武力。观：显示。

③戢(jí):收藏。 时动:适时而动。 威:威势。 玩:戏弄,轻忽。 震:恐惧。

④周文公:周公旦之谥。 载:语首助词,无义。 橐(gāo):收藏。本为藏弓箭的袋子。 懿德:美德。 肆:推广。 时:是,这个。 夏:华夏,指中国。 允:信,一定。 保:保有天下。

⑤茂正:勉励端正。茂,通"懋",勉力。 阜:丰富,扩大。 利:充实。 乡:趋向。 文:礼法。 怀:感戴。 威:刑罚。

⑥世后稷:世代做农官。

⑦用:因此。 窜(cuàn):奔逃。

⑧时序:经常继承。 绪:开始的事业。 训典:教化法度。 恪(kè)勤:恭谨努力。 敦笃:敦厚笃敬。

⑨奕(yì)世:累世。 忝(tiǎn):辱没。

⑩欣载:拥护。 致戎:施行了讨伐。 商牧:商郊牧野。

⑪非务武:不是一意专心武力。 勤:殷切盼望。 恤(xù):体恤。 隐:痛苦。

⑫邦内:国都郊外五百里之内。 侯卫:侯服的外卫。甸服等已见《夏本纪》注。

⑬日祭:每日祭祀天子的父祖。甸服者参与此祭。 月祀:按月祭祀天子的高、曾祖。侯服者参与。 时享:按四时贡献祭品,宾服者上贡。 岁贡:每年纳贡。要服者尽此责。 终王:终身尊奉周王朝的正统。荒服者应表示臣服。

⑭顺祀:指推行以上祭祀制度。 修意:进行自责以修诚意,谓如有甸服者不来参与日祭,天子就要自我反省先示诚意。 修言:检点语言号令。 修文:修明政治教化。 修名:注意尊卑职贡的名分。 修德:加强仁义礼乐等道德。 序成:上述五方面都依次实施了。 修刑:动用刑诛,以处罚那些仍然不来的。

⑮刑:惩罚。 征、伐:均为动用武力。 让:谴责。 告:用文辞告晓。

⑯辟:法律。 兵:军队。 备:武备。 威让:威严谴责。 命:命令。 辞:文辞。

⑰勤民:劳苦民众。 远:远征不贡不王者。

⑱大毕、伯士:犬戎部族的两个君主。 终:即终王,归顺周王朝。以其职

来王：按照他们的职责尊奉周王。　享：时享。　无乃：不是，莫非。　训：教诲。　王几顿：王业陷于危困败坏。

⑲树敦：树立了敦厚的风俗。　率：遵循。　守终纯固：奉守终王的制度很专一。　其：必定。　御：抗拒。

⑳遂：终于。　白狼、白鹿：本为犬戎当贡的物品。

【译文】

穆王将要征伐犬戎。大臣祭公谋父进谏说："不可以去征伐。先王们只显示德行却不炫耀武力。凡是兵器平常是收藏着只有适宜的时候才会动用，一动用就会显示威严，有意地加以显示就会形成玩弄轻忽，玩弄轻忽地动用武力就不会使人感到惧怕。所以歌颂周文公的诗说：'收集好你的干戈，用橐收藏好弓箭，我所求的是美德，推广它到全中国，定用王道保天下。'先王对于民众，努力端正他的品德，纯厚他的性情，丰富他的财求，充实他的器用，让他们明白利害的方向，用礼法来教育他们，让他们致力于兴利而避免受害，心怀德政而畏惧刑罚，所以先王才能保有世代业绩并更加发展壮大。从前我家先王世代担任农官，在虞、夏两朝奔走效劳。及到夏代衰败，放弃农业不致力于生产，我家先王不窋因此失掉了管理农事的官职，就自行逃窜到了戎狄民族地区。不敢荒怠自己的职业，经常维护先王的德行，遵循修治先王开创的事业，研习先王制订的训示典章，每天早晚都恭谨勤勉，用敦厚笃敬的态度严格遵守，用忠诚信服的精神时刻奉行。一代接一代继承德政，不辱没前代先王。到了文王、武王的时期，发扬前代的光明美德，再加上慈爱和祥的措施，敬事鬼神安定百姓，没有人不是高高兴兴。商王帝辛对百姓犯有重大罪恶，普通百姓都不能忍耐，都高兴拥护武王，以致用兵于商郊牧野。所以先王不是想要专意用武，用武是恭勤地怜恤百姓遭受的痛苦而为他们除去祸害。先王的制度，天子邦畿中的内五百里实行甸服，邦畿中的外五百里实行侯服，侯服以外起武卫

作用的地区实行宾服，夷蛮民族地区实行要服，再外的戎翟民族地区实行荒服。甸服区的诸侯参与祭奠天子的父亲和祖父，侯服区的诸侯参与祭奠天子的曾祖和高祖，宾服区的诸侯献上祭品，要服区的诸侯负责纳贡，荒服区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承认周的正统表示臣服。甸服是每日参与祭祀，侯服是每月参与祭祀，宾服是每季贡献祭品，要服是每年进行纳贡，荒服是终身尊奉周王。先王推行这样的祭祀制度，有诸侯不来参与日祭的就要先行修治诚意以责备自己，有不来参与月祀的就要修治号令，有不来奉送享献的就要修治法典，有不来进贡的就要修治尊卑职贡的名号，有不来表示臣服的就要修治仁义礼乐制度等的文德，依次序修治成功了以上五个方面还有不来的就要整顿刑罚。于是就有惩治不来参与日祭的，攻伐不来参与月祀的，亲自出兵征讨不来进献时享的，责备不来按年纳贡的，晓喻不来表示臣服的。于是就有刑罚的法规，有攻伐的兵员，有征讨的武备，有用威严责备的命令，有文字告示的晓喻言辞。发布命令陈说言辞还有不到的，那还是自己在德行方面增强修养，不要劳苦百姓让他们去到远方。所以近地的诸侯没有不听从的，远方的民族没有不臣服的。现在自从犬戎氏的两位君主大毕、伯士终亡以后，犬戎氏的君主还是按照荒服的职分来表示臣服，天子您却说'我一定要按照不来依季进献祭品的要求去征讨他，并且要向他炫耀武力'，这岂不是废弃了先王的遗训，而先王的制度都要陷入困顿破坏吗?我听说犬戎民族树立了敦厚的风尚，遵循祖先遗留下的传统道德，而信守原则自始至终都非常纯真坚定，他们已经有着可以抗御我们的条件和基础了。"穆王还是出兵去征伐了，得到犬戎本来可以职贡的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了。从这以后荒服地区的民族再也不来臣服了。

【原文】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1]。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2]。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3]？两造具备，师听五辞[4]。五辞简信，正于五刑[5]。五刑不简，正于五罚[6]。五罚不服，正于五过[7]。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8]。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9]。简信有众，惟讯有稽[10]。无简不疑，共严天威[11]。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12]。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13]。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14]。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15]。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16]。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17]。"命曰《甫刑》[18]。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19]。

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20]。其母曰："必致之王[21]。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22]。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23]。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24]。"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25]。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26]。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27]。

【注释】

①甫侯：周穆王的相。 作修刑辟：制定刑法。

②有国：指诸侯。 有土：指王畿内有采地的大臣。 祥刑：善刑。
③择：选择。 敬：谨慎，严肃。 居：自处。 宜：指量刑要适宜。
④两造：指原告和被告双方。 师：士师，法官。 五辞：听取诉讼的五种方法，即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
⑤简：核实。 信：验证。 正：判决。
⑥五罚：五等罪行轻重不同的罚金。
⑦五过：即畏官势、报恩怨、接受说情、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五种过失。
⑧疵(cī)：弊病。 官狱：利用做官的权势假公济私的罪行。 内狱：求情行贿的罪行。 阅实：审查核实。 惟钧其过：法官因为这五种过错出入人罪，他的罪行就与犯法人相等。钧，同等，相当。
⑨疑：怀疑。 赦：从轻处治。 审克：审察核实。克，通"核"。
⑩讯：讯治。 稽：共同。
⑪严：严敬。
⑫黥(qíng)辟：用刀刺刻面额染以黑色，又称墨刑。 率(lǜ)：即锾，古代重量单位，六两。引申为罚金的代称。
⑬劓(yì)辟：割掉鼻子的刑罚。倍洒(xǐ)：比墨刑加倍。洒，通"蓰"，五倍。与倍连用，只有加倍的意义。
⑭膑(bìn)辟：砍去膝盖骨的刑罚。倍差：倍中之差。比劓刑加倍去三分之一，为三百三十三锾二两。
⑮宫辟：阉割生殖器官的刑罚。
⑯大辟：死刑。
⑰属：指处罪条文。五刑总共三千条。
⑱《甫刑》：《尚书》作《吕刑》，甫侯原为吕侯。
⑲繄(yī)扈(hù)：一作伊扈，共(gōng)王的名字。
⑳泾(jīng)：水名，渭水支流。 密康公：密国诸侯，姞姓。密国又称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南。 奔：私奔。
㉑母：密康公母。 致：送给。
㉒群、众、粲(càn)：都是称多数。
㉒田：打猎。 群：全群之兽。 下众：使众人下车致敬。 御：娶嫔妃。 参一族：使三女出自一个家族。
㉔美物：美女为粲，故称。 而：你。 堪：胜任，承受。 之：这，这个。

丑：类，辈。 备物：具有美物。

㉕艱：同“艰”。

㉖作刺：作诗进行讽刺。

㉗燮(xiè)：夷王名。

【译文】

诸侯中间有不和睦的，辅相甫侯对穆王说，要制订刑法。穆王说：“嗯，来！有封国有采地的臣民，告诉你们好的刑罚。在如今你们安定百姓，选择什么呢，不就是道德高尚的贤人吗？严肃对待什么呢，不就是五刑吗？平居时考虑什么呢，不就是量刑轻重要适宜吗？原告被告都到齐了，狱官就要通过观察辞、色、气、耳、目五方面审理案件。五方面的审理检查核实取得了验证，就要按照墨、劓、膑、宫、大辟五种刑律进行判决。不能检查核实不当用五种刑律，就要根据罪行的轻重处以五等罚金。处以罚金不能使被处人心服，就要按照五类过失来判决。五类过失这样的弊病，即倚仗官势，图报恩怨，通过受宠女人接受说情，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等，都要察考核实，如果拿五过来出入人罪，就和犯人相当。判处五刑如果有怀疑之处可按五罚处治，判处五罚如果有怀疑之处可按五过处治，加以审慎考核就能得到其中的事理。检查核实准确取证一定要有众多的途径，审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有共同办案的人。没有核实取证不要按疑问定案，严敬天威不要轻易判决。判处黥刑有可疑的地方就从轻处治，处以百鍰的罚金，一定要检查核实这个人所犯的罪才收取罚金。判处劓刑有可疑的地方就从轻处治，处以二百鍰的罚金，一定要检查核实这个人所犯的罪行。判处膑刑有可疑的地方就从轻处治，处以五百鍰的罚金，一定要检查核实这个人所犯的罪行。判处宫刑有可疑的地方就从轻处治，处以六百鍰的罚金，一定要检查核实这个人所犯的罪行。判处死刑有可疑的地方就从轻处治，处以一千鍰的罚金，一定要检查核实这个人所犯的罪行。处以墨刑这

一类的犯罪条目是一千，处以劓刑这一类的犯罪条目是一千，处以膑刑这一类的犯罪条目是五百，处以宫刑这一类的犯罪条目是三百，判处死刑这一类的犯罪条目是二百：判处五种刑罚的条目总共是三千。”命名叫做《甫刑》。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逝世。儿子共王繄扈继位。

共王在泾水上游玩，密国诸侯康公跟从他，有三个女子私自投奔到他这里。密康公的母亲说：“一定要把她们送给共王。三只兽就成群，三个人就成众，三个女子就成粲。国王打猎不获取全群的野兽，诸侯行进不使众人下车致敬，国王娶嫔妃不取同一家的三名女子。粲，就是美丽的女子。大家把美丽的女子送给你，你有什么样的德行能够承受？国王还不能承受，更何况你这样的小人物呢！小人物拥有这些宝物，国家最终一定会灭亡。”康公不把三名美女献出。过了一年，共王灭掉了密国。

共王逝世，儿子懿王囏继位。懿王的时候，周家王室就开始衰败，诗人作诗进行讥刺。

懿王逝世，共王的弟弟辟方继位，这就是孝王。孝王逝世，四方诸侯重新扶立懿王的太子燮，这就是夷王。

【原文】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①。大夫芮良（正）〔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②。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③。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⑤？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⑥。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⑦。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蒸民，莫匪尔极’[8]。《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9]。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10]。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11]。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12]。”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13]。其谤鲜矣。诸侯不朝。

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14]。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15]。”召公曰："是鄣之也[16]。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17]。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18]。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9]。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20]。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21]。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22]。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23]？”

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24]。

【注释】

①好利：贪图财利。　荣夷公：人名，封于荣，在河南巩县西。

②芮(rui)良夫：人名，封于芮，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　其：大概。　卑：衰微。　专利：独占财利。　难：祸患。

③载：具有。

④怒：指被激怒的人。

⑤教：开导，引导。 其：岂，难道。

⑥王人：作天下人的王。 导利：指倡导生产，开发货利。 布之上下：公平地分配给全国上下。

⑦极：最适宜地利用。 犹：还是。 怵(chù)惕：戒惧。

⑧《颂》：指《诗·周颂·思文》。 思：发语词。 文：文德。 克：能。 立：当作粒，指种粮食养育人。 蒸：众。 极：德高至极。

⑨指《诗·大雅·文王》。 陈：普遍，广泛。 锡：赠，赐。 载：成就，开创。

⑩而：如果。 归：指归顺的人。 鲜(xiǎn)：少。

⑪谤：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

⑫召(shào)公：召穆公，名虎，召公奭的后代，周厉王的大臣。 堪：忍受。 命：命令，政令。

⑬卫巫：卫国的巫者。巫，古代以祈神为职业的人。 监：察看。

⑭道路以目：此句谓人们不敢随便说话，在路上相遇只得交换眼色来示意。

⑮弭(mǐ)：阻止，消除。

⑯障：防止，阻挡。

⑰壅(yōng)：堵塞。 溃：决堤。

⑱为：治。 导：疏导。 宣：开放，开导。

⑲听政：处理国家大事。 公卿：指朝廷大臣。 列士：一般官员。 诗：指议论政治的诗篇。 瞽(gǔ)：盲人乐师。 曲：乐曲。 史：史官。 书：史事的记载。 师：少师，乐官。 箴(zhēn)：规戒的文辞。 瞍(sǒu)：没有眸子的盲人。 赋：朗诵公卿列士所献上的诗。 矇(méng)：眼睛失明，盲人。 诵：诵读规谏的文辞。 百工：百工技艺之人。 谏：谏诤。 庶人：平民。 传语：把意见间接传给国王。 近臣：左右侍从。 尽规：尽规谏的责任。 亲戚：宗族大臣。 补察：弥补和监察国王的过失。 瞽：乐太师。 史：掌阴阳、天时、礼法的太史。 耆(qí)艾(ài)：国王的师傅老臣。耆，六十岁的人。艾，五十岁的人。 修之：修理瞽史的教诲以闻于王。 斟酌：考虑取舍。斟，取。酌，行。 悖(bèi)：逆，违背事理。

⑳原：高爽而平坦的土地。　隰(xí)：低下而潮湿的土地。　衍：低下而平坦的土地。　沃：有灌溉之利的土地。

㉑善败：政治上的成败得失。　兴：表现出来。

㉒成：指在心里考虑成熟了。行：指在实际上就会加以推行。

⑳与：赞同，支持。几何：多少。

㉔彘(zhì)：在今山西霍县。

【译文】

夷王逝世，儿子厉王胡继位。厉王登上王位三十年，贪好财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向厉王进谏说："王室难道将要卑弱吗？那个荣公只好独占财利却不了解会有大难。财利，是各种各样的物品所产生出来的，是天地间到处自然充有的，而想一个人独占，这样做的祸害就无穷了。天地间各种各样的财物人人都将取得它的，怎么可以独占呢？独占的结果所招来的怨怒非常多，又不能防备大的祸难。拿这种独占财利的思想教导您国王，国王您在位还能长久吗？当天下人的国王，是要能够引导人们获得财利并把它均匀地分布给全国上下所有的人才行。让神、人以及各种各样物品无不得到最适中的处置，还每日都胆战心惊，害怕怨恨会到来哩。所以《颂》诗说：'具有文德的后稷，能够相配天老爷，种粮养育我众人，莫不以您做准则。'《大雅》上说：'普遍赐福创周业。'这不是让人人得到财利而害怕大难吗？所以先王能够创建周家的天下一直到现在。如今国王您去学独占财利，难道是可以的吗？普通民众独占财利，还把他叫做强盗，国王您也照着去做，来归服您的人就会很少了。荣公假使被任用，周家一定会败亡。"厉王不听从芮良夫的劝谏，结果还是任命荣公做卿士，让他掌权。

厉王行为暴虐过分傲慢，国内的百姓到处议论厉王。卿士召公进谏说："百姓承受不了您的暴虐政令啦。"厉王恼怒，找来卫国的一名巫士，让他去察看那些议论的人，只要发现了来报告，就都杀

掉他们。这样议论的人是少了，但四方诸侯也就不来朝拜了。

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苛了，国内的百姓没有谁敢发表意见，道路上相见也只用目光示意。厉王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禁止议论了，人们终于不敢说三道四了。"召公说："这是堵塞了言路。防范百姓的言论，超过了防范水患。水流被堵塞如果崩溃，伤害的人一定会更多，百姓也是像这样。所以治理水害的人采取的措施是决通让它疏导，治理百姓的人应采取的办法是宣泄使言路畅通。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让三公九卿直到一般官员都献上诗篇讽刺政治，盲人乐官献上乐曲，史官献上史书，乐师进献箴戒的言词，没有眸子的盲人朗诵三公九卿和一般官员献上的诗篇，有眸子而失明的人诵读箴戒劝导的语言，百官进谏，低贱的民众向上间接传达他们的意见，近侍的臣子尽规劝的职责，内外亲属大臣补救王的过失监察王的行动是非，太师太史施加教诲，朝中的耆艾老臣帮助修治，这以后再由王自己斟酌决定，所以各项政事都能顺利施行而不悖乱。百姓能有口说话，就好比大地有山河，财利货用从这里产生出来；又好比大地有高原、低湿地、平原、灌溉地，衣服食物从这里生长出来。口能够畅通发表意见，趋善去败的主张从这里表现起来。施行善政并防备败坏，就是产生财利货用衣服食物的重要途径。百姓在心中思虑又从口中宣吐出来，是考虑成熟了以后才流露出来的。假若堵住他们的嘴，拥护您的人还能有几个？"

厉王不听进谏。于是国内谁也不敢发表评论，经过三年，就相互结合发动叛乱，袭击厉王。厉王出亡逃奔到彘地。

【原文】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①]。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②]。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仇怼，怨而不怒，

况事王乎[3]！"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4]。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5]。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6]。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7]。十二年，鲁武公来朝。

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8]。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9]。

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10]。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11]。"宣王不听，卒料民。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12]。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13]。伯阳甫曰："周将亡矣[14]。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15]。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16]。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17]。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18]。夫水土演而民用也[19]。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20]。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21]。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22]。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注释】

①匿(nì)：隐藏。

②骤：多次。

③怼(huì)：怨恨。　险：处于危险之中。　怨：责备。

④代：替代。

⑤召公：即周召康公的后代，名穆公虎。　周公：即周公旦次子的后代。

共和：指召公、周公共同和衷管理国家。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前828年。共和元年，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⑥宣王：公元前827—前781年在位。

⑦复宗周：重新尊崇周王朝。

⑧修籍：耕种籍田。古代天子劝农的一种方式。千亩：依句法当为地名。《史记正义》应劭云："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为天下先。"瓒曰："籍，蹈籍也。"按：宣王不修亲耕之礼也。 虢(guó)文公：文王母弟虢仲的后代。虢，国名，在今陕西宝鸡县西。

⑨千亩：地名，在今山西介休县境。

⑩既亡南国之师：与姜戎作战失败时已经损失从南方江、汉间征集来的部队。 料民：调查登记人口以便征民。料，计数。

⑪仲山甫：人名，食采于樊，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南。

⑫幽王：公元前781—前771年在位。宫湦(shēng)：湦，一作生。

⑬三川：泾水、渭水、洛水。 震：地震。

⑭伯阳甫：人名，周大夫。

⑮序：次序，指自然常态或规律。 民乱之也：是幽王的政治行为扰乱了它。民，不敢直接指斥幽王而托言民。

⑯阳伏：阳气压伏在下。 阴迫：阴气逼迫阳气。 烝：上升。

⑰实震：发生了地震。 所：指应有位置。 填(zhèn)阴：被阴气镇伏。填，通"镇"。

⑱阳失而在阴：阳气失掉原来的位置处在阴气的下面。 原：指河流源泉。 塞：阻塞。 国必亡：古人认为国家依靠山河的气运而存在，所以河流源塞国家就会灭亡。

⑲演：水土气通为演，土润湿可生长作物以供民用。

⑳伊：伊水。 洛：洛水(河南洛水)。禹都阳城，迫近伊洛，所以伊洛枯竭就预示夏亡。 河：黄河。商都于卫，河水流过，所以黄河因改道而原河道枯竭，也表示商代要亡。

㉑二代之季：指夏桀和商纣。季，末世，末代。

㉒数之纪：数起于一，终于十，至十就变更，所以称纪。纪，表示单元。

【译文】

厉王的太子名叫静的匿藏在召公的家中，国中的百姓听说了，

就围住他。召公说："过去我曾经多次劝谏国王，国王不依从，以至于有了这次患难。现在杀了国王的太子，国王将会认为我把他当作仇敌而发泄怨恨愤怒吧？一个事奉君主的人，即使是处在危险之中也不仇视怨恨，受到责备也不发怒，更何况是事奉天子呢！"于是用他自己的儿子来顶替国王的太子，太子终于脱掉了包围。

召公、周公两位辅相负责处理政事，这个期间的名号叫做"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太子静在召公的家中成长起来，二位辅相于是共同决定扶立他做国王，这就是宣王。宣王登临王位，二相辅佐他，修治政事，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优秀传统风尚，四方诸侯重新宗奉周家王室。十二年，鲁国武公前来朝拜。

宣王采取忽视农事的态度不到千亩去耕种籍田，虢文公进谏说："不可以不去耕种籍田。"宣王不听。三十九年，在千亩地方交战，宣王的军队被姜氏的一支戎族打败而整体溃散了。

宣王既然亡失了被姜戎打败的从江、汉之间征集来的军队，于是在太原地区计点民众数字准备征兵。大臣仲山甫进谏说："民众是不可以计点而征兵的。"宣王不听劝谏，结果还是计点了民众数字以便征兵。

四十六年，宣王逝世，儿子幽王宫湦继位。

幽王二年，西周都城附近的渭水、泾水、洛水三条河流的区域内都发生了地震。大夫伯阳甫说："周家将要灭亡了。天地的自然之气，不会失掉它的运行秩序；假若失掉了它的运行秩序，那是有人扰乱了它。阳气伏在下面不能排出，受到阴气的逼迫不能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地震发生。现在三条河流区域内确实发生了地震，这是因为阳气失掉了它在上的位置而被阴气所镇伏。阳气失掉了它的位置而处在阴气的下面，河流的源泉一定会被堵塞；河流的源泉堵塞关系到立国的气运，国家必定灭亡。水土气息通畅湿润可以生长作物来供民众应用。土气不能通畅湿润，民众就会缺乏财货物用，不灭亡还等待什么？从前伊水、洛水枯竭夏代就灭亡，黄河

枯竭商代就灭亡。现在周家的德运就像夏、商二代的末年了，国家河流的上源又被堵塞，堵塞水流一定会枯竭。一个国家的气运必定依靠山川，山陵崩塌河流枯竭，这就是亡国的征兆。河流枯竭一定会引起山陵崩塌。假若国家灭亡不会超过十年，这是数起于一终于十至十又另起头绪决定的。上天要抛弃哪个国家，它的灭亡就不会超过十年。"正是这一年，渭水、泾水、洛水三条河流枯竭，岐山崩塌。

【原文】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①]。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②]。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③]。"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④]。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⑤]。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⑥]。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⑦]。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⑧]。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⑨]。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⑩]。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⑪]。"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⑫]。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⑬]。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⑭]。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

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15]。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16]。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17]。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18]。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19]，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20]。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21]。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22]。

【注释】

①褒：诸侯国名，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姒姓。褒姒，是褒国进献的女子。

②申：诸侯国名，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③伯阳：即伯阳甫。　史记：史官所记，泛指史记。

④卜：占卜。　去：赶走。　止：留住。

⑤漦(lí)：唾液。

⑥布币：陈列祭物丝织品。　策告：宣读册文向龙神祷告。　椟(dú)：木匣。椟用为动词，指收藏在匣内。　去之：除掉漦的痕迹。

⑦比：接连。

⑧裸：裸体。　譟(zào)：大声吵闹。

⑨玄鼋(yuán)：《史记索引》"蜥蜴也"。

⑩童妾：小女婢。　龀(chèn)：女孩七岁换牙。　遭：遇上。　既笄(jī)：已经成年。笄，指可插簪子的年龄。

⑪檿(yǎn)弧：山桑木所制的弓。　箕服：箕木所制的箭袋。

⑫卖是器：指卖桑木弓箕木箭袋。

⑬乡者：从前。

⑭请入：请求进献。

⑮之：到。

⑯万方：指千方百计。

⑰烽燧(suì)：古代边疆的报警系统，在高土台上燃薪柴，昼见烟，夜见光，传递信息。

⑱用事：主持政事。

⑲佞巧：善花言巧语而且奸诈。

⑳缯：国名，姒姓，在今山东枣庄市东。

㉑骊(lí)山：山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周赂(lù)：周王室所藏财物。

㉒乃即申侯：就与申侯商议。平王：公元前770—前720年在位。其元年，为春秋时期之始。《竹书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西周尽。

【译文】

三年，幽王宠爱褒姒。褒姒生了儿子伯服，幽王就想废掉太子。太子的母亲是申国诸侯的女儿，成为了幽王的王后。后来幽王得到了褒姒，非常喜欢她，就想废掉申后，同时除去太子宜臼，再立褒姒做王后，让伯服做太子。周朝的太史伯阳甫读了有关历史记载的书籍以后说："周家要亡国了。"从前在夏后氏衰败的时候，有两条神龙降落在夏帝宫庭内自己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位先君。"夏帝占卜：杀掉它们或赶走它们或把它们留在宫庭内，三种情况都不吉利。再占卜，请求将它们的唾液留下收藏起来，就吉利了。于是陈列祭品并宣读策文告诉神龙，神龙飞去而它们的唾液留下来了，用匣子藏起唾液并擦去它的痕迹。夏代灭亡，藏唾液的匣子传给了殷家。殷代灭亡，又把这只匣子传给了周家。经过连续三代，谁也不敢打开这只匣子。到了厉王的末年，打开匣子来观看当中藏的唾液。唾液完全流落于宫庭的地面上，不能除掉。厉王让妇人们光着身子大声吵嚷，流在地上的唾液就变化成了一只黑色的类似蜥蜴的动物，因而进入了厉王的后宫。后宫一个已满七岁的童妾遭遇上这只动物，结果这个小女婢到了插簪子的成年时期，没有丈夫就生

下了小孩，她害怕就把小孩抛弃了。宣王的时期小女孩们唱歌谣说："山桑做的箭弓箕木做的箭袋，实在是它们会亡掉周的国家。"于是宣王听说了，有一对夫妇正是出卖这种箭弓箭袋的人，宣王派人要把他们抓起来杀掉。这对夫妇就在道路上逃跑，正好遇见了从前后宫那个小女婢所抛弃的妖孽孩子出现在道路上，听到这个妖子夜晚啼哭，因为哀怜就把她收养下来。这对夫妇就跑掉了，奔逃到了褒国。褒国人有罪过，请求献上这个小女婢所生下又抛弃了的女子给国王以赎免罪过。这个被抛弃的女子出自于褒国，这就是褒姒。当幽王三年的时候，幽王去到后宫，看见了褒姒就爱幸她，生下了儿子伯服。终于废除了申后和太子，让褒姒做皇后，伯服做太子。太史伯阳甫就说："祸患形成了，已经是无可奈何了！"

褒姒不喜欢笑，幽王想尽了各种办法想让她笑，不管怎么做还是不笑。幽王在边境上高筑了烽火台和大的鼓风箱，如有敌寇到达就点燃烽火。四方诸侯们见到烽火都带兵来到了，到了一看并没有敌寇，褒姒于是大笑。这个做法能让褒姒大笑幽王就非常高兴，所以就多次点燃烽火。这样以后失掉了信任，四方诸侯越到后来也就更加不带兵来到了。

幽王任命虢石父做卿士，执掌政治权力，国内的百姓都很怨恨。虢石父为人谄佞巧诈，善于奉承贪好财利，幽王却信用他。他又参与废掉了申后，除去了太子。申侯愤怒，联合缯国、西方夷族犬戎来进攻幽王。幽王点燃烽火征求诸侯救兵，诸侯救兵没有哪个来到的。就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俘虏了褒姒，将周朝的财物全部收取回到西方去了。于是四方诸侯就与申侯的商议共同扶立原来幽王的太子宜臼，这就是平王，来供奉周家的祭祀。

【原文】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①]。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②]。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③]。桓王，平王孙也。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④]。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⑤]。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⑥]。八年，鲁杀隐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⑦]。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⑧]。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⑨]。辛伯告王，王杀周公[⑩]。王子克奔燕。

十五年，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⑪]。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⑫]。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阆立[⑬]。

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颓，颓有宠[⑭]。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⑮]。惠王奔温，已居郑之栎[⑯]。立釐王弟颓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⑰]。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颓，复入惠王。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⑱]。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⑲]。

【注释】

①方伯：诸侯中的首领。

②鲁隐公元年是公元前722年，《春秋》记事之始。

③桓王：公元前719—前697年在位。

④不礼：不以礼相待。

⑤与鲁易许田：郑有周王朝赐给的助祭邑祊(bēng)田，在今山东费县，近鲁；鲁有周成王赐给的朝见时住宿的邑田在许，故称许田，在今河南许昌，近郑。郑蔑视周王而与鲁交换邑田，是一种报复行为。

⑥许田：当为祊田。 用事太山：即祭祀太山。

⑦郑射伤桓王：繻(rú)葛之战，郑国祝聃(dān)射中桓王的肩。

⑧庄王：公元前696—前682年在位。

⑨王子克：庄王弟，名子仪。桓王宠爱子仪，让周公黑肩辅佐他。

⑩辛伯：周大夫。 告王：报告庄王。

⑪釐王：公元前681—前676年在位。

⑫齐桓公始霸，会诸侯于鄄(juàn)，事在公元前679年。

⑬惠王：公元前676—前652年在位。阆(làng)：《世本》名毋凉。

⑭姚：姓。 颓：公子颓，庄王子，釐王弟，惠王之叔。

⑮囿(yòu)：动物饲养园地。 《左传》记载的五人是蒍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

⑯温：邑名，在今河南温县。 已，不久。 栎(lì)：郑大邑，在今河南禹县。

⑰遍舞：一一演奏六代之乐。即四个文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磬》，禹时的《大夏》；二个武舞，殷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郑、虢君：即郑厉公突与虢公林父。

⑱伯：即方伯。

⑲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

【译文】

平王继位，把京城往东迁徙到洛邑，避免西方戎族的寇害。

平王的时候，周朝王室衰败微弱，诸侯互相之间强国兼并弱国，齐国、楚国、秦国、晋国开始强大，政治形势由四方诸侯中的首领所左右。

四十九年，鲁国的隐公就君主之位。

五十一年，平王逝世，太子泄父早已死亡。让太子的儿子林继位，这就是桓王。桓王，是平王的孙子。

桓王三年，郑国的庄公来朝拜，桓王不以应有的礼仪相待。五年，郑国怨恨，不经过周天子许可就直接用祊田掉换鲁国的许田。许田(应为"祊田")，是周王赐给郑国的在天子去祭祀泰山的时候用作郑国协助天子祭祀的邑田。八年，鲁国人杀了隐公，立了桓公。十三年，讨伐郑国，郑国将领用箭射伤桓王，桓王离开郑国回来。

二十三年，桓王逝世，儿子庄王佗继位。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想杀死庄王让王子克继位。大夫辛伯报告给庄王，庄王杀了周公。王子克奔逃到了燕国。

十五年，庄王逝世，儿子釐王胡齐继位。釐王三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五年，釐王逝世，儿子惠王阆继位。

惠王二年。当初，庄王的宠姬姚姓女子，生了儿子名叫颓，颓受到宠爱。等到惠王就位，强夺了他大臣蔿国的园地用作自己饲养动物的苑囿。所以大夫边伯等五个人一起作乱，计划召来燕国、卫国的军队，攻伐惠王。惠王逃奔到温地，不久又居住在郑国的栎地。边伯等扶立釐王的弟弟颓做国王。他们娱乐用尽了各种音乐舞蹈。郑国、虢国的国君知道了都很愤怒。四年，郑国和虢国的国君攻伐杀死了周王颓，重新送回惠王。惠王十年，颁布策令赐齐桓公做诸侯的首领。

二十五年，惠王逝世，儿子襄王名叫郑的继位。

【原文】

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①。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②。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国、高在[3]。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4]。”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5]。”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九年，齐桓公卒。十二年，叔带复归于周。

十三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6]。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7]。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8]。子颓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9]？”王不听。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10]。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11]。富辰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从[12]。”王不听。十六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13]。富辰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王以我为怼乎[14]？”乃以其属死之[15]。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16]。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氾[17]。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18]。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19]。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20]。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21]。

顷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22]。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王[23]。

【注释】

①惠后：惠王之后，《左传》说即陈妫(guī)。

②平戎：与戎族讲和。平，和。戎伐周，晋伐戎救周，所以让戎族与晋讲和。

③贱有司：地位低下的小臣。有司，官员。 国、高：天子任命的齐国守臣国氏与高氏，地位都居上卿。

④节春秋：按春秋聘享的时节。 陪臣：重臣，天子的臣子（诸侯）的臣子。 敢：斗胆，冒昧。

⑤舅氏：齐太公（姜尚）女为周武王的王后，所以齐为周的舅家。这里视管仲为齐的使臣。

⑥滑：姬姓之国，在今河南偃师县南。 游孙、伯服：二人都是周大夫。 请滑：为滑讲情。

⑦入：指惠王被郑、虢送回京都。不与厉公爵：惠王把玉爵送给了虢公，而没有送给郑厉公。爵：酒杯。 与：褊袒。 卫滑：卫、滑二国。滑从郑而违叛，郑伐滑，滑诉于襄王，襄王以滑与卫，所以郑怨襄王。

⑧富辰：周大夫。 东徙：指平王东迁。 依：依靠。

⑨由定：由……所平定。

⑩降：派遣。

⑪德：感激。

⑫劳：勋劳、好处。

⑬谭伯：周大夫。

⑭不出：不挺身而出。

⑮属：私人部属。 死之：与狄人作战而死。

⑯党：党徒，亲信。 开：开路。

⑰氾（fàn）：郑地，在今河南襄城县境。

⑱取：同“娶”。

⑲珪（guī）：用作凭信的玉器。 鬯（chàng）：祭祀降神用的香酒。 河内地：黄河北岸的土地，指杨樊、温、原、攒茅的田地。

⑳河阳：晋地，在今河南孟县西。 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狩：巡视。晋文公以臣召天子，违礼，忌讳直书，故委婉地说是天子巡狩。

㉑顷王：公元前618—前613年在位。

㉒匡王：公元前612—前607年在位。

㉓定王：公元前606—前586年在位。

【译文】

襄王的母亲早已死去，后母叫惠后。惠后生了叔带，受到惠王的宠爱，襄王害怕他。三年，叔带和戎族、翟族谋画进攻襄王，襄王就想诛杀叔带，叔带奔逃到了齐国。齐桓公派管仲到周去让他们与戎族讲和，派隰朋到晋国叫他们与戎族讲和。襄王用对待上卿的礼节款待管仲。管仲推辞说："臣下是个低贱的小官，还有天子任命的齐国守臣国氏、高氏两位上卿存在。如果他们按照春秋朝聘的时节来承奉您王的命令，您还能用什么礼节接待他们呢？我作为是您臣子齐侯的臣下冒昧地请求辞却。"王说："你是我舅父家的使者，我嘉奖你的勋劳，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最终受到下卿的礼仪款待回国了。九年，齐桓公去世。十二年，叔带重新回到周家。

十三年，郑国攻伐小国滑国。襄王派大夫游孙、伯服去替滑国讲情，郑国人把他俩囚禁起来。郑文公怨恨周惠王被送回京都后没有把玉制酒杯送给郑厉公，又怨恨周襄王偏向卫国和滑国，所以把伯服囚禁了起来。襄王发怒，将要利用翟族讨伐郑国。大夫富辰进谏说："大凡我们周家向东迁都，依靠的是晋国、郑国。子颓作乱，又是由郑国平定的，现在能因为一点小怨就抛弃它吗？"王不听从。十五年，惠王派翟族军队来讨伐郑国。王感激翟族人，将要娶翟族女子做王后。富辰进谏说："平王、桓王、庄王、惠王都受过郑国对王室的勤劳，王抛弃亲族，亲近翟族，不可这么做。"王不听从。十六年，王贬黜了翟族王后，翟族人前来诛讨，杀了大夫谭伯。富辰说："我多次劝谏不听从，如果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王会认为我在怨恨他吧？"于是就让他的私家部属去和翟族人进行拚死战斗。

当初，惠王王后想让王子叔带继位，所以用她的亲信去为翟族人开路，翟族人就进入了周家境地。襄王出逃奔走到郑国，郑国安置襄王居住在氾地。子带立为国王，把襄王所贬黜的翟族王后娶过来和她一起居住在温地。十七年，襄王向晋国报告情况紧急请求援

救，晋文公出兵送襄王回周并诛杀叔带。襄王于是给晋文公颁赐了用作凭信的玉器圭、祭祀用的香酒鬯、射箭用的弓矢，策命他为四方诸侯的首领，把河内地区让给晋国。二十年，晋文公召去襄王，襄王和晋文公在河阳、践土相会，四方诸侯都来朝拜，因为避忌以臣召君这样的事实所以在文字书写时只是说"周天子在河阳巡视"。

二十四年，晋文公去世。

三十一年，秦穆公去世。

三十二年，襄王逝世，儿子顷王壬臣继位。

顷王六年，逝世，儿子匡王班继位。

匡王六年，逝世，弟弟瑜继位，这就是定王。

【原文】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①]。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②]。十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已而复之。十六年，楚庄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简王夷立[③]。简王十三年，晋杀其君厉公，迎子周于周，立为悼公。

十四年，简王崩，子灵王泄心立[④]。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

二十七年，灵王崩，子景王贵立[⑤]。

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蚤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⑥]。猛为悼王[⑦]。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⑧]。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⑨]。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⑩]。

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

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11]。

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12]。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13]。

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14]。

二十八年，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15]。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16]。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17]。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注释】

①陆浑之戎：当时在今河南伊川和嵩县境。 次洛：停驻在洛水上。 问九鼎：表现出要取代周王朝的野心。

②王孙满：周大夫。 应设以辞：设辞以随机应对。

③简王：公元前585—前572年在位。

④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年在位。

⑤景王：公元前544—前520年在位。

⑥子朝、子猛、子丐：都是景王的儿子，子猛和子丐是同母兄弟，子朝是庶长子。

⑦悼王：公元前520年在位。

⑧敬王：公元前519—前476年在位。从王城东徙成周。

⑨泽：晋地，在今山西晋城市境。

⑩诸侯城周：诸侯给周天子修筑都城。

⑪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479年。

⑫元王：《世本》名赤。公元前475年—前469年在位。其元年是战国时期的开始。

⑬定王：《世本》作贞王。公元前468—前441年在位。

⑭三晋：指韩、赵、魏。

⑮哀王：公元前 441 年在位。

⑯思王：公元前 441 年在位。

⑰考王：公元前 440—前 426 年在位。

【译文】

定王元年，楚庄王讨伐陆浑地区的戎族，路过的时候驻扎在洛地，因为有取代周王朝的野心就派人询问传国宝九鼎的情况。定王派大夫王孙满设法用言辞去应对，楚国的军队于是就离去了。十年，楚庄王围攻郑国，郑国国君投降，不久又恢复了郑国。十六年，楚庄王去世。

二十一年，定王逝世，儿子简王夷继位。简王十三年，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厉公，从周迎来了子周，立他做国君，就是悼公。

十四年，简王逝世，儿子灵王泄心继位。灵王二十四年，齐国的崔杼弑杀他们的国君庄公。

二十七年，灵王逝世，儿子景王贵继位。

景王十八年，王后所生的太子圣而过早去世。二十年，景王喜爱子朝，想立他做国君，正碰上自己逝世，子丐和他亲信同子朝争着要做国君。国内的百姓扶立长子猛做国君，子朝就进攻杀死了猛。猛继位不久又被杀所以称做悼王。晋国人又攻打子朝而让丐继位，这就是敬王。

敬王元年，晋国人要把敬王送进来，子朝已经自立为王，敬王不能送进来，居住在泽地。四年，晋国带领诸侯国送敬王回到周，子朝降做臣子，诸侯国替周修筑都城。十六年，子朝和他的亲信们再次作乱，敬王逃奔去了晋国。十七年，晋定公又把敬王送回到周。

三十九年，齐国田常杀死他的国君简公。

四十一年，楚国灭掉陈国。孔子去世。

四十二年，敬王逝世，儿子元王仁继位。

元王八年，逝世，儿子定王介继位。

定王十六年，晋国韩、赵、魏三家灭掉了智伯，各自分有智伯原有的土地。

二十八年，定王逝世，长子去疾继位，这就是哀王。哀王即位三个月，弟弟叔攻袭杀死哀王而自行继位，这就是思王。思王继位五个月，少弟嵬进攻杀死思王而自行继位，这就是考王。哀王、思王、考王这三个王都是定王的儿子。

【原文】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①。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②。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③。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④。是岁盗杀楚声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⑤。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⑥。"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⑦。显王五年，贺秦献公，献公称伯。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⑧。二十五年，秦会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⑨。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

四十八年，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⑩。

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⑪。

王赧时东西周分治[12]。王赧徙都西周[13]。

【注释】

①威烈王：公元前425—前402年在位。

②河南：即成周，今洛阳市。 桓公：西周桓公，名揭，都王城，在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西濒涧水。 周公：周庄王杀周公黑肩之后，世袭辅佐周王的周公之职便空缺，西周桓公加以接续。

③巩：今河南巩县。 奉王：拱卫周王。 东周惠公：巩县在洛阳之东，又承袭父号，所以称东周惠公。

④安王：公元前401—前376年在位。

⑤烈王：公元前375—前369年在位。

⑥儋(dān)：周太史之名。 始周与秦国合：指秦的祖先事奉周，未另为分封。 而别：指秦襄公在公元前770年被周平王封为诸侯。 复合：指秦于公元前256年灭周。 霸王者：指秦始皇统一天下。太史儋的说法是一种神秘附会。

⑦显王：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

⑧文武胙：祭祀文王、武王以后的祭肉。致胙是周王对诸侯的特殊礼遇。

⑨致伯：送给方伯的称号。

⑩慎靓(jìng)王：名定。公元前320—前315年在位。

⑪赧(nǎn)王：名延。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周代最末一位君王。

⑫分治：完全各自为政。

⑬徙都西周：周赧王由成周西迁于王城。

【译文】

考王十五年，逝世，儿子威烈王午继位。

考王分封他的弟弟在河南成周，这就是封邑号西周的桓公，用他来接续黑肩被杀以后便空缺了的周公的官职。桓公去世，儿子威公相替继位。威公去世，儿子惠公相替继位，于是封他的少子在巩地来奉承周王，称号叫东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受到震动。策命韩、魏、赵做独立的诸侯国。

二十四年，逝世，儿子安王骄即位。这一年，强盗杀死了楚声王。

安王继位二十六年，逝世，儿子烈王喜继位。烈王二年，周的太史儋见到秦献公说："开始周是和秦国合在一起，而后来秦国因为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就分别了，分别以后五百年要重新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以后十七年成为霸王的人要出现了。"

十年，烈王逝世，弟弟扁继位，这就是显王。显王五年，向秦献公表示道贺，献公在诸侯中称做方伯。九年，把祭祀周文王、武王的祭肉致送给秦孝公。二十五年，秦在周的中心地带会见四方诸侯。二十六年，周把方伯的称号正式送给秦孝公。三十三年，向秦惠王表示道贺。三十五年，把祭祀周文王、武王的祭肉致送给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自称王号。从此以后诸侯就都称王号。

四十八年，显王逝世，儿子慎靓王定继位。

慎靓王继位六年，逝世，儿子赧王延继位。

周王赧的时候，东周公、西周公各自为政。周王赧把都城从成周迁到西周的王城。

【原文】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①]。司马翦谓楚王曰："不如以地资公子咎，为请太子[②]。"左成曰："不可，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③]。不如请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请令楚(贺)〔资〕之以地[④]。"果立公子咎为太子。

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⑤]。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

之[6]。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7]。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8]。为王计者，周于秦因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以疏之于秦。周绝于秦，必入于郢矣[9]。"

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于韩；不借畏于秦。史厌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10]。公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11]。又谓秦曰'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12]，是受地于韩而听于秦[13]。"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于南阳？周君将以为辞于秦[14]。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为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德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15]。"

【注释】

①西周武公：《战国策》作东周武公。　適：嫡子。

②司马翦：楚臣。　资：资助，帮助。

③左成：楚臣。　公之知困：你的智谋困迫，即计划落空。　交流：交往疏远。

④孰：谁。　微告：暗示。

⑤宜阳：韩地，在今河南宜阳县。

⑥以周为秦：楚出兵救，周也为韩出兵，楚怀疑周是出兵帮助秦。　故：缘故。

⑦苏代：苏秦之弟，战国时著名策士。　甚于楚：超过了周之为楚。　周秦：周、秦相近，秦内心想并吞而外表上显示对周和睦，所以当时诸侯都称之为周秦。

⑧精：精妙设计。

⑨郢(yǐng)：楚都，此指鄢郢，在今湖北宜城县南。

⑩史厌：谋士。　周君：西周武公。　韩公叔：一作何公叔，韩国当权的臣子。　绝：穿越。　信：相信。

⑪与：送给。　质：人质。　之：往，到。

⑫强：勉强，硬要。

⑬辞：言辞，理由。　听于秦：取得秦国的理解。

⑭恶：厌恶，不愿意。　故：故意，特地。　南阳：在今河南济源市至获嘉县一带。　辞：借口。

⑮德：感激。使动用法。　尽：意谓全都交给韩国。

【译文】

西周武王名共的太子死去，有五个庶子，没有嫡子可立。司马翦对楚王说："不如用地资助公子咎，替他请求立为太子。"左成说："不可以这样做。周如果不听从，这就使您的智谋受到困迫而和周的交往会更加疏远了。不如探问周君想立哪个儿子做太子，用暗示的方式告诉司马翦，司马翦再请求让楚国用土地来资助他。"果然立了公子咎做太子。

八年，秦国进攻韩国宜阳，楚国救援宜阳。楚又因为周也出兵怀疑周是帮助秦国的缘故，将要攻伐周。著名策士苏代替周游说楚王说："为什么要促使形成让周帮助秦国这样一种祸患呢？说周帮助秦国超过了帮助楚国的，是想让周纳入秦国的势力，所以称做'周秦'。周知道他不可解脱，一定会纳入秦国，这是帮助秦国取得周的最精妙的计策，替王您计谋的话，周帮助秦国因而善待他，不帮助秦国也同样善待他，来让他和秦国疏远。周和秦国断绝交往，一定会纳入楚国了。"

秦国借用西周与东周之间的道路，将要去攻伐韩国，周感到恐惧，借给秦国就畏怕韩国，不借又害怕秦国。谋士史厌对周君说："何不派人去对韩公叔说'秦国之所以敢于穿过周来攻伐韩国，是相信东周的缘故。您何不给予周一些土地，派出可以作人质保证的使者去到楚国'，秦国一定怀疑楚国，不相信周，这样韩国就不会受到攻伐了。又对秦国说'韩国勉强给予周一些土地，便是让秦国来怀疑周，周不敢不接受。'秦国一定没有什么托辞而让周不接受，这样就可以从韩国接受土地而又听从秦国。"

秦国召唤西周君，西周君害怕前往，特地派人对韩王说："秦国召唤西周君，将要让他派兵攻打您王的南阳，您王何不出兵到南阳？周君将可以用您的出兵作为托辞对付秦国。周君不进入秦国，秦国也一定不敢越过黄河来攻打南阳了。"

东周和西周之间开战，韩国救援西周。有人替东周游说韩王说："西周是过去的天子的国家，有很多著名器物贵重宝玉。王您按兵不出动，可以使东周感激您，而西周的宝物一定可以尽归韩国了。"

【原文】

王赧谓成君①。楚围雍氏，韩征甲与粟于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告之②。代曰："君何患于是。臣能使韩毋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③。"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代见韩相国曰："楚围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④。今相国乃征甲与粟于周，是告楚病也⑤。"韩相国曰："善。使者已行矣⑥。"代曰："何不与周高都？"韩相国大怒曰："吾毋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⑦？"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于韩也，秦闻之必

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为不与[8]？”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

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皆白起也[9]。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危矣[10]。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扼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11]？”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12]。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13]。”今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14]。公不如称病而无出’。”

【注释】

①成君：意即名义上的周王。按：此句下疑文有脱漏。

②雍氏：韩地，在今河南禹县东北。

③高都：韩地，今河南洛阳市南。

④期：预期。　楚病：楚兵弊弱。

⑤告楚病：告诉楚国说韩国已经疲弊。

⑥此处《战国策》作“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依上下文意，“已行”，当不得为“停止出发”，似应为“已经出发”。

⑦多：幸甚，足够。

⑧折：转。　弊：破败。　完：完整。

⑨苏厉：苏秦、苏代之弟，亦战国时著名策士。　扑：打败。　师武：一作犀武，魏将。　蔺：赵地，在今山西离石县西。　离石：赵地，在今山西离石县。　白起：秦国名将。

⑩塞：指伊阙塞，在今洛阳市南。　梁：即魏国。

⑪释:放开。 扼(è):握住。

⑫支左诎右:支撑左手,弯曲右手,指拉弓射箭的姿势。

⑬善息:射得最好的时候停下来。息,停手。 少焉:过了不多久。 拨:拉歪。 钩:不直。

⑭倍:通"背",背对。

【译文】

王赧称作名义上的周王。楚国包围韩国的雍氏,韩国向东周征取甲兵和粟粮,东周君恐惧,召来苏代告诉他这种情况。苏代说:"这件事有什么可忧虑的!臣下我能够让韩国不来征取周的甲兵和粟粮,又能够替您得到韩国的高都。"周君说:"您假若能做到,我将让整个国家都听您的。"苏代去见韩国的相国说:"楚国包围雍氏,预期三个月攻下来,现在五个月了攻不下来,这是楚国已经疲弊了。现在相国还去东周征取甲兵和粟粮,这是告诉楚国韩国感到疲弊了。"韩相国说:"很好。但是派去的使者已经出发了。"苏代说:"何不把高都给周?"韩相国非常恼怒说:"我们不去东周征取甲兵和粟粮也算已经足够了,什么原因还要把高都给周?"苏代说:"把高都给周,这是周反过来又投靠到韩国来了,秦国听说了一定会对周特别忿怒,就不会和周通使往来,这是拿损失高都却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周国,为什么不给?"相国说:"很好。"果真把高都给了周。

三十四年,苏厉对周君说:"秦国攻破了韩国、魏国,打败了魏国将领师武,北边取得了赵国的蔺邑、离石的人,都是白起。这是他善于用兵,又有天命的帮助。现在他又带着兵出了伊阙塞攻打梁国,梁国被攻破那么周就危险了。您何不派人游说白起呢?说'楚国有个养由基,是善于射箭的人。距离杨柳叶片一百步来用箭射,能够百发百中。左右两边观看的有数千人,都说他善于射箭。有一老夫出现在他身边,说:"很好,可以教你射箭的技术了。"养由基发怒,放开弓握住箭,说:"客人怎么能够教我射箭呢?"客人说:"不是

我能够教您支撑左手弯曲右手这样的射箭姿势。要说的是距离杨柳叶片百步远而来射它，百发百中射着了它，不是看到射得最好的时候就赶快停手，过一阵子气息衰弱力量疲倦，弓不正箭不直，射出一箭如果不中的话，百发百中的前功就尽弃了。”现在攻破韩国、魏国，打败魏国将领师武，北边取得赵国的蔺邑、离石，您的功劳已经很多了。现在又带着兵出伊阙塞，越过东周西周，背对着韩国，攻打梁国，一次举战不能成功，以前的功劳就全都抛弃了。您不如称说有病而不带兵出征’。”

【原文】

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①]。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②]。”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③]。犯请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图犯[④]。”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⑤]。因谓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将伐周也。王试出兵境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请後可而复之[⑥]。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後举事且不信[⑦]。不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最)〔冣〕曰：“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⑧]。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冣〕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⑨]。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⑩]，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弊，则令不行矣。”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11]。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12]。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13]。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三晋。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14]，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15]。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16]。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17]。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18]。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𢠸狐[19]。後七岁，秦庄襄王灭东、(西)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20]。

【注释】

①秦破华阳约：秦破坏条约在华阳袭击魏将芒卯。 华阳，亭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北。

②马犯：周臣。

③病：因害怕秦兵到来而害重病。

④图犯：图谋救援马犯。

⑤戍周：戍守西周都城。

⑥复：指答复献九鼎的事。

⑦心：指疑心。且：将。

⑧周冣(jù)：人名，周的公子。 冣，同"聚"。 誉：称赞。 应：西周地名，在今河南宝丰县南。 太后：秦昭王母宣太后芈氏。 养地：私邑，汤沐邑。

⑨声：声威。

⑩弊：疲弊。

⑪还其行：走到半道返回。

⑫三国：即韩、赵、魏三晋。

⑬听：探听。

⑭阳城：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 负黍：亭名，在河南登封县西南。

⑮约从：相约合纵。从，同“纵”。

⑯樛(liú)：姓。

⑰西周武公降秦事在公元前256年。

⑱周君：西周武公。

⑲惮(dàn)狐：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⑳既：尽。 不祀：无人主持祭祀，即亡国。周代凡三十七王，享国八百余年。

【译文】

四十二年，秦国破坏了和魏国订立的条约在华阳袭击了魏国将领芒卯。马犯对周君说：“请让我去叫梁国来周的国都筑城。”于是对梁王说：“周王忧惧秦国进攻而身犯重病，假若死去，我马犯作为周王的臣子一定也会死的。马犯请求把九鼎宝器通过我纳给您王，您王接受到九鼎应当想办法救援马犯。”梁王说：“很好。”因为相信马犯就给了他士卒，说是去戍守西周都城。因此去对秦王说：“梁国并不是要戍守西周都城，是将要攻伐周室而取九鼎宝器的，您王如果不信就试着出兵到边境来观望梁王的变化吧。”秦国果然出兵。又去对梁王说：“周王病得更严重了，马犯请求以后有可以办的时候再重新把九鼎宝器交给王。现在您王让士卒到了周国，诸侯各国都生了疑心，以后您要办什么事将不会相信。不如让这些士卒替周筑城，来隐瞒平息事端。”梁王说：“很好。”就让这些梁国士兵在周的国都筑城。

四十五年，周君到了秦国，客人对周的公子周冣说：“您不如称誉秦王的孝心，因而用周的应地作为秦王母亲宣太后的保养地，秦王一定会高兴，这样您就有了秦国的交情。交情好了，周君一定认

为是您的功劳。交情很坏，劝导周君进入秦国的人一定会有罪过了。”秦国进攻周，而周冣对秦王说：“替王您出主意的话是不进攻周。进攻周，周的地方狭小实在是不能得到利益，在声威上因为是进攻天子之国却让天下害怕。天下因为在声威上害怕秦国，一定向东去和齐国联合。军队因为进攻周而疲备，又让天下和齐国联合，那么秦国就不能称王天下了。天下的人想疲备秦国，就劝您王进攻周。如果秦国和诸侯都疲惫了，那么您的教令就不能在诸侯之间施行了。”

五十八年，韩国、赵国、魏国抗拒秦国。周让它的相国到秦国去，因为秦国轻视周的相国，他半路上返回。客人对相国说：“秦国是轻视是重视相国还不能知道。秦国想了解韩、赵、魏三国的情势。您不如赶紧去见秦王说‘请让我来给您探听东方三国的变化’，秦王一定会重视您。重视您，这就是秦国重视周，周因为您取得了秦国的重视；齐国重视周，那本来就有周聚在和好齐国，这样周就可以经常不失掉强国的交往。”秦国相信周，发兵进攻韩国、赵国、魏国。

五十九年，秦国攻取韩国的阳城、负黍，西周恐惧，背离秦国，和东方诸侯国相约合纵，率领天下的锐利军队出伊阙塞攻打秦国，让秦国不能够通往阳城。秦昭王愤怒，派遣姓摎的将军攻打西周。西周君奔走到秦国，叩头接受罪罚，完全献出它的土地三十六邑，人口三万。秦国接受它的献地和人口，归还它的国君让回西周去了。

周君、王赧去世，周家百姓就向东逃亡。秦国收取九鼎宝器，把西周公迁徙到惮狐地方。这以后的七年，秦国的庄襄王灭亡了东周。东、西周的土地都并入秦国，周朝的国运已经完全无人主持祭祀了。

【原文】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1]。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我)〔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2]。秦灭周。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将封太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3]。

【注释】

①综：谓综合考察。

②杜：地名，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北杜曲附近。

③汉武帝封周子南君在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上距汉建国之公元前206年是九十三年。故称汉兴九十有余载。 嘉：人名。 子南：封邑名，在今河南汝州市东。

【译文】

太史公说："学者们都说周讨伐纣以后，就把京城设置在洛邑，综合考察它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武王营建洛邑，成王让召公占卜是否可以设置京城，结果只把九鼎安放在这里，而周王室重新设都城在丰、镐。到了犬戎族打败了幽王，周王室于是迁徙到洛邑。所说的周公"安葬在我们京都的毕地"，毕地就在镐都东南的杜地当中。秦国灭亡了周。汉家兴起九十多年以后，天子将要到泰山封禅，往东方去视察到了河南，搜求周家的后裔，封给它的后代姬嘉三十里地，称号叫周子南君，地位等同列侯，以便供奉他先祖的祭祀。

史记全译卷五　　秦本纪第五

【解题】

本篇之记述秦的发展史，与《殷本纪》、《周本纪》性质全然相同。所述自伯翳之受舜赐姓嬴氏，至始皇帝之初并天下的兴国进程，突出了襄公之"始国"，穆公之称霸，孝公之变法，昭襄王之"业帝"等几个重要阶段，尤以叙穆公之称霸用笔最多，以其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取得了与东方诸侯齐桓、晋文相等的地位，显示了秦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在本纪叙事中兼述人物，本篇之写穆公，乃与《夏本纪》之记禹，《殷本纪》之记汤、纣，《周本纪》之记武王，具有同样的效果。可见《史记》的本纪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编年记事，而是包含着对帝王将相中英雄人物性格、行为的描绘、刻划，其体裁的运用是灵活的，内容是广阔的。

本篇与殷、周二纪截然不同的是，没有关于德治兴衰的记述与评议，这正表示了立国基础的不同及时势的各异，也表现了司马迁在分析中认识上的转变。秦穆公与由余对话中关于"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的议论，说明了礼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局限性，从而必须以力治来取代的特点，正是时势总体变化上的关键，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要把秦始皇以前的秦国发展史独立成一篇本纪的根本原因所在。以此亦足以辨析《史记》所设本纪体裁的基本立意，与后来确定的所谓"天子曰本纪"是不完全相同的。

本篇在孝公以后，自惠文君起，其记载内容多为攻伐拔取杀虏及其成就、进展，然于复杂纷争的世事，叙述却简洁、清晰、明快，这同样可见司马迁之有大势在胸而表现为视野开阔、文笔流畅的完

美风格。

【原文】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①。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②。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③。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④。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⑤。尔後嗣将大出⑥。"乃妻之姚姓之玉女⑦。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⑧。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⑨。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⑩。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⑪。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注释】

①颛顼：黄帝之孙，号高阳氏。　苗裔：后代子孙。

②玄鸟：燕子。　此传说与商代一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

③取："娶"之古字。　少典：部族名。　子：此指女儿。

④锡：通"赐"，赐予。　玄圭：黑色的玉圭。

⑤咨：叹词。　赞：助。　皂游(liú)：黑色的旌旗飘带，游，同"旒"。

⑥后嗣：后代。　大出：兴旺繁盛。《史记索隐》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

⑦玉女：好女子。梁玉绳《史记志疑》附案：玉女者，珍之也。

⑧柏翳(yì)：即伯益。

⑨其：指若木。　或：有的。　中国：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各国。

⑩御：驾车。

⑪太戊：商朝的第十位君主（据《辞海》后附《中国历史纪年表》〔附一〕），时复兴，称中宗。

【译文】

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代孙女，名叫女脩。女脩在织布的时候，有一只燕子掉落下一颗蛋，女脩把蛋吞吃了，生下了儿子大业。大业娶了少典部族的女子，名叫女华。女华生下大费，大费和大禹一起治理过水土。治水成功以后，舜帝赐黑色的玉圭给大禹。大禹在接受赏赐的时候说："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成这件事，也是因为有大费做助手。"舜帝说："喂，你大费，赞助禹治水成功，因此赏赐给你黑色的旌旗飘带。你的后代子孙将会兴旺繁盛。"于是舜把一个姚姓的好女子嫁给他做妻。大费行拜礼接受，辅佐舜调理驯服鸟兽，鸟兽大多被驯服，这就是柏翳。舜帝赐给他姓嬴。

大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大廉，就是鸟俗氏；另一个名叫若木，就是费氏。若木的玄孙名叫费昌，子孙们有些人居住在中原各国，有些人居住在夷狄地区。费昌正生活在夏桀的时候，他离开夏去归顺商族，做了替商汤驾车的御者，因此帮助商汤在鸣条打败了夏桀。大廉的玄孙名叫孟戏、中衍，中衍身体像鸟能说人话。太戊帝听说后进行占卜看任用他做御者是否吉祥，卦相吉利，就将他招来让他驾车并且给他娶了妻子。从太戊以后，中衍的后代子孙，就每世都有功劳，来辅佐殷国，因此嬴姓在商朝大多都显贵，最终成为了诸侯。

【原文】

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①。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

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②]。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③]”。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④]。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⑤]。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⑥]。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⑦]。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後也[⑧]。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⑨]。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⑩]。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⑪]。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⑫]。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⑬]。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⑭]。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⑮]。”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⑯]。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⑰]。

【注释】

①中潏(jué)：一作“仲滑”。　保：占有。　西垂：古地区名。殷、周时对约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的泛称。故亦可谓为当时的西部边境。

②石：意为求石。《史记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作石椁于北方。"以为石下脱"椁"字；梁玉绳《史记志疑》经考以为"石"当为"使"。录以备查。

③坛：祭坛。 霍太山：即霍山，也称太岳山，在今山西霍县东南。报：报祭。 铭：石棺上之刻字。 处父：蜚廉字。 华：光华，显耀。

④幸：宠幸。 宅皋狼：名号。孟增曾居皋狼而生衡父，故称。 皋狼，县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北。

⑤缪：即"穆"。 骥、温骊、骅骝、騄耳：均良马名。《史记索隐》按：《穆王传》曰赤骥、盗骊、白义、渠黄、骅骝、踰轮、騄耳、山子。此不具载八骏之乘。 驷：一车四马。

⑥徐偃王：徐国国君。徐，徐戎，亦称徐夷或徐方，本古族名，东夷之一。周初，以今江苏泗洪一带为中心建立徐国，后为楚所败，并于吴。

⑦赵城：古地名，在今山西洪桐县北。

⑧赵衰：晋国大夫，其势力发展后建赵国。

⑨蚤：通"早"。

⑩蒙：受、承。

⑪犬丘：古邑名，在今陕西兴平东南。 息：繁殖。

⑫汧(qiān)：渭水支流，源于陕西陇县西北。 蕃：繁殖。与"息"同义。

⑬適嗣：继承人。適，通"嫡"。非子非正妻所生，本不可为继承人。

⑭郦山：氏族名。《史记正义》申侯之先，娶于郦山。 戎胥轩：人名，仲衍之曾孙。

⑮附庸：此指次于诸侯的小国封君。

⑯邑之秦：即赐以秦地为封邑。秦，即秦亭，秦谷，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

⑰秦仲：公元前838—前822年在位。

【译文】

中衍的玄孙名叫中潏，居住在西戎，占有西垂地域，他生了儿子蜚廉。蜚廉生子恶来。恶来有力气，蜚廉善奔跑，父子都凭借材能力气事奉殷纣王。周武王讨伐殷纣王，一并杀了恶来。这时候蜚廉正在北方替纣王制作石椁，他回来以后，因为纣王已死而没有地

方禀报，就在霍太山筑坛向纣王报祭，在筑坛的时候得到一具石棺，上面有刻凿的文字说："上帝诏令处父不要参与殷人的叛乱，赐给你石棺来显耀你的氏族。"蜚廉死后，就葬在霍太山。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生了孟增。孟增被周成王宠幸，这就是宅皋狼。皋狼生了衡父，衡父生了造父。造父因为善于驾车被周穆王宠幸，穆王得到赤骥、温骊、骅骝、騄耳等四匹良马，到西方去巡回视察，欢乐得忘却了应该返回。徐偃王作乱的时候，造父替穆王驾车，长途急速返回周国，一日奔驰千里来阻止叛乱。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造父一族因此就姓赵。从蜚廉生了季胜以后，经过五代到造父，才另外分开居住在赵城。赵衰就是他们的后代。恶来革，是蜚廉的儿子，早已死亡。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女防。女防生了旁皋，旁皋生了太几，太几生了大骆，大骆生了非子。他们因为造父受到周朝的宠信，都蒙恩居住在赵城，姓赵。

非子居住在犬丘，喜好马匹和其他牲畜，并善于畜养繁殖。犬丘的人把这件事告知周孝王，孝王召见他，派他到汧水、渭水之间的地区去负责养马，马匹得到了大量繁殖。孝王想要把非子作为大骆的嫡传继承人。申侯的女儿是大骆的妻子，生下了儿子成已经是大骆的嫡子。因此申侯对孝王说："以前我的祖先娶郦山氏妇人所生的一女，嫁给中衍的曾孙戎胥轩做为妻室，生下了中潏，因为和周相亲的缘故而归附于周，占有周的西方边境，西方边境因为这样的缘故得到了和睦安宁。如今我又将女儿嫁给大骆做妻，生有嫡子成。申侯、大骆再次发展婚姻关系，西戎都来归服，因此大王才得称王。大王还是慎重考虑这件事吧。"于是孝王说："从前伯翳替舜帝主管畜牧，牧畜繁殖得很盛，因此就得到裂土封侯，被赏赐姓嬴。如今他的后代也替我繁畜马匹，我将分出土地封他做附庸之国。"在秦地建立城邑，使非子接续嬴氏的庙祀，称号叫秦嬴。也不废除申侯的女儿为大骆所生的那个儿子的嫡子地位，来安抚西戎。

秦嬴生了秦侯。秦侯在位十年，去世。秦侯生了公伯。公伯在

位三年，去世。公伯生了秦仲。

【原文】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①。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②。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③。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④。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⑤。"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⑥。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⑦。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適，数欺诸侯，诸侯叛之⑧。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⑨。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⑩。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⑪。

【注释】

①秦仲：《史记集解》引《毛诗序》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

也。"

②予：赐予。

③庄公：公元前821—前778年在位。

④西犬丘：即西垂。

⑤大父：祖父。

⑥襄公：公元前777—前766年在位。 代：依次更替，继任。

⑦丰王：疑是居于岐、丰的西戎之王。

⑧数欺：指幽王为取悦褒姒，多次举烽火以戏诸侯事。

⑨封爵之：赐给封地和爵位。

⑩国：指成为诸侯国。 聘享：诸侯国间互相访问，以礼相待。 骝驹：赤身黑鬃的小马。 羝(dī)羊：公羊。 各三：《史记志疑》以为当作"各一"。 祠：祭祀。 上帝：《史记志疑》以为当作"白帝"。 西畤(zhì)：在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所筑祭祀白帝的祭坛。

⑪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在位。

【译文】

秦仲在位三年，周厉王暴虐无道，有些诸侯反叛周王。西戎也反叛周王室。灭亡了犬丘、大骆的家族。周宣王登上王位，就任用秦仲做大夫，讨伐西戎。西戎杀死了秦仲。秦仲在位二十三年，死在西戎。他有五个儿子，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名叫庄公。周宣王就召来庄公和他的兄弟五人，给他们七千士兵，让他们去讨伐西戎，打败了西戎。于是周宣王再次赏赐秦仲的后代，包括他们先人大骆受封的犬丘之地在内一并都划归他们所有，并任命他们做西垂大夫。

庄公居住在他们的故地西犬丘，生了三个儿子，其中的长子名世父。世父说："西戎杀害了我的祖父仲，我要不杀死戎王就不敢再进城来居住。"于是带领士兵去攻打西戎，把继承王位的权利让给他的弟弟襄公，襄公成了太子。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太于襄公依照更替次序继承了王位。襄公元年，把他的妹妹缪嬴嫁给丰王做

妻子。

襄公二年，西戎兵围犬丘，世父领兵反击敌人，被西戎人所俘虏。过了一年多，西戎又把世父放了回来。七年春天，周幽王信用褒姒而废除太子，立褒姒的儿子做嫡子，屡次欺辱诸侯，致使诸侯反叛他。西戎部族的犬戎和申侯联合侵伐周室，在郦山下杀死了周幽王。而秦襄公统率军队援救周室，作战非常努力，立有战功。周室为了避开犬戎的战难，把京都向东迁至洛邑，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做诸侯，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赏赐给他。平王对襄公说："西戎无道，侵犯中夺取了我岐山、丰水的土地，秦国如果能攻打并驱逐戎人，就可以拥有这片土地。"并和襄公盟誓，赐给他封地和爵位。襄公因此开始使秦国成为了诸侯国，和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者，行用聘享的礼节，又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只，在西畤祭祀上帝。十二年，襄公讨伐戎族到达了岐山，去世。他生了文公。

【原文】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①]。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获为诸侯[②]。"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③]。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④]。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⑤]。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十九年，得陈宝[⑥]。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⑦]。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⑧]。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⑨]。竫公子立，是为宁公[⑩]。

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⑪]。遣兵伐荡社[⑫]。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⑬]。四年，鲁公子翚弑其君隐公[⑭]。

十二年，伐荡氏，取之。宁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15]。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16]。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注释】

①西垂宫：宫殿名，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

②会：二水会合处，在今陕西省宝鸡县。

③营邑：营建城邑。

④鄜(fū)畤：在鄜(在今陕西富县)所筑的祭天地之坛。 三牢：指牛、羊、猪。牢，祭祀用的牲畜。

⑤史：史官。秦有史官记事始于此。

⑥陈宝：约为一块异石，后演绎为神话。《史记索隐》按：《汉书·郊祀志》云"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来，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牢祠之，号曰陈宝。"苏林云"质如石，似肝"。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

⑦三族之罪：诛灭父族、母族、妻族。

⑧丰大特：丰，丰水；特，公牛。《史记正义》转引《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⑨西山：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北。

⑩宁公：公元前715—前704年在位。

⑪平阳：古地名，在今陕西宝鸡县东。

⑫荡社：城邑名，在今西安市之南。《史记索隐》云：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

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

⑬亳(bó)：西戎中的一支，大约是成汤的后裔，邑于荡社。

⑭翚(huī)：即羽父，鲁国大夫，他杀隐公而立桓公。　隐公：鲁国国君，名息姑，公元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十一年，为孔子所作《春秋》记事的第一位国君，故《史记》诸国记事多及之。

⑮武公：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　德公：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　出子：即出公，公元前702—前698年在位。　鲁姬子：非武公与德公之生母，乃宁公之另妾。

⑯大庶长：秦爵名。秦二十级爵中之第十八级。

【译文】

文公元年，居住在西垂宫。三年，文公领兵七百人向东狩猎。四年，来到了汧水和渭水的交会处，文公说："过去周王曾经把这里赐给我们的祖先秦嬴做封邑，后来终于获得封赏成了诸侯。"于是占卜这里是否宜于居住，占卜的结果说是吉利，就在这里营造城邑。十年，首次在鄜县建立畤坛，用牛、羊、猪各三头祭祀天地。十三年，初次设置史官按时序记载史事，民众中有许多人接受了教化。十六年，文公兴兵讨伐西戎，西戎战败逃走。于是文公就收聚周族的遗民归自己所有，他的国土扩展到了岐山。把岐山以东的地方献给周王。十九年，获得了陈仓的宝石。二十年，开始设立诛灭三族之罪的法律。二十七年，砍伐南山的大梓树而开始时树砍不断，等到砍断后又从树内走出一条青色的大公牛投入丰水中。四十八年，文公的太子去世，赐给谥号叫竫公。竫公的长子被立为太子，这是文公的孙子。五十年，文公去世，安葬在西山。竫公的儿子继位，这就是宁公。

宁公二年，宁公迁居到平阳。派遣军队攻伐西戎之君亳王的城邑荡社。三年，和亳王的军队交战，亳王逃奔到戎地，于是灭掉了荡社。四年，鲁国的公子翚弑杀他的国君鲁隐公。十二年，宁公攻伐

荡氏，夺取了它。宁公降生后十岁时被立为国君，在位十二年，去世，安葬在西山。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武公被立为太子。武公和弟弟德公是同母兄弟，宁公另娶鲁姬子生有一个儿子名出子。宁公去世，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共同废掉太子而立出子作为国君。出子六年，三父等人又共同使人暗杀出子。出子降生后五岁被立为国君，在位六年而去世。三父等人于是重新拥立原来是太子的武公做国君。

【原文】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①。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郑高渠眯杀其君昭公②。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③。十一年，初县杜、郑④。灭小虢⑤。

十三年，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其君襄公而立公孙无知。晋灭霍、魏、耿⑥。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⑦。齐、晋为强国。

十九年，晋曲沃始为晋侯⑧。齐桓公伯于鄄⑨。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⑩。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⑪。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孙饮马于河⑫。梁伯、芮伯来朝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⑭。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⑮。长子宣公立。

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三年，郑

伯、虢叔杀子颓而入惠王[16]。四年，作密畤[17]。与晋战河阳，胜之[18]。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来朝。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19]。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缪公[20]。

【注释】

①彭戏氏：戎族的一支，其地在华山之北。 封宫：宫殿名。

②高渠眯杀昭公事，见《郑世家》及《左传·桓公十七年》。

③邽：戎地，在今甘肃天水市。 冀：戎地，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南。 县：置县，设县。

④杜：古国名，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 郑：在今陕西华县。

⑤小虢：羌之别种，在今陕西宝鸡县西。

⑥事见《晋世家》及《左传·闵公元年》，其时当在秦成公三年，此误。

⑦事见《齐太公世家》及《左传·庄公九年》。

⑧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列为诸侯事，见《晋世家》及《左传·庄公十六年》。

⑨伯(bà)：通"霸"。 鄄(juàn)：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⑩雍平阳：平阳属雍。雍，今陕西凤翔县东南。即后文之雍城。

⑪以人从死：用活人殉葬。

⑫河：黄河。此句言秦居雍以后，势力会扩展到黄河边。

⑬梁：嬴姓国，在今陕西韩城县。 芮：姬姓国，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

⑭初伏：开始定出日历上的六月三伏之节。伏，隐伏避盛暑之意。 以狗御蛊(gǔ)：杀狗以祛除热毒邪气。蛊，本指陈谷所生的飞虫，此指伤害人的热毒邪气。

⑮宣公：公元前675—前664年在位。 成公：公元前663—前660年在位。 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在位。

⑯事见《周本纪》及《左传·庄公十九年》。

⑰密畤：位于渭南。

⑱河阳：晋地，在今河南孟县西。

⑲山戎：古族名，又称无终、北戎，居住在今河北东北部及辽宁西南部。

孤竹：在今河北卢龙县东南。殷时为诸侯竹国。

⑳缪公，即穆公。缪，通“穆”。下同。译文径改“穆公”。

【译文】

武公元年，攻打彭戏氏，到达了华山脚下，住在平阳城内的封宫。三年，诛杀三父等人，夷灭了他们的三族，这是因为他们暗杀了出子。郑国的高渠眯杀死了他的国君昭公。十年，攻伐邽、冀戎，初次在这些地方设立县制。十一年，初次在杜、郑地区设县。灭亡了小虢。

十三年，齐国人管至父、连称等人杀害他们的国君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做国君。晋国灭亡了霍、魏、耿三国。齐国人雍廪杀死无知、管至父等人而拥立齐桓公。齐国、晋国成了强国。

十九年，晋国的曲沃武公开始作晋侯。齐桓公在鄄地称霸。

二十年，武公去世，葬在雍邑的平阳。开始用活人殉葬，这次用来殉葬的有六十六人。武公有一个儿子，名叫白。白没有被立为国君，被封在平阳。扶立了武公的弟弟德公。

德公元年，开始居住在雍城的大郑宫。用牛、羊、猪各三百头在鄜畤祭祀天地。通过占卜认定吉利后就居住在雍城。后世子孙因此向东发展到达黄河边上去饮马。梁伯、芮伯前来朝见。二年，开始确定有三伏的节气，杀狗来祛除热毒邪气。德公出生三十三岁才被立为国君，在位二年去世。他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继位。

宣公元年，卫国、燕国攻伐周王室，赶走周惠王，拥立了王子颓。三年，郑伯、虢叔杀死了颓而迎请惠王回朝。四年，秦建造了密畤。和晋国在河阳交战，战胜了晋国。十二年，宣公去世。宣公生有九个儿子，没有一人被立为国君，立了他的弟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前来朝贺。齐桓公讨伐山戎，临时驻军在孤竹。

成公在位四年去世。他有儿子七人，没有一人被立为国君，立了他的弟弟穆公。

【原文】

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①。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其岁，齐桓公伐楚，至邵陵②。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③。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④。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⑤。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⑥。"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馀。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齐而乞食铚人，蹇叔收臣⑦。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⑧。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⑨。及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⑩。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⑪。是以知其贤。"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⑫。

秋，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⑬。晋骊姬作乱，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⑭。

【注释】

①任好：穆公名。《史记索隐》秦自宣公已上皆史失其名。今按：《系本》、《古史考》得缪公名任好。 茅津：黄河渡口，在今山西平陆县黄河北岸。当时是戎族居住地，称为茅戎。

②邵陵：楚地，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北。

③晋灭虞、虢：事见《晋世家》及《左传·僖公五年》。

④媵(yìng)：古时指随嫁或随嫁的人。

⑤亡：逃亡。 宛(yuān)：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境。 鄙：边境。

⑥媵臣：古时陪嫁的奴仆。臣，奴隶。 羖(gǔ)羊：黑色的公羊。

⑦常：通"尝"，曾经。 铚：一作"铚(zhì)"，地名，在今安徽宿县西南。《史记正义》以为"在沛县"(今江苏沛县)。

⑧齐难：指齐大夫雍廪杀无知而立齐桓公，事见《齐太公世家》。

⑨干：求取。

⑩得不诛：能不被杀掉。指郑伯、虢叔杀王子颓复人周惠王时幸免于难。

⑪再：两次。

⑫厚币：重币，厚礼。币，古人用为礼物的通称，玉、帛、马、禽等均是。 上大夫：仅次于卿的官职。

⑬河曲：晋地，在今山西永济县。

⑭骊姬之乱：事见《晋世家》及《左传·僖公四、五年》。 新城：在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为太子新筑的城。

【译文】

穆公任好元年，亲自率领军队攻伐茅津，取得了胜利。四年，到晋国迎娶夫人，夫人是晋国太子申生的姐姐。这一年，齐桓公攻伐楚国，到了邵陵。

五年，晋献公灭亡了虞国、虢国，俘虏了虞国国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傒，这是由于用璧玉、宝马贿赂虞国而取得的结果。俘虏了百里傒以后，把他作为秦穆公夫人陪嫁的仆役送到秦国。百里傒从秦国逃走跑到宛地，楚国边境的人捉到了他。穆公听说百里傒贤能，

想要拿重金赎回他。恐怕楚国人反而不答应，就派人对楚国说："我国的陪嫁奴仆百里傒现今已在楚国，我们请求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人就答应了这一要求而把百里傒交回秦国。正当这个时候，百里傒年纪已经有七十多岁了。穆公亲自从囚禁中把他释放出来，和他讨论治国的事。百里傒辞谢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还值得询问！"穆公说："虞国国君不能重用你，因而亡国，这不是你的罪过。"穆公坚决地向他请教，两人谈论了三天，穆公非常高兴，授给他掌管国家大政的权力，称号叫五羖大夫。百里傒推辞说："我的才能不及我的朋友蹇叔，蹇叔贤能而世上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在游历齐国的时候困窘得向铚地人讨饭吃，是蹇叔收留了我。我因此就想去事奉齐君无知，是蹇叔制止了我，使我能够避免卷入齐国内乱的灾难，于是到了周朝。周王子颓喜好牛，我就借养牛来求取接近他。等到颓想要任用我，是蹇叔劝阻了我，使我离去，才免于被诛杀。我奉事虞君，蹇叔又劝止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私下确实是为了贪图财利和爵禄，暂且留下来。我两次采纳他的意见，都是免于灾难，一旦不听从他的意见，就遭遇了虞君亡国的祸难。由此我知道蹇叔贤能。"于是穆公派人用贵重的礼物迎请蹇叔，任用他为上大夫。

秋天，穆公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在河曲地区展开了激战。晋国骊姬在国内作乱，太子申生死在新城，公子重耳、夷吾从晋国出逃。

【原文】

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1]。

晋献公卒。立骊姬子奚齐，其臣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克又杀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2]。于是

缪公许之，使百里傒将兵送夷吾。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3]。"及至，已立，而使丕郑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而杀里克[4]。丕郑闻之，恐，因与缪公谋曰："晋人不欲夷吾，实欲重耳。今背秦约而杀里克，皆吕甥、郤芮之计也[5]。愿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则更入重耳便。"缪公许之，使人与丕郑归，召吕、郤。吕、郤等疑丕郑有间，乃言夷吾杀丕郑[6]。丕郑子丕豹奔秦，说缪公曰："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缪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7]。"不听，而阴用豹[8]。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

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9]。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10]。"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11]。

【注释】

①葵丘：宋地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是年夏、秋，齐桓公在此地两会诸侯。

②求入晋：请求秦国派兵送他回晋国即位。夷吾入晋后为惠公。

③诚：如果，果真。 河西八城：《史记正义》谓同、华等州地。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今陕西华县。

④谢：道歉。

⑤吕甥：晋大夫，姓瑕吕，名饴甥。 郤(xì)芮：晋大夫，又称冀芮。

⑥间(jiàn)：离间、诈谋。

⑦调：协调。

⑧阴用：暗中重用。

⑨因：乘，趁。 饥：荒歉，年成不好。晋来请粟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⑩公孙友：秦大夫名。 穰(ráng)：丰收。 更事：会更替发生的事。

⑪漕(cáo):水道运粮。 转:陆道转运。 绛:晋都城,在今山西侯马市北。

【译文】

九年,齐桓公在葵丘会集诸侯。

晋献公去世。立骊姬的儿子奚齐做国君,献公的臣子里克杀死了奚齐。荀息拥立卓子做国君,里克又杀死了卓子和荀息。夷吾派人到秦国请求援助,要求秦国帮助他回到晋国。于是穆公答应了他的请求,派百里傒带着军队护送夷吾回晋国。夷吾对秦国人说:"假如我真的能够被立为晋国国君,就将割出晋国河西的八座城邑奉献给秦国。"等到他到达晋国,被拥立为晋君以后,却派丕郑到秦国去道歉,违背前约而不给秦国河西的城邑,并杀了里克。丕郑听说这件事,感到害怕,因而和秦穆公一起谋划说:"晋国人不愿夷吾做国君,事实上是希望重耳回国做国君。如今夷吾违背了和秦国订立的盟约并杀了里克,都是吕甥、郤芮的计策。希望您用重利把吕甥、郤芮迅速召来,吕甥、郤芮一旦来到秦国,那么再护送重耳回晋国就方便了。"穆公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人和丕郑一起回晋国,召唤吕甥、郤芮。吕甥、郤芮等人怀疑丕郑有诈谋,于是告诉夷吾杀了丕郑。丕郑的儿子丕豹逃到秦国,劝导穆公说:"晋国国君无道,百姓不亲附他,可以因此去攻伐晋国。"穆公说:"假如晋国百姓真是认为晋君不适宜做国君,那么他为什么还能诛杀他的大臣呢?能够诛杀他的大臣,这正说明他能够协调晋国。"秦穆公不听从他的建议,而暗地里去重用丕豹。

十二年,齐国的管仲、隰朋去世。

晋国遭遇旱灾,到秦国来请求借粮度灾。丕豹对穆公说不要给晋国粮食,趁着它发生饥荒去攻伐晋国。穆公问大夫公孙支,公孙支说:"饥灾和丰收是更替出现的事,不能不借给它。"问百里傒,百里傒说:"夷吾得罪了您,晋国的百姓又有什么罪?"于是穆公采用

百里傒、公孙支的建议，最终把粮食借给了晋国。用船载漕运和车载陆运，从雍城到绛城运粮的车船相望不绝。

【原文】

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①]："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②]。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鸷[③]。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④]。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⑤]。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馀人，吏逐得，欲法之[⑥]。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⑦]。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⑧]。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⑨]"。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夷吾姊亦为缪公夫人，夫人闻之，乃衰绖跣，曰[⑩]："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⑪]。"缪公曰："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⑫]。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⑬]。秦妻子圉以宗女[⑭]。是时秦地东至河。

【注释】

①虢射(shí)：晋国大夫，晋惠公之舅。

②韩地：韩原，时为晋地。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

③弃：把……抛开、离开。 还（xuán）：通"旋"。 鸷（zhì）：陷于深泥中。《史记正义》引《国语》云："晋师溃，戎马还，泞而止。"韦昭曰："泞，深泥也。"

④麾下：部下。

⑤岐下：岐山之下。 食善马：事在此前一年。 冒：不顾危险冲击。 生得：活捉。

⑥野人：乡下人。 法之：惩之以法。

⑦畜产：牲畜。

⑧窘：困迫，危难。 推锋：挺举兵刃。 争死：冒死战斗。 德：恩惠。

⑨齐（zhāi）宿：斋戒独宿，表示对祭祀的虔敬。齐，通"斋"。

⑩衰绖（cuī dié）：丧服。衰：缀在胸前的长六寸、宽四寸的麻布。绖，围在头上，缠在腰的散麻绳。衰、绖为丧服的主要部分，故以此为称。

⑪辱：委屈，屈尊。 命：指要杀夷吾的命令。

⑫更舍：改住。 上舍：上等房舍。 馈（kuì）：赠送食物。 七牢：诸侯间赠食之礼。牢，一牛一羊一猪为一牢。

⑬质：抵押。

⑭宗女：同宗族的女儿。《国语·晋语》以为此女是穆公之女怀嬴。

⑮河：黄河。《史记正义》晋河西八城人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

【译文】

十四年，秦国发生饥荒，到晋国去请求借粮。晋国国君和群臣商量这件事。虢射说："趁着秦国正闹饥荒去攻打它，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功。"晋君听从了他的建议。十五年，晋国发动军队将要攻打秦国。穆公也发动军队，委派丕豹做将军，亲自统兵前往反击晋军。九月壬戌日，和晋惠公夷吾在韩原交战。晋君脱离主力部队，和秦军争夺战利，因为马陷入深泥中盘旋不得出。秦穆公率领麾下军士急追晋惠公，不仅没有能捉住晋君，反而被晋军所围困。晋军攻打穆公，穆公受伤。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偷吃过秦穆公善马的三百名岐下人冒死驰入晋军，晋军撤除了包围，结果使穆公得以解脱，反而

又活捉了晋君。当初,穆公丢失了好马,住在岐下的三百多名野人共同捕得并把它杀死吃了,官吏捕得他们,要依法惩治他们。穆公说:“君子不会因为牲畜的事而伤害人。我听说吃了好马的肉而不饮酒,会伤人身体。”于是都赏赐酒给他们喝,并赦免了他们。这三百人听说秦军反击晋军,都要求从军,因而在军中看见穆公处境危难,也都不避刀枪,争先死战,来报答食马不被惩罚的恩德。于是穆公俘获了晋君回到秦国,在国中发布命令:“大家都斋戒独宿,我将要用晋君祭祀上帝。”周天子听说这件事,说“晋侯是我的同姓”,替晋君说情。夷吾的姐姐也是穆公的夫人,夫人听说这件事,就身穿丧服、光着脚对穆公说:“我不能拯救自己的兄弟,以致还得屈尊您下命令来杀死他。”穆公说:“我捉得晋君认为是一件大功,如今天子为他来求情,夫人因为这件事而忧苦。”就和晋君订立盟约,答应放他回晋国,又把晋君的住所另行安排到上等房舍,并馈赠他牛、羊、猪各七头作为食品。十一月,放回晋君夷吾,夷吾把晋国河西的土地献给秦军,让太子圉到秦国去做质子。秦把宗室中的女子嫁给太子圉做妻。这个时候,秦国的国土向东发展到达了黄河。

【原文】

十八年,齐桓公卒。二十年,秦灭梁、芮。

二十二年,晋公子圉闻晋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①]。我兄弟多,即君百岁后,秦必留我,而晋轻,亦更立他子[②]。”子圉乃亡归晋。二十三年,晋惠公卒,子圉立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谢,後乃受[③]。缪公益礼厚遇之[④]。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晋大臣,欲人重耳。晋许之,于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文公使人杀子圉。子圉是为怀

公。

其秋，周襄王弟带以翟伐王，王出居郑[5]。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难于晋、秦。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6]。三十年，缪公助晋文公围郑。郑使人言缪公曰[7]："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8]。晋之强，秦之忧也。"缪公乃罢兵归。晋亦罢。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

【注释】

①母家：《史记正义》子圉母，梁伯之女也。

②即：如果。　百岁后：即死。　轻：看轻，轻视。

③初谢：开始时谢绝。

④遇：款待。

⑤王出居郑：其事详见《周本纪》。

⑥城濮：卫地名，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其地北有濮水。

⑦人：指郑大夫烛之武。

⑧厚晋：意为加强了晋国的实力。

【译文】

十八年，齐桓公去世。二十年，秦国吞灭梁国、芮国。

二十二年，晋国的公子圉听说晋君生病，说："梁国是我母亲的家乡，而它被秦国吞灭了。我的兄弟很多，如果国君去世以后，秦国必然要留住我，那么晋国会轻视我，也就会另立君王的其他儿子。"子圉于是逃回晋国。二十三年，晋惠公去世，子圉被立为国君。秦国怨恨子圉从秦国逃亡而去，就从楚国迎请晋国的公子重耳，而把过去子圉的妻子再嫁给重耳做妻。重耳起初谢绝，后来才接受。穆公更加用厚礼款待他。

二十四年春天，秦国派人告诉晋国的大臣，想要让重耳入居晋

国。晋国答应了秦国的请求，于是秦国派人送重耳回国。二月，重耳被拥立为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文公。文公派人杀死了子圉。子圉就是晋怀公。

这一年秋天，周襄王的弟弟带凭借翟国的武力攻伐周王，周王被迫出居郑国。二十五年，周王派人到晋国、秦国通报祸患情况。秦穆公率领军队协助晋文公用武力护送襄王回国，诛杀了周王的弟弟带。二十八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了楚军。三十年，穆公协助晋文公围困郑国。郑国派人对穆公说："灭亡郑国而加强了晋国，对晋国有所得，而秦国不能得到什么利益。晋国的强盛，就是秦国的忧患啊。"穆公于是罢兵回国。晋国也罢兵了。三十二年冬天，晋文公去世。

【原文】

郑人有卖郑于秦曰[①]："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缪公问蹇叔、百里傒，对曰："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②]。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③]。"缪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缪公闻，怒曰："孤发兵而子沮哭吾军，何也[④]？"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⑤]。"二老退，谓其子曰："汝军即败，必于殽阨矣[⑥]。"三十三年春，秦兵遂东，更晋地，过周北门[⑦]。周王孙满曰："秦师无礼，不败何待[⑧]！"兵至滑，郑贩卖贾人弦高，持十二牛将卖之周，见秦兵，恐死虏，因献其牛，曰："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⑨]。"秦三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觉之，往无及

已。"灭滑[10]。滑，晋之边邑也。

当是时，晋文公丧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遂墨衰绖，发兵遮秦兵于殽，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11]。虏秦三将以归。文公夫人，秦女也，为秦三囚将请曰[12]："缪公之怨此三人入于骨髓，愿令此三人归，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晋君许之，归秦三将。三将至，缪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曰[13]："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14]。"遂复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15]。

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缪公于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16]。秦不利，引兵归。

【注释】

①郑人：《郑世家》认为是郑司城缯贺；《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认为是驻守郑国之秦大夫杞子。

②径：路过，穿行。 希：通"稀"，少。

③庸：怎么，哪里。

④沮(jǔ)：败坏，沮丧。《史记正义》沮，毁也。《左传》云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不见其入也。"

⑤与：参加。

⑥殽阨：殽山的险要处。殽山，在今河南山门峡市东南。殽，同崤。此山为秦晋间关隘，山路奇险，上有陡坡，下临绝涧，两车不得并行，故极险要。

⑦更：经过。

⑧王孙满：周共王之玄孙，时年尚幼。 无礼：指秦军轻率，经过周都王城北门时不卷甲束兵以显示勇力的举动。

⑨劳：犒劳，慰劳。

⑩滑：姬姓国，伯爵，据《左传》，秦灭前尚为晋之同姓与国。地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⑪墨衰绖：染黑丧服。因穿白色丧服于行军不吉利。

⑫文公夫人：《左传》作“文嬴”。《史记集解》服虔曰：“缪公女”。依此当为《国语》所说之“怀嬴”。

⑬素服：白色丧服。　郊迎：在郊外迎接，以示敬重。

⑭悉心：全心，尽心。

⑮官秩：官爵与俸禄。

⑯彭衙：古邑名，今陕西省澄城县东北。

【译文】

郑国有人向秦国出卖郑国说：“我掌管着郑国的城门，郑国可以来袭击啊。”穆公就这件事询问蹇叔、百里傒，他们回答说：“途经好几个国家行程千里去袭击别人，是很少有能得到好处的。既然有人出卖郑国，怎么知道我国没有人会把我们的举动告知郑国呢？这件事不可以做。”穆公说：“你不知道中间的奥妙，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发兵，派百里傒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及白乙丙率领秦军。起程这一天，百里傒、蹇叔二人对着他们痛哭。穆公听说这件事，发怒说：“我出兵而你们哭丧我的军队，这是什么用意？”二位老人说：“臣子不敢沮丧您的军队。军队出发，臣子的儿子一同前往；臣子年老，恐怕他们回来迟了而无法相见，所以才哭。”二位老人退下，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的军队如果失败，必然是在殽山的险要地区。”三十三年春，秦国的军队就向东行进，越来晋国领土，经过周室北门。周室的王孙满说：“秦国军队的行动不合礼法，不失败还能等来什么别的结果！”军队行进到滑地，郑国从事贩卖的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正准备到周室去出卖，见到了秦国军队，恐怕被捉去杀掉，趁机把牛献给秦国。他说：“听说大国将要诛伐郑国，郑国国君正认真谨慎地准备防御，派臣子送十二头牛来慰劳您的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相互商量说：“我们准备奇袭郑国，郑国

如今已经发觉了我们的行动，赶到郑国也是已经错过了袭击的时机。”于是秦军灭掉了滑邑。滑邑，是晋国边疆上的城邑。

在这个时候，晋文公死了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丧父，趁着我办理丧事的时候攻取了我国的滑邑。”于是他身披黑色孝服，出动军队在殽山截住秦军，进行攻击把秦军打得大败，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的人。晋军俘虏了秦国三位将军后回师。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为被俘虏的秦国三位将军讲情说：“穆公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希望你能让这三个人回国，好让我国国君亲自痛快地烹杀他们。”晋国国君答应了她的请求，放回了秦国的三位将军。三位将军回到国中，秦穆公身着素服在郊外迎接他们，对着三位将军哭泣地说：“我因为没有采用百里傒、蹇叔的建议而使三位将军受到侮辱，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还是全心准备雪耻，不要懈怠。”于是恢复三人以前的官职俸禄，更加厚待他们。

三十四年，楚国太子商臣杀害他的父亲成王而自己接替了王位。

穆公在这时候又派孟明视等人率军攻打晋国，在彭衙地区交战。秦国军队不顺利，退兵回国。

【原文】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人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①。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②。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③？”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

治[4]。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弒，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5]。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6]。”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7]：“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8]。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9]。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察[10]。而後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11]。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12]。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13]。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注释】

①观：观察，考察。

②劳神：劳累鬼神。

③中国：指以黄河流域为主四方戎夷之内的诸侯各国。 时：时常，常常。

④作为：创制，建立。

⑤阻：依恃，凭仗。 责督：责罚督察。 罢极：疲怠。 罢，通“疲”。 极，困惫。 怨望：怨恨。 望，埋怨责备。

⑥淳：淳朴。 所以治：治国的理论、主张。

⑦内史廖：即王廖。内史，《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故内史为重要执政官。

⑧辟匿：偏僻的地方。 声：指音乐。

⑨遗（wèi）：赠送。 女乐：歌舞伎女。 疏其间：加宽距离，加深嫌隙。

间：距离，嫌隙。

⑩曲席：当时未设床，席地而坐；席一纵一横，相连像矩尺，谓之曲席。这是要让对方在左右靠近自己。 尽察：非常详细、明确。

⑪二八：十六人，古乐舞八人为一佾，称佾(yì)。

⑫说：通"悦"。

⑬数(shuò)：屡次，多次。 间要：暗中邀请。要：通"邀"。

【译文】

戎王派遣由余出使秦国。由余，他的祖先是晋国人，逃亡到戎地，他仍能说晋国话。戎王听说秦穆公贤能，所以派遣由余前往秦国观察。秦穆公向他展示了宫室和积聚的豪华与富足。由余看后说："这些若使鬼神去做，就太劳神了。若使人力去做，也太困苦民众了。"穆公对他的说法感到奇怪，问道："中原各国用诗书礼乐法度作为行政的原则，像这样有时还出现变乱，如今戎夷没有中原国家的诗书礼乐法度，用什么来治理国家？不是会很困难吗？"由余笑着说："这些正是使中原国家发生变乱的原因。自从上古圣人黄帝制作礼乐法度，他就以身作则而率先奉行，也仅仅能达到小治。到了后世君王，一天比一天更加骄淫。依恃着法度的威严，来责罚督察臣民，臣民疲困已极就怨恨居上位者不行仁义，上下相争积怨加深就会相互篡杀，以致达到诛灭宗族，所有的变异都是因为这一类缘故。而戎夷不是这样。在上位的人对待在下者饱含着淳朴的德性，在下位的人事奉居上位者心怀忠信，治理一国的政事如同治理自己的一身，他们不知道什么治理国家的理论、主张，这才是真正圣人的治国方法。"于是穆公退朝后询问内史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这是对立国家的忧患。如今由余是一位贤才，是寡人的祸害，将如何对待他呢？"内史廖说："戎王居处在偏僻闭塞的地区，还没有听到过中原国家的音乐之美。您试着送给他歌舞伎女，来改变他的心志；替由余向戎王请求延期返戎，借以疏远他们之间的关系；

留住由余而不遣送他回国，借此耽误他的归期。戎王对他感到奇怪，必然会怀疑由余。君臣之间有嫌隙，就可以把他俘获。而且戎王嗜好音乐，必然会懈怠国政。”穆公说：“很好。”因而和由余接席而坐，互递杯盏而一同进食，询问他戎国的地形和兵力态势，了解得非常详细、明确，而后命令内史廖把十六名歌舞伎女赠送给戎王。戎王接受后非常喜欢她们，一整年迷恋而不返还。到这时秦国才放回由余。由余屡次劝谏而戎王不听从，穆公又多次派人暗中约降由余，由余就离开戎国而去投降秦国。穆公用对待客人的礼节对待他，询问他采用什么方式攻伐戎国。

【原文】

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①。晋人皆城守不敢出②。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③。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④。”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记余过⑤。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⑥。”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⑦。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⑧。

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⑨。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⑩。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

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11]？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缪公子四十人，其太子莹代立，是为康公[12]。

【注释】

①焚船：表示决心死战。 王官：晋地，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南。 鄗(jiāo)：《左传·文公三年》作“郊”。晋地，在今山西永济县东虞乡境。

②城守：在城墙上守卫。

③封：堆土。此指筑坟表识。《史记集解》贾逵曰：“封识之。”

④黄发番番：指老年人。《史记正义》言发白而更黄，故云。 番，通“皤”，白发苍苍的样子。

⑤申思：反复思考。申，重复。

⑥与：通“举”，《左传》正作“举”。选拔，任用。 周：全面，完备。 庆：福。

⑦《史记正义》韩安国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国十四，辟地千里”，陇西、北地郡是也。二郡在今甘肃东南部及宁夏南部。

⑧金鼓：古代军队作战时使用的信号器具。 金，指金属制成的钲，鸣金表示止兵；鼓，战鼓，擂鼓表示进击。

⑨雍：当时秦都，今陕西凤翔县东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县东南二里。”

⑩《黄鸟》：《诗经·秦风》中篇名，为讽刺秦穆公用活人殉葬而哀痛三良之诗。 诗中“子舆氏”作“子车氏”，与《左传》同。

⑪先王：先代有德帝王。 垂：流传。

⑫康公：公元前620—609年在位。

【译文】

三十六年，穆公又更加厚待孟明视等人，派他们率领秦军攻打晋国，渡过黄河以后把船焚烧了，打得晋军大败，攻取了王官城和鄗地，用来报复殽山之役被打败的仇恨。晋国人都在城中困守不敢出战。在这种情况下穆公才从茅津渡过黄河，为在殽山战役中牺牲的军士筑坟表识，为他们发丧，为他们致哀三日。于是对军队发表

誓戒说："啊，士卒们！听我说，不要喧哗，我有誓言要告诉你们。古时候人们有事要向白发老人请教商讨，这样就不会有什么过失。"穆公反复思考当初不用蹇叔、百里傒的谋略，所以才作出这次誓言，使后世能够记住自己的过错。君子们听说了这件事，都为此而落泪，他们说："唉！秦穆公在任用人上非常周全，最终能够获得孟明视等贤士拥护的福庆。"

三十七年，秦国采用由余的谋略而攻伐戎王，增加了十二个属国，拓展了千里领土，最终在西戎称霸。天子派召公过带着金鼓去向秦穆公祝贺。

三十九年，秦穆公去世，葬在雍地。陪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秦国的良臣子舆氏三人，他们名叫奄息、仲行、鍼虎，也都在陪葬之列。秦国人为他们感到悲哀，为他们作了一首名叫《黄鸟》的诗歌。君子评论说："秦穆公扩展疆土、增加了属国，在东方征服了强大的晋国，在西方称霸于戎夷地区，像他具有这样的功劳而没有成为诸侯国的盟主，也是应该的呀！他死后弃民不顾，要把他的良臣带走而让随从殉葬。即使先王崩逝，尚且能遗留下美德和流传着法度，更何况是夺去了善人、良臣，这些百姓所敬爱哀怜之人的性命呢？由这件事可以知道秦国不能再度东征。"穆公有儿子四十人，他的太子莹继立为君，这就是秦康公。

【原文】

康公元年。往岁缪公之卒，晋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①。晋赵盾欲立之，使随会来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②。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随会来奔。二年，秦伐晋，取武城，报令狐之役③。四年，晋伐秦，取少梁④。六年，秦伐晋，取羁马⑤。战于河曲，大败晋军。晋人

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馀详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6]。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7]。

共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灵公。三年，楚庄王强，北兵至洛，问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8]。

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9]。十年，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二十四年，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10]。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11]。

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12]。

【注释】

①秦出：为秦女所生。

②赵盾：晋卿，当时晋国的执政之臣。　随会：即士会、士季、季武子，晋国大夫。因食采于随、范，又称随季、随武子、范会、范武子。　令(líng)狐：晋地名，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

③武城：一名武平城，晋邑名，在今陕西华县东北。

④少梁：古梁国地，在今陕西韩城县南。《史记正义》前入秦，后归晋，今秦又取之。

⑤羁马：晋邑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⑥患：忧虑，担心。　魏雠(shòu)馀：时为晋之魏邑大夫，《晋世家》及《左传》均作"魏寿馀"，雠通"寿"。　详：通"佯"。　合谋会：与随会合谋归晋。事见《左传·文公十三年》。

⑦共公：公元前608—前604年在位。《史记索隐》名稻。十代至灵公，又并失名。

⑧桓公：公元前603—前577年在位。

⑨一将：《晋世家》"伐秦，虏秦将赤。"赤，即此将名。

⑩倍：通"背"。

⑪泾：泾水，渭水支流，源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大盘山区之泾源县南，至陕西高陵县之西南人渭水。

⑫景公：公元前576—前537年在位。

【译文】

秦康公元年。去年秦穆公去世时，晋襄公也去世；襄公的弟弟名叫雍，是秦国宗室之女所生，住在秦国。晋国的赵盾想要立他为国君，派随会前来迎请公子雍，秦派兵护送他到令狐城。晋国扶立襄公的儿子为国君后反过来攻击秦军，秦军战败，随会前来投奔秦国。二年，秦国攻伐晋国，夺取了武城，报复了秦军在令狐战役失败的仇恨。四年，晋军攻伐秦国，攻取了少梁城。六年，秦军攻打晋国，取得了羁马城。在河曲地区交战，大败了晋国的军队。晋国人担心随会在秦国会给晋国带来祸乱，就派魏雠馀假装反叛，来和随会合谋，蒙骗并得到了随会，随会因此就返回了晋国。康公在位十二年去世，儿子共公继位。

共公二年，晋国人赵穿弑杀了他的国君灵公。三年，楚庄王势力强大，率军向北到达洛京，询问周朝传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共公在位五年而去世，儿子桓公继位。

桓公三年，晋军打败了我国的一位将军。十年，楚庄王征服郑国，北方在黄河岸边打败了晋国的军队。在这个时候，楚国称霸，举行会盟而集合诸侯。二十四年，晋厉公刚刚继位为晋君，和秦桓公订立了以黄河为界的盟约。桓公回国后就背弃盟约，和翟人合谋进攻晋国。二十六年，晋国率领诸侯讨伐秦国，秦国军队战败逃走，诸侯国军队追至泾水才收兵回师。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景公继位。

【原文】

景公四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五年，救郑，败晋兵于栎[①]。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

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②]。二十七年,景公如晋,与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而自立,是为灵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宠,景公母弟富,或谮之,恐诛,乃奔晋,车重千乘[③]。晋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对曰:"秦公无道,畏诛,欲待其後世乃归。"三十九年,楚灵王强,会诸侯于申,为盟主,杀齐庆封[④]。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⑤]。后子复来归秦。

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而自立,是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至国,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⑥]。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⑦],是以久秦晋不相攻。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⑧]。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⑨]。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早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⑩]。

【注释】

①栎(lì):古都邑名,郑国别都,在今河南禹县。此役晋因轻视秦军而败。

②棫(yì)林,秦地,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南。

③后子鍼(qián):景公母弟名。　景公母弟富:《史记会注考证》枫、三、南本,无"景公母弟"四字,盖上文复衍。　谮(zèn):进谗言,说坏话。　车重:装载收藏有财物的包裹箱笼车。重,辎重。

④申: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庆封:崔杼之党,因乱齐,被楚灵王杀于吴。事见《齐太公世家》及《左传·昭公四年》。

⑤哀公:《秦始皇本纪》作"毕公"。哀公,公元前536—前501年在位。

⑥伍子胥:伍员(yùn),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其兄伍尚。楚平王杀奢、

尚，子胥经宋、郑等国入吴。后为吴国大夫，设谋伐楚。

⑦六卿：晋国六大家族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世代为卿，故称。

⑧随：地名，在今湖北随县。　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遗址称为“纪南城”。

⑨事见《伍子胥列传》及《左传·定公四年》。

⑩惠公：公元前500—前491年在位。其子悼公，公元前490—前477年在位。

【译文】

景公四年，晋国的栾书弑杀了他的国君厉公。十五年，秦国的军队救援郑国，在栎城打败了晋国的军队。这个时候晋悼公成为了各诸侯的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国势强大，屡次会聚诸侯，率领他们去攻伐秦国，打败了秦国的军队。秦国的军队逃走，晋国的军队追击他们，结果晋国的军队渡过了泾水，直到棫林城才回还。二十七年，景公到了晋国，和晋平公订立了盟约，不久又背弃盟约。三十六年，楚国的公子围弑杀了他的国君而自立为王，这就是楚灵王。景公的同母弟后子鍼很得景公宠幸，景公的母弟又拥有很多财富，有人在景公面前说他的坏话，他害怕被诛杀，就逃亡到晋国，随身带着一千辆车的资财。晋平公说：“后子，你这样富足，为什么还要逃亡？”后子鍼回答说：“秦君无道，我害怕被诛杀，想等到他去世以后继承人就位了再回秦国。”三十九年，楚灵王国势强盛，在申城地区会聚诸侯，成为盟主，杀死了齐国的大臣庆封。景公在位四十年去世，儿子哀公继位。后子鍼又重新回到秦国。

哀公八年，楚国的公子弃疾弑杀了灵王而自立为王，这就是楚平王。十一年，楚平王来向秦国请求娶宗室女做太子建的妻子。秦女来到楚国，平王见秦女容貌美好就自己娶了他作为妻子。十五年，楚平王想要诛杀太子建，太子建逃亡。伍子胥投奔吴国。晋国公室卑弱而六卿之臣势力强大，他们间准备相互攻击，因此秦国和

晋国很久没有相互攻伐。三十一年，吴王阖闾和伍子胥攻伐楚国，楚王逃亡到随国，吴国的军队于是进入了郢都。楚国大夫申包胥来到秦国告急求援，他七天不吃饭，日夜哭泣。由此秦国才发动五百乘军车的队伍去解救楚国的危难，打败了吴国的军队。吴国的军队撤回后，楚昭王才能够重新回到郢都。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太子是夷公，但夷公早就死了，不可能被立为秦君，立了夷公的儿子做国君，这就是惠公。

【原文】

惠公元年，孔子行鲁相事。五年，晋卿中行、范氏反晋，晋使智氏、赵简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齐。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悼公二年，齐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阳生，是为悼公。六年，吴败齐师。齐人弑悼公，立其子简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①]。吴强，陵中国[②]。十二年，齐田常弑简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灭陈。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厉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③]。

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④]。十六年，堑河旁[⑤]。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⑥]。二十一年，初县频阳[⑦]。晋取武成[⑧]。二十四年，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赵、韩、魏[⑨]。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⑩]。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⑪]。三十四年，日食。厉共公卒，子躁公立。

躁公二年，南郑反[⑫]。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⑬]。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怀公。

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14]。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15]。灵公，怀公孙也。

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十三年，城籍姑[16]。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17]。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18]。堑洛[19]。城重泉[20]。十六年，卒，子惠公立[21]。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郑[22]。惠公卒，出子立[23]。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24]。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

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25]。

【注释】

①争长：即争先，争夺谁先歃(shà)血。吴认为其祖先太伯是周室长房，应为长；晋认为自己在姬姓诸侯中是领袖，应为长，故争。 先吴：让吴王先歃血。古代会盟时先歃血的即是盟主。《国语》记"吴王先歃"。

②陵：欺压。

③以：于，在。是年为公元前479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

④厉共公：公元前476—前443年在位。其二年，即公元前475年，为周元王元年，是今称战国时期之始年。 赂：进贡财物。

⑤堑：意为挖壕沟。

⑥王城：西戎一支的大荔的都城，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⑦频阳：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

⑧武成：原为晋邑，秦康公二年取之，今晋又取归之。

⑨杀智伯：其后晋六卿唯有韩、赵、魏。 分其国：《史记志疑》按：智伯不可言国，当改曰“分其邑”。

⑩智开：《史记正义》开，智伯子。伯被赵襄子等灭其国，其子与从属来奔秦。

⑪义渠：西戎的一支，其地在今甘肃宁县、庆阳一带。

⑫躁公：公元前442—前429年在位。 南郑：秦邑名，在今陕西汉中市。

⑬渭南：《六国年表》则为“渭阳”。水北为阳，当非渭南。

⑭怀公：公元前428—前425年在位。 庶长：秦爵名。二十级爵中有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 颜师古曰：“庶长，言为众列之长也。” 鼂(cháo)：人名。

⑮灵公：公元前424—415年在位。

⑯籍姑：秦邑名，在今陕西韩城县北。

⑰简公：怀公之子，灵父之季父。非如《秦始皇本纪》所说为灵公子。公元前414—前400年在位。

⑱带剑：《史记正义》春秋官吏各得带剑。据此知秦始设此威仪。

⑲洛：洛水。

⑳重泉：地名，在陕西蒲城县东南。

㉑惠公：公元前399—前387年在位。 十六年：《六国年表》作“十五年”。

㉒南郑：《六国年表》作“蜀取我南郑”。依上文南郑非蜀地，今其取之，当是。

㉓出子：公元前386—前385年在位。

㉔改：人名。 河西：《史记正义》西者，秦州西县，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故迎立之。 依此，“西”上本无“河”字，盖涉下文而衍。西县，在今甘肃天水西南。

㉕乖乱：反常，混乱。 河西地：夷吾所献黄河西岸的土地。《史记正义》夺前所上八城也。

【译文】

惠公元年，孔子代理鲁国国相的职务。五年，晋国六卿中的中

行氏、范氏反叛晋国宗室，晋宗室派智氏、赵简子攻打他们，范氏、中行氏逃奔到齐国。惠公在位十年去世，儿子悼公继位。

悼公二年，齐国的大臣田乞杀害他的国君孺子，扶立了孺子的哥哥阳生作为齐君，这就是齐悼公。六年，吴国的军队打败了齐国军队。齐国人杀死了齐悼公，扶立了他的儿子简公作为国君。九年，晋定公和吴王夫差会盟，在黄池城争当盟长，最终吴王争先作了盟主。吴国强盛，欺凌中原各国。十二年，齐国人田常杀害了齐简公，扶立简公的弟弟平公作为国君，田常作为国相辅佐他。十三年，楚国灭掉了陈国。秦悼公在位十四年去世，儿子厉共公继位。孔子在秦悼公十二年去世。

厉共公二年，蜀人前来进贡财物。十六年，在黄河旁挖掘壕沟。派遣二万军卒征伐大荔国，夺取了大荔国的国都王城。二十一年，开始设置频阳县。晋国攻克了武成。二十四年，晋国发生内乱，杀死了智伯，他的国土被分给赵氏、魏氏、韩氏。二十五年，智开和他的邑人逃奔来到秦国。三十三年，征伐义渠国，俘虏了义渠国国王。三十四年，有日食发生。厉共公去世，儿子躁公继位。

躁公二年，南郑城造反。十三年，义渠国前来侵伐秦国，到达渭南。十四年，躁公去世，扶立他的弟弟怀公为国君。

怀公四年，庶长鼌和大臣们围攻怀公，怀公自杀。怀公的太子名叫昭子，早已死去，大臣们就扶立太子昭子的儿子作为国君，这就是灵公。灵公，是怀公的孙子。灵公六年，晋国在少梁建筑城池，秦国的军队袭击了他们。十三年，建筑籍姑城。灵公去世，他的儿子献公没有能够被立为国君，确立灵公的叔父悼子为国君，这就是简公。简公，是昭子的弟弟。怀公的儿子。

简公六年，开始颁布法令规定官吏可以带剑。在洛水挖掘壕沟。建筑重泉城。十六年去世，儿子惠公继位。

惠公十二年，他的儿子出子降生。十三年，征伐蜀地，攻取了南郑城。惠公去世，出子继位。

出子二年，庶长改从河西迎请灵公的儿子献公而扶立他作为秦国国君。杀死出子和他的母亲，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深渊。

秦国由于以往屡次更换国君，君臣秩序混乱，因此晋国又重新强盛起来，夺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

【原文】

献公元年，止从死[①]。二年，城栎阳[②]。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③]。"十六年，桃冬花[④]。十八年，雨金栎阳[⑤]。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⑥]。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⑦]。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⑧]。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⑨]。淮、泗之间小国十余[⑩]。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⑪]。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⑫]。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⑬]。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⑭]。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⑮]。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後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⑯]。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

官，与之分土[17]。”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18]。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19]。

【注释】

①献公：名师隰(xí)。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 从死：指以活人为君主殉葬的制度。

②栎(yuè)阳：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秦献公自雍徙都至此。

③详见《周本纪》烈王二年注。

④冬花：冬天开花。

⑤雨金：天上落下黄金。时人视为吉象。

⑥石门：在今陕西旬邑县东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尧门山俗名石门，在雍州三原县西北三十三里。上有路，其状若门。故老云尧凿山为门，因名之。” 黼黻(fǔ fú)：绣有花纹的礼服。《史记集解》引《周礼》曰：“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

⑦魏晋：即魏，时亦称晋。秦献公九年(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占有原晋的中心地带，故称。 公孙痤(cuó)：魏将。《六国年表》作“虏其太子”。《史记会注考证》以为“是役所虏太子与公孙痤也。”此又一说。

⑧二十四年：《六国年表》作“二十三年”，与《秦纪》合，当是。 孝公：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

⑨河：黄河。 山：崤山。 并：并立。指同时期先后在位。实为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燕无悼公，韩非哀侯。

⑩小国：《史记会注考证》引胡三省曰：“小国，谓鲁、宋、邾、滕、薛等国。”

⑪郑：郑县，今陕西华县。 滨：水边。此指沿着河岸。 洛：洛水。下游一名漆沮水。 上郡：郡名，魏文侯置，地在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史记正义》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

⑫汉中：郡名。秦惠王置，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南之东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带。秦楚在此交界。 巴：地区名，在今四川东部一带。 黔中：郡名。楚置，地在今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及川鄂南角。《史记正义》楚北与秦相

接，北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

⑬力政：武力征伐。 政，通“征”。

⑭遇：对待，看待。

⑮振：通“赈”。

⑯遑：闲暇，空暇。 卑：轻视。 丑：耻。

⑰且：将。 分土：赐给土地。 分：通“颁”。

⑱陕城：今河南陕县。 豲(huán)：地名。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戎族一支的豲居地，故称。

⑲卫鞅：即商鞅。 因：通过。 景：姓。 监：宦官。

【译文】

献公元年，废止用活人为君主殉葬的制度。二年，建筑栎阳城。四年正月庚寅日，孝公降生。十一年，周朝太史儋拜见献公说：“周以前和秦国合在一起又分别为二，分别了五百年后又要重新会合，重新会合十七年后会有霸王出世。”十六年，桃树冬季开花。十八年，栎阳降下金雨。二十一年，和魏国的军队在石门山地区交战，斩杀了魏军首级六万，天子赠送了绣有花纹的礼服来表示祝贺。二十三年，秦国的军队与魏国的军队在少梁交战，俘虏了敌将公孙痤。二十四年，献公去世，儿子孝公继位，孝公当时已经二十一岁了。

孝公元年，在黄河和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秦孝公和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韩哀侯、赵成侯并立，在淮水和泗水一带，存有小国十多个。楚国、魏国和秦国地界相连接。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县沿洛水向北，拥有上郡。楚国从汉中向南拥有巴、黔中地区。周室势力微弱，诸侯凭借各自实力进行征伐，争相兼并。秦国处在偏僻的雍州，不能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诸侯们把秦国当作夷翟看待。孝公根据这种形势而广泛施行恩惠，赈救孤寡，招抚战士，明定立功奖赏。他在国中下令说：“以前我的祖先穆公从在岐山和雍邑地区的时候起，修治德政和推行武力，向东平定了晋国的内乱，使国土扩展到以黄河为界，在西方称霸于戎翟地区，扩展了千里疆

土，天子致赠封号为伯，诸侯们都来表示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非常光辉荣耀。恰逢以前遇到厉公、躁公、简公、出子时期的动乱不宁，国家出现内忧，无暇顾及国外事务，使三晋攻夺了我先君开拓的河西地区，诸侯们卑视秦国，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耻辱了。献公即位后，镇抚了边境，迁都到栎阳，并且准备向东征伐，恢复穆公时候秦国故有的疆域，重整穆公时的政治法令。寡人缅怀先君的遗志，内心常常感到悲痛。宾客群臣中若有能够出奇计使秦国强盛的人，我将尊崇他而给予高官，颁赐给他土地。"于是就出兵向东围困陕城，进兵西方斩杀了戎人的獂王。

卫鞅听到秦孝公发布的这一命令，向西进入秦国，借助景监的引见而求见孝公。

【原文】

二年，天子致胙[1]。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2]。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3]。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4]。其事在《商君》语中。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5]。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6]。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7]。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8]。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9]。为田开阡陌[10]。东地渡洛[11]。十四年，初为赋[12]。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13]。

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14]。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

君。

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15]，虏其将魏错。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16]。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17]。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18]。"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19]。

【注释】

①胙(zuò)：祭肉。凡天子送来祭肉，是对诸侯政绩的肯定。

②务：致力于。 劝：勉励。

③弗然：不以为然，不认为好。

④左庶长：二十级秦爵中之第十级。

⑤杜平：邑名。在今陕西澄城县东。

⑥无里：邑名。在今陕西澄城县南。

⑦大良造：即大上造，秦爵第十六级。 安邑：地名，战国初期魏之国都。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⑧作为：营造。 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冀阙：古代宫廷外的门阙。《史记正义》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按，记事即为公布教令；象魏即为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物。

⑨乡聚：乡村和聚落。《史记正义》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聚犹村落之类也。 集：市镇。古代北方亦名村落为集。 令：县令。《史记集解》引《汉书·百官表》曰："县令长皆秦官。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

⑩开阡陌：铲除田埂。《史记索隐》引《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

⑪洛：洛水。洛水东岸原为魏之西界，今秦已越此界。

⑫赋：按田亩面积征收赋税。

⑬逢泽：地名。在今河南开封市南。

⑭马陵：地名。在今河南范县西南。此战详见《孙子吴起列传》。

⑮晋：指魏。雁门：《史记索隐》以为当作"岸门"，此乃声误而成。《六国年表》正作"岸门"。 地在今山西河津县南岸头亭。

⑯惠文君：名马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

⑰贵戚：与国君同姓的亲属。

⑱黥(qíng)：墨刑，刺刻面额，染以黑色。 傅：公子虔。 师：公孙贾。

⑲车裂：亦称"轘"或"轘裂"，古代酷刑，即俗称之"五马分尸"。 徇：示众。

【译文】

二年，周天子赐赠祭肉。

三年，卫鞅劝说孝公变更法制、整饬刑法，内政致力农耕，对外推行鼓励力战效死的赏罚，孝公很欣赏他的建议。甘龙、杜挚等人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和卫鞅互相争论。最终采用了卫鞅的新法，百姓对新法感到痛苦；过了三年，百姓觉得新法便利。于是用一定的礼节任命卫鞅为左庶长。他的事迹写在《商君列传》的记载中。

七年，和魏惠王在杜平城会盟。八年，和魏国军队在元里城交战，有功绩。十年，卫鞅任大良造，率领军队围困魏国的安邑城，降服了它。十二年，建造咸阳城，修筑了宫廷高大的门阙，秦国就把国都迁到这里。又把各个较小的乡村、聚落、集镇等合并成大县，每县设置一名县令，共有四十一个县。扩展耕地、削平阡陌。东面的领土已经跨过洛水。十四年，开始施行军赋制度。十九年，天子封孝公为诸侯伯长。二十年，诸侯都表示祝贺。秦国派公子少官率领着军队在逢泽地区会集诸侯，朝见周天子。

二十一年，齐国军队在马陵地区打败了魏国的军队。

二十二年，卫鞅进击魏国，俘虏了魏国公子卬。封卫鞅为列侯，赐给名号为商君。

二十四年，和魏国在岸门地区作战，俘虏了魏国的将军魏错。孝公去世，儿子惠文君继位，这一年，诛杀了卫鞅。卫鞅在秦国施行

新法的开始阶段，法令得不到推行，太子触犯了法禁。卫鞅说："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原因是出于贵戚们的抵制。国君若一定要推行新法，应当先从太子开始施行。太于不能受黥刑，应黥太子的傅和师。"因此新法得到广泛推行，秦国人得到了治国。等到孝公去世，太子被立为国君，秦国宗室中有许多人怨恨卫鞅，卫鞅逃亡，因此被认定是谋反，最终遭受车裂的刑罚而在秦国被当众处死。

【原文】

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贺。三年，王冠[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②]。齐、魏为王[③]。

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④]。六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⑤]。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⑥]。与魏王会应[⑦]。围焦，降之[⑧]。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十一年，县义渠[⑨]。归魏焦、曲沃[⑩]。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十二年，初腊[⑪]。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⑫]。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⑬]。

十四年，更为元年[⑭]。二年，张仪与齐、楚大臣会啮桑[⑮]。三年，韩、魏太子来朝。张仪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⑯]。七年，乐池相秦[⑰]。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⑱]。八年，张仪复相秦。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⑲]。伐取赵中都、西阳[⑳]。十年，韩太子苍来质。伐取韩石章[㉑]。伐败赵将泥[㉒]。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㉓]。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㉔]。公子通

封于蜀。燕君让其臣子之[25]。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26]。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27]。张仪相楚。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28]；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29]。十四年，伐楚，取召陵[30]。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31]。

惠王卒，子武王立[32]。韩、魏、齐、楚、越皆宾从[33]。

【注释】

①冠：年二十行冠礼。

②致：送来。　文武胙：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

③指齐威王、魏惠王。前此魏称侯。齐威王自称王在秦孝公九年，已在此前二十年，连言而及之。

④阴晋：魏地，在今陕西华阴县东。　犀首：武官名。此指公孙衍。

⑤纳：献纳，献出。

⑥汾阴：邑名。在今山西万荣县西。　皮氏：邑名。在今山西河津县。

⑦应：邑名。在今河南鲁山县东。

⑧焦：邑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⑨县义渠：梁玉绳《史记志疑》案："县义渠"三字乃羡文，是年义渠为臣，非为县也。

⑩归：归还。

⑪初腊：《史记正义》腊，十二月腊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风俗通》云："《礼传》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汉改曰腊'。"

⑫魏君为王："魏"字似为羡文。《六国年表》作"四月戊午，君为王"。《史记志疑》以为"盖是年秦惠称王，故书月书日以别之，'魏'字乃'秦'字之误，《燕世家》书'燕君为王'是其例也"。　韩亦为王：指韩宣惠王。前此韩称侯。《六国年表》韩宣惠为王在秦惠更元之二年，误书于是年。

⑬陕：地名，属魏。在今河南陕县境内。

⑭元年：指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

⑮与齐、楚大臣会：《楚世家》作“与楚、齐、魏相盟”，与会者有魏。 啮（niè）桑：地名，属魏。在今江苏沛县西南。 出：迁出。

⑯游：游观，巡游。 北河：指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之黄河支流乌加河，当时为黄河主流。河南为戎族所居。

⑰乐池：人名。池，一作“陀”。

⑱疾：人名。 修鱼：韩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申差：韩将军名。

⑲司马错：秦将。因伐蜀与张仪争论事，见《张仪列传》。

⑳中都、西阳：《史记志疑》以为当依《赵世家》作“西部、中阳”，考《汉志》二邑地属西河郡；且说“《正义》谓中都即西都，西阳即中阳，谬甚”。中阳，在今山西中阳县；西都，不详所在。

㉑石章：韩地名。不详今所在。

㉒泥：赵将名。

㉓樗（chū）里疾：秦将名。事详《樗里子甘茂列传》。

㉔岸门：韩地名。在今河南许昌市北，非指河东岸门。 犀首：即魏将公孙衍，与韩无涉，此语当在“降之”二字下，句倒。《六国年表》及《魏世家》作“走犀首岸门”。

㉕让：让位。事详《燕召公世家》。

㉖梁王：即魏王。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将国都由安邑徙治大梁，故又称梁。 临晋：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

㉗庄：赵将名。《樗里子传》作“庄豹”。

㉘丹阳：丹水北岸。丹水在陕西南部，经河南达湖北匀县，流入汉水。 屈匄：楚将名。

㉙雍氏：韩地。在今河南禹县东北。 到满：秦将姓名。《史记志疑》按：乃助魏攻齐耳，是时无韩伐齐事。

㉚取召陵：《史记志疑》以为“此役无考，当属误文”。 召陵，地名。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㉛丹、犁：戎族的两支，属西南夷而臣伏于蜀。 壮：陈壮。 司马错伐蜀后，陈壮相蜀侯。据《华阳国志》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将伐蜀，诛壮。《史记志疑》按：是壮未尝来降。

㉜武王：名荡。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

㉝越：一作"赵"，是。 宾从：服从，归顺。

【译文】

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前来朝见。二年，周天子给予祝贺。三年，秦王举行冠礼。四年，周天子赐赠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齐国和魏国的君主称王。

五年，阴晋人犀首被任命为大良造。六年，魏国把阴晋地区献给了秦国，阴晋被改名为宁秦。七年，公子卬和魏国作战，俘获了敌将龙贾，斩杀了首级八万。八年，魏国奉献河西地区。九年，渡过了黄河，攻取了汾阴城、皮氏城。和魏王在应城会盟。围困焦城，降服了它。十年，张仪被任为秦相。魏国奉献了上郡十五县给秦国。十一年，在义渠地区设置县。归还了魏国的焦城和曲沃。义渠国君成为秦国的臣子。把少梁改名叫夏阳。十二年，开始施行腊月祭祀。十三年四月戊午日，魏国国君称王，韩国国君也称王。秦国派张仪攻取了陕州，把陕州地区的民众驱逐到魏国。

十四年，又更改为元年。二年，张仪和齐国、楚国的大臣在啮桑地区会盟。三年，韩国、魏国的太子来朝见。张仪担任魏国国相。五年，惠文王巡游到达北河地区。七年，乐池担任秦国国相。韩国、赵国、魏国、燕国、齐国率领着匈奴的军队共同攻打秦国。秦国派庶长疾在修鱼城和各国联军作战，俘获了他们的将领申差，打败了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杀了敌军首级八万二千。八年，张仪再度担任秦国国相。九年，司马错征伐蜀国，灭掉了蜀国。攻取了赵国的中都城和西阳。十年，韩国太子苍作为质子来到秦国。攻占了韩国的石章。打败了赵国的将军泥。讨伐并占领了义渠国的二十五座城邑。十一年，樗里疾攻打魏国的焦城，降服了它。又在岸门城打败了韩国的军队，斩杀了一万名韩国士兵首级，韩国的将军犀首逃跑。公子通封为蜀侯。燕国国君哙把君位让给了他的大臣子之。十二年，惠文王和梁王在临晋城会盟。庶长疾攻打赵国，俘获了赵国的将军

庄。张仪担任楚国的国相。十三年，庶长章在丹阳地区袭击楚军，俘获了楚国将军屈匄，斩杀了敌军首级八万；又在汉中攻打楚军，占领了地方六百里，在这里设置汉中郡。楚国围攻雍氏城，秦国派庶长疾援助韩国并向东攻打齐国，又派到满帮助魏国攻打燕国。十四年，征伐楚国，占领了召陵。丹、犁二国向秦国称臣，蜀相壮杀死了蜀侯前来投降。

惠王去世，儿子武王继位。韩国、魏国、齐国、楚国、越国都归顺秦国。

【原文】

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①]。诛蜀相壮。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伐义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②]。张仪死于魏。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韩。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③]。"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④]。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⑤]。魏太子来朝。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⑥]。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⑦]。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

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⑧]。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⑨]。四年，取蒲阪[⑩]。彗星见。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⑪]。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⑫]。庶长奂伐

楚，斩首二万。泾阳君质于齐[13]。日食，昼晦。七年，拔新城[14]。樗里子卒。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15]。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16]。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17]。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18]。九年，孟尝君薛文来相秦。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19]。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20]。楼缓为丞相。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21]。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22]。彗星见。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23]。予楚粟五万石。

【注释】

①魏惠王：是时魏襄王在位，非惠王。《六国年表》作"哀王"。

②丞相：秦官名，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史记集解》应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秦有左右丞相，无三公官。

③容车通三川：《史记会注考证》安井衡曰："车通三川者，欲容车之广，通三川之路也，不必须广。" 又：此语《战国策·秦策》无"容"字。 三川：地区名，时尚未设郡。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此实指周王都洛阳。一说容车为"有威仪之貌的游车"。 窥：探测。此有觊觎之意。

④宜阳：韩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史记正义》此韩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

⑤武遂：韩邑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地处黄河北岸，故须"涉河"。

⑥膑：膝盖骨。

⑦昭襄王：亦称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

⑧及：涉及，牵连。 惠文后：昭王嫡母。《史记集解》徐广曰："迎妇于楚者。" 良死：死于正常寿命。 悼：此指武王死后不久，故在其王后上加"悼"字。

⑨黄棘：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南。 上庸：邑名，本为楚地。在今湖北竹

溪县东南。

⑩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县西之黄河东岸。相传为尧舜的都城。

⑪应亭：《六国年表》作“临晋”。

⑫《史记索隐》引《华阳国志》曰：“秦封王子辉为蜀侯。蜀侯祭，归胙于王，后母疾之，加毒以进，王大怒，使司马错赐辉剑。”

⑬泾阳君：名市，昭襄王同母弟。泾阳，市的封地，在今甘肃平凉县。

⑭新城：韩地。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⑮新市：在今湖北京山县东北。

⑯方城：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北。《楚世家》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击去”。取唐眛事即指此。依《六国年表》当在秦昭襄王六年。

⑰中山：国名。在今河北定县、灵寿至宁晋一带。

⑱为诸侯：《史记索隐》别封之邑，比之诸侯，犹商君、赵长安君然。

⑲景快：《楚世家》作“景缺”。

⑳此语解释有三：一、《史记正义》金受，秦丞相姓名。免，夺其丞相。二、方苞《史记注补正》薛文相秦，中间无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别无所见，恐传写之误。盖薛文以受金免耳。三、梁玉绳《史记志疑》余考《孟尝传》，秦昭王以为相，人或说昭王曰：“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昭王乃止，囚孟尝君。疑金受即说昭王之人，未知是否？译文取方苞说。

㉑盐氏：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县境。

㉒《六国年表》作秦“复与魏封陵”，“秦与我(赵)武遂和”。封陵，地名，在今山西风陵渡东。

㉓魏冉封穰(ráng，今河南邓州市)侯。详见《穰侯列传》。

【译文】

武王元年，和魏惠王在临晋会盟。诛杀了蜀相壮。张仪、魏章都向东离开秦国到达魏国。征伐义渠、丹、犁各国。二年，开始设置丞相的职位，樗里疾、甘茂担任左右丞相。张仪死在了魏国。三年，和韩襄王在临晋城外会盟。南公揭去世，樗里疾担任韩国的国相。

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想要乘着车经过三川地区去窥视周室，如果能够实现，我就是死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这一年秋天，派甘茂和庶长封征伐宜阳。四年，攻克了宜阳，斩杀敌人首级六万。渡过黄河，在武遂筑城。魏国太子前来朝见。武王有气力，喜好游戏，所以力士任鄙、乌获、孟说都做到了高官。武王和孟说举鼎较力，结果折断了膝盖骨。八月，武王去世。杀尽了孟说的全族。武王娶魏国宗室女作为王后，没有生育儿子。扶立武王的异母弟作为秦王，这就是昭襄王。昭襄王的母亲是楚国人，姓芈，尊号为宣太后。武王去世时，昭襄王作为质子正在燕国。燕国人把他送回秦国，他才能够被立为王。

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任丞相。甘茂离开秦国到魏国。二年，有彗星出现。庶长壮和大臣、诸侯、公子谋反作乱，都被诛杀，以及惠文后也都没能得到善终。悼武王后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三年，昭襄王举行冠礼。和楚王在黄棘城会盟，把上庸县还给了楚国。四年，秦国占领了蒲阪城。有彗星出现。五年，魏王来到应亭朝见昭襄王，又把蒲阪还给了魏国。六年，蜀侯煇造反，司马错平定了蜀地。庶长奂征伐楚国，斩杀了敌军首级二万。泾阳君到齐国去作人质。有日食发生，以致白天昏暗。七年，攻克新城。樗里子去世。八年，派遣将军芈戎攻打楚国，占领了新市。齐国派遣章子，魏国派遣公孙喜，韩国派遣暴鸢，共同攻打楚国的方城，俘获了唐昧。赵国攻破中山国，中山国君逃亡，最终死在齐国。魏公子劲、韩公子长被封为诸侯。九年，孟尝君薛文来到秦国担任丞相。庶长奂攻打楚国，夺取了八座城邑，杀死了楚国将军景快。十年，楚怀王来到秦国朝见秦王，秦国扣留他。薛文因为金受的诋毁而被免去了丞相的官职。楼缓担任了丞相。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此时属赵）五国共同攻打秦国，他们的军队到达盐氏县后，就撤回了。秦国把黄河以北及封陵城交给韩国、魏国来请求和解。有彗星出现。楚怀王逃亡到了赵国，赵国不敢收留他，他又回到了秦国，不久死去，归葬楚

国。十二年，楼缓被罢免，穰侯魏冉被任命为丞相。秦国送给楚国五万石粟。

【原文】

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①。左更白起攻新城②。五大夫礼出亡奔魏③。任鄙为汉中守④。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⑤。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攻楚，取宛⑥。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⑦。冉免⑧。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⑨。十七年，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⑩。秦以垣为蒲阪、皮氏⑪。王之宜阳。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⑫。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吕礼来自归。齐破宋，宋王在魏，死温⑬。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⑭。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⑮。泾阳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⑯。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⑰。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

【注释】

①武始：地名。汉属魏郡，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

②左更：秦爵第十二级。　新城：韩地。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③五大夫：秦爵第九级。　礼：人名，即吕礼。

④任鄙：秦将名。　守：郡守。

⑤伊阙：洛阳南的要塞，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

⑥垣：地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　宛(yuān)：在今河南南阳市。

⑦轵(zhǐ):魏地。在今河南济源县南。 邓:位于轵地之南,黄河北岸,在今河南孟县西。

⑧此指魏冉第一次免相,当在昭襄王十五年,见《六国年表》。

⑨市:即泾阳君。 悝(kuī):即高陵君,秦昭襄王同母弟,初封于彭(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 陶:邑名。在今山东定陶县北。

⑩城阳君:一作"成阳君",韩国人。 东周君:东周国国君。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县),号东周惠公。

⑪为:意为划归。 皮氏:今山西河津县。

⑫攻垣:《史记正义》盖蒲阪、皮氏又归魏,魏复以为垣,今重攻取之也。河雍:即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 决:拆断。

⑬温:魏地。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⑭河内:魏地。治所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

⑮安邑:魏旧都。地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出:迁出。 募:招募。 河东:此指安邑。 之:指安邑。

⑯中阳:今山西西部中阳县。

⑰尉:秦官名。颜师古《汉书注》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 斯离:人名。 三晋:指韩、赵、魏。 济西:济水以西。

【译文】

十三年,向寿征伐韩国,占领了武始。左更白起攻打新城。五大夫吕礼逃出秦国投奔了魏国。任鄙担任了汉中郡守。十四年,左更白起在伊阙地区攻打韩国和魏国,斩杀了敌军首级二十四万,俘获了公孙喜,攻克了五座城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进攻魏国,攻克了垣城,又还给了魏国。进攻楚国,攻克了宛城。十六年,左更司马错攻取了轵城和邓邑。魏冉被罢免。把宛城封给了公子市,把邓邑封给了公子悝,把陶城封给了魏冉,他们成为了诸侯。十七年,城阳君来到秦国朝见,以及东周君也前来朝见。秦国把垣改为蒲阪和皮氏。昭襄王前往宜阳。十八年,司马错攻打垣、河雍,断决了桥梁才攻克了它们。十九年,昭襄王称为西帝,齐王称为东帝,又都削去帝

号而称王。吕礼自愿前来归顺。齐国攻破了宋国，宋王逃到魏国，死在温地。任鄙去世。二十年，昭襄王到汉中，又到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司马错进攻魏国的河内郡。魏国奉献安邑，秦国把安邑的民众驱逐出去，从河东地区用赏赐爵位作为利惠而招募民众迁往安邑，又赦免罪人迁往此处。泾阳君被封在宛城。二十二年，蒙武征伐齐国。河东郡分为九个县。和楚王在宛地会盟。和赵王在中阳城会盟。二十三年，尉斯离和三晋及燕国的军队征伐齐国，在济水西岸打败了齐国的军队。昭襄王和魏王在宜阳会盟，和韩王在新城会盟。

【原文】

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①]。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②]。魏冉免相[③]。二十五年，拔赵二城。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④]。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冉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⑤]。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⑥]。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⑦]。周君来。王与楚王会襄陵[⑧]。白起为武安君[⑨]。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⑩]。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人三县请和[⑪]。三十三年，客卿胡(伤)〔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⑫]。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⑬]。魏入南阳以和[⑭]。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⑮]。三十五年，佐韩、

魏、楚伐燕[16]。初置南阳郡。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17]。三十八年，中更胡(伤)〔阳〕攻赵阏与，不能取[18]。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19]。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20]。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21]。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阳〕，取之[22]。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23]。叶阳君悝出之国，未至而死[24]。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25]。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26]。

【注释】

①鄢：楚之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②安城：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大梁：魏之国都。在今河南开封市。

③此为魏冉第二次免相。《史记志疑》以为当在二十一年。后于二十六年三次为相。

④梁玉绳《史记志疑》新明邑独无考，《年表》、《世家》俱不及。

⑤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光狼城：故址在今山西高平县西。

⑥邓：楚地。在今湖北襄樊市北。

⑦南郡：秦设郡名，以楚平王所筑之郢都为郡治。郢，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北。

⑧襄陵：在今河南睢县。《史记志疑》是年秦攻楚取郢，烧其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遁保于陈，安得楚与秦为好会乎？必非二十九年事也。

⑨武安君：《史记正义》言能抚养军士，战必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此为历史上有名号而无封邑之开始。

⑩若：人名。《华阳国志》作"张若"。　巫郡：楚地。治所在今四川巫山县北。　江南：楚。指包括巫郡南部的长江以南地区。　黔中郡：原为楚所置郡，今并入秦。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括地志》以为在湖南沅陵县

西。

⑪暴鸢：韩将名，时来救魏。

⑫卷：城邑名。故址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蔡阳：邑名。在今河南汝南县北。 长社：邑名。在今河南许昌市西。

⑬芒卯：魏将名。 华阳：亭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南。

⑭南阳：《史记集解》徐广曰："河内修武，古曰南阳，秦始皇更名河内，属魏地。荆州之南阳郡，本属韩地。"故南阳故址，在今河南获嘉县。

⑮上庸：原为楚地。在今湖北竹山县。此句语意不顺，疑有脱误。 免臣：指被赦免罪过的臣民。

⑯《史记志疑》案：秦无佐伐燕之事，而伐燕是齐、魏、韩，非韩、魏、楚，此与《燕世家》同误。

⑰灶：人名。《战国策·秦策》作"造"。灶：通"造"。 刚：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 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⑱中更：秦爵第十三级。 阏(yū)与：在今山西和顺县。

⑲悼太子：昭襄王太子，为质于魏。 芷阳：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⑳邢丘：邑名。在今河南温县境。 怀：邑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㉑郦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

㉒南阳：地区名。相当于今河南西南部一带，因地处古代中原的南方，位于伏牛山、汉水之阳，故名。

㉓贲(bēn)：秦将名。

㉔叶阳：《史记集解》一云"华阳"。华阳君，即昭王舅芈戎。 悝：即昭王同母弟高陵君。《史记志疑》疑此处文有脱误。

㉕距：通"拒"。对抗，抗拒。

㉖长平：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译文】

二十四年，和楚王在鄢城会盟，又在穰城会盟。秦国占领了魏国的安城，到达了大梁城下，燕国和赵国前来救援魏国，秦国的军队退去。魏冉被免去相职。二十五年，秦军攻克了赵国的两座城邑。和韩王在新城会盟，和魏王在新明邑会盟。二十六年，赦免了一批

罪人而把他们迁往穰地。穰侯魏冉又担任丞相。二十七年，司马错进攻楚国。赦免了一批罪人而把他们迁往南阳。白起进攻赵国，攻取了代郡的光狼城。又派司马错从陇西郡出发，经由蜀郡而攻打楚国的黔中，攻克了黔中。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进攻楚国，夺取了鄢城、邓城，赦免了一批罪人而把他们迁到这里。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进攻楚国，攻克了郢都并在此设立南郡，楚王逃跑。周君来到秦国。昭襄王和楚王在襄陵城会盟。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三十年，蜀郡守张若征伐楚国，夺取了巫郡以及长江以南的地区，设立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进攻魏国，夺取两座城邑。楚国人在江南地区反叛我秦国。三十二年，丞相穰侯进攻魏国，到达大梁，打败了暴鸢，斩杀敌军首级四万，暴鸢逃跑，魏国奉献三个县来请求和解。三十三年，客卿胡阳攻打魏国的卷城、蔡阳城、长社城，夺取了这些城邑。在华阳袭击了芒卯，打败了他，斩杀敌军首级十五万。魏国割让南阳请求和解。三十四年，秦国和魏国、韩国相安，上庸地区设为一个郡，把魏国割让的南阳地区的被免职的臣民迁居到这里。三十五年，帮助韩国、魏国、楚国征伐燕国。开始设置了南阳郡。三十六年，客卿灶攻打齐国，夺取了刚城、寿城，把这些地区赐给了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阳进攻赵国的阏与城，没有能攻克。四十年，悼太子死在魏国，归葬在芷阳。四十一年夏天，进攻魏国，夺取了邢丘和怀地。四十二年，安国君被立为太子。十月，宣太后去世，葬在芷阳的郦山。九月，穰侯离开都城回到了封地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攻克了九座城邑，斩杀敌军首级五万。四十四年，进攻韩国的南郡，夺取了它。四十五年，五大夫贲进攻韩国，夺取了十座城邑。叶阳君悝离开都城前往他的封国，还没有到达就死了。四十七年，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郡，上党郡投降赵国，秦国因此攻打赵国，赵国发动军队攻击秦军，双方相持不下。秦国派武安君白起攻击赵军，在长平彻底打败了赵国的军队，四十多万赵军全部被杀死。

【原文】

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①]。秦军分为三军[②]。武安君归。王龁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③]。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④]。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为蔡尉捐弗守，还斩之[⑤]。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⑥]。张唐攻郑，拔之[⑦]。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⑧]。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馀，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⑨]。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⑩]。初作河桥[⑪]。

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⑫]。攻赵，取二十馀县，首虏九万[⑬]。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⑭]。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⑮]。周初亡[⑯]。

五十三年，天下来宾[⑰]。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吴城[⑱]。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⑲]。五十四年，王郊见上帝于雍[⑳]。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㉑]。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㉒]。韩王衰绖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㉓]。

【注释】

①十月：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为《大事记》、《古文尚书

疏证》谓秦先世已尝改十月为岁首，是也。自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下文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而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 垣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②三军：《白起王翦列传》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疑"三"当为"二"之误。

③皮牢：在今山西翼城县东。

④陵：王陵。 邯郸：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

⑤蔡尉：人名。 捐：放弃；丢失。

⑥士伍：《史记集解》如淳曰："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士伍，即士兵。 阴密：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古在此有密须国。

⑦郑：《史记志疑》疑是"鄚"字之讹，赵地也。 鄚，在今河北任丘县鄚州镇。

⑧汾城：在今山西临汾市。

⑨晋：指魏。时楚、赵救魏。 死：通"尸"。

⑩唐：张唐。 宁新中：魏邑。在今河南安阳市。

⑪河桥：即蒲津桥。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⑫摎(jiū)：人名。 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城镇。 负黍：亭名。在今河南阳城县西南。

⑬首虏：斩首及俘虏。

⑭西周君：指西周武公。

⑮器：指九鼎宝器。

⑯以西周君被灭为周的第一次灭亡。后七岁东周君被灭。初，开始，第一次。

⑰宾：归服，服从。

⑱吴城：在今山西平陆县北。吴，通"虞"，故一名虞城。

⑲委国：交出国家政权。委，托付。

⑳郊见：指在国都南郊见日而祭天。见，郑玄注《礼记·祭义》"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云："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见者莫著焉。"

㉑孝文王：名柱。 五十三岁即位，公元前250年在位一年去世，后葬寿陵。

㉒唐八子：孝文王之母。《史记集解》徐广曰："八子者，妾媵之号，姓唐。"

追赠为太后，与昭襄王合葬。

㉓吊祠：悼念祭奠。

【译文】

四十八年十月，韩国进献垣雍城。秦军分成三支军队。武安君回国。王龁率领秦军征伐赵国的皮牢城，攻克了它。司马梗在北方作战而平定了太原，占领了韩国上党郡的全境。正月，停止用兵，又据守上党郡。这一年的十月，五大夫王陵进攻赵国的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秦增派军卒援助王陵。王陵战绩不佳，被免去官职，由王龁代替他统率这支军队。这一年的十月，将军张唐进攻魏国，因为蔡尉放弃职责而不据守阵地，张唐回军斩杀了他。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犯有罪过，被贬为士伍，迁往阴密。张唐进攻郑城，郑城被攻克。十二月，增加士兵屯驻在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自杀而死。王龁进攻邯郸，没有攻克，退兵，回头投奔汾城的驻军；两个多月后，进攻晋军，斩杀敌人首级六千，晋兵和楚兵的尸体漂流在黄河水中的大约有二万人。攻打汾城，接着随从张唐攻克了宁新中城，把宁新中改名为安阳。首次建造黄河大桥。

五十一年，将军摎攻打韩国，夺取了阳城、负黍，斩杀了敌军首级四万。进攻赵国，夺取了二十多个县，斩首及俘获敌军九万人。西周君周武公背叛秦国，和诸侯相约联合，率领天下的精锐军兵出伊阙攻打秦国，使秦国不能够和阳城互通往来。因此秦国派遣将军摎进攻西周。西周君败逃而又自行到秦归降，顿首承认罪责，把他所有的三十六座城邑、三万人口，全部进献给秦国。秦王接受了西周君的贡献，把西周君送还西周。五十二年，西周人向东逃亡，西周的宝器九鼎归属给秦国。周朝第一次灭亡。

五十三年，天下诸侯都来归顺秦国。魏国来得最晚，秦王派摎攻伐魏国，夺取了吴城。韩王入秦朝见秦王，魏国把国政委属给秦国并完全听从秦国的命令。五十四年，秦王在雍城郊祭谒见上帝。

五十六年秋天，昭襄王去世，儿子孝文王继位。尊奉他的母亲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将她和昭襄王合葬。韩王身着孝服来悼念祭奠昭襄王，诸侯都派遣他们的将相来秦国悼念祭奠，料助丧事。

【原文】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驰苑囿[①]。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②]。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③]。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④]，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⑤]。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⑥]。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⑦]。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⑧]。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⑨]。蒙骜败，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⑩]。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⑪]。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⑫]。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⑬]。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⑭]。其语在《始皇本纪》中。

【注释】

①修：善待，表彰。　褒厚：优待。　驰：开放。　苑囿：帝王畜禽兽种林木以供游猎的园林。

②十月，岁首(建亥)。 己亥，初一日。 辛丑，初三日。 庄襄王：名子楚。 三十二岁时即位，公元前249—前246年在位三年去世，后葬阳陵。

③骨肉：指至亲。

④阳人：即阳人聚。在今河南汝州市西北。

⑤成皋：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 巩：在今河南巩县。

⑥三川郡：境内在黄河、洛水、伊水，故名。郡治在洛阳。

⑦高都：在今山西晋城市。 汲：在今河南卫辉市西。

⑧榆次：在今山西榆次市。 新城：在今山西朔县西南。 狼孟：在今山西阳曲县西北。

⑨无忌：魏公子信陵君之名。 五国：燕、赵、韩、楚、魏。 河外：《史记正义》河外，陕、华二州也。即今自河南硖石驿以西，三门峡市、灵宝至陕西潼关、华阴、华县一带。

⑩秦始皇帝：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

⑪立二十六年：即位的第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 三十六郡：《史记志疑》考为河东：太原、上党、三川、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泗水、钜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邯郸、砀郡、薛郡、长沙、黔中、内史、广阳。

⑫五十一年：即五十一岁。始皇年十三而立，在位三十七年，实为五十岁。张文虎《札记》疑本作"年五十"，衍"一"字。 二世皇帝：公元前209—前207年在位。

⑬子婴：八月即位，十月即降于刘邦，秦以十月为岁首，当称公元前206年在位。

⑭《史记索隐》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秦始皇本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张文虎《札记》案：秦襄元年甲子，至二世三年甲午，凡五百七十一年，此"六"当作"五"，"一""七"二字当互易。

【译文】

孝文王元年，赦免罪人，表彰先王的功臣，优待亲戚，开放王家

园苑囿游猎。孝文王丧服期满，十月己亥日即位，三天后辛丑日去世，儿子庄襄王继位。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表彰先王的功臣，施加恩德来加深骨肉情谊，并且对于平民百姓施加恩惠。东周君和诸侯图谋祸害秦国，秦国派相国吕不韦诛杀了东周君，把他的国土全部纳入秦国的版图。秦国没有灭绝周朝的祠祀，把阳人地区赐给继位的周君，使他能够奉祭周朝的先君。派遣蒙骜征伐韩国，韩国贡献成皋、巩地。秦国的疆界到达了大梁城，开始设置了三川郡。二年，派遣蒙骜攻打赵国，平定了太原。三年，蒙骜进攻魏国的高都、汲城，攻克了这些地方。攻打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夺取了三十七座城邑。四月，发生日食。王龁攻打上党。初次设置了太原郡。魏国将军无忌率领五国联军攻打秦国，秦国退到黄河以外。蒙骜战败，解脱围困而离去。五月丙午日，庄襄王去世，儿子政即位，这就是秦始皇帝。

秦王政即位二十六年，首次统一了天下，把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号称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岁时逝世，儿子胡亥即位，这就是秦二世皇帝。三年，诸侯一同起来反抗秦帝，赵高杀害了二世皇帝，扶立了婴为秦王。子婴继立一个多月，诸侯杀了他，于是灭亡了秦朝。这些事迹详细记载在《始皇本纪》中。

【原文】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①]。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②]。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注释】

①嬴姓：秦国女子嫁给诸侯称嬴姓，如晋之穆嬴是其例。 姓，上古时，部

落(后演变为族)为姓,部落(族)的分支为氏,姓氏有别。

②以国为姓:战国以后,姓、氏逐渐混合为一,至汉,故《史记》有“姓某氏”的表述。《史记志疑》云,史公混姓氏为一,故凡氏皆谓之姓;以国为姓,其实氏也。 郯:音 tán。 莒:音 jǔ。 终黎:《史记集解》徐广曰:“《世本》作‘钟离’。” 菟:音 tú。

③赵氏:秦以嬴为姓,以赵为氏。故《秦始皇本纪》云:玄嬴政“姓赵氏”。

【译文】

太史公说:“秦的祖先是姓嬴。后来被分封到各地,便各自以封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但秦国宗族因为他们的先人造父被封在赵城,称为赵氏。

史记全译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解题】

写出了秦朝的兴亡史，表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建立的经过、成就、特点及弊病。

秦王嬴政承续祖业，依靠吕不韦、李斯、蒙骜等人的辅佐，以武力、诈谋相继平定了六国，也排除了自身内部对权力干扰的有害因素，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统一之后议帝号，定水德，废封建，同文书，收兵刃，焚《诗》、《书》，大权独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就是要动员整个国家机器来贯彻皇帝一人的意志，这一特点具有的消极影响，结果为邪谋之人所利用而危害社稷。始皇死，二世即位，赵高篡权，屠宗室，杀大臣，强调皇帝肆意纵欲，主重明法以制御海内，由此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秦朝终于败亡。秦朝的败亡，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所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恰当地评价了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是本篇的重要特色。通过记录梁父、琅玡、之罘、碣石、会稽五篇刻石，成功地歌颂了始皇的功德：统一了全国，扩充了疆土；废除了割据，免除了战乱；男女有别，改变了社会风俗；皇帝个人很勤劳，为国家之事十分操心；等等。赞扬是非常热情的，表现了司马迁对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积极态度，这在汉初思想界可谓是独树一帜。

文篇批评秦始皇滥用权力来满足个人的私欲。统一后没有十分注意采取措施发展社会生产，而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兴作与征戍，到处修离宫别馆，建直道、驰道，建阿房宫，修骊山墓，大搞巡狩封禅。繁重的劳役剥削，使人民已无法生活，加以严刑峻法，税民刻深，使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人民忍受不了，

导致掀起陈胜、吴广的起义，葬送了秦王朝。

本篇处于十二本纪的重要环节上。从政治演变的角度，说明了法家学说在历史大一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儒家学说衰败已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时候，法家应运而起，倡导以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它一味恃力，不知辅以德政，惨急刻深，结果使大好形势丧失殆尽。这向人们提示了一个经验，只有为法外儒，刚柔相济的道家学说，才能调整因秦亡造成的格局，顺应民心，继续促进社会发展。在具体人物上，秦始皇是吕不韦扶植起来的。吕不韦所编《吕氏春秋》，其主导方面是吸收了儒、法优点的道家思想，开始秦始皇封他为“亚父”，但后来因政见不合废吕不韦而用李斯，这是用人对政治影响的关键所在。李斯是法家政治的实践家，故秦朝不能不施行法治，以致李斯的一生亦紧系秦之兴亡。

司马迁援贾谊《过秦记》以评论秦朝的兴亡，说明他同意贾谊的看法。这一看法的中心是“攻守之势异也”。其突出特点是立足于“势”，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依着事势的必然结果进行的。秦强，六国弱，形势在秦，秦以力统一了全国，“攻”的时候是顺“势”。全国统一了，经过长期战乱，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守”的时候需要少欲，需要安定，需要使人们获得实际的利益，而秦却恰恰是失“势”了。攻守之势不同，一以成功，一以败亡。所以这一思想在当时是相当高明的，是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其中存在着一定的法则，很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原文】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①。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②。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③。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

政代立为秦王④。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⑤；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⑥；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⑦。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⑧。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⑨。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注释】

①庄襄王：《史记索隐》庄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孙也，名子楚。

②质子：派往别国去作抵押的人质。　吕不韦：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后成为秦国重要政治家。事详《吕不韦列传》。　取：通“娶”。

③以：在，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即公元前259年。　邯郸：赵国国都。在今河北邯郸市。

④年十三岁：是年为公元前246年。　代立：继续即位。代，替代，继承。

⑤巴：地区名。在以今重庆市为中心的四川东北部。秦置郡。　蜀：地区名。在以今成都市为中心的四川中部偏西地带。秦置郡。　汉中：郡名。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辖今陕西汉中市东至湖北十堰市、房县一带地区。　宛(yuān)：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郢：原为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北，为南郡治所。　南郡：郡名，辖今湖北襄樊市以南，武汉市以西，沿长江两岸西至四川巫山地区。

⑥上郡：郡名。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东南。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东胜以南直至陕西黄陵县，靖边以东的黄河西部地区。　河东：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辖今山西石楼县以南，安泽县以西的黄河东北岸地区。　太原：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今山西繁峙县以南，阳泉市以西，灵石县以北的黄河东岸地区。　上党：郡名。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辖今山西东南部的和顺以南，沁水县以东地区。

⑦荥(xíng)阳：县名。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之荥阳县。　二周：指西周君、东周君。　三川郡：郡名。治所洛阳在今河南洛阳市。辖函谷关以东之黄河南岸，今河南厚阳县、中牟县以西，临汝县至卢氏县以北地区。

⑧李斯：辅佐秦始皇建立秦朝的重要政治家。事详《李斯列传》。 舍人：官名。 战国至汉初王公贵族的亲近左右之人的通称。

⑧蒙骜(ào)：齐国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 王齮(yì)：即王龁(hé)。麃(páo)公：秦国大夫，史失其姓名。

【译文】

秦始皇帝，是秦国庄襄王的儿子。当庄襄王做秦国质子抵押在赵国的时候，曾见到了吕不韦的一个姬妾，非常喜欢便娶了她，生下了始皇帝。始皇帝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在邯郸出生的。待到降生以后，他被取名叫政，姓赵。年纪十三岁的时候，庄襄王去世，政接续王位做秦王。在这个时候，秦国的疆域已经兼并了巴、蜀、汉中，并且越过了宛而占有了郢都，在这里设置了南郡；在北方已收取了上郡以东地区，占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面侵占到荥阳，灭亡了东西二周，在这里设置了三川郡。吕不韦担任丞相，被封给食邑十万户，封号叫文信侯。招揽宾客游士，想依靠他们吞并天下。李斯担任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人担任将军。秦王年纪小，又刚刚即位，国家大事便委托给大臣们处理。

【原文】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①]。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②]。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旸、有诡[③]。岁大饥。四年，拔旸、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④]。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⑤]。初置东郡[⑥]。冬雷。六年，韩、魏、赵、卫、楚

共击秦，取寿陵[7]。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8]。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9]。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10]。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11]。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12]。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13]。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14]。

【注释】

①晋阳：邑名。原属赵，公元前247年被秦攻取。太原郡郡治所在地。

②卷(quān)：邑名。原属魏，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③畼(chàng)、有诡：均魏邑名。 今地不详。

④内：通"纳"。

⑤酸枣：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燕：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虚：即姚虚，在燕邑之东三十里。 长平：在今河南淮阳县西。 雍丘：在今河南杞县。 山阳城：邑名。在今河南焦作市东南。

⑥东郡：治所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市南。辖古黄河故道东岸，今河南延津、封丘县以北，山东成武、梁山至东阿、茌平诸县以西地区。

⑦卫：或谓为"燕"。 寿陵：原为赵邑。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起寿陵，盖因以陵名地。不知何时属秦。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葬此邑。《史记正义》徐广云："在常山"。

⑧迫：逼近。 角：卫君名。是时卫元君在位，非角，此误。 野王：邑名。原属韩，时已降秦，故秦徙之。在今河南沁阳县。 阻：依恃。 河内：地区名。指黄河以北地区。《史记志疑》河内之地，秦未全有，故曰魏之河内，详在《穰侯传》中。

⑨见(xiàn)：同"现"。出现。

⑩龙：地名。在今河北行唐县东。 孤：地名。在今河北唐县西。 庆都：地名。在今河北望都县南。其地相传为尧母庆都所居，有尧山在北。龙、孤、庆都，三地相近。 汲：地名。在今河南卫辉市境。

⑪夏太后：庄襄王生母。

⑫成蟜(jiāo)：长安君名。 将(jiàng)：率领。 屯留：地名。在今山西屯留县南。 临洮：地名。在今甘肃岷县。

⑬壁：壁垒，营垒。《史记正义》言成蟜自杀壁垒之内。 蒲鶮(gāo)：地名。今地不详。一说以为是屯留地方与众复反人的姓名。

⑭河鱼大上：《史记索隐》谓河水溢，鱼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 重马：《史记集解》徐广曰："一无此'重'字。"

【译文】

晋阳县发生了反叛。元年，将军蒙骜进攻叛军并平定了叛乱。二年，麃公率领军队攻打魏国的卷城，斩杀敌军首级三万，三年，蒙骜进攻韩国，攻取了十三座城邑。这一年王齮去世了。十月，将军蒙骜进攻魏国的畼、有诡。这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四年，攻克了畼、有诡。三月间，停止进军。秦国的质子从赵国回来，赵国的太子离开秦国回归本国。十月庚寅日，蝗虫灾害从东方袭来，遮天蔽日。瘟疫流行天下。平民百姓只要能够向政府捐纳一千石粟，就可以封拜一级爵位。五年，将军蒙骜进攻魏国，平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等地，都被攻占了，共取得了二十座城邑。秦国初次设置东郡。冬天，出现打雷的异常现象。六年，韩、魏、赵、卫、楚五国联合攻击秦国，夺取了寿陵。秦国出兵反击，五国联军解散。秦军攻克了卫国，进逼东郡，卫国国君角率领着他的宗族迁居野王，凭借着山势险阻而保卫坚守在魏国的河内地区。七年，有彗星先出现在东方，后出现在北方，五月又出现在西方。将军蒙骜去世。既而就出动军队去攻打龙、孤、庆都等城，回兵时又去攻打汲地。这时候彗星再度出现在西方，时间长达十六日。夏太后去世。八年，秦王的弟弟长安君成蟜率领军队攻打赵国，他谋反叛秦，死在了屯留城，随从反叛的军吏都被斩杀处死，把该地的百姓迁到临洮安置。前来讨伐成蟜的将军壁死了，屯留、蒲鶮二地的士卒又造反，鞭戮

了他的尸首。黄河泛滥而使河里的鱼大量流上了岸，许多人也就赶着牛马向东逃荒而另寻生计。

【原文】

嫪毐封为长信侯[1]。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2]。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3]。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4]。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5]。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6]。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7]。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8]。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9]。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10]。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11]。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12]。(四)〔是〕月寒冻，有死者。杨端和攻衍氏[13]。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14]。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15]。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16]："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17]。"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18]。

【注释】

①嫪毐(lào ǎi)：吕不韦送入宫中的假宦官，因受宠于秦王政之母而窃得很大权势，终被诛。 事亦见《吕不韦列传》。

②山阳：地名。在今河南修武县境西北之太行山东南。

③苑囿：畜禽兽种林木以供帝王和贵族游猎的场所。大曰苑，小曰囿。

恣：任凭，放纵。

④河西：时将今山西和陕西界间之黄河西部称为河西。

⑤竟天：划过整个天空。 竟，从头到尾。 垣(yuán)：邑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之古城。 蒲阳：即蒲邑，曾为晋公子重耳所居地。在今河南长垣县。

⑥冠(guàn)：二十岁时行加冠的礼节，表示成年。时嬴政二十一岁。 带剑：以示威仪。

⑦矫：假称，盗用。 御玺：皇帝的印信。御，敬称帝王的行为及用物。县：古称帝王所居之地的王畿为县。 蕲年宫：在雍地，即今陕西凤翔县南。 时秦王居于此宫。

⑧《史记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

⑨咸阳：秦自孝公以来都以此为都城。故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⑩卫尉：秦官名。掌宫门卫屯兵，即宫廷卫队长官。 内史：原周官名，秦因之，掌治京师，即管理京城政事的长官。 佐弋(yì)：秦时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的属官有左弋，掌弋射。即掌管皇帝射猎的副长官。 中大夫令：秦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属官大夫下有中大夫。其主管官称中大夫令。 枭(xiāo)首：即斩首高悬于木上以示众，古代一种酷刑。 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古代的一种酷刑。 徇：示众。宗：同祖，同族。

⑪鬼薪：较轻的罪罚，刑期三年。服劳役，拾柴以供王家宗庙之用。

⑫房陵：县名。在今湖北房县。

⑬衍氏：魏邑。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⑭斗：指北斗星。

⑮坐：因……而定罪。 免：免官。

⑯说(shuì)：游说，劝说。

⑰倍：通"背"。背弃，反叛。

⑱甘泉宫：秦之咸阳南宫。《史记集解》引《说苑》曰："始皇帝立茅焦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败复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复相见者，茅君之力也'。"

【译文】

嫪毐被封为长信侯。把山阳地区赐给他作为封地，让他居住在这里。所有宫室、车马、衣服、苑囿、畋猎场等，一概让嫪毐放纵欲望任意使用。凡事无论大小，都由嫪毐来决定。又把河西太原郡改为毐国。九年，彗星出现，有时光芒横贯长空。秦军进攻魏国的垣城和蒲阳。四月，秦王留宿在雍城。己酉日，秦王举行成年加冠的典礼，佩带刀剑。长信侯嫪毐阴谋叛乱而被查觉，他假造秦王的御玺及太后玺印，调动县里的军队及侍卫兵卒、官骑、戎翟族首领、舍人，将要进攻蕲年宫，发动叛乱。秦王得知这件事，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调集军队攻打嫪毐。双方在咸阳开战，斩杀叛军首级好几百。平叛的功臣都升拜了爵位，以及那些参加作战的宦者，也拜升一级官爵。嫪毐等人战败逃走。于是在全国下令通缉：有人能够生擒嫪毐的，赏钱一百万；有人能够杀死他的，赏钱五十万。结果嫪毐等人全部被捕获。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全被悬首、车裂以示众，并且杀尽了他们的家族。他们的那些门客，罪轻的罚劳役三年。至于那些被剥夺爵位而流放到蜀地的四千多家，都被安置在房陵县居住。这个月天寒地冻，有被冻死的人。秦将杨端和攻打衍氏邑。有彗星出现在西方，又出现在北方，再从北斗附近转向南方，共持续了八十天。十年，相国吕不韦因受嫪毐案件的牵连而被免除相职。桓齮被委任为将军。齐、赵二国有使臣前来，受到秦王酒宴款待。齐国人茅焦游说秦王说："秦国正处在以经略天下为大业的时候，而大王却有了流放母太后的恶名，恐怕各国诸侯听到这样的事，会因此而背叛秦国呢。"于是秦王就把太后从雍城迎回咸阳，仍然让她居住在甘泉宫中。

【原文】

大索，逐客[①]。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②]。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③]。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④]："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⑤]。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⑥]。"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⑦]。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⑧]。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⑨]。而李斯用事[⑩]。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取九城[⑪]。王翦攻阏与、橑杨，皆并为一军[⑫]。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⑬]。取邺、安阳，桓齮将[⑭]。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⑮]。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⑯]；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⑰]，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⑱]。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⑲]。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注释】

①索：搜索。 客：各诸侯国来游秦的客卿。

②李斯上《谏逐客书》，文见《李斯列传》。

③下：降服，制服。

④大梁：魏国都城。在今河南开封市。

⑤合从(zòng)：指诸侯国南北联合以抗秦。从，通“纵”。 翕(xì)：聚集；协调。 智伯：知瑶，又叫荀瑶，晋权臣六卿之一，势大骄横，为韩、赵、魏所灭。 事详《晋世家》。 夫差：春秋末吴国君主。在与晋争霸中原之时，为仇敌越王句践乘虚伐灭吴国而自杀。事详《越王句践世家》。 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曾与秦昭王争强为帝，后败于燕将乐毅所率之诸侯兵，被相国淖齿所杀。事详《齐太公世家》。

⑥爱：吝啬。 赂：贿赂。 豪臣：豪奢之显贵大臣。

⑦亢礼：平等相待之礼。亢，通“抗”、“伉”，相当。

⑧蜂准：高鼻子。准，鼻。 挚鸟膺：胸突向前，其性悍勇。俗称“鸡胸”。挚，通“鸷”，如鹰、鹏等猛禽。 膺，胸。约：穷困。

⑨秦国尉：《史记正义》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

⑩用事：掌权。时李斯官至廷尉以辅秦王。

⑪邺(yè)：魏邑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⑫阏(yù)与：赵邑名。在今山西和顺县。 橑(liǎo 或 lǎo)杨：一作“辽”杨，赵邑名。在今山西左权县。

⑬斗食：《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县于令长外，“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故秦军斗食为位低俸薄之小官。

⑭安阳：邑名。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南。《史记志疑》案：此所叙攻取之事，错杂不明。盖是役也，王翦为主将，桓齮为次将，杨端和为末将，并军伐赵，攻邺未得，先取九城。王翦遂别攻阏与、橑阳，而留桓齮攻邺。齮既攻邺，翦复令齮攻橑阳，己独攻阏与，皆取之故又言取邺、橑阳，桓齮将也。“安阳”当作“橑阳”，必传写之误，安阳即魏宁新中，无论本非赵地，且前二十余年已为昭王拔之矣。

⑮窃葬：私葬，偷葬。《史记索隐》按：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人窃共葬于洛阳北芒山。

⑯临(lìn)：哭吊死者。

⑰六百石：秦官，郡丞、郡尉丞，秩皆六百石；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此指爵秩，非俸禄数。 迁：迁移于房陵。

⑱五百石：秦官，县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亦指爵秩。

⑲自今以来：从今以后。 不道：违背政令法制。 籍：登记编册。《史记

索隐》谓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史记正义》籍录其子孙，禁不得仕官。视：比照，按照。即以此例为常法。

【译文】

全国进行广泛的搜查，驱逐从各国来任职的宾客。李斯上书陈说利弊，才使逐客的命令废止。李斯乘机游说秦王，请求先攻取韩国，用这样的办法来震慑其他的诸侯国家，因此秦王派李斯攻取韩国。韩王对此非常忧虑，和韩非商量削弱秦国的计策。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向秦王提出建议说："凭借着秦国的强盛，其他诸侯犹如郡县的首长一般，臣怕的就是诸侯们联合起来，聚集力量并出其不意地一起来进攻，这也就是智伯、夫差、湣王所以败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拿去贿赂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以此打乱他们的合谋计划，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就可使各国诸侯全部被吞并。"秦王听从了他的计策，用相互平等的礼节召见他，自己的衣服、饮食也和尉缭同等。尉缭说："秦王的相貌：高高的鼻子，细长的眼睛，鸷鸟般的胸脯，豺狼般的声音，这个人少恩而有虎狼心肠，处在不得志的时候很容易对人表示谦卑，得志的时候也就会很轻意地吞食别人。我只是个平民百姓，可是他见到我时常常显出以卑屈自身处于人下的态度对待我的样子。如果真使秦王实现得到天下的志向，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俘虏了。这种人是不能和他长久共事的。"于是他就准备逃走。秦王发觉了，执意劝止，任命他为秦国尉，最终采用了他的计策。这时李斯主持秦国的政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打邺城，夺取了九座城邑。王翦进攻阏与、橑杨，秦军数路合成一军，由王翦统一指挥了十八天。让军中俸禄在斗食以下的小官回家，十人中推选二人留在军队。攻下邺、安阳，由桓齮担任主将。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死去，他的门客私下把他埋葬了。门客中那些临丧哀哭的，如果是三晋地区的人，就被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而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就削夺官爵

并迁徙；俸禄在五百石以下而没有临丧哭吊的，也要迁徙，但不削夺官爵。从今往后，执掌国家大政而行事不遵循正道，像嫪毐、吕不韦那样的人，就要取消他全家人的户籍而充作奴隶，都要参照这种办法论处。秋天，赦免了被迁徙到蜀地去的嫪毒的门客。在这个时期，天下遭遇大旱灾害，从六月份开始无雨，一直到八月份才得降雨。

【原文】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①。王之河南②。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③。桓齕定平阳、武城④。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⑤。韩王请为臣。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⑥。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⑦。初令男子书年⑧。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⑨。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⑩。地动。华阳太后卒⑪。民大饥。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⑫。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⑬。引兵欲攻燕，屯中山⑭。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⑮。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⑯。大饥。

【注释】

①平阳：邑名。先属韩，后属赵。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②之：往。 河南：古县名，即周雒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西郊。

③宜安：邑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

④武城：赵邑名。在今山东武城县西北。

⑤秦用李斯谋：详见《老子韩非列传》。 云阳：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秦始皇甘泉宫在此地。

⑥狼孟：县名。在今山西阳曲县。

⑦南阳：地区名。在今河南西南部一带之伏牛山，汉水之阳，时分属楚、韩。 假：代理。方苞《史记注补正》以为此句之意当作"发卒受韩南阳地，而使内史腾为假守也"。

⑧书年：登记年龄。

⑨丽邑：在今陕西临潼县东。丽，亦作"郦"、"骊"。

⑩韩王安：韩国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238年前230年在位)。秦灭韩。 颍川：秦置郡。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辖今河南登封、宝丰以东，密县以南，尉氏、漯河市以西，舞阳、叶县以北地区。

⑪华阳太后：庄襄王之寄母。 卒：《六国年表》书"薨"，是。

⑫将上地：统率上地的兵卒。上地，地名。在今陕西绥德县一带。 井陉(xíng)：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 羌瘣(huì)：秦将名。

⑬东阳：地区名。相当于今河北大行山以东地区。 赵王：即赵王迁。《史记正义》赵幽缪王迁八年，秦取赵地至平阳。迁王于房陵。

⑭屯：驻屯，结聚。 中山：古国名，公元前296年为赵所灭。地在今河北定县、灵寿至宁晋一带，接近燕境。

⑮阬：同"坑"，活埋。

⑯赵公子嘉：赵国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227至前222年在位)。 代：古国名。公元前475年为赵襄子所灭。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上谷：燕置郡名。在今河北张家口市至北京市昌平县一带地区。

【译文】

十三年，桓齮攻打赵国平阳，杀死赵国将军扈辄，斩杀敌军首

级十万。秦王亲赴河南。正月，彗星出现在东方。十月，桓齮进攻赵国。十四年，在平阳攻打赵国军队，占领了宜安，打败了赵军，杀死了他们的将军。桓齮平定了平阳、武城。韩非出使秦国，秦国采用李斯的计谋，扣留了韩非，韩非死在云阳。韩王请求成为秦国的藩臣。

十五年，秦国大举出兵，一路军队攻至邺县，一路军队攻至太原，夺取了狼孟。这一年发生地震。十六年九月，派遣军队接收韩国所献的南阳地区，任命腾代理南阳郡守。首次下令男子要登记年龄。魏国向秦国奉献土地。秦国设置了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打韩国，俘获韩王安，全部收纳了韩国的土地，在这个地区设置了郡，定名为颍川郡。这一年发生地震。华阳太后去世。百姓遭受严重的饥荒。

十八年，大举兴兵进攻赵国，王翦统率上地军队攻下井陉，杨端和率领河内的军队，羌瘣攻打赵国，杨端和包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完全平定和夺取赵国的土地到达了东阳，俘虏了赵王。他们又率兵准备攻打燕国，在中山地区屯驻。秦王来到了邯郸，那些曾经和秦王出生在赵国时的母家有仇怨的人，都被活埋了。秦王返还，经由太原、上郡回国。始皇帝的母亲皇太后逝世。赵国的公子嘉率领着他的宗族几百人逃到代地，自立为代王，向东和燕国会合兵力，驻扎在上谷郡。这一年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原文】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①]。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②]。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③]。二十一年，王贲攻（蓟）〔荆〕[④]。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

太子丹之首[5]。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6]。王翦谢病老归[7]。新郑反[8]。昌平君徙于郢[9]。大雨雪，深二尺五寸[10]。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11]。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12]。秦王游至郢陈[13]。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14]。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15]。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16]。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17]，降越君，置会稽郡[18]。五月，天下大酺[19]。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20]。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注释】

①燕太子丹：燕王喜的太子名丹。　荆轲刺秦王：事见《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

②体解：肢解。古代分解肢体的酷刑。

③易水：今河北大清河上游的两条支流，位于易县与徐水之间。

④荆：楚原建国于今湖北襄樊市西南之荆山地区，故别称为荆。《史记正义》、《史记索隐》均以为秦因避庄襄王之讳子楚而称楚为荆。

⑤益：增加。　诣：到，往。　蓟(jì)：燕之国都。在今北京城西南角。

⑥辽东：燕置郡。治所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包括今辽宁大凌河以东之燕长城内地区。　王(wàng)：称王。

⑦谢：辞却。

⑧新郑：原属韩。在今河南新郑县。

⑨昌平君：即前久居秦，为秦相国，定嫪毐之乱的楚国公子。　郢：《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寿春，在今安徽寿县。

⑩雨：用为动词，下。

⑪河沟：即古运河鸿沟。大梁以东直接汴水。　其王：魏王假。魏国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227年至前225年在位）。秦灭魏。

⑫陈：古国名，公元前479年楚惠王灭之为县，治所在今河南淮阳。有《陈杞世家》。　平舆：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北。　荆王：楚王负刍，楚国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227年至前223年在位）。秦灭楚。

⑬郢陈：即陈（今河南淮阳县）。楚国都原名郢，后迁于陈，故名郢陈。

⑭项燕：项羽之祖父。　淮南：指淮河以南。《史记集解》徐广曰："淮，一作'江'。"

⑮此段《史记志疑》以为"虏荆王"三字应作"杀项燕"，"荆将"下无"项燕"二字，"淮南"当作"江南"，"破荆军"以下当作"虏荆王，昌平君遂自杀。"

⑯燕王喜：燕国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254年至前222年在位）。秦灭燕。

⑰江南：地区名，泛指长江以南，其时包括今湖北江南部分及湖南、江西一带。

⑱降越君：《史记正义》楚威王已灭越，其余自称君长，今降秦。　会稽郡：秦置。郡治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辖今江苏南京市至安徽芜湖市、宁国、黟县以东，浙江衢县、金华、奉化以北，长江以南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地区。

⑲酺（pú）：聚饮。秦时禁三人以上聚饮，今特许之。《史记正义》天下欢乐大饮酒也。秦既平韩、赵、魏、燕、楚五国，故天下大酺也。

⑳齐王建：齐国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264年至前226年在位）。秦得建则灭齐。　后胜：齐相姓名。胜，《史记正义》音升（shēng）。

【译文】

二十年，燕国的太子丹担心秦国军队进逼国境，非常恐惧，派遣荆轲去行刺秦王。秦王发觉了荆轲的阴谋，肢解了荆轲的身体示众，然后就派王翦、辛胜进攻燕国。燕国、代国出兵迎击秦军，秦军在易水的西边击溃了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打荆地。秦国增调了更多的士卒前往王翦的军中，于是打垮了燕国太子的军队，攻克了

燕都蓟城，获得了燕国太子丹的首级。燕王向东收拾辽东地区，并在这里称王。王翦借口年老多病辞官回乡。新郑反叛。昌平君迁居郢地。天降大雪，积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贲攻打魏国，挖沟引黄河水灌淹大梁城，大梁的城墙被水冲坏，魏王请求投降，秦国完全占领了魏国的土地。

二十三年，秦王再度征召王翦，强行起用他出任官职，派他带兵进攻楚国。王翦占领了陈县以南一直到平舆的地区，俘获了楚王。秦王巡游到达郢都和陈县。楚国的将军项燕扶立昌平君作为楚王，在淮南地区起兵反秦。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伐楚国，大败楚军，昌平君战死，项燕也因此而自杀。

二十五年，秦国大规模地发动军队，派王贲统率，在辽东地区攻打燕国，俘获了燕王喜。回军攻打代国，俘获了代王嘉。王翦也最终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降服了越君，设置了会稽郡。五月，下令允许天下举行宴饮庆贺的大聚会。

二十六年，齐王建和他的丞相后胜发动军队防卫齐国的西界，不和秦国交往。秦国派将军王贲从燕地向南攻打齐国，俘获了齐王建。

【原文】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1]："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2]。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3]。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4]。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5]。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

荆地[7]。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8]。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9]。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10]。其议帝号[11]。"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12]："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13]。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14]。臣等谨与博士议曰[15]：'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16]。'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17]。"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18]。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19]。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20]。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21]。"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22]。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23]。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24]。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25]。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26]。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注释】

①令：《史记正义》乃今之赦令、赦书。 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丞相又称相，上文"吕

不韦为相"，"相国吕不韦"，则相、相国、丞相职掌相同。 御史：此当指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

②异日：昔日，从前。 效：呈，献。 藩臣：顺服与捍卫天子疆土之臣。 倍：通"背"。 畔：通"叛"。 诛：讨伐。

③庶几(jī)：也许可以。表示希望。 息兵革：停止战争。兵，武器；革，甲胄。

④李牧：赵之良将，赐封武安君，后为秦之反间赵王宠臣郭开谋害，被斩。事见《廉颇蔺相如列传》之《李牧传》。

⑤约服：结约归服。

⑥青阳：《史记集解》苏林曰："青阳，长沙县是也。"在今湖南长沙市境内。 遂定其荆地：王念孙《读书杂志》定下"其"字，涉上文而衍。

⑦阴：暗中，秘密。 贼：杀人。此指刺客。

⑧绝秦使：即上文之"不通秦"事。

⑨寡人：古代君王之谦称，意为寡德之人。 眇眇：渺小，微小。表示自谦。 宗庙：祖庙。此指祖宗。 灵：《史记会注考证》枫、三、南本，"灵"上有"神"字。 六王：指韩、赵、魏、楚、燕、齐之君主。 辜：罪。

⑩称(chèn)：相副，相配。

⑪其：表示祈使，命令。

⑫绾：王绾。劫：冯劫。廷尉：《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颜师古曰："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 斯：李斯。

⑬五帝：《史记》中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侯服夷服：《夏本纪》所载五服(甸、侯、绥、要、荒)中无夷服。则此似应指《周礼》之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然均泛指京畿以外的藩属地区。

⑭陛(bì)下：对帝王的尊称。陛，帝王宫殿的台阶。《史记集解》引蔡邕曰："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与之言，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郡县：秦的两级行政区划，郡下设县。

⑮谨：表示郑重与恭敬。 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⑯天皇、地皇、泰皇：传说中五帝以前三皇中之一说。

⑰昧死：意为冒死，表示敬畏。 制：帝王的命令。《史记集解》引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 诏：诏书，即皇帝颁发的命令文告。 朕：我。古代无论贵贱都可以自称为朕，自此规定以后，只有天子和听政的太后才可用为专称。

⑱著(zhuó)：这里指保留。

⑲谥(shì)：人死后根据其生前事迹追加的一种称号，有褒有贬，一般适用于天子和达官贵族。相传西周周公曾作《谥法》。

⑳无谓：没有道理，没有讲究。

㉑以计数(shǔ)：按算法列举世次。

㉒推：推求。 终始五德之传：战国末阴阳学家邹衍所创的一种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依次相传来说明朝廷的更替和政治变化，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思想。 不胜：不克。这里指五行相克说。水胜火，从德属上说，所以秦就胜周，取代周有天下。

㉓水德：凡德必体现于祥瑞，秦文公曾获黑龙，就认为是水德之瑞，秦始皇帝因而自认为是水德。 年始：以何月为一年之始月，即谓"正"。朔：初一。这句是说"改正朔"。《史记正义》周以建子之月为正，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贺。 这是秦朝正式规定以十月为岁首，此一制度，至汉武帝创《太初历》才改变。

㉔这句是说"易服色"。旄旌：用旄牛尾或五色羽毛装饰的旗。 节：符节。使者所持的凭证。 上黑：崇尚黑色。上，通"尚"，崇尚。《史记正义》以水德属北方，故上黑。

㉕纪：极，终。《史记集解》引张晏曰："水，北方，黑，终数六，故以六寸为符，六尺为步。"这是说数字的成数不是终于"十"，而是终于"六"。又，水主阴，而《易》卦中阴爻的符号"— —"称为"六"，所以秦尊尚"六"。《史记集解》引瓒曰："水数六，故以六为名。"这是按五行相生相克的序数为说，水克火序数为六。又一说。 法冠：御史所戴之冠。 舆：车。 六尺：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 步：左右举足为步。 乘：一辆车。

㉖戾(lì)深：暴烈，严苛。 刻削：刻薄。 合五德之数：此实指符合水德之气运。数：属性，气运。《史记索隐》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

【译文】

秦国刚刚统一天下，秦王对丞相、御史下令说："前些日子韩王奉纳土地和进献国玺，请求作为藩臣，不久就违背了盟约，和赵国、魏国联合反叛秦国，所以兴兵讨伐韩国，俘获了它的国王。寡人认为这样做该很圆满，或许可以停止战争了。赵王派他的丞相李牧前来订立盟约，因此归还了他们的质子。不久他们就背弃了盟约，在太原反叛我国，所以兴兵诛伐他们，俘获赵国国王。赵国公子嘉又自立为代王，所以又举兵出击消灭了他。魏王起初订立盟约表示臣服归入秦国，不久就和韩国、赵国合谋袭击秦国，秦军官兵进行诛伐，于是打垮了他们。楚王奉献青阳以西的土地，不久就违背盟约，袭击我国的南郡部，因此发兵进行诛伐，俘获它的国王，于是就平定了楚地。燕王昏庸乱政，他的太子丹才能够暗地里命令荆轲到秦国来行刺，秦国的官兵们进行诛伐，灭亡了他的国家。齐王采用后胜的计策，断绝了和秦国的通使往来，想要作乱，官兵们前去进行诛伐，俘获了那个国王，平定了齐地。寡人以眇小的身躯，兴兵诛伐暴乱，仰赖宗庙祖先的威灵，六国的国王全都称臣认罪，天下完全得到安定。如今若不更改名号，就无法同我所取得的功业相称配，使它流传给后世。你们讨论一下帝王的称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都说："以前五帝的疆土纵横千里，在这以外的侯服、夷服地区的诸侯们，有的朝贡天子，有的不朝贡，天子不能加以控制。如今陛下发动正义的军队，消灭了残暴的贼子，平定了天下，海内设立郡县，法令因此统一，这是自上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功业，是五帝所不能达到的。臣等谨慎地和博士们讨论的结果是：'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为尊贵。'臣等冒死呈上尊号，王应称为'泰皇'。天子之命称为'制'，天子之令称为'诏'，天子自称叫做'朕'。"秦王说："去掉'泰'字，留用'皇'字，再采用上古'帝'位的称号，尊号叫做'皇帝'。其他就依照你们的建议。"于是天子立命

说："可以。"追加尊号称庄襄王为太上皇。又下达制书说："朕听说在上古时候有号而没有谥，中古时有号，死后又按照他的行为定立谥的称谓。像这样，就是儿子评论父亲、臣子评论君主了，这样做很没有讲究，朕不能采取这种做法。从今以后，废除谥法。朕就叫做始皇帝，后世以数字标识，从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让它的传递无穷无尽。"

始皇帝推算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循环相生相克的原理，认为周朝得到火德，秦代替周的火德而兴盛，就必须推从周德所不能胜过的水德。现在应该是水德开始，就要更改每年的起始月，朝臣们元旦入朝庆贺都从十月初一日开始。衣服、旌旗、符节的色彩都崇尚黑色。数目以六为基数，符信、法冠都是六寸，而车舆的宽度为六尺，六尺作为一步，每乘车拉车的马定为六匹。把黄河改名叫德水，因为开始运行水德。以刚毅狠戾刻薄作为施政的手段，凡事都取决于法律，苛刻而没有仁慈恩惠和善情义，以为这样做了以后才能符合五德运行的原则。于是施行残酷的刑法，犯罪的人很长时间得不到赦免。

【原文】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①]。请立诸子，唯上幸许[②]。"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③]，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④]。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⑤]。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

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⑥。"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⑦。更名民曰"黔首"⑧。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⑨。一法度衡石丈尺⑩。车同轨⑪。书同文字⑫。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⑬。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⑮。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⑯。

【注释】

①填：通"镇"。安定。

②唯：表示希望，敬词。 幸：意为给予宠幸。

③后属：后裔，后代。 雠："仇"的异体字，仇敌。

④公：公家的，国家的。 足：能够，可以。

⑤异意：不同或反对的势力与意图。 术：方法，手段。

⑥树兵：创设引起战争的条件。

⑦三十六郡：见《秦本纪》注。有广阳郡，无《史记集解》所列之漳郡。《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有郡四十七，及白马、邛都夜郎昆明二地区，亦无漳郡。 守尉、监：《史记集解》引《汉书·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

⑧黔首：也称"黎首"，指普通民众。黔，黑色。

⑨销：此指熔化铜制兵器。 鐻(jù)：如钟一类的乐器。 石(shí 又读dàn)：一百二十斤。

⑩衡：秤。 石：重量单位。此代指"量"。 丈尺：此代指"度"。

⑪轨：指车两轮之间的距离。

⑪书：书写。

⑬暨：及。 朝鲜：秦之辽东郡地跨马訾水(即鸭绿江)达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之西北。 临洮：县名。在今甘肃岷县。 羌中：指

羌族聚居地。在今甘肃岷县以西、以南地区。 北向户：指五岭山脉以南地区。其地居民喜向北开门。《史记集解》引《吴都赋》曰："开北户以向日。" 并：通"傍"。 阴山：山名。阴山山脉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

⑭章台：秦故宫名，以宫内有章台而为名。 上林：苑名。 渭：渭水。

⑮写：描摹。 放：通"仿"。 阪(bǎn)：山坡。 雍门：地名。在今陕西高陵县境。 复道：阁道，天桥。 周阁：四周可供远眺的楼阁。 相属(zhǔ)：相连。 《史记正义》引《庙记》云："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

⑯充入：放进，置入。《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

【译文】

丞相王绾等人上奏说："诸侯刚刚被消灭，燕、齐、楚地区偏远，若不设置王国，就无法镇守这些地区。请求封立各位皇子作为王，希望皇上能够允许。"始皇帝把这个提议下发给群臣们讨论，群臣们都认为这样做更便于治理。廷尉李斯建议说："周朝文王、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及同姓诸侯非常多，但是后来宗属关系疏远，他们相互攻击如同仇敌一般，诸侯们接连不断地相互诛杀征伐，周天子不能制止。如今海内仰赖陛下的神灵而成为统一的天下，各地都设立了郡县，各个子弟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收入重赏他们，这样做就很容易控制。使天下没有二心，这样才是安定国家的政术。设置诸侯不便于治理国家。"始皇帝说："天下的人都饱受了无休无止的战争苦难，就是因为有诸侯王的存在。仰赖宗庙先祖的神威，天下刚刚平定，又要重新设立王国，这是在种下战争的祸根，而想求得天下安宁发展，岂不是非常困难吗！廷尉的意见是正确的。"

全国分成三十六郡，郡中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等官职。把民

众改称为"黔首"。赏赐天下的人宴饮共同庆贺统一。收缴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以后铸成大钟，又铸造了十二个铜人，各重千石，放置在宫廷中。统一法律和度量衡。统一车辆的规格。统一书写的文字，秦朝的版图东边到达大海及朝鲜，西边到达临洮、羌中，南边到达北向户，北方据守黄河作为关塞，依傍着阴山直至辽东。把天下十二万户豪富迁徙到咸阳。各代先祖的陵庙以及章台宫和上林苑都设置在渭水南岸地区。秦每灭亡一个诸侯国，都描绘出这个侯国宫室的图形，在咸阳北阪地区仿建，南面滨临渭水，从雍门向东直到泾水、渭水的会合处，殿屋之间有天桥和环行的长廊相互连接。把从诸侯国所得到的美人、钟鼓，都安置在这些宫殿中。

【原文】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①]。焉作信宫渭南[②]。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③]。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④]。筑甬道，自咸阳属之[⑤]。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⑥]。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⑦]。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⑧]。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⑨]。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⑩]。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⑪]。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⑫]。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⑬]。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⑭]。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⑮]。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⑯]。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⑰]。夙兴夜寐，

建设长利，专隆教诲[18]。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19]。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20]。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21]。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22]。

【注释】

①陇西：郡名。郡治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辖今甘肃东南部天水市至兰州市一带地区。　北地：郡名。郡治义渠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北。辖今甘肃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陕西西北部，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内的地区。　鸡头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与隆德县之间。　回中：地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北。

②焉：于是，便。　信宫：宫名，即长信宫。

③天极：又称"极"，北极星。《史记索隐》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天官书》曰"中宫曰天极"是也。

④甘泉：宫名。

⑤甬道：通道两旁筑有垣墙。

⑥驰道：供天子巡行用的驰马之道。《史记集解》引《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⑦邹峄(yì)山：又名邹山，邾峄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⑧鲁：指原属鲁国的地区。　封：在泰山上积土筑高三尺，有三级台阶之坛而祭天。　禅：在泰山南之梁父山清理出宽长均为十二丈的墠(shàn)面而祭地。　望祭：祭祀山川之专名，意为望而祭之。

⑨泰山：一名岱宗，为五岳之首，又称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县北。　石：刻石。泰山之刻石，高三丈一尺，宽三尺。

⑩以秦二十级爵的第九级五大夫封这棵避雨的松树。

⑪修饬(chì)：行为端正谨慎。

⑫罔(wǎng)：无。　宾服：归顺，臣服。

⑬黎民：同"黔首"。《史记志疑》以为诸铭中皆称黔首，不应忽言"黎民"；且铭皆四言，独此六字为句，疑有误

⑭迹：事迹，功业。 本原：追本溯原。 祗(zhī)：恭敬。

⑮治道：指治国的理论、主张。 诸产：各种产业。 法式：制度，规范。

⑯休明：善美英明。 革：变革、改易。

⑰躬圣：亲自圣明地处理政事。

⑱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夙，早。兴，起。

⑲训经：训导的经典。 咸：皆，都。

⑳昭：即昭昭，指明辨的事理。 隔：《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隔，一作'融'。"当是。融：融会，贯通。 靡：无。 施(yì)：延续，流传。

㉑重：深。 戒：命令，告诫。

㉒勃海：即渤海。 黄：黄县。在今山东黄县东。 腄(chuí)：腄县。在今山东福山县。 穷：指到达陆地的尽头。 成山：即今山东半岛之成山角。 之罘(fú)：之罘山。在今山东烟台市海岸北面之芝罘岛上。

【译文】

二十七年，始皇帝巡视陇西郡、北地郡，越过鸡头山，经过回中宫。便在渭水的南面建造信宫，不久又改信宫名为极庙，像征天极。从极庙修筑道路直通郦山，建造甘泉宫前殿。又在驰道两旁筑造垣墙，从咸阳贯通到这里。这一年，普遍赏赐一级爵位。又增修供皇帝巡行各地的大道。

二十八年，始皇帝向东巡视郡县，登上邹地的峄山。树立了石碑，和鲁地的各位儒生商讨碑文，刻石歌颂秦朝的功德，并且讨论了封禅、望祭名山大川的事宜。于是就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筑土坛，举行祭祀天神的大典。下山时，狂风暴雨骤至，在树下避雨休息，因此封这颗大树为五大夫。在梁父山扫除出整洁地面而举行祭地典礼。立石刻碑，碑文内容是：

皇帝登临大位，制订昌明法规，臣下克谨遵行。时在二十六年，首次统一天下，无不降服称臣。亲自巡视远方，登上这座

泰山，遍览东土边极。随臣追思业迹，推求创业本源，恭敬歌诵功德。治国主张畅行，各种产业适宜，一切都有法规。大义美好昌明，足以垂教后世，顺承而不变更。皇帝圣明躬亲，已经平定天下，治国仍不懈怠。每日早起晚睡，建设长久福利，专意推重教诲。训解经义通达，远近都加治理，全遵圣人意志。贵贱等级分明，男女依礼顺从，人人慎遵职守。光明遍照内外，莫不安泰清净，功效流传后世。教化及于无穷，遵奉先皇遗诏，永受重大警诫。

于是就沿着渤海向东行进，经过黄县、腄县，越过成山峰顶，登上之罘山，树立石碑歌颂秦的功德，然后离去。

【原文】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①]。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②]。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③]。端平法度，万物之纪[④]。以明人事，合同父子[⑤]。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⑥]。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⑦]。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⑧]。普天之下，抟心揖志[⑨]。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⑩]。忧恤黔首，朝夕不懈[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⑫]。方伯分职，诸治经易[⑬]。举错必当，莫不如画[⑭]。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⑮]。奸邪不容，皆务贞良[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⑰]。端直敦忠，事业有常[⑱]。皇帝之德，存定四极[⑲]。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

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20]。西涉流沙，南尽北户[21]。东有东海，北过大夏[22]。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23]。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24]。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25]。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26]。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27]。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28]。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29]。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30]。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31]。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注释】

①南：往南。　琅邪：山名。在今山东胶南县之西南。

②琅邪台：此指秦始皇起层台于琅邪山上，故称。　复：免除赋税或徭役。

③维：用于句首，加强语气，难于译出。　作始：指创设始新局面。

④纪：纲纪，规范。

⑤人事：人情事理。　合同：和睦，团结。

⑥省(xǐng)：察看，问候。

⑦本事：强固国家的大事。

⑧上：通“尚”。强调，重视。　末：指工商业。

⑨抟：古“专”字。　揖：通“辑”。集中。

⑩匡饬：扶正与整顿。　陵：经过、超越。与“经”同义。

⑪恤：与“忧”同义。忧虑。

⑫辟：同“避”。

⑬方伯：古代诸侯中的一方之长，此指地方长官。　经易：《史记正义》言方伯分职治，所理常在平易。

⑭错：通“措”。　画：整齐，明白。

⑮次行(háng)：等级。

⑯务：致力于。　贞良：正直善良。

⑰辟：同“僻”。

⑱敦：厚重。

⑲四极：四方边远之地。

⑳六合：天、地、东、西、南、北。这里指普天之下。

㉑流沙：指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腾格里沙漠至巴丹吉林沙漠一带地区。　北户：即北向户。

㉒东海：当时所指包括今之黄海与东海。　大夏：《史记正义》杜预云：“大夏，太原，晋阳县。”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一带。

㉓宇：房屋。此指居处。

㉔列侯：秦爵二十级的最高一级。本称彻侯，颜师古解释：“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汉代避武帝讳，改曰通侯。　伦侯：爵位低于列侯，没有封邑。伦，类。意即也属列侯一类。　樛：音chēn。　与(yù)：参与。

㉕封域：疆界，领地。

㉖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　称(chèn)：相副，相配。

㉗殁(mò)：死亡。

㉘体道：实施大道。

㉙表经：表率，典范。

㉚市：音fú。　三神山事，亦见《封禅书》。

㉛斋戒：祭祀祈祷前表示虔诚的行为要求，如洁身更衣，忌酒吃素，不与妻妾同寝等。　童男女：少男少女。

【译文】

向南登临琅邪山，举行大型娱乐活动，在这里逗留了三个月。于是迁徙三万户百姓居住在琅邪台下，免除了他们十二年的赋税徭役。建造琅邪台，树立石碑，刻写碑文颂扬秦朝的功德，表明他踌躇满志的心意。碑文写道：

时在二十八年，始皇开始称帝。法度端正公平，万物有了纲纪。用来彰明人事，促使父子亲和。皇帝仁义圣智，宣明各种道理。亲至东方安抚，同时慰劳兵士。大业已经完成，于是亲临海滨。皇帝功勋所在，操劳强国大事。重农抑制工商，百姓因此富足。普天之下团结，专心实现帝志。器械统一度量，书写文字相同。日月所照之处，舟车行驶之地，彻底执行王命，无不称心如意。顺应四时兴事，决策全由皇帝。匡正不良习俗，跋涉山川大地。忧恤民众疾苦，日夜从不懈怠。除疑难定法律，都知遵守法纪。地方官长分职，治理规范平易。措施必定恰当，无不明确整齐。皇帝如此圣明，亲临察视四方。无论尊卑贵贱，不越等级列行。奸邪无处容身，致力纯贞善良。大小事务尽力，无人敢于怠荒。无论远近偏僻，专求肃敬端庄。正直敦厚忠实，事业才能久长。皇帝浩大功德，存恤安定四方。诛乱除去祸害，兴利致福无疆。按照时节兴事，百业繁荣增殖。民众因此安宁，不需动用兵革。六亲相互连保，终无寇乱盗贼。欢欣遵奉教化，全都知晓法式。天地四方之内，都是皇帝疆土。西方跨过流沙，南方到达北户，东方拥有东海，北方超过大厦。人迹所到之处，无不归服称臣。功业盖过五帝，泽惠施及牛马。莫不受其恩德，人人安居乐业。

秦王兼并诸侯而拥有天下，建立名号称为皇帝。于是来抚慰东方地区，到达了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

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巡视，皇帝和他们在海上共同商议。说："古代的帝王们，拥有的国土不过方圆千里，诸侯们各自固守所受封土，或来朝或不来，相互侵暴作乱，残杀征伐不止，他们还刻金石，来记自己功业。古时候的五帝三王，知识教化不同，法令制度不明，借助鬼神威力，欺骗远方民众，实和名号不称，所以不能长久。自身还没亡殁，诸侯已经背叛，法令不能施行。如今皇帝统一海内，分为直辖郡县，天下和睦清平。显扬祖先宗庙，行大道施德政，尊号大称成功。群臣们共同称诵皇帝的功德，刻在金石上面，作为永久典范。

这件事完成以后，齐地人徐市等呈上奏书，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州，有仙人居住在那里。请求能够斋戒沐浴，率领童男童女前往寻觅仙人。因此派遣徐市率领几千名童男童女，进入海中去寻求仙人。

【原文】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1]。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2]。浮江，至湘山祠[3]。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4]。"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5]。上自南郡由武关归[6]。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7]。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登之罘，刻石。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8]。皇帝东游，

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9]。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10]。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11]。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12]。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13]。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14]。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15]。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16]。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17]。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东观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18]。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19]。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20]。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21]。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22]。常职既定，後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23]。

【注释】

①彭城：地名。今江苏徐州市。　周鼎：宝器九鼎之一。相传夏禹铸九鼎，历殷传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襄王取得时，一鼎飞入泗水，《封禅书》："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即此鼎。

②衡山：山名。在今安徽六安县西南。

③湘山：一名"君山"，在今湖南岳阳市西之洞庭湖中。

④相传舜出外巡视死于苍梧，尧嫁给舜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也死于江湘之间，而葬于君山。二女泪水所染使其地产斑竹，因命曰湘妃竹。

⑤刑徒：被判刑而服劳役的人。　赭（zhě）：树砍光后现出的红色山面。

⑥武关：关隘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之丹水上。

⑦阳武：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博狼沙：一作“博浪沙”，地名。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北。张良曾与力士在此椎击始皇，误中副车。事见《留侯世家》。

⑧中春：即仲春。古代帝王巡视，常在夏历二月。 阳和：阳春温和之气。

⑨原念：推原思念。 休烈：善美功业。

⑩箸(zhù)：同“著”。显明。

⑪文：与“武”相对，指礼乐制度。 惠：恩德。

⑫回辟：二字同义，邪僻。 辟，同“僻”。

⑬众：《史记志疑》以为当是“鳏”之讹，“鳏”与“矜”通用，哀众亦即哀矜（意为怜悯）。

⑭燀(chǎn)：光烈。

⑮振救：二字同义。振，“赈”之本字，救济。 周：周到，遍及。

⑯经纬：治理。 仪则：仪范，准则。

⑰宇县：指整个天下。宇，宇宙。县，赤县，即赤县神州，指中国。

⑱逮(dǎi)：到，达。 昭临：光临。昭，光。

⑲阐：开拓。 偃：停息。

⑳章旗：标记，表识。指贵贱等级标识明确。

㉑分：职分。

㉒临古：到老。古，古稀，指老年人。 尤：罪过。

㉓旋：随即。道：取道，从。

【译文】

始皇帝从东方返回，经过彭城，亲自斋戒祈祷祭祀，想要把当年掉落在泗水中的周鼎打捞上来。派遣一千人潜人水中搜寻它，没有得到。于是向西南渡过淮水，前往衡山、南郡。坐船在湘江中行进，到达湘山举行祭祀。遭遇大风，几乎不能渡江。皇上问博士说：“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据传说，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葬在这里。”因此始皇帝大怒，派遣三千名服刑的罪犯把湘山的树木全部砍掉，使这座山现出红土成了光秃秃的。皇上从南郡经由武关回

到都城。

二十九年，始皇帝到东方去出游。到达阳武县博狼沙地方，被刺客所惊扰。没有捕到这个刺客，于是命令全国进行十天的大搜捕。

登上之罘山，立碑刻石，碑文内容是：

时在二十九年，正当仲春季节，阳和气息刚起。皇帝东行游览，巡视登上之罘，亲临观赏大海。随臣称赞美景，想起伟业根源，追诵建功之本。大圣始创治道，建立确定法度，彰明大纲大纪。对外教化诸侯，布施文治恩德，晓明大义之理。六国回避教化，贪婪狠戾无已，暴虐杀伐不止。皇帝哀怜众生，于是出军讨伐，奋扬武威功德。仗义诛信誉行，神威慑服远方，无人敢不臣服。消灭强暴势力，振救无辜民众，平定远近四方。广施英明法度，主宰天下治理，成为永世典范。多么伟大啊！宇宙神州之中，承奉遵循圣意。群臣称颂功德，请求刻之于石，流传后世作常法。

在东观刻石的颂辞是：

时在二十九年，皇帝春天巡游，观览视察远方。一直来到海边，于是登临之罘，欣赏初升朝阳。遥望广丽山川，随臣全都追念，立道极为英明。圣人法令初创，清理疆内异端，对外诛伐暴强。武威弘扬畅达，振动远近四方，擒灭六国之王。开拓一统天下，根除灾难祸害，永远停息战乱。皇帝英明圣德，经略治理天下，视听处事不怠。谋划树立大义，设置各种器械，都有等级标志。臣子尽职守分，各自明确权限，政事都无嫌疑。民众移风易俗，远近同一法度，终身绝无过错。常职已经确定，后代遵循先业，永远继承圣治。群臣赞美功德，称诵圣人伟绩，请求刻石之罘。

事后不久，就前往琅邪，经过上党回到京城。

【原文】

三十年，无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1]。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2]。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3]，米石千六百[4]。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5]。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6]。其辞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7]。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8]。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9]。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10]。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11]。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12]。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13]。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14]。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15]。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人。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16]：“亡秦者胡也[17]。”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8]。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19]。西北斥逐匈奴[20]。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21]。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22]。徙谪，实之初县[23]。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24]。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5]。

【注释】

①腊：腊月。殷代本称腊月为“嘉平”，秦始皇适应仙人歌谣中“帝若学之腊嘉平”句而改从殷号。

②里：古代居民聚居的地方。《汉书·食货志上》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则里为二十五户。里之户数另有他说。

③微行：微服而行。微服，为隐瞒身分而穿平民服装。 兰池：《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兰池陂即古兰池，在咸阳县界。《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 见：遭，被。 窘：窘迫。 关中：因处四关之中，故名，四关，东函谷关，南武关，西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北萧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

④此句是说米价。每石一千六百钱，

⑤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北。 羡门、高誓：古代二仙人名。高誓，陈直《史记新证》以为即宋玉《高唐赋》中“有方之士，羡门高谿”之高谿。

⑥此七字：《史记会注考证》以为是“铭辞误入史文”，为衍文。

⑦为逆：背叛，作乱。

⑧殄(tiǎn)：灭绝。 文：指法令条文。 复：免除。以处意为平反。 庶：众庶、民众。

⑨惠：恩泽。 肥：肥及。

⑩泰平：太平。

⑪堕：通“隳”(huī)，毁坏。 夷：刬除。

⑫繇：同“徭”。徭役。

⑬畴(chóu)：田亩；已耕作的田地。

⑭久：一作“分”，单人耕作。 并：双人耕作。 来：通“勑(lài)”，勤勉。

⑮仪矩：仪范，准则。

⑯奏：献上。 录图书：胡三省以为即如后世宣传符命占验的谶纬之书。

⑰此句系双关语。既指胡人，又暗指胡亥。

⑱略取：侵占夺取。河南地：《史记正义》以为指“灵、夏、胜等州”。即今自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以下至陕西窟野河与黄河交汇处以上的黄河以南地区。

⑲逋(bū)亡人:逃亡的人。 赘(zhuì)婿:穷人子典身为奴,立有年限而不赎,主家为之娶妻,谓为赘婿,故社会地位很低。与后世为接续宗裔,补充劳力的招婿人门不同。 贾(gǔ)人:此指商贾,买卖人。 陆梁地,泛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史记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桂林:郡名。郡治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西。辖今广东肇庆市至茂名市,广西容县、贵港市至东兰县以东的地区。 象郡:郡名。郡治临尘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辖今广东湛江市,广西玉林市、南宁市、平果县以南,越南海防市至越南、云南、广西交界处以北,贵州望谟、贵定以东,三穗以南,包括湖南会同、绥宁、靖县的地区。 南海:郡名。郡治番禺即今广州市。辖今福建厦门市、云霄县,东北沿广东与福建,江西:湖南之交界,西至广东阳山、怀集、四会至江门市的地区。 适:通“谪(zhé)”。指因罪降职或流放的人。 戍:防守。

⑳斥逐:驱逐。匈奴:即胡,战国、秦、汉时期威胁中原的主要北方民族。详见《匈奴列传》。

㉑榆中:地区名,时属上郡。在今内蒙伊金霍洛旗至陕西北部神木县地区。 城:筑城。 塞:要塞。

㉒高阙:关塞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北河北岸。 阳山:山名。阴山的最西段,在高阙之北。 北假:地区名。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阴山之西至阳山一带地区。 亭障:在边境险要处修建的防御保垒。 戎:或称西戎。古代对西北各族的泛称。

㉓实:充实。 初县:即上述初设之县。

㉔明星:彗星。

㉕不直:不正直、公正。 南越:此指戍守南越,即桂林、象郡、南海越族人多聚居之诸郡。

【译文】

三十年,没有特殊的事情。

三十一年十二月,把腊月的名称改为“嘉平”。赏赐给民众每二

十五户六石米、二只羊。始皇帝身着便装在咸阳暗中巡视，和四名武士一起，夜里出来，在兰池宫遇到盗贼行刺，被置于危险的窘迫境地，武士击杀了盗贼，在关中地区进行了二十天的大搜捕。米价涨到一千六百钱一石。

三十二年，始皇帝前往碣石，派遣燕人卢生寻求仙人羡门、高誓。在碣石城门刻立碑石。拆毁了内外城墙，挖通了堤防。刻石的碑文是：

> 皇帝发动军队，诛戮无道君王，叛逆由此平息。武功灭绝暴逆，文治平复无罪，民心全都顺服。按功颁行赏赐，德泽遍及牛马，皇恩肥育国土。皇帝奋起神威，以德兼并诸侯，开始一统太平。拆除关东城郭，挖通河川堤防，铲平四方险阻。地势既已荡定，百姓再无徭役，天下全都安抚。男子乐于田作，妇人修治女红，事事各有秩序。恩泽广覆各业，众力奋勉耕田，无不安居乐业。群臣诵称功烈，请求刻立此石，永垂后世楷模。

因而派遣韩终、侯公、石生去觅求仙人不死的奇药。始皇帝巡视北方边地，从上郡进入都城。派遣到海中寻求仙人的燕人卢生返回，为了鬼神的事，因而呈奏他所抄录的图谶书籍，书上说："灭亡秦的是胡。"始皇帝于是派遣将军蒙恬出动三十万军队向北进击胡人，攻取了河南地区。

三十三年，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罪犯、典押给别人家做奴隶的人、商贩，去攻取陆梁地区，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个郡，派遣受贬谪的人去防守。在西北地区驱逐了匈奴。自榆中沿黄河向东，一直连接到阴山，设立了四十四个县，在黄河岸边筑城作为关塞。又派遣蒙恬渡过黄河攻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地方，修筑亭台屏障等来驱逐戎狄。迁徙被贬谪的人，充实到新设置的县。发布禁令不得祭祀。有彗星出现在西方。三十四年，贬谪那些不秉直办理讼狱的人，去修筑长城及戍守南越地区。

【原文】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1]。仆射周青臣进颂曰[2]："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3]。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4]。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5]？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6]。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7]。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8]？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9]。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10]。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11]。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12]。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13]。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14]。禁之便[15]。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16]。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17]。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18]。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19]。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

树之书[20]。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21]。”制曰：“可。”

【注释】

①为寿：敬酒献辞祝贺。

②仆射(yè)：官名。所领职事的首长，如侍中仆射，尚书仆射等。

③他时：往日，从前。下文“异时”同。　蛮夷：古代对四境各族泛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④枝辅：辅佐，辅助。

⑤匹夫：平民，一般人。此指没有授予封土和爵位的人。　卒：通“猝(cù)”，突然。　田常：春秋时齐国的新兴贵族。此人杀简公而掌握齐国大权，其后代终灭姜齐而成田齐。事详《田敬仲完世家》。　六卿：春秋时晋国的知、范、中行、韩、赵、魏六家贵族，对国君权势构成威胁。后六家相争，而韩、赵、魏终分晋。事详《晋世家》。　辅拂：辅佐。拂，通“弼”。

⑥师古：以古为师，效法古代。

⑦复：重复。　三代：指夏、商、周。　袭：因袭。

⑧越：指上文淳于越。

⑨当家：理家，掌家。　力：致力于。　辟禁：指法令之所禁。辟，法，刑。

⑩非：非难，指责，毁谤。

⑪善：称许，赞誉。　私学：私家学说。此指与官府对立的学说主张。

⑫别：《李斯列传》作“辨”。黑白：此指政治主张之是非。　一尊：法教一统之尊严。

⑫相与：共同。此有相互结合之意。　入、出：在朝、出朝。一以为入居室、走出家。　夸主：浮言欺主。夸，指浮夸、空诞的言语。　异取：标新立异。取，通“趣”，即“趋”，《册府元龟》正作“趋”。趋向，意旨。

⑭主势：君子的威权。　党与：互相勾结的朋党。

⑮便：适宜，有利。

⑯史官：秦自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即“初有史以纪事”，故秦朝有史官。　秦纪：秦国的历史记载。　职：职掌，主管。　《诗》：《诗经》。《书》：《尚书》。　百家语：诸子百家的言论著作。　诣：到。

⑰偶语：相对私语。偶，对。《史记集解》应劭曰："禁民聚语，畏其谤己。" 弃市：死刑。杀于闹市后暴尸街头。 族：灭族。

⑱见知：意为知情。

⑲黥(qíng)：即墨型。在犯人面额上刺字后涂墨。 城旦：刑名。《史记集解》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曰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刑。"

⑳卜筮(shì)：古代占卦，用龟甲称卜，用蓍(shī)草称筮。 种树：农林种植。

㉑可知秦学法令，不从一般师教，而从官吏以实为习。

【译文】

始皇帝在咸阳宫设置酒宴，有七十位博士上前祝酒。仆射周青臣上前颂扬说："从前秦国的土地不超过千里，仰赖陛下的神灵圣明，平定了海内，驱逐了蛮夷部族，使日月所能照到的地方，没有人不称臣顺服。把诸侯封国改成了郡县，使每个人都各自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祸患，这个伟大的功业流传万世，从上古以来没有人能赶得上陛下的神威和功德。"始皇帝非常高兴。博士齐地人淳于越进言说："我听说殷、周统治天下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和功臣，来作为自己的枝叶和辅佐。如今陛下拥有海内，而您的子弟却是匹夫平民，一旦突然出现了像田常、六卿一样的乱臣，没有藩辅，将用什么来相互救助呢？凡事不师法古制而能长久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今周青臣又当面奉承而使陛下加重过失，他不是忠臣。"

始皇帝把这件事下发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说："五帝的政治措施不相重复，三代的国家制度不相因袭，各自根据当时的需要来进行治理，他们不是有意相反，而是时变势异的结果。如今陛下创建了伟大的功业，建立了流传万世的功勋，根本就不是愚儒所能理解的。而且淳于越所说的是三代时候的事，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从前是因为诸侯并立而互争短长，所以才用优厚待遇招揽游学之士。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出于一统，百姓居家就应该努力从事

农工生产，士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如今那些儒生不效法当今而要学习古代，用来诽议当世，搞乱百姓的思想。丞相李斯冒死进言：古时候天下分散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所以使得诸侯并立兴起，有所论说都是称引古代而损害当今，用虚言加以粉饰来搅乱事实，人们只认为他们自己私下所学是正确的，而指责皇上所建立的制度。如今皇帝拥有一统的天下，辨别了是非黑白并规定了一切决策于至尊。而那些私家之学相互勾结，非议法令教化，这些人一听到政令发布，就各自用他们所学的主张加以评论，在朝中就在内心指责，出来后就在街巷议论，在君主面前他们夸耀自己所主张的学说来博取名声，用有不同于当今的观念来表示高明，率领着一群追逐者对政府造谣诽谤。这样的情况不加以禁止，就可以使在上的君主威势下降，在下的臣子结成朋党。我认为禁止这种趋势是合适的。我请求命令史官把除《秦记》以外的史书都焚毁。不是博士官的职务需要，天下若有人敢于隐藏《诗》、《书》、百家典籍的，都应该将这些典籍交到守、尉等地方官府一同焚烧。若有人敢相聚论说《诗》、《书》的就要被当众处死。用古事来非议当今的人要被诛灭全族。官吏中若有知道和看见而不检举的人和他们同罪。命令下达后三十天内仍不烧书的人，要被处以黥刑后发配到边疆去修筑长城。所不烧的书籍，是有关医药、卜筮和种植一类的书籍。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就应拜官吏为师。”皇帝下达制书说：“可以。”

【原文】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①]。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②]。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3]。表南山之颠以为阙[4]。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5]。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6]。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7]。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8]。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9]。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10]。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11]。

【注释】

①除道：修筑道路。　抵云阳：《六国年表》作"通甘泉"。　堑(qiàn)：开挖。　堙(yīn)填塞。　直通：故《六国年表》以此作"为直道"。

②营作：建造。

③阿房(ē páng)：意为将宫殿修建在首都咸阳的近旁。阿，近。房，通"旁"，其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　建：树立。　驰：所修阁道能通行车马。　阁道：即复道。在高楼间空中架设的通道。

④表：标志。　颠：同"巅"。　阙：宫殿前两旁所造高台观的建筑物。

⑤阁道：古星名。属奎宿。　绝：横渡，越过。　汉：银河。　营室：古星名。即室宿。

⑥令名：美名。

⑦隐宫：即宫刑，古代酷刑之一。《史记正义》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一说，据《云梦秦简》当为"隐官"，即收容受肉刑后立功被赦免的罪人的机关。　丽(lí)山：即骊山，一称郦山。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⑧发：开。　石椁：作椁的石材。椁，外棺。一说，"椁"字疑衍。　写：通"卸"，解送。一说，同"泻"，指水路运输。

⑨关外：指函谷关以东。

⑩朐(qú)：县名。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其地有东门阙。

⑪事：事奉，服侍。

【译文】

三十五年，修筑大道，经过九原郡抵达云阳，挖山填谷，径直相通。这时候始皇帝认为咸阳人口太多，先王的宫廷又太小，“我听说周文王定都在丰，武王定都在镐，丰、镐两城一带，才是帝王定都的地方”。于是在渭水南面的上林苑中营建朝会的宫殿。首先建筑了前殿阿房宫，这座宫殿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宫内可以坐下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周围环绕着回廊通道，从殿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峰顶建造宫阙。又修造天桥，从阿房宫跨过渭水，连接到咸阳，来象征天空中的阁道星横跨银河抵达营室星。阿房宫还没有建成，建成以后将要另外选择一个美好的名字来称呼它。因为这座宫建筑在阿房，所以天下的人把它叫作阿房宫。受过宫刑和被判徒刑的七十多万人，被分别派去建造阿房宫，或是修筑骊山墓。在北山开采石料制作石椁，把蜀地、楚地的木材都伐取运来。关中地区的宫殿总计建有三百座，关外建有四百多座。这时候在东海边上的朐县界内树立石碑，用它作为秦国的东大门。因而迁徙民众三万户到骊邑，五万家到云阳，都免除他们十年的赋税和徭役。

【原文】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①]。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②]。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③]。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④]。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⑤]。”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

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6]。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7]。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8]。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9]。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10]。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11]。

【注释】

①常：一直。 类：好象。

②方：方术。一说，方寸之中，指自己的想法。 辟：同"避"。 真人：即仙人。

③濡(rú)：沾湿。 爇(ruò)：燃烧。 陵：驾。

④恬倓：指清静无为。倓，通"淡"。

⑤殆：大概，或许。

⑥案署：案置部署。一说，按所登记的位置。

⑦行：特指皇帝巡行。 幸：指皇帝亲临。

⑧梁山宫：秦宫名。在今陕西乾县东。

⑨中人：皇宫中的宦官、近臣等。 损：减少。

⑩案问：审问。

⑪听事：处理政事。

【译文】

卢生劝导始皇帝说："我们这些臣子去寻求灵芝奇药和仙人，常常是找不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伤害了他们。方术中的说法，人主应该隐瞒行踪来远离恶鬼，远离了恶鬼，真人才能来临。人主所在的地方让臣子们知道了，就会伤害神灵。作为真人，是进入水中不会粘湿，闯入火中不会烧伤，凌驾在云气之上，和天地共长久的。如今陛下治理天下，还不能做到清静安宁。希望皇上所居处的宫殿不

要让别人知晓，做到这样以后才或许可能求得不死之药。”于是始皇帝说：“我仰慕真人。就称自己叫‘真人’，不再称作‘朕’。”于是下令将咸阳周围二百里以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用空中的复道和有围墙的甬道互相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美女安置在里边，并分别登记在案而不准许移动。皇帝有所临幸，假若有人透露出他所在地方的，就要被判罪处死。始皇帝幸临梁山宫，从山上看到丞相拥有宠大的车骑卫队，很不满意。宫中有人将这件事告知丞相，丞相以后就减省了随从车骑。始皇帝知道后大怒道：“这一定是宫中有人将我的话泄露出去了。”立案审问而没有人肯供服。在这个时候，始皇帝就下诏逮捕当时在他身旁侍从的所有官人，把他们全部杀死。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知道始皇帝的行踪所在。听取群臣们上奏国事，和群臣领受始皇帝的决策，都在咸阳宫中举行。

【原文】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①。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②。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③。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④。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⑤。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⑥。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⑦。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⑧。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⑨。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⑩。卢生等吾尊赐之甚

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11]。”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12]。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13]。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14]。

【注释】

①刚戾：刚愎暴虐。　自用：不请教别人，只相信自己的主观意愿。　从：通“纵”，放纵。

②特：只。　备员：虚备官员名数。

③成事：已经形成决定之事。此指丞相等无处事的决定权。　辨：通“办”。

④持禄：只图保持爵禄。

⑤慑伏：亦作“慑服”，因畏惧而屈服。　取容：求得个人容身，不遭祸害。

⑥兼方：兼有两种以上方技。

⑦候星气者：指占星望气的方士。候，占验，察望。　讳谀：讳饰过失，进献谀言。　端言：正言。

⑧衡石量书：称量一定数量的公文（竹简）进行批阅。衡，指秤。石，一百二十斤。　呈：通“程”。标准，定额。　中（zhòng）：达到。

⑨文学：指文章博学之士。　方术士：指从事天文、医学、神仙术、占卜、相术等职业与活动的人。　练：通“炼”。熔炼。《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云‘欲以练求’。”

⑩韩众：即韩终，曾与侯公、石生受使为始皇求仙人不死之药。　奸利：以非法手段谋利。奸，通“干”，求。

⑪廉问：察访。　訞：同“妖”。

⑫传：通“转”。　告引：告发牵连。　自除：亲自判决。

⑬集：安集，安定。　绳：整治，制裁。

⑭监：临军。古代皇帝派出自己的儿子或亲信随军监视领兵在外的将军

称监军。时蒙恬统军三十万在北边修筑长城以备匈奴，故始皇派扶苏去做监军。实亦为对扶苏的惩处。

【译文】

侯生和卢生相互谋划说："始皇帝的为人，是天性刚烈狠毒而且自以为是，从一个诸侯起家，兼并了天下，他的心志得到了满足，行动也为所欲为，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能够胜过他自己的。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使治狱的官吏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近和宠幸。博士官虽有七十人，但只是备员充数而得不到任用。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领受皇帝的成命，一切政务都要依靠皇上来决策办理。皇上欢喜用刑法杀戮的方法来建立他的帝王权威，天下之人都害怕获罪而只想保持住自己的俸禄，没有谁敢于竭尽忠诚。皇上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而日益骄横放纵，臣下被皇上的威严所慑服而用说谎、欺瞒的方法来取得皇上对自己的宽容。秦法中规定，一种方术不能试用两次，如果没有应验，就要被处死。然而占候星象云气的虽多到三百人，他们都是良士，却因为畏惧皇帝的忌讳而阿谀，不敢直言始皇帝的过失。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以致于皇上每天批阅的上奏文书要用秤量，白天黑夜都有奏呈，不批阅完规定数量的奏呈就不能休息。贪恋权势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不应该替他寻求仙药。"因此他们二人就逃跑了。始皇帝听说他们逃走的事，就非常愤怒地说："前些时候我收集天下不合实用的书籍全都销毁了，广泛地召求了许多文学、方术人士，希望通过他们谋求太平，方士想要炼丹来求得奇药，如今听说韩众离去而不再还报，徐市等人花费的钱要用亿来计算，最终没有能得到仙药，每日只是相继听到报告他们为奸谋利的消息。卢生等人，我对他们既很尊重又给予了很多的赏赐，如今他们却诽谤我，是夸大我的失德。那些在咸阳的方士儒生，我派人去察问了，有的人在制造妖言来惑乱民众。"因此派御史全面查究审问那些方士儒士，那些方士儒生相互

牵扯告发，就从中查出触犯禁令的有四百六十多人，把他们全部活埋在咸阳，使天下的人知晓这件事，借以警告后人。又增派更多的流放人员迁往边境戍守。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劝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民众还没有归附，那些儒生都诵读诗书效法孔子，如今皇上一律运用重刑制裁他们，臣子担心天下不会太平安宁，希望皇上明察这件事。"始皇听后大怒，派遣扶苏到北方的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

【原文】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①。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②。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③。因燔销其石④。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⑤。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⑥。"因言曰："今年祖龙死⑦。"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⑧。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⑨。"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⑩。"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⑫。拜爵一级。

【注释】

①荧惑：即火星。　守：居。　心：心宿。有星3颗，即天蝎座σ、α、γ三星。《天官书》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春秋说题辞》云，明堂，天王布政之宫，《鸿范五行传》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后星，庶子。"

②坠星：陨星。　石：陨石。

③逐问：依次考问。

④燔(fán)：焚烧。

⑤歌弦：配曲奏琴瑟歌唱。

⑥华阴：县名。在今陕西华阴县。 平舒：地名。在今陕西华阴县西北。 遗(wèi)：赠，送。 滈(hào)池君：水神名。秦始皇自以水德代周，故用水神称秦始皇。

⑦祖龙：借指秦始皇。祖，始。龙，黄帝的象征。

⑧奉：同"捧"。

⑨山鬼：指赠璧之神。 固：原本。

⑩先：对已去世者的尊称。《史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其时秋，岁将尽矣，今年不验则不验矣。山鬼岂知来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谓祖乃亡者之辞，无与我也。皆恶言死之意。"

⑪游徙吉：让民众游动迁徙就会吉利。此为迷信中的厌凶术。

⑫北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之乌加河，当时为黄河的主道。

【译文】

三十六年，火星扰乱了应有的行次，侵入了心宿三星。有一颗流星坠落在东郡，落到地面成了一块陨石。民众中有人在这块石上刻下文字说"始皇帝死后国土就要分裂"。始皇帝听说这件事，派遣御史逐一查问，没有人供服，就把在这块陨石旁居住的民众全部捉来诛杀掉，接着又把这块陨石焚烧销毁。始皇帝闷闷不乐，命令博士写作《仙真人诗》，等到他出游天下的时候，就传令乐工演奏歌唱。秋天，使者在晚间从关东路过华阴平舒的道路，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块玉璧拦住使者说："替我把这块璧送给滈池君。"接着又说："今年祖龙将会死去。"使者询问其中的缘由，接着那个人忽然就不见了，把他的那块玉璧放下后离去了。使者奉献了玉璧并将这件事详细报告给始皇帝。始皇帝听后沉默了好久，说："山鬼本来只不过是知道一年以内的事。"退朝以后又说："祖龙，是人类的祖

先。”命令御府察检这块璧，原来是二十八年出外巡行渡过长江时所沉下的那块玉璧。因此始皇帝占卜这件事，卦辞显示的是巡游迁徙才会吉祥。迁徙三万家民户到北河榆中定居。赏赐每户一级爵位。

【原文】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①]。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②]。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③]。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④]。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⑤]。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⑥]。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⑦]。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⑧]。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⑨]。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⑩]。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⑪]。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⑫]。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⑬]。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⑭]。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

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15]。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16]。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17]。"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18]。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19]。"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20]。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21]。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注释】

①去疾：冯去疾。守：留守都城。

②云梦：云梦泽，春秋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在今湖北江陵市、武汉市至湖南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之间一带地区。 九疑山：一作"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

③海渚(zhǔ)：《史记志疑》按：《正义》以"海"字为"江"之误。《史诠》谓"江渚一名牛渚，即采石矶也，秦时地属丹阳。" 丹阳：县名。在今安徽马鞍山市东。 钱唐：县名。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南。

④浙江：今富春江。 西：往西，到上游。 狭中：江面较狭窄处。

⑤宣省(xǐng)：宣布意旨，进行考察。 斋庄：恭谨端重。

⑥追首：追寻。《史记索隐》今检《会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

⑦恒常：常规。

⑧专倍：专横背理。 傲：同"傲"。倨傲。

⑨间使：从事反间活动的使者。 辟方：邪僻违逆。

⑩否(pǐ)：恶。

⑪饰省：整治过失。饰，通"饬"。省，通"眚"，过失。 倍死：背叛亡夫。

⑫寄豭(jiā):《史记索隐》豭,牡豬也。言夫淫他室,若寄豭之猪也。　秉:持,指遵守。　义程:合乎义理的规程。

⑬子不得母:子女不得认她为母。

⑭濯:洗濯,引申为整治。　休经:善美而为常经。

⑮吴:县名。会稽郡治所在地,今江苏苏州市。　江乘:县名。今江苏南京市东北。

⑯鲛(jiāo)鱼:即鲨鱼。

⑰俱:一起,一同。　连弩:装有连发机关的强弓。

⑱候:征候,迹象。

⑲备谨:完备恭谨。

⑳赍(jī):携带。

㉑荣成山:在今山东荣成县境内。

【译文】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日,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随行,右丞相冯去疾留守都城。幼子胡亥因为羡慕出游而请求跟从,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十一月,巡行到云梦,在九疑山望祭虞舜。坐船顺江漂浮而下,观览籍柯,渡过海渚,经过丹阳县,到达钱塘县。来到浙江边上时,因水波汹涌,就向西行进了一百二十里,从江水最狭窄的地区渡江。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遥望南海,立石碑刻字而歌颂秦德。石刻的碑文是:

皇帝功业伟大,平定统一天下,德泽恩惠悠长。时在三十七年,亲自巡视天下,周游浏览远方。于是登临会稽,宣旨省察风俗,民众恭敬端庄。群臣称诵功德,寻求事迹本原,追叙道术高明。秦圣君临天下,创制刑名法度,光扬旧有规章。初定法规程式,审辨百官职任,建立永久纪纲。六王专横背叛,贪婪狂傲凶猛,挟众自行逞强。恣意施行暴虐,依恃武力骄纵,屡次挑起战端。暗地派遣间谍,继而奉行合纵,行为卑鄙猥猖。内心修饰诈谋,对外派兵侵边,导至兴起祸殃。扶义振威诛伐,铲除

强暴背逆，乱臣贼子灭亡。圣德广布深密，天地四方之中，荫被恩泽无疆。皇帝统一宇内，同时治理万事，远近尽都清明。统筹协理国务，考察验正事实，各使名分相符。贵贱并行通达，善恶陈说在前，没有分毫隐情。改过宣达大义，有子而又改嫁，视为叛夫不贞。内外分隔防犯，禁止放荡淫乱，男女贞洁信诚。丈夫淫于他室，杀他没有罪过，男子应守规程。妻子逃走另嫁，子不认她为母，都受教化廉清。盛世洁澄风俗，天下承受新风，广被美好常经。都能遵循法度，和睦安泰敦勉，无不顺从命令。民众美善清洁，人们乐于守法，天下永保太平。后世敬业奉法，永保盛世无穷，国家不会覆倾。随臣称诵伟业，请求刻立此石，永远垂示美铭。

回程经过吴县，从江乘县渡过长江，沿着海岸北上，到达琅邪。方士徐市等人入海寻求神药，好几年还没得到，花费繁多，害怕受到谴责，于是他诈称："蓬莱仙药可以得到，但是因为经常被大鲛鱼所袭击，所以不能到达。我希望皇帝派遣善射的人和我们一同去寻取，如果见到大鲛鱼就用连发的弓弩射杀它。"始皇帝梦见和海神交战，海神的形状如同人一般。询问圆梦的博士，博士说："水神不能看见，是因为有大鱼蛟龙在它的周围守候。如今皇上祈祷祭祀都非常严谨，还出现这类恶神，应当把它除掉，这样善神就可以来临。"就命令入海求仙的人携带捕捉大鱼的用具，而始皇帝自己出海也装备了连弩等候见到大鱼出现的时候射杀它。从琅邪向北航行到荣成山，没有见到大鱼。再航行到之罘山，其间见到了巨大的鱼，射杀了一条鱼。就沿着海岸向西走。

【原文】

至平原津而病[①]。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②]："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

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3]。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4]。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5]。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6]。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7]。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8]。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9]，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10]。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11]。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12]。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13]。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14]。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15]。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16]。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17]。"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18]。树草木以象山[19]。

【注释】

①平原津：黄河渡口名。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②玺书：盖有皇帝印玺的诏书。

③中车府令：官名，掌管皇帝的车辆。秦九卿之一太仆的属官。 行符玺

事：执行诏书的发放事宜。

④沙丘平台：地名。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

⑤辒凉车：一种密闭而可通风的丧车。 参乘：即“骖乘”，亦称陪乘，在车右侧担任警卫的甲士。

⑥书：文字书写。

⑦破：拆开撤除。

⑧数：列举。

⑨会：恰逢。

⑩鲍鱼：有腥臭气味的腌鱼。

⑪袭位：继承皇位。

⑫穿治：指穿凿建造坟墓。

⑬三泉：《史记正义》引颜师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 下铜：注下铜熔液以填塞空隙。 臧：同“藏”。

⑭机弩矢：由机关控制能自动发射的强弩弓箭。

⑮机相灌输：《太平御览》引此句作“机转相输，终而复始”。

⑯人鱼：大鲵，俗称“娃娃鱼”。一说为儒艮。 度(duó)：估计。

⑰焉：便，就。连词。

⑱羡(yán)：同“埏”，墓道。在内、中、外三道门。

⑲树：种植。

【译文】

始皇帝到达平原津染上了疾病。始皇帝讨厌提到死，群臣没有人敢说死的事。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才写了一封加盖御印的书信赐给公子扶苏，上写：“到咸阳来参加治办我的丧事而把我安葬。”书信已经封好，存放在中车府令赵高兼掌执行诏书发放事宜的办事处，还没有授给使者传送。七月丙寅日，始皇帝在沙丘平台崩逝。丞相李斯因为皇上在都城外崩逝，恐怕各个公子及天下人会搞政变，所以隐密这件事，不发布丧事。始皇帝的尸体装进棺材而用既密闭又通风的辒凉车运载。由以前皇帝宠幸的宦官们陪乘驾车，所到之处如同以往一样进献食物。百官们也如同以往一样奏事，宦官

就在辒凉车中批准他们所奏的事务。只有始皇帝的儿子胡亥、赵高及平时所宠信的宦官总共五六个人知道皇帝已经死去。赵高以前曾教授胡亥读书和学习刑法律令等事，胡亥私下很宠幸他。赵高就和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打开始皇帝所签封的赐给公子扶苏的书信，而更换成诈称李斯在沙丘亲自接受始皇帝的遗诏，立儿子胡亥为太子。又另外写了一封赐给公子扶苏和蒙恬的书信，其中列举了他们的"罪状"，赐他们一死。这些事的详细内容写在《李斯列传》中。他们起程回咸阳，就从井陉抵达九原。恰逢暑热时期，皇上所居的辒凉车散发出臭气，于是诏令随从的官吏在车中载上一石鲍鱼，用这个办法掩饰始皇帝尸体的臭气。

一行人从直道赶回咸阳，发布治丧的公告。太子胡亥承袭皇位，成为了二世皇帝。九月，把始皇帝安葬在郦山。始皇帝刚开始即位的时候，就开凿了郦山而建造坟墓。等到统一了天下以后，又从全国各地送来七十多万徒隶，开挖三重泉水的深度，用铜水浇铸堵塞隙疑后再把外棺放进去，又把宫殿和所设的百官位次，以及奇器珍怪等宝物拿来满满地藏在其中。命令工匠制作带有机关的弩箭，假若有人盗墓穿凿进去一接近就会被射杀。用水银模拟成百川江河大海，利用机关使它相互灌输流动，冢的顶壁上依据天文图案进行装饰，冢的下部依据地理图形加以布置。用娃娃鱼的脂肪做蜡烛，估计它能燃烧很久而不熄灭。二世皇帝说："先帝的后宫中那些没有生子的妃嫔不宜出宫。"都命令她们陪从皇帝而死，被赐死的人很多。灵柩下葬以后，有人说工匠们制造机关，对所藏宝物都非常了解，如此贵重的宝藏旦夕间就会被他们泄露。所以安葬大事完结，珍贵宝物已经埋藏，就封闭了墓道中心。又把墓道的外门放下来，把工匠和负责填放宝物的人全部封闭在里边，没有再能出来的人。在墓冢上种植草木而使它成为一座山的形状。

【原文】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①]。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②]。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③]。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④]。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⑤]。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⑥]。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⑦]。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⑧]。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⑨]。"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⑩]：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名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遂至辽东而还。

【注释】

①二世皇帝元年：即公元前209年。

②郎中令：《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

③寝庙：古代宗庙的两部分有庙和寝。庙在前，为帝王的祭祀之所；寝在

后，为藏先人衣冠之处。两者合称寝庙。 牺牲：古代祭祀用牲畜的通称。色纯为牺，体全为牲。

④轶(dié)毁：更迭毁除。轶，通“迭”。依次将超过制度规定的神祖移人太庙即为毁庙。

⑤极庙：极为尊贵的庙。 贡职：贡品，赋税。

⑥西雍：咸阳西面的雍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⑦酌：《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念孙曰：“酌”当作“酎”。汉制以八月酎，盖本于秦。酎(zhòu)，经多次酿制而成的醇酒。

⑧集附：归顺，服从。

⑨晏然：平静，安逸。 臣畜：统治，奴役。臣，奴隶。

⑩著(zhuó)：增刻。

⑪章：彰明。章，通“彰”。

【译文】

二世皇帝元年，胡亥二十一岁。赵高担任郎中令，他受到二世皇帝的信任而专权用事。二世皇帝下诏，增加始皇帝寝庙祭祀时候的牺牲等贡品及祭祀山川百祀典礼的贡物。又命令群臣们讨论推尊始皇帝庙的事。群臣们都跪在地上叩头说：“古时候天子的祖庙是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虽经万世这个礼制仍然没有被废毁。如今始皇帝庙是极度尊贵而无以复加的，四海之内都要按职阶贡献祭品，又增加了牛、羊、猪等祭牲数量，祭祀的礼仪都已完备，其他庙祭的各项标准不要有比这个还高的。先王的庙宇有的在西雍，有的在咸阳。天子所遵行的礼仪应当是只到始皇帝庙去亲自奉醇酒祭祀。从襄公以下的庙加以废毁，所建造祭祀先王的庙共七座。由群臣按照礼法前去祭祀，就把始皇帝庙尊奉为秦皇帝的祖庙。皇帝仍旧自称为‘朕’。”

秦二世和赵高相谋划说：“朕年纪轻，又刚刚登位，民众还没有归附。先帝到各郡县去巡视，来显示强大，以便用威权震服海内。我如今静享安逸而不去巡视，就会被人看成懦弱无能，这样就无法统

治天下。"春天，二世到东方巡视郡县，李斯随从。到达碣石山，又沿海南下，到达会稽，并且在始皇帝以前所竖立的刻石上都又刻上文字，石碑边旁又刻上从行大臣的姓名，借以彰扬先帝的伟大功业和盛德：

皇帝说："金石碑刻全是始皇帝所竖立的。如今我袭号称皇帝，而金石刻辞中不称始皇帝，这样时代久远了以后，就好像是后世皇帝所竖立的，以致不能称扬始皇帝的功业和盛德。"丞相臣李斯、臣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冒死上奏说："臣等请求把这份诏书全部刻在石碑上，这样就变得明白了。臣子冒死请求。"二世皇帝下达制书说："可以。"

结果巡行到辽东然后返回。

【原文】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①]。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②]。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③]，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④]。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⑤]。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⑥]。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⑦]。"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⑧]。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後[⑨]。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⑩]。"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

也[11]；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12]；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13]。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14]。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15]。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16]。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17]。用法益刻深。

【注释】

①遵用：沿用。 申：表述，申明。

②累世：接连几代。

③称举：举用。二字同义。 中事：指宫中之事。

④鞅鞅：同“怏怏”，不满的样子。 貌：容貌。指外表。

⑤案：查究，查办。

⑥师文：指重视文治。师，效法，重视。 遂：干脆。 即：则。

⑦收举：收罗，举用。 余民：余留的人，被遗弃的人。 贵之：使之贵，让他们尊贵。以下“富之”、“近之”句形，仿此。

⑧连逮：连及俱被捕。逮，及。 少近官：官职小的近侍之臣。 三郎：中郎、外郎、散郎。 杜：县名。在今陕西长安县西。

⑨昆弟：兄弟。昆，字亦作“晜”，兄。

⑩不臣：不尽臣道。 致法：施加刑罚。

⑪阙廷：宫廷。阙，宫阙，帝王所居之宫。 宾赞：礼宾官。

⑫廊庙：庙堂，指朝廷。 节：礼节。

⑬应对：语言对答。 失辞：失言，说错了话。

⑭室堂：宫室，宫殿。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

⑮复土：《史记正义》谓出土为陵，既成，还复其土，故言复土。

⑯材士：指身体强壮之人。

⑰当食者：《史记正义》谓材士及狗马。下调：从下征调。 菽(shū)：豆类。 刍：喂牲口的草料。 藁(gǎo)：同“稿”，作物收获后剩下的茎叶，如稻草、麦秆等。

【译文】

这时候二世皇帝就遵从采用赵高的谋划，申明法令。他暗中和赵高商议说：“大臣们不顺服，官吏的势力不很强大，再加上各位公子必然要和我争夺帝位，对这些又该如何处理呢？”赵高说：“臣子本来很愿意说，但是没有敢说。先皇帝的大臣，都是在天下人中具有累世功名的贵人。为国家积累功业世代劳苦已经相传很久了。如今我赵高平素就是一位无功无勋的贱人，幸而得到陛下的抬举，让我官居高位，掌握宫禁中的事务。大臣们对这个安排都鞅鞅不乐，只是表面上顺从我，其实他们心里不服气。如今皇上出巡，还不赶紧借这个时机清查出那些有罪的郡县守尉而把他们诛杀掉，这样在上可以振威天下，在下可以除去那些皇上平时所不满的人。如今这个时候不提倡效法文治而一切应该取决于武力，希望陛下依据时势当机立断不要迟疑，抓住群臣还来不及合谋反叛的时机采取行动。圣明的君主收揽重用前朝遗留下来的民众，对于地位卑贱的人，使他变得高贵，对于贫困的人，使他变得富足，对于前朝被疏远的人，给予亲近宠信，这样就能实现上下团结而使国家安定。”二世皇帝说：“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对大臣和各个公子进行诛杀，又假借罪名牵连逮捕了一些职位较低的近侍官中郎、外郎和散郎，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罪责，并且又把始皇帝的六个皇子杀死在杜县。公子将闾等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中，因为等待议定他们的罪名被

单独拖延在后。二世皇帝派使者传令将闾说："公子不臣服君上，你的罪过应当处死，官吏将要执行法令了。"将闾说："宫廷的礼法，我从来不敢不顺从赞礼官员的引导去做；朝廷上的位次，我从来不敢失节错乱；领受皇帝的命令回答提问，我从来不敢失言错答。凭什么说我不臣服？我希望能够明白地知道我犯的罪过以后再接受死刑。"使者说："我不可能参加谋议，只是奉诏书行事。"将闾于是仰天大呼上天三声，他叫道："天啊！我没有罪！"兄弟三人都流着眼泪拔剑自杀。宗室的人震惊恐慌。群臣当中有人谏说的就认定是诽谤朝政，大官吏们为保持他们的禄位而阿谀取容，民众震惊恐惧。

四月，二世皇帝回到咸阳，说："先皇帝因为咸阳朝廷太狭小，所以才营造了阿房宫。室堂还没有建成，正遇到皇上崩逝，就命令那些营造的人停止建筑，去到郦山陵上增培坟土。郦山的事彻底结束了，如今假若放下阿房宫营造的事不去完成，那就是有意显示先帝兴办事业的过错。"又重新修建阿房宫。同时派兵安抚四夷，一切遵行始皇帝时的方针。又广泛地搜集了五万精壮兵丁守卫咸阳，让他们学习射箭和饲养供宫中玩赏的狗马禽兽。咸阳附近应当消费粮食的人很多，估算粮食不足，所以向下调集各郡县的粮食和草料，并且命令运粮草的人都要自带干粮，在咸阳三百里以内的地区不允许取用这些粮食。法令的施行更加严厉苛刻。

【原文】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①。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②。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③。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④。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

不足忧。"上悦。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5]。沛公起沛[6]。项梁举兵会稽郡[7]。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8]。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9]："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10]。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11]。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巨鹿[12]。

【注释】

①张楚：取张大楚国之意。陈胜反秦事详见《陈涉世家》。

②陈：县名，陈郡郡治所在地。在今河南淮阳县。　徇：率军巡行攻取。

③山东：指崤山、函谷关以东。　少年：青年人，少，古人对凡未满三十岁者的称呼。　合从：即合纵。从，通"纵"。　乡：同"向"。

④谒者：《汉书·百官公卿表》谒者，秦官，掌宾赞受事。　闻：禀知，报知。

⑤武臣、魏咎：均陈胜部将。见《陈涉世家》。　田儋：事详《田儋列传》。

⑥沛公：刘邦。

⑦项梁：项羽叔父。事见《项羽本纪》。

⑧戏(xī)：亭名，因近戏水，故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戏水，源出骊山，北流经古戏亭东，又北入渭。

⑨少府：九卿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共养。颜师古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

⑩章：指陈胜之将周章。　曹阳：亭名。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南。

⑪长史：秦官名，其职任不详。　城父(fǔ)：县名。在今安徽涡阳县西北。　临济：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⑫巨鹿：巨鹿郡郡治所在地。在今河北鸡泽县东北。

【译文】

七月，戍卒陈胜等人在以前的楚地造反，国号为“张楚”。陈胜自立为楚王，据守在陈县，派遣各路将领去攻占土地。崤山以东各郡县中的青年人因受秦朝官吏迫害的痛苦，都把郡守郡尉县丞县令等官吏杀死后起来造反，来响应陈涉，他们相互扶立成为侯王，联合起来向西进军，打着讨伐秦朝的旗号，造反的人数多得数也数不清。谒者出使东方归来，把各地造反的情况报告给二世皇帝。二世皇帝听后暴怒，把他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有使者到来，皇上询问东方的形势，使者回答说：“是一群土匪强盗，郡中的守、尉正在追捕他们，如今已经全部抓到，不值得担忧。”皇上听后非常高兴。武臣立自己为赵王，魏咎立为魏王，田儋立为齐王。沛公在沛县起义。项梁在会稽郡起兵反秦。

二年冬天，陈涉所派遣的周章等人率领的军队向西攻到戏水，拥有兵卒几十万人。二世皇帝非常惊恐，和群臣商量说：“这该怎么办？”少府章邯说：“盗贼已经兵临城下，而且人多势强，如今就是调发附近郡县的军队都已来不及了。郦山的徒隶人数众多，请皇上赦免他们的罪过，发给他们武器来攻打盗贼。”于是二世皇帝大赦天下，委派章邯统率他们，打败周章的军队而迫使他们溃逃，结果在曹阳杀死了周章。二世皇帝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领兵协助章邯攻打盗贼，在城父县杀死了陈胜，在定陶县打垮了项梁的军队，在临济城消灭了魏咎。在原楚国地区有名的贼盗将领都被杀死以后，章邯于是向北渡过黄河，在巨鹿攻打赵王歇等人。

【原文】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①。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

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②]。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③]。其後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④]。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⑤]。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⑥]：‘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⑦]。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⑧]。’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⑨]。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⑩]？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⑪]。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⑫]。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⑬]。

【注释】

①临制：临朝称制。即登位治理。

②富于春秋：指年轻。春秋，年龄。意为在位时间还非常久长。 即：如果。

③禁中：宫禁之中。《史记集解》引蔡邕曰：“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

④希：通“稀”。

⑤戍：戍边。 漕：水运。 转：陆运。 作：劳作。 大：重。

⑥韩子：指韩非。文见《韩非子·五蠹》。

⑦采：采取。《史记索隐》以为木名。 椽：椽子。 茅茨(cí)：由茅草之类盖的屋顶。 翦：同“剪”。 饭：吃饭。 增：盛饭的瓦器。 啜(chuò)：喝。 形：通“型”，盛汤的瓦器。 监门：守门人。 养：供养。 觳(què)：节俭，疏陋。

⑧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与陕西韩城县之间有龙门山，相传大禹治水，凿通龙门山使黄河水畅流，水经龙门山，两岸陡峭，有如阙门。 大夏：据《括地志》为今山西太原市以南沿汾水流域西近黄河的一带地区。 亭：平治。一说指停滞壅塞。 筑：捣土的杵。 臿(chā)：掘土的工具，如锹。 胫：小腿。 臣虏：奴隶。 烈：酷烈，厉害。

⑨制御：控制，统治。

⑩徇：通“殉”，献出生命。

⑪万乘：指天子。乘：一车四马。 千乘：指诸侯大国。 驾：车乘。 属：徒属，军卒。

⑫攘：排除，排斥。 竟：通“境”。 绪：端绪。

⑬五刑：古指墨、劓、刵、宫、大辟五种刑罚。

【译文】

赵高劝谏二世皇帝说：“先皇帝君临天下统治了很长时间，所以群臣们不敢为非作歹，进上奸邪的言论。如今陛下青春年少，又是刚刚即位，怎么可以在朝廷上和公卿们决策国事呢？如果所决策的事一旦出现差错，就是在群臣面前暴露自己的短处。天子处在至尊地位而称朕，本来就不应让他们直接听见皇帝的声音。”因此二世皇帝经常住在宫禁中，和赵高决策各项政事。这以后公卿们很少能够朝见皇帝，盗贼越来越多，而且不停地调派关中地区的军卒到东方去征伐盗贼。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言劝谏说：“关东地区成群的盗贼同时兴起，秦朝派军队去诛伐他们，杀死的盗贼非常多，但是这样仍然不能制止住他们。盗贼众多的原因，都是因为戍守、漕陆运输和各种差役太多太苦，以及赋税太重。请求暂且停止修建阿房宫，减省四边的屯戍和物资转运。”二世皇帝

说："我听韩非子说过：'尧、舜建居室采用原木作椽子而不加刮削，用茅草盖铺屋顶而不加剪裁，用土簋煮饭，用土瓯喝水，即便是今日看门士卒的待遇，也不能疏陋到这样。大禹凿通龙门，通达大夏，决通黄河壅塞的洪水，让它导入大海，他亲自手持挖土的杵和铁锹，泥水泡得他小腿都没有汗毛了，即使是臣仆奴隶的劳苦也不比他这样做的更加剧烈。'人们之所以看重拥有天下这种地位，就是因为可以随心所欲而任意作为，君主威重而明布法令，在下的臣民们就不敢胡作非为，这样就能驾御海内了。至于说虞、夏的君主，高贵成为天子，还亲身处在穷苦劳作的生活中，来为百姓作出牺牲，那样做还怎么可以效法呢？朕尊贵为万乘君王，却没能享有万乘君王的实际。我想要建造千乘的车驾，组建万乘的徒属，以此来使我的名号得到切实的体现。而且先帝从诸侯起家，兼并了天下，天下已经安定，又对外抵御四方的夷狄而使边境得到安宁，建筑宫室来表示他已完成丰功伟绩的得意，你们都看到了先帝的功业有了好的开头。如今在朕即位的二年间，成群的盗贼同时兴起作乱。你们不能禁止他们，又想要废止先帝所要做的事业，这样做首先是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先帝，其次是不能为朕尽忠竭力，你们有什么资格居处高位？"把冯去疾、李斯、冯劫交给狱吏，立案责问他们的罪过。冯去疾、冯劫说："将相不能受侮辱。"他们自杀。结果李斯被囚禁，遭受五刑。

【原文】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巨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巨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①]。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②]。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

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③]：“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④]。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⑤]。後群臣皆畏高。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巨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⑥]。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⑧]。卜曰：“泾水为祟[⑨]。”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⑩]。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⑪]。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⑫]。”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⑬]？”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⑭]。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⑮]。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⑯]。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⑰]！”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⑱]：“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⑲]。”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

"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20]。"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21]。二世自杀。

【注释】

①竟：终竟，终于。

②却：退却。 让：责备。 请事：报告请示。

③设验：设谋探验。

④阿顺：迎合顺从。

⑤中：中伤，陷害。

⑥大氐：大抵，大略。 畔：通"叛"。

⑦屠：杨倞注《荀子》"屠谓毁其城，杀其民，若屠者然也"。此处当为"攻占"。 私：秘密联系。 谢病：托辞有病。

⑧啮(niè)：咬； 骖(cān)：一车驾四马，中间二匹为服，外边二匹为骖。

⑨为祟(suì)：作怪。

⑩望夷宫：秦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

⑪易置上：改立皇帝。

⑫俭：卑谦。 载：通"戴"，尊奉，拥护。

⑬周庐：皇宫四周所设的警卫庐舍。

⑭走：跑掉。 格：格斗。

⑮幄：帷幄。在旁称帷，四面相合称幄。 帏(wéi)：义同"帷"，帐幕。

⑯惶扰：慌乱。

⑰蚤：通"早"。

⑱即：就，走近。

⑲足下：敬词。《史记集解》引蔡邕曰："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事，皆谦类。" 无道：指二世暴虐，不具德义。 计：打算。

⑳比(旧读bì)：跟……同样。

㉑麾：通"挥"，指挥。

【译文】

三年，章邯等人率领他们的军队包围了巨鹿，楚国上将军项羽率领楚军前往救援巨鹿。冬天，赵高担任丞相，终于判决了李斯的罪案而把他杀死。夏天，章邯等人作战屡次失利，二世皇帝派人责问章邯，章邯恐惧，就派长史司马欣到朝中请求指示。赵高不肯接见他，又对他不信任。司马欣恐惧，逃出了咸阳，赵高派人捕捉他没有追到。司马欣见到章邯说："赵高在朝中总揽大权，将军有功也要被诛杀，无功也要被诛杀。"项羽加紧攻打秦军，俘获了王离，章邯等人就率领军队投降了诸侯。八月己亥日，赵高想要作乱，恐怕群臣不听从他的命令，就预先设法进行测验，他牵着一匹鹿献给二世皇帝，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皇帝笑着说："丞相看错了吧?把鹿称作马。"又询问左右大臣，左右大臣有的人默不作声，有的人说是马而阿谀顺从赵高，也有人说是鹿。赵高因此暗地将说是鹿的人借用法律加以陷害。以后群臣都很畏惧赵高。

赵高以前曾屡次说"关东地区的盗贼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等到项羽在巨鹿城下俘获了秦将王离等人而继续前进，章邯等人的军队屡次败退，上书请求增援，燕、赵、齐、楚、韩、魏都拥立了自己的君王，自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大体上都已反叛了秦朝官吏的统治而响应诸侯，诸侯们都率领着他们各自的兵众向西进攻。沛公率领几万人已经攻克了武关，派人暗地里和赵高联络，赵高恐怕二世皇帝发怒，诛杀到他的自身，就以生病为由推辞而不朝见。二世皇帝梦见一只白虎咬了他车驾的左骖马，他杀死了这只白虎，可是心中不快，感到很奇怪而去询问占梦的人。占梦的人卜卦说："泾水的水神在作怪。"二世皇帝就在望夷宫斋戒，准备祭祀泾水神，把四匹白马沉入水中。派遣使者去责问赵高关于关东盗贼的事。赵高恐惧，就私下和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他的弟弟赵成商议说："皇上不听劝谏，如今事态紧急，就想把罪祸推给我们家庭。我想更换另置

皇帝，改立公子婴。子婴为人仁厚谦卑，百姓们都尊奉他的话。"派郎中充作内应，谎称有大盗，命令阎乐召集官吏出动军队，追击并劫持阎乐的母亲安置在赵高府中作为人质。派遣阎乐率领官兵一千多人来到望夷宫殿门，绑捕了卫令仆射，说："盗贼从这里进去了，为什么不加制止？"卫令说："宫殿四周设有士卒守卫，非常严谨，怎么会有盗贼敢进入宫殿？"阎乐就斩杀了卫令，率领官兵径直进入宫殿，边走边射箭，郎官宦者非常惊骇，有人逃跑有人格斗，格斗的人就被杀死，被杀的有几十个人。郎中令和阎乐一同进入宫殿，箭射到了皇上落坐的帷幄上。二世皇帝愤怒，召令左右的侍者，左右侍臣都惶恐混乱不敢挺身格斗。二世身旁有一个宦官，伺候他而不敢离去。二世进入内宫，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以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宦官说："臣子不敢说，所以才能保全自身。假如臣子早就说了，都已经被诛杀了，怎么还能活到今日？"阎乐上前指着二世历数他的罪恶说："足下生性骄横恣肆，任意诛杀不遵天道，天下的人共同背叛足下，足下还是自己考虑该怎么办吧！"二世说："我是否能见丞相？"阎乐说："不可以。"二世说："我愿意得到一郡的地方作一个王。"没有得到允许。二世又说："我情愿作一个万户侯。"仍没有得到允许。二世又说："我情愿和妻儿在一起作平民百姓，如同各个公子一样。"阎乐说："臣子接受丞相的命令，为了天下的人诛杀足下，足下虽然说了许多话，臣子不敢回报。"指挥他的士卒拥上前来。二世自杀。

【原文】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①。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

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②]。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③]。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④]。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⑤]。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⑥]。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⑦]："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⑧]。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⑨]。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馀，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⑩]。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後，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⑪]。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⑫]。後五年，天下定于汉。

【注释】

①王国：秦自襄公始立为诸侯，春秋时穆公称霸，战国时孝公变法，强大起来。孝公之后，自惠文王起国君始称王，至秦始皇称帝。始皇以前，与东方六国一样为王国。　君：主宰。

②子婴：秦二世兄子。《李斯列传》以为始皇之弟。亦有以为始皇之弟子，二世之兄者。

③宜春苑：秦朝离宫有宜春宫，宫东为宜春苑。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

④庙见：到宗庙中去拜祖先，会群臣的典礼。

⑤详：通"佯"，假装。

⑥楚：此指刘邦。见上文"使人私于高"，并详《高祖本纪》。

⑦数辈：好几批。

⑧霸上：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⑨组：用丝织成用以佩玉或佩印的宽绶带。 白马素车：丧服。以此表示有罪。《史记集解》引应劭曰："组者，天子之黻也。系颈者，言欲自杀也。素车白马，丧人之服也。" 轵道：一作"枳道"，亭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⑩项籍：即项羽。 从长：诸侯合纵的首领。

⑪雍王：秦降将章邯，领有关中咸阳以西地区。 塞王：秦降将司马欣，领有关中咸阳以东至黄河地区。 翟王：秦降将董翳，领有上郡地区。

⑫主命：主持国运，掌握大势。

【译文】

阎乐回去向赵高报告，赵高就召集所有的大臣、公子，给他们通报了诛杀二世的情况。他说："秦过去是一个王国，始皇帝能够君临天下，所以才称帝。如今六国自己又重新拥立了国王，秦所控制的地区变得更小了，仍然沿用空名而称帝，是不可以的。应该像以前那样称王，这样更为便利。"拥立二世兄长的儿子公子婴作为秦王。按照平民百姓的礼仪在杜南宜春苑中埋葬了二世皇帝。又让子婴斋戒，到宗庙中去拜见祖先，接受国王的印玺。斋戒了五日，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商议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害了二世皇帝，害怕群臣诛杀他，才假装申张大义来扶立我。我听说赵高已和楚国订立盟约，灭亡了秦的宗室以后他在关中称王。如今让我斋戒后去朝见宗庙，这是想要借朝见宗庙来杀害我。我假若宣称有病而不去，丞相一定亲自前来，来了就杀死他。"赵高多次派人来请子婴，子婴都不启行，赵高果真亲自前往，他说："宗庙朝见这样重大的事，王怎么不去呢？"子婴就在斋宫中刺杀了赵高，在咸阳当众诛杀了赵高家的三族人。

子婴做了四十六天秦王，楚国将领沛公攻破秦军进入武关，就来到了霸上，派人去相约招降子婴。子婴自己用绳子拴着脖颈，坐

着白马素车，捧着天子的印玺信符，在轵道亭旁请降。沛公就进入咸阳，封藏了宫室府库，退兵到霸上。过了一个多月，诸侯的军队赶到，项羽是各路诸侯的盟主，诛杀了子婴和秦王室的各个公子以及宗室所有的人。就在咸阳大肆屠杀，烧毁秦国的宫室，俘获其中的宫女，没收秦国的珍宝和钱财，由诸侯们共同分享了。灭亡了秦国以后，就把它的领土分割成三个王国，名叫雍王、塞王、翟王，号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持国命分割天下赐封诸侯王，秦朝最终被灭亡了。这以后五年，天下安定一尊于汉。

【原文】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①]。及殷夏之间微散[②]。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③]。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④]。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⑤]。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⑥]！曰：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⑦]。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⑧]。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⑨]。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⑩]。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⑪]。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⑫]。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⑬]。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⑭]。自缪公以

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15]。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16]。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17]。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关闭据阸，荷戟而守之[18]。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19]。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20]。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21]。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22]。

【注释】

①伯翳：一作"伯益"。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曾佐舜调驯鸟兽，与禹平水土。《五帝本纪》、《夏本纪》、《秦本纪》均记其事。 唐虞：唐，即远古部落陶唐氏，其帝为尧。虞，即远古部落有虞氏，其帝为舜。详见《五帝本纪》。 赐姓：舜赐伯翳姓嬴氏。

②微散：略微分散。《秦本纪》云，伯翳"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其时此族未"衰落"。

③邑：建立城邑。 西垂：西部边陲。垂，通"陲"。

④稍：逐渐，慢慢。

⑤羞：羞耻。 侔(móu)：齐，等。

⑥贾生：贾谊，西汉有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事见《屈原贾生列传》。下文引自《新书·过秦论》，原分上、中、下三篇。今此所见下篇在上、中篇之前。

⑦缮：修理。 津：渡口。 甲兵：铠甲和兵器，泛指武器。

⑧戟(jǐ)：戈属兵器。 钽："锄"的异体字。 櫌(yōu)：同"耰"，平土的农

具。 梃(tǐng):棍棒。 望屋而食:不需裹粮而行,随地得到人民给养。 横(héng)行:遍行,周行。

⑨阖(hé):关闭。

⑩楚师:指陈涉部将周章,时已进军至戏。 鸿门: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地近戏。 藩篱:篱笆,意为屏障。 艰:指险阻。

⑪扰:乱。

⑫要(yāo)市:密谈条件互订契约。

⑬寤:通"悟"。

⑭被:覆盖。 带:环绕。 四塞:四周都有关塞。

⑮雄:雄强,雄长。

⑯势居:指所处的历史形势,不仅指地理位置。

⑰延入:引进来。 逃北:败逃。北,败北,北,通"背",败者背身而逃。

⑱小邑并大城:抵抗起义军的"望屋而食"。 阸(ài):通"隘",险塞。荷:扛。

⑲素王:有德无位之人。

⑳利之:为一己之私利。

㉑安土:《新书》"土"作"士",而《史记索隐》引《贾谊书》"安"作"案",则当为"案士",犹言"案兵"。《史记志疑》以为"安"乃"案"之讹脱,若土、士二字,古人通写。 息:养息。 敝:困败。 罢:通"疲"。

㉒禽:通"擒"。 救败:挽救危亡的策略。

【译文】

太史公说:"秦国的祖先伯翳,曾在唐尧、舜虞的时代建立了功勋,获得了封土和被赐予姓氏。等到了夏朝和商朝的时代他们就衰微散落了。又到周朝衰落以后,秦国兴起,在西垂建立城邑。从穆公以来,逐渐像蚕吃桑叶般的侵食诸侯,最终成就了始皇帝。始皇帝自认为他的功德超过了五帝,他拥有的国土比较夏、商、周三朝之王更为广大,而羞耻和他们处在同等行列。贾谊对于秦代兴衰的评论说得非常好啊!他说:

秦兼并了崤山以东地区诸侯的三十多郡,修整河津关塞,

据守险要，整顿军队而把守这些重地。但是陈涉率领着由戍卒组成的几百名散乱之众，徒手挥臂大呼，不用弓箭戈戟等锋利的兵器，只是拿着锄柄和木棍，看到有人居住的房屋就能索取粮食，却横行于天下。秦国占据着阻险地势而不能守御，占据着关隘山梁而不能封锁阻挡，拥有长戟而无锐利的攻击力，拥有强弩而不能射杀敌人。楚国的军队曾经孤军深入，在鸿门交战，而没有遇到防范和阻挡的艰险。因此崤山以东地区情况大乱，诸侯们纷纷兴起反叛，豪杰人士彼此互立为王。秦派章邯率兵向东征讨，章邯借机凭着他所统率庞大的三军在外订立契约和诸侯进行交易，来图谋他的君上。群臣们不能执守信义，在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继立，仍然不知省悟。假如子婴具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才能的大臣辅佐，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原有的疆土仍然可以保全占有，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的疆土环绕着山水而非常险固，是一个四面都有天然屏障的国家。从穆公以来，直到秦王，有二十多位君主，常常成为诸侯中有实力的伯长。难道他们代代人都是贤圣吗？是因为有利的地形时势使他们能够这样呀！而且天下诸侯曾经同心合力攻打过秦国。在那个时代，贤智的人都聚在一起，有良将统帅他们的军队，有贤相磋商他们的计谋，但是因为地势险阻的困挠而不能前进。于是秦国为了能够把他们引进来在秦地交战而开放关隘，使六国的百万兵众被打败后逃走，他们的联合也就瓦解了。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勇力和智慧不足吗？是因为地形不利，时势不便啊。秦国由一个小邑兼并成一个大城市，在险要关塞屯聚守军，建筑高大的堡垒而不肯出战，关闭起关隘而占据险扼，肩扛着长戟进行把守。诸侯们出身于匹夫之辈，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不具备有德无位而实际可以为王的人的美德和操守。他们的交往还不亲密，他们的部下还没

有亲附，名义上是要灭亡秦国，其实是为了图谋各自的利益。他们见到秦国防守险阻而难于进犯，必然会退兵。秦王如果是安定本土而休养人民，以此等待他们疲敝衰落，收恤残弱，扶助疲困，以此来对大国的君王发号施令，不必担心不能在海内称心如意。秦君身为高贵的天子，拥有天下富厚的人力物力，而自身终竟被人所擒获，那是因为他在挽救危局方面的措施是不正确的啊！

【原文】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①]。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②]。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③]？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⑤]。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⑥]！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⑦]。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⑧]。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⑨]。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⑩]。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⑪]。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⑫]。

【注释】

①遂：贯彻到底。

②因：因袭。　重祸：祸上加祸。

③三主：指秦之始皇、二世、子婴。

④知化：察知形势变化。　拂：辅导而加纠正。拂，通“弼”。

⑤倾：侧。　重足：两脚相叠。表示因恐惧而不敢行动。　拑口：闭口。

⑥失道：失却道义。

⑦雍蔽：壅塞，蒙蔽，雍，通“壅”。　饰：通“饬”，整治。

⑧振，通“震”，震恐。　怨望：怨恨。二字同义。

⑨五序：即天子、公、卿、大夫、士。《史记索隐》引《贾谊书》“五”作“王”。

⑩本末：本指政治方针如五序；末指正倾扶危之措施。

⑪统：统纪，纲领。

⑫人事：人情事理。　权势：权谋形势。　旷日：指发展时限。　以上为《过秦论》下篇。

【译文】

秦王自我陶醉而不审察政治得失，把过错贯彻到底而不加变通。二世皇帝接续这种政治，因袭而不予改正，残暴苛虐而加重了祸患。子婴势力孤单而没有亲附的大臣，在危弱处境中得不到辅佐。秦国的三位君主迷惑而终生不觉悟，秦国的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正当这个时候，世间不是没有深谋远虑而知道应该怎么改革的士人，但是他们不敢竭尽忠诚来纠正主上错误的原因，是由于秦国的政俗中有太多忌讳的禁令，忠谏的言语还没有说完进言人他自身就已被杀戮了。因此使天下的士人，只能侧着耳朵细听，双脚并拢站立，闭上嘴巴而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背离了大道，忠臣不敢劝谏，智士不敢出谋画策，天下已经大乱，奸贼背叛的实情皇上还不知道，这难道不是太悲哀了么！先王们知道阻塞视听是会受到蒙蔽而对治理国家有严重的损害，所以才设置了公卿大夫士等

职，来整饬法规设立刑律，而天下就得到了大治。国势强盛的时候，可以禁止残暴诛伐乱贼而使天下威服。当国势微弱的时候，也会出现五伯之长尊奉天子征伐不道而使诸侯顺从。当国势削减的时候，可以自守内政外附强宗而使社稷保存。因此在秦国兴盛的时候，施用繁多的法律和严厉的刑罚而使天下震服；等到它衰弱的时候，就使得百姓们愤怨而海内民众起来反叛了。所有周朝设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次的爵位而得到了治国的大道，国家延续一千多年没有绝灭。秦国的施政方针和救危措施全都失误，所以才不会长久。从这里看来，安定和危乱的政治纲纪是彼此相差太远了。俗语说"不忘记从前的经验教训，就会对以后办事具有借鉴的作用"。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要观察上古的得失，考察当今的形势，参考人情事态，观察盛衰的规律，审定出权谋形势是否适宜，一切行为的取舍具有章法，举措变化讲求必要的时机，所以才能使统治旷日持久而国家安定。

【原文】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①]。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②]。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③]。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④]。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⑤]。

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⑥。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⑧。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⑨。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⑩。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⑪。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⑫。

【注释】

①雍州：古九州之一，指黑水至陕西、山西交界处的黄河之间地带，然黑水所指非一。大约包括今陕西、甘肃两省及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窥(kuī)：探视，偷看。此指伺机而取的意思。 席卷：如席之卷。 包举：如包布之收取。 囊括：如袋之装。 八荒：八方荒远之地。

②商君：即商鞅，事详《商君列传》。 务：致力于。 连衡：也作"连横"。 斗诸侯：使诸侯彼此相斗。 拱手：两手合抱。此指轻而易举。 西河：黄河西部的今陕西省境，当时属魏。

③蒙：承受。 册：同"策"，策谋。 汉中：原属楚。 膏腴之地：指韩、赵、魏。

④爱：吝惜。 致：招引，招来。 相与：相互结合。

⑤四君：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魏公子(信陵君)，《史记》分别有列传。 约从：相约合纵。 离衡：离散连横。 并：联合。

⑥宁越：赵国人。 徐尚：宋国人。 苏秦：东周洛阳人，曾任"纵约长"，《史记》有列传。 杜赫：周人。 齐明：东周臣。 周最：东周君的儿子。最，一作"冣(jù)。" 陈轸(zhěn)：楚国人。 昭滑：楚国臣。 楼缓：赵国人，曾任魏相。 翟景：魏国人。 苏厉：苏秦之弟。 乐毅：中山国人，《史记》有列传。 吴起：卫国人，战国前期军事家，《史记》有列传。

孙膑(bìn):齐国人,战国中期军事家,《史记》有列传。 带佗(tuó):楚将。 兒(ní)良、王廖:二人都是兵家。兒,通“倪”。 田忌:齐国大将,事亦见孙膑之列传。 廉颇、赵奢:二人都是赵国名将,事见《廉颇蔺相如列传》。 属、徒、朋:都是一类人、一辈人的意思。

⑦叩关:直攻函谷关。

⑧九国:指上文韩至中山诸国。 逡(qūn)巡:退却。 遁:逃。

⑨镞(zú):箭头。

⑩敝:衰败。 卤:通“橹”,大盾。

⑪请服:请求臣服。 朝:朝拜。

⑫享国:指帝王在位。 日浅:指时间短。孝文王在位只一年,庄襄王在位只三年。

【译文】

秦孝公占据殽山和函谷关的坚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们固守疆土而企图伺机夺取周室,有席卷天下、包揽宇内、囊括四海的志向,并吞八荒的雄心。在这个时候,商鞅辅佐他,在国中建立法度,致力于农耕女织,整修防御和进攻的武备,在外交上采用连横的方法激发诸侯之间的争斗,因此秦国人仅是在胸前合抱两手就夺取了西河以外的一片土地。

孝公去世以后,惠文王、武王继承故祖的基业,按照先王遗留下的计划,向南兼并了汉中,向西攻取了巴、蜀,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占据了险要的郡县。诸侯们恐惧,会约结盟而共同相谋削弱秦国,他们不吝惜珍器重宝和肥美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谋士,联合起来缔结邦交,相互联合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是明达事理富有才智而且忠信,为人宽厚而且爱惜民力,尊重贤士,使六国相约合纵而瓦解与秦国的连横,集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等国的人众。在这时六国士人中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有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

乐毅等一类人贯彻他们的意图，有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一辈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经常依靠比秦国多十倍的土地，用百万大军，去攻打函谷关而进击秦国。秦人开放关隘而诱敌深入，使得九国联军犹豫、畏惧而最终瓦解逃散而不敢前进。秦国没有亡失一箭一镞的耗费，而天下诸侯却已经疲困不堪了。因此联合散亡而盟约解除，争着割让自己的土地而奉献给秦国。秦国有充足的力量利用各国的疲惫制服他们，追击败逃的联军，杀死敌军上百万，使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可把盾牌漂起。趁着便利的形势，任意宰割天下，强行分裂诸侯国的山河，迫使强国请求臣服，弱国入朝进贡。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因为他们在位的时间很短，国家没有什么大事。

【原文】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①]。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②]。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④]。然後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⑤]。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⑥]。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⑦]。

秦王既殁，余威振于殊俗[⑧]。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⑩]。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⑪]。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勾戟长铩也[⑫]；適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⑬]；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⑭]。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⑮]。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⑯]。然後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⑱]。

【注释】

①六世：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　余烈：遗留的辉煌功业。　振：挥动。　策：鞭。　御：驾驭。　履至尊：登上帝位。　棰：杖，棍。　拊(fǔ)：刀柄。

②百越：居住在我国东南地区各个越族部落的总称。　俛：同“俯”。　委命：交出性命，任凭处置。

③士：六国之士。

④堕：通“隳”，毁坏。《史记集解》应劭曰：“坏坚城，恐人复阻以害己也。”　锋：指兵刃。

⑤斩：断。《新书》作“践”，登。　华：华山。　津：渡口。这里指护城河，壕沟。

⑥谁何：呵问是谁，即盘问。何，通“呵”。

⑦金城：坚固的城池。

⑧殊俗：不同的风俗。此指边远的地区。

⑨瓮牖(yǒu):用破瓮做窗户。牖,窗户。绳枢:用绳子拴门轴。枢,门的转轴。 氓(méng)隶:即雇农。氓,居于郊野之民。 迁徙:此指征发守边。 中人:中等才能之人。 仲尼:孔丘的字。事详《孔子世家》。墨翟(dí):墨子,春秋时后期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 陶朱:即范蠡(lǐ)。事见《越王句践世家》,《货殖列传》。 猗(yǐ)顿:春秋时鲁国富商,事见《货殖列传》。 蹑(niè)足:用脚踏地、踩地。此指出身。 行伍:军队的行列,军队。 倔起:指倡首起义。 什伯:泛指军队。古代军队十人为"什",百人为"伯"。此句《陈涉世家》作"俛仰仟佰之中",《汉书》、《新书》、《文选》并作"俛起阡陌"。《史记志疑》以为此"什"乃"仟"之讹。阡、仟,陌、伯、佰,古通,而此应作田道解。 转:展转。

⑩揭:举起。 赢:担负。 景:"影"的本字。

⑪自若:自如,依然如故。

⑫棘矜(qín):戟柄。棘,通"戟"。矜,同"穫",矛柄。 铦:通"铦(xiān)",锋利。 勾戟:有钩的戟。 长铩(shā):大矛。

⑬適戍:同"谪戍"。 抗:高出,强出。

⑭乡时:从前。指六国合纵时。

⑮絜(xié):比较,衡量。

⑯招(qiáo):举起。此指攻取。 八州:秦据雍州之外,古九州中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八州。

⑰一夫:指陈胜。 作难:起义。 七庙:天子宗庙。周制,天子宗庙奉祀七代祖先。 身死人手:指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

⑱攻:指秦军攻取统一天下。守:指秦称帝后之巩固政权护守阵地。 势:历史形成的天下发展大势。此以上为《过秦论》上篇。

【译文】

等到秦王嬴政的时候,他继承和发扬了六世先王遗留下的功业,挥动着长鞭而驾御宇内,吞并了东西二周而灭亡了诸侯,登上至尊地位而控制天地四方,执行刑罚来统治天下,声威震动四海。南方攻取了百越土地,建立了桂林、象郡二郡,百越的君长低着头,脖子上系着绳子,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秦国的官吏。又派蒙恬在北

方修筑长城而作为守卫疆土的屏障，把匈奴人赶出七百多里以外，使胡人不敢南下来放牧牛马，匈奴的军士不敢弯弓来报泄怨仇。因此废除先王的治国法规，焚烧百家的图书，来愚弄百姓。拆毁了有名的大城，屠杀豪俊，收缴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把锋利的武器熔铸成大钟，以及做成十二尊铜人，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依恃华山的阻险作为城墙，借着黄河环绕而作为护城的河津，据守着亿丈的高城，临靠着深不可测的溪水，以此作为非常坚固的屏障。在要害处又派遣良将装备了劲弩来把守，有忠信的佐臣和精强的军兵以及陈列着锐利的兵器而谁敢奈何，天下因此而安定。秦王的心理，是自认为关中地区的稳固，如同千里的铜城，可以形成他后代子孙作为帝王的万世基业。

秦王嬴政去世以后，他留在人世间的威慑力量仍然远震四方不同习俗的夷人。陈涉，一个破瓮做窗户，用绳索栓门枢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一个被人雇佣地位低下的粗人，而作为一个被迁徙的徒隶，他的才能赶不上一个中等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贤明，陶朱、猗顿的富足，活动在行伍中间，从十夫之长或百夫之长的基础上崛起，带领疲惫涣散的士卒，统率着几百人的徒众，而转过身来攻打秦国。削尖了木头作兵器，举起竹竿挂战旗，天下响应的人像彩云一样聚集，担负着粮食如影子一般地追随他，山东地区的豪俊就一同兴起而灭亡了秦族。

再说秦朝的国土威势并非是削减衰弱的，雍州的地势，殽山、函谷关的险固还像以前一样。陈涉的地位，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等国的君主高贵，他们所用的锄柄和尖木棍等武器，也不如钩戟长矛锋利；一群被罚迁徙守边的士卒，战斗力不能和九国联合的军队相抗衡；深谋远虑和行军用兵的策略，也赶不上以前六国合纵时候的谋士。然而他们各自的成败结果却有异常的变化，功业成就也是完全相反的。假若以山东地区的诸国和陈涉等人相互比较大小长短，权衡他们各自的力量，那是实在不能相提并

论了。然而秦国凭借区区一国的地盘，战车千乘的诸侯权力，招来了八州的诸侯，而让这些原来和自己处在同等地位上的君王在秦廷朝拜称臣，经历一百多年了。然后以天地四方为家，以殽山、函谷关作为宫殿，却因一个匹夫起兵发难就使得秦国的七世宗庙被毁坏，君王自身也死在他人手中，让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王不施行仁义而致使攻取天下和守住天下的形势完全不同了。

【原文】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①]?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②]。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③]。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④]。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⑤]。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⑥]。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⑦]。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注释】

①南面: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

养：调养。 斐(fěi)然：诚心顺服。 乡风：闻风向往。乡，通“嚮(向)”，趋向。

②力政：武力征伐。政，通“征”。 暴：凌辱，侵害。

③既：即。 元元：黎元，众多而善良之意。 冀：希望。

④王道：推行仁义的治国主张。 文书：诗书典籍。 先：上，崇尚。 后：下，轻视。 始：施政的前提。

⑤顺权：顺时权变。

⑥离：经历。

⑦借使：假使。 并：通“傍”，依傍，顺从。 倾危：倾覆危亡。

【译文】

秦国统一海内，兼并了诸侯，面南而称帝，以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欣服地慕风而向，像这种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可说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朝王室卑弱衰微，五霸死了以后，天子的法令不能在整个天下执行，因此诸侯们各自以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凌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争无止无休，士民们被摧残得很疲惫。如今秦君南面称帝而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希望依靠他能够保全性命安居太平，没有人不虚心诚服而恭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守持住天子的神威，稳定住既有的功业，安定危亡的根本就在这里了。

秦王怀抱着贪婪卑劣的心意，执行他自我奋发的才智，不信任功臣，不亲爱士民，废弃施仁政的王道，树立起私人的权威，禁止读书习文而主张实行酷烈的刑法，凡事崇尚诡诈暴力而轻视仁爱德义，以施行暴力作为治理天下的基础。兼并天下的时候需要崇尚诡诈的谋略和强大的武力，安定天下的时候就需要顺应时势而权衡变化，这就是说夺取天下和守卫江山的方法是不同的。秦国已结束了战国时期的纷争而统治了全天下，但他的建国方略不加变更，他的政治措施没有改革，这就是他夺取天下和守卫天下在方法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原因。只有皇帝独自一人绝无辅佐而拥有天下，所以

他的灭亡就很快来到了。假使秦王考虑前代的史事，兼取殷周二朝治国的经验，来制定治国的政策，后代尽管会出现骄淫的君王，也不会有倾覆灭亡的危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良好的国家制度，他们拥有卓显美好的名号，他们开创的功业也就能够长久。

【原文】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①]。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②]。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③]。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⑤]。然後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⑥]。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⑦]。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

道，务在安之而已[8]。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9]。是二世之过也[10]。

【注释】

①引领：拉长脖子。比喻殷切盼望。　裋(shù)褐：贫苦人所穿的粗陋之衣。

②糟糠：酒渣糠皮，指穷人用以充饥的粗劣食物。　嗷嗷：哀号声。　资：取资，凭借。

③缟(gǎo)素：白色的衣服，丧服。此指丧服期间。　囹圄(líng yǔ)：亦作"囹圉"，牢狱。　帑：通"孥(nú)"，妻儿。　振："赈"的本字，救济。　塞：充塞，满足。

④不轨：不遵守法度。

⑤坏宗庙与民：《史记集解》徐广曰："一无此上五字"。《史记志疑》附案："二世无坏宗庙之事"。　纪：统纪，治理。　收恤：收容抚恤。

⑥遁：回避。　相望于道：在道路上一个可以望见一个。形容其多。

⑦汤武：灭夏之商汤，灭殷之周武王。　大泽：乡名。在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

⑧机：枢要，关键。　牧民：治民。这是以牧人牧养牲畜来看待官吏治理民众。

⑨正倾：扶正已被倾覆的局面。

⑩以上是《过秦论》的中篇。次序之错乱，疑乃后世增续者之所为。

【译文】

如今秦二世继位，天下的人没有不伸长脖子在观看他的新政。要知道寒冷的人能够穿上一件狭小粗衣就会感到很满意，而饥饿的人能吃上一顿糟糠食物就会觉得很香甜了，天下的人嗷嗷地叫苦，正是新继位君主建立功业的好条件。这就是说对劳苦的人民是

很容易给予仁爱的。那时候假如二世皇帝具有一般君主的德行，并且任用忠实贤能的人，君臣团结一心而为海内的祸患忧劳，早在身着孝服的时候就立即纠正先帝的过失，分割土地和人民封给功臣的后代，建立各个王国、扶立王国的君主来礼遇天下，使监狱空虚而免除暴刑杀戮，废除没收犯罪人的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使这些人各自返回他们的乡里，打开仓库，散发钱财，用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和差役，借以救助百姓的危急，简省法律减少刑罚来使他们事后有悔改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够自己重新做人，改变立身的准则修正品行，各自谨慎地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期望，而以权威和恩德对待天下的人，天下人就会全都归附了。这样四海之内的人们，都非常快乐地各自安居其处，唯恐发生变乱，尽管会出现狡猾的臣民，但没有背离君上的民意，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就不能伪饰他们的诡诈，而暴乱的奸邪就会被消除了。二世皇帝不施行这种办法，却比始皇时更加暴虐无道，毁坏宗庙和残害民众，重新开始建筑阿房宫，施行繁重的刑法及严酷的诛杀，以吏治民苛刻狠毒，赏罚不恰当，赋税搜括没有限度，天下事务繁多。官吏们不能有效治理，百姓们穷困而君主不加收容抚恤。从此以后才使奸伪群起，而上下相互欺骗，蒙受罪责的人众多，服刑受戮的人在道路上前后相望，而天下的人都被这状况所苦。从君卿以下直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怀着自危的心理，亲身处在穷苦的现实中，全都不安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所以才容易造成动荡。因此陈涉不需具有像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贤才，不必凭借着公侯般尊贵的地位，只在大泽乡奋臂一呼而能使天下人响应的原因，是因为人民处在危难的处境中。所以先王们洞察事物由开始到结束的变化，知道生存和灭亡的关键，因此治理人民的方法，就在致力于使人民获得安定罢了。天下虽然有反逆的臣子，一定不会有人响应来助他作乱了。所以说“处在安定中的民众可以同他们一道施行仁义，而处在危乱中的民众容易同他们一起为非作歹”，就是说的这

种情况。高贵成为天子，富足保有天下，自身不免于被杀戮的原因，是因为扶正倾危局势的政策措施错误，这就是二世皇帝的过错。

【原文】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①。初为西畤②。葬西垂③。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

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④。死，葬衙⑤。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⑥。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贼贼出子鄙衍，葬衙⑦。武公立。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⑧。葬宣阳聚东南⑨。三庶长伏其罪。德公立。

德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⑩。生宣公、成公、缪公。葬阳⑪。初伏，以御蛊⑫。

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⑬。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齐伐山戎、孤竹⑭。

【注释】

①《史记索隐》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皆当据《秦纪》为说，与正史小有不同，今取异说重列于后。襄公，秦仲孙，庄公子，救周，周始命为诸侯。初为西畤，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土。　享国十二年：襄公公元前777年至前766年在位。

②西畤(zhì)：在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所筑祭祀白帝的祭坛。

③西垂：地名。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

④宪公：《秦本纪》作"宁公"。　西新邑：依《秦本纪》宁公徙居平阳，葬西

山。则平阳即为西新邑，在今陕西宝鸡县东。

⑤衙：不详所指。依《史记正义》所考，宁公所葬之西山，号秦陵山，在古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南)之西北三十七里。

⑥西陵：一作“西陂”。今地不详。

⑦庶长：秦爵二十级中，有第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七级大庶长，皆武官。　贼贼：前“贼”字为名词，指杀手，后“贼”字为动词，即杀害。　鄙衍：地名。

⑧平阳：即上所云“西新邑”。　封宫：秦宫名。

⑨宣阳聚：地名。在平阳。

⑩大郑宫：秦宫名。

⑪阳：邑聚名，在雍。

⑫初伏：德公二年日历上开始定出六月三伏之节。伏，隐伏避盛暑之意。　御蛊(gǔ)：祛除热毒邪气。《史记索隐》本纪此已下居葬绝不言也。

⑬志：记载。

⑭山戎：古族名，又称无终，北戎，居住在今河北东北部及辽宁西南部。　孤竹：在今河北卢龙县东南。殷时为诸侯竹国。

【译文】

秦襄公即位，在位十二年。开始建造西畤。葬在西垂。生了儿子文公。

文公即位，居住在西垂宫，在位五十年去世，葬在西垂。生了儿子静公。

静公没有即位就去世了。生了儿子宪公。

宪公在位十二年，居住在西新邑，死后葬在衙县。生了儿子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在位六年，居住在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个人，率领贼人在鄙衍暗杀了出子，葬在衙县。武公即位。

武公在位二十年，居住在平阳封宫。葬在宣阳聚的东南。这期间三庶长因罪伏法被诛。德公即位。

德公在位二年。住在雍地大郑宫。生了儿子宣公、成公、穆公。葬在阳地。开始颁定伏日节气，以防御热毒邪气。

宣公在位十二年，住在阳宫。葬在阳地。开始记载闰月。

成公在位四年，居住在雍地的宫中。葬在阳地。齐国攻伐山戎和孤竹。

【原文】

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①]。葬雍。缪公学著人[②]。生康公。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竘社，生共公[③]。

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④]。生景公。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⑤]。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⑥]。生夷公。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⑦]。生惠公。

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康景)。生悼公。

悼公享国十五年[⑧]。葬僖公西[⑨]。城雍[⑩]。生剌龚公[⑪]。

剌龚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⑫]。生躁公、怀公。其十年，彗星见。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栎圉氏[⑬]。生灵公[⑭]。诸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⑮]。享国十年。葬悼公西。

生简公。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16]。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

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

【注释】

①致霸:秦穆公称霸西戎后,周天子派召公祝贺。

②著人:宫殿门屏之间的侍卫人。 著,通"宁(zhù)",古代宫殿的门屏之间。《史记索隐》著即宁也。门屏之间曰宁,谓学于宁门之人。

③竘(qǔ)社:地名,在雍。

④义里丘:地名,在雍。

⑤毕公:《秦本纪》作"哀公"。《谥法》无"毕"。

⑥车里:地名,在雍。

⑦左宫:地名,在雍。

⑧十五年:《秦本纪》作"十四年"。

⑨僖公:《史记志疑》以为秦之诸君无谥"僖"者。《索隐》注景公云一作"僖公",此处当是"景公"之误。

⑩城雍:在雍邑筑城。

⑪刺龚公:《秦本纪》作"厉共公"。

⑫入里:地名,在雍。入,《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人'。"

⑬栎圉(yǔ)氏:《史记志疑》案:以下文"陵圉"、"嚣圉"、"弟圉"例之,则此"氏"字疑衍。

⑭灵公:《秦本纪》灵公为怀公太子名昭子者之子,乃怀公之孙。下文同本纪,应无"肃"字。

⑮泾(jīng)阳:邑名。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⑯百姓:指百官。

【译文】

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周天子确认他为诸侯之长。葬在雍邑。穆

公曾向宫殿的侍卫学习。生了儿子康公。

康公在位十二年，居住在雍邑高寝。葬在竘社。生了儿子共公。

共公在位五年，居住在雍地高寝。葬在康公墓南。生了儿子桓公。

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居住在雍地的太寝。葬在义里丘的北面。生了儿子景公。

景公在位四十年，居住在雍邑的高寝，葬在丘里的南面。生了儿子毕公。

毕公在位三十六年。葬在车里的北方。生了儿子夷公。

夷公没有继位为君，死后葬在左宫。生了儿子惠公。

惠公在位十年。葬在车里。生了儿子悼公。

悼公在位十五年。葬在僖公墓的西边。在雍邑修筑城墙。生了儿子剌龚公。

剌龚公在位三十四年。葬在入里。生了儿子躁公和怀公。他在位的第十年，有彗星出现。

躁公在位十四年，居住在受寝。葬在悼公墓的南面。他在位的第一年，有彗星出现。

怀公是从晋国回来作国君的。他在位四年。葬在栎圉氏。生了儿子灵公(灵公应是怀公的孙子)。各个大臣围攻怀公，怀公被迫自杀。

肃灵公，是昭子的儿子，居住在泾阳。他在位十年。葬在悼公墓的西边。生了儿子简公。

简公是从晋国回来继位的。他在位十五年。葬在僖公墓的西边。生了儿子惠公。他在位的第七年，开始允许百姓佩带刀剑。

惠公在位十三年。葬在陵圉。生了儿子出公。

出公在位二年。出公自杀，葬在雍邑。

【原文】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①。葬嚣圉。生孝公。

孝公享国二十四年②。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③。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④。

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茝阳⑤。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⑥。生庄襄王。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生始皇帝。吕不韦相。

【注释】

①献公：《史记集解》徐广曰："灵公子"。献公二年筑栎阳城，徙都于此。

②孝公十二年，营造咸阳，故十三年徙都于此。

③公陵：在今咸阳市北。

④永陵：在今咸阳市北。

⑤茝(zhǐ)阳：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南。茝，通"芷"。

⑥寿陵：在今长安县东北。

【译文】

献公在位二十三年。葬在嚣圉。生了儿子孝公。

孝公在位二十四年。葬在弟圉。生了儿子惠文王。他在位的第十三年，开始建都咸阳。

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葬在公陵。生了儿子悼武王。

悼武王在位四年。葬在永陵。

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葬在茝阳。生了儿子孝文王。

孝文王在位一年。葬在寿陵。生了儿子庄襄王。

庄襄王在位三年。葬在茝阳。生了儿子始皇帝。吕不韦做丞

相。

【原文】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①]。十年，为户籍相伍[②]。

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③]。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④]。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⑤]。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于民[⑥]。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⑦]。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郦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⑧]。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⑨]。

【注释】

①市：集市。

②伍：古代五家为伍。

③冬华：冬天开花。华，同“花”。

④且：将。

⑤阡陌：亦作“仟伯”，田埂。《史记索隐》引《风俗通》：“南北为阡，东西为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

⑥修：推举，表彰。 骨肉：指至亲。

⑦阳人，即阳人聚。在今河南汝州市西北。

⑧十二：应为“二十”。二世于始皇崩年即位，时二十岁，以下年改元计，则为二十一岁。

⑨六百一十岁：依《辞海》附录之《中国历史纪年表》，秦襄公元年为公元前777年，至二世三年之公元前207年，秦总计当为571岁。《史记正义》云：“《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说并不同，未知孰是。”实际上《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所列秦襄公至二世之总计年数不误，为571年。当是。

【译文】

献公在位的第七年，秦国开始设置集市。第十年，编制户籍及实行五家为邻的连坐制度。

孝公在位的第十六年，冬季时桃树、李树开花。

惠文王十九岁时即位为君。在位的第二年，开始实行用钱币。有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居然能说“秦国将要称王”。

悼武王十九岁时即位为国君。在位的第三年，渭河水红赤三日。

昭襄王十九岁而即位为国君。在位的第四年，开始开辟田间的阡陌。

孝文王五十三岁时即位为国君。

庄襄王三十二岁时即位为国君。在位的第二年，攻取了太原地区。庄襄王元年，大赦天下，表彰先王的功臣，对于骨肉至亲厚施恩德，对人民布施恩惠。东周和诸侯国谋划攻伐秦国，秦国派遣相国吕不韦诛伐它，占领了它全部的国土。秦国没有灭绝它的祭祀，把阳人地方赐给周君，让他能够举行对周朝先王的祭祀。

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葬在郦邑。生了儿子二世皇帝。始皇帝十三岁时即位为秦王。

二世皇帝在位三年。葬在宜春。赵高被任命为丞相并封为安武侯。二世皇帝十二岁时即位为帝。

以上所列从秦襄公至二世皇帝，共计六百一十年。

【原文】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①]：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②]。秦直其位，吕政残虐[③]。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④]。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後王[⑤]。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⑥]。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⑦]。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⑧]。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⑨]。

【注释】

①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为公元74年。是年十月十五日干支记日为乙丑。当时明帝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班固上表陈述秦朝过失及贾谊的言论以为应答。后人因取其说附于此篇之末。《史记志疑》以为此篇“非永平时所撰甚审”，“则非对君之言可知”。

②周历：周朝的历运。　仁：仁恩之情。据古代五行之运的说法，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为母，出者为子。汉初儒生认为，周是木德；汉继周统是火德。而秦自以为水德，水生木，水为木母，以母代子不仁，所以秦是闰位，不在帝王正统之列。

③直：通“值”，当。 位：闰位，即非正统之位。 吕政：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怀孕后，献给庄襄王而生始皇，所以称“吕政”。

④十三：指嬴政为秦王时年刚十三岁。 宗亲：指同一祖先所出的男系血统。

⑤制作政令：《史记正义》谓置郡县，坏井田，开阡陌，不立侯王，始为伏腊，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仆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将作、詹事、水衡都尉、监守、县令丞等，皆施于后王，至于隋唐矣。 施(yì)延续，蔓延。

⑥河神授图：相传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伏羲据以画成八卦。 狼、狐：均星名。古人认为它们象征弓矢兵器。 蹈：践，踏。 参(shēn)：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伐：星名。即参宿的中央三小星(猎户座)。古人认为参、伐象征斩杀。《史记正义》言秦据蹈狼、狐、参、伐之气，驱灭天下。 距：至，到。之：于。

⑦遂：成就，实现。

⑧《史记正义》言胡亥人身有头面，口能言语，不辨好恶，若六畜之鸣。

⑨不威：指不逞帝王之淫威。 不笃：指残酷暴虐之恶不深重。笃：深重。 促期：缩短在位日期，指加速灭亡。 形便：形势便利。

【译文】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班固说：

周朝历数已经过去了，按照仁恩的情义来说子不能代替母。秦当非正统之位，吕政残暴凶虐。然而他以一个十三岁的诸侯，而兼并天下，极其情志放纵私欲，却又养育着宗室亲族。在位三十七年间，军队无处不征伐，制作法律政令，传留给后代帝王。这或许是他得到圣人的神威，和河神授予的具备帝王象征的图录，依据着主弓矢的狼、狐星的气魄，蹈践着主斩杀的参、伐星的威严，帮助秦王政驱除天下诸侯，一直到使他能够自称始皇帝。

始皇帝死后，胡亥非常愚蠢，郦山大墓尚未完工，又重新开始建筑阿房宫，以便实现从前的计划。还说“人们之所以看重拥有天

下的君王的地位，就是可以放纵意志极情享乐，大臣们竟然想要废弃先王所想干的事情”。诛杀了李斯、冯去疾，任用赵高。二世的这番话听起来让人多么痛心啊！如同长着人头而说出禽兽般的声音。假若不是帝王逞威，就不会让人们讨伐他的罪恶，假若不是罪恶深重，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地身败灭亡，等到他大好的河山保留不住，残暴凶虐又加速了他灭亡的期限，尽管他所据守的是易守难攻山川形势便利的王国，仍然不可能得到保存。

【原文】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1]。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2]。高死之後，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3]。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4]。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5]。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6]！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7]。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8]。纪季以酅，《春秋》不名[9]。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注释】

①度次：超越次序。　华绂(fú)：华美的系印丝带。绂，亦作"韨"，系印的丝带。　黄屋：帝王乘坐的车用黄缯做里子。　谒：拜谒，进见。

②乘：登。 非位：指不该得到的位置。 恍：同“恍”。 作权：权衡轻重。

③劳：慰劳。 濡(rú)：沾湿。 真人：帝王。此指刘邦。 翔：飞临，到达。婴：缠绕。指系在颈上。

④宣公十二年《公羊传》记载，楚庄王攻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左手执茅旌，右手执鸾刀，迎接庄王，请求不要灭绝郑国。楚庄王退舍七里。茅旌、鸾刀，都是宗庙祭祀用的礼器。因避汉明帝刘庄名讳，“庄”即称“严”。

⑤《史记索隐》宋均曰：“言如鱼之烂，从内而出。”

⑥瓦解：《史记正义》言秦国败坏，若屋宇崩颓，众瓦解散也。 周旦：周公旦。 陈：显示，施展。 一日之孤：指子婴。

⑦极：极点。

⑧小子：亦指子婴。

⑨纪季：纪侯少弟。季，其人之字。酅(xī)：古邑名。春秋时纪国地，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北。 不名：不直书纪季的名。事载庄公三年《公羊传》。齐国想灭掉纪国，纪季看见是关系国家的存亡，就把酅邑地献给齐为附庸，以保存宗庙社稷。孔子所作的编年史书《春秋》，认为此举表明纪季贤智，记载时不直书其名。《史记正义》按：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国既崩绝，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婴焉能救秦之败？以贾谊、史迁不通时变，不如纪季之深识也。

⑩《秦纪》：指《秦始皇本纪》。 健：刚强。 决：果断。

【译文】

子婴越分得到了王位，戴着玉饰的王冠，佩着系有华美丝带的御玺，乘坐着裹涂黄色的帝王车驾，由百司官吏扈从着，拜谒先代七世祖庙。一位小人登临不合他身份的地位，没有不是神思不定心中无主，整天苟且偷安，只是他能够图谋长远排除顾虑，父子一起计议策划，就近在屋室中捕获赵高，终竟诛杀了奸臣，为被害死的二世皇帝讨伐了贼逆。赵高被杀死以后，亲戚宾客还没有来得及慰劳完，饭食还没有来得及下咽，酒还没有来得及沾唇，楚国的军队已经屠戮了关中，上天的真命天子已经飞临霸上，于是子婴只得坐

着素车和脖颈上系着绳子，捧着皇帝的符信御玺，来投降于应该称帝的人。如同当年郑伯手持茅旌和鸾刀投降一样，结果楚庄王撤退一舍。河堤溃决不可能依原样重新堵上，鱼已烂了不可能再度复原。贾谊、司马迁说："如果当时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干，仅仅得到中等才能臣子的辅佐，尽管山东地区大乱，秦国原有的土地也可以保全，宗庙的祭祀也不应该断绝。"秦国的衰败是一代代积累形成的，天下如同土崩瓦解一般，即使有像周公旦一样的才能，也还是没有机会再次施展他的才干，因为秦国投降灭亡而责怪即位才几天的子婴，这是一个错误啊！世俗人传说是秦始皇兴起的罪恶，是胡亥将这种罪恶发展到顶点，这话说得很合乎道理的。贾谊、司马迁又责怪子婴无能，说秦国原有的土地可以保全，这就是所谓不通时变的看法了。纪季把纪国的酅邑送给齐国来换取附庸的地位而能保存宗庙社稷，《春秋》赞美他而不直书其名。我读《秦本纪》，读至子婴车裂赵高的时候，没有一次不佩服他的刚强果断，怜惜他的处事心志。可以说子婴是具备了讨逆报仇、死而殉国的死生大义呀。

史记全译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解题】

本篇展示了陈涉发动反秦起义以后，各地豪杰贵族乘机而起参与反秦行列的一个重要侧面。项羽随叔父会稽守项梁起事于江东，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巨大舆论的影响，立原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后尊为义帝。项梁败死，项羽杀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破釜沉舟，一派英雄气概，于钜鹿打败章邯所率领的秦主力军，为灭亡秦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劳。随后分封诸侯，号令天下。故论赞中评其为“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给予了热烈的称颂。这是肯定了项羽的业绩，不因他失败而予以否定，表现了司马迁的历史卓见。

司马迁指出项羽为“兴之暴”，说明他成就王事并没有深厚的根基，这与夏、殷、周、秦的立国极大不同，亦表现出在政权更递中内在的深刻变化。同时项羽又“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结果导致了他的失败。本篇记述项羽的失败重在他以残暴代替残暴而丧失了人心。一是坑襄城，屠咸阳，击杀秦降卒二十余万，火烧秦宫三月不灭，又残灭齐地：嗜杀。二是违背“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分封又不公，引起诸侯不服，继而形成混战，使自己疲于奔命；最后徙义帝长沙郴县，使人击杀之江中：失信。三是不都关中而都彭城，失却了掌握天下政治重心的机会：浅识。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任属贤将”，连仅有的一个谋士范增的意见也不能采纳，而刘邦却能得到诸如萧何、陈平、纪信、周苛、黥布、郑忠、彭越、韩信等人的拥

护：襄助。故论赞评其建立霸王之业以后，"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指出项羽的失败是他自己人为的过错，是他在暴秦之后仍然推行"力征"的政策，是不能顺应潮流而继续统治天下，批评了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认识是极其荒谬的。在这里，对天意与人为的判别上，司马迁的态度十分明确。

本文形同一篇列传。通过记述项羽一生事迹，首先表现了秦楚之际自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皇朝，到经过楚汉战争、刘胜项败建立汉王朝的历史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篇是"八年之间，号令三嬗"时纲纪天下政事的主要史篇，这也正是项羽之入本纪的原因所在。同时本文表现了项羽这个人物叱咤风云、勇敢豪放的英雄本色，通过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三个主要场景，塑造出一个令人敬佩而又非常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所以本篇又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因此，无论从史学还是文学的角度来说，《项羽本纪》都是《史记》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原文】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①。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②。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③。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④。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⑤。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⑥。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⑦。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

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⑧。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⑨。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⑩！"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⑪。

【注释】

①下相：古地名，在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

②季父：小叔父。《史记索隐》按：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 项燕：战国末楚名将。 王翦：战国末秦大将。

③项：古地名，在今河南沈丘县。

④此处应断为："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⑤竟：终了，完毕。

⑥栎阳逮：《史记索隐》"谓有罪相连及，为栎阳县所逮录也。" 栎(yuè)阳，古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逮，受牵连而被逮捕。 蕲(qí)：古地名，在今安徽宿县南。 狱掾(yuàn)：典狱长之属吏。 已：了结。

⑦吴中：即吴县，古地名，在今江苏苏州市。

⑧繇：通"徭"。 部勒：部署，组织。

⑨会稽(kuài jī)：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 浙江：水名，即今浙江省钱塘江。

⑩族：灭族。

⑪惮(dàn)：畏惧，害怕。

【译文】

项籍是下相人，字羽。开始起事的时候，年纪才二十四岁。他的叔父名叫项梁，项梁的父亲是楚国的将军项燕，就是被秦国将领王翦所杀害的那位楚国大将。项氏世世代代任楚国的将军，被封在项地，因此而姓项。

项籍少年时代，学习认字写字没有什么成就，于是放弃了而去学习剑术，又没有学成。项梁对他发怒。项籍说："认字写字能够用

来书写姓名就行了。学好剑术也只能抵抗得住一个人，所以不值得学，我要学能够打败万人的本领。”因此项梁就教授项籍学习用兵打仗的方法，项籍非常喜欢，大略懂得其中的大意以后，又不肯完成学业。项梁曾经因犯罪受牵连而在栎阳被捕入狱，于是就请蕲县狱掾曹咎写一封讲情的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因此事情才得以了结。项梁又杀了人，就和项籍逃到吴中地区躲避仇人。吴中地区贤士大夫的才能都在项梁之下。吴中地区每遇有大的徭役和丧葬的事，项梁经常做主办人。他暗地里用兵法部署组织宾客和青年，因此吴中地区的人知道他的才能。秦始皇帝到会稽去巡视，在他渡过浙江的时候，项梁和项籍一起去观看。项籍说：“那个人我可以取而代之。”项梁掩住了他的嘴，说：“不要胡说，会被灭族的！”项梁因此认为项籍是一个奇才。项籍身高八尺有余，力气大到能够举起鼎，才气过人，尽管吴中青年刚烈好斗，但都很畏惧项籍了。

【原文】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①]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②]：“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③]。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④]。”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曰：“可行矣[⑤]！”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⑥]。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⑦]。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⑧]。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

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⑨。

【注释】

①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陈涉：即陈胜，字涉。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大泽：即大泽乡，在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

②会稽守通：会稽郡郡守殷通。 会稽：此为郡名，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

③江西：长江自九江到南京一段，流向转而为东北，故古人称今皖北一带为江西，而称皖南、苏南为江东。

④桓楚：吴中奇士。

⑤须臾：一会儿。 眴(shùn)：使眼色。

⑥印绶：官印。绶，穿系印纽的丝绳。

⑦慑(zhé)伏：因畏惧而屈服。伏，通"服"。

⑧校尉：低于将军的武官。 候：中下级武官。 司马：下级军官或参谋人员。

⑨裨(pí)将：副将。 徇(xùn)：带兵巡行占领。

【译文】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人在大泽乡起义。这一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对项梁说："长江以西地区都造反了，这也就是上天要灭亡秦国的时机。我听人说领先行动就可以控制别人，落后行动就要被别人控制。我想要发兵抗秦，派您和桓楚作为将军。"这时桓楚逃亡在草泽中。项梁说："桓楚现在逃亡在外，没有人知道他在何处，只有项籍知道他所隐藏的地方。"于是项梁出来，命令项籍随身带着宝剑在屋外等候。项梁再次进人屋内，和郡守同坐，他说："请您召见项籍，使他接受您的命令去招来桓楚。"郡守说："好吧。"项梁把项籍叫了进来。过了一会儿，项梁示意项籍说："可以动手了！"因此项籍就拔出宝剑斩下了郡守的头。项梁手持着郡守的头，佩带着郡守的印符。郡守的部下见状大惊，一时大乱，被项籍所杀伤的有

几十近百人。府中所有的人都惊恐地拜伏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敢于站起来。于是项梁召集以前他熟悉的豪吏，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反秦的道理，就发动吴中地区的军队起事了。派人去收取郡内的属县，共得精兵八千人。项梁任命吴中地区的豪杰们作为这支军队的校尉、候、司马等职。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被任用，他自己到项梁跟前去问。项梁说："在前些时候某家丧葬时我派您去主办一件事，您没有能力完成，因此我不能任用您。"众人听了都很佩服。在这种情况下，项梁就做了会稽郡守，项籍被任用为裨将，率军攻取所辖各县。

【原文】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①]。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②]。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③]。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④]。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⑤]。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⑦]。"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⑧]。凡六七万人，军下邳[⑨]。

【注释】

①广陵：古地名，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 召(shào)平：陈胜部将。 下：以兵力威服。

②矫：假托、盗用。 拜：封授、任命。 上柱国：战国时楚国官名，位同相国。

③东阳：古地名，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南。

④令史：县令属下的书吏。 素：平素，向来。 长者：品德好众所尊敬的人。

⑤少：凡未满三十岁，古人都叫"少"。 便：就，即。 异军苍头特起：新兴起一支为区别于其他军队而用青巾裹头的军队。苍头，用青巾裹头。特起，新起，崛起。

⑥暴：突然。

⑦属：归属，意指依附。 指名：指名道姓，注目。

⑧黥布：即英布，因受过黥刑后为王，故名。 蒲将军：生平不详。

⑨军：驻扎。 下邳(pī)：古地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译文】

广陵人召平这时候正为陈王攻打广陵，还没有能攻下。听说陈王战败逃走，秦国的军队又将要到来，就渡过长江假托奉陈王的命令，封拜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他说："江东地区已经平定，赶快率军向西去攻打秦。"项梁就率领着八千军队渡过长江向西进发。听说陈婴已经用兵力威服了东阳，就派去使臣想要和他联合一同向西进攻。陈婴，原任东阳令史，住在县城中，平素信诚恭谨，被尊称为长者。东阳县的年轻人杀死了他们的县令，相互聚集了数千人，想要推举一位首领，但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请陈婴担任这个职务。陈婴推辞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结果被强行拥立为首领，县中依从的有二万人。少年们想要拥立陈婴就便为王，并用黑头巾包头来和其他军队相区别，以表示是新突起的一支义军。陈婴的母亲对陈婴

说："自从我成为你们陈家的媳妇以来，从没有听说过你的先辈中有过贵人。如今你突然得到如此大的名声，不祥。不如有所依附，事业成功仍然能够封侯，事业失败也易于逃亡，因为你不是被世人注目的人。"因此陈婴不敢称王。对他的军官们说："项氏家族世世代代担任将军，在楚国是名门。如今要创建大业，将帅若非项家的人，不可能成功。我们依靠着名门望族，灭亡秦朝是确定无疑了。"于是众人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军队附从于项梁。项梁渡过淮河，黥布、蒲将军也率领着各自的军队前来归附于他。项梁所统领的军队共有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原文】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①。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②。"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③。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④。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⑤。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⑥。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⑦。已拔，皆坑之⑧。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⑨。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⑩："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⑪。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

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2]。"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13]。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14]。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注释】

①秦嘉：广陵人，秦末起义将领之一。 景驹：战国末楚王同族之人。 彭城：古地名，今江苏徐州市。 距：通"拒"，抗拒。

②倍：通"背"，背叛。

③败走：失败而逃。走，跑。 胡陵：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④梁地：原战国时魏国之地。

⑤章邯：镇压秦末农民起义的秦军主帅。 栗：古地名，在今河南夏邑县。 别将：与主力军配合作战的部队将领。 朱鸡石、馀樊君：项梁的部将。

⑥薛：古地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⑦别：另，另外。 襄城：县名，在今河南襄城县。

⑧坑：活埋。

⑨沛公：刘邦起事沛县，自领县令，故称沛公。 沛：古地名，在今江苏沛县。

⑩居鄛(chāo)：古地名，在今安徽安庆市西北。 说(shuì)：游说。

⑪怀王：楚怀王熊槐，公元前328年～前299年在位。 反："返"之古字。 楚南公：楚国南方老人，善阴阳之说。三户：三户人家，言其少。怨恨之强亦必定灭秦。一说指楚国昭、屈、景三大姓。

⑫蜂午：《史记集解》如淳曰："蜂午犹言蜂起也。众蜂飞起，交横若午言其多也。"午，纵横相交。

⑬心：熊心，楚怀王孙。

⑭盱台(xū yí)：即盱眙，县名，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秦嘉已经拥立景驹作为楚王，驻军在彭城以

东，准备抗拒项梁。项梁对军中的官吏们说："陈王首先起事，作战不利，如今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现在秦嘉背叛陈王而扶立景驹，这是大逆不道。"于是就进兵攻打秦嘉。秦嘉的军队战败逃走，项梁的军队追击他到达胡陵。秦嘉回军和项梁军交战了一天，秦嘉战死，他的军队投降。景驹逃走死在了梁地。项梁兼并了秦嘉的军队以后，驻军在胡陵，将要率军向西进攻。章邯的军队到达了栗县，项梁派遣别将朱鸡石、馀樊君和秦军交战。馀樊君战死，朱鸡石的军队被打败，他逃亡到胡陵。项梁于是率军进入薛县，诛杀了朱鸡石。在这以前项梁派遣项羽另率一路军队进攻襄城，襄城坚守而一时不能攻克。襄城被攻破以后，项羽把俘虏全部活埋了，回军来向项梁报告。项梁听说陈王确实死去，召集诸位别将在薛县开会商计大事。这时候沛公也在沛县起兵，前来参加聚会。

居鄛人范增，七十岁，平素在家居住，擅长奇计，前往薛县劝导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秦国灭亡了六国，其中楚国是最没有罪过的。自从楚怀王进入秦国被扣留没有返回，楚国人直至今日还同情怀念他，因此楚南公说：'楚国即使剩下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国人。'如今陈胜首先起事，不扶立楚王的后代而自立为王，他的势运必定不会长久。现在您起自江东，楚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将领都争先归附您的原因，是因为您家世世代代做过楚国大将，能够重新扶立楚王的后代。"因此项梁认为他的话对，就在民间寻求到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当时熊心已落破到为人牧羊的窘境，项梁扶立他仍称为楚怀王，这是为了顺从楚国民众的愿望。陈婴担任楚国的上柱国，得到五个县的封地，和怀王一同居住在都城盱台。项梁自己号称武信君。

【原文】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

大破秦军于东阿①。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②。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③。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④。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⑤。"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⑥。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⑦。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⑧。沛公、项羽乃攻定陶⑨。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⑩。还攻外黄，外黄未下⑪。

项梁起东阿，西，(北)〔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⑫："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⑬。"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⑭："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⑮。"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⑯。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⑰。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⑱。

【注释】

①亢父(gāng fǔ)：古地名，在今山东济宁市南。　田荣：与下文之假(田假)、田角、田间、田儋(dān)、市(fú，非"市"，田巿)等，均为齐国王族后裔。　司马龙且(jū)：即楚将龙且，时任司马(领兵武职)，故名。　东阿(ē)：县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②逐：驱逐、赶跑。　假：即田假，原战国末年齐王田建之弟，时被齐人拥立为齐王。
③田儋：田荣之堂兄，田市为其子。
④数(shuò)：屡次。　趣：通“促”，催促。
⑤与国：友好国家，盟国。　穷：处境困迫。
⑥市：交易。
⑦城阳：县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　屠：宰杀。引申为大规模残杀。
⑧濮阳：县名，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收入：收兵退入。
⑨定陶：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⑩略：侵夺。　雍丘：县名，在今河南杞县。　李由：秦丞相李斯之子，时为三川郡守。
⑪外黄：县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
⑫宋义：原为楚国大臣，后从项羽军中。
⑬少：稍微，逐渐。　日益：一天天增加。
⑭高陵君显：高陵君为封号，显人名，生平不详。
⑮徐：缓、慢。
⑯陈留：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
⑰吕臣：原为陈涉侍从，后投项梁，最后归顺刘邦。
⑱砀(dàng)：秦置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夏邑县东南。

【译文】

过了几个月，项梁领兵进攻亢父，和齐国的田荣、司马龙且率领的军队援救东阿，在东阿把秦军打得大败。田荣立刻领军回到齐地，驱逐了齐王田假。齐王田假逃亡到楚国。齐王田假的国相田角逃亡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原来是齐国将领，住在赵国不敢回国。田荣扶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作为齐王。项梁攻破了东阿城下的秦军以后，接着就追击秦军。多次派遣使者去催促齐国出兵，想和齐军一同向西进攻。田荣说：“如果楚国杀死田假，赵国杀死田角和田间，齐国才能发兵。”项梁说：“田假是我们盟国的国王，穷途末路来投奔我，我不忍心杀害他。”赵国也没有杀死田角和田间而想用

他们来和齐国作交易。于是齐国就不肯发兵帮助楚国。项梁派遣沛公和项羽另率一支军队攻打城阳,屠灭了城阳全城。又向西进攻,在濮阳东部地区打败了秦军,秦军收兵退入濮阳城。于是沛公、项羽就去进攻定陶。定陶没有能攻下,撤离,又向西攻取城邑到达雍丘,大破秦军,斩杀了李由。回师攻打外黄,外黄没有能攻克。

项梁从东阿出发,向西进军,等到抵达定陶,再次打败秦军,项羽等人又斩杀了李由,更加轻视了秦军,出现了骄傲情绪。宋义于是劝谏项梁说:"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将领们骄傲、士兵们懒惰的军队必然会失败。如今士卒们有点怠惰,而秦兵一天天地增强,我替您感到害怕。"项梁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派宋义去出使齐国。宋义在行途中遇见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说:"您将要去会见武信君吗?"高陵君说:"是这样。"他又说:"我断定武信君的军队必然会大败。您若慢慢行进就可避免被杀死,如急速行进就会赶上灾祸。"秦国果然发动倾国的兵员增加章邯军队的实力,进击楚军,在定陶大败楚军,项梁战死。沛公、项羽撤离外黄转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攻下。沛公和项羽相互商议说:"如今项梁的军队被打败了,士卒们非常惊恐。"于是他们和吕臣的军队一同向东遇兵。吕臣的军队驻扎在彭城的东面,项羽的军队驻扎在彭城的西面,沛公的军队驻扎在砀。

【原文】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余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①。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②。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3]。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4]。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5]；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6]。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7]。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8]。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9]；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10]。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11]；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12]。"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13]。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14]。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15]'。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16]。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17]。"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18]。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19]。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20]。

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21]。

【注释】

①赵歇：战国末赵国国君之后裔，后被张耳、陈余拥立为王。 陈余、张耳：原均为陈胜部将。 钜鹿：后写作"巨鹿"，古地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②王离、涉间：均为秦将，原驻守长城。王离，秦名将王翦之孙。 甬道：两旁有墙垣保护的交通线。

③司徒：官职名，管理民户、土地、徒役。 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最高官职，等同相国，辅佐楚王掌管全国军政事务。

④砀郡长：相当于砀郡郡守。

⑤说："悦"之古字。 上将军：督军征战之主帅。

⑥卿子冠军：《史记集解》文颖曰："卿子，时人相褒重之辞，犹言公子也。上将，故言冠军。"

⑦安阳：古地名，在今山东曹县东。

⑧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虻的目的是进击牛不是为了消灭牛背上的虮虱。搏，拍，击。《史记索隐》今按：言虻之搏牛，本不拟破其上之虮虱，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⑨罢：通"疲"。 敝：衰败。

⑩鼓行：击鼓前进。 举：攻克。

⑪被：通"披"。

⑫很：通"狠"。此指两羊相斗之凶狠。

⑬无盐：古地名，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 高会：大宴会。

⑭戮力：合力，并力。

⑮芋菽：芋头和豆类。 见：同"现"。 乃：却，居然。 因：依靠。

⑯扫：全，都。 专属(zhǔ)：尽都托付。

⑰徇：曲从，谋求。

⑱枝梧：抗拒。

⑲假：代理。

⑳报命：报告使命的执行情况。

㉑当阳君：指英布，此为其封号。

【译文】

章邯已经打垮了项梁的军队，就认为楚国的军队不足为忧，于是渡过黄河攻打赵国，打垮了赵军。在这个时候，赵歇为赵王，陈余担任将军，张耳担任国相，他们都逃进巨鹿城中。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包围巨鹿城，章邯在他们的南面驻军，并修筑两边有高墙的甬道来输送军粮。陈余作为将领，统率着几万名士卒而在巨鹿的北面驻扎，这就是所谓的河北军。

楚军已经在定陶被攻破，怀王惊恐，从盱眙来到彭城，把项羽和吕臣的军队合并起来由他亲自指挥。任命吕臣担任司徒，任命他的父亲吕青担任令尹。任命沛公担任砀郡长，并封为武安侯，统领砀郡的军队。

当初，宋义所遇到的那位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正在楚军中，见到楚王后说："宋义断定武信君的军队必然失败，过了几天，军队果真失败。军队还没有作战而能先行预见有失败的征兆，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知道用兵的人了。"楚王召见宋义和他共商大计而非常喜欢他，因而就安排他作为上将军；项羽封为鲁公，被任命为次将军；范增被任命为末将军；他们一同率军去救援赵国。此外其他各路军队都归宋义指挥，他的称号为卿子冠军。大军行进到安阳，停留了四十六日不再前进。项羽说："我听说秦军把赵王围困在巨鹿，应立刻率军渡过黄河，楚军在外围攻击秦军，赵军在城内响应向外攻击，一定能够打败秦军。"宋义说："不是这样。要去进击牛的大虻虫就不可能顾及到会杀死牛身上的虮虱。如今秦军攻打赵军，秦军战胜了军队就会疲惫不堪，我们的军队可以趁着它的疲惫攻击他们；假若秦军不胜，我们就可以声势浩大地率领军队向西进攻，一定会全部灭亡秦朝。因此不如先让秦、赵互相撕杀。若是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持着锐利的武器上阵杀敌，我宋义不如你，若是坐下来运筹

策划，你不如我宋义。"因此他在军中下令说："那些凶猛如虎，狠戾如羊，贪婪如狼，强悍而不能听从差遣的人，都要把他们斩杀掉。"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宋襄到齐国去作国相，亲自送他到无盐，设宴饮酒大会宾客。天寒冷下大雨，士卒忍饥受冻。项羽说："正该要奋力进攻秦军的时候，却久留不行。如今遇到饥荒灾害而百姓贫困，士卒们吃的是掺半的野菜和豆子，军中没有存粮，却饮酒宴会宾客，而不率军渡过黄河依靠赵国提供的粮食，去和赵国合力攻打秦军，却说'等秦军疲惫了再攻打'。以秦军的强大，攻打新建立的赵国，他们势必会全部灭亡赵国。赵国若被平灭而秦军反而强大，有什么疲乏的机会可以利用！况且我国军队刚被攻破，国王坐立不安，倾尽国内的军队全部归属将军指挥，国家的安危，在此一举。如今不抚恤士卒却徇私情，他不是安定社稷的贤良之臣。"项羽早晨拜见上将军宋义的时候，就在他的帐中斩了宋义的头，出来在军中发布命令说："宋义和齐国人阴谋反叛楚国，楚王密令我项羽诛杀他。"在这个时候，诸位将领都畏服项羽，没有人敢抗拒，都说："首先扶立楚王的，是将军家庭的人，如今将军又诛杀了叛乱之臣。"于是相互共立项羽担任代理上将军的职务。派人追赶宋义的儿子，到了齐国境内才把他追上，杀死了他。又派桓楚向楚王报告。怀王因而任命项羽当了上将军，当阳君和蒲将军都归属项羽指挥。

【原文】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①]。战少利，陈余复请兵[②]。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③]。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④]。涉间不降

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⑤。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⑥。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⑦。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注释】

①河：此指漳河。

②少：稍许。

③沈："沉"之古字。 釜（fǔ）：古代用的锅。 甑（zèng）：古代做饭用的一种陶器。

④九：泛指多次。 苏角：秦军将领。

⑤壁：军营。 纵：发，放。这里指出动。

⑥惴（zhuì）：恐惧。

⑦辕门：军营门。古代军队驻扎时以车为营，将军辕相向立起为门，故名。 膝行：跪着行走。

【译文】

项羽杀了卿子冠军宋义以后，威震楚国，名声在诸侯国传扬。于是他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领二万士兵渡过漳水，救援巨鹿。经过交战稍许取得些胜利，陈余再次请求出兵。于是项羽就率领全部人马渡过漳河，把所有的渡船都沉入水底，把作饭的锅碗等炊具砸烂了，把住的房屋也全部烧毁，只随身带着三天的口粮，以此向士卒表明一定要决死战斗，没有丝毫的退却之意。因此楚军到达巨鹿就把王离的军队包围了，和秦军遭遇，经过多次激战，断绝了秦军的粮道，打垮了秦军，杀死了苏角，俘获了王离。涉间不投降楚军，自己焚烧而死。正当这个时候，楚国的军队在诸侯军队中最为强大。在巨鹿城下援救赵国的诸侯军队有十多路，没有人敢出兵。等

到楚军攻打秦军时，诸将都在壁垒上观望。楚军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军士兵的呼声震天动地，诸侯的军队无不人人战慄恐惧。因此楚军已经攻破了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领，他们进入辕门以后，无不跪在地上用膝盖前行，没有人敢仰视。项羽从此开始真正成为了诸侯的上将军，各路诸侯都隶属于他。

【原文】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①。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②。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③。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④。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⑤。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⑥。"陈余亦遗章邯书曰⑦："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⑧。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卻，有功亦诛，无功亦诛⑩。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⑪。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⑫！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⑬；此孰与身伏𫓧质，妻子为僇乎⑭？"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⑮。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

水上，大破之[15]。

【注释】

①棘原：古地名，在今河北平乡县南。

②让：责备。

③长史：官名，掌顾问参谋。 欣：即司马欣。

④咸阳：秦国都，在今陕西咸阳。 司马门：《史记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 赵高：秦宦官，他与李斯合谋拥立胡亥为帝，把持朝政，后为子婴所杀。

⑤中：朝廷中。

⑥孰：通"熟"，仔细。

⑦遗(wèi)：给、送。

⑧白起：战国末期秦国著名将领，屡立战功，后被秦昭王赐死。 鄢郢(yǎn yǐng)：鄢城，楚国地名，在今湖北宜城。郢，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马服：指战国赵将赵括，袭父爵为马服君，白起击败赵括后坑杀其军四十万。

⑨蒙恬：秦朝名将，北逐匈奴，筑长城，后被赵高等假传帝命赐死。 戎人：此指匈奴。 榆中：地区名，在今包头以南河套一带。 阳周：古地名，在今陕西子长县西北。

⑩内郤：在朝廷内有很多仇人。郤，通"郤"(xì)，嫌隙，裂痕。

⑪无：无论。

⑫特：仅，独。

⑬从：通"纵"，此指联合。南面称孤：指登帝位。南面，面向南，古代帝王临朝面南而坐。孤，古代帝王的自我谦称。

⑭孰与：熟语，意为"与……相比哪个更好"。 鈇(fū)质：斩刑之刑具。鈇，古指铡刀或斧。质，斩人之砧板。 妻子：老婆、孩子。 僇：通"戮"，诛杀。

⑮候：军中接待宾客、负责外交的官。 始成：章邯手下部将。 度："渡"之古字。 三户：即三户津，漳水上的渡口，在今河北磁县西南。 漳

南：应为漳北。

⑯汙(yū)水：古水名，已湮，故道在今河南临漳县西南。

【译文】

章邯驻军在棘原，项羽驻军在漳河南，相互对峙没有交战。秦军屡次退却，二世皇帝派人责问章邯。章邯恐惧，派长史司马欣到咸阳请求指示。司马欣来到咸阳以后，在宫外司马门滞留了三天，赵高拒不接见，有不信任的意思。长史司马欣恐惧，回归棘原军中，不敢走他来时的道路，赵高果真派人追赶他，但没有赶上。司马欣到达军中，回报说："赵高在朝中专权，下面的人不能有什么作为。如今和楚军交战能够取胜，赵高一定要嫉妒我们的功劳；假如交战不能取胜，就不能免于死罪。希望将军仔细考虑这件事。"陈余也给章邯写信说："白起是秦国的大将，南征鄢郢，在北方活埋了赵括的军队，他为秦国攻克的城邑和占领的土地，不可胜计，而最终却被赐死。蒙恬是秦国的将军，在北方驱逐了戎人，开拓了榆中地区的数千里疆土，最终在阳周被斩杀。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功劳太多，秦国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功劳给予封地，因此就借用法律把他们诛杀了。如今将军担任秦国的将军已经三年了，士卒伤亡损失以十万计，而各地诸侯蜂拥而起的却比以前更加增多了。那位赵高平素阿谀而把军情隐瞒了很久，如今事态紧急，他也害怕二世皇帝诛杀他，所以才想以法诛杀将军您来弥补他隐瞒不报的罪责，派遣别人代替您担任将军来逃脱他的祸患。将军您在朝外时间长了，和朝内的人有许多分歧和矛盾，您有功也是被杀，无功也是被杀。而且上天要灭亡秦国，无论是愚人或智者都知道这种形势。如今将军您在朝内不能直言进谏，在朝外已成为亡国的将军，孤立无助而想要维持长久，这种幻想难道不值得悲哀吗？将军您何不退兵和诸侯们相联合，相约共同攻秦，分割一片土地而成为国王，面向着南端坐而称孤；这样做和自身被斩，妻儿被杀哪样更好呢？"章邯开始疑

惑不定，暗地里派遣军候始成出使项羽军中，想要订立和约。和约没有达成，项羽就派蒲将军日夜不停地率军渡过三户津，驻军在漳河南边，和秦军交战，再次攻破秦军。项羽率领全军在汙水上进攻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

【原文】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①]。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到新安[②]。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③]。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④]；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⑤]。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⑥]。"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⑦]。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⑧]。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⑨]。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⑩]："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⑪]。"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⑫]！"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⑬]。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⑭]。今人

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⑮。急击勿失。”

【注释】

①期：约期会晤。 洹(huán)水：古水名，即今河南安阳市北部的安阳河。 殷虚：亦作“殷墟”，原商都城遗址，在今安阳市西小屯村。

②新安：古地名，在今河南渑池县东。

③异时：从前。 繇使：被派送服徭役。 屯戍：驻守边疆。 秦中：原秦国地域，亦称关中。 无状：粗暴无礼。 轻：随便、任意。 折辱：折磨、凌辱。

④窃：私下。 属：辈，类。

⑤微：暗中、背地里。

⑥都尉：低于校尉的高级武官。 翳(yì)：即董翳，原章邯部下。

⑦函谷关：古关名，入秦或进中原之险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

⑧戏：戏水，在今陕西临潼东，源出骊山，流入渭河。

⑨霸上：即霸水西面的白鹿原，今陕西西安东。霸水，今作灞水，渭河一支流，流经今陕西蓝田县和西安市。

⑩左司马：掌管武职之副官。

⑪子婴：秦朝末代王，赵高杀秦二世后，他被立为王。一说其为始皇弟，一说为二世兄，一说为扶苏之子。

⑫旦日：明日。 飨(xiǎng)：犒赏。

⑬新丰：古地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北。鸿门：山坡名，在新丰东，今称项王营。

⑭山东：崤山以东。 美姬：美女。

⑮望其气：观察人们行止处的云气。这是古人推测吉凶的一种迷信方法。

【译文】

章邯派人求见项羽，想要订立和约。项羽召集军中官吏商议说：“我们的军粮少，我准备接受章邯的和约。”军吏们都说：“这样做最好。”项羽和章邯约定了时间在洹水南的殷墟会晤。结盟以后，

章邯见到项羽而流下了眼泪，诉说赵高专权害人的事情。项羽于是就立章邯为雍王，安置在楚军之中。任命长史司马欣担任上将军，率领着秦军担当先头部队。

大军行进到新安。诸侯军中的一些军官和士卒过去曾因服徭役或屯戍而途径秦中地区，秦中地区的官兵们对待他们大多非常苛虐，等到秦军投降于诸侯，诸侯军中的官兵们大多乘胜像对待奴仆俘虏一般地使唤他们，轻视折磨凌辱秦军的官兵。秦军的许多官兵私下说："章将军等人欺骗我们向诸侯投降，如今假若能够入关攻破秦军，当然很好；假若不能取胜，诸侯们将威迫我们退回关东，秦国人一定要把我们的父母妻儿全部杀死。"将领们暗中听到了一些有关他们相谋的事，就报告给项羽。项羽于是召来黥布、蒲将军商量说："秦军官兵人数还很多，他们内心不顺服，若到达关中秦军的这些降兵不听指挥，事情一定非常危险，不如把他们消灭掉，而只单独带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进入秦境。"因此楚军在夜间袭击秦营，把二十余万秦军坑杀在新安城南。

项羽在行进中略取、平定秦朝的本土。函谷关有军队把守，没有能够进入。又听说沛公已经攻破咸阳城，项羽大怒，派遣当阳君等人率领军队攻击函谷关。于是项羽进入关中，到达戏水西边。沛公驻军在霸上，还没有和项羽相见。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对项羽说："沛公想要在关中称王，让秦王子婴为相，秦国的所有珍宝都归他所有。"项羽大怒，他说："明天一早用酒食好好犒劳士卒们，给我打败沛公的军队！"在这个时候，项羽拥有四十万军队，屯驻在新丰鸿门，沛公拥有十万军队，屯驻在霸上。范增开导项羽说："沛公住在山东地区的时候，贪恋财宝，喜好美丽的妇人。如今入关以后，一点也不索取财物，没有接近妇女，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小。我派人去觇望他那边的云气，总是呈现出龙虎的气象，五彩斑斓，这是天子的瑞气啊。要赶紧向他进攻而不要失掉良机。"

【原文】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①]。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②]。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③]。"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④]'。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⑤]？"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⑥]？"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⑦]？"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⑧]。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⑨]："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⑩]。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⑪]。"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⑫]。"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注释】

①左尹：春秋战国时楚国军中长官，位次令尹。多以王室贵族任之，秦汉亦置。 季父：小叔父。 留侯张良：张良，字子良，祖、父相韩王，反秦

起义后，张良为韩王成司徒，随刘邦西征入关。后张良为刘邦的主要谋臣，封为留侯。

②具：全部，详细。

③亡去：逃跑、离开。

④鲰(zōu)生：骂人语，意即鲰之所生。古代用于对小人的贱称。 距：通"拒"，抵御。 内："纳"之古字，收容、接纳。

⑤当：抵挡。

⑥安：怎么。 故：旧交。

⑦少长：年纪小还是大。

⑧要(yāo)：通"邀"。

⑨奉："捧"之古字。 卮(zhī)：酒器。 为寿：向尊者敬酒祝福。

⑩豪：通"毫"。 籍：登记户口。

⑪倍：通"背"。

⑫蚤：通"早"。 谢：谢罪，道歉。

【译文】

楚国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平素和留侯张良友善。张良这时跟随沛公，项伯于是在当夜急驰到达沛公军中，私下见到张良，把事情详细告诉了张良，想要叫张良和他一同离去。他说："不要跟着刘邦一同去送死。"张良说："我是代表韩王来送沛公的，如今沛公有急难，我假若逃走就是不仁不义，不可不告诉他。"于是张良就进入军帐，把项伯的话全都告诉沛公。沛公非常吃惊，他说："这该怎么办？"张良说："是谁替大王出主意而派兵把守函谷关？"刘邦说："是一位鄙陋小人劝我说'把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进入关中，据有秦国的土地就完全可以归您称王'。因此我才听信了他的计策。"张良说："估量一下大王的士卒能够敌得过项王的军队吗？"沛公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就不如，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张良说："请让我前去告诉项伯，说沛公您不敢背叛项王。"沛公说："您怎么会和项伯有旧交？"张良说："秦朝的时候项伯和我交游，项伯

杀了人，是我救活了他。如今有急难，因此就有幸能让他前来告诉我。”沛公说：“他和您谁年纪大？”张良说：“他比我年纪大。”沛公说：“请您替我把项伯叫进来，我要用对待兄长的礼节会见他。”张良出来，邀请项伯。项伯立刻进去见沛公。沛公捧着酒杯向项伯祝寿，又订立了儿女婚约，沛公说：“我入关以后，对于秦室的财富秋毫也不敢动，清查了吏民，封藏了库府，只等待项羽将军到来。派遣军队把守函谷关的原因，是防备有其他的盗贼进来和意外的事变发生。我日夜盼望着项羽将军的到来，难道还敢反叛吗！希望项伯对项羽将军详细说明我不敢背德反叛。”项伯应允。他对沛公说：“明天不可不早早亲自前来向项王认错。”沛公说：“是。”于是项伯又连夜离去，回到军中，把沛公所说的话完全无遗地报告了项羽。接着他说道：“假若沛公不先攻破关中，您难道敢进入关中吗？如今别人立有大功却要打击他，这是不仁义的举动，不如趁此时机善待他。”项王答应了。

【原文】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①]：“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②]。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③]。”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④]。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⑤]。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⑥]：“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⑦]。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

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8]。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9]。项王按剑而跽曰[10]：“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11]。”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12]。”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13]。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14]。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15]’。今沛公先破秦人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6]。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17]。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18]。

【注释】

①骑（jì）：骑马的人，骑兵。

②河：指黄河。　不自意：自己没料想到。

③郤：通“郤”，嫌隙，隔阂。

④亚父：《史记集解》如淳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

⑤玉玦（jué）：环形而有缺口的佩玉。

⑥项庄：项羽之堂弟。

⑦坐："座"之古字。

⑧樊哙：汉朝著名将领，屡立战功，封舞阳侯。

⑨交戟：交叉举戟。 内："纳"之古字。 仆：倒下。 披帷：揭开营帐。 瞋(chēn)目：发怒而睁大眼睛。 眦(zì)眼角。

⑩跽(jì)：长跪，挺着上身两腿跪着。

⑪参乘：即"骖乘"，亦称陪乘，在车右侧担任警卫的甲士。

⑫彘肩(zhì)：猪腿。

⑬覆：翻转。 加：放上。 啖(dàn)：吃。

⑭举：全、尽。 胜：完、全。

⑮怀王：即楚怀王熊心。

⑯豪：通"毫"。

⑰细说：指小人的谗言。

⑱如：往，到。

【译文】

第二天清早，沛公带着百余名随从前来会见项王。到达了鸿门，沛公对项王陪罪说："我和将军一同努力进攻秦军，将军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但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先进入关中摧毁秦朝，才得以在这里和将军重又相见。现在有小人传坏话，使将军和我之间产生了隔阂。"项王说："那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项籍怎么会做到这一步？"项王当天就留请沛公一同饮酒。项王、项伯面东而坐，亚父面南而坐。亚父，就是范增。沛公面北而坐，张良面向西侧而陪侍。席间范增多次给项王使眼色，三次举起身上所佩饰的玉玦示意项王当机立断杀死刘邦，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身，出来招唤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心软不忍下手，你进去上前敬酒祝寿，祝寿完毕，请求用剑起舞，趁机击刺沛公在座位上，杀死他。若不这样，将来你们这些人都要被他所俘获。"项庄就进入敬酒祝寿。祝寿完毕，他说："君王和沛公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可以助乐，

请求拿舞剑来助兴。"项王说："好吧。"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也拔剑起舞，常常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沛公，项庄不能击杀沛公。在这种情况下，张良来到军门，见到了樊哙。樊哙说："现在事态如何？"张良说："非常紧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他的用意一直放在沛公身上。"樊哙说："如此说来已经很紧迫了，请让我进去，我要和沛公共命运。"樊哙立刻带着宝剑拥着盾牌闯入军门。交戟侍立的卫士想阻止他而不让进入，樊哙侧过他手中的盾牌来撞击他们，卫士们被他撞倒在地，樊哙就进入了军门内，樊哙分开帷帐面西而立，瞪着眼睛注视着项王，头发向上直立，眼角都快要瞪裂。项王按着宝剑直起上身说："来客是干什么的？"张良说："这是为沛公做护卫的樊哙。"项王说："这是一位壮士，赐给他一杯酒。"就给了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起身站着饮了这杯酒。项王说："赐给他一只猪肘。"就给了他一只生猪肘。樊哙把他手中的盾牌反扣在地上，把猪肘放在上面，拨出宝剑边切边吃了下去。项王说："壮士，还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尚且不回避，一杯酒何足推辞！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不能尽，刑罚人唯恐不重，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他。怀王和诸侯相约说：'首先攻破秦军而进入咸阳的人将被封为关中王。'现在沛公首先攻破秦军而进入咸阳，对于秦室的财富毫毛般大小的都不敢沾边，封藏了宫室，退出军队而驻扎在霸上，以便等待大王来临。沛公遣派将领把守函谷关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进入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像沛公这样劳苦功高，没有得到封侯的奖赏，而你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想诛杀有功的人。这样做是亡秦的继续，我个人认为大王的这种作法是不可取的。"项王竟无话可答，只是说："请坐。"樊哙于是随张良就座。坐了一会儿，沛公起身去厕所，顺便把樊哙叫了出来。

【原文】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①]。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②]。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③]。"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④]。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⑤]。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⑦]。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⑧]。"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⑨]。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⑩]。"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⑪]！"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⑫]。"项王闻之，烹说者[⑬]。

【注释】

①都尉：低于校尉的高级武官。 陈平：西汉初重要的谋臣，开始在项羽部下，后投奔刘邦。

②大行：干大事。 辞：拒绝。 让：责备。

③方为刀俎(zǔ)：正在设置刀和砧板。俎。砧板。

④璧：平而圆、中心有孔的玉。 玉斗：玉制酒器。

⑤夏侯婴：刘邦手下部将，号滕公，封汝阴侯。 靳强：刘邦部将，后封汾阳侯。 纪信：刘邦部将，后为项羽烧杀。 郦山：山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道：取道。芷(zhǐ)阳：古地名，在今西安市东北。间行：抄小路走。

⑥度(duó)：估计。 乃：才、再。

⑦杯杓(shuò)：本指酒器，这里指代酒。杓，舀酒的勺子。

⑧督过：责备。

⑨竖子：骂人语，如今之"小子"。

⑩阻：倚杖。

⑪如衣绣夜行：如同穿着锦绣衣服在黑夜里行走。

⑫沐猴而冠：让猕猴戴上人帽，意即也办不成人事。沐猴，猕猴。

⑬烹：古代以鼎镬煮杀人的酷刑。

【译文】

沛公已经出来，项王派都尉陈平去召沛公。沛公说："现在我出来了，没有告辞，这将怎么办？"樊哙说："要办大事不应顾及细谨的小节，讲求大礼就不必在乎小的责难。现在人家正置快刀、砧板，我们是人家宰割的鱼肉，还告辞干什么！"于是就离去了。因而命令张良留下致谢。张良问："大王来时带了什么礼物？"沛公说："我带来了一双白璧，想要奉献给项王，玉斗一双，准备送给亚父，恰逢他们发怒，没敢奉献。您替我献给他们。"张良说："谨遵王命。"在这时，项王驻军在鸿门一带，沛公驻军在霸上，相距四十里。沛公就放弃了车骑，脱身逃离，一人骑马，樊哙和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手

持剑、盾跟着徒步奔跑，从郦山而下，经过芷阳抄小道行进。沛公对张良说："从这条道路到达我们军中，不过二十里。估计我到达了军中以后，你再回到军帐中告辞。"沛公已经离去，从小道回到军中。张良入帐辞谢，他说："沛公不胜杯盏，不能亲自告辞。委派臣下张良谨奉白璧一双，再拜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献给大将军足下。"项王说："沛公现在什么地方？"张良说："沛公听说大王有意责怪他的过错，脱身独自回去，已经到达军中了。"项王听后就接受了玉璧，把它放在座位上。亚父接过玉斗，把它弃置到地上，拔剑砍击打破了它，说："唉！这班无知的小子不能够和他们共同图谋大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将要被他俘虏了。"沛公到达军中，立刻诛杀了曹无伤。

过了几天，项羽率领军队向西屠戮咸阳，杀死了秦降王子婴，烧毁了秦宫室，大火烧了三个月都没有熄灭；收集藏在宫中的宝货、妇女往东归去。有人劝导项王说："关中地区有山河阻塞四方，土地富饶，可以在这里建立都城而称霸天下。"项王看见秦的宫室都已经被大火烧得残破，又加上心里怀念故土而想东归，所以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同穿着锦绣衣裳在夜间行走一样，有谁能知道我的荣华富贵呢！"那个劝说项王的人说："人们说楚国人像是沐猴戴了人的帽子，果真是这样。"项王听说这话，就把那个说者烹杀了。

【原文】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1]。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2]。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3]。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4]。义帝虽无功，故当

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5]:"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6]。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7]。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8]。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9]。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10];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11]。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12]。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13]。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14]。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15]。徙赵王歇为代王[16]。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17]。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18]。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19]。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20]。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21]。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22]。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23]。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24]。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25]。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余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26]。番君将梅销功多,故封十万户侯[27]。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28]。

【注释】

①致命：禀命、报告。

②义帝：名义上的皇帝，或云"假帝"。

③假：暂时，临时设立。

④被：通"披"。 暴(pù)露：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暴，曝之古字。

⑤讲解：和解。 恶(wù)：讨厌。

⑥巴：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重庆市东北。 蜀：郡名，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汉中：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南南郑县。 南郑：古地名，即汉中郡治所在地，今陕西南郑县。

⑦距塞：抗拒、阻碍。距，通"拒"。塞，堵塞。

⑧废丘：古地名，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

⑨本：原始、最早。

⑩栎阳：古地名，在今陕西渭南市西北。

⑪上郡：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高奴：古地名，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北。

⑫河东：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平阳：古地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⑬瑕丘：古地名，在今山东兖州东北。 嬖(bì)：宠爱。 雒(luò)阳：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⑭因：沿袭。 阳翟(dí)：古地名，在今河南禹县。

⑮河内：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朝歌：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

⑯代：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西北。

⑰常山：郡名，本名恒山，为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治所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 襄国：本秦信都县治，项羽以赵襄子之谥改为襄国，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

⑱冠军：勇冠三军。 九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六：即六县，古地名，在今安徽六安县东北。

⑲鄱君吴芮：吴芮，人名，曾为秦鄱阳(番阳)县令，故名鄱君。 衡山：郡

名，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北(古称邾，邾县)。 邾：音 zhū。

⑳柱国：位在令尹、相国之下的高级官员。 南郡：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立共敖为王后，改为临江国。

㉑辽东：郡名，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

㉒蓟(jì)：古地名，在今北京市西南。

㉓胶东：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㉔从共：跟着一块儿。 临菑：即"临淄"，古地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㉕济北：济水以北地区。济水，古水名，和黄河连接，从河南荥阳县西北黄河口一直流经河南、山东两省，向东注入今山东博兴县东北入渤海。 博阳：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㉖南皮：古地名，在今河北南皮县北。 环封三县：《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绕南皮三县以封之。"

㉗番君：即鄱君吴芮。 鋗：音 xuān。

㉘西楚霸王：古代楚国有东楚、南楚、西楚之分，彭城地处西楚，故项羽如此自称。霸王，意为控制天下的诸侯盟主。 彭城：古地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译文】

项王派人向怀王报告入关破秦的情况。怀王说："按照先前的盟约行事。"于是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想要自立为王，先立手下的将相们为王。他对各位将相说："天下刚开始发难的时候，借助立诸侯的后代来伐灭秦国。但是亲身披挂着铠甲、手持锐利的兵器，首先起义反秦，暴露在野外作战三年，灭亡了秦朝而平定天下，都是靠诸位将相和我项籍的力量。义帝虽然没有功绩，但分给他一片土地让他做王，本来也是应该的。"各位将领们都说："好。"于是分割天下，立诸位将相为侯王。项王、范增担心沛公会据有天下，但是已经通过鸿门相会而和解，又厌恶落有负约的名声，恐怕诸侯们反叛他们，所以他们二人暗中谋划说："巴、蜀地区道路险阻，秦朝被迁贬的人都居住在蜀地。"于是他们说："巴、蜀也是属于关中地区。"因

此立沛公为汉王，统辖巴、蜀、汉中地区，定都南郑。而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立秦的降将为王来阻隔汉王。项王于是立章邯为雍王，统辖咸阳以西地区，把废丘作为都城。长史司马欣，就是过去担任栎阳狱掾的司马欣，曾经对项梁施有恩德；都尉董翳，原本是劝章邯投降楚国的人。因此立司马欣为塞王，统辖咸阳以东到黄河的地区，把栎阳作为都城；立董翳为翟王，统辖上郡地区，把高奴作为都城。迁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统辖河东地区，把平阳作为都城。瑕丘县公申阳，原是张耳的亲信部属，曾经首先攻下河南郡，在黄河岸上迎接楚国军队，因此立申阳为河南王，把洛阳作为都城。韩王成仍然把过去韩国的都城作为都城，即以阳翟为都城。赵将司马卬平定了河内地区，屡次立下战功，因此立卬为殷王，统辖河内地区，以朝歌为都城。迁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平素贤能，又随从楚军进入关中，因此立张耳为常山王，统辖赵地，以襄国为都城。当阳君黥布担任楚军大将，经常担当楚军的先锋，因此立黥布为九江王，以六城作为都城。鄱君吴芮曾率百越的军队协助诸侯讨伐秦国，又随从楚军进入关中地区，因此立吴芮为衡山王，以邾城作为都城。义帝的柱国共敖，率军进攻南郡，功劳很多，因此立共敖为临江王，以江陵为都城。迁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国的将领臧荼跟从楚军救援赵国，接着又率军跟从楚军进攻关中地区，因此立臧荼为燕王，以蓟城为都城。迁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国的将领田都随从楚军共同救援赵国，接着又随从楚军进攻关中地区，因此立田都为齐王，以临菑为都城。以前由秦所吞灭的齐国国王建的孙子田安，在项羽刚刚渡河救援赵国时，田安攻下了济北的几座城池，引领他的军队投降了项羽，因此立田安为济北王，以博阳作为都城。田荣，因屡次背弃项梁，又不肯率军随从楚军进攻秦军，因此不能封他为王。成安君陈余放弃将印而离去，不跟从楚军入关攻秦，但是他平素以贤能闻名，对于赵国立有功劳，听说他居住在南皮，因此把南皮周围三个县的地方封给了他。番君的将领梅鋗功劳很多，因此封

他为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统辖九个郡，以彭城作为都城。

【原文】

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①。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②。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③。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④。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⑤。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⑥。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⑦。陈余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⑧："项羽为天下宰，不平⑨。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余以为不可⑩。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愿大王资余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⑪。"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余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余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

【注释】

①汉之元年：即公元前206年，这年刘邦称汉王。 戏下：戏水之下。《史记索隐》："今言'诸侯罢戏下'，是各受封邑号令讫，自戏下各就国。"

②长沙：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 郴(chēn)县：古地名，在今湖南郴州市。

③趣：通"促"。 稍稍：渐渐。

④已：已而，随后。

⑤无终：古地名，在今天津市蓟县。

⑥即墨：古地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⑦彭越：西汉初诸侯王，楚汉战争中曾率三万人归刘邦。

⑧张同、夏说(yuè)：陈余手下将领。

⑨宰：主宰，统治者。

⑩丑地：不好的地方。

⑪扞蔽：护卫、屏障。

【译文】

汉元年四月，诸侯从戏下散去，各自到封国去就位。项王出关前往封国，派人迁徙义帝，说："古时候帝王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而且一定要居于水域的上游。"于是就派人把义帝迁徙到长沙郴县。他们催促义帝起程，义帝的群臣们稍稍地背叛了他，项羽就密令衡山王和临江王把义帝杀死在大江之中。韩王成没有军功，项王不让他前往自己的封国，与他一同到彭城，把他废置成诸侯，不久又杀死了他。臧荼前往封国，接着就要把韩广驱逐到辽东，韩广不听他的摆布，臧荼就在无终把韩广杀死，兼并了辽东王的领地。

田荣听说项羽把齐王田市迁徙为胶东王，而将齐将田都立为齐王，于是大怒，不肯把齐王遣送到胶东，因而占据齐国的地盘反叛项羽，迎击田都。田都败逃到楚国。齐王田市畏惧项王，于是就逃亡到胶东奔赴封国。田荣大怒，追击齐王，并在即墨城把他杀死了。田荣因而自立为齐王，而后向西进攻并杀死了济北王田安，兼并了三齐的国土。田荣授给彭越将军的印符，命令他在梁地反击项王。陈余也暗地里派遣张同、夏说劝导齐王田荣说："项羽身为天下的主宰，处事不公平。如今把不好的贫瘠土地全都分给以前的诸侯

王，而把好地封给他的群臣诸将，把原有的诸侯王赵王从封地驱逐出去，让他往北迁到代地，陈余认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听说大王发动军队反击楚军，并且不听从项羽的不义行为，希望大王能资助我陈余一部分军队，让我去进攻常山，来恢复赵王原有的封地，我愿意用我们的国土作为齐国的屏障。”齐王答应了陈余的请求，因而派遣军队去赵国。陈余全部发动了他封地内三个县的军队，和齐国的军队合力进攻常山，打垮了常山国的守军。张耳逃归汉王。陈余从代地迎接原来的赵王歇，返回到赵地。赵王因而立陈余为代王。

【原文】

是时，汉还定三秦[①]。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②]。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③]。令萧公角等击彭越[④]。彭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⑤]：“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⑥]。”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⑦]。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⑧]。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⑨]。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⑩]。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⑪]。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⑫]。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⑬]。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⑭。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⑮。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万余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⑯。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⑰。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⑱。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⑲。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⑳。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注释】

①三秦：即关中地区，因项羽封雍、塞、翟三王于此，故名。

②关中：今陕西广大地区，因处于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之中而名。

③故吴令郑昌：秦时的吴县县令郑昌，为项羽部将。 距：通"拒"。

④萧公角：萧县县令，名角。《史记集解》苏林曰："官号也。或曰萧令也。时令皆称公。"萧，萧县，古地名，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⑤遗(wèi)：送。 下同。

⑥失职：暗指刘邦没有得到应该封的关中王，而被封为汉中王。

⑦怨：仇恨。

⑧汉之二年：即公元前205年。

⑨平原：古地名，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⑩夷：铲平。 系：拘囚。

⑪北海：即指渤海，山东北部沿海地区。

⑫部：部勒，率领。《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劫'。"劫有强制义。 五诸

侯：所指诸说不一，颜师古以为当谓常山、河南、韩、魏、殷，其说近是。

⑬鲁：春秋时鲁国所在地，今山东曲阜一带。 胡陵：古地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⑭谷：谷水，流经今安徽萧县一带，在江苏徐州汇入泗水。泗水：发源今山东泗水县境内，流经今江苏徐州市，最后汇入淮河的一条古水名。

⑮灵壁：古地名，在今安徽濉溪市东南。 睢(suī)水：亦名睢河，从古代河南鸿沟分出，流经今安徽，至江苏睢宁县境汇入古泗水。

⑯匝(zā)：周，圈。

⑰发屋：掀起屋顶。发，打开，掀起。 窈冥：昏暗的样子。

⑱孝惠：即刘邦嫡子，后来的惠帝刘盈。 鲁元：刘邦女儿，后来之鲁元公主。

⑲太公：指刘邦父亲。古人称父或尊称别人之父常称太公。吕后：刘邦妻吕雉，后为皇后，故名。

⑳审食其(yì jī)：刘邦同乡人，后宠幸，官至左丞相，封辟阳侯。

【译文】

这时候，汉军回师平定三秦。项羽听说汉王已经把关中所有地区都兼并了，将要东进，齐国和赵国也反叛他，非常愤怒。于是他封原来的吴令郑昌为韩王，拿韩国来阻挡汉军。又命令萧公角等人进攻彭越。彭越打败了萧公角等人。汉王派遣张良攻取韩地，于是给项王送去书信说："汉王所得的封地本不是他应该得到的地区，他想要得到关中地区，假若能履行先人关中即为关中王的前约就立即停止进攻，不敢向东继续前进。"又把齐国和梁国反叛的书信交给项王说："齐国想要和赵国联合起来一同灭掉楚国。"楚国因此没有向西进攻汉王的意图，而向北进攻齐国。项王向九江王黥布征集军队。黥布拿有病作借口不肯亲自前往，只派部将率领几千人前去。项王因此怨恨黥布。汉王二年冬天，项羽就向北进攻到城阳，田荣也率军前来会战。田荣的军队没有能战胜楚军，他逃到了平原，平原人杀死了他。于是楚军向北进军而烧毁了齐国的屋室，夷

平了齐国的城池，把田荣所部降兵全部坑杀了，俘获了齐国的老弱妇女。项羽夺取齐国境地攻打到北海，残毁破坏了许多城邑，齐国人相聚而反叛楚军。在这个时候，田荣的弟弟田横收集了几万名齐国散亡的军卒，在城阳反抗楚国。项王因而停留在城阳，接连不断地和田横军交战而未能攻克城阳。

春天，汉王统帅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魏王豹和殷王卬五路诸侯的军队，共计五十六万人，向东进军讨伐楚国。项王听到这个消息，就命令诸将继续攻打齐国，而他亲自率领三万精兵向南从鲁县穿过胡陵。四月，汉军已经攻入彭城，收取了楚国的财宝和美女，每日置酒宴会高朋。项王于是挥军向西，从萧地在早晨向东进攻汉军，到达彭城，已经是中午了，大破汉军。汉军都溃逃了，前后相随掉入谷水、泗水，楚军杀死汉军士兵十多万人。汉军士卒全都向南逃往山地，楚军又追杀到灵壁东面的睢水河岸。汉军后退，被楚军逼挤到河边，许多士卒被杀，十余万汉军士卒全都掉入睢水，致使睢水因此受堵塞而无法流通。楚军把汉王包围了三层。就在这个时候有大风从西北方面刮起，狂风折断了树木、掀开了房屋，扬起沙石，白天被搅得天昏地暗，大风恰巧迎面袭击楚军。楚军大乱，包围圈破散，这使汉王能够和几十名骑兵逃离包围。汉王想要经过沛县，收集家室而迁往西方。楚国也派人追杀到沛县，去获取汉王的家人；家人都四散逃亡，没能和汉王相见。汉王在道路上遇到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于是就把他们载人车中行走。楚国的骑兵追赶汉王，汉王危急，把孝惠帝和鲁元公主推落车下，滕公总是下车把他们二人拾起载人车中。像这样做有过三次。他说："虽然情况紧急，车马也不能驱赶得更快些，怎么可以舍弃他们呢？"因此他们姐弟二人才能够摆脱被楚军俘获。汉王等人寻找太公和吕后而没有找到。审食其护从着太公和吕后走小道，也在寻求汉王，反而遇到了楚军。楚军于是就把他们带回去，报告了项王，项王把他们经常留置在军中。

【原文】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①]。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②]。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③]。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④]。

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⑤]。"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⑥]。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⑦]。见使者，详惊愕曰[⑧]："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⑨]。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⑩]。"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⑪]。

【注释】

①周吕侯：即吕泽，周吕为其封号名。　下邑：古地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②荥阳：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萧何：西汉初大臣。　未傅：指未登记于服役名册者。　诣：到。

③北：败退，此指败兵。　京：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索：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又名索亭。

④属（zhǔ）：连结。　敖仓：秦朝著名的大粮仓，在今荥阳县西北之敖山

上，北临黄河。

⑤易与：容易对付。

⑥间(jiàn)：离间。

⑦太牢具：丰盛之酒席。太牢，古代祭祀牛、羊、猪具全为太牢。具，酒肴，饭食。

⑧详：通"佯"。

⑨恶食：粗茶淡饭。 后一个"食"(sì)：让……吃。

⑩赐骸骨：古代官吏请求辞官引退之代词，意即赐还朽骨，得以归葬故里。 归卒伍：到士兵中去，此实指辞官为民。

⑪疽(jū)：毒疮。

【译文】

这个时候，吕后的哥哥周吕侯替汉王统领着军队驻扎在下邑，汉王从小道捷径前往投奔吕泽，渐渐地收聚起他的士卒。然后到达荥阳，各路败军都在这里聚会，萧何也发动了关中地区的老弱和未成年的男子全都到荥阳助战，汉军兵威重新大振。楚军从彭城出发，一路上乘胜追击败亡的汉军，和汉军在荥阳南面的京邑、索邑之间展开交战，汉军打败了楚军，楚军因此不能越过荥阳再向西进攻。

项王援救彭城，追击汉王到荥阳，这使田横也能够收取齐国的土地，扶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汉王在彭城战败这件事，使诸侯又全都重新归顺楚国而背叛汉国。汉军驻扎在荥阳，修筑了连接到黄河岸边的甬道，用以获取敖仓的粮食。

汉王三年，项王多次侵入甬道而夺取汉军的粮食，汉王军粮困乏，感到恐惧，请求与楚国和解，划割荥阳以西地区作为汉国的封土。项王想要同意这个和约。历阳侯范增说："汉军很容易对付，现在如果放手而不攻下荥阳，以后一定要后悔。"项王于是和范增立刻包围了荥阳。汉王对此感到忧虑，就采用陈平的奇计来离间范增和项王的关系。项王的使者前来，汉王置办了有猪、牛、羊在内的丰

盛筵席，端过来准备进献。看见了使者，假装惊愕地说："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怎么反而是项王的使者。"接着便端走更换，用粗劣的饭菜让项王的使者食用。使者回去后报告项王，项王于是就怀疑范增和汉王私下有联系，逐渐剥夺了他的一些权力。范增大怒，他说："天下事情的大局已定，君王您自己治理吧。希望您把我这副老骨头赏赐给我，让我回乡为民吧。"项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范增启程，还没有到达彭城，背上的毒痈恶化而死亡。

【原文】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①]。"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②]。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③]："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④]。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⑤]。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⑥]。"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⑦]。"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复入保成皋[⑧]。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修武，从张耳、韩信军[⑨]。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⑩]。

【注释】

①诳(kuáng):欺骗、迷惑。

②被:通"披"。

③黄屋车:《史记正义》李斐云:"天子车以黄缯为盖里。" 傅左纛(dào):车子的左边插着用牦牛尾和雉尾做成的装饰物。傅,附着、装饰。纛,古代以雉尾或旄牛尾做成的舞具,也用作帝王的车。

④成皋:又名虎牢关,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之汜水镇。

⑤御史大夫:官职名,相当于副丞相,主管监察、执法,协理全国政务。 枞:音cōng。 魏豹:故魏诸公子。从项羽立为魏王,后属刘邦。

⑥反国之王:魏豹曾被封刘西魏,属刘邦东出讨楚,其归汉,邦失败,其又反汉。所以周苛等称之为"反国之王"。

⑦若:你,指项王。 趣:通"促",赶快。

⑧宛(yuān):古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叶(shè):古地名,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⑨逃:《汉书》作"跳"。 修武:古地名,在今河南修武县东北。 韩信:秦末汉初著名军事家,西汉大臣,曾封楚王,后封淮阴侯,最后为吕后所杀。

⑩距:通"拒"。 巩:巩县,古地名,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译文】

汉军将领纪信劝汉王说:"事态已经很危急了,请求大王允许我假扮成大王替您去诓骗楚兵,大王可以趁机逃出城去。"于是汉王在夜间从荥阳东门放出二千名披甲的女子,楚兵从四面围攻他们。纪信乘坐着汉王的黄屋车,车的左首上方插着用雉尾做成的装饰物。他说:"城中粮食已尽,汉王请降。"楚军听到这句话都高呼万岁。汉王也和几十名骑兵从荥阳西门出城,逃到成皋。项王见到纪信,问道:"汉王在哪里?"纪信说:"汉王已经出城了。"项王就把纪信烧死了。

汉王委派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留守荥阳。周苛和枞公谋划说："魏豹是反对汉王投降过楚国的一个封王，我们很难和他一起守城。"于是一起杀死了魏豹。楚军攻下荥阳城后，活捉了周苛。项王对周苛说："你做我的将领，我任用你为上将军，封你当三万户侯。"周苛骂道："你不赶快投降汉王，汉王就要俘虏你，你不是汉王的敌手。"项王非常生气，就把周苛烹杀了，并且又杀了枞公。

汉王出了荥阳城，又南逃到宛县、叶县，得到九江王黥布的支持，行进途中收聚散亡的汉军，重新进入成皋防守。汉王四年，项王进兵围困成皋。汉王逃出来，只和滕公出成皋北门，渡过黄河而逃向脩武，来到张耳、韩信的军中。各个将领陆续能够从成皋逃出，跟从汉王。于是楚军攻克了成皋，想要向西进攻。汉王派军队在巩县阻止楚军，使他们不能向西进犯。

【原文】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①。使刘贾将兵佐彭城，烧楚积聚②。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③。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④。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⑤。"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⑥]。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⑦]。"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⑧]。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⑨]。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⑩]。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⑪]。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⑫]。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⑬]。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⑭]。汉王伤，走入城皋。

【注释】

①郑忠：刘邦的将领，汉郎中。　壁：扎营。　河内：秦时郡名，治所在河南武陟县西南。

②刘贾：刘邦之堂兄，后封为荆王。

③广武：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的广武山上。

④东海：泛指东方。

⑤北面：面向北，称臣。　翁：父亲。　而：你、你的。

⑥罢：通"疲"。　转漕：泛指运输。转，车运，陆上运输。漕，船运。

⑦匈匈：动乱，纷扰。

⑧楼烦：本指古代北方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此泛指善射之士卒。　辄：总是，每每。

⑨被：通"披"。

⑩瞋(chēn)目：因发怒而睁大眼睛。

⑪间问：暗中打听。

⑫即：靠近、接近。　间：或当作"涧"。

⑬数(shǔ)：数落。

⑭伏弩：埋伏的弓箭手。弩：一种能射箭的机械装置。

【译文】

这个时候，彭越率军渡过黄河进攻楚国的东阿，杀死楚国将军薛公。于是项王就亲自东进攻击彭越的军队。汉王得到淮阴侯的军队，想要渡过黄河向南。郑忠劝说汉王，于是停止向南而在黄河北岸修筑壁垒拒守。派刘贾率军协助彭越，焚烧了楚军积聚的物资。项王向东打败了刘贾，赶跑了彭越。汉王就率军渡过黄河，重新攻取了成皋，驻军在广武，就近取得敖仓的粮食。项王平定了东海以后又回来，向西攻打，和汉都在广武驻军，两军相持据守了好几个月。

就在这个时候，彭越多次在梁地反叛，断绝了楚国的粮食，项王对此感到忧虑。项羽制作了一个高大的案板，把太公放置在上面，告诉汉王说："现在你假若不赶快投降，我就要烹杀你的父亲太公。"汉王说："我和项羽一同作为臣子接受怀王的命令，曾说'相约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那就请你分给我一杯肉汤。"项王大怒，想要杀死太公。项伯说："天下事还不可知，并且要夺取天下的人是不会顾及家人的，尽管杀了他也没有什么益处，只是增添了祸患。"项王听从了项伯的建议。

楚、汉相持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决出胜负，壮年男子苦于军旅生涯，老弱疲于粮草的运输。项王对汉王说："天下好几年兴兵动武的原因，只是因为你我二人相争罢了，我希望能和汉王单独挑战，一决雌雄，再不要干让天下百姓父子们白白受苦的事啦。"汉王笑着推辞说："我宁愿斗智，不能斗力。"项王命令壮士出阵挑战。汉军中有一位擅长骑射的人名叫楼烦，楚军挑战过好几次，楼烦每次都把他们射杀了。项王见状大怒，就亲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想要射杀项王，项王就瞪着眼向他怒吼，楼烦被吓得不敢正视，手不敢发射，就转身逃回了营垒，不敢再出来。汉王派人私下打听，才知道是项王。汉王听说后大惊。于是项王就靠近汉王而在广武之间东西两

边相互对话。汉王列举了项王的罪过，项王听后大怒，想要决一死战。汉王不同意，项王就埋伏下弓弩射中了汉王。汉王受伤，逃进成皋城中。

【原文】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①。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②。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③。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④："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⑤。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⑥。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⑦。

【注释】

①龙且(jū):项羽之将领。

②灌婴:西汉初著名将领。刘邦称帝任车骑将军,封颖阴侯。

③已:通"以"。

④舍人:门客。

⑤睢阳: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县西南。

⑥货赂:珍宝财物。

⑦钟离眛(mò):项羽手下之猛将。

【译文】

项王听说淮阴侯已经全部攻下河北地区,打败了齐国和赵国,并且准备进攻楚国,就派龙且前往迎击。淮阴侯和龙且作战,骑将灌婴进击龙且的军队,大败楚军,杀死了龙且。韩信因此自立为齐王。项王听说龙且军队被打败,就非常惊恐,派遣盱台人武涉前往游说淮阴侯。淮阴侯不听从。这时候,彭越再次反叛,攻下梁地,断绝楚军的粮道。项王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人说:"严谨地防守成皋城中,如果汉军前来挑战,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只要不让汉军向东进发就可以了。我在十五日内一定要诛杀彭越,稳定梁地的局势,再重新来和将军们会合。"于是项王率军向东,在行进中攻击陈留和外黄。

外黄城坚守不降。几天就已经投降了,项王愤怒,命令城中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都到城东集合,想要把他们活埋。外黄县令舍人的十三岁小儿,前去劝导项王说:"彭越凭强力威迫外黄,外黄人害怕,所以才暂且投降彭越,等待大王前来。大王来临,却又把所有的丁壮都坑杀掉,百姓们怎么会真心实意地归附您?而且从这里往东,梁国地区十余座城邑中的民众都会畏惧大王,再没有人肯投降您了。"项王同意他的话,就赦免了应当被坑杀的外黄人。项王向

东到达睢阳，听到这件事的人们争着归附项王。

汉军果然多次向楚军挑战，楚军不出城应战。汉王派人侮辱楚军，持续了五六日，大司马被激怒，率军渡过汜水。楚军士卒刚渡过一半，汉军向他们发起进攻，大败楚军，获得了楚国所有的宝物财货。大司马曹咎、长史董翳、塞王司马欣都在汜水岸上自杀身亡。大司马曹咎这个人，就是原先的蕲县狱掾，长史司马欣也就是原来的栎阳狱吏，两人曾经对项梁有恩德，因此项王信任他们。在这个时候，项王在睢阳，听说海春侯的军队失败，就率兵回还。汉军正在荥阳的东面围困钟离昧，项王来临，汉军畏惧楚军，全都逃到了有险要阻隔的地带。

【原文】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1]。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2]。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3]。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4]。"

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5]。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6]。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7]。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8]。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9]。谓张

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10]。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11]。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12]；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13]：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14]。"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15]。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16]。

【注释】

①盛：指多。　多：指充足。　罢：通"疲"，下亦同。

②陆贾：刘邦之谋士，说客。

③侯公：名成，字伯盛，刘邦之谋士。　鸿沟：战国时魏国开凿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运河，从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沟通济水，流经今开封市，连通颍水入淮河。

④倾国：使国家倾覆。

⑤解：和解。

⑥太半：大半。《史记集解》韦昭曰："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一为少半。"

⑦阳夏（jiǎ）：古地名，在今河南省太康县。　期（jī）：约期会合。

⑧固陵：古地名，在今河南太康县南。

⑨堑（qiàn）：挖沟。

⑩固宜：本来是应该的。

⑪即：如果。

⑫陈：陈县，古地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傅：靠近、贴近。

⑬谷城：古地名，在今山东东阿县南。

⑭彭相国：即彭越，因其曾任魏豹相国，故名。

⑮寿春：古地名，在今安徽寿县。 城父：古地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垓下：古地名，因堤而名，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

⑯舒：古地名，在今安徽舒城县。六：六县，今安徽六安县。

【译文】

这时候，汉王的军队多，粮食充足，而项王的军队疲惫，粮食断绝。汉王派遣陆贾劝说项王，请求归还太公，项王不听。汉王又派遣侯公前去劝说项王，项王就和汉王定约，中分天下，割让鸿沟以西的地区划归汉，鸿沟以东的地区划归楚。项王同意了这个条件，立刻放回汉王的父母妻子。军队的士卒们都高呼万岁。于是汉王封侯公为平国君。但侯公却隐匿起来不肯再见。汉王说："这个人是天下的辩士，他居住在哪里就可以倾动哪个国家的大政，所以才给他平国君的封号。"

项王接受了盟约以后，就率军解除对汉军的威胁而回到东方去了。

汉王也准备西归，张良和陈平说："汉已拥有大半天下，而且诸侯又都附从汉国。楚军疲惫而粮食已尽，这是上天要灭亡楚国的良好时机，不如趁此机会而消灭楚国。如今释放了楚军而不攻击它，这就是'豢养了一只老虎而给自己遗留下祸患'啊。"汉王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汉王五年，汉王于是追击项羽到阳夏南面，军队停止追击，和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期相会联合攻击楚军。汉军到达固陵，而韩信、彭越的军队没有前来会合。楚军攻击汉军，败汉军。汉王又再度逃回营垒，深挖壕沟自行坚守。汉王对张子房说："诸侯们不遵守盟约联合，这该怎么办？"张良回答说："楚军将要被消灭，韩信和彭越却还没有得到分封的地盘，他们不来也是本当如此。君王您假若能和他们共分天下，现在就可以马上招徕他们。如果不能，天下的事势也就难预料了。君王假若能把从陈县以东到海滨一带的

土地，全部封给韩信；从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划给彭越；使他们各自对楚军作战，那么楚国就很容易被打败了。”汉王说：“很好。”于是就发遣使者通报韩信和彭越说：“如果能够合力攻打楚国，楚国被消灭以后，从陈县以东至海滨一带的土地给予齐王，从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给予彭相国。”使者到达后，韩信和彭越都回报说：“请求现在就进兵攻打楚军。”于是韩信从齐地前往，刘贾的军队从寿春也一同进兵，屠戮了城父，到达了垓下。大司马周殷反叛楚国，从舒城起兵屠戮了六地，发动九江王国的全部军队，随从刘贾、彭越都到垓下会合，进逼项王。

【原文】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①]；骏马名骓，常骑之[②]。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③]。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④]。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⑤]。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⑥]。”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⑦]。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

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8]。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9]。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10]。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11]。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12]。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注释】

①幸从：因宠幸而跟随。

②骓(zhuī)：苍白杂毛马。

③阕(què)：一个曲子演奏终了为一阕。 和之：据《楚汉春秋》，虞姬所和之诗是：“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④骑(jì)：一人一马之合称。《史记正义》凡单乘曰骑。后同。 麾下：部下。麾，将帅的大旗，亦作“戏”。直：通“值”，当，趁。

⑤属：连接，此指跟随。

⑥阴陵：古地名，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北。 绐(dài)：欺骗。

⑦东城：古地名，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

⑧刈(yì)：砍倒。

⑨山东：此指当地一座山的东边。

⑩披靡：本指草木随风偃倒，此指军队溃败。

⑪赤泉侯：即杨喜，原为刘邦手下郎中骑将，后封为赤泉侯。 辟易：惊退的样子。

⑫都尉：低于校尉的统兵武职。

【译文】

项王在垓下筑壁垒驻扎军队，士兵少军粮已尽，汉军和诸侯的军队把他们包围了好几重。夜晚听到汉军营中四面皆唱楚地的民歌，项王于是非常惊奇地说："汉军难道把楚国都占领了？为何楚国人有这么多呢！"项王就在夜中起来，在帐中饮酒。有一位名收虞姬的美人，经常得到项王的宠幸而随从项王；项王有一匹名叫骓的骏马，经常骑着它征战。因此项王就慷慨悲歌，自己作诗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王唱了好几遍，美人作诗应和。项王哭泣，流下一行行热泪，左右人都跟着哭泣，没有人能忍心抬头仰视项王。

于是项王就跨上战马，在他帅旗的引领下跟从着八百多名壮士组成的骑兵队，趁着夜色向南突出重围，急驰逃走。天快亮的时候，汉军才发觉，汉王命令骑兵将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追击他们。项王渡过淮河，能够跟得上的骑兵只有百余人了。项王到达阴陵，迷失了道路，问一位田间老翁，这个老翁骗他说"向左"。项王向左，于是陷入大沼泽地中。由于这个缘故汉军追上了他。项王就又率军向东，到达东城，身边仅有二十八个骑兵。汉军追击的骑兵有几千人。项王自己估计不能摆脱困境。对他身边的骑兵说："我自起兵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亲身经历过七十多次战斗，所阻挡的军队都被我攻破，我所进攻的敌人都被我征服，未曾打过败仗，于是就称霸而拥有天下。可是如今我却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作战的过失造成的。如今固然非决战而死不可，我希望为各位痛快决战，一定要连胜汉军三次，让诸位能够突出重围，斩杀敌将，砍断汉军的军旗，好让各位知道是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作战的过失造成的。"于是项王把他的骑兵划分成四队，分别向四个方面突围。汉军把他们包围了好几层。项王对他的骑兵说："我为你取汉军一将。"他命令骑士向四方奔驰而下，约定冲到山的东边分

三个地点会合。于是项王大声呼喊着奔驰而下，汉军都被杀得散乱后退，就斩杀了一员汉军将领。这个时候，赤泉侯杨喜作为骑兵将领，追击项王，项王瞪着眼睛向他怒吼，赤泉侯连人带马都受了惊吓，躲避出好几里。项王就和他的骑士会聚成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之处，于是就兵分三路，重新包围了楚军。项王就奔驰在汉军中，又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杀死了几十近百名汉军士卒，又重新聚集起他的骑士，仅损失了两名骑兵。于是对他的骑士们说："你们看怎么样？"骑士们都敬服地说："果真像大王说的那样。"

【原文】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1]。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2]："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3]？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4]。"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5]。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6]："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7]："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8]。五人共会其体，皆是[9]。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

封吕胜为涅阳侯[10]。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11]。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12]。乃封项伯为射阳侯[13]。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14]。

【注释】

①乌江：指乌江浦，渡口名，在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长江西岸。

②亭长：秦汉时乡以下的一种行政机构，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一人。 檥(yǐ)：停船靠岸。

③纵：即使。 怜：爱护，爱惜。

④当：同“挡”，抵挡。

⑤被：受到。 创：创伤。

⑥顾：回头。 骑司马：官名，骑兵将领。或云“骑兵中主管法纪”。

⑦面：通“偭”(miǎn)，背，此指背向。《史记集解》张晏曰：“以故人故，难视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视也。” 指：指给。

⑧郎中：官名，掌执戟殿下，宿卫宫禁。

⑨共会其体，皆是：将五人所得合并在一起，确为项羽之尸。

⑩中水侯：封爵名，食邑中水，在今河北献县西北。 杜衍侯：封爵名，食邑杜衍，在今河南南阳西南。 赤泉侯：封爵名，食邑赤泉，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或说在河南鲁山县。 吴防侯：封爵名，食邑吴防，在今河南遂平县。 涅阳侯：封爵名，食邑涅阳，在今河南镇平县南。

⑪死节：愿守节义而死。 视：通“示”，让……看。

⑫枝属：宗族。

⑬射阳侯：封爵名，食邑射阳，在今江苏淮安县东南。

⑭桃侯：封爵名，食邑桃，在今山东汶上县东北。 平皋侯：封爵名，食邑平皋，在今河南温县东。 玄武侯：不详。

【译文】

于是项王就想要向东渡过乌江。乌江亭长把船划靠到岸边等候项王，对项王说："江东地区虽然小，土地纵横有千里，民众有几十万，也够得上成为一个王国了。希望大王能够立即渡江。现在只有我有渡船，汉军到达，没有船可以渡过去。"项王大笑说道："是上天要使我灭亡，我为什么还要渡江呢！并且我项籍曾和江东八千名子弟兵渡江向西，如今没有一人能够回还，纵然江东父兄可怜我而拥立我为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纵使他们不说什么，难道我项籍就不在心中惭愧吗？"于是对亭长说："我知道您是一位长者。我骑着这匹马有五年了，所向无敌，曾经一日驰行千里，我不忍心杀掉它，就把它送给您吧。"于是命令骑士全都下马步行，手持短小的兵器和汉军交战。光是项籍一个人杀死的汉军士卒有几百人。项王身上也有十几处创伤。他回头看见汉军骑兵中的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相识吗？"吕马童背对着他，指示给王翳说："这个人就是项王。"项王就说："我听说汉王为购求我的人头而出资千金，悬赏封万户侯，我把这个好处恩施给你吧。"于是项羽就自刎而死。王翳割取了项羽的头，其余的汉军骑士相互蹂躏践踏争夺项王的尸身，自相残杀的有几十人。最终的结果是：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自夺得项王的一部分尸身。五个人把所得的尸身合并一处，正好是项羽的全身。因此把悬赏的封地划分为五份：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死后，楚地全部归降汉王，只有鲁地不降。汉王于是率领天下的军队想要平灭鲁地，因为这个地区的人克守礼义，为君王誓死守节，于是就拿来项王的头让鲁地人审视，鲁地的百姓才投降汉王。当初，楚怀王初次封项籍为鲁公，等到他死后，鲁地又是最后投降，所以用鲁公的名义和礼仪把项王埋葬在谷城。汉王为他发丧致

哀，哭祭一通然后离去。

项氏宗族各支属的人，汉王都没有诛杀。于是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都是项氏的族人，汉王赐他们姓刘。

【原文】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①。羽岂其苗裔邪②？何兴之暴也③！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④。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⑤。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⑥。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注释】

①周生：《史记正义》孔文祥云：“周生，汉时儒者，姓周也。”　重(chóng)瞳子：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②苗裔：后代。　邪：通“耶”。

③暴：突然。

④尺寸：一点点(封地或基础)。五诸侯：《史记集解》云：“此时山东六国，而齐、赵、韩、魏、燕五国并起，从伐秦，故云五诸侯。”

⑤背关怀楚：《史记正义》颜师古云：“背关，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怀楚，谓思东归而都彭城。”

⑥矜：夸耀。　伐：功劳。　寤：通“悟”。　过：错。

【译文】

太史公说：我从周生那里听说“舜的眼睛是重瞳子”，又听说项

羽也是重瞳子。难道项羽是舜的后代吗？不然为什么发迹得这样突然呢！秦朝失却了能治国的政道，陈涉首先发难，豪杰们蜂拥而起，相互之间争夺天下，数也数不清。但是项羽没有尺寸的封地，乘势兴起于田间陇亩中，经过三年的时间，结果就率领五路诸侯的军队灭亡了秦朝，分割天下，而封王封侯，一切大政由项羽制定，号称为“霸王”，他的职位虽然没有善终，但从近古以来也是未曾有过的。等到项羽离开关中而怀思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又怨恨王侯们背叛自己，这样想成就大事就难了。他自己凭借着功劳而骄矜，竭力施展个人的智巧而不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功业，要靠武力征服来治理天下。五年后最终使他的国家灭亡了，身死东城，仍然不能觉悟不能自责，这实在是极大的失误。他却用“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用兵的过失造成的”作为借口，难道这不是非常荒谬吗！

史记全译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解题】

刘邦乘秦末农民起义而兴事，他并没有什么杰出的军事才能，而是以一个宽大长者的形象出现在政治斗争中，在反抗秦的酷虐和项羽残暴的形势下，他得以受到民众拥戴，实施了许多顺应民心的政策，以致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文篇记述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相争，其内容一与《项纪》互相印证，互为补充，但把主要过程写在《项纪》以示项羽之主宰天下大势，而本篇却记有带概括性的评论。其中有两点较为突出。①临广武间，刘邦数项羽以十罪，这是刘邦自以为张举义旗而加之于项羽的声讨檄文，十项中有的确系项羽之过错，有的却是项羽做得对的（如杀宋义），有的是触犯了刘邦的利益而妄为指责的（如说项羽不该入关），不能都是项羽的真实罪过。但这是对项羽行为的一个较全面的总结。项羽行为的缺乏策略使他自己陷入了被动，刘邦这样的当面数责表明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家的头脑和取得了宣传上、心理上的优势。②置酒洛阳南宫与群臣讨论刘胜项败的原因，得之于刘邦能用三杰，项羽不能用范增。这是刘邦自己总结出来的亲身体验，很有说服力，这也是刘邦政策之顺乎潮流、合乎人心的最好表现，体现出事业的成败兴坏全系于人的作为，而非什么天意。这两项概括性的评述，确实显示了刘项二人在政治思想和具体策略方面的优劣、差别。

汉五年十二月垓下决胜项羽之后，至十二年四月刘邦辞世，其间纲纪天下的主要政事是平定异姓王，分封同姓王，这乃是刘邦创建刘氏政权的重要措施。文篇记刘邦过沛时的自为作歌，已揭

示出刘邦心中的奥秘所在。"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是最终战胜群雄而衣锦还乡时的自鸣得意，但紧接着他唱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明在已经建立了政权规模后，忧虑着保守政权之更为不易。"威加海内"的形势如何能长"守"不失，正是他慷慨伤怀的关键所在。

涉及天人关系，本篇有其重要地位。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①关于篇首对刘邦的神化。汉初张苍建五德相生说，西汉末刘向始创五德相克说，故赤帝杀白帝之说当系起于汉末，非司马迁本意，疑此等内容为后之好事者取《汉书》以增饰者；②刘邦自击英布中流矢病甚，不依吕后就良医，而自以为他"命乃在天"，自己的一切全系于天命，终因拒绝医治而死，此等愚昧，实是揭露相信天命之可叹可悲；③论赞议忠、敬、文，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表现了一定的历史循环论思想。然而司马迁强调的是汉兴之"得天统"，纯系人为作用的结果，在循环论的认识中重在揭示人为作用的社会进步意义，与消极的听天由命思想有极大的不同，因而赞扬了刘邦改变秦政"反酷刑法"的作法，承敝易变，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与正文所述刘邦宽大长者的形象在思想上也是完全一致的。

【原文】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①。父曰太公，母曰刘媪②。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③。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④。已而有身，遂产高祖⑤。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⑥。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⑦。常有大度，不事家人

生产作业[8]。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9]。好酒及色[10]。常从王媪、武负贳酒[11]。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12]。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13]。

【注释】

①高祖：《史记集解》张晏曰："礼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刘邦是汉的始祖，其子孙曾上尊号为高皇帝，故习惯上称他为高祖。 沛：县名。今江苏沛县。 丰邑：当时属沛县，今江苏丰县。 中阳里：基层行政单位名，属丰邑。 季：排行第三。刘邦长兄名伯，次兄名仲。

②太公：对老年男子的尊称。 媪（ǎo）：对老年女子的尊称。

③其先：原先，起初。 陂（bēi）：岸边。

④晦冥：天色昏暗。

⑤有身：怀孕。

⑥隆准：高鼻梁。隆，高。准，鼻子。 龙颜：有像龙一样的额头。颜，额头。 须髯（rán）：胡须。须，生在嘴下。髯，两颊上的长须。股：大腿。 黑子：黑痣。

⑦施：施舍。 豁如：豁达豪放的样子。

⑧家人：平常人家。 生产作业：指农业生产劳动。

⑨泗水亭：在今江苏沛县东。汉沿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有亭长，负责治安诉讼，停留旅客等事项。 廷：县衙。 狎（xiá）侮：亲近戏弄。

⑩色：指女色。

⑪武负：姓武的老妇。负，通"妇"。 贳（shì）：赊欠。

⑫雠：售，卖出。

⑬岁竟：年终。 折券弃责：折断欠据，放弃债款。《史记索隐》称"然则古用简札书，故可折。至岁终总弃不责也。"责，通"债"。本文有对刘邦的神化语言，《史记志疑》以为"其事甚妄"，于《殷本纪》引元方回《续古今》考云"好事之人，见刘邦起于亭长为王为帝，相与

扶合附会，以诧其奇……知道君子，扫除而弗信可也。"

【译文】

高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姓刘，字季。他的父亲名叫太公，母亲名叫刘媪。在高祖出生以前，刘媪曾在大泽的堤岸上休息小睡，梦见和神相交合。当时雷鸣电闪天色阴暗，太公前来寻视，就看见有一条蛟龙卧在刘媪身上。不久刘媪怀有身孕，就生下了高祖。

高祖的状貌，是高鼻梁而脸而有龙相，胡须很美，左腿上生有七十二颗黑痣。他的性情仁厚爱人，喜好对人施舍，心胸豁达。常常表现出大度宽宏的心志，不肯干平常人家生产和经营的事。等到他成年以后，曾试着去做官，当了泗水亭长，对官府中的官吏没有不加以轻侮的。他喜欢饮酒和好女色，经常在王媪和武负二家的酒店中赊酒。他醉倒躺下以后，武负和王媪经常看见在他的上面有龙出现，他们感到奇怪。高祖每次买酒留在酒店中畅饮，他们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出售。等见到高祖醉卧出现奇怪现象以后，到年底算帐的时候，这两家酒店经常折断赊帐的竹简而放弃高祖所欠的酒钱。

【原文】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①！"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②。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③。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④。"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⑤。谒入，吕公

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⑥。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⑦。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⑧。高祖竟酒，後⑨。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⑩。"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⑪。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⑫。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⑬。

【注释】

①常：通"尝"，曾经。 繇：通："徭"，服徭役。 纵观：任意观瞻。 秦皇帝：即秦始皇。 喟（kuì）然太息：感慨长叹。此语表示刘邦对帝位的赞叹仰慕之意。

②单父（shàn fǔ）：秦县名，在今山东单县。 善：相友善。

③桀：通"杰"。 重客：贵客。

④主吏：即主吏掾，又称功曹掾，职责是协助县令掌管人事考核。 主进：主持收纳礼钱。进，同"赆"，赠送的钱物。 大夫：此处为对宾客的尊称。

⑤素：平素，向来。 易：轻视。 绐（dài）：欺骗。 谒（yè）：名帖。《史记索隐》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谷也。

⑥相人：给人看相。． 重敬：特别敬重。

⑦诎：同"屈"，谦让。

⑧酒阑：酒席上的人越来越少。《史记集解》文颖曰："阑言希也。谓饮酒者半罢半在，谓之阑。"阑，稀少。 目：使眼色示意。

⑨竟酒：到酒席结束。 后：留在最后。

⑩息女：亲生女。 箕帚妾：从事洒扫的婢妾。此为谦词，实际是许以为妻。

⑪奇：特殊的高贵。

⑫卒：最终。

⑬鲁元公主：刘邦之女，为老大，食邑于鲁。元，长。

【译文】

高祖曾经到咸阳服徭役，任意观览，大开眼界，看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非常感慨地叹息说："唉，大丈夫就应当像这样！"

单父人吕公，和沛县令非常友善，他为了避开仇人而跟从沛县令到沛县来客居，因而也就在沛县安下了家。沛县地区的豪杰和官吏们听说县令有贵客来临，全都前去祝贺。萧何作为县令的属官，负责收受贺礼的事，他对各位宾客说："送贺礼不足千钱的人，在堂下就坐。"高祖作为亭长，平素看不起县中官吏，于是写了一张礼单假称"贺钱一万"，实际上他没有带来一文钱。他入门拜谒，吕公见到他就非常惊奇，起身，在门前迎接他。吕公这个人，喜好替人相面，看到高祖的相貌，就很敬重他，引他入坐。萧何说："刘季常说大话，能够做成的事很少。"高祖因受吕公的敬重而随便轻侮各位客人，就坐在上座，无所谦让。酒宴喝到尽兴时，吕公以目示意请高祖留下来。高祖喝完了酒，留到最后。吕公说："我从小喜好给人看相，让我看相的人已有很多了，还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刘季的相貌，我希望你能够好自珍爱。我生有一个女儿，我愿意把她嫁给你作为你执箕持帚的妻子。"酒宴结束，吕媪对吕公发怒说："你起初常想让这个女儿奇特不寻常，要把她嫁给贵人为妻。沛令和你相交友善，他来求婚你都没有把女儿给他，为什么你自己盲目地把女儿许嫁给刘季呢？"吕公说："这件事不是你们女人家所能知道的。"最终把女儿嫁给了刘季。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她生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

【原文】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①]。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铺之[②]。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③]。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④]。"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⑤]。"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⑥]。

【注释】

①常：通"尝"，曾经。《汉书》正作"尝"。　告归：请假回家。

②居：在。　耨（nòu）：除草。　铺：通"哺"，拿食物给人吃。

③具：详细，一一。　客有过：有客人经过。

④乡者：刚才。乡，通"向"，　皆似君：似，《汉书》作"以"。

⑤诚：果真，真是。

⑥求盗：亭长手下负责捉拿盗贼的吏卒。《史记集解》应劭曰："求盗者，旧时亭有两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　薛：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刘氏冠：《史记集解》应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鹊尾冠是也。"《史记索隐》应劭云："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后来下诏说"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指的就是这种帽子。

【译文】

高祖在当亭长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处理农事。吕后和两

个孩子在田中除草。有一位老父在田间路过来讨口水喝，吕后顺便还给了他一些饭吃。老父仔细审视了吕后的相貌后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后让他替两个孩子相面，老父看着惠帝说："夫人所以能成为贵人，正是因为这个男孩子。"又为鲁元公主看相，也都是贵人相。老父走了以后，恰巧高祖从一旁的田舍走来，吕后对他详细地讲述了有一位路过的客人，为我们母子看相认为我们都是大贵人。高祖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吕后回答说："还没有走远。"于是高祖追上了这个人，向老父询问面相的说辞。老父说："刚才我看过的夫人和孩子都和你的面相相似，你的相貌高贵得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高祖感激他说："若真像老父您所预言，我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等到高祖成为高贵的天子以后，却不知道这位老人在什么地方。

高祖担任亭长，就用竹皮做成帽子戴，让担任求盗吏的人到薛地去找人制作，他时时戴着这种竹皮冠，等到后来显贵了还经常戴着，后来被人们称作"刘氏冠"的就是这种帽子。

【原文】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①]。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②]。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③]！"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④]。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⑤]。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⑥]？"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

哭[7]。”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8]。後人至，高祖觉[9]。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10]。诸从者日益畏之。

【注释】

①徒：刑徒。　郦山：即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当时正征集刑徒到此修始皇帝墓。　道亡：半途逃亡。

②自度（duó）：暗自估量。　丰西泽中：丰邑西部的一片积水的洼地中。《汉书》后有“亭”字。　解纵：释放。

③逝：离去，逃走。

④被酒：带着醉意。　径：小路。此用为动词，指抄小路走。

⑤老妪（yù）：老妇人。

⑥见：被。

⑦白帝：秦居于西，主少昊之神，金德，作西畤，祠白帝。　赤帝：汉承尧运，赤帝之后，火德，位居于南。赤帝子杀白帝子，预示着火克金，汉当代秦。这是五行的说法。

⑧告：指向官府告发。《史记索隐》：《汉书》作“苦”，谓欲困苦辱之。一本或作“笞”。《说文》云：“笞，击也。”

⑨觉：睡醒。

⑩自负：自有所恃。

【译文】

高祖以亭长的身份负责遣送本县去修郦山墓的徒隶，徒隶们有许多在路途中逃亡。高祖自己估计等到了郦山这些徒隶也就全逃光了，到达丰西的大泽中，停下来饮酒，夜间就把遣送的徒隶们都放了。他说：“你们都逃走吧，我也从此会逃得无踪无影了！”徒隶中有十余位壮士愿意跟从高祖。

高祖喝了酒，夜间在草泽中的小道行走，他命令一个人在前面开道。在前面行走的人跑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在道

路当中，请求退回去。”高祖醉了，他说：“壮士前行，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就继续前行，拔出宝剑斩杀了这条大蛇。大蛇就被砍为两段，小路也就通畅了。又走了几里，酒醉得厉害，因而卧倒在地。后面的人来到有蛇的地方，看见有一位老妇人在深夜中哭泣。来人问她为什么要哭，老妇人说：“别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我在哭他。”来人又说：“老妇人您的儿子为什么被杀？”老妇人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了一条蛇，挡在道路当中，现在他被赤帝的儿子斩杀，我因此痛哭。”来人听后认为老妇人说的话不会是确实的事，想要向官府告发她，于是老妇人忽然不见了踪影。后来的人到达了高祖醉卧的地方，高祖酒醒，后来的人把这件事告诉高祖，高祖就在心中独自欢喜，自认为是赤帝的儿子。那些跟从他的壮士一天天地对他敬畏起来。

【原文】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①。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②。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③。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④。

【注释】

①天子气：即下文所说之云气。古代迷信的说法是天子将出现的地方，其上有一种云气显示预兆。《史记正义》京房《易飞候》云：“何以知贤人隐？师曰：‘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贤人隐矣。’”厌（yā）：通“压”，镇压，制服。

②芒、砀山：两山名，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史记集解》骃案：应劭曰“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故隐于其间也。”

③求：寻找：

④子弟：年轻人。 附：附属，依从。本篇至此，是写刘邦的所谓“天授”。

【译文】

秦始皇帝经常说“东南地区有象征天子的云气”，因此他要向东巡视以图镇压。高祖自己怀疑始皇的行动是冲着他来的，于是他逃亡隐匿起来，藏身在芒山、砀山一带的山泽岩石之间。吕后和别人一同找寻高祖，经常能够找到他。高祖很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能够找到。吕后说：“在刘季所居处的地方，上面经常有云气环绕，因此我追随着云气寻找，常常能够找到刘季。”高祖听后心中欢喜。沛县地区的一些青年们听说这件事，有许多人都愿意附从他。

【原文】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①。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②。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③：“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④。”乃令樊哙召刘季⑤。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⑥。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⑦。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⑧。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⑨。”父

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10]。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11]。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12]。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13]。"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14]。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15]。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16]。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17]。

【注释】

①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蕲（qí）：县名，在今安徽宿县南。　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张楚：意为张大楚国。

②长吏：重要的负责官吏。

③掾：县令属吏。曹参曾任狱掾，掌管刑狱。事详《曹相国世家》。

④因劫众：凭借势力劫持民众。因，依靠、凭借。　劫，胁迫、挟持。

⑤樊哙：刘邦同乡，后追随刘邦，在建汉中有功。事详《樊哙列传》。

⑥保：以刘邦为保障，即投靠刘邦。

⑦苦秦：受秦朝的苦害。

⑧今：如果。　完：完整，保全。

⑨无为：毫无意义。

⑩壹败涂地：《史记索隐》言一朝破败，便肝脑涂地。

⑪爱：吝惜。

⑫种族：指绝种灭族。

⑬珍怪：意指有宝贵意义的神化刘邦的稀奇怪事。

⑭沛公：楚国以前的国君称王，它的县宰则称公。陈涉已称楚王，刘邦在沛县起事响应，所以称公。本篇在此以前刘邦称刘季，此以后就称

沛公，不称刘季。

⑮古代以黄帝、蚩尤为战神，故起事当祭祀之。 衅（xìn）：用祭祀时所杀牲畜的血涂抹，属祭礼的组成部分。

⑯上：通“尚”，崇尚。

⑰胡陵：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方（fāng）与（yù）：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史记志疑》考证：据《汉书·高帝纪》及《秦楚之际月表》，“攻胡陵、方与，还守丰”，事在二年十月。这里作元年，疑误。

【译文】

秦二世元年秋天，陈胜等人在蕲县起事，行进到陈地自称为王，定称号为“张楚”。有许多郡县的人全都把他们的官长杀死来响应陈涉。沛县县令非常害怕，也想在沛县反秦而响应陈涉。狱掾曹参和主吏萧何因此而对他说：“您作为秦廷的官吏，现在却想要背叛秦，率领沛县的子弟起义，恐怕沛县子弟们不会听从您的命令。希望您能召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可以得到几百人，用他们来强行驱使众人，众人不敢不听从命令。”于是命令樊哙招求刘季。这时候刘季的部众已发展到几十近百人了。

于是樊哙陪同刘季前来。沛县县令后悔，恐怕刘季来了会发生变故，就关闭了城门据守城池，想要诛杀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惊恐，越过城池来辅保刘季。刘季于是写了一封帛书射到城上，对沛县的父老们宣告说：“天下的人受到秦统治的痛苦已经很久了。如今父老们虽然替沛县县令守城，但是诸侯们一同兴起反秦，现在就要屠戮到沛县。如果沛县的人现在共同诛杀了县令，从子弟当中选择可以扶立的人而拥立他，以此来响应诸侯，那样就可以保护家室完整。假若不是这样，父子们都要被屠戮，那样就很不值得了。”于是父老就率领子弟们共同杀死了沛县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季，设想要把他选为沛县县令。刘季说：“天下正处在大乱时候，诸侯们一同兴起，如今选择首领若不妥当，将会一败

涂地。我不敢爱惜自身，而是担心我的能力浅薄，不能保全沛县的父兄子弟们。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你们重新推举能够担当这项重任的人。”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官，而且他们顾惜自身，恐怕事业不成，以后会被秦国族灭全家，所以他们全都推让给刘季。各位父老们都说：“平时我们听说过有关刘季的一些超凡奇迹，刘季必当显贵，而且我们占卜过，没有人能够比刘季更吉利。”在这种情况下刘季多次推让。但是众人没有谁敢出任首领，于是就扶立刘季担任沛公。刘季祠祀黄帝，又在沛县公庭中祭祀了蚩尤，而且举行了把血涂在旗上祭祀旗鼓的典礼，旗帜都做成红色。这是因为他所杀的那条蛇是白帝的儿子，而杀死这条蛇的人是赤帝的儿子，所以才崇尚赤色。于是沛公收集了如萧何、曹参、樊哙等少年豪吏在内的沛县子弟二三千人，进攻胡陵、方与等地，退回后据守在丰邑。

【原文】

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①]。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②]。项氏起吴[③]。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④]。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⑤]。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⑥]。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周市来攻方与）未战[⑦]。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⑧]。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⑨]。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⑩]。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⑪]。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

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⑫]。是时秦将章

邯从陈，别将司马尼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13]。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14]。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15]。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馀往见之[16]。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17]。沛公还，引兵攻丰。

【注释】

①周章：陈涉部将，也叫周文，陈县人。　戏：地名，在今临潼东。

②《汉书·高帝纪》载，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田儋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魏咎自立为魏王。

③项氏：指项梁和他的侄子项羽。

④泗川：即泗水，郡名。辖今长江以北安徽省北部江苏省西北部地区。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濉溪市西。　监：秦并天下，郡设守、尉、监，为监察官，临察官吏。　平：人名。

⑤雍齿：刘邦同乡，建汉后封侯。

⑥守：郡守，为一郡的行政首长。　壮：人名。　戚：县名，在薛、沛之间。　左司马：官名，掌管军政。《史记索隐》按：后云“左司马曹无伤”，自此已下更不见替易处，盖是左司马无伤得泗川守壮而杀之耳。　得：俘获。

⑦亢（gāng）父（fú）：县名，在今山东济宁市南。

⑧陈王：指陈涉。因在攻下陈县后被推为王，故称。　周市（fú）：陈胜部将。

⑨故梁徙：曾是梁国的徙都。《史记集解》文颖曰：“梁惠王孙假为秦所灭，转东徙于丰，故曰‘丰，梁徙’。”

⑩下：投降。

⑪雅：向来。

⑫东阳宁君：东阳县（今江苏金湖县西南）一位姓宁的人。　秦嘉：响应陈涉而起兵的一名将领。　景驹：旧楚国王族的后裔。　假王：代理楚王。　是时陈涉已死，故景驹暂时被立为楚王。　留：县名，在

今江苏沛县东南。

⑬从陈：追击陈胜。 司马卮：司马，官名。卮，古“夷”字，人名。时配合主力军章邯率部在别处作战，故称为“别将”。 相：县名，泗水郡郡治。 砀：县名，砀郡郡治，在今河南夏邑县东南。

⑭萧：县名，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⑮下邑：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⑯从骑：率领随从骑兵。

⑰五大夫将：有五大夫爵位的将领。五大夫，秦爵第九级。

【译文】

秦二世二年，陈涉的将领周章率军向西攻到戏水后退回。燕、赵、齐、魏等地的豪杰都自立为王。项氏在吴地起兵。秦国泗川郡监名叫平的率领秦军包围了丰邑，两天后，沛公率众出城和平率领的军队交战，打败了秦军。沛公命令雍齿守卫丰邑，他率军去薛地。泗川郡守壮在薛地被沛公打败，逃到了戚县，沛公的左司马捕得泗川郡守壮并诛杀了他。沛公回师驻军亢父，到达了方与，还未交战。陈王派遣魏地人周市略取土地。周市派人对雍齿说：“丰邑，原来是梁惠王的孙子名叫假这个人在被秦所灭后迁徙的地方。如今魏地已经有几十座城邑被平定了。雍齿你如果现在归降魏国，魏国将封你雍齿作为诸侯而继续驻守在丰邑。如果不归降魏国，我们将要屠戮丰邑。”雍齿原来就不情愿附属于沛公，等到魏国来招降他，他就立刻反叛沛公而替魏国据守丰邑。沛公率军攻打丰邑，没有能攻取。沛公生病，军队退回到沛县。

沛公痛恨雍齿和丰邑的子弟们背叛他，他听说东阳宁君、秦嘉扶立了景驹作为代理王，驻军在留城，就前往附从他们，想要请求他们出军攻打丰邑。这时候秦国的将领章邯追击陈胜，他的部将司马卮另率一支军队向北平定楚地，屠戮了相城据守的军民，到达砀郡。东阳宁君和沛公率领军队向西方进攻，和司马卮的军队在萧县的西面交战，作战不利。就退回来收兵聚集在留城，又

率军攻打砀郡，经过三日激战而夺取了砀郡。因此收集了砀地的兵卒，得到五六千人。他们又进攻下邑，攻克了它。回师到达丰邑。听说项梁在薛地，就带着一百多名随从骑兵前往见项梁，项梁增拨给了沛公五千兵卒，五大夫级别的将领十名。沛公回来后，率领着军队进攻丰邑。

【原文】

从项梁月余，项羽已拔襄城还[①]。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後怀王孙心为楚王，治盱台[②]。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③]。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④]。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⑤]。

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⑥]。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⑦]。还攻外黄，外黄未下[⑧]。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⑨]。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⑩]。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⑪]。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⑫]。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巨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⑬]。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⑭]。吕臣为司徒，其

父吕青为令尹[15]。

【注释】

①拔：攻下。 襄城：县名，在今河南襄城县。

②定死：确定死亡。 心：熊心，楚怀王孙。立为王事见《项纪》。 盱台（yí）：即盱眙，县名，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③居数月：《史记志疑》案：《月表》及《汉纪》立怀王在六月，攻亢父在七月，中间只隔数十日，安得谓居数月乎？疑"月"当作"日"。 东阿：县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④北：《史记集解》服虔曰："师败曰北。" 城阳：县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

⑤军：驻扎。 濮阳：县名，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为秦东郡郡治。

⑥定陶：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⑦雍丘：县名，在今河南杞县。 李由：李斯之子，时为三川郡守。

⑧外黄：县名，在今河南民权和兰考二县之间。

⑨宋义：原为楚国令尹，时为项梁部将，后为项羽所杀。事见《项纪》。

⑩衔枚：《史记集解》郑玄曰"衔枚，止言语嚣欢也。枚状如箸，横衔之，缅（huò）结于项者"。

⑪陈留：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吕将军：即吕臣，原为陈胜部将。

⑫彭城：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⑬赵歇：原系赵国后裔，时被拥立为王。事详《张耳陈余列传》。 王离：秦名将王翦之孙。 巨鹿：县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秦巨鹿郡郡治。字也作"钜鹿"。

⑭鲁：县名，在今山东曲阜市。秦薛郡郡治。

⑮司徒：楚官名，执掌后勤事务。 令尹：楚官名，职掌如丞相。

【译文】

沛公附从项梁一个多月后，项羽已经攻克襄城而回军。项梁把所有在外单独统兵的将领召集到薛城。他听说陈王肯定是死了，

就扶立楚王后代怀王的孙子名叫熊心的作为楚王，把盱台作为都城。项梁称号为武信君。过了几个月，向北进攻亢父，援救东阿，打败了秦军。齐国的军队回归齐地，楚军独自追击败逃的敌人，派遣沛公和项羽另外率领军队攻打城阳，屠戮了城阳的守军。驻军在濮阳的东面，和秦军交战，打败了秦军。

秦军又重新整顿军威，据守濮阳城，决开河堤放水环卫全城。楚军离开濮阳去攻取定陶，定陶没有攻下。沛公和项羽向西攻占土地到达了雍丘城下，和秦军作战，大败秦军，斩杀了李由。他们回师攻打外黄，外黄没有攻下。

项梁再次打败了秦军，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宋义劝谏说骄兵必败，项梁不听。秦国给章邯增派了军队，趁着夜幕口中横衔着枚来偷袭项梁的军队，在定陶打败了楚军，项梁战死。沛公和项羽正在攻打陈留，听说项梁战死，就率军和吕将军一同向东撤退。吕臣驻军在彭城东边，项羽驻军在彭城西边，沛公驻军在砀县。

章邯打败了项梁的军队后，便认为楚国地区的义军不值得忧虑，就渡过了黄河，向北进击赵国，大败赵国的军队。在这个时候，赵歇立为赵王，秦将王离的军队把他包围在巨鹿城中，赵歇在巨鹿的军队就是所谓的河北军。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到项梁的军队被打败，害怕了，就把都城从盱台迁到彭城，把吕臣和项羽的军队合并一处亲自统领他们。任命沛公担任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率砀郡的军队。封项羽为长安侯，封号为鲁公。吕臣担任司徒，他的父亲吕青担任令尹。

【原文】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①。令沛公西略地入关②。与诸将约，先

入定关中者王之[3]。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4]。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5]。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6]。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7]。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8]。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9]。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魏）〔秦〕二军[10]。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

【注释】

①范增：项羽之谋臣。事详《项纪》。

②关：指函谷关，武关。

③关中：《史记索隐》引《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 实际上，关中还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它是处在四关之中。 王之：封为关中王。

④莫利：没有谁认为有利。

⑤奋：愤激。

⑥僄（piào）悍猾贼：轻捷勇猛，狡诈凶残。

⑦无遗类，没有留下一人，指全部灭绝。

⑧进取：进攻。

⑨长者：宽大为怀，品德服众的人。 扶义：扶持正义。 告谕：告令晓示。

⑩道：经过。 成阳，即城阳。 杠里：地名，在城阳之西。 夹壁：对垒。

【译文】

赵国多次请求楚军救援，怀王就任命宋义作为上将军，项羽作为次将军，范增作为末将军，率军向北救援赵国。命令沛公向西略取土地进入关中地区。和各个将领订下盟约，先进入关中的就可以封为这个地区的王。

在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很强盛，经常是乘胜追击败退的诸侯国的军队，各个将领没有人认为首先进入关中地区去攻打秦军是件有利的事情。唯独项羽为痛恨秦军打败了项梁的军队，情绪激愤，要和沛公一同向西进军攻入关中。怀王的一些老将领们都对怀王说："项羽为人急躁凶悍而好兴祸端。项羽曾经攻打襄城，攻下后襄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生存下来，全城人都被坑杀了，他所经过的各地没有一处不受到残酷地毁灭。而且楚军多次进兵要夺取关中地区，前有陈王和项梁的西进，他们都失败了。不如改派一位宽厚的长者采用施行仁义的方式向西进攻，来告示晓谕秦国的父老兄弟。秦国的父老兄弟因为他们的君主残暴而受苦已经很久了，如今果真能得到一位宽厚长者前往，不用侵伐残暴的手段，秦地应该是能够被攻下来的。如今项羽暴躁凶悍，现在不能派遣他去。只有沛公是一位平素宽大的长者，可以派遣他前去。"最终没有允许项羽的请求，而派遣了沛公向西进军略取土地，并收集原属于陈王、项梁而被秦军打散的士卒。就道经砀城到达成阳，和杠里的秦军对垒，消灭了秦的二支军队。这时楚军在河北出兵攻击王离的军队，把这支秦军打得大败。

【原文】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①。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余人，并之②。与魏

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3]。

西过高阳[4]。郦食其（谓）〔为〕监门，曰[5]："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6]。郦生不拜，长揖，曰[7]："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8]。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郦食其为广野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未拔[9]。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10]。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11]。南攻颍阳，屠之[12]。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13]。

【注释】

①彭越：反秦将领之一，汉初封王，后被刘邦所杀。事详《彭越列传》。昌邑：县名，在今山东巨野县南。

②栗：县名，在今河南夏邑县。刚武侯：史失其名姓。可：大约。

③申徒：官名，即司徒。

④高阳：聚邑名，地处今河南杞县西南。

⑤郦食（yī）其（jī）：说客，后为刘邦谋士。事详《郦生陆贾列传》。监门：此处"为监门"《汉书》作"为里监门"，里监门，看守里门的人。

⑥踞床：坐在床上。古人跪席见客为有礼，踞床见客是不礼貌的行为。床，有似板凳一类的坐具。

⑦拜：行敬礼。古时为下跪叩头及打恭作揖的通称。揖：拱手为礼，自上至下。

⑧摄：整理。谢：道歉。延：引请。

⑨郦商：郦食其之弟。事详《樊郦滕灌列传》。偕：一同，一起。开封：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南。

⑩白马：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曲遇：邑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境内。

⑪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徇：示众。

⑫颍阳：县名，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南。此处《汉书·高帝纪》作“颍川”，则为郡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

⑬轘（huán）辕：关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轘辕山中。

【译文】

沛公引领军队西进，在昌邑县遇到了彭越，因而和彭越的军队共同向秦军进攻，战斗没有取得胜利。他们回军到达栗县，又遇到刚武侯，夺取了刚武侯的军队，获得了大约四千多人，合并到一处。和魏将皇欣、魏国申徒武蒲的军队共同进攻昌邑，昌邑没有被攻下。

又向西路过高阳。高阳人郦食其担任把守城门的官吏，说：“各个将领经过这里的很多，我看只有沛公是一位气度宏伟的宽大长者。”于是他求见并开导沛公。沛公正坐在床边，命令两个女子替他洗脚。郦食其入见而没有行拜礼，只是作了一个揖，他说：“足下若是一定想要诛伐无道的暴秦，不应该坐着接见年长的人。”因此沛公起身，穿好衣服而向他道歉，延请他坐在上座。郦食其劝导沛公袭击陈留，以获得秦朝积存的粮食。攻取陈留后沛公就封郦食其为广野君，任命郦商担任将军，率领着陈留的军队，和沛公的军队一同进攻开封，开封没有攻拔。又率军向西和秦将杨熊在白马交战，又在曲遇东面交战，彻底打垮了这支秦军。杨熊逃到荥阳，秦二世派遣使者把战败的杨熊斩杀了示众。沛公向南进攻颍阳，屠戮了坚守不降的军队。又借助张良的力量就略取了韩地轘辕。

【原文】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

阴，绝河津①。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②。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③。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④。今不下宛，宛从後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⑤。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⑥："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⑦。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後⑧。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後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⑨。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⑩。"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⑪。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⑫。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

【注释】

①司马卬（áng）：反秦将领之一，项羽分封使为殷王，后降汉。 平阴：县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 河津：黄河渡口。

②雒阳：三国时魏改"雒"为"洛"。县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为三川郡郡治。 阳城：县名，在今河南方城县东。

③南阳：郡名，辖今河南西南及湖北北部一带地区，郡治宛县，即今河南南阳市。南阳在秦为大郡，故下文言"宛，大郡之都也"。 齮（yǐ）：吕齮。

④距险：据险抗拒。距，通"拒"。

⑤三匝：三重。
⑥舍人：侍从于左右的亲信门客。
⑦乘城：登城防守。
⑧止攻：停止前进，留下攻城。
⑨止守：留下守城。
⑩无所累：没有什么牵挂。
⑪丹水：县名，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　高武侯鳃：《史记集解》晋灼曰："《功臣表》戚鳃也。"　襄侯王陵：非汉初封安国侯，任右丞相之王陵。　西陵：《汉书》无此二字，疑为衍文。
⑫胡阳：县名，在今河南唐河县西南。　番（pó）君：即吴芮。　皆：通"偕"。　析：县名，在今河南西峡县。　郦：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北。
⑬宁昌使秦：盖入秦与赵高通谋。事详《秦始皇本纪》。

【译文】

在这个时候，赵国的别将司马卬正想渡过黄河进入关中，沛公就向北攻打平阴，断绝了司马卬渡河所要经过的黄河渡口。又向南进军，在洛阳东面和秦军交战，战事的进展不利，回军到达阳城，收整军中的战马车骑，和南阳郡守吕齮在犨地东面交战，打败了秦军。略取了南阳郡，南阳太守吕齮逃跑，在宛城中坚守不战。沛公率军放过宛城继续向西进攻。张良进谏说："沛公您虽然急切地想要攻入关中，但是秦军还很多，而且他们又凭借着险关拒守。现在如果不攻克宛城，那么宛城的秦军从我军后方攻击，强大的秦军主力又挡在前面，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此沛公就率领军队从别的道路趁着夜幕返回，变换了旗帜，在黎明时分，把宛城包围了三重。南阳郡守想要自杀，他的舍人陈恢说："现在离死还早呢。"于是他越过城墙来见沛公，说："我听说您和各个将领订立了盟约，谁先进入咸阳谁就可以在关中称王。如今足下停留下来围守着宛城。宛城，是大郡的都城，连结的城市有几十座，

人民众多，积蓄的物品也很多，官吏们自己认为投降一定会被杀死，所以都决心据城坚守。如今足下整日停留在这里攻城，士卒死伤的人一定很多；率军离开宛城，宛城的军队一定会尾随足下身后追击，这样，足下在前面已失去了先入咸阳的履约机会，后面又有着强大的宛城军队的威胁。为了替足下着想，不如订立盟约而招降宛城，封赏它的郡守，因而让他留下来守住南阳，率领他的军队一同向西进攻。那些还没有被占领的城邑，听到了足下招降的信息就会争着开放城门而等待您的军队来临，这样就会使足下畅通无阻地向咸阳行进。”沛公说：“很好。”就封宛城的南阳郡守为殷侯，封陈恢为千户侯。领兵向西进军，没有不归附的城邑。到达丹水，高武侯戚鳃和襄侯王陵都在西陵投降。回师进攻胡阳，遇到番君的别将梅锅，便和他联合作战，招降了析城和郦城。派遣魏人宁昌出使秦国，使者还没有回来。这个时候，章邯已经在赵地率秦军投降了项羽。

【原文】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①]。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②]。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③]。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④]。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注释】

①黥（qíng）布：即英布，参与反秦。事详《黥布列传》。

②郦生：即郦食其。 陆贾：刘邦谋士。事详《郦生陆贾列传》。 啖（dàn）以利：以利引诱人，啖，引诱。 武关：关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之陕西、河南二省交界线上，有丹水流经其地，为古代从东南入关的重要通道。

③蓝田：县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南。 卤：通“虏”。

④熹：同喜。 解：通“懈”。

【译文】

起初，项羽和宋义向北进军援救赵国，等到项羽杀了宋义，代替他作为楚军的上将军，黥布等各位将领都归属项羽指挥，打垮了秦将王离的军队，降服了章邯，诸侯都附从项羽。等到赵高杀死秦二世以后，派人前来，想要和沛公订立盟约分割关中的土地而各自称王。沛公认为这是诡诈的阴谋，就采用张良的计策，派遣郦食其、陆贾前去劝说秦国的将领，以利引诱他们，沛公趁机攻打武关，打垮了守关的秦军。又和秦军在蓝田南面交战，增设张挂了许多疑兵和旗帜，各个所经过的地方不准虏掠，秦国的人非常高兴，秦军瓦解，因而打垮了他们。又在蓝田北面和秦军交战，打垮了秦军。乘胜追击，就彻底打败了秦军。

【原文】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①。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②。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③。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④。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⑤。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⑦]。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⑧]。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⑨]。"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⑩]。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⑪]。"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⑫]。

【注释】

①汉元年十月：公元前206年阴历十月。刘邦是年为汉王，故为汉纪年之始。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亦为是年纪事之始。　霸上：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②素车白马：丧服。以此表示有罪。　系颈以组：用丝带系着脖子，表示投降服罪。　组，丝织成用以佩玉或佩印的宽绶带。　玺：皇帝用的玉质印章。　符：发兵的铜质虎符。　节：为竹节状，上加旄饰，用于征调，竹质。　轵道：一作"枳道"，亭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③属吏：交给主管官员监护。属，交付。

④止宫休舍：《史记正义》休，息也。言欲居止宫殿中而息也。

⑤诽谤：议论施政的是非，指责朝廷的过失。　族：灭族。　偶语：相对聚谈。《汉书》作"耦语"。　弃市：死刑，在市上公开执行。

⑥法三章耳：意思是法律简化到只有三条。说明致力减省刑罚。

⑦抵罪：根据情节轻重适当判罪。《史记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

⑧案堵：如正常次序，安定不变。《史记集解》应劭曰："案，案次第；堵，墙堵也。"

⑨约束：指处事规章。

⑩飨：用酒肉犒劳。

⑪费人：让人破费。

⑫秦王：此指在秦朝的中心地区关中做王。

【译文】

汉王元年十月，沛公的军队就比诸侯们先到达霸上。秦王子婴坐着白马拉着的素车，用绳子套在脖颈上，封存了皇帝的玺印符节，在轵道旁向沛公投降。各个将领中有人提出应诛杀秦王。沛公说："起初怀王派遣我向西进军入关，本来就是因为我能够宽容待人；而且人家已经屈服投降，再要杀他，这样做不吉利。"就把秦王交给官吏们看守，接着向西进入咸阳。沛公想要住进秦国的宫室中休息，由于樊哙和张良的谏阻，才封藏了秦国的重宝财物府库，退回到霸上驻军。沛公召来各县的父老豪杰们说："父老们受到暴秦苛法的痛苦已经很久了，人们若是说一些和朝廷不一致的话就会被定为诽谤之罪而遭到灭族，人们相互私语就要被诛杀在街市中示众。我和诸侯们订立了盟约，先进关的就在关中地区称王，所以我应当在关中称王。我和各位父老们订立盟约，只定下三章法律：杀人者处死刑，伤人和盗抢他人财物的人要各当其罪。其余的秦朝法律全部废除。各级官吏都要像以前一样各守其职。我之所以前来伐秦，目的是为了替父老们除去祸害，不是要对你们进行侵凌施暴，大家不要害怕！而且我退兵驻在霸上的原因，是等候诸侯们到来共同制定一个纪律规范。"就派人和秦朝官吏到各县乡城邑巡行，把变化的情况告诉他们。秦国人非常高兴，争着把牛羊酒食等物拿来慰劳沛公的军士。沛公又谦让而不接受这些礼物，说："仓库中粮食很多，我们不缺少这些东西，我不想让大家破费。"人们又更加欢喜，唯恐沛公不在关中做秦王。

【原文】

或说沛公曰[①]："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②]。今则来，沛公恐不得

有此[3]。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4]。”沛公然其计，从之。

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

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5]：“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6]。方飨士，旦日合战[7]。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8]。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9]。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10]。归，立诛曹无伤。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注释】

①或：代词。据《史记索隐》所引《楚汉春秋》，此人指解先生。

②号：指传出分封时要给予的封号。 雍王：领有关中咸阳以西的地区。

③则：如果。

④函谷关：关中东面门户。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 内：通“纳”。 距：通“拒”。

⑤项王：此时项羽还未称王，不当称项王，当作“项羽”。

⑥亚父：即范增。《史记索隐》云，项羽得范增，号曰亚父，言尊之亚于父。犹管仲，齐谓仲父。

⑦旦日：明日。 合战：交战。

⑧项伯：项羽的叔父项缠，字伯。 活：救活。 文谕：据《项纪》，项伯对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击之不义”。并非以书面形式告知。

⑨鸿门：当时项羽驻军于此。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

⑩解归：脱身回营。

【译文】

有人劝谏沛公说："秦国比全天下富有十倍，地理条件又占有强大的优势。现在听说章邯投降了项羽，项羽给他的封号是雍王，让他在关中称王。如今他们若来到关中，恐怕沛公您不能拥有关中地区。应该立刻派遣军队把守函谷关，不要让诸侯的军队进入，在关中地区逐步征集一些士卒来加强自己的军力，抗拒他们。"沛公认为这个计谋有道理，就依从着去做。

十一月中旬，项羽果真率领诸侯的军队向西进军，在想要进入函谷关的时候，关门却关闭了。他听说沛公已经平定了关中地区，大怒，派遣黥布等人攻破了函谷关。

十二月中旬，项羽就到达了戏地。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王大怒，想要攻打沛公，就派人对项羽说："沛公想要在关中称王，任用子婴担任丞相，秦国所有的珍宝都归他所有。"他希望以此来求得项羽封给官爵。亚父范增劝项羽攻打沛公。当时正在让士卒饱餐，准备到早晨日出时和沛公军队交战。这时候项羽拥有军队四十万人，号称百万。沛公拥有十万士兵，号称二十万人，力量敌不过项羽。恰逢项伯想要救张良一命，在夜间前往霸上见张良，因而项伯对项羽讲说道理，项羽停止了向沛公的进攻。沛公带着随从的一百多名骑兵，驱马来到了鸿门，见到了项羽并向他道歉，项羽说："这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对我说起的，不然，我项籍为什么会生此疑心呢！"沛公因为有樊哙和张良勇智相助的缘故，才能够摆脱危难而回归军中。沛公回来以后，立即诛杀了曹无伤。

项羽就向西进军，屠戮和焚烧了咸阳城内的秦宫室，他们所

到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到摧残和毁灭的。秦地人大失所望，但是却因为害怕，不敢不服从项羽罢了。

【原文】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①]。"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後天下约[②]。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③]！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④]。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⑤]。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徙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⑥]。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陈余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销十万户。

【注释】

①如约：按照原来"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办事。

②后天下约：在实践天下诸侯的约定上落后于刘邦。

③项梁：《史记志疑》以为项羽不宜自称季父之名，此处当作"武信君"。《汉书》正无此二字。 功伐：功绩。伐，功劳。二字同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序》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依此语，功与

伐亦略有别。 主约：主持盟约。

④详：通"佯"，假装，谎称。 用：执行，服从。

⑤项羽分封各王，详见《项纪》注。

⑥以上诸王之外，项羽所封尚有魏王豹为魏王，韩王成为韩王，田市为胶东王，田都为齐王，田安为济北王，共十八王。

【译文】

项羽派人回去向怀王报告请示。怀王说："按照原来的约定行事。"项羽怨恨怀王不肯派遣他和沛公一同向西进军入关，却让他向北进军救援赵国，所以才在天下人争取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做关中王的盟约中落后。项羽因此说："怀王这个人，是我家项梁所扶立的，他没有可资为王的功劳，凭什么主持订立盟约！实际上平定天下的人，是诸位将军和我项籍。"就假装尊奉怀王为义帝，实际上不执行他的命令。

正月，项羽立自己为西楚霸王，统辖梁、楚地区的九个郡，把彭城作为都城。他背叛了前约，另立沛公为汉王，统辖巴、蜀、汉中地区，以南郑作为国都。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立秦国的三位降将为王：章邯为雍王，以废丘作为都城；司马欣为塞王，以栎阳作为都城；董翳为翟王，以高奴作为都城。楚国的将军瑕丘申阳被封为河南王，以洛阳作为国都。赵国的将军司马卬被封为殷王，以朝歌作为都城。赵王歇被迁徙为代王。赵相张耳被封为常山王，以襄国作为都城。当阳君黥布被封为九江王，以六城作为都城。怀王的柱国共敖被封为临江王，以江陵作为都城。番君吴芮被封为衡山王，以邾作为都城。燕国的将军臧荼被封为燕王，以蓟城作为都城。原燕王韩广被迁到辽东为王。韩广不听从，臧荼攻打他并在无终地区把他杀死。把河间地区的三个县分封给成安君陈余，他居住在南皮。封梅鋗为十万户侯。

【原文】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①]。

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②]。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③]。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④]。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⑤]："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⑥]。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⑦]。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⑧]。"

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⑨]。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⑩]。群臣稍倍叛之[⑪]。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⑫]。

【注释】

①戏（huī）下：即麾下，大将军的旗帜之下。戏，大旗。就国：去到自己的封国。

②本篇纪事，此后刘邦称汉王，不称沛公。

③杜：县名，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　蚀：谷道名，在今陕西长安县南，为关中至汉中的重要通道。

④栈道：《史记索隐》栈道，阁道也。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

⑤韩信：即淮阴侯韩信。时正追随刘邦。

⑥迁：左迁，贬降。

⑦跂（qǐ）：通"企"，《汉书》正作"企"。踮起脚尖。　锋：锐气。

⑧东乡：向东进发。乡，通"向"。

⑨关：指函谷关。

⑩长沙：郡名，治所在临湘，即今湖南长沙市。　郴（chēn）县：县名，

在今湖南郴县。趣：通"促"，敦促。

⑪倍：通"背"，背离。

⑫阴：暗中。 杀义帝事《汉书》作"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与《黥布列传》同，盖衡山王、临江王受命而未执行。

【译文】

四月，各路诸侯的军队在大将军项羽的旗帜下散去，诸侯们各自到封国去就位。

汉王前往封国，项王分派三万士卒跟从汉王，楚军和诸侯军队中仰慕汉王而自愿跟从他的有几万人。汉王的军队道经杜县南进入名叫蚀的谷道。他们过去以后就焚烧了栈道而断绝道路，以此来防备诸侯军队和其他强盗来袭击他们，同时也是向项羽表示汉王没有向东进攻的意图。到达了南郑，已有许多将官及士卒在道途中逃亡回家，没有逃走的士卒都唱着想要东归回老家的歌曲。韩信劝导汉王说："项羽分封立有功劳的各位将军为王，而唯独大王您却被封在南郑，这是对您的迁徙贬黜。军官和士兵们都是太行山以东地区的人，他们日夜盼望着东归故乡，利用他们热烈盼望回乡的迫切心情，能够建立大功。如果是在天下安定以后，人人都在享乐安宁，那时候将没有什么便利的形势可以利用，不如现在决策向东发展，争夺天下的大权。"

项羽出了函谷关，就派人迁徙义帝。他说："古代的帝王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一定要居住在江河的上游。"于是他就派遣使者把义帝迁徙到长沙郴县，催促义帝起程。义帝的群臣逐渐背叛了他。项羽就暗地里命令衡山王、临江王袭击他，在江南杀死了义帝。

【原文】

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①。田荣怒，因自立

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②。楚令萧公角击彭越，彭越大破之③。陈余怨项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请兵击张耳④。齐予陈余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⑤。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⑥。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⑦。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⑧。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⑨。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兵。

【注释】

①项羽怨田荣：田荣是齐王族后裔，曾得项梁之救而脱章邯之围，项梁被章邯大军围困而田荣不救，项梁战死，项羽因而怨田荣。 田都：田假部将。项羽不封田荣，而封田都为齐王，田市为胶东王，田安为济北王，使齐地一分为三。

②田荣并三齐而自立为齐王事，详见《田儋列传》。 杀田都：据《项纪》及《田儋列传》，时田都逃归项羽，未被杀。 彭越：当时彭越在巨野，有众万余人。项羽未封彭越，彭越亦怨项羽。

③萧公角：萧县县令，名角。楚称县令为公。

④夏说（yuè）：曾于陈余为代王时任相国。

⑤故道：县名，在今陕西凤县西北。

⑥陈仓：县名，在今陕西宝鸡县西。 好畤：县名，在今陕西乾县东。

⑦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辖今甘肃东南部地区。 北地：郡名，治所义渠在今甘肃镇原县东，辖今甘肃东北，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及陕西西北部地区。 上郡：郡名，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市东南，辖今陕西东北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

区。

⑧薛欧：刘邦部将，后封广平侯。　王吸：刘邦部将，后封清阳侯。

⑨阳夏（jiǎ）：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

⑩郑昌：项羽部将，曾任吴县县令。

【译文】

项羽怨恨田荣曾不出兵援助项梁，所以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愤怒，因此自立为齐王，杀死了田都而反叛楚国；授给彭越将军的印信，命令他在梁地反楚。楚国命令萧公角进攻彭越，彭越打垮了他们的军队。陈余怨恨项羽没有封自己为王，就命令夏说去劝说田荣，请求他调遣军队由陈余率领进攻张耳。齐国调拨了军队给陈余，打败了常山王张耳，张耳逃亡归附了汉王。陈余从代地把赵王歇迎请回来，重新拥立他作为赵王。赵王因此封陈余为代王。项羽知道这件事后大怒，向北进军攻打齐国。

八月，汉王采用韩信的计策，从故道县还师关中，袭击了雍王章邯。章邯在陈仓迎击汉军，雍国的军队战败，退兵逃走，在好畤县停止败逃而和汉军交战，又再一次失败，逃到了废丘。于是汉王就平定了雍地。向东进军到达了咸阳，率领军队把雍王围困在废丘，而又派遣诸位将领略取平定陇西、北地、上郡。命令将军薛欧和王吸率军出武关，借助王陵在南阳的军队，来到沛县去迎接太公和吕后。楚国听说这件事，发动军队在阳夏阻挡他们，使他们不能前行。又封原吴令郑昌为韩王，在韩地阻挡汉王的军队。

【原文】

二年，汉王东略地[①]。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于是置陇西、北地、

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③。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④。缮治河上塞⑤。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⑥。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⑦。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⑧。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⑨。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⑩。南渡平阴津，至洛阳⑪。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⑫。汉王闻之，袒而大哭⑬。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⑭。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⑮。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⑯。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⑰。"

【注释】

①二年：汉二年，为公元前205年。

②陇西：汉置郡名，治所仍在狄道，辖今甘肃南部。 北地：汉置郡名，治所马领，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辖今甘肃东北及陕西西北的部分地区。 上郡：汉置郡名，治所仍在肤施，辖今陕西中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地区。 渭南：后更曰京兆尹。 河上：后更曰左冯(píng)翊(yì)。 中地：后更曰右扶风。渭南、河上、中地即关中三辅，治所均在长安。 河南：汉置郡名，治所雒阳，辖今河南中部黄河以南自洛阳市至原阳、中牟一带地区。

③韩太尉信：原韩国贵族，随刘邦入关，拜太尉。事详《韩王信列传》。

④若：或。

⑤缮治：修整。 河上塞：筑在河套一带防御匈奴的要塞。

⑥陕：县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抚：安抚。

⑦张耳来见：张耳被陈余打败，前来投靠刘邦。

⑧除：废除。 社稷：此指祭祀土神和谷神的社稷坛，常用以代称国家。 更立：更旧立新。这二句表示政权更替，朝廷换代。

⑨临晋：县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处洛水下游北岸。

⑩河内：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西汉时辖今安阳市至新乡市以西，温县、孟县以北，济源以东的河南西北部地区。

⑪平阴：县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处黄河南岸。 津：渡口。

⑫新城：县名，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三老：《史记正义》引《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 遮：《史记正义》乐产云："横道自言曰遮。" 董公：据《楚汉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为成侯。"

⑬袒（tǎn）：裸露。古代丧服之轻者有袒露左臂的。

⑭临：哭吊死者。

⑮北面：君坐北朝南，臣对君则向着北面，故北面代指臣子。 事：事奉。

⑯缟（gǎo）素：白色的衣服，此指丧服。

⑰三河：指河东、河内、河南三郡。

【译文】

二年，汉王向东进军略取土地，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都投降了汉王。韩王郑昌不服从汉王，汉王派遣韩信向他进击并打垮了他。就在这时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等郡。在关外设置了河南郡。改立韩国太尉信为韩王。各个将领假若是率领一万军卒或以一郡的地方投降的，封他为万户侯。修筑河套一带防御匈奴的要塞。那些原来秦国所拥有的苑囿园地，都允许人们取得而作为田地耕种。正月，俘虏了雍王的弟弟章平。大赦天下罪犯。

汉王出函谷关而来到陕县，安抚关外的父老。回来以后，张耳前来拜见，汉王很优厚地接待了他。

二月，下令除去秦朝的社稷，改立汉朝的社稷。

三月，汉王从临晋县渡过黄河，魏王豹率军随从。占领了河内地区，俘获了殷王，设置了河内郡。又向南渡过平阴津，到达洛阳。因为义帝被杀的缘故，新城的三老董公拦阻汉王的车驾而向汉王叙说。汉王听说了这件事，袒露着左臂大哭。于是就为义帝发丧，哭吊三天。汉王派遣使者告诉诸侯们说："天下人共同拥立义帝，都愿北面称臣而事奉他。如今项羽把义帝流放到江南并杀害了他，这是大逆不道。寡人亲自为义帝治办丧事，诸侯们都应该身着素白的孝衣。将要出动关内所有的军队，会集河南、河东、河内三郡的士兵，坐着战船顺汉水、长江漂浮南下，希望和诸侯王一同征伐楚国杀害义帝的人。"

【原文】

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①]。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②]。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③]。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④]。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⑤]。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⑥]。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⑦]。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⑧]。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⑨]："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

楚使龙且往击之[10]。

【注释】

①平原：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南，汉时改郡，平原即郡治。

②系虏：俘虏。系，拘囚。

③汉东：汉军向东开进。 连齐兵：与齐兵连续作战。《项纪》"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④劫：挟持，胁迫。 五诸侯兵：泛指天下之兵。五诸侯，所指说法不一。有言为楚、汉外的齐、燕、赵、韩、魏等诸侯，有言为常山、河南、韩、魏、殷各王。

⑤鲁：县名，今山东曲阜市。 灵壁：邑名，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南，濉水流经此地。 睢水：即濉河，鸿沟支脉之一，从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下至安徽宿迁县西南流入泗水。

⑥质：人质。

⑦周吕侯：即吕泽。 下邑：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⑧虞：县名，在今河南虞城县北。

⑨谒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 随何：刘邦谋士。

⑩龙且（jū）：项羽部下之骁将，后为韩信所杀。

【译文】

这时候项王正在向北进攻齐国，田荣和项王在城阳展开激战。田荣被打败，逃到平原，平原人杀死了田荣。齐国各地都投降了楚国。楚国因而焚烧了齐国的城邑，虏掠了他们的子女。齐国的人们又反抗楚国。田荣的弟弟田横扶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作为齐王，齐王在城阳反击楚军。项羽虽然听说汉军向东方进兵，既然已经和齐国的军队交战，就打算打垮了齐军以后再去反击汉军。汉王因此能够驱使五路诸侯的军队，结果攻入了彭城。项羽听说这件事，就率军离开齐国，从鲁地出发而道经胡陵，到达萧县，和汉军在彭城灵壁东面的睢水岸上展开了激战，打垮了汉军，杀死了

汉军许多士卒，睢水因为有众多被杀死士卒的尸首堵塞而不能畅流。而后又在沛县抓到了沛公的父母妻子，把他们安置在军中作为人质。在那个时候，诸侯们看到楚国强大而汉军失败，反而都背离了汉国而重又归附楚国。塞王司马欣逃到了楚国。

吕后的兄长周吕侯为汉王统率军队，驻守在下邑。汉王战败后逃往这里，逐渐收集了一些溃逃的士卒，军队驻守在砀地。汉王就向西经过梁地，到达了虞县。派遣使者随何前往九江王黥布住地，对随何说："您假若能够让黥布举兵反叛楚国，项羽一定会留下来进攻他。项羽假若能被拖住几个月，我夺取天下的大业就一定能够成功了。"随何前往劝说九江王黥布，黥布果真背叛楚国。楚国派龙且前往攻击黥布。

【原文】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①]。败後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②]。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③]。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④]。

【注释】

①亡：失散。 不相得：没有能找到。

②乘塞：守塞。乘，守。

③间行：潜行，抄小路走。

④京：县名，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南。 索：京县境内之索亭，即今河南荥阳县。

【译文】

汉王在彭城战败以后而向西逃跑的时候，在行进途中派人寻求自己的家室，他的家室也已出逃，没有能够相互遇到。彭城战事失败后只得到了孝惠，六月，立孝惠为太子，大赦天下罪犯。命令太子守卫栎阳，凡是在关中地区的诸侯王的儿子都汇集到栎阳充当太子的侍卫。汉军决引河水灌淹废丘，废丘城中的守军投降，章邯自杀。把废丘更名叫槐里。于是下令负责祭祀的官员祭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按照时令举行祭祀。发动关内地区的士卒据守要塞。

这时候，九江王黥布和龙且作战，没有取得胜利，他就和随何抄小路归附汉王。汉王逐渐收集了一些溃散的士卒，和各路将领以及关中士卒更多增援出动，因此汉军的势力在荥阳大振，在京、索一带地区打败了楚军。

【原文】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1]。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2]。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陉击赵，斩陈余、赵王歇[3]。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4]。与项羽相距岁余。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

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5]。于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愿赐骸骨归卒伍[6]。未至彭城而死。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7]。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8]。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9]。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10]。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注释】

①谒归：告假回家。 亲：指父母。 绝河津：切断蒲津关的黄河渡口。

②河东：汉置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辖今山西西南部地区。 太原：汉置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今山西中部偏东地区。 上党：汉置郡名，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辖今山西东南部地区。

③井陉（xíng）：县名，在今河北井陉县东南。其境有井陉山。

④甬道：两旁筑墙的运输通道。《史记正义》韦昭云："起土筑墙，中间为道。"应劭云："恐敌抄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 属：连接。 敖仓：秦代所筑大粮仓。地处荥阳东北的敖山上。

⑤间疏：离间，疏远。

⑥辞老：以年老为借口。辞，托辞，借口。 赐骸骨：请求退休的客气语。意谓要求将许身于君的躯体还给自己。 归卒伍：即回乡为民。古代户籍以五家为伍，三百家为卒，故以卒伍指乡里。

⑦被：通"披"。

⑧驾：车乘，车驾。 诳：欺骗。

⑨遁：逃。

⑩御史大夫：官名，副丞相，主管监察，为三公之一。

⑪反国之王：魏豹先从项羽，后降汉，又叛汉，故获此称。

【译文】

三年，魏王豹向汉王请假归家探视父母的疾病，当他到达了魏地以后就立刻断绝了河津的要道，反叛汉王而附属楚国。汉王派遣郦食其去劝说魏王豹，魏豹不听从。汉王派遣将军韩信袭击他，打垮了他的军队，俘虏了魏王豹。于是就平定了魏地，在这里设置了三个郡，它们的名称是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汉王于是命令张耳和韩信接着向东进军占领了井陉而进攻赵国，斩杀了陈余及赵王歇。第二年，汉王封张耳为赵王。

汉王驻军在荥阳南面，修筑了连接到黄河岸边带有围墙的甬道，以此来获取敖仓的粮食。汉王和项羽相互对峙了一年多。项羽多次侵夺汉军运粮的甬道，汉军缺乏粮食，于是楚军把汉王的军队包围了。汉王请求和解，要求把荥阳以西的地区划割给汉国。项羽没有接受这个条件。汉王对此感到忧虑，就采用了陈平的计策，调给陈平四万斤黄金，用它来离间楚国的君臣。因此项羽就开始怀疑亚父范增。亚父当时劝项羽趁势攻克荥阳，等到他被项羽猜疑后，就很愤怒，以年老为由而辞职，希望项羽能赐给他一副自由的身躯回去做平民百姓，他还没有到达彭城就病死了。

汉军的粮食断绝，于是在夜间使二千多名女子身披铠甲冒充军士而从荥阳城的东门出城，楚军因此向这支队伍四面进攻，将军纪信就乘坐着汉王的车驾，假扮成汉王，欺骗了楚军，楚国的军士误认为俘获了汉王而高兴地都喊万岁，来到东城观看俘获汉王的盛景，因此才使汉王能够带着几十名骑士出西门而逃离困境。汉王临走时下令由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卫荥阳。那些不能作为汉王随从的将领和士卒，都留在城中。周苛和枞公互相商议说：“叛国的国王，很难和他一起守卫城池。”因此他们诛杀了魏豹。

【原文】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1]："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2]。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3]。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4]。

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5]。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

【注释】

①袁生：《汉书》作"辕生"。

②深壁：深沟高垒，即坚守不战。 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③辑：收服，安抚。

④宛（yuān）：县名，今河南南阳市。 叶（zhè）：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南。

⑤下邳（pēi）：县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译文】

汉王出了荥阳城而进入关中，他收聚军队而想要重新向东方进攻。袁生劝导汉王说："汉和楚在荥阳对抗了几年，汉军经常受困。希望君王您出兵武关，项羽一定要率领荥阳的楚军向南转移，君王您深挖濠沟、高筑壁垒来据守不战而拖住楚军，使荥阳和成

皋地区的汉军得到间息休整。派遣韩信等人去安抚黄河以北的赵地，联合燕国和齐国，那时君王再重新进军荥阳，也不为晚。这样，就会使楚国所要防备的地区增多，力量分散，而汉军得到休整，再重新和楚军交战，一定能够打垮楚军。”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出动军队驻守在宛城和叶城一带地区，和黥布在行途中收聚散亡的军队。

项羽听说汉王在宛城，果真率军向南进兵。汉王坚守壁垒而不和楚军交战。这时候彭越的军队渡过了睢水，和项声、薛公在下邳交战，彭越的军队大败楚军。项羽就率军向东攻击彭越。汉王也率领军队向北而驻扎在成皋。项羽打败了彭越的军队而迫使他逃走以后，又听说汉王重新驻军在成皋，于是重新率领军队向西进军，攻克了荥阳，诛杀了周苛、枞公，而俘虏了韩王信，趁势包围了成皋。

【原文】

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①]。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飨，军小脩武南，欲复战[②]。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③]。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余城[④]。

淮阴已受命东，未渡平原[⑤]。汉王使郦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⑥]。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⑦]。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

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8]。齐王广奔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注释】

①跳：轻装疾走。《史记索隐》如淳曰："跳，走也。"《通俗文》云："超通为跳"。 滕公：即夏侯婴。刘邦同乡，后被封为汝阴侯。 成皋玉门：即成皋北门。 修武：县名，在今河南获嘉县。这是大修武，其城东有小修武，为刘邦所宿之地。

②飨：《汉书》作"乡"，通"向"。

③郎中：官名，掌管宫中门户，是皇帝的近卫侍从官。 堑：护城河，壕沟。

④白马津：黄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燕：县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郭：外城。

⑤淮阴：即淮阴侯韩信。 平原：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⑥蒯通：齐地辩士。此次进计内容，详《淮阴侯列传》。

⑦烹：酷刑，用鼎煮死。 高密：县名，在今山东高密县东南。

⑧灌婴：刘邦的重要将领，屡建奇功。事详《灌婴列传》。

【译文】

汉王冲出围困而长驱远走，单独和滕公夏侯婴共乘一辆车出成皋城北边的玉门，向北渡过黄河，奔驰到夜晚而在修武住宿。汉王自称是使者，在早晨急驰进入张耳和韩信的营垒中，而夺回了他们的军队。就派遣张耳向北在赵地去大量收集士卒，派遣韩信向东攻击齐国。汉王得到了原属于韩信的军队，就又重新振作起来。领兵来到黄河边，向南进军而在小修武城的南面犒劳军队，想要重新和楚军交战。郎中郑忠就劝止汉王让他高筑壁垒且深挖沟壕，不要和楚军交战。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派遣卢绾和刘贾率领步兵二万人、骑兵几百人，渡过白马津，进入楚地，和彭越的军队在燕县外城再度攻击并打败了楚军，结果重新收复了梁地十

几座城。

淮阴侯韩信已经受命向东攻打齐国，还没有渡过平原城。汉王派遣郦食其前往游说齐王田广，田广反叛楚国，和汉订立和约，共同进攻项羽。韩信采用蒯通的计策，趁机袭击而攻破了齐军。齐王烹杀了郦食其，向东逃跑到高密县。项羽听说韩信已经全部发动黄河以北的军队攻破齐国和赵国，并且想要进击楚国，就派遣龙且和周兰率领军队前去攻击韩信。韩信和他们交战，他部下的骑兵将军灌婴出击，大败楚军，杀死了龙且。齐王田广投奔了彭越。在这个时候，彭越率领军队居住在梁地，往来转战使楚国的军队疲于奔命，并且断绝了项羽军队的粮食供给。

【原文】

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①]："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②]。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③]。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④]。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⑤]。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眜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⑥]。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⑦]。"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⑧]。"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⑨]。韩信不听。

【注释】

①大司马：官名，掌管军政要权。
②睢阳：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③度：通“渡”。 汜（sì）水：发源于今河南巩县东南，北流注入黄河。
④货赂：财货。
⑤长史欣：即司马欣。长史，官名，丞相、大将军府中的诸吏之长。
⑥钟离眛（mò）：项羽部将。项羽失败他投靠韩信，后自杀。
⑦边：靠近。 假王：代理王。
⑧自为守：为自己守卫。
⑨《淮阴侯列传》详载武涉说韩信语。

【译文】

四年，项羽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说：“你要谨慎地守住成皋。如果汉军前来挑战，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只要不让他们能够向东发展就可以了。我在十五日内一定能够平定梁地，那时再来和将军会合。”于是项羽率军在行进中攻打陈留、外黄、睢阳，攻克了它们。汉军果然多次向楚军挑战，楚军坚守不出，派人羞辱他们五六日，大司马被激怒，率军渡过了汜水。当楚国士卒刚渡了一半的时候，汉军向他们发动了攻击，大败楚军，获得了楚国所有的金玉财货。大司马咎和长史欣都在汜水岸边自刭。项羽到达了睢阳，听说海春侯的军队被打败，就率军回师。汉军正在荥阳的东面围攻钟离眛，项羽来到，汉军全都逃奔到险阻地带。

韩信打垮了齐国以后，派人对汉王说：“齐国是靠近楚国的边远地区，我的权力轻，假若不立为代理齐王，恐怕不能安定齐国。”汉王想要攻伐他，留侯张良对汉王说：“不如顺其意而立他为王，使他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守卫齐地。”就派遣张良拿着印绶去封立韩信为齐王。

项羽听说龙且的军队被韩信消灭，就很惊恐，派遣盱台人武

涉前去劝说韩信。韩信没有听从。

【原文】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①]。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②]。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③]："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④]。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⑤]。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⑥]。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⑦]。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⑧]。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⑨]。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⑩]！"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扪足曰[⑪]："虏中吾指[⑫]！"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⑬]。

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⑭]。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⑮]。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

【注释】

①罢：通"疲"。 饷：粮饷，粮草给养。

②广武：山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北。山上有二城，其间隔着广武涧。间，通“涧”。

③数（shǔ）：历数罪状。

④负约：违背约定。

⑤卿子冠军：即宋义。事详《项纪》。

⑥冢：坟墓。据现代考古调查，此掘冢事，有待证实。

⑦新安：县名，在今河南渑池县东南。事见《项纪》。

⑧徙逐故主：《史记索隐》谓田市、赵歇、韩广之属。此即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而封田都为齐王；徙赵王赵歇为代王，而封张耳为常山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而封臧荼为燕王。

⑨夺韩王地：项梁、项羽封韩成为韩王，项羽称霸后却不让韩成就国，却将他带到彭城杀死。

⑩刑余罪人：受过法刑的罪犯。

⑪匈：同“胸”。 扪（mèn）：捂着。《史记索隐》扪，摸也。中匈而扪足者，盖以矢初中痛闷，不知所在故尔。或者中匈而扪足，权以安士卒之心也。

⑫虏：蔑称项羽。 指：指足趾。

⑬行军：意即上文的“行劳军”。

⑭存问：慰问，安抚。

⑮枭（xiāo）：悬头示众。 栎阳：原为司马欣封塞王时的都城。

【译文】

楚、汉相互对峙了很久而没有决出胜负，壮年男子苦于军旅兵役，老弱疲于转运军粮，汉王和项羽相互在广武之间对话。项羽想要和汉王单独挑战。汉王历数项羽的罪恶说：“当初我和项羽一同接受怀王的命令，说首先进入并平定关中地区的人就被封为关中的王，项羽违负盟约，封我为蜀汉地区的王，这是第一条罪状。项羽假称诏令杀害卿子冠军宋义而提升自己为上将军，这是第二条罪状。项羽已经解救了赵国的围困，本来应当回师述职，却擅自强迫诸侯率军入关，这是第三条罪状。怀王约定进入秦地后

不许施暴虏掠，项羽烧毁了秦国的宫室，挖掘了始皇帝的坟墓，把秦国的财富据为己有，这是第四条罪状。又逞强杀害了秦国投降的国王子婴，这是第五条罪状。运用欺诈的手段在新安坑杀了秦国子弟二十万人，却封他们的将领为王，这是第六条罪状。项羽把他的部将们都封在条件好的地区为王，而迁贬驱逐这些地区原有的君主，促使他们的臣下为争王位而成为叛逆的人，这是第七条罪状。项羽把义帝驱逐出彭城，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都城，剥夺了韩王的国土，把梁、楚的地方合并在一起而自己占有，多分给自己封土，这是第八条罪状。项羽派人在江南暗杀义帝，这是第九条罪状。总之你身为人臣而弑杀君主，诛杀已经投降的人，处理政事不公平，主持盟约不守信用，这是天下人所不能容忍的，是大逆不道，这是你的第十条罪状。我用扶持正义的军队而联合诸侯诛杀残暴的贼子，派出已经受过刑罚的罪人来击杀项羽，何苦要和你单身挑战！”项羽听后非常愤怒，埋伏下弓弩射中了汉王。汉王胸部受伤，却用手捂着脚，说：“贼虏射中了我的脚趾！”汉王因受创伤而卧床养病，张良坚决请求汉王起床去慰劳军队，以此来安定士卒的情绪，不要让楚军乘着胜利的威势来压倒汉军。汉王出来到军中巡视，汉王的病伤更加严重了，因此急驰进入成皋城中。

汉王的伤病痊愈了以后，向西进人函谷关，来到了栎阳，慰问父老，设酒宴款待他们，在栎阳市中砍下了原塞王司马欣的头挂在木杆上来示众。逗留了四天，又重新回到军中，驻军在广武。关中地区增派出更多军队。

【原文】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①。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

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②]。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

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③]。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④]。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随（何）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⑤]。立武王布为淮南王。

【注释】

①田横：田荣之弟。韩信破齐，自立为齐王后，逃往海岛，又羞为汉臣而自杀。事详《田儋列传》。

②鸿沟：战国时魏国所开通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一条运河。主干自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接黄河，经开封市南折过通许、淮阳至沈丘入颖水而达淮河。

③留侯、陈平计：详见《项纪》。

④张良计：详见《项纪》。

⑤寿春：县名，在今安徽寿县。 武王：《史记志疑》考证，引徐孚远《史记测义》曰："黥布称武王，本《传》不载，当是叛楚以后未归汉以前假为此号，犹项羽自称霸王耶？" 城父（fǔ）：县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垓（gāi）下：邑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

【译文】

正当这个时期，彭越率领着他的军队在梁地转战，使楚军饱受往返奔波的困苦，断绝了楚军的粮食供应。田横前往跟从他一起作战。项羽多次前去攻击彭越等人，齐王韩信又进军攻击楚军。

项羽惊恐，就和汉王订立和约，中分天下，把鸿沟以西的地区划割给汉，鸿沟以东的地区划归给楚。项王放回汉王的父母妻子，军队的官兵们都高呼万岁，就回师而分别离去。

项羽退兵而回归东方。汉王也想要率领军队向西回归，又采用了留侯张良和陈平的计策就进兵追击项羽，到达阳夏南面军队停止了追击，和齐王韩信及建成侯彭越约定了会合的时间而共同攻打楚军。汉军来到固陵，韩信和彭越没有按期前来会合，楚军攻击汉军，大败汉军。汉王重新进入营垒中，挖掘深沟进行据守。采用了张良的计策，因此韩信、彭越都率军前往。等到刘贾进入楚地，围攻寿春，汉王在固陵战败以后，就派遣使者召唤大司马周殷出动全部九江地区的军队迎接武王黥布，在行军途中屠戮了城父城中的守军，随刘贾及齐、梁诸侯的军队都到垓下大会师。汉王封立武王黥布为淮南王。

【原文】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①]。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②]。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③]。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④]。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⑤]。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⑥]。

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⑦]。

【注释】

①孔将军：韩信部将，蓼侯孔熙。 费将军：韩信部将，费侯陈贺。
皇帝：指刘邦。 绛侯：周勃。 柴将军：棘蒲侯柴武。
②合：交战。
③纵：纵兵进击。 乘：乘势进击。《史记正义》乘犹登也，进也。
④卒：《项纪》与《汉书》均作“夜”。或可同“猝”，突然。
⑤东城：县名，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
⑥谷城：邑名，在今山东平阴县西南，其地有谷城山。
⑦齐王：即韩信。

【译文】

五年，高祖和诸侯的军队共同向楚军发动进攻，和项羽在垓下展开了胜负大决战。淮阴侯率领三十万士卒独当一面，孔将军熙在左边，费将军陈贺在右边，皇帝刘邦领兵在后，绛侯周勃和柴将军在皇帝的后面。项羽的军卒大概有十万人。淮阴侯先和楚军交战，战斗不利，军队后撤。孔将军和费将军纵兵交战，楚兵形势不利，淮阴侯再度乘势进攻，在垓下大败楚军。项羽在夜间听到汉军唱起楚地的歌谣，认为汉军已经把楚地全都占领了，项羽就败退而逃，因此楚军大败。汉王派遣骑将灌婴追到东城杀死了项羽，斩杀了敌军首级八万，就占领并平定了楚地。鲁城为了忠于楚国而坚守不肯投降。汉王率领诸侯的军队向北进军，向鲁城的父老们展示项羽的头，鲁城人才肯投降。就用鲁公的名号把项羽葬在谷城。

汉王回师到达定陶，急驰进入齐王的军营中，夺去了齐王所率领的军队。

【原文】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①。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②。"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③。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④。"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⑤。"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⑥。

皇帝曰义帝无後，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⑦。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⑧。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⑨。番君之将梅销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⑩。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⑪。

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

【注释】

①相与：一起，共同。

②守：保持。

③起微细：指出身低微，非为世袭的王者贵族之家。

④守：坚持。

⑤以为便：认为方便、有利。　便国家：意为从有利国家考虑我接受你们的意见。

⑥甲午：此日在二月。　阳：水北为阳，即北边、北岸。

⑦刘邦迁徙韩信找了两个借口，一是义帝没有后代，二是韩信熟悉楚地风俗习惯。

⑧阳翟（zhái）：县名，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
⑨临湘：县名，长沙郡治，在今湖南长沙市。
⑩德：感恩，感激。
⑪臣属：称臣归属。

【译文】

正月，诸侯和将相们聚在一起共同请求尊奉汉王为皇帝。汉王说："我听说皇帝的称号具有贤德的人才能据有，没有贤德而徒具空言虚语的人，是不可以据守的，我不敢担当帝位。"群臣们都说："大王从平民起事，诛除暴逆，平定了四海，对于有功的人就分割给土地而封为王侯。大王假若不接受皇帝的尊号，那么功臣们对大王的封赏都会怀疑而不相信。我们这些大臣誓死坚持要您接受皇帝的尊号。"汉王推让了再三，迫不得已，说："诸君假若肯定地认为我作为皇帝有利，为了有利于国家，我就接受这个尊号吧。"甲午日，汉王就在汜水的北岸登临了皇帝位。

皇帝说义帝没有后代子嗣，齐王韩信熟习楚地的风俗，迁徙他作为楚王，以下邳作为他的都城。立建成侯彭越作为梁王，以定陶作为他的都城。原来的韩王信仍为韩王，以阳翟作为他的都城。迁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以临湘作为他的都城。番君的将军梅鋗立有战功，跟从我攻入武关，因此感激番君。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敖都仍旧为王。

天下全都平定了，高祖定都洛阳，诸侯都称臣归属于他。

原来的临江王驩，为了表示对项羽效忠而反叛汉朝，高祖命令卢绾和刘贾率军围攻他，当时没有能攻克。几个月以后他投降，高祖把他诛杀在洛阳。

【原文】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

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1]。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2]："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3]。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4]。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5]。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6]。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7]。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注释】

①诸侯子：指诸侯王国之从军者。 复：免除赋税徭役。 食（sì）：供养。

②高起：《史记集解》瓒曰："《汉帝年纪》高帝时有都武侯臣起。"疑即此人。

③慢：简慢无礼。

④同：同享，共享。

⑤运筹：出谋划策。 帷帐：指军营。

⑥馈（kuì）饷：粮饷。

⑦连：连结。这里意为统领指挥。

【译文】

五月，士兵们都解甲回家。诸侯王国从军的人住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的赋税徭役，回到原籍去的免除他们六年的赋税徭役，国

家供养他们一年。

高祖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高祖说："列侯和各位将领们不要对朕隐瞒，都要直言真情。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氏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高起和王陵回答说："陛下为人傲慢而好轻视戏侮别人，项羽为人仁厚而爱护别人。然而陛下派别人去攻城略地，就把所攻克降服的地区封给他们，这是陛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其利的美德。项羽妒贤嫉能，对立有功劳的人就设法加害，对有贤才的人就猜疑他们，作战取得了胜利却不给他们授功，取得了土地却不给予别人利益，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祖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在帷帐当中运筹谋划而能够决定千里以外的战争取得胜利这方面，我不如张子房。在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食，保证军粮运输不断绝这方面，我不如萧何。在统领百万大军，作战必胜，攻城必取这方面，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的俊杰，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位范增却不能任用，这就是他项羽被我擒获的原因。"

【原文】

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①。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②。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③。使丞相哙将兵攻代④。

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几走。利几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⑤。高祖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故反⑥。

【注释】

①刘邦都关中，事详《刘敬列传》。

②十月：乃“七月”之误。

③太尉：官名，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为“三公”之一。

④丞相哙：即樊哙。樊哙随从刘邦平韩王信时乃迁左丞相，此时未为丞相，故为虚衔。

⑤陈公：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县令。

⑥举通侯籍：按照列侯名册。举，提出，拿出。通侯，即彻侯，避汉武帝讳改。

【译文】

高祖想要长久地把洛阳作为都城，齐人刘敬劝说高祖，等到留侯张良劝说皇上进入函谷关而在关中定都的时候，高祖就在当日起驾，进入函谷关而在关中定都。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造反，攻下了代地。高祖亲自率军攻击他，俘获了燕王臧荼。当即封太尉卢绾为燕王，命令丞相樊哙率领军队攻取代地。

在这一年的秋天，利几谋反，高祖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他，利几逃走。利几这个人，是项羽的将军。项羽失败过程中，利几担任陈县县令，没有追随项羽，却逃亡投降了高祖，高祖封他在颍川为侯。高祖来到洛阳，按照所有诸侯的名籍征召他，而利几担心会有不测，因此而谋反。

【原文】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①。太公家令说太公曰②：“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

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3]。”後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4]。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5]。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6]。

【注释】

①六年：公元前201年。 朝：古代诸侯见天子，臣见君，子见父，均称朝。

②家令：官名，掌管家事。

③威重不行：天子贵重的威严不能行于天下。

④拥篲(huì)：手持扫帚，表示为人清扫道路之意。篲，通“彗”，扫帚。迎门却行：面向门户，倒退着走，表示不敢先行。拥篲却行，是显示对贵者的尊敬。

⑤太上皇：《史记集解》按，《本纪》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

⑥善：赞赏。《史记索隐》颜氏按，晋刘宝云：“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也。”

【译文】

六年，高祖每五日朝见一次太公，如同一般人家那样行父子相见的礼节。太公家令劝导太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下也不应有两个君王。如今高祖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但却是君主；太公您虽然作为父亲，却是臣子。为何要让君主拜见臣子！若像这样，就会使皇帝的尊贵和威严得不到施行。”以后高祖再来朝见，太公抱着扫帚，在大门口迎接，倒退着行走。高祖见状大惊，忙下车扶住太公。太公说：“皇帝，是天下人的君主，为什么要因为

我而乱了天下的法度!”于是高祖就尊奉太公作为太上皇。心中特别喜欢太公家令说的一番话，就赏赐给他五百斤黄金。

【原文】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①。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②。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③。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④。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⑤。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⑥。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⑦。”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後十余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⑧。弟交为楚王，王淮西⑨。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⑩。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⑪。徙韩王信太原⑫。

【注释】

①上变事：上书揭发图谋变乱之事。

②云梦：云梦泽。在今湖北武汉市、荆沙市与湖南益阳市、岳阳市之间的泽地。 执：拘捕。

③秦中：当时崤山以东地区的人称关中为秦中。

④形胜：地形险固，能够取胜。 县：通“悬”。 百二：意为镇守关中，二万人足可当百万。

⑤建：通“瀽”(jiǎn)，意思等于“倾”，即泼，倒。 瓴(líng)：形如瓶的盛水瓦器。《史记集解》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势易也。”

⑥琅邪(yé)：汉郡名，治所东武，在今山东诸城县，辖今山东东南部地区。 即墨：汉胶东国都，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浊河，即黄河。 限：阻隔。 十二：齐兵二十万足以当诸侯百万。

⑦东西秦：齐在东，其形势、力量足以相当在西之秦。

⑧淮东：今安徽淮河以东、以南地区。

⑨淮西：今安徽淮河以西、以北地区。

⑩肥：刘肥。事详《齐悼惠王世家》。

⑪剖符：剖分封侯的符，以为凭证。

⑫太原：汉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今山西中部地区。

【译文】

十二月，有人上书举报楚王韩信谋反，皇上询问左右，左右大臣们争着想要去讨伐韩信。采用了陈平的计策，就假称到云梦泽去巡游，在陈地会集诸侯，楚王韩信前来迎接，就在这时拘捕了韩信。这一天，下令大赦天下。田肯前来祝贺，因而劝导高祖说：“陛下擒得了韩信，又治理着关中秦地。秦，是一个山川形势便利的国家，它具有由河山所形成的险阻，又和关东地区有千里长的疆界为山河所阻隔。假若关东拥有百万持戟的士卒前来攻击，秦只用二万的兵力就可抵挡住。这是因为它的地势便利，它的军队在和诸侯们作战时可以采用由山上向下进攻的形势，譬如从高屋上而往下倒水一般势不可当。再如齐地，东方有琅邪、即墨的富饶，南方有泰山的险固，西方有黄河作为限隔，北方有渤海的地利，土地纵横二千里。若有持戟百万的军队，从有着千里阻隔的疆界以外的地区前来进攻，齐国只用二十万的兵力就可以抵御。因此齐秦二地实际上是东西二秦。假若不是陛下的亲属子弟，就不能派他去作齐王。”高祖说：“很好。”赏赐给他黄金五百斤。

十几天以后，高祖封韩信为淮阴侯，把他原有的王国领土分割成两个王国。高祖说将军刘贾屡立功劳，封他为荆王，统辖淮东地区。封皇弟刘交为楚王，统辖淮西地区。封皇子刘肥为齐王，统辖齐地七十多个县城，凡是讲齐地方言的百姓都归属于齐国。于是就评定功绩，分封功臣为列侯并各赐予分封的信符凭证。把韩王信迁徙到太原。

【原文】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同谋反太原①。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②。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③。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④。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⑤。

【注释】

①七年：公元前200年。 马邑：县名，在今山西朔县。

②白土：县名，属上郡在今陕西神木县西。 曼丘臣、王黄：二人韩王信部将。

③堕：掉落。 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④长安：西汉都城，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⑤长乐宫：宫名，西汉主要宫殿之一，在长安城内东南隅。 丞相已下：指丞相下属的中央机构。已，通“以”。 徙治长安：从栎阳迁到长安治事。治，治事，治理政务。

【译文】

七年，匈奴人进攻韩王信所辖的马邑城，韩王信因此和匈奴

人勾结而在太原谋反。白土县人曼丘臣和王黄扶立原来的赵将赵利为王而谋反，高祖亲自率军前往攻伐他们。恰逢天气寒冷，士卒中有十分之二三的人的手指被冻掉，结果就只到达了平城。匈奴人把我军围困在平城，十天以后才撤军离去。高祖命令樊哙留在代地平定叛乱。立兄长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从平城经过赵地、洛阳，来到长安。长乐宫建成，丞相以下的官吏都迁居长安治理政务。

【原文】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①。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②。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③？"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④。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⑤。"高祖乃说。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⑥。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⑦。

【注释】

①八年：公元前199年。　东垣：秦时为恒山郡治，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②未央宫：宫名，西汉主要宫殿之一，在长安城内西南隅，即今陕西西安市马家寨村。此宫西南两面无门阙。　东阙（què）：名苍龙阙。阙，宫门前左右所修上有楼观的建筑物，中间是通道空缺。　北阙：名玄武阙，为宫殿正门。　太仓：京城粮仓。

③匈匈：动乱不安的样子。　过度：超过适度。

④方：正。 就：建，修。

⑤加：超过。

⑥柏人：县名，在今河北内丘县东北。 谋弑事，详见《张耳陈余列传》。

⑦刘仲因匈奴攻代不能守弃国而逃。 合阳：即郃阳，县名，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

【译文】

八年，高祖率军向东在东垣攻打跟从韩王信叛乱的余党。

萧何丞相主持建造未央宫，建筑有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和太仓。高祖回来后，看到宫阙非常壮丽，很生气地对萧何说："天下战火纷纷苦战好多年，成败还不可确知，你为什么建造如此过分豪华的宫室？"萧何说："就是因为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所以才能够趁此时机建成宫室。而且天子是以四海为家，假若不建筑得壮丽些就无法显示天子地位的尊显和威严，并且这样可以不使后世再行修建时超过前代。"高祖听后才变得高兴。

高祖在率军到东垣去时，路过柏人城，赵国国相贯高等人阴谋要杀害高祖，高祖当时心有所动，因而没有在这里留宿。代王刘仲放弃了封国而逃亡，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就自己回到了洛阳，皇帝取消了他的王爵而贬封他作合阳侯。

【原文】

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①]。废赵王敖为宣平侯[②]。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③]。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④]："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⑤]。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

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注释】

①九年：公元前198年。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②宣平：封号名，非指封邑。

③事由刘敬建议，见《刘敬列传》。

④玉卮（zhī）：玉制酒器。

⑤无赖：无所取利，入之于家。《史记集解》晋灼曰："许慎曰'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无赖'。" 力：有本事。

【译文】

九年，赵相贯高等人阴谋杀害高祖的事被发觉，被夷灭了三族。废除了赵王张敖的王爵而贬封他为宣平侯。这一年，把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和齐国的田氏等贵族迁徙到了关中地区。

未央宫建成。高祖在这里召集诸侯群臣举行盛大的朝会，在未央宫前殿摆设了酒宴。高祖捧着玉杯，起身向太上皇祝酒，说："当初大人经常认为我无所依恃，不能营治产业，不如刘仲有本事。如今我所成就的产业和刘仲相比谁多？"殿上的群臣们听后都高呼万岁，大笑取乐。

【原文】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①。春夏无事。

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②。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

栎阳囚。更命郦邑曰新丰[3]。

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4]。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5]！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6]："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7]。"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8]："吾知所以与之[9]。"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

【注释】

①十年：公元前197年。

②崩：古代称帝王或王后死为崩。

③郦邑：县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太上皇时悽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按：前于丽邑筑城寺，徙其民实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后，命曰新丰。

④赵相国：其时赵相国为周昌，陈豨为代相国，即下文言"以相国守代"，《汉书》正作"代相国"。 陈豨（xī）：汉初将领，其事附于《韩信卢绾列传》。

⑤急：紧要之地。

⑥邯郸：汉初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

⑦漳水：源于山西省，经邯郸南，东北流入古黄河。

⑧贾（gǔ）人：商人。

⑨与：对付。

【译文】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都来到长乐宫朝见皇帝。春天、夏天国家都太平无事。

七月，太上皇在栎阳宫中逝世。楚王和梁王都前来送葬。赦免了栎阳的囚徒。把郦邑的名称更改为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在代地造反。皇上说："陈豨曾经跟从我办事，很有信用。代地是我急需平定的地区，所以我封陈豨为侯，以相国的职位而派他守卫代地，如今却和王黄等人劫掠代地！代地的官吏百姓没有罪责，对此应赦免代地官吏百姓。"九月，皇上亲自前去征伐他们。来到邯郸后，皇上高兴地说："陈豨不向南据守邯郸而借漳水进行阻挡，我知道他不能有什么作为了。"又听说陈豨的部将原先都是商贾之人，皇上说："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了。"就用许多黄金去引诱陈豨的部将，陈豨的部将有许多人投降。

【原文】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①]。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②]。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③]。

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④]。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⑤]。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⑥]。

夏，梁王彭城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⑦]。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⑧]。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

【注释】

①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游行：指流动不定地作战。 曲逆：县名，在今河北完县东南。 张春：与侯敞同为陈豨部将。 聊城：县名，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
②郭蒙：汉将，后封东武侯。
③残：摧毁。
④原：原宥，宽赦。
⑤恒：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 晋阳：县名，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⑥韩信谋反夷三族：事详《淮阴侯列传》。
⑦彭越谋反：事详《彭越列传》。
⑧黥布反：事详《黥布列传》。

【译文】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除陈豨等人的事务尚未结束，陈豨的部将侯敞率领一万多人流窜到各地，王黄驻军在曲逆，张春渡过黄河攻打聊城。汉朝派遣将军郭蒙和齐国的将领攻击他们，把他们打得大败。太尉周勃途经太原率军进入，要去平定代地。到达马邑，马邑坚守下降，就被汉军攻破城邑而消灭了他们。

陈豨的部将赵利据守东垣，高祖率军攻打他，当时没有攻克。过了一个多月，有士卒骂高祖，高祖被激怒。等到东垣城没降，高祖命令找出骂他的人斩杀了他们，没有跟着骂的人宽恕了他们。在这时就把赵国山北地区分割出来，立皇子刘恒为代王，定都晋阳。

春天，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被夷灭三族。

夏天，梁王彭越谋反，被废除了王爵而迁贬到蜀地；他又想再次谋反，结果被夷灭三族。立皇子刘恢为梁王，皇子刘友为淮阳王。

秋天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向东侵并了荆王刘贾的国土，向北渡过了淮河，楚王刘交逃到薛城。高祖亲自前往征伐黥布，立

皇子刘长为淮南王。

【原文】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1]。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2]。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3]："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4]。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5]。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6]。"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7]。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8]。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9]。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10]。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11]。

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12]。

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13]。

【注释】

①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会甀(kuài chuí)：邑名，在今安徽宿县东

南。

②纵酒：纵情饮酒。

③酣：沉酣畅快。《史记集解》应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 筑（zhú）：乐器名。形似筝，颈细而肩圆，有十三弦，弦下设柱，执竹尺击弦发音。

④游子：离乡远游的人。 悲：深切思念。

⑤万岁后：死后的一种避讳说法。 乐思：高兴思念。

⑥汤沐邑：天子、皇后、公主等的私邑，所收税赋供斋戒、沐浴之用。与（yù）：参与徭役。

⑦道旧故：谈论过去的故事。

⑧空县：倾城出动。 献：献牛酒送行。

⑨张饮：设帐聚饮。张，通"帐"。

⑩比：相同，与……一样。

⑪刘濞：事详《吴王刘濞列传》。

⑫洮水：《史记志疑》考证，"泚与洮相似而讹"。泚水，即今淮河支流淠河。源出大别山，北流入寿县西入淮河。

⑬当城：县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译文】

十二年，十月，高祖在会甀攻打黥布的军队以后，黥布逃走，就命令其他的将军追击黥布。

高祖回归关中，路过沛县，停留下来。在沛宫中设置酒宴，召来所有的故人父老子弟纵情畅饮，征集到沛地一百二十个少儿，教他们唱歌。酒酣的时候，高祖亲自击筑奏乐，自己作诗歌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命令那些唱歌的少儿们练习和唱这支歌。高祖就在歌儿们的唱和中起舞，慷慨伤怀，洒下了行行热泪。高祖对沛地的父兄们说："在外的游子一想到故乡就感到悲伤。我虽然定都在关中，但将来死后我的魂魄还会喜欢思念沛地。而且我是以沛公的职位来诛除暴

逆，才拥有了天下，因此要把沛地作为我的汤沐邑，免除沛县百姓的赋税徭役，世世代代不必交税服役。”沛县的父兄及长辈妇女和故交旧友们每日高兴痛饮极尽欢宴，讲述过去的旧事取笑作乐。十几天以后，高祖准备离去，沛县的父兄们恳请挽留高祖。高祖说：“我带的人很多，父兄们不能承担起他们的供给。”于是离去。沛县人们把县中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到县西进献。高祖又停留下来，就在城外设置了帷帐而和他们饮酒三日。沛县的父兄们都叩首向高祖请求说：“沛县有幸能免除赋税徭役，但是丰邑还没有能免除赋税徭役，请陛下可怜可怜他们吧。”高祖说：“丰邑是我所生长的地方，是我最不能忘却的，我只是因为他们随从雍齿反叛我而附归于魏的原故才不予免除。”沛地父兄们坚持恳请，丰邑才一同免除了赋税徭役，一切比照沛县。于是封沛侯刘濞为吴王。

汉将领兵在洮水南北攻击黥布军队，都把黥布的军队打得大败，追到了黥布，并在鄱阳把他斩杀。

樊哙另外率领军队平定了代地，在当城斩杀了陈豨。

【原文】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①。

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②。”赦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皆赦之。

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③。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④。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

【注释】

①布军：指讨征黥布的大军。

②隐：陈涉谥号。 魏安釐（xī）王：名圉，信陵君异母兄。 齐缗王：名地，后被楚将淖齿所杀。缗，亦作"湣"、"愍"或"闵"。 赵悼襄王：名偃，赵孝成王之子，幽王迁之父。 魏公子无忌：即信陵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事详《信陵君列传》。

③辟阳侯：即审食其（yī jī）。

④端：苗头。

【译文】

十一月，高祖从征伐黥布的军中回到了长安。

十二月，高祖说："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都断绝了继嗣没有后代，赐予他们各十家人负责为他们守护冢墓，其中秦皇帝增为二十家，魏公子无忌减为五家。"赦免代地那些被陈豨和赵利所劫持强迫跟从他们谋反的官吏和平民，都不追究他们的罪责。

投降于汉军的陈豨部将说陈豨谋反的时候，燕王卢绾派人到陈豨的住地，和他暗中一起谋划。皇上派遣辟阳侯审食其迎请卢绾，卢绾称病不肯前来。辟阳侯回到长安，详细地说明卢绾造反的事确有些端绪。二月，派遣樊哙和周勃率领军队攻打燕王卢绾。赦免燕国那些参与谋反的官吏和平民。立皇子刘建为燕王。

【原文】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①]："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②]？命乃

在天，虽扁鹊何益[3]？”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4]？”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5]。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6]。”

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7]。

【注释】

①嫚骂：辱骂。嫚，轻侮，倨傲。

②布衣：因平民常穿粗布衣，故借以指平民。

③扁鹊：战国时名医秦越人。事详《扁鹊列传》。

④即：假若，如果。

⑤少：稍微。 戆（zhuàng）：愚而刚直。

⑥而：你。

⑦候伺：窥伺，观察，即等待时机。 幸：希望。

【译文】

高祖在攻打黥布的时候，曾被流矢击中，在行军途中伤口发作，病得很厉害，吕后请来一位好医生。医生入宫进见，高祖问医生病情。医生说：“您的病能够治愈。”因此高祖辱骂医生说：“我以一个布衣平民的身份提着三尺宝剑取得了天下，难道这不是由于有天命吗？我的命运既然是上天决定的，即使是扁鹊来临对我的命运又有什么益处呢！”于是就不让他治病，赏赐了他五十斤黄金了事。事后吕后问高祖：“陛下百年之后，假使萧相国也死了，让谁代替他做相国呢？”皇上说：“曹参可以。”吕后又问曹参以后的事，皇帝说：“王陵可以，然而王陵过于耿直，陈平能够协助他。陈平的智略有余，然而他却难以单独胜任。周勃为人稳重仁厚而

缺乏文化素养，但是使刘氏天下能够得到安定的人一定是周勃，可以任命他担任太尉。”吕后再问以后的事，皇上说：“这以后的事也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

卢绾和几千名骑士停留在塞下等候时机，希望皇上病愈以后亲自入见谢罪。

【原文】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①。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②。”人或闻之，语郦将军③。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④。”审食其人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⑤。

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注释】

①四月甲辰：公元前194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史记集解》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

②编户民：编入户口簿的平民百姓。 怏怏：因不满而郁郁不乐。 少主：指即将继帝位的惠帝刘盈，时年十七岁。 族是：诛杀诸将。

③郦将军：指郦商。

④翘（qiáo）足而待：举足的功夫就可等到，形容时间短暂。翘：举。

⑤丁未：阴历四月二十八日。

【译文】

四月甲辰日，高祖在长乐宫逝世。经过了四天仍然不发丧。吕

后和审食其谋划说："那些将军们曾和皇帝同为编入户籍册的平民，如今他们北面为臣，这使得他们常常怏怏不乐，如今却要奉事年少的君王，假若不把他们全部诛杀灭族，天下将不会安定无事。"有人听说这件事，就告诉了将军郦商。将军郦商前去拜见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已经崩逝，经过了四天仍不发布丧事，准备诛杀各位将军。果真是这样，天下可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率领十万军队守卫荥阳，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军队平定燕、代。他们听说皇帝逝世，各个将领都被诛杀，一定会联合军队调转方向来进攻关中。那时大臣在朝内叛乱，诸侯在外造反，天下灭亡之时可以翘首而待了。"审食其入宫向吕后述说这些事情，才在丁未日发丧，大赦天下。

卢绾听说高祖已经逝世，就逃亡到匈奴去了。

【原文】

丙寅，葬[①]。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②]。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③]。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④]。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後有缺，辄补之。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⑤]；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

【注释】

①丙寅：阴历五月十七日。

②己巳：阴历五月二十日。 立太子：立太子刘盈为帝。

③高皇帝：刘邦的谥号。

④孝惠五年：公元前190年。 原庙：另立的宗庙。《史记集解》谓'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再立，故谓之原庙。一说，立在原籍沛县的庙。

⑤长庶：庶出之长子，非嫡妻所生之子为庶出，即庶子；虽长，然非嫡子。

【译文】

丙寅日，安葬了高祖。己巳日，立太子刘盈为皇帝，前往太上皇庙。群臣们都说："高祖起事于微细的平民，却能拨治乱世使之返归正道，平定了天下，成为汉朝的太祖，功业最高。"奉上尊号称为高皇帝。太子承袭皇帝称号，就是孝惠帝。下令在各个郡国诸侯都分别建立高祖庙，每年按照时令举行祭祀。

等到孝惠帝五年，孝惠帝想到高祖生前在沛县的悲乐情事，就把沛宫作为高祖的原庙。高祖所教歌唱相和的一百二十个少儿，都命令他们在原庙吹奏乐歌，以后假若有缺员，就给以补足。

高帝有八个儿子：长子为庶出，是齐悼惠王刘肥；次子孝惠帝，是吕后的儿子；第三子是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隐王刘如意；第四子是代王刘恒，后来被立为孝文帝，是薄太后所生的儿子；第五子是梁王刘恢，吕太后的时候被迁徙为赵共王；第六子是淮阳王刘友，吕太后的时候被迁徙为赵幽王；第七子是淮南厉王刘长；第八子是燕王刘建。

【原文】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②]。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③]。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④]。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⑤]？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⑥]。朝以十月[⑦]。车服黄屋左纛[⑧]。葬长陵。

【注释】

①忠：质朴忠厚。

②敝：通"弊"，弊病。 野：少礼节。 敬：恭敬。

③鬼：多威仪如事鬼神。 文：严格尊卑的等级差别。

④僿（sài）：缺乏诚恳之心。一作"薄"，虚伪。

⑤缪：通"谬"，错误。

⑥天统：正统天命。三统说以为夏得黑统，商得白统，周得赤统。三统循环，继周者又得黑统，故"救僿莫若以忠"，此即所谓天统。

⑦朝以十月：诸侯每年十月来朝见天子。 黄屋：帝王乘坐的用黄色丝织物作顶篷的车。 左纛（dú）：插在帝王车上左边用犛（lí）牛尾做的装饰物。

⑧长陵：汉高祖陵墓，又为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译文】

太史公说："夏朝的政治奉行忠厚。忠厚的弊端，是使百姓粗野缺乏礼节，所以殷朝承续夏政而奉行恭敬。恭敬的弊端，是使百姓相信鬼神，所以周朝承续殷政而奉行礼仪。礼仪的弊端，是使百姓讲究文饰而情薄不诚信，所以解救不诚信的弊端莫如奉行忠厚。三王的治国之道如同循环往复，终而复始。在周秦交替之

际，可以说是处于不诚信的弊端中了。秦国政治措施对这点不加更改，反而施行残酷的刑法，这难道不是很错误吗？所以汉朝兴起，基于这样的政治弊端却能加以改变，使得人们毫不怠倦，这正是得到了天道循环的统纪。汉朝把十月定为朝会的岁首，规定皇帝乘坐的车驾要用黄缎子把车厢装饰成黄屋一般，并在车前横木的左上方要插上犛牛尾或野鸡尾做成羽旗。高祖葬在长陵。

史记全译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解题】

司马迁对于吕后有肯定有否定。肯定了两个方面。一是"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为建立汉朝，平定异姓王，实现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当政的十五年，实行黄老道家政治，对汉初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作出了贡献，使"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吕后积极的一面。

但文篇重点是记述她消极的一面：嗜于恋权，为人猜忌，阴险毒辣，因而导演出一幕幕王诸吕、害诸刘的政治话剧。由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得不到朝廷大臣及诸侯王的拥护，丧失人心，结果在她去世以后，诸吕迅即被铲除而重新恢复了刘姓的统治。在这方面，司马迁对她是持批评态度的。高后女主听政，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专权的一个始初而短暂的序幕，就在这一事物刚现其端倪之时，出于求实，司马迁就觉察到它的危害并加以记述，表现了他对历史事物所具性质的极度敏感性，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在记述吕后王诸吕的事势发展及其最终被大臣平定的演变过程中，表现出各种人物的性格、作为、结局及其意义。如惠帝之仁慈懦弱富于同情心，吕后的心计及其权变，王陵的刚毅和敢于面折廷争，陈平、周勃的以静待动而富于谋略，吕禄的轻信而无深沉之气，吕媭的预感而悉散珠玉宝器，刘章的知情而持重联齐，灌婴的将兵而留屯待变等，人物情志不同，容貌各异，交织为一幅企图改变刘氏皇权和维护与捍卫刘氏皇权的激烈争斗图景，情节迫促，扣人心弦，在本纪叙事中堪称人物传记的一篇佳构。

【原文】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①]。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②]。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③]。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④]。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⑤]。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⑥]。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⑦]。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⑧]。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⑨]。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⑩]。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⑪]。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余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⑫]。

【注释】

①吕太后：名雉，字娥姁(xū)。其父单父人吕公，见《高祖本纪》。《史记集解》徐广曰："吕后父吕公，汉元年为临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谥曰吕宣王。" 微：贫贱。 妃：配偶。 孝惠帝：刘盈。 鲁元太后：鲁元公主，嫁给张耳子张敖为妻，生子张偃，偃后封鲁王，故追谥鲁元公主为鲁元太后。

②定陶：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隐：赵王如意谥号。

③类：像。

④关东：泛指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

⑤年长：年老。 希：稀少。

⑥几：几乎，差不多。 数(shuò)：屡次。

⑦争(zhèng)：通“诤”，谏诤，规劝。 留侯策：详《留侯世家》。

⑧诛大臣：详《淮阴侯列传》、《彭越列传》等。

⑨周吕侯：吕泽，封侯三年而卒。《史记会注考证》洪亮吉曰：“考《高纪》，八年高祖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则泽当以此时死。 台：音yí。 郦：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交：当作“洨”(xiáo)，县名，在今安徽蚌埠市东北。

⑩建成：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南。

⑪时为公元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

⑫番(pó)君吴芮(ruì)：秦时番阳县令，后被刘邦封为长沙王。 长沙：封国名，都城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译文】

吕太后，是高祖还没有显贵时候的妻子，她生有孝惠帝刘盈，女儿鲁元太后。等到高祖做了汉王，又娶得定陶人戚姬，特别亲爱宠幸，生下了赵隐王刘如意。孝惠帝为人仁厚柔弱，高祖认为他的性格“不像我”，常常想要废掉太子，而立戚姬的儿子如意，认为“如意的性格像我”。

戚姬受到高祖的宠幸，经常随从皇上到关东去，她日夜在高祖面前啼哭，想要立她的儿子替代太子。吕后年纪较大，经常留守在关中，很少能和皇上相见，也就更加疏远了。如意被立为赵王以后，曾经有好多次几乎要替代刘盈做太子。依靠大臣们的力争，再加上留侯的计谋，太子才没有被废掉。

吕后为人性格刚毅，辅佐高祖平定天下，高祖诛杀大臣也多是由吕后出力献策。吕后有两个哥哥，都做了将军。大哥周吕侯死于征战，高祖封他的儿子吕台为郦侯，儿子吕产为交侯。二哥吕释之被封为建成侯。

高祖在十二年四月甲辰日，在长乐宫逝世，太子刘盈承袭尊号做了皇帝。这个时候高祖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是惠帝的兄长，他们是异母兄弟，刘肥被封为齐王；其余的都是惠帝的弟弟，戚姬的儿子如意被封为赵王，薄夫人的儿子刘恒被封为代王，其他姬妾所生的儿子，刘恢被封为梁王，刘友被封为淮阳王，刘长被封为淮南王，刘建被封为燕王。高祖的弟弟刘交被封为楚王，高祖兄长的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不是刘氏而被封王的有功之臣番君吴芮的儿子吴臣被封为长沙王。

【原文】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①]。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②]："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③]。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④]。太后欲杀之，不得间[⑤]。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⑥]。赵王少，不能蚤起[⑦]。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⑧]。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⑨]。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⑩]。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⑪]。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⑫]："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⑬]。"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注释】

①永巷：此为永巷令之省。《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永巷本后宫女使所居，群室排列，如巷衔而长连，故名永巷。亦有狱，以治后宫有罪者，以其在永巷也，故亦称永巷耳。"

②周昌：刘邦同乡，忠正耿直。为防吕后害戚夫人子，刘邦特任周昌为赵相以护卫赵王。赵王被害后三年，周昌去世。事详《张丞相列传》。

③属：通"嘱"，委托。

④霸上：亦作"灞上"，地处霸水西岸的高原上，故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自挟(xié)：亲自携同，护卫。

⑤间(jiàn)：空隙，机会。

⑥孝惠元年：公元前194年。

⑦蚤：通"早"。

⑧鸩(zhèn)：毒酒。《史记集解》应劭曰："酖鸟食蝮，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⑨犁明：同"黎明"，天将亮未亮时。一说，犁，通"黎"，迟，比及。王念孙曰："帝晨出射，则天将明矣，及既射而还，则在日出之后，不得言'黎明，孝惠还'也。'黎明，孝惠还'，当作'犂孝惠还'，'明'字衍，言比及孝惠还，而赵王已死也。《汉书》作'迟帝还'，无'明'字。"

⑩鄜侯父：吕泽。

⑪煇：通"熏"，用火灼烧。 饮(yìn)：灌。瘖(yīn)药：喝了使人变哑的药。瘖，哑。 彘(zhì)：猪。

⑫请：告诉。

⑬终：终归。故惠帝只是名义上在位，朝政全操持在吕后手中。以此，司马迁未立'惠帝本纪'，而仅立《吕太后本纪》，是遵从实际事势的处理方法，应予肯定。

【译文】

吕后最痛恨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就下令永巷宫把戚夫人囚禁起来，并派人去召来赵王。使者去了好几次，赵王的丞相建平

侯周昌对使者说："高帝把赵王托付给我，赵王年幼。我私下听说太后怨恨戚夫人，想要把赵王召去一同诛杀他们，我不敢遣送赵王前去。而且赵王也正在生病，不能遵奉诏命。"吕后大为恼怒，就派人召来赵王的丞相。赵王的丞相被征召到长安，就又派人再去召赵王。赵王前来，还没有到达京城。孝惠帝仁慈，知道太后对赵王发怒了，就亲自到霸上把赵王迎接回来，和他一同进宫，亲自守护着赵王和他一同起居饮食。太后想要杀害赵王，没有能得到机会。惠帝元年十二月，皇帝早晨出宫射猎。赵王年幼，不能早起随往。太后听说他一人独自在家，就派人拿着毒酒给他喝了。黎明时分，惠帝回来，赵王已经死了。于是吕后就迁徙淮阳王刘友为赵王。这一年的夏天，下诏赐给谥号追封郦侯的父亲为令武侯。太后就砍断戚夫人的手足，挖去她的双眼，熏聋她的耳朵，灌她喝下哑药，让她住在猪圈里面，把她称作"人猪"。过了几天，就召唤惠帝去观看人猪。惠帝看见以后，问是什么，才知道这是戚夫人，于是就大哭，因而病倒了，一年多都无法起床。惠帝派人对太后请求说："这样的事不是人所能干出来的，我是太后的生子，最终不能治理天下了。"惠帝从此整天饮酒淫乐，不理政事，因此一直患有疾病。

【原文】

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①]。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鸩，置前，令齐王起为寿[②]。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③]。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④]。问，知其鸩，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齐内史士说王曰[⑤]："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⑥]。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

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⑦。"于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尊公主为王太后⑧。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⑨。

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注释】

①燕饮：家常便宴，不拘君臣礼节。燕，通"宴"。

②卮（zhī）：圆底酒器。　寿：敬酒。

③泛（fěng）：通"覂"，倾覆，倒掉。

④详：通"佯"，假装。

⑤内史：诸侯王国丞相之下掌管民政的官。

⑥食：享，受。指享用封邑的赋税物产。

⑦汤沐邑：皇帝、皇后、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意为以其供汤沐之用。

⑧城阳：郡名，治所莒县，即今山东莒县。辖今山东沂南县周围地区。　尊公主为王太后：齐王献地，意即愿以地封公主子张偃为王，然后公主得尊为王太后。

⑨邸：当时诸侯设在京城的官邸。《史记正义》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

【译文】

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都来朝见。十月，孝惠帝和齐王在太后面前宴饮，孝惠帝认为齐王是兄长，就让他坐在上座，是按照家人的礼节安排的。太后发怒，就令人斟两杯毒酒，摆在齐王面前，命令齐王站起来，为她祝福。齐王起身，惠帝也起身，取过杯子准备和齐王一同饮酒祝福。太后这才感到很害怕，亲自起身碰洒了惠帝的酒。齐王觉得很奇怪，因而就不敢再饮，假装酒醉而离去。一打听，知道原来是毒酒，齐王就很害怕，自已认为不能够逃离长安，心中

忧虑。齐国的内史名叫士的开导齐王说："太后只生有惠帝和鲁元公主。如今大王拥有七十多座城邑的封地，而公主却只有几座城邑作为食邑。大王如果用一个郡的封地献给太后，作为公主的汤沐邑，太后必然高兴，您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可担忧的事了。"于是齐王就把城阳郡奉献给太后，并尊公主为王太后。吕后高兴，就接收了。于是太后就在齐王府邸设置酒宴，欢乐地尽情而饮。就不再追究齐王的过失，放他回封国去了。

三年，开始修筑长安城，四年完成了一半，五年、六年长安城修成。诸侯们前来朝会。十月，诸侯们入朝向皇帝表示祝贺。

【原文】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①。发丧，太后哭，泣不下②。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③："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④？"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⑤。"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⑥。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⑦。

【注释】

①时为公元前188年阴历八月十二日。 惠帝崩：《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时年二十三。"

②泣：眼泪。

③侍中：官名。自列侯下至郎中均可加官侍中，可以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 丞相：当时有右丞相王陵，左丞相陈平。据《汉书》，此指陈平。

④解：缘由，奥秘。

⑤将兵：统领军队。 南北军：戍守长乐宫、未央宫的屯卫兵。南军卫未央宫，北军卫长乐宫。吕台将北军，台死由吕禄统领。吕产将北军。 用事：当权，管事。

⑥九月辛丑：九月五日。 葬：惠帝葬于安陵。

⑦太子：时吕后取后宫美人子为之，史无其名。 谒高庙：皇帝登位到祖庙去举行朝拜的礼仪。谒，祭祀，朝拜。

【译文】

七年秋天八月戊寅日，孝惠帝逝世。发布丧事，太后只是干哭，却没有眼泪流下。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担任侍中，当时年纪才十五岁，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生了一个儿子孝惠帝，如今逝世了，她虽哭但不悲痛，您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丞相说："这是什么原因？"张辟彊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害怕你们这些大臣将军们。您现在请求拜任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统领南北军队，以及让那些吕家的人都进入宫庭，在朝廷里任职掌权，假若能这样就会使太后心安，你们这些人就可以侥幸摆脱祸患了。"丞相于是就按照张辟彊的计策行事。太后非常高兴，她哭惠帝才显得哀痛。吕氏家族的人在朝廷掌权就从此开始。接着就大赦天下。九月辛丑日，安葬了惠帝。太子即位做了皇帝，朝拜了高祖庙。

【原文】

元年，号令一出太后[①]。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②]。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③]：'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④]。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⑤]。"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⑥]："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⑦]？今高

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⑧]？"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⑨]。"王陵无以应之。

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⑩]。王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⑪]。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⑫]。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⑬]。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⑭]。

【注释】

①元年：吕后称制元年，为公元前 187 年。　一：一概，完全。

②称制：代行皇帝职权。《汉书》颜师古注："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　王陵：刘邦同乡，汉将，继曹参之后任右丞相，附传《陈丞相世家》。

③刑白马盟：杀白马盟誓立约。刑，杀。古人盟誓，杀马取血，或含或饮，或涂口旁，以示诚意，名曰"歃（shà）血"。《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此即盟誓内容。

④陈平、周勃：二人均为汉初重臣，后为除诸吕的主谋，陈平事详《陈丞相世家》，周勃封于绛（jiàng，县名，在今山西曲沃县东北），事详《绛侯周勃世家》。

⑤昆弟：兄弟。

⑥让：责备。

⑦喋（shà）血：即上文注"歃血"。

⑧纵：连词，即使，纵然。句法同《项纪》："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⑨面折：当面驳斥。　廷争：在朝上谏争。　君：尊称对方，此指王陵。　全社稷：保全国家。社稷，代称国家。

⑩太傅：周官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一，辅导帝王施行政教，位尊权轻。吕后任王陵为此官，明升暗降，实夺相权。

⑪审食其（yì jī）：长期服侍太后，深得宠幸。

⑫监宫中：让审食其不做左丞相的事，而负责宫中事务。 郎中令：汉"九卿"之一，负责护卫皇宫及管理宫中事务。

⑬故：从前。 因：通过，依靠。

⑭渐：事势渐进的开始。

【译文】

元年，朝廷所有的号令一概出自吕太后。太后行使皇帝大权处理政事，就商议打算立那些吕家子弟为王，询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曾斩杀白马订下盟誓说：'不是刘氏的子弟而称王的，天下的人可以共同征伐他。'现在要封吕家的人为王，违背了高祖的盟约。"太后听了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周勃等人回答说："高帝平定了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如今太后行使皇帝职权治理天下，封自己的兄弟等那些吕家子弟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后听了非常高兴。罢朝以后，王陵责怪陈平和绛侯周勃说："当初和高帝歃血订立盟约，难道你们各位不在场吗？现在高帝逝世，太后为女主，想要封那些吕氏子弟为王，你们各位纵容太后的私欲而迎合她的意愿违背盟约，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高帝？"陈平、绛侯说："像今天这样能够当面抗拒，在朝廷上极力谏争，我们不如您；至于说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后代的基业，您也不如我们。"王陵听后无话对答。

十一月，太后想要罢免王陵，就拜封他为皇帝的太傅，剥夺了他的相权。王陵就托病免职回家。于是任命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处理职权内的事，只监管宫中的事务，如同郎中令一样。审食其以前得到过太后的宠幸，经常参与处理政务大事，公卿们就都通过他来对某些事务作出决定。接

着就追尊郦侯的父亲为悼武王，想以此作为准备封诸吕为王的过渡。

【原文】

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①]。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②]。封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③]。齐丞相寿为平定侯[④]。少府延为梧侯[⑤]。乃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张买为南宫侯[⑥]。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後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⑦]。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⑧]。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续康侯後[⑨]。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⑩]。十一月，吕王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为王。三年，无事。四年，封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⑪]。

【注释】

①无择：即冯无择。楚汉战争中曾保护吕泽脱围，故被吕后封侯，后于诛诸吕中牵连被杀。

②张敖：原袭爵为赵王，因贯高等谋反事牵连而降为侯。

③朱虚侯：刘章，齐王刘肥次子，刘襄之弟。

④寿：即齐寿，曾任齐王刘肥的丞相。

⑤少府：官名，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之税，专门负责天子的供养。 延：即阳成延。军匠出身，以善于营建宫殿，修筑城池受封。

⑥吕种：吕释之的儿子。 吕平：吕后姊长姁之子。 张买：刘邦骑将张越人的儿子，后于诛诸吕中牵连被杀。

⑦后宫子：即宫中一般嫔妃或美人所生之子。 淮阳：都城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常山：都城元氏县，在今山西元氏县西北。 襄城：县名，即今河南襄城县。 轵(zhǐ)：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县南。 壶关：地名，即壶口关，在今山西长治市东南，壶关县的西北。

⑧风(fèng)：用委婉的语言暗示。 吕：吕都，在今山东荷泽西。

⑨康：建成侯吕释之的谥号。 吕禄：吕释之的小儿子。 胡陵：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⑩薨(hōng)：王侯去世曰薨。

⑪吕媭(xū)：《史记会注考证》吕后女弟，樊哙妻，妇人封侯自此始。 吕他：吕媭之子。《史记索隐》他音陁(yí)。 俞：即鄃(shū)县，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赘其侯：《史记集解》：徐广曰："《表》云吕后昆弟子淮阳丞相吕胜为赘其侯。"吕更始亦吕后昆弟子，实为滕侯。 吕忿：吕后昆弟子。 吕城：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西。 诸侯丞相五人：《史记志疑》案：《侯表》是年四月丙申封侯者朱通、卫无择、王恬开、徐厉、周信及越六人，非五人也。六人中卫无择是卫尉，周信是河南守，非皆诸侯相也，此误。其他四人，吕相朱通为中邑侯，梁相王恬开为山都侯，常山丞相徐厉为松兹侯，长沙相越为醴陵侯。卫无择为乐平侯，周信为成陶侯。

【译文】

四月，太后想要封那些吕家的人为侯，就先封高祖的功臣郎中令冯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去世，赐给谥号称鲁元太后。封她的儿子张偃为鲁王。鲁王的父亲，是宣平侯张敖。封齐悼王的儿子刘章为朱虚侯，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作妻子。封齐王的丞相齐寿为平定侯。封少府阳城延为梧侯。接着就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张买为南宫侯。

太后想要封吕氏为王，先封孝惠帝后宫妃嫔所生的儿子刘疆为淮阳王，儿子刘不疑为常山王，儿子刘山为襄城侯，儿子刘朝为轵侯，儿子刘武为壶关侯。太后向大臣们暗示，大臣们就请求封郦

侯吕台为吕王，太后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建成康侯吕释之去世，他的继位儿子犯了罪，被废黜，就改封他的弟弟吕禄为胡陵侯，作为接续康侯的后代。二年，常山王去世，封他的弟弟襄城侯刘山为常山王，把他的名字改为刘义。十一月，吕王吕台去世，谥封为肃王，他的太子吕嘉接续即位为王。三年，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四年，封吕嬃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又封了五位诸侯王的丞相为侯。

【原文】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①。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②："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③。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④。"群臣皆顿首言⑤："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⑥。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轵侯朝为常山王。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⑦。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

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夏，赦天下。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⑧。

【注释】

①美人：后宫嫔妃称号之一。 名之：把他叫做孝惠皇后的儿子。

②帝壮：依所言，帝当未壮，此意为帝逐渐壮大起来；一说，"壮"字为衍文。

③患：忧虑。 幽：幽禁。

④失惑：心态失常。 惛(hūn)乱：神智糊涂。惛，同"惽"，糊涂。 属：通"嘱"，托付。 其代之：还是更换他。其，副词，表商量。《汉书》作"其议代之"。

⑤顿首：叩头。

⑥五月丙辰：五月十一日。

⑦太尉：官名，掌武事，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与丞相、御史大夫合称"三公"。

⑧东牟：县名，在今山东牟平县。

【译文】

宣平侯的女儿作孝惠帝皇后的时候，没有生育儿子，就假装怀有身孕，把后宫美人所生的儿子夺过来冒名充当自己的儿子，杀了他的生母，立这个冒充的生子为太子。孝惠帝逝世，太子被立为皇帝。幼小的皇帝逐渐长大，听人说他的生母已被杀死，他不是皇后真正的儿子，于是就发出怨言说："皇后怎么能杀害我的生母而又把我冒名充当她的儿子？我还没有成年，成年以后就会报复她。"太后听到后非常担心，恐怕他作乱，就把他幽禁在永巷中，对外宣称皇帝病得很厉害，左右侍臣也不能和他相见。太后说："凡是拥有天下而治理以掌握万民命运的人，要像天一样覆盖庇护他们，要像地一样容纳保养他们，君上有欢乐之心来安定百姓，百姓用欣然的态度来侍奉君上，上下欢欣交融才能使天下得到大治。现在皇帝病了很久而没有好转，其结果是失于迷惑昏乱，不能担当继嗣为帝而奉宗庙祭祀的责任，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应该换人代替他。"群臣

们听后都顿首说："皇太后为天下平民百姓着想，对于安定宗庙社稷所要采取的办法考虑得很深远，我们群臣顿首尊奉诏旨。"皇帝被废除了皇位，太后就暗中把他杀害了。五月丙辰日，立常山王刘义为帝，改名叫刘弘。但不改称元年的原因，是因为太后一直在称制治理天下。封轵侯刘朝为常山王。设置太尉一职，任命绛侯周勃为太尉。五年八月，淮阳王去世，就把他的弟弟壶关侯刘武封为淮阳王。

六年十月，太后说吕王嘉行为骄纵，便废除了他，把肃王吕台的弟弟吕产封为吕王。夏季，赦免天下。封齐悼王的儿子刘兴居为东牟侯。

【原文】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①]。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後，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②]。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③]。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受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④]。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⑤]！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财[⑥]。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⑦]。

己丑，日食，昼晦[⑧]。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注释】

①七年：公元前181年。

②卫:卫卒。

③窃馈:暗中赠送食物。 论:论罪,即处死。

④谗女:指吕后所定王妃之诸吕女。 乱国:祸害赵国。 曾:乃,竟然。寤:通"悟",觉悟。

⑤自决:自裁,指自杀。

⑥自财:自杀。财,通"裁"。

⑦丁丑:正月十八。 次:旁。

⑧己丑:正月三十日。

【译文】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刘友回京。刘友因为太后把吕氏的女子作为他的王后,他不喜爱,却喜爱其他的姬妾,那个作王后的吕氏女子嫉妒,愤怒地离去,在太后面前说赵王的坏话,诬告他犯有罪过,她说赵王曾经说过:"姓吕的人怎么能够被封王呢!太后百年以后,我一定要攻伐他们。"太后发怒,因此就召赵王来京。赵王来到长安,被安置在王邸而不予接见,派遣侍卫包围王邸而困守他,不给他饭吃。他的群臣有人私下给他食物吃,就被逮捕判罪。赵王饥饿,就作歌唱道:"那些姓吕的人当权持政啊,刘氏江山有危险。威胁强迫王侯啊,强行授给我嫔妃。我的妃子已怀嫉妒啊,诬告我有罪恶。进谗言的女人祸乱国家啊,君上不曾省悟。我不是没有忠臣啊,为什么失去了封国?我在野外之中自决啊,苍天为我判断曲直。唉呀我没有什么可以悔悟的啊,宁愿及早自裁。作为国王而被饿死啊,有谁来可怜我!吕家的人断绝天理啊,我要托付上天来报仇。"丁丑日,赵王在幽禁中死去,用平民的丧礼把他埋葬在长安平民百姓的坟墓旁边。

乙丑日,出现日食,白日昏暗。太后讨嫌这件事,心中不高兴,就对左右侍者说:"这是冲着我来的。"

【原文】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①。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②。太后女弟吕媭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③。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後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④。

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⑤。赵王不得自恣⑥。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⑦。

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敖赐谥为鲁元王。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⑧。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⑨。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⑩。

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後，国除⑪。

【注释】

①梁王句：吕产留在京师执掌朝政。

②梁：高祖五年，改秦砀郡为梁国，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吕：高后二年割齐国济南郡为吕国，都历城，即今山东济南市。

③营陵：县名，在今山东潍坊市西南。　大将军：将军的最高称号，统军作战。

④琅邪(láng yé)：封国名，都城东武，在今山东诸城县，辖今山东半岛南部地区。

⑤擅权：专权。 微伺：暗中监视。
⑥自恣：自己任意行动。
⑦用：因为。 废其嗣：废除他的后代可继承为王的权利。
⑧代王：刘恒。 谢：谢绝。
⑨上侯：上等侯爵。吕禄初封胡陵侯，后改封武信侯。 位次第一：高祖依功排定侯爵位次，萧何第一，萧何死，吕后重排，以吕禄第一。
⑩康侯：即建成侯吕释之。
⑪燕灵王：刘建，谥号为“灵”。 国除：封国被取消。

【译文】

二月，将梁王刘恢改封为赵王。吕王吕产改封为梁王，梁王没有到封国去，被任命为皇帝的太傅。封皇子平昌侯刘太为吕王。又把梁国改名叫吕国，吕国改名叫济川国。太后的妹妹吕媭有一个女儿是营陵侯刘泽的妻子，刘泽是大将军。太后封各个吕家的人为王，恐怕她将来逝世以后刘泽将军对吕氏造成危害，就封刘泽为琅邪王，来安抚他的心。

梁王刘恢被迁为赵王以后，心怀不乐。太后就把吕产的女儿嫁给他做王后。赵王后的随从官吏都是那些吕家的人，他们在赵国把持权柄，暗地里监视赵王，赵王不能任意行动。赵王有一位受他宠爱的姬妾，王后就派人把她毒死。赵王因此作诗歌四章，令乐工歌唱它。赵王悲伤，在六月间就自杀了。太后听说这件事，认为赵王是依恋妇人而舍弃宗庙礼法，废除了他后代继承王位的权利。

宣平侯张敖去世，就封他的儿子张偃为鲁王，赐给张敖鲁元王的谥号。

秋天，太后派遣使者告知代王，说想要把他改封为赵王。代王辞谢，表示愿意继续在代国镇守边域。

太傅吕产、丞相陈平等人说：“武信侯吕禄在列侯中功劳之大属上等，位次排在第一，请求封他为赵王。”太后允许了，追尊吕禄的父亲康侯为赵昭王。

九月，燕灵王刘建去世，有个美人所生下的儿子，太后派人去杀死了他，因此燕灵王绝嗣无后，封国被废除了。

【原文】

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①。

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②。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③。高后遂病掖伤。

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早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④。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⑤。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⑥。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⑦。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⑧。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⑨。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⑩。

【注释】

①八年：公元前180年。　东平：县名，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北。

②祓(fú)：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仪式。通常于岁首在宗庙、社坛举行，尤以三月上巳日在水边祓除最为流行。　轵(zhǐ)道：古亭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苍犬：黑色的狗。　据：通"攫"(jué)，用爪疾取，抓击。

③祟(suì):神鬼害人。

④鲁元王偃:盖承袭张敖之谥号“元”而称张偃,实属悖理,“元”当为衍文。《汉书·张耳传》无“元”字。 新都:“信”假借为“新”,《年表》作“信都”,县名,在今河北冀县。

⑤中大谒者:《汉书·百官公卿表》谒者掌宾赞受事,即掌管为皇帝接待宾客,收发文书等事。加“中”字,多指宦官。 张释:一作张释卿,盖姓张,名释,字子卿。

⑥诸中宦者令丞:宫中各种由宦官任职的令丞。 关内侯:侯爵名。常居关内京师,有封号而无封地。

⑦军北军:统领北军。军,驻扎。 居南军:与“军北军”同类句型。

⑧辛巳:八月一日。

⑨以吕王产为相国:《史记志疑》案:产为相国当在七年七月,盖审食其免,即以产嗣相位也。 以吕禄女为帝后:《史记志疑》案:禄女为后,当在四年少帝弘即位之时,《汉书·外戚传》可证。

⑩审食其为帝太傅:《史记志疑》案:事在七年七月,《公卿表》其明。

【译文】

八年十月,封吕肃王的儿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吕通的弟弟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中旬,太后举行除灾求福的祭礼,回途中经过轵道,看见一个如同苍犬一样的怪物,用爪抓击高后的腋下,忽然之间就再也不见了。命人占卜,说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怪。高后因此就患腋下伤痛。

高后因为外孙鲁元王张偃年少,很早就丧失了父母,孤弱无依,就封张敖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张侈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借以辅护鲁元王张偃。接着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那些在宫中担任令、丞等官职的宦官都被封为关内侯,赐给食邑五百户。

七月中旬,高后病势加剧,就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

军;吕王吕产率领南军。吕太后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平定天下以后,和大臣们订立盟约,誓约说'不是刘氏子弟被封为王的,天下的人共同去攻伐他'。现今吕家的人被封为王,大臣们忿忿不平。我如果逝世,皇帝年少,恐怕大臣们要作乱叛变。你们一定要掌握住军队而守卫皇宫,要谨慎小心而不要轻意给我送丧,不要被他人所控制。"辛巳日,高后逝世,遗诏赏赐诸侯王每人黄金一千斤,将相列侯郎吏等人都按照品级赏赐黄金。大赦天下。又任命吕王吕产为相国,以吕禄的女儿作为皇后。

高后被安葬以后,由左丞相审食其担任皇帝的太傅。

【原文】

朱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居长安[①]。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②]。朱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③]。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④]。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中[⑤]。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⑥]:"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⑦]。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⑧]。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

令天下，宗庙所以危[9]。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10]。”汉闻之，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11]。灌婴至荥阳，乃谋曰[12]：“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13]。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14]。”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注释】

①气力：指气概，勇力。 齐哀王：即刘肥之子刘襄。哀，谥号。

②绛、灌：即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灌婴，事详《樊郦滕灌列传》。 发：指发动叛乱。

③妇：妻子。吕太后嫁吕禄女给刘章，是一种政治笼络手段。 阴：暗中。 见诛：被杀。 西：往西。 立：指让刘襄自立为帝。

④中：朝廷中。 应：内应。

⑤八月丙午：八月二十六日。 召(shāo)平：姓召名平。 东：往东征讨。 琅邪王：吕太后所立之刘泽。刘襄东征是为解后顾之忧。 《齐王》：指《齐悼惠王世家》。

⑥遗(wèi)：致送。

⑦春秋高：指年纪大。春秋代指一年四季；高，长，指年寿很长。 比(bì)：接连。 三赵王：即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王刘恢。 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徙梁王刘恢于赵而杀之，改封吕产为梁王；连杀三赵王而封吕禄为赵王；杀燕王刘建子，而封吕通为燕王。 分齐为四：削夺齐地，分出吕(济川)、琅邪、城阳三国，合齐为四。

⑧春秋富：指年纪轻。富，意谓时日还非常充裕。 恃：依靠，依恃。

⑨擅自尊官：不经皇帝核准就任意加高自己的官职。 严威：加强威势。 矫制：假托皇帝命令。 宗庙：代指刘氏天下。

⑩不当为王者：指违背刘邦刑白马而盟的约誓称王的诸吕。

⑪汉：汉廷。时诸吕掌权，即指诸吕。

⑫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地控东西要冲。

⑬权兵：拥兵。意谓因掌重权而控制军队。
⑭资：凭藉。

【译文】

朱虚侯刘章有气概勇力，东牟侯刘兴居是他的弟弟，他俩都是齐哀王的弟弟，居住在长安。正当这个时候，那些吕氏家族的人擅权理事，想要作乱，由于畏惧以前高帝时候的大臣绛侯周勃、灌婴等人，一直不敢发动。朱虚侯刘章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儿，暗中知晓了他们的阴谋。恐怕事败受牵连而自己也被诛杀，就暗中派人把这件事告知他的哥哥齐哀王，想要让齐王发兵向西进攻，诛杀那些吕氏家族的人以后而自立为帝。朱虚侯准备和大臣们在朝中作内应。齐王想要发兵，他的国相不听从他的命令。八月丙午日，齐王想要派人去诛杀齐相，齐相召平因此造反，调动军队想要围困齐王。齐王因此而诛杀了他的国相，就开动军队向东进攻，诈夺了琅邪王的军队，一并统领着两国军队而向西进发。具体事实记载在《齐悼惠王世家》中。

齐哀王于是对各诸侯王下书说："高皇帝平定了天下，封自己的各个子弟为王，悼惠王被封在齐国。悼惠王去世，孝惠帝派留侯张良来立我为齐王。孝惠帝逝世，高皇后治理政务，她年纪已高，听任那些吕氏家族的人发号施令，擅自废除少帝而另立他人，又接连杀害了三任赵王，把梁、赵、燕各封国从刘氏封王中减去，而用他们的土地封那些吕氏家族的人为王，把齐国一分为四。忠臣们进言劝谏，君上迷惑昏乱而不听从。如今高后逝世，而皇帝又很幼小，不能治理天下，本来应该依靠大臣和诸侯。可是那些吕氏家族的人又擅自居于尊贵的官职，聚集着庞大的军队以增强威势，强迫列侯和忠臣们屈服，假冒诏令号令天下，刘氏宗庙社稷因此而受到危害。寡人率领军队入朝来诛杀那些不应该称王的人。"汉朝廷听说了，相国吕产等人就派遣颍阴侯灌婴率领军队去迎击齐王。灌婴到达荥

阳后，就谋划说："那些吕氏家族的人掌握着关中地区的军权，想要颠覆刘氏社稷而自立为帝。如今我如果攻破了齐军去回报，这样就会更加增长吕家的实力。"于是屯军在荥阳而停止向前，派遣使者告谕齐王和各个诸侯，与他们连和，以此等待吕氏的变乱，然后共同诛灭他们。齐王听说后，撤回了军队驻守在齐国的西界而等待时机按照约定行事。

【原文】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①]。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②]。

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③]。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④]。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⑤]："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⑥]。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⑦]。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⑧]。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媭，媭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⑨]。"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

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10]。

【注释】

①畔：通“叛”。 合：交战。

②自坚：自保。坚，意谓坚信能确保。

③主兵：掌管兵权。太尉为全国最高军事首领，应掌兵权。

④曲周：县名，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 郦商：郦食其之弟，汉代开国功臣之一。

⑤绐(dài)：欺骗。

⑥九王：《史记索隐》吴，楚，齐，淮南，琅邪，代，常王王朝，淮阳王武，济川王太，是九也。 三王：《史记索隐》梁王产，赵王禄，燕王通也。

⑦足下：对人的敬称。 之国守藩：回到封国保守封地做藩臣。

⑧信然：相信。

⑨若：你。 无处：没有安身之处。《史记索隐》颜师古以为言见诛灭，无处所也。

⑩食其：即审食其。

【译文】

吕禄、吕产想要在关中发动叛乱，在朝内畏惧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在朝外畏惧齐、楚王国的军队，又恐怕灌婴反叛他们，想要等待灌婴的军队和齐国交战以后再发动叛乱，处于犹豫不决当中。在这个时候，名义上是少帝弟弟的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以及是吕后外孙的鲁元王张偃，因为年少都没有前往封国，居住在长安。赵王吕禄、梁王吕产各自在南北军中统领军队，他们都是吕氏家族的人。列侯和群臣谁都感到不能确保自己的性命。

太尉绛侯周勃不能够进入军营主持军务。曲周侯郦商年老有病，他的儿子郦寄和吕禄相交友善。绛侯周勃于是和丞相陈平相

谋，派人劫持郦商，让他的儿子郦寄前去欺骗吕禄说："高皇帝和吕后共同平定了天下，刘氏的人被封立了九位国王，吕氏的人被封立了三位国王，这都是经过和大臣们相商议而决定的，事情已经布告诸侯，诸侯们都认为适宜妥当，现今太后逝世，皇帝年幼，而足下佩戴着赵王印，却不速带人前往封国去镇守藩地，仍然做上将军，统领军队留驻长安，这就会被大臣诸侯们所猜疑。足下何不归还将军的印信，把军队交给太尉？请求梁王归还相国的印信，和大臣们订立盟约而前往封国，这样齐国的军队必然会撤回，大臣们能够心安，足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统治方圆千里的王国，这是子孙万世长久的好处啊。"吕禄相信他的计策是对的，想要奉还将军的印信，把军队交托给太尉。他派人向吕产及那些吕氏家族的长辈们通报这事，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便利，有人说他这样做不便利，计策还在犹豫中而没有最后决定。吕禄信任郦寄，时常和他一同外出游玩打猎。当他去看望姑母吕媭的时候，吕媭非常恼怒，说："你身为将军却离开军队，吕家的人如今已经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了。"于是就把她所有的珠玉宝器散在堂下，说："不要再替别人保存它们了。"

左丞相审食其被免官。

【原文】

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①]。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②]："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③]。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④]。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⑤]："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

起[⑥]。"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⑦]。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⑧]："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⑨]。"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⑩]。

【注释】

①八月庚申旦：《史记志疑》引《通鉴考异》云："此当作九月"。张文虎认为，庚申是九月十日。　平阳侯窋：曹参之子曹窋，袭封为平阳侯。平阳，县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行：代行。曹窋吕太后四年代任敖为御史大夫。

②使：出使。　数：责备。

③合从：即合纵，联合。　趣：通"促"。

④襄平侯通：即纪通，因其父纪成领军定三秦时战死被封侯。襄平，《史记索隐》"县名，属临淮。"注家以为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然查《中国历史地图集》，该地无此县，抑或失载。其所载之襄平县，属辽东郡，在今辽宁辽阳市。二者有异。　尚：掌管。　矫：假传命令。　内：通"纳"。

⑤典客：官名。九卿之一，"掌诸归义蛮夷"，即国内民族事务。

⑥守：主管，统领。　且：将。

⑦郦兄(kuàng)：郦寄字兄。兄，通"况"。

⑧将之：带着将印。

⑨袒：露出胳膊。

⑩行至：行将到达。行，将。

【译文】

八月庚申日早晨，平阳侯曹窋代理御史大夫的职事，去会见相国吕产商议政务。郎中令贾寿从齐国出使回来，因而指责吕产说："大王不早早前往封国，如今你虽然想去，还有可能吗？"就把灌婴和齐、楚联合结盟，想要诛杀那些吕氏家族人的事详细地告诉了吕产，就催促吕产迅速进宫。平阳侯大体上听到了他们的这些谈话，

就急驰告知丞相和太尉。太尉想闯入北军，但没有能够进入。襄平侯纪通主管皇帝的符节印信，就让他拿着皇帝的符节佯称奉诏要使太尉进入北军。太尉又命令郦寄和典客刘揭先去劝导吕禄说：“皇帝派遣太尉统领北军，想要足下回归封国，立刻归还将印而辞职离去。假若不这样做，大祸将要降临了。”吕禄认为郦寄不会欺骗自己，就解下将印交给典客，而把军权授给太尉。太尉佩带将印进入军门，在军中发布命令说：“替吕氏效忠的人袒露右臂，替刘氏效忠的人袒露左臂。”军中士卒都袒露左臂表示要替刘氏效忠。太尉正要来到的时候，将军吕禄也已经解下上将军印离开了军营，太尉于是就统率了北军。

【原文】

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①：“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②。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③：“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铺时，遂击产④。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⑤。

【注释】

①卫尉：官名。九卿之一，“掌宫门卫屯兵”，即负责防卫宫廷。

②裴回：同“徘徊”。

③讼言：公开声言。讼，明说。

④日铺(bū)：傍晚。

⑤郎中府：郎中令的官府。

【译文】

但是还有南军在吕氏家族人掌握中。平阳侯曹窋听说这种情况，就把吕产的阴谋告诉了丞相陈平，丞相陈平就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太尉。太尉命令朱虚侯监守军门，命令平阳侯告诉卫尉说："不要让相国吕产进人殿门。"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仍然进入未央宫，想要作乱。他不能进入殿门，在殿门前徘徊往来。平阳侯恐怕不能取胜，急驰飞报太尉。太尉还是恐怕不能战胜那些吕氏家族的人，未敢公开地说要诛杀吕产，就派遣朱虚侯前去，并对他说："立刻进宫去保卫皇帝。"朱虚侯请兵，太尉调给他千余名士卒。朱虚侯进入未央宫门，就在宫中遇见吕产。日落时分，就攻击吕产。吕产逃跑。这时天空中狂风大起，因此吕产的随从官吏大乱，没有人敢抵抗。追逐吕产，在郎中府的吏厕中把他杀死了。

【原文】

朱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①]。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②]。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③]。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④]。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⑤]。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

【注释】

①节信：表示凭信的符节。　因：凭着。

②无少长：不分老少。

③辛酉：九月十一日。　笞(chī)杀：用鞭子竹板打死。

④壬戌：九月十二日。

⑤戊辰：九月十八日。　徙：改封。　遂为赵王：据《文纪》及《年表》，刘遂立为赵王，在文帝元年。

【译文】

朱虚侯已经杀死吕产，皇帝命令谒者持节慰劳朱虚侯。朱虚侯想要夺取皇帝的符节印信，谒者不肯交给他，朱虚侯就和谒者共坐一车，依靠持有皇帝的节信而飞驰，斩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回来后又飞驰进入北军，向太尉报告。太尉起身，向朱虚侯行礼祝贺说："所担心的只有吕产，现在他已经被诛杀，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就派人分部把那些吕氏家族的人男女都逮捕起来，无论老少都把他们斩杀了。辛酉日，逮捕并诛杀了吕禄，而把吕媭鞭笞杀死。派人去诛杀了燕王吕通，而废除了鲁王偃的王爵。壬戌日，任用皇帝的太傅审食其重新做左丞相。戊辰日，迁徙济川王为梁王，立赵幽王的儿子刘遂为赵王。派遣朱虚侯刘章把诛杀那些吕氏家族人的情况告知齐王，让他撤兵。灌婴的军队也从荥阳撤回京来。

【原文】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①："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後，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②。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

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③]。”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⑤]。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⑥]。”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後乘六乘传[⑦]。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⑧]。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後听[⑨]。

【注释】

①相与：相互，共同。　阴谋：秘密商议。
②置：设放，留下。　即：如果。　长：长大。　无类：绝种。指被族灭。
③適：通“嫡”。
④外家：皇后的家族。
⑤见子：现存的儿子。见，同“现”。
⑥故顺：本来就顺当。故，通“固”。
⑦再反：第二次去迎接。反，通“返”。　六乘传：六辆驿站的车马。乘，四马一车。传，驿站车马。
⑧后九月：闰九月。　晦日：阴历每月最后一天。　己酉：闰九月二十九。
⑨听：听从。指同意大臣们的请求做天子。

【译文】

朝廷中各位大臣们私下共同商议说：“少帝和梁王、淮阳王、常山王，都不是惠帝真正的儿子。吕后用欺诈的手段用别人的儿子假冒，杀害了他们的生母，在后宫中抚养他们，让孝惠帝认他们作儿子，立他们作继承人，或是封为诸侯王，借以增强吕家的势力。现在已经把那些吕氏家族人的势力都消灭了，但留着吕家所立的人，他

们若长大成人而掌握政权，我们这些人就都会灭种亡族了。不如从各个封王中选出一位最贤明的立他为皇帝。”有人说：“齐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长子，现在他的嫡子为齐王，从血统本源上说，他是高皇帝的嫡长孙，可以扶立他为皇帝。”大臣们都说：“吕氏因为是皇帝外家的人就作恶而几乎毁灭了宗庙社稷，杀尽了名将功臣。如今齐王母家是姓驷的，有个驷钧，是一个恶人。假若扶立齐王，就会等于重新造出一个吕氏家族。”大家想要立淮南王刘长，由于刘长年少，他母家的人也是凶恶的。就说：“代王是当今健在的高帝儿子中年岁最长的，为人仁孝宽厚。太后娘家薄氏严谨善良。而且立长本来就和礼制相顺，代王又以仁孝闻名于天下，立他为帝合适。”于是共同商定暗地里派人去召来代王。代王派人推辞谢绝。使者再次去迎请，然后代王带着随从乘坐六辆传车进京。闰九月月末己酉日，抵达长安，住在代王驻京的府邸。大臣们都前去拜见，把天子的玺印奉献给代王，共同尊立他为天子。代王多次谦让，群臣坚持请求，最后才答应了。

【原文】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①。”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②：“足下非刘氏，不当立③。”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④。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泽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⑤。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⑥。”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⑦。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⑧。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⑨：“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⑩。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

及少帝于邸⑪。

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

【注释】

①清宫：清扫宫室。即清扫少帝等吕后的残余势力。

②太仆：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帝的车马。　滕公：即夏侯婴，西汉开国功臣之一，封汝阴侯。汝阴，县名，在今安徽阜阳市。

③足下：对少帝不称陛下称足下，是不承认他为皇帝。

④麾：挥手示意。麾，通“挥”。　掊(fù)兵：放下兵器，掊，通“踣”，偃仆，放倒。

⑤乘舆车：天子所乘坐的一般车驾。

⑥出就舍：出去到宫外安置。

⑦法驾：举行典礼时天子所乘坐的车驾。《史记集解》蔡邕曰：“天子有大驾、小驾、法驾。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

⑧即夕：当晚。

⑨端门：宫殿正南门。

⑩听政：处理政事。

⑪有司：有关事务的主管官员。司，主管。

【译文】

东牟侯刘兴居说：“诛杀吕氏的时候我没有建立功劳，请允许我去清理皇宫。”就和太仆汝阴侯滕公夏侯婴进入皇宫，上前对少帝说：“足下不是刘氏的后代，不应当立为皇帝。”说完就挥手示意在少帝左右持戟护卫的兵士们放下兵器离去。有几个人不肯放下兵器，宦者令张泽告谕他们，也就放下了兵器。滕公于是召来乘舆车载着少帝出了皇宫。少帝说：“你准备把我拉到哪去呢？”滕公说：“出宫到私舍去住。”少帝被安置住在少府。于是就奉献天子法驾，到代王府邸迎请代王。向代王报告说：“我们已经谨慎地清理了皇

宫。"代王就在当天傍晚进入未央宫。有十位谒者手执着戟保卫端门，他们说："天子还在，足下为什么要进宫？"代王就对太尉说了，太尉前往晓谕他们，这十位谒者全都放下兵器而离去。代王就进入宫中开始执政。当夜，主管部门就分别在他们的府邸诛杀了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以及少帝。

代王即位为天子。二十三年以后驾崩，谥号叫孝文皇帝。

【原文】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①]。刑罚罕用，罪人是希[②]。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③]。

【注释】

①无为：道家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学术思想，在汉初即为"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政治主张。 垂拱：垂衣拱手。指国家太平无事。 晏然：平静，安逸的样子。

②希：通"稀"，少。

③稼穑：指农业生产。稼，耕种；穑，收获。 滋殖：二字同义，繁殖。此指不断增长、丰富。

【译文】

太史公说：孝惠皇帝及高后治理时期，黎民百姓能够摆脱了战国以来的痛苦，君臣们都希望休养生息而太平无事，所以惠帝垂衣拱手，高太后女主代行皇帝权力治理天下，颁行政令不出居室门户，天下太平安然。极少施用刑罚，犯罪的人稀少。民众致力从事农耕，衣食之物丰足繁盛了。

史记全译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解题】

在《周本纪》言德之后，中隔五篇至本文重又突出一个“德”字，再一次强调德治对于政治兴衰的真实意义。

本文以“贤圣仁孝”叙述汉文帝。写文帝即天子位的“天授”，实际是表述了汉初经吕氏危刘之后，群臣诸侯要求国家平和安定的愿望所促成天下形势的变化，说明文帝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出现，正是时代潮流推动的必然结果。“必世然后仁”，“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正是刘邦开创的德治局面的继续发展。

在十二本纪所有的帝王、天子中，司马迁给予文帝时候实际政治的评价是最高的，他赋予了文帝以仁德的形象。在依次叙述了汉文帝的谦让、悯民、除刑、和亲、节俭等品格及作为之后，引录汉景帝之诏书加以概括：“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此皆上古之所不及。”并且说“德莫盛于孝文皇帝”。论赞归结为“岂不仁哉”。以“仁”相许，给文帝以充分的肯定。

记述中表现了汉文帝对法的认识。“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吏“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所以汉文帝的施政以德为主，辅以法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及于景帝时，汉代才有天下怀安局面的出现。文篇详记文帝的减刑措施，其寓意是很深刻

的。

对文帝的称颂，以“述往事，思来者”言之，较多地表现了司马迁的政治理想，且为全书的评议时政埋下了对比的立论基础，故本篇在《史记》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原文】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①。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②。太后薄氏子③。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④。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⑤。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⑥。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⑦。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⑧。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⑨。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⑩：“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⑪。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⑫。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⑬。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⑭？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⑮。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

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16]。卜之龟，卦兆得大横[17]。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18]。”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19]。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20]。

【注释】

①孝文皇帝：即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在位。　中子：排行居中的儿子。刘邦有八子，刘恒为第四子，故称中子。

②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中都：县名，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

③薄氏：刘邦之嫔妃，刘恒之生母。刘恒为帝后，尊她为皇太后。

④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　崩：帝王去世曰崩。

⑤诸吕：指被吕太后封为王、侯的吕氏宗室。《吕后》：即《吕太后本纪》。

⑥迎代王：陈平、周勃在诛吕安刘中起关键作用，故司马迁视之为汉初勋臣。

⑦左右：指左右备顾问参议之臣。　郎中令：官名，这是指代王国的郎中令。

⑧属(zhǔ)意：用意，意图。　特：只，仅仅。

⑨喋(dié)血：即喋血，踏血。喋，通“蹀”，履涉之也。

⑩中尉：官名。掌管都城治安。这里是指代王国的中尉。　宋昌：秦末农民起义军宋义的孙子，后封为壮武侯。

⑪桀：通“杰”。　绝望：断绝了当皇帝的念头。

⑫盘石之宗：像磐石一样稳固的基础。盘，通“磐”，巨大的石头。

⑬三王：指燕王吕通，赵王吕禄，梁王吕产。　太尉：指周勃。　节：符节。

⑭党：党羽。此指大臣们。　专一：指统一百姓的意志。

⑮内：指京城内。　朱虚：朱虚侯刘章。　东牟：东牟侯刘兴居。

⑯犹与：同“犹豫”。

⑰卜之龟：通过烧灼龟甲而现出的裂纹形状以判断吉凶。 大横：龟纹呈大的横形。

⑱占：指卜辞。 庚庚：变更。指要更换帝位。 夏启以光：夏启代禹一样光大帝业。

⑲参乘：即骖乘，指在车右陪乘的人。 传：驿站的马车。

⑳高陵：高祖刘邦的坟墓，后改为县。在今陕西高陵县。

【译文】

孝文皇帝，是高祖的排行居中的儿子。高祖十一年春天，已经攻破了陈豨的叛军，平定了代地，立刘恒为代王，王国的都城在中都。他是太后薄氏所生的儿子。登代王位十七年时，在高后八年七月，高后逝世。九月，吕氏家族的人以吕产为首企图发动叛乱，来夺取刘氏社稷，大臣们共同诛杀了他们，谋划召代王入长安拥立他为皇帝。这些史事记载在《吕太后本纪》中。

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等人派人去迎请代王。代王问左右侍从的郎中令张武等人，张武等人商议说：“朝廷大臣都是高帝在世时的大将，熟习军事，多有谋诈，他们的意图恐怕决不止于如此，只是因为畏惧高帝和吕太后的威权罢了。如今他们已经诛杀了那些吕氏家族的人，刚刚血染了京都，现在这样做只是在名义上说迎请大王，实际的用意却不可信。希望大王称病而不要前去，来观察事态的变化。”中尉宋昌进言说：“群臣们的建议都不对。要知道秦朝政治失道，诸侯豪杰们一同起义，人人都自认为能够得到天下的多得可以用万来计数，然而最终登上天子位置的人，是刘氏，这使天下的诸侯豪杰们消除了幻想，这是其一。高帝分封子弟为王，使各王国和郡县的土地犬牙相错而相互制约，这就是所谓稳如盘石一般的宗族根基，天下的人都信服刘氏的强大，这是其二。汉朝兴起以后，除去了秦朝的苛政，简化法令，施行恩惠德政，使人人自我安

定，人心很难动摇，这是其三。至于说以吕太后的威严，立那些吕氏家族的人为三王，他们把持政权，独断专行，然而太尉仅仅持一信节进入北军，一声呼唤士卒都左袒其臂，表示为刘氏效忠，反叛吕氏家族，最终把吕氏消灭了。这是上天的授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如今大臣们尽管想要发动变乱，百姓们也不会被他们驱使，他们的党羽难道能自始至终地追随而不变吗？如今在朝内有朱虚侯和东牟侯这样的宗亲，在朝外他们又畏惧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王国的强大。如今高帝的儿子只有淮南王和大王，大王又是长兄，为人贤德圣明仁爱孝顺，美名传扬到了整个天下，所以大臣们顺应天下的人心而想要迎请大王拥立为帝，大王不要再怀疑了。”代王把这件事报告给薄太后进行计议，犹豫不能决定。于是用龟甲占卜，卦的兆象是一大条横向裂纹。卜辞说：“大横裂纹意味着要变更地位，我将成为天王，像夏启一样继承父爵而光大先代的基业。”代王说：“寡人本来已经是王了，还做什么王？”占卜的人说：“所谓天王就是天子。”于是代王就派太后的弟弟薄昭前去会见绛侯周勃，绛侯等人详细地对薄昭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迎请代王的用意。薄昭回来报告说：“可以相信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代王于是就笑着对宋昌说：“果真像你所说。”就命令宋昌陪他乘一辆车，张武等六人也乘坐传驿之车一同前往长安。到达了高陵后就暂停下来，而派宋昌先驾快车进入长安观察事变情况。

【原文】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①。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②。”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③。所言私，王者不受私④。”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⑤。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⑥。”遂

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⑦："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⑧。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⑨：'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⑩。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⑪。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⑫。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⑬。"遂即天子位。

【注释】

①渭桥：又名中渭桥，在今陕西咸阳市东。

②间言：私下秘密进言。

③所言公，公言之：前一"公"为公事，后一"公"指公开。

④不受私：指不受理私事。

⑤玺符：皇帝之印和各种传达命令的凭证。

⑥代邸：代王设在京城的官邸。

⑦大将军：秦汉时遇战事临时委任的高级军事统帅。 陈武：以将军将卒救东阿，至霸上，击齐历下军，被刘邦封为棘蒲侯。依清代钱大昕考证，此应为灌婴。 张苍：汉初大臣，历算家。 宗正：汉九卿之一，主管皇帝宗亲事务。 刘郢：楚元王刘交之子。《汉书》作"刘郢客"，此处脱一"客"字。 典客：九卿之一，掌管朝仪宾客事务。

⑧弘：刘弘，即吕后所立，后又为周勃等人所杀的少帝。

⑨阴安侯：刘邦长兄刘伯之妻的封号。阴安，县名，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 顷王后：刘邦的次兄刘仲之妻，顷为刘仲之谥号。 吏二千石：秩位为

二千石的官员，相当于郡守级。
⑩不佞：谦词，没有才智。 称(chèn)：相称，配得上。
⑪西乡：面向西。乡，通“向”。
⑫伏计：伏着想，下对上陈述自己意见时用的敬词。 虽：即使。
⑬莫宜寡人：没有谁比寡人更合适。

【译文】

宋昌到达了长安城西北的渭桥，自丞相以下的大臣都来迎接。宋昌回去向代王报告，代王就驾快车来到渭桥，群臣们拜见称臣。代王下车向群臣答礼。太尉周勃进言说：“请求能够单独进言。”宋昌说：“您要谈的是公事，您就公开说吧。假若要谈的是私事，做王的人不接受私言。”太尉就跪在地上奉献天子的玺印符节。代王推辞说：“到了代王邸以后再商定这件事。”就驱车驰入代王府邸。群臣们跟从着他到达王邸。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人都再次参拜说道：“皇子刘弘等人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应当承奉宗庙社稷。臣等慎重地请求阴安侯、列侯顷王后和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们商议说：‘大王是高帝的长子，最适合成为高帝的继承人。’希望大王登临天子位。”代王说：“承奉高帝的宗庙社稷，是关系重大的事。寡人没有才智，不足以担当承奉宗庙的重任。希望你们另请楚王商议一个合适的人，寡人不敢承当。”群臣们都跪伏在地上坚决恳请。代王面西对着群臣谦让了三次，又面南对着群臣谦让了两次。丞相陈平等人都说：“我们仔细考虑这件事，由大王奉继高帝宗庙，是最合适相称的，即使是天下的诸侯和万民也都认为是合适的。我们为了宗庙社稷着想不敢有所疏忽。希望大王能够听从我们的请求。我恭谨地再次跪拜奉献上天子玺印符节。”代王说：“宗室、将、相、王、列侯都认为没有比寡人更合适的人选，寡人不敢再推辞。”于是就登上了天子位。

【原文】

群臣以礼次侍①。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②。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③。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④。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⑤。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⑥。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⑦。"

【注释】

①以礼次侍：依照礼仪按照职位次序侍列。

②太仆：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帝车马。 婴：指夏侯婴。 法驾：皇帝在举行典礼时所乘坐的车驾。《史记索隐》引《汉官仪》云："天子卤簿有大驾、法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惟京兆尹、执金吾、长安令奉引，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也。"

③未央宫：宫殿名，高祖七年建，常为朝见之处。故址在长安城内西南隅。

④卫将军：统领京城驻军的高级武官。

⑤郎中令：官名。此非上文之诸侯王郎中令，为九卿之一，掌管宫廷宿卫。

⑥间者：近来。 用事：执政。 辜：罪。

⑦赐民爵一级：赏赐平民户首男子一级爵位。 女子百户牛酒：每百户女子赏赐一头牛、十石酒。《史记索隐》按乐产云："妇人无夫或无子不沾爵，故赐之也。" 酺(pú)：聚会饮酒。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会饮酒，罚金四两。故为庆祝皇帝登基予以特许。

【译文】

群臣们按照朝廷的礼仪依次排列侍从皇帝。于是派遣太仆夏侯婴与东牟侯刘兴居前去清理皇宫，奉献天子乘坐的法驾，到代王

府邸迎接皇帝。皇帝就在当日傍晚入居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镇守抚慰南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宫殿内的巡行警卫。皇帝又回到前殿坐朝。就在当天夜里颁布诏书说："近来吕氏家族的人专权执政，图谋大逆不道的事，想要动摇刘氏的宗庙社稷，全靠将相、列侯及宗室大臣们共同诛杀了他们，他们全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朕刚刚登上帝位，宣布大赦天下，恩赐民户家长每人一级爵位，赏赐给女子每百户一头牛和十石酒，允许民众聚会欢饮五日。"

【原文】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①。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②。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③。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⑤。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⑥。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⑦。

【注释】

①孝文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十月庚戌：阴历十月初一。

②辛亥：庚戌第二天，十月初二。 即阼(zuò)：即位。阼，殿堂前的台阶。

③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史记正义》"此时尚右"，其时汉置左、右两相。 灌婴：汉初大将，封颍阴侯。

④壬子：十月初三。 车骑将军：将军名号，汉朝重要武职，可参预朝政。

⑤相国：西汉初置，职权秩位与丞相略同，礼遇稍尊。 上将军：督军征战之主帅，位极尊，省称上将。 擅矫：擅自盗用。

⑥襄平侯通：襄平侯纪成之子纪通，后袭父爵。襄平，县名，地见《吕太后本纪》注。

⑦阳信侯：刘揭所封之侯爵名。阳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阳信故城在沧州无棣县东南三十里，汉阳信县。"然查《中国历史地图集》、汉县不载，抑或脱漏。

【译文】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日，改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

辛亥日，皇帝正式即位，拜谒高帝庙。右丞相陈平迁为左丞相，太尉周勃升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升任太尉。被吕氏族人所篡夺的原属于齐国和楚国的封地，又都重新归还给了原主。

壬子日，差遣车骑将军薄昭到代国迎请皇太后。皇帝说："吕产任命他自己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他们擅自假借皇帝的诏令派遣灌婴统率军队攻打齐国，企图替代刘氏，灌婴屯留在荥阳而没有出击，和诸侯们联合谋划诛杀吕氏。吕产企图作乱，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智取了吕产等人的军权。朱虚侯刘章首先追捕吕产等人。太尉亲自率领着襄平侯纪通持着符节承受诏令进入北军。典客刘揭亲自夺得赵王吕禄的印信。加封太尉周勃一万户，赐给黄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婴将军增加食邑各三千户，赏赐黄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增加食邑各二千户，赏赐黄金一千斤。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赏赐黄金一千斤。"

【原文】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①]。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②]。其议之。"有司皆曰[③]："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④]。如故便[⑤]。"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⑥]。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⑦]。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⑧]。"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⑨]。"

【注释】

①正：通"证"，证验，依据。 率：率领，引导。

②同产：同胞兄弟姐妹。 坐：连坐，获罪。 收帑(nú)：拘捕妻子儿女，没为官奴婢。帑，妻子儿女。

③有司：有关的主管官员。古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④相坐：互相牵连。 坐收：因犯罪而被拘囚。 累：束缚、控制。

⑤便：有利，适宜。

⑥悫(què)：忠厚、诚实。

⑦牧民：统治人民。牧，牧养。

⑧孰：通"熟"，仔细。

⑨除：废除。《史记集解》应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

【译文】

十二月，皇上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为了禁止暴乱而引导人们归向善良。现在有人触犯了法律已经被定罪受到惩罚，

还要使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们受牵连而坐罪，以致被收为奴婢。朕很不赞成这种作法，你们应该商议一下。”负责的官员们都说：“平民百姓们不能自律，所以才制定法律来禁止他们。施行亲人相互连坐而被牵连治罪，目的是使想犯罪的人在心中顾及到他们的亲属的命运，使他们不敢轻意犯法，这种作法是从很久以前就施行的。还是如同过去那样便利。”皇帝说：“朕听说法律正那么民众就会诚实，治罪恰当那么民众就会依从法律的约束。况且治理民众而引导他们从善，这是官吏的责任。官吏们假若既不能教导民众向善，又以不正当的法律去惩罚他们，这反而是坑害了民众而让他们去行凶暴虐。又凭借什么来禁止他们犯罪呢？朕没有看到这种法令有什么便利，你们再仔细考虑一下。”负责的官吏们都说：“陛下对民众施加大恩惠，功德非常盛大，不是我们所能设想到的。我们请求奉行皇帝的诏书，废除收没罪犯家人为奴隶等相连坐的律令。”

【原文】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①。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②。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③。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④。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⑤。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⑥。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⑦。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

于于，非所以忧天下也[8]。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9]。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10]。更议不宜[11]。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12]。"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13]。封将军薄昭为轵侯[14]。

【注释】

①蚤：通"早"。早日确定皇位继承人，可以杜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

②歆(xīn)享：指鬼神享受祭品。歆，祭品的香气。 嗛(qiè)志：称心如意。 嗛，通"慊"，满足，快意。

③纵：即使。 豫：同"预"，预先。 重：加重。

④季父：小叔父。楚王刘交是刘邦之弟，文帝刘恒之叔。 春秋高：指年纪已经很大。 阅：经历。 大体：大局，大是大非。

⑤兄：此指叔伯兄弟。吴王刘濞，是刘邦次兄刘仲之子，年长于文帝。

⑥弟：淮南王刘长是刘邦的第七子，故是文帝之弟。 秉：拥有，具备。 陪：此指辅佐。

⑦昆弟：兄弟。 终：指尽职尽责。

⑧选举：意谓选贤举能。 必子：一定让儿子继承。

⑨治安：指长治久安。 用：由，因为。 此道：指早建太子的办法。

⑩释：放弃。 更：调换，改变。 志：本意，原意。

⑪更议不宜：议论变更太子的事不应该再讨论了。

⑫子某：此指刘启，后为景帝。某，代替不明确指出的人。

⑬当代父后者：应当继承父业的人，一般均指嫡长子。

⑭轵(zhǐ)侯：薄昭所封侯爵号。轵，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译文】

正月，负责的官吏进言说："及早确立太子，是为了使宗庙得到尊奉的重大措施。请求皇帝确立太子。"皇上说："朕既是德行菲薄，上帝神明还没有接受我祭祀的歆享，天下的民众也还没有感到满意。如今我既不能广泛征求天下贤圣有德的人而把天下禅让给他，却说要预先确立太子，这是加重我的失德。让我怎么向天下人交代?还是暂缓决定这件事吧。"负责的官吏说："预先确立太子，是为了尊重宗庙社稷，表示不会忘记天下。"皇上说："楚王，是我的叔父。他年纪长，阅历天下的义理很多，明晓国家的大政体要。吴王和我的关系，是兄长，他为人仁惠而且好施恩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秉持才德来辅佐我。难道不能传给他们帝位吗！那些王侯宗室兄弟及有功之臣，其中许多人是有德义的贤人，假若能举荐有贤德的人来继承我不能完成的事业，那是社稷神明的有灵，天下的福气。如今你们不选举他们，却说一定要传位给我的儿子，人们将要认为我忘记了贤能有德的人而专意于自己的儿子，这不是在为天下而着想。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可取。"负责的官吏们都坚决请求说："古时候殷、周建立了国家，统治权力都平安地持续了一千多年，古时候拥有天下的没有哪一个比这两朝更长久，殷、周就是因为采用了早立太子的方法。确立继承人一定是儿子，这由来已久了。高帝亲自率领士大夫们，最先平定了天下，封建诸侯，成为后世皇帝的太祖。诸侯王和列侯最初接受封国的人也都成为这个封国的始祖。子孙相继承位，代代都不断绝，这是天下的大义，所以高帝建设此种制度以便用来安定海内。如今放弃应该确立的人而改从诸侯和宗室中选取，这不是高帝的心愿。改议封立他人是不合适的。皇帝的某位儿子年纪最大，为人纯厚慈仁，请求陛下确立他为太子。"皇上于是应允了他们的建议。因此恩赐全天下民众中每位应当接替他父亲做后继的人一级爵位。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原文】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①]。"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②]。

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乃循从代来功臣[③]。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④]。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⑤]。"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⑥]。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⑦]。"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⑧]。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⑨]。"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⑩]。

【注释】

①同姓：《史记索隐》"谓帝之子为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②鳏(guān)：老而无妻。 寡：老而无夫。 孤：幼而无父。 独：老而无子。 已：通"以"。

③填：通"镇"。 循：抚摩。引申为安抚，慰问。

④壮武侯：宋昌之封爵名。壮武，县名，在今山东胶县东北。

⑤九卿：官员合称。汉朝通常称太常(奉常)、光禄勋(郎中令)、太仆、廷

尉、大鸿胪(典客)、宗正、大司农(治粟内史)、少府、卫尉为九卿,实即中央高级行政机构的总称。

⑥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辖今许昌市至平顶山市周围地区。尊:人名,时为颍川太守,生平不详。 食邑:又名"采邑",卿大夫收取赋税以供衣食之用的封地。 淮阳:郡名,汉高祖十一年又置淮阳国。治所或都城均在今河南淮阳县。 申徒嘉:亦作申屠嘉,西汉大臣,文帝时官至丞相。 卫尉:九卿之一,掌管宫禁宿卫。 定:人名,生平不详。

⑦周阳侯:赵兼之封爵名。周阳,地名,在今山西绛县西南。 清郭侯:驷钧之封爵名。清郭,地名,在今山东滕县境内。

⑧常山:汉初封国,都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樊侯:蔡兼之封爵名。樊,县名,在今山东济宁市东。

⑨矜:自我夸耀。 且:将。

⑩谢病:托病请求辞职。

【译文】

三月,官吏请求皇帝封立皇后。薄太后说:"皇帝的儿子做诸侯王的都是同母所生,立太子的生母为皇后。"皇后姓窦。皇上因为封立皇后的缘故,赐赏全天下的鳏寡孤独穷困的人和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九岁以下的孤儿们各有一定数额的布帛和米肉。

皇上从代国前来,刚刚即位,普施恩德,天下得到安抚,诸侯及四方部族都和洽欢乐,于是封赏随从他从代国前来的功臣。皇上说:"在大臣们诛杀那些吕氏家族人而迎请我时,我有疑虑,臣下都劝阻我不要前来,只有中尉宋昌劝我前来,使我才能保有权力奉事宗庙。已经提升宋昌为将军,应当封宋昌为壮武侯。另外随从我前来的六人,官职都升至九卿。"

皇上说:"凡是跟从高皇帝进入蜀、汉中地区的六十八位列侯都再加封各三百户,凡是原官职在二千石以上跟从高皇帝的颍川郡守刘尊等十人各加封食邑六百户,淮阳郡守申徒嘉等十人各加

封食邑五百户，卫尉定等十四人各加封四百户。封淮南王的舅父赵兼为周阳侯，封齐王的舅父驷钧为清郭侯。"这年秋天，封原常山国丞相蔡兼为樊侯。

有人劝导右丞相周勃说："您本来是诛杀那些吕氏家族的人、迎请代王为帝的主要策动者，如今又凭借着这份功劳，授受最高的恩赏，处于尊贵的职位，大祸将要降临到您身上。"右丞相周勃听后就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免除职务，左丞相陈平独任丞相之职。

【原文】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①]。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②]。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③]。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④]。"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⑤]。十二月望，日又食[⑥]。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⑦]。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⑧]。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⑨]！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⑩]。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⑪]。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⑫]。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⑬]。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⑭]。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⑮]。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⑯]。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⑰]。"

【注释】

①二年：文帝前元二年，即公元前178年。

②靡：无，没有。 遗德：意即遗漏先王之德惠。

③邑：此指食邑。 给输：供给输送物资。 无由：无从，没有机会。 驯：通“训”。

④为吏及诏所止者：以卿大夫在京师为官的，或有诏命留在京师的。

⑤晦：阴历每月之最后一天。 日有食之：出现了日食。

⑥望：阴历每月的十五。 日又食：按现代科学推算，半月之内不会出现两次日食。《史记集解》徐广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汉书》及《五行志》无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书不纪月食。”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十二月望日又食”七字当是衍文。

⑦蒸民：众民。蒸，通“烝”，众，多。

⑧布政不均：施行政令教化不协调、不一致。

⑨适：正好。 见：“现”之古字。 灾孰大焉：灾难没有比这更大的。焉，兼词，“于之”。

⑩微眇(miǎo)：微小。眇，微少。言微眇之身，为文帝谦词。 兆民：众民。兆，此极言众多。 二三执政：几个大臣。二三，几个。 股肱(gōng)：得力助手。股，大腿。肱，手臂。

⑪累：拖累，伤害。 三光：日、月、星。

⑫知见：知识与见解。 思：思考。《汉书》无此字。 匄：“丐”的异体字。丐，乞求，希望。

⑬贤良方正：本指有德才、端平正直之人。文帝此次下诏后，汉始设“贤良方正”(亦称“贤良文学”、“贤良”)这一选拔人才之科目。 匡：纠正，补救。不逮：不及，想不到的。

⑭饬(chì)：整治。 繇：通“徭”，徭役。

⑮远德：使德惠及于远方。憪(xiàn)然：通“僩”，寝视不安的样子。 非：非分之举，指侵边的行动。 设备：设防。

⑯罢：撤除。 厚卫：重重防卫。

⑰见马：现有的马匹。见，同“现”。 遗：留下。 财：通“才”，仅仅。 传

(zhuàn)置;驿站。《史记索隐》如淳云"律,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轺置,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

【译文】

二年十月,丞相陈平去世,又以绛侯周勃为丞相。皇上说:"朕听说古时候建置诸侯国有一千多个,他们各自守护封地,按照时节进贡,民众没有劳苦,上下欢欣,没有失德的地方。如今列侯多住在长安,离食邑遥远,他们国中的吏卒运送给养所需费用既多而且劳苦,而列侯们也没有机会教导和管理他们国中的民众。应命令列侯前往封国,在朝中任官吏和有诏书命令留下的诸侯,应派遣他的太子回归封国。"

十一月晦日,有日食发生。十二月望日,又发生日食。皇上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了君王来养育治理他们。君王如果缺乏德义,施行政令不公平,上天就会用灾异来显示,警戒君王国家没有治理好。因此在十一月晦日,发生了日食,谴责出现在上天,灾异哪还有比这更大的呢!朕获得保全宗庙的职任,用一个微小身躯而依托在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乱,都在朕一人身上,二三位执掌国政的大臣们犹如我的手足。我对下不能治理养育好众生,对上又损害了日、月、星辰的光辉,我的失德实在是太大了。诏令到达后,你们全都要考虑我的过失,以及我所知、所见、所思的不到处,乞求你们把想法告诉我。并且举荐贤良方正和能够直言劝谏的人,来匡正我能力所达不到的地方。因此官吏们要各自整顿你们的职任,务必减省徭役费用来便利民众。我既然不能远施恩德,所以惶惶然忧虑外族人会有侵犯行为,因此国境防备未能停息。如今纵然不能撤除在边疆屯驻军队,又怎么能命令军队来加强对我的保卫,应当把卫将军统领的军队裁撤。太仆所管现有的马匹留下够用就可以了,其余的马匹都交给驿站使用。"

【原文】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①。"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②。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③。"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④。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⑤。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⑥。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⑦。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⑧。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⑨。"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⑩。

【注释】

①本：根本，基础。 籍田：帝王亲自耕种之田。 粢盛(zī chéng)：放在祭器内的黍稷。粢，谷类总称。《史记集解》应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

②赵幽王：刘友，谥为"幽"。已见《吕太后本纪》。赵王：赵国之王。赵国，此指汉初分封国，都今河北邯郸市。

③齐悼惠王：指刘肥。

④河间：汉初诸侯国，都今河北献县东南。 剧郡：大而重要的地方。 城阳：汉初诸侯国，都今山东莒县。 济北：汉初诸侯国，都今山东肥城县西北。 太原：汉初诸侯国，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梁：汉初诸侯国，

都今河南商丘县南。

⑤进善之旌：采纳善言之旗。《史记集解》应劭曰："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如淳曰："欲有进善者，立于旌下言之。" 诽谤之木：指责、批评之木牌。《史记索隐》韦昭云："虑政有阙失，使书于木，此尧时然也，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诽谤，议论是非，指责过失。此含褒意。 来：招来。

⑥妖言：怪诞诳惑之说。

⑦祝诅：诉之鬼神，使降祸于所憎之人。 上：皇上。 约结：誓盟定约。谩：欺骗，告发。 其：如果。

⑧细民：小民，平民百姓。 抵死：触犯死罪。

⑨勿听治：不要审理。听，判决。

⑩郡国守相：即郡守、诸侯国国相。 铜虎符：铜铸虎形符印。分左右两半，右留朝廷，左与郡守、国相，合符生效。 竹使符：竹制信符，使节出入之凭证。

【译文】

正月，皇上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应当开辟籍田，我要亲自率先耕作，以供给宗庙祭祀所用的黍稷。"

三月，有关的官吏请求皇帝封立皇子为诸侯王。皇上说："赵幽王被幽禁而死，我非常怜悯他，已经封立他的长子刘遂为赵王。刘遂的弟弟刘辟强和齐悼惠王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对国家有功劳，可以封他们为王。"就封立赵幽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把齐国的几个大郡分出而封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刘武为代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皇子刘揖为梁王。

皇上说："古人治理天下，在朝廷设有旌旗可以使百姓站在它下而进献善言，设有可以刻写对朝政批评意见的诽谤木，这些设置是为了通达治道而招来劝谏的臣民。如今法律中有诽谤和妖言的罪名，这就使众臣不能尽情直言，而君上无法听到过失。将如何招徕远方的贤良？应该废除这样的法律条文。臣民中有人相约结誓

诅咒君上而后又相互攻击告发，官吏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假若臣民还有其他怨言，而官吏们又认为是诽谤朝廷。这只是小民们由于愚笨无知而致犯下死罪，我认为很不可取。从今以后，有人假若触犯了这条法令就不要治罪。”

九月，初次发放铜虎符和竹使符给郡守国相作为发兵和出入征发的凭证。

【原文】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①。

十一月，上曰：“前日（计）〔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②。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③。”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④。

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⑤。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⑥。帝初幸甘泉⑦。

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⑧。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人盗，甚敖无道，非约也⑨。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⑩。”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⑪。

【注释】

①丁酉晦：丁酉这一天正是本月月末，即十月三十日。

②前日诏：指二年十月遣列侯就封国之诏。前日，先前。 辞：托辞、借故。

③率：做个表率。以此文帝将周勃排出朝廷。

④罢太尉官：撤消太尉官职，其权力部分归属丞相。文帝这样做，是为了不轻易把兵权嘱托他人。

⑤淮南王句：审食其受吕后宠信，淮南王刘长之母被吕后逼杀，审食其未予营救，刘长以此怨恨而派侍从、刺客魏敬将其杀死。事详《淮南王列传》。

⑥北地：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河南：指今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地区。

⑦幸：幸临，特指皇帝之到达。《史记集解》蔡邕曰："天子车驾所至，民臣以为侥倖，故曰幸。至见令长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食帛越巾刀佩带，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是谓之幸。"　甘泉：宫名，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

⑧输遗(wèi)：供给和赠送。

⑨右贤王：匈奴官名，职位仅次于单于。匈奴单于自领本国中部，设左、右贤王分领东西部，常以太子任之。　非常故：不是正常现象。　保塞蛮夷：保卫边塞的外地人。蛮夷，本指除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此应指从外地迁来的人。　故：故地。　陵轹(lì)：欺凌。轹，碾轧，欺压。　敖：通"傲"。　非约：指违背了原有的协约。

⑩高奴：县名，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北。

⑪发：拨、配。　中尉：京城治安长官，九卿之一，兼领左右京辅兵卒，戍卫京师。　材官：秦汉时始置的一种地方预备兵兵种。

【译文】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发生了日食。

十一月，皇上说："前些时候下诏派遣列侯前往封国，有些人推辞还没有成行。丞相是我所尊重的大臣，请他替我率领列侯们前往封国。"绛侯周勃免去了丞相之职回到了封地。任命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废除太尉这一官职，把它的事务交给丞相处理。

四月，城阳王刘章去世。淮南王刘长和他的随从魏敬杀死了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侵入北地郡，他们滞留在黄河以南的地区为害。文

帝初次临幸甘泉。

六月，文帝说："汉朝曾经和匈奴相约为兄弟，使他们不要在边境为害，因此运送赠给匈奴的财物非常丰厚。如今，右贤王离开他的国土，率领着他的部众，留居黄河以南早已归属汉家朝廷的地区，不是什么平常的变故，他们往来出入在靠近边塞的地区，捕杀吏卒，驱逐保卫边塞的蛮夷部族，使这些部族不能在原地居住，恣意凌辱我边塞的官吏，侵入掠夺财物，非常狂傲无道，这不符合盟约。应发动边地官吏所统率的八万五千名骑士前往高奴，派遣丞相颍阴侯灌婴率领他们攻伐匈奴。"匈奴人离去，调发中尉部下精通骑射的士卒归属卫将军统领而屯驻长安。

【原文】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①]。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②]。复晋阳中都民三岁[③]。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④]。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⑤]。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⑥]。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⑦]："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⑧]。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⑨]。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⑩]。"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注释】

①辛卯：六月二十七日。 太原：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亦代国旧都。

②举功：论功，依据功劳。

③复：免除赋税徭役。 中都，县名，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代国旧都之一。

④胡：匈奴。

⑤罢丞相兵：撤回丞相灌婴出击匈奴的部队。 陈武：封棘蒲侯。棘蒲：后改名平棘，县名，在今河北赵县东南。

⑥贺：人名，封祁侯。《史记集解》徐广曰："姓缯，以文帝十一年卒，谥曰敬。"祁，县名，在今山西祁县东南。

⑦七月辛亥：指汉文帝前元三年阴历七月二十九。

⑧诖(guà)误：连累。

⑨先自定：先行自我停止反叛。 以军地邑降者：率领军队和占领地盘投降者。

⑩去来：离去而又归来。指先投奔刘兴居后又反正者。

【译文】

辛卯日，皇帝从甘泉前往高奴，因此而临幸太原，召见以前为代王时的群臣，都给予了赏赐。按照各自的功劳给予奖赏，各个民众乡里都赐给牛和酒。免除晋阳和中都地区的民众三年的赋税。文帝在太原逗留巡游了十几日。

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地，想要前去攻击匈奴人，就反叛朝廷，发动军队打算袭击荥阳。皇帝于是下诏撤退由丞相率领去对匈奴作战的军队，派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率领十万士卒前去讨伐济北王。祁侯缯贺被任命为将军，驻守荥阳。七月辛亥日，皇帝从太原回到长安后。就下诏给有关的官吏们说："济北王违背德义反叛皇上，误累了官吏和百姓，是大逆不道。济北国的官吏、百姓和军队的士兵们若在汉军还没有到达以前自行反正的，以及把他们率领的军队和据守的城邑投降汉军的人，全都赦免他们随从谋反的罪责，恢复他们原有的官职爵位。离开济北王刘兴居而来投降朝廷的人，也赦免他们的罪责。"八月，打垮了济北王的军队，俘虏了

济北王。赦免了济北王国那些随从济北王反叛的官吏和百姓。

【原文】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①。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②。"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③。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④。

【注释】

①六年：即公元前 174 年。 居处毋度：生活起居超越法度。毋，无。 闽越：秦、汉时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的一支越人。

②弃市：在闹市中处于死刑，并暴露尸体示众。

③处：让……居住。此实为流放。 严道：县名，在今四川荥经县。 邛(qióng)都：县名，在今四川西昌市东。

④后十六年：指后来到文帝十六年(即公元前 164 年)。 淮南王：即刘安，原封阜陵侯，都今安徽寿县。 衡山王：即刘勃，原封安阳侯，都今湖北黄冈县西北。 庐江王：即刘赐，原封周阳侯，都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译文】

六年，有关的官吏报告说："淮南王刘长废弃了先帝的成法，不听天子的诏令，居处不符合法度，出入仿效天子的礼仪，擅自颁行法令，和棘蒲侯的太子缯奇相谋反叛，派遣人出使闽越和匈奴地区，发动他们的军队，企图以此来危害宗庙社稷。"群臣们商议，都

说："刘长的罪应当处以弃市。"文帝不忍心用刑法惩办淮南王，赦免了他的罪恶，废除了他的爵位而不再为王。群臣们请求把刘长安置到蜀郡严道和邛都一带，文帝同意了。刘长还没有到达处所，在行途中病死。皇上很怜悯他。后来到十六年的时候，皇帝追尊淮南王刘长谥号为厉王，封立他的三个儿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原文】

十三年夏，上曰[①]："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②]。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③]。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④]。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⑤]！"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⑥]："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⑦]。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⑧]。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⑨]。"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⑩]。何则？至治也[⑪]。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⑫]？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⑬]。《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⑭]。'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⑮]！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⑯]。今勤身从事而有租

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17]。其除田之租税。"

【注释】

①十三年：公元前167年。

②繇(yóu)：由、从。

③秘祝：官名。掌管为皇帝祝祷。《史记集解》应劭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

④太仓令：负责粮食储藏保管之官。 淳于公：名淳于意，汉初名医，因曾隐其医术而任齐国太仓令，所以又称"仓公"。事详《扁鹊仓公列传》。 诏狱：奉诏命关押犯人的牢狱。 逮徙系：捉拿送往拘禁。

⑤缓急：偏义复词，此用急义，紧急。

⑥缇萦：音 tí yíng。

⑦廉平：清廉公平。

⑧属：连接、复原。 道无由：没有途径、机会。

⑨没人：指被收进官府。

⑩有虞氏：传说中以舜为首领的上古部落。 画衣冠：在衣帽上画出特别的标志。 异章服：穿着有不同色彩花纹的衣服。章，花纹。 僇(lù)：耻辱。

⑪何则：为什么呢？ 至治：最理想的治理。

⑫肉刑三：残害人肉体的三种刑法。一说指黥(脸上刺字)、劓(割鼻)、刖(断足)；一说为劓、刖、宫(毁坏生殖器官)。

⑬驯道不纯：教育引导的方法不对头。驯，通"训"；道，通"导"。

⑭此句引自《诗经·大雅·旱麓》。恺悌：(kǎi tì)又作"岂弟"，意为和乐，平易近人。

⑮支：通"肢"。 息：生长。 楚痛：痛苦。

⑯务：事业，事情。

⑰本：指农业。 末：指商业和手工业等。 异：区别。

【译文】

十三年夏天，皇上说："我听说天之大道，祸患起自怨恨，福泽

兴于德义。百官的不对之处，应当由我自己负责。如今负责秘祝的官吏把这些过错推移给臣下，更加显扬出我缺乏仁德，朕非常不赞成，应当取消这种做法。”

五月，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诏令朝廷掌管牢狱的官吏把他逮捕押送到长安。太仓令没有儿子，生有五个女儿。太仓令将要被逮捕的时候，骂他的女儿们说：“生孩子如果不生男儿，一旦遇有急难就没有任何益处！”他的小女儿缇萦伤心自己不是男儿而哭泣，就随从她的父亲来到长安，上书说：“我的父亲作为官吏，齐中地区的人们都称赞他廉洁公允，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为那些死了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罚的人不能再有完整的肢体而悲伤，即使他们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可以走的道路。我情愿被取消名籍而成为官府的女奴，抵赎父亲应当受刑的罪过，使他能够有机会自新。”这份上奏呈给天子，天子悲怜她的心意，就下诏说：“我听说在有虞氏的时候，用穿戴图画有特别花纹和颜色的衣帽的方法来区分罪徒，来显示耻辱，而民众就能不犯法。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有了最好的政治局面。如今刑法列有黥面、劓鼻、刖足三种肉刑，而奸邪仍然不能禁止，这其中的过失在哪里？岂不是我的德行浅薄而教化不明吗？我自己感到非常惭愧。所以训导的方法不纯正就会使民众愚昧并陷人犯罪的境地。《诗经》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保护养育人民的父母’，如今有人犯有过错，还没有进行教化却对他们施加刑罚，若有人想要改行善道也就无路可走了。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竟达到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使人终生不能复原，这是多么痛楚而不讲求恩德的作法，这难道能符合为民父母的主旨吗！应当废除肉刑。”

皇上说：“农业，是天下最根本的大业，一切政务都没有比它更重要的。如今农民们勤苦地从事农业还要负担租税，这是把从事农业和从事经商的人不加区别，这对于鼓励人们务农的政策来说是不完善的举措。应当免除田地的租税。”

【原文】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①]。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②]。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③]。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④]。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⑤]。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⑥]。其广增诸祀墠场珪币[⑦]。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⑧]。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⑨]。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⑩]。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⑪]。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⑫]。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⑬]。

【注释】

①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朝(zhū)那：县名，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北地：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卬(áng)：人名，姓孙，生平不详。

②三将军：指驻陇西的周灶，驻北地的魏遬，驻上郡的卢卿。见《匈奴列传》。 陇西：郡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 上郡：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 周舍：生平不详。

③勒：统率。

④要：阻止。

⑤张相如：封东阳侯。东阳，县名，在今山东武城县东北。 赤：董赤，封成侯。成，县名，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 内史：临时封任的统兵作战武官。 栾布：汉初将领，后封为俞侯。

⑥牺牲：祭祀用牲畜的统称。 珪币：祭祀用的玉和帛。 抚临：安抚治理。

⑦墠(shàn)场：各种祭坛场所。

⑧望祀：遥望而祭。 右贤左戚：先贤能后亲戚。时尚右，右为上，左为下。

⑨祝釐(xī)：祈祷祝福。釐，通"禧"，福。

⑩与(yù)：参与，即"在其中"。

⑪张苍：封北平侯。北平，县名，在今河北满城县北。 方明律历：兼通历法。方，通"旁"。律历，乐律和历法，此指历法。

⑫终始传五德：一种以五德(金木水火土)相生，递相继承，终而复始，解释历史发展的循环理论。详《秦始皇本纪》注。

⑬推：推演，推算。 正十月：正月为十月，即以十月为岁首。 上黑：崇尚黑色。上，通"尚"。

【译文】

十四年冬天，匈奴人图谋侵入边地进行虏掠，攻打朝那塞，杀死了北地郡都尉孙卬。皇上因此就派遣三位将军驻在陇西、北地和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驻军在渭水以北地区，聚集了千辆战车和十万骑兵。文帝亲自慰劳军队，检阅军队而申明教令，赏赐了军中的官吏和士卒。文帝想要亲自率军征伐匈奴，群臣们劝谏，都不听允。皇太后坚持要求皇帝留下，文帝才没有去。于是拜任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反击匈奴。匈奴逃走。

春天，皇上说："我登临帝位得以手持牺牲和圭帛而奉祭上帝和宗庙，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经过漫长的时间，以我的不聪敏和不贤明而抚临天下这么长久，我感到非常惭愧。应该广泛地增设用来祭祀的坛场和圭帛。从前先王远施恩泽而不求报答，举行望祭而不祈求神灵降福，尊重贤能而不重亲戚，先考虑民众而后想到自己，英明达到了极点。现在我听说祭祀的官吏祈求福泽，都把福泽祈求到我一人身上，不为百姓们祈祷，我感到非常惭愧，以我这样失德，却亲身独自享受这种美意福泽，使百姓不能和我共享，这样作是在加重我的失德。应命令负责祀祭的官吏只向神灵表达敬意，不要有所祈求。"

这时候北平侯张苍担任丞相，他兼通律历。鲁地人公孙臣上书陈说五德相终始的运转来解释朝代兴废的事，他说当今正处于土德，土德运行将有黄龙出现来作为应验，应当改正朔，变服色制度。天子把这件事发下来交给丞相商议。丞相推算认为当今是水德运行，应该明定十月作为每年的正月并崇尚黑色，认为公孙臣的意见不正确，请求皇帝否决这个建议。

【原文】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①]。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②]。朕亲郊祀上帝诸神[③]。礼官议，毋讳以劳朕[④]。"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⑤]。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⑥]。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⑦]。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⑧]。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9]。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10]。

【注释】

①见：“现”之古字。 成纪：县名，在今甘肃渭县东北。 申明：再次表明。

②年：收成，丰收。

③郊祀：在郊外祭祀天地。

④礼官：指奉常（掌礼仪）及其所属官员。 毋：无，不要。 讳：隐讳。 劳：劳累。

⑤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五帝：此指五天帝，东方苍龙青帝，南方朱雀赤帝，西方白虎白帝，北方玄武黑帝，中央麒麟黄帝。 孟夏：夏季的第一个月。 答礼：举行祭祀以回敬。

⑥新垣平：人名，生平不详。 望气：以观察天上云气的变化而推测人世之吉凶祸福。 见：被召见。 渭阳：《史记集解》韦昭曰：“在渭城。”渭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渭水北岸。

⑦周鼎：周王朝传国的九个宝鼎。 玉英：精美之宝玉。《史记集解》引《瑞应图》云：“玉英，五常并修则见。” 见：现。

⑧尚赤：崇尚红色，以红色为正色。

⑨更为元年：将原汉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元年。

⑩新垣平事觉：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新垣平所谓的望气、献玉杯全是欺诈。 夷：铲除、消灭。

【译文】

十五年，在成纪县果然出现黄龙，天子就又重新召求鲁人公孙臣，任用他为博士官，来申明当今土德运行的说法。于是皇上就颁下诏书说：“在成纪县出现有怪异的神物，对百姓们没有造成危害，这一年因此而得到大丰收，我要亲自举行郊祭奉祀上帝和各位神灵。礼官们商议这件事，不要因为怕我辛劳而有所隐讳。”负责官员和礼官们都说：“古时候天子在夏天亲自到郊外举行祭祀上帝的礼

仪，因此才称为郊祭。”于是天子才临幸辟雍，郊祭五帝，在孟夏四月举行答谢上天恩德的祭礼。赵地人新垣平凭借着望气的方术得到皇帝的召见，因而劝说皇上在渭阳设立五帝庙，想要引出周鼎，还当有精英的宝玉出现。

十六年，皇上亲自到渭阳五帝庙郊祭谒见，也在夏天举行答礼而崇尚赤色。

十七年，获得一个玉杯，上面有刻文“人主延寿”四个字。因此天子才更改纪元而以这年为元年，下令允许天下民众可以聚会宴饮。就在这一年，新垣平欺瞒诡骗的事被发觉，被夷灭三族。

【原文】

后二年，上曰①：“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②。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③。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④。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⑤？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⑥。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⑦。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注释】

①后二年：即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162 年。

②方外之国：指外国。方，四境之内。

③四荒：四面荒远之地。《汉书·文帝纪》师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

言其荒忽去来无常也。《尔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封畿(jī):京都一带地域。 处:此指安居。

④间者:近来。累年:连年。 并暴:吞并侵略。 内志:思想,意图。

⑤难:怨仇。 连兵:连年交战。

⑥夙兴夜寐:起早贪黑。 怛惕(dá tì):惊恐害怕。 冠盖相望:形容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冠盖,指官员之冠服和车上之伞盖。 结轶:车辙交错倾辗。轶,通"辙"。 单(chán)于:匈奴最高首领。

⑦反:"返"之古字,返回。 细过:小的摩擦、隔阂。 元元:善良可亲。

【译文】

后元二年,皇上说:"我既不英明,又不能远施恩德,因此使一些中原以外的国家不能宁静无事。使四荒之外的国家不安其生,封畿以内的人勤劳而不能安居,这两重失误,都是由于我的德化浅薄而不能达到远方。近几年来,匈奴接连在边境施暴为害,杀死了许多官吏和民众,派到边境地区的大臣、士兵和官吏们又不能明晓我的内心意志,因此加重了我的失德。很长时间的结难连兵,中外各国怎么能保安宁呢?如今我早起晚睡,为天下而勤劳,为万民而忧苦,为此而心痛不安,心中未曾有一日忘记,所以派遣的使者所乘的车辆在道路上前后相望,使者的车辆往还以致道路上车辙交错,以此向单于告喻我的心意。如今单于重归过去的和亲策略,考虑社稷的安危,筹计万民的便利,亲自和我共同抛弃细微的过失不再计较,共同迈向和平大道,结成兄弟般的关系,以此保全天下淳朴百姓。和亲已经确定,从今年开始。"

【原文】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①。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②;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

注[3]；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4]；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5]：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6]。

【注释】

①后六年：即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 云中：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

②中大夫：皇帝近官，掌议论，侍从左右。 令勉：人名，生平不详。 飞狐：即飞狐口，险要关口，亦名蜚狐。在今河北蔚县东南。

③苏意：人名，生平不详。 句(gōu)注：亦作"勾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带。

④河内：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周亚夫：汉朝名将，周勃之子，曾封条侯，升任丞相。 细柳：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西。

⑤祝兹侯：封爵名。《史记集解》徐广曰："表作松兹侯，姓徐，名悍。"而《史记志疑》则认为即松兹侯徐厉之子徐悼。《汉书·文帝纪》则云："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松兹，地名，在今安徽太湖县西南。 棘门：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⑥弛山泽：废除开发山泽之禁令。弛，放松，解除。 服御狗马：衣服车马和奢玩之物。狗马，指供玩好之物。 损郎吏员：减少皇帝的侍从人员。 发：打开。 庾(yǔ)：露天的谷仓。 振：同"赈"，救济。 卖爵：《史记索隐》崔浩云："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也。"

【译文】

后元六年冬天，匈奴三万人侵入上郡，三万人侵入云中郡。任命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军在飞狐要隘；原楚国丞相苏意为将军，驻军在句注；将军张武屯军在北地；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在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在霸上；祝兹侯驻军在棘门：以此

防备匈奴。几个月以后，匈奴兵离去，汉军也撤回来了。

天下大旱，遭遇蝗虫灾害。皇帝施加恩惠下令诸侯不要向朝廷入贡，放松山泽的禁令以便利民众。皇帝减省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减少郎吏官员的名额，散发仓库的粮食来救济贫民，允许平民可以买卖爵位。

【原文】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①]。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②]。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③]！"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④]。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⑤]。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⑥]。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⑦]。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⑧]。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⑨]。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⑩]。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⑪]

【注释】

①苑囿：皇帝游猎的地方。　辄(zhé)：总是。

②露台：台名，供皇帝休息、赏景之用。《史记集解》徐广曰："露，一作'灵'。"　直：同"值"，价值。　百金：一百斤黄金。

③中民：指不富不贫的中等人家。　羞：耻辱。

④绨(tí)衣：粗糙厚实的丝织衣。　幸：宠爱。　曳(yè)：拖地。　文：花

纹。先:表率。

⑤霸陵:文帝陵墓,在今西安市东北。 瓦器:用土烧制的陶器。 不治坟:因山为冢,不垒坟堆。坟,用土堆起大土丘。

⑥南越王尉佗:即赵佗,本为河北正定县人,因秦时为南海郡尉,故名尉佗,后建立南越国,高祖封其为南越王,后又改称武帝。

⑦恶(wù):讨厌,不想。

⑧几杖:几案和手杖。赐几杖以示关怀和敬老。

⑨袁盎:西汉大臣,官至奉常。 称说虽切:谈论惩处言语急切。 假借:宽容,原谅。

⑩赂遗(wèi):贿赂。 弗下吏:不交付有关部门处理。

⑪专务:一心致力于。

【译文】

孝文帝从代国前来,登临帝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衣服、车驾,一直没有增添什么。若遇有不便,就放开法禁来为民谋利。他曾经要建筑露台,召来工匠们做预算,所需费用价值百斤黄金。皇上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家中等水准平民的家产,我奉守先帝遗留下来的宫室,常常恐怕玷污了它们,建筑露台做什么!"文帝经常身穿粗厚的衣服,所宠幸的慎夫人,令她不能穿拖到地面的衣服,帏帐不能用带有绣花图案的,以表示敦厚俭朴,做天下人的楷模。治办霸陵的随葬品都用瓦器,不允许用黄金、白银、铜、锡来作装饰,不修高大的墓冢,就是想节省,不要扰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但是皇上却召来尉佗兄弟而使他们尊贵,用恩德回报他,尉佗于是就取消帝号而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人都背约而侵入盗掠,但皇帝却命令边境地区的军队警备防守,不发兵深入,怕因此而烦忧劳苦百姓。吴王刘濞假称有病不入朝,皇帝就因此赐给他几杖。在群臣中像袁盎等人的谏说虽然很尖锐切直,皇帝常常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在群臣当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钱财,事情被发觉以后,皇上就把御府的金钱拿出来赏赐给他以此使他内心

惭愧，而不把他交给执法的官吏去治罪。皇帝专门致力于用恩德教化民众，所以海内殷富，礼义盛行。

【原文】

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①]。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②]。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③]。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④]！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⑤]。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⑥]。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⑦]。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⑧]！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⑨]。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⑩]。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⑪]。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⑫]。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⑬]。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⑭]。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⑮]。"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⑯]。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⑰]。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⑲。

【注释】

①后七年六月己亥：据张培瑜所编《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当为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一。 崩：皇帝死曰崩。《史记集解》徐广曰："年四十七。"

②奚：何，为什么。 服：服丧，守丧。

③嘉：喜欢。 业：家业、产业。

④临(lìn)：哭。 离：通"罹"，遭受。 数：命运，磨难。

⑤眇眇(miǎo)：微小。 有：又，置于整数与零数之间，构成词组，表示数量。

⑥方内：天下。 兵革：战争。

⑦维：通"惟"，思考。 不终：不能善终。

⑧天年：自然的寿数。 高庙：此指祖庙。 朕之不明与嘉之：以我之不明却承受这样好的结果。与，语气词，用于句中，表示停顿。

⑨取："娶"之古字。

⑩自当给丧事服临者：应当参与丧事守丧哭临者。 无践：《史记集解》服虔曰："践，翦也。谓无斩衰也。" 孟康曰："践，跣也。"即赤脚踏地。

⑪绖(dié)带：系在腰间或头上的丧带。 毋布车及兵器：不要给车、兵器披丧服陈列。

⑫旦夕各十五举声：早、晚各哭十五声。

⑬已下：下葬以后。 大红、小红：即大功、小功，按亲近疏远有不同的服丧期限。服大功者，服期原为九月，服小功者，服期原为五月。 纤：缌麻衣，丧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十六日。

⑭佗(tuō)：通"他"(它)，其他。 比率：参照。

⑮归：回归娘家。 夫人以下至少使：按汉兴因秦之称号，妾皆称夫人，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武帝及元帝时有增制。

⑯亚夫：指周亚夫。 属国悍：即典属国徐悍。典属国，官名，掌蛮夷降者。 将屯将军：《史记集解》李奇曰："以将屯将军为名，此监主诸屯也。" 武：张武。 复土将军：主持葬礼封坟之事。 见卒：现役士兵。 藏

郭：埋葬棺椁。郭，通“椁”。 穿复土：即出土和填土。

⑰乙巳：六月初七。 顿首：叩头。 文：《谥法》“慈惠爱民曰文”。

⑱丁未：六月初九。

【译文】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皇帝在未央宫逝世。留下遗诏说：“我听说凡是天下万物若有萌出，没有哪一种会没有死亡的。死是天地间的必然道理，物质的自然属性，有什么值得那么悲哀呢？当今这个时代，世人都喜欢生而厌恶死，厚葬死者以致使生者家业破亡，注重丧事而伤害生计，我很不赞成这样做。而且我既然没有施行恩德，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帮助百姓；如今逝世，又要使百姓服丧很长时间，遭受严寒酷暑的折磨，使民众父子为我而哀，有伤长幼的心情意愿，减损了他们的饮食，中断了对鬼神的祭祀，因此而加重了我的失德，对天下人如何交待！我获得保奉宗庙的职责，以我这微小的身躯依托在天下诸侯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仰赖天地间神灵的保佑，社稷的福泽，使天下安宁，没有战争。我既然不聪敏，常常害怕有过失的行为，而羞辱了先帝所遗存的美德；只是我在位的时间很长了，惧怕不能维持始终。如今才有幸享尽天年，又能够被供养在高皇帝庙中，以我这样不英明而得到嘉善的结果，又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呢！应当对天下官吏、平民发布命令，令到以后只用三日为我举行丧礼，全都免除其余的服孝规定。不要禁止民间娶妻嫁女、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和饮酒食肉。凡是应当参加丧礼的人，都不要赤脚踏地。服丧的麻带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列车队和手持兵器的仪仗，不要动员男女百姓到宫殿去哭丧。宫中应当临丧的人，都只要在早晚各自放声哭哀十五声，礼毕就停止。不是在早晚应当致哀的时间，应禁止他们不要擅自哭丧。安葬以后，大功只服丧十五日，小功只服丧十四日，缌麻只服丧七日，此后就除去丧服。其他没有被列在诏令中的，都根据这份诏令比照行事。布告天下，使人都

明确知晓我的心愿。霸陵一带的山水保持它的原貌，不要有所改变。后宫中把夫人以下至少使全都遣送回家。”任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徐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调集附近各县中服现役的士兵一万六千人，调集京城的士兵一万五千人，这些军卒负责护送棺椁、疏通墓穴和覆土成冢的事务，由张武将军指挥。

乙巳日，群臣都叩首奉上尊号叫做孝文皇帝。

太子刘启在高祖庙中即位。丁未日，承袭帝号称为皇帝。

【原文】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①]：“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②]。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③]。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④]。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⑤]。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⑥]。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⑦]。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⑧]。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⑨]。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⑩]。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⑪]。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⑫]。”丞相臣嘉等言[⑬]：“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

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14]。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注释】

①孝景皇帝元年：公元前156年。 制诏：皇帝以制书诏令。秦始皇时定“命”为制，“令”为诏。 御史：官职名，由御史中丞统领，掌管符玺、制定诏命等秘书工作。

②祖：古代对创业开国的帝王称“祖”。 宗：继承祖先确定治世体制者称“宗”。

③酎(zhòu)：《史记集解》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本指祭祀用的醇酒，此指祭祀祖庙的仪典。 《武德》：武舞名，高祖所作，因其人执干戚而名。《文始》：本舜《韶舞》，高祖更名为《文始》，是舞者手执羽籥的一种文舞。《五行》：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为《五行》，《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

④孝惠：汉惠帝刘盈。

⑤通关梁：使关津桥梁畅通。 不异远方：远近一样。

⑥减嗜欲：减免嗜好贪欲，即避免铺张浪费。 献：献礼。

⑦出美人：即指死后使嫔妃出宫归家。 重绝人之世：看重断绝人后代的事。

⑧侔(móu)：齐等。

⑨明象乎日月：英明神圣如同日月一样。 称：相称，匹配。

⑩《昭德》：《史记集解》文颖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于文帝庙。” 休：美善。

⑪竹帛：竹简、帛书。

⑫中二千石：官秩名，即高于二千石。汉制，官吏品级为二千石者，一年俸禄实为一千四百四十斛，而中二千石者，实为二千一百六十斛。中，音zhòng，“满”的意思。

⑬嘉：指申屠嘉，西汉大臣。

⑭侍祠：陪祭。 献：祭祀。

【译文】

孝景帝元年十月，以制书诏令御史："听说古时候称为祖是建有功业而称为宗是施有德泽，制作礼乐都各有原由。我又听说歌唱是为了颂扬德行，舞蹈是为了表彰功业。在高祖庙中举行奉献醇酒的礼仪上，要演奏《武德》、《文始》、《五行》等乐曲和舞蹈。孝惠帝庙举行奉献醇酒的礼仪时，演奏《文始》、《五行》乐舞。孝文皇帝君临天下，疏通关隘桥梁，远近没有区别歧视。废除诽谤之罪，取消割毁肢体肌肤的肉刑，赏赐年长的老人，收养抚恤孤独，以此养育众生。他减抑自己的嗜好和私欲，不接受臣子的进献，不私自谋求利益。犯罪人的妻子不受牵连，不妄杀无罪之人。取消宫刑，放出后宫的美人，慎重地对待断绝人情伦理及父子上继的事。朕既然不够聪敏，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到先帝的英明。这些德业都是在上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而孝文皇帝能够亲自施行。他的恩德的厚重与天地齐等，他谋利的泽惠施加于四海，民众没有谁不获得他的福泽。他如日月一般光明，而在庙中祭祀时却没有和他的德业相称的乐舞，我非常惶恐不安。应为孝文皇帝庙制作《昭德》之舞，来显扬他的美德。然后祖宗的功德能够记载在史册上，使它们传于万世，永远无所穷尽，朕非常满意这样做。你们和丞相、列侯、品秩超过二千石的大臣及礼官们一同制作出祭祀文帝的礼仪舞乐后上奏。"丞相申屠嘉等人进言："陛下总是念及孝道，建立《昭德》的舞乐来昭明孝文皇帝的盛大德业，这些都是臣子申屠嘉等愚钝的人所想不到的事。臣子们谨慎地商议认为：若论万世的功业，没有人能比高皇帝所建立的更为巨大，若论德泽，没有人能比孝文皇帝所施行的更为盛大，高皇帝庙应当作本朝帝室的太祖庙，孝文帝庙应当作为本朝帝室的太宗庙。后世的天子应当世世代代地向太祖太宗庙奉献祭祀。各郡、各诸侯国应各自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诸侯王、列侯要派使者侍从天子祭祀，每年都要向太祖太宗庙献祭。请求皇帝把这些

规定写进法典明文，向天下宣布。"皇帝颁下制书说："可以。"

【原文】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①"。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②。呜呼，岂不仁哉！

【注释】

①孔子言出于《论语·子路》。 世：古代称三十年为世。 残：残暴。 杀：刑戮。

②廪廪(lǐn)：渐进的样子。 乡：通"向"，趋向。 正服：正朔历法和服色。 今：指汉武帝时期。评议寓意讥刺武帝。

【译文】

太史公说：孔子说过"一定要经过三十年以后仁政才能有成效。善人治理国家经过百年，也就能够清除残暴，废弃刑杀"。这话真是对极了！汉朝兴起，到孝文皇帝已经历了四十多年，是德政最盛的时期。他非常谨慎地改正朔，易服色，行封禅，但是他谦让的德政在今天还没有最后完成。唉！这难道不正是仁吗！

史记全译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解题】

依张晏说,《孝景本纪》为《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一。

将前十本纪系统读来,骤感今本《孝景本纪》文辞风格之迥异。从三个方面推断可信本篇为补作。

司马迁作本纪常发挥为议论,不只是依编年记大事。今本篇无政事朝议、论争,大臣之谏说、称颂,景帝对国事的鉴识、决断,行政效果的反映、分析等等,难以表现出司马迁对景帝在位期间时势的认识。

《汉书·景帝纪·赞》言:"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文、景政绩总是相互联系加以评论的,史亦称"文景之治"。既然如此,司马迁作《孝文本纪》如此议论风发,赞颂不绝,何《孝景本纪》仅是几笔枯燥的条文呢?

十二本纪体现出司马迁关于天下大势中的德治、力治思想的转变,迄至《文帝纪》的表述方式是切合这一情事的。依此以景帝时之近于武帝,于德治方面当有更深更结合实际的阐发,今则不见,难以体现司马迁的作史思想。论赞述"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于景帝仅评七国俱起,因晁错削诸侯之不以渐,结论为"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就观察事势而言,评论的观点是可取的,但从吕后、文帝的本纪论赞看,当有对于景帝德行的全面估计。今此论赞似不符

合整体要求，不可视为《史记》原作。

然而基于历史文献的时代沉积，本篇在完成本纪记事的系统上，仍不失为可贵的篇章。文虽较为简略，有的地方却还比《汉书·景帝纪》要详细些。而且全文在把握景帝继承文帝遗志，推行休养生息的政治，使天下富足，以及削平吴楚七国叛乱，安定国家等方面的记述中，为后人提供了切实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篇在《史记》中仍是有它的地位的。由此，本篇给予了像崔适一样的学者"盖此纪实未亡尔"的印象，就情理而言也是不足为奇的。

【原文】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①。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②。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③。乙巳，赐民爵一级④。五月，除田半租⑤。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二年春，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武陵侯⑥。男子二十而得傅⑦。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⑧。广川、长沙王皆之国⑨。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⑩。荧惑逆行，守北辰⑪。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⑫。置南陵及内史、祋祤为县⑬。

【注释】

①孝景皇帝：即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前141年在位。景，谥号。《史记正义》引《谥法》曰："由义而济曰景。"

②更：接连，相继。

③元年：汉景帝元年即公元前156年。 乙卯：二十二日。

④乙巳：乙巳在乙卯前十天，依事态及记事不当在前。若在后，则乙巳在乙卯后五十天，不当在一月内。《史记志疑》以为二字衍。

⑤除田半租：减除一半田租。文帝时十五税一，此则三十税一。

⑥武陵侯：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功臣表》、《萧何传》，当作"武阳侯"。係，即嘉，一人二名。武阳，县名，在今四川彭山县东。

⑦傅：列入正卒名册，服役。旧制二十三岁而傅，今改为二十岁。

⑧四月壬午：四月二十六日。 孝文太后：指文帝的母亲薄太后。

⑨广川：封国名。都信都，在今河北冀县。时所封王为刘彭祖，景帝第八子。 长沙：封国名，都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时所封王为刘发，景帝第十子。

⑩衡山：封国名。都邾，在今湖北黄冈县北。

⑪荧惑：即火星。 守：徘徊。 北辰：指北极星。

⑫岁星：即木星。 天廷：天庭，即大微垣。

⑬置南陵句：南陵已在文帝七年设置为县，此误。《史记志疑》以为当方"置左、右内史及祋祤为县"。内史，政区名，指京城附近地区。 祋祤(duì xǔ)，县名，在今陕西耀县。

【译文】

孝景皇帝，是孝文皇帝的排行居中的儿子。母亲是窦太后。孝文帝在代地为王的时候，先前的王后生有三个儿子。等到窦太后得到宠幸时，先前的王后已经死去，接着她所生的三个儿子也先后去世。所以孝景皇帝得以即位。

前元元年四月乙卯日，大赦天下。乙巳日，赏赐平民每户一级爵位。五月，削减田租的一半数额。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下令群臣不要上朝道贺。匈奴侵入代郡，朝廷与匈奴约定和亲。

二年春天，封前相国萧何的孙子萧係为武陵侯。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岁便得服兵役。四月壬午日，孝文皇帝的母亲逝世。广川王、长沙王都前往封国。丞相申屠嘉去世。八月，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

陶青为丞相。彗星出现在东北天空。秋天，衡山地区降下冰雹，最大的雹子直径有五寸，冰雹聚积最深的有二尺。火星倒转运行，留守在北极星附近。月亮出现在北极星区间。木星在太微垣中间倒转逆行。设置了南陵县及内史、祋祤县。

【原文】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①]。长星出西方[②]。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③]。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④]。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⑤]。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⑥]。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艺等与谋反者[⑦]。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⑧]。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子胜为中山王[⑨]。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淮阳王馀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⑩]。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⑪]。

四年夏，立太子[⑫]。立皇子彻为胶东王[⑬]。六月甲戌，赦天下[⑭]。後九月，更以(弋)〔易〕阳为阳陵[⑮]。复置津关，用传出入[⑯]。冬，以赵国为邯郸郡。

【注释】

①正月乙巳：正月二十二日。

②长星：体大的火流星。

③燔(fán)：烧。　雒阳：《汉书》作"淮阳"。因灾，故下文有徙淮阳王于鲁事。淮阳国都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④吴王刘濞都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楚王刘交之孙刘戊都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赵王高祖六子刘友之子刘遂都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胶西

王刘卬(áng)都高密，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济南王刘辟光都东平陵，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北。菑川王刘贤都剧，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北。胶东王刘雄渠都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卬、辟光、贤、雄渠，均为齐悼惠王之子。吴楚七国谋反事详《吴王濞列传》。

⑤诛晁错：晁错主张削诸侯地，激怒刘濞。刘濞为"清君侧"，以诛错为名发动叛乱。景帝企图平息叛乱，误诛晁错。事详《袁盎晁错列传》。 梁：景帝弟刘武的封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⑥窦婴：窦太后侄。事详《魏其武安侯列传》。 周亚夫：周勃之子。事详《绛侯周勃世家》。

⑦艺：楚元王刘交之子，参与叛乱后，景帝不忍加法，仅从宗室簿上除其名。

⑧魏其(jī)：县名，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南。

⑨中山：封国名，都卢奴，在今河北定县。

⑩江都：封国名。都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

⑪将庐：亦作"将闾"，齐孝王刘泽之子。 燕康王刘嘉实卒于景帝五年。

⑫太子：指栗太子刘荣，栗姬所生。

⑬彻：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

⑭六月甲戌：六月二十九日。

⑮阳陵：景帝预作之寿陵。在今陕西西安市北。

⑯津关：水陆要道之关卡。 传(zhuàn)：通行凭证。

【译文】

三年正月乙巳日，大赦天下。一颗体大的火流星出现在西方。洛阳东宫大殿和城楼被天火烧毁。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造反，发动军队向西进攻。天子因此诛杀了晁错，派遣袁盎前去告谕，仍不能阻止，于是他们就向西进军围攻梁国都城睢阳。皇上就派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率领军队去讨伐他们。六月乙亥日，赦免被打败而逃亡的七国军队和楚元王的儿子刘艺等参与谋反的人。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立皇子刘端

为胶西王，皇子刘胜为中山王，迁徙济北王刘志为菑川王，淮阳王刘馀为鲁王，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齐王刘将庐、燕王刘嘉都去世了。

四年夏天，立皇太子。立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日，大赦天下。闰九月，把易阳改名叫阳陵。重新设置水陆要冲的关卡渡口，采用“传”出入关口。冬季，把赵国改为邯郸郡。

【原文】

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丁卯，封长公主子蟜为隆虑侯①。徙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春，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陇西太守浑邪为平曲侯，赵丞相嘉为江陵侯，故将军布为鄃侯②。梁、楚二王皆薨③。後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④。

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⑤。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⑥。四月乙巳，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⑦。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⑧。

【注释】

①丁卯：五月二十八日。 长公主：景帝姐姐刘嫖，窦太后所生。汉称皇帝的姊妹为长公主，皇帝的姑姑为大长公主，皇帝的女儿为公主。 隆虑：县名，在今河南林县。

②建陵：县名，在今江苏新沂县南。 嘉：程嘉。 建平：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南。 浑邪：姓公孙。 平曲：邑名，在今河北文安县北。 嘉：

苏嘉。 江陵：县名，在今湖北沙市市西北。 布：栾布。 鄃：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③梁王：梁孝王刘武实薨于景帝中六年。 楚王：即楚文王刘礼。

④殖：已伐之树不可殖，《史记集解》徐广曰："殖，一作'填'"。填，填塞。兰池：池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⑤临江：县名，在今四川忠县。

⑥二月乙巳：二月十六日。

⑦四月乙巳：四月十七日。 胶东王太后：刘彻的母亲，景帝之妃王美人。

⑧丁巳：四月二十九日。

【译文】

五年三月，建造阳陵和渭水桥梁。五月，招募平民迁居阳陵，发给迁居的人共计二十万钱安家费。在江都县有大风暴从西方袭来，损坏了十二丈城墙。丁卯日，景帝封姐姐长公主的儿子陈蟜为隆虑侯。迁徙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春天，封中尉卫绾为建陵侯，江都国丞相程嘉为建平侯，陇西郡太守公孙浑邪为平曲侯，赵国丞相苏嘉为江陵侯，前将军栾布为鄃侯。梁、楚二王都去世。闰九月，砍伐驰道两旁的树木，填平兰池。

七年冬天，把栗姬所生的太子废黜为临江王。十一月晦日，发生了日食。春天，免除和释放参加修筑阳陵的罪犯和奴隶。陶青被免除丞相的职务。二月乙巳日，任用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四月乙巳日，立胶东王的母亲为皇后。丁巳日，立胶东王为太子，太子名叫彻。

【原文】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孙〕左车为安阳侯①。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

级[②]。除禁锢[③]。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④]。夏，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子寄为胶东王。封四侯[⑤]。九月甲戌，日食[⑥]。

中三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⑦]。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⑧]。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⑨]。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死)〔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军东都门外[⑩]。

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⑪]。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

【注释】

①中元年：景帝中元元年为公元前149年。　平：周苛之玄孙，继位为绳侯。封为绳侯的是周平的父亲周应，乃周苛之曾孙。　绳：今地不详，约在今山东临淄县与益都县一带。　左车：周昌之孙，非子。　安阳：县名，在今河南正阳县南淮水北岸。

②四月乙巳：四月十七日。

③禁锢：指限制不准做官的法令。

④临江王：《汉书·景帝纪》"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地，征诣中尉。自杀。"

⑤四侯：张尚子当居，赵夷吾子周，建德子横，王悍子弃。《史记集解》文颖曰："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此四人各谏其主，无使反，不听，皆杀之，故封其子。"

⑥九月甲戌：九月三十日。

⑦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下设二丞，其一就是中丞，即名御史中丞。在宫殿中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

⑧二人：指首先来降的两个王。《史记正义》引《汉书》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军，桓侯赐，遒侯陆强，容城侯徐卢，易侯仆黑日，范阳侯代，翕侯邯郸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为列侯。按：纪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为首降。　列侯：秦二十级爵最高一级曰彻侯，因避武帝讳，彻侯称通侯或列

侯。

⑨清河：封国名。都清阳，在今河北省清河县东南。

⑩东都门：长安城东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外曰东都门。

⑪德阳宫：就是景帝庙，因为是景帝自己下令建造的，讳不言庙，所以叫宫。

【译文】

中元元年，封前御史大夫周苛的孙子周平为绳侯，前御史大夫周昌的孙子周左车为安阳侯。四月乙巳日，大赦天下，赐赏平民每户一级爵位。废除原来发布的不准商人、上门女婿做官和不准犯过罪的官吏重新做官的法令。有地震发生。衡山、原都地区降下冰雹，最大的雹子直径有一尺八寸。

中元二年二月，匈奴侵入燕国，于是和匈奴断绝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京，因为有罪他就自杀在中尉府中。夏天，立皇子刘越为广川王，皇子刘寄为胶东王。赐封四人为列侯（即封楚相张尚的儿子张当居为山阳侯，太傅赵夷吾的儿子赵周为商陵侯，赵相建德的儿子横为遽侯、内史王悍的儿子王弃为新市侯）。九月甲戌日，有日食发生。

中元三年冬天，撤掉诸侯国中的御史中丞一职。春天，有两位匈奴王率领他们的部众前来投降，都被封为列侯。立皇子刘方乘为清河王。三月，有慧星出现在西北天空。丞相周亚夫被免职，任用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有地震发生。九月戊戌晦日，有日食发生。在京城东北外城的东城门外屯集军队。

中元四年三月，建筑德阳宫。遭受严重的蝗灾。秋天，赦免建筑阳陵时服劳役的囚徒。

【原文】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①。封十侯②。六月丁巳，

赦天下，赐爵一级[③]。天下大潦[④]。更命诸侯丞相曰相[⑤]。秋，地动。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⑥]。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⑦]。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⑧]。封四侯。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⑨]。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⑩]。七月辛亥，日食[⑪]。八月，匈奴入上郡[⑫]。

【注释】

①常山：封国名。都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②封十侯：《惠景间侯者年表》记此年只封五侯：亚谷侯卢他之，隆卢侯陈蟜、乘氏侯刘买、桓邑侯刘明、盖侯王信。

③六月丁巳：六月二十八日。

④潦(lǎo)：同"涝"。雨多成灾。

⑤汉初诸侯王国的群卿大夫都官的设置同于中央朝廷，由丞相统领众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此举为削弱诸侯王在地方的实际权力。

⑥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⑦梁孝王：刘武，景弟胞弟。　城阳共(gōng)王：城阳王刘章之子刘喜。　汝南王：时汝南王刘非已徙为江都王，国除为郡。刘非实薨于武帝元朔元年。

⑧梁分为五：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之外，还有梁王刘买，共为五。

⑨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六年更命之官名有：奉常，掌宗庙礼仪，更名太常；廷尉，掌刑辟，更名大理；典客，掌诸归义蛮夷，更名大行令

(以上各为九卿之一);将作少府,掌治宫室,更名将作大匠;主爵中尉,掌列侯,更名都尉;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更名长信少府;将行(掌皇后宫中事务,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更名大长秋。治粟内史,九卿之一,掌谷货,更名大农令在后元年。行人为典客属官,未尝改大行为行人。还有,是年改奉常属官太祝为祠祀,此处未载。

⑩大内:《史记集解》韦昭曰:"大内,京师府藏。" 内官:《史记索隐》主天子之私财曰少内。少内属大内也。

⑪七月辛亥:七月二十九日。

⑫上郡:郡名。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译文】

中元五年夏天,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赐封十人为列侯(即平棘侯薛泽、塞侯陈始、节氏侯董赤、发类侯丁通、更侯赵明、临汝侯杨无害、阳平侯杜相夫、乘氏侯刘买、桓邑侯刘明、盖侯王信)。六月丁巳日,大赦天下,赏赐平民每户一级爵位。天下遭受严重涝灾。把诸侯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秋天,发生地震。

中元六年二月己卯日,皇帝出行临幸雍地,举行郊祭谒见五帝。三月,降了冰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都去世了。立梁孝王的儿子刘明为济川王,王子刘彭离为济东王,王子刘定为山阳王,王子刘不识为济阴王。把梁国分为五个王国。又分封了四个侯国。命令将廷尉改称为大理,将作少府改称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改称为都尉,长信詹事改称为长信少府,将行改称为大长秋,大行改称为行人,奉常改称为太常,典客改称为大行令,治粟内史改称为大农令。把主管京城仓库的大内官职定为二千石的品秩,设置左右内官,隶属于大内。七月辛亥日,有日食发生。八月,匈奴侵入上郡。

【原文】

后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①。三月丁酉,赦天

下，赐爵一级[2]。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3]。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4]。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5]。七月乙巳，日食[6]。丞相刘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7]。

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郅将军击匈奴[8]。酺五日。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9]。令徒隶衣七緵布[10]。止马舂[11]。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12]。省列侯遣之国[13]。三月，匈奴入雁门。十月，租长陵田[14]。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15]。

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16]。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17]。甲子，孝景皇帝崩[18]。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後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19]。置阳陵[20]。

【注释】

①后元年：景帝后元年为公元前143年。 中大夫令：景帝初更名卫尉为中大夫令，今复更为卫尉。卫尉，掌宫门卫屯兵。

②三月丁酉：三月十九日。

③右庶长：秦爵二十级中的第十一级。

④五月丙戌：五月初九日。 蚤：通"早"。

⑤上庸：县名，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⑥七月乙巳：七月二十九日。

⑦绾：卫绾。此处《史记志疑》以为依史例当云"以御史大夫建陵侯为丞相"，衍"封为"二字。

⑧郅将军：郅都。

⑨食(sì):通"饲"。给吃。 县官:此指官府。

⑩七缨(zōng)布:即七升布,粗麻布。缨,八十根经线。七缨,经线五百六十根,布极粗糙。

⑪止马舂:禁止用马舂粮食。言节约,不让吃精米。

⑫为:因为。 不登:没有收成。 食不造岁:粮食吃不到一年。造,到。

⑬省:减少。《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列侯不之国者尚我,故量省而遣之也。孝文尝遣列侯之国,然当时以职事留京者有之,诏旨止之者有之。又虽之国者,其子孙继袭,则或留京者亦有之,新封者亦有焉。是以其数多耳。"

⑭十月:当作"七月"。 租:出租,租赁。

⑮河东: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云中:郡名。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 疫:发生瘟疫。

⑯太微:即太微垣。

⑰正月甲寅:正月十七日。 冠:指年满二十岁举行冠礼。

⑱甲子:正月二十七日。

⑲皇太后:武帝母亲王太后。 蚡:田蚡。事详《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县名,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 胜:田胜。 周阳:邑名,在今山西绛县西南。

⑳置阳陵:建置了景帝的阳陵园。

【译文】

后元元年冬天,命令将中大夫令改称卫尉,三月丁酉日,大赦天下,赏赐平民每户一级爵位,年俸已满二千石的官吏、诸侯王国相的爵位定为右庶长。四月,准许民众聚会饮酒欢宴。五月丙戌日,发生地震,在当天吃早饭时再次发生地震。上庸县地震持续了二十二天,城墙被震坏。七月乙巳日,有日食发生。丞相刘舍被罢免,八月壬辰日,任用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

后元二年正月,曾有过在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三次地震。郅都将军率领军队反击匈奴。准许民众聚会饮酒欢宴五日。下令内史和各郡不能用粮食喂马,否则就要把马匹没收给官府,下令服劳役的

罪犯和奴隶穿七缕布做的衣服。禁止用马来舂粟。因为收成不好，禁止天下贪食不加节约而使粮食不能供给到收获时节。为节省财力而遣送列侯前往自己的封国。三月，匈奴侵入雁门郡。十月，把长陵地区的官田出租给民众耕种。发生严重的旱灾。衡山国、河东郡和云中郡的民众遭受了瘟疫。

后元三年十月，出现了太阳、月亮连续在天空红赤五日。十二月三十日，有霹雷发生。太阳颜色如同紫色。金、木、水、火、土五星都逆转运行而留守太微垣。月亮贯穿太微垣。正月甲寅日，皇太子举行冠礼。甲子日，孝景皇帝逝世。留下遗诏赏赐诸侯王以下至平民凡是应继承父业的男子每人一级爵位，赏赐天下民家每户一百钱。放出后宫宫人让他们各自回家，免除她们终身负担和义务。太子即位，这就是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的弟弟田蚡为武安侯，弟弟田胜为周阳侯。设置景帝的墓园阳陵。

【原文】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①]。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②]。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③]。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注释】

①不复忧异姓：刘邦建国，逐渐扫平异姓诸侯王，至景帝时，唯一的异姓王长沙国因无后而国除。异姓王全都不存在了，故不再忧虑他们会给刘姓造成危害。

②渐：逐步进行。

③主父偃言之：主父偃向武帝上言天子下推恩令，使诸侯各得分其子国邑，于是诸侯国逐渐以大划小，终致削弱，因而国家平安。事详《平津侯

主父列传》。

【译文】

太史公说："汉朝建立，孝文皇帝施行大德，使天下人感恩，安居乐业。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不再为异姓诸侯王的反叛而忧虑了，而晁错强行削夺诸侯王的势力，于是激起了七个王国一同起来造反，互相联合向西进攻。因为诸侯的势力还太强盛，而晁错所采取的处置办法却又不是循序渐进地逐步施行。等到主父偃提出"推恩"而分封王侯诸子的建议以后，才使诸侯的势力逐渐受到削弱，终于使国家获得安定。使国家安定或沦为危乱境地的关键，难道不是在于运用谋略吗！

史记全译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解题】

《太史公自序》作“今上本纪”。对武帝司马迁皆称“今上”、“今天子”，言孝武帝，就表明它为后人所定。今此篇取《封禅书》后半补之，司马迁似当不应如此编撰，更可视其为后人补作。

《史记》，司马迁在世时当是完稿了的，《太史公自序》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若未完稿，何来具体确切的文篇字数。

有言：汉武帝闻司马迁作《史记》，下令取景帝及己本纪观阅，以为不当，怒而削去之。此不可信以为真。司马迁在世时，《太史公书》是在秘密状态下写作的，死后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未经流传，汉武帝何得而取以观阅？若武帝以为不当，又何仅削去此两纪，武帝难道不可下令将其全部销毁？且全书中有如《平准书》、《酷吏列传》等批评时政更为激烈者，为何未取阅而削去呢？故此说于情理不合，前人有辨之者矣。

【原文】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①。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②。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

天子封禅改正度也③。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④。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⑤。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⑥。

后六年，窦太后崩⑦。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⑧。

【注释】

①孝武皇帝：刘彻生于景帝元年，七岁为太子，为太子十岁而景帝崩，时年十六。“武”是谥号，《谥法》：“克定祸乱曰武。”《史记集解》云，《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纪》”，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后人所定也。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褚少孙是颍川人，汉宣帝时为博士，仕于元、成间，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称为“先生”。褚少孙是续补《史记》者之一。

②此句《封禅书》即作“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自此句以下，二篇内容基本相同，仅有小异。

③元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刘邦建汉于公元前 206 年，至此已有六十七年。乂(yì)安：亦作“艾安”，治理，安定。乂，安同义。荐绅：插笏于绅带之间，代指官吏。荐，通“搢”，插。《汉书》作“搢绅”。绅，绅带，腰间大带。 正度：正朔与法度。

④乡：通“向”，倾向，提倡。 贤良：汉文帝开始设立的选拔人才的科目，又称“贤良方正”、“贤良文学”。 文学：指文章博学。 公卿：三公九卿。时赵绾任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王臧任郎中令，九卿之一。 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举行朝会及大典的地方。

⑤草：草拟。

⑥微：暗中察访。《封禅书》作“微伺”。

⑦后六年：武帝建元六年。

⑧其明年：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公孙弘：西汉重要儒生，公羊学

的力行人，曾任丞相，封平津侯。事详《平津侯主父列传》。

【译文】

孝武皇帝，是孝景帝排行在中间的儿子。生母是王太后。景帝四年，以皇帝儿子的身分被封为胶东王。景帝七年，栗太子被废做了临江王，就用胶东王做太子。景帝在位十六年后逝世，太子登位，就是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刚刚就位，尤其敬重对鬼神的祭祀。

武帝元年，汉家兴起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太平无事，在绅带间插着朝笏的官员们都企望天子举行封禅大典和更改正朔和服色等制度。但是，皇上心向儒家经术，招集贤良人士，赵绾、王臧等因为具备文章博学方面的才能做了公卿，想计议依照古代制度在长安城南门外建立明堂，来接受诸侯们的朝拜。草拟巡行视察、举行封禅典礼、改革律历和服饰颜色等事项还没有完成。碰上窦太后奉行黄、老道家言论，不喜欢儒家学说，派人暗中窥测到赵绾等人用不正当手段谋求私利的事实，召来并处罚赵绾、王臧，赵绾、王臧在监狱中自杀身亡，他们所兴办的事暂时都被废除了。

这以后的第六年，窦太后逝世。第二年，皇上征召擅长文章博学的士人公孙弘等人。

【原文】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①。後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子先后宛若②。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③。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④。

【注释】

①明年：元光二年。 五畤(zhì)：即秦文公所建祭白帝的鄜畤，秦宣公所建祭青帝的密畤，秦灵公所建祭赤帝、黄帝的吴阳上畤、下畤，汉高祖所建祭黑帝的北畤。畤，神灵之所止，一种祭坛。

②见神：意即显灵。 先后：兄弟的妻子，俗谓之妯娌。

③平原君：武帝的外祖母，名叫臧儿。《史记集解》蔡邕曰"异姓妇人以恩泽封者曰君，仪比长公主。

④内中：皇宫之中。

【译文】

第二年，皇上初次到达雍县，用郊祭参见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北畤五畤。以后经常是三年一次郊祭。这个时候皇上求到了一位神君，把她安置在上林苑中的蹏氏观。神君，原来是一位长陵女子，因为儿子死亡而悲痛哀伤去世，在妯娌宛若面前显现她的神灵。宛若在自己的家中对她供奉祭祀，民众中很多人也前往祭祀。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前去祭祀过，从那以后她的子孙就因此而尊贵显荣。等到武帝就位，就用丰厚的礼品把她安置在宫中内廷供奉祭祀。祭祀时听见她的话语，但没有见到她的神灵形象。

【原文】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①]。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②]。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③]。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帛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入，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④]。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余老

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5]。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6]。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7]。"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8]。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9]。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10]。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注释】

①祠灶：祭祀灶神。《史记索隐》如淳云："祠灶可以致福。"　谷道：不吃粮食而能生活。　却老：长生不老。　方：方术。

②深泽侯：赵将夕。　入：请进，请入。　主方：主管方术。

③使物：驱使鬼物。物，鬼物。下文"致物"之物同义。

④资：资质。　巧发奇中：常发出巧言而又稀奇地为他所猜中。

⑤武安侯：田蚡，汉武帝之舅。　大父：祖父。

⑥故：古老，古旧。

⑦柏寝：台名。齐桓公所筑，在今山东广饶县东北。

⑧安期生：据《列仙传》说他是琅邪阜乡亭人，在东海边卖药，当时人都以为他有千岁。《史记索隐》服虔曰："古之真人。"

⑨药齐(jì)：药剂。齐，通"剂"。

⑩黄：县名，在今山东黄县东。　锤：县名。或当为腄，腄一作"锤"或"陲"，《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有"过黄腄"，黄腄连用。腄县，在今山东烟台市

西南。

【译文】

这个时候李少君也因为会祭祀灶神能致福、不吃粮食可存活、却退衰老而长生等方术被皇上接见，皇上尊敬他。李少君，是从前深泽侯赵将夕请入家中来负责方术、医药事务的。隐瞒他的年龄、籍贯和生平经历，常常自称是七十岁，能驱逐鬼神，让人退却衰老。他的游历因为会方术而遍及诸侯各国。没有妻妾、子女。人们听说他能驱逐鬼神和让人长生不死，轮流把财物赠送给他，他常常有富余的金钱、丝帛、衣服、食物。人们都认为他是不从事生产作业就能富饶丰足，又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更加相信，争着去事奉他。少君秉性喜好方术，善于取巧性地发表意见而又常常奇迹般的被他所言中。曾经陪从武安侯田蚡宴饮，宴座中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少君就说起和老人的祖父游玩射猎过的处所，老人在小孩的时候跟从他的祖父出行，认识这个地方，整个宴座上的人全都感到吃惊。少君被皇上召见，皇上有一件古旧铜器，就拿出它来问少君。少君说："这件铜器在齐桓公十年陈列在柏寝台。"随即考察铜器上的刻字，果然是齐桓公时候的器具。整个宫廷中的人都惊呆了，认为少君是个神，有几百岁的人了。

少君告诉皇上说："祭祀灶神就会召来神异之鬼物，召来神异之鬼物丹砂就可以融化成黄金，黄金炼出把它做成盛放饮食的器具就会延年益寿，延年益寿那么海中蓬莱的仙者可以见到，见到了蓬莱仙者因而进行封禅活动就可以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人。我曾经在海上游览，见到了安期生，吃过他给我的巨大枣子，枣子大得像瓜。安期生是位仙者，能和蓬莱岛中交往，奉行的道和他相合，他就可以见你，不相合他就会隐藏起来。"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而派遣方士进入海域寻求蓬莱和安期生等一类仙人，并从事把丹砂和各种药剂融化成黄金的活动了。

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了。天子认为他是和形体分化升天而去灵魂并没死，就派在黄、锤二县掌管文书的小吏宽舒去继承他的方术。寻求蓬莱仙人和安期生的，谁也没有得到，但是在沿海原属燕国、齐国地方的怪诞迂阔的方士们很多人互相仿效，愈加来宣说神仙的情事了。

【原文】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①]："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②]。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③]。"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④]"。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⑤]"。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泰一坛旁。

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⑥]。

【注释】

①亳(bó)：通"薄"。薄县，在今山东曹县东南。 薄诱忌：《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都作"谬忌"。《史记索隐》云：姓谬，名忌，居亳，故下称薄忌。此文则衍"薄"字，而"谬"又误作"诱"矣。 泰一：最尊重的天神。亦作"太一"。

②佐：辅佐。《史记正义》佐者，谓配祭也。 五帝：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

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黄帝含枢纽。另一说为苍帝灵威仰，赤帝文祖，黄帝神斗，白帝显纪，黑帝玄矩。

③七日：连续祭祀七日。 八通：作石阶通行八方。 鬼道：鬼神往来之道。

④天一：天神。 地一：地神。

⑤解祠：解除不祥灾祸的祭祀。 枭(xiāo)：通"鸮"，食母的恶鸟。 破镜：食父的恶兽，又名"獍"。 冥羊、马行、皋山山君、地长、阴阳使者：均是神名。 武夷君：武夷山神。

⑥苑：上林苑。 瑞应：祥瑞的应验。 造皮币白金：事详《平准书》。

【译文】

亳地人谬忌上奏祭祀太一神的方术，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的配祭是五位天帝。古时候天子在春秋季节到东南郊祭祀太一，祭品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礼，祭祀七天，建造祭坛的时候设有通向八方的鬼道。"于是天子命令太祝官在长安东南郊建立这样的祠坛，经常按照谬忌上奏的方术供奉祭祀。这以后有人上书，说"古时候天子每三年一次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礼祭祀神灵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答应了，命令太祝统领在谬忌的太一坛上祭祀三一，按照谬忌上奏的方术去做。后来再次有人上书，说"古时候天子常常在春季为了解除殃祸求福祥而举行祭祀，祭祀黄帝时祭品用一只恶鸟枭和一头恶兽破镜；冥羊神用羊祭祀；马行神用一匹青色公马；太一、皋山山君、地长三神用牛；武夷君一神用干鱼；阴阳使者一神用一头牛"。命令祠官按照上书人的方术统领办理，而在谬忌的太一坛近旁祭祀。

这以后，天子游乐射猎的上林苑中养有白鹿，用它的皮造成皮币，为了揭示祥瑞符应，铸造银锡成白金三品。

【原文】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①。有司曰："陛下肃

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②。”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③。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地④。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⑤。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于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⑥。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注释】

①麃（páo）：兽名。鹿属，形似獐，牛尾，一角。

②肃祗（zhī）：恭敬。二字同义。 享：祭献，上供。 锡：赐予。 麟（lín）：即麒麟，亦作“骐驎”。传说中的吉祥兽，状如鹿，一角，尾像牛，全身生鳞甲。

③荐：祭。 燎：祭礼名。焚柴祭天。

④风：通“讽”，暗示。

⑤济北王：刘胡。泰山在其封国内，故献。 且：将。

⑥常山王：刘舜。 迁：迁徙，流放。 真定：武帝所置封国，原为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译文】

第二年，到雍县郊祭，捕获到只有一角的野兽，像麃一样。官府的人员说：“陛下穆肃虔诚地进行郊祭，上帝为了酬报供享，赐给一只角的兽，大概就是麒麟了。”于是拿它进献给五畤，每畤增加一头牛的祭品并焚烧祭祀天帝。赐给诸侯们银锡白金，暗示所揭示的符应是合乎天意的。

于是济北王认为天子将要举行封禅大典，就上书献出泰山和他的近旁城邑，天子用其他县的土地赏还给他。常山王犯了罪，被迁徙，天子封他的弟弟在真定为王，来继续对先王的祭祀，而将常山国设作郡。这以后，五岳地区都在天子直接管辖的郡内。

【原文】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①。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②。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③。"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④。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⑤。杀而视之，得书，书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为)〔伪〕书⑥。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⑦。

【注释】

①少翁：方士。《史记正义》引《汉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岁，色如童子。

②王夫人：武帝的宠姬，赵人，齐王刘闳之母。据说她"窈窕好容，质性嬛(yuān，柔美)佞"。 致：招来。 帷：帐幕。

③即：如。 被服：披服。被，通"披"。

④胜日：五行相克之日。甲乙为木，青色；丙丁为火，红色；戊己为土，黄色；庚辛为金，白色；壬癸为水，黑色。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如火胜金，用丙与丁日，不用庚辛。 辟：驱除。

⑤饭牛：让牛吞下。 详：通"佯"，假装。

⑥问之人：查问这个人。之，代词，这个。

⑦柏梁：台名。《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云"台高二十丈，用香柏为殿，香闻十里"。铜柱、承露仙人掌：《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

【译文】

第二年，齐地人少翁由于有会招引鬼神的方术被皇上召见。皇上有一位特别宠爱的王夫人，夫人去世，少翁用方术大约在夜晚能将王夫人和灶鬼的容貌招来，天子从帷帐中望见了。于是就赐封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他的赏赐特别多，还用宾客之礼接待他。文成将军对皇上说："皇上假如想和神灵交通，住的宫室披挂的服饰不像神仙用的，神仙就不会来到。"于是制造出绘上图画的云气车，以及分别依干支五行相胜之日驾着车驱赶恶鬼。又建造甘泉宫，中间是台室，图画出天、地、太一等各种神，并安置些祭祀器具以便招来天神。过了一年多，文成的方术更加衰败，神灵没有来到。就在帛上写些字让牛吞下，假装着不知道，说这条牛的腹中有奇怪的东西。杀掉一看，得到了帛书，上面写的内容非常奇怪，天子怀疑这件事。有人认识这个写字人的笔迹，询问这个写字人，果然是假造的字书。于是诛杀文成将军并隐瞒起这件事。

这以后就又兴造起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一类的建筑物了。

【原文】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至)，不愈①。游水发根乃言曰②："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③。"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④。神君言曰："天子毋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⑤。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大夫)〔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⑥。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⑦。因巫为主人，关饮食⑧。所欲者言

行下[9]。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而天子独喜[10]。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11]。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12]。

【注释】

①鼎湖：顾炎武以为当作鼎胡，宫名。地近宜春（在今陕西长安县南）。

②游水发根：姓游水，名发根。

③病而鬼下之：因为生病就有鬼物附在他身上，成为了病巫之神。

④神君：即病巫之神。

⑤良已：善已，完全好了。

⑥置寿宫神君：当作"置神君寿宫"。寿宫，奉神之宫。

⑦祓：除灾祈福的祭礼。

⑧关：关照。

⑨所欲者言行下：神君所想说的话，下传于巫才讲出来。

⑩绝殊：特别。

⑪其后三年：此指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以天瑞命：由上天显示的祥瑞命名。

⑫在此以前即使分为前元、中元、后元，均按一二等年数计数，自这一年开始设有年号，而武帝即位以来的建元、元光、元朔三年号是追加的。 三元以郊得：应从《汉书·郊祀志》作"今郊得"。

【译文】

文成被杀死的第二年，天子在鼎湖宫病得特别厉害，巫医能治的办法没有不用上的，没有好转。游水发根于是发话说："上郡有个巫神，病了却有鬼怪附着于他。"皇上把他召来安置在甘泉宫给予祭祀。等到病了，派人去问这个神君。神君告诉说："天子不要忧愁

生病。病略为好转，就勉强支持来和我在甘泉相会。”于是病好些了，就前往甘泉，病果真好得特别彻底。大赦天下，把神君迁置在寿宫。神君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的辅佐叫大禁、司命一类，都跟从着太一神。众神仙不是能够看见的，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和人说话是一样的。有时候离去有时候来临，来临的时候有风吹动肃肃然。居处在宫室帷幕里面。有时候白天说话，然而常常还是在夜里说。天子举行了除灾求福的仪式以后，才进入寿宫。把巫师作为主人，由他关照饮食。众神所想要说的什么话就由巫师传达出来。又建筑寿宫、北宫，张挂用羽毛装饰的旗帜，陈设供奉器具，来礼祭神君。神君所说的话，皇上派人听受并把它记下来，取个名叫“画法”。他说出的言语，都是人世上习俗所知道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是天子心里独自喜欢。他的事是保守秘密的，社会上没有人会知道。

这以后第三年，官府说纪元应该用天的祥瑞来命名，不应该只是按一二去记数。第一个纪元叫做建元，第二个纪元因为长星出现叫做元光，第三个纪元因为在郊外捕得一只角的奇兽叫做元狩。

【原文】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①]。”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②]：“天地牲角茧栗[③]。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④]。”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⑤]。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洛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⑥]。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岁，天于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⑦]。

【注释】

①后土：地神。 荅：相等，周全。《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曰："荅，对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一说，荅，然也。不荅，于礼不合。

②太史公：此指司马谈。

③天地牲角茧栗：指祭祀天地要用幼畜。颜师古曰："牛角之形或如茧，或如栗，言其小。"

④圜：同"圆"。 瘗(yì)：埋。把牲畜埋于地下，好让后土歆享。

⑤汾阴：县名，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汾水在其北与黄河汇合。 脽(shuí)：高丘。此汾脽在黄河东岸，长四五里，宽二里余，高十余丈，故特堆掘。汾阴县城即在脽上，后土祠在县西。此祠建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⑥邈(miǎo)绝：时代很远。邈，远。

⑦侵寻：即侵淫，渐进。

【译文】

第二年冬天，天子到雍县郊祭，计议说："现在上帝由我亲临郊祭，但是对土地神没有祭祀，那样礼制是不完备的。"主管官府和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定："对天地的祭品贵在用牲角小得像茧栗一样的幼小牛犊。现在陛下亲临祭祀后土神，后土应该在水泽中建五个外形圆而高如小丘的坛来祭祀，每坛用一头小黄牛的太牢祭品，祭祀完毕以后全都埋葬掉，而陪祭人所穿的衣服崇尚黄色。"于是天子就向东去，开始在汾阴县治所脽地高丘上建筑后土神庙，实施宽舒等人的议论。皇上亲临巡望跪拜，跟祭祀上帝的礼仪完全一样。祭礼完毕，天子顺路到了荥阳才回来。经过洛阳，下达诏书说："三代无限遥远，太久远了，他们的后代难以留存。应该用纵横三十里的地方赐封周家后裔为周子南君，来供奉他先祖的祭祀。"这一年，天子开始巡视郡县，逐渐接近泰山一带了。

【原文】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①]。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②]。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毋子[③]。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④]。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⑤]。天子既诛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⑥]。顾以为臣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予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⑦]！"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⑧]。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⑨]！"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⑩]。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⑪]。"于是上使先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⑫]。

【注释】

①乐成侯：丁义。后与栾大一起被诛杀。

②胶东：景帝之子胶东王刘寄。 宫人：官名。掌管君主日常生活事务。尚方：官名。负责配制药方，颜师古曰："主方药。"

③康王：刘寄谥"康"。

④中：协调，和睦。

⑤因：通过，凭借。

⑥羡门：羡门高，仙人。

⑦恶(wū):怎么,哪里。

⑧食马肝死:据说马肝吃了要毒死人。《秦本纪》载有其事。

⑨爱:吝惜。

⑩不(fǒu):同“否”。

⑪致尊:尽情尊敬。致,尽,极。

⑫旗:通“棋”,博棋。《史记正义》高诱注《淮南子》云:“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

【译文】

这年春天,乐成侯丁义上书进言栾大。栾大,是胶东王刘寄管理宫中日常生活事务的宫人,从前曾经和文成将军同时向一个老师学艺,不久就做了胶东王掌管配制药物的尚方。乐成侯的姐姐是康王的王后,没有生儿子。康王死了,其他妾姬的儿子即位做了王。康王王后有淫乱行为,和王就不投合,相互间用些法术进行危害。康王王后听说文成将军已经被杀死,就想向皇上讨好,于是派遣栾大通过乐成侯请求召见而进献方术。天子已经诛杀了文成将军,后来悔恨他死得太早,可惜他掌握的方术没有用尽,等到召见栾大,非常高兴。栾大长得高又漂亮,言谈中有很多计谋策略,而且敢说大话,撒起谎来毫不疑惧。说大话称:“我来来去去到过海域之中,看见了安期生、羡门高一类仙人。但是因为卑贱,他们不相信我。又认为康王只是个诸侯王,不值得给他神方。我多次对康王说过,康王又不用我。我的老师说:‘黄金可以炼成,而黄河的决口可以堵塞,长生不死的药物可以得到,仙人可以招来。’然而我恐怕得到文成将军一样的后果,那样方士们都会掩着嘴巴,哪里还敢进言方术哩!”皇上说:“文成将军是吃马肝死的。你的确能修炼出他那样的方术,我还吝惜什么金宝和禄位呢!”栾大说:“我的老师并不是有求于人,是人们去求的他。陛下一定想招来神仙,就要尊重他的使者,让他有亲属,并受到宾客之礼的款待,不要卑视他,还要让

他佩带各种印信，才可以使他同神仙交通话语。神仙是肯见或是不肯见还不一定。只有尽情尊敬神仙的使者，然后才可以招来神仙。"于是皇上先让他实验一下小的方术，表演斗棋，棋子就自动相互抵触撞击。

【原文】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①]。居月余，得四金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制诏御史[②]："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繇不息[③]。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④]。《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意庶几与焉[⑤]。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⑥]。"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⑦]。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⑧]。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⑨]。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⑩]。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⑪]。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後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⑫]。

【注释】

①黄金不就：指锻丹砂铅锡为黄金没有成功。

②制诏：以制书诏令。

③间者：近年来。　皋陆：《史记正义》颜师古曰："皋，水旁地也。广平曰

陆。言水大泛滥，自皋及陆，而筑作堤，徭役甚多，不暇休息。” 繇：通“徭”。

④临：统制，治理。 二十有八年：此时正是元鼎四年。

⑤蜚龙：“飞龙在天”，《乾卦》九五爻辞。蜚，同“飞”。 鸿渐于般：《渐卦》六二爻辞。渐，进。般，通“磐”。《史记会注考证》方苞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君之得臣也；“鸿渐于磐（水边高岗），饮食衎衎（kàn，喜乐的样子）”，言臣之得君也。武帝以栾大为天所遗士，故引也。 庶几：差不多。 与：此指君臣相遇。

⑥乐通：地名，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⑦乘舆：帝王乘坐的车辆。此代指帝王。 斥：通“尺”，尺度，标准。

⑧卫长公主：卫皇后的长女。

⑨大主：即大长公主。此指武帝之姑，窦太后之女。

⑩羽衣：用鸟羽做成的衣服。仙衣。

⑪道天神：引荐天神。道，通“导”。

⑫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天道（玉印）六将军印。 振：通“震”，震惊。 搤捥：同“扼腕”，握着手腕，激动振奋。

【译文】

这个时候皇上正忧虑黄河决口，而炼丹砂铅锡成黄金又不能得手，就授予栾大做五利将军。过了一个多月，栾大又得到四方金印，佩带上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的印信。天子下诏给御史：“从前大禹疏浚九江，决通四渎。近来黄河泛滥到岸边广阔的平地，修筑堤防的劳役没有停息。我登临天下二十八年，天好像要送给我一名贤士而栾大正是能通天意的呢。如《周易·乾卦》说的那样‘有飞龙游弋在天’，《渐卦》说‘似鸿鸟飞临高岸边’，想来差不多正好体现了君臣的相遇啊。应当用二千户地方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赏赐列侯等级的上等宅第，奴仆一千人。按帝王标准用车马、帐幕、器械、百物来充满他的家室。又把卫皇后的长女许配给他，赠送黄金万斤，更改她封号命名叫当利公主。天子亲

自驾临五利将军的住宅。派出问候和负责供应的使臣，在道路上连接不断。从武帝姑母大长公主和将相以下，都在他家中备设酒宴，进献赠送给他钱财。于是天子又刻置了玉印叫“天道将军”，派遣使者穿上用羽毛缝制的衣服，夜晚站立在白茅上，五利将军也穿上用羽毛缝制的衣服，站立在白茅上接受玉印，以表示不把他当臣子看待。而佩带“天道”的意思，是将要替天子导引出天神。于是五利将军常常夜晚在自家进行祭祀，想借此让神降下。神没有来到却有百鬼聚集了，但他还是很能指使他们。在这以后他整理行装外出，往东进入海域，寻求他的仙师去了。栾大被引见几个月，就佩带着六方大印，贵宠震动了天下，由此沿海一带燕国、齐国境界之内的方士，没有谁不是握紧手腕振奋地说自己也有秘方，能够招来神仙了。

【原文】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1]。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2]。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3]。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4]。有麃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5]。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6]。今年丰庑未有报，鼎曷为出哉[7]？”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8]。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亨上帝鬼神[9]。遭圣则兴，迁于夏、商[10]。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11]。《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骜，胡考之休’[12]。今鼎至甘

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⑬。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⑭。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⑮。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⑯。”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⑰。

【注释】

①锦：巫名。 魏脽：即上文之汾阴脽，因汾阴属魏地，故名。 营：颜师古谓为“祠之兆域”，即后土祠周围的地界。 掊(póu)：用手扒开。

②文镂：刻有花纹。镂，刻。 款识(zhì)：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

③以闻：将这件事报告给汉武帝。

④中山：又名仲山，在今陕西淳化县东南。 晏温：《封禅书》作“曣𥁕”。天气晴朗温和。晏，晴朗无云。因此有黄云出现而为异。

⑤大夫：官名。担任中央要职或备顾问的各种官员。

⑥不登：收成不好。

⑦丰庑(wú)：丰茂。庑，通“芜”，草盛。 报：祭名。农事结束后为报德而祭土神与谷神。

⑧大帝：即泰帝，指太昊伏羲氏。 兴：建造。

⑨鬺(shāng)烹：特指烹煮牲牢以祭祀。鬺、烹二字同义，煮。

⑩遭：逢。 兴：出现。 迁：流传。

⑪社：社坛，以祭祀土地神。此代指国家。

⑫此句见《诗经·周颂·丝衣》。堂：庙堂。 徂(cú)：往，到。 基：通“畿”，门槛。 鼐(nài)：大鼎。 鼒(zī)：小鼎。 虞：大声说话。 骜：通“傲”。 胡考：老寿。 休：吉庆，福。

⑬颜师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后，光润变见，若龙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无穷竟也。”

⑭路弓：大弓。 乘：四矢为乘。 大飨：指酬报天地大祭礼。

⑮合德：谓与天合德，亦即与符应合德。

⑯祖祢(nǐ):祖先。祢,父庙。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 帝廷:甘泉天神之庭。

⑰候:观测。

【译文】

这年夏季六月中,汾阴的巫者叫锦的在魏脽的后土神庙地界旁边替民众祈祷祭祀,看见地面突起像钩的形状,用手扒开土一看得到了一座鼎。鼎和其他的鼎大不一样,雕刻有花纹但没有文字表记,感到奇怪,告诉当地官吏。官吏报告给河东太守名叫胜的,胜上书禀知皇上。天子派遣使者考查讯问巫者获得鼎的情状没有奸伪欺诈,于是用礼加以祭祀,把鼎迎接到甘泉宫,是随从皇上同行的,皇上把它祭献给上天。途中走到中山,天气晴朗温和,上空有黄色云彩覆盖哩。正好有只麃子经过,皇上亲自射中,因而用来祭祀。到了长安,公卿大夫等官员都上议请求尊崇宝鼎。天子说:"近来黄河泛滥,几年来没有好收成,所以在巡视中祭祀后土神,祈祷它替百姓们繁育谷苗。今年丰收还没有进行报祭酬答土神和谷神,鼎为什么就要出土呢?"官员们都说:"听说从前大帝即黄帝前的太昊伏羲氏铸造神鼎一座,一座神鼎的"一"标志大一统,是天地万物所系属的最后旨归。黄帝制作宝鼎三座,象征着天地人。大禹收集九州出产的金属,铸成九鼎,都曾经用它烹煮牲畜来祭祀上帝鬼神。遇到盛世它们就会出现,这样传到了夏代、商代。周家德行衰败,宋国的社庙覆亡,鼎于是沦落淹没,隐伏起来没有出现了。《诗经》的《周颂·丝衣》中说:'从庙堂到门槛外,有献羊的有献牛的;大鼎(鼐)中鼎和小鼎(鼒),不喧哗来不傲慢,保佑大家都长寿。'现在宝鼎到了甘泉,光辉润泽龙游变化,庆承福惠无边无疆。在这里和中山降下的黄白祥云相合,祥云就如嘉兽象征瑞应,加上陛下用大弓四箭射获麃子,吉兆都会集到坛下,形成酬报天地鬼神的盛大典礼。只有承受天命称帝的人才能心知其中的深意而合应符德的。宝鼎应该

进献给高祖庙，珍藏在甘泉宫天帝殿廷，以便契合上天降赐的神明符应。”皇上下诏说：“可以。”

进入大海寻找蓬莱三神山的人，说蓬莱仙岛离岸不很远，但是不能到达的原因，也许是没有见到它放射的瑞气。皇上于是派遣望气的官员来辅佐观测蓬莱岛的瑞气。

【原文】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①]。”卿有札书曰[②]：“黄帝得宝鼎宛(侯)〔朐〕，问于鬼臾区[③]。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④]。’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⑤]。”卿因所忠欲奏之[⑥]。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申功已死[⑦]。”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⑧]。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⑨]’。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⑩]。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⑪]。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後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

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後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12]。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13]。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14]。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15]。”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注释】

①等：同。

②札书：薄小的木简书。

③宛朐(yuān qú)：县名，在今山东菏泽县西南。　鬼臾区：黄帝的大臣。

④策：占卜用的蓍草。　纪：指历数。即推算节气之度。

⑤迎日：推算未来的日月朔望。迎，预测未来。　推策：用蓍草作筹码推算。　率：大致。

⑥所忠：武帝的侍臣。

⑦申功：方士。《封禅书》作“申公”。

⑧鼎书：关于宝鼎的书。

⑨七十二王：《史记正义》引《河图》云：“王者封太山，禅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

⑩神灵之封居七千：七千诸侯得道成仙，其神灵获得山川之封。

⑪华山：西岳华山。　首山：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太室：指中岳嵩山。　东莱：即莱山，有二：一在今山东黄县东南；一在今山东莱阳县北。

⑫谷口：中山之谷口，因为山北寒凉，所以称寒门。黄帝升仙之处。

⑬荆山：山名，在今河南灵宝县境。

⑭胡：项下垂肉。　髯(rán)：颊上长须。

⑮躧(xǐ)：同“屣”，鞋。　颜师古曰：“屣，小履。脱屣者，言其便易，无所顾

也。"

【译文】

这年秋天，皇上临幸雍县，将要进行郊祭。有人说"五色之帝，是太一帝的陪祭，应该建立太一坛由皇上亲临祭祀它"。皇上犹豫不能决定。齐地人公孙卿说："今年得了宝鼎，而冬季辛巳朔日晨旦是冬至到达时刻，和黄帝时代正好相同。"公孙卿还有进言议事的书札说："黄帝在宛朐地方得到宝鼎，就问臣子鬼臾区。鬼臾区回答说：'帝得到宝鼎和用于占卜的神蓍草，这一年己酉朔日晨旦是冬至时刻，合乎天的历数，就这样终而复始地循环。'于是黄帝预测日月朔望以推算历法，后来大约每过二十年再值朔日晨旦冬至，总计二十次推算，合三百八十年，黄帝就成了仙登临上天去了。"公孙卿想通过武帝的近臣所忠上奏，所忠一看他书札中的议论不合经典，怀疑他是胡妄地写作，就拒绝说："祭宝鼎的事已经决定了，还能做什么！"公孙卿通过武帝宠爱的人奏上。皇上看了特别高兴，就召来公孙卿询问。回答说："从申功那里接受到这些内容，申功已经死亡。"皇上说："申功是个什么样的人？"公孙卿说："申功，齐国地方人。和仙人安期生通往过，受听过黄帝的言论，没有写成文字，惟独只有这份关于宝鼎的文字。说'汉家兴盛会重新相当黄帝得鼎的时节。汉家帝王的贤圣人是在高祖的孙辈以至曾孙辈。宝鼎出土并和神灵交通，就举行封禅典礼。自古举行过封禅的有七十二位君王，只有黄帝能够上到泰山举行封礼'。申功说：'汉家君主也应当上到泰山举行封礼，上到泰山举行了封礼就能成为神仙登天了。黄帝时代有万家诸侯，能够得道成仙他的神灵得到山川之封的有七千家。天下的名山有八座，三座在边远部落地区，五座在中原各国。中原各国有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这五座山是黄帝所要经常去游览，和神灵相会的地方。黄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习仙道。痛恨百姓中有人反对他的仙道，并处斩了那些诋毁鬼神的人。这样

一百多年以后才能够和神灵交通。黄帝到雍地郊祭上帝，停宿三个月。鬼臾区别号大鸿，死后葬在雍地，就是从前的鸿冢。这以后黄帝在明堂接见万般神灵。所说的明堂，就是现在的甘泉宫。所说的寒门，就是现在的谷口。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在荆山脚下铸成鼎。鼎已经铸成，有条飞龙垂着胡须往下来迎接皇帝。黄帝骑上龙背，他的群臣和后宫的一些人跟着骑上去的有七十多人，龙于是飞上天去。其余的小臣子不能骑上龙背，就都抓住龙的胡须，龙的胡须被拔出来了，黄帝的一把弓也掉落下来了。百姓们仰望着黄帝已经飞上天去，就抱着他的弓和龙的胡须号哭，所以后代就把黄帝上天的地方取名叫鼎湖，把他掉落的弓取名叫乌号。'”听了以后天子就说：“哎呀！我真的能够像黄帝那样，我看待抛弃人世间的妻妾子女就会像扔掉鞋子一样容易了。”就委任公孙卿做郎官，派他去东方在太室山恭候神灵。

【原文】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①]。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②]。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③]。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餟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④]。已祠，胙余皆燎之[⑤]。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⑥]。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⑦]。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⑧]。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⑨]。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⑩]。其赞飨曰[⑪]：“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

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12]。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13]。令太祝领，(祀)〔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注释】

①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辖今甘肃东南部地区。 空桐：即崆峒，山名，在今甘肃平凉县西。

②放：通“仿”。仿照。 垓(gāi)：台阶的层次。

③犛(lí)牛：即牦牛，身上长有长毛的牛。 俎豆：盛祭品的礼器。

④餟(zhuì)：同“醊”。《史记正义》刘伯庆云：“谓绕坛设诸神祭座相连缀也。” 食：通“饲”。

⑤胙：祭肉。

⑥洎(jì)：浸泡。

⑦特：一种牲畜。《史记索隐》“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牲也。”

⑧祝宰：祭祀的负责官员。

⑨昧爽：拂晓。

⑩朝朝日：朝旦朝拜日神。 夕夕月：其夕祭祀月神。

⑪赞飨：祭祀时的祝辞。

⑫奉：通“捧”。 瑄：大为六寸的璧。 嘉牲：美牲。《史记正义》引《汉旧仪》云：“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

⑬光域：美光照射所及的范围。

【译文】

皇上于是到雍县郊祭，接着到了陇西，往西登上了空桐山，幸临甘泉宫。命令祠官宽舒等筹建太一神的祭祀坛，祭祀坛仿照亳人谬忌所说的太一坛模式，坛筑成三层。五色帝的坛围在它下面的四周，分别安置在各自所主的一方，黄色帝安置在西南方，清理出通

向八方的鬼道。太一坛所用的祭品，和雍县一座畤的祭物相当，而另外加上醴酒枣脯一类，还杀一头牦牛作盛在俎豆等祭具里的一套完备的祭品，而五色帝的祭品只有通常俎豆所盛的和醴酒进献。在它们下面的四方地，就是些绕着坛设置并互相连缀的给群神随从者及北斗星神供奉歆食的祭座。祭祀完毕，胙肉和余品都用火焚化。祭品牛用白色，鹿放在牛的体腔中，猪放在鹿的体腔中，然后用水浸泡。祭日神用牛，祭月神用一头羊或是猪。太一坛的祭祀主管官员穿紫色绣花的祭服。祭祀五色帝穿的祭服颜色和所祭的帝神一样，祭日神穿赤色衣，祭月神穿白色衣。

十一月辛巳朔日晨旦冬至时刻到来，天刚蒙蒙亮，天子开始到郊外拜祭太一神。早晨祭日神，傍晚祭月神，就用拱手行揖礼；而参见太一神用的是雍县郊祭礼。祭祀官员宣读祝词说："上天最初把宝鼎和占卜用的神蓍草授给皇帝，经过了一个朔旦又一个朔旦，终而复始地循环，皇帝在这里恭敬地拜祭参见哩。"而穿的祭服崇尚黄色。这个祭祀形式是满坛列置火光，坛的旁边摆着烹饪用的器具。主管官员就说是"祭坛上方有光彩显现"。公卿们说"皇上当初在云阳宫郊祭拜见太一神，祭祀的官员手捧六寸大的玉璧，以及将养了五年有二千斤重的牲牛进献。祭祀这天晚上天空有美丽的光芒，直到次日白天，黄气还从地面上连着天顶"。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等说："神灵显出的美好景象，预示着福佑吉祥，应该依据这个美光出现的地域建筑太畤坛来宣明瑞应。命令太祝官负责，在秋季和腊月间进行祭祀。三年天子来参加一次郊祭进献。"

【原文】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①。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

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②]。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③]。有物若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④]。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⑤]。"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⑥]。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效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⑧]。

【注释】

①牡荆：雄荆，一种灌木，节与节不相当而错出，用作旗杆。 幡(fān)：同旛，长方而下垂的旗子，挑起来直挂着。 登：升。 天一：星名。《史记集解》徐广曰："《天官书》曰天极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 骃案：晋灼曰"画一星在后，三星在前，为太一锋也"。 锋：指最前面的旗。

②雠：应验。

③缑氏：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④宽假：二字同义，指放宽些时日。

⑤迂诞：迂阔怪诞。 积以岁：积累些年岁，指要好几年。

⑥嬖臣：宠臣。 李延年：武帝李夫人之兄，汉代著名音乐家，曾为协律都尉，后被杀。

⑦素女：神女名，擅弦歌。 破：改制。

⑧箜篌：一种拨弦乐器。《史记索隐》应劭云："武帝始令乐人侯调作，声均

均然，命曰箜篌。侯，其姓也。”

【译文】

这年秋天，为了攻伐南越，祷告太一神，用牡荆作竿挑着画有日月、北斗和登龙的长条形旗帜，来象征天一三星，作为祭祀太一神的前导旗帜，命名叫“灵旗”。替战事祈祷时，就由太史捧着它用来指向所攻伐的国家。而五利将军受派遣求仙不敢进入海域，就到泰山去祭祀。皇上派出人员暗中跟随检验，实在没有见到任何神仙。五利将军却妄说见到了他的仙师，他的方术用尽了，多数不能应验。皇上于是诛杀五利将军。

第二年冬天，公孙卿在河南恭候神灵，在缑氏城上看见了仙人的踪迹，有神物像野鸡，在城上飞来飞去。天子亲自临幸缑氏城视察仙人踪迹。询问公孙卿：“不是效法文成将军、五利将军进行欺诈吧？”公孙卿说：“仙人不是有求于人间君主，人间做君主的人在求他。求仙的办法，如果不稍微宽限时日等待，神仙就不会来。说起求神仙的事，事情好像迂阔荒诞，只有积以年月才可以招来它的。”于是郡县封国分别整修道路，修缮建筑宫观名山神仙祠庙的屋宇，以企望皇上临幸。

这年，已经灭亡了南越。皇上有个宠爱的臣子李延年因为善于音乐被召见。皇上很赞赏他，下令公卿们进行计议，说：“民间祭祀的时候尚且还有击鼓舞蹈的音乐，现在进行郊野祭祀反倒没有音乐，难道是相称配吗？”公卿们说：“古时候祭祀天地都有音乐，那样天地神灵才能够歆享祭祀。”有人说：“太昊伏牺氏让素女弹奏有五十弦的瑟，非常悲戚，太昊帝要她停住，她却不能自止，所以剖析她的瑟改制成二十五弦。”于是在为灭亡南越酬神报功，祷告祭祀太一、后土神时，首次采用有音乐伴奏的舞蹈，增加一些歌手，制作流行的二十五弦瑟以及箜篌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原文】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後封禅①。"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②。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③。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④。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⑤。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⑥。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⑦。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子《诗》、《书》古文而不敢骋⑧。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⑨。

【注释】

①振兵泽旅：指偃武修文，以示太平。振，通"整"，整顿，收束。泽，通"释"，解散。

②朔方：郡名，治所朔方，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南，辖今内蒙古西南部河套地区。 勒：统率。

③须如：地名，不详。

④类：通"禷"，祭天。

⑤用希：运用稀少。希，通"稀"。 旷绝：断绝。

⑥射牛：祭祀仪式之一。《史记索隐》天子射牛，示亲祭也。事见《国语》。

⑦高世：超脱世俗。 九皇：传说中远古的九个帝王。 文：修饰。

⑧骋：任情驰骋，发表意见。

⑨徐偃：博士。 属图：会诸儒图封事。属，会集。图，谋划。 绌：通“黜”，废免，贬退。

【译文】

第二年冬天，皇上提议说：“古时候先整顿兵员解散军队，然后才举行封禅典礼。”于是就去北边巡视朔方，统率兵众十多万，回程中在桥山祭奠黄帝冢，到了须如就解散了所统率的兵众。皇上问：“我听说黄帝长生不死，现在有了冢墓，是为什么？”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上了天，群臣就在这里安葬下他的衣冠。”已经到了甘泉宫，为着将要到泰山封禅，先行用祭天的仪式祭祀太一神。

自从得了宝鼎，皇上就和公卿以及各位儒生们计议举行封禅大典。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历史上很少，长久以来断绝了，没有谁知道它的具体礼仪，儒生们就从《尚书》、《周官》、《王制》中采集望祀和天子射牛的情事，纳入有关封禅的祭典。齐国地方人丁公年纪有九十多岁，说：“行封礼，是和永垂不朽的盛名结合起来的。秦始皇中途遇风雨不能够上泰山行封礼。陛下一定想上泰山，略为上去一段路如果没有风雨，坚持下去就能上山行封礼了。”皇上于是就下令各个儒生演习射牛，草拟封禅的仪式。经过几年，到了时间将要前行。天子又听到了公孙卿和方士的言论，黄帝以上时代举行封禅，都招来了怪物并和神仙相遇，就想要仿效黄帝来尝试接近神仙的使者蓬莱方士，高出世俗要和上古九皇比量德行，而又广泛地采取儒术加以文饰。可是儒生们既然已经不能辩论清楚封禅事宜，又受到了《诗》、《书》古文的拘束而不能自由发挥。皇上制作出封礼的祭器向儒生们展示，儒生们有的说“和古制不相同”，博士徐偃又说“太常祠官下属的各个生员所行的礼仪不如鲁国的好”，周霸又会

集儒生策划封礼事宜，于是皇上就贬黜徐偃、周霸，并将各个儒生尽都罢免不加任用。

【原文】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①。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②。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③。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④。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⑤。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⑥。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⑦。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⑧。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⑨。

【注释】

①太室：嵩高山。因其上有太室、少室之山，山中有石室，故名。

②言"万岁"云：《史记正义》引《汉仪注》云："有称万岁，可十万人声。"

③崇高邑：意思是崇奉嵩高山，故命名叫"崇高"。

④颠：顶峰。

⑤八神：《史记索隐》"今案《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东莱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也。"另有一说，八神是八方之神。

⑥疏（shū）：奏章。

⑦巨公：指汉武帝。

⑧大：特别，完全。

⑨宿留：古音xiù liū，特指有所迟待之意。若言因宿而留，亦是有所待，并通。

【译文】

三月，于是往东幸临缑氏县，登上中岳太室山行祭礼。随从官员在山下听到好像有喊"万岁"的声音。询问山上，山上的人说没有呼喊；询问山下，山下的人也说没有呼喊。于是将三百户封给太室山用作供奉祭祀，命名叫崇高邑。往东登上泰山，泰山上草和树木的叶子还没有长出来，就命令人抬上石碑立在泰山顶上。

皇上于是往东巡视海上，举行典礼祭祀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等八神。齐国地方人上疏讲神怪奇方的人以万计，然而没有一个能验证的。就更多的发出船只，让那些说海中有神山的数千人去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持着符节常常是先行在名山侍候神仙，到了东莱，说夜晚见到了一个人，有几丈高，走近他就不见了。看到他的足迹特别大，类似飞禽走兽的足迹。群臣中有人说看见一位年老的人牵条狗，说"我想见巨公（意指汉武帝）"，一会儿忽然就不见了。皇上走近去看见了巨大的足迹，还是不相信，等到群臣中间有人说到那位年老的人，就特别认为是仙人了。就在海上留宿，给予方士们官府载人的传车以及间常派遣使者去寻求仙人的人数以千计。

【原文】

四月，还至奉高①。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②。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③。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④。礼毕，天子独

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5]。其事皆禁[6]。明日，下阴道[7]。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8]。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9]。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10]。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禅肃然[11]。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12]。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13]。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14]。行所过毋有复作[15]。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16]。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17]。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18]。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19]。

【注释】

①奉高：县名，泰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县东。

②皮弁：朝会时戴用的白鹿皮冠。

③封：所筑的祭坛。

④玉牒书：写在玉制小简上的封禅文字。牒，小简。

⑤奉车：即武帝设置的奉车都尉，掌管皇帝的车驾。 子侯：人名。霍去病之子霍嬗。
⑥禁：指禁止泄露。
⑦阴道：山北面道路。山北水南为阴。
⑧丙辰：四月二十一日。 址：山脚。 肃然山：山名，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
⑨一茅三脊：即茅背上有三条棱脊，即所谓灵茅。 藉：席垫子。
⑩兕(sì)：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
⑪厲：不安。 依依：本指茂盛，这里是深深的意思。
⑫嘉：吉庆，幸福。
⑬博：县名，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 蛇(yí)丘：县名，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 历城：县名，在今山东省济南市。
⑭乙卯：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是年三月，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而尚)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懈)。其赦天下。"
⑮复作：刑律名，去其枷锁赭衣，在监外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日，称为复作徒。
⑯朝宿地：朝会时的住宿之所。《史记正义》诸侯各于太山朝宿地起第，准拟天子用事太山而居止。
⑰庶几：也许。
⑱并：通"傍"。靠着。 九原：县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
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以这年举行封禅大典而命名年号。

【译文】

四月，返回到达奉高县。皇上认为各个儒生和方士们所说的封禅事一人一个样，不合常道，难以施行。天子到达梁父山，用礼祭祀地神。乙卯日，命令侍中和儒生戴上用白鹿皮制作的礼帽，穿着在腰间插笏的官服，行天子射牛以示亲祭的礼仪。到泰山顶下的东面举行封礼，采用像郊祭太一神的礼仪。举行封礼的坛是宽一丈二尺，高九尺，它的下面放有用玉装饰的简牒祭文，祭文的内容是保

密的。封礼完毕，天子单独和侍中、掌管皇帝车马的奉车都尉霍子侯登上泰山，也举行了封礼。这件事的具体情节都禁止外传。第二天，从北边道路下山。丙辰日，到泰山脚下东北的肃然山举行禅祭，用像祭后土神一样的礼仪。天子都是亲临跪拜参见，穿的祭服崇尚黄色并且全都用了音乐。长江、淮河之间出产的一种一根茅草有三条棱脊的灵茅被用作神灵的垫席。五种颜色的土增厚错杂在封坛上。释放从边远地方捕获来的奇兽飞鸟和白色野鸡等各种动物，特别加重了礼仪的隆盛。但兕牛、旄牛、犀牛、大象一类的动物都不采用。天子一行都又回到了泰山然后才离开。举行封禅祭祀时，当天夜晚就好像有彩光闪现，白天有白云从封坛上升起。

天子从举行封禅典礼的坛场回来，坐在泰山东北脚下的明堂上，群臣接连前来祝福。于是天子下达诏令告诉御史："我用卑微的身躯承续天子的至尊之位，谨慎小心地唯恐不能胜任。只因为德行菲薄，不能明习礼乐制度。在祭祀太一神时，天上像是有吉祥气象的美光，我内心不安仿佛望见了什么，被这奇异景象所深深震撼，想要中途停止下来又不敢，就登临泰山举行封礼，到达了梁父，然后在肃然山举行禅礼。我应当修德以求新生，吉庆地愿意和士大夫们重新开始创造新局面。特赐给民众每一百户一条牛十石酒，给年纪满八十岁的老人和孤儿寡妇每人加赐布帛二匹。豁免博县、奉高、蛇丘、历城四县徭役，不要交纳今年的租税。应该对天下实行大赦，像乙卯年赦令规定的那样。行幸所经过的地方不要再有监外劳役。犯罪情事出现在两年前的，都不要再惩治了。"又下达诏书说："古时候天子每五年进行一次巡行视察，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诸侯建有参加朝拜的住所。特令诸侯各自在泰山下建筑住宿的府第。

天子既然已经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典礼，没有遇上风雨灾害，而方士们就进一步说蓬莱岛等各个神山似乎将会找得到，于是皇上高兴地想也许能够遇到它，就重新往东来到海上遥望，希望遇见蓬莱仙岛。奉车都尉霍子侯发了暴病，一日内就死去了。皇上于是就

离去，依着海岸上行，往北到达碣石，再从辽西开始巡行，经历北部边境到达九原县。五月，返回到甘泉宫。主管官员们说宝鼎出土的那年纪元称作元鼎，应该定今年的纪元称作元封元年。

【原文】

其秋，有星茀于东井①。後十余日，有星茀于三能②。望气王朔言③："候独见其星出如瓠，食顷复入焉④。"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⑤。"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⑦。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飨⑧。"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入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⑨。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沉祠而去⑩。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注释】

①茀(bó)：彗星，它出现时光芒四射。　东井：星宿名。有主星八颗，属双子座。

②三能(tái)：即"三台"，两两并列，共六星。能，通"台"。

③王朔：方士，主管瞻望云气以卜吉凶。

④候：观测。　瓠(hù)：葫芦瓜。

⑤德星：意为福庆吉祥之星，指岁星(即木星)。《史记索隐》岁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也。

⑥昭：明亮。 衍：展延，硕大。

⑦寿星：《史记索隐》寿星，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言之也。仍：接着。

⑧信星：即土星。《史记索隐》信星，镇星也。信属土，土曰镇星，则《汉志》为德星也。

⑨万里沙：神祠名，在东莱郡曲成县，即今山东掖县东北渤海之南岸。《史记集解》孟康曰："沙径三百余里。"武帝以祷万里沙作为这次东巡的名目。

⑩瓠子：即瓠子口，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当时黄河在此决口。 沉祠：沉白马、玉璧于河中以祭神。武帝塞决河，事详《河渠书》。

【译文】

这年秋天，有彗星出现在井宿。后十几日，又有彗星出现在三台天区。望气佐王朔说："我在观测的时候只见有一枚星出现时像葫芦瓜那么大，吃顿饭这会儿的工夫就又隐没了。"主管官员们都说："陛下创建了汉家的封禅大典，上天给予酬报就出现了德星呀。"

第二年冬天，郊祭雍县五色帝。返回，拜祭太一神并加祝词。祝词说："德星光明硕大，显示出美好吉祥。寿星接着出现，光明远耀。信星昭明显现，皇帝敬拜太祝官所祭祀的各位神灵。"

这年春天，公孙卿说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仙，好像听神仙说要"见见天子"。天子于是幸临缑氏城，任命公孙卿做中大夫。因而来到东莱，留宿了好几天，没有能见到神仙，只见到了巨人的足迹。重新派遣方士去寻求神怪采集灵芝药物的人数以千计。这一年出现大旱。于是天子既已出游但没有正当名目，就到万里沙地方的神庙中祈雨，经过时祭祀泰山。回程中到达瓠子口，自己亲临部署堵塞黄河决口，停留两天，把白马和玉璧的祭品沉入河中就离开了。派汲仁、郭昌二卿带领士卒堵塞黄河决口，改变黄河故道另外疏浚两条支流引它入海，恢复了大禹治水时的原貌。

【原文】

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後世谩怠，故衰秏[1]”。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2]。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3]。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4]。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5]。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6]。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7]。夏，有芝生殿防内中[8]。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防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9]。”上乃下诏曰：“天旱，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10]。”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11]。春，至鸣泽，从西河归[12]。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13]。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14]。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15]。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注释】

①谩怠：即怠慢。谩，通“慢”。 衰秏：衰竭。秏，同“耗”。

②鸡卜：持鸡骨占卜。《史记正义》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

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此法也。

③遽：匆促。

④观(guàn)：楼台之类。

⑤蜚廉桂观：观名。《史记集解》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

⑥通天台：建于甘泉宫，高三十丈，据说在二百里外可以望见长安城。

⑦广诸宫室：可见武帝之奢华。《史记索隐》姚氏案："杨雄云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武帝增通天台、迎风宫，近则有洪崖、储胥，远则石关、封峦、鳷鹊、露寒、棠梨等观，又有高华、温德观、曾成宫、白虎、走狗、天梯、瑶台、仙人、駘法、相思观。"

⑧防：《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皆作"房"。事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⑨干封：烘干封坛之土。郑玄以为"但祭不立尸为干封"，又一说。

⑩灵星：又名天田星，即龙星，主稼穑。

⑪回中道：关中往西北的通道。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华亭县之间。据《汉书·武帝纪》此巡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8年。

⑫鸣泽：泽名。据说在涿郡，今河北涿县一带。 西河：郡名，治所平定，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南，辖今黄河两岸山西西部，陕西东部及内蒙古东南小部分地区。

⑬南郡：郡名。治所江陵，在今湖北江陵县，辖今四川东部小部分及湖北西北部之长江两岸地区。

⑭礼：祭祀。 潜：《汉书》作"灊"(qián)，县名。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天柱山在其西南。 天柱山：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

⑮寻阳：县名，在今江西广济县东北。 枞阳：县名，在今安徽枞阳县。彭蠡：泽名。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长江之两岸，江南部分为今鄱阳湖之北部。

【译文】

这时候已经灭亡了南越。越地人勇之就说"越地人习俗相信

鬼,因此他们祭祀的时候能见到鬼,多次都有效验。从前东瓯王敬重鬼,长寿到一百六十岁。后世子孙怠慢了鬼,所以就衰败"。于是下令越地的巫师建立越式祝祷的祠庙,安设上庙台却没有坛,也用来祭祀天神上帝和百鬼,并采用鸡骨进行占卜。皇上相信这一套,越式祠庙和用鸡骨占卜就开始流传。

公孙卿说:"仙人可以见到,但是皇上前往常常很匆忙,所以没能见着。现在陛下可以在京城建造一座宫观,像缑氏城那样,设置一些果脯枣干,神人应该可以招来的。而且仙人喜好有楼的居处。"于是皇上命令长安按照要求建造飞廉桂观,甘泉按照要求建造益延寿观,派公孙卿持着符节设置供品来恭候神仙。接着建造通天台,在它的下面摆设供品,企求招来神仙一类灵物。于是甘泉宫重新建造了前殿,开始扩充各种宫室的建筑。夏天,有芝草生长在殿房里面。天子因为堵塞住了黄河决口,兴造了通天台,天上好像显现出有神光的瑞应,于是下达诏令:"甘泉宫殿房里面生长出有九茎的芝草,为此大赦天下,免除复作的监外劳役。"

第二年,攻伐朝鲜。夏季,天旱。公孙卿说:"黄帝的时候举行封礼就天旱,曝晒封坛的土三年。"皇上于是下达诏令说:"天旱,意测是要曝晒封坛的土吧?特别命令天下尊崇地祭祀主管农事的灵星。"

第二年,皇上到雍县郊祭,通过回中谷道的时候,一路进行了巡视。春天,到达鸣泽,从西河郡回京。

第二年冬天,皇上巡视南郡,到达江陵后再往东行。登临并且用礼祭祀潜县西南部的天柱山,称这座山叫南岳。在长江上乘船而下,从寻阳县出发到达枞阳县,渡过彭蠡泽,用礼祭祀沿途的有名山川。往北到达琅邪郡,再靠着海岸上行。四月中旬,到达奉高县举行了封礼。

【原文】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泰高旁，未晓其制度①。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明堂图②。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③。于是上令泰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④。及五年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⑤。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後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⑥。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修封禅⑦。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⑧。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注释】

①制度：指形制尺度。

②公玊(sù)带：人名。公玊，复姓；带，名。

③圜：通"环"，环绕。 命曰昆仑：《史记索隐》言其似昆仑山之五城十二楼，故名之也。

④汶：汶水。

⑤上坐：最尊贵的座位。坐，通"座"。 祠坐：指神主灵位。

⑥其后二岁：指武帝元封五年南巡后的两年，应为元封七年，后改为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 本统：指为推算历法起点的正统。

⑦每修封禅：《封禅书》"每"作"毋"，当是。因不到五年修封期，故只祭于明堂，毋修封禅。

⑧泰元神策：创历之号。所创为太初历。《史记索隐》案：上黄帝得宝鼎神策，则太古上皇创历之号，故此云太元神策，周而复始也。 泰元，有以为"天之别号"，有以为即泰一。

【译文】

当初，天子封祭泰山，泰山东北脚下古时候有一处地方建有明堂，这个地方险峻但不宽敞开朗。皇上就想在奉高的旁边吊建一座明堂，不明白关于明堂的形制规模。济南地方人公玊带奏上黄帝时代的明堂图。明堂图上在正中有一座殿，四面没有墙壁，顶上用茅草覆盖，四面通有水沟，圈绕着宫垣筑成架空通道，上面有走楼，从西南角伸入殿堂名叫昆仑，天子从这里进入，来拜祭上帝。于是皇上下令在奉高县的汶水旁像公玊带的图那样建造明堂。等到五年后来举行封礼时，就把太一神、五色帝的祠主安置在明堂的上座，让高皇帝的灵位安置在它们对面，后土神的祠主安置在下房，用二十套齐备的羊猪作祭牲。天子从昆仑通道进入，开始像行郊祭礼一样拜祭明堂。祭礼完毕，在堂下焚柴祭祀。而皇上接着又登上泰山，自有一套秘密的办法在山顶上祭祀。而在泰山下祭祀五色帝，各在和它们同色的方位，只有黄帝和赤帝并在一处，这些都由负责官员侍奉祭祀。祭祀时泰山上举火，山下就都响应也举火。

这以后的第二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晨旦是冬至时刻，推算历法的人认为是历法周期起点的正统。天子亲自到泰山，用十一月甲子朔日晨旦是冬至这一天明堂祭祀上帝，没有采用封禅的礼仪。祭祀时候的祝祠说："上天增授皇帝太古时代上皇创制历法时一样的泰元称号和神蓍草，周而复始地循环。皇帝恭敬拜祭太一神。"向东到达海上，考察进入海域求神的人和寻求神仙的方士，谁也没有得到验证，然而还是更多地遣发人员，总是希望能够遇到神仙。

【原文】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①]。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②]。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③]。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④]。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⑤]。"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⑥]。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⑦]。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⑧]。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⑨]。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⑩]。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⑪]。

【注释】

①乙酉：二十二日。　柏梁：台名。以香柏为梁，故名。建于元鼎二年。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　灾：遭受火灾。

②高里：山名。在今山东泰安县境。

③殊庭：异域，指仙人居住之地。

④受计：接受郡国呈上的包括户口在内的年终会计簿册。

⑤胜服：压服，制服。

⑥度：规模，计划。

⑦凤阙：宫阙名。因上饰有五尺铜凤。

⑧虎圈：养虎的地方。

⑨渐台：台在池中，为水所浸，故名。渐，浸。

⑩玉堂：宫名。《史记索隐》引《汉武故事》"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　大鸟：指神鸟雕像。

⑪神明台：《史记索隐》引《汉宫阙疏》云："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宫，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也。" 井干楼：《史记索隐》引《关中记》"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 辇(niǎn)道：建在楼阁间可通小车的通道。 属(zhǔ)：连接。

【译文】

十一月乙酉日，柏梁台发生火灾。十二月甲午朔日，皇上亲临泰山下的高里山举行禅礼，祭祀后土神。又驾临渤海，对蓬莱一类仙岛山的众神举行望祀，希望能够到达蓬莱岛中的仙人之庭。

皇上归来，由于柏梁发生火灾的缘故，改在甘泉宫坐朝接受郡国所呈上的包括户口在内的年终会计簿册。公孙卿说："黄帝建成青灵台，十二天就被火烧掉了，黄帝于是建筑明庭。所谓明庭，就是甘泉宫。"方士中很多人说古代的帝王有建都在甘泉的。那以后天子又在甘泉接受诸侯的朝拜，甘泉建造了诸侯国的王侯府第。勇之于是说："越地习俗发生了火灾，重新建起的房屋一定比原先的还要大，用胜过的办法来压服灾祸。"于是兴造建章宫，规模为千门万户。前殿的高度要超过未央宫。它的东边就是上面有铜凤凰的凤阙，高达二十多丈。它的西边就是唐中池，有周围几十里的虎圈。它的北边兴筑有大池，大池中间建有为水所浸的楼台高达二十多丈，命名叫太液池。池中还建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四座仙山，象征着海中的神山龟鱼一类境界。它的南边有玉堂宫、建章宫的正门璧门、神鸟雕像一类的建筑物。还造起神明台、井干楼，高有五十丈，上面有可供皇帝乘坐的辇车通行的天桥互相连接起来。

【原文】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①。是岁，西伐大宛②。蝗大起。丁夫人、

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3]。

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4]。乃命祠官进畤犊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5]。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6]。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7]"。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8]。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

公玊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9]。"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10]。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常山[11]。

【注释】

①更印章以五字：土德序数为五，故官印一律改为五字，不足五字者中加"之"字。

②大宛(yuān)：西域国名。都城贵山，在今中亚卡散宴，盛产葡萄、名马。事详《大宛列传》。

③丁夫人：人名。姓丁，名夫人。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著书《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卷，其说以《周书》为本。张衡《西京赋》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句。《汉书·艺文志》列他为小说家。　诅(zǔ)：请神加殃谓之诅。

④牢熟具：煮熟的牲畜祭品。具：器具所盛的食物酒肴，这里指祭品。

⑤五色食所胜：以五行相克之理安排祭品。《史记集解》孟康曰："若火胜

金,则祠赤帝以白牡”。 木禺(oǔ):即木偶。禺,通“偶”。 驹:两岁以下的幼马或少壮马。

⑥五帝用驹:五畤所祭即五帝,已用木偶马,不当又言用驹。此语似重出,《汉书·郊祀志》无此四字。

⑦执期:地名。 迎年:楼名。意为祈求丰年。

⑧明年:楼名。意为明其得延年。

⑨风后、封巨、岐伯:皆黄帝臣子。 东泰山:在汉之朱虚县境内,即今山东沂水县西北。 凡山:在汉之朱虚县北境,即今山东潍坊市西南。 合符:与符瑞相合。

⑩仙人之闾:仙人的居住处。闾,里。

⑪其后五年:即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常山:即北岳恒山,避汉文帝刘恒名讳,改恒为常。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译文】

夏天,汉家更改历法,用正月作一年的首月,车马服饰崇尚黄色,凡官名印章都改用五个字,因而纪元上这年成了太初元年。这一年,往西去攻伐大宛。发生了严重蝗灾。方士丁夫人、洛阳的虞初等都用方术通过祭祀祈求神灵加祸殃给匈奴、大宛。

第二年,主管官吏上书说雍县五畤没有熟牲做祭品,芬芳的香气不具备。于是命令祠官用熟牛犊作祭品进献五畤,按五行相克的原则选择符合各畤颜色的牲畜供神灵享用,而用木偶马代替驹。只有(祭祀五帝用驹),皇上亲临郊祭的时候用驹。以及各个有名山川要用驹作祭品的,都用木偶马代替。皇上经过的时候祭祀,才能用驹作祭品。其他的礼仪一概如故。

第二年,往东巡游海上,考察求访神仙一类的事,没有能验证了的。方士们有话说“黄帝时候建造了五城十二座楼,建在执期地方来恭候神人,命名叫迎年祠”。皇帝答应建造同样的城和楼,命名叫明年祠。皇上亲临用礼祭祀上帝,衣服崇尚黄色。

公玊带说:“黄帝时候虽然封祭泰山,然而黄帝的臣子风后、封

巨、岐伯让黄帝到东泰山去行封礼，到凡山去行禅礼，来契合神灵降赐的符应，然后就长生不死了。”天子下令准备祭祀，到了东泰山，东泰山矮小，和它的声誉不相称，就下令祠官用礼祭祀，而不举行封禅大典了。这以后命令公玊带供奉祭祀来恭候神灵。夏天，就回到了泰山，和从前一样举行五年一次的封禅大典。再加上一次禅祭石间山。所谓石间，在泰山山脚下的南面，方士们很多人说这是仙人的住处，所以皇上亲临举行禅礼。

这以后的第五年，重新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回程路过的时候祭祀了常山。

【原文】

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①]。凡六祠，皆太祝领之[②]。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祀，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弗主[③]。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後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④]。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⑤]。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⑥]。

【注释】

①赤星：即上文所说主稼穑的灵星祠。《史记索隐》灵星，龙（星名）左角，其色赤，故曰赤星。 宽舒之祠官：即宽舒这类祠官。之，代词，这。

②六祠：泰一、三一、冥羊、马行、赤星，加上后土为六。

③主：谓负责祭祀。 终：死。

④解：解释，说法。

⑤羁縻（jī mí）：束缚。指武帝受长生升天等迷信思想的束缚而不可解脱。弗绝：指还是继续使用方士而不断绝。

⑥可睹：可见。贬词。《史记集解》徐广曰："犹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

【译文】

当今天子所兴起的祭祀，太一、后土，每三年亲临郊外祭祀，创建汉家的封禅大典，每五年一次举行祭祀。薄忌建议设立的太一祠以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等五处神祠，并由祠官这类人宽舒负责掌管，每年按时致办祭礼。以上总共六处的祭祀，都由太祝官统领。至于像八神中的各种神仙，明年、凡山等其他有名的神祠，皇上出行经过时就给祭祀，出行离开以后就停止。方士们所兴起的祭祀，由各自主管，兴起的人去世就停止，祠官不再负责主持。其他种类的祭祀都像往常一样办理。当今皇上举行过封禅大典，这以后的第十二年来回顾，祭祀就已经遍及五岳、四渎了。而方士们恭候祭祀神仙，进入大海寻求蓬莱仙岛，最终还是没有效验。而公孙卿的恭候神人，还是得拿大人的足迹作借口，也没有效应。天子更加倦怠厌恶方士们怪诞迂阔的言论了，然而最终受长生升天等思想的束缚而对方士的使用仍然不断，总是希望遇见真正的神仙。从这以后，方士们谈论神仙祭祀的更见众多，然而它的效果是可想而知了。

【原文】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①]。人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

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2]。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3]。

【注释】

①从：随从。

②退：退回，坐下。 论次：议论编次。 表里：外部情况，内中缘由。

③至若：至于。 珪币：祭祀用的玉和帛。 献酬之礼：献飨酬报的各种礼仪。 存：指有文献档案记载保存。

【译文】

太史公说：我随从巡行祭祀天地间各种神灵到过有名的山川并参加了封禅大典。进入寿宫旁听了祭神的祝词，考究观察方士和祠官们的言论，于是坐下来次序论述从古以来对鬼神进行祭祀的情状，完备地表现出它的外部形式和内中缘由。以后如有君子，是能够借此进行观察考究的。至于像俎豆玉帛等祭品的详细内容，献飨酬报的各种礼仪，那是在官府的档案中有保存的。

2、十　　表

《史记》有十表。《太史公自序》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十表的创造性价值在于，总览天下大势而体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三代一表以"世"称，将春秋以前划分为一个阶段；十二诸侯、六国二表以"年"称，分别将春秋、战国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秦楚之际战事频仍，变化急剧，不以"月"称，不足以反映现实，且虽仅八年，但于历史转折至关重要，故亦单列一个阶段；汉兴以后为当代史，意义更为突出，故虽列六表，均以"年"称，以说明诸侯将相的废立分削，而见其强弱之原，但总括起来也只是一个阶段。所以十表在体制上五个阶段的历史划分，恰好紧密配合本纪，仍起着纲领全书的作用。表体本身设计的创造性，亦值得研读时注意。

史记全译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题解】

《史记索隐》解释,《三代世表》"其实叙五帝、三代,而篇唯名《三代系表》者,以三代代系长远,宜以名篇;且三代皆出自五帝,故叙三代要从五帝而起也"。这一理解是恰当的,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篇名与记述内容的相互关系。

时间是记述历史的重要因素。缺乏时间因素,就难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背景、性质、相互作用及其效果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分析,也就难以形成历史事件之间发展上的联系。所以司马迁很重视作史的时间观念,本篇序文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司马迁充分肯定孔子作《春秋》之能详细"纪元年,正时日月",对于当时的谍记之臆测黄帝以来的年数,以及历谱谍终始五德所列相承传次的乖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他采取了两方面的态度:一是当他依据认为可以信赖的材料来谱列黄帝以来的世事时,由于时代久远不可能记年时月日,就确定以"世"来分别;二是没有相关的确切材料能把事情理清楚而存在许多疑问的时候,他就采取"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的态度,不主观地编造或贸然作出判断,这是表内所以存在前后世系的长短出现矛盾的重要原因。了解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想象司马迁作史当时之敢于违离世俗之见而富于创造性思考的精神,及其编撰上的艰难。

本表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以"帝王世国号"为经,以颛顼、喾、尧、舜、禹、殷、周的世"属"为纬。经纬交错,主要在国号点上汇合,简洁有序,脉络分明,充分体现了以黄帝为开创者,世系之所自出

的“大一统”思想。周武王代殷后，自成王诵起为后一部分。这部分以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共和，列“帝王世国号”为经，以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各诸侯为纬，以成王时注明“初封”(时秦未获封)为起点，展示了天下事势的变化，即在统一的局面下开始进行分封。读此表，五帝三代的世系传递及成王分封后形成的新格局，就清楚明晰，一目了然。故知表体设计，条例至为谨严。

【原文】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①。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②。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③。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④。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⑤。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⑥。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⑦。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⑧！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⑨。

【注释】

①五帝：《史记》之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三代：夏、商、周。 尚：久远。 “尚矣”这一文词原出于《大戴礼》“黄帝尚矣”。

②谱：布列其事。 颇：略微。 著：著录，叙录。

③次：编次、辑录。 《春秋》：孔子所作我国第一部简略的编年体记事史书。主要根据鲁史编成。 纪元年：《春秋》很重视确定国君的元年。 正时日月：注意校正历史事件发生所在的春、夏、秋、冬四时和月、日。 日月：当作“月日”。 盖其详哉：比起以前的文献，《春秋》在记时上就算较为详细的了。这是历史记事的一大进步。

④序：同“叙”。编排次第。 《尚书》：上古的文献汇编。记事简略，没有明

确的事件发生所在时间即年月的记载。 阙：通“缺”，缺少。

⑤司马迁对没有明确根据的史料，又于史事不能不记载时，遇到疑惑之处就记录下这疑惑的材料，自己不主观臆测或改正，这是他作史所采取的审慎态度。这为后来的治史者树立了好传统。

⑥谍记：指记世系和帝王谥号之书，《汉书·艺文志·历谱》有载，系传闻伪托之作，不可信，司马迁弃而不取。

⑦稽：考核，考证。 历：年历。谱：历代之谱。 终始五德之传：谓帝王更替，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传次相承，终而复始。传，同“转”。 乖异：抵触，矛盾。

⑧虚：虚妄，疏失。司马迁赞扬孔子文献无徵，阙而不载的态度。

⑨《五帝系谍》：指《大戴礼》中的《五帝德》和《帝系》等篇。 集世：集中其所录之世次。 共和：公元前841年为由周公、召公两卿执掌周王室政权的“共和”之始年。 《世表》：不明帝王在位年数而仅以世次表明事态发展的记事体裁之一。世，世系，世次。表，以表格形式排列记事。《史记索隐》应劭云：“表者，录其事而见之。”案：《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史记正义》表者，明也。明言事仪。

【译文】

太史公说：五帝、三代时候的记载，已经很久远了。包括殷朝和它以前的诸侯们的事迹不能够谱列出来，周朝以来才略微可以著述。孔子根据历史记载文字编次《春秋》，记录鲁国各个国君的元年，厘正四时和月日，大概算是详细的了。至于依次编成《尚书》就简略了，没有记载具体的年月；有时候略微有些年月，然而大多数都残缺，不能够根据它们进行叙录。所以他在记载历史事迹的时候，有疑惑的地方还是按照疑惑传述，因为这是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吧！

我读到一些记载世系谥号的书籍，从黄帝以来的各代都有具体的年数。考察一些历代谱列世系谥号书中讲到的，用金木水火土

五德传次相承终而复始来表示帝王更替的说法，古代的文字记载都和它们不相同，这些说法与常理是抵触矛盾的。孔夫子不论述次序古代事迹的具体年月，难道是疏失吗！于是用《五帝系谍》、《尚书》的文献材料，汇集各代的世系记录从黄帝以后直到共和时期，写成《三代世表》。

帝王世国号	黄帝号有熊。	帝颛顼，黄帝孙。起黄帝至颛顼三世。号高阳。	帝俈，黄帝曾孙。起黄帝至帝俈四世。号高辛。	帝尧。起黄帝至俈子五世。号唐。	帝舜，黄帝玄孙之玄孙，号虞。
颛顼属	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为高阳氏。			
俈属[1]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蟜极。	蟜极生高辛，为帝俈。		
尧属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蟜极。	蟜极生高辛。高辛生放勋。	放勋为尧。	
舜属	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	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gōu)望。	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	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
夏属	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3]。鲧生文命。
殷属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	高辛生卨[2]。	卨为殷祖。	卨生照明。
周属	黄帝生玄嚣。	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	高辛生后稷，为周祖。	后稷生不窋。	不窋生鞠。

帝王世国号	帝禹，黄帝耳孙，号夏[4]。	帝启，伐有扈，作《甘誓》。	帝太康	帝仲康，太康弟。	帝相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文命，是为禹。				
殷属	昭明生相土。	相土生昌若。	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	冥生振。	振生微。微生报丁。
周属	鞠生公刘。	公刘生庆节。	庆节生皇仆。皇仆生差弗。	差弗生毁渝，毁渝生公非[5]。	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亚圉。

帝王世国号	帝少康	帝予[6]	帝槐[8]	帝芒[9]	帝泄	帝不降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	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7]。	主癸生天乙，是为殷汤。			
周属	亚圉生公祖类。	公祖类生太王亶父。	亶父生季历。季历生文王昌。益《易卦》。	文王昌生武王发。		

帝王世国号	帝扃，不降弟。	帝廑[1]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乱不好德，二龙去。	帝皋[1]	帝发	帝履癸，是为桀。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桀二十世。[1]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周属						

帝王世国号	殷汤代夏氏。从黄帝至汤十七世。[1]	帝外丙，汤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2]	帝仲壬，外丙弟。	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乃迎之复位。	帝沃丁。伊尹卒。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周属					

帝王世国号	帝太庚，沃丁弟。[13]	帝小甲，太庚弟[14]。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小甲弟。	帝太戊，雍己弟。以桑谷生，称中宗。	帝中丁	帝外壬，中丁弟。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周属						

帝王世国号	帝河亶甲,外壬弟。	帝祖乙[13]	帝祖辛	帝沃甲,祖辛弟[14]。	帝祖丁,祖辛子。	帝南庚,沃甲子。	帝阳甲,祖丁子。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周属							

帝王世国号	帝盘庚，阳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盘庚弟。	帝小乙，小辛弟。	帝武丁。雉升鼎耳雊。得傅说。称高宗。	帝祖庚	帝甲，祖庚弟。淫。	帝廪辛[10]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周属							

帝王世国号	帝庚丁，廪辛弟。殷徙河北。	帝武乙。慢神震死。	帝太丁。	帝乙。殷益衰。	帝辛，是为纣。弑。从汤至纣二十九世。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10]。	周武王代殷，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11]。
颛顼属						
俈属						
尧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周属						

	成王诵	康王钊。刑错四十馀年。	昭王瑕[⑩]。南巡不返，不赴，讳之。	穆王满。作《甫刑》。荒服不至。	恭王伊扈
	鲁周公旦，武王弟。初封。	鲁公伯禽	考公	炀公，考公弟。	幽公
	齐太公尚，文王、武王师。初封。	丁公吕伋	乙公	癸公	哀公
	晋唐叔虞，武王子。初封。	晋侯燮	武侯	成侯	厉侯
	秦恶来，助纣。父飞廉，有力。	女防	旁皋	大几	大骆
	楚熊绎。绎父鬻熊，事文王。初封。	熊乂	熊黮[⑪]	熊胜	熊炀
	宋微子启，纣庶兄。初封。	微仲，启弟。	宋公	丁公	湣公，丁公弟。
	卫康叔，武王弟。初封。	康伯[⑫]	孝伯	嗣伯	疌伯[⑬]
	陈胡公满，舜之后。初封。	申公	相公	孝公	慎公
	蔡叔度，武王弟。初封。	蔡仲	蔡伯	宫侯	厉侯
	曹叔振铎，武王弟。初封。		太伯	仲君	宫伯
	燕召公奭，周同姓。初封。	九世至惠侯。			

	懿王坚。周道衰，诗人作刺。	孝王方，懿王弟。	夷王燮，懿王子。	厉王胡。以恶闻（遇）[过]乱，出奔，遂死于彘。	共和，二伯行政。
	魏公[⑩]	厉公	献公，厉公弟。	真公	武公，真公弟。
	胡公	献公弑胡公。	武公		
	靖侯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熊渠	熊无康	熊鸷红	熊延，红弟。	熊勇
	炀公，湣公弟。	厉公	釐公		
	湣伯	贞伯	顷侯	釐侯	
	幽公	釐公[⑪]			
	武侯				
	孝伯	夷伯			

【注释】

①俈：一作"喾"。

②卨(xiè)：同"契"。

③颛顼生鲧：《史记索隐》案：《汉书·律历志》颛顼五世而生鲧，此及《帝系》皆云颛顼生鲧，是古史阙其代系也。

④耳孙：远孙。

⑤揄：《周本纪》作"隃"。

⑥予(zhù)：亦作"宁"。《左传》、《国语》作"杼"，《世本》作"季伃"。其祖父相为有穷氏之浇所灭，相之妃后缗逃归有仍氏，生少康，灭有穷氏。少康之子予复禹旧绩。

⑦依王国维所考，殷代先公先王，报丙之后当有报丁，报丁之后才为主壬。故微之后当为报乙，报丁在报丙之后。

⑧槐：《世本》作"芬"。

⑨芒：音 wǎng，又音 huǎng。

⑩廑：音 jǐn，又音 qín。

⑪帝皋：生子二人，一为发，一为履癸。履癸一名桀。

⑫依此表所列，即黄帝，昌意，颛顼，鲧，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桀，实为二十一世。此世非指代系，而是在位帝王。

⑬依此表所列并加调整，即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汤，实为十八世。世指代系。

⑭蚤：通"早"。

⑮太庚：卜辞作太甲之子。

⑯弟：《史记索隐》案：《殷本纪》及《世本》皆云小甲，太庚子。

⑰祖乙：《殷本纪》祖乙为河亶甲之子，卜辞则作中丁子，称为中宗。

⑱沃甲：《世本》作"开甲"。

⑲廪辛：或作"冯辛"。《世本》作"祖辛"，误。上祖乙已生祖辛。

⑳殷世：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大戊，中丁、外壬、

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乙，辛，实共三十世，十六代。殷制兄终弟及非常明显，故此世，指帝王在位。从黄帝至纣实为四十七世。

㉑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即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渝，公非，高圉，亚圉，公祖类，太王亶父，季历，文王昌，武王。共三十世，世指代系。

若均以代系言，从黄帝至纣为三十三世，从黄帝至武王为二十世。武王与纣为同时代，则其间代系相差十三世。抑殷世之更替频仍而周世诸王在位均相对较长所致；或如《史记志疑》所言“至周虽祖黄帝，而世次实无可考”，故“疑则传疑”邪？

㉒康伯：康叔之子，王孙牟之父。

㉓昭王瑕：《史记索隐》音遐（xiá）。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承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也。”

㉔髡：音 dǎn，又读 dǎn。又作 diǎn 音。

㉕疌：《史记索隐》音捷。

㉖魏公：《世本》作“微公”，名弗其。

㉗釐（xī）：通“禧”。

【原文】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①]：“《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②]？”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③]。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尧知契、稷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余世至汤，王天下。尧知后稷子孙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岁，至文王而有天下。《诗传》曰[④]：

‘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⑤”。商者质，殷号也⑥。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⑦。姜嫄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⑧。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⑨。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⑩。’孔子曰：‘昔者尧命契为子氏，为有汤也。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历，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⑪。’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後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⑫。人不知，以为氾从布衣匹夫起耳⑬。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注释】

①张夫子：即张长安。褚先生：即褚少孙。二人师从西汉大儒王式，学《鲁诗》。事见《汉书·儒林传》。夫子、先生，均是对人的尊称。

②案：考察。　得无：副词，莫不是，该不会。　谬：相违背。

③见：通“现”，显露，体现。

④《诗传》：此指《鲁诗传》。

⑤《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宅，居住。芒芒，即茫茫，广大的样子。

⑥质：事物的本体。

⑦身：身孕。

⑧抱：通“抛”，抛弃。

⑨本：根基，根本。

⑩《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厥初生民，意为“周族祖先谁所生”（程俊英说）。

⑪生源：生的源本。《史记索隐》言太伯之让季历居吴不反者，欲使传文王、武王拨乱反正，成周道，遂天下生生之源本也。

⑫策：探测。

⑬汜：同“泛”，普遍。

【译文】

张夫子问褚少孙先生说：“《诗经》上说契、后稷都是没有父亲就出生了。现在考察各种传记材料都说有父亲，父亲都是黄帝的子孙，难道不是和《诗经》上的说法相违背吗？”

褚先生说：“不对。《诗经》上说契的母亲因为吞食了燕子的蛋生下契，后稷的母亲因为踩了巨人的足迹怀孕以后生下后稷，只是想表明他们有天命精诚的意思罢了。鬼神不能自己形成，需要依靠人才能降生，怎么可以没有父亲而出生呢！一方面说有父亲，一方面说没有父亲，有可信的材料就传送可信的说法，遇到材料产生疑惑的时候就传送疑惑的说法，所以有两方面的说法。尧帝知道契、后稷都是贤德的人，是上天所降生的，所以封给契地方七十里，以后经历了十几个世代传到了汤，在天下称了王。尧帝知道后稷的子孙以后会称王，所以给他增加封地达一百里，他的后代经过将近一千年，到文王的时候就占有了天下。《诗传》上说：‘汤的先祖是契，没有父亲就生下来了。契的母亲和姊妹在玄丘水中洗浴，有一只燕子衔着蛋给坠落下来，契的母亲拾到了，所以把这个鸟蛋含在嘴里，不小心吞下去了，这样就生下契。契出生后就贤能，尧帝立他做司徒的官，赐给他姓子氏。子的意思是兹，兹，就是要更加发展壮大。作诗的人赞美并歌颂说“殷的社土广茫茫，上天命令神燕降，降

而生契始建商"。商就是事物本体的意思，是殷的美号。文王的先祖是后稷，后稷也是没有父亲就生下来了。后稷的母亲叫做姜嫄，出门在野外见到一只巨人的足迹就去踩踏它，结果知道自己就有了身孕，因而生下了后稷。姜嫄认为后稷没有父亲，出于轻视就把他丢弃在道路上，牛羊经过的时候避开不去践踏。把他抛弃在山中，看管山林的人养护他。又把他丢弃在大沼泽中，鸟儿用羽翼垫着他覆盖他并衔食给他吃。姜嫄感到奇怪，于是知道他是上天所降生的孩子，就抱回来养他长大。尧帝知道他是贤德的人才，立他做掌管大农的官，赐给他姓姬氏。姬，就是本源的意思。作诗的人赞美并歌颂他说"当初生下周族人"，深深的修炼更能促成事业，正是称道后稷开创了基业。'孔子说：'从前尧帝赐命契为子氏，是预示后代会有汤。赐命后稷为姬氏，是预示后代会有文王。大王想让季历接续嗣位，是表明天的祥瑞。太伯逃亡到吴不再返回，就完成了生成周家天下的本源。'上天的意志很难讲清楚，不是圣人谁也不能明见。舜、禹、契、后稷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通过占卦顺应天命来治理天下，德惠恩泽深深地造福后代，所以他的子孙都能相继即位做了天子，这是上天报答有德行的人。人们不知道这个道理，认为帝王都是从布衣匹夫起家的呢。要说布衣匹夫怎么能够无缘无故就起家来称王天下呢？岂不是有天命才能这样！"

【原文】

"黄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

曰："《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①]。黄帝是也。五政明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②]。蜀王，黄帝後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後世邪[③]？行道德岂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

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後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④。何以言之？古诸侯以国为姓，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弟叔处于霍，後世晋献公灭霍公，後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⑤。平阳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卫国。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黄帝终始传》曰⑥：'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自)〔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⑦。'霍将军者，本居平阳(自)〔白〕燕。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⑧。岂不伟哉⑨！"

【注释】

①黔首：当为元首。

②五政：五教之政。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五政明则礼义修。

③蜀王：《史记正义》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周。周衰，先称王者蚕丛。　降：此字疑衍。

④霍光：周武王弟霍叔处的后裔，姬姓，故为黄帝后世。

⑤平阳：古尧都，汉置县，在今山西临汾县西南。

⑥《黄帝终始传》：大约为当时像童谣一样的五行谶讳之说。

⑦白燕：《史记正义》一作"白彘"。案：霍光，平阳人。平阳今晋州霍邑，本秦时霍伯国，汉为彘县，后汉改彘曰永安，隋又改为霍邑。遍检记传，无"白燕"之名，疑"白彘"是乡之名。　婴儿主，却行车：霍光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专擅朝政，昭帝在位，如车倒行，不得向前。婴儿主：指昭帝。

⑧考功：有言为方士之官衔，有释为考核功绩，有以为人名。《史记正义》谓年老为方士最功也。比较言之，似当指治方术最功之老者。　旗亭：市楼。建于集市之中，上竖旗，为观察指挥之所。

⑨褚少孙附此补记文字，明徐孚远，清王鸣盛、张文虎，均以为当霍光势

盛之时，乃贡谀取媚之举。然观其所记，实有欲借议霍光之擅权，讥周、召二公共和之专朝政之意。

【译文】

“黄帝的后代为什么称王天下有这么久远呢？”

说：“《经传》中提到天下的君王有能够成为万众的元首请求替普通百姓赎取生命的人称作帝，他们能够造福于万世。黄帝就是这样的人。五方面的政教清明就能修饰礼义，借着天时之便举兵征伐而对民众有利的称作王，他能够造福于千代。蜀王，是黄帝的后代，一直到现在处于汉朝西南方五千里外的地方，经常来朝拜，输送贡品给汉朝，不正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有德行，恩泽流传在后代吗？施行道义德行难道可以轻忽吗！天下君主中称王的人都举出他来进行效法。汉朝的大将军霍子孟名叫光的人，也是黄帝的后代。这件事只可以对有博闻远见的人讲，本来就很难对浅见寡闻的人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古时候的四方诸侯用封国名称作为姓。霍，是封国名称。周武王分封弟弟叔处在霍这个地方，后世晋献公灭掉霍公，霍公的后代变成平民，来来往往居住在平阳一带。平阳在河东地区，河东属晋国土地，后来分出成了卫国。根据《诗经》来讲，也可以说是周的子孙。周家起自后稷，后稷是没有父亲就出生的。根据三代世系传承来讲，后稷有父亲名高辛；高辛，是黄帝的曾孙。《黄帝终始传》说：‘汉代兴起一百多年，有个人不矮不高，出生在名叫白燕的乡土，把持天下的大政，当时有年幼的婴儿做君主，这个人能逼得幼主的辇车退却而不能前进。’霍将军这个人，原本居住在平阳的白燕乡。臣在朝廷做郎官的时候，和方士考功会集在旗亭下面，他对我讲到霍将军的这些事。难道这不是很伟大吗！”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题解】

《史记》表序，为诸表所列事势的认识之纲，最足以表明司马迁对历史的深刻观察力，是《史记》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序论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评周代幽厉之后，王室衰微，以致出现诸侯专政，五霸更迭的局面，这正是春秋时期历史形势发展最为集中的表现，司马迁以其才能纵观大局，撮其精要，而令人钦佩；一述以《春秋》为起点，并受它影响而形成的与历史学记述有关的学术发展史，故及于《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以及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张苍等的著述和《春秋繁露》，表明了学术发展与形势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密切关系。

论赞着重说明司马迁观察评论历史问题，注意于克服各种学术见解的片面性，而致力于对事势的"综其终始"，和要求全面地"一观诸要"，这包含着对于历史事件内在联系的辩证思考。同时表明司马迁的撰表，其中心目的是要揭示历史的"盛衰大指"，为以后的学者提供借鉴；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思想贯彻到史表中去，正是司马迁以各式体裁作史所要坚持的一个始终不渝的原则。

表的制作有三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以周的正朔为经而以列国为纬，是所谓"年经而国纬"，列国的排列上与《三代世表》的后半部分相衔接，前后仍以五等封爵为次，而在燕之前增加了郑，在最末增加了吴，其"旁行邪上"，是以《周谱》为原型的。二是自共和元年之庚申（中华书局点校时在相互的眉端印了公历纪元更便于查检、阅读）起，以干支纪元，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正式纪年，自此两千多年延续不断，司马迁是有功于世的。三是题称十二诸侯，而表列除

周以外实叙十三，《索隐》以为不数吴，因为它属"夷狄"并称霸在春秋之末。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未计入十二之数的不是吴而是鲁，因为表序说明它主要是据鲁史《春秋》而记述春秋时的事势的，把鲁国放在实际观察事势的地位而使之超出于其他诸侯之上，这是司马迁重视《春秋》、独尊孔子的一种表现，是有其意义的。

【原文】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①]。曰：呜呼，师挚见之矣[②]！纣为象箸而箕子唏[③]。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④]。仁义陵迟，《鹿鸣》刺焉[⑤]。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⑥]。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⑦]。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⑧]。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⑨]。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⑩]。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⑪]。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⑫]。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⑬]。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⑭]。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⑮]。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

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16]。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17]。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18]。

【注释】

①《春秋历谱谍》：有关记载春秋时期内容的帝王年历与氏族谱系的典籍、文献。 废书：把书放在一旁，指离开书。

②师挚：鲁国的太师即乐官，名挚。他理乱正乐，为孔子所赞赏。

③象箸：象牙筷子。此以小见大，象征淫逸。 箕子：商纣王的叔父，因封子箕而名，因谏纣王而被囚禁。 唏：哀叹。

④缺：衰微。 衽(rèn)席：床席，卧具。此喻夫妇之道。 《关雎》：《诗经·周南》之首篇。司马迁据《鲁诗》为说，以为与《鹿鸣》同是讽刺之作。

⑤陵迟：衰落，衰败。 《鹿鸣》：《诗经·小雅》之首篇，反映周时贵族宴会宾客的一般情况，今从内容上看，似无美或刺之意。 刺：讥刺，指责。

⑥恶(wù)：讨厌。 彘：邑名，在今山西霍县。

⑦力政：致力于战争攻伐。政，通"征"。 乘：欺凌。

⑧挟(xié)：挟制，此处意为假借，冒充。 五伯：即春秋五霸。《史记》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为五霸。 篡子：篡夺权力的臣下。 滋起：频繁地发生。

⑨成周：本指西周的东都洛邑。此代指西周盛世。

⑩阻、负、介、因：都是凭恃、依靠的意思。 三河：指河东、河内、河南。 雍州：古九州之一，指今陕、陇地区。 迭：更替。 大封：分封的大国，如鲁、卫、燕、蔡等。

⑪干：求。 七十余君：此盖漫述，并非实指，言孔子周游历国之积极精神而已。 史记：一般的历史记载书籍。 兴于鲁：从鲁国的历史出发。 约：简约。 制：制定。意为寄寓。 义法：义例法则。指褒贬笔法。 人世：指人间世事的伦理关系。 浃(jiā)：通彻。

⑫传指：解释经典的文字和宗旨。传，解释经义。指，通"旨"。 褒讳：偏义复词，取忌讳义。 挹(yì)：通"抑"，贬抑。 见(xiàn)：同"现"，出

现。

⑬异端：对经传有违背其主旨的不同的解释。　具：完备，详细。

⑭《铎氏微》：《汉书·艺文志》之《春秋》家有《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撰。微：传注名称之一。《史记索隐》以为因《春秋》的内容有委婉之词，故称"微"。颜师古以为"微谓释其微指"。此书今已亡。

⑮《虞氏春秋》：《平原君虞卿列传》言虞卿："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势，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表述与此处同。而《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虞氏春秋》十五篇，《春秋》家有《虞氏微传》二篇。

⑯《吕氏春秋》：《吕不韦列传》记："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篇目同，然称为吕不韦所"集论"。《汉书·艺文志》收在杂家类，二十六篇，亦称为"吕不韦辑智略士作"。

⑰公孙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一篇，说是"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此书今已亡。　捃摭(jùn zhí)：搜集，采取。

⑱张苍著《终始五德传》，事详《张丞相列传》。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事见《儒林列传》。

【译文】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这部文献，到记述周厉王事迹的地方，未尝不是放下书本大加叹息的。说：哎呀，鲁国太师名叫挚的有很高明的见解啊！商纣王用象牙做了筷子就使得箕子哀叹。周家治国的大道废缺，作诗的人根据床席间的情事借作比喻，《关雎》这一篇就产生了。道德仁义逐渐衰败，《鹿鸣》这一篇就写出来进行讥刺。到了厉王的时候，因为讨厌听到百姓议论自己的过错，出现了公卿害怕诛杀而起来包围王宫的祸乱，厉王就奔亡到了彘地。祸乱从京师开始发生，就产生了共和行政的局面。从这以后有的人就崇尚武力征伐，强国欺凌弱国，兴动军队不再请求天子的旨令。然而却挟持朝廷的名义，用讨伐的手段使自己成为诸侯们会盟的主宰，

政治形势先后由五位诸侯首领控制，诸侯们恣意妄行，淫逸奢侈行为不轨，贼乱和篡逆的臣下频繁地出现了。齐国、晋国、秦国、楚国，他们在成周的时候地位非常卑微，封地有的只有一百里，有的只有五十里。晋国倚仗着三河地区的形胜，齐国背靠着东海的优势，楚国依赖长江、淮河的隔阻，秦国借着有雍州地区的四方固塞，在天下相替兴起，更替着成了霸主，文王、武王时候所褒奖的大的封国，都因为害怕他们的威严而表示了臣服。因此孔子阐明王道政治，求取七十多位国君，没有谁能任用他。所以他往西方去考察周家王室，论列历史的记录和旧日的闻见，选用鲁国的史事作记事基础而序次编成《春秋》，记述上起隐公，下限到达哀公获得白麟的那一年，简约史籍中的辞藻文字，除去其中的烦杂重复，用来制定一种义理法则，使它包含的王道完备，表述的人事通彻。七十多位弟子们只能通过口传接受其中解释经义的深旨，这是因为有些讥刺忌讳批评贬损的文辞不能够写在书面上显现出来。鲁国的君子左丘明害怕弟子们人人有异端态度，各人安习于自己的意见，失却孔子原意的本真，所以根据孔子的历史记述详细地论述它的语意，写成了《左氏春秋》。铎椒做了楚威王的老师，因为威王不能够完全了解《春秋》的旨意，采取其中有关政治成败的内容，结果写出了四十章，成了《铎氏微》。赵孝成王的时候，他的辅相虞卿在上采取《春秋》记述的史事，在下观察近世的情势，也著述了八篇，写成了《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辅相，也是在观察上古的变化，删削拾取《春秋》的内容，集中六国时候的世事，因而撰述出八览、六论、十二纪这些篇章，写成了《吕氏春秋》。以及像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这一批人，各自常常是搜集《春秋》的文义内容来著书立说，多得都记不过来。汉代丞相张苍用历谱的形式写成《终始五德传》，上大夫董仲舒推阐《春秋》的隐义，很著述了一些文篇呢。

【原文】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①。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②。

【注释】

①断其义：指在阐发学说主张时常对历史事实断章取义。 驰说者：纵横家。 骋其辞：指只顾极力发挥口辩才能而于历史事实常是夸大或形成虚妄。 历人：指研究历法的人。 数家：指阴阳术数家。 隆：特别关注，尊崇。 神运：指以天人感应和五行学说对历史事实所作的神秘解释。 诸要：指正确认识和记述历史的诸多重要因素。

②《春秋》：指《春秋》及其传注，尤其是《左氏春秋》。 《国语》：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以记载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各国卿大夫有关政治言论为主，可与《左传》相参证，故有《春秋外传》之称。 讥：探究。 古文：指《春秋》、《国语》等典籍。 要删：删取其要。

【译文】

太史公说：儒家的学者断章取义，纵横驰说的学者骋辩他们的言辞，不致力于综合考察事情的终始；研究历法的人只注意集取世事的年月，阴阳术数家特别关注于神运，撰述谱谍的只单独记载世系谥号，他们写出的文辞都很简略，想总体地观察一下各方面的要领就非常难。于是谱列十二个诸侯国的大事，从共和元年起到孔子去世（还包括以后的两年），用表列的形式把研究《春秋》、《国语》的学者们所探究的政治盛衰的要旨著述在篇中，替那些想成就学问而研习古文的人删取其要呢。

	公元前841	840	839	838	837	836
	庚申				甲子	
周	共和元年[①]。厉王子居召公宫，是为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二	三	四	五	六
鲁	真公濞十五年、一云十四年[②]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齐	武公寿十年[③]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晋	靖侯宜臼十八年[④]	晋釐侯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五
秦	秦仲四年[⑤]	五	六	七	八	九
楚	熊勇七年[⑥]	八	九	十	楚熊严元年	二
宋	釐公十八年[⑦]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卫	釐侯十四年[⑧]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陈	幽公宁十四年[⑨]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蔡	武侯二十三年[⑩]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蔡夷侯元年	二
曹	夷伯二十四年[⑪]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郑						
燕	惠侯二十四年[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吴						

	835	834	833	832	831	830	829	828
周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宣王即位，共和罢。
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晋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秦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楚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宋惠公覵元年[illegible]	二	三
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陈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陈釐公孝元年	二	三	四
蔡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曹	三十	曹幽伯强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郑								
燕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吴								

	827	826	825	824	823	822	821
	甲戌						
周	宣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鲁	二十九	三十	鲁武公敖元年	二	三	四	五
齐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齐厉公无忌元年	二	三	四
晋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晋献侯籍元年	二
秦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秦庄公其元年[13]
楚	楚熊霜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楚熊徇元年
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陈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蔡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八	九	曹戴伯鲜元年	二	三	四	五
郑							
燕	三十八	燕釐侯庄元年[14]	二	三	四	五	六
吴							

	820	819	818	817	816	815	814	813	812
				甲申					
周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鲁	六	七	八	九	十	鲁懿公戏元年	二	三	四
齐	五	六	七	八	九	齐文公赤元年	二	三	四
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卫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卫武公和元年
陈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曹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郑									
燕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吴									

	811	810	809	808	807	806
					甲午	
周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鲁	五	六	七	八	九	鲁孝公称元年伯御立为君，称为诸公子云。伯御，武公孙。
齐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晋	穆侯弗生元年[49]	二	三	四 取齐女为夫人。	五	六
秦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楚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宋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陈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蔡	二十七	二十八	蔡僖侯所事元年	二	三	四
曹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郑						郑桓公友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
燕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吴						

	805	804	803	802	801	800
周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齐	十一	十二	齐成公说元年[1]	二	三	四
晋	七　以伐条生太子仇。	八	九	十　以千亩战。生仇弟成师。二子名反，君子讥之。后乱。	十一	十二
秦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宋惠公薨。
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陈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曹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郑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吴						

	799	798	797	796	795	794	793
			甲辰				
周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鲁	八	九	十	十一　周宣王诛伯御，立其弟称，是为孝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齐	五	六	七	八	九	齐庄公赎元年[19]	二
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秦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楚	楚熊鄂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宋	宋戴公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陈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陈武公灵元年	二	三
蔡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惠(公)伯雉元年[20]	二	三
郑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吴							

	792	791	790	789	788	787	786	785
						甲寅		
周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齐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晋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秦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楚	八	九	楚若敖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陈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曹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郑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燕	三十五	三十六	燕顷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吴								

	784	783	782	781	780	779	778	777	776
								甲子	
周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幽王元年	二 三川震。	三 王取褒姒	四	五	六
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齐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晋	晋殇叔元年	二	三	四 仇攻杀殇叔，立为文侯。	晋文侯仇元年	二	三	四	五
秦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襄公元年	二
楚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陈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陈夷公说元年	二	三	陈平公燮元年	二
蔡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曹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郑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吴									

	775	774	773	772	771	770	769	768
周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幽王为犬戎所杀。	平王元年东徙雒邑[⑲]。	二	三
鲁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鲁惠公弗湟元年[⑳]
齐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晋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秦	三	四	五	六	七 始列为诸侯[⑲]	八 初立西畤，祠白帝。	九	十
楚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宋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卫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蔡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曹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郑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以幽王故，为犬戎所杀。	郑武公滑突元年[⑳]。	二	三
燕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吴								

	767	766	765	764	763	762	761	760
	甲戌							
周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齐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晋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秦	十一	十二 伐戎至岐而死	秦文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楚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楚霄敖元年[9]	二	三	四
宋	三十三	三十四	宋武公司空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卫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陈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蔡共侯兴元年	二
曹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郑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娶申侯女武姜。	十一
燕	二十四	燕哀侯元年	二	燕郑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吴								

	759	758	757	756	755	754
			甲申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齐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	七	八	九	十 作鄜畤。	十一	十二
楚	五	六	楚蚡冒元年[1]	二	三	四
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卫	五十四	五十五	卫庄公扬元年	二	三	四
陈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陈文公圉元年生桓公鲍、厉公他。他母蔡女。
蔡	蔡戴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曹	曹穆公元年	二	三	曹桓公终生元年	二	三
郑	十二	十三	十四 生庄公寤生。	十五	十六	十七 生大叔段，母欲立段，公不听。
燕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吴						

	753	752	751	750	749	748	747	746
							甲午	
周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齐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晋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秦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作祠陈宝。	二十
楚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生鲁桓公母。	宋宣公力元年	二
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蔡	七	八	九	十	蔡宣侯楷论元年	二	三	四
曹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郑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吴								

	745	744	743	742	741
周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齐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晋	晋昭侯元年封季(弟)〔父〕成师于曲沃，曲沃大于国，君子讥曰："晋人乱自曲沃始矣。"	二	三	四	五
秦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楚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宋	三	四	五	六	七
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爱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陈	十 文公卒。	陈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蔡	五	六	七	八	九
曹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郑	二十六	二十七	郑庄公寤生元年祭仲相。	二	三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吴					

	740	739	738	737	736	735	734	733
				甲辰				
周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齐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晋	六	潘父杀昭侯，纳成师，不克。昭侯子立，是为孝侯。[20]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秦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楚	武王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夫人无子，恒公立。	卫桓公完元年	二 弟州吁骄，桓黜之，出奔。
陈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蔡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郑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吴								

	732	731	730	729	728	727	726
						甲寅	
周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鲁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齐	六十三	六十四	齐釐公禄父元年	二 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毋知也	三	四	五
晋	八	九 曲沃桓叔成师卒，子代立，为庄伯。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公卒，命立弟和，为穆公。	宋穆公和元年	二	三
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陈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曹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郑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燕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穆侯元年	二	三
吴							

	725	724	723	722	721
周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鲁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鲁隐公息姑元年 母声子[⑨]。	二
齐	六	七	八	九	十
晋	十五	十六　曲沃庄伯杀孝侯，晋人立孝侯子郤为鄂侯。	晋鄂侯郤元年。曲沃强于晋。	二	三
秦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楚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宋	四	五	六	七	八
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陈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蔡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曹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郑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段作乱，奔。	二十三　公悔，思母不见，穿地相见。
燕	四	五	六	七	八
吴					

	720	719	718	717
				甲子
周	五十一	桓王元年	二　使虢公伐晋之曲沃	三
鲁	三　二月，日蚀[⑩]。	四	五　公观鱼于棠，君子讥之。	六　郑人来渝平[⑪]。
齐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晋	四	五	六　鄂侯卒。曲沃庄伯复攻晋。立鄂侯子光为哀侯。	晋哀侯光元年
秦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宋	九　公属孔父立殇公。冯奔郑。	宋殇公与夷元年	二　郑伐我，我伐郑。	三
卫	十五	十六　州吁弑公自立。	卫宣公晋元年共立之。讨州吁。	二
陈	二十五	二十六　卫石碏来告，故执州吁。	二十七	二十八
蔡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曹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郑	二十四　侵周，取禾。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始朝王，王不礼。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吴				

	716	715	714	713	712
周	四	五	六	七	八
鲁	七	八　易许田，君子讥之。	九　三月，大雨雹，电。	十	十一　大夫翚请杀桓公，求为相，公不听，即杀公。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晋	二　庄伯卒，子称立，为武公。	三	四	五	六
秦	五十	秦宁公元年	二	三	四
楚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宋	四	五	六	七　诸侯败我，我师与卫人伐郑。	八
卫	三	四	五	六	七
陈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蔡	三十四	三十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二	三
曹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郑	二十八	二十九　与鲁祊，易许田。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吴					

	711	710	709	708
周	九	十	十一	十二
鲁	鲁桓公允元年母宋武公女，生手文为鲁夫人。	二　宋赂以鼎，入于太庙，君子讥之。	三　翚迎女，齐侯送女，君子讥之。	四
齐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晋	七	八	晋小子元年	二
秦	五	六	七	八
楚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宋	九	华督见孔父妻好，悦之。华督杀孔父，及杀殇公。宋公冯元年。华督为相。	二	三
卫	八	九	十	十一
陈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蔡	四	五	六	七
曹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郑	三十三　以璧加鲁，易许田。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	十八	燕宣侯元年	二	三
吴				

	707	706	705	704
	甲戌			
周	十三　伐郑。	十四	十五	十六
鲁	五	六	七	八
齐	二十四	二十五　山戎伐我。	二十六	二十七
晋	三	曲沃武公杀小子，周伐曲沃，立晋哀侯弟湣，为晋侯。晋侯湣元年。	二	三
秦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	三十四	三十五　侵随，随为善政，得止。	三十六	三十七　伐随，弗拔，但盟，罢兵。
宋	四	五	六	七
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陈	三十八　弟他杀太子免。代立，国乱，再赴。	陈厉公他元年	二　生敬仲完。周史卜完後世王齐。	三
蔡	八	九	十	十一
曹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郑	三十七　伐周，伤王。	三十八　太子忽救齐，齐将妻之。	三十九	四十
燕	四	五	六	七
吴				

	703	702	701	700	699	698
周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齐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僖公令毋知秩服如太子。	三十三
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秦	秦出(公)〔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父杀出子，立其兄武公。
楚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宋	八	九	十　执祭仲。	十一	十二	十三
卫	十六	十七	十八　太子伋弟寿争死。	十九	卫惠公朔元年	二
陈	四	五	六	七　公淫蔡，蔡杀公。	陈庄公林元年桓公子。	二
蔡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五十四	五十五	曹庄公射姑元年	二	三	四
郑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郑厉公突元年	二	三　诸侯伐我，报宋故。
燕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吴						

	697	696	695	694
	甲申			
周	二十三	庄王元年生子穨。	二 有(兄)弟〔克〕。	三
鲁	十五 天王求车，非礼。	十六 公会(晋)〔曹〕，谋伐郑。	十七 日食，不书日，官失之。	十八 公与夫人如齐，齐侯通焉，使彭生杀公于车上。
齐	齐襄公诸儿元年。贬毋知秩服，毋知怨。	二	三	四 杀鲁桓公，诛彭生。
晋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秦	秦武公元年。伐彭，至华山。	二	三	四
楚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宋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卫	三 朔奔齐，立黔牟。	卫黔牟元年	二	三
陈	三	四	五	六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哀侯献舞元年
曹	五	六	七	八
郑	四 祭仲立忽，公出居栎。	郑昭公忽元年忽母邓女，祭仲取之。	二 渠弥杀昭公。	郑子亹元年齐杀子亹，昭公弟[49]。
燕	燕桓(公)〔侯〕元年	二	三	四
吴				

	693	692	691	690
周	四　周公欲杀王而立子克，王诛周公，克奔燕。	五	六	七
鲁	鲁庄公同元年	二	三	四
齐	五	六	七	八　伐纪，去其都邑。
晋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	五	六	七	八
楚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王伐随，告夫人心动，王卒军中。
宋	十八	十九	宋湣公捷元年	二
卫	四	五	六	七
陈	七	陈宣公杵臼元年杵臼，庄公弟。	二	三
蔡	二	三	四	五
曹	九	十	十一	十二
郑	郑子婴元年，子亹之弟。	二	三	四
燕	五	六	七	燕庄公元年
吴				

	689	688	687	686	685
			甲午		
周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鲁	五　与齐伐卫，纳惠公。	六	七　星陨如雨，与雨偕。	八　子纠来奔，与管仲俱避毋知乱	九　鲁欲与纠入，後小白，齐距鲁，使生致管仲。
齐	九	十	十一	十二　毋知杀君自立。	齐桓公小白元年。春，齐杀毋知。
晋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秦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楚	楚文王赀元年始都郢。	二　伐申，过邓，邓甥曰楚可取，邓侯不许。	三	四	五
宋	三	四	五	六	七
卫	八	九	十　齐立惠公，黔牟奔周。	卫惠公朔复入。十四年	十五
陈	四	五	六	七	八
蔡	六	七	八	九	十
曹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郑	五	六	七	八	九
燕	二	三	四	五	六
吴					

	684	683	682	681	680
周	十三	十四	十五	釐王元年	二
鲁	十　齐伐我，为纠故。	十一　臧文仲吊宋水。	十二	十三　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十四
齐	二	三	四	五　与鲁人会柯。	六
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楚	六　息夫人，陈女，过蔡，蔡不礼，恶之。楚伐蔡，获哀侯以归。	七	八	九	十
宋	八	九　宋大水，公自罪。鲁使臧文仲来吊。	十　万杀君，仇牧有义。	宋桓公御说元年庄公子。	二
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陈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蔡	十一　楚虏我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曹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吴					

	679	678	677	676
			甲辰	
周	三	四	五	惠王元年取陈后。
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齐	七 始霸，会诸侯于鄄[49]。	八	九	十
晋	二十八 曲沃武公灭晋侯湣，以宝献周，周命武公为晋君，并其地。	晋武公称并晋，已立三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三十九 武公卒，子诡诸立，为献公。	晋献公诡诸元年
秦	十九	二十 葬雍，初以人从死。	秦德公元年，武公弟。	二 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
楚	十一	十二 伐邓，灭之。	十三	楚堵敖囏元年[50]
宋	三	四	五	六
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陈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蔡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曹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郑	郑厉公元年厉公亡後十七岁复入。	二 诸侯伐我。	三	四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吴				

	675	674	673	672
周	二　燕、卫伐王，王奔温，立子颓。	三	四　诛颓，入惠王。	五　太子母早死，惠后生叔带。
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齐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陈完自陈来奔，田常始此也[40]。
晋	二	三	四	五　伐骊戎，得姬。
秦	秦宣公元年	二	三	四　作密畤。
楚	二	三	四	五　弟恽杀堵敖自立。
宋	七　取卫女。文公弟。	八	九	十
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陈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厉公子完奔齐。
蔡	二十	蔡穆侯肸元年	二	三
曹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郑	五	六	七　救周乱，入王。	郑文公捷元年
燕	十六　伐王，王奔温，立子颓。	十七　郑执我仲父。	十八	十九
吴				

	671	670	669	668	667	666
					甲寅	
周	六	七	八	九	十 赐齐侯命。	十一
鲁	二十三 公如齐观社。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晋	六	七	八 尽杀故晋侯群公子。	九 始城绛都。	十	十一
秦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楚	楚成王恽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卫懿公赤元年	二	三
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蔡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曹	三十一	曹釐公夷元年	二	三	四	五
郑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吴						

	665	664	663	662	661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庄公弟叔牙鸩死。〔庆父弑〕子般。季友奔陈，立湣公。	鲁湣公开元年
齐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伐山戎，为燕也。	二十四	二十五
晋	十二　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骊姬故。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灭〕魏、（取）〔耿〕、霍。始封赵夙耿，毕万魏，始此。
秦	十一	十二	秦成公元年	二	三
楚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宋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卫	四	五	六	七	八
陈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曹	六	七	八	九	曹昭公元年
郑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燕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吴					

	660	659	658
周	十七	十八	十九
鲁	二　庆父杀湣公。季友自陈立申，为釐公。杀庆父。	鲁釐公申元年哀姜丧自齐至。	二
齐	二十六	二十七　杀女弟鲁庄公夫人。淫故。	二十八　为卫筑楚丘。救戎狄伐。
晋	十七　申生将军，君子知其废。	十八	十九　荀息以币假道于虞以伐虢，灭下阳。
秦	四	秦穆公任好元年	二
楚	十二	十三	十四
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卫	翟伐我。公好鹤，士不战，灭我国。国怨，惠公乱，灭其後，更立黔牟弟。卫戴公元年	卫文公燬元年戴公弟也。	二　齐桓公率诸侯为我城楚丘。
陈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蔡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二	三	四
郑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吴			

	657	656	655	654	653
	甲子				
周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鲁	三	四	五	六	七
齐	二十九　与蔡姬共舟，荡公，公怒，归蔡姬。	三十　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责包茅贡。	三十一	三十二　率诸侯伐郑。	三十三
晋	二十	二十一　申生以骊姬谗自杀。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十二　灭虞、虢。重耳奔狄。	二十三　夷吾奔梁。	二十四
秦	三	四　迎妇于晋。	五	六	七
楚	十五	十六　齐伐我，至陉。使屈完盟。	十七	十八　伐许，许君肉袒谢，楚从之。	十九
宋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卫	三	四	五	六	七
陈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蔡	十八　以女故，齐伐我。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曹	五	六	七	八	九
郑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燕	燕襄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吴					

	652	651	650
周	二十五　襄王立，畏太叔。	襄王元年诸侯立王。	二
鲁	八	九　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	十
齐	三十四	三十五　夏，会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赐胙，命无拜。	三十六　使隰朋立晋惠公。
晋	二十五　伐翟，以重耳故。	二十六　公卒，立奚齐，里克杀之，及卓子。立夷吾。	晋惠公夷吾元年诛里克，倍秦约。
秦	八	九　夷吾使郤芮赂，求入。	十　丕郑子豹亡来。
楚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宋	三十　公疾，太子兹父让兄目夷贤，公不听。	三十一　公薨，未葬，齐桓会葵丘。	宋襄公兹父元年目夷相。
卫	八	九	十
陈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蔡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曹	曹共公元年	二	三
郑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燕	六	七	八
吴			

	649	648	647
			甲戌
周	三　戎伐我，太叔带召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	四	五
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齐	三十七	三十八　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礼，让，受下卿。	三十九　使仲孙请王，言叔带，王怒。
晋	二	三	四　饥，请粟，秦与我。
秦	十一　救王伐戎，戎去。	十二	十三　丕豹欲无与，公不听，输晋粟，起雍至绛。
楚	二十三　伐黄	二十四	二十五
宋	二	三	四
卫	十一	十二	十三
陈	四十四	四十五	陈穆公款元年
蔡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曹	四	五	六
郑	二十四　有妾梦天与之兰，生穆公兰。	二十五	二十六
燕	九	十	十一
吴			

	646	645	644	643	642
周	六	七	八	九	十
鲁	十四	十五 五月，日有食之。不书，史官失之。	十六	十七	十八
齐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王以戎寇告齐，齐征诸侯戍周。	四十三	齐孝公昭元年
晋	五 秦饥，请粟，晋倍之。	六 秦虏惠公，复立之。	七 重耳闻管仲死，去翟之齐。	八	九
秦	十四	十五 以盗食善马士得破晋。	十六 为河东置官司。	十七	十八
楚	二十六 灭六、英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宋	五	六	七 陨五石，六鹢退飞，过我都。	八	九
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陈	二	三	四	五	六
蔡	二十九	蔡庄侯甲午元年	二	三	四
曹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郑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吴					

	641	640	639	638
周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叔带复归于周。
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齐	二	三	四	五 归王弟带。
晋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太子圉质秦亡归。
秦	十九 灭梁。梁好城，不居，民罢，相惊，故亡[1]。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执宋襄公，复归之。	三十四
宋	十	十一	十二 召楚盟。	十三 泓之战，楚败公。
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陈	七	八	九	十
蔡	五	六	七	八
曹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郑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君如楚，宋伐我。
燕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吴				

	637	636	635
	甲申		
周	十五	十六　王奔汜。汜，郑地也。	十七　晋纳王。
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六　伐宋，以其不同盟。	七	八
晋	十四　圉立，为怀公。	晋文公元年诛子圉。魏武子为魏大夫，赵衰为原大夫。咎犯曰："求霸莫如内王。"	二
秦	二十三　迎重耳于楚，厚礼之，妻之女。重耳愿归。	二十四　以兵送重耳。	二十五　欲内王，军河上。
楚	三十五　重耳过，厚礼之。	三十六	三十七
宋	十四　公疾死泓战。	宋成公王臣元年	二
卫	二十三　重耳从齐过，无礼。	二十四	二十五
陈	十一	十二	十三
蔡	九	十	十一
曹	十六　重耳过，无礼，僖负羁私善。	十七	十八
郑	三十六　重耳过，无礼，叔詹谏。	三十七	三十八
燕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吴			

	634	633	632
周	十八	十九	二十　王狩河阳[⑩]。
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公如践土会朝。
齐	九	十　孝公薨，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立潘。	齐昭公潘元年会晋败楚，朝周王。
晋	三　宋服。	四　救宋，报曹、卫耻。	五　侵曹伐卫，取五鹿，执曹伯。诸侯败楚而朝河阳，周命赐公土地。
秦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会晋伐楚朝周。
楚	三十八	三十九　使子玉伐宋。	四十　晋败子玉于城濮。
宋	三　倍楚亲晋。	四　楚伐我，我告急于晋。	五　晋救我，楚兵去。
卫	卫成公郑元年	二	三　晋伐我，取五鹿。公出奔，立(公子瑕)〔叔武〕。会晋朝，复归(晋)〔卫〕。
陈	十四	十五	十六　会晋伐楚，朝周王。
蔡	十二	十三	十四　会晋伐楚，朝周王。
曹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晋伐我，执公，复归之。
郑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燕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吴			

	631	630	629	628	627
					甲午
周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僖公薨。
齐	二	三	四	五	六 狄侵我。
晋	六	七 听周归卫成公。与秦围郑。	八	九 文公薨。	晋襄公驩元年 破秦于殽。
秦	二十九	三十 围郑，有言即去。	三十一	三十二 将袭郑，蹇叔曰不可。	三十三 袭郑，晋败我殽。
楚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宋	六	七	八	九	十
卫	四 晋以卫与宋。	五 周入成公，复卫。	六	七	八
陈	陈共公朔元年	二	三	四	五
蔡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曹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郑	四十二	四十三 秦、晋围我，以晋故。	四十四	四十五 文公薨。	郑穆公兰元年 秦袭我，弦高诈之。
燕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吴					

	626	625	624	623
周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鲁	鲁文公兴元年	二	三　公如晋。	四
齐	七	八	九	十
晋	二　伐卫，卫伐我。	三　秦报我殽，败于汪。	四　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五　伐秦，围邧、新城。
秦	三十四　败殽将亡归，公复其官。	三十五　伐晋报殽，败我于汪。	三十六　以孟明等伐晋，晋不敢出。	三十七　晋伐我，围邧、新城。
楚	四十六　王欲杀太子立职，太子恐，与傅潘崇杀王。王欲食熊蹯死，不听。自立为王。	楚穆王商臣元年　以其太子宅赐崇，为相。	二　晋伐我。	三　灭江。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卫	九　晋伐我，我伐晋。	十	十一	十二　公如晋。
陈	六	七	八	九
蔡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曹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郑	二	三	四	五
燕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吴				

	622	621	620	619
周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王崩
鲁	五	六	七	八　王使卫来求金以葬，非礼。
齐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晋	六　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⑩。	七　公卒。赵盾为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诛，遂立太子为灵公。	晋灵公夷皋元年。赵盾专政。	二　秦伐我，取武城，报令狐之战。
秦	三十八	三十九　穆公薨。葬殉以人，从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讥之，故不言卒。	秦康公䓨元年	二
楚	四　灭六、蓼。	五	六	七
宋	十五	十六	十七　公孙固杀成公。	宋昭公杵臼元年。襄公之子。
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陈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蔡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曹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郑	六	七	八	九
燕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吴				

	618	617	616	615
		甲辰		
周	顷王元年	二	三	四
鲁	九	十	十一　败长翟于鹹而归。得长翟。	十二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晋	三　率诸侯救郑。	四　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征。	五	六　秦取我羁马。与秦战河曲，秦师遁。
秦	三	四　晋伐我，取少梁。我伐晋，取北徵。	五	六　伐晋，取羁马。怒，与我大战河曲。
楚	八　伐郑，以其服晋。	九	十	十一
宋	二	三	四　败长翟长丘。	五
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陈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蔡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曹	三十五	曹文公寿元年	二	三
郑	十　楚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	四十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吴				

	614	613	612	611
周	五	六　顷王崩，公卿争政，故不赴。	匡王元年	二
鲁	十三	十四　彗星入北斗，周史曰："七年，宋、齐、晋君死。"	十五　六月辛丑，日蚀，齐伐我。	十六
齐	十九	二十　昭公卒。弟商人杀太子自立，是为懿公。	齐懿公商人元年	二　不得民心。
晋	七　得随会。	八　赵盾以车八百乘纳捷菑，平王室。	九　我入蔡	十
秦	七　晋诈得随会。	八	九	十
楚	十二	楚庄王侣元年	二	三　灭庸。
宋	六	七	八	九　襄夫人使卫伯杀昭公。弟鲍立。
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陈	十八	陈灵公平国元年	二	三
蔡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晋伐我。庄侯薨。	蔡文侯申元年
曹	四	五	六　齐入我郛。	七
郑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燕	四	五	六	七
吴				

	610	609	608
周	三	四	五
鲁	十七　齐伐我。	十八　襄仲杀嫡，立庶子为宣公。	鲁宣公倭元年鲁立宣公，不正，公室卑。
齐	三　伐鲁。	四　公刖邴歜父而夺阎职妻，二人共杀公，立桓公子惠公。	齐惠公元元年取鲁济西之田。
晋	十一　率诸侯平宋。	十二	十三　赵盾救陈、宋，伐郑。
秦	十一	十二	秦共和元年
楚	四	五	六　伐宋、陈，以倍我服晋故。
宋	宋文公鲍元年昭公弟。晋率诸侯平我。	二	三　楚郑伐我，以我倍楚故也。
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陈	四	五	六
蔡	二	三	四
曹	八	九	十
郑	十八	十九	二十　与楚侵陈，遂侵宋。晋使赵盾伐我，以倍晋故。
燕	八	九	十
吴			

	607	606	605
	甲寅		
周	六 匡王崩	定王元年	二
鲁	二	三	四
齐	二 王子成父败长翟。	三	四
晋	十四 赵穿杀灵公，赵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赵氏赐公族。	晋成公黑臀元年伐郑。	二
秦	二	三	四
楚	七	八 伐陆浑，至洛，问鼎轻重。	九 若敖氏为乱，灭之，伐郑。
宋	四 华元以羊羹故陷于郑。	五 赎华元，亡归。围曹。	六
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陈	七	八	九
蔡	五	六	七
曹	十一	十二 宋围我。	十三
郑	二十一 与宋师战，获华元。	二十二 华元亡归。	郑灵公夷元年。公子归生以鼋故杀灵公。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吴			

	604	603	602	601
周	三	四	五	六
鲁	五	六	七	八　七月，日蚀。
齐	五	六	七	八
晋	三　中行桓子荀林父救郑，伐陈。	四　与卫侵陈。	五	六　与鲁伐秦，获秦谍，杀之绛市，六日而苏。
秦	五	秦桓公元年	二	三　晋伐我，获谍。
楚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伐陈，灭舒蓼。
宋	七	八	九	十
卫	三十一	三十二　与晋侵陈。	三十三	三十四
陈	十　楚伐郑，与我平。晋中行桓子距楚，救郑，伐我。	十一　晋，卫侵我。	十二	十三　楚伐我。
蔡	八	九	十	十一
曹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郑	郑襄公坚元年灵公庶弟。楚伐我，晋来救。	二	三	四
燕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宣公元年。
吴				

	600	599	598
周	七	八	九
鲁	九	十 四月，日蚀。	十一
齐	九	十 公卒。崔杼有宠，高、国逐之，奔卫。	齐顷公无野元年
晋	七 使桓子伐楚，以诸侯师伐陈救郑。成公薨。	晋景公据元年与宋伐郑。	二
秦	四	五	六
楚	十四 伐郑，晋郤缺救郑，败我。	十五	十六 率诸侯诛陈夏徵舒，立陈灵公子午。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卫	三十五	卫穆公遬元年齐(高国)〔崔杼〕来奔。	二
陈	十四	十五 夏徵舒以其母辱，杀灵公。	陈成公午元年灵公太子。
蔡	十二	十三	十四
曹	十八	十九	二十
郑	五 楚伐我，晋来救，败楚师。	六 晋、宋、楚伐我。	七
燕	二	三	四
吴			

	597	596	595	594	593
	甲子				
周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初税亩。	十六
齐	二	三	四	五	六
晋	三　救郑，为楚所败河上。	四	五　伐郑。	六　救宋，执解扬，有使节。秦伐我。	七　随会灭赤翟。
秦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楚	十七　围郑，郑伯肉袒谢，释之。	十八	十九　围宋，为杀使者。	二十　围宋，五月，华元告子反以诚，楚罢。	二十一
宋	十四　伐陈。	十五	十六　杀楚使者，楚围我。	十七　华元告楚，楚去。	十八
卫	三	四	五	六	七
陈	二	三	四	五	六
蔡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曹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文公薨。	曹宣公庐元年	二
郑	八　楚围我，我卑辞以解。	九	十　晋伐我。	十一　佐楚伐宋，执解扬。	十二
燕	五	六	七	八	九
吴					

	592	591	590	589
周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鲁	十七　日蚀。	十八　宣公薨。	鲁成公黑肱元年　春，齐取我隆。	二　与晋伐齐，齐归我汶阳，窃与楚盟。
齐	七　晋使郤克来齐，妇人笑之，克怒，归去。	八　晋伐败我。	九	十　晋郤克败公于鞍，虏逢丑父。
晋	八　使郤克使齐，妇人笑之，克怒归。	九　伐齐，质子彊，兵罢。	十	十一　与鲁、曹败齐。
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楚	二十二	二十三　庄王薨。	楚共王审元年	二　秋，申公巫臣窃徵舒母奔晋，以为邢大夫。冬，伐卫、鲁，救齐。
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卫	八	九	十	十一　穆公薨，与诸侯败齐，反侵地。楚伐我。
陈	七	八	九	十
蔡	二十　文侯薨。	蔡景侯固元年	二	三
曹	三	四	五	六
郑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吴				

	588	587	586
		甲戌	
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定王崩。
鲁	三　会晋、宋、卫、曹伐郑。	四　公如晋，晋不敬，公欲倍晋合于楚。	五
齐	十一　顷公如晋，欲王晋，晋不敢受。	十二	十三
晋	十二　始置六卿[⑩]。率诸侯伐郑。	十三　鲁公来，不敬。	十四　梁山崩。伯宗隐其人而用其言。
秦	十六	十七	十八
楚	三	四　子反救郑。	五　伐郑，倍我故也。郑悼公来讼。
宋	宋共公瑕元年	二	三
卫	卫定公臧元年	二	三
陈	十一	十二	十三
蔡	四	五	六
曹	七　伐郑。	八	九
郑	十七　晋率诸侯伐我。	十八　晋栾书取我氾。襄公薨。	郑悼公费元年公如楚讼。
燕	十四	十五	燕昭公元年
吴			

	585	584	583	582
周	简王元年	二	三	四
鲁	六	七	八	九
齐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顷公薨。
晋	十五　使栾书救郑，遂侵蔡。	十六　以巫臣始通于吴而谋楚。	十七　复赵武田邑，侵蔡。	十八　执郑成公，伐郑。秦伐我。
秦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伐晋。
楚	六	七　伐郑。	八	九　救郑。冬，与晋成。
宋	四	五	六	七
卫	四	五	六	七
陈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蔡	七　晋侵我。	八	九　晋伐我。	十
曹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郑	二　悼公薨。楚伐我，晋使栾书来救。	郑成公睔元年悼公弟也。楚伐我。	二	三　与楚盟。公如晋，执公伐我。
燕	二	三	四	五
吴	吴寿梦元年⑩	二　巫臣来，谋伐楚。	三	四

	581	580	579	578
周	五	六	七	八
鲁	十　公如晋送葬，讳之。	十一	十二	十三　会晋伐秦。
齐	齐灵公环元年	二	三	四　伐秦。
晋	十九	晋厉公寿曼元年	二	三　伐秦至泾，败之，获其将成差。
秦	二十三	二十四　与晋侯夹河盟，归，倍盟。	二十五	二十六　晋率诸侯伐我。
楚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	八	九	十	十一　晋率我伐秦。
卫	八	九	十	十一
陈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蔡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曹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晋率我伐秦。
郑	四　晋率诸侯伐我。	五	六	七　〔晋率我〕伐秦。
燕	六	七	八	九
吴	五	六	七	八

	577	576	575
	甲申		
周	九	十	十一
鲁	十四	十五　始与吴通，会钟离。	十六　宣伯告晋，欲杀季文子，文子得以义脱。
齐	五	六	七
晋	四	五　三郤谗伯宗，杀之。伯宗好直谏。	六　败楚鄢陵。
秦	二十七	秦景公元年	二
楚	十四	十五　许畏郑，请徙叶。	十六　救郑，不利。子反醉，军败，杀子反归。
宋	十二	十三　（宋）华元奔晋，复还。	宋平公成元年
卫	十二　定公薨。	卫献公衎元年	二
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蔡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曹成公负刍元年	二　晋执我公以归。	三
郑	八	九	十　倍晋盟楚，晋伐我，楚来救。
燕	十	十一	十二
吴	九	十　与鲁会钟离。	十一

	574	573	572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简王崩。
鲁	十七	十八　成公薨	鲁襄公午元年围宋彭城。
齐	八	九	十　(我不救郑)晋伐我，使太子光质于晋。
晋	七	八　栾书、中行偃杀厉公，立襄公〔曾〕孙，为悼公。	晋悼公元年围宋彭城。
秦	三	四	五
楚	十七	十八　为鱼石伐宋彭城。	十九　侵宋，救郑。
宋	二	三　楚伐彭城，封鱼石。	四　楚侵我，取犬丘。晋诛鱼石，归我彭城。
卫	三	四	五　围宋彭城。
陈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曹	四	五	六
郑	十一	十二　与楚伐宋。	十三　晋伐败我，兵次洧上，楚来救。
燕	十三　昭公薨。	燕武公元年	二
吴	十二	十三	十四

	571	570	569	568
周	灵王元年生有髭。	二	三	四
鲁	二　会晋城虎牢。	三	四　公如晋。	五　季文子卒。
齐	十一	十二　（伐吴）	十三	十四
晋	二　率诸侯伐郑，城虎牢。	三　魏绛辱杨干	四　魏绛说和戎、狄，狄朝晋。	五
秦	六	七	八	九
楚	二十	二十一　使子重伐吴，至衡山。使何忌侵陈。	二十二　伐陈。	二十三　伐陈。
宋	五	六	七	八
卫	六	七	八	九
陈	二十八	二十九　倍楚盟，楚侵我。	三十　楚伐我。成公薨。	陈哀公弱元年
蔡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曹	七	八	九	十
郑	十四　成公薨，晋率诸侯伐我。	郑釐公恽元年	二	三
燕	三	四	五	六
吴	十五	十六　楚伐我。	十七	十八

	567	566	565
	甲午		
周	五	六	七
鲁	六	七	八　公如晋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晋	六	七	八
秦	十	十一	十二
楚	二十四	二十五　围陈。	二十六　伐郑。
宋	九	十	十一
卫	十	十一	十二
陈	二	三　楚围我，为公亡归。	四
蔡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郑侵我。
曹	十一	十二	十三
郑	四	五　子驷使贼夜杀釐公，诈以病卒赴诸侯。	十三　郑简公（嘉）〔嘉〕元年釐公子。
燕	七	八	九
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564	563
周	八	九　王叔奔晋。
鲁	九　与晋伐郑，会河上，问公年十二，可冠，冠于卫。	十　楚、郑侵我西鄙。
齐	十八　与晋伐郑。	十九　令太子光、高厚会诸侯钟离。
晋	九　率齐、鲁、宋、卫、曹伐郑。秦伐我。	十　率诸侯伐郑。荀罃伐秦。
秦	十三　伐晋，楚为我援。	十四　晋伐我。
楚	二十七　伐郑，师于武城，为秦。	二十八　使子囊救郑。
宋	十二　晋率我伐郑。	十三　郑伐我，卫来救。
卫	十三　晋率我伐郑。师曹鞭公幸妾。	十四　救宋
陈	五	六
蔡	二十八	二十九
曹	十四　晋率我伐郑。	十五
郑	二　诛子驷。晋率诸侯伐我，我与盟。楚怒，伐我。	三　晋率诸侯伐我，楚来救。子孔作乱，子产攻之。
燕	十	十一
吴	二十二	二十三

	562	561	560
周	十	十一	十二
鲁	十一　三桓分为三军，各将军。	十二　公如晋。	十三
齐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晋	十一　率诸侯伐郑，秦败我栎。公曰“吾用魏绛九合诸侯”，赐之乐。	十二	十三
秦	十五　我使庶长鲍伐晋救郑，败之栎。	十六	十七
楚	二十九　(郑晋伐我)〔与郑伐宋〕。	三十	三十一　吴伐我，败之。共王薨。
宋	十四　楚、郑伐我。	十五	十六
卫	十五　(救)〔伐〕郑(败晋师栎)。	十六	十七
陈	七	八	九
蔡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曹	十六	十七	十八
郑	四　与楚伐宋，晋率诸侯伐我，秦来救。	五	六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吴	二十四	二十五　寿梦卒。	吴诸樊元年楚败我。

	559	558	557
			甲辰
周	十三	十四	十五
鲁	十四　日蚀。	十五　日蚀。齐伐我。	十六　齐伐我。地震。齐复伐我北鄙。
齐	二十三　卫献公来奔。	二十四　伐鲁	二十五　伐鲁。
晋	十四　率诸侯大夫伐秦，败棫林。	十五　悼公薨。	晋平公彪元年（伐）〔我〕败楚于湛坂。
秦	十八　晋诸侯大夫伐我，败棫林。	十九	二十
楚	楚康王昭元年　共王太子出奔吴。	二	三　晋伐我，败湛坂。
宋	十七	十八	十九
卫	十八　孙文子攻公，公奔齐，立定公弟狄。	卫殇公狄元年定公弟。	二
陈	十	十一	十二
蔡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曹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郑	七	八	九
燕	十五	十六	十七
吴	二　季子让位。楚伐我。	三	四

	556	555	554
周	十六	十七	十八
鲁	十七　齐伐我北鄙。	十八　与晋伐齐。	十九
齐	二十六　伐鲁。	二十七　晋围临淄。晏婴。	二十八　废光，立子牙为太子。光与崔杼杀牙自立。晋、卫伐我。
晋	二	三　率鲁、宋、郑、卫围齐，大破之。	四　与卫伐齐。
秦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楚	四	五　伐郑。	六
宋	二十　伐陈。	二十一　晋率我伐齐。	二十二
卫	三　伐曹。	四	五　晋率我伐齐。
陈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十五
蔡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曹	二十二　(伐卫)〔卫伐我〕。	二十三　成公薨。	曹武公胜元年
郑	十	十一　晋率我围齐。楚伐我。	十二　子产为卿。
燕	十八	十九　武公薨。	燕文公元年
吴	五	六	七

	553	552	551	550
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鲁	二十　日蚀。	二十一　公如晋。日再蚀。	二十二　孔子生。	二十三
齐	齐庄公元年	二	三　晋栾逞来奔，晏婴曰"不如归之。"	四　欲遣栾逞入曲沃伐晋，取朝歌。
晋	五	六　鲁襄公来。杀羊舌虎。	七　栾逞奔齐。	八
秦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楚	七	八	九	十
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卫	六	七	八	九　齐伐我。
陈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蔡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曹	二	三	四	五
郑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	二	三	四	五
吴	八	九	十	十一

	549	548
周	二十三	二十四
鲁	二十四　侵齐。日再蚀。	二十五　齐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
齐	五　畏晋通楚，晏子谋。	六　晋伐我，报朝歌。崔杼以庄公通其妻，杀之，立其弟，为景公。
晋	九	十　伐齐至高唐，报太行之役。
秦	二十八	二十九　公如晋，盟不结。
楚	十一　与齐通。率陈、蔡伐郑救齐。	十二　吴伐我，以报舟师之役，射杀吴王。
宋	二十七	二十八
卫	十	十一
陈	二十　楚率我伐郑。	二十一　郑伐我。
蔡	四十三　楚率我伐郑。	四十四
曹	六	七
郑	十七　(子产曰)范宣子为政，我请伐陈。	十八　伐陈，入陈。
燕	六	燕懿公元年
吴	十二	十三　诸樊伐楚，迫巢门，伤射以薨。

	547	546	545
	甲寅		
周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鲁	二十六	二十七　日蚀。	二十八　公如楚。葬康王。
齐	齐景公杵臼元年　如晋，请归卫献公。	二　庆封欲专，诛崔氏，杼自杀。	三　冬，鲍、高、栾氏谋庆封，发兵攻庆封，庆封奔吴。
晋	十一　诛卫殇公，复入献公。	十二	十三
秦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楚	十三　率陈、蔡伐郑。	十四	十五　康王薨。
宋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卫	十二　齐、晋杀殇公，复内献公。	卫献公衎後元年	二
陈	二十二　楚率我伐郑。	二十三	二十四
蔡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曹	八	九	十
郑	十九　楚率陈、蔡伐我。	二十	二十一
燕	二	三	四　懿公薨。
吴	吴馀祭元年	二	三　齐庆封来奔。

	544	543
周	景王元年	二
鲁	二十九　吴季札来观周乐，尽知乐所为。	三十
齐	四　吴季札来使，与晏婴欢。	五
晋	十四　吴季札来，曰："晋政卒归韩、魏、赵。"	十五
秦	三十三	三十四
楚	楚熊郏敖元年	二
宋	三十二	三十三
卫	三	卫襄公恶元年
陈	二十五	二十六
蔡	四十八	四十九　为太子取楚女，公通焉，太子杀公自立。
曹	十一	十二
郑	二十二　吴季札谓子产曰："政将归子，子以礼，幸脱于厄矣。"	二十三　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子成止之。
燕	燕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	二
吴	四　守门阍杀馀祭。季札使诸侯。	五

	542	541	540
周	三	四	五
鲁	三十一 襄公薨。	鲁昭公稠元年 昭公年十九，有童心。	二 公如晋，至河，晋谢还之。
齐	六	七	八 （齐）田无宇送女。
晋	十六	十七 秦后子来奔。	十八 齐田无宇来送女。
秦	三十五	三十六 公弟后子奔晋，车千乘。	三十七
楚	三 王季父围为令尹。	四 令尹围杀郏敖，自立为灵王。	楚灵王围元年共王子，肘玉。
宋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卫	二	三	四
陈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蔡	蔡灵侯班元年	二	三
曹	十三	十四	十五
郑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燕	三	四	五
吴	六	七	八

	539	538
周	六	七
鲁	三	四　称病不会楚。
齐	九　晏婴使晋，见叔向，曰："齐政归田氏。"叔向曰："晋公室卑。"	十
晋	十九	二十
秦	三十八	三十九
楚	二	三　夏，合诸侯宋地，盟。伐吴朱方，诛庆封。冬，报我，取三城。
宋	三十七	三十八
卫	五	六　称病不会楚。
陈	三十	三十一
蔡	四	五
曹	十六	十七　称病不会楚。
郑	二十七　夏，如晋。冬，如楚。	二十八　子产曰："三国不会。"
燕	六　公欲杀公卿立幸臣，公卿诛幸臣，公恐，出奔齐。	七
吴	九	十　楚诛庆封。

	537	536	535
	甲子		
周	八	九	十
鲁	五	六	七　季武子卒。日蚀。
齐	十一	十二　公如晋，请伐燕，入其君。	十三　入燕君。
晋	二十一　秦后子归秦。	二十二　齐景公来，请伐燕，入其君。	二十三　入燕君。
秦	四十　公卒。后子自晋归。	秦哀公元年	二
楚	四　率诸侯伐吴。	五　伐吴，次乾谿。	六　执芋尹亡人入章华。
宋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卫	七	八	九　夫人姜氏无子。
陈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蔡	六	七	八
曹	十八	十九	二十
郑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	八	九　齐伐我。	燕悼公元年惠公归至卒。
吴	十一　楚率诸侯伐我。	十二　楚伐我，次乾谿。	十三

	534	533	532
周	十一	十二	十三
鲁	八 公如楚，楚留之。贺章华台。	九	十 （四月日蚀）
齐	十四	十五	十六
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春，有星出婺女，(十)〔七〕月，公薨。
秦	三	四	五
楚	七 就章华台，内亡人实之。灭陈。	八 弟弃疾将兵定陈。	九
宋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平公薨。
卫	卫灵公元年	二	三
陈	三十五 弟招作乱，哀公自杀。	陈惠公吴元年 哀公孙也。楚来定我。	二
蔡	九	十	十一
曹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郑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燕	二	三	四
吴	十四	十五	十六

	531	530	529
周	十四	十五	十六
鲁	十一	十二　朝晋至河，晋谢之归。	十三
齐	十七	十八　公如晋。	十九
晋	晋昭公夷元年	二	三
秦	六	七	八
楚	十　醉杀蔡侯，使弃疾围之。弃疾居之，为蔡侯。	十一　王伐徐以恐吴，次乾谿。民罢于役，怨王[4]。	十二　弃疾作乱自立，灵王自杀。复陈、蔡。
宋	宋元公佐元年	二	三
卫	四	五　公如晋，朝嗣君。	六
陈	三	四	五　楚平王复陈，立惠公。
蔡	十二　灵侯如楚，楚杀之，使弃疾居之，为蔡侯。	蔡侯庐元年　景侯子。	二　楚平王复我，立景侯子庐。
曹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郑	三十五	三十六　公如晋。	郑定公宁元年
燕	五	六	七
吴	十七	吴余昧元年[5]	二

	528	527	526	525
		甲戌		
周	十七	十八　后太子卒。	十九	二十
鲁	十四	十五　日蚀。公如晋，晋留之葬，公耻之。	十六	十七　五月朔，日蚀。彗星见辰。
齐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晋	四	五	六　公卒。六卿强，公室卑矣。	晋顷公去疾元年
秦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	楚平王居元年　共王子，抱玉。	二　王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三	四　与吴战。
宋	四	五	六	七
卫	七	八	九	十
陈	六	七	八	九
蔡	三	四	五	六
曹	二十七	曹平公须元年	二	三
郑	二	三	四	五　火，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
燕	燕共公元年	二	三	四
吴	三	四	吴僚元年	二　与楚战。

	524	523	522
周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鲁	十八	十九 地震。	二十 齐景公与晏子狩，入鲁问礼。
齐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猎鲁界，因入鲁。
晋	二	三	四
秦	十三	十四	十五
楚	五	六	七 诛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吴。
宋	八 火。	九	十 公毋信。诈杀〔诸〕公子。楚太子建来奔，见乱，之郑。
卫	十一 火。	十二	十三
陈	十 火。	十一	十二
蔡	七	八	九 平侯薨。灵侯孙东国杀平侯子而自立。
曹	四 平公薨。	曹悼公午元年	二
郑	六 火。	七	八 楚太子建从宋来奔。
燕	五 共公薨。	燕平公元年	二
吴	三	四	五 伍员来奔。

	521	520	519
周	二十四	二十五	敬王元年
鲁	二十一　公如晋至河，晋谢之，归。日蚀。	二十二　日蚀。	二十三　地震。
齐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晋	五	六　周室乱，公平乱，立敬王。	七
秦	十六	十七	十八
楚	八　蔡侯来奔。	九	十　吴伐败我。
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卫	十四	十五	十六
陈	十三	十四	十五　吴败我兵，取胡、沈。
蔡	蔡悼侯东国元年　奔楚。	二	三
曹	三	四	五
郑	九	十	十一　楚建作乱，杀之。
燕	三	四	五
吴	六	七	八　公子光败楚。

	518	517	516
		甲申	
周	二	三	四
鲁	二十四　鸜鹆来巢。	二十五　公欲诛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郓。	二十六　齐取我郓以处公。
齐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彗星见。晏子曰："田氏有德于齐，可畏。"
晋	八	九	十　知栎、赵鞅内王于王城。
秦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	十一　吴卑梁人争桑，伐取我钟离。	十二	十三　欲立子西，子西不肯。秦女子立，为昭王。
宋	十四	十五	宋景公头曼元年
卫	十七	十八	十九
陈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蔡昭侯申元年　悼侯弟。	二	三
曹	六	七	八
郑	十二　公如晋，请内王。	十三	十四
燕	六	七	八
吴	九	十	十一

	515	514	513
周	五	六	七
鲁	二十七	二十八　公如晋，求入，晋弗听，处之乾侯。	二十九　公自乾侯如郓。齐侯曰"主君"，公耻之，复之乾侯。
齐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晋	十一	十二　六卿诛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为大夫。	十三
秦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楚	楚昭王珍元年诛无忌以说众。	二	三
宋	二	三	四
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陈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蔡	四	五	六
曹	九	曹襄公元年[49]	二
郑	十五	十六	郑献公虿元年[50]
燕	九	十	十一
吴	十二　公子光使专诸杀僚，自立。	吴阖闾元年。	二

	512	511	510	509
周	八	九	十[1] 晋使诸侯为我筑城	十一
鲁	三十	三十一 日蚀。	三十二 公卒乾侯。	鲁定公宋元年 昭公丧自乾侯至。
齐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晋	十四 顷公薨。	晋定公午元年	二 率诸侯为周筑城。	三
秦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楚	四 吴三公子来奔，封以扞吴。	五 吴伐我六、潜。	六	七 囊瓦伐吴，败我豫章[2]。蔡侯来朝。
宋	五	六	七	八
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蔡	七	八	九	十 朝楚，以裘故留。
曹	三	四	五 平公弟通杀襄公自立。	曹隐公元年
郑	二	三	四	五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吴	三 三公子奔楚。	四 伐楚六、潜。	五	六 楚伐我，迎击，败之，取楚之居巢。

	508	507	506	505
		甲午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与晋率诸侯侵楚。	十五
鲁	二	三	四	五　阳虎执季桓子，与盟，释之。日蚀。
齐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晋	四	五	六　周与我率诸侯侵楚。	七
秦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楚包胥请救。	三十二
楚	八	九　蔡昭侯留三岁，得裘，故归。	十　吴、蔡伐我，入郢，昭王亡。伍子胥鞭平王墓。	十一　秦救至，吴去，昭王复入。
宋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卫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与蔡争长。	三十
陈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陈怀公柳元年
蔡	十一	十二　与子常裘，得归，如晋，请伐楚。	十三　与卫争长。楚侵我。吴与我伐楚，〔入〕郢。	十四
曹	二	三	四	曹靖公路元年
郑	六	七	八	九
燕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吴	七	八	九　与蔡伐楚，入郢。	十

	504	503	502
周	十六　王子朝之徒作乱故，王奔晋。	十七　刘子迎王，晋入王。	十八
鲁	六	七　齐伐我。	八　阳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阳虎，虎奔阳关。
齐	四十四	四十五　侵卫。伐鲁。	四十六　鲁伐我。我伐鲁。
晋	八	九　入周敬王。	十　伐卫。
秦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楚	十二　吴伐我番，楚恐，徙鄀[①]。	十三	十四　子西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卫	三十一	三十二　齐侵我。	三十三　晋、鲁侵伐我。
陈	二	三	四　公如吴，吴留之，因死吴。
蔡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二	三	四　靖公薨。
郑	十　鲁侵我。	十一	十二
燕	燕简公元年	二	三
吴	十一　伐楚取番。	十二	十三　陈怀公来，留之，死于吴。

	501	500	499
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鲁	九　伐阳虎，虎奔齐。	十　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相，齐归我地。	十一
齐	四十七　囚阳虎，虎奔晋。	四十八	四十九
晋	十一　阳虎来奔。	十二	十三
秦	三十六　哀公薨。	秦惠公元年　彗星见。	二　生躁公、怀公、简公。
楚	十五	十六	十七
宋	十六　阳虎来奔。	十七	十八
卫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陈	陈湣公越元年	二	三
蔡	十八	十九	二十
曹	曹伯阳元年	二	三　国人有梦众君子立社宫，谋亡曹，振铎请待公孙彊，许之。
郑	十三　献公薨。	郑声公胜元年　郑益弱。	二
燕	四	五	六
吴	十四	十五	十六

	498	497	496
		甲辰	
周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鲁	十二　齐来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孔子行[illegible]。	十三	十四
齐	五十　遗鲁女乐[illegible]。	五十一	五十二
晋	十四	十五　赵鞅伐范、中行。	十六
秦	三	四	五
楚	十八	十九	二十
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卫	三十七　伐曹。	三十八　孔子来，禄之如鲁。	三十九　太子蒯聩出奔。
陈	四	五	六　孔子来。
蔡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曹	四　卫伐我。	五	六　公孙彊好射，献雁，君使为司城，梦者子行。
郑	三	四	五　子产卒。
燕	七	八	九
吴	十七	十八	十九　伐越，败我，伤阖闾指，以死[illegible]。

	495	494
周	二十五	二十六
鲁	十五　定公薨。日蚀。	鲁哀公将元年
齐	五十三	五十四　伐晋。
晋	十七	十八　赵鞅围范、中行朝歌。齐、卫伐我。
秦	六	七
楚	二十一　灭胡，以吴败，我倍之。	二十二　率诸侯围蔡。
宋	二十二　郑伐我。	二十三
卫	四十	四十一　伐晋。
陈	七	八　吴伐我。
蔡	二十四	二十五　楚伐我，以吴怨故。
曹	七	八
郑	六　伐宋。	七
燕	十	十一
吴	吴王夫差元年	二　伐越。

	493	492	491
周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鲁	二	三　地震。	四
齐	五十五　输范、中行氏粟。	五十六	五十七　乞救范氏。
晋	十九　赵鞅围范、中行，郑来救，我败之。	二十	二十一　赵鞅拔邯郸、柏人，有之。
秦	八	九	十　惠公薨。
楚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宋	二十四	二十五　孔子过宋，桓魋恶之。	二十六
卫	四十二　灵公薨。蒯聩子辄立。晋纳太子蒯聩于戚。	卫出公辄元年	二
陈	九	十	十一
蔡	二十六　畏楚，私召吴人，乞迁于州来，州来近吴。	二十七	二十八　大夫共诛昭侯。
曹	九	十　宋伐我。	十一
郑	八　救范、中行氏，与赵鞅战于铁，败我师。	九	十
燕	十二	燕献公元年	二
吴	三	四	五

	490	489	488
周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鲁	五	六	七　公会吴王于缯。吴征百牢，季康子使子贡谢之。
齐	五十八　景公薨，立嬖姬子为太子	齐晏孺子元年　田乞诈立阳生，杀孺子。	齐悼公阳生元年
晋	二十二　赵鞅败范、中行，中行奔齐。伐卫。	二十三	二十四　侵卫。
秦	秦悼公元年	二	三
楚	二十六	二十七　救陈，王死城父。	楚惠王章元年
宋	二十七	二十八　伐曹。	二十九　侵郑，围曹。
卫	三　晋伐我，救范氏故。	四	五　晋侵我。
陈	十二	十三　吴伐我，楚来救。	十四
蔡	蔡成侯朔元年	二	三
曹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宋围我，郑救我。
郑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	三	四	五
吴	六	七　伐陈。	八　鲁会我缯。

	487	486
	甲寅	
周	三十三	三十四
鲁	八 吴为邾伐我，至城下，盟而去。齐取我三邑。	九
齐	二 伐鲁，取三邑。	三
晋	二十五	二十六
秦	四	五
楚	二 子西召建子胜于吴，为白公。	三 伐陈，陈与吴故。
宋	三十 曹倍我，我灭之。	三十一 郑围我，败之于雍丘。
卫	六	七
陈	十五	十六 倍楚，与吴成。
蔡	四	五
曹	十五 宋灭曹，虏伯阳[⑲]。	
郑	十四	十五 围宋，败我师雍丘，伐我。
燕	六	七
吴	九 伐鲁。	十

	485	484	483
周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鲁	十　与吴伐齐。	十一　齐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归。	十二　与吴会橐皋。用田赋。
齐	四　吴、鲁伐我。(齐)鲍子杀悼公，齐人立其子壬为简公。	齐简公元年　鲁与吴败我。	二
晋	二十七　使赵鞅伐齐。	二十八	二十九
秦	六	七	八
楚	四　伐陈。	五	六　白公胜数请子西伐郑，以父怨故。
宋	三十二　伐郑。	三十三	三十四
卫	八　孔子自陈来。	九　孔子归鲁。	十　公如晋，与吴会橐皋。
陈	十七	十八	十九
蔡	六	七	八
曹			
郑	十六	十七	十八　宋伐我。
燕	八	九	十
吴	十一　与鲁伐齐救陈。诛五员。	十二　与鲁败齐。	十三　与鲁会橐皋。

	482	481	480
周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鲁	十三　与吴会黄池。	十四　西狩获麟[19]。卫出公来奔。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齐，子贡为介，齐归我侵地。
齐	三	四　田常杀简公，立其弟骜，为平公，常相之，专国权。	齐平公骜元年　景公(子)〔孙〕也。齐自是称田氏[20]。
晋	三十　与吴会黄池，争长。	三十一	三十二
秦	九	十	十一
楚	七　伐陈。	八	九
宋	三十五　郑败我师。	三十六	三十七　荧惑守心，子韦曰"善"。
卫	十一	十二　父蒯聩入，辄出亡。	卫庄公蒯聩元年
陈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蔡	九	十	十一
曹			
郑	十九　败宋师。	二十	二十一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吴	十四　与晋会黄池。	十五	十六

	479	478	477
			甲子
周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敬王崩[59]。
鲁	十六　孔子卒[60]。	十七	十八　二十七卒。
齐	二	三	四　二十五卒。
晋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七卒。
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卒，子厉〔共〕公立。
楚	十　白公胜杀令尹子西，攻惠王。叶公攻白公，白公自杀。惠王复国。	十一	十二　五十七卒。
宋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六十四卒。
卫	二	三　庄公辱戎州人，戎州人与赵简子攻庄公，出奔。	卫君起元年　石傅逐起出，辄复入。
陈	二十三　楚灭陈，杀湣公[61]。		
蔡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九卒。
曹			
郑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八卒。
燕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八卒。
吴	十七	十八　越败我。	十九　二十三卒[62]。

【注释】

①共和:《史记索隐》宣王少,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

②真公:《史记索隐》真公,伯禽之玄孙。

③武公寿:《史记索隐》太公五代孙,献公子也。

④宜臼:《史记索隐》唐叔五代孙,厉侯之子也。

⑤秦仲:《史记索隐》非子曾孙,公伯之子。宣王命为大夫,诛西戎也。

⑥熊勇:《史记索隐》楚,芈姓,鬻熊之后,因氏熊。熊勇,熊延之子,熊绎十一代孙。

⑦釐公:《史记索隐》微仲六代孙,厉公之子也。

⑧釐侯:《史记索隐》唐叔七代孙,顷侯之子。顷侯赂周,始命为侯。

⑨幽公宁:《史记索隐》胡公五代孙。

⑩武侯:《史记索隐》蔡仲五代孙也。

⑪夷伯:《史记索隐》名喜,振铎六代孙也。

⑫惠侯:《史记索隐》召公奭九世孙也。

⑬禰:音 xián。

⑭庄:为衍字。

⑮其:《史记索隐》其,名也。案:秦之先公并不记名,恐其非名。

⑯弗生:《史记索隐》晋穆公生。案:《系家》名费生,或作"濆生"。《系本》名弗生,则生是穆公名。

⑰说:《史记索隐》言《系家》"说"作"脱"。

⑱雉:《史记索隐》一作"兕"。

⑲赎:《史记索隐》言《系家》及《系本》并作"购"。

⑳若敖:熊鄂之子,名熊仪,号若敖。

㉑襄公始列为诸侯,为秦之发展的一大重要转折。

㉒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现代学术以此年为春秋时期之开端。

㉓滑突:一作"掘突"。

㉔弗湦:《史记索隐》言《系家》作"弗湟",《系本》作"弗皇"。

㉕霄敖:若敖之子,名熊坎。

㉖蚡:一作"粉",音偾(fèn)。

㉗孝侯：《史记索隐》昭侯，文侯仇之子。《系家》云晋大臣潘父杀昭侯，迎曲沃桓叔，晋人攻之，立昭侯子平，是为孝侯也。

㉘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孔子所作之《春秋》记事始于是年。岁在己未。鲁隐公名息姑，《世家》作"息"。

㉙日蚀：《史记》之《表》记载重要的自然天象变异。于日蚀，或书月，或书月及日，或书月与朔，或皆不书月日朔。且不尽载，亦间有舛错。参见《史记志疑》。

㉚渝平：谓弃旧怨而修新好。渝，更也。此盖郑庄公见上年鲁公拒绝宋使之求援，因而派使来，约弃前嫌而修新好。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㉛䵋：音（wěi）。

㉜始霸：齐桓公于其七年（公元前679年）称霸，为春秋时期重大历史变化。

㉝䴕：音（jiān）。

㉞田常始此：《史记正义》强调这一年（公元前672年）的重要，因此特言"齐桓公十四年，陈宣公二十一年，周惠王之五年"。

㉟罢：通"疲"。

㊱周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632年，发生晋楚城濮之战。战因楚围宋，晋救宋而起。表列可见齐、秦大国与晋，支持楚者仅曹、卫小国，陈、蔡本亦从楚，楚败而后从晋，故力量对比，晋强于楚。楚败，晋召襄王，讳言之，故称"王狩河阳"，周天子权力明显下降。晋文公会诸侯，以此称霸，史表展现形势，此年最为典型，故特记之。表列陈、蔡"会晋伐楚"，《史记志疑》考为不确。

㊲皆卒：《史记索隐》赵成子名衰，栾贞子名枝。霍伯，先且居也，封之霍。臼季，胥臣也。四大夫皆此年卒。

㊳北征（chéng）：邑名，后秦置县，汉为征县。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南。征、澄同音。

㊴时置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为六卿。六卿之设，对后来晋国政治之影响颇大。

㊵吴寿梦元年：吴国自此始强大。寿梦，太伯的十九世孙。

㊶罢：通"疲"。

㊷昧：音（mò）。

㊸襄公：《世家》作“声公”。

㊹虿：音 chài。

㊺周敬王十年，公元前 510 年，为越王允常元年。

㊻囊瓦：《史记索隐》囊瓦，楚大夫子常也。子囊之孙。

㊼番：音 pó。 鄀(ruò)：此即“上都”，春秋后期为楚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㊽归(kuì)：通“馈”，赠送。

㊾遗：读 wèi，赠予，致送。

㊿越：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496 年，为越王句践元年。

51宋灭曹：曹为宋所灭，故以后无曹之纪年。

52西狩获麟：孔子所作之《春秋》纪事止于是年。

53齐自是称田氏：姜齐变而为田齐，春秋事势的重要变化。

54孔子卒：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551 年，至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479 年去世，享年七十三。

55楚灭陈：陈为楚所灭，故以后无陈之纪年。

56敬王崩：周敬王崩于四十四年，故此表缺一年。此年岁在乙丑，即周敬王之四十四年，公元前 476 年。以下依次是：鲁哀公十九年，齐平公五年，晋定公三十六年，秦厉共公元年，楚惠王十三年，宋景公四十一年，卫出公后元元年，蔡成侯十五年，郑声公二十五年，燕献公十七年，吴王夫差二十年。现在学术界以公元前 476 年为春秋时期的结束之年。

57 二十三年卒：《史记索隐》二十三年灭。《史记志疑》云：“而身亡国灭，亦不得但言卒，当依《索隐》言灭。”

此表后在《索隐述赞》，文曰“太史表次，抑有条理。起自共和，终于孔子。十二诸侯，各编年纪。兴亡继及，盛衰臧否。恶不掩过，善必扬美。绝笔获麟，义取同耻”。可资参阅。

史记全译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题解】

表序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论述战国时的天下大势，就是秦的兴起，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出现诸侯混乱，结果后起的秦却统一了天下，司马迁认为这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依五行说提出“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不免又受些形而上学的影响。然无意中却是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创于西北，其发展方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这样说它又有其实在的意义。第三，提出法后王。司马迁思想上确认的后王，乃是改造了儒家的传统观念，其所指却是促成了“世异变，成功大”的秦，司马迁不因秦取天下多暴而全面否定它，在批评它消极一面的同时，却极力称颂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正是司马迁比“耳食”者的高明处，是他具有卓异历史观的表现。

表体形同《二十诸侯年表》，亦为“年经而国纬”。先以周之正朔贯穿于整表的较长时期，至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卒后，周栏空缺。再至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周秦并为一栏，正朔由秦。经二十六年秦并六国，全国统一，表纬通体为一栏记秦事，至公元前207年项羽灭秦。以故在形式上分为三段，表示了天下的变化。

题称“六国年表”，《史记索隐》：六国，魏、韩、赵、楚、燕、齐，并秦凡七国，号曰“七雄”。表体纬属七格，以秦居先；六国，不数秦。依《十二诸侯年表》例，此表因《秦纪》而作，故不计秦。但在此表，更重要的是因为秦实际上是天下形势的主宰者，是将诸侯分裂局面最后归于一统的力量所在，而周天子在实际政治中徒具虚名，故秦不与六国并列。这既显示了各国地位的主次，又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

势，比《十二诸侯年表》的设计思想前进了一步。

为见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始终，六国以外的其他小国归属于灭亡它的国家栏内。晋、卫列于魏（魏分居晋的中心地带），郑列于韩，中山列于赵，鲁、蔡、越列于楚，宋列于齐：书写均低一格，以示区别。这也正说明表体构思之精良。

【原文】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①。《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②。"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③。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⑤。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⑥。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⑦。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⑧。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⑨。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後常雄诸侯⑩。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⑪。

【注释】

①《秦记》：简略记载秦国历史的一部史书。《史记索隐》即秦国之史记也。故下云"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是也。 周东徙洛邑：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子平王将都城往东迁到洛邑之王城。洛邑，武王灭殷后，周公在此修筑了王城和成周城，在此停放着

传国九鼎。 秦襄公：公元前777年至前766年在位，因护送平王东迁而封为诸侯。《十二诸侯年表》公元前771年栏记"始列为诸侯"，即是。 西畤(zhì)：秦襄公在西垂所筑祭祀白帝的神祠。畤，神灵之所止也。 僭：超越本分。端：端倪，苗头。 见：同"现"。

②《礼》：指《礼记·曲礼》，原文为"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诸侯方祀，祭山川。"

③杂：糅合，吸收。 先：指推重，崇尚。 后：指轻视，贬屈。 胪(lú)于郊祀：陈设着天子郊祀的礼仪。胪：陈列。《史记索隐》案：胪字训陈也，出《尔雅》文。以言秦是诸侯而陈天子郊祀，实僭也，犹季氏旅于泰山然。

④文公：公元前765年至前716年在位。是秦紧接着襄公的一个发展时期。 逾：越过。 陇：陇山，在今陕西陇县与甘肃天水之间的陕西、甘肃交界地带。 攘(rǎng)：排斥，驱退。 陈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北坂获得异石，因此筑祠祭祀，宣称秦当为帝王以示崇敬，谓之陈宝。 岐：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雍：山名，在今陕西凤翔县西。 穆公：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是秦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已经称霸西戎。 竟：通"境"。 中国：指中原各国。 侯伯：古代五等爵位。《礼·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指霸主。 侔(móu)：齐等。

⑤陪臣：重(chóng)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六卿：晋原有的六家大族，范、中行、智、赵、韩、魏。后范、中行、智三家相继被灭，仅余韩、赵、魏，西形成如下所言之"三家分晋"。三家又合称"三晋"，如下文。 擅：专断，独揽。

⑥田常杀简公：《十二诸侯年表》公元前481年栏记"田常杀简公，立其弟骜，为平公，常相之，专国权"是也。后一栏记"齐自是称田氏"。 晏然：平静，安逸。

⑦田和亦灭齐：本表公元前386年栏记"田常曾孙田和始列为诸侯。迁康公海上，食一城"； 公元前379年栏记"康公卒，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太公望之后绝祀"是也。

⑧务：致力于。 从衡：即纵横家，衡通横。其所事为长短之说，谓支持自己的意见为长，赞成别人的意见为短，故多载纵横家言论之《战国策》

亦称“短长书”。

⑨矫：假托，盗用。 蜂出：群蜂并出，比喻众多。 质：将人或物作抵押以取得别国的信任。 符：古代作为凭信，剖分左右，各执其一，可备勘验的一种工具。

⑩诸夏：指中原各国。 宾：通“摈”，遗弃，排斥。 献公：公元前384年至前362年在位。之后其子为孝公。献、孝为秦发展的关键时期。 雄：称雄，称霸。

⑪天：依上文之论述，此“天”当指“时势”而言。《史记》中之“天”，其义有三：一指自然之天，如日月五星之类；一指有意志的人格神，常表述为天意、天命；一指时势发展的总的趋向，即今人们所谓的事物潜在的客观规律。这里所说的“天”，是第三层意思的典型表现。

【译文】

太史公阅读《秦记》这部文献，读到其中记述犬戎部族打败周幽王，周家的京都往东迁徙到洛邑，秦襄公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开始被封为诸侯，他因此建筑西畤用来祭祀上帝等内容的时候，就发觉秦国僭越的端倪已经显现出来了。《礼》规定说：“天子可以祭祀天地之神，诸侯只能够祭祀他们土地领域内名山大川的神灵。”现在秦国还杂糅着戎翟民族的习俗，尊崇暴戾的武力手段，贬黜仁义等道德教化，处在天子藩臣的地位却在祭祀礼仪的陈设上等同于天子的郊祀，有道德的君子们感到害怕呀。等到秦文公跨越陇山，抗御着夷狄部族的侵犯，尊奉陈宝，在岐、雍之间的地区进行营建，又到秦穆公的时候修明政治，它的势力发展东部边境已经到达黄河西岸，就和中原的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诸侯首领的地位和影响都相齐同了。从这以后各个诸侯国家的臣子掌握了政权，大夫已经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卿专断了晋国的权力，在征伐和会盟等行为和交往中，他们的威势已经比诸侯还要重。等到田常杀了简公以相的身分独断于齐国，对这样的背逆行为各个诸侯国都表现平静没有人来出面讨伐，天下就已经在战功方

面争强斗胜了。韩、赵、魏三国终于完全瓜分了晋国，田和也灭亡了姜姓齐国并专有了它，魏、韩、赵、楚、燕、齐（田齐）六国的兴盛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各国都致力于加强军队兼并敌人，谋诈的主张被采用而纵横家有关短长的学说由此兴起。矫称君命的状况像蜂一样大量出现，誓词盟约彼此之间也不相信，虽然是设置了质子（或质臣）剖分了符节还是不能约束谁的行动。秦国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国僻处在西方遥远的地带，各个中原诸侯国家都摈弃它，把它比作戎翟一类的部族，到了秦献公以后它常常在诸侯国家中间称雄。就秦国的德义程度而论它还不如鲁国、卫国的暴戾措施，衡量一下秦国的兵力它也不如韩、赵、魏三国加起来那样强大，然而秦国最终并吞了天下，其原因不一定就是险固的地理位置方便和形势条件对它有利，大约好像是上天对它有所帮助哩。

【原文】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①]”。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②]。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③]。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④]。《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⑤]。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⑥]。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⑦]。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⑨]。悲夫！

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国

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11]。後有君子，以览观焉。

【注释】

①或曰：此指五行家学说言论。武帝时的主导思想是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的公羊学，这里论争的对象意在《春秋》公羊学。 孰：古"熟"字。

②五行学说以木火金水土与东南西北中、春夏秋冬闰相配，则东南为春夏，耕作生长期；西北为秋冬，收获储藏期。此句是一种机械的比附。

③禹兴于西羌：《夏本纪·史记正义》引《帝王纪》言禹"本西夷人也"；又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汶山郡治汶江，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广柔县在此郡治西南，古氐、羌族所居。 汤起于亳(bó)：《史记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地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殷本纪》言殷契"封于商"，《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上洛，即今陕西商州市，亦属关中。 丰：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迁此。 镐(hào)：周武王所都。丰、镐均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县境。 蜀汉：刘邦初由项羽封为汉王，据巴蜀、汉中地带。

④得意：即遂志，指如愿统一天下。 诸侯史记：战国时各国均有本国的史事记载文献。

⑤人家：指平常人家。

⑥具：完备。

⑦世异变，成功大：此语显示司马迁积极评价秦国功绩的卓识。《史记索隐》以言人君制法，当随时代之异而变易其政，则其成功大。

⑧"法后王"：此语原出《荀子·王制》"法后王而一制度"。何谓"后王"，刘师培以为"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主言，非指文武言也"。梁启雄以为"后王、未详；似是指总汇'百王''圣王政教'之迹的'君师'，是一位理想的、'德才兼备'的、有位或无位的圣人，——王或素王。或者就是《解蔽》《劝学》中的'其人'。"司马迁是借荀子之语以"后王"特指秦。《史记正义》后王，近代之王。法与己连接世俗之变及相类也，故议卑浅而易识行耳。

⑨牵：局限，拘泥。 举：全，皆。 道：称道，赞同。 耳食：意谓误信传闻，不切实际。《史记索隐》案：言俗学浅识，举而笑秦，此犹耳食不能知味也。

⑩踵：接续。 《春秋》：此指《十二诸侯年表》，因它主要表现了《春秋》的内容，故称。《史记索隐》言此为《左氏春秋》。 周元王：名姬仁，公元前475年至前469年在位。 讫二世：指《六国年表》下限止于秦二世之亡的公元前207年，实际只有二百六十九年，此举成数而言。 端：端绪，原由。

【译文】

有人说"东方是预示着万物开始生长，西方是标志着万物最后成熟"。兴起事业的人一定会出现在东南方，收到事业实际功利的人常常是出现在西北方。所以夏禹兴起在西羌，商汤起事在亳地，周家称王天下是由于用丰、镐做基地讨伐殷朝，秦国称帝是因为从雍州兴事，汉家的兴起是出自蜀汉。

秦已经称心如意，烧掉天下的《诗》、《书》，诸侯各国的历史记载烧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它们对秦国有些讥刺的缘故。《诗》、《书》能够重新见到的原因，是它们大多收藏在平常人家，而历史记载是唯独收藏在周家朝廷，所以被毁灭。可惜呀，可惜呀！只单独有《秦记》，又没有记载日月，它的文辞简略不完备。然而战国时代的权谋变化也有可以大加采录的，为什么一定需要上古的文献。秦取得天下的手段是多用暴力，然而社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政治上的变化，那末它的事业取得的成功也就特别大。书传上说："要效法后代的王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时代接近自己而且习俗的变化相类似，议论卑浅并且易于认识施行的缘故。儒家的学者们受到自己闻见的局限，看到秦在建立朝廷方面的时日非常浅短，不认真考察它发展的始终，因而拿出它的所有方面都来加以嘲笑，不敢于称道，这是和那些用耳朵吃饭不能辨识滋味的人没有两样。真可悲呀！

我于是根据《秦记》，接续着《春秋》后面，起自周元王元年，表列六国时代的史事，直到秦二世三年，总共二百七十年，著述各方面所知道的政治兴坏的端绪。以后有君子，可以用来浏览观察呢。

	公元前476	475	474	473	472
周	周元王元年[①]	二	三	四	五
秦	秦厉共公元年[②]	二 蜀人来赂。	三	四	五 楚人来赂。
魏	魏献子 卫出公辄後元年[③]。	晋定公卒[⑤]。	晋出公错元年[⑥]。		
韩	韩宣子				
赵	赵简子[④]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楚	楚惠王章十三年 吴伐我。	十四 越围吴，吴怨。	十五	十六 越灭吴。	十七 蔡景侯卒[⑦]。
燕	燕献公十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齐	齐平公骜五年	六	七 越人始来。	八	九 晋知伯瑶来伐我。

	471	470	469	468	467
周	六	七	八	定王元年[⑨]	二
秦	六 义渠来赂。(繇)〔绵〕诸乞援。	七 彗星见。	八	九	十 庶长将兵拔魏城。彗星见。
魏		卫(庄)〔出〕公饮，大夫不解(履)〔袜〕，公怒，即攻公，公奔宋。			
韩					
赵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楚	十八 蔡声侯元年[⑩]。	十九 王子英奔秦。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鲁哀公卒[⑪]。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466	465	464	463	462	461
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秦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晋人、楚人来赂。	十五	十六 堑阿旁。伐大荔。补庞戏城。
魏						
韩			知伯伐郑，驷桓子如齐求救。	郑声公卒。	郑哀公元年。	
赵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知伯谓简子，欲废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楚	二十三 鲁悼公元年[17]。三桓胜，鲁如小侯。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燕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孝公元年	二	三	四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救郑，晋师去。中行文子谓田常：“乃今知所以亡。”	十八	十九	二十

	460	459	458	457	456	455
周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将师与绵诸战。	二十一	二十二
魏					晋哀公忌元年[9]	卫悼公黔元年。
韩						
赵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襄子元年 未除服，登夏屋，诱代王，以金斗杀代王。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	二	三
楚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声侯卒。	三十三 蔡元侯元年。	三十四
燕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齐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齐宣公就匝元年

	454	453	452	451	450
周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秦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晋大夫智开率其邑来奔	二十六 左庶长城南郑。	二十七
魏		魏桓子败智伯于晋阳[⑩]。			卫敬公元年
韩		韩康子败智伯于晋阳[⑩]。			
赵	四 与智伯分范、中行地。	五 襄子败智伯晋阳，与魏、韩三分其地。	六	七	八
楚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蔡侯齐元年。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齐	二	三	四	五 宋景公卒。	六 宋昭公元年。

	449	448	447	446	445	444
周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秦	二十八 越人来迎女。	二十九 晋大夫智宽率其邑人来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伐义渠，虏其王。
魏						
韩						
赵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楚灭蔡。	四十三	四十四 灭杞。杞，夏之後	四十五
燕	燕成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齐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443	442	441	440	439	438
周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考王元年	二	三
秦	三十四 日蚀，昼晦。星见。	秦躁公元年	二 南郑反。	三	四	五
魏						
韩						
赵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楚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燕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齐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437	436	435	434	433	432
周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秦	六	七	八 六月，雨雪。日、月蚀。	九	十	十一
魏	晋幽公柳元年。服韩、魏。					
韩						
赵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楚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湣公元年	二
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431	430	429	428	427	426
周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秦	十二	十三 义渠伐秦，侵至渭阳。	十四	秦怀公元年 生灵公。	二	三
魏	卫昭公元年					
韩						
赵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楚	楚简王仲元年 灭莒。	二	三 鲁悼公卒。	四 鲁元公元年。	五	六
燕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齐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425	424	423	422	421
周	威烈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秦	四 庶长鼂杀怀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为灵公。	秦灵公元年 生献公。	二	三 作上下畤。	四
魏	卫悼公亹元年。	魏文侯斯元年	二	三	四
韩		韩武子元年	二 郑幽公元年。韩杀之。	三 郑立幽公子，为缛公，元年。	四
赵	三十三 襄子卒。	赵桓子元年	赵献侯元年	二	三
楚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齐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420	419	418	417	416	415
周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	五	六	七 与魏战少梁。	八 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49]。	九	十 补庞，城籍姑。灵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为简公。
魏	五 魏诛晋幽公，立其弟止。	六 晋烈公止元年。 魏城少梁。	七	八 复城少梁。	九	十
韩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赵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楚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齐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414	413	412	411	410	409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	秦简公元年	二 与晋战，败郑下。	三	四	五 日蚀。	六 初令吏带剑。
魏	十一 卫慎公元年。	十二	十三 公子击围繁庞，出其民。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秦，筑临晋、元里。
韩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赵	十 中山武公初立[13]。	十一	十二	十三 城平邑。	十四	十五
楚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四十二	四十三 伐晋，毁黄城，围阳狐。	四十四 伐鲁、莒及安阳。	四十五 伐鲁，取都[14]。	四十六	四十七

	408	407	406	405	404
周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秦	七 堑洛，城重泉。初租禾。	八	九	十	十一
魏	十七 击（宋）〔守〕中山。伐秦至郑，还筑洛阴、合阳。	十八 文侯受经子夏。过段干木之闾常式。	十九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争。	二十一
韩	韩景侯虔元年 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二 郑败韩于负黍。	三	四	五
赵	赵烈侯籍元年 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	三	四	五
楚	二十四 简王卒。	楚声王当元年　鲁穆公元年。	二	三	四
燕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齐	四十八 取鲁郕。	四十九 与郑会于西城。伐卫，取毌丘。	五十	五十一 田会以廪丘反。	齐康公贷元年

	403	402	401	400	399
周	二十三 九鼎震。	二十四	安王元年	二	三 王子定奔晋。
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伐魏，至阳狐。	十五	秦惠公元年
魏	二十二 初为侯。	二十三	二十四 秦伐我，至阳狐。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韩	六 初为侯。	七	八	九 郑围阳翟。	韩烈侯元年
赵	六 初为侯。	七 烈侯好音，欲赐歌者田，徐越侍以仁义，乃止。	八	九	赵武公元年
楚	五 魏、韩、赵始列为诸侯[1]。	六 盗杀声王。	楚悼王类元年	二 三晋来伐我，至（桑）〔乘〕丘。	三 归榆关于郑。
燕	三十一	燕釐公元年	二	三	四
齐	二 宋悼公元年。	三	四	五	六

	398	397	396	395	394
周	四	五	六	七	八
秦	二	三 日蚀。	四	五 伐（緜）〔绵〕诸。	六
魏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韩	二 郑杀其相驷子阳。	三 （郑人杀君）三月，盗杀韩相侠累。	四 郑相子阳之徒杀其君繻公。	五 郑康公元年。	六 救鲁。 郑负黍反。
赵	二	三	四	五	六
楚	四 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	五	六	七	八
燕	五	六	七	八	九
齐	七	八	九	十 宋休公元年。	十一 伐鲁，取最。

	393	392	391	390	389	388
周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	七	八	九 伐韩宜阳，取六邑。	十 与晋战武城。县陕。	十一 太子生。	十二
魏	三十二 伐郑，城酸枣。	三十三 晋孝公倾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齐伐取襄陵。	三十六 秦侵阴晋。	三十七
韩	七	八	九 秦伐宜阳，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赵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	九 伐韩，取负黍。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齐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鲁败我平陆。	十六 与晋、卫会浊泽。	十七

	387	386	385	384	383	382
周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秦	十三 蜀取我南郑。	秦出公元年	二 庶长改迎灵公太子，立为献公。诛出公。	秦献公元年	二 城栎阳。	三 日蚀，昼晦。
魏	三十八	魏武侯元年 袭邯郸，败焉。	二 城安邑、王垣。	三	四	五
韩	十三	韩文侯元年	二 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	三	四	五
赵	十三	赵敬侯元年 武公子朝作乱，奔魏。	二	三	四 魏败我兔台。	五
楚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燕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齐	十八	十九 田常曾孙田和始列为诸侯。迁康公海上，食一城[10]。	二十 伐鲁，破之。田和卒。	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	二十二	二十三

	381	380	379	378	377
周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秦	四 孝公生。	五	六 初县蒲、蓝田、善明氏。	七	八
魏	六	七 伐齐，至桑丘。	八	九 翟败我浍。伐齐，至灵丘。	十 晋静公俱酒元年。
韩	六	七 伐齐，至桑丘。郑败晋。	八	九 伐齐，至灵丘。	十
赵	六	七 伐齐，至桑丘。	八 袭卫，不克。	九 伐齐，至灵丘。	十
楚	二十一	楚肃王臧元年	二	三	四 蜀伐我兹方。
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齐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燕，取桑丘。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绝祀。	齐威王因（齐）元年 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齐强天下。	二

	376	375	374	373	372	371
周	二十六	烈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秦	九	十 日蚀。	十一 县栎阳。	十二	十三	十四
魏	十一 魏、韩、赵灭晋，绝无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卫声公元年。 败赵北蔺。	十六 伐楚，取鲁阳。
韩	韩哀侯元年 分晋国。	二 灭郑。康公二十年灭，无後。	三	四	五	六 韩严杀其君。
赵	十一 分晋国。	十二	赵成侯元年	二	三 伐卫，取都鄙七十三。魏败我蔺。	四
楚	五 鲁共公元年。	六	七	八	九	十 魏取我鲁阳。
燕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败齐林孤。	燕桓公元年	二
齐	三 三晋灭其君。	四	五	六 鲁伐入阳关。晋伐到鱄陵。	七 宋辟公元年[①]。	八

	370	369	368	367	366	365
周	六	七	显王元年	二	三	四
秦	十五	十六 民大疫。日蚀。	十七 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	十八	十九 败韩、魏洛阴。	二十
魏	惠王元年	二 败韩马陵。	三 齐伐我观。	四	五 与韩会宅阳。城武都。	六 伐宋，取仪台。
韩	庄侯元年[1]	二 魏败我马陵。	三	四	五	六
赵	五 伐齐于甄。魏败我怀。	六 败魏涿泽，围惠王。	七 侵齐，至长城。	八	九	十
楚	十一	楚宣王良夫元年	二	三	四	五
燕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齐	九 赵伐我甄。	十 宋剔成元年。	十一 伐魏，取观。赵侵我长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364	363	362	361	360	359
周	五 贺秦。	六	七	八	九 致胙于秦。	十
秦	二十一 章蟜与晋战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	二十二	二十三 与魏战少梁，虏其太子。	秦孝公元年 彗星见西方。	二 天子致胙。	三
魏	七	八	九 与秦战少梁，虏我太子。	十 取赵皮牢。卫成侯元年。	十一	十二 星昼堕，有声。
韩	七	八	九 魏败我于浍。大雨三月。	十	十一	十二
赵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败我于浍。	十四	十五	十六
楚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燕	九	十	十一	燕文公元年	二	三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358	357	356	355	354
周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秦	四	五	六	七 与魏王会杜平。	八 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
魏	十三	十四　与赵会鄗。	十五 鲁、卫、宋、郑侯来。	十六 与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 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
韩	韩昭侯元年 秦败我西山。	二 宋取我黄池。魏取我朱。	三	四	五
赵	十七	十八 赵孟如齐。	十九 与燕会(河)〔阿〕。与齐、宋会平陆。	二十	二十一 魏围我邯郸。
楚	十二	十三 君尹黑迎女秦。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	四	五	六	七	八
齐	二十一 邹忌以鼓琴见威王。	二十二 封邹忌为成侯。	二十三 与赵会平陆。	二十四 与魏会田于郊。	二十五

	353	352	351	350	349
周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秦	九	十 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十一 城商塞。卫鞅围固阳，降之。	十二 初（取）〔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	十三 初为县，有秩史。
魏	十八 邯郸降。齐败我桂陵。	十九 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 归赵邯郸。	二十一 与秦遇彤。	二十二
韩	六 伐东周，取陵观、廪丘。	七	八 申不害相。	九	十 韩姬弑其君悼公[⑩]。
赵	二十二 魏拔邯郸。	二十三	二十四 魏归邯郸，与魏盟漳水上。	二十五	赵肃侯元年
楚	十七	十八 鲁康公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齐	二十六 败魏桂陵。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348	347	346	345	344	343
周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诸侯会。	二十六 致伯秦。
秦	十四 初为赋。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城武城。从东方牡丘来归。天子致伯。
魏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丹封名会[㉚]。丹，魏大臣。	二十八
韩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赵	二	三 公子范袭邯郸，不胜，死。	四	五	六	七
楚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鲁景公偃元年。
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齐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杀其大夫牟辛。	三十四	三十五 田忌袭齐，不胜[㉛]。	三十六

	342	341	340	339	338
周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秦	二十 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	二十一 马生人。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	二十三 与晋战岸门。	二十四 (秦)大荔围合阳。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魏	二十九 中山君为相。	三十 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	三十一 秦商君伐我,虏我公子卬。	三十二 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 卫鞅亡归我,我恐,弗内。
韩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赵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楚威王熊商元年	二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齐	齐宣王辟强元年	二 败魏马陵。田忌、田婴、田盼将,孙子为师[⑩]。	三 与赵会,伐魏。	四	五

	337	336	335	334	333
周	三十二	三十三 贺秦。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秦	秦惠文王元年 楚、韩、赵、蜀人来。	二 天子贺。行钱。宋太丘社亡。	三 王冠。拔韩宜阳。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来。	五 徐晋人犀首为大良造。
魏	三十四	三十五 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	三十六	魏襄王元年 与诸侯会徐州，以相王。	二 秦败我彫阴。
韩	二十二 申不害卒。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宜阳。	二十五 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	二十六 高门成，昭侯卒，不出此门。
赵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楚	三	四	五	六	七 围齐于徐州。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苏秦说燕。	二十九
齐	六	七 与魏会平阿南。	八 与魏会于甄。	九 与魏会徐州，诸侯相王。	十 楚围我徐州。

	332	331	330	329	328
周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秦	六 魏以阴晋为和，命曰宁秦。	七 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九 度河，取汾阴、皮氏。围焦，降之。与魏会应。	十 张仪相。公子桑围蒲阳，降之。魏纳上郡。
魏	三 伐赵。 卫平侯元年	四	五 与秦河西地少梁。秦围我焦、曲沃。	六 与秦会应。秦取汾阴、皮氏。	七 入上郡于秦。
韩	韩宣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赵	十八 齐、魏伐我，我决河水浸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	八	九	十	十一 魏败我陉山。	楚怀王槐元年
燕	燕易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齐	十一 与魏伐赵。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君偃元年。

	327	326	325	324	323	322
周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秦	十一 义渠君为臣。归魏焦、曲沃。	十二 初腊。会龙门。	十三 四月戊午，君为王。	相张仪将兵取陕。初更元年	二 相张仪与齐楚会啮桑。	三 张仪免相，相魏。
魏	八 秦归我焦、曲沃。	九	十	十一 卫嗣君元年。	十二	十三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为丈夫。
韩	六	七	八 魏败我韩举。	九	十 君为王。	十一
赵	二十三	二十四	赵武灵王元年 魏败我赵护。	二 城鄗。	三	四 与韩会区鼠。
楚	二	三	四	五	六 败魏襄陵。	七
燕	六	七	八	九	十 君为王。	十一
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齐湣王地元年	二

	321	320	319	318	317	316
周	四十八	慎靓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秦	四	五 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六	七 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	八 与韩、赵战，斩首八万。张仪复相。	九 击蜀，灭之。取赵中都、西阳。（安邑）
魏	十四	十五	十六	魏哀王元年[1] 击秦不胜。	二 齐败我观泽。	三
韩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来击我，取鄢。	十五 击秦不胜。	十六 秦取我修鱼，得（韩）将军申差。	十七
赵	五 取韩女为夫人	六	七	击秦不胜	九 与韩、魏击秦。齐败我观泽。	十 秦取我中都、西阳。（安邑）
楚	八	九	十 城广陵。	十一 击秦不胜。	十二	十三
燕	十二	燕王哙元年	二	三 击秦不胜。	四	五 君让其臣子之国，顾为臣。
齐	三 封田婴于薛。	四 迎妇于秦。	五	六 宋自立为王。	七 败魏、赵观泽。	八

	315	314	313	312	311	310
周	六	周赧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秦	十	十一 侵义渠，得二十五城。	十二 樗里子击蔺阳，虏赵将。公子繇通封蜀。	十三 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	十四 蜀相杀蜀侯。	秦武王元年 诛蜀相壮。张仪、魏章皆（死于）〔出之〕魏。
魏	四	五 秦拔我曲沃，归其人。走犀首岸门。	六 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王会临晋。	七 击齐，虏声子于濮。与秦击燕。	八 围卫。	九 与秦会临晋。
韩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秦）〔我〕助（我）〔秦〕攻楚，围景座。	韩襄王元年	二
赵	十一 秦败我将军英。	十二	十三 秦拔我蔺，虏将赵庄。	十四	十五	十六 吴广入女，生子何，立为惠王后。
楚	十四	十五 鲁平公元年。	十六 张仪来相。	十七 秦败我将屈匄。	十八	十九
燕	六	七 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	八	九 燕人共立公子平。	燕昭王元年	二
齐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309	308	307	306	305	304
周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	二 初置丞相，樗里子、甘茂为丞相。	三	四 拔宜阳城，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	秦昭〔襄〕王元年	二 彗星见。桑君为乱，诛。	三
魏	十 张仪死。	十一 与秦会应。	十二 太子往朝秦。	十三 秦击皮氏，未拔而解。	十四 秦武王后来归。	十五
韩	三	四 与秦会临晋。秦击我宜阳。	五 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	六 秦复与我武遂。	七	八
赵	十七	十八	十九 初胡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来迎妇。	二十五 与秦王会黄棘，秦复归我上庸。
燕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303	302	301	300	299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	四 彗星见。	五 魏王来朝。	六 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定蜀，日蚀，昼晦。伐楚。	七 樗里疾卒。击楚，斩首三万，魏冉为相。	八 楚王来，因留之。
魏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	十七 与秦会临晋。复〔归〕我蒲坂。	十八 与秦击楚。	十九	二十 与齐王会于韩。
韩	九 秦取武遂。	十 太子婴与秦王会临晋，因至咸阳而归。	十一 秦取我穰。与秦击楚。	十二	十三 齐、魏王来，立咎为太子。
赵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赵攻中山。惠后卒。	二十六	二十七
楚	二十六 太子质秦。	二十七	二十八 秦、韩、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重丘。	二十九 秦取我襄城，杀景缺。	三十 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齐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与秦击楚，使公子将，大有功。	二十四 秦使泾阳君来为质。	二十五 泾阳君复归秦。薛文入相秦。

	298	297	296	295	294
周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秦	九	十 楚怀王亡之赵，赵弗内。	十一 彗星见，复与魏封陵。	十二 楼缓免。穰侯魏冉为丞相。	十三 任鄙为汉中守。
魏	二十一 与齐、韩共击秦于函谷。河、渭绝一日。	二十二	二十三	魏昭王元年 秦尉错来击我襄。	二 与秦战，(解)〔我〕不利。
韩	十四 与齐、魏共击秦	十五	十六 (与齐魏击秦)秦与我武遂和。	韩釐王咎元年	二
赵	赵惠文王元年 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	二 楚怀王亡来，弗内。	三	四 围杀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	五
楚	楚顷襄王元年 秦取我十六城。	二	三 怀王卒于秦，来归葬。	四 鲁文(侯)〔公〕元年。	五
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齐	二十六 与魏、韩共击秦，孟尝君归相齐。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佐赵灭中山。	三十 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293	292	291	290	289	288
周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	十四 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十五 魏冉免相。	十六	十七 魏入河东四百里。	十八 客卿错击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	十九 十月为帝，十二月复为王。任鄙卒。
魏	三 佐韩击秦，秦败我兵伊阙。	四	五	六 芒卯以诈见重。	七 秦击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八
韩	三 秦败我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将喜。	四	五 秦拔我宛城。	六 与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七	八
赵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拔我桂阳*。
楚	六	七 迎妇秦。	八	九	十	十一
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齐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为东帝二月，复为王。

	287	286	285	284	283
周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秦	二十	二十一 魏纳安邑及河内。	二十二 蒙武击齐[9]。	二十三 尉斯离与韩、魏、燕、赵共击齐，破之[9]。	二十四 与楚会穰。
魏	九 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 宋王死我温。	十一	十二 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还。
韩	九	十 秦败我兵夏山。	十一	十二 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
赵	十二	十三	十四 与秦会中阳。	十五 取齐昔阳。	十六
楚	十二	十三	十四 与秦会宛。	十五 取齐淮北。	十六 与秦王会穰。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与秦、三晋击齐，燕独入至临菑，取其宝器。	二十九
齐	三十七	三十八 齐灭宋。	三十九 秦拔我列城九。	四十 五国共击湣王，王走莒。	齐襄王法章元年。

	282	281	280	279	278	277
周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秦	二十五	二十六 魏冉复为丞相。	二十七 击赵，斩首三万。地动，坏城。	二十八	二十九 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	三十 白起封为武安君。
魏	十四 大水。 卫怀君元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韩	十四 与秦会两周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赵	十七 秦拔我两城。	十八 秦拔我石城。	十九 秦败我军，斩首三万。	二十 与秦会黾池，蔺相如从。	二十一	二十二
楚	十七	十八	十九 秦击我，与秦汉北及上庸地。	二十 秦拔鄢、西陵。	二十一 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	二十二 秦拔我巫、黔中。
燕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惠王元年	二
齐	二	三	四	五 杀燕骑劫。	六	七

	276	275	274	273	272
周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秦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白起击魏华阳军，芒卯走，得三晋将，斩首十五万。	三十五
魏	魏安釐王元年 秦拔我两城。封弟公子无忌为信陵君。	二 秦拔我两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与秦温以和。	三 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	四 与秦南阳以和。	五 击燕。
韩	二十	二十一 暴鸢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	二十二	二十三	韩桓惠王元年。
赵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楚	二十三 秦所拔我江旁反秦。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击燕。 鲁顷公元年。
燕	三	四	五	六	七
齐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271	270	269	268	267	266
周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秦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太子质于魏者死，归葬芷阳。	四十一
魏	六	七	八	九 秦拔我怀城。	十	十一 秦拔我廪丘[illegible]。
韩	二	三 秦击我阏与城，不拔。	四	五	六	七
赵	二十八 蔺相如攻齐，至平邑。	二十九 秦（拔我）〔攻韩〕阏与。赵奢将击秦，大败之，赐号曰马服。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楚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	燕武成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齐	十三	十四 秦、楚击我刚寿。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265	264	263	262	261
周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秦	四十二 宣太后薨。安国君为太子。	四十三	四十四 (秦)攻韩，取南阳。	四十五 (秦)攻韩，取十城。	四十六 王之南郑。
魏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韩	八	九 秦拔我陉。城汾旁。	十 秦击我太行。	十一	十二
赵	赵孝成王元年 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二	三	四	五 使廉颇拒秦于长平。
楚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楚考烈王元年 秦取我州。黄歇为相。	二
燕	七 齐田单拔中阳[1]。	八	九	十	十一
齐	十九	齐王建元年	二	三	四

	260	259	258	257	256
周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赧王卒。
秦	四十七 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王龁、郑安平围邯郸，及龁还军，拔新中。	五十一
魏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子无忌救邯郸，秦兵解去。	二十一 韩、魏、楚救赵新中，秦兵罢。
韩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击我阳城，救赵新中。
赵	六 使赵括代廉颇将。白起破括四十五万。	七	八	九 秦围我邯郸，楚、魏救我。	十
楚	三	四	五	六 春申君救赵。	七 救赵新中。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孝王元年	二
齐	五	六	七	八	九

	255	254	253	252	251
周					
秦	五十二 取西周。(王)王稽弃市。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魏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卫元君元年。	二十六
韩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赵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平原君卒。
楚	八 取鲁,鲁君封于莒。	九	十 徙于钜阳。	十一	十二 柱国景伯死。
燕	三	燕王喜元年	二	三	四 伐赵,赵破我军,杀栗腹。
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250	249	248	247
周				
秦	秦孝文王元年	秦庄襄王楚元年 蒙骜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吕不韦相。取东周。	二 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蚀。	三 王龁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公子无忌率五国却我军河外，蒙骜解去。
魏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无忌率五国兵败秦军河外。
韩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成皋、荥阳。	二十五	二十六 秦拔我上党。
赵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楚	十三	十四 楚灭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	十五 春申君徙封于吴。	十六
燕	五	六	七	八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246	245	244	243	242	241
秦	始皇帝元年[illegible] 击取晋阳，作郑国渠。	二	三 蒙骜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	四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五 蒙骜取魏酸枣二十城。初置东郡。	六 五国共击秦。
魏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信陵君死。	魏景湣王元年 秦拔我二十城。	二 秦拔我朝歌。 卫从濮阳徙野王。
韩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秦拔我十三城。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赵	二十 秦拔我晋阳。	二十一	赵悼襄王偃元年	二 太子从质秦归。	三 赵相、魏相会(鲁)柯，盟。	四
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王东徙寿春，命曰郢。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赵拔我武遂、方城。	十三 剧辛死于赵。	十四
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240	239	238	237	236
秦	七 彗星见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骜死。	八 嫪毐封长信侯。	九 彗星见，竟天。嫪毐为乱，迁其舍人于蜀。彗星复见。	十 相国吕不韦免。齐、赵来，置酒。太后入咸阳。大索。	十一 吕不韦之河南。王翦击邺、阏与，取九城。
魏	三 秦拔我汲。	四	五 秦拔我垣、蒲阳、衍。	六	七
韩	三十三	三十四	韩王安元年	二	三
赵	五	六	七	八 入秦，置酒。	九 秦拔我阏与、邺，取九城。
楚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李园杀春申君。	楚幽王悍元年	二
燕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齐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入秦，置酒。	二十九

	235	234	233	232	231
秦	十二 发四郡兵助魏击楚。吕不韦卒。复嫪毐舍人迁蜀者。	十三 桓齮击平阳，杀赵扈辄，斩首十万，因东击赵。王之河南。彗星见。	十四 桓齮定平阳、武城、宜安。韩使非来，我杀非。韩王请为臣。	十五 兴军至邺。军至太原。取狼孟。	十六 置丽邑。发卒受韩南阳。
魏	八 秦助我击楚。	九	十	十一	十二 献城秦。
韩	四	五	六	七	八 秦来受地。
赵	赵王迁元年	二 秦拔我平阳，败扈辄，斩首十万。	三 秦拔我宜安。	四 秦拔我狼孟、鄱吾、军邺。	五 地大动。
楚	三 秦、魏击我。	四	五	六	七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太子丹质于秦，亡来归。	二十四
齐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230	229	228	227	226
秦	十七 内史(胜)〔腾〕击得韩王安,尽取其地,置颍川郡。华阳太后薨。	十八	十九 王翦拔赵,虏王迁(之)邯郸。帝太后薨。	二十 燕太子使荆轲刺王,觉之。王翦将击燕。	二十一 王贲击楚。
魏	十三	十四 卫君角元年。	十五	魏王假元年	二
韩	九 秦虏王安,秦灭韩。				
赵	六	七	八 秦王翦虏王迁邯郸。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代王嘉元年	二
楚	八	九	十 幽王卒,弟郝立,为哀王。三月,负刍杀哀王。	楚王负刍元年 负刍,哀王庶兄。	二 秦大破我,取十城。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伐我。	二十九 秦拔我蓟,得太子丹。王徙辽东。
齐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225	224	223	222	221
秦	二十二 王贲击魏，得其王假，尽取其地。	二十三 王翦、蒙武击破楚军，杀其将项燕。	二十四 王翦、蒙武破楚，虏其王负刍。	二十五 王贲击燕，虏王喜。又击得代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 王贲击齐，虏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
魏	三 秦虏王假。				
韩					
赵	三	四	五	六 秦将王贲虏王嘉，秦灭赵。	
楚	三	四 秦破我将项燕。	五 秦虏王负刍。秦灭楚。		
燕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秦虏王喜，拔辽东，秦灭燕。	
齐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虏王建。秦灭齐。

220	二十七[illegible]	更命河为"德水"。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书。分为三十六郡。
219	二十八	为阿房宫。之衡山。治驰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为太极庙。赐户三十，爵一级。
218	二十九	郡县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党入。
217	三十	
216	三十一	更命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215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214	三十三	遣诸逋亡及贾人赘婿略取陆梁，为桂林、南海、象郡，以適戍。西北取戎为(四)〔三〕十四县。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
213	三十四	適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取〕南方越地。覆狱故失。
212	三十五	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211	三十六	徙民于北河、榆中，耐徙三处，拜爵一级。石昼下东郡，有文言"地分"。
210	三十七	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复行钱。
209	二世元年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为兔园。十二月，就阿房宫。其九月，郡县皆反。楚兵至戏，章邯击却之。出卫君角为庶人。
208	二	将军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诛丞相斯、去疾，将军冯劫。
207	三	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诸侯入秦，婴降，为项羽所杀。寻诛羽，天下属汉。

【注释】

①周元王元年：前表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岁在甲子，则此年（即公元前475年）当为岁在丙寅。

②此表之设计强调“六国”，实为基于事势之最终发展。首周，以之为正朔；次秦，标明事势发展的决定力量；次魏、韩、赵，魏居晋都，先以代之，韩为秦最先灭亡，韩后虏赵王，“邯郸为秦”，其后灭魏，因魏以代晋故置韩前；魏后灭楚，故次楚；楚后灭燕，又次燕；齐最后灭，故次于末。如此，既保持了与《十二诸侯年表》的紧密联系，又显示出立表的意图，诚为难得之绝构。梁玉绳于《史记志疑》中，以“何三家编标于晋存百年之前”，而责司马迁为“乃骤夺其君而予其臣，褒篡效逆”，且言表列赵简子、韩武子之纪年，为“增加其不臣之迹”，都是约束于“君臣之义”，而忽视其着眼事势最终发展之远识。梁玉绳要求此表的排列顺序为“周表之下晋为首，燕次之，楚次之，齐次之，秦次之；晋、齐之灭，然后次韩、次赵、次魏于秦之下，次田氏于三晋之下”，这样才算是“庶几得之”。梁玉绳牵于所闻，对史表创意的理解，若谓其犹未升堂，恐不为过。

③躁后元年：《史记索隐》二十一年，季父黔逐出公而自立，曰悼公也。

④赵简子：《史记索隐》案：系家简子名鞅，文子武之孙，景叔成之子也。

⑤晋定公：《世本》定公名午。

⑥晋出公错：《世本》名凿。

⑦景侯：当作“成侯”。景侯为成侯之高祖父。

⑧蔡声侯：名产，成侯之子。

⑨定王元年：岁在癸酉，公元前468年。《左传》记事止于是年。定王名介，《左传》作贞定王。

⑩鲁哀公：《世本》名蒋。

⑪鲁悼公：《世本》名宁。

⑫晋哀公：依《晋世家》出公奔齐，道死，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大父雍，晋昭公之少子，号戴子，生忌。忌善智伯，早死，故智伯欲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

⑬桓子：名驹，献子曾孙。

⑭康子：名虎，宣子玄孙。

⑮初以君主妻河：《史记索隐》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取妇，盖其遗风。殊异其事，故云“初”。

⑯中山：国名。春秋时称鲜虞。其主要活动区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至定县一带。 武公：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

⑰取都：《齐世家》作“取一城”。

⑱毌(guàn)：邑名，指贯丘。在今山东曹县西南。

⑲魏、韩、赵始列为诸侯：此为战国时继春秋以来的重要时势变化。政权下移，象征着天子权力的削弱，周室受到威胁，故周栏记“九鼎震”。时楚国政治变化不大，旧势力仍强，魏、韩、赵始列为诸侯，将对它造成危害，故将此语特记于楚栏。

⑳迁康公海上：《田敬仲完世家》记：康公贷“立十四，淫于酒妇女，不听政”，田和“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事在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

㉑宋辟公：《史记索隐》辟公名辟兵，生剔成。案：宋后微弱，君薨未必有谥，辟兵其名也，犹剔成然也。

㉒庄侯：《韩世家》作“懿侯”。

㉓韩姬弑其君悼公：《史记索隐》姬，一作“玘”，同音怡，韩之大夫姓名。案：韩无悼公，所未详也。

㉔丹封名会：《史记志疑》余疑“名会”乃“于浍”之讹，浍为魏地，丹封于浍，犹齐封田婴于薛耳。

㉕田忌袭齐：《史记志疑》忌无袭齐事。

㉖田盼：《史记集解》徐广曰：“《楚世家》云田盼者，齐之将，而《齐世家》不说田盼，或者是时三人皆出征乎？” 孙子：指孙膑。

㉗哀王：当作“襄王”，惠王之子。

㉘《史记集解》徐广曰：“《纪年》云立燕公子职。”

㉙桂阳：《赵世家》作“梗阳”。邑名，在今山西清徐县。

㉚蒙武：《史记志疑》案：“蒙武”必“蒙骜”之误。

㉛此栏《史记志疑》案：击齐之役，实秦、魏、韩、赵、楚、燕六国也。秦、燕二

表失书楚，魏、韩二表误书独与秦，齐表误书五国。

㉜廪丘：《魏世家》作"郪丘"，一作"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㉝中阳：《史记志疑》当作"中人"，表与燕、赵两《世家》并误作"中阳"。中人：在今河北唐县西北。

㉞秦始皇元年，周、秦并作一栏，始以秦代周为正朔，并表现始皇最终吞灭六国的事势发展。

㉟六国均亡，秦统一天下，故通体为一栏。参证《秦始皇本纪》，表现秦朝建立及其败亡的事势发展。

史记全译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题解】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涉起事,至公元前206年十二月项羽诛子婴屠咸阳,嗣后分封诸侯(汉纪元始),经楚汉相争,再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后九月,是谓秦楚之际。"时天下未定,参错变易,不可以年记"(张晏语),"扰攘僭篡,运数又促,故以月纪事名表也"(司马贞语)。

表序评述简略,但在司马迁的整个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论析陈胜、项羽、刘邦的不同历史作用,讲述以德、力取天下之艰难,而以为所谓刘邦之称大圣,正是他利用了秦政开拓的基础,发挥了他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改变了长期"无土不王"的政治局面,故这里所言的天、受命,究其实还是讲形势发展的推动,并非有意将刘邦神化。在研究的分析中,对文辞的认识估量上容易产生歧义,是需要认真推敲的。

表体较为复杂,形式上仍为"年经而国纬",但明显地以项羽分封诸侯为界限,可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仍以秦元为正朔,依陈涉起义后的诸王纬属是楚(陈涉、怀王)、项、赵(武臣,歇)、齐(田儋、田假、田荣立田市)、汉、燕(韩广)、魏(魏咎、魏豹)、韩(韩成)。后一部分,秦灭,怀王尊为义帝,居第一栏,项羽灭义帝后此栏即空缺。其下将楚分为四(西楚、衡山、临江、九江),赵分为二(常山、代),齐分为三(临淄、济北、胶东),关中分为四(汉、雍、塞、翟),燕分为二(燕、辽东),魏分为二(西魏、殷),韩分为二(韩、河南)。西楚(居第三栏)中记,"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故实以项羽为经,其下纬属依次为其所封之十八王。表的设计,与

项羽之立本纪为纲纪天下政事的思想是一致的。

表以月名，然诸国计月的方式各别。分封前后均为王的连续计月，诸王依所立先后不同，月数亦长短不一；一国之地前后立王不同，计月亦随之变更，前后联系，可以考察一地之政治变化。项羽分封后始为王者，以义帝纪元年，始封之月为一年一月，满十二月后下月则为二年一月；计有三年一月、四年一月、五年一月者，然年月数亦不齐一。

书汉之年月与诸王不同。分封前刘邦已历二十九月，而受项羽分封后不连记为三十月，而重新记年月，以示汉之开端。诸王满十二月即称一月，唯汉以一月称"正月"。应劭云："诸侯王始受封之月，十三王同时称一月。以非元正，故云一月。高祖十月至霸上改元，至此月汉四月。"以十月为岁首，故正月即是第四个月。由于分封时晚于自然年一个月，故十三王（西楚、衡山、臧荼王燕、临江、九江、常山、临淄、济北、雍、塞、翟、殷、河南）之一、二、三月与自然年不一致，而汉以其续记年月正好与自然年相一致，故以一月为正月，这在实际的意义上是将天下之正朔归之于汉。刘邦受封为汉王之月，也正是历史上汉朝纪年开始的第一个正月。这是表明虽经秦楚之际的纷纭扰攘，最终归于汉之天下一统，而秦亡汉兴的时间连续性因而也就得到了最为实际的体现。表的设计构思诚为巧妙出神。

【原文】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①]：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②]。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③]。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

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4]。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5]。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6]。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7]。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8]。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9]。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10]。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1]？

【注释】

①读秦楚之际：此指查阅到秦楚之际有关的文献资料。

②初作难：指最先发动农民起义。 虐戾灭秦：明确指出项羽是采用了残暴的手段灭亡秦朝的。虐戾，残暴，凶狠。指项羽坑秦降兵，杀子婴，烧咸阳等举动。 践：登。 帝祚：帝位。祚，福。

③五年之间：指公元前207年至202年。秦楚之际，由陈涉称王（公元前209年）起计，应是八年。 嬗：同"禅"，更换。 亟(jí)：急，快。

④虞、夏之兴：据《五帝本纪》尧举用舜二十年，又让代行天子事八年，凡试用二十八年才践帝位；禹预先被舜荐举，试用十七年，又经过三年丧期，凡二十三年才践天子位。均为考察"数十年"。 洽：润泽。 摄：代理。

⑤汤、武之王：殷由契经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至成汤，凡十四世；周由后稷经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文王）至发（武王），凡十六世，均为"修仁行义十余世"。 孟津：黄河古渡口，在今河南孟县西南。传说中武王会盟诸侯处，故又名盟津。 放弑：指

汤放桀，武王伐纣事。

⑥章：同“彰”，显扬。此指势力的重大发展。 稍：逐渐。 冠带之伦：指东方六国的礼仪之邦，与披发左衽的夷狄民族相对而言。冠，帽子；带，腰带。系官吏与士大夫的装束。 伦：类，辈。

⑦若彼：指像虞、夏、汤、武那样。 如此：指像秦国这样。

⑧无尺土之封：指秦废血缘、世袭、分封之制而推行郡县，为历史上一大变革。 堕(huī)：通“隳”，毁坏。 销锋镝(dí)：销毁兵器。销，熔化。锋，刀口。镝，箭头。 鉏豪桀：铲除豪强势力。鉏，同“锄”。桀，通“杰”。 维：希望。

⑨闾巷：闾阎街巷，指民间。陈涉、项羽、刘邦，均起于民间。 轶(yì)：本义为后车超越前车，引申为超越。 乡：通“向”(嚮)，从前，过去。 适：正好。 贤者：指刘邦。

⑩无土不王：土指封地。汉代兴起，正是中国由“无土不王”走向“无土亦王”的历史变化期。

⑪大圣：指刘邦。《史记索隐》言高祖起布衣，卒传之天位，实所谓大圣。 岂非天哉：此句究其实并非宣传刘邦为得天命而成天子。综合全篇而言，正是分析了秦楚之际的变化，秦朝之所为正替刘邦扫除了称帝的障碍，刘邦得其利，拣了个便宜才登天子之位的。“天”，仍是指事势。“非大圣孰能”云云，微寓讥刺之意，决无绝对颂扬天命之旨。

【译文】

太史公阅读秦、楚之间的历史文献的时候，说：最初作难，是由陈涉所发动；用虐戾的手段灭亡秦朝，是出自项氏；拨除纷乱诛杀残暴，平定了天下，最后登上帝王尊位，是由汉家完成的。五年(应是八年)的时间内，发号施令的人更换了三次，自从有生民以来，不曾有过接受帝王之命而变化得像这样急剧的。

从前虞、夏时代的兴起，积累善德和功劳要经过几十年，德行治和了百官贵族，代理政治事务，受到上天意志的考察，这样以后才能登临王位。商汤、周武王能够称王天下，是由于从他们的先祖契、后稷开始修行仁义经过了十多代，到了像周武王的时候不需要

约定时期而自然会聚到孟津来的就有八百个诸侯，即使德行的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周武王还认为不可以讨伐商纣王，最后才收到了流放和诛杀的效果。秦国兴起在襄公受封的时候，文公、穆公的时候势力已经强大彰显，献公、孝公的时代以后，逐渐开始蚕食六国，经过一百多年，到了始皇的时候才能够兼并讲究冠带礼仪一类的东方国家。凭借德行兴起像虞、夏、汤、武那样，依靠武力兴起像秦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大概完成统一事业像这些情况一般是很艰难的。

秦已经称帝号，忧患战争之所以不断，是因为有了诸侯封国，于是没有施行尺寸土地的分封，还毁坏了一些有名的城池，销毁锋镝等武器，锄除了地方豪强，采取这些措施希望维护万世的安全。然而帝王形迹的兴起，却是从一般民众的闾巷间发动的，联合起来进行讨伐的军事行动规模，超过了三代，从前秦朝的禁令，恰好能够帮助刘邦这位贤者驱除了成功道路上的困难。所以愤发他的作为就成了天下的雄强，哪里还在乎过去那样没有封土就不能称王天下吗。这就是书传中所说的大圣人吗？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不是大圣人谁能够承当这种接受天命而成为帝王的现实呢？

公元前 209　　　　208

秦	二世元年[①]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兵至戏。	二年 十月	十一月
楚		楚隐王陈涉起兵入秦。[②]	二 葛婴为涉徇九江，立襄强为楚王。	三 周文兵至戏，败。而(陈)〔葛〕婴闻涉王，即杀强。	四 诛葛婴。	五 周文死。
项				项梁[④]号武信君。	二	三
赵			武臣始至邯郸，自立为赵王，始。[③]	二	三	四 李良杀武臣，张耳、陈馀走。
齐				齐王田儋始。[⑤]儋，狄人。诸田宗强。从弟荣，荣弟横。	二 儋之起，杀狄令自王。	三
汉				沛公初起。[⑥]	二 击胡陵、方与，破秦监军。	三 杀泗水守。拔薛西。周市东略地丰沛间。
燕				韩广为赵略地至蓟、自立为燕王始。[⑦]	二	三
魏				魏王咎始。[⑧]咎在陈，不得归国。	二	三 齐、赵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韩						

秦	十二月	端月[⑩]	二月	三月	四月
楚	六 陈涉死。	楚王景驹始，秦嘉立之。	二 嘉为上将军。	三	四
项	四	五 涉将召平矫拜项梁为楚柱国，急西击秦。	六 梁渡江，陈婴，黥布皆属。	七	八 梁击杀景驹、秦嘉，遂入薛，兵十馀万众。
赵		赵王歇始，张耳、陈馀立之。	二	三	四
齐	四	五 让景驹以擅自王不请我。	六 景驹使公孙庆让齐，诛庆。	七	八
汉	四 雍齿叛沛公，以丰降魏。沛公还攻丰，不能下。	五 沛公闻景驹王在留，往从，与击秦军砀西。	六 攻下砀，收得兵六千，与故凡九千人。	七 攻拔下邑，遂击丰，丰不拔。闻项梁兵众，往请击丰。	八 沛公如薛见项梁，梁益沛公卒五千，击丰，拔之。雍齿奔魏。
燕	四	五	六	七	八
魏	四 咎自陈归，立。	五 章邯已破涉，围咎临济。	六	七	八 临济急，周市如齐、楚请救。
韩					

秦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		楚怀王始，都盱台，故怀王孙，梁立之。[1]	二 陈婴为柱国。	三	四 徙都彭城。
项	九	十 梁求楚怀王孙，得之民间，立为楚王。	十一 天大雨，三月不见星。	十二 救东阿，破秦军，乘胜至定陶，项梁有骄色。	十三 章邯破杀项梁于定陶，项羽恐，还军彭城。
赵	五	六	七	八	九
齐	九	十 儋救临济，章邯杀田儋。荣走东阿。	齐立田假为王，秦急围东阿。	楚救荣，得解归。逐田假，立儋子市为齐王，始。	二 田假走楚，楚趋齐救赵。田荣以假故，不肯，谓"楚杀假乃出兵"，项羽怒田荣。
汉	九	十 沛公如薛，共立楚怀王。	十一 沛公与项羽北救东阿，破秦军濮阳，东屠城阳。	十二 沛公与项羽西略地，斩三川守李由于雍丘。	十三 沛公闻项梁死，还军，从怀王，军于砀。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	九	十 咎自杀，临济降秦。	咎弟豹走东阿。		魏豹自立为魏王，都平阳，始。
韩		韩王成始。[1]	二	三	四[1]

207

秦	後九月[13]	三年十月[14]	十一月	十二月	端月	二月
楚	五 拜宋义为上将军。	六	七 拜籍上将军。	八	九	十
项	怀王封项羽于鲁，为次将，属宋义，北救赵。	二	三 羽矫杀宋义，将其兵渡河救巨鹿。	四 大破秦军巨鹿下，诸侯将皆属项羽。	五 虏秦将王离。	六 攻破章邯，章邯军却。
赵	十 秦军围歇巨鹿，陈馀出（救）〔收〕兵。	十一 章邯破邯郸，徙其民于河内。	十二	十三 楚救至，秦围解。	十四 张耳怒陈馀，弃将印去。	十五
齐	三	四 齐将田都叛荣，往助项羽救赵。	五	六 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	七	八
汉	十四 怀王封沛公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西，约先至咸阳王之。	十五 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	十六	十七 （救赵）至栗，得皇䜣、武蒲军。与秦军战，破之。	十八	十九 得彭越军昌邑，袭陈留，用郦食其策，军得积粟。
燕	十四	十五 使将臧荼救赵。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魏	二	三	四	五 豹救赵。	六	七
韩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秦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楚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项	七	八 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归秦请兵，赵高让之。	九 赵高欲诛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谋叛秦。	十 章邯与楚约降，未定，项羽许而击之。	十一 项羽与章邯期殷虚，章邯等已降，与盟，以邯为雍王。
赵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齐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汉	二十 攻开封，破秦将杨熊，熊走荥阳，秦斩熊以徇。	二十一 攻颍阳，略韩地，北绝河津。	二十二	二十三 攻南阳守齮，破之阳城郭东。	二十四 降下南阳，封其守齮。
燕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魏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韩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申阳下河南，降楚。

206

秦	八月 赵高杀二世。	九月 子婴为王。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楚	四	五	六	七	八 分楚为四。[49]
项	十二 以秦降都尉翳、长史欣为上将，将秦降军。	十三	十四 项羽将诸侯兵四十馀万，行略地，西至于河南。	十五 羽诈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	十六 至关中，诛秦王子婴，屠烧咸阳。分天下，立诸侯。[49]
赵	二十一 赵王歇留国。陈馀亡居南皮。	二十二	二十三 张耳从楚西入秦。	二十四	二十五 分赵为代国。
齐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项羽怨荣，(杀之)分齐为三国。
汉	二十五 攻武关，破之。	二十六 攻下峣及蓝田，以留侯策，不战皆降。	二十七 汉元年，秦王子婴降。[49]沛公入破咸阳，平秦，还军霸上，待诸侯约。	二十八 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说。	二十九 与项羽有郄，见之戏下，讲解。羽倍约，分关中为四国。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臧荼从入，分燕为二国。
魏	十三	十四	十五 从项羽略地，遂入关。	十六	十七 分魏为殷国。
韩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分韩为河南国。

楚	九 义帝元年 诸侯尊怀王为义帝。[1]	二 徙都江南郴。	三	四
项	十七 项籍自立为西楚霸王。	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二 都彭城。	三 诸侯罢戏下兵，皆之国。
	分为衡山。	王吴芮始，故番君。	二 都邾。	三
	分为临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国。	二 都江陵。	三
	分为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将。	二 都六。	三
赵	二十六 更名为常山。	王张耳始，故楚将。	二 都襄国。	三
	分为代。	二十七[2] 王赵歇始，故赵王。	二十八 都代。	二十九
齐	十九 更名为临菑。	王田都始，故齐王。	二 都临菑。	三
	分为济北。	王田安始，故齐将。	二 都博阳。	三
	分为胶东。	二十 王田市始，故齐王。	二十一 都即墨。	二十二
汉	正月[3] 分关中为汉。	二月[4] 汉王始，故沛公。	三月 都南郑。	四月
	分关中为雍。	王章邯始，故秦将。	二 都废丘。	三
	分关中为塞。	王司马欣始，故秦将。	二 都栎阳。	三
	分关中为翟。	王董翳始，故秦将。	二 都高奴。	三
燕	三十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将。	二 都蓟。	三
	分为辽东。	三十一 王韩广始，故燕王。	三十二 都无终。	三十三
魏	十八 更为西魏。	十九 王魏豹始，故魏王。	二十 都平阳。[5]	二十一
	分为殷。	王司马卬始，故赵将。	二 都朝歌。	三
韩	二十一 韩	二十二 王韩成始，故韩将。	二十三 都阳翟。[6]	二十四
	分为河南。	王申阳始，故楚将。[7]	二 都洛阳。	三

	五	六	七	八
西楚	四	五	六	七
衡山	四	五	六	七
临江	四	五	六	七
九江	四	五	六	七
常山	四	五	六	七
代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临菑	四　田荣击都，都降楚。	齐王田荣始，故齐相。	二	三
济北	四	五	六　田荣击杀安。	属齐。
胶东	二十三	二十四　田荣击杀市。	属齐。	
汉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雍	四	五	六	七　邯守废丘，汉围之。
塞	四	五	六	七　欣降汉，国除。
翟	四	五	六	七　翳降汉，国除。
燕	四	五	六	七
辽东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臧荼击广无终，灭之。
西魏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殷	四	五	六	七
韩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项羽诛成。	韩王郑昌始，项羽立之。
河南	四	五	六	七

205

	九	十 项羽灭义帝。		
西楚	八	九	十	十一
衡山	八	九	十	十一
临江	八	九	十	十一
九江	八	九	十	十一
常山	八	九　耳降汉。		歇以陈馀为代王，(号)〔故〕成安君。
代	三十四	三十五 歇复王赵。	三十六	三十七
临菑	四	五	六	七
汉	九月	十月 王至陕[⑩]。	十一月	十二月
雍	八	九	十 汉拔我陇西。	十一
塞	属汉，为渭南、河上郡。			
翟	属汉，为上郡。			
燕	八	九	十	十一
辽东	属燕。			
西魏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殷	八	九	十	十一
韩	二	三	韩王信始，汉立之。	二
河南	八	九	属汉，为河南郡。	

西楚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衡山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临江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江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代	二	三	四
赵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临菑	八　项籍击荣，走平原，平原民杀之。	项籍立故齐王田假为齐王。	二　田荣弟横反城阳，击假，走楚，楚杀假。
汉	正月	二月	三月　王击殷。
雍	十二　汉拔我北地。	二年一月	二
燕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西魏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降汉。(为废王)
殷	十二	十三	十四　降汉，卬废。
韩	三	四	五

西楚	三　项羽以兵三万破汉兵五十六万。	四	五	六
衡山	三	四	五	六
临江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江	三	四	五	六
代	五	六	七	八
赵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齐	齐王田广始，广，荣子，横立之。	二	三	四
汉	四月　王伐楚至彭城，坏走。	五月 王走荥阳。	六月　王入关，立太子，复如荥阳。	七月
雍	三	四	五 汉杀邯废丘。	属汉，为陇西、北地、中地郡。
燕	三	四	五	六
西魏	三十三 从汉伐楚。	三十四 豹归，叛汉。	三十五	三十六
殷	为河内郡，属汉。			
韩	六　从汉伐楚。	七	八	九

204

西楚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衡山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临江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江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代	九	十	十一	十二　汉将韩信斩陈馀。	属汉，为太原郡。
赵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汉灭歇。	属汉，为郡。
齐	五	六	七	八	九
汉	八月	九月	後九月[1]	三年十月	十一月
燕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西魏	三十七	三十八　汉将信虏豹。	属汉，为河东、上党郡。		
韩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西楚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衡山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临江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九江	十二 布身降汉，地属项籍。					
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汉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楚围王荥阳。	五月
燕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韩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03

西楚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汉将韩信破杀龙且.
衡山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临江	三十	三十一 王敖薨。	临江王驩始,敖子。	二	三	四
赵						赵王张耳始,汉立之。
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汉将韩信击杀广。
汉	六月	七月 王出荥阳。	八月 周苛、枞公杀魏豹。	九月	四年十月	十一月
燕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韩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西楚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汉御史周苛入楚，〔死〕。	四
衡山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临江	五	六	七	八	九
赵	二	三	四	五	六
齐	属汉，为郡。		齐王韩信始，汉立之。	二	三
汉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立信王齐。	三月 周苛入楚。	四月　王出荥阳。[1]豹死。
燕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韩	三	四	五	六	七

202

西楚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衡山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临江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淮南			淮南王英布始，汉立之。	二	三	四	五
赵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齐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汉	五月	六月	七月　立布为淮南王。	八月	九月　太公、吕后归自楚。	五年十月	十一月
燕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韩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楚	十二 诛籍。	齐王韩信徙楚王。	二	三	四	五
衡山	十二	十三　徙王长沙。	属淮南国。			
临江	十七 汉虏驩。	属汉，为南郡。				
淮南	六	七　淮南国。	八	九	十	十一
赵	二	三　赵国	四	五	六	七
齐	十一	十二　徙王楚，属汉，为四郡。[49]				
汉	十二月	正月[50]　杀项籍，天下平，诸侯臣属汉。	二月　甲午，王更号，即皇帝位于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燕	十二	五年一月　燕国	二	三	四	五
梁		复置梁国。	梁王彭越始。	二	三	四
韩	三	四　韩王信徙王代，都马邑。	五	六	七	八
长沙		分临江为长沙国。	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51]	二	三	四

楚	六	七	八	九　王得故项羽将钟离眛，斩之以闻。	
淮南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赵	八	九　耳薨，谥景王。	赵王张敖(立)〔始〕，耳子。	二	三
汉	六月　帝入关。	七月	八月　帝自将诛燕。	九月	后九月[40]
燕	六	七	八	九　反汉，虏荼。[41]	燕王卢绾始，汉太尉。
梁	五	六	七	八	九
韩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年一月
长沙	五	六　薨，谥文王。	长沙成王臣始，芮子。	二	三

【注释】

①二世元年：岁在壬辰。表体首栏列秦，时主正朔；其纬属以起事先后为序，唯项氏后续陈涉主天下，故在赵前。《史记正义》七月，陈涉起陈，八月武臣起赵，九月，项梁起吴，田儋起齐，沛公初起，韩广起燕。十二月，魏咎起魏，陈王立之。二年六月，韩成起韩，项梁立之也。

②楚隐王陈涉：隐王，谥号；陈胜，字涉。《史记索隐》二月，葛婴立襄强，涉之二月也。至戏，葛婴杀强。五月，周文死。六月，陈涉死。然涉起兵凡六月，当二世元年十二月也。

③武臣为赵王：《史记索隐》凡四月，为李良所杀，当二世元年八月也。

④项梁：《史记索隐》二世元年九月立，至二年九月，章邯杀梁于定陶。

⑤齐王田儋：《史记索隐》二世二年六月，章邯杀儋。儋立十月死。齐立田假。二世二年八月，田荣立儋子市为王。项羽又立市为胶东王，封田都为临淄王，安为济北王。田荣杀田市、田安，自立为王。羽击荣，平原人杀之。田横立荣子广为王也。

⑥沛公初起：《史记索隐》凡十四月，怀王封沛公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⑦韩广为燕王：《史记索隐》二世三年十月，使臧荼救赵，封荼为燕王，徙广为辽东王，后臧荼杀韩广。

⑧魏王咎：《史记索隐》四月，咎自陈归，立。二年六月，咎自杀。九月，弟豹自立，都平阳。后豹归汉，寻叛，韩信虏豹。

⑨端月：即正月。秦避始皇嬴政讳，故称正月为端月。《史记志疑》案：然秦臣秉笔，容或畏于当时，后代所称，理宜刊革，乃史公亦因仍书之，是汉避秦讳矣。

⑩楚怀王：《史记索隐》故怀王之孙名心也。项梁之起，诸侯尊为义帝，项羽徙而杀之。

⑪韩王成：《史记索隐》韩王成立，项羽更王之，不使就封，数月杀之，立郑昌为韩王，降汉。汉封韩信为王。

⑫韩王成四：《史记志疑》引《史诠》曰"缺韩成弃怀王"。

⑬后九月：《史记集解》徐广曰："应闰建酉。"

⑭十月：《史记集解》徐广曰："岁在乙未。"

⑮汉元年：此记“元年”，实示事势发展中汉代正朔之始。故西汉立国起于是年，公元前206年。

⑯分楚为四：即西楚、衡山、临江、九江。

⑰分天下，立诸侯：指项羽分封十八王。此示其时项羽实掌握天下大势，故下栏称“为天下主命”。事详《项羽本纪》。

⑱义帝：《史记索隐》项羽徙之于郴，至十月，项籍使九江王布杀义帝，汉王为举哀也。

⑲正月：《史记索隐》高祖及十二诸侯受封之月，《汉书·异姓王表》云一月，故应劭云：“诸侯王始受封之月，十三王同时称一月。以非元正，故云一月。高祖十月至霸上改元，至此月汉四月。”

⑳二十七：《史记索隐》赵歇前为赵王已二十六月，今徙王代之二月，故云二十七月。其胶东王市之前为齐王十九月，韩广、魏豹、韩成五人并先为王已经多月，故因旧月而数也。

㉑二月：《史记索隐》应劭云：“诸王始都国之月，十三王同时称二月。”

㉒申阳：故赵将。

㉓都平阳：《史记索隐》豹从汉又叛，韩信虏之。汉四年，周苛杀豹也。

㉔都阳翟：《史记索隐》姚氏云：“韩成是项梁所立，不与十七国封。此云十八王，并项羽所命，不细区别。”又《高纪》云项羽与成至彭城，废为侯，又杀之。是不令就国，当以阳翟为都而不之国。

㉕陕：县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㉖后九月：《史记集解》徐广曰：“应闰建巳。”

㉗王出荥阳：《项羽本纪》作“王出成皋”。

㉘四郡：指齐、千乘、平原、东莱。

㉙正月：《史记索隐》汉王更号皇帝，即位于定陶也。

㉚长沙王：《史记索隐》吴芮始，改封也。

㉛反汉：据《卢绾列传》及《汉书·高帝纪》臧荼反汉在七月，虏荼在九月。

㉜后九月：《史记集解》徐广曰：“应闰建寅。”

史记全译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题解】

表序论述了自周至汉武太初时封侯建国制度的变化。表明无论是周封五等，汉序二等，其基本作用是一致的。周则以辅卫王室；汉则用承卫天子，以蕃辅京师。但是随着形势强弱的变化，周初所封诸侯强大起来，致使"天子微，弗能正"；汉代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克削诸侯，最后使其"得推恩分子弟国邑"，建立起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使中央政权得以巩固强大。司马迁对汉代的这一结局总的是肯定的，但其所言"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实含讥刺之意，以为汉廷采取的手段是明确了尊卑，但缺乏应有的仁义。

表体起高祖元年，上与《六国年表》相接，仍系"年经而国纬"模式，以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至太初四年历年为经，以楚、鲁、衡山、齐、城阳、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江都、淮南、燕、赵、河间、广川、中山、清河、常山、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代、长沙为纬，纵横交织，以见汉兴以后一百零六年中诸侯王之废立分削。形势变化，举目可详。

【原文】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①]。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

室[②]。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③]。厉、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⑤]。

汉兴，序二等[⑥]。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⑦]。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⑧]；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⑨]；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⑩]：皆外接于胡、越[⑪]。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⑫]。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⑬]。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⑭]。

【注释】

①伯禽：周公之子。武王封周公旦于曲阜，是为鲁公；周公因留佐武王，不能就国，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为鲁公。　康叔：武王同母少弟姬封。成王时，周公平定纣子武庚禄父作乱后，以河、淇间故商墟封康叔为卫君。　太公：太公望吕尚，本姓姜，从其先祖之封姓，故称吕尚。因与周公共同辅佐武王建周有功而被封于齐，故亦称齐太公。

②所封数百：下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诸侯王表》均言周封八百，然不可详。　同姓五十五：《左传》昭公二年载成鱄对魏子言周初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盖同姓五十五为合兄弟之国与姬姓之国而言。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公封建亲戚，其中文王之子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邦、郇，此盖武王兄弟之国，其数乃约略言之。

③管：武王弟叔鲜封地，地在今河南郑州市。　蔡：武王弟叔度封地，地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曹：武王弟叔振铎封地，地在今山东定陶县西

南。　郑：周宣王弟桓公友封地，地在今陕西华县东北。

④正：匡正。一说作“征”，征伐。

⑤纯：纯一。《史记索隐》纯，善也，亦云纯一。

⑥序：序列，即封爵的类别系列。　二等：指王、侯两个等级。

⑦同姓为王者九国：刘邦灭异姓王后所封同姓九王，即子刘肥为齐王，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子刘建为燕王，子刘如意为赵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恒为代王，子刘友为淮阳王。　长沙异姓：吴芮封长沙王，因他国小忠诚又界于南越，故得以单独保存而未被诛灭。　侯者百有余：下篇载高祖功臣封侯者 143 人。

⑧雁门：郡名，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辖今山西北部朔县至大同市以北一带地区。　太原：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今山西中部霍东一带地区。　辽阳：县名，在今辽宁沈阳市西南。　燕：封国名，都蓟，在今北京市西南。　代：封国名，初都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⑨常山：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北。　大行：即太行山，在今山西河北交界线上。　河：指黄河。　济：指济水。　阿：指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时在黄河以东，今在黄河西岸。　甄：即汉置鄄(juàn)城县，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齐：封国名，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赵：封国名，都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

⑩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时为淮阳国都所在地。　九疑：山名，在今湖南蓝山县西南。　江：指长江。　淮：指淮河。　谷：指谷水。流入泗水。　泗：指泗水。流入淮河。　薄：临近，连接。　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南。　梁：封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楚：封国名，都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　淮南：封国名，都寿春，在今安徽寿县。　长沙：封国名，都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⑪胡越：胡一般泛指北方或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有时专指匈奴；越指“百越”或“百粤”，此即南越、东越。燕、代边胡，长沙接南越，吴接东越。

⑫内地北距山：《史记志疑》引方氏《补正》曰“北当作‘比’，其外接胡、越，而内地比次距山以东也，与下‘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对”。　距，至。

⑬三河：指河内、河东、河南三郡。河内郡治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河东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南郡治雒阳，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东郡：郡名，治所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颍川：郡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 南阳：郡名，治所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江陵：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蜀：郡名，治所成都，在今四川成都市。 云中：郡名，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南。 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 内史：即京兆尹，治所在长安。 十五郡：即河东、河南、河内、东郡、颍川、南阳、汉中、巴郡、蜀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郡、内史等。汉初六十二郡，诸侯占地达四十七郡。

⑭庶孽：指宗室子弟。

【译文】

太史公说：殷代和它以前已经很久远了。周代分封诸侯分成五种等级：公、侯、伯、子、男。然而分封伯禽、康叔在鲁、卫地方，他们得到的封地各有四百里，这是表示了爱护自己亲属的意义，更是褒奖有德行的人物；太公被封在齐地，包括有五个侯国那么大的土地，这是尊崇勤劳王室的人物。武王、成王、康王所封的诸侯有几百个，其中同是姬姓的是五十五个，他们的封地最多的不超过一百里，最少的只有三十里，这样做是要用他们辅助护卫朝廷。管叔、蔡叔、康叔、曹叔、郑伯，他们的封地有的超过了一百里有的又少于三十里。厉王、幽王以后，周家王室亏缺，接受分封的诸侯中间的强国兴盛起来了，天子力量微薄，不能正定他们的僭越行为。不是周天子的德行不纯一，而是因为形势衰弱了。

汉家兴起，分封功臣的序列是两个等级。高祖的晚年规定，不是刘氏而称王的，假若没有功劳又不是天子所安置而称侯的，天下的人应该共同去诛伐他。高祖的子弟同是刘姓成为诸侯王的有九个封国，唯独只有长沙王是异姓封国，而有功之臣被封为侯这一等级的有一百多人。从雁门、太原以东直到辽阳，是燕、代国的封地；常山以南，大行山向左边转去，渡过黄河、济水，东阿、鄄城以东一直迫近大海，是齐、赵国的封地；从陈以西，南到九疑山，东边带过

长江、淮河、谷水、泗水，迫近会稽，是梁、楚、淮南、长沙国的封地：他们封国的境界都是外面和匈奴、越族相连接。内地比及崤山以东全部都是诸侯国的封地，大的封国有的占有五六个郡，兼有的城池达几十座，设置百官建立宫观，所用礼仪僭越到了天子的规格。汉家朝廷仅直接占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到蜀地，北边从云中起到陇西，和内史总共才十五个郡，而且公主和列侯有颇多的食邑在这当中。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天下刚刚平定，至亲骨肉的同姓非常少，所以广泛地增强庶孽子弟的力量，用他们来镇定抚慰天下，以便奉承捍卫天子的权位尊严。

【原文】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①]。天子观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②]。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③]。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④]。

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注释】

①百年之间：汉建国于公元前206年，刘邦即位于五年正月，即公元前

202 年，此表截止于武帝太初四年，即公元前 101 年，前后百年有余。　忕(shì)：习惯，惯于。

②推恩分子弟国邑：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武帝用主父偃的建议而下推恩之令，在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之外，分割王国土地给其他子弟，使之成为列侯而归汉郡统辖，由此诸侯王势力日益缩小，不足以威胁中央。　齐分为七：即城阳、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与齐为七国。　赵分为六：即河间、广川、中山、常山、清河，与赵为六国。　梁分为五：即济阴、济川、济东、山阳，与梁为五。　淮南分三：即卢江、衡山，与淮南为三。

③吴楚时：指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七国叛乱之时。吴，封国名，都吴，在今江苏苏州市。　適：通"谪"，贬谪。　无边郡：叛乱平定后，边郡收归中央，南、北诸侯国由此无边郡。《史记集解》如淳曰："长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缘边郡，其所有饶利兵马器械，三国皆失之也。"　支郡：诸侯王自置之郡。

④形错诸侯间：武帝行推恩令后，郡国总计一百零三，汉郡八十三，王国二十汉郡交错于王国之间。《史记索隐》错谓交错。相衔如犬牙，故云犬牙相制，言犬牙参差也。　秉：把持，控制。

⑤太初：汉武帝的年号，为公元前 104 年至公元前 101 年。

【译文】

汉家安定百年这个期间，原来自己的亲属更加疏远了，诸侯们有的骄纵奢侈，习惯于邪恶之臣的计谋形成淫乱，情况严重的出现背叛，轻微的行为也脱离了法律规范，因此危害了他们的命运，造成自身死亡封国破灭。天子基于观察上古的教训，然后施加德惠，让诸侯们能够推行恩义把国土普遍地分给他们的子弟，所以齐国分成了城阳、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等七个小封地，赵国分成了河间、广川、中山、常山、清河等六个小封地，梁国分成了济阴、济川、济东、山阳等五个小封地，淮南国分成了庐江、衡山等三个小封地，以及天子的支庶子封作王，王子的支庶又封作侯，加起来有一百多个呢。吴、楚等七国反叛的时候，前前后后有些诸侯因为有罪

过被分削了土地，所以燕国、代国就没有了北界边境上的郡，吴国、淮南国、长沙国就没有了南界边境上的郡，齐国、赵国、梁国、楚国自己设置的支郡和名山陂海全都纳入了汉家朝廷。诸侯们的势力逐渐微弱了，大封国占有的城池不超过十几个，小封侯的土地不超过几十里，对上来说就足以奉行他贡献朝品的职责，对下来说也足以供奉自家的祭祀，因而能够藩卫辅助天子。而汉家朝廷握有的郡达到八九十个，它们形制错落在诸侯国封地之间，犬牙交错互相依临，秉持着天下的险固要塞地饶之利，强固朝廷本干，削弱诸侯枝叶的形势已经出现，地位的尊卑明确了，各种事物的处置也就各得其所了。

臣下司马迁谨敬记述高祖以来到武帝太初年间的所有诸侯，在他们的名下谱列增益减损时候的有关内容，以便后世的人能够观览。整个朝廷的形势虽然是强盛了，总而言之还是要用仁义作为建立政治的根本。

公元前 206	205	204	203	202
高祖元年	二	三	四	五
楚①	都彭城。			齐王信徙为楚王元年。反，废。
齐②	都临菑。		初王信元年。故相国。	二　徙楚。
荆③	都吴。			
淮南④	都寿春。		十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二
燕⑤	都蓟。			〔後〕九月壬子，初王卢绾元年。
赵⑥	都邯郸。		初王张耳元年。薨。	王敖元年。敖，耳子。
梁⑦	都淮阳⑪。			初王彭越元年。
淮阳⑧	都陈。			
代⑨	十一月，初王韩信元年。都马邑。⑫	二	三	四　降匈奴。国除为郡。
长沙⑩				二月乙未，初王文王吴芮元年。薨。

	201	200	199	198	197
	六	七	八	九	十
楚	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交，高祖弟。	二	三	四　来朝。	五　来朝。
齐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年。肥，高祖子	二	三	四　来朝。	五　来朝。
荆	正月丙午，初王刘贾元年。	二	三	四	五　来朝。
淮南	三	四	五	六　来朝。	七　来朝，反，诛。
燕	二	三	四	五	六
赵	二	三	四　废。	初王隐王如意元年。如意，高祖子。	二
梁	二	三	四	五　来朝。	六　来朝，反，诛。
淮阳					
代					复置代，都中都。
长沙	成王臣元年。	二	三	四	五　来朝。

	196	195
	十一	十二
楚	六	七
齐	六	七
荆	六 为英布所杀，国除为郡。	更为吴国。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濞，高祖兄仲子，故沛侯。
淮南	十二月庚午，厉王长元年。长，高祖子。	二
燕	七	(三)〔二〕月甲午，初王灵王建元年。建，高祖子。
赵	三	四 死。
梁	二月丙午，初王恢元年。恢，高祖子。	二
淮阳	三月丙寅，初王友元年。友，高祖子。(徙赵)	二
代	正月丙子，初王元年。	二
长沙	六	七

	194	193	192	191	190	189
	孝惠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楚	八	九　来朝。	十	十一 来朝。	十二	十三
齐	八	九　来朝。	十	十一 来朝。	十二	十三 薨。
吴	二	三	四	五	六　来朝。	七
淮南	三	四	五	六 来朝。	七	八
燕	二	三	四	五	六　来朝。	七
赵	淮阳王徙于赵，名友，元年，是为幽王。	二	三	四 来朝。	五	六
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淮阳	为郡。					
代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长沙	八	哀王回元年。[1]				

	188	187
	七	高后元年
楚	十四　来朝。	十五
鲁	初置鲁国。	四月(元)〔初〕王张偃元年。偃，高后外孙，故赵王敖子。
齐	哀王襄元年。[1]	二
吴	八　来朝。	九
淮南	九　来朝。	十
燕	八　来朝。	九
赵	七　来朝。	八
常山	初置常山国。	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梁	九　来朝。	十
吕	初置吕国。	四月辛卯，吕王台元年，薨。
淮阳	复置淮阳国。	四月辛卯，初王怀王强元年。强，惠帝子。
代	九	十
长沙	六	七

	186	185	184
	二	三	四
楚	十六	十七	十八
鲁	二	三	四
齐	三	四 来朝。	五
吴	十	十一	十二
淮南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	十	十一	十二
赵	九	十	十一
常山	七月癸巳，初王义元年。〔壹子〕哀王弟。义，孝惠子，故襄城侯，〔後〕立为帝。	二	五月丙辰，初王朝元年。朝，惠帝子，故轵侯。[14]
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吕	十一月癸亥，王吕嘉元年。嘉，肃王子。	二	三
淮阳	二	三	四
代	十一	十二	十三
长沙	恭王右元年。	二 来朝。	三

	183	182	181
	五	六	七
楚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鲁	五	六	七
齐	六	七	八
琅邪		初置琅邪国。	王泽元年。故营陵侯。
吴	十三	十四	十五
淮南	十四 来朝。	十五	十六
赵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吕产徙梁元年)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绝。
常山	二	三	四
梁	十四	十五	(十六) 徙王赵,自杀。王吕产元年。
吕	四	嘉废。七月丙辰,吕产元年。产,肃王弟,故洨侯。	吕产徙王梁。(七)〔二〕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淮阳	五 无嗣。	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帝子,故壶关侯。	二
代	十四	十五	十六
长沙	四	五	六

	180	179
	八	孝文(前)元年
楚	二十二	二十三
鲁	八	九 废为侯。
齐	九	十 薨。
城阳		初置城阳郡。
济北		初置济北。
琅邪	二	三 徙燕。
吴	十六	十七
淮南	十七	十八
燕	十月辛丑,初王吕通元年。肃王子,故东平侯。九月诛,国除。	十月庚戌,琅邪王泽徙燕元年。是为敬王。
赵	初王吕禄元年。吕后兄子,胡陵侯,诛,国除。	十月庚戌,赵王遂元年。幽王子。
河间		分为河间,都乐成。[16]
常山	五 非子,诛,国除为郡。	初置太原,都晋阳。[17]
梁	二 有罪,诛,为郡。	复置梁国。
吕	二	
淮阳	三 武诛,国除。	
代	十七	十八 为文帝。
长沙	七	八

	178	177	176
	二	三	四
楚	夷王郢元年	二	三
齐	文王则元年	二	三
城阳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章，悼惠王子，故朱虚侯。	二	共王喜元年。
济北	二月乙卯，王兴居元年。兴居，悼惠王子，故东牟侯。	为郡。	
琅邪	国除为郡。		
吴	十八	十九　来朝。	二十
淮南	十九	二十　来朝。	二十一
燕	二　薨。	康王嘉元年	二
赵	二	三	四
河间	二月乙卯，初王文王辟彊元年。辟彊，赵幽王子	二	三
太原	二月乙卯，初王参元年。参，文帝子。	二	三　更为代王。
梁	二月乙卯，初王怀王胜元年。胜，文帝子。	二	三
淮阳		复置淮阳国。	代王武徙淮阳三年。
代	二月乙卯，初王武元年。武，文帝子。	二　徙淮阳。	三　太原王参更号为代王三年。实居太原，是为孝王。
长沙	九	靖王著元年。	二

	175	174	173	172	171	170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楚	四 薨。	王戊元年。	二	三	四	五
齐	四	五	六	七 来朝。	八	九
城阳	二	三	四	五	六 来朝。	七
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淮南	二十二	二十三 王无道，迁蜀，死雍，为郡。				
燕	三	四	五	六 来朝。	七	八
赵	五	六	七 来朝。	八	九	十
河间	四	五	六	七 来朝。	八	九
梁	四	五	六 来朝。	七	八	九
淮阳	四	五	六 来朝。	七	八 来朝。	九
代	四	五	六 来朝。	七	八	九
长沙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来朝。

	169	168	167	166	165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楚	六	七	八 来朝。	九	十
衡山					初置衡山。
齐	十	十一 来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薨，无後。
城阳	八 徙淮南。为郡。属齐。				复置城阳国。
济北					复置济北国。
济南					分为济南国。
菑川					分为菑川，都剧。[1]
胶西					分为胶西，都宛。[2]
胶东					分为胶东，都即墨。[3]
吴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淮南		城阳王喜徙淮南元年	二	三	四 徙城阳。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来朝。	十三 来朝。
赵	十一	十二 来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河间	十	十一 来朝。	十二	十三 薨。	哀王福元年。薨，无後，国除为郡。
庐江					初置庐江国。[4]
梁	十 来朝。薨，无後。	十一 淮阳王武徙梁年，是为孝王。	十二	十三	十四 来朝。
淮阳	十 来朝。徙梁。为郡。				
代	十 来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长沙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164	163	162	161
	十六	後元年	二	三
楚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衡山	四月丙寅，王勃元年。淮南厉王子，故安阳侯。	二	三	四 。
齐	四月丙寅，孝王将闾元年。齐悼惠王子，故阳虚侯。	二	三	四　来朝
城阳	淮南王喜徙城阳十三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济北	四月丙寅，初王志元年。齐悼惠王子，故安都侯。	二	三	四　来朝。
济南	四月丙寅，初王辟光元年。齐悼惠王子，故扐侯。	二	三	四　来朝。
菑川	四月丙寅，初王贤元年。齐悼惠王子，故武城侯。	二	三	四
胶西	四月丙寅，初王卬元年。齐悼惠王子，故平昌侯。	二	三	四
胶东	四月丙寅，初王雄渠元年。齐悼惠王子，故白石侯。	二	三	四
吴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淮南	四月丙寅，王安元年。淮南厉王子，故阜陵侯。	二	三	四
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赵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河间				
庐江	四月丙寅，王赐元年。淮南厉王子，故阳周侯。	二	三	四
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来朝。
代	十五	十六	十七　薨。	恭王登元年
长沙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160	159	158	157	156
	四	五	六	七	孝景(前)元年。
楚	十五	十六　来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鲁					
衡山	五	六	七	八	九
齐	五	六		八	九
城阳	十七	十八　来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济北	五　来朝。	六	七	八	九
济南	五	六，来朝。	七	八	九
菑川	五	六	七	八	九
胶西	五	六　来朝。	七	八	九
胶东	五	六	七	八	九
吴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淮南	五	六	七　来朝。	八	九
燕	十八　来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赵	二十　来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河间					复置河间国。
广川					初置广川，都信都。
庐江	五	六	七	八	九
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临江					初置临江，都江(都)〔陵〕。
汝南					初置汝南国。
淮阳					(初)〔复〕置淮阳国。
代	二	三	四	五	六
长沙	十八	十九	二十　来朝。	二十一　来朝。薨，无後，国除。	复置长沙国。

	155	154
	二	三
楚	二十　来朝。	二十一　反，诛。
鲁	分楚复置鲁国。	六月乙亥，淮阳王徙鲁元年　。是为恭王。
衡山	十	十一
齐	十	十一
城阳	二十二	二十三
济北	十　来朝。	十一　徙菑川。
济南	十	十一　反，诛。为郡。
菑川	十	十一　反，诛。济北王志徙菑川十一年。是为懿王。
胶西	十	十一　反，诛。六月乙亥，于王端元年[42]。景帝子。
胶东	十	十一　反，诛。
吴	四十一	四十二　反，诛。
淮南	十	十一
燕	二十三	二十四
赵	二十五　来朝。	二十六　反，诛，为郡。
河间	三月甲寅，初王献王德元年。景帝子。	二　来朝。
广川	三月甲寅，王彭祖元年。景帝子。	二　来朝。
中山	初置中山，都卢奴。[43]	六月乙亥，靖王胜元年。景帝子。
庐江	十	十一
梁	二十四　来朝。	二十五　来朝。
临江	三月甲寅，初王阏于元年。景帝子。	二
汝南	三月甲寅，初王非元年。景帝子。	二
淮阳	三月甲寅，初王馀元年。景帝子。	徙鲁。为郡。
代	七	八
长沙	三月甲寅，定王发元年。景帝子。	二

	153	152	151
	四　四月己巳立太子[1]	五	六
楚	文王礼元年。元王子，故平陆侯。	二	三　来朝。薨。
鲁	二　来朝。	三	四
衡山	十二　徙济北。庐江王赐徙衡山(王)元年。	二	三
齐	懿王寿元年。	二　来朝。	三
城阳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济北	衡山王勃徙济北十二年。是为贞王。	十三　薨。	武王胡元年
菑川	十二	十三	十四
胶西	二	三	四
胶东	四月己巳，初王元年。是为孝武帝。	二	三
江都	初置江都。[1]六月乙亥，汝南王非为江都王元年。是为易王。[1]	二	三
淮南	十二	十三　来朝。	十四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薨。	王定国元年
赵		广川王彭祖徙赵四年。是为敬肃王。	五
河间	三	四	五
广川	三	四　徙赵，国除为信都郡。	
中山	二	三	四
庐江	十二　徙衡山，国除为郡。		
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临江	三　薨，无後，国除为郡。		复置临江国。
汝南	三　徙江都。		
代	九	十	十一
长沙	三	四	五　来朝。

	150	149	148
	七　十一月乙丑太子废	中元年	二
楚	安王道元年	二　来朝。	三
鲁	五	六　来朝。	七
衡山	四	五	六
齐	四	五	六
城阳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来朝。
济北	二	三	四
菑川	十五	十六　来朝。	十七　来朝。
胶西	五	六　来朝。	七
胶东	四　四月丁巳，为太子。	复置胶东国。	四月乙巳，初王康王寄元年。景帝子。
江都	四	五	六
淮南	十五	十六	十七
燕	二	三	四
赵	六	七	八　来朝。
河间	六	七	八　来朝。
广川		复置广川国。	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景帝子。
中山	五　来朝。	六	七
清河			初置清河，都（济）〔清〕阳。
梁	二十九　来朝。	三十	三十一　来朝。
临江	十一月乙丑，初王闵王荣元年。景帝太子，废。	二	三
代	十二	十三	十四
长沙	六　来朝。	七	八

	147	146	145
	三	四	五
楚	四	五	六 来朝。
鲁	八	九	十
衡山	七 来朝。	八	九
齐	七	八	九
城阳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济北	五	六	七
菑川	十八	十九	二十
胶西	八	九	十
胶东	二	三	四 来朝。
江都	七	八	九
淮南	十八	十九 来朝。	二十
燕	五 来朝。	六	七
赵	九	十	十一
河间	九	十	十一
广川	二	三	四
中山	八	九 来朝。	十
清河	三月丁巳，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二	三
常山		复置常山国。	(三)〔四〕月丁巳，初王宪王舜元年。孝景子。
梁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济川			分为济川国。
临江	四 坐侵庙壖垣为宫，自杀。国除为南郡。		分为济东国。
山阳			分为山阳国。
济阴			分为济阴国。
代	十五 来朝。	十六	十七
长沙	九	十 来朝。	十一 来朝。

	144	143	142	141	140
	六	後元年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楚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衡山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齐	十	十一	十二 来朝。	十三	十四
城阳	三十三　薨。	顷王延元年	二	三	四
济北	八	九	十　来朝。	十一	十二
菑川	二十一	二十二　来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胶西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胶东	五	六	七	八　来朝。	九
江都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淮南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燕	八	九　来朝。	十	十一	十二
赵	十二	十三　来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河间	十二	十三　来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广川	五	六	七	八	九
中山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清河	四	五	六	七	八
常山	二	三	四	五	六
梁	三十五　来朝。薨。	恭王买元年。孝王子。	二	三	四
济川	五月丙戌，初王明元年。梁孝王子。	二	三	四	五
济东	五月丙戌，初王彭离元年。梁孝王子。	二	三	四	五
山阳	五月丙戌，初王定元年。梁孝王子。	二	三	四	五
济阴	五月丙戌，初王不识元年。梁孝王子。	二　薨，无後，国除。			
代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长沙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39	138	137	136	135
	二	三	四	五	六
楚	十二　来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鲁	十六　来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衡山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城阳	五	六	七	八	九
济北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菑川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胶西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来朝。
胶东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江都	十五	十六	十七　来朝。	十八	十九
淮南	二十六　来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赵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来朝。
河间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广川	十	十一	十二	缪王元年	二
中山	十六	十七　来朝。	十八	十九	二十
清河	九　来朝。	十	十一	十二　薨，无後，国除为郡。	
常山	七	八	九　来朝。	十	十一
梁	五	六	七　薨。	平王襄元年。	二
济川	六	七　明杀中傅。废迁房陵。	为郡。		
济东	六	七	八	九	十
山阳	六	七	八	九　薨，无後，国除为郡。	十
代	二十三	二十四　来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长沙	十七	十八　来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134	133	132	131	130	129
	元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楚	十七	十八 来朝。	十九 来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薨。
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薨。
衡山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齐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卒。	厉王次昌元年	二	三
城阳	十　来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来朝。	十五
济北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菑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薨。	靖王建元年
胶西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胶东	十五　来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江都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淮南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	十八　来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赵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来朝。
河间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来朝。	恭王不害元年
广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中山	二十一	二十二 来朝。	二十三 来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常山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济东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来朝。	十五	十六
代	二十八	二十九	王义元年	二	三	四
长沙	二十二	二十三 来朝。	二十四 来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128	127	126	125	124
	元朔元年	二	三	四	五
楚	襄王注元年	二	三	四　来朝。	五
鲁	安王光元年	二	三	四	五
衡山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齐	四	五　薨，无後，国除为郡。			
城阳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济北	二十四　来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菑川	二	三	四	五	六
胶西	二十七	二十八　来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胶东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来朝。
江都	二十六	王建元年	二	三	四
淮南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安有罪，削国二县。
燕	二十四　坐禽兽行自杀，国除为郡。				
赵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河间	二	三	四　薨。	刚王堪元年	二
广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中山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来朝。	三十	三十一
常山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来朝。
梁	九	十　来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济东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来朝。	二十一
代	五	六	七	八	九
长沙	康王庸元年	二	三	四	五

	123	122	121
	六	元狩元年	二
楚	六	七	八
鲁	六	七	八　来朝。
衡山	三十一	三十二　反、自杀，国除。	
城阳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二十三
济北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菑川	七	八	九
胶西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胶东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江都	五	六	七　反，自杀，国除为广陵郡。
淮南	四十二	四十三　反，自杀。	置六安国，以故陈为都。七月丙子，初王恭王庆元年。胶东王子。
赵	三十三	三十四　来朝。	三十五
河间	三	四	五
广川	十四　来朝。	十五	十六
中山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常山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梁	十四	十五	十六
济东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代	十	十一	十二　来朝。
长沙	六	七	八　来朝。

	120	119	118	117
	三	四	五	六
楚	九	十　来朝。	十一	十二
鲁	九	十	十一	十二
齐			复置齐国。	四月乙巳，初王怀王闳元年。武帝子。
城阳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来朝。薨。	敬王义元年
济北	三十二　来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菑川	十	十一	十二　来朝。	十三
胶西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胶东	哀王贤元年	二	三	四
广陵			更为广陵国。	四月乙巳，初王胥元年。武帝子。
六安	二	三	四	五
燕			复置燕国。	四月乙巳，初王剌王旦元年。武帝子。
赵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河间	六	七	八	九　来朝。
广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中山	三十五　来朝。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常山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来朝。
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济东	二十五	二十六　来朝。	二十七	二十八
代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长沙	九	十	十一	十二

	116	115	114
	元鼎元年	二	三
楚	十三	十四　薨。	节王纯元年
鲁	十三	十四　来朝。	十五
泗水			初置泗水，都郯。[1]
齐	二	三	四
城阳	二	三	四
济北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菑川	十四	十五	十六
胶西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胶东	五	六	七
广陵	二	三	四
六安	六	七	八
燕	二	三	四
赵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河间	十	十一	十二　薨。
广川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中山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来朝。
清河			复置清河国。
常山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薨，子为王。
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济东	二十九　剽攻杀人，迁上庸，国为大河郡。		
代	十七	十八　来朝。	十九　徙清河，为太原郡。
长沙	十三	十四	十五　来朝。

	113	112	111	110
	四	五	六	元封元年
楚	二	三	四	五
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泗水	思王商元年　商，常山宪王子。	二	三	四
齐	五	六	七	八　薨，无後，国除为郡。
城阳	五	六	七	八　来朝。
济北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来朝。	四十二
菑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胶西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胶东	八	九	十	十一
广陵	五	六	七	八
六安	九	十	十一　来朝。	十二
燕	五	六	七	八
赵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河间	顷王授元年	二	三	四
广川	二十四	二十五　来朝。	二十六	二十七
中山	四十二　薨。	哀王昌元年。即年薨。	康王昆侈元年[illegible]。	二
清河	二十　代王义徙清河年，是为刚王。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真定	更为真定国。顷王平元年。常山宪王子。	二	三	四　来朝。
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长沙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109	108	107	106	105
	二	三	四	五	六
楚	六	七	八	九	十
鲁	二十	二十一　来朝。	二十二	二十三　朝泰山。	二十四
泗水	五	六	七	八	九
城阳	九　薨。	慧王武元年	二	三	四
济北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朝泰山。	四十七
菑川	顷王遗元年[39]	二	三	四	五
胶西	四十六	四十七　薨，无後，国除。			
胶东	十二	十三	十四	戴王通平元年	二
广陵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赵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河间	五	六	七	八	九
广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中山	三	四	五六	七	八
清河	二十四	二十五　来朝。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真定	五	六	七	八	九　来朝。
梁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长沙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04	103	102	101
	太初元年	二	三	四
楚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鲁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泗水	十　薨。	哀王安世元年。即戴王贺元年。[1]安世子。	二	三
城阳	五	六	七（薨）	（荒王贺元年）
济北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菑川	六	七	八	九
胶东	三	四	五	六
广陵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安	十八　来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赵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河间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广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中山	八	九　来朝。	十	十一
清河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真定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梁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来朝。
长沙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来朝。

【注释】

①楚：高祖五年，封韩信为楚王。六年，以弟刘交为楚王。

②齐：高祖四年，封韩信为齐王。六年，以子刘肥为齐王。

③荆：高祖六年，封刘贾为荆王。十一年，贾为英布所杀。其年以其地为吴国，封兄子刘濞为王。

④淮南：高祖四年，封英布为淮南王。十一年布反被诛，立子刘长为淮南王。

⑤燕：高祖五年，封卢绾为燕王。十一年卢绾亡入匈奴。十二年，立子刘建为燕王。

⑥赵：高祖四年，封张耳为赵王。其年耳死。五年，耳子敖立为赵王。八年，敖废为宣平侯。九年，立子刘如意为赵王。

⑦梁：高祖五年，封彭越为梁王。十一年，彭越反，被诛。十二年，立子刘恢为梁王。

⑧淮阳：高祖十一年，封子刘友为淮阳王。其后二年，地为郡。高后元年复为国，封惠帝子刘强。

⑨代：高祖二年，封韩王信为代王。五年，信降匈奴。十一年，立子刘恒为代王。

⑩长沙：高祖五年，吴芮死。六年，其子成王臣立为王。

⑪淮阳：应为"睢阳"。

⑫韩信：汉初常见二"韩信"名。其一王齐、王楚者为三杰之一的韩信，后贬为淮阴侯；其一即此六国诸侯后故韩襄王仓庶孙之韩信，一般书写为"韩王信"。

⑬哀王回：成王吴臣之子。

⑭哀王襄：悼惠王刘肥之子。

⑮轵(zhǐ)：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县南。《史记索隐》轵县在河内。后文帝以封舅薄昭。

⑯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

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⑱剧：在今山东昌乐西北。

⑲宛：《史记集解》徐广曰："乐安有宛县。"据《史记志疑》考证，宛，当作"高苑"或作"高宛"，宛与苑同。此脱一"高"字。地在今山东淄博市西北。梁玉绳云："宣帝改胶西为高密，安知不徙都。且胶西之都高宛，《水经注》凿凿言之，而《汉志》据最后平帝元始为说，统西汉二百年，其间郡县之割隶移属，不可指数，安得据宣帝时之高密以概文帝时之胶西。"《史记会注考证》宛当作高宛，《集解》同。

⑳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㉑庐江国：都舒，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㉒信都：在今河北冀县。

㉓江陵：在今湖北江陵县。

㉔卢奴：在今河北定县。

㉕于王：《史记索隐》引《谥法》能优其德曰于。

㉖太子：此指景帝栗姬所生之长子荣，后被废，故称"栗太子"。

㉗江都：封国名，都江都，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

㉘易王：《史记索隐》引《谥法》好更故旧为易也。

㉙清阳：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㉚壖(ruán)垣：庙境外之空隙地。壖，同堧，余地，隙地。垣，堧之内外墙均称垣。

㉛缪王：惠王越之子，名齐，立四十五年，以征和元年乙丑有罪病死，谥曰缪。《谥法》名与实乖曰缪；又，伤人蔽贤曰缪。

㉜剌王：《史记索隐》引《谥法》暴慢无亲曰剌。

㉝都郯：当为"都凌"。凌，在今江苏泗阳县西北。《史记志疑》郯为东海郡治，何以为王都？疑当作"凌"。

㉞康王：《史记志疑》云《汉表》是"糠"也。师古曰"糠，恶谥也，好乐怠政曰糠"。考《周书·谥法解》作"凶年无谷曰糠"。

㉟顷王遗：《史记索隐》济南王辟光之孙也。

㊱戴王贺：《史记索隐》广川惠王子也。

史记全译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题解】

表序论古代所封之功臣侯国，有的存在时间竟达千余岁，而汉兴以后，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到武帝太初时仅一百余年，所存之侯只有五人，比较起来变化巨大。推其原因主要是在诸侯国自身方面，古之诸侯能笃于仁义，奉上法，故可自全以蕃卫天子；汉之诸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就出现了“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的现象，而不能“兢兢于当世之禁”，触犯了法律而亡国。但是汉代也有诸侯国自身以外的因素起作用，那就是法网亦比古代更加严密了。这种朝廷方面的“失”策，实际是有意用来对付侯国的，司马迁对此有微意，故言“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以见汉武兴之由己，废之由己，总“以成功为统纪”的用心。

表体设计较前五表是一大变化，更是一大创造。“国经而年纬”，以所封国之“国名”为经，可以包罗无穷；以侯功，高祖、孝惠、高后、孝文、孝景、武帝的年号，侯第诸项为纬，可以见封国的缘由，历时的变迁及其始功之次第。其创造性主要表现在纬属所列各帝在位年数的十二、七、八、一十三、十六，以及三十六和十八这些数目字上，各侯国的变化都可以在这些数目字的分析上表现得清楚明确。故本表依经系查考，则某帝时诸国的存亡废立一无所遗；依纬系视之，则一国在汉代的前后更迭清晰无误。司马迁创表的功效，后代学者甚为称赞。

【原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

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①]。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②]。"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③]。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④]！《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⑤]。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⑥]？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⑦]。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⑧]。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⑨]。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⑩]。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⑪]。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⑫]。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⑬]。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⑭]？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⑮]？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⑯]。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注释】

①品：品类，等级。勋、劳、功、伐、阅，是五个等级。 宗庙：指帝王基业。社稷：代指国家。 伐：亦作"阀"，功绩。 阅：资历。

②封爵之誓：《史记志疑》谓："《困学纪闻》十二引《楚汉春秋》云高祖封侯，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下二语迥异，陆贾在高帝时亲见，必得其真，《史》、《汉》所载，盖吕后更之。"所以，这条誓词是经过吕后修改的，她去掉了"汉有宗庙"的关键语句。 带：衣带。 厉：同"砺"，砥石。

③根本:指受封侯国的基础。 枝叶:指袭爵的子孙。 陵夷:颓败。

④高祖侯功臣:指记录刘邦给功臣封侯的簿籍。 首封:第一次分封,最先分封。 失:失算。

⑤"协和万国":《尚书·尧典》原文作"协和万邦",因避刘邦讳,改"邦"为"国"。意为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万国,指众氏族。 数千岁:指尧时的诸侯国经过夏商两朝,有的存在有几千年。是说延续时间之长。

⑥蕃卫:屏障捍卫。蕃,同"藩",篱笆。 笃:忠诚,笃重。

⑦百有余人:《史记索隐》案:下文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

⑧十二三:是说十分中只存在二、三分。

⑨息:繁育,增长。 萧、曹、绛、灌:指萧何、曹参、周勃、灌婴。 自倍:比初封时的户数增加了一倍。

⑩溢:满、越。 淫嬖:邪恶放荡。

⑪见侯五:《史记正义》谓平阳侯曹宗、曲周侯郦终根、阳阿侯齐仁、戴侯秘蒙、谷陵侯冯偃也。然查表,应有江邹侯靳石,而谷陵侯冯偃,建元四年袭封,何时国除,《史》、《汉》均失载。又,《史记志疑》以为"五"当作"六"。 见:同"现"。 秏:同"耗"。尽,无。

⑫罔:同"网"。法网。 少:稍微,略为。 密:严苛。 禁:禁令。

⑬志:同"诔"。志识。 自镜:自我借鉴。

⑭统纪:准则,纲领。 绲(gǔn):约束。

⑮"得失之林"句:《史记索隐》言观今人臣所以得尊宠者必由忠厚,被废辱者亦由骄淫,是言见在兴废亦当代得失之林也。 旧闻:指上文提及的夏商周时诸侯长存的事例。

⑯谨:谨敬,严肃。 疑者阙之:史事疑惑时就缺载,不主观臆补,与"疑者传疑"为同一求实的正确态度。

【译文】

太史公说:古时候给君主的臣下论功分五种品类,用德行辅佐建立宗庙安定社稷的叫做勋;用思想言论辅佐的叫做劳;用武力攻战辅佐的叫做功;能够帮助明确礼仪规范等级的叫做伐;长年累月

忠诚尽心的叫做阅。封爵时候的誓词说："即使黄河细得像衣带，泰山小得像砺石，只要国家永远安宁，福泽就会施给你的后代。"开始的时候没有不是想利用封侯来强固根本的，但以后这些枝叶也就逐渐衰颓微弱了。

我读到高祖封侯功臣的档案，考察他给第一个人封侯的时候，就已经失算的原因，说：和平常听到的完全不同呀！《尚书》上说"要使所有的邦国都和协"，延续到夏代、商代，有的侯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大概周代所封的八百个侯国，幽王、厉王以后，在《春秋》中还可以见到。《尚书》中记载有唐、虞时代的侯伯，经历三代有一千多年，自己一直保全着并能藩辅护卫天子，难道不是他们在仁义方面非常笃重，奉守天子的法制规范吗？汉代兴起，功臣受到封侯的有一百多人。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大城名都由于战乱人众流散逃亡，户口能够计数的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二、三，因此大的封侯也不过有一万家，小的封侯就只有五六百户。后来经过几代的休养生息，民众都回归到了乡里，户口也更加繁息，像萧何、曹参、绛侯周勃、灌婴这一类侯家有的达到了四万户，小的侯家也比初封时候户数增加了一倍，富足丰厚的程度也像这样。子孙们就骄纵越轨了，忘记了他们先代的创业艰难，淫逸邪僻。直到武帝太初时候为止一百年间受封的，现在只有五个侯家还存在，其余的都因为犯法而丧失了生命亡掉了封地，完全耗尽了。天子的法网也是稍微严密了些，然而都是自身没有兢兢业业地对待当时的国家禁令呀。

处在当今的时代，记载古代的道义，是想作为一种借鉴的手段来考察当代的存亡，但是情况未必完全相同。做帝王的人各自采取不同的礼制来实现不同的任务，总之是要拿事业的成功作纲纪，难道可以用一种政策模式进行约束吗？观察当今的人臣为什么有些人受到尊敬宠爱和为什么又有些人受到废弃屈辱，也可以看到当代社会政治上成功失败的大量事例，何必一定去寻找古时的闻见？于是谨敬地叙述事情的始终，表列他们的事迹文字，有些事不能完

全了解它的本末；事实明确的就都著述下来，有疑惑的就让他空缺。以后有君子，想推展开来加以论列，就可以凭借这个表进行观览了。

国　名[1]	平　　阳[5]	信　　武[8]	清　　阳[6]
侯　功[2]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侯。[6]以将军入汉，以左丞相出征齐、魏，以右丞相为平阳侯，万六百户。	以中涓从起宛、朐。入汉，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羽，别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户。以车骑将军攻黥布、陈豨。	以中涓从起丰，至霸上，为骑郎将。入汉，以将军击项羽功，侯，三千一百户。
高　祖十　二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参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肃侯靳歙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定侯王吸元年。[10]
孝惠七	五　其二年为相国。 二　六年十月，靖侯窋元年。	七	七
高后八	八	五 三　六年，夷侯亭元年。	八
孝　文二十三	十九 四　後四年，简侯奇元年。	十八 後三年，侯亭坐事国人过律，夺侯，国除。	七　元年，哀侯强元年。 十六　八年，孝侯伉元年。
孝　景十　六	三 十三　四年，夷侯时元年。		四 十二　五年，哀侯不害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3]	十 十六[7]　元光五年，恭侯襄元年。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不害薨，无後，国除。
侯　第[4]	二	十一	十四

国名	汝阴[11]	阳陵[12]	广严[13]
侯功	以令史从降沛，为太仆，常奉车，为滕公，竟定天下，入汉中，全孝惠、鲁元，侯，六千九百户。常为太仆。	以舍人从起横阳，至霸上，为（魏）〔骑〕将，入汉，定三秦，属淮阴，定齐，为齐丞相，侯，二千六百户。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为连敖。入汉，以骑将定燕、赵，得将军，侯，二千二百户。
高祖十二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文侯夏侯婴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景侯傅宽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壮侯召欧元年。
孝惠七	七	五 二　六年，（随）顷侯靖元年。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八 七　九年，夷侯灶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赐元年。	十四 九　十五年，恭侯则元年。	一 九[14]　二年，戴侯胜元年。 十三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至後七年嘉薨，无後，国除。
孝景十六	十六	三　前四年， 十三　侯偃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七　元光二年，侯颇元年。 十九　元鼎二年，侯颇坐尚公主，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	十八 元狩元年，偃坐与淮南王谋反，国除。	
侯第	八	十	二十八

国名	广平[16]	博阳[17]	曲逆[20]
侯功	以舍人从起丰，至霸上，为郎中；以将军击项羽、钟离昧功，侯，四千五百户。	以舍人从起砀，以刺客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荥阳，绝甬道，击杀追卒功，侯。	以故楚都尉，汉王二年初从修武，为都尉，迁为护军中尉；出六奇计，定天下，侯，五千户。
高祖十二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敬侯薛欧元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壮侯陈濞元年。[18]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献侯陈平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七　其五年，为左丞相。
高后八	八　元年，靖侯山元年。	八	八　其元年，徙为右丞相；後专为丞相，相孝文二年。
孝文二十三	十八 五　後三年，侯泽元年。	十八 五　後三年，侯始元年。	二 二　三年，恭侯买元年。 十九　五年，简侯悝元年。
孝景十六	八 中二年，有罪，绝。 平棘[19]　中五年，复封节侯泽元年。 五	四　前五年，侯始有罪，国除。 塞[19]　中五年，复封始。後元年，始有罪，国除。 二	四 十二　五年，侯何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五　其十年，为丞相。 三　元朔四年，侯穰元年。元狩元年，穰受淮南王财物，称臣，在赦前，诏问谩罪，国除。		十 元光五年，侯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侯第	十五	十九	四十七

国名	堂邑[21]	周吕[22]	建成[23]
侯功	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一年。	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高祖十二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安侯陈婴元年。	三　六年正月丙戌，令武侯吕泽元年。[24] 四　九年，子台封鄜侯元年。[25]	七　六年正月丙戌，康侯释之元年。
孝惠七	七	七（有罪）	二 五　三年，侯则元年，有罪。
高后八	四 四　五年，恭侯禄元年。	〔元年，侯台为吕王，国除。〕	胡陵[26]　元年，五月丙 七　寅，封则弟大中大夫吕禄元年。（八）〔七〕年，禄为赵王，国除。追尊康侯为昭王，禄以赵王谋为不善，大臣诛禄，遂灭吕。
孝文二十三	二 二十一　三年，夷侯午元年。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一　元光六年，季须元年。 十三　元鼎元年，侯须坐母长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		
侯第	八十六		

国名	留[23]	射阳[24]	酂[25]
侯功	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之郄，为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	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羽有郄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	以客初起从入汉，为丞相，备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上定诸侯，为法令，立宗庙，侯，八千户。
高祖十二	七　六年正月丙午，文成侯张良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项缠元年。赐姓刘氏。	七　六年正月丙午，文终侯萧何元年。元年，为丞相；九年，为相国。
孝惠七	七	二　三年，侯缠卒，嗣子睢有罪，国除。	二 五　三年，哀侯禄元年。
高后八	二 六　三年，不疑元年。		一 七　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禄弟。
孝文二十三	四　五年侯不疑坐与门大夫谋杀故楚内史，当死，赎为城旦，国除。		筑阳[26]　元年，同有罪， 十九　封何小子延元年。 一　後四年，炀侯遗元年。 三　後五年，侯则元年。
孝景十六			一　有罪。 武阳[27] 七　前二年，封炀侯弟幽侯嘉元年。 八　中二年，侯胜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　元朔二年，侯胜坐不敬，绝。 三　元狩三年，封何〔曾〕孙恭侯庆元年。 酂[28] 三　元狩六年，侯寿成元年。 十　元封四年，寿成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侯第	六十二		一

国名	曲周[23]	绛[24]
侯功	以将军从起岐，攻长社以南，别定汉中及蜀，定三秦，击项羽，侯，四千八百户。	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为侯。定三秦，食邑，为将军。入汉，定陇西，击项羽，守峣关，定泗水、东海。八千一百户。
高祖十二	七　六年正月丙午，景侯郦商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周勃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其四年为太尉。 八
孝文二十三	元年，侯寄元年。 二十三	十一　元年，为右丞相。三年，免。复为丞相。 六　十二年，侯胜之元年。 条[25] 六　後二年，封勃子亚夫元年。
孝景十六	九　有罪。 缪[26] 七　中三年，封商他子靖侯坚元年。	十三　其三年，为太尉；七〔年〕为丞相。有罪，国除。 平曲[27] 三　後元年，封勃子恭侯坚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九　元光四年，康侯遂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宗元年。 十一　元鼎二年，侯终根元年。 二十八　後元二年，侯终根坐咒诅诛，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建德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建德坐酎金，国除。
侯第	六	四

国名	舞阳	颍阴	汾阴
侯功	以舍人起沛，从至霸上，为侯。入汉，定三秦，为将军，击项籍，再益封。从破燕，执韩信。侯，五千户。	以中涓从起砀，至霸上，为昌文君。入汉，定三秦，食邑。以车骑将军属淮阴，定齐、淮南及下邑，杀项籍，侯，五千户。	初起以职志击破秦。入汉，出关，以内史坚守敖仓，以御史大夫定诸侯，比清阳侯，二千八百户。
高祖十二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樊哙元年。 其七年，为将军、相国三月。	七　六年正月丙午，懿侯灌婴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悼侯周昌元年。
孝惠七	六 一　七年，侯伉元年。吕须子。	七	三 建平 四　四年，哀侯开方元年。
高后八	八　坐吕氏诛，族。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元年，封樊哙子荒侯市人元年。 二十三	四　其一，为太尉；三，为丞相。 十九　五年，平侯何元年。	四　前五年，侯意元年。 十三　有罪，绝。
孝景十六	六　七年，侯它广元年。 六　中(五)〔六〕年，侯它广非市人子，国除。	九 七　中三年，侯强元年。	安阳 八　中二年，封昌孙左车。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六　有罪，绝。 九　元光二年，封婴孙贤为临汝侯，侯贤元年。元朔五年，侯贤行赇罪，国除。	建元元年，有罪，国除。
侯第	五	九	十六

国名	梁邹[49]	成[47]	蓼[48]
侯功	兵初起，以谒者从击破秦。入汉，以将军击定诸侯功，比博阳侯，二千八百户。	兵初起，以舍人从击秦，为都尉；入汉，定三秦。出关，以将军定诸侯功，比厌次侯，二千八百户。	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为将军。三以都尉击项羽，属韩信，功侯。
高祖十二	七 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50]	七 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藂元年。
孝惠七	四 三 五年，侯最元年。	元年，康侯赤元年。 七	七
吕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八 十五 九年，侯臧元年。
孝景十六	十六	六 有罪，绝。 节氏[51] 五 中五年，复封康侯赤元年。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	六 元光元年，顷侯婴齐元年。 三 元光四年，侯山柎元年。 二十 元鼎五年，侯山柎坐酎金，国除。	三 建元四年，恭侯(霸)〔罢〕军元年。 五 元光三年，侯朝元年。 十二 元狩三年，侯朝为济南太守，与成阳王女通，不敬，国除。	十四 元朔三年，侯臧坐为太常，南陵桥坏，衣冠车不得度，国除。
侯第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国名	费[32]	阳夏[33]	隆虑[34]
侯功	以舍人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用都尉属韩信，击项羽有功，为将军。定会稽、浙江、湖阳，侯。	以特将将卒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侯。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豨为阳夏侯。	以卒从起砀，以连敖入汉，以长铍都尉击项羽，有功，侯。
高祖十二	七 六年正月丙午，圉侯陈贺元年。[35]	五 六年，正月丙午，侯陈豨元年。 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汉使召豨，豨反，以其兵与王黄等略代，自立为(燕)〔王〕。汉杀豨灵丘。	七 六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灶元年。[36]
孝惠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元年，共侯常元年。 二十三		十七 六 後二年，侯通元年。
孝景十六	一 二年，侯偃元年。 八 中六年，封贺子侯最元年。 巢[37] 四 後三年，最薨，无後，国除。		七 中元年，侯通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三十四

国名	阳都[29]	新阳[30]	东武[31]
侯功	以赵将从起鄴。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将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以汉五年用左令尹初从，功比堂邑侯，千户。	以户卫起薛，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入汉，为越将军，定三秦。[32]以都尉坚守敖仓，为将军，破籍军，功侯，二千户。
高祖十二	七　六年正月戊申，敬侯丁复元年。	七　六年正月壬子，胡侯吕清元年。	七　六年正月戊午，贞侯郭蒙元年。
孝惠七	七	三 四　四年，顷侯(世)〔臣〕元年。	七
高后八	五 三　六年，趮侯宁元年。[33]	八	五 三　六年，侯它元年。
孝文二十三	九 十四　十年，侯安成元年。	六 二　七年，怀侯义元年。 十五　九年，惠侯它元年。	二十三
孝景十六	一 二年，侯安成有罪，国除。	四 五　五年，恭侯善元年。 七　中三年，侯谭元年。	五 六年，侯它弃市，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谭坐酎金，国除。	
侯第	十七	八十一	四十一

国名	汁方[1]	棘蒲[2]	都昌[3]
侯功	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侯，二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4]齿故沛豪，有力，与上有郄，故晚从。	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既，功侯。[5]	以舍人前元年从起沛，以骑队(卒)〔率〕先降翟王，虏章邯，功侯。
高祖十二	七 六年三月戊子，肃侯雍齿元年。	六年三月丙申，刚侯陈武元年。 七	七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朱轸元年。
孝惠七	二 五 三年，荒侯巨元年。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元年，刚侯率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十六 後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後，国除。	七 十六 八年，夷侯诎元年。
孝景十六	二 十 四 三年，侯野元年。 中六年，终侯桓元年。		二 元年，恭侯偃元年。 五 三年，侯辟彊元年。 中元年，辟彊薨，无後，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八 元鼎五年，终侯桓坐酎金，国除。		
侯第	五十七	十三	二十三

国名	武强[68]	贳[70]	海阳[72]
侯功	以舍人从至霸上，以骑将入汉。还击项羽，属丞相宁，功侯，用将军击黥布，侯。[69]	以越户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千六百户，功比台侯。	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八百户。
高祖十二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庄不识元年。 七	二　六年，三月庚子，齐侯吕元年。[71] 五　八年，恭侯方山元年。	六年三月庚子，齐信侯摇毋馀元年。[73] 七
孝惠七	七	七	二 五　三年，哀侯招攘元年。[74]
高后八	六 二　七年，简侯婴元年。	八	四 四　五年，康侯建元年。
孝文二十三	十七 六　後二年，侯青翟元年。	二[75]　元年，炀侯赤元年。 十二　十二年，康侯遗元年。	二十三
孝景十六	十六	十六	三　四年，哀侯省元年。 十　中六年，侯省薨，无後，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青翟坐为丞相与长史朱买臣等逮御史大夫汤不直，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倩元年。 八　元鼎元年，侯倩坐杀人弃市，国除。	
侯第	三十三	三十六	三十七

国名	南安[74]	肥如[76]	曲城[77]
侯功	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以亚将破臧荼，侯，九百户。[75]	以魏太仆三年初从，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侯，千户。	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至霸上，为执珪，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功侯，四千户。为将军，击燕、代，拔之。
高祖十二	七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宣虎元年。	七　六年三月庚子，敬侯蔡寅元年。	七　六年三月庚子，圉侯蛊逢元年。[78]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八 十一　九年，共侯戎元年。 四　後四年，侯千秋元年。	二 十四　三年，庄侯成元年。 七　後元年，侯奴元年。	八　元年，侯捷元年。有罪，绝。 五　後三年，复封恭侯捷元年。
孝景十六	七　中元年，千秋坐伤人，免。	元年，侯奴薨，无後，国除。	十三　有罪，绝。 垣[79] 五　中五年，复封恭侯捷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一　建元二年，侯皋柔元年。[80] 二十五　元鼎三年，侯皋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
侯第	六十三	六十六	十八

国名	河阳[31]	淮阴[32]	芒[33]
侯功	以卒前元年起砀从。以二队将入汉，击项羽，身得郎将处，功侯。以丞相定齐地。	兵初起，以卒从项梁。梁死属项羽为郎中，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典客，萧何言为大将军。别定魏、齐，为王，徙楚。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	以门尉前元年初起砀，至霸上，为武定君，入汉，还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
高祖十二	六年三月庚子，庄侯陈涓元年。 七	五　六年四月，侯韩信元年。[34] 十一年，信谋反关中，吕后诛信，夷三族，国除。	三　六年，侯昭元年。[35]九年，侯昭有罪，国除。
孝惠七	七		
高后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三　元年，侯信元年。 四年，侯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夺侯，国除。		
孝景十六			张　孝景三年，昭 十一　以故芒侯将兵从太尉亚夫击吴楚有功，复侯。 三　後元年三月，侯申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七 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宫公主不敬，国除。
侯第	二十九		

国名	故市[1]	柳丘[2]	魏其[3]
侯功	以执盾初起，入汉，为河上守，迁为假相，击项羽，侯，千户，功比平定侯。	以连敖从起薛，以二队将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籍军，为将军，侯，千户。	以舍人从沛，以郎中入汉，为周信侯，定三秦，迁为郎中骑将，破籍东城，侯，千户。
高祖十二	三 六年四月癸未，侯阎泽赤元年。 四 九年，夷侯毋害元年。	七 六年六月丁亥，齐侯戎赐元年。	七 六年六月丁亥，庄侯周定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四 四 五年，定侯安国元年。	四 四 五年，侯间元年。
孝文二十三	十九 四 後四年，戴侯续元年。	二十三	
孝景十六	四 十二 孝景五年，侯穀嗣。	三 四年，敬侯嘉成元年。 十 後元年，侯角嗣，有罪，国除。	二 前三年，侯间反，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穀坐酎金，国除。		
侯第	五十五	二十六	四十四

国名	祁[10]	平[11]	鲁[12]
侯功	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以连敖击项籍，汉王败走，贺方将军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祁）“子留彭城，（军）〔用〕执圭东击羽，急绝其近壁。”侯，千四百户。	兵初起，以舍人从击秦，以郎中入汉，以将军定诸侯，守洛阳，功侯，比费侯贺，千三百户。	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中。入汉，以将军从定诸侯，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事，母代侯。[13]
高祖十二	六年六月丁亥，榖侯缯贺元年。 七	六 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 一 十二年，靖侯奴元年。	六年中，母侯疵元年。 七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四 五年，母侯疵薨，无後，国除。
孝文二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二年，顷侯湖元年。	十五 八 十六年，侯执元年。	
孝景十六	五 十一 六年，侯它元年。	十一 中五年，侯执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八 元光二年，侯它坐从射擅罢，不敬，国除。		
侯第	五十一	三十二	七

国名	故城	任	棘丘
侯功	兵初起，以谒者从。入汉，以将军击诸侯，以右丞相备守淮阳功，比厌次侯，二千户。	以骑都尉汉五年从起东垣，击燕、代，属雍齿，有功，侯。为车骑将军。	以执盾队史前元年从起砀，破秦；以治粟内史入汉，以上郡守击定西魏地，功侯。
高祖十二	六年中，庄侯尹恢元年。 七	六年，侯张越元年。 七	六年，侯襄元年。 七
孝惠七	二 五　三年，侯开方元年。	七	七
高后八	二 三年，侯方夺侯，为关内侯。	二 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为庶人，国除。	四 四年，侯襄夺侯，为士伍，国除。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二十六		

国名	阿陵[16]	昌武[19]	高苑[20]
侯功	以连敖前元年从起单父，以塞疏入汉。[17]	初起以舍人从。以郎中入汉，定三秦，以郎中将击诸侯，侯，九百八十户，比魏其侯。	初起以舍人从。入汉，定三秦。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户，比斥丘侯。
高祖十二	六年七月庚寅，顷侯郭亭元年。 七	六年七月庚寅，靖信侯单宁元年。 七	六年七月戊戌，制侯丙倩元年。 七
孝惠七	七	五 二　六年，夷侯如意元年。	元年，简侯得元年。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二 二十一　三年，惠侯欧元年。	二十三	十五 八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孝景十六	一 八　前二年，侯胜客元年。有罪，绝。 南[18]　中六年，靖侯延居元年。 四	十 六　中四年，康侯贾成元年。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一　元光六年，侯则元年。 十七　元鼎五年，侯则坐酎金，国除。	十　元光五年，侯得元年。 四　元朔三年，侯得坐伤人二旬内死，弃市，国除。	二　建元二年，侯信元年。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属车间，夺侯，国除。
侯第	二十七	四十五	四十一

国名	宣曲[69]	绛阳[70]	东茅[71]
侯功	以卒从起留，以骑将入汉，定三秦，破籍军荥阳，为郎骑〔将〕，破钟离昧军固陵，侯，六百七十户。	以越将从起留，入汉，定三秦，击臧荼，侯，七百四十户。从攻马邑及布。	以舍人从〔起〕砀，至霸上，以二队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破臧荼，侯。捕韩信，为将军，益邑千户。
高祖十二	六年七月戊戌，齐侯丁义元年。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齐侯华无害元年。 七	六年八月丙辰，敬侯刘钊元年。 七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 十三　十一年，侯通元年。	三 十六　四年，恭侯勃齐元年。 四　後四年，侯禄元年。	二　三年，侯吉元年。 十三　十六年，侯吉夺爵，国除。
孝景十六	四　有罪，除。 发娄[72]　中五年，复封侯通元年。 中六年，侯通有罪，国除。	三 （前）四年，侯禄坐出界，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四十三	四十六	四十八

国名	斥丘[66]	台[68]	安国[70]
侯功	以舍人从起丰。以左司马入汉。以亚将攻籍，克敌，为东郡都尉，击破籍武城，〔侯〕，为汉中尉，击布，为斥丘侯，千户。[67]	以舍人从起砀。用队率入汉。以都尉击籍。籍死，转击临江，属将军贾，功侯。以将军击燕。	以客从起丰。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入汉，守丰。上东，因从战不利，奉孝惠、鲁元出（淮）〔睢〕水中，及坚守丰，（于）〔封〕雍侯，五千户。
高祖十二	六年八月丙辰，懿侯唐厉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定侯戴野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武侯王陵元年。定侯安国。 七
孝惠七	七	七	其六年，为右丞相。 七
高后八	八	八	七 一　八年，哀侯忌元年。
孝文二十三	八 十三　九年，恭侯鼂元年。 二　後六年，侯贤元年。	三 二十　四年，侯才元年。	二十三　元年，终侯游元年。
孝景十六	十六	二 三年，侯才反，国除。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尊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国除。		二十　建元元年三月，安侯辟方元年。 八　元狩三年，侯定元年。元鼎五年，侯定坐酎金，国除。
侯第	四十	三十五	十二

国名	乐成[10]	辟阳[11]	安平[13]
侯功	以中涓从起砀中，为骑将，入汉，定三秦，侯。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更为乐成侯，千户。	以舍人初起，侍吕后、孝惠沛三岁十月，吕后入楚，食其从一岁，侯。[12]	以谒者汉王三年初从，定诸侯，有功(秋)〔秩〕，举萧何，功侯，二千户。
高祖十二	六年八月甲子，节侯丁礼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幽侯审食其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敬侯谔千秋元年。 七
孝惠七	七	七	二 五　孝惠三年，简侯嘉元年。
高后八	八	八	七 一　八年，顷侯应元年。
孝文二十三	四 十八　五年，夷侯马从元年。 一　後七年，武侯客元年。	三 二十　四年，侯平元年。	十三 十　十四年，炀侯寄元年。
孝景十六	十六	二 三年，平坐反，国除。	十五 一　後三年，侯但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义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义坐言五利侯不道，弃市，国除。		十八 元狩元年，坐与淮南王女陵通，遗淮南书称臣尽力。弃市，国除。
侯第	四十二	五十九	六十一

国名	蒯成[14]	北平[16]	高胡[17]
侯功	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侯。入汉，定三秦，食邑池阳。击项羽军荥阳，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军襄国。楚汉约分鸿沟，以緤为信，战不利，不敢离上，侯，三千三百户。[15]	以客从起阳武，至霸上，为常山守，得陈馀，为代相，徙赵相，侯。为计相四岁，淮南相十四岁。千三百户。	以卒从起杠里。入汉，以都尉击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户。
高祖十二	六年八月甲子，尊侯周緤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成。 七	六年八月丁丑，文侯张仓元年。 七	六年中，侯陈夫乞元年。 七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五 緤薨，子昌代。有罪，绝，国除。	二十三　其四为丞相，五岁罢。	四 五年，殇侯程嗣。薨，无後，国除。
孝景十六	郸一　中元年，封緤子康侯应元年。 八　中二年，侯中居元年。	五 八　六年，康侯奉元年。 三　後元年，侯预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六 元鼎三年，居坐为太常有罪，国除。	四 建元五年，侯预坐临诸侯丧後，不敬，国除。	
侯第	二十二	六十五	八十二

国名	厌次[12]	平皋[13]	复阳[14]
侯功	以慎将前元年从起留，入汉，以都尉守广武，功侯。	项它，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赐姓为刘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户。	以卒从起薛，以将军入汉，以右司马击项籍，侯，千户。
高祖十二	六年中，侯元顷元年。 七	七年十月癸亥，炀侯刘它元年。 六	七年十月甲子，刚侯陈胥元年。 六
孝惠七	七	四 三 五年，恭侯远元年。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五 元年，侯贺元年。 六年，侯贺谋反，国除。	二十三	十 十三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
孝景十六		十六 元年，节侯光元年。	五 十一 六年，康侯拾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八 建元元年，侯胜元年。 元鼎五年，侯胜坐酎金，国除。	十二 元朔元年，侯强元年。 七 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国除。
侯第	二十四	百二十一	四十九

国名	阳河[13]	朝阳[24]	棘阳[25]
侯功	以中谒者从入汉，以郎中骑从定诸侯，侯，五百户，功比高胡侯。	以舍人从起薛，以连敖入汉，以都尉击项羽，後攻韩王信，侯，千户。	以卒从起胡陵。入汉，以郎将迎左丞相军以击（诸侯）〔项籍〕，侯，千户。
高祖十二	三 七年十月甲子，齐哀侯元年。[12] 三 十年，侯安国元年。	七年三月（丙）〔壬〕寅，齐侯华寄元年。 六	七年七月丙（辰）〔申〕，庄侯杜得臣元年。 六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元年，文侯要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十三 十 十四年，侯当元年。	五 十八 六年，质侯但元年。
孝景十六	十 六 中四年，侯午元年。中绝。	十六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七 元鼎四年，恭侯章元年。 埤山[23] 三 元封元年，侯仁元年。 二十 征和三年，十月，仁与母坐祝诅，大逆无道，国除。	十三 元朔二年，侯当坐教人上书枉法罪，国除。	九 元光四年，怀侯武元年。 七 元朔五年，侯武薨，无後，国除。
侯第	八十三	六十九	八十一

国名	涅阳[186]	平棘[187]	羹颉[188]
侯功	以骑士汉王二年从出关，以郎将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	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户。	以高祖兄子从军，击反韩王信，为郎中将。信母尝有罪高祖微时，太上怜之，故封为羹颉侯。
高祖十二	六 七年中，庄侯吕胜元年。	六 七年中，懿侯执元年。[189]	六 七年中，侯刘信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七 一 八年，侯辟强元年。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级，为关内侯。
孝文二十三	四 五年，庄侯子成实非子，不当为侯，国除。	五 六年，侯辟强有罪，〔为〕鬼薪，国除。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百四	六十四	

国名	深泽[30]	柏至[31]	中水[33]
侯功	以赵将汉王三年降，属淮阴侯，定赵、齐、楚，以击平城，侯，七百户。	以骈怜从起昌邑，以说卫入汉，以中尉击籍，侯，千户。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好畤，以司马击龙且，（后）〔复〕共斩项羽，侯，千五百户。
高祖十二	八年十月癸丑，齐侯赵将夜元年。 五	七年（七）〔十〕月戊辰，靖侯许盎元年。 六	七年正月己酉，庄侯吕马童元年。 六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一 夺，绝。三年复封，一年绝。	一 二年，有罪，绝。 六 三年，复封温如故。	八
孝文二十三	四 十四年，复封将夜元年。 六 后二年，戴侯头元年。	十四 元年，简侯禄元年。 九 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九 三 十年，夷侯假元年。 十一 十三年，共侯青肩元年。
孝景十六	二 七 三年，侯循元年，罪，绝。更[32]五中五年，封头子夷侯胡元年。	十六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六 元朔五年，夷侯胡薨，无后，国除。	七 元光二年，共侯（如安）〔安如〕元年。 十三 元狩三年，侯福元年。 五 元鼎二年，侯福有罪，国除。	五 建元六年，靖侯德元年。 一 元光元年，侯宜成元年。 二十三 元鼎五年，宜成坐酎金，国除。
侯第	九十八	五十八	百一

国名	杜衍[34]	赤泉[35]	栒[37]
侯功	以郎中骑汉王三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	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後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九百户。	以燕将军汉王四年从曹咎军，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国定卢奴。千九百户。
高祖十二	七年正月己酉，庄侯王翳元年。 六	七年正月己酉，庄侯杨喜元年。 六	八年十月丙辰，顷侯温疥元年。 五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五 三　六年，共侯福元年。	元年，夺，绝。 七　二年，复封。	八
孝文二十三	四 七　五年，侯市臣元年。 十二　十二年，侯翕元年。	十一 十二　十二年，定侯殷元年。	五 十七　六年，文侯仁元年。 一　後七年，侯河元年。
孝景十六	十二　有罪，绝。 三　後元年，复封翳子强侯郢人元年。	三　四年，侯无害元年 六　有罪，绝。 汝临[38] 五　中五年，复封侯无害元年。	十 中四年，侯河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九　元光四年，侯定国元年。 十二　元狩四年，侯定国有罪，国除。	七　元光二年，侯无害有罪，国除。	
侯第	百二	百三	九十一

国名	武原[38]	磨[40]	稾[42]
侯功	汉七年，以梁将军初从击韩信、陈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户，功比高陵。	以赵卫将军汉王三年从起卢奴，击项羽敖仓下，为将军；攻臧荼有功，侯，千户。	高帝七年，为将军，从击代陈豨有功，侯，六百户。
高祖十二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卫胠元年。 五	八年七月癸酉，简侯程黑元年。[41]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祗侯陈锴元年。 五
孝惠七	三 四　四年，共侯寄元年。	七	二 五　三年，怀侯婴元年。
高后八	八	二 六　三年，孝侯釐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十六 七　後元年，侯灶元年。	六 十四　七年，共侯应元年。 三　後五年，侯安元年。
孝景十六	三　四年，侯不害元年。 十三[39]　後二年，不害坐葬过律，国除。	七　中七年，灶有罪，国除。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二　不得，千秋父。[43] 七　元狩二年，侯千秋元年。 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国除。
侯第	九十三	九十二	百二十四

国名	宋子[14]	猗氏[15]	清[16]
侯功	以汉三年以赵羽林将初从，击定诸侯，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户。	以舍人从起丰。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侯，二千四百户。	以弩将初起，从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比彭侯，千户。
高祖十二	四 八年十二月丁卯，惠侯许瘛元年。 一 十二年，共侯不疑元年。	八年三月丙戌，敬侯陈遬元年。 五	八年三月丙戌，简侯空中元年[17]。 五
孝惠七	七	六 一 七年，靖侯交元年。	元年，顷侯圣元年。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九 十四 十年，侯九元年。	二十三	七 十六 八年，康侯鲋元年。
孝景十六	八 中二年，侯九坐买塞外禁物罪，国除。	二 三年，顷侯差元年。薨，无後，国除。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 元狩三年，恭侯石元年。 七 元鼎四年，侯生元年。 九 元鼎五年，生坐酎金，国除。
侯第	九十九	五十	七十一

国名	𨟻[14]	彭[15]	吴房[16]
侯功	以客吏初起，从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比彭侯，千户。	以卒从起薛，以弩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侯，千户。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下邽。击阳夏，以都尉斩项羽，有功，侯，七百户。
高祖十二	三 八年三月丙戌，简侯留胜元年。 二 十一年，戴侯章元年。	八年三月丙戌，简侯秦同元年。 五	八年三月辛（巳）〔卯〕，庄侯杨武元年。 五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二 十三年，侯服元年。 二 十五年，侯服有罪，国除。	二 二十一 三年，戴侯执元年。	十二 十一 十三年，侯去疾元年。
孝景十六		二 三年，侯武元年。 十一 後元年，侯武有罪，国除。	十四 後元年，去疾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七十二	七十	九十四

国名	宁[51]	昌[51]	共[53]
侯功	以舍人从起砀，入汉，以都尉击臧荼功，侯，千户。	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无盐，定齐，击籍及韩王信于代，侯，千户。	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临淄，击籍及韩王信于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户。
高祖十二	八年四月辛(卯)〔酉〕，庄侯魏选元年。 五	八年六月戊申，圉侯卢卿元年。 五	八年六月壬子，庄侯卢罢师元年。 五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五 八 十六年，恭侯连元年。	十四 九 十五年，侯通元年。	六 七年，惠侯党元年。 八 十五年，怀侯商元年。 五 後四年，侯商薨，无後，国除。
孝景十六	三 元年，侯指元年。四年，侯指坐出国界，有罪，国除。	二 三年，侯通反，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七十八	百九	百十四

国名	阏氏[54]	安丘[55]	合阳[56]
侯功	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以特将平代反寇，侯，千户。	以卒从起方与，属魏豹。二岁五月，以执铍入汉。以司马击籍，以将军定代，侯，三千户。	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丰。天下已平，以六年正月立仲为代王。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弃国亡，废为合阳侯。
高祖十二	四　八年六月壬子，节侯冯解敢元年。 一　十二年，恭侯它元年。薨，无後，绝。	八年七月癸酉，懿侯张说元年。 五	八年九月丙子，侯刘仲元年。[57] 五
孝惠七		七	二　仲子濞，为吴王。 以子吴王故，尊仲谥为代顷侯。
高后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四　二年，封恭侯遗腹子文侯遗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胜之元年。	十二 十一　十三年，恭侯奴元年。	
孝景十六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平元年。	二 一　三年，敬侯执元年。 十三　四年，康侯䜣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平坐酎金，国除。	十八　元狩元年，侯指元年。 九　元鼎四年，侯指坐入上林谋盗鹿，国除。	
侯第	百	六十七	

国名	襄平[58]	龙[59]	繁[60]
侯功	兵初起，纪成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功(定平)〔比平定〕侯。战好畤，死事。子通袭成功，侯。	以卒从，汉王元年起霸上；以谒者击籍，斩曹咎，侯，千户。	以赵骑将从。汉三年，从击诸侯，侯，比吴房侯，千五百户。
高祖十二	八年〔後〕九月丙午，侯纪通元年。 五	八年後九月己未，敬侯陈署元年。 五	九年十一月壬寅，庄侯强瞻元年。 四
孝惠七	七	七	四 三　五年，康侯昫独元年。
高后八	八	六 二　七年，侯坚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十六 後元年，侯坚夺侯，国除。	二十三
孝景十六	九 七　中三年，康侯相夫元年。		三 六　四年，侯寄元年。 七　中三年，侯安国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二　元朔元年，侯夷吾元年。 十九　元封元年夷吾薨，无後，国除。		十八 元狩元年，安国为人所杀，国除。
侯第		八十四	九十五

国名	陆梁[61]	高京[63]	离[65]
侯功	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	周苛起兵，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坚守荥阳，功比辟阳。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为後，袭侯。	失此侯始所起及所绝。[66]
高祖十二	三 九年三月丙辰，侯须毋元年。 一 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九年四月(丙)〔戊〕寅，侯周成元年。 四	九年四月戊寅，邓弱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八 五 後三年，康侯庆忌元年。	二十 後五年，坐谋反，系死，国除，绝。	
孝景十六	元年，侯冉元年。 十六	绳[64] 中元年，封成孙应元。侯平嗣，不得元。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国除。	元狩四年，平坐为太常不缮治园陵，不敬，国除。	
侯第	百三十七	六十	

国名	义陵[16]	宣平[17]	东阳[18]
侯功	以长沙柱国侯，千五百户。	兵初起，张耳诛秦，为相，合诸侯兵钜鹿，破秦定赵，为常山王。陈馀反，袭耳，弃国，与大臣归汉，汉定赵，为王。卒，子敖嗣。其臣贯高不善，废为侯。	高祖六年，为中大夫，以河间守击陈豨力战功，侯，千三百户。
高祖十二	九年九月丙子，侯吴程元年。 四	九年四月，武侯张敖元年。 四	十一年二月癸巳，武侯张相如元年。 二
孝惠七	三 四　四年，侯种元年。	七	七
高后八	六 七年，侯种薨，无後，国除。皆失谥。	六 信平[19]　薨，子偃为鲁王，国除。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五　元年，以故鲁王为南宫侯。 八　十六年，哀侯欧元年。	十五 五　十六年，共侯殷元年。 三　後五年，戴侯安国元年。
孝景十六		九 九　中三年，侯生元年。	三 十三　四年，哀侯强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七　罪，绝。 睢阳[20]　元光三年，封 十八　偃孙侯广元年。 十三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太初三年，侯昌为太常，乏祠，国除。	建元元年，侯强薨，无後，国除。
侯第	百三十四	三	

国名	开封[71]	沛[72]	慎阳[73]
侯功	以右司马汉王五年初从，以中尉击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户。	高祖兄合阳侯刘仲子，侯。	为淮阴舍人，告淮阴侯信反，侯，二千户。
高祖十二	一　十一年十二月丙辰，闵侯陶舍元年。 一　十二年，夷侯青元年。	一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刘濞元年。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为吴王，国除。	二　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侯栾说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孝景十六	九　景帝时，为丞相。 七　中三年，节侯偃元年。		十二 四　中六年，靖侯愿之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十　元光五年，侯睢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睢坐酎金，国除。		二十二　建元元年，侯买之元年。 元狩五年，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国除。
侯第	百十五		百三十一

国名	禾成[74]	堂阳[75]	祝阿[76]
侯功	以卒汉(二)〔五〕年初从,以郎中击代,斩陈豨,侯,千九百户。	以中涓从起沛,以郎入汉,以将军击籍,为惠侯。坐守荥阳降楚,免。後复来,以郎击籍,为上党守,击豨、侯,八百户。	以客从起啮桑;以上队将入汉;以将军定魏太原,破井陉,属淮阴侯;以缶度军击籍及攻豨,侯,八百户。
高祖十二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公孙耳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哀侯孙赤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高邑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元年,侯德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四 五年,怀侯渐元年。 九 十四年,侯渐薨,无後,国除。	二十三	四 五年,侯成元年。 十四 後三年,侯成坐事国人过律,国除。
孝景十六		十二 中六年,侯德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百十七	七十七	七十四

国名	长脩[77]	江邑[78]	营陵[80]
侯功	以汉二年用御史初从出关，以内史击诸侯，功比须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九百户。	以汉五年为御史，用奇计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而（伐）〔代之，从击〕陈豨，功侯，六百户。	以〔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侯。与高祖疏属刘氏，世为卫尉。万二千户。
高祖十二	二 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辛未，侯赵尧元年。	二 十一年，侯刘泽元年。
孝惠七	二 五 三年，怀侯中元年。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元年，侯尧有罪，国除。	五 六年，侯泽为瑯邪王，国除。
孝文二十三	四 十九 五年，侯喜元年。		
孝景十六	八 罪，绝。 阳平[79] 中五年，复封， 五 侯相夫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三十三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为太常与乐令无可当郑舞人擅繇不如令，阑出函谷关，国除。		
侯第	百八		八十八

国名	土军[11]	广阿[12]	须昌[13]
侯功	高祖六年为中地守，以廷尉击陈豨，侯，千二百户。就国，後为燕相。	以客从起沛，为御史，守丰二岁，击籍，为上党守，陈豨反，坚守，侯，千八百户。後迁御史大夫。	以谒者汉王元年初起汉中，雍军塞陈，谒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後为河间守，陈豨反，诛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户。
高祖十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武侯宣义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懿侯任敖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己酉，贞侯赵衍元年。 二
孝惠七	五 二 六年，孝侯莫如元年。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二 一 二年，夷侯竟元年。 二十 四年，敬侯但元年。	十五 四 十六年，戴侯福元年。 四 後四年，侯不害元年。
孝景十六	二 十四 三年，康侯平元年。	十六	四 五年，侯不害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五 建元六年，侯生元年。 八 元朔二年，生坐与人妻奸罪，国除。	四 建元五年，侯越元年。 二十一 元鼎二年，侯越坐为太常庙酒酸，不敬，国除。	
侯第	百二十二	八十九	百七

国名	临辕[14]	汲[15]	宁陵[16]
侯功	初起从为郎，以都尉守蕲城，以中尉侯，五百户。	高祖六年为太仆，击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户。为赵太傅。	以舍人从陈留，以郎入汉，破曹咎成皋，为上解随马，〔以〕都尉击陈豨，功侯，千户。
高祖十二	十一年二月乙酉，坚侯戚鳃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己巳，终侯公上不害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夷侯吕臣元年。 二
孝惠七	四 三 五年，夷侯触龙元年。	一 六 二年，夷侯武元年。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十三 十 十四年，康侯通元年。	十 十三 十一年，戴侯射元年。
孝景十六	三 十三 四年，共侯忠元年。	十六	三 四年，惠侯始元年。 一 五年，侯始薨，无後，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三 建元四年，侯贤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五年，侯贤坐酎金，国除。	一 九 建元二年，侯广德元年。 元光五年，广德坐妻精大逆罪，颇连广德，弃市，国除。	
侯第	百十六	百二十三	七十三

国名	汾阳[17]	戴[18]	衍[19]
侯功	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功侯。	以卒从起沛，以卒开沛城门，为太公仆；以中〔厩〕令击豨，侯，千二百户。	以汉二年为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坚守燕，侯，九百户。
高祖十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强元年。 二	十一年三月癸酉，敬侯彭祖元年。 二	十一年七月乙巳，简侯翟盱元年。 二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二 六　三年，共侯解元年。	二 六　三年，共侯悼元年。	三 二　四年，祗侯山元年。 三　六年，节侯嘉元年。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七 十六　八年，夷侯安国元年。	二十三
孝景十六	四 十二　五年，康侯胡元年。　绝。	十六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江邹[20]　元鼎五年， 十九　侯石元年。 太始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为太常，行太仆事，治啬夫可年，益纵年，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安期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蒙元年。 二十五　後元元年五月甲戌，坐祝诅，无道，国除。	二　建元三年，侯不疑元年。 十　元朔元年，不疑坐挟诏书论罪，国除。
侯第	九十六	百二十六	百三十

国名	平州[131]	中牟[132]	邔[133]
侯功	汉王四年，以燕相从击籍，还击荼，以故二千石将为列侯，千户。	以卒从起沛，入汉以郎中击布，功侯，二千三百户。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一马，故得侯。	以故群盗长〔为〕临江将，已而为汉击临江王及诸侯，破布，功侯，千户。
高祖十二	十一年八月甲辰，共侯昭涉掉尾元年。 二	十二年十月乙未，共侯单父圣元年。 一	十二年十月戊戌，庄侯黄极中元年。 一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一 三　二年，戴侯福元年。 四　五年，怀侯它人元年。 十五　九年，孝侯马童元年。	七 五　八年，敬侯缯元年。 十一　十三年，戴侯终根元年。	十一 九　十二年，庆侯荣盛元年。 三　後五年，共侯明元年。
孝景十六	十四 二　後二年，侯昧元年。	十六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三十三 元狩五年，侯昧坐行驰道中更呵驰去罪，国除。	十　元光五年，侯舜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舜坐酎金，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遂元年。 八　元鼎五年，遂坐卖宅县官故贵，国除。
侯第	百十一	百二十五	百十三

国名	博阳[14]	阳义[15]	下相[16]
侯功	以卒从起丰，以队卒入汉，击籍成皋，有功，为将军，布反，定吴郡，侯，千四百户。	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钟离眛及陈公利几，破之，徙为汉大夫，从至陈，取韩信，还为中尉，从击布，功侯，二千户。	以客从起沛，用兵从击破齐田解军；以楚丞相坚守彭城，距布军，功侯，二千户。
高祖十二	十二年十(一)月辛丑，节侯周聚元年。 一	十二年十月壬寅，定侯灵常元年。 一	十二年十月(乙)〔己〕酉，庄侯冷耳元年。 一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六 二　七年，共侯贺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八 十五　九年，侯遬元年。	六　七年，哀侯胜元年。 六　十二年，侯胜薨，无後，国除。	二 二十一　三年，侯慎元年。
孝景十六	十一 中五年，侯遬夺爵一级，国除。		二 三年三月，侯慎反，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五十三	百十九	八十五

国名	德[97]	高陵[98]	期思[99]
侯功	以代顷王子侯。顷王，吴王濞父也；广，濞之弟也。	以骑司马汉王元年从起废丘，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追籍至东城，以将军击布，九百户。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书告布反，侯，二千户。布尽杀其宗族。
高祖十二	十二年一月庚辰，哀侯刘广元年。 一	十二年十(一)〔二〕月丁亥，圉侯王周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康侯贲赫元年。 一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二 六　三年，顷侯通元年。	二 六　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三年，侯行元年。	十三 十四年，赫薨，无後，国除。
孝景十六	五 十一　六年，侯龁元年。	二 三年，反，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二十七　元鼎四年，侯何元年。 一　元鼎五年，侯何坐酎金，国除。		
侯第	百二十七	九十二	百三十二

国名	谷陵[100]	戚[101]	壮[102]
侯功	以卒从，前二年起柘，击籍，定代，为将军，功侯。	以都尉汉二年初起栎阳，攻废丘，破之，因击项籍，别属（丞）韩信破齐军，攻臧荼，迁为将军，击信，侯，（合）千户。	以楚将汉王三年降，起临济，以郎中击籍、陈豨，功侯，六百户。
高祖十二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定侯冯谿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圉侯季必元年。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敬侯许倩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六 十七　七年，共侯熊元年。	三 二十　四年，齐侯班元年。	二十三
孝景十六	二 二　三年，隐侯卬元年。 十二　五年，献侯解元年。	十六	一 十五　二年，共侯恢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三　建元四年，侯偃元年。	二　建元三年，侯信成元年。 二十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为太常，纵丞相侵神道壖，不敬，国除。	一　建元二年，殇侯则元年。 九　元光五年，侯广宗元年。 十五　元鼎元年，侯广宗坐酎金，国除。
侯第	百五	九十	百十二

国名	成阳[33]	桃[34]	高梁[35]
侯功	以魏郎汉王二年从起阳武，击籍，属魏豹，豹反，属相国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户。	以客从汉王二年从起定陶，以大谒者击布，侯，千户。为淮阴守。项氏亲也，赐姓。	食其，兵起以客从击破秦，以列侯入汉，还定诸侯，常使约和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袭食其功侯，九百户。
高祖十二	十二年正月乙酉，定侯意元年。 一	十二年(二)〔三〕月丁巳，安侯刘襄元年。 一	十二年三月丙寅，共侯郦疥元年。 一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一 夺，绝。 七 二年，复封襄。	八
孝文二十三	十 十三 十一年，侯信元年。	九 十四 十年，哀侯舍元年。	二十三
孝景十六	十六	十六 景帝时为丞相。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建元元年，侯信薪鬼薪，国除。	十三 建元元年，厉侯申元年。 十五 元朔二年，侯自为元年。 元鼎二年，侯自为坐酎金，国除。	八 元光三年，侯勃元年。 十 元狩元年，坐诈诏衡山王取金，当死，病死，国除。
侯第	百一十	百三十五	六十六

国名	纪[29](信)	甘泉[30]	煑枣[31]
侯功	以中涓从起丰，以骑将入汉，以将军击籍，後攻卢绾，侯，七百户。	以车司马汉王元年初从起高陵，属刘贾，以都尉从军，侯。	以越连敖从起丰，别以郎将入汉，击诸侯，以都尉侯，九百户。
高祖十二	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陈仓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侯王竟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靖侯赤元年。 一
孝惠七	七	六 一 七年，戴侯莫摇元年。	七
高后八	二 六 三年，夷侯开元年。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七 六 後二年，(六月)侯阳元年。	十 十三 十一年，侯嫖元年。	一 二十二 二年，赤子康侯武元年。
孝景十六	二 三年，阳反，国除。	九 十年，侯嫖有罪，国除。	八 中二年，侯昌元年。 二 中四年，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八十	百六	七十五

国名	张[40]	鄡陵[41]	菌[42]
侯功	以中涓骑从起丰，以郎将入汉，从击诸侯七百户。	以卒从起丰，入汉，以都尉击籍、荼，侯，七百户。	以中涓前元年从起单父，不入关，以击籍、布、燕王绾，得南阳，侯，二千七百户。
高祖十二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节侯毛泽元年。	一 十二年中，庄侯朱濞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庄侯张平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三 五 四年，恭侯庆元年。	四 四 五年，侯胜元年。
孝文二十三	十二 十一年，夷侯庆元年。 十一 十三年，侯舜元年。	六 七年，恭侯庆薨，无後，国除。	三 四年，侯胜有罪，国除。
孝景十六	十二 中六年，侯舜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七十九	五十二	四十八

【注释】

①国名：此指"汉兴，序二等"中之侯国，非诸侯王，篇题已明。诸国以受封之先后排列。

②侯功：说明其人受封所据功劳之缘由。《史记志疑》以为"盖本于高后二年陈平所录侯籍删节以入表也"。

③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可知《史记》在实际内容的撰述上，并非全然限断于太初。然《史记志疑》云《史》讫太初……此"太初"以下十一字，乃后人妄续，当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后"四字，亦属衍文。又是一说。

④侯第：指列侯的位次。《史记索隐》姚氏曰："萧何第一，曹参二，张敖三，周勃四，樊哙五，郦商六，奚涓七，夏侯婴八，灌婴九，傅宽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陈武十三，王吸十四，薛欧十五，周昌十六，丁复十七，蛊逢十八。《史记》与《汉表》同。而《楚汉春秋》则不同者，陆贾记事在高祖、孝帝时。《汉书》是后定功臣等列，及陈平受吕后命而定，或已改邑号，故人名亦别。且高祖初定唯十八侯，吕后令陈平终竟以下列侯第录，凡一百四十三人也。"《史记志疑》所考，综合而言有三：一、官僚有一定之班，王侯无异守之职，故但因其功之隆卑以分先后，侯第所由设也。窃疑当时何以诸王无位次？何以高祖只作十八人位次？均所难晓。二、而十八侯位，惟萧、曹可信，语见《世家》中，其十六位传闻殊别，莫识准裁，是知高祖之作，亦为吕后改易，罔仍旧章。三、《表》中有侯之无位者二十二，有位之无侯者二十九，有侯位之复者七；高祖、孝惠、吕后所封位次实数应有百五十，然数其位，则百三十八以下为虚位，冀无越乎百三十七陆梁侯之外者耶？甚多讹误。梁玉绳之所言，足资参阅。

⑤平阳：县名，曹参所封之地。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⑥中涓：官名。为亲近之臣，如谒者舍人之类。涓，洁也。即在宫中主持清洁洒扫之事，盖亲近于皇帝左右。

⑦十六：此表之读法为，曹参于高祖六年十二月受封，在高祖十二年中经历"七"年；孝惠二年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经历"五"年，共十二年；其子曹窋六年十月续侯，在孝惠七年中经历"二"年；又经历高后时之"八"年；孝文二十三年中之"十九"年，共二十九年，卒；子奇代侯，历孝文时之"四"年；孝景十六年中之"三"年，共七年而卒；子时代侯，历孝景时之"十三"年；又历建元以后"十"年，共二十三年，卒；子襄代侯，元

光五年至元鼎二年，卒，共"十六"年；然后今侯（太初时现在之侯）宗继封，故不列年数。表体中如"七"、"五"、"二"、"八"、"十九"、"四"、"三"、"十三"、"十"、"十六"等数目字为关键字眼，将叙述内容表现得异常完整清晰，是为此表极其成功之处，当留心观察。

⑧信武：《汉书·地理志》无信武县，《史记索隐》疑县，后废。或说以为靳歙之封号。

⑨清阳：县名，清河郡治所在地。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⑩王吸：《史记索隐》言《楚汉春秋》作清阳侯王隆。

⑪汝阴：县名，夏侯婴所封。在今安徽阜阳市。

⑫阳陵：县名，傅宽所封。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史记索隐》言《楚汉春秋》作"阴陵"。则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北。

⑬广严：《史记索隐》言《晋书地道记》，广县在东莞。严，谥也。 广县，召欧所封。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南。

⑭十九：当上下标为"一""九"。"一"为召欧孝文时在位年数，"九"乃侯胜孝文时在位年数。

⑮广平：县名，属临淮，薛欧所封。今地无考。

⑯平棘：县名，薛泽所封。在今河北赵县东南。

⑰博阳：县名，陈濞所封。在今河南项城县西北。

⑱陈濞：《史记索隐》言《楚汉春秋》名濆。

⑲塞：《史记志疑》谓考《郡国志》"常山国平棘有塞"，疑封此。

⑳曲逆：县名，陈平所封。在今河北完县东南。

㉑堂邑：县名，陈婴所封。在今江苏六合县西北。

㉒周吕：《史记志疑》以为是封号，吕泽之佐汉犹周有吕尚，故曰周吕。吕泽之食邑当为彭城吕县，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

㉓令武：《史记索隐》以为改封令，令，县名，在荥阳。武，谥号。

㉔鄜：《史记志疑》以为当作"鄜"，属左冯翊。 鄜：县名，在今陕西洛川县东南。

㉕建成：县名，吕释之所封。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南。

㉖胡陵：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㉗留：县名，张良所封。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㉘射阳：县名，项缠（即项伯，项羽叔父）所封。在今江苏建湖县西南。

㉙酂(cuó)：县名，萧何所封。在今河南永城县西。

㉚筑阳：县名，在今湖北谷城县东北。

㉛武阳：《汉志》犍为、东郡、泰山、东海有四武阳。《史记志疑》以为此属东海郡，即其郡治郯县，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嘉徙封于此。

㉜酂(zàn)：县名，在今湖北均县东南。寿成徙封于此。

㉝曲周：县名，郦商所封。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

㉞缪：《史记志疑》附案：其地未闻。

㉟绛：县名，周勃所封。在今山西绛县西北。

㊱条：县名，周亚夫所封。《史记集解》徐广曰："表皆作'修'字。" 骃案：服虔曰"修音条"。《史记志疑》以为条在信都郡，故条县即修县，在今河北景县南。

㊲平曲：县名，周勃子周坚所封。在今江苏东海县东南。

㊳舞阳：县名，樊哙所封。在今河南舞阳县西。

㊴颍阴：县名，灌婴所封。在今河南许昌市。

㊵临汝：《史记志疑》以为乡名，汉未置县。婴孙灌贤所更封地。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南。 表当于"九"上(本书为左)书"临汝"二字。

㊶汾阴：县名，周昌所封。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

㊷职志：官名，掌管幡旗。

㊸建平：县名，在今河南夏邑县西南。周开方徙封于此。

㊹安阳：《史记志疑》附案：《汉志》汝南、汉中、五原、代郡并有安阳，考《汉表》上官桀封安阳在荡阴，《方舆纪要》云"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更名安阳，汉省入荡阴"，左车当封此。

㊺梁邹：县名，武儒所封。在今山东邹平县北。

㊻儒：《汉表》作虎。 一作"郏"。

㊼成：县名，董渫所封。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古刚县界)。

㊽节氏：《史记索隐》节氏，县名。《史记志疑》附案：地未闻。

㊾蓼：县名，孔藂(垓下之围时韩信部下之孔将军)所封。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

㊿费：县名，陈贺(垓下之围时韩信部下之费将军)所封。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51)圉：或作幽。《史记志疑》以为盖有二道。

㉜巢：未知何地。
㉝阳夏(jiǎ)：县名，陈豨所封。在今河南太康县。
㉞隆虑：县名，周灶所封。在今河南林县。
㉟哀：《汉表》作"克"。
㊱阳都：县名，丁复所封。在今山东沂南县南。
㊲趮：同"躁"。
㊳新阳：《汉表》作"阳信"。县名，吕清所封。在今安徽界首县北。
㊴东武：县名，郭蒙所封。在今山东诸城县。
㊵越：《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城'。"《史记志疑》以为徐以"越"为"城"，是。城将军，《汉表》作"城将"，师古曰"将筑城之兵也"。
㊶汁(shí)方：一作"什邡"，县名，雍齿所封。在今四川什邡县。
㊷赵将：雍齿曾为魏将，不应作"赵将"。
㊸棘蒲：《汉志》阙，不详所在。《史记志疑》以为盖其地属魏郡。
㊹率将：《汉表》作"将卒"。故此二字倒，"率"为"卒"之误。 田既：《史记志疑》"田既"二字误，《汉表》作"临菑"。
㊺都昌：县名，朱轸所封。在今山东昌邑县西。《汉志》阙。
㊻武强：城名，河南阳武县有武强城，庄不识之所封。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北。《汉志》阙。
㊼丞相宁：是时无丞相名宁者，疑误。
㊽贳(shì)：县名，吕博国所封。在今河北宁晋县东北。
㊾齐侯吕：《史记索隐》齐侯吕博国。《谥法》："执心克庄曰齐。"
㊿二：当作"十一"。《汉表》炀侯赤"十一年薨"，故下文十二年康侯遗嗣。
(71)海阳：县名，摇毋余所封。在今河北滦县西南。
(72)摇毋余：《史记索隐》案：毋余，东越之族也。
(73)招攘：《汉表》作"昭襄"。
(74)南安：《史记志疑》以为是必豫章郡之南埜县也，宣虎所封。南野，在今江西南康县南。
(75)亚将：《汉表》作"重将"，师古曰："重将者，主将领辎重也。一曰持重之将也。"
(76)肥如：县名，蔡寅所封。在今河北卢龙县北。
(77)曲城：县名，蛊逢所封。在今山东招远县西北。

⑱蛊逢:《汉表》作"虫达"。

⑲垣:县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蛊捷徙封于此。

⑳皋柔:《汉表》作"皇柔"。

㉑河阳:县名,陈涓所封。在今河南孟县西。

㉒淮阴:县名,韩信所封。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南。

㉓六年四月:《史记志疑》案:淮阴之封,《史》、《汉》《高纪》在六年十二月甲申日前,此前四月误。《侯表》以受封先后为次,则淮阴当居群侯之首,不知何以称"四月",置河阳后也。

㉔芒:县名,彰跖所封。在今河南永城县北。

㉕侯昭:据《汉表》始封者为彰跖。昭为跖之子。下文《汉表》作"九年,侯昭嗣,四年,有罪,免"。此处记载有误。

㉖张:县名,在今河北邢台市东北。彰昭徙封于此。

㉗故市:县名,阎泽赤所封。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㉘柳丘:县名,戎赐所封。今地不详。

㉙魏其:县名,周定所封。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南。

㉚祁:县名,缯贺所封,在今山西祁县东南。《史记志疑》以为祁乡县,属沛郡,则在今安徽夏邑县北。

㉛平:县名,沛嘉所封。在今河南孟津县东。

㉜鲁:县名,奚涓所封。在今山东曲阜市。

㉝母代侯:《史记集解》徐广曰:"《汉书》云鲁侯涓,涓死无子,封母疵。"

㉞故城:《汉表》作"城父"。城父,县名,尹恢所封。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㉟任(rén):县名,张越所封。在今河北任县东。

㊱棘丘:《汉志》地阙。襄(人名,史失其姓)所封。《史记志疑》此侯以定魏功封,宜在魏地,则棘丘或即上棘乎?盖乡侯也。又《项羽纪》钜鹿南有棘原,亦近。

㊲阿陵:县名,郭亭所封。在今河北任丘县东北。

㊳塞疏:《汉表》作"塞路"。师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备乱寇也。"

㊴南:县名,在青、徐间。郭延居徙封于此。

⑩昌武:县名,胶东国下辖八县之一,见于《汉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36—37页独不载。今地不详。

⑩高苑:县名,丙倩所封。在今山东淄博市西北。

⑩宣曲：《汉志》缺，未知何地。《史记志疑》谓当在京辅。《正义》亦云，合在关内。

⑩发娄：地未详。

⑩绛阳：《汉表》作"终陵"，华无害所封。《史记志疑》谓"终"字误，乃济南之於陵。于陵，县名，在今山东邹平县东南。

⑩东茅：《汉志》阙。或谓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南。刘钊所封。

⑩斥丘：县名，唐厉所封。在今河北魏县西。

⑩城武：《汉表》作"成武"。师古曰："初为成武侯，后更封斥丘也。"成武，县名，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北。

⑩台：县名，戴野所封。在今山东历城东北。

⑩安国：县名，王陵所封。在今河北安国县东南。

⑩乐成：县名，丁礼所封。在今河南邓县西南。

⑪辟阳：县名，审食其所封。在今河北枣强县西南。

⑫三岁十月：当为二岁四月。　一岁：当为三年。

⑬安平：县名，鄂千秋所封。在今河北安平县。

⑭蒯成：《汉表》作"郿(péi)成"。《史记志疑》谓其地自在扶风。今地不详。周緤所封。

⑮信：《史记志疑》谓后脱"武侯"二字。

⑯北平：县名，张苍所封。在今河北满城县北。

⑰高胡：《汉志》阙。《史记志疑》谓其地在赵、魏之间。

⑱厌次：《汉志》阙。厌次，即后来的富平，县名，无顷所封。在今山东阳信县东南。

⑲平皋：县名，刘它所封。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⑳复阳：县名，陈胥所封。在今河北故城县西。

㉑阳河：《史记志疑》谓"河"乃"阿"之讹。阳阿，县名，齐侯卞䜣所封。在今山西阳城县西北。

㉒齐哀侯："哀"字衍。《史记索隐》阳河齐侯卞䜣：《汉表》作"其石"。

㉓埤山：不详所在。

㉔朝阳：县名，华寄所封。在今河南新野县西南。

㉕棘阳：县名，杜得臣所封。在今河南南阳市南。

㉖涅阳：县名，吕胜所封。在今河南镇平县南。

⑫平棘：县名，林挚所封。在今河北赵县东南。

⑫执：《汉表》作"林挚"。

⑫龚颉：《史记索隐》谓此乃爵号，非县名。时上谷郡潘县有龚颉山，高祖取其山名为侯号；又《读史方舆纪要》谓安徽庐州舒城县有龚颉城，相传刘信所筑。二地未知孰信。

⑬深泽：县名，赵将夜所封。在今河北深泽县。

⑬更：《汉表》作"臾"。《史记志疑》谓其地疑即颛臾，在泰山南武阳（今山东平邑县）。

⑬柏至：《汉志》阙。其地未闻。许温（《汉表》作"许盎"）所封。

⑬中水：《史记索隐》县名，属涿郡。应劭云："易、滱二水之中。"有以为在今河北献县西北。吕马童所封。

⑬杜衍：县名，王翳（《汉表》作"王翥"）所封。属南阳郡。

⑬赤泉：《汉志》阙。《读史方舆纪要》谓在汉南阳郡之鲁阳县，即今河南鲁山县。杨喜所封。

⑬临汝：县名，在今河南临汝县。杨无害徙封于此。

⑬栒：即右扶风栒邑县，温疥所封。在今陕西旬邑县东北。

⑬武原：县名，卫胠（《汉表》胠作"胜"）所封。在今江苏邳县西北。

⑬十三：侯不害以孝景四年嗣，后二年免，则在位十一年，此"三"字误。

⑭磨：《汉志》阙。字当作"磿"。《汉表》作"历"，县，属信都。程黑所封。在今河北枣强县东北。

⑭七月：当依《汉表》作"十月"。

⑭藁：《史记志疑》谓陈错（《汉表》作"锴"）封于山阳郡之橐县。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

⑭千秋父：《史记集解》徐广曰："千秋父以元朔元年立。"

⑭宋子：县名，许瘛（chì）所封。在今河北赵县东北。

⑭猗氏：县名，陈遬（sù）所封。在今山西临猗县南。

⑭清：县名，空中同所封。在今山东聊城县西。

⑭空中：《史记索隐》清简侯空中同。空，一作"窒"，窒中，姓，见《风俗通》。

⑭彊：《汉志》阙。地无考。

⑭彭：《汉表》谓属东海郡，然《汉志》无。《读史方舆纪要》云彭河在峄县东南五十里。

⑮吴房：县名，杨武所封。在今河南省遂平县。

⑮宁：《史记志疑》谓宁即河内郡之修武县。魏选所封。在今河南之获嘉县。

⑮昌：县名，卢卿所封。属琅邪郡。有以为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北。

⑮共：县名，卢罢师所封。在今河南辉县。

⑮阏氏：《史记志疑》谓"阏氏"乃"阏与"之误，其地在上党涅氏县，盖因"涅氏"讹作"阏氏"；《史记索隐》以为安定县名，妄。涅县有阏与聚，冯解敢所封。涅县，在今山西上党武乡县西北。

⑮安丘：县名，张说(yuè)所封。在今山东安丘县西南。

⑮合阳：县名，刘喜所封。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

⑮八年九月：当作七年十二月。　刘仲：刘邦次兄，名喜字仲，谓名"嘉"者，乃"喜"之讹。

⑮襄平：县名，纪通所封。《史记索隐》以为属临淮，在今江苏盱眙西北。《水经注》十四谓纪通封于辽东之襄平，则在今辽宁辽阳市。

⑮龙：《史记志疑》谓在泰山郡博县界，陈署所封。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⑯繁：县名，强瞻(《汉表》作平严侯张瞻)所封。在今四川彭县西北。

⑯陆梁：其地未闻。《史记索隐》本与《汉表》作"陆量"。

⑯高京：《周昌传》及《汉书》之《表》、《传》皆作"高景"。其地未闻。《地理志》沛郡有高县。

⑯绳：指绳水，约在济南、千乘两郡之间。周应徙封于此。

⑯离：《史记志疑》谓其地未闻。此侯以长沙国臣封，疑是"漓"也。漓水出湘南。

⑯所起及所绝：《史记索隐》案：《楚汉春秋》亦阙。《汉表》曰"邓弱以长沙将兵侯"，是所起也。

⑯义陵：县名，属武陵郡，吴程所封。在今湖南溆浦县南。

⑯宣平：《史记志疑》谓宣平是号，盖关内侯之类。

⑯信平：《史》、《汉》所载并无高后改封张敖为信平侯之事。信平亦非地名。

⑯睢阳：《汉表》作"睢陵"。县名，张广徙封于此。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⑰东阳：县名，属临淮，张相如所封。在今江苏盱眙县东。

⑰开封：县名，陶舍所封。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南。

⑫沛：县名，刘濞所封。在今江苏沛县。

⑬慎阳：当作“滇阳”。永平五年，失印重刻，误以“水”为“心”，致为“慎阳”。县名，栾说（yuè，《汉表》作“乐说”）所封。在今河南正阳县北。

⑭禾成：《汉志》阙。《史记志疑》谓作和城，其地盖在钜鹿之下曲阳（县名，在今河北晋县西），公孙耳所封。

⑮堂阳：县名，孙赤所封。在今河北新河县北。

⑯祝阿：县名，高邑所封。在今山东齐河县东南。

⑰长修：县名，杜恬所封。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北。

⑱阳平：县名，在今山东莘县。杜相夫徙封于此。

⑲江邑：《汉志》阙。地未详，《史记志疑》疑为汝南之安阳。县名，在今河南正阳县南。赵尧所封。

⑱营陵：县名，刘泽所封。在今山东安丘县西北。

⑱土军：县名，宣义所封。在今山西石楼县。

⑱广阿：县名，任敖所封。在今河北隆尧县东。

⑱须昌：县名，赵衍所封。在今山东东平县西。

⑱临辕：《汉志》阙。《史记志疑》一疑其地临辗关，故名，当在河南郡缑氏县界（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一疑即平原郡之瑗县（在今山东齐河县西）。戚鳃所封。

⑱汲：县名，公上（姓）不害（名）所封。在今河南汲县西南。

⑱宁陵：县名，吕臣所封。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

⑱汾阳：县名，靳强（《史记索隐》壮侯）所封。在今山西静乐县西。

⑱江邹：其地不详。

⑱戴（zài）：地名，在梁国境，彭祖（姓“秋”，《汉表》作“祕”）所封。在今河南商丘市西北。

⑲衍：《汉志》阙。一以为“卷”、“衍”连语，则在今河南郑州市北；一以为陈留郡之封丘，则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翟盱所封。

⑲平州：《汉志》阙。《史记志疑》以为在今山东莱芜县西。昭涉（姓）掉尾（名）所封。

⑲中牟：县名，单父（复姓）圣（名，字左车）所封。在今河南中牟县东南。

⑲邔（jǐ）：县名，黄极中所封。在今湖北宜城县北。

⑲傅阳：博，乃“傅”之讹。傅阳，县名，周聚所封。在今江苏邳县西北。

⑮阳义:《汉表》作"阳羡",是,此讹。阳羡,县名,灵常所封。在今江苏宜兴县西南。

⑯下相:县名,冷耳所封。在今江苏宿迁县西南。

⑰德:《汉志》阙。《史记志疑》云"《汉书·王子侯表》谓在济南,则今济南府德州是也,于汉近平原之安德"。今德州市地,汉无城邑,且在冀州刺史部界。秦设鬲县,在其地东南,接近安德。依此,则"德"当为"鬲县",在今山东陵县西;或更应为安德,在今陵县东南。刘广所封。

⑱高陵:属琅邪郡,今地无考。王周(《汉表》作"王虞人")所封。

⑲期思:县名,贲赫所封。在今河南淮滨县东南。

⑳谷陵:《汉表》作"谷阳"。谷阳,县名,冯谿所封。在今安徽固镇县西北。

㉑戚:县名,季必所封。在今山东微山县。

㉒壮:齐地名,未详。许倩(《汉表》作"许猜")所封。

㉓成阳:县名,奚意所封。在今河南信阳市北。

㉔桃:《史记志疑》谓为东郡之桃城,其地为春秋时之桃丘;晋时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即指此。考春秋时桃丘,在济水与濮水之间,正处汉、晋东阿县之东南。地在今山东东平县西东平湖之西北黄河西岸,其邑不存。刘襄所封。

㉕高梁:《汉志》阙。《史记志疑》谓"此即《左传》高梁之虚也,《水经》汾水《注》可证"。则其地在今山西临汾市东。郦疥袭父功所封。

㉖纪:《汉志》阙。其地未详。陈仓所封。

㉗甘泉:《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景'。"《史记志疑》谓为勃海之景城县。景成,县名,王竟(《史记索隐》壮侯王竞)所封。在今河北沧州市西。

㉘煮枣:济阴郡冤句县之邑名,在今山东菏泽市之西南。棘(姓)朱所封(赤,《汉表》作"端侯革朱",棘、革古通)。

㉙张:县名,毛泽(史记索隐》毛泽之,亦作"释之"也)所封。在今河北任县西。

㉚鄢陵:县名,朱濞所封。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㉛菌:《汉表》作"卤"。卤,县名,属安定郡,今地不详。或云是代郡卤城县,则在今山西灵丘县西南。张平所封。

史记全译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解题】

刘邦建汉，因功封异姓八王：齐王韩信、韩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临江王共敖、长沙王吴芮。序文评论至刘邦离世，八王中多因谋反罪相继被诛灭，唯独保全长沙王，后禅五世，以无嗣方绝。司马迁对这种以是否忠于朝廷为标准来处置异姓王的作法颇有微词，以此轻视吴芮俯首听命于朝廷而无所作为的行为，在《史记》中没有为他立传，且所谓“著令甲，称其忠”，“为藩守职，信矣”，均为讥刺之言。认为惠帝至景帝间五十载中所封九十余侯，属于一、追修高祖时遗功臣，二、从地代来，三、吴楚之劳，四、诸侯子弟若肺腑，五、外国归义等五种情况，其所谓“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也无非就是一个“忠”字的各种代名词。司马迁并非否定这些封侯者行为的正义性及其功劳，当然也不是提倡反对忠诚于朝廷，而是认为应该从更多的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给予人们以道义、地位和实际物质方面的肯定和鼓励。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点上，司马迁与当时的政治是存在着分歧的。

表体设计同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唯纬属无“侯第”，且将武帝年号正式分别为两栏，一栏记“建元至元封六年”，一栏记“太初已后”。另表中按帝后时期分段著明“右孝惠时三”，“右高后时三十一”，“右孝文时二十九”，“右孝景时三十”字样，更能明确各帝后时封侯的具体人员及其数目。在内容表现上，如为吕后时所封之侯，则于惠帝通体一栏为空白，以此类推，于情理上事属当然，于形式上亦极简要明晰。

【原文】

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①]：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②]。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③]。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⑤]。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⑥]。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

【注释】

①列封：封列侯的有关簿籍。 便(biān)侯：长沙王吴芮之子吴浅封为便侯。便，县名，在今湖南永兴县。

②以：原因，缘由。 长沙王：吴芮。其封王是在"封爵之誓"以前。 令甲：汉时决事的律令，按先后集为三百余篇，分为甲、乙、丙之类，则令甲为集编的第一集。

③疆：划分界限。 八国：指异姓八王，即吴芮、英布、张耳、臧荼、韩王信、彭越、卢绾、韩信。

④禅：传。 五世：《诸侯王年表》：长沙王吴芮，子成王吴臣，哀王吴回，恭王吴右，靖王吴著，共五代。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吴著死无后，国除，故下文称"以无嗣绝"。 竟：始终。 信：确实。

⑤枝庶：旁支庶孽。 数人：《史记索隐》案：此表芮子浅封便侯，传至玄孙；又封成王臣之子为沅陵侯，亦至曾孙。

⑥五十载：自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至孝景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共54年。 从代来：文帝原为代王，即帝位后，从代随从而来的功臣，均封侯。 吴楚之劳：指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有功之臣。 肺腑：《史记会注考证》肺腑，盖汉代语。《诗》《书》《左》《国》未见。肺，肺肝之肺；腑，脏腑之腑。凌稚隆云"如骨肉也者"，得之。但骨肉以称同姓，而肺腑则并称外戚，亦不相混。或转肺为柹，转腑为附，释之以木札

树皮，迂甚！若，及之辞。　归义：指匈奴内附。

【译文】

太史公读列侯的封册档案到封便侯吴浅的地方，说：是有原因的呀！长沙王吴芮，属于异姓却封了王所以特别著于令甲，称赞他非常忠诚呀。从前高祖平定天下，有功之臣不是刘姓划分出土地界限而称作王的有八个国家。到了孝惠皇帝的时候，唯独长沙王还保全着，连续传递了五代，最后是因为没有后代才断绝王位，自始至终没有什么罪过，作为藩臣奉守职责，是很确实的呀。所以他的恩泽流及到旁支庶孽，使他们没有任何功劳而被封为侯的就有几个人。从孝惠皇帝直到孝景皇帝期间的五十年，追赏高祖时代遗留下来的功臣，以及跟从文帝从代地来到京师的，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时有功劳的，诸侯王的子弟和外家戚属，出于道义从外国来归附汉家朝廷的，受封的侯者有九十多人。都列表记述他们事情的始终，叙录的是些当今时代具有仁义成功事业的著名人物。

国名	便	轪[1]	平都[3]	右[4]孝惠时三
侯功	长沙王子，侯，二千户。	长沙相，侯，七百户。	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	
孝惠七	元年九月，顷侯吴浅元年。 七	二年四月庚子，侯利仓元年。 六	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 三	
高后八	八	二 六　三年，侯豨元年。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二 一　後七年，恭侯信元年。	十五 八　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二 二十一　三年，侯成元年。	
孝景十六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广志元年。	十六	十四 後二年，侯成有罪，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国除。	三十[2] 元封元年，侯秩为东海太守，行过不请，擅发卒兵为卫，当斩，会赦，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扶柳[6]	郊[6]	南宫[7]
侯功	高后姊长姁子，侯。	吕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吕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产为郊侯。	以父越人为高祖骑将，从军，以大中大夫侯。
孝惠七			
高后八	七　元年四月庚寅，侯吕平元年。 八年，侯平坐吕氏事诛，国除。	五　元年四月辛卯，侯吕产元年。六年七月壬辰，产为吕王，国除。 八年九月，产以吕王为汉相，谋为不善。大臣诛产，遂灭诸吕。	七　元年四月丙寅，侯张买元年。 八年，侯买坐吕氏事诛，国除。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名	梧[8]	平定[9]	博成[10]
侯功	以军匠从起郏，入汉，後为少府，作长乐、未央宫，筑长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户。	以卒从高祖起留，以家车吏入汉，以枭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功，用齐丞相侯。一云项涓。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攻雍丘，击项籍，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功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齐侯阳成延元年。 二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齐受元年。 八	三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冯无择元年。 四　四年，侯代元年。 八年，侯代坐吕氏事诛，国除。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一 四　二年，齐侯市人元年。 十八　六年，恭侯应元年。	
孝景十六	九 七　中三年靖侯偃元年。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八　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 十四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谋杀季父弃市，国除。	七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元年。 十八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二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沛[41]	襄成[43]	轵[44]	壶关[45]
侯功	吕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吕宣王寝园。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孝惠七				
高后八	七　元年四月乙酉，侯吕种元年。 一　为不其侯。[42] 八年，侯种坐吕氏事诛，国除。	一　元年四月辛卯，侯义元年。 二年，侯义为常山王，国除。	三　元年四月辛卯，侯朝元年。 四年，侯朝为常山王，国除。	四　元年四月辛卯，侯武元年。 五年，侯武为淮阳王，国除。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名	沅陵[18]	上邳[19]	朱虚[18]	昌平[20]
侯功	长沙嗣成王子，侯。	楚元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孝惠子，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元年十一月壬申，顷侯吴阳元年。[21] 八	二年五月丙申，侯刘郢客元年。 七	二年五月丙申，侯刘章元年。 七	三 四年二月癸未，侯太元年。[22] 七年，太为吕王，国除。
孝文二十三	十七 六 后二年，顷侯福元年。	一 二年，侯郢客为楚王，国除。	一 二年，侯章为城阳王，国除。	
孝景十六	十一 四 中五年，哀侯周元年。 後三年，侯周薨，无後，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名	赞其[㉗]	中邑[㉘]	乐平[㉙]	山都[㉚]
侯功	吕后昆弟子，用淮阳丞相侯。	以执矛从高祖入汉，以中尉破曹咎，用吕相侯，六百户。	以队卒从高祖起沛，属皇䜣，以郎击陈馀，用卫尉侯，六百户。	高祖五年为郎中柱下令，以卫将军击陈豨，用梁相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吕胜元年。 八年，侯胜坐吕氏事诛，国除。	四年四月丙申，(真)〔贞〕侯朱通元年。 五	二 四年四月丙申，简侯卫无择元年。 三 六年，恭侯胜元年。	四年四月丙申，贞侯王恬开元年。 五
孝文二十三		十七 六 後二年，侯悼元年。	二十三	三 二十 四年，惠侯中黄元年。[㉛]
孝景十六		十五 後三年，侯悼有罪，国除。	十五 一 後三年，侯侈元年。	三 十三 四年，敬侯触龙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五 建元六年，侯侈坐以买田宅不法，又请求吏罪，国除。[㉜]	二十二 元狩五年，侯当元年。 八 元封元年，侯当坐与奴阑入上林苑，国除。
太初已後				

国　名	松兹[29]	成陶[30]	俞[31]	滕[32]
侯功	兵初起以舍人从起沛，以郎(吏)〔中〕人汉，还，得雍王邯家属功，用常山丞相侯。	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度吕（氏）〔后〕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户。	以连敖从高祖破秦，入汉，以都尉定诸侯，功比朝阳侯。婴死，子它袭功，用太中大夫侯。	以舍人、郎中，十二岁，以都尉屯田霸上，用楚相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徐厉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周信元年。 五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吕它元年。 八年，侯它坐吕氏事诛，国除。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吕更始元年。 八年，侯更始坐吕氏事诛，国除。
孝文二十三	六 十七　七年，康侯悼元年。	十一　十二年，孝侯勃元年。 三　十五年，侯勃有罪，国除。		
孝景十六	十二 四　中六年，侯偃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五 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国除。			
太初已後				

国　名	醴陵[37]	吕成[38]	东牟[39]	锤[40]
侯功	以卒从，汉王二年初起栎阳，以卒吏击项籍，为河内都尉，〔用〕长沙相侯，六百户。	吕后昆弟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吕肃王子，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五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吕忿元年。 八年，侯忿坐吕氏事诛，国除。	六年四月丁酉，侯刘兴居元年。 三	二　六年四月丁酉，侯吕通元年。 八年，侯通为燕王，坐吕氏事，国除。
孝文二十三	三 四年，侯越有罪，国除。		一 二年，侯兴居为济北王，国除。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　名	信都[66]	乐昌[67]	祝兹[68]	建陵[69]
侯功	以张敖、鲁元太后子侯。	以张敖、鲁元太后子侯。	吕后昆弟子，侯。	以大谒者侯，宦者，多奇计。
孝惠七				
高后八	八年四月丁酉侯张侈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张受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吕荣元年。坐吕氏事诛，国除。	八年四月丁酉，侯张泽元年。九月，夺侯，国除。
孝文二十三	元年，侯侈有罪，国除。	元年，侯受有罪，国除。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名	东平[1]	右高后时三十一	阳信[1]	轵[2]
侯功	以燕王吕通弟侯。		高祖十二年为郎。以典客夺赵王吕禄印，关殿门拒吕产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二千户。	高祖十年为郎，从军，十七岁为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车骑将军迎太后，侯，万户。薄太后弟。
孝惠七				
吕后八	八年五月丙辰，侯吕庄元年。坐吕氏事诛，国除。			
孝文二十三			十四　元年三月辛丑，侯刘揭元年。 九　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十　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 十三　十一年，易侯戎奴元年。
孝景十六			五 六年，侯中意有罪，国除。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太初已後				

国名	壮武[1]	清都[2]	周阳[3]
侯功	以家吏从高祖起山东，以都尉从(之)〔守〕荥阳，食邑。以代中尉劝代王入，骖乘至代邸，王卒为帝，功侯，千四百户。	以齐哀王舅父侯。	以淮南厉王舅父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二十三	五　元年四月辛未，侯驷钧元年。 前六年，钧有罪，国除。	五　元年四月辛未，侯赵兼元年。 前六年，兼有罪，国除。
孝景十六	十一 中四年，侯昌夺侯，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名	樊[28]	管[29]	瓜丘[30]	营[31]
侯功	以睢阳令〔从〕高祖初起(从)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户。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	齐悼惠王子，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十四　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 九　十五年，康侯客元年。[17]	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刘罢军元年。 十八　六年，侯戎奴元年。	十一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宁国元年。 九　十五年，侯偃元年。	十　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刘信都元年。 十　十四年，侯广元年。
孝景十六	九 七　中三年，恭侯平元年。	二 三年，侯戎奴反，国除。	二 三年，侯偃反，国除。	二 三年，侯广反，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三　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 十四　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杨虚[51]	朸[52]	安都[53]	平昌[54]
侯功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刘将庐元年。 十六年，侯将庐为齐王，有罪，国除。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辟光元年。 十六年，侯辟光为济南王，国除。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志元年 十六年，侯志为济北王，国除。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卬元年。 十六年，侯卬为胶西王，国除。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　名	武城[illegible]	白石[illegible]	波陵[illegible]	南郑[illegible]
侯功	齐悼惠王子，侯。	齐悼惠王子，侯。	以阳陵君侯。	以信平君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贤元年。 十六年，侯贤为菑川王，国除。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刘雄渠元年。 十六年，侯雄渠为胶东王，国除。	五　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驷元年。 十二年，康侯魏驷薨，无後，国除。	一　七年三月丙寅，侯起元年。 孝文时坐後父故夺爵级，关内侯。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名	阜陵[59]	安阳[60]	阳周[61]	东城[62]
侯功	以淮南厉王子侯。	以淮南厉王子侯。	以淮南厉王子侯。	以淮南厉王子侯。
孝惠七				
吕后八				
孝文二十三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刘安元年。 十六年，安为淮南王，国除。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勃元年。 十六年，侯勃为衡山王，国除。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刘赐元年。 十六年，侯赐为庐江王，国除。	七 八年五月丙午，哀侯刘良元年。 十五年，侯良薨，无後，国除。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　名	犁[5]	缾[6]	弓高[7]	襄成[8]
侯　功	以齐相召平子侯，千四百一十户。	以北地都尉孙卬，匈奴入北地，力战死事，子侯。	以匈奴相国降，故韩王信孽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户。	以匈奴相国降侯，故韩王信太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户。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十一　十年四月癸丑，顷侯召奴元年。 三　後五年，侯泽元年。	十四年三月丁巳，侯孙单元年。 十	十六年六月丙子，庄侯韩颓当元年。 八	七　十六年六月丙子，哀侯韩婴元年。 一　後七年，侯泽之元年。
孝景十六	十六	二　前三年，侯单谋反，国除。	前元年，侯则元年。 十六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延元年。 十九　元封六年，侯延坐不出持马，斩，国除。[9]		十六 元朔五年，侯则薨，无後，国除。	十五 元朔四年，侯泽之坐诈病不从，不敬，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故安[68]	章武[69]	南皮[70]	右孝文时二十九[71]
侯功	孝文元年，举淮阳守从高祖入汉功侯，食邑五百户；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户。	以孝文后弟侯，万一千八百六十九户。	以孝文后兄窦长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户。	
孝惠七				
高后七				
孝文二十三	五　後三年四月丁巳、节侯申屠嘉元年。	一　後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窦广国元年。	一　後七年六月乙卯，侯窦彭祖元年。	
孝景十六	前三年，恭侯蔑元年。十四	六　十　前七年，恭侯完元年。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九　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五　元鼎元年，臾坐为九江太守有罪，国除。	八　元光三年，侯常坐元年。十　元狩元年，侯常坐谋杀人未杀罪，国除。	五　建元六年，夷侯良元年。五　元光五年，侯桑林元年。十八　元鼎五年，侯桑林坐酎金罪，国除。	
太初已後				

国　名	平陆[23]	休[24]
侯功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户。	楚元王子，侯。
孝惠七		
吕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刘礼元年。 三年，侯礼为楚王，国除。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富元年。 三年，侯富以兄子戊为楚王反，富与家属至长安北阙自归，不能相教，上印绶。诏复王。後以平陆侯为楚王，更封富为红侯。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国名	沈犹[75]	红[76]	宛朐[77]
侯功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户。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户。	楚元王子，侯。
孝惠七			
吕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元年四月乙巳，夷侯刘秽元年。 十六	四　三年四月乙巳，庄侯富元年。 一　前七年，悼侯澄元年。 九　中元年，敬侯发元年。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刘埶元年。 三年，侯埶反，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四　建元五年，侯受元年。 十八　元狩五年，侯受坐故为宗正听谒不具宗室，不敬，国除。[78]	十五　元朔四年，侯章元年。 一　元朔五年，侯章薨，无後，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魏其[illegible]	棘乐[illegible]	俞[illegible]
侯功	以大将军屯荥阳，扞吴楚七国，侯，三千二百五十户。	楚元王子，侯，户千二百一十三。	以将军吴楚反时击齐有功。布故彭越舍人，越反时布使齐，还已枭越，布祭哭之，当亨，出忠言，高祖舍之。黥布反，布为都尉，侯，户千八百。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三年六月乙巳，侯窦婴元年。 十四	三年八月壬子，敬侯刘调元年。 十四	六 六年四月丁卯，侯栾布元年。 中五年，侯布薨。[illegible]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九 建元元年为丞相，二岁免。 元光四年，侯婴坐争灌夫事上书称为先帝诏，矫制害，弃市，国除。	一 建元二年，恭侯应元年。 十一 元朔元年，侯庆元年。 十六 元鼎五年，侯庆坐酎金，国除。	十[illegible] 元狩六年，侯贲坐为太常庙牺牲不如令，有罪，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建陵[illegible]	建平[illegible]	平曲[illegible]
侯功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中尉侯，户一千三百一十。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江都相侯，户三千一百五十。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陇西太守侯，户三千二百二十。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六年四月丁卯，敬侯卫绾元年。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哀侯程嘉元年。 十一	五　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孙昆邪元年。 中四年，侯昆邪有罪，国除。太仆贺父。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　元光五年，侯信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国除。	七　元光二年，节侯横元年。 一　元光三年，侯回元年。 一　元光四年，侯回薨，无後，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江阳	遽	新市
侯功	以将军击吴楚功，用赵相侯，户二千五百四十一。	以赵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听，死事，子侯，户千九百七十。	以赵内史王慎，王遂反，慎不听，死事，子侯，户一千十四。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四　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苏嘉元年。 七　中三年，懿侯卢元年。	六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横元年。 後二年，侯横有罪，国除。	五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王康元年。 三　後元年，殇侯始昌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一　建元三年，侯明元年。 十六　元朔六年，侯雕元年。 十一　元鼎五年，侯雕坐酎金，国除。		九 元光四年，殇侯始昌为人所杀，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商陵[illegible]	山阳[illegible]	安陵[illegible]
侯功	以楚太傅赵夷吾，王戊反，不听，死事，子侯，千四十五户。	以楚相张尚，王戊反，尚不听，死事，子侯，户千一百一十四。	以匈奴王降侯，户一千五百一十七。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赵周元年。 八	中二年四月乙巳，侯张当居元年。 八	中三年十一月庚子，侯子军元年。 七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二十九 元鼎五年，侯周坐为丞相知列侯酎金轻，下廷尉，自杀，国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当居坐为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实罪，国除。	五 建元六年，侯子军薨，无後，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垣[注]	遒[注]	容成[注]
侯功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户五千五百六十九。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户。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三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赐元年。 六年，赐死，不得及嗣。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强元年。不得隆强嗣。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卢元年。 七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四　建元元年，康侯绰元年。 二十二　元朔三年，侯光元年。
太初已後		後元年四月甲辰，侯则坐使巫齐少君祠祝诅，大逆无道，国除。	十八　後二年三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诅，国除。

国名	易[illegible]	范阳[illegible]	翕[illegible]
侯功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户千一百九十七。	以匈奴王降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六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仆黥元年。 後二年，侯仆黥薨，无嗣。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七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郸元年。 七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七　元光二年，怀侯德元年。 二　元光四年，侯德薨，无後，国除。	九 元光四年，侯邯郸坐行来不请长信，不敬，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亚谷[⑳]	隆虑[㉑]	乘氏[㉒]
侯功	以匈奴东胡王降，故燕王卢绾子侯，千五百户。	以长公主嫖子侯，户四千一百二十六。	以梁孝王子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二　中五年四月丁巳，简侯它父元年。 三　後元年，安侯种元年。	中五年五月丁丑，侯蟜元年。 五	中五年五月丁卯，侯买元年。 中六年，侯买嗣为梁王，国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一　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 二十五　元光六年，侯贺元年。	二十四 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	
太初已後	十五 征和二年七月辛巳，侯贺坐太子事，国除。		

国名	桓邑[10]	盖[11]	塞[12]
侯功	以梁孝王子侯。	以孝景后兄侯，户二千八百九十。	以御史大夫前将(军)兵击吴楚功侯，户千四十六。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一　中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 中六年为济川王，国除。	中五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 五	後元年八月，侯直不疑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二十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八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国除。	三　建元四年，侯相如元年。 十二　元朔四年，侯坚元年。 十三　元鼎五年，坚坐酎金，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武安[14]	周阳[15]	右孝景时三十(一)[16]
侯功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八千二百一十四。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六千二十六。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後三年三月，侯田蚡元年。	後三年三月，懿侯田胜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九 元光四年，侯梧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梧坐衣襜褕入宫廷中，不敬，国除。	十一 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元狩二年，侯彭祖坐当归与章侯宅不与罪，国除。	
太初已後			

【注释】

①软(dài):县名,属江夏郡,利仓(《汉表》作"黎朱仓")所封。在今河南罗山县东。

②三十:《史记志疑》案:此当作"十"字,"二十"字,十者,孝武建元元年至元光四年,侯彭祖在国年数也。二十者,元光五年至元封元年,侯秩在国年数也。格内又缺横书"元光五年,侯秩元年"八字。

③平都:《史记索隐》以为县名,属东海。而东海郡为都平,侯国。据《读史方舆纪要》,则在汉之武邑、武隧二县地内之平都村;依此,在今河北省武强县界内。刘到所封。

④右:原直行排,表为右;现改排横行,表为"左"。 三:指封三人为侯。

⑤扶柳:县名,属信都郡,在今河北冀县西北。《史记志疑》谓是琅邪郡之郑县,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北。吕(从母姓)平所封。

⑥郊:《史记志疑》以为当作"洨"。县名,吕产所封。在今安徽固镇县东。

⑦南宫:县名,张买所封。在今河北南宫县西北。

⑧梧:县名,阳成延所封。在今安徽睢溪市东北。

⑨平定:《汉志》阙。《史记志疑》疑为涿郡安平县。安平,县名,齐受所封。在今河北安平县。

⑩博成:此泰山郡之博县。冯无择所封。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

⑪沛:县名,吕种所封。在今江苏沛县。

⑫为不其侯:前应增"七年"二字,因是年改封,则上"七"当为"六"。不其,属琅邪郡,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

⑬襄成:县名,刘义所封。在今河南襄城县。

⑭轵(zhǐ):县名,刘朝所封。在今河南济源县南。

⑮壶关:县名,刘武所封。在今山西长治市北。

⑯沅陵:县名,吴阳所封。在今湖南沅陵县南。

⑰十一月壬申:当依《汉表》作"七月丙申"。

⑱上邳:县名,刘郢客所封。在今山东滕县西南。

⑲朱虚:县名,刘章所封。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⑳昌平:《史记志疑》疑为平原郡之平昌。平昌,县名,刘大所封。在今山东

商河县西北。

㉑太：当作“大”。

㉒赞其：县名，吕胜所封。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南。

㉓中邑：县名，朱通（《汉表》作“朱进”）所封。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

㉔乐平：《汉志》阙。《史记志疑》以为盖东郡清县之乡名。清县，在今山东聊城县西。

㉕求：当作“隶”。

㉖山都：县名，属南阳郡，王恬开所封。在今湖北襄樊市西北。

㉗四年：当作“后五年”。以此，“三”与“二十”，误倒。 惠：《汉表》作“宪”。

㉘松兹：县名，属庐江郡，徐厉所封。在今安徽太湖县西南。

㉙成陶：《汉表》作“成阴”，即高密县，周信所封。在今山东高密县。

㉚俞：当作“鄃”（shū）。县名，吕它（tuó）所封。在今山东高唐县东北。

㉛滕：县名，属沛郡，吕更始所封。在今山东滕县西。

㉜醴陵：东汉始置，此盖是乡名，越（史失其姓）所封。在今湖南醴陵县。

㉝吕成：《水经注·淯水》言南阳宛县西有吕城，疑吕忿封此。约在今河南南阳市西。

㉞东牟：县名，刘兴居所封。在今山东牟平县。

㉟锤：一作“腄”，县名，吕通（吕后兄子）所封。在今山东福山县。

㊱信都：县名，张侈（张敖子，以鲁元公主封，后“以非正”免）所封。在今河北冀县。

㊲乐昌：《史记志疑》谓在汝南郡细阳县之池阳乡。张受（一作“寿”，事同张侈）所封。在今安徽阜阳县北。

㊳祝兹：县名，即东海郡之即丘县，吕荣所封。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南。

㊴建陵：县名，张泽（一名释）所封。在今江苏新沂县西南。

㊵东平：国都名，吕庄所封。在今山东东平县东。

㊶阳信：县名，刘揭《史记索隐》以为夷侯所封。在今山东无棣县东北。

㊷轵：县名，薄昭（《汉表》封于文帝元年“正月”，非“四月”）所封。在今河南济源县南。

㊸壮武：县名，朱昌所封。在今山东胶县东北。

㊹清郡：《汉表》作“邬”。邬，县名，驷钧所封。在今山东介休县东北。

㊺周阳：邑名，赵兼所封。在今山西绛县西南。若依《史记索隐》谓县名，属

上郡。则当为"阳周",在今陕西子长县西北。

㊻樊:县名,蔡兼所封。在今山东济宁市东北。

㊼客:一作"容"。

㊽管:《史记志疑》谓当作"菅"(jiān)。菅,县名,刘罢军所封。在今山东济阳县东南。

㊾瓜丘:《汉表》作"氏丘",地皆无考。刘宁国所封。

㊿营:即营丘,城名,在齐郡临淄县(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中。刘信都所封。

�杨虚:县名,刘将庐(《汉书》无谥,作"将闾")所封。在今山东齐河县西南。 依《汉书·王子侯表》将闾前有"杨丘恭侯安",齐悼惠王子。文帝四年五月甲寅封,十二年薨。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国界,削为司寇。 济南郡有阳丘,县名。在今山东章丘县北。

52朸(lì):县名,刘辟光所封。在今山东惠民县西。

53安都:《汉志》阙。其地《史记志疑》谓在涿郡高阳西南,则在今河北高阳县南。刘志所封。

54平昌:县名,刘卬所封。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

55武城:即东海郡南成县,刘贤所封。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56白石:城名,在平原郡安德县,刘雄渠所封。在今山东临邑县西。

57波陵:《汉表》作"泝陵"。《史记志疑》谓在汉中郡新城泝乡,今地不详。魏驷所封。

58南郴:地未详。起(史失其姓)所封。

59阜陵:县名,刘安所封。在今安徽和县西。

60安阳:县名,属汝南郡,刘勃所封。在今河南息县西。

61阳周:乡名,在城阳国莒县,刘赐所封。在今山东莒县。

62东城:县名,刘良所封。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

63犁:即东郡黎县,召奴所封。在今山东郓城县西。

64不出持马:《汉表》同。师古曰:"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

65缾(píng):县名,属琅邪郡,孙单所封。琅邪有瓶国,疑即其地。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66弓高:县名,韩颓当所封。在今河北阜城县南。

67襄成:县名,韩婴所封。在今河南襄城县。

⑱故安：县名，申屠嘉所封。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⑲章武：县名，窦广国所封。在今河北黄骅县西南。
⑳南皮：县名，窦彭祖所封。在今河北沧州市西南。
㉑二十九：表列仅二十八，因脱误杨丘一侯。
㉒平陆：此为东平国之东平陆，刘邦所封邑。在今山东汶上县境。
㉓休：乡名，在滕县西，刘富所封。在今山东滕县境。
㉔沈犹：乡聚名，在高苑县，刘秽所封。在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境。
㉕听谒不具宗室：《汉表》作"听请，不具宗室"。师古曰："受为宗正，人有私请求者，受听许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获罪。"
㉖红：刘富先封休侯，前已列表，改封为红侯亦已连书，此不当别列，亦不当计入封列总数，故有误。红，《史记志疑》谓刘富所封当在沛郡虹县，在今安徽五河县西北。
㉗宛朐：县名，属济阴郡，刘埶（《史记索隐》音艺）所封。在今山东定陶西南。
㉘魏其：县名，窦婴所封。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南。
㉙棘乐：乡名，在沛郡酂县东北之棘壁，刘调所封。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
⑳俞（shū）：即鄃县，栾布所封。在今河北高唐县东北。
㉛薨：《史记志疑》当作"绝"，"惟其中绝故田蚡为相得以食邑于鄃……蚡卒在元光三年……仍以鄃续封布子贲也"。
㉜《史记集解》一云"元朔二年，侯贲元年"。
㉝建陵：县名，卫绾所封。在今江苏新沂县南。
㉞建平：县名，程嘉所封。在今河南夏邑县西南。
㉟平曲：县名，公孙昆邪所封。据《史记志疑》所考，疑在今江苏东海县东南。
㊱江阳：《史记志疑》谓当作"江陵"，苏嘉（《汉表》作"苏息"）所封。在今湖北江陵县。
㊲遽：《汉表》乡名，在常山郡，横（史失其姓）所封。不详今地。
㊳新市：县名，王康所封。在今河北巨鹿东北。
㊴商陵：《史记志疑》谓似当作"高陵"，在琅邪郡。赵周所封。
㊵山阳：县名，张当居所封。在今河南修武县西。
㊶安陵：《史记志疑》疑为颍川郡傿陵。子军所封。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㉜垣：县名，赐所封。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

㉝遒(qiú)：县名，隆强(《史记索隐》李隆强)所封(受封户数《汉表》作“千五百七十户”)。在今河北涞水县。

㉞容成：县名，唯徐卢所封。在今河北容城县北。

㉟易：县名，仆黥所封。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㊱范阳：县名，代所封。在今河北徐水县北。

㊲翕：《汉表》在内黄。邯郸所封。在今河南内黄县西。

㊳亚谷：《寰宇记》以为是容城之浑泥城。容城在涿郡。卢它父所封。在今河北雄县西北。

㊴隆虑：县名，蟜所封。在今河南林县。

⑩乘氏：县名，刘买所封。在今山东定陶县东北。

⑩桓邑：《史记志疑》谓为陈留郡之长垣县，刘明所封。在今河南长垣县东北。

⑩盖：县名，王信所封。在今山东沂源县东南。

⑩塞：《史记志疑》谓为常山国平棘有塞，疑直不疑封此。平棘，县名，在今河北赵县东南。

⑩武安：县名，田蚡所封。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

⑩周阳：邑名，田胜所封。在今山西绛县西南。

⑩三十：表列实三十一，因去与休侯并列之红侯，故为三十。《高祖功臣表》已见萧嘉、彭昭、周应、周成之孙应、周左车、郦坚、薛泽、陈始、董赤、蛊捷、丁通、赵胡、杨无害、杜相夫、陈最、郭延居、周坚之封侯，又封岑迈，见于《将相表》，孝景时共封侯48人。

史记全译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题解】

表序运用比较的手法，隐喻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征伐四夷的讥刺。以汉武与其祖考相比，武帝时既有“二夷交侵”的外因，又有“当盛汉之隆”的内部条件作基础，他就应有更大的作为，所以使其功臣受封的数量自然也不会比祖考的时候少。而且征伐四夷，在理论上，有《诗》、《书》为依据，在历史上也有齐桓、秦穆、吴楚之君这些可资借鉴的先例。况且比较起来，武帝时有着“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这样的强盛规模，也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没有可能达到的，现在怎么就可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呢？自然应该是征伐的次数越多，征伐的规模越大才对，才可以与现在的国势相比拟了。从理论、历史、实际三个方面说明，武帝的行动都是有充分道理的，所以他就可以北讨南诛，大功告成了，也就可以使很多的将卒受封了。

表体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同一类型，“国经而年纬”。以其所记为建元以来，故纬属诸栏在“侯功”下相应改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已后，体现出越近的事记述越详的原则。而分时期小结受封人数的做法，在形式上也与《惠景间侯者年表》相同，由此可清楚看出各年号间的封侯数分别为元光二、元朔二十二、元狩十六、元鼎十六、元封十七。元朔间所封二十二人中除公孙弘“以丞相诏所褒侯”外，其他封侯全与伐匈奴相关。审视其“侯功”所述，正可窥视各年号时期之总体事势。

表记龙额侯，“太初已后”栏言：“征和二年，子长代，有罪，绝。子曾复封为龙额侯。”明此表记事最晚迄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

表后褚少孙明言著补武帝时四侯,昭帝时十一侯,宣帝时二十九侯,元帝时一侯,共四十五侯。其所表述之内容在形式上均通体为一栏。

【原文】

太史公曰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②。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③。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穆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④。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⑤!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⑥。

【注释】

①本篇题注:《史记索隐》七十二国,太史公旧;余四十五国,褚先生补也。

②绝和亲:汉初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然文景时匈奴仍不断侵犯,武帝以汉兴后积累的国力,对匈奴大举用兵,以保卫中原,扩充疆土。事详《匈奴列传》。 当路塞:直当交通要道上的关塞。 闽越:居住在今浙江、福建交界地区的一支越族。 擅伐:擅自出兵讨伐,指其举动违背汉朝中央朝廷的意愿。 东瓯:居住在今浙江东南沿海一带的一支越族。 请降:指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进攻东瓯,汉廷派兵往救,时东瓯请求内徙,而将他们安置在江淮间事。

③二夷:此指匈奴与闽越。 侔:齐等,相当。 祖考:祖指大父,考指父亲。

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语见《诗经·鲁颂·閟宫》。戎,指西戎。狄,指北狄。膺,击。荆,楚的别名。荼,同"舒",楚的属国。徵(chéng),通"惩",

惩，惩戒，惩罚。 山戎：居住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的部族，或称北戎。 单(chán)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 百里：指百里奚。曾辅佐秦穆公称霸。 西戎：西方戎族。 百越：秦汉以前即已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越族，因其部落众多，故称百越或百粤。

⑤辑：和协，安集。 晏然：安适，平静。

⑥胡：指匈奴。 诛：讨伐。 将卒：将帅。卒，当作“率”，同“帅”。

【译文】

太史公说：匈奴断绝和亲往来，进攻在要道上的关塞；闽越擅自进攻东瓯，东瓯向汉家朝廷请求降服。匈奴、闽越两支外族交互侵犯，在这个正当强盛的汉家兴隆的时候，因此就可以知道立有战功的臣子受到封侯的情况是会和父祖辈的做法相当的。为什么呢？自从《诗》、《书》称述三代“抗击戎狄的侵犯，惩治荆荼的背叛”，齐桓公越过燕国去讨伐山戎部族，武灵王依靠小小赵国的力量去征服匈奴单于，秦穆公任用百里奚称霸西戎，吴、楚的国君用诸侯的身分役服百越。更何况还是凭借中原各国已经完全统一，英明的天子在上面决策发令，兼有文武各方面的人才和力量，声威席卷了整个天下，在内又安集了亿万的民众等等的优势条件，难道能够平静无事不去进行边境地区的征伐吗！从这以后，就出动军队北面攻讨强大的匈奴，南面攻伐劲悍的越族，将帅们依着立功的次序就都封侯了。

国名	翕[1]	持装[3]	亲阳[4]	若阳[5]
侯功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属车骑将军，击匈奴有功，益封。	匈奴都尉降，侯。	匈奴相降，侯。	匈奴相降，侯。
元光	四年七月壬午，侯赵信元年。[2] 三	六年後九月丙寅，侯乐元年。		
元朔	五 六年，侯信为前将军击匈奴，遇单于兵，败，信降匈奴，国除。	六	三　二年十月癸巳，侯月氏元年。 五年，侯月氏坐亡斩，国除。	三　二年十月癸巳，侯猛元年。 五年，侯猛坐亡斩，国除。
元狩		六		
元鼎		元年，侯乐死，无後，国除。		
元封				
太初已後				

国名	长平[6]	平陵[8]	岸头[9]	平津[11]
侯功	以元朔二年再以车骑将军击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将军击匈奴，破右贤王，益封三千户。[7]	以都尉从车骑将军青击匈奴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击将军从大将军，益封。[10]	以都尉从车骑将军青击匈奴功侯。元朔六年，从大将军，益封。	以丞相诏所褒侯。
元光				
元朔	二年三月丙辰，烈侯卫青元年。 五	二年三月丙辰，侯苏建元年。 五	二年六月壬辰，侯张次公元年。 五	(三)〔五〕年十一月乙丑，献侯公孙弘元年。 四
元狩	六	六	元年，次公坐与淮南王女奸，及受财物罪，国除。	二 三年，侯庆元年。 四[12]
元鼎	六	六 六年，侯建为右将军，与翕侯信俱败，独身脱来归，当斩，赎，国除。		六
元封	六			三 四年，侯庆坐为山阳太守有罪，国除。
太初已後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国名	涉安[13]	昌武[14]	襄城[15]	南奅[16]
侯功	以匈奴单于太子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从骠骑将军击左贤王功，益封。	以匈奴相国降侯。	以骑将军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为葛绎侯。
元光				
元朔	一　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单元年。五月，卒，无後，国除。	四年（七）〔十〕月庚申，坚侯赵安稽元年。三	四年（七）〔十〕月庚申，侯无龙元年。三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孙贺元年。二
元狩		六	六	六
元鼎		六	六	四　五年，贺坐酎金，国除，绝（十）〔七〕岁。
元封		一　二年，侯充国元年。五	六	
太初已後		太初元年，侯充国薨，亡後，国除。	一　太初二年，无龙从浞野侯战死。二　三年，侯病已元年。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绎侯[17]。征和二年，贺子敬声有罪，国除。十三

国名	合骑[18]	乐安[19]	龙頟[20]
侯功	以护军都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至右贤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	以轻车将军再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得王功侯。	以都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得王功侯。元鼎六年，以横海将军击东越功，为案道侯。
元光			
元朔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孙敖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韩说元年。 二
元狩	一 二年，侯敖将兵击匈奴，与骠骑将军期，後，畏懦，当斩，赎为庶人，国除。	四 五年，侯蔡以丞相盗孝景园神道壖地罪，自杀，国除。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说坐酎金，国绝。二岁复侯。
元封			元年五月丁卯，案道侯说元年。 六
太初已後			十三 征和二年，子长代，有罪，绝。子曾复封为龙頟侯。[21]

国名	随成[22]	从平[23]	涉轵[24]
侯功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攻农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至右贤王庭，数为雁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以校尉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至右贤王庭，得王，虏阏氏功侯。
元光			
元朔	五年四月乙卯，侯赵不虞元年。 二	五年四月乙卯，公孙戎奴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朔元年。 二
元狩	三 三年，侯不虞坐为定襄都尉，匈奴败太守，以闻非实，（坐）谩，国除。	一 二年，侯戎奴坐为上郡太守发兵击匈奴，不以闻，谩，国除。	元年，侯朔有罪，国除。
元鼎			
元封			
太初已後			

国名	宜春[24]	阴安[25]	发干[26]	博望[27]
侯功	以父大将军青破右贤王功侯。	以父大将军青破右贤王功侯。	以父大将军青破右贤王功侯。	以校尉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绝域大夏功侯。
元光				
元朔	五年四月丁未，侯卫伉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卫不疑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卫登元年。 二	六年三月甲辰，侯张骞元年。 一
元狩		六	六	一 二年，侯骞坐以将军击匈奴畏懦，当斩，赎，国除。
元鼎	元年，侯伉坐矫制不害，国除。	四 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登坐酎金，国除。	
元封				
太初已後				

国名	冠军[29]	众利[30]	潦[31]
侯功	以嫖姚校尉再从大将军，六年从大将军击匈奴，斩相国功侯。元狩二年，以骠骑将军击匈奴，至祁连，益封；迎浑邪王，益封；击左右贤王，益封。	以上谷太守四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首虏千级以上功侯。	以匈奴赵王降，侯。
元光			
元朔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一	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贤元年。 一	
元狩	六	一 二年，侯贤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罪，国除。	一　元年七月壬午，悼侯赵王煖訾元年。 二年，煖訾死，无後，国除。
元鼎	元年，哀侯嬗元年。 六		
元封	元年，哀侯嬗薨，无後，国除。		
太初已後			

国名	宜冠[41]	煇渠[42]	从骠[43]
侯功	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再出击匈奴功侯。故匈奴归义。	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再出击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虏五王功，益封。故匈奴归义。	以司马再从骠骑将军数深入匈奴，得两王子骑将功侯。以匈河将军元封三年击楼兰功，复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二　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识元年。 四年，不识击匈奴，战军功增首不以实，当斩，赎罪，国除。	二年二月乙丑，忠侯仆多元年。 五	二年五月丁丑，侯赵破奴元年。 五
元鼎		三　四年，侯电元年。 三	四 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三年，侯破奴元年。 泥野[44] 四
太初已後		四	一 二年，侯破奴以浚稽将军击匈奴，失军，为虏所得，国除。

国名	下麾[illegible]	漯阴[illegible]	煇渠[illegible]	河綦[illegible]
侯功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浑邪王将众十万降侯，万户。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右王与浑邪降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 五	二年七月壬午，定侯浑邪元年。[illegible] 四	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訾元年。 四	三年七月壬午，康侯乌犁元年。
元鼎	四　五年，炀侯伊即轩元年。 二	元年，魏侯苏元年。 六	一 二年，侯扁訾死，无後，国除。	二　三年，馀利鞮元年。 四
元封	六	五 五年，魏侯苏薨，无後，国除。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国名	常乐[41]	符离[42]	壮[43]	众利[44]
侯功	以匈奴大当户与浑邪降侯。	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右王，将重会期，首虏二千七百人功侯。	以匈奴归义（匈奴）因淳王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左王，以少破多，捕虏二千一百人功侯。	以匈奴归义楼剸王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右王，手自剑合功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雕元年。 四	四年六月丁卯，侯路博德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复陆支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质侯伊即轩元年。 三
元鼎	六	六	二 三年，今侯偃元年。 四	六
元封	六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当时元年。 一
太初已後	二 太初三年，今侯广汉元年。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国除。	四	四

国名	湘成[75]	义阳[76]	散[77]	臧马[78]
侯功	以匈奴符离王降侯。	以北地都尉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左王，得王功侯。	以匈奴都尉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四年六月丁卯，侯敞屠洛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卫山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董荼吾元年。 三	一 四年六月丁卯，康侯延年元年。 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国除。
元鼎	四 五年，侯敞屠洛坐酎金，国除。	六	六	
元封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二 太初三年，今侯安汉元年。 二	

国名	周子南君[⑳]	乐通[㉑]	瞭[㉒]	术阳[㉓]
侯功	以周後绍封。	以方术侯。	以匈奴归义王降侯。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姬嘉元年。 三	一 四年四月乙巳，侯五利将军栾大元年。 五年，侯大有罪，斩，国除。	一 四年六月丙午，侯次公元年。 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国除。	一 四年，侯建德元年。 五年，侯建德有罪，国除。
元封	三 四年，君买元年。 三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龙亢[illegible]	成安[illegible]	昆[illegible]	骐[illegible]
侯功	以校尉摎(世)乐击南越，死事，子侯。	以校尉韩千秋击南越，死事，子侯。	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功侯。	以属国骑击匈奴，捕单于兄功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五年三月壬午，侯广德元年。 二	五年三月壬子，侯延年元年。 二	五年五月戊戌，(昆)侯渠复累元年。 二	五年(五)〔六〕月壬子，侯驹几元年。 二
元封	六 六年，侯广德有罪诛，国除。	六 六年，侯延年有罪，国除。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国名	梁期[18]	牧丘[19]	瞭[20]	将梁[21]
侯功	以属国都尉五年间出击匈奴，得复累绨缦等功侯。	以丞相及先人万石积德谨行侯。	以南越将降侯。	以楼船将军击南越，椎锋却敌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 二	五年九月丁丑，恪侯石庆元年。 二	六年三月乙酉，侯毕取元年。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杨仆元年。 一
元封	六	六	六	三 四年，侯仆有罪，国除。
太初已後	四	二 三年，侯德元年。 二	四	

国名	安道[illegible]	随桃[illegible]	湘成[illegible]	海常[illegible]
侯功	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自定降侯。	以南越苍梧王闻汉兵至降侯。	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谕瓯骆兵四十馀万降侯。	以伏波司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六年三月乙酉，侯揭阳令〔史〕定元年。 一	六年四月癸亥，侯赵光元年。 一	六年五月壬申，侯监居翁元年。 一	六年七月乙酉，庄侯苏弘元年。 一
元封	六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太初元年，侯弘死，无後，国除。

国名	北石[illegible]	下郦[illegible]	缭荽[illegible]	蘌儿[illegible]
侯功	以故东越衍侯佐繇王斩馀善功侯。	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	以故校尉从横海将军说击东越功侯。	以军卒斩东越徇北将军功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元年正月壬午，侯吴阳元年。 六	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将黄同元年。 六	一　元年五月（乙）〔己〕卯，侯刘福元年。二年，侯福有罪，国除。	元年闰月癸卯，庄侯辕终古元年。[illegible] 六
太初已後	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四		太初元年，终古死，无後，国除。

国名	开陵[70]	临蔡[71]	东成[72]	无锡[73]
侯功	以故东越建成侯与繇王共斩东越王馀善功侯。	以故南越郎闻汉兵破番禺，为伏波得南越相吕嘉功侯。	以故东越繇王斩东越王馀善功侯，万户。	以东越将军汉兵至弃军降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元年闰月癸卯，侯建成元年。 六	元年闰月癸卯，侯孙都元年。 六	元年闰月癸卯，侯居服元年。 六	元年，侯多军元年。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四

国名	涉都[74]	平州[75]	荻苴[76]	澅清[77]
侯功	以父弃故南海守，汉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以朝鲜将汉兵至降侯。	以朝鲜相汉兵至围之降侯。	以朝鲜尼谿相使人杀其王右渠来降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元年中，侯嘉元年。 六	一 三年四月丁卯，侯唊元年。 四年，侯唊薨，无後，国除。	三年四月，侯朝鲜相韩阴元年。 四	三年六月丙辰，侯朝鲜尼谿相（侯）参元年。 四
太初已後	二 太初二年，侯嘉薨，无後，国除。			

国名	骐兹[79]	浩[80]	瓡讘[81]
侯功	以小月氏若苴王将众降侯。	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功侯。	以小月氏王将众千骑降侯。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稽谷姑元年。 三	一　四年正月甲申，侯王恢元年。 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国除。封凡三月。	二　四年正月乙酉，侯扜者元年。 一　六年，侯胜元年。
太初已後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无後，国除。		四

国名	几[81]	涅阳[82]	
侯功	以朝鲜王子汉兵围朝鲜降侯。	以朝鲜相路人，汉兵至，首先降，道死，其子侯。	右太史公本表[83]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二 四年三月癸未，侯张路归义元年。 六年，侯张路使朝鲜，谋反，死，国除。	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 三	
太初已後		二 太初二年，侯最死，无後，国除。	

当涂[illegible]	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侯。
蒲[illegible]	苏昌，以圉尉史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侯。
潦阳[illegible]	江德，以圉厩啬夫共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侯。
富民[illegible]	田千秋，家在长陵。以故高庙寝郎上书谏孝武曰：“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上书至意，拜为大鸿胪。征和四年为丞相，封三千户。至昭帝时病死，子顺代立，为虎牙将军，击匈奴，不至质，诛死，国除。
右孝武封国名	

【注释】

①翕：《汉表》在内黄。赵信所封（《汉表》益封“千六百八十户”）。在今河南内黄县西。

②七月壬午：当依《汉表》作“十月”。是年七月无壬午日。

③持装：《汉表》作“特辕”，在南阳郡。侯乐（yuè）所封（《汉表》“六百五十户”）。今地未详。

④亲阳：《汉表》在舞阴。舞阴，南阳郡县名，潕水所出。月氏所封（《汉表》“六百八十户”），在今河南社旗县东南。

⑤若阳：《汉表》在平氏。平氏，南阳郡县名，猛（失书姓）所封（《汉表》“五百三十户”）。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

⑥长平：汝南郡之县名，卫青（以元封五年薨）所封。在今河南西华县东北。

⑦益封三千户：卫青本以三千八百户封长平侯，收河南地后益封三千户，

破右贤王后益封六千户。此误以破右贤王后为益封三千户，又脱本封及再益封户数。

⑧平陵：《汉表》在武当。南阳郡之武当县，苏建所封（《汉表》"益封凡一千户"，而《传》言本封已千一百户）。在今湖北均县西北。

⑨岸头：《汉表》在皮氏。河东郡之皮氏县，张次公所封（《汉表》"益封凡二千户"）。在今山西河津县。

⑩元朔六年："六"当作"五"。

⑪平津：《汉表》在高城。此为勃海郡高城县之平津乡，公孙弘所封（《汉传》诏封"六百五十户"）。高城县，在今河北盐山县东南。

⑫四：当作"二"。

⑬涉安：《史记志疑》附案：此乃名号，非地名，言匈奴来降，登涉长安。未知实封之地何在。

⑭昌武：此为东郡之东武阳县，赵安稽所封（《汉传》益封"三百户"）。在今山东莘县南。

⑮襄城：此当为陇西郡之襄武县，无龙（一作"乘龙"）所封（《汉表》"四百户"）。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

⑯南奅（pà）：县名。奅，通"窌"。公孙贺所封（《传》以千三百户封）。今地不详。

⑰葛绎：山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⑱合骑：此为号，食邑在南郡之高城县，公孙敖所封（《传》封户一千五百）。在今湖北松滋县南。

⑲乐安：县名，李蔡所封（《汉表》二千户）。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北。

⑳龙頟（é）：县名，韩说所封（《传》封一千三百户，又有封号"案道"）。在今山东齐河县西北。

㉑此栏应为：征和二年，因巫蛊案侯说被杀，绝。后元二年，子曾复封为龙頟侯。

㉒随成：《史记志疑》谓随成是号，随大将军成功也。《汉表》云在千乘郡，未知何地。赵不虞所封（《汉表》七百户）。

㉓从平：号，从大将军平匈奴。《汉表》云食邑在东郡乐昌县，公孙戎奴所封（《汉表》"一千一百户"）。在今河南南乐县西北。

㉔涉轵：《汉表》为"轵"。涉轵，谓登涉轵地。轵，在齐郡西安县，李朔所封

(《传》一千三百户)。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㉕宜春:县名,卫伉所封(《传》千三百户)。在今河南确山县东。

㉖阴安:县名,卫不疑所封(《传》千三百户)。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

㉗发干:县名,卫登所封(《传》千三百户)。在今山东聊城西。

㉘博望:县名,张骞所封。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

㉙冠军:县名,霍去病所封(本封千六百户,又四益封:出陇西功二千户,破祁连功五千户,迎浑邪千七百户,击左右贤王五千八百户)。在今河南邓县西北。

㉚众利:《汉表》在姑莫。姑莫,县名,郝贤所封(封千一百户)。在今山东诸城县西北。众利是姑莫县之乡名。

㉛潦:《汉表》在舞阳。舞阳,县名,煖訾所封(《汉表》五百六十户)。在今河南舞阳县西。

㉜宜冠:《汉表》在昌。昌,县名,高不识所封(《汉表》一千一百户)。在今山东诸城县西北。

㉝辉渠:《史记志疑》以为当作"浑渠",乡名,在南阳郡鲁阳县,仆多所封。在今河南鲁山县。

㉞从骠:封号,意即从骠骑将军有功,实封地不详。赵破奴所封(《汉表》二千户)。

㉟涅野:地未详。

㊱下麾:乡名,在河东郡猗氏县,呼毒尼所封(《汉表》七百户)。在今山西临猗县南。

㊲漯阴:县名,浑邪所封。在今山东禹城县东北。

㊳二年七月:当作"三年十月"。下三侯之"七月"均当作"十月"。

㊴辉渠:乡名,在南阳郡鲁阳县,扁訾所封。

㊵河綦:《汉表》在济南郡,其地未详。乌犁所封(《汉表》六百户)。

㊶常乐:《汉表》在济南郡,其地未详。稠雕所封(《汉表》五百七十户)。

㊷符离:县名,路博德所封(户千六百)。在今安徽宿县东北。

㊸壮:《汉表》作杜。乡名,在勃海郡重平县,复陆支所封(《汉表》作"千三百户")。在今山东乐陵市西南有杜集。

㊹众利:为琅邪郡姑莫县之乡名,伊即轩所封(《汉表》作"千一百户")。姑莫,在今山东诸城县西北。

㊹湘成:《汉表》在阳城,《史记志疑》以为即南阳郡之堵阳县,敞屠洛所封(《汉表》"千八百户")。在今河南方城县东。

㊺义阳:《汉表》在平氏。故此为南阳郡平氏县之义阳乡,卫山所封(《汉表》"千一百户")。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

㊼散:关名,即函谷新关,此以关名为封号。《汉表》在阳城。阳城,县名,属颍川郡,与散关近境,董荼吾所封(《汉表》千一百户)。散关,在今河南新安县东;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

㊽臧马:《汉表》在朱虚。朱虚,县名,延年(《汉表》作"雕延年")所封(《汉表》八百七十户)。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㊾周子南君:《汉表》在长社。长社,县名,姬嘉所封(《汉表》三千户)。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

㊿乐通:《史记索隐》韦昭云:"在临淮高平。"高平,县名,栾大所封(《汉表》三千户)。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51瞭:《汉表》在舞阳。舞阳,县名,次公所封(《汉表》七百九十户)。在今河南舞阳县西。

52术阳:《汉表》在下邳。下邳,县名,建德所封(《汉表》三千户)。在今江苏邳县南。

53龙亢:县名,摎广德所封(《汉表》六百七十户)。在今安徽蒙城县东。

54成安:《汉表》在郏。郏,县名,韩千秋所封(《汉表》千三百八十户)。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北。

55昆:《汉表》在钜鹿,其地未详。渠复累所封。

56骐:县名,驹几所封(《汉表》五百二十户)。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北。

57梁期:《汉志》属魏郡,县名,任破胡所封。在今河北磁县东北。

58牧丘:《汉表》在平原,县名,石庆所封。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59瞭:见前注51。毕取所封(《汉表》五百一十户)。

60将梁:《史记志疑》乡名,其地在涿郡广望县界。杨仆所封。广望,在今河北保定市南。

61安道:《汉表》在南阳,今地不详。史定所封(《汉表》六百户)。

62随桃:《汉表》在南阳,其地不详。赵光所封(《汉表》三千户)。

63湘成:《汉表》在堵阳。堵阳,县名,监(官名)居(姓)翁(字)所封(《汉表》八百三十户)。在今河南方城县东。

⑭海常：《汉书·王子侯表》在琅邪，而《南越传》徐广云在东莱，皆未详。苏弘所封。

⑮北石：当作“卯石”，在陈留郡之济阳县，吴阳所封（《汉表》千户）。济阳，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⑯下郦：《汉表》作“下鄜”，在南阳。郦、鄜，古字通。《史记志疑》谓即南阳郡之郦县，左将（官名）黄同所封（《汉书》七百户）。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⑰缭荌：地未详。刘福所封。

⑱蘌儿：乡名，辕终古所封。在今浙江桐乡县西南。

⑲闰月：《史记集解》徐广曰：“闰四月也。”非。汉初凡闰归于终，此盖指“后九月”。或“闰”字讹，指四月。

⑳开陵：《汉志》临淮郡有侯国开陵，不详所在。建成所封（《汉表》二千户）。

㉑临蔡：《汉表》在河内，其地不详。孙都所封（《汉表》千户）。

㉒东成：《汉表》在九江。东城，县名，居服所封。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

㉓无锡：《汉表》在会稽。无锡，县名，多军所封（《汉表》千户）。在今江苏无锡市。

㉔涉都：《汉表》在南阳。《郡国志》筑阳有涉都乡。嘉所封（《汉表》二千四百户）。筑阳，在今湖北谷城县东北。

㉕平州：《汉表》在梁父。平州，城名，王唊所封（《汉表》千四百八十户）。在今山东莱芜市西南。

㉖获苴(jū)：《汉表》在勃海。《读史方舆纪要》云城在庆云县东，城下在获苴河。庆云，汉勃海南皮县地。韩阴所封（《汉表》作“韩陶”，五百四十户）。在今河北南皮县。

㉗澅(huò)清：《汉表》在齐。《史记志疑》谓盖即齐画邑。参所封（《汉表》千户）。有谓在今山东临淄县西。

㉘騠(tí)兹：《汉表》在琅邪。其地未详。稽谷姑（《史记索隐》稽滑姑）所封（《汉表》千九百户）。

㉙浩：《史记志疑》附案，地无考，疑即金城浩亹县。王恢所封。若为浩亹县，则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北。

㉚瓡讘(hú shè)：《汉表》在河东。瓡讘，县名，扜(wū)者所封（《汉表》七百六十户）。在今山西永和县西南。

㉛凡：乡名，在魏郡元城县东南。张陷所封。元城，在今河北大名县东。

㉜涅阳：《汉志》在南阳，县名，最所封。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

㉝右太史公本表：《史记志疑》附案：六字褚生所改。又海西、新畤二侯并封于太初之世，史公不当遗之也。 右：本书当称"左"，原表直书左衍，今改横书，固当右衍。 又，梁玉绳有言：《史》讫太初，《表》所载自翕至涅阳凡七十三，其实缭荌一侯当入《王子表》，则是封七十二国矣。然考《高祖功臣表》：元光二年封灌贤临汝侯，三年封张广睢陵侯，元狩三年封萧庆酂侯，元鼎五年封靳石江邹侯，元封元年封卞仁埤山侯。又考《汉表》海西侯李广利、新畤侯赵弟，皆以太初四年四月伐大宛功得封。《史》《汉》《武帝纪》及《南越传》在越归义侯二人，一名严，一名甲，复有驰义侯名遗，《后汉书》武帝封夜郎竹王三子为侯，《表》俱不书，综而数之，盖有八十五国也。

㉞当涂：《汉表》在九江，县名，魏不害所封。在今安徽蚌埠市西南。

㉟蒲：《汉表》在琅邪，其地未详。

㊱潦阳：《汉表》在清河。《汉志》清河郡有县十四，疑潦阳即"缭县"，在今河北南宫县东南。

㊲富民：《汉表》在蕲。王先谦《汉书补注》谓蕲，沛郡县。则在今安徽宿县东南。

【原文】

后进好事儒者褚先生曰[1]：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2]。当世之君子，行权合变，度时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当世，岂不盛哉[3]！观其持满守成之道，皆不谦让，骄蹇争权，喜扬声誉，知进不知退，终以杀身灭国[4]。以三得之，及身失之，不能传功于后世，令恩德流于孙，岂不悲哉[5]！夫龙雒侯曾为前将军，世俗顺善，厚重谨信，不与政事，退让爱人[6]。其先起于晋六卿之世[7]。有土君国以来，为王侯，子孙

相承不绝，历年经世，以至于今，凡百余岁，岂可与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语之哉[9]？悲夫，后世其诫之。

【注释】

①褚先生：褚少孙。

②尽于孝武：《史记》记事，一般言之是截止于太初，司马迁自己言明。然实际所载有至征和二年者，而褚少孙为史公当代之人，又言"尽于孝武之事"，应及后元二年了，则又是一种叙事下限的意见，可参。　适：恰当的道理。

③行权合变：指运用权变的策略。权，与"经"相对而言。"经"谓根本原则，"权"谓正确的变通措施，与"变"同义。　度(duó)时：估量时势。　希世：阿谀世俗。

④持满：谓处于盛满的地位。　骄蹇(jiǎn)：傲慢，不顺从。

⑤以三得之：指上文行权合变，度时施宜，希世用事三者。

⑥龙雒侯曾：即韩曾。　与(yù)：参预。

⑦晋六卿：春秋末年晋国六大夫：韩、赵、魏、范、中行(háng)、智氏。此盖指韩增为晋六卿之一韩厥即韩献子的后代。

⑧今：指褚少孙所在之元、成时。韩增之先韩说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封龙雒侯，若至成帝(公元前32年至前7年在位)中，即为"百余岁"。

【译文】

后辈好事的儒生褚先生说：太史公的《史记》记叙了整个汉武帝时代的事件，所以我再次撰写昭帝以来的功臣们受封侯的情事，编在右面，使将来的好事者看到后明白成败、是非及绝代的恰当道理，能够对自己引为鉴戒。当代的君子，运用权变的策略，估量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阿谀世俗以事奉君主，借此建立功勋获得土地和侯位，立名于当世，岂不是很惬意么！观察他们保持盛满地位而守住成业的方法，都是不知谦让，傲慢争权，喜欢宣扬声誉，只知参政

升官，而不知隐避退让，终于因此杀身灭国。他们凭着“运用权策的策略，估量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阿谀世俗以事奉君主”这三者得到一切，到自己这一代就失去了，不能将功业传递给后世，使恩泽流传于子孙，难道不是很可悲吗？龙雒侯韩曾做了前将军，顺应世俗相处得很好，忠厚稳定谨慎可信，不干预政事，退避谦让爱及他人。他的祖先兴起于春秋末年晋国六卿的时代。从拥有土地的君国以来，成为王侯，子子孙孙相继承袭而不断绝，经历许多的年月世代，一直到今天，共计百多年了，这难道可以和那些功臣在自己一代就失去一切的人同日而语吗！可悲啊，后代的人一定要引以为诫！

博陆[1]	霍光，家在平阳。以兄骠骑将军故贵。前事武帝，觉捕得侍中谋反者马何罗等功侯，三千户。中辅幼主昭帝，为大将军。谨信用事，擅治，尊为大司马，益封邑万户。後事宣帝。历事三主，天下信乡之，益封二万户。子禹代立，谋反，族灭，国除。
秺[2]	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从浑邪王将众五万，降汉归义，侍中，事武帝，觉捕侍中谋反者马何罗等功侯，三千户。中事昭帝，谨厚，益封三千户。子弘代立，为奉车都尉，事宣帝。
安阳[3]	上官桀，家在陇西。以善骑射从军。稍贵，事武帝，为左将军。觉捕斩侍中谋反者马何罗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户。中事昭帝，与大将军霍光争权，因以谋反，族灭，国除。
桑乐[4]	上官安。以父桀为将军故贵，侍中，事昭帝。安女为昭帝夫人立为皇后故侯，三千户。骄蹇，与大将军霍光争权，因以父子谋反，族灭，国除。
富平[5]	张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张汤子武帝时给事尚书，为尚书令。事昭帝，谨厚习事，为光禄勋右将军。辅政十三年，无适过，侯，三千户。及事宣帝，代霍光为大司马，用事，益封万六千户。子延寿代立，为太仆，侍中。
义阳[6]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从军为郎，为平乐监。昭帝时，刺杀外国王，天子下诏书曰："平乐监傅介子使外国，杀楼兰王，以直报怨，不烦师，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户封介子为义阳侯。"子厉代立，争财相告，有罪，国除。
商利[7]	王山，齐人也。故为丞相史，会骑将军上官安谋反，山说安与俱入丞相，斩安。山以军功为侯，三千户。上书愿治民，为代太守。为人所上书言，系狱当死，会赦，出为庶人，国除。
建平[8]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给事大将军幕府，发觉谋反者骑将军上官安等罪，封为侯，邑二千七百户，拜为太仆。元年，出为西河太守。五凤三年，入为御史大夫。
弋阳[9]	任宫。以故上林尉捕格谋反者左将军上官桀，杀之便门，封为侯，二千户。後为太常，及行卫尉事。节俭谨信，以寿终，传于子孙。

宜城[①]	燕仓。以故大将军幕府军吏发谋反者骑将军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户。为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①]	王䜣，家在齐。本小吏佐史，稍迁至右辅都尉。武帝数幸扶风郡，䜣共置办，拜为右扶风。至孝昭时，代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元凤三年，代田千秋为丞相，封二千户。立二年，为人所上书言暴，自杀，不殊。子代立，为属国都尉。
安平[⑫]	杨敞，家在华阴。故给事大将军幕府，稍迁至大司农，为御史大夫。元凤六年，代王䜣为丞相，封二千户。立二年，病死。子贲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为典属国。三岁，以季父恽故出恶言，系狱当死，得免，为庶人，国除。
右孝昭时所封国名[⑬]	
阳平[⑭]	蔡义，家在温。故师受《韩诗》，为博士，给事大将军幕府，为杜城门侯。入侍中，授昭帝《韩诗》，为御史大夫。是时年八十，衰老，常两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议，以为为人主师，当以为相。以元平元年代杨敞为丞相，封二千户。病死，绝无后，国除。
扶阳[⑮]	韦贤，家在鲁。通《诗》、《礼》、《尚书》，为博士，授鲁大儒，为侍中，为昭帝师，迁为光禄大夫，大鸿胪，长信少府。以为人主师，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千八百户。为丞相五岁，多恩，不习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为太常。坐祠庙骑，夺爵，为关内侯。
平陵[⑯]	范明友，家在陇西，以家世习外国事，使护西羌。事昭帝，拜为度辽将军，击乌桓功侯，二千户。取霍光女为妻。地节四年，与诸霍子禹等谋反，族灭，国除。
营平[⑰]	赵充国。以陇西骑士从军得官，侍中，事武帝。数将兵击匈奴有功，为护军都尉，侍中，事昭帝。昭帝崩，议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功侯，封二千五百户。

阳成[18]	田延年。以军吏事昭帝;发觉上官桀谋反事,後留迟不得封,为大司农。本造废昌邑王议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功侯,二千七百户。逢昭帝崩,方上事并急,因以盗都内钱三千万,发觉,自杀,国除。
平丘[19]	王迁,家在卫。为尚书郎,习刀笔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功侯,二千户。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诸侯王金钱财,漏泄中事,诛死,国除。
乐成[20]	霍山。山者,大将军光兄子也。光未死时上书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无後,臣光愿以所封东武阳邑三千五百户分与山。"天子许之,拜山为侯。後坐谋反,族灭,国除。
冠军[21]	霍云。以大将军兄骠骑将军適孙为侯。地节三年,天子下诏书曰:"骠骑将军去病击匈奴有功,封为冠军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无後。《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其以邑三千户封云为冠军侯。"後坐谋反,族灭,国除。
平恩[22]	许广汉,家昌邑。坐事下蚕室,独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时,素与广汉出入相通,卜相者言当大贵,以故广汉施恩甚厚。地节三年,封为侯,邑三千户。病死无後,国除。
昌水[23]	田广明。故郎,为司马,稍迁至南郡都尉、淮阳太守、鸿胪、左冯翊。昭帝崩,议废昌邑王,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本始三年,封为侯,邑二千三百户。为御史大夫。後为祁连将军,击匈奴,军不至质,当死,自杀,国除。
高平[24]	魏相,家在济阴。少学《易》,为府卒史,以贤良举为茂陵令,迁河南太守。坐贼杀不辜,系狱,当死,会赦,免为庶人。有诏守茂陵令,为扬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复为河南太守,迁为大司农、御史大夫。地节三年,谮毁韦贤,代为丞相,封千五百户。病死,长子宾代立,坐祠庙失侯。
博望[25]	许中翁。以平恩侯许广汉弟封为侯,邑二千户。亦故有私恩,为长乐卫尉。死,子延年代立。

乐平[26]	许翁孙。以平恩侯许广汉少弟故为侯，封二千户。拜为强弩将军，击破西羌，还，更拜为大司马、光禄勋。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汤代立。
将陵[27]	史子回。以宣帝大母家封为侯，二千六百户，与平台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孙，嫉妒，绞杀侍婢四十馀人，盗断妇人初产子臂膝以为媚道。为人所上书言，论弃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台[28]	史子叔。以宣帝大母家封为侯，二千五百户。卫太子时，史氏内一女于太子，嫁一女鲁王，今见鲁王亦史氏外孙也。外家有亲，以故贵，数得赏赐。
乐陵[29]	史子长。以宣帝大母家贵，侍中，重厚忠信。以发觉霍氏谋反事，封三千五百户。
博成[30]	张章，父故颍川人，为长安亭长。失官，之北阙上书，寄宿霍氏第舍，卧马枥间，夜闻养马奴相与语，言诸霍氏子孙欲谋反状，因上书告反，为侯，封三千户。
都成[31]	金安上，先故匈奴。以发觉故大将军霍光子禹等谋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户。安上者，奉车都尉秺侯从群子。行谨善，退让以自持，欲传功德于子孙。
平通[32]	杨恽，家在华阴，故丞相杨敞少子，任为郎。好士，自喜知人，居众人中常与人颜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与屏语，言霍氏谋反状，共发觉告反侯，二千户，为光禄勋。到五凤四年，作为妖言，大逆罪腰斩，国除。
高昌[33]	董忠，父故颍川阳翟人，以习书诣长安。忠有材力，能骑射，用短兵，给事期门。与张章相习知，章告语忠霍禹谋反状，忠以语常侍骑郎杨恽，共发觉告反，侯，二千户。今为枭骑都尉，侍中。坐祠宗庙乘小车，夺百户。
爰戚[34]	赵成。用发觉楚国事侯，二千三百户。地节元年，楚王与广陵王谋反，成发觉反状，天子推恩广德义，下诏书曰“无治广陵王”，广陵不变更。后复坐祝诅灭国，自杀，国除。今帝复立子为广陵王。

酂[18]	地节三年，天子下诏书曰："朕闻汉之兴，相国萧何功第一，今绝无後，朕甚怜之，其以邑三千户封萧何玄孙建世为酂侯。"
平昌[19]	王长君，家在赵国，常山广望邑人也。卫太子时，嫁太子家，为太子男史皇孙为配，生子男，绝不闻声问，行且四十馀岁，至今元康元年中，诏征，立以为侯，封五千户。宣帝舅父也。
乐昌[20]	王稚君，家在赵国，常山广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为侯，邑五千户。平昌侯王长君弟也。
邛城[21]	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为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户。言奉光初生时，夜见光其上，传闻者以为当贵云。後果以女故为侯。
安远[22]	郑吉，家在会稽。以卒伍起从军为郎，使护将弛刑士田渠梨。会匈奴单于死，国乱，相攻，日逐王将众来降汉，先使语吉，吉将吏卒数百人往迎之。众颇有欲还者，斩杀其渠率，遂与俱入汉。以军功侯，二千户。
博阳[23]	邴吉，家在鲁。本以治狱为御史属，给事大将军幕府。常施旧恩宣帝，迁为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户。神爵二年，代魏相为丞相。立五岁，病死。子翁孟代立，为将军，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庙不乘大车而骑至庙门，有罪，夺爵，为关内侯。
建成[24]	黄霸，家在阳夏，以役使徙云阳。以廉吏为河内守丞，迁为廷尉监，行丞相长史事。坐见知夏侯胜非诏书大不敬罪，久系狱三岁，从胜学《尚书》。会赦，以贤良举为扬州刺史，颍川太守。善化，男女异路，耕者让畔，赐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颍川，入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五凤三年，代邴吉为丞相。封千八百户。
西平[25]	于定国，家在东海。本以治狱给事为廷尉史，稍迁御史中丞。上书谏昌邑王，迁为光禄大夫，为廷尉。乃师受《春秋》，变道行化，谨厚爱人。迁为御史大夫，代黄霸为丞相。
	右孝宣时所封[26]

阳平⑭	王稚君，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为太子妃。太子立为帝，女为皇后，故侯，千二百户。初元以来，方盛贵用事，游宦求官于京师者多得其力，未闻其有知略广宜于国家也。

【注释】

①博陆：取其义为广平的嘉号，非地名。《汉表》颜师古："光初封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

②秺(dù)：《汉表》在济阴。《汉志》济阴郡有秺县。秺，同"秅"。秅县，在今山东成武县西北。

③安阳：《汉表》在汤阴。师古曰："桀所食也。"在今河南汤阴县。

④桑乐：《汉表》在千乘。师古曰："安所食也。"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北。

⑤富平：《汉志》在平原。富平，县名，在今山东惠民县东北。

⑥义阳：《汉表》在平氏。平氏，县名，属南阳，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

⑦商利：《汉表》在徐。王先谦《汉书补注》谓为临淮郡之徐县，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⑧建平：《汉表》在济阳。《汉书补注》谓建平，沛郡县，非济阳。则在今河南夏邑县西南。

⑨弋(yì)阳：《汉志》在汝南。县名，在今河南潢川县西。

⑩宜城：县名，在济南，非济阴。在今山东商河县南。

⑪宜春：县名，在汝南。在今河南确山县东。

⑫安平：县名，在涿郡。在今河北安平县。

⑬右：本书横排则当为"左"。

⑭阳平：县名，在东郡。在今山东莘县。

⑮扶阳：县名，在沛郡。在今安徽萧县南。

⑯平陵：《汉表》在武当。《汉书补注》武当，南阳县，先封苏建。在今湖北十堰市东。

⑰营平：《汉表》在济南。《汉书补注》沈钦韩曰："《齐乘》营平城在济南府东三十里，即隋唐营城县。"依此，其地在今山东济南市东。

⑱阳成：《汉表》在济阳。济阳，县名，属陈留郡。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王

念孙以为其地与“阳城”、“成阳”皆不相涉。

⑲平丘：《汉志》属陈留郡，县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汉表》在肥成。肥成，泰山郡县名，在今山东肥成县。

⑳乐成：《汉表》在平氏，属南阳郡，县名，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平氏、乐成，均南阳郡之县，王先谦以为乐成“盖析平氏置”。

㉑冠军：《汉志》属南阳郡，县名，在今河南邓县西北。

㉒平恩：《汉志》属魏郡，县名，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南。

㉓昌水：《汉表》在于陵。于陵，县名，属济南郡。在今山东邹平县东南。

㉔高平：《汉志》属临淮郡。县名，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㉕博望：县名，属南阳郡，先封张骞，此封许中翁(《史记集解》名舜)。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

㉖乐平：《汉表》作“乐成敬侯许延寿”。乐成，已见前注⑳。

㉗将陵：史子回(《史记集解》名曾)所封。其地不详。

㉘平台：《汉志》属常山郡。史子叔(《史记集解》名玄)所封。其地不详。

㉙乐陵：《汉书补注》先谦曰：“乐陵，平原县，见《河水注》。按临淮乐陵，《志》注侯国，疑道元误。”乐陵，县名，史子长(《史记集解》名高)所封。在今山东乐陵县东南。

㉚博成：《汉表》在淮阳；《史记索隐》谓《表》在临淮。不同。其地不详。

㉛都成：《汉志》属颍川郡，《汉书补注》谓为山阳郡之城都县，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

㉜平通：《汉表》在博阳。《汉书补注》博阳，汝南县，则在今河南商水县东南。

㉝高昌：《汉志》在千乘。县名，其地不详。

㉞爰戚：《汉书补注》爰戚，山阳县。在今山东嘉祥县东南。

㉟酂(zàn)：县名，在今湖北光化县北。非萧何所封之酂(cuó)县，在今河南永城县西。

㊱平昌：平原郡县名，王长君(《史记集解》名无故)所封。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

㊲乐昌：《汉书补注》在东郡。县名，王稚君(《史记集解》名武)所封。在今河南南乐县西北。

㊳邛成：《汉书补注》山阳有郚成县，盖即邛成之误。郚成，县名，在今山东

成武县东南。

㊴安远:《汉表》在慎。慎,县名,属汝南郡,在今安徽颍上县西北。

㊵博阳:《汉表》在南顿。博阳,县名,属汝南郡,地近南顿县。在今河南商水县东南。

㊶建成:《汉表》在沛。建成,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南。

㊷西平。《汉表》在临淮。县名,其地不详。此非汝南郡之西平县(在今河南舞阳县东南)。

㊸右:本书横排则当为“左”。

㊹阳平:县名,王稚君(《汉表》名禁,《史记集解》名杰)所封。在今山东莘县。

史记全译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题解】

本表序言文字仅两行：

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讥刺了汉武帝以一种高明的手段，达到了削弱诸侯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似乎是歌颂、宣扬的评论中，指出这种允许诸侯王"推恩分子弟邑"的办法，在表面上显示出天子仁善、盛德的地方，却包藏着暗中使诸侯国化整为零，变强为弱的用心。结果是制造出一个有利的形势，实现了完全箝制诸侯王的企图。

表体同于《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唯"侯功"一栏改为"王子号"，即以其为王子而侯，亦无功可言；"太初以后"仅曰"太初"，总计封侯元光时七，元朔时最多达一百二十七，元狩时二十五，元鼎时三，共一百六十二。其实应当有一百六十三人，因为误脱了城阳顷王之子拔侯刘云。

【原文】

制诏御史[①]："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②]。"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③]。

【注释】

①制诏：以制书诏告御史。制，制诰，制书。《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此诏用为动词，意为告令。 御史：御史大夫之省称。皇帝的诏令由御史大夫转知丞相、九卿执行。

②推私恩：将自己的恩德推广及他人。恩，恩德，恩惠。 临定：亲自确定。

③一人有庆，天下赖之：语原出《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一人，指天子。庆，善。赖，利，谓天下亦得其利。

【译文】

天子发布命令诏告御史："在诸侯王中间有想推展个人的恩德分给所有的子弟封土的，让他们把各自的想法写出来呈上，我将亲自给这些封土确定名号。"

太史公说：广阔兴盛呀，天子的德泽！一个人有善行，天下的人都获得了利益。

国名	兹[①]	安成[③]	宜春[④]	句容[⑤]
王子号	河间献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元光	五年正月壬子，侯刘明元年。 二	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刘苍元年。 一	六年七月乙巳，侯刘成元年。	六七七月乙巳，哀侯刘党元年。
元朔	二　三年，侯明坐谋反杀人，弃市，国除[②]。	六	六	元年，哀侯党薨，无后，国除。
元狩		六	六	
元鼎		元年，今侯自当元。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①]，国除。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　名	句陵[8]	杏山[7]	浮丘[8]	广戚[7]
王子号	长沙定王子。	楚安王子。	楚安王子。	鲁共王子
元光	六年七月乙巳，侯刘福元年。 一	六年后九月壬戌，侯刘成元年。	六年后九月壬戌，侯刘不审元年。 一	
元朔	六	六	六	元年十（一）月丁酉，节侯刘择元年。 六
元狩	六	六	四　五年，侯霸元年。 二	元年，侯始元年。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霸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始坐酎金，国除。
元封				
太初已後				

国名	丹杨[10]	盱台[11]	湖孰[12]	秩阳[13]
王子号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元光				
元朔	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敢元。 六	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刘象之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亥)〔卯〕，顷侯刘胥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终侯刘涟元年。 六
元狩	元狩元年，侯敢薨，无后，国除。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今侯圣元年。 二	三 四年，终侯涟薨，无后，国除。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睢陵[14]	龙丘[15]	张梁[16]	剧[17]
王子号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菑川懿王子。
元光				
元朔	元年正月丁卯，侯刘定国元年。 六	二年五月乙巳，侯刘代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刘仁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刘错元年。 五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定国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代坐酎金，国除。	二 三年，今侯顺元年。 四	一 二年，孝侯广昌元年。 五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壤[18]	平望[19]	临原[20]	葛魁[21]
王子号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元光				
元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刘高遂元年。①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刘赏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敬侯刘始昌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节侯刘宽元年。 五
元狩	六	二 三年，今侯楚人元年。 四	六	三 四年，(今)侯戚元年。 三
元鼎	元年，今侯延元年。	六	六	二 三年，侯戚坐杀人，弃市，国除。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　名	益都[40]	平酎[41]	剧魁[42]	寿梁[43]
王子号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元光				
元朔	二年五月乙巳，侯刘胡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戴侯刘强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刘墨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刘守元年。 五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六	元年，思侯中时元年[44]。	六	四 五年，侯守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六	三 元年，侯昭元年。四年，侯德元年。 三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平度[illegible]	宜成[illegible]	临朐[illegible]	雷[illegible]
王子号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城阳共王子。
元光				
元朔	二年五月乙巳，侯刘衍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刘偃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刘奴元年。 五	二年五月甲戌，侯刘稀元年。 五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六	元年，侯福元年。 六	六	五 五年，侯稀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元年，侯福坐杀弟，弃市，国除	四	

国　名	东莞[22]	辟[23]	尉文[24]	封斯[25]
王子号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赵敬肃王子[1]。	赵敬肃王子。
元光				
元朔	三 二年五月甲戌，侯刘吉元年。 五年，侯吉有痼疾，不朝，废，国除。	三 二年五月甲戌，节侯刘壮元年。 五年，侯朋元年。 二	二年六月甲午，节侯刘丙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共侯刘胡阳元年。
元狩		六	元年，侯犊元年。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朋坐酎金，国除。 六	四 五年，侯犊坐酎金，国除。	六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二 三年，今侯如意元年。 二

国名	榆丘[20]	襄嚵[21]	邯会[22]	朝[23]
王子号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元光				
元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寿福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建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仁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义元年。 五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寿福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建坐酎金，国除。	六	二 三年，今侯禄元年。 四
元封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国　名	东城[41]	阴城[41]	广望[42]	将梁[43]
王子号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元光				
元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遗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苍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安中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朝平元年。 五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元年，侯遗有罪，国除。	六	六	四 五年，侯朝平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元年，侯苍有罪，国除。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新馆[17]	新处[18]	陉城[19]	蒲领[20]
王子号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广川惠王子。
元光				
元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未央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嘉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刘贞元年。 五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嘉元年。 四
元狩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未央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嘉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贞坐酎金，国除。	
元封				
太初已後				

国名	西熊[19]	枣强[20]	毕梁[21]	房光[22]
王子号	广川惠王子。	广川惠王子。	广川惠王子。	河间献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明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晏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婴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殷元年 四
元狩			六	六
元鼎			六	元年，侯殷有罪，国除。
元封			三 四年，侯婴有罪，国除。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距阳[23]	蒌[24]	阿武[25]	参户[26]
王子号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匄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邈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滑侯刘豫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勉元年[27]。 四
元狩	四 五年，侯渡元年。 二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渡有罪，国除。	六	六	六
元封		元年，今侯婴元年。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二 三年，今侯宽元年。 二	四

国名	州乡[illegible]	成平[illegible]	广[illegible]	盖胥[illegible]
王子号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河间献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十月癸酉，节侯刘禁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礼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顺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让元年。 四
元狩	六	二 三年，侯礼有罪，国除	六	六
元鼎	六[illegible]		四 五年，侯顺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让坐酎金，国除。
元封	五 六年，今侯惠元年。 一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陪安[6]	荣简[7]	周坚[8]	安阳[9]
王子号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十月癸酉，康侯刘不害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骞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何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桀元年。 四
元狩	六	二 三年，侯骞有罪，国除。	四 五年，侯当时元年。 二	六
元鼎	一 二年，哀侯秦客元年。 三年，侯秦客薨，无后，国除。 二		四 五年，侯当时坐酎金，国除。	六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五据[68]	富[69]	陪[70]	丛[71]
王子号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臒丘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袭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缪侯刘明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信元年。 四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臒丘坐酎金，国除。	六	二 三年，侯邑元年。五年，侯邑坐酎金，国除。 二	四 五年，侯信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平[71]	羽[72]	胡母[73]	离石[74]
王子号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济北贞王子。	代共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遂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成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刘楚元年。 四	三年十月壬戌，侯刘绾元年。 四
元狩	元年，侯遂有罪，国除	六	六	六
元鼎		六	四 五年，侯楚坐酎金，国除。	六
元封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国名	邵[75]	利昌[76]	蔺[77]	临河[78]
王子号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慎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嘉元年。 四	三年十月壬戌，侯刘憙元年。[79]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贤元年。
元狩	六	六		
元鼎	六	六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　名	隰成[10]	土军[11]	皋狼[12]	千章[13]
王子号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忠元年。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郢客元年。	三年十月壬戌，侯刘迁元年。	三年正月壬戌，侯刘遇元年。
元狩				
元鼎		侯郢客坐与人妻奸，弃市。		
元封				
太初已後				

国　名	博阳	宁阳	瑕丘	公丘
王子号	齐孝王子。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三月乙卯，康侯刘就元年。 四	三年三月乙卯，节侯刘恢元年。 四	三年三月乙卯，节侯刘贞元年。 四	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刘顺元年。 四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二 三年，侯終吉元年。 五年，侯終吉坐酎金，國除。 二	六	六	六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郁狼[10]	西昌[11]	陉城[12]	邯平[13]
王子号	鲁共王子。	鲁共王子。	中山靖王子。	赵敬肃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三月乙卯，侯刘骑元年。 四	三年三月乙卯，侯刘敬元年。 四	三年三月癸酉，侯刘义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侯刘顺元年 四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骑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敬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义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顺坐酎金，国除。
元封				
太初已後				

国 名	武始[illegible]	象氏[illegible]	易[illegible]	洛陵[illegible]
王子号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长沙定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四月庚辰，侯刘昌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节侯刘贺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安侯刘平元年。 四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章元年。 三
元狩	六	六	六	一 二年，侯章有罪，国除。
元鼎	六	六	六	
元封	六	二 三年，思侯安德元年。 四	四 五年，今侯种元年。 二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攸舆[8]	荼陵[9]	建成[10]	安众[11]
王子号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则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欣元年。 三	四年二月乙丑，侯刘拾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刘丹元年。 三
元狩	六	六	五 六年，侯拾坐不朝，不敬，国除。	六
元鼎	六	一 二年，哀侯阳元年。 五		六
元封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山柎元年。 一
太初已後	元年，侯则篡死罪，弃市，国除。	元年，侯阳薨，无后，国除。		四

国名	叶[102]	利乡[103]	有利[104]	东平[105]
王子号	长沙定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刘嘉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刘婴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钉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庆元年。 三
元狩	六	二 三年，侯婴有罪，国除。	元年，侯钉坐遗淮南书称臣，弃市，国除。	二 三年，侯庆坐与姊妹奸，有罪，国除
元鼎	四 五年，侯嘉坐酎金，国除。			
元封				
太初已後				

国名	运平[106]	山州[107]	海常[108]	钩丘[109]
王子号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䜣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齿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福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宪元年。 三
元狩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执德元年。 三
元鼎	四 五年，侯䜣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齿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福坐酎金，国除。	六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南城[10]	广陵[11]	庄原[12]	临乐[13]
王子号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城阳共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贞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常侯刘表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刘皋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敦侯刘光元年。 三
元狩	六	四 五年，侯成元年。 二	六	六
元鼎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皋坐酎金，国除。	六
元封	六			五 六年，今侯建元年。 一
太初已後	四			四

国 名	东野[14]	高平[15]	广川[17]	千钟[19]
王子号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河间献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四月甲午，侯刘章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刘嘉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刘颇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刘摇元年。 三
元狩	六	六	六	一 二年，侯阴不使人为秋请，有辜，国除。
元鼎	六	四 五年，侯嘉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颇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18]			

国名	披阳[19]	定[20]	稻[21]	山[22]
王子号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刘燕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刘越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刘定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侯刘国元年。 三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今侯偃元年[23]。 一	三 三年，今侯德元年。 三	二 三年，今侯都阳元年。 四	六
元封	六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四

国名	繁安[30]	柳[31]	云[32]	牟平[33]
王子号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齐孝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四月乙卯,侯刘忠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康侯刘阳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刘信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侯刘渫元年。 三
元狩	六	六	六	二 三年,今侯奴元年。 四
元鼎	六	三 四年,侯罢师元年。 三	五 六年,今侯岁发元年[34]。 一	六
元封	六[35]	四 五年,今侯自为元年。 二	六	六
太初已後	三 四年,今侯寿元年。[36]。 一	四	四	四

国名	柴[31]	柏阳[32]	鄗[33]	桑丘[34]
王子号	齐孝王子。	赵敬肃王子。	赵敬肃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四月乙卯，原侯刘代元年。 三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刘终古元年 二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刘延年元年。 二	五年十一月辛酉，节侯刘洋元年[35] 二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六	六	四 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国除。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高丘[16]	柳宿[17]	戎丘[18]	樊舆[19]
王子号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元光				
元朔	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刘破胡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夷侯刘盖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刘让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节侯刘条元年[20] 二
元狩	六	二 三年，侯苏元年。 四	六	六
元鼎	元年，侯破胡薨，无后，国除。	四 五年，侯苏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让坐酎金，国除。	六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曲成[41]	安郭[42]	安险[43]	安遥[44]
王子号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元光				
元朔	五年三月癸酉，侯刘万岁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刘博元年[45]。 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刘应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刘恢元年。 二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万岁坐酎金，国除。	六	四 五年，侯应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恢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夫夷[46]	舂陵[47]	都梁[50]	洮阳[52]
王子号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长沙定王子。
元光				
元朔	五年三月癸酉，敬侯刘义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侯刘买元年[48]。 二	五年六月壬子，敬侯刘遂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靖侯刘狗彘元年。 二
元狩	六	六[49]	六	五 六年，侯狗彘薨，无后，国除。
元鼎	四 五年，今侯禹元年。 六	六	元年，今侯系元年[51]。 六。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泉陵[53]	终弋[54]	麦[56]	钜合[57]
王子号	长沙定王子。	衡山王赐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元光				
元朔	五年六月壬子，节侯刘贤元年。 二	六年四月丁丑，侯刘广置元年[55]。 一		
元狩	六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昌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发元年。 六
元鼎	六	四 五年，侯广置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昌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发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昌[58]	蒉[59]	雩殷[60]	石洛[61]
王子号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差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康侯刘泽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敬元年。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差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方坐酎金，国除。	六	六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扶浔[62]	挍[63]	扐[65]	父城[66]
王子号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昆吾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霸元年[64]。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让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光元年。 六
元鼎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光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　名	庸[61]	翟[62]	鳣[63]	彭[64]
王子号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谭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寿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应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偃元年。 六
元鼎	六	四 五年，侯寿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应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偃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太初已後	四			

国名	瓡[71]	虚水[72]	东淮[73]	栒[74]
王子号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城阳顷王子。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息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类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买元年。 六
元鼎	六	六	四 五年，侯类坐酎金，国除。	四 五年，侯买坐酎金，国除。
元封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国名	涓[15]	陆[16]	广饶[17]	饼[18]
王子号	城阳顷王子。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不疑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刘何元年。 六	元年十月辛卯，康侯刘国元年。 六	元年十月辛卯，侯刘成元年。 六
元鼎	四 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国除。	六	六	六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俞闾⑨	甘井⑩	襄陵⑪
王子号	菑川靖王子	广川穆王子	广川穆王子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年十月辛卯，侯刘不害元年。 六	元年十月乙酉，侯刘元元年。 六⑫	元年十月乙酉，侯刘圣元年。 六⑬
元鼎	六	六	六
元封	六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四

国名	皋虞[⑭]	魏其[⑮]	祝兹[⑯]
王子号	胶东康王子。	胶东康王子。	胶东康王子。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三 元年五月丙午，侯刘建元年。 四年，今侯处元年[⑰] 三	元年五月丙午，畅侯刘昌元年。 六	四 元年五月丙午，侯刘延元年。五年，延坐弃印绶出国，不敬，国除。
元封	六	六	
太初已後	四	四	

【注释】

①兹：《史记志疑》疑即太原郡的兹氏县(在今山西汾阳县东南)；或云为琅邪郡姑幕县(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北)东北之兹亭。河间献王(景帝子刘德)之子刘明所封。

②谋反杀人，弃市：《汉表》作“坐杀人，自杀”；《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掠杀人，弃市’。”疑衍“反”字。

③安成：《汉表》在豫章，非；《汉书补注》在长沙国。安成，县名，长沙定王(景帝子刘发)之子刘苍所封。在今江西萍乡市东南。

④宜春：此即豫章郡之宜春，县名，刘成所封。在今江西宜春县。

⑤句容：《汉表》在会稽，非；《汉书补注》在丹阳郡。句容，县名，刘党所封。在今江苏句容县。

⑥句陵：《汉表》作“容陵”；徐广曰：“一作‘容陵’。是。容陵，县名，刘福所封。在今湖南攸县西南。

⑦杏山：《汉书补注》谓为江夏郡之轪县。楚安王(刘邦弟刘交之孙刘道)之子刘成所封。在今河南罗山县东。

⑧浮丘：《汉表》在沛。其地不详。刘不审所封。

⑨广戚：县名，属沛郡。鲁共王(景帝子刘余)之子刘择所封。

⑩丹杨：一作“丹阳”，县名，属丹阳郡，盖由芜湖县分置，故《汉表》云在芜湖。江都易王(景帝子刘非)之子刘敢所封。在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南。

⑪盱台(xū yí)：县名，属临淮郡。刘象之(《汉表》作“蒙之”)所封。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⑫湖孰：县名，属丹阳郡，刘胥(《汉表》作“胥行”)所封。在今江苏江宁县东南。

⑬秩阳：《汉表》作“秣陵”。县名，刘涟(《汉表》名缠)所封。在今江苏江宁县南。

⑭睢陵：《汉表》作“淮陵”。县名，属临淮郡，刘定国所封。今已沉入江苏盱眙县西北之洪泽湖中。

⑮龙丘：《汉表》在琅邪。其地不详。刘代(《汉表》谓为菑川懿王子)所封。

⑯张梁：《史记志疑》疑即梁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之杨梁聚。刘

仁(当为梁共王子)所封。

⑰剧:县名,属北海郡,菑川懿王(悼惠王刘肥之子刘志)之子刘错所封。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北。

⑱壤:《汉表》作"怀昌",其地均不详。刘高遂(《汉表》作"刘高")所封。

⑲平望:县名,属北海郡,刘赏所封。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

⑳临原:《汉表》作"临众",误。县名,在琅邪郡,刘始昌所封。在今山东临朐县东。

㉑葛魁:《史记集解》徐广曰:"葛,一作'莒'。"《史记志疑》"得毋即莒魁乎"(川阜曰魁,乃取川阜为名)"?莒,春秋时齐之东境,在汉为城阳国莒县。刘宽所封。在今山东莒县。

㉒益都:乡名,在北海郡益县北,刘胡所封。益县,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南。

㉓平酌:《汉表》作"平的"。平的,县名,属北海郡,刘强所封。

㉔思侯:《史记志疑》当作"今侯"。

㉕剧魁:县名,《汉志》属北海郡,刘墨所封。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北。

㉖寿梁:此为东郡寿良县,良、梁古字通。刘守所封。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北。

㉗平度:《汉志》属东莱郡。平度,县名,刘衍所封。在今山东平度县西北。

㉘宜成:《汉表》在平原,非。《史记志疑》谓县在济南。刘偃所封。在今山东商河县南。

㉙临朐(qú):《汉表》在东海,非。《汉书补注》临朐,齐郡县。刘奴所封。在今山东临朐县。

㉚雷:《汉书补注》雷当为"卢"。卢县,在城阳国(非泰山郡之卢县),城阳共王(朱虚侯刘章之子刘喜)之子刘稀(《汉表》作"豨")所封。在今山东沂南县西北。

㉛东莞(guǎn):县名,《汉志》属琅邪,刘吉所封。在今山东沂水县。

㉜辟:《汉书补注》谓即辟城,在城阳国莒县,刘壮所封。在今山东莒县。

㉝朋:《汉表》作"明"。

㉞尉文:在中山国无极县西。赵敬肃王(景帝子刘彭祖)之子刘丙所封。在今河北无极县西。

㉟封斯:县名,属常山郡,刘胡阳(《汉志作"胡伤"》)所封。在今河北赵县西北。

㊱榆丘：地未详。《史记志疑》疑为魏郡清渊县之邑。刘寿福所封。清渊，在今河北馆陶县东北。

㊲襄嚵(chán)：《史记索隐》韦昭云："广平县"。此是乡名，刘建所封。广平县，在今河北曲周县北。

㊳邯会：《汉书补注》谓为魏郡县，刘仁所封。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北。

㊴朝：即朝城，在东郡东武阳地，刘义所封。在今山东南乐县东北。

㊵东城：《汉志》属九江郡。县名，刘遗所封。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以其远离赵地，梁玉绳，王先谦均疑不在此。

㊶阴城：《史记志疑》谓当在广平国曲周县西(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刘苍所封。

㊷广望，县名，《汉志》属涿郡。中山靖王(景帝子刘胜)之子刘安中(《汉表》作"刘忠")所封。在今河北高阳县西。

㊸将梁：在涿郡之广望县界，当是乡名。刘朝平所封。

㊹新馆：《汉表》在涿郡。《史记志疑》疑是新昌之误。新昌，县名，刘未央所封。在今河北新城县东南。

㊺新处：县名，属中山郡。地析自涿郡，国除后隶中山，故《汉表》谓在涿郡。刘嘉所封。在今河北望都县西南。

㊻陉(xíng)城：《汉志》作"陆成"，属中山郡，县名，刘贞所封。陆成县，在今河北蠡县南。

㊼蒲领：县名，属勃海郡。广川惠王(景帝子刘越)之子刘嘉所封。今地不详。

㊽《史记志疑》蒲领、西熊、枣强三侯，元狩以下俱缺年数，疑有脱误。

㊾西熊：其地不详。刘明所封。

㊿枣强：县名，属清河郡，刘宴所封。在今河北枣强县东南。

51毕梁：《汉表》在魏郡。其地未详。刘婴所封。

52房光：《汉表》作"旁光"(房、旁古通)，云在魏郡。其地未详。或谓即常山郡房子县，则在今河北高邑县西南。刘殷所封。

53距阳：《读史方舆纪要》谓即汝南郡之细阳县，刘匄所封。在今安徽太和县东南。

54蒌：盖为乡名，在涿郡饶阳县，刘退所封。饶阳，在今河北饶阳县。

55阿武：县名，属涿郡，刘豫所封。有云在今河北河间县南。

56参户：县名，属勃海，刘勉（《汉表》作“免”）所封。在今河北沧州市西北。

57侯刘勉：“侯”前缺“今”字。

58州乡：县名，《汉志》属涿郡，刘禁所封。在今河北河间县东北。

59六：此格当上书“一”，下书“五”；中间补书“二年思侯齐元年”七字。“六”字误。据《汉表》。

60成平：县名，属勃海郡。《汉表》在南皮，《汉书补注》谓析南皮置无疑。刘礼所封。在今河北沧州市西南。

61广：县名，属齐郡，刘顺所封。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南。

62盖胥：县名《汉志》作“盖”，在太山郡；《汉表》在魏郡。刘让所封。其地不详。

63陪安：当依《汉表》作“阴安”，在魏郡。然元朔二年已封卫青子卫不疑为阴安侯，此不当重封一地。《史记志疑》谓恐《史》《汉》二表皆有误。济北贞王（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勃）之子刘不害所封，其地不详。

64荣简：一作“营简”，《汉表》作“营关”，在茌平，刘骞所封。《汉书补注》谓盖此县分茌平置。茌平，属东郡，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

65周坚：《汉表》作“周望”，其地未详。刘何（谥“康”）所封。

66安阳：《汉表》在平原。《史记志疑》谓衍“阳”，为安县；《汉书补注》以为非安县。其地不详。刘桀（《汉表》作“刘乐”）所封。

67五椐：《汉表》在泰山。其地不详。刘臒所封。

68富：县名，《史记志疑》谓即泰山郡之富阳，疑刘袭（《汉表》误为“龙”）所封当在此域。富阳，今地不详。

69陪：《汉表》云平原，其地未详。刘明（《汉表》作“刘则”）所封。

70丛：《汉表》在平原。《史记志疑》疑即东海郡临沂县之丛亭，刘信所封。临沂，在今山东临沂县西北。

71平：《汉志》属河南，《史记志疑》谓地远，非，当即齐郡平广县，刘遂所封。平广县，今地不详。

72羽：《汉志》属平原。为羽国，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刘成所封。

73胡毋：《汉表》在泰山。盖乡名。《汉书补注》谓胡毋为齐地无疑。不详所在。刘楚所封。

74离石：县名，属西河郡，代共王（代孝王刘参之子刘登）之子刘绾所封。在今山西离石县。

⑮郚:《史记志疑》疑"郚"乃"饶"之误,西河郡有饶县。刘慎(《汉表》作"刘顺")所封。今地不详。

⑯利昌:《史记志疑》谓此侯必封于西河方利县。刘嘉所封。今地不详。

⑰蔺:《汉志》属西河。蔺县,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刘憙(《汉表》作"刘罢军")所封。

⑱此以下数侯缺更封及其年月。

⑲临河:《汉志》属朔方。县名,刘贤所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北。

⑳隰成:《汉志》属西河。县名,刘忠所封。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南。

㉛土军:《汉志》属西河。县名,刘郢客所封。在今山西石楼县。

㉜皋狼:《汉志》属西河。县名,刘迁所封。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北。

㉝千章:《汉志》属西河。县名,刘遇所封。今地不详。

㉞博阳:《汉志》属汝南。县名,齐孝王(悼惠王刘肥之子刘将闾)之子刘就所封。在今河南商水县东南。

㉟宁阳:《汉志》属泰山。县名,刘恢(《汉表》作"刘恬")所封。在今山东宁阳县南。

㊱瑕(xiá)丘:当作"敬丘",属沛郡。敬丘,县名,刘政所封。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

㊲节侯刘贞:"节"字衍,"贞"当作"政"。

㊳公丘:《汉志》属沛郡。县名,刘顺所封。在今山东滕县西南。

㊴夷侯:"夷"字衍。

㊵郁狼:即春秋时鲁邑之郁郎亭,在方与东南。刘骑所封。约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南。

㊶西昌:《史记志疑》疑即东郡须昌,西、须音近。刘敬所封。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㊷陉城:《史记志疑》疑即中山之苦陉县,固与新处接近(《汉表》作"陆地",在辛处。辛处即新处)。刘义所封。苦陉,在今山西无极县东北。

㊸邯平:《汉表》在广平。此盖广平国广平县之乡名,刘顺所封。广平,在今山东曲周县东北。

㊹武始:《汉表》在魏。县名,刘昌(后立为赵王)所封。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

㊺象氏:县名,属巨鹿郡,刘贺所封。在今山西隆尧县北。

⑯易：一作"鄗"，《汉表》在"鄗"，鄗在常山郡。易，县名，《汉志》属涿郡，刘平所封。在今河北雄县北。

⑰洛陵：《汉表》作"路陵"，洛、路古通。《读史方舆纪要》谓即长沙之昭陵，县名，刘章（《汉表》名童）所封。在今湖南邵阳市。

⑱攸舆：《史记索隐》长沙有攸县，本名攸舆。攸县，刘则所封，在今湖南攸县东北。

⑲茶陵：县名，属长沙郡，刘欣所封。在今湖南茶陵县东北。

⑩建成：县名，属豫章郡，刘拾所封。在今江西高安县。

⑩安众：县名，《汉志》属南阳，刘丹所封。在今河南邓县东北。

⑩叶（shè）：县名，《汉志》属南阳，刘嘉（《汉表》名喜）所封。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⑩利乡：即东海郡利城县之乡名，刘婴所封。在今江苏东海县北。

⑩有利：亦东海郡利城县之乡名，刘钉所封。一县分封二侯。

⑩东平：《史记志疑》谓即无盐县，在东平国，刘庆所封。在今山东汶上县东北。

⑩运平：《史记志疑》谓为琅邪东莞县，刘䜣所封。在今山东沂水县。

⑩山州：其地不详。刘齿所封。

⑩海常：《汉表》在琅邪，其地未详。刘福所封。

⑩钧丘：《汉表》作"驺丘"。《汉志》"鲁国驺，故邾国，峄山在北"。《史记志疑》谓驺山即峄山，国因山为名，其即驺丘乎？是则在鲁国驺县，刘宪（《汉表》作"敬侯宪"）所封，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⑩南城：县名，属东海郡，刘贞所封。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⑪广陵：《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阳'。"即广阳国之广阳县，刘表（《汉表》作虒（sī）侯表）所封。在今北京市房山县东北。

⑪庄原：《汉表》作"杜原"。其地不详。刘皋所封。

⑪临乐：县名，属勃海郡，其地不详。刘光所封。

⑪东野：其地不详。刘章（《汉表》作"戴侯章"）所封。

⑪四：《汉表》云"戴侯章薨，侯中时嗣，太初四年薨。亡后"。此表有脱误。

⑪高平：县名，属临淮郡，刘嘉（《汉表》名喜）所封。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⑪广川：县名，在信都国，刘颇所封。在今河北枣强县东。

⑪千钟：《汉表》作"重侯担"，在平原。《汉志》有重丘县。刘摇（一作"刘

阴”)所封，在今山东陵县东北。

⑲披阳：《汉志》属千乘，《汉表》作“被阳”。被阳，县名，刘燕所封。在今山东博兴县西南。

⑳今侯隅：《汉表》名偃。

㉑定：侯国，属勃海郡。刘越所封。在今山东乐陵市东北。

㉒稻：《汉志》属琅邪。其地不详。刘定所封。

㉓山：《汉表》在勃海。其地不详。刘国所封。

㉔繁安：在千乘，其地不详。刘忠（《汉表》作“夷侯忠”）所封。

㉕六：当分作上、下两“三”字，而补“四年安侯守元年”七字，《汉表》可据。

㉖今侯寿：《汉表》名寿汉，此脱。

㉗柳：在勃海，侯国，刘阳（《汉表》名阳已）所封。在今河北盐山县东北。

㉘云：《汉志》属琅邪，其地不详。刘信所封。

㉙今侯岁发：《汉表》“岁”作“茂”，疑“岁”字讹。

㉚牟平：《汉志》属东莱。县名，刘渫（xiè）所封。在今山东牟平县。

㉛柴：《汉志》属泰山。县名，刘代（原侯，“原”字衍）所封。在今山东泗水县北。

㉜柏阳：《汉表》作“柏畅”，在中山。《读史方舆纪要》谓北直赵州临城县（在今河北临城县）西有柏畅亭，当在汉之常山。刘终古所封。

㉝鄗：县名，属常山郡，刘延年所封。在今河北高邑县东南。

㉞桑丘：《史记志疑》谓为北新成县，属中山国，刘洋（《汉表》名将夜）所封。在今河北保定市东北。

㉟十一月辛酉：《汉表》作“三月癸酉”，是。

㊱高丘：其地未详。刘破胡所封。

㊲柳宿：聚邑名，在中山国卢奴（今河北定县）东北。刘盖所封。

㊳戎丘：在陇西郡西县界内。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刘让所封。

㊴樊舆：县名，属涿郡，一说在今河北徐水县东南。刘条所封。

㊵节侯刘条：“节”字衍，《汉表》名修，古通。

㊶曲成：《汉表》在涿郡。其地不详。《汉书补注》谓是涿或别有曲成县，免侯后并省耳。刘万岁所封。

㊷安郭：《汉表》在涿郡。《史记志疑》谓为中山国之安国县，刘传富所封。在今河北安国县东南。

⑭刘博：当依《汉表》作“刘传富”，此有讹脱。

⑭安险：县名，《汉志》属中山，刘应所封。在今河北安国县西。

⑭安遥：《汉表》作“安道”，其地不详，刘恢所封。《汉书补注》谓刘恢国除后，武帝于元狩六年三月以封越揭阳令史定，注明在南阳。

⑭夫夷：县名，属零陵郡，在今湖南邵阳县，刘义所封。

⑭舂陵：县名，属南阳郡，在今湖北枣阳县南，刘买所封。

⑭侯刘买：买谥节，此失书。买为光武之高祖。

⑭六：刘买于元狩二年薨，三年子熊渠嗣，则当上、下书“二”、“四”字，中书“三年，今侯熊渠元年”。此缺熊渠一代。

⑮都梁：《汉志》属零陵。县名，刘遂（《汉表》名定）所封。在今湖南武冈县东北。

⑮今侯系：《汉表》名傒。

⑮洮（táo）阳：县名，属零陵郡，刘狗彘（《汉表》名“将燕”）所封。在今广西全州县西北。

⑮泉陵：侯国名，属零陵郡，刘贤（节侯，当衍“节”字）所封。在今湖南永州市。

⑮终弋：《汉表》在汝南。其地不详。衡山王赐（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赐）之子刘广置（《史记索隐》广买）所封。

⑮四月丁丑：《史记志疑》案：元朔六年四月壬午朔，不得有丁丑，《史》、《汉》并误。

⑮麦：《汉表》在琅邪。其地不详。《读史方舆纪要》云麦丘城在山东商河县西北，则是汉枋县地，属平原郡。城阳顷王（朱虚侯刘章之孙刘延）之子刘昌所封。

⑮钜合：《汉表》在平原，非。钜合城在济南郡东平陵县（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界，刘发所封。

⑮昌：《汉志》属琅邪。县名，今地不详。刘差（《史记索隐》昌侯羌）所封。

⑮蒉：《史记索隐本》作“费”，颜师古亦云。《汉表》在琅邪，非；当是东海郡费县，刘方（《史记索隐》万）所封。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⑯雩殷：《汉表》作“雩葭”，《汉志》作“雩假”，同。此“殷”字讹。县在琅邪，今地不详。刘泽（康侯，“康”字衍，享国六十二年）所封。

⑯石洛：《汉表》作“原洛”，在琅邪，未详其处。刘敬（《史记索隐》石洛侯

敢）所封。

⑯扶浸（jìn）：《汉表》作"挟术"，在琅邪。据《史记志疑》所引，《索隐》以为即琅邪之祓。祓，封国名，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北。刘昆吾（《汉表》名景）所封。

⑯挍：城名，在朱虚城东。朱虚，属琅邪郡，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刘霸所封。

⑯《汉表》城阳顷王子二十人，此脱侯刘云，故止十九人。《史记志疑》疑云封东莱之掖。云坐酎金免。

⑯朸：县名，属平原郡，刘让所封。在今山东商河县东北。

⑯父城：《汉表》作"文成"，在东海，是，盖乡名。其地不详。刘光所封。

⑯庸：《汉表》在琅邪，其地未详。刘谭（《汉表》名余）所封。

⑯翟：《汉表》在东海，盖乡名，其地不详。刘寿所封。

⑯鳣：《汉表》在襄贲（音 féi），属东海郡。襄贲，县名，刘应所封。在今山东苍山县东南。

⑯彭：《汉表》在东海，其地不详。刘偃（《汉表》名强，《史记索隐》同，"偃"，讹）所封。

⑰瓡：当作"瓠"，《汉志》属北海，县名，其地不详，刘息所封。

⑰虚水：《汉志》属琅邪，其地不详，刘禹所封。

⑰东淮：《汉表》在北海，《史记志疑》谓"淮"乃"潍"之省，则当为东潍，其地不详。刘类所封。

⑰栒：《汉表》作"拘"，在千乘。栒、拘皆非，《史记索隐本》作"朐侯贤"，引《汉表》云"东海"，则为东海郡朐县，刘买所封。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

⑰涓：《读史方舆纪要》谓涓水即琅邪郡之折泉县，在今山东五莲县西北。刘不疑所封。

⑰陆：《汉表》在寿光，则是北海郡寿光县之乡名。寿光，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菑川靖王（齐悼惠王刘肥之孙刘建）之子刘何所封。

⑰广饶：《汉志》属齐郡，县名，一云在今山东广饶县东。刘国（康侯，"康"字衍）所封。

⑰缾（píng）：《汉志》属琅邪，侯国名，刘成所封。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⑰俞闾：其地不详。刘不害（亦作毋害、无害）所封。

⑱甘井:《汉表》在钜鹿,其地不详。广川穆王(广川惠王刘越之子刘齐)之子刘元(《汉表》名光)所封。

⑱六:甘井、襄陵二侯,均以元鼎元年七月己酉封,此"六"字衍,当并移文字于下格,而改"十月乙酉"为"七月己酉"。

⑱襄陵:县名,《汉志》属河东郡,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南。《汉表》作"襄隄",在钜鹿郡,其地不详;《史记志疑》疑当信都国之高堤县,则在今河北枣强县东北。刘圣所封。

⑱六:此字衍,见前注。

⑱皋虞:《汉志》属琅邪郡,县名,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北。胶东康王(景帝之子刘寄)之子刘建所封。

⑱今侯处:《汉表》名定。

⑱魏其:《汉志》属琅邪郡,县名,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南。刘昌(畅侯,"畅"乃"炀"之讹,当衍此字)。

⑱祝兹:《史记志疑》谓即春秋鲁祝丘地,汉更名即丘,县属东海郡,东汉以后始属琅邪。即丘,县名,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南,刘延(《汉表》作"延年")所封。

史记全译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题解】

依张晏说，此表为《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一。

今此表起高祖元年，讫成帝鸿嘉元年。武帝太始元年《集解》言：“班固云：‘司马迁记事讫于天汉’，自此已后，后人所续。”《索隐》则言：“裴骃以为自天汉已后，后人所续，即褚先生所补也。后史所记，又无异呼，故今不讨论也。”司马贞采取不讨论的态度，其下不为注释。依《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所讫时限，最晚征和二年以后当为后人所补无疑。

本表无序文。按其所以缺序的原因，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有一段颇为别致的解释。他说：“自古之待功臣者，每以汉高为口实。将，如淮阴之钟室，布、越之菹醢；相，如萧何之谨饬，而上林一请，不免于下吏。噫，亦薄甚矣！故子孙习之，而申屠嘉不免于呕血，周亚夫不免于饿死。至孝武之世丞相多至自杀，而将帅以坐法抵罪失侯者，往往而有。此史公《年表》之所以作也。史公生当此时，目击心慨，未免言之过甚，故后人削之，而序论之所以阙乎！呜呼，孔子《春秋》皆口授，而定哀之间多微辞，岂无故哉！”这种明显具有讥刺之意的评说，并不一定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但也表现出后代学者对汉代事势发展的一种认识，可以说有着一定的价值。

表的设计“年经而职纬”。以诸帝之年为经，以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四栏为纬。

此表有两个方面的创新和殊异处。一则为“大事记”。这是史

书所见记大事这种形式的正式发端，依年记大事。所谓大事，《索隐》云："谓诛伐、封建、薨、叛。"大事记是表现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形式，有重要价值。一则为倒书。凡所记将相名臣之死、罢、薨、卒、抵罪、免、自杀、斩、腰斩，或为太子太傅（庄青翟一例）等内容，征和二年前凡三十七例，均提上一栏倒书于栏内左下方。本表何为倒书，当今学者意见不一，其所阐发，难为定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有彭尚木撰就之《史记识误》（影印出版于1985年），于此有所评议，云："按本表，凡将相御史大夫薨卒罢免迁调，例皆倒书。此倒书各条，均当列入'大事'栏内，今本皆分析而散记于各栏。原其所以倒书之故，以下栏各官，此免彼任，恐读者难明，故特倒写出之，俾读者一见，即知前后递嬗之由。今惟涉丞相者，尚在'大事'栏，余则将占'相位'，御史大夫占'将位'，纷纭糅杂，失其统系。此盖后人传写，图省篇幅，故移易其位置耳。"此论并非高深，然较为质朴，故为引录，以资参阅。

公元前		大事记[①]	相　位[②]	将　位[③]	御史大夫位[④]
206	高皇帝元年	春，沛公为汉王，之南郑。秋，还定雍。	一 丞相萧何守汉中。		御史大夫周苛守荥阳。
205	二	春，定塞、翟、魏、河南、韩、殷国。夏，伐项籍，至彭城。立太子，还据荥阳。	二 守关中。	一 太尉长安侯卢绾。	
204	三	魏豹反。使韩信别定魏，伐赵。楚围我荥阳。	三	二	
203	四	使韩信别定齐及燕。太公自楚归。[⑤]与楚界洪渠。	四	三 周苛守荥阳，死。	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⑥]
202	五	冬，破楚垓下，杀项籍。春，王践皇帝位定陶。入都关中。[⑦]	五 罢太尉官。	四 后九月，绾为燕王。	
201	六	尊太公为太上皇。刘仲为代王。立大市。[⑧]更命咸阳曰长安。[⑨]	六 封为酂侯。张苍为计相。[⑩]		
200	七	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伐匈奴，匈奴围我平城。	七		
199	八	击韩信反虏于赵城。贯高作乱，明年觉，诛之。匈奴攻代王，代王弃国亡，废为郃阳侯。[⑪]	八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98	九	未央宫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辇上坐，帝奉玉卮上寿，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与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称万岁。徙齐田，楚昭、屈、景于关中。[10]	九 迁为相国。[11]		御史大夫昌为赵丞相。
197	十	太上皇崩。陈豨反代地。	十		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12]
196	十一	诛淮阴、彭越。黥布反。	十一	周勃为太尉。攻代。後官省。	
195	十二	冬，击布。还过沛。夏，上崩(置)〔葬〕长陵。	十二		
194	孝惠元年	赵隐王如意死。始作长安城西北方。除诸侯丞相为相。	十三		
193	二	楚元王、齐悼惠王来朝。 七月辛未，何薨。	十四 七月癸巳，齐相平阳侯曹参为相。		
192	三	初作长安城。[13]蜀湔氐反，击之。[14]	二		
191	四	三月甲子，赦，无所复作。	三		
190	五	为高祖立庙于沛城成，置歌儿一百二十人。[15] 八月乙丑，参卒。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89	六	七月，齐悼惠王薨。[*] 立太仓、西市。[*]	一 十月(己)巳，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十月己巳)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尧抵罪。	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188	七	上崩。大臣用张辟强计，吕氏权重，以吕台为吕王。[*] 立少帝。〔九月辛巳〕，[*] 葬安陵。	二		
187	高后元年	王孝惠诸子。置孝悌力田。	三 十一月甲子，徙平为右丞相。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		
186	二	十二月，吕王台薨，子嘉代立为吕王。[*] 行八铢钱。	四　平。 二　食其。		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
185	三		五 三		
184	四	废少帝，更立常山王弘为帝。	六 置太尉官。 四	一 绛侯周勃为太尉。[*]	
183	五	八月，淮阳王薨，以其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令戍卒岁更。	七 五	二	
182	六	以吕产为吕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昼昏。	八 六	三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81	七	赵王幽死，以吕禄为赵王。梁王徙赵，自杀。	九 七	四	
180	八	七月，高后崩。九月，诛诸吕。后九月，代王至，践皇帝位。後九月，食其免相。	十 七月辛巳，为帝太傅。九月（丙）〔壬〕戌，复为丞相。[illegible]	五 隆虑侯灶为将军，击南越。[illegible]	御史大夫苍。
179	孝文元年	除收孥相坐律。立太子。赐民爵。	十一 十一月辛巳，平徙为左丞相。太尉绛侯周勃为右丞相。[illegible]	六 勃为相，颍阴侯灌婴为太尉。	
178	二	除诽谤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胜）〔揖〕为梁王。 十月，丞相平薨。	一 十一月乙亥，绛侯勃复为丞相。 八	一	
177	三	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上幸太原。济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尽与太原，太原更号代。 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国。	一 十二月乙亥，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 罢太尉官。	二 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击济北。昌侯卢卿、共侯卢罢师、宁侯遬、深泽侯将夜皆为将军，属武祁侯贺；将兵屯荥阳。	
176	四	十二月（乙）〔己〕巳，婴卒。	一 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北平侯张苍为丞相。	安丘侯张说为将军，击胡，出代。[illegible]	关中侯申屠嘉为御史大夫。[illegible]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75	五	除钱律，民得铸钱。	二		
174	六	废淮南王，迁严道，道死雍。	三		
173	七	四月丙子，初置南陵。	四		
172	八	太仆汝阴侯滕公卒。	五		
171	九	温室钟自鸣。以芷阳乡为霸陵。[illegible]	六		御史大夫敬。[illegible]
170	十	诸侯王皆至长安。[illegible]	七		
169	十一	上幸代。地动。	八		
168	十二	河决东郡金堤。徙淮阳王为梁王。	九		
167	十三	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	十		
166	十四	匈奴大入萧关，发兵击之，及屯长安旁。	十一	成侯董赤、内史栾布、昌侯卢卿、隆虑侯灶、宁侯遬皆为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皆击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皆为将军，屯长安旁。[illegible]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65	十五	黄龙见成纪。上始郊见雍五帝。	十二		
164	十六	上始〔郊〕见渭阳五帝。	十三		
163	後元年	新垣平诈言方士，觉，诛之。	十四		
162	二	匈奴和亲。地动。 八月戊辰，苍免相。	十五 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封故安侯。		御史大夫青。●
161	三	置谷口邑。	二		
160	四		三		
159	五	上幸雍。	四		
158	六	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二万人入云中。●	五	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宗正刘礼军霸上；祝兹侯徐厉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去，亦罢。●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57	七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其年)丁未，太子立。民出临三日，葬霸陵。	六	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属国捍为将屯将军。[illegible]詹事戎奴为车骑将军，侍太后。	
156	孝景元年	立孝文皇帝庙，郡国为太宗庙。	七 置司徒官。[illegible]		
155	二	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阏〕为临江王，馀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illegible] 嘉卒。	八 开封侯陶青为丞相。		御史大夫错。[illegible]
154	三	吴楚七国反，发兵击，皆破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	二 置太尉官。	中尉条侯周亚夫为太尉，击吴楚；曲周侯郦寄为(大)将军，击赵；窦婴为大将军，屯荥阳；栾布为(大)将军，击齐。	
153	四	立太子	三	二 太尉亚夫。	御史大夫蚡[illegible]。
152	五	置阳陵邑。 丞相北平侯张苍卒。	四	三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51	六	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	五	四	御史大夫阳陵侯岑迈。
150	七	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四月丁巳，胶东王立为太子。 青罢相。	六月乙巳，太尉条侯亚夫为丞相。 罢太尉官。	五 迁为丞相。	御史大夫舍。
149	中元年		二		
148	二	皇子越为广川王，寄为胶东王。	三		
147	三	皇子乘为清河王。 亚夫免相。	四 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御史大夫绾。
146	四	临江王徵，自杀，葬蓝田，燕数万为衔土置冢上。	二		
145	五	皇子舜为常山王。	三		
144	六	梁孝王武薨。分梁为五国，王诸子：子买为梁王，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山，不识为济阴王。	四		
143	後元年	五月，地动。七月乙巳，日蚀。 舍免相。	五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御史大夫不疑。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42	二		二	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迈卒。	
141	三	正月甲子，孝景〔皇帝〕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三		
140	孝武建[illegible]元元年	绾免相。	四 魏其侯窦婴为丞相。 罢太尉。	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御史大夫抵。[illegible]
139	二	置茂陵。 婴免相。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蚡免太尉。 罢太尉官。		御史大夫赵绾。
138	三	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馀人来降，处庐江郡。	二		
137	四		三		御史大夫青翟。[illegible]
136	五	行三分钱。[illegible]	四		
135	六	正月，闽越王反。[illegible]孝景太后崩。 昌免相。	五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青翟为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安国。[illegible]
134	元光元年		二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33	二	帝初之雍，郊见五畤。	三	夏，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篡单于马邑，不合，诛恢。	
132	三	五月丙子，(決河)河决于瓠子。	四		
131	四	十二月丁亥，地动。 蚡卒。[注]	五[注] 平棘侯薛泽为丞相。		御史大夫欧。[注]
130	五	十月，族灌夫家，弃魏其侯市。	二		
129	六	南夷始置邮亭。	三	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皆击匈奴。	
128	元朔元年	卫夫人立为皇后。	四	车骑将军青出雁门，击匈奴。卫尉韩安国为将屯将军，军代，明年，屯渔阳卒。[注]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27	二		五	春，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至高阙，取河南地。	
126	三	匈奴（败）〔杀〕杀代太守友。	六		御史大夫弘。
125	四	匈奴入定襄、代、上郡。	七		
124	五	匈奴（败）〔杀〕杀代都尉朱英。 泽免相。	八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春，长平侯卫青为大将军，击右贤。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属青。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贺为车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大行息为将军：皆属大将军，击匈奴。	
123	六		二	大将军青再出定襄击胡。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败降匈奴。卫尉苏建为右将军，败，身脱。左内史沮为强弩将军。皆属青。	
122	元狩元年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皆自杀，国除。	三		御史大夫蔡。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21	二	匈奴入雁门、代郡。江都王建反。胶东王子庆立为六安王。 弘卒。	四 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	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击胡，至祁连；合骑侯敖为将军，出北地；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为将军，出右北平。	御史大夫汤。[9]
120	三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二		
119	四		三	大将军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後将军，击单于。[9]	
118	五	蔡坐侵园壖，自杀。	四 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翟为丞相。		
117	六	四月乙巳，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二		
116	元鼎元年		三		
115	二	青翟有罪，自杀。	四 太子太傅高陵侯赵周为丞相。	汤有罪，自杀。	御史大夫庆。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14	三		二		
113	四	立常山宪王子平为真定王，商为泗水王。六月中，河东汾阴得宝鼎。	三		
112	五	三月中，南越相嘉反，杀其王及汉使者。[1] 八月，周坐酎金，自杀。	四 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封牧丘侯。	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主爵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皆破南越。[2]	
111	六	十二月，东越反。[3]	二	故龙頟侯韩说为横海将军，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中尉王温舒出会稽：皆破东越。[4]	御史大夫式。[5]
110	元封元年[6]		三		御史大夫宽。[7]
109	二		四	秋，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出辽东，击朝鲜。	
108	三		五		
107	四		六		
106	五		七		
105	六		八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104	太初元年	改历，以正月为岁首。	九		
103	二	正月戊（申）〔寅〕，庆卒。	十 三月丁卯，太仆公孙贺为丞相，封葛绎侯。		
102	三		二		御史大夫延广。
101	四		三		
100	天汉元年		四		御史大夫卿。
99	二		五		
98	三		六		御史大夫周。
97	四		七	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击将军韩说出五原；因杅将军公孙敖：皆击匈奴。	
96	太始元年		八		
95	二		九		
94	三		十		御名大夫胜之。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93	四		十一		
92	征和元年	冬，贺坐为蛊死。	十二		
91	二	七月壬午，太子发兵，杀游击将军说、使者江充。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⑨]		御史大夫成。[⑩]
90	三	六月，刘屈氂因蛊斩。	二	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击匈奴。	
89	四		六月丁巳，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88	後元元年		二		
87	二		三	二月己巳，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秺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大将军。	
86	孝昭始元元年		四 九月，日磾卒。		

		大　事　记	相　　位	将　　位	御史大夫位
85	二		五		
84	三		六		
83	四		七	三月癸酉，卫尉王莽为左将军，骑都尉上官安为车骑将军。	
82	五		八		
81	六		九		
80	元凤元年		十	九月庚午，光禄勋张安世为右将军。	御史大夫䜣。
79	二		十一		
78	三		十二	十二月庚寅，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击乌丸。	
77	四	三月申戌，千秋卒。	三月乙丑，御史大夫王䜣为丞相，封富春侯。		御史大夫杨敞。
76	五	十二月庚戌，䜣卒。			
75	六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杨敞为丞相，封安平侯。	九月庚寅，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击乌丸。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74	元平元年	敞卒。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义为丞相，封阳平侯。	四月甲申，光禄大夫龙额侯韩曾为前将军。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赵充国为後将军，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广明。
73	孝宣本始元年		二		
72	二		三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龙额侯韩曾为後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为蒲类将军，度辽将军平陵侯范明友为云中太守，富民侯田顺为虎牙将军：皆击匈奴。	
71	三	三月戊子，皇后崩。 六月乙丑，义薨。	六月甲辰，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封扶阳侯。 田广明、田顺击胡还，皆自杀。充国夺将军印。		御史大夫魏相。
70	四	十月乙卯，立霍后。	二		
69	地节元年		三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68	二		四 三月庚午，将军光卒。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将霍禹为右将军。	
67	三	立太子。 五月甲申，贤老，赐金百斤。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为丞相，封高平侯。	七月，安世为大司马、卫将军。禹为大司马。	御史大夫邴吉。
66	四		二 七月壬寅，禹腰斩。		
65	元康元年		三		
64	二		四		
63	三		五		
62	四		六 八月丙寅，安世卒。		
61	神爵元年	上郊甘泉太畤、汾阴后土。	七	四月，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後将军充国击羌。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韩曾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60	二	上郊雍五畤。祋祤出宝鼎玉器。	八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59	三	三月，相卒。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为丞相，封博阳侯。		御史大夫望之。[61]
58	四		二		
57	五凤元年		三		
56	二		四 五月己丑，曾卒。	五月，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62]	御史大夫霸。[63]
55	三	正月，吉卒。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封建成侯。		御史大夫延年。[64]
54	四		二		
53	甘露元年		三 三月丁未，延寿卒。		
52	二	赦殊死，赐高年及鳏寡孤独帛，女子牛酒。	四		御史大夫定国。
51	三	三月己丑，霸薨。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		太仆陈万年为御史大夫。
50	四		二		
49	黄龙元年		三	乐陵侯史子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	

		大　事　记	相　　位	将　　位	御史大夫位
48	孝元初元元年		四		
47	二		五		
46	三		六	十二月，执金吾冯奉世为右将军。	
45	四		七		
44	五		八	二月丁巳，平恩侯许嘉为左将军。	中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43	永光元年	十月戊寅，定国免。	九 七月，子长免，就第。	九月，卫尉平昌侯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二月，广德免。	七月，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
42	二	三月壬戌朔，日蚀。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封扶阳侯。丞相贤子。	七月，太常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击西羌；云中太守韩次君为建威将军，击羌，後不行。	二月丁酉，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41	三	二	右将军平恩侯许嘉为车骑将军，侍中、光禄大夫乐昌侯王商为右将军，右将军冯奉世为左将军。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40	四		三		
39	五		四		
38	建昭元年		五		
37	二		六	弘免。	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36	三	六月甲辰，玄成薨。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为丞相，封乐安侯。		卫尉繁延寿为御史大夫。
35	四		二		
34	五		三		
33	竟宁元年		四	六月己未，卫尉杨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 延寿卒。	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
32	孝成建始元年		五		
31	二		六		
30	三	十二月丁丑，衡免。	七 八月癸丑，遣光禄勋诏嘉上印绶免，赐金二百斤。	十月，右将军乐昌侯王商为光禄大夫、右将军，执金吾弋阳侯任千秋为右将军。 谭免。	廷尉尹忠为御史大夫。

		大事记	相位	将位	御史大夫位
29	四		三月甲申，右将军乐昌侯王商为右丞相。	任千秋为左将军，长乐卫尉史丹为右将军。 十月己亥，尹忠自刺杀。	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28	河平元年		二		
27	二		三		
26	三		四	十月辛卯，史丹为左将军，太仆平安侯王章为右将军。	
25	四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	六月丙午，诸吏散骑光禄大夫张禹为丞相。		
24	阳朔元年		二		
23	二		三	张忠卒。	六月，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
22	三			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为车骑将军。	十月乙卯，光禄勋于永为御史大夫。
21	四		七月乙丑，右将军光禄勋平安侯王章卒。	闰月壬戌，永卒。	
20	鸿嘉元年	三月，禹卒。	四月庚辰，薛宣为丞相。		

【注释】

①大事记:《史记索隐》谓诛伐、封建、薨、叛。

②相位:《史记索隐》置立丞相、尉、三公也。

③将位:《史记索隐》命将兴师。

④御史大夫位:《史记索隐》亚相也。

⑤太公:刘邦之父。《史记索隐》名执嘉,一名瑞。 洪渠:即鸿沟。

⑥汾阴侯周昌:周苛从弟。周昌封汾阴侯在六年正月,此时尚未封侯,不应称之(本篇订误,未说明者均据《史记志疑》)。

⑦关中:指当时之咸阳。因所处地理环境,东函谷,南峣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刘邦采纳刘敬、张良的计策,决定立都关中。

⑧大市:汉初在郡国之外,选择重要都市,立为大市。

⑨更名咸阳曰长安:高帝元年,咸阳更名新城。长安本为咸阳之一地名,故二年封卢绾为长安侯。五年,置长安县。今六年书“更名”,是因置县而确定为主名。

⑩计相:《史记索隐》计相,主天下书计及计吏。明徐孚远《史记测议》谓计相司计之官,不当载入将相表中。

⑪废为郃阳侯:刘仲弃国事在七年,误书于八年。

⑫未央宫成,置酒前殿:未央宫、长乐宫同时建成于七年二月,非至是始成。《汉书》载此“置酒前殿”,系因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来朝未央宫。

⑬迁为相国:萧何为相国在十一年,非九年。

⑭江邑侯赵尧:赵尧封侯在十一年正月,此时尚未封侯,不应称之。

⑮初作:当云“复作”。

⑯湔氐:蜀郡县名,在今四川松潘县北。此反事,《本纪》无。

⑰城成:《汉书·惠帝纪》载五年九月,长安城成,即指此。

⑱七月:当作“十月”。

⑲立太仓,西市:据《汉纪》宜作“修敖仓,立西市”,高帝七年已立太仓。

⑳任敖为御史大夫:事在高后元年,误书于此。

㉑以吕台为吕王：在高后元年，误书于此。
㉒九月辛巳：当依《汉纪》作“九月辛丑”。
㉓此格内下方当有“一”字，为审食其为丞相之一年。
㉔十二月：《吕后纪》及《诸侯王表》并是“十一月”，此误。
㉕曹窋为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及《任敖传》载曹窋高后四年为御史大夫，五年免。此误。
㉖周勃为太尉：置太尉官，以周勃为太尉，事在惠帝六年，非高后四年。
㉗为帝太傅，复为丞相：此指审食其。“为帝”前缺“食其”二字。
㉘灶击南越：灶指周灶。击南越事，《汉书·高后纪》在七年九月，此误。
㉙周勃为右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勃以八月辛未免，此失书。
㉚张说击胡：此事他所不载。是年方议和亲，不应有出代之师，疑误。
㉛申屠嘉为御史大夫：始在十六年，误书于此。
㉜芷阳乡：陈直《史记新证》芷阳为秦县名，本表指芷阳县之芷阳乡而言。
㉝御史大夫敬：冯敬为御史大夫在七年，此书于九年，误。
㉞诸侯王皆至长安：《表》是年止三国来朝，不得言“皆至”。
㉟赤：当作“赫”。　内史栾布：内史非布，疑有误。
㊱青：指陶青。
㊲二万人：当作“三万人”。
㊳宗正刘礼：是时刘礼未为宗正。　祝兹侯徐厉：当作“松兹侯徐悼”。
㊴属国捍：《汉书·文帝纪》“捍”作“悍”，古通。徐广以悍为徐厉，即松兹侯徐悼。
㊵置司徒官：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始改丞相为大司徒，此有误。
㊶四月中：《汉书·景帝纪》是四月壬午，此殊疏。表凡书某年中某月中，是表示不明白具体月日。
㊷错：指晁错。
㊸御史大夫蚡：《汉书·百官公卿表》作“御史大夫介”。介，名；史失其姓。此非田蚡，田蚡未曾为御史大夫。
㊹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徙赵在五年，此书于六年，误。
㊺御史大夫阳陵侯岑迈：《史记新证》谓此条应为误文。
㊻六月：乃“二月”之误。
㊼八月壬辰：是月无壬辰。

㊽不疑：直不疑。

㊾孝武：将“今上”改为“孝武”，是续表的人妄易之。

㊿抵：《汉表》作“牛抵”。

51御史大夫青翟：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当在二年十月赵绾有罪自杀之同一年。

52行三分钱：《史记新证》直按：此条前人疑为误文，其实非也，汉代以二十四铢为两，三分之一两，则重八铢，即指武帝初期所铸半两而言。

53正月：《汉书·武帝纪》太后以五月丁亥崩，闽越反在八月，此书“正月”，误。

54安国：指韩安国。

55蚡卒：在元光三年，非四年。薛泽继任为丞相亦当是元光三年。

56五：当改为“二”，即薛泽为相之二年。以后年数字当递易。

57欧：指张欧。

58十月：灌夫、魏其之死在三年，不在五年，且其死亦不同月。

59韩安国屯渔阳：事在元光六年，此言在元朔元年，误。是年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正为匈奴围安国渔阳。此作安国借出军，亦误。

60卫青：时为车骑将军，破右贤王后才拜为大将军。 右贤：下缺“王”字。 贺：时为骑将军，官名当无“车”字。 皆属大将军：当云“皆属车骑将军”。

61十月中：《汉纪》为十一月。

62汤：指张汤。

63此在卫青后未载霍去病出代，脱。

64三月中：非，《汉纪》是四月事。 杀其王：后脱“与王太后”字。

65主爵：后脱“都尉”二字。 此次征南越将凡五军，还有归义越侯二人，一曰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一曰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又有越驰义侯遗别将下牂牁。此处书事不全。

66十二月：《史》、《汉》之《传》其反在秋，此误。

67征东越者尚有戈船、下濑二将，出若邪、白沙，此缺。

68式：指齐相卜式。

69元封元年：元封以后，大事记及将位多缺略不具。

70宽：指倪宽。

㉑改历:《史记索隐》始用夏正也。

㉒延广:《汉书·百官公卿表》正月,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

㉓天汉元年:《史记志疑》附案:天汉已下至孝成鸿嘉元年,皆后人所续。以《汉书》校之,大半乖迕。如刘屈氂为澎侯而称"彭城侯",王章为安平侯,而两书"平安侯"。韦元成嗣父为侯也,而曰因为丞相封扶阳侯。元帝永光二年七月冯奉世击西羌,八月任千秋别将并进,乃此移奉世击羌之月为千秋,反遗却奉世主帅。张禹以鸿嘉元年免相,哀帝建平二年卒,乃谓禹卒于鸿嘉之元。斯皆误之大者,其余年月、官职,驳戾颇多,因均在删削之列,不复匡订矣。

㉔卿:《公卿表》济南太守琅邪王卿为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杀。

㉕周:《公卿表》二月,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

㉖太始元年:《史记集解》班固云:"司马迁记事讫于天汉。"自此已后,后人所续。《史记索隐》裴骃以为自天汉已后,后人所续,即褚先生所补也。后史所记,又无异呼,故今不讨论也。

㉗胜之:《公卿表》三月,光禄大夫河东暴胜之公子(胜之字公子)为御史大夫,三年下狱自杀。

㉘丞相:《公卿表》作"左丞相"。 彭城侯:当为"澎侯"。

㉙成:《公卿表》九月,大鸿胪商丘成为御史大夫,四年坐祝诅自杀。

㉚蔡义:《公卿表》元凤六年"十一月,少府蔡义为御史大夫,一年迁。"上年缺载。

㉛望之:《公卿表》七月甲子,大鸿胪萧望之为御史大夫,三年贬为太子太傅。

㉜延寿:指许延寿。

㉝霸:《公卿表》八月壬午,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㉞延年:《公卿表》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三年以病赐安车驷马免。

3、八　书

《史记》有八书。《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书是文化史、典章制度史。八书大体可分为政治(礼、乐、律、封禅)、自然科学(历、天官)、经济(河渠、平准)三类。除了历史变化的观点之外，司马迁强调"天人之际"，关注于这些文化典制的思想价值；强调"承敝通变"，关注于政治上适时变革的重要意义。故其中天官、封禅、平准三书显得特别重要，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尤其是《平准书》。书残缺较为严重，《史记》十篇"有录无书"，它占了三篇，故难以见司马迁思想的全貌。后来《汉书》则改"书"为"志"，将《礼》、《乐》二书并为《礼乐志》，《律》、《历》二书并为《律历志》，《天官书》改称《天文志》，《封禅书》改称《郊祀志》，《河渠书》改称《沟洫志》，《平准书》改称《食货志》，并增加了相关的内容。班固还增设了刑法、地理、五行、艺文四志，刑法记法律，地理记区划，五行记灾异，艺文记图书，于政治思想统治都很重要，这比《史记》在记载上有了大的发展和进步，也反映了东汉时期统治手段的更加严密，典章制度的更加完善，是司马迁时代所难以表现的。书，是司马迁所创设的重要史书体裁，后代发展为一种专门的"书志体"史家著述体例。

史记全译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题解】

依张晏说，本篇为《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一。

《自序》提要言本篇之旨："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故知司马迁已作本篇，其后散佚，后好事者乃取他书妄增。今正篇自"礼由人起"至"是儒墨之分"，又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篇末"明者，礼之尽也"，均取《荀子·礼论》补入，唯"至矣哉"前加"太史公曰"四字以惑人耳目。中间自"治辨之极也"至"刑措而不用"，系采《荀子·议兵篇》答陈嚣之文补入，错杂之迹可见。

明人陈仁锡以为"礼、乐二书，残篇断简。首序，盖太史公草具未成者"。日人泷川资言则断言："《礼书》序，其曰'事在袁盎语中'，曰'今上即位'，为史公手笔无疑。"细研序文，自觉其情志风格与《史记》他篇序论之洒脱深沉迥异；既正文散佚，又何以且存其序？推测断言，难为定谳。唯所序"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及论自周至汉武时礼乐变化与时政的关系，与《自序》提要之旨有切合处，其文在研究《史记》写作思想时可资参阅。

【原文】

太史公曰[①]：洋洋美德乎[②]！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③]？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5]。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6]；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7]；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8]；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9]；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10]。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11]。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12]。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13]。"

【注释】

①本文为八书的第一篇，所以《史记索隐》有个解释，说"八书，记国家大体"，是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而《史记正义》对"礼书"有个解释，说"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五经六籍，咸谓之书。故《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云云"。这可以看出，古代传统文化对礼的认识是将它的概念放大了，除了指社会人们的行为规范之外，还包括着自然现象的正常存在和一般的运行规律，在其机械的比附之中，含有一种深刻的哲理，是说礼具有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双重职能，这对于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从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篇开始所说的"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大概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②洋洋：美好盛大的样子。 德：指品格。此句是赞美礼，而不是指天地。

③宰制：主宰统制。 役使：奴役指使。 人力：指纯粹外在的、人为的强迫命令。

④大行：秦官名，汉继之。主礼仪。汉景帝改称大鸿胪，掌九宾之仪。 官：官府。《史记新证》以为大行礼官，谓大行治礼丞也，直至西汉末仍旧未

改。 损益：增减。 缘：依缘，依据。 人情：人的感情。《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人性：一切人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历来的不同思想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中庸》："天命之谓性。"是强调了它的先天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仪：指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度。礼仪连用，礼常指人们的思想要求，仪则指体现礼的各种表现形式，故古代典籍有《礼记》，有《仪礼》。 尚：久远。此句将礼仪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的情性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有其现实的客观意义。

⑤人道：关于处理人际之间等级关系的义理。 经纬万端：有纵横交错的万千端绪。经纬，纺织物的经线、纬线。竖为经，横为纬。 规矩：准则，规范。即指礼仪制度。 贯：贯通，贯穿。 禄：官阶，俸禄。

⑥驾乘：指车马。 金舆：用金装饰的车子。《史记集解》云《周礼》王之五路有金路。郑玄曰："以金饰诸末。" 错衡：镶嵌有花纹的车轭。错，镶嵌。衡，即轭，车辕头上的横木。

⑦五色：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此泛指悦目的色彩。 黼黻（fǔ fú）：衣裳上所绣的文彩。黑白相间绣成斧形叫黼，黑青相间绣成两弓相背（弜）的叫黻。文章：指文彩。青与赤相间叫文，赤与白相间叫章。能：態的简省。能，同"態"。

⑧八音：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制作的乐器所发之音。金为钟镈，石为石磬，土为埙，革为鼓，丝为琴瑟，木为柷敔，匏为笙，竹为箫管。荡：指荡涤邪秽。

⑨五味：辛、酸、咸、苦、甘，此泛指各种美味。 庶羞：指众多的荤食。《史记集解》云，《周礼》曰："羞用百又二十品。"郑玄曰："羞出于牲及禽兽，以备其滋味，谓之庶羞。"庶，众多。

⑩珍善：珍贵美好的物品。 琢磨：玉、石的加工方法。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圭璧：泛指各种美玉。上尖下方的瑞玉叫圭，圆形的瑞玉叫璧。

⑪大路：即"大辂（lù）"天子祭天时使用的木制车，取其质朴。 越（huó）席：结蒲为席，即蒲草席。越，通"括"，结，束。 皮弁：以白鹿皮做的帽子。 布裳：白缯布所做的裳（下身所着）。 朱弦：用在琴瑟上的红色丝弦。 洞越（huó）：瑟底开着小孔。《礼记·乐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 大羹：又作"泰羹"，不加调味的肉汤。 玄酒：行祭礼时当酒

用的水。以其色黑故称为玄，当酒用，故称为玄酒。 彫敝：衰败。

⑫序：等级，秩序。 分(fèng)：名分。 节文：有节制的文饰。

⑬禘：天子祭祀祖先的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周成王曾特许周公旦举行此祭，以后鲁国沿用。 灌：本作“祼(guàn)”，代受祭的活人“尸”受祭酒后不饮而灌于地。这是祭祀中的一个环节，第一次献酒给尸这个环节叫“祼”。 不欲观之：鲁僖公是鲁闵公的哥哥，但作君主在后，当是闵公的臣子，而鲁文公祭祀时把僖公的神主排在闵公的前面，孔子认为乱了君臣尊卑名分，就不愿意看下去了。

【译文】

太史公说：美好盛大是礼的优良品格啊！主宰统制天地万物，奴役驱使广大群众，难道是人的强力所能做到的吗？我到过主管礼仪的大行官署，考察夏、商、周三代礼制减少或增加的情况，才知道根据人情来确定礼制，依照人性来规定仪则，这种情形由来已久了。

做人的道理纵横交错千头万绪，礼仪规矩没有一处是不贯通存在的，用仁义来诱导人们进取，用刑罚来约束人们越轨，因此，道德修养高的人地位尊贵，俸禄优厚的人备受荣耀恩宠，这是统一海内而使万众人心一致的方法呀。人的身体以安然地坐乘车马为舒适，就为此在车子上装饰黄金，在车前横木上镶嵌雕刻彩纹，用来增加繁多饰物；人的眼睛喜欢五彩缤纷的颜色，为此在服装上刺绣花纹和图案，用来美化他的外表形态；人的耳朵爱听钟磬的声音，为此调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用来激荡追求的心愿；人嘴爱好五味，为此调制众多的甜辣酸咸各种滋味，用来达到美食的目的；人的常情喜好珍贵美好的东西，为此雕琢打磨圭璧等玉器，用来顺适自己的心意。所以，古代帝王祭天用大路车蒲草席，戴鹿皮帽穿布衣裳，演奏用底部有孔的红弦瑟，祭祀用清肉汤、淡水酒，这是因为要防止过度奢侈，挽救讲求雕饰排场的衰败风气。因此上自朝廷君臣尊卑贵贱的秩序，下至黎民百姓的车马、衣服、住房、饮

食、嫁娶、丧祭的等级区分，万事都有适当的分寸，万物都有节制的文饰。孔子说："鲁国的禘祭礼，从第一项献酒灌地往后，我就不想看下去啦。"

【原文】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①。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②。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③？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④。仲尼没後，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人河、海，岂不痛哉⑤！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⑥，依古以来。

【注释】

①乐：有礼必有乐，故《史记》在《礼书》之后为《乐书》，载见下篇。 大小：不同等级身分的人。 逾：超越。此指超越礼制规范。 三归：传统的解释为有三处归宿，即三个住处。因而就娶了三姓女，置于每一住处；又在各处建有亭台，也就作台名。《史记集解》包氏曰："三归，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近代郭嵩焘解释："此盖《管子》九府轻重之法，当就管子书求之。《山至数》篇曰：'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三归之名，实本于此。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郭说当较合理。还有另外的解释，或以为管仲的采邑名，或以为藏泉币的府库。

②见：被。 奢溢：过度奢侈。溢，超过限度。 僭差(cī)：超越等级。僭，超越本分；差，分别等级。

③自：连词，即使，纵然。 高弟：弟子中的学识高者。 说：通"悦"。 夫

子：尊称孔子。 中庸：中等才能的平常人。 渐渍(jiān zì)：浸染。渐，浸润。渍，沾染。 被服：感受，蒙受。

④必也正名：一定要把不相符的名分纠正过来使它与实际符合。《论语·子路》第三章语。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时第二次到卫国，卫出公打算让孔子治理卫国，子路问孔子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事，孔子回答了这句话，子路以为迂腐。 于卫所居不合：孔子曾多次进入卫国，又一次次离去，他的主张与卫国的习俗不相合。合，融洽，投契。

⑤没：通"殁"，去世。 沉湮：沉沦埋没。 举：选拔，任用。《史记正义》：《论语》云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鼓方叔入于河，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鲁哀公时，礼坏乐崩，人皆去也。《史记新证》以为此可能出于壁中《论语》之古文说。

⑥内：通"纳"，采纳。 济济：庄严恭敬的样子。

【译文】

周朝衰败以后，礼仪被荒废，乐制遭破坏，大小等级的人们相递超越本分，管仲是大夫之家，就兼备有只应归于国君的市租常例。循规蹈矩守法正派的人在社会上被欺侮，奢侈过分越级悬殊的人被说成是显贵荣耀。即使是子夏，这位孔子门下的高才生，还说"出门看到许多繁华艳丽的事物就非常高兴，回来听先生传授道理也十分快乐，这两种情绪在内心斗争，不能自己决定取舍"，何况那些中等才能的普通人，为失去教化的环境所浸染，被世俗所薰陶呢？孔子说"一定要正名"，他这样做和卫国居住的变化条件就不能融洽。孔子死后，那些接受礼乐教育的学生们沉沦湮没不被任用。有的人逃到齐国、楚国，有的人入居黄河、东海之滨，难道不痛心吗！

到秦代占有天下以后，全部接受六国礼仪，采纳选择其中好的施用，虽然不合乎圣人的制度，但是它尊贵君主，抑制臣僚，朝廷上下庄严恭敬的气氛，还是保存了依照古代制度所沿袭下来的礼仪。

【原文】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①]。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②]。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③]："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④]，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後。"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⑤]，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⑥]。是後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⑦]。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⑧]，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⑨]？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⑩]？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⑪]！"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⑫]，垂之于後云。

【注释】

①光：通"广"。广阔。　叔孙通：汉初儒生。《太史公自序》提要言"叔孙通定礼仪"，即指此。事详《叔孙通列传》。　大抵：大略，大归。

②道家之学：指先秦以来主张听任自然，无为而治的一种学术主张。　躬化：以亲身的模范行为感化。《史记正义》言，《孝文本纪》云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治霸陵皆以瓦器。是躬化节俭，谓何嫌耳，不须繁礼饰貌也。

③刑名：亦作"形名"，本指形体（或实际）和名称。先秦名家研究二者的关

系，故又称刑名家或形名家。先秦法家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将“名”引申为法令、名分等，故又称刑名法术之学。晁错是汉初的法家人物，属后一类。　干谏：干预君主的意志而劝说。

④专治：不请示中央自行专擅而治。　异政：施行与朝廷相违背的政令。

⑤六国畔逆：《史记志疑》“六”乃“七”字之误，《正义》甚谬。七国，指吴、楚、赵、济南、菑川、胶西、胶东。畔，通“叛”。

⑥事在《袁盎》语中：《史记志疑》案：《盎传》止载解七国之策，不及诛晁错事，故《盎传》云“其语具在《吴事》中”，则此处当云“事在《袁盎》、《吴王》语中”。

⑦养交安禄：保持住交往关系而安于禄位。指官吏不过问国事不图进取。

⑧瑞应：祥瑞的兆应。意谓上天对君主德政所传达的一种信息，即一种反应。内容广杂，随意而释。　辨：通“遍”。

⑨望：人所瞻仰。此处为效法，遵循的意思。

⑩典法：成为典则的法制。

⑪化隆：教化兴隆。　洽浅：政绩微薄。

⑫太初之元：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从这年起汉行夏正，改以正月为岁首。　典常：典制的纲常。即重大法典。

【译文】

到了汉高祖，拥有广阔的天下以后，叔孙通对礼仪颇有些增加或删减，大体上都是沿袭秦代原来的礼制。从皇帝称号下到辅佐的官僚以及宫室官府名称，很少有改变的地方。孝文帝登上皇位，主管部门建议要重新制定礼仪，孝文帝爱好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认为用繁琐的礼仪装饰外表，对治国安民没有益处，身体力行进行节俭教化又怎么解释呀，因此停止讨论这件事。孝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明白社会政务又精通刑名法术的学问，多次干预君主的意愿而劝谏孝景帝说：“诸侯是国君的屏障和辅佐，与臣僚属于同列，这是从古到今的制度。现在大的诸侯国专权治理，施行和朝廷不统一的政令，有事也不禀告京城，恐怕不可以让这种情况传给后代吧。”

孝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计策，七国就借口反叛朝廷，名义上首先是要诛杀晁错，皇上就杀死晁错来解除危难。这件事详细记在《袁盎晁错列传》和《吴王濞列传》的文字里。从这以后，当官的人都只培养交情，安享俸禄罢了，没有谁敢再议论礼制的事了。

当今皇上登临帝位，招徕通晓儒学的人士，下令共同制定礼仪，十多年没有成功。有的人说，古代太平盛世，万众和睦安乐，祥瑞兆应纷纷出现，于是采集各地风情民俗，确定礼仪制作。皇上听了这些话，颁发制书诏告御史说："凡是接受天命做帝王的人，各自都有兴盛的条件，不同的道路共同归到一个原则，那就是根据民众实际制定礼仪，追随民情风俗建立制度。讨论礼制的人都称道遥远的古代，今天的百姓还能效法什么呢？汉朝也是一家帝王事业，自己的典章法度不能流传下去，对我们的子孙又说什么呢?教化兴隆时候的典仪气魄恢宏广博，政绩浅薄时候的典仪显得偏颇狭隘，可以不自勉吗？"于是从太初元年起，改用正月为一年的开始，改换服饰崇尚的颜色，封禅泰山，确定宗庙祭祀和百官的仪制，形成为汉朝纲常的典章制度，流传给后人。

【原文】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①，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②，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③，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注释】

①忿：同"愤"，愤怒，愤恨。

②恶(wù):憎恨,讨厌。 穷:尽。 屈:竭。

③茝(chǎi 或 zhǐ):香草名。 文章:文彩。 疏房:通明的房屋。疏,通。 第(zǐ):床上竹编的垫子。 几:凭倚所用的长形小桌。 席:铺垫用具。

【译文】

礼是由于人产生的。人生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不能没有愤怨,愤怨到没有分寸限度时就争斗,有争斗就混乱了。古代圣王厌恶这种混乱局面,因此制订礼仪用来调养人的欲望,满足不了人的要求,使人的欲望不会因物质匮乏而感到不满足,物质也不因为满足人的欲望而显得缺少,物质和欲望两者互相协调才能长久,这就是礼产生的缘由。因此礼就是调养。稻米高粱等五味食品,是用来调养口腹所需要的东西;椒树兰花芬芳的香草,是用来调养鼻子所需要的东西;钟鼓管弦音乐,是用来调养耳朵所需要的东西;雕刻镂制花纹图案,是用来调养眼睛所需要的东西;通明的房屋和舒适的床垫几案卧席,是用来调养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所以礼就是一种调养。

【原文】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1]。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2]。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3];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4];龙旂九斿,所以养信也[5];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也[6]。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7],然後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

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⑧。

【注释】

①辨：《荀子》作“别”，分别，辨别。指分别贵贱长幼贫富的等差。

②称：谓各当其宜，即相称。

③侧载：身旁放置。侧，指天子身旁、左右。载，置。　臭(xiù)：气味，此指香气。

④和鸾：挂在马和车上的两种铃。《说苑·谈丛》：“鸾设于镳(biāo，在马口旁)，和设于轼，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行之节也。”　步：车缓行。　中：适当。　《武》：周武王之乐名。　《象》：周武王之舞名。　骤：车速行。　《韶》：舜之乐名。　《濩(huò)》：汤之乐名。《史记正义》缓车则和鸾之音中于《武》《象》，骤车中于《韶》《濩》也。

⑤旂(qí)：一种绣着一升一降的交龙竿上挂有铃的旗帜。　斿(liú)：同“旒”，旗旂的下垂饰物。　信：指为民众看见就相信和认识的标志。

⑥寝兕持虎：把伏着的犀牛和蹲着的虎画在车上作为装饰。寝，伏。兕，雌性犀牛。持，读作跱(zhì)，蹲或坐着。有说画在车轮上，非。此不从《史记索隐》说。　鲛韅(xiǎn)：用鲛鱼皮做的马腹带。鲛，即鲨鱼。　弥龙：在𫐄较(车两旁扶手木，竖立者为𫐄，𫐄上横置者为较)上刻为交龙之形，饰之以金。弥，《说文》作“䉲”，乘舆金耳，即称为𫐄较的饰耳车耳。　养威：保持和增加威严。

⑦信至教顺：即指训练到最佳状态。发出信号就能按要求做到，发出教令就能完全顺从。

⑧孰知：审知。　出死要节：出生入死，希求名节。要，邀。　轻：薄。《荀子》作“出”。　文理：即礼。礼之饰叫文，礼之质叫理。

【译文】

有道德修养的人已经获得了调养，又喜好对调养加以区别。所谓区别，是指高贵的和低贱的人应有等级，年长的和年幼的人要有差别，贫穷的富贵的，轻微的重要的都要与身分相称。所以天子乘

大路车用蒲草席，这是用来调养身体的需要；车子两侧置放着香草，这是用来调养鼻子嗅觉的需要；车子前面的横木镶嵌着雕刻的彩图，这是用来调养眼睛视觉的需要；和铃与鸾铃的叮当声，慢走时合乎《武》、《象》音乐的节奏，快走时合乎《韶》、《濩》音乐的节奏，这是用来调养耳朵听觉的需要；龙旂上绣着九条斿，这是用来确立信用标志或凭据的需要；车身上绘画着伏卧的犀牛和蹲着的猛虎，用鲛鱼皮做成马肚带，车箱两旁的扶手上装饰着金龙，这是用来保持和增加威严的需要。所以大路车的马匹，一定要驯服到遵守信号顺从教令，然后才可以用它乘驾，这是用来提供安全的需要。谁能知道牺牲生命要求树立名节就是为了使生命价值永垂不朽的需要，谁能知道人轻视费用就是为了养护财货的需要，谁能知道对人恭敬辞让就是为了养体安身的需要，谁能知道讲究礼节仁义就是为了教养性情的需要啊。

【原文】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①。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②。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③。是儒墨之分④。

【注释】

①苟：假若，如果。 为见：作为见解、目的。 若：如此，这样。 情胜：感情胜于理智。

②一之于：专一于，统一。 两：指礼义、情性二者。

③墨者：奉行墨家学说的人。

④分：分野，差别。《荀子简释》梁启雄按：墨子尚俭，贵兼，却无尊卑贵贱

的差别，与上文“君子……好其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出费用所以养财”。正抵触，所以荀子这样说。

【译文】

人如果只以重视生命为目的，像这样的人一定是虽生犹死；人如果只以重视利益为目的，像这样的人一定受害；人如果把怠惰看成安逸，像这样的人一定危险；人如果把恣情任性视为安分，像这样的人一定毁灭。所以圣人用礼义来统一情性，那么情和礼两者都得到了。如果用情性来统一礼义，那么情和礼两者都失掉了。因此，儒家学说会使人两者都能得到，墨家学说要使人两者都会失掉。这便是儒、墨两家的分野。

【原文】

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①]。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②]。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③]。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巨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遬，卒如熛风[④]。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⑤]。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⑥]。然而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⑦]。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格，刑杀无辜，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⑧]。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陖哉[⑨]？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注释】

①治辨：治理国家，辨正名分。《史记索隐》自此已下，皆是儒分之功也。 强固：强大坚固。《史记正义》言国以礼义，四方钦仰，无有攻伐，故为强而且坚固之本也。 威行：推行威权。《史记正义》以礼义导天下，天下伏而归之，故为威行之道也。 功名：立功成名。《史记正义》以礼义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为功名之总。总，合也，聚也。

②由之：《史记正义》言由礼义也。 捐：抛弃，毁弃。

③其道：指礼义之道。

④宛(yuān)：战国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巨铁：特别刚硬的铁。 施：鍦(shī，又读 shé)的简省，亦作"釶"，即矛。《方言》："自关而西谓之矛，吴扬之间谓之鍦。" 钻：穿刺。 蜂虿(chài)：此指蜂虿之尾。虿，蝎类毒虫。 剽遬：剽悍疾速。遬，同"速"。 卒：通"猝"，突然。 嫖(biāo)：疾速。《荀子》作"飘"。

⑤兵殆：兵败。 垂涉：楚地名。今地不详，或作"垂沙"。 唐昧：楚将名。昧，同"蔑"。 庄蹻：楚将名。 起：指起兵作乱。 四参：《荀子》作"三四"。意为四分五裂。

⑥汝、颍：二水名，淮河支流。 江、汉：岷江、汉水。 池：护城河。 邓林：地名，即今湖北襄阳县南之凤林山。 缘：沿，绕。 方城：楚北界山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言：凡今之桐柏、大别诸山，楚统名之曰方城。

⑦鄢郢：即鄀(ruò)，楚之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举：攻取。 振槁：击落枯叶。振，通"震"。槁，枯叶。

⑧炮格：酷刑名。此处《荀子》作"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 懔然：悚栗恐惧的样子。 莫必其命：没有谁敢说必保其性命。

⑨陵：同"峻"，严厉。

【译文】

礼是治理天下辨正名分的最高准则，国家强大坚固的根本，威权推行的途径，成就功业声名的总汇。帝王三公遵循礼治才可以统一天下，使诸侯臣服；不遵循礼治，就要毁弃国家。所以说，坚硬的

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能完全保证胜利，高耸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能保证坚固不破，严苛的法令繁杂的刑罚不能完全保证威权。遵循礼义之道就成功，不遵循礼义之道就失败。楚国人用鲛鱼皮、犀牛皮制作铠甲，坚硬得像铁和石头一样；用宛城特别刚硬的铁打制长矛，刺人像蜂蝎一样锋利迅速，像疾风一样突然射到。然而在垂涉楚怀王全军溃败，大将唐昧阵亡了；庄跻一起兵作乱，楚国就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这难道是没有坚硬的铠甲、锋利的武器吗？大概是它统治的手段没有遵循礼治的缘故吧。楚国凭汝水颍水作天险，岷江汉水作护城河，靠邓林与中原相阻隔，凭着方城山作外沿。然而秦国的军队到了鄢郢，攻取楚国就像摇动一片枯叶那样容易。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要的阻隘吗？还是它统治的手段没有遵循礼治的缘故吧。商纣王曾剖开比干的腹腔挖心，囚禁箕子，想出了炮烙肉刑的主意，严刑杀害没有罪过的人，当时大臣以下的人战战兢兢，没有谁敢说一定能保全性命。但是，西周的大军一到，商纣王的命令在臣民下面就行不通了，百姓再也不听他使用了。这难道是纣的政令不严，刑罚不重吗？也是他统治者的手段没有遵循礼治的缘故吧。

【原文】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①]。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②]。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③]。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④]。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⑤]。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

人而天下治[6]。《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7]”。

【注释】

①试：用。 诎：通“屈”，屈服。

②集：构筑。《荀子》作“辨”，治。 树：修建。 机变：机谋变诈。 张：施展。 明道：明礼义之道。 均分：使大家都享有财产，不使贫富过分悬殊。 时使：适时使用。意为依据农时合理使用。 诚爱：诚心爱护。 景：通“影”。

③俟：待，对待。

④尤：责怪，怨恨。

⑤流：畅通。

⑥杀一人刑二人：《史记会注考证》杨倞曰：“杀一人，谓殛鲧于羽山；刑二人，谓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⑦《传》：书传记载之统名。 措：《荀子》作“错”，设置。

【译文】

古代的兵器，只有铁戈、长矛、弯弓、羽箭罢了，但是，敌国不等使用任何武器时就投降归服了。城郭不勤修，护城河也不挖掘加深，不建设坚固的要塞，机谋变诈也不施展，然而国家却平安无事不怕外敌入侵并且很稳固，没有其他原因啊，那就是因为能明白礼义的道理并且均衡地处理财产关系，按时间规定使用民力并且真心地爱护百姓，那么臣下百姓响应起来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有个别不服从政令的人，然后用刑罚对待他，那么百姓便知道罪过服刑了。所以处罚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顺服了。罪犯不责怪上级，知道受刑的罪过在自己。因此，严刑处罚少，政令有权威，执行起来像流水一样畅通，没有其它原因，乃是遵循礼治道理的缘故。所以遵循礼治道理就成功，不遵循礼治的道理就失败。古代尧帝治理天下，只是杀了一个鲧，处罚了共工和驩兜两个人，天下就治理得很好。《传》文讲“威严虽然猛厉但是不轻易采用，刑罚尽管设置但是尽量

不使用”。

【原文】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①。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②。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③。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④。贵贱治，得之本也⑤。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巨者巨，宜小者小⑥。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⑦。

【注释】

①生之本：生命的本源。　类：种族。　君师：君长，君主。师，即长，亦即君。

②恶(wū)：怎么，何。　出：出生。　偏亡：失去一部分。

③隆：尊崇，推重。

④天太祖：始受封而建国者称太祖，因祭祀时配天故称天太祖。　怀：怀思。此句是说诸侯不敢怀思有以始祖配天而血食的念头。　常宗：《礼记》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百世不迁者，谓别子之后也。”这是说诸侯的庶子受封，则其后代之大夫士就永远尊崇他为始祖。

⑤得：通“德”。

⑥郊：祭天。　畴：止，《荀子》正作“止”。　社：祭地神。　函：包容，包括。　事：敬奉，祭祀。

⑦七世：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共七。于周则为太祖后稷，文

王、武王、二昭二穆。 五世：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共五。 五乘之地：古代方十里为一成，一成出革车一乘。大夫有采地五成得立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共三。 二世：祖、考二庙。 有特牲而食：《史记会注考证》冈白驹曰："盖谓有一牛而耕者也。"这是指农工食力的庶人。《礼记》曰："庶人祭于寝。"寝：住宅。 积：通"绩"，功业。 泽：恩泽，福泽。

【译文】

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祖先是种族的根本，国君是治国的基础。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没有先人祖宗怎么会有子孙后代？没有国君怎么会有国家的治理？这三条偏失或者废弃一部分，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让百姓安居乐业的了。所以礼是上面敬奉天，下面敬奉地，尊敬先人祖宗并推重国君的地位，这是礼的三条基本原则。

所以做帝王的人把天和先人祖宗相配加以祭祀，诸侯不敢有这个想法，士大夫有自己的一定宗法，目的是要分出高贵和低贱的差别。高贵的人低贱的人不乱，这样便是德义的根本了。郊外祭天的仪式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举行，诸侯只许进行社祭，社祭包括诸侯和士大夫，这种规定是为了区分尊贵的人应该敬奉尊贵的天帝，卑贱的人应该事奉卑贱的鬼神，适合做大事的做大事，适合做小事的做小事。所以占有天下的帝王可以敬奉七代祖先，有一国的诸侯可以敬奉五代祖先，有五乘土地的大夫可以敬奉三代祖先，有三乘土地的士可以敬奉二代祖先，有一牛而耕的像农工食力这样的庶人不允许设立宗庙祭祀祖先，这种规定是用来区分功业积累深厚的人恩泽流布广阔，功业积累薄少的人恩泽流布狭窄。

【原文】

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①。大

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②]。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③]。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一也[④]。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尝也，三侑之弗食也[⑤]，大昏之未废齐也，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敛，一也[⑥]。大路之素帱也，郊之麻绕，丧服之先散麻，一也[⑦]。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⑧]。

【注释】

①大飨：在太庙中合祭先王。 上：通"尚"，崇尚。《荀子》正作"尚"。 玄尊：即清水。尊，本为酒器，此指酒。以清水代酒称玄酒。 俎：盛祭品的器皿。 腥鱼：没有煮熟的生鱼。 先：贵重。 大羹：没有盐梅之昧的清肉汤。 贵本：意为珍重、尊崇本原。

②用薄酒：《荀子》作"用酒醴"。用，酌献。醴，一宿就熟的酒，亦即薄味的酒。 先：先陈上。 饭：加饭的意思。 祭：指月祭。 哜：尝食物到牙齿。 饱：让尸吃饱。 庶羞：多种美肴。 贵本：珍重本原。玄酒、黍稷、大羹是贵本。 亲用：亲近实用。酒、稻粱、庶羞，味美，是亲用。

③文：对礼的文饰，如纹。 理：理所当然。 太一：天地生成前的始初状态时的混沌元气。 大隆：特别隆盛。《史记索隐》得礼文理，归天太一，是礼之盛者也。

④玄尊：《史记正义》皇侃云："玄酒，水也。上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至晚世虽有酒，存古礼，尚用水代酒也。" 豆：盛食品的器皿。 一也：同是贵本原，一样的道理。

⑤利：即佐食。佐食是参与祭祀事务助尸进食的下级人员。 爵：指接过献来的酒爵。 弗啐：祭堂上没有为佐食摆放盛肉的案子(俎)，他祭酒之后无俎可尝(啐)，于是一饮而尽，这就是"弗啐"。 成事：卒哭之祭。卒哭是既葬之后，将死者牌位祔于祖庙，祭祀也就由凶转吉，此礼有献无酢(还献)，宾朋吃不到祭肉。俎，祭肉。尝，吃。 侑：劝食，祝劝尸。

每侑三饭，一口谓之一饭，三侑九饭之后，礼已大成，祝虽仍加劝侑，尸不再食饭了。食是大名(总称)。《荀子·礼论》"三臭之不食也"下，有"一也"二字，此处脱漏。三条讲贵贱、始终、成与不成，是有所节制，趋于简易，同是礼好其辨贵本原的意思。

⑥大昏，即大婚。婚礼中六个步骤最后一步为亲迎，最为隆重，称为大婚。 废齐：废当依《荀子》作"发"，开始。齐，同"斋"，即祭神。此句讲亲迎中开始到妇入门祭食之间行礼的状况。 大庙：即太庙，始祖庙。内，即"纳"，入。尸，代替死者受祭的人，一般是孙为祖尸，女尸不用同姓。这句是讲从始祭到尸入太庙之间行礼的状况。 始绝：始绝气，即人死。小敛：即小殓，丧礼中给尸体穿上寿衣(入棺为大殓)。这句是讲丧礼中自始死到小殓前招魂、缀足、设奠、帷堂等的行礼状况。 一也：指以上三项行礼仪式均简朴无文，带有礼的初始状貌。

⑦素帱(chóu)：不施丹漆的素色车帷。素车加素帷，象征天的质朴。 郊：祭天。 麻绕：即麻冕。麻布冠服。此句是讲郊祭天时，穿的是无绣花纹的黑色麻布皮裘和麻布冠。周服。 丧服：居丧之间穿的孝服，按亲疏分斩衰(cuī)、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先：最先著。 散麻：即散麻带，又称散带。这句是讲小殓以后，到穿正式孝服之间，大功以上亲要先束一根散麻腰带。 一也：以上三种情况同是礼贵质朴，乃贵本原。

⑧三年：斩衰之丧期为三年。不反：无曲折，意为没有固定腔调，因至亲故哭时重情不重声。 《清庙》：《诗经》篇名，祭祀文王时乐工唱的歌曲。 倡：同唱。 叹：咏叹，与唱者相和。一人唱，三人和，情致绵绵，重情不重歌。 县：同悬。拊：一种形如鼓的乐器。 膈：悬钟的木架。是说虽然悬上钟，但崇尚的是击拊膈，重情不重声。 朱弦而洞越：也表示不重音声。 一也：以上三种情况都是重情不重声，礼贵本原。

【译文】

在太庙中合祭先王崇尚清水代酒，俎上讲究摆着生鱼，贵重不加佐料的清肉汤，意在珍重饮食的本原。在太庙中合祭先王崇尚清水代酒，但饮食却是用薄味的酒，食以黍稷为先还要用稻粱作加

饭，月祭时先尝不加佐料的清肉汤，但让尸吃饱还得是多种美肴，这是珍重本原又兼顾到亲近实用。形式上珍重本原是对礼的文饰，亲近实用也就完全合乎情理，两者结合又形成了礼的文彩，由此归结到天地始初混沌的元气状态，这就称为礼的特别隆盛的境界。因此樽酒崇尚清水代酒，俎上讲究摆出生鱼，瓦豆器里以不加佐料的清肉汤为先，珍重本原的道理是一样的。佐食人员接过献给他的酒爵不能啐尝就一饮而尽，既葬之后将牌位祔于祖庙转为吉礼宾朋吃不到祭肉，三侑九饭之后祝虽加劝尸却不再食饭了，有所节制趋于简易的道理是一样的。婚礼亲迎中开始到新妇入门祭食之间，从始祭到尸人太庙之间，丧礼中从始死到小殓前之间，行礼仪式简朴无文的始初状貌道理是一样的。天子的素车加上素帷，祭天时穿着无花纹的黑色麻布皮裘和麻布冠，小殓之后到穿正式丧服之间大功以上的亲人要先束一根散麻腰带，珍重质朴本原的道理是一样的。三年斩衰丧期中哭声无曲折，《清庙》之歌一唱三和情致绵绵，虽悬一钟却击拊膈和朱弦华美的瑟却要在底下加上一个穿孔，重情不重声礼贵本原的道理是一样的。

【原文】

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①。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②。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③。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④。

【注释】

①脱：疏略。　文：文彩，装饰。礼成就有文饰。　税：通“悦”。礼终卒和悦人情也。

②至备：非常完备。　情文：哀、敬等人情及文彩形式。　代胜：更代相胜，

情或胜文，文或胜情。 复：失，除。《史记索隐》言其次情文俱失，归心浑沌天地之初，复礼之本，是归太一也。

③合：调合。《史记正义》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礼之备，情文俱尽。

④下：下民。 上：君上。《荀子·礼论》此下有"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的文字。贰，背离。丧，失。

【译文】

一般地说，礼从疏略开始，加上修饰完成，最后能够和悦人情。所以最完备的礼，应该是人情和形式都尽善尽美；其次是或重视人情或重视形式更递相代，再次是人情形式全没有，达到远古混沌的状态。天与地依礼调和，太阳和月亮依礼明亮，四季依礼有顺序，星辰依礼运行，江河依礼奔流，万物依礼昌盛，喜好厌恶依礼得到节制，高兴恼怒依礼处置恰当。下面百姓依礼相待就和顺，上面帝王依礼行政就英明。

【原文】

太史公曰：至矣哉[①]！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②]。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③]。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④]。

【注释】

①至：指达到了盛德、极美的境界。

②立隆以为极：制定隆盛的礼仪，使之成为事物、行为的最高大的准则。隆，隆盛。极，本为房屋的栋，此指最高的准则。 益损：指不可随便地加减它。

③本末：人情与文彩。人情，礼所据以产生，故为本；文彩，礼所据以修饰，

故为末。 顺：顺适，顺从。俞樾读为巡(yán)，通“沿”，衔接；郑玄解为“更相从道”。 终始：和悦与疏略。 应：应合。 至文：极度文彩。 辨：能辨尊卑贵贱。 至察：指对事物情理的高度体察。 说：通“悦”。

④则：取法。《史记正义》庶人据于事，不能法礼也。

【译文】

盛德极美的境界啊！制定隆盛的礼仪，使它成为事物、行为的最高准则，由此天下的人没有谁能够随便地增减它。礼的人情和文彩紧密衔接，礼的和悦和疏略互相应合，极度的文彩因而能辨别尊卑贵贱，高度的体察因而能使人心顺悦。天下依从礼仪就会得到治理，不依从礼仪就会出现混乱；依从礼仪就会平安，不依从礼仪就有危险。行为卑劣的人是不能取法礼仪的呀！

【原文】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①。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②。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③。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④。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⑤。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⑥。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⑦。

【注释】

①貌：外表形式。此指通过它的外表形式所显示的内在事理。《荀子·礼论》正作"理"。 诚：确实，果真。 深：深奥，深厚。 坚白：指"离坚白"的公孙龙名家学说。 同异：指"合同异"的惠施名家学说。 察：明察入微。 弱：懦弱败坏。《荀子》作"溺"，淹没。

②褊陋：褊狭浅陋。 望：《史记索隐》自嗛望知其失，即自感不满足，怨恨而惭愧。

③恣睢：犹毁訾。 队：通"坠"，坠灭，失落。

④绳：木工用的墨绳。 陈：设，指弹画。 衡：秤。 县：悬挂。 错：通"措"，置备。 员：通"圆"。 审：审知，明辨是非。

⑤足礼：重视礼。 方：道德规范。

⑥礼之中：在礼的范畴之中。 索：求。 易：变易。 好：指诚心喜好。

⑦道：指礼义。《史记正义》言人有礼义，则为圣人，比于天地明，广大之极也。

【译文】

礼通过它的外表所显示的内涵确实深厚啊，公孙龙和惠施的"离坚白""合同异"的名辨明察入微，进入礼的范围来讨论就显得懦弱败坏了。礼的内涵确实广大啊，擅自制作典章制度抱持偏狭浅陋的见解，进人礼的范围来讨论就会自感怨恨而内心惭愧的。礼的内涵确实高远啊，粗暴、傲慢，任情诋毁，轻视礼俗自认为了不起的观点，进入礼的范围来比较就会感到失落。所以墨绳弹画以后，就不能进行欺骗说曲道直了；秤锤挂平以后，就不能进行欺骗说轻道重了；圆规曲尺切实摆放在那里，就不能进行欺骗说方道圆了；有道德修养的人明辨礼义的是非，就不能拿奸诈虚伪来欺骗他。因此，墨绳是直的最高标准；秤是平衡的最高标准；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礼是为人之道的最高标准。然而不遵循礼法的人不重视礼，就叫做没有道德规范的民众；遵循礼法重视礼仪，就叫做有

道德规范的士人。在礼的范畴之中，能加以思考求索，就叫做能考虑问题；能考虑问题又不轻易改变，就叫做能固守信义。能考虑问题又能固守信义，加上诚心喜好，那就是圣人了。天是高的顶点，地是低的顶点，太阳月亮是光明的顶点，无边的宇宙是广大的顶点，圣人是遵行礼义大道的顶峰了。

【原文】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①。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②。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③。人域是域，士君子也④。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浃⑤，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注释】

①用：指行礼之用，如贡献、问遗之类。　文：文饰，如车服旗章之类。　异：分别上下等级的异制。　以隆杀为要：礼或厚，或薄，以适得其当为贵。隆，丰厚。杀，减降。要，恰当。

②杂：通“集”，会合。　中流，犹中道，即适中。

③广骛：在广阔的范围内随意驰骋。骛，乱驰。步骤、驰骋、广骛，在活动的层次上有轻重缓急的意思。　守宫庭：此以宫廷喻礼，指君子常守礼不离。

④人域：人的活动处在……。域，居，处。　是域：指礼义这个范畴。

⑤房（páng）皇：即“彷徨”。徘徊往复。　周浃：周匝，遍及。　曲：周遍。

【译文】

礼用钱财物品表现馈赠，用车服旗章表现贵贱，用多少区分上下等级的差异，珍重厚薄处理的恰当。仪文形式繁富，人情欲望收敛，这是礼隆重的表现；仪文内容简约，人情欲望繁杂，这是礼减薄的表现。仪文和人情互相作为里外的形式与内容，彼此有机地会合在一起，便正是礼仪适中的要求了。有道德修养的人该用大礼时就尽可能达到隆重，该用小礼时就尽力简约微薄，该适中时就力求情理适中。轻重缓急都不超出礼仪的范围，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内心才能常守礼义。人的活动处在礼义的范畴之内，这就是有道德修养的士人了。行为超出礼义的范畴，就是普通的民众了。活动在礼义的范畴之中，徘徊周旋，全面周到地通晓世事变化并处理得次序分明，这就是圣人了。所以圣人修养深厚，是礼义积累的结果；品格伟大，是广施礼义的结果；道德崇高，是推重礼义的结果；聪明精细，是尽力研习实行礼义的结果。

史记全译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题解】

本篇为《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一。

自“凡音之起”始，系后人依次取《礼记·乐记》之《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魏文侯》、《牟贾问》、《师乙》诸章补之(今本或有错简)。其后有补者之直抒并借“太史公曰”所发之议论。

篇首之序，陈仁锡以为“俱太史公妙笔”，张照甚至以为“司马迁之时，所应作之《乐书》，如是止矣，然则《乐书》未尝不竟也。”序文末段叙事有误。梁玉绳曰：“获宛马作歌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之春，而公孙弘卒于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渥洼大宛事不及见，安得有诽谤圣制之谮哉?汲黯未尝为中尉之官，得渥洼马时，黯在淮阳为太守，无缘而讥武帝；得大宛马时，黯卒已十二年，又安得诽谤圣制哉?”或以为公孙弘原为公孙贺，汲黯原为汲仁，后人校《史记》者以意妄改以至于讹，而序文结尾数语，为史公妙笔，后人不可企及。

序文以为修德应是建乐的基础，强调作乐的目的是为了节乐，主张“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建乐之作用在于“补短移化，助流政教”，民情的调和谐合是搞好社会政治的“自然之势”。自战国以往，流湎沈佚，秦二世更是极意声色以至亡国，汉初节制以悲壮之歌，习常肄旧，至武帝即位，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至夜祠终明，歌颂武功，世风日下，借言讥刺。其中所论于研究礼乐教化及认识历代政治不无参考价值，可视与《礼书》序同样看待，不必执意论定为司马迁之妙笔。

【原文】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①]。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②]。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③]！《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④]。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⑤]。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⑥]。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⑦]。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⑧]。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⑨]？

【注释】

①《虞书》：《尚书》中的一部分，包括《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追述的是尧、舜、禹的对话和事迹。此指《皋陶谟》。敕：告诫。 维：通"惟"，思考。 几：危险。 安：安康。《皋陶谟》正作"康"，惟几惟康。 股肱：喻左右大臣。股，腿骨。肱，臂骨。 堕：通"隳"，毁坏。

②成王作颂：此指《诗经·周颂·小毖》。是周成王在诛管叔、蔡叔（二人叛乱，即是后文所言之"家难"），消灭武庚以后，自我惩戒并求助于群臣的诗。 推己惩艾(yì)：推求自己应加警戒。艾，通"刈"，也是惩的意思。惩、艾二字同义，警戒。该诗有"予其惩而毖后患"一句。

③约：穷困。　满：充实。　佚：通"逸"，逸乐。　膏泽：指恩惠。

④《传》：《乐记》有"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之文，盖此处所据。依郑玄解，治指教民，功指王业。

⑤乐：古以礼乐并提，是在行礼的前提下谈乐，它可以起到贯彻政治教化，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史记正义》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张守节这样解释是儒家文化思想的表现。　节乐：节制欢乐，使不至荒淫。

⑥州：自然区划。古分中国为九州。　协比：协调排比。　声律：指五声和六律六吕。五声，即宫、商、角、徵(zhǐ)、羽。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即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　短：指政教缺失。

⑦明堂：礼制建筑，帝王举行庆典，颁布政令，朝会诸侯之处。　斟酌：选吸。

⑧噭噭(jiāo jiào)：激奋高亢的声音。　郑、卫之音：古代儒家所视为的靡靡之音，实际是郑国(今河南新乡一带)、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两地发展了的民间音乐。

⑨五常：即五常之行，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

【译文】

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读到舜、禹、皋陶君臣互相告诫，只有常常想到天下有安危险，才能实现安康，而左右的辅佐大臣不好，所有的事业都会毁坏的文字时，没有一次不流泪的。成王作《周颂·小毖》诗，推求自己应加警戒，为那家族的危难深深地感到悲哀，可以说这不是小心谨慎、担惊受怕、善始善终、守成家业的君主吗？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因为穷困才修养德性，或志得意满就抛弃礼义，而在安逸的境遇中能思念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安定的环境中能想到开始的不容易，生活在恩泽幸福当中，不忘歌唱吟咏勤劳困苦的诗篇，不是有崇高道德的人谁能像这样啊！《礼记·乐记》上说："对民众的教化确定王业获得成功，礼乐制度才能产生。"天下做人

的道理越深刻，人们的品德修养就越高尚，认为欢乐的事物就越特殊。水满了不减少就会流淌出来，充盈了而不能把握住就会倾倒。一般地说，创作音乐的目的，是用来节制过分逸乐的。有道德修养的人把谦虚退让作为礼的要求，把减损过高的欲望作为乐事，音乐的实质大概就是像这样的吧。认为州与州不同，国和国特殊，人的性情习俗不相同，因此广博地采集各地风俗人情，协调配备音律，用来弥补政治的缺失，改变风俗教化，帮助推行政令教育。天子亲自到明堂观看歌曲演奏，可以使所有的百姓都除掉邪恶污秽，有选择地吸收音乐的精神，用来培养自己的性情。因此说整理好了《雅》、《颂》的音乐，那么，百姓就会走上正道，响亮高亢的音乐演奏起来，将士就会振奋，郑国、卫国的靡婉小曲一演奏，人的心意就会迷乱了。等到把音乐和谐协调以后演奏，飞鸟走兽也会全被感动，何况心里装着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性、具备爱憎情感的人呢，他们受到乐的感染会是自然的情势吧？

【原文】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①]，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②]，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③]，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④]。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⑤]；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⑥]！"二世然之。

【注释】

①辟：君主。

②齐优：齐国的乐舞艺人。优，俳优，优伶，即以歌舞为业的艺人。《史记索隐》齐人归(馈)女乐而孔子行，言不能遂容于鲁而去也。 作五章以刺时：《史记索隐》按：系家、《家语》所云孔子嗤季桓子作歌引《诗》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是五章之刺也。事详《孔子世家》。

③陵迟：衰微。 流沔：依恋酒色不忍离去。沔，通"湎"，沉迷于酒。 沉佚：沉溺于逸乐之中。佚，通"逸"。

④以为娱：意谓以淫逸为欢娱。

⑤祖伊：殷纣王时的贤臣。《史记正义》祖伊谏殷纣，纣不听。孔安国云祖己后贤臣也。

⑥赵高：秦二世时的乱臣。 说：通"悦"。 解(xiè)泽：散布恩泽。 騄耳：亦作"騄駬"、"绿耳"，周穆王的八骏之一，以毛色为名的绿色良马。

【译文】

治民的原则破坏短缺，郑国的靡乱音乐就流行起来了，诸侯国君为了在邻近州郡显示声望，争着欣赏郑国的音乐互相比高低。自从孔子不能和齐国的歌女一起在鲁国并存以后，虽然退居整理音乐用来诱导世人，作五章诗歌来讥刺当时社会政治，还是没有办法使民风转化。慢慢衰败到六国时代，诸侯国君们依恋酒色，沉溺于逸乐之中，于是一去不回头，最后丧失了自身生命，毁灭了宗族，国家也被秦吞并了。

秦二世更是把淫逸作为娱乐。丞相李斯进言劝阻说："放弃《诗》、《书》不读，用尽心思去享受声色，殷商时的祖伊担心害怕的就是这个啊；轻视积累这些细小的过错，放纵心意整夜歌舞，这是纣王灭亡的原因啊。"赵高说："五帝、三王各自的音乐名称不同，表示不互相沿袭。上自朝廷君臣，下到民众百姓，就是要用它来交往

欢欣喜悦，相处情意殷勤，除了这音乐和睦喜悦的情感就不能沟通，散播的恩泽不能流行，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考虑时代选择音乐，何必一定要有华山的騄耳马然后才走远路呢?”秦二世胡亥认为赵高的话说得很对。

【原文】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①。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儛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②。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③。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④。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⑤。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⑥。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注释】

①《三侯之章》：即刘邦过沛时所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侯，同“兮”，语助词。《史记索隐》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也。

②乐府：音乐官署。始于秦代，汉武帝时规模最大。　肄(yì)：修习。与“习”同义。

③今上：指汉武帝。　十九章：即《汉书·礼乐志》所载《郊祀歌》十九章，为《练时日》一、《帝临》二、《青阳》三、《朱明》四、《西颢》五、《玄冥》六、《惟泰元》七、《天地》八、《日出入》九、《天马》十、《天门》十一、《景星》十二、《齐房》十三、《后皇》十四、《华烨烨》十五、《五神》十六、《朝陇首》十

七、《象载瑜》十八、《赤蛟》十九。最晚的后两章作于太始三年，均当为司马迁所及见。 李延年：武帝所宠李夫人之兄，大音乐家。 协律都尉：官名，职掌校正乐律等音乐方面的事务。

④胡三省《通鉴注》曰："汉时五经之学，各专门名家，故通一经者，不能尽通歌诗之辞意，必集五经家，相与讲读，乃得通也。" 尔雅：近乎雅正。尔，通"迩"，近。

⑤汉家：汉代。 上辛：上旬辛日。 太一：泰一，传说中的天神。

⑥僮："童"的本字。《汉书·礼乐志》正作"童"。

【译文】

高祖路过沛县作了一首带三个语辞"兮"的《三侯之章》(即《大风歌》)，让儿童学唱这首诗。高祖逝世，下令沛县用这首诗四时配舞演唱，祭祀祖庙。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时代都没有任何增加更改，就是在专门的乐府里也是照常重复演习旧曲罢了。

到当今皇上登临帝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让侍中李延年按顺序谱曲歌唱，任命他作协律都尉。只贯通一部经书的专家不能单独弄懂这十九首歌辞的意思，全部会集通晓五经的专家，互相共同研究讲解反复诵读它，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多数是典雅纯正的文字。

汉朝规定用正月上旬辛日祭祀甘泉宫太一神，从黄昏时起夜间开始祭祀，到第二天天明才结束。祭祀的时候常常有流星划过祠坛上空。安排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合唱。春天唱《青阳》，夏天唱《朱明》，秋天唱《西皞》，冬天唱《玄冥》。这些歌辞，社会上大多都有，因此不作论载。

【原文】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①。歌曲

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②。"后伐大宛得千里马③，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④。"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⑤，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⑥："黯诽谤圣制，当族。"

【注释】

①渥洼水：党河支流，在今甘肃安西县境，汉属敦煌郡。《史记集解》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 次：创作编排。

②太一：指北极星。 沾：浸染。 沫(mò)：口水，唾沫。 容与：安逸自得貌。 跇(zhì)：超越。 匹：相配。

③大宛(yuān)：西域国名。详见《大宛列传》。

④歌诗：此歌与《汉书》所载《天马歌》大异，梁玉绳疑为乌孙马之歌。因武帝先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后得大宛汗血马，更名乌孙马叫"西极"，名大宛马叫"天马"。 西极：西方极远之地。 流沙：即流沙泽，即后来的居延泽，居延海。

⑤汲黯：武帝时直谏之臣。汲黯未尝为中尉，得渥洼马时，汲黯在任淮阳太守，他没有机缘当面讥刺武帝。汲黯于元鼎二年去世，早于得大宛马时十二年。 协：协和音律，即演奏。

⑥公孙弘：武帝时丞相，卒于元狩二年三月。神马出渥洼水，作歌在元鼎四年秋，获宛马作歌在太初四年春，公孙弘均不及见，不得有当族汲黯之言。

【译文】

又在武帝元鼎四年，曾在渥洼水中得到神马，再次编曲作成

《太一之歌》。歌辞说："北极太一星的贡献啊，天马下到人间，浑身浸染着血一样的汗水啊，嘴里吐着红色的唾沫。驰骋从容不迫啊，抬腿就跨过一万里，现在什么能配得上啊，只有龙才是它的伴友。"后来征伐大宛得到千里马，马名叫"蒲梢"，再编写出一首歌。诗歌说："天马来到了啊，从西面极远的地方，经历了万里路啊，归顺有仁德的皇上。承蒙上天的神灵威严啊，降服了外国，渡过流沙大漠啊，四夷都来降服。"中尉汲黯进谏说："一般称王的人制作音乐，上面用来承接祖宗的恩德，下面用来教化亿万百姓。如今陛下得到几匹马，作诗用来歌唱，还要演奏用于祖庙祭祀，先帝和老百姓哪里能理解这种音乐的意思呢？"皇上沉默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圣上的制作，应当诛杀全族。"

【原文】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①。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②。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③。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④。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後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⑤。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⑥

【注释】

①音：指由宫、商、角、徵、羽杂糅排比而成的曲调。

②人心：指人的思想感情。

③形：表现，表达。 相应：同声相应，相互感应。 生变：有同必有异，又有他声杂和，而产生了变化。 方：有变化形成抑扬高下，五声备具，交错而成文彩节奏，就叫做方。 比：比次，即依次连缀、排列。 乐(yuè)：指用乐器演奏。 干：盾。 戚：斧。干戚，武舞所执。 羽：翟羽。 旄：旄牛尾。羽旄，文舞所执。 乐：声容毕具的娱乐。

④噍(jiāo)：急促。 杀：肃杀而弱小。 啴(chǎn)：宽绰，悠扬。 缓：舒徐。 发：宣出无遗留，轻松。 散：四畅无郁积。 粗：壮猛奋发。 厉：高急，暴厉。 直：刚直，无委曲。 廉：有锋铓楞角，端方。 和：温顺。 柔：轻软，柔和。

⑤非性：非关人的本性。

⑥极：至，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译文】

一般地说，音的起源是由人心受感动而发生的。人心受感动，是客观事物刺激的结果。人心受事物刺激而感动，因此表达出声音；声音相互应和，因此产生变化；变化成为交错节律，就叫音乐；编排成曲调配合乐器演奏，加上拿着盾牌、斧头、羽毛、旄牛尾表演就叫娱乐。娱乐是由音乐所产生的，它的本源在于人心受事物刺激而感动。所以人心感到悲哀，他发出的声音急促肃杀；人心感到欢乐，他发出的声音悠扬舒缓；心中感到喜悦，他发出的声音轻松流畅；心中感到恼怒，他发出的声音粗犷暴厉；心中感到恭敬，他发出的声音刚直端方；心中感到爱慕，他发出的声音温顺柔和。这六种表现不是人的本性，是受外界事物激发然后萌动的，因此先王谨慎地处置能感动人心的事物。所以用礼义来引导人们的志趣，用音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刑罚来防止人们奸诈。礼仪、音乐、刑罚、政令，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用来让百姓的思想一致而使天下出现大治世道的。

【原文】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①。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②。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③。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④。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⑤。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⑥。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⑦。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⑧。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⑨。

【注释】

①生人心：是说生在人的心中。

②中：指内心。　文：文彩，此指组合而有节奏，韵律。

③正：同"政"，政治。

④宫为君：依据五行学说，宫属土，居中央，总揽四方，所以象征着君。《史记索隐》居中总四方，宫弦最大，用八十一丝，声重而尊，故为君。　商为臣：商属金，四季属秋。《史记索隐》商是金，金为决断，臣事也。弦用七十二丝，次宫，如臣次君也。　角为民：角属木，属春，春天万物并生，又各自互相区别，也因为它的音清浊适中，因此象征民人。《史记索隐》弦用六十四丝，声居宫羽之中，比君为劣，比物为优，故云清浊中，人之象也。　徵(zhǐ)为事：徵属火，因为它是微清，象征着事物；属夏，夏天万物茂盛，所以事多。《史记索隐》徵属夏，夏时生长，万物皆成形体，事亦有体，故配事。弦用五十四丝。　羽为物：羽属水属冬，冬天万物聚藏。《史记索隐》羽为水，最清，物之象。王肃云"冬物聚，故为物，弦用四十八丝"。

⑤五者：指宫、商、角、徵、羽，实际是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　怗懘

(zhān chì):同“怗滞”,声音不和。

⑥荒:放散。 骄:骄溢。 槌:当依《礼记·乐记》作“陂”,倾斜不正,邪佞。 坏:指官事不理。 哀:哀苦。 事勤:指徭役不休。 危:倾危。 匮:民众贫乏。

⑦迭相陵:君臣上下互相陵越、倾轧。 慢:任性放纵,不拘礼法。

⑧比:接近。

⑨桑间、濮上:春秋时卫地,濮水之上并有桑间,常以此二地代称靡靡亡国之音。《史记正义》:“昔殷纣使师延作长夜靡靡之乐,以致亡国。武王伐纣,此乐师师延将乐器投濮水而死。后晋国乐师师涓夜过此水,闻水中作此乐,因听而写之。既得还国,为晋平公奏之。师旷抚之曰:‘此亡国之音也,得此必于桑间濮上乎?纣之所由亡也。’”详见下文。 散:涣散,混乱。 流:流荡,流亡。

【译文】

一般地说音乐是由人心产生的。感情萌发在内,因此表现出声的形式,声音协调成美的韵律就叫音乐。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适而欢乐,社会政治一定清和;动乱社会的音乐怨恨而愤怒,社会政治一定乖僻;将要灭亡国家的音乐悲哀而忧愁,他的人民一定很困难痛苦。声音的表现,是和政治相通的。宫声尊重好比国君,商声刚硬好比臣子,角声高低适当好比百姓,徵声悠扬好比繁杂的事物,羽声清飘好比细小的物件,宫、商、角、徵、羽五声不乱,就没有阻滞不和畅的音调出现啦。宫声淆乱音调就放散,是国君骄纵的表现;商声淆乱音调就邪僻荒废,是臣下败坏的表现;角声淆乱音调就忧郁不振,是人民怨恨的反映;徵声淆乱音调就悲哀痛苦,是人民劳役繁重的反映;羽声淆乱音调就倾危振颤,那是赋税沉重百姓贫困的反映。五声完全混乱失调,更替互相侵越,叫作任性放纵不拘礼法。像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啦。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接近亡国的慢音了。桑间、濮上的靡靡音乐,是亡国的音乐,那里政治涣散,百姓流亡,诽谤君上徇私舞弊

的现象不能制止。

【原文】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①]。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②]。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③]。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⑤]。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⑥]。

【注释】

①伦理：一般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此依上文是讲君、臣、民、事、物五者之理。

②几：接近。

③食飨(sì xiǎng)：宗庙祭祀及其后以酒食飨宾客。

④疏：通，洞。 倡：唱。 遗音：余音。此音有德，传于无穷，是有余音不已。

⑤不和：不以盐梅和之，即不加调料。

⑥平：衡量，判断。

【译文】

一般地说，音是由人心中萌发的；乐是和伦理相贯通的。所以只知道发声而不知道调和音的，是禽兽；知道音而不知道乐的，是

普通的百姓。只有有道德修养的人能了解和谐的乐。所以审察发声用来了解音调，审察音调用来了解音乐，审察音乐用来了解政治，这样治民的方法就完备了。所以不知道发声的不能跟他讲音调，不知道音调的不能跟他讲音乐。了解音乐就接近于明礼了。礼乐的精神都得到了，叫做有德性。有德性的人就是得了礼乐的精神。所以音乐的兴隆，不是极尽钟鼓的声音；宗庙祭祀的礼仪，不是极尽食物的滋味。清庙祭祀中演奏乐曲所用的瑟，红色的丝弦，瑟底部穿孔，发出声音浑厚凝重，迟缓悠长，一个人领唱三个人随声赞叹，这是德音流传啊。郊天和宗庙的祭祀礼仪，上面供着清水酒，俎器上陈放生鱼，肉汤不加调料，这是留芳久远有余味啊。所以古代帝王制订礼乐，并不是用来穷尽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要用来教化百姓善于判断好坏，让他们返回做人的正道。

【原文】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①。物至知知，然後好恶形焉②。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③。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④。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⑤。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⑥，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⑦：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⑧。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⑨。

【注释】

①颂(róng):通“欲”。《礼记·乐记》正作“欲”。此指贪欲。性之欲,也就是情。

②知知:能以智知之。前知即智。

③内:内心。 知:心智。 反己:返还到自己原有的天性。己,《乐记》作“躬”。 天理:此指天性,即“人生而静”之性。

④人化物:人化于物。人为物所化,就会随物而变易其好恶善恶。

⑤穷:恣意放纵,就会无所不为。

⑥暴:损害,糟蹋。

⑦节:节制,遏制。使得其中。

⑧衰(cuī)麻:丧服。 哭泣:指哭泣的礼仪制度。 纪:纲纪,制度。 冠笄:男子二十而冠,女子许嫁而笄。 射:指乡射、大射之礼。 乡:指乡饮酒礼。

⑨王道:三王以德治世之道。按:以上为《乐记》之《乐本章》,讲音乐与人心互感的关系。

【译文】

人初生时的情感原本是宁静的,这是自然的本性;受客观事物刺激而萌动,这是本性贪欲的表现。客观事物出现了,心中就有反应,然后喜好厌恶的情绪就会表现出来。喜欢厌恶在内心没有节制,心智被外界事物诱惑,不能回到自己宁静的心态,先天的理性就泯灭了。那外界事物感动人是没有穷尽的,而人的喜好厌恶没有节制,那么就形成外界事物一来到,人就跟着受影响了。人跟着外界事物变化,便泯灭了先天的理性,人心的欲望就会恣意放纵而无所不为了。这样就有了违背正道叛逆欺诈虚伪的思想,有了淫乱佚乐为非作歹的事。所以强大的胁迫弱小的,众多的欺负寡少的,聪明的欺骗愚昧的,勇敢的折磨怯懦的,有疾病的人得不到疗养,老年幼孩孤儿寡妇得不到应有的安置,这是天下大乱的道路啊。所以

古代帝王制订礼乐，人们遵循它节制欲望。办丧事时服饰缞麻并有哭泣的礼仪，是为了节制哀痛设置的；敲钟打鼓挥动盾牌、斧头的舞蹈，是为了调和安乐设置的；婚姻嫁娶男冠女笄，是为了区别男女而设置的；乡射礼、乡饮酒礼、宴会宾客礼，是为了正常交往待人接物而设置的。礼仪节制百姓的思想，音乐调和百姓的心声，政令推动礼乐的施行，刑罚防止礼乐紊乱。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四项通达而不背乱，那么王者的治道就具备啦。

【原文】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①。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②。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③。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⑤。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⑥。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⑦。大乐必易，大礼必简⑧。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⑨。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⑩，天子如此，则礼行矣⑪。

【注释】

①同异：同谓协好恶，异谓别贵贱。《史记正义》夫乐使率土合和，是为同也；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也。

②胜：超过了限度。 流：流慢而无尊卑之敬。 离：亲属离析而无骨肉之爱。

③合情饰貌：乐和内，是合情；礼检迹，是饰貌。

④等：指明确了等级差别。 乐文：乐的韵律文彩，即乐曲。 著：显著，彰著。

⑤民治行：是说用这样的办法治理民众，民众没有不能治理的。

⑥中：内心。和谐体现在内心。 外：外貌。恭敬表现在外在行为上。

⑦文：文饰。以礼仪规范修饰人的外表，所以等于"动"。《史记正义》礼肃人貌，貌在外，故云动。

⑧易：平易。

⑨宾服：臣服，归顺。 试：动用。

⑩《史记正义》引《孝经》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君。"即是敬四海之内也。

⑪如此：指"合天下"以下天子悉自躬行。

【译文】

音乐是为了协同好恶的，礼仪是为了区别贵贱的。协同了好恶就会互相亲善，区别了贵贱等级就会互相尊敬。乐的作用超过礼就会失却尊卑，礼的作用超过乐就会骨肉分离。调合人们的内心情感，修饰人们的外表行为，是礼乐共同的事情。礼义确立，那么贵贱等级便明确了；乐曲和谐，那么上下便协调欢畅了；喜好厌恶分明，那么好人坏人就区别开了；刑罚禁止强暴，爵赏推举贤能，那么政治就公正了。用仁慈的心爱护百姓，用理义来端正百姓，像这样做，那么百姓的治理就可以便利施行了。

音乐从人们内心之中产生，礼仪从规范外在行为兴起。音乐从内心中产生，所以安心静气；礼仪从外在行为兴起，所以形式严肃。盛大的音乐一定要平易，盛大的礼仪一定要简约。音乐达到效果就没有仇恨，礼仪达到效果就没有争斗。作揖谦让而能治理天下的，是因为达到了礼乐的效果。强暴的百姓不作乱，诸侯诚心顺服，兵刃铠甲不用，五种刑罚不行，百姓没有祸患，天子没有恼怒，像这样就达到音乐的效果了。合乎父子的亲情，分明长幼的秩序，用这种

亲情尊敬教化四海之内的人，天子能亲身这样做，那么礼仪就可以广泛地施行了。

【原文】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①。和，故百物不失②；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③。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④。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⑤。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⑥。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⑦。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⑧。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⑨。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注释】

①和：调和协同。《史记正义》大乐之理，顺阴阳律吕生养万物，是大乐与天地同和也。　节：高低贵贱差别的节度。《史记正义》言天有日月，地有山川，高卑殊形，生用各别。大礼辩尊卑贵贱等差异别，是大礼与天地同节。

②失：指失却种性。

③明：指外在形式。《史记正义》能显明其礼乐以教人也。　幽：指内在精神。　鬼神：郑玄曰："圣人精气谓之神，贤智之精气谓之鬼也。"

④殊事：指尊卑贵贱之别。　合敬：施之同以庄敬。　异文：宫商错而成文，随事而制度。　合爱：同以劝爱。

⑤并：相符合。　名：乐名。　偕：俱，同。《史记正义》圣王制乐之名，与所建之功俱作也。若尧、舜乐名《咸池》、《大韶》，汤、武乐名《大濩》、《大武》也。

⑥诎信：同“屈伸”。 级：当依《礼记·乐记》作“缀”，聚集。 兆：本指祀神祭坛的界域。此郑玄曰“兆其外营域”，故意为分散，指分散到了界域之外。 舒：缓。

⑦簠(fǔ)、簋(guǐ)：古代食器，盛黍稷稻粱之用。方形的叫簠，圆形的叫簋。 制度：指器物的规格。 文章：指衣服的彩绣。 裼(xī)：皮衣上加罩衣。此指开露裼衣。 袭：不露裼衣。

⑧作：指能体现出穷本知变，著诚去伪精神的创作，制作。 术：《乐记》作“述”。郑玄曰：“述谓训其义。”是能解释其含义的意思。

⑨《史记正义》以为圣指尧、舜、禹、汤之属，明指子游、子夏之属。

【译文】

盛大的音乐和天地阴阳调和协同，盛大的礼仪和天地高低有节度相合。能调和，所以万物不失生长繁殖的时机；有节度，所以才举行对天地的祭祀。形式上有礼仪音乐的教导，精神上有圣贤气质的约束，像这样，那么四海之内的人就和合互敬共同亲爱啦。礼是区别事物等级，教导人们和合互敬道理的；乐是谐和不同曲调，教导人们互相亲爱道理的。礼乐达到治理的情志相同，所以过去圣明的帝王将礼乐一直沿用下来。所以举事一定与时势相符合，乐名应该和功业相偕同。所以演奏用的钟、鼓、管弦、石磬，舞蹈用的羽毛、籥管、盾牌、斧头，这些都是乐舞的器具；表演中弯腰、伸腿、俯身、仰面的舞姿，组合、分散、缓慢、迅速的步伐，是音乐的文饰表现。方簠、圆簋、俎案、汤豆，器物的规格，衣服的彩绣，是礼的器具。升位下阶，时上时下，左右周旋，开露或遮掩裼衣，是礼仪的文饰表现。所以只有了解礼乐内在精神的人才能制作，只有懂得礼乐外在表现的人才能讲述礼乐的意义。制作礼乐的人称作圣人，讲述礼乐旨义的人称作贤明。明圣，就是指能讲述能制作的意思。

【原文】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①]。和，故百物皆

化；序，故群物皆别②。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③。明于天地，然後能兴礼乐也④。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容)〔官〕也⑤。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⑥。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⑦。

【注释】

①和：和顺。序：秩序。

②《礼记集解》引刘氏(彝)曰：天地之和，阳之动而生物者也，气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阴之静而成物者也，质具而有秩，故群物皆别。

③礼以节行，过制则不足以为节，故乱；乐以道和，过作则不足以为和，故暴。

④明于天地：即明白天地和与序的道理。

⑤论伦无患：是说人心之和顺足以论说乐之伦理，而不相违背危害。伦，类。患，害。 官：事。《史记正义》贺瑒云："八音克谐，使物欣喜，此乐之事迹也。"

⑥质：本质。 制：节制。

⑦金石：泛指一切乐器。 越：度，化。 与民同：《史记正义》言四者施用祭祀，随世而异，则前王所不专，故又云则此所以与民同，言随世也。按：以上是《乐记》的《乐论》，是论述礼乐同异。

【译文】

音乐，是表现天地和顺情态的；礼仪，是表现天地秩序情态的。和顺，所以万物都发展变化；有秩序，所以许多事物在一起都有区别。音乐是根据天体的运行变化制作出来的，礼是根据地形高低上下制作出来的。礼仪超过限度就混乱，音乐超过和谐原则就粗暴。明白天地和、序的道理以后，才能提倡制作礼仪音乐。依和顺之心论说乐的伦理而不造成危害，这是音乐所能体现的真情；让人们高

兴喜悦亲爱，这是音乐所能发挥的作用。中和端正没有邪僻，这是礼的本质要求；端庄诚敬谦恭顺从，这是礼的节制表现。至于像礼乐用钟磬演奏，发出和谐的声音，用作宗庙的祭祀、国家的庆典，以及对山川鬼神的事奉，那么，这样做，都是根据当时百姓的愿望表达出来的。

【原文】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①。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②。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③。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⑤！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⑥。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⑦。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⑧。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⑨。

【注释】

①《史记集解》郑玄曰："功成治定同时耳，功主于王业，治主于教民。"

②辨：通"遍"，周遍。　具：全面。

③备乐：完备的乐典。《史记正义》乐以文德为备，故用朱丝疏越，干戚之舞，故非备乐也。　达礼：通达的礼仪。《史记正义》谓腥俎玄尊，表诚象古而已，不在芬苾孰味。是乃浇世为之，非达礼也。亨，即烹，煮。孰，古熟字。

④偏：偏狭。郑玄曰："乐，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礼，人之所勤，害在倦略。"

⑤敦：厚。

⑥散殊：布散殊别。高下散殊，意为体现出尊卑差异。 礼制：礼义的节制。 合同而化：《史记正义》合同氛氲（盛貌），化生万物。

⑦《史记正义》春夏生长万物，故为仁爱。乐主陶和万性，故仁近于乐也。秋则杀敛，冬则蛰藏，并是义主断割。礼为节限，故义近于礼也。

⑧敦和：敦厚和同。 率神：指因循圣人之神气。 辨宜：尊卑殊别，各有其宜。 鬼：指先贤。

⑨官：事。郑玄曰："各得其事也。"

【译文】

帝王功业建成，制作音乐来歌颂；教化局面安定，制作礼仪来显扬。帝王的功业大，他的音乐就齐备，帝王的治绩遍布，他的礼仪就全面。只用盾牌、斧头为道具的乐舞，不是完备的乐典；只以煮熟的食品祭祀，也不是通达的礼仪。五帝生活在不同时代，不互相沿用乐曲；三王生活在不同社会，不互相因袭礼仪。音乐发展到淫佚的程度就有忧患了，礼仪显示出倦略就会出现偏差了。达到敦厚的音乐而没有忧患，礼仪齐备而没有偏差的情形，大概只有伟大的圣人能做到吧！天高地矮，万物布散在天地中间各不相同，那么礼仪的节制就施行了；天地气息流动不停，聚合为盛大力量而化生出万物，这样用音乐协调便兴旺起来了。春天耕作，夏天长出花果，这是大自然的仁爱表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大自然严肃的表现。仁爱接近音乐，严肃接近礼仪。音乐要求敦厚和畅，因循圣人的精神顺从天；礼仪区别等级差异是否合适，根据先贤的气质而顺从地。因此，圣人创作音乐应和天时，制作礼仪配合地利。礼仪音乐清楚完备，天地万物各守职分了。

【原文】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

常，大小殊矣[1]。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2]。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3]。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4]。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5]。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6]。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7]。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8]。

【注释】

①动静：指阴阳形态。

②方：此指爬虫。 物：有生命的动植物。 性：生。 命：生之长短。《史记正义》性，生也。万物各有嗜好谓之性。命者，长短夭寿也。所祖之物既禀大小之殊，故性命夭寿不同也。

③象：指日月星辰之光耀。 形：指草木鸟兽之体貌。

④跻(jī)：升。 摩：切摩，摩擦。 荡：感动，震荡。 奋：奋迅。 百化：百物化生。 煖：同"暖"。

⑤化：指天地化育。 登：成。

⑥极：至。 蟠(pán)：委，曲伏。 高远：指日月星三辰。 深厚：指山川。《礼记集解》引孔氏曰：礼乐取象于天地，功德又能遍满乎天地之间，天降膏露，是极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日月岁时无易，百谷用成，是行乎阴阳；用之祭祀，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天之三光，皆应礼乐而明，是礼乐穷极高远也。地之山川，皆应礼乐而出瑞应，是测深厚也。 著：处。 太始：百物之始生。 成物：形成了万物。《礼记集解》乐者阳之动，故气之方出而为物之大始者，乐之所著也。礼者阴之静，故质之有定而为物之已成者，礼之所居也。

⑦著：明显。 息：休止。

⑧《礼记集解》一动一静，充周乎天地之间，以始物而成物者，自然之礼乐也。惟天地之礼乐如此，故圣人之治天下，亦必曰"礼乐"云。按：以上是《乐礼章》，讲礼乐的功用。

【译文】

天尊贵地卑贱明确以后，国君与臣属的关系就可以确定了。高低上下关系已经摆正，贵贱的等级位置也就有一定了。阴阳动静有一定常规，但是万物的形体各不相同。爬虫根据类别聚居在一起，万物根据种群加以区分，那么它们的生命和寿夭就不同啊。在天上日月星辰构成景象，在地下山陵河川构成形貌，像这样，那么礼仪就是根据天地的差别情况制定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二气互相摩擦，天地互相震荡，用雷霆鼓动生机，用风雨催促成长，用四季变化生命，用日月温暖照耀，于是万物化育成长了，像这样，那么音乐就是根据天地和谐的原理制定的。

天地化育如不顺时，那么万物就不能生长，男女没有差别，那么就错乱成害，这是天地的自然情理。至于礼乐的作用上达到天而下接触地，随阴阳二气运行而和神鬼相沟通，穷尽高远而有日月星三光照耀测量深厚而有瑞应出现，音乐产生于百物始生的太始时期，礼仪产生于万物形成以后。明显地不停运动的就是天，明显地不加移动的就是地。一动一静，充斥在天地之间。所以圣人说"礼乐效法天地啊"。

【原文】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①。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

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②]。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③]。《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④]。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⑤]。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⑥]。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⑦]。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⑧]。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⑨]。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⑩]。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注释】

①五弦之琴：减去文、武二弦，留下宫商角徵羽五弦而成。 《南风》：诗名。其词为“南风之薰（温和）兮，可以解吾民之愠（yùn，怨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丰富）吾民之财兮！” 夔（kuí）：舜的臣子，掌管音乐。《五帝本纪》“以夔为典乐，教稚子”。 赏诸侯以乐，夔始制之。

②劳：劳苦。 行级：行列连结的距离。级，通“缀”，《乐记》正作“缀”，连结。 远：宽。 佚，安逸。民众劳苦则诸侯德薄，民众安逸则诸侯德盛。

③谥：人死后依其行迹所赐给的称号，有褒有贬。

④《大章》：尧乐名。 章：彰明。 《咸池》：黄帝所作乐名。意为其德无所不施。池，施。 《韶》：舜乐名。韶，继。意为舜能继尧之德。 《夏》：禹乐名。大，光大。意为禹能光大尧、舜之德。

⑤教：指以乐教民。

⑥事：礼事。

⑦以法治：指以乐为治之法。 行象德：指乐舞行列的长短正好符合君主之德。

⑧豢：养。 为：作，此指酿。 非以为祸：《史记正义》言前王豢犬豕及作酒之事，本以为礼祀神祇，设宾客，和亲族，礼贤能，而实非为民作祸灾也。 流：流害。

⑨一献：士饮酒之礼。献，敬酒。 百拜：极言拜揖次数之多。 备：防备。

⑩大事：指丧事。 大福：祭祀等吉庆之事。按：以上是《乐施章》，讲礼乐的布施天下。

【译文】

从前，虞舜作五弦琴，用来歌唱《南风》诗；从夔开始制作音乐，用来赏给诸侯共享。所以天子制作音乐，用来赏赐诸侯中有德性的人。德性高教化就受到尊重，五谷按时成熟，然后赏赐给他音乐。所以诸侯治理的百姓劳苦，赏给的乐队人数就少，舞蹈队伍排列的距离远；诸侯治理的百姓安逸，赏给的乐队人数就多，舞蹈队伍的排列距离短。所以观察诸侯国的舞蹈就知道他的德性如何了，听到死后的谥号就知道他生前的行事为人了。《大章》音乐，意思就是尧的德性彰明啊；《咸池》音乐，意思就是黄帝普遍施德啊；《韶》乐就是舜能继承尧的美德呀；《夏》乐就是禹能发扬光大尧、舜的美德呀；殷商、周代的音乐也都尽是歌颂人事功业的。

天地变化有一定规律，寒暑不定时老百姓就闹疾病，风雨没有节制老百姓就闹饥荒。音乐教化，就是老百姓的寒暑呀，音乐教化不定时就伤风败俗。礼仪的事，就是百姓的风雨，礼仪不节制就不会有成功。但是，古代帝王制作音乐是为了用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治国好赏给的乐舞行列正好表现国君的美德啦。那养猪造酒，不是用来制造灾祸的；但是诉讼的案子越来越多，那就是酒的饮用产生的灾祸呀。所以古代帝王根据这种情况制定喝酒的礼节，敬献一次酒的礼仪，宾主之间多次恭敬揖拜，这样整天都在饮酒的礼节中也不会喝醉了，这是古代帝王用来防备喝酒闹事的办法。所以说，喝酒饮食，是用来合聚欢乐的。

音乐，本意是用来表现美德的；礼仪，本意是用来杜绝淫乱的。所以古代帝王有死丧大事，一定有丧礼用来表示哀悼的情怀；有大的庆典，一定有礼仪用来表示欢乐的情怀：哀悼、欢乐虽然有区分，但是都归结到礼节。

【原文】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①。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②。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③。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葆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④。

【注释】

①施：施予。 报：报答。《史记正义》庾蔚之云："乐者，所以宣畅四气，导达情性，功及物而不知其报，即是出而不反，所以谓施也。礼者，所以通彼之意，故有往必有来，所以谓报也。"

②所自生：指自己心中所产生的情绪。 所自始：指事业从什么地方所开始的。如周是以后稷为始祖，就以礼报答后稷。

③章德：彰明其德。 报情：报答他人的恩情。 反始：子孙报答先祖。

④大路：即"大辂"。孔颖达：大辂，谓上公及同姓侯伯则金辂，异姓象辂，四卫革辂，蕃国木辂，受于天子，总谓之大辂也。 龙旂九旒：上公之旌旗。如果是侯伯则七旒，子男则五旒。 青黑缘：即龟甲边缘上青黑色细毛。 葆龟：即宝龟，占卜吉凶所用的龟。葆，通"宝"，珍贵。 从之：附加上。 按：这原是《乐象章》的末段，但实际内容是讲乐的布施，故置于此。

【译文】

音乐，是施舍给予；礼仪，是崇尚往来回报。音乐，是抒发人们内心产生的欢乐；而礼仪，则回报那开始欢乐的原由。音乐表彰美

德，礼仪回报人情反思先祖。所说的“大路”车，原是天子的专车；绣着龙的旗子，边上镶着九条飘带，原是天子的旌旗；边缘上有黑绿色细毛的甲壳，原是天子占卜吉凶用的宝龟；还有附加在后面的牛群羊群，都是在接受朝拜后天子用来回赠诸侯的礼物。

【原文】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①。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②。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③。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④。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⑤。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後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⑥。

【注释】

①情：感情。　理：事理。

②统：统领。　同：和合之同。　异：尊卑之异。　说：道理。

③穷：穷究，探究。　情：意指本质。　著：保存，发扬。　经：纲领，根本。

④降兴上下之神：即如《周礼》所言“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兴，出。　凝：凝聚。　精粗之体：谓万物大小。　领：统会。

⑤大人：指在位的君臣。　昭：彰明。

⑥煦妪（xù yù）：此指天地阴阳之爱抚长养。煦，阴阳之气。妪，天地之体。区（gōu）：通“勾”。曲出曰区，菽豆之属。　萌：直出曰萌，稻稷之属。达：新生。　羽翮（hé）：飞鸟之属。　角觡（gé）：走兽之属。　妪伏：体伏而生子。　孕鬻：怀孕生育。鬻，通“育”。　殰（dú）：动物胎未出而

死。 殈(xù)：鸟卵未孵成而开裂。

【译文】

音乐，表达平和感情的原理不可以改变；礼仪，判别公正事理的准则不可以更易。音乐统一人的和合情感，礼仪区别人们的尊卑，礼乐的理论在人情方面可以贯通了。探讨自然本性了解变化原因，这是音乐的性情；发扬忠诚品德除去虚伪劣习，这是礼仪的常规。礼乐顺应天地的诚意，通达神明的恩德，使天地神灵都降临人间，凝聚成万物大小的形体，统领父子君臣的大节。

所以在位的君臣能施行礼乐，天地鬼神都会帮助他彰明教化。天地二气蒸合，阴阳交会协调，和煦母爱似地抚育万物，然后草木茂盛，菽豆稻稷长出地面，鸟儿振翅奋飞，带角的走兽也生息繁育，冬眠的昆虫又复苏了，母鸟在孵化，走兽在生育，胎生的不流产，卵生的不毁蛋，那么音乐调和阴阳的主旨就全归结到这里了。

【原文】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①]。乐师辩乎声诗，故北面面弦；宗祝辩乎宗庙之礼，故後尸；商祝辩乎丧礼，故後主人[②]。是故德成面上，艺成而下；行成面先，事成而後[③]。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④]。

【注释】

①黄钟、大吕：本指乐律，黄钟为六律之首，大吕为六吕之首。借指各种乐器。 扬：钺。 樽俎：同“尊俎”，古代盛酒和盛肉的器皿，常为宴席的代称。樽，本作“尊”。 笾豆：笾和豆，供祭祀和宴会之用的礼器。笾，

竹制，盛果脯等。豆，用木、铜、陶制盛醢酱等。 有司：指掌礼的官署。

②辩：通"辨"，辨别。 声：歌曲。诗：歌词。 北面：面向北而坐。《史记正义》言乐师虽能别歌诗，并是末事，故北面，言坐处卑也。 宗祝：官名，掌宗庙礼仪。 尸：代替死者接受祭祀的人。后代改为神主牌位或画像。 商祝：祝习于商礼者。商代教人敬于接神，周继之而称。 主人：发丧之主。

③行成：《史记正义》尸尊而人孝，故为行成。

④制：指制定礼乐。 按：以上是《乐情章》，讲乐的精神实质。

【译文】

音乐，不是所说的黄钟大吕各种乐器丝弦演唱舞弄盾钺，这是音乐的细枝末节，所以用儿童去表演；布置筵席，陈设酒樽俎器，排着笾豆食器，拿升台降阶揖让作为礼仪的，这是礼的细枝末节，所以专有部门主管。乐师只会分辨歌曲歌诗，所以面向北演奏；太祝等祭祀官员只会分辨宗庙祭祀的仪式，所以只能跟在代享尸的后面；熟习商礼的司仪只知道分辨下葬的仪式，所以跟在发丧主人的身后。所以德性有成就坐上面的尊位，技艺有成就坐在下面的卑位；行为有成就的走在先头，办事有成就走在后头。所以古代帝王规定有上下，有先后，然后可以用来制作礼乐统治天下了。

【原文】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①。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②。

【注释】

①此段《礼记·乐记》在上文"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之后，移易于此。善：使动用法，使……善良。

②其风移俗易：《汉书·礼乐志》作"其移风易俗易"，而《礼记·乐记》作

"其移风易俗","易俗"下无"易"字。 著其教:《史记集解》郑玄曰:"谓立司乐以下,使教国子也。" 按:此为《乐施章》的末段,误置于此,应移前。

【译文】

音乐,是圣人用来娱乐的,但是可以用来使百姓的思想善良。音乐感动人到至深的程度,社会风气就会改易,人情世俗就会变化,所以古代帝王明确音乐的教化作用。

【原文】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後心术形焉①。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②;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③;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④;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⑤;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⑥;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⑦。

【注释】

①血气:血脉气息,此指感情。 心知:思维理智。知,通"智"。 性:天生秉赋。 应感起物而动:《史记正义》缘外物来感心,心触感来,起动应之,故有上四事也。 心术:心意,心计。郑玄"术,所由也",是说心感所经由的途径、方法。 形:显现。

②志微:《汉书·礼乐志》作"纤微",指音乐纤细而微眇。 焦衰:《礼记·乐记》作"噍杀",意为蹙急。焦,通"噍"。衰,意同"杀"。

③啴(chǎn)缓:和缓。 慢易:疏平。 繁文:乐音多文采。 简节:节奏简略。

④粗厉:粗犷刚劲。 猛起:音乐开始时刚猛。 奋末:音乐终结时奋迅。

广贲(fèn):广阔而气势旺盛。贲,通"愤"。

⑤经正:刚毅公正。经,通"劲",《乐记》正作"劲"。

⑥肉好:《礼记集解》以璧之肉好喻音之圆转而润泽也。 顺成:以顺而成。 和动:以和而动。

⑦流辟:流宕而偏僻。 邪散:淫邪而散乱。 狄成涤滥:《史记正义》狄,涤,皆往来疾速也。往来速而成,故云狄成,往来疾而僭滥,故云涤滥也。 孔颖达曰:此言人心不同,随感而变。乐声善恶,本由民心而生,合成为乐,又下感于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故此篇之首,论人能兴乐,此章之意,论乐能感人也。

【译文】

人具有血脉精气、思想智慧的本性,而没有喜怒哀乐的常规,人的本性受外物感应而起动,然后心意便显现出来了。因此,纤细微眇、短促急杀的音乐流行,百姓就悲思忧愁;和缓疏平、多文采而节奏简略的音乐流行,百姓就康壮和乐;粗犷刚劲、激烈奋迅、广阔而气势旺盛的音乐流行,百姓就刚强坚毅;廉洁切直、刚毅公正、庄严诚恳的音乐流行,百姓就严肃恭敬;宽洪充实圆润、顺畅成章和协而动的音乐流行,百姓就仁慈友爱;流宕邪僻散漫放荡、节奏快速而僭滥的音乐流行,百姓就淫邪混乱。

【原文】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①。然後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②。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③。故曰"乐观其深矣④"。

【注释】

①稽：考。 度数：指六律六吕、八音之属。 生气：指阴阳。 五常：五行。 密：闭。 慑：恐惧。 四：指天地之阴阳，人心之刚柔。 中：心中。 夺：侵犯。

②立之学等：学，国子学；等，国子学以外教授乐舞的机构。《礼记集解》陈氏澔曰：立之学，若乐师掌国学之政，大胥掌学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类是也。 广：增加，扩大。 省（xǐng）：审察。 文采：音乐的五声相和相应。 绳：审度。

③类：《乐记》作"律"，以法度加以整齐。 小大：指十二乐律的高低。 比：按次序排列组合。 象：象征，表现。 事行：指君臣等诸多伦理。

④观：指乐的理论、观点。

【译文】

所以古代帝王根据人的情感性格，考察律吕八音等的度数，运用礼义加以节制，融会阴阳的调和，引导五行的转运，使阳气不散失，阴气不封闭，刚气不愤怒，柔气不恐惧，阴阳刚柔四气通畅交会在心中，发出音响表现在体外，都按着各自位置不互相侵犯。然后在国子学宫的内外设立乐教，扩大音乐的节奏，审察音乐和谐的意境，用来审度德性修养的厚薄。用法度整齐乐律的高低，排比羽声结束、宫声开始的顺序，用五声十二律象征人事行为，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伦理都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说"音乐的理论、观点很深奥呀"。

【原文】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而乐淫[①]。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②]。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

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③。

【注释】

①敝：指使用过度失去肥力，即贫瘠。 烦：烦扰。指过分搅扰。 气衰：指阴阳之气衰。 礼废而乐淫：指上下无序，男女无别等情状。

②流湎以忘本：《史记正义》靡靡无穷，失于终止，故言忘本，即乐而不安之义也。

③广：声缓。 狭：声急。 感：通“撼”，动。 涤荡之气：善人条畅之善气。涤荡，《乐记》作“条畅”。 按：以上是《乐言章》，讲乐与道德情感的关系。

【译文】

土地过度垦植，那么草木就不生长了，湖水过分搅扰，那么鱼鳖就长不大了，阴阳之气衰竭，那么生物就不繁育成长，社会动乱，那么礼仪废弃同时音乐荒淫靡滥。所以这种音乐的声音哀伤而不庄严，有欢乐而不安定，傲慢轻佻触犯礼节，流连沉湎于娱乐而忘了根本。声音缓慢就含容奸伪，声音急促就思念利欲，撼动善人条畅的善气，泯灭善人平和的德性，所以有修养有道德的人轻视这种音乐。

【原文】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①。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②。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③。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于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④。然後发以

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⑤。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⑥。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⑦。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⑧。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⑨。

【注释】

①奸声：淫邪不正的乐声。与下文“正声”相对。　逆气：违逆不顺之气。与下文“顺气”相对。　成象：郑玄解释为“谓人乐习之也”。

②倡和：即“唱和”，一唱一和。　回：乖违。　邪：邪僻。　分：分限。

③反情：返归人的善性。反，通“返”。情，性。　比：比拟，选择。　类：此指从善的品德。

④聪明：指视听，即耳目。　心术：心灵。　设：加。　百体：指身体百节。

⑤发：表达。　文：文饰。　从：随，跟。　奋：振奋。　著：显示。

⑥终始：周而复始。如乐曲之六变九变。　周旋：指舞人回旋。　八风：八方之风，即东方明庶风，东南清明风，南方景风，西南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条风。乐之八音，应乎八风：竹音生于《震》而属东，木音生于《巽》而属东南，丝音生于《离》而属南，土音生于《坤》而属西南，金音生于《兑》而属西，石音生于《乾》而属西北，革音生于《坎》而属北，匏音生于《艮》而属东北。　不奸：克谐而不夺伦。　百度：言其多。　常：常数，如宫之八十一丝，以至羽之四十八丝，黄钟之九寸，以至于应钟之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等情况。　清浊：郑玄解释为“清谓蕤宾至应钟也。浊谓黄钟至仲吕也。”　代：更。　经：常。

⑦伦：人伦，人道。

⑧道：指仁义。　欲：指邪淫。

⑨广：推广。 乡：通“向”。 方：正道。

【译文】

凡是奸邪的声音感动人心，就有违逆不顺的气息与它应和，这种违逆不顺的气息人们学习成为习惯，于是淫靡的音乐就流行了。中正平和的声音感动人心，就有顺畅的气息与它应和，顺畅气息的人们学习成为习惯，调和的音乐就流行了。唱和都有感应，乖违邪僻，偏曲不直，平和中正，各自都归到它们的分限中去，天下万物善恶真伪的道理，也是根据类别而互相感动。

因此，有道德修养的人，返归人的善性来调和他的心志，选择从善的品类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奸邪的声音，杂乱不正的颜色不在耳朵眼睛里保留，淫靡的音乐，废坏的礼仪不在心意中接受，懒惰傲慢邪恶乖僻的习气不在身体内保留，使耳目鼻口心智各部分肢体都接受和顺正直的事物，用来施行仁义的美德。然后用声音表达出来，用琴瑟文饰美化，用盾牌、斧钺舞动，用羽毛、旄牛尾来装饰，用箫管来跟着应和，振奋崇高美德的光辉，鼓动阴阳刚柔四种气息加以调和，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的道理。所以音乐清彻明亮，象征天的晴朗，音乐雄浑深沉，象征地的厚实，乐章周而复始，象征四季的变化，舞步周转象征风雨的回旋；五种颜色织成图案并不混乱，八种器乐按音律演奏并不走调，无数种刻度得到一定的序数就有常规；小月大月相辅相成，结束开始轮回产生，一唱一和声音清亮混浊，律吕互相更替变化而有规律。所以好的音乐流行，人道伦理就澄清了，耳朵听得真切，眼睛看得明白，血脉气息调和平稳，改变风俗，天下全都安宁了。所以说“音乐就是欢乐呀”。有道德的人喜欢获得仁义的修养，奸邪的小人喜欢获得欲望的满足。用仁义修养节制欲望的满足，那么欢乐但不淫乱；用满足欲望忘却仁义修养，那么就惑乱并且不得安乐了。所以有道德的人本着性情来调和心志，推广音乐来促进教化，音乐流行使百姓向往仁义大道，这样就可以

深入了解他的德性了。

【原文】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①]。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乐气从之[②]。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③]。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④]。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後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⑤]。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⑥]。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⑦]：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⑧]。

【注释】

①端：端绪，原本。 华：光华。

②三者：指志、声、容。 乐气：指诗、歌、舞。

③情深：指德为性本。 文明：指乐为德华。 气盛：指歌、舞、蹈、乐气从之。 化神：指天下咸宁。《礼记集解》情深者，谓喜怒哀乐之中节。气盛者，谓阴阳刚柔之交畅。文明者，文采著明，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也。化神者，行乎阴阳，通乎鬼神，穷高远，测深厚，而无所不至也。情深而气盛者，德也，和顺之积中者也。文明而化神者，乐也，英华之发外者也。 乐不可以为伪：是因为它必须以德作为根本。

④象：表象，形象。

⑤先鼓：先击鼓，以下是引用周代的《大武》乐舞来加以说明。 三步：三举足。 见方：显示其所往之方。指武王第一次前往伐纣。 再始：再次开始举足。 著往：显示其前往。指武王再次前往而灭商。 乱：终。

指舞的最后。 饬归：整饬而归。 奋疾：奋发迅速。 拔：特别急速。 幽：情意幽深。 隐：隐晦。

⑥乐其志：指有德以伐纣之志。 厌：厌弃。 备举：全面推行。

⑦息过：改过。

⑧生民：指治理民众。 按：以上为《乐象章》，讲乐与人的气质、德行间的关系。

【译文】

德性是人性的根本，音乐是德性的花朵，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器具。诗章是表述人们的心志，歌唱是咏叹人们的声音，舞蹈是挥动人们的容颜。这志、声、容三种都根据人的内在心性表现出来，然后音乐的气息才跟着形成。所以情感深厚就表现出文采明显，气息盛大就显示天下都安宁，调和顺畅聚积在内心，而鲜艳花朵萌发在外面，只有音乐不可以弄虚作假。

音乐是人的心理活动，声音是音乐的形象，文采节奏是声音的修饰。有道德修养的人内心萌动感受时，用音乐来表现，然后整理音调节奏进行修饰。所以《大武》之乐首先击鼓用来表示警戒，舞蹈先向前走三步用来表示所往的方向，二次开始向前走步，用来显示武王再次兴师伐纣的情事，最后终结时演奏用来表示整饬凯旋，舞蹈动作矫健迅速但不过分急疾，歌唱节奏情意幽深但不含混隐晦。欢乐自己有德能伐纣的心志，而不厌弃仁义大道；全面推行这一大道，不是私图自己的贪欲。所以人本来的性情表现出来以后，理义也就树立起来了，音乐演奏结束以后，所表现的德性便受到尊重；有道德修养的人因此更好多做善事，邪恶缺德的小人因此就会改正过错：所以说“教养百姓的方法，音乐是最大的事”。

【原文】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①”。致乐以治心，则易

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②]。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③]。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④]。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⑤]。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⑥]。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⑦]；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⑧]。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⑨]"。

【注释】

①斯须：《史记正义》很顷也。即顷刻，片刻。

②致：深审。　易：平易。　直：正直。　子：慈爱。　谅：诚信。　油然：盛兴貌。郑玄解释为"油，新生好貌"。

③《礼记集解》：乐者，乐于此而不厌也；安者，安于此而不迁也；久者，久于此而不息也，久则体性自然，而无作为之劳，故曰"天"。天则神妙不测，而无拟议之迹，故曰"神"。

④《礼记集解》：自然，故不言而人自信；不测，故不怒而人自畏。

⑤躬：指身体所显示的仪表、举止。

⑥《礼记集解》：庄敬，言其敬德之具于身；严威，言其仪象之接于物。

⑦鄙诈之心：郑玄解释："谓利欲生也"。

⑧极：最高境界。

⑨《史记集解》孙炎曰："德辉，明惠也。理，言行也。"《礼记集解》：礼乐交错，内外互养，而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故见之者自然敬信而莫不顺听也。　错：通"措"，施行。

【译文】

有道德修养的人说"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自身"。致力学习音

乐用来调治心性，那平易、正直、慈爱、诚实的思想就油然滋生了。平易、正直、慈爱、诚实的思想产生就欢乐，欢乐就安生，安生就长久，长久就天真自然，天真自然就神妙不测。自然，所以不说话但是人自信，不测，所以不恼怒但自具威严。致力学习音乐，用来修养内在的心性；致力学习礼仪，用来约束自身的行为。约束自身的行为就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严肃威仪。心中片刻不和畅不欢乐，卑鄙欺诈的思想就侵入啦；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傲慢轻浮的思想就侵入啦。所以音乐，使人内心情志发生感动；礼仪，使人外貌上发生感动。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和悦，礼仪的最高境界是顺畅。内心和悦外表顺畅，那么百姓看到他的脸色就不跟他争执了，看见他的容貌就不对他产生轻浮怠慢的思想了。在内心受仁德光辉的感动，百姓没有谁不奉承听从的，在外表有道义理性的表现，百姓没有谁不奉承顺服的。所以说"懂得礼乐的道理，提出并施行到天下，就没有难办的事了"。

【原文】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①。礼谦而进，以进为文②；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③。故礼有报而乐有反④。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⑤。

【注释】

①主：主旨。　谦：谦损，谦让。　盈：满足。

②进：进取。郑玄解释为"自勉强也"。　文：美，善。　反：节制。郑玄解释为"自抑止也"。

③销：通"消"。消失。　放：淫佚，淫乱。郑玄解释为"淫于声，乐不能止

也”。

④报：通“褒”，进取。

⑤郑玄解释：“俱起立于中，不销不放。”《礼记集解》礼得其报，则有以达我之情，故乐。乐得其反，则有以止乎其节，故安。乐则不至于销，安则不至于放，故曰“其义一也”。

【译文】

音乐感动在人的内心，礼仪感动在人的外表。因此，礼仪的主旨是谦让，音乐的主旨是满足。礼仪谦让鼓励进取，用鼓励进取来达到尽善尽美；音乐满足就要节制，用节制来达到尽善尽美。礼仪谦让而不鼓励进取，就逐渐消失；音乐满足而不节制，就放纵淫乱。因此，礼仪有进取而音乐有节制。礼能够进取就欢乐，音乐能够有效节制就安定。礼仪的进取，音乐的节制，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原文】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①。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②。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④。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⑤。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⑥。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⑦。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

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信，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8]。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9]。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10]。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11]。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注释】

①形：表现。 动静：指手舞足蹈之类。 人道：人的禀性。郑玄解释为"人之所为也"。

②性术：性情及其所表现的方法。《礼记集解》内心欢乐，发见声音动静，是人道自然之常。术，谓道路。变，谓变动。

③形：此指声音动静。

④道：规矩，规则。

⑤道：通"导"，引导。 流：淫放。 文：指乐之篇章。 纶(lún)：指有条理。 曲：声音回曲。 直：声音放直。 繁：繁多。 省：简约。 廉：廉稜。 肉：肥满。 节奏：作止。作则奏之，止则节之。 方：原则。郑玄解释为"道也"。

⑥族长乡里：地方行政编制名。一百家为族，五百家为长，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二十五家为里。 闺门：指家庭。

⑦审：审察。 一：指十二律中之黄钟。 和：中和。 比物：谓杂金、革、土、匏之属。 成文：指五声八音，克谐相应和。

⑧诎信：即屈伸。诎，通"屈"，屈曲。信，通"伸"。 缀：表明行列。 兆：舞者进退所至的域限。 要(yāo)：会合。

⑨纪：纲纪。

⑩军旅：军队。 鈇钺：指刑罚。鈇，通"斧"。

⑪齐：整齐划一。《乐记》作"侪"，辈，类。义同。 按：以上是《乐化章》，讲音乐的教化作用。

【译文】

音乐就是娱乐，是人的性情所不能避免的。音乐一定要从声音中发生出来，表现在手舞足蹈的动作上，这是人的常情。声音动静，性情和它所表现的方法上的变化，全包含在这里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娱乐，娱乐不能没有音响动静。音响动静不按规则，不能没有淫乱。古代帝王厌恶那种淫乱，所以制作《雅》、《颂》的歌声来引导百姓，使百姓的歌唱满足娱乐需要而不放纵，使乐章足以合乎条理而不呆滞，使那乐曲婉转平直繁复简略方正丰满奏唱节止，足以感动人向善的心性罢了，不让放纵的思想淫邪的气息得以接近民众，这是古代帝王建立音乐的原则。所以在宗庙里，国君大臣上下共同听音乐，没有谁不和睦恭敬；在同族乡里中间，长幼共同听音乐，没有谁不平和顺畅；在家里，父子兄弟共同听音乐，没有谁不和睦亲爱。所以说，音乐是审察了黄钟音律以确定它的中和，按着乐器的声音来修饰节奏，节奏调合用来构成克谐应和的乐章。这样用来调合父子君臣之间的和睦关系，使亿万百姓亲附，这是古代帝王建立音乐的原则。所以听那《雅》、《颂》的声音，志向意气就得到扩大弘扬；拿着盾牌和斧头，练习俯仰屈伸的动作，容貌就会庄重了；走在表演舞蹈的行列中，按着音乐的节奏，在等级行列中也能摆正位置了，前进后退也能合乎整齐的步调了。所以说，音乐是天地的齐集，中和的总要，人情不能避免的东西。

再说音乐，是古代帝王用来表露内心喜悦的手段；军旅斧钺是古代帝王用来表露心中恼怒的手段。所以古代帝王的喜悦愤怒都能表现得整齐划一啦。喜悦就使天下的人应和他，愤怒就使残暴作乱的人畏惧他。古代帝王运用礼乐可以说十分隆盛了。

【原文】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①："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②。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③。君子於是语，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④。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⑤。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⑥。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⑦。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注释】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之开国之君魏斯。事详《魏世家》。 子夏：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事详《仲尼弟子列传》。

②端冕：表示庄严、肃敬的诸侯王礼服。端，玄端，黑色祭服。冕，大冠。著端冕，当是庙中听乐。

③旅：俱。 弦：琴瑟等。 匏：有四十六根簧管的乐器。 笙：有十九至十三根簧管的乐器。 簧：匏笙诸管端的簧片。 合守：一起等待。 拊：里面装有谷糠如皮囊一样的打击乐器，与鼓一同奏乐时起指挥作用。让堂上乐工奏乐则抚拊，让堂下乐工奏乐则击鼓。 文：指表明文德的《清庙》乐曲。 乱：奏乐的终了时叫乱。 武：指象征武功的《大武》乐曲。 相：拊的另一名称。乐终合舞之时，击相，令堂上歌诗来应合。 讯疾：急速。 雅：一种打击乐器，状如漆筒，中有椎。

④语：乐曲终了共同念诵。 道古：念诵时论说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和古昔之事。 发：表演的意思。

⑤俯：曲。新乐行列不齐，进退成曲形。优：俳优杂戏。 侏儒：矮小之人。獶(náo)：猿属。郑玄说是猕猴。獶杂子女，是说舞戏之时，优、侏儒，

状如猕猴，混杂在男子妇女之间。此指男女无别。

⑥《礼记集解》孙希旦云：愚谓进俯退俯，则与进退齐一者异矣。而又有俳优、侏儒之戏，杂男女，乱尊卑，盖其舞之失如此。奸声以滥，则与和正以广者异矣。而又沈溺而不止，盖其声之失如此。

⑦乐：指律吕克谐之正乐。 音：指铿锵一类的声音。

【译文】

魏文侯向子夏发问说："我穿戴着黑色祭服和礼帽在庙堂中听古代的音乐，就只怕卧倒瞌睡，听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不知道困倦。大胆地请问，古代的音乐像那样令人厌倦，是什么原因？郑卫的新音乐像这样吸引人，是什么原因呢？"

子夏回答说："现在先谈那古乐，大家步调进退一致，应和的声音纯正宽广，弦匏笙簧的演奏全听拊鼓指挥，开始演奏表明文德的《清庙》乐曲，停止结束时演奏显示武功的《大武》乐曲，合舞将结束时指挥堂上歌诗用乐器相，舞者迅急要节制时用乐器雅。有道德修养的人于是共同念诵，于是述说古代的情事，即修养自身整齐家室，平均天下的道理：这是古乐要表达的内容。今天的新乐，进退不齐，奸邪的声音使人淫乱，沉浸在里面不能自制，加上俳优和小矮人的戏耍，像猕猴一样男女混杂，不知道父子尊卑。乐曲演奏终了不能共同念诵父子、群臣、长幼的道理，不可以讨论古代人的情事：这是新乐要表达的内容。今天您所问的是律吕克谐的正乐，但是所喜欢的却是铿锵的声音。那有节律的正乐和铿锵的声音，虽相接近但不相同啊。"

【原文】

文侯曰："敢问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袄祥，此之谓大

当[①]。然後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②]。《诗》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③]。'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④]？"

【注释】

①疾疢（chèn）：疾病。 祆祥：即妖祥。偏义复词，义在妖，凶祸。 大当：不失其序，十分适当。

②纪纲：法则，法制。 《诗》：《礼记集解》"谓《风》、《雅》也"。德音。表现崇高道德的声音。

③《诗》曰：见《诗经·大雅·皇矣》篇。 莫：通"寞"，寂静，清静。 克明：能明断一切，辨察是非。克，能。 克类：能辨善恶。 克长：教诲不倦。长，有抚育之义。 克君：赏罚分明，赏庆刑威。 克顺克俾：和顺亲近。顺，遂顺。俾，亲近，《诗经》作"比"，古字通。 靡：无。 悔：遗恨。祉：福。 施：传延，留给。 郑玄的解释是：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庆赏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俾当为"比"，择善而从曰比。施，延也。

④溺音：使人沉迷惑乱的声音。

【译文】

文侯问："大胆请问为什么不同？"子夏回答说："那古代天地和顺而四季适当，人民具有德性而五谷也昌盛，疾病不流行而凶祸也没有，这就叫十分適当的太平年头。然后圣人制作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作为法则，法则已经订正，天下非常安定，天下非常安定，然后整理六律，协和五声，用丝弦等乐器歌唱《风》《雅》和《颂》，这就叫德音，德音才称得上音乐。《诗·大雅·皇矣》说：'静修他的好德

行，能够察明是与非，辨明真假与善恶，教诲不倦能赏刑。在这大国当国君，能够和顺能亲近。传到文王更贤良，具备美德无遗恨。已经承受帝王福，延及子孙万年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现在您所喜好的，大概是沉迷惑乱的声音吧？"

【原文】

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①。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②：'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③。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④。然後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⑤。然後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⑥。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长幼序也⑦。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⑧。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硁，硁以立别，别以致死⑨。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⑩。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⑪。君于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⑫。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于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⑬。"

【注释】

①好滥：好越礼教。滥，越礼。 淫志：使人志向淫乱。 燕女：安于妻妾。

燕，安。 趣数(cù sù)：声调促速而多变。 烦：烦躁。 骜辟：高傲孤僻。骜，通“傲”。辟，通“僻”。 骄：骄纵。

②《诗》曰：见《诗经·周颂·有瞽》。

③谨：指谨慎地对待。

④《诗》曰：见《诗经·周颂·板》。诱：进。孔，甚。原文作“牖民孔易”。牖，开导。

⑤鞉(táo)：同“鼗”，摇鼓。 椌楬(qiāng qià)：古乐器名。郑玄以为是柷、敔。柷(zhù)，亦名“椌”，如漆桶，雅乐开始时击之。敔(yǔ)，亦名“楬”，伏虎状的括击乐器，雅乐结束时用之。 埙(xūn)：陶制吹奏乐器。上有数孔。 篪(chí)：竹制单管横吹的乐器。

⑥竽(yú)：似笙较大有三十六簧的管乐器。 狄：通“翟”，雉类的长尾羽。舞蹈用具。

⑦酬：劝酒。先自饮，再劝宾客饮。 酳(yìn)：宴会礼节，食毕用酒漱口。 酢(zuò)：进酒于客人叫献，客人以酒回敬叫酢。

⑧铿(kēng)：象声词。 立号：确立警众的号令。 横：雄壮气概充满。

⑨硁(keng)：声音果劲。 别：节义分明。

⑩廉：廉隅，刚正。

⑪滥：会合各种音调。

⑫鼓鼙(pí)：大鼓和小鼓。鼙，军中所击的小鼓。 讙(huān，又读 xuān，此读后音)亦作“嚾”，通“喧”。 立动：听到喧嚣声人就会受到鼓动。 进众：指挥众兵前进。

⑬合：声音与自己的志趣相契合。按：以上是《魏文侯章》。

【译文】

文侯说：“大胆请问，沉靡惑乱的声音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子夏回答说：“郑国的音乐好越礼教，使人心志淫乱，宋国的音乐安于妻妾，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乐急促多变，使人心志烦躁，齐国的音乐高傲孤僻，使人心志骄逸。这四国的音乐都被色情淫乱了，同时伤害了德性，所以祭祀不使用它们。《诗》中说：‘肃穆雍容和谐鸣，先人祖宗喜欢听。’那肃穆的声音就是恭敬；那雍容的声音就是

和谐。又恭敬又和谐，什么事不行呢？做百姓君主的人，只要谨慎自己喜欢或厌恶的言行就可以啦。国君喜好它，那么臣子就去做这件事，皇上实行的事，那么百姓就跟从去干。《诗》中说‘诱民前进很容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然后圣人制作了小鞉鼓、大鼓、木椌、楬、土埙、竹篪，这六种乐器，是演奏表现崇高道德声音的音乐。然后用钟、磬、竽、瑟来加以调和，用盾牌、斧头、牦牛尾、野鸡翎毛来舞蹈演出。这是用来祭祀祖先宗庙的音乐，用来宴饮宾客献礼酬谢的音乐，用来区分官阶贵贱顺序合适的音乐，这些都是用来晓示后代有尊卑长幼秩序的音乐。钟声响音，声音洪亮可以树立警戒群众的号令，号令可以树立气势，气势可以树立威武。有道德修养的人，听到钟声就想到了武臣。石磬的声音清脆有力，清脆有力用来树立节义的是非观念，辨明节义是非可以使人守节效死。有道德修养的人，听到磬声就思念那些为节操守卫边疆而死的臣子。丝弦的声音哀婉悠长，哀婉悠长可以树立廉正的思想，廉正的思想用来树立伟大的人格志向。有道德修养的人，听到琴瑟的声音就思念立志躬行仁义的臣子。竹笛声浮泛可以和其它声音融汇，声音融汇可以用来树立会合的观念，会合的观念可以用来聚集群众。有道德修养的人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思念能够养畜聚集百姓的臣子。鼓的声音欢快热烈，欢快热烈可以树立调动的观念，调动的观念可以用来鼓动群众进取。有道德修养的人，听到擂鼓的声音，就想起了做将帅的臣子。有道德修养的人听音乐，并不是听音乐的叮当声音，那是听音乐中有和自己心志相契合的内容啊。”

【原文】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①]。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②]？”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③]。”

"永叹之，淫液之，何也[④]？"

答曰："恐不逮事也[⑤]。"

"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⑥]？"

答曰："及时事也[⑦]。"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⑧]？"

答曰："非《武》坐也[⑨]。"

"声淫及商，何也[⑩]？"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⑪]。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⑫]。"

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⑬]。"

【注释】

①宾牟贾：孔颖达以为宾牟为姓，贾为名。　侍坐：坐在旁边侍候。

②《武》：武曲《大武》。　备戒：击鼓警众。　已：太。

③病：忧虑。　众：指众人之心。

④永叹：即咏叹，曼声长咏。永，通"咏"。　淫液：流连而羡慕。

⑤恐不逮事：是说武王恐诸侯后至，不及用师之事。逮，及。

⑥发扬：初起举袂。发，初。扬，举袂。　蹈：顿足蹋地。　厉：猛厉。　已蚤：太早。发扬蹈厉本是用兵时适宜的举动，现在一开始就如此，所以说太早。蚤，通"早"。

⑦及时事：是想及时而行讨伐，所为初舞就表现出勇决的精神。

⑧致右宪左：是说《武舞》到了五成的时候，舞者之坐致右膝于地，而轩起其左足。致，至。宪，通"轩"，起。

⑨非《武》坐：《武舞》终止皆坐，坐则两足当皆至于地，今致右轩左，故非坐。

⑩淫及商：超过了商声。淫，过。商，商声，主杀伐。此承上而问，《武舞》已

终结，为什么还有杀伐之声？

⑪有司失其传：是说主管官员传授时误失其本旨。

⑫志荒：志意荒乱。即有意于穷兵黩武。

⑬苌弘：周大夫。《周本纪》载有其事迹。 吾子之言：即上述宾牟贾回答的五个问题。吾子，对人的尊称。

【译文】

宾牟贾侍奉孔子坐着，孔子和他谈话，谈到音乐，问："那周代的《武》乐，先打鼓表示警戒，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呢？"

牟贾回答说："那是武王担心得不到群众内心的支持啊！"

"舞蹈以前，长时间歌唱，又那么迟缓悠长，这是为什么呢？"

牟贾回答说："武王恐怕诸侯们来得晚赶不上攻伐的战机。"

"表演开始时，举袂扬袖顿足踏地就可以表现得非常猛烈，这么早就有用兵的准备，这是为什么呢？"

牟贾回答说："到时候，战事就可以开始了。"

"《武》舞中间表演的坐式，右膝着地，左膝悬起来，为什么呢？"

牟贾回答说："那不是坐的姿式，《武》舞中不应该有坐的姿式。"

"《武》舞接近结束，歌声中还有表现杀伐的商调，这是为什么呢？"

牟贾回答说："这不是《武》乐应有的歌声。"

孔子问："如果不是《武》乐中的歌声，那是什么歌声呢？"

牟贾回答说："主管音乐的人传授时误失了本旨。如果不是主管音乐的人传授时误失了本旨，那就会说武王有黩武的荒乱意志了。"

孔子说："我也听过苌弘的解释，也像您说的这样。"

【原文】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①。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②？"

子曰："居，吾语汝③。夫乐者，象成者也④。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⑤。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振）威于中国也⑥。分夹而进，事蚤济也⑦。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于蓟，封帝尧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⑧。庶民弛政，庶士倍禄⑨。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⑩。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後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诸侯知所以敬⑪。五者天下之大教也⑫。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⑬。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⑭？"

【注释】

①免：避。 闻命：听到孔子肯定了自己说的话。一种表尊敬的套语。

②迟之迟：指《武》舞有六成，每成都迟延很久才告终结。非专指一成。

③居：犹安坐。

④象成：象征事业成功。总括下文所言。

⑤总干：持盾。总，持。干，盾。 山立：犹正立。 武王之事：指象征武王等待诸侯，不摇不动的威容。 太公之志：姜太公吕尚辅佐武王伐纣，志愿武王能迅速成功，自奋其威勇以相助。 武乱：武事得到治理，亦即武事完毕。乱，治。 坐：即前之"致右轩左"，表示治象。 周召：即周公旦，召公奭。 治：指象征他们二人息武修文治理的开始。

⑥始而北出：开始时的奏乐象征武王向北观兵于孟津之时。武王居镐在南，纣居朝歌在黄河之北，所以舞者持盾向北前进。 再成：再次奏乐。 三成而南：象征胜纣后南返。 南国是疆：南方荆蛮归服为周之疆界，领土扩展。 分陕：象征周太平后，周公、召公分职陕之东西为二伯而治之时。 复缀：象征兵还振旅，反位而止。缀，指表演者所处的位置。 振：指振铎（一种乐器）。 四伐：象征伐四方与纣同恶的势力。一击一刺为一伐。 盛威：显示军威之盛。 中国：指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

⑦蚤济：早渡黄河。

⑧牧野之语：指武王伐纣时的牧野誓师之词及其后的传说，是编《武》舞的根据。 诸封详见《周本纪》。 封比干之墓：表示尊崇贤人。封，指为坟墓积土。 使之：派遣毕公。 行：行视。

⑨弛政：放宽征役使之休养生息。政，通"征"。 倍禄：加厚俸禄以优待。

⑩散：放。 服：驾驭。 弢（tāo）：本指弓袋，此指包起来。 倒载：兵器正常使用时刃口向外，今倒向内，表示不再用。 苞：通"包"，裹起来。 虎皮：虎为武猛之物，用其皮裹兵器。是显示武王威猛，能包制天下的兵戈。 将率：将帅。率，通"帅"。 建櫜（gāo）：将兵器包裹收藏。建，通"键"，锁闭。櫜，收藏弓箭的袋子。

⑪郊射：在郊学的射宫中学习射箭。 左：指在东郊，诸侯习射之所，习射时歌唱《狸首》诗。 右：指在西郊，天子习射之所，歌唱《驺虞》诗。 贯革：射穿铠甲，这是军中的习射，因为已有习礼之射而止息。 裨冕：进入庙堂的礼服。 搢笏：插笏。 虎贲：奔走有力好像老虎。贲，通"奔"。 税：通"脱"，解脱，释去。 祀乎明堂：在明堂祭祀上帝，而以文

王配之。　朝觐：春朝秋觐。　耕藉：天子亲耕藉田以示劝农。

⑫五者：指郊射，播笏脱剑，祀于明堂，朝觐，耕藉五件事。

⑬食(sì)：养。　三老五更：为尊养老人特设之名号。郑玄以为"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所谓三德即正直、刚、柔；所谓五事即貌、言、视、听、思。有说三老五更各一人；有说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所说不同。　太学：郑玄曰"周名太学曰东胶"。　牲：煮熟的牲肉。　酱：调味的盐、酱。　酳(yìn)：以酒漱口。　冕而总干：指天子为三老五更而舞，在舞位。　悌：敬爱兄长，尊从长上。按：《韩诗外传》以废军郊射，祀明堂，朝觐，坐三老于大学四者，为天下之大教，而不及耕藉。则"散军郊射"，"裨、冕、播、笏"当与"不复用兵"同为一事，为教天下之礼让，与教孝、教臣、教敬、教悌而为五。

⑭周道：周朝的教化治道。　按：以上是《宾牟贾章》。

【译文】

宾牟贾站起来，避席请教说："在《武》乐中，打鼓警戒群众已经很长时间，那么已经知道了您对我的意见的看法，大胆地请问，全舞各部分都迟延了好久才终结，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请坐，我告诉你。音乐是表现成功的。拿着盾牌像山一样站着不动，象征武王等待各路诸侯到来伐纣的威容；舞蹈开始时扬手踏足猛烈，象征姜太公的意志；《武》舞尾声全坐下，象征周、召二公时的天下大治。而且那《武》乐，开始表演时舞人向北出场不动，象征孟津检阅军队，再出场表演就象征消灭殷商了，第三次出场表演回到南方，象征凯旋回镐京，第四次出场表演象征威服南国，扩大疆域，第五次表演分东西二队，表示分陕治理，周公治左，召公治右，第六次表演又回到原位静止不动，用来表示尊崇天子，二个军官拿着铎铃，中间夹着一队士兵向四面刺击，显示武王在中原武威的强盛。将帅统率士兵共同前进，表示要早日渡过黄河成就大事。长久地站在舞位不动，表示等待诸侯到来。况且，你没听说过牧野战斗中的传说吗？武王打败殷纣，返到商的都城，还没等下

车，就封黄帝的后代在蓟地，封尧帝的后代在祝地，封舜帝的后代在陈地；下车以后，封夏后氏的后代在杞地，封殷纣的后代在宋地，给王子比干的坟墓培土，释放囚禁的箕子，派毕公去行视商容并恢复他的职位。百姓解除苛役，一般士人加厚俸禄。渡过黄河向西回到镐京，战马散放在华山南麓不再驾乘；牛散放到桃林的野外不再服役；战车铠甲套起来藏到国库里不再使用；倒放干戈兵器，用虎皮包起来，率兵的将领，封他们成为诸侯，命名叫"建櫜"：然后天下人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解散军队士兵散置在郊外学宫教习射礼，在左边东郊教射礼演奏《狸首》，在右边西郊教射礼演奏《驺虞》，那在军中贯穿皮革铠甲的劲射停息不用了；穿着整齐的衣服，戴着礼帽，腰间别着笏板，那些像虎一样的勇士也都解下刀剑；在明堂举行祭上帝而以文王配之的仪式，然后百姓懂得什么是孝敬；建立春朝秋觐的制度，然后诸侯懂得怎样做臣子；亲自耕种籍田，收获用来祭祀天地，然后诸侯才知道如何恭敬：这五项是天下最重要的教化内容。在太学有供养三老五更的礼仪，天子光着膀子割下煮熟的牲肉，捧着盐酱热情招待，捧着酒让漱口，戴着礼帽拿着盾牌舞蹈，这是用来教导诸侯敬老尊贤。像这样做，周的政治主张四通八达了，礼乐在天下交相沟通，那《武》乐迟缓悠久，不也就很合适了吗？"

【原文】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①]，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②]？"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③]。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

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4]。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5]。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6]。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7]。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8]？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9]。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10]。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乎之舞之足之蹈之[11]。"《子贡问乐》[12]。

【注释】

①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详见《仲尼弟子列传》。　师：乐官名。其人以乐官为姓。　乙：名。

②各有宜：适合各人的性情。郑玄解释为"气顺性"。　宜何歌：请求观察自己的气性指出适宜听什么样的歌。

③诵：说明。　自执：自己处断、选择。

④宽：宽宏。　静：安静。　柔：和柔。　正：中正。　四者正是《颂》的品格、特点。　疏达：疏朗通达。　信：诚信。　正直清廉而谦：《乐记》作"正直而静，廉而谦"。廉，廉洁。谦，谦让。　肆直：坦率爽直。　温良：温顺善良。　断：决断。《礼记集解》以"见利而让"为"能断"。

⑤直己：坦率地表现出自己的心胸。　陈德：陈述自己的品德。　动己：激动自己的志气情性。

⑥志：记载，记述。

⑦屡：常常。

⑧保：保持。《礼记集解》谓保其德性之美也。

⑨上：指歌声高亢时。　抗：抗举，扛举。　下：指歌声低微时。　队：通"坠"，坠落。　曲：指歌声回转。　止：静止。　槁木：枯木，比喻沉寂。

居：通“倨”，指小折。 句：同“勾”，指大折。 累累乎：形容相联系而不绝。 殷：丰富，充实。 贯珠：成串的珠子。

⑩言：语言。指歌作为一种语言。 长言：拉长着声音说话。

⑪说：通“悦”。 嗟叹：很有感情的吟唱。

⑫《子贡问乐》：这是一个篇题名称。古书的篇题原是写在篇末，各篇都有。增补者从《乐礼》将各篇移过来时，其他篇题都删去了，这个篇题独失于删去，所以一直保存下来了。这个疏忽正说明《乐书》不是司马迁的原作。 按：以上是《师乙章》

【译文】

子贡拜见师乙向他请教，问：“我听说声音歌唱，各人有各人的适应性，像我这样的人适宜唱什么样的歌曲呢?”师乙说：“我师乙，是一个低贱的乐工，有什么资格回答你问适宜唱什么歌曲的问题呢？请允许我谈谈听到的意见，您自己拿主意吧。德性宽宏，性情文静，柔和正直的人适宜唱《颂》歌；德性广大，性情沉静，豁达诚实的人适宜唱《大雅》；德性恭敬节俭，性情喜好礼节的人适宜唱《小雅》；德性正派直爽，品质清廉，性情谦让的人适宜唱《国风》；情性开朗质朴，慈祥友爱的人，适宜唱《商》乐；性情温良能决断的人适宜唱《齐》乐。歌唱，就是坦露出自己的心胸，陈述出自己的品德，激动起自己的志气情性而天地就应和，四季就调和，星辰就理顺，万物就孕育。所以《商》乐，是五帝遗留的声音，商代人记录下来，所以叫《商》乐；《齐》乐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声音，齐国人记录下来，所以称《齐》乐。明白《商》乐诗的内容，遇到事情能很快作出决断；明白《齐》乐诗的内容，见利能退让。临事善决断，是勇敢的美德；见利能退让，是仁义的美德。有勇有义，不是歌曲还有什么能保持这种美德呢?所以歌声高昂向上像抗举，低沉向下像坠落，婉转像曲折，终止像枯木，小的转折合乎矩尺的弯度，大的转折符合弯钩的弧度，音节一串一串的像穿起来的珍珠。所以唱歌作为语言的表达，就是语言的延长。高兴了，所以用语言表达；语言表达不够，所以延长语

言歌唱；歌唱还不够，所以就吁嗟感叹；吁嗟感叹还不够，所以就不自觉地手也挥舞起来了，脚也踏动起来了。”这篇的题目是《子贡问乐》。

【原文】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①。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②。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③。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④？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⑤。

【注释】

①景：通“影”，影子。　按：此段以下是续补者的文字。

②殃：祸殃。灾祸。

③朝歌：商的都城。　北鄙：下文解释“北者败也，鄙者陋也”。

④弘：弘大。　隘：狭隘。

⑤朝歌：意为早晨唱歌，所以不是适当的时候。　殊心：不同心，思想不一致。　畔：通“叛”，背叛。

【译文】

凡是音乐都从人的内心产生，天和人有相沟通的地方，犹如影子跟着它的形体、回响应和所发出的声音一样。所以做善事的人上天回报他幸福，作恶的人上天给予他灾殃，这是自然的事。

所以虞舜弹五弦琴，唱《南风》诗篇，天下安定太平；商纣制作“朝歌”“北鄙”的音乐，自身死了国家也被灭亡。虞舜治国的道理多么弘大呀！商纣治国的道理多么狭隘呀！那《南风》诗是生长的音乐，虞舜高兴喜欢他，欢乐和天地意思相同，得到万国人的欢心，所以天下太平。那“朝歌”就是早晨唱歌，它不顺时，北就是败的意思，鄙就是粗陋的意思，商纣爱好它，和万国的心意不同，诸侯不附从，百姓不亲近，天下人背叛他，所以自身死了，国家也被灭亡了。

【原文】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①]。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②]：“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③]。”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④]。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⑤]。”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⑥]。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⑦]。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⑧]”平公曰：“何道出[⑨]？”师旷曰：“师延所作也[⑩]。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注释】

①此段濮水，即师延的投水处，当在今河南长垣县东北。　舍：停宿。

②师涓：人名。乐师，名涓。

③写：纪录。

④援：操，持。

⑤习：熟悉。

⑥施惠之台：一本作“庆祁之堂”。《左传》说是“虒祁之宫”。虒祁，地名，在今山西侯马市附近。

⑦师旷：晋国乐师，字子野，能辨音以知吉凶。

⑧抚：按住。 遂：顺。指继续奏下去。

⑨道：道理。

⑩师延：乐师名。

【译文】

卫灵公在位的时候，将要到晋国去，到濮水上游住下来。半夜时听到击鼓弹琴的声音，询问左右随从，都回答说“没听到”。于是叫来师涓说：“我听到击鼓抚琴的声音，问左右身边的人，都说没听到。那样子好像是鬼神演奏，替我好好听着并且把曲子纪录下来。”师涓说：“是。”就端庄地坐在那里，两手操琴，一面听一面纪录下来。第二天，说：“我得到这曲于了，但是还不熟悉，请允许再住一宿熟悉这个曲子。”灵公说：“可以。”就又住一宿。第二天，回报说：“熟悉好了。”就离开濮水到达晋国，见了晋平公。晋平公在施惠台设酒席招待。酒喝到高兴时，卫灵公说：“今天来时，听到一曲新乐，请允许能演奏它。”晋平公说：“可以。”就让师涓坐在师旷旁边，拿着琴弹奏那支曲子。没弹完，师旷按住琴制止师涓说：“这是亡国的音乐，不可以再弹下去了。”平公问：“这话是根据什么道理说出来的？”师旷说：“这是师延作的曲子。给殷纣享受的淫靡音乐，武王讨伐殷纣，师延向东逃跑，自己投进濮水河中，所以听到这声音一定在濮水之上，先听到这声音的国家要被削毁。”晋平公说：“我喜欢的是音乐，希望演奏下去，听听它。”师涓弹琴一直演奏完了。

【原文】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①。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②。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③。

听者或吉或凶④。夫乐不可妄兴也。

【注释】

①玄鹤：黑鹤。　二八：即十六。　廊门：指宫室外房屋的门前。　延：拉长。　舒：展。

②大合鬼神：指大会鬼神而加以祭祀。合，会。

③赤地：大地遭灾，空尽无物。

④听者：指同是听一种音乐所发生的情况。

【译文】

晋平公说："音乐没有比这支曲子更感动人的？"师旷说："有。"晋平公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师旷说："您的德性仁义浅薄，不能听这种乐曲。"晋平公说："我所喜好的是音乐，希望听听它。"师旷不得已，拿起琴演奏那乐曲。弹奏第一遍时，有黑鹤十六只落到宫室外房屋门前；弹奏第二遍时，黑鹤伸长了脖子鸣叫，舒展双翅跳

起了舞蹈。

晋平公非常喜悦，站起来给师旷敬酒。又返回座位，问师旷说："音乐没有还比这个曲子更感动人的吗？"师旷说："有。过去黄帝用那种音乐，大举合祭鬼神，现在您的德性仁义浅薄，不配听这种音乐，听了这种音乐将要衰败。"晋平公说："寡人年纪老啦，所爱好的是音乐，希望实现心愿听听它。"师旷不得已，抚琴弹奏那支曲子，第一遍演奏时，有白云从西北涌起；第二遍演奏时，大风刮来并有雨随着下起来了，掀飞宫室外房屋顶上的瓦片，左右的人都奔走逃命。晋平公恐惧，伏在宫室外房屋正殿中间的地面上。这件事以后，晋国大旱，光秃秃的土地，三年寸草不长。

同是听一种音乐所发生的情况，有的吉祥，有的灾凶。那音乐不是可以随便演奏的啊。

【原文】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①]。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②]。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③]。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人，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

内⑤。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⑥。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注释】

①正教：端正教化。
②正心：正定心意。　异：分别。
③正度：正规、标准的尺度。
④商：指商音弦。　张：张挂，安置。　傍：通"旁"，旁边。
⑤穷：充分体现。
⑥前：庭堂前。

【译文】

太史公说：那上古圣明的君王制作音乐的人，不是要因内心娱乐使自己高兴，情意愉快欲望满足，而是想要用音乐帮助治理国家。端正教化都从音乐开始，音乐正常人的行为也才正派。所以音乐是感动激荡血脉，流通精神而调和整理人心的东西。所以宫声感动脾并调和修正诚信，商声感动肺并调和修正道义，角声感动肝并调和修正仁德，徵声感动心并调和修正礼节，羽声感动肾并调和修正智慧。所以音乐是用来在内辅佐修正心意，对外区别尊卑贵贱的；上可以事奉祭祀宗庙鬼神，下可以改变感化黎民百姓。琴长八尺一寸，是正规的尺度。弦粗大的发宫声，放在中央，象征君主。发商声的弦张设在右旁附近，其余大小乐器依次排列，不破坏排列秩序，那么君臣的位置就摆正啦。所以听宫音，使人温和舒畅而胸襟开阔；听商音，使人方正而喜欢义理；听角音，使人怜悯而慈爱人；听徵音，使人高兴行善而喜好施舍；听羽音，使人整齐庄重而崇尚

礼节。那礼节从外面来约束人，音乐从内心发生影响。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可以片刻离开礼仪，片刻离开礼仪，那么强暴傲慢的行为就在外部充分表现出来了；不可以片刻离开音乐，片刻离开音乐，那么奸邪的行为就在内心大量产生出来。所以说，音乐是有道德修养的人用来培养理义的。在古代，天子诸侯听钟磬不曾离开庭院，卿大夫听琴瑟的音乐不曾离开堂前，用这种方式培养行为义理而预防淫乱逸乐。那淫乱逸乐产生于没有礼仪，所以圣王让人们耳朵听《雅》、《颂》的音乐，眼睛看威严的礼仪，脚下走路表现恭敬的姿态，嘴里讲着仁义的道理。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整天讲话，奸邪乖僻也没有缘由侵入。

史记全译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题解】

依张晏说，本篇亦为《史记》所亡十篇之一，亦即班固所谓“十篇有录无书”之一。

《自序》提要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与？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从司马迁的撰述思想看，《律书》即《兵书》。今所见文篇，司马贞、杨慎以为原缺而为后人所补，而洪颐煊、王元启则以为自“王者制事立法”至“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为《史记》原本，其下盖后人所补，日人泷川资言亦以为上述序文为“史公手笔，非后人改兵书为律书也”。凡言补阙，难为定论。如序文思想之与《史记》整体构制相通者，依具体情况，姑可视为符合《史记》写作之主旨者而论之。

篇序表现出兵事的思想：它确定战争的作用在于“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因此不同意世儒的鄙俗之见而一般地反对战争，认为“诛伐不可偃于天下”，重要的是对战争手段的动用是否正确，亦即其战争的性质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通过历史经验的对比，以为凡是穷兵黩武，贪得无厌者，终将失败至于亡国，故批评夏桀、殷纣、秦二世时的恣于战伐，表彰汉文帝之因偃息兵革而在当时所形成的和乐景象，故此特别赞扬汉文帝为“有德君子”。这些思想均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是可取的。文篇之评虽未及景、武之世，然对汉武时期作为之讥议隐然可见，这就是它的妙笔。

【原文】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①]。

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②]。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③]。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④]？

【注释】

①六律：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六为吕，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释名》解释“律，述也，所以述阳气也”。《汉书·律历志》解释“吕，旅，助阳气也。”今有解释律为以数量关系来考察万物形体的比例，则律为率的同音字，似较明确合理。故《律历志》云“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正好说明了六律是万事的根本。 禀：承受。

②兵械：此指兵家。兵，兵器。械，谓弓、矢、殳、矛、戈、戟之类。 尤所重：《史记索隐》刘伯庄云：“吹律审声，听乐知政，师旷审歌，知晋楚之强弱，故云兵家尤所重。” 故云：指所引为旧语。 望敌：指遥望敌阵上的云气及日晕。 声：指士卒张弓试射时的口号呼喊声。 效：见。

③吹律听声：指太师以律管确定将卒呼号的声音属于十二律的那一律。古《兵书》云：“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 孟春：正月。 季冬：十二月。通推十二个月与十二律相比较则为：正月，太簇；二月，夹钟；三月，姑洗；四月，中吕；五月，蕤宾；六月，林钟；七月，夷则；八月，南吕；九月，无射；十月，应钟；十一月，黄钟；十二月，大吕。 杀气相并：《史记正义》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应。寒生北方，乃杀气也。 并，合。 而音尚宫：“宫则军和，主卒同心”，为吉利。尚，主。

④同声相从：为何能“以声听声”，就是因为同声气的事物能互相谐调。

【译文】

帝王们掌握事态建立法纪，对物品进行度量确定准则，一概要承受六律的控制，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呀。

六律对于兵家尤其重要，所以说“两军相遇望见敌阵上的云气、日晕就可以知道出师的吉凶，军中的太师应用律管听到军声就能够占验交战的胜负”，这是无论哪一个君王都不能改变的法则。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运用律管探听声气，从孟春一直推算到季冬，和纣王的暴虐酷急相应是兼有很重的杀气，而武王的乐师吹出的乐律主要是表现军中和协士卒同心的宫声。同声气的事物互相谐调，这是万物的自然现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原文】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1]。自含(血)〔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2]。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3]。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4]。

自是之後，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5]？岂与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6]！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罚不可偃于天下[7]。用之有巧拙，行之

有逆顺耳。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8]。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於越，势非寡也[9]。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10]。

【注释】

①兵者：指战争。　危殆：二字同义。殆，危险。

②见犯：被侵犯。　校：通“较”，计较。此指角斗。　螫(zhē，又读shì)：蜂、蝎等刺人。

③涿鹿之战：此战黄帝打败了相传以火德王的蚩尤。详见《五帝本纪》。　共工之陈：相传少昊金天氏(地在今山东曲阜)衰败，其部族的水官就秉政作虐而行水害，所以颛顼去讨伐他。陈：“阵”的古字。　南巢之伐：成汤在鸣条(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打败夏桀，将桀流放到南巢(在今安徽巢县东北)，夏灭商兴。详见《殷本纪》。　殄(tiǎn)：灭绝。

④递(dì)：一个接一个。　用事：指主掌国家权力。

⑤迭(dié)：更迭，轮流。　咎犯：即狐偃，就是咎季，又称胥臣，晋文公的舅舅。咎，通“舅”。　王子：齐国大夫王子成父。　孙武：春秋时著名军事家。详见《孙子吴起列传》。　卒：结果。　伯：同“霸”。　兼：兼并。　列：通“裂”，分裂。　诰誓：帝王封诸侯所下的文告，命令。

⑥闇：暗的异体字。不明白。　大较：大法，大旨。　猥(wěi)：烦琐，滥杂。　执：固执，坚持。

⑦笞：鞭挞。　捐：弃。　偃：息，停。

⑧慑(shè)：恐惧，害怕。

⑨宿军无用之地：《史记正义》谓三十万备北边，五十万守五岭也。云连兵于边陲，即是宿军无用之地。　边陲：边境。　絓(guà)：绊住，牵累。　於越：指南越。

⑩咎：过错，过失。　穷武：穷兵黩武。　甘得：贪得无厌。

【译文】

战争行动，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国家危亡的手段。连口含利齿头带犄角的野兽受到侵犯都知道进行抵抗，更何况人还怀抱有好恶喜怒的意气呢？喜欢就会产生爱心，愤怒就会施加暴力，这是情性中的自然道理。

从前黄帝发动了涿鹿地方的战斗，来平定五行中属火的蚩尤为害的灾难；颛顼摆布下对共工的战阵，来消除五行中属水的危害；成汤发动了使桀逃奔到南巢山去的攻伐，来灭绝夏代的暴乱。动用武力一个时期兴盛一个时期废弃，胜利的人掌管国家权力，他那是从上天接受下来的呀。

从这以后，有名的武士更递兴起，晋国任用咎犯，而齐国任用王子成父，吴国任用孙武，申明军事行动的规范，赏罚措施一定确实执行，终于称霸诸侯，兼并或分裂了各诸侯国的封土，虽说比不上三代时期由天子发布诰令誓命所给予封赏的光荣，然而自身得到宠幸，国君受到尊敬，在当世名声显扬，能够不说是荣耀吗？难道和社会上的儒生不明大法大理，不权衡利害得失，烦琐地宣言道德教化，说不应当动用武力，大至君主受辱国家失守，小则受到侵犯国家削弱，仍然是固执己见不加变通的情况能够等同吗！所以家庭不能够废掉教训鞭笞，国家不能够捐弃刑罚，天下不能够偃息诛伐，只是武力动用起来计谋上有巧妙笨拙，推行起来有顺从还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不同罢了。

夏桀王、殷纣王能够空手搏击豺狼，光脚追赶四匹马拉着的车，勇气是不小的；身经百战都能取得胜利，使得诸侯因为畏惧而屈服，权势是不轻的。秦二世把军队驻扎在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边界上连结着大量兵员，力量是不弱的；和匈奴结有深怨，被於越的祸患所牵累，势力是不寡的。等到他威权耗尽势力疲极的时候，闾巷的平民也都成为了相当于自己敌对国家一样的势力。罪过

就是产生于穷兵黩武不知满足，嗜好贪婪之心永不停息呀。

【原文】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①。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②。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後且拥兵阻阸，选蠕观望③。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④。"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慄慄，恐事之不终⑥。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⑦。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⑧。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⑨。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⑩！

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⑪。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⑫！

【注释】

①三边：指北边匈奴、东边朝鲜，南边于越。 畔：同"叛"。 大国之王：指当时所封的各异姓王。

②萧、张：萧何、张良。　羁(jī)縻：是说笼络住不使生异心。羁，系住。

③选蠕(xùn rú)：懦弱爬行。意为欲有所进取但又胆怯、惧怕。选，通“巽”，柔弱，惧怯。

④逆党：指反叛的朝鲜、南越等。

⑤衣冠：指帝王的穿戴，此指做天子。

⑥共不羞耻：指拥立自己时大家都不感到羞耻。谦逊的说法。

⑦耗病：耗费和受伤害的病痛。

⑧荷(hè)：扛，担。

⑨销距：指销除对峙状态。销，销除，取销。距，通“拒”，抗拒，对抗。

⑩繇，通“徭”，徭役。

⑪汤火：指水深火热处境。《史记索隐》谓秦乱，楚汉交兵之时，如遭坠汤火，即《书》云“人坠涂炭”是也。

⑫孔子所称：《史记索隐》引《论语》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是也。按：《史记志疑》云：律为兵家所重，故史公序律先言兵，昔贤谓《律书》即《兵书》，是已。然言用兵之事几七百言，未免于律意太远。且只述历代之用兵，而不详其制，又不及汉景武两朝，毋乃疏乎？

【译文】

高祖掌握了天下，三面边境都有外族叛乱；诸侯大国的封王虽然叫做朝廷的藩卫辅佐，但他们并没有尽到臣属的节义。正遇上高祖对军事行动已经感到厌倦苦恼，也有萧何、张良等人的计谋，所以决定停止武力征伐专心休养生息，采取笼络政策使他们没有异心而不加防备。

经过一个时期到孝文帝登位，将军陈武等议论说：“南越、朝鲜从秦朝时代开始就内属于中原作为臣子，后来又拥有军队据守在险要地带，时时想动身进取但感到胆怯却又密切观望。高祖的时候天下刚刚平定，人民才得到小小安乐，没有能再次兴兵去讨伐他们。现在陛下非常仁惠抚慰着百姓，恩泽及于整个天下，应该趁着士卒民众乐于被使用的时候，征讨这些叛逆的集团势力，来统一国

家疆土。”孝文帝说：“我能够承担天子的重任，原来是没有想到这一步。碰上吕氏的作乱，功臣宗室们共同认为让我登位不算是羞耻；我就错误地处在天子的正位，常常是战战栗栗特别不安，唯恐国事不能有个好的终结。而且军事装备是些凶恶的器械，虽然能够达到所设想的愿望，动用起来也是有耗费和伤害的痛病，对百姓和远方的人们又怎么说呢？又先帝知道劳苦的民众不可去烦扰，所以不把动用军队作为一种意愿。我怎么可以自己逞强称能？现在匈奴向内地侵犯，军官士吏抵抗没有功劳，边境上民众中的父子们扛着武器守候日子已经很长，我常常替他们动心伤痛，没有一日忘怀。现在没有能够销除对峙状态，希望暂且坚守边界设立警候，缔结和约通使往来，让北边疆界上的战事停息下来求得安宁，这样做的功劳就是很多了。暂且不要再议论动用军队的事。”所以百姓们没有内外的徭役，能够在田亩中使肩头得到休息，天下特别富足，一石粟达到了只值十几个钱的价格，鸡鸣狗吠，飘着炊烟的家户延绵万里，可以称得上是一片和乐的景象呀！

太史公说，文帝的时候，正碰上天下刚刚平息战乱，人民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可以根据各人的欲望去顺利行动，能不受到战事扰乱，所以百姓们就都安定。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翁也没有去过大的都市，游玩嬉戏起来就像小孩儿一般模样。这就是孔子所称道的有德君子那种人吧！

【原文】

书曰“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①。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②。

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③。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④。至于营室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⑥。东至

于危[7]。危，垝也[8]。言阳气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应钟[9]。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10]。其于十二子为亥[11]。亥者，该也[12]。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注释】

①七正：指日、月、五星。正，同政，意思是各有所主。《史记索隐》七者可以正天时。又孔安国曰"七正，日月五星各异政"也。　二十八舍：赤道附近二十八个恒星座。又称二十八宿(xiù)。舍，止。宿，位次。详见《天官书》。　律历：音律与历法。　五行：金、木、水、火、土。　八正之气：指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与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泛指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史记索隐》八谓八节之气，以应八方之风。　孰：同"熟"。

②舒：舒展，伸展。

③不周风：四方之风名称之一。　西北：古人认为八节之气产生八方之风，此其一。　主杀生：西北为八卦中乾卦之位，乾卦主"阴阳相薄"，阴阳气相搏击，故含杀生之义。

④东壁：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之一，即壁宿。　辟：开辟。　生气：生长之气，即阳气。　东之：往东行。即顺天球旋转的视方向行走。

⑤营室：北方七宿中的第六宿，即室宿。

⑥营胎：营造而胎养之。

⑦危：北方七宿中的第五宿，即危宿。

⑧垝(guǐ)：即土坫(diàn)，土台。这里指围墙。

⑨十月：汉太初改历以前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故起于十月。　律中：古人用葭灰塞在十二律管中，观察相应律管中葭灰的飞动以征验月份的方法。或称律应。　应钟：是说"万物应阳而动下藏也"。钟，动。

⑩不用事：不主事。阳气潜藏未生，不能主宰事物。

⑪十二子：即十二地支。以十二地支配十二月，十月为亥。

⑫该：读如阂，阻隔，闭藏。《史记正义》孟康云："阂，藏塞也。阴杂阳气藏塞，为万物作种也。"

【译文】

典籍上说“日、月、五星合为七正”，二十八宿音律和历法，这是上天用来显示贯通五行八节风气的规律，自然界用来促使万物成熟的手段。舍，是日月在这一次所止留的意思。舍，又是舒张气息的意思。

不周风来自西北方，主要作用是肃杀生物。壁宿处在不周风的东面，主要作用是开拓生气使往东行。到达了营宿。营宿，主要作用是营造并胎养阳气并把它产生出来。往东到达危宿。危，是围墙的意思。说明阳气被围堵的状态，所以叫危宿。十月份到了，显示律之征验的应钟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应钟，是阳气的应验，表示阳气向下收藏暂时不发挥主宰万物的作用。它在十二地支中属亥。亥，是闭藏的意思。说明阳气藏于地下，所以是闭藏。

【原文】

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东至于虚[①]。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②]。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如)胥〔如〕也，故曰须女[③]。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为壬癸[④]。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⑤]，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⑥]。东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于建星[⑦]。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大吕者[⑧]，其于十二

子为丑⑨。

【注释】

①虚：北方七宿中的第四宿，即虚宿。

②宛(yǔn)藏：蕴藏。　一阴一阳：古人将阴阳各分为三份，一，指三份中之一，三分之一。

③须女：即婺女，又名婺女，北方七宿中的第三宿，即女宿。　胥：待。与"须"义通。如：张文虎疑此字衍。

④十母：即十天干。母，与"子"相对而言。

⑤任：同"妊"，孕育。　揆度：估量，推测。

⑥牵牛：北方七宿中的第二宿，即牛宿。

⑦建星：星官名，在牛宿东，斗宿北，不在二十八宿之列。本篇缺斗宿，以建星代。

⑧大吕者：语未尽，以下有缺之。

⑨其于十二子为丑：《史记正义》案：此下阙文。或一本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

【译文】

广莫风来自北方。广莫，说明阳气在地下，阴气没有阳气广大，所以叫广莫。往东到达虚宿。虚，是能够充实能够空虚，说有阳气到了冬天就蕴藏在空虚的地方，冬至日起三分之一的阴气开始向下收藏，三分之一的阳气开始向上伸舒，所以叫虚。往东到了女宿。说明万物要变动它们的处境，阴阳气却没有相互分离，还处在相互等待的状态，所以叫须女。十一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黄钟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黄钟，是阳气跟着地下的泉水涌出的意思。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子。子，是滋生的意思；滋生，说明万物在地下开始滋长起来。它在十天干中属壬癸。壬作为一个词是说明孕育的意思，是说明阳气在地下孕育滋养万物。癸作为一个词是说明揆度的意思，说明万物可以揆量、测度，所以叫癸。往东到达牛宿。牵牛，

说明阳气牵引万物出于地面。牛，是往上升的意思，是说明地面虽然还有冰冻，仍能冒头而出生。牛，还是耕地种植万物的意思。往东到达建星。建星，是形成各种生物的意思。十二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大吕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大吕。它在十二地支中属丑。

【原文】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1]。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2]。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万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于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3]。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4]。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5]。南至于房[6]。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

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7]。二月也，律中夹钟。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厕也[8]。其于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于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9]。南至于氐[10]。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11]。亢者，言万物亢见也[12]。南至于角[13]。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14]。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其于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蜄也[15]。

【注释】

①箕：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之末宿，即箕宿。

②棋(jī)：根柢。

③螾(yǐn)然：动貌。同“蚓”。

④尾：东方七宿中的第六宿。即尾宿。　如尾：像尾巴一样的弯曲。

⑤心：东方七宿中的第五宿。即心宿。　华心：花一样的顶心。华，花。

⑥房：东方七宿中的第四宿，即房宿。

⑦明众物尽出也：有以为上段自“南至于尾”至段末，当在此句之下，理由是依文例，条风只占一辰便应接明庶风；依《淮南子·天文训》房、心、尾为东方宿，不应置于东北方下。

⑧厕：通“侧”。

⑨符甲：即莩甲，植物种子的外壳。　轧(yà)轧：犹乙乙，难出貌。

⑩氐：东方七宿中的第三宿，即氐宿。

⑪亢：东方七宿中的第二宿，即亢宿。

⑫亢见：植物长得很高。亢，高。见，同“现”。

⑬角：东方七宿中的第一宿，即角宿。

⑭姑洗(xiǎn)：意思是万物去故就新，莫不鲜明。姑，故。洗，鲜。

⑮蜄(zhèn)：动。

【译文】

条风来自东北，主要作用在出生万物。条作为一个词是说明有次序地育养万物而让它出生，所以叫条风，向南到达箕宿。箕，是说明万物的根柢，所以叫箕。正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太蔟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太蔟，是说明万物开始丛生的意思，所以叫太蔟。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寅。寅是说明万物开始出生时候螾螾而动的样子，所以叫寅。往南到达尾宿，说明万物开始出生时是像尾巴一样的弯曲。往南到达心宿，说明万物开始出生时候它有花一样的顶心。往南到达房宿。房，是说明万物的门户，已经到达门口就要出来了。

明庶风来自东方。明庶，是表明众多的生物尽都要出来。二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夹钟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夹钟，是说明阴阳二气夹持在侧旁。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卯。卯作为一个词是说明茂盛的意思，说明万物长得繁茂。它在十天干中属甲乙。甲，是

说明万物分裂外壳厚皮而现出;乙,是说明万物已经在曲折艰难地出生了。往南到达氐宿。氐,是说明万物都出齐了。往南到达亢宿。亢,是说明万物高高地显现在地而上。往南到达角宿。角,是说明万物都有长长的枝条好像牛羊角一样。三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姑洗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姑洗,是说明万物都去故就新没有不是生长出鲜明的形貌。它在十二地支中属辰。辰,是说明万物已经蠕动起来了。

【原文】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①]。〔至于〕轸[②]。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③]。西至于翼[④]。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⑤]。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西至于七星[⑥]。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⑦]。西至于张[⑧]。张者,言万物皆张也。西至于注[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⑩]。

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⑪]。其于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⑫]。其于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西至于弧[⑬]。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⑭]。西至于狼[⑮]。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

【注释】

①东南维:东南方。维,维系,连接。　西之:往西行。

②轸(zhěn):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之末宿,即轸宿。

③轸轸然：盛貌。

④翼：南方七宿中的第六宿，即翼宿。

⑤中吕：又名“仲吕”。

⑥七星：南方七宿中的第四宿，即星宿。

⑦阳数有1、3、5、7、9五个，成于7、终于9。

⑧张：南方七宿中的第五宿，即张宿。按星宿次序，自此以下十二字，应在“西至于七星”前。

⑨注：南方七宿中的第三宿，即柳宿。

⑩蕤(ruí)：有柔弱意，故释为“幼少”。 痿阳：阳气极盛而衰痿。

⑪竟：极限。

⑫午：纵横交错。

⑬弧(hú)：弧矢星团，又名“天弓”，属南方七宿中之第一宿井宿。本篇无井宿，以弧代。

⑭吴落：凋落。

⑮狼：天狼星，也叫“犬星”。本篇无鬼宿，以狼代。

【译文】

清明风来自东南地角，主要作用是让风吹动万物，而使它往西到达轸宿。轸，是说明万物更加壮大轸轸地旺盛生长的样子。往西到达翼宿。翼，是说明万物都有了羽毛翅膀。四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仲吕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仲吕，是说明万物全都要旅行并往西行进的。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巳。巳，是说明阳气已经用尽了。往西到达七星宿。七星，是因为阳数成于七，所以叫七星。往西到达张宿。张，是说明万物都已张扬。往西到达柳宿(即“注”)。注，是说明万物开始衰落，阳气向下输送，所以叫注。五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蕤宾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蕤宾，是说明阴气还很幼小，所以叫蕤；痿谢的阳气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叫宾。

景风来自南方。景，说明阳气的声势到了极限，所以叫景风。它在十二地支中属午。午，是阴阳二气相互交错，所以叫午。它在十

天干中属丙丁。丙，说明阳气的声势还彰著显明，所以叫丙；丁，是说明万物已经强壮，所以叫丁。往西到达弧矢星团。弧，是说明万物凋落将要走向枯死。往西到达狼星。狼，说明万物可以尺度衡量，评断万物的最后生长状况，所以叫狼。

【原文】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①。地者，沉夺万物气也②。六月也，律中林钟。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③。其于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④。北至于罚⑤。罚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于参⑥。参言万物可参也，故曰参⑦。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⑧。其于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⑨。北至于浊⑩。浊者，触也，言万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于留⑪。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⑫。其于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⑬。

【注释】

①主地：西南为八卦中坤卦之位，坤义为地，故曰主地。

②沉：一作"洗"。

③林林：众多貌。

④此处下当缺"其于十母为戊己"之文。刘熙《释名》解释为"戊，茂也。物皆茂盛也。己，纪也。皆有定形可纪识也"。

⑤罚：罚星，又名"伐星"。此星实夹厕在参宿中，故此篇"分罚参为二宿"，《史记志疑》以为"亦不可解"。又以为当"补觜觿一宿"。

⑥参：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之末宿，即参宿。因位于伐星北，故称参伐。

⑦可参：可以参验。

⑧贼：杀害，摧败。
⑨申：重。此指重重地。
⑩浊：西方七宿中的第五宿，即毕宿。
⑪留：西方七宿中的第四宿，即昴宿。
⑫旅入：进入。　藏：闭藏。
⑬酉：就。意为成熟。成熟也就老了。

【译文】

凉风来自西南地角，主要作用在地。地，是隐伏地吞夺万物的生气。六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林钟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林钟，说明万物成熟以后走向死气是众多的样子。它在十二地支中属未。未，是说明万物都已成熟，很有滋味。往北到达罚星。罚，说明万物生气已被吞夺可以砍伐。往北到达参宿。参，是说明万物可以参验，所以叫参。七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夷则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夷则，是说明阴气在杀害万物。它在十二地支中属申。申，说明阴气在发挥作用，重重地在箝制和毁坏万物，所以叫申。往北到达毕宿（即"浊"）。浊，是触动的意思，是说明万物都将被触而死，所以叫浊。往北到达昴宿（即"留"）。留，说明阳气的稽滞停留，所以叫留。八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南吕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南吕，是说明阳气进入了闭藏状态。它在十二地支中属酉。酉，是万物的成熟衰老，所以叫酉。

【原文】

阊阖风居西方①。阊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②。其于十母为庚辛。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曰辛③。北至于胃④。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胃胃也⑤。北至于娄⑥。娄者，呼万物且内之

也[7]。北至于奎[8]。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9]。九月也，律中无射[10]。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射[11]。其于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注释】

①阊阖：音 chāng hé。

②道：通"导"。

③庚：更，变更。　辛：新。

④胃：西方七宿中的第三宿，即胃宿。

⑤胃胃：缩聚之貌。

⑥娄：西方七宿中的第二宿，即娄宿。

⑦内：同"纳"。

⑧奎：西方七宿中的第一宿，即奎宿。

⑨奎：通"蹞(kuí)"，开脚行貌，开始行动。

⑩律中无射：射，读 yè。

⑪阳气无余，故可射也，故此处无射之射，读 shè，射取之义。

【译文】

阊阖风来自西方。阊，是倡导的意思；阖，是闭藏的意思。是说明阳气导引万物，闭藏到黄泉中去。它在十天干中属庚辛。庚，说明阴气变更万物，所以叫庚；辛，说明万物新生，所以叫辛。往北到达胃宿。胃，是说明阳气走向闭藏，都显出缩聚的形状。往北到达娄宿。娄，是呼唤着万物并且进行收纳。往北到达奎宿。奎，主要作用是用狠毒方式杀害万物，包举并加收藏。九月份到了，显示律验的无射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无射，是阴气强盛发挥作用，阳气被肃杀没有余留，所以叫无可射取。它在十二地支中属戌。戌，是说明万物尽都被杀灭，所以叫戌。

【原文】

律数[1]：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2]。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3]。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4]。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5]。

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6]。

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二〕[7]。

太蔟：长七寸(七)〔十〕分二，角[8]。

夹钟：长六寸(一)〔七〕分三分一。

姑洗：长六寸(七)〔十〕分四，羽[9]。

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10]。

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一)〔二〕。

林钟：长五寸(七)〔十〕分四，角[11]。

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商[12]。

南吕：长四寸(七)〔十〕分八，徵[13]。

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

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14]。

【注释】

①律数：即五音十二律管长度的比率数。

②九九八十一：这是九的自乘得81，设定它为基数。《汉书·律历志》言"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所以黄钟为天统，象征万物的元始，设定九的自乘得81作为宫声，是有它的理

论意义的。

③三分去一：是说将基数分成三份，减去一份，留下两份，所得的数为徵声。

④三分益一：是说再将徵声的律管数分成三份，另加上一份，成三分之四，所得的数就是商声。以下羽声、角声类推。

⑤五音比率的计算式如下：

宫：9×9=81

徵：宫×2/3=81×2/3=54。

商：徵×4/3=54×4/3=72。

羽：商×2/3=72×2/3=48

角：羽×4/3=48×4/3=64。

⑥七分一：当作十分一，即一寸的十分之一，就是一分。 宫：这是指定黄钟的宫声，宫、商、角、徵、羽，为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还有变徵、变宫)，它是用十二律的三分损益法来确定音调，因此可以"旋相为宫"，十二律的任何一律都可指定为宫声，然后依次使音发生变化。因黄钟为宫声，高低音最合适，故又称为五声之正。

⑦三分二：这种分数的表述是近似值，依强、弱的不同或称三分一，或称三分二之类。下同。

⑧角：此误。七十二分，当为商。

⑨羽：此误。六十四分，当为角。

⑩徵：此衍。五十四分才为徵。

⑪角：此误。五十四分，当为徵。

⑫商：此衍。

⑬徵：此误。四十八分，当为羽。

⑭羽：此衍。十二律管长度的计算法如下：

黄钟 81

林钟 81×2/3=54

太簇 54×4/3=72

南吕 72×2/3=48

姑洗 48×4/3=64

应钟 $64\times2/3=42\frac{2}{3}$

蕤宾 $42\frac{2}{3}\times4/3=56\frac{8}{9}$

大吕 $56\frac{8}{9}\times4/3=75\frac{23}{27}$

夷则 $75\frac{23}{27}\times2/3=50\frac{46}{81}$

夹钟 $50\frac{46}{81}\times4/3=67\frac{103}{243}$

无射 $67\frac{103}{243}\times2/3=44\frac{692}{729}$

仲吕 $44\frac{692}{729}\times4/3=59\frac{2039}{2187}$

【译文】

律管长度的比率数：

九乘九积八十一，用这种黄钟律管吹出来的音作为宫声。

把八十一分长的律管减去三分之一，成为五十四分，用这种律管吹出来的音作为徵声。

把五十四分长的律管增加三分之一，成为七十二分，用这种律管吹出来的音作为商声。

把七十二分长的律管减去三分之一，成为四十八分，用这种律管吹出来的音作为羽声。

把四十八分长的律管增加三分之一，成为六十四分，用这种律管吹出来的音作为角声。

黄钟：长八寸又十分之一，宫声。

大吕：长七寸五分又三分之二。

太蔟：长七寸又十分之二，角声。

夹钟：长六寸七分又三分之一。

姑洗：长六寸又十分之四，羽声。

仲吕：长五寸九分又三分之二，徵声。

蕤宾：长五寸六分又三分之二。
林钟：长五寸又十分之四，角声。
夷则：长五寸又三分之二，商声。
南吕：长四寸又十分之八，徵声。
无射：长四寸四分又三分之二。
应钟：长四寸二分又三分之二，羽声。

【原文】

生钟分①：
子：一分②。
丑：三分二③。
寅：九分八④。
卯：二十七分十六。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注释】

①生钟分：产生钟律积实的方法。积实就是分子。
②子一分：此以十二辰指代十二律，子代黄钟，黄钟为音律之本，假定它为一分。

③丑三分二：子三分去一得丑，所以丑是子的三分之二。

④寅九分八：丑三分益一得寅，所以寅是子的九分之八。下以三分损益类推，总列如下：

子	黄钟	1
丑	林钟	$1\times\frac{2}{3}=\frac{2}{3}$
寅	太蔟	$\frac{2}{3}\times\frac{4}{3}=\frac{8}{9}$
卯	南吕	$\frac{8}{9}\times\frac{2}{3}=\frac{16}{27}$
辰	姑洗	$\frac{16}{27}\times\frac{4}{3}=\frac{64}{81}$
巳	应钟	$\frac{64}{81}\times\frac{2}{3}=\frac{128}{243}$
午	蕤宾	$\frac{128}{243}\times\frac{4}{3}=\frac{512}{729}$
未	大吕	$\frac{512}{729}\times\frac{2}{3}=\frac{1024}{2187}$
申	夷则	$\frac{1024}{2187}\times\frac{4}{3}=\frac{4096}{6561}$
酉	夹钟	$\frac{4096}{6561}\times\frac{2}{3}=\frac{8192}{19683}$
戌	无射	$\frac{8192}{19683}\times\frac{4}{3}=\frac{32768}{59049}$
亥	仲吕	$\frac{32768}{59049}\times\frac{2}{3}=\frac{65536}{177147}$

【译文】

产生黄钟律数的方法：

子（指代黄钟）：定基数为一分。

丑（指代林钟）：是黄钟长度的三分之二。

寅（指代太蔟）：是黄钟长度的九分之八。

卯（指代南吕）：是黄钟长度的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指代姑洗）：是黄钟长度的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指代应钟）：是黄钟长度的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指代蕤宾):是黄钟长度的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

未(指代大吕):是黄钟长度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零二十四。

申(指代夷则):是黄钟长度的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零九十六。

酉(指代夹钟):是黄钟长度的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指代无射):是黄钟长度的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指代仲吕):是黄钟长度的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原文】

生黄钟术曰①: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②。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③。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④。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⑤。实如法,得长一寸⑥。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⑦。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⑧。

【注释】

①生黄钟术:产生钟律的方法。术,方法。此言黄钟,是由于音律循环相生,古人用三分损益法,从黄钟开始,经过变化产生各律,最后企图重新回到黄钟长度的一种计算上的努力,然最终得到的只能是它的近似值。

②下生:指缩短原来律管的长度。 实:指被除数、乘积或分子。此指分子。法:指除数或分母。

③上生:指增加原来律管的长度。

④上：最高，最大。下言“数始于一，终于十”，所以九为最大。 宫五：宫为五音之中数，与五行之土相应，土数为五，故宫亦为五。 徵九：依“律数”，宫生徵，除宫以外，徵最大，故为九。余依次相生。

⑤置一：计算开始时设置一根算筹。 九三之：每次所得之积数都乘以三，乘九次，即至酉。 以为法：以此数当分母。

⑥实：即上段“生钟分”的黄钟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汉书·律历志》“九三之以为法”句下有“十一三之以为实”。故知“实”义。下又有“实如法得”一句。 如法：除以法。王先谦解释为“除法，以实满法而成一数”。 得长一寸：得到一个长度为寸的数字。《汉书》无“长”、“寸”二字。

⑦凡得九寸：总共得到九寸的商数为止。上述的“九三之”除“十一三之”正可得到此数。

⑧音始于宫：十二律始于黄钟，黄钟为宫，所以音律始于宫。 穷于角：由上述“律数”可知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在五音中产生于最后，故为“穷”。 成于三：钟律的变化都是由乘三完成的，万物也是由三生成的（一个太易生阴阳二气，二气激荡生和气就三，三生万物”）。 气：节气。 冬至：此为十一月的中气，一年周而复生由冬至开始。

【译文】

产生钟律的方法即是：要缩短原来律管长度的，分子用 2 乘，分母用 3 乘。要增加原来律管长度的，分子用 4 乘，分母用 3 乘。最大的数是九，五音宫居中数为五，宫生徵，数最大故为九，徵生商数为八，商生羽数为七，羽生角数为六。先设置一根算筹，然后每次都以 3 乘连续乘九次至酉，得出的乘积一万九千余就是分母。这个时候，作为律长的分子数和分母数相等，两者相约得到一个长度为寸的数字。然后用“生钟分”的黄钟实十七万七千余除以这个分母，总共就可以得到九寸，把它命名叫“黄钟之宫”。所以说音开始于宫，终结于角；数从一开始，到十终止，而钟律的变化万物的生成全是由三完成的；一年的生气从冬至开始萌发，一年一个周期地往复循

环。

【原文】

神生于形无，成于有，形然後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1]。形理如类有可类[2]。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3]。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4]。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5]。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6]。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7]。

太史公曰：(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8]。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9]。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10]。

【注释】

①神：主宰精神意识本质规律等的一种概念性的东西。 无：指天地还没有形成以前的太易气。 形：形体。 有：指天地形成以后存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质。 数：数量。 声：指宫、商、角、徵、羽五声。 使：操纵、支配。 就：依附。

②形理：形体事物的特征。 类：类别，分类，有以为前“类”字作大抵、大都解释。

③未形：神还没有依附于形体。 同形：依附于同一形体。 班：同“颁”，公布于众。 识：识别。

④未有：指还没有附着于形体的神。

⑤因神而存之：通过对精神的理解而在认识中掌握物的存在。 妙：微妙。 效：见。 核：研核。 华：指华丽外表。 道：此指内在本质。

⑥乘：驾驭，运用。 天地之神：天地万物的本质。 成形：表现为具体事物。 畏：指害怕神妙的义理难以认识。

⑦其：指一般平凡的人。

⑧在：运用。 旋玑玉衡：观察天象的仪器。 齐：使判断与天象的运行相协调。 七政：指日、月、五星。 即：或。

⑨日度：日行度数。 度(duó)：测度。

⑩符节：物候与节气。符：不同季节万物表现的状况。 道德：普遍规律与特殊品格。 斯：指上述律则、制度。

【译文】

精神从天地还没有形成以前的太易气中产生，形体在天地形成以后存在万物之中，有形体然后才有数量，有形体然后才产生出宫、商、角、徵、羽五声，所以说精神支配元气，元气依附形体。万物的形体和事物的特征如果有可以类别的地方就能够将它们分类。或者是精神还没有依附形体而未能出现不同的种类，或者是依附于同一形体而成为同一个种类，有种类就可以公之于众，有种类就可以分辨识别。圣人了解天地间万物辨识上的区别，所以认识万物的形质一直到还没有附着于形体的精神的各种情状，因而捕捉到了轻细得像太易的气体，微小得像五声的声音。然而圣人根据对精神的理解而在认识中掌握物的存在，精神虽然有微妙之性也必须呈现自己的情理，研核出它的形体声音。其中的神妙本质也就能够辨析明白。不是具有圣人之心并运用自己的聪明，谁又能够掌握天地间精神的存在并推知它外部形质的情状呢？精神，万物接受它的神妙之气并不能知觉它去来的情况，所以圣人害怕神妙的义理难以认识就想让它经常保留。只有想让它经常保留，精神也就存在。一般的平凡人想让精神保存下来的，所以也就把它的神妙看得特别尊贵呢。

太史公说：运用旋玑玉衡这样的天象仪器进行观察来辨方向，定季节，或确定天地二十八宿的位置。十天干为母，十二地支为子，

十二律的调协起自上古。建立律制，运算历法，规定日行度数，可以依据它们进行测度。想使物候和气节适合得准确没有差错，通晓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品格，也就是所说的要依从上面的律则和制度。

史记全译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题解】

序文是表现司马迁天人思想的重要篇章。

盖上古制历乃综占日、占月、占星气、造律吕、作甲子、作算数六术而就。六术实分星占与历数两大类，均与天文观察研究有密切关系。司马迁当是属于历数家之一类，然其先祖尝从事于星占术，故对司马迁亦不无影响。司马迁认为制历必须符合天象的自然规律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从实际出发的。由于历法的重要，自黄帝始，制历是在位君王必须亲自掌管的重要职责，尧、舜、禹相递告诫“天之历数在尔躬”即明此旨；社会动乱，常常干扰了帝王行使他的制历职权。春秋以后，世业明历之人分散，继之列国并争，无暇顾及正朔而五德终始之说盛，这是一种附会性质的学说思想，司马迁对之不以为然。迄于太初，改定新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司马迁亲自参与此次制历，并总的方面是肯定了太初历。文引武帝诏令言“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就是明确地称赞了太初历的科学性。文中论及“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单就历法的改革而言，司马迁只是明确了一个事实，汉之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是又回到夏正上去了，这是致力于加强天下统治的有道表现，所以不一定据此就确定司马迁有循环论的思想。

关于本文之“历术甲子篇”，《史记志疑》有如下“附案”：“此乃当时历家之书，后人因本书之缺，谬附于《史》，增入太初等年号、年数。其所说历法仍是古四分之术，非邓平、落下闳所更定之《太初

历》也。……盖太初成律，别有成书，史公作《史》时未经录入，孟坚作《志》载《三统》而又不载《太初》，其法遂无传矣。”梁玉绳积十九年之精力潜研《史记》，《史记》之诸多疑难，大体上均可以其结论为结论，今录其语，以见文篇之当出入。由于司马迁对武帝诏行之邓平太初历持异议，故未叙列此历内容，今实不可知，乃为一缺憾矣。

【原文】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①。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鴂先滜②。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③。时鸡三号，卒明④。抚十二〔月〕节，卒于丑⑤。日月成，故明也⑥。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⑦。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⑧。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⑨。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⑩。

【注释】

①历：即历法，是根据观察日月星天体运行之规律，来推算四时季节，编制年、月、日运行周期的方法。 建正(zhēng)：确定哪一个月为年开头的正月。 孟春：春季的第一个月。孟，开头，第一。

②泮(pàn)：化开，分解。 发蛰(zhé)：即蛰发，冬眠的动物开始苏醒，活动。蛰，冬眠的动物。发，兴起，活动。 秭鴂(zǐ guī)：又作“子规”，即杜鹃鸟。 滜(hǎo)：同“号”，鸣叫。

③物乃岁具：万物于是完成了一年的周期发展。 东：此指一年中最早的季节，即春季。 四时：四季。 卒于冬分，结束于冬春之交。分，来春。

④号(háo)：鸣叫。 卒明：即“平明”，天明。按《史记集解》，徐广曰：“卒，一作‘平’。”

⑤抚：依循，顺应。 节：节令，节气。 丑：按夏历一年中最后一月(十二月)为丑月。

⑥日月成：太阳和月亮相互交替起落。

⑦“明者孟”一句：明为尊为阳，幽为卑为阴。 明、孟，幽、幼，均为同声假借。

⑧至正：此指最得岁时之正。统：指三统（建寅，建丑，建子）之统。此夏历，为建寅。

⑨归：隐没。 起明：升起。

⑩正：即建正，此指历法的制定。 率天：遵循天道。 由人：顺从人事对物候的观察。

【译文】

过去，在远古的时候，使用孟春月作为正月的历法。正月时节，冰融河开，冬眠的蛰虫苏醒，大地上百草萌发，最早鸣叫的子规鸟发出鸣啼。万物生长又完成了一个一年的周期循环：从春季开始，依次经过夏季和秋季，结束在冬春之交。这个时候鸡叫三遍称作“明”，开始了正月就是寅月的第一天。经过十二个月，最后一个月是丑月。年和月的概念很清楚，所以叫“明”。“明”有“孟”的意思，“幽”有孕育的意思，“幽明”合在一起为阴阳。阴阳交替，四季循环最得岁时之正又回到寅月是有规律的。日落西方，升起在东方；残月逐渐消失在东方，新月初见在西方。制定历法既不按天时行事，又不重视人事对物候的观察，就会把事办坏而很难会有成就的。

【原文】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①。

太史公曰②：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③。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

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④。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⑤。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⑥。

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⑦。尧复遂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⑧。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⑨。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⑩"。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注释】

①易姓：改朝换代。 受命：受天命。 正朔：历法。正，元月。朔，初一。 服色：车马服饰之颜色。 推：推演，推算。 本：根源。此指起始点。 天元：历法中的上元。即日月合璧（合朔）、五星联珠（五大行星聚集在同一经度），交冬至节的一个甲子日夜半的理想时刻。 厥：其。

②太史公曰：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以为此四字应在上段开头。

③星历：天文历法。传说黄帝时代制订有《黄帝历》。《史记索隐》按：《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学说。 消息：此指阴阳消长互相交替的理论。阴生为消，阳生为息，反之亦然。 正闰余：确定闰月余分的大小。 神祇（qí）：天神曰神，地神曰祇。 物类：各类之物，万物。 五官：《史记正义》应劭云："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

④渎（dú）：轻慢，马虎。 嘉生：好庄稼。 物享：祭品敬供。物，指祭祀用的粮食、牲畜。享，同"飨"，用食物供奉鬼神。 匮（kuì）：缺乏。

⑤九黎：泛指当时南方部族。 放物：区分事类或名分。亦作方物。 荐：

重集，连续。 气：指灾害性的不和之气。

⑥南正：传说中原始社会时期官名，掌管上天神事。 重：人名。 属(zhǔ)：统领，掌管。 旧常：旧制，先例。 侵渎：侵扰亵渎。

⑦服：服从，仿效。 乖次：错乱了编次。次，古人把黄道周天按由西向东方向分成十二部分，亦称十二次。 孟陬(zōu)：夏历正月的别称。 殄(tiǎn)：消灭、昏乱。 摄提：星名，随北斗星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表明岁末。 历数：历法节气的次序。

⑧遂：举荐。 羲和之官：指尧立羲氏、和氏为掌管天地四时之官。

⑨时明正度：明确四季之变化，使之符合正常之规律。 节：适宜，节度。 茂气：兴旺繁盛之气。 夭：夭折，短命。

⑩耆(qí)：老。 文祖：尧之祖庙。 天之历数在尔躬：制订历法的责任掌握在你自己手中。《论语·尧曰》有"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尚书·大禹谟》有"天之历数在汝躬"一句，是舜对禹讲的。所以此处引文当来自《论语》。《洪范》九畴有"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孔安国解释：历数，节气之度。以为历数，敬授民时。

【译文】

帝王接受天命改朝换代，必须谨慎地制定开始时的政令，改订历法，更换车服的颜色，推算日月交会的起始点，顺承上天的意志。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太久远情况不明白了。从黄帝起考察星度，制定历法，建立起表示五个时节五气运行的五行，确立起阴阳消长互相交替的理论，纠正了闰月余分数值的大小，于是就有了掌天地神灵祭祀和各类物质的官员，这就叫五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各自掌握所负责的序列，不相混乱了。民众因此就能适时地从事生产活动，神灵因此就能享受民众的祭祀。民众神灵各有不同的分职，民众对神灵敬重而不亵渎，所以神灵降福的优质庄稼旺盛生长。民众用佳美的祭品敬供鬼神，灾害祸患也就不会发生，所希求的物品也不再匮乏。

少皞氏衰落了，九黎部族放弃德义进行叛乱，民众神灵的职分

错杂受到干扰，也就不可能区别事类和名分，祸灾虽是连续不断地出现，仍不能散尽那不和之气。颛顼承受帝位，就命令重氏做南正掌管上天之事来统领众神，命令黎氏做火正掌管大地之事以统领民众，使事态恢复到原有的规范，民神之间不再互相侵害和亵渎了。

这以后三苗部族依从九黎的乱德行为，所以南正、火正都废弃了他们的职掌，于是一年的闰月余分错乱了编次，建正制度被毁坏，摄提所指没有明确的观察纪载，历法节气失掉了次序。尧帝就再次举荐重黎氏后代中没有丢失旧有职掌技术的人，让他们重新掌管天象的观察，而建立了羲氏、和氏的官职。明确时令正定日度，因此就阴阳调和，风雨适宜，万物重新兴旺繁盛，民众没有了旱夭疫病。尧年老时让位给舜，他在自己的祖庙中告诫舜，说“制订历法的责任落到了你的身上”。舜也用这句话来训令夏禹。这样看来，历法的制定是做帝王的人的头等大事。

【原文】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①。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②。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③。

幽、厉之後，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机祥废而不统④。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⑤。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⑥。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⑦。

其後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⑧！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

以显诸侯⑨。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⑩。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⑪。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⑫。

【注释】

①夏正：夏朝所建历法开始的月份。正，历正。历法开端。

②三王：此指夏、商、周三代。　穷：穷尽，完结。　反：通"返"。

③纪序：纪元的次序。纪元即指历法。　正朔：此指帝王新颁之历法。

④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　微：衰败。　陪臣：诸侯国之卿大夫。　君不告朔：《史记集解》郑玄曰："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　畴人：古代精通天文历算之人。　诸夏：原指周王朝分封的各诸侯国，后泛指中原各国。　夷狄：泛指四方边远之部族。　机祥：古代之占卜星相之术。机，凶兆。

⑤周襄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626年。周襄王，名姬郑，东周第六代君王，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　闰三月：按照鲁国的历法，鲁僖公末年（三十三年，即公元前627年）当闰，而改在了第二年鲁文公即位元年闰三月。按习惯闰月应置于年终，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公元前626年11月26日为闰月之始。　非：指责。

⑥履：推算。　端：端正，正确。　始：一年历法之起点。　举正：检查校正历法。　中：指月望。《史记集解》韦昭曰："气在望中，则时日昏明皆正也。"　邪：通"余"，余分，剩余的时间。　终：闰月。

⑦愆(qiān)：差错。　悖(bèi)：荒谬。

⑧禽：通"擒"。　遑(huáng)：空闲。　念：考虑。　斯：此，指历法。

⑨邹衍：战国时思想家，阴阳家代表人物。　五德之传：即五德终始学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五德，五行。　散：传播。　分：关系，界限。

⑩兵戎：战争。　至尊：皇位。

⑪五胜：即五行相克，即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之类。　瑞：瑞兆，吉祥之兆。　河：黄河。　上：通"尚"，崇尚。

⑫度(duó)：推测，计算。　真：准确，符合规律。

【译文】

夏朝的岁首之月建在夏历正月，商朝的岁首之月建在夏历十二月，周朝的岁首之月建在夏历十一月。夏商周三代的确立岁首之月如同循环套一样，一周穷尽了又要返回到本初的起始点上。天下治理得好，就不会失掉历法的次序；治理不好，帝王新颁的历法在诸侯各国就会得不到运用。

幽王、厉王以后，周朝王室衰弱，政权下移致使诸侯国的卿大夫执掌政令，史官不能记载时令，国君每月初一不能在宗庙朝享听政。以致精通天文历算的人员分别散处，有的在中原各国，有的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祷告占卜去凶趋吉的事废弃而不能统一。周襄王二十六年不当有闰三月却出现了闰三月，以致《春秋》指责了它的错误。先代帝王的正定历时，要将一年历法的起点推算正确，在每月的望中加以检查校正，将一年的余分都集中到闰月。将一年历法的起点推算正确，历法的次序就不会有差失；在每月的望中加以检查校正，民众就不会迷惑；把一年的余分都集中到闰月，事业的进行就不会谬乱。

那以后到战国时期诸侯并争，君主致力于强盛国家擒拿敌首，扶救急难解除纷争罢了，难道还会有闲暇来考虑历法的事情吗！这时只有一个邹衍，倡明了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的学说，而传播阴阳消长分界的理论，在诸侯各国显扬名声。而且也是因为秦在灭亡六国，战争非常频繁，加之登上皇位的时间非常短，也是没有闲暇时日来考虑历法的。因而也隆重推崇五行相克的主张，并自己认为秦朝是获得了水德的吉祥兆应，就把黄河改名叫“德水”，而把一年历法的开端确定在十月，颜色崇尚黑色。然而历法的推算闰月余分，没有能够做得更为准确一些。

【原文】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①。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②。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③。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④。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其後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⑤。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後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後日辰之度与夏正同⑥。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⑦。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⑧。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⑨。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⑩。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⑪。自是以後，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⑫。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⑬。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⑭。”

【注释】

①北畤(zhì)：汉高帝建立的祭祀黑帝的场所，坛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在高帝之前，秦宣公在渭南立密畤祭青帝，灵公在吴阳立上畤祭黄帝，立下畤祭赤帝(炎帝)，献公在栎阳立畦畤祭白帝。详见《封禅

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史记志疑》案：汉之王或以土德，或以火德，或以水德，所说不同，而水德之说尤妄，语在《孝文》事中。

②明习历：通晓天文历法。 及：李笠《史记订补》疑"如"字之误。

③纲纪：治理。 高后女主：即吕后吕雉。

④更元：改历法。元，历元，计算历法开始的日子。

⑤黜(chù)：废，贬退。事详《张苍列传》。 所欲论著：指说明汉为水德，以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等各项主张。

⑥今上：即指汉武帝。 方士：泛指古代医、卜、星、相之流为方士。 唐都：西汉著名的天文星相家。 分其天部：测量天体重新划分四宫十二次的各部分的精确度数。 落下闳(hóng)：闳，人名，因居住落下而名。西汉著名的天文历算家。 转历：根据天象之运转而制订历法。 日辰之度：日月星辰在上天所在之位置。 夏正：即夏历。

⑦改元：改变年号。 封泰山，在泰山上祭天。

⑧乃者：从前、往日。 星度：指星辰的度分，即日月星辰运行的周期、速度、距离、位置。 广延：广泛地接纳。 宣问：公开地征询。 詹：《史记集解》韦昭云："雠，比较也。"《汉书》正作"雠"。

⑨黄帝合而不死：一曰，黄帝作历，历终复始无穷已，故曰不死；一曰，黄帝圣德，与虚合契，升龙登仙于天，故曰合而不死。 名察：星历之名考察清楚。 度验：日、月、星宿之区域度数验证准确。 清浊：指声音之清浊。 五部：指五行。 气：二十四节气。 物：历法中的各种各物。 分数：日分余数。

⑩循明：《汉书·律历志》作"修明"，整理。 紬(chōu)绩：分析、总结。紬，缀集。 日分：将一日划作若干分为基数以便制历。 水德之胜：指土德。土胜水。

⑪日顺夏至：太阳运行适逢夏至日，按西汉《太初历》颁布于公元前104年，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这年夏至日当为五月六日。 "黄钟为宫"等五句：用黄钟律作为宫声。古代有十二律，即古乐的十二调，分别为阳律：黄钟、太簇、姑洗(xiǎn)、蕤(ruí)宾、夷则、亡射(yì)；阴律：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又古乐五声音阶，分别为宫、商、角、徵(zhǐ)、羽。见《历书·律数》注。

⑫气：二十四节气。 羽声：五声中黄钟为宫最浊，羽声最清，声历相应，

羽声清则历数正(准确)。 子日:逢子的日子。 阴阳离合之道:指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相聚合之后,各自又以不同的方向、速度分离运行。

⑬十一月:此为《太初历》实行前的前年十一月。 甲子:干支记日六十一循环,此为六十甲子的头一天。这一年十一月头一天恰逢甲子日,又正会冬至日。 逆旦:初一天明。 詹:通"瞻"。此处引申为观察,验证。 七年:即公元前104年,这年本应为元封七年,后因《太初历》的产生而改名为太初元年。

⑭焉逢摄提格:此为古人岁阳、岁阴纪年法的名称。古人最早用岁阳(焉逢、端蒙、游兆、强梧、徒维、祝犁、商横、昭阳、横艾、尚章)和岁阴(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淹茂、大渊献)相配合,用以纪年。后来岁阳、岁阴分别为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取代。按六十甲子推算,此年即甲寅年。 毕聚:据《尔雅》所载月阳诸月的名称,在甲曰毕,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所载十二月名称,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病,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居,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两者按六十月一周相结合,甲子就为"毕陬"。《史记索隐》"聚,音娵(zōu)。""毕聚"即"毕娵",是逢甲的正月。 夜半朔旦冬至:古历法把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朔日作为一月的开始,夜半即半夜十二时,作为一天的开始。古人以这一天作为历元。

【译文】

汉家兴起,高祖刘邦说:"北畤要等待我来建造",也是自己认为获得了水德的吉祥兆应。虽然有通晓天文历法像张苍一些人,都认为这个看法对。这时候天下刚刚安定,正在治理建国的弘大基业,高祖皇后吕雉又是女人掌权,都没有闲暇顾及历法制订的事宜,所以因袭了秦朝的正朔和服色。

到孝文帝的时候,鲁地人公孙臣依据五德终始的学说上书朝

廷，说“汉家得的是土德，应该更改历法，变换历正的起始月，改易车服崇尚的颜色。和这相应当会有祥瑞，祥瑞之物黄龙必定出现”。文帝将这件事交给丞相张苍处理，张苍也是学过律算历法的官员，认为这种意见不对，把它搁置起来不予采纳。这以后黄龙真的在成纪地方出现了，张苍就自我贬退，所想论述的关于汉为水德、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等的主张也就不能实现。而新垣平由于擅长望气而受到文帝接见，经常谈到改正历法车服颜色的事，因此得到尊贵宠幸，后来他用欺诈行为扰乱了朝政，所以孝文帝废弃改历的事不再过问。

到了当今皇上登上天子之位，招徕了唐都这个方士，测量天体重新划分出四宫十二次各部分的精确度数，而巴地的落下闳又进行运算依据天象制订历法，这样做了以后，日月星度正好和夏历相同。于是改变年号，更换官名，到泰山去行封礼。因而诏告御史说：“往日，主管官员提出星度还没有测定，于是广泛接纳公正征询，来考校星度，仍没能得到对应的效果。听说过去黄帝所制订的历法终始无穷而不已，星历之名考察清楚，日月星辰的运行度数验证准确，审定声音的清浊，确立起四时和五行的关系，建立节气和历法名物的日分余数。然而那些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书籍记载缺失音乐也废弛了，我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惋惜。我考虑到已不能对过去的历法加以整理，就分析总结将一日划为若干部分作为基数来制历法，总算是取得了顺应土德的法则。现在太阳的运行将要恰逢夏至日，黄钟又正好是宫声，林钟是徵声，太蔟是商声，南吕是羽声，姑洗是角声。从此以后，二十四节气会重新端正，羽声会重新清亮，律名的变异会重新纠正，以至于逢子的日子正当是冬至日，那么七曜在聚合又各自分离都会按规则运行。十一月甲子日正值初一晨明恰好是冬至于时分已得到验证。年的名号叫做“焉逢摄提格”，月的名号叫做“毕聚”，日正是甲子，夜半时分即初一晨明就是冬至。

【原文】

历术甲子篇①：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②

十二③

无大余，无小余④；

无大余，无小余⑤；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⑥。

十二

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⑦；

大余五，小余八⑧；

端蒙单阏二年⑨。

闰十三

大余四十八，小余六百九十六⑩；

大余十，小余十六⑪；

游兆执徐三年⑫。

十二

大余十二，小余六百三；

大余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四年。

【注释】

①历术：历法推步的方法和数据。 甲子：记述历术内容的篇名，亦即所述四分法的第一蔀（十九年为章，四章为蔀）的蔀名。

②正北:因蔀首为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子的辰次方位是正北。

③十二:指一年的月数。无闰月为十二,有闰月为十三。

④此行是指月朔的大小余。大余:一年的天数减去若干甲子周数后所余的天数。从此年月朔干支数至所余天数以后的第一个干支日名,就是下一年的月朔。 小余:太初历每月为 $29\frac{499}{940}$日,一年整日数之外还有小数,这个小数的分子数就是小余。

⑤此行是指冬至的大小余。 大余:从冬至日的干支起数,从一年的天数中减去若干甲子周数后所余的天数。从这个干支日名起数至所余天数后的第一个干支日,就是下一年的冬至日。 太初历起始于太初元年,故其月朔及冬至的干支日都无大小余是指历法年、开始于天正十一月朔,具体时间上有差别。

⑥焉逢摄提格为甲寅年,太初元年为丁丑年,前后距离相差都较远,故此处之太初元年直至建始四年共七十六年之年号,均为"妄续"者所增。此以上为甲寅年之数据。下仿此。

⑦大余五十四:一年三百五十四日(六大六小),减去五个甲子周数三百日,余五十四日。 小余三百四十八:每月天数中小数的分子为 499,十二个月,则为 5988,除以分母 940,得六日之外余 348。

⑧大余五:一个回归年为 365 整日,减去六个甲子周数 360 日,余五日。 小余八:一回归年整日之外还有$\frac{1}{4}$日,将一日分为 32 分,$\frac{1}{4}$则为八。

⑨端蒙单阏:为乙卯年。 二年:即太初二年。下仿此。

⑩大余四十八:一年 354 日,加上年余 54 日,共 408 日,减去六个甲子周数 360 日,余 48 日。小余六百九十六:每月天数中小数的分子,上年余 348,今年亦应余 348,两者合计则为 696。

⑪大余十:上年余 5 日,依上年方法计算,今年亦余 5 日,两年相加,则余 10 日。 小余十六:一回归年整日之外今年又有$\frac{1}{4}$日,连同去年的$\frac{1}{4}$,合计为$\frac{2}{4}$则为十六。

⑫游兆执徐:即丙辰年。

⑬大余十二:一年 354 日,加上年闰月 30 日,加上年余 48 日,共计 432

日，减去七个甲子周期420日，余十二日。 小余六百三：每月天数中小数的分子，今年当余348，加上两年所余696，再加上年闰月499，合计为1543，除以分母940，余603。

⑭大余十五：前两年所余10，加今年之余5，则为十五。 小余二十四：今年再加$\frac{1}{4}$，成$\frac{3}{4}$，32分中则为24。

⑮强梧大荒落：即丁巳年。

【译文】

历术甲子篇

太初元年，岁名称为"焉逢摄提格"，月名称为"毕聚"，十一月朔旦日正好是甲子，这日的夜半正好是冬至节。

冬至在子时正好处于正北的方位

这年没有闰月是十二个月

月朔没有大余日数，也没有小余分数；

冬至没有大余日数，也没有小余分数；

焉逢摄提格就是太初元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四日，小余是三百四十八分；

冬至大余是五日，小余是八分；

端蒙单阏就是太初二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八日，小余是六百九十六分；

冬至大余是十日，小余是十六分；

游兆执徐是太初三年[⑤]。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二日，小余是六百零三分；

冬至大余是十五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强梧大荒落就是太初四年。

【原文】

十二

大余七，小余十一[1]；

大余二十一，无小余[2]；

徒维敦牂天汉元年[3]。

闰十三

大余一，小余三百五十九；

大余二十六，小余八；

祝犁协洽二年[4]。

十二

大余二十五，小余二百六十六；

大余三十一，小余十六；

商横涒滩三年。

十二

大余十九，小余六百一十四；

大余三十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6]。

闰十三

大余十四，小余二十二；

大余四十二，无小余；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7]。

十二

大余三十七，小余八百六十九；

大余四十七，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二年[8]。

闰十三

大余三十二，小余二百七十七；

大余五十二，小余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9]。

十二

大余五十六，小余一百八十四；

大余五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10]。

【注释】

①大余七：本年余6月，加小余所满1日，共七日。

②大余二十一：每年余5，累积四年为余20，加小余已满32分为1，故得21。因亦无小余。

③徒维敦牂：即戊午年。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

④祝犁协洽：即己未年。

⑤商横涒滩：即庚申年。

⑥昭阳作鄂：即辛酉年。

⑦横艾淹茂：即壬戌年。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

⑧尚章大渊献：即癸亥年。

⑨焉逢困敦：即甲子年。

⑩端蒙赤奋若：即乙丑年。

【译文】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七日，小余是十一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一日，没有小余；

徒维敦牂就是天汉元年。

这年有闰月，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一日，小余是三百五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六日，小余是八分；

祝犁协洽就是天汉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五日，小余是二百六十六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一日，小余是十六分；

商横涒滩就是天汉三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九日，小余是六百一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六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昭阳作鄂就是天汉四年。

这年有闰月，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四日，小余是二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二日，没有小余；

横艾淹茂就是太始元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七日，小余是八百六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七日，小余是八分；

尚章大渊献就是太始二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二日，小余是二百七十七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二日，小余是一十六分；

焉逢困敦就是太始三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六日，小余是一百八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七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端蒙赤奋若就是太始四年。

【原文】

十二

大余五十，小余五百三十二；

大余三，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1]。

闰十三

大余四十四，小余八百八十；

大余八，小余八；

强梧单阏二年[2]。

十二

大余八，小余七百八十七；

大余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3]。

十二

大余三，小余一百九十五；

大余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四年[4]。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七，小余五百四十三；

大余二十四，无小余；

商横敦牂後元元年[5]。

十二

大余二十一，小余四百五十；

大余二十九，小余八；

昭阳汁洽二年[6]。

【注释】

①游兆摄提格：即丙寅年。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
②《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是闰四月。　强梧单阏：即丁卯年。
③徒维执徐：即戊辰年。
④祝犁大芒落：即己巳年。芒，前文作"荒"。
⑤商横敦牂：即庚午年。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⑥昭阳汁洽：即辛未年。汁，前文作"协"。

【译文】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日，小余是五百三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三日，没有小余；
游兆摄提格就是征和元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四日，小余是八百八十分；
　　冬至大余是八日，小余是八分；
强梧单阏就是征和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八日，小余是七百八十七分；
　　冬至大余是十三日，小余是十六分；
徒维执徐就是征和三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日，小余是一百九十五分；
　　冬至大余是十八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祝犁大芒落就是征和四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七日，小余是五百四十三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四日，没有小余；

商横敦牂就是后元元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一日，小余是四百五十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九日，小余是八分；

昭阳汁洽就是后元二年。

【原文】

闰十三[①]

大余十五，小余七百九十八；

大余三十四，小余十六；

横艾涒滩始元元年[②]。

正西[③]

十二

大余三十九，小余七百五；

大余三十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④]。

十二

大余三十四，小余一百一十三；

大余四十五，无小余；

焉逢淹茂三年[⑤]。

闰十三

大余二十八，小余四百六十一；

大余五十，小余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6]。

十二

大余五十二，小余三百六十八；

大余五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7]。

十二

大余四十六，小余七百一十六；

无大余，小余二十四；

强梧赤奋若六年[8]。

闰十三

大余四十一，小余一百二十四；

大余六，无小余；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9]。

十二

大余五，小余三十一，

大余十一，小余八；

祝犁单阏二年[10]。

十二

大余五十九，小余三百七十九；

大余十六，小余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11]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三，小余七百二十七；

大余二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12]。

十二

大余十七，小余六百三十四；

大余二十七，无小余；

横艾敦牂五年[13]。

闰十三

大余十二，小余四十二；

大余三十二，小余八；

尚章汁洽六年[14]。

十二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百八十九；

大余三十七，小余十六；

焉逢涒滩元平元年[15]。

【注释】

①《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是闰九月。

②横艾涒滩：即壬申年。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始元，汉昭帝刘弗陵的年号。

③正西：自太初元年至今年已历一章，故冬至小余二十四，即$\frac{3}{4}$日，说明冬至加于酉时，酉的方位是正西。

④尚章作噩：即癸酉年。

⑤焉逢淹茂：即甲戌年。

⑥端蒙大渊献：即乙亥年。

⑦游兆困敦：即丙子年。

⑧强梧赤奋若：即丁丑年。

⑨徒维摄提格：即戊寅年。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

⑩祝犁单阏：即己卯年。

⑪商横执徐：即庚辰年。

⑫昭阳大荒落：即辛巳年。

⑬横艾敦牂：即壬午年。

⑭尚章汁洽：即癸未年。

⑮焉逢涒滩：即甲申年。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译文】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五日，小余是七百九十八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四日，小余是十六分；

横艾涒滩就是始元元年。

冬至在酉时，酉的方位是正西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九日，小余是七百零五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九日，小余是为二十四分；

尚章作鄂就是始元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四日，小余是一百一十三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五日，没有小余；

焉逢淹茂就是始元三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八日，小余是四百六十一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日，小余是八分；

端蒙大渊献就是始元四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二日，小余是三百六十八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五日，小余是十六分；

游兆困敦就是始元五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六日，小余是七百一十六分；

冬至没有大余，小余是二十四分；

强梧赤奋若就是始元六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一日，小余是一百二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六日，没有小余；

徒维摄提格就是元凤元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日，小余是三十一分；

冬至大余是十一日，小余是八分；

祝犁单阏就是元凤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九日，小余是三百七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十六日，小余是十六分；

商横执徐就是元凤三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三日，小余是七百二十七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一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昭阳大荒落就是元凤四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七日，小余是六百三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七日，没有小余；

横艾敦牂就是元凤五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二日，小余是四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二日，小余是八分；

尚章汁洽就是元凤六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五日，小余是八百八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七日，小余是十六分；
焉逢涒滩就是元平元年。

【原文】

十二
大余三十，小余二百九十七；
大余四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1]。
闰十三
大余二十四，小余六百四十五；
大余四十八，无小余；
游兆阉茂二年[2]。
十二
大余四十八，小余五百五十二；
大余五十三，小余八；
强梧大渊献三年[3]。
十二
大余四十二，小余九百；
大余五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困敦四年[4]。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七，小余三百八；
大余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5]。
十二

大余一，小余二百一十五；

大余九，无小余；

商横摄提格二年[6]。

闰十三

大余五十五，小余五百六十三；

大余十四，小余八；

昭阳单阏三年[7]。

正南[8]

十二

大余十九，小余四百七十；

大余十九，小余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9]。

十二

大余十三，小余八百一十八；

大余二十四，小余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10]。

闰十三

大余八，小余二百二十六；

大余三十，无小余；

焉逢敦牂二年[11]。

十二

大余三十二，小余一百三十三；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

端蒙协洽三年[12]。

十二

大余二十六，小余四百八十一；

大余四十，小余十六；

游兆涒滩四年⑬。

【注释】

①端蒙作噩：即乙酉年。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本始，汉宣帝刘询年号。

②游兆阉茂：即丙戌年。阉，前文作"淹"。

③强梧大渊献：即丁亥年。

④徒维困敦：即戊子年。

⑤祝犁赤奋若：即己丑年。　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

⑥商横摄提格：即庚寅年。

⑦昭阳单阏：即辛卯年。

⑧正南：自太初元年至去年已历二章，故今年冬至小余为十六，即$\frac{1}{2}$日，说明冬至加时在午，午在十二辰中处于正南。

⑨横艾执徐：即壬辰年。

⑩尚章大荒落：即癸巳年。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

⑪焉逢敦牂：即甲午年。

⑫端蒙协洽：即乙未年。

⑬游兆涒滩：即丙申年。

【译文】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三十日，小余二百九十七分；

冬至大余四十二日，小余二十四分；

端蒙作噩就是本始元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四日，小余是六百四十五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八日，没有小余；

游兆阉茂就是本始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八日，小余是五百五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三日，小余是八分；

强梧大渊献就是本始三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二日，小余是九百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八日，小余是十六分；

徒维困敦就是本始四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七日，小余是三百零八分；

冬至大余是三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祝犁赤奋若就是地节元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一日，小余是二百一十五分；

冬至大余是九日，没有小余；

商横摄提格就是地节二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五日，小余是五百六十三分；

冬至大余是十四日，小余是八分；

昭阳单阏就是地节三年。

冬至加在午时，方位是正南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九日，小余是四百七十；

冬至大余是十九日，小余是十六分；

横艾执徐就是地节四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三日，小余是八百一十八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四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尚章大荒落就是元康元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八日，小余是二百二十六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日，没有小余。
焉逢敦牂就是元康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二日，小余是一百三十三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五日，小余是八分；
端蒙协洽就是元康三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六日，小余是四百八十一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日，小余是十六分；
游兆涒滩就是元康四年。

【原文】

闰十三
大余二十，小余八百二十九；
大余四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作噩神雀元年[①]。
十二
大余四十四，小余七百三十六；
大余五十一，无小余；
徒维淹茂二年[②]。
十二
大余三十九，小余一百四十四；

大余五十六，小余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3]。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三，小余四百九十二；

大余一，小余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4]。

十二

大余五十七，小余三百九十九；

大余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5]。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一，小余七百四十七；

大余十二，无小余；

横艾摄提格二年[6]。

十二

大余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

大余十七，小余八；

尚章单阏三年[7]。

十二

大余十，小余六十二；

大余二十二，小余十六；

焉逢执徐四年[8]。

闰十三

大余四，小余四百一十；

大余二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9]。

十二

大余二十八，小余三百一十七；

大余三十三，无小余。

游兆敦牂二年[10]。

十二

大余二十二，小余六百六十五；

大余三十八，小余八；

强梧协洽三年[11]。

闰十三

大余十七，小余七十三；

大余四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涒滩四年[12]。

十二

大余四十，小余九百二十；

大余四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13]。

【注释】

①强梧作噩：即丁酉年。　神雀元年：公元前61年。

②徒维淹茂：即戊戌年。

③祝犁大渊献：即己亥年。

④商横困敦：即庚子年。

⑤昭阳赤奋若：即辛丑年。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

⑥横艾摄提格：即壬寅年。

⑦尚章单阏：即癸卯年。

⑧焉逢执徐：即甲辰年。

⑨端蒙大荒落：即乙巳年。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⑩游兆敦牂：即丙午年。
⑪强梧协洽：即丁未年。
⑫徒维涒滩：即戊申年。
⑬祝犁作噩：即己酉年。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

【译文】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日，小余是八百二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五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强梧作噩就是神雀元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四日，小余是七百三十六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一日，没有小余。
徒维淹茂就是神雀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九日，小余是一百四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六日，小余是八分；
祝犁大渊献就是神雀三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三日，小余四百九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一日，小余是十六分；
商横困敦就是神雀四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七日，小余是三百九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六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昭阳赤奋若就是五凤元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一日，小余是七百四十七分；

冬至大余是十二日，没有小余；

横艾摄提格就是五凤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五日，小余是六百五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十七日，小余是八分；

尚章单阏就是五凤三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日，小余是六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二日，小余是十六分；

焉逢执徐就是五凤四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日，小余是四百一十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七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端蒙大荒落就是甘露元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八日，小余是三百一十七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三日，没有小余；

游兆敦牂就是甘露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二日，小余是六百六十五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八日，小余是八分；

强梧协洽就是甘露三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七日，小余是七十三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三日，小余是十六分；

徒维涒滩就是甘露四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日，小余是九百二十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八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祝犁作噩就是黄龙元年。

【原文】

闰十三

大余三十五，小余三百二十八；

大余五十四，无小余；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1]。

正东[2]

十二

大余五十九，小余二百三十五；

大余五十九，小余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3]。

十二

大余五十三，小余五百八十三；

大余四，小余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4]。

闰十三

大余四十七，小余九百三十一；

大余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5]。

十二

大余十一，小余八百三十八；

大余十五，无小余；

焉逢摄提格五年[6]。

十二

大余六，小余二百四十六；

大余二十，小余八；

端蒙单阏永光元年。

闰十三

无大余，小余五百九十四；

大余二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

十二

大余二十四，小余五百一；

大余三十，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余十八，小余八百四十九；

大余三十六，无小余；

徒维敦牂四年。

闰十三

大余十三，小余二百五十七；

大余四十一，小余八；

祝犁协洽五年。

十二

大余三十七，小余一百六十四；

大余四十六，小余十六；

商横涒滩建昭元年[7]。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一，小余五百一十二；

大余五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

十二

大余五十五，小余四百一十九；

大余五十七，无小余；

横艾阉茂三年。

十二

大余四十九，小余七百六十七；

大余二，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四，小余一百七十五；

大余七，小余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余八，小余八十二；

大余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⑧]。

【注释】

①商横淹茂：即庚戌年。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初元，汉元帝刘奭年号。

②正东：自太初元年至初元元年已历三章，故今年冬至小余为八分，即$\frac{1}{4}$日，冬至时在卯，卯在十二辰中处于正东。

③昭阳大渊献：即辛亥年。

④横艾困敦：即壬子年。

⑤尚章赤奋若：即癸丑年。至此甲子一周年数已满，以下循环重复，不再注。

⑥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

⑦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

⑧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译文】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五日，小余是三百二十八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四日，没有小余；

商横淹茂就是初元元年。

冬至时在卯，卯在十二辰中居正东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九日，小余是二百三十五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九日，小余是八分；

昭阳大渊献就是初元二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三日，小余是五百八十三分；

冬至大余是四日，小余是十六分；

横艾困敦就是初元三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七日，小余是九百三十一分。

冬至大余是九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尚章赤奋若就是初元四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一日，小余是八百三十八分；

冬至大余是十五日，没有小余；

焉逢摄提格就是初元五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六日，小余是二百四十六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日，小余是八分；

端蒙单阏是永光元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没有大余，小余是五百九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五日，小余是十六分；

游兆执徐就是永光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四日，小余是五百零一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强梧大荒落就是永光三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八日，小余是八百四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六日，没有小余；

徒维敦牂就是永光四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三日，小余是二百五十七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一日，小余是八分；

祝犁协洽就是永光五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七日，小余是一百六十四分；

冬至大余是四十六日，小余是十六分；

商横涒滩就是建昭元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三十一日，小余是五百一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一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昭阳作噩就是建昭二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五日，小余是四百一十九分；

冬至大余是五十七日，没有小余；

横艾阉茂就是建昭三年。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九日，小余是七百六十七分；

冬至大余是二日，小余是八分；

尚章大渊献就是建昭四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四十四日，小余是一百七十五分；

冬至大余是七日，小余是十六分；

焉逢困敦就是建昭五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八日，小余是八十二分；

冬至大余是十二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端蒙赤奋若就是竟宁元年。

【原文】

十二

大余二，小余四百三十；

大余十八，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①]。

闰十三

大余五十六，小余七百七十八；

大余二十三，小余八；

强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余二十，小余六百八十五；

大余二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余十五，小余九十三；

大余三十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②]。

右《历书》[③]：大余者，日也[④]。小余者，月也[⑤]。端（旃）蒙者，年名也[⑥]。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⑦]。干：丙名游兆[⑧]。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⑨]。

【注释】

①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建始，汉成帝刘骜年号。

②祝犁大荒落：就是建始四年。此为蔀终之年。

③右：原书竖排称右，今横排当称"上"。

④大余：指月朔和冬至推算中所余的整日数，故云"日也"。

⑤小余：指月朔和冬至推算中所余除整日数以外的分数，故张文虎以为"月也"之"月"疑当作"分"。然此分数在月朔推算中以其所余分数与499相加是大于或小于940，决定其月之大小，"大于"则为大月，"小于"则为小月；在冬至推算中以其所余分数决定冬至所在的辰次，即天正（历法正月）十一月的位置，二者均与"月"密切相关，故云"月也"。

⑥端蒙者：此为略语，端蒙是岁阳，与之相配应有岁阴以显示太岁所在的辰次名，才可构成岁名，即年名。

⑦支：指十二地支，此举丑、寅以代其余。
⑧干：指十天干，此举丙以代其余。
⑨加：在。指发生在，形成在。

【译文】

全年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日，小余是四百三十；
　　冬至大余是十八日，没有小余；
游兆摄提格就是建始元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五十六日，小余是七百七十八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三日，小余是八分；
强梧单阏就是建始二年。
全年是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是二十日，小余是六百八十五分；
　　冬至大余是二十八日，小余是十六分；
徒维执徐就是建始三年。
这年有闰月，是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是十五日，小余是九十三分；
　　冬至大余是三十三日，小余是二十四分；
祝犁大荒落就是建始四年。

以上就是《历书》的内容和推算方法：大余，是指所余的整日数。小余，它所显示的整日以外的分数，可以推定月的大小和天正十一月的位置。端蒙这些岁阳与岁阴相配，就是年名。地支：如丑称作赤奋若，寅称作摄提格。天干：如丙称作游兆。正北，是指冬至发生在子时；正西，是指发生在酉时；正南，是指发生在午时；正东，是指发生在卯时。

史记全译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题解】

本篇主要由五官、五星、五气及论赞四部分组成。是司马迁以史学家同时兼为天文学家身分，系统地总结至汉武帝时期为止。我国古代伟大天文学成就的重要论著，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司马迁总述星空分布，以中国人类社会结构来进行比附，以致形成为中宫为帝廷，东宫为明堂议政之所，南宫为藩臣之堂，西宫为五帝东舍，北宫为后妃所居这样的模式，运用以太一为中心的天象来强化人世间君主的地位，是一种地上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观念在天文观测研究中的反映，有他的积极意义。

古代星占术盛行，本篇如实记载了星占家术语等的许多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天人感应论的色彩。同时司马迁记述了自上古以来天象观测及星占术发展的重要线索，肯定了他们的地位及成就，文中虽有“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的表述，反映出司马迁受到了星占家学术的影响，但在总的方面司马迁对这种学术又持保留态度。《自序》提要明确指出，“星气之书，多杂讥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文篇的撰就还是以实际的观察为依据，“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所以在主要方面，司马迁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现代科学看来，宇宙间的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是存在着一定影响的，有些现象一时难以解释清楚，亦不可全以迷信思想论之。

另外，即使在天象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司马迁也还是有强调人们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就天人感应的观念而言，本篇强调决定政治好坏的主要还在于人们、尤其是君主的修德、修

政。

【原文】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①]。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後宫之属也[②]。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③]。皆曰紫宫[④]。

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⑤]。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⑥]。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⑦]。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⑧]。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⑨]。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⑩]。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⑪]。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⑫]。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⑬]。

【注释】

①本篇题名"天官书"，是以"天官"的官名命篇，实际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专门研究日月星辰与五大行星的运动、变化；一是探讨天文与人世间事务的关系。本篇开创了正史记载天文事项的先例。 中宫：星区名。本篇将星空划分为五个区域：中宫紫微，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紫微以其处于星辰旋转的中区，故称"中宫"。 天极星：即北极星。紫微中宫内北极五星的第五星，亦称纽星，属今鹿豹座，星等五等（今为二等）。 太一：此指天帝。"太"即"泰"。《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 三公：《史记正义》以为太尉、司徒、司空。 子属：指太子、庶子等。梁玉绳引邵氏《疑问》以为"子属是也"。

②句：同"勾"，弯曲。 後宫：指嫔妃等。

③匡卫：匡辅保护。　十二星：依《晋书·天文志》当有十五颗，西墙七颗：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东墙八颗：左枢、上宰、少宰、上辅、少辅、上卫、少卫、少丞。今只有十二星，不知少了哪几颗。

④紫宫：即紫微垣。《史记索隐》引《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言天神运动，阴阳开闭，皆在此中也”。意思是说“此处是运转中心”。

⑤直：当，对着。　斗口：指紫宫门口。　随：通“椭”，长圆形。　兑：同“锐”，《史记索隐》锐谓星形尖锐也。　阴德：星名。在紫微中宫之内，共二星，一为五等，一为七等，故“若见若不”。　天一：星名。亦名“天乙”，在紫微右垣的右枢近旁。在今天龙座，属五等星。

⑥天枪：星名。在北斗斗柄东，有三星。在今牧夫座，四至五等星。　天棓：星名。有五星，在今天龙座、武仙座，二至四等星。　绝：直度。　汉：天汉，即天河。　抵：至。　营室：星名。即室宿，有星两颗。在今飞马座，均为2.6等星。　阁道：星名。有六星，属奎宿。在今仙后座，三至五等星。

⑦北斗：亦称“北斗七星”。在今大熊座，除第四星为三等外，余六星均为二等。《史记索隐》引《春秋运斗枢》云“斗，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即杓，斗柄），合而为斗”。　旋、玑、玉衡：马融、郑玄解释为用作天文观察的浑天仪部件。旋，即璇，美玉；玑，同机，浑仪中转动的浑环；衡，浑仪中的横筩，即窥管。　七政：指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又，马融解释为北斗七星，各有所主，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

⑧杓：北斗杓。　携：连着。　龙角：指东宫苍龙之角，即角宿。　殷：同“隐”，意为隐隐相对。　南斗：即斗宿。　魁：北斗七星中天枢、天旋、天玑、天权四星的合称。　参（shēn）首：即参宿之首。

⑨昏建者杓：是说斗杓黄昏时所指的方向建为寅月即正月。　杓：此指与天空相对应的分野。　华：华山。

⑩衡：斗衡，此指与极星相连线所指的方向。《史记索隐》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　殷：当。　中州：中原。

⑪平旦：黎明时分。 魁：指以斗魁建寅。 海：指勃海。 岱：泰山。
⑫临制：驾驭，统制。 乡：同“向”。
⑬分阴阳：划分出斗北、斗南阴阳消长的界限。 节度：节气度数。纪：古历法以十九年为章，四章为蔀，二十蔀为纪，三纪为元；故纪指章蔀纪元。一说纪指十二辰纪。

【译文】

中宫有天极星，其中一颗最明亮的，是天神太一帝留处的地方；旁边的三颗星是象征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也有人说是象征太子、庶子一班人。后面形成弯曲状的四颗星，最末一颗是象征正妃；余下的三颗星，象征后宫的妃嫔媵妾一类人。环绕起来形成匡护保卫的有十二颗星，象征着文、武藩臣。这些组合在一起叫做紫宫。

前排对着紫宫门口有三颗星，构成椭圆形，北端像似尖锐，有时出现有时隐没，叫做阴德星，有人说是天一星。紫宫左边三颗星叫做天枪，右边五颗星叫做天棓，后边六颗星直渡天河可到达营室的，叫做阁道。

北斗七星，就是《尚书》所说的“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极星与斗杓相连的延长线连接着东宫苍龙的角宿，斗衡隐隐约约和南斗相对，斗魁四星的延长线枕着参宿头上的两颗星。用斗杓黄昏时所指的十二辰次建寅为正月叫昏建；斗杓，在地上的分野是包括华山及其西南地区。用斗衡夜半时所指的十二辰次建寅为正月叫夜半建；斗衡，它的分野当着中原黄河和济水之间的地区。用斗魁黎明时所指十二辰次建寅为正月叫平旦建；斗魁，其分野在勃海到泰山一线东北的地区。北斗是天帝的车子，它在靠近天极的中央运转，但却统治驾驭着四方。分别阴阳消长的界限，建立四时的秩序，均平五行和阴阳四时的关系，移易天候的节气度数，确定章蔀纪元的历法，全都要依靠北斗。

【原文】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①。在斗魁中，贵人之牢②。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③。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④。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⑤。

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⑥。有句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⑦。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⑧。

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⑨。

【注释】

①戴匡：上面似筐形。戴，上。匡，同“筐”。 文昌宫：星名。又称“文昌”，在北斗斗魁之西，有星六颗，属中宫紫微。在今大熊座，为三至五等星。《史记索隐》引《春秋元命包》曰：“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史记志疑》附案：《汉志》五司禄，六司灾。晋以下志皆作“四曰司禄，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与此不同。

②贵人之牢：即天理星。有四颗星。天理，“理贵人牢”。牢，监狱。

③比（bì）：并列，靠近。 三能（tái）：即三台，星名。共六星，属太微垣。在今大熊座，为三至四等星。

④色齐：亮度正常。 乖戾：乖违背戾。

⑤辅星：星名。北斗第六星开阳一小伴星，今名大熊座80号星，为五等星。《史记正义》大臣之象也。《汉书·天文志》辅星前有“柄”字，指斗柄，此缺。 明近：明亮而接近。 斥：远，疏远。

⑥招摇：星名。北斗斗柄开阳往摇光方向的一颗星。属氐宿，位于大角之北，在今牧夫座，三等星。 天锋：星名。一说即元戈，在招摇星

南，四等星。一说在大角、帝席星之北，有梗河三星，三至五等星。属今牧夫座。

⑦句圜十五星：包括七公七星，贯索九星。句，同“勾”。圜，即“圆”。七星，成勾状，今属武仙、牧夫二座。贯索，因其中正北一星常隐而不现，故古人以为八星，与七公成十五星。贯索属今北冕座。《史记正义》贯索，主法律，禁暴强，故为贱人牢也。

⑧虚：空。 开出：释放。

⑨角：芒角。 兵：战争。王先谦曰：“此数星，或动摇，或有芒角及大，皆兵起之象。”《占经》引《黄帝占》云：“天一星，地道也，欲其小有光，则阴阳和，万物成；天一星大而盛，水旱不调，五谷不成，天下大扰，人民流亡去其乡。”

【译文】

斗魁头上有组成筐形的六颗星叫做文昌宫：其中第一颗名叫上将，第二颗名叫次将，第三颗名叫贵相，第四颗名叫司命，第五颗名叫司中，第六颗名叫司禄。在斗魁中间，有一组象征贵人牢房的天理星。斗魁的下方有六颗星，两颗两颗一起互相并列的，名叫三能。三能星亮度正常，象征着君臣和谐；亮度不正常，象征着彼此乖违背戾。辅星明亮而接近开阳星，象征辅佐的大臣亲近强大；两星相距远而且亮度小，就象征着疏远衰弱。

斗杓端头有两颗星：一颗靠得近的为矛，名招摇；一颗离得远的为盾，叫天锋。有形状像钩像圆的十五颗星，也在杓尾方向，叫做贱人的牢房。圆圈内的星亮度清晰，那就象征着囚犯多，亮度模糊就象征犯人已经释放。

天一、枪、棓、矛、盾这些星看上去似在摇动，芒角又很长，象征着将有战事兴起。

【原文】

东宫苍龙，房、心[1]。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

子属[②]。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③]。房为府，曰天驷[④]。其阴，右骖[⑤]。旁有两星曰衿；北一星曰舝[⑥]。东北曲十二星曰旗[⑦]。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⑧]。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秏[⑨]。房南众星曰骑官[⑩]。

左角，李；右角，将[⑪]。大角者，天王帝廷[⑫]。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⑬]。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⑭]。亢为疏庙，主疾[⑮]。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⑯]。氐为天根，主疫[⑰]。

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⑱]。箕为敖客，曰口舌[⑲]。

火犯守角，则有战[⑳]。房、心，王者恶之也[㉑]。

【注释】

①东宫苍龙：《史记索隐》引《文耀钩》云"东宫苍帝，其精为龙"也。梁玉绳引《史记考异》以为篇首之中宫及此东宫与下文之南宫、西宫、北宫五"宫"字皆当作"官"，下文云天之五官坐位可证。 房：星名。房宿的简称，东方苍龙七宿的第四宿，共四星，属今天蝎座。 心：星名。心宿的简称。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三星，中间的心宿二，是一等亮星，古称"大火"，是观察授时的主要星辰。在今之天蝎座，两旁二星为三等星。

②心为明堂：意即心宿为天王布政之宫。 子属：《史记索隐》引《鸿范五行传》曰："前星，太子；后星，庶子。"

③直：指心宿三星在一条直线上。中间大星，前星在其西南，后星在其东北，三星连接，稍有弯曲。

④府：天府。 天驷：星名。房星的别称，即房宿。

⑤阴：北边。 右骖：《史记志疑》以为"右"上缺"左"字，房北左右各四星，名东咸、西咸，即左、右骖也。 东咸，星名。有星四颗，今属蛇夫座。西咸，星名，有星四颗，今属天蝎、天秤座。

⑥衿：星名。在房宿四近旁，有相邻的两颗小星名钩、衿，合称“钩衿”，简称“衿”。四等星。 辖：《史记集解》徐广曰：“音辖”。《星经》云：“键闭一星，在房东北，掌管籥也。”

⑦旗：星名。《史记志疑》案：天市垣左右之星曰旗，共二十二，非十二也。“曲”下缺“二”字。一说为二十三星。

⑧天市：星名。天旗南北门左右各两星。南门两星当为宋、南海，北门两星为魏、河中。 市楼：星名。在天市中，有星六颗，属今蛇夫、巨蛇座，都是四至六等暗星。

⑨实：指岁实，丰收。 虚：指岁虚，歉收。是说肉眼观察，似隐似现，故有虚实之分。 秏：同“耗”。《史记正义》秏，贫无也。

⑩骑官：星名。在库楼东侧，有十二星，属氐宿。在今豺狼座，全为三、四等星。

⑪角：星名，即角宿。东宫苍龙七宿第一宿，有星两颗，在今室女座。角宿一，一等星；角宿二，三等星。 李：《史记索隐》李即理，理，法官也。左角，即角宿一。右角，即角宿二。

⑫大角：星名。梗河以南，角亢以北，属亢宿。今名牧夫座α星，星等为零等。 天王帝廷：大角在紫宫帝星之南，心大星天王之北，太微五帝座之东，天市帝座之西，故称。廷，朝廷。

⑬鼎足：意谓三方鼎立。 摄提：星名。左摄提、右摄提之合称。属亢宿。在今牧夫座。左摄提三星五至六等，右摄提三星三至六等。《史记索隐》引《元命包》云“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提斗携角以接于下也。”

⑭摄提格：摄提星随着斗柄指向寅位就是一年的开始。格，始也。

⑮亢：星名，即亢宿。东宫苍龙七宿之第二宿，共四星，四至五等星，在今室女座。 疏庙：外朝。《史记正义》听政之所也。 主疾：掌管疾疫之事。

⑯南门：星名。在库楼南，属亢宿。有两星，南门一为三等星，南门二为零等亮星。在今半人马座。古人视它为天之外门，故称。

⑰氐：星名，即氐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三宿。共有四星，二至四等星。属今天秤座。 天根：天的根柢。一说氐宿四星在亢东房西，跨黄道南北，叫做天根。 主疫：主管瘟疫之类的传染病。

⑱尾：星名，即尾宿，东方苍龙七宿的第六宿。共有九星，内四颗二等

星，余为三至五等星，在今之天蝎座。 九子：指尾宿之九星，为后妃嫔妾之属。 君臣：《史记志疑》王孝廉以为乃“群姬”之讹。

⑲箕：星名，即箕宿，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七宿。有四星，箕宿三是二等星，其余都是三等星。在今人马座。 敖客：调弄是非的人。敖，通“傲”。 口舌：谗言的象征。《汉书·天文志》“曰口舌”前有“后妃之府”四字。

⑳火：火星，又名荧惑。 犯：陵犯。 守：居之不去。

㉑恶（wù）：厌恶。

【译文】

二十八宿中东宫苍龙七宿中，有房宿、心宿。心宿是天王布政的宫室，它中间的一颗大星象征着天王，前后两星是太子和庶子。三颗星不想在一条直线上，在一条直线上就会表现出天王的失计。房宿是天府，星名叫做天驷。它的北边，有东咸、西咸两星。在房宿四的近旁有相邻的两颗小星名叫钩、衿；北边有一颗星名称叫牵。东北成弯曲状有十二颗星叫做旗。旗的中间有四颗星叫做天市；靠南居中的六颗星叫做市楼。天市中星星众多象征着丰收殷富；星数稀少就是国虚民贫。房宿南边的许多星叫做骑官。

角宿中左边一星，象征法官；右边一星，象征将帅。大角星，就是天王的帝廷。它的两旁各有三颗星，都是三方鼎立形成钩状，名称叫摄提。为什么称摄提，是因为它们处在斗杓所指的方向下，为斗杓所提携，起到建明时节的作用，所以叫做“摄提格”。亢宿是天神的外朝，掌管疾疫的事务。它的南北有两颗大星，叫做南门。氐宿就是天根柢的意思，主管瘟疫之类的传染病。

尾宿有九颗星，就是说象征着君臣关系；星与星之间的距离看起来疏远隔绝，象征着君臣不和睦。箕宿象征的是拨弄是非的人，所以说也是谗言的象征。

火星陵犯角宿而居之不去，就象征着有战争发生。如果陵犯

到房宿、心宿而不离去，这就是王者所厌恶的事。

【原文】

南宫朱鸟，权、衡[①]。衡，太微，三光之廷[②]。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门左右，掖门[③]。门内六星，诸侯[④]。其内五星，五帝坐[⑤]。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将位也[⑥]。月、五星顺入，轨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诛也[⑦]。其逆入，若不轨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从谋也[⑧]。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⑨]。权，轩辕[⑩]。轩辕，黄龙体[⑪]。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宫属[⑫]。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⑬]。

【注释】

①南宫朱鸟：《史记索隐》引《文耀钩》云"南宫赤帝，其精为朱鸟"。南宫七宿都与鸟有关：柳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鸟嗉囊，翼为鸟羽，其次即鹑首、鹑火、鹑尾，鹑也就是朱鸟。朱鸟，又称朱雀。　权：星名，轩辕星之别称，详见下注。　衡：即太微。

②太微：位于黄道北面，紧邻黄道的星区名。在翼轸之北，北斗以南，以五帝座为中枢由十星组成。在今后发、狮子、室女座。　三光：日、月、五星。　廷：宫廷。

③藩臣：藩臣十二星，指太微西垣的西上相、西次相、西次将、西上将四星，东垣的东上将、东次将、东次相、东上相四星，以及其南面左执法、右执法四星。　执法：星名。有左执法、右执法两星组成太微的端门，都是四等星。在今室女座。　端门：南面的正门。此端门由左、右执法二星组成。　掖门：即端门左右的两旁门。左执法与东上相之间称为左掖门，右执法与西上将之间称为右掖门。组成掖门的四

星，除西上将在今狮子座外，余三星均在室女座。

④诸侯：星名。由五颗星组成，故又名“五诸侯”，在太微东西两藩内的五颗暗星，全是五六等星。在今后发座。此处上文门内六星，“六”字误。《史记正义》内五诸侯五星，列在帝廷。一曰帝师，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为天子定疑议也。

⑤五帝坐：星名。在太微中，有星五颗，古人认为是五方五神之坐。黄帝居中一颗为二等星，余皆五六等。在今狮子座。《史记正义》黄帝坐一星，在太微宫中，含枢纽之神。四星夹黄帝坐：苍帝东方灵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昭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纪之神。五帝并设，神灵集谋者也。

⑥蔚然：众星相聚繁盛貌。此指明亮。 郎位：星名，在太微中帝座东北，共十五星，全为五六等暗星。在今后发座。 将位：星名，郎位东北的一颗小星，名叫郎将，意为群郎之将帅。五等星，在今后发座。

⑦五星：五大行星。 顺入：从西进入太微廷。 轨道：循正常之道。 司：同“伺”，观察。 所守：谓被月及五星所占位置的星辰所象征的的官员。 诛：责。

⑧逆入：从东进入太微廷。 以：根据。 所犯：谓被月及五星所陵犯的星辰所象征的官员。 命：名也，即给定罪名。 中坐：陵犯了帝坐。 成形：是说祸福之形已经显现。 群众从谋：《史记正义》“皆是群下相从而谋上也”。谋上，指犯上作乱。

⑨廷藩：指太微廷的藩卫诸星。 隋：通“堕”，垂下。 五：《汉志》作“四”。 少微：星名。今知有四星，呈南北向下垂状，皆五六等暗星。在今小狮、狮子座。

⑩轩辕：星名。在文昌、三台之南有轩辕十七星，属星宿。轩辕十四是一颗一等亮星，另有三颗三等，余皆为四等以下暗星，在今狮子、天猫座。

⑪黄龙体：谓状似黄龙的身躯。《史记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其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

⑫前大星：指轩辕十四。 象：象征。 御者：指后宫次妃、侍女等。

⑬占：预测吉凶。

【译文】

南宫朱雀七宿中，主体有权、衡两组星官。衡，就是太微星区，为日、月、五星入朝的宫廷。周围环护着十二颗星，是藩卫的臣属：西垣是将帅；东垣是辅相；南边四颗星是左右执法的大臣；南面正中是端门；端门的左右是掖门。门里面有六颗星是诸侯。里面另外五颗星是五帝坐。后面聚集着十五颗星，蔚为壮观颇为明亮，叫做郎位星。旁边一颗大星，就是将位星。月和五星从西边进入太微廷，符合正常轨道，要注意观察它们从太微廷经过五帝坐往东行，如果居守而不离去，那末月或五星所占位置的星辰所象征的官员，就是天子所要责罚的。月和五星从东边进入太微廷，如果脱离了正常轨道，那末根据它们陵犯的星辰所象征的官员给予确定罪名；如果陵犯了帝坐，祸福之形已经显现，这说明都是些众多的下属臣子要相从犯上作乱。金星、火星从东边进入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太微廷藩卫诸星的西边有呈南北下垂状的五颗星，叫做少微星，象征着士大夫。权，就是轩辕星。轩辕星，状似黄龙的身躯。前面的大星，是女主的象征；旁边的小星，是妃嫔婢女等后宫侍御。月和五星居守与陵犯轩辕星，对吉凶的预测方法和太微廷是一样的。

【原文】

东井为水事[①]。其西曲星曰钺[②]。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③]。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④]。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⑤]。故德成衡，观成潢，伤成钺，祸成井，诛成质[⑥]。

柳为鸟注，主木草⑦。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⑧。张，素，为厨，主觞客⑨。翼为羽翮，主远客⑩。

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⑪。轸南众星曰天库楼，库有五车⑫。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无处车马⑬。

【注释】

①东井：星名。即井宿，南宫朱鸟七宿的第一宿，共八星，二至五等星。在今双子座。

②钺：星名。在天关东，井宿一之西，是一颗变星，通常约四等。在今双子座。

③北河：星名。共三星，北河一四等，北河二二等，北河三一等。在今双子座。　南河：星名。在井之东南方，共三星，南河一五等，南河二三等，南河三为零等。在今小犬座。　两河：指北河、南河。　天阙：星名。一名"阙丘"，在南河之南，有星二颗，均五等。在今麒麟座。　关梁：因其间为日、月、五星的通道，故称。

④舆鬼：星名。简称"鬼"，即鬼宿，南宫朱鸟七宿的第二宿，共有四星。鬼宿四四等，余为五六等。在今巨蟹座。　鬼祠事：《史记志疑》疑是"主祠事"之误。主祠事，主管祭祀之事。　质：星名。一名"天质"，又名"积尸"，在舆鬼四星之中，是一个疏散星团。《史记正义》舆鬼中一星为积尸，一名质，主丧死祠祀。

⑤不登：歉收。

⑥德：指帝王德政。　衡：太微廷。《史记索隐》德成衡，衡则能平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于衡。　观：指帝王游观。　潢：星名，即天潢星。下文有此星。然在北宫，依文义当为天津星，天津星主计度，不主游观。又，下文西宫有"五潢，五帝车舍"《史记索隐》解释为"以车载谷而贩"，也不主游观。故有说"潢"当是"权"之误。权为秤锤。这句是说，帝王游观，亦先成形于潢。　伤：败。《史记索隐》言王者败德，亦先成形于钺，，以言有败乱则有钺诛之。　祸成井：《史记集

解》晋灼曰："东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败，故曰祸也。" 诛成质：《史记集解》晋灼曰："荧惑入舆鬼、天质，占曰大臣有诛。"

⑦柳：星名，即柳宿。南宫朱鸟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八颗，三至五等星。在今长蛇座。 注：《汉书·天文志》作"喙"，即朱鸟之口。

⑧七星：星名，又称"星"，即星宿。南宫朱鸟七宿的第四宿，由七颗星组成，故名。星宿一二等，余四等以下。在今长蛇座。 主急事：《史记索隐》宋均云"颈，朱鸟颈也。员官，喉也。物在喉咙，终不久留，故主急事也。"

⑨张：星名，即张宿。南宫朱鸟七宿的第五宿，有星六颗，四至六等。在今长蛇座。 素：同"嗉"，鸟类的食囊。 觞（shāng）客：以酒食待客。觞，盛酒的杯。

⑩翼：星名，即翼宿。南宫朱鸟七宿的第六宿，有星二十二颗，翼五三等，翼一、二、七四等，余皆五等以下。在今巨爵、长蛇座。羽翮（hé）：鸟的翅膀。

⑪轸（zhěn）：星名，即轸宿。南宫朱鸟七宿的第七宿，有星四颗，全为三等。在今乌鸦座。 长沙：星名。一颗星，在轸宿所围的四边形之中，为五等星。《史记正义》主寿命。 星星：微明。 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星。

⑫天库楼：星名。属角宿，名为库楼，有十颗星，二至六等。在轸、角南方，属半人马座。 五车：星名。指库楼外内的五柱，共有星十五颗。柱一、三在长蛇座，余均在半人马座。

⑬角：芒角。 不具：车马散处。指分散在五处而不整齐。 马：《汉志》作"焉"。

【译文】

东井宿主占卜与水有关的事宜。它西边弯曲的一颗星叫做钺星。钺星北边，是北河星；南边，是南河星；北河星、南河星和天阙星之间是日、月、五星的通道称作关梁。舆鬼宿，主占卜祭祀事务；鬼宿中颜色显白的一颗星是天质星。火星停留在南北河，

象征有战事兴起，五谷歉收。所以帝王有德政会先在太微廷显示出来，帝王有游观会先从天潢星显示出来，帝王政治有败乱先从钺星显示会有诛杀，政事有祸患会先从井宿显示出来，大臣有要诛杀的会先从积尸星显示出来。

柳宿是朱鸟的嘴，主占卜木草的生长状况。七星宿是朱鸟的颈，是喉咙，主占卜急难的事。张宿是朱鸟的食囊，是天廷的厨房，主占卜宴饮客人的事。翼宿是朱鸟的翅膀，主占卜远方来的客人。

轸宿是天神的车子，主占卜风。它的旁边有一颗小星，叫做长沙星，通常光微弱得不能看见，但发亮时和轸宿的四颗星相等，如果五大行星进入轸宿当中，象征着战事要大规模兴起。轸宿南边有很多星叫做天库楼星，天库楼星里外还有五颗柱星。五柱星的芒角假若增加得很多，以及显得分散而不整齐，就预示着将发生动乱，无处安顿车马。

【原文】

西宫咸池，曰天五潢①。五潢，五帝车舍②。火入，旱；金，兵；水，水③。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④。

奎曰封豕，为沟渎⑤。娄为聚众⑥。胃为天仓⑦。其南众星曰廥积⑧。

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⑨。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⑩。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⑪。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⑫。其阴，阴国；阳，阳国⑬。

【注释】

①咸池：西区天区名号。由其中毕宿有咸池三得名。五车中有咸池三星，

在今御夫座，为五六等暗星。西宫七宿，其形似虎，故又称“西宫白虎”。《史记索隐》引《文耀钩》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 天五潢：星名。又称“五潢”，后世亦称“天潢”。在五车内，属毕宿，有五星，皆五等。在今御夫座。

②五潢，五帝车舍：《史记索隐》释“五潢”为咸池三星，引《元命包》云“咸池主五谷，其星五者各有所职。咸池，言谷生于水，含秀含实，主秋垂，故一名‘五帝车舍’，以车载谷而贩也”。《史记正义》所释不同，以五帝车舍为五车星座，“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东北，天子五兵车舍也”。五星为西北大星曰天库，次东北曰天狱，次东曰天仓，次东南曰司空，次西南曰卿。

③《史记索隐》谓火、金、水入五潢，则各致此灾也。案：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于此不为害故也”。

④三柱：星名。共九星，各三星为一组，在五车内外，皆四至六等星。在今御夫座。 柱不具：三柱分散而不整齐。

⑤奎：星名，即奎宿。又名“天豕”、“封豕”。西宫咸池七宿的第一宿，共十六星，奎宿九二等，奎宿五三等，余皆四至七等。奎一至奎九在今仙女座，奎十至奎十六在今双鱼座。

⑥娄：星名，即娄宿。西宫咸池七宿的第二宿。有星三颗，娄一三等，娄二五等，娄三二等。在今白羊座。 聚众：《史记正义》娄三星为苑，牧养牺牲以共祭祀，亦曰聚众。

⑦胃：星名，即胃宿。西宫咸池七宿的第三宿。有三星，四至六等。在今白羊座。 天仓：《史记正义》胃主仓廪，五谷之府也。

⑧廥（kuài）积：星名。又名“刍藁”。有六星，五至六等，在天苑西，娄胃之南。在今鲸鱼座。《史记集解》如淳曰：“刍藁积为廥也。”

⑨昴：星名，即昴宿。又名“胡星”、“髦头”、“留”，西宫咸池七宿的第四宿。有七星，俗称七姐妹，昴六三等，昴三六等，余皆四等。在今金牛座。 胡星：象征胡人之星。《史记正义》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 白衣会：此星实际是一疏散的星团，望上去好象一片白气之状。

⑩毕：星名，即毕宿，又名“罕车”，西宫咸池七宿的第五宿。有八星，毕五为一等亮星，毕八变星，余六星四等。在今金牛座。 罕车：《广雅》释罕为捕兔之网，罕车就是载着捕兔网的猎车。《玉篇》释罕为旌

旗，罕车是插着旌旗的兵车。故下文云"为边兵"。弋猎，泛指打猎。弋，以绳系箭而射。

⑪附耳：星名。毕宿五近旁的一颗小星，五等星。在今金牛座。

⑫天街：星名。有二星，五等，属毕宿。在今金牛座。《史记正义》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

⑬阴：指天街二星北边的一星，象征河山以北国。阳：指天街二星南边的一星，象征河山以南国。

【译文】

西宫咸池天区，名叫天五潢。五潢星，是五方帝的车舍。火星进入五潢，预示着要天旱；金星进入五潢，预示着有战争；水星进入五潢，预示着要发生水灾。五潢内外有三柱星，三柱星分散而不整齐，象征着有战争兴起。

奎宿叫封豕星，象征天上的沟渠，娄宿三星象征苑囿，牧养的牛羊可供祭祀之用，所以说它能聚集民众。胃宿象征着上天的仓廪，是五谷的府库。它的南边有许多星是刍藁的储积仓。

昴宿叫髦头星，是象征胡人的星宿，它望上去是一片白色云气。毕宿像是插着旌旗的兵车，用于边境的战争，主占卜天子的游猎之事。它的大星即毕宿五近旁有一颗小星叫做附耳。附耳星看上是摇动的，象征着有谗佞的臣子呆在天子的身边。昴宿和毕宿，像是天上的街衢。天街星北边的这颗星，主占卜河山以北国家的事务；天街星南边的这颗星，主占卜河山以南国家的事务。

【原文】

参为白虎①。三星直者，是为衡石②。下有三星，兑，曰罚，为斩艾事③。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④。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⑤。其南有四星，曰天厕⑥。厕

下一星，曰天矢⑦。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⑧。其东有大星曰狼⑨。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⑩。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⑪。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⑫。

附耳入毕中，兵起。

【注释】

①参（shēn）：星名。又名“参伐”，即参宿，西宫咸池七宿的第七宿。有七星，参四为变星，余为零至二等星，在今猎户座。参星是古代确定岁时季节的著名标准星象。 白虎：参宿形似白虎的身躯。

②三星直：参宿中间三星在一条东西的直线上。 衡石：泛指秤。衡，秤。石，权，即秤锤。衡有石则平，故连称。

③兑：同“锐”，上小下大之形。 罚：星名。参宿中部三星下的三小星，亦作“伐”，三至五等星。在今猎户座。 艾：通“刈（yì）”，割，杀。

④其外四星：指参宿四、五、六、七四星。

⑤隅置：排列成三角形。隅，角。置，设置，排列。 觜觿（zī xī）：星名。简称“觜”，即觜宿，西宫咸池七宿的第六宿。有三星，四至五等。在今猎户座。 葆旅：采摘野生植物。葆，菜。旅，野生之禾。

⑥天厕：星名。在参伐南，有星四，三至四等。在今天兔座。

⑦天矢：星名，亦名“天屎”。在天厕南，五等星。在今天鸽座。

⑧句曲：弯曲。如勾一样弯曲。 九星：“九”上似当有“各”字。 罗：罗列。《汉志》罗后有“列”字。 天旗：星名。属毕宿，有九星，三至五等。在今猎户座。 天苑：星名。在昴宿南，属昴宿，成圆环状，有十六星，三至五等。在今波江座。 九游：星名，亦作“九斿”，在玉井西南，有九星，属毕宿。在今波江座。

⑨狼：星名。名天狼，亦名“犬星”，简称“狼”。在参宿东南，属井宿。色白，负1.45等，是全天最亮的一颗恒星。

⑩四星：《史记志疑》弧九星，言四星误。 弧：星名。弧矢之简称。又

称"天弓"、"狼弧"，共九星，呈弓矢状，内三颗二等，余为三至四等，属井宿。在今大犬、船尾座。 直：正。

⑪狼：《汉志》无此字。 比：靠近。 南极老人：星名。又名老人星。在井宿、天狼星之南，为一颗负一等星。今名船底座α星。

⑫《史记正义》云"常以秋分之曙见于景，春分之夕见于丁"。景，唐讳字，即丙，夕，夜。

【译文】

参宿形状像白虎。它中间在一条直线上的三颗星，像是一杆秤。下面有三颗星，形状上小下大，叫做罚星，主管斩杀的事。它外面的四星，是左右肩膀和大腿。有三颗小星排列成三角形，叫做觜宿，像是虎的头，主占卜采摘野生植物。它的南边有四颗星，叫做天厕。天厕星下面有一颗星，叫做天矢。天矢星发黄色就吉利；发青色、白色、黑色，都是凶象。参宿西边有弯曲形状的各九组星，分作三处罗列：一组叫做天旗，二组叫做天苑，三组叫做九游。参宿东边有一颗大星叫做狼。狼星的芒角变了颜色，象征盗贼很多。下边有四颗星叫做弧，弧的矢正对着狼星。沿狼星往南靠近地平面的地方有一颗大星，叫做南极老人。老人星可见，政治平安；不可见，战事会兴起。常常在秋分前后的黎明，在城的南郊对它进行观测。

附耳星进入毕宿之中，有兵事兴起。

【原文】

北宫玄武，虚、危①。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②。

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③。军西为垒，或曰钺④。旁有一大星为北落⑤。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⑥。火、金、水尤甚：火，军忧；水，

〔水〕患；木、土，军吉。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⑦。

【注释】

①北宫玄武：星区名。《史记索隐》引《文耀钩》云："北宫黑帝，其精玄武。" 虚：星名。即虚宿，北宫玄武七宿的第四宿。有二星，一为今小马座α星，四等；另一为宝瓶座β星，三等。 危：星名。即危宿，北宫玄武七宿的第五宿，有三星，三至四等，在今飞马、宝瓶座。

②盖屋：《史记索隐》宋均云："危上一星高，旁两星隋（堕）下，似乎盖屋也。" 哭泣之事：《史记正义》虚主死丧哭泣事，又为邑居庙堂祭祀祷祝之事；亦天之冢宰，主平理天下，覆藏万物。

③羽林天军：星名。亦名"羽林军"，简称"天军"。属室宿，有四十五星，四至七等。在今宝瓶、南鱼座。《史记正义》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壁南，天军也。亦天宿卫之兵革。

④垒：星名，垒壁陈之简称，有十二星，为羽林天军之垣垒，星四三等，余为四五等。在今双鱼、宝瓶，摩羯座。 钺：《汉志》作"戉"，羽林军东侧有斧三星，盖指此，在今天鹤、凤凰座。《史记志疑》以为"钺为垒之别名"，义不可晓。

⑤北落：星名。又名"北落师门"，以羽林天军之南，属室宿，一颗一等亮星。在今南鱼座。

⑥微亡：北落星因接近地平面，受蒙气影响，有时隐而不见。

⑦比：近。 司空：《史记正义》以为"恐'命'字误为'空'也"。危东六星当为司命二星、司禄二星、司非二星。在今宝瓶、飞马、小马座。

【译文】

北宫是玄武星区，中间有虚宿、危宿。危宿的形状像盖屋；虚宿主占卜死丧哭泣的事务。

虚宿、危宿的南面有一大群星，叫做羽林天军。天军星的西面是垒壁阵星，或者叫做钺星。垒星的旁边有一颗亮星是北落。北落星假若有时隐没不见，天军星动摇芒角更加稀疏，以及有水火

木金土五星陵犯北落星，进入天军星里面，象征着军事行动要兴起。火星、金星、水星陵犯时尤其严重：火星陵犯，军事上会有忧患；水星陵犯，会发生水害；木星、土星陵犯，军事上会吉利。危宿的东面有六颗星，它们两两相近，叫做司空。

【原文】

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①]。汉中四星，曰天驷[②]。旁一星，曰王良[③]。王良策马，车骑满野[④]。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⑤]。天潢旁，江星[⑥]。江星动，人涉水[⑦]。

杵、臼四星，在危南[⑧]。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⑨]。

南斗为庙，其北建星[⑩]。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⑪]。其北河鼓[⑫]。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⑬]。织女，天女孙也[⑭]。

【注释】

①营室：星名，简称“室”，即室宿，北宫玄武七宿的第六宿，有二星，均2.6等。在今飞马座。　清庙：帝王诸侯祭祖之祠庙。《史记》无壁宿，先秦时二十八宿有“东萦”、“西萦”，西萦为室宿，东萦即是壁宿。此处营室包括室宿二星、离宫六星、壁宿二星，共十星，室宿二星与壁宿二星形近四方，故为清庙之形。　离宫：星名，属室宿，三对六星，三至五等。在今飞马座。　阁道：星名。在奎北、王良东、属奎宿、有六星，三至五等。在今仙后座。

②天驷：《史记索隐》案：《元命包》云“汉中四星曰骑，一曰天驷也”。

③王良：星名。在奎宿北，阁道西，属奎宿。共五星（即文内“汉中四星”及“旁一星”），二至五等。在今仙后座。王良，原为春秋晋国一位善于驭马者之名。

④策：星名。《史记正义》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仆也。又策，马鞭。策马，指策星摇动。 车骑满野：指王良星、策星附近显现小星密布，象征着战事发生。

⑤绝汉：银河尽头处。 天潢：《史记索隐》宋均云："天潢，天津也。"天津，星名，共九星（天潢八星、江星一星），天津四一等，余为二至五等。在今天鹅座。

⑥江星：此江星可能是"天津四星"。另有天江四星，在尾宿之北，属尾宿，三至六等。在今蛇夫座。

⑦人：星名。共四星，在今飞马座。人星近江，又离天汉不远，故占为涉水。

⑧杵：星名。在危宿北，有三星，四至五等，属危宿。在今蝎虎、飞马座。 臼：星名。在危宿北，有四星，四至五等，属危宿。在今飞马座。

⑨匏（páo）瓜：星名。在牛宿、女宿之间，河鼓之东，离珠之北。有星五，四五等，属女宿。在今海豚座。 青黑星：指客星。

⑩南斗：星名。即斗宿，北宫玄武七宿的第一宿，共六星，成斗状，斗三为变星，余五星二至三等。在今人马座。 建星：星名。有六星，三至六等。在今人马座。

⑪牵牛：星名。牛宿之别名，北宫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有六星，三至六等。在今摩羯座。 牺牲：供祭祀之用的牲畜。

⑫河鼓：星名。又称"牵牛"、"天鼓"，属牛宿，有三星。河鼓二是一等星，即下句之"大星"；河鼓一四等、河鼓三三等，即下句所称之"左右"。在今天鹰座。

⑬婺女：星名。一作"须女"、"婺女"，即女宿，北宫玄武女宿之第二宿。有四星，四至五等，在今宝瓶座。 织女：星名。亦名"天女"、"天孙"。有三星，在河西北，天纪东。属牛宿。织女一为白色亮星，零等，在今天琴座。织女隔银河与牵牛（河鼓星）遥遥相对，俗称牛郎织女。

⑭天女孙：《史记集解》徐广曰："孙，一作'名'。"《史记索隐》织女，天孙也。 按：以上是叙说天空中的五宫二十八宿等星象。其中中宫列有78颗星，东宫列有94颗星，南宫列有135颗星，西宫列有117颗星，北宫列有134颗星，总计列有恒星558颗，反映自先秦以来至

当时的认识水平。是本篇的第一部分。

【译文】

营室是天帝祭祖的祠庙，附近有离宫、阁道等星。在银河中间有四颗星，叫做天驷。天驷星旁边的一颗星，名叫王良。王良如果是策马前进，就要显得车骑布满原野预示战争发生。营室的旁边有八颗星，在银河的尽头处，叫做天津星。天津星当中有一颗星，名叫江星。江星摇动，象征人间要发生大水。

杵星、臼星各有三四颗星，它们在危宿的南面。匏瓜星当中，如果有客星进入居守不出，就预示着鱼盐的价格贵。

南斗是天上的庙宇，它的北边是建星。建星，象征着旗帜。牵牛宿是庙宇祭祀用的牲畜。它的北边是河鼓星。河鼓中间的一颗亮星，象征着上将；左右各一颗星，象征着左右将。婺女是星宿，它北边有织女星。织女星，是天帝的孙女。

【原文】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①。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②。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③。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④。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⑤。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⑦。

【注释】

①揆：度量，揆度。　岁星：木星古名。与太阳的距离在太阳系九大行星中居第五位，体积、质量居第一位，公转周期为11.86年。古代曾依据它在十二星次中所处的位置来纪年，如岁在鹑火、岁在星纪等，故称。　顺逆：天文术语中的顺行与逆行。日月五星在恒星期通常都自

西向东运动，称为顺行；在视运动中行星有时会自东向西，这种方向的运动，称为逆行。

②东方木二句：依照五行学说，将五大行星分别与五方、四季、十天干、五常相配，而产生各种说法，故岁星属木，又称木星，东方，主春，日为甲乙，五常为义；荧惑属火，为火星，南方，主夏，为丙丁，为礼；填（又作镇）星属土，为土星，主季夏，为戊己，为德；太白属金，为金星，西方，主秋，为庚辛，为杀；辰星属水，为水星，北方，主冬，为壬癸，为刑。所说五常与一般称为仁、礼、信、义、智不同。 罚出岁星：即上天的惩罚（指天象变异）从岁星表现出来。

③赢缩：天文术语。依古人的推算，行星在轨道运行中超过了应抵之宿而到达了前一宿，即称"赢"；若运行较慢而落在应抵之宿后面的一宿，即称"缩"。这与推算不准确有关。 以其舍命国：用它所在星宿相对应的分野来判定吉凶。舍，星宿。

④罚：通"伐"。《汉志》正作"伐"。

⑤趋：促，指运行速度快。

⑥复：解除，止息。 将：将帅。

⑦从：前后相跟从。

【译文】

观察日月的运行以估量岁星是顺行还是逆行。岁星五行属称为木星，象征东方，掌管春作，日期是甲乙。有失义的国家，惩罚就从岁星上显示出来。岁星在运行中有赢有缩，就从它所在的星宿来判定相应分野的吉凶。所在星宿相应的国家不可以去讨伐他，他就可以去讨伐别的国家。岁星运行的速度快，所抵达的星宿超过了推算而前移了这叫做"赢"，如果速度慢没有达到预定星宿而退在后面叫做"缩"。假若是"赢"，和它相应分野内的国家战事不会止息；假若是"缩"，和它相应分野内的国家会有忧患，将帅有死亡，国家将会倾覆败亡。岁星所在之处，金、水、火、土各星都跟从而相聚在一星宿区内，它相应分野的国家，就可通过

行义而取得天下。

【原文】

以摄提格岁[①]：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②]。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③]。色苍苍有光[④]。其失次，有应见柳[⑤]。岁早，水；晚，旱[⑥]。

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⑦]。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⑧]。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应见张。（名曰降入）其岁大水。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⑨]。其失次，有应见轸。（曰青章）岁早，旱；晚，水。

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⑩]。其失次，有应见亢。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⑪]。其失次，有应见房。岁早，旱；晚，水。

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觿、参晨出，曰长列。昭昭有光[⑫]。利行兵。其失次，有应见箕。

涒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

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应见牵牛。

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为）长王。作作有芒[13]。国其昌，熟谷。其失次，有应见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丧，民疾。

阉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应见东壁。岁水，女丧。

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苍苍然，星若跃而阴出旦，是谓"正平"[14]。起师旅，其率必武；其国有德，将有四海[15]。其失次，有应见娄。

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16]。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应（在）〔见〕昴。

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晧[17]。黫然黑色甚明[18]。其失次，有应见参。

【注释】

①摄提格岁：即寅岁。《尔雅·释天》"太岁在寅为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zāng），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本篇"大荒落"作"大荒骆"，"协洽"作"叶洽"，"作噩"作"作鄂"。

②岁阴：又名"岁雌"，亦即"太岁"，古代历法术语和计数序列。古人以为岁星十二年一周天，将黄赤道附近分为十二部分，称作十二星次，岁星每年走一次；岁雌亦为十二位，与十二地支相当，与十二星次相配，形成专以纪年的一组计数序列。故有岁阴在寅，岁阴在卯等等。左行：自东向西行。此与天行或十二辰方向相同。 右转：自西向东

行。

③正月：夏历正月，建寅之月。指明月份，是说明太阳所在的辰次。据《淮南子·天文训》载，太阳位置是："正月建（在）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监德：古代岁星纪年的一种别名。是寅年即摄提格岁岁星在正月晨见东方之名。以下如降入、青章等月份不同，名称亦不同。《史记正义》晋灼云："太岁在四仲，则岁行三宿；太岁在四孟、四季，则岁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岁而周天。"

④苍苍：花白貌。

⑤失次：超前或落后于应到的星次。次，十二星次之次。 应：应验。 柳：在周天中与牛宿相对应之宿。

⑥岁早：指岁星超前一个星次。 晚：指岁星落后一个星次。

⑦依《汉书·律历志》并参考能田忠亮的研究，岁星始见时在日后15度余，日行11分度2，顺行121日，然后停留25日，再日行7分度1，逆行84日，又停留24日3分，复次顺行111日余，日行11分度2，然后隐伏33日余，日行不满11分度2。总计岁星一见经398日余，实际前行33度有余，日行平均为1728分度之145。 反：同"返"。 率：大概，通常。 周天：意为绕天一周。

⑧星：指岁星。

⑨章：通"彰"，鲜明。

⑩熊熊：光盛貌。

⑪偃兵：停息战争。 公王：指帝王诸侯。

⑫昭昭：光明貌。

⑬作作：通"灼灼"，明亮貌。

⑭星：指岁星。 阴出旦：意为跳出黑暗进入黎明。阴：黑暗。旦，平旦，黎明。

⑮率：通"帅"。

⑯玄色：淡黑色。

⑰晧：同"皓"。《汉志》作"昊"。

⑱黫（yān）然：黑貌。

【译文】

在摄提格岁即寅年：岁阴在寅位自东向西运行，岁星处在丑位自西向东运行。正月里，岁星和斗宿、牵牛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在东方，名称叫做监德。它的颜色花白而明亮。它运行中如果超前或落后一个星次，就有应验在相对的柳宿出现。岁星早出，有火灾；晚出，有旱灾。

岁星出现后，先自西往东运行十二度，运行一百日就停止不动，然后返回来逆行；逆行八度，经过一百日，又再次向东运行。它一岁运行三十度又十六分度之七，大概每日运行十二分度之一，这样十二年就可绕天一周。它出现的时候常常是在东方，时间是在早晨；隐入地下是在西方，时间是在傍晚。

单阏岁即卯年：岁阴是在卯位，岁星处在子位。在二月里和婺女宿、虚宿、危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降入。显得特别明亮。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张宿出现。这一年会发生严重水灾。

执徐岁即辰年：岁阴是在辰位，岁星处在亥位。在三月里和营室宿、东壁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青章。青青的颜色特别鲜明。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轸宿出现。岁星早出，有旱灾；晚出，有水灾。

大荒骆岁即巳年：岁阴是在巳位，岁星处在戌位。在四月里与奎宿、娄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跰踵。是非常强盛的红色，有光芒。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出现在亢宿。

敦牂岁即午年：岁阴是在午位，岁星处在酉位。在五月里和胃宿、昴宿、毕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开明。炎炎明亮而有光芒。这一年会停止战争；只有利帝王诸侯的施政，不利于治军备战。它运行中如果失次，有应验在房宿出现。岁星早出，有旱灾；晚出，有水灾。

叶洽岁即未年：岁阴是在未位，岁星处在申位。在六月里和觜宿、参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长列。昭昭明亮而有光芒。这一年利于运兵作战。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箕宿出现。

涒滩岁即申年：岁阴是在申位，岁星处在未位。在七月里和东井宿、舆鬼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大音。昭昭明亮颜色雪白。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牵牛宿出现。

作鄂岁即酉年：岁阴是在酉位，岁星处在午位。在八月里与柳宿、七星宿、张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长王。灼灼明亮而有芒角。这一年国家要昌盛，五谷丰熟。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危宿出现。这一年如果有旱灾也算是昌盛事，要不就会有后妃丧亡，民间会发生疫病。

阉茂岁即戌年：岁阴是在戌位，岁星处在巳位。在九月里与翼宿、轸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天睢。颜色雪白特别明亮。它在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东壁宿出现。这年有涝灾，有后妃丧亡。

大渊献岁即亥年：岁阴是在亥位，岁星处在辰位。在十月里和角宿、亢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大章。光色花白，星体像是要从黑暗中跳出在晨曦中闪亮似的，这就称作“正平”。它对应的分野兴师出战，他的统帅一定很勇武。这个国家会有德政，将来会占有天下。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娄宿出现。

困敦岁即子年：岁阴是在子位，岁星处在卯位。在十一月和氐宿、房宿、心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天泉。颜色淡黑但特别明亮。这一年有江河池沼的建设会使国家昌盛，但不利于起兵出战。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会有应验在昴宿出现。

赤奋若岁即丑年：岁阴是在丑位，岁星处在寅位。在十二月和尾宿、箕宿一道黎明前出现，叫做天皓。颜色青黑而特别明亮。它运行中如果失次，就有应验在参宿出现。

【原文】

当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摇，未当去去之，与他星会，其国凶[①]。所居久，国有德厚。其角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②]。

其失次舍以下，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棓，长四丈，末兑[③]。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④]。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长四丈，末兑[⑤]。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⑥]。谨视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国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⑦]。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国昌。迎角而战者，不胜。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⑧]。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忧。岁星入月，其野有逐相；与太白斗，其野有破军[⑨]。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

【注释】

①居：留。行星由顺行转为逆行，或由逆行转为顺行，这中间在视运动上有个停留的时间，叫做"留"。 与他星会：即运行到其他星的附近。

②乍：忽然，骤然。

③失次舍以下：指在失次、失舍的情况下运行。 天棓：与下文的彗星、天欃、天枪，都是古代奇异天象名称，所指都是一头尖一头粗，或两头都尖，长二至数丈的彗星。《史记正义》岁星之精散而为天枪、天欃、天冲、天猾、国皇、天棓，及登天、荆真，若天狼、天垣、苍彗，皆以广凶灾也。天棓者，一名觉星，本类星而末锐，长四丈，出东北方、西方。其出，则天下兵争也。 按：可知古代关于彗星有多种名称及解释。 兑：通"锐"。

④彗星：《史记正义》天彗者，一名埽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

长或竟天，而体无光，假日之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若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光芒所及为灾变，见则兵起；除旧布新，彗所指之处弱也。 类：类似。 彗：扫帚。

⑤天欃：《史记正义》天欃者，在西南，长四丈，锐。京房云"天欃为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

⑥天枪：《史记正义》天枪者，长数丈，两头锐，出西南方。其见，不过三月，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 两头兑：《汉志》作"左右锐"。

⑦如浮如沈：意为如浮而沉。浮，指向北上浮。沉，指向南下沉。沈，同"沉"。

⑧沈：沉重，有质感。 穰：丰收。

⑨斗：《宋史·天文志》："离复合，合复离曰斗。"

【译文】

木星按推算应当留某一宿而没有留，或留在那里而又左右播晃，不应当离开留的位置却离开了，运行到其他星的附近，都会使该宿分野内的国家出现大灾难。留在那一宿的时间长，就说明相应的分野国有厚实的德政。它的芒角闪动，忽然小忽然大，好像颜色有多种变化，这个国家的国君会有忧患。

木星失次超过了一宿，顺行达到东北方向，三个月以后会出现天棓星，长有四丈，尾巴成尖形。顺行到东南方向，三个月以后会生出彗星，长有二丈，类似一把扫帚。如果逆行到西北方向，三个月以后会出现天欃，长有四丈，尾巴成尖形。逆行到达西南方向，三个月以后会出现天枪，长有数丈，两头都成尖形。要谨慎地观察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它相应的分野国，一般是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的。木星运行中看上去是浮向北方，却实际是沉下南方，它相应的分野国会有领土扩张；看上去像是向南下沉，却实际是向北上浮，它相应的分野国会有领土丧失。木星颜色红而且有芒角，它所停留那宿的相应分野国会昌盛起来。和这个国家交战的一方，是不会取得胜利的。木星颜色赤黄而显出质地沉重，它

所停留那宿的相应分野国会有大丰收。颜色青白而带赤灰，相应的分野国会有忧患。岁星和月亮相合，它相应的分野国会要罢免并驱逐宰相；和金星离了又合，合了又离去，它相应的分野国作战时军队会有大败。

岁星即木星也称为摄提，还叫重华，叫应星，叫纪星。上面说过营室是天上的清庙，指的就是岁星的庙。

【原文】

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①]。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②]。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③]。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④]。因与俱出入，国绝祀。居之，殃还至，虽大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⑤]。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⑥]。若角动绕环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与他星斗，光相逮，为害；不相逮，不害[⑦]。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法，出东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复东行，自所止数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东方[⑧]。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恶之[⑨]。东行急，一日行一度半。

其行东、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战，顺之胜，逆之败。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⑩]。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⑪]。心为明堂，营惑庙也[⑫]。谨候此。

【注释】

①刚气：刚正执法的气概。《史记索隐》徐广云刚一作“罚”。案：姚氏引《广雅》“荧惑谓之执法”。《天官占》云“荧惑方伯象，司察妖孽”。则此文“察罚气”为是。 处：指位置。 荧（yíng）惑：火星古名。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地球轨道外相邻的一颗。由于火星呈红色，荧荧似火，亮度常变，且在天空中运动情况复杂，使人迷惑，故称。

②失行：失却正常的运行，即不规则的运行。如时现时没，时东时西等。

③勃：通“悖”。 残贼：凶杀。

④反道：即逆行。 太半：即大半，三分之二为大半。

⑤还：通“旋”，旋即，立刻。

⑥《史记索隐》案：宋均云“荧惑守舆鬼南，为丈夫受其咎；北，则女子受其凶也。”

⑦相逮：是说相斗两星的亮度、大小相当。若相差悬殊，不可相比，即为不相逮。

⑧据《汉书·律历志》并参考能田忠亮的研究，火星始见时在日后16度余。东行，日92分度53，行276日，然后留10日，接着逆行，日62分度17，行62日，又留10日，复顺行，日92分度53，行276日，然后伏，日行不盈92分度72，行146日余。火星一见，总计780日有余，实际运行度数为415度余，日平均行13824分度之7355。

⑨主命者：指相应分野国的人君。

⑩太白逮之：指被金星追上。《史记索隐》宋均云：“太白宿，主军来冲拒也。”

⑪守犯：《史记集解》孟康曰：“犯，七寸已内光芒相及也。”韦昭曰：“自下触之曰‘犯’，居其宿曰‘守’。”

⑫营惑：营当作“荧”。

【译文】

观察刚正执法的气概来判断火星所处的位置。火星五行属火，主南方，四季主夏，日为丙、丁。国家有失礼的行为，惩罚从火

星上表现出来，这就是火星有着不规则的运行。火星出现就会有战争，火星隐没战争就消散。通常以火星所在星宿来占卜其相应分野国的吉凶。火星主管惩罚，它的出现意味着叛乱、凶杀、疫疾、饥荒、战争。逆行在两宿以上，留在这宿，留三个月分野国就会有祸殃，留五个月就会有外敌入侵，留七个月就会失掉一半的国土，留九个月国家三分之二的土地就会亡失。九个月以后还在这宿进进出出，分野国就会完全灭亡。火星留在这宿，分野国旋即就有了殃祸，虽然本来应该严重也相对地减小了；若是殃祸缓缓而来，本当是轻微的反而会变严重了。火星运行到舆鬼宿南边，预示男子的死丧多，在舆鬼宿北边，女子的死丧会多些。假若火星有芒角、摇动、原地旋转，或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殃祸会更大。和其他星复离复合，亮度差不多，就会造成祸害；如果相差悬殊，就不会有祸害。五星都随从火星先后相聚在同一宿，它的相应分野国就可以用礼获得整个天下。

火星的运行规律是：出现后顺行十六舍就留下来；接着逆行二舍；经过六十日，再次顺行，从留到再向东顺行几十舍，约十个月后从西方隐入地下；隐伏五个月，然后出现在东方。如果隐伏后在西方出现就叫做“反明”，相应分野的国君很厌恶它。火星向东顺行的速度快，一日能运行一度半。

火星运行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都很快。兵众各自聚集在火星运行方向下面的相应分野；如果用来占卜战事，顺火星所行会取胜，逆火星所行会失败。火星紧随金星运行，军事上有忧患；火星逐渐远离金星而运行，军队就会要退却。运行在金星的北边，军队要分路作战；运行在金星的南边，会有偏将出战。正当它在运行时，金星从后面追上来，就会有军队被打败，将领被杀的事发生。火星运行中停留或陵犯太微垣、轩辕座、营室宿，相应分野的国君很厌恶它。心宿是天帝的明堂，它就是火星执法的庙营。谨慎地观察以上情况以便占候吉凶。

【原文】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①]。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已，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②]。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不乃得女[③]。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④]。

其一名曰地侯，主岁。岁行十（二）〔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⑤]。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⑥]。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⑦]。

赢，为王不宁；其缩，有军不复。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钟宫。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赢，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缩，有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⑧]。

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⑨]。

【注释】

①斗之会：即与斗交会，填星在斗宿。　填（zhèn）星：土星古名。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是五大行星中轨道最远的一颗。亮度一等，公转周期 29.46 年，古代以为它填充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故称。《史记索隐》晋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岁镇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天。"

②岁填一宿：一年运行一宿。

③得女：是说像在会盟、和亲的交往中得到女子。

④易：《史记集解》徐广曰："易犹轻速也。"

⑤此处记载之行度数与《淮南子·天文训》同。据《汉书·律历志》并

参考能田忠亮的研究：土（填）星始见在日后15度余，顺行日行15分度一，行87日，留34日；然后逆行，日行81分度5，行101日，留33日余；又复顺行，日行15分度1，行85日，接着伏，日行不盈15分度2，伏37日余。总计一见为377日有余，实际运行12度余，日行平均4320分度之145。

⑥重：厚重之德。《史记正义》言五星皆从填星，其下之国倚重而致天下，以填主土故也。

⑦填星主土，为黄帝，实驾驭天下，故虽主季夏，与四季亦密切相关，除德之外，礼、义、杀、刑也与之联系在一起。

⑧戚：悲戚。 其岁不复：这年阴阳不和。孔颖达注《易经·复》卦言"阳气反复"为复。故冬至阴不复，阳不至；夏至阳不复，阴不至，就出现阴阳不和。 若：或。

⑨文太室：即周文王的太室，也就是文王的明堂、清庙。与上文"营室为清庙"、"心为明堂"中的清庙、明堂同义。 天子之星：即占卜天子吉凶的星宿。

【译文】

由历法中与南斗交会的年份确定土星的位置。在五行曰它主持中央，属土，在四时中主季夏，日期为戊已、在五帝中配黄帝，主德政，是女主的象征。每年运行经过一宿，它所停留的这一宿相应的分野国就会吉利。不应当停留而停留，或者已经离去又重新回来，回来后就停下来，它相应的分野国会获得领土，不然就会得到女子。假若在推测中应当停留而没有停留，既然已经停留，又离开那宿到西或到东边去了，它相应的分野国就要失掉领土，不然就要失去女子；这个国家不可以进行军事行动。土星停留在哪一宿时间很长，它相应的分野国福泽就厚，如果轻速就离去了，这个国家的福泽就薄。

土星另一个名称叫地侯，主占卜收成的好坏。土星一年运行十三度又一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平均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经过

二十八年环绕一周天。它所停留的地方，五星都随从它聚集在这一宿，它下面相应的分野国，就可以因有厚重的德政而获得天下的拥护。如果礼、德、义、杀、刑等政教规范都丧失殆尽，土星就会因此而动摇不定。

土星运行出现赢，为王的就不得安宁；它的运行出现缩，有战争就不会停息。土星，颜色是黄的，有九道芒角，音律是黄钟宫调。它失次超过二三宿就叫做赢，象征君主有政令得不到执行，不然就会发生大水灾。它失次落后二三宿就叫做缩，相应分野国的王后会有悲戚之事，这一年会阴阳不和；不然就会发生天裂或是地动的大灾情。

斗宿为周文王的太室，也就是土星的庙堂，它是占卜天子吉凶的星宿。

【原文】

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更事；火为旱；金为白衣会若水①。金在南曰牝牡，年谷熟②。金在北，岁偏无③。火与水合为焠；与金合为铄，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④。土为忧，主孽卿；大饥，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⑤。土与水合，穰而拥阏，有覆军，其国不可举事⑥。出，亡地；入，得地。金为疾，为内兵，亡地⑦。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⑧。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⑨。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⑩。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蚤出者为赢，赢者为客⑪。晚出者为缩，缩者为主人。

必有天应见于杓星[12]。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七寸以内必之矣[13]。

五星色白圜，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兵；青圜，为忧水；黑圜，为疾，多死；黄圜，则吉[14]。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声，青角有兵忧，黑色则水[15]。意，行穷兵之所终[16]。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动摇常以此。

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东行。见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复出东方。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17]。

【注释】

①白衣会：指丧事。

②牝牡：《史记索隐》晋灼曰："岁，阳也，太白，阴也，故曰牝牡也。"

③偏无：或有或无。

④铄（shuò）：熔化。

⑤孽卿：孽子为大臣。又，《史记会注考证》妖害之卿。《史记索隐》引《文耀钩》云"水土合则成炉冶，炉冶成则火兴，火兴则土之子焠，金成消烁，消烁则土无子辅父，无子辅父则益妖孽，故子忧"。 北军：军队败北。《史记正义》凡军败曰北。

⑥拥阏：同壅遏。壅塞。

⑦《史记会注考证》以上言木、火、土三星相合之应，其特不详金、水二星者，太白、辰星二条已言之，故不复说。

⑧三星若合：《史记集解》徐广曰："或云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谓惊立（古"位"字）绝行。"按，因"有兵与丧"，故惊。绝行，即"改立公王"。

⑨四星合：《汉志》作"四星若合，是谓大汤（荡），其国兵丧并起……。"

⑩易行：易世而行。 掩：通"奄"，覆盖，包括。 无德：以下《汉

志》作"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遍布）四方。"

⑪蚤：同"早"。 赢：亦作"盈"。

⑫王先谦曰："斗杓居中而运，历指十二辰，五星失行，则天应随之而见。"

⑬必之：指必定有祸。《汉志》此句叙说明晰："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远者殃无伤也，从七寸以内必之。" 按：七寸以内，指观测者所见两星的距离。

⑭圜：同"圆"。 则中：即"侧中"，边沿与中间。

⑮我城：我国。

⑯此句，王元启以为"意"当为"赤"，盖赤讹志，志讹意。一以为"当直定为衍文"。

⑰此记太初历甲寅元始之时。东壁原称东营，是营室的一部分，所以镇星在东壁，也就可说是在营室。 按：以上总论五星，似当在辰星条之后。

【译文】

木星和土星会合，象征有内乱发生，会出现饥荒，国君不可以发动战争，不然就会失败；木星和水星会合，国家就会变换谋略并更改政事；木星和火星会合，预示要发生旱灾；木星和金星会合，象征有丧事或者水灾。木星在北，金星在南，叫做"牝牡"，预示这年五谷丰熟。木星在南，金星在北，这年的收成或有或无。火星和水星会合称为"焠"，火星和金星会合称为"铄"，象征着有丧事，都不可举办大事；如果出兵作战，会招致大败。火星与土星会合称为"忧"，象征有孽子为卿；会发生大饥荒，战争要失败，成为败北之军，军队会被围困，举办其他事也会大败。土星和水星会合，会丰收但流通受阻，有覆军的危险，这个国家不可以举办大事。土星和水星相合出现在天空，相应的分野国会丧失土地；二星相合隐没于地下，就会得到土地。土星和金星会合，象征有疾疫，国内有反叛的军队，会丧失土地。三颗行星如果会

合在一起，会合所在一宿的相应分野国，内外会有战事和丧事，要改立君王。四星相合，战争丧事会一起发生，人君会有忧患，百姓会流离失所。五星相会合，这就是易世而行，有德的，受赏庆，改立国君，囊括有四方，子孙繁多昌盛；无德的国君，遭受祸殃或者是灭亡。五颗行星都显得很大，相关的事体也大；都显得小，事体也小。

行星早于推算的时间出现为赢，赢者为客星。晚于推算的时间出现为缩，缩者为主人星。发生赢缩一定有上天的应验在北斗斗杓显示出来。星同宿为会合。相陵犯为斗，斗者相距在七斗以内必定会出现祸患。

五颗行星颜色显白并成圆形，象征有丧事和旱灾；颜色显赤并成圆形，旁侧和中间有些不平，象征有战争；颜色青成圆形，象征有忧患和水灾；颜色显黑成圆形，象征有疾疫，多死亡；颜色显黄成圆形，那么就吉利。出现赤色芒角预示有外敌侵犯我国，出现黄色芒角预示有国土之争，白色芒角预示有死丧哭泣之声，青色芒角预示有战争忧患，黑色芒角预示会有水灾。它们的形状、颜色能应验军事行动的最终结果。五星同是一种颜色，天下就会停息干戈，百姓安宁昌盛。春风秋雨，冬寒夏暑，时令是否正常，五星动摇常常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而表现出来。

土星出现后顺行一百二十日而逆转西行，西行一百二十日又返回东行。出现三百三十日而隐入地下，隐没三十日重新出现在东方。太岁在寅的甲寅年，土星在东壁宿，所以说是在营室宿。

【原文】

察日行以处位太白[①]。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东方，伏行

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②]。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

其纪上元，以摄提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至角而入；与营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③]。与角晨出，入毕；与角夕出，入毕。与毕晨出，入箕；与毕夕出，入箕。与箕晨出，入柳；与箕夕出，入柳。与柳晨出，入营室；与柳夕出，入营室。凡出入东西各五，为八岁，二百二十日，复与营室晨出东方[④]。其大率，岁一周天[⑤]。其始出东方，行迟，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极而反，东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远日，曰大嚣，刚[⑦]。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极而行迟，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大白，柔；高，远日，曰大相，刚。出以辰、戌，入以丑、未[⑧]。

【注释】

①太白星无论晨见夕见，或迟或疾，总在日前后45°范围内可以找到它的踪迹，故曰察日行以处位太白。　太白：金星古名。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是大行星中距地球最近的一颗。大小和地球相近，轨道很接近圆形，为五大行星中之最亮者。《史记正义》引《天官占》云太白一句殷星，一名大正，一名荧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灭星，一名大嚣，一名大衰，一名大爽。

②据《汉书·律历志》及参考能田忠亮的研究，太白星的运行为：晨始见在日后15度余，逆行，日行2分度1，行6日，留8日；然后顺行（迟），日行46分度33，行46日，又顺行（疾），日行1度92分度15，行184日，接着伏（顺），日行1度92分度33有奇，运行83日；转为夕始见在日后15度余，顺（疾）行，日行1度92分度15，行181日余，又顺（迟）行，日行46分度33，行46日，留7日余；然后逆

行，日行2分度1，行6日，接着伏（逆），日行8分度7有奇，运行16日余。总计一复为584日余。 入东方：即入于东方，天文观象。金星运行中与日接近，没入日出前东方的晨光中，称入东方。反之，与日接近，日没时于西方下没，称为入于西方，亦即入西方。 伏行：或称"伏"，天文术语，行星运行到太阳附近，星光为太阳所掩没，隐伏而不见。 三舍：当为"一舍"。$\frac{7}{8}\times16=\frac{112}{8}=14°$。

③上元：古历法术语。中国古历所选取的某一个甲子日夜半日、月合朔，正好交冬至节，又恰逢五星同聚一经度的理想推算起点，称作"上元"。《史记正义》其纪上元，是星古历初起上元之法也。

④八岁，二百二十二日：金星出行240日，入东方伏行130日，又出行240日，入西方伏行16日，一复，依本篇为626日；五复共3130日，一年365，则为八岁，210日，数相近。

⑤大率：大约，大体上。

⑥率：一定的标准和比率。 舍：当作"度"。金星晨见、夕见之逆行均日$\frac{1}{2}$度，行6日，故为3度。 上极：到达极点。

⑦庳（bēi）：通"卑"，低下。金星出现时在日后15度，若大于15度，距日远，为"高"；若小于15度，距日近，为"庳"。

⑧辰、戌、丑、未：古代用十二支表示方位，辰为东偏南，戌为西偏北，丑为北偏东，未为南偏西。

【译文】

观察太阳的运行来判定金星所处的位置。金星在方位上属西，四季属秋，日期十干属庚辛，象征着刑杀。刑杀失当时，惩罚从金星表现出来。金星运行失常，按照它运行抵达的次舍来推断相应分野国的吉凶。金星出现后运行十八舍经过二百四十日就隐入地下。隐没在东方，伏行十一舍经过一百三十日；金星隐没在西方，伏行三舍经过十六日就出现了。应当出现的时候不出现，应当隐没的时候不隐没，这就叫做失宿，那么相应的分野国如果没有军队溃败的事件发生，一定会有国君的地位被篡夺。

按照上元历法，在摄提格的寅年，金星和营室宿早晨同时出现在东方，到达角宿而隐没；与营室宿傍晚出现在西方，也是到角宿而隐没，与角宿早晨同时出现，就隐没在毕宿，与角宿傍晚同时出现，也隐没在毕宿。与毕宿早晨同时出现，就隐没在箕宿；与毕宿傍晚同时出现，也隐没有箕宿。与箕宿早晨同时出现，就隐没在柳宿；与箕宿傍晚同时出现，也隐没在柳宿。与柳宿早晨同时出现，就隐没在营室宿；与柳宿傍晚同时出现，也隐没在营室宿。总共出现与隐没在东西方各五次，经历的时间为八年又二百二十日，又重新与营室宿在早晨同时出现在东方。金星大约是每年环绕一周天。金星开始出现在东方，运行迟缓，一般的标准是一日运行半度，运行一百二十日，必定要逆行一二舍，到达极点以后再返回来，向东运行，每日运行一度半，经过一百二十日就隐没。金星位置最低时，靠近太阳，叫做明星，光亮显得柔和；位置最高时，离太阳较远，叫做大嚣，光亮显得刚劲。金星开始出现在西方，运行快疾，一般的标准是一日运行一度半，运行一百二十日；到达极点以后运动迟缓了，每日半度，经过一百二十日，黎明前隐没，一定要逆行一二舍才能隐没。金星位置最低时，靠近太阳，叫做大白，光亮显得柔和；位置最高时，离太阳较远，叫做大相，光亮显得刚劲。它出现在辰位、戌位，隐没在丑位、未位。

【原文】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国。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①]。所居久，其乡利，（疾）〔易〕，其乡凶[②]。

出西（逆行）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其出不经天；经天，天下革政[3]。

小以角动，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浅凶；庳，浅吉，深凶[4]。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5]，曰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迟，迟行。角，敢战。动摇躁，躁。圜以静，静[6]。顺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则出兵，入则入兵。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圜角，忧，有水事；青圜小角，忧，有木事；黄圜和角，有土事，有年[7]。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耎，其下国有军败将北[8]。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出三日而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遗人用之；卒虽众，将为人虏[9]。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其色大圜黄滜[10]，可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战。

【注释】

①其出东为东：谓金星出现在东方，占验即在东方。下三句仿此。

②乡：通“嚮（向）”。　易：疾过。

③经天三句：《史记索隐》孟康曰：“谓出东入西，出西入东也。太白阴星，出东当伏东，出西当伏西，过午为经天。”又晋灼曰：“日，阳也，日出则星没。太白昼见午上为经天。”　按：一说为经过天空。　革政：改朝换代。

④深：周密深入。　浅：轻率冒进。

⑤日方南：日方南行。谓夏至到冬至之间。　日方北：日方北行，谓冬至到夏至之间。

⑥躁：急躁。 圜：同“圆”。

⑦有水事：据《汉书·五行志》，水曰润下，即水性为向下渗透，水事即水失其性，于是“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 有木事：木曰曲直，即木性为节制礼度。木事即木失其性，于是会出现“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民财，作为奸诈以伤民财”等的情况。 有土事：土爰稼穑，即土性为耕种收获。土事即土失其性，盖有“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之类的事情发生。

⑧微人：较短时间的隐没。 盛出：较长时间的出现。 耎（ruǎn）：《汉志》作“耎而伏”。晋灼解释为“耎，退也，不进而伏，伏不见也”。按，此为逆伏。 北：王先谦“疑‘北’乃‘死’之误”。

⑨遗：丢弃。 将：将军。

⑩滜：通“泽”，润泽。

【译文】

应当出现的时候不出现，没有到应当隐没的时候就隐没了，象征着天下要停息战争，军队在国外的，会回国。没有到应当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应当隐没而不隐没，天下会兴起战争，有会破亡的国家。金星正当在推算的时期出现了，它相应的分野国就会昌盛。金星出现在东方占验就在东方，隐没在东方占验则在北方；出现在西方占验就在西方，隐没在西方占验则在南方。所停留的时间久，它对应的方向吉利；很快就过去了，它对应的方向就有凶险。

出现在西方往东运行，正西方向的国家吉利。出现在东方往西运行，正东方向的国家吉利。金星出现后不会经过整个天空；如果经过了整个天空，天下就要改朝换代。

金星的芒角稍微有些闪动，有战事兴起。开始出现的时候显得大，后来变小了，相应分野国军力弱小；出现的时候显得小，后来变大了，相应分野国军力强大。出现的时候地平位置较高，指

挥进兵周密深入就吉利，轻率冒进就凶险；地平位置比较低，周密渐进就吉利，深入敌腹就凶险。太阳向南行金星在太阳的南面，或是太阳向北行金星在太阳的北面，叫做赢，预示侯王不会安宁，用兵作战前进就吉利后退就凶险。太阳向南行金星在太阳的北面，或者太阳向北行金星在太阳的南面，叫做缩，预示侯王会有忧患，用兵作战退却吉利前进凶险。指挥作战要观察太白星的表象：太白星运行快，就迅速进军；太白星运行慢，就要持重缓行。太白星有芒角，就要敢于决战。太白星摇动像是很急躁，也应该行动。太白星显得圆而且安静，就应该静下来。顺着芒角所指的方向进军，就吉利，反过来说，都会凶险。太白星出现就出动军队，太白星隐没就招回军队。显出赤色芒角，预示着有战斗发生；显出白色芒角，会有丧事；显出黑色钝角，会出现忧患，发生五行中属水的事；显出青色带圆的小芒角，会出现忧患，发生五行中属木的事；显出黄色成圆形和芒角，有五行中属土的事发生，这年有好收成。金星已经出现三日而再行有短暂的隐没，隐没了三日又再行有较长时间的出现，这叫做退而不进，它下面相应的分野国就会有军败将亡的事发生。金星已经隐没三日又重新短暂出现，出现三日又重新有较长时间的隐没，它下面相应的分野国有忧患；军队储备的粮食兵器，会丢弃给人家使用；士卒虽然人多，但将领却会成为人家的俘虏。金星出现在西方运行失常，外国会失败；金星出现在东方运行失常，中原的国家会失败。金星的颜色特别鲜明圆形显黄并带有润泽，预示可以做一些交战双方互相和好的事；金星的颜色特别鲜明圆形而呈红色，象征兵势强盛而没有进行战争。

【原文】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

右肩；黑，比奎大星[1]。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2]。居实，有得也；居虚，无得也[3]。行胜色，色胜位，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4]。出而留桑榆间，疾其下国[5]。上而疾，未尽其日，过参天，疾其对国[6]。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其入月，将僇[7]。金、木星合，光，其下战不合，兵虽起而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军[8]。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太弱：是谓阴陷于阳[9]。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于阴。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10]。其出卯南，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出酉北，北胜南方；出酉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注释】

①比：类似。这种颜色的近似相比，五星都是一样，不只是金星如此。五星各有本色，如木星青，火星赤之类；四时也有固定的颜色，如春青，夏赤之类；运行的方向也有颜色区别，如东行为木，南行为火之类。其占吉凶均须依据以上的变化条件。《史记正义》引《晋书·天文志》云："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应时节。色变有类：凡青，比参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色害其行，凶也。"

②从：纵横天下。从，通"纵"。

③居实：当居而居谓居实；不当居而居谓居虚。《史记索隐》按：实谓星所合居之宿；虚谓赢缩也。　有得：指得到实利。

④行胜色：《史记集解》晋灼曰："太白行得度者，胜色也。"按，行指运行合度与失度。　位：指星出现时所在的辰次，它相应的分野国为得位者。

⑤金星出现于傍晚，正常是在视平线上，如留桑榆间，乃为早现。 疾：《汉志》作“病”，损害。

⑥未尽其日：因为上升的快，没有达到它运行所需的时间。 参天：天空的三分之一，约合60°。 疾其对国：疾，《汉志》作“病”。 对国：相对应的分野国。

⑦僇（lù）：通“戮”，杀戮。

⑧金木星合：王元启以为“木”当作“水”。

⑨昏而出阴：阴，指北方。 阴陷于阳：阴阳相对而言：南为阳，北为阴；动为阳，静为阴；主为阳，客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等等。

⑩伏：指伏行。 也：王元启以为当加“土”作“地”，谓入地不见也。

【译文】

太白星颜色显白，和天狼星类似；颜色显赤，和心宿类似；颜色显黄，和参宿左肩的参宿四类似；颜色显苍，和参宿右肩的参宿五类似；颜色显黑，和奎宿的亮星类似。五星都跟从太白星而聚集到一宿中，它下面相应的分野国可以指挥军队纵横天下。金星处在它按推算应处的位置上，相应的分野国有得到实利的机会；如果是超过或落后于应处的位置，相应的分野国就没有可能得到实利。就占卜的重要性而言，火星的运行是否合度胜过它的颜色显示，颜色显示胜过所在的方位，观察到位置胜过没有观察到位置，有颜色的条件胜过没有颜色，运行的合度胜过所有其他的条件。太白星出现后停留在树梢间迟迟不下落，对它下面相应的分野国会造成损害。太白星上升得很快，没有用尽它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就经过了三分之一的天空，相对应的分野国会遭受损害。上升了又下落，下落了又再次上升，预示会出现反叛的将领。太白星被月亮所掩，预示将军会遭到杀戮。金星和木星会合，有光亮，它下面的地区有战争而兵不相遇，兵虽然起动但不交战；二星会合互相掩蔽，就预示原野上有破败的军队。太白星出现在西方，黄昏时位置偏北，北方兵强；傍晚吃饭时出现，其兵稍弱；夜半时

出现，其兵较弱；鸡鸣时出现，兵特别弱：这就叫做“阴陷于阳”。太白星出现在东方，乘着黎明位置偏南，南方兵强；鸡鸣时出现，兵稍弱；夜半出现，兵较弱；黄昏时出现，兵特别弱：这就叫做“阳陷于阴”。太白星在地下伏行的时候，在这个条件下出兵，兵一定会遭殃。太白星出于卯位以南，象征南方能战胜北方；出于卯位以北，是北方能战胜南方；正好出现在卯位，东方的国家吉利。太白星出于酉位以北，北方能战胜南方；出于酉位以南，南方能战胜北方；正好出现在酉位，西方的国家会战胜。

【原文】

其与列星相犯，小战；五星，大战①。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行疾，武；不行，文②。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将发其国③。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④。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见景⑤，战胜。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亢为疏庙，太白庙也。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大司马位谨候此⑥。

【注释】

①列星：指二十八宿诸恒星。

②武：武勇，指靠武力解决问题。　文：多礼有文，指靠谈判、协商解决问题。

③天夭：意为被上天伤害，即天灾、自然灾害。

④左：指在左方。　迎：相对为迎。

⑤景："影"的本字。

⑥大司马：汉武帝时由太尉改称的最高军政首脑，故其占卜要谨慎观察金星。

【译文】

太白星和诸恒星相陵犯，预示着有小战争；和五星相陵犯，有大战。在相陵犯的时候，太白星位在所犯星的南面，预示南方国家会失败；位在所犯星的北面，北方国家会失败。太白星运行的速度快，预示着要靠武力解决问题；它处在留的时候，用协商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颜色显白并有五个芒角，早于推算时间出现就可能有月蚀，晚于推算时间出现，就可能有天夭和彗星出现，祸事将会发生在相应的分野国。太白星出现在东方为德星，行事若在太白星的左方或者是面对着它，就会吉利。出现在西方就为刑星，行事若在太白星的右方或者是背对着它，就会吉利。反过来说都会凶险。太白星光亮得使物体能见到影子，战争就会取得胜利。太白星白昼出现并经过整个天空，这就叫做争明，预示着强国会变弱，小国会变强，女主的势力会昌盛。

亢宿是天神的外庙，就是太白星神的庙。太白星，就是大臣的象征，它的称号叫上公。太白星还有别的名称叫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等。处在大司马官位的人要谨慎地观察太白星来占候吉凶。

【原文】

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①]。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②]。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宿命国。

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仲

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③。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其蚤，为月蚀；晚，为彗星及天夭。其时宜效不效为失，追兵在外不战④。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⑤。其当效而出也，色白为旱，黄为五谷熟，赤为兵，黑为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⑥。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野虽有军，不战。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⑦。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军胜；下出，客亡地⑧。辰星来抵太白，太白不去，将死⑨。正旗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⑩。视旗所指，以命破军。其绕环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兔过太白，间可槭剑，小战，客胜⑪。兔居太白前，军罢；出太白左，小战；摩太白，有数万人战，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⑫。青角，兵忧；黑角，水。赤行穷兵之所终。

【注释】

①日辰之会：日与辰星之交会。《史记索隐》案：下文“正四时及星辰之

会”是也。 辰星：水星古名。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体积、质量为九大行星中之最小者。由于离日距离最大不超过21°，故视日所在，不难找到辰星。

②太阴之精：古代天文术语。辰星五行属北方水，北属阴，星占家遂以辰星为太阴之精气。

③郊：郊外。

④效：见。

⑤时：季。

⑥天之中：以十二辰中之子位、午位为界将天体分为两部分，丑、寅、卯、辰、巳位为东，未、申、酉、戌、亥位为西。

⑦格：阻隔。

⑧入太白中：被太白星所遮掩。

⑨抵：靠近。

⑩正旗上出：旗，《汉志》作“其”，指辰星的芒角。

⑪兔：辰星别名。 间（jiàn）：中间。 械（hán）：通“含”，容纳。

⑫摩：光相接触，切摩而过。 主人吏：主军的将校。

【译文】

观察日和星辰的交会，来确定辰星的位置。辰星属北方，五行属水，它是太阴的精气，四季主冬，十天干是壬、癸。国家在刑罚方面有失误，惩罚会从辰星表现出来，根据辰星的状况判断所在宿相应分野国的吉凶。

由辰星的位置来正四季：二月春分，黄昏时它出现在西郊外奎、娄、胃以东五宿的范围内，相应的分野域为齐；五月夏至，黄昏时它出现在西郊外东井、舆鬼、柳以东七宿的范围内，相应的分野域为楚；八月秋分，黄昏时它出现在西郊外角、亢、氐、房以东四宿的范围内，相应的分野域为汉；十一月冬至，清晨它出现在东方郊外，和尾宿、箕宿、斗宿、牵牛宿一起西行，相应的分野域为中原。辰星的出现和隐没常常在辰、戌、丑、未四个方

位。

辰星的出现早于推算时间，预示着要发生月蚀；晚于推算时间出现，预示着会有彗星和天夭。某时辰星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就是罚有失当的表现，追击敌国的军队在国外而不去战斗。一个季节辰星不出现，这个季节就是阴阳不和，四季辰星不出现，天下会发生大饥荒。辰星应当出现也就出现了，它颜色显白预示要发生旱灾，显黄就预示五谷丰熟，显赤预示有战争，显黑预示有水灾。出现在东方，星大而色白，象征有敌兵在外，会解围而去。常常在东方，它颜色显赤，预示着中原的国家会战胜；它与太白星一起出现在西方，都显赤色而且有芒角，外国吉利。将天空以子、午位为线分开，五星积聚在东方，中原国家会吉利；积聚在西方，外国运用兵力在作战的会吉利。五星都跟从辰星而聚集在某一宿，它所聚这一宿的相应分野国可以运用法制取得天下。辰星不出现，太白星就是客星；辰星出现，太白星就是主星。出现但是和太白星不在同一方位，野外虽有军队，但是不作战。辰星出现在东方，太白星出现在西方；假若辰星出现在西方，太白星出现在东方，这种情况象征隔离，野外虽然有兵但不进行战斗。失却它应当出现的时间才出现，预示着天气应当寒冷反而温暖，应当温暖反而寒冷。应当出现而不出现，这就叫做“击卒”，战事会大肆兴起。辰星为太白星所掩蔽而从上面出现，预示着要破军杀将，客军将会胜利；从下面出现，预示着客军要丧失土地。辰星来靠近太白星，太白星不离开去，有将领会要死亡。辰星有芒角从正上方出现，预示着要军溃将亡，敌军会取胜，从正下方出现，敌国要丧失土地。观察辰星芒角所指的方向，来判定哪方的军队会失败。辰星环绕着太白星运行，如同与太白星相斗，预示着有大战发生，客军会胜利。兔星在太白星近旁经过，中间的距离好像只容得一枝剑，预示着有小战发生，客军会胜利。兔星留在太白星的前面，象征要军罢休战；出现在太白星的左面，预示有小

战；和太白星光相触而过，有几万人参加的战事发生，主军的将校会死；出现在太白星的右边，相距像有三尺远近，军事紧急约期相战。辰星的芒角显青色，有兵忧；芒角显黑色，会有水灾。颜色赤红而运行象征穷兵黩武者死亡的最终结局。

【原文】

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①。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②。兔五色，青圜忧，白圜丧，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号泣之声。

其出东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③。其一候之营室、角、毕、箕、柳④。出房、心间，地动。

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岁熟；冬，黄而不明。即变其色，其时不昌。春不见，大风，秋则不实。夏不见，有六十日之旱，月蚀。秋不见，有兵，春则不生。冬不见，阴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则不长⑤。

【注释】

①命：名。

②易处：改换了位置。 文变：指政治教化的变革。 不善：不好，不利。

③据《汉书·律历志》并参考能田忠亮的研究，辰星晨始见在日后15度余，逆行1日，日行2度，留2日；然后顺行（迟），日行7分度6，行7日，又顺行（疾），日行1度3分度1，行18日，接着伏行

(顺)37日，日行1度9分度7有奇；夕始见去日也是15度余，顺行(疾)16日半，日行1度3分度1，接着顺行(迟)，行7日，日行7分度6，留1日半；然后逆行，行1日，日行2度，接着伏行(逆)24日，日行15分度4有奇。总计一复为115日122029605分。 数：指疾行。

④一候：指从其中的一宿来观察占候。

⑤流邑：城邑的百姓流亡。 按：以上是讲五星的运行及其有关的占候，为本篇的第二部分。

【译文】

兔星有七个名称，叫做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辰星颜色发黄而显得小，出现后又改变了位置，象征着天下政治教化的变革对百姓是不利的。兔星可以呈五种颜色：青而圆预示忧患，白而圆预示丧事，赤而圆预示国中不会平定，黑而圆预示吉利。出现赤色芒角预示有敌军来侵犯我国的城邑，出现黄色芒角预示有土地的争斗，出现白色芒角预示有丧葬的哭泣声音。

辰星出现在东方，经过四宿运行四十八日，其中疾行二十日，然后反方向又隐没在东方；辰星出现在西方，经过四宿运行四十八日，其中疾行二十日，然后反方向又隐没在西方。可以在营室、角、毕、箕、柳任何一宿来观察占候辰星。辰星出现在房宿、心宿之间，将会发生地震。

辰星的颜色：春天，青黄色；夏天，赤白色；秋天，青白色，预示着年成丰熟；冬天，色发黄星不明亮。如果是变换了颜色，这一季就不会昌盛。辰星如果春天不出现，有大风，秋天的收成就不会好。夏天不出现，会发生六十天的旱灾，有月蚀。秋天不出现，有战争发生，到了春天庄稼会不生。冬天不出现，会发生六十天的阴雨，城邑的百姓会流亡，到了夏天庄稼会不长。

【原文】

角、亢、氐，兖州[①]。房、心，豫州[②]。尾、箕，幽州[③]。斗，江、湖[④]。牵牛、婺女，杨州[⑤]。虚、危，青州[⑥]。营室至东壁，并州[⑦]。奎、娄、胃，徐州[⑧]。昴、毕，冀州[⑨]。觜觿、参，益州[⑩]。东井、舆鬼，雍州[⑪]。柳、七星、张，三河[⑫]。翼、轸，荆州[⑬]。

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蛮夷星也[⑭]。

【注释】

①兖州：古州名。汉代兖州约当今山东西南部地区。

②豫州：古州名。汉代豫州约当今河南东部及安徽北部地区。

③幽州：古州名。汉代幽州约当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及朝鲜北部等地区。

④江湖：汉代指九江、庐江、豫章、丹阳诸地，因"皆襟带江湖"（王先谦语），故名。

⑤杨州：古州名。汉代杨州约当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区。

⑥青州：古州名。汉代青州约当今山东北部地区。

⑦并州：古州名。汉代并州约当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部分地区。

⑧徐州：古州名。汉代徐州约当今江苏北部及山东东南部地区。

⑨冀州：古州名。汉代冀州约当今河北中南部及山东、河南部分地区。

⑩益州：古州名。汉代益州约当今四川东部、重庆市、贵州大部，及甘肃、陕西、湖北等部分地区。

⑪雍州：古州名。汉代改名凉州，约当今甘肃、宁夏，及陕西西部、青海东部等地区。

⑫三河：指河内、河南、河东三郡。

⑬荆州：古州名。汉代荆州约当今湖北、湖南，及广东、广西、贵州等部分地区。

按：这种将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区域的分配方法，叫天文地理分野。其方位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如属东方七宿的地理分野大都在东部之类。然北方七宿中有江湖、杨州，西方七宿中有徐州，南方七宿中有雍州，可知分野的分配不单纯是从地理方位来考虑的，还有其他历史文化的原因。

⑭梁玉绳以为，此"十二字当在前辰星条末'夏则不长'之下，错简于此。'管'乃'宫'之讹。"

【译文】

角、亢、氐三宿，分野是兖州。房、心二宿，分野是豫州。尾、箕二宿，分野是幽州。斗宿，分野是江湖地区。牵牛、婺女二宿，分野是杨州。虚、危二宿，分野是青州。营室到东壁二宿，分野是并州。奎、娄、胃三宿，分野是徐州。昴、毕二宿，分野是冀州。觜觿、参二宿，分野是益州。东井、舆鬼二宿，分野是雍州。柳、七星、张三宿，分野是三河。翼、轸二宿，分野是荆州。

七星是员官的象征，也就是辰星的庙宇，是占卜蛮夷吉凶的星宿。

【原文】

两军相当，日晕[①]。晕等，力钧；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②]。重抱大破无，抱为和；背〔为〕不和，为分离相去[③]。直为自立，立侯王；(指晕)〔破军〕(若曰)杀将[④]。负且戴，有喜[⑤]。围在中，中胜；在外，外胜[⑥]。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後去，居军胜[⑦]。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发疾，虽胜无功[⑧]。见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兑，有

者下大流血[⑧]。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而食益尽，为主位[⑩]。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时，用命其国也[⑪]。

【注释】

①相当：敌对。　日晕：大气现象。太阳光线经大气层中冰晶折射和反射形成的一种环绕太阳的白色或彩色光环。多发生在卷层云上，光环内部分明显晦暗。

②晕等：日晕四周均匀。　钧：通"均"。　厚长大：指日晕看起来又厚又长又大。

③重抱大破无：指日晕的变化过程。重，云气生成。抱，云气绕日。大，云气扩大。破，云气散开。无，云气消失。　背：指日晕的光气背日向外。

④直：谓光晕直立日上。自立，独立。

⑤负且戴：谓太阳上下方都有日晕，日晕在太阳下方叫负；在太阳上方叫戴。

⑥围在中：指云气在日晕之中。

⑦气晕：气象现象。由悬浮在大气中的水晶对光线折射和反射而形成的一种光学现象。多发生在日周月围，多呈环状，亦有弧状、柱状或亮点状。

⑧发疾：指发生变化的过程非常快，亦即时间短。疾，快速。

⑨白虹：大气现象。一种横亘天际，成带状如虹的淡白色云气。　屈：曲。

⑩食：指日食。　复生：食后复圆。　食益尽：日全食。

⑪其直：指当食的部位，即日廓上被食的部位。　直：当。

【译文】

两军敌对，会发生日晕。日晕四周均匀，象征双方势均力敌；日晕又厚又长又大，有胜负的分别；日晕又薄又短又小，分不出胜负。日晕生成、绕日、扩大、散开、消失的变化过程明显，象

征会言和修好；有日晕的光气背日向外，象征不会言和修好，但两军会脱离接触，分别离去。光晕直立日上象征着有自立的事发生，即自立候王，还会发生军败将亡的事。日的上下方都有光晕，预示有喜庆的事发生。云气在日晕之中，被围在城中的一方会取胜；云气在日晕之外，在城外施行包围的一方会取胜。日晕外层青中层赤，象征两军和好而都离去；外层赤中层青，两军交恶而相离去。气晕先出现而后散去，驻守之军会取胜；先出现又先散去，开始有利后来有害；后出现又在后散去，开始有害后来有利；出现得晚又早散去，开始和后来都有害，驻守之军不能取胜。日晕出现到散去，它发生的过程变化非常快，虽然是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大功。出现半日以上，预示着功劳大。淡白色云气的白虹弯曲而短，两头成尖锐形，预示它下面相应分野地区会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通过日晕占候战争的胜败，应验的日期近在三十日，远在六十日之内。

发生日食，所在的分野国会不吉利；食后复生，所在宿的分野国吉利；而发生日全蚀，象征着分野国国君的吉利。用太阳所食的部位和日食发生时所在的宿位，配上日期干支，来判定相应分野国的吉凶。

【原文】

月行中道，安宁和平[①]。阴间，多水，阴事。外北三尺，阴星。北三尺，太阴，大水，兵[②]。阳间，骄恣。阳星，多暴狱。太阳，大旱丧也[③]。角、天门，十月为四月[④]，十一月为五月，十二月为六月，水发，近三尺，远五尺。犯四辅，辅臣诛[⑤]。行南、北河，以阴阳言，旱水兵丧[⑥]。

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⑦]。荧惑也乱，填星也下

犯上，太白也强国以战败，辰星也女乱。（食）〔蚀〕大角，主命者恶之；心，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地忧[⑧]。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⑨]。故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⑩]。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⑪]。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蚀，国君；月蚀，将相当之。

【注释】

①月行中道：指月亮在房星中间运行。《史记索隐》案：中道，房星之中间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间有四表然，故曰房。南为阳间，北为阴间，则中道房星之中间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行道，然黄道亦经房、心。若月行得中道，故阴阳和平；若行阴间，多阴事；阳间，则人主骄恣；若历阴星、阳星之南北太阴、太阳之道，即有大水若兵，及大旱若丧也。

②《史记索隐》案：谓阴间外北三尺曰阴星，又北三尺曰太阴道，则下阳星及太阳亦在阳间之南各三尺也。

③太阳：指月亮运行接近太阳道，与上"太阴"意同。

④角、天门：指月行经角宿与天门星星区。天门星在角宿之南。 十月为四月：指月亮十月行犯此区，当为来年四月成灾。下二句意相似。

⑤犯四辅：《史记索隐》案：谓月犯房星也。四辅，房四星也。房以辅心，故曰四辅。

⑥行南北河：《史记正义》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以阴，则水、兵；南河以阳，则旱、丧也。

⑦月蚀岁星：《史记正义》孟康云："凡星入月，见月中，为星蚀月；月掩星，星灭，为月蚀星也。"

⑧大角：《史记正义》大角一星，在两摄提间，人君之象也。 列星：《史记索隐》谓月蚀列星二十八宿，当其分地有忧。忧谓兵及丧也。

⑨始日：谓月食始起之日。 五月者六：谓每五个月发生一次月蚀的情况会出现六次。《史记索隐》以《汉志·三统历》法计，则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一，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复始耳。 按：张文虎以《三统历》每隔$5\frac{20}{23}$月一食的周期推算为："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六，五月者一"，才合一百三十五月之数。

⑩常：指规律性。 臧：善，此处意为吉利。

⑪日月不占：《史记集解》晋灼曰："海外远，甲乙日时不以占候。" 按：以上是关于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及日、月食方面的内容，属本篇的第三部分。

【译文】

月亮运行在房星的中间，预示着安宁和平。运行在中间北边的阴间，预示着多水灾，多刑杀之事。运行到阴间之外北边三尺，是阴星区域。运行到阴星之外北边三尺，是太阴道，预示有大水灾和战事发生。月亮运行到中间南边的阳间，预示着国君骄横恣肆。运行到阳间之外南边三尺的阳星区域，预示着多残暴的冤狱。运行到阳星之外南边三尺的太阳道，预示着要发生大的旱灾和死丧之事。运行到角宿、天门星区域，运行发生在十月灾害将显示在来年四月，发生在十一月灾害将显示在来年五月，发生在十二月灾害将显示在来年六月，灾害是发大水，日期来得较近的水深会有三尺，日期来得远的水深会有五尺。月亮运行陵犯了房宿的四辅，预示着有辅臣被诛杀。运行到南河星、北河星区域，按阴阳来判断，有旱灾、水灾、战事、死丧等事发生。

月亮掩蔽了岁星，它出现所在宿的分野地，会发生饥荒或死亡。掩蔽了荧惑星会发生动乱，掩蔽了填星会发生臣下犯上作乱，掩蔽了太白星会发生强国因此而战事失败，掩蔽了辰星会发生后宫叛乱。月亮掩蔽了大角星，是国君们最厌恶的事；掩蔽了心宿，

就预示着有内贼作乱；掩蔽了列星，它相关宿的分野地有战事和死丧一类忧患。

月食从开始之日算起，经过五个月发生一次的会有六次，又经过六个月发生一次的有五次，经过五个月发生一次的会再有六次，然后是经过六个月发生一次的有一次，而经过五个月发生一次的又总共有五次，经过一百一十三个月后又会像这样重新开始。所以月蚀的发生，是一种规律性的事；日蚀发生了，象征着会不吉利。甲、乙日发生交食，应验在四海之外，就不以日月占卜吉凶。丙、丁日交食，应验在长江、淮河、勃海到泰山一带地区。戊、己日交食，应验在中原、黄河、济水一带地区。庚、辛日交食，应验在华山以西地区。壬、癸日交食，应验在恒山以北地区。发生日蚀，应验在国君身上；发生月蚀，应验要由将相承担。

【原文】

国皇星，大则赤，状类南极[①]。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②]。所出国，起兵，多变。

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③]。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

大贼星，出正南南方之野[④]。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⑤]。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

狱汉星，出正北北方之野[⑥]。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

冲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7]。

地维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8]。所见，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

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9]。见则灭。所烛者，城邑乱[10]。

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命曰归邪[11]。归邪出，必有归国者[12]。

【注释】

①国皇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色或黄白，望之似有芒角，去地二三丈。可能是彗星或新星、超新星。 南极：星名。老人星，前已注。

②昭明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又名"笔星"，在天空突然出现，明亮如太白。可能是新星或超新星爆发现象。

③五残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又名"五锋"，星的表现有"如晕之气"，形似有毛状，为红色大星，移动频繁。可能是无尾之彗星。《史记正义》见则五分毁败之征，大臣诛亡之象。

④大贼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长九尺，随时间而移动。可能是有尾的彗星。《史记正义》出则祸合天下。

⑤司危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光有毛状，细心观察实系红色，并有两条角状的尾巴。可能是有双尾的彗星。《史记正义》见则天子以不义失国而豪杰起。

⑥狱汉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又名"咸汉"，有尾二三条，常移动。可能是彗星。

⑦四填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有红光的大星，经常在夜半出现，在天空任何方向都有可能看到。可能是新星爆发。 四隅：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方位。

⑧地维咸光：古代奇异天象名称。一作"地维藏光"，为红色大星，在天空任何一个方向都可能出现。可能是彗星，也可能是新星或超新星爆

发现象。

⑨烛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有三条彗向上伸出，瞬息即灭。可能是新星、超新星爆发或火流星、彗星。

⑩烛：照。

⑪归邪：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可能是彗星或新星。《史记集解》孟康曰："星有两赤彗上向，上有盖状如气，下连星。"

⑫归国者：回归本国的人，或是归降的人。

【译文】

国皇星，体大而赤红，形状类似南极老人星。它出现时的所在那一宿的相应区域会兴起战事，兵力很强盛；和它相对一宿的分野国不吉利。

昭明星，体大而色白，没有芒角，忽上忽下。它所出现一宿的相应分野国，有战争兴起，形势多变。

五残星，出现在正东方向东方分野的上空。这颗星形状类似辰星，离地面大约有六丈高。

大贼星，出现在正南方向南方分野的上空。星离开地面大约有六丈高，体大而赤红，随时间多次移动，有光亮。

司危星，出现在正西方向西方分野的上空。星离开地面大约有六丈高，体大而色白，类似太白星。

狱汉星，出现在正北方向北方分野的上空。星离开地面大约有六丈高，体大而色赤，多次移动，仔细观察它的中部带青色。这四颗分野星所出现的一宿，以及出现在不应当出现的方向上，它下面相应的地区会发生战事，相冲位置对应的分野国会不吉利。

四填星，它所出现的方位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离开地面大约有四丈高。

地维咸光，也出现在四角方位，离开地而大约有三丈高，好像月亮刚刚升起。它所出现的那一宿，下面的相应分野国有骚乱；

搞动乱的会败亡，有德行的人会昌盛起来。

烛星，形状像太白星，它出现后并不移行。出现后随即消失。星光所照到的地方，城邑会有骚乱。

像星又不是星，像云又不是云，取名叫归邪。归邪出现，必定有归降于中原国家的人。

【原文】

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火[①]。星众，国吉；少则凶。

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②]。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③]。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④]。其所往者，兵发其下。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⑤]。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⑥]。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其见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类彗而後曲，象旗[⑦]。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⑧]。其怒，青黑，象伏鳖。

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仓黑，望之如有毛羽然[⑨]。

长庚，如一匹布著天[⑩]。此星见，兵起。

星坠至地，则石也[⑪]。河、济之间，时有坠星[⑫]。

天精而见景星[⑬]。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

于有道之国。

【注释】

①金之散气：实质上是说星球是金属之体。　火：是说星体是发热的火球。

②汉：星空区域。银河又名天河、银河、河汉、汉津，简称“汉”，是由众多恒星所组成的一条星空云状光带。　水：如河中之水。《史记索隐》案：水生于金，散气即水气。《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为天汉”也。

③大经：大致原则。

④天鼓：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可能是流星和陨星所致。

⑤天狗：古代奇异天象名称。是有声的火流星或陨石。

⑥格泽星：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可能是极光或黄道光。《史记索隐》一音鹤铎，又音格宅。

⑦蚩尤之旗：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形态有二：一种像红色的云；一种上部呈黄色，下段呈白色。因其尾部弯曲，状如旗，故称。可能是彗星或极光。

⑧旬始：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可能是彗星，一以为极光。古人视作妖气。

⑨枉矢：古代奇异天象名称。一种是蛇行状，行径弯曲之流星、大流星。另一种与大流星类似，但行速慢，呈蓝黑色，状如毛羽，可能是彗星。　虵：“蛇”的异体字。

⑩长庚：古代奇异天象名称。可能是彗星或极光。

⑪石：陨石。本篇关于陨石的记载比欧洲早了1800多年。

⑫坠星：即陨星。

⑬精：清朗。《汉志》作“暒”，通“晴”，雨止无云。　景星：亦称瑞星。《史记集解》孟康曰：“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黄星，青方中一黄星，凡三星合为景星。”《史记正义》景星状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见则人君有德，明圣之庆也。

【译文】

星，是五行中金的离散之气所形成，它的本质是如火的发热

体。星多，预示着国家吉利；少，那就会凶险。

银河，也是五行中金的离散之气，它的本质如金属体形成的河流。银河，所见的星多，预示着多水灾；所见星少，就会发生旱灾，这是关于它占验的大致原则。

天鼓，出现时有声音像雷又不是雷，它的声音到达地面还传播到地下。它飞行下落的方向，会有战事发生在它下面的相应分野区域。

天狗，形状像一颗体大迅速奔驰的流星，运行中有声音，它下落止于地上，类似一条狗。它坠落所及的天空，望起来像是火光炎炎冲天。它下落到地面会出现一个圆形的有几顷田大的坑，上端尖锐的部分呈黄色，象征千里之内有破军杀将的事发生。

格泽星，好像是炎火的形状。颜色黄白，从地面开始而上升。下部大，上端尖锐。它要是出现了，不耕种就会有收获；如果没有土地上的好结果，一定会有大灾害。

蚩尤之旗，类似彗星但后部是弯曲的，像一面旗子。它出现了就会有王者去征伐四方。

旬始，出现在北斗星的近旁，形状像雄鸡。它如果发怒，颜色为青黑，像一只伏鳖。

枉矢，类似大流星，蜿蜒行进而颜色苍黑，看上去好像有毛羽一样。

长庚，好像一匹布挂在天空。这颗星出现，战事会兴起。

星坠落到地而，就成了陨石。黄河、济水一带，时常会出现陨星。

天空清朗就会出现景星。景星就是德星。它的形状没有固定，常常是出现在有道义德行的国家。

【原文】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1]。云气有兽居上者，胜[2]。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3]。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4]。恒山之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5]。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6]。土功气黄[7]。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8]。骑气卑而布[9]。卒气抟[10]。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兑；後兑而卑者，却[11]。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12]。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13]。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余里见。气来高丈余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14]。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15]。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16]。杼云类杼[17]。轴云抟两端兑[18]。杓云如绳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19]。其蜺者类阙旗故[20]。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21]。

【注释】

①望云气：即星占家的所谓“望云”。观察云气，预卜吉凶。 属(zhǔ)：连接。

②有兽：指有像野兽一样形状的云。

③华：华山。
④嵩高：嵩山。
⑤碣：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北。
⑥徒：指服劳役之人。
⑦土功：兴建土木工程。
⑧车：指战车。
⑨骑：指战骑。
⑩卒：指参战的士卒。 抟（tuán）：团聚。
⑪方：平正。
⑫相遇：两相敌对。遇，本作“禺”，通“偶”，敌偶，敌对。
⑬车通：即车辙。通，因避汉武帝讳而改辙为通。
⑭稍云：即“捎云”，飘拂的云。稍，通“捎”，《汉志》正作“捎”。精白：洁白。
⑮大根：指宽大的基部。 绝远：指伸得很远。
⑯阵云：状似战阵之云。 立垣：矗立的城墙。
⑰杼（zhù）云：状似织梭之云。 杼：织布梭。
⑱轴云：状似织机上绕经线的圆轴之云。
⑲亘（gèn）：竟。竟天，谓整个天空。
⑳蜺：通“蜺”。蜺，霓的异体字。《汉志》正作“蜺”。 类阙旗故：此文梁玉绳依《汉志》本作“类斗旗故锐”，故以为“此讹‘斗’为‘阙’，‘故’下脱‘兑’字”。按今中华校点本《汉志》以“锐”为衍文。
㉑泽：云气润泽。 抟密：团聚而紧密。 合斗：交战。 直：相应的云气。

【译文】

凡是望云气，仰面而望，可见的云气距人有三四百里；平视望去，云气在桑榆树梢上，距人有千余至二千里；登上高山而眺望，可见到下面连接到地上的云气距人有三千里远。云气中有形状像野兽般的，处在作战一方上边的，会取胜。

自华山以南，云气下为黑色上为赤色。嵩山、三河的郊野，云气是正赤色。恒山的北面，云气下为黑色上为青色。勃海、碣石山、黄海、泰山之间，云气都是黑色。长江、淮河之间，云气都是白色。

象征服役的云气呈白色。象征有土木工程兴建的云气呈黄色。象征战车行进的云气忽高忽低，常常是聚集在一起。象征战骑奔驰的云气低下而分布较广。象征参战士卒的云气是团聚的。前面低下而后面高抬的云气，象征军队行进得快；前面平正而后面高抬的云气，象征部队精锐；云气后面成锐形而低下者，象征军队退却。相应部队上空的云气平平的象征它行进缓慢。云气前面高而后面低下的，象征部队不停留地在返回。云气两相敌对的，象征云气低的一方要战胜云气高的一方，强锐的一方要战胜平正的一方。云气来得低而且循着车辙运行，不超过三四日，距离也就五六里，可见到这支部队。云气来得高有七八尺的，不超过五六日，距离也就十多里，可见到这支部队。云气来得高有一丈多近二丈的，不超过三四十日，距离五六十里，可见到这支部队。

飘拂的云气呈洁白色的，所象征的部队它的将帅强悍，它的士卒怯懦。云气基部宏大而前方伸得很远的，象征部队应当作战。云气青色白，它的前部低下的，会战胜；云气前而色赤而高仰的，战斗不会胜利。象征战阵的云气像一堵耸立的墙垣。杼云类似织机上的梭子。轴云团聚但两端成锐形。杓云像是一根绳子般的，处在前面的长可竟天，它的一半绵延在半个天空。另一种叫霓云的类似城阙上的旗帜，所以是尖锐形的。钩云是像钩一样的弯曲。诸如此类的云气出见，结合云气的五种颜色进行占验。而云气润泽团聚紧密的，它出现时很动人，才是某种事势的预兆可以占候；战事一定要兴起，和它双方相应的云气会表现出交战的状态。

【原文】

王朔所候，决于日旁[①]。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②]。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③]。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④]。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故候息秏者，人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正治，城廓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⑤]。实息者，吉；虚秏者，凶。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⑥]。卿云（见），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城被甲而趋[⑦]。

（天）〔夫〕雷电、虾虹、辟历、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者无不司之[⑧]。

天开县物，地动坼绝[⑨]。山崩及徙，川塞溪垘，水澹（泽竭）地长，〔泽竭〕见象[⑩]。城郭门闾，闺臬（枯槁）槀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⑪]。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⑫]。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俉[⑬]。化言，诚然[⑭]。

【注释】

①王朔：西汉武帝时术士，占候家。 决于日旁：以太阳圆面周围的变化决定占候的吉凶。

②穹（qióng）闾：即穹庐，游牧民族的毡帐。 幡旗：本是直挂的长方形旗，此指船帆。

③虚：同“墟”。

④蜃气：即通常所说“海市蜃楼”之景。 广野：指沙漠地区。其气也可形成“海市蜃楼”的景象。 宫阙：宫殿。

⑤息秏：虚实消长。息，生育繁息。秏，同“耗”，消耗。 田畴：指农田。谷田曰田，麻田曰畴。 正治：整治。 润泽：整治之意。 精华：精制华美。

⑥郁郁：繁盛貌。 纷纷：众多貌。 萧索：云气疏散貌。 轮囷：屈曲的样子。 卿云：大气现象。让人望之心境舒畅的一种高层云。《汉志》作“庆云”。

⑦濡（rú）：沾湿。 趋：快步而行。

⑧虾虹：《汉志》作“霞虹”。大气现象，一种在雨幕或雾幕上形成的彩虹。其色红如熟虾，故称。 辟（pī）历：大气现象。即雷震、雷暴及看不到闪电之响雷，或由一组响雷组成的突然放电现象。 夜明：一种高空大气现象，可能是多出现于高纬地区之极光或气辉。 司：同“伺”，观察。

⑨县物：悬现物象。县，同“悬”。 坼（chì）绝：断裂。裂为坼，断为绝。

⑩垘（fú）：土壅，填塞。 澹（dàn）：动荡。 地长（zhǎng）：平地长为丘陵。

⑪闾：里巷的大门。 闺：宫中的小门。 臬：同“闑”，门中央竖立的短木，以为限隔。 次：居。

⑫属（zhǔ）：聚集。

⑬逢俉（wù）：相逢而惊。

⑭化：《史记索隐》“化”当为“讹”，字之误耳。

【译文】

王朔所占候的，取决于日旁的云气。日近旁的云气，是人主的象征。都要按云气的形状来占候吉凶。

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云气像畜群和毡篷，南方渔业民族地区的云气像舟船和风帆。那些发生过大水的地方，有军队被打败的战场，国家已经破亡的废墟，地下埋有钱币，金宝的上面，都有相应的云气，不可不仔细观察。海边的蜃气像是楼台，沙漠地方的云气形成有宫殿的模样。云气各自和所在地山川人民积聚的气象相像。

所以占候一国的虚实消息，要亲自进入这国的城邑，考察那里的疆界、田畴整治的情况，城廓房屋门户是否整理，其次是车服是否精制畜产是否肥美。充实繁息的，吉利；空虚损耗的，凶险。

像烟又不是烟，像云又不是云，繁盛众多，疏散屈曲，这就叫做卿云。卿云，是象征着喜气。像雾又不是雾，衣帽沾着它也湿不了，这种云气出现那个区域的人们都要因战守之事而披甲快行了。

雷电、虹霞、霹雳、夜明等现象，都是阳气运动所产生的，春夏二季发生，秋冬二季闭藏，所以占候的人没有不注意观察的。

天开裂而悬现物象，地震动而地面断裂。山陵崩塌或移徙，河流被堵溪谷壅塞，水动荡地长高，湖泽干涸等等都是兆应的征象。城廓和里巷的门户，还有门限都已枯槁；宫殿庙宇官邸宅第，人民所居之处。民谣风俗车骑服饰，还要观察民众的饮食。五谷草木，要观察它聚集生长的状况。仓廪钱府马厩武库，通向四方的道路。六畜禽兽，所出产的种类和分派的用场。鱼鳖鸟鼠，要观察它们栖息的处所。鬼哭好像呼叫，人们逢着它就会受惊吓。谣言流语等等的万物情状，确实都是占候的征象。

【原文】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①]。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②]。

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③]。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④]。四始者，候之日[⑤]。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⑥]。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⑦]；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⑧]。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铺，为黍；铺至下铺，为菽；下铺至日入，为麻[⑨]。欲终日（有雨），有云，有风，有日[⑩]。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⑪]。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⑫]。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其）所宜[⑬]。其雨雪若寒，岁恶。

【注释】

①岁美恶：指年岁的吉凶。

②产气：生气。

③腊明日：即腊祭的第二天。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是日祭祀先祖为腊祭。 卒岁：一年结束。

④正月旦：正月初一。

⑤四始：指冬至日、腊明日、正月旦、立春日。

⑥魏鲜：人姓名，汉代之善占候岁吉凶者。 八风：八方之风。

⑦戎菽：胡豆。 为：成。 趣（cù）：急促。

⑧冲：相对应的一方，此指来风相反的一方。 对：对立、对比。 课：此指计数。

⑨旦：平旦，黎明。 食：早食。 日昳（diē）：日过午。指未时。 餔（bū）：同"晡"，黄昏时。指申时。 下餔：约当日没前一二小时。 日入：指酉时。

⑩《史记正义》正月旦，欲其终一日有风有日，则一岁之中五谷丰熟，无灾害也。

⑪日当其时者：此日，指有云，有风，有日之"三有"之日。当其时，正当某类作物的占候时刻。 深：茂盛。 实：结实。 浅：不茂盛。 败：歉收。

⑫食顷：指无风只有一顿饭的功夫。言其短暂。 熟五斗米顷：煮熟五斗米的功夫。言其时长。

⑬种：五谷中的每一种。

【译文】

凡是占候年岁的吉凶，要谨慎地占候一年的开始。岁始或先是冬至日，生气开始萌发。腊明日，人们一年的农事结束，大家聚在一起会餐，这是阳气将发的时候，所以叫做初岁。正月初一日，是君主颁行历法中的岁首；立春日，是一年四季的开始。这四个始日，就是占候年岁的重要日子。

而汉代的魏鲜集中在腊明日、正月旦以八风来决一岁的吉凶。风从南方来，这一年要大旱；从西南方来，会发生小旱；从西方来，会有战事；从西北方来，大豆的收成好，有小雨，会急促兴兵；从北方来，会是中等年成；从东北来，就是上等丰收年；从东方来，会发生大水灾；从东南来，民众会有疾病瘟疫，年成很坏。所以八方之风各自有它相反方向的加以对比，计算出次数多的一方风会取胜。次数多胜次数少的，持续时间久的胜急速就吹过去了的，风刮得快的胜风刮得慢的。从黎明到早饭时刮的风，是占候麦子的，早饭到过午时刮的风，是占候稷类的；过午到晚饭时刮的风，是占候黍类的；从晚饭后刮的风，是占候豆类的；日没时刮的风，是占候麻类的。总想正月初一全天会有云、有风、有

太阳，这预示着一年之中会五谷丰熟，没有灾害。有云、有风、有太阳的现象正好出现在某类作物的占候时刻，那么这类作物会长得茂盛而有丰多的结实；没有云而有风、有太阳，当其时的一类作物，虽长得不茂盛但会多有结实。有云、有风，没有太阳，当其时的某一类作物，长得会茂盛但结实会少；有太阳，没有云，不刮风，当其时的某一类作物，会歉收。而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只有一顿饭的功夫，歉收的伤败会小；要是有煮熟五斗米这么长的功夫，歉收的伤败会大。要是风重新刮起来，有云，被伤败的庄稼会恢复起来。各自用它相关时刻出现云彩的颜色来占候宜于栽种哪一类庄稼，在岁首如果下了雪或是很寒冷，这一年年成会不好。

【原文】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①]。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数雨[②]。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③]。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④]。为其环（城）〔域〕千里内占，则（其）为天下候，竟正月[⑤]。月所离列宿，日、风、云，占其国[⑥]。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⑦]。

冬至短极，县土炭，炭动，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⑧]。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注释】

①是日：正月初一。　都邑：都城。

②比（bǐ）：连续。 数（shǔ）：计算。《史记索隐》谓以次数日以候一岁之雨，以知丰穰也。

③率：比例。 极：极限。《史记集解》孟康曰："正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④日直其月：《史记集解》孟康曰："月一旦雨，正月水。"

⑤环域：周围。 竟正月：经过整个正月。《史记集解》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历二十八宿，然后可以占天下。"

⑥离：经历。

⑦上甲：上旬甲日。

⑧县土炭：在平衡器的两端分别挂上土块和木炭，以检验空气中的湿度。冬至以后阳气生木炭逐渐加重，夏至以后阴气生木炭又逐渐减轻，于是两端高低会有变化。 解：脱落。 出：发芽。 日至：指冬至、夏至。 晷景：日晷之影。景，"影"的本字。 按：以上是关于一些特殊天象的记载，其中一部分是属于气象方面的内容，可知中国古代往往将天文与气象放在一起。这是本篇的第四部分。

【译文】

岁首这一天光辉明亮，可以用都城民众发出的声音占候一年的吉凶。发出宫声，那么这一年就收成好，吉利；发出商声，那么就有战争；发出徵声，会发生旱灾；发出羽声，会有水灾；发出角声，年成不好。

还可从正月初一开始连续计算下雨的日数占年成好坏。大约是下一天雨相应有一升粮食的收获，一直计算到七升是最高限额；超过这个日数，不加占卜。从初一数到十二日，当成本年的一到十二个月，占卜是否会发生水旱灾害。为了国都周围千里内占卜，那也就是为天下占候，必须用整个正月来计数的方法。观察月亮所经历的各宿，使用前述太阳、风、云"三有"，来占候相应分野国本年的收成。然而还必须观察太岁所在的方位。太岁在金位，会丰收；在水位，会毁败；在木位，会发生饥荒；在火位，会发生

旱灾。这是观察占候的大致原则。

正月上旬甲日，风从东方来，这年宜于养蚕；风从西方来，假若晨旦又有黄色云彩，会是年成不好。

冬至日白昼最短，可在衡器的两端放上土块和木炭，木炭的一端下沉，鹿角脱落，兰花根出生，泉水涌出，大略会以此知道冬至已到，相反就是夏至已到，要准确测定冬至、夏至日，主要是决定于日晷的影子。岁星所在的相应分野区域，五谷丰登。它的对应区域，这一年则有灾殃。

【原文】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①]？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②]。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③]。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④]。

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⑤]。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⑥]。至天道命，不传[⑦]；传其人，不待告[⑧]；告非其人，虽言不著[⑨]。

昔之传天数者[⑩]：高辛之前，重、黎[⑪]；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⑫]；殷商，巫咸[⑬]；周室，史佚、苌弘[⑭]；于宋，子韦[⑮]；郑则裨灶[⑯]；在齐，甘公[⑰]；楚，唐眛[⑱]；赵，尹皋[⑲]；魏，石申[⑳]。

【注释】

①生民：出现人类社会。 曷：何。 历：观察、推算。

②五家：即五帝。 三代：指夏、商、周。 绍而明：继承并使之明确。 冠带：本指礼帽、衣带，此指文明民族，华夏族。 夷狄：边远部族。 法类：取法、对应各种事物。

③州域：上古有十二州、九州之不同。九州详见《夏本纪》。此州域与列宿相对而言，当指上文之分野。

④三光：指日、月、星。

⑤国殊窟穴：各个国家均有不同的观测方法和解说。窟穴，此指观测方法和解说。 家占物怪：各家都占卜不同的怪异事物。 不法：不能作为法则。

⑥六经：儒家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纪异而说不书：记载了灾异奇变之事，而看法和认识没有撰写。

⑦天道：指上天的化育万物循环不息的自然规律。因与性命均皆微妙深奥，故孔子不予传授。 命：即性命。

⑧传其人，不待告：《史记正义》"待，须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

⑨告非其人，虽言不著：《史记正义》"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虽为言说，不得著名微妙，晓其意也。"

⑩天数：天文历法。

⑪高辛：高辛氏，即帝喾。

⑫有夏：即夏。有，名词词头。 昆吾：夏代天官名。 《史记正义》虞翻云："昆吾名樊，为己姓，封昆吾。"

⑬巫咸：《史记正义》"巫咸，殷贤臣也，本吴人，冢在苏州常熟海隅山上。"

⑭史佚（yì）、苌（cháng）弘：《史记正义》"史佚，周武王时太史尹佚也。苌弘，周灵王时大夫也。"

⑮子韦：春秋宋景公时人，天文历算家。

⑯裨（pí）灶：春秋郑国大夫，明天文星象。

⑰甘公：《史记集解》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史记正义》"《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

⑱唐眛（mèi）：战国时楚将领。

⑲尹皋：赵人。

⑳石申：《史记正义》"《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又名石申夫。今本《甘石星经》是宋人辑录甘公、石申著作而成。

【译文】

自从最初出现人类社会以来，世间君主何尝不去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制定历法呢？直到五帝、三代时期，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而更为明确了它的规律，内部是华夏族，外部是边远部族，把中国分成为十二州，仰头观测天上的星象，低头取法地上的各种事物。天上有日月，地上就分阴阳。天上有五星，地上有五行。天上有诸多星宿，地上就有相应的分野。日、月、星三光，是阴阳的精气所形成的，气的本源是在地上，而由圣人来统一调理这种天地间的关系。

周幽王、厉王以前，已经很久远了。所能见到的天象变化，都是因为各国有不同的方法和解说而有很大的差别，各家占验出不同的怪异物象，也都是为了适合时势应变的需要，他们著录的文字图画典籍提出的祥瑞兆应都不足以成为法则。因此孔子在论说六经的时候。采取记载怪异天象物象而不加阐发的态度。至于有关自然繁育生生不息的规律和性命的事情，因为太微妙深奥了而不加传授；即使传授给某一个人，也让他依自己的天性去领悟而不解说；虽然解说给了一个不恰当的人，他也是不会明白其中的微妙而通晓意义的。

从前传授天数的，在帝喾以前，是重、黎；到了唐、虞时代，是羲氏、和氏；夏代，是昆吾；殷商时代，是巫咸；周家王室，是史佚、苌弘；到了宋国时，是子韦；郑国则是裨灶；而在齐国，是甘公；楚国，是唐昧；赵国，是尹皋；魏国，是石申。

【原文】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①]；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②]：此其大数也[③]。为国者必贵三五[④]。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⑤]。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⑥]。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⑦]。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⑧]。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⑨]。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纂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⑩]。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机祥候星气尤急[⑪]。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⑫]。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⑬]。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⑭]。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⑮]。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⑯]。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⑰]。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⑱]。

【注释】

①天运：天体运行。

②三纪而大备：经过三纪（一纪三大变，一千五百年），就完备了整个周期变化。

③大数：大致规律。

④三五：即指三十岁一小变，五百载一大变。

⑤天人之际：上天和人事之间的关系。　续备：承接、贯通、完备。

⑥推：推演、计算。

⑦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时代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 见："现"之古字。 宋襄公时星陨如雨：鲁僖公十六年（宋襄公七年，公元前644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以上例子是举例、大略而言。

⑧力政：以武力征伐。政通"征"。 伯：通"霸"。

⑨众暴寡：势力强的欺侮势力弱的。

⑩田氏篡齐：齐国国君原为姜姓，后田氏大臣逐渐掌权。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自立为齐君。 三家分晋：指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而自立。

⑪兵革：战争。 数（shuò）：屡次、多次。 饥馑：闹灾荒。 焦苦：因战火而烧焦土地的痛苦。

⑫十二诸侯：指春秋时期的齐、楚、秦、晋、鲁、卫、陈、蔡、宋、郑、曹、燕十二个诸侯国。 七国相王：战国时期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互相尊称为王。 从衡：即"纵横"。 踵：继承、连接。 书传（zhuàn）：图书著作。 凌杂米盐：《史记正义》"凌杂，交乱也。米盐，细碎也。"

⑬二十八舍主十二州：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史记正义》"二十八舍，谓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星经》云：'角、亢，郑之分野，兖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牵牛，吴越之分野，扬州；须女、虚，齐之分野，青州；危、室、壁，卫之分野，并州；奎、娄，鲁之分野，徐州；胃、昴，赵之分野，冀州；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东井、舆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张，周之分野，三河；翼、轸，楚之分野，荆州也。'" 斗秉兼之：斗秉，指北斗七星，秉，通"柄"。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绕北极星而运转，斗柄临制四方，以此所及十二辰，分别领有二十八宿，和地下十二州分野对应。

⑭候：征候，征兆。《史记正义》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

⑮鸟衡：即柳宿。《史记正义》荧惑鸟衡，皆南方之星，故吴、楚之占候也。

⑯《史记正义》辰星、虚、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齐占候也。

⑰《史记正义》岁星、房、心，皆东方之星，故宋、郑占候也。

⑱《史记正义》辰星，参罚，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晋占候也。

【译文】

天体运行，三十年有一小变，一百年会发生中变，五百年就有大变化；三个大变变成为一纪，三纪就完成了整个周期变化：这是天体 运行的大致规律。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三五变化的周期。考察上下各千年的变化，然后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接续完备。

太史公推求古代的天象变化，认为没有什么可供当今时代考察运用的原则。大概的内容是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日蚀发生了三十六次，出现了三次彗星，宋襄公时曾有过星陨如雨的情景。天子势力衰弱，诸侯们致力于征伐，五霸相继兴起，更替掌握天下的政令。从这以后，人众多的陵暴人数少的，势力大的并吞势力小的。秦、楚、吴、越，本来是夷狄之国，却成为了强大的霸主。田氏篡夺了姜姓齐国的政权，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共同进入了战国时期。争着攻夺略取，战争更迭地发生，城邑经过了多次屠掠，因而就形成了饥馑疾疫及焦土之苦，臣子国君共同承受着忧患，他们推测吉凶占候星气尤其显得迫切。近代十二诸侯和七国相继为王的时期，倡言合纵连横学说的接踵出现，而尹皋、唐眛、甘德、石申等人借着时务的困迫而阐述主张撰写书传，所以他们提出的占验事例都非常杂乱细碎而不足取法。

占候以二十八宿对应于十二州域，同时考虑到北斗斗柄的指向，这样的做法已经行用很久了。秦国的疆域，候望在于太白，占验见于狼星、弧矢。吴国、楚国的疆域，候望在荧惑，占验见子

鸟衡星。燕国、齐国的疆域，候望在于辰星，占验见于虚宿、危宿。宋国、郑国的疆域，候望在于岁星，占验见于房宿、心宿。晋国的疆域，也是候望在辰星，占验见于参宿和罚星。

【原文】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①]。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②]；占于街南，毕主之[③]。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④]；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⑤]。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⑥]：其大经也[⑦]。此更为客主人。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⑧]。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⑨]。"诸侯更强，时灾异记，无可录者[⑩]。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⑪]。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⑫]。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⑬]。

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⑭]。

【注释】

①河山：指黄河、华山。

②岁星、荧惑、填星于方向为东、南、中。下文太白、辰星于方向为西、

北。

③街：天街，星名。上文有“昴、毕间为天街”。古人以为东、南、中央皆为阳，街南毕星，主阳，中国为阳，毕主之；街北昴星，主阴，夷狄为阴，昴主之。

④貉（mò）：古代对东北部民族的泛称。 月氏（ròu zhī）：亦作“月支”，古族名。其族先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后在西域建立月氏国。旃：通“毡”。

⑤维：指山川脉络的主要走向。《史记正义》言中国山及川东北流行，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尽碣石山。黄河首起昆仑山；渭水、岷江发源于陇山：皆东北东入渤海也。

⑥躁疾：轻躁、迅疾。

⑦大经：常规，一般原则。

⑧孛（bèi）：此字原作“李”，讹为“孛”。李，宜作“理”，治理。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以为自“荧惑为孛”以下至“必视荧惑所在”二十五字，当在本篇前文“荧惑”条“以其舍命国”下，错简在此，当移前。

⑨“故曰”一句：《史记索隐》“此据《春秋纬·文耀钩》，故言‘故曰’。”

⑩更：交替。

⑪长或竟天：彗星最长时横贯天空。

⑫攘（rǎng）：排除，抗御。 张楚：指陈胜起义军，因号为“张楚”，故名。 骀藉（tái jiè）：践踏。

⑬蚩（chī）尤：传说中东方九黎族首领，后为黄帝战败擒杀。

⑭钜鹿：古地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枉矢西流：矢状之大流星奔向西方。 上文云：“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仓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山东：崤山以东地区。 从：通“纵”。

【译文】

等到秦国并吞了三晋、燕、代，从黄河、华山以南属于中国。中国在四海之中处于东南方向，属于阳；阳就和日、岁星、荧惑、填星相对应，占验见于天街星以南诸星，以毕宿为主。中国的西

边、北边就是胡、貉、月氏等各个穿着毡裘引弓而射的民众，属于阴；阴就是月、太白、辰星；占验见于天街星以北诸星，以昴宿为主。所以中国的山川是从西南往东北的走向，它们总的脉络，是头在陇、蜀地区，尾部消失在勃海、碣石山一带。因此秦国、晋国喜好用兵作战，他们的占验也见于太白，太白也主中国域内的祸福吉凶；而胡、貉民族多次侵扰掠夺，只能以辰星为占，辰星的出没又轻躁迅疾，常常是主夷狄领域的祸福吉凶；这是一般的原则。这就是前面所说辰星和太白更相为客人、主人。荧惑星是理星，在外就是理兵，在内就是理政。所以说“虽然有英明的天子，也一定要注意观察荧惑星所在的位置”。诸侯国更替强大，当时对灾异占验的记录解说各有不同，没有值得现在录用的。

秦始皇的时候，十五年之中彗星四次出现，出现时间长的达到八十日，彗星最长时横贯了天空。这以后秦国就以武力灭亡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对外又抵御四周的外族入侵，死人之多有如乱麻，因而促使如张楚王等人共同起兵，前后三十年之间兵相践踏致死的，多得数也数不清。从蚩尤以来，还未尝有过像这样残酷的。

项羽援救钜鹿的时候，大流星枉矢向西下坠，崤山以东地区的各个诸侯势力就都联合起来，向西进军破秦坑杀秦人，诛杀屠掠了咸阳城。

【原文】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①。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②。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③；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④。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

十年，而伐胡尤甚⑤。越之亡，荧惑守斗⑥；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⑦；兵征大宛，星茀招摇⑧：此其荦荦大者⑨。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⑩。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⑪。

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⑫。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⑬；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⑭。

【注释】

①五星聚于东井：《史记新证》直按：《窸斋砖瓦录》，有“东井”残瓦当，在各瓦中面积最小。西汉盖以五星聚东井为发祥之瑞，《张耳传》亦载此事。

②平城之围：指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所率汉军被匈奴围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之事。

③天狗：本篇上文云“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 梁：汉初封国名，建都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④元光：汉武帝第二个年号名，公元前134年—前129年。 元狩：汉武帝第四个年号名，公元前122—前117年。

⑤京师：京城，朝廷。 胡：此指匈奴。

⑥越之亡：指公元前12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派兵征讨平定。 荧惑守斗：火星在斗宿附近徘徊。《史记正义》南斗为吴、越之分野。

⑦朝鲜之拔：指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平定朝鲜。 星茀于河戍：有不吉之星惑乱于南河星、北河星。星，此指不吉之星，如彗星之类。茀，通“孛”。南河星、北河星，一在井宿东南，一在井宿东北。南河星似守卫着越门，称南戍；北河星如守卫着胡门，称北戍，故合称“河戍”。

⑧大宛（yuān）：西域古国名。公元前104年—前101年汉武帝派兵征服大宛。 招摇：《史记正义》招摇一星，次北斗杓端，主胡兵也。 占：角变，则兵革大行。

⑨荦荦（luò）：明显的样子。《史记索隐》荦荦，大事分明也。
⑩委曲：细微、琐碎。
⑪应：应验，征兆。
⑫唐都：人名，汉代著名的天文历法家。
⑬甘、石历五星法：甘德、石申推演“五星法”。“五星法”，亦名“五星占”，是用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来推占吉凶的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汉代帛书《五星占》，证实了史家之记载。
⑭守：徘徊、滞留。 日月薄蚀：日月无光或亏缺。 薄，日月无光曰薄。蚀，同“食”。

【译文】

汉朝的兴起，五大行星都会聚在东井宿之中。平城被围困，有月晕七重出现在参宿、毕宿。各个吕氏家族人作乱，出现了日蚀，竟至白昼昏暗。吴楚七国举行叛乱，彗星出现有几丈长，发出声响的奔驰大流星天狗掠过梁地的原野；等到平叛的战争兴起，就有死亡的人伏尸流血在梁国城下。元光、元狩年间，一种奇异天象叫蚩尤之旗彗星或极光再次出现，长度达到了半个天空。这以后汉家京城派出的军队四面出击，诛讨夷狄的入侵反叛的达数十年之久，而其中以征伐匈奴的事件尤为严重。南越的被诛亡，有荧惑星在斗宿附近徘徊；朝鲜被攻拔，有不吉之星惑乱于南河星、北河星星区；出兵征讨大宛，不吉之星又惑乱在招摇星附近：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重大占验事例。至于说到一些琐碎的小型天象变化，实在说不尽。由此来观察，没有不是先有征兆出现而随后就被应验了的。

自汉建国以来著名的研究天数的人，占星的就有唐都，望气的有王朔，占卜年岁的就有魏鲜。故此甘德、石申利用五星作占的方法中，只有荧惑星有反方向的运行也就是逆行；荧惑星逆行所在的位置，以及其他星的逆行，还有日月的薄蚀等，都是他们据以为占的内容。

【原文】

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①]；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②]：此其大度也[③]。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④]。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⑤]。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⑥]。凡天变，过度乃占[⑦]。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⑧]。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⑨]。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⑩]。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⑪]。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天〕人之符[⑫]。此五者，天之感动[⑬]。为天数者，必通三五[⑭]。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⑮]。

【注释】

①史记：古代史书。　行事：以往的历史事件。　盛大：指星变大。

②南北：黄道的南北。

③大度：一般规律。

④紫宫：此代指天帝之中宫。　房心：此指天之东宫。　权衡：此指天之南宫。　咸池：此指天之西宫。　虚危：此指天之北宫。　列宿部星：《史记正义》五官列宿部内之星也。　经：位置恒定不变的星。　阔狭：距离、范围之宽窄。　常：固定。

⑤纬：东西运行。《史记正义》五星行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也。

⑥修德：修养德行。　省刑：减轻刑罚。

⑦过度：越过常规。

⑧饰诈：虚伪欺诈。

⑨太上：最上。 修救：采取补救措施。 修禳（ráng）：祈求鬼神，消除灾难。 正下无之：最下无视天变。

⑩希：通“稀”，稀少。 亟（qì）：屡次。

⑪适（zhè）：指日月交食。 客气：指非天体自身出现的变化。 发见：变化出现。 大运：大的运行规律。

⑫俯仰：指随政治兴衰而出现变化。

⑬天之感动：是上天有所感动。

⑭三五：即前述的三十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的规律。

⑮精粗：实质和表面现象。 天官：天文。 按：以上论述了古代天文学发展脉络、著名天文学家及累集的许多珍贵史料，是本篇的最后部分。

【译文】

我查阅历史记载的文献，考察以往的历史事件，发现近百年中间，五星没有出现后而不反方向运行而作逆行的，在反方向运行的逆行中，星常常会变大而且会改变颜色；日月发生薄蚀，和它们运行到南北相对位置的时候有关：这是它们的一般规律。所以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等列宿部内的星区，是天上五宫的坐位，是经星，不迁徙移动，大小各有差别，彼此间距离的宽窄各有定数。水、火、金、木、填星，这五大行星，是上天的五个辅佐，为纬星，它们运行中出现与隐伏各有一定的规律，所经过宿区的赢缩都有确定的度数。

日有变化就要修养德行，月有变化就要减省刑罚，星有变化就要修好结和。凡是天变，超过了常数的就要占卜吉凶。国君要是强大，而且有德行的就会昌盛；要是弱小，而且虚伪欺诈的一定会丧亡。最佳的选择是修养德行，其次是搞好政治，再其次是采取补救措施，再其次就是祈求鬼神消除灾难，最糟糕的就是无

视天变的发生不闻不问。普通经星的变化很少见到，而日月五星运行的变化却要屡次用于占候。日晕、月晕、日月交食、云气、风气，是天体自身以外所发生的客气，它们变化的出现在大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规律的。然而这些变化因为和政治的兴衰直接关联，最接近于像是上天向人世间显示吉凶祸福征兆的警告标志。这五气，都是上天有所感动而产生的变动。对天数进行研究的人，必须精通三五的变化规律，了解古今终始的历史，深人观察时事的变化，研究占候的表象和实质，这样天官这门学问就能完备地掌握了。

【原文】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①]。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②]。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③]。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④]。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⑤]。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⑥]。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⑦]。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⑧]。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⑨]。

【注释】

①自此以下系后人所补。苍帝：东方灵威仰之帝。《史记正义》春，万物开发，东作起，则天发其德化，天门为之开也。 天门：即左右角间。日月五星运行时所循之黄道经过之处。

②赤帝：南方赤熛怒之帝。《史记正义》夏，万物茂盛，功作大兴，则天施德惠，天牢为之空虚也。 天牢：即天牢六星。主秉禁暴，实系贱人之牢。

③黄帝：中央含枢纽之帝。《史记正义》季夏万物盛大，则当大赦，含养

群品也。 天夭：一说当作“天矢”。不该出而出现。

④庚辛主杀，因秋天重杀，故有大赦、小赦。

⑤白帝行德：按文意此四字应移于“风从西北来”之前。 白帝：西方白招矩之帝。《史记正义》秋，万物咸成，则晕围毕、昴三暮，帝德乃成也。 常：“当”字之讹。 载：同“哉”。 太阳：在五运六气中冬季寒水为太阳。此指受冬季寒水的影响。

⑥一曰，二曰，为文中所引星占家之异说。

⑦黑帝：北方叶光纪之帝：《史记正义》冬，万物闭藏，为之动，为之开闭也。 天关：星名。在黄道最北端夏至点附近，冬天应见。

⑧天行德：指五方天帝行德，一年天气正常。

⑨三能（tái 台）、三衡：《史记正义》皆天帝之庭，号令舒散平理也，故言三台、三衡。言若有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异教令也。

【译文】

苍帝推行恩德，三光通行的天门因此开放。赤帝推行恩德，拘系贱人牢房的天牢六星因此空荡。黄帝推行恩德，不该出现的天矢星因此也出现了。有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一定会在庚、辛日。一个秋天能吹来五次风，当有大赦；能吹来三次风，当有小赦。白帝推行恩德，在来年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有月晕成围，当是有大赦，可说是太阳寒水的影响所致。一种说法：白帝推行恩德，毕宿、昴宿因此被月晕包围。包围三个晚上，功德才算完成；没有三个晚上以及围没有合拢，功德就不能成。第二种说法：月晕包围辰星，应验就会不出旬日。黑帝推行恩德，天关星因此而变动。以上五帝都能推行恩德，天子会因风调雨顺而更改年号；若不能推行恩德，会有疾风暴水拔木破石。三能和三衡是天帝的宫廷。有客星出现在天帝的宫廷中，一定会有奇异的教令产生。

史记全译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题解】

本篇记述揭示了所谓封禅，乃是历代帝王为显示自身“受命而王”所借以宣扬其威权的神圣礼仪，是借助神灵以增强其统治神秘性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反映出对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企图对它加以巩固的思想愿望。从远古众多的图腾崇拜而走向独一天神的至高无上，也是表示了历史的进步和人类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故此本篇之编入史著，不仅代表一种消极的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具有重要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

本篇记述了封禅发展史，而集中表现出封禅必须以德洽为基础的重要思想。在勾勒封禅发展史的线索中，周之后记述了秦之襄、文、德、宣、缪、灵、献诸公，直至始皇并天下的有关内容，与十二本纪之有《秦本纪》相呼应，更加证明秦之立本纪在事势发展中的地位，并阐述出封禅而引出巫祝，而引出五德终始之运，而引出鬼神之说，其本身也是经历了时代的变化。

本篇以大部分内容详写武帝之“尤敬鬼神之祀”，揭露武帝之醉心神仙，迷信方士，企求长生不老而乘龙登天等诸多欲念，将武帝的封禅又与崇儒、造币、设元、塞河、伐南越、巡朔方、通朝鲜、改历法诸事勾连在一起，以见武帝之愚昧及其政事之波澜。最终又点示出在影响和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情势下，求神之事“终无有验”，但武帝虽亦“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到底还是执迷不悟。“然其效可睹矣”，这就是司马迁的结论。

本篇记武帝事迹，全取为今见《史记·武帝本纪》内容，三

家注释以彼见重，故阅读时须两相参阅。

【原文】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①]。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②]。《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③]。"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④]。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⑤]。

《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⑥]。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⑦]。辑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⑧]。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⑨]。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⑩]。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注释】

①封禅：一种隆重的祭祀礼仪，祭天曰封，祭地曰禅，合称封禅。《史记正义》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用事：指举行封禅祭礼。

②梁父（fǔ）：一作"梁甫"，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二

字，方苞以为是衍文。实似应移至上句“泰山”二字之下即顺。 洽：融洽，周遍。

③《传》：语见《论语·阳货》。原文作：“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④隆：兴盛，隆盛。

⑤旷远：历时久远。 阙：空缺。 堙（yīn）灭：埋没。

⑥此段文字见《尚书·舜典》。 在：观察。 璇玑玉衡：指北斗七星。璇玑属魁，玉衡属杓。 齐：排列。 七政：七项政事，即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格艺祖。

⑦类：通“禷”，祭名。此祭向上天报告继承帝位之事。 禋（yīn）：祭名。洁祀，即斋戒沐浴而后祭祀。 六宗：指天地四时。马融：“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谓六也。”另有他说。 望：祭山川之名。

⑧辑：敛取，聚集。 五瑞：诸侯作为符信用的五种玉。《周礼·典瑞》：“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还瑞：是将敛取的瑞玉还给诸侯，是表示新国君的开始。

⑨柴：通“祡”，祭名。祭祀时把牲畜放在堆积的木柴上焚烧。 望秩：按山川的等次、尊卑，分别望祭之。秩，次序。

⑩五礼：即吉、凶、宾、军、嘉五礼。 五玉：即上文五瑞。 三帛：玄、纁、黄三色丝织品。 二牲：羔、雁。 一死：指雉。 贽（zhì）：礼物。

【译文】

从古以来接受天命就位的帝王，哪个人曾经不是想要进行封禅活动?大概有由于没有相应的德行灵验而要去从事这种活动的，却没有是看到了符瑞显现而不奔赴梁父、泰山进行封禅的。虽然是接受了天命但自己的功迹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功迹达到了但自己的恩泽在天下布施还不融洽，布施恩泽即使融洽了但是时日又没有空闲，所以真正能够去进行封禅活动的实在是很少。《传》中说：“三年不采用礼制，礼制一定会废弃；三年不演奏乐曲，乐

曲一定会毁坏。”每一个世代兴隆的时候，就会进行封禅典礼答谢天地，等到这个世代衰败了这种活动也自然停息下来。这些世代有长久的达到了一千多年，短些的也有几百年，所以进行封禅的礼仪因为残缺而遭到堙灭，有关它的详细情况不能够加以记载并使之传闻。

《尚书》当中说，舜帝通过对北斗七星进行观测，列出了七项政事。就对上帝进行类祭，对六宗进行禋祭，对山川之神进行望祭，并普遍祭祀各种神灵。验视五等诸侯所执作为符信用的瑞玉，选择吉祥的月日，会见分管四方和各州的长官，然后给诸侯发还瑞玉。每年二月，到东方去巡行视察，一直到达岱宗。岱宗，就是泰山。举行柴祭，按次序望祭山川之神。于是接受东后们的朝见。东后，就是东方的诸侯。协调四时气节和月份大小，校正日的甲乙，统一音律和度量衡，修正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在进见时五等诸侯各自应执的瑞玉和三公所执荐玉的缯帛、卿和大夫所执的两种生物、士所执的一种死物等的礼品。五月，巡行视察到达南岳。南岳，就是衡山。八月，巡行视察到达西岳。西岳，就是华山。十一月，巡行视察到达北岳。北岳，就是恒山。都举行到达岱宗时候一样的礼仪。中岳，就是嵩山。每五年去进行一次巡行视察。

【原文】

禹遵之。后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①。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②。后八世，至帝太戊，有桑榖生于廷，一暮大拱，惧③。伊陟曰④：“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榖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⑤。后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

兴焉，称高宗[6]。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惧[7]。祖己曰[8]："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9]。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10]。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后稍怠慢也[11]。

【注释】

①后十四世：此及禹言之，为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帝杼、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廑甲、帝孔甲。《汉志》作"后十三世"，是。 神渎：对神怠慢。 二龙：指所传说上天赐给孔甲骑乘的两条龙。

②其后三世：孔甲之后，为帝皋、帝发、帝履癸（桀）。 夏社：夏代国家土地祠。 《夏社》：《尚书》篇名，已佚。

③后八世：汤后八世为外丙、仲壬、大甲、沃丁、大庚、小甲、雍己、大戊。 桑榖（gǔ）：桑树，楮树。 拱：两手合围。

④伊陟（zhì）：伊尹之子，时为太戊之臣。

⑤赞：告知。 巫咸：负责祈神事务的商臣。

⑥后十四世：此及太戊言之，为大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汉志》作"后十三世"，是。 傅说（yuè）：商贤臣，事详《殷本纪》。

⑦雊（gòu）：鸣。

⑧祖己：殷贤臣。

⑨后五世：武丁后五世为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

⑩后三世：武乙后三世为文丁、帝乙、帝辛（纣）。

⑪肃祗（zhī）：恭敬。

【译文】

禹遵循舜帝的做法。他以后的第十四世，到了孔甲帝在位时期，品德淫乱喜好鬼神，对天神怠慢不敬，天赐给他骑乘的两条龙就飞去了。孔甲以后的第三世，商汤讨伐夏桀，想迁移夏家的

社神，后来认为不可以这么做，就写下了一篇文字叫《夏社》。以后的第八世，到了太戊帝在位的时期，有桑树和楮树合生在朝廷堂前，一天内从早到晚就长成两手合抱这么大，太戊帝害怕。贤臣伊陟说："妖孽不会胜过德行。"太戊修善德行，桑树和楮树的合生树就死了。伊陟告诉大戊的另一个臣子巫咸，巫咸所主管的祈祷神灵消除灾祸这种事情的兴盛起来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太戊以后的第十四世，武丁帝因为得到傅说做辅相，殷家重新兴盛起来了，号称高宗。有只野鸡飞来停在鼎器的耳子上鸣叫，武丁害怕。贤臣祖己劝谏说："修善德行。"武丁依着去做，他在帝位上因而得以长期安宁。以后的第五世，武乙帝因为怠慢天神被雷震死了。武乙以后的第三世，纣帝淫虐暴乱，武王去讨伐他。从这些事情看起来，开始的时候未尝不是肃敬恭谨，以后慢慢地就怠惰轻侮了。

【原文】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1]。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2]。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3]。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4]。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洛邑[5]。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6]。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

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7]。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8]。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9]。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10]。"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11]。"

【注释】

①《周官》：即《周礼》。文意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 地祇(qí)：地神。

②视：比照。 三公：周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③泮（pàn）宫：亦作"頖宫"，西周诸侯所设大学。《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史记索隐》按：服虔云"天子水帀，为辟雍。诸侯水不帀，至半，为泮宫"。

④后稷：古代周族的始祖，亦是教民种植的先祖，后奉为稷神。 配天：《史记集解》王肃曰："配天，于南郊祀之。" 宗祀：在宗庙中祭祀。后以统称祭祀祖宗。 上帝：《史记集解》郑玄曰："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故异其处，避后稷也。"

⑤此十四世，《汉志》作"十三世"，均误。实十一世，为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共十一王。

⑥秦襄公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被封为诸侯。

⑦西垂：西部边境。垂，同"陲"。 少皞之神：五行中西方金德之神。 西畤：所筑祭白帝之坛。 骝(liú)驹：赤身黑鬣的少壮马。骝，也作"騮"。 羝（dī）羊：公羊。

⑧十六年：当依《汉志》作"十四年"。《十二诸侯年表》载周平王元年即秦襄公八年，立西畤，至文公十年作鄜畤，正十四年。 汧(qiān)：水名。源出陕西陇县，东注入渭。 渭：渭水。黄河支流。

⑨属（zhǔ）：连接，附着。 鄜（fū）：古地名。后设县。今陕西富县。 衍：三辅谓山阪间为衍。

⑩史敦：秦之太史，名敦。

⑪三牲：牛、羊、豕三者。

【译文】

《周礼》中说，冬至日，在南郊祭祀天神，迎接白天慢慢加长时间的到来；夏至日，就祭祀地神。都要采用依照乐曲节拍而起舞的祭祀形式，神灵才能够接受敬奉献礼。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五岳之神采用对待太师、太傅、太保三公等级的礼仪规格，祭祀四渎之神采用对待诸侯一般的礼仪规格，各地诸侯只能祭祀他封地疆土内的名山大川。四渎，是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天子举行祭祀的地方叫明堂、辟雍，诸侯举行祭祀的地方叫泮宫。

周公已经辅佐成王，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飨于天神，在明堂祭祀祖先文王来配飨于上帝。自从禹兴起就设立了对社神的祭祀，后稷因为引导民众进行稼穑，所以有祭祀后稷之神的祠堂，郊祭社祭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

自从在周家战胜殷家以后的第十四世，朝廷更加衰败，礼乐制度废弃，诸侯们恣意妄行，以致周幽王被犬戎部族所打败，周家把京城往东迁徙到洛邑。秦襄公攻击犬戎救助周家，开始进入受封的诸侯行列。秦襄公已被封侯，处在西部边陲，自己认为应该主祭少皞这一西方的天神，就建筑祭祀天地五帝坛址之一的西畤，来祭祀西方的天神白帝，祭祀用的牲畜是各为一条的赤身黑鬣的少壮马、黄牛和公羊。这以后的第十六年，秦文公往东发展到了汧水和渭水一带的地区进行狩猎活动，占卜问神是不是可以就此停居，得到的结果是吉利的。秦文公梦见有一条黄蛇从天上一直连结到地面，它的口停在鄜地低平的山坡上。秦文公去问太史名叫敦的，敦说："这就是上帝出现的象征，您去祭祀它吧。"于是建造鄜畤，采用牛、羊、猪三种牲口作祭品在郊外来祭祀白帝了。

【原文】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1]。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2]。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3]。

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4]。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5]。以一牢祠，命曰陈宝[6]。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7]。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六）〔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8]。

其后十四年，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9]。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穆公上天。

【注释】

①雍：邑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吴阳：地名。地近雍邑。　武畤：秦祭神处。　好畤：秦祭天处。

②积：此指地势。　隩（yù，又读ào）：同"墺"。指四方可居住的地方。

③经：常。　缙绅：亦作"搢绅"、"荐绅"。指古时官宦的装束，亦代称官宦。

④若石：质如玉石。　陈仓：山名。在今陕西宝鸡市东。　阪（bǎn）：

山坡。

⑤雄鸡：《汉志》作"雄雉"。殷：《汉志》作"殷殷"，象声词。野鸡：顾炎武以为"野中之鸡"；王引之以为"野地所畜之鸡"，均谓非雉。

⑥牢：谓祭祀用的牺牲。陈宝：《史记新证》直按：今宝鸡台下，有陈宝夫人祠，农民犹指为汉代祠址。

⑦伏祠：伏日祭祀之祠。《史记索隐》案：服虔云"周时无伏，磔犬以御灾，秦始作之"，又《历忌释》曰"伏者何？金气伏藏之名，四时代谢，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至秋，则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日也。"磔（zhé）：古时分裂牲畜以祭神。蛊（gǔ）：热毒恶气伤害人。

⑧密畤：秦祭青神之坛。

⑨寤（wù）：睡醒。

【译文】

在没有建造鄜畤的时候，在雍邑近旁原来有吴阳地方祭地神的武畤，雍邑的东面还有祭天的好畤，都废弃没有祭祀了。有人说："自古以来因为雍州地势很高，在四方之中是神明可以留居的地域，所以建立畤坛用来郊祭上帝，各种神灵的祭祀也都集中在这里。大约在黄帝的时代曾经就祭祀过，虽然到了周代的末期也还进行了郊祭。"这样的话不能经常见到，缙绅大人们不加称道。

建造鄜畤以后第九年，秦文公获得一块质地如玉的石头，在陈仓山北面斜坡上筑城来祭祀它。它的神灵有时一年也不来，有时一年来好几回，来的时候常常是夜晚，有像流星一样的光辉，从东南方向而来集合在这个祭祀城中，形状大小像只雄鸡，它的声音殷殷好像雷鸣，如野鸡夜中啼叫。用一种牺牲来祭祀它，取个名叫陈宝。

建造鄜畤以后的第七十八年，秦德公已经即位，占卜是否可

以居住在雍邑，知道“以后他的子孙发展了势力可以牵马到黄河岸边饮水”的时候，就把国都建在雍邑。雍邑的各种神灵祭祀从这个时候兴起。因为崇尚白色就采用三百套祭牲在鄜畤祭天。建立伏日进行祭祀的祠庙。在城邑的四门分解狗的肢体来祭神，来防御热毒恶气伤人的灾害。

秦德公在位二年去世。这以后的第四年，秦宣公在渭水南岸建造了密畤，祭祀青帝这位东方天神。

这以后的第十四年，秦穆公即位，因为生病卧床五天不醒来；醒来了，就说在梦中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令穆公平定晋国内乱。史官就记录下来把它收在藏图书的府库内。结果后世都说秦穆公上了天。

【原文】

秦穆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①]。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②]。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③]；虙羲封泰山，禅云云[④]；神农封泰山，禅云云[⑤]；炎帝封泰山，禅云云[⑥]；黄帝封泰山，禅亭亭[⑦]；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⑧]；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⑨]：皆受命然後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⑩]；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⑪]；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⑫]。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⑬]。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⑭]：“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

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15]。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16]。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17]？”于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穆公内晋君夷吾[18]。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19]。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注释】

①葵丘：邑名。在今河南兰考东北。葵丘之会在公元前651年。

②管仲：名夷吾，字仲，齐桓公之卿。事详《管晏列传》。其所论之《管子·封禅》已佚。

③无怀氏：《史记集解》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见《庄子》。” 云云：山名，泰山支脉，在梁父山之东。

④虙羲：即伏羲。传说中远古部族首领，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业畜牧。

⑤神农：传说中远古部族首领，相传发明农业与医药。据《五帝本纪》，轩辕是代神农氏为天子而称黄帝的。

⑥炎帝：传说是神农氏的后代。皇甫谧称他传位八代。

⑦亭亭：山名。泰山支脉，在今山东泰安西。

⑧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南。本名茅山。《吴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群臣乃大会计，更名茅山为会稽”。也称苗山。

⑨社首：山名。在今山东泰安西南。

⑩山戎：亦称北戎。春秋时居于今河北西部，太行山脉地带。后为鲜卑族。 孤竹：殷至春秋时国名。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东南。

⑪大夏：古并州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流沙：在今山西平陆县东。 束马悬车：盖因山势陡险，故缠束马足，挂牢车辆，以防上山时跌滑。 卑耳山：亦作“辟耳山”，在今山西南部中条山西段。

⑫召（shào）陵：地名。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熊耳山：在今河南西部。秦岭东段支脉，主峰名全宝山。

⑬兵车之会三：《史记索隐》案《左传》，三，谓鲁庄十三年（前681）会北杏，平宋乱；僖四年（前656）侵蔡，遂伐楚；六年（前654）伐郑，围新城是也。 乘车之会六：《史记索隐》案《左氏传》云，谓庄十四年（前680）会于鄄，十五年（前679）又会鄄，十六年（前678）盟于幽，僖五年（前655）会于首止，八年（前652）盟于洮，九年（前651）会葵丘也。 一匡天下：意谓拯救了天下，实指确定了周襄王的继承权。匡，匡扶，匡正。

⑭穷以辞：使之理屈词穷。

⑮鄗（hào）上：地名。在今河北高邑县东。 北里：地名。今地不详。 盛：粢盛。装在祭器中的黍稷。 一茅三脊：《史记集解》孟康曰："所谓灵茅也。" 藉（jiè）：荐神用的草垫子。

⑯比目鱼：即鲽。古时谓此鱼一目，两相合才能游行，江东呼为王余，亦曰版鱼。 比翼鸟：传说此鸟一目一翼，两相比合才能飞，有名叫云蛮，《尔雅》注作鹣鹣。

⑰凤皇：即凤凰。传说为祥瑞之鸟，雄曰凤，雌曰凰。 麒麟：传说中的仁兽，雄曰麒，雌曰麟。 蓬（péng）、蒿（hāo）、藜、莠（yǒu）：皆为秽恶之草。 鸱（chī）：猫头鹰之类。 枭（xiāo）：通"鸮"。鸱鸮科鸟类的通称。

⑱内：通"纳"。纳入。

⑲三置晋国之君：指秦穆公送晋惠公、怀公、文公回国做了国君。

【译文】

秦穆公就国君位的第九年，齐桓公已经称霸，在葵丘会见各国诸侯，这时候他想举行封禅活动。管仲说："古时候到泰山举行封礼到梁父山举行禅礼的君王有七十二家，而我夷吾所记下来的只有十二家。从前无怀氏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伏羲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神农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炎帝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黄帝到泰山行封礼，到亭亭山行禅礼；颛顼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喾帝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尧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

行禅礼；舜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禹到泰山行封礼，到会稽山行禅礼；汤到泰山行封礼，到云云山行禅礼；周成王到泰山行封礼，到社首山行禅礼：都是接受天命登上帝王之位然后才能够举行封禅祭祀天地活动的。”桓公说：“我北边讨伐了山戎部族，经过了孤竹国；西边讨伐了大夏，经过了流沙，缠束马足钩牢车辆，登上了卑耳山；南边攻伐到了召陵，登上熊耳山来眺望长江、汉水。主持诸侯国之间兵车的会盟有三次，乘车的会盟有六次，总共九次会合诸侯，拯救了天下，诸侯各国没有人违背我的意志。从前夏、商、周三代接受天命，和我现在的情况又有什么差别呢?”于是管仲看到不可能用言词来窘屈桓公，因而设想出一些不能得到的物品来困扰他，说：“古代进行封禅，要用鄗山上出产的黍子，北里出产的粟，作为装进祭器的粮食祭品；用长江、淮河一带所出产的一种茅杆上有三条棱脊的灵茅，作为铺在地上的垫物。要有东方极远海域捕得送到的比目鱼，西方极远地方捕获送到的比翼鸟，然后还要有不加召集而自动到达的奇物一十五种。现在凤凰、麒麟没有来到，嘉祥的谷物没有生长，反而蓬、蒿、藜、莠这些秽草茂盛，鸱、枭这样的恶鸟飞来了好几次，还想去进行封禅，恐怕不可以吧?”于是齐桓公就停止了封禅的计议。这一年，秦穆公把晋国国君夷吾送回晋国。这以后他接连三次安置了晋国的国君，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后去世。

【原文】

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①。

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

也视其掌[②]。”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③]。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④]。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⑤]。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⑥]。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⑦]。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⑧]：“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⑨]。”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⑩]。

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⑪]。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⑫]。

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注释】

①六艺：即儒家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后《乐》亡佚，则称五经。　传（zhuàn）：解释儒家经典的文字。　俎（zǔ）豆之礼：指祭祀的礼仪。俎、豆，都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

②禘：古代祭名。分大禘之祭、殷祭、四时祭三种。大禘之祭是在始祖庙，推寻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并以始祖配祭。殷祭是天子诸侯宗庙五年一次的禘祭，与祫祭并举而称殷祭。殷，盛。四时祭是在宗庙举行的夏祭称禘祭。　语见《论语·八佾》。《史记集解》包氏曰：“孔子谓或人言知禘之说者，于天下之事如指视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也。”

③诗云：《史记志疑》卢学士曰“说《诗》者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之

年，史公所引即此”。诸解以卢为确。

④陪臣：也叫重臣，即臣子之臣。大夫对天子称陪臣，大夫的家臣对诸侯亦称陪臣。 季氏：指鲁国的季孙氏。 旅：《史记集解》马融曰："旅，祭名。礼，诸侯祭山川在封内者。陪臣祭泰山，非礼也。"

⑤苌弘：周大夫，有方术。 貍首：本为逸诗篇名。"诸侯之不来者"，盖为其首句。《史记集解》徐广曰："貍，一名'不来'。"

⑥此段言苌弘事，记载多有出入，《史记志疑》已言之。

⑦武阳原有武畤，今又作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

⑧周太史儋：周朝之太史名儋者。

⑨秦始与周合：此指秦周俱为黄帝之后。 合而离：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为周秦相离。事在公元前770年。 五百岁当复合：指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灭周，约合五百岁有余。 合十七年而霸王出：自秦昭王灭周，至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诛嫪毐），正好十七年。

⑩栎阳：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畦（qí）畤：祭坛名称。

⑪其后：指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后。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之传国宝鼎，象征拥有九州。

⑫亡：社主亡。

【译文】

这以后的一百多年，就有孔子的论述《六经》，关于它经义阐述文字的简略记载里面谈到了改换姓氏而称王天下，到泰山去行封礼到达梁父山去行禅礼的有七十多个王了，封禅时候具体的俎豆等祭器陈设的礼仪没有彰明，大概是很难说明白的。

有人问禘祭的奥秘，孔子说："不知道。知道禘祭奥秘的人，天下的事对于他来说就像能够看见自己手掌上的物品一样那么的容易。"《诗》中说商纣王还在帝位，文王就是受了天命，但政治权力还达不到去泰山行封礼。武王战胜殷家以后两年，天下还没有安宁就去世了。于是周家恩德的融洽百姓只有是成王，成王去进行封禅活动那是接近了它的本来意义。等到以后诸侯的臣子们

执掌各国的政事，鲁国的季孙氏到泰山去举行旅祭，孔子就讥刺他了。

这个时候苌弘用方术事奉周灵王，诸侯国国君没有谁来朝拜周王，周家朝廷的力量弱小，苌弘就运用有关于鬼神的手段，设立用箭射《狸首》这个目标的诅咒活动。《狸首》这篇逸诗的内容，是记述了诸侯们当中不来朝拜的人，依着对事物怪异的诅咒想把诸侯们招来。诸侯们不听从，晋国人反而捉拿杀死了苌弘。周代人讲方术怪异是从苌弘开始的。

这以后一百多年，秦灵公在吴阳建造了上畤，祭祀黄帝；建造了下畤，祭祀炎帝。

以后的第四十八年，周朝太史名儋的见到秦献公的时候说："秦当初是和周家结合，结合以后又分离，经过五百年当会重新结合，结合以后十七年称为霸王的人就要出现了。"栎阳地方像下雨一样下了金子，秦献公自己认为得到了五行中金的祥瑞，所以在栎阳建造了畦畤来祭祀白帝。

这以后的一百二十年秦国灭亡了周家，周家的九鼎转移给了秦国。有人说宋的右陵太丘社中的社主沦陷在地下，有一只鼎沉没在彭城城下的泗水河中。

这以后的一百一十五年秦国兼并了天下。

【原文】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①。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②。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③。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

上大吕，事统上法④。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⑤。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⑥。"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⑦。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⑧。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⑩。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⑪。

【注释】

①地螾（yǐn）：大蚯蚓。《史记集解》韦昭曰："黄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为瑞。"

②溢：流出。

③赤乌之符：《史记索隐》引《中候》及《吕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五至，以谷俱来"。

④以六为名：《史记正义》张晏云："水，北方，黑。水终数六，故以方六寸为符，六尺为步。" 音：音律。 大吕：十二律之一。 上法：政尚法令。

⑤驺峄山：驺县之峄山。在今山东邹县。

⑥蒲车：以蒲草裹车轮之车。 葅（zū）秸：用茅草与去皮的禾秸编成席子。葅，用"菹"，枯草。

⑦绌：通"黜"，贬黜。

⑧除：修筑。 阳：山南曰阳，北曰阴。

⑨太祝：官名。掌祭祀之事。

⑩中阪：山坡中段。

⑪与（yù）：参与。

【译文】

秦始皇已经兼并天下而称帝，有人说："黄帝得到土德，黄色的龙特大蚯蚓显现。夏代得到木德，青色的龙栖息在郊野，草木宣畅繁茂。殷代得到金德，白银从山地溢出。周代得到火德，有形状像赤乌一样的天火下降这种符瑞。现在秦改变了周家的天命，正是属于水德的时候。从前秦文公外出狩猎，捕获一条黑龙，这就是水德的祥瑞。"于是秦朝把黄河改名叫"德水"，规定冬季十月作为岁首，崇尚黑的颜色，度制规定用六作为一些单位的名称，音律崇尚大吕，国家政事统统崇尚法治。

登上帝位的第三年，往东去巡察郡县，在驺峄山祭祀，称颂秦国的功业。于是从原先的齐国、鲁国地区，征集了信奉孔子学说的儒生和通晓古今的博士七十个人跟从着他，到达了泰山脚下。这些儒生中有人议论说："古时候举行封禅活动使用的是用蒲草裹着车轮的车子，厌恶硬车轮会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扫干净地面就可以举行祭祀，只用枯草和农作物茎杆就可以做垫席，这样做是说容易遵循。"秦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各自背离不相协调，很难施行采用，从此就贬黜儒生。就决定修筑车行大道，从泰山的南面一直往上修到山顶，竖立石碑刻字歌颂秦始皇帝的德行，表明他是能够举行封礼的。从泰山北面下来，在梁父山举行禅礼。举行封禅的礼仪是大略采取太祝官在雍邑祭祀上帝时候所用过的一套形式，都封藏隐秘了起来，社会上不能够加以记载。

始皇帝上泰山的时候，在山坡中途遇到了暴风雨，就休止在一棵大树下面。各位儒生已经被贬黜，就不能参加在泰山顶祭天的典礼，听到始皇帝遇到了风雨，就讥刺他。

【原文】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①]。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②]。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③]。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④]。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⑤]。三曰兵主，祠蚩尤[⑥]。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⑦]。四曰阴主，祠三山[⑧]。五曰阳主，祠之罘[⑨]。六曰月主，祠之莱山[⑩]。皆在齐北，并勃海[⑪]。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⑫]，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⑬]。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⑭]。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⑮]。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後，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⑯]。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⑰]。

【注释】

①祠：祭祀。　羡门：古时仙人，名子高。

②太公：太公尚吕望，齐之开国国君。

③以天齐：《史记集解》苏林曰：“当天中央齐（脐）。”齐，通“脐”。

④渊水：泉水。　下者：《汉志》及《史记索隐》均作“下下者”。下下，

最下。

⑤圜丘：圆形高丘。

⑥蚩（chī）尤：传说中与黄帝同时之一部族首领，好杀伐，为黄帝所败。后人祟为兵主。

⑦监（kàn）乡：乡名，一作“阚乡”。《史记索隐》引《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

⑧三山：即参山。汉时在东莱郡曲成县境。在今山东掖县北渤海南岸。

⑨之罘（fú）：山名。汉时在东莱郡育犁县东北。在今山东烟台市北。

⑩莱山：山名。汉时在琅邪郡长广县西北。在今山东莱阳市北。

⑪并（bàng）：通“傍”，挨着。

⑫成：山名。在东莱郡不夜县东北。山东半岛之最东角。 斗：通“陡”，陡峭。

⑬琅邪：山名。在琅邪郡琅邪县。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

⑭巫祝：掌管祭祀之人。 损益：增减。 珪币：祭祀用的玉、帛。

⑮驺子：指驺衍，创五德终始说。

⑯方：通“仿”，效法。《史记集解》韦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 形解销化：指修炼成仙以后，会摆脱自己的形体，飞身化去。

⑰阴阳主运：驺子书中有《主运篇》，以阴阳五行的变化解释王朝更替。

【译文】

于是始皇帝就继续往东在海面上游览，举行典礼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寻求像羡门子高一类的仙人。八神名目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有人说是太公望以来形成的。齐国称作脐的原由，就是因为它是天的中央肚脐。对它的祭祀已经断绝，谁也不知道断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八神的名称：第一位叫天主，在天齐祭祀它。天齐有五眼泉水一并流出，处在临菑城南郊山脚最下的就是。第二位叫地主，在泰山地区的梁父山祭祀它。大约上天喜好阴，祭祀它一定要在高山的下面，小山的上头，取个名字叫做“畤”；下地贵重阳，祭祀它一定要在水泽当中的圆形高丘上。第三位叫兵主，在蚩尤山祭祀它。蚩尤山在东平郡的陆监乡，是齐国的西部境地。

第四位叫阴主，在参山祭祀它。第五位叫阳主，在之罘山祭祀它。第六位叫月主，在莱山祭祀它。参山、之罘山、莱山都在齐国北部，靠近渤海。第七位叫日主，在成山祭祀它。成山陡峭进入了大海，处在齐国的最东北角，因而是最先迎接日出的地方。第八位叫四时主，在琅邪山祭祀它。琅邪山在齐国的东方，大约在时间上是显示一年开始的地方。八神都分别用一套盛在器皿中的牛、羊、猪来祭祀，但是各个祠庙中主持祭礼的人对祭品有些增减，祭祀用的玉和帛就各自混杂不同了。

从齐国威王、宣王的时候起，驺衍这一类人论述著作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运行的学说，等到秦国称帝就有齐国人奏上这种学说，所以始皇帝就采用了。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终都是些燕国人，羡慕并且仿效古人的神仙之道，主张人老死精神可以解脱形体变化成神仙，所说的是依仗于鬼神的一些情事。驺衍用阴阳交替可以主宰王朝命运的学说在诸侯各国显名，燕国、齐国一带近海地区的方术之士传授他的主张不能求得通达，可是这样一来怪态迂腐阿谀逢迎苟且偷合的人们从此就兴盛起来，数也是数不清了。

【原文】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①]。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②]。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③]。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

求之④。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⑤。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⑥。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⑦。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⑧。还至沙丘，崩⑨。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⑩。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⑪。"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注释】

①蓬莱、方丈、瀛洲：传说为海中三座神仙居住的山，故总称"三神山"。

②傅：当如《汉志》作"传"。《史记集解》瓒曰："世人相传之。"

③甘心：心中特别羡慕。

④赍（jī）：携带。

⑤交：往来相错。　解：解脱责任。《史记索隐》顾野王云："皆自解说，遇风不至也。"

⑥上党：郡名。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⑦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北。　考：怀疑方士们有欺诈，故考校其虚实。　上郡：郡名。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⑧湘山：一名君山，又名洞庭山，在今湖南岳阳市西之洞庭湖中。

⑨沙丘：又称沙丘平台，秦属巨鹿郡。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

⑩章：表彰。《史记新证》直按：峄山、泰山、之罘、琅玡台，诸刻石后段，皆刻有二世制诏。所奇者每石皆有余空，若似预留为后代补刻者。

⑪疾：痛恨。 僇（lù）：通“戮”，杀戮。 文学：指文学之士。 讹：讹传，谣传。

【译文】

自从齐国威王、宣王、燕昭王开始，就不断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居住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山。这三座神山，据人们传说是在渤海当中，离开人的聚居地不太远，祸患将要到达这里，就会有风把来船牵引而去。大约曾经有人到过这里，各种仙人和使人长生不死的药物都在这里。这个地方的禽兽等生物都是白色，而它的宫室门阙都是用黄金白银建造的。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远远的望起来好像一簇云；等到人到达了，这三座神山反倒沉居在水面底下。快要临近这三座神山，风就会把你引开去，最终也没有谁能够到达。各国的国君没有谁不非常羡慕。等到秦始皇兼并了天下，巡视到了海上，就有来讲述这件事情的方士多得不能尽数。始皇帝自己思量到了海上又恐怕不能抵达三座神山，派人只携带些童男童女进入海区去寻求。船开始进入大海当中，都以有风作为借口，说没有能够到达，只是望见了而已。第二年，始皇帝再次巡游海上，到了琅邪山，经过恒山以后，从上党郡回来。以后的第三年，巡游碣石山，考校了进入海区方士的虚实，从上郡回来。以后的第五年，始皇帝南巡到了湘山，接着登上了会稽山，乘船靠着海岸北上，希望能够遇见海中的三座神山和得到这里所产奇妙的长生不死之药。没有能够得到，回来的途中到了沙丘地方，逝世了。

秦二世元年，往东去巡视到了碣石山，靠着海岸往南，经过泰山，到了会稽山，都设了礼仪祭祀，又在秦始皇所立的石碑文字旁边进行刻写，来表彰秦始皇的功德。这年秋天，各地诸侯背叛秦朝。三年，秦二世就被杀死。

秦始皇进行封禅活动以后的第十二年，秦朝灭亡。各个儒生

痛恨秦朝焚毁《诗》、《书》，诛杀文学之士，百姓们怨恨秦朝的酷法，天下就背叛它，都谣传说："秦始皇上泰山的时候，被暴风雨所袭击，没有能够举行封禅典礼。"这难道不是所说的没有相应的德行灵验而要去进行封禅的那种情况吗？

【原文】

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①。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②。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③。

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④。其牲用牛犊各牢一，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⑤。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⑥，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⑦。亦春秋泮涸祷赛，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⑧。

【注释】

①洛：洛水。《史记正义》说，夏先后都阳城、平阳、安邑、晋阳；殷先后都亳、偃师、河北；周先后都丰、镐、河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 山东：崤山与函谷关以东。

②轶（diē）：更迭。

③序：有次序地记载。

④脯（fǔ）：干肉。 泮（pàn）冻：解冻。 涸（hù）冻：凝结而冻。涸，通“冱”，凝。 塞：古时祭祀酬神之称。《史记索隐》与“赛”同。赛，今报神福也。

⑤薄山：襄山，又名雷首山、首阳山、条山等。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⑥岳山：在今陕西武功县境。 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吴岳：即吴山，在今陕西陇县南。 鸿冢：山名。在今陕西凤翔县东。 渎山：即岷山，在今四川省境。

⑦临晋：县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沔（miǎn）：水名。汉水上游。 汉中：郡名。治所西城，在今陕西安康市西。 湫（jiǎo）渊：湖名。在今宁夏固原县。 朝（zhū）那：县名。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⑧冢：谓高山。山顶曰冢。 尝禾：以新谷祭祀。尝，秋祭名。

【译文】

从前夏、商、周三代居住的中心地带都在黄河、洛河一带，所以嵩高山成了中岳，而四岳各在它所说的方位，四条大河都在崤山以东。到了秦国称帝，建都在咸阳，那么五岳、四条大河就都一并在东方。从五帝以来一直到秦朝，时而兴时而衰，名山大川有时候在诸侯掌握中，有时候在天子控制下，对它们祭祀的礼仪有增有减各个时代都不相同，记也记不清。等到秦国兼并了天下，命令祠官所经常奉祭的天地名山大川鬼神才能够按次序加以叙述。

于是从殽山往东，名山有五座，要祭祀的大川有两条。五座名山叫太室。太室，就是嵩高山；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两条大川叫济水、叫淮水。春季用干肉、酒为祈祷一年的农事收成进行祭祀，随即就解冻了，秋季又冰冻了，冬季为酬报神灵祈求保佑而进行祭祀。各个季节祭祀的时候宰杀牲畜是分别用一头小牛，其他盛在器皿中的牲畜和玉、帛就各自有所不同。

从华山往西，名山有七座，名川有四条。名山叫做华山，薄山。薄山，就是衰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就是蜀郡的岷山。水道叫做黄河，在临晋祭祀；沔水，在汉中祭祀；湫渊，在朝那祭祀，长江，在蜀郡治所祭祀。也是在春秋季节解冻冰冻时候祭祀并在冬季酬报神灵祈求保佑，和祭祀东方的名山川是一样的；而杀牲用的小牛、盛在器皿中的牲畜、玉帛就各自有所不同。四座高大的山鸿冢、岐山、吴岳、岳山，都有用新谷作祭品的尝祭。

【原文】

陈宝节来祠[①]。其河加有尝醪[②]。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

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③]。

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婿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④]。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⑤]。西亦有数十祠[⑥]。于湖有周天子祠[⑦]。于下邽有天神[⑧]。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⑨]。子（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⑩]。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⑪]。各以岁时奉祠。

【注释】

①节：时节。

②醪（láo）：酒酿，这里指浊河。

③霸：即霸水。又名蓝谷水，为秦岭水之下流。在今西安市东入渭水。 产：即浐水。流经蓝田县南部，汇入霸水。 长水：水名。《水经》云"长水出白鹿原"，后称荆溪水。在霸、浐二水之间。 沣：即沣水，源出南山沣谷，北流至咸阳市西南入渭水。 涝：即涝水。源出陕西户县西南，北流入渭。 泾：水名。源出今宁夏固原县南六盘山，东南于陕西高陵县入渭水。 渭：水名。黄河支流。

④汧（qiān）：水名。源于六盘山脉南部之弦中谷，东南流于今陕西宝鸡县入渭水。 洛：水名。源于今陕西北部白于山，南流入渭。 鸣泽：泽名；蒲山、岳嵋山：二山名。依文意叙述，均当在近咸阳的范围内，具体地址不详。

⑤此句总叙诸神。九臣：有以为当是九皇之臣。十四臣：有以为系六十四臣之脱误。六十四臣，当是六十四民之臣。九皇之臣、六十四民之臣，汉时曾列祀典。 诸布：祭星曰布。或指祭星之处。 诸严：当为"诸庄"，后人避汉明帝讳改。 诸逑：《汉志》作"诸遂"。二者道路之神。

⑥西：即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⑦湖：即湖县。在今河南灵宝县西。

⑧下邽（guī）：县名。在今陕西华县西北。

⑨滈（hào）：水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唐后因其源镐池涸废而绝。 昭明：火星又一别名。 辟池：即滈池，周天子辟雍之故地。

⑩杜：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亳（bó）：亭名。在杜县境内。 社主：《汉志》作"杜主"，依上下文意，当是。 寿星：南极老人星。《史记正义》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又《史记正义》角、亢在辰为寿星。三月之时，万物始生建，于春气布养，各尽其性，不罹灾夭，故寿。 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菅（jiān）：茅草。

⑪杜主：即杜伯，周宣王之大夫，无罪被杀，人以为神，因曾封于杜地，故名。 秦中：地区名。今陕西中部。

【译文】

陈宝祠的神灵应节而来就祭祀，祭时对黄河另外加有用浊酒

作祭品的尝祭。这两处都在雍州的地域范围内，接近天子所在的都城，所以祭品要加上一乘车，四匹赤身黑鬣的少壮马。

霸水、产水、长水、沣水、涝水、泾水、渭水都不属大川，因为它们接近咸阳，尽都要按照祭祀山川之神的规格祭祀，但是祭品中没有车马一类的附加。

汧、洛二水，鸣泽、蒲山、岳嶓山之类，是小的山川，也都有祈祷一年农事收成、酬报神灵、解冻冰冻等的祭祀，礼仪规格不一定相同。

而雍州有日、月、参宿、心宿、南斗北斗、火星荧惑、金星太白、木星岁星、土星填星、水星辰星、二十八宿、风神风伯、雨神雨师、四海之神、古代帝王九皇之臣、古代帝王六十四民之臣、各个祭星之处、各个严神、各个逑神之类，有一百多座庙。秦的旧都西县也有几十座祠庙。在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在下邽县有天神庙。沣水、滈水有火星昭明庙、天子辟池。在杜县、亳亭有三座杜主祠、寿星祠；雍州的茅草庙也有杜主。杜主，是从前周宣王的大夫杜伯右将军，他在秦中地区，是属于鬼虽小但却有神灵的一个。各个祠庙每年都按一定的时节奉行祭祀。

【原文】

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①]。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②]。春夏用骍，秋冬用駵[③]。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④]。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⑤]。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

用如经祠云⑥。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⑦。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⑧。

【注释】

①四畤：指鄜畤、密畤、吴阳上、下畤，分别祭白、青、黄、赤（炎）帝。

②尝驹：用少壮的骏马祭。

③骍（xīn）：赤色马。 骝（liú）：亦作"骝"，赤身黑鬣马。

④木禺（ǒu）龙：木制的龙。禺，通"偶"。 栾车：有铃的车。栾，通"銮"，马铃。 一驷：一车套四马。称龙则指四条。

⑤羔：小羊。 瘗（yì）：埋葬。

⑥宿：斋戒。 权火：同"爟火"，祭祀时所举的燎火。《史记集解》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桔槔矣。其法类称，故谓之权。欲令光明远照通祀所也。汉祠五畤于雍，五里一烽火。" 经：常。

⑦领：纳入，归属。

⑧秘祝：官名。为帝王祈祷而移过于臣下及百姓。 灾祥：偏义复词，义在灾。

【译文】

只有雍州用鄜、密、吴阳上下四畤祭祀是因为上帝最尊贵，祭祀的光景能感动人民的只有陈宝。过去雍州四畤的祭祀，春季用来祈祷一年农事的收成，随即解冻了，秋天又冰冻了，冬季为酬报神灵祭祀，五月用少壮的马当祭品举行尝祭，以及四季的仲月举行月祭，至于陈宝应节前来祭祀一次。春夏季用赤色马祭祀，秋冬季用赤身黑鬣的马祭祀。四畤祭祀用少壮马四匹，四条木头雕的龙驾着的有铃车一辆，四条木头雕的马驾着的车一辆，各自采

用和所祭祀的青、黄、赤、白四帝相同的颜色。黄色小牛小羊各四只，玉帛各有一定的数量，都用生埋的方式，没有俎豆等盛宴享祭品的器具。三年一次郊祭。秦朝用冬季十月作为一年的首月，所以常常用十月让皇上斋戒后出现在郊外，通举烽火，在咸阳城的旁边跪拜，所穿的衣着崇尚白色，所用的祭祀仪式和常行的相同。西畤、畦畤，祭祀和过去一样，皇上不亲自前往。

诸多的这些祠庙都由太祝官平常负责主持，每年按时供奉祭祀它们。至于像其他的有名山川各种鬼物和八神之类，皇上经过的时候就加以祭祀，离去了就作罢。郡县边远地方的神要祭祀的，由当地民众各自供奉祭祀，不归属给天子的祝官负责。祝官中有秘祝官，如果出现了灾异，就替天子举行祈祷祭祀把过恶和灾祸转移给众多的官员和百姓。

【原文】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①]。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②]。"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③]。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④]。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⑤]。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⑥]？"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⑦]。因令县为公社[⑧]。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⑨]。"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10]。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11]；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12]；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13]；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14]；九天巫，祠九天[15]：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16]。各有时（月）〔日〕。

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17]。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18]。"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二〕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19]。制曰："可。"

【注释】

①微：低贱。　杀大蛇：事详《高祖本纪》。

②物：指所杀白蛇之母所化之鬼物。

③丰枌榆社：刘邦原里，丰邑枌榆乡之土地神。

④衅：如钟鼓等新成，杀牲以祭，并用其血涂缝隙叫"衅"。

⑤灞上：地名。在今西安市东。

⑥项籍：项羽。

⑦太宰：官名。掌祭祀供享。

⑧公社：官家社庙。

⑨《高祖本纪》：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即述此诏。

⑩御史：当为御史大夫之简称。

⑪梁巫：《史记集解》文颖曰："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

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 房中、堂上：皆指其神。

⑫东君：指日神。 云中君：指云神。 先炊：古炊母神。

⑬社主：《史记志疑》“社”乃“杜”之误，即上文杜主。

⑭巫先：《史记索隐》谓古巫之先有灵者，盖巫咸之类也。 施糜：《史记索隐》郑氏云：“主施糜粥之神。”

⑮九天：《史记索隐》引《淮南子》云：“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

⑯二世皇帝：张晏曰：“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

⑰郜（táo）：邑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 血食：谓享杀牲之祭祀。

⑱灵星祠：祭祀后稷神。《史记集解》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见而祭。”《史记正义》引《汉旧仪》云：“五年，修复周家旧祠，祀后稷于东南，为民祈农报厥功。”

⑲财：通“裁”，《汉志》正作“裁”。 颜师古注：随其祠具之丰俭也。《史记新证》直按：自财谓里社中人各自敛财以祀神也。陈直列举多证以成其说。

【译文】

汉代兴起，高祖在贫贱的时代，曾经斩杀过大蛇。有鬼物说：“蛇，是白帝的儿子，而杀它的是赤帝的儿子。”高祖刚刚起事，祷告了丰邑枌榆乡的土地神。攻下沛地，成了沛公，就祭祀了蚩尤，杀牲涂血染了鼓旗。于是在十月到了灞上，和共同起事的诸侯平定了咸阳，被分立为汉王。因此用十月作为一年的首月，而崇尚赤的颜色。

二年，往东出击项羽在归还途中进入关中，就问：“从前秦朝时候在上帝中是祭祀的什么帝？”回答说：“四个帝，有白帝、青帝、黄帝、赤帝的祭祀。”高祖说：“我听说上天有五帝，而祭祀的只有四个，为什么呢？”没有谁知道其中的道理。于是高祖就说：

"我明白了，是等待着我来使五帝完备。"于是建立起黑帝的祭祀坛，取名叫北畤。由负责官吏前去祭祀，皇上不亲自前往。把过去秦朝的祝官都召集起来，重新设置太祝、太宰的官员机构，采用像过去一样的仪式礼制。因而命令各县建立官府祭祀天地鬼神的社庙。传下诏书说："我特别重视神祠并主张恭敬祭祀。现在对上帝的祭祀和山川各种神灵应当设祠的，要各依据它需要的时间跟过去一样用礼进行祭祀。"

这以后四年，天下已经平定，诏告御史，命令丰邑恭谨地养护枌榆社，四时常祭，春季要用羊、猪加以祭祀。命令祝官在长安设立对蚩尤的祭祀。长安设置负责祭祀的祝官、女巫。其中原来魏地的巫祝，负责祭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一类的神灵；原来晋地的巫祝，负责祭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一类的神灵；原来秦地的巫祝，负责祭祀社主、巫保、族累一类的神灵；原来荆地的巫祝，负责祭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一类的神灵；名叫九天的巫祝，负责祭祀九天之神：都是每年按时在宫中祭祀。其中照管黄河的巫祝负责在临晋祭祀黄河，照管南山的巫祝负责祭祀南山的秦中。秦中，就是秦二世皇帝。各有规定的祭祀时日。

这以后的两年，有人说周家兴起就在郃地建造城邑，设立了对后稷的祭祀，直到现在杀牲祭祀他的现象仍然遍及天下。于是高祖颁制书诏告御史："你们要下令郡国各县建立灵星祠，经常性地每年按时用牛去祭祀后稷神。"

高祖十年春天，有关官府请求下令各县经常性地在春季二月和腊月用羊、猪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民间的里社各自用自己可能的财物来祭祀。制书批复说："可以。"

【原文】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1]。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秘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2]。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3]。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4]。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5]。而祝釐者归福于朕，百姓不与焉[6]。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7]："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8]。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9]。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後三岁，黄龙见成纪[10]。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11]。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12]。"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注释】

①孝文帝即位：在公元前179年。共在位二十三年。

②齐：汉初封高帝长子刘肥为齐王，再传至刘则，无后国除。齐有泰山。 淮南：汉初封高帝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后因谋反国除。淮南有天柱山。

③艾（yì）安：一作"乂安"，太平安定。 靡：无。

④登：丰收。 飨（xiǎng）：通"享"，享受。

⑤路车：亦作"辂车"。天子或诸侯乘坐之车。 驾被具：驾车披马的器物装饰全具。被，通"披"。 增广：拓宽。 差（cī）：等级。

⑥釐：通"禧"，福。

⑦鲁：指春秋时属鲁的地区。 公孙臣：方士。

⑧张苍：精通律历，历任御史大夫。主张汉为水德，后见黜。事详《张丞相列传》。 金堤：汉时东郡一带黄河的石堤。金，意指非常坚固。

⑨色外黑内赤：《史记集解》服虔曰："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

⑩成纪：县名。在今甘肃通渭县东北。

⑪草：草拟，初创。

⑫讳：忌难，隐讳。

【译文】

这以后的第十八年，孝文帝就位，就位十三年，下达诏书说："现在秘祝官把灾异出现所表示的过错转移给臣民，朕尤其不能采取这种做法。从今以后加以废除。"

最初名山大川在诸侯各国境地，诸侯国的祝官各自负责供奉祭祀，没有归属给天子的太祝官。等到齐国、淮南国被废除，就命令太祝官全部负责每岁像从前一样按时举行祭礼。这一年，颁制书说："朕就帝位十三年到现在，依赖宗庙的神灵，社稷的福祐，国境内太平无事，民众没有痛苦。最近时期来连年丰收，我没有好的德行，怎么能享受这样的福份呢？这都是上帝和各种神灵所赐给的。听说古代享受了人家的福德一定要报效人家的功业，就想要增加对各种神灵祭祀的祭品。有关的负责官府议定增加雍邑

五畤各一乘路车，驾车披马的装饰全都完备。西畤、畦畤用木头雕的车各一乘，木头雕的马四匹，驾车披马的装饰全都完备；祭祀黄河、湫泉、汉水各加玉璧二枚；以及各种祠庙，分别拓宽它们的坛场，玉帛和祭品盛器俎豆等也以相对的差别增加。祈求福佑的都把福佑归给我，百姓们没有份。从现在起祝官只是表达对神灵的敬意，不要再有这样的祈求。”

从前属鲁国地区的人公孙臣上书说：“当初秦朝得到水德，现在汉家仍然承受，推算五德终始的转换，那么汉家是承当土德，土德的应验是黄龙显现。应该改变一年第一天开始时间即正朔制度的规定，更换服装和饰物的颜色，颜色要崇尚黄色。”这个时候丞相张苍爱好律数历法，认为汉家是水德的开始，所以黄河在金堤决口，就是它的符应。一年从冬季十月开始，颜色是外黑内赤，和水德正好相应。像公孙臣的说法，是不对的。罢除了这种土德主张。后来的第三年，黄龙显现在成纪。文帝就召见公孙臣，拜他做博士，让他和其他的儒生草拟改变历法和服饰崇尚颜色等事宜。这年夏天，下达诏令说：“奇异动物的神灵在成纪显现，对民众没有危害，年岁因此有好的收成。朕在郊祭中祈祷上帝和各种神灵，礼官们要加以议论，不要隐讳来烦劳我。”官员们都说“古时候天子夏季亲自参加郊祭，在郊外祭祀上帝，所以叫做郊祭”。于是在夏季四月，文帝开始出现在郊野参加雍邑五畤的祭祀，衣着都崇尚赤色。

【原文】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絻焉[①]。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②]。”于是作渭

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③]。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④]。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⑤]。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⑥]。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⑦]。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⑧]。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⑨]。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⑩]。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⑪]。"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后岁少不登[⑫]。

数年而孝景即位[⑬]。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

【注释】

①赵：指战国时赵之所属地区。　新垣平：方士。新垣为姓，平为名。绕（miǎn）：同"冕"。官员礼帽。

②天瑞：上天之祥瑞。

③渭阳：渭水北岸。水北曰阳。 同宇：在同一的四方屋檐之下。宇，屋檐。 帝一殿：《史记正义》按：一宇之内而设五帝，各依其方帝别为一殿，而门各如帝色也。

④渭阳五庙正在霸、渭二水之相会处。

⑤蒲池：疑为"兰池"之误。兰池，秦始皇逢盗之处。在今咸阳市东北。

⑥贵平：使新垣平得到尊宠。贵，尊贵，尊宠。

⑦刺：采取。 《王制》：书名。《史记索隐》刘向《七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⑧长门：亭名。徐广以为在霸陵；《括地志》以为在雍州万年县东北苑中，后馆陶公主长门园，武帝以长门名宫，即此。 直：值。正当。

⑨却：退却。

⑩元年：文帝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63年。 大酺（pú）：臣民聚会大宴饮。《史记志疑》以为"献杯大酺，日再中改元，当在文帝十六年，此误书于后元年也。"

⑪汾阴：县名。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史记集解》徐广曰："后三十七年，鼎出汾阴。"

⑫少：稍，逐渐。

⑬孝景即位：在公元前156年。在位十六年。

【译文】

第二年，原来赵地的人新垣平由于能够望气被皇上召见，说"长安东北方有神灵之气，显示出五种色采，好像人们戴的礼帽哩。有人说东北方是神明的居住地，西方是神明的坟墓。上天给的祥瑞降下了，应当建立祠庙供奉上帝，以便和符应相合"。于是建造渭阳五帝庙，在同一座屋宇下，每帝各设一殿，正面分别有五个门，各门和它所设帝主持的颜色是一样的。祭祀时所用祭品和采取的仪礼也和雍邑五畤完全相同。

夏季四月，文帝亲自到灞、渭二水的会合处去拜神，用郊祭来参见渭阳庙的五帝。五帝庙南面依临渭水，北面有穿凿沟渠引渭水灌入的蒲池，烽火举明进行祭祀，就好像非常光辉一样的直

接连着上天哩。于是使新垣平得到尊宠成为上大夫，赏赐累积起来达到了千金。就派博士中的各个儒生采取《六经》中的一些内容撰写成《王制》，计谋议定巡行视察和举行封禅大典的事宜。

文帝出宫到达长门，好像看见五个人在道路的北边，就依着他们正当立着的处所在北边建筑五帝坛，用完备的五套牛、羊、猪进行祭祀。

第二年，新垣平让人持着玉杯，到宫阙之下来上书进献。新垣平对皇上说："宫阙之下有能显示宝玉气象的来人。"随即派人去观察，果然有位进献玉杯的人，玉杯上刻了四个字叫"人主延寿"。新垣平又说"臣子我等候着日头再次当午"。过了不多久，太阳退回去重新当午。于是开始将第十七年改称叫元年，命令天下举行盛大庆会欢饮。

新垣平对文帝说："周代的宝鼎沉没在泗水当中，现在黄河泛滥通到了泗水，臣子我遥望东北方向汾阴地的上空有金色宝气，意想周代宝鼎难道会出来吗？预兆显现不主动迎求是不会到达的。"于是皇上派遣使者在汾阴南面修建庙宇，依临黄河，想通过祭祀让周鼎显出。

有人上书控告新垣平所说气和神的事都是欺诈行为。下令把新垣平交给官府审理，结果诛杀了新垣平。从这以后，文帝对于更改岁正、服饰颜色等涉及神明一类的事感到倦怠，而渭阳、长门对五帝的祭祀就让祠官去管理，只按时送致奉献的礼品，不去亲自参加了。

第二年，匈奴多次侵入边境，就出动军队去守御。后来的年岁逐渐没有好收成了。

过了几年孝景帝就位了。在位的十六年中，祠官分别在各年按时像从前一样进行祭祀，没有什么新的举动，一直到本朝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

【原文】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①。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②。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③。

后六年，窦太后崩④。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⑤。

【注释】

①今天子：指汉武帝。武帝为司马迁时的当朝天子，故称"今天子"，或称"今上"。故史公为武帝所立之本纪称"今上本纪"，有言"孝武帝"者，明显系后之补作者所定之称号。又，自此句起，续补《史记》者之褚少孙，取以为今见《孝武本纪》之全文。

②元年：即汉武帝之建元元年，为公元前140年。建元，年号，为后来所议定。　六十余岁：刘邦建汉于公元前206年，至此已有六十七年。　艾（yì）安：太平无事。艾，通"乂"，故亦作"乂安"。乂，治理，安定，乂、安同义。　搢绅：插笏于绅带之间，此代指官吏。搢，通"荐"、"缙"，《孝武本纪》作"荐绅"，《汉书》作"缙绅"。绅、绅带，腰间大带。　正度：正朔与法度。　乡：通"向（嚮）"，倾向，提倡。　贤良：汉文帝开始设立的选拔人才的科目，又称"贤良方正"、"贤良文学"。　公卿：三公九卿。时赵绾任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王臧任郎中令，九卿之一。　文学：指文章博学。

③会：碰上。　窦太后：文帝皇后，武帝的祖母。　黄老言：指道家政治学术主张。　微伺：暗中察访。　奸利：《史记会注考证》徐孚远曰："如史所言，尊天子之义也，不为奸利；盖有司以太后旨坐之耳。"

④后六年：武帝建元六年。

⑤其明年：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公孙弘：西汉重要儒生，公羊学的力行人，曾任丞相，封平津侯。事详《平津侯主父列传》。

【译文】

当今的天子刚刚就位，尤其敬重对鬼神的祭拜祭祀。

元年，汉家兴起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太平无事，插笏在绅带之间的官员们都盼望天子进行封禅和更改正朔和服色等制度，但是皇上心向儒家经术，招集贤良人士，赵绾、王臧等因为有文章博学方面的才能做了公卿，想议论依照古代制度在长安城南门外建立明堂，来接受诸侯的朝拜。草拟巡行视察举行封禅典礼改变年历和服饰颜色等事项还没有完成。碰上窦太后奉行黄老道家言论，不喜欢儒家学说，派人暗中窥测到赵绾等人用不正当手段谋求私利的事实，召来并处罪赵绾、王臧，赵绾、王臧在监狱中自杀身亡，他们所兴办的事就都被废除了。

以后六年，窦太后逝世。第二年，征召擅长文章博学的士人公孙弘等人。

【原文】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畤①。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子先后宛若②。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③。及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④。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注释】

①明年：元光二年。 五畤（zhì）：即秦文公所建祭白帝的鄜畤，秦宣公所建祭青帝的密畤，秦灵公所建祭赤帝、黄帝的吴阳上畤、下畤，汉

高祖所建祭黑帝的北畤。畤，神灵之所止，一种祭坛。

②见神：意即显灵。 先后：兄弟的妻子，俗谓之妯娌。

③平原君：武帝的外祖母，名叫臧儿。《史记集解》蔡邕曰："异姓妇人以恩泽封者曰君，仪比长公主。"

④内中：皇宫之中。

【译文】

第二年，当今皇上初次到雍县，用郊祭参见五畤。以后经常是三年一次郊祭。这个时候皇上求到了一位神君，把她安置在上林苑中的蹄氏观。神君，原来是一位长陵女子，因为儿子死亡而悼痛去世，在妯娌宛若面前显现她的神灵。宛若在自己的家中对她供奉祭祀，民众中很多人也前往祭祀。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前去祭祀过，从那以后她的子孙就因此而尊贵显荣。等到当今皇上就帝位，就用很厚的礼品把她安置在宫中内廷供奉祭祀。听见她的话语，但没有见到她的神灵形象。

【原文】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①。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②。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③。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④。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⑤。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⑥。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⑦。"已而案其刻，果

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⑧。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⑨。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⑩。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注释】

①祠灶：祭祀灶神。《史记索隐》如淳云："祠灶可以致福。" 谷道：不吃粮食而能生活。 却老：长生不老。 方：方术。

②深泽侯：赵将夕。 主方：主管方术。

③使物：驱使鬼物。物，鬼物，下文"致物"之物同义。

④资：资质。 巧发奇中：常发出巧言而又稀奇地为他所猜中。

⑤武安侯：田蚡，汉武帝之舅。 大父：祖父。

⑥故：古老，古旧。

⑦柏寝：台名。齐桓公所筑，在今山东广饶县东北。

⑧安期生：据《列仙传》说他是琅邪阜乡亭人，在东海边卖药，当时人都以为他有千岁。《史记索隐》服虔曰："古之真人"。

⑨药齐（jì）：药剂。齐，通"剂"。

⑩黄：县名，在今山东黄县东。 锤：县名。或当为腄，腄一作"锤"或"陲"，《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有"过黄、腄"，黄腄连用。腄县，在今山东烟台市西南。

【译文】

这个时候李少君也因为会祭祀灶神能致福、不吃粮食可存活、

却退衰老而长生等方术被皇上接见，皇上尊敬他。李少君，是从前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负责方术、医药事务。隐瞒他的年龄、籍贯和生平经历，常常自称是七十岁，能驱逐鬼神、使用药物，并能却退衰老，长生不死。他的游历因为会方术而遍及诸侯各国。没有妻妾子女。人们听说他能驱逐鬼神、使用药物和长生不死，更替把财物赠送给他，他常常余留有金钱衣服食物。人们都认为他是不从事生产作业就能富裕丰足，又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更加相信，争着去事奉他。少君秉性喜好方术，善于取巧性地发表意见而又常常奇特般的被他所言中。曾经陪从武安侯田蚡宴饮，宴座中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少君就说和老人的祖父游玩射猎过的处所，老人在小孩的时候跟从他的祖父，认识这个处所，整个宴座上的人全都感到吃惊。少君被皇上召见，皇上有一件古旧铜器，就拿它问少君。少君说："这件铜器在齐桓公十年的时候曾经陈列在柏寝台。"随即考察铜器上的刻字，果然是齐桓公时候的器具。整个宫廷中的人都惊呆了，认为少君神灵，是有几百岁的人了。

少君对皇上说："祭祀灶神就会召来神异之鬼物，召来神异之鬼物丹沙就可以熔化成黄金，黄金炼出做成器具用来盛饮食就会延年益寿，延年益寿那么海中蓬莱的仙者才能见到，见到了蓬莱仙者 因而进行封禅活动就可以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人。臣下我曾经在海上游览，见到了安期生，安期生吃过的巨大枣子，大得像瓜。安期生是位仙者，能和蓬莱中间交通，奉行的道和他相合他就可以见你，不相合他就会隐藏起来。"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派遣方士进入海域寻求蓬莱和安期生等一类仙人，并从事把丹砂和各种药剂熔化成黄金的活动了。

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了。天子认为他是和形体分化升天而去灵魂却没有死，就派在黄、锤二县掌管文书的小吏宽舒去继承他的方术。寻求蓬莱、安期生谁也没有能得到，但是在沿海原属

燕国、齐国地方的怪诞迂阔的方士们很多人更替来说神仙的事了。

【原文】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①]："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②]。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③]。"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④]。"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⑤]"。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坛旁。

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⑥]。

【注释】

①亳(bó)：通"薄"。薄县，在今山东曹县东南。　谬忌：《史记索隐》姓谬，名忌，居亳，故下称薄忌。　太一：最尊重的天神。

②佐：辅佐。《史记正义》佐者，谓配祭也。　五帝：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黄帝含枢纽。另一说为苍帝灵威仰，赤帝文祖，黄帝神斗，白帝显纪，黑帝玄矩。

③七日：连续祭祀七日。　八通：作石阶通行八方。　鬼道：鬼神往来之道。

④天一：天神。　地一：地神。

⑤解祠：解除不祥灾祸的祭祀。　枭(siāo)：通"鸮"，食母的恶鸟。破镜：食父的恶兽，又名"獍"。　冥羊、马行、泽山山君、地长、阴

阳使者：均是神名。 武夷君：武夷山神。

⑥苑：上林苑。 瑞应：祥瑞的应验。 造皮币白金：事详《平准书》。

【译文】

亳地人谬忌上奏祭祀太一神的方术，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的配祭是五位天帝。古时候天子在春秋季节到东南郊野祭祀太一，祭品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礼，祭祀七天，建造祭坛的时候设有通向八方的鬼道。"于是天子命令太祝官在长安东南郊建立这样的祠坛，经常地按谬忌上奏的方术供奉祭祀。这以后有人上书，说"古时候天子每三年一次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礼祭祀神灵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答应了，命令太祝统领在谬忌的太一坛上祭祀三一，按谬忌上奏的方术去做。后来再次有人上书，说"古时候天子常常在春季为了解除殃祸求福祥而举行祭祀，祭祀黄帝时祭品用一只恶鸟枭和一头恶兽破镜；冥羊神用羊祭祀；马行神用一匹青色公马；太一、泽山君地长二神用牛；武夷君一神用干鱼；阴阳使者一神用一头牛"。命令祠官按照上书人的方术统一办理，而在谬忌的太一坛近旁祭祀。

这以后，天子游乐射猎的上林苑中养有白鹿，用它的皮造成皮币，为了揭示祥瑞符应，铸造银锡成白金三品。

【原文】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①。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②。"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③。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④。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⑤。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

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6]。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郡〕。

【注释】

①麃（páo）：兽名。鹿属，形似獐，牛尾，一角。

②肃祗（zhī）：恭敬。二字同义。 享：祭献，上供。 锡：赐予。 麟（lín）：即麒麟，亦作"骐驎"。传说中的吉祥兽，状如鹿，一角，尾像牛，全身生麟甲。

③荐：祭。 燎：祭礼名，焚柴祭天。

④风：通"讽"，暗示。

⑤济北王：刘胡。泰山在其封国内，故献。 且：将。

⑥常山王：刘舜。 迁：迁徙，流放。 真定：武帝所置封国，原为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译文】

第二年，到雍县郊祭，捕获到只有一角的野兽，像麃一样。官府的人员说："陛下穆肃虔诚地去进行郊祀，上帝为酬报供享，赐给一只角的兽，大概就是麒麟了。"于是拿它进献给五畤，每畤增加一头牛的祭品并焚烧祭祀天帝。赐给诸侯们银锡白金，暗示所揭发的符应是合乎天意的。

于是济北王认为天子将要举行封禅大典，就上书献出泰山和他的近旁城邑，天子用其他县的土地赏还给他。常山王犯了罪，被迁徙，天子封他的弟弟在真定为王，来继续对先王的祭祀，而将常山设作郡，这样做了以后五岳都在天子直接管辖的郡内了。

【原文】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1]。上有所幸王夫人，

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②。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③。"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④。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⑤。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⑥。

【注释】

①少翁：方士。《史记正义》引《汉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岁，色如童子。

②王夫人：武帝的宠姬，赵人，齐王刘闳之母。据说她"窈窕好容，质性嬛（yuān，柔美）佞"。 致：招来。 帷：帐幕。

③即：如。 被服：披服。被，通"披"。

④胜日：五行相克之日。甲乙为木，青色；丙丁为火，红色；戊己为土，黄色；庚辛为金，白色；壬癸为水，黑色。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如火胜金，用丙与丁日，不用庚辛。 辟：驱除。

⑤饭牛：让牛吞下。 详：通"佯"，假装。

⑥柏梁：台名。《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云"台高二十丈，用香柏为殿，香闻十里"。铜柱、承露仙人掌：《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

【译文】

第二年，齐地人少翁由于会鬼神的方术被皇上召见。皇上有一位特别宠爱的王夫人，夫人去世，少翁用方术大约在夜晚能将王夫人和灶鬼的容貌招来，天子从帷帐中望见了哩。于是就授予

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他的赏赐特别多，还用宾客之礼接待他。文成将军对皇上说："皇上假如想和神灵交通，住的宫室披挂的服饰不像神仙用的，神仙就不会来到。"于是制造出绘上图画的云气车，以及分别依干支五行相胜之日驾着车驱赶恶鬼。又建造甘泉宫，中间是台室，图画出天、地、太一等各种神，并安置些祭祀器具以便招来天神。经过一年多，文成的方术更见衰败，神灵没有来到。就在帛上写些字让牛吞下，假装不知道，就发话说这条牛的腹中有奇物。杀掉牛一看得到了帛书，上面写的内容非常奇怪，天子认识这个写字人的笔迹，询问这个写字人，果然是假造的字书，于是杀掉文成将军，隐瞒起这件事。

这以后就又兴造起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一类的建筑物了。

【原文】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①]。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②]。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③]。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④]。大赦，置酒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⑤]。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⑦]。所以言，行下[⑧]。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⑨]。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⑩]。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

“狩”云[11]。

【注释】

①鼎湖：顾炎武以为当作鼎胡，宫名。地近宜春（在今陕西长安县南）。
②游水发根：姓游水，名发根。 病而鬼神下之：因为生病就有鬼物附在他身上，成为了病巫之神。
③神君：即病巫之神。
④良已：善已，完全好了。
⑤置寿宫神君：当作“置神君寿宫”。寿宫，奉神之宫。
⑥祓：除灾祈福的祭礼。
⑦关：关照。
⑧所以言行下：神君所想说的话，下传于巫才讲出来。
⑨绝殊：特别。
⑩其后三年：此指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以天瑞命：由上天显示的祥瑞命名。
⑪在此以前即使分为前元、中元、后元，均按一二等年数计数，自这一年开始设有年号，而武帝即位以来的建元、元光、元朔三年号是追加的。 三元以郊得：应从《汉书·郊祀志》作“今郊得”。

【译文】

文成被杀死的第二年，天子在鼎湖宫病得特别厉害，巫医能治的办法没有不用上的，没有治愈。游水发根说上郡有个巫神，病了却有鬼神附着于他。皇上召来把他安置在甘泉宫给予祭祀。等到病了，派人去问这个神君。神君告诉说：“天子不用忧愁生病。病略为好转，就勉强支持来和我在甘泉相会。”于是病好些了，就支起身，前往甘泉，病果真好得特别彻底。实行大赦，把神君迁置在寿宫。寿宫神君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他的辅佐叫大禁、司命一类，都跟从着他。众神仙不是能够看见的，听到了他们的话语，话语和人的声音是一样的。有时离去有时来临，来临的时候

肃肃然，有风吹动。居处在宫室帷幕里面。有时是白天说话，但常常还是在夜里说。天子举行了除灾求福的仪式，然后才进去。依靠巫师作为主人，由他关照饮食。众神所说的话，由巫师替他推行下去。又设置寿宫、北宫，张挂用羽毛装饰的旗帜，陈设供奉器具，来礼祭神君。神君所说的话，皇上派人听受并把它记下，取个名叫“画法”。他所说的言语，都是人世上习俗所知道的，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但是天子心里独自喜欢。他的事是保守秘密的，社会上没有人会知道。

这以后第三年，官府说“纪元”应该用天的祥瑞来命名，不应该只是按一二去记数。第一个纪元叫做“建”。第二个纪元因为是长星出现叫做“光”，第三个纪元因为郊祭时候获得过一只角的野兽叫做“狩”。

【原文】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①]。”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②]：“天地牲角茧栗[③]。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④]。”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⑤]。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⑥]。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⑦]。

【注释】

①后土：地神。 答：相等，周全。《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曰：“答，对

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一说，答，然也。不答，于礼不合。
②太史公：此指司马谈。
③天地牲角茧栗：指祭祀天地要用幼畜。颜师古曰：“牛角之形或如茧，或如栗，言其小。”
④圜：同“圆”。 瘗（yì）：埋。把牲畜埋于地下，好让后土歆享。
⑤汾阴：县名，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汾水在其北与黄河汇合。 脽（shuí）：高丘。此汾脽在黄河东岸，长四五里，宽二里余，高十余丈，故特堆堀。汾阴县城即在脽上，后土祠在县西。此祠建于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
⑥邈（miǎo）绝：时代很远。邈，远。
⑦侵寻：即侵淫，渐进。

【译文】

第二年冬天，天子到雍县郊祭，计议说：“现在上帝由我亲临郊祭，但是对土地神没有祭祀，那样礼制是不完备的。”主管官府和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定：“对天地的祭品贵在用牲角小得像茧栗一样的幼小牛犊。现在陛下亲自祭祀后土（土地神），后土应该在水泽中建五个外形圆高如小丘的坛来祭祀，每坛用包括一头小黄牛的太牢祭品，祭祀完毕以后全都埋葬掉，而陪祭人所穿的衣服崇尚黄色。”于是天子就向东去，开始在汾阴县治所脽地高丘上建筑后土神庙，实施宽舒等人的建议论。皇上亲临巡望跪拜，跟祭祀上帝的礼仪完全一样。祭礼完毕，天子顺路到了荥阳才回来。经过洛阳，下达诏书说：“三代非常遥远，太久远了后代难以留存。应该用纵横三十里的地方赐封周家后裔为周子南君，来供奉他先祖的祭祀。”这一年，天子开始巡视郡县，逐渐接近于泰山一带了。

【原文】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①。栾大，胶东宫人，故尝

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2]。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3]。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4]。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5]。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6]。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7]！"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8]。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9]！"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10]。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11]。"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棊，棊自相触击[12]。

【注释】

①乐成侯：丁义，后与栾大一起被诛杀。

②胶东：景帝之子胶东王刘寄。　宫人：官名。掌管君主日常生活事务。尚方：官名。负责配制药方。颜师古曰："主方药。"

③康王：刘寄谥"康"。

④中：协调，和睦。

⑤因：通过，凭借。

⑥羡门：羡门高，仙人。

⑦恶（wū）：怎么，哪里。

⑧食马肝死：据说马肝吃了要毒死人。《秦本纪》载有其事。

⑨爱：吝惜。

⑩不（fǒu）：同“否”。

⑪致尊：尽情尊敬。致，尽，极。

⑫綦：通“棋”，博棋。《史记正义》高诱注《淮南子》云：“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

【译文】

这年春天，乐成侯丁义上书进言栾大。栾大，是替胶东王刘寄管理宫中日常生活事务的宫人，从前曾经和文成将军同时向一个老师学艺，不久就做了替胶东王掌管配制药物的尚方。乐成侯的姐姐是康王的王后，没有生儿子。康王死了，其他妾姬的儿子即位做了王。康王王后有淫乱行为，和王就不投合，相互间用些法术进行危害。康王王后听说文成将军已经被杀死，就想对皇上献媚，于是派遣栾大通过乐成侯请求召见进献方术。天子已经诛杀了文成将军，后来悔恨他死得太早，可惜他掌握的方术没有用尽，等到召见栾大，非常高兴。栾大人长得高又漂亮，说出话来有很多计谋策略，而且敢说大话，撒谎时毫不疑惧。说大话称：“我来来去去到过海域之中，看见了安期生、羡门高一类仙人。但是因为我卑贱，他们不相信我。又认为康王只是个诸侯王，不值得给他神方。我多次对康王说过，康王又不用我。我的老师说：‘黄金可以炼成，而黄河的决口可以堵塞，长生不死的药物可以得到，仙人可以招来。’然而我恐怕得到文成将军一样的后果，那样方士们都会遮着嘴巴，哪里还敢进言方术哩！”皇上说：“文成将军是吃马肝死的。你的确能够炼出他那样的方术，我还吝惜什么金宝和禄位呢！”栾大说：“我的老师并不是有求于人，是人们去求的他。陛下一定想招来神仙，就要尊重他的使者，让他的亲属，都受到宾客之礼的款待，不要卑视他们，让他们佩带各神印信，就可以同神人交通话语。神人是肯呢是不肯呢还不一定。只有尽情尊贵神仙的使者，然后才可以招来神仙的。”于是皇上先让他实验

一下小的方术，进行斗棋，棋子就自动相互抵触撞击。

【原文】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①]。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②]："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繇不息[③]。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④]。《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⑤]。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⑥]。"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⑦]。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⑧]。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⑨]。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⑩]。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⑪]。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⑫]。

【注释】

①黄金不就：指炼丹砂铅锡为黄金没有成功。

②制诏：以制书诏令。

③间者：近年来。　皋陆：《史记正义》颜师古曰："皋，水旁地也。广平曰陆。言水大泛滥，自皋及陆，而筑作堤，徭役甚多，不暇休息。"繇：通"徭"。

④临：统制，治理。 二十有八年：此时正是元鼎四年。

⑤蜚龙："飞龙在天"，《乾卦》九五爻辞。蜚，同"飞"。 鸿渐于般：《渐卦》六二爻辞。渐，进。般，通"磐"。《史记会注考证》方苞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君之得臣也；"鸿渐于磐（水边高岗），饮食衎衎（kàn，喜乐的样子）"，言臣之得君也。武帝以栾大为天所遗士，故引此。 庶几：差不多。 与：此指君臣相遇。

⑥乐通：地名，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⑦乘舆：帝王乘坐的车辆，此代指帝王。 斥：通"尺"，尺度，标准。

⑧卫长公主：卫皇后的长女。

⑨大主：即大长公主。此指武帝之姑，窦太后之女。

⑩羽衣：用鸟羽做成的衣服。仙衣。

⑪道天神：引荐天神。道，通"导"。

⑫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乐通侯、天道（玉印）六将军印。 搤捥：同"扼腕"，握着手腕，激动振奋。

【译文】

这个时候皇上正忧虑黄河决口，而炼丹砂铅锡成黄金又不能得手，就授予栾大做五利将军。过了一个多月，栾大就得到四方印信，即再佩上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的印信。天子下诏给御史："从前大禹疏浚九江，决通四渎。近来黄河泛滥到岸边广阔的平地，修筑堤防的劳役没有停息。我登临天下二十八年，上天好像要送给我一名贤士而栾大正是能通天意的呢。如《周易·乾卦》说的那样，"有飞龙游弋在天"。《渐卦》说'似鸿鸟飞临高岸边'，想来差不多正好体现了君臣的相遇啊。应当用二千户地方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赏赐列侯等级的上等住宅，僮仆一千人。按帝王的标准用车马、帐幕、器械、百物来充满他的家室。又把卫皇后的长女许配给他，赠送黄金万斤，更改她封号的命名叫当利公主。天子亲自驾临五利将军的住宅。派出问候和负责供应的使臣，在道路上连接不断。从武帝姑母大长公主和将相以下，都

在他家中备设酒宴，进献赠送给他钱财。于是天子又刻置了玉印叫“天道将军”，派遣使者穿上用羽毛缝制的衣服，夜晚站立在白茅上，五利将军也穿上羽毛缝制的衣服，夜晚站立在白茅上接受玉印，以表示不作臣子看待。而佩带“天道”的意思，是将要替天子导引出天神。于是五利将军常常夜晚在他家进行祭祀，想借此让神降下。神没有来到却有百鬼聚集了，但他还是很能指使它们。在这以后他整理行装外出，往东进入海域，寻求他的仙师去了。栾大被引见几个月，就佩带着六方大印，贵宠震动了天下，由此沿海一带燕国、齐国境界之间的方士，没有谁不是握紧手腕振奋地说自己也有秘方，能够引来神仙了。

【原文】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①]。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②]。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③]。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曣温，有黄云盖焉[④]。有麃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⑤]。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⑥]。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⑦]？”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⑧]。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⑨]。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⑩]。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⑪]。《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骜，胡考之休’[⑫]。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⑬]。合兹中

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⑭。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⑮。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⑯。”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⑰。

【注释】

①锦：巫名。 魏脽：即上文之汾阴脽，因汾阴属魏地，故名。 营：颜师古谓为“祠之兆域”，即后土祠周围的地界。 掊（póu）：用手扒开。

②文镂：刻有花纹。镂，刻。 款识（zhì）：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

③以闻：将这件事报告给汉武帝。

④中山：又名仲山，在今陕西淳化县东南。 曣㬈：《汉书》作“晏温”，天气晴朗温和。曣，晴朗无云。因此有黄云出现而为异。

⑤大夫：官名。担任中央要职或备顾问的各种官员。

⑥不登：收成不好。

⑦丰庑（wú）：丰茂。庑，通“芜”，草盛。 报：祭名。农事结束后为报德而祭土神与谷神。

⑧泰帝：即太帝，指太昊伏羲氏。 兴：建造。

⑨鬺亨（shāng）：特指烹煮牲牢以祭祀。鬺、亨二字同义，煮。

⑩遭：逢。 兴：出现。 迁：流传。

⑪社：社坛，以祭祀土地神。此代指国家。

⑫此句见《诗经·周颂·丝衣》。 堂：庙堂。 徂（cú）：往，到。基：通“畿”，门槛。 鼐（nài）：大鼎。 鼒（zī）：小鼎。 吴：大声说话。 骜：通“傲”。 胡考：老寿。 休：吉庆，福。

⑬颜师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后，光润变见，若龙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无穷竟也。”

⑭路弓：大弓。 乘：四矢为乘。 大享：指酬报天地大祭礼。

⑮合德：谓与天合德，亦即与符应合德。

⑯祖祢（nǐ）：祖先。祢，父庙。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 帝廷：

甘泉天神之庭。

⑰候：观测。

【译文】

这年夏天六月中，汾阴的巫者叫锦的在魏脽的后土神庙地界旁边替民众祈祷祭祀，看见地面突起像钩的形状，用手扒开土一看得到了一座鼎。鼎大得和其他的鼎都不一样，雕刻有花纹但没有文字说明，感到奇怪，告诉当地官吏。官吏报告给河东太守名叫胜的，胜上书禀知皇上。天子派遣使者考察讯问巫者获得鼎的情状没有奸伪欺诈，于是用礼加以祭祀，把鼎迎接到甘泉宫，是随从皇上同行的，皇上将它祭荐给上天。途中走到中山，天气晴朗温和，上空有黄色云彩覆盖哩。正好有只麃子经过，皇上亲自射中，因而用来祭祀。到了长安，公卿大夫等官员都上议请求尊崇宝鼎。天子说："近来黄河泛滥，几年来没有好收成，所以在巡视中祭祀后土神，祈祷它替百姓们养育谷苗。今年丰收还没有进行报祭酬答土神和谷神，鼎为什么就要出土呢?"官员们都说："听说从前泰帝即黄帝前的太昊伏牺氏铸造神鼎一座，一座神鼎的"一"标志大一统，是天地万物所系属的最后旨归。黄帝制作宝鼎三座，象征着天地人。大禹收集九州出产的金属，铸成九鼎，都曾经用它烹煮牲畜来祭祀上帝鬼神。遇到圣世它们就会出现，这样传到了夏代、商代。周家德行衰败，宋国的社庙覆亡，鼎于是沦落淹没，隐伏起来没有出现了。《诗经》的《周颂·丝衣》中说：'从庙堂到门槛外，有献羊的有献牛；大鼎中鼎和小鼎，不喧哗来不傲慢，保佑大家都长寿。'现在宝鼎到了甘泉，光辉润泽龙游变化，庆承福佑无边无疆。和这里中山降下的黄白祥云相合，祥云就像嘉兽象征瑞应；加上陛下用大弓四箭射获麃子，吉兆都会集到坛下，形成酬报天地鬼神的盛大典礼。只有接受天命来称帝的人才能心知其中的深意而合应符德的。宝鼎应该进献给高祖庙，珍

藏在甘泉宫天帝殿廷，以便契合上天降赐的神明符应。”皇上下诏说：“可以。”

进入大海寻找蓬莱仙岛的人，说蓬莱仙岛离岸不很远，但是不能到达的原因，也许是没有见到它放射的瑞气。皇上于是派遣望气的官员来辅佐观测蓬莱岛的瑞气。

【原文】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①]。”卿有札书曰[②]：“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③]：‘（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④]’。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⑤]。”卿因所忠欲奏之[⑥]。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⑦]。”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⑧]。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帝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⑨]’。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⑩]。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⑪]。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

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12]。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13]。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14]。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15]。"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注释】

①等：同。

②札书：薄小的木简书。

③宛朐（yuān qú）：县名，在今山东荷泽县西南。　鬼臾区：黄帝的大臣。

④策：占卜用的蓍草。　纪：指历数。即推算节气之度。

⑤迎日：推算未来的日月朔望。迎，预测未来。　推策：用蓍草作筹码推算。　率：大致。

⑥所忠：武帝的侍臣。

⑦申公：方士。

⑧鼎书：关于宝鼎的书。

⑨七十二王：《史记正义》引《河图》云："王者封太山，禅梁父，易姓登祟，有七十二君也。"

⑩神灵之封居七千：七千诸侯得道成仙，其神灵获得山川之封。

⑪华山：西岳华山。　首山：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太室：指中岳嵩山。　东莱：即莱山。　有二：一在今山东黄县东南；一在今山东莱阳县北。

⑫谷口：中山之谷口，因为山北寒凉，所以称寒门。黄帝升仙之处。

⑬荆山：山名，在今河南灵宝县境。

⑭胡：项下垂肉。 髯（rán）：颊上长须。

⑮躧（xǐ）：同“屣”，鞋，颜师古曰：“屣，小履，脱屣者，言其便易，无所顾也。”

【译文】

这年秋天，皇上临幸雍县，将要进行郊祭，有人说“五色之帝，是太一帝的陪祭，应该建立太一坛由皇上亲临郊祭它”。皇上犹豫不能决定。齐地人公孙卿说：“今年得到宝鼎，而冬季辛巳朔日晨旦是冬至到达时刻，和黄帝时代正好相同。”公孙卿还有进言议事的书札说：“黄帝在宛朐地方得到宝鼎，就问臣子鬼臾区。鬼臾区回答说：‘帝得到宝鼎和用于占卜的神蓍草，这一年己酉朔日晨旦是冬至时刻，合乎天的历数，就这样终而复始地循环。’于是黄帝预测日月朔望以推算历法，后来大约每过二十年再值朔日晨旦冬至，总计二十次推算，合三百八十年，黄帝就成了仙登临上天去了。”公孙卿想通过武帝的近臣所忠上奏，所忠一看他书札中的议论不合常道，怀疑他是胡妄写成的，拒绝说：“祭宝鼎的事已经决定了，还能做什么！”公孙卿通过武帝宠爱的人上奏。皇上看了特别高兴，就召来公孙卿询问。回答说：“从申公那里接受到这些内容，申公已经死亡。”皇上说：“申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公孙卿说：“申公，齐国地方人。和仙人安期生交往过，接受到黄帝的言论，没有写过文字，惟独只有这份关于宝鼎的文字。说‘汉家兴盛会重新相当黄帝得鼎的时节’。说‘汉家帝王的贤圣人是在高祖的孙辈以至曾孙辈。宝鼎出土并和神灵交通，就举行封禅典礼。自古举行过封禅的有七十二位王，只有黄帝能够上到泰山举行封礼。申公说：‘汉家君主也应当上到泰山举行封礼，上到泰山举行了封礼就能成为神仙登天了。黄帝时代有万家诸侯，而能得道成仙的神灵山川之封有七千家。天下的名山有八座，三座在边远部落地区，五座在中原各国。中原各国有华山、首山、太室山、泰

山、东莱山。这五座山是黄帝所要经常去游览，和神灵相会的地方。黄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习仙道。痛恨百姓中有人反对他的仙道，并处斩那些诋毁鬼神的人。这样一百多年以后才能够和神灵交通。黄帝到雍地郊祭上帝，住宿三个月。鬼臾区别号大鸿，死后葬在雍地，就是从前的鸿冢。这以后黄帝在明堂接见万般神灵。明堂，就是现在的甘泉宫。所说的寒门，就是现在的谷口。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面铸成鼎。鼎已经铸成，有条飞龙垂着胡须往下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龙背，他的群臣和后宫的一些人跟着骑上去的有七十多人，龙于是飞上天去。其余的小臣子不能骑上龙背，就都抓住龙的胡须，龙的胡须被拔出来了，掉落在地，也掉落了黄帝的一把弓。百姓们仰望着黄帝已经飞上天去，就抱着他的弓和龙的胡须号哭，所以后代就此把黄帝上天的地方取名叫鼎湖，把他掉落的弓取名叫乌号。'"听了以后天子就说："哎呀！我真的能够像黄帝那样，我看待丢掉人世间的妻妾子女就会像扔掉鞋子一样容易了。"就委任公孙卿做郎官，派他去东方在太室山恭候神灵。

【原文】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①。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②。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③。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④。已祠，胙余皆燎之⑤。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⑥。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⑦。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⑧。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⑨。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⑩。其赞飨曰⑪："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⑫。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⑬。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注释】

①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辖今甘肃东南部地区。

②放：通"仿"。仿照。 垓（gāi）：台阶的层次。

③狸（lí）牛：即牦牛，身上长有长毛的牛。 俎豆：盛祭品的礼器。

④醊（zhuì）：同"腏"。《史记正义》刘伯庄云："谓绕坛设诸神祭座相连缀也。" 食：通"饲"。

⑤胙：祭肉。

⑥洎（jì）：浸泡。

⑦特：一种牲畜。《史记索隐》"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牲也。"

⑧祝宰：祭祀的负责官员。

⑨昧爽：拂晓。

⑩朝朝日：朝旦朝拜日神。 夕夕月：其夕祭祀月神。

⑪赞飨：祭祀时的祝辞。

⑫奉：通"捧"。 瑄：大为六寸的璧。 嘉牲：美牲。《史记正义》引《汉旧仪》云："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

⑬光域：美光照射所及的范围。

【译文】

皇上于是到雍县郊祭，接着到了陇西，往西登上了崆峒山，幸临甘泉宫。命令祠官宽舒等筹建太一神的祭祀坛，祭祀坛仿照亳人谬忌所说的太一坛模式，坛筑成三层。五色帝的坛围在它下面的四周，分别安置在各自所主的一方，黄色帝安置在西南方，整理出通向八面的鬼道。太一坛祭品，它所用的和雍县一座畤的祭物相当，而另外加上醴酒枣脯一类，还杀一头牦牛作为盛在俎豆等祭具里的一套完备的祭品。而五色帝的祭品只有通常俎豆所盛的和醴酒进献。在它们下面的四方地，就是些绕着坛设置并互相连缀的给群神跟从者及北斗星神供奉饮食的祭座。祭祀完毕，胙肉及余品都用火焚化来祭神。祭品中牛用白色，鹿放在牛的体腔中，猪放在鹿的体腔中，然后用水浸泡。祭日神用牛，祭月神用一头羊或者是猪。太一坛的祭祀主管官员穿紫色绣花的祭服。祭祀五色帝穿的祭服颜色和所祭的帝神一样，祭日神穿赤色衣，祭月神穿白色衣。

十一月辛巳朔日晨旦冬至时刻到来，天刚蒙蒙亮，天子开始到郊外拜祭太一神。早晨祭日神，傍晚祭月神，就用拱手行揖礼；而参见太一神用的是雍县郊祭礼。祭祀官员宣读祝词说："上天最初把宝鼎和占卜用的神蓍草授给皇帝，经过了一个朔旦又一个朔旦，终而复始地循环，皇帝在这里恭敬地拜祭参见哩。"而穿的祭服崇尚黄色。这个祭祀形式是满坛列置火光，坛的旁边摆着烹饪用的器具。主管官员就说是"祭坛上方有光彩显现"。公卿们说"皇上当初在云阳宫郊祭拜见太一神，祭祀的官员手捧六寸大的玉璧并将养了五年重二千斤的牲牛进献。祭祀这天晚上天空有美丽的光芒，到了次日白天，黄气还从地面上达到天空"。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等说："神灵显出的美好景象，预示着福祐吉祥，应该依据这个美光出现的地域建筑太畤坛来宣明瑞应。命令太祝官

负责，在秋季和腊月间进行祭祀。三年天子来参加一次郊祭进献。”

【原文】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①。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

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②。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③。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④。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⑤。”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矣〕。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⑥。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⑧。

【注释】

①牡荆：雄荆，一种灌木，节与节不相当而错出，用作旗杆。 幡(fān)：同旛，长方而下垂的旗子，挑起来直挂着。 登：升。 太一：

星名。《史记集解》徐广曰："《天官书》曰天极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骃案：晋灼曰"画一星在后，三星在前，为太一锋也。" 锋：指最前面的旗。

②雠：应验。

③缑氏：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④宽假：二字同义，指放宽些时日。

⑤迂诞：迂阔怪诞。 积以岁：积聚些年岁，指要好几年。

⑥嬖臣：宠臣。 李延年：武帝李夫人之兄，汉代著名音乐家，曾为协律都尉，后被杀。

⑦素女：神女名，擅弦歌。 破：改制。

⑧空侯：一种拨弦乐器。《史记索隐》应劭云："武帝始令乐人侯调作，声均均然，命曰空侯。侯，其姓也。"

【译文】

这年秋天，为了攻伐南越，祷告太一神。用牡荆作竿挑着画有日月、北斗和登龙的长条形旗帜，来象征太一三星，作为祭祀太一神的前导旗帜，命名叫"灵旗"。替战事祈祷时，就由太史捧着它用来指向所攻伐的国家。而五利将军受派遣求仙不敢进入海域，就到泰山去祭祀。皇上派出人员暗中跟随检验，实际发现他们没有见到任何神仙。五利将军却妄说见到了他的仙师，他的方术用尽了，多数不能应验，皇上于是诛杀五利将军。

这年冬天，公孙卿在河南恭候神灵，说在缑氏城上看见了仙人的踪迹，有神物像野鸡，在城上飞来飞去。天子亲自临幸缑氏城视察仙人踪迹。询问公孙卿："不是效法文成将军、五利将军进行欺诈吧?"公孙卿说："仙人不是有求于人间君主，人间做君主的人在求他。求仙的办法，如果不稍为宽限时日等待，神仙就不会来。说起求神仙的事，事情好像迂阔荒诞，只有积以岁月才可以招来它的。"于是郡县封国分别整修道路，修缮建筑宫观名山神仙祠庙的屋宇，以盼望皇上临幸。

这年春天，已经灭亡了南越，皇上有个宠爱的臣子李延年由于善于音乐被召见。皇上很赞赏他，下令公卿们进行计议，说："民间祭祀的时候尚且还有击鼓舞蹈的音乐，现在进行郊野祭祀反倒没有音乐，难道是相称配吗？"公卿们说："古时候祭祀天地都有音乐，那样天地间的神灵才能够歆享祭祀。"有人说："太昊伏牺氏让素女弹奏有五十弦的瑟，非常悲戚，太昊帝让她停住，她却不能自止，所以剖析她的瑟改制成二十五弦。"于是在替灭亡南越酬神报功，祷告祭祀太一、后土神时，首次采用音乐舞蹈，增招一些歌手，制作流行二十五弦的瑟以及箜篌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原文】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①]。"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②]。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③]。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④]。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⑤]。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⑥]。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

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⑦。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⑧。

【注释】

①振兵泽旅：指偃武修文，以示太平。振，通“整”，整顿，收束。泽，通“释”，解散。

②朔方：郡名，治所朔方，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南，辖今内蒙古西南部河套地区。 勒：统率。

③须如：地名，不详。

④类，通“禷”，祭天。

⑤用希：运用稀少。希，通“稀”。 旷绝：断绝。 射牛：祭祀仪式之一。《史记索隐》天子射牛，示亲祭也。事见《国语》。

⑥高世：超脱世俗。 九皇：传说中远古的九个帝王。 文：修饰。

⑦骋：任情驰骋，发表意见。

⑧徐偃：博士。 属图：会诸儒图封事。属，会集。 图：谋划。 绌：通“黜”，废免；贬退。

【译文】

第二年冬天，皇上提议说：“古时候先整顿兵员解散军队，然后才举行封禅典礼。”于是就去北边巡视朔方，统率兵众十多万，回程中在桥山祭奠黄帝冢，到了须如就解散了所统率的兵众。皇上问：“我听说黄帝长生不死，现在有了冢墓，是为什么？”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上了天，群臣就在这里安葬下他的衣冠。”已经到了甘泉宫，为了将要到泰山封禅，先行用祭天的仪式祭祀太一神。

自从得了宝鼎，皇上就和公卿以及各位儒生们计议举行封禅大典。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历史上很少，长久以来断绝了，没有谁

知道它的具体礼仪，儒生们就从《尚书》、《周官》、《王制》中采集望祀和天子射牛的情事，纳入有关封神的祭典。齐国地方人丁公年纪有九十多岁，说："封禅，是要和长生不死的名义结合起来的，秦始皇中途遇风雨不能够上泰山行封礼。陛下一定想上泰山，略为上去一段路如果没有风雨，坚持一下就能上去行封礼了。"皇上于是就下令各个儒生演习射牛，草拟封禅的仪式。经过几年，到了时间将要前行。天子又听到了公孙卿和方士的言论，黄帝以上时代举行封禅，都招来了怪物并和神灵交通，就想要仿效黄帝以上的时代交接神仙的使者蓬莱方士，高出世俗要和上古九皇比量德行，而又广泛地采取儒术加以文饰。可是儒生们既然已经不能够辨别清楚封禅事宜，又受到《诗》、《书》古文的拘束而不能驰骋想象。皇上制作出封禅的祭器向儒生们展示，儒生中有人说"和古制不相同"，博士徐偃又说"太常祠官下属的各个生员所行的礼仪不如鲁国的好"，周霸又串连儒生策划封禅事宜，于是皇上就贬黜徐偃、周霸，并将各个儒生尽都罢免不加任用。

【原文】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①。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②。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③。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④。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⑤。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⑥。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⑦。

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8]。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9]。

【注释】

①太室：嵩高山。因其上有太室、少室之山，山中有石室，故名。

②言"万岁"云：《史记正义》引《汉仪注》云："有称万岁，可十万人声。"

③崇高邑：意思是崇奉嵩高山，故命名叫"崇高"。

④巅：顶峰。

⑤八神：《史记索隐》今案《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东莱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也。"另有一说，八神是八方之神。

⑥疏（shū）：奏章。

⑦巨公：指汉武帝。

⑧大：特别，完全。

⑨宿留：古音 xiù liū，特指有所迟待之意。若言因宿而留，亦是有所待，并通。

【译文】

三月，于是往东幸临缑氏县，登上中岳太室山行祭礼。随从官员在山下好像听到有喊"万岁"的声音。询问山上，山上的人说没有呼喊；询问山下，山下的人也说没有呼喊。于是将三百户封给太室山用作供奉祭祀，命名叫崇高邑。往东登上泰山，泰山上的草和树木的叶还未长出来，就命令人抬上石碑立在泰山顶上。

皇上于是往东巡视海上，举行典礼祭祀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八神。齐国地方人上疏讲神怪奇方的人以万计，然而没有一个能验证的。就更多地发出船只，让那说海中有神山的数千人去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持着符节常常

是先行在名山恭候神仙，到了东莱，说夜晚见到一个高大的人，有几丈高，走近他就不见了，看到他的足迹特别大，类似飞禽走兽的足迹。群臣中有人说看见一位年老的人牵条狗，说“我想见巨公（意指武帝）”，一会儿忽然就不见了。皇上走近去看见了大人足迹，还是不相信，等到群臣中间有人说到那位年老的人，就特别认为是仙人了。就在海上留驻，给予方士们官府载人的车以及间常派遣使者去寻求仙人的人数以千计。

【原文】

四月，还至奉高[①]。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②]。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③]。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④]。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⑤]。其事皆禁[⑥]。明日，下阴道[⑦]。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⑧]。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⑨]。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⑩]。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⑪]。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⑫]。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⑬]。其

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14]。行所过毋有复作[15]。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16]。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17]。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18]。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19]。

【注释】

①奉高：县名，泰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县东。

②皮弁：朝会时戴用的白鹿皮冠。

③封：所筑的祭坛。

④玉牒书：写在玉制小简上的封禅文字。牒，小简。

⑤奉车：即武帝设置的奉车都尉，掌管皇帝的车驾。 子侯：人名。霍去病之子霍嬗。

⑥禁：指禁止泄露。

⑦阴道：山北面道路。山北水南为阴。

⑧丙辰：四月二十一日。 阯：山脚。 肃然山：山名，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

⑨一茅三脊：即茅背上有三条棱脊，即所谓灵茅。 藉：席垫子。

⑩兕（sì）：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

⑪肩：不安。

⑫嘉：吉庆，幸福。

⑬博：县名，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 蛇（yí）丘：县名，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 历城：县名，在今山东省济南市。

⑭乙卯：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是年三月，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而尚）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懈）。其赦天下。”

⑮复作：刑律名。去其枷锁赭衣，在监外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日，称为复作徒。

⑯朝宿地：朝会时的住宿之所。《史记正义》诸侯各于太山朝宿地起第，准拟天子用事太山而居止。

⑰庶几：也许。

⑱并：通“傍”。靠着。　九原：县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

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以这年举行封禅大典而命名年号。

【译文】

四月，返回到达奉高县。皇上念到各个儒生和方士们所说的封禅事一人一个样，不合常道，难以施行。天子到达梁父山，用礼祭祀地主神。乙卯日，命令侍中和儒生戴上用白鹿皮制作的礼帽，穿着在腰带间插着笏的官服，行天子射牛以示亲祭的礼仪。到泰山顶下的东面举行封礼，采用像郊祭太一神的礼仪。举行封礼的坛是宽一丈二尺，高九尺，它的下面放有用玉装饰的简牒祭文，祭文的内容是保密的。封礼完毕，天子单独和侍中、掌管皇帝车马的奉车都尉霍子侯登上泰山，也举行了封礼。这件事的具体情节都禁令不得外传。第二天，从北边道路下山。丙辰日，到泰山脚下东北的肃然山举行禅祭，用像祭后土神一样的礼仪。天子都是亲自跪拜参见，穿的祭服崇尚黄色并且全都用了音乐哩。长江、淮河之间出产的一种一根茅草有三条棱脊的灵茅用作神灵的垫席。五种颜色的土增厚错杂在封坛上。释放从边远地方捕获来的奇兽飞鸟和白色野鸡等各种动物，特别加重了礼仪的隆盛。但兕牛、旄牛、犀牛、大象一类的动物都不采用。天子一行都又回到泰山去祭祀后土神。举行封禅祭祀时，当天夜晚就好像有彩光闪现，白天就有白云从封坛中升起。

天子从举行禅礼的坛场回来，坐在泰山东北脚下的明堂上，群臣更替祝福。于是天子下达诏令告诉御史：“我用卑微的身躯承续

天子的至尊之位，兢兢业业地唯恐不能胜任。只因为德行菲薄，不能明习礼乐制度。修缮祭祀太一神时，天上像是有吉祥气象的美光，我内心不安仿佛望见了什么，被这奇异景象所深深震撼，想要中途停止下来又不敢，就登临泰山举行封礼，到达了梁父，然后在肃然山举行禅礼。我应当修德以求新生，吉庆地愿意和士大夫们重新开始创造新局面，特赐给民众每一百户一条牛十石酒，给年纪满八十岁的老人和孤子寡妇每人加赐布帛二匹。豁免博县、奉高、蛇丘、历城四县徭役，不要交纳今年的租税。应该对天下实行大赦，像乙卯年赦令规定的那样。行幸所经过的地方不要再有监外劳役。犯罪事实出在两年前的，都不要再处治了。”又下达诏书说：“古时候天子每五年进行一次巡行视察，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诸侯建有参加朝拜的住所。特令诸侯各自在泰山下建筑住宿的府第。”

天子既然已经封祭了泰山，没有遇上风雨灾害，而方士们就进一步说蓬莱岛的各个神仙似乎将会找得到，于是皇上高兴地想也许能够遇到它，就重新往东来到海上遥望，希望遇见蓬莱仙岛。奉车都尉霍子侯发了暴病，一日内就死去了。皇上于是就离去，依海岸上行，往北到达碣石，巡行从辽西开始，经历北部边境到达九原县。五月，返回到甘泉宫。主管官员们说宝鼎出土的那年纪元称作元鼎，应该定今年的纪元称作元封元年。

【原文】

其秋，有星茀于东井①。后十余日，有星茀于三能②。望气王朔言③：“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焉④。”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⑤。”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飨曰：

"德星昭衍，厥维休祥[6]。寿星仍出，渊耀光明[7]。信星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8]。"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9]。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沉祠而去[10]。使二卿将卒塞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注释】

①茀（bó）：彗星，它出现时光芒四射。　东井：星宿名。有主星八颗，属双子座。

②三能（tái）：即"三台"，两两并列，共六星。能，通"台"。

③王朔：方士，主管瞻望云气以卜吉凶。

④候：观测。

⑤德星：意为福庆吉祥之星，指岁星（即木星）。《史记索隐》岁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也。

⑥昭：明亮。　衍：展延，硕大。

⑦寿星：《史记索隐》寿星，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言之也。　仍：接着。

⑧信星：即土星。《史记索隐》信星，镇星也。信属土，土曰镇星，则《汉志》为德星也。

⑨万里沙：神祠名，在东莱郡曲成县，即今山东掖县东北渤海之南岸。《史记集解》孟康曰："沙径三百余里"。武帝以祷万里沙作为这次东巡的名目。

⑩瓠子：即瓠子口，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当时黄河在此决口。　沉祠：沉白马、玉璧于河中以祭神。武帝塞决河，事详《河渠书》。

【译文】

这年秋天，有彗星出现在井宿。后十几日，又有彗星出现在

三台天区。望气佐王朔说："我在观测的时候只见有一枚星出现时像葫芦瓜那么大，吃顿饭这会儿的工夫就又隐没了。"主管官员们都说："陛下创建了汉家的封禅大典，上天给予酬报就出现了德星呀。"

第二年冬天，在雍县郊祭五色帝。返回，拜祭太一神并加祝祠。祝祠说："德星光明硕大，显示出美好吉祥。寿星接着出现，光明远耀。信星昭明显现，皇帝敬拜太祝官所祭祀的各位神灵。"

这年春天，公孙卿说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仙，他说"想见见天子"。天子于是幸临缑氏城，任命公孙卿做中大夫。因而来到东莱，留住了好几天，没有能见到神仙，据说见到了巨人的足迹。重新派遣方士去寻求神怪采集灵芝药物的人数以千计。这一年出现大旱。于是天子既已出游但没有正当名目，就到万里沙地方的神庙中祈雨，经过时祭祀泰山。回程中到达瓠子口，自己亲临部署堵塞黄河决口，停留两天，把白马和玉璧的祭品沉入河中就离开了。派汲仁、郭昌二卿带领士卒堵塞黄河决口，改变黄河河道，另外疏浚两条支流引它入海，恢复了大禹治水时的原貌。

【原文】

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①]"。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②]。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③]。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④]。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⑤]。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

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⑥。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⑦。夏，有芝生殿房内中⑧。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⑨。"上乃下诏曰："天旱，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⑩。"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⑪。春，至鸣泽，从西河归⑫。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⑬。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⑭。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⑮。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注释】

①衰秏：衰竭。秏，同"耗"。

②鸡卜：持鸡骨占卜。《史记正义》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此法也。

③遽：匆促。

④观（guàn）：楼台之类。

⑤蜚廉桂观：观名。《史记集解》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

⑥通天台：建于甘泉宫，高三十丈，据说在二百里外可以望见长安城。

⑦广诸宫室：可见武帝之奢华。《史记索隐》姚氏案："扬雄云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武帝增通天台、迎风宫，近则有洪崖、储胥，远则石关、封峦、鳷鹊、露寒、棠梨等观，又有高华、温德观、曾成宫、白虎、走狗、天梯、瑶台、仙人、弩法、相思观。

⑧事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⑨干封：烘干封坛之土。郑玄以为“但祭不立尸为干封”，又一说。

⑩灵星：又名天田星，即龙星，主稼穑。

⑪回中道：关中往西北的通道，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华亭县之间。据《汉书·武帝纪》此巡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8年。

⑫鸣泽：泽名。据说在涿郡，今河北涿县一带。 西河：郡名，治所平定，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南，辖今黄河两岸山西西部，陕西东部及内蒙古东南小部分地区。

⑬南郡：郡名。治所江陵，在今湖北江陵县，辖今四川东部小部分及湖北西北部之长江两岸地区。

⑭礼：祭祀。 灊（qián）：县名。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天柱山在其西南。 天柱山：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

⑮寻阳：县名，在今江西广济县东北。 枞阳：县名，在今安徽枞阳县。 彭蠡：泽名，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长江之两岸，江南部分为今鄱阳湖之北部。

【译文】

这时候已经灭掉了南越、东越，越地人勇之就说“两越地方人的习俗相信鬼，因此他们祭祀的时候都能见到鬼，多次都有效验。从前东瓯王敬重鬼，长寿到一百六十岁。后来的世代怠慢了鬼，所以就衰败”。于是下令越地的巫师建立越式祝祷的祠庙，安设上庙台却没有坛，也用来祭祀天神上帝和百鬼，并采用鸡骨进行占卜。皇上相信这一套，越式祠庙和用鸡骨占卜就开始流传。

公孙卿说：“仙人可以见到，但是皇上前往常常很匆忙，所以没能见到。现在陛下可以在京城建造一座宫观，像缑氏城那样，设置一些果脯枣干，神人应该可以招来的。而且仙人喜好有楼的居处”。于是皇上命令长安按照要求建造飞廉桂观，甘泉按照要求建造益寿观，派公孙卿持着符节设置供品来恭候神仙。接着建造通天台，在它的下面摆设供品，企求招来仙人、神人一类灵物。于是甘泉宫重新设置了前殿，开始扩充各种宫室的建筑。夏天，有

芝草生长在殿房里面。天子因为堵塞住了黄河决口，兴造了通天台，好像显现出上天有神光的瑞应，于是下达诏令："甘泉宫殿房里面生长出有九茎的芝草，为此大赦天下，免除复作的监外劳役。"

第二年，攻伐朝鲜。夏季，天旱。公孙卿说："黄帝的时候举行封礼就天旱，曝晒封坛的土三年。"皇上于是下达诏令说："天旱，意测是要曝晒封坛的土邑？特别命令天下尊崇地祭祀主管农事的灵星。"

第二年，皇上到雍县郊祭，通过回中谷道的时候，一路进行了巡视。春天，到达鸣泽，从西河郡回京。

第二年冬天，皇上巡视南郡，到达江陵后再往东。登临并且以礼祭祀灊县南部的天柱山，称这座山号南岳。在长江上乘船而下，从寻阳县出发到达枞阳县，渡过彭蠡泽，以礼祭祀沿途的有名山川。往北到达琅邪郡，再靠着海岸上行。四月中旬，到达奉高县举行了封礼。

【原文】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1]。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明堂图[2]。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3]。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4]。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5]。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⑥]。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禅[⑦]。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⑧]。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注释】

①制度：指形制尺度。

②公玊（sù）带：人名。公玊，复姓；带，名。

③圜：通"环"，环绕。　命曰昆仑：《史记索隐》言其似昆仑山之五城十二楼，故名之也。

④汶：汶水。

⑤上坐：最尊贵的座位。坐，通"座"。　祠坐：指神主灵位。

⑥其后二岁：指武帝元封五年南巡后的两年，应为元封七年，后改为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本统：指为推算历法起点的正统。

⑦因不到五年修封期，故只祭于明堂，毋修封禅。

⑧太元神策：创历之号。所创为太初历。《史记索隐》案：上黄帝得宝鼎神策，则太古上皇创历之号，故此云太元神策，周而复始也。太元，有认为"天之别号"，有以为即太一。

【译文】

当初，天子封祭泰山，泰山东北山脚下古时候有一处地方建有明堂，这个地方险峻但不宽敞开朗。皇上就想在奉高的旁边另建一座明堂，不明白关于明堂的形制规模。济南地方人公玊带奏上黄帝时代的明堂图。明堂图上在正中有一座殿，四面没有墙壁，顶上用茅草覆盖，四面通上水沟，围绕着宫垣筑成架空通道，上面有交楼，从西南角伸入殿堂，这条道名叫昆仑，天子从这里进入，来拜祭上帝。于是皇上下令在奉高县的汶水旁建造像公玊带

图示那样的明堂。等到五年后来举行封礼时，就把太一神、五色帝的祠主安置在明堂的上座，让高皇帝的灵位安置在它们对面，后土神的祠主安置在下房，用二十套齐备的牛羊猪作祭牲。天子从昆仑通道进入，开始像行郊祭礼一样拜祭明堂。祭礼完毕，在堂下烧柴祭祀。而皇上接着又登上泰山，自有一套秘密的办法在山顶上祭祀。而在泰山下祭祀五色帝，各在和它们同色的方位，只有黄帝和赤帝并在一处，这些都由负责官员侍奉祭祀。祭祀时山上举起火光，山下就都响应也举火。

这以后的第二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晨旦是冬至时刻，推算历法的人认为是历法周期起点的正统。天子亲自到泰山，用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这一天在明堂祭祀上帝，没有采用封禅的礼仪。祭祀时候的祝词说："上天增授皇帝太古时代上皇创制历法时一样的太元称号和神蓍草，周而复始地循环。皇帝恭敬拜祭太一神。"向东到达海上，考察进入海域求神的人和寻求神仙的方士，谁也没有得到验证，然而还更多地遣发人员，总是希望能够遇到神仙。

【原文】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①。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②。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③。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④。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⑤。"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⑥。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⑦。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⑧。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⑨，中有

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10]。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11]。

【注释】

①乙酉：二十二日。 柏梁：台名。以香柏为梁，故名。建于元鼎二年，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 灾：遭受火灾。

②高里：山名，在今山东泰安县境。

③殊庭：异域，指仙人居住之地。

④受计：接受郡国呈上的包括户口在内的年终会计簿册。

⑤胜服：压服，制服。

⑥度：规模，计划。

⑦凤阙：宫阙名。因上饰有五尺铜凤。

⑧虎圈：养虎的地方。

⑨渐台：台在池中，为水所浸，故名。渐，浸。

⑩玉堂：宫名。《史记索隐》引《汉武故事》"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 大鸟：指神鸟雕像。

⑪神明台：《史记索隐》引《汉宫阙疏》云："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宫，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也。" 井干楼：《史记索隐》引《关中记》"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 辇(niǎn)道：建在楼阁间可通小车的通道。 属(zhǔ)：连接。

【译文】

十一月乙酉日，柏梁台发生火灾。十二月甲午朔日，皇上亲临泰山下的高里山举行禅礼祭祀后土神。又驾临渤海，对蓬莱一类仙岛山的众神举行望祀，希望能够到达蓬莱岛中的仙人之廷。

皇上归来，由于柏梁发生火灾的缘故，改在甘泉宫坐朝接受郡国所呈上的包括户口在内的年终会计簿册。公孙卿说："黄帝建成青灵台，十二天就被火烧掉了。黄帝于是建筑明廷。所谓明廷，

就是甘泉宫。"方士中很多人说古代的帝王有建都在甘泉的。那以后天子又在甘泉接受诸侯的朝拜。甘泉建造了诸侯国的王侯府第。勇之于是说："越地习俗发生了火灾，重新建起的房屋一定比原先的还要大，用胜过的办法来压服灾祸。"于是兴造建章宫，规模为千门万户。前殿的高度要超过未央宫。它的东边就是上面有铜凤凰的凤阙，高达二十多丈。它的西边就是唐中池，有周围几十里的虎圈。它的北边兴筑有大池，大池中间建有为水所浸的楼台高达二十多丈，命名叫太液池，池中还建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四座仙山，象征着海中的神山龟鱼一类境界。它的南边有玉堂宫、建章宫的正门璧门、神鸟雕像一类的建筑物。还造起神明台、井干楼，高有五十丈，上面有可供皇帝乘坐的辇车通行的天桥互相连接起来。

【原文】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①]。是岁，西伐大宛[②]。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③]。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④]。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⑤]。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⑥]。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⑦]。"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⑧]。上亲礼祠上帝焉。

公玊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⑨]。"天子既

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⑩。

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⑪。

【注释】

①更印章以五字：土德序数为五，故官印一律改为五字，不足五字者中加“之”字。

②大宛（yuān）：西域国名。都城贵山，在今中亚卡散赛，盛产葡萄，名马。事详《大宛列传》。

③丁夫人：人名。姓丁，名夫人。　虞初：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著书《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卷，其说以《周书》为本。张衡《西京赋》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句。《汉书·艺文志》列他为小说家。　诅（zǔ）：请神加殃谓之诅。

④牢熟具：煮熟的牲畜祭品。　具：器具所盛的食物酒肴，这里指祭品。

⑤色食所胜：以五行相克之理安排祭品。《史记集解》孟康曰：“若火胜金，则祠赤帝以白牡。”　木禺（ǒu）：即木偶，禺，通“偶”。　驹：两岁以下的幼马或少壮马。

⑥尝驹：用驹进行尝祭，自然当用活驹，而不当以木偶马代。尝，祭名。

⑦执期：地名。　迎年：楼名。意为祈求丰年。

⑧明年：楼名。意为明其得延年。

⑨风后、封巨、岐伯：皆黄帝臣子。　东泰山：在汉之朱虚县境内，即今山东沂水县西北。　凡山：在汉之朱虚县北境，即今山东潍坊市西南。　合符：与符瑞相合。

⑩仙人之闾：仙人的居住处。闾，里。

⑪其后五年：即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译文】

夏天，汉家更改历法，用正月作一年的首月，车马服饰崇尚

黄的颜色，凡官名印章都改用五个字，纪元上这年成了太初元年。这一年，往西去攻伐大宛。发生严重的蝗灾。方士丁夫人、洛阳人虞初等都用方术通过祭祀祈求神灵加祸殃给匈奴、大宛。

第二年，主管官府上书说雍县五畤没有熟牲做祭品，芬芳的香气不具备。于是命令祠官把熟牛犊作祭品进献五畤，按五行相克的原则选择符合各畤颜色的牲畜供神灵享用，而用木偶马代替驹。只有五月用驹作尝祭，和皇上亲临郊祭的时候用驹。以及各个有名山川要用驹作祭品的，都用木偶马代替。皇上经过的时候祭祀，才能用驹作祭品。其他的礼仪一概如故。

第二年，往东巡游海上，考察求访神仙一类的事，没有能验证的。方士们有话说“黄帝的时候建造了五城十二座楼，在执期地方来恭候神人，命名叫迎年祠”。皇帝答应建造同样的城和楼，命名叫明年祠。皇上亲临用礼祭祀上帝。

公玊带说：“黄帝的时候虽然封祭泰山，然黄帝的臣子风后、封巨、岐伯让黄帝到东泰山去行封礼，到凡山去行禅礼，来契合神灵降赐的符应，然后就长生不死了。”天子下令准备祭礼，到达东泰山，东泰山矮小，和它的声誉不相称，就下令祠官以礼祭祀，而不举行封禅大典了。这以后命令公玊带供奉祭祀来恭候神物。夏天，就回到泰山，和从前一样，举行五年一次的封禅大典，再加上一次禅祭石闾山。石闾，在泰山山脚下的南面，方士们很多人说这是仙人的居住地，所以皇上亲临举行禅礼。

这以后的第五年，重新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回程路过的时候祭祀了恒山。

【原文】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

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①]。凡六祠，皆太祝领之[②]。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③]。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④]。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⑤]。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⑥]。

【注释】

①赤星：即上文所说主稼穑的灵星祠。《史记索隐》灵星，龙（星名）左角，其色赤，故曰赤星。 宽舒之祠官：即宽舒这类祠官。之，代词，这。

②六祠：太一、三一、冥羊、马行、赤星，加上后土为六。

③主：谓负责祭祀。 终：死。

④解：解释，说法。

⑤羁縻（jī mí）：束缚。指武帝受长生升天等迷信思想的束缚而不可解脱。 不绝：指还是继续使用方士而不断绝。

⑥可睹：可见，贬词。《史记集解》徐广曰："犹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

【译文】

当今天子所兴起的祭祀，太一、后土，每三年亲临郊外祭祀，创建的汉家封禅大典，每五年一次举行祭祀。薄忌建议设立的太一祠以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处神祠，并由宽舒这类祠官负责掌管，每年按时治办祭礼。以上总共六处的祭祀，都由太祝官统领。至于像八神中的各种神仙，明年、凡山等其他有名的神祠，皇上出行经过时就给祭祀，出行中离开以后就停止。方士

们所兴起的祭祀，由各自主管，兴起的人去世就停止，祠官不再负责主持。其他种类的祭祀都像往常一样的办理。当今皇上举行过封禅大典，这以后的第十二年再来回顾，祭祀就已经遍及五岳、四渎了。而方士们恭候祭祀神仙，进入大海寻求蓬莱，最终还是没有灵验。而公孙卿的恭候神人，还是得拿大人的足迹作借口，也没有效应。天子更加倦怠厌恶方士们怪诞迂阔的言论了，然而受长生升天等思想的束缚而对方士的使用仍然不断，总是希望遇见真正的神仙。从这以后，方士们谈论神人祭祀的更见多了，然而它的效果是可想而知了。

【原文】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①。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②。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③。

【注释】

①从：随从。
②退：退回，坐下。　论次：议论编次。　表里：外部情况，内中缘由。
③若至：至于。　珪币：祭祀用的玉和帛。　献酬之礼：献飨酬报的各种礼仪。　存：指有文献档案记载保存。

【译文】

太史公说：我随从巡行祭祀天地间各种神灵到过有名的山川并参加了封禅大典。进入寿宫旁听了祭神的祝词，考究观察方士和祠官们的用意，于是坐下来按次序论述从古以来对鬼神进行祭祀的情状，完备地表现它的外部形式和内中缘由。以后如有君子，

能够借此进行观察考究。至于像俎豆玉帛等祭品的详细内容，献飨酬报的各种礼仪，那么官府的档案中是保存着的。

史记全译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题解】

《自序》提要言“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故本篇首先是简略而系统地记述了我国古代的水利发展史。自传说中的禹疏九川，经李冰之凿离碓，西门豹之引漳水，郑国之卒就关中渠，至汉武时郑当时之议开漕渠等，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例子，对于他们的成功，司马迁予以积极的肯定。

纵观天下之东西南北，本篇盛言水之为利害。水治则“诸夏艾安”，“百姓飨其利”，“以富魏之河内”，“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故河渠疏浚是富国强兵，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措施。然远古“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至汉文时之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以及汉武元光中之河决瓠子，其为害之大也是另一方面的事实。在对比之中，司马迁论证了自己的认识。应该看到，本篇之论修渠浚川，除关系农业外，亦于保证漕输的关系极大，这同样是保证中央政权能正常行使其职能的重要一环，故自《禹贡》始，即可见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文篇颂扬汉武帝之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塞瓠子之壮举，故引《瓠子歌》二首，以见汉武于国事民情之关心，且言影响所及促进了全国范围水利建设事业的广泛发展。且司马迁以为他之作《河渠书》，正是受宣房塞河壮举直接感触而引发的，从而进一步显示出汉武治水在历史文化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原文】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①]。陆行载

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2]。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3]。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4]。然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5]。唯是为务[6]。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邳[7]。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8]。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9]。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10]。

【注释】

①《夏书》：今文《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这里的《夏书》即《尚书》中有关夏王朝记载的那部分。下文之内容基本来源于《夏书》之《禹贡》篇。 抑：抑制、治理。

②毳(qiāo)：通橇。

③此三句为《禹贡》篇中之原文。 别：区别。 九州：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 浚：疏通。 任土作贡：依据土地的肥、薄来制定贡赋。

④此三句中的"九"均指九州。 陂：这里活用为动词，修筑堤坝。 度：(duó)：测量、观察。

⑤中国：中原。

⑥唯是为务：唯以此为致力之目标，是，此，指治理水灾。 务：致力、从事。

⑦道：通"导"，疏导。 积石：小积石山，今甘肃临夏市西北。 龙门：即龙门山，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省韩城县东北，跨黄河两岸。 华阴：华山之北，今华阴县、黄河拐弯处一带。 砥柱：又作底柱，在今三门峡市东黄河道中，又名三门山，以山在水中若砥柱一般，故名。 孟津：古黄河渡口，在今河南省孟县南。 洛汭(ruì)：又名洛口，洛水入黄河处，在今河南温县南。 大邳(pī)：亦作大岯、大伾，汉代以今河南成皋故城所在之山为大邳。

⑧湍悍：水势湍急而凶猛。 数(shuò)：屡次，多次。 败：灾害。 厮：分。 二渠：其一为黄河干流，其一为漯(tà)川。漯川故道自今河南浚县西南别黄河东北流经濮阳、范县、山东莘县、聊城、临邑、滨县等地入海。

⑨降水：《史记正义》降水源出潞州(今山西长治)屯留县西南方山东北。 大陆：即大陆泽，又名巨鹿泽，在今河北邢台、巨鹿、赵县一带。 播：分布。 九河：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等九河。 逆河：地名，诸水汇流处，在今河北南皮县境。 勃海：即今渤海。《史记志疑》以"勃"字为衍文。

⑩洒：酾(shī)字之误。《史记集解》引韦昭云"疏决为酾"。《禹贡》、《汉志》均作陂，孔安国解释为"九州之泽已陂鄣无决溢矣"。 诸夏：泛指当时中国境内各小国。

【译文】

《夏书》上说："大禹治理洪水十三年，路过家不进门。陆地上行走坐车，水中行走坐船，泥路上行走踏橇，山路中行走乘轿。从而划分九州疆界，随着山势疏通河流，根据土地实际决定贡赋级别。开通九州的道路，堵塞九州的沼泽，度量九州的山脉。然而黄河泛滥成灾，危害中原地区尤其严重。只有治理黄河这件事是当务之急。于是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经过龙门，南到华阴县，东下砥柱山和洛州河阳县的孟津、雒汭，一直到大邳山。到达这里禹认为黄河的发源地地势很高，水势湍急迅猛，很难在平地通行，多次造成河堤败坏，就开凿两道河渠用来导引黄河。往北通过高地流去，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分拨成九条支流，又汇合在逆河地区，流入渤海。九州的大河已经疏通，九州的大湖都筑了障水堤岸，整个华夏地区安宁了，功利延续到三代。

【原文】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

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①。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②。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③。于齐，则通菑、济之间④。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⑤。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⑥。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⑦。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⑧。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⑨。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⑩。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⑪。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⑫。

【注释】

①荥阳：地名，在今郑州市西北。 鸿沟：古渠名。故道大部循今河南贾鲁河东，由荥阳北引黄河水曲折东至淮阳入颍水。约在魏惠王十年（前360年）开通。 宋、郑、陈、蔡、曹、卫：当时中原一带的诸侯国名。济、汝、淮、泗：即济水、汝水（今河南境内）、淮水（淮河）、泗水（今山东境内）。

②汉水：即今汉水。 云梦：今湖北云梦泽一带。 沟：此指邗（hán）沟，古渠名，为春秋时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开凿的一条渠，南起扬州市长江北岸，北到今江苏清江市。

③三江：说法很多，此即指长江下游一带之水系。 五湖：说法亦很多，此指太湖流域一带众多之湖泊。

④菑济：菑，通"淄"，即今山东淄水。济，指济水。

③冰：即李冰，当时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守，战国时期的水利家。 离碓：即离堆，在今四川乐山县境。 沫水：今大渡河。 穿二江成都之中：在李冰的主持下，成都人民在灌县附近把岷江分为郫江（即内江）和检江（即外江）两支，即今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前身。

⑥寖（jìn）：同浸。 飨：通“享”。

⑦畴（chóu）：已耕作之田地。 万亿：泛指许多。

⑧西门豹：战国初政治家，魏文侯时为邺令。 漳水：水名，流经今山西和顺、河北邯郸、沧州，入渤海。 邺：县名，在今河南安阳市北，漳水流经邺地。 河内：当时魏国所属地区，约相当于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方，汉高祖二年曾设河内郡。

⑨好（hào）兴事：喜欢兴办各种工程事业。 欲罢（pí）之：想要使之罢。罢通“疲”，之，指代秦国。 郑国：韩国人，战国末水利家。 间（jiàn）：当间谍。 说：（shuì）：游说。 泾水：今陕西泾水。 中山：山名，在今陕西淳化县南。 邸，通“抵”，到。 瓠口：又名谷口，在今淳化县南泾水岸边。 并（bàng）：通“傍”，沿着。 北山：山名，在今陕西铜川市东西一线。 洛：即今陕西洛水。

⑩中作：工程未完成，仍在进行中。 觉：查觉。 卒：终于。 就：成就，完成。

⑪注：引。 填阏之水：指含有淤泥浑浊之水。阏，通“淤”。填阏，即淤泥。 泽卤：盐碱。 钟：古时容量单位，六石四斗为一钟。

⑫关中：今陕西省关中平原。 凶年：灾年。

【译文】

从大禹治水以后，又从荥阳城下引黄河水向东南流，形成鸿沟，水流把宋、郑、陈、蔡、曹、卫各国连接起来，分别和济水、汝水、淮水、泗水会合。在楚地，西方有水渠连通汉水、云梦泽一带，东方有邗沟连通江、淮之间。在吴地，开渠沟通三江、五湖。在齐地，则修渠连通菑水和济水。在蜀地，蜀郡守李冰凿穿离碓，避开了沫水的危害，在成都平原中开通二江。这些渠道都可以行船，有多余的水就用来灌溉田地，百姓都享受渠水的利益。至于渠水经过的地

方，常常开支渠引水灌溉农田，流入田地中的小渠道要用万亿来计算，但是规模小不值得计数。

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县，因此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饶起来了。

韩国听说秦国喜好兴造建设，想借此来消耗秦国的实力，不让它向东攻伐，于是派水利专家郑国找机会游说秦王，让秦国凿穿泾水从中山起西到瓠口，修一条水渠，沿着北山向东流入洛水，全长三百多里，要用它灌溉田地。工程建设中间，秦王察觉出韩国的计谋，秦王要杀郑国。郑国说："开始我作间谍，然而水渠修成也使秦国能获得利益呀。"秦王认为有道理，最终让郑国建成了开渠的工程。水渠开通以后，引来淤积混浊的泾河水，灌溉低洼的盐碱地四万多顷，收成都是每亩六石四斗。于是关中成了肥沃的良田，没有灾荒年头了，秦国因此富足强大了，终于吞并诸侯各国，就把这条水渠称作"郑国渠"。

【原文】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①]。

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②]。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③]。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④]。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⑤]。"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⑥]。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⑦]。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

罢[8]；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9]。"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10]。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注释】

①汉兴三十九年：即公元前168年，从刘邦为汉王至此为三十九年。 孝文：即汉文帝刘恒。 酸枣：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金堤：西汉时在今河南、山东黄河两岸，都有石筑的大堤，因修筑坚固，故谓"金堤"。此次东溃金堤在今河南滑县境内。 东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南。 卒：役使之民夫。

②今天子：指汉武帝。 元光：汉武帝之第二个年号，公元前134年～公元前129年。 瓠子：地名，亦称瓠子口，在今河南濮阳县南。 钜野：即巨野，此指巨野泽，亦名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

③汲黯：西汉大臣，官至主爵都尉，武帝称他为"社稷之臣"。 郑当时：西汉大臣，武帝时为大司农。 人徒：民工和刑徒。

④田蚡：西汉大臣，汉景帝王皇后弟，武帝时封武安侯，官至丞相。 奉邑：即食邑、采邑。 鄃(shū)：县名。在今山东夏津县东，黄河故道西。

⑤河北：黄河之北。黄河下游基本走向为东西，所以鄃亦可称为在河北。 天事：天意、上天的安排。

⑥望气：古代望云气附会人事，预言吉凶之人。 用数者：古代研究天文、历法、占卜等学问的人。 久之：很长时间。"之"附在时间名词后凑足音节，无实际意义。

⑦大农：即大司农，官名，掌管租税钱谷盐铁等事。 异时：以前。 漕：通过水道运送粮食。 渭：即渭水。 度(duó)：估计。

⑧长安：当时西汉都城，今西安城西北。 南山：即今西安市南终南山。 径：直道。

⑨损漕省卒：减少漕运期限，节省漕运人力。

⑩徐伯：西汉水利家。 表：标志，此为测量。

【译文】

汉朝建国后三十九年，孝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东边的金堤冲垮了，于是东郡大规模发动士卒堵塞决口。

这以后四十多年，当今天子元光年间，那黄河又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泽，与淮水、泗水相通。于是天子派汲黯、郑当时发动民伕、罪徒去堵塞决口，刚堵好就又冲坏了，这时候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供他俸禄的食邑是鄃县，鄃县处在黄河北边，黄河决口向南泛滥，北边的鄃县却没有水灾，他食邑的收成很好。田蚡对皇上说："长江、黄河决口都是上天的安排，不容易凭人力勉强堵塞。堵塞决口不一定应合天意。"那些看云气天象的和使用法术的方士也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天子很长时间不再处理堵塞决口的事。

这时候郑当时出任大司农官职，建议说："过去关东水上运粮从渭水中上来，估计六个月才完成，并且水运全程九百多里，时常有难走的地段，如果引渭水修渠从长安开始，沿着南山而去，到黄河才三百多里，路直，容易水运，估计可让它三个月运完；渠下有百姓田地一万多顷，又可以得到渠水灌溉；这样可以减少水运时间，节省人力，并且使关中土地更加肥沃，能获得谷物。"天子认为有道理，就派齐人水利专家徐伯测量标记，一下子发动几万士卒开凿水运渠道，三年就挖通了。漕渠开通，用来水上运输，十分方便有利。从这以后，水运就一点点多起来了，水渠一带的百姓颇能得到渠水灌溉田地了。

【原文】

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①。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②。五千顷故尽河壖弃

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3]。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4]。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人[5]。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6]。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7]。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8]。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9]。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10]。”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11]。

【注释】

①河东守：河东郡太守。河东，即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夏县北。　番系：人名，时为河东郡太守。　山东：当指崤山以东。　更：经过。　限：险阻。　败亡：损失、伤亡。

②汾：汾水，即今山西汾河。　皮氏：地名，在今山西河津县。　汾阴：地名，在今山西万荣县境，黄河岸边。　蒲坂：亦名蒲反，今山西永济县西。

③壖(ruán)：缘河边地。　弃地：荒地。　茭收：收割饲草，放牧牲畜。

④河移徙：黄河改道。　不利：没有发挥作用。　偿种：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⑤越人：江浙两广之人。　少府：官名，掌管山海川泽收入和皇室手工制造业等。　稍入：小的收入。

⑥褒斜(yé)道：亦称褒斜谷，古通道名，在今陕西西南，宝鸡市东南到汉中，南口称褒谷，北口称斜谷，由褒水、斜水两水形成之山谷。　张汤：西汉大臣，历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

⑦故道：古道名，又名陈仓道，起自今宝鸡市东（旧陈仓），出抵汉中，道较平缓但迂远。 阪（bǎn）：山坡。 回远：环绕辽远。

⑧沔（miǎn）：沔水，汉水的上游。

⑨南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 绝水：断流。 转：陆路上用车转运。 从斜下下渭：此句中有两"下"字，其一当为衍文。

⑩无限：没有险阻。 便于砥柱之漕：比经过砥柱之漕运方便。 材木：木材。 竹箭：用作箭杆之竹干。 饶：丰富。 拟：比、相比。

⑪卬（áng）：张汤之子，后为汉中郡守。 水湍石：河水湍急多石。

【译文】

这以后，河东太守番系说："漕运从山东向西入关，一年有一百多万石，经过砥柱的险阻，损失太多，而且也麻烦耗费。如果挖河渠引导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引导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的土地，预测可以得到五千顷土地。五千顷土地原来都是河套荒地，百姓在那里打草放牧，现在灌溉成良田，估计可以得谷物二百万石以上。谷物从渭水供给长安，和直接从关中收获的没有区别，那么砥柱以东可以不用再行漕运了。"天子认为有道理，发动士卒几万人修渠造田。几年后黄河移动改道，渠水不足，种地的人连种子的费用也补偿不上，时间长了，河东的渠田荒废了，给了从越地迁来的百姓耕种，让少府从这里得到少量的赋税收入。

这以后有人上书，是为了想要凿通褒、斜道和便利漕运的事，天子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处理。张汤询问这件事，因而说："到达蜀地从故道县走，故道县多斜坡，回环绕远。现在凿通褒斜道，少斜坡，路程缩短四百里；并且褒水和沔水沟通，斜水和渭水沟通，都可以行船运粮。水路运粮从南阳往上沿沔水进入褒水，褒水不能再走就换陆路到斜水，其间有一百多里，用车转运，再从斜水往下进入渭水。像这样，汉中的谷物可以送到，山东从沔水运粮没有阻碍，比从经过砥柱水运方便。况且褒、斜两地木材竹箭非常多，可以和巴蜀相比。"天子认为有道理，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卬作汉中太守，征发几

万人修筑褒斜道有五百多里。这条新道果然既方便又近，但是水流湍急礁石多，不能水运粮食。

【原文】

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①]。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②]。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③]。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④]。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⑤]。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⑥]。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⑦]。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干封少雨[⑧]。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⑨]。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寘决河[⑩]。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⑪]。

【注释】

①庄熊罴：人名，不详。 临晋：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洛水河畔。 重泉：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西。 卤地：盐碱地。

②征：县名。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南。 商颜：山名，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北。

③岸善崩：河岸容易崩坍。《史记正义》言商原之崖岸，土性疏，故善崩毁也。

④往往：到处。

⑤颓：水从地下流。《汉志》作"隤"，同音字。

⑥龙骨：古代脊椎动物骨骼和牙齿的化石。 龙首渠：我国历史上第一条

地下井渠。

⑦数(shuò)：屡次、多次。 登：升，即谷物升仓。不登，指歉收。

⑧封禅(shàn)：古代帝王祭天祀地的一种迷信活动。 明年：第二年。 干封：西汉方士的迷信作法，凡帝王封禅后三年不下雨，就是要晒干新筑之祭坛。

⑨汲仁：汲黯弟，官至九卿。 郭昌：西汉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人，曾以太中大夫任拔胡将军。

⑩用事：指进行祭祀之事。 万里沙：地名，在今山东掖县东北。 沉白马玉璧于河：一种祭祀河神之礼。 已下：以下。 寘：古填字。

⑪东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濮阳。 烧草：用草生火。 下：顺流运输。 淇园：地名，古以产竹著名，在今河南淇县北。 楗(jiàn)：即竹楗。古人以竹编为笼，内装石头以堵水。

【译文】

这以后庄熊罴说："临晋城的民众，愿意穿渠引洛水用来灌溉重泉城以东一万多顷过去的盐碱地。真的引来水，可以让每亩产十石谷物。"于是为这件事征发士卒一万多人开凿水渠，从征县引洛水到商颜山脚下。渠道容易崩塌，就打井，深的井有四十多丈。沿线到处打井，井下互相沟通流水。水在地下流，穿过商颜山，东到山岭十多里路中间。井渠的产生从这时开始。开凿井渠的时候发现了龙骨，因此这条水渠命名叫"龙首渠"。工程干了十多年，龙首渠颇畅通，还是没有得到多大的利益。

自从黄河在瓠子决口以后二十多年，每年都因为黄河泛滥没有好收成，梁地楚地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天子已经封禅巡礼祭祀山川，第二年，干旱，上天为了要暴晒泰山封坛的土就很少下雨。天子就派汲仁、郭昌征发几万士卒堵塞瓠子决口，于是天子在万里沙举行祭礼以后，就回来亲临黄河决口的地方，在黄河里沉下白马玉璧，诏令所有随从的大臣官吏从将军以下，都背柴薪来填塞黄河决口。这个时候东郡烧草，因此柴薪缺少，就砍下淇园的竹子来作堵

决口的楗桩。

【原文】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1]！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2]。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3]。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4]。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5]！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6]？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7]。”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8]。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9]。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10]！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11]。”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12]。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13]。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14]。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5]；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16]；汝南、九江引淮[17]；东海引巨定[18]；泰山下引汶水[19]：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20]。然其著者在宣房[21]。

【注释】

①奈何：怎么办。 皓皓(hào)：水盛大的样子。 旰旰(hàn)：即洋洋，盛大的样子。 闾：通“虑”，大都。 殚(dān)：尽。此是说州闾尽为河。

②已：停止。 吾(yú)山：山名，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史记新证》直按：徐广注谓吾山即鱼山是也。

③巨野：即巨野泽。 沸郁：翻涌纠结的样子。 柏：通“迫”，迫近。

④延：当为"正"之误字。延亦通。《史记索隐》言河之决，由其源道延长弛溢，故使其道皆离常流。 弛：毁坏、废弃。 常流：黄河故道。

⑤归旧川：水归故道。 神：此指河神。 沛：广阔、巨大。

⑥为：替。 谓：告诉。 河伯：河神。

⑦齧(niè)桑：地名，在今江苏省沛县西南。 浮：为水所浮漂。 反：同"返"。 水维：河水的纲维，即河堤。 缓：松坍。

⑧汤汤(shāng)：水大的样子。 激：击打、拍打。 潺湲(chán yuán)：水流动的样子。 污(yū)：通"纡"，曲折。 浚：疏导。

⑨搴(qiān)：拔取、摘取。 茭：篾缆，用薄竹片或芦苇编成的绳索，用以连结固定土石。 许：答应。 不属(zhǔ)：不能连接，即供应不上。《史记集解》如淳曰："旱烧，故薪不足。"

⑩卫人：指东郡人，东郡所在地系战国时代卫国之地。 烧萧条：草被烧尽，田野更加萧条。

⑪颓：此即砍伐意。 楗：因其后有宾语，这里用作动词，即打下、建立意。 石菑(zī)：打桩用的石柱。

⑫瓠子：此指这里的黄河决口。

⑬道：通"导"。

⑭用事者：指执政者、当权者。 水利：修治河渠堤坝，使民得农田灌溉之利。

⑮朔方：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黄河南岸。 西河：郡名，治所在今内蒙伊盟准格尔旗南。 河西：泛指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地区。 酒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酒泉。 川谷：指山川河流。

⑯辅渠：亦名六辅渠、六渠，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由左内史倪宽奏请，在郑国渠上游的南部开凿了六道小渠，以辅助灌溉郑国渠所不能达到的高地。 灵轵(zhǐ)：即灵轵渠，在今陕西省武功县东，沟通了渭水和成国渠。 堵水：《汉志》作"诸川"，王先谦亦认为是误字，当为"诸川"，即周围众水系。

⑰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县。 九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寿春县。

⑱东海：郡名，治所在今江苏郯城。 钜定：即巨定泽，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这样东海郡距巨定泽相距甚远，所以顾炎武疑"东海"为"北海"之

误，北海郡在巨定泽东南近旁。

⑲泰山：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泰安东。　汶水：河名，发源于泰山之原山，向西南汇济水入大野泽。

⑳佗：通“他”，其他。　披：劈开、开凿。

㉑著者：出名的。　宣房：此指堵塞瓠子决口的水利工程，因汉武帝在其上筑宣房宫而名。

【译文】

天子已经亲临黄河决口的地方，伤感塞河的事没有成功，于是作歌吟唱道：“瓠子决口啊打算怎么办？浩浩荡荡啊州闾全成了河！全成河了啊大地不得安宁，决口还没堵住啊吾山都挖平了。吾山挖平了啊巨野湖又淌出来了，鱼儿翻涌纠结啊时已迫近冬日。黄河源道弛坏啊离开了正常的水流，蛟龙因而驰骋啊正准备远游。回归原来的河道吧神啊要广泛保佑，不来巡行封禅啊哪里知道外边的水害！替我告诉河伯啊为什么这样不仁慈，泛滥不停止啊愁死我们这些人？齧桑漂起来啊淮水泗水都满了，长久不回正道啊河堤因而变得松坍。”又有一首歌说：“黄河浩浩荡荡啊激起波涛，北渡迂远啊流急难疏浚。拔取竹索填石啊沉祭美玉，河伯即使答应啊柴薪也不够用。柴薪不够用啊是卫人的罪过，柴薪被烧得没了啊哎呀用什么来防御水灾！砍下林中的竹子啊打桩立石来填塞，宣房堵塞成功啊万般幸福都到来。”就这样，终于堵塞了瓠子口，并在当地修筑一座宫殿，命名叫宣房宫。为引导黄河向北流又修了两条大水渠，恢复大禹时原来的水道，梁、楚地方又重新安宁，没有水灾了。

从这以后，掌权的人争着讲水利的事。朔方、西河、河西、酒泉都引黄河和川谷的水用来灌溉田地；关中辅渠、灵轵渠引各条河川；汝南、九江引淮水；东海郡引巨定泽的水；泰山脚下引汶水：都开掘水渠用来灌溉田地，各一万多顷。其它小的水渠以及劈山凿通水道的，多得说不完。但最著名的工程还是在宣房。

【原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①；东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②；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③；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注释】

①庐山：即今庐山。 九江：长江水系的九条河，说法不一。 会稽：郡名，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太湟：疑为会稽郡附近之地名，不详。 姑苏：山名，今江苏吴县西南。

②迎：面对，面向。 河：此指黄河。 漯：漯水。源自今河南武陟县流经河北、山东入海。 洛：洛水。源自熊耳山，与涧水、瀍水会合，又东与伊水会合，东北流入黄河。

③岷山：山名，在今四川松潘县北。

【译文】

太史公说：我南行登上庐山，考察大禹疏导的九江，就走到了会稽太湟，登上姑苏山，远望五湖；向东行看到洛汭、大邳，面向黄河而上，走过淮、泗、济、漯、洛各条河渠；向西行瞻望了蜀地的岷山和离碓；向北行从龙门到达朔方。很有感触：厉害呀，水可以得利，也可以受害呀！我随从天子出行中也参加了背柴薪堵塞宣房的黄河决口，悲叹天子作的《瓠子》歌，因此写下了《河渠书》。

史记全译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解题】

《平准书》主要是司马迁记述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并对之加以评议的一个总纲。其时的重大事件及主要的政治人物都已入于画谱，发挥了司马迁最精湛的通变思想及其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述能力，是《史记》中重要的精彩篇章。

文篇首先记述了汉初承弊通变的诸多措施，如抑制商人、更铸货币、入粟充边、修卖爵令等，由此逐渐积蓄了巨大的财富，促成了国力由破败到强盛的转变，使汉武帝得以凭借这样的条件多所作为，进而又出现了“物盛而衰”的转变，以致相继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汉武帝利用汉兴以来蓄积的国力，开始集中力量征伐四夷，并相应地采取兴修水利、赈济贫民等措施，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从而为解决财政困难，实行以货币改革为中心的许多财政、税收、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到最后将一切经济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如卖官卖爵、更钱铸币、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在造成了巨大的物力人力损失的基础上，加强了朝廷的专制垄断地位。

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杠杆。解决财政问题成为处理当时政治、职官、法律、道德教化问题的轴心。政治上东郭咸阳、孔仅、尤其是桑弘羊，因为支持汉武帝的决心出谋划策，地位节节上升，而大农颜异因有不同意见则以“腹诽”之罪而被诛；职官、选举制度衰废，买爵者、商人、盐铁家参政了，旧官吏却罚去参加伐木劳动；法制上运用儒学和酷吏张汤、减宣、杜周、义纵、尹齐、王温舒等，来集中打击地方豪强，镇压反对派，且一次曾夺掉106人的封侯爵

位；社会道德败坏，犯罪的人日益增加，汉武帝想树立公孙弘、卜式两个榜样，均无济于事，贤良文学之士也只“骛于功利”。一句话，这都是在揭露一切的措施均是服从汉武帝的野心，整个社会都为贯彻帝王的个人意志在忙碌、转动。人们必须兢兢业业，谨慎小心。

文篇集中表述汉武帝的诸所兴作都是与民争利。汉武帝想干什么，富商大贾不支持，不把钱拿出来，还囤积居奇进行捣乱，国家号召捐助，没有人响应，于是更钱造币、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都是要从地方豪强、大商巨贾手中争夺财富，结果造成中家以上大体上都破产了，民风下降，得过且过，吃光用光，不思蓄积，国家财政问题解决了，诸侯王、豪富之族、商人、民 众却贫困了，再没有心思去发展生产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贫穷的后果。

文章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穿插蔓衍，不留行迹。诸所作为都是官府如何说，天子如何说，引用的是政策条文，作出的结论是多方批判。当然司马迁也还是看到了它的最终效应的，那是“官用饶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太仓、甘泉粟满”，桑弘羊也因此赐爵左庶长，得到了黄金再百斤的赏赐。但文章中间说“张汤死而民不思”，作结时又意味深长地说“亨弘羊，天乃雨”，总的还是暗示汉武帝的政策最终不符合天意民心。

论赞叙述了货币发展史，指出它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说明了财富的多少对于国力强盛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述了秦朝建立后不事发展生产，竭泽而渔地榨取所造成的后果；看到了秦朝的灭亡是历史事势发展的一种必然：因此与篇首相联系，正好提出了“承敝通变”的历史识见并说明了它的可贵价值，其所隐喻也是向汉家朝廷提供借鉴，敲起警钟。

【原文】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

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①]。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②]。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③]。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④]。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⑤]。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⑥]。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⑦]。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⑧]。

【注释】

①弊：凋敝、衰败。 转：本特指用车运输，即陆运。此泛指运输。 作业：兴办的工程事务。 钧驷：同一种毛色的四匹马。钧，通"均"，纯一色。驷，四匹马，古代一车四马。 齐民：平民。 藏盖：积蓄，剩余。

②秦钱重：《史记索隐》顾氏按：《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史记新证》直按：西汉产铜之地，首在丹阳，次在蜀郡严道。高惠时丹阳铜矿，掌在吴王濞之手中，因铜量不丰，不得不改铸荚钱，乃诡云秦钱重难用也。 一黄金一斤：秦时以一镒（二十四两）为一金，汉改以一斤（十六两）。 约法省禁：简约法令，减省禁律。

③不轨：不遵守法度。 余业：富厚之家业、钱财。 稽：囤积。 物踊腾粜：物价上涨迅速卖出。踊，上涨。腾，迅疾。粜，卖出粮食。 石(dàn)：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或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

④贾(gǔ)人：商人。

⑤市井：本指交易场所，此指商人。

⑥量吏禄：重新核定官吏之俸禄。 度(duó)官用：计算朝廷费用。 以赋于民：根据上述情况向民征税。

⑦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指利用山川园池进行生产的收人和收入的市

场贸易租税。 封君：享有封邑的人，一般为诸侯王、列侯、公主等人。 汤沐邑：汉代在京城附近的封邑称汤沐邑，一般为太后、皇后、公主、外戚所享有。 私奉养：私人之生活费用。 领：入。 天下：此指国家、朝廷。 经：常。师古曰："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廪府库也。经，常也。"

⑧漕：船运，水运。 山东：崤山以东地区。 给(jǐ)：供给。 中都官：京城各官府。

【译文】

汉朝兴起，承接秦朝衰敝的局面，成年男子参军打仗，老弱也被征去转运粮饷，要干的事业繁多急剧但是财政匮乏，就是皇帝坐的车子也配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将军、宰相有的人还要乘坐牛拉的车，平民百姓都没有物品蓄积。当时因为秦朝铸的钱币重，流通使用比较困难，就改令百姓新铸榆荚钱，又规定一方寸黄金的重量为一斤，简约法律省减禁令。但是那些不守法度、追逐财利的人，蓄积起富厚的家财来囤聚市面上的物品，等待物价上涨时迅速卖出，以致一石米达到一万钱，一匹马就价高一百金。

天下平定以后，高祖就下令商人不允许穿丝织的衣服和不准乘车，并加重租税来困迫羞辱他们。孝惠帝、高后执政的时候，因为天下刚刚安定，重新放松了抑制商人的条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准许做官当公差。衡量官吏的俸禄，估计官府的费用，来向百姓征收赋税。山川、园池、街市上租税的收入，从天子到大小封君汤沐邑地区内的，都各自作为他们私家的供养费用，不归入国家的常年经费。水陆转运崤山以东的粮食，用来供给京师官府使用，每年不过几十万石。

【原文】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

两”，令民纵得自铸钱[1]。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2]。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3]。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4]。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5]。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6]。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7]。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8]。

【注释】

①荚钱：汉代民间所铸的一种轻而薄的钱币，因如榆荚，故名。 文：钱上所铸文字。 纵得：随便可以。《史记新证》直按：甘肃陇西县，于1952年，发现汉墓中有铜钫，及半两钱石范，盖当时人民自铸之钱范。

②吴：西汉初分封诸侯王国，其王刘濞。 即：就，靠近。 埒(liè)：相等。 卒：终于。

③邓通：西汉人，因在任掌管船舶行使的黄头郎时，与文帝梦中人相符而被宠幸，官至上大夫，许其自铸钱。

④铸钱之禁：指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

⑤北边：北部边境。 给食(sì)：供养。食(sì)，通“饲”。 当食者，此指屯戍的士卒。

⑥大庶长：汉代爵位名，共二十等，此为十八等。

⑦徒复作：对判刑之人，因遇赦令而免除其罪犯身份，但仍令在官府服役之人。《史记新证》直按：复作之名，男女兼称。 县官：朝廷。

⑧造苑马：造苑养马。 广用：扩大用度。 列观：各种宫殿台观。 舆：车。 增修：得以增加和修建。

【译文】

到孝文帝时，榆荚钱越来越多了，但是份量很轻，就改铸为四

铢钱，钱面上标着“半两”的字样，让百姓随便可以自己造钱。因此，吴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因为靠近铜山采矿铸钱，富得可以和皇帝相比，后来终于凭仗富有造反了。邓通，是一个大夫，也靠铸铜钱发财胜过诸侯王。所以当时吴国、邓通铸的钱通行遍及全国，便产生了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

匈奴多次侵犯掠夺北部边境地区，汉朝驻扎在边境的士兵非常多，边境的粮食供应都不能满足应当食用的人的需要。于是，招募百姓凡能给边境驻军捐献和运输粮食的人授予爵位，最高的可以得到大庶长爵位。

孝景皇帝在位的时候，上郡以西的地区发生干旱，又重新修订了卖爵位的法令，并且降低爵位价格用来吸引人们购买；以及囚犯和在监外劳作的人，可以通过向官府交纳粮谷赎罪。又增加修建牧场养马以便扩大军国用度。同时，殿屋居室各种宫观建筑以及马拉的车舆等增加修造的也越来越多了。

【原文】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①。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③。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④。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⑤。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⑥。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⑦。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⑧。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9]。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10]。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11]。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12]。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13]。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14]。兴利之臣自此始也[15]。

【注释】

①都鄙：京城和边邑。鄙，边远的地方。　廪庾(lǐn yǔ)：泛指各种粮食仓库。廪，米仓。庾，露天之谷仓。　府：古时国家收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

②巨万：《史记集解》韦昭曰："巨万，今万万。"　贯：穿钱的绳索。

③太仓：朝廷设在京师的粮仓。　陈陈相因：陈粮覆盖着陈粮，层层积累。

④众庶：庶民，百姓。　阡陌(qiān mò)：本指田间小路，南北方向者为阡，东西方向者为陌。此泛指田野。　字牝(pìn)：雌畜、母马。字，生育，养育。牝，雌，和"牡"相对应。　摈：排斥。

⑤闾阎：里巷之门。　粱：细粮，精美的饭食。　为吏者长子孙：《史记集解》如淳曰："时无事，吏不数转，至于子孙长大而不转职任。"《史记新证》直按：高惠时任职最久者，有滕公官太仆三十五年，武帝时有郭广意官光禄大夫等至六十一年之久。　居官者以为姓号：《史记集解》如淳曰："仓氏、庾氏是也。"

⑥先行义：提倡(首务)言行正义之事。　绌：贬斥，鄙视。

⑦网疏：法网宽疏。　役财骄溢：凭仗财富而更加骄横放纵。　豪党：植党成帮，把持地方的豪族。　武断于乡曲：《史记索隐》："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乡曲，乡里。

⑧宗室：与皇帝同宗的贵族。　有土：有封邑的列侯。　舆服：车辆服饰。　僭(jiàn)：超越本分。

⑨严助：本名庄助，汉武帝时宠臣。　朱买臣：汉武帝侍从宠臣。　东瓯：

越族之一支，因都东瓯(今浙江温州市)故名。 两越：即南越和闽越。 萧然：骚动不安的样子。

⑩唐蒙：西汉大臣，曾为番阳令，武帝派他以中郎将出使夜郎。 司马相如：西汉著名辞赋家，武帝曾派他出使西南夷。 罢：通"疲"。

⑪彭吴：《史记索隐》"人姓名"。"彭吴始开其道而灭之也。"其人生平不详。据前人考证"贾"为"穿"之误，即"通"之意。"灭"字繁体为"滅"，乃为"穢"字之误。"秽"即"秽貉"，活动于当今辽宁省东部及朝鲜半岛一部族。 沧海之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灭朝鲜，并于此置沧海郡。 靡然发动：像风靡一样受到震动骚扰。

⑫王恢：西汉大臣，汉武帝时为大行，曾设谋伏兵马邑击匈奴，谋泄而被杀。 马邑：古地名，今山西朔县。 干戈：战争。干，盾。戈，戟。

⑬行者：此指从军出行的人。 赍：携带。 奉：奉养，供应。 抏(wán)弊：贫破，穷困。《史记索隐》抏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贫弊，故行巧抵之法也。 赡：足。

⑭选举：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 陵迟：衰败。 廉耻相冒：廉耻不分。冒，顶替，冒充。

⑮兴利之臣：想方设法与民争利，好大喜功之臣。《史记集解》韦昭曰："桑弘羊、孔仅之属。"

【译文】

到了当今皇上登位几年以后，汉朝建国以来的七十多年中间，国家没有战争太平无事，不是遇上水旱灾害，百姓就人人自给，家家富足，国都和边镇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国库也剩余大量钱财。京城国库的钱积累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使钱多得没法计数。国家粮仓的谷物年年堆积，粮库堆满以后又装不下只得在外边露天堆积，达到腐烂不能吃的程度。普通百姓家大街小巷都养有马，田野中间牛马成群，有人骑母马做客被排斥不允许到一起聚会。守大门的人都吃细粮肉食，做官吏的，儿子孙子都长大了还在继续做官，有的官吏就用官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称号了。因此，人人自爱不轻易触犯法律，提倡实行仁义做好事，而鄙弃去干那些耻辱的勾

当。在这个时期，法网宽疏而百姓富有，倚仗钱财而更加骄奢放纵，有的甚至达到兼并土地成为豪强恶党等一类人，倚仗势力在乡里独断专行。从皇帝宗亲到有封地的诸侯和公卿大夫以下，争着比奢侈，房室、车马、衣服的享受规格都超过上级，没有限度。事物达到鼎盛就衰败，这是必然的变化规律呀。

从这以后，严助、朱买臣等人招抚东瓯，发动会稽的军队向南越和闽越进军，江、淮一带一下就动荡耗费了。唐蒙、司马相如开拓西南夷，凿山通道一千多里，用来扩展巴、蜀的疆域，巴、蜀地区的百姓疲惫了。彭吴开道进入秽貊、朝鲜，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一带就纷纷然全部发动起来了。到王恢设计在马邑谋取单于，匈奴拒绝和亲，侵犯扰乱北部边境，兵事连续没有和解，普天下百姓对于它的繁重劳役感到痛苦，但是战争却在一天一天扩大。行军出征的人带着干粮，后方居住的人还要负责继续运送，中原内外骚动而不断供应军需，百姓贫穷疲弊只有弄虚作假进行逃避，国家的钱财货物被消耗衰竭也不能满足供应。这样，便实行捐献物资的就可以充补官额，能出钱的就可以免除刑罪，选拔用人的制度慢慢地名存实亡了，无耻的人冒充廉正，武力强暴的人被举荐任用，法条严苛，律令完备。倡导谋利的朝臣从此开始出现了。

【原文】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①]。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②]。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③]。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④]。又兴十万余人筑卫

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5]。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6]。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7]。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8]；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9]。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10]。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蹛无所食[11]。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12]'。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13]。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14]；千夫如五大夫[15]；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16]。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17]。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18]。

【注释】

①车骑将军：将军名号，一般战时委任。 卫青：西汉名将，汉武帝卫皇后弟。 河南地：今内蒙境内黄河以南地区。 朔方：郡名，治所在今内蒙伊盟杭锦旗北黄河边。

②作者：参加服役之人。 馈：运送。 率：大约、大致。 钟：古容量单位，六石四斗为一钟。 致：送到。 散币：散发财物。 币：泛指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钱币等。 邛(qióng)：我国古代西南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邛崃县一带。 僰(bó)：我国古代西南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宜宾市一带。 集：通"辑"，安定。

③悉：尽，全部。 叟：抵偿。 田：种田。 入粟县官：此指向相当今四川境内各郡、县交纳粮食。 都内：官职名。西汉大司农之属官有都内令、丞，主国家币帛财货。《史记新证》直按：《汉书·张安世传》云："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足证都内主藏钱货，颜说（《汉书注》）是也。又都内藏钱，亦见《王嘉传》。

④人徒之费：民众人事之费。 拟：相当。

⑤被：遭受。

⑥入奴婢：捐献奴婢入官，即把奴婢交给国家服役。 复：免除赋税徭役。 为郎增秩：当了郎官的可以再升级。 入羊为郎：民众捐献羊可以当郎官。如汉代的牧主卜式即如此。

⑦大将：此指卫青。"大将"即"大将军"，遇战时临时委任的高级军事统帅。 首虏：斩敌人的首级和俘虏。

⑧虏：即指匈奴俘虏。 仰给县官：依靠朝廷供给。

⑨兵甲：兵器、盔甲。 不与焉：不计算在此之内。与(yù)，参加，计算。

⑩大农：即大司农，官名，汉九卿之一，掌管国家财政收支。 秏：同"耗"。消耗。 奉：供给。

⑪日者：过去，从前。 留蹛：耽搁，拖延。

⑫赎禁锢免减罪：换取免除禁锢、免罪、减罪。

⑬"命曰武功爵"三句：据《史记集解》引《茂陵中书》云，武功爵分十一级，造士，闲舆卫，良士，元戎士，官首，秉铎，千夫，乐卿，执戎，左庶长，军卫。每级卖十七万，共值三十余万金。此计算有误。《史记索隐》云"一金，万钱也。"直，价值。

⑭官首：武功爵之第五级。 除：任命、授职。

⑮千夫如五大夫：武功爵中之第七级等同于汉旧二十爵位中第九级之五大夫。

⑯爵得至乐卿：买爵最高只能买到第八级乐卿这一级。

⑰越等：跳级，越级提拔。 郎吏：泛指低级官员。

⑱吏道：当官的途径。 官职：官吏之职守。 秏废：荒废，失去作用。

【译文】

这以后，汉朝将领每年率领几万骑兵出关打击匈奴，直到车骑

将军卫青夺回被匈奴强占的河南地区，才建筑了朔方郡城。正当这个时候，汉朝在开辟通西南夷的道路，参加劳作的有几万人，从千里以外挑着担子去运送粮食，大约是要花费相当于十多钟粮食的价钱才能运到一石，于是，就散发钱币在邛僰一带用来收集粮食。经过许多年往西南夷的道路还不通，蛮夷部族趁机屡次发动进攻，当地官府发兵诛杀他们。全部拿出巴蜀的租赋收入也不够用来支付这些费用，就招募强豪的百姓去南夷屯田耕种，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官府，而在内地向京都内府支取粮款。向东开拓到达沧海郡的道路，人工徒奴的劳务费用和南夷差不多。又发动十万多人修筑城池保卫朔方郡，车运水运十分遥远，从崤山以东都蒙受这种劳苦，耗费几十亿上百亿巨资，国库越来越空虚了。于是，召募百姓中能交奴婢的可以终身免除劳役，是郎官的交奴婢可以提高品级，以及交纳羊群的可以做郎官，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这以后四年，汉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军卒十多万人，攻击匈奴右贤王，获得敌人首级和俘虏一万五千多。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仍旧再次出关攻击匈奴，获得敌人首级和俘虏一万九千多，捕获俘虏和斩杀敌首的士兵受到赏赐的黄金共有二十多万斤，俘虏几万人也都得到优厚的赏赐，衣食全靠国家供给；汉朝军队的战士、马匹死亡的有十多万，兵器、盔甲的财用，车转水运的耗费还不算在内。于是，大司农报告，国库收藏的钱币已经消耗光了，赋税收入已经枯竭，还不够用来供应战士的需要。主管官员建议说："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教化不互相重复但是天下也都治理得很好，大禹、商汤的治国方法不是同一个主张却都能在天下称王，他们经由的道路不同，但是，建立的功德却都是一样的。北方边境没有安宁，我很伤痛这件事。以前，大将军攻打匈奴，斩首俘虏了一万九千级，富人屯积谷物，穷人没有粮食吃。提议百姓中出粮买爵位和花钱赎囚禁和免罪减罪。'请允许设置一种赏官，称作'武功爵'。每级卖十七万，总共价值三十多万金。那些买武功爵

第五级‘官首’以上的，可以试用作候补官吏，优先授用；买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的，相当于过去爵位制度的‘五大夫’级别；他们有罪又可以减轻二等；爵位最高可买到‘乐卿’：用这种方式来显扬从军立功的人”。实际上从军有功的人大多都是越级授予爵位了，功大的封侯或是卿大夫，功小的也当了郎官或其他官吏。从此，做官的途径多而且杂乱了，官吏的职守也就失去了作用。

【原文】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①。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②。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③。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④。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⑤。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⑥。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⑦。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⑧。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注释】

①公孙弘：西汉大臣，年四十乃学《春秋》杂说，熟习文法吏事，后为丞相，封平津侯，事详《平津侯列传》。　绳：本为木工用墨线，引申为准则，此为要求、约束。　张汤：西汉大臣，历任廷尉、御史大夫。事详《酷吏列传》。　峻文：严峻的法律条文。　决理：断狱，判案。　廷尉：官职名，九卿之一，掌刑狱。　见知：知情不举。《史记集解》“吏见知不举劾为故

纵。” 废格：阻止，搁置。《史记新证》直按：《盐铁论·刺复篇》亦云："而见知废格之法起。"废格即废阁之假借，谓搁置公文也。 沮(jǔ)诽：败坏、诽谤。 穷治：追根到底，严厉制裁。

②淮南：即淮南王刘安。 衡山：衡山王刘赐。 江都王：即刘建。 见：通“现”，发现。 端：理由、借口。 竟：追究。 党与(yù)：朋党。 长吏：此指审理案件的官吏。

③方正贤良文学：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亦称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或统称贤良。

④布被：盖布被。 重味：多样菜。 先：表率。

⑤稍：逐渐。 骛(wù)：通“务”，追求。

⑥骠骑：指骠骑将军霍去病，西汉名将。骠骑将军，西汉将帅名号。

⑦浑邪(yé)王：当时匈奴主要的两个部落首领之一。 乘(shèng)：一车四马为一乘。

【译文】

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义理约束臣僚下属取得丞相职位，张汤使用严峻的法律条文判决处理案件当了廷尉，于是就产生了“见知不举报”的法律，因而依据搁置天子命令、沮败诽谤朝廷等的罪名所进行的追根刨底的案子就多起来了。第二年，淮南、衡山、江都王阴谋造反的行迹被发现，公卿们寻找名目借端穷究这个案子，全部挖出同伙，判为有罪受牵连处死的有几万人，主管官吏更加惨酷急苛，法令也就更加明确详察了。

正当这个时候，招集尊崇方正、贤良、文学等士人，有的被任命为公卿大夫。公孙弘身为汉朝宰相，盖着粗布被子，只食用简单的菜肴，想成为天下人的榜样。但是，对扭转奢侈的风俗并没有什么作用，渐渐地却是致力于追逐功利了。

第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仍旧又出塞抗击匈奴，获得四万首级。这年秋天，浑邪王率领几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出动二万辆车迎接他们。已经来到首都长安以后，受到奖赏，赏赐遍及有功的将

士。这一年，耗资总共一百多万万。

【原文】

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①]。其后番系欲省厎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②]；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③]；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④]：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⑤]。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⑥]。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⑦]。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庾以振贫民[⑧]。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⑨]。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⑩]。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⑪]。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⑫]。于是县官大空。

【注释】

①观：古地名，在今河南清丰县东南。一说"观"应断为下句，因黄河决口当时在瓠子口（今河南濮阳西南），"观"通"灌"，即"灌梁楚之地。" 梁楚之地，即战国时魏、楚所在地区，主要指今河南省。 缘：沿着。 辄(zhé)：总是，常常。

②番(pān)系：人名，武帝时为河东郡太守。 省：免去，废掉。 厎柱：即厎柱山，亦名三门山，因屹立于黄河急流之中，似柱子一般，故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北。 汾：汾河，今山西境内。

③郑当时：武帝时大臣，曾为大司农。 渭漕渠：渭水漕运的渠道。 回远：曲折绕远。 华阴：县名，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华山北。

④朔方：指今内蒙河套地区。

⑤期(jī)：整年。 巨万十数：指所花费万万的钱要按十来计数，即数十万万。

⑥牵掌者：马夫。

⑦损膳：减少饭食。 乘舆：皇帝所坐之车。 驷：此指御马。 御府禁藏：皇帝私人府库之蓄藏。《史记新证》直按：禁藏为少府之钱，见应劭《汉官仪》，及《汉书·贾捐之传》，盖为帝王之私积。

⑧郡国：各郡和诸侯王国。 廥(kuài)：粮仓。 振：救济。

⑨相贷假：指富者借贷给贫者。相，此指一方向另一方，无互相之义。假，借。下同。

⑩关：函谷关。 新秦中：地区名，秦汉人亦简称为"新秦"。因为秦蒙恬击匈奴所得之地，故名，今内蒙古河套地区。

⑪护：监领，管理。 冠盖相望：指使者络绎不绝。冠，礼帽。盖，车盖。

⑫亿：古时以十万为一亿。此泛指甚多。

【译文】

当初，从这往前过去十多年，黄河在观县决口，梁、楚一带地区本来就已经多次遭受困迫，沿河一带郡县修堤坝堵塞河水，修好就又冲坏了，耗费钱财没法计算。这以后，番系要节省三门峡砥柱的水运费用，修通汾水和黄河的渠道用来灌溉田地，作这件事用几万人；郑当时认为渭水船运水渠曲折绕远，建议开凿一条直渠从长安到华阴，干这个工程有几万人；朔方也修水渠，动用劳作的有几万人：各项工程经历二三年，还没成功，耗费也各达数十万万。

天子为了讨伐匈奴，大力提倡养马，马带到长安来饲养的有几万匹，最后，关中的马卒不够用，就征调附近郡县的百姓。同时，匈奴来投降的人都由政府供给衣食，政府供应不上，天子就减少膳食费用，解下乘舆上的马匹，拿出皇宫的储蓄用来供养他们。

第二年，崤山以东地区遭受水灾。百姓大多贫困挨饿，于是天子派遣使者，掏空郡国仓库的粮食来赈济百姓。还不够用，又征募豪门富户人家的粮食，借给灾民。还是不能解救水灾饥民，于是迁移灾民到函谷关以西去居住，或者充实到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七十多万人口，衣服食物都靠政府供给。在头几年里，政府借给他们生产工具和土地耕种，派出使者分区编组管理他们，官吏一批接着一批往来不断。这种耗费用亿来计算，简直数不清了。这样国库就完全空虚了。

【原文】

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①]。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②]。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③]。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④]。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⑤]。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⑥]。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⑦]。"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⑧]。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⑨]。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⑩]：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⑪]；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⑫]；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⑬]。令县官销半两钱，

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⑭。

【注释】

①转毂(gǔ)：运货之车。　废居《史记集解》徐广曰："废居者，贮畜之名也。有所废，有所畜，言其乘时射利也。"《史记索隐》刘氏云："废，出卖；居，停蓄也。"是出卖于居者为废。　居邑：居谷在都邑中。《史记集解》如淳曰"居贱物于邑中，以待贵也"。

②摧：毁坏、打击。　浮淫：淫佚不法。

③禁苑：皇家园林。　少府：官职名，九卿之一，掌管皇室财用收支、宫廷服务和手工业。　银锡：《史记新证》直按：银用以铸龙、马、龟三种银货，锡用以和赤铜铸三铢钱。

④建元：汉武帝刘彻的第一个年号，公元前140年～前135年。　即多铜山：就近处多产铜之山。

⑤轻：贬值，不值钱。

⑥皮币：皮制之币。　聘享：聘问献纳。聘，指诸侯与诸侯、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享，诸侯向天子敬献贡物。

⑦法：法定，标准。　摩：摩擦，磨损。　里：指钱背。古代铜钱有字一面称"文"，无字的一面称"里"。　鋊(yù)：铜屑。　省(xǐng)：省察、检验。

⑧缘：边饰，缝边。　藻缋(huì)：彩画。藻，文彩，修饰。缋，绘画。　直："值"之古字，价值。下文同此。

⑨朝觐：古代侯王或称臣之属国定期朝见天子。朝，原特指春天朝见天子。觐，原特指秋天朝见天子。后来泛指朝见帝王。　荐：垫。

⑩用：施行，行。　人用莫如龟：《史记索隐》"《礼》曰'诸侯以龟为宝也'。"　品：种类。

⑪其一曰……直三千：《史记索隐》顾氏案：《钱谱》"其文为龙，隐起，肉好皆圜，文又作云霞之象。""肉好"，古代圆形有孔的钱币，孔外叫"肉"，孔内叫"好"。　圜(yuán)：圆，特指钱币。

⑫重差小：重量较轻。　差：较。《史记索隐》引《钱谱》："肉好皆方，隐起马形。肉好之下又是连珠文也。"

⑬复小：更轻一些。 撱：椭圆形。《史记索隐》引《钱谱》："肉圆好方，为隐起龟甲文。"

⑭《史记新证》直按：汉武帝所铸龙文银货，重八两，直三千，币价高于通常银价三倍，故民盗铸者多，《盐铁论·错币篇》所谓民多巧新币是也。

【译文】

但是，富裕的奸商大买卖人，有的趁机囤积钱物，操纵奴役贫穷的百姓，转运几百辆车买进卖出，乘时逐利贮贱待贵，受皇上封赏的诸侯也要低头倚仗他们供应。他们冶铜铸钱、烧水煮盐，钱财有的累积万金，但是不肯帮助国家的急需，百姓更加困苦不堪了。于是天子和公卿们商议，改用新钱重造货币来满足需用，同时打击巧取豪夺吞并他人财物的商人。这个时候，皇上游猎的宫苑有白鹿，而且供应皇上日用的少府有许多银锡。自从孝文帝改造四铢钱，到这时已经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间以来，用度不足，政府一般就着多铜的矿山造钱，民间也乘机偷着造钱，钱多得无法计算。钱越多就越贬值，东西越少就越贵。主管官员建议说："古代的皮钱，诸侯在献给皇帝贡礼时使用。金有三个等级，黄金是上等的，白银是中等的，红铜是下等的。现在的半两钱法定重量是四铢，有些奸商却偷着打磨钱背，取铜屑再造钱，这样，钱就越来越轻薄了，东西越来越贵了。并且远方使用铜币麻烦，耗费不经济。"于是用白鹿皮一尺见方，四边绣上文彩图案，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规定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敬送贡礼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皮币垫着璧玉献上，然后礼仪才得以进行。

又把银锡合在一起冶铸成"白金"。认为天上飞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龙，地上跑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马，人间使用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龟，因此白金分成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形，上面的图案是龙，名叫"白选"，每枚价值三千钱；第二等因为重量稍轻，做成方形，上面的图案是马，价值五百钱；第三等又小一些，做成椭圆形，

上面的图案是龟，价值三百钱。下令官府销毁以前用的半两钱，改铸成三铢钱，面值和实际重量相等。规定私自偷造各种金钱的都是死罪，但是官吏和百姓中偷铸白金的人数也数不过来。

【原文】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①；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②。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③。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④。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⑤。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⑥。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⑦。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⑧。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⑨。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镕焉⑩。

【注释】

①东郭咸阳：《史记索隐》"东郭，姓；咸阳，名也。按《风俗通》东郭牙，齐大夫，咸阳其后也。" 孔仅：西汉时人，善冶铸，生平不详。 大农丞：大农令(汉武帝改为大司农)之属官。 领：管理。

②桑弘羊：西汉大臣，商人出身，官至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 计算：计较，盘算。 用事：执政，当权。 侍中：侍从于皇帝周围。

③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市。 致生：获得生财产业。 进言：此指向皇帝推荐。

④心计：善于动脑筋。

⑤利事：赢利生财之事。　析：剖析。　秋豪：即秋毫，本指鸟兽秋天新长出的细毛，后比喻细微。

⑥数(shuò)：多次，屡次。　复：即复其身。指解除其身所受役赋负担。一说此"复"，当为"爵"，是买取爵位而不是免除徭役赋税。　及：达到。　五大夫：汉代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等，达此等爵位方可免除役赋。　鲜：少。

⑦除：本意为任用，此有强制要求意。

⑧適(zhé)：责令。通"谪"。　上林：上林苑，皇帝射猎之苑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一带。　昆明池：池名，在今西安市西南。《史记索隐》按：《黄图》云"昆明池周四十里，以习水战"。又荀悦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习水战以伐之也。"

⑨事在元狩四年。　大将军：指卫青。　骠骑：骠骑将军，指霍去病。

⑩周郭：古钱之轮廓，在钱之周边有突起的外框。　下：即上文之"里"　令：使。《史记新证》直按：《汉志》作"周郭其质"，本文作"周郭其下"，因五铢周围皆有边，不独其下有边，疑为"周郭其文"之误字。

【译文】

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做大农丞，主管盐铁方面的事务；桑弘羊凭着善于计算主管事务，被任命做侍中。东郭咸阳是齐地最大的煮盐商，孔仅是南阳最大的炼铁商，都因善于生财积累到千金以上的产业，所以郑当时向皇上推荐他们。桑弘羊，是雒阳商人的儿子，凭着心计，十三岁就做了侍中。所以这三个人谈论生财的事，分析得十分精细能够察见毫末了。

法律已经更见严苛，官吏中许多人被免职。动用干戈的战争多次发动，百姓大多数人出钱买到五大夫爵位以便免除赋税劳役，能征调的士卒越来越少了。于是强制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吏，不愿意干的出马顶替；过去的官吏都免除职务命令他们去上林苑里伐木除草，修建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大规模出塞打击匈奴，获得匈奴首级和俘虏八九万，赏赐有功将士五十万金，汉朝军队光马匹就死了十多万匹，车转船运战车盔甲的费用还不算在里面。当时国家财政匮乏，参军的将士常常得不到俸禄钱。

主管货币的官员说三铢钱较轻，容易被奸商伪造，于是请求下令各郡国改铸五铢钱，钱的周围外沿有一道边，使人不可能磨取铜屑再重新造钱了。

【原文】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①："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②。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③。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④。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⑤。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⑥。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⑦。"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⑧。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⑨。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⑩。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⑪。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⑫。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⑬。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⑭。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⑮；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⑯。有能告者，以其半

畀之[17]。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18]。敢犯令，没入田、僮[19]。”

【注释】

①大农：即大司农。 上：奏上。 盐铁丞：大司农之属官，主管盐业、冶铁。
②佐赋：补贴赋税收入。
③因官器作：用国家的器具。 牢盆：煮盐之大铁盆。《史记新证》直按："牢盆"二字，向无确解，余谓当作牢固之盆解。
④浮食：不事耕作而获食之人。指商贾。 奇民：谓奇邪之民。指豪强贵族。 擅管：垄断。 富羡：富饶。 役利：役使取利。 细民：小民、百姓。
⑤沮(jǔ)事：反对破坏已成之事。
⑥钛(dì)左趾：用铁钳束左脚，钛，铁钳，如后世之脚镣。
⑦小铁官：汉代在不出产铁矿之郡所设官职，主管铸旧铁。 便属在所县：便于管辖所在各县。
⑧传(zhuàn)：驿车。 举行：安排实行。
⑨颇：多次，频繁。
⑩振：救济。 元元：民众。 齐：都，皆。 南亩：向阳的田地，此泛指田地。
⑪畜积：积蓄。畜，积聚。
⑫算轺(yáo)车：征收小型轻便之车税。 算：本义为计算，此为"征收赋税"之名称。轺车，小而轻便之车。 缗(mín)钱：成串的铜钱，贯钱。后又成为计算商人资产的单位。缗，贯钱之绳。
⑬末作：即末业，工商业。 贳(shì)：赊。 稽：囤积。 市籍：商贾在市内营业之户籍。 占：估算。《史记新证》直按：西汉算收缗钱的范围有车马、田宅及奴婢三大类。所谓各以其物自占者，谓自报家资总数也。 率：一概、一律。 一算：一百二十文。
⑭诸作：各种手工业。
⑮吏比者：与官吏并列之人，即无官职但需照顾之人。 三老：乡里掌教

权之乡官。 北边骑士：在北部边郡作骑士者。

⑯悉：全部。

⑰畀(bì)：给与，赏赐。

⑱籍名田：登记占有田地。

⑲僮：僮仆、奴隶。

【译文】

大农令呈上主管盐铁的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宝库，都应该归少府管辖以供皇帝私用，皇上不占为私有，把它交给大农用来补贴赋税收入。希望召募百姓自己出费用，借用公家的器具煮盐，由官府提供煮盐的盆。不耕而食的商贾和豪强贵族，企图擅自垄断山海出产货物，来达到富饶，奴役利用平民百姓。他们阻止官营盐铁的议论，多得听都听不过来。胆敢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钳住左脚，没收他们的器具物品。各郡不出产铁的，设置小铁官，便于掌管所在的县。"派孔仅、东郭咸阳乘着驿车，视察全国的盐铁生产业，设置官府，任用那些过去因经营盐铁生产家道富有的人当官。官场仕途就更杂了，不经过选举，商人当官的多起来了。

经商的买卖人趁着货币改铸的机会，囤积许多货物追逐暴利。于是公卿建议说："郡国常常遭受水灾，贫苦百姓没有产业的人，招募迁移他们到了广阔富饶的地方去生活。皇上减少膳食标准，节省费用，拿出少府的积蓄钱用来赈济天下百姓，放宽放贷利率和赋税等级，但是百姓并不完全在田亩里从事生产，经商做买卖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多了。贫穷的人一点积蓄也没有，全部仰仗政府供应。过去按轺车纳税，按商人的缗钱纳税都有比例等差，请允许照过去的规定计算征税。许多属于末作的从事赊贷买卖的，囤积各种货物待时而卖，和经商谋取利益的人，即使没有在市场上登记入册，各自根据他们的货物自己估计，一律按缗钱二千征收一算。各种手工

行业有租税和从事铸造业的，一律按缗钱四千征收一算。不能与官吏相比的三老、北方边境骑士，一辆轺车征收一算；经商做买卖的人一辆轺车征收二算；有船五丈以上的征收一算。隐瞒不自己估定申报或者申报不详实的，一经发现，罚守边一年，没收资产。有能告发的人，拿出被告财产的一半奖给他。买卖人在市场登记注册的和他的家人亲属，都没有资格购买田产，以便有利于农民。谁敢违犯算缗令，没收他的田产和僮仆。”

【原文】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①]。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②]。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③]。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⑤]。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⑥]？”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⑦]。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⑧]。”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⑨]。”使者具其言入以闻[⑩]。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⑪]。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⑫]。式归，复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

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13]。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14]："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15]。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16]。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17]："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18]。岁余，羊肥息[19]。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20]。"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21]。迁为成皋令，将漕最[22]。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23]。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于九卿[24]。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25]。

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26]。

【注释】

①卜式：西汉大臣。少时以田畜为业，因捐公助边，武帝赐爵关内侯，官至御史大夫。 中郎：官职名，无定职，侍从皇帝左右的高级郎官。 左庶长：汉二十等爵第十级。

②河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田畜：种田放牧。

③脱身出分：抽身摆脱分家自过。

④辄：总是。 数(shuò)：多次。

⑤输：缴纳。

⑥言事：打官司，告状。

⑦分争：争端。分，通"纷"。

⑧教顺：教导之使和顺。 见冤于人：被人冤枉。

⑨死节：为贞节大义而死。 输委：运送财物给国家。
⑩具：详细。
⑪人情：人之常情。
⑫罢：不采纳。
⑬守：郡守。
⑭籍：簿籍，名册。
⑮外繇：《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外繇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史记新证》直按：汉人指更卒正卒为内徭，指戍卒为外徭，盖为习俗语。
⑯终长者：始终是为人厚道、有德行的人。 尊显：尊贵显达。 风：教化、诱导。
⑰郎：皇帝侍从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统称。
⑱屩(juē)：草鞋。
⑲息：增长。
⑳恶者：坏种或有病的。 辄：立刻。 斥去：排弃，淘汰。
㉑缑(gōu)氏令：缑氏县县令。缑氏，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㉒成皋：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将漕：管理水运。 最：成绩最佳。
㉓太傅：诸侯王国高级官员，掌辅导、监督国王。
㉔铸作器：铸造铁器。列于九卿：孔仅拜为大农令为正九卿之一，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不当言为"列于九卿"。
㉕丞：副职。 会计：即管理朝廷的财物赋税并按年月进行统计。 稍稍：逐渐。 均输：在大农下置均输官，令各地百姓向均输官交纳贡赋，官运至他处卖之。实为官营运输。
㉖入谷补官：缴纳粮食，升迁高官。

【译文】

天子又想到了卜式的建议，召来卜式，任命他做中郎，赐爵左庶长，赏赐良田十顷，颁布通告天下，让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事。

当初，卜式是河南人，以种田、畜牧作为自己的事业。父母亲死后，卜式有一个小弟弟，弟弟成人后，卜式为脱出身来和弟弟分了

家，只要养着的一百多头羊，田地住宅财物等全都给了弟弟。卜式进山放牧羊群十多年，羊达到一千多头，置买了田地住宅。但是他的弟弟全败坏了分得的家产，卜式就又多次分给弟弟一些。这时候汉朝正多次派将出击匈奴，卜式给天子上书，希望允许拿出家产的一半给国家资助边防。天子派使者问卜式："你是想要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牧羊，没有学习过做官，不要当官。"使者又问："你家难道有冤案，想要申诉吗？"卜式说："我生活在社会上和人们没有纠纷争斗。我乡邑的人，谁贫穷我就借贷给他，不善良的人我就教导他，使他和顺，我居住那地方的人都愿听从我的话，我卜式有什么理由被人冤屈呢？没有什么要申诉的。"使者又问："既然这样，您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能的人应该在边疆尽忠效死，有钱的人应该捐献钱粮支援国家，都像这样做那么匈奴就可以消灭了。"使者把卜式的话原原本本地带回朝廷讲给天子听。天子又把这些话对丞相公孙弘讲了。公孙弘说："这不合乎人的常情。他是不守本分越轨办事的人，不可以作为教化的榜样而扰乱了正常的法度，希望陛下不要准许他。"于是皇上很久不答复卜式的请求。几年以后，就让他离开京城。卜式回到家乡，继续耕种田地放牧牛羊。一年多，赶上军队多次出征，浑邪王等匈奴人来投降，国库耗费太多，粮仓钱库都空了。第二年，受灾的贫民大规模迁移，全仰仗政府供给，没有可能完全满足供应了。卜式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供给移民费用。河南太守向朝廷报告富人资助贫民的名册，天子看到卜式的名字，还记得他，说："这就是从前要捐献他家一半财产资助边防的那个人。"就赏赐卜式四百人戍边的费用钱。卜式又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政府。这个时候，富豪们都争着隐瞒藏匿财产，只有卜式一再要捐献钱财帮助国家。天子于是认为卜式到底是个忠厚有德的长者，因此尊崇彰显他用作榜样来诱导百姓。

当初，卜式不愿意做郎官。皇上说："我有羊在上林苑里，想要

你去放牧它们。”卜式这才上任做郎官，穿着麻布衣服草鞋放羊。一年多，羊长得又肥壮，繁殖得又多。皇上路过看见了他放的羊，夸奖他。卜式说：“不单是牧羊，治理百姓也像牧羊这样。让他按时起居来劳作，按时休息；出现坏种就淘汰，不要让他败了一大群。”皇上认为卜式是奇人，任命他做缑氏县令考验他，结果缑氏县的人都感到他很有利。又调任成皋县令，管理那里的水运成绩最好。皇上认为卜式朴质忠厚，就任命他做齐王的太傅。

而孔仅倡导天下铸造铁器，三年中升为大农令，排位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作了大农丞，主管各种计算统计的事务，逐渐设置均输制度用来流通货物啦。

开始下令已试为吏的可以通过交谷补授实官，补为郎官的交粮多到六百石。

【原文】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①]。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③]。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吏)〔利〕者[⑤]。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⑥]。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⑦]。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⑧]。”天子不说[⑨]。张汤又与异有郤，及人有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⑩]。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⑪]。

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⑫。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注释】

①五岁：当作“三岁”。自元狩四年冬造白金，至元鼎元年赦天下，前后四年，故只可言后三岁。　坐：因……而犯罪。

②不发觉相杀者：没有被天子发现而遭杀的人。

③自出：自首。

④不能半自出：自首者不到一半。　大抵：大凡、大致。　无虑：大约、差不多。

⑤褚大：汉代博士，胡毋生弟子，治《公羊春秋》。　徐偃：汉代博士，申公弟子，治《鲁诗》。　分曹：分别不同职务。曹，政府机构名，实为尚书属员。　循行：巡视，循，通“巡”。　守相：郡守、诸侯国相。

⑥隆贵：兴隆显贵。　减宣、杜周：西汉武帝时官员，官至御史中丞，以酷吏著称。事均见《酷吏传》。　中丞：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属官。　义纵、尹齐、王温舒：西汉武帝时官员，以酷吏见闻，后官均至九卿。事均见《酷吏传》。　直指：绣衣直指之省称，武帝时政府特派官员，衣绣衣，持斧仗节，有权诛杀。亦称直指使者。　夏兰：人名，武帝时酷吏。

⑦济南亭长：济南郡所属之亭长。济南，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亭长，西汉时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掌当地治安、民事。

⑧苍璧：深蓝色的玉。

⑨说：“悦”之古字。

⑩郤：通“隙”，嫌隙。　治：审理。

⑪初令下：刚下达之法令。　微反唇：嘴唇微动但未言。反，翻动。

⑫当：判决。　论：定罪。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异被诛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⑬比：指有判例可比照、参照。

【译文】

自从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赦免官吏百姓因为私下偷铸金

钱判为死罪的就有几十万人。天子没有发现而被杀死了的人，无法计算。经过赦免自首的罪犯有一百多万人。然而自己出来自首的还不够半数，天底下大体上人们都差不多私铸金钱啦。犯罪的人多，官吏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逮捕杀头，于是派博士褚大、徐偃等分别职司按权限到各郡国查办，检举揭发那些兼并他人财产和太守、国相中非法获利的人。而御史大夫张汤正处兴隆显贵时期职掌大权，减宣、杜周等人做御史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因为执法残酷严厉追究深刻被升为九卿，于是，专门纠察办案的"直指"像夏兰一伙人开始出现了。

大农令颜异被诛杀。当初，颜异任济南亭长，因为廉洁正直，逐渐升到九卿的位置。皇上和张汤已经制造出白鹿皮货币，询问颜异的看法。颜异说："现在诸侯王朝见天子献礼用苍璧，价值只不过几千钱，但是璧下面垫着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主要的和次要的不相称。"天子听了不高兴。张汤又和颜异有矛盾，等到有人因为其它问题告发颜异，案子交给张汤审理颜异。颜异跟客人谈话，客人说开始颁发的某一法令中有些不便利的地方，颜异不回答，稍微动了动嘴唇。张汤便上奏天子说，颜异身为九卿，发现法令有不妥当的地方，不在朝廷上讲，却在心里诽谤，应当判处死罪。从这以后，便有了可以比照执行的"腹诽"的刑法条文。公卿大夫们大多数开始谄媚阿谀，讨取皇帝的欢欣。

【原文】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①]。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②]。白金稍贱，民不宝用，

县官以令禁之，无益[3]。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4]。

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5]。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6]。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7]。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8]。杜周治之，狱少反者[9]。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10]。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11]。

益广关，置左右辅[12]。

【注释】

①纵：放纵，放任。

②奸铸钱：《史记索隐》"谓多奸巧，杂以铅锡也"。 钟官：汉代职掌铸钱之官府，始属水衡都尉，后属少府，设有令、丞。 赤侧：以赤铜为钱之外郭，故名赤侧。《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俗所谓紫绀钱也。"

③宝用：珍重使用。

④是岁：指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 《史记索隐》乐产云："诸所废兴，附上罔下，皆自汤，故人不思之也。"

⑤上林三官：西汉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一说为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署之合称，而均设在上林苑中，故名。

⑥销：溶化。

⑦不能相当：不合算，亏本。 真工：技术绝妙之人。 大奸：财势雄厚之

豪富。

⑧杨可：人名，汉武帝时一酷吏。 告缗：此为主持告缗事。

⑨反：翻，翻案。

⑩御史：汉时亦称侍御史，是由御史大夫下属之御史中丞统领之官员，有员十五人，分别负责监察百官，掌管符玺、治书、弹劾等事宜。 廷尉正监：汉时廷尉下属有廷尉正和廷尉左、右监，为廷尉之副职和助理。

⑪大率：大都。 偷：苟且。

⑫益广关：更加扩大中央在关中的直属领地。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将函谷关（原在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向东迁移三百里，至今河南新安县东。 置左右辅：新设置了左冯翊、右扶风两个行政区划，此二辅和原来之京兆尹合称为三辅，共分关中地并起辅卫京师之作用。

【译文】

天子已经颁布缗钱令并且尊崇卜式，百姓终究不能分出财产帮助政府，于是，告发商人隐瞒财产的所谓告缗案就盛行啦。

郡国大多数不依法令铸钱，钱的重量大多数很轻，公卿请求下令京都铸造钟官赤侧钱，一文赤侧钱相当于其它铜钱五文，交赋税的官署不允许使用赤侧钱以外的其他钱。白金的价格就比较贱，百姓不重视使用，政府用法令强制使用，也无济于事。一年多时间，白金终于废除不通行了。

元鼎二年这一年，张汤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思念他。

这以后二年，赤侧钱也贬值了，百姓巧妙地使用它，对国家不利，又作废不用了。于是全面禁止郡国，不得铸造钱币，专门命令上林苑所属的三官铸造钱币，钱已经造得多了，就颁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不是三官所铸造的钱不能流通，那些郡国先前所铸造的钱币全作废销毁它，把那些铜上交给上林苑的三官。百姓中铸造钱币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计算铸钱的费用不合算，只有真正善于铸钱的工匠大奸商才能偷着制造这种钱。

卜式作齐相国的时候，杨可主持告发估算财产不详实的法令

颁行于天下，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大体上都遭到告发。杜周审理这类案件，案子很少有能翻过来的。于是又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批去各地，就地处理各郡国的隐瞒财产缗钱案，获得百姓钱财物资用亿来计算，奴婢用千万来计算，田产较大的县几百顷，较小的县一百多顷，房子也像这样多。于是，经商作买卖的中等以上的人家大约全都破产了。老百姓都开始苟且偷生了，吃好的穿好的，没有人再从事能够获得积蓄储藏的产业了，但是，政府因为有盐铁和算缗告缗收入的原因，财用越来越富足了。

元鼎三年，迁函谷关在新安东界以扩大关中地盘，设置了京都左右辅都尉。

【原文】

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①]；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②]。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③]。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④]。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⑤]。

所忠言[⑥]："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⑦]。"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⑧]。"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⑨]。

【注释】

①布：《史记索隐》"谓泉布"，即货币。《史记新证》直接：武帝时有钱之称，

无布之称，旧注皆非也，盖谓大农所管盐铁官分布甚多。 水衡：即水衡都尉，元鼎二年置，管理上林苑及皇室财政收入，后兼掌国家铸钱。

②战逐：战斗驰逐。 昆明池：在今西安市西南。《史记索隐》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 观：楼、台一类的建筑。

③柏梁台：汉武帝时所建台名。一说因以"香柏为之"故名，一说因以"百头梁"所作，故名。

④太仆：官职名，九卿之一，管理皇家车马及官府畜牧业。 往往：常常。 即：就近。 比：刚。

⑤杂置：设置了各种名目的官员。 徒奴婢：没入官府之奴婢有如囚徒，故云。 下河：指潼关以东的黄河。 度(duó)：估计。 籴(dí)：买粮。

⑥所忠：人名，武帝时近臣，掌故官。

⑦世家：世代为官之家。 走狗马：赛狗、赛马。 弋(yì)：射猎。 博戏：赌博。 齐民：平民。

⑧征：拘捕。 引：牵连、告发。 株送徒：即"株连犯"。

⑨郎选：选拔郎官之制度。

【译文】

当初，大农主管的盐铁官分布有很多，就设置水衡都尉，要让它主管盐铁事务；等到杨可主持告缗钱的事件发生，上林的钱财物品就多了，于是下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上林已经装满了，就要扩充规模。这时候南越要和汉朝用船进行水战角逐，于是扩大修建昆明池，一排排台观环列着。又修造楼船，高十多丈，各种旗帜插在船上，十分壮观。于是天子受到感动，就建造柏梁台，高几十丈。宫殿房室的修建，从这时候开始一天比一天华丽。

于是又把缗钱分给各个官署，因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都分别设置农官，常常让就近的郡县组织人到刚没收来的田土上去耕种。所没收来的奴婢，分派到皇家各园苑中去养狗马、飞禽走兽，或分给各官署使用。各种官署越来越杂，设置的也越来越多，罪徒奴婢众多，而经由黄河水运来的粮食每年达四百万石，还需要各官署

自己去采购粮食才够用。

所忠建议说："世代有俸禄家的子弟和富起来的人，有的斗鸡走狗跑马游玩，有的打猎赌博戏耍，扰乱了平民风俗。"于是下令征发各个犯罪的人，他们互相牵连供出的总共有几千人，称他们叫"株送徒"。捐献钱财的人既得允许补做郎官，郎官的选拔就衰败啦。

【原文】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①。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②。"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③。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④。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⑤。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⑥。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⑦。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⑧。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⑨。

【注释】

①是时山东被河灾：指元鼎二、三年间之事，见《汉书·武帝纪》。

②诏：此系元鼎二年诏令文字。 流：指流散。 欲留：想留在江淮的。 留处：留下来安置。

③相属：络绎不绝。

④其明年：指元鼎四年(前113年)。

⑤度："渡"之古字。下同。 河东：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意：想到，料到。 不辨：未做好迎接准备工作。辨，同"办"，治理，办理。

⑥陇：陇山，绵延于今陕西、甘肃二省交界地方。 陇西：郡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洮。 卒(cù)：通"猝"，突然。

⑦萧关：关隘名，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勒：训练、检阅。

⑧亭徼(jiào)：边塞上的防御工事。亭，亭障，徼，边塞。 北地：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息什一：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 除告缗：《史记新证》直按：除告缗谓不再采取告讦方式，不等于废除缗钱令。 充仞：充实。仞，通"牣"，满。

⑨得宝鼎：指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在山西汾阴得宝鼎。 后土：指后土祠，祭地神。 太一：即泰一。泰一祠，祭北极神，或云天神。泰畤(祠)建在甘泉山。 豫：预先。 当驰道县：驰道所经过的各县。驰道，专供帝王通过之道。 官储：准备行宫陈设。 供具：供帐用具。 幸：皇帝通过或居住。

【译文】

这时候崤山以东遭受黄河水害，一年到头没有收成已经好几年了，有的互相之间人吃人，这种情形发生在纵横一二千里范围内。天子很怜悯他们，下达诏令说："江南一带火烧野草种田，水灌田地耕作，让挨饿的百姓迁移到江淮一带就地取食谋生，想留在那里的人，就留在那里加以安置。"派遣作为使者的官员沿途络绎不绝，护送贫民迁移，并运来巴蜀的粮食用来赈济灾民。

第二年，天子开始巡行视察各个郡国。东行渡过黄河，河东太守没有预料到天子会来到，没有办好接待事务，自杀了。巡行西方越过陇山，陇西太守因为天子到来得突然，天子的随从官员吃不上饭，陇西太守也自杀了。于是皇上北出萧关，跟随着几万骑兵，在新秦中打猎，检阅了边防军队以后回京。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内没

有岗亭哨塞关卡，于是杀了北地太守以下官吏，并且下令百姓可以在边境地区各县养畜放牧，公家借给母马，三年以后归还，等到繁殖生息十匹上交一匹。废除告缗令，用这种方法充实新秦中。

已经获得宝鼎以后，元鼎四年，在汾水建立后土祠，五年建立太一祠，公卿商议封禅的事，因而天下各郡国都预先修道建桥，维修旧有的宫殿，以及正当是天子要路过的县，那些县就加紧准备行宫陈设，置办供帐用具，而盼望等待着天子的有幸来临。

【原文】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①]。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②]。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③]。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④]。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⑤]。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⑥]。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⑦]。"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⑧]。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⑨]。"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⑩]。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

贵，或强令民卖买之[11]。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12]。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13]。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14]。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15]。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16]。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17]。

【注释】

①其明年：指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南越反：其事详《南越列传》。 西羌：当时活动于今青海、甘肃一带的部族。 桀(jié)：凶暴，肆虐。

②因：意为凭借。 三河：即河内、河南、河东三郡。 令(líng)居：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县西。

③张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 酒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 上郡：郡名，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 朔方：郡名，治所在今内蒙杭锦旗北黄河边。 西河：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南。 河西：地区名，指今河西走廊一带。 开田官：在以上四地区临时设置的开垦田地之官。 斥塞卒：开拓边塞之士卒。

④中国：中原。

⑤边兵：边塞武器。 武库：储藏兵器的仓库，长官为武库令。 工官：掌管制造武器，设在外郡，输于京师。

⑥车骑马：供战车和骑兵所用之马匹。 著令：制定法令。 以差：按照等级。 畜牸(zì)马：畜养母马。牸，雌畜。 岁课息：每年以马驹作为征收的利息。课，按规定缴纳赋税。

⑦习船者：善于掌船者。

⑧奋愿：奋不顾身，自觉自愿。 义形于内：大义从内心显现出来。

⑧关内侯：汉二十等爵的第十九级，仅次于列侯。列侯有封邑，而关内侯一般没有。

⑩至酎(zhòu)：到八月祭宗庙时。酎，醇酒。汉律，每年八月，天子以酎酒祭宗庙，诸侯王、列侯须按规定献金助祭，名"酎金"。 省(xǐng)：查看、检查。

⑪苦恶：粗制滥造，不坚固。苦，粗劣。 贾(jià)："價"之古字，价格。 卖买：此指买。

⑫三岁：指自元鼎五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2——前110年)。

⑬番(pān)禺：古地名，在今广州市。 初郡十七：新郡十七处。《史记集解》晋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⑭汉中：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县西北。 以往：此地以南。 各以地比给初郡：各按其地比较接近的供给初设之郡。比，挨着，靠近。 奉食：俸禄、食物。 币物：财物。 传(zhuàn)车马被具：驿站所用的车、马、幔饰等器具。被，车幔、车盖等。

⑮间岁：相隔一年。

⑯均输：统一运输。 调：调剂。

⑰訾给：供给。訾，通"资"。 擅赋法：擅守正常赋税法令。

【译文】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造成了凶暴。于是天子因为崤山以东闹灾荒收成不好，就赦免天下，凭借南方楼船军队二十多万人打击南越，发动几万人从三河向西用骑兵打击西羌，又派几万人渡过黄河修建令居城。开始设置张掖郡、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郡、西河郡、河西地区设立田官，在边境负责侦察警戒的斥塞卒六十万人在那里一边驻守一边种田。中原地区修筑道路运输军需粮饷，远的三千里，近的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农令供给。边境武器不够用，就拿出国家武库中工官打造的兵器用来满足需要。战车骑兵用马缺乏，国家钱少，买马很难办到，于是制定法令，规定从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向天下乡亭缴纳母马，乡亭都有畜

养的母马，每年要以马驹作为征收的利息。

齐相国卜式给天子上书说："我听说主上有忧虑就是臣子的耻辱。南越反叛，我希望我们父子和齐地熟习驾船的人去南越同它决一死战。"皇上下诏令说："卜式虽然亲身种田放牧，不以此谋私利，有剩余就捐助给国家使用。现在天下不幸有了急难，而卜式发奋，父子自愿去决一死战，虽然没有参战，可以说内心的忠义已经表现出来了。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黄金六十斤，良田十顷。"通告全国，全国人没有谁响应。诸侯多得要以百计数，全都没有谁要求参军出击西羌、南越的。等到八月诸侯朝见尝酎献酎金时，少府检查诸侯进贡的金子成色，因为进贡的酎金分量不足，失去侯爵的有一百多人。于是任命卜式做御史大夫。

卜式已经上任，发现郡国多数人认为政府制作盐铁不便利，百姓深受铁器质量不好的苦，卖的价格又贵，有的还强行命令百姓买卖。因为船有算赋，商人用船运货就少了，物价昂贵，就通过孔仅反映船征收算赋的事。皇上因此就不喜欢卜式了。

汉朝连续出兵三年，打败了西羌，灭亡了南越，从番禺以西到蜀地南方一带设置新郡十七处，并且根据那里原来的风俗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以南各郡，各自根据地理位置，就近供给新郡官吏士卒的俸禄、粮食、货币、物资，以及驿传所用的车马和被物器具等。但新郡时常有小的反叛，杀害政府官吏，汉朝发动南方的吏卒去镇压叛乱，隔一年就得去一万多人，费用开支全仰大农供给。大农根据均输法调整盐铁收入补贴税收，因此能够供应这笔费用。然而军队所经过的各县，只能根据需要供给不缺少罢了，不敢说完全按常规税法办事啦。

【原文】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①。而桑弘羊

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②]。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③]。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④]。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⑤]。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⑥]。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⑦]。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⑧]。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⑨]。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⑩]。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⑪]。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⑫]。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⑬]。亨弘羊，天乃雨[⑭]。"

【注释】

①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元封为汉武帝第六个年号。 贬秩：降职。秩，官吏的品级第次。 太子太傅：皇太子辅臣，负责辅导、翼护太子。

②治粟都尉：又名搜粟都尉，官名。管理全国租税及盐铁事务。

③市：经商、买卖。 腾跃：物价上涨。 赋输：赋税收入。 僦(jiù)费：运费。《史记索隐》服虔云："雇载云僦，言所输物不足偿其雇载之费也。" 大农部丞：大司农之属官。 分部主郡国：划分区域主管各郡国之赋税。 灌输：调剂，运输。

④平准：即平准令、丞，掌管全国物资调拨、平抑物价。属大农。 委输：储存运输。委，积。

⑤笼：收罗，垄断。

⑥牟：求取。 反本：返回搞农业。

⑦太山：即泰山。 并(bàng)：沿着。并，通“傍”。

⑧甘泉：此指甘泉仓，国家粮仓。 复：免除赋税。

⑨急处：急需之处。《史记索隐》谓他郡能入粟，输所在急要之处也。 诸农：指诸农官。 益岁：每年增加。

⑩太仓：国家粮仓。

⑪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此句意为：“边余谷及诸物，由均输法折合约为帛五百万匹。”

⑫左庶长：二十等爵之第十级。 再：二。

⑬坐市列肆：坐于街市做买卖。肆，店铺。

⑭亨(pēng)：“烹”之古字。

【译文】

第二年，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低官位级别做太子太傅。而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主管大农事务，全权取代孔仅管理全国盐铁。桑弘羊因为诸多官府各自买卖，互相争利，物价因此飞涨不稳定，而各地送交的赋税物资有的还不够用来补偿运输的费用，于是奏请设置大农部丞几十人，分别主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大多数县又都设置了均输盐铁官。让偏远的地方官，根据各自应缴的货物最贵时商人转运贩卖的价格来缴纳赋税，而由政府互相补充转运。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统一管理全国各地输送来的物资。召集工官制造车子和各种器具，全仰大农供给费用。大农所属的各官署全部掌握着天下的货物，价格贵就卖它，价格贱就买它。这样，富商大买卖人没有牟取暴利的机会了，就促使他们回去务农，而所有物价便不会浮动上涨了。由于抑制了天下物价，所以名叫“平准”。天子认为这样有道理，允许实行“平准法”。于是天子北到朔方，东到泰山，巡行海

上，靠着北方边境以后回京。所路过地方的赏赐，用帛一百多万匹，钱币、黄金用万万来计算，全部能够从大农支取足够的费用。

桑弘羊又奏请让官吏可以通过捐献粮食补官，以及犯罪的人交纳粮食可以赎罪。下令百姓能缴纳粮食到甘泉宫仓库的，按照各种等级差别，可以免除终身赋税徭役，不在告缗的范围内。其他郡各自运粮到急需的地方，而各个农业部门也各自送来粮食，崤山以东水船运粮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一年当中，太仓、甘泉宫的粮仓就装满了。边境有了多余的粮谷和各种物资，按均输折算合帛五百万匹。老百姓不增加赋税，天下的费用就富饶起来了。于是赏赐给桑弘羊左庶长的爵位，黄金二百斤。

这一年稍有旱灾，皇上命令官员求雨。卜式建议说："国家官吏应当是吃穿租赋税收就罢了，现在桑弘羊让做官的人坐在集市的行列里，买卖货物谋求利润。烹了桑弘羊，天就会下雨。"

【原文】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①]。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②]。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③]；事变多故而亦反是[④]。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⑤]。《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⑥]。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⑦]。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⑧]。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⑨]。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⑪]；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

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12]。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13]；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14]。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15]。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16]。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17]。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18]。

【注释】

①龟、贝：即龟甲、贝壳，古代曾用作货币。 金，此指黄金、白银、铜，后均铸成一定的形状，作货币流通。 钱：此指铜铸环钱，秦国最早实行。 刀：指刀币，最早流行于齐国，铜铸，因形似刀，故名。 布：即泉布，古以布为币，所谓"抱布贸丝"。后来"布"又指仿照农具"镈"的形状铸造的一种金属货币，因"镈"形似铲，又名铲币，主要流通于春秋时之周王室及晋。

②高辛氏：指帝喾。 尚：通"上"，上古，久远。 靡：无，没有。

③长(zhǒng)：尊敬、尊重。 庠(xiáng)序：古代地方学校名。殷曰庠，周曰序。 先本绌末：看重农业而排斥工商业。本，农业，绌，通"黜"，废，排斥。末，工商业。

④反是：与此相反。

⑤转：转化。 质：质朴(朴素)。 文：文采(奢侈)。

⑥《禹贡》：《尚书》中之篇名，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著作，因相传禹别九州，定其贡物，故称。 所：之，的。 纳职：纳贡。职，贡献，贡物。

⑦汤武：商汤、周武王。 兢兢：小心谨慎，勤勉的样子。 陵迟：衰颓。

⑧通轻重之权：随着形势的变化实行管仲的轻重之法。轻重，出自《管子·轻重》篇，后成为管子的一种经济理论，即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权，权变，视权宜而变化。 徼(yāo)：通"邀"，求取，开发。

⑨李克：应为李悝(kuī)，战国时魏文侯相，在魏实行改革。 尽地力：尽量挖掘土地之潜力。
⑩诈力：欺诈与武力。
⑪厌：饱。
⑫绝祀：断绝祭祀活动，即灭亡。
⑬中一：折中、统一。 溢：通“镒”，二十两为一镒。
⑭识(zhì)：标记，指钱币上之文字。
⑮宝藏(zàng)：宝物、财宝。
⑯轻重：此指贱、贵。
⑰士：此指男子。 纺绩：纺织。绩，纺线搓绳。
⑱无异故：没有别的原因。 事势之流：事物之趋向。 相激：互相冲击。此指事物发展之趋势与人为政策的抵触。

【译文】

太史公说：农工商互相交换贸易的道路沟通以后，那么龟、贝、金、钱、刀、布各种货币也就产生了。这种情况由来已经很久远了，自高辛氏以前年代太远，没有办法得到资料加以记述。所以《尚书》记载唐尧、虞舜的时代，《诗》叙述殷商、周代的社会情况，世道安定太平就会尊崇学校教育，提倡农业生产，排斥经商活动，用礼义防止人们去争利；因为社会上发生了很多的变乱事故，情况也就和原来相反了。所以事物兴盛以后就会走向衰败，时势发展到极限就要倒转，一个质朴，一个文饰，始终循环变化。《禹贡》记载的九州，各自根据那里土地所适宜的出产、人民收人的多少交纳贡赋。商汤和周武王接着末世的衰败局面进行变革，致使百姓不疲弊倦乏，各自小心谨慎地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但还是慢慢地衰败微弱了。齐桓公采纳管仲的谋划，通过对物价贵贱的控制，开发山海资源物产，使得诸侯前来朝拜，凭着小小的齐国，显赫地成就了霸主的名声。魏国任用李克，充分开发土地资源的效率，使魏文侯成为强有力的国君。从这以后，天下处于战国时代，互相争斗，尊崇欺诈

和武力而轻视仁义道德，推崇占有财富而贬黜讲究辞让。所以平民百姓中间富有的人有的累积上亿，而贫穷的人有的连糟糠都吃不饱；强大的诸侯国兼并那些小的诸侯，使他们称臣服从，而弱小的诸侯国有的断绝了祖宗的祭祀，国家也灭亡了。这样一直到秦代，终于统一了天下。虞舜和夏朝时的货币，金属类分为三等，有黄金、白银、红铜；此外还有钱、有布币、有刀币、有龟甲、贝壳。及至到了秦代，统一全国的货币分作二等，黄金用镒作单位，是一等货币；铜钱上的文字标记是“半两”，重量和写的字相同，是二等货币。珠玉、龟贝、银锡一类的东西，作为装饰的器物，珍贵地收藏着，不作为货币使用。尽管这样，各种货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贵贱没有一定。于是国外征伐夷狄，国内兴利建立功业，天下的男人努力耕作却不能满足粮饷供应，女人纺线织布却不能满足衣服需要。古时候曾经全部拿出天下的物资钱财供奉皇上，皇上还自己认为不够用。没有别的缘故，事物的发展和时势的变化，互相影响促使它形成这样的局面，有什么值得奇怪呢！

4、三十世家

世家是《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可全然以刘知几所说“诸侯曰世家”来看待世家的本意，必须注意司马迁自己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这是在承认天子所象征的天下统一的基础上，强调臣民“拱辰共毂”的意义与作用。因此，三十世家所叙并不都是诸侯，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司马迁的思想特别重要。三十世家可分五类：一、十六篇诸侯世家，分别展示春秋、战国时重要诸侯国的发展大势；二、孔子世家，颂扬孔子在周室衰微时为维护天子地位在礼制上所作的贡献；三、陈涉世家，肯定陈涉为汉家天子的立国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四、汉初五篇勋臣世家，自然是“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五、汉室皇后宗亲七篇世家，吴王濞、淮南王、衡山王不在其列。世家形式上有编年记事的，亦有撰为传记的，并非一律。二、三、四类世家，多为人们所注意。

史记全译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题解】

嘉“让”为本篇的重要主旨。周太王有子三人，太伯、仲雍、季历，季历有子昌。季历贤而昌圣，太王欲传位季历以达于昌。太伯、仲雍知太王意，为避季历乃逃奔荆蛮，自号勾吴，这就是吴之所自出。季历立为王季，传于昌，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周由此主天命而兴盛。这件让位之事，比较后世礼废乐坏时的父子兄弟为争夺君位而互相残杀，无疑太伯的行为是古代的一种美德，故早为孔子所称颂。论赞引孔子语颂太伯具有“至德”，是一种崇高的评价。

《史记》十六列国世家均为编年体，然亦时常杂有人物传记及纪事本末体。本篇于王余祭三年至七年之间，以纪事本末体而叙述为季札的传记，记载季札的让位守节，聘鲁观乐以及他与齐之晏平仲，郑之子产，卫之孙文子，晋之叔向的对语，和悬剑冢树，心许徐君的事迹，表现了季札有“闳览博物”的文化素养，及观察预见事物“见微而知清浊”的政治才能。季札是《史记》中具有“仁心”及“慕义无穷”品质而受到称赞的古代重要贤者。取材于《左传》而叙录的季札观乐为《史记》所见的重要文学评论，体现出一定的音乐理论、文化探求和儒学思想。

十六诸侯列国世家，在《史记》中实际是一种地区史、国别史。本篇记述体现了古代中原文化之向东南发展的历史概貌。吴自寿梦时“始通于中国”。至阖庐在南方与楚、越交锋，夫差则北上与齐、晋争强，纵横的文化联系加深。然夫差不听伍子胥劝谏而信太宰嚭的谗言，忽于内敌而强于外争，吴终为越所灭，是《史记》中所注意总结的历史上政治斗争中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经验教训。

【原文】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①]。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②]。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③]。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④]。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⑤]。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⑥]。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⑦]。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强鸠夷立。强鸠夷卒，子馀桥疑吾立。馀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⑧]。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为二[⑨]：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⑩]。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⑪]。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⑫]。

【注释】

①吴：春秋时的一诸侯大国，始创于太伯，后亡于越。 太伯：《史记索隐》

范宁解《论语》曰："太者，善大之称；伯者，长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元子，在这里指诸侯的嫡长子。 仲雍：周太王的次子。又称"虞仲"、"吴仲"。雍，为名。 周太王：即周族的古公亶父。《周本纪》称他"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周后来能做天子，其祥瑞兴起于他。太王，为武王即天子位后对他的追尊。 王季历：季历为周太王之少子。伯、仲、叔、季，为古代兄弟排次的称呼。季历又称"公季"，武王即位后追尊他为"王季"。历，为名。

②圣：指道德智能极高。 及：至于，达到。 荆蛮：这是中原人对楚地的贬称。荆，即楚之旧号。 文身断发：在身上刺花纹，剪断头发不束冠。这是一种地区习俗。 示不可用：文身断发，有背于肤发受之父母不可伤毁的儒家教诲，故不可立为国君。 避：让。

③果：果真，果然。 文王：公季卒后，昌立，称西伯。西伯谥为文王。

④句吴：又作"勾吴"。《史记索隐》吴名起于太伯。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史记新证》直按：勾吴亦作攻吴，盖勾攻二字，为一声之转。 义之：认为他有节义。 吴太伯：太伯始立吴国号，居于梅里。《吴地记》曰："泰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

⑤克：战胜。周武王克殷建立起周王朝。

⑥君吴：做吴国国君。 因：就此，依此。

⑦虞仲：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所以称虞仲。这与太伯弟仲雍称虞仲为祖孙同号。盖仲雍是虞之始祖。 周之北：时周王室都于宗周，亦营建洛邑，虞处黄河北岸今山西平陆县北，故为"周之北"。 故夏虚：过去夏朝都城遗址地区。虚，通"墟"，故城遗址。 诸侯：即中央统一王权下所封的国君。

⑧事在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假道于虞以伐虢，灭虢后返途中亦灭虞。详见《晋世家》、《左传·僖公二年、五年》。 以开：是因为它让开了道路。

⑨作：创立。 世：代。此以太伯、仲雍为二代。

⑩中国：指中原。

⑪十二世：自熊遂至句卑为十二代。

⑫大凡：总计，总共。

【译文】

吴太伯，太伯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又都是王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能，又有一个道德智能极高的儿子姬昌，太王想立季历做国君以便传位达到姬昌，因此太伯、仲雍两个人就逃往荆蛮，在身上刺上花纹，剪断头发，表示自己已不可能做国君，以让位给季历。季历果真立为国君，这就是王季，而姬昌也就成为了文王。太伯逃到了荆蛮，自己称他所在的地方叫句吴，蛮夷人认为他有节义，依从而归顺于他的有一千多家，立他做吴太伯。

太伯去世，没有儿子，弟弟仲雍继位，这就是吴仲雍。仲雍去世，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儿子周章继位。这时候周武王战胜了殷商，寻求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做了吴国国君，就此把吴地封给他。就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在周王朝的北面从前夏朝都城废址地区，这就是虞仲，列在受封的诸侯中。

周章去世，儿子熊遂继位。熊遂去世，儿子柯相继位。柯相去世，儿于强鸠夷继位。强鸠夷去世，儿子馀桥疑吾继位。馀桥疑吾去世，儿子柯卢继位。柯卢去世，儿子周繇继位。周繇去世，儿子屈羽继位。屈羽去世，儿子夷吾继位。夷吾去世，儿子禽处继位。禽处去世，儿子转继位。转去世，儿子颇高继位。颇高去世，儿子句卑继位。这个时候晋献公灭掉了周王室北面的虞公，是因为他给晋国让开了道路去讨伐虢国。句卑去世，儿子去齐继位。去齐去世，儿子寿梦继位。寿梦继位因面吴国开始更为强大，称号为王。

自从太伯创立了吴国，经过五代之后武王战胜殷商，封他的后代为两部分：其中之一是虞，地处中原；其中之一是吴，地处蛮夷。经过十二代晋国灭掉了中原地区的虞公。中原地区的虞公被灭掉后的二代，蛮夷地区的吴国兴盛起来。总计从太伯到寿梦一共是十九代。

【原文】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①。吴伐楚。

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②。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眛，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③。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④。季札谢曰⑤："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⑥。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⑦。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⑧。"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⑨。秋，吴伐楚，楚败我师。

四年，晋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⑩。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⑪。

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⑫。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⑬。

【注释】

①王寿梦：公元前585年～前561年在位。 亡：逃亡。 巫臣：人名。本姓屈，因为申县之尹，于楚称公，故曰申公巫臣。子反杀巫臣之族而分

其室，巫臣由是怨子反。其子名狐庸。 行人：官名，掌管朝觐聘问接待宾客。

②衡山：古山名。在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南。

③摄：代理，兼理。

④王诸樊：公元前560年～前548年在位。在位期间，徙都于吴，即今江苏苏州市。 除丧：服丧一年期满，除去丧服。

⑤谢：辞绝。

⑥曹君：此指负刍。负刍与子臧都是曹宣公的庶子。负刍杀宣公太子而自立，故为不义。负刍即位，为曹成公。 成：成全。 守节：《左传·成公十五年》："子臧曰：'前志有之，曰圣（指应天命的圣人）达节，次（指贤者）守节，下（指愚者妄动）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节乎？'遂逃奔宋。"

⑦义嗣：从礼义上说是继承人。《史记集解》王肃曰："义，宜也。嫡子嗣国，得礼之宜。"杜预曰："诸樊嫡子，故曰义嗣。"

⑧附：合。

⑨固：坚持。 室：指家室财产。 舍（shě）：舍弃，放弃。

⑩有命：有遗嘱。 馀祭：公元前547年～前531年在位。 以次：按兄弟排行次序。 致：达到。 称（chèn）：适合。

⑪延陵：地名。赐给季札的采邑。在今江苏常州市。

⑫庆封：齐国大夫。与崔杼拥立齐景公，后灭崔氏专国政，景公及齐人欲诛之，故先奔鲁，后奔吴。事详《齐太公世家》。

⑬朱方：邑名。秦改名叫丹徒。在今江苏镇江市东。 奉：通"俸"，俸禄。

【译文】

王寿梦二年，楚国逃亡在外的大夫申公巫臣因为怨恨楚国将领子反而逃奔到了晋国，由晋国出使到吴国，教导吴国人用兵中的乘车和战阵的方法，让他的儿子做吴国掌管朝觐聘问接待宾客的行人这一官职，吴国因此开始和中原各国交往。吴国派兵讨伐楚国。

十六年，楚共王派兵来讨伐吴国，楚军到达了衡山。

二十五年，王寿梦去世。

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名叫诸樊，其次一个名叫馀祭，再次一个名叫馀眜，又次一个名叫季札。季札贤能，因此寿梦想立他做国君，季札辞让不同意，于是就立了长子诸樊，让他兼理各项事务，执掌国政。

王诸樊元年，诸樊服丧期满释去了丧服，要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季札。季札辞绝，说："曹国宣公去世了，诸侯各国国君和曹国人都认为新立的曹君不符合信义，将要扶立子臧做国君，子臧逃去了，以此来成全新立的曹君，君子们评论子臧这样做是'能够恪守节义呀'。您从礼义上讲是嫡长子应该继位做国君，哪个敢冒犯您！做国君，不是我应有的节义。季札虽然不成材，但愿意合乎子臧倡举的道义。"吴国人坚持要季札继位做国君，季札放弃他的家室财产而去耕种，这件事也就放弃了。秋天，吴国讨伐楚国，楚国打败了吴国军队。

四年，晋平公刚刚继位。

十三年，王诸樊去世。留下遗嘱要把君位授给弟弟馀祭，想依着兄弟的排行次序传下去，一定要把君位传递到季札手上才停止，以便适合先王寿梦的本意，并且嘉许季札辞让的节义，兄弟们都想通过自己传递君位，让它能逐渐传递到季札。季札的封邑在延陵，所以他的称号叫延陵季子。

王馀祭三年，齐国国相庆封有罪过，由齐国来投奔吴国。吴国给予庆封叫朱方县的一块封地，做为他收取租税以当俸禄的乡邑，还把女子嫁给他做妻，比他在齐国的时候还富足。

【原文】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1]。为歌《周南》、《召南》[2]。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3]"歌

《邶》、《鄘》、《卫》[4]。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5]。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6]"歌《王》[7]。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8]？"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9]？"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10]。"歌《豳》[11]。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12]？"歌《秦》。曰："此之谓夏声[13]。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14]？"歌《魏》[15]。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16]。"歌《唐》[17]。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18]！"歌《陈》[19]。曰："国无主，其能久乎[20]？"自《郐》以下，无讥焉[21]。歌《小雅》[22]。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23]。"歌《大雅》[24]。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25]？"歌《颂》[26]。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27]。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28]。"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感[29]。"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30]？"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31]！"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32]？"见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33]。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34]。"

【注释】

①聘：诸侯国之间遣使访问。 周乐：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曾受周室虞、

夏、商、周四代的乐舞，周乐为其中之一。依礼，诸侯使者可请求观听。

②歌：此指弦歌，就是用各国的乐曲伴奏歌唱。《史记集解》杜预曰："此皆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 《周南》、《召(shào)南》：此及以下之《邶》至《郐》，均为《诗·国风》之篇名，均指从其地所采集的歌诗。

③基之：为王业奠定基础。 勤：劳。 怨：怨恨。

④《邶(bèi)》、《鄘(yōng)》、《卫》：邶、鄘、卫，本为三国，后并入卫，故下文季札只言卫。邶，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南。鄘，在今河南新乡市西南。卫，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

⑤渊：深厚。 忧：指康叔时周遭管叔、蔡叔及殷民之叛，武公时周又遭幽王褒姒之难。 不困：指武公曾领兵帮助周朝平定戎族之乱。

⑥卫康叔：康叔，周武王弟弟，封于卫。 武公：康叔之九世孙。因平犬戎有功，被周平王命为公。

⑦《王》：这是指东周雒邑王城的乐曲。

⑧思而不惧：《史记集解》杜预曰："宗周陨灭，故忧思；犹有先王之遗风，故不惧也。" 其：副词。大概，恐怕，也许。 周之东：指是周东迁以后的乐曲。

⑨细：指郑诗之词多言男女间琐碎之事。 已：太。 民不堪：指极少谈论国政，这样的风化，民众不能忍受。

⑩泱(yāng)泱：宏大的样子。 大风：大国之风。 表东海：指为东海各国的表率。表，表率。 太公：姜尚，齐国的祖先。

⑪《豳(bīn)》：豳是周的旧国，公刘在此建都，在今陕西旬邑县西。今本《诗经》，《豳》在十五国风之最后，与此鲁歌诗次序不同。

⑫荡荡：博大的样子。 乐而不淫：欢乐而不过度。 周公之东：《史记集解》 杜预曰："周公遭管蔡之变，东征，为成王陈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业，故言其周公东乎。"此"东"，指东征。

⑬夏声：西方之声。古指西方为夏。一说夏声谓诸夏之声。杜预曰："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

⑭能夏则大：能发夏声就会宏大。此指秦为夏声是文化上的进步。 周之旧：指秦襄公辅佐周平王东迁之后而尽有周之故地。

⑮《魏》：魏，本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西芮城县北，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了它。

⑯沨(fén,又音 fàn)沨:浮貌,指轻飘浮动。 宽:宽和。 盟:《史记索隐》注引徐广曰:"盟,一作'明'"。按:《左传》亦作"明",此以听声知政,言其明听耳,非盟会也。

⑰《唐》:唐,周成王之弟名虞始封于此,在今山西翼城县西。

⑱陶唐氏:指尧。尧本封于陶,后徙于唐,故称,唐旧为尧都,所以说"有陶唐氏之遗风。" 忧之远:指情发于声所表现的忧深思远。 令德:美德,盛德。

⑲《陈》:陈,其地在今河南淮阳县。

⑳国无主:《史记集解》杜预曰:"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无主。"

㉑《史记集解》服虔曰:"《郐》以下,及《曹风》也。其国小,无所刺讥。"《郐》,亦作《桧》,郐国相传为祝融之后,周初封此,地在今河南郑州市南。曹,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在今山东定陶县北。 讥:评论。

㉒《小雅》:《诗经》中的乐歌篇章名。雅,正。

㉓思:哀思,忧愁。 贰:背叛,二心。 不言:指表现在言语上。 先王:指周代的文、武、成、康诸王。

㉔《大雅》:《诗经》中的乐歌篇章名,体现周王朝的正统音乐,多为贵族作品。

㉕熙熙:和乐的样子。 曲:指乐曲的抑扬顿挫高下。 直体:本体刚健劲直。

㉖《颂》:《诗经》中的乐歌篇章名,为宗庙祭祀乐歌。《史记集解》杜预曰:"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风》、《雅》、《颂》,为《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

㉗直:正直无私。 倨:倨傲不逊。 曲:委曲。 折:屈行。 近:指与君王亲近。 偪:同"逼",侵迫。指不侵犯君王。 携:离贰。 迁:迁徙。 淫:淫乱,倾邪。 复:反复往来。 厌:厌倦。 哀而不愁:《史记集解》杜预曰:"知命也。" 荒:荒淫。意思是"节之以礼"。 用:是说行其德。 不匮:是说道德弘大。匮,缺乏。 广:指心地宽广。 宣:自我显示。 施:施惠。 费:耗损。 处而不底(zhǐ):是说"守之以道"。处,静处,不动。底,终止,停滞。 行而不流:是说"制之以义"。行,行动。流,流荡。

㉘五声:宫、商、角、徵(zhǐ)、羽。 和:和谐。 八风平:指乐曲协调。八

风，八方之风。《史记集解》杜预曰："八音克谐，节有度也。无相夺伦，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指《颂》中无论《周颂》、《鲁颂》、《商颂》，其乐曲体现的盛德是相同的。《史记新证》直按：吴秋声云：吴季札观周乐，乐工所歌《风》、《雅》、《颂》名称，完全与今本《诗经》相同，知《诗》之原本即如此，孔子删《诗》，其说不确。吴说是也。

㉙《象箾》：奏箫而跳象舞。象，歌颂周文王的武舞。箾，同"箫"。 《南籥》：歌颂周文王的文舞，大约是奏南乐以配籥舞，舞时左手执籥。籥，形状似笛。 感：通"憾"。《史记集解》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纣而致太平也。"

㉚《大武》：周武王之乐，相传为周公所作。

㉛《韶护》：亦作《韶濩(hù)》，又名《大濩》，相传为商汤之乐舞。 弘：大，伟大。 惭德：尚有缺点。季札可能以为商汤伐桀是以下犯上，故应感到惭愧，即缺点。

㉜大夏：夏禹之乐。 勤：为天下勤劳。 不德：不自以为德。

㉝《招箾》：亦作《韶箾》，又名《大韶》，相传为虞舜之乐舞。 焘(dào，又读 tāo)：同"帱"，覆盖。 载：承载。 虽：同"唯"。

㉞观止：看到了这种音乐的止境，意思是它尽善尽美达到了最大限度。

【译文】

四年，吴国派遣季札去到鲁国访问，季札请求观听周代的乐舞。鲁国乐工给他歌唱《周南》、《召南》的诗篇声曲。季札听了以后就说："美好啊，是开始为王业奠定基础了，却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们是勤劳而不怨恨。"给他歌唱《邶》、《鄘》、《卫》的诗篇声曲。季札说："美好啊，很深厚呀，是发生过忧难而不会困迫的情况。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义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卫风》表现的内容吧？"给他歌唱《王风》的诗篇声曲。他说："美好啊，有忧思但不畏惧，恐怕是周东迁以后的乐曲吧？"给他歌唱《郑风》的诗篇声曲。他说："诗词讲男女间琐碎的事太严重，这样的风化民众不能忍受，这样的国家大概会先灭亡吧？"给他歌唱《齐风》。他说："美好啊，是非常

宽宏的大国风度呀！能做东海各国表率的，大概是齐国的祖先姜太公吧？国家发展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给他歌唱《豳风》。他说：“美好啊，无比博大，欢乐而不过度，大概是讲周公东征吧？”给他歌唱《秦风》。他说：“这支诗篇声曲就叫做西方之声。能发夏声就会宏大，进步到了最高的程度，大概是尽有了周之故地吧？”给他歌唱《魏风》。他说：“美好啊，轻飘浮动呀，宏大而宽和，节俭又容易施行，用德政来辅助，就是明听的君主了。”给他歌唱《唐风》。他说：“思考得很深远啊，也许有唐尧留下的遗风吧？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忧虑得这么远呢？不是盛德之人的后代，谁能够像这样！”给他歌唱《陈风》。他说：“淫声放荡，无所畏忌；这样的国家还能长久吗？”给他歌唱从《郐风》以下的诗篇声曲，他没有进行评论。给他歌唱《小雅》。他说：“美好啊，哀思但不二心，怨恨但不表现在言语上，大概是周家的德政在衰败呢？其中还有文、武、成、康等先王的遗民啊。”给他歌唱《大雅》。他说：“宽广啊，非常和乐，乐曲表现得抑扬顿挫但有刚健劲直的本体，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给他歌唱《颂》诗。他说：“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啊，无私而不倨傲，委曲而不屈折，亲近而不侵迫，相距很远而不离贰，经过迁徙而不淫不乱，反复往来而不厌倦，自知天命悲哀而不愁恨，节之以礼欢乐而不荒淫，行用德政而不感到匮乏，心地宽广而不自我显示，能够施惠而不感到耗损，以义取用而不贪婪，静处而不停滞，行动而不流荡。五声和谐，八风协调，节拍有一定的尺度，乐器有一定的次序，无论《周颂》、《鲁颂》、《商颂》乐曲所体现的盛德是相同的。”季札观看到《象箾》、《南籥》的舞蹈，说：“美好啊，但还是有遗恨。”看到《大武》的舞蹈，他说：“美好啊，周家的兴盛大概就像这样吧？”看到《韶濩》的舞蹈，他说：“圣人是伟大呀，但还有犯上的缺点，可见要做圣人是很难的呀！”看到《大夏》舞蹈，他说：“美好啊，为天下勤劳而不自以为德！不是大禹又有谁能达到这个地步？”见到《招箾》舞蹈，他说：“道德达到了极点啊，伟大呀，像天一样无所不覆盖，像地一样无所不承

载，只有这种特高的盛大德行，才是没有可能超过他的。观赏音乐达到止境了，假若还有其他的乐曲，我是不敢再去观听了。”

【原文】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①]："子速纳邑与政[②]。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③]。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④]。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⑤]。子为政，慎以礼[⑥]。不然，郑国将败。"

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鳍、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⑦]："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⑧]："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⑨]。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⑩]。君在殡而可以乐乎[⑪]？"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⑫]。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⑬]："晋国其萃于三家乎[⑭]！"将去，谓叔向曰[⑮]："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⑯]。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⑰]。"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⑱]。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⑲]。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⑳]。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㉑]！"

【注释】

①晏平仲：即晏婴（？～前500），字平仲，齐国大夫。事详《管晏列传》。

②纳：交纳。指交还给国君。 邑：封邑。 政：政权。时晏婴任齐景公国相，掌握政权。

③因：通过。 陈桓子：即田桓子无宇，田敬仲完的后代，甚得齐君宠幸。 栾高之难：齐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两大族栾施（字子旗）、高强（字子良）发动部下进攻国君，齐景公派齐大夫王黑领兵击之，栾、高大败，逃奔鲁国。或谓此难系齐景公十四年栾、高二氏拟相攻事，非。

④子产：即公孙侨（？～前522）、公孙成子，时为郑卿。

⑤执政：此指郑大夫伯有。

⑥礼：指以礼仪治国。《史记集解》服虔曰："礼，所以经国家，利社稷也。"

⑦蘧瑗：即蘧伯玉，卫国大夫。 史狗：即史朝之子文子，卫国大夫。 史鰌（qiū）：即史鱼，卫国大夫。 公子荆：字南楚，卫国群公子。 公叔发：即卫献公之孙公叔文子。 公子朝：卫国群公子，《史记志疑》疑为"公孙朝"之误。

⑧宿：通"戚"。戚，卫邑，卫国执政大夫孙文子旧所食地。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北。 钟声：孙文子正在鼓钟作乐，故有此声。

⑨辩：《史记会注考证》此辩谓才干智略能治辨者，后世所谓有才而无德者。 加于戮：遭到杀戮。

⑩夫子：指孙文子。 获罪：指孙文子以戚叛卫，赶走卫献公。 畔：通"般"（pán）。《尔雅·释诂》般，乐也。怡乐。 巢：筑巢。 幕：帐幕。随时可撤，不可筑巢。

⑪殡：停柩待葬。

⑫《史记集解》服虔曰："闻义而改也。琴瑟不听，况于钟鼓乎！"

⑬适：往，去到。 赵文子：赵武。 韩宣子：韩起。《世本》名秦。 魏献子：魏钟舒。

⑭萃：集。 家：私家，指大夫家。

⑮叔向：羊舌肸（xī）的字，晋国大夫。

⑯吾子:对人敬称。 良:良臣。

⑰直:刚直。《史记集解》服虔曰:"直,不能曲挠以从众。"

⑱过:造访。 徐:古国名。周初所建嬴姓国,故城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⑲上国:时吴楚称齐晋等中原国家为上国。

⑳冢树:坟上所植的树木。冢,泛指坟墓。

㉑倍:通"背",背弃。

【译文】

离开鲁国,就出使到齐国,劝告晏平仲说:"您快些交还封邑与政权。没有封邑没有政权,才能免除患难。齐国的政权将要有所归属;没有得到归属,祸难是没有停息的。"所以晏子通过陈桓子交还了政权和封邑,因而免除了栾施、高强发动的祸难。

离开齐国,出使到了郑国。见到子产,就好像曾经有很深的交情。对子产说:"郑国掌管政权的人很奢侈,祸难将会来到,政权一定会到您身上。您掌握政权,要谨慎地运用礼仪。不然的话,郑国将会败亡。"

离开郑国,去到卫国。游说蘧瑗、史狗、史鳍、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说:"卫国有很多有教养的君子,是不会有患难的。"

从卫国要前往晋国,将在戚邑停宿,听到了用钟鼓作乐的声音,说:"很奇怪啊!我听起来,像是有才略治辨而又缺乏德行,这样的人一定会遭到杀戮。孙文子对国君犯有罪过原因正在这里,恐惧还会怕不足,哪里又可以去享受怡乐。孙文子住在戚邑,就像燕子把鸟巢筑在帐幕上,太危险了。国君刚死还在停柩待葬怎么可以欢乐呢?"就离开了卫国。孙文子听说这些话,从此改过终身连琴瑟都不听了。

去到晋国,劝导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福分将要集中到三位大夫之家吗!"将要离开,对叔向说:"您好好努力吧!国君奢侈而有很多良臣,大夫都很富足,政权将会落到赵、韩、魏三家

手中。您为人刚直，一定要想出自己免于祸难的办法。”

季札刚出使的时候，在往北的途中造访过徐国国君。徐国国君很喜欢季札身上带的一把剑，但口里不好意思说出来。季札心里明白这件事，因为要出使中原的齐晋各国，没有把剑献上。归途中到达徐国，徐国国君已经去世，季札就从身上解下宝剑，把它系在徐国国君坟墓所植的树上就离开了。随从他的人说：“徐国国君已经去世，您还把剑给谁呀？”季子说：“不是这样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人家了，难道能够因为他死了就背弃我心里的许诺吗？”

【原文】

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是为灵王。[①]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②]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③]。

十七年，王馀祭卒，弟馀昧立[④]。王馀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⑤]

四年，王馀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⑥]。

【注释】

①围：楚共王子，康王宠弟。 夹敖：亦作“郏敖”。楚康王子，立为楚君，以其季父公子围为令尹，主管军队。四年，围绞弑夹敖并杀其子，自立为灵王。

②雩娄：邑名。在今河南商城县东。据《左传·昭公五年》楚军此次已至坻箕山（今安徽无为县西北）检阅示威。

③次：驻扎。 乾溪：邑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④馀眛(mò)：公元前530年～前527年在位。

⑤弃疾：亦楚共王子，康王、灵王、楚王子比之弟，后以诈弑灵王、子比而自立为平王。

⑥僚：公元前526年～前515年在位。

【译文】

七年，楚国的公子围杀死他的国王郏敖而代为继位，这就是楚灵王。十年，楚灵王会合诸侯国的军队用来攻伐吴国的朱方，为的是诛杀齐国的庆封。吴国也去攻击楚国，获取三个邑的地方而离去。十一年，楚国攻伐吴国，到达了雩娄。十二年，楚国再次来攻伐，驻扎在乾溪，楚国军队失败逃跑。

十七年，王馀祭去世，弟弟馀眛继位。王馀眛二年，楚国的公子弃疾诈杀他的国君灵王代为继位啦。

四年，王馀眛去世，想把君位传授给弟弟季札，季札退让，从国内逃走了。于是吴国人说："先王有命令，哥哥做国君去世了由弟弟接着继位，一定要把君位传达到季子。季子如今逃走不愿继位，那么王馀眛的后代继位，现在王馀眛去世了，他的儿子应当接着继位。"就扶立了王馀眛的儿子僚做国王。

【原文】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①。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②。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③。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④。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⑤。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⑥。因北伐，败陈、蔡之师。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⑦。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⑧。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⑨。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僇于楚，欲自报其仇耳⑩。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⑪。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注释】

①王舟：据《左传》，舟名"余皇"。

②伍子胥：名员(yún)。楚臣伍奢之子、伍尚之弟。楚平王杀害其父兄，故来奔吴。吴封于申，又称申胥。其事详《伍子胥列传》。

③公子光：《左传》、《世本》均以为系夷昧(即馀昧)之子，与《史记》不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持此说。

④即：如果。

⑤阴：暗中。　纳：接纳，收纳。

⑥太子建母：楚平王之蔡姬。　居巢：邑名。在今安徽合肥市西北。

⑦钟离：邑名。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

⑧卑梁：邑名。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

⑨两都：即居巢、钟离。

⑩僇：通"戮"，杀戮。

⑪他志：欲夺国君之位。　专诸：《左传》作"鱄设诸"，吴国堂邑(在今江苏六合县西北)人。事详《刺客列传》。

【译文】

王僚二年，公子光攻伐楚国，失败之后将乘坐的王舟丢了。公

子光害怕，偷袭楚国，重新夺得了王舟就回国了。

五年，楚国逃亡的臣子伍子胥来投奔，公子光以宾客对待他。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常常认为我父辈兄弟四人，应当把国君之位传到季子。季子如果不接受国君之位，公子光的父亲是最先继位的。如果国君之位不能传给季子，公子光应当继位。暗中收纳贤能之士，想着要利用他们袭击王僚。

八年，吴国派遣公子光攻伐楚国，打败了楚国军队，从居巢把楚国从前的太子建的母亲迎回了吴国。乘机向北进行攻伐，打败了陈国、蔡国的军队。

九年，公子光进伐楚国，攻占了居巢、钟离。当初，楚国边邑中卑梁氏的少女，和吴国边邑中的女子，因为采桑发生争执，两个女子的家庭恼怒互相残杀，两国边邑的长官听说这件事，发怒就互相攻击，楚国吞灭了吴国的边邑。吴王发怒，所以就攻伐楚国，取得了居巢、钟离后离去了。

伍子胥当初投奔吴国，用攻伐楚国能获得的好处劝说吴王僚。公子光说："伍子胥的父兄被楚王杀戮了，他是想报自家的仇怨呀。看不到攻伐楚国会有什么好处。"就这样伍员知道公子光有夺国君之位的心意，就求得刺客专诸，引见给公子光。公子光喜欢，就以宾客对待伍子胥。子胥退出政治活动而到山野耕种，来等待专诸将要去做的事的结果。

【原文】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①。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馀、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②。使季札子晋，以观诸侯之变③。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

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④]。”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⑤]。”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⑥]。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⑦]。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⑧]。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⑨]。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⑩]。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⑪]。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⑫]。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⑬]。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⑭]。”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⑮]。吴公子烛庸、盖馀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⑯]。

【注释】

①十二年冬：当为“十一年秋”，据《左传》及《十二诸侯年表》。

②十三年：《十二诸侯年表》十二年，公子光使专诸杀僚，自立。《左传》亦在十二年。　盖馀、烛庸：王僚同母弟。　六：邑名。在今安徽六安县东北。　灊(qián)：邑名。在今霍山县东北。

③变：指强弱变化。

④索：求索，索取。　获：得。　嗣：继承人。

⑤骨鲠(gěng)：刚强正直。鲠，直。

⑥窟室：地下室。　谒：请。

⑦门：指院门。　阶：堂前台阶。　户：堂后之室的门。　席：地上所铺坐席。　铍(pī)：两刃小刀。

⑧详：通“佯”，假装。　炙鱼：熏烤的全鱼。

⑨铍交于匈：此指专诸同时为两旁之铍兵刺胸以死。匈，同"胸"。
⑩阖庐：亦作"阖闾"，公元前514年～前496年在位。
⑪卿：古代天子、诸侯下属的高级大臣。
⑫废主：丧失君主。 奉：事奉。
⑬哀死：指对王僚。 事生：指对阖庐。 以待天命：《史记集解》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终也。"
⑭《史记集解》杜预曰："吴自诸樊以下，兄弟相传而不立適，是乱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讨光，故云。"
⑮复命：季札是由王僚派遣出使晋国的，故回国后到王僚坟前去报告任务完成情况。 复位：指回到朝廷中自己的本位上。 待：等待光的命令。
⑯舒：邑名。在今安徽庐江县东南。

【译文】

十二年冬天，楚平王去世。十三年春天，吴国想借着楚国有丧事去攻伐它，派公子盖馀、烛庸领兵围困着楚国的六邑、潜邑。派遣季札到晋国，以便观察诸侯各国的强弱变化。楚国发动军队断绝了吴军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返还。这个时候吴国公子光说："这个时机是不可丧失的。"告诉专诸说："不去索取能得到什么！我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应当继位，我想求得国君之位，季子虽然回来了，也是不会废除我的。"专诸说："王僚是可以刺杀的。王僚母亲已老，儿子亦弱，而两位公子领兵在攻打楚国，楚国断绝了他们的后路。现在吴国外面受到楚国困迫，而内部空虚没有刚强正直的大臣，这就没有办法奈何我们。"光说："我的身躯，也就是您的身躯。"四月丙子日，光在地下室埋伏披甲的兵士，而请王僚饮酒。王僚派兵陈设在道路上，从王宫到光的家中，院门，堂前台阶，堂后室的门和，坐席等地方，都是王僚的亲信，人人都夹带着两刃刀。公子光假装生了脚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放在烤熟的全鱼腹中端去向王僚进献食物。到了跟前随手取出匕首刺杀王僚，两旁兵士也用

两刃刀插入专诸的胸膛，就这样刺死了王僚。公子光终于继位成了国王，这就是吴王阖庐。阖庐就委任专诸的儿子做了卿。

季子来到，说："假若对先君的祭祀没有废除，民众没有丧失君王，社稷有事奉，这就是我的君主。我敢去怨谁呢？哀伤死去的，事奉生存的，来等待天命的安排。不是我发动的变乱，立为君主的人我依从他，这是先人的常规。"去报告出使的情况，在王僚墓前痛哭，回到朝廷自己的位置上而等待命令。吴国公子烛庸、盖馀二人领兵在外遭遇楚国包围，听到公子光杀害了王僚自己继位为国君，就率领他们的士兵投降楚国，楚国把他们封在舒邑。

【原文】

王阖庐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①。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吴以为大夫②。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③。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④。"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⑤。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⑥。

九年，吴王阖庐谓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⑦。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⑧。吴王阖庐弟夫槩欲战，阖庐弗许。夫槩曰："王已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⑨？"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⑩。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⑪。楚昭

王亡出郢，奔郧[12]。郧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郧公奔随[13]。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阖庐弟夫槩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槩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14]。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槩。夫槩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槩于堂溪，为堂溪氏[15]。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16]。楚恐而去郢徙鄀[17]。

十五年，孔子相鲁[18]。

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19]。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20]。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21]。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22]？"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23]。

【注释】

①与(yù)：参预，参加。

②伯州犁：原为晋人，逃入楚，得任太宰，后为楚灵王所杀。

③二公子：即盖馀、烛庸。

④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北的古纪南城。 孙武：齐人，事于吴王阖庐，作《兵法》十三篇。

⑤囊瓦：字子常，为楚令尹。

⑥豫章：古地区名，约在今淮河以南，合肥市以西，大别山以北，河南信阳市以东地带。

⑦唐：姬姓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 蔡：姬姓国。时都下蔡，在今安徽凤台县。

⑧陈：通"阵"，阵势。

⑨属：同"嘱"，托付。

⑩冒：干犯。

⑪比：及。

⑫楚昭王：公元前515年～前489年在位。 郧(yún)：楚县名。古为国，在今湖北安陆县。

⑬郧公：郧县长官斗辛。其弟名怀。 随：姬姓国。在今湖北随县一带。

⑭交：共，俱。

⑮堂溪：邑名。在今河南舞阳县东南。一作"棠溪"。

⑯番(pó)：据《左传》，吴王之太子为终累，夫差兄。此年伐楚，败楚舟师，获其帅潘子臣、小惟子等人。后又败楚陆师于繁阳（邑名，在今河南新蔡县北）。

⑰鄀(ruò)：又称"上鄀"，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⑱相(xiàng)：指"摄行相事"，即代行国相职务。

⑲越王句践：公元前497年～前465年在位。 槜(zuì)李：又称"醉李"，邑名。在今浙江嘉兴县南。

⑳死士：欲报恩的勇战之士。 三行：据《左传》，死士再行，三行至吴师的是罪人，故敢自刭。

㉑观之：指注目视之，为此种自杀式的挑战所惊呆。 姑苏：山名。在今江苏苏州市西。 指：据《左传》，阖庐所伤为"将指"，即脚大拇趾。

㉒而：通"能"。

㉓三年：三个年头，即今年，明年，后年。

【译文】

王阖庐元年，举拔伍子胥做主管朝觐聘问接待的礼宾官而使他参预谋划国家政事。楚国诛杀了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伯嚭逃亡投奔到吴国，吴国任命他做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和伍子胥、伯嚭领兵攻打楚国，占领了舒地，杀死了吴国逃亡的将领二公子盖馀、烛庸。光谋划想进入楚国的郢都，将军孙武说："民众劳苦，还不可以，等待着吧。"四年，攻打楚国，取得了六邑和灊邑。五年，攻打越国，打败了它。六年，楚国派囊瓦攻打吴国。吴国迎击楚国，在豫章把楚军打得大败，取得楚国

的居巢以后回国了。

九年，吴王阖庐对伍子胥、孙武说："当初您说过郢都还不可进入，现在攻打会怎么样？"二人回答说："楚国将领子常贪婪，而唐国、蔡国都怨恨他。国王一定想大举攻伐，必须联合唐国、蔡国才可以。"阖庐听从这个意见，出动全部国内军队，和唐国、蔡国一道往西去攻打楚国，到达了汉水地界。楚国也发兵抗拒吴国，两国在汉水两岸摆开阵势。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槩想开战，阖庐不答应。夫槩说："您已经把军队托付给我指挥，战事以取利为上策，还等待什么呢？"就用他的部属五千兵力袭击干犯楚国，楚国军队大败，逃跑。在这时吴王就纵兵追击楚军。等到抵达郢都，五次交战，楚国五次失败。楚昭王从郢都逃出，奔往郧县。郧县长官的弟弟想杀昭王，昭王和郧县长官又奔往随地。因而吴国军队就进入郢都。子胥、伯嚭鞭笞楚平王的尸体来报他的杀父之仇。

十年春天，越国听说吴王已在郢都，国内空虚，就进伐吴国。吴国派出另外一支军队迎击越军。楚国向秦国告急，秦国派遣军队援救楚国攻击吴国，吴国军队战败。阖庐的弟弟夫槩看到秦国越国都打败了吴国，吴王留在楚国不能撤离，夫槩逃亡回到吴国而自行继位成了吴王。阖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领兵回国，攻击夫槩，夫槩失败了奔往楚国。楚昭王才得在九月重新回到郢都，并把夫槩封在堂溪，称作堂溪氏。十一年，吴王派太子夫差攻打楚国，取得番地。楚国恐惧就离开郢城而把国都迁徙到上都。

十五年，孔子代行鲁国相事。

十九年夏天，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在槜李进行迎击。越国派出勇战之士挑战，分三批冲到吴国阵前，大呼，然后自杀身亡。吴国军士都在注目呆视这种情景，越国就乘机攻打吴国，在姑苏打败吴国，击伤了吴王阖庐的脚拇趾，军队退却了七里远。吴王因为伤病就去世了。阖庐让太子夫差继位，对他说："你能忘掉勾践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回答说："不敢忘记！"三个年头，就报复了越国。

【原文】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①]。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

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②]。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③]。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④]。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⑤]。少康为有仍牧正[⑥]。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⑦]。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⑧]。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⑨]。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⑪]！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注释】

①夫差：阖庐之子。公元前495年～前473年在位。　太宰：官名。在王左右佐助治理国家。

②夫(fú)椒：山名。时为越地。在今江苏太湖中之岛上。

③栖：本为鸟所止宿，此为依托于山林而居住。　会(kuài)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南。　种：人名。《吴越春秋》以为姓"文"。字禽，楚国南郢人。　因：通过。　行成：讲和。　委国：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人。

④有过氏：据《左传·襄公四年》，夏时，有穷部落酋长羿，任用谗人寒浞(寒部落酋长伯明之子弟)，寒浞诈杀后羿，据其妻妾而生浇，置浇于过，即为有过氏。过，部落名，在今山东掖县西北近海处。　斟灌：夏代

禹所封之部落国家。 斟寻：夏代禹所封之部落国家。 后：君。 帝相：夏启之孙，仲康之子。相之君位为羿所代，失国之后，依赖于斟灌、斟寻，现复为浇所灭。

⑤后缗：相妻。 娠：怀孕。 有仍：夏代部落名。后缗为有仍氏（部落酋长家族）之女，逃回本部落。 少康：后缗遗腹子。

⑥牧正：牧官之长。

⑦有虞：夏代的舜后诸侯，相传在今河南虞城县西南。

⑧思：怀念。 二女：有虞姚姓酋长为之所妻，故又称"二姚"。 纶：虞邑。在今河南虞城县东南。 成：方十里为成。 旅：五百人为旅。

⑨夏众：指夏朝的人。 抚：循，按。此指按着夏朝的官制。

⑩诱之：据《左传》是派了间谍女艾去刺探，从而进行诱惑。 祀夏：祭祀夏朝的祖先。 配天：古礼，祭天时以先祖配之。此指祭夏祖时同时祭天帝。 旧物：指夏禹的天下。

⑪宽：宽恕，宽赦。 难：患难，祸难。

⑫平：媾和。

【译文】

王夫差元年，任用大夫伯嚭做太宰。练习战术和射击，常常以报复越国作为志向。

二年，吴王调动全部精兵去攻伐越国，在夫椒把越国打败，是为了报复姑苏之战的仇怨。越王勾践率领带甲之兵五千人居住在会稽山上，派出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去讲和，请求把国家政权交给吴国，自己甘当吴国的臣妾。吴王将要答许他，伍子胥劝谏说："从前有过氏杀了斟灌又去讨伐斟寻，灭掉了夏朝君王帝相。帝相的妃子后缗正怀有身孕，逃亡到有仍部落国家，就生下了少康。少康做了有仍部落国的牧官首领。有过氏又欲杀死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诸侯国。有虞诸侯国思念夏朝的恩德，就把两个女子嫁给少康做妻并把他封在纶邑，有田地方十里，有人众五百人。以后少康就收罗夏朝旧人，按照夏朝的官制给他们委任官职。派人从内部去

进行刺探诱惑，就灭亡了有过氏，恢复了夏禹的业绩，祭祀了夏的先祖同时也祭了天神，没有丧失夏禹的天下。如今吴国不如有过氏那么强大，而勾践的力量又比少康要大。现在不借着当前的有利形势而灭掉它，又将要宽赦它，不是要成为吴国的祸难吗！而且勾践的为人是能经受辛苦，现在对他不加消灭，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吴王不听伍子胥劝谏，听从太宰嚭的意见，结果答应同越国媾和，同越国盟誓后就撤兵离去了。

【原文】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1]。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2]。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3]！”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4]。至缯，召鲁哀公而征百牢[5]。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乃得止[6]。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7]。九年，为驺伐鲁，至，与鲁盟，乃去[8]。十年，因伐齐而归。

十一年，复北伐齐。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9]。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10]。”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11]。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12]。”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13]。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14]。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15]。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16]。”

齐鲍氏弑齐悼公[17]。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18]。

【注释】

①齐景公：名杵臼。公元前547年～前490年在位。死后大臣争宠事，详《齐太公世家》。　新君：即晏孺子，名姜荼，本齐景公少子。

②重味：两种以上的菜肴。　重采：两种以上的颜色。

③务：致力于。

④艾陵：齐邑。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

⑤缯(céng)：亦作"鄫"，邑名。在今山东枣庄市东。　牢：牛羊猪各一只为一牢，为用于祭祀或宴会。古礼，天子用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吴时仅为子爵，索百牢，显然违礼。

⑥季康子：鲁国执政大夫季氏。　子贡：即端木赐，孔子弟子，有口才，善货殖。　止：《鲁周公世家》记，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⑦略：攻取。

⑧驺(zōu)：同"邹"，《左传》作"邾"，古曹姓国。在今山东邹县东部一带。

⑨遗(wèi)：赠送。《左传》记勾践对"王及列士皆有馈赂"。事在夫差十二年。

⑩弃：抛弃。《左传》作"豢吴"。豢，养。杜《注》若人养牺牲，非爱之，将杀之。

⑪石田：不可耕种之田地。

⑫《盘庚之诰》：载于《尚书·盘庚中》，语有节略。　颠越：指狂乱不听命的人。　遗：指遗留其后裔。　商：殷商。

⑬属：同"嘱"，托付。　鲍氏：齐大夫鲍息。

⑭属镂：一种剑名。

⑮梓：此字《左传》作槚(jiǎ)。槚，即楸(qiū)，落叶乔木，高达30米，树干端直，古人常用以做棺椁。　器：器具。此意为梓树长大到让它可以做器具时，吴国就要灭亡了。亦说器指棺材。

⑯抉：挖。 东门：意指越将由东门入灭吴。

⑰鲍氏：大夫鲍牧。 齐悼公：景公子阳生，公元前488年～前485年在位。

⑱橐(tuó)皋：邑名。在今安徽巢县西北。

【译文】

七年，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去世后齐国大臣们争夺权势，新立的国君晏孺子势位虚弱，就兴动军旅向北去攻打齐国。伍子胥劝谏说："越王勾践食饭不用两种以上菜肴，穿衣不取两种以上颜色，吊唁死伤者，慰问疾病者，是想有要用这些民众的地方。这个人不去世，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如今越国处在吴国心腹病的地位而王不先加处置，反倒去致力攻打齐国，不是很荒谬吗！"吴王不听从，就往北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国军队。到达缯邑，召见鲁哀公并向他征取牛羊猪各百头。季康子派子贡拿周朝礼仪去游说太宰嚭，这件事才得停止。就此留下来在齐国、鲁国的南部地区攻取土地。九年，为驺国的事讨伐鲁国，到达后，和鲁国盟誓，就离开了。十年，趁势攻打齐国而归。

十一年，再次向北去攻打齐国。

越王勾践率领他的部众来朝拜吴国，用很丰厚的礼物进献赠送给吴王和各个臣子，吴王非常高兴。只有伍子胥感到恐惧，说："这是在抛弃吴国呀。"进谏说："越国处在吴国的心腹地位，如今虽在齐国达到了战胜的目的，还是像获取不可耕种的田地一样，没有什么用处。而且《盘庚之诰》说过，有狂乱不听命的人不要遗留他的后裔，殷商就是采用这个办法才兴盛起来的。"吴王不加听从，派伍子胥去出使齐国，子胥把他的儿子嘱托给齐国的鲍息，回来向吴王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吴王听说子胥把儿子嘱托给齐国这件事，大怒，把一柄属镂剑赐给伍子胥让他自裁而死。子胥将要自杀时，说："请在我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可以长大做成器具。死后把我的眼

珠挖出来放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以便看到越国来灭亡吴国。”

齐国的鲍牧杀死了齐悼公。吴王听说这件事，在军帐门外哭了三天，就从海上去进攻齐国。齐国人打败了吴军，吴王才领兵回国。

十三年，吴国召唤鲁国、卫国的国君在橐皋会盟。

【原文】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①。六月(戊)〔丙〕子，越王句践伐吴②。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③。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④。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⑤。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⑥。”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⑦。”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⑧。

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⑨。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⑩。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⑪。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使)〔复〕伐败吴师于笠泽⑫。楚灭陈。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⑬。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⑭。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注释】

①黄池：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南，济水故道南岸。《史记新证》载，清代同治时，山西代州出土有"攻吴王鉴"，说者疑为吴王夫差黄池会盟时所遗留。

②丙子：十一日。

③乙酉：二十日。

④其：指越入吴事。

⑤辛丑：六日。 晋定公：公元前511年～前475年在位。 争长：争当盟主。即争歃(shà)血的先后，能先歃血者就是盟主。

⑥长：吴为古公亶父之长子太伯之后，季历之长兄，文王之大伯父，故言"长"。

⑦姬姓：晋之始封者为唐叔虞，是周武王子，成王弟，故与吴均为周族之后，为姬姓。 伯：即霸。晋文公之后，历襄公以至悼公、平公皆称霸。

⑧赵鞅：即赵简子，晋之正卿。 乃长晋定公：此说与《公羊传》、《国语》同。然《左传》、《秦本纪》，晋、赵两《世家》均言长吴。同说一事，记载分歧。《史记志疑》以为：以情势揆之，晋人不竞已历数世，自宋之会即为楚所先，而况其能与吴争乎？

⑨宋：国名。都商丘。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为吴黄池回国途中所经之地，其欲伐之，是宋没有去参加黄池会盟。

⑩亡：损失。 罢：通"疲"。

⑪田常：即陈恒、陈成子，齐相国。 简公：姜壬，景公子，公元前484年至前481年在位。

⑫笠泽：水名。即今吴淞江。

⑬丁卯：二十七日。

⑭甬东：地名。今浙江舟山岛定海县东之翁山。

【译文】

十四年春天，吴王往北在黄池同各诸侯会盟，想在中原地区称霸来保全周王室。六月十一日，越王勾践进伐吴国。二十日，越国

用五千人同吴国开战。二十一日，俘虏了吴王的太子友。二十二日，越军进入吴国。吴国人把失败的事报告给王夫差，夫差厌恶别人知道越军进入吴国的事。有人把涉及这件事的话泄露出去，吴王大怒，把七个人斩杀在军帐下。七月六日，吴王和晋定公为歃血而争当盟主。吴王说："从周家的辈份说我居长位。"晋定公说："从姬姓人的势力说我是霸。"晋国正卿赵鞅发怒，将要进攻吴国，就让晋定公当这次的会盟主。

吴王已经参加会盟，同晋国分别，回国途中想进攻宋国。太宰嚭说："可以战胜它但不能久居下来。"就领着军队回国。国家损失了太子，内部权位空虚，国王在外面的时间长久，士兵们都很疲惫，于是就派使者带着厚重的礼物去和越国媾和。

十五年，齐国的田常杀死了国君简公。

十八年，越国更加强大。越王勾践统率军队再次进攻并在笠泽打败了吴国军队。楚国灭亡了陈国。

二十年，越王勾践又一次进攻吴国。二十一年，就围住了吴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越国打败了吴国。越王勾践想把吴王夫差迁徙到甬东地方，给他百户人家让他住在那里。吴王说："我老了，不能够来事奉您君王了。我后悔不采纳伍子胥的意见，自己让自己陷入这个地步。"就自刭死去。越王灭亡了吴国，诛杀掉太宰嚭，认为这个人是不忠诚的，然后回国了。

【原文】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①]。"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②]。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③]。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④]！

【注释】

①孔子言：所引见《论语·泰伯》。 至德：最高尚的道德。 三：泛指多次。

②《春秋》古文：《史记会注考证》以为即《左氏春秋传》。

③慕义：向慕正义。 微：微小的事物表象。 清浊：指美丑、善恶、治乱等事物本质。

④闳览：识见深广。 博物：博学善辨。

【译文】

太史公说：孔子讲到"太伯可以称得上是具有最高尚的道德了！多次把君位让给季历，民众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言词来赞扬他。"我读到用古代文字写成的《春秋》，才知道中原地区的虞国和荆蛮地区的勾吴是兄弟国家。延陵季子的仁爱之心使他有无穷尽的向慕正义的品质，他看到事物细微的表征就可以分辨出它们的清浊本质。唉呀，这又是一个何等的具有深广识见而且博学善辨的君子啊！

史记全译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题解】

齐桓公为春秋始霸，本篇记述体现了齐国形成霸业的诸多条件。第一，自然地理环境优越。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民众的天性多属社会历史范围，然具有齐文化的风俗特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第二，“太公之圣，建国本”。文记周西伯昌与吕尚计谋修德以倾商政，周武王得师尚父辅佐而王天下，成王授太公以四方征伐之权，故太公以德业受封而都于营丘，建立了一个大国坚实的政治基础。第三，“桓公之盛，修善政”。管仲既得齐桓公之信任，与鲍叔、隰朋、高傒共同辅齐，终使桓公成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登霸业。第四，诸国形势以齐为优。齐桓公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然其时晋国献公死而内乱，秦穆公辟远，楚成王忙于收治南方少数民族，给予了齐以宣德主盟的有利时机。论赞总评齐桓公称霸为“不亦宜乎?”是说明了这种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及其合理性，在史学评论分析上有重要意义。

通篇撰述注意修德，整治经济，以取得民众拥护的人心向背思想。太公因俗简礼，通商便利，“而人民多归齐”；桓公连兵设利，赡贫禄贤，而“齐人皆说”；顷公弛囿薄赋，振疾救民，“民亦大说”，“百姓附”；且更有“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的事实。这种记述在整部《史记》中也是显得非常突出的。然齐后来频于内乱，公室及贵族只顾争权，在相互残杀中其势力相继削弱，而田氏关心民众疾苦，至有田常弑简公，田和迁康公绝齐吕氏祀的事实发生，这同样是出于事势之必然。文篇结束于“田氏卒有齐国，为

齐威王，强于天下"数语之中，亦以见世事成败盛衰之契机。

【原文】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①]。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②]。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③]。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④]。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⑤]。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⑥]"。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⑧]？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⑨]。

【注释】

①东海：指我国东方今江苏、山东一带滨海地区。　上：岸上，岸边。

②四岳：古时掌管四时、方岳巡守之官。　平：治理。

③吕：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西。　申：地名，在今南阳市北。

④枝庶：即支庶，宗族旁出支派。　庶人：老百姓、平民。　苗裔(yì)：后代。

⑤奸(gān)：求取，此指结识。　周西伯：即周文王姬昌。

⑥彲(chī)：同"螭"，传说中为无角之龙。　罴(pí)：兽名，亦名马熊。

⑦阳：河之北岸。　说：通"悦"。

⑧先君：先代君主。　太公：此指周西伯之曾祖公叔祖类，《三代世表》作"公祖类"。号曰"太公"。《世本》云："太公组绀诸盩。"

⑨师：即"太师"，统帅军队之最高长官。

【译文】

太公望吕尚，是东方滨海地区人。他的祖先曾经做过尧、舜时

代掌管四时及方岳巡守的官长，辅佐夏禹治理水土特别有功劳。舜、禹执政的时期封在吕地，有的封有申地，他们的家族姓姜。夏朝、商朝的时期，申地、吕地的家族成员，有的旁出的宗族支派受封了，有的却成为了平民百姓，吕尚是这个家族后来的传世子孙。他本是姓姜，依着他家世受封的情况成氏，因为属吕氏所以叫做吕尚。

吕尚大约曾经是生活穷困，年纪老了，用钓鱼的办法企图结识周西伯。西伯将要出外打猎，进行占卜，卦辞说"打猎所能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罴；所能获得的是成霸王之业的辅佐人物。"于是周西伯打猎的时候，果然在渭水的北岸遇到了太公，和他一谈话就非常高兴，说："自从我的先代君主太公讲'应当有圣人来到周族，周族从此以后就会兴盛'。您真是这位圣人吗？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所以把他的称号叫做"太公望"，用车载着他一块回家，拜他为统帅军队的长官。

【原文】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①。纣无道，去之②。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③，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④。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⑤"。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⑥。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⑦。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⑧。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⑨。天下三分，其二归

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注释】

①博闻：见闻广博。 纣：即商纣王。

②无道：暴虐无德。 去：离开。

③处士：有才德而不任仕宦之士人。

④羑(yǒu)里：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县北。 散宜生：西周开国大臣，与闳夭等同辅周文王、周武王。 闳夭(hóng yāo)：西周初年大臣。

⑤养老：古礼，对老而贤者按时享以酒食以敬礼之，谓之养老。 盍(hé)：何不。

⑥反："返"之古字。

⑦周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 阴谋：秘密计谋。 倾商政：使商政倾，即推翻商朝。 兵权：用兵之权谋。 宗：尊法，崇奉。 本谋：原始的策划人。本，原本，最先。

⑧政平：治政公正持平。 虞、芮之讼：虞，国名，姬姓，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北。芮，国名，姬姓，在今甘肃华亭县一带。周文王时，虞、芮二国争执，文王为之解决争端，使两国归附于周。

⑨崇：《周本纪》："伐崇侯虎。"《史记正义》："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 密须：古国名，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 犬夷：又作犬戎、严允，古部族名，在今甘肃环县与陕西省安塞之间。 大作：大兴营建。 丰邑：西周之京都，在今西安市西南，丰水畔。

【译文】

有人说，太公见闻广博，曾经事奉过商纣王。商纣王暴虐无道，他就离开了。去游说各个诸侯，没有遇到能赏识任用自己的人，就最终往西归附于周西伯。有人说，吕尚是位处士，隐居在海边的某个地方。周西伯被商纣王拘囚在羑里，散宜生、闳夭平素就了解并且在招徕吕尚。吕尚也说"我听说西伯贤能，又善于以礼敬养老人，何不前往他那里呢。"这三个人就替西伯寻求到美女和奇物，把羑

女和奇物都献给商纣王，这样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就能从囚牢出来，返回周国。谈论吕尚如何事奉周国的内容虽然各不相同，然而总体上说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的太师。

周西伯昌能够脱离在羑里的拘囚回国，和吕尚秘密计谋修治德政以便推翻商朝政权，这些事的运筹有着很多用兵的权谋和奇妙的计策，所以后代谈论军事和周国秘密权谋的都崇奉太公是原始的策划人。周西伯的政治公正持平，等到他定断了虞、芮两国之间的争讼，而诗人就以这件事作标志称说西伯是接受了天命叫做文王。讨伐崇侯虎、密须国、犬夷族，大肆营建丰邑。把天下划作三份，其中的二份已经归属给了周国的原因，太公的谋略计策起作用的成分居于多半。

【原文】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①]。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②]。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③]。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④]。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⑤]。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⑥]。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⑦]。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⑧]。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⑨]。封比干墓，释箕子囚[⑩]。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⑪]。师尚父谋居多。

【注释】

①九年：武王即位后第九年。 修：修明，昌明。 集否：聚集与否。实指人心之向背。

②师尚父：即吕尚，武王时号师尚父。 杖：执持。 黄钺（yuè）：以黄金为饰之斧钺。古为帝王所专用，或赐予专司征伐之大臣，以示威重。 白旄（máo）：古代的军旗或指挥旗，因竿顶用白旄牛尾装饰而名。 苍兕（sì）：本为水兽名，善奔突，能覆舟。此指以苍兕名之官。 总：集合。 盟津：地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

③期：事先约定时间。《太誓》：《尚书》篇名，亦作《泰誓》。是周武王伐纣至孟津之誓师词。

④比干：商纣王之叔，曾力谏纣王修善行仁，被纣王剖腹验心。 箕子：商纣王之叔，纣杀比干后，他惧而佯狂为奴，被纣囚禁。

⑤龟兆：占卜时，灼龟甲所见之裂纹，占卜者以此视吉凶。 暴：突然。

⑥强：坚决。 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淇县南。

⑦鹿台：古台名，商纣王荒淫所筑。

⑧社：即社神，此指祭祀土地神之场所。 奉：捧的古字。 明水：祭祀所用的净水。《周本纪》作“毛叔郑奉明水”。 卫康叔：即姬封，周文王少子，史称卫康叔封，后建立卫国，所以又称卫康叔。 布：铺展。 采席：有彩色花纹之席。 史佚（yì）：西周初期史官。 策祝：拿着占卜用的蓍草向神祷告。策，占卜用的蓍草。祝，向神祷告。

⑨钜桥：亦作“巨桥”，商粮仓所在地，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 振：通“赈”，救济。

⑩封：聚土筑坟。

⑪九鼎：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铸九鼎，象九州。 更始：除旧布新，重新开始。

【译文】

文王去世，武王就位。九年，想要昌明文王的事业，向东进行征伐来观察诸侯是否同心云集。军队启行的时候，师尚父左手执持着

黄钺，右手把着白色旄旗进行宣誓，说："苍兕苍兕，集合您的部众，率领您的船只，迟到的要斩首！"就到达盟津。各国诸侯没有事先约期而来聚会的有八百位诸侯。诸侯们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武王说："还不可以。"率领军队回国，和太公一起写成这篇《太誓》。

过了两年，商纣王杀死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武王将要讨伐商纣王，占卜，龟甲上的裂纹显示不吉利，又有暴风雨突然到来。群臣们尽都恐惧，只有太公坚决劝说武王进军，武王于是就出兵。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王。纣王的军队彻底崩溃，纣王转身逃跑，登上鹿台，武王追到这里斩杀了纣王。第二天，武王站立在社庙前，群臣有人捧着明水，卫康叔姬封铺展彩席，师尚父牵着祭牲，史佚拿着占卜用的蓍草向神祷告，来向神禀报讨伐纣王罪恶的事。散发积聚在鹿台的钱币，发放屯留在巨桥的粮食，拿它们赈济贫民。加筑比干的坟墓，释放囚禁着的箕子。把九鼎迁往周国，修明周国的政治，和天下民众一起开创新的时代。在进行上面所说这些活动的时候，师尚父的谋划占居多数。

【原文】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1]。东就国，道宿行迟[2]。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3]。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4]，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5]。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6]。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7]。"齐由此得征

伐，为大国，都营丘。

【注释】

①营丘：古地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②东就国：向东就位于国。 道宿行迟：行进途中住宿，行动迟缓。

③逆旅：迎止宾客之处，客舍。 殆(dài)：恐怕。 犁明：即今黎明。

④莱：殷商古国名，即莱夷，在今山东半岛东部，后为齐所灭。 边莱：靠近莱夷。

⑤集：通"辑"，安定。

⑥因：顺应，沿袭。 简：简约。

⑦周成王：即姬诵，武王之子。 管、蔡：即管叔、蔡叔，因封于管、蔡两地，故称，周武王之弟，成王叔。 淮夷：商周时居于淮河流域之部族。《史记正义》孔安国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畔：通"叛"。 召康公：即姬奭(shì)，西周初政治家，一作邵公、召伯，周文王之庶子，因封国在召(shào)，故名。 穆陵：地名，亦称穆陵关，在今山东省沂源县正东。 无棣(dì)：地名，在今山东无棣县北。 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 九伯：九州之伯。

【译文】

这时候武王已经平定商纣而在天下称王，把师尚父分封在齐地营丘。往东到封国去就位，在道路上住宿行走都显得迟缓。客舍里的人说："我听说时机很难得而会容易丧失。在客舍寝卧特别安稳，恐怕不是一个要到封国去就位的人。"太公听说了，连夜穿好衣服就行进，黎明时分到达封国。莱夷族的首领正来攻伐，和太公争夺营丘。营丘地界靠近莱国。莱国人，是夷族，碰上商纣的叛乱而周国刚刚加以平定，还没有来得及凝聚远方各国，所以来和太公争夺国土。

太公到达封国，修明政治，根据当地的习俗，简化办事的礼仪，促进商工的事业流通发展，使鱼盐的生产方便起来而能获利，因而

人民大都归附于齐，齐就成为了一个大国。及到周成王年少的时候，管叔、蔡叔作乱，淮夷部族背叛周朝，就派遣召康公命令太公说："东边到大海，西边到黄河，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五等诸侯九州之伯，若有罪过您都可以征伐它们。"齐因为这个缘故能够进行征伐，成为一个大国。定都营丘。

【原文】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①。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②。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③。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④。

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⑤。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⑥。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⑦。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⑧。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⑨。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⑩。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⑪。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⑫。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⑬。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⑭。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⑮。

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⑯。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⑰。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忽曰："郑小齐大，非我敌⑱。"遂辞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⑲。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⑳。

【注释】

①丁公吕伋(jí)、乙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辰：以上人名中"哀公"为谥号。《史记集解》引《礼记》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郑玄曰"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五世之后乃葬齐。"《史记索隐》宋忠曰："哀公荒淫田游，国史作《还诗》以刺之也。"《通志·氏族略》云："齐五世后称谥，则知所谓'丁公'者，长第之次也。"《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哀侯始用谥，谥始起于此时。"

②纪侯：纪国君。纪，在今山东寿光县南。 谮(zèn)：说坏话。

③薄姑：地名，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

④怨：怨恨。 其党：《史记索隐》宋忠曰："其党周马缙人将胡公于贝水杀之，而山自立也。"

⑤临菑：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县。

⑥彘(zhì)：地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北。

⑦共和：即国人暴动后的共和新政，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⑧二十四年：当为公元前827年。

⑨厉公无忌：齐厉公，名无忌，公元前824年～前816年在位。

⑩文公：齐文公，名赤，公元前815年～前804年在位。 杀厉公者：此指杀害厉公的人。

⑪成公：齐成公，名脱，公元前803年～前795年在位。 庄公：齐庄公，名购，公元前794年～前731年在位。

⑫庄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771年。　犬戎：即犬夷、严允。　幽王：即周幽王，姬宫涅，西周最后一个国王。　雒：东周都城，今洛阳市。

⑬弑(shì)：古人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昭侯：即晋昭侯，公元前745年～前740年在位。

⑭釐公禄甫：即齐釐公，名禄甫，公元前730年～前698年在位。釐(xī)，通"僖"。

⑮鲁隐公：即姬息，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春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

⑯鲁桓公：鲁隐公弟，公元前711年～前694在位。

⑰北戎：亦名山戎，春秋时散布在今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的部族。

⑱敌：匹配。

⑲秩：俸禄，此当指品级，级别。　服：此指衣服、车马、宫室等一切生活用品。　奉养：供养、赡养。　比：等同。

⑳襄公：齐襄公，名诸儿，公元前697年～前686年在位。

【译文】

大约太公一百多岁时去世，儿子丁公吕伋继位。丁公去世，儿子乙公得继位。乙公去世，儿子癸公慈母继位。癸公去世，儿子哀公不辰继位。

哀公的时候，纪侯在周王朝说坏话诬陷他，周王朝烹杀哀公而扶立他的弟弟静，这就是胡公。胡公把国都迁往薄姑，这是正当周夷王的时候。

哀公的同母所生的小弟弟山怨恨胡公，就和他的同党率领营丘人袭击进攻杀死了胡公然后自己继位，这就是献公。

献公元年，把胡公的儿子尽都驱逐出去，因而把国都从薄姑迁走，定于临菑。九年，献公去世，儿子武公寿继位。武公九年，周厉王从京城逃亡，居住在彘地。十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由大臣主持国政，号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开始登位。

二十六年，武公去世，儿子厉公无忌继位。厉公暴虐，从前胡公

的儿子重新进入齐国，齐国人想扶立他，就和他一起进击杀死了厉公。胡公的儿子也战死了。齐国人就立厉公的儿子赤做国君，这就是文公，而诛斩七十个参与杀害厉公的人。

文公十二年去世，儿子成公脱继位为成公。成公九年去世，儿子庄公购继位。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族杀死了周幽王，周王朝将京城往东迁徙到雒邑。秦国开始列位于诸侯。五十六年，晋国弑杀了他们的国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去世，儿子釐公禄甫立。

釐公九年，鲁隐公刚刚继位。

十九年，鲁桓公弑杀他的兄长隐公而自己继位做国君。

二十五年，北戎部族攻伐齐国，郑国派遣名忽的太子来救助齐国，齐国想嫁女子给他做妻。忽说："郑国小齐国大，不是我能匹配的。"就辞谢了。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所生的弟弟夷仲年去世。他的儿子叫公孙无知，釐公喜欢他，让他的级别车服和生活奉养跟太子一样。

三十三年，釐公去世，太子诸儿继位，这就是襄公。

【原文】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绌无知秩服，无知怨①。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②。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③。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④。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⑤。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

彭生以谢鲁⑥。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⑦。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⑧。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⑨。或为请代，公弗许⑩。故此二人怒，因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⑪"。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⑫。见彘，从者曰"彭生"⑬。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⑭。公惧，坠车伤足，失屦⑮。反而鞭主屦者茀三百⑯。茀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屦茀，茀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⑰。"无知弗信，茀示之创，乃信之⑱。待宫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户间⑲。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⑳。茀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于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立为齐君㉑。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㉒。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㉓。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㉔。"

【注释】

①尝：曾经。　无知：即前文所言公孙无知。　绌(chù)：减少。

②如：到，前往。

③故：过去。

④女弟：妹妹。　焉：兼词，于之，即和鲁夫人。

⑤醉之：使之醉，使鲁桓公醉。　彭生：齐襄公手下之力士。　拉杀：折断

肋骨致死。

⑥让：责备，指责。 谢：道歉，认错。

⑦伐纪：《史记会注考证》徐孚远曰："纪侯谮烹齐哀公，故齐伐之，所谓襄公复九世之仇也。"《史记索隐》按：《春秋·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左传》云"违齐难"是也。

⑧连称、管至父：皆齐国大夫。 戍：防守。 葵丘：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县境。 瓜时：瓜熟的时候，当为阴历七月。 及瓜：到第二年瓜熟时，即经过一年。 代：叫人替代。

⑨卒瓜时：瓜成熟时。 发：派遣。

⑩或：有的人。 弗：不。

⑪从妹：叔伯妹妹。 无宠：没有得到宠幸。 间(jiàn)：监视、探测襄公的行踪。 女：通"汝"，你。

⑫姑棼(fén)：即薄姑。 沛丘：亦称贝丘，在今山东博兴东南。

⑬彘(zhì)：猪。 曰"彭生"：此是从者为骗哄和惊吓襄公所说出来的。

⑭人立：忽举前足，如人站立。 啼：悲叫。

⑮屦(jù)：鞋。

⑯主屦者：主持保管鞋的人。 茀(fú)：人名。

⑰且：暂且。

⑱创：创伤，即鞭伤。

⑲户：门。

⑳良久：很长时间。 恐：担心。

㉑发：打开。

㉒桓公元年：此指齐桓公(小白)元年，以下是桓公立前发生之事，齐桓公于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 雍林：此当为地名，亦作雍廪，可能为当时齐都附近的一个游览区。

㉓谨：副词，表尊敬。

㉔唯命是听：即唯听命。唯，在此强调行为的单一性。是，结构介词，为强调宾语"命"而将其提前。

【译文】

襄公元年，他当初做太子的时候，曾经和无知争斗，等到继位

了，就降低无知的级别并减少车服，无知怨恨。

四年，鲁桓公和夫人来到齐国。齐襄公过去曾经和鲁桓公夫人私通。鲁桓公夫人，是襄公的妹妹，自从釐公时起就嫁给了鲁桓公做妻，等到桓公来到齐国，襄公又重新和她私通。鲁桓公知道这件事，对夫人发怒，夫人把发生的情况告诉齐襄公。齐襄公和鲁君一同饮酒，襄公把他灌醉，派力士彭生把他抱上鲁君自己的车子内，乘机折断他的肋骨而杀害了鲁桓公，鲁桓到该下车的时候就已经死了。鲁国人对这件事进行责备，而齐襄公杀了彭生来向鲁国道歉。

八年，讨伐纪国，纪国离开他们的国都迁走了。

十二年，当初，襄公派遣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瓜熟时前往戍地，等下一年瓜熟时派人去替代他们。前去戍守了一年，结果瓜熟时襄公并没有派人去代替他们。有人替他们请求派人替代，襄公不答应。所以这两个人发怒，通过公孙无知谋划发动叛乱。连称有个叔伯妹妹在襄公内宫，没有受到宠幸，就让她监视、刺探襄公的行踪，说"事情成功就让你做无知的夫人"。冬天十二月，襄公去游览姑棼，就此到沛丘打猎。见到一只猪，跟从襄公的人哄骗惊吓他说是"彭生"。襄公发怒，用箭去射，猪像人一样站起来悲叫。襄公恐惧，从车上坠下来伤了脚，把鞋丢了。返回宫将主持保管鞋的茀鞭打了三百下。茀从宫中出来。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人听说襄公受了伤，于是就率领他们的兵众袭击王宫。遇到主持保管鞋的茀，茀说："暂且不要进去惊动王宫，惊动了王宫就不容易进去了。"无知不相信他的话，茀把受鞭笞的创伤显示给他们看，就相信了。等待在王宫外面，让茀先进去。茀先进去，就把襄公隐藏在门户后面。过了很久，无知他们怕会出事，就进入宫中。茀反过来和宫里面以及襄公的宠幸之臣来攻击无知等人，不能取胜，都被杀死了。无知进入宫中，搜寻襄公没有找到。有人看见有人的脚站在门户里边，打开门一看，正是襄公，就把他弑杀了，然后无知自己继位做齐

国国君。

桓公元年春天，齐君无知在雍林游览。雍林人曾经和无知有过结怨，等到无知去那里游览，雍林人就进行攻袭杀死了无知，通告齐国的大夫说："无知弑杀襄公自立为国君，我们将他诛杀了。希望大夫们重新扶立一位应当继位的公子，我们一定听从命令。"

【原文】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①。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②。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③。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④。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⑤。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⑥。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⑦。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⑧。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⑨。齐遗鲁书曰⑩："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⑪。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⑫。召忽自杀，管仲请囚。

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⑬。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⑭。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⑮。"于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

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16]。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17]。

【注释】

①数(shuò)：屡次、多次。 纠：人名，又名公子纠，齐公子，齐襄公弟。
②召忽：齐大夫，曾辅佐公子纠。
③小白：即姜小白，齐襄公之弟，后来的齐桓公。 莒(jǔ)：地名，在今山东莒县。 鲍叔：即鲍叔牙，齐国大夫，曾力谏管仲佐齐桓公。
④高傒(xī)：齐国大夫。
⑤国：即国懿仲，齐国大夫。
⑥别：另、另外。 遮：拦阻。 带钩：腰带上的金属钩。钩即钩。
⑦详：通"佯"。
⑧已而：然后。 温车：亦作"辒车"，设有帐幕之卧车。 距：通"拒"，抗拒，抵御。
⑨乾(gān)时：地名。在今山东益都县境。 掩绝：截击。掩，乘人不备而袭取对方。
⑩遗(wèi)：致，送。 书：指信。
⑪甘心：称心，快意。 醢(hǎi)：一种酷刑，将人剁成肉酱。
⑫笙渎(dòu)：鲁地名，亦作"句渎"、"生窦"。在今山东菏泽市北。
⑬竟：终于。
⑭霸王：在各诸侯王中间成为霸主，即称霸天下。
⑮国重：国家的分量重，即威势高强。
⑯迎受：迎接。 堂阜：齐地名。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北。 桎梏(zhì gù)：古代的木制刑具，相当于今之脚镣手铐。 斋：斋戒。进行沐浴更衣，服素食以示诚敬。 祓(fú)：古代除灾祈福的仪式。
⑰隰(xí)朋：春秋时齐国大夫，主外交。 五家之兵：管子制定的一种兵民结合的军事行政组织，平时五家为轨，设轨长；战时每家出兵一人，五人为伍，由轨长兼任伍长。《史记集解》引《国语》曰："管子制国五家

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以为军令。” 轻重：管子著有《轻重》之法七篇。轻重指钱。此意即铸钱币，控制物价流通。 禄：此为动词，录用。

【译文】

当初，襄公灌醉并杀害了鲁桓公，和鲁桓公的夫人私通，襄公的诛杀人屡次都不恰当，又和妇人淫乱，多次欺侮大臣，各个弟弟都恐怕祸难轮到自己身上，所以次弟纠逃奔到鲁国。他的母亲是鲁国的女子。管仲、召忽辅佐他。次弟小白逃奔到莒地，鲍叔牙辅佐他。小白的母亲，是卫国的女子，受到了釐公的宠幸。小白从年小时候起就喜欢大夫高傒并和他很友好。等到雍林人杀了无知，议论要扶立国君，高氏、国氏先期暗中从莒地召回小白。鲁国听说无知死去，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而使管仲另外带一支军队去拦住通往莒地的大道，管仲因而用箭射中了小白腰上的金属带钩。小白就假装死去了，管仲派人飞奔去报告鲁国。鲁国往回送公子纠的人行动就更加迟缓，经过六日才到达齐国，那时小白已经进入齐国，高傒扶立他做国君，这就是桓公。

桓公的带钩中了箭，用假装死去的计策来误导管仲，然后自己乘在辒车中奔驰行进，也是因为有高氏、国氏做内应，所以能够先进入齐国继位，就发兵在边界上抗拒鲁国。秋天，和鲁国在乾时作战，鲁国失败退逃，齐国军队在鲁军回归的道路上进行截击。齐国送封信给鲁国说：“公子纠是我的兄弟，不忍心亲自诛杀他，请鲁国自行把他杀了。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请求得到二人而痛快地将他们剁成肉酱。不按照我说的来做的话，将要围困鲁国。”鲁国人害怕，就把公子纠杀死在笙渎。召忽自杀了，管仲请求把自己拘囚起来。

桓公继位，发兵攻打鲁国，心想要杀管仲。鲍叔牙说：“我荣幸地能够跟从您，您终于实现继位。您的尊贵地位，我没有办法再帮

助您提高。您若只是治理齐国，有高傒和叔牙就足够了。您将来想称霸天下，非有管夷吾的辅佐不可。夷吾呆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威权就会高强，不可失掉这个人物。”于是桓公听从这个意见，就假装召回管仲要痛快地杀掉他，其实是想要任用他。管仲自己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请拘囚后去到齐国。鲍叔牙迎接管仲，等他到了堂阜就解除了他的脚镣手铐，经过斋戒祈福而来见桓公。桓公待以很高礼遇用他做大夫，把政权委任给他。

桓公已经得到管仲，就和鲍叔、隰朋、高傒一起整治齐国的政令，建立以五家为基层单位的军制，设置货币流通和促进鱼业盐业生产的有利措施，用以救济贫穷民众，奖励贤能之士，齐国人都非常高兴。

【原文】

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①]。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②]。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③]！”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④]。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⑤]。”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⑥]。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⑦]。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⑧]。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⑨]。田成子常之祖也[⑩]。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

山戎，至于孤竹而还[11]。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12]。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13]。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14]。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15]。桓公召哀姜，杀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16]。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17]。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18]。蔡亦怒，嫁其女[19]。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注释】

①郯(tán)：古国名，在今山东南部郯城县西北。

②鲁庄公：鲁国国君，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 遂邑：鲁地名，在今山东肥城南。 柯：齐地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

③曹沫(huì)：春秋时鲁人，又作曹刿。 劫：劫持，胁迫。 坛：土筑之高台，古人用以祭祀、盟会等。《史记集解》何休曰："土基三尺，阶三等，曰坛，会必有坛者，为升降揖让，称先君以相接也。" 反：归还。 侵地：侵夺之土地。

④去：抛弃、丢掉。 北面：面向北。

⑤劫：此指遭劫时。 倍：通"背"。 愈：满足。 小快：一时之痛快。

⑥三败所亡地：即曹刿三次战败所丢失之土地。

⑦甄：卫地名，在今山东鄄城。

⑧陈厉公子完：即陈完，陈厉公子，名完。陈国内乱时奔齐，后任齐国大夫，改姓田，死后，谥为敬仲，所以又名田敬仲，或田敬仲完。

⑨让：推辞。 工正：齐国官名，为百工之长。

⑩田成子常：田成子，又名陈恒，陈成子，名常，陈完六世孙，齐国正卿，其为田氏代齐打下了基础。

⑪孤竹：地名，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南，同时亦为春秋小国名。

⑫燕庄公：燕国君王，公元前690年～前658年在位。

⑬召公：即姬奭，为周公得力助手，周成王时任太保，其长子为燕国之始祖。 成康：周成王、周康王。

⑭鲁湣公：鲁国国君，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

⑮庆父：鲁桓公庶子。 釐公：即鲁釐公，鲁国国君，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

⑯卫文公：卫国国君，公元前659年～前635年在位。 狄(dí)：或作"翟"，古部族名，长期活动于今山西、河北北部一带。

⑰城：筑城。 楚丘：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⑱归：即让女方还归娘家。 弗绝：没有正式断绝婚姻关系。

⑲蔡：蔡国。在今淮河上游北岸一带。

【译文】

二年，讨伐并灭掉了郯国，郯子逃往莒地。当初，桓公出国逃亡时，经过郯国，郯国对他无礼，所以讨伐它。

五年，攻打鲁国，鲁国将领所率领的军队战败。鲁庄公请求献出遂邑来讲和，桓公答应了，和鲁君在柯地会盟。鲁君将要盟誓的时候，曹沫拿着匕首在盟坛上劫持桓公，说："把你们侵占的土地返回给鲁国！"桓公答应了这件事。然后曹沫扔掉匕首，面朝北站在群臣的位置上。桓公后悔了，想不给鲁国土地并杀了曹沫。管仲说："在劫持的时候答应了又违背信守并杀了他，是满足了一时的快意，却在诸侯面前抛弃了信誉，失掉了天下的援助，不可以这么做。"于是遂给予鲁国曹沫三次失败中所丢失的土地。诸侯各国听说，都信任齐国而想归附于他。

七年，诸侯各国和桓公在甄地会盟，齐桓公从这时候开始称霸。

十四年，陈厉公的儿子完，号敬仲，前来投奔齐国。齐桓公想任命他做卿，他辞让；于是任命他做百工之长。他就是以后田成子常的祖先。

二十三年，山戎部族攻伐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救援燕国，就去讨伐山戎部族，到达孤竹以后才回来。燕庄公就此送桓公进入了齐国境内。桓公说："不是天子，诸侯国之间相送不能出国境，我对燕国是不可以无礼的。"于是划分沟界割出燕君所到达的地块给与燕国，命令燕君重新修明召公的政治，向周王朝交纳贡赋，要和周成王、康王的时候一样。诸侯们听说这件事，都依从齐国。

二十七年，鲁湣公的母亲叫做哀姜，是桓公的妹妹。哀姜和鲁国的公子庆父发生淫乱，庆父弑杀了湣公，哀姜想扶立庆父，鲁国更改她的主意扶立了釐公。桓公召回哀姜，杀了她。

二十八年，卫文公遭受狄族侵扰之乱，向齐国告急。齐国率领诸侯在楚丘修筑城池，并在那里安置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和夫人蔡姬在船中嬉戏，蔡姬熟悉水性，摇晃桓公，桓公害怕，制止她，她不停止，出了船，发怒，把蔡姬送回娘家，但又不断绝婚姻关系。蔡国也生气，把这位女子嫁了出去，桓公听说就发怒，兴动师旅前去讨伐。

【原文】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①？"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②。'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③。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⑤。"楚

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6]。"齐师进次于陉[7]。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8]。桓公矜屈完以其众[9]。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10]？"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11]。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12]。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13]。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14]。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15]。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16]。"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17]。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18]。

【注释】

①楚成王：楚国国君，公元前671年～前626年在位。　涉：进入、侵犯。

②召康公：即指召公，康为其谥号。　若：你。　夹辅：在左右辅佐。

③履：本为鞋，此指足迹所到的范围。

④贡：此指进贡周天子的物品。　包茅：古人祭祀时，用以滤酒去渣的束成捆的青茅草，当时为楚特有。　具：准备、备办。

⑤昭王：即周昭王，名瑕，成王之孙，康王之子。相传昭王南巡，在渡汉水时，因船坏溺死。

⑤共(gōng)：通"供"，供给。《史记集解》杜预曰："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

⑦次：临时驻扎或住宿。《左传》曰："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陉(xíng)：地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

⑧屈完：楚国大夫。　扞(hàn)：抵御。　召(shào)陵：地名，今河南郾城县东。

⑨矜：夸耀。

⑩方城：山名，楚之重要边界地。一说，为春秋时楚国北部之长城，为当时我国九塞之一。　沟：护城河。

⑪陈：春秋时小国名，在今河南淮阳一带。　袁涛涂：陈国大夫，不详。　令出东方：欺诈让齐国军队从陈国东方绕行。

⑫申生：即姬申生，晋献公太子，后被骊姬所害自杀。

⑬葵丘：地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

⑭宰孔：周朝大夫，官太宰，名孔。　文武：周文王、周武王。　胙(zuò)：祭祀用的肉，祭祀后分送予人。　彤弓矢：朱红色的弓箭，天子赏赐此弓箭，使诸侯具有征伐大权。　大路：或谓之金路，诸侯朝服之车。

⑮《史记集解》引《公羊传》曰："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

⑯病：病重。　后：耽误了时间。　弟：此当通"第"，有"但"、"且"之意。　无行：不要前往。

⑰里克、邳齐、卓子：皆晋大夫。　夷吾：晋公子，骊姬所生。

⑱高梁：地名，在今山西临汾东。

【译文】

三十年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国军队讨伐蔡国，蔡国军民溃散。接着攻打楚国。楚成王兴起师旅问道："什么缘故来侵犯我国土地？"管仲对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的先代君主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方伯，你都可以征讨他们，来辅佐周王室。'颁赐我的先代君主可以执行命令的区域，东边到大海，西边到黄河，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楚国应该贡纳的包茅没有送到，周王祭祀时器物不完备，因此来责问。周昭王南征时没有回去，因此来质问。"楚王说："贡纳没有送到，有这样的事，是寡人的罪过，我敢不供给吗！昭王南出而没有回去，您还是到汉水边上去问吧。"齐国军队进驻到陉地。夏天，楚王派遣屈完领兵抵御齐国，齐军后退驻扎在召陵。桓公拿自己兵强势众来向屈完夸耀。屈完说："您如果根据道义行动就可以达到目的；假若是相反，那么楚国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长

江、汉水作为护城河，您怎么能进来呢?"就和屈完盟誓后离去。经过陈国，陈国的袁涛涂诈骗齐军，让他们从东边绕道出境，齐国发觉了。秋天，齐国讨伐陈国。这一年，晋国杀了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天，在葵丘会合诸侯，周襄王派遣太宰孔把祭祀文王、武王所用的肉，朱红色的弓箭，诸侯朝服的车子颁赐给桓公，命令他接受赐品时不要下拜。桓公想同意不下拜，管仲说"不可以这样"，就下堂跪拜接受赐品。秋天，再次在葵丘会合诸侯，更加表现出骄傲的神色。周王派太宰孔来与会。诸侯中逐渐开始有叛离的人。晋侯病重，来与会耽搁了时间，遇见了太宰孔。宰孔说："齐侯已经骄傲了，暂时不要前往。"晋侯听从了他的话。这一年，晋献公去世，里克杀了奚齐、卓子，秦穆公因为自己夫人是夷吾的姐姐，就送公子夷吾回国做晋君。桓公这时去讨伐晋国的变乱，到了高梁地方，派隰朋立夷吾做晋君，撤军回国。

【原文】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①]。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②]。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③]。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④]。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⑤]；北伐山戎、离枝、孤竹[⑥]；西伐大夏，涉流沙[⑦]；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⑧]。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⑨]。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⑩]。"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⑪]。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⑫]。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

敢[13]！"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14]。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15]。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16]？"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17]？"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18]？"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19]。"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是岁，晋公子重耳来，桓公妻之[20]。

【注释】

①与(yù)：参加。　晋献公：晋国国君，公元前676—前651年在位。

②辟：僻之古字，偏僻。　中国：中原诸国。

③楚成王：楚国国君，公元前671年～前626年在位。　荆蛮：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　夷狄：泛指中原以外的民族或部族。

④宣：宣扬。　宾：归服，服从。

⑤熊山：山名，又称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县东。

⑥离枝：小国名，在今河北唐山市东北。

⑦大夏：地名，在今山西太原市南。　流沙：沙漠，在今山西境内平陆县东。

⑧卑耳山：山名，即辟耳山，在今山西芮城县东北。

⑨兵车之会三：为战争而举行的盟会有三次。《史记正义》引《左传》云：鲁庄十三年，会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郑，围新城也。　乘车之会六：为和平而举行的盟会有六次。《史记正义》引《左传》云：鲁庄十四年，会于鄄；十五年，又会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会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会葵丘是也。　九合：多次会合。　匡：

正，扶正。《史记正义》一匡天下，谓定襄王为太子之位也。

⑩三代：指夏、商、周。　封泰山、禅梁父：天子或帝王在泰山上祭天、在梁父山上祭地的典礼。

⑪珍怪物：珍奇怪异之物。事详《封禅书》。

⑫周襄王：周朝天子，东周第六个君主，公元前651年～前619年在位。　带：人名，周襄王弟。

⑬顿首：头叩地而拜。　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⑭仲孙：齐国大夫。

⑮秦穆公：即嬴任好，秦国国君，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　晋惠公：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

⑯易牙：齐国大夫，又名雍巫，雍人名巫，传说他曾烹子为羹献桓公。

⑰开方：原为卫国公子，弃而事齐桓公。曾离家十五年未归。

⑱竖刀(diāo)：齐国大夫。

⑲宫：阉割生殖器。

⑳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　妻之：将族女嫁给他做妻。

【译文】

这时候周王室衰弱，只有齐国、楚国、秦国、晋国算是强大。晋国刚刚参与盟会，献公就去世了，国内混乱。秦穆公地处偏僻又遥远，不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楚成王刚刚收服荆蛮各族占有他们的地方，还在把自己放在夷狄之邦的位置上。唯独只有齐国来主持中原各国的会盟，而桓公能够显扬自己的德行，所以诸侯都能归服来会。于是桓公宣称说："寡人南面讨伐到了召陵，望到了熊山；北面讨伐了山戎、离枝、孤竹各国；西面讨伐了大夏，远涉流沙；束缠马脚挂牢战车登上了太行山，直到卑耳山才回来。诸侯们没有谁违背寡人。寡人召集兵车之会有三次，一般的乘车之会有六次，多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了天下。从前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有什么跟我现在的情况不同呢？我想到泰山去祭天，到梁父去祭地。"管仲坚

持劝阻，不听从；就告诉桓公必须有极远地方的珍奇异物来到才能够去封禅，桓公这才停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的弟弟带和戎狄部族共同谋划进伐周王室，齐国派遣管仲在周王室平定了戎族。周王室想用上卿的礼仪对待管仲，管仲叩头而拜说："我是一个陪臣，哪里敢呢！"三番辞让，才接受用下卿的礼仪拜见天子。三十九年，周襄王的弟弟带前来投奔齐国。齐国派出仲孙去请求周王，替带谢罪。襄王发怒，不答应。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获了晋惠公，又放回了他。这一年，管仲、隰朋都去世了。管仲生病的时候，桓公问他说："群臣当中谁可以做相国？"管仲说："了解臣下没有谁比得上国君。"桓公说："易牙怎样？"回答说："杀死儿子来顺适国君，不符合人之常情，不可以。"桓公说："开方怎么样？"回答说："背离父母来顺适国君，不符合人之常情，很难接近。"桓公说："竖刀怎么样？"回答说："自己阉割生殖器来顺适国君，不符合人之常情，很难亲信。"管仲去世，而桓公不采纳管仲的意见，终于亲近任用这三个人，三个人专断大权。

四十二年，戎族进伐周王室，周王室向齐国告急，齐国命令诸侯们各自发兵去戍守周王室。这一年，晋国的公子重耳来到，桓公把族女嫁给他做妻。

【原文】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①]。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②]：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③]。桓公与管仲属孝公子宋襄公，以为太子[④]。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⑤]。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6]。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7]。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8]。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9]。辛巳夜，敛殡[10]。

桓公十有余子，要其后立者五人：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11]。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夏，宋襄公卒。

七年，晋文公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12]。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注释】

①姬：众妾之总称。徐姬，当依《左传》作“徐嬴”。又，礼，妇人称国及姓。

②好内：贪女色。　内宠：宠爱的姬妾。

③无诡：人名，长卫姬之子，亦作无亏。　惠公元：人名，少卫姬之子。　孝公昭：即太子昭，郑姬之子。　昭公潘：人名，葛嬴之子。　懿公商人：人名，密姬之子。宋华子：宋华氏之女，子姓。　公子雍：人名，宋华子之子。

④属(zhǔ)：同嘱，委托、交付。　宋襄公：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

⑤卫共姬：齐桓公的另一位宠姬，与长卫姬、少卫姬当同为卫国人。

⑥五公子：除无诡以外的其他五位公子。

⑦乙亥：七日。

⑧棺：将尸体入棺。

⑨乙亥：八日。棺赴：入棺报丧。赴，"讣"之古字。

⑩辛巳：十四日。 敛殡：将死者装殓入棺，将棺材停在堂上以拜祭。

⑪齐孝公：即太子昭，公元前642年～前633年在位。

⑫齐昭公：即昭公潘，公元前632年～前613年在位。

【译文】

四十三年。当初，齐桓公的夫人有三位，叫做王姬、徐姬、蔡姬，都没有生儿子。桓公好色，有多个宠爱的姬妾，像夫人一样的有六人：年长的卫姬，生了无诡；年少的卫姬，生了惠公元；郑姬，生了孝公昭；葛嬴，生了昭公潘；密姬，生了懿公商人；宋华子，生了公子雍。桓公和管仲把孝公嘱托给宋襄公，让他做太子。雍巫受到卫共姬的宠爱，通过宦者竖刀向桓公献上厚礼，也受到宠幸，桓公答应让无诡继位。管仲去世，五位公子都要求继位。冬天十一月乙亥日，齐桓公去世。易牙进入宫中，和竖刀通过宠爱的姬妾杀害了许多官吏，而扶立公子无诡做国君。太子昭逃奔宋国。

桓公生病的时候，五位公子各自组织党羽争着要继位。等到桓公去世，就互相攻击，由于这样的缘故宫内空无一人，没有谁敢把桓公装进棺材。桓公的尸体停在床上有六十七日，尸虫都爬出到了户外。十二月乙亥日，无诡继位，才入棺报丧。辛巳夜间，装殓入棺停柩待葬。

桓公有十多个儿子，总之在他后面继位的有五个人：无诡继位三个月去世，没有谥号；其次是孝公；其次是昭公；其次是懿公；其次是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军队送来齐国的太子昭而讨伐齐国。齐国人恐惧，杀了他们的国君无诡。齐国人将要扶立太子昭，其他四位公子的党徒进攻太子，太子逃往宋国，宋国就和

四位公子开战。五月，宋国打败四位公子的军队而让太子昭继位，这就是齐孝公。宋国是因为桓公与管仲把太子嘱托给了他，所以来进行征讨。因为混乱的缘故，八月才安葬齐桓公。

六年春天，齐国讨伐宋国，是因为宋国不和齐国结为同盟。夏天，宋襄公去世。

七年，晋文公继位。

十年，孝公去世，孝公的弟弟潘通过卫国的公子开方杀了孝公的儿子而扶立潘，这就是昭公。昭公，是桓公的儿子，他母亲叫做葛嬴。

【原文】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①]。

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于殽[②]。

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于昭公，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百姓说[③]。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立，是为懿公[④]。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⑤]。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骖乘[⑥]。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戏[⑦]。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⑧]，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立之，是为惠公[9]。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于北门[10]。晋赵穿弑其君灵公[11]。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12]。初，崔杼有宠于惠公，惠公卒，高、国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卫[13]。

【注释】

①城濮：地名，晋楚城濮之战地，在今山东鄄城西南。 践土：地名，在今郑州市黄河北岸。 伯：通“霸”。

②殽(xiáo)：山名，亦作“崤”，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

③阴：暗中。 附爱：即抚爱。

④懿公：齐懿公，名商人，公元前612年～前609年在位。

⑤丙戎：齐国人，后为齐懿公仆从。 断丙戎父足：据《左传》和杜预所云，当时丙戎父已死，是掘墓断其尸足也。 仆：御，驾车。

⑥庸职：齐国人，后为齐懿公骖乘。 好：貌美。 内：“纳”之古字，收进。 骖(cān)乘：乘车时居于车右，即陪乘，以备车倾侧。

⑦申池：唐杜预云，齐城无池，唯申门(齐南城西门)左右有池，疑此是也。有人认为此为齐国海边一沼泽。

⑧病：讨厌，忌讳。

⑨惠公：齐国国君，公元前608年～前599年在位。

⑩长翟：即长狄，狄族之一支，因其身体高大而名，一传为防风氏之后。 王子城父：齐大夫。

⑪赵穿：晋国大夫，赵宣子、赵盾之族弟。 晋灵公：晋国国君，公元前620年～前607年在位。

⑫顷公：齐国国君，名无野。公元前598年～前582年在位。

⑬崔杼(zhù)：齐大夫。 高、国：当时齐国两个大姓家族。 偪：通“逼”。侵逼，逼迫。

【译文】

昭公元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并在践土会合诸侯，朝见周天子，天子让晋国做诸侯的霸主。

六年，狄族侵犯齐国。晋文公去世。秦国军队在殽地战败。

十二年，秦穆公去世。

十九年五月，昭公去世，儿子舍继位做齐国国君。舍的母亲没有得到昭公宠爱，齐国人没有谁害怕她。昭公的弟弟商人由于桓公去世后争着继位而没有得手，暗中交结贤能之士，抚爱百官贵族，百官贵族高兴。等到昭公去世，儿子舍继位，孤立弱小，商人就和众人十月间在墓地上弑杀齐国君舍，自行继位，这就是懿公。懿公，桓公子也，他的母亲叫做密姬。

懿公四年春天。当初，懿公做公子的时候，和丙戎的父亲一起打猎，争夺猎获物没有取胜，等到就位做国君，斩断了丙戎父亲的脚，并让丙戎给他驾车。庸职的妻子长得漂亮，懿公把她收进宫中，让庸职做出车时的陪乘。五月，懿公在申池游乐，丙戎和庸职两人在洗浴，戏耍。庸职说："断脚人的儿子！"丙戎说："妻子被夺的人！"两人对这话都反感，就怨恨懿公。策划和懿公一起到竹林中游乐，两人把懿公弑杀在车上，抛弃在竹林中而逃离了。

懿公继位，骄傲，民众不归附。齐国人废弃他的儿子而从卫国迎来公子元，让他继位，这就是惠公。惠公，是桓公的儿子。他母亲是卫国女子，叫做少卫姬，为了躲避齐国的内乱，所以在卫国。

惠公二年，长狄族来侵，王子城父攻杀他们，把他们埋在北门一带。晋国赵穿弑杀他的国君灵公。

十年，惠公去世，儿子顷公无野继位。当初，崔杼受到惠公的宠幸。惠公去世，高氏、国氏害怕他侵逼自己，驱逐了他，崔杼逃奔到卫国。

【原文】

顷公元年，楚庄王强，伐陈[①]。二年，围郑，郑伯降。已复国郑伯[②]。

六年春，晋使郤克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③]。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④]。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强质晋，晋兵去[⑤]。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⑥]。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⑦]。癸酉，陈于鞌[⑧]。逄丑父为齐顷公右[⑨]。顷公曰："驰之，破晋军会食[⑩]。"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其御曰[⑪]："我始人，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愿子忍之。"遂复战。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乃易处，顷公为右，车絓于木而止[⑫]。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郤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僇，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⑬]。"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⑭]。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⑮]。对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后，其可乎？"于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鞌之功[⑯]。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⑰]。归而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18]。

【注释】

①楚庄王：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前519年在位。

②已：已而，随即。

③郤(xì)克：又称郤克献子，晋大夫，齐晋鞌之战中晋军主帅。

④河内：春秋时指黄河以北地区。

⑤公子强：齐国公子，名强。

⑥中军、上军、下军：即晋之三军。 士燮、栾书：皆为晋国将领。

⑦壬申：十六日。 靡笄(jī)：山名，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北的华不注山；一说即历山，又名千佛山，在今济南市东南。

⑧陈："阵"之古字，排阵。 鞌(ān)：在今济南附近。

⑨逢(páng)丑父：齐国大夫。 右：即车右，古时乘车位于御者右边的武士。

⑩会食：相聚而食。

⑪壁：军营。 御：御手，当时为解张(亦名张侯)。

⑫得：得到，此意为被俘。 结：同挂，绊住。

⑬僇(lù)：通"戮"。

⑭马陵：齐地名，又名马陉。在今山东淄博市南。

⑮萧桐叔子：即齐顷公之母，为萧国国君桐叔之女儿，故名。 东亩：指要使田垄、沟渠一律东西向，利于晋军攻齐。《史记索隐》：垄亩东行，则晋车马东向齐行易也。

⑯六卿：此处当依《左传》作"六军"。上文言晋已有三军，今又新增三军，共六军。新三军将：中军韩厥，上军巩朔，下军荀骓。春秋末，晋之六卿为范、中行、知、赵、韩、魏六氏。

⑰晋景公：晋国国君，公元前599年～前581年在位。

⑱灵公：齐灵公，名环，公元前581年～前554年在位。

【译文】

顷公元年，楚庄王强大，攻打陈国。二年，包围郑国，郑伯投降。

随即让郑伯恢复郑国。

六年春天，晋国派遣郤克出使齐国，齐国让母夫人在帷帐里偷看。郤克上阶，母夫人笑他。郤克说："不报这次的仇，不再过黄河！"回了国，请求讨伐齐国，晋侯没有答应。齐国使者到达晋国，郤克在河内地区捉住齐国四位使者，杀掉了。八年，晋国讨伐齐国，齐国让公子强到晋国做人质，晋国军队撤走了。十年春天，齐国攻打鲁国、卫国。鲁国、卫国的大夫到晋国请求出师，都是通过郤克。晋国派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做为中军统帅，士燮率领上军，栾书率领下军，去救援鲁国、卫国，攻打齐国。六月壬申日，和齐侯的军队在靡笄山下会战。癸酉日，在鞌地排阵。逢丑父做齐顷公的车右。顷公说："奔马前进，打败晋军以后会餐。"用箭射伤了郤克，血流到鞋上。郤克想回军进入壁垒，他的御手说："我军刚刚进入战斗，即使受伤，不宜说有了痛苦，让士卒们受到恐惧，希望您忍耐着。"就再次战斗。交战中，齐军危急起来，丑父恐怕齐侯被俘获，就让两人交换位置，顷公成为车右，战车被树木绊住停下来。晋国的小将韩厥伏在齐侯的战车前，说"我国国君派我来援救鲁国、卫国"，嘲笑他。丑父让顷公下车去取饮水，借这个机会逃脱离去了，进入了自己的军中。晋国郤克想杀死丑父。丑父说："因为代替国君去死而被杀戮，以后做人臣的再没有忠诚于国君的了。"郤克放了他，丑父就得以逃亡回归齐国。当时晋军追击齐军到了马陵。齐侯请求献上宝器谢罪，晋军不听从；一定要得到讥笑郤克的人萧桐叔子，并让齐国的田垄、沟渠一律东西向。回答说："叔子，是齐君的母亲。齐君的母亲也就等于晋君的母亲，您怎么去处置她？而且您由于执义来讨伐而最后却以暴行结束，难道这样做是可以的吗？"于是晋国就同意了，让齐国交还侵占到的鲁国、卫国的土地。

十一年，晋国开始设置六卿，是出于要奖赏鞌战的功劳。齐顷公朝拜晋国，想尊崇晋景公称王，晋景公不敢接受，就回国了。回国后顷公放宽苑囿的禁令，减轻赋税，赈救孤寡，问候废疾，拿出全部

积聚来救助民众，民众也就非常高兴。还用厚礼交结诸侯。一直到顷公去世，百官贵族都依附，诸侯国也不来侵犯。

十七年，顷公去世，儿子灵公环继位。

【原文】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①。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晋②。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于钟离③。二十七年，晋使中行献子伐齐④。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晏婴止灵公，灵公弗从⑤。曰："君亦无勇矣！"晋兵遂围临菑，临菑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⑥。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⑦。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于诸侯矣，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⑧。"公曰："在我耳。"遂东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⑨。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⑩。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太子牙于句窦之丘，杀之⑪。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⑫。

【注释】

①厉公：晋厉公，晋国国君，公元前580年～前573年在位。

②晋悼公：晋国国君，公元前572年～前558年在位。

③高厚：齐国大夫，曾为齐灵公太子光之老师。 钟离：地名，在今安徽凤阳县东。

④中行献子：晋国大夫，晋中行家族成员。

⑤晏婴：春秋时齐国正卿，执政五十余年，集其言行有《晏子春秋》今存。

⑥郭：外城。

⑦嬖(bì)：宠爱。

⑧列于诸侯：多次跟随诸侯征伐盟会。

⑨东：流放于齐国东部边境。

⑩庄公：齐庄公，名光。公元前553年～前548年在位。

⑪壬辰：二十九日。 句(gōu)窦：亦名句渎，今山东菏泽市句阳店。

⑫高唐：地名，在今山东高唐县东。

【译文】

灵公九年，晋国栾书弑杀了他的国君厉公。十年，晋悼公讨伐齐国，齐国让公子光到晋国去做人质。十九年，确立公子光做太子，高厚辅佐他，让他在钟离会合诸侯盟誓。二十七年，晋国派遣中行献子讨伐齐国。齐国军队失败，灵公跑进临菑城。晏婴制止灵公，灵公不听从。晏子说："我们的国君也太没有勇气了！"晋兵就围住临菑。守卫临菑内城的军人不敢出战，晋军焚烧了外城后离去了。

二十八年。当初，灵公娶了鲁国女子，生了儿子光，立他做太子。又有仲姬，戎姬，戎姬受到宠爱，仲姬生了儿子牙，把他托付给了戎姬。戎姬请求立他做太子，灵公允许了。仲姬说："不可以这样做。光做为太子，多次参加了诸侯征伐会盟，现在无缘无故废除他，您一定会后悔的。"灵公说："在于我呢。"遂把太子光迁到东部，让高厚辅佐牙做太子。灵公生病，崔杼把原来的太子光迎回来让他继位，这就是庄公。庄公杀了戎姬。五月壬辰日，灵公去世，庄公就国君位，在句窦丘上捉住太子牙，把他杀掉。八月，崔杼杀了高厚。晋国听说齐国内乱，讨伐齐国，到达了高唐。

【原文】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

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①]。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②]。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③]。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④]。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⑤]。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飨之[⑥]。崔杼称病不视事[⑦]。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⑧]。公登台而请解，不许[⑨]；请盟，不许；请自杀于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⑩]。近于公宫[⑪]。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⑫]。"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⑬]！"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⑭]。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⑮]。"

【注释】

①曲沃：地名，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　孟门：太行山要塞名，在今河南焦作市东北。

②朝歌：地名，在今河南淇县。

③棠公：齐国大夫，因其居地为棠邑，所以称棠公。

④间(jiàn)：空隙、机会。

⑤笞(chī)：用竹板、荆条打。

⑥莒子：莒国国君，因受封子爵，所以称莒子。　甲戌：此指甲戌日，即十六日。　飨(xiǎng)：备酒食招待。

⑦视事：任职、办事。称"不视事"，是想让庄公前来。

⑧遮公从官：挡住了庄公的随从人员。

⑨解：和解。

⑩疾病：病重。 听命：此指亲听君命。

⑪公宫：王宫。

⑫陪臣：崔杼之臣于庄公为陪臣。 争趣(qū)：争着奔赴(捉拿)。 二命：其他的命令。此句是说只知执行崔杼的命令。

⑬私暱(nì)：私下宠爱、亲近之人。

⑭三踊：多次顿足。

⑮望：民心仰望。 舍之得民：释放了他(晏婴)可以得到民心。

【译文】

庄公三年，晋国大夫栾盈逃奔齐国，庄公用厚重的客礼接待他。晏婴、田文子谏阻，庄公不听从。四年，齐庄公派栾盈秘密进入晋邑曲沃作内应，发兵跟随他，上太行山，进入孟门关。栾盈失败，齐兵返回，取了晋邑朝歌。

六年。当初，棠公的妻子长得漂亮，棠公去世，崔杼娶了她。庄公和她通奸，多次来到崔杼家，把崔杼的帽子送人。侍从的人说："不可以这样做。"崔杼生气，借着他攻打晋国，想和晋国联合谋划袭击齐国但得不到机会。庄公曾经鞭笞过宦者贾举，贾举仍旧侍从他，替崔杼暗中监视庄公的行动以便找机会来报仇怨。五月，莒子来朝拜齐国，齐国在甲戌日备酒宴款待。崔杼称说生病不上朝办事。乙亥日，庄公就来问候崔杼的病情，接着纠缠崔杼的妻子。崔杼妻子进入内室，和崔杼一起自己关起门不出来，庄公抱着庭柱歌唱。宦者贾举挡住庄公的侍从官员自己进来，关上庭院的门，崔杼的徒众拿着兵器从内庭里面出来。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和解，不答应；请求盟誓，不答应；请求到自己祖庙去自杀，不答应。都说："您的臣子崔杼病得很重，不能亲自来听命。这座庭院和您的王宫很近，我们这些陪臣只知道争着来捉拿有奸淫行为的，除崔杼的命令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命令。"庄公要越墙逃走，徒众射中了

庄公的大腿，庄公坠落在墙内，徒众就把他弑杀了。晏婴站在崔杼家门外，说："国君是为社稷而死的那么我也要去死，是为社稷逃亡那么我也要去逃亡。假若是为自己的私事去死去逃亡的，不是国君个人暱爱的人，谁敢去承担也去死去逃亡的责任！"开开门进去了，枕着庄公的尸体大哭，多次顿足地走出去了。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杼说："他是民心所仰望的人，放了他不杀会取得民心。"

【原文】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①]。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②]。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③]。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④]！"晏子仰天曰："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⑤]！"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强，其母死，取东郭女，生明。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⑥]。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子。成请老于崔(杼)，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不可[⑦]。"成、强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郤，欲其败也[⑧]。成、强杀无咎、偃于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嫳攻崔氏，杀成、强，尽灭崔氏，崔杼妇自杀[⑨]。崔杼毋归，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已杀崔杼，益骄，嗜酒

好猎，不听政令。庆舍用政，已有内郤[10]。田文子谓桓子曰："乱将作[11]。"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12]。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吴与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在齐[13]。其秋，齐人徙葬庄公，僇崔杼尸于市以说众[14]。

【注释】

①景公：齐景公，齐国国君，名杵臼。公元前547年～前490年在位。

②叔孙：春秋鲁桓公叔牙儿子兹称叔孙，是鲁国一大家族，其后代以此为姓。

③庆封：人名，齐国大夫。

④国人：指住在国都内的人。 与(yǔ)：赞成、拥戴。

⑤不：同"否"。此指不肯和崔、庆与盟。

⑥无咎：人名，东郭女前一个丈夫的儿子。 偃：人名，东郭女之弟。 相：辅佐。下文"二相"，即指无咎与偃。

⑦老：养老。 崔：此指地名，崔杼之食邑。

⑧郤(xì)：裂缝；隔阂。

⑨卢蒲嫳(piè)：齐国大夫，庆封之亲信，崔杼之仇人。

⑩庆舍：人名，庆封之子，庆封活着的时候，将职政传于其子。

⑪田文子：名田须无，谥文子，齐国大夫。 桓子：名田无宇，谥桓子，田文子之子。

⑫田、鲍、高、栾氏：齐国当时有权势的四大家族。

⑬甲：军队、士兵。 朱方：地名，在今镇江市东。其事参见《吴太伯世家》。

⑭僇：通"戮"，陈列尸体。

【译文】

丁丑日，崔杼扶立庄公异母的弟弟杵臼，这就是景公。景公的母亲，是鲁国叔孙宣伯的女儿。景公继位，用崔杼做右相，庆封做左相。二位相国恐怕有祸乱发生，就和京都人士盟誓说："不拥戴崔杼

庆封的人要处死！"晏子仰面朝天叹息说："晏婴所以不肯参与盟誓，是因为我只听从忠于国君有利社稷的人！"不肯盟誓。庆封想杀掉晏子，崔杼说："这是忠臣，放过他。"齐国的太史记事时写到："崔杼弑杀了庄公"，崔杼把他杀了。太史的弟弟再接着这样写，崔杼又杀了他。太史的小弟弟还接着这样写，崔杼这才放过他。

景公元年。当初，崔杼生了儿子成和强，儿子的母亲去世了，崔杼又娶了东郭氏之女，生下了明。东郭氏之女让她前夫的儿子无咎和她的弟弟偃辅佐崔杼。成犯有罪过，二位相国严厉地惩治了他，确立明做太子。成请求到崔邑去养老，崔杼答应了他，二位相国不听从，说："崔地，是宗族的封邑，不可让他去。"成、强发怒，告诉庆封。庆封和崔杼之间有隔阂，希望崔杼败落。成、强把无咎、偃杀死在崔杼家里，家人都已奔走逃亡。崔杼恼怒，没有了人，让一个宦车驾车，去见庆封。庆封说："请让我替您去诛杀他们。"让崔杼的仇人卢蒲嫳攻击崔氏，杀死了成、强，完全杀灭了崔氏家族，崔杼之妻自杀。崔杼无家可归，也自杀了。庆封一个人做了相国，专擅大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外打猎。当初，庆封已经杀掉崔杼，更加骄傲，嗜爱饮酒，酷好打猎，不处理政务。庆舍执政，已经有了内部矛盾。田文子对桓子说："祸乱将会兴起。"田氏、鲍氏、高氏、栾氏四族共同策划清除庆氏。庆舍出动甲兵守卫着庆封的宫室，四家族的徒众一起把他击破了。庆封打猎回来，不能进人自己的宫室，逃奔到鲁国。齐国人责备鲁国，庆封奔逃到吴国。吴国给了他朱方的土地，他聚集自己的族人居住在那里，比在齐国的时候还要富足。这年秋天，齐国人迁葬了庄公，把崔杼的尸体陈列在街市上来取悦民众。

【原文】

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①。"十二

年，景公如晋，见平公，欲与伐燕[2]。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3]。

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季氏难，奔齐[4]。齐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郓以居昭公[5]。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6]？"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7]。"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8]？"公曰："可禳否[9]？"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10]。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入郢[11]。

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不胜，奔齐，请齐伐鲁[12]。鲍子谏景公，乃囚阳虎[13]。阳虎得亡，奔晋。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14]。犁钼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15]。"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钼之计[16]。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17]。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晋，晋攻之急，来请粟[18]。田乞欲为乱，树党于逆臣，说景公曰[19]："范、中行数有德于齐，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输之粟。

【注释】

①叔向：人名。晋国大夫，名叔肸(xī)、羊舌肸、杨肸。叔向是字。 权：权宜，权变。

②平公：晋平公，晋国国君，公元前557年～前532年在位。

③昭公：晋昭公，晋国国君，公元前531年～前526年在位。

④鲁昭公：鲁国国君，公元前541年～前520年在位。 季氏：鲁国有权势的"三桓"(即孟孙、叔孙、季孙)之一，后独专国政。 辟：通"避"。

⑤社：二十五家为一社。 子家：鲁国大夫，随鲁昭公出奔。 止：制止。郓(yùn)：鲁地名。在今山东郓城县东。

⑥柏寝：春秋时齐国台名，在今山东广饶县境。 堂堂：巨大、高显。《史记集解》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齐国，故曰'谁有此'也。"

⑦分野：古人将天上十二星辰的位置跟地上州、国的位置相对应，就天文说称分星，就地而言称分野。

⑧茀(bó)星：茀通"孛"，即"孛星"。彗星的一种，一说为侵害主星的妖星，一说为客星侵近边侧欲相害。

⑨禳(ráng)：祭祷消灾。

⑩狗马：指玩好之物。

⑪阖闾(hé lǘ)：亦作阖庐，吴国国君，前514年～前496年在位。 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

⑫阳虎：又称阳货，原为鲁国季孙氏家臣，专权克主。

⑬鲍子：又名鲍国，谥文子，齐国大臣。

⑭鲁定公：鲁国国君，前509年～前495年在位。 好会：友好盟会。 夹谷：又名祝其，古地名，在今山东莱芜东南。

⑮犁鉏(chú)：又名弥，齐国人。 莱：即莱夷，齐国东部一部族。

⑯害：忌妒。

⑰历：越过、跨跃。 执：捉拿。

⑱范、中行：即前边所讲，晋六卿之二。

⑲田乞：齐大夫，田无宇之子。 乱：此指准备代姜齐而自立。 党：此指相互支援的势力。

【译文】

九年，景公派遣晏婴出使晋国，晏婴和叔向私下谈论说："齐国的政权最终会归属田氏。田氏虽然没有大的功德，但他利用办公事机宜机变为自己获得了好处，对民众施加了恩惠，民众喜爱他。"十二年，景公到达晋国，见到了晋平公，想和他一起讨伐燕国。十八年，景公再次到达晋国，见到了晋昭公。

二十六年，打猎到达了鲁都的郊外，因而进入鲁国都城，和晏婴一起询问鲁国的礼仪。三十一年，鲁昭公为躲避季氏的祸难，奔逃来到齐国。齐国想拿出有二万五千户的地方封给他，鲁大夫子家制止昭公，昭公就请求齐国讨伐鲁国，取得了郓地让昭公居住在这里。

三十二年，彗星出现。景公坐在柏寝台上，叹息着说："高大的台呀！哪个将会占有这里呢？"群臣都抽泣起来，晏子却发笑，景公发怒。晏子说："我笑群臣特别阿谀。"景公说："彗星出现在东北方向，正当是齐国的分野，寡人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忧虑。"晏子说："您国君建了高高的台深深的池，赋税唯恐会收得少，刑罚唯恐会不严酷，茀星都将要出现了，彗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景公说："可不可以祭祷消灾呢？"晏子说："神灵假若可以由于祝福而到来，也就可以因为祭祷而消去。百姓痛苦愁怨的人要用万计数，而您国君只让一个人去祭祷消灾，怎么可以胜得过众人的责难呢？"这时候景公喜欢建造宫室，积聚狗马一类的玩物，非常奢侈，赋税重厚，刑罚严酷，所以晏子借着这件事来进谏。

四十二年，吴国阖闾攻打楚国，进入了郢都。

四十七年，鲁国的阳虎攻击他的国君，没能取胜，逃奔来到齐国，请求齐国讨伐鲁国。鲍子向景公进谏，就把阳虎拘囚起来，阳虎还是逃跑了，奔往晋国。

四十八年，和鲁定公在夹谷友好相会。犁钼说："孔丘这个人懂

得礼仪但是胆怯，请求让莱夷部族的人奏乐，借以拘执鲁君，可以达到目的。”景公忌妬孔丘辅佐鲁国，害怕鲁国会称霸，所以依从了犁鉏的计策。正在会晤时，进献上莱夷演奏之乐，孔子连跨台阶而上，让负责官员把莱夷人抓起来斩了，用礼制原则谴责景公。景公惭愧，就归还侵占了的鲁国土地表示道歉，然后罢兵离去了。这一年，晏婴去世了。

五十五年，范氏、中行氏在晋国反叛他们的国君，晋国对他们攻得紧急，他们来请求齐国支援粮食。田乞想要作乱，准备在各国的叛逆之臣中建立自己相互援助的势力，劝说景公说：“范氏、中行氏多次对齐国施有恩惠，不能不援救他们。”景公就派田乞去援救而将粮食输送给他们。

【原文】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适子死[①]。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②]。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③]？”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④]。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驵、阳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⑤]？”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骖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⑥]。”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先之[⑦]。”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子[⑧]。昭子闻之，与国惠子

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圉奔鲁[9]。八月，齐秉意兹[10]、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11]。"会饮，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12]。将与大夫盟而立之，鲍牧醉，乞诬大夫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曰："可则立之，否则已。"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乃与盟，立阳生，是为悼公[13]。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于骀，杀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14]。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无权，国人轻之。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讙、阐[15]。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16]。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鲂侯通，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鲁，竟迎季姬[17]。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鲍子与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18]。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19]。

【注释】

①适子：适通"嫡"，即嫡长子。

②无行：无善行。

③恶(wù)：讨厌。　惮：害怕。

④国惠子：齐国大夫，名国夏，谥惠子。　高昭子：齐国大夫，名高张，谥昭

子。
⑤师：众人，此指群公子之部下。 胡党：言群公子徒众何所适也。胡，何，哪里。党，处所、归宿。
⑥得君：得到君主的赏识、宠幸。
⑦及未发：趁着还未发动。
⑧鲍牧：齐国大夫。 以兵：率领军队。
⑨晏圉（yǔ）：晏婴之子。
⑩秉意兹：人名，又为邴意兹，齐国大夫。下文缺“奔鲁”二字。
⑪常：指田常，田乞之子。 鱼菽之祭：《史记集解》何休曰：“齐俗，妇人首祭事。言鱼豆者，示薄陋无所有也。”
⑫橐（tuó）：古人之口袋。 发：打开。
⑬悼公：齐国国君，公元前488年～前485年在位。
⑭骀（tái）：齐地名，在今山东临朐县境。
⑮讙（huān）：地名，在今山东宁阳县北，汶水北岸。 阐：地名，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汶水南岸。
⑯季康子：鲁国大夫，下文季鲂侯之叔父。
⑰竟：终于，后来。
⑱赵鞅：晋国将领。 赖：地名，在今山东济阳县东南。
⑲简公：齐简公，名壬，公元前484年～481年在位。

【译文】

五十八年夏天，景公夫人燕姬所生的嫡长子去世。景公的宠妾芮姬生了儿子荼，荼年纪还小，他母亲出身低贱，又没有好的品行，各位大夫恐怕他会成为继承人，就说希望选择一个在景公儿子中年纪大并且贤能的人做太子。景公老了，讨厌提起继承人的事，又喜爱荼的母亲，想让他继位，但怕从口里说出来，就对各位大夫说：“作乐吧，国家哪里会怕没有君主呢？”秋天，景公生病，命令国惠子、高昭子扶立小儿子荼做太子，驱逐其他所有的公子，把他们迁往莱夷地区。景公去世，太子荼继位，这就是晏孺子。冬天，景公还没有安葬，而其他所有的公子害怕被诛杀，都逃出国去。荼的各位

异母兄长公子寿、驹、黔逃奔卫国，公子驵、阳生逃奔鲁国。莱夷人歌唱着说："景公去世啦没有人参与埋葬，三军国事呀没有人参与谋划，各位公子的徒众们呀，你们的处所会在何方？"

晏孺子元年春天，田乞表面上事奉着高氏、国氏，每次朝会，乞都为他们做陪乘，对他们说："您得到国君的宠幸，大夫们都人人自危，想谋划作乱。"又对各位大夫说："高昭子很可怕，还没有等到他发动，我们要先于他下手。"大夫们依从他。六月，田乞、鲍牧就和大夫们带着兵众进入国君宫室，攻击高昭子。昭子听说了，和国惠子去救国君，国君的军队败走，田乞等人的徒众去追击，国惠子逃往莒地，就返回来杀了高昭子。晏圉逃奔到鲁国。八月，齐国的秉意兹逃奔鲁国。田乞打败了二位辅佐国君的人，就派人到鲁国去召回公子阳生。阳生到了齐国，私自藏匿在田乞家中。十月戊子日，田乞向各位大夫发出请帖说："常儿的母亲今天在家将举行菲薄的祭礼，敬请各位来相聚饮酒。"相聚饮酒时，田乞把阳生盛在一个大口袋中，放置在坐席的中央，打开口袋让阳生出来，说："这位就是齐国的君主啦！"大夫们都伏在地上拜见。将要和大夫们盟誓而扶立阳生，鲍牧这时喝醉了。田乞就哄骗大夫们说："我和鲍牧谋划共同确立阳生做国君。"鲍牧生气说："您忘了景公的遗命吗？"各位大夫面面相觑想反悔，阳生向前，叩头而拜说："可以的话就立我，不可以就算了。"鲍牧害怕会有祸乱发作，就又说："都是景公的儿子，有什么不可以！"就和大家盟誓，确立阳生，这就是悼公。悼公进入王宫，派人把晏孺子迁到骀地，杀死在帐幕下，并驱逐了孺子的母亲芮子。芮子本来就低贱加上孺子年纪小，所以没有威权，国中的人轻视他们。

悼公元年，齐国讨伐鲁国，取得了讙、阐二地。当初，阳生逃亡在鲁国，季康子把妹妹嫁给他做妻。等到回国就了君位，派人去迎接她。季姬和季鲂侯通奸，说出了其中真情，鲁国就不敢把她送给齐国，所以齐国来讨伐鲁国，终于迎来了季姬。季姬受到宠爱，齐国

又把侵占的土地归还鲁国。

鲍子和悼公之间有嫌隙，关系不好。四年，吴国、鲁国攻打齐国南部。鲍子弑杀了悼公，讣告给吴国。吴王夫差在军门外哭了三天，就从海上讨伐齐国。齐国人打败了他们，吴国军队就撤走了。晋国的赵鞅来攻打齐国，到了赖地也回去了。齐国人共同让悼公的儿子壬继位，这就是简公。

【原文】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1]。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惮之，骤顾于朝[2]。御鞅言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3]。"弗听。子我夕，田逆杀人，逢之，遂捕以入[4]。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得亡[5]。子我盟诸田于陈宗[6]。初，田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豹有丧而止[7]。后卒以为臣，幸于子我。子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8]？"对曰："我远田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9]。"子行舍于公宫[10]。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11]。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闭门[12]。宦者御之，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13]。公执戈将击之，太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14]。"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15]！"子行拔剑曰："需，事之贼也[16]。谁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17]。"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闱与大门，皆弗胜，乃出[18]。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杀之郭关[19]。成子将杀大陆子方，田逆请而免之[20]。以公命取车于道，出雍

门[21]。田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见鲁、卫之士[22]？"

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23]。公曰："余蚤从御鞅言，不及此[24]。"甲午，田常弑简公于徐州[25]。田常乃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26]。平公即位，田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27]。

【注释】

①监止：又作阚止，即下文子我，鲁国人。

②田成子：即田常，亦名陈恒、陈成子，齐国正卿。 骤顾：频繁地回头看他。《礼记·曲礼下》云："辍朝而顾，不有异事，必有异虑。"

③御：仆御之官，主管车马驾驶。 鞅：人名，田氏之族，齐国大夫。《世本》陈桓子无宇产子亹，亹产子献，献产鞅也。

④夕：此为动词，夜间省事于君。

⑤田氏方睦：以田常为首的田氏家族因欲谋篡夺齐国政权，所以全族正和睦团结。 使囚病：让囚犯田逆装病。 遗(wèi)：赠送。

⑥陈宗：陈氏宗主之家。因失去陈逆，惧其反为患，故盟。

⑦田豹：田氏家族成员。 公孙：人名，齐国大夫。 言：指把想法介绍传达。

⑧女：通"汝"，你。

⑨先：先下手。 祸：招致灾祸。

⑩舍：住。《史记集解》服虔曰："止于公宫，为陈氏做内间也。"

⑪壬申：十三日。 乘(shèng)：古四马拉一车为一乘，此句当为兄弟四人乘车而入。

⑫幄：帐幕，公卿听政之处。

⑬檀台：齐国台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寝：宗庙的后边，停放牌位和先人遗物的地方。

⑭子余：齐国大夫。

⑮库：储藏军械、车马的地方。

⑯需：迟疑。

⑰谁非田宗：言田氏宗族众多。时田常为陈氏宗主，如田常出奔，则人人都可得为陈氏宗主。“有如……”：誓辞常用语。 陈宗：犹言“先君”，指陈氏自陈完以下历代宗主。

⑱属：聚集、会合。 闱(wéi)：宫中两侧之小门。 大门：正面之公门，或曰君主之门。

⑲丰丘：田氏之封邑名。 郭关：齐国之关名。

⑳大陆子方：即齐大夫东郭贾也，子我之党徒。因其先为齐太公之后，姜姓，食邑陆乡，因号大陆氏。

㉑雍门：齐国城门名。

㉒何以见鲁、卫之士：子方欲奔鲁、卫，所以这样讲。

㉓庚辰：二十一日。 俆州：又作舒州，田氏封邑。《说文》俆作“郐”。盖在今河北廊坊市大城县境内，为齐之极北国土，与燕国交界处。

㉔蚤：通“早”。

㉕甲午：六月五日。

㉖平公：齐平公，名骜，公元前480年～前456年在位。

㉗安平：今山东淄博市东。

【译文】

简公四年春天。当初，简公和父亲阳生都逃在鲁国，监止得到了他们的宠幸。等到就了国君位，就让他主持政事。田成子害怕他，在朝上频繁地回头看他。仆御之官田鞅对简公说：“田、监不可能同时并处，您还是从其中选择一位吧。”简公不听从。子我夜间来见国君，田逆杀了人，让他碰上了，就把他逮捕带到朝上。田氏家族正非常和睦，就让田逆装病而送酒给看守他的人喝，醉了以后杀死看守的人，得以逃亡。子我和各位田族人在陈氏宗主家里盟誓。当初，田豹想做子我的家臣，让公孙大夫去介绍自己，因为田豹有丧事停下来了。后来终于成为了家臣，受到子我的宠幸。子我对他说：“我把田氏全都驱逐了而扶立你做田氏之长，可以吗？”回答说：“我在

田氏宗族中是疏远的一支。而且他们中违背您意志的不过只几个人，何必尽都驱逐他们呢！"就把这件事告知田氏。子行说："他得到国君的宠幸，不先入手，一定会遇到祸害。"子行就到简公的宫室去居住。

夏天五月壬申日，成子兄弟四人乘车到了简公那里。子我在帐幕中，出来迎接他们，就进去了，把门闭上。宦者进行抵御，子行把宦者杀了。简公和妇女在檀台饮酒，成子把他们迁移到宗庙的后边。简公拿起戈将要攻击他们，太史子余说："田常不是要做对您不利的事，而是将要替您除去祸害。"成子出来待在军库里面，闻说简公还在发怒，将要出奔，说："哪里没有国君！"子行拔出剑对他说："迟疑，是办事的祸害。我们谁不是田氏宗族，您如果出逃我不杀了您，怎么对得起田氏的先君。"成子就留下来了。子我回到家中，聚集徒属攻击宫中侧门和正门，都不能取胜，就外出奔逃。田氏追击他。丰丘地方人捉住子我来报告，就把他在郭关给杀了。成子将要杀死大陆子方，经过田逆的请求就免除了。用简公的名义在路上截到车，驰出雍门。田豹给他车子，他不接受，说："田逆替我请求免杀，田豹又要给我车子，人家会认为我和他们有私交。事奉子我又和他的仇人有私交，怎么去见鲁国、卫国的士人呢？"

庚辰日，田常在徐州捉住了简公。简公说："我早听从御仆之官田鞅的话，不会到达这个地步。"甲午日，田常在徐州弑杀了简公。田常就让简公的弟弟骜继位，这就是平公。平公就了国君的位，田常辅佐他，专断了齐国的政权，割出齐国安平以东的地区作为田氏的封邑。

【原文】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①。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②。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3]。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4]。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强于天下[5]。

【注释】

①宣公：齐宣公，名积，公元前455年～前405年在位。

②康公：齐康公，名贷，公元前404年～前379年在位。　田会：齐国大夫。　廪丘：地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北。

③田和：齐大夫，田常曾孙。

④吕氏：即姜尚及其后代。　绝其祀：断绝了对祖先的祭祀，就是亡了国。

⑤齐威王：名田因齐，齐国国君，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

【译文】

平公八年，越国灭亡了吴国。二十五年去世，儿子宣公积继位。

宣公五十一年去世，儿子康公贷继位。田会在廪丘反叛。

康公二年，韩、赵、魏开始成为诸侯。十九年，田常的曾孙田和开始成为诸侯，把康公迁徙到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去世，吕氏就断绝了对先祖的祭祀。田氏终于占有了齐国，就是齐威王，在天下称雄。

【原文】

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1]。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霸，不亦宜乎[2]？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3]！

【注释】

①适：到、去。 属(zhǔ)：连接。 琅邪(láng yá)：地名，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海边。 被：覆盖、环绕。 膏：肥沃。 阔达：豁达不拘小节。 匿知：聪明才智不外露。

②伯：通"霸"。

③洋洋：盛大貌。

【译文】

太史公说：我到过齐国，发现它从泰山连接到琅邪，北部被海所环绕，肥沃的土壤有二千里长，它的民众豁达不拘小节而且聪明才智不外露，这是他们的天性。由于太公的明圣，建立了国家的基础，桓公的兴盛，修明了优良政治，依据这些来组织诸侯之间的会盟，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盛大呀，原来就是大国的风度！

史记全译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题解】

鲁为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发祥地，其始封者为周武王弟周公旦。本篇连缀《尚书》中之《金縢》、《大诰》、《多士》、《毋逸》、《周官》、《立政》诸文，以明周公待武王、辅成王之耿耿忠心，为社稷计之谆谆教诲，及其欲安天下，官别其宜，以勤劳王家之盛德，也是《史记》中多所称赞而刻意表彰的一位古代英雄。

围绕着“礼”，有关事势的变化，本篇表现的比较突出。

其一，鲁武公时建太子，周宣王以自己的爱好废长立少，从而引起鲁国的内乱，周宣王并出兵伐鲁以立“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周天子自己破坏了礼，文记“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随后历史进入了东周。

其二，虽然周公预言由于伯禽之政迟而鲁后世将北面事齐，然而鲁国的衰败主要不在政之从俗简易，而在于根本违背和丢弃了“礼”。论赞集中哀叹鲁之衰于龂龂争斗，“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適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在举出这些事实之后加以评说：“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提出了问题，鲁是奉行天下礼乐的诸侯国，发展到这个地步，正足以见德治之面临严峻考验而将退居历史次要地位之趋势。

其三，三桓氏逐渐强大之迹显现。鲁桓公之子庄公之弟庆父、叔牙、季友后形成为孟孙、叔孙、季孙三氏，相鲁国而其势力日见发展。宣公时文载“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宣公欲去三桓而不得；襄公时篇称季文子“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

君(宣、成、襄)"而为"廉忠",但"三桓氏分为三军",掌握了军队。昭公二十五年"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齐,后如晋,而"季平子私于晋六卿",使昭公终于未能归鲁;定公时史墨对赵简子:"政在季氏,于今四君(宣、成、襄、昭)矣",鲁国出现了"民不知君"的情况;哀公欲以越伐三桓,三桓攻公,公出奔;至"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史记》叙述是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记载眉目层次异常清晰,且与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及三晋灭智伯分其地而有之的事件,是相提并论的。

【原文】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①。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②。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③。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④。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⑤。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⑥。释箕子之囚⑦。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⑧。遍封功臣同姓戚者⑨。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⑩。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注释】

①周:商时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岐山之南。《史记索隐》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后以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谥曰周文公,见《国语》。

②笃仁:忠诚于仁义。笃,诚笃,忠实。

③辅翼:辅佐。二字同义。 用事:处理政务。

④盟津:黄河渡口。盟,邑名。在今河南孟县西南。

⑤牧野:地名。牧,邑名。在今河南淇县南。 《牧誓》:《尚书》篇名。《周

本纪》录有其文。

⑥召公：即召公奭，后封于燕。事详《燕召公世家》。 夹：在左右护卫。 衅社：在社坛杀牲以祭。 纣：商纣王。

⑦箕子：纣王的叔父，因谏被囚。《殷本纪》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

⑧武庚：纣王之子，字禄父，后因叛乱被诛。 管叔、蔡叔：均周武王弟。事详《管蔡世家》。 傅之：辅助。

⑨戚者：亲近的人，当指异姓。

⑩少昊：传说中东夷族之首领。 虚：通"墟"。场所，旧址。 曲阜：邑名。故城在今山东曲阜市境。

【译文】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自从文王在世的时候以来，旦做为一个儿子是孝顺的，忠诚地实行仁义，他的表现比其他的儿子优异。等到武王登了位，旦就经常辅佐武王，政事多半都由他处理。武王九年，往东征伐到了盟津，周公也辅佐而行。十一年，讨伐纣王，到了牧野，周公佐助武王，发布了动员令《牧誓》。打败殷军，进入商朝宫中。杀了纣王以后，周公手持着大钺，召公手持着小钺，护卫在武王左右，杀牲以祭社神，将纣王所犯的罪行告诉上天以及殷朝的民众。将箕子从拘囚中释放出来。把一块土地封给纣的儿子武庚禄父，派管叔、蔡叔二人去辅助他，以便接续殷家的祭祀。普遍封赏功臣同姓和亲近的人。把周公旦封在东夷族少昊氏的故墟曲阜，这就是鲁国。周公不去封地就位，留在京师辅佐武王。

【原文】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①。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②。"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

王、王季、文王③。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④。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⑤。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⑥。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⑦。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⑧。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⑨。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⑩。"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⑪。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⑫。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⑬。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⑭，兹道能念予一人⑮。"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⑯。明日，武王有瘳⑰。

【注释】

①克：战胜。 集：安集，安定。 不豫：《尚书·金縢》作"弗豫"，是指身体不安适。汉代以后，天子生病叫做"弗豫"。 缪：通"穆"，恭敬。《史记集解》徐广曰："古书'穆'字多作'缪'。"

②戚：读为祷，告事求福。

③质：抵押。 三坛：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坛，故为三坛。 戴：通"植"。植，古"置"字，置放。 璧：圆形的玉。 秉：拿着。 圭：上圆下方形状的玉。《史记集解》孔安国曰："璧以礼神，圭以为贽。"按：古代祈祷必以圭璧。贽，礼物。 太王、王季、文王：分别为武王的曾祖父、祖父、父亲。

④史：内史，主作策之事。 策：此指写简书。策，本为竹简之册。 祝：读此简书，以告三王，即祝告。 元孙：长孙。 阻：困厄。

⑤是：这时。 负子：《尚书》作"丕子"，郑玄言"丕"读曰"负"。《尚书正读》以为丕子当读为布兹。布兹，即弟子助祭以事奉鬼神之职役。故负子之责，就是助祭的职责。

⑥乃：你们的。

⑦乃：始初。 命于帝庭：被命于帝庭。 敷：普遍。 佑：通"有"。 罔：无。

⑧坠：丧失。 葆命：葆，通"宝"，《尚书》作"宝命"，指上文"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之使命。 永：长久。

⑨即命：就而听命。即，靠近。 元龟：大龟。 之：如果。 俟：等候，等待。

⑩屏(bǐng)：收藏。

⑪书：占兆书。 信：果真。

⑫籥：同"钥"，锁钥。

⑬其：将。

⑭维：只。 长终：指国运长远。

⑮念：考虑。 予一人：古代天子之自称，此处是指武王。

⑯金縢匮：金属装束的匣子。经近人考证，已定《尚书·金縢》为伪作。

⑰瘳(chōu)：痊愈。

【译文】

武王战胜殷的次年，天下还没有安定，武王生了病，身体不安适，群臣们都恐惧，太公、召公就恭敬地卜问吉凶。周公说："不可以向我们的先王祷告吗？"周公于是就用自身为抵押，设立三个祭坛，周公面朝着北方站立，置放璧拿着圭，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内史把写在简书上的祝词诵读说："你们的长孙国王姬发，因为勤劳国事为疾病所困厄。假若你们三王现在有需要助祭的职役，可以用我旦去代替国王姬发的身躯。我旦灵巧能干，多才多艺，能够事奉鬼神。你们的国王姬发不如我旦多才多艺，不能事奉鬼神。他刚刚被上帝任命，普遍拥有四方土地，因而能够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子孙孙，四方的民众没有谁不敬重畏惧他。不要丧失了上帝所降下的宝贵任命，我们的先王也因此而长久地有所依归。现在我将听命于大龟，你们如果能答应我，我就携带着璧和圭回去，来等待你们的命令。你们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把璧和圭收藏起来。"周公已经让内

史用策书祝告给太王、王季、文王，想去代替武王姬发，于是就到三王的神主前进行占卜。占卜的人都说吉利，打开占兆书一看，果真吉利。周公高兴，开启锁钥，所见到书写的卜辞也是吉利的。周公进宫向武王贺喜说："王将不会有什么灾害。我刚刚从三位先王那里接受了命令，你可以只管图谋国运的长远。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先王是能考虑您天子的职责的。"周公把祷告的策书收藏在金属装束的匣子里面，告诫守匣子的人不能到外面去声张。第二天，武王就病愈了。

【原文】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①。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②。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③。"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④。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⑤。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⑥。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⑦。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⑧。"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⑨。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⑩。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⑪。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⑫。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⑬。诸侯咸服宗周⑭。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15]。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16]。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17]。王亦未敢训周公[18]。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19]。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20]。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21]。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22]。

【注释】

①崩：古天子或皇后去世称"崩"。 强葆：通"襁褓"。古代襁阔八寸，长八尺，用束小儿于背而负行。褓，指小儿被。

②畔：通"叛"。 践阼：亦作"践祚"，此指帝王即位。践，履。阼，即阼阶，古代庙、寝堂前之东阶，为主阶，其上为主位，故称即位为"践阼"。 摄：代理。

③流言：《史记集解》孔安国曰："放言于国，以诬周公，以惑成王也。" 不利于成王：意指要篡夺成王的天子之位。

④弗辟：指不避开嫌隙。

⑤相：辅佐。周公因要留在京师辅佐成王，所以让儿子代替自己到鲁地就封君之位。

⑥戒：告诫。

⑦沐：洗头发。古指洗发为"沐"，洗身为"浴"。 捉发：手握头发。此指停下洗头去待士。 哺：口中所含的食物。此句指把没吃完的食物吐出来去待士。二句形容待士的态度诚恳急迫。

⑧以国骄人：拿自己是一位封国的国君就以骄傲的态度对待别人。

⑨淮夷：指当时分布在今淮河下游地区的东夷部族。

⑩《大诰》：《尚书》篇名。意为普遍告喻。西周初年作品。

⑪放：流放。

⑫康叔：武王弟，封于卫。详后《卫康叔世家》。 微子：名启，商纣王的庶兄，封于宋。详后《宋微子世家》。

⑬宁：平定。

⑭宗周：意即以周王室为宗主。

⑮祉(zhǐ)：福。祉福，二字同义。 唐叔：周武王弟，名虞，封于唐(在今山西翼城县西)。 异母同颖：禾各生于一垄之母株而合为一穗。颖：穗。 馈：赠送。 《馈禾》：《尚书》篇名。今无正文。

⑯命禾：指成王赐予的"异母同颖"的禾。命，赐予。 嘉：崇美，奖善。《嘉禾》：《尚书》：篇名。今无正文。

⑰贻：赠送。 《鸱鸮(chī xiāo)》：《诗经·豳风》篇名。今人以为周公作《鸱鸮》之说，未必可信。

⑱训：当依《尚书》作"诮"。诮，责让，责备。

⑲朝：朝拜。指成王到武王庙朝拜，祈告即将营造雒邑之事。 步：步行。指出庙人庙时为表示对父的恭敬，不以为远而步行。 周：镐京。武王庙在此。 丰：丰邑。文王庙在此。 太保：高级辅佐大臣。 相土：视察地形。

⑳雒邑：故城在今河南洛阳市。 国：建都。

㉑倍：通"背"。 依：斧依，立于户牖之间的斧父屏风。《史记集解》引《礼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郑玄曰："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于宗庙，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负之言倍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也。"

㉒匔匔(qióng qióng)：谨敬貌。

【译文】

这以后武王已经去世。成王年纪小，还处在用小儿被包着背起来行走的时期。周公恐怕天下听说武王去世要背叛，周公就即帝王之位代替成王处理行政事务主持国政。管叔和其他各个弟弟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做对成王不利的事。"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说："我之所以不避开嫌隙而来代为主持行政事务，是恐怕天下背叛周王室，没有办法去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禀

告。这三位先王为天下的事情忧劳已经很久了，到现在才算最后完成。武王过早去世了，成王年纪小，还将要使周家的事业成功，我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这件事。”于是终于辅佐起成王，而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去到鲁国就封君之位。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的地位也算是不贱了。然而我常是洗一次发多要用手握着头发，吃一次饭多要在中途把口里的食物吐出来，起身去接待士人，这样做还唯恐失掉了天下的贤人。你去到鲁国，要谨慎地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国君就以骄傲的态度待人。”

管叔、蔡叔、武庚等果然率领淮夷部族进行反叛。周公就奉成王的命令，启动军队向东去讨伐，写了《大诰》。就诛死了管叔，杀掉了武庚，流放了蔡叔。收集殷家余留下的民众，因为他们而把康叔封在卫地，把微子封在宋地，来承奉殷家的祭祀。继续平定淮夷部族所居住的东方土地，两年才完全安定。诸侯们都服从并拥护周王做宗主。

上天降下了福瑞，唐叔因此得到一颗母株隔垄而长成同一穗的禾，把它献给成王，成王命令唐叔拿它到东方土地上去赠送给周公，写下了《馈禾》。周公已经接受天子赐予的禾，就奖崇天子的命令，写下了《嘉禾》。东方土地完全安定，周公回朝向成王报告，就做了一首诗赠送给成王，诗的题目叫做《鸱鸮》。成王亦没有能敢于责备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成王朝拜武王庙时步行，从镐京到了丰邑又朝拜文王庙，让太保召公先到洛邑去观察地形。这年三月，周公前往洛邑去营建成周，通过占卜来询问居住在这里会怎么样，回答说很吉利，就把这里建为国都。

成王长大了，能够处理政事。于是周公就把主持国政的事交还给成王，成王亲自登临朝堂。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国事的时候，是在明堂面朝南坐着，背靠着门牖之间的斧文屏风来接受诸侯朝拜。等

到七年以后，把主持政事之权还给成王，他就面朝北站在臣子的位置上，谨敬得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原文】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①。"亦藏其策于府②。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③。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④。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⑤。《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⑥！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⑦。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⑧。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⑨。"《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⑩。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⑪。其民皆可诛。"(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⑫。"作此以诫成王。

【注释】

①揃(jiǎn)：修剪。　蚤：通"爪"。　奸：通"干"，冒犯。《蒙恬列传》引述此事记其语为："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②府：储藏文书之处。

③谮(zèn)：进谗言，说人的坏话。

④反，同“返”。

⑤淫佚：荒淫佚乐。《多士》：《尚书》篇名。多士，意为众士，指殷商的旧臣。《无逸》：《尚书》篇名。无逸，意为不可佚乐。无，通“毋”，不要。逸，通“佚”。

⑥为业：指创业。亡：破败。

⑦殷王中宗：据《殷本纪》此指太戊，殷代第五世贤主。严：庄正。自度：自用法度，即以法度自律。荒宁：荒废自安。飨国：拥有国家政权。飨，通“享”。

⑧高宗：武丁，殷代第十一世贤主。与(yù)：为伍，共事。小人：指普通劳动群众。武丁做太子时，其父小乙让他久居民间，从事稼穑等劳役，和普通劳动民众一起经历艰难劳苦。作：等到。亮闇(liáng ān)：指帝王居丧。一解为实在沉默。马融说：“亮，信也。阴，默也。为听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密：安定。靖：和睦。小大：小指百姓，大指群臣。

⑨祖甲：武丁的儿子帝甲。殷代第十二世贤主。惟王：为王。《史记集解》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贤，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废长立少不义，亡民闲间，故曰‘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依：痛苦，要求。保施：安定爱护。鳏(guān)：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

⑩汤：代夏桀而建殷朝。帝乙：殷纣王之父。率：通“恤”，慎行。

⑪诞：大。厥：句中语气助词，无义。从：意愿。

⑫昃(zè)：日西斜。此语见《毋逸》。

【译文】

当初，成王年纪小时，生了病，周公就剪断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以此对河神祈祷说：“国王年幼还没有见识，冒犯神命的是我旦呀。”也把祷词策书藏在文书府库中。成王的病因此痊愈了。等到成王主持国政，有人来说周公的坏话，周公逃奔楚国。成王打开文书府库，看见了周公的祝祷策书，就哭泣起来，迎回周公。

周公归来，恐怕成王壮年以后，对国事的治理有所荒淫佚乐，

就写作了《多士》，写作了《毋逸》。《毋逸》篇中说："做为人们的父母，创业总是很长久的，子孙们骄奢忘记了他们创业的艰辛，因而破败了他们的家业，为人子的可以不谨慎从事吗！从前在殷王中宗时期，庄正恭敬畏惧天命，以法度自律而后治理民众，震惊恐惧时刻不敢荒废自安，所以中宗掌握国王权力达七十五年。其后在高宗时期，长久地在外面从事劳作，和普通民众共同生活，等到他就位做国王，又有丧事，三年间不语不言，但开始言语就非常欢乐，不敢荒废自安，由此安定和睦了殷国，以至于百姓大臣都没有怨恨，所以高宗掌握国王权力达五十五年。其后在祖甲时期，他不做不义的国王，长久地在外而做普通民众，因此他了解普通民众的痛苦，能够安定爱护人民，对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也不轻慢，所以祖甲掌握国王权力达三十三年。"《多士》篇中说："从汤一直到帝乙，殷的先王没有人不慎行祭祀，力从德政，各帝没有人不配合上天意旨的。到今天的后嗣王纣，大肆荒淫佚乐，毫不顾及上天和民众的意愿。殷国民众都认为他可诛杀。"《毋逸》篇中还说："文王忙得日正中又已向西倾斜都没有空暇进食，所以能掌握国王权力达五十年。"写了这些文字来告诫成王。

【原文】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①。作《立政》，以便百姓②。百姓说③。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④。"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⑤。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⑥。周国大恐⑦。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

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8]。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9]。"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10]。"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11]。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12]。岁则大孰[13]。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14]。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15]。

【注释】

①官政：官员理政的职责制度。　次序：指合理的系统。　《周官》：《尚书》篇名。成王在文王庙所在地丰邑宣布的重要诰令，详细阐明了周代设官、分职、居官的大法。原文已佚，今存为伪《古文尚书》。　宜：恰当的职责权限。

②《立政》：《尚书》篇名。立政，意为建立长官以理政。　百姓：指百官贵族。

③说：通"悦"。

④殁：通"殁"，死亡。　成周：当指洛邑，然成王未都洛邑。　不敢离成王：《史记志疑》以为"《大传》所谓不敢远成王，示天下臣于成王者，乃伏生释辞，而《史记》误并作周公语，是成王见存而遽呼以谥也。"

⑤毕：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孟子》赵岐注："毕，文王墓，近于丰、镐之地。"　从：陪从。　予小子：天子自己的谦称。　臣：以……为臣。

⑥获：收获。　偃：倒伏。

⑦周国：指周的国人。《尚书》此处作"邦人"。

⑧功：本指功服，即丧服，此指丧亡，即周公身为质而愿丧亡之意。　说：指周公祷告时的祝词。

⑨史百执事：《尚书·金縢》作"诸史与百执事"。百执事，办事官员。

⑩彰：表彰，显扬。　朕小子：天子自己的谦称。

⑪郊：郊外。

⑫筑：培土而捣坚实。

⑬孰：通"熟"。

⑭郊祭文王：本指天子才能在郊外祭天和立庙祭文王，今特赐予鲁国这两种使用天子礼乐的特权。

⑮褒：嘉奖。

【译文】

成王居在丰京，这时天下已经安定，周朝官员理政的职责制度还没有合理系统地建立起来，于是周公写了《周官》，各种官员分别明确了恰当的职责权限。写了《立政》，来方便百官贵族。百官贵族们高兴。

周公住在丰京，重病，将要去世，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来表明我不敢远离成王。"周公已经去世，成王也很谦让，把周公葬在毕地，陪从文王，来表明我不敢拿周公当臣子。

周公去世以后，秋天，庄稼还未收获，发生了暴风惊雷，禾苗全都倒伏，高大的树木都被拔出地面。周的国人非常惊恐。成王和大夫们穿着朝服去开启金縢匣子取拿策书，成王得到了周公所写拿自己作抵押去代替武王丧亡的祷告祝词。太公、召公和成王就问内史以及办事官员，内史以及办事官员说："确实有这样的事，从前周公命令我们不能说出去。"成王拿着策书哭泣起来，说："从今以后就不要再去恭敬地占卜了！过去周公为王室辛勤劳苦，只是我年幼不及了解。现在上天动怒来表彰周公的功德，我小子要亲自去迎接，也符合我们国家的礼制。"成王出到郊外，天就下雨，反方向刮着风，禾苗尽都立起来了。太公、召公命令国都的人，凡是被刮倒的高大树木，尽都扶起并培土夯坚实。这一年就是大好的收成。于是成王就命令鲁国可以进行郊祭和立庙祭文王。鲁国能够有天子礼乐的原因，是由于要嘉奖周公功德的缘故。

【原文】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①。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②。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③。"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④。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曰⑤："陈尔甲胄，无敢不善⑥。无敢伤牿⑦。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⑧。无敢寇攘，逾墙垣⑨。鲁人三郊三隧，峙尔刍茭、糗粮、桢榦，无敢不逮⑩。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⑪。"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

【注释】

①固：原本，原来。《史记索隐》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其余食小国者六人，凡、蒋、邢、茅、胙、祭也。

②报政：报告政绩。

③《史记集解》徐广曰："一本云'政不简不行，不行不乐，不乐则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简不易；有近乎简易，民必归之'。" 《史记索隐》言为政简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谓亲近也。

④徐戎：分布于今泗水中游一带的戎人。 兴：起来。

⑤肸(bì)：《尚书》作"费(bì)"，地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肸誓》：《尚书》作《费誓》。据近人曾运乾《尚书正读》考证，此篇盖作于"成王初元"。

⑥甲：军衣。 胄：头盔。

⑦牿(gù):关牛马的圈栏。古行军,牛载辎重,马驾兵车,故细加看护。《史记正义》:牿,牛马牢也。令臣无伤其牢,恐牛马逸。

⑧风:走逸。 臣妾:厮役之属。 逋(bū):逃跑。逋逃,二字同义。 越逐:离开队伍去追赶。 复:还。指归还原主。《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勿敢弃越垒伍而求逐也。众人有得佚马牛,逃臣妾,皆敬还。"

⑨寇:抢劫。 攘:偷窃。 墙垣:围墙。《尚书》此语作"逾墙垣,窃马牛,诱臣妾",意思明确。

⑩三郊三隧:《史记集解》王肃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东郊留守,故言三也。"《左传·成公元年》疏:"诸侯出兵,先尽三乡三遂,乡遂不足,然后总征境内之兵。" 峙(zhì):储积。 刍(chú)茭:喂牲口的干草。 糗(qiǔ)粮:干粮。 桢榦(zhēng gàn):筑墙工具。夹在两旁的叫"榦",置于前端的叫"桢"。 逮(dài):达到。指应有的数量而言。

⑪筑:修筑营垒。 及:来到。 大刑:死刑。

【译文】

周公去世,儿子伯禽原本已经在此前接受封国,这就是鲁公。鲁公伯禽当初接受封国前往鲁国,三年之后才向周公报告政绩。周公说:"为什么这样迟缓呀?"伯禽说:"变化它的习俗,改革它的礼仪,丧服三年之后才能免除,所以迟了。"太公也封在齐国,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了政绩。周公说:"为什么这样快疾呢?"说:"我简化它的君臣礼仪,依从它的习俗去做就是了。"等到后来听到伯禽报告政绩迟缓,就叹息说:"哎呀,鲁国的后代将要做为臣子面向北奉事齐国哩!治政不简约就不容易实行,民众就不会亲近;政务平易亲近民众,民众必定归服于他。"

伯禽就鲁君之位以后,就有管叔、蔡叔等的反叛,淮夷、徐戎也一同起兵反叛。这时候伯禽率领军队到肸地去讨伐他们,写了《肸誓》,说:"陈列你们的军衣和头盔,必须保持良好。不要毁坏牛马圈栏。马牛跑掉了,奴仆逃亡了,不要离开队伍去追赶,得到了的

要恭敬地归还原主。不要抢劫偷窃，越过围墙去偷窃牛马引诱男女奴仆。国都南、西、北三方近郊和远郊的鲁国人，储积好你们喂牲口的干草、干粮、筑墙用的工具桢榦，不要达不到应有的数量。我甲戌日筑营垒后就征讨徐戎，不要不按时到达，如果不到，要处以死刑。”写出了这篇《肸誓》，就平定了徐戎，安定了鲁国。

【原文】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①。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㵒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②。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③。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④。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⑤。

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⑥。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⑦：“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⑧。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⑨。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⑩。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⑪。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⑫。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

伯御为君[13]。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后[14]。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知)〔咨〕[15]。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16]。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注释】

①茅阙门：茅门，实即雉门，诸侯宫之南门。诸侯三门，库门、雉门、路门。外朝在雉门外。雉门两旁积土为台，即"阙"，故曰"茅阙门"。茅，一作"第"，又作"夷"。雉、夷、茅三字通用。又，《说文》："雉，古文作锑。"或省作"弟"，亦作"第"。此盖由炀公徙于曲阜东二里之奄，而改建宫室，廓开旧制之所为。

②濆：音 fèi。

③真(shèn)：借作"慎"。

④周厉王：姬胡，因暴虐、好利、止谤，被国人流放。 彘(zhì)：地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北。 共和行政：厉王流放，由周公、召公共同主政十四年(公元前 841 年～前 828 年)，故称。

⑤周宣王：姬静，公元前 827 年～前 782 年在位。

⑥武公：公元前 825 年～前 816 年在位。始可计鲁君之在位年数。

⑦樊仲山父：亦作"仲山甫"，封于樊，又称樊仲，樊穆仲，时为周之大臣。樊，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南。

⑧顺：顺理，合理。 王命：指周先王确立的嫡长继承制。

⑨立：指建立权威。 上：指在上位的统治者。

⑩逆：指违抗王命。

⑪壅：阻塞不能推行。

⑫懿公：公元前 815 年～前 807 年在位。

⑬伯御：公元前 806 年～前 797 年在位。

⑭道顺：启发教戒。道，通"导"。顺，通"训"。

⑮肃恭：严肃恭谨。 明神：敬奉鬼神。 耆(qí)老：泛指老人。耆，老。 赋事：处理事务。 遗训：指先王训导。 咨：询问。 固实：陈例及其正确方法。固，通"故"。 干：冒犯，抵触。

⑯夷宫：宣王祖父夷王之庙。古代任命爵位一定要在祖庙。

【译文】

鲁公伯禽去世，儿子考公酋继位。考公四年去世，扶立他弟弟熙，被人称为炀公。炀公建造了茅阙门。六年去世，儿子幽公宰继位。幽公十四年，幽公弟弟溃杀了幽公而自行继位，这就是魏公。魏公五十年去世，儿子厉公擢继位。厉公三十七年去世，鲁国人扶立他的弟弟具，这就是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去世，儿子真公濞继位。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暴虐无道，逃出京都奔往彘地，周王朝出现了共和行政的局面。二十九年，周宣王就天子之位。

三十年，真公去世，弟弟敖继位，这就是武公。

武公九年春天，武公同长子括、小儿子戏，往西去朝拜周宣王。宣王喜爱戏，想确立戏做鲁国的太子。周朝大臣樊仲山甫进谏宣王说："废弃长子扶立少子，不合情理；不合情理，一定会触犯王命；触犯了王命，一定会被诛杀；所以发出命令不可以不合情理。命令不能推行，政治的权威就不能树立起来；推行的命令不合情理，民众将会抛弃君主。在下位的事奉在上位的，年少的事奉年长的，这样做就会合乎情理。如今天子要确定诸侯国君的人选，而确立他们中的年少者，这是教导民众违抗王命。假若鲁国依从去做，其他诸侯国加以效法，王命就将会被阻塞而推行不下去了；假若不依从去做又把他诛杀了，这是自己来诛杀王命。诛杀是失误，不诛杀也是失误，君王还是谋划一下吧。"宣王不听从，终于确立戏做鲁国的太子。夏天，武公回国就去世了，戏继位，这就是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长括的儿子伯御和鲁国人攻击弑杀了懿公，而扶立伯御做国君。伯御就国君位十一年，周宣王讨伐鲁国，杀了

它的国君伯御，然后询问鲁国的公子能够启发教诫诸侯的是谁，要把他立为后代国君。樊穆仲说："鲁懿公的弟弟称，庄正恭谨，敬奉鬼神，恭敬事奉老人，处理事务执行刑罚，一定要查问先王的遗训并去咨询故旧事例和它正确的处理方法；不抵触所查问过的先王遗训，不冒犯所咨询过的故旧事例。"宣王说："对，这人是能训导治理他的民众了。"就在夷宫扶立称做国君，这就是孝公。从这以后，诸侯大多都会背叛王命。

【原文】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①。秦始列为诸侯②。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为惠公③。惠公三十年，晋人弑其君昭侯④。四十五年，晋人又弑其君孝侯⑤。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⑥。初，惠公適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⑦。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⑧。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隐公五年，观渔于棠⑨。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⑩。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⑪。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⑫。"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⑬。"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⑭。"

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15]，齐于社圃，馆于蔿氏。挥使人弑隐公于蔿氏[16]，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注释】

①犬戎：部族名，居今甘肃通渭县至渭源县一带。 幽王：姬宫湦，公元前781年～前771年在位。

②秦襄公因打败犬戎，护送周平王东迁而被封为诸侯，列为诸侯，排在诸侯的行列之中。

③惠公：公元前768年～前723年在位。

④昭侯：公元前745年～前740年位。

⑤孝侯：公元前739年～前724年在位。晋人两弑君事，详《晋世家》。

⑥隐公：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世本》名息姑。

⑦適：通"嫡"。嫡夫人，君王的元配、正妻。

⑧好：长得漂亮。 登：升。

⑨观渔：让捕鱼人陈设取鱼的器具，观其取鱼以为戏乐。 棠：地名，今山东鱼台县西南有观鱼台址。

⑩易：交换。 祊(bēng)：通"邴"，邑名。郑祀泰山的汤沐邑，在今山东费县东南。 许田：鲁君朝见周王时的朝宿之邑，地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南。《史记志疑》案：是年郑归祊耳，易许田在后四年，说见《周纪》。 君子讥之：盖指《谷梁传》之评议。《史记集解》引《谷梁传》曰："祊者，郑伯之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许田乃鲁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

⑪谄：巴结献媚。 便：方便，合宜。 遂：竟，终。

⑫子允：《史记志疑》案：桓公名多异，此处五称"子允"，疑"子"字衍文。 相：《左传》作"大宰"。

⑬营：营造，建筑。 菟裘：地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古为嬴姓之国，其后土地并于鲁。 老：终老。

⑭隐公：《史记志疑》案：生而称谥非也，当衍两"隐"字，《史诠》曰当作"今君"。

⑮钟巫：神名。隐公在做公子时，和郑国在狐壤作战被俘，囚禁在郑大夫

尹氏家中。买通尹氏，向尹氏之家所立之钟巫牌位祈祷，终于和尹氏一起回到鲁国，回来后也把钟巫的牌位立在鲁国，给予祭祀。 齐：同"斋"，斋戒。 社圃：园名。 馆：住宿。 蔿(wěi)氏：鲁国大夫。
⑮蔿氏：此指蔿氏之家。 桓公：《世本》名"轨"，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

【译文】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背叛周王室，犬戎部族杀死了幽王。秦国开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孝公去世，儿子弗湟继位，这就是惠公。惠公三十三年，晋国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昭侯。四十五年，晋国人又弑杀他们的国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去世，庶室所出的长子息代理主持国政，行使国君权力，这就是隐公。当初，惠公的元配夫人没有生儿子，他的贱妾声子生了儿子息。息长大了，替他从宋国娶来了妻。宋国女子来到因为长得漂亮，惠公夺过去自己娶她做妻，生了儿子允，把宋国女子升为夫人，让允做太子。等到惠公去世，因为允年小的缘故，鲁国人共同商议让息代理国政，不说是即国君位。

隐公五年，在棠地观看取鱼做为戏乐。八年，拿许田去和郑国交换天子赐给他的祭祀太山的汤沐邑祊，君子讥笑这件事。

十一年冬天，公子挥谄媚地对隐公说："百姓们认为您做国君合适，您还是因此而最终继位。我请求替您去杀了子允，您任用我做国相。"隐公说："有先君的遗命。我因为允年纪小，所以暂时代理。现在允就要长大了，我正在菟裘地方建筑房屋要到那里去养老，以便交给子允国家政权。"挥惧怕子允听说会反过来诛杀他，就反过去在子允面前说隐公的坏话，说："隐公想最终继位，把您去掉，您还是谋划一下吧，请求替您杀了隐公。"子允答应了。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神，在社圃园斋戒，住宿在大夫蔿氏家中。挥派人在

芳氏家中弑杀了隐公，而确立子允做国君，这就是桓公。

【原文】

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①。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君子讥之②。

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长，为太子。

十六年，会于曹，伐郑，入厉公③。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④。申𦈡谏止，公不听，遂如齐⑤。齐襄公通桓公夫人⑥，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⑦。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胁，公死于车⑧。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礼⑨。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⑩。"齐人杀彭生以说鲁⑪。立太子同，是为庄公⑫。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

【注释】

①《史记集解》服虔曰："郑以祊不足当许田，故复加璧。"

②宋之赂鼎：宋国大宰宋督（后来之华氏）杀司马孔父弑殇公，桓公与齐釐公、陈桓公、郑庄公会于稷（今河南商丘县境），不讨弑君之贼而扶立宋庄公，树立华氏之政权。宋以郜（国名，早为宋所灭）鼎贿赂桓公，齐、陈、郑亦皆有贿赂。　君子讥之：《史记集解》引《谷梁传》曰："桓公内杀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公羊传》曰："周公庙曰太庙。"

③曹：国名。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都陶丘（在今山东定陶县东南），公元前487年为宋所灭。详《管蔡世家》后附。　厉公：郑侯姬突。因与大臣祭仲矛盾而出居栎邑（今河南禹州市）。入厉公，《史记志疑》案："入"上

缺“谋”字，盖厉未人也。

④有行：外出。

⑤申繻(rú，又读 xū)：鲁大夫。谏辞：“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见《左传》。

⑥通：私通。

⑦怒：罪责。

⑧丙子：十日。 飨公：《史记集解》服虔曰：“为公设享讌之礼。” 摺：折断。 胁：腋下肋骨。事详《齐太公世家》。

⑨来修好礼：《左传》作“来修旧好”。

⑩咎：罪。

⑪说：通“悦”。

⑫庄公：公元前 693 年～前 662 年在位。

【译文】

桓公元年，郑国加上璧来交换周天子赐给鲁君的许田。二年，把从由宋国贿赂得来的郜鼎放进太庙，君子讥刺这件事。

三年，派公子挥到齐国去迎接妇女，做为夫人。六年，夫人生了儿子，和桓公是同日出生的，所以取名叫同。同长大了，成为太子。

十六年，在曹国举行盟会，攻打郑国，谋划送厉公回国。

十八年春天，桓公将要外出，就和夫人到了齐国。申繻进谏劝止，桓公不听从，就到了齐国。齐襄公和桓公夫人通奸。桓公罪责夫人，夫人把罪责的事告诉齐侯。夏天四月丙子日，齐襄公设宴款待桓公，桓公酒醉，让公子彭生抱出鲁桓公，就此命令彭生折断他的腋下肋骨，桓公死在车上。鲁国人告诉齐君说：“我们国君畏惧您的威严，不敢安居，前来贵国修复旧有的友好礼仪。礼仪结束但没有返回来，无处去追究罪责，请求得到彭生以便在诸侯面前消除丑闻。”齐国人杀了彭生以取悦于鲁国。扶立太子同，这就是庄公。庄公的母夫人就此留在齐国，不敢返回鲁国。

【原文】

庄公五年冬，伐卫，内卫惠公[①]。

八年，齐公子纠来奔[②]。九年，鲁欲内子纠于齐，后桓公，桓公发兵击鲁，鲁急，杀子纠。召忽死。齐告鲁，生致管仲[③]。鲁人施伯曰："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尸与之[④]。"庄公不听，遂囚管仲与齐。齐人相管仲。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于柯，曹沫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⑤]。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

十五年，齐桓公始霸[⑥]。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⑦]。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⑧]。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⑨]。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⑩]。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⑪]。"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开[⑫]。庄公无適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⑬]。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⑭]。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⑮]。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奈何[⑯]？"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饮叔牙以鸩，曰："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後[⑰]。"牙遂饮鸩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⑱]。八月癸亥[⑲]，庄公卒，季友竟立子

斑为君，如庄公命。待丧，舍于党氏[20]。

【注释】

①内：通"纳"。　卫惠公：即子朔，因谋取君位不容于群公子而奔齐，今武力纳之。事详《卫康叔世家》。

②齐公纠与桓公争立事，已详《齐太公世家》。

③生致：送来活人。

④施伯：《世本》云："鲁惠公孙。"

⑤事详《齐太公世家》。

⑥齐桓公始霸：《春秋》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左传》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

⑦观社：《史记集解》韦昭曰："齐因祀社，蒐军实以示军容，公往观之。"

⑧党(zhǎng)氏：鲁大夫，任姓。据《读史方舆纪要》，庄公台在曲阜县东北八里。　割臂以盟：孟女割臂和庄公相盟誓。割臂，破臂出血以歃。割，指残破，非割断。

⑨梁氏：鲁大夫。

⑩圉(yǔ)人：官职名，掌养马刍牧之事。　荦(luò)：人名。

⑪置：放过不杀。

⑫娣：妹。

⑬適嗣：正妻之子，即嫡子。

⑭嗣：继位人。

⑮一继一及：指君位世袭制，父死子为君叫"继"，兄死弟为君叫"及"。常：常规。

⑯曩(nǎng)者：不久前。

⑰鍼(qián)巫氏：鲁大夫。　鸩(zhèn)：同"酖"，毒酒。鸩，本为鸟名，其羽毛有毒，古人用以为毒酒杀人。《史记集解》服虔曰："鸩鸟，一曰运日鸟。"

⑱叔孙氏：《史记集解》杜预曰："不以罪诛，故得立后，世继其禄也。"

⑲癸亥：五日。

⑳舍于党氏：《史记正义》未至公宫，止于舅氏。

【译文】

庄公五年冬天，攻打卫国，送卫惠公回国。

八年，齐国公子纠前来投奔。九年，鲁国想送公子纠回齐国，比桓公晚了一步，桓公出动军队攻击鲁国，鲁国紧急，杀了公子纠。召忽死了。齐国告诉鲁国，把管仲活着送回去。鲁国人施伯说："齐国是想得到管仲，不是要杀了他，将要任用他，任用了他就会成为鲁国的祸患。不如杀掉，把他的尸体给齐国。"庄公不听从，就把管仲囚禁送给齐国。齐国人任用管仲做相。

十三年，鲁庄公和曹沫在柯地与齐桓公盟会，曹沫劫持齐桓公，索求鲁国被侵占的土地，已经得到盟誓就释放了桓公。桓公想违背约言，管仲劝谏，终于归还了侵占到的鲁国土地。

十五年，齐桓公开始称霸。二十三年，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

三十二年，当初，庄公建座高台临近党氏之家，看到了党氏的长女孟女，因为喜欢她漂亮就爱她，答应立她做夫人，孟女于是就和庄公割臂以血盟誓。孟女生了儿子斑。斑长大了，喜欢上梁氏之女，前去看望。养马人荦在墙外和梁氏女戏耍。斑发怒，鞭打荦。庄公听说这件事，说："荦是很有气力的人，要因此而杀掉他，这是不可以只鞭打而弃置不杀的。"斑没有杀掉他。正碰上庄公生病。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二的叫叔牙，三的叫季友。庄公娶了齐国女子做夫人，叫哀姜。哀姜没有生儿子。哀姜的妹妹叫叔姜，生了儿子开。庄公没有嫡子，喜爱孟女，想立孟女的儿子斑。庄公生病，而问弟弟叔牙让谁做继位人。叔牙说："父死子继，兄死弟及，是鲁国的常规。庆父还在，可以做继位人，您何必担忧？"庄公担心叔牙想扶立庆父，另找时间去问季友。季友说："请让我拿死做保证要立斑为君。"庄公说："不久前叔牙想要立庆父为君，怎么办？"季友奉庄公的命令让叔牙在鍼巫氏家里待命，派鍼季劫持叔牙饮鸩，

说："饮了此酒就会有后代承奉祭祀；否则，死了而且还会没有后代。"叔牙就饮鸩后死去了，鲁国立他的儿子做叔孙氏。八月癸亥日，庄公去世，季友终于扶立子斑做国君，按照庄公的遗命做了。侍奉丧事期间，居住在党氏家。

【原文】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庆父使圉人荦杀鲁公子斑于党氏[①]。季友奔陈[②]。庆父竟立庄公子开，是为湣公[③]。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齮袭杀湣公于武闱[④]。季友闻之，自陈与湣公弟申如邾，请鲁求内之[⑤]。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⑥]。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釐公[⑦]。釐公亦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⑧]。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齐桓公闻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乃召之邾而杀之，以其尸归，戮之鲁[⑨]。鲁釐公请而葬之[⑩]。

季友母陈女，故亡在陈，陈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⑪]。季友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其后为季氏，庆父后为孟氏也。

【注释】

①己未：二日。

②陈：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妫姓国。详后《陈杞世家》。

③开：《世本》名“启”，因避汉景帝讳而作“开”。 湣公：公元前661年～前660在位。湣，《春秋》作“闵”，《汉书》作“愍”。

④卜齮(yǐ)：鲁大夫。 武闱(wéi)：路寝之旁门。武，或以为当作“虎”，虎门，路寝之门。闱，宫中侧门。

⑤邾(zhū)：曹姓国，后改名“邹”，地在今山东邹县一带。战国时为楚所灭。

⑥莒(jǔ)：西周分封的己姓国，春秋初迁于莒邑。地在今山东莒县。

⑦釐公：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釐，《春秋》作“僖”。

⑧奚斯：即公子鱼。依《左传》，奚斯是庆父派去请求出奔的，因为季友不许，才哭着返回的。

⑨归：归于鲁。 戮：陈尸示众。

⑩请而葬之：因为哀姜是罪人，所以釐公请齐人而葬之。

⑪间于两社：是说会成为鲁国的执政大臣。两社，右为周社，左为亳社，在诸侯宫室的雉门之外，为君臣日见，诸臣治官书之地，正是执政大臣的治事之所。

【译文】

先前庆父和哀姜私通，想立哀姜妹妹的儿子开做国君。等到庄公去世而季友扶立斑，十月己未日，庆父派养马人荦在党氏家杀死了鲁公子斑。季友奔往陈国。庆父终于立了庄公的儿子开做了国君，这就是湣公。

湣公二年，庆父和哀姜私通更加严重。哀姜和庆父策谋杀害湣公而立庆父做国君。庆父派卜齮在宫中侧门袭击杀死湣公。季友听说了，从陈国和湣公的弟弟申到了邾国，请求鲁国接他们回去。鲁国人想诛杀庆父。庆父恐惧，逃奔到莒国。于是季友拥戴子申进入鲁国，扶立他做国君，这就是釐公。釐公也是庄公一位年少的儿子。哀姜恐惧，逃奔到邾国。季友拿钱财到莒国购求庆父，庆父回来，派人去杀庆父，庆父请求出逃，不听从，就让大夫奚斯边走边哭

着前去庆父家。庆父听到奚斯的哭声，就自杀了。齐桓公听说哀姜和庆父淫乱而危害了鲁国，就从邾国召回哀姜而把她杀了，把她的尸体送回鲁国陈尸示众。鲁釐公请求把她埋葬了。

季友的母亲是陈国女子，先前逃亡在陈国，陈国所以能帮助送回季友和子申。季友在将要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派人占卜，卦辞说："是个男的，他的名字叫'友'，会处在周社和亳社之间的位置上，成为公室的辅佐。季友逃亡，那么鲁国就不会昌盛。"等到他生下来，有一个"友"字在手掌中间，就用这个字给他取名，称号为成季。他的后代成为季氏，庆父的后代成为孟氏。

【原文】

釐公元年，以汶阳鄪封季友[①]。季友为相。

九年，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②]。齐桓公率釐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立晋惠公[③]。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④]。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⑤]。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⑥]。三年，文公朝晋襄公[⑦]。

十一年十月甲午，鲁败翟于鹹，获长翟乔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⑧]。

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以败翟于长丘，获长翟缘斯[⑨]。晋之灭路，获乔如弟棼如[⑩]。齐惠公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北门[⑪]。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⑫]。

十五年，季文子使于晋[⑬]。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俀[14]。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15]。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俀，是为宣公[16]。哀姜归齐，哭而过市，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適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17]。

【注释】

①以汶阳鄪封季友：《左传》作"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据此，汶阳与费为二地。汶阳，汶水北面之田，地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鄪(bì)：邑名，亦作"费"、"肸"，在今山东费县北。

②里克：晋大夫。 奚齐、卓子：均晋献公子。事详《晋世家》。

③高梁：晋邑名，在今山西临汾市东。 晋惠公：晋献公子，名夷吾，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

④晋文公：晋献公子，名重耳，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

⑤文公：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

⑥商臣：因其父成王欲废长立少而弑之，代立为穆王。公元前625年～前614年在位。

⑦晋襄公：晋文公子，公元前627年～前621年在位。

⑧甲午：三日。 翟：亦作"狄"。狄有赤狄、白狄、长狄。此指长狄。 鹹：鲁地名，在今山东巨野县东南。 富父终甥：鲁大夫。 舂：通"冲"，直刺。 子驹之门：鲁北郭之西门。 命：名。 宣伯：即叔孙得臣之子叔孙乔如，用所获敌人之名做自己儿子的名，意在表彰自己的功绩。是时得臣所获者三人，还有虺、豹，而皆以名其子。

⑨宋武公：名司空，公元前765年～748年在位。 鄋瞒：长狄部落名。相传为夏代防风氏，殷代汪芒氏的后代。 皇父：宋戴公之子，名充石，字皇父，官司徒。 长丘：宋邑，在今河南封丘县南。 长狄缘斯：乔如的祖先。

⑩潞：《左传》作"潞氏"，国名，赤狄之别种。其地当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

灭潞氏，事在以后鲁宣公十五年，此连及说之。

⑪齐惠公二年，亦当鲁宣公二年，即公元前 607 年。齐惠公，公元前 608 年～前 599 年在位。　王子城父：齐国大夫。

⑫《史记集解》杜预曰："长翟之种绝。"

⑬季文子：季友之子季孙行父，鲁国公族。后为鲁宣公、成公、襄公之相。

⑭哀姜：《史记索隐》此"哀"非谥，盖以哭而过市，国人哀之，谓之"哀姜"，故生称"哀"，与上桓夫人别也。　嬖(bì)爱：宠幸。　俀(wěi)：一作"倭"，音同。

⑮私事：私与勾结。　襄仲：公子遂，鲁国大臣。　叔仲：叔仲惠伯，即叔彭生。鲁国大夫，后为襄仲所杀。

⑯宣公：公元前 608 年～前 591 年在位。

⑰三桓：指鲁桓公在后代孟孙(仲孙)、叔孙、季孙之鲁国三卿。《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对赵简子之言曰："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子是乎失国，政在季氏。"

【译文】

釐公元年，划出汶阳之田和鄪邑封给季友。季友做国相。

九年，晋国里克杀死他的国君奚齐、卓子。齐桓公率领釐公去讨伐晋国叛乱，到达高梁邑后回来了，确立了晋惠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二十四年，晋文公就国君之位。

三十三年，釐公去世，儿子兴继位，这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楚国的太子商臣弑杀他的父亲成王，取代他父亲而继位。三年，文公去朝拜晋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日，鲁国在鹹地打败长翟部落，俘获了长翟乔如，大夫富父终甥用戈直刺长翟乔如的喉咙，杀死了他。把他的头埋在鲁北郭之西门，用乔如这个名字给叔孙得臣的儿子取名。

当初，在宋武公的时代，鄋瞒部落攻打宋国，司徒官皇父率领军队加以抵抗，在长丘打败了翟人，俘获了长翟缘斯。以后晋国灭掉潞氏国，俘获到乔如的弟弟棼如。齐惠公二年，鄋瞒攻打齐国，齐

国大夫王子城父俘获了乔如的弟弟荣如，把他的头埋在北门。卫国人俘获了乔如的小弟弟简如。鄋瞒由于这样就灭亡了。

十五年，季文子出使到晋国。

十八年二月，文公去世。文公有两个妃子：长妃齐国女子哀姜，生了儿子恶和视；次妃敬嬴，受到宠幸，生了儿子倭。倭私下勾结襄仲，襄仲想扶立他，叔仲惠伯说不可以这么做。襄仲请求齐惠公帮助，惠公刚刚继位，想亲近鲁国，答应了他。冬季十月，襄仲就杀了子恶和视而扶立了倭，这就是宣公。哀姜回到齐国，哭着走过国都街市，喊："天哪！襄仲所做不讲仁道，杀了嫡子而扶立庶子！"街市上的人都哭了，鲁国人称她叫"哀姜"。鲁国因为这个缘故国君的公室卑微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强大起来。

【原文】

宣公倭十二年，楚庄王强，围郑[①]。郑伯降，复国之[②]。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为成公[③]。季文子曰："使我杀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④]。"襄仲立宣公，公孙归父有宠[⑤]。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三桓。会宣公卒，季文子怨之，归父奔齐。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⑥]。夏，公与晋郤克败齐顷公于鞌，齐复归我侵地[⑦]。

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⑧]。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乃不[⑨]。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⑩]。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⑪]。

十六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⑫]。文子有义，晋人弗许。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为襄公[⑬]。是时襄公三岁

也。

襄公元年，晋立悼公[13]。往年冬，晋栾书弑其君厉公[14]。四年，襄公朝晋。

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15]。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九年，与晋伐郑。晋悼公冠襄公于卫，季武子从，相行礼[16]。

十一年，三桓氏分为三军。[17]

十二年，朝晋。十六年，晋平公即位[18]。二十一年，朝晋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19]。

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其弟景公[20]。

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21]。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22]。鲁人立齐归之子裯为君，是为昭公[23]。

【注释】

①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前590年在位。

②郑伯：时为郑襄公，公元前604年～前587年在位。

③肱：一作"股"。

④失大援：《史记集解》服虔曰："援助也。仲杀适立庶，国政无常，邻国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预曰："襄仲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固，又不能坚事齐、晋，故云失大援。"

⑤归父：襄仲之子。

⑥隆：《左传》作"龙"。鲁邑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⑦郤克：晋中军帅，主持政事。　齐顷公：公元前598年～前582年在位。

搴：即历下，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偏。

⑧晋景公：公元前599年～前581年在位。

⑨不(fǒu)：同"否"。

⑩鲁讳之：《史记索隐》云，《经》不书其葬，唯言"公如晋"，是讳之。

⑪吴王寿梦：公元前585年～前561年在位。 钟离：本为嬴姓国，时当为吴邑。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

⑫宣伯：叔孙乔如。

⑬襄公：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

⑭晋悼公：公元前572年～前558年在位。

⑮栾书：晋国执政大臣。 晋厉公：公元前580年～前573年在位。

⑯三君：指宣公、成公、襄公。

⑰冠：古以人君年十二行冠礼，目为成人，始能结婚。《左传》曰："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 季武子：季孙宿。季文子之子，继其父执政。

⑱三桓氏分为三军：《史记集解》韦昭曰："周礼，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鲁，伯禽之封，旧有三军，其后削弱，二军而已。季武子欲专公室，故益中军，以为三军，三家各征其一。"《史记索隐》征谓起徒役也。武子为三军，故一卿主一军之征赋也。"

⑲晋平公：公元前557年～前532年在位。

⑳孔丘生：《史记正义》生在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二十二年，晋平七年，吴诸樊十年。

㉑崔杼：齐国大臣。 齐庄公：公元前553年～前548年在位。事详《齐太公世家》。 齐景公：公元前547年～前490年在位。

㉒延陵季子：吴王寿梦之子，封于延陵，故称。亦称季札或公子札。问周乐事详《吴太伯世家》。

㉓太子卒：《左传》云胡女敬归之子子野立，三月卒。杜注："过哀毁瘠，以致灭性。"

㉔齐归：襄公妾敬归之妹，胡女。胡，归姓之国。齐，谥号。 昭公：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译文】

宣公倭十二年，楚庄王强大，包围郑国。郑伯投降，楚又让他复

国。

十八年，宣公去世，儿子成公黑肱继位，这就是成公。季文子说："让我国杀嫡子立庶子失掉了大援助的，是襄仲。"襄仲扶立宣公，公孙归父受到宠幸。宣公想去掉三桓之族，和晋国谋划讨伐三桓之族。碰上宣公去世，季文子产生怨恨，归父逃奔到齐国。

成公二年春天，齐国来攻打取走了我国的隆邑。夏天，成公和晋国郤克在鞌地打败齐顷公，齐国重新归还了侵占的我国土地。

四年，成公到了晋国，晋景公不敬重鲁国。鲁国想背弃晋国和楚国联合，有人劝谏，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十年，成公到了晋国。晋景公去世，因此留下成公给送葬。鲁国忌讳这件事。十五年，开始在钟离和吴王寿梦盟会。

十六年，宣伯告诉晋国，想诛杀季文子。文子有道义，晋国人不允许。

十八年，成公去世，儿子午继位，这就是襄公。这时襄公是三岁。

襄公元年，晋国立悼公做国君。去年冬天，晋国栾书弑杀了他的国君厉公。四年，襄公去朝拜晋国。

五年，季文子去世。家中没有穿着帛衣的妃妾，畜圈里没有用粟喂养的马匹，府库的收藏没有金玉，以此他辅佐了三位国君。君子们说："季文子做到了廉洁忠正。"

九年，和晋国讨伐郑国。晋悼公在卫国替襄公行冠礼，季武子随从，辅助举行冠礼仪式。

十一年，三桓子族分别主持三军。

十二年，朝拜晋国。十六年，晋平公就国君之位。二十一年，朝拜晋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出生。

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杀他的国君庄公，扶立庄公的弟弟景公。

二十九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到鲁国，询问周朝诗乐，他全都了解各诗乐的意旨，鲁国人敬重他。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去世。这年九月，太子又去世。鲁国人确立齐归的儿子裯做国君，这就是昭公。

【原文】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1]。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之[2]。今裯非適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3]。君子曰："是不终也[4]。"

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5]。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昭公称病不往[7]。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6]，召昭公[7]。昭公往贺，赐昭公宝器；已而悔，复诈取之[8]。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9]。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鲁耻之[10]。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竟，因入鲁问礼[11]。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谢还之。

二十五年春，鸜鹆来巢[12]。师己曰："文成之世童谣曰'鸜鹆来巢，公在乾侯[13]。鸜鹆入处，公在外野'。"

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14]。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15]。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16]。季平子怒，囚臧氏老[17]。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18]。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19]。"弗许。请囚于

鄭[20]，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21]。子家驹曰："君其许之[22]。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郈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23]？"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郈昭伯[24]。郈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25]。齐景公曰："请致千社待君[26]。"子家曰："弃周公之业而臣于齐，可乎？"乃止。子家曰："齐景公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叔孙见公还，见平子，平子顿首[27]。初欲迎昭公，孟孙[28]、季孙後悔，乃止。

【注释】

①有童心：是说无成人的志向，而有童子之心。

②穆叔：即叔孙豹，鲁大夫，宣伯乔如之弟。　年钧：年纪相等。钧，通"均"，下同。　义钧：指贤能均等。

③三易衰(cuī)：多次更换丧服，是因为嬉戏无度。衰，通"缞"，古时丧服，用最粗的麻布做成，披在胸前。

④不终：不会善终。

⑤三年：依《十二诸侯年表》及《左传》，当为"二年"。　谢还：婉言谢绝后返回。时晋君之妾少姜卒，昭公前去吊丧。依当时之礼，即使是诸侯嫡配之丧，诸侯也没有亲自前往吊唁的。

⑥楚灵王：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　申：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北。此为楚灵王始会诸侯。

⑦章华台：台名。在今湖北监利县北。

⑧往贺：《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　宝器：指大曲之弓。

⑨弃疾：楚平王。公元前528年～前516年在位。

⑩晋昭公：名夷。公元前531年～前526年在位。

⑪晏子：即晏平仲，晏婴。详《管晏列传》。　竟：通"境"。

⑫鸜鹆(qú yù)：鸟名，即八哥。此鸟中国各地多有，《春秋》记此，以为昭公出走之先兆，盖古代迷信。

⑬师己：鲁大夫。 文、成：鲁文公、成公。 乾(gān)侯：晋邑名，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

⑭郈(hòu)：一本作"厚"，《世本》亦然。 斗鸡：下赌注争胜负。 芥鸡羽：为鸡头、鸡身着小甲。芥，作"介"，甲。一说为捣芥子为粉末，播散于鸡翼，以迷郈氏鸡之目。 金距：于鸡脚爪又加以薄金属做成假距。距，鸡附足骨。

⑮季平子：季孙意如，季武子之孙。 侵：指侵郈氏之宫地以自益。 郈昭伯：名恶，鲁孝公之后代。

⑯臧昭伯：即臧孙赐。 会：即臧顷伯，宣叔许之孙，臧昭伯之从父昆弟。

⑰老：臧氏家之大臣。

⑱戊戌：十一日。

⑲沂：水名，源出山东邹县东北，在曲阜西南合于洙水。此句《左传》作"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

⑳鄪：季氏邑。

㉑五乘：言从亡者人数不多。

㉒子家驹：鲁大夫仲孙氏之族，名驹，谥懿伯。

㉓戾：《左传》作"鬷戾"，叔孙氏之司马。

㉔孟懿子：仲孙何忌。 杀郈昭伯：以示与昭公决绝。

㉕己亥：十二日。

㉖千社：二万五千家。二十五家为社。

㉗叔孙：叔孙婼(ruò)，鲁大夫。 顿首：《左传》作"稽颡"，为凶拜。这是平子表示自己逐君之哀戚。

㉘孟孙：指孟懿子。

【译文】

昭公年岁十九，还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想让他继位，说："太子去世，有他同母的弟弟可以继位；否则，就立年长的。年纪相等选择贤能的，贤能均等就用占卜决定。如今裯不是嫡子，而且处在丧期

中间思想上没有表现出悲哀还有喜悦之色，假若果真让他继位，一定会成为季氏家族的忧患。"季武子不听从，终于立他做了国君。等到安葬的时候，他都因嬉戏无度而多次更换了丧服。君子说："这是不会善终的。"

昭公三年，前去朝拜晋国到了黄河岸边，晋平公婉言谢绝就回来了。鲁国感到耻辱。四年，楚灵王在申邑会合诸侯，昭公称说有病不去参加。七年，季武子去世。八年，楚灵王建成了章华台，召唤昭公。昭公前往祝贺，赐给昭公宝器；过后又后悔，重新设诈取回来。十二年，去朝拜晋国到了黄河岸边，晋平公婉言谢绝后返回了。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杀他的国君灵王，取代灵王继位做国君。十五年，朝拜晋国，晋国留下他给晋昭公送葬，鲁国感到耻辱。二十年，齐景公和晏子在国境线上打猎，借此机会进入鲁国询问礼仪。二十一年，朝拜晋国到了黄河岸边。晋国谢绝就回来了。

二十五年春天，鸜鹆来到宫室筑巢。师己说："文公、成公时代的童谣说'鸜鹆来筑巢，国君会耽在乾侯。鸜鹆进来居住，国君要处在野外。'"

季氏和郈氏下赌注斗鸡争胜负，季氏给鸡披上小甲，郈氏给鸡腿安上金属爪子。季平子发怒侵占郈氏的宫地，郈昭伯也对季平子发怒。臧昭伯的从父昆弟造假诋毁臧氏家族，藏匿在季氏家里，臧昭伯把季氏的人囚禁起来。季平子发怒，把臧氏家族的大臣囚禁起来。臧氏、郈氏把危难报告昭公。昭公在九月戊戌日讨伐季氏，就进入季氏家中。季平子登上高台请求说："您因为听到谗言不考察我究竟有没有罪过，就来诛罚，请求把我迁徙到沂水边去。"昭公不允许。请求囚禁在鄪邑，不允许。请求带五辆车逃亡，不允许。子家驹说："您还是允许他吧。政令出于季氏已经很久了，成为他党徒的人很多，人多将会聚合起来谋划作乱。"昭公不听从。郈氏说："一定要杀死他。"叔孙氏的家臣戾对他的徒众说："没有季氏和有季氏，哪样有利？"都说："没有季氏这就是没有叔孙氏。"戾说："对，去

教季氏！"就打败了昭公的军队。孟懿子听说叔孙氏获胜了，也杀掉了郈昭伯。郈昭伯是作为昭公派出的使者来迎接孟懿子的，所以孟氏能够得到他。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一起攻打昭公，昭公就出奔。己亥日，昭公到了齐国。齐景公说："请让我奉送一千社来款待您。"子家说："抛弃周公的基业而向齐国称臣，可以吗？"就停下了。子家说："齐景公不守信用，不如早去晋国。"不加听从。叔孙婼会见昭公后回来，见到季平子，季平子叩头。起初叔孙婼想迎接昭公回国，因为孟孙、季孙后悔，就作罢了。

【原文】

二十六年春，齐伐鲁，取郓而居昭公焉[①]。夏，齐景公将内公，令无受鲁赂。申丰、汝贾许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②]。子将言于齐侯曰："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③]。宋元公为鲁如晋，求内之，道卒[④]。叔孙昭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⑤]。不知天弃鲁乎？抑鲁君有罪于鬼神也？愿君且待[⑥]。"齐景公从之。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于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⑦]。二十九年，昭公如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⑧]。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

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谢罪[⑨]。六卿为言曰："晋欲内昭公，众不从。"晋人止。

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⑩]。

【注释】

①郓(yùn):鲁邑名。此指西郓,在今山东郓城县东。

②申丰、汝贾:鲁大夫。皆季氏家臣。 高龁(hé):子将家臣。 子将:《左传》作"子犹",即梁丘据,齐景公之宠臣。 庾:量名。时为二斗四升,约合今之四升八合。五千庾,约为今之二百四十石。

③异:怪异。

④宋元公:子佐。公元前531年~前517年在位。卒于曲棘,地在今山东肥城县东南。

⑤叔孙昭子:名婼,即穆叔之子。

⑥抑:抑或,还是。

⑦晋六卿:范、中行、智、韩、赵、魏六族,称六卿。

⑧自谓"主君":"自"字当依《十二诸侯年表》及《左传》删。春秋时卿大夫家臣称卿大夫为主为君,今齐侯和鲁侯为主君,是比昭公为大夫,卑视鲁君。《史记集解》服虔曰:"大夫称'主'。比公于大夫,故称'主君'"。

⑨布衣跣(xian)行:表示忧伤。跣,赤足。 因:通过。

⑩定公: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

【译文】

二十六年春天,齐国讨伐鲁国,取得郓邑而让昭公住在那里。夏天,齐景公将要送昭公回国,命令大臣不要接受鲁国的贿赂。申丰、汝贾答应送齐国大臣高龁、子将五千庾粟。子将对齐侯说:"群臣们不能事奉鲁君,好像有怪异作祟一样。宋元公为鲁国的事前往晋国,请求送鲁君回国,半路上就去世了。叔孙昭子要求送他的国君回国,没有病就死去了。不知道是上天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君对鬼神犯有罪过呢?希望您暂且等待。"齐景公依从他的意见。

二十八年,昭公到了晋国,请求送他回国。季平子私下勾结晋国六卿,六卿接受了季氏的贿赂,劝说晋君,晋君就作罢了,让昭公住在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到了郓邑。齐景公派人送给昭公一封信,

称昭公叫“主君”。昭公感到耻辱，生气就去了乾侯。

三十一年，晋国想送昭公回国，召唤季平子。平子身着布衣赤脚而行，通过六卿谢罪。六卿替他说道：“晋国想送昭公回国，但众人不听从。”晋国人便停下了。

三十二年，昭公在乾侯去世。鲁国人共同扶立昭公的弟弟宋做国君，这就是定公。

【原文】

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曰：“季氏亡乎[1]？”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鄪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2]。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3]。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4]，不可以假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5]。七年，齐伐我，取郓，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6]。

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载季桓子将杀之，桓子诈而得脱。三桓共攻阳虎，阳虎居阳关[7]。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8]。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9]。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10]。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11]。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12]。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13]。

十五年，定公卒，子将立，是为哀公[14]。

【注释】

①赵简子：即赵鞅，赵国大臣。　史墨：晋国史官蔡墨。

②东门遂：即襄仲。居于东门，故称。

③四君：即宣公、成公、襄公、昭公。

④器：车服。　名：爵号。

⑤阳虎：一作"阳货"，季孙氏的家臣。　私怒：因私愤而发怒。　季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孙斯，鲁执政大臣。

⑥从政：处理政务。

⑦阳关：鲁邑，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⑧赵氏：指赵鞅。阳虎奔赵为其家臣。

⑨夹谷：齐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南。　行相事：做盟会的司仪。相，赞礼者。

⑩历阶：拾级而上。　淫乐：指奏淫乐之莱夷人。事详《齐太公世家》。

⑪仲由：子路，孔子弟子。

⑫堕(huī)：通"隳"，毁坏。　克：战胜。

⑬女乐：歌姬舞女。

⑭哀公：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春秋经》止于哀公十六年，是年孔子卒。哀公二十年，进入战国时期。《左传》记事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

【译文】

定公继位，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会灭亡吗？"史墨回答说："不会灭亡。季友对于鲁国有大功劳，受封鄪邑成为上卿，直到文子、武子，代代增强了他们的基业。鲁文公去世，东门遂杀死嫡子扶立庶子，鲁君因为这样失掉了他的掌政权力。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到如今有四代国君了。民众不知道有国君，怎么能掌握国家！因此做国君的要谨慎守住礼器和爵位，不可以随便给别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去世。阳虎因为私愤而发怒，囚禁起季桓子，和他盟誓，才放了他。七年，齐国攻打我国，取得郓邑，作为鲁国阳虎的封邑以便让他处理政事。

八年，阳虎想全都杀了三桓氏的嫡子，而改立其他和他相好的

来代替他们；载着季桓子将要杀掉他，桓子进行欺诈而得以逃脱。三桓氏一起进攻阳虎，阳虎退居阳关。九年，鲁国攻打阳虎，阳虎逃奔到齐国，随后投奔晋国赵氏家族。

十年，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孔子担任盟会的司仪。齐国欲袭击鲁君，孔子依礼拾级而上，斩杀了奏淫乐的莱夷人，齐侯恐惧，就作罢了，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来谢罪。十二年，派仲由毁掉三桓氏家邑的城墙，没收他们的甲兵。孟氏不肯让毁城，就去攻打他，不能取胜就停止了。季桓接受齐国送的歌姬舞女，孔子离去了。

十五年，定公去世，子将继位，这就是哀公。

【原文】

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①]。

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②]。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③]。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④]。"乃止。

八年，吴为邹伐鲁，至城下，盟而去[⑤]。齐伐我，取三邑[⑥]。十年，伐齐南边。十一年，齐伐鲁，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⑦]。

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徐州[⑧]。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贡为介，适齐，齐归我侵地[⑨]。田常初相，欲亲诸侯。

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

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10]。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衢，曰："请问余及死乎[11]？"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12]。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13]。

【注释】

①田乞：齐执政大臣。其弑君事，详《齐太公世家》。

②夫差：公元前495年～前473年在位。 缯：邑名，在今山东枣庄市东。 百牢：牛、羊、猪各一头为一牢。

③季康子：季孙肥，季桓子之子，时为鲁执政大臣。 子贡：名端木赐，卫国人，孔子弟子。

④文身：即"纹身"，在身上刺刻花纹。

⑤因先一年秋，鲁伐邾，邾请救于吴，故吴来伐鲁，吴人盟而还。

⑥取三邑：《齐太公世家》、《左传》俱云"取讙、阐"，疑"三"乃"二"字之误。

⑦冉有：冉求，字子有。孔子弟子，时为季氏宰。

⑧田常：田成子。弑君事详《齐太公世家》。 徐(shū)州：齐地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⑨子服景伯：鲁大夫。 介：副使，助手。

⑩劫：胁迫。 作难：发难。 间：仇隙。

⑪陵阪(bǎn)：地在曲阜城东北，相传此处有黄帝陵、少皞陵。 孟武伯：鲁国大臣仲孙彘。 衢(qú)：四通八达的道路。 死：指寿终。

⑫陉(xíng)氏：即有山氏。氏，家。

⑬悼公：公元前466年～前429年在位。

【译文】

哀公五年，齐景公去世。六年，齐国田乞弑杀他的国君孺子。

七年，吴王夫差强大，攻打齐国，到达缯邑，向鲁国征求牛、羊、猪各百头。季康子派子贡去游说吴王和太宰嚭，依据礼制使他们屈

服。吴王说："我们的风俗是纹身，不值得拿礼制来责备我们。"就作罢了。

八年，吴国因为救邹国攻打鲁国，到了国都城下，盟誓后撤回了。齐国攻打我国，取得三邑。十年，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十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季氏因为所用的冉有立了功劳，思念孔子，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

十四年，齐国田常在徐州弑杀了他的国君简公。孔子请求去讨伐他，哀公不听从。

十五年，派子服景伯、子贡做为副使，去到齐国，齐国归还了所侵占的我国土地。这是因为田常刚做齐国相，想要亲近诸侯。

十六年，孔子去世。

二十二年，越王句践灭亡了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天，季康子去世。夏天，哀公忧虑三桓氏家族，想要借着诸侯的力量胁迫他们，三桓氏也忧虑哀公会发难，所以君臣之间多有仇隙。哀公在陵阪游乐，在路上碰见了孟武伯，说："请问一下，我会以寿终吗？"回答说："不知道。"哀公想借着越国讨伐三桓氏。八月，哀公到了陉家。三桓氏攻击哀公，哀公逃往卫国，又离去，前往邹国，又到了越国。鲁国人迎接哀公，重新回国，死在陉家。儿子宁继位，这就是悼公。

【原文】

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①]。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②]。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③]。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④]。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⑤]。康公九年

卒,子匽立,是为景公[⑥]。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⑦]。是时六国皆称王。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⑧],子贾立,是为文公[⑨]。文公(七)〔元〕年,楚怀王死于秦[⑩]。二十三年,文公卒,子雠立,是为顷公[⑪]。

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⑫]。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⑭]。顷公亡,迁于下邑,为家人,鲁绝祀[⑮]。顷公卒于柯[⑯]。

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

【注释】

①三晋:韩、赵、魏三家分晋地而立国,史称"三晋"。 智伯:即知瑶,晋国执政大臣。《史记志疑》智伯之灭,在悼公十五年,此误。

②元公:公元前 428 年~前 408 年在位。

③穆公:公元前 407 年~前 376 年在位。

④共公:公元前 375 年~前 353 年在位。

⑤康公:公元前 352 年~前 344 年在位。

⑥景公:公元前 343 年~前 315 年在位。

⑦平公:公元前 314 年~前 296 年在位。

⑧秦惠:即"秦惠文王",公元前 337 年~前 307 年在位。

⑨文公:《世本》作"湣公",公元前 295 年~前 273 年在位。

⑩楚怀王:公元前 328 年~前 299 年在位。

⑪顷公:公元前 272 年~前 249 年在位。

⑫郢: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楚顷王:即"楚顷襄王",公元前 298—前 263 年在位。 陈:地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⑬徐(shū)州:即上文"徐州",亦作"舒州"。在今山东滕县南。

⑭楚考烈王:公元前 262~前 238 年在位。

⑮下邑:谓都城之外的小邑。 家人:平民。

⑯柯:齐邑名。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

【译文】

悼公的时候，三桓家族得势，鲁君如同小侯，地位卑微于三桓家族。

十三年，韩、赵、魏三家灭掉了智伯，瓜分他的领土各自占有。

三十七年，悼公去世，儿子嘉继位，这就是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去世，儿子显继位，这就是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去世，儿子奋继位，这就是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去世，儿子屯继位，这就是康公。康公九年去世，儿子匽继位，这就是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去世，儿子叔继位，这就是平公。这时候六国的国君都称为王。

平公十二年，秦惠文王去世。二十二年，平公去世，儿子贾继位，这就是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在秦国。二十三年，文公卒，儿子雠继位，这就是顷公。

顷公二年，秦国攻拔了楚国的郢都，楚顷王往东迁都到陈地。十九年，楚国攻打我国，取得了徐州。二十四年，楚国考烈王攻打灭亡了鲁国。顷公逃亡，迁徙到都城以外的小邑，沦为平民，鲁国的祭祀断绝。顷公在柯地去世。

鲁国起自周公，到顷公，总共三十四代。

【原文】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断断如也[①]。”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適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②]！

【注释】

①洙泗之间：鲁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亦为孔子聚徒讲学之所。洙，洙

水，源于今山东新泰县东北，西南流经今泗水县至今曲阜市东北与泗水分流，再至今济宁市东南并入泗水。泗，泗水，先从今曲阜市东北从洙水分出，南流至今济宁市东南并洙水，东南流经今徐州市，再东南流至今江苏泗洪县东南入淮水。 龂龂(yín yín)：争辩貌。

②揖(yī)让：古代宾主相见的礼节。 从：遵守。 戾：违背，违反。

【译文】

太史公说：我听孔子称道"鲁国的政治道德衰败得太厉害了！洙水泗水之间人们也都争辩计较不已。"观察庆父和叔牙、闵公的时期，多么的混乱不堪呀？隐公、桓公被害之事；襄仲杀嫡子立庶子；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本是面北朝拜的臣子，却亲身攻打昭公。昭公因此出奔。至于他们宾主相见的礼节是遵守了，但实际行事又多么地违背原则啊！

史记全译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题解】

《史记》许召公奭以“仁”，以其所治为“甚得兆民和”。在古代，盖官长能巡行乡邑，并决狱政事棠树下的人是很少的。召公力事尽职，使“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诚然召公的政迹为一般的老百姓带来了实际的好处，所以人民都很怀念他。仁者，爱人。以召公之事迹而称之为仁，寄托着《史记》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关心。

时至战国，燕有子之之乱。这是将贵族政权以和平方式转让给予能臣的一次历史尝试。燕君哙以开明的态度是同意了，但贵族们非常恼怒，孟轲也表示反对，结果齐湣王出面干涉，以兵众伐燕而大胜，燕君哙死，子之亡。其后引发出燕昭王招贤养士，欲报齐仇，终以遣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下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后燕惠王即位，中齐田单反间以骑劫代乐毅，燕败，齐复悉得其故城，经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乱反复。文篇于燕昭王之屈身下士，吊死问孤的品质，给予了肯定的赞扬。

论赞提出：“燕外近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推其所以能长期存在，盖因为自春秋以至战国，大国争斗先是在中原，次及东南，后又发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燕国与这些争斗相距较远，所受的直接影响不如其他国家大。这是外部条件。就内部而言，其政治动乱亦不及齐、鲁、三晋那样激烈、频繁，相对来说局面较为平静、稳定。以燕太子丹求荆轲刺秦王一事，亦可见其在艰危中顽强抗争的意志非常突出，这与召公所创立的传统在潜在的意识上应该说是有着一定联系的。盖先王的光辉业绩和优

秀品质，能激励后人勇于开拓，奋发图强，这正是司马迁所要肯定的，以“烈”的作用为表现的，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内在巨大精神力量。

【原文】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①。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②。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③。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④。《君奭》不说周公⑤。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⑥；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⑦；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⑧；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⑨：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⑩”。于是召公乃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⑪。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⑫。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⑬。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⑭。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⑮。

惠侯卒，子釐侯立⑯。是岁，周宣王初即位⑰。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初封于郑⑱。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⑲。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⑳。秦始列为诸侯㉑。

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㉒。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㉓。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缪侯立㉔。

【注释】

①召(shào)公奭(shì):即召康公,周代燕国的始祖,亦称“召伯”。因他原属周之支族,故姓姬。召,古邑名,为其采邑,故称召公,地在今陕西岐山县西南。至周宣王时,召穆公虎是他的后代。

②北燕:地区名,包括今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东北部地带。治所在蓟(jì,今北京市西南角)与临易(在今河北雄县西北)。

③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周本纪》“召公为保”。 陕:地名。在今河南西部、黄河南岸之陕县。一云当作“郏”,即王城郏鄏,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史记志疑》主后说。 主:主持,主管。

④摄:代理。 当国:主持国事。 践祚(zuò):亦作“践阼”,指帝王即位。祚,同“阼”,即阼阶,王位前的台阶。 《君奭》:《尚书》篇名,为周公对召公的答辞。 君,周公对召公的尊称。《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尊之曰君,陈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⑤说:通“悦”。

⑥汤:商汤,灭夏桀建立商朝。 伊尹:名挚,商汤的大臣。 假:通“嘉”,嘉许。 皇天:尊称上天。

⑦太戊:汤之玄孙。 伊陟、臣扈:均为太戊贤臣。 巫咸:人名,太戊的大臣。 王家:指国家。

⑧祖乙:名滕,商代的第七世贤王。 巫贤:祖乙的贤臣,巫咸之子。

⑨武丁:商代高宗。 甘般:《尚书》作“甘盘”,武丁的贤臣。

⑩率:句首语气助词。 维:凭借。 有陈:有道的贤臣。陈,道。 保乂(yì):安定治理。乂,治理。

⑪兆民:民众。兆,极言其多。 和:欢心。

⑫棠树:棠梨树。 决狱:断案。 政事:处理政事。 侯伯:指有爵位的贵族。 庶人:平民。

⑬哥:通“歌”,歌唱。 《甘棠》:《诗经·召南》篇名。

⑭已:通“以”。

⑮周厉王:姬胡,因暴虐、好利、止谤,被国人流放。 彘(zhì):地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北。 共和行政:厉王流放,由周公、召公共同主政十四

年(公元前841年～前828年),史称“共和行政”。

⑯釐侯:公元前826年～前791年在位。

⑰周宣王:姬静,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在位。

⑱郑桓公:姬友,周厉王少子,周宣王庶弟,初封于郑(在今陕西华县)。公元前806年～前771年在位。详《郑世家》。

⑲顷侯:公元前790年～前767年在位。

⑳周幽王:姬宫湦,公元前781年～前771年在位。

㉑秦因护送周平王东迁而被封为诸侯。

㉒哀侯:公元前766年～前765年在位。

㉓郑侯:公元前764年～前729年在位。

㉔缪侯:公元前728年～前711年在位。

【译文】

召公奭和周是同姓,姓姬。周武王灭掉了殷纣王,把召公封在北燕。

在周成王的时候,召公是三公之一:从陕地以西,由召公主管;从陕地以东,由周公主管。成王还很幼弱,周公代理政事,主持国务登上王位,召公对他有怀疑,周公作了《君奭》一文。召公不满意周公。周公于是称说“商汤的时候有大臣伊尹,受到了上天嘉许;在太戊的时候,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贤臣,受到了上天嘉许,还有贤臣巫咸辅助治理国家;在祖乙的时候,就有像巫贤这样的贤臣;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般这样的贤臣:凭借着这些有道的贤臣,安定治理了殷朝”。于是召公才高兴。

召公治理西方,特别能得民众的欢心。召公巡视农村城市,有一棵棠梨树,他在这棵树下断案处理政事,从贵族起直到平民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没有失去官职和职业的人。召公去世,因此民众思念召公的政绩,怀念这棵棠梨树,不敢砍伐,为了歌颂他,还编了《甘棠》这首诗。

从召公以下九代到惠侯。燕惠侯正当周厉王出奔到彘地,共和

行政的时候。

惠侯去世，儿子釐侯继位。这一年，周宣王刚刚就天子之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始封在郑地。三十六年，釐侯去世，儿子顷侯继位。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因为淫乱，被犬戎部族弑杀。秦国开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顷侯去世，儿子哀侯继位。哀侯二年去世，儿子郑侯继位 。郑侯三十六年去世，儿子穆侯继位。

【原文】

缪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①]。十八年卒，子宣侯立[②]。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③]。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④]。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始霸[⑤]。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王弟穨为周王[⑥]。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⑦]。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⑧]。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⑨]。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⑩]。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践土之会，称伯[⑪]。三十一年，秦师败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⑫]。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⑬]。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⑭]。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⑮]。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⑯]。是岁晋灭三郤大夫[⑰]。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⑱]。文公六年卒，懿公立[⑲]。懿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⑳]。四年卒，子惠公立[㉑]。

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22]。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23]。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24]。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25]。共公五年卒，平公立[26]。晋公室卑，六卿始强大[27]。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28]。十九年卒，简公立[29]。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30]。晋赵鞅围范、中行于朝歌[31]。献公十二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32]。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献公卒，孝公立[33]。

【注释】

①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春秋》纪事开始的一年。

②宣侯：公元前 710 年～前 698 年在位。

③桓侯：公元前 697 年～前 691 年在位。

④庄公：公元前 690 年～前 658 年在位。

⑤齐桓公开始称霸在公元前 679 年。

⑥燕、宋、卫共伐周惠王事，详《周本纪》。

⑦燕仲父：人名，姞姓南燕之君。 内：通“纳”。

⑧山戎：部族名，又称北戎，居今河北、山西交界处之太行山脉一带。

⑨共：一道，一齐。 如成周时：《齐太公世家》作“如成康之时”。成王时，周公营建东都雒邑，称为成周。 职：指臣子应尽的职分。 修：修明。 法：法令，制度。

⑩襄公：公元前 657 年～前 619 年在位。

⑪伯(bà)：通“霸”。晋文公称霸事，详《晋世家》。

⑫秦穆公：公元前 659 年～前 621 年在位。曾称霸西戎，事详《秦本纪》。

⑬桓公：公元前 617 年～前 602 年在位。

⑭宣公：公元前 601 年～前 587 年在位。

⑮昭公：公元前 586 年～前 574 年在位。

⑯武公：公元前 573 年～前 555 年在位。

⑰三郤(xì):指郤锜(qí)、郤犨(chōu)、郤至。灭三郤事,详《晋世家》。
⑱文公:公元前554年～前549年在位。
⑲懿公:公元前548年～前545年在位。
⑳崔杼弑其君庄公事,详《齐太公世家》。
㉑惠公:公元前544年～前536年在位。
㉒三"姬"字当作"臣"。《十二诸侯年表》"公欲杀公卿立幸臣,公卿诛幸臣,公怒,出奔齐。" 惠公,《左传》作"简公",《昭公三年》"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勾结)以杀公之外嬖(谓宠臣)。公惧,奔齐。"《史记》所记燕世系,与《左传》、《世本》有异。
㉓四年,此当指惠公奔齐之四年,为燕惠公之九年。 高偃:人名。
㉔悼公:公元前535年～前529年在位。
㉕共公:公元前528年～前524年在位。
㉖平公:公元前523年～前505年在位。
㉗公室:指诸侯的家族及政权。 六卿:指范氏、中行(háng)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六个家族,时均为晋之大臣。
㉘事详《吴太伯世家》。
㉙简公:公元前504年～前493年在位。
㉚献公:公元前492年～前465年在位。其十八年,即公元前475年,为战国时期之始。
㉛赵鞅:晋大臣。 范:指范吉射(yì),晋大臣。 中行:指中行寅,晋大臣。 朝歌:晋邑名,在今河南淇县。其事详《晋世家》。
㉜齐国大臣田常弑简公事,详《齐太公世家》。
㉝孝公:公元前464年～前450年在位。

【译文】

缪侯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十八年去世,儿子宣侯继位。宣侯十三年去世,儿子桓侯继位。桓侯七年去世,儿子庄公继位。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开始称霸。十六年,和宋国、卫国共同攻打周惠王,惠王出逃奔往温地,扶立惠王的弟弟颓做周王。十七年,郑国拘捕了燕仲父而送惠王回周的京城。二十七年,山戎部族来侵犯

我国，齐桓公来救助燕国，就往北讨伐山戎部族才还军。燕君送齐桓公时出了国境，桓公因此把燕君所送到的地方割给燕国，让燕国一同向天子进贡，尽到和成周时期一样应有的职分；让燕国重新修明召公制定的法令。三十三年去世，儿子襄公继位。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主持践土的会盟，称霸诸侯。三十一年，秦国军队在殽山被打败。三十七年，秦穆公去世。四十年，襄公去世，桓公继位。

桓公十六年去世，宣公继位。宣公十五年去世，昭公继位。昭公十三年去世，武公继位。这一年晋国灭掉了郤錡、郤犨、郤至三位大夫。

武公十九年去世，文公继位。文公六年去世，懿公继位。懿公元年，齐国崔杼弑杀他的国君庄公。四年去世，儿子惠公继位。

惠公元年，齐国的高止前来投奔。六年，惠公有许多宠幸之臣，惠公想免除各位大夫而任用宠幸之臣宋，大夫们联合起来诛杀了宠臣宋，惠公害怕，逃奔齐国。奔往齐国的第四年，齐国高偃到了晋国，请求共同讨伐燕国，送他的国君回国。晋平公答应了，和齐国讨伐燕国，把惠公送回国。惠公到了燕国就死去了。燕国扶立悼公。

悼公七年去世，共公继位。共公五年去世，平公继位。晋国国君的家族势力卑微，六卿开始强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攻破楚国进入它的郢都。十九年去世，简公继位。简公十二年去世，献公继位。晋国赵鞅在朝歌围困范氏、中行氏。献公十二年，齐国田常弑杀他的国君简公。十四年，孔子去世。二十八年献公去世，孝公继位。

【原文】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知伯，分其地，三晋强[①]。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②]。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③]。

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④]。是岁，三晋列为诸侯。

釐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⑤]。釐公卒，桓公立[⑥]。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⑦]。是岁，秦献公卒。秦益强。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卒[⑧]，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说文公[⑨]。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因约六国，为从长[⑩]。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⑪]。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⑫]。十年，燕君为王[⑬]。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⑭]。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哙立[⑮]。

【注释】

①三晋：韩、魏、赵分别占有原晋国的土地，故称之为"三晋"。

②成公：公元前449年～前434年在位。

③湣公：公元前433年～前403年在位。

④釐公：公元前402年～前373年在位。

⑤林营：地名。今地不详。一云于林地立营，故曰林营。

⑥桓公：公元前372年～前362年在位。

⑦文公：公元前361年～前333年在位。

⑧齐威王：田齐立国后的第三代国君田因齐，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事详《田敬仲完世家》。

⑨苏秦：东周雒阳人，六国时纵横家，倡导合纵。事详《苏秦列传》。

⑩六国：指齐、楚、燕、赵、韩、魏六国。　从：通"纵"。　长：首领。

⑪易王：公元前332年～前321年在位。

⑫齐宣王：齐威王之子，田齐立国后的第四代国君田辟强，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威王、宣王在位是田齐的强盛时期。此处时间记载上有异。

⑬燕之称王在易王十年，即公元前323年。前二处称“易王”为追谥。
⑭反间：潜入敌国实现本国的计划，即间谍活动。
⑮燕哙：即燕王哙，公元前320年～前312年在位。

【译文】

孝公十二年，韩氏、魏氏、赵氏灭掉了智伯，分了他的土地，三晋强大起来。

十五年，孝公去世，成公继位。成公十六年去世，湣公继位。湣公三十一年去世，釐公继位。这一年，韩、魏、赵成为了诸侯。

釐公三十年，在林营进伐并打败了齐国。釐公去世，桓公继位。桓公十一年去世，文公继位。这一年，秦献公去世。秦国更加强大。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去世。二十八年，苏秦开始来相见，游说文公。文公给了车马金帛让他到了赵国，赵肃侯任用了他。因而约和六国，成为了合纵的首领。秦惠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燕国太子作妻。

二十九年，文公去世，太子继位，这就是易王。

易王刚刚继位，齐宣王趁着燕国的丧事攻打我国，取下十座城邑；苏秦游说齐国，让他把十座城邑重新归还燕国。十年，燕君称王。苏秦和燕文公的夫人私通，害怕诛杀，就说服燕王派他去齐国从事间谍活动，想用这个办法搞乱齐国。易王继位十二年去世，儿子燕哙继位。

【原文】

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①。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②。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③：“齐王奚如④？”对曰：

“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5]。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6]。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7]。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8]。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9]。”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10]。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11]。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12]。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13]。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14]。”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15]。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16]。

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17]。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18]。诸将谓齐湣王曰[19]：“因而赴之，破燕必矣[20]。”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21]。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22]。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23]。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24]。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25]。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26]。”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27]。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

【注释】

①为婚：结为亲家。　苏代：苏秦之弟，亦为六国时纵横家。　交：交好。

②贵重：地位尊贵，掌管重权。 主断：遇事负责决断。

③此时子之派苏代侍奉质子到达齐国，齐国又派苏代回燕国禀报。

④奚如：怎么样？询问性质、状况的代词。

⑤激：激发。

⑥遗(wèi)：赠送。 金：计量黄金，以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一镒即为一金。

⑦鹿毛寿：人名，姓鹿毛，名寿。亦作“厝毛寿”，《韩非子》作“潘寿”。

⑧许由：尧时贤人。

⑨行(xìng)：品行，品德。

⑩属(zhǔ)：交付，委托。 大重：极其尊重。

⑪益：伯益。舜臣，佐禹治水，事详《夏本纪》。 启人：启的亲信之臣。启，禹子。

⑫人：此字衍。《战国策·燕策》、《韩非子》此句无“人”字。

⑬交党：结交之党羽，同党。

⑭用事：主政，掌权。

⑮效：呈给。

⑯顾：但，只是。

⑰百姓：百官贵族。 恫(dòng)恐：恐惧。

⑱市被：人名。

⑲齐湣王：当作“齐宣王”。燕王哙与齐宣王同时在位，齐湣王在燕王哙去世后十二年才即位。

⑳赴：奔赴，意为迅速进攻。

㉑寡人：意为寡德之人，君主自谦之辞。 饬：整治。

㉒先后：即“左右”，意为辅翼。

㉓要：通“邀”，纠集。

㉔徇(xùn)：示众。

㉕搆难：造成祸难。搆，通“构”。

㉖孟轲：孟子。 文、武之时：指可成就王业之时。

㉗章子：齐国大将章匡。 五都：周制，四县为都。此为齐之地方行政区划。临淄为此五都之一。 北地：齐之北方边境。

【译文】

燕哙已经继位，齐国人杀了苏秦。苏秦在燕国，和燕国相子之结为亲家，而苏代又和子之交好。等到苏秦死了，而齐宣王重新任用苏代。燕哙三年，和楚国、三晋攻打秦国，没能取胜就回军了。子之做燕国相，位尊权重，凡事由他决断。苏代作为齐国使者来到燕国，燕王问他说："齐王怎么样？"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燕王说："为什么？"回答说："不相信他的大臣。"苏代是想用这样的话语来激发燕王尊重子之。于是燕王特别信任子之。子之因此赠给苏代黄金百镒，听任他随意使用。

鹿毛寿对燕王说："不如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子之。人们都说尧是贤者，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有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没有失掉天下。如今王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必定不敢接受，这样王和尧就有同样的品德。"燕王因此把国家委托给子之，子之特别尊重。有人说："夏禹推荐伯益，随后用启的信臣做伯益的官吏。等到老了，认为启不能够担当管理天下的重任，把君位传给伯益。随后启和他的党羽进攻伯益，把君位夺过来。天下就说禹是在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伯益，随后实际上让启自己把它夺过来。如今王说是把国家委托给子之，而官吏们没有一个不是太子的人，这样是名义上委托给子之而实际上由太子主持政事。"王因此收回从三百石官吏以上的官印呈给子之。子之面朝南行使国王权力，而哙老了，不处理政务，只是做个臣子，国家政事全都决定于子之。

经过三年，国家大乱，贵族们恐惧。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谋划，将要进攻子之。各位将领对齐宣王说："趁这个机会去迅速进攻，一定会打败燕国呀。"齐王因而让人对燕国太子平说："我听说太子主持正义，将要废私立公，整治君臣的义理，明确父子的地位。我的国家小，不值得成为辅翼。虽说是这样，也愿意听从太子的差遣。"太子因而纠集党羽聚合徒众，将军市被包围国君宫室，进攻子之，不能

取胜。将军市被及贵族反过来进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战死，拿来示众。因此形成几个月的祸难，死了的人有好几万，大家恐惧，贵族们心志离散。孟轲对齐王说："如今进伐燕国，这正是文王、武王成就王业一样的时机，是不可以失掉的。"齐王因此命令章匡率领五都的兵力，并且调动北部边境的士卒一起去进攻燕国。燕国的士兵不进行战斗，城门也不关闭，燕君哙死亡，齐国大获全胜。

【原文】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①]。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②]。谓郭隗曰[③]："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④]。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⑤]。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⑥]。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⑦]。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⑧]。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⑨]。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⑩]。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六岁[⑪]。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⑫]。

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骑劫代将[⑬]。乐毅亡走赵。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⑭]。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为襄王。

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⑮]。

【注释】

①子之亡：《史记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骃案：《汲冢纪年》曰："齐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 燕昭王：公元前311年～前279年在位。

②卑身：屈身下士。 币：即"帛"，通常用作相互赠送的礼物。总体而言，玉也称币； 相对而言，币指束帛、束锦、皮马及禽挚之属。

③郭隗(wěi)：燕大臣。

④共国：共同治理国家。

⑤致：招致，引来。

⑥乐毅：战国名将，先举于赵，后事魏，燕昭王招贤而至燕。事详《乐毅列传》。 邹衍：战国阴阳学创始人。《孟子荀卿列传》："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剧辛：赵人，后为燕大将。

⑦殷富：殷实富足。 轶：通"逸"，安逸。 轻战：轻视作战，即不害怕打仗。

⑧上将军：军中最高统帅。

⑨湣王：公元前301年～前284年在位。

⑩追北：追击败逃的敌人。北，败逃。 临淄：齐都。

⑪聊：《史记索隐》按：余篇及《战国策》并无"聊"字。 莒(jǔ)：齐邑名，在今山东莒县。 即墨：齐邑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⑫惠王：公元前278年～前272年在位。

⑬骑劫：人名，燕将。

⑭田单：战国名将，以火牛阵著称。事详《田单列传》。

⑮武成王：公元前271年～前258年在位。

【译文】

燕国子之死亡后二年，燕国人共同扶立太子平，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在燕国被打败以后就国君之位，屈身下士和以厚重的

礼物来招纳贤能的人。对郭隗说："齐国因为我的国家内乱而袭击打败了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薄弱，不足以进行报复。然而能有贤能之士来共同治理国家，以洗雪先王的耻辱，是我的愿望。先生看来是可以共同治理国家的人，我要亲身去事奉他。"郭隗说："王一定想引来士人，先从隗开始。何况有比隗更贤能的人，难道还会怕千里之远吗！"于是昭王替隗改筑宫室而像老师一样的事奉他。乐毅从魏国前往，邹衍从齐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士人争着奔赴燕国。燕王吊唁死者慰问孤者，和百姓同甘共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实富足，士卒欢乐安逸不害怕作战。于是就任命乐毅做上将军，和秦、楚、三晋共同谋划去攻打齐国。齐兵失败，湣王离开国都逃亡在外。燕兵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进入临淄城，全部掠走齐国的宝物，烧掉他的宫室和宗庙。齐国的城邑没有被燕军攻下的，只有聊、莒、即墨，其余的都属燕国占领达六年。

昭王三十三年去世，儿子惠王继位。

惠王做太子的时候，和乐毅之间有嫌隙；等到就位做了国君，怀疑乐毅，派骑劫替代他统兵。乐毅逃亡跑到赵国。齐国田单以即墨作基地击败燕军，骑劫战死，燕兵回国，齐国全部收回他过去的城邑。湣王死在莒邑，就扶立他的儿子做了襄王。

惠王七年去世。韩国、魏国、楚国共同进攻燕国。燕武成王继位。

【原文】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①。十三年，秦败赵于长平四十余万②。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③。

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④。三年卒，子今王喜立⑤。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

百金为赵王酒⑥。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问之⑦。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⑧。"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攻代⑨。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⑩。"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⑪。将渠引燕王绶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⑫。"王蹴之以足⑬。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为王也！"燕军至宋子，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于鄗⑭。〔乐乘〕破卿秦（乐乘）于代⑮。乐间奔赵。廉颇逐之五百余里，围其国⑯。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⑰。燕相将渠以处和，赵听将渠，解燕围。

【注释】

①拔：攻拔，占领。　中阳：当作"中人"，邑名。在今河北唐县西南。

②十三年：当依《秦本纪》及《年表》作"十二年"。　长平：赵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③孝王：公元前257年～前255年在位。

④邯郸(hán dān)：赵都。在今河北邯郸市。

⑤喜：人名。公元前254年～前222年在位。燕国最后一位君王。

⑥栗腹：燕将。　约欢：订立友好盟约。　为……酒：给……祝寿。

⑦乐间(jiān)：乐毅之子。燕将，因功封昌国君。

⑧四战之国：四方经常拒战的国家。《史记正义》赵东邻燕，西接秦境，南错韩、魏，北连胡、貊，故言"四战"。

⑨乘：一车四马。　鄗(hào)：赵邑名。在今河北高邑县东南。　卿秦：人名。燕将。《战国策》作"爰秦"。爰，姓；秦，名。此"卿"为官名。　代：赵邑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⑩将渠：人名。渠，名；将，官称。　通关：互通关卡。　约交：盟约交好。

⑪偏军：非主力，侧翼配合作战的部队。
⑫引：拉着。 绶：系在印纽上的丝带。
⑬蹴(cù)：踢。
⑭宋子：赵邑名，在今河北赵县东北。 廉颇：战国时赵之名将。事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⑮乐乘：乐毅族人。时为赵将。
⑯国：指国都。
⑰处和：主持议和。
⑱相：指任命为相。

【译文】

武成王七年，齐国田单攻打我国，占领了中人。十二年，秦国在长平地方打败赵国四十多万军队。十四年，武成王去世，儿子孝王继位。

孝王元年，秦国围困邯郸的军队解除包围后撤走了。三年去世，儿子当今的国王喜继位。

当今国王喜四年，秦昭王去世。燕王命令相国栗腹去和赵国订立友好盟约。用五百镒黄金给赵王祝寿。回来报告燕王说："赵王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他们的孤儿还未成壮年，可以去攻伐。"王召来昌国君乐间询问这件事。回答说："赵是四面临敌经常拒战的国家，他的民众熟悉兵事，不可以去攻伐。"王说："我用五个人去攻伐他们一个人。"回答说："不可以。"燕王发怒。所有各位大臣都认为可以攻伐。终于出动两支部队，二千辆车子，栗腹率领一路去进攻鄗邑；卿秦带着另一路去进攻代地。唯独大夫将渠对燕王说："和人家互通关卡，约盟交好，拿五百镒黄金约人家的国王祝寿，出使的人回报后又去反攻他，不吉祥，作战不会成功。"燕王不听从，自己率领侧翼部队跟随着。将渠拉着燕王的系印丝带阻止说："王一定不要自己前往，前往不会成功。"王用脚踢他。将渠哭着说："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王呀！"燕军到了宋子，赵国派廉颇统兵，在鄗

邑出击打败了栗腹。乐乘在代打败了卿秦。乐间逃奔赵国。廉颇追逐燕军五百多里，围住了燕的国都。燕国人请求讲和，赵国人不允许，一定要将渠出面主持议和。燕国任命将渠为相来主持议和。赵国听从将渠的意见，解除了对燕都的包围。

【原文】

六年，秦灭东（西）周，置三川郡[①]。七年，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③]。十年，赵使廉颇将攻繁阳，拔之[④]。赵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不听，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奔大梁[⑤]。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⑥]。剧辛故居赵，与庞煖善，已而亡走燕[⑦]。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煖将也，欲因赵獘攻之[⑧]。问剧辛，辛曰："庞煖易与耳[⑨]。"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⑩]。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⑪]。十九年，秦拔赵之邺九城[⑫]。赵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燕[⑬]。二十五年，秦虏灭韩王安，置颍川郡[⑭]。二十七年，秦虏赵王迁，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⑮]。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因袭刺秦王[⑯]。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⑰]。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三十年，秦灭魏。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⑱]。

【注释】

①东周：周考王(公元前440年～前426年在位)封其弟于河南(洛阳之西)，这就是西周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封其少子于巩(洛阳之东)，号东周惠公。西周、东周，为自周分立的两个小国。 三川郡：以境内有黄河、雒水、伊水而得名，治所雒阳，在今洛阳市东北。辖境相当今河南黄河以南，灵宝以东的伊水、洛水流域和北汝河上游地区。

②榆次：赵邑名。在今山西榆次市。 大原郡：治所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辖境相当今山西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地区。秦置大原郡，当在燕王喜八年。

③秦王政：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

④繁阳：魏邑名。在今河南内黄县西北。

⑤大梁：魏邑名。在今河南开封市。

⑥李牧：赵国名将。 武遂：燕邑名。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 方城：燕邑名。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

⑦庞煖(xuān)：赵将。

⑧獘：通"弊"，困顿，疲惫。

⑨易与：容易对付。

⑩燕使剧辛将击赵：事在燕王喜十三年。

⑪东郡：治所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市西南。

⑫邺(yè)：赵邑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⑬质：质子。

⑭颍川郡：以颍水得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登封、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密县以南，叶县、舞阳以北县地。

⑮易水：有二支流，均在今河北易县南，徐水县北。北支流入涞水，汇入滱水；南支流入呕夷水下游之滱水。

⑯阴：暗中。 荆轲：著名刺客。事详《刺客列传》。 督亢：今北京市房山县南，河北易县、涿县、固安一带地区，属燕中心地带。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为燕王喜二十八年事。

⑰王翦：秦名将。事详《白起王翦列传》。

⑱王贲(bēn)：秦将，王翦之子。

【译文】

六年，秦国灭掉东周，设置三川郡。七年，秦国拔取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秦国设置大原郡。九年，秦王嬴政刚刚就位。十年，赵国派出廉颇领兵进攻繁阳，占领了。赵孝成王去世，悼襄王继位。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不听从，进攻乐乘，乐乘逃跑，廉颇奔往大梁。十二年，赵国派李牧进攻燕国，占领了武遂、方城。剧辛从前居住在赵国，和庞煖友善，随后逃亡跑到燕国。燕国看到赵国多次被秦国困迫，廉颇又离开了赵国，让庞煖领兵，想借着赵国困顿去进攻他。问剧辛，剧辛说："庞煖容易对付。"燕国派剧辛领兵攻击赵国，赵国派庞煖回击，获取燕军二万，杀死剧辛。秦国占领魏国二十座城，设置东郡。十九年，秦国占领赵国的邺邑等九座城。赵襄王去世。二十三年，太子丹本在秦国做质子，逃亡回到燕国。二十五年，秦国俘虏韩王安灭掉韩国，设置颍川郡。二十七年，秦国俘虏赵王迁，灭亡了赵国。赵国公子嘉立自己做了代王。

燕国看见秦国将要灭亡六国，秦国军队到达了易水，祸难将到燕国。太子丹暗中收养壮士二十人，派出荆轲去向秦国献出督亢的地图，借机袭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杀了荆轲，派将军王翦进击燕国。二十九年，秦国进攻占领我国的蓟都，燕王逃亡，迁徙到辽东居住，斩杀太子丹献给秦国。三十年，秦国灭亡魏国。

三十三年，秦国攻占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终于灭亡了燕国。这一年，秦将王贲也俘虏了代王嘉。

【原文】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①！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

弱小，几灭者数矣[②]。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耶[③]！

【注释】

①仁：指具有仁德。孔子说，仁者，爱人。所以"爱人"是"仁"的核心。

②迫：指为所胁迫。 蛮貉(mò)本指华夏以外的边境少数民族，此特指北方的部族。 措：通"错"，交杂。齐、晋与燕均系华夏各国，故以"内"称。 崎岖：本指山路险阻不平，此指处境艰险困迫。 几：几乎。 数(shuò)：多次。

③社稷：指国家。社，社神。稷，谷神。二者诸侯所当祭祀，故以代国家。 血食：享受祭祀。血，指杀牲献血以祭。 烈：功业，伟绩。

【译文】

太史公说：召公奭可以称得上是有仁德的了！棠梨树人们尚且怀念它，更何况召公这个人呢？燕国在华夏之外被蛮貉部族所胁迫，在华夏之内又交杂着齐国、晋国，艰难困迫地处在强国的中间，算是最弱小的，有多次都几乎要遭到灭亡。然而社稷的祭祀延绵了八九百年，在姬姓国家中唯独到最后才亡国，这难道不是因为召公功业影响的缘故吗！

史记全译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题解】

本篇并载曹之世家。管叔鲜，以其疑周公之不利于成王，旋封旋灭。蔡叔度，与鲜共挟武庚禄父反周公，虽被流放，后其子善而复封。武王发、周公旦同母兄弟十人，伯邑考前卒，康叔、冉季在朝佐成王，唯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曹叔振铎、霍叔处就国。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管诛死，无后；成叔、冉季，其后世无所见；霍叔为晋献公所灭；武王见于《周本纪》；余皆立为世家（鲁、卫、蔡、曹）。

论赞说明，本来管蔡反周公，不值得记载。但是为什么要分别为除武王、周公之外的兄弟立世家呢？是因为"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可见在总的原则上他们的思想行为是符合拱辰共毂这一标准的，这说明分封之始初的积极意义，及分封制的建立对血缘关系依赖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经验在秦朝及汉初又承受了一反一正的政治考验，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曹世家》论赞，讥曹共公的"唯德之不建"，及评公孙强言曹伯以霸之不合时宜，致使曹为宋所灭。就中立意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中心仍着眼于一个"德"字。

【原文】

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①，文王正妃也。其长子

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②]，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③]，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④]，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⑤]，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⑥]，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⑦]。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⑧]。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⑨]，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⑩]，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⑪]。冉季、康叔皆有驯行[⑫]，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

【注释】

①太姒(sì)：文王正妻，姓姒，相传为古代贤王后的典范。　正妃：正妻。妃，配偶，妻。

②昆弟：兄弟。昆，字亦作"翼"，兄。　左右：同"佐佑"，相帮，相助。　舍：放弃。

③崩：古代帝王死称"崩"。

④管：邑名，后为都城。在今河南郑州市。　蔡：邑名，后为都城。在今河南上蔡西南。

⑤相：辅佐。此实为监视。　治：管理。　遗民：亡国后留下的民众。

⑥曹：邑名，后为都城。在今山东定陶县北。　成：一作"郕"，邑名，后为

郜城。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　霍：邑名，后为郜城。在今山西霍县。
⑦专王室：指在朝廷专权。此即摄政。
⑧挟：挟制，要挟。
⑨放：迁徙，流放。　迁：放逐。　徒：徒众。　从：跟随。
⑩封微子启于宋：详《宋微子世家》。　封康叔为卫君：详《卫康叔世家》。
⑪上文伯、叔、季，因伯邑考最长，所以加“伯”，居中诸子咸言“叔”，载最年少，故称“季”。　冉：或作“郍(rǎn)”，邑名，后为郜城。在今河南平舆县北。
⑫驯(xūn)：善良。　司寇：官名。掌管刑律、纠察。　司空：官名。掌管工程。　令名：美名。

【译文】

管叔鲜、蔡叔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

武王同母所生的兄弟有十人。母亲名叫太姒，是文王的正妻。他的长子叫伯邑考，其次叫武王发，第三叫管叔鲜，第四叫周公旦，第五叫蔡叔度，第六叫曹叔振铎，第七叫成叔武，第八叫霍叔处，第九叫康叔封，第十叫冉季载。冉季载年纪最小。同母所生的兄弟十人中，只有发、旦贤能，辅助着文王，所以文王放弃伯邑考而让发做太子。等到文王去世而发继位，这就是武王。伯邑考在这以前就已经去世了。

武王已经战胜殷纣王，平定了天下，分封功臣和兄弟。于是把叔鲜封在管邑，把叔度封在蔡邑。二人负责监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管理殷家亡国后留下来的民众。把叔旦封在鲁邑却留下来辅佐周王室，称为周公。把叔振铎封在曹邑，把叔武封在成邑，把叔处封在霍邑。康叔封、冉季载都因为年纪小，没有能分封。

武王已经去世，成王年纪小，周公旦专理王室政务。管叔、蔡叔怀疑周公要做出不利于成王的篡位之事，就挟制武庚进行叛乱。周公旦秉承成王的命令进行征伐，诛杀了武庚，杀死了管叔，而把蔡叔流放，迁徙到他处，只给他十辆车，派七十个徒众跟随着。把殷家

留下来的民众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跟着微子启封在宋地，让他们来接续殷代祭祀；另一部分跟着封作卫君的康叔，这就是卫康叔。把季载封在冉邑。冉季、康叔都有善良德行，于是周公荐举康叔做周朝廷的司寇，冉季做周朝廷的司空，以便辅助成王治理政务，都有美名传播于天下。

【原文】

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①。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②。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③。余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④。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⑤。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厉侯立。厉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时，周厉王失国，奔彘，共和行政，诸侯多叛周⑥。

武侯卒，子夷侯立⑦。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⑧。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卑而东徙。秦始得列为诸侯⑨。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兴立⑩。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⑪。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⑫。

【注释】

①改行：改易其父之行为。 率：遵循。 驯：顺服。

②卿士：官名。朝廷和诸侯国的执政官。

③蔡：此指新蔡。在今河南新蔡县。

④余五叔：管叔被杀，当为四叔，即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⑤蔡伯:《史记志疑·三代世表》:"蔡为侯爵,奚以蔡伯独称伯,岂时王之所降黜,至其子宫侯而复之欤?"

⑥周厉王暴虐、好利、止谤,国人逐王,王奔彘(在今山西霍县),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十四年,史称"共和行政",由此,诸侯多叛王室。

⑦夷侯:公元前837年~前810年在位。

⑧釐侯:公元前809年~前762年在位。

⑨《史记正义》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

⑩共侯:公元前761年~前760年在位。

⑪戴侯:公元前759年~前750年在位。

⑫宣侯:公元前749年~前715年在位。

【译文】

蔡叔度已经放逐而死去。他的儿子名叫胡,胡就改变他父亲的行为,遵循德义,顺从善良。周公听说,就举荐胡做鲁国执政官,鲁国得到了治理。这时候周公向成王进言,重新将胡封在新蔡,来供奉蔡叔的祭祀,这就是蔡仲。其余五个兄弟都到封国去就位,没有做天子官吏的了。

蔡仲去世,儿子蔡伯荒继位。蔡伯荒去世,儿子宫侯继位。宫侯去世,儿子厉侯继位。厉侯去世,儿子武侯继位。武侯的时候,周厉王丢掉京都,逃奔到彘地,朝廷施行召公、周公共同执政,诸侯中有很多人背叛周王室。

武侯去世,儿子夷侯继位。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就天子位。二十八年,夷侯去世,儿子釐侯所事继位。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被犬戎部族杀死,周王室卑微就东迁洛邑了。秦国开始能够进入诸侯行列。

四十八年,釐侯去世,儿子共侯兴继位。共侯二年去世,儿子戴侯继位。戴侯十年去世,儿子宣侯措父继位。

【原文】

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1]。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2]。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3]。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献舞立[4]。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陈，息侯亦娶陈[5]。息夫人将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6]。

缪侯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夫人荡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归蔡女而不绝也[7]。蔡侯怒，嫁其弟[8]。齐桓公怒，伐蔡，蔡溃，遂虏缪侯，南至楚邵陵[9]。已而诸侯为蔡谢齐，齐侯归蔡侯。二十九年，缪侯卒，子庄侯甲午立[10]。

庄侯三年，齐桓公卒。十四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11]。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庄王即位[12]。三十四年，庄侯卒，子文侯申立[13]。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14]。十五年，楚围郑，郑降楚，楚复醳之[15]。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16]。

景侯元年，楚庄王卒。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17]。

灵侯二年，楚公子围弑其王郏敖而自立，为灵王[18]。九年，陈司徒招弑其君哀公[19]。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十

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刑其士卒七十人[20]。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21]。

【注释】

①鲁隐公初立：公元前722年，《春秋》纪事之始年。

②桓侯：公元前714年～前695年在位。

③事在公元前712年。

④哀侯：公元前694年～前675年在位。

⑤息：国名。在今河南息县西南。

⑥缪侯：名肸(xī)。缪，通"穆"。公元前674年～前646年在位。

⑦不绝：不断绝婚姻关系。

⑧弟：女弟，即荡舟之姬。

⑨溃：溃散。《左传》民逃其上曰溃。《公羊传》溃者何？下叛上也。国曰溃，邑曰叛。《谷梁传》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 邵陵：楚地名。一作"召陵"。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⑩庄侯：公元前645年～前612年在位。

⑪城濮：卫地名。约当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

⑫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先后为春秋霸主，故文所提及。

⑬文侯：公元前611年～前592年在位。

⑭夏徵舒：陈国大夫。被杀事详《陈杞世家》。

⑮醳(shì)：通"释"，释放。

⑯景侯：公元前591年～前543年在位。

⑰灵侯：公元前542年～前531年在位。

⑱楚灵王自立事，详《楚世家》。

⑲司徒：官名。掌管国家的土地及人民。 招：或作"昭"、"韶"，陈哀公之弟。《史记志疑》招弑悼太子，非弑君也。此误。

⑳申：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刑：遭刑受害。

㉑使弃疾为蔡公：《史记正义》蔡之大夫。

【译文】

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刚刚继位。三十五年，宣侯去世，儿子桓侯封人继位。桓侯三年，鲁国弑杀了他的国君隐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弟哀侯献舞继位。

哀侯十一年，当初，哀侯娶了陈女为妻，息侯也娶了陈女为妻。息侯夫人将要回去，经过蔡国，蔡侯对她不恭敬。息侯生气，请求楚文王："来进攻我，我就向蔡国求救，蔡国一定派兵来，楚国借机攻击他，可以获得成功。"楚文王依从着做，俘虏了蔡哀侯带回国。哀侯被拘留九年，死在楚国。总共继位二十年去世。蔡国人扶立他的儿子肸，这就是缪侯。

缪侯嫁出他妹妹做了齐桓公的夫人。十八年，齐桓公和蔡女在船中戏耍，夫人摇荡起船来，桓公制止她。她不停下来，桓公生气，送回蔡女但不断绝婚姻关系。蔡侯生气，把他妹妹嫁给别人。齐桓公生气，攻打蔡国，蔡国民众溃散，就俘虏了缪侯，并且往南到了邵陵。随后诸侯们替蔡国向齐国谢罪，齐侯归还了蔡侯。二十九年，缪侯去世，儿子庄侯甲午继位。

庄侯三年，齐桓公去世。十四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二十年，楚国的太子商臣弑杀他的父亲成王代替继位。二十五年，秦穆公去世。三十三年，楚庄王就国君位。三十四年，庄侯去世，儿子文侯申立。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攻打陈国，杀了夏徵舒。十五年，楚国围困郑国，郑国投降楚国，楚国重新释放了他。二十年，文侯去世，儿子景侯固继位。

景侯元年，楚庄王去世。四十九年，景侯替太子般从楚国娶了媳妇，但景侯和她私通。太子弑杀景侯而自行继位，这就是灵侯。

灵侯二年，楚公子围弑杀他的国王郏敖而自行继位，就是灵王。九年，陈国司徒招弑杀他的国君哀公。楚国派公子弃疾灭掉陈

国而占有它。十二年，楚灵王因为灵侯弑杀了他父亲，引诱蔡灵侯到申地，埋伏下甲兵请他饮酒，趁醉杀了他，他的士卒遭刑受害的有七十人。命令公子弃疾困围蔡国。十一月，灭了蔡国。任命弃疾做蔡公。

【原文】

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①。是年，楚亦复立陈。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后。

平侯九年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②。悼侯父曰隐太子友。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③。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献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④。楚相子常欲之，不与⑤。子常谗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献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

十三年春，与卫灵公会邵陵。蔡侯私于周苌弘以求长于卫；卫使史鳍言康叔之功德，乃长卫⑥。夏，为晋灭沈，楚怒，攻蔡⑦。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郑。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⑧。十六年，楚令尹为其民泣以谋蔡，蔡昭侯惧。

二十六年，孔子如蔡⑨。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

计。吴人来救蔡，因迁蔡于州来[10]。二十八年，昭侯将朝于吴，大夫恐其复迁，乃令贼利杀昭侯；已而诛贼利以解过，而立昭侯子朔，是为成侯[11]。

成侯四年，宋灭曹。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12]。十三年，楚灭陈。十九年，成侯卒，于声侯产立[13]。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14]。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15]。

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蔡遂绝祀。后陈灭三十三年[16]。

【注释】

①平侯：公元前530年～前522年在位。

②悼侯：公元前521年～前519年在位。

③昭侯：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在位。

④衣：动词，穿。

⑤子常：楚令尹囊瓦的别号。楚称"相"为"令尹"。

⑥私：私下勾结、串通。 苌弘：人名，时为周王室大夫。 求长于卫：指企求载书记述盟会参与国时将蔡国写在卫国上面。蔡国的理由是，始封者蔡叔度年长于康叔封。 史鰌：卫国史官，名鰌。他同苌弘争辩时强调周文、武、成、康以来不尚年而"尚德"，注重"正其德"，苌弘被说服，在召陵盟会中，乃长卫侯。

⑦沈：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在今河南平舆县北。

⑧吴入郢，楚国申包胥入秦乞师，秦师至，大败吴军，故楚王入郢，复国。

⑨此处前后记事，《史记志疑》案，楚令尹为其民泣以谋秦，《表》书于十七年。昭王伐蔡在二十五年，孔子如蔡在二十七年，蔡迁在二十六年。非蔡先急于吴也，非吴欲迁蔡也，非蔡侯私许不与大夫计也，非吴兴师来救也。

⑩州来：又名下蔡。在今安徽凤台县。

⑪贼利杀昭侯：《史记志疑》案：哀四年《传》，杀昭侯者公孙翩也。《孔子世家》书之，此"利"字误。《索隐》以利为贼名。妄。 成侯：公元前490年

年～前 472 年在位。其十六年，即公元前 475 年，进入战国时期。

⑫事详《齐太公世家》。

⑬声侯：公元前 471 年～前 457 年在位。

⑭元侯：公元前 456 年～前 451 年在位。

⑮侯齐：公元前 450 年～前 448 年在位。

⑯后陈灭三十三年：《史记志疑》案：当作"三十一年"。

【译文】

楚国灭亡蔡国以后三年，楚国公子弃疾弑杀他的国君灵王而代替继位，这就是平王。平王就寻求蔡国景侯的少子庐，让他继位，这就是平侯。这年，楚国也重新恢复陈国。楚平王刚刚继位，想亲近诸侯，所以重新扶立陈国、蔡国的后代。

平侯九年去世，灵侯般的孙子东国进攻平侯的儿子而代行继位，这就是悼侯。悼侯的父亲名叫隐太子友。隐太子友，是灵侯的太子，平侯继位时杀死了隐太子，所以平侯去世而隐太子的儿子东国进攻平侯的儿子而相替继位，这就是悼侯。悼侯三年去世，弟弟昭侯申继位。

昭侯十年，朝拜楚昭王，带了两件美丽的裘皮衣，把其中一件献给昭王，另一件自己穿上。楚相国子常想得到这一件，不给他。子常诋毁蔡侯，把他扣留在楚国三年。蔡侯知道，就把这另一件献给子常；子常接受了，就对楚王说让蔡侯回国。蔡侯回来后去到晋国，请求晋国攻打楚国。

十三年春天，和卫灵公在邵陵会盟。蔡侯私下勾结周大夫苌弘，请求记述盟会时把蔡国写在卫国的上面；卫国派史鳍去向苌弘言说康叔的功德，还是让卫国写在前面。夏天，替晋国灭掉沈国，楚国发怒，进攻蔡国。蔡昭侯派他的儿子到吴国去做质子，以便共同攻打楚国。冬天，和吴王阖闾就打败了楚国，进入郢都。蔡国怨恨子常，子常恐惧，奔往郑国。十四年，吴军撤兵楚昭王重新回到郢

都。十六年，楚国令尹谋划进攻蔡国，向民众宣说时泣不成声，蔡昭侯恐惧。

二十六年，孔子来到蔡国。楚昭王讨伐蔡国，蔡国恐惧，向吴国告急求救。吴国由于蔡国相距太远，要求蔡国迁都离自己近一些，容易去救助；昭侯私下答应了，没有和大夫们一同计议。吴人来救援蔡国，借机把蔡的国都迁到州来。二十八年，昭侯将要朝拜吴国，大夫们害怕他再次迁都，就派出刺客名叫利的杀死了昭侯；随后又诛杀了刺客利来开释罪过，并扶立昭侯的儿子朔，这就是成侯。

成侯四年，宋国灭亡了曹国。十年，齐国田常弑杀他的国君简公。十三年，楚国灭亡了陈国。十九年，成侯去世，儿子声侯产继位。声侯十五年去世，儿子元侯继位。元侯六年去世，儿子侯齐继位。

侯齐四年，楚惠王灭掉了蔡国，蔡侯齐逃亡，蔡国从此断绝了祭祀。这比陈国灭亡晚了三十三年。

【原文】

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①。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②。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③。曹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④。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⑤。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

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⑥。

【注释】

①指《周本纪》。

②指《鲁国公世家》。

③指本篇《管蔡世家》。

④曹附本篇《管蔡世家》之后，详下文。

⑤指《卫康叔世家》。

⑥辅拂(bì)：辅佐。拂，通"弼"。 宗周：指以周王朝为宗主。

【译文】

伯邑考，他的后代不知封在哪里。武王发，他的后代形成了周朝，有《本纪》记载。管叔鲜发动叛乱，被诛而死，没有后代。周公旦，他的后代是鲁国，有《世家》记载。蔡叔度，他的后代是蔡国，有《世家》记载。曹叔振铎，他的后代是曹国，有《世家》记载。成叔武，他的后代不见下落。霍叔处，他的后代就是晋献公时候所灭掉的霍国。康叔封，他的后代是卫国，有《世家》记载。冉季载他的后代不见下落。

太史公说：管叔、蔡叔发动叛乱，本来不值得记载。然而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小，天下已经产生疑惑，依赖同母所生的弟弟成叔、冉季一辈十人加以辅佐，因而诸侯们终于尊崇周王朝为宗主，所以把他们附列在世家文篇中记载。

【原文】

曹叔振铎者，周武王弟也[①]。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于曹。

叔振铎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

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云立。孝伯云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厉王奔于彘。

三十年卒，弟幽伯强立②。幽伯九年，弟苏杀幽伯代立，是为戴伯③。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岁。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④。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因东徙，益卑，诸侯畔之⑤。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杀之代立，是为穆公⑥。穆公三年卒，子桓公终生立⑦。

【注释】

①《史记索隐》按：上文"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则曹亦合题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题者，盖以曹微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别题篇尔。且又管叔虽无后，仍是蔡曹之兄，故题管、蔡而略曹也。

②幽伯：公元前834年～前826年在位。

③戴伯：公元前825年～前796年在位。

④惠伯兕(sì)：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复名弟兕。公元前795年～前760年在位。

⑤畔：通"叛"。

⑥穆公：公元前759年～前757年在位。

⑦桓公：公元前756年～前702年在位。

【译文】

曹叔振铎，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已经战胜殷纣王，把叔振铎分封在曹地。

叔振铎去世，儿子太伯脾继位。太伯去世，儿子仲君平继位。仲君平去世，儿子宫伯侯继位。宫伯侯去世，儿子孝伯云继位。孝伯

云去世，儿子夷伯喜继位。

夷后二十三年，周厉王逃奔到彘地。

三十年去世，弟弟幽伯强继位。幽伯九年，弟弟苏杀死幽伯代替继位，这就是戴伯。戴伯元年，是周宣王继位为天子的第三年。三十年，戴伯去世，儿子惠伯兕继位。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被犬戎部族所杀，因而向东迁都，更见卑弱，诸侯背叛他。秦国开始列为诸侯。

三十六年，惠伯去世，儿子石甫继位，他的弟弟武把他杀了代替继位，这就是穆公。穆公三年去世，儿子桓公终生继位。

【原文】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立。四十五年，鲁弑其君隐公。四十六年，宋华父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①]。五十五年，桓公卒，子庄公夕姑立[②]。

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始霸[③]。

三十一年，庄公卒，子釐公夷立[④]。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⑤]。昭公六年，齐桓公败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⑥]。

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其亡过曹，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⑦]。釐负羁谏，不听，私善于重耳[⑧]。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虏共公以归，令军毋入釐负羁之宗族闾[⑨]。或说晋文公曰："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今君囚曹君，灭同姓，何以令于诸侯？"晋乃复归共公。

二十五年，晋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寿立[⑩]。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强立[⑪]。宣公十七年卒，弟成

公负刍立[12]。

成公三年，晋厉公伐曹，虏成公以归，已复释之[13]。五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厉公[14]。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胜立[15]。

【注释】

①依《十二诸侯年表》，事在四十七年。

②夕(yì)姑：即"射(yì)姑"，《汉书·古今人表》作"亦姑"。《史记志疑》此作"夕"者，必"夜"字之讹脱。古射、夜多通借。庄公，公元前701年～前671年在位。

③齐桓公称霸在公元前679年。

④釐公：公元前670年～前662年在位。

⑤昭公：公元前661年～前653年在位。

⑥共公：公元前652年～前618年在位。

⑦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其出亡事详《晋世家》。 骈(pián)胁：肋骨连成一片。

⑧釐负羁：一作"僖负羁"，曹大夫。釐、僖，通。

⑨闾：里巷大门。

⑩文公：公元前617年～前595年在位。

⑪宣公：公元前594年～前578年在位。《左传》载，宣公名庐。

⑫成公：公元前577年～前555年在位。《左传·成公十三年》杜注以负刍为宣公庶子，是。

⑬三年：当作"二年"。 释：释放。《史记索隐》按：《左传·成公十五年》，晋厉公执负刍，归于京师。晋立宣公弟子臧，子臧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遂逃奔宋。曹人请于晋。晋人谓子臧"反国，吾归而君"。子臧反，晋于是归负刍。

⑭栾书、中行(háng)偃：晋国世袭的上卿。

⑮武公：公元前554年～前528年在位。

【译文】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继位。四十五年，鲁国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隐公。四十六年，宋国华父督弑杀他的国君殇公以及大夫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去世，儿子庄公夕姑继位。

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三十一年，庄公去世，儿子釐公夷继位。釐公九年去世，儿子昭公班继位。昭公六年，齐桓公打败蔡国，因而到达了楚国的召陵。九年，昭公去世，儿子共公襄继位。

共公十六年，当初，晋国公子重耳在外出逃亡时经过曹国，曹君待他很不礼貌，想观看他长成一片的肋骨。釐负羁劝说，不听从，私下和重耳友善。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讨伐曹国，把共公俘虏了带回国，下令不要进入釐负羁宗族的里巷大门。有人劝晋文公说："从前齐桓公会盟诸侯，恢复被灭的异姓国家；如今您囚禁曹君，灭亡同姓国家，拿什么去号令诸侯？"晋国才重新归还共公。

二十五年，晋文公去世。三十五年，共公去世，儿子文公寿继位。文公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宣公强继位。宣公十七年去世，弟弟成公负刍继位。

成公三年，晋厉公攻伐曹国，俘虏了成公带回国，随即又释放了他。五年，晋国栾书、中行偃派程滑弑杀他的国君厉公。二十三年，成公去世，儿子武公胜继位。

【原文】

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顷)〔须〕立[①]。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②]。是岁，宋、卫、陈、郑皆火[③]。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4]。悼公死于宋，归葬。

声公五年，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隐公[5]。隐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隐公代立，是为靖公[6]。靖公四年卒，于伯阳立[7]。

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谋欲亡曹，曹叔振铎止之，请待公孙强，许之[8]。旦，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我亡，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曹，无离曹祸[9]。"及伯阳即位，好田弋之事[10]。六年，曹野人公孙强亦好田弋，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11]。伯阳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12]。梦者之子乃亡去。

公孙强言霸说于曹伯[13]。十四年，曹伯从之，乃背晋干宋[14]。宋景公伐之，晋人不救。十五年，宋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强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

【注释】

①平公：公元前527年～前524年在位。

②悼公：公元前523年～前515年在位。

③火：发生火灾。

④声公：《十二诸侯年表》作"襄公"。公元前514年～前510年在位。

⑤隐公：公元前509年～前506年在位。

⑥靖公：公元前505年～前502年在位。

⑦伯阳：公元前501年～前487年在位。曹国最后一位国君。

⑧君子：此指贵族。 社宫：土地神庙。

⑨离：通"罹(lí)"，遭受。

⑩田弋(yì)：射猎。田，通"畋"。弋，以带细绳的箭射鸟。

⑪野人：农夫。 访：商询。

⑫说：通“悦”。 司城：官名，即司空。
⑬霸说：成就霸业的主张。
⑭干：冒犯。

【译文】

武公二十六年，楚国公子弃疾弑杀他的国君灵王代替继位。二十七年武公去世，儿子平公须继位。平公四年去世，儿子悼公午继位。这一年，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了火灾。

悼公八年，宋景公继位。九年，悼公去朝拜宋国，宋国拘囚他；曹国扶立他的弟弟野，这就是声公。悼公死在宋国，送回国安葬。

声公五年，平公的弟弟通弑杀声公代替继位，这就是隐公。隐公四年，声公的弟弟露弑杀隐公代替继位，这就是靖公。靖公四年去世，儿子伯阳继位。

伯阳三年，都城有人梦见许多贵族站在土地神庙前，计谋想亡掉曹国，曹叔振铎制止他们，请求等待公孙强出现，大家答应了。天亮了，在曹全国寻找，没有这个人。做梦的人告诫他儿子说：“我死了，你听说公孙强执掌政事，一定离开曹国，免得遭受曹国的祸患。”等到伯阳就了国君之位，就喜好射猎这种事情。六年，曹国农夫公孙强也喜好射猎，捕获到白雁来献给伯阳，而且大谈射猎之道，借此商询国家大事。伯阳非常高兴，公孙强受到宠幸，让他担任司城官职来处理政务。做梦人的儿子就逃走离开了曹国。

公孙强向曹伯陈说成就霸业的主张。十四年，曹伯依从他，就背叛晋国，冒犯宋国。宋景公讨伐他，晋国人不来救助。十五年，宋国灭亡了曹国，拘执了曹伯阳和公孙强回到宋国就把他们杀了。曹国就断绝了社稷祭祀。

【原文】

太史公曰：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

人，知唯德之不建[1]。及振铎之梦，岂不欲引曹之祀者哉[2]？如公孙强不修厥政，叔铎之祀忽诸[3]。

【注释】

①寻：探求，考察。 轩：春秋时大夫以上乘坐的一种轻便车。 三百人：此指乘轩车的美女人数，是表明极度荒淫奢侈。 唯：因为。
②引：延长。
③忽：绝灭。 诸："之乎"的合音词。

【译文】

太史公说：我探求曹共公不任用僖负羁，却让三百名美人去乘坐轩车，知道就是因为不能建立德政。等到叔振铎阻止贵族亡曹的托梦，难道不是想延长曹国的祭祀吗？如果公孙强不搞他的霸政，叔振铎的祭祀会绝灭吗？

史记全译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题解】

陈为舜后，杞为禹后，皆周武王所封国以奉祀者。春秋末，楚惠王灭陈，然陈之适齐者，代姜齐而为田齐，至战国末年才为秦所灭，故舜之苗裔自远古以及于战国之末。《陈世家》发挥"盛德之后，必百世祀"的思想，论赞也称"舜之德可谓至矣"，备加赞许。舜的至德除了他是远古一个理想的仁德君主之外，还是因为表现在"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这个方面。这无疑表示了司马迁的一种看法，即是说要想使后代君权延续不绝，行德政是最根本的条件，当司马迁这样论说时，心中无异存有秦二世而亡，汉武企求长生不死的观念在，确有值得后人借鉴的意义。

论田敬仲完之生及齐桓公使为工正在《陈世家》中占了重要的地位。《易》卦在这里出现。卦得《观》之《否》。《观》(䷓)，为《坤》下《巽》上，六四变而为九四，就成了《否》(䷋)，为《坤》下《乾》上。《观》之六四爻辞即"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说处在这个地位已观视到国家政绩的光辉，则君臣应以宾主之礼相待。依此句前半的意思，所以说他将"代陈而有国"。《观》之《坤》下为内、为身，六四变化，则为外，为子孙，变成了《否》，故说他的子孙将在异域而有国。《史记正义》："六四变，此爻是辛未，《观》上体《巽》，未为羊，《巽》为女，女乘羊，故为姜。姜，齐姓，故知在齐。"所以说"必姜姓"。"物莫能两大"，是说陈氏所在的两国不能都同时存在，所以楚灭陈，则田常弑简公而有齐国；陈灭，田齐兴，舜祀不绝。无疑这个论说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解释，只是以《易》卦预言方式出现而已。观后之卜，占曰"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

京”，更可证实是后来的附会之言了。

本篇附论十名“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的舜（陈）、禹（杞、越）、契（殷、宋）、后稷（周）、皋陶（英、六）、伯夷（齐）、伯翳（秦）、垂、益、夔龙（三人“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的后世的情况，并及于夏、殷、周之间所封的滕、薛、驺等国，说还有如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的更小的国家。《史记》囊括宇内，包举百代的历史著述，对于它叙述所及历史范围的诸多方面，都企图作出一个总的交代、观察和分析，限于事实、材料，它不能一一罗列有关的内容，但它这一说明给人们一个总揽全局变化的思想与认识，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原文】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①。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②。夏后之时，或失或续③。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④。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⑤。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⑥。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⑦。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灵立⑧。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⑨。是岁，周幽王即位⑩。

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⑪。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⑫。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⑬。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⑭。

【注释】

①庶人：平民。 妫汭(guì ruì)：妫水转弯处。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②商均所封国，在今河南虞城县一带。《史记索隐》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国虞城是也。

③夏代受封的有虞思、虞遂。

④妫满：虞遂之后在周任陶正的遏父之子。 陈：封国名，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县。《史记索隐》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 按：元女，长女。太姬，名。三恪(kè)，指周初所封虞、夏、商之后。恪，恭敬，犹言敬封。 奉：供奉。 胡公：满之谥号。

⑤事在十三年。

⑥釐公：公元前831年～前796年在位。

⑦六年：当作"五年"。

⑧武公：公元前795年～前781年在位。

⑨夷公：公元前780年～前778年在位。

⑩夷公即位在周幽王二年。

⑪平公：公元前777年～前755年在位。

⑫文公：公元前754年～前745年在位。

⑬取：通"娶"。 蔡女：蔡侯之女。

⑭桓公：公元前744年～前707年在位。

【译文】

陈国胡公满，是虞帝舜的后代。从前舜是平民的时候，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居住在妫水转弯的地方，他的后代沿用这个居地做氏姓，姓妫。舜已经去世，把天下传给禹，而舜的儿子商均成了禹下

面的受封国君。夏代的时候，封国有时丢失有时接续。到了周武王战胜殷纣，又重新寻求舜的后代，找到了妫满，把他封在陈地，以供奉帝舜的祭祀，这就是胡公。

胡公去世，儿子申公犀侯继位。申公去世，弟弟相公皋羊继位。相公去世，扶立申公的儿子突，这就是孝公。孝公去世，儿子慎公圉戎继位。慎公正处在周厉王时期。慎公去世，儿子幽公宁继位。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因为京都暴动逃奔到了彘地。

二十三年，幽公去世，儿子釐公孝继位。釐公六年，周宣王就天子之位。三十六年，釐公去世，儿子武公灵继位。武公十五年卒，儿子夷公说继位。这一年，周幽王就天子之位。

夷公三年去世，弟弟平公燮继位。平公七年，周幽王被犬戎部族杀死，周王室向东迁徙。秦国开始进入诸侯行列之中。

二十三年，平公去世，儿子文公圉继位。

文公元年，娶了蔡侯的女儿，生了儿子佗。十年，文公去世，长子桓公鲍继位。

【原文】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初立。二十六年，卫杀其君州吁[①]。三十三年，鲁弑其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鲍卒[②]。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③]。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④]。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⑤]。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⑥]："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⑦]。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⑧]？非此其身，在其子孙[⑨]。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后[⑩]。物莫能

两大，陈衰，此其昌乎[11]？”

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12]。

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13]。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14]。

【注释】

①事详《卫康叔世家》。

②甲戌：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己丑：此年正月六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盖以陈桓公患精神病，甲戌之日一人出走，经十六日而后得其尸。不知其气绝之日，故《春秋》作者举二日以包之。左氏则以为再赴，较为可信，故《史记》从之。《史记志疑》则以为桓四年冬当有闰十二月，甲戌实是正月二十一日，而己丑则二月七日，《经》书正月甲戌不误，第甲戌之下有阙文，己丑之上并脱“二月”两字耳。《传》不知而误以为再赴，杜不知而误以今年之日属之前年，由失不置闰故也。

③《左传》以五父即佗，为一人。《春秋左传注》言，《史记·陈世家》以五父与佗为二人，于厉公之外又横添一利公，误。 厉公：公元前706年～前700年在位。佗，同“他”。

④国人：都城贵族。 赴：通“讣”，报告丧期。

⑤敬仲完：敬仲，字；完，名。

⑥筮(shì)：用蓍草占卦。龟为卜，策为筮。 “观”之“否”：此及引文的解释已见本篇《题解》。《史记集解》贾逵曰：“《坤》下《巽》上《观》，《坤》下《乾》上《否》，《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

⑦国之光：国家政绩风俗等之光辉（高亨：《周易杂论》）。 利用宾于王：是说强臣不敢逼君，二者宜用宾主之礼相待，臣按时朝贡于王，王也以上宾之礼相待。利，指阴阳虽对立却相宜，各得其利。用，适宜采取的措施、手段。

⑧《史记正义》六四变内卦为中国，外卦为异国。

⑨《史记正义》内卦为身，外卦为子孙。变在外，故知在子孙也。

⑩《史记集解》杜预曰："姜姓之先为尧四岳。"

⑪《史记正义》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杀陈湣公。齐简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杀之。

⑫利公：此处记载有误，实无"利公"。《史记志疑》考《春秋经·传》：厉公名跃，桓公之子。桓公取蔡女生厉公，故厉公母为蔡女。若他乃文公子，桓公弟，即五父也，他因桓公疾，杀太子免代立。而厉公蔡出，蔡人因杀佗立厉公。厉公在位七年卒，弟庄公林立。庄公卒，子宣公杵臼立。佗篡立踰年无谥，不成为君，绝之焉耳。

⑬庄公：公元前699年～前693年在位。

⑭宣公：公元前692年～前648年在位。

【译文】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刚刚继位。二十六年，卫国杀死了他的国君州吁。三十三年，鲁国弑杀了他的国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日、己丑日，桓公鲍去世。桓公的弟弟佗，他的母亲是蔡国女子，所以蔡国人替佗杀了五父和桓公的太子免而扶立佗，这就是厉公。桓公生了病而发生了祸乱，都城的贵族都分别逃散，所以两次报告丧期。

厉公二年，生了儿子敬仲，他名叫完。周室的太史路过陈国，陈厉公请他根据《周易》占卦。得到的是从《观卦》变为《否卦》："这是说明已经观视到了国家政绩的光辉。要各得其利君臣就应该采取以宾主之礼相待。这难道说将要代替陈而享有国家吗？不在这里，将会在其他的国家？不是完成在他自身，而在他的子孙。假若在别的国家，一定会是姜姓。姜姓，是尧帝时候太岳的后代。一种事物不能同时两方面都强大，陈国衰败，这一支将会昌盛吧？"

厉公娶了蔡国女子，蔡国女子和一位蔡国男人通奸，厉公也多次去到蔡国淫乱。七年，厉公所杀死的桓公太子免的三个弟弟，大

的叫跃，中的叫林，小的叫杵臼，一起让蔡国人用漂亮女子去引诱厉公，和蔡国人共同杀死了厉公而扶立跃，这就是利公。

利公，是桓公的儿子。利公继位五个月去世，扶立中间一个弟弟林，这就是庄公。庄公七年去世，小弟弟杵臼继位，这就是宣公。

【原文】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强①。

十七年，周惠王娶陈女为后②。

二十一年，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③。御寇素爱厉公子完，完惧祸及己，乃奔齐。齐桓公欲使陈完为卿，完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④。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⑤。齐懿仲欲妻陈敬仲，卜之，占曰⑥："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⑦。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⑧。八世之后，莫之与京⑨。"

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⑩。陈大夫辕涛涂恶其过陈，诈齐令出东道⑪。东道恶，桓公怒，执陈辕涛涂⑫。是岁，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⑬。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⑭。穆公五年，齐桓公卒。十六年，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是岁，穆公卒，子共公朔立⑮。

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为穆王⑯。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灵公平国立⑰。

【注释】

①楚武王：熊通。公元前740年～前690年在位。

②周惠王：姬阆。公元前 676 年～前 652 年在位。

③嬖：宠爱。

④卿：诸侯国的高级大臣。 羁旅：寄居作客。 负檐：劳苦。背物为负，挑物为担。檐，通“担（擔）”。 惠：恩惠。

⑤工正：主作器械的百工之长。

⑥懿仲：齐国大夫。 占：指卜辞。

⑦凤皇：即凤凰。雄曰凤，雌曰凰。 和鸣：相和而鸣。 锵锵（qiāng qiāng）：象声词。

⑧五世：指完后的五世。 并于正卿：要和正卿地位并列。

⑨八世：实指田常。《史记正义》按：陈敬仲八代孙，田常之子襄子盘也。而杜以常为八代者，以桓子无宇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皆相继事齐，故以常为八代。 京：大。

⑩召陵：一作“邵陵”，楚邑名。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⑪恶（wù）：厌恶，憎恨。

⑫恶（è）：恶劣，险恶。

⑬晋献公：公元前 676 年～前 651 年在位。

⑭穆公：公元前 647 年～前 632 年在位。

⑮共公：公元前 631 年～前 614 年在位。

⑯穆王：公元前 625 年～前 614 年在位。

⑰灵公：公元前 613 年～前 599 年在位。

【译文】

宣公三年，楚武王去世，楚国开始强大。

十七年，周惠王娶了陈国女子做皇后。

二十一年，宣公后来有个宠爱的姬妾生了儿子款，想让他继位，就杀了他的太子御寇。御寇向来喜爱厉公的儿子完，完害怕祸患连及自己，就奔往齐国。齐桓公想让陈完做卿，完说：“寄居作客的我，有幸能免除劳苦，是您给我的恩惠。不敢担当很高的官位。”桓公让他做百官之长。齐国大夫懿仲想把女儿嫁给陈敬仲，去占卜，卜辞说：“这就叫做凤凰在飞舞，锵锵地相和而鸣。妫姓陈国的

后代，将要在姜姓齐国繁育。到五代的时候会昌盛，站在和正卿并列的地位上。八代以后，没有谁的势力比他还大。”

三十七年，齐桓公讨伐蔡国，蔡国失败；向南侵犯楚国，到达召陵，回国途中，经过陈国。陈国大夫辕涛涂憎恨他从陈国过境，欺骗齐国让他从东边的道路出境。东边的道路险恶，桓公发怒，把陈国辕涛涂扣执起来。这一年，晋献公杀死了他的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宣公去世，儿子款继位，这就是穆公。穆公五年，齐桓公去世。十六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军队。这一年，穆公去世，儿子共公朔继位。

共公六年，楚国太子商臣弑杀他的父亲成王继位，这就是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去世。十八年，共公去世，儿子灵公平国继位。

【原文】

灵公元年，楚庄王即位。六年，楚伐陈。十年，陈及楚平[①]。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②]。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③]。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④]。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⑤]。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⑥]。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⑦]。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⑧]。申叔时使于齐来还，独不贺[⑨]。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⑩]。径则有

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11]！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12]。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13]。"

（二十）八年，楚庄王卒。二十九年，陈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陈。是岁，成公卒，子哀公弱立[14]。楚以陈丧，罢兵去。

【注释】

①平：媾和。

②通：通奸。　衷其衣：里面穿着夏姬的汗衣。衷，本指贴肉的内衣，此作动词。衣，《左传》作"衵(rì)服"，即日日所常穿之汗衣。

③泄冶：陈大夫。

④夏氏：夏徵舒家。

⑤厩(jiù)：马棚。

⑥故：从前。

⑦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列女传》说她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

⑧县陈：在陈设县。

⑨申叔时：楚大夫。

⑩径：抄直路，走过。

⑪利其地：获得人家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利益。

⑫复君：《楚世家》作"复国"，《左传》作"复封"。　成公：公元前 598 年～前 569 年在位。

⑬千乘之国：指诸侯国家。　一言：指申叔时之语。《孔子家语·好生篇》云："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在这里，孔子的赞叹和他"兴灭国，继绝世"的思想是一致的。

⑭哀公：公元前568年～前534年在位。

【译文】

灵公元年，楚庄王就国君之位。六年，楚国攻打陈国。十年，陈国和楚国讲和。

十四年，灵公和他的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和夏姬通奸，里边都穿着夏姬的汗衣在朝廷上开玩笑。泄冶劝谏说："国君和大臣都淫乱，民众如何效法呢？"灵公把泄冶的话告诉孔宁、仪行父，两个人请求杀了泄冶，灵公没有禁止，就杀了泄冶。十五年，灵公和这两个人在夏家饮酒。灵公戏弄两个人说："徵舒像你们。"两个人说："也像您。"徵舒发怒。灵公罢席后出来，徵舒在马棚门口埋伏弩手射杀了灵公。孔宁、仪行父都逃奔到楚国，灵公的太子午逃奔到晋国。徵舒自己继位做了陈侯。徵舒，从前是陈国的大夫。夏姬，是御叔的妻子，徵舒的母亲。

成公元年冬天，楚庄王因为夏徵舒杀了灵公，率领诸侯来讨伐陈国。对陈国人说："不要惊恐，我只不过是来诛杀徵舒。"已经诛杀了徵舒，借机将陈国设为县而占有了它，各个大臣都来道贺。申叔时出使齐国后回来，唯独他不去道贺。庄王问他是什么原因，回答说："有这样的俗话，'牵着牛抄直路走过人家的田地，田地的主人夺走了他的牛。抄直路走过人家的田地是有罪过的，把他的牛夺走了，不亦是太过份了吗？'如今大王由于徵舒是杀手弑了国君，所以向诸侯征兵，根据道义来讨伐他，随后取得成功，又把他的土地占有作为自己的利益，那么拿什么去号令天下！因此不道贺。"庄公说："好。"就从晋国迎回了灵公的太子午让他继位，让他照旧做陈国国君，这就是成公。孔子读史书，读到楚国恢复了陈国，说："楚庄王真是贤明！放弃占领一个诸侯国家而尊重申叔时的一席话。"

二十八年，楚庄王去世。二十九年，陈国背弃和楚国结盟。三十年，楚共王攻打陈国。这一年，成公去世，儿子哀公弱继位。楚国

因为陈国有丧事，把兵撤回去了。

【原文】

哀公三年，楚围陈。复释之①。二十八年，楚公子围弑其君郏敖自立，为灵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②。二嬖妾，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弟司徒招③。哀公病，三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公自经杀④。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灭陈。使弃疾为陈公⑤。

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⑥。晋平公问太史赵曰："陈遂亡乎？"对曰："陈，颛顼之族⑦。陈氏得政于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⑧。舜重之以明德⑨。至于遂，世世守之⑩。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后，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乎⑪？"

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⑫。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⑬。

【注释】

①释：解除包围。

②三十四：当作"三十五"。　娶郑：娶郑女为妻。

③属(zhǔ):托付。

④自经:自缢。

⑤据《左传》,为陈公的是穿封戌,弃疾做了蔡公。楚县令称公。

⑥《左传·昭公八年》说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无奔晋之事。孙吴,等于说"太孙吴"。

⑦舜出自颛顼,舜为陈国祖先。族,嗣,后代。

⑧上文卜辞言"物莫能两大",所以陈国最终要灭亡。 幕:颛顼后代,舜的祖先。汉刘耽《吕梁碑言》:"颛顼生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瞍"。《三代世表》以为"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有幕与句望之异,古史传说不同而已。 命:天命。

⑨重:加。 明德:完美的德性。

⑩遂:虞遂,舜之后代。

⑪未:指没有满百世的数。《左传》未前有"数"字。

⑫惠公:公元前533年～前506年在位。

⑬探续:追溯连续。 空籍:通"阼",皇位,此指君位。

【译文】

哀公三年,楚国包围陈国,随后又解除了包围。二十八年,楚国公子围弑杀他的国君郏敖自行继位,做了灵王。

三十四年,当初,哀公娶了郑国女子为妻,长姬生了悼太子师,少姬生了偃。又有两个宠爱的妾,长妾生了留,少妾生了胜。留得到哀公宠爱,哀公托付给他弟弟司徒招。哀公生病,三月,招杀了悼太子,确立留做太子。哀公发怒,想要诛杀招,招发动军队围守着哀公,哀公自缢而死。招终于扶立留做了陈君。四月,陈国派使者讣告楚国。楚灵王听说陈国内乱,就杀了陈国的使者,派公子弃疾出动军队讨伐陈国,陈君留逃奔到郑国。九月,楚国包围陈国。十一月,灭掉了陈国。让弃疾做陈公。

招杀了悼太子,太子的儿子名叫吴,出亡奔往晋国。晋平公问

太史赵说："陈国会就这样灭亡吗？"回答说："陈国，是颛顼的后代。陈这个家族有人在齐国掌握了政权，才最终会灭亡。他祖先从幕一直到瞽瞍，没有人违背天命。舜又给它加上了美好的德性。到了虞遂，世世代代保守住业绩。等到胡公时候，周朝赐给他姓，让他奉祀虞帝。而且有强盛德性人物的后代，一定会享受百代的祭祀。虞的世代还没有满数，他的发展大概会在齐国吧！"

楚灵王灭亡陈国的第五年，楚国公子弃疾弑杀灵王代替继位，这就是平王。平王刚刚继位，想要和诸侯们和好，就寻求到过去陈国悼太子师的儿子吴，立他做了陈侯，这就是惠公。惠公继位，追溯接续哀公去世时的年份作为元年，其实国君之位空缺已经五年了。

【原文】

十年，陈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①]。二十八年，吴王阖闾与子胥败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②]。

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③]。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怀公乃以疾谢吴。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④]。陈乃立怀公之子越，是为湣公[⑤]。

湣公六年，孔子适陈[⑥]。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⑦]。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⑧]。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⑨]。

十五年，宋灭曹。十六年，吴王夫差伐齐，败之艾陵，使人召陈侯[⑩]。陈侯恐，如吴[⑪]。楚伐陈。二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綦，袭惠王。叶公攻败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12]。

【注释】

①胡：国名，归姓。在今河南漯河市西。 沈：国名，姬姓。在今河南平舆县北。

②怀公：公元前505年～前502年在位。

③怀公元年：《史记志疑》以为此"四字衍"。

④《史记志疑》以为吴止一召陈侯，陈侯未尝往吴。盖复召之说，凿空无据。安得有如吴被留而死之事。

⑤湣公：又名"周"，见《孟子》。公元前501年～前479年在位。

⑥六年：当作"七年"。

⑦《史记志疑》"吴"上当有"八年"二字。考哀元年《春秋经、传》及《年表》皆不言取三邑，疑此与《孔子世家》同误。

⑧城父：楚邑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⑨《史记志疑》案：此谓湣公十三年也。考孔子至陈凡经五年，共二次、始则在定十五年(当陈湣七年)，至哀二年而去(当湣九年)。继即在哀二年，至四年而去(当湣十一)。《孔子世家》甚明。

⑩艾陵：齐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艾陵之战在陈湣十八年。

⑪《史记志疑》是时陈已服吴，何烦再召，盖又因吴召怀公事而误。

⑫《史记志疑》楚惠复国及孔子之卒皆在湣公二十三年，此误。

【译文】

十年，陈国发生火灾。十五年，吴王僚派公子光攻打陈国，取得了胡、沈两国撤走了。二十八年，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一起打败楚国，进入了郢都。这一年，惠公去世，儿子怀公柳继位。

怀公元年，吴国攻破楚国，吴王住在郢都，召唤陈侯。陈侯想去，大夫说："吴国新近达到了打败楚国的目的；楚王虽然逃亡，和陈国有旧交，不可以背叛。"怀公就借口有病谢绝吴国。四年，吴国

再次召唤怀公，怀公害怕，到了吴国。吴国恼火他前次召唤不来，扣留下他，因而就死在吴国。陈国于是扶立怀公的儿子越，这就是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来到陈国。吴王夫差攻打陈国，取得三座城邑撤走了。十三年，吴国再次来攻打陈国，陈国向楚国告急，楚昭王前来救援，驻军在城父，吴国军队撤走了。这一年，楚昭王在城父去世。这时候孔子在陈国。

十五年，宋国灭掉曹国。十六年，吴王夫差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齐国，派人去召唤陈侯。陈侯害怕，到了吴国。楚国攻打陈国。二十一年，齐国田常弑杀了他的国君简公。二十三年，楚国的白公胜杀死了令尹子西、子綦，袭击惠王。叶公打败了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恢复了国家，领兵向北进伐，杀了陈湣公，就灭掉陈国而占有了它。这一年，孔子去世。

【原文】

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①]。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②]。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公生武公[③]。

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④]。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⑤]。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⑥]。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⑦]。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维立。

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8]。十六年，湣公弟阏路弑湣公代立，是为哀公[9]。

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为出公[10]。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11]。杞后陈亡三十四年。

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注释】

①杞：国名。在今河南杞县。 东楼公：号谥。 夏后：即下文"夏后氏"，本为部落名。禹为该部落的首领。 苗裔：后代子孙。

②奉：供奉。

③《史记志疑》案：周有天下至厉王流彘二百八十余年，武公立于平王二十一年，自厉王流彘后至平王二十年，尚有三十四年，则杞之四君必每君在位百余年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是知杞之代系必有脱误也。

④《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引《世本》及谯周并作"惠公"，非"德公"。

⑤据《世本》惠公生成公、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此处前脱"成公"。

⑥十七：《史记志疑》以为桓公在位七十年，此作"十七"，仍《世本》之误。自古诸侯享国之久，未有如杞桓公者也。 匄：音 gài。"丐"的异体字。

⑦遂：《春秋》哀八年釐（僖）公名"过"，孔《疏》引《世家》同。

⑧楚惠王灭陈：楚惠王十年灭陈，当陈湣公二十三年，鲁哀公十七年，《史记志疑》以为乃杞湣公之八年，非十五年。

⑨哀公：《史记索隐》引谯周云谥懿。

⑩敕(shuò)：一作"遬(sù)"。

⑪立一年：杞后陈亡三十四年，陈亡在杞湣公八年，杞湣公十六年，哀公十年，出公十二年，简公一年，共三十一年，不足三十四之数。《史记志疑》案：或谓简公在位四年，非一年也。 灭杞：杞公元前 445 年为楚所灭。自武公公元前 750(周平王二十一)年以来历时 306 年。若有成公十八年，桓公七十年，简公四年，总计诸公在位年数正合。

【译文】

杞国东楼公，是夏代大禹的后代子孙。在殷朝时候有时受封有时又断绝了。周武王战胜殷纣王，寻求大禹的后代，找到了东楼公，把他封在杞地，来供奉夏后氏的祭祀。

东楼公生了西楼公，西楼公生了题公，题公生了谋娶公。谋娶公正当处在周厉王时期。谋娶公生了武公。

武公继位四十七年去世，儿子靖公继位。靖公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共公继位。共公八年去世，儿子德公继位。德公十八年去世，弟弟桓公姑容继位。桓公十七年去世，儿子孝公匄继位。孝公十七年去世，弟弟文公益姑继位。文公十四年去世，弟弟平公郁继位。平公十八年去世，儿子悼公成继位。悼公十二年去世，儿子隐公乞继位。七月，隐公的弟弟遂弑杀隐公自行继位，这就是釐公。釐公十九年去世，儿子湣公维继位。

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亡了陈国。十六年，湣公的弟弟阏路弑杀湣公代替继位，这就是哀公。

哀公继位十年去世，湣公的儿子敕继位，这就是出公。出公十二年去世，儿子简公春继位。继位一年，楚惠王的四十四年，灭掉了杞国。杞国比陈国晚三十四年灭亡。

杞国家小地位卑微，他的事迹不值得称扬记述。

【原文】

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①]。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②]。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③]。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④]。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⑤]。皋陶之

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6]。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7]。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8]。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9]。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余乃为显诸侯[10]。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11]。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上)〔云〕[12]。

【注释】

①指本篇《陈杞世家》。

②指本篇《陈杞世家》。

③契(xiè)：传说中殷的始祖，佐禹治水有功，舜任命他做司徒，掌管教化。有《殷本纪》。

④指《宋微子世家》。

⑤后稷：传说中周的始祖，曾在尧舜时代做农官，教民耕种。有《周本纪》。

⑥皋陶(gāo yáo)：一作"咎繇"，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偃姓。舜时曾被任命为掌管刑法的官。 英：古封国名，在今安徽金寨县东南。 六：古封国名，在今安徽六安县东北。英、六，公元前622年为楚穆王所灭。 谱：指谱牒，记世系的文献。

⑦伯夷：姜姓齐国的先祖，舜曾任命他做秩宗的官，掌管秩次尊卑及礼仪。有《齐太公世家》。

⑧伯翳：即伯益，嬴姓国家的祖先，舜曾任命他做掌管山泽的虞官。有《秦本纪》。

⑨垂、益、夔(kuí)、龙：垂，亦作"倕"，舜曾任命他为掌管百工的官。益，即伯益，此为衍文。夔，舜曾任命他为乐官。龙，舜曾任命他为纳言之官。

⑩古书竖排为"右"，今横排则为"上"。 十一人：当作"十人"。 显：显贵。

⑪滕：姬姓，在今山东滕县西南。 薛：任姓，在今山东滕县南。 驺：亦作"邹"、"郰"，曹姓，在今山东曲阜市东南。 齿列：齐齿并列。此指与其他诸侯国同列。

⑫江、黄：二国名，皆嬴姓。江，在今河南信阳市东北。黄，在今河南横川县西北。 胡、沈：见前陈惠公十五年注。

【译文】

舜的后代，周武王把他封在陈，到楚惠王灭亡了他，有《世家》记载。大禹的后代，周武王把他封在杞，楚惠王灭亡了他，有《世家》记载。契的后代是殷，殷有《本纪》记载。殷朝破亡，周把他的后代封在宋，齐湣王灭亡了他，有《世家》记载。后稷的后代是周，秦昭王灭亡了他，有《本纪》记载。皋陶的后代，有的人封在英、六，楚穆王灭亡了他们，没有谱牒记载世系。伯夷的后代，至周武王时再次被封在齐，叫太公望，陈氏家族的人灭亡了他，有《世家》记载。伯翳的后代，到周平王的时候受封成为秦，项羽灭亡了他，有《本纪》记载。垂、益、夔、龙，他们的后代不知道封在什么地方，不见有记载。以上十一人，都是唐虞时期名为有功德的大臣；其中五人的后代都做到了帝王，其余的也成为了显贵诸侯。滕国、薛国、驺国，夏朝、殷朝、周朝这个期间受封的，因为小，不值得和其他国家摆在同列，不论述他们了。

周武王的时候，封为侯伯的还有一千多人。等到周幽王、厉王以后，诸侯国之间尽力攻击相互兼并。江、黄、胡、沈一类的国家，多得数也数不清，所以不采取他们事迹著述在传中。

【原文】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谓至矣[①]！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②]。及楚灭陈，而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

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3]。至禹，于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句践兴[4]。

【注释】

①至：极点，最高境界。
②禅位：让位。禅，让。指传贤而非传子。 血食：享受杀牲祭祀。 三代：夏、商、周。
③兹兹：众多，蕃盛。兹，草多貌。 有土：受封。土，指封土。
④越王句践：详后《越王句践世家》。

【译文】

太史公说：舜的德性可以称得上是达到了最高境界！把帝位让给夏禹，而享受后代的杀牲祭祀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等到楚国灭亡了陈国，而田常却在齐国掌握了政权，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百代都没有断绝，后代子孙众多，接受封土的人是不缺乏的。至于大禹的后代，在周朝时就是杞国，非常微弱，不值得述说。楚惠王灭亡了杞国，这以后越王句践又兴盛起来了。

史记全译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题解】

《史记》撰著，其宗旨重在国家之兴亡。本篇据《尚书》之《康诰》、《酒诰》、《梓材》以记周公之申告康叔，其义有三：①必求殷之贤人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然后知治理政事须致力于"爱民"；②殷纣之所以亡国在淫于酒，酒之失是因为听用妇人，纣之乱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③若梓人为材，君子观为法则。康叔治理封国，借鉴这几方面的经验教训，"能和集其民，民大说。"后成王年长亲政，即举康叔为周之司寇，赐卫以宝玉祭器，以表彰康叔的德行，《史记》之评述卫康叔仍归于"德"。

春秋前期，卫宣公（公元前718至公元前700年在位）以妇人故听谗而使太子伋于齐，并令盗遮界上杀之。伋之异母弟寿知君之谋，告太子，令毋行，太子不敢逆父命而以为不可，寿乃先驰至界，盗即杀之，已而伋又至，言己乃当杀者，盗又杀太子。综观《卫世家》无重要政绩记述，而其国之弑夺奔乱尤为严重，故论赞所评：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既以称许太子伋及弟寿之志节悲壮，又予争权夺利而相残杀者以严厉的谴责，亦且以不明是非仅因"恶伤父之志"而遭残害为甚不可取。

【原文】

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①。其次尚有冉季，冉

季最少②。

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③。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④。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⑤。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⑥。

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⑦。"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⑧。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⑨。

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⑩。

【注释】

①卫：周初封国名。始封者为周武王弟康叔封。始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后相继都于曹、楚丘（均在今河南滑县东）、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国势日弱，曾于公元前254年灭于魏，后复国，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 康：封所食采邑，地在今河南禹县西北，后受封于卫，仍兼"康"号。

②冉季：即冉季载。武王十兄弟中年龄最小者。

③余民：亡国后殷族遗留下的民众。 武庚禄父：武庚，名；禄父，字。 比：类同。

④集：和辑。 傅相：辅佐。二字同义。此处实为监视。

⑤成周：《史记索隐》成周，洛阳。其时周公相成王，营洛邑，犹居西周镐

京。管、蔡谷攜难，先攻成周，于是周公东居洛邑，伐管、蔡。

⑥放：流放。 河、淇：指黄河、淇水。淇水，古黄河支流，后为卫河支流，在今河北北部。 商墟：殷代旧址。殷都朝歌，即今河南淇县。

⑦申：一再。 务：致力于。

⑧《康诰》：《尚书》篇名。全篇阐明了尚德慎罚，敬天爱民的道理，反映了周初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意识形态。 《酒诰》：《尚书》篇名。总结经验教训，阐述了戒酒的重要性，规定了严格的法令条例。 《梓材》：《尚书》篇名。篇中用"若作梓材"比喻治国道理，故以名篇。篇中规定了治理殷商故地的具体政策，勉励康叔施行明德，和睦殷民。梓材，意为上等的木材。

⑨说：通"悦"。

⑩司寇：官名，掌刑狱、纠察等事。 宝祭器：《史记集解》引《左传》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绮茷、旃旌、大吕。" 按：大路，即金路，以铜饰车中各零件之末，王子母弟出封国以赐之。大旂，上画交龙，竖在金路上。少白，即小白，旗名。绮茷，即大赤色之旗；绮，大赤色；茷，即旆。旃旌，都是旗帜；帛制无装饰为旃；用析羽装饰为旌。大吕，钟名。 章：表彰。

【译文】

卫国康叔名叫封，是周武王同母所生的小弟弟。康叔下面还有冉季，冉季年龄最小。

武王已经战胜殷纣王，再次把殷族余留下的民众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类同诸侯，来供奉对他祖先的祭祀不使断绝。因为武庚对周在思想上还未和洽，恐怕他会有贼害的图谋，武王就命令他弟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禄父，来和协他的民众。武王已经去世，成王年纪小。周公旦代替成王治事，主持国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就伙同武庚禄父发起叛乱，想进攻成周洛邑。周公旦秉着成王的命令出动军队讨伐殷族，杀死了武庚禄父、管叔，流放了蔡叔，用武庚属下的殷族余留的民众封给康叔成为卫君，居住在黄河、淇水

之间原来的商朝旧址地方。

周公旦害怕康叔年纪小，就一再告诫康叔说："一定要寻求殷族中君子长者等贤人，询问他们的祖先殷族是如何兴盛的，又是如何亡国了，应该致力于爱护民众。"告诫他纣王亡国的原因在于过度嗜酒，嗜酒的失误，又在于只听嬖妾妇人的话，所以纣王的灭亡从这里开始了。写了《梓材》说明君子可以成为效法的榜样。所以称这些告诫之词为《康诰》、《酒诰》、《梓材》来命令他执行。康叔到了封国，因为已经有了这些命令，能够和协安集他的民众，民众非常高兴。

成王长大了，自己处理政事，举荐康叔做周王室的司寇，赐给卫国贵重仪仗和祭器，来表彰他的德行。

【原文】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①。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②。疌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③。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④。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⑤。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⑥。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⑦。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

公[8]。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9]。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取陈女为夫人，生子，蚤死[10]。陈女女弟亦幸于庄公，而生子完[11]。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庄公有宠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好兵，庄公使将。石碏谏庄公曰："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12]。"不听。

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13]。

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14]。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15]。十六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卫人皆不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陈，详为善州吁[16]。至郑郊，石碏与陈侯共谋，使右宰丑进食，因杀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17]。

【注释】

①康伯：名髦，《左传》称王孙牟父，牟髦声相近。事周康王为大夫。

②庢(jié)：当作"疌"，又作"疌"。

③贞伯：《世本》作"箕伯"。《谥法》无"箕"，或是其名。

④赂：行贿。就周封爵五等而言，卫本为侯爵，康伯功侔鲁、晋，无缘削爵为伯，又安得必赂周而复爵为侯。古亦无以五侯之长谓方伯之"伯"系谥者。此语不可解。

⑤《史记志疑》案：盖《世家》于顷侯之年有讹脱，得毋顷侯三十二年卒乎？釐侯：公元前854年年～前813年在位。釐，通"僖"。

⑥前二"赂"字，指财物，名词。后一"赂"字，行贿，动词。羡(yán)：通"埏"，墓道。

⑦武公：公元前812年～前758年在位。

⑧命武公为公:《史记志疑》案:东迁以后,诸侯于其国皆称公,从未有天子命诸侯为公者,武公盖入为王卿士耳。

⑨庄公:公元前757年～前735年在位。夫人齐女即庄姜。

⑩蚤:通"早"。

⑪女弟:指戴妫。　幸:宠爱。

⑫石碏(què):卫国上卿。　庶子:妾所生的儿子。亦作"庶男"。

⑬桓公:公元前734年～前719年在位。桓公之十三年,公元前722年,为鲁隐公元年。

⑭绌:通"黜",贬退。

⑮郑伯:郑庄公。　段:共叔段。

⑯详:通"佯",伪装。

⑰右宰丑:卫国大夫。　濮:地名,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　邢:国名,姬姓,周公的后裔。在今河北邢台市境。　宣公:公元前718年年～前700年在位。

【译文】

康叔去世,儿子康伯代替继位。康伯去世,儿子考伯继位,考伯去世,儿子嗣伯继位。嗣伯去世,儿子疌伯继位。疌伯去世,儿子靖伯继位。靖伯去世,儿子贞伯继位。贞伯去世,儿子顷侯继位。

顷侯用厚重的礼物贿赂周夷王,夷王策命卫国为侯爵。顷侯继位十二年去世,儿子釐侯继位。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逃奔往彘地,周王室施行了共和行政。二十八年,周宣王继位。

四十二年,釐侯去世,太子共伯余继位做了国君。共伯的弟弟和受到釐侯宠爱,釐侯多多地给他钱财;和拿这些钱财去贿赂士人,以此在釐侯墓地偷袭攻击共伯,共伯进入墓道自杀而死。卫国人就此把他安葬在釐侯墓地旁边,给的谥号叫共伯,而扶立和做了卫侯,这就是武公。

武公就国君之位,修明康叔时期的政治,百姓们和乐安辑。四

十二年，犬戎部族杀死了周幽王，武公领兵前往佐助周室平定戎族之乱，功劳特别大，周平王策命武公为公爵。五十五年，去世，儿子庄公扬继位。

庄公五年，娶了齐国女子做夫人，长得漂亮但没有生儿子。又娶了陈国女子做夫人，生了儿子，过早死去了。陈国女子的妹妹也受到庄公宠爱，生了儿子完。完的生母死后，庄公让夫人齐国女子把他养大，确立他做太子。庄公还有一个宠幸的妾，生了儿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大了，喜爱军事，庄公让他统领军队。石碏劝谏庄公说："妾生的儿子喜爱军事，让他带兵，祸乱从这里就开始了。"庄公不听从他的意见。

二十三年，庄公去世，太子完继位，这就是桓公。

桓公二年，弟弟州吁骄纵奢侈，桓公贬退他，州吁奔逃出国。十三年，郑伯的弟弟共叔段攻击他哥哥，没有取胜，逃亡了，州吁要求和他做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卫国逃亡在外的人来攻袭杀死了桓公，州吁自己继位做了卫君。由于郑伯的弟弟共叔段想要攻打郑国，请求宋国、陈国、蔡国一同去攻打，这三国都答应了州吁的请求。州吁刚刚继位，喜好动武，弑杀了桓公，卫国人都不喜欢他。石碏就借着桓公的母家在陈国，伪装对州吁很好。到了郑国郊外，石碏和陈侯共同谋划，派右宰丑在进送食物的时候，借机在濮地杀了州吁，而从邢国迎接来桓公的弟弟让他继位，这就是宣公。

【原文】

宣公七年，鲁弑其君隐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十年，晋曲沃庄伯弑其君哀侯[①]。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②]。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

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3]。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4]。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5]。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6]。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7]。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以报宣公。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

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8]。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奔齐。

【注释】

①以上三事分别详见鲁、宋、晋之《世家》。

②右公子：与下文"左公子"，为左右媵妾之子，因以为号。左公子名泄，右公子名职。 傅：教导。

③谗恶（wù）：毁谤中伤。

④恶（wù）：厌恶，憎恨。

⑤恶（è）：坏处。

⑥白旄：白色牦牛尾做装饰的，聘于诸侯的卿大夫所执的符信。

⑦验：凭证。

⑧惠公：公元前699年～前696年在位。

【译文】

宣公七年，鲁国弑杀他的国君隐公。九年，宋国华父督弑杀他的国君殇公，以及大夫孔父嘉。十年，晋国驻军于曲沃的庄伯弑杀他的国君哀侯。

十八年，当初，宣公喜爱夫人夷姜，生了儿子伋，把他作为太子，让右公子教导他。右公子替太子娶了齐国女子，还没有拜堂成婚，宣公见到给太子娶的这位媳妇长得漂亮，心里喜欢就自己娶了，另外为太子娶了其他的女子。宣公娶得齐国女子，生了子寿、子朔，让左公子教导他们。太子伋的母亲死去，宣公的正夫人和朔共同诋毁中伤太子伋。宣公自己因为他夺了太子的妻子，心里憎恶太子，就想废掉他。等到听说他的坏处，非常恼怒，就派太子伋出使齐国并命令大盗拦在边界上把他杀了。给太子的使者符信是白旄，告诉边界的大盗看见执持着白旄的使者就杀掉他。将要出行，子朔的哥哥寿，是太子的异母弟弟，知道朔中伤了太子而国君想杀掉太子，就对太子说："边界上的大盗看见太子拿着白旄，就会杀掉太子，太子可以不要前行。"太子说："违逆父亲的命令求得生存，不可以这样做。"就出发了。寿看到太子不能停止出使，就偷了他的白旄先奔驰到了边界。边界上的大盗看到了白旄这一凭证，就把他杀了。寿已经被杀死，太子伋又到了，对大盗说："所当杀的人是我。"大盗一并杀了太子伋，来报告宣公。宣公就立子朔做太子。

十九年，宣公去世，太子朔继位，这就是惠公。

左右公子很不平朔的继位。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恨惠公诋毁杀死了前太子伋相替继位，就发动叛乱，进攻惠公，扶立太子伋的弟弟黔牟做了国君，惠公奔往齐国。

【原文】

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①。卫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复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②。

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③。周惠王奔温，卫、燕立惠王弟颓为王④。二十九年，郑复纳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⑤。

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九年，翟伐卫，卫懿公欲发兵，兵或畔⑥。大臣言曰："君好鹤，鹤可令击翟。"翟于是遂入，杀懿公。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⑦。

戴公申元年卒。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燬为卫君，是为文公⑧。文公以乱故奔齐，齐人入之。

初，翟杀懿公也，卫人怜之，思复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后，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寿又无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尝代惠公为君，八年复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为戴公。戴公卒，复立其弟燬，为文公。

【注释】

①黔牟立八年：即公元前695年～前688年在位。　奉王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案之《左传》，齐率诸侯之师伐卫，纳卫惠公，而周庄王命子

突救之，则诸侯之师显与王命相违，而《史记》云"奉王命"，恐不确。

②三年：当作"四年"。　惠公复入：公元前687年～前669年在位。

③容舍：允许居留。

④奔温：《史记志疑》案：《左传》庄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燕、卫复伐周，遂立子颓。明年，王处于郑之栎。则燕、卫其再伐也，非首伐也。奔温乃子颓也，非王也。此与《本纪》及《卫、郑世家》言奔温同谬。

⑤懿公：公元前668年～前661年在位。

⑥翟：通"狄"，部族названия名。　畔：通"叛"。

⑦戴公：公元前660年在位。

⑧文公：公元前659年～前635年在位。

【译文】

卫君黔牟继位八年，齐襄公率领诸侯秉承王命共同讨伐卫国，送卫惠公回国，诛杀了左右公子。卫君黔牟逃奔到周。惠公重新继位。惠公继位四年出国逃亡，逃亡在外八年重新回国，和前面通起来计算总共是十三年了。

二十五年，惠公怨恨周允许黔牟居住，和燕国去攻打周。周惠王逃奔到温地，卫国、燕国扶立惠王的弟弟颓做周王。二十九年，郑国再次把惠王送回到周。三十一年，惠公去世，儿子懿公赤继位。

懿公就国君之位以后，喜好白鹤，淫乐奢侈。九年，狄族来攻打卫国，卫懿公想出动军队，军队有的背叛。大臣提出意见说："您喜好白鹤，白鹤可以让它去出击狄族。"狄族于是就进入了国都，杀了懿公。

懿公继位，贵族大臣们都不顺服。自从懿公父亲惠公朔诋毁杀害太子伋代替继位，一直到懿公，常常想推翻他们，终于灭亡了惠公的后人而改立黔牟弟弟昭伯顽的儿子申做了国君，这就是戴公。

戴公申元年去世。齐桓公因为卫国发生多次变乱，就率领诸侯讨伐狄族，替卫国筑了楚丘城，扶立戴公的弟弟燬做卫君，这就是

文公。文公因为变乱的缘故逃奔到齐国，齐国人把他送回了卫国。

当初，狄族杀了懿公，卫国人可怜他，想要重新扶立在宣公之前死去的太子伋的后代，伋的儿子又死去了，而代替伋去死的子寿又没有儿子。太子伋同母所生的弟弟有两个：其中第一个叫黔牟，黔牟曾替代惠公做了国君，八年又被废除了；其中第二个叫昭伯。昭伯、黔牟都在这以前死去了，所以确立昭伯的儿子申做戴公。戴公去世，再次扶立他的弟弟燬，就是文公。

【原文】

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①]。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无礼[②]。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郑立[③]。

成公三年，晋欲假道于卫救宋，成公不许。晋更从南河度，救宋[④]。征师于卫，卫大夫欲许，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⑤]。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成公遂出奔陈。二岁，如周求入，与晋文公会。晋使人鸩卫成公，成公私于周主鸩，令薄，得不死[⑥]。已而周为请晋文公，卒入之卫，而诛元咺，卫君瑕出奔[⑦]。

七年，晋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晋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齐邴歜弑其君懿公[⑧]。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⑨]。

穆公二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三年，楚庄王围郑，郑降，复释之。十一年，孙良夫救鲁伐齐，复得侵地[⑩]。

穆公卒，子定公臧立[11]。定公十二年卒，子献公衎立[12]。

【注释】

①轻赋：减轻赋税。 平罪：公平断狱。 收：收集，凝聚。

②十六年：重耳过卫在十八年。 无礼：不加礼遇。《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

③成公：公元前634年～前600年在位。徙都于帝丘。

④南河：黄河在当时卫国南部的一段。 度：通"渡"。 救宋：晋假道为伐曹，非救宋。后言不救宋患，亦非，为不肯假道。

⑤《史记志疑》以为"晋无救宋征师之事，卫亦无元咺(xuān)攻公之事"。

⑥鸩(zhèn)：以毒酒杀人。 私：私下贿赂。《左传·僖公三十年》作"晋侯使医衍酖卫侯，宁俞货医，使薄其酖，不死"。与此"私于周主鸩"，记述不同。

⑦卫君瑕：元咺所立之公子瑕。《春秋·僖公三十年》"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不言出奔。

⑧邴歜：《齐太公世家》作"邴戎"。盖邴歜掌御戎杀，故号邴戎。

⑨穆公：公元前599年～前589年在位。

⑩孙良夫：卫大夫。

⑪定公：公元前588～前577年在位。

⑫献公衎(kàn)：公元前576年～前558年在位。

【译文】

文公刚刚继位，减轻赋税，公平断狱，自身勤劳，与百姓同艰苦，来凝聚卫国民众。

十六年，晋国公子重耳经过卫国，文公对他不加礼遇。十七年，齐桓公去世。二十五年，文公去世，儿子成公郑继位。

成公三年，晋国想从卫国借条路通过去救援宋国，成公不允许。晋国改道从南河渡过，援救宋国。又向卫国征求军队，卫国的大夫想答应，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击成公，成公出国奔逃。晋文

公重耳讨伐卫国，把他的土地分给宋国，是为讨伐前次重耳经过时不加礼遇和不援救宋国的缘故。卫成公就出国奔往陈国。经过两年，去到周室请求送他回国，又去和晋文公盟会。晋国派人拿毒酒来杀卫成公，成公私下贿赂周室负责配毒酒的人，让他配得薄些，这就没被毒死。随后周室替他恳请晋文公，终于送他回了卫国，而诛杀了元咺，卫君瑕出国奔逃。

七年，晋文公去世。十二年，成公去朝拜晋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去世。二十六年，齐国邴歜弑杀他的国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去世，儿子穆公遬继位。

穆公二年，楚庄王攻打陈国，杀死了夏徵舒。三年，楚庄王围困郑国，郑国投降，又重新解除了包围。十一年，孙良夫救援鲁国攻打齐国，重新收回了被侵略的土地。穆公去世，儿子定公臧继位。定公十二年去世，儿子献公衎继位。

【原文】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①。妾以幸恶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②。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往③。日旰不召，而去射鸿于囿④。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⑤。二子怒，如宿⑥。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⑦。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⑧。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⑨。"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⑩。孙文子、宁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⑪。

殇公秋立，封孙文子林父于宿。

十二年，宁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宁喜攻孙林父⑫。林父奔晋，复求入故卫献公。献公在齐，齐景公闻之，

与卫献公如晋求入。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宁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13]。

献公后元年，诛宁喜。

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鳅，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14]。"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15]。"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16]。

【注释】

①师曹：乐人。 笞：鞭打。

②恶(wū)：说坏话。

③戒食：约期与之食。 孙文子：卫大夫林父。 宁惠子：卫大夫宁殖。

④旰(gàn)：晏，晚。 囿：畜养禽兽的林园。

⑤释：脱下。时孙、宁二大夫着朝服去见公，公不脱去射服，是故意侮辱。

⑥宿：《左传》作"戚"，孙文子的采邑，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北。后文又言殇公始封之，妄。

⑦孙文子子：名蒯。 《巧言》：《诗经·小雅》篇名。其末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献公想以此譬如文子居河上而为乱。

⑧怒：激怒。 报：报复。

⑨语：告诉。 蘧伯玉：卫大夫。名瑗，谥曰成子。

⑩聚邑：齐邑名。《左传·襄公十四年》"齐人以郲寄卫侯"。此误"郲"为"聚"。"郲"，即莱国，在今山东龙口市南，有莱山。

⑪殇公：公元前558年～前547年在位。

⑫宁喜：卫大夫。 恶(è)：仇视。

⑬献公复人后，公元前546年～前544年在位。

⑭史鳅(qiū)：卫国贤大夫。

⑮磬：用玉或石做成的敲击乐器。

⑯襄公：公元前543年～前535年在位。

【译文】

献公十三年，献公命令乐人师曹教宫中的妾女鼓琴，妾女表现不好，师曹就鞭打她。妾女因为受到宠幸在献公面前诋毁师曹，献公也鞭打师曹三百下。十八年，献公约期要与孙文子、宁惠子共食，穿着朝服都去了。到了傍晚还不召唤，而到林园中射雁去了。两人也就到园林中去，献公并不脱下射服就和他俩说话。两人生气，跑到宿邑去了。孙文子的儿子多次侍奉献公饮酒，让师曹演唱《诗经·小雅·巧言》的末章，来譬如文子居子河上是想作乱。师曹又生气献公曾经鞭打过他三百下，就依着歌唱，想以此激怒文子，报复献公。文子告诉蘧伯玉，伯玉说："我不知道。"就攻击并赶出献公，献公奔往齐国，齐国把卫献公安置在聚邑。孙文子、宁惠子共同扶立定公的弟弟秋做卫君，这就是殇公。

殇公秋继位，把孙文子林父封在宿邑。

十二年，宁喜和孙林父争宠互相仇视，殇公让宁喜进攻孙林父，林父逃奔到晋，重新要求把原来卫献公送回国。献公在齐国，齐景公听说，和卫献公到晋国请求送他回国。晋国为了攻打卫国，引诱卫国和他结盟。卫殇公会见晋平公，平公拘执殇公和宁喜而重新送卫献公回了国。献公逃亡在外十二年之后回国。

献公后元年，诛杀宁喜。

三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时经过卫国，见到了蘧伯玉、史鳍，说："卫国有很多政治道德修养高的君子，这个国家不会有问题。"经过宿邑，孙林父为他击磬，说："不欢乐，音调特别悲伤，让卫国发生变乱就在这里。"这一年，献公去世，儿子襄公恶继位。

【原文】

襄公六年，楚灵王会诸侯，襄公称病不往。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贱妾，幸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名而子曰'元'①。"妾怪之，问孔成子②。成子曰："康叔者，卫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无子，于是乃立元为嗣，是为灵公③。

灵公五年，朝晋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十一年，火。

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④。后有隙，孔子去。后复来。

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⑤。蒯聩与其徒戏阳遬谋，朝，使杀夫人⑥。戏阳后悔，不果。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奔宋，已而之晋赵氏。

四十二年春，灵公游于郊，令子郢仆⑦。郢，灵公少子也，字子南。灵公怨太子出奔，谓郢曰："我将立若为后。"郢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图之⑧。"夏，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⑨。

六月乙酉，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令阳虎诈命卫十余人衰绖归，简子送蒯聩⑩。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蒯聩不得入，入宿而保，卫人亦罢兵。

【注释】

①若：你。　而：你。

②孔成子：孔烝鉏，卫卿。

③嗣：继承人。　灵公：公元前534年～前493年在位。

④禄：俸禄。

⑤南子：宋国女子。

⑥戏(xī)阳遬：太子家臣。

⑦仆：御，驾车。

⑧辱社稷：谦言无能做国君。辱，玷污，玷辱。社稷，指国家。

⑨出公：公元前 492 年～前 480 年在位。

⑩乙酉：十七日。 衰绖(cuī dié)：身着丧服。 《史记志疑》案：哀二年《传》云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宵迷，阳虎使太子绕八人衰绖伪自卫逆者，告于门哭而入。此言十余人，非。亦无卫发兵击太子事。

【译文】

襄公六年，楚灵王会盟诸侯，襄公称说有病不去参加。

九年，襄公去世。当初，襄公有位卑贱的妾，临幸她，怀有身孕，梦见有人对她说："我是康叔，让你的儿子一定得到卫国，给你的儿子取名叫'元'。"妾很奇怪，问孔成子。成子说："康叔，是卫国的祖先。"等到生了小孩，是男的，把这些情况告诉襄公。襄公说："是上天安排的。"给儿子取名叫元。襄公的夫人没有儿子，于是就立元做继承人，这就是灵公。

灵公五年，朝见晋昭公。六年，楚国公子弃疾弑杀灵王自行继位，就是平王。十一年，发生了火灾。

三十八年，孔子来到卫国，给他的俸禄跟在鲁国是一样的。其后因为有嫌隙，孔子离去了。后又重新来了。

三十九年，太子蒯聩和灵公夫人南子有仇怨，想杀了南子。蒯聩和他的党徒戏阳遬谋划，朝拜时，让他杀了夫人。戏阳后悔了，没有加以实行。蒯聩多次向他使眼色示意，夫人发觉了，害怕，呼叫说："太子想杀死我！"灵公愤怒，太子蒯聩逃奔宋国，随后又到了晋国赵氏家族。

四十二年春天，灵公在郊外游乐，让子郢驾车。郢，是灵公的小儿子，字子南。灵公怨恨太子出国奔逃，对郢说："我将来立你做国

君。"郢回答说："郢不值得玷辱国家的名声，您另外考虑吧。"夏天，灵公去世，夫人让子郢做太子，说："这是灵公的遗命。"郢说："逃亡的太子蒯聩的儿子辄还在，不敢承当。"于是卫国让辄做国君，这就是出公。

六月乙酉日，赵简子想送蒯聩回国，就让阳虎派十多个人身着丧服，谎称是从卫国来迎接太子回国的，赵简子为蒯聩送行。卫国人听说，出动军队进击蒯聩。蒯聩不能回国，进入宿邑自保，卫国人也罢兵。

【原文】

出公辄四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齐鲍子弑其君悼公。

孔子自陈入卫。九年，孔文子问兵于仲尼，仲尼不对[①]。其后鲁迎仲尼，仲尼反鲁。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②]。孔氏之竖浑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③]。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与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报子以乘轩，免子三死，毋所与[④]。"与之盟，许以悝母为妻。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⑤]。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罗御，如孔氏[⑥]。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⑦]。遂入，适伯姬氏[⑧]。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舆猳从之[⑨]。伯姬劫悝子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⑩]。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仲由[⑪]。召护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出公辄奔鲁[⑫]。

【注释】

①孔文子：仲叔圉，即下文之孔圉文子，亦称文叔，孔成子之曾孙。
②十二年：当为“十三年”。 蒯聩之姊：即下文之伯姬。 悝：即卫孔悝。
③竖：竖子，即家奴童仆。 美好：长大而美。
④国：成为国君。《左传》作“获国”。 乘轩：封为大夫。 轩，大夫车。 三死：死罪三。 良夫出使是紫衣，袒裘，带剑。紫衣为君服，因天热偏袒狐裘为不敬，不释剑而食，是三种死罪。
⑤外圃：家外的菜园。
⑥蒙衣：以巾蒙头伪装为妇人。 罗：宦者之名。
⑦老：家臣。 姻妾：姻家之妾。婿之父为姻。妾，婢妾。
⑧伯姬氏：指伯姬所居之处。
⑨介：身被甲。 舆豭(jiā)：抬着牡猪。盟誓本当用牛耳之血，今事迫而用牡猪。
⑩厕：指至边侧之处，使无可走避。 登台：登上家中的高台，在此召集卫之群臣。
⑪仲由：子路，孔子弟子，时为孔氏邑宰。
⑫召：召唤。 护：卫大夫。 乘车：非兵车。意为出公不欲与父对抗。 行爵食炙：在行路中饮酒食肉，显示并不畏惧。

【译文】

出公辄四年，齐国田乞弑杀他的国君孺子。八年，齐国鲍子弑杀他的国君悼公。

孔子从陈国进入卫国。九年，孔文子向仲尼询问打仗的事，仲尼不予回答。这以后鲁国迎接仲尼，仲尼返回鲁国。

十二年，当初，孔圉文子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生下了悝。孔家的家奴浑良夫长大而且漂亮，孔文子去世后，良夫就和悝的母亲通奸。太子住在宿邑，悝的母亲派良夫到太子那里。太子对良夫说到：“假若能送回我做了国君，我用封以大夫来报答你，免掉你的三种

死罪，穿紫衣、袒裘服、带宝剑，都不算在死罪当中。”和他结盟，答应把悝的母亲给他做妻。闰月，良夫和太子进入国都，住在孔家外边的莱园里。黄昏时候，两个人用巾蒙头伪装成妇人乘上车，名叫罗的宦者驾着车，前往孔家。孔家的家臣栾宁问是谁，告诉他是姻家的婢妾。就进到家中，到了伯姬的住处。已经吃饭了，悝的母亲手持着戈走在前面，太子和五个人都穿着甲，抬着公猪跟从着。伯姬把悝逼到无法走避的边侧处，强迫他盟誓，就劫持他登上家中高台召见群臣。栾宁将要饮酒，烤肉还没有熟，听说有变乱，派人告诉仲由。召唤名叫护的驾着乘车，行进中边饮酒边吃烤肉，奉侍着出公辄逃奔到鲁国。

【原文】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①]。”子路曰：“吾姑至矣[②]。”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③]。”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阖门，曰：“毋入为也[⑤]！”子路曰：“是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必舍孔叔[⑥]。”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割缨[⑧]。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⑨]。

庄公蒯聩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尽诛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尝闻之乎？”群臣欲作乱，乃止。

二年，鲁孔丘卒[10]。

三年，庄公上城，见戎州[11]。曰："戎虏何为是？"戎州病之[12]。十月，戎州告赵简子，简子围卫[13]。十一月，庄公出奔，卫人立公子斑师为卫君[14]。齐伐卫，虏斑师，更立公子起为卫君[15]。

卫君起元年，卫石曼尃逐其君起，起奔齐[16]。卫出公辄自齐复归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复入。出公后元年，赏从亡者。立二十一年卒[17]。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为悼公[18]。

【注释】

①子羔：即高柴，孔子弟子，卫大夫。　将出：逃奔。

②姑：姑且，暂且。　至：指到孔悝处去救他。

③不及：是说家臣忧患不及于国事。　莫践其难：不要跟着去遭受危难。

④食焉：食了他的俸禄。　辟：逃避。此意指子路不是为国事而去死。

⑤公孙敢：卫大夫。　阖门：关上门。下文是敢在门内说话，子路在门外听出声音而问。　毋入为也：劝子路勿入，因为孔悝已与蒯聩结盟，来不及救了。

⑥燔(fán)：焚烧。　舍(shě)：释放。　孔叔：即孔悝。

⑦石乞、盂黡(yǎn)：二人均为蒯聩臣子。　敌：抵当。　缨：系在颔下的帽带。

⑧不免：不掉落。《史记集解》服虔曰："不使冠在地。"

⑨庄公：公元前479年～前478年在位。

⑩二年，当作"是年"。孔子死于庄公元年。

⑪三年：当作"二年"，庄公无三年。　戎州：卫都城外戎人所居之地。州，州党之名。

⑫病：担忧。

⑬二事不相关，记载有误。

⑭庄公无出奔事，已为戎州己氏所杀。　斑师：襄公之孙。

⑮起：灵公之子。公元前477年在位。

⑯石曼尃(fū)：《左传》作“石圃”。

⑰出公初立十三年，亡在外三年，复入七年又亡，是立前后二十年，终卒于越，未知何岁。

⑱悼公：其元年为公元前469年。

【译文】

仲由将要进去，碰见子羔将要逃出，说：“门已经关闭了。”子路说：“我暂且到孔悝所在的地方去救他。”子羔说：“家臣忧患不及子国事，不要跟着去遭受危难。”子羔就逃出国了。子路进去，走到门前，公孙敢把门关上了，说：“不要进去，来不及救了！”子路说：“这是公孙吧？追求利禄的人会逃避人家的祸难。我仲由不是这样的人，获得人家俸禄上的好处，一定要救助人家的祸难。”有使者出来，子路才进去了。说：“太子要如何对待孔悝？即使是杀了他，一定会有人接着他做下去。”而且说：“太子没有勇气。假若焚烧高台，一定会释放孔叔。”太子听说了，惧怕，让石乞、盂黡下台来抵当子路，用戈去击杀子路，把帽带割断了。子路说：“君子死了，帽子也不能掉落在地上。”把帽带结紧后死去了。孔子听说卫国内乱，说：“哎呀！高柴难道会来到吗？仲由却要死掉了。”孔悝终于让太子蒯聩继位，这就是庄公。

庄公蒯聩，是出公的父亲。住在国外，怨恨大夫没有谁迎接他回国继位。元年就了国君之位，想把大臣都诛杀了，说：“我居住在外面很久了，您也曾听说过吗？”群臣打算发动叛乱，才终止。

二年，鲁国孔丘去世。

三年，庄公登上都城，看见了城外有戎人聚居的地方。说：“戎虏为什么住在这里？”聚居城外的戎族人担忧起来。十月，聚居城外的戎族人把情况告诉赵简子。简子包围卫国。十一月，庄公出国奔逃，卫人扶立公子斑师做卫君。齐国攻打卫国，俘虏了斑师，改为扶

立公子起做卫君。

卫君起元年，卫国石曼尃赶走了他的国君起，起逃奔到齐国。卫出公辄从齐国重新回国继位。当初，出公继位十二年逃亡，逃亡在国外四年重新回国。出公后元年，奖赏跟从逃亡的人。继位二十一年去世。出公的叔父黔进攻出公的儿子而自行继位，这就是悼公。

【原文】

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①。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纠立。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②。

昭公六年，公子亹弑之代立③，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颓弑怀公而代立，是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④。

慎公四十二年卒，子声公训立⑤。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⑥。

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⑦。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⑧。

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⑨。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

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杀怀君。魏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元君为魏婿，故魏立之。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⑩。

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

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注释】

①弗：《世本》作“费”。

②三晋：赵、韩、魏分晋，占有原晋地，故称“三晋”。卫属赵。

③亹：音 wěi。

④適（dí）：敬公庶子。

⑤训：亦作“驯”。

⑥成侯遨：前穆公已名“遨”，当依《世本》作“不逝”。

⑦十一年：当依《六国年表》作“元年”。公孙鞅即商鞅，其入秦为秦孝公元年，成侯即位与秦孝公同为一年，故为“元年”，“十一”字误。

⑧更：进一步。

⑨濮阳：即卫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⑩东郡：郡名，治所在濮阳。野王县：原为韩邑，在今河南沁阳。依《六国年表》元君十一年秦置东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

【译文】

悼公五年去世，儿子敬公弗继位。敬公十九年去世，儿子昭公纠继位。这时候赵、韩、魏三国强大，卫国如同一个小侯爵，隶属于赵国。

昭公六年，公子亹弑杀纠代替继位，这就是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颓弑杀怀公而代替继位，这就是慎公。慎公的父亲是公子適；適的父亲是敬公。

慎公四十二年去世，儿子声公训继位。声公十一年去世，儿子成侯遨继位。

成侯十一年，公孙鞅进入秦国。十六年，卫国进一步贬降爵号称侯。

二十九年，成侯去世，儿子平侯继位。平侯八年去世，儿子嗣君

继位。

嗣君五年，又进一步贬降爵号称君，只领有土地濮阳。四十二年去世，儿子怀君继位。

怀君三十一年，朝拜魏国，魏国囚禁并杀死了怀君。魏国改让嗣君的弟弟继位，这就是元君。元君因为是魏国的女婿，所以魏国扶立他。

元君十四年，秦国占领了魏国东部的土地。秦国开始在这里设置东郡，又进一步把卫国迁徙到野王县，而把他仅有的都城濮阳并入东郡。

二十五年，元君去世，儿子君角继位。

君角九年，秦国吞并了天下，确立成为始皇帝。

二十一年，秦二世把君角废掉让他作平民，卫国断绝了祭祀。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①]。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②]？

【注释】

①世家言：《史记志疑》案：《世家》言即史公所作也，而曰"余读"何哉？岂《卫世家》是司马谈作，而迁补论之欤？　晋太子与骊姬事，详《晋世家》。

②亦：又。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世家的记载，读到宣公的太子因为妇人的事被

诛杀，弟弟子寿和他互相推让，争着去死，这和晋国太子申生不敢明确骊姬的过错是相同的，都是因为害怕挫伤父亲的意志。然而终于是死亡了，多么的可悲呀！但有的人却父子互相残杀，兄弟互相诛灭，这又是为什么呢？

史记全译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题解】

本篇叙武王既克殷而访箕子，全录《尚书·洪范》之文。《洪范》所论均系施政之重大法范，文篇乃属总结统治经验的政论体裁，此可知《史记》之世家，其中亦还灵活地采用了政论体。实际上《洪范》所载应属"书"的范围，八书无能包括法范，故见世家以成之。这又是《史记》五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补充。

论赞引孔子语称微子、箕子、比干为殷之"三仁"。《集解》引何晏语："仁者爱人。三人行异而同称仁者，何也？以其俱在忧乱宁民也。"能忧乱宁民，自然是古代政治家应该称许的美德。

论赞采《春秋公羊》说，"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在此《史记》不用《左氏》"无讥"的看法，表明它的作者是主张施行维系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一项重要制度，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这种思想在《史记》中是一致的，此处评述则更为明确。

论赞褒美宋襄公，称他能修行仁义而有礼让，多其"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史记》之表彰宋襄公有它的针对性，那是因为"伤中国阙礼义"。另一方面也同样表示是受《公羊传》的影响。《公羊传》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史记》评价没有《公羊传》那么高，但基本精神是承袭了。这是司马迁受《公羊传》影响的重要一例。

【原文】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①。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②。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阢国，惧祸至，以告纣③。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曰④："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于上，纣沉缅于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于下⑤。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雠⑥。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⑦。殷遂丧，越至于今⑧。"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⑨？吾家保于丧⑩？今女无故告予，颠跻，如之何其⑪？"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灾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⑫。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⑬。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⑭。"遂亡。

【注释】

①微子开：商纣的卿士。本名启，避汉景帝讳改为"开"。微，畿内国名。子，爵号。　帝乙：商纣前的在位殷王。　首子：《殷本纪》作"长子"，言为"启母贱不得嗣"。　庶：非正妻所生。生启时其母犹为妾，后为妃而生纣，故启与纣同母。

②数(shuò)：多次。

③祖伊：殷纣大臣。　周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　阢(qí)：即黎，国名。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南。

④度(duó)：估计。　及：或是。　自决：自己决定是去死还是逃离。　太师：三公之一，此指箕子。　少师：三孤之一，此指比干。

⑤我祖：指商汤。　遂：法术。　陈：陈列。　上：上世。　下：下世。

⑥小：指老百姓。 大：指群臣。 草窃：乘机掠夺。 奸宄(guǐ)：犯法作乱。 卿士：王朝的执政官。 师师：众多官长。前“师”，众多。后“师”“官长”。 罪辜：二字同义。辜，罪。 乃：却。 维：《尚书》作“恒”，常。 获：捕获。 敌雠：仇敌。

⑦典丧：《尚书》作“沦丧”，灭亡。 津：渡口。 涯：岸。

⑧越：句首语气助词。 今：此。

⑨发：孙诒让以为“当读为废，言我其废弃而出亡也。”

⑩家：指受封之国。此意指国家。

⑪女：通“汝”。 无故：无意。 颠：颠覆。 阶(jī)：坠落。

⑫若：这样。 王子：指微子。 笃：厚，重。 畏畏：畏惧天威。后“畏”通“威”。

⑬陋淫：轻秽。《尚书》作“攘窃”。 神：天神。 祇：地神。

⑭为：如果。

【译文】

微子开，是殷代帝乙的长子，也是帝纣的同母庶兄。纣王已经继位，国家昏暗，政治荒淫混乱，微子多次劝说，纣王不听从。等到祖伊拿周西伯昌修明德政，灭掉阢国，害怕祸患就会到来的事情，去告诉纣王。纣王说：“我一生不是有命在上天加以保护吗？这个人能会把我怎么样！”这时候，微子估计纣王最终不能加以劝说，想死去，或者是逃离，二者自己还没有拿定主意，就去问太师箕子、少师比干，说：“殷家没有好的国政，不能治理四方。我祖先汤将治国的法术陈列在上世，纣王却沉缅在酒色之中，只听用妇人之言，在下世扰乱毁败汤的德政。殷家从老百姓到群臣都已经喜好上乘机掠夺，犯法作乱，王朝卿士中的众多官长不遵守法度，皆犯有罪过，却没有经常去捕获，老百姓就一齐起来，和他们结成仇敌。如今殷家将要灭亡，就像要过河没有渡口和涯岸一样。殷家法度丧亡，竟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又说：“太师，少师，我将被废弃逃亡在外呢？还是我们的国家可以保住不会丧亡？如今你们要是无意告诉我，殷

家就会灭亡，这将怎么办？"太师这样说："王子，上天重重地降下灾祸要灭亡殷的国家，而纣王却不畏惧天威，不任用老年中的长者。如今殷家民众轻秽对天地神灵的祭祀。如今果真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了自身即便死亡了也可以不加悔恨。如果死去了，最终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不如离国而去。"就逃亡了。

【原文】

箕子者，纣亲戚也[1]。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2]。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3]。"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4]。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5]。"乃被发佯狂而为奴[6]。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7]。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8]。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9]！"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10]？"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11]。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12]。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13]。"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14]。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15]。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注释】

①箕子：殷纣王的叔父。箕：国名。子，爵号。
②象箸(zhù)：象牙筷子。　御：用。
③渐：指逐渐形成奢侈风气。　振：振兴。
④淫泆(yì)：纵欲放荡。嗜欲过度为淫，放恣无艺为泆。泆，通"逸"。
⑤恶：过错。　说：通"悦"，取悦。
⑥被：通"披"，披散。
⑦《箕子操》：操，意为操守。《史记集解》引《风俗通义》曰："其道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改其操也。"
⑧亲戚：此指同族叔伯。
⑨争：通"诤"(zhèng，又读 zhēng)：直言规谏。　辜：罪。
⑩窍(qiào)：孔穴。
⑪刳(kū)：剖挖。
⑫属(zhǔ)：连接。
⑬号：号哭。
⑭少师：《史记集解》时比干已死，而言少师者似误。
⑮祭器：宗庙祭祀的礼器。　造：往，到。持祭品造子军门，是前去投降。　肉袒：袒衣露肉。　面缚：缚手于背而面向前。　膝行：跪着前进，表示畏服。

【译文】

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纣王开始做了象牙筷子，箕子叹息说："他能做象牙筷子，一定会做玉质杯盘；能做杯盘，就一定会想得到远方珍怪的物品让自己使用。舆马宫室享受逐渐奢侈从这里就开始，国家不可以振兴了。"纣王纵欲放荡，箕子劝谏，不听从。人们有的说：'可以离去了。"箕子说："做为国王的臣子劝谏不听从就离去，这是彰扬君王的过错而自己取悦于民众，我不忍做这样的事。"就披散着头发假装疯癫去做了奴仆。由此隐居起来鼓着琴表示出

自我悲伤，所以传下来的琴曲叫做《箕子操》。

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同族叔伯。看见箕子劝谏不加听从就变成了奴仆，于是说："君王有过错而不去以死直言规谏，那么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为此受害！"就直言规谏纣王。纣王发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穴，真是有这样的情况吗？"于是就杀了王子比干，剖开胸膛挖出他的心观看。

微子说："父子有骨肉之亲，而臣子和君主人是用义理连接。所以父亲有过错，儿子多次劝谏不听从，就随即而悲伤号哭；做人臣的多次劝谏不听从，那么根据义理是可以离去了。"这个时候太师、少师就劝告微子离去，这样也就走了。

周武王讨伐纣王战胜殷家，微子就带着宗庙祭器前往武王军门投降，他袒衣露肉，束手背后，左手牵羊，右手持茅。跪着前行来告求武王。这时候武王就解开了微子，恢复他的职位跟以前一样。

武王分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来接续殷家的祭祀，让管叔、蔡叔去辅助（实为监督）他们。

【原文】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①]。"

箕子对曰："在昔鲧陻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②]。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③]。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④]。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⑤。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⑥。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⑦。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⑧。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⑨。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⑩。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⑪。

【注释】

①於乎：即"呜呼"。 阴定：荫覆安定，等于说保护。阴，通"荫"。 相：使。 常伦：指治国的常理。 序：规定，指规定的原理、法则。

②鲧(gǔn)：夏禹之父。 陻(yīn)：堵塞。 汩(gǔ)：扰乱。 陈：陈列，安排。 五行：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详下文。 鸿：通"洪"，大。 范：法范。 九等：九大类。 斁(dù)：败坏。

③锡：赐予。

④初一：第一。 五事：五件事。 八政：八种政务。 五纪：五种记时方法。 皇极：君王法则。 三德：三种品德。 稽疑：考察疑难的方法。稽，当读为"卟"。卟，卜以问疑。 庶征：各种兆征。 向：读为"飨"，劝勉。

⑤润：润湿。 炎：炎烧。 曲直：能曲能直。 从革：指改变形状。从，顺从。革，变革。 稼穑：种植收获。

⑥作：产生。 辛：辣。 甘：甜。

⑦貌：容貌。

⑧从：正当合理。 聪：听得广远。 睿(ruì)：通达。

⑨作：就，则。 肃：敬。 圣：圣明。

⑩八政：举出八种官员以代八方政务。《尚书正义》引郑玄云："此数本诸其职先后之宜也。食，谓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货，掌金帛之官，若《周礼》司货贿者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诘盗贼之官，宾，掌诸侯朝觐之官，《周礼》大行人是也。师，掌军旅之官，若司马也。"

⑪星辰：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辰。 历数：指历法。详《天官书》。

【译文】

武王已经战胜殷家，就去访问箕子。

武王说："唉呀，由于上天保护着下方的民众，使他们和协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这当中所包含的治国常理所规定的法则。"

箕子回答说："在从前鲧采取堵塞洪水的办法，扰乱了五行的自然安排，天帝于是震怒，不给他九类大法，治国常理也就被败坏了。鲧被流放死去以后，大禹继承兴起。上天就赐给大禹九类大法，包含了治国常理中规定的法则。

"这九类大法，第一叫五行；二叫五事；三叫八政；四叫五纪；五叫皇极；六叫三德；七叫稽疑；八叫庶征；九叫飨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叫水，二叫火，三叫木，四叫金，五叫土。水向下润湿，火向上炎烧，木可曲可直，金可以改变形状，土能耕种收获庄稼。向下润湿产生咸味，向上炎烧产生苦味，可曲可直产生酸味，能任意改变形状产生辛辣味，庄稼产生甜味。

"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觉，四是听觉，五是思想。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正当合理，视觉要明白，听觉要广远，思想要通达。容貌恭敬就能严肃，言论正当就能治理，视觉明白就能明晰，听觉广远就能善谋，思想通达就能圣明。

"八种政务官员：一是掌管民食的官，二是掌管金帛钱财的官，三是掌管祭祀的官，四是掌管工程的官，五是掌管教化的官，六是掌管拘拿盗贼的官，七是掌管诸侯朝觐的官，八是掌管军旅的官。

“五种纪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观察星辰的运行，五是制订历法。

【原文】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①。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②。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③。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④。时人斯其维皇之极⑤。毋侮鳏寡而畏高明⑥。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⑦。凡厥正人，既富方穀⑧。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⑨。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⑩。毋偏毋颇，遵王之义⑪。毋有作好，遵王之道⑫。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⑬。毋党毋偏，王道平平⑭。毋反毋侧，王道正直⑮。会其有极，归其有极⑯。曰王极之傅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⑰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⑱。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注释】

①敛：采取。 时：这。 傅：普遍。 锡：施予。 于：大，重视。 女：通“汝”。 锡：贡献。 保：保持，保有。

②淫朋：邪党。 人：指百官。 比德：比周之德。比，私相比附。 德，行为。 极：榜样。

③猷：谋略。 为：作为。 守：操守。 念：经常思考。 协：和，合。 离：通“罹”，陷入。 咎：罪恶。 受：容纳。此意为宽容。

④而：连词。 安：和悦。 色：温润。

⑤斯:乃。　维:思念。

⑥鳏寡:《尚书》作“茕(qióng)孤”,泛指鳏寡孤独。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　高明:指显贵宠爱之人,不枉法畏惧他。

⑦羞:进,施展。　行:才能。

⑧正人:指官员。　方:经常。　穀:禄位。

⑨好:指在事业上作出贡献。　家:指国家。　辜:责怪。

⑩作:使之。　用:施行。　咎:指恶政。

⑪偏:不平。　颇:不正。　义:法。

⑫有:或。　好:私好。

⑬偏:偏私,营私。　党:结为朋党。　荡荡:宽广。

⑭平平:平易。

⑮反:反道。　侧:倾侧。

⑯会:聚合,团结。　归:归附。

⑰傅:陈述。　夷:陈列宣扬。　顺:顺从。

⑱近:益,增加。

【译文】

“君王的法则:君王建立君权要有法则,采取这五种福泽,以便普遍地施给他的臣民,只有这样他的臣民就会重视你的法则,作出贡献保持法则。凡是他的百姓,没有邪恶的帮派,百官们没有私相比附的行为,只在君王作出榜样。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你要经常想到他们,行为不合法则,又没有陷入罪恶的人,君王要宽容他们。如果有人和悦温顺地说我喜好美德,你就要赐给他福泽。这样人们就会思念君王的法则。不要侮辱鳏寡孤独而枉法畏惧显贵宠爱的人。人们中有能力有作为的,要让他施展才能,这样国家就会昌盛。凡是官员,已经富有经常的禄位。你不能让他们在事业上作出贡献而有利国家,这样人们就会责怪你。要是没有好品德的人,你虽然赐给他们福泽,将会使你施行恶政。不要偏颇不平正,要遵守君王法律。不要私心偏好,要遵守君王政道。不要祸

乱作恶，要遵守君王的正路。不要营私不要结党。君王的道路非常宽广，不要结党不要营私，君王的道路非常平易。不要违反不要倾侧，君王的道路非常正直。使臣民团结要有法则，使臣民归附要有法则。就是说对于君王陈述的法则，要宣扬要训导，天帝就将顺从了。凡是百姓，对于以上陈述的法则，都要顺从遵行，来增加天子的光辉。这就是说天子作为臣民的父母，因此做了天下的君王。

【原文】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①]。平康正直，强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沉渐刚克，高明柔克[②]。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③]；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④]。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⑤]。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⑥]。卜五，占之用二，衍贷[⑦]。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⑧]。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⑨]。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强，而子孙其逢吉[⑩]。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⑪]。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⑫]。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⑬]。

【注释】

①刚：性情刚强。　克：胜，过分。　柔：性情柔顺。

②平康：中正平和。　友：亲近。　内：当依《尚书》作"燮"，和顺。　沉渐：抑制。　高明：推崇。

③辟:君王。 作福:专掌爵赏。 作威:专掌刑罚。 玉食:珍美之食。

④侧颇辟:倾侧、偏颇、偏僻,均背离之义,辟,僻。 僭忒(tè):越轨作恶,等于说犯上作乱。

⑤卜筮:用龟甲占吉凶叫"卜",用蓍(shī)草占吉凶叫"筮"。

⑥济:《尚书》作"霁",雨止放睛。 涕:《尚书》作"驿(yì)",古文作"圛"。读若驿。升云半有半无。 克:《史记集解》郑玄曰:"如祲气之色相犯也"。 按:祲为阴阳相侵之气。 贞:内卦。贞,正。 悔:外卦。悔,晦,终。

⑦五:指雨、济、涕、雾、克。 二:指贞、悔。 衍:推演。 貣(tè):变化。

⑧立:任命。 时人:这些官员。时,这。

⑨则:如果。《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先尽谋虑,然后卜筮以决之。"

⑩从:赞成。 大同:大同于吉。 逢:兴旺。

⑪逆:反对。

⑫作:举事。 内:国内。 外:国外。

⑬静:安静,指"不举事"。

【译文】

"三种德性:一是正直,二是过分刚强,三是过分柔顺。中正平和就是正直,倔强不能亲近人就是过分刚强,和顺而又亲近人就是过分柔顺,君王应该抑制过分刚强的人,推崇过分柔顺的人。只有君王才能给人爵赏,只有君王才能处人刑罚,只有君王才能服用珍美之食。做臣子的人不能给人爵赏、处人刑罚、享用美食;做臣子的人如果是给人爵赏、处人刑罚、享用美食,就将危害你的家,毁坏你的国。百官将因此背离王道,百姓也将犯上作乱。

"考察疑惑:选择任用懂得卜筮的人做相应官员。因而命令他们进行卜筮以占吉凶。龟兆有的像雨,有的像雨后的云气,有的像半有半无的升云,有的像蒙蒙的雾气,有的像阴阳相侵之气,卦象有内卦,有外卦,龟兆和卦象总共有七种。卜兆是前五种,卦象用后两种,根据这些来推演变化。任命这些官员进行卜筮,三个人占卦

就听从两个人的解说。你如果有很大的疑难，先在你内心思虑，再和卿士商议，和庶民商议，然后再进行卜筮。你内心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卿士赞成，庶民赞成，这种情况叫做大同，那么你自身就会安康强健，而子孙也将兴旺吉利。你内心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卿士反对，庶民反对，吉利。卿士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你内心反对，庶民反对，吉利。庶民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你如果反对，卿士反对，吉利。你如果赞成，龟卜赞成，蓍筮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在国内举事吉利，在国外举事凶险。龟卜，蓍筮共同和人们的意见违背，不举事吉利，举事凶险。

【原文】

"庶征：曰雨，曰阳，曰奥，曰寒，曰风①。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庑②。一极备，凶③。一极亡，凶④。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旸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⑤。曰咎征：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旸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雺，常风若⑥。王眚维岁，卿士维月，师尹维日⑦。岁月日时毋易，百谷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⑧。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宁⑨。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⑩。日月之行，有冬有夏⑪。月之从星，则以风雨⑫。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⑬。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⑭。"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⑮。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

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16]。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17]！"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注释】

①阳：《尚书》作"旸(yáng)"，晴天。　奥(yù)：《尚书》作"燠"，温暖。

②繁庑：繁茂丰盛。庑，通"芜"。

③一：五者中之一。　极备：过多。　凶：荒年。

④极亡：极少。亡，通"无"。

⑤休征：美好征兆。　若：像。譬况之词，用于句末。　知：明智。

⑥咎征：凶恶征兆。　狂：傲慢。　僭(jiàn)差错。　舒：《尚书》作"豫"，逸乐。　急：严急。　雾：《尚书》作"蒙"，昏暗。

⑦眚(shěng)：通"省"，视察治理政事。　岁：指岁兼四时。　月：指月统属于年。　师尹：各部门的主管官员，此指普通官吏。　日：指日统属于岁月。

⑧易：改变。毋易，指君臣各顺其常。　用：因此。　畯民：贤臣。　章：显用。

⑨微：即"不章"，不被重用。

⑩星：民象，所以众民只像星。《史记集解》马融曰："箕星好风，毕星好雨。"

⑪此句"以喻臣奉君命而布之民"(郭嵩焘《史记札记》)。

⑫《史记集解》孔安国曰："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

⑬攸好德：遵行美德。　攸，通"由"。　考终命：老而善终。考，老。

⑭极：凶恶之事。　凶短折：《史记集解》郑玄曰："未龀(chèn，儿童换牙)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恶：奸宄，邪恶。　弱：郑玄曰："愚懦不壮毅曰弱。"

⑮朝鲜：其地约在今朝鲜半岛。《史记索隐》：地因水为名也。

⑯故殷虚：从前的殷商都城遗址。虚，通"墟"。地在今河南安阳县小屯村。近：近似。　妇人：《史记索隐》：妇人之性多涕泣。

⑰渐渐：麦芒的形状。　油油：禾黍苗光泽状。

【译文】

"各种征兆：雨天，晴天，温暖，寒冷，刮风。是说依照时令五种天气齐备，各自按照正常的顺序发生，各种草木就会繁茂丰盛。其中的一种天气过多，就是荒年。一种天气又非常少，也是荒年。美好的征兆：君王行为恭敬，就像及时下雨；国家政务治理，就像及时天晴；君王明智，就像及时温暖；君王有谋略，就像及时寒冷；君王圣明，就像及时刮风。凶恶征兆：君王傲慢就像久雨；君王政治差错，就像久晴；君王逸乐，就像久暖；君王严急，就像久寒；君王昏暗，就像久风。君王视察治理政事就像岁兼四时，卿士们理政就像月统属于岁，下级部门的主管官员治事就像日统属于岁、月。岁、日、月、时不加改变，百谷因此成熟，政治因此英明，贤臣受到重用，国家也就和平安康。日月岁时的正常关系变乱，百谷因此不能成熟，政治因此昏暗不明，贤臣不被重用，国家也就不能安宁。庶民就好比星星，有的喜欢风，有的喜欢雨。日月的运行，有冬日有夏日。月亮之经从星宿，就会因此而出现风雨。

"五种福分：一是长寿，二是富有，三是康健安宁，四是遵行美德，五是老而善终。六种凶恶之事：一是短命夭折，二曰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邪恶，六是愚昧懦弱。"

于是武王就把箕子封在朝鲜而不让他称臣。

这以后箕子来朝拜周天子，经过从前殷商都城的遗址，有感于宫室毁坏，原地长出了禾黍，箕子因而伤怀，想哭又不可以，想流泪又怕是近似妇女性格。就作了一首《麦秀之诗》来加以歌咏。这首诗说："麦芒尖尖哪，禾黍绿油油。那位顽童哪，不和我亲近呀！"所说的顽童，就是指殷纣王。殷代余民听说了，都因而流泪。

【原文】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

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①]。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②]。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公即位，湣公子鲋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③]。厉公卒，子釐公举立。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④]。

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⑤]。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⑥]。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⑦]。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⑧]。宣公有太子与夷。

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⑨]。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⑩]。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⑪]："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⑫]。"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⑬]。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⑭]。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

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15]。”

【注释】

①《微子之命》:《古文尚书》篇名。鉴于武庚叛乱的历史教训，成王申告微子，必须遵从旧典，管束臣民，拥戴周王室。　宋：封国名，子姓，始都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市南。辖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及河南东部地区。

②稽：始称“宋公”。

③鲋祀：人名。

④覸：音 jiàn，惠公名。惠公，公元前 830 年～前 801 年在位。

⑤哀公：公元前 800 年在位。

⑥戴公：公元前 799 年～前 766 年在位，其二十九年，即公元前 770 年，为春秋时期之始。

⑦武公：公元前 765 年～前 748 年在位。

⑧宣公：公元前 747 年～前 729 年在位。

⑨通义：通行的道义原则。

⑩穆公：公元前 728 年～前 720 年在位。

⑪大司马：宋国官名，掌邦国政治。　孔父：孔父嘉。正考父之子，孔丘之祖先。

⑫负：背弃。

⑬郑：郑国。

⑭庚辰：十五日。殇公：公元前 719 年～前 711 年在位。

⑮享：享国，做了国君。

【译文】

武王去世，成王年纪小，周公旦代理行使权力主持国事。管叔，蔡叔怀疑他，就和武庚发动叛乱，想袭击成王和周公。周公在秉承成王的命令诛了武庚，杀死管叔，流放蔡叔以后，就命令微子开代替做殷的后嗣，供奉对他祖先的祭祀，写了《微子之命》一篇来反复告诫他，封他建国于宋，微子开本来就仁惠贤良，能替代武庚，所以

殷家的遗民特别爱戴他。

微子开去世，扶立他弟弟衍，这就是微仲。微仲去世，儿子宋公稽继位。宋公稽去世，儿子丁公申继位。丁公申去世，儿子湣公共继位。湣公共去世，弟弟炀公熙继位，炀公就国君之位，湣公的儿子鲋祀弑杀炀公而自行继位，说："我应当继位"，这就是厉公。厉公去世，儿子釐公举继位。

釐公二十七年，周厉王离开京师逃奔到彘地。

二十八年，釐公去世，儿子惠公覸继位。

惠公四年，周宣王就天子之位。

三十年，惠公去世，儿子哀公继位。哀公元年去世，儿子戴公继位。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被犬戎部族杀死，秦国开始置于诸侯的行列之中。

三十四年，戴公去世，儿子武公司空继位。武公生了女儿嫁给鲁惠公做夫人，生下了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去世，儿子宣公力继位。宣公生有太子与夷。

十九年，宣公生病，让位给他弟弟和，说："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兄长死了弟弟相及，这是天下通行的道义原则。我将要扶立和。"和也多次谦让才接受君位。宣公去世，弟弟和继位，这就是穆公。

穆公九年，生病，召来大司马孔父嘉对他说："前代国君宣公舍弃太子与夷让我继位，我不敢忘怀。我死了，一定要扶立与夷。"孔父嘉说："群臣都希望扶立公子冯。"穆公说："不要扶立冯，我不可以背弃宣公。"于是穆公让冯出外住在郑国。八月庚辰日，穆公去世，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继位，这就是殇公。君子听说这件事，说："宋宣公可以说得上是了解人的，扶立他弟弟成就义理，然而终于让儿子重新享有国君之位。"

【原文】

殇公元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于宋曰："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①]。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其后诸侯数来侵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说，目而观之[②]。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③]。"是岁，鲁弑其君隐公[④]。

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⑤]。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九年，执郑之祭仲，要以立突为郑君[⑥]。祭仲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湣公捷立[⑦]。

湣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⑧]。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鱼教湣公也。

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⑨]，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⑩]。"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⑪]。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⑫]。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⑬]。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⑭]。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说，是为桓公[⑮]。宋万奔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

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16]。宋人醢万也[17]。

【注释】

①东门：指郑之国都东门。

②好：姣好艳丽。 华督：戴公之孙。 目：眼盯着看不转睛。《左传》作"目逆而送之"。

③十一战：《史记集解》贾逵曰："一战，伐郑，围其东门；二战，取其禾；三战，取邾田；四战，邾郑伐宋，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六战，郑以王命伐宋；七战，鲁败宋师于菅；八战，宋、卫入郑；九战，伐戴；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以虢师大败宋。"按：既云："即位十年"不当叙在"九年"。

④鲁弑隐公在宋殇公八年。

⑤庄公：公元前710年～前692年在位。

⑥执郑之祭仲在宋庄公十年，非"九年"

⑦湣公：公元前691年～前682年在位。

⑧吊：问凶曰吊。发大水，为凶事，故吊。

⑨乘丘：地名，在今山东兖州县境。此役在宋湣公八年，因追叙而误差二年。 生虏：活捉。 南宫万：宋卿。 南宫，氏；万，名。

⑩博：如弈棋一类的局戏。 若：你。

⑪病：忌讳。 局：棋盘。 蒙泽：宋泽名，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北。

⑫造：往，到。

⑬阖：门扇。

⑭萧：国名，附庸，子姓，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亳：即"薄"，宋邑名，在今河南商丘市北。

⑮桓公：公元前681年～前651年在位。

⑯醇酒：质厚之酒，《史记集解》服虔曰："宋万多力，勇不可执，故先使妇人诱而饮之酒，醉而缚之。" 革：《左传》作"犀革"。

⑰醢（hǎi）：剁成肉酱。或谓烹而醃之。

【译文】

殇公元年，卫国公子州吁弑杀他的国君完自行继位，想取得诸

侯的支持。派人告诉宋国说："子冯在郑国，一定会作乱，可以和我去讨伐他。"宋国答应了，和卫国一起攻打郑国，到了郑国都城的东门后回来了。二年，郑国攻打宋国，来报复东门这次战役。这以后诸侯各国多次前来侵犯讨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的妻子姣好艳丽，外出，在道路上遇见了太宰华督，华督喜欢上她，目不转睛地仔细观看。华督想得到孔父嘉的妻子，就派人在国都中进行言论宣传，说："殇公就国君之位只有十年，却开了十一战，民众痛苦不堪忍受。都是孔父所干的，我将要杀了孔父来安宁民众。"这一年，鲁国弑杀了他的国君隐公。

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夺占了他的妻子。殇公愤怒，就把殇公弑杀了，而从郑国迎回穆公的儿子冯让他继位，这就是庄公。

庄公元年，华督做了国相。九年，拘执了郑国的祭仲，要挟他扶立突做郑国国君。祭仲答应，终于扶立了突。十九年，庄公卒，儿子湣公捷继位。

湣公七年，齐桓公就国君之位。九年，宋国发生水灾，鲁国派臧文仲前去慰问水灾。湣公看成是自己的罪过说："我不能事奉鬼神，政治不修明，所以发生了水灾。"臧文仲认为这句话说得好。这句话原是湣公儿子子鱼教会湣公说的。

十年夏天，宋国攻打鲁国，在乘丘交战，鲁国活捉了宋国南宫万。宋国人请求释放南宫万，万回到宋国。十一年秋天，湣公和南宫万一起打猎，因为博戏争道，湣公生气，侮辱南宫万说："开始我很敬重你；如今的你，是一位鲁国俘虏了。"万很有力气，忌讳这句话，就用棋盘把湣公击杀在蒙泽。大夫仇牧听说了，领兵到达湣公的宫门。南宫万搏击仇牧，仇牧的牙齿碰在门扇上死去了。乘机杀了太宰华督，就改立公子游做国君。各个公子奔往萧国，公子御说奔往亳邑。万的弟弟南宫牛统领兵众围住亳。冬天，在萧国和宋国的各个公子共同出击杀死了南宫牛，弑杀了宋的新国君游而扶立湣公的弟弟御说，这就是桓公。宋万逃奔陈国。宋国人请求送财物

给陈国。陈国派妇人拿厚酒给南宫万饮用，喝醉了用犀革裹着他，送回宋国。宋国人把南宫万剁成了肉酱。

〔原文〕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1]。三年，齐桓公始霸[2]。二十三年，迎卫公子燬于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3]。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4]。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5]。以其庶兄目夷为相[6]。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7]。

襄公七年，宋地陨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鹢退蜚，风疾也[8]。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9]。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10]。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11]。"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12]。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13]。"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14]。"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15]。"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16]！"

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去而取郑二姬以归[17]。叔瞻

曰："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19]。"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19]。

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20]。

【注释】

①《春秋》载这年"齐人、陈人、曹人伐宋"，经周大夫单伯调停，取成而还。

②三年，即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③目夷：字子鱼，为桓公后妻之子。故为兹甫庶兄，不当为嗣。

④义：以……为合宜。《左传》记为"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⑤襄公：有以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50年～前639年在位。

⑥相：国相。《左传》记为："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

⑦葵丘：齐地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春秋》僖公九年载："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按：宋时桓公死而未葬，因在丧故称"子"。

⑧鹢(yì)：鸟名，即"鹢"，一种水鸟，能高飞。 蜚：通"飞"。《史记集解》贾逵曰："风起于远，至宋都高而疾，故鹢逢风卻退。"

⑨鹿上：宋地名，在今安徽阜阳市南。是盟宋襄公欲继齐桓公之霸业，故求楚。

⑩盂：宋地名，今河南睢县有盂亭，即是其地。

⑪郑国始终依从楚国，今伐郑国，是与楚国争，故子鱼以为祸。

⑫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县北，今已湮。

⑬济：渡河。

⑭陈：同"阵"，排成战斗队形。

⑮厄：危难。 鼓：发动攻击。 成列：列成阵势。

⑯常言：平常的庸俗言论。

⑰享：通"飨"，以酒食款待。 二姬：郑文公夫人楚女芈(mǐ)氏，齐女姜氏所生之姬姓二女子。

⑱成王：当作"楚王"，以在生不该称谥之故。 无礼：即下文之"无别"。无别，男女无别，此指楚成王让芈氏、姜氏来劳军，看生囚死获，并让芈氏送他回军营，取二姬以归诸事。 遂霸：完成霸业。遂，终。

⑲二十乘：马八十匹。一乘四匹。

⑳成公：公元前636年～前620年在位。

【译文】

桓公二年，齐、陈、曹诸侯国讨伐宋国，到达郊外而离去。三年。齐桓公开始称霸。二十三年，从齐国迎接卫国公子燬回国，扶立他做国君，这就是卫文公。文公的妹妹是桓公的夫人。秦穆公就国君之位。三十年，桓公生病，太子兹甫要让他后母所生的兄长目夷做继承人。桓公认为太子的意向合宜，但终究不听从。三十一年春天，桓公去世，太子兹甫继位，这就是襄公。任用他的庶兄目夷做国相。桓公还未安葬，齐桓公在葵丘盟会诸侯，襄公前去与会。

襄公七年，宋国地带下了陨星雨，同时也下着雨，有六只鹢鸟退着飞行，是因为风刮得非常快。

八年，齐桓公去世，宋国就想组织盟会。十二年春天，宋襄公组织鹿上的盟会，请求楚国让诸侯来与会，楚国人答应了。公子目夷劝谏说："小国争着做盟主，是祸患。"襄公不听从。秋天，诸侯国参加在盂由宋襄公发起的盟会。目夷说："祸患怕会在这里吧？您的欲望太高，怎么承受得了！"在这里楚国拘执起宋襄公来攻打宋国。冬天，在亳地会盟，以此释放宋襄公。子鱼说："祸患还没有结束。"十三年夏天，宋国攻打郑国。子鱼说："祸患就在这里。"秋天，楚国攻打宋国来援救郑国。襄公将要开战，子鱼劝谏说："上天抛弃殷商已经很久了，不可以开战。"冬天十一月，襄公和楚成王在泓水地区交战。楚国人还未过河。目夷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在他还没有

渡河去攻击他。”襄公不听从，已经渡过河还没有列好阵势，目夷又说：“可以出击。”襄公说：“等他摆好了阵势再打。”阵势摆好了，宋国人去攻击。宋国军队大败，襄公的大腿受了伤。都城的人都埋怨襄公。襄公说：“讲礼义的君子不把人困迫在危难中，不对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发动攻击。”子鱼说：“战争以取胜为成功，平常的庸俗言论有什么用。一定要像您说的那样，就当奴仆去事奉人家好了，又何必去打仗呢！”

楚成王已经成功援救郑国，郑国设宴款待他；要离开时强取两位郑国姬姓女子带回国。叔瞻说：“楚王无礼，将会没有好下场吧？执行礼仪最终还是男女无别，从这里有理由知道他将不会完成霸业。”

这一年，晋国公子重耳经过宋国，襄公因为和楚国交战中受了伤，想得到晋国援助，送给重耳八十匹马的厚重礼物。

十四年夏天，襄公由于在泓水受了伤就发病而终于去世，儿子成公王臣继位。

【原文】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以有德于文公也[①]。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②]。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③]。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于长丘[④]。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5]。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于国，因大夫华元为右师[6]。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7]。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穆、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穆之族[8]。

四年春，(郑)〔楚〕命(楚)〔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9]。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10]。未尽入，华元亡归宋[11]。

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12]。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13]。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14]。"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15]。"以信故，遂罢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16]。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共公(元)〔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奔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17]。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18]。

【解释】

①倍：通"背"，背弃。 德：恩惠。

②公孙固：庄公之孙。《史记志疑》：是时固已不为司马。
③昭公：公元前619年～前611年在位。
④据《左传·文公十一年》追叙："初，宋武公之世……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盖以追叙之词视为当年之事而有此文。
⑤鲍革：即公子鲍，"革"字衍。
⑥施：布施恩惠。　因：通过。　华元：戴公五代孙，华督之曾孙。《左传·文公十六年》："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于是华元为右师……"则"因"意为"适应"。与此处记载不同。　右师：此时宋以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为六卿。右师执政。
⑦文公：公元前610年～前589年在位。
⑧《左传·文公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导）。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公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与此处记载不同。盖武族为首倡，穆族实从之。二族被逐，穆族后出于曹。又：戴族，皇、乐、华三氏。庄族，仲氏。桓族，向、鱼、荡、鳞四氏。
⑨羊羹：人名，《左传》作"羊斟"。肉汁谓之羹，亦谓之斟，故羊羹即羊斟（《春秋左传注》）。　不及：没有吃到羊肉食物。
⑩文马：毛色有文彩的马。《史记正义》：文马赤鬣缟身，目如黄金。
⑪未尽入：所赎之物没有完全交付。
⑪执楚使："执"当作"杀"。
⑬五月：当作"九月"。时为夏五月，自去年九月围宋至此已历九月，非正五月。
⑭此句言城中无粮食，无燃料，困难已极。　析骨：析破人骨。
⑮诚：诚实。
⑯共公：公元前588年～前576年在位。
⑰太子肥：杜预以为肥为文公子。
⑲平公：公元前575年～前532年在位。

【译文】

成公元年，晋文公就国君之位。三年，背弃和楚国的结盟，亲近

晋国，是因为对晋文公有过恩惠。四年，楚成王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五年，晋文公援救宋国，楚军撤走了。九年，晋文公去世。十一年，楚国太子商臣弑杀他的父亲成王代替继位。十六年，秦穆公去世。

十七年，成公去世。成公的弟弟御杀死太子和大司马公孙固而自行继位做了国君。宋人共同杀死了国君御而扶立成公的小儿子杵臼，这就是昭公。

昭公四年，宋国在长丘打败了长狄部族的缘斯。七年，楚庄王就了国君之位。

九年，昭公暴虐无道，国都的贵族不附从他。昭公弟弟鲍革贤能又能谦恭待士。先前，襄公夫人想和公子鲍通奸，不能实现，就帮助公子鲍在国人中布施恩惠，又通过大夫华元让他做了右师。昭公外出打猎，夫人王姬派卫伯攻击杀死了昭公杵臼。弟弟鲍革继位，这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晋国率领诸侯讨伐宋国，责备宋国弑杀了国君。听说文公已经确定继位，就撤走了。二年，昭公的儿子通过文公的同母弟弟须和武公，穆公、戴公、庄公、桓公的后代作乱，文公全都把他们诛杀了，逐出了武公、穆公的后代。

四年春天，楚国命令郑国讨伐宋国。宋国派华元统兵，郑国打败宋国，囚禁了华元。华元将要开战的时候，杀了羊来犒劳士卒，给他驾车的羊羹没有吃到羊肉食物，所以怨恨，到开战时他驾车奔驰进入郑国军队，所以宋师失败，郑军拘囚华元。宋国用一百乘兵车和四百匹文马去赎华元。赎品还没有完全交付，华元已经逃回宋国。

十四年，楚庄王包围郑国。郑伯投降楚国，楚国又把他释放了。

十六年，楚国使者经过宋国，宋国因为有旧仇，拘执了楚国使者。九月，楚庄王包围宋国。十七年，楚国包围宋国五个月不解去，宋国都城里面告急，没有了食物，华元就在夜晚私下去见楚国将领

子反。子反把情况报告庄王，王问："城里面怎么样？"说："敲析人骨当柴烧，交换子女当食物。"庄王说："多么诚实的言语呀！我方军队也只有两天的粮食。"因为要讲信用的缘故，就罢兵撤离走了。

二十二年，文公去世，儿子共公瑕继位。开始讲究厚葬。君子讥笑华元不像个做臣子的了。

共公十年，华元和楚国将领子重友善，又和晋国将领栾书友善，两次和晋国，楚国结盟。十三年，共公去世。华元做右师，鱼石做左师。司马唐山攻击杀死了太子肥，想杀掉华元，华元要逃奔到晋国去，鱼石阻止了他，到了黄河边就回来了，诛杀掉唐山。于是扶立共公的小儿子成，这就是平公。

【原文】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①。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于宋②。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③。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奔，见诸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④。

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⑤。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奔，已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⑥。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

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⑦。荧惑守心⑧。心，宋之分野

也[9]。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10]。"景公曰："相，吾之股肱[11]。"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12]。"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13]。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14]。"于是候之，果徙三度[15]。

六十四年，景公卒[16]。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17]。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18]。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注释】

①彭城：宋邑，在今江苏徐州市。

②诸侯未尝诛鱼石。《左传·襄公元年》："彭城降晋（终归于宋），晋人以宋五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向鱼）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史记志疑》案：平公三十年，向戌善于晋，楚因为宋之盟，以弭兵为名，而《史》皆略之。陈氏《测议》曰："向戌之盟，南北分霸之始，宋大事也，史失书。"

③元公：公元前531年～前517年在位。

④《史记志疑》案：华、向诈杀诸公子，非元公杀之。建之奔郑亦非为见乱之故。

⑤景公：公元前516年～前469年在位。

⑥孔子过宋：在二十二年，时在陈。魋：音（tuí）。微服：为改变自己身份而穿平民服装。

⑦灭陈：在三十九年，非三十七年。

⑧荧惑：即火星。守：侵占天区。心：心宿，二十八宿之一。

⑨分野：地面上与星宿相对应显示吉凶的区域。详《天官书》。

⑩司星：负责观察星象以占吉凶的官员。

⑪股肱：意指左右辅佐大臣。

⑫待：依靠。

⑬高：意指高明。 听：听察。 卑：微，细微。
⑭君人：做人君主。君，动词。
⑮候：观测，占验。
⑯景公在位四十八年，无"六十四"。其四十二年，即公元前475年，进入战国时期。
⑰特：《左传》作"得"。 昭公：《史记索隐》按《左传》景公无子，取元公庶曾孙公孙周之子得及启畜子公宫。及景公卒，先立启，后立得，是为昭公。与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据何而为此说。
⑱褍：音duān。

【译文】

平公三年，楚共王占取了宋国的彭城，用它封给宋国的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国共同诛杀鱼石，而把彭城归还给宋国。三十五年，楚国公子围弑杀他的国君自行继位，就是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去世，儿子元公佐继位。

元公三年，楚国公子弃疾弑杀灵王自行继位，就是平王。八年，宋国发生火灾。十年，元公不守信用，用欺诈手段杀害各个公子，大夫华氏、向氏作乱。楚平王的太子建前来投奔，看到各个华氏之间互相攻击政治混乱，建离去到了郑国。

十五年，元公因为鲁昭公避季氏之难出居在外，替他请求回鲁国，在半路上去世了，儿子景公头曼继位。

景公十六年，鲁国的阳虎前来投奔。随后又离去了。二十五年，孔子经过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憎恨他，想杀了孔子，孔子为改变身份穿着平民服装离去了。三十年，曹国背叛宋国，又背叛晋国，宋国就讨伐曹国，晋国不来援救，就灭掉曹国而占有了它。

三十六年，齐国田常弑杀了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亡了陈国。火星侵犯了心宿。心宿，相对应的分野是宋国地区。景公忧虑这件事。负责观测星象的官员子韦说："可将灾祸转移给国相。"景公说："国相，是我的辅佐。"说：

"可将灾祸转移给民众。"景公说:"国君要依靠民众。"说:"可将灾祸转移给年岁。"景公说:"年岁饥荒民众就会穷困,我去做谁的国君!"子韦说:"上天高明能体察细微的声音。您有做人们君主的三种言论,火星应该有所移动"。这时再去观测,果然迁移了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去世。宋国公子特攻击杀死了太子而自行继位,这就是昭公。昭公,是元公庶出一支的曾孙。昭公的父亲是公孙纠,公孙纠的父亲是公子褍秦,褍秦就是元公的小儿子。景公杀了昭公的父亲公孙纠,所以昭公怨恨,杀掉了太子而自行继位。

【原文】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①。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②。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③"。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④"。"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⑤。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⑥。

【注释】

①剔成:《史记志疑》案:剔成是"易城"之讹(成、城古通),因封地以为号,而并其谥名失之。

②《史记志疑》案:《年表》、《世家》皆无宋取齐、楚地及败魏军之事。

③韦:熟牛皮。 县:通"悬"

④桀宋：意为像夏桀一样的宋君。

⑤《史记志疑》案：《国策》、《田完世家》齐湣王因苏代之谋以伐宋，非诸侯告齐伐之也。

⑥《史记志疑》案：偃立六十一年灭也。湣王灭宋未尝与楚、魏共伐而三分其地，《六国表》及各《世家》皆不书，惟此有之。

【译文】

昭公四十七年去世，儿子悼公购由继位。悼公八年去世，儿子休公田继位。休公田二十三年去世，儿子辟公辟兵继位。辟公三年去世，儿子剔成继位。剔成四十一年，剔成的弟弟偃攻打进袭剔成，剔成失败，奔逃到齐国，偃自行继位做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行确立为王。往东打败齐国，攻取五座城邑；往南打败楚国，取得土地三百里；往西打败魏国军队。就和齐国、魏国形成为敌对国家。把血盛在熟牛皮袋子里面，高挂起来而去射它，取名叫“射天”。沉湎在酒和妇人之中。群臣凡是有人进上劝谏的就用箭射他。于是诸侯都说他是“桀宋”。说“宋国将会重新干纣王所干过的事，不可以不加诛灭”。告诉齐国讨伐宋国。王偃继位四十七年，齐湣王和魏国、楚国讨伐宋国，杀了王偃，就灭亡了宋国并三分了它的土地。

【原文】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①”。《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②。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③。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④。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注释】

①三仁:《史记集解》何晏曰:"仁者爱人。三人行异而同称仁者,何也?以其俱在忧乱宁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仁之穷也;箕子、比干,智之穷也。故或尽材而止,或尽心而留,皆其极也。致极,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归一揆也。"

②《春秋》:此指《春秋公羊传》。《史记集解》引《公羊传》:"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十世:穆公、殇公、湣公、桓公、襄公、成公、昭公、文公、共公、平公。

③《商颂》:《国语·鲁语》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与此处所记相同。今存五篇。王国维利用殷商甲骨文,证明《商颂》是春秋的宋诗。或为宋国保存有商代的颂祖乐歌,经正考父校正配乐而成。然正考父事于戴公、武公、宣公之时,在襄公前一百年前,不当言整理此诗为赞美襄公。

④多:指值得称赞。 阙:通"缺"。 褒:褒扬,称许。

【译文】

太史公说:孔子说"微子离去了,箕子做了奴仆,比干因强谏而死亡,殷代有三位仁人。"《春秋》讥刺宋国的祸乱起自宣公废除太子而让弟弟继位,因此国家的不安宁经历有十代。襄公时期,修行仁义,想成为会盟的霸主。他的大夫正考父赞美他,所以追述契、汤、高宗时代殷家能够兴盛的原因,整理出《商颂》。襄公已经在泓水失败,但君子们有的认为他值得称赞,这是由于悲伤中原地区缺乏礼义,所以褒扬他,因为宋襄公很讲究礼让。

史记全译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题解】

《史记》叙晋之世家，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叔虞封唐至曲沃武公代晋；献公骊姬之乱至文公称霸；襄、灵、成、景、厉的坚持时期；悼公复霸及其后之衰败。第一段至公元前677年，是西周至春秋前期；第二段至公元前628年，处于春秋中期前50年；第三段至公元前之573年，处于春秋中期后50余年；第四段至公元前376年，处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前期。晋文公之称霸属晋国历史的鼎盛时期，文篇于文公记述居多，亦以纪事本末体叙重耳出游诸国及依秦归晋，且以重笔述其修政施惠，入王尊周，城濮败楚，受命为霸等节，于其功德予以赞扬、肯定，称为明君。

然论赞重在阐述"君主之御其臣下"之不易。首先认为像古代所谓明君的晋文公，即位后行赏竟忘却了一直追随他在外奔波的介子推，"明君"都是这样，更何况是骄主呢！这是借以暗示对成事后的国君待功臣刻薄的不满和怨愤；其次对国君待重臣之严刻表示了批评。灵公侈虐，欲杀数谏之赵盾反为赵穿所袭杀，景公族先縠，诛赵同、赵括之族，厉公先杀好直谏之伯宗，再攻杀郤锜、郤犨、郤至，栾书、中行偃惧诛，又杀胥童，弑厉公。诛杀重臣，破坏了政治安定，削弱了公室力量，使晋国转而走向衰败；第三，悼公修旧功，施德惠，重祁傒，用魏绛而九合诸侯，然其后见吴季札及齐晏婴之观察，预言六卿强，公室卑，幽公之时反朝韩、赵、魏之君，终使三家分晋而有之，晋绝不祀。所以国君不能正确地对待臣下，发展的结果，反为臣下所侵没。然其所"御"之法，引师旷语，实归于"惟仁义为本"。言之不易，则是难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施行仁义，因为时

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记》的着眼点还是在于总结政治上成败兴坏的历史经验。

【原文】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①。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②。"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③。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④。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⑤。"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⑥。姓姬氏，字子于。

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⑦。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⑧。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⑨。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⑩。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⑪。

【注释】

①唐：周初封国名，成王弟虞所封，其子燮改名曰晋，故称晋唐叔虞。初都

于唐，在今山西翼城县西；次都于鄂，在今山西乡宁县；再都于曲沃，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后都于绛（即翼），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又，唐本为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其后代。地在今河南泌阳、唐河、方城诸县一带。

②女：通“汝”。

③文：文字，即手掌中纹路形成的字。

④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及《夏本纪》载，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代彭氏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即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括地志》此地为唐代隋州枣阳县东南之唐城，在今湖北随州市与枣阳市中间）。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长安县东北之杜陵），谓之杜伯，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后子孙徙于唐（《史记正义》）。

⑤珪：玉器，执以为信。　若：你。

⑥河、汾：黄河、汾水。

⑦推：推算。

⑧靖侯：当作“厉侯”。

⑨釐侯：公元前 840 年～前 823 年在位。

⑩献侯：公元前 822 年～前 812 年在位。

⑪穆侯：公元前 811 年～前 785 年在位。

【译文】

晋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当初，武王和叔虞的生母相会的时候，梦见天帝对武王说：“我让你生个儿子，名字叫虞，我要把唐地封给他。”等到生了儿子，有文字在他的手掌中是“虞”，所以就借此给他取名叫虞。

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原来的唐国发生叛乱，周公诛灭了唐国。成王和叔虞戏耍，削一片桐叶当作诚信之物珪递给叔虞，说：“拿这个作凭信分封你。”史佚因此请求选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说：“我

这是和他戏耍呀。"史佚说："天子不说戏耍的话。话说了就要记在史册上，就要用礼仪加以实现，就要配乐歌唱。"于是就把叔虞封在唐地。唐地在黄河、汾水的东面，纵横百里，所以称作唐叔虞。姓姬，字子于。

唐叔的儿子燮，改唐为晋，这就是晋侯。晋侯的儿子宁族，这就是武侯。武侯的儿子服人，这就是成侯。成侯的儿子福，这就是厉侯。厉侯的儿子宜臼，这就是靖侯。从靖侯以后，国君的在位年数可以推算。从唐叔到靖侯是五代，没有他们的在位年数。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昏乱，暴虐无道，京城贵族们发动叛乱，厉王出逃奔往彘地，由大臣主持国政，所以称作"共和"。

十八年，靖侯去世，儿子釐侯司徒继位。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开始继位。

十八年，釐侯去世，儿子献侯籍继位。献侯十一年去世，儿子穆侯费王继位。

【原文】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①。七年，伐条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③。生少子，名曰成师④。晋人师服曰⑤："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⑥？"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⑦。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⑧。

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9]。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子曲沃。曲沃邑大于翼[10]。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11]。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12]。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13]。诛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14]。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15]。

【注释】

①取：通"娶"。

②条：晋地名，今地不详。

③千亩：晋地名，在今山西介休县南。

④成师：《史记集解》杜预曰："意取能成其众也。"

⑤师服：晋大夫。

⑥適(dí)：通"嫡"。此指嫡子，即正妻所生之长子。 庶：指庶子，妾所生之子。

⑦殇叔：公元前784年～前781年在位。

⑧文侯：公元前780年～前746年在位。其十一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时期之始。

⑨昭侯：公元前745年～前740年在位。

⑩翼：本为晋都，自孝侯以下称为翼侯。

⑪栾宾：《世本》称为"栾叔宾父"。

⑫晋国之众皆附焉：《史记志疑》案：此言众附桓叔，与《诗·扬水·序》言“国人将叛而归沃”同。《经史问答》曰：“《诗序》与《史记》合。”华谷严氏（名粲）以为不然。考之《左氏》，似华谷之言是。朱子仍依《序》说，盖华谷后朱子而生，未得见其《诗缉》也。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孙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晋，皆由晋之遗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真陶唐之遗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余泽也，《诗序》、《史记》之言俱谬。今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晋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将入，晋人攻之，桓叔败归。晋人诛潘父立孝侯。由是终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举也。四十七年，庄伯弑孝侯，晋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举也。桓王元年，庄伯伐晋而鄂侯败之，乘胜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见于《左传》，而《史记》有之（《竹书》有，非《史记》也），曲沃惧而请成，是三举也。二年，庄伯合郑、邢之师请王旅以临晋，鄂侯奔随，而晋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举也。三年，晋之九宗五正复逆鄂侯入晋，使与哀侯分国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当作十一年），陉庭召衅，哀侯被俘，晋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举也。十六年，曲沃又诱小子侯杀之，而周救之，晋人以王命立哀侯之弟。是六举也。于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犹需赂取王命以胁之始得从。然则以为将叛而归者，岂其然乎？当是时曲沃岂无礼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陉庭之叛者概而逐之，是则华谷之言，确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陆氏曰“素衣朱襮，从子于沃，盖发潘父辈之阴谋以告其君，使得为防也。彼其之子，则外之也。”

⑬孝侯：公元前739年～前724年在位。

⑭鱓：音shàn，又音tuó。人名。

⑮鄂侯：名郄（xì），非孝侯之子，乃其弟。公元前723年～前718年在位。其二年，即鲁隐公元年，《春秋》记事之始。

【译文】

穆侯四年，娶了齐国女子姜氏做夫人。七年，攻打条地。生了太子仇。十年，攻打千亩，建立战功。生了小儿子，取名叫成师。晋大夫师服说：“奇怪呀，国君给儿子取名！太子叫仇，仇是敌对的仇人。小儿子叫成师，成师是大名号，是成就他的意思。名号，是自己

给取的；所代表的内在意义是自己决定的。如今嫡子和庶子的名号相反意义互相背逆，从此以后晋国难道能不内乱吗？”

二十七年，穆侯去世，弟弟殇叔自行继位，太子仇出国奔逃。殇叔三年，周宣王逝世。四年，穆侯的太子仇率领他的徒众袭击殇叔后继位，这就是文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暴虐无道，犬戎部族杀死了幽王，周王室向东迁徙。而秦襄公开始置于诸侯的行列之中。

三十五年，文侯仇去世，儿子昭侯伯继位。

昭侯元年，把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在曲沃。曲沃的城邑比翼要大。翼，是晋君的都城。成师封在曲沃，称号是桓叔。靖侯的庶出之孙栾宾辅佐桓叔。桓叔这时年纪已经五十八岁了，喜行德政，晋国的民众都归附于他。君子说：“晋国的内乱将会从曲沃发生。树梢比树干大而且得民心，不生乱还能等出什么！”

七年，晋国的大臣潘父弑杀他的国君昭侯而迎来曲沃的桓叔。桓叔想进入晋的都城，晋人出动兵众攻击桓叔。桓叔失败，回到了曲沃。晋国人共同扶立昭侯的儿子平做国君，这就是孝侯。诛杀了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的桓叔去世，儿子鱓替代桓叔，这就是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在国都翼弑杀他的国君晋孝侯。晋国人进攻曲沃庄伯，庄伯重新进入曲沃。晋国重新扶立孝侯的儿子郄做国君，这就是鄂侯。

【原文】

鄂侯二年，鲁隐公初立。

鄂侯六年卒①。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②。晋人共立

鄂侯子光，是为哀侯[3]。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鲁弑其君隐公。哀侯八年，晋侵陉廷[4]。陉廷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虏哀侯[5]。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6]。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所虏晋哀侯[7]。曲沃益强，晋无如之何。

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8]。乃立晋哀侯弟缗为晋侯[9]。

晋侯缗四年，宋执郑祭仲而立突为郑君[10]。晋侯十九年，齐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11]。

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12]。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13]。

【注释】

①《史记志疑》案：隐五年《左传》鄂侯本称翼侯，为庄伯所伐，奔随。王命虢公立哀侯于翼，亦称翼侯。明年，翼人逆于随而纳诸鄂，故谓之鄂侯。其卒不知何时？则是哀侯之立，鄂侯未卒，而庄伯伐晋不关鄂侯之卒也。

②周平王：当为“周桓王”。时平王去世已有二年。

③哀侯：公元前 717 年～前 710 年在位。

④陉廷：晋邑名，在今山西翼县东南，旧有荧庭城。

⑤汾旁：汾水之旁。

⑥小子侯：公元前709年～前707年在位。

⑦韩万：曲沃桓叔之子，庄伯之弟。

⑧虢仲：人名，虢国君主。《史记正义》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异母弟虢仲于夏阳。"

⑨晋侯：公元前706年～前679年在位。其二十八年，为周釐王三年，即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⑩祭(zhài)仲：郑大夫。

⑪管至父：齐大夫。

⑫晋武公：公元前678年～前677年在位。依曲沃武公在位计共四十年，下文言"三十九"，非。

⑬前文"三十七"，当为"三十八"；此文"三十八"，当为"三十九"。

【译文】

鄂侯二年，鲁隐公刚刚继位。

鄂侯六年去世。曲沃庄伯听说晋国鄂侯去世，就兴兵攻打晋国。周平王派虢公统兵讨伐曲沃庄伯，庄伯跑回来保守曲沃。晋国人共同扶立鄂侯的儿子光，这就是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去世，儿子称替代庄伯继位，这就是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鲁国弑杀他的国君隐公。哀侯八年，晋国侵犯陉廷。陉廷和曲沃武公合谋，九年，在汾水之旁讨伐晋国，俘虏了哀侯。晋人就扶立哀侯的儿子小子做国君，这就是小子侯。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派韩万杀死了所俘虏的晋哀侯。曲沃更加强大，晋国拿他无可奈何。

晋小子的四年，曲沃武公引诱召来晋小子而把他杀了。周桓王派虢仲讨伐曲沃武公，武公进入到曲沃。就扶立晋哀侯的弟弟缗做晋侯。

晋侯缗四年，宋国拘执郑大夫祭仲而扶立突做郑国国君。晋侯十九年，齐国大夫管至父弑杀他的国君襄公。

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开始称霸。曲沃武公攻打晋侯缗，灭掉

了他，把所得到的全部宝器当作贿赂进献给周釐王，釐王策命曲沃武公做晋君，置于诸侯行列之中。在这时把晋国的土地全部吞并而占有了它。

曲沃武公已经就位了三十七年，更改称号叫晋武公。晋武公开始迁到晋国都城，以前在曲沃就位，通计在位年数是三十八年。

【原文】

武公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曲沃桓叔孙也[①]。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诡诸立[②]。

献公元年，周惠王弟颓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郑之栎邑[③]。

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④]。

八年，士蒍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⑤]。"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⑥]。九年，晋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⑦]。十年，晋欲伐虢，士蒍曰："且待其乱。"

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⑧]。"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⑨]。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⑩]。

及得骊姬，乃远此三子⑪。

【注释】

①先：意指在前面的一个。《史记索隐》：晋有两穆侯，言先，以别后也。

②献公：公元前676年～前651年在位。

③元年：当为“二年”。 栎(lì)邑：属郑，在今河南禹县境。

④骊戎：西戎部族别居骊山的一支。 弟：此指妹妹。

⑤士蔿：(wěi)：晋大夫。

⑥聚：晋邑名，在今山西绛县东南。 绛(jiàng)：即“翼”。《史记志疑》案：庄二十五年《传》“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则聚以处公子，非晋都聚也。聚与绛是二地，非命聚为绛也。城绛在九年，此合为一科，并书于八年，《诗·唐风·疏》已言其误。而都绛亦非始献公。

⑦虢：此指北虢，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上文已言“尽杀诸公子”，此不当有“群公子既亡奔虢”之事，虢于秋、冬两侵晋，非为群公子事。

⑧蒲：晋邑名，在今山西隰县北。 屈：晋邑名，在今山西吉县东北。此为北屈南邻南屈。二屈，使夷吾居之。

⑨翟：部族名，亦作“狄”，通称“北狄”。 狐氏：盖翟之一支，居今山西离石县东部往南一带。

⑩八人：当为“九人”。《史记志疑》案：惠公之失德，内外弃之，乃以为有贤行，与申生、重耳并称，毋乃非乎！

⑪远：疏远。

【译文】

名叫称的武公，是前一个晋穆侯的曾孙，是曲沃桓叔的孙子。桓叔，开始封于曲沃。武公，是庄伯的儿子。从桓叔最初封在曲沃直到武公灭晋，总共六十七年，而终于替代晋成为诸侯。武公替代晋国二年，去世。和在曲沃通计年数，就位总共四十年后去世了。儿子献公诡诸继位。

献公元年，周惠王的弟弟颓攻击惠王，惠王离开京都逃奔，居住在郑国的栎邑。

五年，讨伐骊戎，获得了骊姬、骊姬的妹妹，都被献公喜爱宠幸。

八年，士蒍劝献公说："已经灭亡的晋国的群公子很多，不诛除他们，祸乱将会发生。"就派他全部杀掉各个公子，而在聚邑筑城建成国都，取命叫绛，开始建都在绛。九年，晋国群公子已经逃亡奔往北虢，北虢因为这个原因两次进攻晋国，没有取胜。十年，晋国想讨伐北虢，士蒍说："暂且等待它叛乱。"

十二年，骊姬生了奚齐。献公心中有意要废掉太子，就说："曲沃是我先祖的宗庙所在地，而蒲邑与秦国交界，屈邑与翟族交界，不让各个儿子居住在那里，我心里害怕。"于是派太子申生居住在曲沃，公子重耳居住在蒲邑，公子夷吾居住在屈邑。献公和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居住在绛都。晋国的大臣通过这个安排知道太子是不能继位了。太子申生，他母亲是齐桓公的女儿，名叫齐姜，早已死去了。申生同母所生的妹妹是秦穆公的夫人。重耳的母亲，是翟族狐氏一支的女子。夷吾的母亲，是重耳母亲的妹妹。献公有九个儿子，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都有贤德的操行。等获得了骊姬，就疏远了这三个儿子。

【原文】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①]。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②]。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③]。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④]。"太子

不从。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⑤。万，盈数也；魏，大名也⑥。以是始赏，天开之矣⑦。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⑧。"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⑨。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⑩！其后必蕃昌"。

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⑪。里克谏献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⑫。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⑬。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⑭。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⑮。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⑯？"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里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毋惧不得立⑰。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⑱。里克谢病，不从太子⑲。太子遂伐东山。

十九年，献公曰："始吾先君庄伯、武公之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后遗子孙忧⑳。"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㉑。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阳以归㉒。

【注释】

①作二军：晋国本为一军。《左传·庄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事在公元前678年冬。曲沃武公刚为晋侯。

②将：统率。 御戎：驾驭兵车。 右：车右，位居御戎者之右，为武士。 霍：封国名，姬姓，文王子叔处所封，在今山西霍县西南。 魏：古国名，

姬姓。在今山西芮城县北。 耿：侯国名，姬姓，或云嬴姓。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

③不得立：意谓将被废黜。

④都城：指曲沃。《史记集解》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 位以卿：指将下军。 极：位极人臣。 服虔曰："言其禄位极尽于此也。" 为：效法。 令名：美名。

⑤卜偃：晋掌卜大夫。姓郭，卜为职务。

⑥盈：满。数从一至万为满。 魏：等于说为"巍"，高大。

⑦服虔曰："以魏赏毕万，是为天开其福。"

⑧《史记集解》杜预曰："以魏从万，有众多之象。"

⑨《屯》(䷂)：《震》下《坎》上。险难，所以为坚固。 《比》(䷇)：《坤》下《坎》上。亲密，所以得入。《屯》初九变之《比》。

⑩辛廖：周大夫。 孰：谁，哪个。

⑪东山：赤狄别种，此指在今山西曲垣县东南之一部。

⑫里克：里季，晋卿。 冢祀：指宗庙之祀。冢，大。 粢盛(chéng)：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 膳：厨膳饮食。其仪节，据《礼记·文王世子》："食上，必在，视寒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

⑬有守：有代替太子留守的。 抚军：助君抚慰军士。

⑭专行谋：专断谋略。 誓军旅：号令军队。 国政：国之正卿。

⑮制命：确定命令。

⑯失其官：指让太子统师，是失官人之道。 不威：杜预曰："专命则不孝，是为师必不威也。"

⑰军旅：指前令其将下军，今又令其主伐东山皋落氏。 不共：即"不供"，不能完成任务。

⑱偏衣："偏裻(dū)之衣"的简称。裻，背的中缝。此衣左右异色，其半似公服。韦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 金玦(jué)：以青铜为之形环而缺的佩身之物。

⑲谢病：借言有病辞退。

⑳伐我：指伐曲沃。 匿：隐藏。

㉑荀息：晋大夫荀叔，名黯，字息，行次叔。 屈产之乘：北屈所产的马。虞：国名。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虢在虞之南，晋伐虢，必假道于虞。

㉒下阳：虢邑，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

【译文】

十六年，晋献公建制上下二军。献公统率上军，太子申生统率下军。赵夙驾驭兵车，毕万担任车右，讨伐并灭掉了霍国，灭掉了古魏国，灭掉了耿国。出战回来，替太子建筑曲沃城，把耿赐给赵夙，把魏赐给毕万，命二人为大夫。士蒍说："太子不能继位了。把有先君神主的城邑分给他，让他处在统率下军的卿位，先就让他位极人臣，又怎么能够继位！不如逃走了，免得罪祸到头。效法吴太伯让位，不是也可以吗，还会获得美名。"太子不依从。卜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会强大。万，从一数起是个满数；魏，是高大的名称。用这样的地盘开始赏赐毕万，真是上天开启了他的福分。天子统领的叫兆民，诸侯占有的叫万民，如今命赏的有这么高大，又让它适从万这个盈数，显示将来必定有众多之象。"当初，毕万对他去晋国做官进行卜筮，得到的卦是《屯》变为《比》。辛廖解释说："吉利。屯是坚固，比是深入，没有哪个吉利比这还大的。他的后代一定会繁衍昌盛。"

十七年，晋侯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部族。里克劝谏献公说："太子是供奉着宗庙和国家的祭祀，并在早晚服侍君王膳食的人，所以叫做太子。君王要出行他就留守，有人留守他就跟从出行，太子出行是帮助君王抚慰军士，留守是要监督国政，这是古代的制度。凡是统率师众，就要专断谋略；号令军队，是君王和国家正卿所要策划的：都不是太子应做的事。领军就在于确定命令，凡事请示报告就不会有威严，确定命令时一意专断又失去了父子之道，所以做为君王的嫡长子不可以去统领军队。君王让太子统军失却了官人之道，太子统军又没有威严，怎么行呢？"献公说："我有好多个儿子，还不知道要立谁做太子。"里克不答话就退出来了，去见太子，太子说："我将要被废黜吧？"里克说："太子自勉！教导你去统军，怕

的是不能完成任务，什么缘故要被废黜呢？而且做为儿子就怕不孝，不要怕不能继位。修养自己而不责难别人，就会免于祸难。”太子统领军队，献公给他穿上偏裻之衣，佩上青铜之玦。里克称说有病而辞退，不跟从太子出军。太子就去讨伐东山皋落氏部族。

十九年，献公说：“当初我的先君庄伯、武公诛讨晋国的祸乱，北虢常常帮助晋国来攻打曲沃，又隐藏晋国逃亡的公子，果真进行叛乱，不去诛讨，以后会给子孙留下忧患。”就派荀息用北屈产的良马作财物去向虞国借路。虞国借给了过境的道路，就去讨伐虢国，攻取了它的下阳以后回国。

【原文】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①。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釐于君②。”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献公③。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④。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⑤。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⑥！”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⑦。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

此[8]。"太子闻之，奔新城[9]。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10]？"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11]。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12]。"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13]。

此时重耳、夷吾来朝。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谮杀太子。"骊姬恐，因谮二公子："申生之药胙，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初，献公使士芀为二公子筑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芀。士芀谢曰："边城少寇，安用之[14]？"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適从[15]！"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归保其城。

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杀[16]。重耳逾垣，宦者追斩其衣祛[17]。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18]。

【注释】

①详：通"佯"，假装。　谮恶(zèn wù)：毁谤，陷害。

②釐：胙肉，祭过神的福食。

③荐胙：向神进献的胙肉。荐，进，献。

④二日：《左传》作"六日"。

⑤坟：指隆起成小堆。　小臣：阉官。《史记集解》韦昭曰："小臣，官名，掌阴事，今阉士也。"

⑥旦暮之人：说不定早晚就可能辞世的人。

⑦辟：通"避"。　鱼肉：肆意践踏，残杀。

⑧《史记索隐》：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见君欲废而恨之，今乃自以恨为失

也。

⑨新城：新筑的太子城，即曲沃。

⑩辞：申辩。

⑪即：如果。

⑫被：蒙受。　内：通“纳”，接受。

⑬十二月戊申：《春秋左传注》晋用夏正，据周正推之，当为周正明年二月之二十七日。

⑭谢：谢罪。《左传》作“稽首而对”。

⑮狐裘：大夫之服。　蒙茸：皮毛散貌。　三公：献公与二公子，或言为奚齐与二公子，实不必的指。　適(dí)：主，专。　谁適从：谓口舌多，以谁为主，我专听从之。

⑯勃鞮(dī)：即寺人披，“勃鞮”之合音，急言为“披”。字伯楚。　促：赶紧。

⑰袪(qū)：袖口。

⑱城守：据城防守。

【译文】

献公私下对骊姬说：“我想废掉太子，让奚齐来替代他。”骊姬流着眼泪说：“确立了太子，诸侯们都已经知道了，又多次统领兵众，百姓归附于他，怎么能够因为我贱妾的缘故废掉嫡子确立庶子呢？您一定要这样做，妾我就自杀了。”骊姬假装赞誉太子，却暗中让人毁谤太子，想扶立她自己的儿子。

二十一年，骊姬对太子说：“国君梦见了齐姜，太子赶快到曲沃去祭祀，回来把胙肉送给国君。”太子于是到曲沃祭祀了他的生母齐姜，把向神进献的胙肉奉呈给献公。献公这时候出去打猎了，就把胙肉放在宫中。骊姬派人在胙肉里面放些毒药。过了两天，献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宰人给献公呈上胙肉，献公想享用它。骊姬从旁边制止献公，说：“胙肉送来的地方很远，应该先尝试一下。”埋在地下，地皮隆起了一个小堆；给狗吃，狗就死掉了；给阉官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流泪说：“太子为什么这样忍心，他父亲都想弑杀

了而加以取代，更何况其他的人呢？而且国君已经老了，只是早晚就要辞世的人了。还不能等一下就想把他弑杀了！”对献公说：“太子之所以要这样做，不过就是因为我和奚齐的缘故。妾愿意母子二人逃避到其他国家，或者是早早自杀，不要平白无故让我们母子遭受到太子的任意践踏。当初您想废掉他，妾我还感到遗憾；事到如今，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特大的过失。”太子听说了，逃奔到新城。献公发怒，就诛杀了他的师傅杜原款。有人对太子说：“投人这种毒药的是骊姬，太子何不自己申辩明白呢？”太子说：“我的君父老了没有骊姬，睡觉不安稳，吃饭也不甜。如果去申辩，君父就将要生气。不可这么做。”有人对太子说：“可以逃奔到其他国家去。”太子说：“蒙受这样的恶名而逃出，人家谁能接纳我？我自杀好了。”十二月戊申日，申生在新城自杀了。

这时候重耳、夷吾前来朝拜。有人告诉骊姬说：“两位公子怨恨骊姬陷害残杀了太子。”骊姬恐惧，借此毁谤两位公子：“申生在胙肉中放毒药，两位公子是知道的。”两位公子听说了，害怕，重耳逃回蒲邑，夷吾逃回屈邑，保护他们的城邑，亲自准备防守。当初，献公派士蔿替两位公子修筑蒲邑、屈邑的城墙没有完成。夷吾把这件事告诉献公，献公责备士蔿。士蔿谢罪说：“边境的城邑很少有寇害，哪里用得上城墙？”退出来歌唱着说：“狐裘皮毛乱糟糟，一个国家三位公，谁为我主专听从！”终于建成了城墙。等到申生死去，两位公子也就回来保住他们的城邑。

二十二年，献公生气两位公子不告辞就离去了，果真认为他们有了阴谋，就派兵讨伐蒲邑。蒲邑人中的宦者勃鞮命令重耳赶紧自杀。重耳越墙逃走，宦者追着割下了他的衣袖口。重耳就奔往翟族地区。派人讨伐屈邑，屈邑据城防守不能攻下。

【原文】

是岁也，晋复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宫之奇谏虞君曰："晋不可假道也，是且灭虞。"虞君曰："晋我同姓，不宜伐我①。"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②。太伯亡去，是以不嗣③。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为文王卿士，其记勋在王室，藏于盟府④。将虢是灭，何爱于虞⑤？且虞之亲能亲于桓、庄之族乎？桓、庄之族何罪，尽灭之⑥。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虞公不听，遂许晋。宫之奇以其族去虞⑦。其冬，晋灭虢，虢公丑奔周。还，袭灭虞，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⑧。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献公笑曰："马则吾马，齿亦老矣⑨！"

二十三年，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屈溃⑩。夷吾将奔翟。冀芮曰⑪："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强，吾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⑫。"遂奔梁。二十五年，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于啮桑，晋兵解而去⑬。

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⑭。

骊姬弟生悼子⑮。

【注释】

①同姓：晋、虞均为周室之后，同姓姬。

②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生太伯、虞仲、季历。

③嗣：继位人。太伯之去，事详《吴太伯世家》。

④王季：公季，即季历，周文王的父亲。生西伯昌(文王)、虢仲(即此处所伐之西虢，为其后代)、虢叔(东虢为其后)。 盟府：周王室和诸侯国都有盟府，掌管功勋赏赐。盖策勋之时，必有誓辞，藏于盟府的有策勋之策及其盟辞。

⑤将虢是灭：将灭虢的倒装句，是，使宾语提前。 爱：爱惜。

⑥桓、庄之族：曲沃桓叔、庄伯二人之子孙。桓叔，献公之曾祖，庄伯，献公之祖父；其子武公，献公之父。 尽灭之：即上文所言"尽杀群公子"事。

⑦以：意为率领。

⑧百里奚：人名。《秦本纪》记其事。 媵(yìng)：以男女陪嫁。 穆姬：献公之女。 修：维持，办理。

⑨曩(nǎng)：从前。 齿：代指年岁。

⑩贾华：晋右行大夫。 溃：溃散。《史记正义》民逃其上曰溃。

⑪冀芮：晋大夫。

⑫梁：国名，嬴姓，以今陕西韩城县南。秦穆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秦灭之。 百岁后：指人死后。

⑬啮桑：《左传》作"采桑"，在今山西吉县。

⑭河西：黄河南流之南段之西。 河内：指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

⑮弟：指妹妹。 悼子：《左传》作"卓子"。

【译文】

这一年，晋国再次向虞国借路过境去讨伐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劝告虞君说："晋国是不能让他借路过境的，这样将会灭掉虞国。"虞君说："晋和我是同姓国家，不应当攻打我国。"宫之奇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儿子。太伯逃走了，因此没有成为继位人。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做了文王的卿士，他们的功勋在王室记载着，藏在盟府里面。将要灭掉虢国，哪里还会爱惜虞国？而且虞国对晋国的亲近还能亲近得过曲沃桓叔、庄伯的子孙吗？桓叔、庄伯的子孙有什么罪，全都把他们灭了。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相当于嘴唇和牙齿，嘴唇没有了那么牙齿就会寒冷。"虞公不听从，就同意了晋国的借路要求。宫之奇率领他的子孙离开了虞国。这年冬天，

晋国灭掉了虢国，虢公丑逃奔到周王室 。回程中，袭击灭亡了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用百里奚作了献公女儿秦穆姬的陪嫁人，并继续维持虞国的祭祀。荀息牵着从前送给虞君的北屈所产的乘马奉献给献公，献公笑着说："马还是我原来的马，但马的年岁也变得老了。"

二十三年，献公就派出贾华等人讨伐屈邑，屈邑溃散了。夷吾将要逃奔到翟族去。冀芮说："不可以，重耳已经在那里了，如今你前往，晋国一定要移兵去讨伐翟族，翟族害怕晋国，祸难将会到来。不如逃到梁国，梁国接近秦国，秦国强大，我们的国君死去后可以请求秦国送你回晋国。"就逃奔到梁国。二十五年，晋国讨伐翟族，翟族因为重耳的缘故，也在啮桑出击晋国，晋国军队解围后撤走了。

正当这个时候，晋国强大，西边拥有黄河西岸的土地，和秦国边境相接，北边和翟族交界，东边的土地达到了河内地区。

骊姬的妹妹生了悼子。

【原文】

二十六年夏，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①]。晋献公病，行后，未至，逢周之宰孔[②]。宰孔曰："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弗平[③]。君弟毋会，毋如晋何[④]。"献公亦病，复还归。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⑤]？"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⑥]。"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⑦]。荀息为相，主国政。

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⑧]？"荀

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9]。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10]。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11]。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12]。"初，献公将伐骊戎，卜曰"齿牙为祸[13]"。及破骊戎，获骊姬，爱之，竟以乱晋。

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欲立之。重耳谢曰："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14]。"还报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吕省、郤芮曰："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15]。计非之秦，辅强国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乃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16]。"秦穆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17]。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18]。

【注释】

①葵丘：宋邑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

②行后：行进后期。 宰孔：人名。食邑于周，为周王室之太宰，故亦称宰周公。

③务远略：致力于远行征伐。略，征伐。

④弟：但。

⑤验：证明。

⑥死者：指献公。 生者：指荀息自己。这句是说，荀息承奉献公遗命，毫不违背献公之意志，即使是献公重新活过来，荀息也不会感到惭愧

(《史记会注考证》)

⑦属(zhǔ):通"嘱",托付。

⑧邳郑:晋大夫。 内:通"纳"。 三公子:指申生、重耳、夷吾。

⑨丧次:遭丧者所居之斩衰倚庐。倚庐,倚木为之,以草夹障,不涂泥。

⑩傅:傅佐。

⑪死:效忠而死。

⑫《诗》:见《大雅·抑》。 玷(diàn):玉上的斑点。 为:挽回。

⑬齿牙为祸:占卜时龟甲兆纹左右开裂有似齿牙,中间出现有直划,是象征谗言而成祸害。

⑭谢:婉言谢绝。 负:通"背",违背。 修:修治,做到。

⑮吕省:人名。姓瑕吕,名饴甥,字子金。

⑯遗(wèi):赠与,致送。 汾阳:晋地名,在今山西静乐县西。汾,汾水。

⑰惠公: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

⑱高梁:晋地名,在今山西临汾市东。

【译文】

二十六年夏天,齐桓公在葵丘大规模地会盟诸侯。晋献公生了病,行进晚了时日,没有到达,在路上遇到了周王室的太宰孔。宰孔说:"齐桓公更骄傲了,不致力于行德政而致力于远行征伐,诸侯心里不平。你尽管不去参加盟会,也不能把晋国怎么样。"献公也是因为有病,重新回国了。病得很严重,就对荀息说:"我让奚齐做继承人,他年纪小,各位大臣不服他,恐怕祸乱会兴起,您能扶立他吗?"荀息说:"能。"献公说:"拿什么做证明?"回答说:"我决不违背你的意志,即使是让死去了的人重新活过来看到我的作为,也绝不会使我感到惭愧,这就可以做证明。"这时就把奚齐托付给荀息。荀息做国相,主持国家政务。

秋天九月,献公去世。里克、邳郑想接重耳回国,组织三位公子的徒众作乱,对荀息说:"三个怨家将要起来,秦国、晋国辅助他们,你打算怎么办?"荀息说:"我不可以违背先君说过的话。"十月,里

克把奚齐杀死在守丧的倚庐，献公还没有安葬。荀息将要去死，有人说不如扶立奚齐的弟弟悼子并辅佐他，荀息扶立了悼子并安葬了献公。十一月，里克在朝堂上弑杀了悼子，荀息也效忠死了。君子说："《诗》所说的'白玉上有瑕疵，还可以磨掉它，说的话有毛病，也就无法挽回'，这大概说的是荀息吧！不违背他的誓言。"当初，献公将要讨伐骊山之戎，占卦说"谗言为害"。等到攻破骊山之戎，获得了骊姬，宠幸她，终于乱了晋国。

里克等人已经杀了奚齐、悼子，派人到翟族去迎接公子重耳，想让他继位。重耳婉言谢绝说："违背了父亲的意志出国奔逃，父亲死了不能到来尽做儿子的礼仪去侍奉丧事，重耳哪里敢回国！大夫们还是改立另外的儿子。"回来报告里克，里克派人到梁国迎接夷吾。夷吾想前往，吕省、郤芮说："国内还有公子可以继位的却到国外寻求，难以相信。从计谋上说如果不去秦国，借助强国的威势回国，恐怕危险。"就派郤芮用很重的礼物贿赂秦国，约定说："如果能够回国，请求把晋国黄河西岸的土地送给秦国。"就送给里克一封信说："真是能够继位，请求因此把汾阳的邑土封给您。"秦穆公就出动军队送夷吾回晋国。齐桓公听说晋国内乱，也率领诸侯们到了晋国。秦国军队和夷吾也到了晋国，齐国就派隰朋会同秦国一起送夷吾进入国都，立为晋国的君主，这就是惠公。齐桓公到了晋国的高粱地方就回国了。

【原文】

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会齐、秦大夫共

礼晋惠公[①]。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谓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②]。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里克对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欲诛之，其无辞乎？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于是邳郑使谢秦未还，故不及难。

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③]。秋，狐突之下国，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④]："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⑤]。"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于韩[⑥]。"儿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⑦]。"

邳郑使秦，闻里克诛，乃说秦穆公曰："吕省、郤称、冀芮实为不从[⑧]。若重赂与谋，出晋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穆公许之，使人与归报晋，厚赂三子。三子曰："币厚言甘，此必邳郑卖我于秦[⑨]。"遂杀邳郑及里克、邳郑之党七舆大夫[⑩]。邳郑子豹奔秦，言伐晋，穆公弗听。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惠公礼倨，召公讥之[⑪]。

【注释】

①周公忌父：周卿士。　礼：或指赐命。有爵命、宠命之不同。

②微：义同"若非"、"若无"。连词，表示否定性假设。

③献公时，申生没有按照必要的礼制安葬，故改葬。

④之：往，适。　下国：意为陪都，此指曲沃。曲沃本为旧都，为先君宗庙所在地。

⑤十日：《左传》作“七日”。　巫者：是说将隐身而凭附于巫者。见：同“现”。

⑥帝：天帝。　有罪：指夷吾。　弊：顿仆，破败。　韩：即韩原。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

⑦更葬：《史记索隐》作“更丧”。

⑧吕省、郤称、冀芮：皆为晋大夫。　不从：不与秦赂。

⑨币：此指贿赂的礼物。

⑩七舆大夫：韦昭以为“申生下军之众大夫也”。《左传·僖公十年》作“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党也”。

⑪《左传·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召武公，周卿士，亦名过，召穆公之后。　倨：傲慢。

【译文】

惠公夷吾元年，派丕郑向秦国道歉说：“当初夷吾答应把黄河西岸的土地给您，如今荣幸能回国继位，大臣们说：‘地是先君的地，你逃亡在国外，怎么能擅自答应把地给秦国呢？’我和他们争论没有成功，所以向秦国道歉。”也不把汾阳的邑土给予里克，并且夺取了他的权力。四月，周襄王派周公忌父会同齐国、秦国的大夫一道赐命给晋惠公。惠公因为重耳在国外，害怕里克发动政变，赐里克去死，对他说：“要是没有您里克，我不能继位。虽是这样，您也杀奚齐、悼子两位君主和一位大夫荀息，做您国君的人，不是很为难吗？”里克回答说：“前面的国君不废掉，您怎么能兴起来呢？想杀掉一个人，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吗？竟说为了这个，我听到您的命令了。”就用剑自杀而死。这时候丕郑出使秦国还没有回来，所以没有遭难。

晋君将恭太子申生加以改葬。秋天，狐突前往曲沃，遇上了申生，申生和他同车而告诉他说：“夷吾不守礼仪，我能够向天帝请求，将把晋国送给秦国，秦国将会祭祀我。”狐突回答说：“我听说不

是自己的后代子孙供奉的食物是不飨用的，您的祭祀莫非是要断绝吧？您还是考虑一下。”申生说：“对，我将重新向天帝请求。过后十日，在新城西侧将会有个巫者我要显身于他。”狐突答应他，申生就不见了。等到满期前往，再次见到了，申生告诉他说：“天帝答应了惩罚有罪的人，要他在韩原失败。”儿童就唱歌谣说：“恭太子改葬了，以后的十四年，晋国也不会昌盛，昌盛在于他的兄长。”

邳郑出使秦国，听说里克被诛杀，就游说秦穆公说：“吕省、郤称、冀芮实在是不愿把河西土地送给秦国的人。假若多送他们些财物和他们合谋，逐出晋君，迎进重耳，事情一定会成功。”秦穆公答应了，派人和他回晋国报告，把很厚重的财物送给这三个大夫。三位大夫说：“礼物厚重言语甘甜，这一定是邳郑把我们出卖给了秦国。”就杀掉邳郑和里克、邳郑的党徒七舆大夫等一些人。邳郑的儿子邳豹逃奔到秦国，劝说秦国讨伐晋国，穆公不加听从。

惠公继位，背叛给秦国土地和封地给里克的诺言，诛杀掉七舆大夫，都城贵族不归附于他。二年，周王室派召武公、内史过赐命给晋惠公，惠公受礼时态度傲慢，召公讥刺他。

【原文】

四年，晋饥，乞籴于秦[①]。穆公问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国之道也。与之[②]。”邳郑子豹曰：“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③]！”卒与粟，自雍属绛[④]。

五年，秦饥，请籴于晋。晋君谋之，庆郑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约[⑤]。晋饥而秦贷我，今秦饥请籴，与之何疑？而谋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⑥]。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

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

六年春，秦穆公将兵伐晋。晋惠公谓庆郑曰："秦师深矣，奈何？"郑曰："秦内君，君倍其赂；晋饥秦输粟，秦饥而晋倍之，乃欲因其饥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晋卜御右，庆郑皆吉[7]。公曰："郑不孙[8]。"乃更令步阳御戎，家仆徒为右，进兵[9]。

九月壬戌，秦穆公、晋惠公合战韩原[10]。惠公马鸷不行，秦兵至，公窘，召庆郑为御[11]。郑曰："不用卜，败不亦当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为右，辂秦穆公[12]。穆公壮士冒败晋军，晋军败，遂失秦穆公，反获晋公以归[13]。秦将以祀上帝。晋君姊为穆公夫人，衰绖涕泣[14]。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曰'其后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15]！"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16]。晋侯亦使吕省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毋面目见社稷，卜日立子圉。"晋人闻之，皆哭。秦穆公问吕省："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亡亲，不惮立子圉，曰'必报仇，宁事戎狄[17]'。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报德[18]'。有此二故，不和。"于是秦穆公更舍晋惠公，馈之七牢[19]。十一月，归晋侯。晋侯至国，诛庆郑，修政教。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于狄。重耳闻之，如齐。

【注释】

①饥：失收。《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　籴(dí)：买进粮食。

②百里奚：秦大夫。　代有：更替有之。代，更。

③恶(wù)：憎恨，厌恶。

④雍：秦都，在今陕西凤翔县东南。 属(zhǔ)：连接。

⑤庆郑：晋大夫。

⑥虢射：晋大夫，惠公之舅。

⑦御右：御戎马车右。

⑧孙：同“逊”。此处意指恭敬。

⑨步阳：人名，姬姓，晋公族郤氏之后。 家仆徒：晋大夫。

⑩壬戌：十四日。

⑪马鸷(zhì)：马重而陷之于泥。

⑫梁繇靡：晋大夫。 辂(yà)：通“迓”，迎。

⑬冒：冲击。 遂失秦穆公：晋惠公迎战时，将要抓获秦穆公，由于穆公曾经赦免的三百名偷食马肉的壮士竭力在车下决斗营救，晋军失败，失却了抓获穆公的机会，惠公反为秦军所获。事详《秦本纪》。

⑭衰绖(cuī dié)：丧服。

⑮庸：岂。

⑯王城：秦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⑰亡亲：指将士战死。

⑱秦命：指假想释放惠公。

⑲更舍：以礼待惠公，原拘于灵台，今改住于客馆。 七牢：待诸侯之礼，并有禾刍薪。一牛一羊一豕为一牢。

【译文】

四年，晋国出现饥荒，请求向秦国买粮食。穆公问百里奚，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各个国家都会更替发生，救援灾难，抚恤邻国，是治国的原则。卖给他。”邳郑的儿子豹说：“乘机攻打他。”穆公说：“憎恨他的国君，他的民众有什么罪！”终于给晋国粮食，运粮的车队从雍一直连结到了绛。

五年，秦国出现饥荒，请向晋国买粮食，晋君找人一起谋划，庆郑说：“由于秦国的帮助能够继位，随后违背了给他河西土地的诺言。晋国饥荒秦国贷给我们粮食，如今秦国饥荒请求来买粮食，给他粮食还有什么怀疑？反而还想谋算他吗！”虢射说：“去年上天把

晋国赐给秦国。秦国不知道攻取还借给我国粮食。现在上天把秦国赐给晋国，晋国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借机去攻打他。”惠公采用虢射的计谋，不给秦国粮食，并发兵将要攻打秦国。秦国非常愤怒，也发兵攻打晋国。

六年春天，秦穆公率领军队攻打晋国。晋惠公对庆郑说：“秦国深入国境了，怎么办？”庆郑说：“秦国把您送回国，您违背诺言不给他河西土地；晋国饥荒秦国输送来粮食，秦国饥荒而晋国又违背他的请求，就想借着他出现饥荒去攻打他。秦国军队深入国境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晋国占卜任用谁当御戎和车右，显示任用庆郑都是吉利。惠公说：“庆郑说话不恭敬。”就改让步阳御戎，家仆徒当车右，进兵。

九月壬戌日，秦穆公、晋惠公在韩原会战。惠公马重陷入泥泞不能前行，秦兵到了，惠公窘迫，召唤庆郑给他驾车。庆郑说：“不任用占卜时显示为吉利的人，失败不也是应当吗！”就离去了。改让梁繇靡御戎，虢射当车右，迎战秦穆公。穆公的壮士冲击打败了晋军，晋军败退，就丢失了将要抓获的秦穆公，秦军反而俘获到晋公回国了。秦国将要用晋惠公祭祀上帝。晋君的姐姐做了秦穆公的夫人，她穿着丧服流着眼泪哭泣。穆公说：“俘获晋侯将要把它当作一种快乐，如今你怎么会是这样。而且我听说箕子见到唐叔刚刚受封，说‘他的后代一定会强大呀。’晋国难道可以灭亡吗！”就和晋侯在王城盟会后答应他回国。晋侯也派吕省等人向国都的贵族报告说：“我虽然能够回国，没有面目去见社稷之神，占卜选定日子让子圉继位。”晋国人听说了，都哭起来。秦穆公问吕省：“晋国内部和睦吗？”回答说：“不和。小人惧怕丢失国君将士战死，不害怕子圉继位，说‘一定要报仇，哪怕宁愿去事奉戎狄之国。’他们中的君子则是爱护国君并知道自身的罪过，以此等待秦国会释放惠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惠。’有这样两种情况，所以不和睦。”于是秦穆公改让晋惠公住在客馆，用诸侯之礼对待他。十一月，送回晋侯。晋

侯回到国中，诛杀了庆郑，修治政令教化。谋划说："重耳在外面，诸侯们多认为送他回国有利。"想派人在狄族杀死重耳。重耳听说了，去到齐国。

【原文】

八年，使太子圉质秦[1]。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为圉，女为妾[2]。

十年，秦灭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怨，其众数相惊，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灭之[3]。

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数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于国。君即不起，病大夫轻，更立他公子[4]。"乃谋与其妻俱亡归。秦女曰："子一国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5]。子亡矣，我不从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归晋。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为怀公[6]。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7]。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怀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公卒杀狐突。秦穆公乃发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杀怀公于高梁，入重耳[8]。重耳立，是为文公[9]。

【注释】

①质：质子。动词。

②臣、妾：本义为奴婢。故取名圉(yǔ)、妾，来压压它的不祥之兆。《史记集解》服虔曰："圉人掌养马臣之贱者。不聘曰妾。"

③罢：通"疲"。

④病：忧虑。　轻：轻视。

⑤婢子：盖当时妇人通用之谦称。《礼记·曲礼下》云："夫人自称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妇以下自称曰婢子。"

⑥怀公：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九月立，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二月被杀，无在位年数。

⑦与期：规定期限，勒令回国。与，给与。

⑧栾、郤之党：栾枝、郤縠之属。

⑨文公：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

【译文】

八年，派太子圉到秦国做质子。当初，惠公逃亡在梁国，梁伯把女儿嫁给他做妻，生了一男一女。梁伯占卜，男的会成为奴，女的会成为婢，所以给男的取名叫圉，女的取名叫妾。

十年，秦国灭掉了梁国。梁伯喜好兴动土木，建筑城墙沟堑，民力疲惫怨恨，他的民众多次互相惊动，喊"秦国寇盗来了"，民众恐惧疑惑，秦国终于灭亡了他。

十三年，晋惠公生病，国内有几个儿子。太子圉说："我的娘家在梁国，梁国现在被秦国灭了，我在外被秦国轻视而在国内又缺乏援助。君王如果一病不起，忧虑大夫们会轻视我，改立其他的公子。"就谋划和他的妻子一起逃回国。秦国女子说："您是一国的太子，受屈辱耽在这里。秦国让我这位婢子侍奉您，是为了坚定您的思想。您要逃走，我不跟从您，也不敢说出去。"子圉就逃走回到晋国。十四年九月，惠公去世，太子圉继位，这就是怀公。

子圉逃亡，秦国怨恨他，就寻求公子重耳，想送他回国。子圉继位，害怕秦国攻打他，就勒令国内各个跟从重耳出亡的限期回国，满期不到的灭尽他全家。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从重耳住在秦

国，狐突不肯召他们回国。怀公发怒，囚禁狐突。突说："我儿子事奉重耳有年数了，如今召唤他，这是教他反叛君主，用什么话去说服他呢？"怀公终于杀了狐突。秦穆公就出动军队送重耳回国，派人告诉栾枝、郤縠的党羽做内应，在高粱杀死了怀公，送回重耳。重耳继位，这就是文公。

【原文】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①]。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②]。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

狄伐咎如，得二女[③]。以长女妻重耳，生伯鯈、叔刘；以少女妻赵衰，生盾[④]。居狄五岁而晋献公卒，里克已杀奚齐、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已而晋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与，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⑤]。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⑥]？"于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⑦]。虽然，妾待子。"重耳居

狄凡十二年而去。

【注释】

①好士：喜好结交士人。 赵衰：当为赵夙之子。 狐偃：咎犯狐突之子，字子犯。咎，通“舅”。 贾佗：重耳之公族。 先轸：亦称“原轸”。原，为其食邑。 魏武子：即魏犨，毕万之孙。
②履鞮：即前文中所言之“勃鞮”，亦称寺人披。 趣（cù）：急促。
③咎（gāo）如：赤狄部族的一支，隗姓。
④儵：音 chōu。
⑤收恤：团聚周济。
⑥盍：何不。
⑦犂：通“黎”，比及，等到。 冢：高大的坟墓。

【译文】

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从少年时就喜好结交士人，刚十七岁，已有五位贤士辅助：他们叫赵衰；狐偃咎犯，这是文公的舅舅；贾佗；先轸；魏武子。在献公做太子的时候，重耳就已经进入成年了。献公就国君位，重耳有二十一岁。献公十三年，因为骊姬的缘故，重耳在蒲城设备防御秦国。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了太子申生，骊姬毁谤他，恐惧，不向献公告辞而去守卫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派宦者履鞮急促杀害重耳。重耳越墙逃走，宦者追逐斩断了他的袖口。重耳就逃奔到狄族地区。狄族，是他生母原来的国家。这时候重耳四十三岁。跟从他的有这五位贤士。其余叫不上名字的还有几十人，到了狄族。

狄族攻打咎如，夺得两位女子。把长女给重耳做妻，生了伯儵、叔刘；把少女给赵衰做妻，生下了盾。在狄族住了五年晋献公去世，里克已经杀掉了奚齐、悼子，就派人来迎接，想扶立重耳。重耳害怕被杀，因而坚决谢绝，不敢回国。随后晋国改为迎接他的弟弟夷吾加以扶立，这就是惠公。惠公七年，害怕重耳，就派宦者履鞮和壮士

想杀掉重耳。重耳听说，就和赵衰等人谋划说："当初我逃来狄国，不认为可以借此地兴起。就因为它地方近容易交往，所以暂且歇歇脚。歇脚久了，自然希望迁到大的国家去。齐桓公喜好善政，志在成为霸王以行王道，正要团聚周济诸侯各国。如今听说管仲、隰朋死去，这也正是想得到贤能辅佐的时候，何不前往呢？"于是就动身了。重耳对他妻子说："等我二十五年还没有回来，你就改嫁。"他的妻子笑着说："等到了二十五年的时候，我坟墓上的柏树都已经很大了。虽说是这样，我还是等着您。"重耳在狄族总共住了十二年之后离去了。

【原文】

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①。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②。"

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③。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竖刀等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④。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⑤。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⑥。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⑦。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⑧！"乃止。遂行。

过曹，曹共公不礼，欲观重耳骈胁[⑨]。曹大夫釐负羁曰："晋公子贤，又同姓，穷来过我，奈何不礼！"共公不从其谋。负羁乃私遗重耳食，置璧其下[⑩]。重耳受其食，还其璧。

去，过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⑪]。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曰："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国。"乃去。

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

【注释】

①五鹿：卫地名，在今河南清丰县西北。 野人：野外之人，农夫。 土：土块。 器：重耳乞食所用的器具。

②拜：行敬礼。古时下跪叩头及打恭作揖通称为拜。若跪拜，则为既跪，两手合拱，俯头至手与心平，而不至地，或称"拜手"。若叩头至地，则为"稽首"。

③宗女：宗室中之女子。 二十乘：一乘四匹，共八十匹。

④竖刀(diāo)：齐宦官。刀，通"刁"。事详《齐太公世家》。

⑤主：即齐女，重耳妻。 杀侍者：以灭口，防孝公知之。 趣(cù)：促，赶快。

⑥以子为命：意即将命运寄托于子。

⑦怀女德：留恋女色。怀，留恋。

⑧腥臊：难闻的气味。水产物为腥，食肉动物为臊，食草动物为膻(shān)。

⑨共：通"恭"。 骈胁：肋骨连成一片。观骈胁需裸体时，入浴方可观，故为"不礼"。

⑩遗(wèi)：赠送。

⑪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县北。 国礼：《史记索隐》以国君之礼礼之也。《史记志疑》过宋不在襄公伤泓之后。

【译文】

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接待。离去，经过五鹿地方，肚子饿向农夫乞求食物，农夫把土块盛在食器中进给他。重耳生气。赵衰说："土，象征着占有土地，您还不跪拜接受它。"

到了齐国，齐桓公以隆重的礼仪接待，并把宗室的女子送他做妻，还有八十匹马，重耳安于这种环境。重耳到齐国两年而桓公去世了，碰上宦官竖刀等发动内乱，齐孝公继位后，诸侯国的军队多次来进攻。留在齐国总共五年。重耳喜欢上这齐国女子，没有离去的思想。赵衰、咎犯就下桑树下计议启行。齐国女子的侍女在桑树上听见了，回去告诉她的主人。她的主人就杀了这位侍女，劝重耳赶紧启行。重耳说："人一生是追求安乐，哪里还知道其他什么事，一定要死在这里，不能离开。"齐国女子说："您是一国的公子，穷困才来到这里，几个贤士都把命运寄托在您身上。您不迅速返国，报答劳苦的臣子，而留恋女色，我真为您害羞。而且不去追求，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就和赵衰等人谋划，醉倒重耳，用车子载着他行进。行进得很远酒醒了，重耳非常生气，拿来戈想杀死咎犯。咎犯说："杀了我成就了您，正是狐偃的愿望。"重耳说："事要是不成，我就吃了您舅舅的肉。"咎犯说："事要是不成，我咎犯的肉也就有腥臊的臭味了，哪里还值得吃呢！"才停止了。就往前行进。

经过曹国，曹共公很不礼貌，想暗中观看重耳连成一片的肋骨。曹大夫釐负羁说："晋国公子贤能，又是同姓，穷困而来经过我国，为什么不以礼相待。"共公不听从他的计谋。负羁就私下赠送给重耳食物，把璧放在食物底下。重耳接受他的食物，把璧归还给他。

离去，经过宋国。宋襄公刚刚被楚国军队所困，在泓水受了伤，听说重耳贤能，就用接待国君的礼仪招待重耳。宋国的司马公孙固

和咎犯友善，说："宋是小国，刚刚受到困迫，没有能力去请求把您们送回国，改变主意到大国去吧。"就离去了。

经过郑国，郑文公不以礼相待。郑大夫叔瞻劝告他的国君说："晋公子贤能，跟从他的人都是国相的人才；而且又是同姓，郑国是从厉王传下来的，晋国是从武王传下来的。"郑君说："诸侯国逃亡的公子经过这里的有很多人，怎么能够全都以礼相待！"叔瞻说："您不以礼接待他，不如把他杀了，否则以后会要成为郑国的祸患。"郑君不听从。

【原文】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诸侯礼待之，重耳谢不敢当①。赵衰曰："子亡在外十余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②。"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余，未知所以报③。"王曰："虽然，何以报不穀④？"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⑤。"楚将子玉怒曰："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孙，请杀之⑥。"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⑦"居楚数月，而晋太子圉亡秦，秦怨之；闻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人，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⑧！"遂受。穆公大

欢，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诗，穆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⑨。"

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郤等闻重耳在秦，皆阴来劝重耳、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众。于是秦穆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贵臣吕、郤之属不欲立重耳⑩。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注释】

①適(dí)：通"敌"。匹敌，对等。

②遇：款待。

③羽：鸟羽，翡翠，孔雀之属。　毛：旄牛。　齿：象牙。　角：犀牛角。

④不穀：不善。本为周王自贬之称，楚君也称王。故亦以"不穀"自称。

⑤辟：通"避"。　三舍：九十里。三十里为一舍。

⑥孙：通"逊"。

⑦国器：国家主政的人才。　易：轻易。

⑧司空季子：即胥臣白季。

⑨《黍苗》：《诗·小雅》篇名。有"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及"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等句。既有"望时雨"之仰，亦有"欲急反国"之意。

⑩吕、郤：指吕甥、郤芮。

【译文】

重耳离开郑国到达楚国，楚成王用和诸侯对等的礼仪接待他，重耳谢绝不敢承当。赵衰说："您逃亡在外十多年，连小国都轻视您，何况大国呢？如今楚是大国一定要以礼款待您，您就不要推让，

这是上天让您兴起。"就以客礼会见楚成王。成王优厚地款待重耳，重耳很谦恭。楚王说："您如果返回了晋国。怎样来报答我?"重耳说："鸟羽、旄牛、象牙、犀角、玉器、丝帛，都是您君王余下不要的，不知要用什么来报答。"成王说："虽是这样，到底用什么办法报答我?"重耳说："假若不得已，和您君王在平原或沼泽地带兵车相见，我向您退让九十里。"楚将子玉生气说："王款待晋公子非常优厚，如今重耳出言不逊，请求杀了他。"成王说："晋公子贤能却困迫在外时日很久，跟从他的都是可以做国家主政的人才，这是上天的安排，难道可以杀了他吗?你说话为什么这样轻易!"在楚国住了几个月，而晋国太子圉从秦国逃走了，秦国怨恨他；听说重耳在楚国，就召唤他。成王说："楚国地方远，经过几个国家才能到晋国。秦国和晋国境地相接，秦君贤明，您勤勉从事还是去吧!"用厚重的礼物送走重耳。

重耳到达秦国。穆公把五位宗室女子送给他做妻，从前子圉的妻子也在其中。重耳不想接受，司空季子说："他的国家尚且要去攻伐，更何况他从前的妻子呢!而且接受了可以和秦国结亲请求他送你回国。您还拘泥于小礼，是忘记了最大的耻辱吗?"就接受了。穆公非常高兴，和重耳一起饮酒。赵衰用《黍苗》诗歌唱，穆公说："知道您急于想返回晋国。"赵衰和重耳下席，一再揖拜说："流亡中的孤独之臣仰赖您，如同大旱中的百谷之望及时雨一样。"

这时候是晋惠公十四年秋天。惠公在九月去世，子圉继位，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枝、郤縠等听说重耳在秦国，都暗地里来劝重耳、赵衰等人回国，作内应的人非常多。这时秦穆公就出动军队给重耳帮助他回归晋国。晋国人听说秦兵来了，也出动军队抗拒。然而民众都暗地里知道公子重耳回到国内了。只有惠公的故旧贵臣吕甥、郤芮一类人不想扶立重耳。重耳出外流亡总共十九年而后才得以回国，这时他已六十二岁了，晋国人大多归附于他。

【原文】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1]。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2]！"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3]。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4]。吾不忍与同位[5]。"乃自隐渡河，秦兵围令狐，晋军于庐柳[6]。二月辛丑，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7]。壬寅，重耳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8]。群臣皆往。怀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杀怀公。

怀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9]。文公不见，使人让曰："蒲城之事，女斩予祛[10]。其后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惠公与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锯之余，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于君[11]。君已反国，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钩，桓公以霸[12]。今刑余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祸又且及矣。"于是见之。遂以吕、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会秦穆公于王城，国人莫知[13]。三月己丑，吕、郤等果反，焚公宫，不得文公。文公之卫徒与战，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穆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国复而文公得归。夏，迎夫人于秦，秦所与文公妻者卒为夫人。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

【注释】

①周旋天下：流亡于诸侯间。《左传》作“巡行天下”。

②所：如果。 共：《左传》作“同心”。 河伯：河神。 视：监视。

③投璧河中：以为质，自誓为信。

④要(yāo)市：在交易中求利。要，求，取。

⑤同位：并处共事。

⑥令狐：晋地名，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 庐柳：晋地名，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北。

⑦郇：晋地名，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

⑧武宫：曲沃武公之庙，晋侯每即位，必朝之。

⑨解：开释。

⑩让：责备。

⑪刀锯之余：宦者为受过刑后留下的身躯，即下文所谓“刑余之人”。 倍：通背。

⑫管仲曾射中桓公带钩，后仍用他为相。事详《齐太公世家》。

⑬微行：为隐蔽身份改穿平民服装出行。

【译文】

文公元年春天，秦国护送重耳到黄河。咎犯说：“我跟从您流亡于天下，过错也很多了。我还都知道，何况于您呢？请求从现在起离去。”重耳说：“假若返回晋国，如果不和子犯同心共事，河伯监视着！”就把璧玉投入河中作为信誓，来和子犯盟约。这时候介子推跟从着，在船里面，就笑着说：“上天实在要兴发公子，而子犯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来向国君讨价还价求取利益，本来就足够羞耻了。我不忍跟他并处共事。”就自我隐居起来。渡过了黄河，秦兵围困着令狐，晋国驻军在庐柳。二月辛丑日，咎犯和秦国晋国大夫在郇地结盟。壬寅日，重耳进入晋国军队。丙午日，进入曲沃城。丁未日，去武宫朝拜，就位做了晋君，这就是文公。群臣也都前往。怀公圉逃

奔高梁。戊申日，派人杀了怀公。

怀公过去的大臣吕省、郤芮本来就不附从文公，文公继位，害怕诛杀，就想和他们的徒众谋划焚烧文公王宫，杀死文公。文公不知道。当初曾经要杀文公的宦者履鞮知道他们的谋划，欲把这个情况告诉文公，开释他以前的罪过，要求见到文公。文公不接见他，派人责备说："蒲城发生的事，你割断了我的袖口。后来我跟从狄君打猎，你替惠公来谋求杀我。惠公和你约定三日为期到达，而你一天就到达了，为什么这么快呢？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宦者说："我的身躯是受过刑留下来的，不敢用二心去事奉国君背叛主人，所以得罪了您。您已经返回晋国，难道就再没有蒲城、狄族时所发生的事吗？而且管仲射中过桓公的带钩，桓公后来还用他因此称了霸。如今我这个刑余之人有事要报告而您不接见我，祸患又将来到了。"于是接见了他，就把吕省、郤芮等的谋划告诉了文公。文公想召唤吕省、郤芮，吕省、郤芮的党羽特别多，文公害怕自己刚回国，国中会有人出卖自己，就隐蔽身份穿着平民服装，到王城去和秦穆公相会，国内的人没有谁知道。三月己丑日，吕省、郤芮等人果真谋反，焚烧了文公宫室，没有抓到文公。文公的保卫部队与他们作战，吕省、郤芮等领着兵想逃奔，秦穆公引诱吕省、郤芮等人，在河上把他们杀了。晋国恢复平静而文公能够回国。夏天，到秦国迎接夫人，秦国所给文公做妻的终于都做了夫人。秦国送三千名兵士给文公做卫队，以防备晋国内乱。

【原文】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

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①]？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②]？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③]！"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④]？"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⑤]。且出怨言，不食其禄[⑥]。"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⑦]；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⑧]。"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⑨]。"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⑩]。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⑪]"。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⑫]。"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⑬]。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⑭]。"晋人闻之，皆说[⑮]。

【注释】

①诬：欺骗。

②贪：通"探"，探人他分，也就是"偷"。

③冒：犯。　蒙：欺。

④怼(duì)：怨恨。　谁怼，即"怨恨谁"。

⑤尤：过失。

⑥不食其禄：意即上文之“难与处”。

⑦文：纹饰。

⑧龙蛇：《史记索隐》谓龙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旧云五臣有先轸、颠颉，今恐二人非其数。

⑨图：谋划。

⑩绵上：晋地，即介山，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

⑪旌：表扬。

⑫壶叔：人名。或作“陶狐”，或作“陶叔狐”。壶、狐，通。

⑬防：防闲，劝阻。

⑭故：就，便。

⑮说：通“悦”。

【译文】

文公修明政治，给百姓施恩惠。奖赏跟从逃亡的人和有功之臣，功劳大的封给邑土，功劳小的尊以爵位。行赏的事情还没有全做完，周襄王因为他弟弟作难逃出京都居住在郑国，来向晋国告急。晋国刚刚安定，想发兵，恐怕别的祸乱会兴起，因此奖赏跟从逃亡的人还没有轮到隐居的介子推。推也不提及禄位的事，爵禄也没有到他身上。推说：“献公有儿子九人，只有您还在。惠公、怀公缺乏亲信，国内国外都抛弃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将一定会有它的主持人，主持晋国祭祀的，不是您还有谁？上天实在是要兴发晋国，可是有那么两三个人总认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力量，岂不是欺骗吗？偷窃别人的财物，还把他叫做盗，更何况是偷了上天的功劳而认为是自己的力量的人呢？下面的人犯了罪，上面的人奖赏他的奸诈，上下互相欺骗，很难和他们相处了！”他母亲说：“何不也去求取爵禄，你死了，怨恨谁？”介子推说：“有过失还去效仿他，罪过不是更严重吗。况且我已经发出了怨言，就不吃他的俸禄。”母亲说：“也要让他知道，怎么样？”回答说：“言语，是人身的纹饰；自身都想

隐居了，哪里还用得着纹饰？进行纹饰，这是要求得显贵。”他母亲说：“能够这样做吗？我和你一起去隐居。”直到死都不复再见到他了。

介子推的随从人可怜他，就在宫门上悬挂上所写的文字说：“龙想飞上天，有五条蛇辅佐。龙已经升入云端，有四条蛇各自进入殿堂，一条蛇单独发出了怨恨，最终见不到他的住所。”文公出门，见到这些文字，说：“这指的是介子推。我正在忧虑周王室的事，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他的功劳。”派人去召唤他，却已经逃亡了。就去追寻他在什么地方，听说他进入了绵上的山里面。于是文公把绵上山里面及其周围的环绕地带一并封给介子推，作为介子推的封田，取名叫介山。“以此记录下我的过错，并且表扬善人。”

随从逃亡的贱臣壶叔说：“您进行了三轮奖赏，奖赏没有给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文公回答说：“用仁义来引导我，以德惠来劝阻我，这要受最高的奖赏。用行动辅佐我，最终使我成功立业，这要受次一等的奖赏。受过矢石的危难，立过汗马的功劳，这要受又次一等的奖赏。假若用个人气力事奉我而不能补救我缺陷的，这要受还次一等的奖赏。前面三等奖赏颁过之后，便将要轮到您了。”晋国人听说，都高兴。

【原文】

二年春，秦军河上，将入王[①]。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②]。方今尊王，晋之资也[③]。”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④]。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⑤]。

四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

曰："报施定霸，于今在矣[⑥]。"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于是晋作三军[⑦]。赵衰举郤縠将中军，郤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右[⑧]：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而以原封赵衰[⑨]。

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度，侵曹，伐卫[⑩]。正月，取五鹿。二月，晋侯、齐侯盟于敛盂[⑪]。卫侯请盟晋，晋人不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晋[⑫]。卫侯居襄牛，公子买守卫[⑬]。楚救卫，不卒[⑭]。晋侯围曹。三月丙午[⑮]，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釐负羁言，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⑯]。令军毋入釐负羁宗家以报德[⑰]。楚围宋，宋复告急晋。文公欲救则攻楚，为楚尝有德，不欲伐也；欲释宋，宋又尝有德于晋：患之[⑱]。先轸曰："执曹伯，分曹、卫地以与宋，楚急曹、卫，其势宜释宋。"于是文公从之，而楚成王乃引兵归。

【注释】

①河上：黄河边上。

②尊周：尊崇周王室，意同下文"尊王"。

③资：指称霸的资财。

④甲辰：十九日。　阳樊：周地名，亦名樊，或曰阳，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温：地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⑤《史记志疑》案：《晋语》王赐以南阳之地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凡八邑，此不具，《左传》亦只书其四。

⑥施：指宋襄公赠马给晋文公。

⑦三军：献公十六年作二军，今又加一军，为三军。中军将为主帅。

⑧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左传》作"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

之”。 命赵衰为卿:《左传》作“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 右:车右。

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之地。 原: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

⑩河南:当依《左传》作“南河”,亦谓之棘津、济津、石济津,在今河南淇县之南,延津县之北,河道已湮。

⑪敛(lián)盂:卫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

⑫说晋:讨晋国的喜欢。说,通“悦”。

⑬襄牛:卫地名,在今山东范县境,卫之东鄙。 公子买:鲁人,字子丛。《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云“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⑭不卒:一本作“不胜”,《左传》作“不克”。

⑮丙午:八日。

⑯数之:数其罪。

⑰宗家:宫室及其宗族。 报德:报馈盘飧置璧之惠。德,恩惠。

⑱患:犯难。

【译文】

二年春天,秦国驻军黄河边上,将要送周襄王回京师。赵衰说:“寻求霸业不如送回襄王尊崇周室,周和晋是同姓,晋国不先送王回京师,在秦国之后来送他,就拿不出威德来号令天下。当今尊崇周王,是晋国要称霸的资财。”三月甲辰日,晋就发兵到阳樊,围住温地,把襄王送回周都。四月,杀了周王的弟弟叔带。周襄王把河内地区阳樊的土地赐给晋国。

四年,楚成王率领一些诸侯国围困宋国,宋国公孙固来到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宋的恩惠确定霸业,就在如今了。”狐偃说:“楚国新近获得曹国又刚刚和卫国联姻,假若攻打曹国、卫国,楚国一定会去救他,那么宋国就免除危难了。”这时晋国建立了三军。赵衰推荐郤縠作中军将,郤臻辅佐他;让狐偃做上军将,狐毛辅佐他,命令赵衰做卿;栾枝做下军将,先轸辅佐他;荀林父给晋侯驾兵车,魏犨当车右:前去讨伐。冬天十二月,晋兵先攻下太行山以东地方,而

把原邑封给赵衰。

五年春天，晋文公想攻打曹国，向卫国借路经过，卫国人没有同意。回军从济津渡河，侵袭曹国，攻打卫国。正月，占领了五鹿。二月，晋侯、齐侯在敛盂会盟。卫侯请求和晋国结盟，晋国人不同意。卫侯想和楚国友好，都城贵族不想这么做，所以把他们的国君赶出都城来取悦晋国。卫侯居住在襄牛，鲁国公子买守御卫国。楚国救援卫国，没有取胜。晋侯围困曹国。三月丙午日，晋国军队进入曹国，责难他的罪过，是因为曹君不采纳釐负羁的建议，并用三百名美女去乘坐大夫的车子。命令军队不要进入釐负羁的宫室和他的宗族之家来报答他的恩惠。楚国围困宋国，宋国再次向晋国告急。文公想救宋国就要攻击楚国，由于楚国曾经对他有过恩惠，不想去攻击他；想放弃援救宋国，宋国又曾经对晋国有过恩惠：左右犯难。先轸说："把曹伯拘执起来，把曹国、卫国的土地分给宋国，楚国就要急于救援曹国、卫国，形势变化应该解除对宋国的包围。"这时文公按他的意见去做，楚成王就领兵回国了。

【原文】

楚将子玉曰："王遇晋至厚，今知楚急曹、卫而故伐之，是轻王[①]。"王曰："晋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国，险阨尽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请曰："非敢必有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也[②]。"楚王怒，少与之兵。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晋："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③]。"咎犯曰："子玉无礼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许[④]。"先轸曰："定人之谓礼[⑤]。楚一言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毋礼。不许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侯乃囚宛春于卫，且私许复

曹、卫。曹、卫告绝于楚。楚得臣怒，击晋师，晋师退[6]。军吏曰："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约退三舍，可倍乎[7]！"楚师欲去，得臣不肯。

四月戊辰，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次城濮[8]。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得臣收余兵去。甲午，晋师还至衡雍，作王宫于践土[9]。

初，郑助楚，楚败，惧，使人请盟晋侯。晋侯与郑伯盟。

五月丁未，献楚俘于周，驷介百乘，徒兵千[10]。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11]。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12]。周作《晋文侯命》[13]："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14]。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15]。"于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16]。

【注释】

①故：依然，仍旧。

②间(jiàn)执：堵塞。　谗慝之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蒍贾（字伯嬴，孙叔敖之父）议论云："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当指治军），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谓全师入国）"。"谗慝"指此而言。

③宛春：楚大夫。　封曹：保存曹国。封，疆界。

④君：指晋文公。　一：指"释宋"。　臣：指子玉。　二：指"复卫"、"封曹"。

⑤定人：安定民众。

⑥得臣：即子玉。

⑦此语实为子犯之言，下文有"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语，正指此处之言。

⑧戊辰：朔日。　宋公：成公王臣。　齐将：国归父。　秦将：小子憖。

次:驻扎。 城濮:卫地名,在今山东范县南。 衡雍:郑地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⑨甲午:二十七日。 践土:郑地名,在衡雍西南。

⑩丁未:十日。 驷介:披甲的驷马。 徒兵:步兵。

⑪王子虎:周卿士。此句《左传》作"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尹氏,周卿士。叔兴父,周大夫。 命:策命,以策书命之。 伯:侯伯,为诸侯之长。 大辂:天子车之可以赐诸侯者,此指金辂。 彤、玈:弓矢所漆之色。彤,赤。玈,黑。 秬:黑黍。 鬯:香酒。二者所以降神。 卣:盛酒之器。 珪瓒:拿玉做柄用以汲取香酒举行祼祭的勺。 虎贲:勇士,言其士之勇猛如虎之奔。贲,通"奔"。《史记集解》贾逵曰:"天子卒曰虎贲"。

⑫稽首:叩头至地。

⑬《晋文侯命》:《尚书·周书》篇名,是周王表彰晋文侯功绩的册书。《史记》以为晋文侯指重耳。然《左传》、《国语》的记载及《书序》以为是周平王时的晋文侯仇。《史记索隐》按:《尚书·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晋文侯仇之语,今此文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数悬隔,勋策全乖。太史公虽复弥缝《左氏》,而系家颇亦时有疏谬。裴氏《集解》亦引孔、马之注,而都不言时代乖角,何习迷而同醉也? 又,《史记志疑》、《春秋左传注》,均同后说。

⑭若:如此,这样。 父:周天子对同姓诸侯中尊长的称呼。 义和:以义和我百姓。 丕:大。 显:光明。 明:勉,努力。 昭:明。 上:上天。 闻:名声。 下:下土。 维时:于是。 集:下。

⑮恤:忧虑。 继:《尚书》作"有绩",有人促成。绩,成。 予一人:天子的自称。

⑯癸亥:二十六日。 王庭:践土之王宫。

【译文】

楚国将领子玉说:"王对待晋国特别厚重,如今知道楚国急于救援曹国、卫国而仍然去攻打他们,这是轻视您。"楚王说:"晋侯流亡在外十九年,困迫的时间非常长,果真能够返回本国,各种艰难

险阻他全都知道，能够利用他的民众，是上天让他兴发，不可以抵当。"子玉请求说："不是敢说一定能够建功，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来堵塞那些说我坏话人的嘴。"楚王发怒，给他很少的兵众。这时子玉派宛春告诉晋国："如能恢复卫侯的君位并保存曹国的疆界，我也就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咎犯说："子玉太无礼了，作君主的获得一项好处，做臣子的却获得了两项好处，不能同意。"先轸说："安定民众就叫做礼。楚国说一句话安定了三个国家，您一句话却把他们亡掉了，我们就会无礼。不同意楚国的意见，这就会抛弃宋国。不如暗地里答应曹国、卫国来引诱他，把宛春拘执起来，用这个办法激怒楚国，战争打起来以后再进行谋划。"晋侯就把宛春拘囚在卫国，并且暗地里答应恢复曹国、卫国。曹国、卫国向楚国表示断绝友好关系。楚国得臣发怒，出击晋国军队，晋国军队退却。军吏们问："为什么要退却？"文公说："从前在楚国的时候，约定要退避三舍，能够违背吗！"楚国军队想撤走，得臣不让。

四月戊辰日，宋公、齐将、秦将和晋侯驻扎在城濮。己巳日，和楚兵交战，楚兵失败，得臣收集残余部队撤走了。甲午日，晋国军队回到衡雍，在践土建筑了一座王宫。

当初，郑国协助楚国，楚国失败了，恐惧起来，派人请求和晋侯结盟。晋侯和郑伯订立盟约。

五月丁未日，向周王进献楚国俘虏，有披甲的驷马百乘，步兵千人。天子派王子虎拿策书命令晋侯为霸主，赐给大辂赤色弓箭一百副，黑色弓箭一千副，黑黍酿的香酒一坛，玉勺，勇士三百名。晋侯三次推辞，这以后才叩头接受。周王写了《晋文侯命》："王这样说：族父用义和集百姓！伟大光明的文王、武王，能够慎重行德，德辉升到上天，名声传播在下土，于是上帝降下那福命给文王、武王。希望你能替我分担忧虑啊！促成我长久地安于王位。"于是晋文公就称霸了。癸亥日，王子虎在践土的王宫和诸侯们订立盟约。

【原文】

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

六月，晋人复入卫侯。壬午，晋侯度河北归国①。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②。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

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③。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④。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⑤。

丁丑，诸侯围许⑥。曹伯臣或说晋侯曰："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之后；晋，唐叔之后。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晋侯说，复曹伯。

于是晋始作三行⑦。荀林父将中行，先縠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七年，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围郑，欲得叔瞻⑧。叔瞻闻之，自杀。郑持叔瞻告晋。晋曰："必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间令使谓秦穆公曰⑨："亡郑厚晋，于晋得矣，而秦未为利。

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10]？”秦伯说，罢兵。晋亦罢兵。

【注释】

①壬午：十六日。

②右：上等。古代尚右，右，此处意为最佳选择。

③狩：冬天打猎。 河阳：晋地名，在今河南孟县西。

④壬申：十月七日。此处失书月。

⑤讳：《春秋》记事，于不合礼制者，又不可不记，则不直叙其事所采取的一种委婉回护的笔法。《周本纪》载：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孔子世家》亦载：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史记》中三处记载此事，足见司马迁对此甚为重视。

⑥丁丑：十月十二日。 围许：许不从晋，襄王在践土、河阳时，地近亦不朝，故伐之。又据《说苑·敬慎篇》，此役似无功而罢。许，国名，周初所分封，地在今河南许昌市东。战国初为楚所灭。

⑦三行(hánɡ)：右、中、左三支步兵。晋已有三军，今增三行，为六军，为回避周天子六军的名称，故改称“三行”。依《左传》，当为“屠击”将右行。

⑧叔瞻：上文载重耳亡过郑，叔瞻建议杀重耳，故今“欲得”之。据《国语》文公围郑曰“予我詹而师还。郑以詹与晋。詹有辞，乃弗杀，礼而归之。郑以詹为将军”。如此，叔瞻并未自杀，晋国亦无欲得郑君之语。此及《郑世家》并妄。

⑨使：据《左传》即烛之武。

⑩东道交：《史记索隐》谓交犹好也。诸本及《左传》皆作“主”。《春秋左传注》东道主，东道之主人也。秦有事于诸侯，必须向东行，多须经过郑国国境，郑可任招待之责，为秦东道之主人。后世专以东道指主人，盖误会其义而用之。

【译文】

晋国焚烧楚军，火势好多天都不熄灭，文公叹息，左右的侍从

说:"战胜了楚国而您还是忧愁,为什么?"文公说:"我听说能够打了胜仗后心情安定的,只有圣人,因此感到恐惧。而且子玉还在,难道可以喜欢吗!"子玉失败回国,楚成王生气他不听自己的话,贪图和晋国交战,责备子玉,子玉就自杀了。晋文公说:"我们在外面攻击,楚国在内部诛杀,内外互相响应。"这时候才高兴。

六月,晋国人重新把卫侯送回国都。壬午日,晋侯渡过黄河往北回国。颁行奖赏,狐偃排在最高的位置。有人说:"城濮一仗取胜,是先轸出的计谋。"文公说:"城濮交战之前,狐偃提醒我不要失却从前的信约。先轸说'打仗是以取胜为上',我采纳这个意见取胜了。然而这是一个时候的道理,狐偃的话可建万代功业,怎么可以拿一个时候的利益放在万世功业的上面呢?因此让狐偃排在前面。"

冬天,晋侯在温邑会盟诸侯,想领着他们朝拜周王。力量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恐怕会有人叛离他,就派人说服周襄王到河阳地方打猎。壬申日,就领着诸侯们在践土朝拜周王。孔子读历史记载到讲文公的地方,说"诸侯是不能召唤天子的"。记上"王狩河阳"这样的文字,是《春秋》关于这件事的讳笔。

丁丑,诸侯包围许国。曹伯的臣子有人劝晋侯说:"齐桓公会合诸侯的时候恢复异姓国家,如今您主持盟会反倒灭亡同姓。曹国,是叔振铎的后代;晋国,是唐叔的后代。会合诸侯要灭掉兄弟国家,不合礼制。"晋侯高兴,恢复了曹伯的国君地位。

这时候晋国开始设置三行军制。荀林父统率中行,先縠统率右行,先蔑统率左行。

七年,晋文公、秦穆公共同包围郑国,是因为他在文公流亡经过郑国时不以礼相待,以及城濮交战时郑国帮助楚国。围住郑国,想要获得叔瞻。叔瞻听说了,自杀而死。郑国拿着叔瞻的尸首告诉晋国。晋国说:"一定要得到郑君才甘心。"郑国恐惧,就找机会派使者对秦穆公说:"灭亡了郑国加强晋国,对晋国来说获得好处,而对

秦国没有什么利益。您何不解除对郑国的包围，使郑国能成为您以后往东行进道路上的友好国家呢？”秦伯高兴，罢兵而去。晋国也就罢兵了。

【原文】

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①。是岁郑伯亦卒。

郑人或卖其国于秦，秦穆公发兵往袭郑②。十二月，秦兵过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师过周，无礼，王孙满讥之③。兵至滑，郑贾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④。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

晋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众心，此可击。”栾枝曰：“未报先君施于秦，击之，不可。”先轸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报？”遂击之。襄公墨衰绖⑤。四月，败秦师于殽，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以归⑥。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将戮之。”公许，遣之。先轸闻之，谓襄公曰：“患生矣。”轸乃追秦将⑦。秦将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卒不反。

后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⑧。

四年，秦穆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⑨。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官役也⑩。

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⑪。赵盾代赵衰执政。

【注释】

①襄公：公元前627年～前621年在位。

②《史记正义》引《左传》云秦晋伐郑，烛之武说秦，师罢。令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戍郑。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

③王孙满：后为周朝大夫。

④滑：国名。地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劳：犒劳。

⑤墨衰绖：穿着黑色丧服。在家守丧衰绖用白色，因战争及其他大事不在家守丧则用黑色。《史记集解》杜预曰："以凶服从戎，故墨之。"

⑥殽(yáo)：山名，即崤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

⑦据《左传》，追秦将的是阳处父，非先轸。

⑧汪：秦地名，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南。《史记志疑》案：是年晋败秦于彭衙(秦地，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北)，又取秦汪，两事也，此误。

⑨王官：晋地名，在今山西闻喜县南。 封：聚土筑坟。

⑩新城：秦地名，在今陕西澄城县东北。据《左传》及《年表》，尚有"邧"，地在今陕西澄城县东南。

⑪栾贞子：栾枝。 咎季：依《左传》及《年表》当作"臼季"，即胥臣。咎季已先于四卿去世，并先于文公去世，此误。 霍伯：先且居，先轸之子，襄公元年代其父将中军。霍，蒲城，食邑。伯，字。

【译文】

九年冬天，晋文公去世，儿子襄公欢继位。这一年郑伯也去世了。

郑国人中有人出卖他的国家给秦国，秦穆公出动军队前往袭击郑国。十二月，秦兵经过我国都城的郊外。襄公元年春天，秦国军队经过周的京城，行动不符合礼仪规范，王孙满讥刺他们。军队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的京城做买卖，碰见了他们，就用十二条牛去犒劳秦国军队。秦国军队惊异就回军了，灭掉滑国然后离去。

晋国先轸说："秦伯不采纳蹇叔的意见，违背了民众的心意，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攻击。"栾枝说："还没有报答秦国施给先君的恩

德，攻击他们，不可以。”先轸说：“秦国侮辱我国刚刚丧父的新君，攻打我们的同姓国家，还有什么恩德可以报答？”就攻击他们。襄公穿着黑色丧服。四月，在殽山打败秦国军队，俘虏了秦国的三位将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才回来。就穿着黑色丧服安葬了文公。文公的夫人是秦国女子，对襄公说：“秦国想得到他的三位将领把他们杀掉。”襄公答应了，遣返他们。先轸听说了，对襄公说：“祸患产生了。”先轸就去追秦国将领。秦国将领正要渡过黄河，已经在船里面，叩头道谢，终于没有追回。

过后三年，秦国果然派孟明视讨伐晋国，报在殽山失败的仇，取得了晋国汪邑回去了。

四年，秦穆公大肆兴兵进攻我国，渡过黄河，攻下了王官，为在殽山中失败被杀的秦军尸首建筑坟墓后离去了。晋国恐惧，不敢出军，就据城防守。五年，晋国攻打秦国，攻下了新城，报了王官一战的仇。

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都去世了。赵盾代替赵衰执掌国政。

【原文】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①。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②。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贾季曰：“不如其弟乐③。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④。”赵盾曰：“辰嬴贱，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⑤！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僻也⑥。母淫子僻，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可乎！”使士会如秦迎公子雍⑦。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于陈⑧。赵盾废贾

季，以其杀阳处父[9]。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贾季奔翟。是岁，秦穆公亦卒。

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患[10]。"乃多与公子雍卫。太子母缪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将安置此[11]？"出朝，则抱以适赵盾所，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12]'。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13]。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击秦，败之令狐[14]。先蔑、随会亡奔秦。秋，齐、宋、卫、郑、曹、许君皆会赵盾，盟于扈，以灵公初立故也[15]。

【注释】

①难：患难。晋国连年有秦、狄的入侵，楚亦伐其与国。 长君：年长的国君。立长君，则废太子。

②先君：指文公。 近：亲近。公子雍仕于秦，为秦亚卿，故与秦亲近为旧好。

③贾季：人名，即狐射姑，时为中军佐。乐：雍之弟，文公子。

④辰嬴：原为子圉妻，后为文公妻。为子圉妻时称怀嬴，为文公妻时称辰嬴。 二君：怀公、文公。 嬖：宠爱。

⑤班：指在妃妾中的位次。 九人下：九个人当中在最下，即最后第九名。 威：威。

⑥僻：鄙陋。

⑦士会：人名。士蔿之孙，成伯之子，字季，谥武子，因食采于随、范，故又称随会、范会。据《左传》迎公子雍的还有先蔑，亦见下文。

⑧此句下，《左传》有"赵孟使杀诸郫"一语，似不可缺。郫，晋邑，在今河南济源县西。

⑨阳处父：人名，时为太傅。晋君命贾季为中军帅，阳处父将他改为中军佐，故怨而派人杀了阳处父。

⑩卫：警卫、防卫。

⑪此：指太子。

⑫顿首：头叩地而拜。古代九拜之中仅次于稽首。 奉：通"捧"。 属：通"嘱"，托付。

⑬畏：指害怕缪嬴的党徒。 灵公：公元前620年～前607年在位。

⑭令狐：晋邑名，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

⑮此处"卫"后脱"陈"字，陈侯亦曾与会。据《左传》。 扈：郑地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在当时的黄河南岸。

【译文】

七年八月，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纪小，晋国人由于有过多次患难的缘故，想扶立一位年长的国君。赵盾说："扶立襄公的弟弟雍。他好善而年长，先君文公很爱他；而且和秦国亲近，秦国本是友好国家。扶立善良的就稳固，服事年长的就顺从，侍奉先君宠爱的就孝敬，结交旧有的友国就安定。"贾季说："雍不如他弟弟乐。辰嬴受过怀公、文公的宠幸，扶立她的儿子，民众必会安定。"赵盾说："辰嬴低贱，在妃妾中的位次排在九人中的最下，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威严？而且受到二位国君的宠幸，是淫乱。做为先君的儿子，不能求得大国的支持却走出都城住在小国，是鄙陋。母亲淫乱儿子鄙陋，没有威严；陈国小而且距离远，得不到援助。这怎么可以呢！"派士会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到陈国去召来公子乐。赵盾废除了贾季的职位，因为他派人杀死了阳处父。十月，安葬襄公。十一月，贾季逃奔到狄族国家。这一年，秦穆公也去世了。

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说："过去文公回国缺乏警卫人员，所以有吕省、郤芮的祸患。"就多给公子雍一些警卫人员。太子的母亲缪嬴日夜抱着太子在朝堂号哭，说："先君有什么罪过？他的继位人又有什么罪过？舍弃嫡子而到国外找国君，将怎么来安置太子？"出了

朝堂，就抱着太子去到赵盾的处所，叩头说："先君捧着这个儿子把他托付给您，说'这孩子成材，我就受了您的恩赐；要是不成材，我要怨恨您'。如今先君已经去世，他的话还在耳边，却抛弃太子，怎么办？"赵盾与诸大夫都顾忌缪嬴，而且害怕被她的党徒诛杀，就背弃所要迎接的人而扶立太子夷皋，这就是灵公。出动军队抗拒秦国送公子雍的人。赵盾做主将，前往出击秦国，在令狐打败了秦国。先蔑、随会逃亡奔赴秦国。秋天，齐、宋、卫、郑、曹、许的国君都来和赵盾相会，在扈地约盟，是因为灵公刚刚继位的缘故。

【原文】

四年，伐秦，取少梁[①]。秦亦取晋之鄀[②]。六年，秦康公伐晋，取羁马[③]。晋侯怒，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赵穿最有功[④]。七年，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馀反晋降秦[⑤]。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

八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⑥]。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是年，楚庄王初即位。十二年，齐人弑其君懿公。

十四年，灵公壮，侈，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⑦]。宰夫胹熊蹯不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⑧]。赵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灵公患之，使鉏麑刺赵盾[⑨]。盾闺门开，居处节，鉏麑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⑩]。"遂触树而死[⑪]。

【注释】

①少梁：即古梁国，地在今陕西韩城县南。秦穆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

秦灭之，至此地入于晋。

②鄀：《史记索隐》按《左传》，文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晋，取北徵（chéng），北徵即年表之徵．今云鄀者，字误也。 又：注家以为地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南，然为晋地，不当在黄河西岸，可疑。

③羁马：晋邑名，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近黄河自北向东转弯处。

④赵穿：人名，赵夙庶孙，赵盾的从父兄弟，下文有云"盾昆弟将军赵穿"。 郤缺：晋卿，未有军列，食邑于冀。此时代箕郑将上军。 河曲、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黄河自此折而东，故名。

⑤六卿：中、上、下三军将、佐统军执政之贵族。

⑥赴：通"讣"，报丧。

⑦厚敛：厚赋。 雕：画。 弹：人用弹弓弹人。 丸：即弹，取好土为之。

⑧宰夫：相当于天子的膳夫。 胹（ér）：煮。 熊蹯（fán）：熊掌。蹯，兽足掌。 过朝：《春秋左传注》晋灵公杀膳宰在小寝中，使人以畚载尸出小寝门。诸侯有三小寝，门皆南向，东西小寝在路寝后两旁，故于路门外之朝得见之。

⑨患：痛恨。 鉏麑（chú ní）：晋力士。

⑩闺门：《左传》作"寝门"，内室。 节：礼仪，《左传》作"盛服将朝"，即朝衣朝冠皆已穿戴，将以往朝，当指居处的行为符合礼仪。

⑪树：指赵盾私家庭院中之槐树。

【译文】

四年，攻打秦国，夺取了少梁。秦国也夺取了晋国的鄀地。六年，秦康公攻打晋国，夺取了羁马。晋侯发怒，派赵盾、赵穿、郤缺出击秦国，在河曲大战，赵穿最有功劳。七年，晋国六卿害怕随会在秦国，常常形成晋国的祸乱，就假装让魏寿馀反叛晋国投降秦国。秦国派随会去到魏邑，因而把随会拘执回晋国。

八年，周顷王去世，公卿之间互相争夺权利，所以没有报丧。晋国派赵盾率领八百乘车士平定周室内乱而扶立匡王。这一年，楚庄王刚刚就国君之位。十二年，齐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懿公。

十四年，灵公长大了，生活奢侈，加重赋敛并图画城墙，从宫中

的高台上用弹弓弹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膳夫没有把熊掌煮熟，灵公发怒，杀了膳夫，让妇女们用畚箕装着尸体抬出去抛弃，经过朝堂。赵盾、随会以前屡次进谏，不听从；随后又见到了死人的手伸出畚箕外，二人向前进谏。随会先去劝说，不听从。灵公痛恨他，他派力士鉏麑去刺杀赵盾。赵盾敞开内室的门，居处行为符合礼仪，鉏麑退回来，叹息说："杀害忠臣，废弃君命，罪恶都是一样的。"就头触槐树死去了。

【原文】

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1]。饿人，示眯明也[2]。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3]。"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赵盾弗复知也。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4]。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觞三行可以罢[5]。"欲以去赵盾，令先，毋及难。盾既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啮狗名敖[6]。明为盾搏杀狗。盾曰："弃人用狗，虽猛何为。"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7]。已而灵公纵伏士出逐赵盾，示眯明反击灵公之伏士，伏士不能进，而竟脱盾。盾问其故，曰："我桑下饿人。"问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8]。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9]。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0]。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11]。

惜也，出疆乃免[12]。”

赵盾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13]。

【注释】

①常：通“尝”，曾经。 首山：即首阳山，亦即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

②示（qí）眯明：人名，《左传》作“提弥明”。

③宦：为人臣隶。 不：同“否”。 遗（wèi）：赠送。

④饮（yìn）：使喝。

⑤觞（shāng）：向人敬酒或自饮。

⑥啮（niè）：咬。 敖（áo）：通“獒”，猛犬。《史记集解》何休曰：“犬四尺曰敖”。

⑦阴德：暗中有德于人的行为。

⑧乙丑：二十六日。 桃园：园名。

⑨太史：官名。 视：让大家看。

⑩隐：指隐瞒赵盾的罪过。

⑪法：书法，即写史的笔法。 恶：恶名，指弑君之名。

⑫出疆：指出国境后再不返回，就断绝了君臣关系。 免：出国了可以不讨贼，也就免去了恶名。

⑬成公：公元前 606 年～前 600 年在位。

【译文】

当初，赵盾曾经在首阳山打猎，见到桑树下有一位饥饿的人。饥饿的人，是示眯明。赵盾给了他一些吃的，只吃了其中的一半。问他是什么原因，说：“自己在外做奴仆已经三年，还不知母亲活着没有，希望把剩下的食物送给母亲吃。”赵盾赞赏他，更多给一些饭和肉食。不久他做了晋侯的膳夫，这是赵盾不知道的。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埋伏甲士将要攻杀赵盾。灵公的膳夫示眯明知道，恐怕赵盾喝醉了不能起身行动，就上前对他说：“君主赐臣子喝酒，敬

了三轮就可以作罢。”想用这话支开赵盾，让他先走，不要碰上危难。赵盾已经离开，灵公要埋伏的甲士还没会齐，就先嗾使一条叫敖的狗去咬他。示眯明替赵盾搏斗杀死了狗。赵盾说：“抛弃人而用狗，虽然凶猛有什么用。”然而不知道示眯明在做暗中帮他摆脱困境的事。接着灵公指使埋伏的甲士出去追逐赵盾，示眯明反过来回击灵公的埋伏甲士，这些甲士不能前进，就终于使赵盾脱离了危险。赵盾问示眯明要这样做的缘故，说：“我就是那棵桑树下的饥饿人。”问他什么名字，不说出来。示眯明也因此逃亡离去了。

赵盾就奔逃，但没有逃出晋国边境。乙丑日，赵盾的兄弟将军赵穿在桃园袭击杀死了灵公来迎接赵盾。赵盾一向高贵，能得民众亲和，灵公年纪小，生活奢侈，民众不归附他，所以要做弑杀他的事容易。赵盾恢复了原来的职位。晋国太史董狐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拿出在朝堂上让大家看。赵盾说：“弑杀的是赵穿，我没有罪过。”太史说：“您是正卿，逃亡时还没有出国境，返回来又不诛讨在国作乱的人，不是您是谁？”孔子听说了，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写史的笔法是毫不隐瞒。赵宣子，是一位好大夫，因为这样的写史笔法受了恶名。真是可惜，要是逃出了国境就会免受恶名。

赵盾派赵穿从周京把襄公的弟弟黑臀迎接回来扶立他，这就是成公。

【原文】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①。

成公元年，赐赵氏为公族②。伐郑，郑倍晋故也。三年，郑伯初立，附晋而弃楚。楚怒，伐郑，晋往救之。

六年，伐秦，虏秦将赤③。

七年，成公与楚庄王争强，会诸侯于扈。陈畏楚，不会。晋使中行桓子伐陈，因救郑，与楚战，败楚师[4]。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据立[5]。

景公元年春，陈大夫夏徵舒弑其君灵公。二年，楚庄王伐陈，诛徵舒。

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告急晋。晋使荀林父将中军，随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郤克、栾书、先縠、韩厥、巩朔佐之[6]。六月，至河，闻楚已服郑，郑伯肉袒与盟而去，荀林父欲还[7]。先縠曰："凡来救郑，不至不可，将率离心[8]。"卒度河。楚已服郑，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9]。楚与晋军大战。郑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10]。楚虏我将智罃[11]。归而林父曰："臣为督将，军败当诛，请死。"景公欲许之，随会曰："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乃止。

四年，先縠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奔翟，与翟谋伐晋。晋觉，乃族縠[12]。縠，先轸子也。

五年，伐郑，为助楚故也。是时楚庄王强，以挫晋兵河上也。

【注释】

①壬申：十月三日。 武宫：曲沃武公之庙，凡晋侯即位必朝之。

②公族：公族大夫。自此赵有公族、余子、公行之分。嫡子为公族，支庶子俱为余子，妾子为公行。

③秦将赤：《史记索隐》以为"赤即斥，谓斥候之人也。按：宣八年《左传》'晋伐秦，获秦谍，杀诸绛市'。盖彼谍即此赤也。"然《秦本纪》于"桓公

三年(实当为四年)”载“败一将”,则赤或为将名。《史记志疑》从《左传》、《索隐》。

④中行桓子:荀林父。

⑤景公:公元前599年～前581年在位。其名,《春秋》作“獳(nòu)”。

⑥依《左传》,郤克,即郤缺之子郤献子,佐上军。栾书,佐下军。先縠,佐中军。韩厥,曲沃桓叔之子韩万的玄孙,为司马。巩朔,又名巩伯、古庄伯,晋大夫,为上军大夫。还有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此处未加记述。

⑦肉袒:去衣露体。此为谢罪时表示惶恐。

⑧率:通“帅”。

⑨为名:显示威名。

⑩先上船的人刀断后来人攀附船舷的手指,多得可用两手合捧起来。

⑪此役,《春秋》宣公十二年载:“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通称晋楚“邲之战”。邲,郑地,本为水名,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黄河之南岸,其南有敖山。

⑫族:族灭。

【译文】

成公,是文公的小儿子,他母亲是周王室的女子。壬申,到武公庙朝拜。

成公元年,赏赐赵氏为公族大夫。攻打郑国,是由于郑国背叛晋国的缘故。三年,郑伯刚刚继位,依附晋国而背弃楚国。楚国愤怒,攻打郑国,晋国前往救援。

六年,攻打秦国。俘虏了秦国一名将领赤。

七年,成公和楚庄王争着称强,在扈地会盟诸侯。陈国害怕楚国,没有与会。晋国派中行桓子攻打陈国,因而援救郑国,和楚国交战。这一年,成公去世,儿子景公据继位。

景公元年春天,陈国大夫夏徵舒弑杀他的国君灵公。二年,楚庄王讨伐陈国,诛杀了徵舒。

三年，楚庄王包围郑国，郑国向晋国告急。晋国派荀林父统率中军，随会统率上军，赵朔统率下军，有郤克、栾书、先縠、韩厥、巩朔等辅佐他们。六月，到达黄河北岸，听说楚国已经征服了郑国。郑伯袒露上身表示谢罪后互相结盟而离去，荀林父想回军。先縠说："总算是来援救郑国，不到达不行，否则的话，将帅们会离心。"终于渡过黄河。楚国已经征服郑国，想让战马在黄河里饮口水显示一下威名就离去。楚国和晋国两军大战。郑国刚刚依附楚国，害怕他，反而帮助楚国进攻晋国。晋军失败，逃往黄河，争着要渡过去，船里而斩断的人手指特别多。楚国俘虏了我方将领智罃。回国后荀林父就说："我是督战的主将，战争失败应当被诛杀，请求处死。"景公想答应他，随会说："过去文公在城濮和楚国交战，成王在军队回国后杀了子玉，文公就高兴。如今楚国已经打败了我国军队，又来诛杀我们的主将，这是帮助楚国杀了仇人。"就止息了。

四年，先縠由于是先提出计谋而使得晋国军队在黄河南岸失败了，害怕被诛杀就逃往翟国，和翟国谋划讨伐晋国。晋国发觉了，就灭了先縠的全族。縠，是先轸的儿子。

五年，攻打郑国，因为他帮助楚国的缘故。这时候楚庄王强大，因为在黄河边上挫败了晋军。

【原文】

六年，楚伐宋，宋来告急晋，晋欲救之，伯宗谋曰："楚，天方开之，不可当①。"乃使解扬绐为救宋②。郑人执与楚，楚厚赐，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扬绐许之，卒致晋君言③。楚欲杀之，或谏，乃归解扬。

七年，晋使随会灭赤狄④。

八年，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

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5]。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魏文子请老休，辟郤克，克执政[6]。

九年，楚庄王卒。晋伐齐，齐使太子强为质于晋，晋兵罢。

十一年春，齐伐鲁，取隆[7]。鲁告急卫，卫以鲁皆因郤克告急于晋。晋乃使郤克、栾书、韩厥以兵车八百乘与鲁、卫共伐齐。夏，与顷公战于鞌，伤困顷公[8]。顷公乃与其右易位，下取饮，以得脱去。齐师败走，晋追北至齐。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郤克曰："必得萧桐姪子为质[9]。"齐使曰："萧桐姪子，顷公母；顷公母犹晋君母，奈何必得之？不义[10]。请复战。"晋乃许与平而去[11]。

楚申公巫臣盗夏姬以奔晋，晋以巫臣为邢大夫[12]。

【注释】

①伯宗：晋大夫。

②解扬：晋大夫。　绐(dài)：欺骗。

③致：送到，传达。　晋君言：据《左传》为"晋师悉起，将至矣"，使无降楚。

④赤狄：此指赤狄之别种潞氏国，地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

⑤偻：驼背。　蹇：跛足。　眇：一只眼瞎。　令人如之以导客：以偻者迎偻者，蹇者迎蹇者，眇者迎眇者。

⑥魏文子：当作"范武子"，即晋中军帅士会，先封随，后封范，故称范武子。魏文子是魏颉，在悼公朝，景公时尚无其人。　老休：告老退休。　辟：推荐。

⑦隆：鲁邑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左传》作"龙"。

⑧鞌：齐地名，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

⑨萧桐姪子：《左传》作“萧桐叔子”，即齐顷公母，上文之笑郤克者。

⑩不义：意即《左传》之“非德类”，犹言“不符合道德法则”。

⑪平：媾和。

⑫申公巫臣：楚县尹称“公”，巫臣为申县之尹，故称“申公巫臣”，盖氏屈，又称屈巫，字子灵。 夏姬：陈国夏徵舒之妻，本郑灵公之妹。 邢：晋邑名，即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译文】

六年，楚国攻打宋国，宋国来向晋国告急，晋国想援救他，大夫伯宗谋划说：“楚国，上天正兴发他，不可以抵当。”就派大夫解扬去假说要救助宋国。郑国人拘执他交给楚国，楚国拿厚重礼物赏赐他，让他反过来说话，告诉宋国赶紧投降。解扬假装答应楚国，最终传达到晋君的话。楚国想杀了他，有人劝谏，就放解扬回国了。

七年，晋国派随会灭掉了赤狄。

八年，派郤克出使齐国，齐顷公的母亲从楼上观看而笑他。所以要笑的原因是，郤克驼背，鲁国使者跛足，卫国使者一只眼睛，因之齐国也让和他们一样驼背、跛足、一只眼睛的人来引导客人。郤克生气，回到黄河岸边，说：“不报齐国这个仇，河伯监视着！”到了晋国，向国君请求，想去攻打齐国。景公问过后知道其中的缘故，说：“您个人的怨恨，怎么值得烦劳整个国家！”不听从他。范武子请求告老退休，举荐郤克接替自己，郤克执掌国政。

九年，楚庄王去世。晋国攻打齐国，齐国派太子强到晋国做质子，晋兵撤走。

十一年春天，齐国攻打鲁国，夺取了隆邑。鲁国向卫国告急，卫国和鲁国都通过郤克向晋国告急。晋国就派郤克、栾书、韩厥率领兵车八百乘和鲁国、卫国共同攻打齐国。夏天，和顷公在鞌地开战，使受伤的顷公困迫。顷公就和他的车右调换位置，下车去取饮水，因而得以逃脱离去。齐师失败逃跑，晋国追击败北的军队到了齐国

都城。顷公献出珠宝玉器请求媾和，不听他的。郤克说："一定要得到萧桐姪子做人质。"齐国使者说："萧桐姪子，是顷公的母亲；顷公的母亲就等于是晋君的母亲，怎么可以一定要得到她呢？不符合道德法则。请求重新开战。"晋国就答应和他媾和后离去了。

楚国申公巫臣偷娶了夏姬逃奔到晋国，晋国任用巫臣做邢邑大夫。

【原文】

十二年冬，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①]。晋始作六(卿)〔军〕，韩厥、巩朔、赵穿、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②]。智罃自楚归。

十三年，鲁成公朝晋，晋弗敬，鲁怒去，倍晋。晋伐郑，取汜[③]。

十四年，梁山崩[④]。问伯宗，伯宗以为不足怪也[⑤]。

十六年，楚将子反怨巫臣，灭其族。巫臣怒，遗子反书曰："必令子罢于奔命[⑥]！"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教吴乘车用兵[⑦]。吴晋始通，约伐楚。

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⑧]。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⑨]。后月余，景公卒。

【注释】

①上尊：尊崇。上，崇尚，敬重。

②六军：依礼，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故《史记集解》贾逵曰："初作六

军，僭王也。” 赵穿：当作“韩穿”。 荀骓(zhuī)：谥文子。 赵旃(zhān)：杜预以为六人依次为新中军将、佐，新上军将、佐，新下军将、佐。六人“皆为卿”，《左传》下文言“赏鞌之功也”。

③氾：字应作“汜(sì)”，二字形近易讹。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④梁山：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北。

⑤伯宗：晋大夫。

⑥罢：通“疲”。

⑦行人：在诸侯国通掌宾客礼仪及适使四方。有临时兼职任之者。

⑧赵武：为赵盾子赵朔与晋成公女庄姬所生，景公为赵武之舅。《左传》载，赵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史记志疑》案：武不得言庶。

⑨厉公：公元前580年～前573年在位。

【译文】

十二年冬天，齐顷公到达晋国，想尊崇晋景公做王，景公推让不敢接受。晋国开始设置六军，韩厥、巩朔、韩穿、荀骓、赵括、赵旃都做了卿。智罃从楚国回来。

十三年，鲁成公来晋国朝见，晋国不加礼敬，鲁成公愤怒离去了，背离晋国。晋国攻打郑国，夺取了氾。

十四年，梁山崩塌。询问大夫伯宗，伯宗认为不值得奇怪。

十六年，楚将子反怨恨巫臣，灭了他的全族。巫臣愤怒，给子反一封信说：“一定要让您疲于奔命！”就请求出使吴国，让他的儿子做了吴国负责宾客礼仪和适使四方的行人一官，教导吴国乘车用兵的战法。吴国晋国开始通往，相约攻打楚国。

十七年，诛杀了赵同、赵括，灭了他们的全族。韩厥说：“赵衰、赵盾的功绩难道可以忘掉吗？为什么要断绝对他们的祭祀！”就再次命令赵的庶子武为赵氏后代，重新给了他食邑。

十九年，景公生病，确立太子寿曼做国君，这就是厉公。之后一个多月，景公去世。

【原文】

厉公元年，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1]。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至泾，败秦于麻隧，虏其将成差[2]。

五年，三郤谗伯宗，杀之[3]。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厉公。

六年春，郑倍晋与楚盟，晋怒。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乃发兵。厉公自将，五月，度河。闻楚兵来救，范文子请公欲还。郤至曰："发兵诛逆，见强辟之，无以令诸侯[4]。"遂与战。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败于鄢陵[5]。子反收余兵，拊循，欲复战，晋患之[6]。共王召子反，其侍者竖阳縠进酒，子反醉，不能见[7]。王怒，让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归。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厉公多外嬖姬，归，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8]。宠姬兄曰胥童，尝与郤至有怨，及栾书又怨郤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乃使人间谢楚[9]。楚来诈厉公曰："鄢陵之战，实至召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10]。会与国不具，是以事不成[11]。"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愿公试使人之周微考之[12]。"果使郤至于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郤至，郤至不知见卖也。厉公验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杀之。

八年，厉公猎，与姬饮，郤至杀豕奉进，宦者夺之[13]。郤至射杀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14]！"将诛三郤，未发也。郤锜欲攻公，曰："我虽死，公亦病矣[15]。"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我死耳[16]！"十

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郤[17]。胥童因以劫栾书、中行偃于朝，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18]。"公弗听，谢栾书等以诛郤氏罪："大夫复位[19]。"二子顿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为卿。闰月乙卯，厉公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20]。杀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为悼公[21]。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葬之以一乘车[22]。厉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23]。辛巳，朝武宫[24]。二月乙酉，即位[25]。

【注释】

①夹河而盟：秦晋约定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会盟，晋侯先到了。秦桓公后到不肯过黄河，驻在王城（今陕西大荔县东），派大夫史颗到河东与晋侯订立盟约。晋派郤犨到河西与秦伯订立盟约。这说明两国没有和好的诚意，所以秦伯回去就背叛了盟约。

②吕相：晋大夫。亦称"魏相"，吕锜（即魏锜）之子。 让秦：以《绝秦书》责备秦国。《书》见《左传》。 泾：泾水。 麻隧：秦地名，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③三郤：指郤锜、郤犨、郤至，均为晋卿。

④辟：通"避"。

⑤癸巳：二十八日。 鄢陵：郑邑名，在今河南鄢陵县北。

⑥拊（fǔ）循：亦作"抚循"，安抚，抚慰。拊，同"抚"。

⑦竖阳穀（gǔ）：人名，或作"穀阳竖"、"竖穀阳"。

⑧厉公多外嬖姬：文前失书"七年"二字。外嬖，即"爱幸大夫"，指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姬，衍文。

⑨栾书怨郤至：鄢陵战前，栾书欲坚守三日，待楚师退而击之，郤至以为

楚军有六方面的空子可钻，不可失掉战斗的机会，故有郤。 间：间隙，机会。 谢：谢罪。

⑩至：指郤至。 子周：即以后的悼公。详下文。

⑪与国：盟国。

⑫其殆：大概。 周：周京师。时公子周在周事单襄公。 微：暗中。

⑬宦者：孟张。

⑭季子：郤至字。

⑮病：《左传》作"危"，危难，殃祸。

⑯与：亲附，援助。

⑰壬午：二十六日。

⑱人：指栾书、中行偃。

⑲谢：告。

⑳乙卯：二十九日。 匠骊氏：晋国在翼（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地的外嬖大夫。

㉑悼公：公元前572年～前558年在位。

㉒庚申：五日。 一乘车：诸侯葬车当用七乘，此仅一乘，是不以君礼葬之。

㉓《左传》载，"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大夫逆于清原"，此处有脱误。

㉔辛巳：二十六日。

㉕乙酉：朔日。

【译文】

厉公元年，刚刚继位，想亲和诸侯，与秦桓公隔着黄河结盟。回国后秦国违背盟约，和翟国谋划攻打晋国。三年，派吕相责备秦国，因而和诸侯去攻打秦国，到达泾水，在麻隧打败了秦国，俘虏了他的将领成差。

五年，郤锜、郤犨、郤至诋毁伯宗，把他杀了。伯宗因为喜好直谏才得到这样的祸害，晋国人因此不亲附厉公。

六年春天，郑国背离晋国和楚国结盟，晋国愤怒。栾书说："不

可以当着我们在世的时候就失掉了诸侯。”就出动军队。厉公亲自统率，五月，渡过黄河。听说楚军来援救郑国，范文子向厉公请求想回国去。郤至说：“出动军队来诛讨叛逆，见到强敌就逃避，无法去号令诸侯。”就与楚军交战。癸巳日，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兵就在鄢陵失败。子反收集残余兵众，进行抚慰，想重新开战，晋国忧虑。共王召唤子反，子反的侍从竖阳穀向他进了酒，子反醉倒了，不能去见。楚王发怒，责备子反，子反就死去了。楚王领兵回国。晋国从此在诸侯国中享有声威，想借机号令天下求当霸主。

厉公在朝外有很多宠幸的大夫，回国后，想把各个大夫全都除去而任用各个姬妾的兄弟。宠姬的哥哥叫胥童，曾经和郤至有仇怨，等到栾书又怨恨郤至在鄢陵战前不采用他的计策而就打败了楚国，就派人找机会向楚国谢罪。楚国派人来欺骗厉公说：“鄢陵的战事，实际是郤至召去楚国，想发动内乱，迎公子周回国扶立他。碰上没有盟国，因此事没有成功。”厉公告诉栾书，栾书说：“这样的事大概有吧！希望尝试派人到周王室暗中考察一下。”果真派郤至到周京师去。栾书又让公子周会见郤至，郤至不知道是被出卖了。厉公验证的结果，真是这样，就怨恨郤至，想杀了他。

八年，厉公打猎，和爱姬饮酒，郤至射杀一只猪来进献，宦者孟张夺过去。郤至射杀了孟张。厉公发怒，说：“季子欺负我！”将要诛杀三郤，还没有动手。郤锜想攻击厉公，说：“我虽然死了，公亦要遭殃。”郤至说：“诚信不反叛国君，智慧不危害民众，勇敢不发动叛乱。失掉了信、智、勇这三条，谁来援助我？我要死了！”十二月壬午日，厉公命令胥童带领士兵八百人袭攻杀死了三郤。胥童借机在朝堂劫持了栾中、中行偃，说：“不杀掉这两个人，祸患必定殃及国君。”厉公说：“一日杀了三位卿，我不忍心增加要杀的人了。”回答说：“这两个人将会忍心杀了您。”厉公不听从，告诉栾书等人是因为什么罪诛杀了郤氏：“大夫们重新就位。”两个人叩头说：“非常荣幸非常荣幸！”厉公让胥童做卿。闰月乙卯日，厉公在匠骊氏家游

玩，栾书、中行偃率领他们的党徒袭击拘捕了厉公，囚禁起来。杀了胥童，而派人到周京师去迎接公子周让他继位，这就是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日，栾书、中行偃弑杀了厉公，仅用一乘车把他安葬了。厉公囚禁六日后死去，死去后十日是庚午，智罃把公子周迎来了，至了绛都，杀鸡与大夫们盟誓而扶立他，这就是悼公。辛巳日，到武宫朝拜。二月乙酉日，就国君位。

【原文】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①]。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难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远，毋幾为君[②]。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后，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亦佐寡人[③]！"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人时功臣后[④]。秋，伐郑，郑师败，遂至陈。

三年，晋会诸侯。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解狐，傒之仇。复问，举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⑤]。"方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戮其仆[⑥]。悼公怒，或谏公，公卒贤绛，任之政，使和戎，戎大亲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⑦]。"赐之乐，三让乃受之。冬，秦取我栎[⑧]。

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度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⑨]。

十五年，悼公问治国于师旷[⑩]。师旷曰："惟仁义为

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⑪。

【注释】

①大父：祖父。

②幾(jì)：通"冀"，盼望。

③战战：畏惧戒慎。今言为"战战兢兢"，是其意。

④不臣者：指不尽臣责引导厉公为恶和不臣属新而为厉公死党的人。

⑤党：偏私。　隐：回避。

⑥行(háng)：军队行列。　仆：驾车者。时魏绛为中军司马，主管晋军军法。

⑦九合诸侯：《史记集解》服虔曰："九合：一谓会于戚，二会城棣救陈，三会于鄬，四会于邢丘，五同盟于戏，六合于柤，七戍郑虎牢，八国盟于亳城北，九会于萧鱼。"

⑧栎(lì)：郑地，在今河南禹县。此役秦伐晋救郑，栎为郑地，故《史记志疑》以为"疑'取'当作'败'"。

⑨六卿：士匄将中军，知伯佐之；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　棫(yù)林：秦地名，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南。《史记志疑》案：此迁延之役，不可言败。

⑩师旷：晋著名乐师子野。

⑪平公：公元前557年～前532年在位。

【译文】

悼公周，他的祖父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不能继位，号称桓叔，桓叔最受襄公喜爱。桓叔生了惠伯谈，谈生了悼公周。周继位的时候，十四岁了。悼公说："祖父、父亲都不能继位在周王室避难，客死在那里。我自己认为疏远，没有盼望做国君。如今大夫们没有忘记文公、襄公的意愿而仁慈地拥立桓叔的后代，仰赖祖宗和大夫们的威灵，能够承奉晋国的祭祀，难道敢不畏惧戒慎吗？大夫们可也要辅佐我！"于是驱逐不能臣属新君的七个人，修明旧的功业，施

德惠给民众，抚恤文公回国时候功臣的后代。秋天，攻打郑国，郑国军队失败，就到了陈国。

三年，晋国会盟诸侯。悼公询问群臣当中可以重用的人，祁傒举荐解狐。解狐，是祁傒的私家仇人。再问，举荐他的儿子祁午。君子说："祁傒可以称得上是不偏私的人了！推荐外面的不回避仇人，推荐内面的不回避儿子。"正在会盟诸侯，悼公的弟弟杨干闯乱了军队行列，魏绛杀了杨干的驾车人。悼公发怒，有人劝说悼公，悼公终于认为魏绛贤能，任用他主持国政，派他去和合戎族，戎族对晋国特别亲近归附。十一年，悼公说："自从吾任用了魏绛，九次会合诸侯，亲和戎族、翟族，这都是魏子出的力。"赐给他音乐，三次辞让才接受。冬天，秦国在栎地打败了我军。

十四年，晋国派六卿率领诸侯攻打秦国，渡过了泾水，把秦军打得大败，到了棫林后离去了。

十五年，悼公向师旷询问治国的道理。师旷说："只有仁义是根本。"冬天，悼公去世，儿子平公彪继位。

【原文】

平公元年，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齐师败走[①]。晏婴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战？"遂去。晋追。遂围临菑，尽烧屠其郭中[②]。东至胶，南至沂，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③]。

六年，鲁襄公朝晋。晋栾逞有罪，奔齐[④]。八年，齐庄公微遣栾逞于曲沃，以兵随之[⑤]。齐兵上太行，栾逞从曲沃中反，袭入绛[⑥]。绛不戒，平公欲自杀，范献子止公，以其徒击逞，逞败走曲沃[⑦]。曲沃攻逞，逞死，遂灭栾氏宗[⑧]。逞者，栾书孙也。其入绛，与魏氏谋[⑨]。齐庄公闻逞败，乃还，取晋之朝歌去，以报临菑之役也[⑩]。

十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晋因齐乱，伐败齐于高唐去，报太行之役也[11]。

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向语[12]。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13]！"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14]。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15]。

【注释】

①靡下：即靡笄(jī)山下。靡笄山，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南。

②临菑：齐都城，故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郭：外城。

③胶：胶水。 沂：沂水。

④逞：《左传》作"盈"。栾逞，祖父栾书，父亲栾黡。本为晋大夫。

⑤微：暗中。 曲沃：本武公起家之地，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杜预以为"栾盈邑也"，可能曲沃中的一部分封给栾氏，亦名曲沃。一说曲沃即桃林塞，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今之曲沃镇(《春秋左传注》)。

⑥太行：指太行陉，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为太行八陉之一。 绛：晋都城，在今山西侯马市。

⑦范献子：亦称士鞅、范鞅、范叔，晋公族大夫。

⑧灭栾氏宗：《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尽杀栾氏之族党"，则"宗"为"族党"。

⑨魏氏：指魏舒，亦称魏献子，魏绛之子。

⑩朝歌：晋邑名，今河南淇县。

⑪高唐：齐邑名，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以上记栾盈及齐、晋间事，与《左传》、《国语》稍有出入，参见《史记志疑》。

⑫叔向：叔肸，即羊舌肸之字，亦字叔誉。食邑于杨(今山西洪桐县东南)。又称杨肸。晋大夫。

⑬季世：末代，即衰微之世。 恤：忧虑。 私门：大夫家门，指韩、赵诸氏

专政。

⑭伐燕：《史记志疑》晋无伐燕事。

⑮昭公：公元前 531 年～前 526 年在位。

【译文】

平公元年，攻打齐国，齐灵公和晋军战于靡笄山下，齐军失败逃跑。晏婴说："您也是没有勇气，何不停下来交战？"齐军还是离开了。晋军追击，就围住了临菑城，把它的外城烧杀屠掠干净。东边到达了胶水，南边到达了沂水，齐国都据城守御，晋国就领兵回国了。

六年，鲁襄公来晋国朝见。晋国栾逞犯有罪过，逃奔齐国。八年，齐庄公暗中遣送栾逞到曲沃，派兵跟随他。齐国兵士登上了太行陉，栾逞从曲沃内部反叛，袭击进入绛都。绛都不加戒备，平公想自杀，范献子制止平公，率领他的徒众攻击栾逞，栾逞失败逃跑到曲沃。曲沃的军士进攻栾逞，栾逞死去，就灭掉栾氏的族党。栾逞，是栾书的孙子。栾逞进入绛都，与魏舒一起谋划过。齐庄公听说栾逞失败，就回国，夺取了晋国的朝歌然后离去，这是报了临菑战役的仇怨。

十年，齐国崔杼弑杀他的国君庄公。晋国借着齐国内乱，攻击并在高唐打败了齐国然后离去，报了太行一仗的仇怨。

十四年，吴国延陵季子前来出使，和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交谈说："晋的国家政权，最终要归在这三个私家手中。"

十九年，齐国派晏婴来到晋国，和叔向交谈。叔向说："晋国，到了衰微之世，国君加厚赋税建筑高台深池而不忧虑政治，政治权力落到了大夫家门，难道还能长久吗！"晏子同意这个说法。

二十二年，攻打燕国。二十六年，平公去世，儿子昭公夷继位。

【原文】

昭公六年卒。六卿强，公室卑[①]。子顷公去疾立[②]。

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争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

九年，鲁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③]。十一年，卫、宋使使请晋纳鲁君。季平子私赂范献子，献子受之，乃谓晋君曰："季氏无罪。"不果入鲁君。

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④]。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⑤]。晋益弱，六卿皆大。

十四年，顷公卒，子定公午立[⑥]。

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鞅简子舍之[⑦]。

十二年，孔子相鲁[⑧]。

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⑨]。定公围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君，乃赦赵鞅，复位。二十二年，晋败范、中行氏，二子奔齐。

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⑩]。

三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立简公弟骜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⑪]。

【注释】

①六卿：指韩、赵、魏、范、中行及智氏。

②顷公：公元前525年～前512年在位。

③季氏：季平子。昭公是年逊（讳奔，故曰逊）于齐，晋顷公十二年如晋乃居乾侯，四年后卒于此。详《鲁周公世家》。 乾(gān)侯：晋地名，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

④宗家：同宗族的人。程公说《春秋分记》、《通志·氏族略》三皆谓祁氏为晋献侯后；《唐书·世系表》谓羊舌氏为晋武公子伯侨之后（《史记志疑》及其自注）。 祁傒孙：祁盈，祁午子。晋大夫。 叔向子：杨食我，亦即羊舌食我，字伯石。晋大夫。

⑤十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铜鞮、平阳、杨氏。 大夫：邑长之称。司马弥牟为邬（今山西介休县东北）大夫，贾辛为祁（今山西祁县东南）大夫，司马乌为平陵（今山西文水县东北）大夫，魏戊为梗阳（今山西太原市清徐县）大夫，知徐吾为涂水（今山西榆次市东南）大夫，韩固为马首（今山西平定县东南）大夫，孟丙为盂（今山西盂县）大夫，乐霄为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夫，赵朝为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大夫，僚安为杨氏（今山西洪桐县东南）大夫。其中只有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为"六卿"之子，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司马弥牟、孟丙、乐霄、僚安为举贤。

⑥定公：公元前511年～前475年在位。其在位之末年为战国时期之始。

⑦赵鞅：亦称赵简子。定公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为晋国之执政大臣。

⑧是年，孔子没有相鲁，详《孔子世家》。

⑨邯郸午：与赵鞅同族，为五从兄弟，以其先别封邯郸，故称。赵鞅为赵衰之后，邯郸午为赵衰之兄赵夙之后。 不信：午开始许诺后又不从，故不诚信。 欲杀午：据《左传》夏六月前已杀午，亦无后之参与进攻赵鞅事。 中行寅：荀寅，荀偃之孙。 范吉射(yì)：士吉射，亦即范献子，士鞅之子。 晋阳：晋邑名，在今太原市西南。

⑩黄池：宋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 争长：争当盟主。《左传》作"争先"，即争歃血之先后"（杜预），先歃血者当盟主。 长吴：此与《秦本

纪》、《赵世家》均言“长吴”,《吴太伯世家》则言“长晋定公”。是存异说。

⑪出公:公元前494年～前452年在位。

【译文】

昭公六年去世。六卿强大,公室卑微。儿子顷公去疾继位。

顷公六年,周景王去世,王子争着继位。晋国六卿平定王室的内乱,拥立敬王。

九年,鲁国季氏驱逐他们的国君昭公,昭公居住在晋国乾侯。十一年,卫国、宋国派遣使者请求晋国送鲁君回国。季平子贿赂范献子,献子接受了贿赂,就对晋君说:“季氏没有罪过。”最后还是没能送鲁君回国。

十二年,晋国同宗族的人祁傒的孙子,叔向的儿子,和国君关系很坏。六卿想削弱公室的势力,于是就按法全都灭了他们的家族,而把他们的封邑分成十个县,每个县都让六卿自己的儿子做大夫。晋公室更加卑弱,六卿都壮大起来。

十四年,顷公去世,儿子定公午继位。

定公十一年,鲁国的阳虎逃奔到晋国,赵鞅简子给他地方居住。

十二年,孔子在鲁国摄行国相事。

十五年,赵鞅让邯郸大夫午办一件事,先答应办后又不办,想杀了邯郸午,邯郸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自领众进攻赵鞅,赵鞅逃跑保守晋阳。定公派兵围住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和范氏、中行氏彼此之间互相仇视,就调动军队攻打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反叛,晋君回击他们,打败了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逃往朝歌,据城保守。韩氏、魏氏替赵鞅向晋君道歉,于是赦免了赵鞅,恢复他的职位。二十二年,晋国打败了范氏、中行氏,两人逃奔到齐国。

三十年,定公和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争当盟主,赵鞅当时随从定公,终于让吴王做盟主。

三十一年，齐国田常弑杀他的国君简公，而扶立简公的弟弟骜就是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去世。

三十七年，定公去世，儿子出公凿继位。

【原文】

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①]。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②]。

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③]。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④]。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⑤]。

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⑥]。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⑦]。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⑧]。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⑨]。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⑩]。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颀立[⑪]。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袭邯郸，不胜而去[⑫]。十七年，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立。是岁，齐威王元年也[⑬]。

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⑭。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

【注释】

①道死：《史记志疑》案：《赵世家》亦有此言，史公以奔齐为立年之断，故云道死。据《纪年》，出公在位二十三年，奔齐之后六年始薨，非死于十七年奔齐时也。（《六国表》作"十八年"，非。）

②哀公：公元前451年～前434年在位。或作"懿公"，或作"敬公"。

③蚤：通"早"。

④《史记索隐》如《纪年》之说，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

⑤幽公：公元前433年～前416年在位。

⑥《史记索隐》畏，惧也。为衰弱故，反朝韩、赵、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为"衰"。

⑦三晋：《史记索隐》后韩、赵、魏为三卿，而分晋政，故曰三晋。

⑧依《中国历史纪年表》（附《辞海》后），魏文侯初立在周贞定王二十四年，晋幽公（敬公）七年，即公元前445年。

⑨烈公：公元前415年～前389年在位。

⑩《周本纪》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韩、魏、赵为诸侯。依《中国历史纪年表》，是年为公元前403年，当晋烈公之十三年。

⑪孝公：《中国历史纪年表》作"桓公"，公元前388年～前369年在位。其后无静公立事，晋灭。《史记索隐》：《纪年》以孝公为桓公，故《韩子》有"晋桓侯"。《纪年》云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已后更无晋事。

⑫依《中国历史纪年表》，魏武侯初立，在周安王七年，即公元前395年，为晋烈公之二十一年，非孝公时事。

⑬依《中国历史纪年表》，齐威王元年，为周显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56年。时晋绝祀已十三年。

⑭《史记志疑》分地在孝公（桓公）十七年。 按：依《中国历史纪年表》，其时为魏武侯、韩懿侯、赵成侯，均在韩哀侯、赵敬侯之后。

【译文】

出公十七年，知伯和赵氏、韩氏、魏氏共同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封邑。出公愤怒，告诉齐国、鲁国，想借此讨伐四卿。四卿恐惧，就反攻出公。出公逃奔齐国，半道上死去了。所以知伯就扶立昭公的曾孙骄做晋君，这就是哀公。

哀公的祖父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称号叫戴子。戴子生下了忌。忌和知伯相友善，早死去了，所以知伯想全部并吞晋国，还不敢，就扶立忌的儿子骄做国君。正当这个时候，晋国的政事完全决定于知伯，晋哀公不能够有所控制。知伯就占有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最为强大。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一起杀了知伯，完全并吞了他的土地。

十八年，哀公去世，儿子幽公柳继位。

幽公的时候，晋君畏惧，反而去朝见韩氏、赵氏、魏氏的君主。他只拥有绛、曲沃，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入于三晋。

十五年，魏文侯刚刚继位。十八年，幽公奸淫妇女，夜里暗自从城中出去，让强盗杀死了。魏文侯领兵来诛讨晋国的内乱，扶立幽公的儿子止，这就是烈公。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封赵氏、韩氏、魏氏，都策命他们成为诸侯。

二十七年，烈公去世，儿子孝公颀继位。孝公九年，魏武侯刚刚继位。袭击邯郸，没有获胜就离去了。十七年，孝公去世，儿子静公俱酒继位。这一年，是齐威王元年。

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亡晋国后而由三分他的土地。静公降为平民，晋国的祭祀断绝。

【原文】

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①]？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②]。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③]！

【注释】

①约：屈辱。

②致严：达到了严厉的程度。　刻：刻薄、苛刻。

③君道：为君之道，即君主统治的权术。　御：驾驭。

【译文】

太史公说：晋文公，是古代所说的英明国君，流亡居于国外十九年，非常的困迫屈辱，等到就了国君之位后进行奖赏，尚且还忘记了介子推，更何况是骄纵的君主呢？灵公已被弑杀，在他以后的成公、景公政治达到了严厉的程度，到了厉公，大苛刻了，大夫们害怕被诛杀，祸乱兴起。悼公之后日益衰弱，六卿专权。所以国君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他的臣下，本来就不容易呀！

史记全译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解题】

本篇的记述可以将楚国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庄王以前的建国和发展时期，此期楚在南方扩展，企图进军北方而主要受到晋国的阻挡，未能如愿；第二，庄王之称霸，问鼎于周，觊觎天子之位，野心犹在；第三，灵王、平王、昭王时期，内部政治发生变化，对外主要与吴争锋于南方；第四，怀王、顷襄王时期以后，在六国纵横的形势下，受诈于秦，力弱国亡。

在总体上，评述政绩仍有以德为主的思想贯穿。庄王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然观兵于周郊，问鼎之大小，王孙满对以“在德不在鼎”，鼎之迁在于德之休明与昏乱，是其一。析父（依《左传》当为子革）亦对灵王之求周鼎，以楚先君之荜路蓝缕为言而迎合灵王之骄佚淫乐，灵王“使国人苦役”，终饿死于申亥之家，故论赞评其为“操行之不得，悲夫”，是其二。平王因以诈弑两兄王而自立，初能施惠百姓，存恤国中，修政教。文录叔向对韩宣子问，以贤人、内主、策谋、民众、德义五者论子比之不当立和弃疾（即平王）之有国，并以齐桓、晋文之事为之比附阐释，归结为暴虐必自亡，德义乃可立。然最终平王“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同样是属于操行品德方面的政治问题，是其三。

文于怀王、顷襄王事记载颇详，惋惜楚之不力，受诈于张仪，被害于宠姬郑袖、谗臣靳尚及令尹子兰，怀王客死于秦，顷襄失齐之合从而丧地，虽“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的隐喻进谏，均无改于衰弱之势，在新起之秦的强大压力下，经考烈

王、幽王、王负刍仅四十年而终遭灭亡。记述强调了形势发展的意义。

【原文】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①。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②。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③。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④。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⑤。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⑥。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⑦。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⑧。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⑨。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⑩。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注释】

①颛顼：有天下后号高阳。《五帝本纪》载，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长曰玄嚣，次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②卷章生重黎：《史记索隐》卷章名老童，故《系本》云"老童生重黎。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为木正，黎为火正。"案：《左氏传》少昊氏之子曰重，颛瑞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为一人，仍是颛项之子孙者，刘氏云"少昊氏之后曰重，颛顼氏之后曰重黎，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非关少昊之重"。愚谓此解为当。

③帝喾高辛：《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火正：掌握火的官。《史记索隐》：此重黎为火正，彼少昊氏之后重自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 祝融：掌火官的封号。意为大明。

④共工氏：古代部族名。

⑤坼（chè）剖：此指剖腹。二字同义。

⑥昆吾：国名，己姓所出，在今河南濮阳县西。 参胡：国名，又名惠连、斟姓，先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南，后迁陕西韩城县。 彭祖：国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会人：国名，又名求言，妘姓所出，即郐国，在今河南郑州市南。 曹姓：又名安，诸曹所出，古邾国，在今山东曲阜东南及山东西南部。 芈（mǐ）：楚国祖先的族姓。

⑦侯伯：即诸侯。

⑧微：衰弱，衰落。 中国：指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 蛮夷：泛指中原以外的边境部族地区。

⑨苗裔：后代子孙。

⑩事：事奉。

【译文】

楚国的祖先出于帝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了称，称生了卷章，卷章生了重黎。重黎替帝喾高辛做掌管火的官，功劳特别大，能使光辉照明天下，帝喾策命叫祝融。共工部族发动叛乱，帝喾派重黎去诛讨他们，但事情办得不彻底。帝喾就在庚寅日诛杀了重黎，而让他的弟弟吴回做重黎的继承人，重新做火正官，就是祝融。

吴回生了陆终。陆终生了六个儿子，都是剖腹而产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叫昆吾；老二叫参胡；老三叫彭祖；老四叫会人；老五叫曹姓；老六叫季连、芈姓，楚国是他的后代。昆吾氏，在夏朝时候曾经是诸侯国，桀的时候被汤灭亡了。彭祖氏，在殷朝的时候曾经是诸侯国，殷朝的末代灭掉了彭祖氏。季连生了附沮，附

沮生了穴熊。这以后中途衰落，有的去了中原地区，有的去了中原以外的部族地方，不能够记载他们的世系。

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子孙叫鬻熊。鬻熊的儿子事奉过周文王，早死了。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了熊狂，熊狂生了熊绎。

【原文】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①。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胜②。熊胜以弟熊杨为后③。熊杨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④。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⑤。"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⑥。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后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⑦。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⑧。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⑨。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⑩。

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11]。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12]。

【注释】

①举：举荐，选拔。 文、武勤劳：周文王、武王时期勤劳王室的人。 楚蛮：楚地蛮荒之域。 子男：周五等爵公、侯、伯、子、男的第四、五位爵。楚属子爵。 丹阳：邑名，在今湖北秭归县东南。

②赸（dàn）：同"亶"，亦作"亶"。

③后：继承人。

④江汉：长江、汉水。 和：亲和。 庸：国名，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杨粤：即"杨越"，有本作"杨雩"，地区名。在今汉水南至湖南南部一带。 鄂：地名在今湖北鄂州市一带。

⑤与：沿用。

⑥句亶（gōu dàn）：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县境。 中：通"仲"，第二。 红：人名，即下文之"挚红"。 鄂：地名，今湖北武昌。 越章：地名，今地不详。

⑦谯周《古史考》以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疑其有脱漏。

⑧熊严：公元前837年～前828年在位。

⑨熊霜：公元前827年～前822年在位。

⑩濮：古部族名，地在今重庆市东部到湖北西南部一带。熊徇：公元前821年～前800年在位。

⑪熊咢：公元前799年～前791年在位。

⑫若敖：公元前790年～前764年在位。其在位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时期之始。

【译文】

熊绎正处在周成王时期，周成王举荐文王、武王时期勤劳王室人的后代，就把熊绎封在楚蛮，封给属子爵的田地，他姓芈氏，居住在丹阳。楚子熊绎和鲁公伯禽、卫康叔的儿子牟、晋侯燮，齐

太公的儿子吕伋在一起，在京城事奉成王。

熊绎生了熊艾，熊艾生了熊䵣，熊䵣生了熊胜。熊胜用他弟弟熊杨做继承人。熊杨生了熊渠。

熊渠生了三个儿子。正处在周夷王时期，王室衰微，有的诸侯不来朝拜，互相间进行攻伐。熊渠特别能得到长江、汉水相合地带民众的亲和，就出动军队讨伐庸、杨粤。到达鄂地。熊渠说："我是蛮夷地区，不必沿用中原地区的名位谥号。"就确立他的长子康做句亶王，第二个儿子红做鄂王，小儿子执疵做越章王，都在长江一带的楚蛮地区。等到周厉王时期，政治暴虐，熊渠害怕周厉王来攻打楚国，亦除去了他的王号。

继承人是熊毋康，毋康早已死去。熊渠去世，儿子熊挚红继位。挚红去世，他的弟弟弑杀他而替代继位，叫熊延。熊延生了熊勇。

熊勇六年，周王室的人兴起内乱，进攻厉王，厉王逃出京城奔往彘地。熊勇十年，去世，弟弟熊严做继承人。

熊严十年，去世。有四个儿子，长子伯霜，老二仲雪，老三叔堪，小儿子季徇。熊严去世，长子伯霜替代继位，这就是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刚刚继位。熊霜六年，去世，三位弟弟争着要继位。仲雪死去；叔堪逃亡，到濮地去避难；而小弟弟季徇继位，这就是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刚刚被封在郑地。二十二年，熊徇去世，儿子熊咢继位。熊咢九年，去世，儿子熊仪继位，这就是若敖。

【原文】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1]。霄敖六

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2]。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3]。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4]。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5]。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6]。"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7]。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8]。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9]！"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10]。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11]。

文王[12]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13]。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14]。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15]。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艱立，是为庄敖[16]。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17]。

【注释】

①霄敖：公元前763年～前758年在位。

②蚡冒：公元前757年～前741年在位。
③武王：公王前740年～前690年在位。
④事在二十二年。
⑤随：国名，姬姓。在今湖北随县南。
⑥敝甲：破旧的铠甲，谦语。 观：观察，此处意为涉足。
⑦之：前往。
⑧蚤：通“早”。
⑨率服：顺服。率，在遵循号令之意。 自尊：自加尊号。
⑩数（shǔ）：责备。
⑪罢：停止。
⑫文王：公元前689年～前677年在位。 郢（yǐng）：邑名，故城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纪南城。
⑬申：国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北。 邓：国名，在今襄樊市西北。
⑭蔡：国名，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释之：《蔡世家》言留而不释。
⑮陵：欺凌，侮辱。
⑯十三：当作“十五”。 艱：古“艰”字。 庄敖：公元前676年～前672年位。庄，当作“堵”。
⑰五年：当作“二年”。 恽：当作“頵（yūn，又读jūn）”。 成王：公元前671年～前626年在位。

【译文】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被犬戎部族所杀，周王室向东迁徙，而秦襄公开始置于诸侯行列。

二十七年，若敖去世，儿子熊坎继位，这就是霄敖。霄敖六年，去世，儿子熊眴继位，这就是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国开始内乱，是由于曲沃的缘故。蚡冒十七年，去世。蚡冒的弟弟熊通弑杀蚡冒的儿子而替代继位，这就是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国的曲沃庄伯弑杀了君主国的晋孝侯。十九年，郑伯的弟弟共叔段发动内乱。二十一年，郑国侵占了天子的田地。二十三年，卫国弑杀了他的国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国弑

杀了他的国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杀他的国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国攻打随国。随君说："我没有罪过。"楚国说："我是蛮夷之国。如今诸侯都进行背叛互相侵害，或者是互相残杀。我国有着破旧的铠甲，想以此涉足中原国家的政事，请求周王室加尊我的爵号。"随国人为此呈前往周王室，请求加尊楚国，王室不听从，回来报告楚国。三十七年，楚国熊通发怒说："我的祖先鬻熊，是文王的老师，很早就去世了。成王举荐了我先公，赐给他子爵的田土让他居住在楚地，蛮夷都顺服他，而周王不给我增加爵位，我就自加尊位啦！"就自立做武王，和随国人约盟后离去了。这时开始开发濮地，据为己有。

五十一年，周室召唤随侯，责备他拥立楚国做王。楚国发怒，认为随国背离了自己，攻打随国。武王死在军中也就使战事停止了。儿子熊赀继位，开始建都于郢城。

文王二年，去攻打申国时经过邓国，邓国人说"楚王容易擒获"，是邓侯不允许。六年，攻打蔡国，俘虏蔡哀侯回国了，随后释放了他。楚国强大，侮辱长江汉水一带的小国，小国都害怕他。十一年，齐桓公开始称霸，楚国也开始壮大。

十二年，攻打邓国，灭亡了他。十三年，去世，儿子熊艱继位，这就是庄敖。庄敖五年，想杀了他的弟弟熊恽，恽逃奔到随国，和随国袭击并弑杀了庄敖替代继位，这就是成王。

【原文】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1]。"于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2]。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

许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3]。二十二年，伐黄[4]。二十六年，灭英[5]。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6]。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7]。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而厚送之于秦[8]。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穀，置齐桓公子雍焉[9]。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10]。

夏，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11]。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12]。晋果败子玉于城濮[13]。成王怒，诛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14]。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绌乃乱也[15]。楚国之举常在少者[16]。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18]。"王不听，立之。后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19]？"崇曰："飨王之宠姬江芈而勿敬也[20]。"商臣从之。江芈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21]。"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22]？"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成

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24]。丁未，成王自绞杀[25]。商臣代立，是为穆王[26]。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26]。四年，灭六、蓼[27]。六、蓼，皋陶之后[28]。八年，伐陈[29]。十二年，卒。子庄王侣立[30]。

【注释】

①胙：祭肉。天子赐祭肉，是表示奖赏、嘉许。

②陉（xíng）山：楚地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

③许：国名，姜姓。在今河南许昌市东。 肉袒：裸露上身，表示惶恐。

④黄：国名，在今河南潢川县西北。事在二十三年。

⑤英：国名，在今安徽金寨县东南。《史记志疑》案：此当作“二十四年灭黄”。

⑥盂：宋邑名，在今河南睢县西北。

⑦泓：指泓水北岸。泓水，在今河南柘城县北，今已堙。 创(chuāng)：创伤。“宋襄公死于楚成王三十五年，此牵连书于三十四年耳。”（《史记志疑》）

⑧飨（xiǎng）：用酒食款待人。

⑨三十九年：当作“三十八年”。 穀：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

⑩夔（kuí）：国名，芈姓，《公羊传》作“隗”，亦作“归”。在今湖北秭归县。

⑪夏：据《左传》当为“三十九年冬”。 晋救宋：在四十年。

⑫与之少师：即“少与之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为所记之事。

⑬城濮：卫地，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

⑭语：告诉。 令尹：楚官名，掌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国相。

⑮齿未：指年岁尚少。 内宠：指姬妾。 绌：《左传》作“黜”，废黜。 乱：祸乱。

⑯举：立。指立太子。
⑰忍人：残忍之人。《史记集解》服虔曰："言忍为不义"。
⑱职：商臣庶弟。
⑲审：准确。 实：真实情况。
⑳姬：当作"妹"。
㉑若：你。
㉒行大事：指弑君。
㉓熊蹯（fán）：熊掌。杜预曰："熊掌难熟，冀久将有外救之也。"
㉔丁未：十八日。
㉕穆王：公元前625年～前614年在位。
㉖江：国名，嬴姓，在今河南息县西。
㉗六：国名，偃姓，在今安徽六安县东北。 蓼（liáo）：国名，姬姓，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
㉘皋陶（yáo）：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事详《五帝本纪》。"皋陶"下缺"庭坚"二字，雷学淇《世本校辑》云："皋陶出自少昊，其后为六，偃姓；庭坚乃出颛顼，其后为蓼，姬姓。二国之姓，并详见《世本》。"
㉙陈：国名，都城在今河南睢阳县。事详《陈杞世家》。
㉚庄王：公元前613年～前590年在位。

【译文】

成王恽元年，刚刚就国君之位，遍行德政，施加恩惠，和诸侯各国相结交如旧好。派人献礼物给周天子，天子赐给他祭肉，说："镇服好你南方夷越各族的叛乱，不要侵害中原国家。"这时楚国已有土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率领军队侵犯楚国，到了陉山。楚成王派将军屈完率领兵众抵御，和齐桓公约盟。桓公拿应该进献给周的贡赋而没有交纳给王室的事加以责备，楚国答应交纳后，就离去了。

十八年，成王领兵往北攻打许国，许君肉袒谢罪，便开释了他。二十二年，攻打黄国。二十六年，灭掉了英国。

三十三年，宋襄公想组织盟会，召唤楚国。楚王生气说："召

唤我将要好好地前往袭击侮辱他，”就前行了，到了盂地，就把宋公拘执起来，随后又放他回去。三十四年，郑文公往南来朝见楚国。楚成王往北去攻打宋国，把宋国打败在泓水北岸，射伤了宋襄公，襄公就因创伤病死了。

三十五年，晋国公子重耳经过楚国，成王用对待诸侯王的客礼款待他，并给厚重礼物送他去到秦国。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求出兵让他指挥攻打齐国，楚国派申侯统兵攻打齐国，夺取了穀地，把齐桓公的儿子雍安置在那里。齐桓公的七个儿子都逃奔到楚国，楚国全都任命做上大夫。灭掉了夔国，是因为夔国不祭祀祝融、鬻熊的缘故。

夏天，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援救宋国，成王罢兵回国。将军子玉请求开战，成王说：“重耳流亡居住在国外已经很久，终于能够返回本国，这是上天要兴发他，不可抵挡。”子玉坚决请求，就给了他少量军队让带去。晋国果然在城濮打败了子玉。成王生气，诛杀了子玉。

四十六年，当初，成王将要立商臣做太子，告诉令尹子上。子上说：“您还年轻，又有很多受宠的姬妾，废黜太子就会产生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在年纪小的。而且商臣有像蜂一样的眼睛和发出豺狼一样的声音，是能忍心行不义之事的人，不可以立他。”成王不听从，立了他。后来又想确立庶子职而废黜太子商臣。商臣听说了但没有搞准确，告诉他的师傅潘崇说：“用什么方法能得到真实情况？”潘崇说：“设宴招待王的宠姬江芈而不对她表示恭敬。”商臣依照去做。江芈生气说：“太应该啦！王想杀掉你而确立职。”商臣告诉潘崇说：“事实是确实的。”潘崇说：“能够事奉他吗？”说：“不能够。”“能够逃亡离开国家吗？”说：“不能够。”“能够干弑君的大事吗？”说：“能够。”冬天十月，商臣率领宫中的卫兵围住成王。成王请求吃完一只煮熟的熊掌然后死去，不听从他。丁未日，成王绞死了自己。商臣替代继位，这就是穆王。

穆王继位，把他以前的太子宫给了潘崇，让潘崇做太师，掌管国家政事。穆王三年，灭掉了江国。四年，灭掉了六国、蓼国。六国、蓼国是皋陶的后代。八年，攻打陈国。十二年，去世。儿子庄王侣继位。

【原文】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①]。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②]。"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③]？"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④]。是岁灭庸[⑤]。六年，伐宋，获五百乘[⑥]。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⑦]。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⑧]。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⑨]。"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⑩]。"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⑪]。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⑫]。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⑬]。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⑭]。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⑮]。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⑯]。

【注释】

①伍举入谏：《史记志疑》案：伍举在康、灵之世，事庄王者乃其父伍参，此与《子胥传》同误……然大鸟之谏，《史》误以为伍举。（自注：《吴越春秋》及《大纪》误从《史》。）而《韩子·喻老篇》称右司马，《吕氏春秋·重言篇》作"成公贾"，《新序·杂事》二作"士庆"，莫定所属。

②隐，隐言，隐喻。

③阜（fù）：土山。 蜚：通"飞"。

④说，通悦。

⑤庸：已在熊渠时属楚，见前注。此时灭之。

⑥此年有侵陈事，此脱。又获五百乘为次年郑受楚命伐宋事。

⑦陆浑戎：戎族中允姓的一支，先有居于伊、洛间者，后于公元前638年，又有"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事，集中居于此地。在今河南西部洛水中游一带。 洛：洛水。 观兵：陈兵示威。 周郊：《左传》作"周疆"，周王室境内。

⑧王孙满：周大夫。 劳：慰劳。

⑨鼎：九鼎相传是夏代用九州所进贡的铜铸成。为传国的宝器，天子权力的象征。杜预曰："示欲逼周取天下。"

⑩阻：倚仗。 喙（huì）：《史记正义》："凡戟有钩。喙，钩口之尖也。言楚国戟之钩口尖有折者，足以为鼎，言鼎之易得也。"

⑪九牧：九州之牧，犹言天下。 牧，州长。 象物：传说是将各州所图画的物品铸在鼎上。 百物：万物。 备：完备，齐备。 使民知神奸：万物都铸在鼎上，以备人民全都知道何物为神，何物为奸。

⑫乱德：《左传》作"昏德"。 载（zǎi）祀：二字同义，均为"年"。《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⑬休明：美善光明。休，美。 重：指重而不可迁。 奸回：邪恶。回，邪僻。轻：指轻而可迁。

⑭郏鄏（jiá rǔ）：即郏，以郏山（北邙山）得名，又曰王城，今河南洛阳市。卜：占卜。周代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此括总数言之。

⑮若敖：楚武王之祖。楚君之无谥者，皆称“敖”，“若”为所葬之地。

⑯舒：国名，偃姓。《左传·文公十四年》有“群舒”之称，盖有同宗异国之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散布在今安徽舒城、庐江、桐城、霍山诸县之间一带。（依《左传》此被灭者为舒蓼。）

【译文】

庄王就国君之位三年，没有发出过号令，日夜作乐，在国内下命令说：“有人敢于进谏，只处死决不赦免！”伍举入宫进谏。庄王左边抱着郑国之姬，右边抱着越国女子，坐在钟声鼓乐中间。伍举说：“希望能进上隐语。”说：“有只鸟蹲在土山上，三年中不飞翔又不鸣叫，这是什么鸟？”庄王说：“三年中不飞翔，飞翔起来就将冲破云天；三年中不鸣叫，鸣叫起来就将惊动人众。伍举退出去吧，我知道了你要说什么。”过了几个月，淫逸得更加严重。大夫苏从就进宫劝谏。庄王说：“你没有听说过下达的命令吗？”回答说：“杀了我自身能让国君明白事理，正是臣子的愿望。”于是就撤除了淫乐，处理政事，被他杀死的有几百人，被他进用的有几百人，任命伍举，苏从参与政事，国人非常高兴。这一年灭掉了庸国。六年，攻打宋国，获得战车五百乘。

八年，攻打陆浑戎族，就到达了洛水，在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王。楚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回答说：“在于君王的德政，不在鼎的本身。”庄王说：“您不要倚仗九鼎：楚国折下戟的钩尖，就足以铸成九鼎。”王孙满说：“哎呀！君王难道忘记了吗？从前的虞夏盛世，远方都来朝拜，天下都贡献金属，在鼎上铸出各州所绘的相像器物，铸在鼎上的万物齐备，使民众全都知道什么物是神、什么物是奸。夏桀政治昏乱，鼎就迁移给殷，享国六百年。殷纣王政治暴虐无道，鼎又迁移给周。君主之德要是美善光明，九鼎虽小必定重得不可迁动；君主之德要是邪恶昏乱，九鼎虽大必定轻得可以迁移。从前成王把九鼎安置

在王城，预卜要经过三十多代，历年七百余岁，这是上天所命令的。周王室的政治虽然衰败，天命却还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可以询问的。”楚王就回国了。

九年，任命若敖氏做相国。有人在庄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他害怕诛杀，反回来进攻庄王，庄王进击灭亡了若敖氏家族。十三年，灭亡了舒国。

【原文】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1]。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2]。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3]。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4]？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5]。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6]。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唯命是听[7]。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8]。敢布腹心[9]。”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10]！”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11]。潘尪入盟，子良出质[12]。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13]。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14]。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15]。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16]。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17]。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18]。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竖阳穀进酒，醉。王怒，射杀子反，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19]。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郏敖[20]。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21]。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22]。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夏[23]。使使赴于郑。伍举问曰："谁为后？"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24]。

【注释】

①县之：即设为县。

②申叔时：楚大夫。

③径：作为捷径而走过。

④不直：屈理。

⑤复国陈后：让陈的后代做国君恢复陈国。陈后，指陈灵公的太子妫午。

⑥皇门：贾逵解为城门，何休解为郭门。　肉袒牵羊：表示顺服为臣隶。逆：迎接。　不天：不承奉天的旨意。

⑦宾（bìn）：通"摈"，摈弃。　南海：漫为侈大之辞，实指江南之边徼。臣妾：指将郑国人当奴婢。男为臣，女为妾，义为奴婢。

⑧厉、宣：周厉王、宣王。郑桓公为厉王之子，郑之所自出；郑桓公被封在宣王时，宣王为郑之所自封。　桓、武：郑桓公、武公，始封之贤君。武公为桓公之子。

⑨布腹心：当时惯语，即表白心意。

⑩下人：对人卑下谦恭。

⑪麾：通“挥”，指挥。 舍：驻扎。 平：媾和。
⑫潘尪（wāng）：楚大夫。字师叔，或为潘崇之子。 子良：郑襄公弟。
质：人质。
⑬衡雍：郑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⑭楚使：指申舟。事在十八年。
⑮五月：当作“九月”。自去年九月至是年五月，共九月。
⑯华元：宋大夫。 情：实情。
⑰共（gōng）王：公元前590年～前560年在位。共，通“恭”，谥号用字。
⑱鄢陵：郑邑名，故城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⑲康王：公元前559年～前545年在位。
⑳郏敖：公元前544年～前541年在位。
㉑《史记志疑》案：围为令尹在元年。
㉒围使郑：伍举为副使，子围返回，伍举出使郑。
㉓十二月己酉，《春秋》作“冬十有一月己酉”，己酉，十一月四日。
绞而弑之：《史记集解》荀卿曰：“以冠缨绞之。”《左传》曰：“葬王于郏，谓之郏敖。”
㉔灵王：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

【译文】

十六年，攻打陈国，杀了夏徵舒。徵舒弑杀了他的国君，所以把他诛杀掉。已经攻破陈国，就将它设为县。群臣都来道贺，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不给道贺。庄王问他，回答说：“俗话说，牵着牛取直路通过人家的田地，田地的主人把他的牛夺走了。取直路通过的人是理屈了，夺走他的牛，不也太过分吗？而且王因为陈国内乱才率领诸侯讨伐他，由于道义讨伐后又贪取它设置为县，又怎么能再次号令天下！”庄王才恢复陈国让他的后代做国君。

十七年春天，楚庄王包围郑国，三个月攻下了它。从皇门进入郑国都城，郑伯袒露上身左手牵羊迎接，说：“我不承奉上天旨意，不能事奉您，您因此怀有愤怒，从而来到鄙邑，这是我的罪

过。怎敢不听您的命令！把我摈弃在江南边缴，或者把郑国人当作奴婢赐给诸侯，也完全听您的命令。假若您没有忘记周厉王、宣王、郑桓公、武公，不绝灭他们的国家，让我重新事奉您，正是我的愿望，这不是我所敢企求的。斗胆向您表白心意。”楚国的群臣们说：“王不要答应。”庄王说：‘郑国国君能对人卑下谦恭，一定会能信用他的人民，怎么可以绝灭它呢！”庄王亲自拿着令旗，左右指挥军队，领兵退出三十里宿营，就答应和郑国讲和。潘尪进入郑都签订盟约，子良到楚国做人质。夏天六月，晋国援救郑国，和楚国交战，在黄河边晋师大败，就到达衡雍后回国。

二十年，包围宋国，是因为它前年杀了楚国使者。包围宋国九个月，宋国都城中食物殆尽，人们交换子女来吃。敲裂骨头当柴烧。宋国华元出都城以实情坦率来告，庄王说：“真是一位君子呀！”就罢兵离去。

二十三年，庄王去世，儿子共王审继位。

共王十六年，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告急，共王援救郑国。和晋兵在鄢陵开战，晋国打败了楚国，射中了共王的眼睛。共王召唤将军子反。子反嗜好喝酒，他的侍人竖阳穀向他进酒，喝醉了。庄王发怒，射杀了子反，就罢兵回国。

三十一年，共王去世，儿子康王招继位。康王继位十五年去世，儿子员继位，这就是郏敖。

康王有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三年，任用他叔父康王的弟弟公子围做令尹，主掌军事。四年，公子围出使郑国，半道上听说郏敖生病就返回来。十二月己酉日，公子围进宫问候郏敖的病情，用帽带緊绞把郏敖弑杀了，也就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莫和平夏。派使者去郑国报丧。伍举问使者：“谁做了继承人？”回答说：“我们的大夫公子围。”伍举更正他的话说：“共王的儿子中围最年长。”子比逃奔到晋国，因而公子围继位，这就是灵王。

【原文】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①]。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飨，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②]？"灵王曰："用桓公[③]。"时郑子产在焉。于是晋、宋、鲁、卫不往[④]。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⑤]。纣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⑥]。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⑦]。君其慎终！"

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围朱方[⑧]。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以封徇，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⑨]！"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于是灵王使（弃）疾杀之[⑩]。

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⑪]。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⑫]。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⑬]。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⑭]。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⑮]。灵王次于乾谿以待之[⑯]。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⑰]。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⑱]？"析父对曰[⑲]："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⑳]。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㉑]。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敢爱鼎[㉒]？"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㉓]？"对曰："周不爱鼎，郑安敢爱田？"灵王曰："昔诸

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24]？”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25]。”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谿，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26]。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27]。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28]。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人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29]。先除王宫，观从从师于乾谿，令楚众曰：“国有王矣[30]。先归，复爵邑田室。后者迁之[31]。”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注释】

①申：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北。据《春秋》会楚于申的诸侯有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

②钧台：台名，当即桀囚汤之夏台。在今河南禹州市南。　景亳：地名，因景山为名。在今山东曹县南。　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　岐阳：岐山之阳。在今陕西岐山县。蒐（sōu）：特指春天打猎。　丰宫：文王庙，在今陕西户县东。　涂山：山名，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东岸。　召（shào）陵：楚邑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北。　践土：郑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原阳县西南。

③用桓公：指用齐桓公召陵之会的礼仪。服虔曰：“召陵之役，齐桓退舍以礼，楚灵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

④晋、宋、鲁、卫不往：《左传·昭公四年》载子产对楚王语：“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则是晋、齐、宋、鲁、卫、曹、邾未与此会。

⑤有仍：仍国，仍即任，太昊风姓后。当在今山东济宁市附近。　有缗：缗国，帝舜后，姚姓。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

⑥黎山：殷商古黎国，武王命封帝尧之后于此。本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其后晋立黎后，徙于今山西黎城县东北。

⑦太室：中岳嵩山。

⑧朱方：吴邑名，在今江苏镇江市东。吴以此邑赐齐庆封。

⑨徇：《左传》作“以徇于诸侯”，于诸侯各居处巡行以示众。　弱：轻弱。　孤：指齐景公幼小。

⑩疾：《左传》作“速”。

⑪七年：当作“六年”。　章华台：台名，地基宽十五丈，台高十丈。在今湖北监利县北。　内：同“纳”。

⑫楚师灭陈，事在“七年”。

⑬召蔡侯：三月丙申（十七日）醉而执之，四月丁巳（七日）杀之。非“醉而杀之”。

⑭陈蔡公：楚使弃疾为蔡公，在此之前使穿封戌为陈公。非弃疾为“陈蔡公”。

⑮徐：国名，与吴为舅甥之国，故为与国。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⑯次：驻扎，乾（gān）谿：楚邑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⑰不：通“否”。

⑱分：珍宝之器。

⑲析父：楚大夫。官为太仆（楚称“仆夫”），时在王左右。

⑳辟：通“僻”，偏僻。　荆山：山名，在今湖北南漳县西。熊绎都丹阳，在今湖北秭归县东南，荆山在其东北。　荜（bì）露蓝蒌：《史记集解》服虔曰“荜露，柴车，素木辂也。蓝蒌，言衣敝坏，其蒌蓝蓝然也”。　草莽：草野。有与朝廷、庙廊相对之意。　跋涉：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桃弧荆矢：桃木制的弓，荆条制的箭。　共：同“供”，进奉，贡献。

㉑王舅：指吕伋为周成王之舅，成王母邑姜，为齐太公之女。　母弟：鲁姬旦、卫康叔皆周武王母弟；唐叔乃周成王母弟。

㉒爱：吝惜。

㉓伯父：前文已言“陆终生子六人”，长曰昆吾，六曰季连。季连为楚之祖，故称昆吾为伯父。　旧许是宅：即“旧宅许”，曾经居住许地。许，即许国，在今河南许昌市，后迁于叶，又迁于夷，故其地为郑所有。

㉔远我：即以我为僻远。 大城：扩建加固城池。 不羹：分为东西二城。在今河南襄城县东者为西不羹，在今河南舞阳县北者为东不羹。韦昭以为"二国，楚别都也。"此指西不羹。 赋：兵，即军队。古以田赋出兵，故谓兵为赋。 乘：甲车。配有甲士之兵甲。

㉕据《左传》，以上为右尹子革对灵王语，析父听后对子革说："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讥笑子革顺从灵王心意。

㉖僇（lù）：侮辱。

㉗间（jiàn）：从中挑拨离间。《左传》作"启"，开导，文有异。 吴间：吴国间谍。

㉘矫：诈称，假托。

㉙司马：官名，掌管军队军赋。

㉚除天宫：驱除宫中的灵王亲信。 从师：随从军队。

㉛爵邑：爵位封邑。 迁：流放。

【译文】

灵王三年六月，楚国派遣使者告诉晋国，想要会合诸侯。诸侯们都到申地和楚王会合。伍举说："从前夏启有钧台的宴享，商汤有景亳的诰命，周武王有盟津的誓师，成王有岐阳的会猎，康王有丰宫的朝觐，穆王有涂山的相会，齐桓公有召陵的会师，晋文公有践土的结盟，您打算使用哪种礼仪？"灵王说："使用齐桓公召陵会师的礼仪。"当时子产正在楚国。于是晋、宋、鲁、卫四国不去参加会盟。灵王已经会盟，产生了骄傲的神色。伍举说："夏桀举行了有仍的聚会，缗国背叛了他。商纣举行了黎山的聚会，东夷部族背叛了他。周幽王举行了太室的盟会，戎狄部族背叛了他。您还是要慎重考虑结局呀！"

七月，楚国率领诸侯军队攻打吴国，围住朱方城。八月，攻下来了，把庆封囚禁起来，灭了他的全族。拿庆封在诸侯的住地巡行示众，说："不要效法齐国庆封弑杀他的国君并欺弱他幼小的国君，以此和各位大夫盟誓！"庆封反过来说："谁也不要像楚共

王的庶子围那样弑杀他国君即哥哥的儿子员而替代继位!"这时灵王派人迅速杀了他。

七年，建成了章华台，下令把逃亡的人安置在里面服役。

八年，派公子弃疾统兵灭了陈国。十年，召来蔡侯，灌醉后杀了他。让弃疾去平定蔡国，因而任命他做陈、蔡的地方长官。

十一年，攻打徐国来恐吓吴国。灵王驻扎在乾谿等待攻打的消息。灵王说："齐国、晋国、鲁国、卫国，他们被封都接受了周王室的珍宝器物，只有我没有得到。如今我的使者出使到周王室寻求得到鼎作为珍宝之器，他会给我吗?"析父回答说："他会给君王的呀！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处在偏僻的荆山，素车敝衣地处在草野之中，跋山涉水来事奉天子，把仅有的特产桃木弓、荆条箭进贡给王室。齐，是王舅的国家，晋国和鲁国、卫国，是周王母弟的国家。楚国因此没有得到珍宝之器而他们都有。周王室如今和四个国家一起顺服事奉君王，将会听从您的命令，难道还敢吝惜宝鼎?"灵王说："从前我的皇祖伯父昆吾居住在原来的许国，如今郑国人贪取了他的田地，不给我，现在我去求他要，他会给我吗?"回答说："周王室不吝惜宝鼎，郑国怎敢吝惜田地?"灵王说："从前诸侯认为我偏远而害怕晋国，如今我扩大加固陈、蔡、不羹的城池，都具备千乘的军队，诸侯害怕我吗?"回答说："害怕呀!"灵王高兴地说："析父善于说道古代的事情哩。"

十二年春天，楚灵王在乾谿尽情欢乐，不愿离去。国中的人因为劳役而感到困苦。当初，灵王在申地会合军队，欺辱了越国大夫常寿过，杀死了蔡国大夫观起。观起的儿子观从逃亡在吴国。就劝吴王攻打楚国，挑拨越国大夫常寿过作乱，当吴国的间谍。派人诈称公子弃疾的命令到晋国召唤公子比，到了蔡邑，和吴国、越国的军队会合想袭击蔡邑。让公子比去见弃疾，和他在邓地结盟。就进入楚国都城杀了灵王的太子禄，扶立公子比做国王，公子子皙做令尹，弃疾做司马。先去驱除王宫中灵王的亲信，观从跟着

军队到了乾谿，向楚国的官兵宣布说："国家已经有了新王。先回去的，恢复爵位封邑田地住室。落在后面的要流放。"楚国官兵一听都逃散，离开灵王回国了。

【原文】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①？"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②："请待于郊以听国人③。"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④。"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耳。"于是王乘舟将欲入鄢⑤。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俱死，亦去王亡⑥。

灵王于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⑦。王行遇其故铜人，谓曰⑧："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铜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饷王从王者，罪及三族⑨。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铜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不能起。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⑩！"乃求王，遇王饥于釐泽，奉之以归⑪。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⑫。

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王比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⑬。"王曰："余不忍。"从曰："人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⑭！"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⑮！"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

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16]。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17]。

【注释】

①投：跌倒。

②右尹：子革。右尹，官名，次于令尹。

③郊：国都郊外。时楚都郢，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听国人：听其选择。

④大县：《左传》作“大都”，义同。大的都邑，如陈、蔡、不羹、许、叶之属。

⑤鄢：楚的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⑥度（duó）：推测，估计。

⑦野人：农夫。

⑧蜎（juān）人：同“涓人”，宫廷中主管清洁打扫的人员。

⑨新王：指公子比。　饷：用食物款待。

⑩芋尹：官名，驱兽之官。　再犯王命：据《左传·昭公七年》，一为断王旌，楚为诸侯而使用周天子的旗帜，今断其超出规范的装饰部分；二为执人于章华之宫，宫成“纳亡人以实之”，也收纳于申无宇家的有罪逃人，申无宇执人于宫，被拘执，据理力争后，楚王赦免了他。

⑪釐泽：地名，今地不详。

⑫癸丑：十五日。　死：《左传》作“缢”。　从死：活人殉葬。《国语·吴语》：“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其室。”没有二女从死事。

⑬初王：子比即位后时间短，死后无谥，故曰“初王”。

⑭国人：指国都中的贵族阶层。

⑮乙卯：十七日。　舟：《左传》作“周”，遍的意思。章炳麟《春秋左传读》以为“此太史公读《传》文‘周’为‘舟’也”。　灵王：“灵”为谥号，并上句，二“灵”字当衍。下句仅作“王”，是。

⑯司马：指弃疾。　蚤：通“早”。

⑰丙辰：十八日。　熊居：楚太子或公子为王后多冠以“熊”字，因楚

君之名多用“熊”。 平王：公元前528年～前516年在位。

【译文】

灵王听说太子禄已经死了，自己跌倒在车下，就说：“人家爱护儿子也像我这样吗？”侍从的人说：“比这还厉害。”灵王说：“我杀人家的儿子多了，能够不到这个地步吗？”右尹说：“请您到国都郊外去等待国中人们的选择。”灵王说：“众人的愤怒不可去冒犯。”说：“暂且进入大的都邑而去向诸侯们请求派兵救援。”灵王说：“都已经叛离了。”又说：“暂且奔往诸侯国以便听从大国的谋虑。”灵王说：“大的福分不会再降临，只是会得到欺辱罢了。”这时候灵王乘船想要进入别都鄢城。右尹估计灵王不会采纳他的计策，害怕和他一起去死，也离开灵王逃走了。

灵王这时一个人徘徊在山野中，农夫们谁也不敢请王进到家中。灵王行走中遇见了他从前宫中负责主持清洁打扫的涓人，对他说：“替我找点食物来，我已经三日没有吃东西了。”涓人说：“刚就位的这位王下达法令，有敢于给灵王食物款待和跟从灵王的人，所犯的罪要诛灭三族。而且又没有地方找到食物。”灵王因而枕着涓人的大腿就睡下了。涓人又用土块垫上抽出大腿，逃去了。灵王醒来没有见到涓人，就饿得不能起身。一位驱兽官员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父亲两次触犯灵王的命令，灵王都没有诛杀他，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就到处寻找灵王，在釐泽遇见了饥饿的灵王，侍奉着扶他回到家中。夏天五月癸丑日，灵王死在申亥家中，申亥让他两个女儿为灵王殉死，一并安葬了。

这时候楚国虽然已经扶立公子比做王，还是害怕灵王重新回来，又没有听说灵王死去，所以观从对刚就王位的比说：“不杀掉弃疾，虽然得到了国家还是会遭受祸害。”王说：“我不忍心杀他。”从说：“人家将会忍心杀王。”王不听从，观从便离去了。弃疾回到国中。国都的人常常在夜晚惊恐，喊：“灵王进城了！”乙卯这

天夜晚，弃疾派驾船人在江岸边跑边喊，说："灵王到了！"国都的人更加惊恐。又派曼成然告诉刚就王位的比和令尹子皙说："君王到了！国都的人将会杀了你们，司马将要来到了！你们早些想个办法，不要自取侮辱。众人愤怒如同洪水大火，是不可挽救的。"刚就位的王和子皙就自杀了。丙辰日，弃疾就国君之位做了王，改名叫熊居，这就是平王。

【原文】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①]。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②]。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③]。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④]。"欲为卜尹，王许之[⑤]。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埋璧于室内，召五公子斋而入[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远之[⑦]。平王幼，抱人再而拜，压纽[⑧]。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⑨]。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⑩]？"对曰："不就[⑪]。"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为不就[⑫]？"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⑬]？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⑭]。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羁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

征，可谓无德矣[15]。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16]！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方城外属焉[17]。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18]。先神命之，国民信之[19]。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20]。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釐公[21]。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施惠不倦[22]。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23]。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24]。亡十九年，守志弥笃[25]。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26]。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27]。

【注释】

①两王：灵王、初王。

②存恤：慰问救济。

③五率：即“五帅”。率：通“帅”。五帅，去年率师伐徐国的五员将领：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

④恣：听任，任凭。

⑤卜尹：卜师，大夫官。

⑥適：通“嫡”，指嫡长子。　望祭：遥望而祭名山大川。　巴姬：共王妾。　璧：望祭群神时所荐用之璧。　室：太室，即祖庙。《左传》作“大室之庭”。言“内”，欠明。　斋：斋戒。

⑦跨之：即骑之，两足各跨璧一边。 远之：远离璧。

⑧纽：即鼻。凡器物之隆起如鼻者者皆谓之鼻。

⑨神符：神灵符应，即上言跨之、肘加之，皆远之、压纽等情事。

⑩韩宣子：韩起，晋国执政大臣。 叔向：羊舌肸，晋大夫。 济：成功。

⑪就：成。

⑫同恶：泛指恶灵王之人。 市贾（gǔ）：商人。《史记集解》服虔曰："谓国人共恶灵王者，如市贾之人求利也。"

⑬《史记集解》服虔曰："言无党于内，当与谁共同好恶。"

⑭宠：宠幸，宠爱。 人：指贤人。杜预曰："宠须贤人而固"。 主：从下文看，主有内主、外主，当指可依靠的力量。杜预曰："虽有贤人，当须内主为应。" 谋：策谋。 民：民众。 德：德行。杜预曰："四者既备，当以德成之。"

⑮从：从游。 通：显达。 无主：无亲族在楚。 无衅：指楚未有大衅。衅，事端。 无民：杜预曰："终身羁客在于晋，是无民。"羁（jī）：通"羇"，作客在外。 无爱征：杜预曰："楚人无爱念者。"

⑯不忌：不忌刻。俞樾《春秋左传平议》："灵王虽暴虐，而尚不忌刻，观其赦芋尹无宇及使穿封戌为陈公二事，殊有君人之度。"

⑰君陈、蔡：时穿封戌已死，弃疾并领陈、蔡。 方城：从今河南叶县西南至今河南泌阳县东北修筑的一段东南走向的长城类城墙。 属：归附。

⑱苛：烦琐细碎。 慝（tè）：邪恶污秽。 违：指违礼。

⑲先神命之：指上文再拜压纽事。

⑳必季实立：即上文所言"楚国之举常在少者"。季，排行最末，即"少"。

㉑卫姬：齐僖公妾。僖公：桓公之父。

㉒鲍叔牙：齐大夫。力荐管仲为相，助桓公成霸业。 宾须无：齐贤臣，桓公立为大行。 隰（xí）：齐大夫，桓公立为大司理。 莒（jǔ）：国名，在今山东莒县，桓公曾避难于此。 卫：国名。杜预曰："卫有舅氏之助。" 高国：高氏、国氏，均齐上卿。

㉓献公：晋献公，文公之父。

㉔五人：据《左传》，指从亡之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子馀：即赵衰。子犯：即狐偃。魏犨(chōu)：魏武子。贾佗：文公旧臣，尝从亡。栾、郤、狐、先：指栾枝、郤、縠狐突、先轸，均晋大夫。

㉕弥笃：更加深厚。

㉖怀、惠：指晋怀公、惠公父子。

㉗卒立者弃疾：《史记正义》引《左传》云："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杜预云："获神，当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无苛慝也；宠贵，妃子也；居常，弃疾季也。"

【译文】

平王用欺诈手段弑杀两位君王而自行继位，恐怕国都的人和诸侯背叛他，就给百姓施加恩惠。恢复陈国、蔡国的土地而扶立他们的后代照样做国君，归还了侵占的郑国土地。在国内进行慰问救济，修明政治教化。吴国由于楚国内乱的缘故，俘获了他的五位将领回国了。平王对观从说："听任你欲望的需求。"观从想做卜师官，平王答应了。

当初，共王有宠爱的儿子五个人，没有嫡长子可以继位，就遍祭名山大川诸多神灵，请求神灵来决定，让哪位儿子掌管社稷，暗中和巴姬把祭神用过的一块璧埋在祖庙庭中，召唤五个儿子斋戒后进入祖庙。康王骑在璧的两边，灵王拜祖时只是肘碰到了璧，子比、子皙都离璧较远。平王年幼，抱进来一而再地跪拜，正好压在璧正中的鼻纽上。所以康王因为年长继位，到他儿子时候就失掉了君位；公子围就做了灵王，在自身当政时候就被弑杀了；子比做王只有十几日，子皙没能继位，两人又都被诛杀。这四个儿子都断绝没有后代。唯独弃疾最后继位，做了平王，终于接续了楚国的祭祀，正像神灵符应所显示的那样。

当初，子比从晋国回来，韩宣子问叔向说："子比将会成功吗？"

回答说："不会成功。"宣子说："同是仇恨灵王人相互追求，如同商人追求市利一样，为什么不能成功？"回答说："内部没有同党的人，能和谁去同仇恨？取得国家有五方面的困难：获得了宠爱但没有贤人辅助，是一；有了贤人辅助但宫内没有依靠为应的力量，是二；有了内部依靠的但又缺乏策谋，是三；有了策谋但又没有民众支持，是四；有了民众支持但自己又没有相应的德行，是五。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晋国、楚国跟他同游的人中没有听说哪一位是名声显达的，可以说他是没有贤人了；家族没有了亲人背叛他，可以说是没有内部依靠力量了；楚国并没有事端他却行动，可以说是没有策谋了；一辈子作客在外，可以说是没有支持的民众了；逃亡国外楚国人没有爱念他的迹象，可以说是没有好的德行了。灵王虽然暴虐但还不忌刻，子比面对五项困难来弑杀国君，谁能让他成功呢！得到楚国的人，大概是弃疾吧？他做过陈、蔡地方的长官，方城以外都归附于他了。烦琐细碎邪恶污秽的事没有发生，盗贼都隐伏不见踪影，人们想满足个人欲望行动也不违礼，民众没有怨恨之心。祖先神灵命令他，国家民众相信他。芈姓凡是发生内乱，一定是年纪最小的人实际继位，这是楚国的常规。子比所任的官职，不过是右尹；就他的贵宠而论，不过是庶子；拿神灵的命令来说，那又离得较远；民众没有人怀念他，将凭什么来继位？"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回答说："齐桓公，是釐公之妾卫姬所生的儿子，受到了釐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等人作为辅佐；有莒国、卫国作为外部支持力量，有高氏、国氏作为内部的依靠力量，听从好的意见如同流水一样畅通，施加恩惠不知道疲倦。得到国家，不也是应该的吗？从前我国文公，是狐季姬生的儿子，受到了献公的宠爱。好学不知疲倦。生下十七年，就有五位贤士顺从，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辅佐，有齐国、宋国、秦国、楚国作为外部支持力量，有栾枝、郤縠、狐突、先轸等人作

为内部依靠的力量。流亡在外十九年，恪守最初志向更加深厚。惠公、怀公抛弃民众，民众反过来和他亲和。所以文公得到国家，不也是应该的吗？子比没有给民众施恩惠，在外部又没有援助力量。离开晋国，晋国不送他；到楚国，楚国没有迎接他。怎么能够得到国家！”子比果然没有好的结局，最终继位的人是弃疾，正像叔向所说的一样。

【原文】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①。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②。”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③。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④，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于王，王稍益疏外建也⑤。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⑥。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⑦。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⑧。”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⑨？”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⑩。”于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⑪。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⑫。”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⑬。”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

不来[14]。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15]？”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16]。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

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17]。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18]。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19]。楚乃恐而城郢[20]。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21]。”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22]。”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23]。

【注释】

①费无忌：楚大夫。　太子建：弃疾聘于蔡国时，和蔡之郹（jú）邑（在今河南新蔡县境）女姘居所生。　取：通“娶”。

②好：长得漂亮。　说（shuì）：劝说。

③秦女：嬴氏。　珍：《史记志疑》当作“轸”。事在“六年”，非“二年”。

④伍奢：楚大夫。　太子太傅、少傅：教导、辅佐太子的官。《左传》说伍奢为师，无忌为少师。

⑤稍：逐渐。　疏外：疏远。二字同义。

⑥城父：楚邑名，故城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⑦望：怨恨。　少：稍，略微。
⑧擅：专，独揽。
⑨小臣：意为小人。
⑩制：制服，制住。
⑪召：《左传》言派司马奋扬杀太子，司马奋扬遣人通知太子离去。
⑫盍：何不。
⑬尚：伍尚。　胥：伍子胥。
⑭矜：夸耀。
⑮属（zhǔ）：连接。此指搭连。
⑯居巢：楚邑名，在今安徽合肥市西北。此处《左传》作"建母在郹"。开：开启城门。
⑰卑梁：吴边邑名，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　钟离：楚边邑名，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淮水南岸。
⑱大夫：此指地方行政长官。
⑲因：借着。
⑳城郢：上文已言"城郢"，此言城郢不故，非误记。
㉑将军子常：《左传》作"令尹子常"。子常，囊瓦字。
㉒致：招来。
㉓昭王：公元前515年～前489年在位。

【译文】

平王二年，派费无忌到秦国去给太子建娶妻。女子长得漂亮，迎来，还没有到达，无忌先回来了，劝告平王说："秦国女子漂亮，您可以自己娶了，给太子另外找一个。"平王听从他，终于自己娶了秦国女子，生下了熊珍。另外给太子娶妻。这时候伍奢做太子太傅，无忌做少傅。无忌没有得到太子的宠幸，常常诋毁太子建。建这时十五岁了，他母亲是蔡国女子，不受平王宠爱，平王逐渐更加疏远建了。

六年，派太子建居住在城父，守着边塞。无忌又日夜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说："自从无忌迎进秦国女子，太子怨我，也不能

不恨君王，君王要略微自加戒备。而且太子居住在城父，专掌兵权，对外和诸侯结交，将会想进入国都了。”平王召来太子的太傅伍奢进行责备。伍奢知道是无忌说了坏话，就说：“君王为什么听小臣的话来疏远自己的骨肉呢？”无忌说：“如今不加制服，是会后悔的。”这时平王就把伍奢囚禁起来，又命令司马奋扬去召唤太子建，想杀了他。太子听说了，逃亡奔往宋国。

无忌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不杀掉他们，会成为楚国祸患。何不用免除他父亲的死召唤他们，一定会到来。”于是平王派人对伍子奢说：“能够招来你的两个儿子就会生存下去，不能招来将会死亡。”伍奢说：“伍尚会来，伍子胥不会来。”平王问：“是什么原因？”伍奢说：“伍尚为人，廉洁，能死于节义，慈爱孝敬而有仁心，听说召唤去了可免除父亲被杀死，一定会到来，不顾忌自己的死亡。伍子胥为人，智慧并喜好谋略，勇敢并夸耀功劳，知道来了一定会被杀死，一定不会来。然而会成为楚国忧患的一定是这个孩子。”于是平王派人召唤他们，说：“来了，我免除你们的父亲被杀死。”伍尚对伍胥说：“听说父亲可以免除被杀而没有人前去，是不孝的；父亲被杀戮将来没有人报仇，是没有谋略。估计能力来承担工作，是明智的表现。你还是逃走，我还是回去送死。”伍尚就回国都。伍子胥张着弓搭上箭，出来而见使者，问道：“父亲有罪，为什么要召唤他的儿子？”将要射箭，使者转身就跑。就逃出楚奔往吴国。伍子奢听到后，说：“胥逃亡，楚国就要危险呀！”楚国人就杀死了伍奢和伍尚。

十年，楚国太子建的母亲住在居巢，给吴国开启了城门。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就打败了陈国、蔡国，取得太子建的母亲以后离去。楚国恐惧，修筑郢城的城池。

当初，吴国的边邑卑梁和楚国的边邑钟离的小孩争夺桑叶，两家都发怒形成格斗杀死了卑梁人一家。卑梁的大夫愤怒，出动邑兵进攻钟离。楚王听说了，发怒，出动国家军队灭了卑梁。吴王

听说了，大发雷霆，也出动军队，派公子光借着建的母亲在居巢进攻楚国，就灭掉了钟离、居巢。楚国就是因为恐惧才修筑郢都城池的。

十三年，平王去世。将军子常说："太子珍年纪小，而且他的母亲是以前的太子建所应当娶的。"想扶立令尹子西。子西，是平王的庶弟，很讲道义。子西说："国家有常规法度，变更继位人就会内乱，再提这件事就要招来诛杀。"就扶立太子轸，这就是昭王。

【原文】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宛[①]。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②]。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吴[③]。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④]。

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于豫章[⑤]。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⑥]。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⑦]。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奔，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⑧]。庚辰，吴人入郢。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⑨]。王走郧[⑩]。郧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⑪]？"郧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⑫]。"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自

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13]。"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14]。"吴请人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15]。

【注释】

①郤宛：楚大夫。为人正直而温和，费无忌毁谤他，令尹子常受贿信谗，尽灭郤氏之族、党。

②伯氏：《史记志疑》案：郤宛与伯氏不同族。

③三公子："三"当作"二"。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馀奔徐，公子烛庸奔钟离。楚迎并与土田封之于养，地在今河南沈县东南，临今安徽界首县，在县之西。　扞：扞卫、抵御。

④六：楚邑名，在今安徽六安市东北。偃姓，皋陶之后所封地。　潜：楚邑名，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

⑤七年：事在"八年"。　豫章：地区名。在今安徽合肥市西，河南光山县东，安徽金寨县以北的淮河以南地区。

⑥伯嚭（pǐ）：伯州犁之孙，时为吴太宰。　唐：国名，在今湖北省随州市西北。楚大败，吴人郢：是为柏举（地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之战，吴五战五胜，才到达楚都郢城。　辱：掘墓鞭平王尸三百。

⑦夹汉水阵：楚子常听信大夫史皇的建议企图速决，故渡汉水，自小别山至于大别山，故最后在大别山西侧的柏举交战。

⑧己卯：十一月二十七日。

⑨云梦：泽地名，在今湖北仙桃市东南汉水与长江之间地带。

⑩郧（yún）：楚邑名，在今湖北安陆县。

⑪郧公：郧邑大夫，蔓成然之子斗辛。蔓成然，为楚平王于其元年所杀。

⑫《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汉阳诸姬，楚实灭之。"吴、随都是姬姓，故有此语。

⑬子綦（qí）：昭王之兄公子结，面貌似王。　匿：隐藏。

⑭谢：谢绝。　昭王：并上文二"昭王"，字当"楚王"。

⑮索：搜索。《左传》不记自索事。

【译文】

昭王元年，楚国民众不喜欢费无忌，因为他诋毁并使得太子建逃亡，杀了伍奢父子和郤宛。和郤宛宗族同姓的伯氏的儿子嚭和子胥都奔往吴国，吴兵多次侵犯楚国，楚国人怨恨无忌的情绪非常严重。楚国令尹子常诛杀了无忌来取悦民众，民众这才高兴。

四年，吴国两位公子逃奔到楚国，楚国封给他们田土以便防御吴国。五年，吴国攻打并夺取了楚国的六邑、潜邑。

七年，楚国派子常攻打吴国，吴国在豫章地区把楚国打得大败。

十年冬天，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和唐国、随国一起攻打楚国，把楚国打得大败，吴兵就进入郢都，羞辱了平王的坟墓，这是出于伍子胥的缘故。吴兵来的时候，楚国派子常领兵去迎战，夹着汉水两岸摆开阵势。吴国打败了子常，子常逃亡奔往郑国。楚兵逃跑，吴国乘胜追逐，五次交战后到达了郢都。己卯日，昭王出国都奔逃。第二日庚辰，吴国人进入郢都。

昭王逃亡，到达云梦地带，云梦的人不知道他是国王，射伤了昭王。昭王逃跑到郧邑。郧邑大夫的弟弟斗怀说："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如今我杀了他的儿子，不也是可以的吗？"郧邑大夫制止他，然而还恐怕他会弑杀昭王，就和昭王出奔到随国。吴王听说昭王去了那里，立即进兵攻击随国，对随国人说："周族的子孙封在长江、汉水一带的，楚国全都把它们灭了。"想要杀死昭王。昭王的从臣子綦就把昭王深深地隐藏起来，自己着衣饰装扮成昭王，对随国人说："把我交给吴国。"随国人占卜把昭王给吴国，不吉利，就谢绝吴王说："昭王逃走了，不在随国。"吴国请求进城自己搜索，随国不听从，吴国也就罢兵离去了。

【原文】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请救于秦[①]。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②]。十一年六月，败吴于稷[③]。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溪，号为堂溪氏[④]。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⑤]。

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⑥]。楚恐，去郢北徙，都鄀[⑦]。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灭胡[⑧]。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勾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⑨]。"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⑩]。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⑪]。"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⑫]！"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⑬]。"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后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⑮]。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

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16]。然后罢兵归，葬昭王。

【注释】

①申包胥：楚大夫。楚武王之兄蚡冒之裔，申，或以食邑为氏，包胥，其字。

②五百乘：一车十卒之制，五千人。

③稷，楚地名，在今河南桐柏县境。

④堂溪：楚邑名，在今河南遂平县西北。

⑤九月：《左传》是"十月"。

⑥番（pó）：楚邑名，在今江西波阳县。此处当依《左传》作"繁扬"，楚地，在今河南新蔡县北。

⑦鄀（ruò）：楚邑名，一名鄢郢，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⑧顿：国名，姬姓，在今河南项城县稍西之南顿故城。 胡：国名，归姓，故城在今安徽阜阳市。楚灭胡，在"二十一年"。

⑨周太史：周王室之太史官州黎。城父距王城近，故至问之。《说苑·君道篇》云："昭王患之，使人乘驲（rì，传车），东而问诸太史州黎。"

⑩祟（suì）：想象中的鬼怪祸人。

⑪望：望祭。《左传》作"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

⑫通：通晓，明白。

⑬佞（nìng）：有才能，才。 再辱：指八年败于豫章，十年败于柏举，弃郢出奔。 夭寿：夭年。

⑭庚寅：七月十六日。上文"十月"，当作"七月"。

⑮广：宽慰。

⑯伏师：《左传》作"潜师"，秘密转移师旅。 闭涂：封闭道路，不使已情外泄。 越女：越王勾践之女。 章：熊章。 惠王：公元前488年～前432年在位。其十四年，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为战国时期之始。

【译文】

昭王逃出郢都，派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求援救。秦国调五百乘车援救楚国，楚国也收集余下的流散兵员，和秦国攻击吴国。十一年六月，在稷地打败吴国。正碰上吴王的弟弟夫概看到吴王的军队伤败，就逃回国内，自立做了国王。阖闾听说后，领兵离开楚国，回国攻击夫概。夫概失败，逃奔到楚国，楚国封他在堂溪邑，称作堂溪氏。楚昭王灭掉了唐国。九月，回到郢都。

十二年，吴国再次攻打楚国，取得了番邑。楚国恐惧，离开郢都往北迁徙，建都鄀郢。

十六年，孔子担任鲁国国相。二十年，楚国灭了顿国，灭了胡国。二十一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射伤了吴王，他就死去了。吴国从此仇怨越国再不向西攻打楚国了。

二十七年春天，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去援救，驻军城父。七月，昭王在军中病倒，有块赤色的云彩像鸟，夹着太阳流动。昭王去问周太史，太史说："这对楚王有危害，然而可以把祸患转移给将相。"将相们听说这个话，就请向神祷告，拿自己替代楚王。昭王说："将相，是我的左右辅佐，如今把祸患转移给他们，难道会去掉我这身的病吗！"不听从。占卜说是河神作怪，大夫请求向河神祈祷。昭王说："自从我的先王受封以来，望祭群神都没有超过长江、汉水，黄河神不是我曾得罪过的。"制止不允许。孔子在陈国，听说了这些话，说："楚昭王是通晓大义啊，他不丢失国家，是应该的！"

昭王病得很严重，就召来各位公子和大夫说："我没有才能，使楚国军队再次遭受失败，如今能够以天年终结，是我的幸运。"把君位让给他的弟弟公子申，公子申不接受。又让给下一个弟弟公子结，公子结也不接受。又让给再一个弟弟公子闾，五次推让以后，才最后答应做国王。将要开战，庚寅日，昭王在军中去世。

子闾说："王病得很厉害，才舍弃自己的儿子把君位让给各位臣子，我所以答应王，是为了宽慰王的心意。如今王已去世，我难道敢忘掉君王的心意吗！"就与子西、子綦谋划，秘密转移军队，封闭道路不让消息外传，迎接越国女子所生的儿子熊章来让他继位，这就是惠王。然后罢兵回国，安葬昭王。

【原文】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①。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走亡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

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②。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③。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④。白公自立为王⑤。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⑥。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⑦。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⑧。

【注释】

①巢：殷商旧国，偃姓，在今安徽安庆市北。公元前518年，楚平王十一年已为吴所灭，不当属楚。《左传·哀公十六年》追言胜，"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吴境，指楚与吴接界之境，实为邻近吴国。 白公：

白邑之长。楚号邑之长为尹为公。白邑，在今河南息县东。故此文当云“以为白公”。

②八年：晋伐郑在“九年”。 受赂：非，为“与之盟”。

③白公之乱：在“十年”。 高府：府名，楚别府。

④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

⑤《史记志疑》案：白公未尝为王。

⑥叶公：子高，即沈诸梁。 杀之：《左传》作“奔山而缢”。

⑦正：长，管辖。 江、淮北：指今江苏扬州市至淮河北江苏北部与安徽东北角一带。 泗上：泗水之滨。指今江苏徐州市南北一带。

⑧简王：名中（zhòng），公元前431年～前408年在位。

【译文】

惠王二年，子西从吴国召唤从前平王太子建的儿子胜回国，让他做巢地大夫，称为白公。白公喜好兵事并能礼贤下士，想报家仇。六年，向令尹子西请求领兵去攻打郑国。当初，白公的父亲建逃亡到郑国，郑国杀了他，白公逃跑流亡到吴国，子西重新来召唤，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怨恨郑国，想去攻打。子西答应了但没有给派出军队。

八年，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告急，楚国派子西援救郑国，接受贿赂后就离开了郑国。白公胜发怒，于是就和敢死的勇士石乞等人袭击朝堂杀死了令尹子西、子綦，因而劫持了惠王，安置高府中，想要弑杀他。惠王的侍从屈固背起惠王逃跑到昭王夫人的宫中。白公自己继位做了国王。一个多月后，正碰上叶公来援救楚国，楚惠王的徒属和他一起进攻白公，杀死了他。惠王才恢复君位。这一年，灭掉了陈国把它设为县。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大起来，欺凌齐国、晋国，来攻打楚国。十六年，越国灭掉了吴国。四十二年，楚国灭了蔡国。四十四年，楚国灭了杞国，和秦国讲和。这时候越国已经灭了吴国但不能管辖长江、淮水以北地区；楚国向东侵犯，扩展国土到达了泗水之

滨。

五十七年，惠王去世，儿子简王中继位。

【原文】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1]。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2]。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3]。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4]。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5]。四年，楚伐周[6]。郑杀子阳[7]。九年，伐韩，取负黍[8]。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9]。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10]。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11]。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12]。十年，魏取我鲁阳[13]。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14]。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15]。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16]。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17]。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18]。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19]。盼子者，有功于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子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于王矣[20]。"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21]。魏闻楚丧，伐楚，

取我陉山㉒。

【注释】

①莒（jǔ）：国名，在今山东莒县。
②三家皆初立，魏、韩、赵列为诸侯在楚声王五年，后此二十二年。
③声王：公元前407年～前402年在位。
④悼王：公元前401年～前381年在位。
⑤三晋：指魏、韩、赵。有时可能指其中一国。　乘丘：邑名，在今山东衮州县西。
⑥周：《史记志疑》案：《大事记》曰"以'郑'为'周'字之误也。"
⑦子阳：郑国相。
⑧负黍：韩邑名，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
⑨大梁：邑名，在今河南开封市。　榆关：关名，当在大梁之西。
⑩肃王：公元前380年～前370年在位。
⑪兹方：地名，在今湖北松滋县境。
⑫扞关：关名，在今湖北宜昌市西。
⑬鲁阳：楚邑名，古鲁县，在今河南鲁山县。
⑭宣王：公元前369年～前340年在位。
⑮商：秦邑名，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⑯威王：公元前339年～前329年在位。
⑰文、武胙：祭祀周文王、武王的祭肉。
⑫齐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事详《孟尝君列传》。　欺楚：《史记集解》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也。齐说越，令攻楚，故云齐欺楚。"　徐州：齐邑名，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⑲盼子：婴之同族。
⑳搏：通"抚"，安抚，慰勉。《战国策》作"整"。
㉑怀王：公元前328年～前307年在位。
㉒取：当作"败"。　陉（xíng）山：地在今河南漯河市东。

【译文】

简王元年，往北攻打莒国。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

开始置于诸侯的行列。

二十四年，简王去世，儿子声王当继位。声王六年，强盗杀死了声王，儿子悼王熊疑继位。悼王二年，三晋前来攻打楚国，到乘丘之后回去了。四年，楚国攻打周（当作郑国）。郑国杀了国相子阳。九年，攻打韩国，夺取了负黍。十一年，三晋攻打楚国，在大梁、榆关打败我国。楚国用厚礼贿赂秦国，和他讲和。二十一年，悼王去世，儿子肃王臧继位。

肃王四年，蜀国攻打楚国，夺取了兹方。这时楚国修筑扦关来防御蜀国。十年，魏国夺取了我国的鲁阳。十一年，肃王去世，没有儿子，扶立他的弟弟熊良夫，这就是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祝贺秦献公。秦国开始重新强盛，而三晋更加壮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其强大。三十年，秦国把卫鞅封在商邑，向南侵犯楚国。这一年，宣王去世，儿子威王熊商继位。

威王六年，周显王把祭祀周文王、武王的祭肉送给秦惠王。

七年，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欺侮楚国，楚威王攻打齐国，在徐打败了齐国，而让齐国一定要驱逐田婴。田婴恐惧，张丑伪装忠诚对楚王说："王能够在徐州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因，是田盼子没有被重用。盼子，有功于国家，百姓愿意为他出力。婴子对他不好就用了申纪。申纪，大臣们不归附他，百姓不愿为他出力，所以王就战胜了他。如今王驱逐婴子，婴子被驱逐，盼子必定会得到任用。重新慰勉他的士卒来和王遭遇，一定不会便利于王了。"楚王因此不要求驱逐了。

十一年，威王去世，儿子怀王熊槐继位。魏国听说楚国有丧事，攻打楚国，夺取了我国陉山。

【原文】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①。四年，秦惠王初称王②。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

邑[3]。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4]?"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5]。"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6]。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7]。'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8]。"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为楚、齐、魏相会，盟啮桑[9]。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10]。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11]。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12]。

【注释】

①张仪：战国纵横家，倡连横。事详《张仪列传》。

②初：开始。

③柱国：楚官名，也称上柱国，最高武官，地位仅次令尹。 襄陵：魏地名，在今河南睢县。

④陈轸：战国游说之士。事详《张仪列传》后所附之《陈轸传》。

⑤执珪：爵位名，或称“上执珪”，为楚国最高爵位。
⑥国冠之上：国家官位中最高的。《史记索隐》令尹乃尹中最尊，故以国为言，犹如卿子冠军然。
⑦遗（wèi）：赠送。 卮（zhī）：酒器。
⑧德：施恩惠。 持满：谓处于盛满的地位。
⑨啮（niè）桑：魏地名，在今江苏沛县西南。
⑩苏秦：战国纵横家，倡合纵。事详《苏秦列传》。 从：通“纵”。《史记志疑》案：是时苏秦已死四年，约六国以伐秦者李兑也，《国策》甚明，此误，《古史》及《西溪丛语》已纠之。 从长：六国合纵之长。
⑪函谷关：关名，故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史记志疑》案：与秦战者惟韩、赵，韩、赵破而四国不战引归，此非事实。
⑫败韩：当为“败韩、赵”，此缺“赵”字。

【译文】

怀王元年，张仪开始做秦惠王国相。四年，秦惠王开始称王。

六年，楚国派柱国昭阳统兵去进攻魏国，在襄陵打败了魏国，夺得八座城邑，又移兵去进攻齐国，齐王忧患。陈轸恰好替秦国出使到齐国，齐王说：“这该怎么办？”陈轸说：“王不要忧愁，我请求去让它罢兵。”随即前去军营中会见昭阳，说：“愿意听听楚国的制度，凡是有破军杀将功劳的人怎么样使他贵重？”昭阳说：“官让他做上柱国，封给执珪的上等爵位。”陈轸说：“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昭阳说：“就是令尹。”陈轸说：“如今您已经做了令尹，这是国家官位中最高的。我请求能打个譬如。有人赠送一杯酒给他的舍人们，舍人们相互说：‘几个人饮这一杯酒，不能让每个人都喝到，不如就在地上画蛇，先画成蛇的人单独饮这杯酒。’有一个人说：‘我先画成了蛇。’举着酒站起来，说：‘我还能替蛇添上脚。’等到他给蛇画完脚，后画成蛇的人把酒夺过去就饮掉了，说：‘蛇本来就没有脚，现在你画上脚，这不是蛇。’如今您做楚的国相来进攻魏国，破军杀将，没有什么功劳比这还大，但最高

的官位是不可能再增加了。如今移兵来进攻齐国，进攻齐国胜利了，官职爵位不能比现在增加什么；进攻要是不能取胜，自身死亡爵位被夺，也毁坏了楚国的声誉：这等于说是画蛇添足。不如领兵离去给齐国施加恩惠，这就是始终处于盛满地位的方法。”昭阳说：“很好。”领兵撤走了。

燕、韩的国君开始称王。秦国派张仪和楚国、齐国、魏国相会，在啮桑订立盟约。

十一年，苏秦相约崤山以东的六国合纵共同进攻秦国，楚怀王做纵长。到了函谷关，秦国出兵袭击六国，六国的军队都统领回国了，齐国单独在最后。十二年，齐湣王进攻打败了赵国、魏国军队，秦国也进攻打败了韩国，和齐国争强。

【原文】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①]。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②]。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③]。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④]。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

地，则必见欺于张仪[5]。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6]。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7]。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8]。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9]。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10]。”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11]。”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12]。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注释】

①从亲：约纵亲善。　宣言：有意识地对外宣扬。　敝邑：谦称自己的国家。　说：通“悦”。　门阑：门框。　厮：厮役，指服贱役的人。

②和：亲近和好。

③闭关：封闭边界的关塞。　商於（wū）：地区名，在今从陕西商县到河南淅川县之间丹水北岸范围内，原为楚地，后属秦，见上文“商”注。　方：或指方圆，或指纵横。

④吊：伤痛，忧伤。

⑤责：责求，索取。　见：被。

⑥两国：指韩、魏。

⑦详：通“佯”，假装。

⑧薄：不深刻，不彻底。

⑨楚符：宋遗出使时所持的楚国符信。

⑩交合：交好联合。　广袤（guǎng）：指土地面积，东西为“广”，南

北为“表”。

⑪见命：接受命令。

⑫赂（lù）：赠送。 亡：损失。

【译文】

十六年，秦国想攻打齐国，而楚国和齐国合纵亲善，秦惠王有所忧患，就宣扬张仪被免掉国相，派张仪往南去见楚王，对楚王说：“我国君王最喜欢的没有谁能超过大王，即使是我张仪最愿意为别人做看守门户这等贱役的也没有谁能超过大王。我国君王最憎恨的人没有谁能超过齐王，即使是我张仪最憎恨的人没有谁超过齐王。但是大王与他亲善友好，因此我国君王就不能事奉王，而让我张仪也不能替您做看守门户的贱役。您王听我的意见封闭边境关塞断绝和齐国的交往，如今就可以派使者跟从张仪往西取得从前秦国从楚国分出去的方圆六百里的商於地区，如果这样那么齐国就会削弱了。这样北边削弱了齐国，西边给秦国施加了恩惠，自己享有了商於地区作为财富，这是一项计谋而使三方面都做到有利。”怀王非常高兴，就置备了相印给张仪，日日给他置办酒宴，宣扬说“我重新得到了商於之地”。群臣都来道贺，只有陈轸单独伤痛。怀王说：“什么缘故？”陈轸回答说：“秦国这样看重王的原因，是由于亲善了齐国。如今土地还没有得到就先和齐国绝交，这样楚国就被孤立了。到时候秦国又何必看重一个孤立的楚国呢，一定会轻视楚国。且说要是先交出土地而后与齐国断交，那样秦国的计谋不会生效。先和齐国绝交然后去责求土地，就一定要被张仪欺骗。被张仪所欺骗，那么王一定会怨恨。产生出怨恨，这样西边会引起秦国的祸患，北边又断绝了齐国的交好。西边引起秦国的祸患，北边断绝了齐国的交好，那么韩、魏两国的军队一定会到来。我所以伤痛。”楚王不听从，因而派一名将军往西去接受封地。

张仪到了秦国，假装酒醉坠落在车下，称说有病三个月不出门，土地不能够得到。楚王说："张仪会认为我和齐国绝交还不彻底吗？"就派勇士宋遗往北去辱骂齐王。齐王非常愤怒，折断楚国的符信而和秦国联合。秦国齐国交好联合，张仪就起身上朝，对楚国将军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楚国将军说："我所接受的命令是六百里，没有听说是六里。"就把这一情况回去报告怀王。怀王非常愤怒，兴动师旅将要攻打秦国。陈轸又说："攻打秦国不是办法。不如借此赠送给他一个名都，和他一起攻打齐国，这样我国对秦国有损失，可以从齐国取得补偿，我国尚可保全。如今已经和齐国绝交而去责备秦国的欺骗之罪，这是我们要使秦国齐国交好以后联合起来并招来天下的军队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大受伤害呀。"楚王不听从，就断绝和秦和好，出动军队向西进攻秦国。秦国也出动军队迎击。

【原文】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①]。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②]。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③]。楚闻，乃引兵归。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④]。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⑤]。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于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⑥。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⑦？"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注释】

①丹阳：地区名，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水与淅水的中间地带。匄："丐"的异体字。 裨将：副将。 汉中：郡名，在今陕西南部及湖北西水部地区。

②蓝田：秦县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

③韩、魏："魏"字衍。是年乃韩袭楚，无魏袭楚事。（《史记志疑》） 邓：楚邑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南。

④靳尚：楚怀王宠臣。

⑤负：违痛。 恶（wù）：憎恨，仇恨。

⑥上庸之地六县：约当于今湖北西北部保康、房县、竹山、竹溪数县地区。 聘：许聘。 媵：随嫁。

⑦屈原：楚国著名爱国者与诗人。事详《屈原列传》。

【译文】

十七年春天，和秦国在丹阳开战，秦国把我军打得大败，斩杀甲士八万人，俘虏了我国的大将军屈匄、副将军逢侯丑等七十多人，就夺取了汉中之郡。楚怀王非常愤怒，就动员全部国家兵员重新袭击秦国。在蓝田交战，把楚国打得大败。韩国、魏国听

说楚国处于困迫境地，就往南袭击楚国，到达了邓邑。楚国听说了，就领兵返回。

十八年，秦国派使者去相约重新和楚国亲善，要把汉中的一半分给楚国来讲和。楚王说："愿意得到张仪，不愿意得到土地。"张仪听说了，请求去到楚国。秦王说："楚国将要在您身上达到快意的目的，怎么办？"张仪说："我和楚王的亲信大臣靳尚友好，靳尚又能把楚王的宠姬郑袖事奉得很好，郑袖所说的话楚王没有不听从的。而且张仪作为从前的使者违背了给楚国商於土地的约定，如今秦楚两国大战，有了仇恨，我非当面自己去谢罪不能开释。而且大王在国，楚国不应该敢于捉拿我，要是真的杀了张仪有便于国家，正是我的意愿。"张仪就出使去了楚国。

到了楚国，怀王不接见，因而拘囚起张仪，想杀死他。张仪暗中勾结靳尚，靳尚替他请求怀王说："拘禁张仪，秦王一定会发怒。天下看见楚国没有了秦国的友善，一定要轻视您。"又对夫人郑袖说："秦王特别喜爱张仪，而您想杀了他，如今要将上庸地方的六个县赠送给楚国，把美人许聘给楚王。还要用宫中善于歌舞的女子作为随嫁的人。楚王看重土地，秦国女子必定显贵，而夫人一定会受到排斥。夫人不如去说话让放了张仪。"郑袖终于去对楚王说张仪的事而放出了他。张仪放出来，怀王因此用很好的礼仪款待张仪，张仪借机游说楚王背叛合纵之约和秦国交好亲善，相约两国结为婚姻。张仪已经离去了，屈原从齐国出使回来，劝谏楚王说："何不诛杀掉张仪？"怀王后悔，派人去追赶张仪，没有追到。这一年，秦惠王去世了。

【原文】

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1]。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2]。夫樗

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③。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④？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⑤。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⑥。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⑧。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⑨。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眛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注释】

①齐湣王：齐湣王元年，当楚怀王之二十九年，年不当有"齐湣王"，为齐宣王之十一年。 尊名：尊贵的名号。

②武王："武"为谥号，不当言，当言"今王"。 张仪走魏：张仪死于楚怀王之十九年，即公元前310年，"走"当作"死"。 樗（hū）里疾：秦惠王异母弟，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事详《樗里子列传》。 公孙衍：即犀首，姓公孙，名衍。战国纵横家，事详《张仪列传》后所附《犀首传》。

③楚为郡县：指楚国会成为秦国的一郡一县。

④案：通"按"。 息：养息，休养。

⑤武关：关名，在今陕西商南县，近与河南交界处之丹水北岸。 蜀：在今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区。 汉：指汉中郡。 上党：郡名，在今山西东南部地区。 薄：迫近。

⑥昭睢（jū）：楚大夫，谋臣。

⑦宜阳：韩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平阳：韩邑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韩先都平阳，故有先王墓在此；后都宜阳。 武遂：时为秦地，当在距平阳七十里处。

⑧三川：地区名，属韩，在今河南西部黄河以南，伊水以西的地带。 河外：春秋时晋人称黄河之北为河内，黄河之南为河外。此当指与楚国边邻的韩国南部地区。

⑨河山：河，指自北往南流的黄河，亦称"西河"。 山：崤山，华山，在韩国西部。 塞：险要之地，屏障。 疾：迅速。

【译文】

二十年，齐湣王想当合纵的首脑，怨恨楚国和秦国联合，就派使者送一封信给楚王说："我忧虑楚国不曾考虑尊贵的名号。如今秦惠王死去了，武王继位，张仪逃跑到魏国，樗里疾、公孙衍被任用，而楚国事奉秦国。樗里疾和韩国友善，公孙衍和魏国友善；楚国一定要事奉秦国，韩国、魏国就会恐惧，一定会通过这两个人求得和秦国联合，那么燕国、赵国也应该会事奉秦国。四国争着事奉秦国，那么楚国就会成为秦国的一个郡县了。您何不和我齐心协力笼络韩国、魏国、燕国、赵国，和他们形成合纵来尊崇周王室，求得按兵养民，在天下发号施令呢？没有谁敢于不

听从，那么您就成名啦。您率领诸侯并力讨伐，攻破秦国是会一定的。您取得武关、蜀、汉中的土地，私自享有吴国、越国的财富并独占了江河湖海的利益，韩国、魏国割让出上党，西边迫近了函谷关，那么楚国是会强大到有百万的兵力。而且您被张仪欺骗，丢失了汉中的土地，军队在蓝田受挫，天下没有人不替您胸怀愤怒。如今却想先去事奉秦国！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一下。”

楚王已经想和秦国和好，看到了齐王的信，犹豫不决，下令群臣进行议论。群臣有的人讲与秦国和好，有的讲要听从齐国。昭睢说：“您虽然在东边从越国夺取了土地，不足以洗刷掉耻辱；必须而且从秦国取得了土地，然后才足以在诸侯面前洗刷耻辱。您不如深深地和齐国、韩国友善并重视樗里疾，如果这样那么您可以借助韩国、齐国加重自己的力量来求得土地啦。秦国攻破韩国的宜阳，但韩国还得再次奉事秦国的原因，是由于他先王的陵墓在平阳，而秦国的武遂距离平阳只有七十里远，因此他特别害怕秦国。不这样的话，秦国进攻三川，赵国进攻上党，楚国进攻河外，韩国一定会灭亡。楚国去援救韩国，不能使得韩国不会灭亡，然而保存韩国的是楚国。韩国已经从秦国得到武遂，用黄河、华山、崤山作为屏障，所要报答的恩德没有哪国有楚国的深厚，我认为他来事奉您一定会很迅速。齐国之所以相信韩国的原因，是由于韩国的公子昧做了齐的国相。韩国已经从秦国得到了武遂，您对他特别亲善，使之通过齐国、韩国推重樗里疾，樗里疾得到齐国、韩国的推重。他的主人就不敢抛弃樗里疾了。如今又把楚国的推重给他增加上去，樗里疾必定会说服秦国，重新交还从楚国侵占去的土地了。”当时怀王同意他的建议，终于不和秦国联合，并联合齐国来和韩国亲善。

【原文】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

楚往迎妇[①]。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②]。秦复与楚上庸[③]。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④]。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⑤]。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去[⑥]。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

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⑦]。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⑧]。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⑨]。"

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⑩]。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⑪]。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⑫。"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⑭。"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⑮。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⑯。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注释】

①楚往迎妇：《六国年表》云"秦来迎妇"。楚迎女秦，前有楚宣王十三年，后有顷襄公七年，非怀王二十四年事。(《史记志疑》)

②黄棘：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南。

③上庸：秦县名，在今湖北竹溪县东南。

④太子：即其后继位的楚顷襄王熊横。

⑤客卿：官名，指在本国为官的他国人，位同卿。 通：人名。

⑥重丘：楚邑名，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北。《史记志疑》案："昧"当作"眛"，又诸处皆无取重丘之事，此妄也。

⑦重臣：任重要职位的大臣。

⑧接境壤界：即境界接壤，壤，地区，地域。 婚姻：《史记正义》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两婿相谓为娅。

⑨下执事：指下面供使唤的侍从。客套语，不正面称呼对方，而是委婉地说，胆敢以此告诉您下面的侍从人员。

⑩咸阳：秦都名，故城在今咸阳市东北。 章台：秦离宫之台名，旧址在今陕西长安县旧城西南隅。 蕃臣：隶属国的君主。蕃：通"藩"。亢礼：以平等之礼相待。亢，同"抗"。

⑪要（yāo）：要挟。 巫：楚郡名，包括今重庆直辖市之东部和湖北西南部地区。 黔中：楚郡名，在今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市四省市交界地区。

⑫诈赴于齐：诈言怀王死，讣告齐国。 淮北：淮水以北，楚泗水郡地。

⑬空质：空废无用的人质。

⑭市：交易，讨价。 下东国：即指上文之“淮北”，因在长江下游，又是楚东部国土故称。亦如下文称“东国”。 三国：指秦、韩、魏。

⑮归楚太子：《战国策·楚策》云太子许齐东地五百里归为王，然为王之后以计复保全之。

⑯顷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3年在位。

【译文】

二十四年，背离齐国和秦国联合。秦昭王刚刚继位，就赠给楚国厚重的礼物。秦国去楚国迎娶妻室。二十五年，怀王来到秦国和昭王结盟，在黄棘订立盟约。秦国重新归还楚国的上庸。二十六年，齐国、韩国、魏国因为楚国违背了和他们的合纵亲善而和秦国联合，三国共同攻打楚国。楚国派太子到秦国做人质而请求救援。秦国就派遣客卿通统兵救援楚国，三国领兵离去了。

二十七年，秦国大夫有人私下和楚国太子殴斗，楚太子把他杀了就逃回来了。二十八年，秦国就和齐国、韩国、魏国共同进攻楚国，杀死楚将唐昧，夺取了我国的重丘然后离去。二十九年，秦国再次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楚国军队死亡的有两万人，杀死了我国将军景缺。怀王恐惧，就派太子到齐国做人质请求讲和。

三十年，秦国又来攻打楚国，夺取了八座城邑。秦昭王送给楚王一封信说：“开始时我和您相约成为兄弟，在黄棘结盟，您的太子来做人质，是非常高兴的事。您的太子欺凌杀害了我的重要大臣，没有谢罪就逃回国了，我实在压抑不住心头怒火，派兵侵犯了君王的边界。如今听说君王让太子到齐国做人质求他讲和。我国和楚国境界相接，过去互为婚姻，从来就彼此亲善已经很久了。

而秦楚二国不欢快，就无法去号令诸侯。我愿意和君王在武关会见，当面互相定约，结为盟国再离开，这是我的心愿。胆敢把这个想法告知您属下的侍从。”

楚怀王看到秦王的信，忧虑起来。想前往，恐怕被欺骗；不前往，恐怕秦国发怒。昭雎说：“您不要前去，而出动军队自行守御吧。秦是个虎狼之国，不可相信，有并吞诸侯各国的打算。”怀王的儿子子兰劝怀王前行，说：“为什么要拒绝秦国的好意！”于是便去会见秦昭王。昭王欺诈，命令一位将军在武关埋伏兵众，声称是秦王。楚王到达，就关闭武关，就和怀王往西到达咸阳，在章台朝见秦王，如同藩属君主一般，不用平等的礼仪对待他。楚怀王非常生气，后悔没有采纳昭雎的意见。秦国因而留住楚王，要挟必须割出巫和黔中之郡。楚王想结盟，秦国想先得到土地。楚王生气说：“秦国诈骗我，并又强制地拿割让土地来进行要挟！”不再答应秦国，秦国因此拘留了他。

楚国大臣忧虑起来，就共同谋划说：“我国君王在秦国不能回国，要挟必须割让土地，但是太子在齐国做质子，如果齐国、秦国联合设谋，那么楚就会没有国家了。”就想扶立怀王在国内的儿子。昭雎说：“君王和太子都被困在诸侯国家，而今又背叛君王的命令而扶立他的庶子，不合适。”就诈说怀王去世讣告齐国，齐湣王对国相说：“不如留住太子要求获得楚国的淮北地区。”国相说：“不可以，郢都里确立了国王，这样我国抱着一个空废的质子而在天下人面前做出不义的事了。”有的人说：“不是这样。郢都中确立了国王，借机和他的新国王进行交易说‘给我下东国的土地，我替您杀了太子；不这样的话，将和秦、韩、魏三国共同扶立他’，这样，东国这片土地一定可以得到的。”齐王终于采纳了他国相的计谋，送回了楚国太子。太子横回到楚国，确立做了国王，这就是顷襄王。于是告诉秦国说：“仰赖社稷的神灵，国家已经有王了。”

【原文】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①。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②。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③。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④。诸侯由是不直秦⑤。秦楚绝。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⑥。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⑦。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⑧。"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余，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注释】

①要：要挟。　应：对付。　析：楚邑名，在今河南西峡县。

②间（jiàn）道：偏僻小路。

③丧（sāng）：尸柩。

④亲戚：此指父母兄弟姊妹等。

⑤直：正直，正道。

⑥伐韩：当作"伐韩魏"。此失书魏。　白起：秦名将。事详《王翦白起列传》。　伊阙：关塞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⑦命：指胜负。

⑧饬（chì）：整顿。

⑨宛（yuān）：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⑩穰（rǎng）：楚邑名，在今河南邓县。

【译文】

顷襄王横元年，秦国要挟怀王不能得到土地，楚国确立了君王来对付秦国，秦昭王发怒，发兵从武关出去进攻楚国，把楚军打得大败，斩杀首级五万，夺取了析邑等十五座城池后离去了。二年，楚怀王逃亡要跑回国，秦国发觉了，拦住去楚国的大道，怀王恐惧，就抄偏僻小路跑到赵国请求把他送回国。赵国的主父在代地，他儿子惠王刚刚继位，主持国王事务，害怕，不敢送楚王回国。楚王跑到魏国去，秦国追逐的人到了，就和秦国的使者重新前往秦国。怀王生病了。顷襄王三年，怀王在秦国去世，秦国把他的尸柩送回楚国。楚国人都哀怜他，像死了父母兄弟一样的悲伤。诸侯们因此认为秦国不正道。秦楚两国断绝了交往。

六年，秦国派白起在伊阙攻打韩国，大获胜利，斩杀首级二十四万。秦国就送给楚王一封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将要率领诸侯攻打楚国，争取一旦的胜负。希望您整顿军队，能够进行一次愉快的战争。"楚顷襄王忧虑起来，就谋划重新和秦国讲和。七年，楚国到秦国去迎娶妻室，秦楚两国重新和好。

十一年，齐国、秦国各称自己的国君之号为帝；一个多月以后，重新归还帝号仍然称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和秦昭王在宛邑友好相会，相结和睦亲善。十五年，楚王和秦国、三晋、燕国共同攻打齐国，夺取了淮北地区。十六年，和秦昭王在鄢邑友好相会。这年秋天，再次和秦王在穰邑相会。

【原文】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1]。对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罗鸗，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2]。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3]。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4]。故秦、魏、燕、赵者，鶀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鸗也[5]。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6]。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7]。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8]。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9]。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10]。王綪缴兰台，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11]。若王之于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碆新缴，射噣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12]。西结境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布䎶，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13]。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14]。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15]。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16]。王出宝弓，碆新缴，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17]。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18]。

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𦐊，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19]。”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20]。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21]。”于是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注释】

①缴（zhuó）：系在箭上射鸟用的生丝绳。 归雁：北飞之雁。归雁难射，故射者为名手。

②骐（qí）雁：小雁。 罗鸗（lóng）：野鸟，小鸟。

③称：衡量。 弋（yì）：取。亦指用绳系在箭上射。 直：只，但。

④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或说指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道德：指道德的名号。 战国：指战胜而强国的地位。

⑤青首：小于雁的大凫（fú）。凫，动物名，泛指野鸭。 驺：即邹国，在今山东邹县南。 费（bì）：实际的小国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郯（tán）：国名，在今山东郯城县北。 邳（pí）：国名，在今江苏邳县境。

⑥六双：指上文的秦、魏至郯、邳等十二国。

⑦昔：通“夕”。

⑧径：直。 属（zhǔ）：连接。 中国：中原诸国。 上蔡：郡名，属韩，在今河南上蔡县一带。

⑨还：绕。 圉（yǔ）：魏邑名，在今河南杞县西南。 定陶：魏邑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大宋：魏郡名，治所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方与（fáng yǔ）：魏郡名，治所方与，在今山东鱼台县西。 举：攻克，占领。

⑩颠越：坠落，二字同义。 膺（yīng）：胸。此处意为正面。 大梁：魏都，在今河南开封市。

⑪缯（zhēng）缴：收缩射鸟的丝绳。缯，屈曲，卷缩。 兰台：桓山之别名。在今江苏徐州市之铜山县东北。 西河：当时魏国境内的一段黄河，在今河南濮阳县以下。

⑫碆（bō）：射鸟用的石制箭头。此用作动词。《史记集解》徐广曰："以石傅弋缴曰碆。" 噣（zhòu）鸟：有钩喙的大鸟。这里比喻齐国。 东海：东方大海。 盖：覆。 东莒（jǔ）：齐国东部的莒邑。浿（pèi）丘：齐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 即墨：齐邑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顾：反。 午道：指齐国西部赵国东部直通南北之大道。依《史记会注考证》说。 举矣：《史记正义》言从济州长城东至海，太山之北，黄河之南，尽举收于楚。

⑬三国：指燕、赵、楚。 布翄：和同。翄，同"翅"。

⑭辽东：燕郡名，在今辽宁盘山县到朝鲜半岛北部清川江的辽东半岛，治所襄平，今辽阳市。 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

⑮泗上十二诸侯：《史记会注考证》引《张仪传》张仪说楚王曰："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索隐》云："边近泗水之侧，当战国之时，有十二诸侯，宋、鲁、邾、莒之比也。" 萦（yíng）：拘系。 拂：击打。

⑯病：担忧，患苦。 屈（jié）：竭，穷尽。 郦（lì）：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北。

⑰鄳（méng）塞：又称冥阨、鄳隘之塞。在今河南信阳市西南之与湖北交界附近。 山东：指陕西华山以东。 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

⑱劳（lào）：慰劳。 休：休养。 南面：坐北朝南，此意表示帝位。

⑲负：背靠。 傅：通"附"，附着。 垂头：低下头，亦指伸长颈项。《史记索隐》垂头犹申颈也，言欲吞山东。

⑳万乘：万辆兵车。此指大国。

㉑踊跃：耀武，争雄。 中野：原野之中。按：此篇方苞以为"此真战国之文"，然不见于《战国策·楚策》。盖司马迁时尚有，而刘向整理时已遗佚。又或一本有之，盖依《史记》补入。

【译文】

十八年，楚国人有喜好用弱弓细绳射中北归之雁的，顷襄王听说了，召唤来询问他。回答说："我喜好射小雁，野鸟，这里小弓箭的作用，哪里值得向大王讲述呢。而且估量楚国地方的广袤，凭借大王的贤明，所能获取的不只是这一点点哩。从前三王猎取道德的尊号，五霸猎取战胜而强国的地位。所以秦、魏、燕、赵四周，像是小雁；齐、鲁、韩、卫四者国，像是小野鸭；邹、费、郯、邳四国，像是野鸟。这以外的其余国家就不值得射取了。看见这六双小鸟，依您的想法如何去射取呢？您何不用圣人做弓，拿勇士当绳，看准时机张弓去猎取呢？这六双小鸟，可以用口袋装着运回去了。这其中的快乐不只是一朝一夕的快乐，这里面的收获不只是野鸭小鸟的实物了。您早晨张开弓去射魏都大梁的南面，射伤他的右臂而直接牵动到韩国，那么通往中原各国的道路断绝而上蔡郡一带就会自动瓦解了。转过身来射取圉邑的东部，分解魏国的左肘再向外射击定陶，那么魏国的东部就不得不放弃，而大宋、方与两个郡就可以攻占了。而且魏国被割断两条胳膊，就会倾倒坠落了；接着正面攻击郯国，大梁就可以占有了。您卷起射击兰台的绳索，到达西河去让马饮水，占有了魏国都城大梁，这正是射出第一箭的快乐。假若您对射猎确实喜好而不厌倦，就再拿出宝弓，新丝绳上系上石制箭头，到东海去射取有钩喙的大鸟，转过身来整修长城作为防御，早晨射取齐国东部的莒邑，晚上获取浿丘，深夜又得即墨，回头来占据西边南北大道，那么长城以东泰山以北就攻占而收为已有了。西边的境界和赵国连接而北边到达了燕国，楚、燕、赵三国协调和同，那么合纵不要等到订约就可以形成了。再向北放眼瞻看燕国的辽东，并向南登高遥望到越境的会稽山，这又是再射一箭的快乐了。至于像泗水岸边的十二诸侯，一方面拘系，一方面轻加击打，可以用一日的功夫将他

们扫光。如今秦国攻破了韩国却看作是很深的忧患，得到众多的城池又不敢加以守御；攻打魏国没有成功，袭击赵国反过来感到患苦，那么秦魏两国的勇敢气力也就消耗穷尽了，楚国从前的土地汉中、析邑、郦邑等可以收回并重新占有了。您拿出宝弓，新丝绳上系上石制箭头，前进到鄳塞，等待着秦国的疲倦，华山以东、黄河以北可以形成一个整体了。慰劳民众，休养士兵，就可以坐北朝南号称帝王了。所以说秦国是只大鸟，背靠着内陆居处，面朝东屹立，左边控制着赵国的西南，右边紧箝着楚国的鄢郢，正面攻击韩国、魏国，伸长脖子想吞并中原，所处的地形既方便，进退的地势又有利，振奋羽翼，鼓动翅膀，纵横三千里，那么秦国是不可能单独制服他而一夜之间射取得了的。"想用这番话来激怒襄王，所以用上面的内容加以对答。襄王因此召唤他来和他谈话，就发表意见说："先王被秦国欺侮死在外国，仇怨没有比这更大的。如今一位普通的个人有了仇怨，尚且有报复大国的，白公、伍子胥就是这样的。如今楚国地域广大纵横五千里，穿着盔甲的兵士有百万，也就足够在旷野之中显耀武威的，但却坐着遭受困迫，我私下认为大王的行为不足取。"顷襄王派遣使者去到诸侯各国，重新结成合纵，想因此攻打秦国。秦国听说了，发兵来攻打楚国。

【原文】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①。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臣以为不然②。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③。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④。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⑤。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

也[6]。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于两周以塞驺、鲁之心，交绝于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7]。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8]。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也[9]。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10]。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主[11]。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12]？《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13]。"于是楚计辍不行[14]。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15]。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16]。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17]。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18]。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19]。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20]。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21]。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22]。

【注释】

①连和：联合协调。《史记志疑》“《大事记》曰‘是时齐止余两城，为燕所围，何暇与楚连和伐秦，盖所载不能无小差也。’”

②武公：周定王的曾孙，西周惠公之子。 便输：便利运输。 南器：将宝器南运。宝器，指九鼎。

③《史记索隐》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谓也。共主，言周为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于天下。 亲：亲近。 附：归附，顺服。

④致：获得。 名：威名。 实：实利。

⑤五，十：指军力对比的五倍，十倍。

⑥《史记正义》言周王之国，其地虽小，诸侯尊之，故敌二十晋也。

⑦两周：时周分为东、西二周。详《周本纪》。 塞：堵塞。 心：指向往楚国之心。《史记索隐》驺鲁有礼义之国，今楚欲结怨两周而夺九鼎，是塞邹鲁之心。

⑧三川：此指韩国。三川，因其地有黄河、洛河、伊河而得名，区域属韩。

⑨器：祭器。此处前句语意不明，故中井积德疑“句有错误”。今仅强释之。

⑩臊（sāo）：臊臊，骚气。 兵：指虎之爪牙。

⑪诎：贬黜。诎：通“黜”。

⑫居：占有。三代之传器：九鼎。 三翮（lì）六翼：亦指九鼎。空足曰翮，鼎耳曰翼。

⑬《周书》：今本《尚书·周书》无此语，恐系佚文。

⑭辍（chuò）：中止，停止。

⑮汉北：汉水以北。

⑯西陵：楚地名，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

⑰夷陵：楚先王墓所在地，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⑱陈城：原为陈之国都。在今河南淮阳市。

⑲伐燕是齐、韩、魏三国，不得言“三晋”。而救燕者楚也，不得言“助”伐燕。（《史记志疑》）

⑳左徒：官名，参与议论国事，接待宾客。此指春申君黄歇。

㉑考烈王：公元前262年～前229年在位。

㉒吴：地区名，在今江苏苏州市及其东一带。 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事详《春申君列传》。

【译文】

楚国想和齐国、韩国联合攻打秦国，借机也想图谋周王室。周王赧派武公对楚的国相昭雎说："楚与齐、韩三国用兵割取周室郊野的土地来便利运输，把周王室的宝器往南运走来尊崇楚国，我认为不对。弑杀天下共同所宗的君主，把世代君主天下的人当做自己的臣子，大国就不会亲近；凭借势众胁迫寡弱，小国也不会顺服。大国不亲近，小国不顺服，不可以获得威名和实利。威名实利得不到，不值得动武去伤害民众。有着图谋周室的名声，就是不能在天下发号施令原因。"昭雎说："要是说想图谋周室，没有这回事，虽然如此，周王室为什么不可以图谋呢！"回答说："没有对方五倍的兵力不要去进攻，没有十倍于守城的兵力不要去包围。一个周王室的力量相当于二十个晋国，您是知道的。韩国曾经让二十万的兵众在晋国城下受到困辱，精锐的将士死亡，普通的士兵受伤，但还是没有攻下晋国。您不可能拿出一百个韩国的力量来图谋周室，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和两周结下怨仇就堵塞了讲礼义的驺国、鲁国人的向楚之心，也会和齐国绝交的，在天下失去了名声，这样办事将会危险了。危害两周来加强三川地区的势力，方城以外的楚国北部一定会被韩国欺弱了。怎么知道会这样呢？西周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不过百里。名义上那里是天下所宗的君主，割裂他的土地不足以使您的国家富庶，得到他的民众不足以使您的军队强大。虽然没有去进攻它，名义上还是弑杀君主。然而有的好事的君王，喜欢战攻的臣子，发布号令调动军队，何尝不是始终把周王室作为目标。这是什么原因呢？看

到礼仪用的祭器在那里，想把祭器运到自己国中却忘掉弑杀君王的祸患。如今韩国同意把祭器运来放在楚国，我害怕天下诸侯会因为祭器的事仇恨楚国。我请求给打个譬喻。虎肉腥臊，它的爪牙有利于防护自身，人还是要去攻击它。假若让泽野中的麋鹿蒙上老虎的皮，人去攻击它就一定是对虎的万倍了。分割楚国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庶；贬黜楚国的名声，足以使君王尊贵。如今您将要凭私欲诛杀残害天下的共主，占有三代的传国宝器，独霸九鼎，以此傲视其他诸侯国君，这不是贪婪是什么？《周书》中说'想起事不要当头'，所以宝器往南运，那么攻打楚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了。"于是楚国的计划中止而没有实行。

十九年，秦国攻打楚国。楚军失败，把上庸、汉水北部地区割给秦国。二十年，秦将白起攻占我国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又攻占我国郢都，在夷陵烧毁了先王的陵墓。楚襄王的军队溃散了，就不能再应战，往东北方向退到陈城自保。二十二年，秦国又攻占了我国的巫郡、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就收集东部地区的兵众，得到十多万人。重新向西夺回了秦国攻占我国的长江边的十五座城邑设置为郡，抗御秦国。二十七年，派三万人援助三晋攻打燕国。重新和秦国讲和，并送太子到秦国去做人质。楚国派左徒在秦国侍奉太子。

三十六年，顷襄王生病，太子逃亡回国。秋天，顷襄王去世，太子熊元相替继位，这就是考烈王。考烈王任命左徒做令尹，把他封在吴地，号为春申君。

【原文】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

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①。七年，至新中②。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

君吊祠于秦[3]。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4]。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5]。李园杀春申君[6]。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九年，秦灭韩。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7]。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8]。是岁，秦虏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9]。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而杀将军项燕[10]。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11]。

【注释】

①邯郸：赵都，在今河北邯郸市。 景阳：人名。据《六国年表》及《春申君传》，此次救赵者为春申君，非景阳。

②新中：当为"宁新中"，此脱"宁"字，魏邑。秦庄襄王攻占后更名"安阳"。地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南。

③吊祠：吊唁祭祀。

④寿春：楚邑名，在今安徽寿县。

⑤幽王：公元前237年年～前229年在位。

⑥李园：人名，考烈王妃兄，幽王舅父。杀春申君事，详《春申君列传》。

⑦哀王：公元前228年在位。

⑧王负刍：公元前227年～前223年在位。其末年，秦灭楚。

⑨荆轲刺秦王：事详《刺客列传》中之《荆轲传》。

⑩王翦：秦大将。事详《白起王翦列传》。蕲（qí）：楚邑名，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南。 项燕：楚大将。项燕：楚大将。项羽的祖父，其子有项梁。

⑪蒙武：秦大将，蒙骜之子，蒙恬之父。与王翦共破楚，杀项燕。　灭楚名：取消楚国称号。或说“名”字当衍，此句为“灭楚为郡”。　为郡：《史记集解》引孙检曰“以楚地为三郡”。三郡当为会稽，九江、长沙三个郡。会稽郡置于灭楚后之次年，公元前222年，九江、长沙二郡当为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时所置。南郡置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78年，不当言置于灭楚之后。

【译文】

考烈王元年，把州县贡纳给秦国求得讲和。这时楚国更加衰弱。

六年，秦国包围赵都邯郸，赵国向楚国告急，楚国派遣将军景阳援救赵国。七年，楚军进到宁新中。秦兵撤走了。十二年，秦昭王去世，楚王派春申君前往秦国吊唁祭祀。十六年，秦庄襄王去世，秦王赵政继位。二十二年，和诸侯国一起攻打秦国，战事不利就撤离了。楚国往东迁都到寿春，命名叫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去世，儿子幽王悍继位。李园杀了春申君。幽王三年，秦国、魏国攻打楚国。秦相吕不韦去世。九年，秦国灭了韩国。十年，幽王去世，同母的弟弟犹代继位，这就是哀王。哀王继位两个多月，哀王庶兄负刍的党徒袭击杀死了哀王并扶立负刍做王。这一年，秦国俘虏了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指使荆轲去刺杀秦王。二年，秦国派将军攻打楚国，大败楚军。亡失了十多座城邑。三年，秦国灭掉了魏国。四年，秦将王翦在蕲邑打败我军，并杀了将军项燕。五年，秦将王翦、蒙武就破亡了楚国，俘虏了楚王负刍，取消了楚国名号而设置成郡。

【原文】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

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注释】

①方：当。
②势：权势。
③嬖淫：宠幸。

【译文】

太史公说：当楚灵王在申邑与诸侯会盟，诛杀齐国庆封，建造章华台，询求周室九鼎的时候，他的志向都认为天下太小了；等到饿死在申亥家中，却被天下人耻笑。节操品行根本就没有，真可悲呀！权势对一个人来说，能不慎重对待吗？弃疾由于内乱而继位，宠幸秦国女子，太过分啦，几乎再度使国家灭亡！

史记全译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题解】

在十六诸侯世家中，独此篇以越王句践题名，故此篇实为越王句践之传记。盖越自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之后的二十余世，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依据。《史记》因之也无能列其世系及事迹，故仅集中记述句践及其后的六世以为篇籍。

本篇集中写出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锋，越先称臣于吴，而后吴为越所灭的重要历史进程。究其原因，越能屈身受辱，发愤图强，并有贤能为之计谋；吴则轻敌自傲，忽于内患而求强于齐晋，且拒听伍胥之忠谏而信任太宰嚭，刚愎自用，奸人当道，卒以亡国。然更深的历史契机，则在于句践之成功实属大禹治水艰苦奋斗精神在政治斗争中的极大发扬，确系"盖有禹之遗列"的积极作用。这是本篇所关注的重要历史经验。

文以重笔称"贤"于越王句践，写出了他所成就的"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于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的春秋末期的伟业，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既写出了他处于屈辱时的卑躬纳谏，因时以成功的一面，又写出了他之"可与共患，难与处乐"的惨杀功臣的狠毒的一面，借以揭示出一种君臣间相处关系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近似规律。这同样是本篇所注意的另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本篇的附传范蠡，在世家体裁上也是独特的。除肯定范蠡的历史作用，贤智才能外，正以特笔托重于上述后一条经验，是《史记》篇制设计上的用意所在。论赞进一步说明，范蠡不"迁"而如文种，自不可"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这是有意利用历史实

例，强调欲"立功名于天下"，亦须依势行事的重要性。如范蠡寄希望于久待句践，企求君显之日欲臣亦显，自不可有后之功名的，故适时变迁个人的境遇，也是成事的一大关键。司马迁是赞赏范蠡的。

【原文】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①。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②。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③。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④。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⑤。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⑥。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槜李，射伤吴王阖庐⑦。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⑧。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⑨。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⑩。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⑪。吴王追而围之。

【注释】

①句（gōu）践：亦作"勾践"，春秋末越国国君，公元前496年～前465年在位。句，"勾"本字。 苗裔：后代子孙。 夏后：禹所在部族名。 帝少康：夏朝的第六代帝王。《史记正义》引《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贺

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於越，越国之称始此。"《越绝记》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②会稽：其地东南以有会稽山而得名，故城在今浙江绍兴市西南。 奉守：供奉守卫。

③文身：即纹身，在身上刺花纹。 断发：剪断头发。 披草莱：开辟荒芜之地。披，开辟。 邑：筑城邑而居住。

④允常：越王句践之父，拓土始大，称王，为越国的创始人。公元前510年～前497年在位，处周敬王之时。

⑤相怨伐：互相因有仇怨而攻杀。

⑥死士：敢死之士。 陈：通"阵"。 自刭（jǐng）：自刎。

⑦槜（zuì）李：地名，又作"醉李"，"就李"，在今浙江绍兴市南。

⑧勒兵：部勒训练军队。

⑨范蠡（lǐ）：越大夫，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事详本篇后之附传并《货殖列传》。 兵：兵器，泛指一切武器。 凶器：杀人的器具。 逆德：背离德义。 争：争夺。 末：下等。意指最没有价值、意义。

⑩夫椒：越地名，盖在今浙江绍兴市北。（《春秋左传注》）

⑪保栖：守卫驻扎。

【译文】

越王句践，他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子孙，就是夏后部族帝少康的庶出之子。封在会稽地区，以便供奉守卫对夏禹的祭祀。他们在身上刺刻花纹，剪断头发，开辟出荒芜之地建筑城邑而定居在这里。以后经过二十多代，到了允常当世。允常的时候，和吴王阖庐交战而互相由于仇怨进行攻伐。允常去世，儿子句践继位，这就是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听说允常死去，就兴动师旅攻打越国。越王句践派敢死之士挑战，三次行进，到了吴军阵前，大呼然后自刎。吴国军士看呆了，越军借机袭击吴师，吴师在槜李战败，吴王阖庐被箭射伤了。阖庐因伤将要死去，告诉他儿子夫差说："一定不

要忘记越国。"

三年，句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统兵训练，将要向越国报仇，越国想在吴国没有发动之前去进行攻打。范蠡劝告说："不可以这么做。我听说武器是杀人的器具，战争是违背德义的行为，争夺是最下等的事情。暗中谋划背离德义，喜好动用杀人器具，在最下等的事情上拿自身去尝试，上帝是禁止的，要这样行动的人会是不利。"越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就兴动师旅。吴王听说了，全部出动精锐士兵迎击越国，在夫椒打败了他，越王就用余下的五千士兵保卫驻守在会稽。吴王追击并包围了他。

【原文】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①]？"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②]。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③]。"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④]。"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⑤]。"种还，以报句践。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⑥]。种止句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⑦]。"于是句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⑧]。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⑨]。"嚭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⑩]。"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⑪]。"吴王弗听，卒赦

越，罢兵而归。

【注释】

①子：指对方，你，敬称。 为之奈何：对此该怎么办。

②持满：意即"持盈"保守成业。 满，盈。与（yǔ）天：即天与，与，帮助意。下文"与人"同此。定倾：扶助倾危，使之安定。 节事：节制事理。不可强取、强成。以地：即与地，意亦同"与天"、"与人"。

③遗（wèi）：送。 身：自身、本身。与之市：前往侍奉，如同将自己视货物一样卖出。市：交易、做卖卖。《史记集解》韦昭曰："市，利也。"谓委管籥属国家，以身随之。

④大夫种：姓文名种，楚大夫，楚国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人。行成：求和。膝行：跪地前行。顿首：头叩地而拜。陪臣：此指大夫的臣子（诸侯）的臣子。陪，重。乃降级而卑恭言之。下执事：君王手下的办事人员。

⑤子胥：即伍子胥，又名伍员。原为楚人，后避难奔吴，为吴国大臣。

⑥燔（fán）：焚烧。 触战：拼命死战。

⑦太宰嚭（pǐ）：即伯嚭，楚人，奔于吴，任太宰，为吴国的首席大臣。间行：微行，秘密出行。

⑧见：推荐，介绍。

⑨悉：全部。 当：抵当，相等。

⑩说（shuì）：游说、说服。以：通"已"，已经。

⑪反：同"返"。乱：此意为将要兴国，与吴为敌。

【译文】

越王对范蠡说："因为没有听从您劝告的缘故到达这个地步，对此该怎么办？"范蠡回答说："保守成业的人，由于懂得自然界盈而不溢的道理，所以上天会帮助他，扶正倾危使国家安定的人，由于能崇尚谦卑来管束自己，所以民众会拥护他，节制事理的人，能适时发挥地利节用财物，大地会厚待他，言辞卑下并以厚重礼

物送给他，如果不答应，就前往侍奉等于把自己当货物卖给他。”句践说：“好吧。”就命令大夫种到吴国去讲和，跪地前行，叩头而拜说：“我君王的亡国之臣句践派遣陪臣文种大胆地告知您属下执事的人：句践请求自己作您的奴仆，他的妻室做您的侍妾。”吴王准备答应他。伍子胥向吴王进言说：“上天将越国赐给吴国，不要答应他。”文种回来，把这个情况报告句践。句践就想杀了妻子，焚烧宝器，然后豁出命战斗哪怕去死。文种制止句践说：“吴国的太宰伯嚭非常贪财，可以拿物利去引诱他，请求秘密前行去沟通他。”当时句践就用美女宝器让文种暗中献给太宰嚭。伯嚭接受了，就把大夫种引见给吴王。文种叩头说：“希望大王赦免句践的罪过，句践就全部献出他的宝器。假若不幸得不到赦免，句践将会全部杀死妻妾子女，焚烧他的宝器，倾动全部五千战士拚命战斗，您也就会有相同数量人员的损失。”太宰嚭借机游说吴王说：“越国已经顺服称臣，假若将他赦免了，这是国家的利益。”吴王将要答应他。伍子胥上前劝告说：“如今不灭掉越国，以后一定会悔恨的。句践是位贤能国君，文种、范蠡是优秀大臣，假若让他们回国，将来会形成祸乱。”吴王不听从，终于赦免了越国，罢兵回国了。

【原文】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①？”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②。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③？”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④，曰：“女忘会稽之耻邪⑤？”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⑥。欲使范蠡治国政，

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⑦。"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⑧。二岁而吴归蠡。

句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⑨。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⑩。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⑪。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⑫。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⑬。"句践曰："善。"

【注释】

①喟（kuì）然：叹息的样子。终：终结，死。

②汤：即商汤，亦称成唐、成汤，商朝之建立者。 系：拘囚。 夏台：亦称均台，夏朝监狱名。 羑（yǒu）里：邑名在今河南汤阴县北，周西伯，即后来称文王，曾囚于此。 翟：通狄，我国春秋时散居在北方的部族。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 莒（jǔ）：国名，在今山东莒县。 卒：终于。

③何遽：亦作何渠，怎么。

④胆：胆囊，亦名苦胆。 前一个"坐"：同"座"，座之古字。

⑤女：通"汝"，你。邪：通"耶"，语气词。

⑥重（chóng）采：多层华丽的衣服。采通"彩"。 折节：屈己下人，降低身分。遇：礼遇、接待。 振：通"赈"。弔：同"吊"，吊唁。《史记集解》徐广曰："吊，一作"葬"。按：依《国语·越语》所云"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当作"葬"。

⑦填：通"镇"。

⑧举：全。 柘（zhè）稽：越国大夫。《史记志疑》案：《国语》、《韩子》、《越绝》、《吴越春秋》皆言句践与范蠡亲身人臣于吴，三年遣归，

《史》误也。柘稽即诸稽郢。

⑨拊循：即抚循，抚慰，安抚。

⑩逢同：逢（páng）姓，同为名，越国大夫。 流亡：流离败亡。 殷给（jǐ）：富强丰足。 缮饰：修补整治。 备利：充实发展。

⑪鸷鸟：泛指猛禽一类。 淫：无节制。 矜：骄傲。

⑫厚：奉承、讨好。

⑬志广：此指野心勃勃，欲望无限。 权：权势，此指力量。 承："乘"，通假字。 弊：困乏、疲惫。

【译文】

句践困迫在会稽，喟然叹息说："我就终结在这里吗？"文种说："商汤被拘羁在夏台，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晋国重耳流亡到狄地，齐国小白逃奔到莒国，他们最终都成了帝王和霸主。从这里来看，困迫怎么就不是福呢？"

吴国后来赦免了越王，越王句践返回了国都，就困苦自身焦急思虑，将胆囊悬挂在座位之上，坐卧抬头都能看到胆囊，饮食亦品尝胆汁。说："你忘记了会稽的耻辱吗？"亲身进行耕作，夫人自己织布，吃饭从不增加肉食，穿衣从不用华丽服装，委屈求全，礼下贤人，用优厚的礼仪接待宾客，赈救贫困吊唁死亡，和百姓同劳苦。想让范蠡治理国家政事，范蠡回答说："战争一类的事，处理上文种不如范蠡；镇定抚慰国家，使百姓亲近归附，范蠡不如文种。"于是将全部国家政事交托大夫文种主持，而派范蠡和大夫柘稽去讲和，到吴国当人质。两年后吴国归还了范蠡。

句践从会稽回国后七年，抚慰他的军士和民众，想动员他们来向吴国报仇。大夫逢同劝告说："国家新近被流亡，如今就显出富强丰足，修补整治后得到充分发展，吴国一定会感以恐惧，他感到恐惧那么祸难就一定会到来。而且猛禽如要出击，必定先隐匿身躯。如今吴国对齐国、晋国用兵，和楚国、越国结了深怨，在天下名声虽然显赫，实际危害着周王室，德业很少却功劳甚多，一

定会毫无节制而自行骄纵。替越国着想，莫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来奉承吴国。吴国志向高远，一定会轻视备战。这样我国联络他们的力量，让齐、楚、晋三国去攻打吴国，越国乘着他困乏的时候进攻他，是可以取胜的。”句践说：“好”。

【原文】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句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①。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瘲也②。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③。让子胥④。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⑤。”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⑥。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⑦！”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⑧？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⑨。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⑩！”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⑪。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⑫。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⑬！”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⑭！”于是吴任嚭政。

居三年，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⑮？”对曰：“未可。”

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16]。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17]。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18]。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19]。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20]。

【注释】

①重（chóng）味：多种菜肴。

②疥癣（jiè xuǎn）：本指皮肤病，此指小的隐患。 癣，同"癣"。

③艾陵：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 高、国：齐国两大家族中的高无丕、国书。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吴虏国子，由鲁将其首级归还给齐，并未虏高子。

④让：指责，责难。

⑤卜：占卜，此意即探测。

⑥遂：最终。 私：暗自。

⑦墟：变成废墟，即被消灭。

⑧忍人：残忍之人。父兄不顾：即不顾父兄，此事指伍员只身逃出，而其父伍奢，其兄伍尚被楚杀害。

⑨用是：因此。

⑩鲍氏：齐国一大家族。此指伍员将其子伍丰托付给齐国大夫鲍牧。

⑪役反：从艾陵之役返回。 属（zhǔ）镂：亦名属卢、独鹿，剑名。

⑫令：让、叫。 而父：你父，指夫差之父阖庐。 若：你，指吴王夫差。

⑬固：本来。 独立：不依靠他人而自立。

⑭"取吾眼"句：《史记索隐》引《国语》云吴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见"，乃盛以鸱夷，投之于江也。《史记志疑》以为"抉目非实事"。

⑮居三年：当作"居二年"。 导谀：阿谀，曲意逢迎。

⑯春：《春秋》会在夏。 黄池：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 太子：

夫差之子，名友。

⑰习流：熟悉水性的兵士，即水师。 教士：训练有素的士兵。 君子：此指与王亲近或有恩惠的将士。 诸御：职掌军队中各种事务之官。

⑱秘之：保密这种事情。

⑲成：讲和。

⑳度（duó）：估量。 平：讲和、媾和。

【译文】

过了两年，吴将要攻打齐国。伍子胥进谏说："是不可以的。我听说句践吃饭时不用多种菜肴，和百姓共同经受痛苦与快乐。这个人不死掉，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吴国有了越国，就等于有了心腹疾病，齐国对于吴国，只是疥癣一样的小毛病。希望君王放弃进攻齐国先去攻打越国。"吴王不听从，就去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国。俘虏了齐国的高无丕、国书回来了。就责备伍子胥。伍子胥说："君王不要太高兴了！"吴王发怒，伍子胥想自杀，吴王听说就制止他。越国大夫种说："我观察吴王当政太骄横了，请求尝试着向他借粟，来探测一下他的内部情况。"请求借贷，吴王想借给，伍子胥劝告不要借给，吴王还是借给了，越国就暗自高兴。伍子胥发言说："君王不听劝告，三年以后吴国将要变成废墟啦！"太宰嚭听说了，就多次和伍子胥争论对付越国的策略，借机在吴王面前说伍子胥的坏话说："伍员表面上忠诚但实际上待人残忍，他对父兄都不顾及，怎么能顾及君王？君王前次想去攻打齐国，伍员强行进谏，随后有了战功，因此反而怨恨君王。君王不防备伍员，伍员一定会作乱。"和逢同一起谋划，在吴王面前说坏话。吴王开始不依他们，就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听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鲍牧，吴王这才大为恼怒，说："伍员果真欺负我！"从艾陵战役返回，派人把属镂这种剑赐给伍子胥让他自杀。伍子胥大笑着说："我让你父亲称霸，我又扶立你，你当初想把吴国的

一半分给我，我不接受，没有多久，如今你反过来因为人家的坏话要诛杀我。唉，唉，你一个人根本就不能独自立国！”告诉使者说：“一定要取出我的眼珠安置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以便我观看到越兵的进城！”这时，吴国任用太宰嚭主持国政。

过了三年，句践召来范蠡说：“吴国已经杀了伍子胥，谄谀的人非常多，可以攻打了吗？”回答说：“还不可以。”

到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往北在黄池会盟诸侯，吴国的精锐部队跟随着国君，惟独留一些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都城。句践再次询问范蠡，范蠡说：“可以啦。”就出动熟悉水性军士二千人，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人，亲近或受过恩惠的将士六千人，各个军中的事务官员一千人，去攻打吴国。吴国军队失败，就杀死了吴国太子。吴国向君王告急，吴王正在黄池与诸侯会盟，害怕天下人知道了，就保守秘密。吴王在黄池会盟以后，就派人带厚重礼物去向越国请求讲和。越国自己估计还不能灭亡吴国，就同意与吴国媾和。

【原文】

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①]。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②]。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③]。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唯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④]？”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⑤]？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⑥]？且夫天与弗

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戹乎[7]？”句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8]。”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9]。”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10]。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11]！”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12]。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13]。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14]。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15]。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16]。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17]。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18]。”种遂自杀。

【注释】

①罢弊：疲惫，困苦贫乏。罢通“疲”。 轻锐：精锐之士，即精兵锐卒。

②留：滞留。 栖：围困。 姑苏：即姑苏山，在今苏州市西。

③公孙雄：吴国大夫。 肉袒（tǎn）：脱去上衣，裸露肢体，表示谢罪。 布：公布、宣告。 腹心：衷心，诚意。

④举：抬。 玉趾：敬词，犹言贵步。 意者：还是。选择连词。

⑤蚤朝：早上朝。蚤通“早”。 晏罢：晚退朝。晏，晚。

⑥一旦：一时之间，忽然。

⑦柯者其则不远：《诗经·风·伐柯》有“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一句。

柯，斧柄。则，准则，榜样。意即砍伐树枝做斧柄，样子就是手中斧头的柄，准则就在身边。戹：同“厄”，困境，灾难。

⑧属（zhǔ）政：托付政事。 执事：此指范蠡自己。 不：通“否”。且得罪：将要得罪于你，客套语。《史记集解》虞翻曰：“我为子得罪。”又一说为，将要使你得罪。《史记索隐》虞翻注盖依《国语》之文，今望此文，谓使者宜速去，不且得罪于越，义亦通。

⑨甬东：地名，亦名翁州，今浙江舢岛。 君：掌管，统治。

⑩事：事奉。

⑪面：脸。《史记正义》今之面衣是其遗象也。《越绝》云：“吴王曰‘闻命矣！以三寸帛幎吾两目，使死者有知，吾惭见伍子胥、公孙圣；以为无知，吾耻生者’。越王则解绶以幎其目，遂伏剑而死。”幎音觅。顾野王云大巾覆也。

⑫徐州：古地名。徐本作“俆（shū）”，战国时正作“俆州”，即周之薛国，地在今山东滕县南。 致贡：进献贡品。

⑬周元王：名姬仁，进入战国时代的第一位周君王，前475年～前469年在位。 胙（zuò）：祭祀用的肉。 伯：诸侯之长。

⑭淮上地：淮河流域地区。《史记集解》引《楚世家》曰：“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泗，泗水，今山东泗水。 方：方圆。

⑮号称霸王：此可知《史记》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句践为春秋五霸。于宋襄公只是说他“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而实际的业绩是没有达到应有要求的。《史记索隐》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故《纪年》称为“於粤子”，据此文，句践平吴之后，周元王始命为伯，后遂僭而称王也。

⑯遗（wèi）：送。 蜚：通“飞”。走狗：猎犬。

⑰鸟喙（huì）：鸟类的嘴，此比喻越王嘴尖似鸟。

⑱七术：七种方法、谋略。所称七术，《越绝书》、《吴越春秋》作“九术”。《史记正义》引《越绝》云：“九术：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荧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尽其财，以疲其力；六曰贵其谀臣，使之

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拜家富而备器利；九曰坚甲利兵以承其弊。" 先王：死去的君王。

【译文】

这以后四年，越国重新攻打吴国。吴国士民疲惫不堪，精兵锐卒都死在齐国、晋国。而越国把吴国打得大败，因而留下来围困了他三年，吴国军队失败，越国就再次把吴王围在姑苏山上，吴王派公孙雄袒露上身跪着行进前来，请求讲和对越王说："孤立无援的臣子夫差冒昧地表露自己的心愿，从前曾经在会稽得罪了您，夫差不敢违抗命令，得以使君王讲和归国。如今君王抬起贵步而来诛杀我这孤立无援之臣，孤臣只有听从您的命令，还是也可以像会稽时候那样赦免孤臣的罪过呢？"句践于心不忍，想答应他。范蠡说："会稽那个时候，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夺取，今天要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难道可以违背天意吗？而且君王总是早早上朝，很晚才罢朝，不是为了吴国吗？图谋了二十二年，一时之间就抛弃他，可以吗？况且是天给予而不去取得，反过来要受到惩罚的。'砍斧柄呀砍斧柄，样子就在你前面'，您忘记了会稽被围的困境吗？"句践说："我想听从您的话，我不忍心他的使者。"范蠡就击鼓进兵，说："君王已把政事的大权嘱托给我，使者赶快离去，否则将会得罪于你。"吴国使者哭泣着离去。句践可怜他，就派人对吴王说："我把您安置在甬东，给一百家由您管理。"吴王辞谢说："我老了，不能事奉君王！"就自杀了。用布蒙住他的脸，说："我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越王安葬了吴王并诛杀了太宰嚭。

句践已经平定吴国，就领兵往北渡过淮水，在徐州和齐国、晋国诸侯相会，进献贡品给周王室。周元王派人赐给句践祭肉，策命他做霸主，句践已经离去，渡过淮水往南，把淮河流域地区给予楚国，把吴国侵占的宋国土地归还宋国，把泗水东岸方圆百里

的地方给鲁国。正当这个时候，越兵横行在长江，淮水以东，诸侯都来恭贺，越王号称霸王。

范蠡也就离去了，从齐国送给大夫种一封信说："飞鸟已经射尽，良弓就要收藏；狡兔全都死了，猎犬要被烹食。越王长了个长脖子鸟喙嘴，这种人可与他共度患难，不可和他共享安乐。您何不离去？"文种看到信，称说有病不上朝。有人诋毁文种说他将要作乱，越王就赐给文种一把剑说："您教会我攻打吴国的七种谋略，我只用了其中三种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种在您手里，您替我到已死去的君王面前去试用一下。"文种就自杀了。

【原文】

句践卒，子王鼫与立[①]。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②]。王不寿卒，子王翁立[③]。王翁卒，子王翳立[④]。王翳卒，子王之侯立[⑤]。王之侯卒，子王无强立[⑥]。

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⑦]。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⑧]："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⑨]。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⑩]。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⑪]；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⑫]。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⑬]。所重于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⑭]？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⑮]，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⑯]。则齐、秦、韩、魏得

志于楚也，是二晋不战而分地，不耕而获之。不此之为，而顿刃于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奈何其以此王也[17]！”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18]。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于晋者，非其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19]。今楚众已分，何待于晋？”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20]？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21]；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22]；竟泽陵，楚之材也[23]。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24]。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25]。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26]。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7]。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28]。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29]。

【注释】

①王鼫（shí）与：即鹿郢，越语谓为“鼫与”。公元前464年～前459年在位。

②王不寿：公元前458年～前449年在位。

③王翁：即王朱句（勾），公元前 448 年～前 412 年在位。

④王翳（yì）：公元前 411 年～前 377 年在位。依《竹书纪年》，王翳卒，太子王诸咎立，公元前 376 年在位。越人杀诸咎，其子王错枝立，公元前 375 年在位。明年，越大夫立王无余之。

⑤王之侯：盖即"王无余之"公元前 374 年～前 363 年在位。其后有王无颛，公元前 362 年～前 355 年在位。

⑥王无强：盖即"王无颛"之后其在位末年，楚灭越。《史记索隐》以为无余之后颛立，无颛后无强立。以无强为无颛之弟。越之世系，莫可详究。

⑦中国：中原，此指中原各诸侯国。

⑧楚威王：楚国国君，前 339 年～前 329 年在位。 齐威王：齐国国君，即田因齐，前 356 年～前 320 年在位。

⑨王（wàng）：称王，统一天下。 伯：通"霸"，称霸。

⑩图：考虑，猜测。 晋：时晋已分为韩、赵、魏三家。此处实指韩、魏。

⑪叶：韩地名，在今河南叶县南。 阳翟：韩地名，在今河南禹县。

⑫陈：魏地名，在今河南省淮阳县。 上蔡：魏地名，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⑬二晋：此指韩、魏二国。 马汗之力：即汗马之力，本意指战马疾驰而出汗，后喻指战功。 效：犹见也。

⑭顿刃：使刀刃钝，意指刀枪相见。顿，通"钝"。

⑮大梁：魏国都城，在今河南开封市。 南阳：当时齐国南部一地名，在莒之西。 常：《史记索隐》云："常，邑名，，盖田文所封邑。"孟尝君封子薛，盖常属薛，在薛之东南。常在今山东枣庄市西南。在当时齐国南部。 郯：故郯国，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 方城之外不南：意指楚国方城之兵不能南伐越也。 不东：不能向东进发。

⑯商：邑名，今陕西丹凤县西北。 於（wū）：邑名，亦今河南西峡县东，又名於邑，於中。 析：古析国，在今河南西峡县。 郦：楚邑，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宗胡：邑名，在今安徽阜阳市。 夏路以左：《史记索隐》刘氏云："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为左，故云夏路以左。"意即通向中原各国道路之左边。泛指楚国西北部一带。 不足以备秦：是说商、於、析、郦四邑，其地徒众少，不足备秦出

自峣，武二关之道的进击。 江南、泗上：此泛指楚与越相邻接之地区，约今安徽、江苏交接处。

⑰不此之为：不为此。 河、山：河指黄河。山指华山。 王（wàng）：称王。

⑱幸：荣幸、侥幸。 豪：通“毫”。 毛：毛。

⑲连和：连横，结成同盟。

⑳张：铺开、布置。 九军：多路部队。 曲沃：魏地名，在今河南陕县西南。 无假之关：即无假关，在今湖南湘阴县北。 三千七百里：《史记正义》言从曲沃，於中西至汉中、巴、巫、黔中千余里，皆备秦、晋也。 景翠：楚国大夫。南阳：地区名，时属韩。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部。

㉑斗晋楚：使晋、楚两国相斗。

㉒复：再则、再说。 雠：当为犨（犫）之误，楚邑名，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南。 庞：邑名，在今湖南衡阳市东。 长沙：邑名，在今湖南长沙市一带。

㉓竟泽陵：当为竟陵泽，古楚七泽之一，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北。

㉔窥兵：此指进兵。 郢：此代指楚。

㉕敝：最坏的结果。

㉖浙江：即今钱塘江。

㉗滨：靠近、接近。此意指其活动范围。 服朝：臣服朝拜。

㉘闽君：越国的后代君王，名摇。 奉：承接，继续。

㉙东越：古代越人的一支，相传为越王句践的后裔，居今福建一带。

【译文】

句践去世，儿子王鼫与继位。王鼫与去世，儿子王不寿继位。王不寿去世，儿子王翁继位。王翁去世，儿子王翳继位。王翳去世，儿子王之侯继位。王之侯去世，儿子王无强继位。

越王无强的时候，兴动师旅往北攻打齐国，往西攻打楚国，与中原各国争斗看谁强盛。正当楚威王的时候，越国往北攻打齐国，齐威王派人游说越王说：“越国不去攻打楚国，大的方面说不能称

王统一天下，小的方面说不能称霸。考虑越国之所以不去攻打楚国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得到晋国的支持。韩国、魏国本来就不会攻打楚国。韩国要是进攻楚国，全军覆没，将领被杀，那么叶和阳翟两地就危险啦；魏国也会全军覆没，将领被杀，那么陈和上蔡两地就不安全了。所以二晋事奉越国，是为了不致于全军覆没将领被杀，汗马的功劳人们是会看不到的。这样看重得到晋国的支持是为什么呢？”越王说：“所期求于晋国的，并不是要他们兵刃相接，更何况去攻城围邑呢？是希望魏国把兵力聚集在大梁城下，希望齐国尝试驻兵在南阳和莒地方，再聚集到常、郯二邑一线的边境，那么方城以北的楚军不会南下，淮、泗二水之间的楚军不会往东；商、於、析、郦、宗胡等邑，都在楚国通往诸夏路的左侧。他的兵力不足以防备秦国，江南、泗上一带的兵力就不足以对付越国。齐国、秦国、韩国、魏国都在楚国伸展了自己的意志，这样二晋不战就分得了土地，不耕就能得到收获。不进行这样的谋划，而要在黄河、华山之间互相交战而被齐国、秦国所利用，所期待强国的人却又如此失策，怎么还能拿这样的处事方法来称王天下呢！”齐国使者说：“很侥幸越国没有灭亡！我不看重他的运用智谋就如眼睛一样，可以看到毫毛却看不见睫毛。如今您知道晋国的失策，却不自知越国的过错，这就是比喻中的眼睛看物的说法了。您所期待于晋国的，不是要有汗马的战功，又不是可以和他联合军队结成同盟，将期待于他的是分散楚国的兵。如今楚国的兵力已经分散，何必还期待晋国？”越王说：“怎么办？”说：“楚国的三个大夫铺开了许多军队，北面围困曲沃、於中，一直到达无假关的有三千七百里长，景翠率领的军队往北聚集在鲁国，齐国、韩国的南阳，分散兵力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而且您所追求的，是让晋楚二国相斗；晋国、楚国不相斗，越兵就不能出动，这是只知道二五而不知道十。现在这个时候不进攻楚国，我从这点上知道楚国大的方面说不能称王统一天下，小的方面说不

能称霸。再说，犨、庞、长沙等地，是楚国产粮食的区域，竟陵泽，是楚国产木材的地方。越国进兵通向无假关，这四个地方就不会给楚国进奉贡献了。我听说，目的是图谋称王努力去做而没能称王，最坏的结果可以称霸。然而也不能称霸的，是他失去了王道。所以希望大王转过身去进攻楚国。”

于是越国就放弃了齐国去攻打楚国。楚威王兴兵来讨伐他，把越国打得大败，杀了越王无强，全部夺取了以前属吴国的地盘到达了浙江，往北又在徐州攻破了齐国。而越国因此就分散了，各个族子都争着要继位，有的称王，有的称君，活动于江南海岸一带，臣服朝拜楚国。

以后的七代，到了闽君摇时期，辅助诸侯灭亡了秦朝。汉高帝再次让摇做了越王，来承续做越国的后代。东越，闽君，都是越国的后代。

【原文】

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①]。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②]。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③]。”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④]。”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⑤]。于是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⑥]。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

苦身戮力，父子治产⑦，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⑧。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⑨。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⑪。天下称陶朱公。

【注释】

①苦身：使自身劳苦。 勠（lù）力：并力、合力。又作戮。 竟：终于。 临：监视；进逼。 上将军：官名，最高军事指挥。古称天子带兵，后亦称将帅带兵。

②反：同"返"。 为书：写奏书。

③既以：已经，以通"已"。 臣请从会稽之诛：臣请求接受因您受会稽之辱而应得到的罪过。 诛，惩罚，罪过。

④意：个人之意图。

⑤轻宝：轻便珍贵之宝物。

⑥表：划分。 奉邑：供给俸禄之地。《国语》载："乃环会稽三百里以为范蠡之地"，不言奉邑事。又《越绝书》言封蠡之子于苦竹城，《吴越春秋》言封蠡妻子百里之地。

⑦鸱夷子皮：鸱（chī），传说中似猫头鹰一类的怪鸟。鸱夷，用革做成的一种盛酒器，外形似鸱，故名。范蠡变名易姓自称为鸱夷子皮。

⑧几何：多少日子。 致：招致、得到。

⑨与：给予。 乡党：乡里。 间行：悄悄出走。 陶：地名，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为生：做生意。

⑩约要：约定。 废居：囤积居奇，贱买贵卖。 候时：等候观察时机的变化。 转物：运输物资。 逐：获取。

赀："资"之异体字。 累：累积。 巨万：万万。

【译文】

范蠡事奉越王句践，确实是勤身劳苦，协力合作，和句践深深地谋划了二十多年，终于灭亡了吴国，报了会稽受困的耻辱，向北领兵渡过淮水进逼齐国、晋国，对中原各国发号施令，因而尊崇周王室，句践也就称了霸，而范蠡也称为上将军。回到国内，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留，而且句践的为人可以和他共患难，很难和他处安乐，写奏书向句践告辞说："我听说君主忧虑，臣子就该劳苦，君主受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受困辱，我所以没有死难，是为了报仇雪耻。如今已经洗雪耻辱，我请求接受会稽受辱时应得的死罪。"句践说："我将把国家分给您共同享有。不照这样做的话，将对您施加惩罚。"范蠡说："君主颁行命令，臣子实现意愿。"就收拾起他的轻便珍宝和珠玉，自己和私家徒奴乘船渡海出行，终于没有返回。于是句践划出会稽山作为范蠡的奉邑。

范蠡渡海来到齐国，变换姓名，自己称作鸱夷子皮，在海滨耕种，亲身劳苦，勤勉发愤，父子共同从事生产。过了没有多久，获得的产业值数十万钱。齐国人听说他贤能，任命他做相国。范蠡喟然叹息说："住在家里能招致千金财产，出外做官能达到卿相地位，这是一个普通平民生活的顶峰。长久享受尊贵名号，不会吉祥。"就归还相印，把财产全都布散出去，用来分给知己友人和乡居邻里，只怀揣着贵重宝器，悄悄出行离去，定居在陶地。认为陶这个地方处在天下的中心地带，进行有无贸易的道路非常畅通，做生意是可以发家致富的。于是自己称作陶朱公。又约定父子都要耕作畜牧，囤积货物，等候时机输送出售，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过了没有多久，就获取了资产累积达到了万万钱。天下人都称他陶朱公。

【原文】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①。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②。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③。"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④，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⑤。"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⑥？"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⑦，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⑧。"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⑨。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⑩。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⑪。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⑫，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⑬。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⑭。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⑮。"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⑯。

【注释】

①中男：二儿子，或次子。下文之"长男"即长子。

②职：职分，即分内合法的，应该的。

③千金之子：指富贵人家的子弟。 市：闹市，集市。

④溢（yì）：通“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 褐器：褐色器具。褐，黄黑色，褐器装，特运，表示贫贱，不引人注意。

⑤固：坚持。 家督：有权督理家政。 不肖：没有才能。

⑥生：使……生。 空亡：白白地失去。

⑦遗（wèi）：送。 故所善：过去要好的朋友。

⑧进：进献。 所：所居之处。 听（tīng）：任凭。 争事：争执生事。

⑨赍（jī）：携带。

⑩负郭：靠着外城。郭，外城。 披：披散。 藜藋（diào）：藋疑误写，应为“藿（huò）”。藜藿，古时贫者所食野菜，此指野草。

⑪发：打开。

⑫疾：赶快。 去：离开。 慎：表示告诫，相当于“千万”。

⑬过：访、探望。 用事：执事，当权。

⑭闾：里巷。 廉直：清廉正直。师尊：象对待老师一样尊重。

⑮有如：如果有。 病：死去或危难。 宿：提前，早先。 诫：告诫，告诉。

⑯殊：到头，最终。 短长：是非，结果。

【译文】

朱公居住在陶邑，生下了小儿子。小儿子到了壮年，而朱公的二儿子杀了人，囚禁在楚国，朱公说：“杀人以死相抵，是职分。然而吾听说富有千金人家的子弟不会死于闹市。”告诉他的小儿子前往探视。就装上千镒黄金。放置在褐色器具中，用一辆牛车载着前行。将要派出他的小儿子，朱公的长子坚决请求想要前往，朱公不听从。长子说：“家中有长子就叫做家政监理，如今弟弟有罪，父亲不派遣他，而派遣小弟弟，这是说明我没有才能。”想要自杀。他母亲替他讲情说：“如今派遣小儿子，未必能让二儿子活下来，就先白白地失去长子，怎么行呢？”朱公不得已就派遣长子，写了一封信送给过去要好的朋友庄生。说：“到了后就把千金进到庄生

家中，任凭他怎么处置，千万不要和他争执生事。”长子已经启行。自己私下也带上了数百金。

到了楚国，庄生家靠外城住着，拨开野草才能到达门口，居住非常贫寒。然而长子还是拿出书信进上千金，像他父亲交代的那样。庄生说：“可以赶快离开，千万不要留在这里！即使你弟弟从监牢中出来，切勿询问是怎么出来的。”长子既已离去，不过往庄生而私自留了下来，用他私人带去的礼物进献给楚国那些当权的贵族。

庄生虽然居住在贫穷里巷，然而由于刚廉正直在国内闻名，从楚王以下都像对待老师一样的尊敬他。等到朱公进献黄金，他不是有意要收受，想在事成以后重新归还去以示讲信用而已。所以黄金送到，对他的妻子说：“这是朱公的黄金，如果我有病死去来不及告诉，你以后要重新归还，不要动用。”但是朱公的长子不明白他的用意，认为到头来也不会有什么是非。

【原文】

庄生间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1]。”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2]？”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3]。”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4]。”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5]。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7]？”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8]。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9]。"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10]！"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11]。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12]。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13]！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14]。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15]。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16]。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

【注释】

①间时：适当之时机。 宿：进入、触犯。

②素：平素、一向。

③德为：为德、办好事。

④生：指庄生。生对人尊称，相当于"子"

⑤三钱之府：储存三钱（金、银、铜）之库房。《史记集解》钱币至重，虑人或逆知有赦，盗窃之，所以封钱府，备盗窃也。

⑥重：看重。 虚弃：白白地送给。 无所为：即所为无（意义）。

⑦若：你，指朱公之长男。

⑧羞：耻辱。 儿子：小辈，晚辈。

⑨非……乃……：并不是……而是……。 恤：体恤。

⑩不德：无德。
⑪论杀：判处杀掉。
⑫竟：最终。丧：此指尸体《史记志疑》陈大令曰"救中子杀人一节，必好事者为之，非实也。徇儿女子之言而致中男于死为不仁，以褊悻之庄生而托以爱子为不智，岂具霸越沼吴之识，竟失算若是乎！庄生之不廉不直无足为友，更弗论已，前贤亦尝论之。
⑫顾：不过、只是。忍：忍心，舍弃。
⑭是：指长男。见苦：受过苦。为生：维持生计。
⑮坚：坚车。良：良马。
⑯三徙：三次迁移。范蠡本楚宛三户人，一徙至越，再徙往齐，三徙居陶。苟：随意。

【译文】

庄生选择合适时机入宫进见楚王，谈到"某颗星侵犯了某一星区，这会对楚国有祸害。"楚王一向信任庄生，说："现在该怎么办？"庄生说："只有办好事可以免除他。"楚王说："您不用多说了，我将会去办理。"楚王就派使者去命令把储存三钱的库房封闭起来。楚国的一位贵族惊奇地告诉了朱公的长子说："国王将要大赦了。"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说："国王每次将要赦免，常常是封闭储存三钱的府库。昨天晚上国王派使者又命令封起来了。"朱公的大儿子认为既然大赦，他弟弟自然就应当出狱了，看来那一千金白白地扔给庄生，就毫无意义了，于是重新去见庄生。庄生吃惊地说："你没有离去呀？"长子说："本来就没有走。当初为弟弟的事来，如今楚国商议大赦，弟弟自然会出狱，所以来向先生辞行后离开。"庄生知道他的意思是想重新要回那些黄金，说："你自己进屋里去拿黄金。"长子随即自己进入室中取得黄金拿走了，独自感到喜悦庆幸。

庆生羞耻被晚辈所出卖就入宫进见楚王说："我前次谈到某颗星的事情，君王说到要用修养德性来回报它。如今我外出，道路

上的人都说起陶邑的富人朱公的儿子杀了人囚禁在楚国，他家里人带着金钱贿赂了您身边的人，所以君王并不是由于能够体恤楚国而大赦的，而是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楚王大发脾气说：“我虽然无德，怎么会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来施行恩惠呢！”先命令判处朱公儿子死刑，第二天才下达大赦的命令。朱公长子终于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

到了家里，他母亲和里邑人全都哀伤，唯独朱公一个人在笑，说：“吾本来就知道一定会杀了他的弟弟的！他本心不是不喜欢他弟弟，只是不能忍心花去这些黄金。这孩子从小和我一起生活，经受过贫苦，认为维持生计很难，所以很看重钱财。至于像他的小弟弟，生下来看到的就是我很富有，只知道驾着坚车骑着良马去追逐狡兔，难道还会知道钱财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能轻意地就抛弃，毫不吝惜。前些日子我所以想要派小儿子，本来就是因为他舍得弃财的缘故。但长子不能这样做，所以终于因为这样杀了他弟弟，这很合事理，不值得悲伤。我日夜本来就因此而等待着他尸体的到来。”

所以范蠡三次迁徙，在天下成了大名，他不是随意就离开的，所居留过的地方一定会成名。终于因年老而死在陶邑，所以世人相传叫他叫陶朱公。

【原文】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①]。及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②]。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③]。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④]。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⑤]？

【注释】

①浙：引导流通。 诸夏：泛指中国。 艾安：太平。 艾，通“乂”(yì)。

②观兵：检阅军队以显示军威。

③盖：连词，连接上一句，表示原因。 遗烈：遗留之业绩。烈，功绩，功业。

④垂：流传。

⑤臣主：即指句践和范蠡二人。 显：显扬。 得：能。

【译文】

太史公说：禹的功劳大得很哩，疏导九条大河，安定九州大地，一直到今日中国境内都很太平。到了他的后代子孙句践，劳苦自身焦急思虑，终于灭亡了强大的吴国，往北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显示军威，从而尊崇周王室，号称霸王。句践可以不算是贤能吗！在这里大概还有禹的遗留业绩的作用。范蠡三次迁徙都有荣耀的名声，英名流传到后世。臣子和君主能到这样，想不显赫可能吗！

史记全译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题解】

篇首据《国语》所叙周太史伯回答郑桓公友关于选择居封之地问题时的对答之词，起到了一种论述周末形势及预见春秋期间事势发展的作用，将它选择在春秋十二诸侯世家的最末一篇进行阐述，正给人以对整体观察加以概括总结的印象，这不仅强化了论史的政治分析的性质，更表现了《史记》作者在选材上巧妙构思的良好效果。

郑处洛东与河、济之南，正介于晋、楚二大国之间。故郑的历史发展，其叙述表现出游移挣扎于二国的争斗之中，时而联晋，时而与楚，抑或同亲晋楚，正是其国政治发展的一大特征。故此《郑世家》正足以展示春秋期间晋国阻止楚国向中原地区扩展势力这一政治形势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侧面。

子产是《史记》所称颂的循吏一类的贤者。本篇以见子产在郑国的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品德。诸公子争宠相杀中之未祸及子产，是因为“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子产有让德，博学多闻，“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这使他赢得郑国人的爱戴及如与吴延陵季子的厚交。文篇记述子产对韩宣子及郑定公语，亦明为政之必以“德”。

论赞以傅瑕与晋之里克相提并论。二人之被赐死，《史记》归之为“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的必然结局；亦以叹息晋荀息之不能存奚齐。以此得出结论，“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认为这是嫡长子继承制受到破坏而引起争夺君权这种局面之所长期形成的结果”亦言为臣者之放弃原则而求权利之应受到批评、唾弃。

【原文】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1]。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2]。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3]。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4]。河、洛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5]："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6]？"太史伯对曰："独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7]。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8]"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9]。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10]。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11]。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12]。"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13]。

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14]。

【注释】

①郑桓公：公元前806年～前771年在位。　庶弟：当依《十二诸侯年

表》作“母弟”，《汉书·地理志》亦作“母弟”，是。母弟，同母之弟。

②郑：春秋时诸侯国名，地处黄河南岸许昌市以北有今河南中部地区，初封之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后郑武公徙，都于新郑，在今河南新郑县

③封三十三岁：即公元前774年，周幽王之八年。

④司徒：官名。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官司籍田，负责征发徒役。　和集：和协安定。集，通“辑”，辑睦，安定。

⑤太史伯：周太史，名伯。

⑥故：变故，灾难。

⑦虢（guó）：国名，姬姓，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此指东虢。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郐（kuài）：国名，妘姓，在今河南密县东南。　贪而好利：《国语·郑语》云：“虢叔恃势，郐仲恃险，皆有骄侈，又加之以贪冒。”即是。

⑧之：往。　江上：长江岸边地区。

⑨高辛氏：即帝喾。详《五帝本纪》。　火正：掌火之官。

⑩伯夷：《五帝本纪》言帝舜命伯夷为秩宗，负责次序尊卑，为掌宗庙祭祀之仪礼官。

⑪伯翳：《秦本纪》言火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驯服即为“怀柔”，以文德施行感化。

⑫封叔虞于唐：详《晋世家》，唐，地名，在今山西翼城县西。　并：同时。

⑬卒：通“猝”，急速。　十邑：《史记集解》虞翻曰：“十邑谓虢、郐、鄢、蔽、补、丹、依、畴、历、莘也。”　竟：终于。

⑭武公：公元前770年～前744年在位。其始年为春秋时期之开端。

【译文】

郑桓公名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和周宣王的同母兄弟。宣王继位的二十二年，友开始封在郑邑。受封三十三年，百姓皆感到便利，喜欢他。周幽王任命他做司徒，和协安定周王室人民，周室人民都高兴。黄河、洛水一带人们便思念他。做了司徒一年，幽王因为王后褒姒的缘故，王室的政治多是邪乱，诸侯有的就背叛

了幽王。这时桓公就问周太史伯说："王室灾难多，我如何逃脱死亡呢？"太史伯回答说："唯独洛水东边的土地，黄河、济水的南面可以定居。"桓公说："根据什么？"回答说："那里地方靠近虢国、郐国，虢国、郐国的君主贪婪而喜好财利，百姓不归附他们。如今您做了司徒，民众都喜爱您，您真的请求居住在那里，虢国、郐国的君主看到您正主持政事，就会轻易地分给您土地。您真是居住在那里，虢国、郐国的民众就都是您的民众了。"桓公说："我想往南去到长江岸边，怎么样？"回答说："从前祝融做了帝喾管火的官，他的功劳很大，但他在周朝时候没有兴盛的人，楚国是他的后代。周室衰微，楚国必定兴盛起来。他兴盛，对郑国不利。"桓公说："我想居住在西方，怎么样？"回答说："那里的民众贪婪而喜好财利，很难长久居住。"桓公说："周室衰落，哪个国家会兴盛？"回答说："齐国、秦国、晋国、楚国吧？齐国、姜姓国家，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经辅佐尧帝掌管礼仪。秦国，嬴姓国家，是伯翳的后代，伯翳辅佐帝舜用文德感化了各种鸟兽。以及楚国的祖先，都曾经在天下建立了功劳。而周武王战胜商纣王以后，成王把叔虞封在唐邑，那里地势险要，凭借这个条件加上施行德政，和周王室衰微的同时，也一定会兴盛起来。"桓公说："好"。于是急速禀报幽王，往东把他的民众迁徙到洛水东边，而虢国，郐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邑，终于建立了郑国。

二年，犬戎部族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同时杀了桓公。郑国人共同确立他的儿子掘突，这就是武公。

【原文】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①]。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②]。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

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③。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④。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⑤。"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⑥。"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⑦。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⑧。鄢溃，段出奔共⑨。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⑩。"居岁余，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⑪。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⑫？"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二十四年，宋穆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⑬。二十五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⑭。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⑮。三十三年，宋杀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⑰。祝瞻射中王臂⑱。祝瞻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⑲？"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注释】

①申：国名，伯夷之后，姜姓，后为楚所灭。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②生之难：难产，即寤生。寤，通"啎"，即逆，逆生，为足先出。因难产而生，故取名"寤生"。

③庄公：公元前743年～前680年在位。

④京：郑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太叔：《左传》作"京城大叔"

⑤祭（zhài）仲：郑大夫，食邑于祭，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北，字仲，名足。 京：京城。 国：国都。 庶：庶子，嫡长子以外的儿子。

⑥夺：改变，反对。

⑦缮治甲兵：整顿军备。缮，修补。治，整理。甲兵，武器。

⑧鄢：本国名，妘姓，为郑武公所灭，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⑨共（gōng）：国名，在今河南辉县东北，后为卫兼并成其别邑。

⑩城颍：邑名，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 黄泉：地下之泉。及黄泉，指死。

⑪颍谷：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 考叔：人名，时为颍谷封人。封人，镇守边疆之地方长官。

⑫恶（wù）：害怕，讨厌。 负：违背。

⑬禾：此为稷类谷物之专名。《史记索隐》隐二年《左传》"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及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周之禾"。是。

⑭始：《史记索隐》杜预曰："桓王即位，周郑交恶，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传》又曰："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⑮祊（bēng）：邑名，在今山东费县东。 许田：以田近许而名。许，国名，姜姓，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南。战国初为楚所灭。此田在其南。《史记索隐》许田，近许之田，鲁朝宿之邑。祊者，郑所受助祭太山之汤沐邑。郑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许田，各从其近。

⑯《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春秋一代，天子亲征，只此一役。"

⑰高渠弥：郑大夫。 王师：天子的军队。

⑱祝瞻：郑大夫。《左传》作"祝聃"。

⑲从：追逐。 陵：凌辱，欺侮。

【译文】

武公十年，娶了申侯的女儿做夫人，名叫武姜。生了太子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等到生下后，夫人不喜欢他。后来生了小

儿子叔段，出生的时候容易，夫人喜爱他。二十七年，武公生病，夫人向武公请求，想确立叔段做太子，武公没有听从。这一年，武公去世，寤生继位，这就是庄公。

庄公元年，把弟弟叔段封在京邑，称号叫太叔。祭仲说："京邑比国都还大，不能用它来封给庶子。"庄公说："武姜想这样做，我不敢反对。"叔段到了京邑，整顿军备，和他母亲武姜合谋袭击郑的国都。二十二年，叔段果然袭击郑都，武姜做内应。庄公出动军队讨伐叔段，叔段逃跑了。接着攻打京邑，京邑人背叛叔段，叔段跑到了鄢国。鄢国的百姓溃散了，叔段逃出奔往共国。于是庄公把他母亲武姜迁徙到城颍，发出誓言说："不到达黄泉，相互就不见面了。"过了一年多，已经后悔又想念母亲。颍谷边地的官员考叔献了礼品给庄公，庄公赏他吃饭，考叔说："我有个母亲，请求把君王的一部分食物赐给我母亲。"庄公说："我特别想念母亲。又害怕违背誓言，怎么办？"考叔说："开掘地土到达黄泉，就可以互相见面啦。"于是就照着考叔说的做，见到了母亲。

二十四年，宋穆公去世，公子冯出奔到郑国。郑国侵占周王室的土地，又割走了禾。二十五年，卫国州吁弑杀他的国君桓公自行继位，和宋国一起来攻打郑国，是因为公子冯的缘故。二十七年，开始朝拜周桓王。桓王生气郑国割走了禾，对他不以礼接待。二十九年，庄公生气周王对他不以礼相待，用祊邑来和鲁国的许田交换。三十三年，宋国杀了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去朝拜周王，周桓王带领陈国、蔡国、虢国、卫国的军队来讨伐郑国。庄公和祭仲、高渠弥出动兵众自救。周王带领的军队大败。祝瞻射中了周桓王的臂膀。祝瞻请求追逐，郑伯制止他，说："冒犯长者尚且要遭到责难。更何况还敢凌辱天子吗？"就停下了。夜晚派祭仲去慰问周桓王的伤病。

【原文】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釐公欲妻之，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①]。"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②]。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厉公突[③]。雍氏有宠于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焉[④]。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丁〕亥，忽出奔卫[⑤]。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⑥]。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⑦]。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⑧]。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厉公无奈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⑨]！"夏，厉公出居边邑栎[⑩]。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⑪]。

秋，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⑫]。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于栎，郑以故亦不伐栎[⑬]。

昭公二年。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⑭]，太子忽恶之，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

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⑮。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为君，是为子亹也。无谥号⑯。

【注释】

①敌：对等。

②亹：音（wěi）。三公子，杜预以为不数太子，乃子突、子亹、子仪，盖得之。

③雍氏：宋大夫，姞姓，相传为黄帝之孙。为宋正卿，故下文言"有宠于宋"。

④赂：财物。

⑤要：要挟。　丁亥：十三日。

⑥己亥：二十五日。　厉公：公元前700年～前697年在位后又于公元前679年～前673年复位。

⑦专：专擅，把持。

⑧雍纠：郑大夫。

⑨谋及妇人：等于说"与妇女谋划"。

⑩栎（lì）：邑名，在今河南禹县。此即郑得十邑之"历"，为郑之大邑。

⑪乙亥：二十二日。　昭公：公元前696年～前695年在位。

⑫栎人：《春秋左传注》以为"《经》、《传》称人者，皆指国君或大夫。"　单伯：郑守栎大夫，《左传》作"檀伯"，《史记志疑》以为亶、单古通。遂居之：昭公十一年《传》云："郑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即厉公则栎本厉公旧邑。（《春秋左传注》）

⑬颇：甚、多。

⑭恶（wù）：中伤。

⑮辛卯：二十二日。

⑯子亹：公元前694年在位。　谥（shì）号：人死后依人一生行为给予的褒贬称号，多用于帝王，如此篇所云厉公、昭公之"厉"、"昭"即是，亦用于其他重要人物。

【译文】

三十八年，北戎攻打齐国，齐国的使者来请求救援，郑国派太子忽统领军队援救齐国。齐釐公想嫁女子给他做妻，忽辞谢说："我们是小国家，地位不能和齐国对等。"这时祭仲同他一起在齐国，劝说他给娶了，说："君主内多宠姬，太子要是没有大的援助力量将不能继位，其他三位公子都会成为君主的。"所说的三位公子，就是太子忽，他的弟弟突，再一个弟弟子亹。

四十三年，郑庄公去世。当初，祭仲甚得庄公的宠幸，庄公任命他做卿；庄公派他去迎娶邓国女子，生了太子忽，所以祭仲扶立他，这就是昭公。

庄公又娶了宋国雍氏的女子，生了厉公突。雍氏在宋国很受宠。宋庄公听说祭仲扶立了忽，就派人引诱召来祭仲而把他拘执起来，说："不确立突，将要杀死你。"也把突拘执起来向他索取财物，祭仲答应了宋国，和宋国订立盟约。把突带回国扶立他。昭公忽听说祭仲屈服宋国的要挟扶立了他的弟弟突，九月丁亥日，忽出国逃奔到卫。己亥日，突到了郑国，继位，这就是厉公。

厉公四年，祭仲把持国家政事。厉公忧虑这一点，暗中派祭仲的女婿雍纠想去杀死祭仲。雍纠的妻子，就是祭仲的女儿，知道了这回事，对她母亲说："父亲和丈夫比较哪个最亲？"母亲说："父亲只有一个，其他人都可以成为丈夫。"女儿就把情况告诉祭仲，祭仲反过来杀了雍纠，并在街市上陈尸示众。厉公对祭仲没有办法，生气雍纠，说："和妇人策谋，死本来就应该！"夏天，厉公逃出国都居住在边境大邑栎城。祭仲把昭公忽迎回国，六月乙亥日，昭公重新回到郑国，就国君之位。

秋天，郑厉公突借用栎邑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单伯，就居住在这里。诸侯们听说厉公从国都逃出，就攻打郑国，没有取得胜利就离去了。宋国给了厉公很多兵员，厉公在栎邑自我守御，郑昭

公由于这个缘故也不攻打栎邑。

昭公二年，自从昭公做太子的时候，父亲庄公就想任命高渠弥做卿，太子忽中伤他，庄公听从，终于任用高渠弥做了卿。等到昭公就了国君之位，害怕昭公杀了自己，冬天十月辛卯日，高渠弥和昭公外出打猎，在郊野他射杀了昭公。祭仲和高渠弥不敢把厉公接回国都，就改立昭公的弟弟子亹做国君，这就是子亹，他没有谥号。

【原文】

子亹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往会，高渠弥相，从，祭仲称疾不行[1]。所以然者，子亹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及会诸侯，祭仲请于亹无行。子亹曰："齐强，而厉公居栎，即不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2]！"卒行。于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亹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亹。高渠弥亡归，归与祭仲谋，召子亹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3]。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

郑子八年，齐人管至父等作乱，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长万弑其君湣公。郑祭仲死。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瑕，要以求入[4]。瑕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5]。"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6]。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7]。居六年，厉

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曰："我亡国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8]。"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知罪矣。"遂自杀。厉公于是谓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之。瑕曰："重德不报，诚然哉[9]！"

厉公突后元年，齐桓公始霸。五年，燕、卫与周惠王弟颓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颓为王[10]。六年，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颓，弗胜，于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栎。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颓而入惠王于周。

秋，厉公卒，子文公踕立[11]。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注释】

①首止：卫地，近郑，在今河南睢县东南。 相：辅佐，助手。

②何遽：怎么。

③公子婴：即子仪。公元前693年在位。因为无谥号，故称"郑子"。

④甫瑕：《左传》作"傅瑕"。

⑤舍：同"捨"。

⑥甲子：二十日。

⑦南门：名为"时门"。

⑧原：《左传》作"原繁"。

⑨重德不报：厚重的恩德无法报答。厚德，此指甫瑕杀郑子而迎厉公复位。

⑩温：邑名，今河南温县西南。《史记志疑》案：颓乃庄王子，僖王弟，惠王叔父，此误。王不奔温。

⑪秋：当作"夏"，《春秋》厉公卒于五月。 文公：公元前672～628年在位。 二十八：当作"二十七"。

【译文】

子亹元年七月，齐襄公在首目和诸侯相会，郑子亹前往与会，

高渠弥做助手，跟从祭仲假称有病不同行。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子亹在齐襄公做公子的时候，二人曾经碰在一起殴斗过，互相结仇，等到会盟诸侯，祭仲请求子亹不要前往。子亹说："齐国强大，而厉公居住在栎邑，如果不前往，这会使得他率领诸侯来攻打我国，送厉公回国都。我不如前往怎么一定会受到侮辱，而且又何至于到这个地步！"结果还是前行。当时祭仲恐怕齐国一并杀了他们，所以假称有病。子亹到了，没有向齐侯谢罪，齐侯发怒，就埋伏下穿胄甲士兵杀了子亹。高渠弥逃回了郑国，回国后和祭仲谋划，从陈国召来子亹的弟弟公子婴而扶立他，这就是郑子。这一年，齐襄公让彭生把鲁桓公灌醉酒后用车拉着杀死了。

郑子八年，齐国人管至父等发动叛乱，弑杀了他的国君襄公。十二年，宋国人长万弑杀了他的国君湣公。郑国祭仲死去。

十四年，从前郑国逃亡在栎邑的厉公突派人引诱劫持了郑国大夫甫瑕，要挟他帮助自己回国。甫瑕说："放了我，我替您杀了郑子并接您回国。"厉公和他订立盟约。就放了他。六月甲子日，甫瑕杀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而迎回了厉公突，突从栎邑重新进入国都就国君之位。

当初。城内一条蛇和城外一条蛇在郑国都城的南门中间相斗，城内这条蛇斗死了。过了六年，厉公果然重新进入国都。进都城后责备他伯父原繁说："我逃亡在国都外面居住，伯父毫无接我回来的意思，也太过分了。"原繁说："事奉国君不能存二心，这是做臣子的职分。原繁知道罪过了。"就自杀而死。厉公于是对甫瑕说："您事奉国君存有了二心。"就把他诛杀了。甫瑕说："厚重的恩德无法报答，确实是这样呀！"

厉公突后元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五年，燕国、卫国和周惠王的弟弟颓攻打周王，周惠王逃出京城奔往温邑，就扶立这个弟弟颓做王。六年，惠王向郑国告急，厉公出动军队攻击周室的王子颓，没有获胜，于是把周惠王带回

来，让惠王住在栎邑。七年春天，郑厉公和虢叔袭击杀死了王子颓并把惠王送回周的享城。

秋天，厉公去世，儿子文公踕继位。厉公刚刚继位四年，逃亡居住在栎邑，住在栎邑十七年，重新进都城，又继位七年，连同逃亡一起计算总共是二十八年。

【原文】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①]。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姞，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鯈[②]。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兰有国香[③]。"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兰为符[④]。遂生子，名曰兰。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于是郑伐滑[⑤]。周襄王使伯犕请滑[⑥]。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⑦]，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犕。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⑧]。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子氾[⑨]。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

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10]。

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11]。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12]。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13]。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14]。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余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15]！"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缪公[16]。

【注释】

①召（shào）陵：楚邑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北 。

②燕姞（jí）：燕为"南燕"，国名，其都邑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兰：香草。 伯儵（yóu）：传说中黄帝之后裔，为南燕之开国君。

③国香：《春秋左传注》"谓其香甲于一国也"。即在一国之中最香。后多称兰花为"国香"。

④幸：行房事。

⑤郑入滑：事在郑文公三十三，此连及追叙之。郑入滑后回师，滑即与卫，故郑伐滑，在本年夏天。 与：结为友好。

⑥伯犕（fú）：周大夫，《左传》及《周本纪》作"伯服"。 请滑：为滑请命，劝郑莫伐。

⑦爵禄：《只记索隐》此言爵禄，与《左氏》说异。《左传》云"郑伯享

王，王以后之鞶鉴与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则爵酒器，是太史公与丘明说别也。

⑧弗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作“夏狄伐郑，取栎”，与此所记微异。

⑨汜（fān）：郑邑名，在今河南襄城县南。

⑩讨其助晋攻楚者：《史记志疑》以为“者”字衍。

⑪溉（jì）：通“既”。《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徐广曰：“古既字作水旁。”尽。

⑫私：暗中活动。

⑬僇：能“戮”，杀。

⑭乃自杀：《史记志疑·晋世家》案：《国语》文公围郑曰“予我詹而师还。郑以詹与晋，詹有辞，乃弗杀，礼而归之。郑以詹为将军。”则詹未尝自杀，晋亦无欲得郑君语也。此及《郑世家》并妄。

⑮石癸：人名，字甲父。参与其事者，尚有侯宣多、孔将钼。

⑯缪公：即穆公，公元前627年～前606年在位。

【译文】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率领军队攻破蔡国，乘势攻打楚国，到达了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的叫燕姞的贱妾，梦见天帝给了她兰草，说：“我是伯鯈。我，是你的祖先。拿这株兰草作你的儿子，兰草在一国中间是最香的。”燕姞把做梦的事告诉文公，文公便和他同房了，并给了她兰草作为凭证。就生下了儿子取名叫兰。

三十六年，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文公没有以礼相待。文公的弟弟叔詹说：“重耳贤能，而且又同是姬姓，穷困流亡经过君王这里，不可不以礼相待。”文公说：“诸侯国的流亡公子路过的人很多，怎么能都以礼相待！”叔詹说：“君王如果不能以礼相待，就杀了他；如果让他返回晋国，就成为郑国的忧患了。”文公不听从。

三十七年春天，晋国公子重耳返回晋国，继位，这就是文公。

秋天，郑国进入滑国，滑国听从命令，不久又反过去亲附卫国，于是郑国攻打滑国。周襄王派伯犕去替滑国说情。郑文公怨恨惠王逃亡在栎邑，而文公的父亲厉公送他回到周室，但是惠王没有给厉公赏赐爵禄，又怨恨襄王和卫国、滑国亲近友好，所以不听从襄王说情还把伯犕囚禁起来。襄王发怒，和狄人攻打郑国，没有获胜。冬天，狄族进击攻打襄王，襄王逃出京城奔往郑国，郑文公把襄王安置在氾邑居住下来。三十八年，晋文公把襄王送回成周。

四十一年，帮助楚国进击晋国。自从有了晋文公路过并对他不以礼相待的事，所以就背离晋国帮助楚国。四十三年，晋文公和秦穆公一起包围了郑国，讨伐他帮助楚国进攻晋国，以及在文公路过时候的无礼行为。

当初，郑文公有三个夫人，生下了五个宠爱的儿子，都因为犯罪而过早死亡了。文公发怒，就把所有的公子全都驱逐了。子兰逃奔到晋国，跟从晋文公来包围郑国。当时子兰事奉晋文公非常恭谨，晋文公也喜爱宠幸他，他就在晋国暗中活动，以便求得能回郑国做太子。晋国这时想要抓获叔詹把他杀掉。郑文公害怕，不敢对叔詹说。叔詹听说了，告诉郑君说："我对您说过，您不听我的，晋国终于招来祸患。然而晋国要包围郑国的原因，是由于叔詹。叔詹死而能够救免郑国，是我叔詹的心愿。"就自杀了。郑国人把叔詹的尸首给了晋国。晋文公说："一定想见一下郑君，羞辱他一番然后离去。"郑国人担心起来。就派人私下对秦国说："攻破郑国增强了晋国的力量，不是秦国的利益所在。"秦兵撤去了。晋文公想送回子兰做太子，把意思告诉郑国。郑国大夫石癸说："吾听说姞姓的女儿是后稷的元配，她的后代应当有兴盛的人。子兰的母亲，是她的后代。而且夫人的儿子尽都已经死亡，其余的庶子没有哪个有像子兰一样的贤能。如今包围得紧急，晋国替他请求回郑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就答应了晋国，和他订

下盟约，而终于确立了兰做了太子，晋兵就解除包围离去了。

四十五年，文公去世，子兰继位，这就是缪公。

【原文】

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于崤①。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②。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于汪③。

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④。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⑤。华元杀羊食士，不与其御羊斟，怒以驰郑，郑囚华元。宋赎华元，元亦亡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⑥。

二十二年，郑缪公卒，子夷立，是为灵公⑦。

灵公元年春，楚献鼋于灵公⑧。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佗日指动，必食异物⑨。"及入，见灵公进鼋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尝之而出⑩。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⑪。夏，弑灵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⑫。"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⑬。

襄公立，将尽去缪氏⑭。缪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缪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注释】

①三将：即百里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三人败于崤后为晋所俘。

崤：亦作“殽”，山名，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秦本纪》作“遮秦兵于殽而击之”，晋乘其归途经殽而截击之。

②缯贺以郑情卖之：《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作“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杞子为秦人。与此处异。

③汪：秦邑名，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南。《史记志疑》案：晋败秦彭衙，取秦汪邑，两事也，此误合为一。

④往年：缪公之二年。

⑤与华元伐郑：《史记志疑》案：宣二年《传》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而获，非宋伐郑也。“与”字尤谬。

⑥赵穿：当作“赵盾”。

⑦灵公：公元前605年在位。

⑧鼋（yuán）：动物名，亦称“绿团鱼”，俗称“癞头鼋”。

⑨子家、子公：二人均郑大夫。子家，即归生；子公，即宋。

⑩染其指：将食指在鼋羹中沾指一下。 尝：品尝。

⑪谋先：先于灵公发难。

⑫以贤：论贤，以贤而论。 以顺：论长少，以长少而论。

⑬襄公：公元前603年～前587年在位。

⑭缪氏：杜预以为即“群兄弟”，当为穆公子诸子，襄公之众兄弟，似非仅如下文之”子公之族家”。

【译文】

穆公元年春天，秦穆公派三位将军领兵想偷袭郑国，到了滑国，遇见了郑国商人弦高谎称用十二头牛来慰劳秦军，所以秦兵没有到郑国就回转了，晋国把秦兵打败在崤山。当初，在去年郑文公去世的时候，郑国的一位司城官缯贺把郑国的情报出卖给秦国，秦兵因此来偷袭。三年，郑国出动军队跟着晋国攻打秦国，在汪邑打败了秦兵。

去年，楚国太子商臣弑杀他的父亲成王替代继位。二十一年，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命令攻打宋国，俘虏了宋国华元。华元杀羊犒赏士卒，没有给他的驾车人羊斟羊肉吃，羊斟生气作战时驾

着华元飞驰到郑国军队中，郑国囚禁了华元。宋国来赎华元，华元也已经逃走了。晋国派赵盾领兵攻打郑国。

二十二年，郑缪公去世，儿子夷继位，这就是灵公。

灵公元年春天，楚国把绿团鱼献给灵公。子家、子公将要朝见灵公，子公的食指颤动，对子家说："前些日子只要我的食指颤动，一定会吃到不平常的食物。"等到进入公宫，看到灵公进食团鱼汤，子公笑着说："果真是这样！"灵公问他笑是什么原因，全都告诉了灵公。灵公召他进食，唯独不给他团鱼汤。子公生气了，用食指从鼎中沾上团鱼汤尝一下就出去了。灵公发怒，想杀掉子公。子公和子家先行发难。夏天，弑杀了灵公。郑国人想扶立灵公的弟弟去疾，去疾推让说："一定要讲贤，那么我去疾是不肖的；一定要讲年龄大小，那么公子坚最长。"公子坚，是灵公的庶弟，去疾的哥哥。于是就扶立子坚，这就是襄公。

襄公继位，将要把缪氏家的人都加以驱逐。缪氏，是指杀害灵公的子公这一家族。去疾说："一定要驱逐缪氏家的人，我就要离开郑国。"才停止了。都任命他们做大夫。

【原文】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其族，以其弑灵公也。

七年，郑与晋盟鄢陵[①]。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②]："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③]。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④]。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

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⑤。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后舍⑥。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⑦。今得国舍之，何如⑧？”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⑨。晋将率或欲渡，或欲还，卒渡河⑩。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于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晋而亲楚也。

【注释】

①鄢陵：郑邑名，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史记志疑》案：宣十一《经》、《传》是郑与楚盟辰陵，又徼事于晋，此误。 辰陵，陈地，在今河南淮阳县西。

②肉袒：去衣露体，表示惶恐。 掔（qiān）：通“牵”。肉袒牵羊，表示臣服。

③弊：通“敝”，谦词。

④江南：即海滨。（《春秋左传注》）

⑤厉、宣王：周厉王、宣王。 桓、武公：郑桓公、武公。郑桓公是周厉王之子，郑国出自桓公。周宣王封桓公，郑受封立国之始。武公为桓公之子。 锡：赐。 不毛：土地贫瘠，不生五谷。

⑥舍：驻扎，宿营。

⑦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⑧舍：放弃。

⑨两端：观望，采取骑墙态度。

⑩将率：即“将帅”。

【译文】

襄公元年，楚国生气郑国接受宋国的贿赂放走了华元，攻打

郑国。郑国背离楚国，和晋国亲善。五年，楚国再次攻打郑国，晋国前来援救。六年，子家去世，郑国人再次驱逐他的家族，是因为他弑杀了灵公。

七年，郑国和晋国在鄢陵会盟。八年，楚庄王因为郑国与晋国会盟，前来讨伐，包围郑国三个月，郑国交出都城投降楚国。楚王从皇门进城，郑襄公袒露上体左手牵羊加以迎接，说："我不能事奉好您的边邑，使得君王怀着愤怒来到敝国，这是我的罪过。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君王要把我流放到海滨，或者把我赐给诸侯国家，也听从您的命令。假若君王没有忘记周厉王、宣王，郑桓公、武公，表示哀怜而不忍心灭亡他们的国家，赐给一些不毛之地，让我重新能够悔改罪过事奉君王，这是我的愿望，然而这不是我所敢企求的。胆敢表白真心，只听从您的命令。"庄王因此退却三十里然后扎营。楚国的群臣说："从郢都到这里来，士大夫们已经长时间劳苦了。如今得到别人的国家又放弃掉，为什么？"庄王说："所以要来讨伐，是讨伐他不顺服。如今已经顺服了，还求什么呢？"终于撤走了。晋国听说楚国讨伐郑国，出动军队来救郑国。他来前持骑墙态度，所以行动迟缓，等到他到达黄河岸边，楚兵已经撤走了。晋国的将帅有的想渡河，有的想回国，终于还是渡过了黄河。庄王听说了，又回身来攻击晋国。郑国反过来帮助楚国，在黄河上大破晋军。十年，晋国来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反叛晋国而亲近楚国。

【原文】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晋君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①。"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诓楚，令宋毋降②。过郑，郑与楚

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许[3]。于是楚登解扬楼车，令呼宋[4]。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5]。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6]。"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7]？"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毋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赦解扬使归。晋爵之为上卿[8]。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9]。

【注释】

①伯宗：人名，晋大夫孙伯纠之子。　开：赞助。

②霍：原为国名，周武王弟叔处所封，公元前611年已为晋所灭。在今山西霍县西南。　解（xiè）扬：人名。　诓（kuāng）：欺骗。

③趣（cù）：急速，赶快。　三：多次。　要（yāo）：要挟。

④楼车：可以望见敌方而较高的兵车。

⑤制命：制定和发布命令。　义：合理，当然。　承命：接受并贯彻命令。承，奉行。　信：信守。

⑥陨：废坠。

⑦若：你。

⑧爵：授予官爵。《春秋左传注》晋爵之为上卿，恐无是事。若解扬果为晋上卿，必再见于《传》文，而嗣后则解扬不再见。

⑨悼公潰（mì）：公元前586年～前585年在位。潰，《左传》作"费"。

【译文】

十一年，楚庄王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想发兵去援救宋国，伯宗劝告晋君说："上天正在赞助楚国，不可以去攻

打它。”就寻求一名壮士得到了解扬，他字子虎，去欺骗楚，传达命令让宋国不要投降。解扬经过郑国，由于郑国和楚国亲善，就把他拘执起来献给楚国。楚国赏给厚重的财物和他订约，让他违反晋君的命令，让宋国急速投降，多次要挟他才答应。于是楚国让解扬登上楼车，让他对宋国呼喊。呼喊中就违背和楚国的约定而传达晋君的命令说："晋国正在启动全部兵力来救宋国，宋国虽然危急，却千万不要投降楚国，晋兵马上就要到了！”楚庄王非常恼怒，将要杀了他。解扬说："国君能够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当然的事情，臣子能够接受和贯彻命令是应信守的职责。接受我国君的命令出国了，宁可有一死也不能废坠国君的命令。”庄王说："你已经答应了我，随后又背弃了约言，你的信用在哪里呢?”解扬说："所以要答应您，就是想借以完成我君王交给的命令。”将要被杀死，回过头来对楚军说："做人臣的不要忘记竭尽忠诚而得以去死的人！”楚王的各个弟弟都劝说君王赦免了他，于是赦免了解扬让他回国。晋国授予他做上卿的官爵。

十八年，襄公去世，儿子悼公沸继位。

【原文】

悼公元年，鄦公恶郑于楚，悼公使弟睔于楚自讼[①]。讼不直，楚因睔[②]。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睔私于楚子反，子反言归睔于郑。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睔，是为成公[③]。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盟[④]。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于楚”，执之，使栾书伐郑[⑤]。

四年春，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为君⑥。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繻，迎成公。晋兵去⑦。

十年，背晋盟，盟于楚。晋厉公怒，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战鄢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

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于洧上⑧。郑城守，晋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恽立。是为釐公⑨。

【注释】

①鄦（xǔ）：许国古名，在今河南许昌市东。鄦公，即许灵公。先一年，楚国子反救郑，郑伯和许男二人在子反面前争是非曲直，子反不能决，故今年都到楚国诉讼。 恶（wù）：诋毁。 睔（gǔn）：人名，后为郑成公。 讼：争执申辩。

②不直：不伸。《左传》作"不胜"，记事亦略异。

③成公：公元前584年～前571年在位。

④私：私下、暗中。

⑤栾书：晋执政大臣。

⑥公子如：即公子班。 繻（xū）：人名，郑襄公子，成公庶兄。三月立为君，四月被杀。

⑦本年之记事，与《左传》稍异。说见《史记志疑》。

⑧洧（wěi）：水名。今名双洎河，流经今河南中部之密县，新郑、鄢陵诸县至西华县入颍水。

⑨釐公：《左传》名"髡顽"，公元前570年～前566年在位。

【译文】

悼公元年，鄦公到楚国诋毁郑国，悼公派弟弟睔到楚国自我争辩。争辩没有取胜，楚国把睔囚禁起来。于是郑悼公来到晋国

讲和，就互相亲善。睔和楚国子反有私交，子反说情把睔放回郑国。

二年，楚国讨伐郑国，晋兵前来援救。这一年，悼公去世，确立他的弟弟睔，这就是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说："郑成公我对他是有恩德的"，派人来和他结盟。成公暗中和楚国结了盟。秋天，成公去朝拜晋国，晋国说"郑国暗中和楚国讲和"，把他拘执起来，派栾书攻打郑国。

四年春天，郑国忧虑晋国包围，公子如就扶立成公的庶兄缙做国君。这年四月，晋国听说郑国又立了国君，就送回成公。郑国人听说成公回国了，也杀掉了国君缙，迎接成公。晋国军队离去。

十年，背叛和晋国的盟约，和楚国结盟。晋厉公发怒，出动军队攻打郑国。楚共王来援救郑国。晋楚两国在鄢陵交战，楚国军队失败，晋国射伤了楚共王的眼睛，都撤军离去了。

十三年，晋悼公攻打郑国，驻军有洧水岸边。郑国据城防守，晋兵也就离去了。

十四年，成公去世，儿子恽继位，这就是釐公。

【原文】

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①]"。立釐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②]。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③]。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④]。子孔又欲自立，子产曰：

"子驷为不可，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也⑤。"子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⑥。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⑦。十九年，简公如晋请卫君还，而封子产以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⑧。

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政将及子⑨。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⑩。

二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或谏曰："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⑪！"乃止。

【注释】

①赴：讣告，报丧。釐公亦曾不礼郑穆公子子罕、子丰。《左传》载盟诸侯"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虐疾赴于诸侯。"瘧疾，古本作"虐疾"，犹言暴疾。釐公从晋，子驷从楚，意不相得。

②简公：公元前565年～前530年在位。

③诸公子：指子狐、子熙、子侯、子丁等。

④依《左传》，时子驷专大政，子产之父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 尉止：人名，属士。尉氏，狱官，以官为氏，邑于尉氏县，今河南开封市南。

⑤子产：人名，即公孙侨，子国之子。春秋时郑国有名政治家。

⑥"三年"之记事与《左传》异。

⑦子产为卿：《左传》载"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子产、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者。当国，为专大政。其次为听政，即与闻政事而不能专。(《春秋左传注》)

⑧受其三邑：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卿之次序为子展、伯有、子

西、子产、子大叔、二子右（印段、公孙段）。子产位在四。依礼，凡赏赐各以二数递减。时赐子展八邑，故子产只受三邑。

⑨如旧交：《左传》作“如旧相识”。 执政：指伯有。 侈：《左传·襄公三十年》云“伯有汰侈”。汰，骄傲。

⑩遇：待，款待。

⑪公子：此指子皮。伯有死，子皮为知政，后以子产贤，故让之。

【译文】

釐公五年，郑国国相子驷朝见釐公，釐公不以礼对待。子驷生气，让厨师用毒药杀死了釐公，给诸侯报丧说：“釐公得暴病去世了。”扶立釐公的儿子嘉，嘉当时年纪五岁，这就是简公。

简公元年，各个公子策谋想诛杀国相子驷，子驷发觉了，反过来全都诛杀了各个公子。二年，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和他结盟，晋军离去。冬天，又和楚国结盟。子驷害怕诛杀，所以对晋、楚两国都亲善。三年，国相子驷想自己继位做国君，公子子孔派尉止杀了国相子驷而代替做国相。子孔又想自行继位，子产说：“子驷要这样不可以，诛杀了他，如今又效法他，这样内乱就会没有止息的时候。”于是子孔依从他而只做了郑简公的国相。

四年，晋国生气郑国和楚国结盟，攻打郑国，郑国和他结盟。楚共王援救郑国，打败了晋兵。简公想和晋国讲和，楚国又囚禁了郑国的使者。

十二年，简公生气国相子孔专断国家权力，把他诛杀了，而任命子产做卿。十九年，简公到晋国去请求让卫君回国，并封赏给子产六座城邑。子产推让，接受了其中的三座城邑。

二十二年，吴国派延陵季子到郑国，见到子产像老相识一样，对子产说：“郑国执掌政权的人奢侈，祸难将会临头，政权将会到达您身上。您主持政事，一定要依照礼仪；不这样的话，郑国将会败亡。”子产用厚重的礼仪款待季子。

二十三年，各个公子争夺宠幸互相残杀，又想杀掉子产。公子中有人劝告说："子产是仁德之人，郑国之所以能保存下去是因为有子产，不要杀他！"才停止下来。

【原文】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于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沉、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①？"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沉，居日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②。后帝弗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③。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④。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⑤。'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⑥。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⑦。故参为晋星⑧。由是观之，则实沉，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⑨。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⑩。帝用嘉之，国之汾川⑪。沈、姒、蓐、黄实守其祀⑫。今晋主汾川而灭之⑬。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灾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禜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⑭。"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⑮！"厚为之礼于子产。

【注释】

①祟（suì）：鬼神作怪而祸人。

②高辛氏：即帝喾。详《五帝本纪》。 阏（è）伯：传说中之人名。

旷：大。旷林，《文选·注》引作“旷野”。 不相能：即不相得，不和睦。

③后帝：尧。 臧：善。 商丘：宋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辰：大火。心宿有星三颗，心宿二为赤色一等星，因名大火，亦代指心宿，又名商星。 商人：《史记集解》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汤之始祖相士封阏伯之故地，因其故国而代之。”

④大夏：服虔以为“在汾浍之间”；杜预以为在“今晋阳县”，即今山西太原市。 参（shēn）：参宿，在星七颗，前三星为明亮而接近的参宿三星，为实沈次的标志星。 唐人：唐地即“大夏”，在今山西太原市。《史记集解》贾逵曰：“唐人谓陶唐氏之胤刘累事夏孔甲，封于大夏，因实沈之国，子孙服事夏、商也。” 唐叔虞：晋之先人。详《晋世家》。

⑤邑姜：武王之后，齐太公之女。 娠（shēn）：怀胎，怀孕。 大叔：指唐叔虞。 帝：天帝。 己：指武王。 命：名。即给取名。 而：你。 蕃育：繁殖养育。

⑥文：字。掌纹形成的字。

⑦国：封而立国。《左传》作“封”。

⑧参为晋星：贾逵曰：“晋主祀参，参为晋星。”晋，叔虞之于父燮父以唐南有晋水，改曰晋侯，故国名为晋。

⑨金天氏：黄帝有二子，一玄嚣，二昌意。昌意生高阳，高阳即帝颛顼。玄嚣即青阳，亦即少昊，是帝喾的祖父。相传黄帝殁后，青阳曾继位，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 裔子：远代子孙。 玄冥：水官。

⑩业：世，谓能继其也也。 宣：疏通。 汾：水名。流经山西中部，入黄河。 洮（táo）：水名。在今山西绛县西南，合于涑水。 障：筑堤坊。 大泽：指台骀泽，在今山西太原市南，今久涸。 太原：指汾水流域一带的高平地区。

⑪帝：帝颛顼。 用：因而，以是。 汾川：汾水流域。

⑫沈、姒、蓐、黄：四周均台骀的后代，均在晋国境内。

⑬主汾川：成了汾水流域之主。 灭之：灭亡了四国。

⑭禜（yǒng，又读 yíng）：古代祈祷消灾的祭祀。 不时：不合时令。

⑮博物：对事物的知识广博。

【译文】

二十五年，郑国派子产到晋国，问候平公的疾病。平公说："占卜以后说是实沈、台骀作怪，史官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冒昧地请问他们是什么神？"回答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次子叫实沈，住在大森林中，两人不相和睦，经常操起武器互相攻伐。尧帝认为他们品德不善，把阏伯迁到商丘，主持祭礼的心宿，沿袭着商人的故地而代立国家，所以心宿就是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主持祭祀参宿，沿袭陶唐后人的故地而建立国家，子孙们服事夏朝、商朝，他们的末世叫做唐叔虞。当武王之后邑姜正怀着大叔在身的时候，武王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给你的儿子取名叫虞，就给他唐这方地，委托他祭祀参宿而在这里繁殖养育他的子孙。'等到孩子生下来，有个字在手掌上是'虞'，就拿来给他命名。到了成王灭了唐而后就把大叔封在这里建立国家。所以参宿就是晋星。从这里看起来，那么实沈是参宿之神。从前金天氏有个远子叫昧，做水官长，生下了允格、台骀。台骀能继承昧的世业官职，疏通了汾水、洮水，筑堤防挡住台骀泽，让人们住在汾水流域的高平地带。颛顼帝嘉奖他，就把他封在汾水流域。沈、姒、蓐、黄四小国实际上都守在他所祭祀的范围内。如今晋国成了汾水流域的主宰把这四国都灭了。从这里看起来，那么台骀，就是汾、洮二水之神。然而这两位神灵不会危害您的身体。山川的神灵，遇到水旱的时候去对他举行祈祷消灾的祭祀；日月星辰的神灵，在遇到雪霜风雨出现不合时令的时候去对他举行祈祷消灾的祭祀；像您这样生病，是饮食哀乐女色不调所造成的。"平公和叔向说："好，真是个对事物有广博知识的君子！"将丰厚的礼物送给了子产。

【原文】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强，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于申，诛齐庆封①。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②。秋，定公朝晋昭公③。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而自立，为平王。欲行德诸侯，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④。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强，公室卑⑤。子产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⑥。"

六年，郑火，公欲禳之⑦。子产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建子胜奔吴。

十一年，定公如晋。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⑧。

十三年，定公卒，子献公虿立⑨。献公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⑩。当是时，晋六卿强，侵夺郑，郑遂弱。

【注释】

①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春秋·昭公四年》言郑伯会于申。《左传》且作"郑伯先待于申"。无因病使子产事。　申：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诛齐庆封：详《楚世家》。六月会于申，八月诛庆封。

②定公：公元前529年～前514年在位。

③秋：当依《左传》作"夏"。

④行德：施恩惠。　归郑地：据《左传》平王遣枝如子躬聘郑，且致犨、栎之田，枝如子躬违命而未致，故不可言"归"。

⑤六卿：即晋国的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家。

⑥韩宣子：韩起，谥宣子，晋国大臣。 所以立：治理国家的条件，即为“依礼以定其位”。

⑦禳（yáng）：祭祷消灾。

⑧《史记索隐》王避弟子朝之乱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晋、郑入之。《经》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按：定公如晋在其十二年、入敬王于周在其十四年，此误。

⑨献公虿（chài）：公元前513年～前501年在位。

⑩声公：公元前500年～前463年在位。其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75年为战国时期之始。

【译文】

二十七年夏天，郑简公朝拜晋国。冬天，畏惧强大的楚灵王，又去朝拜楚国，子产随从。二十八年，郑君生病，派子产去会盟诸侯，与楚灵王在申地会盟，诛杀了齐国庆封。

三十六年，简公去世，儿子定公宁继位。秋天，定公朝拜晋昭公。

定公元年，楚国公子弃疾弑杀他的国君灵王自行继位，就是平王。他想给诸侯施加恩惠，把灵王所侵占的郑国土地归还给郑国。

四年，晋昭公去世，晋国的六卿强大起来，公室卑弱。子产对韩宣子说：“掌握政权一定要依凭德，不要忘记治理国家还要根据礼。”

六年，郑国发生火灾，定公想用祭祀消灾。子产说：“不如修明德政。”

八年，楚国太子建前来投奔。十年，太子建和晋国谋划袭击郑国，郑国杀建，建的儿子胜奔往吴国。

十一年，定公前往晋国。晋国和郑国谋划，诛杀周王室作乱的臣子，把敬王送回到周的京城。

十三年，定公去世，儿子献公虿继位。献公十三年去世，儿子声公胜继位。正当这个时候，晋国的六卿强大，侵夺郑国土地，郑国于是衰弱了。

【原文】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1]。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2]。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3]。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4]。"

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于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于铁[5]。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常相于齐。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6]。孔子卒。

三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7]。

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8]。

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9]。

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10]。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11]。

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骀，是为繻公[12]。

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13]。郑城京。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于负黍[14]。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15]。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16]。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17]。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注释】

①子产卒：《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郑子产有疾……疾数月而卒"。据此，则知子产卒于郑定公八年。其死至声公五年，已有二十六年。此及《年表》均不确。 亲戚：指父母兄弟。

②子产，子国之子，穆公之孙。成公，亦穆公之孙。故二人为堂兄弟。子产非成公之少子。

③仁爱人：行仁道而爱人。"仁者爱人"，爱人就是"仁"的本质内容。 忠厚：忠诚厚道。

④泣：眼泪。 古之遗爱：《经义述闻》王念孙云："爱即仁也，谓子产之仁爱，有古人之遗风。"《春秋左传注》子产墓在陉山，今新郑县西南。

⑤铁：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北。

⑥楚惠王灭陈：事在声公二十四年。

⑦《史记志疑》：《左传》事在三十三年，而无取九邑之文。

⑧三十七：当作"三十八"。 哀公：公元前462年～前455年在位。

⑨共公：公元前454年～前424年在位。

⑩事在二年。

⑪幽公：公元前423在位。

⑫弟：当依《年表》作"子"。 缙公：公元前422年～前396年在位。

⑬雍丘：邑名，在今河南杞县。

⑭负黍：邑名，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

⑮阳翟：邑名，在今河南阳翟。

⑯郑君：《史记集解》徐广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阳（《史记志疑》"阳"字衍。）为君，是为康公'。《六国年表》云立幽公子骀，又以郑君为郑康公乙。班固云：'郑康公乙为韩所灭。'"《史记志疑》案：《年表》、《人表》称为郑康公；则乙虽国灭，未尝无谥也。 按：郑康公，

公元前395年～前375年在位。

⑰阳城：郑邑名，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

【译文】

声公五年，郑国国相子产去世，郑国人都哭泣起来，悲伤得如同死了父母子女。子产，是郑成公的小儿子。为人行仁道因而爱人，事奉国君忠诚厚道。孔子曾经路过郑国，和子产相处如同兄弟一般。等到听说子产去世，孔子流着眼泪说："子产的仁爱有古人之遗风。"

八年，晋国范氏、中行氏反叛晋的公室，晋国向郑国告急，郑国去援救它。晋国攻打郑国，在铁地把晋军打败。

十四年，宋景公灭了曹国。二十年，齐国田常弑杀他的国君简公，而田常做了齐国国相。二十二年，楚惠王灭了陈国。孔子去世。

三十六年，晋国知伯攻打郑国，夺取了九座城邑。

三十七年，声公去世，儿子哀公易继位。

哀公八年，郑国人弑杀哀公而扶立声公的弟弟丑，这就是共公。

共公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灭了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去世，儿子幽公已继位。

幽公元年，韩武子攻打郑国，杀了幽公。郑国人扶立幽公的弟弟骀，这就是缧公。

缧公十五年，韩景侯攻打郑国，夺取了雍丘。郑国修筑京邑的城池。十六年，郑国攻打韩国，在负黍打败韩国军队。二十年，韩国、赵国、魏国已置于诸侯的行列之中。二十三年，郑国围困韩国的阳翟。

二十五年，郑君杀了他的国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的党徒共同弑杀缧公骀而扶立幽公的弟弟乙做国君，这就是郑君。

郑君乙继位二年，郑国的负黍反叛，重新归属韩国。十一年，韩国攻打郑国，夺取了阳城。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亡了郑国，吞并了郑国的土地。

【原文】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①。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②。变所从来，亦多故矣③！

【注释】

①权利：权势与利益。 交：交往，彼此间的关系。

②里克：晋大夫，杀奚齐、悼子，欲迎重耳，重耳不敢回国而迎夷吾，夷吾得秦国援助返国，赐里克死。 荀息：晋大夫，受晋献公遗命辅奚齐，里克杀奚齐，荀息立悼子而辅之，里克又杀悼子，荀息亦死。里克、荀息二人事，详《晋世家》。 奚齐：晋献公宠妾骊姬之子，献公废原来的太子申生而立他为太子，故其后晋乱。

③变所从来：指变化的产生及其发展的过程。

【译文】

太史公说：有句这样的话：“通过权势与利益结合起来的，权势与利益终止了，彼此的关系也就疏远了”，甫瑕就是这样的人。甫瑕虽然通过劫持杀死郑子公子婴而把厉公从栎邑迎回都城，厉公终于背弃盟约而诛杀了他，这和晋国的里克有什么两样？恪守气节像荀息一样，自身死去了也不能保存奚齐。变化的产生及其发展，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史记全译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解题】

本篇以赵之兴起，展示了春秋时期六卿擅晋权、三家分晋的历史变化。叙述中逐渐演进的层次清晰。叔带"始建赵氏于晋国"；七世至赵衰从重耳出亡，反国，"任国政"，辅佐晋文公称霸；赵衰之子赵盾于晋灵公时"益专国政"；赵盾孙赵武为晋平公正卿；赵武孙赵简子于晋顷公时在位，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晋公室由此益弱，"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简子之玄孙赵烈侯时，"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赵敬侯（烈侯太子，中经烈侯弟武公）时，三家"共灭晋，分其地"。且引吴季子及齐晏婴语，将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等同看待，相似的记述而依具体进展不同亦见于魏、韩二世家，可见《史记》对这一变化的倾心关注。

赵之世家叙述中大体可分为三大段，始述赵的发展为前段；武灵王至孝成王初为中段；孝成王即位后至"邯郸为秦"为后段。文篇以很长的篇幅叙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其中有关变法的论说与商鞅变法中的论辩相近或等同，以此可见《史记》之重视社会变革的思想中所能具有的丰富内容及进步意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赵国的强大发展显示出重大的作用。

此篇于列国世家中第一次出现引用书文。所载苏厉为齐遗赵惠文王书，系战国时纵横家的游说之词，以其论断是非，阐释利害而富于政治哲理，能给人以启迪并增加《史记》作为文化典籍的知识与智慧的厚度。以此亦见完美的历史著述乃是民族文化思想集大成的综合表现。

赵之衰败正起于孝成王及平原君赵胜之贪韩氏上党守冯亭邪

说，使秦坑赵长平军四十余万，壮者皆死而一蹶不振，虽有廉颇、李牧等良将亦无济于事，这是历史上的重要经验教训，《史记》是特别重视的。论赞批评赵王迁之诛李牧、用郭开是为政的荒谬之举；且及嘉之王代而最终为秦所灭，以全赵氏史事，这是论赞形式运用的又一功效。

【原文】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①。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②。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③。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④。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⑤。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⑥。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⑦。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注释】

①中：音 zhōng。　帝大戊：商的第十代君王。　御：驾车。

②幸：宠幸。　宅皋狼：孟增之号。皋狼，本为地名，一作"郭狼"，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北。《史记索隐》盖孟增幸于周成王，成王居之于皋狼，故云皋狼。

③骥之乘匹：即八匹骏马。并四曰乘，并两曰匹。　桃林：地区名，即桃林塞，在今河南灵宝县至陕西华阴县之间的黄河、渭水南岸。其地产良马。

④西王母：神话人物。《山海经》将它写成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神母，《穆天子传》说它是雍容和平，能唱歌谣的妇人，《相如传·大人赋》说它是皬然白首，长生不死的老者，《汉武内传》又说它是天姿艳世的美女，而谯周视它为代地习俗所宗奉号称王父母的日月没落之神。

⑤徐偃王：西周或春秋时徐戎的首领。古徐国中心在今江苏泗洪县南，有"地方五百里"。

⑥赵城：邑名，亦即"造父邑"，在今山西洪桐县北。

⑦千亩：邑名，在今山西介休县南。

【译文】

赵氏的先世，和秦国有共同的祖宗。到了中衍，替大戊帝驾车。他的后代蜚廉有两个儿子，而命名其中一个儿子叫恶来，事奉纣王，被周家所杀死，他的后代是秦国。恶来的弟弟叫季胜，他的后代是赵国。

季胜生了孟增。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宠幸，这就是宅皋狼。皋狼生了衡父，衡父生了造父。造父受到周穆王宠幸。造父选取八匹良骥，和产于桃林塞的盗骊、骅骝、绿耳等名马，进献给穆王。穆王让造父给自己驾车，往西去巡行视察，会见了西王母，欢乐得忘记了回国。徐偃王进行反叛，穆王驱马日驰千里，攻击徐偃王，把他打得大败。就把赵城赏赐给造父，从这时开始就形成了赵氏。

从造父以下六代到达奄父，名叫公仲，周宣王时期讨伐戎族，他驾车。等到在千亩地方作战，奄父让宣王摆脱了困境。奄父生了叔带。叔带的时候，周幽王暴虐无道，离开周家去到晋国，事奉晋文侯，开始把赵氏建立在晋国。

【原文】

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生)〔至〕赵夙。

赵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

霍，霍公求奔齐[①]。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②]。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③]。晋献公赐赵夙耿。

夙生共孟，当鲁闵公之元年也[④]。共孟生赵衰，字子馀[⑤]。

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骊姬之乱亡奔翟，赵衰从。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⑥]。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⑦]。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国。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⑧]。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语在晋事中[⑨]。

赵衰既反晋，晋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为適嗣，晋妻三子皆下事之[⑩]。晋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谥为成季[⑪]。

赵盾代成季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顿首谓赵盾曰：“先君何罪，释其適子而更求君？”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发兵距所迎襄公弟于秦者。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

灵公立十四年，益骄[⑫]。赵盾骤谏，灵公弗听[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⑭]。灵公由此惧，欲杀盾。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⑮]。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

赵盾复反，任国政。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⑯。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⑰。

【注释】

①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 霍：国名，在今山西霍县西南。 魏：国名，在今山西芮城县北。 耿：国名，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 为将：《史记志疑》案"为御"之讹。 求：霍公之名。

②霍太山：山名，在今山西霍县与洪桐县之间汾水东岸。 祟(suì)：想象中的鬼怪祸人。

③穰(rónɡ)：庄稼丰熟。

④鲁闵公元年：即公元前661年。

⑤赵衰(cuī)：《晋语》以其为赵夙之弟，《左传·文六年》称之为"成季"。

⑥廧咎(qiánɡ jiù)如：春秋时赤狄的一支，居于今河南安阳市西南太行山脉南段一带。

⑦《史记志疑》案：《左传》同、括、婴齐是文公反国以女妻衰所生，乃盾之弟。盾为衰庶长子，故称宣孟，非衰娶翟女之前先有子也，此误。

⑧原：邑名，在今河南济源市西北。

⑨晋事：指《晋世家》。

⑩固要：坚决要求。 適嗣：依礼法可作继承人的嫡子。嫡子，本指正妻所生的长子。

⑪晋襄公六年：即公元前622年。

⑫晋灵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07年。

⑬骤：屡次，多次。

⑭熊蹯(fán)：熊掌。味美难熟。 胹(ér)：煮。 宰人：《晋世家》作"宰夫"，主管君主膳食的小臣。

⑮扞：通"捍"，捍卫。

⑯此以上事详《晋世家》。

⑰宣孟：《史记志疑》案：孟非谥也，当作"宣子"。

【译文】

从叔带以下，赵氏宗族更加兴旺，五代就到了赵夙。

赵夙，晋献公十六年攻打霍、魏、耿三个小国，而赵夙作为将领去攻打霍国，霍公求逃奔到齐国。晋国发生大旱灾，进行占卜，说“霍太山的神灵作怪”。派赵夙从齐国召回霍君，恢复君位，让他来供奉霍太山的祭祀，晋国再次获得了丰收。晋献公把耿邑赐给赵夙。

赵夙生了共孟，其时正当鲁闵公的元年。共孟生了赵衰，赵衰字子馀。

赵衰对去事奉晋献公和各个公子进行占卜，没有哪一个能吉利；占卜事奉公子重耳，能吉利，就去事奉重耳。重耳因为发生骊姬之乱逃亡奔往翟国，赵衰跟从着。翟国攻打廧咎如，获得了二位女子，翟国把其中年少的女子嫁给重耳做妻，把年纪大的女子嫁给赵衰做妻而生下了赵盾。当初，重耳还在晋国的时候，赵衰的妻子也生下了赵同、赵括、赵婴齐。赵衰跟从重耳出国流亡，总共有十九年，才得以返回晋国。重耳做了晋文公，赵衰任原邑大夫，居住在原邑，掌管国家大政。文公之所以能够返回晋国并且称霸，多半采纳了赵衰的计策，这方面的内容记载在《晋世家》中。

赵衰既已返回晋国，在晋国的妻子坚决要求接来他的翟国之妻，而把她生的儿子盾做为嫡子，晋国妻子所生的三个儿子都作臣下事奉他。晋襄公六年，赵衰去世，谥号是成季。

赵盾替代成季掌管国家大权两年晋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纪小。盾由于国家多难，想扶立襄公的弟弟雍。雍当时在秦国，派遣使者去迎他。太子的母亲日夜哭泣，叩头对赵盾说：“先君有什么罪过，舍弃他的嫡子去另外寻求国君？”赵盾忧虑起来，恐怕襄公的宗室和大夫们袭击诛杀他，于是就让太子继位，这就是灵公，派出军队阻拦所要迎回的在秦国的襄公的弟弟。灵公已经继位，赵盾更加

专断国家大权。

灵公继位十四年，更加骄纵。赵盾屡次进谏，灵公不听从。等到吃熊掌，没有煮熟，杀了主管膳食的宰夫，抬着他的尸体出宫，赵盾看见了。灵公因此害怕，想杀了赵盾。盾素来仁慈爱人，曾经被他给过食物吃的桑树下的饥饿汉反过来捍卫赵盾，盾因而得以逃亡。还没有逃出国境，赵穿弑杀了灵公并扶立了襄公的弟弟黑臀，这就是成公。赵盾重新返回来，主持国家大政。君子讥笑赵盾"做为正卿，逃亡不出国境，返回来不声讨贼臣"，所以太史写道"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晋景公的时候赵盾去世，谥号为宣子，儿子赵朔承袭了爵位。

【原文】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①。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②。盾卜之，兆绝而后好③。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④。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⑤。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⑥。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⑦。"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⑧，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

皆灭其族[9]。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10]。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11]。"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12]。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13]。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14]。"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15]？"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16]。"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17]。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18]。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19]。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注释】

①晋景公三年：即公元前597年。 下军：晋有上、中、下三军，各军皆有将、佐，中军将为三军主将，三军将佐为六卿。 河上：此指今郑州市西北黄河之畔。

②持要：即抱着腰。要，同"腰"。 拊手：拍手。

③兆：龟甲上显示吉凶的裂纹。 绝：中断。 好：佳兆。

④援：赵国史官之名。 咎(jiù)：罪过。

⑤司寇：官名，主管刑狱。自西周始，各国均有此官职。 灵公之贼：此指

杀害灵公的人员。贼，杀人者。 贼首：杀人者的首领。

⑥非：否定，反对。

⑦闻：知道，了解。

⑧趣(cù)：赶快，迅速。

⑨下宫：后宫。

⑩遗腹：丈夫已死而遗留在妇人腹中的妊娠子。 匿：藏匿。

⑪若：倘若。 即：如果。 徐：慢慢。

⑫免：同"娩"，分娩。

⑬索：搜索。

⑭绔(kù)：同"袴"、"裤"。 若：你。 号(háo)：号哭，大声哭。

⑮孤：少而无父曰孤。

⑯遇：对待。

⑰负：背着。 文葆：有采纹的小儿被。《史记集解》徐广曰："小儿被曰葆。"葆，同"褓"。

⑱谬：伪装，假意。

⑲良：确实。

【译文】

赵朔，晋景公三年，朔替晋国统领下军援救郑国，和楚庄王在黄河之畔交战。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做夫人。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想诛杀赵氏。当初，赵盾活着的时候，梦见叔带抱着他的腰大哭，非常悲伤；随即又笑了，拍着手而且歌唱。赵盾为这件事占卜，卜兆中断了而以后又有好的征兆。赵国史官援看了卜纹，说："这个梦非常险恶，不会发生在您身上，而是在您的儿子，然而也是因为您的过错。到孙子辈，赵家的世代将会更加衰落。"屠岸贾，开始受到灵公的宠爱，一直到景公的时候贾做了司寇，将要发难，就惩治杀害灵公的人员以致追究到赵盾，广泛布告各个将领说："盾虽然不知道，仍然是杀人者的首领。做为臣子弑杀国君，子孙们还在朝廷做官，怎么能惩治有罪的人？请求诛杀他

们。”韩厥说：“灵公遭遇杀害的时候，赵盾在都城之外，我们的先君认为他没有罪过，所以没有诛杀他。如今诸君将要诛杀他的后代，这是否定了先君的本意而妄行诛杀。妄行诛杀就叫做作乱。臣子要做大事而国君不知道，这是眼中没有国君。”屠岸贾不听从。韩厥告诉赵朔赶快逃亡。赵朔不肯，说：“您一定不会让赵家的祭祀断绝，朔死了也没有遗恨。”韩厥答应了，称说有病不出家门。贾不经请求就擅自和各个将领在后宫进攻赵氏，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灭了他的全族。

赵朔娶了成公的姐姐做妻，有了遗腹子，逃跑到国君宫中藏匿。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杵臼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为什么不去死？”程婴说：“朔的妻子怀有遗腹子，倘若有幸是个男孩，我奉事他；如果是个女孩，我慢慢去死。”过了没有多久，赵朔妻子分娩，生了男孩。屠岸贾听说了，到宫中来搜索。夫人把小儿放在套裤里面，祝祷说：“赵家宗族要是绝灭，你就号哭；如果不会绝灭，你就不要发声。”等到搜索的时候，小儿终于没有发出声音。已经脱离了危险，程婴对公孙杵臼说：“如今一次搜索没有得手，以后一定将要再次搜索，怎么办？”公孙杵臼说：“扶立孤儿和去死比较哪样最难？”程婴说：“去死容易，扶立孤儿是最难的。”公孙杵臼说：“赵氏的先君对待您很优厚，您勉强去做那件难事，我来做那件容易的事，请求先于您去死。”于是二人谋划取得另外人家的婴儿背着，包上有文彩的小儿被，隐藏在山里面。程婴出山来，伪装着对各个将领说：“婴没有才能，不能扶立赵氏孤儿。谁能够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在什么地方。”各个将领都高兴起来，答应了他的条件，派出军队跟随程婴攻击公孙杵臼。杵臼假装说：“小人呀程婴！日前后宫的祸难没有死去，和我设谋藏匿孤儿，如今又出卖我。即使不能扶立，还能忍心把他出卖吗？”抱着小儿呼喊着说：“天哪天哪！赵氏孤儿有什么罪？请求存活他，只杀了我杵臼是可以的。”各个将领不答应，就杀掉了杵臼和孤儿。各个将领认为赵氏孤儿确实已经死

亡，都很喜悦。然而赵氏的真孤儿反倒存在，程婴终于和他一起隐匿在山中。

【原文】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①]。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②]。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③]。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④]。唯君图之[⑤]。"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⑥]。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⑦]。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⑧]。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⑨]。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⑩]。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⑪]。"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⑫]。"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⑬]。

【注释】

①十五年：依《晋世家》，景公病祟而卒，在十九年。 大业：秦、赵之远祖。

大业生大费，大费生大廉，大廉之玄孙有中衍。 遂：顺意，如愿。

②噣(zhòu)：同“咮”，鸟嘴。此指赵的祖先以鸟为图腾。 降：下来。 明德：完美的德性。

③晋文侯元年为周幽王二年，即公元前780年。

④赵宗：赵氏宗族。 见：同“现”，显示。 龟策：卜筮用的龟甲与蓍草。

⑤唯：希望。 图：图谋，考虑。

⑥具：全，都。

⑦胁：胁迫，劫持。

⑧矫：假托，诈称。 命：命令。

⑨微：否定性假设连词。若非，如果不是。

⑩冠(guàn)：冠礼。古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束发戴冠，表示已经成人。

⑪下报：下到九泉去报告，意谓死。

⑫成事：成就事功，指能立孤。

⑬齐衰(zī cuī)：衰，通“缞”，丧服中五服之一，仅次于斩衰。服用粗麻布做成，因有缉边，故称“齐衰”。 祭邑：供祭祀费用的封邑。 祠：祭祀。

【译文】

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生了病，进行占卜，知道是大业的后代中没有顺意人的鬼魂在作怪。景公询问韩厥，厥知道赵氏孤儿还在，就说：“大业的后代在晋国断绝祭祀的，难道不是赵氏吗？从中衍开始都是嬴姓。中衍是人面鸟嘴，下来辅佐殷代大戊帝，他们直到周天子时期，都有完美的德性。以后到了周幽王、厉王的暴虐时期，叔带就离开周室去到晋国，事奉先君文侯，一直到成公时期，世代建立了功业，未曾断绝过祭祀。如今我们的国君唯独灭亡了赵氏宗族，国中人哀怜他，所以显示在卜筮的龟策上。希望您好好考虑一下。”景公询问：“赵氏还有后代子孙吗？”韩厥全部以实情相告。于是景公就和韩厥设谋扶立赵氏孤儿，召来并隐匿在宫中。各个将领进宫来问候疾病，景公凭借韩厥的徒众胁迫各个将领来见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名叫武。各个将领不得已，就说：“昔日的后宫之难，

是屠岸贾干的，假托持有国君的旨命，并且指令各个大臣。不是这样的话，谁又敢于发难！如果不是国君有疾，各个大臣本来也将请求确立赵氏的后代。如今国君有了命令，正是我们各个大臣的愿望呀。"于是景公召来赵武、程婴普遍拜见各个将领，就反过来和程婴、赵武去攻击屠岸贾，灭了屠岸贾全族。重新给予赵武跟过去封给赵氏一样多的田邑。

等到赵武行了冠礼，已经成人，程婴就辞却各个大夫，对赵武说："从前后宫之难，都能够去死。我并不是不可以死，我想着要扶立赵氏的后代。如今赵武已经继承赵氏，长大为成年人，恢复了过去的爵位，我将要下到九泉向赵宣孟和公孙杵臼报告。"赵武啼哭叩头坚决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一直到死，而您忍心离开我去死吗！"程婴说："不可以。他们是认为我能够成就事功，所以先于我去死；如今我不去报告，这是认为我事功没有成就。"就自杀了。赵武穿了三年的齐衰丧服，为程婴划出了祭祀用费之邑，春秋都祭祀他，世世代代没有断绝。

【原文】

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①]。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②]。晋由此大夫稍强。

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③]。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④]。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于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⑤]。"赵武死，谥为文子。

文子生景叔[⑥]。景叔之时，齐景公使晏婴于晋，晏婴与晋叔向语。婴曰："齐之政后卒归田氏。"叔向亦曰："晋国之政将归六卿[⑦]。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⑧]。"

赵景叔卒，生赵鞅，是为简子。

【注释】

①三郤(xì)：即郤锜、郤犨(chōu)、郤至。杀三郤事在晋厉公七年，即公元前574年。

②栾书：即栾武子，时为中军帅，代郤克主政。 及：连及，连累到。

③晋平公立于公元前557年。

④平公十二年：《史记志疑》案：《左》襄二十五年赵文子为政，是平公十年，此误。

⑤《史记志疑》案：季札之聘在平公十四年，此误作十三年。"武子"乃"文子"之误，然三子见存，不应称谥。《史诠》曰"'武子宣子献子'六字衍"。

⑥景叔：《世本》景叔名成，《左传》亦曰赵成子。

⑦六卿：指范、中行(háng)、知、赵、韩、魏六大家族。

⑧侈：邪行背离。 恤：忧虑。

【译文】

赵氏恢复爵位十一年，晋厉公杀掉了他的大夫三郤。栾书害怕连累到自己，于是就弑杀他的国君厉公，改为扶立襄公的曾孙周，这就是悼公。晋国从此开始大夫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赵武延续赵氏宗族二十七年，晋平公继位。平公十二年，赵武做了正卿。十三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来到晋国，说："晋国的大政最终要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的后代了。"赵武死去，谥号叫文子。

文子生了景叔。景叔的时候，齐景公派晏婴出使到晋国，晏婴和晋国叔向对话。晏婴说："齐国的大政以后最终要归给田氏。"叔向也说："晋国的大政将要归给六卿。六卿邪行背离，而我的国君却不加忧虑。"

赵景叔去世，生下了赵鞅，这就是简子。

【原文】

赵简子在位，晋顷公之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①]。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②]。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③]。晋公室由此益弱。

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赵简子受赂，厚遇之[④]。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⑥]。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⑦]。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⑧]。"'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⑨]。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⑩]。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⑪]。"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⑫]。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⑬]。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⑭]。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⑮]。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⑯]。'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⑰]。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⑱]。'"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注释】

①晋顷公九年：即公元前517年。 将(jiàng)：统领。 戍：守卫。

②辟：同“避”。 子朝：即王子朝，周景王庶长子，时与周敬王争夺王位。

③祁氏、羊舌氏：二氏系晋之宗家，故为公族大夫。六卿诛二氏，为弱公室。 十县：分祁氏之田以为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铜鞮、平阳、杨氏三县，共十县，均在今山西境。十县大夫非尽六卿之族，依次为司马弥牟、贾辛、司马乌、魏戊、知徐吾、韩固、孟丙、乐霄、赵朝、僚安。详《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④后十三年：即公元前501年，为晋定公之十一年。《左传·定公九年》阳虎“囚于齐。又以葱灵（装载衣物之车）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是记此事。

⑤扁鹊：春秋时名医，详《扁鹊仓公列传》。 董安于：人名，赵简子之家臣。 治：有秩序，安定。 寤：睡醒。

⑥公孙支与子舆：二人皆为秦大夫。 帝：天帝。

⑦适：刚好。 学：同“斅(xiào)”，接受教导。《史记索隐》言我适来有所受教命，故云学也。

⑧五世：指献公、奚齐、悼子、惠公、怀公。《史记志疑》以为当是“三世”，即不数、奚齐、悼子。 霸：指文公。 老：久。文公六十二就位，仅九年即去世，为短。 霸者之子：指襄公。 而：你。 男女无别：即下文之“纵淫”。然考《左传》，不见晋襄纵淫事，盖与《扁鹊传》同妄（《史记志疑》）。

⑨谶(chèn)：预言，预兆。一种迷信活动。顾炎武曰：“然则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⑩殽(xiáo)：即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

⑪主君：对简子的敬称。 之：这，这个。指秦穆公。 间(jiàn)：病愈。

⑫钧天：《淮南子》：中央曰钧天。 广乐：多种乐器合奏的宏伟壮丽乐曲。 九：多次。 万舞：舞名，用于祭祀宗庙山川，兼有武舞、文舞二者，故名为“万”。 类：像。

⑬援：抓。

⑭罴(pí)：熊的一种，又称马熊或人熊。

⑮笥(sì)：装衣物或饭食的竹器。 副：指备用的。

⑯儿：指赵襄子。 属(zhǔ)：托付。

⑰周人：指卫国。卫的始立国者康叔为周武王的同母弟。 范魁：战国时先属卫，后归齐，在今河南范县境。

⑬胄:后裔。 孟姚:即娃赢,吴广之女。姚,姓。孟,字。 七世孙:指武灵王。

【译文】

赵简子在位期间,晋顷公九年,简子统领会合诸侯到周室守御。第二年,把周敬王送回周王室,是周敬王由于躲避弟弟王子朝而流亡在外的缘故。

晋顷公十二年,六卿依礼法诛杀公族大夫祁氏、羊舌氏,把他们的封邑分成十个县,六卿各让他们的族人去做各县的大夫。晋国公室由于这样更加衰弱。

其后十三年,鲁国的贼臣阳虎前来投奔,赵简子受了礼物,很优厚地对待他。

赵简子生病,五日不知人事,大夫们都恐惧。医生扁鹊给他诊视,出来,董安于问他,扁鹊说:"血脉平和,你们何必惊怪!在从前秦穆公曾经也这样,七日才醒过来。醒过来那日,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到了天帝的处所非常欢乐。我所以耽搁这么久,刚好是要接受教导。天帝告诉我:"晋国将会大乱,有五代都不安定;这以后会有人称霸,在位不久就会死去;称霸人的儿子将会让你们的国家男女不加区别。"'公孙支记下言论并收藏起来,秦代的预言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献公时候的变乱,文公时候的称霸,而襄公在殽山打败秦国军队回来就放纵地淫乐,这是您已经听说了的。如今主君的病和秦穆公相同,不出三日病一定会痊愈,病愈以后一定有话会说。"

过了两天半,简子醒过来了。告诉大夫们说:"我到天帝的处所非常快乐,和百神在天中央游玩,宏伟的乐曲多次演奏并伴有盛大的舞蹈,和夏、商、周三代的乐曲不相像,它的音声激动人心。有一只熊想来抓我,天帝让我射它,射中了熊,熊死了。又有一只罴来了,我又射它,射中了罴,罴死了。天帝非常喜悦,赏赐给我两只竹

箱，都有备用的。我看见一个小儿在天帝的旁边，天帝托付我一只翟犬，说：'等这小儿成了壮年，就赐给他。'天帝告诉我：'晋国将会一代代衰弱，再过七代就要灭亡，嬴姓国家将在范魁地方的西边大败卫国人，但是也不能拥有它。如今我思念虞舜帝的功勋，恰当的时候我将把他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你的七代孙。'"董安于接受这些言辞记下来加以收藏。把扁鹊的话告诉简子，简子赐给扁鹊田地四万亩。

【原文】

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①]。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②]。"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谆，吾有所见子晰也[③]。"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④]。"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⑤]。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⑥]。"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⑦]。"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⑧]'。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⑨]。"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⑩]。"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

异日，姑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⑪]。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简子召子毋恤[⑫]。毋恤至，则子

卿起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13]？"子卿曰："天所授，虽贱必贵。"自是之后，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毋恤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14]。"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恤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15]。"简子于是知毋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

【注释】

①当道：拦在道路中间。　辟：排除，驱赶。　刃：用刀杀。

②谒：说明，陈述。

③晰：明白。《史记志疑》引《史诠》曰："晰，明也，谓梦中明见子耳。《索隐》以子晰为当道人名，非"。

④屏(bǐng)：退避。

⑤首之：首当其冲。

⑥二卿：指范氏、中行氏。　祖：祖先。此指熊、罴是二卿祖先所崇拜的图腾。

⑦二国：指代氏及智氏的领地。　子姓：同姓。亦即上文"嗣"的用意。

⑧翟犬：表示代的祖先。代属北狄，其始祖的图腾崇拜是犬，故以犬代其祖先。

⑨革政而胡服：此指以后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　二国：指中山国及胡。《史记正义》武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楼烦、榆中是也。

⑩延：聘请。　野人：乡下人。　致：转达。

⑪姑布子卿：人名。姑布，姓；子卿，名。长于相术。　相：相面。

⑫毋恤：简子的庶子，即以后的赵襄子。

⑬奚：通"何"。此处询问原因，为什么。

⑭宝符：朝廷用作信物的凭证，也指代表天命的符节。　常山：即恒山，为避汉文帝名讳改恒为常。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⑮临：控临，面对。恒山之北为代地。

【译文】

有一天，简子出门，有人拦在道路中间，驱赶也不离开，简子的随从人员发怒，将要用刀杀他。拦路人说："我有事想要向主君陈说。"随从人员把话告诉简子。简子召见他，说："嘻，我是在梦里很清晰地看见过你。"拦路人说："退避左右人员，希望能够陈述事情。"简子让左右的人退避。拦路人说："主君生病的时候，我在天帝的旁边。"简子说："对，有这样的事。您看到我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拦路人说："天帝让主君射熊和罴，皆射死了。"简子说："是，将会怎么样？"拦路人说："晋国将会有大难，主君会首当其冲。天帝让主君灭亡二卿，熊和罴都是他们的祖先。"简子说："天帝赐给我两只竹箱，都有备用的相配，这是什么意思？"拦路人说："主君的儿子将会在翟攻克两个国家，他们都是子姓。"简子说："我见到一个小儿在天帝旁边，天帝托付给我一只翟犬，说'等这小儿长大了赐给他'。把翟犬送给小儿是什么意思？"拦路人说："小儿，是主君的儿子。翟犬，是代地人的祖先。主君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拥有代地。等到主君的后代，将会有人变革政治而穿着胡人服装，在翟吞并两个国家。"简子问他的姓准备聘请他做官，拦路人说："我是乡下人，只是转达天帝的命令罢了。"就不见人影了。简子记下这些话收藏在府库中。

另一天，姑布子卿来见简子，简子把各个儿子普遍召集起来让他看骨相。子卿说："没有能做将军的人。"简子说："赵氏难道要灭亡吗？"子卿说："我曾经在路上见到一个小孩，大概是您的儿子。"简子召来儿子毋恤。毋恤到了，子卿就站起来说："这是真正的将军呀！"简子说："这儿子他生母卑贱，是个翟族婢妾，为什么说他尊贵呢？"子卿说："上天所授予的，虽然卑贱也一定尊贵。"从这以后，简子把各个儿子都召在一起跟他们谈话，毋恤最贤能。简子于是告诉各个儿子说："我藏了宝符在常山上面，最先找到的奖赏。"各个儿

子飞驰到常山上，到处寻找，没有找到。毋恤回来，说："已经找到了宝符。"简子说："把它奏上来。"毋恤说："从常山上控临着代地，代地是可以夺取的。"简子这才知道毋恤果真是贤能，就废掉太子伯鲁，而把毋恤立为太子。

【原文】

后二年，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①。明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②。"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倍言③。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④？"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反⑤。晋君使籍秦围邯郸⑥。荀寅、范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⑦。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谋逐荀寅，以梁婴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绎代之⑧。荀栎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乱者死⑨。今三臣始乱而独逐鞅，用刑不均。请皆逐之⑩。"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⑪。范、中行氏反伐公，公击之，范、中行败走。丁未，二子奔朝歌⑫。韩、魏以赵氏为请⑬。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⑭。

其明年，知伯文子谓赵鞅曰："范、中行虽信为乱，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⑮。晋国有法，始乱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独在。"赵鞅患之⑯。安于曰："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遂自杀。赵氏以告知伯，然后赵氏宁。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⑰。

【注释】

①后二年：应作“后三年”。鲁阳虎奔晋在定十一年，至定十四年为整三年。　晋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8年。

②邯郸：邑名，后为赵都，即今河北邯郸市。　午：人名，赵鞅同族，封于邯郸。　卫士五百家：先一年赵鞅围卫，卫国人恐惧，贡出五百家，赵鞅将他们安置在邯郸，现在想将这五百家卫国士人迁徙到晋阳去。　晋阳：邑名，战国初之赵都，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③其父兄：《史记集解》服虔曰：“午之诸父兄及邯郸中长老。”　倍：通“背”，背弃。

④私有：私自要。　谁：指午的宗亲。

⑤赵稷：赵午子。　涉宾：赵午家臣。

⑥籍秦：人名，晋大夫籍游之子，籍谈之孙。晋正卿，时为上军司马。

⑦荀寅：即六卿中之中行氏。其祖父荀偃曾是晋中军统帅，后中军改称中行，故荀氏也称中行氏。晋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宿，庚宿生献伯偃，偃生穆伯吴，吴生寅。　范吉射：即六卿中之范氏。范氏，晋大夫隰叔之子，士芀之后。芀生成伯缺，缺生武子会，会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献子鞅，鞅生吉射。会食邑于范，因为范氏。　善：友善。《左传·定公十三年》“邯郸午，荀寅之生男也；荀寅，范吉射之姻（婿父）也。”　作乱：指进攻赵鞅。

⑧魏襄：即魏襄子，名曼多，魏舒孙。　梁婴父：晋大夫。　范皋：范吉射之侧室子。

⑨荀栎：即智文子，为智氏。智氏原与中行氏同承袭逝遨，姓荀氏。逝遨生庄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庄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栎，栎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瑶。

⑩三臣：范吉射、荀寅、赵鞅。

⑪韩不佞：韩简子。　魏哆(chǐ)：魏简子，名取。

⑫丁未：十八日。　二子：指范吉射、荀寅。　朝歌：邑名，在今河南淇县。

⑬请：请求，说情。《史记正义》按：赵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晋阳，以其罪轻，故韩、魏为请晋君而得入绛。

⑭辛未：十二日。 绛(jiàng)：晋都，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

⑮信：确实。 发：挑起。 与：参与。

⑯患：忧虑。

⑰执：拘囚。 畔：通"叛"，背叛。

【译文】

以后三年，是晋定公十四年，范氏、中行氏发动叛乱。第二年春天，简子对邯郸大夫午说："归还我所得的卫国之士五百家，我要把他们安置在晋阳。"赵午答应了，回到邯郸而他的父兄和长老们不听从，背弃了他自己的诺言。赵鞅拘捕了赵午，把他囚禁在晋阳，就告诉邯郸的人说："我私自要诛杀赵午，您们想扶立他的哪位宗亲？"就杀了赵午。赵稷、涉宾依据邯郸反叛，晋君派籍秦围困邯郸。荀寅、范吉射和赵午友善，不肯协助籍秦而谋划进攻赵鞅，董安于知道了。十月，范氏、中行氏进攻赵鞅，赵鞅逃奔晋阳，晋国人包围他。范吉射、荀寅的仇人魏襄子等人谋划驱逐荀寅，用梁婴父代替他；驱逐吉射，用范皋绎代替他。荀栎对晋侯进言说："先君命令过大臣，最先发动叛乱的要处死。如今臣子三人最先发动叛乱而唯独驱逐赵鞅，动用刑罚不均平，请求都驱逐他们。"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承着国君命令来进攻范氏、中行氏，没能取胜。范氏、中行氏反过来攻打定公，定公回击他们，范氏、中行氏失败逃跑。丁未日，这两个人奔往朝歌。韩、魏二家替赵氏说情。十二月辛未日，赵鞅进入绛都，在宫中和定公会盟。

第二年，知伯文子对赵鞅说："范氏、中行氏虽然确实发动了叛乱，是董安于挑起来的，这说明董安于参与了谋划。晋国有法令规定，开始发动叛动的要处死。范吉射、荀寅已经治罪而唯独董安于还存在。"赵鞅忧虑这件事。董安于说："我死了，赵氏能安定，晋国能宁静，我算死得晚了。"就自杀了。赵氏把情况告诉知伯，这样以后赵氏才安宁。

孔子听说赵简子不向晋君请示就拘囚了邯郸赵午，据守晋阳自保，所以在《春秋》上写着说“赵鞅依据晋阳背叛”。

【原文】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①]。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②]。”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郸[③]。明年，卫灵公卒。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卫不内，居戚[④]。

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⑤]。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⑥]。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⑦]。

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⑧]。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⑨]。是岁，越王句践灭吴[⑩]。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⑪]。赵简子疾，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恤。毋恤群臣请死之[⑫]。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为能忍询[⑬]。”然亦愠知伯[⑭]。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恤，简子不听。毋恤由此怨知伯。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⑮]。

【注释】

①周舍：人名。《史记集解》引《韩诗外传》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

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所记，月有所成，岁有所效也。'"

②唯唯：唯唯诺诺。 鄂鄂：同"谔谔"，直言争辩貌。

③晋定公十八年：公元前494年。

④内(nà)：同"纳"。 戚：卫邑，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北。

⑤柏人：晋邑，在今河北内丘县东北。

⑥范昭子：即范吉射。

⑦侔：齐，等。

⑧争长：争当主盟人。 黄池：邑名，先隶卫，时属宋。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

⑨三年之丧：古礼规定，君死，臣应守丧三年。 期(jī)，一周年。

⑩灭吴：越灭吴在晋出公二年。"灭"当为"围"字。

⑪晋出公十一年：公元前464年。出公在位之前一年，即公元前475年，为我国历史上战国时期之始。

⑫请死之：请求杀死知伯。

⑬诟(gòu)：同"诟"，耻辱。

⑭愠(yùn)：怨恨，含怒。

⑮《史记志疑》案：简子卒于晋定公三十六年，非出公十七年也，此与《表》同误。 据此，则上段之记事盖有不确之处。 襄子：公元前457年～前425年在位。

【译文】

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舍，喜好率直进谏。周舍死后，简子每次上朝处理政事，常常不高兴，大夫们请罪。简子说："大夫们没有罪。我听说千张羊皮的价值还不如一张狐狸的腋下皮。各位大夫上朝，只听见他们唯唯诺诺，听不见周舍那样的直言争辩，因此忧虑。"简子由于有这种风格能够使赵邑归附并从而怀柔晋国之人。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把范氏、中行氏包围在朝歌，中行文子逃奔到邯郸。第二年，卫灵公去世。简子和阳虎护送卫国太子蒯聩到卫国，卫国不接纳他进国都，居住在戚邑。

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取了邯郸，中行文子逃奔到柏人。简子又包围了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就奔往齐国。赵氏终于夺得了邯郸、柏人。范氏、中行氏的其余封邑归人晋国。赵氏名义上是晋国的卿，实际上专断了晋国的大权，奉邑之多和一般诸侯国是相等的。

晋定公三十年，定公和吴王夫差在黄池争当主盟人，赵简子随从晋定公，最终让吴王当了主盟人。定公三十七年去世，简子免除了三年的服丧期，只服丧一年就终止了。这一年，越王句践灭掉了吴国。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攻打郑国。赵简子生病，派太子毋恤统兵去包围郑国。知伯喝醉了酒，用酒灌毋恤并且打他。毋恤的各个臣子请求杀死知伯。毋恤说："主君让我做继承人的原因，是由于我能忍耐耻辱。"然而也还是对知伯含有愤怒。知伯回去，以此对简子说，让废掉毋恤，简子不听从。毋恤因为这事就怨恨知伯。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去世，太子毋恤代替继承卿位，这就是襄子。

【原文】

赵襄子元年，越围吴[1]。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2]。

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3]。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4]。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5]。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6]。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

公奔齐，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

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7]。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恤[8]。"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9]。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10]。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11]。"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12]。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13]。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14]。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

其后娶空同氏，生五子[15]。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16]。

【注释】

①赵襄子元年：公元前 475 年。

②降丧食：依礼父丧食物必须减降，吴又被围，与吴王原有"好恶同之"的

质言，不能前往救助，又从父丧之食物中加以减降。 楚隆：襄子家臣。

③夏屋：山名，亦名华屋。西南与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相接，在今山西繁峙县北。为北方之一险阻，用以分别内外。 请：请来。

④枓(zhǔ)：杓子。 斟：斟酒。

⑤摩：通"磨"。 笄(jī)：簪子。

⑥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鸣鸡山"。在今河北涞源县境。

⑦原过：赵襄子属官。 王泽：地名，在今山西新绛县南。 带：腰带。

⑧遗(wèi)：赠送。

⑨齐(zhāi)：通"斋"，斋戒。

⑩百邑：一以为邑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南霍太山东侧。 林胡：地区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至陕西榆林市之间。

⑪伉：勇健。 鬓(bìn)：面颊两旁近耳的头发。 麋(méi)：通"眉"。 髭(zī)：嘴上须。 髯(rán)：两颊上的长须。 膺(yīng)：胸脯。 修：长。 下：下体。 冯：高大。《风俗通》作"冯上"。 左衽：衣襟左开。 界乘：披甲乘马。界，同"介"，铠甲。 奄：包括。 河宗：地区名，约为今山西保德县至陕西佳县之间一段黄河的两岸范围。 休溷(hùn)：地区名，在今山西介休县、离石县一带。 貉(mò)：同"貊"，戎狄之族。 晋别：晋的别邑。指韩、魏之邑。 黑姑：亦为戎族国家。

⑫三国：指韩、魏和知氏。 版：八尺。

⑬釜：锅。

⑭张孟同：《战国策》作"张孟谈"。

⑮空同氏：空同地区的部族。空同，一作"崆峒"，在今甘肃平凉市西北。

⑯献侯：公元前423年～前410年在位。

【译文】

赵襄子元年，越国包围吴国。襄子在服丧的食品上又降低一等，派楚隆慰问吴王。

襄子的姐姐原是代王的夫人。简子安葬以后，还没有除掉丧服，往北登上夏屋山，请来代王。让厨房的人员操持着铜杓来供给代王和他的侍从饮食，进行斟酒的时候，暗中指令主管膳食的人员

各自用他们拿着的铜杓击打杀死代王和他的侍从官,就发兵平定代地。他姐姐听说了,哭泣着呼喊上天,磨尖簪子自杀了。代地人怜悯她,把她所死的地方取名叫摩笄山。就把代地封给伯鲁的儿子赵周做代成君。伯鲁,是襄子的哥哥,从前的太子。太子早就死了,所以封给他儿子。

襄子继承卿位四年,知伯和赵、韩、魏三氏全部瓜分了范氏、中行氏原来的封地。晋出公发怒,告诉齐国、鲁国,想依靠这两国来讨伐四卿。四卿恐惧,就共同进攻出公。出公逃奔去齐国,半道上死去了。知伯于是扶立昭公的曾孙骄,这就是晋懿公。知伯更加骄纵。请求韩、魏给他土地,韩、魏给了他。请求赵给他土地,赵不给,是因为他包围郑国时羞辱了赵。知伯生气,就率领韩、魏进攻赵。赵襄子害怕,就逃奔到晋阳据城自保。

原过跟从着他,落在后面,到了王泽地方,看见三个人,从腰带以上的身体可以看见,从腰带以下不能看见。给原过一段有两个节的竹,是没有打通的,说:"帮我们把这件东西送给毋恤。"原过已经到达,把情况告诉襄子。襄子斋戒了三日,亲自把竹劈开,里面用朱笔写道:"赵毋恤,我是霍太山山阳侯的天使。三月丙戌这一天,我将让你反过来灭掉知氏。你也要把百邑地方确定做为对我的祭祀,我将要赐给你林胡地区。一直到后代,将会有勇健的国王,他赤黑色,龙形面孔和鸟的钩嘴,有鬓眉,有髭髯,大膊大胸,下身修长而上身高大,左开衣襟披甲乘马,包括有河宗地区,以至于休溷地区的各个戎狄部族,会向南去讨伐晋的别邑,在北边灭掉黑姑国家。"襄子再次跪拜,接受三位神人的命令。

韩、魏和知氏进攻晋阳,一年多,引导汾水来浸灌晋阳城,城墙三版高以上的地方没有被浸湿。城中的人们挂起锅来做饭,互相交换子女来当作食物。群臣们都有离叛之心,礼仪更加怠慢,只有高共一个人不敢失却礼节。襄子恐惧,就在夜晚派出辅相张孟同暗中去同韩、魏联系。韩、魏和他联合谋划,确定在三月丙戌日,三国反

过来灭掉知氏，共同瓜分知氏的封地。于是襄子进行奖赏，高共的奖赏最高。张孟同说："晋阳时候的危难，只有高共没有建功。"襄子说："正当晋阳危急的关头，群臣们都懈怠了，只有高共不敢失却做为臣子的礼节，因此最好的奖赏要先给他。"这个时候赵北边有代地，南边兼并了知氏土地，力量上比韩、魏都强大。就在百邑地方祭祠三位神人，派原过去主持霍太山的祭祀。

其后娶了崆峒氏的女子，生了五个儿子。襄子因为伯鲁没有继承卿位，不肯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将来一定想传位给伯鲁的儿子代成君。成君早先已经死去，就让代成君的儿子浣确立做太子。襄子继位三十三年去世，浣继承卿位，这就是献侯。

【原文】

献侯少即位，治中牟[①]。

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②]。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十年，中山武公初立[③]。十三年，城平邑[④]。十五年，献侯卒，子烈侯籍立。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⑤]。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

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⑥]？"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⑦]。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⑧]？"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

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9]。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10]。明日，徐越侍以节材俭用，察度功德[11]。所与无不充，君说[12]。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13]。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14]。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15]。是岁，魏文侯卒。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

二年，败齐于灵丘[16]。三年，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17]。四年，魏败我兔台[18]。筑刚平以侵卫[19]。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20]。八年，拔魏黄城[21]。九年，伐齐。齐伐燕，赵救燕。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22]。

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23]。伐中山，又战于中人[24]。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种立[25]。

【注释】

①治：王都或地方官署所在地。　中牟：邑名，在今河南鹤壁市西。

②桓子：《世本》名嘉。公元前424年在位。

③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今河北定县），桓公徙灵寿（今河北灵寿县西北），为赵武灵王所灭。

④平邑：邑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城平邑，《竹书》在六年。

⑤烈侯：公元前409年～前401年在位。　魏文侯太子名击。

⑥烈侯好音：此书于六年之后，然当在四年。好音，喜好音乐。　爱：指所喜爱的人。

⑦番(pān)吾君：其时封君。番吾，地名，在今河北平山县东。　善：善政。持：执行，实施。
⑧进：推荐。
⑨侍：侍奉。　约：约束。　逌(yóu)然：悠闲自得的样子。
⑩练：干练。
⑪察度(duó)：考察衡量。
⑫所与：指以上的提议。　充：充分。　说：通"悦"。
⑬师：官名，即师氏的简称，掌教国子，并率所属守卫宫门。　中尉：官名，赵国此时设置，职掌即为"选练举贤，任官使能"。　内史：官名，西周始置，时为掌管策名卿大夫及爵禄废置。　袭：衣服一套，不论单复。
⑭武公：公元前400年～前387年在位。
⑮敬侯：公元前386年～前375年在位。
⑯灵丘：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县南。
⑰廪丘：齐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北。
⑱兔台：赵地名，在今河北大名县东。
⑲刚平：邑名，在今河南清丰县西。
⑳棘蒲：地名，在今河北赵县。
㉑黄城：邑名，在今河南内黄县西北。
㉒房子：邑名，在今河北高邑县西南。亦作"鲂子"。
㉓是时但分其地，未灭晋。
㉔中人：中山国邑名，在今河北唐县西南。
㉕成侯：公元前374年～前350年在位。

【译文】

献侯年少就卿位，治所设在中牟。

襄子的弟弟桓子驱逐献侯，在代地自行继位，一年就去世了。赵国的人说桓子的继位不符合襄子的用意，就共同杀了桓子的儿子并重新迎回献侯让他继位。

十年，中山武公刚刚立国。十三年，筑平邑城。十五年，献侯去世，儿子烈侯籍继位。

烈侯元年，魏文侯攻打中山，让他的太子击守卫着。六年，魏、韩、赵都相互确立为诸侯国家。追称尊崇献子叫献侯。

烈侯喜好音乐，对相国公仲连说："我有喜爱的人，可以让他尊贵吗？"公仲连说："让他富足可以，让他尊重那不成。"烈侯说："是这样吗？善于演唱郑歌的枪、石二人，我赐给他们田地，每人一万亩！"公仲说："行。"没有给他们田地。过了一个月，烈侯从代地回来，询问给歌者田地的情况。公仲说："寻找了，没有合适的地方。"过了不久，烈侯再次询问。公仲最后还是没有给，就称说有病不去上朝。番吾君从代地来，对公仲说："国君其实喜好善政，只是不知道怎么施行。如今公仲辅佐赵国，到现在已经四年，也没有推荐贤士吧？"公仲说："是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推荐。"公仲就推荐了这三个人。等到朝拜，烈侯再次询问："给歌者的田地落实得怎么样？"公仲说："正在派人选择田地中的最好的。"牛畜侍奉烈侯让治国用仁义，约束起来用王道，烈侯显得悠闲自得。第二天，荀欣侍奉烈侯让选择干练举拔贤才，任用官员指使能人。第二天，徐越侍奉烈侯让节俭材物用度，考察衡量事功德行。所提议的内容没有不充分的，国君喜悦。烈侯派使者对相国说："给歌者田地的事暂且停下来。"任命牛畜做师氏官，荀欣做中尉官，徐越做内史官，赐给相国两套衣服。

九年，烈侯去世，弟弟武公继位。武公十三年去世，赵国重新扶立烈侯的太子章，这就是敬侯。这一年，魏文侯去世。

敬侯元年，武公的儿子朝发动叛乱，没有取胜，出国逃奔到魏。赵国开始建都邯郸。

二年，在灵丘打败齐国。三年，在廪丘援救魏国，把齐国人打得大败。四年，魏国在兔台打败我国。建筑刚平城来侵害卫国。五年，齐国、魏国替卫国进攻赵国，夺取我国的刚平。六年，从楚国借兵，攻打魏国，夺取了棘蒲。八年，拔取了魏国的黄城。九年，攻打齐国。齐国攻打燕国，赵国援救燕国。十年，和中山国在房子地方开战。

十一年，魏国、韩国、赵国共同灭亡了晋国，瓜分了它的土地。攻打中山国，又在中人地方开战。十二年，敬侯去世，儿子成侯种继位。

【原文】

成侯元年，公子胜与成侯争立，为乱。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为相[①]。伐卫，取乡邑七十三。魏败我蔺[②]。四年，与秦战高安，败之[③]。五年，伐齐于鄄[④]。魏败我怀[⑤]。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⑥]。六年，中山筑长城。伐魏，败涿泽，围魏惠王[⑦]。七年，侵齐，至长城。与韩攻周。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九年，与齐战阿下[⑧]。十年，攻卫，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⑨]。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⑩]。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痤[⑪]。魏败我浍，取皮牢[⑫]。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⑬]。十四年，与韩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齐。

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⑭]。

十七年，成侯与魏惠王遇葛孽[⑮]。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⑯]。二十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⑰]。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⑱]。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⑲]。秦攻我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与太子肃侯争立，緤败，亡奔韩。

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⑳]。二年，与魏惠王遇于阴晋[㉑]。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齐，拔高唐[㉒]。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㉓]。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卬。赵伐魏。十二年，

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寿陵[24]。魏惠王卒。

十六年，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大戊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25]。"肃侯下车谢[26]。

十七年，围魏黄，不克[27]。筑长城。

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28]。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丘[29]。

二十四年，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子武灵王立[30]。

【注释】

①大戊午：《史记集解》徐广曰："戊，一作'成'。"《汉书·古今人表》作"大成午"，则"戊"乃"成"之讹。《战国策·韩策》正作"大成午"。

②蔺：赵邑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

③高安：《史记正义》盖在河东。今地未详。

④鄄(juàn)：即甄，邑名，先隶卫，后属齐。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⑤怀：邑名，原隶郑，后属魏。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⑥长子：邑名，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时郑被韩灭已六年，此句记载不明。

⑦败涿(zhuó)泽：当依《魏世家》在"五年"。涿泽，魏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市西南。涿，通"浊"。

⑧战：徐广曰一作"会"。按：时齐强，其势诸侯莫敢致兵于齐，作"会"为是。 阿：东阿，齐邑名，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

⑨石阿：当依《秦本纪》、《六国年表》作"石门"。石门，山名，在今山西运城市西南。

⑩少梁：古国名，故城在今陕西韩城县南。

⑪庶长：秦爵名，相当于东方诸国的卿。 国：庶长之名。 痤：公叔痤，魏国大臣。

⑫浍(kuài)：水名，在今山西新绛县南流入汾水。 皮牢：邑名，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北。

⑬昭侯：乃“懿侯”之误。　上党：郡名，韩置，后入赵。约在今山西榆社县至高平县之间一带地区。

⑭封晋君以端氏：事当在前敬侯十一年分晋之时。端氏，晋邑名，在今山西沁水县东北。

⑮当依《魏世家》及《魏表》，作“十八年”会“鄗”。鄗，邑名，在今河北柏乡县北。　葛孽：地名，在今河北肥乡县西南。离鄗邑远。

⑯平陆：邑名，在今山东汶上县北。

⑰荣椽(chuán)：优质木材。　檀台：台名，在今河北永年县北。

⑱桂陵：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北。

⑲漳水：源于山西和顺县北之少山，南流至今河北磁县南，折而东北至今河北东光县流入古黄河。

⑳肃侯：公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　徙处屯留：事当在成侯五年。屯留，晋邑名，在今山西屯留县南。

㉑阴晋：魏邑名。后秦惠文王更名宁秦，汉高祖更名华阴。在今陕西华阴县东。

㉒高唐：齐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县东北。

㉓首垣：魏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东北。

㉔寿陵：在常山。

㉕大陵：邑名，在今山西文水县东北。　鹿门：地名，在今山西孟县西北。　扣：牵。

㉖谢：道歉，认错。

㉗黄：即敬侯八年所拔之黄城，后魏收复，今又围之。

㉘赵疵：赵将。　河西：直向南流之黄河南段之西地区。　取我蔺：《秦本纪》、《六国年表》及本篇下文均言秦取蔺在武灵王之十三年，此时未取蔺。

㉙韩举，赵将。　桑丘：本燕地，时属齐。在今河北徐水县西。

㉚武灵王：名雍，公元前325年～前299年在位。

【译文】

成侯元年，公子胜和成侯争着要继位，发动叛乱。二年六月，下

了雪。三年，大戊午做国相。攻打卫国，夺取了七十三座乡聚城邑。魏国在蔺打败我国。四年，和秦国在高安开战，打败了它。五年，在鄄邑攻打齐国。魏国在怀邑打败我国。攻打郑国，打败了它，把它给了韩国，韩国把长子给了我国。六年，中山国修筑长城。攻打魏国，在涿泽把它打败，包围了魏惠王。七年，侵犯齐国，到了长城脚下。和韩国攻打周室。八年，和韩国把周室分成两部分。九年，和齐国在东阿城下开战。十年，进攻卫国，夺取了甄邑。十一年，秦国进攻魏国，赵国在石阿援救它。十二年，秦国进攻魏国少梁，赵国援救它。十三年，秦献公派庶长名叫国的攻打魏国少梁，俘虏了它的太子和公叔痤。魏国在浍水打败了我国，夺取了皮牢。成侯和韩懿侯在上党相遇。十四年，和韩国进攻秦国。十五年，协助魏国进攻齐国。

十六年，和韩国、魏国瓜分晋国，把晋君封在端氏。

十七年，成侯和魏惠王在葛孽相遇。十九年，和齐国、宋国在平陆盟会，和燕国在东阿盟会。二十年，魏国进献优质木材，用它建造了檀台。二十一年，魏国围困我国的都城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攻拔了我国的邯郸，齐国也在桂陵打败了魏国。二十四年，魏国归还给我邯郸，和魏国在漳水边上结盟。秦国进攻我国蔺邑。二十五年，成侯去世。公子緤和太子肃侯争着要继位，公子緤失败，逃亡奔往韩国。

肃侯元年，夺取了晋君的端氏封邑，迁徙晋君让他住在屯留。二年，和魏惠王在阴晋相遇。三年，公子范袭击邯郸，没有取胜并死去了。四年，朝拜周天子。六年，进攻齐国，夺取了高唐。七年，公子刻进攻魏国首垣。十一年，秦孝公派商鞅攻打魏国，俘虏了魏国将领公子卬。赵国攻打魏国。十二年，秦孝公去世，商君死去。十五年，兴建寿陵。魏惠王去世。

十六年，肃侯游览大陵，从鹿门地方出去，大戊午牵着马说："农耕的事正紧急，一日不劳作，百日就得不到食物。"肃侯走下车

认错。

十七年，包围魏国的黄城，没能取胜。修筑长城。

十八年，齐国、魏国攻打我国。我国决堤用黄河水浸灌他们，军队撤走了。二十二年，张仪做了秦的国相。赵疵和秦国开战，失败，秦国在黄河西部杀了赵疵，夺取了我国的蔺、离石。二十三年，韩举和齐国、魏国交战，死在桑丘。

二十四年，肃侯去世。秦国、楚国、燕国、齐国、魏国出动精税部队各一万人来会合送葬。儿子武灵王继位。

【原文】

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相。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①]。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②]。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③]。

三年，城鄗[④]。四年，与韩会于区鼠[⑤]。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⑥]。

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⑦]。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⑧]。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⑨]。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楚、魏王来，过邯郸。十四年，赵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⑩]！"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

夫人而内其女娃嬴[11]。孟姚也。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

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12]。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13]。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14]。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15]？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16]。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注释】

①梁襄王：当作"梁惠王"。 嗣：太子(后为襄王)之名。 信宫：宫名，在今河北永年县。

②博闻：见闻广博。 司过：官名，伺察人君过错。

③秩：俸禄或品级。 三老：此指曾任要职的退休老臣或德高望重的老人。 礼：礼物。

④鄗(hào)：邑名，在今河北柏乡县北。

⑤区(ōu)鼠：地名，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⑥五国：实有燕、秦、楚、齐、赵、魏、韩及宋、中山九国称王，楚在春秋前已称王，余亦皆不在武灵王八年。赵不肯王在三年，八年正是称王之时(《史记志疑》)。

⑦观泽：邑名，在今河南清丰县西。

⑧中都：邑名，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 西阳，即中阳，邑名，在今山西中阳县境。

⑨十一年：非，事在十二年。《史记志疑》以为裴骃之说为"虚揣之谈"，"窃意职为王时在哙死之后，昭王未立之先。职立二年卒，始立昭王。而昭王并非太子，太子已同君哙及相子之死于齐难矣。"

⑩荧荧：艳丽貌。 苕(tiáo)：草名，也称凌霄、紫葳。夏秋开出大而艳丽、橙红色的花。 荣：茂盛。 嬴：指姓。

⑪吴广：赵人。相传为虞舜之后。 娃：意为"美"。

⑫九门：邑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野台：一名"义台"，在今河北新乐县东北。

⑬无穷：地名，即"无穷之门"。在今河北张北县南。 黄华：山名，盖在西河之侧。今地不详。

⑭楼缓：与上文肥义，同为赵国大臣。 长(zhǎng)：首领。 藩：属国，属地。 属(zhǔ)：连接。 林：林胡。精骑射的游牧部族。 荏(rěn)：邑名，在今河北任县东南。

⑮胡：此指东胡，后为鲜卑。 楼烦：游牧部队。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至山西宁武县之间的地带。

⑯遗俗：前代遗留下来的习俗。 累：牵累。

【译文】

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任国相。梁惠王和太子嗣，韩宣王和太子仓来到信宫朝见。武灵王年少，还没能主持政事，设立了博闻师三个人，左右司过官三个人。等到他亲自主持政事，首先询问先王时期的贵臣肥义，给他增加了品级和俸禄；国内八十岁以上的德高老人，每月都致送礼品。

三年，修筑鄗城。四年，和韩国在区鼠盟会。五年，娶了韩国女子做夫人。

八年，韩国攻击秦国，没有获胜就离去了。有五个国家相互都称王号，只有赵国不这么做，说："没有做王的实际，敢处在这个名号上吗！"让国内的人称自己叫"君"。

九年，和韩国、魏国一起攻击秦国。秦国打败我国，斩杀首级八

万。齐国在观泽打败我国。十年，秦国夺取我国的中都和西阳。齐国攻破燕国。燕的国相子之做了国君，国君反倒成了臣子。十一年，武灵王从韩国召来公子职，扶立他做燕王，派乐池送他去燕国。十三年，秦国拔取我国的蔺邑，俘虏了将军赵庄。楚王、魏王来了，经过邯郸。十四年，赵何进攻魏国。

十六年，秦惠王去世。武灵王游览大陵。有一日，武灵王梦见一个未出嫁的女子弹着琴唱着诗说："美人艳丽呀，颜貌像凌霄一样光彩夺目。命运呀命运呀，竟然没有我嬴姓女！"另一日，武灵王饮酒很快乐，好几次说到做的梦，想见了梦中的情状。吴广听说了，通过夫人纳进他的女儿娃嬴。这女子就是孟姚。孟姚甚得武灵王的宠幸，这就是惠后。

十七年，武灵王出到九门，建造了野台，用来瞭望齐国、中山国的国境。

十八年，秦武王和力士孟说比赛举有龙纹的赤鼎，砸断了膝盖骨而死去。赵王派代地相国赵固从燕国迎来公子稷，送他回国，继位做秦王，这就是昭王。

十九年春天正月，在信宫大行朝拜礼仪。召来肥义和他议论天下大事，五日才议完。武灵王往北略取了中山国的土地，到达了房子，就前往代地，最往北还到了无穷之门，往西到了黄河岸边，登临到黄华上面。召来楼缓谋划说："我的先王因为世代的变化，成了南部藩属地区的首领，连接着阻碍的漳、滏的艰险，建筑了长城，又夺取了蔺邑、郭狼，在荏地打败林胡族人，但是功业没有完成。如今中山国处在我国的腹心地带，北边有燕国，东边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界，却没有强大兵力的救护，这会要灭亡社稷的，怎么办？再说要建立有高出世代功劳的名声，一定会有先代遗留下来的习俗的牵累。我想实行胡服制度。"楼缓说："好。"群臣们都不想变革。

【原文】

于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1]。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2]。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3]。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4]。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5]。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6]。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7]。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8]。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9]？"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10]。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

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11]。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12]。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13]。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14]。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15]。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16]。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17]。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18]。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19]。使緤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

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20]。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21]。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22]。"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

【注释】

①侍：大臣侍奉着国君。 烈：功业。

②宠：贵宠。 弟：同"悌"，敬爱兄长。 通：通达，显贵。 分：职分。

③迹：事迹，功迹。 开：开辟。 卒世：尽世，全世上。

④为敌弱：我实行胡服，敌人必定困弱。为，实行。 序：次序。此指继承。
往古：此指赵简子、襄子。

⑤负：背负，承受。《史记正义》负，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礼义之俗，今变为胡服，是负留风俗之谴累也。 任：承担。 骜：通"傲"。《史记正义》言世有独计智之思虑者，必任骜逸敖慢之民怨望也。

⑥疑：犹豫不决。

⑦至：最高。

⑧舜舞有苗：据《韩非子·五蠹》舜对三苗部族施行德化，拿着兵器跳舞，使三苗终于归服。有苗，即三苗。 禹袒裸国：传说裸国的人不穿衣服，禹为了进入裸国也就袒身露体。 约：邀，求取。

⑨闇：同"暗"，不明白。 未形：萌芽状态，事物苗头。

⑩狂夫：狂妄无知的人。

⑪王緤(xiè)：人名，赵臣。 公子成：武灵王叔父，赵国贵族。

⑫公行：公认的行为准则。

⑬兄弟：《史记志疑》以为当依《国策》作"先王"。

⑭作教：制定教令。

⑮制：治理。 常：常规。 从：参与。 经：纲领，原则。

⑯贱：卑贱。指一般民众，平民。 信：信从。

⑰止：至，即达到目的。 出：成，成就。

⑱辅：辅助，帮助。

⑲邪：不正道。 因：凭借。 累：损害。 纂：仰仗。 义：威望。

⑳不佞：不才。自谦之词。 滋进：多多进言。

㉑徇智：聪敏。 异敏：奇巧。 观赴：观摩，向往。 义行：即“仪型”，榜样，楷模。

㉒袭：穿。 怫（bèi）：通“悖”，违背。

【译文】

这时肥义在旁边侍奉，武灵王说：“简子、襄子二位主君的功业，在于计议到抗击胡、翟的利益。做臣子的受到宠幸就应该有明孝悌，知长幼，顺从明理的节操，获得通达就应该建立补救民众有益君主的业绩，这两方面是臣子的职分。如今我想继续襄子主君的事功，开拓胡人、翟人居住的乡土，但在世上找尽了也不见得力的贤臣。我实行胡服敌人必定困弱，用的力气小而获得的功效多，可以不需耗尽百姓的劳力，而能继承两位先主的勋业。大凡建立有高出当世功业的人，就要承受着先世遗留下的习俗的牵累；有独到见解的深谋远虑之士，就要担戴着隐逸傲慢民众的怨恨。如今我将要用胡服骑射来教导百姓，而社会上必定会议论我，怎么办？”肥义说：“我听说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王既然确定要承受着先世遗留下的习俗的变革谴责，恐怕无须乎顾及天下的议论了。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和世俗相同，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谋划。从前虞舜拿兵器跳舞感化三苗，大禹赤身露体进入裸国，不是为了满足欲望和愉悦心志，而是致力于宣扬德政并求取成功。愚昧的人事情成功了还不明白道理，智慧的人能在事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看见端绪，那么王对这事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武灵王说：“我对实行胡服是不迟疑的，我是恐怕天下会笑

话我。狂妄无知的人欢乐，是智慧之人的悲哀；愚昧的人所笑话的事，贤能之人应该明察。社会上有顺从我的人，施行胡服的功效是不可限量的。即使是驱动全社会的人来笑话我，胡人的土地以及中山国我必定会占有的。”于是就穿起胡服来了。

派王緤去告知公子成说：“我穿上了胡服，将要这样上朝，也想让叔叔穿上胡服。家庭里听从双亲而国家听从君主，是古今公认的行为准则。儿子不反叛双亲，臣子不违逆国君，是先王传下的道义通理。如今我制定教化变易服装而叔叔不穿戴，我恐怕天下会加以议论。治理国家有常规，有利于民众是根本；参与政事有原则，让法令推行算最高。修明德政先要让一般平民施行，发布政令先要让尊宠贵人信从。如今施行胡服的用意，不是为了满足欲望和愉悦心志；事情有要达到的目的而功业要有所成就，事情成就功业建立，然后才得以完善。如今我恐怕叔叔违逆参与政事的原则，因而来帮助叔叔进行计议。而且我听说，事情对国家有利行为就正当，凭借贵人名分就不会受损害，所以希望仰仗叔叔的威望，以完成施行胡服的功业。派王緤向叔叔加以陈说，请能穿上胡服。”公子成再次跪拜叩头说：“我本来就听说王要施行胡服。我没有才能，生病躺在床上，没有能够奔走效力多多进言。王来命令我，我斗胆回答，以此竭尽我的愚忠。我说：我听说中国，大概是聪明睿智的人所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用汇聚的地方，是贤圣颁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加以实施的地方，是《诗》《书》礼乐所运用的地方，是奇巧技能所试用的地方，是远方人们来观摩趋赴的地方，是蛮夷各族作为楷模的地方。如今王舍弃这些去穿远方的服装，变动古人的教导，更易古时的正道，违逆众人的心意，而违背学者的要求，远离中原的风俗，所以我希望王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使者把这些话如实禀报。武灵王说：“我本来听说叔叔是生了病，我要亲自去请求他。”

【原文】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①。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②。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③。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④。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⑤。穷乡多异，曲学多辩⑥。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⑦。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⑧。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⑨。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⑩。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⑪。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⑫。"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

【注释】

①乡：指乡俗。 宜：合适的措施。 厚：富厚。

②翦：同剪。 文身：在身上刺花纹。 错臂：即文身，用丹青刺饰两臂。左衽：左开衣襟。一作“右臂左衽”。 右臂：右臂袒露。 瓯越：越族的一支，在今浙江一带，因其境有瓯江，故称。

③黑齿：用草汁染黑牙齿。 雕题：在额上刺花纹。雕，刺。题，额。 却冠：徐广曰：一本作“鲑冠”；《战国策》作“鳀冠”。鲑(guī)、鳀(tí)均鱼名。谓以其皮为冠。 秫(shū)绌：粗拙缝制。指衣服粗劣。秫，通“鉥”，长针。绌，缝缀。

④一：专一，固定。

⑤山谷：指山野僻僻之地。 去就：取舍。

⑥曲学：偏颇浅陋的学说。

⑦薄洛：水名，即漳水。 舟揖：船只。楫，桨。《史记正义》尔时齐与中山相亲，中山、赵共薄洛水，故言“与齐、中山同之”，须有舟楫之备。

⑧三胡：林胡、楼烦、东胡。 塞：设置要塞。 徼：抗御。

⑨负：倚仗。 系累：拘捕。

⑩丑：耻辱。 怨：愤恨。

⑪形：地势。

⑫恶(wù)：厌恶，讨厌。

【译文】

武灵王就前往去到公子成家中，借机自行请求他，说：“衣服是为了便利穿用的，礼仪是为了便利行事的。圣人观察乡俗而顺从它采取适宜措施，依缘事势而来制订相关的礼仪，这都是为了有利民众并富厚国家。大凡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绘饰臂膀，左开衣襟，这是瓯越地区的民众习惯，染黑牙齿，刺饰面额，戴鱼皮帽，穿粗劣衣，这是大吴一带的风俗。所以礼制服装各地不同，为了便利却是一致的。乡俗不同而使用有变化，事势不同而礼制有更易。因此圣人果真可以有利于国家，就不固定措施；果真可以方便于事

势，就不用相同的礼仪。儒者们同一师承而习俗有差异，中原各国礼制相同而教化相异，更何况是为了山野偏僻地方的便利呢？所以取舍的变化，智慧的人不能强求一致，远近的服饰，贤圣者们也不能让它齐同。穷乡僻壤风俗多异，学识浅陋却多诡辩。不了解的事就不去怀疑，对跟自己不同的见解不去非议，才会公正地博采众见以求得尽善。如今叔父所说的是习俗，我所说的是制驭习俗。我国东面有黄河、漳水，和齐国、中山国共有，却没有舟船的设施。从常山一直到代地、上党，东边有燕国、东胡的国境，而西边有楼烦、秦国、韩国的边界，如今没有骑射的装备。所以我认为没有舟船的设施，住在河两岸的民众，将如何来守御黄河、漳水；改变服装练习骑射，是为了防备和燕国、三胡、秦国、韩国相邻的边界。而且从前简主不在晋阳以及上党设置要塞，而襄主并吞了戎族取得了代地来抵御各色胡人，这是无论愚智都了解的。先前中山国倚仗齐国的强大兵力，侵害暴虐我国的土地，拘捕我国的民众，引水围困鄗城，如果不是国家的神灵保佑，那么鄗城几乎就不能防守了。先王对这件事感到耻辱，但是愤恨还没能报复。如今建立骑射的装备，近可以方便利用上党的地势，而远可以报复对中山国的愤恨。但是叔叔顺从中原国家的习俗来违逆简主、襄主的心意，厌恶变服的名声却忘记了鄗城事件的耻辱，不是我所希望的。”公子成再次跪拜叩首，说：“我愚钝，不能理解王的深意，竟敢道出世俗的识见，这是我的罪过。如今王将要继承简主、襄主的遗愿来顺从先王的心志，我岂敢不听命吗！”再次跪拜叩头。就赐给他胡服。第二天，穿着胡服上朝。于是开始发布实施胡服制度的命令。

【原文】

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①]。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虙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②]。及至三王，随

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3]。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4]。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5]。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6]。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7]。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8]。"遂服胡招骑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9]。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10]。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11]。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12]。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13]。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14]。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15]。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16]。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17]。王庙见礼毕，出临朝[18]。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19]。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注释】

①赵文、赵造、赵俊：均赵国贵族。　周袑(shào)：赵大臣。

②虙戏：即伏羲。　诛：刑罚。　怒：强盛。此指强暴，严酷。
③礼也：当作"理世"，《商君列传》作"治世"，意同。理，治。
④多：肯定，称赞。
⑤淫：浮荡，放纵。　奇行：奇特行为。　辟：同"僻"，指奇异。　易：轻率，简慢。　秀士：德才优异之士。
⑥齐：整齐，治理。　常民：普通民众。
⑦齐民：平民。
⑧及：达到。
⑨宁葭(jiā)：一作"蔓葭"，属中山。在今河北石庄市西北。　榆中：地区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西北至陕西神木县之间。
⑩主：掌管。　致：召集。
⑪中军：赵有三军，为中军、左军、右军。
⑫牛翦：或即《战国策》之"牛赞"。　车骑：战车兵与骑兵。　胡、代：指其兵众。
⑬陉(xíng)：徐广曰"山绝之名"。即山脉中断处、山隘。　曲阳：邑名，在今河北曲阳县西。　丹丘：地名，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华阳：即恒山，此指其地区，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别名，一曰兰台府，二曰列女宫，三曰华阳台，四曰紫台，五曰太一宫。"　鸱之塞：即"鸿上塞"，在恒山北侧。
⑭王军：武灵王统率之三军。　取鄗：《史记志疑》案：鄗本赵邑，武灵三年尝城鄗矣，此何以言"取鄗"，岂前此曾为中山所取耶？　石邑：邑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　封龙：邑名，在石邑之南。　东垣：邑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⑮傅：教导、辅佐。
⑯攘：侵夺。　云中：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至呼和浩特市南一带地区。　九原：邑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
⑰东宫：太子之宫。　传国：传递王位，让新君掌国。
⑱庙见：参拜祖庙，新君就位必行之礼仪。　临朝：登临朝堂，处理政事。
⑲惠文王：公元前 298 年～前 266 年在位。

【译文】

赵文、赵造、周袑、赵俊都进谏劝止武灵王不要改穿胡服，按原

来的办法做便利。武灵王说："先王的习俗不同，有什么古法可以仿效？帝王不相沿袭，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伏羲、神农主张教化而不实施刑罚，黄帝、尧、舜实施刑罚但不严酷。一直到夏、商、周三王时期，依随时势制定法令，根据事态制定礼仪。法令制度各服从实行需要，衣服器械各考虑方便应用。所以治理国家不必只用一种主张，而只要便利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圣人所以能够兴起就是因为不相沿袭才可称王，夏朝、殷朝所以导致衰败就是因为不改易礼制而遭灭亡。这样看起来违反古制未必就可非议，而遵循礼制未必值得称赞。如果说服装奇异的人就心志淫荡，那么邹国、鲁国就不会有奇特行为的人了；习俗怪异的地方民众就轻率，那么吴国、越国就不会有德才优异的人士了。而且圣人认为有利于身体就可以称为好服装，方便于行事就可以称为好礼仪。大凡规定进退的礼节，衣服的制度的，就是为了整齐平民，不是为了要评论贤者。所以平民总是和流俗相伴，贤人却是和变革同道。因而谚语说：'按照书本赶车的人不能摸透马的性情，用古法来制约当今的人不能通达事势的变化。'遵循古法的功效，不可能高出世俗；照搬古人的学说，不可能治理今世。你们没有这个识见。"就开始穿胡服并招募士兵练习骑射。

二十年，武灵王攻略中山国的土地，到了宁葭；往西攻略胡人的土地，到了榆中。林胡王献来马匹。回国，派楼缓去秦国，仇液去韩国，王贲去楚国，富丁去魏国，赵爵去齐国。代相赵固掌管胡人，招集来他们的兵众。

二十一年，进攻中山国。赵袑率领右军，许钧率领左军，公子章率领中军，武灵王全都加以统率着。牛翦统领战车兵和骑兵，赵希一并统领胡、代的兵众。赵军和他们一起经过山脉的险隘地带，在曲阳会合军队，攻打并夺取了丹丘、华阳、鸿上塞。武灵王统率的军队夺取了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国献出四座城邑讲和，武灵王答应了，撤兵回国。二十三年，进攻中山国。二十五年，惠后去世。

派周袑穿着胡服教导辅佐王子何。二十六年，再次进攻中山国，侵夺的土地北边到了燕国、代地，西边到了云中郡、九原邑。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日，在东宫举行大型朝拜，传递国君之位，确立王子何做为国王。新国王参拜祖庙的礼仪进行完毕，出来后就登临朝堂理政。大夫们全都做了臣子，肥义做了相国，一并教导辅佐新王。这就是惠文王。惠文王，是惠后吴娃的儿子。武灵王自己规定的称号叫主父。

【原文】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①。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②。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③。

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④。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⑤。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⑥。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⑦。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

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⑧。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一出身侥幸⑨。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⑩。以吾观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于奚不称

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11]。"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12]。'义再拜受命而籍之[13]。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14]。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15]。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16]。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于已今年耳[17]。"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

异日肥义谓信期曰："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18]。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谗臣在中，主之蠹也[19]。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20]。矫令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祸且逮国[21]。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出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22]。"信期曰："善哉，吾得闻此也！"

【注释】

①审：仔细。

②略：巡视，考察。

③惠文王：《史记集解》徐广曰："元年，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 行：巡行。

④三年，灭中山：《史记志疑》案：中山灭于武灵二十五年。而所书惠文三年灭中山，未可概指为误。盖以武灵二十五灭者，以得其国为灭，言其实也。以惠文三年灭者，以得其君为灭，重在君也。《通鉴纲目》武灵二十五年书"中山君奔齐"，是其国已，特其君未得，后乃得之。 肤施：邑

名，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⑤灵寿：宫名。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北。

⑥酺（pú）：聚会饮酒。　安阳：邑名，在今河北阳原县东南。

⑦侈（chǐ）：放纵。

⑧强壮：此指正处壮年。　欲：欲望，指野心。　忍杀：残忍好杀。

⑨得：投合。　出身：指挺身作乱。

⑩推：推动，怂恿。

⑪为国：治理国家。　府：集中之所。

⑫属（zhǔ）：托付。　而：你。　度：法度。　虑：思虑。

⑬籍：记录。《史记索隐》谓当时即记录，书之于籍。

⑭负：违背。

⑮"谚曰"句：《史记正义》肥义报李兑云：必尽力傅何为王，不可惧章及田不礼而生异心。使死者复更变生，并见在生者傅王无变，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

⑯难：祸难。　节：气节，节操。　累：牵累，连累。

⑰已：通"以"。

⑱信期：即下文之高信。　义：通"仪"，外表。　不子不臣：不孝不忠。

⑲残：祸害。　蠹：蛀虫。

⑳得主：争得主上的宠幸。

㉑慢：傲慢。　专：专断。　命：朝命。在朝发布命令。

㉒无故：不会发生事故。

【译文】

主父想让儿子负责治理国政，而自己穿着胡服率领士大夫到西北去略取胡人的土地，因而想从云中、九原一直往南袭击秦国，于是自己伪装为一名使者进入秦国。秦昭王不了解，随后奇怪他的状貌非常魁伟，不像是一个臣子的风度，派人去追逐他，但主父奔驰已经离开了边关。仔细查问，真是主父。秦国人非常惊讶。主父所以要进入秦国，是想亲自观察地形，借机看看秦王的为人。

惠文王二年，主父巡行新占领的土地，就从代地出发，往西在

西河和楼烦王相遇而招来了他的兵众。

三年，灭了中山国，把中山的国王迁徙到肤施。修筑灵寿宫，北方的土地刚刚归服，代地的道路大为畅通。返回到国都，颁行奖赏，大赦天下，设置酒宴欢饮五日，把长子章封在代地做安阳君。章素来放纵，心里不服他的弟弟继承君位。主父又派田不礼去辅佐章。

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正处壮年并志向骄纵，党徒众多并野心很大，恐怕他会有私心吧？田不礼的为人，残忍好杀并且骄横。两个人投合，必定会发生阴谋叛乱，企求一旦挺身发难以图侥幸掌权。小人有野心，就会思虑轻率而谋划浅短，只看见利益而不顾祸害，同类人互相怂恿，从而一起闯入祸患之门。以我的观察，必定不会有很久了。您负有重任又掌握大权，动乱会从您这里开始，祸患会集中到您身上，您必定最先受害。仁人慈爱万物而智慧的人在事情出现苗头的时候就防备祸患，不仁不智，怎么治理国家？您何不称说有病不要出门，把行政的权力交给公子成？不要成为怨恨的集中之所，不要成为祸难的阶梯。"肥义说："不可以。过去主父把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你的法度，不要改变你的思虑，一心一意坚守，直到你去世。'我再次跪拜接受命令把它记下来了。如今害怕田不礼的发难而忘记了我记录下来的话，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呢。上朝接受了庄严的王命，退朝后不能全力执行，什么错误比负义更严重呢。变节负义的臣子，为刑罚所不容许。谚语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而对他不应该感到惭愧'，我已经有言在先，我想保全我的诺言，怎能只顾及保全我的身体！再说作为贞节之臣祸难到了才能显现节操，作为忠诚之臣牵累到了才能彰明德行。您给了指教并是忠心为我的，虽然是这样，我是有话在前面的，最终不敢食言。"李兑说："是，您勉力而行吧！我能看见您就只有今年了。"说完就流着眼泪抽泣着出去了。李兑多次去见公子成，为了防备田不礼作乱的事。

另一天肥义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是特别令人担忧。他

们外表说得好但实际上非常险恶，这两个的为人是不孝不忠。我听说了，有奸臣在朝堂是国家的祸害，有谗臣在宫中是君主的蛀虫。这种人贪婪并且野心很大，朝内争得君主宠幸就到外面施行残暴。假传王命傲慢无礼，以此专断一日的朝命，不是很难做到的，祸患将要危及国家。如今我很担忧，夜晚忘记了睡觉，饥饿忘记了吃饭。对盗贼的出没不可不加防备。从今以后，假若有召请君王的一定要先见我的面，我将先用自身抵挡他，没有变故君王才能进来。"信期说："好啊，我能够听到这样的话！"

【原文】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①]。

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②]。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③]。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④]。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⑤]。"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⑥]。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⑦]。

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

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⑧]！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与燕鄚、易[⑨]。八年，城南行唐[⑩]。九年，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⑪]。及十年，秦自置为西帝[⑫]。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⑬]。秦取梗阳[⑭]。十二年，赵梁将攻齐。十三年，韩徐为将，攻齐。公主死[⑮]。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⑯]，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

【注释】

①傫(lěi)然：颓丧的样子。诎(qū)：通“屈”，屈服。辍(chuò)：中止，停止。

②沙丘：邑名，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异宫：分住不同宫室。

③国：指国都。距：通“拒”，抗拒。

④开之：谓开门而纳之。《史记正义》谓不责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宫藏也。

⑤夷：灭族。

⑥爵：同“雀”。觳(kòu)：待哺的幼雀。

⑦定死：确定死亡。赴：赴告，报丧。字今作“讣”。

⑧弛：减退。

⑨鄚(mò)：邑名，在今河北任丘县北。易：邑名，在今河北易县。

⑩南行唐：邑名，在今河北行唐县东北。

⑪鲁关：关隘名，在今河南鲁山县西南。

⑫秦自置为西帝：事在十一年。

⑬河阳：亦称“河雍”，在今河南孟县西。

⑭梗阳：赵邑名，在今山西清徐县。

⑮公主：武灵王与吴娃之女，惠文王姊。

⑯乐毅：战国名将。详《乐毅列传》。灵丘：齐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县南。《史记志疑》案：六国伐齐在明年，是岁唯秦击齐。

【译文】

四年，接受群臣朝拜，安阳君也来朝拜。主父让惠文王当朝处理政事，自己从旁窥察群臣和宗室贵族的礼仪。看见他的长子颓丧的样子，反而面朝北做了臣子，屈服在他弟弟之下，心里怜悯他，于是就想把赵国分开而让章在代地做王，计划没有决定下来就停止了。

主父和惠文王去游览沙丘，住在不同的宫室里，公子章就率领他的党徒和田不礼发动变乱，诈传主父的命令召见惠文王。肥义先进宫去，杀了他。高信就和惠文王一起作战。公子成和李兑从国都来到，就发动四邑的兵众前来抗御这场变乱，杀死了公子章和田不礼，灭了他的党徒并安定了王室。公子成做了相国，称号叫安平君，李兑做了司寇。公子章失败，往主父的住地跑，主父开门接纳了他，公子成、李兑因而包围了主父的住宫。公子章死了，公子成、李兑谋划说："因为公子章的缘故包围了主父的住宫，如果撤走军队，我们就要被灭族。"于是就围住主父。命令宫中的人"谁在最后出来要把他灭族"，宫中的人就都出来了。主父想出来不能够，又找不到食物，就掏鸟窝抓幼雀当食物，三个多月饿死在沙丘的宫里。确定主父死亡，才发丧讣告诸侯。

这时惠文王年纪小，王子成、李兑专权朝政，害怕被诛杀，所以包围主父。主父当初立长子章做太子，后来得到吴娃，喜爱她，为了她有好几年没有出宫，生下了儿子何，就废掉太子章而让何做国王。吴娃死了，爱心减退，怜悯原来的太子，想让两个人都做王，犹豫不决，所以变乱发生，以至于父子都死了，为天下人耻笑，难道不值得痛惜吗！

五年，给予燕国鄚邑、易邑。八年，修筑南行唐城。九年，赵梁领兵，和齐国会合军队进攻韩国，到了鲁关之下。到十年，秦国自行设置称西帝。十一年，董叔和魏国军队攻打宋国，从魏国得到了河

阳。秦国夺取了梗阳。十二年，赵梁领兵攻打齐国。十三年，韩徐做将领，攻打齐国。公主死了。十四年，相国乐毅统领赵、秦、韩、魏、燕五国军队共同进击齐国，夺取灵丘，与秦会兵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会见。赵与韩、魏、秦共同攻击齐国。齐王失败逃走，燕国军队单独深入齐国境内，夺取了临菑。

【原文】

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①]。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②]：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于海内也，教顺非洽于民人也，祭祀时享非数常于鬼神也[③]。甘露降，时雨至，年谷丰孰，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④]。

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怨毒积怒，非素深于齐也[⑤]。秦赵与国，以强征兵于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⑥]。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二周，故以齐馂天下[⑦]。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⑧]。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质以为信[⑨]。恐天下亟反也，故征兵于韩以威之[⑩]。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臣以秦计为必出于此[⑪]。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齐久伐而韩必亡[⑫]。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⑬]。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⑭]。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⑮]？

说士之计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⑯]。"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巨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

而通矣[17]。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18]。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19]。王久伐齐，从强秦攻韩，其祸必至于此。愿王孰虑之。

且齐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属行，以谋王也[20]。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强秦，秦废帝请服，反高平、根柔于魏，反巠分、先俞于赵[21]。齐之事王，宜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后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22]。愿王孰计之也。

今王毋与天下攻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尽重王义[23]。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于王也[24]。

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

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25]。

【注释】

①数(shuò)：屡次，多次。十五年六国伐齐，十六年之时齐襄王保莒，田单守即墨，余地尽入燕，则当时之齐仅存二城。故《大事记》以为"苏厉之书不及，恐非此时事"。

②苏厉：苏秦之弟，战国说士，倡合纵。《战国策》作"苏秦"。

③教顺：教导训诫。顺，通"训"。　洽：普遍。　时享：四时祭祀宗庙之礼。此指四时贡献的祭品。　常：通"尝"，品尝。

④甘露：甘甜的露水。古人以为天下太平则天降甘露，是一种迷信思想。　时雨：适时之雨。　孰：古"熟"字。

⑤怨毒：极端怨恨。　素：向来。

⑥与国：结盟国家。与，友善。 征兵：指要求出兵参战。

⑦二周：指东周、西周两个小诸侯国。 啖(dàn)：同"啖"，吃。引申为诱饵。

⑧劫：劫持，胁逼。

⑨质：人质。 信：信任。

⑩亟(jí)：急速。

⑪声：名声，表面。 德：施恩惠。 空：空乏，空虚。

⑫楚久伐而中山亡：谓楚国连年为诸侯国所伐，赵则趁机灭中山国。武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3年)齐、韩、魏伐楚，赵攻中山。武灵王二十五年，秦、齐、韩、魏攻楚，赵攻中山，中山君奔齐。武灵王二十六年，秦伐楚。武灵王二十七年，秦大破楚军。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魏伐楚。四年，赵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

⑬擅：专有。

⑭西取祭器：即灭亡周室。西，周都王城(今河南洛阳市西郊)，赵取之，即为往西。祭器：指周王室宗庙祭祀的礼器，国家存在的象征。

⑮赋田：授给田地。赋，授，给予。

⑯说(shuì)：游说。 三川：韩郡名，以其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史记正义》河南之地，两川之间。 晋国：《史记正义》河北之地，安邑、河内。按：安邑，最初之魏都，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地名，今河南武陟县至浚县一带。二地原为晋国所有，战国时属魏。 市朝未变：喻时间短促。市，集市。朝，朝廷。

⑰巨鹿：赵邑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敛：减少。 间：间道，偏僻的小道。

⑱上郡：郡名，在今陕西北部，治所肤施。 挺关：关塞名，又称"遗遗之门"。在今陕西榆林市西北内蒙古自治区与陕西的交界线上。 榆中：地区名，在今陕西神木县西北直至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之间的地区。 三郡：当指北地郡、上郡、陇西郡。 羊肠：太行山上的坂道。在今山西壶关县东南至晋城市南之间，以其萦曲如羊肠而得名。 句(gōu)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之西。 已：语气词，用法同"矣"。

⑲斩：截断。 代马：代地产的良马。 胡犬：胡地产的野狗。《史记正义》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昆山：山名，即昆仑山。

⑳属行(zhǔ háng)：集结军队。

㉑五国：指秦、齐、韩、魏、燕。　倍：通"背"。　殉：此指牺牲自己。　反：归还。　高平：邑名，在今河南孟县西北。　根柔：其地不详。《战国策》作"温、枳、高平"。《史记志疑》以为"根柔之地未见，似宜从策"。　巠(xíng)分：山名。　分，当作"山"。即句注山。　先俞：关塞名，即"西俞"。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㉒上佼(jiǎo)：上等交情。佼，通"交"。《战国策》正作"上交"。　必：坚决。

㉓抱：捧。

㉔宠：荣耀。

㉕廉颇：赵国名将。事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昔阳：邑名，在今河北晋县西北。此邑地处原中山国中心地带，赵灭中山，其地当已属赵，何得"攻齐"后取之，故《史记志疑》以为"盖一本作'取齐淮北'者是也"，"'昔阳'当作'淮北'"。

【译文】

十六年，秦国再次和赵国屡次攻击齐国，齐人感到忧虑。苏厉替齐国送给赵王一封信说：

我听说古代的贤君，他的德行并非遍布在海内各地，教导训诫并非普及到所有的民众，四时祭祀的供品并非经常让鬼神品尝。可是甘露普降，下雨及时，五谷丰收，百姓不生疫病，众人称赞这些，然而贤明的君主还要进行深思。

如今您的贤德和功力，并非经常施加给秦国；极端的仇恨和蓄积的怒气，并非向来对齐国特别深。秦和赵是同盟国，用强力手段要求韩国出兵，秦国真是爱赵国吗？并确实恨齐国吗？任何事物过度，贤主就要认真观察。秦国并非是爱赵国而憎恨齐国，是想灭亡韩国并吞掉东、西二周，所以用齐国作食饵来引诱天下。恐怕事情不能成功，所以出兵来胁迫魏国、赵国。恐怕天下害怕自己，所以派出人质以取得信任。恐怕天下急速反叛，所以从韩国征兵以示威胁。名义上是给盟国恩惠，

实际上是要攻打空虚的韩国，我认为秦国的计策是一定从这里出发的。大凡事物本来就有形势各异而祸患相同的，楚国长久被攻伐中山国就灭亡了，如今齐国要是长久被攻伐韩国一定会灭亡。攻破齐国，王您可以和六国分得它的利益。灭亡韩国，利益就会让秦国单独专有的。占领二周，往西取得宗庙祭祀的礼器，秦国会独自私有的。授给田地要计算功利，王您所获得的利益和秦国比谁多？

游说人士的计谋说："韩国失掉三川郡，魏国失掉晋地，集市朝议还没有结束而祸难已经到了。"燕国全部占领了齐国的北部地区，离沙丘、巨鹿就减少了三百里，韩国的上党离邯郸一百里，燕国、秦国谋取您王的河山，抄偏僻小道只三百里就可以通达了。秦国的上郡接近挺关，到达榆中的路程是一千五百里，秦国依托三郡来进攻您王的上党，羊肠坂道的西面，句注山的南面，就不是您王所有了。越过句注山，截断常山并据守它，三百里路就通到了燕国，代地的良马、胡人的野狗不能东人赵国，昆山的宝玉不能运到赵国，这三种宝物也不是您王所有了。您王长久攻伐齐国，跟从强大的秦国攻打韩国，它的祸患必定会到这个地步。希望您王仔细考虑一下。

况且齐国被攻打的原因，是因为事奉您王；天下集结军队，是为了图谋您王。燕国秦国的盟约已成就出兵有日了。五国想把您王的土地一分为三，齐国背弃五国的盟约而替您王的祸患牺牲自己，往西出兵来抑制强秦，秦国废除帝号请求屈服，把高平、根柔归还给魏国，把巠分、先俞归还给赵国。齐国的事奉您王，应该说是上等交情，而如今反而让它服罪，我恐怕天下以后事奉您王的人就不敢那么坚定了。希望您王仔细考虑一下。

如今您王不和天下进攻齐国，天下必定认为您王坚持正义。齐国捧着江山社稷更加厚实地事奉您王，天下一定全都敬

重您王的高义。您王倡导天下跟秦国友好，秦国暴虐，您王带领天下抑制它，这样一代的名声荣耀就都掌握在您王手中了。于是赵国就停止了进兵，谢绝秦国不再出击齐国。

惠文王和燕王相遇。廉颇领兵，攻打齐国的昔阳，夺取了。

【原文】

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1]。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2]。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3]。大潦，漳水出[4]。魏冉来相赵[5]。十九年，秦(败)〔取〕我二城[6]。赵与魏伯阳。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7]。二十年，廉颇将，攻齐。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

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8]。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为太子。

二十三年，楼昌将，攻魏几，不能取[9]。十二月，廉颇将，攻几，取之。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取之[10]。二十五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11]。与魏共击秦。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12]。二十六年，取东胡欧代地[13]。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赵豹为平阳君[14]。河水出，大潦。

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15]。罢城北九门大城[16]。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17]。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18]。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19]。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20]。

【注释】

①伯阳：邑名，在今河南安阳市北。

②石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以为在今河南林县西南。《史记志疑》置疑。

③东阳：邑名，先属卫，时属赵。在今河北武城县东北。

④潦(lào)：通“涝”。水涝成灾。

⑤魏冉：秦名相，封穰侯。详《穰侯列传》。《史记志疑》案：是岁为惠文十八年，秦昭二十六年，冉复为秦相，安得相赵之事哉，误矣。

⑥取我二城：《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七载“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光狼城，在今山西高平县西。

⑦赵奢：战国名将。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麦丘：地名，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按：麦丘属燕。《年表》、《田完世家》、《赵奢列传》皆不言取麦丘事。

⑧武平：即武平亭，在今河北文安县北。

⑨楼昌：人名，赵将。 几(qí)：地名，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南。

⑩安阳：邑名，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南。

⑪昌城：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南。

⑫华阳：邑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北。秦破华阳在惠文二十六年，此误。

⑬敺：通“驱”。此指驱使代地叛离赵国。

⑭赵豹：惠文王的同母弟。 平阳：赵邑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⑮蔺相如：战国名臣。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平邑：赵邑名，在今河南南乐县东北。

⑯罢：停止。

⑰将：《史记索隐·燕世家》引作“相”。事在赵惠文王二十七年。 王：燕惠王。

⑱阏(yù)与：邑名，原韩地，后属赵。在今山西和顺县。

⑲马服君：《史记正义》因马服山为号也，虞喜《志林》云“马兵之首也。号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按：马服山，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北。

⑳孝成王：公元前 265～245 年在位。

【译文】

十七年，乐毅率领赵军攻打魏国伯阳。而秦国怨恨赵国不和自己一同出击齐国，攻打赵国，夺取了我国两座城邑。十八年，秦国夺取了我国石城。惠文王再次到原卫国东阳，决开黄河水，攻打魏国。发生大涝灾，漳水满灌溢出。魏冉来到赵国做国相。十九年，秦国占取了我国两座城邑。赵国把伯阳给了魏国。赵奢领兵，攻打齐国麦丘，占取了。二十年，廉颇领兵，攻打齐国。惠文王和秦昭王在西河外相遇。

二十一年，赵国将漳水改道到武平西边。二十二年，发生大疫病。把公子丹设置做太子。

二十三年，楼昌领兵，攻打魏国几邑，不能夺取。十二月，廉颇领兵，攻打几邑，占取了。二十四年，廉颇领兵，攻打魏国房子，夺取了，借机修筑城墙后回来了。又去攻打安阳，占取了。二十五年，燕周领兵，攻打昌城、高唐，占取了。和魏国一起攻打秦国。秦将白起在华阳攻破我军，俘获了一位将军。二十六年，占取了被东胡驱使叛离赵国的代地。

二十七年，把漳水改道到武平南边。把赵豹封做平阳君。黄河水溢出，发生大涝灾。

二十八年，蔺相如攻打齐国，到了平邑，停止修筑北边的九门大城。燕国将领成安君公孙操弑杀他的国王。二十九年，秦国、韩国相助攻打赵国，包围了阏与。赵国派赵奢领兵，进击秦国，在阏与城下把秦军打得大败，赐给赵奢马服君称号。

三十三年，惠文王去世，太子丹继位，这就是孝成王。

【原文】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①]。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

出[2]。”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3]。入，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4]。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5]。”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耳[6]。”曰：“食得毋衰乎[7]？”曰：“恃粥耳。”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8]。”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9]。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10]。”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11]。”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12]？”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13]。”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14]。”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15]。”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16]。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17]。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18]？”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19]？”曰：“老妇不闻也。”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20]。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21]。”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22]。”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

齐，齐兵乃出[23]。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于予乎[24]？"

【注释】

①太后：孝成王母亲，惠文王妻威后。 用事：主持朝政。

②长安君：赵太后之少子，备受太后宠爱。

③左师：官名，为优待老臣的荣誉官职。 触龙：人名。下文称"左师公"，"公"为尊称。《战国策》一本误将"龙言"二字合为"詟"，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策》残本亦作"龙言"，与此处同。 盛气：怒气很盛。 胥：通"须"，等待。

④徐趋：虽然是快步走，但动作缓慢。趋，疾步，快步。 谢：谢罪。 曾(zēng)：副词，表示出乎意料。竟然。

⑤恕：原谅。 苦：《战国策》字作"郄"(xì)"，不舒服。

⑥恃辇(niǎn)：靠着辇车。辇，由人推着或拖着的小车。

⑦衰：减少。

⑧间者：近来。 少(shǎo)：稍。 嗜食：食欲。 和：舒适。

⑨色：脸上的怒气。 解：缓解。

⑩贱息：自己的儿子。贱，自谦之词。息，子孙，儿子。 黑衣：赵王宫卫士穿的衣服。此指宫中卫士。 昧死：冒死。

⑪及：趁。 填沟壑(hè)：指死后埋入地下。

⑫丈夫：古时对男子的称呼。

⑬异甚：特别厉害。

⑭媪(ǎo)：对老年妇女的敬称。 燕后：燕王的正后，赵太后的女儿。 贤：胜过。

⑮过：错。

⑯计深远：考虑长远利益。

⑰持：握。 踵：脚后跟。 哀：哀怜。古代诸侯女儿嫁至他国为后，只有被废弃或亡国，才可回到本国。

⑱三世：三代。应指肃侯、武灵王、惠文王。 继：继承人。

⑲唯独：不止，不仅。此句承上文"诸侯"之后省略"之子孙为侯者，其继等"文字。

⑳奉：通"俸"，俸禄。 挟(xié)：掌握，拥有。 重器：贵重的宝物。

㉑尊：使尊贵。 膏腴：肥沃。 山陵崩：比喻国君死亡，此婉言威后去世。 自托：托身，立足。

㉒恣：纵。任凭，听凭之意。

㉓约：备办。

㉔子义：人名，赵之贤士。

【译文】

孝成王元年，秦国攻打我国，夺占三座城邑。赵王刚刚继位，太后主持朝政，秦国进攻得紧急。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用长安君做人质，才能出兵。"太后不肯，大臣们强力劝谏。太后明确地对左右说："再来说要长安君做人质的，老妇一定要唾他的面。"左师触龙说希望拜见太后，太后带着强烈的怒气在等待着他。进了宫，缓慢地走着小碎步去坐下，自己谢罪说："老臣有脚病，竟然不能快步行走，没能拜见您很久了。我自己私下原谅，但恐怕太后的身体会不舒服，所以希望拜见太后。"太后说："老妇须靠着辇车行动。"问："饮食该没有减少吧？"说："仰仗着吃些粥罢了。"说："老臣近来特别不想饮食，就强行散步，每日走三、四里，稍为增加了食欲，身体也舒适一些了。"太后说："老妇我办不到。"太后不和气的脸色稍为缓和了。左师公说："老臣有个儿子舒祺年龄最小，没有出息，而我衰老了，私下怜爱他，希望能补个王宫卫士的缺额来保卫王宫，我冒着死罪向您禀告。"太后说："好吧。年纪多大了？"回答说："十五岁了。虽然年纪小些，但希望趁我还没有入土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您。"太后说："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回答说："比妇人厉害。"太后笑着说："妇人特别厉害。"回答说："老臣私下认为您老疼爱燕后超过爱长安君。"太后说："您错了，不像疼爱长安君厉害。"左师公说："父母疼爱子女要为他们的长远利益着想。您老送别燕

后，握着她的脚后跟，为她哭泣，想着她要去那么远，也怪可怜她呀。已经走了，并非不想她，祭祀的时候就为她祷告说'千万不要让她返回'，难道不是为她考虑了长久，让她的子孙相继成为国王吗？"太后说："是呀。"左师公说："从如今推到三代以前，直到赵氏建立赵国的时候，赵国君主的子孙封侯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在侯位的吗？"说："没有了。"说："不仅是赵国，其他诸侯的子孙封侯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在侯位的吗？"说："老妇没有听说过。"说："这是说明离得近的祸害涉及自身，离得远的祸害涉及子孙。难道国君的子孙就一定都不好吗？地位尊贵但没有功勋，俸禄优厚但没有劳绩，加上拥有的贵重宝物又太多了。如今您老使长安君地位尊贵，并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给了他很多贵重器物，如果不趁现在让他为国家建立功劳，一旦您辞别了人世，长安君用什么在赵国立足？老臣认为您老替长安君考虑的太短了，所以认为对他的疼爱不如燕后。"太后说："好吧，任凭您派他到哪里去吧。"于是替长安君备办了百乘车辆，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就出兵了。

子义听说了，说："国君的儿子，也是骨肉之亲，还不能依仗没有功勋的尊位，没有劳绩的俸禄，来保住金玉一类的重宝，更何况是我们这样的人呢？"

【原文】

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①]。又攻韩注人，拔之[②]。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

四年，王梦衣偏裻之衣，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见金玉之积如山[③]。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梦衣偏裻之衣者，残也[④]。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者，有气而无实也。见金玉之积如山者，忧也。"

后三日，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

党，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5]。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6]。”王大喜，召平阳君豹告之曰：“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吾德，何谓无故乎？”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7]。”王曰：“今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8]。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此大利也[9]。”

赵豹出，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10]。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告冯亭曰：“敝国使者臣胜，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11]。”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义一矣；入之秦。不听主令，不义二矣；卖主地而食之，不义三矣[12]。”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13]。

七(年)〔月〕，廉颇免而赵括代将[14]。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坑之[15]。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

王还，不听秦，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16]。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17]。

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秦围邯郸乃解。

【注释】

①田单：齐国的王族。因从燕国的占领下收复齐国而封安平君。安平，邑名，在今山东青州市西北。　中阳：一作“中人”，又名“中人亭”，时属燕。在今河北唐县西。

②注人：邑名，在今河南汝州市西。

③偏裻(dū)：左右颜色不同的衣服。《史记正义》杜预云：“偏，左右异色。裻在中，左右异，故曰偏。”按：裻，衣背缝也。

④筮史：用筮草占卜吉凶的史官。　敢：筮史之名。

⑤安：习惯，甘愿。

⑥十七：《战国策·秦策》正作“上党十七县”。　财王：请王裁决。财，通“裁”。

⑦牛田之水通粮：《战国策》“牛田”下无“水”字。牛田，用牛耕种。意指粮食充足。　水通粮：水道运送军粮。意指给养供应及时。　上乘：上等车乘。　倍战：奋力攻战。　上国：指韩国。

⑧逾年历岁：经年累岁。

⑨币：本指玉、马、皮、帛等礼物，此指作为礼物献纳。

⑩平原君：赵胜，战国四公子之一。详《平原君虞卿列传》。　赵禹：人名，赵宗室大臣。

⑪太守：指冯亭。　六金：一百二十两金子。金，古代货币计算单位，以一镒为一金。一镒，二十两。

⑫死固：拼死固守。

⑬长平：赵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史记志疑》案：此上失书“六年”二字。

⑭赵括：赵奢之子。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⑮赵括以军降：非。“以”后当有“死”字，赵括被射死然后军降。《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　坑：坑杀，活埋。

⑯武垣：赵邑名，在今河北河间县。

⑰灵丘：已见前"敬侯二年"注⑯。 春申君：黄歇，战国四公子之一。详《春申君列传》。

⑱魏公子无忌：即信陵君，战国四公子之一。详《魏公子列传》。

【译文】

齐国安平君田单率领赵军去攻打燕国中阳，拔取了。又去进攻韩国注人，拔取了。二年，惠文后去世。田单任相国。

四年，孝成王梦见穿着左右两色的衣服，乘着飞龙上天，没等到达天上就掉下来了，看见金玉堆积得像座山。第二日，孝成王召来筮史官叫敢的让他占梦，说："梦见穿着左右两色的衣服，象征残缺。乘着飞龙上天没等到达天上就掉下来了，象征有气势但没有实力。看见金玉堆积得像座山，象征忧患。"

其后三日，韩国上党郡太守冯亭的使者来到，说："韩国不能守御上党郡，把它献纳给了秦国。上党郡的官吏民众都甘愿归入赵国，不想归入秦国。有十七座城邑，愿意再拜归入赵国，任凭您王裁决如何来赏赐官吏民众。"孝成王非常喜欢，召来平阳君赵豹告诉他说："冯亭献纳城邑十七座，接受它怎么样？"回答说："圣人认为无缘无故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祸患。"孝成王说："人家感怀我们的恩德，怎么叫无缘无故呢？"回答说："秦国蚕食韩国的土地，把它从中截断不让南北相通，本来自认为可以坐等来接受上党郡的土地。韩国之所以不把它献纳给秦国，是因为想把祸患转嫁给赵国。秦国付出了辛劳而赵国来接受它的利益，这样的话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从小弱的国家去得到它，小弱的国家反倒能从强大的国家那里得到吗？难道可以说不是无缘无故的利益吗！而且秦国用牛耕种，从水路运送粮食来进行蚕食，派出上等车乘和奋力攻战的士兵，分裂韩国的土地，它的政令施行，不可以和它作对，一定不要接收上党。"孝成王说："如今动员百万的兵力进行攻战，积年累岁也

没有得到一座城邑。如今拿十七座城邑当礼物献纳给我国，这是很大的利益。"

赵豹出去，孝成王召来平原君和赵禹告诉他们这件事。回答说："动员百万的兵力去进攻，好几年没有得到一座城邑，如今坐着就接受到城邑十七座，这是大利益，不可以失掉。"孝成王说："好。"就命令赵胜接受土地，告诉冯亭说："敝国做为使者的臣子赵胜，敝国君王派胜传达命令，用万户的城邑三座封给太守，千户的城邑三座封给县令，都将世世代代做侯，官吏民众全都进爵三级，官吏民众能平安相处，都赏赐黄金一百二十两。"冯亭流着眼泪不接见使者，说："我不能处在三不义的境地：替主君守卫土地，不能拼死固守，这是一不义；韩王把上党纳入秦国，我不听主君的命令，这是二不义；出卖主君的土地而得到封爵，这是三不义。"赵国就出动军队夺取上党郡。廉颇统领军队驻扎在长平。

七月，廉颇免职而让赵括替代他领兵。秦国人包围了赵括，赵括搏战被射死后赵军投降，士卒四十多万人都被坑杀了。孝成王后悔不听从赵豹的计策，所以有长平这样的祸患。

孝成王回来，不听从秦国，秦国包围了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领燕国民众反归燕地。赵国把灵丘封给楚国国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到楚国去请求救援。回来，楚国前来援救，以及魏公子无忌也来救援，秦国才解除对邯郸的包围。

【原文】

十年，燕攻昌壮，五月拔之①。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②。太子死③。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④。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⑤。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⑥。十二年，邯郸廥烧⑦。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⑧。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9]。燕王令丞相栗腹约驩，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归，报燕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10]。"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11]。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12]。"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间。

十六年，廉颇围燕。以乐乘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围其国[13]。十八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14]。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15]。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晋阳[16]。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颇将，攻繁阳，取之[17]。使乐乘代之，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子偃立，是为悼襄王[18]。

【注释】

①昌壮：即昌城。见前"惠文王二十五年"注⑪。

②乐乘：乐毅之子。　信梁：秦将。挦之号。

③太子：赵之太子，史失其名。

④徒父祺：赵大夫。徒父，姓。祺，名。　出：领兵出境以备秦。

⑤元氏：赵邑名，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县：设置为县。　上原：地名，在今河北元氏县西。

⑥郑安平：魏人。曾为秦将攻赵邯郸，战败降赵，封武阳君，二年后去世。武阳，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⑦廥(kuài)：堆放柴草的房舍。

⑧依《年表》、《列传》在“十五年”。

⑨尉文：今地不详。《史记正义》尉文盖蔚州地。信平，廉颇号也，言笃信而平和也。

⑩约驩：交好。驩，通“欢”。

⑪乐间：乐毅之子。

⑫四战：指四面受敌。

⑬假相：代理相国。　国：指国都。

⑭延陵钧：赵将，名钧。延陵，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东南。

⑮易土：交换领土。　龙兑：地名，在今河北满城县东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所按：邢子勋《赵记》云“龙山有四龘，各有一穴，大如车轮，春风出东，秋风出西，夏风出南，冬风出北，不相伦夺”。按盖谓龙兑也。　汾门：亦名“汾水门”，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易州永乐县有徐水，出广昌岭，三源奇发，同泻一涧，流至北平县东南，历石门中，俗谓之龙门，水流其间，奔激南北，触石成井。”遂城及永乐、固安、新城县地也。　临乐：地名，在今河北固安县南。　葛：即葛城，又名西河城，在今河北高阳县西北。　武阳：已见前注⑥。　平舒：地名，在今山西灵丘县北。

⑯秦拔我晋阳，事在十九年。　晋阳：见前“晋定公十四年”段注②。

⑰繁阳：邑名，春秋时属魏。在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攻取繁阳，在孝成王卒前。

⑱悼襄王：公元前244年～前236年在位。

【译文】

十年，燕国进攻昌城，五月攻占了。赵将乐乘、庆舍进攻秦国信梁的军队，打败了他。太子死亡。秦国进攻西周，攻占了它。大夫徒父祺领兵出境防备秦国。十一年，筑元氏城，将上原设置为县。武阳君郑安平死去，收回了他的封地。十二年，邯郸堆放柴草的房舍被烧。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亡。

十五年，把尉文封给相国廉颇称他做信平君。燕王命令丞相栗腹和赵国交好，拿五百镒黄金给赵王祝酒，回到国内，报告燕王说：

"赵国健壮的男子都死在长平，它的遗孤还未长大，可以攻打它。"燕王召来昌国君乐间而询问他。回答说："赵国，是四面受敌的国家，它的民众熟习战争，去攻打是不可以的。"燕王说："我用众多攻打寡少，派二人攻打一人，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燕王说："我就派五人去打一人，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燕王大怒，群臣都认为可以。燕国终于出动两军，战车二千辆，由栗腹率领一军去进攻鄗邑，卿秦率领一军去进攻代地。廉颇任赵将，打败杀死了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

十六年，廉颇包围燕国，封乐乘为武襄君。十七年，代理相国大将武襄君进攻燕国，包围它的国都。十八年，延陵钧率领军队跟从相国信平君帮助魏国攻打燕国。秦国攻占我国榆次地区三十七座城邑。十九年，赵国和燕国交换领土：把龙兑、汾门、临乐给燕国；燕国把葛城、武阳、平舒给赵国。

二十年，秦王嬴政刚刚继位，秦国攻占我国的晋阳。

二十一年，孝成王去世。廉颇领兵，进攻繁阳，夺取了它。派乐乘去替代他，廉颇攻击乐乘，乐乘逃跑，廉颇逃亡进入魏国。儿子偃继位，这就是悼襄王。

【原文】

悼襄王元年，大备魏①。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②。

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③。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④。泄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⑤。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⑥。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⑦。春平君者言行信于王，王必厚割赵而赎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韩皋⑧。

三年，庞煖将，攻燕，禽其将剧辛⑨。四年，庞煖将赵、

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移攻齐，取饶安[10]。五年，傅抵将，居平邑；庆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11]。六年，封长安君以饶[12]。魏与赵邺[13]。

九年，赵攻燕，取貍阳城[14]。兵未罢，秦攻邺，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缪王迁立[15]。

幽缪王迁元年，城柏人[16]。二年，秦攻武城，扈辄率师救之，军败，死焉[17]。

三年，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却之[18]。封牧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却之[19]。

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20]。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21]。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22]。"

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李牧诛，司马尚免，赵忽及齐将颜聚代之[23]。赵忽军破，颜聚亡去。以王迁降。

八年十月，邯郸为秦。

【注释】

①大备：举行隆重的礼仪。

②平邑：邑名，在今河南南乐县东北。　中牟：即中牟县，在今河南鹤壁市西。《史记正义》按：牟山之侧，时二邑皆属魏，欲渡黄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

③李牧：战国名将，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武遂：燕邑名，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　方城：燕邑名，在今河北固安县南。

④春平君：赵悼襄王的太子。《战国策》作"春平侯"。

⑤泄钧：人名，秦臣。　文信侯：即吕不韦。　郎中：官名，为国君的近侍。

⑥绝赵：断绝赵国的继嗣。

⑦平都：《战国策》作“平都侯”，赵大臣。平都，今地不详。

⑧韩皋：今地不详。

⑨剧辛：战国时将领，原居赵，后赴燕。是年战败被杀。

⑩赵、楚、魏、燕：五国攻秦，此失书韩。 蕞(zuì)：秦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县北。 饶安：齐邑名，在今河北盂村回族自治县南。

⑪傅抵：人名，赵将。 东阳：地名，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北。 河外：此指黄河南岸，今河南南乐、濮阳、范县之间的地带。 河梁：桥。

⑫饶：邑名，即饶阳，在今河北饶阳县东。

⑬鄴：邑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⑭貍阳城：《史记正义》以为燕无貍阳，当作“渔阳”。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史记志疑》以为《正义》甚谬，依《战国策》，貍与阳城乃二地名，燕取之于齐，今又为赵所取也。阳城，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貍，在阳城附近；一说在河北任丘市东北。 按：似当从《战国策》。

⑮幽缪王：公元前235年～前222年在位。幽缪，后人追谥。

⑯柏人：见前“晋定公二十一年”注⑤。

⑰武城：赵邑名，又名“东武城”，在今河北故城县西南。时秦所攻，除武阳外，还有“平阳”。平阳，邑名，在今河北磁县东南。 扈辄：人名，赵将。

⑱赤丽：今地不详。 宜安：邑名，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南。 肥：春秋时为肥子国，白狄的一支。亦即“肥累”，邑名，在今河北藁城县西。

⑲番(pó)吾：亦作“播吾”，县名，在今河北平山县东南。

⑳乐徐：地名，在今河北涞源县东南。徐，徐广曰，一作“除”。 平阴：邑名，在今山西阳高县东南。 坼(chè)：裂开。

㉑号(háo)：大声哭。

㉒毛：本指地面上长的草木。此指田中的禾苗。

㉓李牧诛，司马尚免：赵王宠臣郭开受金为秦反间，使赵王诛李牧，废司马尚。 赵忽：人名，赵将。

【译文】

悼襄王元年，举行盛大礼仪交好魏国。想开通平邑到中牟之间的道路，没有成功。

二年，李牧领兵，进攻燕国，拔占了武遂、方城。秦国召去春平君，因此把他扣留下来。泄钧替他对文信侯吕不韦说：“春平君，赵王特别喜爱他但郎中们妒忌他，所以共同谋划说‘春平君进入秦国，秦国一定会扣留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共同谋划把他送到秦国来了。如今您扣留他，这是断绝了赵国的继嗣也正好中了郎中们的计策。您不如把春平君遣送回国而留下平都侯。春平君的言论行动赵王都相信他，赵王必割出很多的土地来赎取平都侯。”文信侯说：“好。”因而遣送他回国了。修筑韩皋城。

三年，庞煖领兵，进攻燕国，擒获燕将剧辛。四年，庞煖率领赵、楚、魏、燕、韩五国的精锐之师进攻秦国的蕞地，没有攻拔；移师进攻齐国，夺取了饶安。五年，傅抵领兵，驻扎在平邑；庆舍率领东阳及河外的军队，守卫黄河的桥梁。六年，把饶阳封给长安君。魏国把邺邑给予赵国。

九年，赵国进攻燕国，夺取了貍地和阳城。还没来得及罢兵，秦国进攻邺邑，拔占了它。悼襄王去世，儿子幽穆王迁继位。

幽穆王迁元年，修筑柏人城。二年，秦国进攻武城，扈辄率领军队去援救，军队失败，扈辄战死。

三年，秦国进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军在肥累城下和它交战，打退了它。把李牧封为武安君。四年，秦国进攻番吾，李牧和它交战，打退了秦军。

五年，代地发生大地震，从乐徐往西，北边到达平阴，楼台、房屋、墙垣多半被破坏，地面裂开东西长有一百三十步。六年，大饥荒，百姓中传出民谣说：“赵国人大哭，秦国人大笑。如果不相信，请看田地是不是长苗。”

七年，秦人进攻赵国，赵国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领兵，迎击它。李牧被诛杀，司马尚被废免，赵忽和齐将颜聚来替代他们。赵忽军队被打败，颜聚逃走了。因此赵王迁投降。

八年十月，邯郸归属秦国。

【原文】

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①。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②。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③。"岂不谬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④。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⑤。

【注释】

①冯王孙：人名，汉武帝时代的博闻之士。 倡：歌舞人。《集解》徐广曰："《列女传》曰邯郸之倡。" 嬖(bì)：宠爱。

②適：通"嫡"。

③无行：没有好的品行。

④亡：逃亡。

⑤破嘉：《燕世家》亦载，燕王喜"二十七(公元前228年)，秦虏赵王迁，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故此，史以公元前222年为赵灭之年。

【译文】

太史公说：我听冯王孙说过："赵王迁，他母亲原是歌舞艺人，受到悼襄王宠爱。悼襄王废除嫡子嘉而让迁继位。迁素来没有好的品行，听信谗言，所以诛杀了他的良将李牧，而任用郭开。"难道这不是很荒谬吗！秦国已经俘虏了迁，赵国逃亡出国都的大夫们共同扶立嘉做王。在代地称王六年，秦国进兵攻破了嘉，就完全灭亡了赵国而把它设置为郡。

史记全译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题解】

叙魏之封，言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而辛廖占之以为吉，曰："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依《易大传》，"屯"(䷂)下"震"上"坎"，表示"宜'建侯'而(能)不宁"，是说天下无序，百姓不宁时，唯有建立侯国定万邦，才能安天下百姓之所不宁。"比"(䷇)下"坤"上"坎"，表示"建万国，亲诸侯"即分封建国亲比诸侯，从而就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屯"卦的初九变为初六即为"比"卦，正好说明魏之受封，将来有大发展而能亲比诸侯，当然是吉利的。这是古人以对字义的附会企图对历史变化作出解释的文化思想，有其积极的意义。

叙文侯受经子夏，师田子方，客段干木，任吴起、西门豹、乐羊、李克，相魏成子，用翟璜，或以仁贤为称而得誉于诸侯，这是魏国最盛之时。其经武侯而入于梁惠王，与齐战而败于桂陵、马陵，国势日衰，且录孟子之语言"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为利"，及见其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巨大转变。文录魏公子无忌之谓安僖王论亲秦伐韩之弊，以识秦"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发展之大势，正与论赞之言"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的评述，在指导思想上保持了前后的一致。

【原文】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①。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②。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

国，或在夷狄[3]。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4]。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5]。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6]。万，满数也；魏，大名也[7]。以是始赏，天开之矣[8]。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9]。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10]。"初，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11]。辛廖占之，曰："吉[12]。'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13]。"

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14]。生武子[15]。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16]。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17]。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

魏绛事晋悼公。悼公三年，会诸侯[18]。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僇辱杨干[19]。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辱吾弟！"将诛魏绛。或说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20]。"赐之乐，三让，然后受之。徙治安邑[21]。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献子[22]。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强，公室卑[23]。

【注释】

①毕公高与周同姓：即为姬姓。《周本纪》叙文王十子，无毕公。《史记索隐》云，《左传》富辰说文王之子十六国有毕、原、丰、郇，言毕公是文王之子。此云与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说。马融亦云毕、毛，文王庶子。

②毕：国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③中国：指中原地区。 夷狄：指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

④苗裔：后代子孙。

⑤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 赵夙：人名，赵之先祖。 御：车的驭手。 右：车右。负责保卫的武士，亦起平衡车辆的作用。 霍：国名，在今山西霍县西南。 耿：国名，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 魏：国名，在今山西芮城县北。

⑥卜偃：人名，即郭偃。晋国掌管占卜的大夫。

⑦满数：数从一到万为满，故万为满数。 魏：比喻"巍"，高大。

⑧开：启。服虔曰："以魏赏毕万，是为天开其福。"

⑨兆：亿万。

⑩命：名，起名。 有众：拥有众多的人民。杜预曰："以魏从万，有众多之象。"

⑪"屯"之"比"：见《解题》。

⑫辛廖：人名，晋大夫。

⑬屯固比入：杜预曰："屯，险难也，所以为坚固。比，亲密，所以得入。"按：险难，指草木萌生之艰难，成长后则坚实牢固。亲密，亦有顺从、依附之义。 蕃昌：繁衍昌盛。

⑭世：后代。 弥：更，益。

⑮武子：名犨(chōu)，谥武子。依《世本》毕万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则武子为毕万之孙。

⑯诸子：庶子。

⑰反：通"返"。 袭：继承。

⑱悼公三年：即公元前570年。时悼公在鸡泽（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会诸侯。

⑲乱行(háng)：扰乱军行。诸侯会盟时有军队跟随。杨干随晋军驻在鸡泽附近之曲梁，时魏绛为主管军法的中军司马。 杨干乱行：《左传》言"魏绛戮其仆"，仆即驾车人，杀杨干的驾车人，等于侮辱了杨干，故悼公怒。 僇(lù)辱：侮辱。僇，辱。

⑳九合诸侯：参见《晋世家》注。

㉑安邑：邑名，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㉒魏献子：《世本》，名荼。荼，古"舒"字。杜《注》名舒。

㉓六卿：晋六卿即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六大家族。

【译文】

魏的祖先，是毕公高的后代。毕公高与周族是同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而后把高封在毕地，这时开始姓毕。这以后断绝了封爵，成了平民，族人有的在中原地区，有的在夷狄地区。它的后代子孙有个叫毕万的，事奉晋献公。

晋献公十六年，赵夙担任驭手，毕万做了车右，去讨伐霍、耿、魏三个小国，灭掉了他们。把耿邑封给赵夙，把魏邑封给毕万，二人都成了大夫。卜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会强大。万是个满数；魏是个大名号。用这样的名号开始奖赏，是上天开启了它的福源。天子管属的叫兆民，诸侯管属的叫万民。如今命个这么大的名，象征着依从满数，它将来必定拥有众多的人民。"当初，毕万对事奉晋国进行了占卜，得到的是从"屯卦"变而为"比卦"。辛廖占卜后说："吉利。屯象征着草木坚实牢固，比象征亲密能够进入，有什么吉利比这还大？它必定会繁衍昌盛。"

毕万受封以后的十一年，晋献公去世，四个儿子争着更替继位，晋国政治混乱。毕万的后代更加壮大，依从它的封地称为魏氏。生了武子。魏武子用魏氏庶子的身分事奉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二十一年，武子跟从重耳出国流亡。经过十九年返回晋国，重耳继位做晋文公，而让魏武子做为魏氏的后代继承封爵，置于大夫行列，他的治所设在魏邑。他生了悼子。

魏悼子把治所迁徙到霍邑。他生了魏绛。

魏绛事奉晋悼公。悼公三年，会盟诸侯。悼公的弟弟扰乱了随军的行列，魏绛侮辱了杨干。悼公发怒说："会合诸侯把它当作荣耀，如今竟侮辱我的弟弟！"将要诛杀魏绛。有人劝说悼公，悼公停止了。终于任用魏绛当政，派他去同戎、狄修好，戎、狄就亲近归服

晋国。悼公十一年，说："自从我任用魏绛，八年中间，多次会盟诸侯，和戎、狄也和睦，都是您的功劳。"赐给他音乐，三次推让，然后才接受。把治所迁徙到安邑。魏绛去世，谥号叫昭子。生了魏嬴。魏嬴生了魏献子。

献子事奉晋昭公。昭公去世后六卿强大，国君的公室卑弱。

【原文】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1]。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2]。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3]。

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4]。后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而与韩、魏共攻范、中行氏[5]。

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分其地[6]。

桓子之孙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7]。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城少梁[8]。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9]。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10]。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11]。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12]。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奈何其同之哉[13]！"子击不怿而去[14]。西攻秦，至郑而还，

筑雒阴、合阳[15]。

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16]。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17]。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䓣[18]。

【注释】

①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 韩宣子：韩起，谥宣子。 老：当为“卒”。《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秋，晋韩宣子卒”。老，告老，退休。

②宗室：公族的分支。二氏为公族大夫。 祁氏：祁盈，祁午子。 羊舌氏：杨食我，叔向子。叔向食邑于杨。亦作“羊舌食我”。 恶(wū)：诽谤。取其惧：详《赵世家》“赵简子在位”段注③。

③赵简子：赵鞅。 中行文子：荀寅。 范献子：范吉射。

④其后十四岁：即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 相：杜预“相会仪也”，即掌会盟时的礼仪，属“行人”之职。凡“相”，非卿不出，此乃孔子为卿之证(全祖望《经史答问》)。

⑤晋阳之乱：详《赵世家》。晋阳，战国初之赵都，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⑥魏桓子：名驹。 韩康子：名虎。 赵襄子：名无恤。 知伯：即智伯，智瑶。本姓荀，亦名荀瑶。封地智城，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北。

⑦文侯都：《世本》名斯。 魏文侯元年：《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战国纪年表》为公元前445年，为秦厉共公之三十二年。 秦灵公之元年：公元前424年。秦厉共公三十四年之后，中经躁公十四年，怀公四年始至灵公。与此处异，依《纪年表》即为魏文侯之二十二年，非元年。是年，为韩武子(名启章)元年，赵桓子(名嘉)元年(只一年，其二年即为赵献侯元年)，周威烈王(文缺“烈”字)二年，故下文言“同时”。

⑧六年：指公元前419年。 少梁：魏邑名，在今陕西韩城市西南。

⑨子击：魏文侯之太子。以后的武侯。 繁庞：邑名，在今陕西韩城市东南。 出：迁走。

⑩临晋：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 元里：邑名，在今陕西澄县南。

⑪傅：辅佐。

⑫朝歌：邑名，在今河南淇县。 谒：进见。

⑬蹝(xǐ)：鞋。

⑭怿(yì)：高兴。

⑮郑：邑名，在今陕西华县。 雒阴：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水南岸。合阳：邑名，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黄河西岸。

⑯二十二年：指公元前403年。是年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被周威王正式命为诸侯。

⑰阳狐：地名。一说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一说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括地志》)。

⑱子䓨：以后的惠王。

【译文】

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告老，魏献子主持国家政事。晋的宗室祁氏和羊舌氏互相诽谤，六卿将他们诛杀了，全部夺取了他们十个县的封邑，六卿各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十县的大夫。献子同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一起成了晋国的卿。

这以后的十四年孔子做了鲁国的傧相。以后四年，赵简子因为晋阳变乱的缘故，和韩氏、魏氏共同进攻了范氏、中行氏。

魏献子生了魏侈。魏侈和赵鞅一起进攻范氏、中行氏。

魏侈的孙子叫魏桓子，和韩康子、赵襄子共同攻打并灭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封地。

桓子的孙子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就是秦灵公的元年。魏文侯和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烈王处在同一时期中。

六年，修筑少梁城。十三年，派子击包围繁庞城，迁出其中原来的居民。十六年，攻打秦国，修筑临晋、元里两座城。

十七年，攻打中山国，派子击守卫它，由赵仓唐辅佐。子击在朝歌遇见了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引领坐车回避，下车进见。田子方不给回礼。子击因而就问田子方说："是富贵的人对人傲慢呢？或是贫贱的人对人傲慢呢？"田子方说："也就是贫贱的人对人傲慢罢了。大凡诸侯要是对人傲慢就会失去自己的封国，大夫要是对人傲

慢就会失去自己的家。贫贱的人,如果行为不相投合,意见不被采纳,就离开这里到楚国、越国去,就像脱掉自己的鞋子一样容易,怎么可以和富贵的人相等同呢?"子击不高兴地离开走了。向西去进攻秦国,到达郑邑就回来了,修筑雒阴、合阳城。

二十二年,魏国、赵国、韩国被置于诸侯的行列之中。

二十四年,秦国攻打我国,到了阳狐。

二十五年,子击生了子罃。

【原文】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①。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②。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③。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④?"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⑤。"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⑥!"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⑦。"

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⑧。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⑨?"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⑩?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⑪。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⑫。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⑬。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⑭。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

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15]？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16]。此三人者，君皆师之[17]。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18]？"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19]。"

【注释】

①子夏：卜商，字子夏，故下文称"卜子夏"。　经艺：讲授经学。经，六经，亦称"六艺"。　客：以客礼相待。　段干木：子夏学生。段干，姓。木，名。魏国人。　闾：里巷的大门，也代称里巷。　轼(shì)：车前横木。人在车上握轼低头，是表示对人的尊敬。皇甫谧《高士传》载，文侯以客礼待木，出过其闾而轼。其仆曰："君何轼？"曰："段干木贤者也，不趣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吾安得勿轼！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史记正义》引)。

②西门豹：战国时有名的地方长官。《河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守邺：担任邺守。守，地方长官。邺(yè)，都邑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河内：地区名，在古黄河的西北岸。

③李克：战国初政治家，子夏弟子。《平准书》："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货殖列传》："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一以为此李克乃李悝，"克"、"悝"声近通用。

④成：魏文侯弟，即下文"魏成子"。　璜：下文之"翟璜"，时为上卿。

⑤阙门：代指朝廷。阙，宫殿前面左右各一的高台建筑物。　当：承担。

⑥居：平居，平常时候。　亲：亲近，交往。　达：显达，显贵。　举：举荐，推荐。　五者：这是李克提出的五条取相标准。

⑦就舍：回府。舍，府第。

⑧趋：快步。 过：造访。

⑨卜：决定，选择。

⑩作色：脸上变色。 负：差，弱。

⑪西河之守：指吴起。 进：推荐。

⑫忧：指忧虑赵国进攻。

⑬乐羊：魏国将军。

⑭魏文侯灭中山后，封太子击为中山君，任用李克为中山相。

⑮比周：结党营私。比，勾结。周，亲附。

⑯千钟：指俸禄丰厚。钟，古容量单位，十釜为一钟，一釜为六斗四升。

⑰君皆师之：《史记志疑》以为"当依《韩诗外传》作'君皆师友之'，此盖缺'友'字。"

⑱恶(wū)：怎么。

⑲逡(qūn)巡：迟疑徘徊。 鄙人：浅薄之人，自谦之词。 卒：终身。

【译文】

文侯接受子夏讲授经学，用客礼对待段干木，经过他的里门，没有哪一次不是握着车前横木弯腰低头表示敬重的。秦国曾经想攻打魏国，有人说："魏君礼待贤人，国中的人称赞他仁道，全国上下和睦亲合，不可以去图谋它。"文侯因此在诸侯中间享有声誉。

任用西门豹做邺地的长官，河内地区治理得非常好。

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教导我说'家中贫穷就想有个贤良的妻子，国家混乱就想有个贤良的辅相。'如今要设置国相不是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谋划尊贵人的事，疏远的人不谋划亲近人的事。我处在宫廷之外，不敢承当这个使命。"文侯说："先生面临此事不要推让。"李克说："这是您没有考察的缘故。平常看他亲近哪些人，富贵时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达时看他举荐哪些人，窘迫时看他哪些事不去做，贫苦时看他哪些不去取，从这五方面就足以确定人选了，哪里还需等

待我说呢！”文侯说：“先生回府去吧，我的国相已经确定了。”

李克快步出宫门，到翟璜家去拜访。翟璜说：“今日听说国君召唤先生去选择相国，究竟选定谁来做啦？”李克说：“魏成子做国相了。”翟璜气愤地变脸说：“就凭耳目所见所闻，我哪一点弱于魏成子？西河的守将，是我推荐的。国君内心担忧邺地被赵国侵害，我推荐了西门豹。国君设谋想攻打中山国，我推荐了将军乐羊。中山国攻下来了，派不出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国君的儿子缺乏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我凭什么比魏成子要弱！”李克说：“您把我推荐给您的国君，难道是要结党营私来求得高官吗？国君问设置国相‘不是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克回答说：‘您是不考察的缘故。平常看他亲近哪些人，富贵时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达时看他举荐哪些人，窘迫时看他哪些事不去做，贫苦时看他哪些不去取，从这五方面就足以确定人选了，哪里还需等待我说呢！’因此知道魏成子要做国相了。而且您怎么能和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得到了千钟的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面，只有十分之一用在家里，所以在东方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把他们当作师友。您所推荐的五个人，国君都把他们作为臣子。您怎么能够和魏成子相比呢？”翟璜迟疑徘徊再次拜揖说：“我翟璜，是个浅薄的人，失于问对，甘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原文】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①。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②。败秦于注③。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④。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⑤。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⑥。是岁，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⑦。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8]。二年，城安邑、王垣[9]。七年，伐齐，至桑丘[10]。九年，翟败我于浍[11]。使吴起伐齐，至灵丘[12]。齐威王初立。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13]。

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14]。十五年，败赵北蔺[15]。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16]。武侯卒，子罃立，是为惠王[17]。

【注释】

①虢(guó)山：山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一段黄河东岸。 壅：堵塞。

②酸枣：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③注：地名，在今河南汝州市西，亦称“注人”。

④襄陵：地名，在今河南睢县。

⑤阴晋：邑名，在今陕西华阴县东。秦后更名曰“宁秦”。

⑥武下：武城之下。武城，在今陕西华县东。 识：秦将名。

⑦文侯卒：魏文侯卒于公元前396年。 武侯：公元前395年～前370年在位。

⑧赵敬侯于公元前386年继位，时为魏武侯之十年。 公子朔：当为“公子朝”。“朔”为赵氏远祖。

⑨王垣：即垣县，因其境有王屋山而名“王垣”。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

⑩桑丘：原为燕邑，后属齐。魏救燕伐齐，故至此。在今河北保定市北。

⑪浍(kuài)：水名，源于山西翼城县东北，经曲沃县、侯马市于新绛南流入汾水。

⑫吴起：战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详《孙子吴起列传》。 灵丘：邑名，在今山西灵丘县。《史记正义》灵丘，蔚州县也。时属齐，故三晋伐之也。《史记会注考证》以为在今山东高唐县。

⑬三家分晋在公元前376年，当为魏武侯二十年。

⑭县：《秦本纪》作“城”，是。 栎(yuè)阳：秦邑名，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南。

⑮北蔺：赵邑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

⑯鲁阳：楚地名，在今河南鲁山县。

⑰惠王：公元前369年～前319年在位。

【译文】

二十六年，虢山崩塌，堵塞了黄河。

三十二年，攻打郑国。修筑酸枣城。在注人打败秦国。三十五年，齐国攻打并夺取了我国的襄陵。三十六年，秦国侵犯我国的阴晋。

三十八年，攻打秦国，在武城之下打败我国，俘获秦国将领识。这一年，文侯去世，儿子魏击继位，这就是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刚刚继位，公子朝发动叛乱，没有取胜，逃奔到魏国，同魏国一起袭击邯郸，魏军失败后撤离。二年，修筑安邑城、王垣城。七年，攻打齐国，到了桑丘。九年，狄族在浍水打败我国。派吴起攻打齐国，到了灵丘。齐威王刚刚继位。

十一年，和韩国、赵国三分晋国的土地，灭亡了它的后代。

十三年，秦献公修筑栎阳城。十五年，在北蔺打败赵国。

十六年，攻打楚国，夺取了鲁阳。武侯去世，儿子魏䓨继位，这就是惠王。

【原文】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䓨与公中缓争为太子[1]。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䓨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䓨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2]。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3]。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

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4]。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于，其国可破也[5]"。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6]。三年，齐败我观[7]。五年，与韩会宅阳[8]。城武堵[9]。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10]。九年，伐败韩于浍。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赵皮牢[11]。彗星见[12]。十二年，星昼坠，有声。十四年，与赵会鄗[13]。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14]。十六年，与秦孝公会(社)〔杜〕平[15]。侵宋黄池，宋复取之[16]。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17]。

【注释】

①公中缓：魏武侯子。中，通"仲"。

②公孙颀(qí)：人名。 韩懿侯：韩国国君，哀侯之子。 王错：魏大夫，后奔韩。 挟(xié)：挟制，控制。 上党：地区名，在今山西东南部。 固：本来。

③说：通"悦"。 浊泽：魏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市东南。

④少卒：少部分军队。

⑤適：通"嫡"。

⑥马陵：邑名，春秋属卫，在今河北大名县东。 怀：魏邑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⑦观：亦名"观泽"，邑名，在今河南清丰县南。

⑧宅阳：亦名"北宅"，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⑨武堵：《六国年表》作“武都”。今地不详。

⑩仪台：邑名，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南。

⑪皮牢：邑名，在今山东冀城县东。

⑫见：通“现”。

⑬鄗(hào)：赵邑名，在今河北高邑县东。

⑭鲁：鲁共公。 卫：卫成侯。 宋：宋剔成。 郑：即“韩”。韩灭郑，徙都新郑，故“韩”亦称“郑”。

⑮杜平：邑名，在今陕西澄县东。

⑯黄池：邑名，以今河南封丘县南。

⑰田忌：齐将。 孙膑：战国著名军事家，详《孙子吴起列传》。 桂陵：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北。

【译文】

惠王元年。当初，武侯去世的时候，子䓨和公中缓争着当太子。公孙颀从宋国进入赵国，从赵国进入韩国，对韩懿侯说：“魏䓨和公中缓争当太子，您也听说了吧？如今魏䓨得到了王错的辅佐，控制了上党地区，本来已经有半个国家了。借着这个机会除掉他，攻破魏国是必定的了，不可失掉时机。”懿侯高兴，就和赵成侯合并军队来攻打魏国，在浊泽开战，魏国大败，魏君被包围。赵国对韩国说：“除掉魏君，扶立公中缓，割了土地就撤退，我们将会获利。”韩国说：“不可以。杀了魏君，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残暴；割了土地后撤退，人家一定会说我们贪婪。不如把它分成两部分。魏国分成了两部分，不比宋国、卫国强大，就最终使我们没有了魏国的祸患。”赵国不听从。韩国不高兴，率领它的这部分军队夜间离去。惠王之所以自身不死，国家不分割成两部分，是由于韩赵二家谋划时不和睦形成的。如果依从任何一家的谋算，那么魏国一定被分割了。所以说“国君去世没有嫡子继承，这个国家可以将它攻破”。

二年，魏国在马陵打败了韩国，在怀地打败了赵国。三年，齐国在观泽打败了我国。五年，和韩国在宅阳相会。修筑武堵城。被秦

国打败。六年，攻打并夺取了宋国的仪台。九年，在浍水岸边打败了韩国。和秦国在少梁开战，俘虏了我国将领公孙痤，夺取了庞邑。秦献公去世，儿子孝公继位。

十年，攻打并夺取了赵国皮牢。彗星出现。十二年，有星在白天坠落，发出了声响。十四年，和赵国在鄗地相会。十五年，鲁、卫、宋、郑各国国君前来朝见。十六年，和秦孝公在杜平相会，侵占了宋国的黄池，宋国重新夺取了。

十七年，和秦国在元里开战，秦国夺取了我国的少梁。包围了赵都邯郸，十八年，拔占了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国派将军田忌、孙膑援救赵国，在桂陵打败魏国。

【原文】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①]。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二十一年，与秦会彤[②]。赵成侯卒。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中山君相魏[③]。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④]。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⑤]。"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愿效之[⑥]。"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⑦]。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⑧]。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⑨]。"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⑩]。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

卬而袭夺其军，破之[11]。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12]。以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13]。

【注释】

①塞(sài)：此为修建关塞。 固阳：魏邑名，在今陕西神木县南。《史记正义》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

②彤：秦邑名，在今陕西华县西南。

③中山君：《史记索隐》按：魏文侯灭中山，其弟守之，后寻复国，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后又为赵所灭。 相魏：任魏国相。

④齐击魏及下文虏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事，详《孙子吴起列传》。《传》言"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与此异。又，时为公元前340年，齐威王三十七年，非"宣王"；依《中国历史纪年表》齐威王死于公元前320年，即魏惠王之后元十五年，非上文之"二十八年"。孙子，指孙膑。

⑤外黄：宋邑名，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 徐子：人名。

⑥效：呈献，进献。

⑦莒(jǔ)：齐邑名，在今山东莒县。 益：超过。

⑧啜(chuò)汁：吃残汤剩饭。此处比喻借机取利。

⑨北：败北，败逃。

⑩马陵：地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北。

⑪商君：商鞅。破魏公子卬军事，详见《商君列传》。

⑫数(shuò)：屡次。 治：此指国都所在地。 大梁：魏都，在今河南开封市。

⑬齐宣王：依《中国历史纪年表》当为"齐威王"。 平阿：齐邑名，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南。

【译文】

十九年，诸侯国包围我国的襄陵。修筑长城，建造了固阳关塞。

二十年，归还给赵国邯郸，与赵国在漳水旁会盟。二十一年，和秦国在彤地相会。赵成侯去世。二十八年，齐威王去世。中山国国君担任魏相。

三十年，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告急。齐宣王采纳孙膑的计谋，援救赵国进击魏国。魏国就大肆兴兵，派庞涓率领，而让太子申任上将军。路过外黄，外黄人徐子对太子说："我有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说："可以讲给我听吗？"这位客人说："本来就希望进献给您。"接着说："太子自己统兵攻打齐国，取得大胜并占领莒地，就是富也不过拥有魏国，贵也不会超过做魏王。假若战事不能取胜齐国，就会万世子孙也不能得到魏国了。这就是我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说："好吧！我一定依从您的话返回国去。"客人说："太子虽然想回国，不能够了。那些劝说太子开战进攻，想从中借机取利的人是很多的。太子虽然想返回国去，恐怕不能够了。"太子因此想返回国去，他的驾车人说："领兵出国无缘无故就返回和败逃是一样的。"太子果然和齐国人开战，在马陵失败了。齐国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杀死了将军庞涓，军队就被打得大败。

三十一年，秦国、齐国、赵国一起来攻打我国，秦国将领商君欺诈我国的将军公子卬并突袭夺取了他的军队，打败了魏军。秦国任用商君，东边的土地扩展到了黄河，而齐国、赵国屡次打败我国，安邑接近秦国，于是把国都迁徙到大梁。立公子赫做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去世，商君从秦国逃走来到魏国，魏国愤怒，不接纳他。三十五年，和齐宣王在平阿之南相会。

【原文】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①]。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②]。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

之[3]。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4]？”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5]。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6]。

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7]。追尊父惠王为王。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8]。予秦河西之地[9]。六年，与秦会应[10]。秦取我汾阴、皮氏、焦[11]。魏伐楚，败之陉山[12]。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13]。秦降我蒲阳[14]。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啮桑[15]。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16]。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17]。张仪复归秦。

【注释】

①被：遭受。　军旅：指战争。　币：礼物。

②邹衍：战国阴阳家。详《孟子荀卿列传》。　淳于髡：人名，以滑稽著称。详《孟子荀卿列传》与《滑稽列传》。　孟轲：孟子。战国时儒家的代表。《史记志疑》案：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　梁：即魏。魏国迁都大梁后亦称“梁”。梁惠王即魏惠王。

③不佞：不才。

④叟：对长者的尊称。　辱幸：屈尊光临。

⑤甄(juàn)：通“鄄”。卫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⑥襄王：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在位。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后元”，

即其元年。后元十六年，梁惠王才去世。且其称王，非“追尊”。

⑦徐(shū)州：齐地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⑧龙贾：魏大臣名。 雕阴：魏邑名，在今陕西甘泉县南。 焦：魏邑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曲沃：魏邑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

⑨河西：地区名，南北走向的黄河之西地带。

⑩应：邑名，在今河南鲁山县东。

⑪汾阴：魏邑名，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 皮氏：魏邑名，在今山西河津县。

⑫陉山：楚地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

⑬入：交纳。 上郡：地区名，约在今陕西富县至志丹县一带。

⑭蒲阳：魏邑名，在今山西隰(xí)县。《史记志疑》案：秦取蒲阳而复归之，故魏入上郡为谢也。

⑮啮(niè)桑：地名，在今江苏沛县西南。

⑯平周：魏邑名，在今山西介休县西。

⑰哀王：《中国历史纪年表》魏无哀王。上文襄王在位之年即惠王“后元”之年，则此哀王三年，实为襄王在位之二十三年。

【译文】

惠王多次在战争中遭受失败，所以就用谦恭的礼节和厚重的礼物来招纳贤人。邹衍、淳于髡、孟轲都来到梁国。梁惠王说：“我没有才能，三次在外折兵损将，太子被俘虏，上将军战死，国家因而空虚，这样羞辱了先代君王和宗庙社稷，我感到特别惭愧。先生们不害怕千里之远，屈尊光临敝国朝廷，将采用什么方法能有利我们国家？”孟轲说：“您不可以像这样谈论利。您想获利那么大夫也会想获利，大夫想获利那么平民也会想获利，上上下下争着要获利，国家就危险了。作为人君，只要施行仁义就罢了，何必要讲利呢？”

三十六年，再次和齐王在甄邑相会。这一年，惠王去世，儿子襄王继位。

襄王元年，与诸侯在徐州相会，是为了互相称王。给父亲追加

尊号称做王。

五年，秦国在雕阴打败了我国龙贾统领的四万五千人的军队，包围了我国的焦邑和曲沃。把河西地区割给秦国。六年，和秦国在应地相会。秦国夺取了我国的汾阴、皮氏、焦邑。魏国攻打楚国，在陉山打败了它。七年，魏国把全部的上郡土地交纳给秦国。秦国降服了我国的蒲阳。八年，秦国把焦、曲沃归还给我国。

十二年，楚国在襄陵打败我国。主持朝政诸侯国的官员和秦国国相张仪在啮桑相会。十三年，张仪担任魏相。魏国有个女人变化成了男人。秦国夺取了我国的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去世，儿子哀王继位。张仪重新回到了秦国。

【原文】

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①]。

二年，齐败我观津[②]。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③]。六年，秦(求)〔来〕立公子政为太子[④]。与秦会临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

八年，伐卫，拔列城二[⑤]。卫君患之。如耳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⑥]？"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约斩赵，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也[⑦]。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于秦。与其以秦醳卫，不如以魏醳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⑧]。"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于卫[⑨]。卫故周室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⑩]。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醳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窃料之，先言醳卫者必受卫者多器[⑪]。"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

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13]。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14]。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15]。"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16]。"昭鱼曰："奈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16]。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17]。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18]。以魏之强，而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19]。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十二年，太子朝于秦。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20]。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21]。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22]。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23]。

【注释】

①五国：韩、魏、楚、赵、燕。《史记志疑》以为"攻秦者六国"，故此亦当有齐。

②观津：《史记志疑》以为当作“观泽”，魏邑名，原属赵。观津，在今河北武邑县东。观泽，在今河南清丰县西南。

③樗(chū)里子：秦昭王弟，因居樗里而为号。事详《樗里子甘茂列传》。曲沃：《史记志疑》以为当作“焦”。 犀首：本为魏官名，此指连横家公孙衍。见《张仪列传》之附传。 岸门：魏地名，在今山西河津县南之汾水东岸。

④公子政：魏国公子。

⑤伐卫：翟章伐卫。 列城：邻近的城邑。列，各，诸。

⑥如耳：魏大夫。

⑦羊肠：地名，因太行山上的坂道绕曲如羊肠而得名。在今山西平顺县东南。 阏(yù)与：原韩邑，时属赵，在今山西和顺县。 约斩：准备分割。 从(zōng)主：诸侯合纵之长。

⑧醳(shì)：通“释”，释放，解救。 德：感激。

⑨谒：陈述。

⑩别：分支。

⑪受卫：接受卫国贿赂。

⑫魏章：曾为魏将，后又相秦。

⑬害：惧怕。 薛公：此指齐孟尝君田文，然事实误。魏有田文为武侯相，又有魏文子相襄王，名均偶同于孟尝君。时孟尝方相齐，其奔魏在此后之二十六七年，不得谋为魏相。此误以魏文子为薛子。

⑭昭鱼：昭奚恤。 苏代：苏秦之弟。附《苏秦列传》。

⑮北：北行。

⑯长(zhǎng)主：贤君。

⑰右：看重，偏向。古时尚左。 左：看轻。

⑱太子：即以后的昭王。 非常相：不是长久的丞相。太子继位为君后当让出相位。 务：致力于。 得丞相玺：得到丞相职位。玺，印章。

⑲万乘之国：拥有万辆兵车的诸侯大国。乘，辆。

⑳武王后：魏公室女，秦武王娶为后，武王在位四年死，后无子，故将她送回魏国。

㉑蒲反：即“蒲坂”，魏邑名，在今山西永济县西。 阳晋：当作“晋阳”，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 封陵：《纪年》作“封谷”，《水经》作“风陵”。邑名，

在今山西风陵渡之东。

㉒函谷：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北之门水西岸黄河东岸。

㉓昭王：公元前295年～前277年在位。

【译文】

哀王元年，韩、魏、楚、赵、燕五国共同进攻秦国，没有取胜就撤离了。

二年，齐国在观津打败我国。五年，秦国派樗里子攻打并夺取了我国曲沃，犀首逃跑到岸门。六年，秦国来扶立公子政做太子。和秦国在临晋相会。七年，进攻齐国。和秦国攻打燕国。

八年，攻打卫国，拔取了相邻的两座城。卫君忧虑起来。如耳去见卫君说：“请允许我去让魏国罢兵，免掉成陵君，可以吗？”卫君说：“先生果真能够办到，我请求能世世代代用卫国来事奉先生。”如耳见到成陵君说：“从前魏国攻打赵国，切断了羊肠坂道，拔取了阏与城，准备分割赵国，赵国一分而为二，所以没有被灭亡的原因，是魏国做了诸侯的合纵主宰。如今卫国已经迫近灭亡，将会向西去请求事奉秦国。与其让秦国去解救卫国，不如让魏国来解救卫国。卫国感激魏国必定会最终没有穷尽的时候。”成陵君说：“好。”如耳去会见魏王说：“我有关于卫国的事向您陈述。卫国是过去周王室的一个分支，它虽称是小国，但有很多宝器。如今迫于祸患但宝器还没有交出的原因，是心里认为进攻卫国和解救卫国都不是由您王来做主，所以宝器即使是交出也一定不会献纳给您王的。我私下猜测，先提出解救卫国的人一定会是接受了卫国贿赂的那个。”如耳出去，成陵君进来，在会见魏王时说出了他的意见。魏王听了他的言辞，就撤掉了他领的兵，免掉了成陵君，终身不再见他。

九年，和秦王在临晋相会。张仪、魏章都回到了魏国。魏相田需死了，楚国惧怕张仪、犀首或是薛公做魏相。楚相昭鱼对苏代说：“田需死了，我恐怕张仪、犀首、薛公中有一人要做魏相了。”苏代

说："然而想要谁做相对您才便利呢？"昭鱼说："我想让太子自任丞相。"苏代说："请求替您往北一趟，必定让太子做丞相。"昭鱼说："有什么办法？"回答说："您姑且做为梁王，代请求向您游说。"昭鱼说："怎么游说？"回答说："我苏代从楚国来，昭鱼特别担忧，说：'田需死了，我恐怕张仪、犀首、薛公中有一人来担任魏相。'苏代说：'梁王，是贤明的君主，必定不会让张仪做丞相。张仪做丞相，必定褊袒秦国而看轻魏国。犀首做丞相，必定褊袒韩国而看轻魏国。薛公做丞相，必定褊袒齐国而看轻魏国。梁王，是贤明的君主，一定会知道这对魏国不利，'魏王说：'那么我该让谁来做丞相？'苏代说：'不如太子自己来做丞相。太子自己做丞相，这样三个人都认为太子不会长久做丞相，都将会致力于让他们的国家来事奉魏国，因为是想要得到丞相的职位。依仗魏国的强大，又有三个万乘战车的大国来辅助，魏国必定是安全了。所以说不如太子自己来做丞相。'"就往北会见梁王，用这样的言论向他禀告。太子果然做了魏相。

十年，张仪死去。十一年，和秦武王在应地相会。十二年，太子去朝拜秦国。秦国来攻打我国皮氏，没有拔占就解围离去。十四年，秦国打秦武王王后送回魏国。十六年，秦国攻拔我国的蒲坂、阳晋、封陵。十七年，和秦国在临晋相会。秦国把蒲坂还给魏国。十八年，和秦国攻打楚国。二十一年，和齐国、韩国共同在函谷关打败秦军。

二十三年，秦国重新归还给我国河外和封陵以讲和。哀王去世，儿子昭王继位。

【原文】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①]。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②]。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③]。芒卯以诈重[④]。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

称王归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5]。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6]。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湣王出亡[7]。燕独入临菑[8]。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9]。兵到大梁，去[10]。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陈[11]。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12]。

【注释】

①襄城：魏邑名，在今河南襄城县。

②伊阙：关塞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 二十四万：合韩、魏之军言之，非仅指魏。

③河东：自北而南流向的黄河以东，即今山西境内的地区。

④诈：智诈。 重：见重。

⑤新垣：魏邑名，地近曲阳。 曲阳：魏邑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

⑥温：魏邑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⑦济西：济水以西。

⑧临菑：齐都名，故城在今山东临菑城北。

⑨安城：魏地名，在今河南汝南县附近。

⑩去：《史记集解》徐广曰："十四年大水。"秦军盖因水灾而撤离。

⑪郢：此指鄢郢，在今湖北宜城县南。 陈：楚邑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⑫安釐王：名圉，公元前276年～前243年在位。

【译文】

昭王元年，秦国攻拔我国的襄城。二年，和秦国开战，我国不利。三年，佐助韩国进攻秦国，秦将白起在伊阙打败我方军队二十四万人。六年，把黄河东岸纵横四百里的土地给予秦国。芒卯因为智诈在魏国被看重。七年，秦国攻拔我大小城邑六十一座。八年，

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一个多月以后，都恢复称王放弃称帝号。九年，秦国攻拔了我国的新垣、曲阳二城。

十年，齐国灭掉宋国，宋国国王死在我国温县。十二年，和秦、赵、韩、燕四国一同攻打齐国，在济水之西把它打败，湣王从国都出走逃亡。燕国单独进入临菑都城。和秦王在西周相会。

十三年，秦国攻拔我国安城。秦兵到了大梁，又离去了。十八年，秦国攻拔了楚国的鄢郢，楚王徙都到陈地。

十九年，昭王去世，儿子安釐王继位。

【原文】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①]。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②]。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③]。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④]。"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⑤]。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

九年，秦拔我怀。十年，秦太子外质于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⑥]。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始孰强？"对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⑦]？"对曰："不如。"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

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冯琴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8]。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湛者三版[9]。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10]。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11]。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车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12]。今秦兵虽强，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13]。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愿王之必勿易也[14]！”于是秦王恐。

【注释】

①南阳：地区名，在今温县以西黄河北岸之河南西北角一带。

②苏代：《战国策·魏策三》作“孙臣”。

③制：控制。　已：止。

④抱薪救火：亦作“负薪救火”。然“抱”，似当作“抛”，抛扔。薪，薪柴。

⑤博：博局戏。一般用骰(tóu)子五枚扔掷。　贵枭(xiāo)：看重刻有枭形的骰子。此种骰子为上采。　食：吃掉对方的棋子。《史记正义》博头有刻为枭鸟形者，掷得枭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则为余行也。

⑥郪丘：一作“廪丘”，又作“邢丘”，魏邑名。在今安徽太和县北宋王城。

⑦魏齐：魏昭王相，魏国诸公子。

⑧中旗：官名。掌琴瑟。《战国策》作“中期”，古字通。　冯：通“凭”，依靠。

⑨湛(chén)：通“沉”。事详《赵世家》。

⑩行水：察观水情。　参乘：陪乘。

⑪平阳：韩邑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汾水西岸。

⑫肘：指用臂肘碰人。　履：指用鞋踩人。

⑬贤：胜过。

⑭易：轻视。

【译文】

安釐王元年，秦国攻拔我国两座城邑。二年，又攻拔了我国两座城邑，驻军在大梁城下，韩国前来援救，给了秦国温县以便讲和。三年，秦国攻拔了我国四座城邑，斩杀首级四万。四年，秦国攻破我国和韩国、赵国，杀死了十五万人，赶跑了我国将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求把南阳地区送给秦国来讲和。苏代对魏王说："想得到印章的是段干子，想得到土地的是秦国。如今您王让想得到土地的控制印章，让想得到印章的控制土地，魏国的土地不给尽就不知道停止。大凡拿土地来事奉秦国，等于抛扔了柴薪去救火，柴薪不烧完，火势不会熄灭。"魏王说："这个讲法是对的，虽然如此，事情已经开始执行，不可以变更了。"回答说："您王唯独看不见玩博局戏之所以看重枭子的缘故，由于有利就可以吃掉对方的子，无利就停下来。如今您王说'事情已经开始施行，不可更改。'这样做您王的运用智谋为什么还不如博戏时的用枭呢?"

九年，秦国攻拔我国怀邑。十年，秦国的太子在国外当人质死在魏国。十一年秦国攻拔了我国的郪丘。

秦昭王对左右侍臣说："现在的韩国、魏国和它开始的时候比哪个时期强大?"回答说："不如开始时期强大。"昭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和孟尝君、芒卯比谁贤能?"回答说："不如孟尝君、芒卯贤能。"昭王说："用孟尝君、芒卯的贤能，率领强大的韩国、魏国军队来进攻秦国，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如今用无能的如耳、魏齐并率领衰弱的韩国、魏国军队来攻打秦国，将会不能把我怎么样也是很明白了。"左右的侍臣都说："非常正确。"中旗官靠着琴瑟回答说："您王对天下的形势估计错了。正当晋国六卿存在的时候，智氏最强大，他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氏、魏氏的兵众在晋阳包围了赵襄子，决开晋水来浸灌晋阳城，高度在三版以上才没有淹没在大水中。智伯视察水情，由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做参乘。智伯说：'我

开始时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如今却是知道了。’汾水可以浸灌安邑，绛水可以浸灌平阳。魏桓子用胳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鞋踩魏桓子，肘脚在车上暗中触接，因而智氏的土地就被瓜分，自身死了国家灭亡，为天下所耻笑。如今秦兵虽然强大，不能超过智氏；韩国、魏国虽然衰弱，但还是要超过当初在晋阳城下的时候。现在正是他们用肘和脚暗中互相触接的时候，希望您王一定不要看得太轻易了！”于是秦王恐惧起来。

【原文】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而秦救不至[①]。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余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②]。唐雎到，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③]。”唐雎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④]。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⑤]。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⑥]。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⑦]。魏氏复定。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⑧]。有如痤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

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9]？"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10]。

【注释】

①冠盖相望：使者的车辆陆续不断。冠，使者所戴的帽子。盖，车盖。相望，后者可以望见前者。

②约：备办。

③丈人：对老者的尊称。　芒然：亦即"芒芒然"，疲乏貌。　已：用法同"矣"。

④无任：无能。

⑤东藩：东方藩属。　冠带：意为服饰制度，此代指法度。　祠春秋：贡奉以承秦的春秋祭祀。　与：《史记索隐》与谓许与为亲而结和也。

⑥合：会集。　赖：依恃。

⑦遽(jù)：马上，立即。

⑧危：屋脊。《史记集解》危，栋上也。　市：交易，交换。

⑨有如：假若。　袭：沿袭，沿用。

⑩信陵君：即魏无忌，战国四公子之一。事详《魏公子列传》。

【译文】

齐国、楚国相互约定来进攻魏国，魏国派出使者去向秦国求救，使者络绎不绝，但是秦国的救兵还是不到。魏国有个叫唐雎的人，年纪九十多岁了，对魏王说："老臣请求往西去游说秦王，让他的救兵先于我走出秦国。"魏王再次拜揖，就备办车辆把唐雎遣送去秦国。唐雎到达，进宫拜秦王。秦王说："老人家那么疲乏从远处来到这里，非常辛苦了！要说魏国派人来求救已经好多次了，我知道了魏国的事情很紧急。"唐雎回答说："大王已经知道魏国紧急但是救兵还没有发出去的原因，我私下认为是谋划的大臣们无能。再说魏国，是一个万乘的国家，然而所以要面向西来事奉秦国，称为东方的藩属，接受秦国的法度，春秋进贡助办秦国的祭祀的原因，

是认为秦国强大足以成为互相成亲而修结和好的国家。如今齐国、楚国的军队已经会集在魏都的郊外了，秦国的救兵却不发出，也就是依恃魏国还不太紧急吧。假如让魏国特别危急，他们都已经分割了土地而且相约合纵，您王还有什么可救的呢？必定等到魏国危急才去救它，这样做失掉一个东方藩属的魏国并强大了两个敌对的齐国、楚国，那么您王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于是秦昭王马上就发兵援救魏国。魏国重新安定。

赵国派人对魏王说：“替我杀了范痤，我请求呈献七十里土地。”魏王说：“可以。”派官吏去拘捕范痤，包围了但还没有斩杀。范痤借机爬上去骑在屋脊上，对使者说：“与其拿死了的范痤去交换，不如拿活着的范痤去交换。假如范痤死了，赵国不给土地，那么国王能有什么办法？所以不如和赵国先确定割让的土地，然后再来杀范痤。”魏王说：“好。”范痤趁机给信陵君上书说：“范痤，是过去魏国被免职的丞相，赵国拿土地交换要杀痤而魏王听从了他，假若强大的秦国也将沿用赵国的办法对待您，那么您将怎么办？”信陵君去向魏王进谏之后把范痤释放了。

【原文】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①。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②。此于亲戚若此，而况于仇雠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③。而王不识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乱，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④]？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邺，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强秦之亲[⑤]，王以为利乎[⑥]？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⑦]。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⑧]。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⑨]。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⑩]。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上蔡〕、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⑪]。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

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⑫]；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⑬]。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诛之久矣[⑭]。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国无害（已）〔乎〕[⑮]？

【注释】

①戾(lì)：残暴。

②太后：宣太后，秦昭王之母，昭王在位之前期掌政，后昭王听从范雎建议而加以废黜，以故忧伤而死。 穰(ráng)侯：魏冉，宣太后异父弟，拥立昭王，任相专权。事详《穰侯列传》。 两弟：指秦昭王的两个同母弟泾阳（在今陕西泾阳县）君嬴中，高陵（在今陕西高陵县）君嬴悝。后均

被逐出关。按：秦昭王采取的实为辟除外戚专政加强王权的措施，于秦后来的发展有利。

③仇雠(chóu)：仇视敌对。

④一女子奉一弱主：指韩桓惠王年幼，由母后代行执政。 奉：承奉，此为辅佐。

⑤郑地：指韩地。郑亡后，原郑地已入韩，故称。 邺：当为"邻"字。《史记索隐》云：《战国策》"邺"作"邻"字为得。

⑥负：依仗。

⑦无事：不生事端。 更事：更发事端。

⑧绝：越过，穿过。 阏与之事：见《赵世家》惠文王之二十九年及其注文。

⑨道：取道。 倍：通"背"。

⑩涉谷：《史记索隐》涉谷是往楚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涉谷是西道，河内是东道。又，《史记会注考证》按：《索隐》"河内"当作"河外"。 冥阸：古隘道名，为楚之险塞。即今河南信阳县西南之平靖关。

⑪河外：地区名，泛指黄河以南地带。 上蔡：楚邑名，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召陵：楚邑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北。

⑫茅：魏邑名，在今河南获嘉县西北。 邢丘：魏邑名，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城：筑城，又，《史记索隐》据《战国策》云邢丘、安城，以为"城"上少"安"字。安城，亦魏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垝(guǐ)津：黄河渡口名，又名"围津"、"白马口"。在今河南浚县南。 共(gōng)：魏邑名，在今河南辉县。 汲：魏邑名，在今河南汲县西。

⑬郑地：《史记集解》徐广曰："成皋、荥阳亦属郑。"按：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荥阳，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垣雍：魏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荧泽：即荥泽，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

⑭出：出访秦国。 过：过失。 恶(wū)：诽谤，中伤。 安陵氏：魏襄王弟封于安陵，因以为氏。安陵，亦作"鄢陵"，在今河南鄢陵县北。

⑮叶阳：时为秦邑，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昆阳：时为秦邑，在今河南叶县。 舞阳：亦作"武阳"，魏邑名，在今河南舞阳县西北。 许：春秋时许国故地，时属魏，在今河南许昌市东。 南国：许在魏国之南，故称。

【译文】

魏王由于有秦国援救的缘故，想亲好秦国而去攻打韩国，以求

得到原属魏国而被韩国掠去的土地。公子无忌对魏王说：

秦国和戎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样的野心，贪婪残暴喜好功利毫无信用，不懂得礼义德行。假若有什么功利可图，会不顾亲戚兄弟，像禽兽一般地去追求，这是天下人所知道的，它不是因为进行了厚重施舍而积累有恩德的。以前的太后是他的母亲，由于他的废黜忧伤致死；穰侯是他舅舅，没有谁的功劳能比穰侯大，却终于被逐出国都；两个弟弟没有罪过，却一再夺掉权力让他们去到封国。这是对于亲戚还能如此，更何况是相互仇视敌对的国家呢？如今您王和秦国共同去攻打韩国并更加亲近秦国，我感到特别疑惑。如果您王不了解这些就是不英明，群臣谁都没有向您奏知就是不忠诚。

如今韩国由一位女人辅佐一个幼弱的君主，内部有大乱，外部又要和强大的秦国、魏国交战，您王认为它不会灭亡吗？韩国灭亡，秦国占有从前郑国范围的土地，就和大梁城邻近了，您王认为安全吗？您王想得到从前属于魏国的土地，如今依仗和强大秦国的交亲，您王认为有利吗？

秦国不是不生事端的国家，韩国灭亡之后必将更发事端，更发事端必定去做容易和有利的事，要做容易和有利的事必定不会去攻打楚国和赵国了。这是为什么？要是越大山跨黄河，穿过韩国的上党地区去进攻强大的赵国，这种重复阏与失败的事情，秦国必定是不会做的。假若取道河内地区，背对着邺邑、朝歌，越过漳水、滏水，和赵兵在邯郸的郊外决战，这种智伯的祸患，秦国又不敢去做。攻打楚国，取道涉谷，行进三千里，去进攻冥阨关塞，所要走的路特别远，所要攻的地方特别难，秦国又不会去做。假若取道河外地区，背靠着大梁，右边是上蔡、召陵，和楚兵在陈邑郊外决战，秦国又不敢去做。所以说秦国必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了，又不会去进攻卫国和齐国

了。

在韩国灭亡之后，秦国出兵的时候，除了魏国再没有可攻的目标了。秦国本来就占有怀邑、茅邑、邢丘，修筑了垝津城来监临河内地区，河内地区的共邑、汲邑一定危险了；有了原来的郑国地盘，得到了垣雍，决开荥泽的水来浸灌大梁，大梁必定亡失。您王的使者出访秦国，犯有过失在秦国对安陵氏加以诽谤，秦国想诛杀安陵氏已经很久了。秦国的叶阳、昆阳和魏国的舞阳邻近，听任使者的诽谤，随着安陵氏去灭亡，绕过舞阳的北面，向东临近许地，南方的国土必定危险了，国家会不受害吗？

【原文】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①。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②。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③。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④。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⑤。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⑥。今韩受兵三年，秦桡之以讲，识亡不听，投质于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⑦。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赵)〔而〕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⑧。此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与

强秦邻之祸也[9]。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10]。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11]。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12]。

【注释】

①河西晋：黄河西岸晋国的故地。 阑：阻挡。 间：间隔，隔绝。

②从林乡军：自从秦国攻打林乡战事以来。林乡：邑名，亦作"林"、"林中"。在今河南新郑县东。 圃中：泽名，即圃田泽。在今河南中牟县西。 文台：台名，在今山东菏泽市西南。 堕(huī)：通"隳"，毁坏。 垂都：都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史记索隐》有庙曰都。 国：国都。

③陶：邑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卫：邑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平：当作"乎"字。 监：通"阚(kàn)"，邑名，在今山东济宁市西北。

④山：《史记会注考证》以为指大行山、王屋山一带，不当远指华山。《史记正义》则以为指华山。 大县数十，名都数百：《战国策》作"大县数百，名都数十"。

⑤使秦无韩：无，通"亡"，灭亡。 由：《战国策》作"百"，《大事记》从《策》。

⑥从(zōng)：合纵。

⑦挠(náo)：屈从。 讲：讲和，媾和。 识亡：知道要灭亡。 雁行：像飞雁的行列一样有次序前进。 顿刃：把兵器的刃都用钝了，指拼死作战。顿，通"钝"。

⑧以从事：用合纵来事奉。 效：呈献，致送。

⑨又：当从《战国策》作"无"。

⑩宁：魏邑名，亦作"修武"，《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故曰修武"。在今河南获嘉县。 安成：即"安城"，魏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出入：指商贾出入。 赋：赋税。 重：重新，重复。 质：抵押。

⑪卫：时独处濮阳，有怀君在位，朝魏，故为魏之附庸。

⑫二周：东周、西周二小国。 乡：通“向”，面向，朝着。

【译文】

要是憎恨韩国不爱护安陵氏是可以的，要是不担心秦国而不爱护南方国土就不对了。从前，秦国处在黄河西岸晋国的故地，他的国家离大梁有上千里，有黄河和大山阻挡着，有周和韩国在中间隔绝。自从秦国攻打林乡的战争以来直到如今，秦国七次进攻魏国，五次进入圃田泽，边境的城邑尽让他攻拔，文台毁坏，垂都被烧，林木砍光了，麋鹿全没有了，国都继而受他包围。他又从大梁北边长驱直入，东边到了陶邑、卫邑的郊外，北边到达了阚邑。所有被秦国占领了的，山南山北，河内河外，大县有几百个，名都有几十座。秦国才在黄河西岸晋国的故地，离开大梁上千里，它的祸患都到了这种程度。更何况于让秦国灭亡了韩国，占有了原来属郑国的地盘，没有了黄河和大山的阻挡，没有了周和韩国的中间隔绝，到大梁只百里路程，大祸必定从这里开始了。

从前，合纵没有能成功，楚国、魏国怀疑而韩国又不可能参加盟约。如今韩国遭受战祸已经三年，秦国拿讲和让他屈从，韩国知道会灭亡又不听从，把抵押投向了赵国，请求替天下有次序地拼死战斗，楚国、赵国必定会聚合兵力，都知道秦国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非把天下各国都灭亡了而使整个海内臣服于他，必定不会休止的。因此我希望用合纵之策来事奉您王，您王迅速接受楚国、赵国的盟约，并挟持韩国的抵押来保存韩国，这样来求得过去属魏国的土地，韩国必定会致送给您。这是士民不需劳苦过去的土地就得到了，它的功效比和秦国一起去攻打韩国要多，却又没有和强大的秦国邻近的祸患。

要说保存了韩国就安定了魏国并有利于天下，这正是给您王的天赐良机。沟通韩国的上党地区到达共邑、宁邑，让它取道安城，

商贾出入收取赋税，这就是重新把韩国的上党地区当作了抵押。如今有了这样的赋税，足以让国家富强。韩国一定会感激魏国，爱护魏国，看重魏国，畏惧魏国，韩国必定不敢反叛魏国，这样，韩国就等于是魏国的一个县了。魏国得到韩国作为县，卫国、大梁、河外地区必然会安定了。如今不保存韩国，东周西周、安陵必定危险，楚国、赵国被打得大败，卫国、齐国会非常畏惧，天下面向西方奔驰着进入秦国朝拜去做它的臣子的时间就会不太久了。

【原文】

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①]。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②]。魏太子增质于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③]。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齐、韩。"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湣王[④]。信陵君无忌卒。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卫徙野王[⑤]。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⑥]。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⑦]。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⑧]。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注释】

①矫：假托君命。事详《魏公子列传》。

②五国：燕、赵、韩、楚、魏。 河外：《史记正义》河外，陕、华二州也，按：即今河南渑池县以西至陕西渭南市以东地区。 蒙骜：秦将，蒙武之父，蒙恬祖父。

③或：有人。《战国策》作“苏秦为公子增谓秦王”。 公孙喜：《战国策》作“公孙衍”。按：公孙喜早为秦所虏，此时久无其人，当作“公孙衍”。

④景湣王：《世本》名午。公元前242年～前228年在位。

⑤野王：邑名，在今河南沁阳县。秦将卫元君从濮阳徙于此。

⑥衍：又称“衍氏”，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⑦王假：公元前227年～前225年在位。魏之末代君王，为秦所灭。

⑧荆轲刺秦王：事详《刺客列传·荆轲传》。

【译文】

二十年，秦国包围邯郸，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假托君命夺取将军晋鄙的兵权率领军队援救赵国，赵国得以保全。无忌因而留在赵国。二十六年，秦昭王去世。

三十年，无忌回到魏国，率领燕、赵、韩、楚、魏五国的军队进攻秦国，在河外地区打败了秦军，秦将蒙骜逃跑了。魏国的太子增到秦国当人质，秦国发怒，想把太子增囚禁起来。有人替太子增对秦王说：“公孙衍本来就对魏王说过‘请求用魏国迅速出击秦国，秦王一发怒，必定要囚禁增。魏王又一发怒，出击秦国，秦国必定受伤害。’如今囚禁增，这正是中了公孙衍的计谋。所以不如尊贵太子增借以和合魏国，用它来使齐国、韩国产生怀疑。”秦王就停止囚禁太子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刚刚继位。

三十四年，安釐王去世，太子增继位，这就是景湣王。信陵君公子无忌去世。

景湣王元年，秦国攻拔我国二十座城邑，设置成为秦国的东郡。二年，秦国攻拔我国的朝歌。把卫元君迁徙到野王。三年，秦国攻拔我国的汲邑。五年，秦国攻拔我国的垣邑、蒲阳、衍氏。十五年，景湣王去世，儿子王假继位。

王假元年，燕国太子丹派遣荆轲行刺秦王，秦王发觉了。三年，秦国用水浸灌大梁，俘虏了王假，就把魏国灭亡了将它设置为郡县。

【原文】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①]。"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②]？

【注释】

①适：往。 墟：废墟，旧址。 河沟：即"鸿沟"，古运河名。约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通，以其在大梁北边流过，故秦可引黄河水浸灌大梁城。

②天：依全篇文意分析，此"天"当指事势。此一论赞正是表现司马迁事势史观的重要之处。 阿衡：即伊尹，商殷建立的重要辅佐之臣。见《殷本纪》。 曷：何。

【译文】

太史公说：我去过从前大梁的旧墟，住在旧墟地带的人说："秦国攻破梁的时候，是引了鸿沟的水来浸灌大梁，经过三个月城墙崩塌了，王假请求投降，就灭掉了魏国。"议论的人都说魏国是因为没有重用信陵君的缘故，国家日渐削弱以至于灭亡，我认为不是这样。事势的发展正在让秦国平定天下，它的功业还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魏国即使是得到像阿衡一般的贤臣辅佐，有什么用呢？

史记全译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题解】

韩在战国七雄中是个小国，与秦楚两大国毗邻，故经常成为秦楚两国争夺的对象。本篇记述韩的发展史，给予它处理与秦楚二国的关系以很大的注意。所叙相国公仲（侈）对韩宣惠王，及公仲对秦使公孙昧，均以重彩表现了这一政治特色。

本篇于韩武子后首叙韩厥。晋景公时，有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使赵氏免遭屠岸贾的诛灭。后韩厥为卿，称赵成季之功，惜其无祀以感景公，使出赵武，复故赵武田邑，而续赵祀。此事传为古代佳话，致编为戏剧长期上演于舞台。

《史记》于论赞称韩厥之举，成就了程婴、公孙杵臼之义，为"天下之阴德"。认为韩在晋国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但它却与赵、魏一起为诸侯十余世，正是因为积有这种阴德而取得了应有报应的结果。这样评论，是表示了对绝人后嗣，灭人社稷的残暴行为的不满，和对舍身取义，存人继祀的正直而悲壮行为的歌颂，体现了《史记》评论的道德正义性。

【原文】

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①]。武于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②]。

韩厥，晋景公之三年，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诛灵公之贼赵盾[③]。赵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死不恨矣。"

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厥知之[④]。

景公十一年，厥与郤克将兵八百乘伐齐，败齐顷公于鞍，获逢丑父[⑤]。于是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⑥]。

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者为祟[⑦]。韩厥称赵成季之功，今后无祀，以感景公[⑧]。景公问曰："尚有世乎[⑨]？"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⑩]。

晋悼公之（十）〔七〕年，韩献子老[⑪]。献子卒，子宣子代[⑫]。宣子徙居州[⑬]。

晋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⑭]。"

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⑮]。晋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⑯]。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徙居平阳[⑰]。

贞子卒，子简子代。简子卒，子庄子代。庄子卒，子康子代。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

康子卒，子武子代[⑱]。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⑲]。

景侯虔元年，伐郑，取雍丘[⑳]。二年，郑败我负黍[㉑]。

【注释】

①苗裔：后代子孙。　韩原：晋地名，在今陕西韩城市南。

②韩厥：韩献子。见下文。　从封姓：依从封地名称做为姓氏。因封于韩原，故称韩氏。

③晋景公：公元前599年～前581年在位。 司寇：官名，掌管刑狱。 屠岸贾作乱：事详《赵世家》。 贼：杀人曰贼。此指赵穿弑晋灵公，即《春秋》所书“赵盾弑其君”。

④程婴、公孙杵臼藏赵孤事，详《赵世家》及其注文。 赵武：赵朔子，即赵文子。

⑤郤(xì)克：即郤献子，晋国执政大臣。 乘：一车四马。 鞍：齐邑名，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 逢(páng)丑父：齐大夫，时为齐景公车右。

⑥晋作六卿：晋国为奖赏鞍战的功劳，设立六军，即在原有三军基础上增设新中、上、下三军，各有将佐，又增六人为卿。“六卿”，当作“六军”。见《左传·成公三年》。 韩厥在一卿之位：依杜预按《左传》名次推算，韩厥时为新中军将，故为一卿。余五卿为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

⑦大业：秦、赵的远祖。见《秦本纪》。 遂：顺意。 祟(suì)：鬼神作怪，加祸于人。

⑧赵成季：即赵衰。重耳流亡时的重要辅佐，重耳为晋文公时的大臣。

⑨世：后代。

⑩田邑：封地采邑。

⑪晋悼公七年：公元前566年。 老：告老，退休。

⑫代：父子相继，替代其业。

⑬州：晋邑名，在今河南沁阳县南。

⑭晋平公十四年：公元前544年。

⑮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 分祁氏、羊舌氏十县：详见《赵世家》“赵简子在位”段注③。

⑯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

⑰平阳：晋邑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⑱武子：公元前424年～前409年在位。

⑲景侯：公元前408年～前400年在位。

⑳雍丘：邑名，在今河南杞县。

㉑负黍：邑名，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

【译文】

韩国的祖先和周家同姓，姓姬。他的后代子孙有人事奉晋国，

被封在韩原，叫做韩武子。武子以后三代有个韩厥，依从封地名称做为姓就成了韩氏。

韩厥，晋景公三年，晋国司寇屠岸贾将会发动变乱，就诛杀了弑害灵公的赵盾。赵盾死了以后，还想诛杀他的儿子赵朔。韩厥制止屠岸贾，屠岸贾不听从。韩厥告诉赵朔让他逃亡。赵朔说："您一定能够不断绝赵氏的祭祀，我死也就没有遗恨了。"韩厥答应了他。等到屠岸贾诛杀赵氏家族的时候，韩厥称说有病不出门。程婴、公孙杵臼藏匿赵氏孤儿赵武的事，韩厥全都知道。

晋景公十一年，韩厥和郤克领兵八百乘去攻打齐国，在鞍地打败齐顷公，俘虏了逢丑父。于是晋国设置了六军，韩厥做了新中军将领处在一卿的位置上，号称献子。

晋景公十七年，病了，进行占卜是说大业的后代中不遂顺心意人的鬼魂在作怪。韩厥就赞扬赵成季的功劳，说如今他的后代没有进行祭祀，借以感动景公。景公询问说："还有后代吗？"韩厥于是提起赵武，就重新把赵氏从前的封地采邑交给他，让他接续赵氏的祭祀。

晋悼公七年，韩献子退休了。献子去世，职位由儿子宣子接替。宣子迁到州邑居住。

晋平公十四年，吴国季札来出使晋国，说："晋国的政权最终要归到韩、魏、赵三家的手中了。"

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和赵氏、魏氏共同瓜分了祁氏、羊舌氏的十县土地。晋定公十五年，宣子和赵简子侵犯攻打范氏、中行氏。宣子去世，儿子贞子相替代。贞子迁到平阳居住。

贞子去世，由儿子简子接替。简子去世，由儿子庄子接替。庄子去世，由儿子康子接替。康子和赵襄子、魏桓子共同打败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封地，韩氏的封地更加扩大，比一般的诸侯国还大。

康子去世，由儿子武子接替。武子二年，攻打郑国，杀了郑的国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去世，儿子景侯继位。

景侯虔元年，攻打郑国，夺取了雍丘。二年，郑国在负黍把我国打败。

【原文】

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①]。

九年，郑围我阳翟[②]。景侯卒，子列侯取立[③]。

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④]。九年，秦伐我宜阳，取六邑[⑤]。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⑥]。是岁魏文侯卒。

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⑦]。伐宋，到彭城，执宋君[⑧]。七年，伐齐，至桑丘[⑨]。郑反晋[⑩]。九年，伐齐，至灵丘[⑪]。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⑫]。

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⑬]。

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⑭]。

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⑮]。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⑯]。九年，魏败我浍[⑰]。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⑱]。

昭侯元年，秦败我西山[⑲]。二年，宋取我黄池[⑳]。魏取朱[㉑]。六年，伐东周，取陵观、邢丘[㉒]。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㉓]。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㉔]。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来拔我宜阳[㉕]。

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㉖]。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赢'[㉗]。"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子宣惠王立[㉘]。

宣惠王五年，张仪相秦，八年，魏败我将韩举。十一

年，君号为王。与赵会区鼠[29]。十四年，秦伐败我鄢[30]。

【注释】

①韩景侯六年，即公元前403年。是年，韩、魏、赵初为侯。

②阳翟：都邑名，在今河南禹州市。

③列侯：公元前399年～前387年在位。

④聂政：战国时著名刺客。其刺韩相侠累事详见《刺客列传·聂政传》。

⑤宜阳：都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

⑥文侯：公元前386年～前377年在位。

⑦阳城：郑邑名，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成镇。

⑧彭城：宋邑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宋君：宋休公。

⑨桑丘：燕邑名，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

⑩反晋：当依《六国年表》作"败晋"。

⑪灵丘：齐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县南。

⑫哀侯：公元前376年～前375年在位。

⑬郑：都邑名，在今河南新郑县。韩，先都平阳，次都宜阳，再都阳翟，四都郑（南郑）。

⑭懿侯：公元前374年～前363年在位。《六国年表》作"庄侯"。

⑮马陵：齐地名，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⑯宅阳：亦名"北宅"，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⑰浍：水名。汾水支流。

⑱昭侯：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

⑲西山：《史记会注考证》西山，河南宜阳鲁山一带皆是。

⑳黄池：韩邑名，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

㉑朱：韩地。《六国年表》作"魏取我朱"。

㉒东周：仅有巩邑，在今河南巩县。 陵观：今地不详。 刑丘：邑名，在今河南温县东。时不属东周，故《史记志疑》以为此二地名有误。

㉓申不害：故郑臣，学刑名法术。见《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传》。

㉔韩姬：韩大夫。 弑悼公：其事无考。

㉕秦来拔我宜阳：秦之拔宜阳为以后之事，故《史记志疑》以为"拔"乃

“攻”字之误。

㉖屈宜臼：楚大夫，当时在魏国。 昭侯：此及下两“昭侯”，《史记志疑》以为均宜作“君侯”。

㉗恤：休恤，救济。 时绌举赢：《史记集解》徐广曰：“时衰耗而作奢侈”。

㉘宣惠王：公元前 332 年～前 312 年在位。

㉙区(ōu)鼠：地名，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㉚鄢：韩邑名，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译文】

六年，和赵国、魏国都被置于诸侯的行列。

九年，郑国包围我国阳翟。景侯去世，儿子列侯取继位。

列侯三年，聂政刺杀了韩相侠累。九年，秦国攻打我国宜阳，夺取了六座城邑。十三年，列侯去世，儿子文侯继位。这一年魏文侯去世。

文侯二年，攻打郑国，夺取了阳城。攻打宋国，到达彭城，拘执了宋君。七年，攻打齐国，到了桑丘。郑国打败了晋国。九年，攻打齐国，到了灵丘。十年，文侯去世，儿于哀侯继位。

哀侯元年，和赵、魏瓜分了晋国。二年，灭亡了郑国，因而迁都到郑邑。

六年，韩严弑杀他的国君哀侯，而哀侯的儿于懿侯继位。

懿侯二年，魏国在马陵打败我国。五年，和魏惠王在宅阳相会。九年，魏国在浍水打败我国。十二年，懿侯去世，儿子昭侯继位。

昭侯元年，秦国在西山打败我国。二年，宋国夺取了我国黄池。魏国夺取了朱地。六年，攻打东周，夺取了陵观、邢丘。八年，申不害任韩国丞相，修明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施行法家治国之道，国家内部得到了治理，诸侯国不敢前来侵犯攻伐。十年，韩姬弑杀他的国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前往秦国。二十二年，申不害死去。二十四年，秦国前来攻打我国宜阳。

二十五年，天旱，建造了高大城门。屈宜臼说："君侯出不了这座门。为什么呢？因为不合时宜。我所说的时，不是指的时日，人本来就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君侯曾经有顺利的时候，不建造高大城门。过年秦国攻打了宜阳，今年天旱，君侯不在这个时候体恤民众的急难，并且反而更加奢侈，这叫做'衰败的时候却做奢侈的事情'。"二十六年，高大城门建成了，昭侯去世，果然没有走出这座城门。儿子宣惠王继位。

宣惠王五年，张仪任秦国丞相。八年，魏国打败了我国将领韩举。十一年，国君改称号叫王。和赵国在区鼠相会。十四年，秦国来进攻在鄢地把我国打败。

【原文】

十六年，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鲠、申差于浊泽[①]。韩氏急，公仲谓韩王曰："与国非可恃也[②]。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③]。"韩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将西购于秦[④]。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告之[⑤]。陈轸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祷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⑥]。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⑦]。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之南交楚，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因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不穀国

虽小，已悉发之矣[8]。愿大国遂肆志于秦，不穀将以楚徇韩[9]。"韩王闻之大说，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10]。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11]。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遂绝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韩。十九年，大破我岸门[12]。太子仓质于秦以和。

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13]。是岁，宣惠王卒，太子仓立，是为襄王[14]。

【注释】

①脩鱼：韩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鳆(shǒu)、申差：韩二将名。主帅是太子奂。 浊泽：当作"观泽"，浊泽乃魏地。观泽，在今河北清丰县南。

②公仲：名侈，韩相国。 与国：友好国家。

③赂：赠送财物。 具甲：准备铠甲武器。 一易二：一，指一名都；易，交换；二，指使不伐韩和又与之伐楚。

④警：警戒，戒备。 购：通"媾"，讲和。

⑤陈轸：纵横家。由秦奔楚，后复至秦。见《张仪列传》后所附《陈轸传》。

⑥信臣：使臣。 币：礼物。

⑦德：感激。 雁行：像大雁一样有次序排成行列行进，比喻同心协力，共同前进。 病：祸患。

⑧不穀：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穀，善。

⑨肆志：放纵情志，欲伸快意。 徇：从死。

⑩素约：原先约定。

⑪形：迹象。

⑫岸门：地名，在今山西河津县南，汾水东岸。

⑬丹阳：丹水之阳，地区名。在今河南西峡县西淅水与丹水之间地带。

⑭襄王：公元前311年～前296年在位。

【译文】

十六年，秦国在修鱼打败我国，在观泽俘虏到韩国两位将领鲠、申差。韩国感到紧急，相国公仲侈对韩王说："友好国家并不是可以依恃的。如今秦国想攻打楚国已经很久了，您王不如通过张仪来跟秦国讲和。送给秦国一个有名的都邑，准备好盔甲器械和秦国一道往南去攻打楚国。这是拿一座名都换取秦国不攻打韩国又能和他一起去攻打楚国的计谋。"韩王说："好。"就对公仲侈的举动进行戒备，将要往西去和秦国媾和。楚王听说了非常恐惧，召来陈轸告诉这一情况。陈轸说："秦国想攻打楚国很久了，如今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都并准备好了盔甲器械，秦韩两国合军来攻打楚国，这正是秦国祷告祭祀所期求的。如今已经得到了，楚国必定会遭到攻伐了。您王听从我在全国境内戒警设置，启动军队说是去援救韩国，命令在道路上摆满战车，派出使臣，多给他一些车辆，加重所携带的礼物，让韩国相信您王会去援救他的。即使韩国不能听从我国，韩国必定会感激您王，必定不会齐心协力跟从秦国前来，这样秦韩两国就不会和睦，军队虽然到了，楚国也不会遭受大的祸害。如果韩国能听从我国和秦国断绝和好关系，秦国一定会大怒，要加重对韩国的怨恨。韩国在南方交结了楚国，必定慢待秦国；慢待秦国，他应酬秦国的时候必定不会恭敬，这是借着秦国、韩国的军队来免除楚国的患难。"楚王说："好。"就在全国范围加强警戒，启动军队说是去援救韩国。命令在道路上摆满战车，派出使臣，多给他一些车辆，加重所携带的礼物。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以此在秦国面前伸展意志，我将会用楚国来为韩国死战。"韩王听说了非常高兴，就不让公仲侈再去秦国。公仲侈

说："不可以。用实际行动来攻打我国的是秦国，拿空虚言词说援救我国的是楚国。您王依恃楚国的空虚言词，而轻意断绝强大秦国这样的敌人，您王必定会被天下人大笑。而且楚国韩国并不是兄弟国家，又并不是原先约定而合谋攻打秦国的。已经有了秦国要来攻打的迹象，因而出动军队说是来援救韩国，这一定是陈轸的谋划。再说您王已经派人去禀报了秦国，如今又不去了，这是欺骗秦国。要是轻意欺骗强大的秦国而相信楚国的谋臣，恐怕您王必定会后悔的。"韩王不听从，就和秦国断绝交往。秦国因此大怒，增加兵力攻打韩国。进行大战，楚国的救兵没有来到韩国。十九年，在岸门把我国打得大败。用太子仓去做人质来同秦国讲和。

二十一年，和秦国一起进攻楚国，打败了楚国将领屈丐，在丹阳斩杀了八万首级。这一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继位，这就是襄王。

【原文】

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①]。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阳。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卒。六年，秦复与我武遂[②]。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婴朝秦而归。十一年，秦伐我，取穰[③]。与秦伐楚，败楚将唐昧。

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质于楚。苏代谓韩咎曰："虮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④]。今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⑤]。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虮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必以楚、韩封公也。"韩咎从其计。

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且救韩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

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6]。”公仲曰：“于以为果乎[7]？”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智[8]。楚威王攻梁也，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9]。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10]。’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11]。公待秦而到，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12]。公战而胜楚，遂与公乘楚，施三川而归[13]。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14]。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三反于郢，甘茂与昭鱼遇于商於，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15]。”公仲恐，曰：“然则奈何？”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处张仪[16]。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齐楚必委国于公[17]。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实犹不无秦也[18]。”于是楚解雍氏围。

苏代又谓秦太后弟芈戎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虮虱也，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19]？楚王听入质于于韩，则公叔伯婴知秦楚之不以虮虱为事，必以韩合于秦楚[20]。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合于齐，是齐孤也[21]。公又为秦求质子于楚，楚不听，怨结于韩。韩挟齐魏以围楚，楚必重公。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于韩，公叔伯婴必以国待公。”于是虮虱竟不得归韩。韩立咎为太子。齐、魏王来。

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22]。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23]。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釐王[24]。

【注释】

①临晋：魏邑名，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

②武遂：韩地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黄河北岸。

③穰（ráng）：韩邑名，在今河南邓州市境。

④苏代：纵横家，苏秦之弟。附传《苏秦列传》。 内：通"纳"，此指接回去。

⑤方城：楚修筑的一段长城名。起于今河南邓县北，西北上至南阳市西北，折向东至平顶山市西南，又往东南至泌阳县东北为止，为楚之北方屏障。长城东段内侧有一邑，亦名方城，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北。 外：方城的北边。 雍氏：韩邑名，在今河南禹州市东北。

⑥南郑：秦邑名，在今陕西汉中市。 蓝田：秦邑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 殆：恐怕。

⑦果：果真。

⑧祖：仿效。徐广曰："祖者，宗之习之谓也。" 故智：从前的计谋。

⑨梁：即魏。魏迁都大梁后亦称"梁"。 折：挫折，失败。

⑩罔：欺骗，迷惑。 西河之外：黄河西边的土地，时属魏。西河，自北往南流的一段黄河的名称。

⑪阳言：表面上假说。与韩：和韩国友好。 善：亲善，交好。

⑫不用：指不会真为韩国效力。 相支：相持，相对抗。

⑬乘：凌驾。 施：扬威。 三川：地区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为周天子京都所在地。

⑭塞：阻塞，堵住。

⑮司马庚：秦人。 反：通"返"。 郢：楚都。此指鄢郢，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甘茂：秦相。详《樗里子甘茂列传》。 昭鱼：楚相。 商於(wū)：地区名，在今陕西商县至河南西峡县之间的丹水北岸。 玺：印信。此指将军带兵的印信。 约：盟约。

⑯张仪：此指"张仪之故智"。

⑰亟：急。 委国：委托人管理国事。

⑱无秦：无视秦国。

⑲秦太后：秦武王异母弟昭襄王之母宣太后，秦惠王之妃。 芈(mǐ)戎：芈，姓；戎名，宣太后同父弟，先号华阳君，后又号新城君。宣太后异父长弟即穰侯魏冉。 公叔伯婴：即原昭襄王太子婴。时已死，故有上原争为太子事。此段叙说系追述。

⑳楚王听入质子于韩：《史记正义》以为"楚王"下，承前脱"不"字。当从。 不以虮虱为事：即不重视虮虱。

㉑挟(xié)：挟制。 窘：困迫。

㉒函谷：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北，黄河与门水之间。　军：驻扎。
㉓《史记志疑》案：事在十四年，"河外及"三字衍。
㉔釐王：公元前295年～前273年在位。

【译文】

襄王四年，和秦武王在临晋相会。这年秋天，秦国派甘茂进攻我国宜阳。五年，秦国拔取了我国宜阳，斩下首级六万。秦武王去世。六年，秦国重新把武遂交给我国。九年，秦国再次攻取了我国武遂。十年，太子婴朝拜秦国回来。十一年，秦国攻打我国，夺取了穰邑。和秦国一起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国将领唐眜。

十二年，太子婴死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着要做太子。这时候虮虱在楚国当人质。苏代对韩咎说："虮虱流亡在楚国，楚王特别想把他送回国来。如今楚兵十多万驻在方城的北边，您何不让楚王在雍氏地方的旁边建筑一座有万户人家的都邑。这样韩国必定调动军队来援救雍氏，您一定会做将领的。您借着韩、楚两国的兵力把虮虱奉送回国，他听从您是必定的了，必定会把楚、韩两国交界的地带封给您的。"韩咎依从苏代的计谋。

楚国包围雍氏，韩国向秦国求救。秦国还没有发兵，派公孙眜进入韩国。公仲说："您认为秦国将会援救韩国吗？"回答说："秦王有话说'请求取道南郑、蓝田，出兵到楚国来等待您！'恐怕不能会合了。"公仲说："您认为会是真的吗？"回答说："秦王必定会仿效张仪从前的计谋。楚威王进攻梁国，张仪对秦王说：'和楚国一起进攻魏国，魏国受到挫折就会投向楚国，韩国本来是他的友好国家，这样秦国就被孤立。不如出兵来迷惑他，魏国和楚国大战，秦国就可以取得黄河西边的土地回来了。'如今看秦王的样子表面上假说和韩国友好，但实际上暗中亲近楚国。您等待秦军的到来，必定会轻率地和楚国交战。楚国暗中知道秦国不会真的替韩国效力，必定很容易和您相对抗。您作战假若胜了楚国，就会和您凌驾在楚国之

上，在三川地区耀武扬威然后回国。您作战假若没有取胜楚国，楚国堵住三川地区加以防守，您就不能得救了。我私下替您忧虑着。司马庚三次从楚国鄢郢返回秦国，甘茂和昭鱼在商於地区相遇，他扬言是要收回攻韩楚军的印章，其实好像订立有盟约。"公仲恐惧起来，说："既然这样，那么该怎么办？"说："您必定要先考虑韩国自身然后再考虑秦国是否会救援，先想好自救的办法然后再去想对付张仪的那种计谋。您不如赶快让国家和齐楚两国联合，齐楚两国必定会把政事委托给您处理。您所厌恶的是张仪的那种计谋，其实还是不能无视秦国。"于是楚国解除了对雍氏的包围。

苏代对秦国宣太后的弟弟芈戎说："公叔伯婴害怕秦楚两国把虮虱送回国，您何不替韩国请求楚国把质子送回国？楚国如果不答应把质子送回韩国，那么公叔伯婴就知道秦楚两国不看重虮虱，必定让韩国和秦楚两国联合。秦楚两国挟制韩国来使魏国困迫，魏国又不敢和齐国联合，这样齐国就被孤立了。您又替秦国请求楚国把质子虮虱送到秦国，楚国不听从，就和韩国结了怨仇。韩国挟制齐魏两国来包围楚国，楚国必定会看重您。您挟制秦楚两国的看重向韩国施加恩德，公叔伯婴必定会拿整个国家来侍奉您。"于是虮虱终于不能够回到韩国。韩国确立公子咎做太子。齐王、魏王来到韩国。

十四年，和齐王、魏王共同进击秦国，到了函谷关就把军队驻扎在那里。十六年，秦国把河外的土地和武遂还给我国。襄王去世，太子咎继位，这就是釐王。

【原文】

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①。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②。五年，秦拔我宛③。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④。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

佐秦攻齐。齐败，湣王出亡。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二十一年，使暴鸢救魏，为秦所败，鸢走开封[5]。

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6]。韩告急于秦，秦不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7]。"陈筮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夫冠盖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8]？"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佗从，以未急，故复来耳[9]。"穰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八日而至，败赵、魏于华阳之下。是岁，釐王卒，子桓惠王立[10]。

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陉，城汾旁[11]。十年，秦击我于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12]。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13]。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14]。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15]。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16]。

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17]。韩遂亡。

【注释】

①公孙喜：魏将名。　周：此时之周无能以伐秦，《秦本纪》、《六国年表》均作"韩"。

②二十四万：《史记志疑》以为"失其实"。　伊阙：关塞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史记正义》引《注水经》云："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按：今洛南犹谓之龙门也。

③宛(yuān)：韩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④夏山：自《史记正义》即已未详为何地。

⑤暴鸢(yuān)：韩将名。 开封：魏邑名，今河南开封市南。

⑥华阳：山名，又名"华"、"华下"。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南。

⑦陈筮：人名。筮，徐广曰，一作"筌"。《史记志疑》以为当依《战国策》作"田苓"。

⑧冠盖相望：络绎不绝。冠、盖，指使者的帽子、车辆的伞形篷。相望，前后可以互相望见，言其多。

⑨佗从：追随或依从他人。佗，同"他"。

⑩桓惠子：公元前272年～前239年在位。

⑪陉(xíng)：韩邑名，在今山西曲沃县北汾水之东南。

⑫太行：即太行山。此指今河南沁阳县北之太行山南麓地区。

⑬马服子：即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 上党郡守及长平之战事，详《赵世家》"孝成王四年"及其注文。

⑭城皋：韩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荥(xíng)阳：韩邑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⑮王安：公元前238年～前230年在位。韩为秦所灭。

⑯韩非：战国末著名法家人物。事详《老子韩非列传》。

⑰颍川郡：秦郡名，在今河南中部，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县)。

【译文】

釐王三年，派公孙喜率领韩国、魏国军队进攻秦国。秦国打败了我方二十四万人，在伊阙俘虏了公孙喜。五年，秦国攻拔了我国宛邑。六年，给予了秦国二百里的武遂土地。十年，秦国在夏山打败我国军队。十二年，和秦昭王在西周相会并佐助秦国进攻齐国。齐国失败，湣王离开国都逃亡。十四年，在东西二周之间和秦国相会。二十一年，派暴鸢去援救魏国，被秦国打败，暴鸢跑到了开封。

二十三年，赵国、魏国进攻我国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秦国不出兵救援。韩国相国对陈筮说："事情紧急，希望您虽然有病在身，还是能连夜到秦国去一趟。"陈筮会见了穰侯魏冉。穰侯说："事情

紧急了吧！所以派您前来。"陈筮说："还不很紧急。"穰侯生气说："如果是这样，您的君主还能派您来吗？使者络绎不绝，来向敝邑报告事情特别紧急，您来了又说不紧急，为什么？"陈筮说："那韩国真危急了就会改变主意依从他国，因为还没有到危急的程度，所以我又来了。"穰侯说："您不要去见秦王了，现在我立即发兵援救韩国。"八日军队就到了，在华阳山下打败了赵国、魏国。这一年，釐王去世，儿子桓惠王继位。

桓惠王元年，攻打燕国。九年，秦国攻拔我国陉邑，在汾水旁边修筑了邑城。十年，秦国在太行山地区攻击我国，我国上党郡守把上党郡投降给赵国。十四年，秦国攻拔了上党，在长平杀死了马服子赵括的士卒四十多万。十七年，秦国攻拔我国阳城、负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去世。二十四年，秦国攻拔了我国城皋、荥阳。二十六年，秦国全部拔占了我国上党。二十九年，秦国拔取了我国十三座城邑。三十四年，桓惠王去世，儿子王安继位。

王安五年，秦国进攻韩国，韩国危急，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国拘留韩非，借故杀了他。

九年，秦国俘虏了王安，把韩国的全部土地归入秦国，设置为颍川郡。韩国就此灭亡。

【原文】

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①。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②！

【注释】

①绍：接续，继承。　阴德：暗中施德。

②终：最终，终竟。

【译文】

太史公说：韩厥感动了晋景公，使赵氏的孤儿武能够继承家世，从而完成了程婴、公孙杵臼的大义，还是天下一种暗中施加于人的恩德。韩这个家族的功劳，在晋国没有看到有更大方面的作为。然而和赵氏、魏氏最终做了诸侯有十几代，也是很应该的呀！

史记全译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题解】

本篇记述了春秋时期从姜齐到田齐的转变和战国时期齐的强大到秦灭齐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于田齐的取代姜齐，记述中注意揭示二者对民众的争夺，表现了新兴势力从旧贵族手中夺取权力时争取群众支持的努力。田乞、田常之以大斗出贷，以小斗回收，行阴德于民，民思田氏，是这种争夺的重要步骤。在诸侯国中，田乞支持晋之范、中行氏。这又是新兴势力之间的相互援助，及田常杀简公，通使约和晋、韩、魏、赵、吴、越，并修功行赏，亲于百姓，终专齐政而有齐国。《史记》记述是肯定了田氏策略思想的正确。

齐之威、宣、湣、襄至王建，经历了强盛至灭亡的过程。记述中称颂威王之整顿吏治，任用贤相，大败强魏而声威天下；赞扬宣王之将田忌、田婴，兴学稷下，进一步使齐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学术上的繁荣。经过威、宣的努力，创造了湣王在位之三十六年称东帝的条件，并随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使"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齐进入鼎盛。后燕、秦、楚、三晋合谋伐齐，齐几灭，得田单以即墨破燕军而复齐，然已衰矣，后五十八年而齐亡。叙齐之强盛突出了驺忌与苏代在其中的作用，引述他们的谈说，其言词具有辨证思考的意义，是关于政治与文化思想的重要纪录。

本篇是《史记》中关于列国世家的最后一篇。文篇结合叙述齐王建时自君王后至后胜政治的转变，以其涉及齐对秦攻其他东方五国的态度，依次写出了秦灭周、韩、赵、魏、楚、燕的相对时间，在

世家体裁的总体上看，犹如对封国事势结局的一个总述，这在《史记》叙事的全局构思上是一个有益的创造性表现方法，值得肯定。

论赞有其特殊的价值，从谈《易》术的幽明，引发出对田乞、田常专齐国之政为事势之渐然的认识。除此之外，从占卦的角度论及了社会历史观察的某种预见的合理性，这在史学思想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有其进步的政治作用。

【原文】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①。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②。此其代陈有国乎③？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④。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⑤。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⑥？”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⑦。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⑧。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⑨。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⑩。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⑪。

【注释】

①陈完：亦名田敬仲，春秋时陈国公族，陈厉公之子，后奔齐改姓田氏。他：陈厉公之名，下文“他”亦指陈厉公。 陈厉公：陈国国君，前706年～前700年在位。

②太史：官名。夏、商、周三代为史官及历官之长，一般精通占卜星相。陈：陈国，周时分封的小诸侯国，在今河南淮阳县附近。 “观”之“否

(pǐ)”：从观卦(䷓)“坤”下“巽”上，演化到否卦(䷋)“坤”下“乾”上，六四变为九四。之，到……去，即演变。“观”为吉卦，“否”为凶卦。 观国之光：观见国之盛德光辉。 利用：借助外力以达到某种目的。 宾于王：君王身旁之贵宾，意指将要掌大权，当贵臣。宾，宾客。这段卜筮之词，并详《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可参见。

③有国：占有一国。

④身：自己，本身。

⑤四岳：传说尧时分掌四时、方岳之官。《陈世家》作“太岳”。

⑥两大：二者并大。

⑦陈文公：陈国国君，前754年～前745年在位。

⑧桓公：陈桓公，陈国国君，名鲍，前744年～前707年在位。

⑨病：病重。

⑩数(shòu)：前后两“数”均为“多次”意。

⑪庄公：陈庄公，陈国国君，名林，前699年～前693年在位。 以淫出国：因淫乱而离开国家。 蔡人杀陈他：《春秋》、《左传》均作“佗”。 罪：指责。

【译文】

陈完，是陈厉公他的儿子。陈完生下来，周王室的太史官路过陈国，陈厉公让他替陈完占卜吉凶，结果是由观卦变化为否卦：“这就是观看到了国家盛德的光辉，借助外力成了君王身旁的贵宾。这将要代替陈氏占有一个国家吗？不在这里而在其他的国家吗？不是在这个人自身，而是在他的子孙。假若在其他的国家，必然是姜姓的。姜姓国家，是古时四岳官的后代。事物不能够两者同样大，陈国要衰落，这个国家将会昌盛起来吗？”

厉公，是陈文公的小儿子，他母亲是蔡国女子。文公去世，厉公的哥哥陈鲍继位，这就是桓公。桓公和陈他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等到桓公病重，蔡国人替陈他杀死了桓公鲍和太子陈免并扶立陈他，就是厉公。厉公已经继位，娶了蔡国女子。蔡国女子和蔡国人淫乱，

多次返回蔡国，厉公也多次来到蔡国。桓公的小儿子陈林怨恨厉公杀死了他的父亲和兄长，就让蔡国人引诱厉公并杀死了他。陈林自行继位，这就是庄公。所以陈完不能够继位，只做陈国大夫。厉公被杀，是由于淫乱出国的缘故，所以《春秋》记载说“蔡国人杀死了陈他”，意思是指责他。

【原文】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①]。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②]。”桓公使为工正[③]。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④]。有妫之后，将育于姜[⑤]。五世其昌，并于正卿[⑥]。八世之后，莫之与京[⑦]。”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稚孟夷[⑧]。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田稚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⑨]。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于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其卒归田氏矣[⑩]。”

晏婴卒后，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于齐。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③。

【注释】

①宣公：陈宣公，名杵臼，前692年年～前648年在位。

②羁(jī)旅：寄居在外。　负檐：即负担，檐同担。

③工正：官名，掌管百工。

④齐懿仲：疑为陈懿仲，陈国大夫。　妻：给人娶妻。　凤皇：即凤凰。古代相传为神鸟，雄曰凤，雌曰凰。　蜚：通"飞"。　和鸣：雌雄二鸟，鸣声相和。　锵锵(qiāng)：凤鸣声。"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此二句比喻其夫妻必能和好。

⑤有妫(guī)：姓，传舜曾居妫水旁(今山西永济县南)而名，后因以为姓，陈国为妫姓。　姜：此指齐国。

⑥五世：敬仲、稚孟夷、湣孟庄、文子须无、桓子无宇。　正卿：上卿，春秋时诸侯国最高执政大臣。桓子无宇位为上大夫，亦即卿。

⑦八世：桓子无宇生武子开与釐子乞，兄弟相代为二世，乞生成子常，计前共八世。　莫之与京：没有比他(陈完)高的。京，高、大。此占辞亦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⑧稚(zhì)孟夷：盖稚为名，孟夷为字。

⑨熏：赐予、给予。　阴德：暗中施德于人。

⑩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即羊舌氏，名肸(xī)。　卒：最终。　田乞：即田釐子乞。

【译文】

庄公去世，确立他的弟弟杵臼，这就是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死了他的太子御寇。御寇和陈完相互友爱，恐怕祸患连及自己，陈完所以奔往齐国。齐桓公想任命他做卿，他辞谢说："我这位寄居在外的臣子荣幸地免除了一切劳苦，完全是君主的恩惠，不敢承当很

高的官位。"桓公就让他任百工的官长。陈大夫懿仲想把女儿嫁给他做妻，进行卜筮，占辞说："这就叫做凤凰在飞舞，雌雄二鸟锵锵地叫鸣声相和。有妫氏的后代，将会在姜姓齐国养育起来。经过五代就会昌盛，并列在正卿高位。八代以后，没有谁的地位能比他高。"终于把女儿嫁给陈完做妻。陈完奔往齐国的时候，齐桓公继位十四年了。

陈完去世，赠给谥号叫敬仲。敬仲生了稚孟夷。敬仲来到了齐国，把陈氏改称田氏。

田稚孟夷生了湣孟庄，田湣孟庄生了文子须无。田文子事奉齐庄公。

晋国大夫栾逞在晋国作乱，前来奔赴齐国，齐庄公用厚重的客礼对待他。晏婴和田文子加以劝谏，庄公不听从。

文子去世，生子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很有气力，事奉齐庄公，甚得齐庄公宠幸。

无宇去世，生了武子开和釐子乞。田釐子乞事奉齐景公做了大夫，他向民众收取赋税用小斗收进来，却用大斗借给民众，暗中对人施加恩惠，但是景公并不加禁止。由于这样田氏很得齐国民众的人心，宗族更加强起来，民众思念田氏家族。晏子屡次劝谏景公，景公不听从。随后晏子出使到晋国，和叔向私下议论说："齐国的政权将来最终会归到田氏手中了。"

晏婴去世以后，范氏、中行氏反叛晋国公室。晋国公室对他们进攻得很紧急，范氏、中行氏请求向齐国借军粮。田乞想进行变乱，在诸侯各国树立自己的党羽，就劝告景公说："范氏、中行氏屡次给齐国施有恩德，齐国不可以不加援救。"齐国就派田乞去援救并向他们输送粮食。

【原文】

景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

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①]。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②]。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绐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③]。"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④]。晏(孺子)〔圉〕奔鲁[⑤]。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而来会饮[⑥]。"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⑦]。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⑧]。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⑨]。"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⑩]。"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于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于骀，而杀孺子荼[⑪]。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注释】

①相：春秋战国时辅佐君王执政之人，后名为宰相、丞相、国相。 国惠子：名夏。 高昭子：名张。

②每朝代参乘：每次上朝代替当参乘。在车右。

③绐(dài)：哄骗。 可畏：令人畏惧。 发：发难。

④莒(jǔ)：齐邑名，在今山东莒县。

⑤晏圉(yǔ)：晏婴之子。

⑥常之母：田常的母亲，就是指田乞的妻子。 鱼菽之祭：表示薄陋没有

更丰富的物品。 菽，豆类的总称。 幸：希望。

⑦橐(tuó)：皮囊。

⑧伏谒：伏地通姓名拜见。

⑨诬：诬陷，欺骗。

⑩顿首：叩头。

⑪骀(tái)：齐地名。《左传·哀公六年》此句作“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胡姬，胡国之女，姬姓，齐景公妾。安孺子，即晏孺子。赖，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黄河东岸。

【译文】

景公的太子死去，后来有位受宠的姬妾叫芮子，生了儿子荼。景公重病，遗命他的丞相国惠子和高昭子让子荼做太子。景公去世，两位丞相高氏、国氏扶立荼，这就是晏孺子。但是田乞不高兴，想确立景公的另外一个儿子阳生。阳生向来和田乞交欢。晏孺子继位了，阳生逃奔鲁国。田乞假装事奉高昭子、国惠子这些人，每次上朝都替代当他们的车右，放出话说：“开始的时候各位大夫都不想扶立孺子。孺子已经继位，你们辅佐他，大夫们人人自危，图谋发动变乱。”又欺骗大夫们说：“高昭子是很可怕的，要趁着他还没有发难就先下手。”各个大夫都依从他。田乞、鲍牧和大夫们领兵冲进国君的宫室，进攻高昭子。昭子听说了，和国惠子去救护国君。国君的军队失败。田乞的兵众追击国惠子，惠子逃奔到莒邑，兵众就返回来杀掉了高昭子。晏圉逃奔到鲁国。

田乞派人去到鲁国，迎回阳生。阳生到了齐国，隐藏在田乞家里面。田乞请来各位大夫说：“田常他母亲准备了薄陋的祭品，希望大家来相会聚饮。”在田乞家里面相会聚饮。田乞把阳生盛在一个皮囊里边，放置在座位的中央。打开皮囊，出现了阳生，说：“这就是齐国的君主了。”大夫们都趴在地上通姓名拜见。将要结盟扶立他，田乞欺骗说：“是我和鲍牧谋划共同确立阳生的。”鲍牧生气说：“大夫们忘记了景公的遗命吗？”各位大夫就想反悔，阳生就叩头说：

"可以我就继位，不可以也就罢了。"鲍牧恐怕祸难连及自己，才重新又说："都是景公的儿子，有什么不可以！"就在田乞家中扶立了阳生，这就是悼公。就派人把晏孺子迁徙到骀地，并且杀了孺子荼。悼公已经继位，田乞做了丞相，专断了齐国的政权。

【原文】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郄，弑悼公[1]。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2]。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3]。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4]！"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临，不可并也，君其择焉[5]。"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郤[6]。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7]。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8]。"豹曰："臣于田氏疏矣[9]。"不听[10]。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11]。太史子余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12]。"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13]。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14]。"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15]。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注释】

①郄(xī):同隙。隔阂。

②心害:忌妨。

③釐子之政:即田乞时的政策。

④妪(yù):妇女的通称。芑(qǐ):一说指谷类植物,一说为野菜名。 归乎田成子:意指老百姓欢迎田成子执政。

⑤御鞅:御,官名;鞅,人名。

⑤子我:当依《齐太公世家》及其所据之《左传》作"阚止"。 监止:与"子我"同为一人。 宗人:同族之人。

⑦疏族:远族,远亲。

⑧適:通"嫡",嫡长子、嫡系。

⑨疏:关系疏远。

⑩听:治理,处理。

⑪檀台:台名,在公宫中。《史记正义》以为在青州临淄县东北(在今山东临淄县东北)。

⑫需:迟疑。 贼:祸害。迟疑必致患难。

⑬徐州:《齐太公世家》为"俆州,即舒州"。在今山东滕县南。

⑭蚤:通"早"。

⑮齐平公之六年,为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是我国历史上战国时期之始年。

【译文】

四年,田乞去世,儿子田常接替他的职位,这就是田成子。

鲍牧和齐悼公之间有隔阂。齐国人共同扶立他的儿子壬,这就是简公。田常成子和监止都做了左右丞相,辅佐简公。田常忌妒监止,监止受到简公的宠幸,掌握的权力不能够剥夺。于是田常重新修明釐子时的政策,用大斗出借粮食,再用小斗来回收。齐国人歌颂他说:"妇女们采集芑菜呀,愿意把它送给田成子!"齐国大夫们上朝,御鞅劝谏简公说:"田常、监止二人,不可能同时并立,您要加

以选择。"国君不听从。

子我，就是监止的同族人，平常和田氏有隔阂。田氏的远房宗亲田豹事奉子我受到宠幸。子我说："我想全部消灭田氏的嫡系子孙，让田豹来替代田氏宗族。"田豹说："我在田氏宗族中关系疏远。"不加处理。随后田豹对田氏说："子我将要诛灭田氏宗族，田氏不先下手，祸难就要到达了。"子我住宿在简公宫室里，田常兄弟四个人乘车来到简公的宫室，想杀死子我。子我闭上宫门。简公和妇女们在檀台饮酒作乐，正想去攻击田常。太史官子余说："田常不是敢于发动变乱，将要除掉国家的祸害。"简公就停住了。田常出来，听说简公发怒，害怕被诛杀，将要走出国都逃亡。田子行说："迟疑，是办事的祸害。"田常于是就攻击子我。子我率领他的徒众进攻田氏，没能取胜，走出国都逃亡了。田氏的家徒追击并杀死了子我和监止。

简公出国都奔逃，田氏的家徒追逐到徐州把他拘执起来。简公说："早就依从御鞅的建议，不会达到这样的祸难地步。"田氏的家徒恐怕简公重新在位会诛杀自己，就杀死了简公。简公继位四年被杀。于是田常扶立简公的弟弟骜，这就是平公。平公就国君之位，田常担任丞相。

【原文】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于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1]。"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2]。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3]。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④。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⑤。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⑥。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⑦。明年，伐鲁、葛及安陵⑧。明年，取鲁之一城⑨。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⑩。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⑪。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⑫。伐卫，取毋丘⑬。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⑭。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⑮。明年，鲁败齐平陆⑯。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⑰。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⑱。

【注释】

①德施：施加恩德。　刑罚：处以刑罚。

②安平：齐邑名，时在齐都临淄之东淄水东岸，今山东临淄县东。　琅邪：齐邑名，在今山东胶南县南琅邪台东北。

③食：即食邑，领地。

④七十余男：《史记索隐》案：鲍昱云"陈成子有数十妇，生男百余人"，与此亦异。然谯允南案《春秋》，陈恒为人，虽志大负杀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固非苟为禽兽之行。夫成事在德，虽有奸子七十，只

以长乱，事岂然哉？言其非实也。

⑤三晋：指韩、赵、魏。 知伯：又作智伯、知瑶，战国初晋四卿之一。

⑥都邑大夫：所封城邑之长官。 且：将近。

⑦黄城：晋邑名，在今山东冠县南。 阳狐：晋邑名，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⑧鲁：此指鲁城，为鲁朝宿邑，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北。 葛：亦名长葛，古地名，在今河南长葛县北。 安陵：古地名，即鄢陵，在今河南鄢陵县北。《史记志疑》案："葛"当作"莒"，"安陵"疑误。

⑨明年：明年之明年，即第三年。

⑩太公和：即田太公，亦名田和。

⑪郕(chéng)：鲁邑名，亦名"成"，在今山东泗水县西北。

⑫西城：今地不详。

⑬毋(guàn)丘：卫邑名，亦名"贯丘"，在今山东曹县南。

⑭廪丘：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北。

⑮食一城：以一城为其食邑。

⑯平陆：邑名，在今山东汶上县北。

⑰魏文侯：名魏斯，战国初魏国之建立者。 浊泽：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县东南，亦名涿泽。

⑱康公之十九年：即公元前386年。 列于周室：国名置列于周王室。 纪元年：以独立国家开始依君王在位年数记事。元年，君王在位之始年。

【译文】

田常已经杀死简公，惧怕诸侯各国共同来诛伐自己，就把齐国所侵占的鲁国、卫国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他们，在西边和晋、韩、魏、赵各国相约交好，在南边和吴国、越国通使往来，修建功德，进行赏赐，亲和百姓，因此齐国重新获得了安定。

田常对齐平公进言说："施加恩德是人们所希望的，您去实行；处以刑罚是人们所厌恶的，我请求来实行。"这样实行了五年，齐国的政事处理权都归给了田常。田常于是把鲍氏、晏氏、监止和公族

中势力强大的人全都诛杀掉了，并划割出齐国从安平往东直到琅邪的土地，做为自己的封地采邑。封地采邑比平公占有的领地还要大。

田常又选择齐国国内高度在七尺以上的女子做后宫姬妾，后宫姬妾有几百人，并让宾客、从属可以任意出入后宫而不加禁止。等到田常去世的时候，他有了七十多个儿子。

田常去世，儿子襄子田盘接替他的职位，担任齐相。田常的谥号叫成子。

田襄子已经担任齐宣公相，晋国韩、赵、魏三家杀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封地。襄子派他的兄弟和宗族中的人全都去任齐国名都邑的大夫，和韩、赵、魏三家通使往来，将近拥有整个齐国。

襄子去世，儿子庄子田白继承职位。田庄子辅佐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攻打晋国，摧毁了黄城，包围了阳狐。第二年，攻打鲁城、葛邑和安陵。第三年，夺取了鲁国的一座城邑。

庄子去世，儿子太公田和继承职位。田太公辅佐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夺取了鲁国郕邑。第二年，宣公和郑国人在西城相会。攻打卫国，夺取了贯丘。宣公五十一年去世，田会在廪丘反叛。

宣公去世，儿子康公贷继位。贷继位十四年，沉湎在酒色中，不处理政事。太公就把康公迁徙到海滨，只给一座城做食邑，以便他供奉祖先的祭祀。第二年，鲁国在平陆打败了齐国。

三年，太公和魏文侯在浊泽相会，请求成为诸侯。魏文侯就派出使者去对周天子和各诸侯国说明，请求确立齐国丞相田和做诸侯。周天子允许了。康公的十九年，田和确立成为齐侯，列名于周王室，纪录他国君的元年。

【原文】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1]。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2]。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

救之孰与晚救之[3]？”驺忌曰：“不若勿救[4]。”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5]。”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6]。”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7]。

六年，救卫。桓公卒，于威王因齐立[8]。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9]。三年，三晋灭晋后而分其地[10]。六年，鲁伐我，入阳关[11]。晋伐我，至博陵[12]。七年，卫伐我，取薛陵[13]。九年，赵伐我，取甄[14]。

【注释】

①和立二年：依《辞海》后附《中国历史纪年表·战国纪年表》田和公元前386年～前384年在位，当为“立三年”。田和卒后，有“齐侯剡(yǎn)”于公元前383年～前375年在位九年，然后才为桓公。 桓公：公元前374年～前357年在位。

②秦、魏攻韩：梁玉绳以为“此乃齐宣王二十九年胜燕哙事，误载于桓公五年”。详《史记志疑》卷24。

③蚤：通“早”。 孰与：何如、还是。两者相比，择其一。

④驺忌：即邹忌，齐国大臣。

⑤段干朋：段干，复姓；朋，名也。齐国大夫。 折：挫折、损失。

⑥田臣思：又名田忌，齐国将领。 过矣君之谋也：即“君之谋过矣”。过，错误。

⑦因：乘机。 桑丘：燕邑名，故城俗名敬城，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

⑧威王：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

⑨灵丘：齐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县南。

⑩灭晋：《史记志疑》案：是时分其地而未灭也。

⑪阳关：关塞名，在今山东泰安县南，梁父山西南。
⑫晋：当作"魏"。 博陵：齐邑名，在今山东聊城县北。
⑬薛陵：齐邑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⑭甄：通"鄄"(juàn)，齐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译文】

齐侯太公和继位二年，田和去世，儿子桓公午继位。桓公午五年，秦国、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召集大臣们谋划的时候说："早去救跟晚去救哪个比较好？"驺忌说："不如不去救。"段干朋说："不援救，那么韩国将会受挫折而并入魏国，不如去援救好。"田臣思说："你们的计谋都错了！秦国、魏国进攻韩国，楚国、赵国必定去援救他，这是上天把燕国给予了齐国。"桓公说："好。"就暗中告诉韩国使者一定去援救并把他打发走了。韩国自认为得到了齐国的援救，因而就和秦国、魏国交战。楚国、赵国听说了，果然出动军队去援救。齐国借机起兵袭击燕国，夺取了桑丘。

六年，援救卫国。桓公去世，儿子威王因齐继位。这一年，原来的齐康公去世了，断绝了子嗣没有后代，封地全都归给了田氏。

齐威王元年，韩、赵、魏三国趁着齐国有丧事来攻打我国灵丘。三年，韩、赵、魏三国灭亡晋国宗室并瓜分了他的土地。六年，鲁国攻打我国，进入了阳关。魏国来攻打我国，到达了博陵。七年，卫国攻打我国，夺取了薛陵。九年，赵国攻打我国，夺取了甄邑。

【原文】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①。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②。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③。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④。"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

使视阿，田野不阔，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5]。"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6]。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7]。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8]。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9]。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子齐二十余年。

【注释】

①委政：委托政事。　国人不治：此"治"意为安定，安宁。

②即墨：齐邑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③阔：同"辟"，开垦。　给(jǐ)：丰足。　留事：积压的政事。

④事：事奉，奉承。

⑤阿(ē)：即东阿，齐邑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币：指玉、马、皮、帛、丝织品等礼物。　厚：厚重的贿赂。　誉：称誉，赞扬。

⑥烹：用鼎煮杀，一种酷刑。

⑦击赵、卫：《史记志疑》案：事无考。　惠王：魏惠王，亦即梁惠王。

⑧观(guàn)：齐邑名，亦名"观泽"，在今河南清丰县南。《史记志疑》案：败魏浊泽与伐魏取观是两事，不得并为一端，且是齐伐而取之，非魏因败浊泽而献观以和也。　长城：齐之长城，东起今山东胶南县南之海滨，西到今山东平阴县北之济水岸边。

⑨震惧：震惊恐惧。　务：致力于。

【译文】

威王刚刚就国君之位以后，不处理政事，把全部政事委托给卿和大夫办理，九年之内，诸侯们都来攻打，齐国人不得安宁。于是威王召来即墨大夫并告诉他说："自从您在即墨任职，毁谤的言论每日都有传到。然而我派人视察即墨，田野开垦，民众丰足，官府没有积压的政事，东方因此也获得了安宁。这是您不去奉承我左右的侍

从以求得赞扬的缘故。"封给他一万家。召来东阿的大夫告诉他说："自从您治理阿邑，赞扬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然而派使者去视察阿邑，田野没有开垦，民众贫苦。从前赵国进攻甄邑，您没有能去援救。卫国夺取了薛陵，您都不知道。这是您用厚重的礼物贿赂了我左右的侍从以便求得赞扬的结果。"这一天，烹杀了阿邑大夫，连及左右侍从中曾经赞扬过他的人都一并给烹杀了。就起兵往西去攻击赵国、卫国，在浊泽打败了魏国并包围了梁惠王。梁惠王请求献出观邑来讲和让撤除包围，赵国人归还给了我国长城。于是乎齐国感到震惊恐惧，人人都不敢粉饰过错，而致力于竭尽自己的忠诚。齐国得到了特别好的治理，诸侯们听说了，没有谁敢侵犯齐国有二十多年之久。

【原文】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①]。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②]！"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③]？"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④]；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⑤]；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⑥]；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⑦]：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⑧]。"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⑨]。"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⑩]。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⑪]？"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⑫]；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⑬]：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⑭]。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

若乎五音者⑮。"王曰:"善。"

【注释】

①驺忌子:即邹忌。 说:此与连同下文之"说"皆同"悦"。 舍:临时住宿。

②须臾:片刻,过一会儿。 户:门。

③勃然:因发怒而变色。 见容:刚刚看到面容(外表)。 察:观察,审察。

④浊:指琴声宽缓。 春温:如春气温和。

⑤廉折:高亢明快。《史记集解》引《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史记索隐》蔡邕曰:"凡弦以缓急为清浊。琴,紧其弦则清,缦其弦则浊。"

⑥攫(jué):以手指拨弦。 醳(shì):通"释",放开。 愉(shū):同"舒"。

⑦钧谐:和谐,调谐。 大小相益:声音的大小、轻重互相配合,润色。 回邪:回旋婉转。

⑧音:指乐音道理。

⑨弭(mǐ):顺服,安定。

⑩纪:道理,准则。 信:确实。

⑪丝桐:指琴。古多以桐木为琴,练丝为弦,故称。

⑫治昌:因治理而达到昌盛。

⑬连:连续不断。 径:前后贯通。

⑭调:调和,和谐。

⑮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常代称音乐。

【译文】

驺忌子通过善于弹琴进见齐威王,威王高兴而把他安置在宫中的右室居住。过不多久,威王在弹琴,驺忌子推门而入说:"琴弹得真好呀!"威王含着怒气脸上变色很不高兴,推开琴手按着剑说:"先生只见到表面现象没有深入观察,为什么就知道是弹得好呢?"驺忌子说:"大弦声音宽缓如同春气温和,是象征着国君;小弦高亢

明快而不互相扰乱，是象征着辅相；指勾拨得深，手放开得舒展，是象征着政令；琴声和谐而响亮，大小相配并润色，回旋婉转而不相干扰，象征着四时。我因此就知道您弹得好。”威王说：“您很能谈论音乐。”驺忌子说：“何止是谈论音乐，要说是治理国家和安定人民，道理也都在其中。”威王又含有怒气脸上变色很不高兴地说：“如果是谈论五音的原理，确实还没有比得上先生的。如果是讲治理国家和安定人民，它的道理又怎么会存在于弹琴当中呢？”驺忌子说：“大弦声音宽缓如同春气温和，是象征着国君；小弦高亢明快而不互相扰乱，是象征着辅相；指勾拨得深而手放开得舒展，是象征着政令；琴声和谐而响亮，大小相配并润色，回旋婉转而不相干扰，是象征着四时。反复弹奏而不混乱，是由于国家治理得昌盛美好；连续不断而前后贯通，是导致国家保全而不致灭亡。所以说琴声调和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要说治理国家和安定人民，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相像的了。”威王说：“好。”

【原文】

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1]。”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2]。”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3]。”淳于髡曰：“狶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4]。”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5]。”淳于髡曰：“弓胶昔幹，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6]。”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7]。”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8]。”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9]。”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10]。”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11]。”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

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12]。"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13]。

【注释】

①淳于髡(kūn)：齐国大臣。事详《孟子荀卿列传》及《滑稽列传》。 愚志：愚蠢之见解。 陈：陈述。 诸：兼词，之于。

②得全：指能在人臣事君的礼节上俱全无失。 全昌：指身与名俱昌。

③毋离前：即不离心中、眼前，亦谨记在心。

④豨(xī)膏：大猪之脂肪。豨，大猪。膏，脂肪。 棘轴：以棘木为车轴，至滑而坚也。 方穿：穿孔若方。

⑤谨事左右：谨慎地事奉于左右，言每事须顺从。

⑥弓胶昔幹：言作弓之法，用胶涂在旧的弓干上，然后置于矫正弓弩的器具中，加压使之粘合。昔，久，旧。幹，弓幹。 傅合：附着，弥合。 疏罅(xià)：空隙、裂缝。

⑦附：依附、扎根。

⑧敝：破败。

⑨君子：德才俱备之人。

⑩较：校量。 常任：平常负担之重量。

⑪法律：法规政令。 督：督察。

⑫趋：小步快走。 微言：含义深刻而微妙之语言。 响之应声：如同回音一样应和。响，回音。《史记集解》所引《新序》曰："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驺忌，以为设以微辞，驺忌必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驺忌。淳于髡之徒礼倨，驺忌之礼卑。淳于髡等称辞，驺忌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诎而去，驺忌之礼倨，淳于髡之礼卑。故所以尚于将、莫邪者，贵其立断也。所以尚骐骥者，为其立至也。必且历日旷久，则系氂能挈石，驽马亦能致远。是以聪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⑬期(jī)：一周。 下邳(pī)：齐邑名，在今江苏邳县南。

【译文】

驺忌子进见威王后三个月就接受了相印。淳于髡见到他说：

“真会说话呀！髡有愚蠢的见解，愿意在您面前陈说。”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教诲。”淳于髡说：“能在人臣事君的礼节上俱全无失，身和名也都会昌盛；如果全都有失误，身和名也全要毁亡。”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指教，一定会把您的话铭记在心。”淳于髡曰：“用大猪的油脂涂抹棘轴，就是为了让它润滑，然而如果穿孔是方形的就不能运转。”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指教，一定会谨慎地在国君左右事奉。”淳于髡说：“把旧弓涂上胶放置在矫正器上加压，就是为了使它粘合，然而不能用这种方法弥合裂缝。”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指教，我一定谨慎地扎根在万民之中。”淳于髡说：“狐腋的裘皮衣虽然破败了，不能用黄狗的皮来补缀。”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指教，我用人一定会谨慎地挑选君子，不要让愚庸的小人混杂在其中。”淳于髡说：‘大车不加校正，不能承载平时负担的重量；琴瑟不加校正，就不能使五音形成悦耳的音乐。”驺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指教，我一定谨慎地修明法规政令并严厉督察奸吏。”淳于髡说完了，快步出宫，到了门外遇见他的仆人就说：“这个人，我说出了五条隐语，他的反应就像回音应和声音一样的敏捷，这个人不久一定会受封了。”过了一年，封给他下邳，称号叫成侯。

【原文】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①]。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②]？”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③]。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④]。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⑤]。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⑥]。吾臣有种首

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⑦！”梁惠王惭，不怿而去⑧。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⑨。故不如南攻襄陵以獘魏，邯郸拔而乘魏之獘⑩。”威王从其计。

【注释】

①田：打猎。

②径寸之珠：直径一寸的宝珠。

③以为宝：认为是宝。

④檀子：齐臣。 东取：夺取齐之东部。 泗上：泗水流域。 十二诸侯：指邹、鲁、陈、蔡等国。

⑤盼(bān)子，即田盼，齐臣。 高唐：齐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县东北。 渔：打鱼。

⑥黔夫：齐臣。 徐州：齐邑名，又作徐(shū)州，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⑦种首：齐臣。 特：只，仅仅。

⑧怿(yì)：喜悦。

⑨军：驻扎。

⑩襄陵：魏邑名，在今河南睢县。 獘(bì)：同毙，此指使魏遭受损失。

【译文】

威王二十三年，和赵王在平陆相会。二十四年，和魏王在郊外相会打猎。魏王询问说：“您王也有宝吗？”威王说：“没有。”梁王说：“像我这样的是个小国家，尚且有直径一寸的宝珠各用十枚照在车辆前后的这种车总共达十二辆，为什么您这样的万乘之国就没有

宝呢？"威王说："我认为什么是宝在看法上和您王不同。我的臣子中有个叫檀子的，派他去镇守南城，那么楚国人就不敢向东来侵害掠夺，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小国都会前来朝拜。我的臣子中有个叫肦子的，派他去镇守高唐，那么赵国人就不敢往东来到黄河上捕鱼。我的官吏中有个叫黔夫的，派他镇守徐州，那么燕国人就到北门祭祀，赵国人就到西门祭祀，祈求神灵福佑免受攻击，而迁徙去随从他的人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中有个叫种首的，派他去防备盗贼，那么就做到了道不拾遗。我的宝贝将可以照耀千里，岂止是十二辆车吗！"梁惠王惭愧，感到不愉快就离去了。

二十六年，魏惠王包围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们谋划说："援救赵国比不援救赵国哪样好？"驺忌子说："不如不去援救。"段干朋说："不去援救就不符合道义，将会不利。"威王说："为什么呢？"回答说："如果魏国并吞了邯郸，这对齐国有什么好处呢？再说援救赵国而在他的国都郊外驻扎军队，这样赵国不被攻打并且魏国也可以保全完好。所以不如向南去进攻襄陵来损害魏国，邯郸如果被攻拔就可以利用魏国的疲惫而使他受到损害。"威王依从了他的计策。

【原文】

其后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①。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②；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而命在公矣③。"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④。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⑤。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

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监淄，求成侯，不胜而犇[6]。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强立[7]。

【注释】

①公孙阅：齐国大臣。《战国策》作"公孙閈"。

②中：应验，成功。

③非前死则后北：不是在前战中死去就是向后败北。北，败北。

④十月：当依《战国策》作"七月"。　邯郸拔：《史记志疑》案：邯郸为赵之都，其君在焉，魏安得拔其都乎？揆诸情势，深所难信，《史》言妄矣。桂陵：魏邑名，在今河南省长垣县北。

⑤牟辛：齐国大夫。一说"大夫"或作"夫人"。牟辛为夫人之姓字。

⑥求：捉拿，搜捕。　犇：同奔。田忌出奔时间有误，当在宣王二年马陵之战后。

⑦宣王：田齐宣王，名辟强，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译文】

后来成侯驺忌和田忌不相友善，公孙阅对成侯忌说："您何不谋划攻打魏国，田忌必定要领兵。作战胜利有了功劳，就是您的谋划应验了；作战没有取胜，田忌不是向前战死就是向后败北，这样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您手里了。"于是成侯去向威王进言，派田忌往南进攻襄陵。十月，攻拔了邯郸，齐国趁机起兵出击魏国，在桂陵把魏军打得大败。于是齐国在诸侯中成了最强大的国家，自己把称号改做王，来号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死了他的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对成侯忌说："您何不让人拿着二百两黄金到市上去占卜，让他说'我是田忌手下的人。我们三次出战就三

次取胜，声威震动天下。想办件大事，不知道是吉利还是不吉利'?"等这个要占卜的人走了，就派人把那个占卜先生逮捕起来，在威王那里验证问卜之辞。田忌听说了，因而率领他的徒众袭攻临淄，搜求成侯，没能取胜就奔逃了。

三十六年，威王去世，儿子宣王辟强继位。

【原文】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①]。周致伯于秦孝公[②]。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③]。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④]?"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⑤]。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⑥]。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獘，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⑦]。"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帅)〔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⑧]。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⑨]。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⑩]。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明年，与魏襄会徐州，诸侯相王也[⑪]。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⑫]。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⑬]。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⑭]。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15]。

【注释】

①商鞅：战国中期政治家，出身于卫国，原名卫鞅，后受秦孝公重用变法，封于商、於，所以又名商鞅。事详《商君列传》。

②致伯：表达授予霸主的地位。伯，通“霸”。 秦孝公：秦国国君，在位任用商鞅变法，而使秦国富强，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在位。又名嬴渠梁。

③南梁：邑名，在今河南临汝县西。

④蚤：此连同下文之“蚤”，皆通“早”。

⑤孙子：即孙膑。 顾反：反而、却。

⑥见：同“现”。 东面：面向东。 愬(sù)：“诉”的异体字，诉说，告诉。

⑦承：通“乘”，趁。 重利：极大好处。

⑧田婴：齐国宗室大臣，威王少子。依《六国年表》为将者尚有“田肦(bān)”。 救韩、赵以击魏：“赵”字衍。 马陵：齐邑名，在今山东阳谷县西南。 庞涓：战国时魏国将领。

⑨因：凭借，依靠。 博望：齐地名，在今山东聊城县北。

⑩平阿(ē)：古地名，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南。

⑪相王(wàng)：互相承认为王。

⑫秦惠王：秦国国君，亦称秦惠文王，其称王在公元前325年，为齐威王之三十二年。齐宣王之十八年，即公元前302年，时为秦昭襄王之五年，无需再称王。

⑬驺衍：亦作邹衍，战国时思想家，阴阳家代表人物。 田骈(pián)：齐国人，著有《田子》二十五篇。 接子：齐国人，著有《接子》二篇。 慎到：赵国人，著有《慎子》四十二篇。 环渊：楚国人，有著作上、下两篇。 列第：各类等级的住宅。 上大夫：战国诸侯国卿以下，大夫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大夫为上等。 不治：不追究、不治罪。 议论：评论是非，发表言论。

⑭稷下：地名，在齐都城临淄稷门附近，齐曾在此设馆，任各派学者讲学议论。

⑮湣王：田齐湣王，名地，公元前300—284年在位。此据《中国历史纪年表》，与本篇所叙有差异。

【译文】

宣王元年，秦国任用商鞅。周王室授予秦孝公霸主的地位。

二年，魏国攻打韩国。赵国和魏国亲近，共同出击魏国。赵国不利，在南梁战败。宣王召回田忌恢复原来的职位。韩国向齐国请救援救。宣王召集大臣们谋划说："早去援救和晚去援救相比哪样好？"驺忌子说："不如不去援救。"田忌说："不去援救，那么韩国将会受挫折而屈从于魏国，不如及早去援救。"孙膑说："如果韩国、魏国的军队还没有困顿我们去援救，这样我们会是替代韩国接受魏国军队的进攻，反而会要听从韩国的指挥。而且魏国有攻破韩国的打算，韩国出现亡国迹象，必定到东来向齐国求救了。我们深深地和韩国结交亲近而又可以较晚地趁着魏国困顿了去打击他，那么就可获得重大利益并得尊敬的名声。"宣王说："好。"就暗中告诉韩国使者要去援救并打发他回国。韩国因此依仗齐国，五次交战都没有取胜，就向东来把国家委托给齐国。齐国因而起兵，派田忌、田婴领兵，让孙膑做军师，援救韩国来攻击魏国，在马陵把魏军打得大败，杀了他的将领庞涓，俘虏魏国的太子申。这以后，韩、赵、魏三国的国王都通过田婴在博望朝拜了齐王，结盟以后就离去了。

七年，和魏王在平阿之南相会。第二年，再次在甄邑相会。魏惠王去世。又第二年，和魏襄王在徐州相会，是为了诸侯国互相称王。十年，楚国包围了我国徐州。十一年，和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决开黄河引水浸灌齐、魏两国军队，军队撤离了。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爱从事文学和游说的士人，从像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这班人算起有七十六人，都赐给他们不同等级的宅第，任用他们做上大夫，不具体料理政事而只议论是非。因此齐国

稷下宫中的学士重新兴盛起来，将近有数百接近千人。

十九年，宣王去世，儿子湣王地继位。

【原文】

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啮桑[①]。三年，封田婴于薛[②]。四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③]。

十二年，攻魏。楚国雍氏，秦败屈丐[④]。苏代谓田轸曰："臣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⑤]。今者臣立于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张仪曰：'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⑥]；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转辞也[⑦]。秦、韩之兵毋东，旬余，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⑧]。"田轸曰："奈何使无东？"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卻齐宋，冯因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獘，南割于楚，故地必尽得之矣[⑨]'。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獘，南割于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⑩]'。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⑪]'。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⑫]'。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威发于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⑬]'。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⑭]。秦韩之王劫于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于秦韩，此其善于公而恶张子多资矣[⑮]。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16]。二十四年，秦使泾阳君质于齐[17]。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秦[18]。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19]。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20]。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21]。齐佐赵灭中山[22]。

【注释】

①张仪：魏人，战国著名纵横家，倡连横。事详《张仪列传》。　执政：掌握大权、主持政务之臣。　啮(niè)桑：地名，在今江苏沛县西南。

②薛：齐邑名，亦名"徐州"，在今山东滕县南。

③观泽：魏邑名，亦名"观"，在今河南清丰县南。

④雍氏：魏邑名，在今河南禹州市东北。　屈丐：楚将。

⑤苏代：苏秦之弟，战国纵横家之一，详《苏秦列传》。　田轸：又称"陈轸"，楚国大臣。　谒：拜见，进见。

⑥韩冯：人名，韩国相，又名"公仲侈"。　煮枣：地名，在今山东菏泽市西南。

⑦转辞：婉转之辞。

⑧转：转变策略、态度。　逐：驱逐。　交臂：犹"拱手"。

⑨冯以为魏：韩冯这样做是为了魏国。　郄：同"却"，击退。　抟(tuán)：结聚，集中。

⑩距：通"拒"，抗拒，抵御。　三川：其地有伊水、洛水、河水而得名，时为周室之都所在地带。

⑪公：此指田轸。　制和：控制议和。

⑫窘：窘迫，使……陷入困境。

⑬案：按兵不动。　声威：名声威势。　资：凭借，依靠。

⑭大德：大的恩德。

⑮劫：威逼，威胁。　徇服：顺服。　左券(quàn)：券是古代的一种契据，常分为两半，各执其一作为凭证。左券为上，右券为下。债权人拥有左券，后以左券喻以主动或成事有把握。　责：要求、命令。　张子：指张

仪。

⑯重丘：楚邑名，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北。

⑰泾阳君：秦昭王同母弟嬴悝，封于泾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⑱孟尝君：即田文，战国时齐国宗室大臣，战国四公子之一，因封于薛地，所以又名薛文。详《孟尝君列传》。

⑲函谷：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北。　军：驻扎。

⑳河外：春秋时晋人称河西与河南为河外，战国时魏人仍袭用此称。后河外泛指今陕西省华阴县到河南陕西黄河拐弯这一带。

㉑主父：即赵武灵王，名赵雍，晚年让位于其子，而自号主父。详《赵世家》。

㉒中山：即中山国，春秋及战国初一诸侯国，辖境在今河北省中南部一带。

【译文】

湣王元年，秦国派张仪和诸侯各国执掌政事大权的重臣在啮桑相会。三年，把田婴封在薛邑。四年，从秦国迎来妇女做妻。七年，和宋国进攻魏国，在观泽把魏国打败。

十二年，进攻魏国。楚国包围雍氏，秦国打败楚将屈丐。苏代对田轸说："我愿意拜见您，将可以把一件事办得很完满，让楚国有利于您，成功了是福，不成功也是福。今天我站在门口，有客人谈到魏王对韩冯、张仪说：'煮枣将被攻拔，齐兵又来进犯，您二位来救寡人就可以不败；不来救寡人，寡人无能为力只好听从齐国攻拔。'这只不过是婉转之辞。秦国、韩国的军队不向东进发，十多天时间，那么魏国就会转变态度，韩国顺从秦国，秦国驱逐张仪，拱手而去事奉齐国、楚国，这样您的事情就成功了。"田轸说："怎么让秦国、韩国不派兵东向呢？"回答说："韩冯援救魏国的言辞，必定不会对韩王说'韩冯是为了魏国'，必定会说'韩冯将要率领秦韩两国的军队往东去抗御齐国、宋国，韩冯因而聚集三国的军队，趁着屈丐战败的困顿，向南从楚国割取土地，从前失掉的土地必定会全部得到

了’。张仪援救魏国的言辞，必定不会对秦王说‘张仪是为了魏国’，必定会说‘张仪将要率领秦韩两国的军队向东去抗拒齐国、宋国，张仪将会聚集三国的军队，乘着屈丐战败的困顿，向南从楚国割取土地，名义上是要保存将会灭亡的国家，实际上是攻打了三川地区就回来，这是一种帝王的事业’。您让楚王给予韩国土地，让秦国控制和谈，对秦王说‘请能给予韩国土地，而王能借此施威名于三川地区，韩国的军队不动用就可以从楚国得到土地’。韩冯向东发兵的言辞将会怎样对秦国说呢?说‘秦国不动用军队就得到了三川地区，攻打楚韩二国来使魏国陷入困境，魏国不敢发兵往东，这样就孤立了齐国’。张仪向东发兵的言辞将会怎么说呢？说‘秦韩两国想得到土地却按兵不动，声威震动了魏国，魏国想要不失去齐楚二国的支援就有凭借了’。魏国转变了对秦韩二国的态度争着去事奉齐国、楚国，楚王正想得到魏国事奉而不给韩国土地，您让秦韩两国不动用军队而能得到土地，对这两国来说是有一种大的恩德。秦韩两国国王受到韩冯、张仪的胁迫向东发兵来使魏国顺服，您就可以常操胜券来责求秦国韩国，这样两国就会认为您的谋划好而厌恶张仪付出的代价太多了。

十三年，秦惠王去世。二十三年，和秦国在重丘击败了楚国。二十四年，秦国派泾阳君到齐国做质子。二十五年，把泾阳君归还秦国。孟尝君薛文进入秦国，随即做了秦相。薛文逃离了秦国。二十六年，齐国和韩国、魏国共同进攻秦国，到了函谷关就驻扎在那里。二十八年，秦国把河外地区给了韩国来讲和，军队撤走了。二十九年赵国杀死了他的主父。齐国佐助赵国灭亡了中山国。

【原文】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①]。苏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②]。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③]?"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来

微，愿王受之而勿备称也[4]。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5]。且让争帝名，无伤也[6]。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7]。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8]？"王曰："伐桀宋利。"对曰："夫约钧，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9]。夫有宋，卫之阳地危[10]；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11]；有淮北，楚之东国危[12]；有陶、平陆，梁门不开[13]。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14]。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愿王孰虑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注释】

①秦昭王：秦国国君，亦称秦昭襄王，名嬴稷，又作秦稷。秦昭王称帝在其十九年，即公元前288年。

②章华东门：一说为齐小城北门；一说齐城章华之东有闾门，武鹿门也。

③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秦国大臣，后封为穰侯。详《穰侯列传》。

④卒(cù)：通"猝"，突然、仓猝。　微：不明显。　备：准备；立刻。

⑤乃：却，才。　后：迟、晚。

⑥让争：辞让争称。　伤：有害、妨碍。

⑦收：收取、得到。

⑧桀宋：宋王偃，宋辟公之子，自立为宋君后，又自立为王。执政期间暴虐无道，淫于酒、妇人，其他诸侯王将其比作夏桀，所以称为"桀宋"。

⑨钧：平均、均等。此指同时签约(称帝)。　倍：通"背"。　举：攻下、占领。

⑩卫之阳地：指前卫国所占据的黄河以南地区，时属魏约在今河南濮阳

一带。

⑪济西：济水以西地区，约今河南范县、山东鄄城、郓城、菏泽一带。 阿东：东阿一带，即今山东聊城、阳谷一带。一说“阿东”应为“河东”，意即赵国黄河以东地区。

⑫淮北：淮河以北，在今徐州、泗水流域。

⑬陶：陶丘，又名定陶，即今山东定陶县一带。 梁门：魏国都城大梁的城门。

⑭贷：通“代”，代替。 形服：迫于形势而臣服。

【译文】

三十六年，齐湣王称东帝，秦昭王称西帝。苏代从燕国来，进入齐国，齐王在章华东门接见他。齐王说：“嘿，好啊，您来了！秦国派魏冉送来了帝号，您认为怎么样？”回答说：“您王询问我太突然了，而祸患的发展是不明显的，希望您王接受了但不要马上称帝。秦国称了帝，如果天下认同了他，您王再来称帝，也不算迟。而且在争称帝名方面推让，也没有什么伤害。秦国称了帝，天下的人憎恨他，您王借此不要再称帝，来收取天下的人心，这是一笔很大的本钱。而且天下立了两个帝，您王认为天下是尊崇齐国呢，还是尊崇秦国呢？”湣王说：“尊崇秦国。”说：“解除帝号，天下的人是喜欢齐国呢，还是喜欢秦国呢？”湣王说：“喜欢齐国并憎恨秦国。”说：“两帝订立盟约攻打赵国，跟攻打桀宋比较哪样有利？”湣王说：“攻打桀宋有利。”回答说：“要是同时签约称帝，然而和秦国都一样的称帝但天下只尊崇秦国而轻视齐国，解除帝号那么天下喜欢齐国并憎恨秦国，攻打赵国又不如攻打桀宋一样有利，所以希望您王公开地解除帝号来收取天下人心，违背盟约，摈弃秦国，不要和秦国争高低，而您王利用这个时机攻占宋国。如果占有了宋国，魏国的阳地也就危险了；有了济水西岸地区，赵国阿地以东一带的国土就危险了；有了淮水北岸地区，楚国的东部国土就危险了；有了陶邑、平陆，魏都大梁的城门就不能打开了。解除帝号而用攻打桀宋的事情来代替，

国家的地位加重，名声受到尊崇，燕国、楚国会因为形势所迫而臣服，天下没有谁敢不听从，这是商汤、周武王一样的举动呀。用敬重秦国做名义，然后又让天下去憎恨他，这就是所谓拿卑下而变成高贵的办法。希望您王认真地考虑一下。”于是齐国重新放弃了帝号照旧称王，秦国也除去了帝位。

【原文】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①。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②？”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祷于王也③。”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④。一从一衡，其说何也⑤？”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⑥？齐以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⑦。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伏式结轶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结轶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⑧。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于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⑨。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⑩。

【注释】

①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　阳晋：卫地，在今山东东明县东。

②韩聂：齐国大臣。

③无事：指不进行征伐。　安邑：邑名，原魏都，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④难知：（行为）难以理解。

⑤一从一衡:时而参加合纵,时而又加入连横。从,通"纵"。衡,通"横"。

⑥天下国:指天下各诸侯的情况。

⑦宋治:宋国治理的土地。《战国策》作"宋地"。

⑧中国:泛指中原诸侯国。 白头游敖之士:以游说为职业的老者。敖,通"遨",遨游。 伏式结轶(zhé):凭伏在车前横木上,车辙互相交错、重叠。式,通"轼",车前横木。轶,通"辙",车辙。

⑨温:魏邑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⑩邹:诸侯国名,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译文】

三十八年,攻打宋国。秦昭王发怒说:"我爱宋国和爱新城、阳晋是一样的。韩聂和我是朋友,却进攻我所爱的国家,是为什么?"苏代替齐国对秦王说:"韩聂进攻宋国,就是为了您王。齐国强大,再加上宋国的辅助,楚国魏国必定恐惧,恐惧就必定向西来事奉秦国,这样,您王不要烦劳一兵,不要伤害一士,不进行战事就割取了安邑,这就是韩聂所祝祷于您王的呀。"秦王说:"我担心齐国的行为难以理解。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回答说:"天下各诸侯国的情况能让齐国都了解吗?齐国进攻宋国,他知道事奉秦国要用万乘之国辅助自己,不向西事奉秦国那么宋国也会不安定。中原各国以游说为职业的老者们都积虑蓄智想离间齐秦二国的交好,凭伏在车上车辙交错重叠地往西奔驰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要和齐国友善的,凭伏在车上车辙交错重叠地往东奔驰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要和秦国友善的。这是为什么呢?都是不希望齐秦二国联合呀!为什么晋楚国家这样明智而齐秦两国这样愚蠢呢?晋楚国家联合必定议论齐秦二国,齐秦二国联合必定图谋晋楚二国,请能根据这个情况决定行事吧!"秦王说:"可以。"于是齐国就攻打宋国,宋王出国逃亡,死在温邑。齐国南边割取了楚国的淮水北岸,西边侵入了三晋,想趁机吞并周王室,成为天子。泗水一带的诸侯国如邹、鲁的国君都向他称臣,诸侯们感到恐惧。

【原文】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郤[①]。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②]。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③]。湣王不逊，卫人侵之[④]。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遂走莒[⑤]。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⑥]。

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⑦]。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⑧]。淖齿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王已立在莒矣[⑨]。"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⑩]。"终身不睹君王后[⑪]。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⑫]。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于莒，入临淄[⑬]。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⑭]。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⑮]。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⑯]。

【注释】

①解(xiè)：溃败，离散。 郤：同"却"，退却。

②乐毅：战国时燕国著名将领。事详《乐毅列传》。

③辟宫：打开宫门。 共具：供奉一切用具。共，通"供"，供奉，供给。

④不逊：不谦虚，不恭敬。

⑤内："纳"之古字，接纳、容纳。

⑥淖(nào)齿：楚将领。 卤器：虏掠来的宝器。卤，通"虏"。

⑦法章：田齐国君，名法章，后为襄王。公元前283年～前265年在位。

敫：音jiǎo或yào。 家庸：即家佣，佣人。

⑧恒人：常人，一般人。

⑨布告：对众宣告，公告。

⑩取媒：通过媒人介绍。 吾种：我们宗族的后代。 汙："污"之异体。

⑪覩："睹"之异体。

⑫人子：子女，后辈。

⑬田单：战国时齐国著名将领。事详《田单列传》。

⑭安平君：田单封于安平，故称。安平，齐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⑮刚寿：实为两地名。刚，齐地，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齐地，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⑯建：田齐最末一位国君，公元前264年～前221年在位。

【译文】

三十九年，秦国前来攻打，攻拔我国相邻的城池九座。

四十年，燕国、秦国、楚国、三晋联合谋划，各自派出精锐部队前来攻伐，在济水西岸把我军打败。王师溃散并且退却。燕将乐毅就进入临淄，全部夺取了齐国珍宝和藏器。湣王出国逃亡，前往卫国。卫君打开王宫让他居住下来，对他称臣并供给一切用具。湣王不谦逊，卫国人侵害他。湣王离去，跑到了邹国、鲁国，但他神气骄傲，邹国、鲁国的国君都不接纳他，就跑到了莒城。楚国派淖齿统兵援救齐国，因而做了齐湣王的辅相。淖齿就杀了湣王而和燕国共同分享了侵占的齐国和虏掠来的宝器。

湣王遇害，他的儿子法章变换姓名替莒城太史敫家做佣人。太史敫的女儿看到法章的状貌觉得奇怪，认为他不是一个平常人，怜悯他又常常偷偷地给他一些衣服食物，并和他私通了。淖齿已经离

开了莒城，莒城中的人和齐国的亡臣们聚在一起寻求湣王的儿子，想扶立湣王儿子。法章害怕他们会诛杀自己，过了很久，才敢自己说出“我是湣王的儿子”。于是莒城人共同扶立法章，这就是襄王。因此保守莒城并向齐国境内发布告令：“齐王已经确立在莒城了。”

襄王已经继位，立太史氏的女儿做王后，这就是君王后，生了儿子建。太史敫说：“女儿不通过说媒就自己出嫁，不是我宗族的后代，玷污了我家世的名声。”终身都不去看望君王后。君王后贤惠，不因为父母不来看望她的缘故就失却作为儿女尽孝心的礼节。

襄王住在莒城的五年，田单依据即墨城攻破了燕军，从莒城迎接襄王，进入临淄。齐国原有的土地全都重新归属齐国。齐国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国进击我国刚、寿二邑。十九年，襄王去世，儿子建继位。

【原文】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①]。”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②]。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③]。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④]。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遂围邯郸[⑤]。

十六年，秦灭周[⑥]。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⑦]。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⑧]。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⑨]。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⑩]。明年，秦灭魏，

秦兵次于历下[11]。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嘉，灭燕王喜[12]。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13]。秦虏王建，迁之共[14]。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15]。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16]。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17]。

【注释】

①计：计谋、谋划。　亲：亲近。此指齐楚联合救赵的态度。

②周子：齐之谋臣。　中：得逞。　过：过失，失误。

③扞蔽：屏蔽，屏障。

④务：事务，事情。　奉："捧"之古字。　沃：浇水。　釜(fǔ)：古代军队用的炊具，相当于今之锅。

⑤长平：赵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邯郸：当时赵之都城，今河北邯郸市。

⑥周：指东周。文缺"东"字。

⑦东郡：秦始皇所置郡名，公元前242年设，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⑧秦王政：即秦始皇，名嬴政。　咸阳：秦国都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⑨荆轲：战国末卫国人，著名刺客。曾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政而被杀。　觉：发现。

⑩燕王：燕国国君，名喜。　辽东：古地区名，秦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

⑪次：驻扎。　历下：齐邑名，在今山东济南市。

⑫代王嘉：代，战国时一小国名，嘉为其君王，辖境在今河北蔚县一带。

⑬后胜：齐国大臣，曾为齐相。

⑭共：邑名，原属魏，在今河南辉县。

⑮间金：离间用的金钱。

⑯卒：终于。　格：抵抗、抵御。

⑰松耶柏耶：指建住在共邑的松柏之间。　住建共者客：让齐王建住在共地的是那些大臣宾客。　疾：憎恨。　详：审慎。

【译文】

王建继位六年，秦国进攻赵国，齐楚两国去援救他。秦国谋算说："齐楚两国援救赵国，他们关系亲近我就退兵，不亲近就进行攻击。"赵国没有了粮食，向齐国请求借粟，齐国不答应。周子说："不如答应他来让秦国退兵，不答应那么秦兵就不会撤退，这样秦国的谋算得逞了而齐楚两国的谋划是失败了。而且赵国对于齐国、楚国来说，是一种屏障，好像牙齿外边有嘴唇，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受寒。今天赵国灭亡了，明日祸患就连及到了齐国、楚国。而且援救赵国这种事情，应该像捧着漏水的瓮去浇烧焦的锅一样。再说援救赵国，是高尚的义举，使秦国撤退，声名可以显赫。仗义解救将亡的国家，扬威退却强秦的军队，不致力于此而只一味爱护粟粮，替国家划策的人是大错了。"

齐王不听从。秦国在长平攻破了赵国四十多万军队，就包围了邯郸。

十六年，秦国灭了东周。君王后去世。二十三年，秦国设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建进入秦国朝拜。秦王嬴政在咸阳设酒宴款待。三十五年，秦国灭亡了韩国。三十七年，秦国灭亡了赵国。三十八年，燕国派荆轲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了，杀死了荆轲。第二年，秦

国攻破燕国，燕王逃亡奔走辽东。第二年，秦国灭亡了魏国，秦兵驻扎在历下。四十二年，秦国灭亡了楚国。第二年，俘虏了代王嘉，灭掉了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进击齐国。齐王听信辅相后胜的计策，不进行战斗，领兵投降秦国。秦国俘虏了王建，把他迁徙到共邑。就灭亡了齐国设置为郡。天下完全统一于秦国，秦王嬴政称号为皇帝。开始的时候，君王后贤能，事奉秦国谨慎，和诸侯各国讲信任，齐国也因为地处东方海滨，秦国日夜紧急进攻三晋、燕国、楚国，五国面对秦国的进攻分别谋求自救，因此王建继位四十多年没有承受过战争创伤。君王后死去，后胜辅佐齐国，接受了很多用于离间的金钱，就多多地派了些宾客去秦国，秦国又多给这些人金钱，宾客回来都成了为秦国帮忙的间谍，劝说齐王放弃合纵去朝拜秦国，不修缮进攻作战的设备，不救助其他五国攻打秦国，秦国因而能够灭亡五国。五国已经灭亡，秦兵终于进入了临淄，民众中没有一个敢于抵抗的人。王建就投降了，被迁徙到了共邑。所以齐国人怨恨王建不早和诸侯合纵去进攻秦国，听了奸臣宾客的话以致于灭亡了自己的国家，唱着歌说："松树林呢，还是柏树林呢？让王建居住到共邑去的不是些宾客吗？"憎恨王建任用宾客是太不审慎了。

【原文】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①。《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②！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③。

【注释】

①《易》：又名《周易》，儒家六经之一。是一部具有浓厚占卦迷信色彩和含

有朴素辩证思想的历史文献。

②幽明：深奥。 通人：学识渊博之人。 达才：明智达理之人。 注意：留意。

③比：接连、频频。 渐：渐进、趋使。 厌(yā)：符合、适合。

【译文】

太史公说：大概孔子晚年喜欢《易经》。《易经》作为一种学问，深奥得很，不是学识渊博明达事理的人谁能够留意它呢！所以周王室的太史为田敬仲完占卦，能够推算到十代以后；等到陈完奔往齐国，懿仲的占卜也是这样说。田乞和田常所以能接连冒犯两位国君，专断了齐国的政事，不一定全是事势发展的渐进过程造成的，大概是遵循适应了占卜兆辞的祥瑞吧。

史记全译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题解】

文篇主要据《论语》等文献，第一次系统地整理孔子的传记及言行记录。通过记述孔子周游列国，表现出春秋末期事势的发展和社会风气，说明了儒学的创设及其不为现实所用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同时表现出孔子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及其所经受的困苦、遭遇，从而塑造出孔子的高大形象。

本篇是《史记》中学术发展史的重要文籍，它表明儒学是夏、商、周以来奴隶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系统总结，是历史变迁的必然产物。然晏婴之对齐景公说，则表明儒学在春秋末期其自身已不适应时局的变化发展；以鲁堕三都之引起冲突及陈蔡大夫之围孔子于野，表明儒学的实施，“所讥刺皆中诸侯之疾”，触犯了各国统治贵族的利益而遭到反对；对黎鉏之对齐景公及令尹子西之对楚昭王，表明儒学之执政受封，会影响现有国家政局发生变化，而使相关的国家受到威胁或破坏其国自身的长久稳定，而最终不为当权者所采纳、接受。在这些叙述中，儒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效应被清楚地表述出来。

在叙述了孔子的经历以外，专门记述了孔子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古代文献整理方面所创造的成就。孔子之整理《尚书》、《礼记》、《诗》、《易》，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孔子之开创私家讲学，他的教学思想、原则、方法，都给后人以不少启迪。尤其是孔子所作之《春秋》，能使“天下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和精神，为我国后来史学的发展给予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记述表明，司马迁认为孔子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不可低估，不可忽视的。

论赞极力称许孔子，表明了司马迁对孔子无限的崇敬和怀念心情。“学者宗之”，“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的认识，在司马迁的思想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既以“至圣”相许，则又以当代孔子自居，其响往之心始终贯穿于其《史记》的撰述之中。

【原文】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①。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②。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③。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④。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⑤。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⑥。字仲尼，姓孔氏⑦。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⑧。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⑨。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⑩。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⑪。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⑫。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⑬。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⑭。”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⑮。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⑯。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⑰。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⑱。’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⑲。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⑳。”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㉑。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㉒。

【注释】

①昌平乡：乡名，亦名“昌衍”，在今山东曲阜市东南。 陬(zōu)邑：邑名，

在今山东曲阜市东南。昌平乡又在陬邑之东南。此邑之东有座尼丘山。《史记索隐》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史记正义》按：夫子生在邹，长徙曲阜，仍号阙里。

②其先宋人：《史记索隐》引《家语》："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孔子之祖先乃由宋奔鲁，《史记志疑》以为"奔鲁者乃孔子五代祖木金父，孔叔之祖也"。

③叔梁纥(gē)：人名，孔子之父。

④颜氏女：据《家语》名"徵在"。 野合：非据礼制而成婚，或谓私奔。 祷(dǎo)：向神祈求。

⑤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

⑥圩(wéi)顶：头顶中低而四傍高。

⑦仲尼：孔子之字。仲，排行第二。据《家语》孔子有异母兄名"孟皮"。

⑧防山：防邑之山。防邑，在陬邑之东北，在今山东曲阜市东。

⑨孔子疑其父墓处：古代墓葬不堆土成坟丘，故难确识其处。 讳(huì)：隐瞒，避忌。

⑩陈：陈设，陈列。 俎(zǔ)豆：古代祭祀用以载牲的礼器。有青铜制的，也有木制漆饰的。 礼容：礼制仪容。

⑪殡(bìn)：殓而未葬。其时可长达三年，然后择吉日而葬。 五父之衢：地名，在今曲阜市东北。《史记正义》以为是"鲁城内衢道"。 慎：慎重。

⑫郰，即"陬"。或作"邹"。 诲：指教，告知。

⑬要绖(dié)：服丧期间腰间系有麻带。要，通"腰"。绖，丧服中的麻带。 飨：用酒食款待人。 与(yù)往：前往参加。与，参与，参加。

⑭阳虎：季氏家臣。 绌：通"黜"，排除，贬退。《史记正义》阳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

⑮孟釐子死：据《左传》孟釐子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18年，时孔子年三十四，非止"十七"。 诫：告诫，叮嘱。 嗣：继承人。此指儿子。 圣人：指弗父何及正考父。

⑯宋湣公共去世，弟弟炀公熙继位。湣公庶子鲋祀弑炀公，欲立湣公世子弗父何，何让不受，鲋祀继位为厉公。

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孙。 佐：辅佐。 戴、武、宣公：三人均宋国国君。 三命：上卿。 滋益：更加。同义词连用。 共：同"恭"。 鼎：考父庙之鼎。 偻(lóu)、伛(yǔ)、俯：均为表示恭敬的状貌。俯恭于伛，伛恭于偻。 循墙：避免走道路中间。 走：小步快走，表示恭敬。 莫敢余侮：即"莫敢侮余"。侮，侮慢。

⑱饘(zhān)于是：在这个鼎中熬稠粥。饘，厚粥。是，指这座鼎。 粥：稀粥。 餬口：本是吃粥的意思。餬，就是"饘"。比喻生活艰难，勉强度日。

⑲当世：做国君。 达：显贵。

⑳即没：如果死了。

㉑南宫敬叔：与懿子同为孟釐子之子，《史记索隐》以为不应更言"鲁人"。

㉒季武子：时为鲁国执政。 平子：季武子之孙。

【译文】

孔子生在鲁国昌平乡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和一位颜氏女子未按礼制手续结合并生下了孔子，他们是在尼丘山向神祈求后才生下孔子的。鲁襄公的二十二年孔子出生。生下来头顶上中间低四周高，所以根据这点给他取名叫丘。他字是仲尼，姓孔。

孔丘生下不久叔梁纥就死去了，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国东部，由于这种情况孔子搞不清楚他父亲安葬的地方，母亲忌讳这件事避而不谈。孔子是小孩时嬉玩游戏，常常摆设出祭祀的俎豆等礼器，学做祭祀的礼仪动作。孔子的母亲死去，先停柩在五父之衢这个地方，可见他是非常慎重。郰地人挽父的母亲告知孔子他父亲的墓葬处，这以后才把他母亲的棺柩合葬在防山这个地方。

孔子腰间系着服丧的麻带，季氏设宴款待当地的士人，孔子也前往参加。阳虎贬退他说："季氏设宴款待士人，是不敢款待您的。"孔子因为这样就退回来了。

孔子十七岁的时候，鲁大夫孟釐子病重将要死去，告诫他的儿子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他的祖先在宋国败灭。他的祖父

弗父何开始时本来可以掌管宋国却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了厉公。等到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次受命就越发恭敬，所以正考父庙中鼎上的铭文说：'第一次被任命时鞠躬而受，第二次被任命弯腰而受，第三次被任命俯首而受，顺着墙根小步快走，也没有谁敢欺侮我。在这个鼎内熬稠粥，在这个鼎内熬稀粥，我用这些粥来糊口。'他恭敬到这种程度。我听说圣人的后代，虽然不能做国君，但必定有显贵的人。如今孔丘年纪小却好礼，他不就是显贵的人吗？我如果死了，你一定要拜他做老师。"等到釐子去世，懿子和南宫敬叔就前往孔子那里学礼。这一年，季武子去世，平子接替了他的职位。

【原文】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①]。由是为司空[②]。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③]。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④]。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⑤]。"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⑥]。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⑦]。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⑧]。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⑨]。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⑩]。'"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⑪]。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⑫]。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13]。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14]？"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15]。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注释】

①吏：《史记志疑》附案：《索隐》云一本作"委吏"，是也，与《孟子》合，朱子《序说》亦从之。委吏，掌管委积仓库的小官。　料：计算。　量：称量。　平：公平，准确。　司职吏：管理牧场的小官。　畜：牧畜。　蕃息：繁殖兴旺。

②司空：官名，掌管工程建造。

③斥：被排斥。　逐：被驱赶。　困：困迫，困厄。

④九尺有六寸：有，即"又"。以周制一尺为八寸计，一尺合今市尺六寸二分二厘。　长人：高个子。

⑤适：往，到……去。

⑥竖子：小子，童仆。　问礼：《老子韩非列传》亦记此事，可参。

⑦仁人：有仁德之人。

⑧窃：冒充，借用。此作谦意。　近于死者：指经常受到威胁，接近于死亡的人。

⑨恶：丑恶，坏事。

⑩毋以有己：不要心存自己。

⑪稍：渐渐。　进：增多。

⑫是时：指孔子年十七之时，为公元前535年，晋平公之二十三年，楚灵王之六年。　六卿：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大家族。　陵轹(lì)：欺压。　中国：中原各国。

⑬鲁昭公之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时为齐景公之二十七年。

⑭辟：通"僻"。

⑮身举：亲自举荐。　五羖(gǔ)：指五羖大夫百里奚，以其用五张黑公羊

皮赎来故称。事详《秦本纪》。 累绁(xiè)：同"缧绁"，绑人的绳索，引申为拘禁。

【译文】

孔子贫穷而且地位低贱。等到长大，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计算称量都很准确；曾经做过管理牧场的小官，能使牲畜繁殖兴旺。因此他做了司空。不久他离开鲁国出游，但被齐国排斥，被宋国、卫国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的地带受到困迫，于是返回鲁国。孔子高有九尺六寸，人们都叫他"高个子"而认为他很特别。鲁国重新给予他很好的待遇，由于这样他返回鲁国。

鲁国南宫敬叔向鲁君进言说："请能和孔子一道去到周王室。"鲁君给了他一辆车，两匹马，还派一名童仆和他们一道，前往周王室询问礼制的事，这次大概是见到了老子。告辞要离去，而老子送他的时候说："我听说富贵的人给人家送的是财物，有仁德的人给人家送的是言论。我不能达到富贵，就冒充有仁德人的称号，送给您言论，说：'聪明深察经常受到威胁而接近于死亡的人，是因为他是喜好议论人的人。博辩广大常常会危害自身的人，是因为他是揭发人家坏事的人。做人儿子的不要心存自己而要想着父母，做人臣子的不要心存自己而要想着君主。'"孔子从周王室返回鲁国，来向他求学的弟子渐渐增多了。

在这个时候，晋平公淫乱，六卿专权，往东去攻打其他诸侯国；楚灵王军队强大，欺压中原各国；齐国地盘大又接近鲁国。鲁国地盘小又虚弱，依附于楚国那么晋国就发怒；依附于晋国那么楚国就来攻打；不防备齐国，齐国军队要侵犯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这时孔子大概有三十岁了。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景公询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国家小处在偏僻地带，他能称霸是什么原因？"回答说："秦，国家虽然小，他的志气却远大；地处虽然偏僻；但行政措施却恰到好处。他亲自举荐百里奚，给的封爵

是大夫，从拘禁的境遇中加以起用，和百里奚交谈三天，授给了行政权力。用这样的政绩来评判他，即使是在天下称王都是可以的，他称霸还算小了一点。”景公很高兴。

【原文】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①]。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②]。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③]。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④]。”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⑤]！”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⑥]。”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⑦]。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⑧]。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⑨]。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⑩]。”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⑪]。”以季孟之间待之[⑫]。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注释】

①斗鸡：杜预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斗鸡。”事详《鲁周公世家》昭公二十五年所记及其注文。　三家：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鲁国三

家贵族，时季平子专权。 乾(gān)侯：本为春秋时乾侯之邑。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

②高昭子：齐国贵族。 家臣：幕僚。 通：沟通交往关系。

③太师：乐官。《韶》：歌颂舜帝美德的乐曲。 三月不知肉味：言其学习的专心专意，而获得无限满足。 称：称赞。

④君君：国君要像个做国君的样子。亦即依照礼制国君要尽到应有的职责。下文臣臣、父父、子子，句式同此。《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对也。"

⑤君不君：国君不像个国君的样子。亦即依照礼制国君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下文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句式同此。《史记集解》孔安国曰："言将危也。陈氏果灭齐。"

⑥节财：节约财政费用。

⑦滑稽：指能言善辩，圆转多变。 轨法：用法律加以规范。 倨傲：傲慢不恭。 自顺：自以为是。 为下：做臣下，服从别人。 崇：推崇。 遂哀：极尽悲哀之情。 乞贷：乞求官禄。 为国：治理国家。

⑧大贤：指周文王、周公等人。 息：灭。 有间：时间已经很久。

⑨盛：特别讲究。 繁：繁琐。 登降：指上下朝。 趋：快走。 详：审慎。 节：礼节。 累世：几代。 殚(dān)：穷尽。 当年：毕生。 究：终极。

⑩先：倡导，引导。 细民：平民百姓。

⑪止：留住。

⑫以季孟之间待之：《史记集解》孔安国曰："鲁三卿，季氏为上卿，最贵；孟氏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间也。"

【译文】

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季平子由于和郈昭伯斗鸡的缘故得罪了鲁昭公，昭公率领军队袭击季平子，季平子和孟氏、叔孙氏三个家族共同进攻昭公，昭公的军队失败，逃奔到齐国，齐国把昭公安置在乾侯这个地方。这以后不久，鲁国内乱，孔子前往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想借此和景公沟通关系。孔子和齐国太师官谈论音

乐，听到了《韶》的乐曲，就学习它，因为全神贯注他三个月内尝不出肉的味道。

齐景公询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景公说："好啊！果真要是做国君的不像个国君，做臣子的不像个臣子，做父亲的不像个父亲，做儿子的不像个儿子，即使有了很多的粮食，我难道还能吃得着吗！"另一日，景公又再次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孔子说："处理国家政事最重要的在于节约财政费用。"景公很高兴，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给孔子。晏婴进上意见说："凡是儒生这些人能言善辩圆转多变，不可能用法律来规范他们；傲慢不恭自以为是，不可能成为别人的臣下；推崇丧事极尽悲哀，破败家产来行隆重葬礼，不可能让它形成风俗；驰骋游说乞求官禄，不可能让他们治理国家。自从大贤圣们下世以后，周王室已经衰落，礼乐制度残缺不全已经很久了。如今孔子特别讲究容貌装饰，把上下朝的礼仪搞得特别繁琐，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好几代都不能穷尽他们的学问，毕生也不能终极他们的礼仪，您想任用他来改变齐国的习俗，不是用来引导百姓的好办法。"后来景公虽然很有礼貌地接见了孔子，但再也不向他询问礼制的事。又一天，景公留住孔子说："拿给季氏一样的待遇来给您，我做不到。"拿季孙氏和孟孙氏之间的待遇给了孔子。齐国的大夫有人想害孔子，孔子听说了，景公说："我已经老了，不能任用你了。"孔子于是离开了齐国，返回鲁国。

【原文】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①。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②。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③。"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④。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⑤。"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⑥。"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⑦。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⑧。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⑨。"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注释】

①嗣立：继承职位。

②土缶(fǒu)：小口大腹的陶器。《史记索隐》引《家语》云"桓子穿井于费，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 得狗：《史记集解》韦昭曰："获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测之。"

③怪：非常见，故曰怪。 夔(kuí)：传说中的一种奇异动物，如龙，一足。 罔阆：即"魍魉"，同"罔两"，传说中的精怪，好学人声而迷惑人。 龙：传说中的神兽。 罔象：传说中吃人的怪兽，一名"沐肿"。 坟羊：还未分出雌雄的怪物。

④堕：通"隳"，毁坏。 会(kuài)稽：越国都城，以有会稽山而得名。在今浙江绍兴市。 骨节专车：一节骨头长满一车。《史记集解》韦昭曰："骨一节，其长专车。专，擅也。"

⑤群神：此指掌管各地山川的君长即部落首领。神，山川之神，代指山川。 防风氏：一部落首领名。违命迟到。 戮(lù)：陈尸示众。

⑥足以纲纪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 其守为神：指负责监守当地山川并按时祭祀的即是神。 社稷为公侯：《史记集解》王肃曰："但守社稷无山川之祀者，直为公侯而已。" 属：隶属。

⑦汪罔氏：上古部落名。 封：封山。 禺：禺山。二山在今浙江德清县西之武康镇。

⑧僬(jiāo)侥氏：矮人部落名。韦昭曰："僬侥，西南蛮之别名也。" 至：极点。

⑨十之：十部。此指三丈。

【译文】

孔子四十二岁的时候，鲁昭公在乾侯去世，定公继位。定公继位五年，夏天，季平子去世，桓子继承职位。季桓子挖井得到一件口小腹大的陶器，中间像只羊，询问仲尼的时候说是"得到了一只狗"。仲尼说："依我所听说的，是羊。我听说，木石的怪物有夔、魍魉，水中的怪物有龙、罔象，土中的怪物有坟羊。"

吴国攻打越国，毁坏了会稽城，得到一节骨头装满一辆车。吴国派出使者询问仲尼："什么样的骨头最大？"仲尼说："大禹招来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违命迟到，大禹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一节骨头有一辆车长，这是最大的了。"吴国客人说："谁是神？"仲尼说："山川的神灵足以兴云致雨造福天下，负责监守当地山川并按时祭祀的就是神，只守卫社稷不负责山川祭祀的是公侯，他们都隶属于王者。"客人说："防风氏监守什么地方？"仲尼曰："汪罔氏的君长监守封山、禺山，是釐姓。在虞、夏、商三代叫汪罔，在周朝叫长翟，如今称呼他叫大人。"客人说："他们的人有多高？"仲尼说："僬侥氏是高三尺，算最矮的了。最高的不超过三丈，因为到了数的极限。"于是吴国客人说："好得很呀圣人！"

【原文】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①。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②。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③。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④。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⑤。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

不受业焉⑥。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⑦。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⑧。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⑨！"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⑩。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⑪。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⑫。

【注释】

①嬖臣：宠幸之臣。 隙：嫌隙，隔阂。

②公山不狃：《论语》"公山弗扰"，季氏家臣。

③执：拘执，拘囚。

④醳：通"释"，释放。

⑤僭：超越本分。 陪臣：重臣，臣子的臣子。季氏对天子而言为陪臣。

⑥仕：做官，参政。 退而修诗、书、礼、乐：《史记志疑》案：时为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恐未曾修诗、书、礼、乐也，疑衍。

⑦三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贵族均为鲁桓公之后，故称。 適：通"嫡"，嫡长子。 庶孽：即"庶子"，指妾媵之子。 执季桓子：依《左传》，囚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八年为阳虎将杀季氏于蒲圃，非执之也。

⑧费(bì)：季氏封邑，在今山东费县东南。 畔：叛。

⑨循道：探索所依循的治道之道。 弥久：已经很久，弥、久，二字同义。温温：受到压抑。 无所试：无处施展才能，试，试用。 傥：也许，或者。 庶几：差不多。《史记索隐》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也。《史记志疑》引《史记疑问》曰"迁以孔子欲费与不狃为可

以文、武乎？是从叛也，何妄之甚。”

⑩徒：白费。 东周：《史记集解》何晏曰：“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

⑪中都：鲁邑名，在今山东汶上县西。 宰：长官。 四方：《家语》作“西方”。王肃曰：“鲁国近东，故西方诸侯皆取法则焉。”

⑫大司寇：官名，掌刑狱、纠察等事。地位属卿。

【译文】

季桓子有个宠幸之臣叫仲梁怀，和阳虎之间有隔阂。阳虎想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阻止了他。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骄纵，阳虎把仲梁怀拘禁起来。桓子发怒，阳虎借机囚禁了桓子。和桓子立下盟约才释放了他。阳虎从此更加轻视季氏。季氏也超越本分侵害了公室，陪臣执掌了国家政权，由此鲁国自大夫以下都超越本分，背离了礼制的正道。所以孔子不愿意在鲁国做官，退回家中研修整理诗、书、礼、乐，弟子更加多了，有的来自遥远的地方，没有谁不虚心向孔子求教。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在季氏家中不能称心如意，借着阳虎发动变乱，想废掉三桓的嫡长子，改而扶立他们的庶子中和阳虎向来相友善的人，就拘囚起季桓子。桓子欺骗他，得以逃脱。鲁定公九年，阳虎没能取胜，逃奔到齐国。这个时候孔子是五十岁。

公山不狃从费邑背叛季氏，派人召唤孔子。孔子探究所依循的治国之道已经很久了，因为受到压抑无处展示才能，没有谁来任用自己，说：“大概周文王、武王起于丰、镐才称的王，如今费邑虽然很小，也许差不多可以成事哩！”想前往应召。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召唤我的人会让我白白地跑一趟吗？如果任用我，我将在东边兴起一个周王朝一样的国家来！”然而最终也没有成行。

这以后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邑的长官，治理了一年，四方各地都来效仿他。后来由中都邑长官提升为司空，再由司空提升任大司寇。

【原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①]。夏，齐大夫黎钼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②]。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③]。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④]。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⑤]。请具左右司马[⑥]。"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⑦]。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⑧]。"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⑨]。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⑩]！"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⑪]。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⑫]。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⑬]！"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⑭]。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⑮]。君若悼之，则谢以实[⑯]。"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⑰]。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⑱]。"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⑲]。于是叔孙氏先堕郈[⑳]。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㉑]。费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22]。国人追之，败诸姑蔑[23]。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24]。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25]。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注释】

①平：和好。

②好会：友好相会。　夹谷：地名，一名"祝其"。在今山东莱芜市东南。

③好往：不带武备前往。

④摄：代理。　相事：傧相即司仪的职事。　文事：文治之事，指外交。　武事：武功之事，指战争。

⑤具：备。

⑥司马：官名，掌军政、军赋的高级武官。

⑦坛：盟坛。　位：坛上席位。　等：级。　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揖，拱手为礼。　登：沿阶升坛。

⑧献酬：主人向宾客敬酒。酬，劝酒：先自饮，再请宾客饮，为酬。　有司：官员。

⑨旍（jīng）：同"旌"，竿头缀旄牛尾，下有五采析羽，用以指挥或开道。　袚（fú）：舞者所执的皮制物。　拨（fá）：大楯。　鼓噪：喧扰，起哄。

⑩历阶而登：一脚登一级快步而上。依礼，两脚登上一级才能再登上另一级。　不尽一等：还有一级没有登上。　袂（mèi）：衣袖。

⑪怍（zuò）：惭愧。　麾：通"挥"，指挥。

⑫优倡：乐舞艺人。　侏儒：乐队中供取乐的矮人。　戏：戏谑。

⑬荧（yíng）惑：亦作"营惑"，迷惑，炫惑。

⑭手足异处：谓施以斩刑。

⑮质：指具体、实在的东西。

⑯悼：痛心，悔愧。

⑰郓（yùn）：邑名，在今山东汶水县东北。　汶阳：地名，因在汶水之北而得名，在今山东泰安市西南。　龟阴：地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汶水西岸。

⑱甲：此指兵器。 雉：《史记集解》王肃曰："高丈长丈曰堵，三堵曰雉。"
⑲堕：通"隳"，拆毁。 三都：指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邑地的城墙。《史记志疑》以为"堕三都"之说系史公信《左传》、《公羊》而出，后为《家语》因袭，似成实情。"但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障，即欲堕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已。……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
⑳郈(hòu)：叔孙氏邑名，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
㉑三子：指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
㉒申句须、乐颀(qí)：二人鲁大夫。
㉓姑蔑：邑名，在今山东泗水县东。
㉔成：孟孙氏邑名，在今山东泗水县西北。 公敛处父：孟孙氏家臣，成的地方长官。
㉕鄣：同"障"。

【译文】

鲁定公十年春天，同齐国和好。夏天，齐国大夫黎钽向景公进言说："鲁国任用孔丘，势必危害齐国。"就派遣使者告知鲁国进行友好相会，订在夹谷相会。鲁定公将要乘着车不带武备前往。孔子代理司仪事务，说："我听说凡是进行外交活动的必定要有武力防备，进行武功活动的必定要有外交配合。古时候诸侯走出国界，必定配备武官随从。请求配备左右司马官。"定公说："行。"配备了左右司马官。在夹谷和齐侯相会，设置了盟坛和席位，土坛的台阶是三级，用会遇的礼仪相见，拱手恭让沿阶登至坛上。主人敬酒的礼仪结束，齐国的主事官员快步上前说："请求演奏四方的乐曲。"景公说："好。"于是持着旍旄羽袚矛戟剑拨的舞士喧扰地一拥而上。孔子快步上前，一脚一级地登上台阶，还差一级台阶站住了，举起衣袖并进言说："我们两国的国君进行友好相会，为什么要表演这样一些夷狄的乐曲！请求命令办事官员让他们撤下去！"主事官员

叫乐队退下，不肯离去，大家左右看看晏子和景公的眼色。景公心里惭愧，挥手让他们撤下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的主事官员快步上前说："请求演奏宫中的乐曲。"景公说："好。"歌舞艺人和取乐的矮人上前来进行戏谑般表演。孔子快步上前，一脚一级地登上台阶，还差一级台阶站住了，说："普通人敢来戏弄炫惑诸侯国君的其罪当被诛杀！请求命令办事官员给他们以惩处！"主事官员对这些人施加了法律处置，斩杀后使他们手足异处。景公畏惧大为震动，知道在道义上不如鲁国，回国后非常恐慌，告诉他的群臣说："鲁国用君子的道义辅佐他的国君，而你们唯独用夷狄的办法教导寡人，让我得罪了鲁君，这该怎么办？"主管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过错就用实际具体的东西去道谢，小人有过错则用言辞空虚的东西去谢过。您如果感到痛悔，就用实际具体的东西好了。"于是齐侯就把所侵占鲁国的郓邑、汶阳、龟阴的田地归还去来道谢过错。

定公十三年夏天，孔子向定公进言说："臣子不能有收藏的武器，大夫不能有百雉的城墙。"派仲由去做季氏家臣，将要拆毁孟孙、叔孙、孟孙三家邑地的城墙。于是叔孙氏先拆毁了郈邑城墙。季氏将要拆毁费邑的城墙，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公。定公和孟孙、叔孙、孟孙都进入季氏的宫中，登上了武子台。费人去进攻，不能攻下，但进到了定公的侧面。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去进攻他们，费邑人败北而逃。鲁国都城的人去追逐他们，在姑蔑把他们打败了。公山不狃、叔孙辄逃奔去了齐国，就拆毁了费邑城墙。将要拆毁成邑的城墙，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拆毁了成邑城墙，齐国人必将进逼我们的北大门。而且成邑的城墙，是孟氏的保障，没有了成邑城墙这就是没有了孟氏。我们不应该将它拆毁。"十二月，定公派人包围成邑，没有能取胜。

【原文】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冠行摄相事，有

喜色[1]。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2]?”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3]。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4]?”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5]!”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6]。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7]。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8]。”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9]。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10]。”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11]。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12]!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13]!”

【注释】

①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 行摄相事:担任代理相职位。相,处理政务的最高行政官。

②贵:指身居高位。 下人:礼贤下士。

③与闻:参与。 粥(yù):同“鬻”,卖。 饰贾:漫天要价。贾,同“价”。皆予之以归:《家语》“皆如归”。则谓都给予了细心照顾,使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④盍(hé):何不。

⑤沮(jǔ):阻挠,败坏。此指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 庸:岂。

⑥好:漂亮。 文衣:华丽的衣服。 《康乐》:舞曲名。 文马:身披彩色装饰的马。 驷:一车四马。 遗(wèi):赠送。

⑦微服:改变身份着平民服装暗中察访。 为周道游:在四处道路上游动巡行,借以出城观看齐国的女子乐舞。

⑧郊:郊祭。在南郊祭天。 膰(fán):祭祀用的烤肉。祭毕分送给大夫,得到致送的人会感觉受到尊重。

⑨屯:地名,在鲁国南部。

⑩师己:鲁乐师名。

⑪出走:指贤人。 谒:请谒,进见。此指受到宠爱。 死败:指国家。

⑫维:只有。

⑬喟(kuì)然:很有感慨的样子。

【译文】

鲁定公十四年的时候,孔子五十六岁,从大司寇担任代理相的职位,有些喜形于色。他的弟子说:"听说君子祸难临头不恐惧,福气到了不欣喜。"孔子说:"是有这样的话。不是也有说'高兴他因为身处高位而能礼贤下士'的吗?"于是诛杀了扰乱政事的鲁国大夫少政卯。参与处理国家政事三个月,出卖羊羔、生猪的不再漫天要价;男女出行的人各走各的路不相混杂;道不拾遗;四方的宾客来到鲁国城邑的不需要再送礼企求政府官员,都能得到照顾使他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齐国人听说了就感到畏惧,说:"孔子主持政事必定会称霸,称了霸那么我国的土地靠他最近,我国会被他先兼并了,何不向鲁国赠送些土地呢?"黎钼说:"请能先尝试着破坏他们的君臣关系,要是破坏不能成功,那样再去赠送土地,难道还会晚吗!"于是选择了齐国国内漂亮的女子八十人,都给穿上华丽的衣服并教会她们跳《康乐》舞蹈,又用披着彩色装饰的马一百二十匹,赠送给鲁君,把女子乐舞队和装饰着的马陈列在鲁国都城南面高门的外边。季桓

子穿着平民服装暗中前往观看了两三遍，准备接收它，就说服鲁君在四处的道路上游动巡行，整日地前往观看，也就把政事的处理荒怠了。子路说："老师可以离开鲁国了。"孔子说："鲁国如今将要郊祭了，如果能把祭祀用的烤肉分送给大夫，那么我还可以留下来。"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的女子乐舞队，三日不上朝处理政事；郊祭以后，又不把祭祀用的烤肉和盛肉的俎器分送给大夫。孔子这就离开了鲁国，住宿在屯地。乐师师己来送他，说："先生是没有过错的。"孔子说："我唱一首歌可以吗？"于是唱道："听信那些妇人的言论，贤人不被重用可以出走了；那些妇人受到了宠爱，国家因此可以灭亡破败。从此我能轻松快活优闲自得呀，只有这样来安度岁月！"师己返回，桓子说："孔子又说了些什么？"师己如实告诉了他。桓子很有感触地叹息说："先生是由于接受了那一群齐国女子的缘故怪罪着我呀！"

【原文】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①]。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②]。"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③]。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④]。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⑤]。"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⑥]。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⑦]。

去即过蒲[8]。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9]。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10]。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11]。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12]。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13]。"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14]！"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15]。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6]。"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17]。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8]！"

【注释】

①主：寓居在人家，即以其家人为主人。

②奉：同"俸"。 粟：小米。 六万：《史记正义》六万小斗，计当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两皆用小也。

③谮(zèn)：说坏话，诋毁。

④一出一入：指持着兵器进出，表示威胁孔子。

⑤匡：卫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颜刻：人名，曾为阳虎(即阳货，有谓阳虎字货)驾过车。 仆：驾车人。 缺：进攻时的突破缺口。《史记正义》所引《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颜(渊)〔刻〕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货正从此人。'匡人闻其言，告君曰：'往者阳货今复来。'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军士僵仆，于是匡人有知孔子圣人，自解也。"

⑥文：文化，指周代的礼乐制度。 兹：此。指孔子自己。 后死者：亦指孔子自身。 与：参与。引申为了解，掌握。

⑦宁武子：人名。《史记志疑》以为宁武子仕卫在鲁僖公年间，至孔子围匡

时已历百五六十年，宁氏族灭已久，或此别为一人乃可。

⑧蒲：卫邑名，与匡邑邻近。在今河南长垣县。

⑨蘧(qú)伯玉：卫大夫，名瑗。

⑩不辱：不以为辱。 寡小君：谦称本国国君的夫人。时南子掌握卫国实权。

⑪絺(chī)帷：细葛布帐子。 稽(qǐ)首：叩头至地。

⑫璆(qiú)然：美玉相击发出的声音。璆，美玉。

⑬乡：通"向"，向来，一向。

⑭矢：发誓。 所：如果。 不(fǒu)：同"否"，《论语·雍也》正作"否"。不好，不对，指做事不合于礼。 厌：厌弃。

⑮参乘：居车右陪乘。 次乘：跟在后面的第二辆车。 招摇：张扬炫耀。

⑯好德如好色：像喜好女色一样喜好道德。《史记集解》何晏曰："疾时薄于德，厚于色，故发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则弃邪而反正矣。"

⑰桓魋(tuí)欲杀孔子：据《曲礼·子贡问解》，孔子责备桓魋奴役工匠为自己造石椁，故怀恨在心，故起杀意。

⑱天生德于予：上天使我具有圣德。《史记集解》包氏曰："天生德者，谓授以圣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译文】

孔子就前往卫国，寄居在子路妻子的哥哥颜浊邹家中。卫灵公询问孔子："居住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回答说："俸禄为小米六万小斗。"卫国人也给他小米六万小斗。过了没有多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灵公派公孙余假操着兵器到了孔子住处一进一出威胁他。孔子恐怕在这里惹出罪祸，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将要前往陈国，经过匡邑，颜刻是孔子的赶车人，他拿着马鞭指着说："从前我们进入过这座城，是从那个缺口处突破的。"匡邑人听说了，认为孔子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暴过匡邑人，匡邑人于是就围困了孔子。孔子的状貌像阳虎，拘禁了他五天。颜渊行

进中落在后面，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渊说："您在，我颜回怎么敢死！"匡邑人围攻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害怕了。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了，周代有关礼乐制度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要是想丧失这种文化，在文王后死的我就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上天如果是没有要丧失这种文化，匡邑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派随从人留在卫国去做宁武子的臣属，这以后才得以离去。

离开匡邑后随即路过蒲邑。一个多月以后，返回卫国，寄居在蘧伯玉家中。灵公的夫人有个叫南子的。派人对孔子说："四方来的君子不怕受屈辱想和寡君结为兄弟的，必定来拜见寡小君。寡小君愿意接见。"孔子本来想推辞谢绝，后来不得已出拜见她。夫人坐在细葛布帐子里面，孔子进门，面朝北叩头。夫人从帷帐中一再拜谢，只听到她环身佩带的美玉互相撞击发出了叮当的清脆声响。事后孔子说："我向来不愿意去拜见她，现在已经见了就得以礼答谢她。"子路听了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上天就厌弃我吧！上天就厌弃我吧！"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灵公和夫人同坐一辆车，让宦者雍渠在车右陪乘，出了宫门，让孔子坐在后面第二辆车上，张扬炫耀地从市面经过。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好德性能像喜好女色一样的人。"于是感到灵公的行为丑恶，离开了卫国，经过曹国。这一年，鲁定公去世了。

孔子离开曹国前往宋国，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底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了孔子，拔掉了这棵树。孔子要离开这个地方。弟子们说："可以加快速度了。"孔子说："上天让我怀有圣德，桓魋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原文】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①]。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②]。"子贡以实告

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③。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④。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⑤。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⑥。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⑦。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⑧。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⑨。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⑩。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⑪。"于是孔子去陈。

【注释】

①相失：走散，失掉联系。 郭：外城。

②颡(sǎng)：额头。 项：颈的后部。 要(yāo)："腰"的本字。 不及：少，短。 累累(léi lèi)：通"羸羸"，瘦瘠疲惫貌。 丧家之狗：《史记集解》王肃曰："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韩诗外传》曰'丧家之狗，既敛而椁，有席而祭，顾望无人'也。"

③末：不重要，轻微不足道。

④隼(sǔn)：鸟纲、隼科各种类的通称。猛禽。 集：栖止。 楛(hù)：树名。 砮(nǔ)：箭镞。 咫(zhǐ)：长度单位，周制八寸。

⑤肃慎：古族名。周时处于今乌苏里江两岸我国东北东部和俄罗斯东部

沿海地区。后来为女真族。

⑥九夷百蛮：泛指各少数民族。　方贿：方物，地方土特产。贿，财物。　职业：进贡之事。职，进贡，贡献。业，事。

⑦昭：表彰，显扬。　令：美。　大姬：武王长女。　虞胡公：陈之始封者胡公满为虞帝舜的后代，故名。

⑧展亲：重视亲族。展，重。　忘服：忘记服从。

⑨故府：过去收藏各地方物的仓库。

⑩更：轮流，更替，交替。　寇：侵害，掠夺。

⑪吾党：指我的故乡鲁国。党，亦作"鄗"，古以五族(五百家)为党。　狂简：志向远大而行为粗率。

【译文】

孔子前往郑国途中，和弟子们全都走散了，孔子独自一人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额头像尧，他后颈像皋陶，他肩膀像子产，然而从腰以下比大禹短了三寸，瘦瘠疲惫得像一只丧家狗。"子贡把这些话如实告诉孔子。孔子高兴得笑着说："议论我的形状，是微不足道的事。至于说我像只丧家狗，说得对！说得对！"

孔子就到了陈国，寄居在司城贞子家中。一年多，吴王夫差攻打陈国，夺取了三座城邑撤走了。赵鞅攻打朝歌。楚国包围蔡国，蔡国迁到了吴地。吴国在会稽打败了越王勾践。

有只隼栖止在陈国的宫廷而死去了，它的身体被楛箭射穿了，这箭用了石制箭镞，箭杆有一尺八寸长。陈湣公派使者询问仲尼。仲尼说："这只隼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射它的是肃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战胜殷商，沟通了和九夷百蛮的关系，让他们各用自己的土特产来进贡，以便使他们不会忘记职责和义务。于是肃慎部族进贡了楛木箭杆和石制箭镞，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表彰诸侯的美德，把肃慎进贡的箭分给了武王的长女大姬，把她许配给虞胡公而把他们封在陈地。把珍贵的玉器分给同姓诸侯，表示重视亲族关

系；把远方进贡的地方特产分给异族诸侯，让他们不要忘记服从周王室。所以把肃慎贡献来的箭杆分给了陈国。"尝试着到过去收藏各地方物的仓库中去寻求，果然找到了。

孔子住在陈国三年，正遇上晋楚两国争霸，他们轮流更替地攻打陈国，等到吴国来侵犯陈国，陈国常常遭遇掠夺。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这班学生志向远大而行为粗疏，但他们都有进取心，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于是孔子离开了陈国。

【原文】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①]。"斗甚疾[②]。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③]。"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④]？"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⑤]。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⑥]。"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⑦]。"孔子行。

【注释】

①罹(lí)：遭受。　宁斗而死：《史记索隐》所引《家语》云"我宁斗死，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是也。

②疾：猛烈。

③要(yāo)盟:通过要挟订立的盟约。

④待:防备,防御。 无乃:恐怕。

⑤死:此指宁死也不听从投靠他国。《史记集解》王肃曰:"公叔氏欲以蒲适他国,而男子欲死之,不乐适他。" 西河:地区名,卫国所属的黄河西岸。在今河南内黄县至浚县一带。《史记集解》王肃曰:"妇人恐惧,欲保西河,无战意也。"

⑥四五人:指本与公叔氏一同叛卫的人。

⑦期(jī)月:亦作"期月",一整年。 成:成效,成就。

【译文】

经过蒲邑,正遇上公叔氏依据蒲邑背叛卫国,蒲邑人扣留了孔子。孔子的弟子中有个公良孺的人,用自己的五乘私车跟从着孔子。他这个人高大贤能,勇敢有气力,对孔子说:"我从前跟从先生在匡邑遇到祸难,如今又在这里遇到祸难,是命中注定的了。我和先生一再地遭受危难,宁愿战斗而死去。"战斗非常猛烈。蒲邑人惧怕,对孔子说:"假若不前往卫国,我们就放您出城。"和他们订立盟约,放孔子出城的东门。孔子就前往卫国。子贡说:"订立的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是在要挟下订立的盟约,神灵不会听从。"

卫灵公听孔子来到,心里喜欢,到郊外来迎接,询问说:"蒲邑可以去攻打吗?"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们认为不可以。如今的蒲邑,是卫国防备晋、楚二国的地方,用卫国的军队去攻打,恐怕不可以吧?"孔子说:"蒲邑的男人们有宁死不听从投靠他国的志向,妇女有保住西河不想开战的志向。我们所要攻打的只不过是跟着公叔氏搞背叛的四五个人。"灵公说:"好。"然而他也没有去攻打蒲邑。

灵公老了,懒得处理政务,所以不任用孔子。孔子很有感触地叹息说:"假若有任用我的国家,一整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只好离开。

【原文】

佛肸为中牟宰[①]。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②]。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③]？"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⑤]。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⑥]。"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⑦]。"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⑧]。"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⑨]。"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⑩]！"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⑪]。"

【注释】

①佛肸(xī，或 bì)：晋大夫范中行的家臣。　中牟宰：中牟邑的长官。中牟，范氏的私邑。在今河南鹤壁市西。

②磷(lìn)：薄。　涅(niè)：本为可做黑色染料的矾石，此处意为"染黑"。　缁(zī)：黑。

③匏(páo)瓜：瓠子，有一种味苦的不能食用，只可系在腰间作泅渡用。

④磬(qìng)：用玉或石制成的打击乐器。　荷：担负。　蒉(kuì)：盛土的草包。　硁硁(kēng)：发出抑而不扬的声音中包含着狭小鄙贱的意思。

⑤鼓琴：弹琴。 师襄子：鲁人，击磬官，善弹琴。 进：指增加乐曲内容。
⑥数：指弹奏的技术、方法。
⑦有间：过了一段时间。
⑧志：指乐曲的情感意蕴。
⑨为人：指为人的品格。
⑩穆然：静默。穆，通"默"，沉默。 怡然：安适愉快的样子。 黯然：暗淡，淡黑。 几(qí)：通"颀"，身长的样子。 望羊：一作"望洋"，远望。
⑪辟：同"避"。 《文王操》：相传为周文王所作的琴曲名。

【译文】

佛肸任中牟邑的地方长官。赵简子进攻范氏、中行氏，攻打中牟邑。佛肸背叛，派人来召唤孔子。孔子有意前往。子路说："我听先生说过，'其人亲身做过不好的事，君子不会去到他那里。'如今佛肸亲身依据中牟邑背叛，您想前往，这是为什么？"孔子说："有过这样的话。不是也说过坚硬的东西，再磨也不会变薄；不是也说过雪白的东西，再用黑颜料染也不会变黑。我难道是条苦味的瓠子吗，怎么能像它那样老是系在腰上而不去吃呢？"

孔子敲击磬，有位担负着盛土草包的人经过他的门前说："有心思呀，敲击着磬呢！抑而不扬的声音中有狭小鄙贱的情绪，没有谁了解自己，也就算了罢！"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十日没有增加新的乐曲。师襄子说："可以学习新乐曲了。"孔子说："我已经熟习新曲了，但还没有熟练地掌握弹奏的技法。"过了一段时间，说："已经熟习弹奏的技法了，可以学习些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能掌握乐曲的情感意蕴。"过了一段时间，说："已经熟习乐曲的情感意蕴，可以再学些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掌握作曲人的气质品格。"过了一段时间，有所静默沉思的样子，有所安适愉快地抬头仰望显示出志向远大的样子，说："我琢磨出了作曲人的气质品格，他有黝黑的皮肤，高高的身躯，眼神远望而深邃，好像在统治着四方的诸侯国家，不是周文

王难道还有谁能够这样吗！"师襄子避开坐席再次拜揖，说："我老师原来说过这乐曲是叫《文王操》。"

【原文】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①！"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②。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③。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④。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⑤。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⑥。"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⑦。孔子遂行，复如陈⑧。

【注释】

①河：指黄河。 洋洋：盛大的样子。 济：渡。

②须：通"需"，需要。

③刳(kū)：剖挖。 麒麟：传说中一种象征吉祥的兽。 涸(hé)：枯竭。 蛟龙：《史记索隐》有角曰蛟龙。龙能兴云致雨，调和阴阳之气。

④类：同类。以上分别指陆上，水内，空中的动物。

⑤息：停息。 《陬操》：琴曲名。

⑥陈：同"阵"。兵阵，即军旅之事。

⑦蜚：同"飞"。

⑧《史记索隐》以为孔子此次离开卫国，事在鲁哀公二年，即公元前 493 年。

【译文】

孔子既然不能得到卫国任用，将要往西去拜见赵简子。到达黄河岸边听到了窦鸣犊、舜华的死亡消息，面对着黄河叹息说："美好的黄河水呀，是那样盛大的流淌着呢！我丘不能从这里渡过去，是命中注定吧！"子贡快步上前说："请问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两位贤大夫。赵简子还没有得志的时候，依靠这两个人然后才得以从政的；等到他已经得志了，却杀了他们来执掌政权。我听说过，要是剖胎杀夭那么麒麟就不会出现在郊野，要是把水抽干把鱼捕尽那么蛟龙就不会兴云致雨来调和阴阳，要是覆巢毁卵那么凤凰就不会回旋飞翔。为什么呢？君子最忌讳的是伤害他们的同类。鸟兽这些不懂得仁义的动物尚且知道回避这一点，更何况是我呢？"就回转到陬乡停息，写作了一首《陬操》的乐曲用以表示哀悼。再返回到卫国，进人蘧伯玉家中寄居。

有一天，灵公询问排兵布阵的事，孔子说："俎豆这样的祭祀礼仪的事那么我曾经是听说了的，运兵作战的事我还从没有学习过。"第二天，灵公和孔子谈话，看见空中有飞行的大雁，抬头仰视看，神色一点也不在孔子身上。孔子就离开了，重新来到了陈国。

【原文】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①]。阳虎使太子绕，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②]。冬，蔡迁于州来[③]。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⑤]。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

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6]。”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7]。”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8]。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9]。”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10]。”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11]。

【注释】

①内：同“纳”。纳入，送回去。《卫康叔世家》记：“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令阳虎诈令卫十余人衰绖归，简子送蒯聩。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蒯聩不得入，人宿而保，卫人亦罢兵。”是其事，“内”，正作“入”。 戚：卫邑名，又名“宿”，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北。

②绕(wèn)：丧服之一，去冠，用布包裹发髻。 衰绖(cuī dié)：丧服。胸前当心处缝长六寸宽四寸的麻布，名“衰”，这种衣叫“衰衣”。围在头上或缠在腰间的散麻绳叫“首绖”或“腰绖”。

③州来：都邑名，即“下蔡”，在今安徽凤台县。

④鲁哀公三年：即公元前492年。

⑤鲁桓、僖：鲁桓公、鲁僖公。僖，或作“僖”。 燔(fán)：被烧毁。

⑥辇(niǎn)：乘车。

⑦顾：回过头来。 即：如果。

⑧公之鱼：鲁大夫。

⑨冉求：孔子弟子，字子有，曾为季氏家臣。

⑩斐(fěi)然：有文采的样子。 章：文采，文章。 裁：裁制，节制。

⑪子赣：孔子弟子。 招：招请。

【译文】

夏天，卫灵公去世，确立他的孙子辄，这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把卫国太子蒯聩送回戚邑。阳虎让太子佩带绕式丧服，又由八个人穿戴衰绕丧服，假装从卫国来迎接的人，哭着送回来了，就居住在戚邑。冬天，蔡国把国都迁到了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孔子正是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围困戚邑，是因为卫太子蒯聩在这里的缘故。

夏天，鲁国桓公、釐公的庙被烧毁，南宫敬叔去救了火。孔子这时正在陈国，听说了这件事，说："火灾必定是发生在桓公、釐公的庙吧？"随后证实果真是这样。

秋天，季桓子重病，乘车望见了鲁城，很有感触地叹息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要兴盛了，是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兴起来。"回过头来对他的继承人康子说："我如果死了，你必定会任鲁国相；任了鲁国相以后，一定要把仲尼召回来。"过了几天，桓子去世，由康子接替职位。已经安葬了桓子，就想召回仲尼。公之鱼说："从前我们的先君任用他不能有始有终，最后让诸侯各国耻笑。如今又任用他还是不能有始有终，这样会再次被诸侯各国耻笑。"康子说："那么召谁才可以呢？"说："一定要召冉求。"于是派使者去召冉求。冉求将要前来。孔子说："鲁国人召冉求，不只是小用他，将会对他大加作用。"这一日，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这班学生志向远大而行为粗疏，文采虽然很可观，但他们不知道怎样节制自己。"子赣知道孔子思念故国想回去，送别冉求的时候，乘机叮嘱他说了"如果被任用，就把孔子招请去"之类的话。

【原文】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

翩射杀昭公[①]。楚侵蔡。秋，齐景公卒[②]。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③]。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④]。"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⑤]。"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⑥]。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⑦]？"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⑧]。"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⑨]！"耰而不辍[⑩]。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⑪]。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⑫]？"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⑬]！"植其杖而芸[⑭]。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⑮]。

【注释】

①公孙翩(piān)：蔡大夫。 昭公：以上三"昭公"，皆当作"昭侯"。杀昭侯，事在鲁哀公四年，即公元前491年。

②齐景公卒于鲁哀公五年，即公元前490年。故下"明年"二字，当在前"秋"字之上。

③叶(shè)：邑名，在今河南叶县。

④政：治国。 来：招徕。 附：使归服。 迩(ěr)：近。

⑤云尔：如此而已，如此罢了。

⑥长沮(jù)、桀溺：楚国的两名隐者。 耦(ǒu)：两人各持一耜(sì农具)并肩而耕。 津：渡口。

⑦执舆：执辔，拉着马的缰绳，此时子路下车问路，缰绳暂由孔子拉着。

⑧是知津矣：一以讥讽孔子多次周游列国，应该熟悉道路；一以讥讽孔子应认识形势，迷途知返。

⑨悠悠：《论语·微子》作"滔滔"。滔滔，大水奔流的样子，比喻社会纷乱。　以：与。　易：改变。　辟人：避开无道之君。　士：指孔子。　辟世之士：指长沮、桀溺自己。辟世，逃避现实的隐士。

⑩耰(yōu)：用土覆盖播下去的种子。　辍(chuò)：停止。

⑪怃(wǔ)然：怅然若失的样子。　鸟兽不可与同群：指孔子不愿隐居山林和鸟兽同群。

⑫荷：肩负。　蓧(diào)：竹制除草用的田具。　丈人：老人。

⑬四体：两手两脚。　五谷：黍、稷、菽、麦、稻。

⑭植：树，插。　杖：拐杖。　芸：同"耘"，除草。

⑮亡：外出，不在家。《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译文】

冉求已经离去，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居到蔡国。蔡昭侯将要去到吴国，是吴国召他去的。这以前昭侯欺骗了他的臣子迁到了州来，后来他将前往吴国，大夫们惧怕再次迁都，公孙翩就射杀了昭侯。楚国侵犯蔡国。第二年秋天，齐景公去世。

这一年，孔子从蔡国到达了叶邑。叶公询问治国的事。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能招徕远方的民众，使邻近地区的民众归服。"有一天，叶公向子路询问关于孔子的事，子路不知道怎么回答。孔子听说了，说："仲由，你何不回答说'他做人的特点是，学习道理不知疲倦，教诲别人全不厌烦，发愤起来忘记了吃饭，高兴起来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就要到来'，如此而已。"

离开叶邑，返回到蔡国。长沮、桀溺二人在一起耕地，孔子认为他们是不做官而隐居起来的人，让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说："那个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说："这就是鲁国的

孔丘吗?"说:"对。"说:"这就知道渡口了。"桀溺对子路说:"您是谁?"说:"是仲由。"说:"您是孔丘的门徒吗?"说:"对。"桀溺说:"整个天下都是这样像洪水泛滥似的动乱不安,你能和谁去改变它?而且说与其跟从避开无道国君的那种人,还不如跟着逃避现实的人哩!"照样不停地用土覆盖播下去的种子。子路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鸟兽是不可以和他们去同群的。天下要是政治清明,我就不去参与改革了。"

有一天,子路在行进中,遇见一位用拐杖肩负着除草工具的老人,说:"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哪里算是老师呢!"把拐杖立在田边就除草去了。子路把这个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者。"再次前去见他,就已经不在家了。

【原文】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①]。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②]。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③]。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④]。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⑤]。"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⑥]。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⑦]。孔子讲诵弦歌不衰[⑧]。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⑨]?"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⑩]。"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⑪]?"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⑫]。"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⑬]。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⑭]。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

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15]？”

【注释】

①楚救陈：在鲁哀公四年，即公元前491年。 城父：楚邑名，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

②聘：聘请，延请。

③拜礼：敬受聘礼。拜，敬受。 刺讥：讽刺。刺，指责，常用作讥讽之意。故此处刺、讥二字同义。 疾：弊病。

④设行：行事。设，设施，亦即行事。

⑤用事：当权。

⑥徒役：服劳役的人。

⑦兴：站起。

⑧讲诵弦歌：讲解、朗读（诗）、弹琴、歌唱。或以为诵即陈述，弦歌即“弦诵”，存参。

⑨愠（yùn）：怨恨，恼怒。 穷：窘迫，困厄。

⑩固：坚守节操。 滥：严重为非作歹。《史记集解》何晏曰：“滥，溢也。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滥溢为非。”

⑪色作：变脸色。 识（zhì）：强记。

⑫一：此指孔子的忠恕之道。详《论语·里仁》。 贯：贯串，贯通。

⑬《诗》：此处见《小雅·何草不黄》。 匪：通“非”。 兕（sì）：雌犀牛。率：循，沿。

⑭意者：大概，或者。

⑮譬使：假使。 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的长子和次子，不满武王伐纣拒食周粟而死。详《伯夷列传》。 王子比干：商纣王之叔父，因屡谏被剖心而死。见《殷本纪》。

【译文】

孔子迁居到蔡国三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援救陈国，驻在城父。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二国之间的地带，楚国派人去延请孔子。孔

子将要前去敬受聘礼，陈、蔡两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圣的人，他所讽刺的事情都切中了各个诸侯的要害。如今他长时间留在陈、蔡二国之间的地带，各位大夫所做的一些事都不符合仲尼的心意。如今楚国是个大国，来延请孔子。孔子要是被楚国任用，那么陈、蔡两国当权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相互发动服劳役的人把孔子包围在野外。孔子不能够行动，断绝了粮食。跟从他的学生有人饿出了病，不能站起来。孔子还是照常讲解、朗读、弹琴、唱歌而不衰竭。子路含着怨恨去见他说："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孔子说："君子遭受困厄能坚守节操，小人要是窘迫那就会严重为非作歹了。"

子贡的脸色也变了，孔子说："赐，你认为我是博学强记的人吧？"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思想把学说贯通起来了。"

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恨情绪，就召来子路询问说："《诗》里面讲'不是犀牛不是虎，为啥旷野常出人。'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或者我们仁德还不够吧？人家因此不信任我们。或者我们智谋还不够吧，人家因此不让我们通行。"孔子说："有这样的事吗？仲由，假使有仁德的人都必定让人信任，哪里还会有伯夷、叔齐呢？假使有智谋的人都必定能畅行无阻，哪里还会有王子比干呢？"

【原文】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①]？"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②]。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③]。今尔不修

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④！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⑤。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使尔多财，吾为尔宰⑥。”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注释】

①盖(hé)：通“盍”，何不。　少：稍，略微。　贬：贬损，降低。

②稼(jià)：播种五谷。　穑(sè)：收获谷物。《史记集解》王肃曰：“种之为稼，敛之为穑。言良农能善种之，未必能敛获之。”　顺：顺遂，顺心，顺意。　《史记集解》王肃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顺人之意。”

③纲纪：治理。　容：接纳。

④病：损害。

⑤丑：耻辱。

⑥宰：指掌管财务的人。

【译文】

子路出去，子贡进来拜见。孔子说：“赐，《诗》里面讲‘不是犀牛不是虎，为啥旷野常出入’。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先生的学说是非常博大的，所以天下人没有谁能接纳得了先生。先生何不在这方面略微降低一下要求呢？”孔子说：“赐，一个好农夫能种好庄稼但不一定能有好的收获，一个好工匠能做出巧妙的器物但不一定能顺遂人家的心意。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学说，使它可以治理国家，统理天下，但不一定能被人

所接纳。如今你不是很好地修明你的学说但刻意于追求让人家接纳。赐，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子贡出去，颜回进来拜见。孔子说：“回，《诗》里面讲‘不是犀牛不是虎，为啥旷野常出入’。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颜回说：“先生的学说是非常博大的，所以天下人没有谁能接纳得了先生。虽说是这样，先生努力去把它推广施行，不被接纳又有什么伤害，不被接纳这才显示出是真正的君子！如果学说没有很好地修明，这是我们的耻辱。要是学说既然已经大加修明却不被人采用，这是做国君人的耻辱。不被接纳又有什么伤害，不被接纳这才显示出是真正的君子！”孔子显得特别高兴就笑着说：“有这样的讲法呀颜家的好小子！如果让你有很多的财富，我愿意去替你管财。”

【原文】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①]。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②]？”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③]？”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④]。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⑤]？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⑥]。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⑦]。”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⑧]！”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

哀公六年也⑨。

【注释】

①书社：将社人记入名册。《史记索隐》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虽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②令尹：楚官名，即国相。

③将率：即将帅。

④子男：五等爵名，公、侯、伯、子、男。《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是其事。

⑤三五：指三皇五帝。 世世堂堂：世世代代。

⑥王(wàng)：君临；治理。

⑦土壤：土地，指封地。

⑧狂：狂人，疯子。此系假装成狂人，欲以感动孔子。 接舆：楚国隐士名。 凤：凤凰。 何德之衰：讥讽孔子在无道之世出来奔走游说。 谏：劝阻。 已而：罢了。已，止。 殆(dài)：危险。

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

【译文】

楚昭王将要用记录有社人名册的土地七百里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说："您王的使者出使诸侯各国的人有像子贡这样的吗？"说："没有。"您王的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的吗？"说："没有。"您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说："没有。""您王的各主事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说："没有。""而且楚国的祖先是由周王室分封的，封号是子男，封地五十里。如今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旦、召公奭辅佐天子的事业，您王如果任用他，那末楚国怎么能世世代代享有这纵横几千里的土地呢？再说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由一个百里土地的君主最终成就了天下的王业。如今

孔丘要是能占据土地，又有贤能弟子的辅佐，不是楚国的福音啊。”昭王就停下来了。这年秋天，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国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跟前经过，说：“凤鸟呀，凤鸟呀，您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微！过去的已经不能挽回，没有到的还来得及改正！算了吧，算了吧，如今参与政事的人太危险了！”孔子下车，想同他说话，接舆快步离开了，孔子没能和他说上话。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到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正是鲁哀公六年。

【原文】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①]。太宰嚭召季康子[②]。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③]。”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④]。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⑤]？”孔子曰：“必也正名乎[⑥]！”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⑦]？”孔子曰：“野哉由也[⑧]！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⑨]。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⑩]。”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⑪]。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⑫]？”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⑬]。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⑭]。”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⑮]。”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

于仲尼[16]。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17]！"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18]。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19]。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20]。"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21]。

【注释】

①缯：古国名，在今山东枣庄市东。 百牢：百具祭祀用的牲畜。周礼规定上公用九牢，侯伯用七牢，子男用五牢。吴国征集百牢，不符合礼制。
②太宰嚭：吴国受宠幸之大臣。姓伯名嚭，任太宰。事详《吴太伯世家》。
③兄弟：鲁、卫的始封者周公、康叔，均周武王弟，本为兄弟。康叔和周公和睦，故其国之政亦如兄弟。
④卫君辄父：即蒯聩。已见上文。 让：责备。
⑤奚：什么。
⑥正名：辨正名分。当时卫君辄拒绝其父回国，父子争夺君位，破坏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孔子是针对这一情况提出来的。
⑦迂：迂阔，迂腐。
⑧野：粗野，粗鲁。
⑨中(zhòng)：得当。 错：通"措"。摆，放。
⑩苟：马虎，随便。
⑪郎：鲁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
⑫性：天性，天赋。
⑬播：传扬，公布。 质：对质。
⑭累：累计。
⑮固：阻碍。
⑯卫文子：卫卿，娶蒯聩子为妻。 太叔：《左传》名"疾"。
⑰鸟：孔子喻己。 木：喻所往之国。是说可以择主而事。

⑱遝：《左传·哀十一年》之《疏》引《史记》“遝”作“使”，姑从之。 币：礼物。

⑲十四岁：依前文定公十四年离开鲁国，共计至此为十三年。依《鲁周公世家》所记定公十二年离开鲁国，那么首尾共计十五年了。

⑳举：举用，选拔。 直：正直。 错：通“措”，放置。 枉：邪曲。

㉑不求仕：不主动企求做官。

【译文】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地相会，向鲁国征集百具祭祀用的牲畜。吴国太宰嚭召唤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前往，这以后吴国才免征百牢祭品。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情况，是兄弟一般的关系。”这个时候，卫君辄的父亲不能够继位，居住在国都之外，诸侯们屡次就这件事进行责备。而孔子的弟子有很多人在卫国做官，卫君还想让孔子来处理政事。子路说：“卫君请您去处理政事，您将把什么事放在首位。”孔子说：“必定是辨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事吗，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先辨正名分呢？”孔子说：“粗鲁呀仲由！要是名分不正那么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那么事就办不成，事办不成那么礼乐制度就不能兴盛，礼乐制度不兴盛那么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那么民众会坐立不安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才好。凡是君子要做的事必定符合名分，说出来的话必定能够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说话，应该毫不马虎随便才好。”

第二年，冉有替季氏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邑交战，战胜了对方。季康子说：“您能够指挥作战，是学来的呢？还是生下来就会呢？”冉有曰：“在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说：“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回答说：“任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无论是传播给百姓，还是到鬼神面前去对质，都是会没有遗憾的。我求有了指挥作战的本领，虽然累计起来可以得到千社的封赏，先生也会毫不动心的。”

康子说："我想召他来，可以吗？"回答说："想召他来，那就不要让小人阻碍他，就可以了。"而卫文子将要进攻太叔，向仲尼询问计策。仲尼推辞说不知道，说完话出来就让车载着他离开，说："鸟能够选择树林，树林怎么能选择鸟呢！"卫文子坚决挽留他。正遇上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来迎接孔子，孔子回归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十四年又返回到鲁国。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为政的道理，回答说："搞好政治最重要的是选好臣子。"季康子询问为政的道理，说："选拔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的人上面，那么邪曲的人也会变得正直了。"康子担心盗贼作案，孔子说："假若您没有不正当的欲望，虽然给人家奖赏他也不会进行偷窃的。"然而鲁国最终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主动企求官做。

【原文】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①。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②。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③。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④。吾从周⑤。"故《书》传、《礼记》自孔氏⑥。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⑦。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⑧。""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⑨。"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⑩。"三百五篇孔子皆

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11]。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2]。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3]。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14]。"

【注释】

①序：叙说，阐释。 秦穆：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穆，亦作“缪”。 杞(qǐ)：周武王所封夏禹后裔之国名，都于雍丘，在今河南杞县。见《陈杞世家》。 征：验证。

②宋：国名。周成王时，纣子武庚禄父叛乱后，封纣庶兄微子启以续殷祀，国于宋，都于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市。详《宋微子世家》。

③损益：增减。 文：指文采。 质：指质朴。

④监：借鉴，参考。监，通“鉴”。 二代：指夏、殷。 郁郁：丰富多采。

⑤从：遵行。

⑥《礼记》：儒家经典之一，讲礼的书，重思想说明。今本为西汉戴圣编纂，亦称《小戴礼记》。

⑦大师：官名，主管音乐。大，同“太”。

⑧翕(xī)如：配合一致。如，词缀，与“然”同。 纵(zòng)：放纵，展开。 纯：和谐。 皦(jiǎo)：分明，清晰。 绎(yì)：连续不断。 成：完成，结束。

⑨《雅》：《诗经》的一部分，包括《小雅》、《大雅》。 《颂》：《诗经》的一部分，包括《周颂》、《鲁颂》、《商颂》。

⑩契(xiè)：传说中的殷商始祖。详《殷本纪》。 后稷(jì)：传说中周的始祖。详《周本纪》。 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 衽(rèn)席：床席。此指男女情爱。郑玄曰：衽，寝卧之席也。 《关雎(jū)》：《诗经·国风》的第一篇。 乱：乐曲的结尾一段。 《风》：《诗经》、《风》、《雅》、《颂》三部分之一，指十五《国风》。 《鹿鸣》：《诗经·小雅》首篇。 《文王》：《诗经·大雅》首篇。 《清庙》：《诗经·周颂》首篇。

⑪三百五篇：今本《诗经》三百篇，阙五篇。《韶》：舜乐名。《武》：也作《大武》，西周乐曲名。

⑫王道：夏、商、周三王治国的仁义之道。六艺：即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乐》已遗佚，今为五经。

⑬《易》：即《易经》，六经之首。序：解说。相传伏羲创八卦，周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然后孔子作《十翼》进行解说，使这部古代主要用于占卜的经典能让人明白。《十翼》即《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形成《易传》。见于今本《周易》。《彖(tuàn)》：即《彖传》，亦称《彖辞》，《十翼》中的两篇，内容为说明各卦的基本观念。《象》：即《象传》，亦称《象辞》，《十翼》中的两篇，内容为摹拟客观事物现象，并说明其中包含的吉凶休咎。《说卦》：《十翼》中的一篇，内容为解释八卦的性质及其象征。《文言》：《十翼》中的一篇，内容为专门解释《乾》、《坤》二卦。

⑭韦：编联竹简的牛皮条。绝：断。假：借，"给与"之意。《论语·述而》作"加"。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彬彬：文质兼备貌，文辞与义理兼通。

【译文】

孔子的时候，周王室衰微而礼崩乐坏，《诗》、《书》残缺。孔子探究夏、商、周三代的礼制，解说形成《书》传，记述上起唐尧虞舜时代，下至秦穆公在位，依次编排了当时的事迹，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得出来，但是杞国的文献不足以验证。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得出来，但是宋国的文献不足以验证。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将它们一一加以验证了。"在仔细考察了殷商和夏代对于礼制的增减以后，孔子说："以后即使是上百世也可以推知了，它变化的依据是一个时期注重文采，一个时期又注重质朴。周代借鉴了夏殷的长处，将礼制确定得丰富辉煌甚具文采的特色呀。我遵从周代的礼制。"所以《书》传、《礼记》是由孔子家族编定的。

孔子告诉鲁国的太师："乐曲演奏的过程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开始的时候要使发音配合一致，展开的时候就要音调和谐，明亮清晰，延续不断使它余音袅袅，然后结束。"我从卫国返回鲁国，这以后致力于订正乐曲，使得《雅》乐、《颂》乐都恢复了原有面貌。"

古时候《诗》有三千多篇，等到了孔子的时候，除去其中的重复内容，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部分，最上采集歌颂契、后稷的，中间保存记述殷、周盛世的，直至周幽王、周厉王的政治缺失，开始于男女情爱，所以说"把《关雎》作为《国风》的开始，《鹿鸣》是《小雅》的开始，《文王》是《大雅》的开始，《清庙》是《颂》的开始。"三百零五篇孔子都把它配上乐曲可以演奏，以求和《韶》、《武》、《雅》、《颂》的音调相配合。礼乐制度从这时候起有一种原有的整体面貌才可以进行讲述，来完备王道，形成六经。

孔子晚年喜欢研读《易》书，写了解说性的著作《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孔子读《易》很勤苦，编联竹简的牛皮条都多次断裂，说："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像这样研究下去，我对于《易》的文辞和义理两方面能够更为通晓了。"

【原文】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①。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②。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③。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④。所慎：齐，战，疾⑤。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⑥。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⑦。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⑧。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⑨。朝，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⑩。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⑪。君召使傧，色勃如也⑫。君命召，不俟驾行矣⑬。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⑭。席不正，不坐⑮。食于有丧

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16]。

“三人行，必得我师[17]。”“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8]。”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19]。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20]。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21]。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22]。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23]。虽欲从之，蔑由也已[24]。”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25]。”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26]。”牢曰：“子云‘不试，故艺’[27]。”

【注释】

①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孔子的六项教学内容。　七十有二人：见于《仲尼弟子列传》有七十七人，可参见。

②颜浊邹：卫人。不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之数。

③文：文化知识。　行：社会实践。　忠：忠心耿耿。　信：坚守信约。

④绝：杜绝。　意：通“臆”，凭空猜测。　必：绝对肯定。　固：拘泥固执。　我：自以为是。

⑤齐：同“斋”，斋戒。　战：战争。　疾：疾病。

⑥罕：稀，少。　利：功利。《孟子荀卿列传》“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命：天命。《外戚世家》“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　仁：仁德。《论语》中有五十八章提到“仁”，“仁”字出现一百零五次，为什么还说是“罕言”呢？“仁”是一个人最高的道义行为，所以孔子不轻易说。正因为不轻易说，一说出来就有弟子加以纪录，与说其他的事不同，因而“仁”字就多了。一种意见的句读是“子罕言利，与命与

仁"，后句解释为如果讲利就一定和命运、仁德联系起来。此不取。

⑦愤：苦苦思索还是未能想通。启：启发，开导。《论语·述而》此句后有"不悱不发"四字。悱(fěi)：口里想说但不能明确说出。发，启发。隅(yú)：角落。反：推知出来。复：再去教他。

⑧乡党：家乡。古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恂恂(xún)：温和恭顺。

⑨辩辩：《论语·乡党》作"便便"，雄辩健谈。

⑩上大夫：位同卿。訚訚(yín)：正直而恭敬。下大夫：指与孔子地位相当的人。侃侃(kǎn)：温和快乐。

⑪鞠躬：此指谨慎小心。趋进：快步行进。依《论语·乡党》此指上朝经过国君座位以后出来时下完了台阶时的舒展神情。翼：像鸟儿展翅一样。

⑫傧(bìn)：指接待宾客。色勃如：脸色变得庄重起来。

⑬俟(sì)：等待。驾：指驾好车马。

⑭馁(něi)：鱼腐败。割：宰割。正：正确的方法。

⑮席：铺在地面上的席子。人坐在席子上，古时无凳无椅。

⑯齐衰(zī cuī)：用熟麻布做的缝边的丧服。瞽(gǔ)：眼睛瞎。变：指变得严肃，有礼貌。

⑰我师：我的老师。《论语·述而》此文下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即为"师"之意。

⑱徙：迁移。这里是见善则迁的意思。

⑲语：谈论。怪：怪异。力：勇力。乱：叛乱。神：鬼神。

⑳文章：指渊博的诗、书、礼、乐等文化知识。

㉑弥：更。弥坚：指不可穷尽。

㉒循循然：有次序地。博：丰富。约：约束。罢：停止前进。

㉓竭：竭尽。卓尔：高高直立的样子。尔，同"然"。

㉔蔑：不。由：途径。

㉕达巷：党名。无所成名：指没有可以树立名声的一技之长。

㉖执：专执，专心干的事。御：驾车。射：射箭。

㉗牢：子牢，孔子学生。试，用。指做官。艺：指学得许多技艺。

【译文】

孔子用诗、书、礼、乐来进行教学，弟子大概有三千人，其中完全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一类的，跟从孔子受到很多教诲的学生还非常多。

孔子用四项必要的内容教育学生：文化知识，社会实践，忠心耿耿，坚守信约。杜绝四种态度：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最谨慎对待的：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到功利和天命和仁德。学生不苦苦思索到还是想不明白他不去开导，他提出一个角落的事而学生不能推知出其他三个角落的事来，比如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再去教导了。

在家乡人面前，他温和恭敬得像是不会说话一样。他到了宗庙里朝廷上，就非常健谈，只是特别谨慎罢了。在朝上，和上大夫们说话，是正直而恭敬的样子；和下大夫们说话，是温和而快乐的样子。进入朝廷的大门，是谨慎小心的样子；下了朝堂的台阶，快步走回原位，像鸟儿展翅一样的神情舒适。国君召唤他让他接待宾客，脸色就变得庄重起来。国君有命令召他，不等驾好车马就步行出发了。

鱼腐烂了，肉败坏了，宰割的方法不正确，孔子都不吃。铺在地面的席子不摆正，他不去坐。在家有丧事的人身边吃饭，他从来没有吃饱过。

这一日他要是吊丧哭过，就不唱歌。见到穿丧服的，眼睛瞎了的，即使是小孩，他的脸色也变得严肃，有礼貌起来。

孔子说过“三人在一起走路，必定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学习榜样”。“道德不加修养，学业不去讲习，听到好事不能向这方面靠拢，有过错不能改正，这是我所忧虑的。”让人唱歌，如果唱得好，就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着一起唱。

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鬼神。

子贡说："先生博大的知识，讲授时能够听得到；先生关于天道和性命的深刻见解，是不可能听到的。"颜渊深有感触地叹息着说："老师的道德学问，仰头看上去越看越高大，钻研起来又不可穷尽。看看好像是在眼前忽然间觉得它又在后面。先生循序渐进善于诱导别人，以文化知识丰富我们，用礼义来约束我们，想停止前进也是不可能的。已经竭尽了我的才能，又好像有一个高大直立的东西竖在前面。虽然想攀登上去，却找不到途径哩。"达巷党的人说："伟大呀孔子，虽然博学却没有一技之长可以成名。"孔子听到了说："我该专心干什么技艺呢？驾车吗？射箭吗？我还是驾车吧。"子牢说："孔于说过'我没有被国家任用，所以学到了许多技艺。'"

【原文】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①]。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②]。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③]！"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⑤]！"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⑥]"。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⑦]"。"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⑧]。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⑨]。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⑩]。约其文辞而指博[⑪]。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

王狩于河阳”[12]。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13]。后有王者举而开之[14]。《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5]。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16]。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7]。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8]。"

【注释】

①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时孔子七十一岁。 狩：狩猎。 大野：泽名，跨今山东巨野县的西部和北部。

②车子：驾车的人，地位低贱，故略其姓。名叫鉏(chú)商。王引之《经义述闻》以"子鉏"为氏，"商"为名。

③河：黄河。 图：指八卦图。相传伏羲时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出现，预示着"圣王"将出现。 雒：同"洛"，洛水。相传有神龟背负雒书，在雒水出现。

④吾道穷矣：麟本是仁兽，为圣人的象征，现在见到了死麟，孔子以为预示着自己的死亡，所要推行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实现了。

⑤尤：怨恨，归咎。 下学：指学人事。 上达：指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所以不怨天。人事有否有泰，所以不尤人。

⑥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鲁贤大夫。 少连：又名"季连"，姓芈(qiān)，善于守孝。

⑦虞仲、夷逸：二人春秋时隐者。 放言：放置而不予谈论世务。放，置。中(zhòng)：符合。 清：纯清洁白。 废：自我废弃功名利禄。 权：权变之道。

⑧病：担心。 称：称颂。

⑨因：依据。 史记：历史记载资料。当时各国都有"史记"，此指鲁国的史记。 《春秋》：孔子所作一部编年记事的史著，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所历为隐、桓、庄、湣、僖、文、宣、成、襄、昭、定、哀鲁国十二公，共二百四十二年。

⑩据鲁：以鲁国历史为主。 亲周：尊奉周王室为正统。 故殷：借鉴殷代的旧制。 运：承运。 三代：夏、商、周。

⑪约：简约。 指：同“旨”，意旨。

⑫践土之会：指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召周天子在践土会盟诸侯而称霸一事。详《晋世家》。践土，郑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⑬绳：衡量，纠正。 贬损：实指褒贬。

⑭举：称举。 开：推广。

⑮义：义法。 乱臣：叛君之臣。 贼子：杀父之子。

⑯听讼：处理诉讼案件。 与人共：和人一起商量斟酌。 独有：独自决断裁定。

⑰笔：指依据义法该当记载的。 削：指依据义法该当删除的。 赞：增改，润色。

⑱知：认识，了解。 罪：责备、怪罪。

【译文】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大野泽地周围狩猎。叔孙氏的驾车人鉏商获得了一只罕见的怪兽，认为不吉祥。仲尼去观看了，说：“是一只麒麟。”就把它收取了。孔子说：“黄河不再出现龙马背负的图，洛水不再出现神龟背负的书，我已经快要完了呀！”颜渊死了，孔子说：“上天要我的命呀！”等到往西去狩猎看见了麒麟，说：“我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实现了！”颇有感慨地叹息说：“没有谁了解我呀！”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您？”孔子说：“不怨恨上天，不归咎别人，下学人事，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

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是降低了志向，没辱了身份。”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放置世务不予谈论，行为避世符合纯清洁白，自我废弃符合权变之道。”“我却和这些人不同，不一定这样也不一定不这样。”

孔子说：“不成呀，不成呀，君子担心自己殁世以后名声不被称

颂。我的政治主张不能实行了，我拿什么贡献让后世来称颂自己呢？"于是根据历史资料写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哀公十四年，总共记了十二位国君在位期间的事。以鲁国历史为主，尊奉周王室为正统，借鉴殷朝的旧制，承运夏商周三代的法制。简约它的表述文字但旨意却很宏博。所以吴楚两国的君主自行称王，但《春秋》却贬称他们叫"子"；践土的会盟诸侯实际是晋文公召来了周天子，因而《春秋》忌讳地表述说"天王到河阳去巡狩。"依此类推，作为对当世事务进行褒贬的衡量原则。让后来做王的人能够称举而加以推广。《春秋》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推行了，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是会对它感到恐惧的。

孔子在职位上处理诉讼案件，结案的措词是可以和别人一起斟酌商量的，不独自裁断决定，而在写作《春秋》这方面，该当记载的他就记载，该当删除的他就删除，子夏等一班弟子谁都不能参与增改和润色一个字。弟子们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代的人了解我的将根据《春秋》，而责备我的也将根据《春秋》。"

【原文】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①]？"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②]！梁柱摧乎[③]！哲人萎乎[④]！"因以涕下[⑤]。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⑥]。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⑦]。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⑧]。"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⑨]。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⑩]。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⑪]！"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⑫]。

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13]。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14]。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15]。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16]。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17]。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18]。

【注释】

①逍遥：悠闲自得。

②太山：即“泰山”，五岳之首，众山所仰。

③梁柱：大梁和木主，房屋或桥梁的主要构件。《礼记》作“梁木”。

④哲人：指孔子自己。 萎：枯槁。此指人之死亡。

⑤涕：眼泪。

⑥宗：宗奉，尊崇。

⑦殡(bìn)：殓而未葬，停柩。 东阶：东厢台阶。

⑧坐奠：坐着受人祭奠。 始：指始祖。

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 己丑：十一日。

⑩诔(lěi)：犹今之致悼辞，系上对下以表彰死者的德行。 旻(mín)天：上天。 吊：善。 慭(yìn)：宁愿，暂且。 老：老人，指孔子，鲁曾称孔子为国老。 俾：使。 屏(píng)：障蔽，捍卫。 余一人：本天子自谓，此指哀公。 茕茕(qióng)：孤独无依貌。亦作“嬛嬛”。 疚：忧伤。

⑪尼父(fǔ)：孔丘字仲尼；父，对老年人的尊称，犹“甫”。 律：法。

⑫昏：惑乱。 愆(qiān)：罪过。

⑬泗上：泗水之旁。 服：服丧。

⑭心丧：心中悼念。 诀(jué)：离别。

⑮庐：小屋。

⑯奉祠：供奉祭祀。　讲礼：讲习礼仪。　乡饮：乡学结业考察推荐的礼仪，称“乡饮酒礼”。

⑰高皇帝：汉高祖刘邦。　太牢：牛、羊、猪三牲具备。

⑱谒：拜祭。

【译文】

第二年，子路死在卫国。孔子重病，子贡请求拜见他。孔子正柱着拐杖在门口悠闲散步，说：“赐，你来得为什么这么迟呀？”孔子因而叹息，唱着歌说：“太山崩坏了！梁柱折断了！哲人要死了！”因此伤感流下了眼泪。对子贡说：“天下失去了道义已经很久了，没有谁能够尊崇我的政治主张。夏人死了停柩在东厢台阶，周人死了停柩在西厢台阶，殷人死了停柩在厅堂的两柱之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厅堂两柱之间接受祭奠，我的始祖原来是殷人。”过了七天去世了。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在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

鲁哀公致悼辞说：“上天不善，不能姑且留下一位老人，让他捍蔽我一人来坐守君位，孤零零我一个人感到忧伤。呜呼哀哉！尼父呀，我没有了自己的效法榜样！”子贡说：“主君大概不会终老在鲁国吧！先生有言论说过：‘失掉了礼制就会惑乱，失掉了名分就犯过错。丧失了意志就会惑乱，失去了所宜就犯过错。’人在生前不能任用他，死了却来祭奠追悼他，就是不合礼法。以诸侯身份称‘余一人’，就是不合名分。”

孔子葬在鲁城北面泗水之旁，弟子们都服丧三年。三年心丧完毕，大家互相离别散去，分手时全都哭泣，又各尽其哀；其中有人重新留下来守墓。只有子贡在墓边建了一座小屋，守了总共六年，然后才离去。孔子的弟子和鲁国人前往依傍着墓地而建了居室的有一百多家，因而给这个地方命名叫孔里。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每年定时来供奉祭祀孔子的坟墓，而各个儒生也到孔子坟墓的场地上来

进行讲习礼仪，乡饮酒礼，比试射箭等活动。孔子坟墓周边有一顷地范围大。从前孔子所居过的厅堂，弟子们的内室，后代都改作庙来收藏孔子的衣饰、帽、琴、车辆、书册，直到汉代时二百多年间没有废弃。高祖皇帝经过鲁地，用牛、羊、猪完备的供品曾在这里进行祭祀。诸侯王、卿大夫、辅相们来到这里，常常是先去拜祭鲁庙然后才去处理政务。

【原文】

孔子生鲤，字伯鱼①。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②。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③。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④。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⑤。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⑥。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⑦。安国生卬，卬生驩。

【注释】

①鲤，孔子之子，字伯鱼。《史记索隐》按：《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

②伋，音Jí。

③《中庸》：《礼记》中的一篇，提倡中庸之道。后选为《四书》中的一种。

④陈王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建立"张楚"政权而称王，详下篇《陈涉

世家》。 博士：学官名，掌通古今。 陈：即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⑤孝惠皇帝：刘邦之子汉惠帝。详《吕太后本纪》。 长沙：郡名，秦置，治所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⑥安国：汉代经学家，因整理孔子壁中文献而开创“古文学派”。

⑦今皇帝：指汉武帝。 临淮：郡名，治所徐县，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译文】

孔子生了鲤，字伯鱼。伯鱼享年五十岁，先于孔子而死。

伯鱼生了伋，字子思，享年六十二岁。曾经在宋国受困。子思写了《中庸》。

子思生了白，字子上，享年四十七岁。子上生了求，字子家，享年四十五岁。子家生了箕，字子京，享年四十六岁。子京生了穿，字子高，享年五十一岁。子高生了子慎，享年五十七岁，曾经任过魏国之相。

子慎生了鲋，享年五十七岁，他做了陈王涉的博士，死在陈县城下。

鲋的弟弟子襄，享年五十七岁。曾经做了孝惠皇帝的博士，后来迁升任长沙郡太守。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了忠，享年五十七岁。忠生了武，武生了延年和安国。安国做了当今皇帝的博士，直到任临淮太守，过早去世了。安国生了卬，卬生了驩。

【原文】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①。”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②。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③。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

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4]！

【注释】

①《诗》有之：引自《诗经·小雅·车辖》第五章。 仰：仰望，敬仰。 止：同"之"。 景行：大路。 行：走。
②以时：按照规定的时令。 祗(zhī)回：恭敬徘徊。
③布衣：没有官位，平民。 宗：尊奉为宗师。
④折中：取正适度，事物准则。 至圣：至高无上的圣人。

【译文】

太史公说：《诗经》里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般令人敬仰，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我虽然不能达到这么高的境地，然而内心却是向往着的。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仲尼的庙堂、车服、礼器，还看见各个儒生按着规定的时令到这里演习礼仪，我怀着敬慕的心情徘徊流连真不愿离开。天下的君主王侯以至于贤人多得很呢，当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无限的显贵荣耀，但一死就什么也都完了。孔子是个平民，他的声名学说已经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都尊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以至整个中国谈论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术意见和结论作为判断的标准，孔子可以称得上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史记全译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题解】

文篇记述陈涉少有大志，其起义的思想基础是追求富贵，企求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屈辱的地位；而起义的社会背景是秦朝统治的繁重劳役与苛刻刑罚的残暴、无道，迫使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生存，避免死亡，唯一的出路只有起义；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是对世袭贵族历史地位及天命论思想的轻蔑与反抗，表现了勇于向传统挑战的大无畏精神。起义恰当地利用了民众的心理和采取了迷信手段，并具有一定的策略思想。

说明农民起义汹涌而起，没有统一的号令及其统属，陈胜吴广本人缺乏军事才能，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中难以服众、取胜；更重要的是六国旧贵族乘势而起，有不同的目的企图，割地称王，削弱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加上秦王朝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特别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起义军数十万人虽然进攻到咸阳附近，最后还是失败了。在复杂的形势面前，陈胜处事之不当，也相应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起义缺乏胜利的物质和思想上的保证。

陈胜、吴广称王后都骄傲了。陈胜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终于忘本，杀故旧，脱离了原先的基本群众。建立政权后除派人员出征外，他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其他作为，反而用人不善，命名朱房、胡武以苛察为忠，败坏了阵营的团结，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其结果引起队伍内部的互不信任，自相残杀，以至陈胜自己被御者所杀，而吕臣自不得不又杀了庄贾。司马迁说，诸将"不亲附"，是他失败的直接原因。

恰当地肯定了陈胜起义的历史作用。"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

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这是最恰当的结论。即是说因为陈胜发动起义才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与《秦楚之际月表》序联系起来，司马迁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陈胜与项羽、刘邦有互相联系的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自序》提要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司马迁将陈胜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表现了强烈的反暴政思想，以及赞同以有道伐无道的主张。因此司马迁赋予陈涉起义以“革命”的意义，以公羊学家的思想同情被压迫人民的处境，认为在民众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起来反抗是合理的，这样可以推翻暴虐统治而取得承敝通变的效果，促使历史进步。这个思想是可贵的。

同时，这又是司马迁向地主阶级敲警钟，告诉他们如政治处理不好，引起“土崩”之势，终将不能维护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又是他引《过秦论》的目的。司马迁的思想具有二重性，既同情人民，又为统治者着想，他要求的是维护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能相对共处的境界，这也是他的理想社会。

世家的定义是“拱辰共毂”，即臣下共同维护君上的统治权威，要求所有的人为一统天下的帝王效劳，这是公羊学家的大一统思想。陈涉的首事最终导致了刘邦建立了汉家的一统天下，陈涉是刘邦“践祚”的开路先锋，他的努力正好纳入了创建地主阶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所以他有资格入世家。当然从《史记》的体例上看，在形式上陈涉与诸侯王和孔子同在一种体裁之内，本身是提高了陈涉的地位，但在内容上他也完全符合“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条件的。陈胜入世家不存在什么破例的问题。

【原文】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①。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②。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3]。"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4]？"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5]！"

【注释】

①阳城：古县名，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城镇。
②阳夏(jiǎ)：古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
③佣耕：受人雇佣耕种田地。　辍(chuò)：停止。　怅恨：惆怅恼恨。
④庸：通"佣"。　若：你。
⑤太息：出声长叹。　嗟(jiē 或 juē)：表示感叹之词。　燕雀：泛指燕子和麻雀之类的小鸟。　鸿鹄(hú)：泛指大雁和天鹅之类的大鸟。

【译文】

陈胜，是阳城人，他的字是涉。吴广，是阳夏人，他的字是叔。陈涉年纪小的时候，曾经和别人一起受人雇佣耕种田地，他停下手中的耕作走到田垄上，惆怅恼恨了很长时间，对别人说："假若有谁富贵了，不要互相忘记了。"受雇佣的其他人笑着和应他说："你是一个受人雇佣耕田的人，哪里能富贵呢？"陈涉出声长叹说："唉呀，燕雀一类的小鸟哪里了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天鹅等大鸟的志向呢！"

【原文】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1]。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2]。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3]。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4]？"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5]。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6]。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

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7]。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8]。"吴广以为然。乃行卜[9]。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10]！"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11]。"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12]。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13]。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14]。"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15]。

【注释】

①二世元年，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　发：征发。　闾左：里巷大门的左边，古时贫民住于此。闾，里巷之大门。　適(zhé)：通"谪"，因罪发遣。　渔阳：秦县名，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　屯：驻扎。　大泽乡：地名，在今安徽宿县东南。

②次：编次，轮流。　行(háng)：队伍。　屯长：戍边军伍之长。

③会：赶上。　度(duó)：估计。

④举：发动。　大计：重大的谋划，指发动起义。　等死：同样是死。　死国：死于国事，即为国而死。

⑤公子扶苏：秦始皇的大儿子，名扶苏。

⑥数(shuò)：多次，屡次。　将(jiàng)：率领、带领。

⑦项燕：战国末楚国将领。　怜：怜爱、爱惜。

⑧诚：如果。　唱：同"倡"，倡导。

⑨行卜：前往占卜。

⑩指意：意图。　足下：敬称，指对方。　卜之鬼：卜问过鬼神，向鬼神问过吉凶。

⑪念鬼：考虑借助鬼神之事。　威众：在群众中取得威信。

⑫丹：用朱砂。　王(wàng)：当王。　罾(zēng)：鱼网，此处活用为动词。

⑬固：本来。　以：通"已"，已经。

⑭篝(gōu)火：指用竹笼罩着火，使隐约像磷火。篝，竹笼。 间(jiàn)：暗中。 之：到……去。 次所：驻扎的地方。

⑮旦日：第二天。 往往：到处。 指目：指点注视。

【译文】

秦朝二世元年七月，征发住在闾里左边的贫民九百人用罪名罚他们去戍守渔阳，行进中驻扎在大泽乡。陈胜、吴广按轮流的顺序都在队伍之中，当了屯长。正遇上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到达以后会错过规定的期限。错过了期限，法律规定都要斩首。陈胜、吴广就谋划说："如今逃走也是死，举行起义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家干大事而死不是很好吗？"陈胜说："天下受暴秦统治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只是个小儿子，不应当继位，应当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谏的缘故，皇上让他在外面统领军队。现今又听说他根本没有罪，二世把他杀了。百姓们很多人听说他贤能，还不知道他死了。项燕做过楚国将领，多次立有战功，爱护士卒，楚国人怜爱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亡了。如今假若我们冒用公子扶苏、项燕的名义，为天下倡举义旗，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吴广认为很对。就去占卜。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旨，说："你们的事都能成功，能够建功立业。然而你们向鬼神卜问了凶吉吗！"陈胜、吴广高兴，考虑到卜者所暗示要借助鬼神之事，说："这是教导我们先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呀。"就用朱砂在帛布上写上"陈胜当王"的字样，放置在别人用网打来的鱼的肚子里。戍卒买来鱼烹煮着吃，就得到了鱼肚子中写的字样，本来就已经觉得奇怪了。陈胜又暗中让吴广去到驻扎地旁边树丛中的一所古庙里，夜间放出像磷火一样的火光，学着狐狸的叫声喊着："大楚国家要兴盛，陈胜要做王。"戍卒们夜间都惊恐起来。第二天，戍卒中到处都在议论，都指点注视着陈胜。

【原文】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①。尉果笞广②。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③。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④。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⑤！"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⑥。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⑦。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⑧。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⑨。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⑩。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⑪。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⑫。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⑬。"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⑭。

【注释】

①忿恚(huì)：忿怒。

②笞(chī)：用竹板、荆条打。

③挺：拔出。意为将尉在抽打吴广时，将要拔剑出鞘。

④藉弟：假使、假如。 十六七：十分之六七。

⑤宁(nìng)：难道。

⑥袒右：脱掉袖子露出右臂。

⑦蕲(qí)：秦县名，在今安徽宿县东南。

⑧符离：秦县名，在今安徽宿县东北。 葛婴：陈涉起义军将领。 徇(xùn)：带兵占领。

⑨铚(zhì):秦县名,在今安徽宿县西南。 酂(cuō):秦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西。 苦:秦县名,在今河南鹿邑县。 柘(zhè):秦县名,在今河南柘城县西北。 谯(qiáo):古地名,在今安徽亳县。

⑩陈:秦县名,亦为郡治,在今河南淮阳县。

⑪守令:郡守和县令。 守丞:郡守属官。 谯门:谯楼下的城门。谯,指谯楼,古代城门上的望敌高楼。

⑫三老:乡官,主管教化。 豪杰:有声望的地方士绅。 与(yù):参加。会计:聚会谋议。

⑬被:通"披"。

⑭张楚:欲张大楚国,故称张楚。

【译文】

吴广向来爱护别人,士卒中有很多人愿意为他效力。率领这批戍卒的县尉喝醉了,吴广故意多次说出想要逃亡,来挑起县尉忿怒,让他来折辱自己,以便激起他的部众愤怒。县尉果然鞭笞吴广。县尉刚想拔剑,吴广从地上站起来,夺了剑杀死了县尉。陈胜帮助吴广,一并杀了两个县尉。召集这批戍卒发布号令说:"您们大家遇到下雨,都已经错过了能到达的日期,错过了日期应当被斩。即使说没有被斩杀,而在戍边中死亡的本来就有十分之六七。再说壮士不死也就罢了,如果会死那就要发动起义成就大的名声,做王侯将相难道是祖传的吗!"戍卒们都说:"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就谎称是公子扶苏和项燕,来适应民众的愿望。袒露右臂,称号叫大楚。建一个土坛进行盟誓,用县尉的首级加以祭祀。陈胜自己确立做将军,吴广做都尉。进攻大泽乡,占领以后去进攻蕲县。蕲县攻下,就命令符离人葛婴统兵去占领蕲县以东的地方。进攻铚、酂、苦、柘、谯各县都攻下了。行进中收集兵力。等行进到陈县,有了车六七百乘,骑兵一千多名,步卒好几万人。进攻陈县,陈的郡守、县令都不在城中,只有守卫的郡丞领兵同起义军在谯楼下的城门里进行战斗。没有取胜,守城的郡丞死亡,起义军就进城占据了陈县。过了

几天，传令召集主管教化的三老和豪杰们前来会聚计议大事。三老、豪杰们都说："将军身上披着坚甲，手执锐利武器，攻打无道昏君，诛伐暴虐的秦王朝，重新建立楚国的社稷，论功德应该成为王。"陈涉就自立为王，称号叫"张楚"。

【原文】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①。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②。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③。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④。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⑤。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⑥。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⑦。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⑧。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⑨。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⑩。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⑪。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⑫。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注释】

①刑：惩罚。

②吴叔：即吴广。　假王：代行王权的职位。　监：统领，监督。　荥阳：秦县名，在今郑州西北。

③武臣：陈地人，陈胜部下将领。　张耳：大梁人，后为陈胜起义军将领。　陈馀：大梁人，陈胜起义军将领。与武臣、张耳，事均详《张耳陈馀列

传》。 汝阴：秦县名，在今安徽阜阳县。 邓宗：陈胜起义军将领。 九江郡：秦时所设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④东城：秦县名，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 襄强：原为楚国人，后被立为楚王。

⑤周市(fú)：陈胜起义军将领。

⑥李由：李斯长子，秦朝将领。 三川：秦时所设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

⑦上蔡：秦县名，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房君蔡赐：房君，为其封号，因封于房故名。蔡赐为其名。 上柱国：原为战国时楚国设置的官名，为保卫国都之官，后为楚的最高武官。

⑧周文：陈地人，后为起义军将领。 视日：占卜时日吉凶之官。 春申君：战国四君之一，指楚相黄歇。

⑨关：指函谷关。 戏：地名，在今陕西省渭南县西南。其地有戏亭。

⑩少府：秦时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之税收。 章邯：秦国将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主要秦将，后投降项羽。 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 徒：犯罪服劳役之人。 人奴产子：家奴所生之子。 生：《汉书·陈胜项籍传》无生字，似为衍文。

⑪止次：停留、驻扎。 曹阳：亭名，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

⑫渑(miǎn)池：秦县名，在今河南渑池县南。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各个郡县受到秦朝官吏所苦害的，都惩罚了那个地方长官，把他们杀了来响应陈涉起义。就任命吴叔做代理王，统率监督各个将领向西去进击荥阳。命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去攻占从前属于赵国的土地，命令汝阴人邓宗去攻占九江郡。正当这个时候，楚地好几千人聚在一起成为兵众的，多得数也数不清。

葛婴到了东城，扶立襄强做楚王。葛婴后来听说陈王已经登位，也就杀了襄强，回来报告。到了陈县，陈王诛杀了葛婴。陈王命令魏地人周市向北去攻占从前属于魏国的土地。吴广包围了荥阳城。李由是三川的郡守，守住荥阳，吴叔没有能攻下。陈王征集国

中的豪杰和他们计议，用上蔡人房君蔡赐出任上柱国。

周文，是陈地的一位贤人，曾经在项燕属下当过视日官，事奉过春申君，自己说熟习兵事，陈王给了他将军印章，让他向西去进击秦王朝。行进中收集兵员，有了车一千乘，步卒数十万，到达戏地，驻扎下来。秦王朝命令少府章邯免除在骊山服役者的罪徒身分，以及犯罪服役人所生的儿子，全部征调去迎击张楚的大军，全都把张楚大军打败了。周文战败，跑出了函谷关，停下来驻扎在曹阳亭地方有两三个月。章邯又来追击打败了他，再次逃跑驻扎在渑池县有十几天。章邯来进击，把他打得大败。周文自己割颈死了，大军也就不能作战了。

【原文】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①]。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②]。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③]。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④]。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⑤]。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⑥]。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

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7]。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8]。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9]。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10]。使者五反，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11]。周市卒为相[12]。

【注释】

①邯郸：秦郡、县治所，战国赵都。在今河北邯郸市。　召(shào)骚：陈胜起义军将领，后为赵王武臣之右丞相。

②系：关押，拘囚。

③趣：通“促”，催促。　亟(jí)：急、赶快。

④王王赵：您王在赵为王。第一个王指武臣之称赵王，第二个王指已在赵地称王。

⑤故：从前。　上谷(yù)：上谷郡，治所沮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卒史：郡守下属之官吏。　韩广：赵王武臣之部将。

⑥贵人：公卿大夫或显贵之人。

⑦奉：护送。

⑧狄：即狄县，秦县名，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南。　田儋：齐国贵族。

⑨宁陵君：战国时魏公子咎之封号，因封于宁陵(今河南宁陵县东南)。《史记集解》应劭曰：“欲立六国后以树党。”

⑩定：收复。

⑪五反：五次往返。反，同“返”。

⑫卒：终于。

【译文】

武臣到了邯郸，自己立为赵王，陈馀做大将军，张耳、召骚做左

右丞相。陈王发怒，捉拿武臣等人的家属关押起来，想诛杀他们。柱国说："秦朝还没有灭亡就诛杀赵王将相的家属，这等于又生出一个秦王朝。不如就此封立了他。"陈王就派遣使者去祝贺赵国，而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到王宫中拘囚起来，并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催促赵国军队赶紧进入函谷关。赵王的将相们共同商量说："您王在赵地称王，是不符合楚国意旨的。楚国如果诛灭了秦国，必定拿兵力来进攻赵国。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要向西进兵，派出使者向北去攻占从前属于燕国的土地来扩充自己。赵国南边据守黄河，北边有了燕地、代地，楚国虽然取胜了秦王朝，也不敢制服赵国。假若楚国没有取胜秦国，必定会倚重赵国。赵国趁着秦王朝疲弊的机会，就可以得志于天下了。"赵王认为他们的意见对，因而就不向西发兵，并派遣过去的上谷郡卒史韩广领兵向北去攻占燕地。

燕国从前的显贵人物和豪杰等对韩广说："楚国已经确立为王，赵国又已经确立为王。燕地方虽然小些，也曾是一个万乘的诸侯国，希望将军立为燕王。"韩广说："我韩广的母亲在赵国，不可以做王。"燕地人说："赵国现在正西边忧虑秦朝，南边忧虑楚国，他的力量不能禁止我们。况且依恃楚国的强大，都不敢加害赵王将相的家属，赵国难道还会怎么样敢于加害将军您的家属呢！"韩广认为意见对，就自行确立为燕王。过了几个月，赵国护送燕王的母亲和家属归还到了燕国。

正当这个时候，各个将领攻占土地的，多得数也数不清。周市往北攻占土地到达狄县，狄县人田儋杀了狄县县令，自行确立为齐王，依据齐地反过来攻击周市。周市的军队败散，回到魏地，想扶立魏国的后代从前的宁陵君咎做魏王。这时候宁陵君咎正在陈王的驻地，不能够前往魏地。魏地已经收复，想共同扶立周市做魏王，周市不肯答应。派出的使者五个往返，陈王就封立宁陵君咎做魏王，派遣他前往封国。周市终于只做了魏相。

【原文】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①]。不如少遣兵，足以守(荧)〔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②]。"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③]。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④]。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⑤]。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⑥]。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⑦]。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⑧]。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⑨]。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⑩]。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⑪]！"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⑫]。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⑬]。

【注释】

①田臧：吴广之部将。　周章：即周文。　旦暮：早晚，很快。

②兵权：用兵之计谋。

③矫：假借，诈称。

④令尹：官职名，战国时楚国所设，相当于别国之丞相。

⑤李归：田臧之部将。　敖仓：秦朝的粮仓，在今河南郑州西北。

⑥邓说(yuè)：陈胜之部将。　郏：系"郏"之误。郏，秦县名，在今河南郏县。

⑦伍徐：陈胜之部将。　许：秦县名，在今河南许昌市东。

⑧陵：秦县名，又作凌，在今江苏泗阳县西北。　秦嘉：陈胜起义后一支义军的首领。　取虑(qiū lǘ)：秦县名，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南。　徐：秦县名，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特起：各自独立起兵。　东海：秦置郡名，治所郯，在今江苏郯城县北。　守：郡守。　庆：郡守名。

⑨武平君畔：人名，封号为武平君，名畔。

⑩大司马：本为执掌军事的最高长官，此只是自封而已。　恶(wù)：讨厌，怨恨。

⑪军吏：下级官佐。

⑫张贺：陈胜部将。

⑬监：监督，统领。

【译文】

将军田臧等人共同谋划说："周章的军队已经被打败了，秦兵早晚就会来到，我们包围荥阳城还没有能够攻下，秦军到了，必定会被打得大败。不如少派遣点兵，足够守住荥阳就可以了，其他带领全部精兵去迎击秦军，如今代理王骄纵，不懂得用兵的计谋，不能够同他计议，不诛杀他，事情恐怕会搞坏。"因而共同诈称陈王的命令把吴叔诛杀了，把他的首级献给了陈王。陈王派遣使者赏赐给田臧楚国令尹的印章，任命他做上将。田臧就让各个将领如李归等驻守荥阳城，自己率领精兵往西去到敖仓迎战秦军。和秦军作战，田臧战死，军队败散。章邯进兵到荥阳城下攻击李归等的军队，打败了他们，李归等人战死了。

阳城人邓说领着兵驻扎在郏县，章邯部下的另一支队伍把他击败了，邓说的军队逃散到陈县。铚县人伍徐领着兵驻扎许县，章邯把他击败了，伍徐的军队都逃散到陈县。陈王诛杀了邓说。

陈王刚刚立为王时，陵县人秦嘉、铚县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都各自独立起兵，率领军队在郯城包围了东海太守庆。陈王听说了，就派遣武平君畔做将军，统领郯地城下的各路起义军。秦嘉拒绝接受这个命令，秦嘉自己立作大司马，讨厌隶属于武平君。他告令下级官佐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得带兵打仗的事，不要听他的！"因此诈称奉了王命杀死了武平君而背叛陈王。

章邯已经打败了伍徐，就进击陈县，柱国房君战死了，章邯又进兵出击陈县西边的张贺率领的军队。陈王出城来监督战争，军队被攻败，张贺战死。

【原文】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①。陈胜葬砀，谥曰隐王②。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③。

初，陈王至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④。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⑤。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⑥。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⑦。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⑧。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⑨。"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⑩。吕将军走，收兵复聚⑪。鄱盗

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12]。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13]。

【注释】

①腊月：指阴历十二月。 下城父：古地名，在今安徽涡阳县东南。 还(xuán)：通"旋"。旋即，很快。 庄贾：陈胜之御手。

②砀(dàng)：古邑名，在今安徽砀山县南。 谥(shì)：人死后给予的褒贬封号。 隐：有哀伤之意。表示陈王尚未推翻秦朝，建立大业，就中途被害之意。

③涓人：即中涓，指在君王左右担任洒扫的人，亦转指亲信的侍臣、太监。 苍头军：用青巾裹头的军队。 新阳：秦县名，在今安徽界首县北。

④宋留：陈胜部将。 南阳：秦郡名，治所宛，在今河南南阳市。 武关：古关名，是河南通往陕西的重要关口，在今河南商南县东南。

⑤新蔡：秦县名，在今河南新蔡县。

⑥传(zhuàn)：驿车，此指用驿车载着，递解。 车裂：古代的一种酷刑，俗称五马分尸。 徇(xùn)：示众。

⑦景驹：楚国旧贵族。 方与：秦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西。 定陶：秦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⑧公孙庆：秦嘉之部将。

⑨首事：首先起事。

⑩左右校：武官名，这里指左右校尉统领的军队。

⑪吕将军：当指吕臣。

⑫鄱(pó)：即鄱阳，秦县名，在今江西波阳县东北。 当阳君：英布之封号。 黥布：即英布。事详《黥布列传》。 青波：即青陂(pí)，在今河南新蔡县西南。

⑬项梁：项燕之子，项羽之叔父。 心：楚怀王孙，名心。事详《项羽本纪》。

【译文】

十二月，陈王到达汝阴，旋即又到了下城父，陈王的御手庄贾杀死了陈王投降秦王朝。陈胜安葬在砀邑，谥号称为隐王。

陈王从前的侍臣将军吕臣组织了苍头军，从新阳县起事，进攻陈县并加以夺取，杀了庄贾，重新用陈县做楚都。

当初，陈王到了陈县，命令铚县人宋留领兵去平定南阳郡，然后进入武关。宋留已经攻占了南阳郡城，听说陈王死了，南阳被秦军重新夺了回去。宋留不能进入武关，就向东到达新蔡县，遭遇秦军，宋留率领军队投降秦王朝，秦军把他递解到咸阳，将他处以车裂之刑并陈尸示众。

秦嘉等人听说陈王军队已经失败逃走了，就扶立景驹做楚王，引领军队到了方与县，想在定陶城下进击秦军，派公孙庆出使和齐王联络，想和齐王联合一同进击秦军。齐王说："听说陈王作战失败，不知道他的生死情况，楚国怎么能不请我就自立为王！"公孙庆说："齐国没有请示楚国而自立为王，楚国为什么必须请示齐国才能确立为王！况且楚国是首先起事的，理当号令天下。"田儋诛杀了公孙庆。

秦王朝左右校尉统领的军队进攻陈县，夺取了。吕将军出城逃走，收集兵力重新聚合。和鄱阳县的大盗当阳君黥布的军队互相联合，重新攻击秦王朝左右校尉统领的军队，在青陂地方把他们打败，再次用陈县做楚都。碰上项梁扶立了楚怀王的孙子叫心的做了楚王。

【原文】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①]。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②]。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③]。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④]！"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⑤]。或说陈王曰："客愚

无知，颛妄言，轻威[6]。”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7]。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8]。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9]。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10]。陈王信用之[11]。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12]。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13]。

【注释】

①王(wàng)陈：在陈县称王。

②宫门令：守卫宫门之长官。

③辩数(shuó)：反复辩说。 置：丢在一边置之不理。 通：通报，传达。

④夥颐(huǒ yí)：对事物表示惊讶和羡慕之词。楚人谓夥为多，颐为语助词。故下文“夥涉为王”，意思是说，宫室财富那么多就是因为陈涉作了王。 沈沈：即沉沉，当时楚人口语，形容宫室高大，陈设富丽堂皇。

⑤发舒：随便，放纵。

⑥颛：同“专”。 轻威：轻视君王的威严。

⑦引去：引退，离开。 无亲陈王者：《史记索隐》顾氏引《孔丛子》云：“陈胜为王，妻之父兄往焉。胜以众宾待之。妻父怒云：‘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不辞而去。”是其事类也。

⑧朱房：陈胜部将。 中正：官名，掌管人事。 胡武：陈胜部将。 司过：官名，掌管纠察百官。 司(sì)：同“伺”，伺察。

⑨令之不是者：不顺从其指令去做的人。 苛察：苛刻地纠察弹劾。

⑩弗下吏：不交给有关的执法官员去处治。

⑪之：指代朱房、胡武等人。

⑫置遣：设置派遣。 竟：最终，终于。

⑬守冢(zhǒng)：安置民户居住于葬地附近看管坟墓。 血食：享受祭祀。因祭祀时要用宰杀后的牲畜作祭品，故名。

【译文】

陈胜称王总共是六个月。已经称了王，把陈县做为国都。他的老朋友曾经和他一起被人雇佣耕地的人听说了，前往陈县，敲着宫门说："我想会见陈涉。"宫门的守卫官想把他绑起来。他自己反复辩说，还是把他扔在一边不予置理，不肯替他通报。陈胜出宫，他拦在道并呼喊陈涉。陈王听见了，就召见他，把他拉在车上载着一块儿回去。进了宫殿，看到宫殿室屋的装饰帷帐，这位客人说："夥颐！陈涉做了王宫室真是富丽堂皇！"楚地人称多叫做夥，所以天下传开了，"夥涉为王"的话就是从陈涉开始的。这位客人进出宫殿就更加随便放肆了，同别人说了一些陈王的旧事。有人劝告陈王说："这位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说些胡妄之言，有损于君王的威严。"陈王把他斩杀了。陈王从前的各个故旧都自行离去了，从这以后再没有亲近陈王的人了。陈王任用朱房管理人事，任用胡武掌管纠察百官，负责伺察各个大臣。各个将领去攻取之地，回到陈县来，凡是有对命令不加顺从的，拘系起来加以罪过，把苛刻地进行弹劾看作是对陈王的忠诚。凡是这两个人认为不好的，并不交给有关的执法官员去办理，总是自行处治。陈王却信用他们。各个将领因为这样的缘故也就不亲附于他，这是他为什么失败的重要原因。

陈胜虽然已经死亡，但是他设置派遣出去的侯王将相最终灭亡了秦国，这是由于陈涉首先起事的结果。高祖的时候替陈涉在砀地配置了三十户人家给他守坟，直到如今仍然是祭祀不断。

【原文】

褚先生曰[①]：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②]。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③]！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④]。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⑤]。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⑥]。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⑦]。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⑧]。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⑨]。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⑩]。合从缔交，相与为一[⑪]。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⑫]。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⑬]。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⑭]。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⑮]。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固已困矣[⑰]。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⑱]。

【注释】

①褚先生曰：《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太史公'。" 骃案：《班固奏事》云"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然则言"褚先生"者，非也。《史记索隐》徐广与裴骃据所见别本及

《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据此是褚先生述《史记》,加此赞首地形险阻数句,然后始称贾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题己位号也。

②固:坚固之屏障。 兵革:军队。 治:治国之手段。

③文法:法令条文。 枝叶:辅助手段。

④殽:殽山。 函:函谷关。 雍州:九州之一,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

⑤包举:统括,全部占有。 八荒:八方。

⑥务:致力于。 斗:使……斗。

⑦拱手:双手相合抬手胸前。此处比喻很轻易就把事情办成。 西河:黄河以西,特指今陕西省华阴、大荔、澄城这一带。

⑧惠文王:秦国国君,公元前337年~前311年在位。 武王:秦国国君,公元前310年~前307年在位。 昭王:秦国国君,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 蒙:蒙受、继承。 因:凭借、依靠。 汉中:原为楚地,秦取后置汉中郡,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巴蜀:巴郡、蜀郡,秦取后所置,治所在今重庆市北和成都市。 膏腴:肥沃、富饶。

⑨会盟:举行盟会。 弱:削弱。

⑩爱:吝惜。 致:招致、招引。

⑪从:以下“从”皆通“纵”。 相与:互相参与、结合。

⑫孟尝:即孟尝君,齐国田文的封号。 平原:平原君,赵国赵胜的封号。 春申:春申君,楚国黄歇的封号。 信陵:即信陵君,魏国魏无忌封号。 知:同“智”。

⑬燕下宜有楚、齐。当系脱误。

⑭宁越:赵国人,西周君周威公曾师事之。 徐尚:不详。 杜赫:周人。 齐明:东周臣,后仕秦、楚、韩,主合纵。 周冣(jù):周室公子,主合纵。 陈轸:夏人,仕楚、秦。 邵滑:楚人。 楼缓:魏相,在赵时赞同赵武灵王胡服,主合纵。 翟景:不详。 苏厉:苏秦弟,齐臣,主合纵。 吴起:卫国人,战国时变法家,著名军事家。 孙膑:孙武的后代,战国时著名军事家。 带他:战国时武将。 兒良:兒通“倪”,战国时人,善兵家权谋。 王廖:战国时豪士,善将兵。 廉颇:赵国著名将领。 赵奢:赵国著名将领。 伦:类。 制:同“治”。

⑮仰关：《史记索隐》云："仰字亦作'卬'，并音仰。谓秦地形高，故并仰向关门而攻秦。"

⑯延敌：迎击敌人。

⑰镞(zú)：箭头。

⑱北：逃跑的军队。 漂橹(lǔ)：使橹漂起来。橹，大盾牌。 分裂山河：辟开山、断绝河，形容势力强大。

【译文】

褚先生说：地形险阻，依靠着做坚固的屏障；军队刑法，仰仗着做治国的手段。这些还是不足以凭恃的。先代君王是拿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而只以险固要塞、法令条文作为掌权的辅助手段，我听到贾谊有评论说：

秦孝公占据殽山、函谷关的险固，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把守，借以窥视着周王室的政权。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意志，并吞八方的决心。正当这个时候，商君辅佐着他，在国内建立法规制度，致力于耕种纺织，整修防守和攻战的装备；在国外实施连横策略而让诸侯各国互相争斗。于是秦国人像两手相合一般地就轻易地获取了黄河西岸的土地。

孝公已经没于世，惠文王、武王、昭王继承着旧有的事业，凭借着遗留下来的策略，往南夺取了汉中，往西攻占了巴蜀，往东割占了肥沃的土地，往北收掠了冲要艰险的郡邑。诸侯各国恐惧起来，相会约盟以图谋削弱秦国。不吝惜珍贵的宝器和肥饶的土地，用以招徕天下的贤士。相互合纵交好缔约，彼此支援结为一体。正当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公子，都非常明智而且忠诚信义，宽容厚道而且爱惜人才，尊敬贤能而器重士人。他们相约实施合纵来破坏秦国的连横策略，而且兼有韩、魏、燕、赵、宋、卫、中山各国的兵众。于是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

秦、杜赫等一班人为之出谋划策，有齐明、周冣、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一类人为之互相沟通联络，有吴起、孙膑、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一辈人为之训练统帅军队。曾经用十倍的土地，百万的军队，攀缘函谷关而进攻秦国。秦国人打开函谷关来迎接敌人，九国的合纵军队逃跑而不敢前进。秦国没有丢失一根箭镞的耗费，而天下诸侯就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合纵消散盟约毁败，争着割让土地来贿赂秦国。秦国有充分的力量来利用他们的弊端，追逐败亡的军队，战场上倒伏的尸体上百万，流下的血液成河可以漂起大盾，借着有利的地形，方便的时机，宰割整个天下，分割各国的山河，于是还算强的国家请求臣服，弱国也就前来朝拜纳贡了。

【原文】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①]。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②]。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③]。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④]。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⑤]。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⑥]。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⑦]。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⑧]。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⑨]。

【注释】

①施(yì):延续。 孝文王:秦国国君,公元前250年~前250年在位。 庄襄王:秦国国君,公元前249年~前247年在位。 享国:帝王在位年数。

②余烈:遗留的功业。 策:马鞭。 宇内:寰宇之内,天下。 二周:西周、东周。 履:踏,践。 至尊: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此指帝位。 六合:东、南、西、北、上、下的六个方面。 敲朴:一种刑杖。短曰敲,长曰朴。 鞭笞(chī):鞭打。

③桂林:秦置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 象郡:秦置郡名,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 系颈:用绳系在颈上,表示伏罪投降。

④蒙恬:秦朝将领。 藩篱:边界。 贯弓:弯弓。贯,通"弯"。

⑤燔(fán):焚烧。

⑥堕(huī):通"隳",毁坏。 豪俊:犹豪杰。 兵:兵器。 销锋镝(dí):熔化锐利的兵器和箭头。销,熔化。镝,箭头,这个意义后又写作"镝"。 金人:铜人。

⑦践华为城:据守华山之险峻以为城垣。 因河为池:凭借大河的深广以为池隍。

⑧陈:陈列,配备。 谁何:盘诘喝问。谁,通"谯",何,通"呵"。即谯呵(qiào hē)。

⑨金城:坚固如铜一样的城。

【译文】

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因为在位的年数短,国家没有什么大事。

等到了始皇帝的时候,奋扬前六代遗留下来的功业,像驾车似地挥动着长鞭而驾驭寰宇之内,并吞了东西二周并灭亡了各诸侯国,登上了至尊的帝位而控制天下,手执刑杖而鞭笞着所管辖的民众,威名震动四海。往南夺取了百越的土地,设置了桂林、象郡,百越部族的君长们都俯下头系着颈,把命运

委属给秦朝的下级官吏。就派出蒙恬往北去修造长城而镇守边界，把匈奴赶出境外有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南下来放牧牛马，兵士们也不敢把箭搭上弓而来报复仇怨。于是废除了先王的治国主张，焚烧载有百家言论的文献著述，借以来愚弄平民百姓。毁坏有名的城邑，诛杀各地的豪杰，收缴天下所有的兵器聚集到都城咸阳，熔化这些锋利的兵器，铸成了铜像十二尊，用这个办法来削弱天下民众的力量。然后依靠华山的险峻作为城垣，凭借大河的深广作为池隍，据守这样有亿丈之高的坚城，下临深不可测的溪河所形成的险固屏障。配备着良将劲弩，守护着要害的地带，设置了信臣精卒，陈列锋利的武器到处盘查诘问。天下已经平定，始皇的心中，自认为关中的险固，如同金城千里，就是有了子子孙孙万世当帝王的基业。

【原文】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①]。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②]。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③]。蹑足行伍之间，俯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④]。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⑤]。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⑥]。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句戟长铩也[⑦]；適戍之众，非俦于九国之师也[⑧]；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⑨]。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⑩]。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余年矣[11]。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12]？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注释】

①殊俗：风俗不同于中原的地方，泛指边远地区。

②瓮牖(yǒu)：用陶瓮做窗户。 绳枢：用绳子缚着门轴。 甿(méng)隶：雇农、农奴之类。 迁徙：此指征发戍边。

③中人：普通人、一般人。 陶朱：陶朱公，范蠡。 猗(yī)顿：春秋时鲁国人，以煮盐(或说搞畜牧)发家。

④蹑(niè)足：插足，参加。 俯仰：周旋，应付。 仟佰：一说即千百，谓千人百人之长。一说为阡陌，田野。《汉书》作"阡陌"。 罢：通"疲"。

⑤响应：像回音一样应和。响，回音。 赢(yíng)背、担。 景："影"之古字。

⑥小弱：此指变为小弱。 自若：和原来一样。

⑦鉏：同"锄"，锄头。 耰(yōu)：古代用以碎土和平整土地的农具。 棘：通"戟"。 矜：矛柄。 鉏耰棘矜，此意为用各种农具当作武器。 铦(xiān)：锋利，快。 句戟：即钩戟。 长铩(shà)：即长矛。

⑧適戍：被罚而防守。適，通"谪"。 俦(chóu)：同类、类别。

⑨乡时：过去的。乡，通"向"。

⑩山东：殽山以东。 度长絜(xié)大：量量长短，测测大小。絜，度量的物体。 同年：相等。

⑪八州：九州中除秦所占雍州外的其他八州。

⑫七庙：即祖庙。天子祖庙奉祀七代祖先，因称七庙。

【译文】

始皇已经死去，他的余威还震慑着远方。然而陈涉只是一个用陶瓮当窗户，拿绳拴着门轴的穷小子，被人役使的雇农，并且是征发戍边的役夫，他的才能比不上一个普通人，更没有

仲尼、墨翟一样的贤明，陶朱公、猗顿一样的富有。插足在戍卒的行列之中，周旋于田野之间，带领疲惫散乱的士卒，统率几百人的队伍，转过身来进攻秦朝。砍下木头当兵器，高举竹杆当旗帜，天下的民众像风云一样的会聚，像回响一样的应声而起，背担着粮食像影子般紧紧跟从，殽山以东的豪杰就一同兴起因而把秦王朝推翻了。

再说天下比原来也没有小啦弱啦；雍州的土地，崤山函谷关的坚固同以前也是一样的。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各国的国君尊贵；用锄、耰等农具当作武器，并不比真正的钩戟长矛那样锋利；罚罪戍边的民众，并不能和九国的联合军队相提并论；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战略战术，也是比不上过去时代的明智士人。然成功失败却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所建立的功业也是完全相反的。要是尝试着用崤山以东的国家和陈涉来衡量一下长短大小，比较一下权势高低，那恐怕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了。然而秦国用从前的区区一块地盘，最后获得了万乘天子的权力，压抑天下的八州而使处于和自己同等地位的诸侯国前来朝拜，它的发展也有一百多年了。这样做了以后，他做到了以天地四方作为家，以崤山函谷关作为宫墙。结果发生了一位普通农夫发难就使祖庙毁坏，秦皇帝自身死在人家手中，最后竟为天下人所耻笑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不施行仁义，而攻取时和守业时的形势是很不相同的。

史记全译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题解】

本篇记述皇宫内部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主要决定于后妃的品德、色宠及生育状况。此时皇帝的权力还很大，以皇后为中心的外戚势力还没有形成为强大的社会政治集团，所以它的政治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局部的和较短时间的，但所涉及的矛盾范围却非常宽，如皇帝与皇后之间，皇后相互之间，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皇后之间，大臣与外戚之间，外戚与外戚之间等诸方面。即使这样，外戚势力如田蚡、卫青、霍去病、李延年、李广利的受宠，及大臣如周勃、灌婴等的忧虑，已是明显的事实。

《史记》注意到这一点，对皇后及其亲属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说明它表现出既有利又有害的不同方面，特别列出历史上重要的亡国教训，指出皇后作为皇帝的一种辅佐力量，必须审慎地加以对待。但是《史记》又看到与后妃地位相关的因素，更主要是嗣子这一问题，往往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得了的。生殖状况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性，不能随心所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皇位的继承是受生育这个客观事势所决定的。“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只是在一种盲目的状态下竞争，演出了种种的“幽明之变”。在这里，所谓“命”、“天命”、“天统”，拨开它的神秘外衣，实际上只是一种既为盲目的，又为有意识的（如大臣诛吕氏）人们行为相结合所构成的客观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故本篇对研究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具有一定的意义。

【原文】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①。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②。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③。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④。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⑤。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⑥。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⑦。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⑧。可不慎与⑨？人能弘道，无如命何⑩。甚哉，妃匹之爱，君之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⑪！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⑫；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⑬？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⑭。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⑮？

【注释】

①继体：《史记索隐》按：继体谓非创业之主，而是嫡子继先帝之正体而立者也。 守文：《史记索隐》云："守文犹守法也，谓非受命创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为之主耳。" 内德：本身具有的品德。 外戚：帝王之母族及妻族统称外戚。

②涂山：古部族名，又名当涂山，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东岸。此指涂山氏女。相传禹娶涂山氏女生启，启建立了夏朝。涂，通"涂"。 放：流放。 末喜：亦作"妺喜"。有施氏之女，桀伐有施氏，娶其为妃，日夜淫乐，终为商汤所灭。

③有娀(sōng)：古部族名，活动于今山西运城市即古蒲州地区。此指有娀氏女。 嬖(bì)：宠幸。 妲(dá)己：有苏氏女，纣王妃。

④姜原：亦作"姜嫄"，相传其为后稷之母。 大任：即太任，周文王之母。 禽：通"擒"。 褒姒：有褒氏女，后为周幽王之宠妃。

⑤《易》：亦称《易传》或《周易》。 《乾》《坤》：为《易》中的两卦。《乾》为第

一卦，谈天，代表阳；《坤》为第二卦，说地，代表阴。《关雎》：《诗经》中的第一篇，有人认为此为上层社会男女恋爱之作，也有人认为是思得贤妃以佐国政之诗。釐降：亦作“厘降”。《尚书·尧典》中有“厘降二女于妫(guī)汭(ruì)”一句。厘，理；降，下。指尧亲自料理两个女儿下嫁给舜的婚事。《春秋》讥不亲迎：《春秋》文中记有裂繻代纪君迎鲁女之事，孔子认为卿为君迎亲不合于礼，故载此事以表示讥讽。

⑥人道：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大伦：重大的伦理关系。

⑦兢兢：小心谨慎。

⑧乐调：乐律谐调。四时和：四季祥和正常。统：根本。

⑨与：通“欤”，疑问语气词。

⑩弘：弘扬。无如命何：不能把命运怎么样。无，不，不能。如……何，把……怎么样。

⑪妃(pèi)匹：婚配、配合。妃，通“配”。卑下：此指除君臣、父子关系以外的人。

⑫欢合：因欢爱而成婚配。子姓：子孙后代。

⑬要其终：求得善终。要，求，取。

⑭罕：少，难得。

⑮幽明之变：黑暗与光明的变化，此指阴与阳或社会、自然界的一切变化。恶(wū)：怎么。性命：人性与天命。

【译文】

自古以来受命的帝王和继承先帝正统遵守以往法度的国君，不只是本身品德优良，大概也还有外戚的辅助吧。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了涂山氏之女，而桀王的被流放是因为有了妺喜。殷代的兴起是因为有了有娀氏之女，而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了妲己。周代的兴起是因为有了姜嫄和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和褒姒的淫乱。所以《易》以《乾》《坤》二卦作基础，《诗》的开篇是《关雎》，《书》赞美尧帝亲自料理两个女儿下嫁给舜帝的婚事，《春秋》讥讽国君不亲自去他国迎婚。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重大的伦理道德关系。运用礼制，唯独对婚姻的要求特别小心谨慎。再说乐律谐调四

时才会和协，阴阳间的变化，才是万物的根本。可以不慎重的对待吗？人能够弘扬伦理之道，可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确实啊，婚配这种情爱，君主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更何况是君臣、父子关系以外的人呢？两人之间因欢爱而形成婚配，有的并不一定会生儿育女；能够生儿育女了，有的又不能求得善终：难道不就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大概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不能通晓阴阳间的变化，怎么能识别清楚人性和天命的事呢？

【原文】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①]。汉兴，吕娥姁为高祖正后，男为太子[②]。及晚节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③]。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④]。

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⑤]。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人子为子[⑥]。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⑦]。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然无益也[⑧]。

高后崩，合葬长陵[⑨]。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⑩]。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⑪]。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⑫]。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注释】

①尚：通“上”，很远。　略：简略。　靡：不。

②吕娥姁(xū)：吕后名雉，字娥姁。　正后：嫡妻，正室。

③晚节：指晚年。 爱弛：失宠。弛，失落。 戚夫人：刘邦所得定陶（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戚姬。生子如意，后为赵王。事详《吕太后本纪》。 几：几乎。 数（shoù）：屡次。

④夷：惨杀。 恙（yàng）：伤害。

⑤吕后长女：鲁元公主。鲁，食邑，元，长。 张敖：秦末农民起义首领之一。汉初封为赵王的张耳之子，先袭封，后因事贬为宣平侯。

⑥重：双重。 万方：想尽了无数的办法。

⑦继嗣：继承人。

⑧贵：尊贵，倚重。 王诸吕：如封张敖之子为鲁王，封吕后长兄之子吕台为吕王，死后其子吕嘉袭封。后吕嘉废王，即封吕后长兄次子吕产为吕王，后更为梁王。后又封吕后次兄吕释之的次子吕禄为赵王。封吕后妹吕媭之女婿刘泽为琅邪王。还封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等。 少帝：即上文"诈取后宫人子为子"者。 根本：指控制朝廷权力的根基。

⑨长陵：刘邦陵墓所在地，置为县。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⑩诱：引导。 统：指刘邦开创的刘氏皇权系统，正统。

⑪北宫：宫殿名，处在未央宫之北。

⑫奉：供奉。 宗庙：此指宗庙的祭祀。宗庙，本指帝王的先祖之庙。

【译文】

太史公说：秦朝以前的情事比较遥远而简略，他们的详细情况就不能在这里记述了。汉家兴起，吕娥姁成了高祖的正宫皇后，她生的男孩做了太子。等到晚年容貌衰老不被宠爱，而戚夫人受到宠幸，她的儿子如意几乎要替代太子的事屡次发生了。等到高祖去世，吕后惨杀了戚夫人，诛灭了赵王，而高祖后宫中只有不被宠爱关系疏远的人才没有被伤害。

吕后长女做了宣平侯张敖的妻子，张敖的女儿又做了孝惠帝的皇后。吕太后由于双重亲属的缘故，用尽了无数办法想让她生个儿子，最终还是没有儿子，就用欺诈手段把一个后宫女人的儿子算作她的儿子。等到孝惠皇帝去世，天下刚刚安定还不久，究竟谁是

继承人的情况还不明确。于是就尊贵外家人，封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做王来进行辅助，而把吕禄的女儿配给少帝做皇后，是想联结稳固着朝廷的权力根基让它特别牢靠，然而这都是无益的。

高后去世，和高祖合葬在长陵。吕禄、吕产等都害怕被诛杀，图谋发动变乱。大臣们征讨他们，上天引导又回到了刘氏皇权的统系，终于灭亡了吕后家族。唯独把孝惠帝的皇后迁置在北居。迎来了代王继位，这就是孝文帝，让他供奉着宗庙的祭祀。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要不是天命谁能承当这样的使命？

【原文】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①。

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②。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③。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④。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⑤。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⑥。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⑦。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⑧。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⑨。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⑩。"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⑪。"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⑫。

【注释】

①太后：皇帝之母称太后。　魏王：指战国末魏国之王。　媪(ǎo)：妇人

之通称。 通：私通。 山阴：汉县名，在今浙江绍兴市。县西北三里有“檝山”，一名“稷山”。

②畔：通“叛”，背叛。 魏豹：响应秦末农民起义的六国贵族之一，项羽立他为魏王，分封时徙为西魏王，楚汉相争时为周苛所杀。事详《魏豹彭越列传》。 内：通“纳”，献进。

③许负：善于相面的老妪，姓许。负，通“妇”。 所：住所。

④汉王：指刘邦。 距：通“拒”，对抗。 荥(xíng)阳：秦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⑤与：亲附。

⑥曹参：汉初重臣。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拜为假左丞相，后与韩信大破魏豹，将其虏获。事详《曹相国世家》。 以其国为郡：《高祖本纪》“三年……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 输：送往。 织室：汉宫廷丝帛织造及染色之所，设于未央宫。

⑦有色：姿态容貌俱美。 幸：本指帝王亲临或宠爱。此特指同房。

⑧河南宫成皋台：《汉书》作“成皋灵台”。成皋，汉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黄河南岸。属河南郡。

⑨惨然：感到凄惨、悲伤。 怜：怜悯。

⑩据：盘据。

⑪遂成之：遂意地办成这件事。 遂：顺。

⑫希：通“稀”，少。

【译文】

薄太后，父亲是吴地人，姓薄，秦朝时候和从前魏王的宗室女子魏媪私通，生下薄姬，而薄姬的父亲死在了山阴县，于是就葬在那里。

等到诸侯们背叛秦王朝，魏豹被立为魏王，魏媪就把她的女儿献进到魏王宫室。魏媪前往许负住所看相，给薄姬相面，说她会生下天子来。这时候项羽正和汉王在荥阳相对抗，天下还没有定局。魏豹最初亲附汉攻击楚，等到听说了许负给薄姬相面的话，心中独

自高兴，因而背弃汉而反叛，形式上中立，接着又和楚联合。汉派曹参等进击俘虏了魏王豹，将他封国的土地设置为郡，薄姬也就送进了织室。魏豹已被杀死，汉王进入织室，看到薄姬长得漂亮，下诏把她送进后宫，但一年多没有宠幸她。开始薄姬还年小时，和管夫人、赵子儿相亲爱，约定说："先贵宠了不要互相忘记。"不久管夫人、赵子儿先受到汉王宠幸。汉王坐在河南郡的宫殿中成皋县的灵台上，这两位美人相互讥笑薄姬当初时候相约的话。汉王听说了，询问其中的缘故，两人都以实情告诉汉王。汉王心中感到有点悽惨，怜悯薄姬，这一天就召来薄姬同房。薄姬说："昨天夜晚妾梦见有条苍龙盘踞在我腹上。"高帝说："这是显贵的征兆，我替你顺意地促成这件事。"一次同房就生了男孩，这就是代王，这次以后薄姬很少能见到高祖。

【原文】

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①。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②。太后弟薄昭从如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轵侯③。

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栎阳北④。于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⑤。而栎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后，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于是召复魏氏，(及尊)赏赐各以亲疏受之⑥。薄氏侯者凡一人。

薄太后后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⑦。以

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⑧]。

【注释】

①御：对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御幸，此指高祖刘邦所宠幸过的。 幽：禁闭。

②代：郡国名，治所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③疾：痛恨。 强：强横。 轵(zhǐ)：汉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县南。《史记索隐》认为轵县离京都太远，恐非薄昭所封，或当为长安东之轵道亭。

④栎(yuè)阳：县名，在今陕西高陵县东北。

⑤会稽郡：郡治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园邑：为守护陵园设置的县邑。 长(zhǎng)：陵园的主管官员。 丞：陵园的辅佐之吏。 吏：《汉书》作"使"，《史记志疑》以为"此脱其旁耳"。 寝庙：古代宗庙的合称。正殿曰庙，置放神位，后殿曰寝，存藏衣冠。 上食：供奉祭品。 法：礼法。

⑥复：加以优待而免除徭役。 受：同"授"。

⑦景帝前二年：即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 南陵：薄太后陵墓名，置为县，在今陕西西安市东。

⑧霸陵：汉文帝陵墓名，置为县，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译文】

高祖去世，各个高祖曾宠幸过的姬妾像戚夫人一类的，吕太后发怒，都将她们囚禁起来，不能够走出皇宫。而薄姬由于很少见到高祖的缘故，能够出皇宫，随从儿子前往代国，成为代王太后。太后的弟弟薄昭跟从前往代国。

代王在位十七年，高后去世。大臣们商议确定皇位继承人，痛恨外家吕氏强横，都称赞薄氏仁爱慈善，所以迎来了代王，确立为孝文皇帝，因而太后改称号叫皇太后，她弟弟薄昭封为轵侯。

薄太后的母亲也在以前死去了，安葬在栎阳县北边。于是就追尊薄太后父亲为灵文侯，会稽郡为他设置守护陵园县邑的人三百

家，长丞以下的官吏被派去侍奉看守陵墓，对寝庙供奉物品加以祭祀按照礼法办理。而栎阳北边也设置灵文侯夫人的陵园，供奉祭祀用和灵文侯陵园同样的仪式。薄太后认为母亲家是魏王的后代，她很早就失去父母，魏氏家族中有人侍奉薄太后非常尽力，于是下令免除魏氏家族人的徭役赋税，分别按照关系的亲疏授予一定的赏赐。薄氏家族封侯的计有一人。

薄太后比文帝晚两年，在孝景帝前元二年去世，安葬在南陵。因为吕后已经和高祖合葬长陵，所以特为薄太后单独建造陵墓，接近孝文皇帝的霸陵。

【原文】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①]。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②]。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③]。"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后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嫖为长公主[④]。其明年，立少子武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为梁孝王[⑤]。

窦皇后亲蚤卒，葬观津[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⑦]。

【注释】

①赵：指战国时之赵地。　清河：郡名，治所清阳，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观津：县名，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 按：观津在信都郡，不在清河郡。

②良家子：旧指清白人家的子女。子，兼指男女。 与(yù)：参预，在其中。

③籍：名册。 伍：行列。

④长公主：依礼法当称"公主"，景帝时称"长公主"，此以后称前。《汉书》作"馆陶长公主"。

⑤梁孝王：文帝子，景帝弟刘武。详《梁孝王世家》。

⑥亲：指父母。 蚤：通"早"。

⑦有司：有关的负责官员。 比：比照，按照。

【译文】

窦太后，是赵地清河郡观津县人。吕太后时期，窦姬以清白人家女子身分选进皇宫中侍奉太后，太后把部分宫女分送给各诸侯王，每位王五人，窦姬也在这些被送宫女的行列中。窦姬家在清河郡，想去赵地以便离家近一点，请求这次负责派遣的官员宦者："一定要把我写在到赵地去的人员行列的名册上。"宦者忘记了，错误地把她写在到代地去人员行列的名册上了。名册奏报上去，下诏认可了，应当前往。窦姬哭泣起来，埋怨这位宦者，不想前去，对她实行强制，才肯前行。到了代国，代王只宠幸窦姬，生下了女儿嫖，以后又生下两个男孩。但是代王的王后生了四个男孩。先是代王还没有人京做皇帝而王后就去世了。后来代王继位做了皇帝，而王后所生的四个男孩相继病死了。孝文帝继位几个月，公卿们请求确立太子，只有窦姬的大男孩年龄最大，确立做了太子。这就立窦姬做皇后，女儿嫖成了长公主。第二年，封立小儿子武做代王，不久又迁为梁王，这就是梁孝王。

窦皇后的父母双亲早就去世了，安葬在观津县。这时薄太后就下诏给有关的主管官员，追尊窦后的父亲为安成侯，母亲叫安成夫人。命令清河县设置守护陵园的人二百家，由长丞以下的官员负责供奉守卫，比照灵文园的礼法规格办理。

【原文】

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1]。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2]。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3]。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4]。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5]。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6]。"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7]。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8]。

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9]。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10]。"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广国为章武侯[11]。长君前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12]。吴楚反时，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任侠自喜，将兵，以军功为魏其侯[13]。窦氏凡三人为侯。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14]。

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15]。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16]。

【注释】

①窦长君：长君为字，名建。

②略卖：被掠夺出卖。

③传：辗转，转手。 宜阳：汉县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炭：疑为石炭，即今之煤(陈直《汉书新证》)。 岸下：可能是指井下。 脱：免。

④卜数：算命。 日：当作“曰”。周寿昌曰：“窦广国之至长安得见窦后，当在文帝初；而广国之封章武侯实在景帝朝，安所云数日也?”(《汉书新注》) 从其家之长安：《史记索隐》谓从逐其宜阳之主人家，而皆往长安也。

⑤识(zhì)：记住。 常：通“尝”。 堕：从树上堕下。 符信：凭证。

⑥决：通“诀”，诀别。 传(zhuán)舍：供过客暂住的公家驿站。 丐沐：丐，乞。《史记索隐》以为“沐”相当于米汁。颜师古《汉书注》以为丐沐是“乞沐具”，即乞讨用的瓢勺之类的用具。此具既可饮食，又可浇沐。

⑦持：拉，握。

⑧公：指与皇后同祖。

⑨绛侯：周勃。详《绛侯周勃世家》。 灌将军：灌婴。附传《魏其武安侯列传》。 县：通“悬”。颜师古曰：“恐其后擅权，则将相大臣当被害。”

⑩微：贫贱。 师傅：负责教导辅佐的师与傅。 大事：指企图夺取皇权。

⑪章武：汉县名，在今河北黄骅县西南。

⑫南皮：汉县名，在今河北南皮县北。

⑬吴楚反：指景帝时的吴楚七国叛乱。事详《吴王濞列传》。 从昆弟：堂兄弟。 任侠：仗义行侠。 魏其：汉县名，在今山东临沂县。

⑭黄帝、老子言：指黄老道家学说。

⑮后孝景帝六岁：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⑯东宫：太后所居之长乐宫，在天子所居未央宫之东，故名。

【译文】

窦皇后的哥哥是窦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纪四五岁的时候，家中贫困，被人掠夺出卖了，他们家里人不知道他在

什么地方。转手十多家，到了宜阳县，替他的主人进山挖煤，夜间睡在井下的有一百多人，井坑崩塌，把睡卧在里面的人都压死了，只有少君一个人幸免，没有死亡。他就自己去算命说是当会被封侯，跟着主人家一起前往长安，听说窦皇后刚刚被尊立，家在观津县，姓窦。广国离开家时虽然年纪小，但记得出生的县名和自己的姓，又曾经和他姐姐采桑时从树上堕下，用这些作为凭证，上奏书自加陈述，窦皇后把这些告知文帝，召来见他，进行询问，他详细说明一些情况果真是这样。又再次询问他能拿什么做应验，回答说："姐姐离开我西去时，和我在驿站中诀别，她用乞讨的瓢勺浇沐我，又要饭来给我吃过，才离开的。"于是窦后拉着他哭泣起来，眼泪鼻涕相交纵横流下。奉待在皇后左右的宫女都趴在地上抽泣，为皇后助哀。就厚厚的赐给他田宅金钱，并且封赏窦家和皇后同祖兄弟们，让他们在长安往下。

绛侯、灌将军等说："我们这些人要是没有死，命运就将悬在他们二人手上。这两个人出身卑贱，不可以不替他们选择师傅宾客加以教导辅佐，不然又会效法吕氏家族一样的会企图夺权的。"于是就选择年长有德、品行端正的士人和他们两人一起居住。窦长君、少君因为这样成为谦退恭让的君子，不敢拿自己的尊贵地位对人显示出骄横。

窦皇后得过一场病，之后眼睛失明。文帝宠幸的邯郸慎夫人、尹姬，都没有生儿于。孝文帝去世，孝景帝继位，就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在这之前已经死去，就封他的儿于彭祖为南皮侯。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窦太后堂兄弟的儿子窦婴以仗义行侠自好，统领军队，因为立有军功封为魏其侯。窦氏家族计有三人封了侯。

窦太后喜好黄帝和老子的道家学说，皇帝和太于以及各个窦氏家族的人不得不读《黄帝》、《老于》，尊崇他们的学术。

窦太后在孝景帝之后六年即建元六年去世，和文帝合葬在霸陵。遗下诏书让把东宫全部的金钱财物赐给长公主嫖。

【原文】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儿[①]。臧儿者，故燕王臧荼孙也[②]。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儿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蚡、胜。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③]。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④]。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⑤]。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⑥]。

先是臧儿又入其少女儿姁，儿姁生四男[⑦]。

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

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⑧]。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⑨]。"景帝以故望之[⑩]。

【注释】

①槐里：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②臧荼(tú)：燕地人。《项羽本纪》："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按：蓟，蓟县，在今北京市区西南。　孙：指孙女。

③卜筮(shì)：占卜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

④奇：通"倚"。《汉书》正作"倚"。颜师古曰："冀其贵而依倚之得尊宠也。"

⑤决：断绝。　内：通"纳"。　太子：文帝之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

⑥男：此即后来的汉武帝刘彻。

⑦儿姁：臧儿的小女儿之名。 四男：即后来的广川王刘越，胶东王刘寄，清河王刘乘，常山王刘舜。

⑧美人：汉代妃嫔称号之一。 因：通过。 谢：辞谢，拒绝。

⑨谗：背后说人坏话。 祝(zhòu)：通"咒"，诅咒。 唾：吐唾沫。 挟(xié)：怀着。 媚道：惑迷人的方术。

⑩望：怨恨。

【译文】

王太后，是槐里县人，母亲叫臧儿。臧儿，是从前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嫁给槐里王仲做妻，生下了男儿叫王信，还生了两个女儿。王仲死了以后，臧儿改嫁给长陵县的田家，生了男儿田蚡、田胜。臧儿的长女嫁给金王孙做妻，生了一个女孩，而臧儿还去进行占卜，说是两个女儿都当显贵。因而她想倚仗这两个女儿使自己得到尊宠，就要从金王孙家把长女夺回来。金家发怒，不肯和她女儿断绝，就把她女儿进献给了太子的后宫。太子宠幸喜爱她女儿，生下了三个女儿一个男儿。男儿还怀在身的时候，王美人梦见有太阳落在她的怀中，她把这事告诉太子，太子说："这是显贵的征兆。"小孩还未出生而孝文帝去世了，孝景帝就天子之位，王夫人生下了男儿。

在这之前臧儿又把她的小女儿姁进献到宫中，儿姁生下了四个男儿。

景帝做太子的时候，薄太后把薄氏家族的一个女子给太子做妃。等到景帝继位，立的这个妃叫薄皇后。皇后没有生儿子，不受宠幸。薄太后去世，废掉了薄皇后。

景帝大儿子刘荣，他母亲是栗姬。栗姬，是齐地人。确立荣做太子。长公主嫖有个女儿，想给太子做妃。栗姬嫉妒，而景帝的各个美人都通过长公主见到了景帝，得到了显贵宠幸，她们都超过了栗姬，栗姬天天怨恨愤怒，就谢绝了长公主的要求，没有应允这门

亲事。长公主想给王夫人的儿子，王夫人应允了。长公主生气，就天天在景帝面前讲栗姬的坏处，说："栗姬与各个贵夫人和宠幸的姬妾相会，常常让侍从的人在她们背后吐唾沫诅咒，怀着邪恶的迷惑人的方术。"景帝由于这样的缘故怨恨栗姬。

【原文】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①。"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②。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③。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④。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⑤。"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⑥！"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⑦。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⑧。

景帝崩，太子袭号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⑨。封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⑩。

景帝十三男，一男为帝，十二男皆为王⑪。而儿姁早卒，其四子皆为王。王太后长女号曰平阳公主，次为南宫公主，次为林虑公主⑫。

盖侯信好酒。田蚡、胜贪，巧于文辞。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为共侯，置园邑二百家⑬。及平原君卒，从田氏葬长陵，置园比共侯园。而王太后后孝景帝十六岁，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阳陵⑭。王太后家凡三人为侯。

【注释】

①属(zhǔ):通"嘱",托付。 百岁后:死的讳称。

②恚(huì):怨怒。 嗛(xián):怀恨。

③曩者:以前,过去。 日符:指上文"日入其怀"的祥瑞征兆。

④因:借着。 解:消除。 阴:暗中。 趣:通"促",催促。

⑤大行:礼官。此时尚称"典客",景帝中六年始改称"大行"。

⑥而:通"尔",你。

⑦案:审判后定罪。 临江:汉封国名,地在今湖北中西部,治所江陵,即今湖北沙市。

⑧盖(gě):汉县名,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北。

⑨平原:汉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⑩武安:汉县名,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 周阳:汉邑名,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

⑪十三男:当作"十四男"。 十二男:当作"十三男"。详后《五宗世家》。

⑫平阳:汉县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南宫:汉县名,在今河北南宫县西北。 林虑(lú):汉县名,在今河南林县。《汉书》作"隆虑"。

⑬共:通"恭"。

⑭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 阳陵:汉置为县,在今陕西西安市北。

【译文】

景帝曾经身体不舒适,心中不快活,把各个做了王的儿子托付给栗姬,说:"我死了以后,你好好的关照他们。"栗姬生气,不肯应允,语言也不谦逊。景帝怨怒,心里怀恨但没有发泄出来。

长公主天天称赞王夫人的儿子的优点,景帝也认为他贤能,又有往日所梦见太阳入怀的祥瑞吉兆,主意还没有定下来。王夫人知道皇帝怨恨栗姬,借着怒气还没有消除,暗中派人催促大臣们奏请立栗姬做皇后。大行礼官奏事完毕,说:"'儿子因为母亲显贵,母亲因为儿子显贵',如今太子的母亲还没有封号,应该立她做皇后。"

景帝发怒说："这是你所应该说的吗！"就论罪诛杀了大行，并废了太子改封为临江王。栗姬越加怨恨，不能再见景帝，因为忧郁死去了。终于立王夫人为皇后，她的男儿做了太子，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盖侯。

景帝去世，太子承袭称号为皇帝。尊皇太后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景帝有十三个男儿，一个男儿做了皇帝，其余十二个男儿都封了王。而儿姁早已去世，她的四个儿子都封了王。王太后长女封号叫平阳公主，次女是南宫公主，三女是林虑公主。

盖侯王信喜好饮酒。田蚡、田胜贪婪，善于花言巧语。王仲很早就死去了，安葬在槐里，追加尊称为恭侯，为他设置了二百户人家的园邑。等到平原君去世，跟田氏合葬在长陵，设置的园邑大小和共侯的园邑是一样的。而王太后在孝景帝去世后十六年，即元朔四年去世，与景帝合葬于阳陵。王太后家计有三人封了侯。

【原文】

卫皇后字子夫，生微矣[1]。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2]。子夫为平阳主讴者[3]。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饰置家。武帝祓霸上还，因过平阳主[4]。主见所侍美人，上弗说[5]。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6]。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7]。上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8]。"入宫岁余，竟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9]。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为侍中[10]。而子夫后大幸，有宠，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据[11]。

初，上为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氏，无子[12]。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13]。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14]。

【注释】

①微：卑贱。

②卫氏：卫子夫，汉代将军卫青的姐姐。卫青父郑季在曹寿家做事，和这家的婢女私通生了青，因而假冒姓卫。　平阳侯：汉初曹参封平阳侯，后世五代袭封。其曾孙曹时(此篇作“曹寿”)尚平阳公主。

③平阳公主：即上文王太后之长女，武帝姊，其夫曹寿为平阳侯，故称平阳公主。　讴(ōu)者：歌姬。

④祓(fú)：为消灾求福举行的祭祀仪式。　霸上：地名，霸水西高原上。在今陕西西安市东。　过：顺路看望。

⑤见：通“现”。　上：皇上，此指武帝。

⑥说：通“悦”，喜欢，高兴。

⑦尚衣轩：主管皇帝衣裳之车。尚，主管。轩，车。

⑧拊(fǔ)：抚摩。　即：如果。

⑨有身：怀孕。

⑩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出入宫廷。

⑪据：即以后的戾太子。

⑫姓陈氏：文帝之女嫖，为景帝之姐，称长公主，嫁与堂邑侯陈婴之孙陈午，生陈后。

⑬嗣：继承人。　大长公主：皇帝之女称公主，皇帝之姊妹称长公主，皇帝之姑称大长公主。嫖于武帝为姑，故称。

⑭废陈皇后：陈皇后让女子楚服等祭巫鬼诅咒他人，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发觉后，相连及被诛杀的有三百多人，楚服斩首，陈后废居长门宫。

【译文】

卫皇后字子夫，出生是很卑贱的。大概她的家称号叫卫氏，是出于平阳侯的封邑。子夫做了平阳公主家中的歌姬。武帝刚刚就皇帝之位，好几年没有儿子。平阳公主寻求各个清白人家的女子十几个人，加以打扮放在家中。武帝到霸上举行祓祭以后回来，借机顺路看望平阳公主。平阳公主请出十几个美人来侍奉，皇上没有一个喜欢的。已经饮过了酒，歌姬上来表演，皇上望见她们，其中只喜欢卫子夫。这一日，武帝起身去换衣服，子夫在更衣车中侍奉，得到幸爱。皇上返身入坐，非常高兴，赏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斤。平阳公主趁机上奏把卫子夫奉送进皇宫。子夫上车的时候，平阳公主抚摩她的背说："去吧，好好吃饭，努力吧！如果显贵了，不要忘记我们。"进入宫中一年多，竟没有得到再次幸爱。武帝选择不合用的宫女，请出宫去让她们回原来的地方去。卫子夫得以见到武帝，哭泣着请求出宫。皇上怜爱她，再次同她幸爱，就怀了孕，尊贵宠幸一日比一日隆盛。召来她的哥哥也就是卫长君的弟弟做侍中。而卫子夫后来大得亲幸，倍受宠爱，总共生了三个女儿一个男儿。男儿的名叫刘据。

当初，皇上做太子的时候，娶了长公主嫖的女儿为妃。继位做了皇帝，妃就立为皇后，她姓陈，没有生儿子。皇上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大长公主嫖在这方面是出了力的，由于这样的缘故陈皇后骄横尊贵。听说卫子夫大受宠幸，心中怨怒，有好多次几乎都要气死了。皇上就更加生气。陈皇后施用妇人的惑人邪道，她做的这种事颇被发觉，于是废掉了陈皇后，而确立卫子夫为皇后。

【原文】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武帝姊平阳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

乎[1]!"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2]。"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3]。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4]。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5]。青号大将军。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6]。

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7]。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8]。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9]。协律者,故倡也[10]。兄弟皆坐奸,族[11]。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12]。

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13]。其母无宠,以忧死。

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有宠[14]。然皆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15]。

【注释】

①让:指责。　弃捐:此指废除皇后地位。捐,舍弃。　喜:爱。　倍:通"背"。

②用:因为,由于。

③胡:此指匈奴。　长平:汉县名,在今河南西华县东北。

④襁褓:亦作"繦緥",婴儿的被子。　列侯:即秦二十级爵中的最高级,原称彻侯,避武帝讳改称通侯,汉沿用。

⑤及:至于。　霍去病:与卫青同为汉武帝时著名将领。事详《卫将军骠骑列传》。　冠军:汉县名,在今河南邓州市西北。

⑥枝属：亲族。

⑦齐王：即齐怀王，名闳。

⑧昌邑王：即昌邑哀王，名髆(bó)，后其子贺袭爵为王。昌邑，汉山阳郡治所在地，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⑨协律：官名，掌管音乐。李延年事，又见《佞幸列传》。

⑩倡：歌舞艺人。

⑪坐奸：因奸淫被判罪。 族：灭族。

⑫贰师将军：汉武帝李夫人长兄李广利。贰师，大宛国城名。期待李广利率军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大宛(yuān)：古西域国名。详《大宛列传》。 海西侯：《大宛列传》："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故封侯非为"后怜其家"。《史记正义》汉武帝令李广利征大宛，国近西海，故号海西侯也。

⑬燕王：名旦，李姬所生。 广陵王：即广陵厉王，名胥，李姬所生。

⑭婕妤(jié yú)：帝王妃嫔的称号。 更：交替。

⑮土：封地。 配：匹配。

【译文】

陈皇后的母亲大长公主，是景帝的姐姐，多次指责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说："皇帝没有我不能继位，随后又废掉了我的女儿，怎么这样不自爱而忘本呢！"平阳公主说："因为没有生儿子所以废掉了的。"陈皇后想办法求生儿子，给予医生的钱计有九千万之多，然而最终还是没有生儿子。

卫子夫已被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去，就用卫青做将军，出击匈奴有功劳，封为长平侯。卫青的三个儿子还在婴儿被子里包着，都封了列侯。至于卫皇后所称是姐姐的卫少儿，少儿生的儿子霍去病，因为有军功封了冠军侯，称号是骠骑将军。卫青称号是大将军。确立卫皇后的儿子据做太子。卫氏的亲属因为军功起家，有五人封了侯。

等到卫皇后容貌衰老，赵地的王夫人受宠幸，生有儿子，当了

齐王。

王夫人早逝。而中山的李夫人受宠，有男儿一人，当了昌邑王。

李夫人早逝，她哥哥李延年因为擅长音乐受到宠幸，称号是协律。协律这个官职，就是以前的歌舞艺人。李延年兄弟都因为奸淫被判罪，全族受诛灭。这时候李夫人的长兄广利是贰师将军，领军征伐大宛，没有被连及诛杀，出征回来，而皇上已经族灭李氏家族，后来怜惜他这一家，就封他为海西侯。

其他姬妾的儿子有二人做了燕王、广陵王。他们的母亲不受宠幸，因为忧愁死去了。

等到李夫人去世了，就有尹婕妤等一类姬妾，交替受到宠幸。然而都是由于做歌舞艺人才能见到武帝，不是王侯有封土人家的女子，是不可以和皇帝匹配的。

【原文】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①。曰：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子)〔一〕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后，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而韩王孙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间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②。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视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跸道，先驱旄骑出横城门，乘舆驰至长陵③。当小市西入里，里门闭，暴开门，乘舆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门外止，使武骑围其宅，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④。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惊恐，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门，令拜谒⑤。武帝下车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⑥！"诏副车载之，回车驰还，而直入长乐宫⑦。行诏门著引籍，通到谒太后⑧。太后曰："帝倦矣，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

与俱来。"顾曰："谒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9]。太后谢曰："为帝费焉。"于是召平阳主、南宫主、林虑主三人俱来谒见姊，因号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号为修成子仲，女为诸侯王王后[10]。此二子非刘氏，以故太后怜之。修成子仲骄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11]。

卫子夫立为皇后，后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四子，长子伉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贵幸[12]。其三弟皆封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阴安侯，二曰发干侯，三曰宜春侯，贵震天下[13]。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14]。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15]？"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16]。

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17]。"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18]！

【注释】

①褚先生：名少孙，汉元成间博士，《史记》补缺者之一。 郎：皇帝侍从官的统称。 故事：旧事。

②韩王孙：《佞幸列传》："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也。" 按：弓高侯，即韩王信之子颓当。 承间：趁机。承，通"乘"。
③跸道：帝王出行时禁行人，清道路。 旄骑(máo jì)：即旄头骑，古代军队中一种担任前驱的骑兵。 横(guāng)城门：长安北面西头门。横桥(即渭桥)的对门，故名。 乘舆：此指皇帝所用的专车。
④小市：小街市。 里：里巷。古二十五家为里。 暴：强力。
⑤拜谒：拜见。
⑥嚄(huō)：啧，失声惊愕貌。
⑦副车：皇帝的侍从车辆。 长乐宫：太后所居之宫。
⑧行：行进中。 门：宫门。 引籍：引人和门籍。引人即门使，引人出入宫门；门籍即出入宫门人员的名册，凭名册引人出人。
⑨为寿：祝贺。 甲第：最好的住宅。甲，甲等，上等。第，住宅。
⑩王后：《史记集解》徐广曰："嫁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
⑪恣：放纵。 陵折：凌辱欺压。陵，通"凌"。
⑫侯世子：诸侯王的嫡长子。 常：通"尝"。
⑬阴安侯：名不疑。阴安，汉侯国名，在今河南清丰县西北。 发干侯：名登。发干，汉县名，在今山东聊城县西。 宜春侯：名伉。宜春，汉县名，在今河南确山县东。
⑭尚：娶公主为妻。
⑮易：轻视。
⑯诏：《史记正义》所引《汉书》云："平阳曹寿有恶疾，就国，乃诏青尚平阳公主。"
⑰文：通"纹"，花纹。
⑱累：牵累。

【译文】

褚先生说：我任郎职的时候，询问过熟习汉家旧事的人钟离生。他告诉我说：王太后在民间时候所生下的一个女儿，父亲是金王孙。王孙已经死去，景帝去世后，武帝已经继位，王太

后独自还在。而韩王信的曾孙叫嫣的向来受到武帝宠幸，趁机告知说太后还有个女儿住在长陵。武帝说："何不早说呢！"就派遣使者前往先行探视，还在她自己家中。武帝就自己前往把她迎接过来。皇帝出行就禁行人清道路，担任先锋的旄头骑出了横城门，皇帝的专车驾驰到了长陵。正当着小街市往西进入里巷，里门关闭着，用强力打开里门，皇帝的专车直接进入这个里巷，通到金氏家门外面停下来，派武装骑兵包围了她家住宅，怕的是她会逃跑，皇帝亲自去接会迎不到。随即派左右的群臣进宅呼叫寻求。这家人惊慌恐惧，女儿隐藏在内房的床底下。扶持她出了门，让她拜见皇帝。武帝下车哭泣着说："喷！大姐，为什么隐藏得这么深呀！"诏令随从用车载着她，掉转车头奔驰返回，就直接进入长乐宫。行进中就诏令准备宫门的引人和出入名册，要直通进去谒见太后。太后说："皇帝疲倦了，从哪里来的？"皇帝说："刚才到长陵得到了我一个姐姐，带着她一起来了。"回过头对姐姐说："拜见太后！"太后说："你是我那个女儿吗？"回答说："是呀！"太后因此流下眼泪哭泣，女儿也趴在地下哭泣起来。武帝捧着酒前来祝贺，奉送一千万钱，奴婢三百人，一百顷公田，上等的宅第，来赐给姐姐。太后感谢说："让皇帝破费了。"于是召来平阳公主、南宫公主、林虑公主三人一起来拜见姐姐，由此给她的封号叫修成君。她有儿女男的一人，女的一人。男的称号为修成子仲，女的后来做了诸侯王的王后。这两个人不是刘家所出，所以太后怜爱他们。修成子仲后来骄横放纵，凌辱欺压官吏百姓，都由于受过他的苦而觉得是祸害。

卫子夫立为皇后，皇后的弟弟卫青字仲卿，因为大将军的身分封为长平侯。卫青有四个儿子，长子伉是侯的嫡子，侯的嫡子曾经任过宫中的皇帝侍从，尊贵受宠幸。他的三个弟弟都封了侯，各给封地一千三百户，一个叫阴安侯，一个叫发干侯，

一个叫宜春侯，贵宠震动天下。天下唱歌谣说："生了男儿无须喜欢，生了女儿无须发怒，难道没有看到卫子夫可以称霸天下！"

这时候平阳公主在长安独自居住，应当找个列侯娶他做妻。公主和左右侍从议论在长安的列侯有哪个可以做她的丈夫，都说大将军卫青合适。公主笑着说："这个人出身在我家，曾经让他骑着马随从我出入过，怎么可以让他做丈夫呢？"左右侍御的人说："如今大将军的姐姐是皇后，三个儿子封了侯，富贵震动天下，公主为什么还轻视他呢？"于是公主才同意了。告诉皇后，让皇后说给武帝知道，就下诏卫将军娶了平阳公主。

褚先生说：男人可以像龙一样变化。书传上说："蛇变化成龙，不变化身上的花纹；家变化成国，不变化自己的姓氏。"男人当其时富贵了，什么污点都抹除了，光彩照耀异常荣华，贫贱时期的事情怎么能够牵累他呢！

【原文】

武帝时，幸夫人尹婕妤。刑夫人号娙娥，众人谓之"娙何"[①]。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华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从[②]。婕妤迁为皇后。

尹夫人与刑夫人同时并幸，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愿望见刑夫人，帝许之。即令他夫人饰，从御者数十人，为刑夫人来前[③]。尹夫人前见之，曰："此非刑夫人身也[④]。"帝曰："何以言之？"对曰："视其身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矣[⑤]。"于是帝乃诏使刑夫人衣故衣，独身来前。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头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⑥]。谚曰："美女入

室，恶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⑦。《传》曰："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⑧。"美女者，恶女之仇，岂不然哉！

【注释】

①娙(xíng)娥：意为身长而貌美。

②"娙何秩比中(zhòng)二千石"句：秩，爵位俸禄。比，视，相当。中，满。中二千石，月俸各百八十斛，岁二千一百六十斛，相当于秦爵的十九级关内侯。容华视真二千石，月得一百五十斛，岁一千八百斛，相当于秦爵第十六级大上造。婕妤视上卿，相当于秦爵二十级的列侯，是最高级。《汉书·外戚传序》："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倢伃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

③为：装作，假冒。

④身：自身，本人。

⑤当：匹配。

⑥俛：通"俯"，屈身。

⑦要：总，总要。 贤世：贤于世。贤，胜。 贵种：出身高贵。

⑧不肖：不贤。 此语亦见于邹阳《狱中所上梁孝王书》及《扁鹊仓公列传论赞》。

【译文】

武帝时候，宠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的女官号是娙娥，大家都称这种女官叫“娙何”。娙何的爵秩相当于中二千石，容华的爵秩相当于真二千石，婕妤的爵秩相当于列侯，经常随从皇帝。婕妤可以迁升做皇后。

尹夫人和邢夫人同时都被宠幸，皇帝下了诏书两人不得直接见面。尹夫人自己请求武帝，希望见见邢夫人，皇帝应允了。随即让其他的夫人加以打扮，跟从着侍女十人，伪装邢夫人来到她面前。尹夫人上前瞧了一眼，说：“这不是邢夫人本身。”皇帝说：“怎么讲法？”回答说：“看她的身貌形状，不足以匹配皇上。”于是皇帝就诏令让邢夫人穿上原来的衣服，独身一人来到她面前。尹夫人看见了，说：“这是真的。”于是就低下了头屈着身哭泣起来，自己痛心不如邢夫人。谚语说：“美女进了屋，就成了丑女的仇人。”

褚先生说：洗澡不必去到江海，总之是要除去污垢；马匹不必都是骐骥，总之是要善于奔跑；士人不必都能胜过别人，总之是要懂得大道；女子不必都是出身高贵，总之是要贞洁美好。书传上面说：“女子不论美丑，一进家室就被人妒忌；士人不管贤或不贤，一进朝堂就被嫉恨。”美女，就是丑女的仇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原文】

钩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1]。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2]。昭帝立时，年五岁耳[3]。

卫太子废后，未复立太子[4]。而燕王旦上书，愿归

国入宿卫⑤。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⑥。

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⑦。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⑧。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⑨！"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⑩。

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⑪。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⑫。女不闻吕后邪？"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注释】

①钩弋夫人：《史记索隐》按：《汉书》云"武帝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乃使使召之。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幸，号曰拳夫人。后居钩弋宫，号曰钩弋夫人"。 河间：汉封国名，治所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

②年七十：据《汉书·外戚传》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生昭帝，时武帝当为六十三岁。

③五岁：昭帝公元前86年继位，时年八岁，非"五岁"。

④卫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废。事详《汉书·武帝纪》及《江充传》。

⑤燕王旦：武帝第三子。时太子兵败自杀，次子齐王闳早死，旦以"入宿卫"为名，意欲为太子。 国：京都。 入：进宫。 宿卫：值宿护卫。

⑥阙：宫殿前两边的门楼。

⑦甘泉宫：汉宫名，又名云阳宫，武帝避暑之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　负：背。

⑧珥(ěr)：耳饰。

⑨掖庭狱：原名永巷，是宫廷中囚禁妃嫔宫女之处，后又设狱，故名。

⑩封：筑坟。　识(zhì)：通"志"，作标志。

⑪儿曹：孩儿辈，晚辈。曹，辈。

⑫骄蹇(jiǎn)：傲慢，不顺从。

【译文】

钩弋夫人姓赵，是河间地区的人。受到武帝宠幸，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昭帝。武帝七十岁时，才生的昭帝。昭帝继位的时候，年纪只有五岁。

卫太子被废黜以后，没有再行确立太子。燕王旦上书，愿意回到京都进入宫中担任值宿保卫。武帝发怒，马上在北门城阙斩杀了他的使者。

皇上住在甘泉宫，召来画工把周公背着成王的事画成图。于是左右的群臣们知道武帝的意思是想扶立最小的儿子。其后几日，皇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下发簪子和耳饰叩头。皇帝说："把她拉出去，送进掖庭狱中！"夫人回过头来望他，皇帝说："赶快走，你不能活下来！"夫人就死在云阳宫。当时刮暴风扬起灰尘，百姓们感怀悲伤，使者夜晚抬着棺材前往安葬了，筑好坟作上标志。

这以后皇帝比较空闲，询问左右奉待的人说："人们议论些什么？"左右的人回答说："人们议论将要确立她的儿子，为什么要处死他母亲呢？"皇帝说："对。这当中的道理不是孩儿辈和愚蠢的人所知道的。从前国家变乱的原因，就是由于君主年小母亲正壮年的缘故。女主独居傲慢，淫乱到自我放纵，没有谁能禁止住她。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的事吗？"所以各个替

武帝生了孩子的，不论生的是男是女，他们的母亲没有不被谴责处死的，难道可以说是不够贤圣吗！具有极明确的长远识见，替后世深加谋虑，本来就不是只有浅陋见解的愚昧儒生所能达到的。他的谥号称为“武”，难道是虚妄的吗！

史记全译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题解】

刘邦兄弟四人。长兄伯，早卒；次兄仲，仲子濞；弟交，灭异姓王楚王韩信之后封于楚，是为楚元王。本篇并载所封刘邦中子友之二子：遂为赵王，辟强为河间王。楚、赵均参与景帝时的七国叛乱。故本篇见刘邦之封同姓王及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部分史实。

论赞专议任贤，是《史记》中表现其政治思想的重要评论。司马迁对国之祯祥、妖孽，没有作迷信的解释，而是说国家用贤人君子就会兴，这就是祯祥；用乱臣小人就会亡，这就是妖孽。而要用贤，在于国君具备优良的内在品质，否则就不可达到目的。由此总结出历史经验，归结为"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确实是提出了为政的重要原则，并揭示了相关的事理。通观《史记》全书，此乃亦系有感于时政所发之议论。

【原文】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1]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2]。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3]。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4]。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5]。"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6]。而王次兄仲于代。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韩信于陈，乃以弟交为楚王，都

彭城[7]。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8]。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9]。春，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10]。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11]。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12]。汉绝吴、楚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以元王子礼续楚[13]。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14]。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其续其后[15]！"不许吴，许立楚后。时礼为汉宗正[16]。乃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17]。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纯代立。王纯立，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18]。

【注释】

①楚：汉封国名，都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 同母：《史记索隐》按《汉书》作"同父"。言同父者，以明异母也。

②辟事：躲避事难。 巨嫂：长嫂。

③详：通"佯"，假装。 羹：汤汁。 栎(lì，又读 lào)：击器作声。此谓用勺刮锅也，使出声。 釜：锅。

④昆弟：兄弟。

⑤太上皇：皇帝的父亲。此即指刘邦之父。 长者：此指年纪大并能关心别人的人。

⑥羹颉(jiá)侯：爵号名，非指县邑。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级，为关内侯。颉，击打。羹颉，为佯为羹尽击锅之意，刘邦缀

其嫂，故封此号。又羹颉，亦为山名，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⑦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 禽：通“擒”。 韩信：汉初三杰之一。事详《淮阴侯列传》。 陈：汉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⑧郢(yíng)：《汉书》作“郢客”。

⑨坐：因……而办罪。 薄太后：高祖之姬，文帝之母。 服：服丧。 私奸：私自在服舍与婢女通奸。 削东海郡：《汉书》作“削东海、薛郡”。东海郡，治所郯县，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薛郡，治所鲁县，在今山东曲阜市。后改为鲁国。

⑩与吴王合谋反：事详《吴王濞列传》。 吴王：刘邦次兄刘仲之子刘濞。吴国都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⑪梁：汉封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棘壁：地名，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

⑫昌邑：汉县名，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周亚夫：汉名将，周勃之子。事详《绛侯周勃世家》。

⑬德侯：刘广。代王刘仲之子，吴王濞之弟。

⑭窦太后：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母亲。 顺：遵从。 善：善道。

⑮首：首倡，带头。

⑯宗正：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族事务。

⑰奉：供奉，祭祀。

⑱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地节，汉宣帝年号。已在司马迁《史记》断限之外，其事当为后人续补。 中人：即宫人。《汉书·楚元王传》言纯子延寿嗣位，以谋反为王后母弟的父亲赵延年所告自杀，此言为中人告王反，有误。

【译文】

楚元王刘交，是高祖同母所生的小弟弟，字游。

高祖有兄弟四人，长兄名伯，伯早已去世。当初高祖卑贱时，曾经为了躲避身难，常常和客人们来大嫂家吃饭。大嫂讨厌小叔，小叔子再带客人来，大嫂假装汤汁都吃尽了，把锅边敲得很响，客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离去了。随后看见锅里面还有汤汁，高祖因此埋

怨他的大嫂。等到高祖做了皇帝,分封各个兄弟,而惟独刘伯的儿子没有受封。太上皇为这事来说情,高祖说:“我不是忘记了要封他,是因为他母亲不像一个年纪大的厚道人。”于是才封她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而封二哥刘仲做代王。

高祖六年,已经在陈地擒住了韩信,就封小弟弟刘交做楚王,国都在彭城。刘交就楚王之位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夷王郢继位。夷王四年去世,儿子王戊继位。

王戊继位二十年,冬天,因为在替薄太后服丧期间私自在服舍与婢女通奸而被办罪,削掉了东海郡。次年春天,戊和吴王联合图谋反叛,他的国相张尚、太傅赵夷吾一起劝阻他,不听从。刘戊就杀了张尚、赵夷吾,起兵和吴国往西进攻梁国,攻破了棘壁。到了昌邑县南边,和汉朝廷的将领周亚夫开战。汉军断绝了吴、楚的运粮通道,士卒饥饿,吴王逃跑,楚王刘戊自杀,军队就向汉朝廷投降了。

汉朝廷已经平定吴国、楚国,孝景帝想用德侯的儿子来接续吴国的王位,用元王的儿子接续楚国王位。窦太后说:“吴王,是老一辈的人,应该在宗室中做遵从善道的榜样。如今竟带头率领七国,搞得天下很纷乱,为什么要接续他的后代!”不允许吴国有后人继位,允许楚国有后人继位。这时候刘礼在做汉朝廷的宗正。就封刘礼做楚王,供奉元王的宗庙祭祀,这就是楚文王。

文王继位三年去世,儿子安王道继位。安王二十二年去世,儿子襄王注继位。襄王继位十四年去世,儿子王纯接替继位。王纯继位,地节二年,宫人上书告发楚王谋反,王纯自杀,封国废除,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置为彭城郡。

【原文】

赵王刘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谥曰“幽”①。幽王以忧死,故为“幽”。高后王吕禄于赵,一岁而高后崩②。大臣诛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③。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以)〔是〕为文王④。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后，国除，入于汉。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⑤。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⑥。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⑦。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⑧。赵王遂还，城守邯郸⑨。相距七月，吴、楚败于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⑩。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赵幽王绝后。

【注释】

①其父高祖中子，名友：高祖有八子，吕后生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文帝，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

②高后：高帝皇后，即吕后。详《吕太后本纪》。 吕禄：吕后次兄吕释之之次子，吕后封他为赵王。

③诸吕：各位吕氏家族的亲属人物。

④彊："强"的异体字，做为人名读 jiāng。 河间郡：治所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

⑤晁错：景帝时著名政治家，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事详《袁盎晁错列传》。 適(zhé)：通"谪"，罪罚。 常山之郡：治所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⑥屯：屯结。

⑦匈奴：汉北方主要少数民族政权，与汉连战数十年，后削弱西迁。详《匈奴列传》。 连和：相结约和，联合。

⑧曲周：汉县名，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 郦寄：汉初将军郦商之子，平定吕氏有功。详《樊郦滕灌列传》。

⑨邯郸：赵都，在今河北邯郸市。

⑩栾布：梁人，先为梁王彭越之大夫，文帝时为燕相，至将军。事详《季布栾布列传》。

【译文】

赵王刘遂，他父亲是高祖的排行居中的一个儿子，名友，谥号叫"幽"。幽王是因为忧愁而死的，所以称作"幽"。高后把吕禄封在赵国做王，一年高后就去世了。大臣们诛灭了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像吕禄等，就立幽王的儿子遂为赵王。

孝文帝就皇位二年，立刘遂的弟弟辟彊，分出赵国的河间郡为河间王，这就是文王。在位十三年去世，儿子哀王福继位。一年去世，没有儿子，断了后代，封国废除，封地归还汉朝廷。

遂已经封为赵王二十六年，孝景帝的时候因罪过被晁错惩办削掉了赵王的常山郡。吴、楚反叛，赵王遂和他们联合图谋起兵。他的相国建德、内史王悍谏阻，他不听从。就烧死了建德、王悍，发兵屯结在国土的西界，想等着吴国和他一道往西进发。往北派出使者到匈奴，和匈奴联合进攻汉朝。汉朝廷派曲周侯郦寄进击他。赵王就回兵，据守邯郸城。互相对抗七个月，吴、楚的军队在梁地被打败，不能往西进军了。匈奴听说了，也停止出兵，不肯进入汉朝边界。栾布从打败齐国回来，就合并兵力引水淹灌邯郸城。邯郸城被毁，赵王自杀，邯郸于是投降。赵幽王断了后代。

【原文】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1]。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2]？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3]？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注释】

①祯祥：吉兆。祯，吉祥。

②申公：名培，鲁人。与楚夷王刘郢客同受《诗》，令傅夷王太子戊，戊不好学，恨申公。及戊为王，与吴通谋，申公与白生谏，不听，使二人联锁而服役。见《儒林列传》。 防与先生：赵人防与公。《史记索隐》此及《汉书》虽不见赵不用防与公，盖当时犹知事迹，或别有所见，故太史公明引以结其赞。 僇：通"戮"，杀。

③质：美好品质。 内：内心，内在。

【译文】

太史公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会有吉祥的征兆，那就是君子被任用，小人被屏退。国家将要灭亡，贤能的人会隐居起来，乱世之臣就会显贵。假使楚王戊不对申公施刑，遵用他的意见，赵国任用防与先生，难道还会有篡位杀人的图谋，被天下人所诛杀吗？贤人呀，贤人呀！不是国君具有内在的美好品质，怎么能被任用呢？实在太重要了！"国家的安危在于制订出的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对大臣的任用"，这话真是太正确了！

史记全译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题解】

以刘贾、刘泽之王，见楚汉相争到汉初平定异姓王，及王诸吕又诛诸吕之历史事态发展的一个侧面。

此篇在说明刘邦之杀韩信及封同姓王方面有重要意义。刘邦废楚王韩信，即分其地为二国，文称“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此可隐喻废韩信王楚，实非因韩信有意谋反，而是为得其地则可“王同姓以镇天下”；故刘贾虽远属亦得以王。文记刘邦废楚王信后，“始王昆弟刘氏也”，亦不为无意。论赞深入一笔，言刘贾“以策为王，填江淮之间”，证明确系刘邦出于策略的考虑所采取的行动。

于刘泽之王，叙田子春在其中的激荡，亦见游说之士在汉初政治中的作用，“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肯定田子春的智谋是有利于推动事势的发展。

【原文】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①]。

汉王元年，还定三秦，刘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②]。

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③]。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④]。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5]。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6]。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7]。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8]。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9]。

汉六年春，会诸侯于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10]。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11]。"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12]。"因立子肥为齐王[13]。始王昆弟刘氏也。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14]。高祖自击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15]。

【注释】

①荆：古代楚国的别称，以其始建国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县西）一带。刘贾为荆王，都于吴。 不知其何属：《汉书》或别有所见，说刘贾乃"高帝从父兄"。从父兄弟，即父之兄弟之子，今或称为叔伯兄弟。 初起时：有以为属下读，即"初起时，汉王元年"。然《汉书》则读为"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若"初起时"属下，则"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为不成句，故属上读较妥。意为不知道他初起时的情况。

②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 三秦：即关中。秦都咸阳，以关中为中心。项羽分封，关中立雍、塞、翟三王，故称三秦。 塞地：项羽所立司马欣为塞王之地，即咸阳以东至黄河包括桃林之塞一带，都栎阳，在今陕西高陵县东北。 项籍：项羽，名籍。

③成皋：秦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黄河南岸。 张耳、韩信：时二人受

刘邦派出，领兵在黄河以北地区下魏、破代、虏赵、服燕，张自己封赵王，驻军修武。详《淮阴侯列传》。 修武：秦县名，在今河南获嘉县。 白马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④辄(zhé)：总是。 壁：指坚守营垒。 彭越：昌邑人，秦末起义首领之一。时领军在黄河南游动，出击项羽，断其粮食。汉初封异姓王，彭越为梁王。详《魏豹彭越列传》。 相保：互相依仗。

⑤固陵：秦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南。 寿春：秦九江郡治，在今安徽寿县。

⑥还(xuán)：迅速。 间招：颜师古："间谓私求间隙而招之。"按：间隙，空子，机会。 大司马：官名。司马掌军政军赋。

⑦举：攻占。 九江：封国名，治所六县，在今安徽六安县东北。 黥(qíng)布：即英布，六县人，秦末起义首领之一。先属项梁，项羽分封立为九江王，后背楚归汉，封淮南王前称武王，事详《黥布列传》。 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

⑧卢绾：丰人，从刘邦起事。击项羽时以太尉(最高武官)身分常从刘邦。后封燕王。详《韩信卢绾列传》。 共(gòng)尉：袭父封为临江王。其父共敖，秦末以义帝柱国击南郡功多，项羽分封立为临江王，都江陵。

⑨南郡：秦置，治所江陵(即今湖北江陵)。项羽改为临江国，封共敖。共尉死，汉复以为南郡。

⑩陈：汉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楚王信：韩信楚汉相争中先封齐王，后徙楚王，因谋反罪名废为淮阴侯，旋被族诛。

⑪昆弟：兄弟。 镇：镇抚。

⑫淮东：指淮河今安徽段以东以南一带地区。 淮西：指淮河今河南新蔡县至安徽阜阳市、宿州市以西以北一带地区。

⑬肥：刘邦长庶男。详下篇《齐悼惠王世家》。

⑭富陵：汉县名，在今江苏洪泽县西北，已淹入洪泽湖。

⑮沛：汉郡国名，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濉溪市西。 刘濞：刘邦次兄刘仲之子。事详《吴王濞列传》。

【译文】

荆王刘贾，是各个刘氏家族人中的一员，不知他属于哪一支，

也不知道他初时起事的情况。

汉王元年，从汉中回来平定三秦，这时刘贾是位将军，负责平定了塞地，随后跟从往东进击项籍。

汉王四年，汉王在成皋失败，向北渡过黄河，夺得了由张耳、韩信统率的军队，驻扎在修武，挖了深沟，筑起高营垒，派刘贾率领步兵两万人，骑兵数百，渡过白马津进人项羽地盘，烧毁他的军需积聚，来破坏他的战时供应，使项王不能提供军队的粮食。随即楚兵攻击刘贾，刘贾总是坚筑壁垒不肯和他交战，并和彭越联系互相倚仗。

汉王五年，汉王追击项籍到达固陵，派刘贾往南渡过淮河包围寿春。迅速到达，派人找机会招降楚王大司马周殷。周殷反叛楚王，佐助刘贾攻占了九江郡，迎来了武王黥布的军队，都会聚到垓下，共同进击项籍。之后，汉王趁机派刘贾率领九江的军队，和太尉卢绾往西南去进击临江王共尉。共尉死后，把临江国改为南郡。

汉王六年春天，在陈县会合诸侯，废掉了楚王韩信，把他拘囚起来，将楚国封地分成两个国家。正当这个时候，高祖的儿子幼小，兄弟也少，又不贤能，就想封王同姓来镇抚天下，于是下诏说："将军刘贾有战功，要一并及时选择刘姓子弟可以做王的人。"群臣们都说："立刘贾做荆王，统辖淮水东岸的五十二座城邑；立高祖的弟弟刘交做楚王，统辖淮水以西三十六座城邑。"借机也立高祖子刘肥做齐王。至此开始封王刘氏兄弟。

高祖十一年秋天，淮南王黥布反叛，往东进击荆地。荆王刘贾与他交战，没能取胜，逃到富陵，被黥布的军队所杀死。高祖自己领兵，攻击打败了黥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做吴王，统辖原来的荆王封地。

【原文】

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1]。

高帝三年，泽为郎中[2]。高帝十一年，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营陵侯[3]。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干营陵侯泽[4]。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5]。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年，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6]。"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子卿[7]。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8]。张卿许往。田生盛帷帐共具，譬如列侯[9]。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王邸弟百余，皆高祖一切功臣[10]。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亲戚太后之重[11]。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12]。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13]。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14]。诸吕已王，万户侯亦卿之有[15]。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祸及身矣[16]。"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17]。太后赐张卿千斤余，张卿以其半与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18]。今卿言太后，列十余县王之，彼得王，喜去，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19]。琅邪王乃与田生之国。田生劝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还。

【注释】

①远属：远房宗亲。《汉书·荆燕吴传》说是"高祖从祖昆弟"。

②郎中：官名，掌车骑门户，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其长官为郎中令。

③陈豨(xī)：宛朐人。刘邦曾封他为阳夏侯，高祖十年九月，与其将侯敞、

王黄反，自立为代王，汉使樊哙击斩之。详见所附《韩信卢绾列传》。营陵：汉县名，北海郡治所，在今山东潍坊市西南。

④田生：《楚汉春秋》名田子春。 画：谋画。一说为图画。 干：求。

⑤说：通“悦”。 寿：寿礼。

⑥与：交往，友好。

⑦假：借。 幸：宠幸。 大谒者：官名，掌为国君传达。 张子卿：名泽，宦官。

⑧临：光临。 修具：备办酒肴。

⑨盛：华美。 共具：摆设的酒食器具。共，通“供”。 列侯：汉袭秦爵之二十级，即彻侯、通侯。

⑩酣(hán)：酒兴正浓。 屏：退避左右。 邸弟：宅府，住所。 弟，通“第”。《汉书》正作“邸第”。 一切：一例，同时。

⑪雅故：一向诚心。雅，素。 推毂(gǔ)：辅佐推助。毂，车轮轴，此代指车子前进。 就：成就。

⑫春秋长：年老，年事高。 吕产：吕后长兄之次子。

⑬重：难。 发：提出。

⑭风：通“讽”，含蓄的暗示或劝说。 闻：闻知，禀告。

⑮万户侯：封一万户，属封侯中最高的。

⑯内臣：宫内之臣。宦官为内臣，朝臣为外臣。

⑰吕产：《史记志疑》以为此及上文之二“吕产”均当作“吕禄”。时为高后七年，产已于六年为吕王，不待是时议立。按：吕禄，吕后次兄之次子。

⑱大将军：将军中掌统兵征战的最高官称。 觖(jué)望：不满，抱怨。

⑲琅邪：汉郡国名，都东武，在今山东诸城市。

【译文】

燕王刘泽，在各个刘氏家族人员中是远房宗亲。

高帝三年，刘泽任郎中。高帝十一年，刘泽以将军的身分出击陈豨，俘获了王黄，因功封为营陵侯。

高后在位的时候，齐地人田生出游缺乏资金，用谋画来向营陵侯刘泽求助。刘泽非常高兴，拿出二百斤黄金给田生做寿礼。田生

得到黄金以后，随即回到齐国。高后二年，刘泽派人对田生说："不再和我交往了。"田生来到长安，不去见刘泽，而是借了一栋大住宅安身，让自己的儿子去请求事奉吕后所宠幸的大谒者张子卿。过了几个月，田生的儿子去请张卿光临他的住宅，他亲自备办酒席。张卿答应前往。田生把住处帷帐供奉器具都办得非常豪华，就像列侯人家一样。张卿很惊讶。饮酒兴致正浓，他就退避左右侍从劝告张卿说："我观察诸侯王的宅府有一百多座，一例都是高祖时期的功臣。如今的吕氏家族一向是诚心奉佐推助高帝成就天下的，功劳非常之大，又有亲戚太后的尊贵。太后年事已高，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力量弱，太后想立吕产做王，做代地的诸侯王。太后又为难自己把事提出来，恐怕大臣们不听从。如今您最受宠幸，大臣们都敬重您，何不把这个意思暗示给大臣们让他们出面禀报太后，太后必定会喜欢。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已经做了王，您也会得到一个万户侯的。太后心里这么做，而您作为一个宫内的臣子，不赶紧提出来，恐怕祸难会降给您自身了。"张卿认为非常对，就暗示大臣们去禀报太后。太后上朝，借机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请求立吕产做吕王。太后赏赐给张卿千斤黄金，张卿分出一半给田生。田生不接受，趁机劝告他说："吕产做了王，大臣们都还没有完全心服。如今营陵侯刘泽，是各个刘氏家族的一员，任大将军，只有这个人还很不满。如今您去向太后进言，划出相近的十几个县给他封个王，那刘泽得了封王，会欢喜而去，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地位会更加稳固了。"张卿入宫进言，太后认为有道理。就封营陵侯刘泽做琅邪王。琅邪王就和田生前往封国。田生劝刘泽迅速行进，不要滞留。一出函谷关，太后果然派人来追让他们停止前进；因为已经出关，追赶的人只好回去了。

【原文】

及太后崩，琅邪王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

弱[①]。"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②]。代王亦从代至[③]。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天子乃徙泽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复故地[④]。

泽王燕二年，薨，谥为敬王。传子嘉，为康王。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把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他法劾捕格杀郢人以灭口[⑤]。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⑥]。诏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为郡。

【注释】

①用事：掌握朝廷大权。

②梁：郡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灌将军：汉初名将灌婴。 荥阳：汉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跳驱：独身奔驰。按：上文"与齐王合谋"及此"跳驱"，与下篇《齐悼惠王世家》异，当从下篇。

③代王：指刘恒。

④复故地：琅邪本齐地，分以王刘泽，现在重新归还给齐国。

⑤肥如：汉县名，在今河北卢龙县北。 劾(hé)：揭发罪状。 格杀：击杀。格，击打。

⑥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元朔，武帝年号。 阴事：不可告人的事。

【译文】

等到太后去世，琅邪王刘泽就说："皇帝年小，各个吕氏家族的人掌管朝政，刘氏家族人员幼孤力弱。"就带领军队和齐王联合谋划向西开进，想诛灭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到了梁地，听说汉朝廷派遣的灌将军屯驻在荥阳，刘泽撤兵在封国的西界上防备着，于是独

自驱车奔驰到长安。代王也从代地到达。各个将相和琅邪王一起共同确立代王做了天子。天子就把刘泽迁为燕王,就重新把琅邪国的土地给予齐国,恢复齐国原有封地的面貌。

刘泽为燕王二年,去世,谥号叫敬王。传位给儿子刘嘉,是康王。

到了他的孙子刘定国,和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生了一个男孩。把弟弟的妻子夺过来做姬妾。还和自己的三个女儿通奸。刘定国有一个他想要诛杀掉的臣子是肥如的县令名叫郢人,郢人等要告发定国,定国派谒者用别的办法加罪逮捕并击杀了郢人以便灭口。到了元朔元年,郢人的兄弟再次呈上奏书全部揭发了定国的见不得人的一些事,由于这样就被发觉。天子下诏给公卿,大家议论都说:"定国的行为如同禽兽,败坏了人伦,违背天理,应当诛杀。"皇上应允了。定国自杀,封国被废除改为郡县。

【原文】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填江、淮之间①。刘泽之王,权激吕氏,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②。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③!

【注释】

①集:安定。 策:策谋。此指战功。 填:通"镇"。

②权激:权谋激发。权,权谋变化;与"经"所指根本原则相对而言,"经"不可变。 南面:王者面朝南而坐,故"南面"代称王者。 孤:王者自称之词。

③发:开始。 重:牵连。《史记索隐》按:谓先发吕氏令重,我亦得其功,是事发相重也。 伟:奇伟、特异。

【译文】

太史公说:荆王的封王,是由于汉家刚刚掌握朝政,天下没有

完全安定，所以刘贾虽然是疏远的宗属，然而还是因为立有战功才封的王，镇抚着长江、淮水一带的地区。刘泽的封王，是由于用权谋激发了吕氏家族才达到目的的，然而刘泽终于有三代南面称王。事情的发生在开始时是互相牵连着的。难道不是很奇特吗！

史记全译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题解】

以齐哀王的事迹，展示诛吕安刘，立文帝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侧面及表现诸侯王在其中的地位，故知汉初之立同姓王，既可镇抚全国，又有维护与保持中央政权稳定及其延续性的重要作用。文篇着重表述了朱虚侯刘章及齐中尉魏勃的人物性格，以齐王母家驷钧与代王母家薄氏相比，见群臣之欲杜绝外戚干政的愿望，为本篇记述中的倚重之处。此外，吴楚反时齐孝王之狐疑，路中大夫之忠汉，宦者徐甲之使齐，主父偃之为齐相，及公孙弘之言诛主父偃，表现了汉廷与诸侯间、皇太后与诸侯王太后之间、朝廷大臣与诸侯王之间、朝廷大臣之间诸种矛盾的性质与深度，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斗争的激烈与复杂。

汉文帝时以齐地封悼惠子为齐、济北、胶西、济南、菑川、城阳、胶东凡七王。吴楚反后，胶西、胶东、济南、菑川诛灭，至武帝时，齐因无后，国入于汉，唯城阳、菑川（济北王徙于此）二国尚存。故论赞强调吸取秦亡教训而须大封同姓之后，言始汉之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发展的结果，“及后分裂，固其理也”，乃是事势变化合乎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正与《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所述之“故齐分为七……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遥相呼应而为同一契机。

【原文】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1]。其母外妇也，曰曹氏[2]。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3]。

齐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4]。惠帝与齐王燕饮，亢礼如家人[5]。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6]。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7]。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于高后[8]。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9]。

哀王三年，其弟章人宿卫于汉，吕太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10]。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11]。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12]。其明年，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13]。三赵王皆废[14]。高后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15]。

【注释】

①长庶男：非正妻所生而年龄最大的儿子。

②外妇：非正式婚配而外遇之情妇。

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　食：食邑，即封地。　齐言：齐地方言。

④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惠帝，刘盈，在位七年。

⑤燕饮：闲居时聚饮，非以君臣礼相待的正式宴会。燕，通"宴"。 亢礼：行平等之礼。 亢，通"抗"、"伉"，匹敌，相当。

⑥内史：官名，此诸侯王国内所置之内史，掌民政。 勋：人名。 城阳郡：时属齐之封地，治所莒县，在今山东莒县。 鲁元公主：吕太后之女，惠帝之姊。 汤沐邑：汉时此指公主之私邑，意为收取赋税以供汤沐之用。

⑦就国：回到封国就王位，指继续做王。

⑧称制：代行皇帝权力。制，皇帝的诏命。

⑨郦(zhí，亦音 lì)：汉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北。《汉书》作"鄜(fū)"汉县名，在今陕西富县。《史记志疑》以为作"鄜"，是。吕后以此县封吕台(tái)为侯。 吕：汉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 济南郡：时属齐之封地，治所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县西。

⑩入宿卫：进宫值宿警卫。 朱虚：汉县名，属琅邪郡，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吕禄：吕后次兄之次子。

⑪东牟：汉县名，属东莱郡，在今山东牟平县。

⑫哀王八年：当为公元前 181 年，为高后七年。 琅邪郡：时属齐，治所东武在今山东诸城市。 营陵：汉县名，北海郡治所，在今山东潍坊市西南。

⑬赵王友：刘邦第六子，诸姬所生，名友。 幽死：幽禁中因忧愁而死，故称"幽王"。 邸：诸侯王在长安的宅府。

⑭三赵王：即刘邦第四子，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赵幽王友，刘邦第七子，诸姬所生之赵共王恢。

⑮三王：吕后时封其长兄之子吕台长男吕通为燕王，封其次兄之次子吕禄为赵王，封其长兄之次子吕产为梁王。 擅权：专权。擅，专。

【译文】

齐悼惠王刘肥，是高祖的长庶男。他母亲是高祖的外遇之妇，叫曹氏。高祖六年，立刘肥为齐王，有七十座城的食邑，各地民众会齐国方言的都归给齐王。

齐王，是孝惠帝的兄长。孝惠帝二年，齐王进京朝拜。惠帝和

齐王进行闲居饮宴，平等相待像普通家里人一样。吕太后发怒，将要诛杀齐王。齐王害怕不能脱身，就用他的内史勋这个人的计谋，献出城阳郡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吕太后喜欢，齐王才得以告辞归国。

悼惠王就齐王之位十三年，在惠帝六年去世。儿子刘襄继位，这就是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去世，吕太后代行皇帝权力，天下的大事都由高后决断。二年，高后立她长兄的儿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划割出齐国的济南郡作为吕王的奉邑。

哀王三年，他弟弟刘章进入汉宫值宿警卫，吕太后封刘章为朱虚侯，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做妻。以后四年，封刘章的弟弟刘兴居为东牟侯，都在长安城中值宿警卫。

哀王八年，高后划割齐国的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做琅邪王。第二年，赵王刘友进京朝拜，在他的府邸被幽禁而死。三位赵王都被废掉了。高后立各个吕氏家族的人为燕王、赵王、梁王，独揽大权，专断朝政。

【原文】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①。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②。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③。"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④。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⑤。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⑥。"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⑦。"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⑧。因

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9]。

其明年，高后崩[10]。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11]。朱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12]。

【注释】

①忿：同"愤"，忿怒，忿恨。

②酒吏：饮酒时设立的酒令官，负责调节宴会进程并处理违例事件。

③将种：武将的后代。 行酒：即为行酒令。

④酣：酒兴正浓。 进饮歌舞：进上供饮酒时欣赏的歌舞。《汉书》此句无"饮"字。

⑤畜(xù)：养育，对待。 顾：念，想来。 而：你。下文"若"，亦为你。

⑥穊(jì)：稠密。 鉏：同"锄"。

⑦亡酒：避酒而逃亡。 谨：谦敬副词。

⑧业：既然。

⑨惮(dàn)：畏惧，害怕。 为：变得。

⑩其明年：指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

⑪吕王产：产于吕后七年二月已徙为梁王，后又更名"梁"为"吕"，故仍称吕王。 威：威胁，威逼。

⑫阴：暗中。 西：西诣京师。 因：趁机。

【译文】

朱虚侯正当二十岁，很有气力，对刘氏家族不能得到职位忿恨不平。曾经进宫侍奉高后宴饮，高侯让朱虚侯刘章担任酒令官。刘章自己请求说："我，是武将的后代，请求能够按照军法施行酒令。"高后说："可以。"酒兴正浓，刘章进上供饮酒时欣赏的歌舞。紧接着他说："请让我为太后唱耕田的歌。"高后一直把他当儿子看待，笑

着说："想来你父亲是知道种田的。你生下来就是王子，怎么会知道耕田呢?"刘章说："我知道。"太后说："给我唱唱耕田歌试试。"刘章说："耕地要深下种要密，选定苗株却要疏壮，对于不是同种的苗，应该及时将它锄掉。"吕后听了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各个吕氏家族的人中有一人喝醉了，为避酒就逃走了，刘章追上去，拔出剑斩杀了他，然后回来报告说："有一个人为避酒逃走了，我谨按军法把他斩了。"太后的左右侍从都大惊失色。既然已经答应了他按军法行酒令，也就无法来治他的罪。这样就散席了。从此以后，各个吕氏家族的人都害怕朱虚侯，虽然是大臣也都依着朱虚侯，刘氏家族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了。

第二年，高后去世。赵王吕禄做了上将军，吕王吕产做了相国，都居住在长安城中，聚集兵力来威胁着大臣们，想要进行变乱。朱虚侯刘章因为娶了吕禄的女儿做妻，知道他们的谋划，就派人暗中出京城去告诉他的哥哥齐王，想让他发兵往西来到京师，朱虚侯、东牟侯做内应，来诛杀各个吕氏家族的人，乘机立齐王做皇帝。

【原文】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1]。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2]。魏勃给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3]。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4]。"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5]。"遂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6]。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7]。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

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8]。”琅邪王信之，以为然，(西)〔乃〕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9]：“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10]。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11]。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12]。”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注释】

①郎中令：此指掌守宫殿门户的诸侯王的这一高级官职。　中尉：官名，诸侯王国掌国都治安的最高军职。

②召(shào)平：与广陵人召平、东陵侯召平不是一人。其子召奴以父功封黎侯。

③绐(dài)：哄骗。　虎符：古代调兵遣将的信物。铜质虎形，各持一半，两半相合，方可发兵。　验：验证。此即使者持存中央的一半来与诸侯王的一半相合，验证调遣、发兵有效。

④将兵卫：率领护卫的兵众。

⑤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记会注考证》沈钦韩曰：《春申君传赞》引之，《后汉书·儒林传》引作《黄石公三略》。

⑥儿子：对长辈的自称，意即晚辈。刘泽是齐王刘襄的祖辈，故祝午如是说。　兵革：指战争。

⑦将：指已经为将。

⑧临菑：齐都，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镇之北。

⑨见欺：被欺骗。　反：还，回。

⑩適：通“嫡”，正妻所生之子。

⑪狐疑：迟疑不决。　长年：即年长。

⑫无为：没有用处。

【译文】

齐王听到这个计策以后，就和他的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图谋发兵。齐相召平听说了，就发动士卒保卫住王宫。魏勃哄骗召平说："国王想发兵，并没有汉朝廷的虎符作验证。而相君包围住国王，这本来就是好事。魏勃请求替您率领护卫的兵众保卫国王。"召平相信了他，就让魏勃领兵包围王宫。魏勃已经领兵之后，派兵包围了相府。召平说："哎呀！道家说过'当决断不决断，反而会受祸乱'，这回是应验了。"就自杀而死。于是齐王任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发动国中的全部兵力。派祝午往东欺诈琅邪王说："吕氏家族发动变乱，齐王发兵想往西去诛灭他们。齐王自认为是晚辈，年纪小，不熟习战争方面的事，愿意把整个国家交托给大王。大王自从高帝的时候就已经为将，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开军队，派臣请大王能荣幸地前往临菑会见齐王一起商议大事，并且统领齐兵往西去平定关中的变乱。"琅邪王相信了他，认为有道理，就奔驰着去会见齐王。齐王和魏勃等因此留住了琅邪王，而派祝午把琅邪国的军队全部发出并统领了这支军队。

琅邪王刘泽已经被欺骗，不能回国，就劝告齐王说："齐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长子，推论本源而言，大王就是高皇帝的嫡长孙，应当继位。如今各位大臣迟疑不决还没有作出决定，而我刘泽在刘氏家族中最算年长，大臣们本来就等着我刘泽决定计策。如今大王留住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不如让我进关去计议大事。"齐王认为他说得对，就更多地准备车辆送走琅邪王。

【原文】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于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于齐[1]。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2]。惠帝崩，高后用

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3]。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4]。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将）〔侯〕[5]。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6]。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7]。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8]。"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9]。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于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朱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10]。朱虚侯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注释】

①遗（wèi）：致送，赠予。

②留：汉县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张良：刘邦重要谋臣，汉初三杰之一。事详《留侯世家》。

③用事：掌握朝政。 听：听任。 灭梁、燕、赵：梁王恢、刘邦第八子燕灵王建、梁王恢后徙之赵（三赵王之一）。 分齐国为四：割济南郡封吕台为吕王，割琅邪郡封刘泽为琅邪王，献城阳郡给鲁元公主作汤沐邑，加上齐国本身，共为四。

④上：指吕后。

⑤春秋富：指年纪小。 恃：依靠。

⑥尊官：尊贵而任高官。 劫：胁逼。 矫制：假传皇帝诏命。 宗庙：此代指朝廷、国家。

⑦灌婴：汉初名将，佐刘邦定天下。事详《樊郦滕灌列传》。 荥阳：汉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⑧益：增加。 资：本钱。

⑨喻（yù）：晓喻，告诉。

⑩太尉：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全国最高军事首脑。 勃：周勃，汉初重臣。沛县人，随刘邦起事，封绛侯。事详《绛侯周勃世家》。 平：陈平，汉初重臣。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人，封曲逆侯。事详《陈丞相世家》。

【译文】

琅邪王已经出发，齐国就发兵往西进攻吕国的济南。这时齐哀王致送给诸侯王一封信说："高皇帝平定了天下，封各个子弟为王，把悼惠王封在齐国。悼惠王去世，惠帝派留侯张良立我做齐王。惠帝去世，高后掌握朝政，她年纪大了，听任各个吕氏家族的人擅自废掉高皇帝所封的王，又杀害了三位赵王，灭掉了梁、燕、赵三国而把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封在这里做王，把齐国分成了四个部分。忠臣们进献谏言，吕后迷惑昏乱不加听从。如今高后去世了，皇帝年纪小，还不能治理天下，本应当依靠大臣和诸侯。如今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又擅自尊贵而任高官，聚集军队耀武扬威，胁逼列侯忠臣，假传皇帝诏命来对天下发号施令，汉家朝廷因此非常危急。如今寡人领兵要进京去诛杀那些不当做王的人。"

汉朝廷听说齐国发兵往西，相国吕产就派大将军灌婴向东去迎击。灌婴到了荥阳，就谋划说："各个吕氏家族的人统兵驻扎在关中，想危害刘氏家族而自立为帝。我如今打败齐国回去报告，这就是增加了吕氏家族的本钱。"就把军队停下来屯驻在荥阳，派出使者去晓喻齐王及诸侯，要和他们联合，来等待吕氏家族的变乱而后共同去诛伐他们。齐王听说了，就在西边夺取了他过去的济南郡，也把军队屯驻在齐国的西界以等待履行盟约。

吕禄、吕产想在关中发动变乱，朱虚侯和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诛讨了他们。朱虚侯首先斩杀了吕产，于是太尉周勃等才得以全

部诛杀掉各个吕氏家族的人。而琅邪王也从齐国到达了长安。

【原文】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①]。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②]。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③]。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朱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④]！"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⑤]。灌将军熟视而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⑥]！"乃罢魏勃[⑦]。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⑧]。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⑨]。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于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⑩]。一为参御，言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⑪]。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⑫]。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于齐相。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⑬]。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侧)〔则〕立，是为文王。

【注释】

①恶戾：狠毒暴戾。 虎而冠：似老虎戴了帽子。
②几：几乎。
③长者：宽厚仁慈有德行。 见在：现存。见，同“现”。
④言：报告。 大人：家长。
⑤股：大腿。 战而栗：发抖，恐惧。
⑥熟视：仔细瞧看。 妄庸人：谓凡妄庸劣之人。
⑦罢：指不加罪而予以免职。
⑧曹参：汉初重臣，封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侯，继萧何任汉廷丞相。曾任齐相。详《曹相国世家》。 埽：同“扫”。 舍人：亲近的属官。
⑨物：怪物。 伺：暗中观察。
⑩见：谓引魏勃见曹参。
⑪御：驾车。 言之：推荐给。
⑫拜：任用。 二千石：指郡守和相当于郡守一级的官职。
⑬孝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译文】

大臣们计议想让齐王继帝位，但琅邪王和大臣们说：“齐王的母亲家的驷钧，狠毒暴戾，是像老虎戴上了帽子一样的人。刚刚因为吕氏家族的缘故几乎乱了天下，如今又让齐王继帝位，这是想再造出一个吕氏家族。代王母亲家薄氏，是君子一样宽厚仁慈有德行的人；而且代王又是高帝亲生的儿子，如今现存，而且最算年长。从亲子方面说名正言顺，从良家人方面说大臣们都放心。”于是大臣们就谋划迎来代王继皇帝位，派遣朱虚侯把诛灭吕氏家族的事告知齐王，让他罢兵。

灌婴驻扎在荥阳，听说魏勃原来教唆齐王反叛，已经诛灭了吕氏家族，也让齐国撤了兵，派出使者召来魏勃进行责问。魏勃说：“失了火的人家，难道还有工夫先去报告主人才最后去救火吗！”说

完退下去站在一边，两条大腿发抖，害怕得像不能说话的人，终于没有说出其他的话来。灌将军仔细瞧着他笑起来说："别人说魏勃勇敢，只不过是个凡妄庸劣的人，哪能有什么作为！"就不加罪而免了魏勃的职。魏勃父亲由于很能弹琴而见过秦代皇帝。等到魏勃长成少年时，想求见齐相曹参，因为家中贫穷拿不出钱财去自己疏通关系，就常常独自一人在早晚到齐相舍人的大门外去清扫。齐相舍人觉得很奇怪，认为是什么怪物干的，就暗中观察，得到了魏勃这个人。魏勃说："希望见到相君，没有门路，所以来替您清扫，想用这个办法得到求见的机会。"于是舍人引魏勃见曹参，曹参因而让他做了舍人。一次他给曹参驾车，谈论起政事，曹参认为他贤能，把他推荐给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他，就任用他做内史。起初，悼惠王可以自己任命二千石等级的官职。等到悼惠王去世而哀王继位，魏勃主掌政事，权力比齐相还要重。

齐王已经罢兵回国，代王来到京城继位，这就是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把高后时候所划割出来的齐国的城阳、琅邪、济南三个郡的土地全部重新归还齐国，而把琅邪王迁到燕地去做王，给朱虚侯、东牟侯各增封了二千户。

这一年，齐哀王去世，太子则继位，这就是文王。

【原文】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①]。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②]。

后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③]。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后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

间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菑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④。

【注释】

①济北郡：秦置，治所博阳，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于汉《史记正义》云"今济州"，则治所为卢县，在今山东阿县西北，处汉之东郡东北部。

②济北王反：以诛诸吕，大臣许以赵地王刘章，以梁地王刘兴居。文帝立，知道二人曾想立齐王，故黜其功而王于城阳、济北。二年文帝亲至太原击匈奴，刘兴居反，汉使柴武击破之（时刘章已去世）。

③罢(pí)军：人名。 七人：当为"十人"。据《汉书·王子侯表》文帝四年五月甲寅同日封齐悼惠王子十人为侯：管（古国名，汉属荥阳，在今河南郑州市）恭侯罢军、氏丘（即斥丘县，在今河北魏县西北）恭侯宁国、营（《史记索隐》表在济南）平侯信都、杨丘（阳丘，县名，在今山东章丘县北）恭侯安、杨虚（县名，在今山东齐河县西南）侯将闾、朸(lì，县名，在今山东商河县东北)侯辟光、安都（《汉志》阙）侯志、平昌（县名，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侯卬、武城（《汉志》阙）约当东武城，县名，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北）侯贤、白石（县名，在今山东陵县北）侯雄渠。 列侯：秦爵最高级第二十级之彻侯。避武帝讳改称"通"侯。

④王悼惠王子：在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5年）四月丙寅同日封。 菑川：封国名，都剧县，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北。 胶西：郡国名，都高密，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胶东：郡国名，都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城阳：时为王者是刘章之子共王喜。

【译文】

齐文王元年，汉朝廷把齐国的城阳郡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把齐国的济北郡封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叛，汉朝廷把他诛杀了，封地归还汉朝廷。

以后二年，孝文帝把齐悼惠王的儿子罢军等十个人全都封为

列侯。

齐文王继位十四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废除，封地归还汉朝廷。

以后一年，孝文帝把悼惠王儿子封了侯的划分齐国的土地封他们做王，齐孝王将闾因为是悼惠王的儿子杨虚侯就做齐王。从前齐国其他的郡都用来封悼惠王的儿子做王。儿子刘志做济北王，儿子辟光做济南王，儿子贤做菑川王，儿子卬做胶西王，儿子雄渠做胶东王，加上城阳王、齐王共计七位王。

【原文】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①。"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②。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③。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④。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⑤。"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⑥！"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⑦。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后⑧。而胶西、胶东、济南、菑

川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菑川。

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注释】

①吴王濞：刘邦次兄刘仲之子，封为吴王，都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事详《吴王濞列传》。 楚王戊：刘邦弟刘交之孙，封为楚王，都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 晁错：汉初政治家，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事详《袁盎晁错列传》。

②擅：擅自。依规定没有朝廷的虎符诸侯王不得发兵。

③与：结交。 狐疑：迟疑不决。 三国：指胶西、菑川、济南。

④路中大夫：姓路，名卬，官中大夫。

⑤若：你。 趣：通"促"，急速。 下：投降。 不(fǒu)：同"否"。

⑥周亚夫：汉代名将，周勃之子，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有功。事详《绛侯周勃世家》。

⑦栾布：梁人，先事彭越，后为汉都尉，封鄃(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东南)侯。事详《季布栾布列传》。 平阳侯：汉初曹参所封，子曹窋袭封，时其孙曹奇以简侯为平阳侯。

⑧首善：最好。

【译文】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反叛，起兵西进，传告诸侯说"将要诛杀汉家的贼臣晁错来安定朝廷"。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都擅自发兵响应吴王、楚王。他们想结交齐国一起行动，齐孝王迟疑不决，驻城防守，不听从他们，胶西、菑川、济南三国的军队共同包围了齐国。齐王派路卬中大夫去向天子禀报。天子重新诏令路卬中大夫回去告诉齐王："好好的坚固防守，我的军队如今要打败吴、楚王了。"路卬中大夫到了齐国，三国的军队把临菑城包围了好多层，他找不到地方进城，三国的将领劫持路卬中大夫要和他盟誓，说："你反过来说汉朝廷已经被打败了，齐国赶紧向三国

投降，不然的话，就要被屠灭。”路卬中大夫答应了他们之后，来到城下，望见了齐王，说：“汉朝廷已经发兵百万，派太尉周亚夫统领击败了吴国、楚国，正领着军队前来援救齐国，齐国一定要坚持守住不要投降！”三国的将领诛杀了路卬中大夫。

齐国开始被包围很紧急，暗中和三国联系谋划，盟约还没有确定，正碰上听到路卬中大夫从汉朝廷回来，很高兴，加上他的大臣们也都再次劝说齐王不要投降三国。过了不多久，汉将栾布、平阳侯曹奇等率领的军队到了齐国，攻击打败了三国军队，解除了对齐国的包围。随后又听说齐在开始时和三国有共谋，就想移过军队来讨伐齐国。齐孝王恐惧，就饮毒药自杀了。景帝听说了，认为齐国表现最好，由于被迫劫持有过共谋，不算他的罪过，就立孝王的太子刘寿做齐王，这就是懿王，接续着齐国的后代。而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菑川王都被诛灭了，他们的封地都归还给汉朝廷。迁徙济北王做菑川王。

齐懿王继位二十二年去世，儿子次景继位，这就是厉王。

【原文】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娶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其后宫，毋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①。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②。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③。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④。”甲既至齐，风以此事⑤。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

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人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6]！”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7]！”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8]。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浔（不得）闻于天子[9]。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郤[10]。

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11]。今齐王于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于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12]。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13]。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后。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14]。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后，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15]。”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后，国入于汉。

【注释】

①重宠：谓欲世世宠贵于王宫。 纪翁主：诸王女叫翁主。称她的母姓，故谓之纪翁主。

②皇太后：指武帝母王太后。

③修成君：王太后与前夫金氏所生之女。

④主父偃：齐人，武帝时大臣，“推恩令”的建议者。事详《平津侯主父列传》。 取：通“娶”。 即：如果。

⑤风：通“讽”，含蓄的暗示或劝说。

⑥充：充任，充当。

⑦大穷：特别困窘。 尚：指娶帝王之女为妻。 害：后患。 燕王：指刘泽孙刘定国与父姬、女儿通奸并夺弟妻，以乱伦被诛，国除。事详《荆燕世家》。

⑧子：古亦用以指女儿。 昆弟：此指姊妹。燕王刘定国与自己三个女儿通奸。 坐：因事判罪。

⑨浸浔：渐渐。浔，有"深"意。

⑩郤：通"隙"，嫌隙，隔阂。

⑪殷富：富足。殷、富，二字同义。 巨：大。 从(cōng)容：舒缓，不慌不忙。

⑫正：查处，治办。

⑬辞证：供辞与旁证。 引：牵连。

⑭赵王：景帝子赵敬肃王刘彭祖，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由广川王(已为王四年)徙为赵王。"是时"，约当赵王之二十五年(公元前131年)。 轻重：谓用心不平。

⑮公孙弘：菑川人，重要儒生，任武帝时丞相，封平津侯。事详《平津侯主父列传》。 塞：杜绝。 望：怨恨。

【译文】

齐厉王，他母亲叫纪太后。太后娶她弟弟纪家的女儿做厉王王后。厉王不喜欢纪家女儿。太后想让他们纪家世世在王宫受到宠贵，让她的长女纪翁主进到王宫，整顿厉王的后宫，让其他姬妾不得接近厉王，想让厉王来喜欢纪家女儿。厉王因而和他的姐姐翁主通奸了。

齐国有位宦官徐甲，入汉宫侍奉皇太后。皇太后有个爱女叫修成君，修成君不是刘氏所生，太后怜悯她。修成君有个女儿名叫娥，太后想把她嫁给诸侯王，宦官徐甲请求派到齐国去，一定让厉王呈上奏书请求得到娥。皇太后喜欢，派徐甲去齐国。这时候齐国人主父偃知道徐甲派到齐国是为了娶王后的事，也借机对徐甲说："如

果事情成功，希望帮助说说我女儿愿在齐王的后宫服侍。”徐甲到了齐国以后，暗示出这件事。纪太后大怒，说：“王有了王后，后宫妃嫔很齐备。而且徐甲，是齐国的一个贫苦人，穷急了才做了宦官，入京侍奉汉宫，对事情没有什么补益，就想扰乱我齐王家！而且主父偃是个什么人？也想让她女儿进后宫来服侍！”徐甲感到非常尴尬，回来向皇太后报告说：“齐王已经愿意娶娥为妻，然而有一种后患，恐怕会像燕王一样！”燕王，和他的女儿姐妹们通奸，刚刚判罪处死，亡了国家，所以拿燕国的事来感动太后。太后说：“不要再提嫁女给齐国的事。”事情逐渐让天子听说了。主父偃因为这事也和齐国有嫌隙。

主父偃正受到天子宠幸，掌管着大权，借机进言：“齐国都城临菑有十万户，市税田租达千金，人口繁多，百姓富裕，比长安还强大，这不是天子的亲弟弟或爱子就不能封在这里做王。如今齐王从亲属关系讲更加疏远了。”就不慌不忙地说：“吕太后时候齐国想反叛，吴楚反叛的时候孝王几乎就要变乱。如今又听说和他姐姐乱伦。”于是天子就任命主父偃去做齐相，将要查办齐国的事。主父偃到了齐国以后，就紧急惩治厉王后宫中替厉王到姐姐翁主住处去联系的宦官，让他们的口供旁证都要牵连到厉王。厉王年纪小，惧怕因有大罪被官吏们拘囚诛杀，就饮毒药自杀了。断了子嗣没有了后代。

这时候赵王惧怕主父偃一出任齐相就废除了齐国，恐怕他逐渐疏间刘氏骨肉之亲，就上书举报主父偃接受贿金和办事用心不平的短处。天子也已经囚禁了主父偃。公孙弘说：“齐王因为忧愁而死，没有后代，封国土地归还了汉朝廷，不把主父偃诛杀了无法杜绝天下的怨恨。”就诛杀了主父偃。

齐厉王继位五年死去，没有后代，封国土地归还给了汉朝廷。

【原文】

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①。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朱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于未央宫②。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③。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④。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八)〔六〕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⑤。

【注释】

①比(bì)：紧靠。

②未央宫：汉朝廷朝见皇帝之宫，时在长安城西南隅。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

③共王：共，通"恭"。

④淮南：都于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当文帝之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徙于此。

⑤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建始，汉成帝年号。武帝后元以后，当为后人所续，非《史记》原文。下同。

【译文】

齐悼惠王的后代还有两个封国：城阳和菑川。菑川国封地紧靠

齐国。天子怜悯齐国，因为悼惠王的冢地园林归属于郡，就把临菑城东边环绕悼惠王冢墓园林的邑地全都划割给菑川国，以便供奉悼惠王的祭祀。

城阳景王刘齐，是齐悼惠王的儿子，由于朱虚侯和大臣们共同诛杀各个吕氏家族的人，而刘章亲自首先在未央宫斩杀了相国吕王吕产。孝文帝继位以后，给刘章增加封地二千户，赏赐黄金千斤。孝文二年，把齐国的城阳郡封给刘章做城阳王。立为王二年去世，儿子刘喜继位，这就是共王。

共王八年，迁徙去做淮南王。四年，重新回来做城阳王。总计在位三十三年去世，儿子刘延继位，这就是顷王。

顷王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刘义继位，这就是敬王。敬王九年去世，儿子刘武继位，这就是惠王。惠王十一年去世，儿子刘顺继位，这就是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去世，儿子刘恢继位，这就是戴王。戴王八年去世，儿子刘景继位，到建始三年，十五岁，去世。

【原文】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①]。"废少帝，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②]。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③]。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于济北[④]。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⑤]。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

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6]。

后十(二)〔三〕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7]。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8]。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菑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菑川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菑川王反，毋后，乃徙济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注释】

①太仆：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 婴：夏侯婴，号滕公。事详《樊郦滕灌列传》。 清宫：进宫清除异己势力。

②少帝：吕后取后宫妃妾所生之子充当惠帝之子所立。

③绌：通“黜”，贬退，压低。

④幸：天子巡狩到达某处称“幸”。

⑤罢：止住。 行兵：已发出的军队。行，行进中。

⑥棘蒲侯柴：柴武，亦姓陈，为陈武，封棘蒲侯。棘蒲，《史记索隐》云“《汉志》阙”。其地不详。

⑦文帝十六年：即公元前164年。

⑧勒：《汉书》作“朸”。已见前注。

【译文】

济北王刘兴居，齐悼惠王的儿子，以东牟侯的身分协助大臣们诛灭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功劳小。等到文帝从代地来到京城，兴居说：“请求与太仆官夏侯婴进去清出宫中的异己势力。”废除了少帝，一起和大臣们尊立了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划出齐国的济北郡立兴居做济北王，是和城阳王一起封立的。封立了两年，反叛。起初大臣们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朱虚侯的功劳尤其大，答应把全部的赵地封朱虚侯做王，把全部的梁地封东牟侯做王。等到文帝继位，听说朱虚侯、东牟侯当初想拥立齐王，所以折降了他们的功劳。到了二年，封王各刘氏子孙，就划割齐国的两个郡来封王刘章、刘兴居。刘章、刘兴居自己认为失去了职位削夺了功劳。刘章死了，而刘兴居听说匈奴大举进犯汉廷疆土，汉朝廷大量发兵，派丞相灌婴统领去迎击匈奴，文帝亲自幸临太原，就认为天子自己去坐镇迎击胡人，于是发兵在济北国反叛。天子听说了，停止丞相和已经发出的军队，都让返回长安。派棘蒲侯柴武率领军队出击打败并俘虏了济北王，济北王自杀，封地归还

给汉朝廷，设置为郡。

以后的十三年，就是文帝十六年，再次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安都侯刘志做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叛的时候，刘志坚守，不和七国诸侯合谋。吴楚反叛平定以后，把刘志迁去做菑川王。

济南王刘辟光，齐悼惠王的儿子，以勒侯身分孝文帝十六年封做济南王。十一年，和吴国、楚国反叛。汉朝廷攻击打败了他们，杀死了刘辟光，把济南国改设为郡，封地归还汉朝廷。

菑川王刘贤，齐悼惠王的儿子，以武成侯身分文帝十六年封做菑川王。十一年，和吴国、楚国反叛，汉朝廷攻击打败了他们，杀死了刘贤。

天子借机迁徙济北王刘志做菑川王。刘志也是齐悼惠王的儿子，以安都侯的身分封了济北王。菑川王反叛，没有后代，就迁徙济北王做菑川王。总计立为王三十五年去世，谥号是懿王。儿子刘建接替继位，这就是靖王。二十年去世，儿子刘遗接替继位，这就是顷王。三十六年去世，儿子刘终古继位，这就是思王。二十八年去世，儿子刘尚继位，这就是孝王。五年去世，儿子刘横继位，到了建始三年，十一岁时候，去世了。

胶西王刘卬，齐悼惠王的儿子，以昌平侯的身分文帝十六年封做胶西王。十一年，和吴国、楚国反叛。汉朝廷攻击打败了他们，杀死了刘卬，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置为胶西郡。

胶东王刘雄渠，齐悼王的儿子，以白石侯的身份文帝十六年封做胶东王。十一年，和吴国、楚国反叛，汉朝廷攻击打败了他们，杀死了刘雄渠，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置为胶东郡。

【原文】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①。及后分裂，固其理也②。

【注释】

①激：感。 填：通“镇”，安定，镇抚。
②固：本来。 理：指事物发展的必然。

【译文】

太史公说：诸侯中的大国家没有超过齐悼惠王的。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刘氏的子弟又少，痛感秦国对子弟没有尺寸土地的分封，所以就大封同姓，用来镇抚亿万民众之心。到后来出现了分裂，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哩。

史记全译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题解】

写出萧何原为秦一下级官吏，初起就诚心追随并护卫刘邦，深得刘邦的信任、器重。又写出萧何的作用：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为汉初制订政策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依据；推荐韩信，镇守关中以给军食士卒，保证了楚汉相争中刘邦的胜利；支持刘邦平定黥布、陈豨，出谋与吕后诛灭韩信等，表明萧何忠诚于刘邦，从封侯的排第看出萧何对于刘邦成事的重要性。萧何有政治家的眼光与风度，不个人意气用事，他的特点是“有本事，会做人（谦退，素恭谨）”。这是文篇明写萧何。

写出刘邦一生辛勤征战奔波，把料理关中的重任交付于萧何，然刘邦又心怀疑虑，害怕萧何因此而自立，故累累放心不下。为此，萧何在说客的启发下，频频解除刘邦的疑虑，先是请出全族子孙助战；后是拿出全部家产；三是又设法沾污自己的名声。已经是豁出了全部身家性命，最后还是不顺刘邦心意而被关进监狱，险些丧命。这是巧写刘邦，写出了汉初朝廷君臣间的疑忌气氛，和帝王意志就是法律的尊严，以及臣子必须“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的卑辱，还写出了封建专制下刑罚的残酷无情；并暴露了刘邦性格的粗野鄙俗。他能直言不讳地将跟随他征战的大臣将相比做“走狗”，他出尔反尔地把关人进监狱说成是开玩笑，他竟能把自己比做桀纣王等等，读了都会使人厌恶发笑。

文篇以互见法，两处提到“语在《淮阴》事中”，这又在暗写韩信。文中有意拿韩信与萧何对比。韩信是萧何推荐的，又是萧何与吕后合谋杀害的。韩信的悲剧是不知道体会人主的心意，肆意暴露

自己的才华，发表对形势的看法，要求给自己封王，毫不掩饰地说自己的战争才能超过刘邦。韩信不知像萧何那样退让，所以不情愿地丢掉了自己的一切，这与萧何是鲜明的对照。但也是借韩信写萧何的悲剧，其结局是萧何不得不借牺牲朋友来保住自己的权位乃至于生命，故论赞所言“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这是讥刺，也是暴露。封建专制对社会道德的影响，何等深刻！

亦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了曹参的功劳仅次于萧何。写萧何以国事为重，虽与曹参个人不和，但很看重曹参的才能，同意在他死后举曹参为丞相。这又是本篇兼写曹参。

还联写鲍、召。萧何每次受到刘邦疑虑，出现险情，都有说客来相助。第一次是鲍生，第二次是召平，第三次是某客。汉初的说客，游离于权贵甚至是朝廷之间，靠敏锐的观察分析形势，揣摩心理，帮助朝廷处理君臣关系以谋取个人利益。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封建专制的补充手段和缓冲剂，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后来的发展也不乏挑拨离间等的破坏作用。文篇还写了善于体会人主心意的鄂君，和以直言帮助刘邦自我解嘲的王卫尉，是了解汉初社会人际关系的巧妙安排，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最后，文篇在通过写萧何表现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成功地建立汉家朝廷规模及当时政治氛围的重要侧面，同时也说明萧何的成就功名在于事势。论赞称萧何始初是“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才取得了“声施后世”的成就，在顺应潮流、承敝通变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顺写事势，表明司马迁认为时势对一个人的成事具有重要的作用。

【原文】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①]。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②]。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

左右之[3]。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4]。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5]。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6]。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7]。

【注释】

①萧相国：即萧何。因其为西汉第一任相国，故称。 沛丰：古地名。沛，秦县名，汉时改为郡，在今江苏沛县。 丰：古邑名，秦时属沛县，汉设为丰县，在今江苏丰县。

②无害：《汉书音义》云："一曰，无害者如言'无比。'"突出无比。 主吏掾(yuàn)：主管附属官吏功过升降之官员。主吏，亦称功曹。掾，附属官员之通称。

③亭长：地方上所设之基层官吏。乡村中每十里一亭，置亭长，职掌治安、民事。 左右：保护，相助。

④繇(yáo)：通"徭"，劳役。此句指高祖以亭长的身分去咸阳服劳役。 奉钱：资助旅差费用。 三、五：时钱有重者一当百，即三百、五百钱。

⑤御史监郡者：派往郡里巡视监察之御史。 与从事：和萧何一起共事。常辨之：《史记索隐》云："何与御史从事常辨明，言称职也。"

⑥乃给泗水卒史事：于是提升为泗水郡卒史。给(jǐ)事，担任工作。泗水，指泗水郡，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濉溪市西北。卒史，郡属书记官吏。 第一：考评官吏为第一名。

⑦入言：入朝进言。 征：征召提拔。 固请：坚决辞谢。

【译文】

萧相国萧何，是沛县丰邑人。因为通晓刑法律令的才能无人可比，就做了主吏掾。

高祖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多次靠着官吏的职权保护高祖。高祖做了亭长，萧何常常帮助他。高祖以官吏的身分去咸阳服劳役，其他官吏都奉送给他三百钱，萧何却单独奉送给他五百钱。

秦朝派往郡里巡视的御史征调萧何帮助办事，萧何常常把事

情办得井井有条一丝不紊。萧何于是担任了泗水郡的卒史，在官吏政绩的考评中，名列第一。秦朝御史想入朝进言征调萧何，萧何坚决辞谢，才没有征走。

【原文】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①。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②。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③。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④。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⑤。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⑥。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⑦。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⑧。

【注释】

①沛公：刘邦起义后占据沛县，按楚制县宰为公，所以称为沛公。 丞：副手，助手。

②律令：法令制度。 图书：图籍文书。

③具：全部，详细。 阸(è)：阻塞，险要。

④三秦：即关中地区，所以称三秦，是因为项羽入关，分秦关中地给三王。即封章邯为雍王，统管咸阳以西；封司马欣为塞王，统管咸阳以东至黄河之地；封董翳为翟王，统管陕北之地，合称三秦。 填：通“镇”。

⑤汉二年：公元前205年。 太子：指刘盈，吕后之子，后为汉惠帝。 栎

(yuè)阳:秦县名,在今陕西渭水北、富平县东南。

⑥辄:往往,总是。 便宜:因利乘便,见机行事。便,音biàn。 上来以闻:汉王刘邦来到以此向他汇报。

⑦事计:负责掌管计簿。计,计簿,有关土地、赋税、人事的登记册。 转漕:陆运为转,水运称漕,泛指运送军粮。

⑧专属任:专门委托任用。

【译文】

等到高祖起事成了沛公,萧何常常做他的助手督办事务。沛公到了咸阳,各个将领都争着跑进收藏金帛财物的府库抢出物品进行瓜分,萧何惟独却先进入秦朝的丞相府、御史府把其中的法令图册、档案文书收集起来加以保藏。沛公做了汉王,任命萧何做丞相。项王和各个诸侯把咸阳屠灭烧毁以后离去了。汉王以后能够详细了解天下的险塞,各地有多少户口,强弱的情况怎么样,民众有些什么疾苦的原因,就在于萧何全部得到了秦朝的图书档案。萧何向汉王推荐了韩信,汉王就任命韩信做大将军。详细话语记在《淮阴侯列传》的叙事中。

汉王引领军队往东去平定三秦的关中地区,萧何以丞相身份留下来收取巴郡蜀郡,镇抚当地晓告民众,并让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汉二年,汉王和诸侯们进击楚王项羽,萧何镇守关中,侍奉太子,在栎阳城处理政事。制定法令规定,建立宗庙和社稷坛的祭祀,修筑宫室、设置县邑,凡做这些事,总是先奏报汉王,汉王认可,允许他按计划实施;如果来不及奏报汉王,总是依据时机便利先做起来,等汉王来了以后再向他详细报告。萧何在关中负责掌管各种计簿,统计户口,从水陆转运粮食供给军需,汉王多次丧失军队逃走了,萧何常常发动关中的士卒,总是给补上缺额。汉王因此放心把关中的事务专门嘱托委任给萧何办理。

【原文】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①]。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②]。"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③]。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④]。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⑤]？"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⑥]。"群臣皆莫敢言。

【注释】

①距：通"拒"，相持，抗拒。　京：秦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索：秦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　劳苦：慰劳。

②鲍生：秦时一说士。　暴(pù)衣露盖：指刘邦过着风餐露宿的军旅生活。　昆弟：兄弟。　诣：到。

③说："悦"之古字。

④酂(cuó)：秦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西。

⑤被：通"披"。　略：夺取。　差：差别，等次。　顾：却。

⑥踪：同"踪"，踪迹。　指示：指给人看。　举宗：全族。

【译文】

汉三年，汉王和项羽在京索之间的地区互相对抗，汉王多次派遣使者来慰劳丞相。鲍生对丞相说："汉王在前线过着风餐露宿的军旅生活，多次派遣使者来慰劳您，是有怀疑您的心意。替您出主意，莫不如派遣您的子孙兄弟中间能够打仗的人全都到军队去效力，这样汉王就会更加相信您了。"于是萧何依从他的计策去做，汉王非常高兴。

汉五年，已经杀死了项羽，平定了天下，要根据功劳大小进行封赏。群臣们都争功，一年多功劳大小的次第决定不下来。高祖因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他为酂侯，给予的食邑最多。功臣们都说："我等身披坚甲手执锐利兵器，多的作战一百多次，少的也交锋过几十次，攻占城邑夺取土地，大大小小各自都有点差别。如今萧何未曾有过汗马的功劳，只是凭持舞文弄墨发发议论，没有进行过战斗，却反而把功劳排在我等的上面，这是为什么？"高帝说："各位懂得打猎吗？"说："懂得。""知道猎狗乎？"说："知道。"高帝说："比如打猎，追赶咬死野兽兔子的是狗，而发现踪迹指出野兽在什么地方的却是人。如今各位仅仅是能够擒获走兽罢了，功劳是相当于狗。至于像萧何，能发现踪迹指示野兽的处所，功劳是相当于猎人。而且各位只用自己的单身追随我，至多也不过两三个人。如今萧何全族的几十人都来追随我，功劳是不可以忘记的。"群臣们都不敢再言语了。

【原文】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①。"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②。关内侯鄂君进

曰："群臣议皆误③。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⑤。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⑥。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⑦？汉得之不必待以全⑧，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⑨！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⑩。

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⑪。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⑫。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⑬。

【注释】

①平阳：汉县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被：遭遇，受。　创：创伤。

②桡(náo)：折服，委屈。　复难之：再次难为他们。之，指代大臣。

③关内侯：爵位名，只有封号没有封地。　鄂君：指鄂千秋，曾跟从刘邦起兵。

④非：不是，并不是。　会：正赶上。

⑤见："现"之古字，现存。

⑥山东：古时称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为山东。

⑦亡：通"无"。

⑧不必待以全：不一定能依靠他来保全天下。待，依靠。

⑨一旦：一时。　加：超过，凌驾。

⑩带剑履上殿：佩带宝剑穿着鞋上殿见皇帝。这是皇帝赐予大臣的一种殊荣，古代大臣上朝是不许带剑穿鞋的。　趋：低头小步急走。这是古代下级见到上级时表示恭敬的礼节。

⑪进贤：推荐贤能之人。

⑫安平：汉县名，在今河北省安平县。

⑬益：增加。 赢：多出，多送。《史记索隐》谓人皆三，何独五，所以为赢二也。

【译文】

列侯都已经受到封赏，等到向高祖呈奏功臣位次的时候，都说："平阳侯曹参身上遭受的创伤有七十处，攻占城邑夺取土地，功劳最多，应该排在第一。"高祖已经折服了功臣，多封了萧何，到了排位次想不出理由再来难倒大家，然而心里还是想让萧何排第一。关内侯鄂千秋上前献言说："群臣们的议论都错了。要说曹参虽然有旷野作战夺取土地的功劳，这只不过是一时的事情。再说皇上和楚王互相对抗了五年，常常损失了军队丢掉了士兵，单身逃脱也有好几次。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出军队到失亡的地方来加以补充，这并不是皇上下诏令召唤了，萧何却主动把好几万的兵众送到正赶上是皇上困乏断绝的时候也有多次。汉军和楚军互相在荥阳对垒了几年，军队没有了现存的粮食，萧何从关中水路陆路不断运过来，使军粮供应从不缺乏。陛下虽然多次丢失了山东地区，萧何经常保全了关中随时等着陛下，这些是万世的功劳。如今即使是损失了像曹参这样的人好几百，汉家哪里会感到缺乏？汉朝廷得到曹参这样的人不一定能依靠他来保全天下。怎么可以让一旦的功劳来凌驾在万世的功劳之上呢？萧何排在第一，曹参排在其次。"高祖说："好"。于是就诏令萧何排在第一，赐给他上殿见皇帝时可以佩带宝剑脚上穿鞋，上朝时不要低头小步急走。

皇上说："我听说能推荐贤人的要受上等奖赏。萧何功劳虽然很高，得到鄂君的解说才更加显赫。"于是根据鄂君原来的关内侯食邑地封他做安平侯。当天，把萧何的父子兄弟共十多个人全部封赏了，都给了食邑。又给萧何加封了二千户，是因为在皇帝曾经去

咸阳服役时萧何送给的奉钱比别人多了二百。

【原文】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①。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②。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③。诸君皆贺，召平独吊④。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⑤。"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注释】

①汉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　陈豨(xī)：西汉将领，汉初任赵国相，统率赵、代军队，谋反被诛。

②淮阴侯：即韩信。淮阴，汉县名，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南。《淮阴》：指《淮阴侯列传》。

③都尉：官名，略低于将军的武官。

④吊：同"吊"，吊唁，报忧。此意表示悲伤。

⑤让：辞退。　说："悦"之古字。

【译文】

汉十一年，陈豨反叛，高祖自己统率军队，到达邯郸。还没有罢兵，淮阴侯在关中谋划反叛，吕后采用萧何的计策，族诛了淮阴侯，详细记载在《淮阴侯列传》的叙事中。皇上已经听说淮阴侯被族诛，

派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增封五千户，诏令士卒五百人和一名都尉替相国作保卫。许多同僚都来道贺，召平一个人却向他表示悲伤。召平，是从前秦朝的东陵侯。秦朝被打败，他成了平民，家中贫困，就在长安城东边种瓜。因为种的瓜特别好，所以社会上习惯把它叫作"东陵瓜"，这是根据召平的封号所取的名称。召平对相国说："祸患从这里开始了，皇上风餐露宿在外面而您留守在朝中，没有遭受战争的险难却给您增封并设置保卫部队，是因为日前淮阴侯刚刚在京城反叛，怀疑起您的内心了。要说设置卫队来保卫您，那并不是宠幸您。希望您推让掉封赏不要接受，并把家中的私财全部贡献出来佐助军用，那样皇上心里就会高兴。"相国依从他的计策去做，高帝才特别喜欢。

【原文】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①。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②。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③。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④。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⑤？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注释】

①汉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黥布：即英布，汉初所封异姓王之一。事详《黥布列传》。

②拊循勉力：抚慰勉励。 拊同"抚"。

③说(shuì)：游说，劝说。

④孳孳(zī)：勤勉不倦。又作"孜孜"。 民和：人民的附和、拥护。

⑤胡：何，为什么。 贳(shì)贷：赊借。 自汙：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汙，

"污"之异体。

【译文】

汉十二年秋天，黥布反叛，皇上自己统兵去击灭他，多次派使者询问相国在做些什么。相国因为皇上在军队中指挥作战，就对百姓进行抚慰勉励，又把全部的家产交出佐助军用，像平定陈豨反叛时所做的那样。有位客人来劝告相国说："您灭族已经不久了。您的官位是相国，功劳排在第一，还可以再往上增加吗？然而您从开始进入关中，就深得百姓之心，十多年了，都归附于您，您常常还是那样勤勉不倦所以甚得民众的附和。皇上所以要多次派人来问您的情况，就是害怕您的名声好会倾动关中。如今您为什么还不多买些田地，采取低价赊借的办法来败坏自己呢?这样皇上的内心才会安定。"于是相国依从他的计策，皇上这才特别高兴。

【原文】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①]。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②]！"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禽兽食[③]。"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④]。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⑤]？"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⑥]。"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⑦]！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⑧]。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

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9]。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10]。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11]。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12]。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13]。”

【注释】

①遮：阻拦。

②利民：谓夺利于民。

③上林：即上林苑，秦时建造，供皇帝行猎用。 弃：荒废。 稾：亦写作“槁”，音gǎo，枯干的草木。

④贾(gǔ)：商人。 廷尉：九卿之一，职掌刑狱。 械系：用刑具拘禁。

⑤王卫尉：姓王的卫尉，名不详。卫尉，九卿之一，掌宫廷门卫。 暴：突然。

⑥竖：对人的蔑称，如“小子”之类。

⑦职事：职权范围。 苟：假如。

⑧摇足：稍动手脚。

⑨分过：分担过失。

⑩怿(yì)：高兴。

⑪节：符节，凭证之物。

⑫徒跣(xiǎn)：赤脚。

⑬故：特地，故意。 桀、纣主：像夏桀商纣一样的君王。

【译文】

皇上撤退出击黥布的军队回来，民众在道路上阻拦行进呈上奏文，说相国低价强求购买民众的田宅值几千万钱。皇上到了京城，相国前去拜见。皇上笑着说：“您这个相国就这样从民众手中夺利！”把民众所呈上的奏文都给了相国，说：“您自己向民众谢罪吧。”相国乘机替民众请求说：“长安土地狭窄，上林苑里面有很多

空地，荒废了，希望能让民众进去造成田耕种，不要收禾秆让它作为禽兽的饲料。”皇上大发脾气说：“相国接受了商人很多的财物，就来替他们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就把相国交给廷尉，用刑具拘禁起来。过了几日，姓王的卫尉在侍奉，上前问道：“相国有什么大罪，陛下把他拘执得这样突然！”皇上说：“我听说李斯辅佐秦始皇，有了成绩都归给主上，有了错误由自己承担。如今相国接受了很多商贾小子们的金钱而替民众来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以便自己讨好民众，所以把他拘执起来治罪。”王卫尉说：“要说在职权范围之内假若认为有利于民众而替他们请求，这真是宰相应该做的事，陛下怎么就怀疑相国是接受了商贾人的金钱呢！而且陛下和楚王对抗好几年，陈豨、黥布反叛，陛下自己领兵前去平定，正当这个时候，相国留守在关中，稍动手脚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就不会是陛下的了。相国不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谋利，如今还会想获得商贾人金钱的好处吗？而且秦朝因为听不到人谈论自己的过失亡掉了天下，李斯替秦始皇分担点过错的事，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为何怀疑宰相到了这样的浅薄呀。”高帝听了不高兴。当天，派使者持着符节把相国赦免出来。相国年纪老了，一向谦恭谨慎，进入宫中，光着脚来谢罪。高帝说：“相国算了！相国替民众请求苑林，我不答应，我不过是个像夏桀、商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却是个贤相。我特地把相国拘囚起来，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

【原文】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1]？”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2]！”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3]。曰：“后世贤，师

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④。

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后,封续酂侯,功臣莫得比焉⑤。

【注释】

①素:平素、一向。 相能:和睦相亲。能,亲善。 临视:亲临察看。 即:假如。 百岁后:即人死之后,避讳说法。

②顿首:磕头。 恨:遗憾。

③垣(yuán)屋:建有围墙门楼的房舍。

④孝惠二年:公元前193年。 谥(shì):古代帝王、大臣或有名望的人,死后后人追封一种有褒贬评价意义的称号。

⑤四世:依《汉书》本传,四世则为文帝时孙萧则以免罪;景帝时则弟嘉之子萧胜有罪免;武帝时则子庆,庆子萧寿成坐为太常牺牲瘦免;宣帝时复诏封萧何玄孙建世为酂侯,传子至子孙萧获坐使奴杀人减死论。成帝时,复封何玄孙之子萧喜为酂侯,传子至曾孙,王莽败乃绝。然则叙及武帝以后,则为后人所续明矣。

【译文】

萧何向来与曹参互不和睦,等到萧何重病,孝惠帝亲临察看相国的病情,因而询问说:"您如果故去了,谁可以接替您呢?"回答说:"了解臣子的没有谁比得上主君。"孝惠帝说:"曹参怎么样?"萧何叩头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选了!我死也没有遗憾了!"

萧何购置田宅必定选择在穷乡僻壤,盖房屋不修建围墙门楼。说:"后代贤能,会效法我节俭;不贤,可以不被权势之家所抢夺。"

孝惠二年,相国萧何去世,谥号是文终侯。

后代子孙因为罪过失去了侯爵的有四代,每次断绝了封号,天子就重新寻求萧何的后代,封他接续着酂侯,在这点上功臣中没有

人能和他相比。

【原文】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①。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奉)〔秦〕法，顺流与之更始②。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④。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④。

【注释】

①刀笔吏：从事文墨工作的小官吏。古人因在竹简、木板上书写，写错了要用刀刮去，所以刀和笔成为从事这类工作的主要工具，故称此类官吏为"刀笔吏"。 录录：平平庸庸。

②日月：此指汉朝皇帝。 末光：余光。 管籥(yuè)：本指钥匙，此引申为职责。 疾：痛恨。 更始：除旧立新。

③勋烂：功勋灿烂。

④施(yì)：惠及，延续。 闳(hóng)夭、散宜生：周文王时两位得力大臣，后又佐助武王灭商，为周初功臣。

【译文】

太史公说：萧相国何在秦朝时候做了从事文墨工作的小官，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惊人的作为。等到汉家兴起，仰仗帝王的余光，萧何谨慎地尽职尽责，根据民众痛恨秦朝苛法的情况，顺应时势和他们一起除旧立新。淮阴侯韩信、黥布都由于反叛被诛灭，但是萧何的功勋灿烂辉煌。地位是群臣之冠，声名延续到后代，可以和周初的闳夭、散宜生等人争比功绩的显赫了。

史记全译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题解】

曹参在军事方面并无杰出的才能。故叙其战功，与《樊郦滕灌列传》为同一手法，系视为攻城野战的一般将领，非战略家之比也。所言“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楚之卿号）、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者，可知所据系汉家功簿档案，材料来源亦与樊郦滕灌同。

参先相齐，见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故行黄老术。惠帝二年，接续萧何任汉相，亦“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吏史，则用“木拙于文辞，重厚长者”，斥去“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其所主张，“清静极言合道”。这是汉初开始施行的休息无为政策，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论赞称述其功为“天下俱称其美”，极为颂扬。然叙述表现曹参行为放荡不羁，日夜饮醇酒，与醉吏歌呼相应和，无所事事，为不可取。这是通过写曹参故为虚态的掩身法术，以揭露吕后专权下，汉家朝廷的疑忌气氛。

论赞不满意曹参之军功在韩信下，然韩信被诛而曹参却封侯而至相国，表面上是揭示曹参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似批评曹参，实际上是指责汉家之诛异姓功臣为夺人之功，排斥异己。与淮阴侯的结局和萧何的自保相比，正好衬托出曹参无所事事的基本用心，是防止因暴露才能而遭祸害，最终所指还在汉家之政治。

【原文】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①。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

吏，居县为豪吏矣[②]。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③]。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④]。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⑤]。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⑥]。丰反为魏，攻之[⑦]。赐爵七大夫[⑧]。击秦司马尸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⑨]。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⑩]。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⑪]。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⑫]。攻定陶，取临济[⑬]。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⑭]。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⑮]。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⑯]。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⑰]。迁为戚公，属砀郡[⑱]。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⑲]。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⑳]。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㉑]。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㉒]。迁为执珪[㉓]。从攻阳武，下轘辕、缑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㉔]。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齮，尽定南阳郡[㉕]。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㉖]。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㉗]。

【注释】

①平阳：县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汾水西岸。 曹参：字敬伯。 沛：县名，在今江苏沛县。

②狱掾(yuàn)：掌管刑狱的小吏。 豪吏：有一定势力和名望的官吏。

③中涓：亲近的侍从官。

④胡陵：秦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方与(fáng yǔ)：秦县名，在今

山东鱼台县西。 监公：监泗川郡的御史，名平。秦一郡置守、尉、监三人。

⑤薛：秦县名，在今山东微山县东北。 泗水：秦郡名，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北。 郭：外城。

⑥魏：秦末所立魏王魏咎。

⑦丰：秦邑名，在今江苏丰县。《史记索隐》时雍齿守丰，为魏反沛公。

⑧七大夫：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七级公大夫。

⑨司马尼(yí)：秦将。 砀：县名，秦砀郡治所，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南。 狐父：地名，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南。 祁：亭名，在今河南夏邑县东北。 善置：驿站名。汉代谓驿站为置。

⑩下邑：秦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虞：秦县名，在今河南虞城县东北。 章邯：秦将。

⑪爰戚：秦县名，在今山东嘉祥县东南。 亢父：秦县名，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 五大夫：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

⑫阿：即东阿，秦县名，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 陈：秦县名，陈郡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 濮阳：县名，秦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市西南。

⑬定陶：秦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临济：秦邑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⑭雍丘：秦县名，在今河南杞县。 李由：李斯之子。时为秦三川郡守。 候：军候，负责侦察之官。

⑮项梁：项羽的叔父。

⑯楚怀王：战国末楚怀王之孙名心，由项羽立为楚怀王。

⑰执帛：战国时楚国的爵位名称，时沿用。 建成君：封号名。建成，汉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南。此实为虚号。

⑱戚公：戚县的县令。戚县，即爰戚县，已见上文注。

⑲尉军：郡尉统领之军。 成武：秦县名，在今山东成武县。

⑳王离：秦将。 成阳：亦作"城阳"，秦县名，在今山东甄城县东南。 杠里：秦邑名，其地不详。

㉑追北：追击败军。北，败北。 开封：秦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南。 赵贲(bēn)：秦将。

㉒曲遇：邑聚名，在今河南中牟县西。 司马：武官名，掌军政军赋。 御

史：官名，主管纠察。

㉓执珪：战国时楚国的最高爵位名称。时沿用。

㉔阳武：秦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轘(huán)辕：邑名，在缑氏东南，今之河南登封县西北。《史记正义》引《十三州志》云轘辕道凡十二曲，是险道。 缑氏：秦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河津：此指秦平阴县(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之黄河渡口。津，济渡处，渡口。 尸：即尸乡，在今河南偃师县西。

㉕犨(chóu)：秦县名，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南。 南阳：秦郡名，治所宛县，在河南南阳市。 齮(zhì)：吕齮。 阳城：秦县名，在今河南方城县东。 陈：通"阵"。 宛：宛县。

㉖武关：关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陕、豫、鄂三省交界处。 峣(yáo)关：关名，在今陕西兰田县东南。

㉗蓝田：秦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咸阳：秦都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译文】

平阳侯曹参，是沛县人。秦朝时期在沛县做掌管刑狱的小吏，而萧何做主吏，他们在县里已是有权势名望的官吏了。

高祖做了沛公刚刚起事的时候，曹参就以中涓的身分随从着他。率领军队攻击胡陵、方与，进攻秦朝泗水郡监的军队，把他打得大败。往东攻下了薛县，在薛县外城西边进击泗水郡守的军队。再次进攻胡陵，夺取了。迁过去防守方与。方与反叛归附魏王，出击他。丰邑反叛归附魏王，进攻他。赐给曹参公大夫爵位。在砀县东边出击秦朝司马尼的军队，打败了他，夺取了砀县、狐父、祁亭的善置。又去进攻下邑以西，到了虞县，出击章邯的车骑军队。进攻爰戚和亢父，先登上城墙，升为五大夫爵位。往北去援救东阿，出击章邯的军队，攻陷了陈县，追击到达濮阳。进攻定陶，夺取了临济。往南援救雍丘，出击李由的军队，打败了他，杀死了李由，俘虏了秦朝的一名军候。秦将章邯打败并杀死了项梁，沛公和项羽领着军队往

东去了。楚怀王任用沛公做砀郡长，统领砀郡的军队。这时沛公就封曹参为执帛，赐给封号叫建成君。又提升做爰戚县县令，隶属于砀郡。

这以后随从沛公进攻东郡郡尉的军队，在成武的南边打败了他。在成阳南边出击王离的军队，再在杠里进攻他们，把他打得大败。追击败军，往西到达开封，出击赵贲的军队，打败了他，把赵贲包围在开封城里面。往西在曲遇出击秦将杨熊的军队，打败了他，俘虏了秦朝的司马和御史各一名。提升为执珪。随从进攻阳武，攻下了轘辕、缑氏，切断了黄河渡口，回过来在尸乡北边出击赵贲的军队，打败了他。随从往南进攻犨县，和南阳郡守吕齮在阳城外城的东边交战，攻陷了秦军的阵列，夺取了宛县，俘虏了吕齮，全部平定了南阳郡。随从往西进攻武关、峣关，夺取了。往前在蓝田南边进攻秦军，又于夜间在蓝田北边袭击他们，秦军被打得大败，就到达了咸阳，灭亡了秦朝。

【原文】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①。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②。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斄③。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④。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⑤。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⑥。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⑦。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⑧。赐食邑于宁秦⑨。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于废丘⑩。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⑪。至河内，下修武，渡围津，东击龙且、项他定陶，破之⑫。东取砀、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⑬。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往击，尽破之⑭。柱天侯反于衍氏，又进破取衍氏⑮。击羽婴于昆阳，追至

叶，还攻武强，因至荥阳[16]。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注释】

①汉王：项羽灭秦后分封十八王，封刘邦为汉王，都汉中，故刘邦以后所建国，称为汉。

②汉中：秦郡名，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③三秦：项羽分封时将关中一分为三，分立秦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黄翳为翟王，号曰三秦。 下辩：县名，在今甘肃成县西北。 故道：县名，在今陕西宝鸡市南。 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斄(tái)：县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

④章平：章邯的弟弟、部将。 好畤(zhì)：县名，在今陕西乾县东。 壤乡：村邑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

⑤高栎：村邑名，在壤乡附近。

⑥内史：官名，此指雍王国的内史。 保：人名。

⑦新城：《史记索隐》按：《汉书·高帝元年咸阳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

⑧景陵：《汉书音义》说是"县名"，今地不详。

⑨宁秦：秦县名，高帝八年改名华阴，在今陕西华阴县东。

⑩废丘：秦县名，高帝三年改名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⑪中尉：掌管京城治安的武官。 临晋关：即蒲津关，关在临晋县，故名。临晋，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⑫河内：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修武：县名，在今河南获嘉县。 围津：又名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龙且(jū)：齐人，项羽部将。 项他：魏国丞相。

⑬萧：县名，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彭城：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时为楚国(项羽)之都城。

⑭王武：汉将。 外黄：县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 程处：汉将。 燕：县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⑮衍氏：秦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⑯昆阳：县名，在今河南叶县。 叶：县名，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武强：秦

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北。 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

【译文】

项羽到达，分封沛公做汉王。汉王封曹参做建成侯。随从到达汉中，提升做将军。随从回来平定三秦。起初进攻下辩、故道、雍、漦等县。在好畤南边出击章平的军队，打败了他，包围了好畤，夺取了壤乡。在壤乡的东边和高栎出击三秦的军队，打败了他们。再次包围章平，章平从好畤城中出来逃跑了。乘机出击赵贲、内史保的军队，打败了他们。往东夺取了咸阳，把它改名叫新城。曹参领兵驻守景陵有二十天，三秦派章平等进攻曹参，曹参出垒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把宁秦赐给曹参作为食邑。曹参以将军身分领兵把章邯包围在废丘。以中尉身分随从汉王从临晋关进发。到达河内郡，攻下了修武，渡过白马津，往东在定陶出击龙且、项他，把他们打败。往东夺取了砀、萧、彭城等县，出击项籍的军队，汉军大败而逃跑。曹参以中尉身分包围并夺取了雍丘。王武在外黄反叛，程处在燕县反叛，前往攻击，把他们全都打败。柱天侯在衍氏反叛，又去进攻打败柱天侯并夺取了衍氏。在昆阳进击羽婴，追到叶县，回过来进攻武强，趁势到达荥阳。曹参从汉中起做了将军、中尉，随从出击诸侯，直到项羽失败，回到荥阳，总计是两年时间。

【原文】

高祖(三)〔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①]。月余，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遫军东张，大破之[②]。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③]。击魏王于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④]。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⑤]。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大破之，斩夏说[⑥]。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

陉，击成安君，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于邬城中[7]。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8]。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9]。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10]。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11]。定齐，凡得七十余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12]。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注释】

①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 假：代理或暂设。

②魏王豹：魏国贵族魏豹，项羽分封他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项羽败，从刘邦。 韩信：淮阴侯韩信。 孙遬(sù)：魏将名。遬，古"速"字。 东张：邑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北。

③安邑：县名，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④曲阳：一以为在今河北曲阳县西，一以为在今山西定襄县东南，似均不确，或当在今山西曲沃县附近。 武垣：当为"垣县"，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

⑤平阳：县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⑥邬：县名，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 夏说：人名，原为代王陈余的相国。

⑦张耳：大梁人，项羽分封时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归顺刘邦后，封为赵王，详《张耳陈余列传》。 井陉：县名，在今河北井陉县东南。 成安君：陈余的封号。

⑧敖仓：秦粮仓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北。

⑨历下：邑名，在今山东济南市西。 临菑：县名，在今山东临淄县北。时为齐都。

⑩济北郡：郡名，治所博阳，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著：县名，在今山东济阳市西。 漯阴：县名，在今山东禹城县东。 平原：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鬲(gé)：县名，在今山东德州市南。 卢：县名，在今山东

长清县西南。

⑪上假密：即高密，县名，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⑫得……田光：《田儋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均言得田光者为灌婴。 守相：替相留守。 胶东：封国名。项羽分封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译文】

高祖二年，任用做代理左丞相，进入并屯兵驻守关中。一个多月后，魏王豹反叛，以代理左丞相的身分和韩信往东在东张进攻魏王的将军孙遬，把他打得大败。乘势进攻安邑，俘获了魏王的将领王襄。在曲阳进击魏王，追击到武垣，活捉了魏王豹。夺取了平阳，俘获了魏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平定了魏地，总计有五十二座城邑。把平阳赐给曹参作为食邑。乘机随从韩信在邬县东边出击赵王的相国夏说的军队，把他打得大败，斩杀了夏说。韩信和从前的常山王张耳领兵来到井陉，出击成安君，同时命令曹参回来把赵王另一支军队的领兵戚将军包围在邬县城中。戚将军出城逃跑，追击把他斩杀了。就领着兵到达汉王所在的敖仓。韩信打垮了赵国以后，做了相国，往东去进击齐国。曹参以右丞相的身分隶属韩信，进攻并打败了齐国在历下的军队，就夺取了临菑。回过来平定济北郡，攻下了著、漯阴、平原、鬲、卢等县。随后跟从韩信在上假密出击龙且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了龙且，俘虏了他的将军周兰。平定了齐地，总计夺得七十多个县。俘虏了从前齐王田广的丞相田光，他的替丞相留守的许章，以及从前齐地的胶东将军田既。韩信做了齐王，领着兵到达陈县，和汉王一起打败了项羽，而曹参留下来平定齐地还没有顺服的势力。

【原文】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

郡[①]。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②]。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③]。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

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破之[④]。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⑤]。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⑥]。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⑦]；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⑧]。

【注释】

①徙：调动。

②肥：刘邦长子刘肥，封齐悼惠王。事详《齐悼惠王世家》。

③列侯：秦爵二十级之最高级彻侯，后避武帝讳，改称通侯。剖符：剖分符节。符节，分封诸侯和功臣时作凭证的信物。

④陈豨（xī）：刘邦将领，汉初封列侯，后反叛。事附《韩信卢绾列传》。

⑤黥布：即英布。项羽封为九江王，汉初封淮南王，后反叛。详《黥布列传》。

⑥蕲（qí）：县名，在今安徽宿县南。竹邑：县邑，在今安徽宿县北。相：县名，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北。留：县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⑦二国：指魏、齐。

⑧王二人：指魏豹、田广。相三人：指夏说、田光、许章。将军六人：指李由、王襄、戚公、龙且、周兰、田既。大莫敖：战国时楚国卿号，时沿用。

【译文】

项籍已经死去，天下平定，汉王当了皇帝，韩信调动做了楚王，齐地设置为郡。曹参归还了汉朝廷的丞相印章。高帝封自己的大儿子刘肥做齐王，而任用曹参做齐王的相国。在高祖六年他被赏赐

了列侯爵位，朝廷和诸侯剖分符节，世代相传都不断绝爵位。给予平阳县的一万六百三十作为食邑，称号叫平阳侯，收回以前所给的食邑。

以齐王相国身分出击陈豨的将军张春的军队，打败了他。黥布反叛，曹参以齐王相国身分随从悼惠王率领车骑军十二万人，和高祖会合出击黥布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往南到了蕲县，回过来平定了竹邑、相、萧、留各县。

曹参的功劳：总计攻下了两个诸侯国，一百二十二个县；俘获诸侯王二人，诸侯国丞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原文】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①。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②。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③。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④。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⑤。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注释】

①孝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 除……法：废除某种制度。

②富于春秋：谓年轻。 长老：年高有德行的。 诸生：各位儒生。 安集：安定和辑。 以百数(shǔ)：用百来计数，即有数百人。数，计。

③胶西：郡名，治所高密，在今山东高密县西。 黄老言：指黄帝、老子为名的道家学说。 币：礼物。

④治道：治国的方略。 贵：重。 清静：即无为而治。

⑤避：让出。 正堂：指丞相的处政之所。 舍：让……住。

【译文】

孝惠帝元年，废除诸侯国设置相国的制度，改任曹参做齐王的丞相。曹参做齐国丞相时，齐国有七十座城邑。天下刚刚平定，悼惠王还很年轻，曹生把长老和许多儒生全都召集起来，询问安定和辑百姓的办法。但是像齐国这样原来的儒生有好几百人，发表的意见却一个人一个样，使曹参竟不知道如何选定。听说胶西郡有个盖公，善于采用黄老学说，派人带很重的礼物去请他。见到了盖公以后，盖公给他讲治国的方略贵在清静无为那么民众自己就会安定，以此类推，把这方面的道理全都讲了。曹参于是让出丞相处理政务的厅堂，请盖公住在里面。这以后曹参处理政事的要领用的就是黄老道家主张，所以做了九年齐国丞相，齐国安定和辑，人们特别称赞曹参是贤明的丞相。

【原文】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①]。"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②]。"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③]。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④]。

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⑤]。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⑥]。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⑦]。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

开说，以为常。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⑧。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⑨。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注释】

①舍人：王公贵族的门客。 趣：通“促”，赶快。 治行：整理行装。

②属：通“嘱”，嘱付，交托。 狱市：指刑狱与集市。 寄：托。《史记志疑》引宋朱翌所撰《猗觉寮杂记》曰“狱、市二事，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皆奸人图利之所，若穷治尽，则事必枝蔓，此等无所容必为乱，非省事之术也。”

③微：卑贱。 郤：通“隙”，嫌隙，隔阂。

④举事：办理政事。 约束：规章，法度。

⑤木诎(qū)：质朴。 除：任命。

⑥醇酒：味道厚重的美酒。

⑦不事事：不办理丞相的事务。

⑧从吏：随从的官吏。 幸：希望。 按：查办。

⑨张坐：张设坐席。

【译文】

惠帝二年，萧何去世。曹参听说了，告诉门客赶紧整行装：“我将要进京都做相国。”过了不多久，使者果然来召唤曹参。曹参离去的时候，叮嘱在他以后做丞相的人说：“要把齐国的狱市作为一些人行为的寄托，千万谨慎不要严加干涉。”后任丞相说：“治理的政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要说狱市，是用它来同时容纳各种人的，假若您去严加干涉，奸人有什么地方能容纳他？我因此把它放在优先处理的地位上。”

曹参当初地位卑贱的时候，和萧何友好；等到做了将相，就有了隔阂。到萧何将要死去的时候，所推荐的贤能只有曹参。曹参接替萧做汉朝廷的相国，办理政事丝毫没有什么改易，完全遵从萧何制订的法规。

挑选从各郡和诸侯国官吏当中那些质朴不善于文辞的，稳重宽厚的长者，立即召来任命做丞相的属官。官吏当中言辞文字苛刻深究的，想致力于追求声威名望的，就都斥退免除他们。日夜畅饮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看见曹参不料理丞相事务，前来看望的人都有话想跟他说。到了的人，曹参就把美酒给他喝，过了一会儿，有话想要说，再次让人家饮酒，酒喝醉了之后人离去了，始终没有谁能开口劝说，这种情况习以为常。

相国住宅的后园靠近官吏的房舍，官吏房舍里整天饮酒唱歌喊叫。随从的官吏厌恶这种情况，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就请求曹参到后园游览，听到了官吏房舍人们喝醉了酒唱歌呼叫，随从的官吏希望相国能把这些人召来查办。曹参反倒是取来美酒张设坐席饮起来，也唱歌呼喊与官吏的房舍相应和。

曹参看到别人有小的过错，专门加以掩饰隐瞒并帮他遮盖起来，因此相国府中平安无事。

【原文】

参子窋为中大夫[①]。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②]？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③]？'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④]。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⑤]。"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⑥]？"上曰："朕

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⑦？”惠帝曰：“善。君休矣！”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⑧。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⑨。载其清净，民以宁一⑩。”

【注释】

①中大夫：官名，属郎中令，掌议论。
②少：年轻。　朕：皇帝专用的自称之词。
③若：你。　从容：游闲舒缓。　而：你。　新弃群臣：去世不久的讳言。
④洗沐：休假。汉代官吏五日一休假。洗，洗澡。沐，洗头发。
⑤让：责备。　胡治：何干。治，相干。　乃者：日前。
⑥免冠：脱下帽子。古人谢罪的一种方式。
⑦垂拱：垂衣拱手。无所事事之意。　失：放弃，更改。
⑧出入：前后。
⑨顜(jiǎng)：明直。《汉书》作“讲”。讲，和也。
⑩载：行，乘。　清净：《汉书》作“清靖”，清静。

【译文】

曹参的儿子曹窋做中大夫。惠帝责怪相国不理政事，认为“难道嫌我年轻吗？”就对曹窋说：“你回家的时候，试着私下舒缓地问问你父亲说：‘高皇帝不久前离开群臣去世了，皇帝年轻，您做国相，天天饮酒，也不拿什么事情去请示报告，怎么能表现出忧虑天下呢？’然而不要说是我告诉你这样做的。”曹窋已经到了休假日回家了，闲暇时侍奉着父亲，把惠帝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话规劝曹参。曹参发怒，就将曹窋鞭打二百板子，说：“赶紧进宫去侍奉皇帝，天

下的事情不是你所应当谈论的。"到了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曹参说："和曹窋有什么相干呢？日前是我让他去规劝您的。"曹参脱下帽子谢罪说："陛下自己考虑在圣明英武方面和高帝相比谁强？"皇上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比呢！"说："陛下看我的才能和萧何相比谁贤？"皇上说："您似乎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讲得是很对的。高帝和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曹参等谨守职责，遵循着原有法令而不更改，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好。您去休息吧！"

曹参做汉朝廷的相国，前后三年。去世后，谥号称懿侯。儿子曹窋接替侯位。百姓歌颂他说："萧何制定法令规章，平直明确整齐划一；曹参接替担任相国，忠实遵守不加更改。推行他的清静无为，民众因此安宁统一。"

【原文】

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①。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公主，生子襄②。时病疠，归国③。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④。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⑤。

【注释】

①御史大夫：官名，副丞相，三公之一。

②尚：娶帝王之女称"尚"。《史记集解》韦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平阳公主：景帝的女儿。

③疠：疫病。

④卫长公主：武帝卫皇后的长女。

⑤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太子：指武帝太子刘据，因发动兵变而死。

【译文】

平阳侯曹窋，高后的时候做御史大夫。孝文帝继位，免除了官职保持侯爵。继侯位二十九年去世，谥号是静侯。儿子曹奇接替侯位，继位七年去世，谥号是简侯。儿子曹时接替侯位。曹时娶了平阳公主，生了儿子曹襄。曹时生了疾病，回到侯国。继位二十三年去世，谥号夷侯。儿子曹襄接替侯位。曹襄娶了卫长公主，生了儿子曹宗。继位十六年去世，谥号是共侯。儿子曹宗接替侯位。征和二年，曹宗因为犯了受太子刘据兵变牵连的罪过被处死，封国被废除。

【原文】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①。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②。

【注释】

①擅：专有。
②离：通"罹"，遭受。

【译文】

太史公说：曹相国参攻夺城邑旷野作战的功劳能够多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是由于他一直和淮阴侯韩信在一起。等到韩信已被诛灭，而封了列侯成就了功业，只有曹参一个人独占了声名。曹参做了汉朝廷相国，治政清静极力主张符合自然之道。然而百姓们在遭受了秦朝残酷统治以后，曹参给予了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无为而治，所以天下人都称颂他的美德了。

史记全译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二十五

【题解】

本篇表现了六国贵族对秦统一的反抗，及楚汉战争中刘邦之能广集群臣智慧而战胜项羽，和为维护汉初的安定与保持皇位继承的稳定等方面历史进程的重要侧面，是了解刘邦之能最终得天下原因的重要篇卷，在表现历史的复杂变化和阐述采取正确策略以获得成功的经验方面有重要意义。

张良之出世有圯上老父与之书，故张良终能以《太公兵法》助刘邦定天下。天命论者因此宣扬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是刘邦受命而王的先兆。司马迁本认为"学者多言无鬼神"，但觉得此事也属"可怪"。盖其时有深于观察世事的老者，了解张良之欲报秦仇，且察张良有勇于进取的决心，故设计圯桥相会以为激励，授《太公兵法》，督其以智谋奉人主，助破强秦。其事全在人为，而不是什么天意。之所以为"可怪"，正怪在人们之有意将它附会渲染，增加其迷信色彩，借以神化刘邦，以便说明张良与刘邦的结合乃是一种天意安排。然而拨开迷信的外衣，"岂所谓非天乎"，正是揭露人们把自己编造的迷信神话当作具有人格神的所谓"天"，而它却并不就是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

叙张良事迹全系关注"天下所以存亡"。击秦峣下军以先至咸阳，谏刘邦还霸上以杜逸乐；鸿门相见以脱项羽，烧绝栈道示无东意，举布、越、信以图破楚，筹销封印以绝纷争，封雍齿以固臣心，计利害劝都关中，迎四皓保全太子等事，均是系于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的正确筹划；表现张良判断决事的高超谋略，体现为民族智慧的优秀结晶。张良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形象描述成为令人赞叹

的奇特伟人。

【原文】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①。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②。父平，相釐王、悼惠王③。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④。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⑤。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⑥。

良尝学礼淮阳⑦。东见仓海君⑧。得力士，以铁椎重百二十斤⑨。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⑩。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⑪。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注释】

①留：汉县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张良封邑于此。

②大父，祖父。 韩昭侯：韩国国君，名武，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 宣惠王：韩国国君，昭侯之子，公元前332年～前312年在位。 襄哀王：韩国国君，名仓，宣惠王之子，公元前311年～前296年在位。

③釐王：名咎，襄哀王之子，公元前295年～前273年在位。一说釐通“僖”。 悼惠王：亦作桓惠王，釐王之子，公元前272年～前239年在位。

④悼惠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250年。

⑤宦事：当官服务。一云“宦”为“尝”之误。

⑥僮：奴仆。

⑦淮阳：古郡国名，治所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⑧仓海君：一说为隐士，不详；一说为东夷君长。仓海，郡名，武帝元朔元年至三年（公元前128年～前126年）所设，治所不而，在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安边。

⑨椎："通"锥"。

⑩狙(jū)击：伺机袭击。 博浪沙：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北。 副车：皇帝的侍从车辆。

⑪索：搜索。

⑫下邳(pī)：汉县名，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

【译文】

留侯张良，他的祖先是韩国人。祖父张开地，辅佐过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父亲张平，辅佐过韩釐王、韩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张平去世。张平去世后二十年，秦国灭亡了韩国。张良年纪小，没有任过韩国的官职。韩国败亡以后，张良家中有奴仆三百人，弟弟死了也不厚葬，拿出全部的家财寻求刺客要刺杀秦王，替韩国报仇，是因为祖父、父亲辅佐了五代韩国国君的缘故。

张良曾经到淮阳学过礼。往东去见过仓海君。他寻到了一位力士，做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锥。秦始皇到东部巡游，张良就和这位力士在博浪沙地区伺机袭击秦始皇，误中了秦始皇的副车。秦始皇非常恼怒，在天下进行广泛搜索，寻查这位刺客十万火急，就是因为张良的缘故。张良就更改了姓名，在下邳县隐藏起来。

【原文】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①！"良鄂然，欲殴之②。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③。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④。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⑥？"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

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⑦。"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⑧。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⑨。"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⑩。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注释】

①间：闲暇时。 从容：轻松舒缓。 圯(yí)：桥。 衣褐：穿着粗布短衣。 直：特意。 履：鞋子。 孺子：小孩子。不客气的称呼。

②鄂：通"愕"，惊讶。

③业已：已经。业，既，已。 长跪：双膝着地，伸直腰股。

④殊：很，非常。

⑤里所：一里来地。所，左右，大约。

⑥后：晚到，迟到。

⑦有顷：过了一会。

⑧一编书：一册书。古人用竹简写书，编联在一起为一册。

⑨兴：兴起，发迹。 济北：秦郡名，治所博阳，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谷城山：一名"黄山"，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

⑩《太公兵法》：相传为太公姜尚所著之兵书。

【译文】

张良曾经在闲暇时轻松舒缓地漫步在下邳的桥上游览，有一位老年男人，穿着粗布短衣，来到张良跟前，故意把自己的鞋子掉落到桥下，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孩子，下去把鞋子捡上来！"张良表现出惊讶的样子，想殴打他。因为他是老人，强忍着，下去捡起了鞋子。老年人说："给我把鞋子穿上！"张良已经替他捡来了鞋子，也就双膝着地伸直腰股给他把鞋子穿上。老年人让脚穿上了鞋子，笑着离去了。张良感到特别惊讶，眼睛一直跟随他瞧着。老年人走了

一里来地，重新回来了，说："小孩子可以教导了。五天以后天刚亮的时候，来到这里和我相会。"张良因而觉得奇怪，跪着说："好。"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去了。老年人已经先到了，生气说："和老年人订的时间，迟到了，是为什么？"离去了，说："五天以后早一点来相会"。第五日鸡鸣时分，张良前往。老年人又是已经先到了，再次生气说："晚到，是为什么？"离去了，说："五天以后再次早点儿来。"第五日，张良还没有到半夜就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年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样做。"拿出一册书，说："读了这册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以后十年你会发迹。十三年后小孩子你在济北可以看见我，谷城山下有一块黄石那就是我。"就离去了，没有说别的话，再没有见到他。天亮后一瞧，这册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因而觉得这册书非同寻常，常常学习诵读它。

【原文】

居下邳，为任侠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②。

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③。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④。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⑤。良曰："沛公殆天授⑥。"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⑦。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⑧。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⑨。"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⑩。

【注释】

①任侠：古人把重信义、轻生死，抑强扶弱的行为或人称为任侠。

②项伯：项羽的叔父。 常：通“尝”。

③景驹：人名，楚国王族的后裔。

④厩将：官名，军队中主管马匹的官。

⑤省(xǐng)：领悟。

⑥殆(dài)：大概、恐怕。

⑦遂：终于。

⑧薛：秦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⑨横阳君成：即韩成，前韩国公子，横阳君为其封号。

⑩申徒：即司徒，其地位近似丞相。 游兵：游动作战之兵。 颍川：秦郡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

【译文】

居住在下邳，敢于仗义行侠。项伯曾经杀过人，随从张良隐藏起来。

以后的十年，陈涉等人发动起义，张良也聚集了百多名青年人。景驹自己立为代理楚王，王都设在留县。张良想前去依从他，在路上遇见了沛公。沛公率领几千人，攻夺土地到了下邳西面，就归属于他。沛公任命张良做厩将。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来劝说沛公，沛公觉得很好，常常运用其中的计策。张良对其他人讲过，都不能领悟。张良说：“沛公大概是上天授意给他的。”所以终于依从了沛公，不去进见景驹。

等到沛公到了薛县，见到了项梁。项梁立了楚怀王。张良就劝告项梁说：“您已经立了楚国的后代，而韩国各个公子中的一位横阳君韩成贤能，可以立他做王，更多地树立自己的党羽”。项梁派张良去寻求韩成，立他做了韩王。韩成任用张良做韩的司徒，和韩王一起带领一千多人往西去夺取原属韩国的土地，得到了几座城邑，秦朝立即重新夺回去了，因此也就成了在颍川一带游动作战的军队。

【原文】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①。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②。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啗秦将③。"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④。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⑤。"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遂)〔逐〕北至蓝田，再战⑥。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⑦。

【注释】

①雒(luò)阳：即洛阳，秦三川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轘(huán)辕：秦邑名，在今偃师县东南。　杨熊：秦朝将领。

②宛(yuān)：秦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武关：关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临近河南省界。

③峣(yáo)：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霸水边。　贾(gǔ)竖：对商人之蔑称。　壁：军营。　具：准备、备办。　郦食其(lì yì jī)：刘邦将领，能言善辨。　啗(dàn)：亦写作"啖"，本义为吃，这里为引诱、收买。

④畔：通"叛"。　咸阳：秦都城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⑤解(xiè)：松懈。

⑥兰田：秦县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南。　竟：终于，最终。

⑦子婴：秦始皇孙子，秦二世被赵高杀死后，子婴继立为秦王。

【译文】

沛公从洛阳往南走出轘辕邑，张良领着兵跟从沛公，攻下了韩

地十多座城，打败了秦将杨熊的军队。沛公就命令韩王韩成留守在阳翟，和张良往南，攻下了宛城，往西进入武关。沛公想统领二万人的兵力去进击秦朝峣关下面的军队，张良劝告说："秦朝的兵力还很强大，不可以轻敌。我听说他的将领是屠宰人家的儿子，商人这班小子容易用利益让他动心。希望沛公暂且留在军营，派人先行动，形成替五万人备办饭食的声势，在各个山头上更多地张挂旗帜，作为疑兵，派郦食其携带着贵重宝物去收买秦朝守关将领。"秦朝将领果然背叛，想和沛公联合一起往西去袭击咸阳，沛公想听从他们。张良说："这次只是他的将领想背叛罢了，恐怕士卒们不会依从。要是不依从就必定危险，不如趁着他们松懈了去攻击他们。"沛公就引领兵众攻击秦军，把他们打得大败。追逐着逃亡的兵士直到蓝田，再一次交战，秦朝军队终于失败了。于是到达咸阳城，秦王子婴向沛公投降。

【原文】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①。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②。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③。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④'。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⑤。"沛公乃还军霸上⑥。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⑦。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⑧？"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⑨？"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⑩。"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⑪？"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

固要项伯[12]。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13]。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14]。

【注释】

①狗马：指供玩好之物。

②樊哙：刘邦的将领，西汉建国功臣，汉初曾任左丞相。 出舍：搬出居住。舍，驻扎，居住。

③残贼：残虐害民的暴君。 缟素：本指白色朴素的、没有文绣的绸帛，此义以朴素、节俭为本。 资：凭借。《史记集解》晋灼曰："资，藉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俭素以为藉也。"

④助桀为虐：帮助暴君夏桀干坏事，后泛指帮助恶人干坏事。

⑤毒药：性质猛烈的药物。引文盖当时俗语。

⑥霸上：秦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霸，亦写为"灞"。

⑦鸿门：秦邑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

⑧为将奈何：即"将为奈何"，将对之怎么办。

⑨诚：的确，真的。 倍：通"背"，背叛。

⑩鲰(zōu)生：浅薄无知的人，小人。 距，通"拒"。此指封锁，把守。 内："纳"之古字，接纳。

⑪度(duó)：推测、估量。 却：退却。

⑫固：前一为"本来"，后一为"坚决"。 要(yāo)：邀请。

⑬为寿：敬酒祝贺健康长寿。 结宾婚：结交为友，并订为儿女亲家。

⑭解：和解。 《项羽》：即指《项羽本纪》。

【译文】

沛公进入秦朝宫殿，宫殿房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都多得要用千计数，心意就想留下来居住。樊哙劝谏沛公搬出去居住，沛公不听从。张良说："因为秦朝暴虐无道，所以沛公才能够到达这里。要说是替天下除去残虐害民的暴君，就应该以节俭朴素作为凭借。

如今刚刚进入秦朝宫殿，就安于这里的乐逸，这就是所谓的'助桀为虐'。而且有俗语'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听从樊哙的意见。"沛公才领军回到霸上驻扎下来。

项羽到了鸿门下，想攻击沛公，项伯连夜奔驰进入沛公军中，私下会见张良，欲约他一起离开。张良说："我替韩王来护送沛公，如今有急难的事，逃走是不道德的。"就把情况全部告诉沛公。沛公大惊失色，说："这将怎么办？"张良说："沛公真是想背叛项羽吗？"沛公说："有无知浅薄的小人教我把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们进来，秦朝的中心地带就可全部归我所有，所以听了他的话。"张良说："沛公自己估计能够让项羽退回去吗？"沛公沉默了好久，说："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如今怎么办？"张良坚决邀请项伯来见沛公。项伯会见了沛公。沛公和他饮酒并祝他健康长寿，双方结交为朋友并订为儿女亲家。让项伯仔细向项羽说明沛公不敢背叛项羽，至于把守住函谷关的原因，是要防备其他的强盗。等到沛公见到项羽后，事情得到了和解，详细情况记在《项羽本纪》的叙事中。

【原文】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①。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②。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③。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④。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⑤。"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⑥。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注释】

①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这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

②溢(yì)：通"镒"，古代的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为二十四两。具：完全，全部。

③遗(wèi)：给予，赠送。 汉中：秦置郡名，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④褒中：邑名，古褒国所在地，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

⑤栈道：在险峻山腰用竹木架筑的通道。

⑥齐王田荣反书：田荣，齐国贵族后裔，陈涉起兵时亦起兵齐地。后和项羽有矛盾，并发表反项的檄文。

【译文】

汉元年正月，沛公被封为汉王，封邑是巴、蜀二郡。汉王赏赐给张良黄金二千两，珍珠二斗，张良全都把它献给了项伯。汉王也因而要张良厚厚的赠送项伯一些财物，让项伯替他请求能得到汉中郡的土地。项王就答应了，于是得到了汉中郡的土地。汉王前往封国，张良送他到了褒中，汉王遣送张良回韩王那里去。张良因而劝告汉王说："您王何不把所经过的栈道都烧了断绝和关中的往来，向天下表示没有返回的心意，以此坚定项羽的心意。"就让张良回去。张良走了，把栈道烧毁隔绝了。

张良到了韩国，韩王成因为派了张良去依从汉王的缘故，项王不遣送韩成前往封国，带着他一起往东边去了。张良劝告项王说："汉王烧毁栈道断绝了交通，没有回来的心意了。"就把齐王田荣反叛的檄文告诉项羽。项王因为这样就没有了在西边忧虑汉家的心意，并发兵往北去攻击齐国。

【原文】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1]。良亡，

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②]。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③]？"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④]。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⑤]。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⑥]。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⑦]。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⑧]。

【注释】

①竟：始终，最终。 彭城：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时为西楚霸王项羽之国都。

②间：秘密地，悄悄地。

③下邑：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踞鞍：蹲坐在马鞍上。古人行军休息，常解下马鞍作坐卧之具。 捐：舍弃。 弃：抛弃。此意为封赏给人。 共功：共建破楚之功。

④黥布：即英布，曾被项羽封为九江王。 枭(xiāo)：将，猛将。枭，本指凶猛的鸟。 郄：同"隙"，隔阂。

⑤属(zhǔ)：委托、交付。

⑥随何：刘邦的谋士，以善辩为名。

⑦魏王豹：魏国贵族，曾自立为魏王。 举：攻取。

⑧特将：单独率兵。特，只，独。

【译文】

项王最终不肯派遣韩王前往封国，就降他做侯，又把他带到彭城杀了。张良逃走了，秘密抄小路回到汉王这里，汉王也已经平定了三秦。再次封张良做成信侯，跟着汉王往东去进击楚国。到了彭

城，汉家失败又回军了。到了下邑，汉王下了马蹲在马鞍上询问说："我想舍弃函谷关以东等的土地来封赏别人，谁是可以共同建立破楚功劳的人？"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的猛将，和项王有隔阂；彭越和齐王田荣在梁地反叛项王：这两个人可以马上利用。而汉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交付他办大事，独当一面。如果想舍弃土地封赏，封赏给这三个人，那么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就派遣随何去游说九江王黥布，并派人去联合彭越。等到魏王豹反叛，派韩信领兵去进击他，趁势攻取了燕、代、齐、越。然而最终打败楚国的，是这三个人的力量。

张良多病，未曾单独领兵打仗，常常做出谋画策的臣子，时时跟从着汉王。

【原文】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①]。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②]。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③]。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④]。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⑤]。"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⑥]。"

【注释】

①汉三年：即公元前204年。　桡：本为阻止，此为削弱、限制。

②杞：古国名，都今河南杞县。

③宋：古国名，都今河南商丘市南。

④诚：的确，确实。　毕：全，都。　乡风：闻风。乡(xiàng)，通"向"。下文"乡"亦同此。

⑤南乡：面向南。　敛衽(rèn)：本指整理衣襟，此指表示恭敬，愿为臣下

的意思。

⑥趣(cù):通"促",赶紧。 因行:乘前往之机。 佩:携带。

【译文】

汉三年,项羽紧急把汉王包围在荥阳,汉王恐惧忧虑,和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权势。郦食其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把夏的后代封为杞国。周武王讨伐商纣,把商的后代封为宋国。如今秦朝失弃了德义,侵害攻伐诸侯各国的社稷,灭了六国的后代,使他们连立锥的一小点土地也没有。陛下果真能重新封立六国的后代,全都让他们接受了封印,这样,他们的君臣百姓必定都会感戴陛下的恩德,没有谁不闻风而仰慕高义,希望成为臣妾。德义已经推行,陛下面向南坐而称霸主,楚国必定会恭敬的来朝拜了。"汉王说:"好。赶快去刻制印章,先生借着出行的机会就可以佩带上了。"

【原文】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①!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曰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②。"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③。"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④。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⑤?"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⑥。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⑦。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⑧。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⑨。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⑩。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⑪？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⑫？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⑬！”令趣销印。

【注释】

①子房：张良，字子房。　前：过来，即靠近我。

②事：指夺取天下之大事。

③藉：借。　箸(zhù)：筷子。

④表：立表彰显。　商容：商纣时贤者，曾任乐官，后隐居。　闾：里巷之门。　箕子：商纣时贤者，纣之伯叔父，因其进谏而被囚禁。　封：修坟培土。　比干：商纣时贤者，纣之伯叔父，因其强谏而被纣剖腹挖心而死。

⑤式：通“轼”，本指车前横木，后古人乘车凡遇到应该表示敬意的事物时，将头伏在轼上，这个动作亦称“轼”。此即标榜，尊崇之意。

⑥钜桥：也作“巨桥”，指钜桥仓，商纣粮仓所在地，今河北曲周县东北。　鹿台：商纣所建台名，纣王生前曾把大量财宝储藏于此。在今河南汤阴县境。

⑦偃：停废。　革：指兵车。　轩：带篷乘坐之车。　干戈：武器。干，盾牌。戈，攻击性武器。

⑧休马：放战马休息。阳，山之南。

⑨牛：指战争中搞运输的牛。 桃林：亦称桃林塞，此地约在今河南灵宝县以西，陕西潼关县以东地区。 输积：运输与积聚。

⑩亲戚：古时指父母兄弟。 坟墓：祖宗。 咫(zhǐ)尺：微小。咫，八寸为一咫。

⑪反："返"之古字。

⑫楚唯无强：即唯楚无强敌。《史记订补》无强，犹言无敌，无有比之更强者。 桡：屈服。 焉：怎么。 臣之：使之臣服。

⑬辍(chuò)：停止。 哺：食物。 竖儒：对儒生之蔑称。 而公：你老子。而，你。

【译文】

郦食其还没有启行，张良从外面来谒见。汉王正在吃饭，说："子房向前来！客人有来替我计谋削弱楚国权势的。"全都把郦生的话告诉张良，说："对子房来说认为怎么样？"张良说："是谁替陛下谋画了这个计策？陛下夺取天下的大事全完了。"汉王说："为什么呀？"张良回答说："我请求借着前面的筷子替大王计算一下利害。"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而封夏的后代在杞的原因，是估计到能制夏桀于死命。如今陛下能制项籍于死命吗？"说："还不能。""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一个理由。周武王讨伐商纣并封商的后代在宋的原因，是估计能够得到商纣的头。如今陛下能够得到项籍的头吗？"说："还不能。""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二个理由。武王进入殷都，立表彰显商容的里门，释放了被拘囚的箕子，给比干的墓堆土添坟。如今陛下能够给圣人的墓堆土添坟，立表彰显贤者的里门，在有才智的人的面前向他致敬吗？"说："还不能"。"这是不能那样做的第三个理由。赈济钜桥的积粟，散发鹿台的钱财，以便赐给贫穷的民众。如今陛下能够散发府库中的积蓄来赐给贫穷的民众吗？"说："还不能。""这是不可以那样做的第四个理由。对殷的作战已经完毕，把废弃的兵车改为篷车，把武器收藏起来，盖上虎皮，这样来向天下表示不再打仗。如今陛下能停止用武推行教化，不再用兵打仗

了吗？"说："还不能。""这是不可以那样做的第五个理由。放战马在华山的南面休息，表示没有能用它们的地方。如今陛下能让战马休息而没有用得着的地方吗？"说："还不能。""这是不可以那样做的第六个理由。把替作战时做运输用的牛放还到桃林塞的北边，以表示不再需要运输积聚。如今陛下能够放还牛不再需要运输积聚吗？"说："还不能。""这是不可以那样做的第七个理由。而且天下的游说之士离开他的父母兄弟，放弃护守祖宗的坟墓，告别知心的旧友，跟从陛下游历的，只是日夜盼望着想分得一点点土地，如今却要恢复六国，分封韩、魏、燕、赵、齐、楚各国的后代，天下的游士各自回去事奉他的君主，依从他的父母兄弟，返回到旧友的怀抱和祖宗坟墓所在地，陛下和谁去夺取天下呢？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八个理由。再说只有楚国是没有谁能强过他的，六国立为王的人再次屈服而依从着他，陛下又怎么能够去臣服他们呢？果真用了这位客人的计谋，陛下夺取天下的大事就全完了。"汉王停止了用饭，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骂着说："这个儒生小子，几乎败坏了你老子的大事！"让人赶紧去销毁印章。

【原文】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①]。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

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②]。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③]。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⑤]。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⑥]。"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⑦]。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⑧]?"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⑩]。"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⑪]。"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⑫]。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注释】

①汉四年:即公元前 203 年。

②阳夏:汉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 壁:本指营垒,此用为动词驻扎,坚守。 固陵:汉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南。 期:约定的期限。

③《项籍》:即指《项羽本纪》。

④汉六年:即公元前 201 年。

⑤筹策:筹划,计谋。

⑥幸而时中:侥幸地有时料中。中,音 zhòng。 当:承受。

⑦复道:亦称阁道,楼阁间的空中通道。

⑧属(zhǔ):适值,刚刚。

⑨布衣:平民。 以:凭借,依靠。 属:辈,类。 故人所亲爱:亲近的故

人。

⑩见：被。　平生：以往。

⑪雍齿：刘邦部将，曾随刘邦起兵，后降魏，复归汉。　故：此指有旧怨。

⑫什方侯：封爵名。什方，汉县名，在今四川什邡县。

【译文】

汉四年，韩信攻破了齐国而想自立为齐王，汉王发怒。张良劝说汉王，汉王派张良授给了齐王韩信印章，话语记载在《淮阴侯列传》的叙事中。

这年秋天，汉王追击楚王到了阳夏南面，战斗不利就坚守在固陵，诸侯们在约定的期限没有来到。张良劝说汉王，汉王用他的计策，诸侯们就都来到。话语记载在《项羽本纪》的叙事中。

汉六年正月，封赏功臣。张良未曾有过战斗的功劳，高帝说："在帷帐中运筹计谋，能决定千里以外战争的胜利，是子房的功劳。自己选择齐国的三万户。"张良说："开始时我从下邳起事，和皇上在留县相遇，这是上天把我授给陛下。陛下采用我的计策，侥幸地有时能料中，我希望封给留县就很满足了，不敢承受三万户。"就封张良做留侯，和萧何等人一块儿封赏的。

皇上已经封赏了大功臣二十多人，其余的人日夜争功名次不能决定下来，还没有能进行封赏。皇上在洛阳南宫，从楼阁间的空中通道上望见各个将领常常相互间坐在沙地上议论。皇上说："这些人议论些什么？"留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不过是在谋划反叛而已。"皇上说："天下刚刚安定，是什么原因要反叛呢？"留侯说："陛下从平民起事，依靠这些人夺取了天下，如今陛下做了天子，而所封都是萧何、曹参等亲近的故友，而所诛杀的都是以往的仇人。如今军吏计算功劳，认为天下的土地还不足以普遍封赏，这些人害怕陛下不能都给封赏，恐怕又被怀疑他平生的过失而连及诛杀，所

以就相聚在一起谋反罢了。”皇上就忧虑着说：“这将怎么办？”留侯说：“皇上平生所憎恨，群臣们大家都知道，谁是最严重的？”皇上说：“雍齿和我有旧怨，曾经多次让我遭受窘困。我想杀了他，因为他功劳多，所以不忍心。”留侯说：“如今先紧急封赏雍齿来显示给群臣看，群臣们见到雍齿都受封了，那么人人自己就会坚定了。”于是皇上置备酒宴，封雍齿做什方侯，并紧急催促丞相、御史确定功劳次第进行封赏。酒宴散了以后，群臣们都欢喜地说：“连雍齿还都封了侯，我们这些人没有祸患了。”

【原文】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①。”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②。”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③。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④。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⑤；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⑥。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⑦。”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⑧。

【注释】

①刘敬：即娄敬，西汉谋臣，初因建议刘邦西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氏。事详《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成皋：汉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殽黾(miǎo)：即崤山和渑池水。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和灵宝县之间。渑池水，古水名。《水经注》云：“熊耳山际有池，世谓之黾池。东南经宜阳县故城西，谓之西度水。又东南流入于洛。”渑池，汉为县，在今河南渑池县西。　倍：通“背”，靠。　伊雒：伊水、洛水，即今河南境内的伊河、洛河。

③其中小：言洛阳一带开阔的平原之地甚小。

④函：指函谷关。 陇蜀：指今陇山和岷山。陇山，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岷山，在今四川与甘肃界上，二山相连。 巴蜀：秦置巴郡、蜀郡，即今重庆直辖市、成都市一带，后泛指四川。 胡苑：胡，指当时西北部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苑，畜养禽兽的地方。因为关中上郡、北地郡之北一带与胡接，可以牧养牲畜，又可得到胡马，故云“胡苑之利”。

⑤河渭漕輓：利用黄河、渭水之便运输粮食。河，黄河。渭，渭水。漕，水运。輓，本指在前拉车，此当指逆水拉船。

⑥委输：运输。以物置于舟车上叫委，转运到他处交卸叫输。此特指运输粮草供应军队。

⑦金城：比喻像铜铸成一样的坚固城池。 天府之国：天然的府库。言指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

⑧即日：当天。 驾：驾车起程。

【译文】

刘敬劝告高帝说：“把国都建在关中。”皇上疑惑起来。左右的大臣都是嵴山以东地区的人，多数人都劝皇上建都洛阳：“洛阳东边有成皋，西边有嵴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它的险固也足以凭恃。”留侯说：“洛阳虽然有这样的险固条件，但是它所在的地带开阔的平原很小，不过几百里，田地瘠薄，四面都可轻易受到敌人攻击，这不是运用武力可以捍卫的地带。要说关中，左边是嵴山、函谷关，右边是陇山、蜀山，肥沃的土地有千里，南边还有巴蜀二郡的富饶，北边也有接近胡地能够繁畜牛马的实利，阻塞三面进行防守，而只用一面往东就可以箝制诸侯。诸侯各国平定了，黄河渭水可以把天下的贡赋漕运进来，向西供应京师；诸侯如果有变乱，顺着二水而下，又足以运送军用物资。这就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呀，刘敬的意见是对的。”于是高帝即驾车起程，往西去把国都建在关中。

【原文】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①]。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②]。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③]。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筴，上信用之[④]。"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⑤]？"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⑥]。"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⑦]。"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⑧]。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⑨]。然上高此四人[⑩]。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⑪]。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⑫]。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注释】

①性：生命，身体。　道引：亦称导引，古代道家的一种呼吸俯仰、屈伸手足的养生方法。　不食谷：亦称辟谷，一种道家的不吃粮食，而服用药物的养生法。《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服辟谷之药，而静居行气。　杜：堵，闭。

②太子：此指刘盈，吕后所生，后来的孝惠帝。　赵王如意：即刘如意，为刘邦宠妃戚夫人所生，后封赵王。

③来能得坚决者：还没有人能说服皇帝最后下定决心之意。

④筴(cè)：同"策"。

⑤建成侯吕泽：据《高祖功臣年表》，建成侯为吕释之，吕泽封为周吕侯，二人皆为吕后兄。 劫：挟持、强迫。

⑥骨肉：指父子。

⑦强要：强迫要求。

⑧顾：考虑到。 致：招致，引来。 四人：又称四皓，秦末四个著名的隐士，指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史记索隐》按：《陈留志》云："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公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又孔安国《秘记》作"禄里"。此皆王劭据崔氏、周氏系谱及陶元亮《四八目》而为此说。

⑨慢侮：傲慢欺侮。

⑩高：尊崇。

⑪爱：吝惜。 安车：安稳舒适的车子，一般高官告老、征召有名望的人用此车。

⑫异：惊异、诧异。

【译文】

留侯跟从高帝进入关中。留侯生性多病，仅仅导引养生服药而不吃粮食，闭门不出有一年多。

皇上想废掉太子，另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做太子。大臣有很多人劝谏争执，还没有能够下不废太子的决心。吕后恐惧，不知道怎么办。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谋画计策，皇上信任他。"吕后就派建成侯吕泽把留侯劫持过来，说："您常常做皇上出谋划策的大臣，如今皇上想更换太子，您怎么能高枕而卧呢？"留侯说："起初皇上多数处困迫急难之中，我的计策荣幸地被采用了。如今天下安定了，因为宠爱想更换太子，父子骨肉之间的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有百多人又有什么用处。"吕泽强制要求说："要替我们谋画个计策。"留侯说："这是很难用口舌去争的。考虑到皇上不能招致而来的，天下有四个人。四个人年纪老了，都认为皇上傲慢欺侮人，所以

逃亡隐藏在山野之中，坚持道义不做汉家朝廷。然而皇上尊崇这四个人。如今您果真能不吝惜金玉璧帛等钱财，让太子写封信，以谦卑的言辞并准备安稳舒适的车子，因而派辩士去坚决请求他们，应该会来的。来了以后，作为太子的宾客，时时跟从太子进入朝廷，让皇上看见了，就必定会感到奇异而进行询问。一询问，皇上知道这四个人贤能，那就是对太子的一种帮助。”于是吕后让吕泽派人捧着太子的信，用谦卑的言辞和优厚的礼物，去迎接这四个人。四人到了，客居在建成侯家中。

【原文】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①。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②。”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③。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⑤。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⑥。上虽苦，为妻子自强⑦。’”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⑧。”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⑨。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⑩。”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

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11]。”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12]。

【注释】

①汉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

②凡来者：大凡来的目的。

③与俱：与之同行。俱，一块儿，偕往。

④母爱者子抱：此语本出《韩非子·备内》，“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意即“爱其母者必抱其子。” 不肖（xiào）：原本指不像其父，后指不像其父那样贤能，以后泛指不才，没出息。

⑤承间（jiàn）：乘机。 故等夷：过去身份、地位相等的人。夷，平。 鼓行：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地行进。

⑥强（qiǎng）载辎车：自己勉强坐在卧车上。辎车，有帷帐，可供坐卧之车。 护：监督。

⑦妻子：妻与子。 自强：强制自己，勉强支持。

⑧惟：想，考虑。

⑨曲邮：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南。

⑩剽疾：勇猛迅捷。 争锋：逞强争斗以决胜负。

⑪傅：辅导，扶持。

⑫叔孙通：当时有名的儒生，原为秦博士，后归依刘邦，为其制订礼法。事详《刘敬叔孙通列传》。 太傅：辅导太子之官，又名太子太傅。不领官属。 少傅：亦为辅导太子之官，主领东宫官属。

【译文】

汉十一年，黥布反叛，皇上有病，想派太子领兵，前往攻击黥布。四个人相互议论说：“太凡来的目的，是要想法保存太子。太子统领军队，事情就危险了。”就劝告建成侯说：“太子统领军队，有功劳在爵位上不会比太子还增加；没有功劳回来，那就要从这里开始接受祸难了。而且和太子一起同行的是各个将领，都是曾经和皇上

平定过天下的猛将，如今让太子去统领他们，这无异于让羊去统领狼，他们都不肯替太子尽力，将会没有功劳是必定的了。我听说‘母亲被宠爱她生的儿子一定受抚爱’，如今戚夫人日夜奉侍皇上，赵王如意经常被抱在皇上的面前，皇上说‘最终不能让不贤能的儿子处在爱子的上头’，很明白的表示赵王将要取代太子的地位是必定的了。您何不赶紧请求太后找机会向皇上哭泣着说：‘黥布，是天下的猛将，善于用兵作战，如今各个将领都是陛下从前的同辈，却让太子去统率这班人，无异于让羊统领狼，没有谁肯替太子效力，而且让黥布听说了，就会大张旗鼓的西进．皇上虽然有病，勉强坐在辎车上，躺卧着监护，各个将领不敢不竭尽努力。皇上虽然劳苦，请能替自己的妻、子考虑勉强加以支持。’”于是吕泽连夜去见吕后，吕后就找机会在皇上面前哭泣着按照四人的意思说了那番话。皇上说：“我想看这小子本来就不值得派他领兵，你老子自己去算了。”于是皇上自己统领兵众往东，群臣们居住都城留守，都送到了灞水岸边。留侯重病，自己勉强起身，到了曲邮，拜见皇上说：“我应该跟从行军，但因为病得很严重。楚地人勇猛迅捷，希望皇上不要和楚地人逞强争斗以决胜负。”乘机劝告皇上说：“让太子做将军，监督关中的军队。”皇上说：“子房虽然生病，要勉强坐卧着扶持太子。”这时候叔孙通任太傅，留侯行使少傅职责。

【原文】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①。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②。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③。上详许之，犹欲易之④。及燕，置酒，太子侍⑤。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⑥。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

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7]？”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8]。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9]。”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10]。”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11]。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12]。吕后真而主矣[13]。”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14]。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15]！”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16]。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注释】

①汉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②视事：上朝，处理政事。

③称说：陈述，宣扬。

④详：通“佯”，假装。

⑤燕：通“宴”，举办宴会。

⑥晧白：雪白。晧，同“皓”。

⑦辟：通“避”，躲避。

⑧善骂：习惯于辱骂。

⑨延颈：伸长脖子。

⑩幸：谦词，荣幸。　卒：自始至终。　调护：调教，保护。

⑪趋去：快步离去。

⑫指示：指着让人看。

⑬而主：你的主人。

⑭羽翮(hé)：羽翼。翮，羽茎也。　绝：渡。

⑮矰缴(zēng zhuó)：射具。矰，短箭。缴，系在箭后的丝绳。　尚“将。

安所：什么地方。 施：施放，施用。

⑯阕(què)：此指遍、段。乐曲终了为阕。 嘘唏：叹气、抽泣。

【译文】

汉十二年，皇上从击败黥布军队的地方回来，病得更加严重，愈益想更换太子。留侯劝谏，不听从，借着有病不处理政事。叔孙太傅陈述时引古论今，拿死来争着要保住太子。皇上假装答应了，还是想要更换太子。等到举行宴会，摆上酒席，太子侍奉着。四个人跟从太子，年纪都八十多了，胡须眉毛都雪白了，衣服帽子的穿戴也很奇伟。皇上觉得怪异，询问说："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四人上前对答，各自说出姓名，说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皇上于是大惊，说："我寻求各位好多年，各位逃避见我，如今各位为什么自愿跟随我的儿子交游呢？"四人都说："陛下轻视士人习惯辱骂，我们坚持道义不接受侮辱，所以恐惧就逃亡躲起来了。私下听说太子为人仁慈孝顺，谦恭和敬，爱护士人，天下没有人不是伸长脖子想着替太子拼死效力的，所以我们就来了。"皇上说："烦劳各位能荣幸地自始至终帮助调护好太子。"

四人敬酒祝贺健康长寿已经完毕，快步离去了。皇上眼睛送走了他们，召来戚夫人指着这四个人对他说："我想更换太子，那四个人辅导着他，太子翅膀已经长硬，很难动摇他了。吕后确实是你的主人了。"戚夫人哭泣着，皇上说："给我跳一次楚舞，我给你唱支楚歌。"歌词说："天鹅高飞，振翅千里。羽翼已成，翱翔四海。翱翔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短箭，何处施用！"歌曲唱了几遍，戚夫人抽泣流涕，皇上起身离去，撤了酒宴。最终不能更易太子，原本是留侯设计招来这四个人的力量造成的。

【原文】

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

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①。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②。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③。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④。"乃学辟谷，道引轻身⑤。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⑥！"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⑦。子不疑代侯⑧。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⑨。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⑩。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⑪。

【注释】

①代：本为古国名，治所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西汉设代郡，陈豨反叛时自立为代王，亦占据此地。　马邑：汉县名，在今山西朔县。　立萧何相国：《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何时未为相国，良劝高祖立之。"　著：记载。

②资：钱财。

③列侯：爵位名，秦爵二十级中的最高爵位，汉袭用，原称彻侯，后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通侯，又称列侯。

④赤松子：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为神农时雨师，能入火自烧，昆仑山上随风雨上下也。

⑤辟谷：不食谷。辟，通"避"。

⑥德：感谢。　食(sì)：让人吃。　白驹过隙：此语本自《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白驹，白马。隙，缝隙。比喻时间短暂。

⑦八年：按《史记志疑》曰：良以高帝六年封，卒于吕后二年，在位十六年，则当是"九年"。　谥(shì)：封建时代、皇帝、大臣和有名望的人士死

后，朝廷按其生平事迹赐予的名号。

⑧不疑：张良子，名不疑。

⑨葆：通“宝”，珍贵。　祠：祭祀，供奉。

⑩上冢：上坟、扫墓。　伏腊：古人每在夏天的伏日，冬季的腊日举行祭祀，故称伏腊。

⑪孝文帝五年：即汉文帝刘恒五年，公元前175年。　坐：由于……而犯罪。　不敬：封建时代的大罪名，指不敬皇帝，有冒犯皇帝的地方。此处与《高祖功臣年表》及《史记集解》注文，“不疑坐与门大夫吉谋杀故楚内史，当死，赎为城旦，国除”有异。　国除：封国被废除。

【译文】

留侯跟从皇上出击代国，在马邑城下谋划出奇计，以及确定任命萧何做相国，所有和皇上不慌不忙地谈论天下的事情非常多，但都不是有关天下存亡的，所以不加记载。留侯自己宣扬说：“我家世代辅佐五代韩王，等到韩国灭亡，不吝惜万金的钱财，替韩国向强秦报仇，使天下受到震动。如今凭借三寸之舌成了帝者之师，封了万户，位为列侯，这是一个平民能获得的爵位的顶点，对于我张良来说是很满足了。希望以后抛弃人间俗事，想随从仙人赤松子去云游了。”于是学着只服用药物不吃粮食，运用导引的养生方法轻快自身。正赶上高帝去世，吕后感激留侯，就强迫他吃一些饭，说：“人一生在世上，就像骑着白马经过门隙这么短暂，何至于折磨自己到这个地步呢！”留侯不得已，勉强听从而服用食物。

过了八年去世了，谥号叫文成侯。儿子不疑接替为侯。

子房当初在下邳桥上所见到给自己《太公书》的那位老人，以后十三年跟从高帝经过济北郡时，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了黄石，取回来后看得非常珍贵而加以祭祀。留侯死去，一并将黄石也安葬了。每次上坟墓处进行伏祭腊祭，同时也祭黄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由于犯了冒犯皇帝的罪，封国被废除了。

【原文】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①。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②？上曰："夫运筹筴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③。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④。"留侯亦云⑤。

【注释】

①物：《史记索隐》按：物谓精怪及药物也。

②离：通"罹"，遭遇，受到。

③计：估计，大概。 好女：漂亮女子。

④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语亦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意即孔子因子羽相貌丑陋曾认为他会没有什么才能，而实际是错了。子羽，姓澹台，名灭明，子羽为字，武城人，孔子弟子。

⑤云：如此、这样。

【译文】

太史公说：学者们多半都说没有鬼神，然而却说有怪物。至于像留侯所见到的一位老人给了他书册，也算是可怪的了。高祖遭受到困迫有过好多次，而留侯常常对化解这些困迫是有功力的，难道不可以说是天意吗？皇上说："在帷帐中运算筹策，来决定千里外战争的胜利，我比不上子房。"我本认为这个人大概很魁梧奇伟，等到看见他的图像，形状面貌就像一个妇人中的漂亮女子。孔子说过："用相貌来衡量人，在子羽身上就出了错。"留侯也是这样的情况。

史记全译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题解】

一写陈平多阴谋。以金纵反间而乱楚，使项羽疑弃亚父范增，无以策谋；蹑汉王足，权封韩信，设计伪游云梦而擒信；刘邦困平城，出奇计使单于阏氏以解围；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刘邦攻陈豨及黥布，又六出奇计，秘而莫闻。这一方面肯定陈平“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的功劳，一方面也是明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内怀忍刻的本质，有正反的意义。

一写陈平善自脱。先期出身脱于贫困，其后裸身撑船脱于船人的贪于金玉宝器；入汉脱于周勃、灌婴的谗言；吕后时脱于事变多故及吕媭之报私怨。这既是世俗政治的一种折射，也表现陈平有长远思虑注重保全自身而终能参与宰制天下的才能。

一写陈平具智略。谒汉王之当日进说，辟谗言之陈述楚汉，驰传载勃代哙将之中途行计，伪听高后王诸吕之卒诛诸吕，以退为进让周勃为右丞相，事各有主之对文帝问宰相职，都表现了陈平的高深智略。故陈平于国能定宗庙，于己能获荣名，称贤相，得以善始善终。

附传王陵。王陵虽其智谋应对不如陈平，然其刚直不阿则远优于陈平。正因为如此，王陵不如陈平之能善始善终。二人同传，对比鲜明，可见司马迁的深刻用心。

【原文】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①]。少时家贫，好读书，

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②。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③。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④。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⑤。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⑥。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⑦。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⑧?"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⑨。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⑩。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⑪。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⑫!"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注释】

①阳武：汉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　户牖(yǒu)乡：古乡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②纵：听任，支持。

③视：照看，料理。　糠覈(hé)：糠里的粗屑，糠同"糠"。覈，通麧、麫。

④女孙：孙女。

⑤侍丧：为丧家帮忙。　先往后罢：早到晚走。

⑥视：留心观察。　伟：相貌出众、高大。

⑦负郭：靠着城墙。　弊：通"敝"，破烂。　席：破席子。

⑧不事事：不从事生产。

⑨假贷：借给。 内："纳"之古字。

⑩赍(jī)：通"资"。

⑪里中社：乡里举行祭祀土地神的礼仪。里，乡里，据记载陈平所在为库上里。 社，本指土地神，此指祭土地神。

⑫宰：主持分配祭肉的人。

【译文】

陈丞相平，是阳武县户牖乡人。少年时家中贫穷，喜好读书，有田地三十亩，单独和兄长陈伯住在一起。陈伯常常耕田，支持陈平让他远游学习。陈平长得高大漂亮。有人对陈平说："家中贫穷吃什么东西却肥胖成这个样子？"他嫂嫂忌恨陈平不照看家中的生产，说："也不过吃了些糠里的粗屑罢了。有个小叔子像这样，不如没有。"陈伯听说了，把他的妻子赶走并抛弃了她。

等到陈平长大，可以娶妻了，富人家的女儿谁也不肯嫁给他，贫穷人家的女儿陈平亦看不起。过了很久，户牖乡的富人中有个张负，张负的孙女五次出嫁她丈夫都死了，没有谁再敢娶她。陈平欲娶得她。邑中某人家有丧事，陈平家中贫穷，去替人家办丧事，他用到得早走得晚的方法去帮助人家。张负已经在办丧事的地方看见了陈平，偏偏把陈平看得会有大出息，陈平也因为这个缘故很晚才离开丧家。张负随着陈平到了他家中，他家竟在靠外城城墙的一个穷巷子里，拿破烂的席子作为门，然而门外却有很多的长者来拜访过的车轮印迹。张负回家，对他儿子张仲说："我想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说："陈平家贫不做什么事，全县城的人都耻笑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偏偏把女儿嫁给他呢？"张负说："人怎么会有长得仪表堂堂陈平这样还能长久地贫穷低贱的呢？"终于把这女子嫁给了陈平。因为陈平贫穷，就借钱帮他买财礼来行聘，并给他置办酒宴的钱来娶亲，张负告诫他孙女说："不要因为贫穷的缘故，侍奉人家

不恭谨。侍奉兄长陈伯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嫂嫂要像侍奉母亲一样。”陈平娶了张家女子以后，资财用度更加宽裕，交游面一天比一天广。

里中进行社祭，陈平做主持人，分配祭肉特别均匀。父老们说：“好，陈家小子会做主持人！”陈平说：“哎呀，让陈平能够主持天下，也会像分配这祭肉一样呢！”

【原文】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①。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②。魏王以为太仆③。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④。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⑤。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⑥。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⑦。居无何，汉王攻下殷⑧。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⑨。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⑩。平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⑪。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注释】

①王(wàng)：称王。 周市(fú)：陈涉部将。 临济：秦邑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②固：原本。 谢：告辞。

③太仆：掌管帝王车马的官员。

④说(shuì):劝告、劝说。 谗:说坏话。

⑤河:黄河。 爵卿:卿一级的爵位。《史记集解》引晏曰:"礼秩如卿,不治事。"

⑥之:到,前往。 彭城:古地名,今江苏徐州市。 殷王:名司马卬,所领地在今河南,建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

⑦项悍:项羽部将,生平不详。 都尉:低于将军之武官。 溢:通"镒"。

⑧无何:没有多久。

⑨身:只身,一个人。 间行:秘密出走,抄小路走。 杖:通"仗",持、拿。

⑩要:"腰"之古字。

⑪臝:同"裸"。 刺船:撑船。

【译文】

陈涉起事而在陈县称王,派周市攻夺平定魏国封地,立魏咎做魏王,和秦军在临济相互攻击。陈平本来在这以前已经告辞了他的兄长陈伯,跟着一批青年人去临济事奉魏王咎。魏王任命他做太仆官。劝说魏王不听,有人说他的坏话,陈平逃亡离去了。

过了好久,项羽攻占土地到了黄河岸边,陈平前往归顺他,跟着项羽入关灭亡了秦朝,赐给陈平卿一级的爵位。项羽往东去建楚都于彭城,汉王回过来平定了三秦以后向东进,殷王司马卬反叛楚国。项羽就封陈平为信武君,率领魏王咎当时在楚地的部下前往,打败并降服了殷王后回来。项王派项悍任命陈平做都尉,赐给他四百两黄金。过了没有多久,汉王攻夺了殷地。项王愤怒,将要诛杀前次平定殷地的一些将军吏卒。陈平害怕诛杀,就封好赐给他的黄金和官印,派使者归还给项王,而陈平自身带着剑抄小路逃走了。在渡过黄河的时候,撑船人看见他这个美男子一个人行进,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腰中应当有金玉宝器,眼睛盯着他,想杀死陈平。陈平恐惧,就解下衣服光着身子帮助撑船。撑船的主人知道他身上没有钱财,就作罢了。

【原文】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1]。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2]。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3]？"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4]。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5]！"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6]。

【注释】

①修武：秦县名，在今河南获嘉县。　魏无知：刘邦之近臣，一云又名魏倩。

②万石君奋：即石奋，刘邦之近臣。因其父子五人都官至二千石，故名万石君。　中涓：本是管理宫中清扫之官，后变为皇帝、君王周围亲近的侍从官。　谒：登门求见。　见：引见。

③说：通"悦"。

④参乘：亦作骖乘，陪乘之人，居车之右，起平衡和护卫车主的作用。　典：掌管。　护军：官名，监督和协调各将领的行动。

⑤讙（huān）：喧哗。

⑥亚将：次于主将的将领。　韩王信：战国时韩襄王之孙，后被刘邦立为韩王。后又投降匈奴被刘邦击杀。　广武：秦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北。

【译文】

陈平于是到达修武投降汉军，通过魏无知请求拜见汉王，汉王召他进去。这时候万石君石奋做汉王的中涓，接受陈平的谒见，引

陈平进见汉王。陈平等七个人一起进见，汉王赐给饮食。汉王说："吃完了饭，到客舍去休息。"陈平说："我是因为有事情来的，所要进献的言论不可以超过今日。"于是汉王和他谈论并很高兴，询问说："您在楚国担任什么官？"说："担任都尉。"当天就任命陈平做都尉，让他给自己陪乘，并掌管监督和协调各位将领行动的职权。各位将领全都喧嚣起来，说："大王一日得到楚国的逃兵，还不知道他能力的高下，就随即和他同坐一辆车，反过来还让他监护军队中我们这些老将！"汉王听说了，更加宠幸陈平。就和他往东去讨伐项王。到了彭城，被楚国打败。引领军队回来，收集散兵到了荥阳，任命陈平做亚将，隶属于韩王信，驻扎在广武。

【原文】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①]。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②]。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③]。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④]。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⑤]？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⑥]。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⑦]？"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躶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顾)〔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

骸骨[8]。"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9]。诸将乃不敢复言。

【注释】

①绛侯：周勃的封号。　灌婴：西汉初大臣。　冠玉：用以装饰帽子的美玉。　其中未必有：内里未必有才能。《汉书音义》曰："饰冠以玉，光好外见，中非所有。"

②盗其嫂：与嫂私通。　中(zhòng)：符合。

③让：责备。

④行(xìng)：品行。

⑤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　孝己：商代高宗武丁的儿子，相传他很孝顺。　数：命运，决计。

⑥距：通"拒"。　顾：思考。　诚：果真。　不(fǒu)：同"否"。

⑦游：此指交往，共事。　信者固多心乎：讲信义的人能够三心二意吗。固，能够。

⑧封输官：封存送交官府。　请骸骨：请求辞去官职。骸骨本指身体，旧时称一身为上尽事，故辞官称乞骸骨。

⑨护军中尉：掌管监督和调节各将领关系之长官。　护：监督。

【译文】

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讲陈平的坏话说："陈平虽然是个美男子，就像是帽子上装饰了光亮的美玉，他的内心却未必有才能。我们听说陈平住在家里时，偷着和他嫂子通奸；事奉魏王不能容身，逃亡回到楚国；回到楚国不能相合，又逃亡归附汉王。今日大王尊贵他给予高官，让他监护军队。我们听说陈平接受了各位将领的钱财，钱财给得多的得到好的对待，钱财给得少的得到差的对待。陈平，是个反反复复的乱臣，希望您王明察。"汉王怀疑起来，召来魏无知进行责备。无知说："我所说的，是他的能力；陛下所问的，是他的品行。如今有尾生、孝己的品行而对于胜负的命运没有什么好

处，陛下哪里有闲工夫去用他呢？楚汉互相对抗，我进荐有奇谋的人士，思考的是他的计策是不是确实对国家有利而已。至于偷着和嫂子通奸和接受钱财又有什么值得怀疑呢？”汉王召来陈平责备说：“先生事奉魏王不相合，于是去事奉楚王又离开了，如今又来跟从我活动，讲信义的人能够三心二意吗？”陈平说：“我事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用我的见解，所以离开去事奉项王。项王不能信任人，他所信任宠爱的，不是各位项氏的人就是妻子的兄弟，虽然有奇谋的人士也不能任用，我平于是离开楚国。听说汉王能够用人，所以来归附大王。我光着身子来的，不接受钱财就没有办事的费用。假若我计谋策画有可以采用的，希望大王采用；如果没有可以采用的，钱财都还在，请求封存输送给官府，请允许我能辞职回家。”汉王这才道歉，给陈平厚重的赏赐，任命他做护军中尉，负责监督所有各个将领。各个将领才不敢再说他什么。

【原文】

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①。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②。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③。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④。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⑤。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⑥。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⑦。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8]。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即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9]。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10]！"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11]。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12]。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注释】

①甬道：两侧筑墙的通道，主要用于运送粮草。

②恭敬：谦恭有礼貌。　廉节：高洁之操守。

③行动爵邑：论功行赏，授爵位，封食邑。　重：爱惜，吝啬。

④饶：慷慨、大方地施以恩惠。　顽钝：圆滑没有骨气。　嗜：喜欢，贪图。

⑤诚：假如。　指麾：一挥手、一指点，形容时间很快。

⑥顾：只是，不过。　骨鲠(gěng)：刚直，敢讲真话。鲠，本指鱼骨。　亚父：即指范增，项羽的主要谋臣，项羽尊称之为"亚父"。　钟离昧(mò)：项羽的重要将领。　龙且(jū)：项羽将领。　周殷：项羽的大司马。

⑦反间：用计谋使敌人内讧。　间(jiàn)：挑拨，离间。　意忌：猜忌。

⑧宣言：公开散布，传播。　裂地：分封土地。

⑨太牢：牛、羊、豕三牲齐备的祭祀或宴享称太牢。　具：饭食。

⑩详：通"佯"。　乃：却。

⑪恶草：粗劣的食物。

⑫疽(jū)：痈疽，毒疮。

【译文】

在那以后，楚国紧急进攻，断绝了汉军的甬道，把汉王围在荥阳城中。过了好久，汉王忧虑起来，请求割让荥阳以西的土地来讲和。项王不听从。汉王对陈平说："天下纷纷扰扰，什么时候安定呀？"陈平说："项王的为人，谦恭有礼仁爱别人，士人当中有高洁操守喜好礼节的多半肯归顺他。一到了论功行赏授爵位封食邑，他就特别吝啬，士人也因此不依附他。如今大王简慢而缺乏礼节，士人当中有高洁操守喜好礼仪的不肯前来；然而大王能慷慨的给人授爵位封食邑，士人当中圆滑没有骨气贪图功利的无耻之徒也就多半肯归顺汉家。假如各方能除去两方面的短处，发挥两方面的长处，天下在手的指挥之间就可安定了。然而大王恣意侮辱人，不能获得有高洁操守的士人。不过楚国有可以扰乱的地方，那位项王的刚直臣子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辈，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如果能拿出几万斤黄金，进行反间活动，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使他们内心互生怀疑，项王为人猜忌多疑相信谗言，他内部必定互相诛杀。汉家乘机发兵进攻他，打败楚国是必定的了。"汉王认为很对，就拿出四万斤黄金，给了陈平，任凭他随意用，不追问他支出的情况。

陈平已经用了很多黄金在楚军内部进行反间，放出言论说各个将领像钟离眛这样的替项王领兵作战，功劳有很多了，然而最终还是不能划给土地被封为王，就想和汉家联合，来消灭项氏分他的土地各自称王。项羽果真猜忌起来不信任钟离眛等人。项王已经有了怀疑，派出使者到汉家来探听。汉王准备了牛、羊、猪等肉肴齐全的饭食，抬进来。一见是楚王的使者，就假装惊讶说："我们本认为是亚父的使者，原来却是项王的使者！"重新把这套饭食抬出去，换上一套粗劣的饭食进给楚王使者。楚国使者回去，把情况全部报告项王。项王果然深深怀疑亚父。亚父想紧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

相信他，不肯听从。亚父听说项王怀疑他，就生气说："天下事势的大局已经确定了，君王自己去干吧！我愿请求辞职回家。"回去在路上还没有到达彭城后，后背发了毒疮就死了。陈平于是在夜晚让二千名女子装扮成汉军从荥阳城东门出去，楚军因而袭击她们，陈平这才和汉王从城的西门在夜间逃出去了。于是进入关中，收集散兵再次向东。

【原文】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①]。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蹑汉王[②]。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③]。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④]。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⑤]。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⑥]。"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⑦]？"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⑧]。"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⑨]。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⑩]。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⑪]。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⑫]。"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⑬]。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

毋声。而反，明矣[14]！"武士反接之[15]。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16]。

【注释】

①淮阴侯，即韩信。

②蹑(niè)：踩，踏。

③卒(cù)：通"猝"，突然，立刻。

④常：通"尝"。　臧荼：原楚将领，曾被封为燕王。

⑤汉六年：即公元前201年。　楚王韩信：汉五年正月，项羽灭后，以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

⑥亟：急速，立刻。　阬：同"坑"，坑杀。　竖子：小子，指韩信。

⑦陛下精兵孰与楚：即陛下兵与楚孰精。

⑧趣：通"促"，促使。　窃：私下，谦敬副词。

⑨巡狩：天子到诸侯境内视察。

⑩云梦：即云梦泽，约相当于今湖北江陵，武汉西南到湖南益阳的广大沼泽、湖泊地区。　弟：同"第"，但，只管。　陈：汉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⑪好：指善意、和平的愿望。

⑫禽：通"擒"，捉拿。　特：只，仅仅。

⑬豫：通"预"，预先。　具：准备。　后车：随从的车辆。

⑭顾：回过头。　若：你。　而：你，你们。

⑮反接：将两手反捆在背后。

⑯剖符定封：古代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时，把功绩写在符节上，然后剖为两半，半藏宗庙，半给功臣，以为凭信和信守的约证。

【译文】

第二年，淮阴侯攻破齐国，自行立做齐王，派使者来告诉汉王。汉王大为恼怒并出口骂人，陈平踩汉王的脚。汉王也省悟，就厚厚地款待齐王使者，派张子房立即封韩信做齐王。把户牖乡封给陈平。采用了他的奇异计策，终于灭亡了楚国。曾经以护军中尉的身

份随从汉王平定了燕王臧荼。

汉六年，有人上书状告楚王韩信谋反，高帝询问各个将领，各个将领说："赶紧发兵把这小子坑杀算了。"高帝沉默不语。询问陈平，陈平一再推辞，说："各位将领说的什么？"皇上全都告诉他。陈平说："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的事有人知道吗？"说："还没有。"说："韩信知道吗？"说："不知道。"陈平说："陛下的精兵和楚国比较谁强？"皇上说："不能超过他。"陈平说："陛下的将领会打仗的有能超过韩信的人吗？"皇上说："没有谁能赶上他。"陈平说："如今兵力不如楚国的精，而将领的能力又赶不上他，而发兵去进攻，这样会促使他同我们战斗，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危险。"皇上说："那将怎么办？"陈平说："古时候天子去到一地巡游视察，就在那里会集诸侯。南方有个云梦泽，陛下只管出行假装巡游云梦泽，要在陈县会集诸侯。陈县，紧靠楚王封地的西界，韩信听说天子是正常的出外巡游，觉得形势必定无事而到郊外来迎接进见。一来进见，而陛下就借机擒获他，这只不过是一个力士就能做到的事情而已。"高帝认为很好，就派出使者去告诉诸侯在陈县会聚："我将要向南巡游云梦泽。"皇上因而随即出行。行进还没有到达陈县，楚王韩信果然到郊外的道路中间来迎接。高帝预先准备了武士，看见韩信到了，就把他拘执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的车上载着。韩信呼叫说："天下已经平定，我本当要被烹杀！"高帝回过头对韩信说："你不要大声喊叫！你造反，是明摆着的了！"武士把他的两手反捆在背后。就在陈县会见诸侯，全部平定了楚国土地。回到洛阳，赦免韩信封做淮阴侯，并和功臣们剖分符节确定封赏。

【原文】

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

矣[1]。"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2]。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3]。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4]。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5]。"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6]。"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7]。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8]。

【注释】

①若子:像你这样。 背本:忘本。

②韩王信:战国时韩国后代,后随刘邦,封为韩王。

③卒(cù):通"猝",仓猝,匆忙。 平城:汉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匈奴:当时北方部族名。

④单(chán)于:匈奴君王之称号。 阏氏(yān zhī):匈奴王后的称号。

⑤曲逆:汉县名,在今河北完县东南。

⑥间者:近来。 见(xiàn):同"现",现存。

⑦凡:共。 辄益邑:总是增加食邑。

⑧或颇秘:有的十分保密。

【译文】

当时和陈平剖分符节,世世代代都不断绝,封做户牖侯。陈平推辞说:"这不是我的功劳。"皇上说:"我用先生的谋画计策,战斗取胜攻克顽敌,不是功劳又是什么?"陈平说:"不是魏无知我怎么能荐进?"皇上说:"像你这样可称得上是不忘本了。"就再行奖赏魏

无知。第二年，以护军中尉的身份随从到代地进攻反叛的韩王信。仓猝间到达平城，被匈奴所包围，七日没有得到军粮。高帝采用陈平的奇妙计策，派人会见了单于的阏氏，包围因而得以解除。高帝走出平城以后，这个计策保密，世上没有人能够知道。

高帝往南经过曲逆，登上它的城头，望见曲逆的住家居室范围非常大，说："真是壮观的县城！我巡行天下，只见过洛阳和这里呢。"回过头询问御史："曲逆的户口有多少？"回答说："当初在秦朝时有三万多户，近年来战争多次兴起，很多人逃亡隐藏起来了，如今现存五千户。"当时就诏告御史，把陈平改封做曲逆侯，以这个县的全部户口数作食邑，废除以前的户牖乡食邑地。

这以后常常以护军中尉的身份随从进攻陈豨和黥布。总计有六次谋画出奇计，每次都增加了食邑，总共有六次增加封地。奇妙计策有的十分保密，世上人没有谁是能知道的。

【原文】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①]。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②]。既行，人有短恶哙者[③]。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④]。"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⑤]！"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媭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⑥]。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⑦]。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⑧]，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媭谗怒，乃驰传先去[⑨]。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

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10]。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11]。"是后吕媭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注释】

①病创：因伤而病。创，伤。

②卢绾(wǎn)：刘邦部将，被封为燕王。 樊哙(kuài)：刘邦将领，汉初功臣。

③短：说别人的坏话，或指责别人的过失。 恶(wù)：诽毁。

④冀：希望。

⑤传(zhuàn)：驿车，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

⑥弟：女弟，妹妹。 吕媭(xū)：吕后的妹妹。 后悔：后来反悔。

⑦节：符节，使者所持之凭证。

⑧槛车：囚车，车四周有栅栏用以关犯人。 诣(yì)：往，到。

⑨崩：皇帝死曰崩。 谗怒：因听谗言而发怒。

⑩固：坚决。 宿卫：值宿宫廷，担任警卫。

⑪郎中令：九卿之一，主管宫廷的守卫。

【译文】

高帝从打败黥布的军中回来，因有伤而发病，缓慢行进到达长安。燕王卢绾反叛，皇上派樊哙以相国身分领兵去进击。已经出发，有人说坏话毁谤樊哙。高帝发怒说："樊哙见到我生病，就希望我死去。"采用陈平的计谋召来绛侯周勃在床前接受诏令，说："陈平赶紧乘传车载着周勃奔驰前去接替樊哙领兵，陈平到了军中就斩了樊哙的头！"二人已经接受诏令，乘着传车奔驰前进还没有到军中，行进途中谋画着说："樊哙，是皇帝从前的友人，功劳很多，而且又是吕后妹妹吕媭的丈夫，有亲戚关系并且尊贵，皇帝因为发怒的缘故，想斩杀他，那么恐怕他以后反悔。宁可拘囚起来而送给皇上，由皇上自己去诛杀他。"还没有到达军中，建造了坛台，拿着符节召来樊哙。樊哙接受诏令，随即把他反手捆起来载在槛车里面，通过驿

站相递送往长安，就让绛侯周勃代替他领兵，统率军队平定燕国所反叛的各县。

陈平在行进中听到高帝去世了，陈平恐怕吕太后和吕媭听到谗言而发怒，就乘着传车先奔驰而去。适逢使者来诏令陈平和灌婴屯驻在荥阳。陈平接受诏令，马上再行奔驰来到宫中，哭得非常悲哀，因而在灵柩前向吕后奏报处理樊哙一事的经过。吕太后哀怜他，说："您辛苦啦，回去休息吧。"陈平害怕会有谗言加在自己身上，乘机坚决请求能够在宫内值宿警卫。太后就任命他做郎中令，说："好好辅佐教导孝惠帝。"这以后吕媭的谗言才不能得逞。樊哙到了，就赦免了他并恢复了原有的爵位封邑。

【原文】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①]。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②]。陵少文，任气，好直言[③]。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④]。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⑤]。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⑥]。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⑦]。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⑧]。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⑨]。"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⑩]。陵怒，谢疾免，杜

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11]。

【注释】

①孝惠帝六年：即公元前189年。 曹参：汉初功臣，后继萧何任相国。 安国侯：王陵之封爵。安国，汉县名，在今河北安国县东南。王陵封邑于此。 右丞相、左丞相：西汉于曹参死后，罢相国而设左、右丞相，以右为尊。

②兄事陵：像对待兄长一样事奉王陵。

③少文：缺少文才。 任气：听凭意气办事。

④南阳：秦郡名，治所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⑤东乡坐：即东向坐，表示对人的尊敬。 乡，通"向"。

⑥长者：宽厚有德之人。 持：怀有。

⑦伏剑：以剑自杀。

⑧善：和……友好。

⑨诸吕：指吕后的亲属，如其兄弟侄儿吕产、吕禄等。

⑩详：通"佯"。 迁：调任官职。

⑪谢疾免：因病辞谢免官。 朝请(cháo qìng)：汉制，诸侯春朝皇帝叫朝，秋朝曰请。后来泛指朝见。

【译文】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去世，任用安国侯王陵做右丞相，陈平做左丞相。

王陵，原为沛县人，当初是县中的豪绅，高祖卑贱的时候，像对待兄长一样的事奉王陵。王陵缺少文才，听凭意气办事，喜好直言。等到高祖在沛县起事，进人到咸阳，王陵也自己聚集了党羽几千人，屯驻在南阳，不肯依从沛公。等到汉王回身来进攻项籍，王陵才把兵众归属于汉。项羽把王陵的母亲安置在军中，王陵的使者来到，就让王陵的母亲朝东坐着，想用这个办法招来王陵。王陵的母亲在私下送别使者的时候，哭泣着说："替我传话给王陵，恭谨地事

奉汉王。汉王，是个宽厚的长者，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怀有二心。我用一死来送走您使者。”于是引剑自杀而死了。项王发怒，烹煮了王陵的母亲。王陵终于随从汉王安定了天下。因为和雍齿友好，雍齿，是高帝的一个仇人，而且王陵原本就无意依从高帝，由于这些缘故受封较晚，封做安国侯。

安国侯做了右丞相以后，两年，孝惠帝去世。高后想封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做王，询问王陵，王陵说：“不可以。”询问陈平，陈平说：“可以。”吕太后发怒，就假装提升王陵做皇帝的太傅，实际是不任用王陵。王陵发怒，借口有病辞谢后被免了官，闭门不出，终竟不拜见皇帝，七年后去世了。

【原文】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①]。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②]。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③]。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④]。

吕媭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⑤]。”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⑥]。无畏吕媭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⑦]。审食其免相。

【注释】

①辟阳君：审食其(yì jī)之封爵名。　辟阳，汉县名，在今河北冀县东南，

审食其食邑于此。

②不治:《史记集解》孟康曰:“不立治处,使止宫中也。”即不设立办事的处所。 给(jǐ)事:处理事务。 中:宫禁中。

③舍人:家臣。

④因决事:依靠、通过他决定事情。

⑤数(shuò):频繁,屡次。 非:不。

⑥面质:当面对质。 鄙语:俗语。 儿妇人口不可用:妇女、儿童嘴里的话不能听用。 顾:思虑,察看。

⑦太尉:官名,掌管全国之军事。 勃:指周勃,汉初大臣,封为绛侯。 孝文皇帝:即汉文帝刘恒。 本:决定,主要。

【译文】

王陵免去了丞相职位,吕太后就迁升陈平做右丞相,任用辟阳侯审食其做左丞相。左丞相不设立具体官府,常常是在宫禁中处理事务。

审食其也是沛县人。汉王在彭城被打败后往西逃走,楚国把太上皇、吕后取来当人质,审食其以舍人的身分侍奉吕后。在这以后随从打败了项籍封了侯,被吕太后所宠幸。等到他做了左丞相,居住在宫禁中,百官都通过他来决定事务的处理。

吕媭常常因为此前陈平替高帝出谋拘执了樊哙,多次毁谤说:“陈平做丞相不处理政事,每日只是饮美酒,玩弄妇女。”陈平听说了,一日比一日更加严重。吕太后听说了,私下独自高兴。让吕媭和陈平当面对质时说:“有俗话说‘小孩、妇女嘴里的话是不能听的’,只看您和我的关系怎么样就行了,不要害怕吕媭说您的坏话。”

吕太后封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做王,陈平假装听从她。等到吕太后去世,陈平和太尉周勃联合谋划,终于诛灭了各个吕氏家族的人,让孝文皇帝继了位,这些陈平都是主要的谋划人。审食其免除了丞相职位。

【原文】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①]？"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②]。"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③]。"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⑤]。"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⑥]！"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⑦]？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⑧]？"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⑨]。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⑩]。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⑪]。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⑫]。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⑬]。"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⑭]。

【注释】

①决狱:审理和判决的案件。

②主者:主管大臣。

③廷尉:官名,掌管刑狱,九卿之一。 治粟内史:官名,掌管租税、钱粮、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九卿之一。

④主臣:《史记集解》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马融《龙虎赋》曰'勇怯见之,莫不主臣'。" 其:说话者指自己。 驽下:愚劣,才能低下。 待罪:古代官吏常常怕因失职而获罪,所以以"待罪"作为供职的谦词。 宰相:主持辅佐。此处不应理解为官职。

⑤阴阳:古人以阴阳解释万物化生,凡天地、日月、昼夜、男女以至腑脏、气血皆分属阴阳。 四时:四季。 宜:通"谊",利益。

⑥让:责备。 君独不素教我对:您怎么平素不教我应对。独,怎么。 素,平素。

⑦任:职责。 邪:通"耶"。

⑧强对:勉强对答。

⑨专:独,独占。

⑩孝文帝二年:即公元前178年。 献:《谥法》:聪明睿哲曰献。

⑪略:强夺。 弃市:判处死刑。古代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所以称弃市。

⑫阴谋:诡密的计谋。

⑬世:嗣,后代。 已:停止。

⑭陈掌:卫青的女婿,卫少儿(卫青之姐)的情夫。

【译文】

孝文帝继位,认为太尉周勃亲自领兵诛灭了吕氏家族,功劳最多;陈平想把尊贵的职位让给周勃,就推辞有病。孝文帝刚刚继位,奇怪陈平的生病,询问他。陈平说:"高祖的时候,周勃的功劳不如我陈平。等到诛灭了各个吕氏家族的人,我的功劳不如周勃。希望把右丞相让给周勃。"于是孝文帝就任用绛侯做右丞相,位次排在

第一；陈平迁做左丞相，位次排在第二。赏赐给陈平千斤黄金，增加食邑三千户。

过了不多久，孝文皇帝已经更能明了熟习国家的政事，上朝时询问右丞相周勃说："天下一年审理判决多少个案件？"周勃谢罪说："不知道。"询问："天下一年收入支出的钱谷数，是多少？"周勃又谢罪不知道，紧张得汗流出来沾在背上，心里惭愧不能应对。于是皇上也询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各有主管的大臣。"皇上说："主管的大臣讲的是谁？"陈平说："陛下如果询问审理判决案件，可以查询廷尉；询问钱谷数字，可以查询治粟内史。"皇上说："假若各事都有主管的大臣，而您所主管的是些什么事呢？"陈平谢罪说："我很惶恐！陛下不知道我才能低下，让我勉强担任宰相职务。宰相，对上是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他们的职责。"孝文帝于是称赞他回答得好。右丞相非常惭愧，出来就责备陈平说："您怎么平常不教我如何对答！"陈平笑着说："您处在这个职位，不知道这个职位的责任吗？而且陛下如果询问长安城中盗贼的数目，您也要勉强回答吗？"这时绛侯自知他的才能不如陈平是很远的，过了不久，绛侯推辞说有病请求免除丞相职位，陈平独占了整个丞相职位。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去世，谥号是献侯。儿子共侯陈买接替侯位。二年去世，儿子简侯陈恢接替侯位。二十三年去世，儿子陈何接替侯位。二十三年，陈何因犯有强夺人家妻子的罪被判处死刑，封国废除。

当初陈平说："我筹划了很多诡密的计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的后代如果被废弃，封侯也就停止了，最终不可能再次兴起，是因为我积累了太多阴祸的缘故。"然而他的后代曾孙陈掌由于是卫氏家族很亲的贵戚，希望能够接续陈家原来的封号，然而最终没有得到。

【原文】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①。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②。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③。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④，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⑤！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⑥？

【注释】

①黄帝、老子之术：亦简称黄老之说，即道家学说。道家以黄、老为其始祖，故称。道家主张效法自然，无为而治。这亦是汉初统治集团的主导思想。

②俎(zǔ)：割肉所用的砧板。长方形，两端有足，多木制。

③倾侧扰攘：指朝廷倾危，社会混乱。

④纷纠：纷争错杂。 振：挽救，解除。

③自脱：自免于祸难。

⑥知：通“智”。

【译文】

太史公说：陈丞相平年少的时候，本来就喜好黄帝、老子的学说主张。正当他在砧板上分割祭肉的时候，他的志向原本已经就很远大了。在朝廷倾危，社会混乱的情况下他游离于楚魏二国之间，最终归附了高帝。常常献出奇妙计策，解救了纷争错杂的危难，排除了国家的祸患。等到了吕后的时候，事情多有变故了，然而陈平终于能自免于祸难，安定宗庙社稷，获得荣耀的名声终了一生，被称做贤相，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不具有才智谋略谁能做到这个地步呢？

史记全译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题解】

周勃之功在于从高祖定天下，尤为著者即诛吕安刘；周亚夫之功在于整敕军旅以防匈奴，尤为著者即平吴楚。这都与镇抚国家，安定社稷有重大关系，故列为世家，并评议“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亚夫之用兵“穰苴何以加”，称颂颇高。

另一方面，论赞指出了他们父子的不足为“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是可悲的。周勃木强敦厚，不好文学，所以不识权变，而动有违忤。周亚夫争节，争栗太子，不封王信和匈奴降王唯徐卢等事，亦有违忤。然虽称文景之治的汉家天下，待功臣之刻薄于周勃父子正可见其一斑。周勃以欲谋反下狱，赖薄太后得出，终言：“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正以道破黄老之治的严酷实质。周亚夫仅以直言有违景帝意，即遭置裁无箸之辱，且以购置甲盾葬器，而被廷尉吏斥为“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终不食呕血死。文篇是对帝王之显示个人威严，与重臣之维护朝廷原则并遭受不公正地处置之间，一种矛盾的典型揭露，意义深刻。

周勃、周亚夫同为功臣，所系均及国家存亡，故书为同篇。然这种父子同篇，也是后代家谱式传记的雏型，对后来史书传记的发展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原文】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①。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②。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3]。方与反，与战，却適[4]。攻丰[5]。击秦军砀东[6]。还军留及萧[7]。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8]。赐爵五大夫[9]。攻蒙、虞，取之[10]。击章邯车骑，殿[11]。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12]。攻啮桑，先登[13]。击秦军阿下，破之[14]。追至濮阳，下甄城[15]。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16]。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17]。击李由军雍丘下[18]。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19]。后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20]。攻东郡尉于城武，破之[21]。击王离军，破之[22]。攻长社，先登[23]。攻颍阳、缑氏，绝河津[24]。击赵贲军尸北[25]。南攻南阳守齮，破武关、峣关[26]。破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27]。

【注释】

①卷(quān)：秦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稍偏南。

②薄曲：用竹、苇编造的养蚕器具。　吹萧给丧事：办理丧事时为人吹萧。犹后来之鼓匠、吹鼓手。　材官：勇武之卒。　引强：能拉强弓。

③中涓：秦汉时，皇帝、君王亲近的侍从官。　胡陵：秦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方与：秦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西。

④却適(dí)：使敌人退却，即打退敌人。却，退却。

⑤丰：秦邑名，在今江苏丰县。

⑥砀：秦郡名，治所砀县，在今河南夏邑县东南。

⑦留：秦县名，后为张良封邑，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萧：秦县名，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⑧下邑：秦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⑨五大夫。秦爵二十级之第九级。

⑩蒙：秦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北。　虞：秦县名，在今河南虞城县北。

⑪车骑(jì):成队的车马,后泛指部队。　殿:获得下等功。

⑫爰戚:秦县名,在今山东嘉祥县南。　东缗:秦县名,在今山东金乡县。　栗:秦县名,在今河南夏邑县。

⑬啮(niè)桑:地名,在今江苏沛县西南。

⑭阿(ē):即东阿,秦县名,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

⑮濮阳:秦县名,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甄城:秦县名,在今山东鄄城北。

⑯都关:秦县名,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定陶:秦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宛朐(yuān qú):秦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南。　单父(shàn fǔ):秦县名,在今山东单县。　令:县令。

⑰临济:秦邑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张:秦县名,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⑱李由:秦朝将领,李斯之子。　雍丘:秦县名,在今河南杞县。

⑲开封:秦县名,在今开封市西南。　多:立功。《史记集解》如淳曰:"《周礼》'战功曰多'。"

⑳虎贲令:统帅禁卫部队的将领。

㉑东郡尉:东郡郡尉。　东郡,秦郡名,治所,已见上注。尉,郡尉,负责一郡之军事。　城武:亦作成武,秦县名,在今山东成武县。

㉒王离:秦朝将领,王翦之子。

㉓长社:秦县名,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

㉔颍阳:秦县名,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南。　缑(gōu)氏:秦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河律:黄河渡口。

㉕赵贲:秦朝将领。　尸:又作尸乡,在今河南偃师县西。

㉖南阳:秦郡名,治所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守齮(jǐ):郡守吕齮。　武关:古关名,在今陕西省商南县东南。　峣(yáo)关:又名蓝田关,古关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南。

㉗蓝田:秦县名,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南。　咸阳:秦都,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译文】

绛侯周勃,是沛县人。他的祖先是卷县人,迁徙到沛县来的。周

勃靠编造养蚕器具的薄曲为生，还常常替人家在办丧事时吹萧，后来又成了能拉强弓的勇士。

高祖成为沛公刚刚起事时，周勃以中涓的身份随从进攻胡陵，攻下了方与。方与反叛，和叛军交战，打退了敌人。进攻丰邑。在砀郡的东边袭击秦军。军队回到留县和萧县。再次进攻砀郡，把它攻破了。攻下了下邑，最先登上了城墙。赐给五大夫爵位。进攻蒙县、虞县，夺取了。袭击章邯的车骑部队，获得下等功。平定了魏地。进攻爰戚、东缗，一直往前攻到栗县，夺取了。进攻啮桑，先登上城墙。在东阿城下袭击秦军，把他打败了。追击到达濮阳，攻下了甄城。进攻都关、定陶，袭击夺取了宛朐，俘获了单父的县令。夜间袭击夺取了临济，进攻张县，一直往前到达卷县，都攻破了。在雍丘城下袭击了李由的军队。进攻开封，先到达城下，立下了战功。后来章邯打败并杀死了项梁，沛公和项羽领着军队往东到达砀郡。从沛公刚刚在沛县起事到回至砀郡，是一年两个月。楚怀王赐给沛公武安侯的封号，让他做了砀郡的地方长官。沛公任用周勃做统率禁卫部队的将领，根据命令跟从沛公平定魏地。在城武进攻东郡郡尉，打败了他。袭击王离的军队，打败了他。进攻长社，最先登上城墙。进攻颍阳、缑氏，断绝了黄河渡口。在尸乡北边袭击赵贲的军队。往南进攻南阳郡守吕齮，攻破了武关、峣关。在蓝田攻破了秦军，到达了咸阳，灭亡了秦朝。

【原文】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①。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②。攻槐里、好畤，最③。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④。北攻漆⑤，击章平、姚卬军⑥。西定汧⑦。还下郿、频阳⑧。围章邯废丘⑨。破西丞⑩。击盗巴军，破之⑪。攻上邽⑫。东守峣关，转击项籍。攻

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13]。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川)〔水〕、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14]。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阳)〔阴〕侯共食钟离[15]。以将军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16]。所将卒当驰道为多[17]，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18]。

【注释】

①汉中：秦郡名，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②怀德：秦县名，在今陕西华阴县北。

③槐里：秦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好畤(zhì)：秦县名，在今陕西乾县东。　最：荣立上等功。《史记集解》如淳曰："于将率之中功为最。"

④赵贲：秦朝将领，生平不详。　内史保：秦京城咸阳行政长官名叫保。内史，官名，京城行政长官。

⑤漆：秦县名，在今陕西彬县。

⑥章平：秦军将领，章邯弟。　姚卬(áng)：秦军将领，章邯部下。

⑦汧(qiān)：亦写作"汧"，秦县名，在今陕西陇县南。

⑧郿(méi)：秦县名，在今陕西眉县东。　频阳：秦县名，在今陕西蒲城县西。

⑨废丘：即槐里，秦时称废丘，汉时改名为槐里。

⑩西丞：西县郡丞。西县，地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⑪盗巴：章邯之部将。

⑫上邽：秦县名，在今甘肃天水市。

⑬敖仓：秦代著名粮仓，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

⑭泗水：即秦所置泗水郡，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濉溪市西北。　东海郡：秦所置郡名，治所郯县，在今山东郯城县北。

⑮栎阳：秦县名，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南。　颍阴侯：西汉将领灌婴封爵名。颍阴，秦县名，在今河南许昌市。　钟离：县名，在今安徽蚌埠市东。

⑯易：县名，在今河北雄县西北。

⑰驰道：古代皇帝巡行通过的大道。

⑱绛：县名，在今山西曲沃县东北。周勃食邑于此。

【译文】

项羽来到，封沛公做汉王。汉王给周勃赐爵位做威武侯。随从进入汉中，任命做将军。回过来平定了三秦，赐给怀德当作食邑。进攻槐里、好畤，在将领中功劳最大。在咸阳袭击了赵贲和内史保，功劳最大。向北进攻漆县。袭击章平、姚卬的军队。往西平定了汧县。回过来攻下了郿县、频阳。在废丘包围了章邯。攻破了西县郡丞。袭击盗巴的军队，打败了他。进攻上邽。往东驻守峣关。转而袭击项籍。进攻曲逆，功劳最大。回过来驻守敖仓，追击项籍。项籍已经死去，乘势往东去平定楚地泗水郡、东海郡，总计夺得二十二个县。回过来驻守洛阳、栎阳，赏赐他和颍阴侯灌婴共同以钟离作食邑。以将军身份随从高帝出击反叛的燕王臧荼，在易县城下打败了他。所率领的士卒在驰道上进行阻击，立下了战功。赐给列侯爵位，剖分符节世世代代不予断绝。食邑是绛县的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称绛侯。

【原文】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①。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②。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③。还，降太原六城④。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⑤。后击韩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⑥。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⑦。勃迁为太尉。

击陈豨，屠马邑⑧。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絺⑨。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⑩。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圂⑪。因转攻得云中守遬、丞相箕肆、将勋⑫。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

将军陈武、都尉高肆[13]，定代郡九县。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14]。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15]。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16]。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17]。

【注释】

①霍人：县名，亦作"葰人"，在今山西繁峙县东。

②武泉：县名，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北。

③铜鞮(dī)：县名，在今山西沁县南。

④太原：汉郡名，治所晋阳。

⑤晋阳：县名，在今太原市西南。

⑥硰(shā)石：地名。《史记正义》按："在楼烦县西北"。

⑦楼烦：县名，在今山西宁武县。

⑧陈豨(xī)：原刘邦将领，任赵相国，时反叛。　马邑：县名，在今山西朔县。

⑨乘马絺(chī)：陈豨部将，复姓乘马，名絺。

⑩赵利：原赵国将领。

⑪宋最：陈豨部将。　雁门：指雁门郡，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南。　守：郡守。　圂(hùn)：雁门郡守名。

⑫云中守遬(sù)：云中郡郡守遬。云中，即云中郡，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　丞相箕肆：箕肆，陈豨部将，官丞相，生平不详。　将勋：勋，陈豨部将，官将军，生平不详。

⑬灵丘：县名，在今山西灵丘县东南。　程纵、陈武、高肆：皆为陈豨手下重要大臣和将领。

⑭蓟(jì)：县名，在今北京市西南。　抵、偃、陉、弱、施：皆为卢绾部将。浑都：又为军都，县名，在今北京昌平县西南。

⑮上兰：地名，不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所疑之地为今河北怀来县东之马兰溪。 沮(jū)阳：县名，在今怀来县东南。

⑯长城：《史记正义》云"即马邑长城，亦名燕长城"，在今河北赤城县北。 上谷：汉郡名，治所沮阳。 右北平：汉郡名，治所平刚，在今辽宁凌源县南。 辽西：汉郡名，治所阳乐在今辽宁义县西。 辽东：汉郡名，治所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 渔阳：汉郡名，治所渔阳，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

⑰最：总计。 二千石：汉代二千石的官吏，主要指郡守一级。

【译文】

以将军身份随从高帝在代地出击反叛的韩王信，降服了霍人县。接着向前到达武泉，出击胡人骑兵，在武泉北边打败了他们。转而进攻韩信在铜鞮的军队，打败了他。回来，降服了太原郡的六座城。在晋阳城下袭击韩信的胡人骑兵，打败了他，攻下了晋阳城。随后在硰石袭击韩信的军队，打败了他，追击逃军达八十里。回来进攻楼烦的三座城，乘机在平城城下出击胡人骑兵，所率领的士卒在驰道上阻击，立下了战功。周勃提升做了太尉。

出击陈豨，屠灭了马邑。所率领的士卒斩杀了陈豨的将军乘马絺。在楼烦出击韩信、陈豨、赵利的军队，打败了他们。俘获了陈豨的将领宋最、雁门郡守圂。乘机转而进攻俘获了云中太守遬、丞相箕肆、将领勋。平定了雁门郡十七个县，云中郡十二个县。乘势在灵丘再次出击陈豨，打败了他，斩杀了陈豨，俘获了陈豨的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平定了代郡九个县。

燕王卢绾反叛，周勃以相国身份代替樊哙领兵，出击并攻下了蓟县，俘获了卢绾的大将抵、丞相偃、郡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灭了浑都。在上兰攻破卢绾军队，再次在沮阳出击并打败了卢绾的军队。追击到达了长城，平定了上谷郡十二县，右北平郡十六县，辽西郡、辽东郡二十九县，渔阳郡二十二县。总计随从高祖俘获了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另外还打败了两支军

队，攻下了三座城，平定了五个郡，七十九个县，俘获了丞相、大将各一人。

【原文】

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①]。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②]。"其椎少文如此[③]。

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④]。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⑤]。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余，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⑥]。"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余，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⑦]。"乃免相就国。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⑧]。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⑨]。勃恐，不知置辞[⑩]。吏稍侵辱之[⑪]。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⑫]。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⑬]。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⑮]。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16]！"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事）方验而出之[17]。"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18]。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谥为武侯[19]。子胜之代侯。六岁，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国除[20]。绝一岁，文帝乃择绛侯勃子贤者河内守亚夫，封为条侯，续绛侯后[21]。

【注释】

①木强：质朴刚强。 属(zhǔ)：委托，交付。

②文学：文章学问。 说(shuì)士：游说之士。 东乡坐：面朝东坐。乡，通"向"。时以东向坐为尊。 责：命令。《史记集解》如淳曰："勃自东乡坐，责诸生说士，不以宾主之礼。"

③椎：直率。 少文：缺少文采。

④吕禄、吕产：均为吕后侄儿。 秉：持，掌握。

⑤《吕后》：指《吕太后本纪》。 《孝文》：指《孝文本纪》。

⑥立代王：立原来的代王为皇帝。

⑦就国：回到封地，不再担任职务。

⑧河东：汉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绛县在其管辖区内。 行县：到所属各县巡视。 被：通"披"。

⑨廷尉下其事长安：廷尉又将这件事下交给长安，由地方上处治。

⑩置辞：对答、申诉之言辞。

⑪稍：逐渐。

⑫书牍背：写在木简的背面。牍，书写公文的木简。

⑬太子：汉时列侯的长子亦可称太子。 胜之：即周胜之，周勃长子。 尚：古代娶皇帝之女称"尚"。《史记集解》韦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

⑭薄昭：薄太后之弟，封为轵侯。

⑮系：捉拿，此指审讯、办案。

⑯冒絮：覆额的头巾。 提：掷。 绾：系。 顾：却，反而。

⑰谢：道歉。 验：核实。

⑱使持节：皇帝派出的出使人员中，权力最大、礼节最高的一种。持节，古使臣出使，必持节以作凭证。节，符节。按大小，尊卑以次发为使持节、持节、假持节。

⑲孝文帝十一年：即公元前169年。

⑳不相中：《史记集解》如淳曰："犹言不相合当"。

㉑河内：汉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守：郡守。 亚夫：周亚夫。西汉名将，周勃之子，后封为条侯。 条：或作"修"。修县，在今河北景县南。

【译文】

周勃为人质朴刚强，高帝认为可以把要办的大事交托给他。周勃不喜好文章学问，每次召见儒生和游说之士，自己向东坐着责求他们："赶快对我说吧。"他直率缺乏文采就是这样。

周勃平定燕地回来时，高祖已经去世了，以列侯的身分事奉孝惠帝。孝惠帝六年，设置了太尉官职，任用周勃做太尉。经过十年，高后去世。吕禄以赵王身份做汉朝廷的上将军，吕产以吕王的身份担任汉朝廷相国，把持汉朝廷的大权，想危害刘氏家族。周勃做太尉，不能进入军门。陈平做丞相，不能管理政事。于是周勃和陈平合谋，终于诛灭了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并确立了孝文皇帝。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记载在《吕太公本纪》、《孝文本纪》的叙事中。

文帝已经继位，任用周勃做右丞相，赐给黄金五千斤，食邑一万户。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劝告周勃说："您已经诛灭了吕氏家族，确立了代王，声威震动天下，而您接受了厚重的赏赐，处在尊贵的地位，受到宠幸，时间一久了就会有祸难降临在您身上了。"周勃恐惧，自己也感到危险。就请求辞职，归还丞相印章。皇上允许了。过了一年多，丞相陈平去世，皇上再次任用周勃做丞相。过了十多个月，皇上说："前些日子我诏令列侯都到自己的封国去，有的人还没

能成行,丞相是我所看重的人,还是率先去到封国吧。"就免除了丞相来到了封国。

过了一年多,每次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视各县到达绛县,绛侯周勃自己畏惧恐怕被诛杀,常常是身上披着甲,让家中其他人拿着武器来会见他们。这以后有人上书状告周勃想造反,交给廷尉办理。廷尉把这件事交给长安地方去办理,把周勃逮捕起来加以惩处。周勃恐惧,不知道怎么回答。官吏逐渐地侵害凌辱他。周勃把一千斤黄金给了狱吏,狱吏就在木牍背后写上字暗示他,说"让公主替你作证"。公主,是孝文帝的女儿,周勃的太子周胜之娶了她作妻,所以狱吏教周勃让她出来作证。周勃所增加的封邑接受的赏赐,全都把它给了薄昭。等到周勃拘囚起来事情紧急,薄昭替他在薄太后面前说好话,太后也认为没有造反这回事。文帝朝见太后,太后顺手抓起头巾扔向文帝,说:"绛侯身上原来系着皇帝的印玺,统率军队驻守在北军,不乘着这个时候反叛,如今只居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还想造反吗!"文帝已经看见了绛侯在狱中的供辞,便谢罪说:"官吏正已查证清楚要放他出来了。"于是派使者持着符节赦免了绛侯,恢复了封爵食邑。绛侯出来以后,说:"我曾经统率百万军队,然而哪里知道狱吏的尊贵呢!"

绛侯重新回到封国。孝文帝十一年去世了,谥号是武侯。儿子胜之接替做侯。六年,和他所娶的公主两人感情不和,因为犯了杀人罪,封国被废除。废除一年,文帝才选择绛侯周勃儿子中贤能的人河内郡守周亚夫,封做条侯,接续绛侯的爵位。

【原文】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①]。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②]。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3]？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4]。”居三岁，其兄绛侯胜之有罪，孝文帝择绛侯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续绛侯后。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5]。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6]；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7]；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8]。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9]。天子先驱至，不得入[10]。先驱曰：“天子且至[11]！”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12]’。”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13]。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14]。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15]。”天子为动，改容式车[16]。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17]。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18]。

【注释】

①许负：或名“许妇”，汉初善于看相的老婆子。

②秉：通“柄”，权。　无两：没有第二个人。

③有如：如果、假使。

④从理：脸上的竖纹。从，通“纵”。　法：征兆。

⑤文帝之后六年：即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　入边：侵扰边境。

⑥宗正：官名，掌管王室亲族的内部事务。 刘礼：汉朝大臣。 霸上：地名，指霸水以西的高原上，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⑦徐厉：汉朝将领，封爵祝兹侯。 棘门：古地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棘门在渭北十余里，秦王门名也。"约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⑧细柳：古地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也"。约在今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

⑨被：通"披"。 彀(gòu)：张，把弓拉满。

⑩先驱：先头部队。

⑪且：将，将要。

⑫军门都尉：军门，营门。都尉，负责一地、一处军事事务之长官。

⑬壁门：营门。壁，营垒。

⑭辔(pèi)：马缰绳。

⑮揖(yī)：拱手施礼。 介胄之士：即甲胄之士，穿着铠甲，戴着头盔的将士。

⑯改容：改变面容，此指表情变得严肃。 式车：身子俯在车前的横木上，以示敬意。式，通"轼"。

⑰曩(nǎng)者：从前，过去。本句意为不久前，刚才。

⑱中尉：掌管京城治安之武官。

【译文】

条侯周亚夫在没有做侯还是河内郡郡守的时候，许负给他看相，说："您以后三年会封侯，封侯八年后会做将相，掌握国政大权，非常之贵重，在人臣当中没有第二个。那以后九年您会饿死。"亚夫笑着说："我的兄长已经接替父亲的侯爵了，假如他去世了，他的儿子应当接替，我亚夫怎么谈得上封侯呢？然而既已贵重得像您说的那样，又怎么说会饿死呢？请您指教我。"许负指着他的口部说："有脸上的竖纹进到您口里，这是饿死的征兆。"过了三年，他的兄长绛侯周胜之有罪，孝文帝选择绛侯周勃儿子中的贤能人，都推举周亚夫，就封周亚夫做条侯，接续绛侯的爵位。

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举侵入边界。就任用宗正刘礼做将军，

驻军在霸上；祝兹侯徐厉做将军，驻军在棘门；任用河内郡郡守周亚夫做将军，驻军在细柳：来防备胡人。皇上亲自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驻军地，直接奔驰进入军营，从将军以下的官员都骑马迎送。随后到了细柳的驻军地，军队的官吏都披着甲，拿着锋利的兵器，弓弩张开，弓弦拉满。天子的先头部队到达，不能进军营。先头部队说："天子将要到达！"掌管军门的都尉说："将军有命令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能听天子的诏令'。"过了没多久，皇上到达，又不能进军营。于是皇上就派使臣持着符节诏令将军："我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话打开营门。营门的官吏对皇上的从属车骑人员说："将军规定，在军营里面不能够长驱奔驰。"于是天子就按着马缰绳缓慢前行。到了营中，将军周亚夫带着兵器作揖说："穿着铠甲的武士不跪拜，请求用军礼参见皇上。"天子被他感动，马上变得严肃庄重，俯身在车前横木上。派人向他道谢："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劳军的礼仪后离去。出了军门以后，群臣都非常惊讶。文帝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呀！刚才霸上、棘门的驻军，好像是儿戏一般，他们的将军本来就可以袭击并加以俘虏了。至于像周亚夫，谁可能去侵犯得了他呀！"长时间称赞他是个好将领。一个多月以后，三处的军队都撤走了。就任用周亚夫做中尉。

【原文】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①。"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②。

孝景三年，吴、楚反③。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④，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⑤。"上许之。

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

北走昌邑，深壁而守⑥。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⑦。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⑧。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后吴奔壁东南陬，太尉使备西北⑨。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⑩。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⑪。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郤⑫。

【注释】

①太子：即刘启，后来的汉景帝。 缓急：偏义复词。此指紧急。 真：完全。

②车骑将军：地位仅次于上卿的高级将领。

③孝景三年：即公元前154年。 吴楚：此指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

④剽轻：凶悍轻捷。

⑤愿：希望。 梁：梁国，汉初所封侯国。辖境在今河南商丘和安徽砀山一带。 委：舍弃，放弃。 粮道：运输补给线。

⑥昌邑：汉县名，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⑦便宜：因利乘便，见机行事。

⑧弓高侯：封爵名，即指韩王信之子韩颓当，因后投汉封此。弓高，汉县名，在今河北景县西北。

⑨陬(zōu)：角，角落。

⑩丹徒：汉县名，在今江苏镇江市东南丹徒镇。

⑪购：悬赏。

⑫郤：同"隙"。

【译文】

孝文皇帝将要去世的时候，告诫太子说："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周亚夫完全可以担当领兵任务的。"文帝去世，任用周亚夫做车骑将军。

孝景皇帝三年，吴楚七国反叛。周亚夫以中尉身份出任太尉，向东出击吴国楚国等军队。乘机自己向皇上提出请求说："楚国军队凶悍轻捷，很难和他们争斗交锋。希望把梁国舍弃掉，然后切断他们的运粮通道，才可以制服他们。"皇上允许了。

太尉已经把兵力会合到荥阳，吴国正在进攻梁国，梁国紧急，请求救援。太尉领着兵往东北方向跑到昌邑，深筑营垒加以固守。梁国天天派出使者请求太尉，太尉认为坚守有利，不肯前去救援。梁王上书给景帝，景帝派使者诏令援救梁国。太尉不按诏令去做，坚守营垒不出兵作战，而派出轻骑兵弓高侯等人去割断吴楚军队后方的运粮通道。吴国军队缺乏粮食，饥饿起来，多数想挑动交战，太尉始终不出兵。夜间，军队突然惊动，内部互相攻击一阵扰乱，闹到了太尉的军帐外边。太尉始终安睡不起身。过了一会儿，重新安定了下来。后来吴国军队奔向营垒的东南角，太尉让防备西北方向。随即吴国的精兵果然奔向西北，不能够冲进营垒。吴国军队已经很饿了，就领着兵撤离。太尉派出精兵追击，把他们打得大败。吴王刘濞抛弃他的军队，而和壮士几千人逃跑，到达长江南岸丹徒进行自保。汉朝廷的军队因而乘胜攻击，就全都将他们俘虏了，降服了他的士兵，又悬赏千金求人杀吴王。一个多月后，越地人斩了吴王的头来报告。双方攻守总计是三个月，而吴楚就被打败叛乱平定。这个时候将领们才认识太尉的计谋是对的。由于这样梁孝王和太尉之间产生了隔阂。

【原文】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①。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②。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③。"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④。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封）其子彭祖顾得侯⑤。吾甚恨之⑥。帝趣侯信也⑦！"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⑧'。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注释】

①栗太子：即刘荣，景帝栗姬所生，后立为太子。

②太后：指窦太后，汉景帝之母。　短：短处，坏处。

③王信：景帝王皇后之兄。

④南皮：即南皮侯，窦太后之侄儿，名窦彭祖，因封于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东北），故名。　章武侯：窦太后之弟窦广国封号，章武为其封邑，在今河北沧州市东。

⑤窦长君：窦太后之兄，窦彭祖之父。

⑥恨：遗憾。

⑦趣：通"促"。

⑧如：按照，遵守。

【译文】

回到朝廷，重新设置太尉官职。五年，提升做丞相，景帝特别器

重他。景帝要废除栗太子，丞相坚决进行争论，没有成功。景帝因为这件事疏远了他。而梁孝王每次来朝拜，常常和太后说起条侯的短处。

窦太后说："皇后的兄长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推辞说："当初南皮侯、章武侯先帝都不给封侯，等到我就了皇帝位才给封侯。王信是还不能给封的。"窦太后说："君主各自依时行事而已。自从窦长君在世的时候，始终不能封侯，死了以后结果他的儿子彭祖反倒得了侯，我特别感到遗憾。皇帝赶紧给王信封侯吧！"景帝说："请求能够和丞相商议一下。"在和丞相议论的时候，周亚夫说："高皇帝约定'不是刘氏家族的不能够封王，不是有功劳的不能够封侯。不遵守这个约定，天下的人可以共同攻击他'。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兄长，没有功劳，给他封侯，不符合约定。"景帝沉默不语，这件也就停下来了。

【原文】

其后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①。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②。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③。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④。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⑤？"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⑥。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⑦！"

【注释】

①唯徐卢：原匈奴王，后降汉封为容城侯。　劝：勉励。

②景帝中三年：即公元前 147 年。

③胾(zì)：切成大块的肉。 櫡(zhù)：同“箸”，筷子。
④尚席：主持宴席之人。
⑤所：指意愿、企求、需要。
⑥上起：皇上让他起来。《汉书》作“上曰：‘起’。”
⑦怏怏(yàng)：不满意的样子。 少主：此指后立的太子刘彻。

【译文】

在那以后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个人来投降，景帝想封他们做侯来劝勉以后的人。丞相周亚夫说：“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投降陛下，陛下给他们封侯，那么拿什么来谴责不守气节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意见不可采用。”就都封唯徐卢等做列侯。周亚夫因而借口有病辞职。景帝中元三年，因为病的缘故免除了丞相。

不久，景帝居住在宫禁中，召来条侯，赐给他饮食。只在席上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另外切碎的肉，又不放筷子。条侯心里不平，回头对主持宴席的人说让取来筷子。景帝看着他发笑说：“这不能满足您所企求的吗？”条侯脱下帽子谢罪。皇上让他起来，条侯因而快步出宫。景帝用目光送他走了，说：“这个怏怏不满的人不会是年少君主的安分臣子！”

【原文】

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①]。取庸苦之，不予钱[②]。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汙条侯[③]。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④]。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⑤]。”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绝一岁，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6]。十九年卒，谥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7]。

条侯果饿死。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8]。

【注释】

①工官：官署名，主管制造日用器皿和武器的官府。　尚方：掌管供应制造帝王所用器物官署。　甲楯：即甲盾，铠甲、盾牌。　被：具，件。

②取庸：搬取甲盾之雇工。

③县官：朝廷，皇帝。《史记索隐》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　上变告子：即上告子之变，即上书告发他将要有变故（造反）。　汙：同"污"。

④簿责：根据文书所列罪状责问。簿，文书。

⑤纵：即使。　地上：指活着。　地下：指死去。

⑥平曲侯：封爵名，周坚所受。平曲，汉县名，在今江苏东海县东南。

⑦酎(zhòu)金：汉代宗庙祭祀时，诸侯助祭所献金。　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元鼎，为汉武帝第五个年号。

⑧盖侯：封爵名，王信所受。盖，汉县名，在今山东沂源县东南。

【译文】

过了没有多久，条侯的儿子替父亲从工官和尚方两官署购买了五百具可以用作安葬品的铠甲和盾牌。把搬取的雇工累得很辛苦，还不给工钱。雇工知道他偷买了天子用的器物，发怒就上书告发他将要有变故，事情的罪恶牵连到条侯。皇上知道有上书以后，皇上交给官吏办理。官吏根据文书所引的罪状责问条侯，条侯不回答。景帝责骂他说："我不任用你了。"招呼把他送到廷尉那里去。廷尉责问说："您是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所购买的器物，都是安葬的用具，怎么可以说是造反呢？"官吏说："您即使不是在地上造反，也是想在地下造反的。"官吏侵害得更加紧急。开始时，官吏拘

捕条侯，条侯想自杀，夫人制止了他，所以没有死掉，就进到廷尉这里来了。因而五天没有吃东西，吐血死去了。封国被废除。

侯爵断绝一年，景帝就另外封绛侯周勃的其他儿子周坚做平曲侯，接续绛侯的爵位。十九年去世，谥号是共侯。儿子建德接替侯位，十三年，做了太子太傅。因为违犯规定而交了成色不好的助祭献金，元鼎五年，被判有罪，封国被废除。

条侯果然是饿死了。他死了以后，景帝才封王信做盖侯。

【原文】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①。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②。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③！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④！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⑤。悲夫！

【注释】

①鄙朴：出身卑微，品性质朴。 凡庸：一般人。
②匡：挽救。 乎：用法相当于“于”字。
③伊尹：商代大臣，曾辅佐商汤建立商朝。 周公：即周公旦。 加：超过。
④坚刃：即坚忍，刃，通“忍”。 穰苴（ráng jū）：姓田，名穰苴，春秋时齐国著名的军事家，事详《司马穰苴列传》。
⑤足己：满足于自己的才智。 不逊：不恭顺。

【译文】

太史公说：绛侯周勃当初做平民的时候，是个出身卑微，品性质朴的人，才能没有超过一般的人。等到跟从高祖平定天下，就身居将相的高位，各个吕氏家族的人想发动叛乱，周勃挽救了国家的危难，重新使它归于正道。虽然是伊尹、周公，怎么能超过他呢！周

亚夫用兵作战，秉持着威严庄重，执着坚忍不拔，司马穰苴有哪些地方能超过他？但是他满足自己的才智而不肯虚心学习，能谨守节操却不恭顺，终于因此而陷入了穷困的境地。很可悲呀！

史记全译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题解】

本篇最典型地表现了汉代诸侯王的骄奢横溢。梁孝王刘武以其为窦太后之少子、景帝之弟而得到特别优越的赏赐及封地，以其正值汉家隆盛之际，植财货，广宫室，而车服拟于天子。然终以骄溢僭越败，固其理也。

文篇显示出封建朝廷内部忠与孝的关系。窦太后偏心梁王，景帝依从母后，袁盎等大臣谏说，梁王派人刺死袁盎；太后悲泣，景帝忧惧。由于母后的干预政事，听从母后则有害国家，遵从政则必违异母后，以孝治天下处理不好就将会有不能忠于国家的情况出现，这是封建君主制下母后涉政的一个弊端。司马迁注意到这一问题，对窦太后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批评。

文篇亦深刻地暴露了诸侯王生活的腐化堕落。

【原文】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①。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②。孝文帝即位二年，以孝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③。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④。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后二年卒，谥为孝王⑤。子登嗣位，是为代共王⑥。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⑦。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

清河[8]。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于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9]。

【注释】

①窦太后：文帝皇后，清河观津人，好黄老之学。详《外戚世家》并见注文。

②胜：《汉书》作"揖"，并云"诸姬生代孝王参、梁怀王揖"。《史记正义》言诸姬者，众妾卑贱，史不书姓，故云诸姬也。

③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 代：封国名，时都中都，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 太原：封国名，都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梁：封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④徙：迁移，调动 淮阳：封国名，都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⑤孝文后二年：公元前162年。

⑥共(gōng)：通"恭"。《谥法解》正作"恭"。

⑦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元光，武帝年号。

⑧广关：扩充关隘。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丁卯岁，徙函谷关于新安东界，此为东之"广关"。 常山：本名恒山，避文帝名讳改。常山关，即恒山北岳，在今河北唐县西北之倒马关。 限：界限。此为北之"广关"。 清河：封国名，都清阳，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⑨通历：通数，合起来计算。

【译文】

梁孝王刘武，是孝文皇帝的儿子，他和孝景帝是同母所生。母亲，是窦太后。

孝文帝总共有四个男儿：长子叫太子，这就是孝景帝；次子刘武；三子刘参；四子刘胜。孝文帝就皇位二年，封刘武做代王，封刘参做太原王，封刘胜做梁王。过了两年，把代王调动做淮阳王。将

代地全都给了太原王，称号叫代王。刘参被封后十七年，在孝文帝后元二年去世，谥号是孝王。儿子刘登继承王位，这就是代共王。继位二十九年，在元光二年去世。儿子刘义继位，这就是代王。十九年，汉朝廷扩充关隘，划常山做为界限，就把代王迁移到清河做王。迁移做清河王是在元鼎三年。

当初，刘武做淮阴王的十年，梁王刘胜去世，谥号是梁怀王。怀王是孝文帝最小的儿子，喜爱宠幸他超过了其他的儿子。第二年，把淮阳王刘武调动做梁王。梁王刚刚到梁地做王，是孝文帝十二年。梁王自从最初封王时算起合计已经十一年了。

【原文】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①]。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②]。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③]。"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④]。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⑤]。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⑥]。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⑦]。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⑧]。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⑨]。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⑩]。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⑪]。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⑫]。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⑬]。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⑭]。招延四方

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⑮。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⑯。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⑰。

【注释】

①比年：连年。　留：留在京师。

②孝文帝崩：在公元前157年。

③燕饮：在家庭内，不按君臣礼仪，设便宴聚饮。　从容：悠闲舒缓。　千秋万岁：死的讳称。

④至言：至诚恳切之言。

⑤其春：此指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的春天。

⑥棘壁：邑名，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

⑦城守：据城守御。　韩安国：字长孺，梁成安人。事详《韩长孺列传》。　张羽：其事不详。《韩长孺列传》有言："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距：通"拒"，抵御。

⑧限：阻隔。　太尉：官名，三公之一，为全国最高武职。　亚夫：周勃之子。事详《绛侯周勃世家》。

⑨中分：对半分。

⑩高阳：邑名，在今河南杞县西南。

⑪东苑：即兔园，俗称竹园。葛洪《西京杂记》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猨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

⑫复道：高楼间或山岩险要处架空的通道，又名阁道。　连属(zhǔ)：连接。　平台：孝王离宫名，在睢阳城东。《西京杂记》说此处"有落猿岩、凫洲、雁渚，连亘七十余里"。

⑬天子旌旗：《汉官仪》曰："天子法驾三十六乘，大驾八十一乘，皆备千乘万骑而出也。"　拟：比拟，类似。

⑭跸(bì)，清道。即禁绝行人。　警：警戒。《史记索隐》言出入者，互文耳，

入亦有辟，

⑮羊胜、公孙诡：事见《韩长孺列传》。 邹阳：事见《鲁仲连邹阳列传》。

⑯中尉：武官名，职掌相当于郡尉。

⑰巨万：万万。极言其多。

【译文】

梁王十四年，进京朝见皇帝。十七年，十八年，连年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师，第二年，才回到封国。二十一年，进京朝见皇帝。二十二年，孝文帝去世。二十四年，进京朝见皇帝。二十五年，再次进京朝见皇帝。这时候皇上还没有设立太子。皇上和梁王在参加家庭便宴时，曾经悠闲舒缓地说："我死了之后把皇位传给您王。"梁王谦虚地推辞。虽说知道不是至诚恳切的语言，然而内心却很高兴。窦太后也是这样。

那年春天，吴、楚、齐、赵等七国反叛。吴、楚联军首先攻击梁国的棘壁，杀死了几万人。梁孝王依据睢阳城防守，派出韩安国、张羽等做大将军，来抵御吴、楚联军。吴、楚联军由于梁国的阻隔，不敢越过去而向西进发，和太尉周亚夫等人相互对抗了三个月。吴、楚破灭，梁国所打败杀死俘虏和夺取的战果和汉朝廷是对等的。第二年，汉朝廷确立了太子。以后梁王和皇帝最亲，有功劳，又是大的封国，占有天下肥沃的土地。封地北边以泰山为界，西边到了高阳，有四十多座城邑，都多数是大县。

孝王，是窦太后的小儿子，特别喜欢他，赏赐给他的钱财说都说不尽。于是孝王建造了东苑，纵横三百多里。把睢阳城扩充到七十里。大规模建造宫室，在高空架设通道，从宫中连接到平台有三十多里。能够被赐给天子的旌旗，出游时跟从的有千乘万骑。自东到西到处奔驰打猎，仪仗规模类似于天子。出入宫殿都要清道禁绝，严加警戒。招揽延请四面八方的豪杰，自崤山以东的游说人士，没有谁不尽归梁国，像齐国如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一类人都是。公

孙诡多有奇特邪僻的计策，初次拜见梁王，就赏赐给他千金，官职做到了中尉，梁国称他叫公孙将军。梁国制作了兵器、弓弩、戈矛等几十万件，但是府库里面的金钱还有一百万万，珠玉、宝器的数量比京师还要多。

【原文】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①]。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②]。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③]。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④]。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⑤]。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⑥]。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⑦]。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⑧]。逐其贼，未得也[⑨]。于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⑩]。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⑪]。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⑫]。上由此怨望于梁王[⑬]。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⑭]。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⑮]。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⑯]。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

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17]。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18]。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注释】

①节：符节，作凭证的信物。 舆驷马：高车驷马。《汉书》作"舆驷"。一驷为四马。《史记集解》瓒曰："天子副车驾驷马。" 关：函谷关。

②疏：奏章。

③辇(niǎn)：辇车。即在宫中乘坐的人拉车。 上林：上林苑。供皇帝射猎之所，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

④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出入宫廷，为自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 郎：郎官，宫廷近侍。 谒者：官名，掌为国君传达。 籍：名簿。 引：导引，通引。

⑤废栗太子：事详《外戚世家》。栗太子，刘荣，栗姬所生。 后嗣：继承人。

⑥袁盎(àng)：景帝时大臣。事详《袁盎晁错列传》。 关说：谏阻。《史记索隐》关者，隔也，引事而关隔，其说不得行也。 义：通"议"。《汉书》正作"议格"。 格：被阻遏。

⑦胶东王：刘彻，后为汉武帝。

⑧属：《汉书·文三王传》此下有"谋"字。 阴：暗中。

⑨贼：此指进行暗杀的人。

⑩意：怀疑，猜想。《史记索隐》谓意疑梁刺之。

⑪覆按：审察按验。覆，审察。

⑫二千石：此指王国相一级的官员。 轩丘豹：姓轩丘，名豹。 内史：官名，诸侯王国内掌民政。

⑬怨望：怨恨，责怪。望，埋怨。

⑭长公主：指文帝长女馆陶公主刘嫖。皇帝之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姑称大长公主。

⑮稍解：逐渐消释。 茅兰：梁孝王臣名。 布车：时一般人所乘之车。

⑯斧质：杀人刑具。质，同"锧"，垫板。 阙：此指宫门。

⑰忽忽：恍惚不安的样子。

⑱良山：《汉书》作“梁山”。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南。

【译文】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进京朝见皇帝。景帝派使者拿着符节乘着皇帝的副车，到函谷关前去迎接梁王。朝见以后，呈上奏章获准后因而留在京师，这是因为太后亲爱的缘故。孝王入宫就侍奉景帝同乘辇车，出宫就和景帝同坐一车进行游猎，到上林苑中去射猎禽兽。梁国的侍中、郎官、谒者都登记名簿通引进出天子的殿门，和汉朝廷的宦官没有两样。

十一月，皇上废除了栗太子，窦太后心里想让孝王做继承人。大臣们和袁盎等人在景帝面前进行了谏阻，窦太后的意见被阻遏了，从此也就不再提让梁王做继承人这件事。因为事情秘密，世人没有谁知道。就告辞回到了封国。

这年夏天四月，皇上确立胶东王做太子。梁王怨恨袁盎和参与议论的大臣，就和羊胜、公孙诡一班人谋划暗中派人刺杀了袁盎和其他参与议论的大臣等十多个人。追逐进行暗杀的凶手，没有能捕获。于是天子怀疑是梁王干的，捕获到凶手，果然是梁王主使的。就派遣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通过对梁国的审察检验，要逮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隐藏在梁王后宫中。使者责问二千石的官员很紧急，梁相轩丘豹和内史韩安国向梁王进言劝告，梁王才命令羊胜、公孙诡自杀，把他们的尸首交出。皇上因此怨恨责怪梁王。梁王恐惧，就派韩安国通过长公主向太后认错，这才得到宽恕。

皇上的怒气逐渐消释，因而呈上奏书请求朝见，已经到了函谷关，茅兰劝说梁王，让他乘坐普通人的车辆，由两名随从骑手跟着进了京都，隐藏在长公主的园囿之中。汉朝廷派使者去迎接梁王，梁王已经进入关内，他的车骑全部住在关外，不知道梁王在什么地方。太后哭泣着说：“皇帝杀死了我的儿子！”景帝忧虑恐惧。于是

梁王来到宫门前伏在斧质上认错，然后太后、景帝都特别高兴，相互哭泣，关系恢复到和以前一样。都召唤梁王的随从官员进关。然而景帝更加疏远了梁王，不和他同坐车辇了。

三十五年冬天，再次来朝，呈上奏章想留在京师，皇上没有允许。回到封国，心意恍恍惚惚很不愉快。往北去到梁山打猎，有人献上一头牛，牛有只脚长在背上，孝王厌恶这件事。六月中旬，得了热病，六天就去世了，谥号叫孝王。

【原文】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①]。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②]。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飡[③]。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④]。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⑤]。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⑥]。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注释】

①慈孝：孝敬。慈，指对父母的孝敬奉养。

②食：享受。 汤沐邑：收取赋税供用的私邑。

③说：通"悦"。 飡：同"餐"。

④共：通"恭"。 济川：封国名，都济阳，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济东：封国名，都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 山阳：封国名，都昌邑，在今山

东金乡县西北。　济阴：封国名，都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⑤藏(zàng)府：府库。藏，储存东西的地方。　称：相副相当。
⑥景帝崩：在公元前141年。

【译文】

孝王孝敬，每次听说太后有病，口不能进食，居不能安睡，常常想留在长安侍奉太后。太后也宠爱他。等到听说梁王去世了，窦太后哭得特别伤心，不进饮食，说："皇帝果然杀死了我的儿子！"景帝悲哀恐惧，不知道怎么办好。和长公主商计后，就把梁国一分为五，全都封孝王的五个男儿做王，五个女儿都让享受汤沐邑。于是给太后奏报了，太后才高兴，为皇帝的这个举动加了一次餐。

梁孝王长子刘买做梁王，这就是共王；儿子刘明做济川王；儿子刘彭离做济东王；儿子刘定做山阳王；儿子刘不识做济阴王。

孝王还没有死的时候，财产要用万万来计算，多得数也数不清。等到死了，府库里面余留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其他的财物也和它相当。

梁共王三年，景帝去世。共王继位七年去世，儿子刘襄继位，这就是平王。

【原文】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①]。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于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②]。孝王诫后世，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③]。任王后闻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④]。"任王后绝欲得之[⑤]。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罍樽，赐任王后[⑥]。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

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遂不得见汉使者⑦。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⑧。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⑨。

元朔中，睢阳人类犴反者，人有辱共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⑩。太守客出下车，类犴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⑪。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⑫。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⑬。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⑭。梁余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注释】

①大母：祖母。

②櫑(léi)樽：上盖刻有云雷形花纹的酒杯。此器当为青铜制。　直：通"值"。

③善保：珍藏。

④自恣：任意，自由。

⑤绝：非常，特别。

⑥直：径直。

⑦措(zé)：轧，夹注。

⑧私：暗地。　食官长：官名。　郎中：官名，掌管皇宫车骑门户，内从侍卫，外从作战。《史记志疑》以为"士通"为人名，"等"字倒，故云此句当作"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士通等乱"，仅为一说，似难依凭。《汉书》此句"郎中"作"郎"，无"士"字，"通"作"奸"。　风：通"讽"，含蓄暗示或劝告。

⑨请病：请安问病。 持丧：居丧守孝。

⑩元朔：武帝年号，公元前128年～前123年。 类犴(àn)反：人名。 淮阳：郡名，治所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⑪让：责备。

⑫阴事：秘密不可告人之事。 上变事：上书告发变乱之事。

⑬验问：验证审问。

⑭枭(xiāo)：斩首示众。

【译文】

梁平王刘襄十四年，母亲叫陈太后。共王的母亲叫李太后。李太后，是平王的亲祖母。而平王的王后姓任，叫任王后。任王后甚得平王刘襄的宠幸。当初，孝王在世的时候，有一座罍樽，价值千金。孝王告诫后代，珍藏这座罍樽，不能把它送给别人。任王后听说了就想得到罍樽。平王的祖母李太后说："先王有命令，不能把罍樽给人。其他物品即使价值一百万万，还是可以任意送人的。"任王后特别想得到它。平王刘襄径直派人打开府库取走罍樽，赐给任王后。李太后大为恼怒，汉朝廷的使者来到，想自己去对使者陈说，平王刘襄和任王后拦阻她，把门关上，李太后和他们争着要开门，夹了手指，就没有能够见到汉朝廷的使者。李太后也暗地和食官长以及郎中尹霸等士人通奸淫乱，而平王和任王后借这样的事派人含蓄劝告来制止李太后，李太后自身有淫乱行为，也就作罢了。后来李太后病故。她生病时，任王后都未尝去请安问病；去世了，又不居丧守孝。

元朔年间，睢阳有个类犴反的人，有人侮辱了他的父亲，这人和淮阳郡太守的客人同坐一辆车出门。太守的客人出门后下了车，类犴反把他的仇人杀死在车上就离去了。淮阳郡太守发怒，拿这件事责备梁国的二千石官员。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寻求类犴反特别紧急，拘执了类犴反的亲戚。类犴反知道梁国上面那些秘密和不可告

人的事，就上书朝廷报告了梁国内部的变乱，把梁王和祖母争罍樽的情形全都向朝廷揭发了。当时朝廷以下的官员知道了这件事，想借此打击梁国的高级官员，他的上书让天子知道了。天子交给官员们去验证查问，结果确有其事。公卿们请求把刘襄废除王位让他去做平民。天子说："李太后有淫乱行为，而梁王刘襄又没有好的师傅辅佐教导，所以陷入了不义的境地。"就削减梁国八座城邑，把任王后在市上斩首示众。梁国余下还有十座城邑。刘襄继位三十九年去世，谥号是平王。儿子刘无伤继位做了梁王。

【原文】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①。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③。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④。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注释】

①桓邑侯：刘明封爵名。桓邑，《汉志》阙，不详何地。　孝景中六年：景帝中元六年，即公元前144年。

②七年：指汉武帝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　有司：有关主事官员。

房陵：县名，在今湖北房县。

③好：喜好，嗜好。

④上：此指汉武帝。 上庸：县名，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大河郡：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设。

【译文】

济川王刘明，梁孝王的儿子，以桓邑侯身份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封做济川王。七年，犯了射杀他封国中尉的罪，汉朝廷有关的主管官员请求诛杀他，天子不忍心诛杀，废黜刘明为平民，贬迁到房陵，他的封地归还汉朝廷设为郡。

济东王刘彭离，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封做济东王。二十九年，刘彭离骄纵凶悍，毫无人君的礼仪风范，夜暮中暗地里和他的家奴、亡命少年几十人，剽掠抢劫肆意杀人，把夺取财物当成嗜好。被他杀死而发觉了的有一百余人，国中都知道他的暴行，没有谁敢于夜间出行。被杀者子弟上书告发，汉朝廷有关的负责官员请求诛杀他，皇上不忍心，废黜他做平民，贬迁到上庸，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刘定，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封做山阳王。九年去世，没有子嗣，封国被废除，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刘不识，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封做济阴王。一年就去世了，没有子嗣，封国被废除，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为济阴郡。

【原文】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①。然亦僭矣②。

【注释】

①亲爱：亲指与景帝为亲兄弟，爱指受窦太后宠爱。 会：碰上。 隆盛：兴隆繁盛。 殷富：殷实富足。 植：增殖。植，通"殖"，增加，积累。车服：车马服饰。 拟：比拟，类似。
②僭：超越本分。

【译文】

太史公说：梁孝王虽说是因为亲兄弟和受宠爱的缘故，封在肥沃的地带做王，但也正碰上了汉家朝廷兴隆繁盛，百姓都很殷实富足，所以能够增殖他的财货，扩建宫室，车马服饰类似于天子。然而也已经是超越本分了。

【原文】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①]。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②]。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③]。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后祸[④]？景帝与王燕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⑤]。"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⑥]！"于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⑦]。"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⑧]。"成王曰："吾直与戏耳[⑨]。"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⑩]。"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⑪]。是后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⑫]。《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

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后传王，而实不行[13]。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14]。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于禁门内，饮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15]。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16]！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余岁一至[17]。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18]。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19]！

【注释】

①褚先生：即褚少孙，汉元、成间博士，续补《史记》。　老郎吏好事者：即好事的老郎吏。郎吏，帝王的侍从官员。

②不善：不好。此指谋求做天子。　中：指朝廷内。

③正言：刚正直言。阿意：阿谀承意。　说意：使心意喜悦，讨得她喜欢。

④窦婴：窦太后房侄，封魏其侯。详《魏其武安侯列传》。

⑤燕见：在内廷不以君臣间的正式礼仪相见。燕，通"宴"。

⑥据地：稽首伏地。据，按。适孙：嫡长孙。适，通"嫡"。　擅：擅自。

⑦成王：周成王，武王之子。

⑧周公：周武王之弟，辅佐成王，世称贤相。封于鲁。

⑨直：只，但。

⑩过：过错。

⑪应县：实指汉代之应乡，邑名，非县制。地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北。

⑫没齿：指年老，意即终生。

⑬骄蹇(jiǎn)：傲慢，不顺从。 数(shuò)：多次，屡次。

⑭小见：非正式的朝见，即帝王闲暇时召见臣下。 朔旦：初一清晨。 荐：垫。 法见：按正式的礼法朝见。 王：指来朝见的侯王。

⑮禁门：即宫门。宫中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称。 省中：即"禁中"，亦称"禁省"，即皇宫。

⑯大言：说大话，即许以继承帝位。 远：指远离事理。

⑰《史记志疑》惟所言汉诸侯王朝见期法，可补《汉》、《史》之缺。

⑱鄙语：俗话。 恶言：坏话。

⑲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以直谏著称，武帝名之曰近于"社稷之臣"。事详《汲郑列传》。

【译文】

褚先生说：我做郎官的时候，从宫殿里面喜欢说三道四的老郎吏嘴中听说了梁孝王的事。私下认为让梁孝王产生怨恨责怪，有要做天子的不好想法，事情还是从朝廷内引发出来的。当时窦太后，是朝廷的女主，因为宠爱小儿子的缘故，想让梁王做太子。大臣不在这个时候刚正直言提出他不可以这样做的情由，却阿谀承意只管一些小事，暗地里讨她喜欢以便得到赏赐，这不是忠臣。大家一齐都像魏其侯窦婴那样的刚正直言，怎么会有后来的祸患？景帝和梁王在内廷中相见，侍奉太后饮食，景帝说："我死了以后把帝位传给梁王。"太后高兴。窦婴在跟前，伏地叩头提出意见说："汉家法制规定，只传嫡子嫡孙，如今皇帝为什么要把帝位传给弟弟，擅自违背高帝的规定呢！"于是景帝沉默不语。太后意下很不高兴。

从前周成王和年纪幼弱的弟弟都站在树下，拿起一片树叶给弟弟，说："我把它封给你。"周公听到了，上前拜见说："天王封赏弟弟，很好。"成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周公说："人主没有过错的举动，不应有开玩笑的话，说了的话一定要加以实行。"于是

就把小弟弟封在应地。从这以后成王终生不敢说开玩笑的话，说了的一定要加以实行。《孝经》上说："不符合礼法的话不说，不在正道范围内的事不做。"这是圣人的经典言论。如今主上不应对梁王说出好听的话。梁王上面有太后这样重要的依靠，傲慢不顺已经很久了，多次听到景帝这样好听的话，要在自己死了以后把帝位传给梁王，但是实际上又不能这样去做。

再说诸侯王朝见天子，汉家朝廷的法规总共应当有四次相见。开始到达，进宫中进行小见；到了正月初一清晨，捧着用皮垫着的璧玉向皇帝恭贺正月，这是按君臣礼法正式拜见；以后三日，为诸侯王置办酒宴，赏赐给他金钱财物；又在后面两日，再次进宫小见，告辞离去。总共留在长安不超过二十日。小见，就是在宫门里面燕见，在皇宫之内宴饮，这不是一般士人能够进得去的。如今梁王往西来朝见，因而留在长安，将近半年，在宫内和皇帝同坐一小辇，在宫外同乘一辆车，含蓄地拿大话来示意而实际上又不能真正给他，让他产生出怨言，图谋进行叛逆，然后随着对这种情势感到忧虑，离事理不是太远了吗！不是大贤人，不知道退让。如今汉廷的礼仪法规，朝见恭贺正月的，常常是一位诸侯王和四位有侯爵的一块儿朝见，十多年才来一次。如今梁王常常是连年进京朝见，并长久地留在京都。俗话说"骄纵的儿子不会孝顺"，这不是坏话。所以诸侯王应当设置优秀的师、傅，用忠言的士人给他做相，像汲黯、韩长孺等一样，敢于直言极谏，哪里还能有祸害呢！

【原文】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①]。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②]。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③]。"景帝跪席举身曰："诺[④]。"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

言如是，何谓也[5]？”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6]。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7]。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8]。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9]。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10]。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11]。’臣请见太后白之[12]。”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13]？”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14]。而梁王闻其义出于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15]。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16]？”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17]。剑著身[18]。视其剑，新治[19]。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20]。”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余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21]。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22]。于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23]。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24]。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25]。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26]。”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湌，气平复。故曰，不通

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27]。

【注释】

①谒：进见。　私说：和谐欢悦。

②亲亲：痛爱亲属。　尊尊：尊崇长辈。

③安车：可以安坐的小车。妇人多乘用。此代指太后。　大驾：本指皇帝出行的车驾。此为死亡之讳称。

④举身：伸直上身。

⑤经术：经学，儒术。

⑥状：情况，道理。

⑦质：质朴。　法：效法。

⑧文：文采。　本始：本原。

⑨非：责备，贬黜。　宋宣公：名力，公元前747年～前729年在位。《宋微子世家》："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

⑩反：通"返"。

⑪语出《公羊传·隐公三年》。　大：尊崇。　居正：遵循正道、正统。

⑫白：陈述，说明。

⑬即终：如果去世。

⑭解说：晓悟后喜悦。

⑮义：通"议"，主意，立议。　所：处所。此指身上。

⑯得毋：副词，莫不是，该不会。

⑰置：丢弃。

⑱著：附著。

⑲治：打制。

⑳削厉工：制作和磨砺刀剑的工匠。　梁郎某子：《史记索隐》谓梁国之郎，是孝王官属。某子，史失其姓名也。

㉑独：偏偏就是。　穷本：穷尽本源，追根到底。　端：端倪，迹象。　见：通"现"，显露。

㉒治：处理。 解：指解除太后的忧心。

㉓主：负责，主持。

㉔霸昌厩：厩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㉕言：当为衍文。

㉖恙（yàng）：伤害。

㉗窥（kuī）：从小孔里察看。

【译文】

听说梁王往西来进京朝见，谒见窦太后，家人相见，和景帝一起侍奉着坐在太后跟前，彼此交谈和谐欢悦。太后对景帝说："我听说殷代的主张是痛爱亲属，周代的主张是尊崇长辈，他们的道理是一致的。我要是离世了，就把梁孝王托付给你了。"景帝跪在席上直起身子说："是。"散罢酒宴出来，皇帝召来袁盎等精通经学的各位大臣说："太后说了些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都回答说："太后的心意是想立梁王做皇帝的太子。"皇帝询问其中的道理，袁盎等说："殷代主张痛爱亲属，就是传位给弟，周代主张尊崇长辈，就是传位给子。殷代的主张质朴，质朴就是效法上天，痛爱他的亲人，所以传位给弟。周代的主张文采，文采就是效法大地，尊就是崇敬，崇敬他的本源，所以传位给长子。周代的主张，太子死了，传位给他的嫡孙。殷代的主张，太子死了，传位给他的弟弟。"皇帝说："各位的看法怎么样？"都回答说："当今汉家制度效法周代，周代的主张不能够传位给弟，应当传位给子。所以《春秋》由于这个缘故贬斥宋宣公。宋宣公死了，不传位给子而给了弟。弟接受君位后死去，再次返回来给了兄长的儿子。弟弟的儿子进行争夺，认为我应当接替父亲身后的君位，就杀刺兄长的儿子。因为这个缘故国家混乱起来，祸患不断。所以《春秋》说'君子奉崇遵守正道，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我们请求拜见太后向她陈述。"袁盎等人入宫谒见太后："太后说想立梁王，梁王如果死去，想让谁继位？"太后说："我再让

皇帝的儿子继位。”袁盎等人用宋宣公不立应当继位的嫡子，产生祸患，祸乱在以后的五代都没有继绝，小有不忍心会危害大道理的情况禀报给太后。太后才晓悟然后高兴起来，随即让梁王回去就国王之位。但是梁王听说这些主意是出在袁盎等各位大臣身上，怨恨责怪，派人来刺杀袁盎。袁盎回过头对刺客说：“我就是所说的袁将军，各位莫非是搞错了吧？”刺客说：“对了的！”刺杀了他，把剑也丢弃了。剑附着在袁盎身上。检查这把剑，是新打制的。查问长安城中打制磨砺刀剑的工匠，工匠说：“梁国的郎官某人来打制过这柄剑。”因此了解并发觉了刺杀的线索，派遣使者去捕捉他们。这偏偏就是梁王所想要诛杀的十多名大臣，审案的官吏穷究本源，梁王谋反的迹象严重显露出来了。太后就不想饮食，日夜哭个不停。景帝特别忧虑，询问公卿大臣，大臣们认为派遣精晓经学的官吏前往处理，才可以解除太后的忧心。于是派遣田叔、吕季负责前往处理。这两个人都精通经学，明白大的礼法。他们回来了，到达霸昌厩，取来火把梁王所供的反叛言辞都给烧毁了，只是空着手来回奏景帝。景帝说：“怎么样？”回答说：“梁王不知道刺杀的事。制造这个事件的，只是他的宠幸之臣羊胜、公孙诡一班人干的。臣等谨慎地按伏罪诛杀了他们，梁王没有什么伤害。”景帝高兴，说：“赶紧去谒见太后。”太后听说了，马上起身就坐，并能进餐，心气也恢复到平静状态。所以说，不精通经学知晓古今的大礼法，不可以担任三公和左右近臣。缺乏见识的人，如同从管中窥天一样。

史记全译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题解】

本篇反映出汉代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地位的变化。

景帝十四子，除武帝外，余十三人为五母所生，同母为宗，故曰“五宗”世家。十三王除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外，余或骄奢，贼戾，擅权，好内，多犯禁；或无后，国除而地入于汉，无能有所作为。

论赞于汉初分封之策加以评议。吴楚反后取消了诸侯王自除吏的特权，亦降低了其国朝廷所置相的地位。出现了“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的局面，诸侯王势力削弱，中央统一权力大为加强。此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文篇为汉初分封之发展变化作一小结。

【原文】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阏于①。程姬子曰馀、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儿姁子曰越、寄、乘、舜②。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③。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④。山东诸儒多从之游⑤。

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⑥。四年卒，子刚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顷王授代立。

临江哀王阏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⑦。三年卒，无后，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壖垣为宫，上征荣⑧。荣行，祖于江陵北门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⑩。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⑪。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⑫。百姓怜之。

荣最长，死无後，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⑬。

右三国本王皆栗姬之子也⑭。

【注释】

①栗姬：齐人，所生景帝长子刘荣，先立为太子，后被废，栗姬亦以忧死。　阏(è)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无"于"字。

②儿姁(xǔ)：武帝母王皇后之妹。《外戚世家》："先是臧儿又入其少女儿姁，儿姁生四男。"按：臧儿，王皇后及儿姁之母。

③河间：封国名，都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　孝景帝前二年：即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

④儒学：尊崇孔子，崇尚礼乐，主张德治、仁政的学术流派。　被服：衣著服饰。　被，通"披"。　造次：言行举止。

⑤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　游：交往，交游。

⑥共(gōng)：通"恭"。

⑦临江：封国名，都江陵，在今湖北江陵县。

⑧壖垣(ruán yuán)：内外墙之间的空地。　征：征召。

⑨祖：祭祀名，出行前血祭路神。

⑩反：通"返"。　中尉：官名，掌管京城治安。　簿：对簿。即接受审讯。

⑪郅都：汉代著名酷吏。详《酷吏列传》。责讯：责问审讯。

⑫蓝田：县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

⑬南郡：郡名，在今湖北襄樊市以南西到利川市南至洪湖市之内的地带。《史记正义》颜师古云："荣实最长，而传居二王后者，以其从太子废后乃为王也。"

⑭右：竖排称"右"，今横排当称"上"，以上。下同。

【译文】

孝景皇帝的儿子总计有十三人做王，而他们的母亲是五个人，同一个母亲所生的是宗亲。栗姬所生的儿子叫刘荣、刘德、刘阏于。程姬所生的儿子叫刘馀、刘非、刘端。贾夫人所生的儿子叫刘彭祖、刘胜。唐姬所生的儿子叫刘发。王夫人儿姁所生的儿子叫刘越、刘寄、刘乘、刘舜。

河间献王刘德，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做河间王。爱好儒家学说，衣着服饰言行举止必定仿效儒生。崤山以东地区的各个儒生都依从他和他交游。

二十六年去世，儿子恭王刘不害继位。四年去世，儿子刚王刘基接替继位。十二年去世，儿子顷王刘授接替继位。

临江哀王刘阏于，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做临江王。三年去世，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设置为郡。

临江闵王刘荣，在孝景帝前元四年立做皇太子，四年后废黜，以原太子的身份封做临江王。四年，因犯有侵占祖庙内外墙垣间空地建造宫室的罪过，皇上征召刘荣。刘荣出行，在江陵城北门祭祀路神。登上马车之后，车轴折断，车子毁坏。江陵的父老流泪私下交谈说："我们的国王不会返回了！"刘荣到了京都，前往中尉府接受审讯。中尉郅都责问审讯临江王。临江王恐惧，自杀而死。安葬

在蓝田，几万只燕子衔土放在他坟墓上。百姓都哀怜他。

刘荣年岁最大，死了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置为南郡。

以上三个封国的第一代王都是栗姬所生的儿子。

【原文】

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①。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②。好治宫室苑囿狗马③。季年好音，不喜辞辩④。为人吃⑤。二十六年卒，子光代为王。初好音舆马；晚节啬，惟恐不足于财⑥。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⑦。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⑧。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⑨。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⑩。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⑪。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淮南、衡山谋反时，建颇闻其谋⑫。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⑬。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淖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⑭。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⑮。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⑯。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⑰。建又尽与其姊弟奸⑱。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⑲。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⑳。王服所犯，遂自杀㉑。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注释】

①共：通"恭"，《汉书》正作"恭"。 淮阳：封国名，都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②徙：改封。 鲁：封国名，都鲁县，在今山东曲阜市。
③苑囿：帝王游玩打猎的风景园林。
④季年：晚年。
⑤吃(jī)：口吃，结巴。
⑥晚节：末年，晚年。 啬：吝啬。
⑦江都：封国名，都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 汝南：封国名，都上蔡，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⑧材力：才能气力。
⑨吴故国：吴王刘濞的原有封国。
⑩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元光，汉武帝年号。 贼：寇害，骚扰。
⑪桀：通"杰"。
⑫淮南、衡山谋反：刘安与刘赐谋反。详《淮南衡山列传》。 颇：略微。
⑬载：车上插着。
⑭淖(nào)姬：易王之妾。《汉书》作"淖姬等几十人"。 服舍：守丧的房舍。
⑮党羽：同伙及涉嫌人。
⑯事：指从事贿赂活动。 绝：熄灭。
⑰巫祝：迷信职业者。巫，所称能以舞降神的人。祝，祠庙中司祭祀的人。
⑱姊弟：姐妹。
⑲闻：特指上报后天子已经知道。
⑳即讯：就地审讯。
㉑服：认罪。

【译文】

鲁恭王刘馀，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做淮阳王。二年，吴、楚等七国反叛被打败后，在孝景帝前元三年改封做鲁王。喜

好修建宫室和园林并畜养狗马等物。晚年喜好音乐，不喜欢言辞辩说。生性口吃。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刘光接替做王。最初喜好音乐车马；晚年变得吝啬，唯恐钱财不够用。

江都易王刘非，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做汝南王。吴、楚七国反叛的时候，刘非十五岁，有才能和气力，呈上奏章希望出击吴国。景帝赐给刘非将军印章，让他出击吴军。吴国被打败以后，过了两年，改封做江都王，治理吴国原来所封的土地，因为立有军功赐给他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举进入汉朝廷边界进行侵害，刘非呈上奏章希望攻击匈奴。皇上不允许。刘非喜好使用气力，修建宫观，招集四方的豪杰，特别的骄纵奢侈。

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刘建继位做王。七年自杀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的时候，刘建略微知道他们的谋划。自己认为封地靠近淮南国，恐怕一旦发生事变，会被他兼并，就暗中制作兵器，并时常佩带他父亲所得到赏赐的将军印，在车上插着天子旗帜出去巡游。易王死了还未安葬，刘建把他所喜欢的易王宠爱的美人淖姬，夜间派人接到守丧的房舍里来通奸。等到淮南王的谋反事揭发，惩治同伙及涉嫌人略微连及江都王刘建。刘建恐惧，因而派人多带些金钱，从事活动想熄灭这场官司。他又相信巫祝，派人祷告祭祀，编造虚妄不经的话。刘建又和他的姐妹尽都通奸。这些事被天子知道以后，汉朝廷公卿请求逮捕惩治刘建。天子不忍心，派大臣去就地讯问江都王。江都王承认所犯的罪过，就自杀了。封国被废除，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置为广陵郡。

【原文】

胶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后，端用皇子为胶西王[①]。端为人贼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之数月[②]。而有爱幸少年为郎。为郎者顷之与后宫乱，端禽灭

之，及杀其子母[③]。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④]。端心愠，遂为无訾省[⑤]。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⑥]。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游[⑦]。数变名姓，为布衣，之他郡国。

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⑧]。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⑨]。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⑩]。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立四十七年，卒，竟无男代后，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注释】

①胶西：封国名，都高密，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②贼戾：残暴凶狠。 阴痿：即阳痿。《史记正义》不能御妇人。

③禽：通"擒"。

④太半：即大半，达三分之二以上。

⑤愠(yùn)：含怒，怨恨。 无訾省：谓诸事不理，也不理钱财。訾，通"资"。

⑥收徙：收藏保护或迁置他处。

⑦卫：指警卫人员。

⑧相、二千石：吴楚七国反叛后汉朝廷派往诸侯国的高级官员。相，总理政务。二千石，郡守国相一级的其他官员。 诈：骗局，诡计。

⑨究变：有无穷变化。究，穷，极。 距：通"拒"。

⑩绳：惩处，治罪。

【译文】

胶西王刘端，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反叛被打败以后，刘

端以皇子身份封做胶西王。刘端为人残暴凶狠，又有阳痿病，一接近妇人，就要病好几个月。他有一个宠爱的少年做郎官。做郎官的人不久就和后宫淫乱，刘端把郎官擒拿给杀死了，连及杀了他的儿子和母亲。多次触犯皇上的法规，汉朝廷的公卿屡次请求诛灭刘端，天子因为是兄弟的缘故，不忍心，但是刘端的所作所为更加严重。有关的主管官员再次请求削减他封国的土地，结果去掉了一大半。刘端心中怨恨，就诸事不理也不理钱财。府库全都坏了漏水，腐烂的财物要用万万来计算，最终他也不能收藏保护或是转移到他处。命令官吏不要收取田租赋税。刘端撤除所有的警卫人员，把宫门封堵上，只从一座门出去巡游。多次变换姓名，扮成平民，到过其他的郡国。

相、二千石级的官员前往他的封国，依据汉朝廷的法规来处治他，刘端总是搜罗这些官员的罪过进行告发，找不到罪过的设诡计用毒药杀死他们。他设诡计的办法穷尽变化，他强悍到足以拒绝劝告，他的智巧足以粉饰过错。相、二千石官如果依从胶西王的意见办事，那末汉朝廷又会按法规来惩处他们。所以胶西虽是一个小国，但在这里被杀伤的二千石一级的官员特别多。

在位四十七年，去世，最终没有生男孩接替他以后的王位，封国被废除，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置为胶西郡。

以上三个封国的第一位封王都是程姬所生的儿子。

【原文】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1]。赵王遂反破后，彭祖王广川[2]。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3]。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4]。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5]。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

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6]。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7]。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淖姬者为姬，甚爱之。

彭祖不好治宫室、机祥，好为吏事[8]。上书愿督国中盗贼[9]。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10]。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11]。

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12]。与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废[13]。赵更立太子。

【注释】

①赵：封国名，都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 广川：封国名，都信都，在今河北冀县。

②遂：刘遂，刘邦第六子刘友之子，吕后时封赵王，参与吴楚七国叛乱。

③孝景帝崩：在公元前141年。

④巧佞：巧言献媚。 卑谄：卑下奉承。 足恭：过分恭顺以取媚于人。 刻深：苛刻严酷。《史记索隐》谓刻害深，无仁恩也。

⑤中：中伤。

⑥皂布衣：差役所穿的黑色布衣。皂，黑色。 除：扫除。 作动：引诱对方行动。《汉书》作"诈动"。

⑦榷(què)：垄断独营。 会(kuài)：通"侩"，确定买卖价格，如今之市场经纪人。 经：常。

⑧机祥：敬奉鬼神以求福。 吏：指下级官吏。

⑨督：视察。

⑩微：巡察。

⑪使：指京师使者。 险陂(bì)：邪恶不正。

⑫同产姊：同母所生的姐姐。

⑬江充：邯郸人，靠告发刘彭祖起家，后在一次宫廷事变中为武帝太子刘据所杀。

【译文】

赵王刘彭祖，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做广川王。赵王刘遂参与吴楚七国反叛被打败后，刘彭祖封在广川做王。四年，改封做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去世。刘彭祖为人巧言献媚，卑下奉承，过分恭顺但心地苛刻严酷。喜好玩弄法律条文，拿诡诳的辩论来中伤人。刘彭祖多有内宫的宠姬和子孙。相、二千石级的官员想遵奉汉朝廷的法规来惩处他，那么就会给赵王的家中带来危害。因此每次相、二千石的官员到达，刘彭祖穿着黑色差役布衣，自己出来迎接，打扫二千石级官员住的房舍，多设一些疑惑的事情来引诱对方动作，搜集一些二千石级官员的失言之处，有涉及汉朝廷忌讳的内容，就纪录下来。二千石级的官员想要处治他，就拿出这些纪录来迫使他们就范；不听从，就呈上奏章告发，并污加一些作奸犯法图取私利的事。刘彭祖在位五十多年，相、二千石级的官在他封国任职没有能做满两年的，都因为有罪离去，严重的处死，罪轻的判刑，由于这样的缘故二千石级的官员没有谁敢惩处他。而赵王专权，派使者直接到县里替商人确定买卖价格并垄断经营，收入多于王国的正常租税。因此赵王家中多有金钱，然而他用来赐给姬妾的各个儿子，也都用尽了。刘彭祖娶了原来江都易王的宠姬被后来国王刘建所夺取和她通奸的淖姬做姬妾，特别宠爱她。

刘彭祖不喜好修建宫室和祷神求福，喜好做下级官吏干的事。呈上奏章愿意视察国内的盗贼。常常在夜里让走卒跟着自己在邯郸城中进行巡察。各个朝廷的使者和过路的宾客因为刘彭祖邪恶

不正，没有谁敢在邯郸城中留宿。

他的太子刘丹和他的女儿及同胞姐姐通奸。刘丹跟他的门客江充有隔阂，江充告发了刘丹，刘丹由于这个缘故被废黜。赵国改立了太子。

【原文】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①]。十四年，孝景帝崩。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②]。常与兄赵王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③]。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④]。"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⑤]！"

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为中山王。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注释】

①中山：封国名，都卢奴，今河北定县。

②内：指女色。 枝属：亲属。《汉书》无此二字。

③非：指责。

④声色：歌舞女色。

⑤拊循：亦作"抚循"，安抚，抚慰。 藩臣：诸侯均当是藩卫天子之臣。

【译文】

中山靖王刘胜，在孝景帝前元三年以皇子身份封做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去世。刘胜为人嗜酒贪杯喜好女色，有亲属儿子一百二十多人。常常和兄长赵王互相指责，说："哥哥做王，专门代替官

吏办事。做王的人应当每日听音乐享受歌舞女色。"赵王也指责他，说："中山王只是每日淫乐，不辅佐天子抚慰百姓，怎么称得上是藩卫之臣。"

在位四十二年去世，儿子哀王刘昌继位。一年去世，儿子刘昆侈接替做中山王。

以上两个封国的第一位封王都是贾夫人的儿子。

【原文】

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①]。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②]。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③]。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④]。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鲋鮈立为长沙王[⑤]。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注释】

①长沙：封国名，都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②有所辟：指月经。辟，通"避"。《史记索隐》姚氏按：《释名》云"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的为识，令女史见之"。王粲《神女赋》以为"脱袿裳，免簪笄，施玄旳，结羽钗"。旳即《释名》所云也。《说文》云"姅，女污也"。《汉律》云"见姅变，不得侍祠"。姅音半。

③身：身孕。

④卑湿贫：低洼潮湿贫穷。《史记集解》应劭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

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

⑤鲋鮈(fù jū)：人名。

【译文】

长沙定王刘发，刘发的母亲唐姬，原来是程姬的侍女。景帝召幸程姬，程姬正来月经，不愿进侍，就把侍女唐儿打扮了让她夜晚去进侍。皇上醉了不知底细，认为是程姬就行房事了，结果有了身孕。随后才发觉不是程姬。等到生了儿子，因而给取名叫发。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做长沙王。因为他母亲卑贱，不受宠爱，所以被封在低洼潮湿贫穷的地带。

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康王刘庸继位。二十八年去世，儿子刘鲋鮈继位做长沙王。

以上一个封国的第一位封王是唐姬的儿子。

【原文】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①。

十二年卒，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②。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自是之后，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③。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战守备，候淮南之起④。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⑤。寄于上最亲，意伤之，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是上(问)〔闻〕⑥。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

不次，因有过，遂无言[7]。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8]。

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谥为哀王。子庆为王[9]。

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10]。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11]。十二年卒，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注释】

①广川：已见前注。

②桑距：《汉书》作“乘距”。

③胶东：封国名，都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④微：暗中。 楼车：装有望楼能窥看敌国营垒虚实的车。 镞(zú)：金属箭头。

⑤出：暴露，牵涉。《史记集解》如淳曰：“穷治其辞，出此事。”一以为“出，犹脱，谓解脱其罪。”

⑥最亲：刘寄母王夫人是武帝母王皇后之妹。

⑦常：通“尝”。 不次：不合次序。

⑧六安：封国名，都六安，在今安徽六安市。

⑨庆：不当与叔父同名，《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汉书·景十三王传》均作“通平”，一本作“建”。

⑩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元狩，武帝年号。

⑪清河：封国名，都清阳，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译文】

广川惠王刘越，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做广川王。

十二年去世，儿子刘齐做王。刘齐有位宠幸臣子桑距，随后桑距犯了罪，刘齐想诛杀桑距，桑距逃亡，广川王因此擒灭了他的宗

族。桑距怒恨广川王，就呈上奏章告发广川王刘齐和同胞姊妹通奸。从这以后，广川王刘齐多次呈上奏章告发说到汉朝廷的公卿及宠幸之臣所忠等人。

胶东康王刘寄，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做胶东王。二十八年去世。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时候，刘寄暗中听说这件事，私自制作楼车、镞矢、攻战守御的装备，等候淮南王谋反起事。等到官吏惩办淮南王的事，供辞中暴露出刘寄。刘寄在兄弟中对皇上来说算最亲，为参与谋反事心意特别哀伤，发病死去了，不敢设立身后的继位人，这件事皇上知道了。刘寄有长子名贤，母亲不爱宠幸；有小儿子名庆，母亲很宠幸，刘寄曾经想立他做继位人，因为不符合次序，又因为自己有过错，就没有对朝廷提出。皇上怜悯他，就封刘贤做胶东王，承奉做康王的继位人，而把刘庆封在原来衡山王的地盘，做六安王。

胶东王刘贤继位十四年去世，谥号是哀王。儿子刘通平做王。

六安王刘庆，在元狩二年以胶东康王儿子的身份封做六安王。

清河哀王刘乘，在孝景帝中元三年以皇子身份封做清河王。十二年去世，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封地归还给汉朝廷，设置为清河郡。

【原文】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①]。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为王。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棁[②]。棁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

商，王后希得幸[3]。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4]。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棁为人数，及薨，又不分与财物[5]。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棁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6]。棁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人牢视囚[7]。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8]。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无行，使棁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9]。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余，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曰："常山宪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诬争，陷子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10]。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11]。

【注释】

①常山：封国名，都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②棁：音 zhuó。

③内：姬妾。　希：稀少，罕见。

④妒媢(mào)：嫉妒。

⑤雅：平素，向来。

⑥收恤：收纳抚恤。

⑦舍：服丧的庐舍。　博戏：博局游戏，用六箸十二棋。　筑：击弦乐器。

⑧大行：官名，掌管接待宾客。　骞：张骞。　验：查验，验证。　问：审讯。

证左：证人。

⑨房陵：县名，在今湖北房县。

⑩蚤：通“早”。 適孽：古代称正妻所生之子为嫡子，妾媵所生之子为孽子。適，通“嫡”。孽子，亦称“庶孽”、“庶子”。

⑪真定：封国名，都真定，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泗水：封国名，都淩县，在今江苏泗阳县西北。

【译文】

常山宪王刘舜，在孝景帝中元五年以皇子身份封做常山王。刘舜在兄弟中跟皇帝算最亲，是景帝的最小的儿子，骄纵荒怠多生淫乱，屡次触犯禁令，皇上常常宽大开释他。在位三十二年去世，太子刘勃接替继位做王。

当初，宪王刘舜有个他不喜爱的姬妾生了大男孩刘棁。刘棁因为母亲不受宠幸的缘故，也不能得到宪王的喜爱。宪王王后修生了太子刘勃。宪王姬妾很多，所宠幸的姬妾生了儿子刘平、儿子刘商，王后很少得到幸御。等到宪王病得很严重，各位受宠幸的姬妾常常去侍候疾病，所以王后也因为嫉妒不常常去侍候疾病，总是回自己房舍去了。医生呈进药物，太子刘勃不去自己品尝药物，又不留宿王室侍候疾病。等到宪王去世，王后、太子才到，宪王向来不把长子刘棁算在他儿子的数目当中，等到去世，又不分给他财物。郎官有人劝说太子、王后，让各个儿子和长子刘棁共同分配财物，太子、王后不听从。太子接替继位，又不收纳抚恤刘棁。刘棁怨恨王后、太子。汉朝廷的使者来视察宪王的丧事，刘棁亲自对使者讲宪王患病的时候，王后、太子不去侍候，等到去世了，六日后就走出了服丧的房舍，太子刘勃暗地奸淫，饮酒作乐，博局为戏，击筑听乐，用车载着女人奔驰，环绕城墙奔跑，从闹市穿行，进入牢房探视囚犯。天子派遣大行官张骞来查验王后和审讯常山王刘勃，请求逮捕和刘勃一起为非作歹的各个证人，常山王又把他们隐藏起来。官吏搜求追

捕让刘勃非常着急，以至于派人鞭笞击打提供佐证的人，擅自放走汉朝廷所怀疑的囚犯。有关的主管官员请求诛杀宪王王后修和常山王刘勃。皇上因为修一向没有好的品行，让刘棁告发把她陷入罪过之中，刘勃没有好的师傅辅佐教导，不忍心诛杀。有关的主管官员请求废黜王后修，把常山王刘勃连同家属贬迁安置到房陵，皇上允许了。

刘勃做王几个月，贬黜到房陵，封国绝灭。一个多月以后，天子认为他这家最亲，就诏令有关主管官员说："常山宪王早夭了，王后和姬妾不和睦，嫡子和庶孽互相诬告争执，陷在不义的境地，因而灭绝了封国，我特别怜悯他们。姑且封给宪王儿子刘平三万户，做真定王；封给儿子刘商三万户，做泗水王。

【原文】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①。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无子。于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儿姁子也。其后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②。凡儿姁子孙，于今为六王。

【注释】

①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元鼎，武帝年号。
②支子：嫡妻之次子以下及姬妾之子。

【译文】

真定王刘平，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儿子的身份封做真定王。

泗水思王刘商，在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儿子的身份封做泗水王。十一年去世，儿子哀王刘安世继位。十一年去世，没有子嗣，当时皇上怜悯泗水王绝后，便封刘安世的弟弟刘贺做泗水王。

以上四个封国第一位封王都是王夫人儿姁的儿子。以后汉朝廷又增加封他的支子做六安王、泗水王两个封国。总计儿姁的子孙，到现在有六位王。

【原文】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①。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②。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③。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④。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注释】

①诸侯：指诸侯王。 皆赋：王国所有的赋税收入都归诸侯王使用。 除：任用。 内史：官名，管理民政。 丞相：指诸侯王国的丞相。

②御史：官名，主掌监察。 廷尉正：官名，掌司法。 博士：学官名，掌通古今，备顾问。 拟：类似。

③世：时代。

④权：管理政事的大权。

【译文】

太史公说：高祖在位的时期，诸侯王都可以享用封国的赋税收入，能够自行任用内史以下的官员，汉朝廷只替他们设置丞相，丞相佩带黄金制的印信。诸侯王自行任用御史、廷尉正、博士等官，跟

天子相类似。自从吴楚七国反叛以后，五宗王的时代，汉朝廷替他们设置二千石的所有官员，改“丞相”称“相”，相佩带的是银制印信。诸侯王只能够享受赋税，夺掉了他们理政的权力。这以后诸侯王中贫穷的有人只能乘坐牛车了。

史记全译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题解】

本篇为《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一。盖可见武帝时奏议程式之规整及诏策文字之精美。

三王是指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为汉武帝的第二至四个儿子，刘闳为王夫人所生。刘旦、刘胥为李姬所生。关于本篇，《史记志疑》有如下"附案"，今录之以供参阅。言曰：史缺《三王世家》，褚先生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廷议封策补之，论亦伪记。而其误处如元狩六年俞侯栾贲为太常，而曰"太常臣充"。公孙贺为太仆，不为御史大夫，是时张汤为御史大夫用事，无因有贺以参之，而曰"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五等之爵，成周定制，而曰"《春秋》三等"，从殷制合伯、子、男为一。其余日月亦驳，殆半由好事者传录之误欤？又《自序传》称"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以三策为武帝自制，故《汉书·武纪》特书"初作诰"也。乃以褚所补者与《武五子传》校之，字句之间，多有同异，岂史臣秉笔敢于窜易耶？抑褚所编不尽依原本耶？至其疏解，不但有失史裁，辞亦芜浅，与《五子传》戾，不足论已。

【原文】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①。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②。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

号位师傅官[3]。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4]。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5]。唯陛下幸察[6]。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7]。制曰："下御史[8]。"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9]：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愿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10]：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11]。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12]。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憧而不逮事[13]。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注释】

①大司马：官名，武帝时废太尉所设，常与其他将军名号联称，职掌全国军政。　去病：即霍去病。武帝卫皇后子夫之妹卫少儿之子，以冠军侯为骠骑将军，因为多次出击匈奴有功，而加"大司马"官号。事详《卫将军骠骑列传》。　昧（mèi）死：冒死。　疏：一种奏章。　过听：误听。意指因而用错了人。　待罪：供职的谦辞。　行间：行伍之间，即军中。

②暴(pù):暴露。即置于露天之下,受到日晒雨淋。暴,"曝"之古字。 中野:旷野之中。 惟:思考。 干:求,扰。 亏:减省。 贬:抑损。 损:减少。

③胜衣:指能穿戴成人的礼仪衣冠。 师傅:教导辅佐。

④恤:怜悯。

⑤犬马心:为主人效犬马之劳的心意。 盛夏吉时:《史记索隐》按:《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诸侯,立大官"是也。

⑥幸察:对方明察能使自己感到荣幸。敬词。

⑦御史:朝廷侍从官,具监察、治符玺等多种职能。 光:人名。 守:试用或兼理的官员。 尚书会:官名。掌章奏文书,属少府。 未央宫:汉廷朝见之宫,在汉长安故城内西南隅。

⑧制:秦始皇议定:命为"制",令为"诏"。《史记集解》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史记正义》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 下:下交。

⑨六年:指武帝元狩六年,即公元前117年。 乙亥:三月二十八日。 丞:尚书令的助手尚书左、右丞。 非:人名。 丞相:与御史大夫、太尉合称"三公",为朝廷主要军政官员。 青翟(dí):庄青翟。 汤:张汤。武帝时著名酷吏。 太常:官名,掌礼乐祭祀。九卿之一。 充:盖为赵充。 大行令:官名,掌重大交际礼仪。 息:李息。 太子少傅:官名,教导辅佐太子。 安:任安。 行:兼代官职。 宗正:官名,掌皇族事务。九卿之一。

⑩中(zhòng)二千石:月俸各百八十斛,岁二千一百六十斛,相当于秦爵二十级中的十九级关内侯。 二千石:月俸各百二十斛,岁得一千四百四十斛,相当于秦爵二十级中的第十五级少上造。 贺:公孙贺。

⑪承:承奉。 宗庙、社稷:帝王祭祀祖先之所称宗庙,祭祀土地神、谷神之所称社稷。二者并代称国家。

⑫宣恩:宣扬皇恩。

⑬愚憧(chōng):愚笨痴呆。 逮事:及事。

【译文】

"大司马臣霍去病冒死再拜呈上奏章给皇帝陛下:承蒙陛下错

爱，让我霍去病能在军中供职。本应专心考虑边防事务，把骸骨曝露在旷野都无法报答陛下，还竟敢思考其他的意见来干扰朝廷的办事官员，实在是看到陛下为天下忧思劳苦，哀伤怜悯百姓都把自己忘却了，减省了饮食音乐，裁抑了郎吏官员。皇子们依赖上天保佑，长大成人已能行趋拜之礼，但到如今还没有封号爵位和设置教导辅佐的官员。陛下谦恭礼让不怜悯皇子，群臣们私下希望早日给皇子授予封号爵位，但不敢越过职分而进言。我个人按捺不住愿效犬马之劳的心意，冒死希望陛下诏告有关的主管官员，趁着盛夏的吉庆时日确定皇子的位号。荣幸地恭请陛下明察。臣霍去病冒死再拜以此奏知皇帝陛下。”三月乙亥日，御史臣光兼理尚书令将奏章呈给未央宫。皇帝的制书说：“下交御史办理。”

元狩六年三月戊申日是初一，乙亥日，御史臣光兼理尚书令、尚书左右丞非，下批给御史的文书到达，说：“丞相臣庄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太常臣赵充、大行令臣李息、太子少傅臣任安兼代宗正事务冒死上奏：大司马霍去病呈上奏疏说：‘承蒙陛下错爱，让我霍去病能在军中供职。本应专心考虑边防事务，把骸骨曝露在旷野都无法报答陛下，还竟敢思考其他的意见来干扰朝廷的办事官员，实在是看到陛下为天下忧思劳苦，哀伤怜悯百姓都把自己忘却了，减省了饮食音乐，裁抑了郎吏官员。皇子们依赖上天保佑，长大成人已能行趋拜之礼，但到如今还没有封号爵位和设置教导辅佐的官员。陛下谦恭礼让不怜悯皇子，群臣们私下希望早日给皇子授予封号爵位，但不敢越过职分而进言。我个人按捺不住愿效犬马之劳的心意，冒死希望陛下诏告有关的主管官员，趁着盛夏的吉庆时日确定皇子的位号。荣幸地恭请陛下明察。’皇帝的制书说‘下交御史处理。’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公孙贺等商议：古代分地建国，同时封立诸侯国来承奉天子，这是为了尊崇宗庙重视社稷。如今臣霍去病呈上奏疏，不忘他的职分，借此来宣扬皇上洪恩，就称道天子谦恭礼让，自我贬损而为天下劳苦，思虑到皇子们还没有封号爵

位。臣庄青翟、臣张汤等应该恭奉礼义遵守职责，可是愚昧呆痴而不及事。如今正是盛夏吉庆时日，臣庄青翟、臣张汤冒死请求封立皇子臣刘闳、臣刘旦、臣刘胥做诸侯王。冒死请求确定他们所封国的名称。"

【原文】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①。《礼》'支子不祭'②。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即股肱何劝③？其更议以列侯家之④。"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⑤。"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⑥：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⑦。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⑧。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⑨。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⑩。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⑪。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⑫。续萧文终之后子酂，褒厉群臣平津侯等⑬。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余国⑭。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子万世⑮。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注释】

①姬姓：周的始祖后稷，别姓姬氏。　子、男：周封爵五等公、侯、伯、子、

男。 附庸：附属于诸侯的小国。

②支子不祭：文见《礼记·曲礼》下："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嫡长子或其宗之继承人为宗子，嫡妻之次子以下及妾子为支子。

③洽(qià)：和协。 强：勉强。 君：统治。 连城：城邑相连。 股肱：指大臣。 劝：劝勉。

④列侯：秦爵二十级的最高级，一般侯爵只食邑不建国。 家：诸侯王称"国"，列侯食邑称"家"。

⑤丙子：二十九日。《史记会注考证》冈白驹曰："此月日，此疏发句之文。疏末月日，乃记奏之月日也。"

⑥谏大夫：官名，掌议论。 博士：学官名。属太常，掌通古今，备顾问。

⑦伏：虔敬地。谦敬副词。

⑧康叔：周武王弟姬封，原封于康(在今河南禹县西北)，故称。 考：已死的父亲。 伯禽：周武王弟周公姬旦之子，封于奄国之故墟(在今山东曲阜市)，称鲁公。 相傅：即傅相。辅导国君或诸侯之官。

⑨奉宪：遵奉法令。 国统：国家世代相承的典制、规范。

⑩贡祭：依规定呈献的贡品祭品。

⑪封建：封王侯建国家。 藩：藩卫，屏障。

⑫天统：天赐统纪。 圣绪：圣迹的端绪。 兴灭继绝：兴灭国继绝世。

⑬萧文终：萧何谥号文终，初封于沛郡之酂(cuó)县(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 酂(zàn)：县名，在今湖北光化县西北。武帝元狩六年封萧何后代萧庆于此。 平津侯：公孙弘。武帝时丞相。详《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⑭六亲：说法甚多。依颜师古说为父、母、兄、弟、妻、子。 封君：受有封邑的公主和列侯等贵族。 推私恩：武帝时主父偃提出实行的推恩令，即推广恩德，将封土食邑分配给所有的子弟。 锡：赐。

⑮尊卑相逾：《史记索隐》谓诸侯王子已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为列侯，是尊卑相逾越矣。 垂统：指把基业传给后代。

【译文】

皇帝的制书说："听说周代分封八百诸侯，姬姓相并而列，有的

是子爵、有的是男爵、有的是附庸国。《礼记·曲礼》下载‘支子不祭祀祖先’。说同时封立诸侯王是为了重视社稷，我没有听说过。而且上天不是为了国君才生出民众的。我还德行浅薄。海内也没有和协，就把还没有教导成器的皇子勉强让他去治理相联的城邑，这对大臣们会有什么劝勉作用？还是另行讨论用列侯来封赐他们。”

三月丙子日，在未央宫呈上奏书。“丞相臣庄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冒死进言：臣等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公孙贺、谏大夫博士臣任安等商议说：虔敬地听说周代分封八百诸侯，姬姓相并而列，供奉承卫着天子。康叔因为父祖而显贵，伯禽因为周公得封立，都成了建有国土的诸侯，用傅相来进行辅佐。百官遵奉法令，各自循守他的职责，这样国家的统纪就完备了。我们私下认为同时封立诸侯王是为了重视社稷的作法，可以使四海的诸侯各自按照他们的职分供奉贡品祭品。支子不能够供奉祭祀祖宗，是礼制规定的。封侯建国可以让他们守卫藩属国土，正是帝王扶持德义施行教化的措施。陛下奉承着天赐的统纪，英明开拓了圣迹的端绪，尊敬贤能，显贵功业，兴起了已经灭亡的侯国，继续了已经断绝的后代。让萧文终的后代续封在酂县，褒奖激励着平津侯等人。昭显了六亲的尊卑次序，明示了天施的应有德属，让诸侯王和封君能够推广私恩把产邑分给所有的子弟，赐给名号尊严地建立的封国有一百多个。然而却只把皇子封为列侯，那么尊卑的等级互相超越，排列的位次失去秩序，是不可以把这样的基业传给万世的。臣等请求封立臣刘闳、臣刘旦、臣刘胥做诸侯王。”三月丙子日，奏章呈给了未央宫。

【原文】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①。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②。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③。‘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④。所以抑未成，家

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⑤。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⑥。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⑦。康叔后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⑧。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⑨。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⑩。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⑪。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西(凑)〔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⑫。舆械之费，不赋于民⑬。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⑭。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⑮。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⑯。故珍兽至，嘉谷兴，天应甚彰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⑱。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⑲。

【注释】

①康叔亲属有十：周武王姬发同母兄弟十人，康叔排行第九。武王初封群

兄弟，康叔因年纪小未封，后封于卫。详《卫康叔世家》。 有德：周公旦对康叔进行了殷代兴亡经验教训的告诫，故他受封后能和集民众，成王莅政，举康叔为朝廷司寇，并赐给卫国许多宝器，以彰有德。

②祭天命郊：依礼法只有天子才可祭天，成王为表彰周公功德，特命鲁国可在郊外祭天。 白牡：白色公畜。 骍刚：赤色公牛。《史记集解》引《公羊传》曰："鲁祭周公，牲用白牡，鲁国用骍刚。"

③不毛：指毛色不纯一的祭牲。

④高山仰之，景行向之：语见《诗经·小雅·车辖》。高山，喻道德崇高。景行，大路，喻行为正大光明。

⑤庆：人名。

⑥将行：人名。 继体：继位。

⑦三公：太师、太傅、太保。

⑧扞(hàn)：保卫。 禄父之难：武王灭商，封纣子武庚禄父，成王时武庚禄父叛乱，周公兴师平定后，以武庚所辖原商之余民封康叔为卫君。 殄(tiǎn)：消灭。 淮夷之乱：武庚作乱时乃率淮夷一道反叛。《鲁周公世家》载"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

⑨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春秋三等：郑玄曰："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实，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⑩拨：治理。 昭：彰显，发扬。 二等：诸侯王、列侯。

⑪襁褓：亦作"繦緥"，裹婴儿的小布被，亦代指婴儿时期。

⑫极：极边。 北海：此指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 溱(zhēn)：通"臻"，至，到。 月氏(zhī)：即"月支"，部族名，秦汉之际，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后部分迁到葱岭以西称"大月氏"，留下的称"小月氏"。 匈奴：秦汉时北方主要部族名，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南部，包括我国新疆北部、宁夏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单于庭在今乌兰巴托。 西域：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府治乌垒，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北。辖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及其以西的大部分地区。详《大宛列传》。 奉：供应，支援。

⑬舆械：指车辆和武器等军事装备。

⑭虚：使……空虚。意为全部拿出。 御府：皇帝的府库。 元戎：大的兵车，此指大军将士。《史记集解》所引《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韩

婴《章句》曰："元戎，大戎，谓兵车也。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冲軛之上尽有劍戟，名曰陷军之车，所以冒突先启敌家之行伍也。"《毛传》曰："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禁仓：宫禁的仓库。　振：通"赈"，救济。

⑮百蛮：中原以外的各部族。　乡：同"向"。　承流：承受汉朝廷的教化。

⑯重译：辗转翻译。　方外：中原以外的地区。

⑰嘉谷：即嘉禾，长得奇特，象征吉庆瑞应的禾稻。嘉，美好。

⑱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史记索隐》谓立胶东王子庆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为真定王，子商为泗水王是也。　尊卑失序：《史记索隐》时诸王称"国"，列侯称"家"也，故云"家皇子"为尊卑失序。

⑲中：宫禁之中。

【译文】

皇帝的制书说："康叔兄弟有十人而他独自得到尊贵的原因，是由于褒奖有功德的缘故。周公被赐命可以在郊外祭天，所以鲁国祭祀用了白色公畜、赤色公牛的牲口。其他的公侯用的祭牲毛色都不纯一，这就是贤能和不贤能之间的差别。'高山巍峨人仰望，大路平坦人向往'，我特别欣慕他们。用这种办法贬抑还没有教导成人的，封给列侯就可以了。"

四月戊寅日，呈上奏章给未央宫。"丞相臣庄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冒死进言：臣庄青翟等与列侯、二千石官吏、谏大夫、博士臣庆等人商议：冒死上奏请求封立皇子做诸侯王。制书说：'康叔兄弟有十人而他独自得到尊贵的原因，是由于褒奖有功德的缘故。周公被赐命可以在郊外祭天，所以鲁国祭祀用了白色公畜、赤色公牛的牲口。其他的公侯用的祭牲毛色都不纯一，这就是贤能和不贤能之间的差别。'高山巍峨人仰望，大路平坦人向往'，我特别欣慕他们。用这种办法贬抑还没有教导成人的，封给列侯就可以了。"臣庄青翟、臣张汤、博士臣将行等虔敬地听说康叔兄弟有十人，武王继位，周公辅佐成王，其他八人都因为父祖的尊贵建立了大国。康叔年纪

小，周公因为担任着三公职位，伯禽依靠周公的受封而有了鲁，大概在爵封策命的时候，还没有长大成人。康叔能在禄父的祸难以后保卫王室，伯禽能消灭淮夷的叛乱。从前五帝时的制度各不相同，周的封爵是五等，春秋时变成了三等，都依据时代的不同来次序尊卑。高皇帝治理乱世使它返回到正道，彰显了最高的品德，平定了海内，分封建立了诸侯国，把爵位确定为二等。皇子有的还是婴儿就封立做诸侯王，供奉承卫天子，成了万世的法则，不可更改。陛下亲自运作实施仁义，身体力行圣人之德，内外一致修文习武。显扬了慈爱孝敬的品行，广开了收纳贤能的道路。对内褒扬有德的臣民，对外诛讨强暴的敌寇。北边最远临近北海，西边到达了月氏，匈奴、西域各部族，举国贡奉效法。车舆兵械费用的支付，不需要从民众身上收取赋税。拿出皇帝府库中的藏钱来奖赏将士，打开禁宫仓库来赈济贫穷，戍卒减少了一半。百蛮的君长，没有不闻风内向，承奉中原的教化而称心如意。远方不同习俗的首领，辗转翻译前来朝贺，恩泽施及到中原以外。所以珍贵的禽兽出现，特异的稻禾兴发，上天的瑞应非常显明。如今诸侯王的支子有的都封做了诸侯王，却要把皇子封做列侯，臣庄青翟、臣张汤等人私下虔敬地仔细计议过，都认为这样做会尊卑失去次序，让天下的人失望，是不可以的。臣请求封立臣刘闳、臣刘旦、臣刘胥做诸侯王。"四月癸未日，奏给未央宫。奏章留在宫中没有批下。

【原文】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①]：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②]。群臣之议，儒

者称其术，或谆其心[③]。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④]。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⑤]。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⑥]。"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⑦]。"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⑧]。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⑨]。"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⑩]。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⑪]。如律令[⑫]。

【注释】

①太仆：官名，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九卿之一。

②让：谦让，辞让。　切：责备。

③术：学说，主张。　谆："悖"的异体字，违背。

④寿成：萧何的玄孙酂侯寿成，后为太常。

⑤广：扩大，增加。

⑥具：开列。　舆地图：即地图。《史记索隐》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故地图称"舆地图"。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汉也。　故事：旧例，常规。

⑦丙申：十九日。

⑧卜入：通过占卜求得。

⑨齐：封国名，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燕：封国名，都蓟（jì）：在今北京市西南。　广陵：封国名，都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

⑩丁酉：二十日。

⑪癸卯：二十六日。　太守：原名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丞书从

事：指郡国主办文书的助理官员。 当用者：有关办事人员。

⑫如律令：按照法令执行。

【译文】

“丞相臣庄青翟、太仆臣公孙贺兼理御史大夫职务、太常臣赵充、太子少傅臣任安兼理宗正职务冒死进言：臣庄青翟等前次呈奏大司马臣霍去病呈上奏疏进言，皇子还没有封号爵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张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冒死请求封立皇子臣刘闳等做诸侯王。陛下谦让文治武功，自我严厉责求，谈及皇子还没有教导成熟。群臣议论，儒者称扬他们的学说，有的却和他们的内心相违背。陛下坚决辞让不加应允，只准封皇子做列侯。臣庄青翟等私下和列侯臣萧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都说这样做是使尊卑失掉应有的秩序。高皇帝创建天下，成为汉家太祖，封王孙做王，增强旁支辅助。先帝的法则不能改动，就是因为要宣扬至高的尊严。臣请求命令史官选定吉庆日期，开列礼仪呈上，御史奏进地图，其他都按从前的常规办理。”皇帝的制书说：“可以。”

四月丙申日，上奏给未央宫。“太仆臣公孙贺兼理御史大夫事冒死进言：太常臣赵充进言通过占卜求得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以封立诸侯王。臣冒死奏上地图，请求确定要封的国名。礼仪另行呈奏。臣冒死请求。”

制书说：“封皇子刘闳做齐王，刘旦做燕王，刘胥做广陵王。”

四月丁酉日，上奏给未央宫。元狩六年四月戊寅是初一，癸卯日，御史大夫张汤下达丞相，丞相下达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达郡太守、诸侯相，郡国主办文书的助理官员下达有关办事人员。按照法令执行。

【原文】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

王[①]。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②]！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③]。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④]。人之好德，克明显光[⑤]。义之不图，俾君子怠[⑥]。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⑦]。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⑧]。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⑨]！王其戒之[⑩]。"

右齐王策。

【注释】

①维：语气词，用于句首，在陈述句中多借以引出时间，难于译出。 庙立：在宗庙授予封策。

②於戏：即"呜呼"。 兹：这，此。 青社：青色的象征建立社坛的"茅土"。《史记集解》张晏曰："王者以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以其方色土与之，苴以白茅，归以立社。" 按：蔡邕《独断》谓之"茅土"。

③维：连词，表因果关系，可译为因为，由于。 稽：考察。

④恭：敬听。 惟：思，想。 命：指天命。 常：固定不变。意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则继体，恶则失国。

⑤克：能。 显：彰显。

⑥俾：使。 怠：懈怠。《史记索隐》谓若不图于义，则君子懈怠，无归附心。

⑦悉：尽。 允：诚信。 中：指中和之心。 终：自始至终地保有。

⑧厥：如果。 愆(qiān)：通"諐"，错失，罪过。 臧：善。

⑨艾(yì)：通"乂"。治理。

⑩戒：警戒，警惕。《史记集解》徐广曰："立八年，无后，绝。"

【译文】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宗庙策封儿子刘闳做齐王。说：呜呼，小子刘闳，接受这包青色的建社茅土！我承继父祖的基业，由于考察了古制才建立你的国家，封在东方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做汉朝廷的藩卫辅佐。呜呼要思念呀！敬听我的诏书，要想着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要是爱好善德，才能彰显光明。假

若不图求德义，就会使君子懈怠而不归附。竭尽你的心意，诚信地执持中和之心，才能长久地自始至终保住天禄。如有错失而不善，就会加给你的国家凶祸，危害你的自身。呜呼，保卫国土治理民众，可以不谨慎诚敬吗！齐王应该警戒。”

以上是授予齐王的策文。

【原文】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①]！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②]。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③]。荤粥徙域，北州以绥[④]。悉尔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⑤]。非教士不得从征[⑥]。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⑦]。”

右燕王策。

【注释】

①玄：黑色，代指北方。

②荤粥（xūn yù）氏：远古唐、虞以上匈奴部族名有山戎、猃狁、荤粥诸称。见《匈奴列传》。 虐老：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健壮，贱老弱”。是其意。 兽心：是说贪暴而无仁义。 寇盗：寇害劫掠。 萌（méng）：通“氓”，民。

③将率：即“将帅”。 徂（cú）：往。 厥：其。 长：头领。 君：指部落酋长。 来：来降。 降期：偃其旗鼓。期，通“旗”。 奔师：军队奔逃。

④徙域：匈奴迁徙于漠北。 绥：安定。

⑤作：结。 俷（fěi）：败。 废备：废弃边备、武备。《史记索隐》褚先生解云：“言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

⑥教士：素加战阵教习之士。

⑦《史记集解》徐广曰："立三十年，自杀，国除。"

【译文】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宗庙策封儿子刘旦做燕王。说：呜呼，小子刘旦，接受这包黑色的建社茅土！我承继父祖的基业，由于考察了古制才建立你的国家，封在北方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做汉朝廷的藩卫辅佐。呜呼！荤粥氏虐待老人贪暴而无仁义，侵犯边境寇害劫掠，再加上对边民的奸杀巧夺。呜呼！我命令将帅，前往征讨他们的罪恶，于是万夫的头领，千夫的头领，三十二个部落酋长都来降服，从此偃旗息鼓军队奔逃。荤粥氏远徙漠北，北方因而安定。竭尽你的心意，不要结怨，不要败德，不要就此废弃边备。没有经过向来战阵教习的士人不能随从出征。呜呼，保卫国土治理民众，可以不谨慎诚敬吗！燕王应该警戒。"

以上是授予燕王的策文。

【原文】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①。杨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②。'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佚，毋迩宵人，维法维则③。《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④。'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⑤。"

右广陵王策。

【注释】

①大江：即长江。 五湖：泛指太湖流域一带的湖泊。一说指具区（太湖）、

洮滆、彭蠡、青草、洞庭。　轻心：轻浮。

②杨州：即扬州。古九州之一。　保：恃。　要服：古以京畿为中心，其外每五百里为一服，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详见《夏本纪》。要服已是边远地区。

③战战兢兢：小心谨慎貌。　惠：指对下慈惠。　顺：指对上忠顺。　侗(tóng)：轻脱无知。　迩：近。　宵人：小人，坏人。或作"佞人"。　维法维则：遵守法则。

④《书》：此指《尚书·周书·洪范》。原文为"臣无有作福作威"。　羞：耻辱。

⑤《史记集解》徐广曰："立六十四年，自杀。"

【译文】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宗庙策封儿子刘胥做广陵王。说：呜呼，小子刘胥，接受这包赤色的建社茅土！我承继父祖的基业，由于考察了古制才建立你的国家，封在南方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做汉朝廷的藩卫辅佐。古人有言论说：'大江的南面，五湖之间的地带，那里的民众人心轻浮。古代九州依恃扬州作为边疆，夏、商、周三代也属边远地区，朝廷的政治达不到这里。'呜呼！竭尽你的心意，要战战兢兢，对下要慈惠对上要忠顺，不要轻脱无知好逸恶劳，不要接近小人，一切要依从法则。《尚书》讲：'做臣子的不作威，不作福，才不会在以后遭受耻辱。'呜呼，保卫国土治理民众，可以不谨慎诚敬吗！广陵王应该警戒。"

以上是授予广陵王的策文。

【原文】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①。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

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2]。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灿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3]。

【注释】

①疆土：分划土地。疆，界限。　亲亲：所爱的亲属。　骨肉：至亲。　支体：此指子孙。支，通“肢”。　广：扩大。

②箸：通“著”。

③灿然：精练华丽光辉照人。

【译文】

太史公说：古人有言论说“爱他就想让他富，亲他就想让他贵”。所以君王们划分土地建立国家，分封子弟，用来褒奖亲属，序列骨肉，尊崇祖先，显贵子孙，在天下扩大同族的势力。因此国势强大而王室安定。从古到今，由来已久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就不加论著了。燕齐国家的事，也没有值得采录的。然而以封策建立三王，天下谦恭礼让，群臣坚守道义，奏章封策的文辞华丽照人，特别值得观览，因此就将它们附列在世家之中。

【原文】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1]。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2]。谓王：“世为汉藩辅，

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③。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④。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⑤。

【注释】

①依此二句可知《史记》中之《三王世家》在元、成间即已亡佚其原稿；今此篇明言为褚少孙所编列。然今见《史记》中称“褚先生”者，是否亦有后人之伪托，亦难深究矣。　指意：即旨意。指，通“旨”。

②刚柔：指贫瘠与肥沃。　轻重：指轻浮与庄重。

③浅闻：浅见寡闻。　究竟：穷尽。

④分绝：分段。　简：书简，此指策文。　参差(cēn cī)：不整齐。

⑤真草：真本，原稿。草，初稿。

【译文】

褚先生说：我荣幸地能以文章博学的身份做了侍郎，喜好观阅太史公所写的列传。传中提到《三王世家》文辞值得观览，就去寻求这篇世家，始终得不到原本。私下从年长有德喜好谈论旧事的人手中取到了有关的封策文书，编列他们的事迹而写成传文，让后世的人能够看到贤主的旨意。

听说孝武帝的时候，同一日都封拜了三位皇子做王：将一位皇子封在齐，将一位皇子封在广陵，将一位皇子封在燕。各自依据皇子才力智能的强弱，以及所封土地的贫瘠肥沃程度，人民轻浮庄重的品格，替他们撰写了策书来反复进行告诫。对三位王说：“世世代代成为汉朝廷的藩卫辅佐，保卫国土治理民众，可以不谨慎诚敬吗，各王应该警戒。”贤主所撰写的策书，本来就不是浅见寡闻的人所能知晓，要不是博闻强记的君子是不能穷尽它的深意的。至于策

书的前后次序中间分段，语言文字的上下表述，书简长短的参差不齐，都有深意，人们没有谁能了解清楚。谨论定编次这些真本诏书。编列在下方，让观阅的人自己去通晓他的用意而加以解说。

【原文】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①]。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②]？"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③]。"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阨，汉国之大都也[④]。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⑤]。"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⑥]。"子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⑦]。《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黑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⑧]。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于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⑨]。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⑩]。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注释】

①王夫人：汉武之姬妾。《外戚世家》“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是也。

②安所置之：封在什么地方。

③雒：魏晋以前之“洛”字。

④敖仓：秦朝所建的国家重要粮仓，汉继之以储粮，也近洛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黄河南岸敖山上。　冲阨：冲要险阻之处，冲，四通八达的大道交叉处。

⑤负：背靠。

⑥太中大夫：官名，掌议论。　明：人名。　奉：通“捧”。

⑦“受此土”：以下所解释的此类策文，即褚先生“论次其真草诏书”的有关内容。　祠：祭祀。

⑧主土：主于何方、受封于何方之土。

⑨若心：即上策文之“尔心”。若，尔，你。　信：允，诚信。

⑩之：往，到。

【译文】

王夫人，是赵地人，和卫夫人同时受到武帝宠幸，就生了儿子刘闳。刘闳将要封做王的时候，他母亲重病，武帝亲临问候，说：“儿子应当封王了，想把他封在什么地方？”王夫人说：“陛下健在，妾又哪里可以说话呢。”皇帝说：“虽然这样，你意向所想，想把哪里封给儿子做王？”王夫人说：“希望把他封在洛阳。”武帝说：“洛阳地区有武库敖仓，天下的冲要险阻之地，是汉朝国家的大都会。从先帝以

来，还没有皇子封在洛阳的。除了洛阳，其余什么地方都可以。”王夫人不应声。武帝说：“函谷关以东的国土没有比齐地更大的。齐东边背靠大海并且城郭很大，古时代只有临菑城中有十万户，天下土地肥沃的地方没有哪里比齐地还强的。”王夫人用手击打头部，谢恩说：“非常荣幸。”王夫人死了皇帝痛心，派遣使者拜祭她说：“皇帝谨派遣使者太中大夫明捧着璧玉一块，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她儿子刘闳做了齐王，年纪小，没有儿子，立了国，不幸早死了，封国断绝，设置为郡。天下人说齐地不宜封王。

所谓“受此土”的意思，是诸侯王开始受封的，必定要从天子的太社接受茅土，回去以后依据它建立封国的社坛，按年按时祭祀它。《春秋大传》说：“天子的京师有太社。社坛的土东方是青色，南方是赤色，西方是白色，北方是黑色，上方是黄色。”所以将要封在东方的就取青色土，要封在南方的取赤色土，要封在西方的取白色土，要封在北方的取黑色土，要封在上方的取黄色土。各取属于己方颜色的土，用白茅草包裹起来，封好以后依据它建立封国的社坛。这是表示开始时是接受了天子分封的意思。这就是标志受封于何方的主土。主土，要建立社坛供奉它。“朕承祖考”的意思，祖就是祖先，考就是去世了的父亲。“维稽古”的意思，维就是揣度，就是思考，稽就是应当，是应当顺从古代的礼制。

齐地的人多变奸诈，不熟习礼仪，所以告诫他说“敬听我的诏书，要想着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要是喜好善德，才能彰显光明。假若不图求德义，就会使君子懈怠而不归附。竭尽你的心意，诚信地执恃中和之心，才能长久地自始至终保住天禄。如有过失而不善，就会加给你的国家凶祸，并危害你的自身。”齐王到了封国，左右大臣用礼义来维系护持，不幸他中年过早夭亡了。然而齐王保全了自身没有过错，遵循了策文的旨意。

【原文】

传曰“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者，教使然也①。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俷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②。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③。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④。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⑤。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余万，益地百里，邑万户⑥。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⑦。

其后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⑧。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立〕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于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后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⑨。

【注释】

①传：有关的文字记载。《荀子·劝学篇》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句。

青：靛(diàn)青，一种染料。 蓝：一种植物蓼蓝，叶子可制作染料。

②昭然：意谓光辉英明。 独见：有独到识见。 内：内心修养。 外：行为表现。

③精：精明。 经：轻浮。 要：大体，总体。 意：一本作"德"。 御：驾驭，治理。

④长：一本无此字。 淫康：过度安乐。

⑤倍：通"背"，背弃。

⑥先朝：让首先来朝。 直：通"值"。

⑦缘：因。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本始，汉宣帝年号。 朝阳侯：刘圣。朝阳，县名，在今山东济阳县东北。 平曲侯：刘曾。平曲，县名，在今江苏东海县东南。 南利侯：刘昌。南利，在今河南上蔡县东。 高密：封国名，都高密，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⑧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之同母少弟。详《楚元王世家》。

⑨祝诅：祈神降殃祸于人。

【译文】

有关的文字记载说："靛青染料从蓼蓝中提取，它的质地却更靛青于蓼蓝"的道理，是教化使之如此。深远呀贤主，光辉英明有独到识见：教诫齐王要谨慎于内心修养，教诫燕王不要结怨，不要败德；教诫广陵王要谨慎行动作为，不要作威作福。

广陵处在吴越国土的地带，这里的民众精明而轻浮，所以教诫他说"大江五湖之间，那里的民众人心轻浮。古代九州依恃扬州作为边疆，三代的时候只迫使它在总体上依从中原的风俗服习，不大涉及到政治教化，只用德将它制御罢了。不要轻脱无知好逸恶劳，不要接近小人，一切要依从法则。不要专意于喜好佚乐驰骋弋猎过度安闲并亲近小人。常常想到法度，就不会遭受耻辱了。"三江、五湖有着盛产鱼盐的实利，山中出铜的富足，天下人都仰望着。所以教诫说："做臣子的不作福"的意思，就是让他不要由于轻浮而背弃仁义。

遇上孝武帝去世，孝昭帝刚刚继位，先让广陵王刘胥来朝，厚重地赏赐他以金钱财币，价值三千多万钱，增加封地百里，食邑万户。

遇上昭帝去世，宣帝刚刚继位，缘由恩情施加仁义，在本始元年中间，划出汉朝廷的土地，把广陵王刘胥的四个儿子都给予分封：一个儿子封做朝阳侯；一个儿子封做平曲侯；一个儿子封为南利侯；最喜爱的小儿子刘弘，封他做高密王。

这以后刘胥果然作威作福，和楚王的使者相交往。楚王公开放出话说："我的先人元王，是高帝的小弟弟，封了三十二座城。如今封地食邑更加小了，我想和广陵王共同发兵，立广陵王做皇上，我要恢复封做楚王时的三十二座城，如同元王时候一样。"事情被发觉，公卿和有关的负责官员请求施行诛罚。天子因为骨肉之亲的缘故，不忍心对刘胥用法律裁处，下达诏书不要惩治广陵王，只诛杀首谋作恶的楚王。有关的文字记载说"蓬草生长在麻中，不需扶它自然会笔直；白沙混在污泥里，会和污泥一样的黑"的意思，是受封地区的风俗教化让他这样的。这以后刘胥再次祈神降殃祸图谋反叛，自杀了，封国被废除。

【原文】

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①。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②。"无俷德"者，勿使(上)〔王〕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征"者，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

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3]。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4]。"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5]。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6]。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7]！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8]。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9]。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10]。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11]。"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12]。公户满意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13]。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14]。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15]。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16]。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17]。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18]"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19]。"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20]。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

庶人[21]。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渐然也[22]。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23]。

【注释】

①墝埆(qiāo què)：土地瘠薄。　迫：接近。　虑：思考，谋虑。

②怨望：怨恨。

③太子：指刘据。因“巫蛊”之祸被迫谋反死难，事在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2年。　宿卫：值宿警卫。

④端：端倪，苗头。　见：同“现”。

⑤阙下：宫门前。阙，宫门前左右各二的楼台式建筑物。

⑥望：责恨。

⑦齐王：指武帝时已被废除的齐懿王刘寿。　我安得弟在者：《史记索隐》案：昭帝，钩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时，年才七八岁耳。胥、旦早封在外，实含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于内宠，诛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权臣辅政，贪立幼主之利，遂得钩弋子当阳，斯实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顺。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职，又亦当如此。

⑧抑案：制止按住。　扬：宣扬。　公户满意：人名。公户，姓。满意，名。　风喻：讽劝晓谕。风，通“讽”。

⑨属籍：家属名册。　列陈：列举。二字同义。

⑩侍御史：官名，在御史大夫下，执行奉使出外和举劾非法等职务。　坐：处罪。

⑪纤介：细微。

⑫下：低落。

⑬经术：经学。　文章：此指言辞。　尔雅：意即文雅。

⑭内：朝内。　外：朝外。

⑮两弟：指管叔鲜、蔡叔度和武庚禄父共同叛乱，周公诛管叔，放蔡叔，天

下和集。

⑯富于春秋：指年轻。　临政：亲自掌政。

⑰阿：阿谀，此指偏袒。

⑱上官桀：曾任太仆，时为左将军，与霍光同受武帝遗命辅佐昭帝。　抑：压制。

⑲光：霍光。受武帝遗命辅佐昭帝，为西汉中期的重要政治家。

⑳修法：修明法纪。

㉑庶人：平民。

㉒兰根、白芷：均香草名。　渐：浸染。　滫(xiǔ)：淘米水。此指臭水、脏水。《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以滫喻燕、赵恶俗也。"　服：佩带。

㉓安定侯：刘贤。安定，县名，在今河北深县西。　广阳：封国名，都蓟县，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

【译文】

燕国的土地贫瘠，北边接近匈奴，这地方的人民勇敢但缺少谋虑，所以教诫他说："荤粥氏没有孝敬行为贪暴而无仁义，因而窃盗侵犯边境和民众。我诏令将军前往征讨他们的罪恶，于是万夫的头领，千夫的头领，三十二个部落酋长都来降服，从此偃旗息鼓军队奔逃。荤粥氏远徙漠北，北方因而安定了。""锡尽你的心意，不要结怨"的意思，是不让他依从习俗而产生怨恨。"不要败德"的意思，是不让燕王违背德义。"不要废弃边备"的意思，是不要缺乏武器装备，要经常防备着匈奴。"不是经过战阵教习的士人不能随从出征"的意思，是说不习礼义就不能在自己的身边。

正遇上武帝年老，而太子又遭不幸去世，还没有再立太子，于是刘旦派使者来呈上奏章，请求自己进入京都值宿警卫于长安。孝武帝看到他的奏章，摔在地上，发怒说："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齐、鲁这样的礼义之乡，却把他安置到了燕、赵，果然产生了争夺思想，不谦让的苗头显露出来了。"当时派人就在宫门前把燕王的使者斩杀了。

正遇上武帝去世，昭帝刚刚继位，刘旦果然结怨而责恨大臣们。自认为是长子应当继位。和从前的齐王刘寿的儿子刘泽等人谋划进行叛逆，放出言论说："我哪里有弟弟在哩！如今继皇位的是大将军的儿子。"想发兵。谋反事被发觉，应当诛杀。昭帝缘由恩情宽大忍耐，按住事情不加宣扬，公卿派出大臣请求，就派遣宗正和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两个人，一同前往出使燕国，加以讽劝晓喻。到了燕国，各自在不同的时日更替会见并指责燕王。宗正，主管皇帝宗室各个刘姓家属的名册，先去会见燕王，向他列举事实陈说昭帝确实是武帝儿子的各种情况。侍御史才再去会见燕王，拿朝廷的法律去责备他，问道："您王想发兵谋反的罪名是清楚的，应当依法处罪。汉家有朝廷法律，您王犯有细微的小罪过，就可以按照法律直接断案的，怎么能宽大您王。"用法律条文使他受到惊惧震动。燕王的情绪更加低落，心里恐慌。公户满意对经学很熟悉，最后一个去会见燕王，给他讲述古今通用的义理，以及国家大的方面的礼法，言辞深奥文雅。对燕王说："古时候的天子，必定在朝内有异姓的大夫，用他来匡正至亲骨肉；朝外有同姓的大夫，用他来匡正异姓诸侯。周公辅佐成王，诛杀了他的两个弟弟，所以天下得到治理。武帝在世时，还能宽赦您王。如今昭帝刚刚继位，年龄幼小，春秋富有，没有亲自掌政，把国事委托给大臣。古时诛讨惩罚不偏袒亲戚，所以天下大治。当今大臣辅理朝政，奉行法律公正处事，不敢有所偏袒，恐怕不能宽恕您王。您王可要自我谨慎，不要自己让自身死亡封国绝灭，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时燕王刘旦才恐惧服罪，叩头认错。大臣们想使他们骨肉和好，不忍用法律来制裁他。

这以后刘旦再次和左将军上官桀等人谋反，公开放出言论说"我仅次于太子，太子不在了，我应当继位，大臣们共同压制我"等等。大将军霍光辅理朝政，和公卿大臣们商议说："燕王刘旦不加悔改纠正过错，妄行恶举没有变化。"于是修明法纪径直裁断，实行处罚予以诛杀。刘旦自杀，封国被废除，正像策文所指出的那样。有

关的主管官员请求诛杀刘旦的妻子和儿女。孝昭帝因为是骨肉之亲，不忍心施予法刑，宽大赦过了刘旦妻子和儿女，削为平民。有的文献说："兰根和白芷，浸在脏水中，君子不接近，平民不佩戴"的意思，是因为事情逐渐起了变化的缘故。

宣帝刚刚继位，推广宣扬恩德，在本始元年间全部重新分封了燕王刘旦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做定安侯；封立燕王原来的太子刘建做广阳王，以便供奉燕王的祭祀。

七十列传

纪传体史书，均必须有纪、有传，故列传在《史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太史公自序》说："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就确立了司马迁选择立传人物的三个基本标准：政治道德上既符合"义"的原则，又有其不同的洒脱特征；需能乘"时"、顺"时"，强调人物行为的时代性及其判断力和主动性，不得其"时"，自然不足以作用于社会历史；立功且成其名，历史上如此多的过往人物，能让司马迁选入列传者自然是有名的，有名亦自然应是有功的，且其功必须关系"天下"，所以其人生价值应该是有褒贬意义上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的。《自序》的概括很有意义。实际上，《史记》五种体裁，除表、书之外，本纪、世家与列传一样，也都是以记载人物事迹为主，通过记载人物事迹而表现社会历史内容的。从人物传记的角度来说，这三部分是《史记》的中心内容，其实如《平准书》、《封禅书》所记，又何尝不表现人物？但列传是人物传记的主体。从形式上，七十列传也可分为五类：一、独传，一个人物单列一传，一般来说这种人物社会作用比较大；二、合传，两个以上人物合著于一传，这当中有多种情况，诸多人物之合传司马迁均有其相关立意；三、类传，同一类人物合著于一传，《史记》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篇类传，类传之序提挈全篇思想主旨，是很深刻的评论文字，一部史书有些什么类传，往往表现其记载时代的社会特征；四、还有一类是少数民族与域外国家的传，以传为名，实际是记一个少数民族或域外国家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与中原政权的相互交往、影响与联系，这就扩

大了史书的记载范围，故《史记》实为一部当时可知领域的世界史；五、自序，用以亲自表述作者的家世、经历、作史意图等，亦借以列出全书各篇的著述提要，就是这部分的提要内容，已经具备后代目录学的雏型，有其独特的意义。五类结合，较为集中地表现出司马迁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观点，亦是研究《史记》著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重要篇卷，是《史记》中的重要精华部分，是人们应该认真研读的重点。《史记》设立列传等体裁，是史书体例上突出以人物为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同样是司马迁的首创，是他对史学的杰出贡献。

史记全译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解题】

前人评述《伯夷列传》是七十列传的总序，这很有见地。其实，司马迁在七十列传的开篇是借为传说人物伯夷立传，宣布了他的一份声明书。研究这份声明书，要与他《自序》所述的作七十列传的主旨，“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

一、司马迁声明他作史的取材要“考信于六艺”。比较百家而言，唯有六艺是最为可靠的依据。然而是不是六艺所言全为不可怀疑的呢？也不是。既然六艺肯定让德，为什么实有其事的许由、卞随、务光的事迹没有称许呢？同为高“义”，而“不少概见”许由、务光的“文辞”，说明六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这是声明他又不能为六艺所束缚，而应该在选材上抱持着个人的独立见解。

二、司马迁早已声明对问题的辨析要“折中于夫子”，然而实际上孔子所说有些也有破绽。孔子说伯夷、叔齐没有怨恨，叩马而谏之“求仁得仁”没有怨恨，而饿死于首阳山之前所作的《采薇》歌不正是表现了怨恨吗？文中提出“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就是对孔子见解的怀疑。这是他又声明，不可亦步亦趋完全拜倒在圣人的脚下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这两点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容易的，很自然的。但在当时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面前，采取这种怀疑态度，不能不有极大的识见与勇气。也正是由于司马迁敢于冲破新儒学的思想牢笼，才有表现在《史记》中的如此光辉的思想。可见这份声明的威力。

三、对前两点的怀疑，司马迁提出问题的方式是较为稳妥而隐秘的。而这第三点，则具有公开宣战的姿态，对天道观就是一种直接的批判了。这一段是《史记》中的警句，明言天道不公，是说明杜撰的感应论之不能存在。这里的矛头是直接对着以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的《春秋》公羊学的；“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是声明自己作史的论析，要与这种虚伪的理论划清界限。

四、提出了道与谋，道与富贵、道与时间考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混世与清士的问题，这表现了作者立世的政治观。他要抱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政治主张，这无异宣布他判断是非的标准与当权的统治者及其卫道者之间是不一致的。他不会为眼前的贵贱、轻重所左右，相信自己立论的正确性能得到历史的理解和承认，誓作混世中的清士，依据史家应有的品德评论世事，作出判断，不管遭遇任何处境在所不惜。这篇传的完成可以视为司马迁在被刑之后所着意撰写的，已经有把表述于《报任安书》中的决心具体化的倾向，并将之概述为一种思想理论上的对立了，正表现了他的“叛逆”精神。

五、提出了立名与作史的问题。司马迁是重视“名”的。他觉得人有贤德也必须“附骥尾而行益显”，否则历史上不知埋没了多少名人志士，对这一点他表示了悲愤、不平。因此他表示要誓作“青云之士”，为一切有高义有功名的人树碑立传，以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写史而名流千秋，功罪自见。他同样声明自己是与历史和现实中的贤德之士“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这一点正可看出《史记》立传人物的思想倾向性。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2]。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3]。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4]。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5]。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6]。此何以称焉[7]？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8]。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9]。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10]？

【注释】

①载籍：书籍。 六艺：即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②虞夏之文：记载虞、夏时期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保存在《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目中。

③逊位：让位、退位。 岳牧：相传尧舜时有四岳十二州牧分管政务和方国诸侯，合称岳牧。 典职：主管政务。 功用：功绩。

④重器：贵重的宝器。 大统：尊显的统绪。 斯：此。

⑤说者：《史记索隐》"谓诸子杂记也。"有关许由、卞随、务光的事迹，在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庄子·让王》篇中有记载。 许由：上古隐士。相传尧让位于他而不受。

⑥卞随：上古隐士。相传商汤曾想让位于卞随，卞不受，投水而死。 务光：上古隐士。相传商汤也曾想让位于他。务光不受，负石投水而死。

⑦何以：为什么。

⑧箕山：古山名。今位何处说法甚多。一说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

⑨吴太伯：周太王之长子，后顺父愿让位于弟季历而出走奔吴，故称吴太伯。

⑩其文辞：记载许由、务光之文辞。 义至高：《史记索隐》谓尧让天下于许由，由遂逃箕山，洗耳于颍水；卞随自投于桐水；务光负石自沉于卢水：是义至高。 少：少许。 概：大略。

【译文】

学者们运用的书籍文献虽然很广博，但还需要依从《六经》来

考察它们是不是可信。《诗经》、《书经》虽说残缺，然而虞代、夏代的记事文字还是可以了解清楚的。唐尧将要退位，就把帝位让给了虞舜，虞舜退位也让给了夏禹这个期间，四岳十二州牧都来推荐，才把他放在帝位上考察试用，掌管政务几十年，建立的功绩已经兴盛，这以后再正式授给他执政大权。这样做是表示天下是贵重的宝器，帝王是尊显的统绪，传授天下的大权是如此的郑重艰难呀！可是诸子杂说讲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认为是耻辱就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又为什么受到称赞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那上面大概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叙列古代仁圣的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人是很详细的了。我认为所听说的许由、务光节义最高尚，记载他们事迹的文字却少许的梗概都没有见到，哪是为什么呢？

【原文】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②]？"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③]。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④]。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⑤]。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⑥]。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⑦]。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⑧]？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⑨]。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⑩]。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⑪]。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⑫]。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⑬]。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⑭]？子

嗟徂兮，命之衰矣[15]！”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16]？

【注释】

①念：记。 旧恶：旧仇。 怨是用希：即用怨希，因此怨仇很少。用，因。希，通“稀”。

②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此语见《论语·述而》。孔安国释云：“以让为仁，岂有怨乎？”

③悲伯夷之意：《史记索隐》曰：“谓悲其兄弟相让，又义不食周粟而饿死。” 轶（yì）诗：散佚而未编入三百篇内之古代诗歌。 可异：指作者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与下文所引《采薇》诗中“我安适归乎？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牵合在一起，故发现有不同、不一致的地方。 其传：《史记索隐》按，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

④孤竹君：孤竹国国君，最早见于《庄子·盗跖》篇中。孤竹，殷代国名，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南。

⑤中（zhòng）子：据古代伯、仲、叔排列顺序，伯夷、叔齐当为老大、老三，故有中子，即老二、次子。

⑥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商末，姬昌已为西方诸侯之长，故称西伯。 养老：收养老人。此指招贤纳士。 盍：通“盖”，于是，就。一解为“何不”。

⑦木主：木制灵牌位。

⑧叩马：勒住马。叩，通“扣”。 爰：于是，就。

⑨弑（shì）：古代下杀上为“弑”。

⑩去之：让他们离去。

⑪宗周：以周王室为宗主。 首阳山：古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说法不一。 薇：亦蕨，一种野菜。

⑫西山：即指首阳山。

⑬以暴易暴：指武王伐纣。《史记索隐》谓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纣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⑭安适：适安，到什么地方。

⑮于嗟：感叹词，犹今之“哎呀”等。 徂（cú）：通“殂”，死。

⑯怨邪非邪：《史记索隐》太史公言已观此诗之情，夷、齐之行似是有所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怨恨很少。""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悲叹伯夷的心意，从轶诗来看可有些不一样呢。他们的传记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做国君，等到父亲去世，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就逃走离开了国都。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逃走了。国都的人立孤竹君的次子做国君。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尊养老人，就前往归附他。等到抵达那里，西伯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他的木制神位，称他叫文王，往东去讨伐纣王。伯夷、叔齐勒住马进行劝告说："父亲死了不加安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用臣下的身分来弑杀君王，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侍从要用兵器加害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些节义的人。"搀扶着让他们离去了。武王已经平定了殷纣的祸乱，天下奉周王室做宗主，而伯夷、叔齐感到耻辱，坚持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采摘野菜以供食用。等到饿得将要死去，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摘山上的野菜。用暴臣换掉暴君啊，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神农、虞舜、夏禹的世道转眼消失了啊，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哎呀只有死呀，命运是这样的衰薄！"就饿死在首阳山上。

从这首诗看来，他们是有怨恨还是没有怨恨呢？

【原文】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①。"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②！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③。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④。天之

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5]。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6]。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7]。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8]。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9]？

【注释】

①天道：此意指支配人类命运的天神意志。　无亲：无亲疏之分。

②积仁洁行：积聚仁德，纯洁自己的行为。

③七十子之徒：孔子的得意学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或曰七十二、或说七十七），举整数而言。　颜渊：又作颜回。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④空(kòng)：贫穷。　厌：饱。　蚤：通"早"。

⑤盗跖(zhí)：名跖，古代传说中的大盗，故称之为"盗跖"。一说为柳下惠之弟。　肝人之肉：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曰："肝，疑当作脍。"《庄子·盗跖》篇亦云"脍人肝而餔之。"　暴戾：残暴凶狠。　恣睢(suī)：放纵骄横。　寿终：正常地死去。

⑥彰明较著：特别明显。彰，明显，显著。较，通"皎"，明显。

⑦不轨：不法，不走正道。　忌讳：此指避忌，禁令。

⑧择地而蹈之：看好地方才下脚落步。　时：时机恰当。　行不由径：走路不走小道。　公正：此指主持公道、正义。　发愤：发泄愤闷。

⑨傥：同"倘"，假如。

【译文】

有人说："天道不分亲疏，经常帮助有善行的人。"像伯夷、叔齐，可以称得上是善人或者又不是的呢？他们积聚仁德纯洁自己的行为到了如此的地步却被饿死了！再说在七十名弟子中，孔子只是推荐颜渊为好学。然而颜回总是陷于贫穷，连糟糠都吃不饱，而终

于过早地夭折了。上天的报答施舍给善人的，又是怎么样的呢？盗跖每天残杀无辜，烤人的心肝当肉吃，暴虐凶狠放纵骄逸，聚集几千人的党羽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从的哪种德性呢？这是一些极大而且显著的例证。至于到了近代，操守行为不走正道，专门触犯禁令，却终身安逸享乐，家境富裕优厚世世代代也不断绝。有些人小心得看好地方才下脚，选准时机才说话，不走歪门斜道，不是公道正义的事不会发泄愤闷，却遭遇到祸患灾害的，是数也数不清。我感到特别困惑，果真说什么天道，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

【原文】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①]。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②]。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④]"。举世混浊，清士乃见[⑤]。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⑥]。"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⑦]。""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⑧]。"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⑨]。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⑩]。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⑪]！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⑫]？

【注释】

①道不同不相为谋：语出《论语·卫灵公》。道：主张，志向。

②此语连同下面二句出自《论语·述而》，文字稍有改动。执鞭之士，本指从事各种卑贱职业的人，此指职业。

③好(hào)：喜爱，乐意。

④此语出自《论语·子罕》。

⑤见：同"现"，出现，显露。

⑥语出《论语·卫灵公》。 疾：担心，害怕。

⑦贾子：贾谊，西汉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此四句见贾谊《鵩鸟赋》。 徇：通"殉"，为达到目的而不惜牺牲生命。 夸者：贪于权势好矜夸之人。 众庶：百姓，民众。 冯生：贪生，求活。冯，同"凭"，持，看重。

⑧以上五句出自《易·乾卦》，原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作：出现、兴起。 物：此指民众。 睹：显现。

⑨夫子：此指孔子。

⑩笃(dǔ)：深厚。 附骥尾：附于千里马尾。比喻受名人荐举和提拔。

⑪岩穴之士：指隐居山野的人，即隐士。 趣(qū)：通"趋"，向前，进取。 舍：隐退。 时：指时机。 类：大抵。 堙(yīn)灭：埋没。

⑫砥：磨刀石。意指磨励，锻炼。 青云之士：指品德高洁地位显贵的人。 恶(wū)：怎么。 施(yì)：延续留传。

【译文】

孔子说"主张不同就不互相商议"，也是各人依从自己的志向。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寻求得到的话，虽然是从事卑贱的职业，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可能寻求得到，还是依从自己的爱好去做"。"到了年末的寒冷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整个社会混乱污浊的时候，清正高洁的人士才会显现出来。难道会因为富贵把他们看得重像那样，而把高洁的隐士看得轻像这样吗？

"君子害怕自己从世上死去而名声不被称扬。"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有壮烈举动的人为名献身，夸矜位势的人为权丧生，平民百姓因贪生而恶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会互相照映，同属一类的事物会互相感应。""祥云随着龙兴而出现，山风随着虎啸而发生。圣人兴起那么万民仰见而天下归服。"伯夷、叔齐虽然贤仁，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赞才名声更加显扬。颜渊虽然学业

深厚，只有得到孔子的举荐才行迹更加光辉。隐居山野的人士，进取隐退掌握着恰当时机能做到像这样的程度，却大抵上名声都被埋没而不受赞扬，真是可悲呀！闾里街巷的平民，想磨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如果不依附品德高洁地位显贵的人，怎么能把事迹流传于后世呢？

史记全译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题解】

《管晏列传》是司马迁七十列传总序后的第一篇真实人物的传记，由此可见它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表明司马迁是一个切实的功利主义者。他排除空洞的仁义说教，从历史发展的有利角度出发，首先肯定管仲的好功利和“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思想行为。强调时之有利不利，认为“遭时”是立功名的重要条件；注意因地制宜，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讲究教化，尤其突出政令要符合民心；讲究策略手段，不惜运用计谋达到目的，提出“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适应变革的时代取胜而立足天下，等等。司马迁所肯定的功利主义，在克服儒家的保守思想及讲究顺应历史的变化方面有重要意义。

强调知人、知己；知人才有知己。贤人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必须有更加贤能的人去将他们发现、重视、推荐、任用，而使他们成就事功。管仲之传附见鲍叔牙。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评议中又说天下称赞鲍叔的能知人。事实是没有鲍叔牙，管仲何曾能辅佐齐桓公而称霸。通过晏婴赎出越石父并延为上客，提出“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的见解；通过御者之妻的观察言词，御者被晏婴荐为大夫，其志伸张，一个普通人才得以参与国家政治。这说明知人善用，是历史前进、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司马迁感到自己身世之不平，而叹息没有遇到当世的知己者而使自己幽于缧绁，于是他很佩服“见义勇为”和“谏犯君颜”的人，故发出感慨：“假

令晏子而在，余虽不执鞭，所忻慕焉。”有了当世的晏子，司马迁哪能惨受宫刑呢！

司马迁立传有意肯定贤能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价值。文篇肯定管仲之贤，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管仲的贤能影响齐国政治很长的历史时期。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以此三世显名诸侯，也是管仲百余年后齐国最有影响的贤能政治家。司马迁从历史的角度也肯定了晏婴的作用。

《史记》为人物立传，常常避开一般性的叙述，而撮取几个不太为人注意的镜头，出奇制胜地突出人物的形象。这些场景的意义不仅表现了人物的个性，而且集中反映了社会和历史的现实，这是司马迁写史的特色。管仲、晏婴都是通过讲些重要故事，而收到了见其奇特倜傥的效果，使人感到传中之人品德的崇高和亲切。《史记》在文学上有种悲壮的美学特征，尤其善于表现在逆境中重新奋起而有作为的历史人物，所以司马迁的文笔是非常富于感情的，也就是说他所作的列传，是他面对历史和现实，以充分的激情一字一句倾吐出来的，因而有至深的感染力。本篇正见其一斑。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①]。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②]。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③]。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④]。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⑤]。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⑥]。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7]。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8]。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9]。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10]。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11]。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12]。

【注释】

①管仲夷吾：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死后谥“敬”，后人亦称管敬仲。 颍上：颍水边上。颍水发源于河南登封县境，经安徽流入淮河。一说此泛指管仲出生于颍水流域。一说管仲就出生于颍上县，即今安徽颍上县，县北保存有“管鲍祠”（管子祠）。

②欺：欺骗。指下文“分财利多自与”事。 终：始终。 遇：对待。 不以为言：不以此发议论（或说管仲的不是）。

③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襄公之弟。 公子纠：公子小白的同父异母兄弟。

④进：举荐。

⑤任政于齐：《史记正义》所引《管子》云：“相齐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独，六曰病，七曰通，八曰振，九曰绝也。” 九合：多次盟会。九：泛指多次。

⑥贾（gǔ）：做买卖。 多自与：即多与自，多给自己。

⑦仕：作官。 见逐：被驱赶。 不肖：不贤，无才。 遭：遇，逢。

⑧走：逃跑。

⑨召忽：齐国人，与管仲一块辅佐公子纠，并为公子纠而死。 幽囚：囚禁。 不羞小节：不以小节而感到耻辱。

⑩以身下之：把自己置于管仲之下。

⑪世禄：世代享受俸禄。 封邑：帝王赐予的食邑。

⑫多：推崇、赞赏。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颍水边上的人。年轻的时候经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牙知道他贤能。管仲家中贫困，常常欺骗鲍叔，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样的事说他的不是。不久鲍叔事奉齐国的公子白，管仲事奉公子纠。等到小白继位做了桓公，公子纠死去，管仲被囚禁起来。鲍叔就举荐管仲。管仲被任用，在齐国执政，齐桓公因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一度扶正王室，这些都是管仲的计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经和鲍叔同做买卖，分财利时我给自己多了一些，鲍叔不认为我有贪心，知道我是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而使他更加窘迫，鲍叔不认为我愚笨，知道是时运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曾经几次任职几次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能，知道我没有遇上好时机。我曾经多次参战多次败逃，鲍叔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是家中还有老母。公子纠失败，召忽因而死去，我被囚禁受了屈辱，鲍叔不认为我有什么羞耻，知道我是不会因为小节感到羞愧，只会因为在天下不能显扬功名而感到耻辱。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子。"

鲍叔举荐管仲以后，自己身居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受俸禄，受到国君赐予食邑的有十几代，常常成为有名的大夫。天下的人不推崇管仲的贤能却推崇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原文】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①]。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②]。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③]。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④]。"故论卑而易行[⑤]。俗之所

欲，因而予之⑥；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⑦。贵轻重，慎权衡⑧。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⑨。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⑩。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⑪。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⑫。"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⑬。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⑭。

【注释】

①通货积财：流通货物，积聚资财。　与俗同好（hào）恶（wù）：和老百姓的思想意愿、风俗习惯相顺应。

②仓廪：仓库。　实：充实。　上服度则六亲固：统治者的行为符合礼仪法度，那么六亲之间自然和睦、关系稳固。六亲：父、母、兄、弟、妻、子。

③四维：即四纲，礼、义、廉、耻。　不张：不伸张。

④原：同"源"，源泉。

⑤论卑：言论平易、通俗。

⑥因而：因此而。

⑦为政：从政。　因：由。

⑧贵：看重，重视。　轻重：《管子》有《轻重篇》，本指货币和物价高低，此实指发展经济。　慎：小心对待，即重视。　权衡：本指度量衡，此实指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

⑧少姬：齐桓公夫人，蔡缪侯之妹，因失宠归蔡，蔡君又改嫁于他人，因而触怒桓公。　蔡：春秋时小国名，都于今河南上蔡县。　责：责备。　包茅：指青茅，楚国特产，祭祀用品。

⑩山戎：又称北戎，部族名，分布在今河北北部。　修：实行。　召（shào）公：周初大臣，曾佐武王灭商，后封于燕。

⑪柯：古地名，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　曹沫：即曹刿，鲁国将领，在

柯之盟会上曹沫手执匕首挟持桓公订立盟约，收回失地。 因而信之：管仲顺势让桓公答应曹沫的要求，使其他诸侯相信齐国讲信义。

⑫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此为《管子·牧民篇》文。《史记索隐》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知此为政之所宝也。

⑬拟：相比。 三归：说法较多。《史记正义》"三归，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一说征收全国工商税收的三分归管仲，此根据较多，为妥。 反坫（diàn）：覆酒杯的土台，古时只有帝王、国君才有。

⑭百余年：此为作者合传时习惯写法，不一定事实上确切。 晏子：名婴，字仲，谥平，春秋时齐国正卿。

【译文】

管仲担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小小的齐国地处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资财，图谋国家富足军力强盛，他的政策要和民众好恶的习俗相协调。所以他宣称说："仓库充实了民众就会懂得礼节，衣食富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誉和耻辱，在上位的人行为符合法度那么六亲的关系就会和睦稳固。礼、义、廉、耻的教化不能伸张，国家就要灭亡。下达的政令要像是流水的源泉一样，让它顺应民众的心意。"所以他的议论通俗平易而且容易执行。习俗所希望的，依从着就给予他；习俗所不愿接受的，乘机就废弃掉。

管仲治理政事，善于根据祸患而把它变化为福庆，凭借失败而把它转换为成功。桓公实际是对少姬发怒，往南袭击蔡国，管仲借机前去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王室及时进贡供祭祀用的包茅。桓公实际往北去讨伐山戎部族，但管仲乘机却责令燕国重新施行召公时期的政令。在柯地会盟，桓公事后想背弃答应了曹沫的盟约，管仲趁时劝告桓公遵守盟约来获取信任，诸侯因此都归顺齐国。所以说："明白给予人家就是最终能从人家那里取得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而这个道理，是治理政事的法宝。"

管仲的富足能和国君的公室相比拟，他的收入占全国税收的十分之三，又筑有覆酒杯的土台，但是齐国不认为他奢侈僭越。管

仲去世，齐国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他诸侯国强大。以后一百多年齐国又出现了晏子哩。

【原文】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①。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②。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③。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④。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⑤。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⑥。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⑦。弗谢，入闺⑧。久之，越石父请绝⑨。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⑩？"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⑪。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⑫。"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⑬。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⑭。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⑮。既而归，其妻请去⑯。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⑰。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⑱。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注释】

①晏平仲婴：晏婴，姓晏名婴，字仲，谥平。　莱：古小国名，在今山东潍坊东。　夷维：古地名，在今山东高密县。

②《史记索隐》按：系家及《系本》灵公名环，庄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也。 力行：尽力尽心办事。 重：被看重，受重视。

③重（chóng）肉：只吃一样肉食。 帛：丝织品。

④君语及之，即危言：国君的话涉及到自己，就正直地陈述意见。危，高耸貌。引申为正直。 危行：正直地去行事。

⑤有道：走上正道，国泰民安。 顺命：服从命令。 衡命：《史记正义》云："衡，秤也，谓国无道则制秤量之，可行即行。"

⑥越石父：《晏子春秋》谓晋中牟人，曾卖身为奴，贤者。 缧绁（léi xiè）：本指捆绑犯人的绳索，此指被囚禁。

⑦涂：通"途"。 左骖（cān）：古时一车四马，居外的两匹马称骖，左边的称"左骖"。

⑧谢：辞别。 闺：本指宫中的小门，此指内室。

⑨绝：继绝交往。

⑩戄（jué）然：惶惧，吃惊的样子。 摄：整理。 厄：困境。

⑪诎：同"屈"，委屈。 信：通"伸"。

⑫感寤：感发醒悟。寤，通"悟"。

⑬延：请。

⑭御：御手，车夫。

⑮大盖：古代高级马车上的大伞盖。 策：鞭打。

⑯请去：请求离家而去。

⑰志念：意念，志向。 自下：以自己为下，即自卑，自谦。

⑱抑损：谦恭，退让。

【译文】

晏平仲，名婴，是莱地夷维人。事奉过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因为节约俭朴尽心办事在齐国被看重。做了齐国宰相以后，吃饭不用两样肉食，妻妾不穿丝绸衣服。他在朝廷上的时候，国君说话涉及到他，就正直地陈述意见；说话没有涉及他，就正直地去办事。国家能行正道，就服从命令；国家不行正道，就根据情况可行即行。由于这样，连续三朝他的名声都在诸侯各国

显扬。

越石父贤能，却在被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途上遇见了他，解下左边的骖马把他赎出，载着他回了家。晏子没有向他告辞，就径直到内室去了。过了很久，越石父请求断绝交往。晏子感到惶恐，整理了衣帽以后道歉说："我晏婴虽说不算仁厚，也把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了，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请求继绝交往呢?"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受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伸展意志。正当我在被囚禁之中时，别人是不了解我的。先生既然已经感发醒悟把我赎出来，这说明是了解我；了解我却又不能以礼相待，反而不如在被囚禁之中。"晏子于是就延请他进门视为贵客。

晏子做了齐国宰相，外出，他的驾车人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视她的丈夫。她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盖，用手鞭打着四匹马，意气风发，扬扬得意，特别显出自我得志的神情。不久驾车人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请求离家而去。丈夫问她是什么原因。妻子说："晏子不满六尺高，却做了齐国宰相，在诸侯国家中名声显扬。刚才我看他外出，志向意念非常深远，常有一种甘居人下的态度。如今您有八尺高，才替人家当奴仆驾车，然而您的意气表现出自认为非常满足，我因此请求离去。"从这以后丈夫就自我谦退。晏子觉得奇怪就询问他，驾车人按实际情况回答。晏子把驾车人推荐做了大夫。

【原文】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①]。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②]。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③]。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④。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⑤？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⑥。"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⑦？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⑧！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注释】

①《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上皆《管子》一书的篇名。　《晏子春秋》：后人编撰的一部记载晏婴事迹的书。

②次：编写，编排。

③轶（yì）事：人们不太了解之事，散轶零碎之事。

④小：看不起，不尊重。

⑤至王：达到称帝王的地步。　乃：却。

⑥此语引自《孝经·事君》。

⑦成礼然后去：《史记索隐》按：《左传》崔杼弑庄公，晏婴入，枕庄公尸股而哭之，成礼而出，崔杼欲杀之是也。

⑧"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亦出《孝经·事君》。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过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书上的言辞说得多么详细呀。既已见过他们所著的书，就想让人们观察他们的事迹，所以编次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书，社会上已有很多，因而不加论述，只是论述他们的轶事。

管仲是社会上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轻视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的政治衰败，桓公既然贤明，管仲并不劝勉他实行王道，却让

他称霸了吗？古语说："要顺势成就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他的错误，所以君主百姓间能和睦亲密。"难道说的是管仲吗？

正当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哭泣，完成了礼节然后离去，难道这就是所说的"见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敢精神"的表现吗？至于晏子的直言谏说，敢于冒犯君主的尊严，这就是所说的"在朝就想到要竭尽忠心，在野就想到要弥补过失"的人吧！假如让晏子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鞭赶车，也是我所高兴和向往的啊。

史记全译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传第三

【解题】

如果说《管晏列传》主要具有政治史的性质，则此篇明显属于学术史。《史记》是非常重视阐述学术发展史的。司马迁的评议学术不是单纯谈论学术内容，而是结合社会历史的现实着重评议诸种学术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地位及其自身的相关变化。司马迁特别注重以变的思想谈论学术。

文篇记述老子所创道家学说的主旨是“以自隐无名为务”，“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由此老子所写成的书，也是“辞称微妙难识”，人们难以领会掌握。春秋末期道家与儒家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是互相对立的，以致形成“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老子回答孔子问礼的话也说明了这一问题。记述庄子学说“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言光（汪）洋自恣以适己”，“要亦归之自然”。与老子的时代略有不同，庄子是利用其学说“以诋訿孔子之徒”，并通过善于“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的手法，“用剽剥儒、墨”。庄子对社会事物采取的消极态度，使得他的主张在当时很难施行。申子属于早期法家，讲究“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他在韩国进行的改革，虽不彻底，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所以他的学说适应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申子学术的主旨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比较老庄，他的态度是积极的。韩非，在施之于名实上比申子又进了一步，形成了法家的系统理论。“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所以司马迁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司马迁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从学术发展上看，庄子、申子、韩子都来源于老子而各有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特别又指出“惨礉少恩”也是来源于道家，这就揭示了道家外柔内刚的实质，道家表面上是无为的而骨子里是残忍狠毒的。老子更属深远，手法隐蔽，眼光也看得远些，不急功近利。司马迁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战国时期，法家锐意于社会政治变革。在战乱纷繁的形势下，一种学术如何取得国君们的信任并使之加以采纳实施，是一个关系学术前途的重大问题。韩非所作《说难》，正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社会经验的总结，这反映出法家有更强的时代适应性及成事的策略和坚韧品质。《史记》将其全文载入，表明司马迁认识到游说是否成功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此篇也反映了司马迁疑则传疑的作史方法。老子其人其事，汉代的文献已说的就不确切，不肯定，给后代留下了疑团。但是在几种说法中，司马迁还是表现了自己择取的倾向的。

【原文】

老子者[1]，楚苦县[2]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3]。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4]。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5]。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6]。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7]。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8]。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注释】

①老子韩非列传：此列传还记述有庄子、申不害。故有些书改为："老庄申韩列传。"

②苦县：春秋时楚国地名，在今河南鹿邑县。 厉乡：苦县下设之乡名，在苦县东。 曲仁里：厉乡下设之一里，当属厉乡境界。 藏室之史：《史记索隐》"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

③适：往，到……去。 周：此当指东周京都洛阳。

④子所言者：因为是"问礼"，当是向周礼。周礼相传为周公旦所制，如果确指应是向周公旦及其后来制订"礼"的人。

⑤驾：驾驭，或指作官。 蓬累：像蓬草一样随风转移、游离。蓬，飞蓬、蓬草。累，转行之貌。

⑥贾(gǔ)商人。 深藏若虚：秘密地储存货物，表面上好像空虚无物。

⑦态色：神态表情。 淫志：过高的志向、奢望。淫，过分。

⑧罔：通"网"，捕兽之网。 纶：钓鱼之丝绳。 矰(zēng)：一种用丝绳系住，可射飞鸟的短箭。

【译文】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要向老子请问有关礼的事。老子说："您听说的礼，创制它的人连同他的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能够得到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做官，不能得到这种时机就会像蓬草一样随风飘零。我听说，优秀的商人秘密地储存货物，使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空虚得很，君子具有高尚的德行，可他的容貌好像是个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纵之气和过多的欲望，除掉您的怪态神色和过分的奢望，这些对于您的自身都是毫无益处的。我所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孔子离去，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能跑的可以制网去捕它，能

游的可以用丝绳去钓它，能飞的可以备短箭去射它。至于有一种龙我对它不了解，它是能乘风驾云并升上蓝天的。我今日见到的老子，他大概就是条龙吧！”

【原文】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①。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②。"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③。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④。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⑤。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⑥。"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⑧。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於汉孝文帝⑨。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⑩。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⑪。"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⑫。

【注释】

①道德：道家学派的术语。道，是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德，是指遵循"道"去办事。老子的著作后命为《道德经》。 自隐：隐蔽自己，不显露。 无

名：不求名。 务：追求的目标。

②关：一说指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一说为函谷关。 关令：守关将领。 尹喜：据《史记集解》引《列仙传》云："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后随老子俱去，著有《关令子》。

③著书上下篇：即指今所称《老子》(亦名《道德经》、《德道经》，分上、下两篇，五千余字。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

④老莱子：据《史记正义》引《列仙传》称，为楚国人，春秋末隐士。此处"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

⑤盖：大概。 养寿：养身以求长寿。

⑥史记：史书记载或史官记载。 太史：官名，古代掌管史籍和历法的官。 儋(dān)：人名。

⑦然：对。

⑧段干：古代魏国一地名。确切地址不详。

⑨玄孙：曾孙之子。

⑩胶西王卬(áng)：卬，即刘卬，汉高帝孙，悼惠王刘肥之子，封国于胶西(治所在今山东高密县)。

⑪绌(chù)：通"黜"，排斥，反对。

⑫道不同不相为谋：此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史记正义》此都结老子之教也。言无所造为而自化，清净不挠而民自归正也。

【译文】

老子创立道家学派，这派学术以隐蔽自身不求名为追求目标。老子在周都住得久了，见到周王朝的衰败，于是就离去。来到边关，守关将领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勉力给我写一部书吧。"于是老子就著作了上下篇的书，讲述道德的命意共有五千多字，然后离去，谁也不知道他最后的下落。

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作了十五篇的书，讲述道家学术的作用，和孔子是同时代人。

大概老子有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有二百多岁，是因为他修炼道术才养身长寿的。

从孔子死了以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着周朝的太史官名叫儋的拜见秦献公说："当初秦国和周朝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五百年又要分离，分离七十年就会有位做霸王的人出现。"有人说儋就是老子，又有人说不是的，社会上谁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对还是不对。老子，是一位隐居的君子。

老子的儿子名叫宗，宗做了魏国将领，被封在段干。宗的儿子叫注，注的儿子叫宫，宫的玄孙叫假，假在汉孝文帝的时候做了官。而假的儿子叫解的做了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他们的家就住在齐国。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术的就排斥儒家学术，儒家学术也排斥老子学说。"政治主张不同不能互相谋划"，难道是说的这种情况吗？老子主张，无所作为，百姓自然就会道化；清净不挠，民众自然就会归正。

【原文】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①]。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②]。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③]。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④]。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术[⑤]。《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⑥]。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⑦]。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⑧]。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⑨]。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⑩]？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⑪]。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⑫]？子亟去，无污我[⑬]。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⑭]。"

【注释】

①蒙：战国时宋国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北。

②漆园：古地名。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曲县北十七里"。当在今山东菏泽市范围。按本文所讲，"漆园"时属蒙县管辖，应在蒙县境内。　梁惠王：即魏惠王，公元前369年～前319年在位。　齐宣王：即田辟强，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③窥：探索，研究。　要：主旨。

④率：大率，通常。　寓言：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

⑤《渔父》、《盗跖》、《胠箧》(qū qiè)：以上均为《庄子》一书之篇名。　诋訿(dǐ zǐ)：诋毁，诽谤。

⑥《畏累虚》、《亢桑子》：亦为《庄子》一书篇名。《亢桑子》，《史记索隐》云"王劭本作《庚桑》"。"庚桑楚"为老子弟子，今本《庄子》有《庚桑楚》一篇，而无《亢桑子》。又据《史记正义》庚桑楚"北居畏累之山"，所以"《畏累虚》"当为地名，不是篇名，今本《庄子》亦无《畏累虚》其篇。

⑦属：撰写。　离：陈列，铺写。　用：因，因此。　剽剥：攻击。　宿学：饱学之士，知识渊博之人。

⑧洸(guāng)洋：本形容水势浩大，此指议论随便、肆意。　器之：使用它，利用它。

⑨楚威王：战国时楚国国君，公元前339年～前329年在位。　币：古代用作礼物的丝织品，或玉、马、皮帛之类。

⑩郊祭：古帝王每年冬至在都城南郊举行祭天的活动。　牺牛：在祭祀时用作牺牲的牛。牺，牺牲，祭祀时的祭品。

⑪文绣：有花纹的刺绣品。文，"纹"之古字。　大庙：太庙，即帝王的祖庙。

⑫孤：孤独，微小。　豚(tún)：小猪。

⑬亟(jí)：赶快。

⑭宁(nìng)：宁可，宁愿。　游戏：游乐嬉戏。　渎(dú)：小水沟。　羁(jī)：约束，束缚。

【译文】

庄子是蒙地人，名周。庄周曾经担任过蒙地漆园的小吏，和梁

惠王、齐宣王生活在同一时代。他治学各方面无所不探究，然而他学术的要旨最根本的还是归属老子的言论范围。所以他著作了十多万字的书，大抵通常都是寄意深刻的寓言。他写了《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以便阐明老子的道术。《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的篇章，都是空洞的议论而没有事实依据。然而他善于撰写文章铺叙辞藻，指陈世事摹写物情，用它来攻击儒家、墨家，即使是当代饱学的士人也不能自行解脱来避免这种攻击。他的言论是肆意荡漾自我放纵来顺适己意，所以从王公大人开始都不能利用它。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者带着厚重的礼物去迎接他，答应任命他做宰相。庄周笑着对楚国的使者说："千金是很重的财利；卿相是尊贵的官位。您难道没有见过在郊祭中所用的牺牛吗？将它饲养了几年，给它披上文彩的绣品，送它进太庙去。正当这个时候，这条牛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难道还能得到机会吗？您赶快离去，不要污秽了我。我宁愿在有污水的小沟中游乐嬉戏求得自我快活，也不愿被掌握国家的人所拘束，终生也不会做官，好让我的心志痛快哩。"

【原文】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①。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②。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③。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注释】

①京：郑国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②学术：学问、道术。 干：求取。 韩昭侯：战国时韩国国君，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

③黄老：指道家学派。 刑名：先秦时法家提出的一种学说，主张循名责实，审察人们的言论、主张或名称是否和事物的实际相行。刑，通"形"。

【译文】

申不害是京邑人，从前郑国的一位低级官吏。他研究学术来向韩昭侯求官，昭侯任用他做宰相。他对内修明政令教化，对外应对各方诸侯，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去世，国家得到治理，军力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

申子的学术本源是黄老但主要的方面是刑名法术。著作了二篇书，叫作《申子》。

【原文】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①]。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②]。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③]。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④]。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⑤]。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⑥]。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⑦]。

【注释】

①法术：法度与权术。法，法度，法家主张治国应以法度为本。术，权术，法

家主张君主要善于运用权术驾驭臣下。

②道说：说道，议论。

③李斯：秦朝政治家，后官至丞相。 荀卿：即荀子，名况。为避汉宣帝刘询之讳，后人又改称"孙卿"。

④务：致力于，追求。 执势：掌握权势。 浮淫：虚浮淫侈。 蠹(dù)：蛀虫。此指政治上无能像蛀虫一样危害国家的人。 功实：切实有功之人。

⑤文：指宣扬儒家思想主张的经典文献。 侠者：指有武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之人。

⑥宽：宽缓，指国家太平时期。 名誉之人：负有声名之人。 急：和宽相对，指非常或战争时期。 介胄之士：全副武装的武士。介，甲。胄，头盔。

⑦廉直：廉洁正直之士。 邪枉：不正派。 《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以上皆为《韩非子》一书中的篇名，其中《内外储》为《内储说》和《外储说》之省称。

【译文】

韩非是韩国国君家族许多公子中的一位公子。他喜好刑名法术学说，而他学说主张的主旨来源于黄老。韩非生性口吃，不能流利地发表议论，却善于著书写文章。和李斯一起都曾事奉过荀卿，李斯自认为在学说上不如韩非。

韩非眼见韩国被削弱，多次上书劝谏韩王，韩王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的人不致力于修明他们的法制，掌握权势来驾驭他们的臣下，为使国家富足军力强盛而采取广招人才任用贤能的政策，反而提拔一些虚浮淫侈的政治蛀虫，并使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高于切实讲究功利的人。他认为儒家是用经典文献来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一类人又凭武力来触犯国家禁令。国家形势宽缓时宠用一些贪求名誉的人，形势紧急时却要用披甲戴盔的武士。如今所供养的不是所要用的，所要用的又不是所供养的。悲

叹廉洁正直之士不为邪曲奸枉之臣所容，观察从前政治上的得失变化，所以著作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的文篇。

【原文】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①。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②；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③；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④。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⑤。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⑥。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⑦。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⑧；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⑨。此之不可不知也。

【注释】

①说(shuì)：游说，劝说。　具：完备，详细。

②知之：知道事理。　说之：说服君王(或其他对象)。

③辩：分析，说明。

④横失(yì)：纵横奔放，滔滔不绝。失，通"佚"，飘逸，放荡。　尽：说明白、说彻底。

⑤所说：被说者。　以：用，拿。　当：适应，迎合。

⑥为：为了，追求。　名高：崇高之名声。　见：被(视为)。　下节：志向、气节低下。　遇：对待，待遇。　弃远：抛弃疏远。

⑦无心：没有心眼，即无头脑。　远事情：离解决的事情很远，即空谈，不切实际。　收：收留，录用。

⑧实：实质，实际。 显：公开，名义上。 阳：表面上。

⑨阴：暗中，实际上。 身：指游说者本人。

【译文】

然而韩非了解游说的艰难，写了一篇《说难》的文章阐述得非常详备，但他最终死在秦国，自己还是不能摆脱游说的祸害。

《说难》写道：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我了解事理要用它去说服君主上有困难；又不在于我的口才很难能够阐明我的用意上有困难；又不在于我敢于纵横驰骋地能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上有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可以拿我的说词去适应他。

游说的对象是要追求高尚声名的人，却用追求厚利去游说他，就会被看作是志节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一定会把你抛弃疏远的。游说的对象是要追求厚利的人，却用追求高尚名声去游说他，就会被看作是没有头脑而远离了对事情的解决，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实际是要追求厚利但表面上装着要追求高尚的名声，如果拿追求高尚名声来游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是疏远你；如果拿追求厚利来游说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地抛弃游说者本人。这些是不可以不了解的。

【原文】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①。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②。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③。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④。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⑤。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

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⑥。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⑦；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⑧。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⑨；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⑩。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⑪；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⑫。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⑬；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⑭。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注释】

①及：牵扯，涉及。

②贵人：君王。　过端：产生过错的萌芽。　推：推导。

③周泽：恩宠。　渥(wò)：深厚。　语极知：把所了解知道的全部讲出来。　德：功德。　亡：通“忘”。

④得计：指自认为是独到的妙策。　与(yù)：参与。

⑤彼：指被说者，即上文“贵人”。　显：明显。　出事：做事，成事。　也故：其他事情，或另外的目的。也，“他”之误。

⑥强(qiǎng)：勉强。　止：制止。　已：停止。

⑦大人：此指君主的大臣。　间(jiàn)：离间。

⑧细人：地位卑微的人。　粥权：卖弄权势。粥，通“鬻(yù)”，卖。

⑨借资：凭借的资本，即靠山。

⑩尝：试探，探听。

⑪径：直接。　不知：无知。　屈：屈辱。

⑫泛滥：本指水漫溢横流，此指夸夸其谈，不切要害。　博文：博涉文辞。　久之：《史记正义》“时乃永久，人主疲倦”。

⑬陈：陈述。　不尽：不敢全部讲出来。

⑭广肆：泛泛，没有规矩。　草野：此指鄙陋。　倨(jù)侮：骄傲侮慢。

【译文】

行事因为保密而成功，言语中因为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未必是游说者本人有意泄露机密，而是言语中无意识地牵涉到君主内心隐藏的事，如果是这样，游说者本身会遭祸害。君王有了过错的

苗头，而游说者明白地陈说，用巧妙的议论来推导出错误的严重，那么自身就会危险。君王对游说者的恩泽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去尽情地说一些知心话，游说的意见被付诸施行并且有了功效，那么就会忘掉你的贡献；要是游说的意见行不通并且遭到了失败，那么就会被怀疑，如果是这样游说者本身会有危险。如果君王自认为有了独到的妙策并且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游说者也有相同的认识而说了出来，那么自身就会危险。君王他公开在做出某一件事，但他自己的内心是要依据这件事来达到另外的目的，游说者了解这一目的而把它说出来了，那么自身就会危险。勉强君王去做他一定不会做的事，制止君王做他所不能罢手的事，游说者本身会有危险。所以说：和君王谈论他的大臣，就会认为是在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君王谈论他的下级官员，就会认为是在卖弄权势。谈论君王所喜爱的人，就会认为你在寻求凭借的资本；谈论君王所憎恨的人，就会认为你在试探自己的深浅。游说者径直简省他的言辞，就会认为你没有智慧而使你遭受屈辱；夸夸其谈博涉文辞，就会认为你卖弄才智而使他感到厌倦。顺从事态一般地陈述意见，就会说你胆小懦弱而不敢尽情表述；考虑事情广泛又不受拘束，就会说你鄙陋而骄傲侮慢。这些游说的困难，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原文】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①]。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②]；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③]；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④]。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是以饰之无伤也[⑤]。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⑥]。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⑦]。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⑧]。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

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⑨]。

【注释】

①饰：粉饰，美化。　灭：掩盖。

②知："智"之古字。　穷：窘迫，难堪。

③敌：对立面，或指说士个人理解的另一方面。

④多：夸耀，自信。　概：《史记索隐》"概犹格也"，格，阻止。

⑤规：规划。　异：另一个，另一件。　行：品行。

⑥失：过失。

⑦大忠：对君主非常忠诚。　拂悟：《史记正义》"拂悟当为'咈忤'，古字假借耳。咈，违也。忤，逆也"。　击排：攻击排斥。　申：申诉，展开。

⑧知尽：知道的全部讲出来。

⑨得(děi)：需要，等到。　旷日：费时。　弥：很、更。　交争：交锋争论。　饰：端直，修正。一通"饬"，整饬。　持：扶助。

【译文】

大凡游说最要紧的，在于知道粉饰游说对象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君王认为自己的计谋很有智略，就不要拿以往的失误来窘迫他；肯定自己的决断很是勇敢，就不要拿游说者个人的理解来激怒他；夸耀自己的力量非常强大，就不要拿他为难的事来阻止他。规划另一件和君王有相同计谋的事，称赞另一个和君王有相同品行的人，就要粉饰而不能加以伤害。有和君王同样失误的人，就要明确进行粉饰而说他没有过错。君王对游说者的高度忠诚没有抵触，对游说者的言辞也不加以排斥，在这以后游说者就可以伸展智慧和口才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做到和君王亲近而不怀疑，能够把知道的都说出来的难处。等到旷日持久，而君王对游说者的恩泽已经深厚，能够做到深远计谋而不被怀疑，相互争执而不被加罪，于是可以明白地谋划利害来获取功业，直接指点是非来整饬君王的自身，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扶助君王，就是游说成功了。

【原文】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①。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②。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③。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④。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⑤。”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⑥。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注释】

①伊尹：商初大臣，曾辅佐商汤灭夏。 庖(páo)：厨师。相传伊尹希望得到汤的任用，设法当了汤的厨师。 百里奚：春秋时秦国大夫，曾为晋国、楚国所虏。 干：求取。

②役身：身被役使。 能仕：《韩非子·说难》为“非能士之所耻”，能士，智能之士。

③且：将。 亡：丢失。 知：智，聪明。

④郑武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公元前770年～前744年在位。 子：女儿。

⑤关其思：郑国大臣。

⑥知皆当：知道的都适当(符合实际)。 甚者：重的，事关重大的。 薄者：轻的，不太重要的。

【译文】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取得了君王的信任。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仍然不能不使自身受到奴役而所

经历的世事竟是这样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看作是耻辱了。

宋国有位富人，天下雨把家中围墙浸塌了。他的儿子说"不修筑将会有偷盗的人进来"，他邻居家的老人也是这么说，天黑以后就果真丢失了很多财物，这家都认为他的儿子很聪明并怀疑邻居家的老人。从前郑武公打算攻打胡国，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做妻。因而询问各位大臣说："我想对外用兵，可以去攻打哪个国家？"关其思说："胡国可以去攻打。"于是把关其思杀了，说："胡国，是我们的兄弟国家，您说去攻打它，什么道理？"胡国国君听说了，认为郑国是亲近自己的就不防备郑国。郑国人袭击胡国，把它夺取了。这二位说客，他们的认识都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事关重大的被杀了，关系不大的遭到怀疑。不是了解事理上有困难，而是怎样处理了解的事理就困难了。

【原文】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①]。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②]。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③]。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④]！"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⑤]。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⑥]。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⑦]。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⑧]。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⑨]。

【注释】

①弥子瑕：卫国大臣。 见爱：被宠爱。 卫君：春秋时卫国国君。
②刖(yuè)：古代的一种把脚砍掉的酷刑。
③矫：盗用，假托。
④忘其口：自己忘了吃。
⑤色衰：姿色衰老。 爱弛：宠爱减退。
⑥至变：极大的变化。
⑦扰：驯服。 狎(xiá)：戏耍，玩弄。
⑧逆鳞：倒长的鳞片。 径尺：长一尺左右。 婴：触动，触犯。
⑨几：几乎，差不多。

【译文】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国君宠爱。卫国的法令规定，偷驾君主车子的人要判断足的罪。随后弥子的母亲病重，有人听说了，夜间前往去告诉他，弥子假托国君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宫了。卫君听说这件事却肯定他说："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缘故甘愿触犯断足的罪！"弥子和国君游览果园，他吃到一个桃非常香甜，自己不全吃掉并把它奉送给国君。国君说："真是爱我呀，自己忘了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姿色衰老宠爱疏减，得罪了国君。国君说："这个人曾假托命令驾走了我的车子，又曾经把他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弥子的行为和当初相比没有变化，之所以从前被国君看作贤孝却后来又获得了罪过，就在于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有用而更加亲近他；被君主憎恨时，就认为他罪有应得而更加疏远他。所以劝谏进说的人士不可以不考察君主的爱憎态度然后再去游说他。

龙作为一种虫类动物，可以驯服、戏耍并且骑乘它。然而龙的喉咙下有片一尺左右的倒鳞，如果有人触动它，就一定会伤害人。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够不去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可说

是善于游说了。

【原文】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1]！"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2]。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3]。"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4]。韩非欲自陈，不得见[5]。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注释】

①秦王：即秦始皇帝嬴政。 恨：遗憾。

②姚贾：战国时魏国人，后为秦大臣。据书载韩非曾指责过姚贾。 害：忌妒。

③过法：找出过错而按法制罪。过，实为强加罪名。

④遗（wèi）：送给。

⑤陈：陈述，剖白。

【译文】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著作，说："哎呀，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游，死也不觉得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所著作的书。"秦国因此紧急进攻韩国。韩

王起初不能任用韩非，等到形势紧急，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还没有信用。李斯、姚贾忌妒他，毁谤他说："韩非是韩国公室众多公子中的一个。如今大王想兼并诸侯各国，韩非最终会帮助韩国不会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大王不加任用，长久留在秦国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了祸患，不如找出过错按法诛杀了他。"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对，下交给狱吏处治韩非。李斯派人送给韩非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本想自我剖白，但不能见到秦王。秦王后来悔悟了，派人赦免他，韩非已经死了。

申不害、韩非都撰写了著作，传给了后代，学者们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只是悲叹韩非写了《说难》却不能自行逃脱游说的祸难。

【原文】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①。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②。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③。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④。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注释】

①道：道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指先于物质存在的精神性的东西，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　虚无：道家所指"道"的本体，谓其无所不在，但又无形可见。　因应：顺应自然，所谓自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指万物发展的本然状态。　无为：无所作为，即不求有所作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的意思。辞称：文辞、名称。

②散：扩散，推演。　放：放纵，放肆，不受约束。　要：要领，宗旨。

③卑卑：《史记集解》"自勉励之意也"。　施：实施，推进。　名实：即其刑名之学。

④绳墨：木工用以取直的墨线，此引申为法令、规则。　切：分析，判断。

礉(hé):苛刻。 少恩:缺少恩德。

【译文】

太史公说:老子所推得的是"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让万物育化发展,所以他著作的书,文辞名称微妙得很难理解。庄子推演道德学说,放言高论。但他主张的主旨也还是归于自然无为。申不害勤勉自强,把老庄的学说推进到和循名责实相结合。韩非又将这种学说引入法度,以便决断事情,辨明是非,但他的主张发展到极点就显得严酷苛刻,缺少恩德。他们的思想都源出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旨意就更深邃旷远了。

史记全译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题解】

本篇为田穰苴的传略，从军事这个侧面，反映了自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前547年为齐景公元年）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前356年为田齐威王元年）的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之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建立田齐的历史进程，对认识当时的政治斗争有重要价值。

本篇是司马迁为军事家立的第一篇传，而其命意是注重于兵法，注重于以国家政治实力为后盾来争取军事胜利的思想。从军事学的角度强调了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必须清除军队中贵族治军所带来的骄贵、纪律松弛、留恋故旧的腐败作风，突出"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的思想；

第二，强调"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突出将军临军处置的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

第三，表彰主将关心士卒疾苦以调动士卒作战积极性的领兵思想，突出了潜在的反侵略战争正义性的历史作用。

由于穰苴在军事上的作为，"田氏日以益尊于齐"，使它在与旧贵族高、国之族的争斗中，虽遭一时挫折（穰苴遭谗被退，发疾而死），但最终取得了胜利。至田常曾孙田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田齐取代了姜齐，而穰苴的兵法继续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使齐国不断强大。

论赞谈及穰苴兵法与古代司马法的实际区别。古代兵法闳廓深远以"揖让"为前提，穰苴为小小的齐国作战，已经没有可能达到

这样的境界。这表现司马迁已经看到了自三代至春秋末叶社会历史的变化所给予军事思想的实际影响。

《史记》对于当时已有著述传布于世的，均不具体记载它的内容，只叙述著述者即传主的特殊事迹。故“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可以视为《史记》编写取裁的一个例则。

【原文】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①。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②。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③。”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扞燕、晋之师④。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⑤。”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⑥。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⑦”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⑧。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⑨。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⑩。”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⑪。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⑫！”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⑬？”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⑭。三军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⑮。穰苴曰：“将在军，

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16]。遣使者还报，然后行。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17]。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18]。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19]。燕师闻之，度水而解[20]。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21]。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于齐[22]。

【注释】

①司马：官名，掌管军事、军赋等事。西周时设置，后代沿用，但地位高低、权限大小，均有区别。 穰苴(ráng jū)：人名，齐国田氏之族，为大司马官，故又称司马穰苴。 田完：春秋时陈厉公之子，因国难奔齐，称为田氏(古代“田”、“陈”音相近，通用)，子孙世代在齐为官。 苗裔：后代。

②阿、甄：齐邑名。阿，即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甄，今山东鄄城县北。甄通“鄄”。 河上：黄河南岸地，即沧德二州北界。 败绩：大败。《史记志疑》案：盖穰苴之事不见于《春秋》，况景公之时，心欲争晋霸而不能，力欲拒吴侮而不足，穰苴文武之略何在？且“晋伐阿、甄，燕侵河上”，其地皆景公时所无，《左传》亦不载，固可疑也……似又非湣王时人。疑以传疑，未敢遽定。

③庶孽：古代宗法制度下的旁支子孙，与嫡相对。

④扞(hàn)：通“捍”，抵御。

⑤闾伍：犹如闾里，平民居住的地方。 监军：监视、督察军队的官。

⑥庄贾：齐国大夫，齐景公宠臣。

⑦旦日：明天。 日中：中午时刻。

⑧表、漏：古代测量时间的工具。 立表：在有阳光的地方竖一木杆，观察

它的影子以测定时间； 下漏："漏"即"刻漏"，在壶上刻明度数，里面装满水，再使水一滴一滴往下漏，看刻度即可测定时间。

⑨仆表：将表放倒。仆，倒。 决漏：将刻漏中的水放出。决，放。

⑩不佞：不才、不敏。自谦之辞。

⑪援：操起。 枹(fú)，鼓槌。

⑫暴(pù)露：日晒雨淋，风餐露宿。

⑬军正：军法官。 期：约定时间。

⑭徇(xùn)：示众。 三军：春秋时大国兵制，分上军、中军、下军，其中以中军为主力，据说一军约一万二千五百人。楚国则以中军、左军、右军为三军。

⑮节：古代国君的一种信物，以羽、旄牛尾编之，系于竹柄之上。有重大事情派出人时，持"节"，表示代表国君的意思。

⑯左驸：车箱外立在左边的一根木头，起承重之用。 左骖(cān)：一辆车驾三匹马称之"骖"，左骖，三匹马中左边的一匹马。因御者在左，故斩其车之左驸、马之左骖。

⑰次：军队驻扎的地方。 舍：军营。 拊(fú)循：安抚，抚慰。

⑱最比(bì)：尤其关照。比，亲近，照顾。 羸(léi)弱：瘦弱。

⑲罢：撤兵。

⑳度：即"渡"字。

㉑郊迎：在郊外迎接，为古代一种隆重的礼节。 归寝：返回寝宫。

㉒《史记志疑》案：此语不可信，齐亦恐无大司马之官。《读史漫录》云"晏子忧田氏之强，欲景公以礼制之，而反荐穰苴使之用事，其不为失计耶"！

【译文】

司马穰苴是齐国田完的后代子孙。齐景公的时候，晋国攻伐齐国的东阿和甄城，燕国也侵犯齐国的河上地区，齐国的军队被打得大败。齐景公为此十分不安。晏婴向景公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然是田氏的偏房所生，但他的文才能归服众人，武功能威慑敌人，希望您试用他。"齐景公召见了穰苴，与他谈论军事，感到非常满

意，于是就任命穰苴做将军，命他率领军队去抗御燕国、晋国军队的入侵。穰苴说："我的地位一向是卑贱的，君王把我从平民之中提拔起来，安排在大夫的上面，但士兵并没有亲附，百姓也不会信任，人的资望轻微，威权也就很轻，希望君王派一位宠臣及国人所敬重的人来监督军队才行。"于是齐景公答应了，就派宠臣庄贾前往监督军队。穰苴辞别了景公，与庄贾约定说："明天正午时刻在军营门前会合。"翌日，穰苴先来到军营，竖起木表、下漏计时等候庄贾。庄贾平素骄横显贵，认为率领自己的军队而自己又作监军的官，不必特别着急；亲戚僚属为之饯行，留他饮酒。直至正午，庄贾尚未赶赴军营。穰苴就放倒木表，放掉漏壶里的水，进入军营，巡视营地、整饬军队，宣布纪律，明确军令。纪律军令宣布完毕，已是傍晚时分，庄贾才蹒跚而来。穰苴问道："为什么在约定的时间以后才来？"庄贾歉疚地说："不才的朋友大夫们和亲戚为我送行，因此耽搁了。"穰苴说："将帅接受命令之时，就要忘掉自己的家庭；身在军队，受军令约束，就要忘记自己的亲属；击鼓进军的危急时刻，就要忘记自己的生命。如今敌人深入侵犯我国领土，国内骚乱不安，士兵们在边境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国君睡不安，百姓的生命皆系于你身上，还说什么为你送行呢？"穰苴召军法官问道："依军队法令，约定时间而迟到的人该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说："应当斩首。"庄贾惧怕，派人飞马报告齐景公，请求救命。派出的人走了，还未返回，穰苴就将庄贾斩首在全军示从。全军士兵都非常震惊恐惧。过了好长时间，景公派使者拿着符节来赦免庄贾，使者驱车直入军营。穰苴说："将帅在军队中，国君的命令有时可不服从。"穰苴问军法官说："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在军营中飞车急驰，现在使者闯入军营，依法该怎么办？"军法官说："应当斩首。"使者极为恐惧。穰苴说："国君派来的使者不能杀。"便杀了为使者驾车的随从，砍掉车子左边的夹栏，杀了左边驾车的马，向全军巡行示众。穰苴打发使者回去报告国君，在这以后率领着军队出发了。凡士兵的驻扎宿营、打井

饮水、设灶炊食、诊断疾病、安排医药等事，穰苴都亲自一一安排加以抚慰，并把自己应该享受的物资粮食全部拿出款待士兵，自己与士兵一样平分粮食，对身体瘦弱的士兵更给予特殊的照顾。三天以后，穰苴重新整编军队，生病的人都争着要求出征，人人争先奋勇地为他战斗。晋国的军队听到这种情况，就主动向后撤退。燕国的军队听到这种情况，渡过黄河向北撤兵解除包围。于是穰苴率领齐军趁势追击，收复了所有沦陷的国土，然后领着军队返回国都。军队还未到达国都时，穰苴便让军队卸去了战斗的装束，放松军令纪律，与士兵宣誓结盟后进入都城。齐景公和各大夫到郊外迎接，按照礼节犒劳军队，这以后才返回寝宫。齐景公接见穰苴以后，尊崇他做大司马。由此田氏在齐国一天天地显贵起来。

【原文】

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①。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②。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③。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④。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⑤。

【注释】

①已而：不久。　鲍氏、高、国之属：鲍氏，即鲍牧；高，即高昭子；国，即国惠子，三者均为齐国大夫。　谮（zèn）：背地里说坏话，进谗言。

②退：废退，不用。　发疾：生病。

③田乞：田僖子。　田豹：田僖子之族人。

④据《史记·索隐》考证，"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句原文有缺误，应当是："田和自立，至其孙因齐，号为齐威王。"　放：同"仿"，仿效。

⑤追论：整理。《司马兵法》：因古代掌管军事的官称做司马，所以泛指带兵打仗的方法叫做《司马兵法》，此非专指穰苴的兵法。

【译文】

不久，齐国大夫鲍牧、高昭子、国惠子这帮人要陷害穰苴，就在齐景公面前诽谤他。景公辞退了穰苴，穰苴生病死了。由此田乞、田豹这些人十分怨恨高昭子、国惠子等人。等田常杀了齐简公以后，就全部消灭了高昭子、国惠子的家族。再后田常的曾孙田和，乘势自立为齐君，田和的孙子田因齐又自称齐威王。田因齐带兵打仗，行使威势，完全仿效穰苴的作法，因而各诸侯国都朝服齐国。

齐威王指派大臣整理古代的《司马兵法》，并把穰苴带兵打仗的作法也归附在里面，因而起名为《司马穰苴兵法》。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①。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②？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注释】

①闳廓：宏大，宽广。 三代：夏、商、周三朝。 褒(bāo)：赞扬，与"贬"相对。

②揖让：古代宾主相见时的拱手礼节，此意谓《司马穰苴兵法》缺乏古代的谦恭深义。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了《司马兵法》，觉得它博大深远，即使夏、商、周三代的大战，也未能充分体现它的意义，就是像那中间的文辞，

也略少了些褒扬。至于穰苴，仅仅是为一个区区的小诸侯国带兵打仗，怎么能达得到《司马兵法》那样的谦恭有礼呢？既然世上流传着许多《司马兵法》，因此不必再评论它，就写了这篇《司马穰苴列传》。

史记全译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题解】

本篇仍然表现了“兵法”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与作用。

就论述“兵法”的内容而言，除继续强调“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和领兵之将要“与士卒分劳苦”的重要性之外，进一步突出了修政和谋略的意义。直接运用总结历史上成败兴坏经验的手法，以吴起与魏文侯之论“在德不在险”和孙膑与庞涓较量中的围魏救赵、减灶惑敌的典型事例，来具体表述这方面的思想。这些事例在我国历史上久负盛名，亦使司马迁观察研究兵法所提炼的思想更见光辉。

本篇实为孙武、孙膑、吴起三人之合传，深入探讨本篇，显见出自春秋末叶（公元前514年为吴王阖闾元年）至战国前期（前396年为魏武侯元年，前380年为楚肃王元年，前356年为齐威王元年）之间，各国社会变革深度的不同，决定着兵法家在历史上的作为及其命运的历史进程。孙武之传说明孙武能有力地抑制吴国当时的贵族气息而取得成功；而吴起之传说明当时卫、魏及楚国的贵族势力相当严重，约束着兵法家、政治改革家的一生作为，这些国家的新兴势力没有取得如田齐那样的成就，以致孙膑以胜利终，而吴起以被害卒。合传之意体现出对比，是司马迁的重要用意。《史记》对于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刻暴少恩”见诸篇末，表明司马迁以法家人物评吴起。

本传以高度概括的事例表现人物的性格、行为及其历史作用，重在写人物的政治主张、谋略及其活动，而以记述最后战绩肯定其高大形象。孙武一传，仅取宫中教战一幕就足以表现他“能用兵”；

孙膑一传写重射、救赵、减灶三事就能使他“名显天下”；吴起一传突出吮疽、论德，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的才能立见。然人物性格各不相同，孙武豁达，孙膑深算，吴起贪名猜忍，都非常鲜明，能吸引人们对他们的热爱与同情。

传于孙膑名下记“世传其兵法”。待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武与孙膑两部兵法，证明司马迁记事的可信，令世人赞叹。

【原文】

孙子武者，齐人也[①]。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②]。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③]？”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④]？”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⑤]。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⑥]。”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⑦]。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⑧]。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⑨]。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⑩]。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

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11]。"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12]。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13]。

【注释】

①孙子武：即孙武，字长卿，敬称孙子。春秋时齐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②阖庐：亦作阖闾，春秋末吴国国君，名光。公元前514年～前496年在位。

③十三篇：即指《孙子》，亦称《孙子兵法》，流传至今的有十三篇。 勒：统率，指挥。

④汝：你们。 而：你们。

⑤约束：此指纪律。 鈇钺(fū yuè)：同"斧钺"，古时军中杀人之刑具，同时也象征着指挥权力。

⑥如：按照，遵从。

⑦且：将。

⑧趣(cù)：通"促"，急忙，迅速。

⑨徇(xùn)：巡行示众。

⑩绳墨：此指要求，纪律。

⑪徒：只。 其：说话者指自己。

⑫卒：终于。

⑬郢(yǐng)：地名，春秋战国时楚之国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 与(yù)：参与。

【译文】

孙武是齐国人。因为精通兵法被吴王阖庐接见。阖庐说："您的十三篇兵书，我都读过了，可以在小规模范围内演试一下指挥军队吗？"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来演试吗？"说："可

以"。于是答应了他，从宫中叫出美女，大约有一百八十人。孙子把她们分成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爱的侍妾分别做队长，都让妇女们各拿一枝戟。发布号令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前心和左右手后背吗?"妇女们说："知道。"孙子说："我说向前，就看着前心对着的方向；我说向左，看着左手对着的方向；我说向右，看着右手对着的方向；我说向后，就转过身去看着后背对着的方向。"妇女们说："是。"各种纪律已经宣布，就设备了斧钺等刑具，随即又三番五次地把号令纪律交待清楚。于是击鼓传令让她们向右，妇女们大笑起来。孙子说："纪律不明确，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再行三番五次地交待清楚，然后击鼓传令让她们向左，妇女们再次大笑起来。孙子说："纪律不明确，号令不熟悉，是将领的过错；既然已经讲得清楚明白却不按照号令行事，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于是要处斩左右两名队长。吴王在台上观看，见到将要处斩他的爱妾，大吃一惊。急忙派人传下命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够用兵了。我要是没有这两个爱妾，吃饭都不会觉得味道香甜，希望不要斩杀她们。"孙子说："我既然已经奉命做了将领，将领在军队中，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就把两位队长斩杀了并用来示众。按次序用第二个人做队长，于是重新击鼓演练。妇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着站起都符合号令要求，没有人敢吭声。这时孙子派人报告吴王说："军队已经操练整齐，大王可以试着下来观察，任凭大王想如何使用她们，虽说是赴汤蹈火也都能够办到。"吴王说："将军停止演练回住所休息去吧，我不想下去观察了。"孙子说："大王只是喜欢我的著作，不能实际发挥我的作用。"于是阖庐知道孙武善于用兵，终于任命他做将军。向西去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进入了楚国郢都，向北威震着齐国、晋国，在诸侯各国中大显声名，这些孙武不仅参与而且出了很大的力啊。

【原文】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①]。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②]。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③]。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及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④]。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⑤]。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⑥]。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⑦]。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⑧]。"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⑨]。"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⑩]。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⑪]。

【注释】

①孙膑：战国时军事家，孙武后裔。因受庞涓暗害，被处膑（bìn，剔去膝盖骨）刑，故名。生卒及原名不详。从本传看，孙膑是受了刖刑。

②阿（ē）：古地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鄄（juàn）：古地名，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③庞涓：战国时魏国将领。相传曾与孙膑一起向鬼谷子学兵法。

④疾：忌恨。　黥（qíng）：亦称墨刑，用刀刺刻犯人的面额，再涂上墨。欲隐勿见（xiàn）：想使他隐藏起来不再出现。

⑤如：往，到。　阴：暗地里，悄悄地。

⑥田忌：齐国将领，田齐之宗族。　驰逐：赛马。　重射：下很大的赌注。

⑦马足：马的脚力，即跑得快慢。　辈：批，等次。

⑧弟：但，只管。

⑨临质：临到比赛时。质，抵押品，此指比赛。 驷：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为驷，此指马。

⑩再：两次。

⑪威王：齐威王，齐国国君。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 师：老师，师长。

【译文】

孙武死了以后，隔了一百多年有了孙膑。孙膑出生在阿鄄一带，孙膑也是孙武的后代子孙。孙膑曾经和庞涓一同学习过兵法。庞涓已经事奉了魏国，当了惠王的将军，但是他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于是暗中派人召来孙膑。孙膑来到，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因而忌恨他，就假借罪名用刑斩断孙膑的两条腿并在他面额上刺字，想让他隐藏起来不再出现。

齐国使者来到了大梁，孙膑用受过刑罚的罪犯身分暗中去会见，向齐国使者进行了游说。齐国使者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载着他回到了齐国。齐国将军田忌赏识他并拿客礼接待他。田忌多次和齐国各个王族公子下大赌注赛马。孙膑看到他们马的脚力都相差不多，马依跑得快慢分成上、中、下三个等次。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的赌注，我能让您获胜。"田忌信以为然，就同齐王和各个公子下千金赌注赛马。等到比赛开始，孙膑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去和他们的上等马比赛，再取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比赛，取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比赛。"赛马三轮已经完毕，而田忌只一轮没有取胜却取得了两轮的胜利，终于赢得了齐王的千金。这时候田忌把孙膑举荐给了威王。威王向他询问兵法，就把他当做老师。

【原文】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

谢曰："刑余之人不可[1]。"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2]。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3]。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4]。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5]。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獘于魏也[6]。"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7]。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而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8]。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9]。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10]。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11]。"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12]。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13]。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14]"。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15]。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16]！"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17]。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注释】

①刑余：遭受过刑罚。

②辎(zī)车：设有篷帐之车。

③杂乱纷纠：像乱丝一样纠结在一起。 控捲(quán)：握紧拳头(即用力)。捲，通"拳"。 搏撠(jǐ)：搏斗，击刺。撠，击刺。 批亢捣虚：抓住要害，进击空虚之处。批，手击，抓。亢(gāng)，咽喉，要害。捣：同"擣"，冲击，攻打。 形格势禁：为地形所阻碍，为所处形势所顾忌，即为形势所阻。格，阻碍。禁，顾忌。

④罢：通"疲"。

⑤街路：交通要道。 方虚：正好空虚之处。

⑥獘：同"斃"。此指"失败"。

⑦去：离开。 桂陵：古地名，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北。

⑧过：指越过国界。 西：指西行进入魏国。

⑨更因：顺应。 利导：引导而使转向有利自己的一方。

⑩这两句话出自《孙子·军争篇》，词句略有变更。 趣利：趋利，取得胜利。趣通"趋"。 蹶(jué)：挫折，损失。 上将：主将。

⑪为十万灶：修筑供十万军队所需之灶。下文同。

⑫轻锐：轻兵锐卒。 倍日并行：两天的路程并作一天走完。

⑬度(duó)：估计，推测。 马陵：古地名，在今山东范县西南。

⑭陕(xiá)：同"狭"，狭窄。 斫(zhuó)：砍，削。 白：砍掉树皮，使其露出白色的木头。

⑮钻火：点火，取火。古人钻木取火，此沿用。 烛：用火照。

⑯自刭(jǐng)：割脖子自杀。 遂：最终，终于。 竖子：犹今骂人语"小子"，此指孙膑。

⑰申：即魏惠王太子，名申。因其与庞涓同领魏军攻韩，故被俘。

【译文】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紧急，向齐国请求援救。齐威王想让孙膑做主将，孙膑辞谢说："受过刑罚的人不可以任主将。"于是就任命田忌做主将，而让孙膑做国师，坐在设有篷帐的车上，暗中设计谋划。田忌想领着兵直接奔赴赵国，孙膑说："要解开乱丝一样的纠纷不能紧握拳头用力拉，劝解殴斗不能拿着武器进去搏击，要抓住要害攻击敌方空虚的地方，他被形势所阻碍，就会自行解围了。

如今魏国去进攻赵国，他的精锐部队一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在国内疲惫不堪。您不如领着军队火速地挺进大梁，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正当空虚的地方，魏国一定会放弃赵国回来自救，这样我们一举就可以解除对赵都的包围，并收到使魏国失败的效果。"田忌依从他的计谋去做，魏军果然离开了邯郸，和齐军在桂陵开战，魏军大败。

十三年以后，魏国和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派田忌领兵前往，直接奔赴大梁。魏将庞涓听说了，离开韩国回魏，齐军已经越过了边界向西挺进了。孙膑对田忌说："他们魏国军队向来强悍勇敢并轻视齐国，齐国人被他们称作胆怯，善于指挥作战的要顺应形势并引导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发展。兵法上说，前进一百里而急于争利的会挫败军队的上将，前进五十里而急于争利的军队只有一半的人员到达。让齐军进入魏国土地先做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做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做三万人吃饭的灶。"庞涓行进了三天，特别高兴，说："我原本就知道齐军胆怯，进入我们魏国土地三天，士卒逃亡的人已经超过半数了。"就放弃他的步兵，只和他轻装精锐的部队两天路程并作一天走这样地进行追逐。孙膑估计他们的行程，晚上当会抵达马陵。马陵地区道路狭窄，而且两旁多是险阻峻隘，可以埋伏军队，就削砍大树现出白色树干在上面写着字说："庞涓死在这棵树下"。于是命令齐军善射的人带着万张弓弩，夹在道路两旁埋伏着，同他们约定说"晚上见到有火点起来就一齐射箭"。庞涓果然夜晚到了砍削的树下，看见白树干上写了字，就点起火照亮以便看清它。读着上面写的字还没有完，齐军万张弓弩一齐放箭，魏军就大乱不能互相接应。庞涓自己知道智谋穷尽军队失败，就割脖子自杀了，说："倒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齐国因此乘胜进军，彻底击败了魏国军队，俘虏了魏国太子申从而回国。孙膑因此名扬天下，后世流传他的兵法著作。

【原文】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①。尝学于曾子，事鲁君②。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③。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④。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⑤。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⑥。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⑦。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⑧。'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⑨。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国⑩。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⑪。

【注释】

①卫：春秋时一小国，先后都沫（朝歌）、曹（漕）、楚丘、帝丘（濮阳），濮阳西南一带。

②曾子：孔子的弟子，名参（shēn），春秋时鲁国人。　事：侍奉，服务。

③取："娶"之古字。

④就：成就。　与（yǔ）：结交，亲附。

⑤猜忍：疑忌残忍。

⑥游仕：外出游历谋求官职。　遂：实现，如愿。

⑦乡党：乡里，邻居。　郭门：城门。内城为城，外城为郭。

⑧啮（niè）：咬。　盟：发誓。

⑨薄：轻视。

⑩乃：才。　之：到。

⑪谢：辞退。

【译文】

吴起是卫国人，喜好用兵。曾经向曾子学习过，事奉过鲁国国君。齐国人进攻鲁国，鲁国打算任命吴起做主将，吴起娶了齐国女子做妻，因而鲁国怀疑他。吴起在这时一心想成就功名，就杀了他的妻子，借以表明他不亲附齐国。鲁国终于任命他做主将。他领兵去进攻齐国，把齐国打得大败。

鲁国有人毁谤吴起说："吴起的为人，是猜忌残忍的。他年轻的时候，家中积蓄有千金财产，吴起外出游历谋求官职未能如愿，就破败了他的家业。乡里人耻笑他，吴起把三十多个讥笑自己的人都杀了，就往东出了卫国都城的郭门。和他母亲诀别时，咬破了臂膀发誓说：'我吴起不做到卿相，就不再回卫国了。'就去事奉曾子。过了没有多久，他母亲死了，吴起终于没有回去。曾子轻视他，就和吴起断绝往来。吴起于是来到鲁国，学习兵法来事奉鲁国国君。鲁国国君怀疑他，吴起杀死了妻子来求做主将。再说鲁是个小国家，如果有战而取胜的名声，那么诸侯们就会图谋对付鲁国了。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如果您重用吴起，这就是抛弃了卫国。"鲁国国君怀疑他，辞退了吴起。

【原文】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①。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②？"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③。"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④。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⑤。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焉。"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

死于敌⑥。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⑦。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⑧。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⑨。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⑩！”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⑪。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⑫。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⑬。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⑭。”武侯曰：“善。”

【注释】

①魏文侯：魏国国君，名魏斯，魏国建立者。公元前 445 年～前 396 年在位。

②李克：一说即李悝(kuī)，魏国名臣，曾协助魏文侯进行改革，魏得以富强。一说为子夏的学生，魏贤臣。

③司马穰(ráng)苴(jū)：春秋时齐国军事家，姓田，名穰苴，官司马。详见《司马穰苴列传》。

④席：席子，褥垫之类。　骑乘：骑马乘车。　裹：包扎。　赢(yíng)：背，担。

⑤疽(jū)：毒疮。　吮(shǔn)：用嘴吸。

⑥不旋踵：脚跟不向后转。　踵，脚后跟。战不旋踵，言其奋勇直前，在所不惜。

⑦死所：死的地方。

⑧廉平：廉洁公正。　西河：即西河郡，辖境在今陕西、山西间黄河段以西，魏长城以东。古称黄河由北向南，今陕西、山西交界段为西河，故名

西河郡。

⑨武侯：即魏武侯，名击。公元前395年～前370年在位。

⑩浮西河而下：乘舟在黄河中顺流而下。

⑪三苗氏：亦名有苗，古代传说中南方部族。 左、右：古人以人之南向确定左右，故西为右，东为左。

⑫河济：指黄河、济水。 泰华：泰山、华山。 伊阙：山名，又名龙门山，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因两山相对，伊水流经其间，形势如门，故名伊阙。 羊肠：即羊肠阪，太行山上之通道，在今山西平顺县东南。因其萦曲如羊肠，故名。 放：放逐。

⑬孟门：山名，在今河南辉县西。 太行：山名，在今河南沁阳县北。 常山：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不是今日所称"恒山"。 大河：黄河。

⑭《史记集解》引《杨子法言》曰："杉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则太公何以加诸！"

【译文】

吴起这时听说魏文侯贤明，想要事奉他。魏文侯询问李克："吴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李克说："吴起贪求荣名但好女色，然而用兵的谋略司马穰苴也是不能超过他的。"于是魏文侯就任命他做主将，出击秦国，攻占了五座城邑。

吴起做主将，和士兵中最下等的人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睡卧时不设置褥垫，行军时不骑马乘车，亲自包裹和背负粮食，替士卒们分担劳苦。士兵中有人身上长了毒疮，吴起替他用嘴吸毒液。士兵的母亲听说这件事就哭起来。人家说："您儿子是士兵，将军却亲自替他吸毒液，您哭什么呢？"母亲说："不是这个意思。往年吴将军替儿子的父亲吸毒液，他父亲作战时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死在敌阵里。吴将军如今又替这位父亲的儿于吸毒液，我不晓得儿子他会死在哪里。因此我才哭他呢！"

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廉洁正直，完全能得到将士的欢

心，就任命他做西河郡太守，来抗御秦国、韩国。

魏文侯去世以后，吴起事奉他的儿子武侯。武侯乘船从黄河中顺流而下，船到半途，回过头对吴起说："真是壮观呀，山河的形势这么坚固，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要使国家强盛，在于对民众施德，不在于山河险固。从前三苗氏部族居地的形势，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泽，但是他不修德义，夏禹就把他灭亡了。夏桀所居的地方，左边是济水、泰山，右边是黄河、华山，伊阙要塞在他的南边，羊肠阪道在他的北边，但是他治理国政不仁道，商汤放逐了他。殷纣掌握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关，右边有太行山，常山在他国土的北边，黄河流经他国土的南边，但是他治理国政不讲德义，周武王杀死了他。从这些看起来，治理国家在于施恩德不在于形势险固。假若您不施恩德，同在一条船中的人都可能成为仇敌哩！"武侯说："讲得好。"

【原文】

(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①]。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②]？"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③]？"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④]？"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⑤]？"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⑥]。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

廉而自喜名也[7]。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8]。'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9]。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10]。

【注释】

①田文：魏国贵戚重臣，与齐孟尝君田文非一人。《史记索隐》按：《吕氏春秋》作"商文"。

②子孰与起：你和我吴起相比谁强。

③实：充实。　府库：泛指仓库。古代"府"，指收藏财物或文书的地方；"库"，指藏兵甲战车之处。

④乡：通"向"。　宾从：臣属，归服。

⑤主少国疑：君主年少，国内不安定。　属(zhǔ)：通"瞩"，委托，托付。

⑥公叔：一说此人为韩国的公族，在魏国做官。一说此人即魏国大臣公叔座，亦名公孙座。　尚：娶。古时臣下娶君主的女儿称"尚"。　害：畏忌。

⑦节廉：品节廉正。　喜名：看重名声地位。

⑧因：凭，根据。　壤界：接壤。　留心：留在魏国的思想。

⑨试延：试着宴请。延，宴请。

⑩得罪：招致罪过。

【译文】

吴起做西河守，取得了很好的声名。魏国设置相位，任命田文做国相。吴起不高兴，对田文说："请求和您比论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领三军，让士兵们高兴去拚死战斗，敌对国家不敢设谋侵害魏国，您和我吴起比谁强？"田文说："不如您。"

吴起说："管理文武百官，让万民亲附，使府库充实，您和我吴起比谁强？"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镇守西河使得秦国军队不敢向东侵犯，韩国、赵国归服魏国，您和我吴起比谁强？"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这三个方面，您的能力都不如我，但官位却在我之上，是为什么？"田文说："君主年少，国家不安定，大臣们不亲附，百姓不信任，正当这个时候，是把国家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呢？"吴起默默地沉思了好久，说："要托付给您啊。"田文说："这就是我官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呀。"吴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死了以后，公叔做国相，他娶了君主的女儿，但畏忌吴起。公叔的仆从说："吴起是容易撵走的。"公叔说："怎么做？"他的仆从说："吴起为人品节廉正但自己很看重名声地位。您借此先向武侯进言说：'吴起是个贤能的人，而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大的秦国接界，我私下恐怕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心意。'武侯马上会说：'怎么办？'您乘机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心意就一定会接受，没有留下来的心意就必定会推辞。拿这个办法来推断他。'您趁机召唤吴起并和他一起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表现出蔑视您的态度。吴起见到公主这样看不起您，就一定会推辞娶公主的。"当时吴起看到公主蔑视魏国的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武侯也就怀疑而不相信他了。吴起害怕招致罪过，就离开了魏国，随即来到楚国。

【原文】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①]。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②]。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③]。于是南平百越[④]；北并陈蔡，却三晋[⑤]；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⑥]。击起之

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⑦。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⑧。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⑨。

【注释】

①楚悼王：名熊疑，公元前401年～前381年在位。

②审令：使令出必行。 捐：抛弃，裁减。 废：指剥夺爵禄。 公族疏远者：指国君的远门宗族。

③驰说：奔走游说。 从横：即纵横。从，通"纵"。

④百越：亦名"百粤"。古代越族散居在今福建、广东等地，因部族众多，故名。

⑤陈蔡：春秋时的两个小国，在今河南省境内。 三晋：即韩、赵、魏。

⑥走：跑，逃跑。

⑦中(zhòng)：射着，刺着。

⑧令尹：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相国。

⑨夷宗：灭族。夷，消灭，铲除。

【译文】

楚悼王向来听说吴起贤能，吴起到了就让他做楚的国相。他使法规明确，令出必行，裁减不紧要的官员，剥夺掉国君远门宗族的爵禄，以便优待供养参与作战的军士。致力于加强军力，斥退奔走游说专门宣传纵横家主张的人。于是向南平定了百越部族；向北兼并了陈、蔡小国，打退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攻打了秦国。诸侯各国都忧患楚国的强大。以往楚国贵宠的公族亲戚全都想谋害吴起。等到悼王死去，王室大臣发动叛乱并进攻吴起，吴起逃跑到停放悼王尸体的地方伏在尸体上。攻击吴起那帮人因为用箭射吴起，同时也射着了悼王。悼王安葬以后，太子继位，就让令尹全部诛杀用箭射吴起同时射着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吴起被判罪而灭族死亡者有七十多家。

【原文】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1]。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2]。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3]。悲夫！

【注释】

①师旅：此指军事。　所施设：干的事情，即所作所为。
②筹策：谋划攻杀。　蚤：通"早"。　被刑：遭受刑罚。
③刻暴：苛刻、暴虐。

【译文】

太史公说：社会上所称道的军事战术，都赞许《孙子》十三篇和吴起《兵法》，这两部书社会流传的很多，所以不加论述，只论述他们行事的所作所为。俗话说："能做的未必能说，能说的未必能做。"孙膑谋划攻杀庞涓是神明的，然而不能及早挽救自己遭受刑罚的患难。吴起拿重视地理形势不如重视恩德游说魏武侯，然而他把政治主张在楚国施行，就因为苛刻暴虐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可悲呀！

史记全译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题解】

本篇记述着意说明人的、主要是政治家个人的思想品质对国家兴亡所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展示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忠贞、廉洁、正直与残贼、怨毒、自私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其结果当邪恶势力抑制了正义呼声的时候，就会出现诸如吴兵入郢、越国灭吴这样的丧地、亡国的惨痛事实。司马迁说："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表明他对邪恶势力的憎恶，对其给予世事发展以严重影响极度忧虑。

在伍子胥与费无忌、太宰嚭的争斗中，司马迁称颂了伍子胥与腐败昏庸的国君和争权妒贤的小人进行较量的决心，突出赞扬他能洞悉世情，深明事理的弃小义、雪大耻的悲壮行为；肯定他能怀抱战胜邪恶的高尚志节，置穷困、乞食于不顾，终于伸张正义，达到了为父兄复仇的目的；他隐忍坚毅，逐楚入郢，鞭平王尸，虽属倒行逆施，然亦可歌可泣，英烈一生而成就了功名；最后他受制于太宰嚭，劝谏吴王夫差，辨析利害，慷慨陈词，真可以惊天地动鬼神，虽终仰天叹息，丧命属镂，仍欲树墓以梓，抉眼东门，以观越兵之灭吴，深识悲愤，震动山河，渔父为渡，吴人立祠，伍子胥的正义、悲壮、果决、勇烈之举，诚为深系于民心，终应彪炳于史册。

文篇记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叶至公元前五世纪初这一时期内吴楚、秦楚、吴齐、吴晋、吴越诸大国之间的结盟与争斗的关系，并及于宋、郑、唐、蔡、郧、随、邾、鲁、卫诸多中小国家，和孙武、申包胥、子贡等重要政治人物，奏出了春秋大国争霸乐章的尾曲。说明了春秋末叶大国争霸逐渐往东南方向转移的天下形势，以及自吴楚郢都抗争，经吴伐齐和与晋会黄池，到句践灭吴霸越的历史进

程。最为完整、精练地创造出一个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而展示出复杂纷纭的天下大势的优秀写作范例，是《史记》中具有情理交融，人事并茂特点的重要篇章。

【原文】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①]。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②]。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③]。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④]。"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

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无宠于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⑤]。

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愿王少自备也[⑥]。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⑦]。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⑧]。"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⑨]。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

【注释】

①员：音 yún。

②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 显：高贵，显赫。

③楚平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528年～前516年在位。 费无忌：楚国大臣，《左传》作“费无极”。

④好：貌美，漂亮。

⑤稍：逐渐。 益：更加。 城父：楚地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⑥怨，怨恨，仇恨。 望，埋怨，责怪。 少：稍微，有所。

⑦考问：审查、审问。

⑧且：将。 禽：通“擒”，捉拿。

⑨司马：当地的军事长官。 奋扬：人名，生平不详。

【译文】

伍子胥是楚国人，名员。伍员的父亲叫伍奢。伍员的哥哥叫伍尚。他的祖先叫伍举，因为事奉楚庄王时能够直言进谏，地位显赫，所以他的后代在楚国有名气。

楚平王有个太子名叫建，平王派伍奢做他的太傅，费无忌做他的少傅。费无忌对太子建不忠诚。平王派费无忌替太子到秦国去娶亲，秦国女子长得漂亮，无忌飞驰回国报告平王说：“秦国女子是个绝代美人，您王可以自己娶了，再另外给太子娶个女子。”平王就自己娶了这位秦国女子并特别喜欢宠幸她，生了儿子轸。另外替太子娶了亲。

费无忌用秦国女子自己向平王献媚了以后，因而离开太子去事奉平王。恐怕有朝一日平王去世而太子继位了，会杀了自己，就借机在平王面前说太子建的坏话。建的母亲，是蔡国女子，平王不宠爱她。平王逐渐更加疏远太子建，派建去守卫城父，加强边界的防御力量。

不久，费无忌又日夜向平王诉说太子的短处说：“太子因为秦国女子的缘故，不能没有怨恨，希望您王略加防备。自从太子驻扎在城父，领着军队，对外结交诸侯，将要进都城来发动变乱了。”平

王就召唤太子的太傅伍奢来审问。伍奢知道是费无忌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因而说："您王为什么偏偏听信讲坏话的贼害小臣来疏间父子的骨肉之亲呢？"费无忌说："您王现在不加制止，太子的事就会成了。您王将会被擒拿。"于是平王发怒，囚禁伍奢，并派城父的司马官奋扬去杀太子。奋扬还没到达，派人先去告知太子："太子赶紧离去，不然的话将要被诛杀。"太子建逃亡奔往宋国。

【原文】

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①。"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②。"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询，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③。"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④。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⑤。"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⑥。"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⑦。"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⑧。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⑨。"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注释】

①质：作为人质。

②致：招致，招来。

③刚戾(lì)：强硬凶狠。　忍訽(gòu)：忍辱负重。訽，耻辱。

④令：使。

⑤无为：没有用处，没有意义。即白白送死。

⑤恨：遗憾。

⑦归死：自首就死。

⑧贯弓：拉满弓。

⑨且苦兵：将要受到战争的苦难。

【译文】

无忌向平王进言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贤能，不诛杀掉将会成为楚国的忧虑。可以用他们的父亲做人质招他们来，不这样做的话将会成为楚国的祸患。"平王派人对伍奢说："能够把你两个儿子招来就让你活，不能招来的话就让你死。"伍奢说："伍尚为人宽厚仁慈，呼他一定会来。伍员为人强悍凶狠忍辱负重，能够成就大事，他看到来了会一起被擒拿，势必不来。"平王不听信，派人召唤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了，我让你们的父亲活下去；如果不来，现在就要杀掉伍奢了。"伍尚打算前往，伍员说："楚国召唤我们兄弟，不是想借此让我们的父亲活下来，恐怕我们逃脱了以后会发生祸患，所以拿父亲做人质，进行欺诈召来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到了，就会父亲儿子一起死掉。这对挽救父亲的死亡有什么益处？去了就会使得仇怨不能够报复啊。不如逃奔到别的国家，借着人家的力量来洗雪父亲的耻辱，都被杀了，是不值得的。"伍尚说："我知道前往最终不能保全父亲的生命。然而遗憾父亲召唤我来谋求生存却不前往，以后不能洗雪耻辱，最终会被天下人耻笑。"对伍员说："可以离去了！你能报杀父的仇恨，我将去投身就死。"伍尚被拘执以后，使者要拘捕伍胥。伍胥拉满了弓搭上箭对准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胥就逃跑了。听说太子建在宋国，前往依从他。伍奢听说伍胥逃跑了，说："楚国的君臣将要苦于战火了。"伍尚到了楚都，楚

国一并杀害了伍奢和伍尚。

【原文】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①]。郑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适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②]。太子能为我内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未会，会自私欲杀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于郑[③]。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④]。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⑤]。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⑥]。"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⑦]！"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于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⑧]。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⑨]。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⑩]。伍子胥说吴王僚曰："楚可破也。愿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曰："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⑪]。

【注释】

①华氏之乱：《史记索隐》"《春秋》昭二十年，宋华亥、向宁、华定与君争而出奔是也。"

②晋顷公：春秋晋国国君，公元前525年～前512年在位。

③会：妥善，完备。 会自私：碰上因为个人的私事。会，恰巧，适逢。自私，个人的私事。

④郑定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公元前529年～前514年在位。 子产：春秋时期的政治家，郑国执政大臣，名公孙侨，字子产。

⑤昭关：古关名，是当时吴、楚之间交通要道。在今安徽含山县北。

⑥直：通“值”。 与：给予。

⑦爵执珪：封予相当于执珪之官爵。执珪，楚国特有的爵名，赐功臣以珪。谓之执珪，地位相同于有领地的封君。珪，帝王、诸侯举行朝会、祭祀时用的一种玉器。 徒：只，仅仅。 邪：通“耶”。

⑧吴王僚：名姬僚，春秋时吴国国君，公元前526年～前515年在位。用事：执掌政权。 公子光：即吴王阖庐，吴王僚之堂兄。前514年～前496年在位。

⑧钟离：当时楚国边境邑名，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 卑梁氏：当时吴国边境邑名，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 蚕：养蚕。

⑩居巢：地名，当时属于楚国，在今安徽合肥市西北。

⑪内志：想在国内夺权为王。 专诸：春秋末有名的刺客，又作专设诸。事详《刺客列传》。

【译文】

伍胥到了宋国以后，宋国发生了华氏的动乱，就和太子建一起奔往郑国。郑国君臣对他们很友好。太子建又去到晋国，晋顷公说：“太子已经和郑国友好，郑国信任太子。太子能够替我作内应，而我从外部进攻它，灭亡郑国是必然的了。灭了郑国就封赏太子。”太子于是回到郑国。举事的准备还没有完备。碰上因为个人的私事想杀掉他的随从人，随从人知道他们的谋划，就报告给郑国。郑定公和子产诛杀了太子建。建有个儿子名叫胜。伍胥害怕，就和胜一起奔往吴国。到了昭关，昭关想拘执他们。伍胥就和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差不多不能摆脱危难。追逐的人紧跟在后面。到了江边，江上有一个渔翁撑着船，知道伍胥危急，就让伍胥上船渡江。伍胥渡

江以后，解下他的佩剑说："这柄剑价值百金，把它送给老翁。"船翁说："楚国的法令规定，捕获了伍胥的人奖赐粟五万石，并给予执珪的爵位，难道是仅仅价值百金的宝剑吗！"不接受。伍胥还没有到吴国就生了病，在半道停下来，向人家讨饭吃。到了吴国，吴王僚正在掌政，公子光做将军。伍胥就通过公子光来求见吴王。

过了很久，楚平王因为国家的边城钟离和吴国边城卑梁氏都养蚕，两个女子争夺蚕桑相互攻击，就大为恼怒，发展到两国发兵互相讨伐。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夺占了吴国的钟离、居巢以后回来了。伍子胥进劝吴王僚说："楚国是可以把它打败的。希望再次派遣公子光。"公子光对吴王说："他伍胥的父兄被楚国杀戮了，他劝说您王讨伐楚国的用意，是想借此报自家的仇恨。讨伐楚国是不可以轻易把它打败的。"伍胥知道公子光有在国内图谋的意志，想杀了吴王而自行继位，不可以用对外的武事来劝说他，就把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退避政事而和太子建的儿子胜到乡下种田去了。

【原文】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①]。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②]。楚发兵绝吴兵之后，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③]。

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为大夫[④]。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后闻阖庐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⑤]。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四年，吴伐楚，取六与灊[6]。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7]。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8]。

【注释】

①昭王：即楚昭王，春秋末楚国国君，公元前515年～前489年在位。
②二公子：《史记索隐》公子烛庸及盖余也。
③行人：官职名，掌朝觐聘问等事。
④郤(xì)宛：楚国大臣。 伯州犁：楚国大臣，伯嚭的祖父。 伯嚭(pǐ)原为楚国人，后为吴国大臣。
⑤舒：楚地名，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⑤六：楚地名，在今安徽六安县东北。 灊(qián)，亦作"潜"，楚地名，在今安徽岳西县西北。
⑦囊瓦：楚国将领。《史记集解》、《史记索隐》皆引《左传》谓其为"楚公子贞，字子囊，其孙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称囊瓦，误也。"后《史记集解》又称，"子常，公孙瓦也"。陈仁锡《史记评林》谓"公子当作公孙"。
⑧豫章：地区名，约今淮河中上游以南，大别山以北，合肥市以西一带。

【译文】

过了五年，楚平王去世了。当初，楚平王所夺取的太子建要娶的秦国女子生下了儿子轸，等到平王去世，轸竟然继位做了国君，这就是昭王。吴王僚趁着楚国有丧事，派了王室的两位公子领兵前往袭击楚国。楚国发兵断了吴国军队的后路，不能回国。吴国内部空虚，而公子光就让专诸袭击刺杀了吴王僚并自行继位，这就是吴王阖庐。阖庐继位以后，愿望实现，就召来伍员任用他担任行人官职，同时参与谋划国家政事。

楚国诛杀了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伯嚭逃亡奔往吴国，吴国也任用他做大夫。原先王僚所派出的两位公子领兵攻打楚国，因为道路断绝不能回国。后来听说阖庐弑杀了王僚自行继位

了，就领着他们的军队投降了楚国，楚国把他们封在舒地。阖庐继位三年，就兴动师旅和伍胥、伯嚭去攻打楚国，夺取了舒地，擒拿了原先吴国反叛的两位将军。趁机想攻到郢都，将军孙武说："民众劳苦，不可攻战了，暂且等待着。"就回国了。

四年，吴国攻打楚国，夺取了六地和灊地。五年，攻打越国，打败了它。六年，楚昭王派公子囊瓦领兵攻打吴国。吴国派出伍员迎战，在豫章把楚军打得大败，夺取了楚国的居巢。

【原文】

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①]？"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②]。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③]。"阖庐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④]。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⑤]。子常败走，奔郑。于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⑥]。庚辰，吴王入郢[⑦]。

昭王出亡，入云梦[⑧]；盗击王，王走郧[⑨]。郧公弟怀曰："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⑩]！"郧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⑪]。吴兵围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⑫]。"随人欲杀王，王子綦匿王，己自为王以当之[⑬]。随人卜与王子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⑭]。

【注释】

①九年：吴王阖庐九年，为公元前506年，即鲁定公四年。

②唐：春秋时楚国西北一小国名，在今湖北随县西北。

③得：得到支持。

④汉水：即今汉水。　陈(zhèn)："阵"之古字，排列为阵。

⑤夫概：人名，吴王弟。 从：出击。

⑥己卯：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谓“己卯上夺‘十一月’三字”。即为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

⑦庚辰：古人用六十甲子记日，“己卯”日后即“庚辰”日，“庚辰”即“己卯”日之第二天，二十八日。

⑧云梦：即云梦泽，在今武汉市东南一带。

⑨郧（yún）春秋时小国名，在今湖北安陆县。

⑩怀：人名，郧地封君的弟弟。 郧公：楚国国内的封君，名斗辛，因封于郧，故名。

⑪随：春秋时小国名，在今湖北省随县。姬姓，西周初年所封。

⑫汉川：汉水流域一带。

⑬王子綦（qí）：人名，楚昭王之兄，名公子结。 当：阻拦。

⑭卜：占卜。 谢：谢绝。

【译文】

九年，吴王阖庐对伍子胥、孙武说：“当初您们说楚国郢还不可攻入，现在究竟怎么样？”二人回答说：“楚将囊瓦贪财，唐国、蔡国都怨恨他。大王一定想大举攻打楚国，一定要得到唐国、蔡国的支持才可以。”阖庐听从他们的意见，出动了全部军队和唐国、蔡国攻打楚国，和楚国在汉水两岸列阵对峙。吴王的弟弟夫概领着兵请求出击，阖庐不答应，他就率领自己的部属五千人袭击楚将子常。子常失败逃跑，奔往郑国。于是吴军乘胜前进，经过五番战斗，就到达了楚国郢都。己卯日，楚昭王逃出了都城。庚辰日，吴王进入郢都。

楚昭王出了国都逃亡，进入云梦泽；强盗袭击昭王，昭王跑到了郧地。郧公的弟弟名叫怀的说：“平王杀了我父亲，我杀他的儿子，不是也可以吗！”郧公恐怕他弟弟杀了昭王，和昭王逃奔到随地。吴国军队包围了随地，对随地人说：“周王的子孙住在汉水流域的，楚国全都把他们灭亡了。”随地人想杀死昭王，王子綦把昭王藏起来，自己扮做国王来顶替他。随地人进行占卜，认为把楚王给了

吴国，不吉利，于是婉言谢绝吴国，不把楚王给他们。

【原文】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1]。"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2]。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3]！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4]！"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5]。"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6]！"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7]。六月，败吴兵于稷[8]。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自立为王。阖庐闻之，乃释楚而归，击其弟夫概。夫概败走，遂奔楚。楚昭王见吴有内乱，乃复入郢。封夫概于堂溪，为堂溪氏[9]。楚复与吴战，败吴，吴王乃归。

后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10]。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鄀[11]。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注释】

①申包胥：春秋末楚国大臣。　覆：覆灭。

②求：找，搜寻。

③其以甚乎：大概过分了吧。以，通"已"。

④天定亦能破人：《史记正义》申包胥言闻人众者虽一时凶暴胜天，及天降其凶，亦破于强暴之人。　北面：面向北，即为臣。因君王坐北朝南，

臣下面向北朝拜。 僇(lù)侮辱。 天道:天理,或言自然规律。

⑤莫:"暮"之古字。 倒行而逆施之:《史记索隐》子胥言志在复仇,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报,岂论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远,而日势已莫,其在颠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责吾顺理乎!

⑥秦哀公:春秋末秦国国君,公元前536年～前501年在位。

⑦乘(shèng):古时一车四马名"乘"。

⑧稷:楚地名,在今河南省桐柏县东南。

⑨堂溪:又作"棠溪",在今河南舞阳县东南。

⑩夫差:吴王阖庐之太子,后为吴国国君,公元前495年～前473年在位。 番(pó):楚地名,在今江西省波阳县。

⑪鄀(ruò):楚地名,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译文】

当初,伍员和申包胥是至交的朋友,伍员要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覆亡楚国。"申包胥说:"我一定要保存楚国。"等到吴国军队进入郢都,伍子胥到处搜寻楚昭王。已经搜寻不到,就挖掘楚平王的坟墓,取出他的尸体,抽打三百鞭,然后才罢手。申包胥逃亡躲在山里面,派人对伍子胥说:"您的报仇,大概过分了吧!我听说,人多能够胜天,天公降怒也能毁坏人。如今您是从前平王的臣子,亲身面朝北事奉过他,现在到了侮辱死人的程度,这难道不是丧失天现到了极点吗!"伍子胥说:"替我向申包胥道歉,就说我好比是天色已经落暮,可前面的路程还很远,所以我只能是逆情背理地行动。"于是申包胥跑到秦国去告急,向秦国求救。秦国不答应。申包胥站在秦国朝廷上,日夜痛哭,七天七夜不断哭声。秦哀公怜悯他,说:"楚国君主虽然无道,但有臣子像他这样,可以不保存下来吗!"就派出五百乘战车救援楚国攻打吴国。六月,在稷地打败吴国军队。正碰上吴王长久留在楚国搜寻昭王,而阖庐的弟弟夫概就逃回国,自行即位做王。阖庐听说了,就放弃楚国回去,袭击他的弟弟夫概。夫概失败逃跑,就奔往楚国。楚昭王看到吴国发生内乱,

才重新进入郢都。把夫概封在堂溪，称为堂溪氏。楚国重新和吴国开战，打败了吴国，吴王才回国去。

以后的第二年，阖庐派太子夫差领兵攻打楚国，夺取了番地。楚国惧怕吴国再次大规模来犯，就离开郢城，把国都迁到鄀城。正当这个时候，吴国因为有了伍子胥、孙武的谋划，往西攻破了强大的楚国，向北威慑着齐国晋国，向南制服了越国。

【原文】

其后四年，孔子相鲁[①]。

后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于姑苏，伤阖庐指，军却[②]。阖庐病创将死，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③]？"夫差对曰："不敢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④]。二年后伐越，败越于夫湫[⑤]。越王句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求委国为臣妾[⑥]。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⑧]。

其后五年，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⑨]。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⑩]。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遂威邹鲁之君以归[⑪]。益疏子胥之谋。

【注释】

①孔子相鲁：事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世家》有记载。

②句践：春秋末越国国君，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496年～前465年在位。 姑苏：古山名，在今江苏苏州市西。按《左传》和《吴世家》中均为“战槜李”。槜(zuì)李，古地名，在今浙江省嘉兴县南。 却：后退。

③病创：由于创伤而病情加重。 尔：你。

④太宰：吴国之官名，掌内外事务，犹后世之丞相。

⑤夫湫：即夫椒，古山名，在今江苏太湖中。

⑥栖：困守。 会(kuài)稽：古地名，在今浙江绍兴。 种：即文种，越国之大臣。 币(bì)：古代指送人的金、帛、币等礼物。 遗(wèi)：赠送，贿赂。 委国：把整个国家委托给人家。

⑦辛苦：艰辛劳苦。

⑧平：讲和。

⑨齐景公：春秋末齐国国君，公元前547年～前490年在位。

⑩吊死问疾：哀悼死去的，慰问有病的。

⑪艾陵：古地名，在今山东莱芜东北。 邹鲁之君：此泛指中原各诸侯国。邹，春秋小国名，在今山东曲阜东南一带。

【译文】

以后的第四年，孔子出任鲁国国相。

以后五年，攻打越国。越王句践迎战，在姑苏山打败吴国，击伤了阖庐的脚趾，吴国军队退却。阖庐的创伤严重发作将要死去，对太子夫差说：“你会忘掉句践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这天夜晚，阖庐死了。夫差继位做王以后，任命伯嚭做太宰，演习战阵射击。两年以后攻打越国，在夫湫山打败越国。越王句践只带领余下的五千人困守在会稽山上，派大夫文种带着厚重礼物贿赂吴国太宰嚭以便请求讲和，以求把整个越国委托给吴国，越国的君臣都愿做吴国的臣妾。吴王要答应他。伍子胥进谏说：“越王的为人是能经受艰辛劳苦。如今您王不灭亡他，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吴王不听从，采纳太宰嚭的计策，和越国讲和。

这以后五年，吴王听说齐景公死去而大臣们争权夺利，新的国

君幼弱，就兴动师旅往北去攻打齐国。伍子胥进谏说：“句践吃饭不用两种肉食，哀悼死去的，慰问有病的，将是想要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如今吴国之有越国，就等于人有心腹疾病一样。而您王不先灭亡越国却致力于攻打齐国，不是很荒谬吗！”吴王不听从，仍攻打齐国。在艾陵把齐师打得大败，就威慑了邹鲁等小国的君主然后回国了。更加疏于听从伍子胥的计谋了。

【原文】

其后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①。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吴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有颠越不恭，劓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②。’此商之所以兴。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而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而还报吴③。

【注释】

①子贡之谋：子贡的计策、谋划。当时齐侵鲁，为解鲁国之难，子贡说吴伐齐救鲁；为解除吴的后顾之忧，子贡又说越王出兵助吴。子贡，孔子的学生，姓端木，名赐，卫国人，曾仕于鲁。

②《盘庚之诰》：即《尚书·盘庚》篇，文字略有出入。诰，指古代的一种训诫勉励之文告。 颠越不恭：颠倒超越礼法，不听从君王之命令。 不恭，不顺从，不奉行。 劓(yì)：割，割除。 殄(tiǎn)：灭绝。 俾(bǐ)：使。 易种：延续后代。易，通“貤”(yì)：延，延伸。 兹：此。

③属(zhǔ)：委托，交付。 鲍牧：齐国大夫，鲍叔牙之后人。按此时鲍牧已

死，当为鲍氏之后。

【译文】

这以后四年，吴王将要往北攻打齐国，越王句践采纳子贡的计谋，就率领他的部众来帮助吴国，并用贵重的宝物献给太宰嚭。太宰嚭多次接受了越国的贿赂以后，他是特别的爱护信任越国，日夜在吴王面前替越国说好话。吴王信任采用太宰嚭的计策。伍子胥进谏说："越国，等于是吴国的心腹疾病，现在相信他虚夸言词的伪善欺诈而去贪图齐国。攻破了齐国，譬如像得到了石板田，毫无用处。况且《盘庚》篇所载的文告说：'有超越礼法不奉行君王命令的，把他劓除并灭绝他，使他不要留下后代，不要让他在我们国土上延续后代。'这就是商朝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希望大王放弃攻齐而先去灭亡越国；假若不这样做，以后将会悔恨也来不及了。"但吴王不听从，派伍子胥去出使齐国。子胥临走时，对他儿子说："我多次劝谏国王，国王不采纳，我现在看到吴国的灭亡了。你和吴国一起去灭亡，没有好处。"就把他的儿子嘱托给齐国鲍牧，然后返回吴国向吴王报告。

【原文】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①]。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②]。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③]。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④]。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

用，常鞅鞅怨望⑤。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⑥。”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⑦。”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⑧。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⑨。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⑩；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⑪。”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⑫。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⑬。

【注释】

①隙：隔阂，矛盾。 猜贼：猜忌而残忍。贼，残，害。

②专愎(bì)：专断、执拗。 沮(jǔ)毁：败坏毁谤。

③辍谢：停止上朝，因而辞退。辍(chuò)，停止，中断。 详：通“佯”，假装。

④微伺：暗中侦探。

⑤鞅鞅：怨恨不满的样子。

⑥微：如果不是，如果没有。

⑦属镂(zhǔ lòu)：剑名。亦称“属卢”、“属娄”。

⑧若：你。

⑨顾：通“固”，本来，实在。

⑩舍人：兼有差使的门客。 梓(zǐ)：落叶乔木，木材轻软耐朽，皇帝、大臣常以此木做棺。 器：即梓器，棺材。

⑪抉：挖。 县：“悬”之古字。

⑫鸱(chī)夷：皮口袋。

⑬胥山：山名，在今江苏省吴县境内，同时还有伍子胥墓、吴相国伍公鸱夷藏处碑、胥山祠等。

【译文】

吴国太宰嚭和伍子胥有了隔阂以后，因而讲他的坏话说："伍子胥为人刚强暴戾，缺少恩情，猜忌残忍，他的怨恨恐怕会成为很深的祸患。前次您王想攻打齐国，伍子胥认为不可以，您王最终攻打了齐国还取得了大功。伍子胥羞耻他的计谋不被采纳，于是反而怨恨。如今您王又要再次攻打齐国，伍子胥独断执拗，强行劝阻，败坏毁谤您王的事业，只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自己的计谋是优胜的。如今您王自己出征，倾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去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进谏不被采用，因此停止上朝，假装有病不随您王前行。您王不可不加防备，这要兴起祸端是不难的。而且我嚭派人暗中侦探他，他在出使齐国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嘱托给了齐国的鲍氏。作为君主的臣子，在国内不能得志，却在外倚靠其他诸侯国，自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重用，常常怏怏不满地总是怨恨。希望您王及早加以处置。"吴王说："如果没有您这番话，我也怀疑他。"就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柄属镂剑，说："您拿它去死。"伍子胥仰天叹息说："哎呀！谗害之臣伯嚭作乱了，吴王还反而诛杀我。我让你父亲称霸。自从你还没有继位时，几兄弟争夺王位，我用死在先王面前力争，差一点儿你就不能继位。你得以继位以后，想把吴国的一部分封给我，我却不敢奢望。然而如今你听了谄媚小臣的话来杀害对你有仁德的长者。"于是告诉他的舍人说："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上梓树，将来让他可以做棺材；并挖出我的眼珠子悬挂在吴都城东门上，以让我看到越国强寇从这里进来灭亡吴国。"就自刎而死了。吴王闻说了大发雷霆，就夺来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口袋里，让它在江里飘浮。吴国人怜悯他，替他在江边建立祠堂，因而给这座山取名叫胥山。

【原文】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①]。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其后二年，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皋[②]。其明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以令周室[③]。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破吴兵。吴王闻之，乃归，使使厚帑与越平。后九年，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诛太宰嚭，以不足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④]。

【注释】

①阳生：即悼公，有误。此应是立壬（任），即齐简公。详《齐太公世家》。
②橐（tuó）皋：古地名，在今安徽巢县西北本柘（zhè）皋镇。
③黄池：古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
④比周：语出《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与人团结。比，勾结坏人。"比周"此为偏义复词，义在"比"，狼狈为奸。

【译文】

吴王诛杀伍子胥以后，就去攻打齐国。齐国鲍氏杀了他的国君悼公并扶阳生继位。吴王想讨伐齐国杀国君的鲍氏，没能取胜就离去了。这以后二年，吴王召集鲁国、卫国的君王在橐皋会盟。第二年，乘势往北在黄池大规模与诸侯各国会盟，以便号令周天子。越王句践偷袭杀死了吴国太子，打败了吴国军队。吴王听说了，就回国来，派使者用厚重礼物和越国讲和。以后九年，越王句践就灭亡了吴国，杀了吴王夫差；同时诛杀了太宰嚭，因为他不忠诚于自己的国君，而且接受国外厚重的贿赂，和越国私下亲近往来。

【原文】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于吴。吴

王夫差之时，楚惠王欲召胜归楚①。叶公谏曰："胜好勇而阴求死士，殆有私乎②！"惠王不听。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③。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④。兵未发而晋伐郑，郑请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与盟而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⑤。"胜自砺剑，人问曰："何以为⑥？"胜曰："欲以杀子西。"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

其后四岁，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于朝⑦。石乞曰："不杀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⑧。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⑨。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自杀。而虏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⑩。石乞曰："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复立之。

【注释】

①楚惠王：楚国国君，公元前488年～前432年在位。

②叶公：楚国大夫，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因封于叶（今河南叶县西南），故名。 阴求：暗中访求。 死士：勇于去死之人。 殆（dài）：恐怕。

③鄢（yān）：古地名，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④子西：楚国大臣，官至令尹。

⑤非郑之仇：意谓"我的仇敌不再是郑国。"

⑥砺：磨刀石，此作"磨"讲。

⑦石乞：楚国将领，曾与白公胜一块攻打吴国，得胜而回，白公胜所养死士之一。 子綦：楚国大臣，官至司马，为职掌军事之最高长官。（左

传》作"子期"。

⑧如：往，到。 高府：楚国别府名。

⑨屈固：《楚世家》作"惠王从者屈固"。《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惠王从者屈固'。"本传恐有误。 昭夫人：即楚昭王夫人，惠王之母也。 国人：叶公封地之人。

⑩亨(pēng)：煮，"烹"之古字。

【译文】

和伍子胥当初一起逃亡的原先的楚国太子建的儿子胜，在吴国。吴王夫差的时候，楚惠王想召唤胜回楚国。叶公进谏说："胜喜好勇力并暗中搜求敢死之士，恐怕会有私人图谋！"惠王不听从。就召来胜，让他居住在楚国边界上的鄢邑，称他做白公。白公回到楚国三年吴国诛杀了伍子胥。

白公胜回到楚国以后，怨恨郑国杀了他的父亲，就暗中收养敢死之士以求报复郑国，回到楚国的五年，他请求攻打郑国，楚国的令尹子西答应了。军队还没有出动而晋国去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子西前往救援，和郑国结盟后回国了。白公胜发怒说："郑国不是我的仇敌，子西才是我的仇敌。"胜自己磨剑，人家问他说："用它干什么？"胜说："想用它杀子西。"子西听说了，笑着说："胜不过像是一枚禽蛋，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以后四年，白公胜和石乞突然袭击在朝廷上杀了楚国的令尹子西、司马子綦。石乞说："不杀掉楚王，不行。"就劫持楚王到达高府。石乞的随从屈固背着楚惠王逃跑到楚国昭王夫人的宫中。叶公听说白公作乱，率领他封地的人群进攻白公。白公的党徒失败了，白公逃跑到山里面，自杀了。叶公俘虏了石乞，问他白公的尸首在什么地方，要是不说出来就要煮杀他。石乞说："事成了就做卿相，不成就被煮死，本来是应尽的职分。"最终不肯告诉白公尸首在什么地方。就把石乞煮杀了，寻求惠王重新让他做国君。

【原文】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①！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②！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③。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注释】

①怨毒：极端的怨恨。

②尚：尚且。　同列：指处在同等地位的人。

③向：假使。　蝼蚁：像蝼蛄和蚂蚁一类的小动物。比喻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④隐忍：不露真情，尽力忍耐。

【译文】

太史公说：极端的怨恨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做国王的人尚且不能对臣下结成极端怨恨，更何况是处在同等地位的人呢！假使让伍子胥跟从伍奢一同去死，他的一生和蝼蛄蚂蚁这类的小动物会有什么差别。抛弃小的道义，洗雪大的耻辱，声名流传到了后代，好悲壮啊！正当伍子胥在江边受到窘迫，又在半道上讨饭吃，他的志向曾经有顷刻忘记楚国的郢都吗？所以竭力隐秘忍耐而最后成就了功名，不是坚毅果敢的大丈夫谁能做到这个地步呢？白公胜如果不自立要做国君，他的功业和谋略也是说也说不尽的啊！

史记全译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题解】

本篇与《孔子世家》相照应，记载“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四十二人，司马迁均称他们为“异能之士”，还于篇首提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更为杰出的人才，并附见“孔子之所严事”而与孔子同时的老子、蘧伯玉、晏平仲、老莱子、子产、孟公绰以及孔子经常称赞而生于孔子之前的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诸人。这种记述标明司马迁对孔子学术思想和活动的重视与尊敬，并关注它对当时及后世的深刻影响。

与诸弟子不同，于子贡之传增记他出行游说以“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一节，并评为“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重在依子贡的作为表现出历史的进程，这是司马迁的独特安排。《史记》于春秋时人以其仅有的篇卷，多集中表现春秋末期的社会变化，与前篇伍子胥一传相联系，恰见其殊意补充之效，此可窥见《史记》著述思想倾向之一斑。且以子贡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实可言其政绩者寥若晨星，正以说明七十子之徒论学术之有成，涉政事多无功的特色。

本篇的辑录，系“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亦与《孔子世家》相类。《史记》取材慎重，于人物事迹之记述称誉或过或损者均弃而不取，常择更近于事实真相的“古文”以为依据，故论赞言：“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是司马迁主要采择于《论语》的原因。同时，本着实录的原则，于事实不虚

加添染，或妄为附会，采取“疑者阙焉”的态度，这就保证了《史记》记事史料价值的真实可靠性，为后人撰史树立了榜样。

【原文】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①。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②。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③。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④。

孔子之所严事⑤：于周则老子⑥；于卫，蘧伯玉⑦；于齐，晏平仲⑧；于楚，老莱子⑨；于郑，子产⑩；于鲁，孟公绰⑪。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⑫。

【注释】

①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97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说创始人。相传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余人。　受业身通者：受教育而身通六艺的人。六艺，即礼、乐、射、御(驭)、书、数六科，是我国古代教育的基本课。　七十有七人：即七十七人。《孔子家语》亦作“七十七人”，惟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

②文学：指善于撰写文章并且博学。

③师：即颛孙师(公元前503年～?)，又称子张。春秋时陈国人，主张“博爱容众”，思想比较激进。　辟：同“僻”，偏激。　参(shēn)：曾参(公元前505年～前435年)，又称曾子。春秋时鲁国人，以孝著称，作《孝经》。相传《大戴礼记》中有十篇是记载他的言行。后世儒者尊为“宗圣”。　鲁：迟钝。　柴：即高柴，字子羔。曾做过孔悝的家臣。　愚：愚笨。　由：仲由。　喭(àn)：粗鲁。　回：颜回。　屡空：经常贫穷没有出路。

④赐：即端木赐，又称端沐赐、子贡，春秋时卫国人。经商曹、鲁间，富至千

金。又聘问各国，与诸侯“分庭抗礼”。 命：天命，命运。 货殖：经商。 亿：同“臆”，预料，揣度。 中(zhòng)：猜中。

⑤所严事：所尊敬的人。严，尊敬，推崇；事，侍奉。

⑥周：朝代名。史所称有西周和东周。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详见《老子韩非列传》。

⑦卫：古国名。周武王弟康叔建立，始定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 蘧(qú)伯玉：卫国大夫，名瑗。孔子在卫国时曾居住他家。

⑧齐：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吕尚受封的诸侯国，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公元前221年为秦所灭。 晏平仲：名婴，春秋时齐国大夫。见《管晏列传》。传世《晏子春秋》一书，为后人伪托。

⑨楚：古国名。芈姓，始祖鬻熊。西周时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市)。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 老莱子：春秋末年楚国隐士。相传住在蒙山的南面，自耕而食，有孝行。

⑩郑：古国名。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弟郑桓公所建国，公元前375年为韩所灭。 子产：即公孙侨，又名公孙成子。春秋时郑国政治家，曾创立按“丘”征“赋”制度，并将“刑书”铸于鼎，公开颁行。

⑪鲁：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姬姓国，建都曲阜。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 孟公绰：鲁国大夫。以上所述之人均与孔子同时代。

⑫数称：经常称赞。 臧文仲：又称臧孙辰，春秋时鲁国大夫。历仕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君。曾废除关卡，以利经商。按《论语》记载，孔子经常批评臧文仲，似不应与柳下惠等并提。 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姓展，名获，字禽。柳下为其食邑，惠为谥号。 铜鞮(dī)伯华：即晋国大夫羊舌赤。铜鞮为其食邑名，在今山西沁县南。伯华为其字。 介山子然：即介子推，又作介之推、介推。春秋时晋国贵族，曾随晋文公出亡十九年。后与母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

⑬不并成：不在一个时代。

【译文】

孔子说他的学生“接受教育并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七人”，他们

都是有奇异才能的人。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能执掌政事的有：冉有、季路。能言善辩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文章博学的有：子游、子夏。而颛孙师偏激、曾参鲁纯、高柴愚直、仲由粗野、颜回常常穷得没有办法。端木赐不安分天命却去经商，揣测行情竟然常常能猜对。

孔子所尊敬的人：在周朝有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齐国是晏平仲，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鲁国是孟公绰。他多次称赞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比他们出生都晚，不在同一个时代。

【原文】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①，少孔子三十岁。

颜渊问仁，孔子曰②："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③。"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④。""回也如愚⑤；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⑦！"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⑧。孔子哭之恸，曰⑨："自吾有回，门人益亲⑩。"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⑪。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⑫。"

【注释】

①颜回：公元前521年～前490年，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以德行著称，32岁死。后世儒者尊为"复圣"。

②仁：古代儒家一种含义极为广泛的道德规范，其核心为"爱人"。

③克：约制。 礼：指礼仪制度。 归：称许。一说为归属，归附。 仁：指

有仁德的人。

④一箪(dān)食:一竹筐饭。箪,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类似竹篮。

⑤如愚:默不作声,像个愚笨的人。

⑥退:下课后。 省(xǐng)察看。 私:指颜回的言谈和想法。

⑦舍:舍弃,不用。 藏:退、隐蔽; 尔:指颜回。

⑧蚤:通"早"。

⑨恸(tòng):哀痛。

⑩门人:学生。 益亲:更加亲密了。

⑪不迁怒:不把怒气转移发泄到别人身上。 不贰过:不重犯同一错误。

⑫亡:通"无",没有。

【译文】

颜回是鲁国人,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制自己,使言论行动都符合礼的规范,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是有仁德的人了。"

孔子说:"颜回是多么贤德的人啊!一竹筐饭,一瓜瓢水,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乐趣。""听讲时,颜回一言不发像个愚蠢的人;课后观察他的交谈,却发现他常能深刻发挥,颜回并不愚蠢。""用我就进,不用我就退,只有我和你才有这样的处世态度啊!"

颜回二十九岁,头发全白了,死得很早。孔子为他哭得很伤心,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们更加亲近我了。"鲁哀公询问:"学生中哪一个最喜爱学习?"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习,他不把怒气转移发泄在别人身上,也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

【原文】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①。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②。"

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3]。“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4]。”

【注释】

①闵损：公元前536年～前487年。鲁国人。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德行和颜回并称。

②间：闲话，异议。 昆：兄长。《史记会注考证》胡安国曰：“父母兄弟，称其孝友，人者信之，无异词者，盖其孝友之实，有以积于中而著于外，故夫子叹而美之。”

③不仕大夫：不给大夫做官。据《论语》载，季氏曾请闵子骞做他费地的官，闵子骞推辞不仕，故此称“不仕大夫”。 污君：昏君。 禄：古代官吏的俸给。

④复我：再来聘我。《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复我者，重来召我。” 汶上：汶，水名，即山东的大汶河。水之北面称为“阳”。汶上，即为汶水的北面。

【译文】

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

孔子说：“闵子骞真孝顺啊！别人对于他的父母兄弟赞美他的话都毫无异议。”他不给大夫做官，不吃昏君的俸禄。他曾经说：“如果有人再来叫我做官，我一定逃到汶水北面去。”

【原文】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1]。

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2]：“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3]！”

【注释】

①冉耕：公元前544～？鲁国人，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

②恶疾：难治愈的病。 自牖(yǒu)执其手：因伯牛患有恶疾，不想见人，

所以孔子从窗户中伸进手去握他的手。 牖，窗户。

③斯：这，指示代词。

【译文】

冉耕，字伯牛。孔子认为他有德行。

伯牛患了顽症，孔子前去看望他，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说："这是命啊！这样好的人却患了这样的病，是命运啊！"

【原文】

冉雍字仲弓①。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②。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③。"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④。"

仲弓父，贱人⑤。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⑥？"

【注释】

①冉雍：公元前522年～？。鲁国人。《史记索隐》引《家语》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岁。"

②大宾：尊贵的宾客。 大祭：隆重的祭祀。

③邦：古代诸侯的封国。 家：卿大夫统治的地方，一般比邦小。《史记会注考证》皇侃曰："在邦，谓仕诸侯；在家，谓仕卿大夫。"

④南面：面向南。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听政时均坐北朝南，故"南面"为做官之意。此约指做卿大夫一级的官。朱熹曰："言仲弓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也。"

⑤贱：地位卑微。 犁牛：黄黑杂色之牛。 骍(xīn)：纯红色的牛。周朝以赤为贵，所以祭祀时要选用纯红色的牲畜。 角：两角长得端正。此句用"犁牛"比喻仲弓的父亲，用"子"比喻仲弓，说明仲弓虽出身低微，

但有良好的品质，仍可做官。

⑥用：指用它（杂色牛的幼犊）来祭祀。 山川：指山川之神，此比喻为上层统治者。 诸："之乎"的合音词。

【译文】

冉雍，字仲弓。

仲弓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回答说："出门做事要像是接见贵宾一样恭敬，使唤百姓要像承办隆重的祭祀一样虔诚。在诸侯国做事不结怨恨，在大夫封地做事也不结怨恨。"

孔子认为仲弓品质很好，说："冉雍呀，可以让他坐北朝南，做听政官。"

仲弓的父亲，是个卑贱的人。孔子说："杂色牛生的幼犊长着一身纯红色的毛，两角端正，即使不想用它做祭品，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原文】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①。为季氏宰②。

季康子问孔子曰③："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④。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⑤？"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⑥？"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⑦！"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⑧？"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⑨。由也兼人，故退之⑩。"

【注释】

①冉求：公元前552年～前489年。鲁国人。

②季氏：即季孙氏，鲁桓公少子季友后裔。从季文子起，至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等相继执政，掌握鲁国政权。　宰：家务总管。

③季康子：即季孙肥。鲁哀公时正卿。《史记志疑》案：孟武伯误为“季康子”。

④千室之邑：一千户的公邑。邑，古代居民居住的地方。又分公邑和采邑。公邑由诸侯管理，采邑则是诸侯分封给大夫的领地。　百乘(shèng)之家：能出一百乘战车的采邑。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战车。家，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采邑。　赋：兵赋，为交纳的兵甲车马等。此代指管理军政工作。

⑤子路：仲由的字。

⑥斯：则，就。

⑦《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当白父兄，不可自专。”

⑧子华：公西赤的字。

⑨退：办事退缩犹豫。进：激励，促进。

⑩兼人：胆量有两个人的大。　退：抑制。《史记集解》郑玄曰：“言冉有性谦退，子路务在胜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译文】

冉求，字子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做过季孙氏的家务总管。

季康子问孔子说：“冉求有仁德吗？”孔子回答说：“拥有一千户人家的社区，一百辆兵车的采邑，可以让冉求管理那里的兵赋。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就不知道了。”季康子又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回答说：“同冉求一样。”

冉求问孔子说：“一听到让做的事就去做它吗？”孔子说：“马上做。”子路问：“一听到让做的事就去做它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一听到让做的事就去做它呢？”子华感到很奇怪，说：“冒昧地问一问，为什么问题相同，答案却不一致呢？”孔子说：“冉求遇事容易退缩，所以要激励他。仲由胆子有两个人的大，所以要抑制他。”

【原文】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①。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③。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④。"请益，曰："无倦⑤。"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⑥？"孔子曰："义之为上⑦。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⑧。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⑨！""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⑩。""若由也，不得其死然⑪。""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⑬。"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⑭。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⑮："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可谓具臣矣⑯。"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⑱；宽以正，可以比众⑲；恭正以静，可以报上⑳。"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㉑。灵公太子蒉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㉒。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

“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24]。出公奔鲁，而蒉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25]：“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26]。”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27]。”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28]。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29]。”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下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30]。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31]。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32]。”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注释】

①仲由：公元前542年～前480年。鲁国卞人（今山东泗水）。字子路，又字季路。曾仕鲁，后事卫，在贵族内讧中被杀。

②鄙：质朴。 伉(kàng)直：刚强爽直。 冠：戴着。 雄鸡：指公鸡冠式样的帽子。 佩猳豚(jiā tún)：猳，公猪；豚，小猪。此指用公猪皮装饰的剑。 凌暴：欺侮，施暴。

③稍诱：渐渐地诱导。 委质：致送拜师的礼物。古代弟子初次拜师时，按惯例要送给老师礼物。委，交付；质，通“贽”，礼物。 因：经由，通过。

④先之：以身作则，干在前面。 劳之：使百姓勤劳地工作。

⑤无倦：不知疲倦。

⑥尚：崇尚。

⑦上：通“尚”，最高尚的。

⑧未之能行：即“未能行之”，还没有去做它。 有闻：又有新的道理。有，通“又”。

⑨片言：单方面的言辞。　折狱：判决诉讼案件。折，判断。《史记集解》孔安国曰："片犹偏也。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狱者，唯子路也可。"

⑩材：通"哉"。语气词。

⑪不得其死然：不会得到善终，即得不到好死。

⑫衣：穿。　敝缊(yùn)袍：破旧的丝棉袍。

⑬升堂：走入正厅。　室：内室。按古代房屋结构是先入门，再登堂(正厅)，然后入室。此两句比喻为做学问的几个阶段，即仲由虽然有一定的学问，但还未真正到家。

⑭长沮(jū)、桀溺、荷蓧(diào)丈人：此三人大概为时人所尊重的隐士。荷，扛。蓧，古代锄草用的竹具。丈人，对老年人的尊称。

⑮季孙：据《论语》载，约为季子然。

⑯具臣：不能称职备位充数的臣僚。时子路为季氏的家臣，但对于季氏的越礼行为没有劝止，所以孔子对他不满，称他只能做充数的臣僚，还不是合格的臣属。

⑰蒲：卫国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

⑱恭以敬：恭与敬为同义词。"恭"着重在外貌方面，"敬"着重在内心方面。以，连词。　执：控制，驾驭。《史记集解》言恭谨谦敬，勇猛不能害，故曰"执"也。

⑲比众：使众人亲近。比，亲近，靠近。

⑳恭正以静：恭敬和清正可以使百姓清静。　上：指君主或上司。

㉑卫灵公：卫国国君，公元前534年～前493年在位。　南子：子姓，宋国贵族，实际为卫灵公的夫人，而不是妾(依当时语，妾亦不当称姬)，又称釐夫人。蒉聩回国即位后(卫庄公)，南子被杀。

㉒蒉聩(kuì kuì)得过南子，卫灵公三十九年(公元前496年)，蒉聩朝见时因谋刺南子未遂，出奔至宋国，后又至晋国。得过，得罪。

㉓孔悝(kuī)：卫国大夫，蒉聩姐姐伯姬的儿子。孔悝作乱非出于本心，而是为其母伯姬逼迫所为。

㉔子羔：即高柴，当时与子路同为孔悝家臣。

㉕出公去矣：《史记志疑》引《史诠》曰："'出公'当作'卫君'。"　毋空：不要徒然、白白地。

㉖食其食：吃了他的粮食。其，代词，指孔悝。难（nàn），灾难。

㉗《史记志疑》翟教授曰："《左传》哀十五年云'有使者出乃入'，此言使者入，不合。且门乃孔悝家之门，非城门也。" 造：前往。

㉘得而杀之：捉住他杀了。得，捉住。

㉙燔（fán）：焚烧。从"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之文揣侧，子路要杀孔悝和焚台恐为表面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救孔悝。因孔悝作乱非出自本心，实为人胁迫所为。 壶黡（yǎn）：《史记·卫世家》作"盂黡"。 缨：系在颔下的帽子带。

㉚结缨而死：子路帽带被击断时，恐已受重伤，故系好帽带后就死了。

㉛恶言不闻于耳：因子路十分勇猛，所以自子路入孔门后，没人敢对孔子出恶言。

【译文】

仲由，字子路，是卞地人。比孔子小九岁。

子路生性粗朴，喜欢逞勇斗力，志气刚强爽直，头上戴着公鸡冠式样的帽子，腰间佩着用公猪皮装饰的剑，他曾经欺辱过孔子。孔子用礼仪规范渐渐地诱导他，后来子路穿着儒生的服装，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的门人请求作孔子的学生。

子路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带头工作，然后使百姓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再多讲一点。孔子说："不知疲倦地持之以恒。"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最崇尚的是义。君子喜欢斗勇而不崇尚义就会作乱；小人好勇而不崇尚义就会去行盗。"

子路听到了道理，没有马上去实践，只怕又听到新的道理。

孔子说："只根据片面之辞就可以判断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仲由好勇的精神超过了我，就不适用了。""像仲由那样，会不得好死的。""穿着破烂的旧丝袍和穿着狐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知羞耻的人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的学问，好像登上了正厅，

但还没有进入内室。”

季康子问：“仲由有仁德吗？”孔子说：“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让他管理那里的军政事务。但不知道他有没有仁德。”

子路喜欢随从孔子出游，曾经遇见过长沮、桀溺和扛着竹器的老人。

子路做了季孙氏家的总管。季孙氏问孔子说：“子路可以说是大臣了吗？”孔子说：“可算做是备位充数的的臣子。”

子路出任蒲邑大夫时，向孔子告别。孔子说：“蒲邑壮士多，又难以治理。然而我告诉你：恭敬谦敬，可以驾驭勇猛；宽大公正，可以使百姓亲近；恭谨清正，可以使社会安静，借此也就可以报效你的上司了。”

起初，卫灵公有个宠姬叫南子。灵公太子蒉聩得罪过南子，他怕被杀就逃到了国外。灵公死了以后，夫人想要公子郢继位。公子郢不同意，说：“逃亡太子的儿子辄还在国内。”于是卫国立辄做了国君，这就是卫出公。出公继位十二年，他的父亲蒉聩一直流亡在国外，没能回国。子路做了卫国大夫孔悝采邑的长官。蒉聩和孔悝一起作乱，设计进入孔悝家里，然后跟他的党徒袭击卫出公。出公逃往鲁国，蒉聩进宫继位，这就是卫庄公。当孔悝作乱时，子路在外面，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赶了回去。恰好碰上子羔从卫国的城门出来，他对子路说：“卫出公已经逃走了，城门也已经关闭，您可以回去了，不要白白地为他遭受祸害。”子路说：“享受了人家的俸禄，就不能回避人家的灾难。”子羔终于离去了。正好有个使者进城，城门打开了，子路就跟了进去。他来到蒉聩处，蒉聩和孔悝登上了听政台。子路说：“您王怎么能用孔悝？请让我捉住把他杀掉。”蒉聩不同意。于是，子路准备放火焚烧听政台，蒉聩害怕，就让石乞、壶黡下来攻打子路，击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即使死了，帽子也不能掉下来。”于是系好帽带便死了。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叛乱，说：“唉呀，仲由一定会死的！”不

久，仲由果然死了。因此孔子说："自从我有了仲由，恶言恶语的话再也听不到了。"这时，子贡正为鲁国出使到了齐国。

【原文】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①。

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②？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③。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⑤。"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⑥。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⑦。"

宰我昼寝，子曰⑧："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⑨。"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⑩："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⑪。

【注释】

①宰予：公元前522年～前458年，鲁国人。又称宰我。

②三年之丧：古代丧仪之一。一般适用于子为父母、未嫁女为父母、长孙为祖父母，或嫁后复归从父居之女为父母、妻妾为夫。守丧时穿斩衰服。三年之丧，并非守丧三周年。一说只要经过两个周年，再加第三个周年的头一个月即可，实际服丧二十五月；一说三年之丧为二十七个月，唐代以后多从此说。

③礼：礼仪。 坏：败坏，此引伸为生疏。 乐：音乐。 崩：倒塌。此引伸为荒废。

④既没：已经吃完。 升：入仓。 钻燧改火：燧，即燧石。为古代取火的

工具。改火，古代钻木取火，被钻的木头因四季而不同。《史记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篇》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 期(jī)：一年。 已：停止。

⑤旨：指味美的食物。 乐不乐：前一个"乐(yuè)"指音乐，后一个"乐(lè)"，为喜悦、快乐之意。

⑥免：脱离。

⑦通义：天下普遍遵守的礼义。

⑧昼寝：白天睡觉。

⑨圬(wū)：泥工抹墙用的抹子，此引伸为粉刷。

⑩五帝：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一说为黄帝、颛顼(xū)、帝喾(kù)、尧、舜(《大戴礼·五帝德篇》、《史记·五帝本纪》)；一说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礼记·月令篇》、《吕氏春秋·十二纪》)。实际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人物。

⑪临菑：即临淄，齐国都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与田常作乱：田常，陈釐子之子。又称田成子，陈成子，名恒。春秋时齐国大臣。齐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田常杀死简公，拥立齐平王，自任相国，后尽杀公族强者，扩大封地，从此齐国由陈氏专权。另据《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宰我未与田常一道作乱。但有个叫阚止，字"子我"的人，因为争宠，被田常所杀。此记载或许因阚止的表字与宰予相同而讹。 夷：灭。夷其族：诛杀了他的家族。

【译文】

宰予字子我，他口舌灵利，擅长辞辩。

宰予已经跟从孔子学习，问孔子说："守三年的丧礼恐怕太久了吧？如果君子三年不学习礼仪，对礼仪一定会生疏；三年不演奏音乐，演技一定也会荒废；陈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入仓，取火用的木头都已经轮换过，服丧一年也就行了吧。"孔子说："这样做，对你来说心安吗？"宰予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照办吧。君子服丧期间，吃了美味的食物也不会觉得甘甜，听了音乐也不会觉得快

乐，因此不这样做。”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是没有仁德的人啊！儿女生下来三年，然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守孝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礼义啊。”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了的木头是不能雕刻的，粪土一样的墙壁是不能粉刷的。”

宰我询问五帝德行。孔子说：“宰予是不配问这种问题的人。”

宰我在齐国做官时，曾跟田常一起发动叛乱，因而被灭族，孔子为这件事感到羞耻。

【原文】

端沐赐，卫人，字子贡①。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②。问曰：“汝与回也孰愈③？”对曰：“赐也何敢望回④！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⑤。”

陈子禽问子贡曰⑥：“仲尼焉学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⑧。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⑨！”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⑩。求之与？抑与之与⑪？”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⑫。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⑬。”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注释】

①端沐赐：即端木赐。详见前注。

②黜(chù):抑制,驳斥。

③愈:较好,胜过。

④望回:与颜回相比。

⑤瑚琏:古代祭祀时盛放黍稷的礼器,较为尊贵。以此比喻子贡有立朝执政的才能。

⑥陈子禽:陈亢的表字。

⑦焉学:跟谁学的。焉,疑问代词。

⑧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姓姬名昌。周武王,姬昌之子,姓姬名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孔子尊他们为圣人,认为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 坠地:消失,失落。 在人:在人间。 大者:文武之道的根本。 小者:微枝末节。

⑨夫子:古代对有学问或有身分的人的一种敬称。其后沿袭成为学生对老师的尊称。 常师:固定的老师。《史记集解》孔安国曰:"文武之道未坠落于地,贤与不贤各有所识,夫子无所不从学。无所不从学,故无常师。"

⑩适:到,达。

⑪抑与之与:还是别人主动介绍给他呢?抑,还是,选择连词。前"与",给予;后"与",句末语气词,表示疑问。之,指孔子。《史记集解》郑玄曰:"怪孔子所至之国必与闻国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愿与之为治者?"

⑫温:温和。 良:善良。 恭:恭敬。 俭:俭朴,不放纵。 让:谦让。

⑬其诸:表示不定语气,相当于"大概"、"或者"。

【译文】

端沐赐是卫国人,字子贡,他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贡口齿伶俐,巧于辞令。孔子经常驳斥他的狡辩。孔子问他:"你和颜回哪一个更强?"子贡回答说:"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个道理能够推知十个道理,我听到一个道理才能推知两个。"

子贡已经跟从孔子学习以后,问孔子说:"我是怎样的人呢?"孔子说:"你好比一个器皿。"子贡说:"什么样的器皿?"孔子说:"祭

祀用的瑚琏。"

陈子禽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跟谁学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学说没有消失,尚在人间流传。贤能的人能掌握它的根本,不贤能的人只能领会它的微枝末节。到处都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学说。先生在哪儿不能学习呢?又何必非有固定的老师呢!"陈子禽又问:"孔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政事。这是求人告诉他的呢,还是别人主动介绍给他的呢?"子贡说:"先生凭借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作风得来的。先生这种求取的方法,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求取方法吧。"

子贡问:"富有而不骄傲,贫穷但不献媚,这种人怎么样?"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如贫穷而乐于遵从圣人之道,富有却能够谦恭守礼的人。"

【原文】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①]。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②]?"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③]。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④]。君不如伐吴[⑤]。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⑥]。"田常忿然作色曰[⑦]:"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

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8]。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9]。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郤，下与大臣交争也[10]。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11]。"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12]？"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

【注释】

①惮(dàn)：害怕，担忧。 高、国、鲍、晏：当时在齐国握有实权的卿大夫家族。

②二三子：指孔子的学生，相当于"你们"。

③子张：即颛孙师。 子石：即公孙龙。

④薄以卑：以，联词，并且；卑，低，矮。 其地狭以泄：《越绝书》、《吴越春秋》作"其池狭以浅"。池，护城河。

⑤吴：古国名。又称"句吴"。始祖为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详《吴太伯世家》。

⑥地广以深：与上文想联系，此应作"池广以深"。 甲：铠甲。此泛指武器。 新，精良。 选：经过挑选。 饱：指精神饱满。 重器：宝器，比喻可贵的人才。 明大夫：贤明的大夫。

⑦忿然作色：气愤得变了脸色。忿然，愤怒的样子。

⑧与：在其中。 交：交情。 疏：疏远。 主：指齐王。

⑨下恣(zì)：对下放纵。

⑩有郤(xì)：有嫌隙，有隔阂。郤，通"隙"。

⑪过：过失，此引申为责备。

⑫业已：已经。 加，实施，指向鲁国发起进攻了。 去：离开。之：往，到。

【译文】

田常想在齐国发动叛乱，但他害怕高氏、国氏、鲍氏和晏氏的

势力，因此想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攻打鲁国。孔子听到这件事，对他门下的学生说："鲁国是祖宗坟墓的所在地，是父母之国，国家危险到这个地步，你们为什么没有谁挺身而出？"子路请求出行，孔子不同意。子张、子石请求出行，孔子也不允许。子贡请求出行，孔子答应了。

于是，子贡出发到了齐国，劝告田常说："您攻打鲁国是错误的。鲁国是难以攻伐的国家。它的城墙又薄又矮，护城河又窄又浅；它的国君既愚昧又不仁，它的大臣既虚伪又无能，它的士兵和百姓又厌恶打仗的事情，这样的国家不能和它交战。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吴国的城墙又高又厚，护城河又宽又深，甲胄既坚固又精良，战士既经过挑选又精神饱满，宝贵的人才和精锐的士兵都在那里，又派了贤明的大夫镇守它，这样的国家才容易讨伐。"田常气愤得变了脸色说："你认为难办的事，是别人认为容易的；你认为容易的事，是别人认为难办的。您用这些指教我，有什么道理？"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国内的，要去攻打强大的国家；忧患在国外的，要去攻打弱小的国家。现在您的忧患来自国内。我听说您三次被封爵但三次都没有成功，是因为大臣中有不听从的啊。如今您要攻克鲁国来扩张齐国的领土，战争取胜了就会使齐王骄纵，打败了鲁国就会抬高齐臣的地位，但您的功劳却不在其中，那么，您与国君的关系就会日益疏远。这样，您使国君产生骄傲的心理，使大臣们行为放肆，想要因此成就大业，难呀。国君骄纵就会无所顾忌，大臣们骄纵就会争权夺利，这样您上与国君会产生嫌隙，下与大臣会发生争斗。如果这样，您在齐国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所以说不如攻打吴国。攻打吴国不能取胜，人民战死在国外，大臣的势力在朝内也会削弱，这样在您之上则没有强臣的对抗，在下则没有人民的责难，能够孤立国君，控制齐国的也就只有您了。"田常说："好。但是我军已向鲁国进发了，如果撤离鲁国而向吴国挺进，大臣会怀疑我，怎么办？"子贡说："您暂时按兵不动，不要进攻，我请求前去出使吴

国，叫它来援救鲁国而攻打齐国，届时您趁势出兵迎击它。”

【原文】

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说曰[①]：“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②]。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③]。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④]。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⑤]。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⑥]。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⑦]。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⑧]。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⑨]。”

【注释】

①说(shuì)劝说，游说。

②王者：施行王道的人。战国时，儒家称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以武力称强为霸道。　绝世：绝嗣，王位不传。　千钧：此泛言极重。钧，古代重量单位，一钧为三十斤。　铢两：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言极轻微的重量。

③万乘：拥有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此比喻大国。　私：占为私有，吞并。

④泗上：此暗指中原各国。泗，水名，在今山东中部。上，北面。

⑤栖：居住。　会(kuài)稽：会稽山，在今浙江中部。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夫椒大败越军，乘胜攻克越都，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被迫屈

服。

⑥置齐：放弃齐国。置，放弃，搁开。

⑦穷：困厄。 约：束缚。

⑧相率：相继。

⑨必恶越：果真厌恶越国。必，果真。恶，讨厌。此是“畏惧”的婉转说法。

【译文】

田常同意了，派子贡南下拜见吴王。子贡游说吴王说：“我听说，施行王道的人不会使别国的王位断绝，推行霸道的人不能允许另有强大的敌人存在，在千钧重的物体上，哪怕再加上一铢一两也会使它产生移位。如今拥有一万辆战车的齐国企图吞并有一千辆兵车的鲁国，来跟吴国争强斗胜，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啊。况且援助鲁国，是显扬名声的事情；攻打齐国，是获取大利的机会。通过安抚泗水以北的各国诸侯，来惩罚暴孽的齐国，镇服强大的晋国，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且名义上保存即将灭亡的鲁国，实际上困窘了强大的齐国，聪明的人是不会犹豫不决的。”吴王说：“好。虽然如此，可是我曾经和越国进行过战争，使越王栖息在会稽山上。越王苛刻自己，优待士兵，有报复我的意图。您等我把越国彻底打败了再按您说的做吧。”子贡说：“越国的力量超不过鲁国，吴国的实力也赶不上齐国，大王如果放弃齐国而去讨伐越国，那么齐国恐怕已经平定鲁国了。况且大王正以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继嗣作为旗号，但如果攻打弱小的越国却害怕强大的齐国，这不是勇敢的表现。勇敢的人不会回避困难，仁爱的人不受困厄约束，聪明的人不会错过时机，施行王道的人不会使别国的王位断绝，凭借这些来树立他们的道义原则。如今保存越国，可以向诸侯显示自己的仁德；援助鲁国讨伐齐国，施威于晋国，诸侯一定会相继来朝见吴国，那么称霸的大业就会成功了。大王如果真的畏惧越国，我请求往东去会见越王，叫他出兵跟随大王，这样可以实际上使越国空

虚，名义上却是跟随诸侯讨伐齐国。”

【原文】

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①]：“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②]？”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③]；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④]：“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⑤]。”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⑥]；国家敝于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⑦]：是残国之治也[⑧]。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⑨]。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注释】

①除道：清扫道路。　郊迎：到郊外迎接，以示敬意。　身御：亲自驾车。舍：官舍。

②蛮夷之国：古代统治者对南方各族的泛称，有时也指四方各族，含有轻贬的意思。此用为自谦之辞。　俨然辱而临之：庄严地屈尊来到这里。俨然，庄严的样子。辱，表敬副词，屈尊。临之，到越国来。

③殆：危险。

④句(gōu)践：越国国君，公元前497年～前465年在位。详《越王句践世家》。 顿首：头叩地而拜，为古代的九拜礼之一。

⑤痛：恨。 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徒，只。吴王，夫差。接踵，足踵相接。踵，脚后跟。此句的意思是，只想与吴王一道相继死去，表示对吴王夫差有刻骨的憎恨。

⑥不堪：不能忍受。

⑦子胥：吴国大夫，姓伍，名员，字子胥。他劝吴王夫差拒绝与越国议和并停止伐齐。太宰伯嚭从中进谗，渐被疏远。公元前484年被夫差赐剑自尽。详《伍子胥列传》按此时子胥尚未死，所记年代有误。 太宰嚭：即伯嚭。春秋时吴国大臣。因善逢迎，深得吴王夫差宠信。吴破越后，受越贿赂，许越媾和，并屡进谗言，谮杀伍子胥。吴亡后，降越为臣，被越王句践所杀。 用事：掌权。

⑧残国之治：使国家灭亡的治理方法。残国，临近灭亡的国家。

⑨徼(yāo)其志：应合他的志向。 徼，通"邀"，求取，投合。

【译文】

吴王非常高兴，派子贡前往越国。越王清扫道路，到郊外迎接子贡，并亲自驾车到官舍询问说："这里是偏僻落后的国家，大夫为什么郑重屈尊地来到这儿？"子贡说："近来我劝说吴王为了援助鲁国而去攻打齐国，他心里想这样做，但害怕越国，说：'等我攻下了越国才行。'如果这样，攻破越国是肯定了。况且没有报复人的意图但却使人怀疑，是愚蠢的；有报复人的意图而让人知道了，是不安全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做却叫人预先知道了，是危险的。这三种情况是办事的大祸患。"句践叩头拜了两拜说："我曾经不自量力，就和吴国交战，被困在会稽山上，对此我恨入骨髓，日夜唇焦舌干，只想与吴王拼命然后一道相继死去，这是我的愿望。"句践问子贡怎么办。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猛残暴，大臣们都承受不了；国家因为多次发动战争而疲敝，士兵们无法忍耐；百姓怨恨吴王，大臣们发生内讧；伍子胥由于直谏而死，太宰伯嚭掌权，他迎合吴王的过失

来巩固个人的私利，这是行将灭亡的国家的政治表现。现在您王真能兴兵辅佐以投合他的意愿，用贵重的珍宝以求得他的欢心，用谦卑的辞令尊崇他来表示对他的礼敬，那么他肯定会去攻打齐国。如果他战而不胜，是您王的福气了。如果战胜了，他一定会率兵逼近晋国，到时候请让我北上面见晋国国君，让晋国和齐国共同攻打吴军，这样必定能削弱吴国。吴国的精锐部队全被消耗在齐国，大部队被牵制在晋国，您王趁他疲惫不堪时去攻打他，这样使吴国灭亡是必定的了。"越王非常高兴，答应了。送给子贡百镒黄金，一把剑，两支好矛。子贡没有接受，就走了。

【原文】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1]！'"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2]："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3]。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4]。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5]。"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6]。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7]。"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8]。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9]："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10]。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

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11]。"晋君许诺。

【注释】

①孤：古代王侯对自己的谦称。 少：小的时候。 先人：已死去的祖父或父亲。此指父亲。 抵罪：得罪。 虚：通"墟"，废墟。 莽：草丛。 奉：捧，进献。 俎豆，古代祭祀的器皿。 修，整治。

②大夫仲：越国大夫文仲。字少禽，一作子禽。曾献计辅佐句践发愤图强灭吴。功成之后，被句践赐剑命其自尽。

③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东海：因越国东临东海，故此以东海代越国。 役臣：供驱使的臣子。 敢修下吏问于左右：这句话是尊敬吴王及大臣的说法。意思是不敢直接向吴王问候，而托吴国的下吏来传达越国对吴王及左右近臣的问候。修，修好；下吏，下级官吏；左右，吴王的左右近臣。

④诛：讨伐、惩处。 被：通"披"。 坚：坚固的铠甲。 执：拿。 锐：锐利的武器。 以先受矢石：先遭受箭矢和流石的攻击。此话的意思是，先冲锋打头阵。

⑤领：衣领，此引申为衣服的件数。 铁（fū）：通"斧"，约为衍字。 屈卢，古代造矛的良匠名，此用作良矛的代称。 步光：古名剑之名。

⑥从其君：使他的国君相从。

⑦币：古人用作礼物的丝织品，后泛指礼物。

⑧郡：春秋至隋唐时的地方行政区名，因朝代而异，地域范围有不同。春秋时"县"大"郡"小，战国时"郡"大"县"小。

⑨晋君：晋定公。

⑩虑：谋略； 先定：事先安排。 卒：通"猝"，突然，仓猝。 兵：士卒。 辨（bàn）：通"办"，训练。

⑪修兵：修理武器。兵，武器。

【译文】

子贡回报吴王说："我恭敬地把大王的话告诉了越王，越王十

分恐惧，说：‘我很不幸，从小便失去了父亲，又自不量力，得罪了吴国，以致军队打了败仗，自讨耻辱，栖息在会稽山上，国家变成废墟草丛，仰赖大王的恩赐，使我得以捧着祭品祭祀祖先，这样的恩德我死也不敢忘记，怎么敢有别的打算！’”过了五天，越国派大夫文种向吴王叩头说：“东海差役之臣勾践的使者臣子文种，冒昧地来修好大王的下级官吏，向大王的左右近臣请安。如今我私下听说大王将要派遣仁义之师，讨伐强敌，救护弱小，围困强暴的齐国而安定周王室，请允许越国境内的三千名士兵全部出动，勾践请求身披铠甲，手执锐器，率先冲锋陷阵。由此，越国的下臣文种进献祖先珍藏的宝器，二十件铠甲、斧子、屈卢矛、步光剑，向贵国军吏祝贺。”吴王非常高兴，派人转告子贡说：“越王想亲自跟着我讨伐齐国，可以吗？”子贡说：“不行。使人家国内空虚，尽用人家的所有士兵，又让它的国君当随从，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您王可以接受它的礼物，吸收它的军队，但要辞谢它的国君。”吴王答应了，就辞谢越王。然后出动了九个郡的士兵攻打齐国。

子贡因此离开吴国去了晋国，对晋国国君说：“我听说，事先不制定好计谋，就不能应付突发的事变，事先不训练好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现在齐国将要与吴国开战，如果吴国打败了，越国一定会趁机扰乱它。和齐国一战如果取胜了，吴军一定会领兵逼临晋国国境。”晋君大为恐慌，说：“这该怎么办？”子贡说：“修理武器，休养士兵，来等待它。”晋君答应了。

【原文】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①]。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②]。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③]。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

湖④。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⑤。破吴三年，东向而霸⑥。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⑦。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⑧。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⑨。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⑩。

【注释】

①艾陵：春秋齐地，在今山东蓬莱县东北。一说在山东泰安市东南。艾陵之战，在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十二年)。 七将军：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在艾陵之战中，吴军俘获齐国的将领有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五人，而非七人。 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黄池之会在公元前482年。

②大败吴师：吴、晋在黄池争强时，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吴都，俘太子友。吴王得报，密而不宣。吴、晋争执歃血先后。夫差终让晋先歃，然后南还。吴、晋并未交战。故此说有误。

③城：吴国都城。今江苏苏州市。

④五湖：具体地点不详，约泛指太湖流域的所有湖泊。

⑤三：此指多次。 杀夫差：公元前473年，勾践灭亡吴国，欲将吴王夫差流放到甬东(今浙江定海县)岛上，夫差自缢而死。 戮其相：杀了他的相国伯嚭。

⑥东向而霸：成为东方的霸主。据史书载，公元前473年(灭吴的同一年，非过三年)，勾践与齐、晋会盟于徐(shū)(亦作"徐"州(今山东省滕县南)，周元王册命勾践为伯，勾践南归。

⑦使势相破：使各国的势力发生相应的变化。 五国：即鲁、齐、吴、越、晋五国。《史记志疑》以为此节所述"了无一实，而津津道之"，并判定"其为六国时之妄谈可见，孔鲋《诘墨》辨之矣。或曰《弟子传》皆短简不繁，独《子贡传》榛芜不休，疑是后人阑入，非《史》本文也。"详见该书。

⑧废举：即货物便宜时买进，待价高时卖出。 废，卖出；举，买进。 与

时：依据时机、季节和地点。转货赀，转移货物和资金的使用场所。赀，通“资”。

⑨美：美德，长处。 匿：隐瞒。 过：过失。

⑩常：通“尝”，曾经。 相鲁、卫：担任过鲁国、卫国的相国。此说似无根据。

【译文】

子贡离开晋国前往鲁国。吴王果然跟齐国人在艾陵作战，把齐军打得大败，俘获了七个将军的兵马，但仍不班师。接着吴王果真率领军队逼近晋国，和晋国人在黄池相遇。吴国和晋国争强。晋国人出击吴军，把吴军打得大败。越王听到这一消息，渡过江去袭击吴国，在距离吴国都城七里远的地方驻军。吴王听到这个消息，离开晋国返回吴国，同越军在五湖交战。多次战斗吴军都失败了，城门失守，越军就包围了王宫，杀了吴王夫差并处决了他的相国。灭掉了吴国以后三年，越国在东方称霸。

所以，子贡一出行，保存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亡了吴国，强盛了晋国从而使得越国称霸。子贡充当了一次外交使者，便使各国间的形势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十年期间，五个国家各自发生了重大变化。

子贡精通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生意，并依据时机随时转换货物和资金的使用场所。他喜欢颂扬别人的长处，但也不能隐匿别人的过失。他曾经担任过鲁国、卫国的相国，家产累积有了千金，最后死在齐国。

【原文】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①。孔子过，闻弦歌之声②。孔子莞尔而笑曰③：“割鸡焉用牛刀④？”子游曰：“昔者偃闻诸

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⑤]。”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⑥]。

【注释】

①武城：鲁国邑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宰：长官。其相当于现在的县长。

②弦歌：弹琴吟诗，古人的一种学习方法。即将诗填入谱成的乐曲中，用琴瑟等弦乐器配合歌唱。子游遵从孔子的教导，提倡礼乐，所以武城邑人都学习弦歌。

③莞(wǎn)尔：微笑的样子。

④割鸡焉用牛刀：比喻治理一个小县，用不着这样的教育方法。

⑤君子：指有才德的人。 道：礼乐之道。 使：使唤、驱使。

⑥习：熟悉。

【译文】

言偃是吴国人，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岁。

子游跟从孔子学习以后，做了武城的长官。孔子经过武城时，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有才德的人学习了礼乐之道，就会爱护别人，老百姓学习了礼乐之道，就会容易听使唤。”孔子说：“学生们，言偃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孔子认为子游熟习文章博学。

【原文】

卜商字子夏[①]，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②]？”子曰：“绘事后素[③]。”曰：“礼后乎[④]？”孔子曰：“商始

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⑤。”“然则师愈也⑥？”曰：“过犹不及⑦。”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⑧。”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注释】

①卜商：公元前507年～？晋国温人（今河南温县西南），一说卫国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孔子死后，讲学于西河，主张国君学习《春秋》。政治家李克、吴起为其学生。相传《诗经》等儒家经典由他而传。

②前二句出自《诗·卫风·硕人》，是卫人赞扬齐庄公之女庄姜美丽华贵的诗歌。后一句是逸诗。倩(qiàn)，笑时两腮出现的酒涡。盼：眼睛黑白分明。　素：白色。　绚：绚丽，有文采。

③绘：绘画。此处喻礼。《史记集解》郑玄曰：“绘，画文也。凡画绘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也。”

④礼后乎：礼产生在道义之后吗。

⑤过：做事过分。　不及：做事不足。

⑥愈：胜过，较好。

⑦犹：等同，如同。孔子主张中庸，因此认为过分和不足都不妥。《史记集解》孔安国曰：“言俱不得中。”

⑧儒：儒生、读书人。《史记集解》何晏曰：“君子之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

⑨西河：魏国地名。在今山西、陕西间的黄河龙门以下的西岸地区，时设西河郡。《史记索隐》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也。”　魏文侯：战国时魏国的建立者。姓姬，名斯。又称魏斯。公元前445年～前396年在位。当时子夏在西河教学，魏文侯曾向他请教过国政。

【译文】

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

子夏询问："'微笑的脸腮露出两酒窝，美丽的眼睛真明亮，仿佛洁白的绢面染上了绚丽的文彩'，这三句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最后要涂上白粉。"子夏说："礼仪也是产生在仁义的后面吗？"孔子说："卜商，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

子贡问："颛孙师跟卜商那一个更贤能？"孔子说："颛孙师做事有些过分，卜商做事有些不足。"子贡说："那么颛孙师强一些吧？"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有才德的读书人，不要做浅薄好名的读书人。"

孔子去世后，子夏居住在西河一带教授学生，做过魏文侯的老师。他的儿子死了，因为哭泣使得双目失明了。

【原文】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禄，孔子曰[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②]；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③]。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⑤]！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⑥]。"子张书诸绅[⑦]。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⑧]？"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在家必闻[⑨]。"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

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⑩]。"

【注释】

①干禄：求取禄位。干，求。

②阙疑：保留疑问。阙，通"缺"，有保留，回避的意思。与下文"阙殆"为互文见义。殆，危险的事情。 寡尤：少犯错误。寡，少。尤，过错。

③陈：古国名。开国君主陈胡公，姓妫，名满，相传是舜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公元前478年为楚所灭。详见《陈杞世家》。 蔡：古国名。周灭商后所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为周武王弟蔡叔度，公元前447年被楚国所灭。详见《管蔡世家》。 困：孔子周游列国时，从陈国去蔡国的途中被陈人包围，绝粮七天。 行：通达，行得通。

④笃(dǔ)：忠厚。 蛮貊之国：古代对南方和东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

⑤州里：古代的一种居民组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二千五百家为州。一说一万家为一州。此意指本乡本土。

⑥参：显现。 衡：车辕前的横木。

⑦绅：士大夫系在腰间的大带子。

⑧达：通达。见识高，不同流俗。

⑨闻：有声誉，有名望。 家：卿大夫的封地。

⑩下人：甘居人下。指对人恭敬有礼。

【译文】

颛孙师，是陈国人，字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

子张询问怎样求取禄位。孔子说："多听，保留有疑问的问题，谨慎地谈论其它有把握的问题，就能少犯错误；多看，搁置有危险的事情，谨慎地从事没有危险的事情，就能减少懊悔；言论少犯错误，行动减少懊悔，禄位也就在里面了。"

有一天，子张随从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遭到围困，子张问怎样才能处处行得通。孔子说："说话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即使

在蛮貉异族地区，也能行得通。说话不忠诚老实，行为不忠厚严肃，即使在本乡本土，难道能行得通吗？站立时，就好像看见‘忠诚老实忠厚严肃’几个字显现在眼前；乘车时，就像这几个字挂在车前的横木上。这样才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几个字写在自己的衣带上。

子张问：“读书人怎样做才能算做通达呢？”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说：“在诸侯国有一定的声望，在大夫家也有一定的声望。”孔子说：“这是声望，而不是通达。所谓通达，应是品质正直，爱好礼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观察别人的表情，总想到恭谦让人，这种人无论是在诸侯国还是大夫家一定会通达。而所谓声望，是表面上追求仁义，行动上却相违背，并以仁义自居而毫不怀疑，这种人在诸侯国和大夫家肯定会有声望。

【原文】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①。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②。作《孝经》③。死于鲁。

【注释】

①南武城：古邑名。即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②通：通大。《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云：“曾子曰：‘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道养亲也。亲没之后，吾尝南游于越，得尊官，尚高九仞，榱提三尺，转毂百乘，然犹北面而泣者，非为贱也，悲不见吾亲也。’”

③《孝经》：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共一篇、十八章。是书作者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者也。”一说为孔门后学所作，盖此说较妥。

【译文】

曾参是南武城人，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孔子认为他能通达孝顺的道理，因此传授给他学业。曾参撰著了《孝经》。他死在鲁国。

【原文】

澹台灭明①，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②。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③。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④。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⑤。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⑥。"

【注释】

①澹(tán)台灭明：公元前507年～？。春秋时儒者。

②恶(è)：丑陋，相貌不扬。

③事：侍奉。　材薄：资质、才能较差。材，通"才"。

④修行：培养自己的德行。　径：小路。此指邪路。

⑤南游至江：相传澹台灭明南游到吴国。今江苏吴县东南有澹台湖，原为澹台灭明故居，后沉陷为湖。　取：获取。　予：给。　去：离开。　就：接近。　施：传颂。

⑥失之宰予：宰予能言善辩，对孔子坚持"三年之丧"的主张表示怀疑，故孔子一时对他不满。　失：错怪。

【译文】

澹台灭明是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岁。

澹台灭明的体态相貌很丑陋。他想侍奉孔子，孔子以为他的才能太低。跟从孔子学习以后，他回去修养德行，从来不走邪道。不是为了公事他从来不去会见公卿大夫。

他南下游历到了长江，跟从他的弟子有三百多人。凡获取、给

予、离开、趋就等行为均设有原则，因此子羽的名声在诸侯国广为传颂。孔子听到后说："我凭言辞来衡量人，错怪了宰予，以相貌来判断人，错看了子羽。"

【原文】

宓不齐字子贱①。少孔子三十岁。

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②？"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③："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④。"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⑤。"

【注释】

①宓（fú）不齐：公元前521年～？鲁国人。

②谓：评价说。 斯焉取斯：前一个"斯"为代词，指宓不齐。焉，哪里。后一个"斯"为语气词。

③单父（shàn fǔ）：县名，在今山东省单县。 反命：回去报告。

④贤不齐者：即"贤于不齐者"，比不齐贤明的人。

⑤庶几（jī）：差不多。

【译文】

宓不齐，字子贱。比孔子小三十岁。

孔子评价说："子贱真是个君子啊！鲁国如果没有了君子，这个人从哪里学得君子的品质呢？"

子贱做了单父县的官后，向孔子回报，说："这个地方有五个人比我贤明，他们教给我治理社会的方法。"孔子说："真可惜啊！不齐治理的地区太小了，如果治理的地方大些就差不多了。"

【原文】

原宪字子思①。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2]。国无道，谷，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3]？"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4]。"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5]。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6]。宪摄敝衣冠见子贡[7]。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8]？"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9]。

【注释】

①原宪：公元前515年～？又称原思、仲宪。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孔子在鲁国任司寇时，他在孔子家当总管。孔子去世后，隐居卫国。

②国有道：国家政治清明。　谷：俸禄。

③克：好胜。　伐：自夸其功。　怨：怨恨。　欲：贪心。　不行：不存在，没有。

④难：难能可贵。

⑤草泽：荒野。

⑥结驷：用四匹马并辔驾的车。　连骑：骑手相连，此指子贡的随从。　藜藿：两种野草，此指用草编织的门。　穷阎：偏僻的里巷，此指原宪的住所。　过谢：探望。

⑦摄：整理，引申为穿戴。　敝：破旧。

⑧岂：难道。　病：困苦，窘破。

⑨怿（yì）高兴，喜悦。

【译文】

原宪，字叫子思。

子思问什么叫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享受它的俸禄；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享受俸禄，就叫耻辱。"

子思说："好胜、自夸、怨恨、贪心都不存在的话，可以算做是仁了吧？"孔子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不是仁，那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死后，原宪隐居在荒野中。子贡做了卫国的相国，外出时坐四匹马牵拉的车子，随从前呼后拥。他曾推开草门，来到偏僻狭小的住室探望原宪。原宪穿戴破旧的衣帽会见子贡。子贡为他感到羞耻，说："你怎么窘迫到这个地步呢？"原宪说："我听说，没有财产的叫做贫穷，学到了道理而不能实行才叫做窘迫。像我原宪是贫穷，而不是窘迫。"子贡感到惭愧，不高兴地离开了，一生都为自己说错了话而感到羞愧。

【原文】

公冶长，齐人，字子长。

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①。"以其子妻之②。

【注释】

①妻：(qì)：用作动词，把女子嫁给别人。

②累绁(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此指监狱。

③子：在古代，儿子、女儿都统可称为"子"。此指女儿。

【译文】

公冶长是齐国人，字子长。

孔子说："公冶长，值得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曾被关押在监狱里，但不是他的过错。"于是孔子将女儿嫁给了公冶长。

【原文】

南宫括字子容①。

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②；禹、稷躬稼而有天下③？"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④！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⑤；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⑥。

【注释】

①南宫括：鲁国人。《论语》作南宫适。

②羿：即后羿，传说中的夏代东夷族首领。原为有穷国君主，擅长射箭。曾推翻夏代统治，夺得太康王位，后被自己的臣子寒浞杀死。 善射：精通射箭。 奡(ào)：古代传说中的人物。能在陆地行舟，后被夏帝少康所杀。荡舟：擅长水战。 俱不得其死然：他们都不能够善终。

③禹：即夏禹，传说中的古代圣君。治水有功、重视农业。 稷：传说中的古代周族的始祖，名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被尊为五谷之神。躬，亲自。

④若人：这个人。若，这。

⑤不废：不会被废弃。

⑥三复：经常、多次。古代的"三"、"九"往往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泛指多次。 白圭之玷(diàn)：此语出自《诗·大雅·抑》，共四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白圭，一种珍贵而莹洁的玉器。玷，污点。这四句话的意思是：白圭上的污点，还可以抹去；言语中的错误，一出口便无法收回了。南宫括经常念这几句诗，以此提醒自己的行为要慎重。 兄之子：兄长的女儿。孔子的兄长叫孟皮，此时孟皮已亡，所以孔子替他的女儿主婚。

【译文】

南宫括，字子容。

他问孔子说："羿擅长射箭，奡善于水战，但他们都不能够善终；而禹和后稷亲自耕种庄稼，却为什么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他。南宫括出去以后，孔子说："这个人是个君子啊！这个人崇尚

道德啊！”“国家政治清明，他不会被废弃不用；国家政治黑暗，他也不致于遭受刑罚、杀戮。”南宫括经常诵读“白圭之玷”的诗句，于是孔子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原文】

公皙哀字季次①。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②；唯季次未尝仕。”

【注释】

①公皙(xī)哀：齐国人。《孔子家语》作“公皙克”。

②仕于都：在都邑做官。仕，做官；都，大夫的封地。

【译文】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说：“天下的读书人都没有好的品行，大多数都成了大夫的家臣，在都邑里做官；唯独季次不曾做官。”

【原文】

曾蒧字晳①。

侍孔子，孔子曰②：“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③。”孔子喟尔叹曰④：“吾与蒧也⑤！”

【注释】

①曾蒧(diǎn)：曾参的父亲。《孔子家语》云：“曾蒧，字子晳。”

②侍：陪侍，在旁边陪着。

③春服既成：穿着春天的衣服。此意是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冠者：按

古代礼仪，男子到了二十岁要举行冠礼，表示已成人。 童子：小孩，未成年的人。浴：沐浴。 沂(yí)，水名，即西沂水，发源于山东曲阜县东南尼山麓，经曲阜县南流入泗水。 风乎：沐浴春风。 舞雩(yú)：鲁国祭天求雨的地方。在今山东曲阜南。

④喟(kuì)尔：深深叹息的样子。

⑤与：赞许。曾蒧说的是太平盛世的景象，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许。

【译文】

曾蒧，字子皙。

曾蒧侍奉孔子。孔子说："谈谈你的志趣。"曾蒧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五六个年青的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里洗澡，然后登上舞雩台吹吹风，最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赏曾蒧的志趣呀！"

【原文】

颜无繇字路①。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②。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③。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④。"

【注释】

①颜无繇(yóu)：公元前545年～？《孔子家语》又称颜由。

②请孔子车以葬：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安葬颜回。

③材不材：材，有才华，指颜回。不材，没有才华，指孔鲤。

④鲤：孔鲤公元前532年～前483年，字伯鱼，孔子的儿子。 有棺而无椁(guǒ)：古代的棺材有两层，里面的称之"棺"，外面套的大棺材称之"椁"。有棺而无椁，往往是贫穷的表现。 徒行：步行。 从大夫之后：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属大夫一级。但因是过去的事，所以说"从大夫之后"。

【译文】

颜无繇，字路。颜路是颜回的父亲。父子俩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师事过孔子。

颜回死的时候，颜路因为贫穷，曾经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安葬颜回。孔子说："不管有没有才能，对我们来说都是自己的儿子。鲤儿死的时候，也只有内棺而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为他买外椁，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

【原文】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①。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②。

【注释】

①《易》：即《周易》，又叫《易经》。 馯(hán)臂子弘：姓馯，名臂，字子弘。《汉书·儒林传》作字"子弓"。 江东：因长江自芜湖至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因此南北朝前习惯上将芜湖市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称为江东。 矫子庸疵：姓矫，名疵，字子庸。《汉书·儒林传》说他是鲁国人。 周子家竖：姓周，名竖，字子家。 淳于，古国名。春秋时为淳于国，后为杞国的都城，在今山东安丘县东北；光子乘羽：姓光，名羽，字子乘。 田子庄何：姓田，名何，字子庄。 东武：古邑名，在今山东诸城县。 王子中同：姓王，名同，字子中。 菑川：即淄川县；在今山东淄博市。 杨何：字叔元。汉武帝时任中大夫，著有《易传杨氏》二篇，已佚。

②元朔：汉武帝年号，即公元前128年～前123年。《汉书·儒林传》作"元光"(公元前134年～前129年)，也为汉武帝年号。 中大夫：汉代

官名。掌管议论。

【译文】

商瞿是鲁国人，字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孔子把《周易》传授给商瞿，商瞿把它传授给楚国人馯臂子弘，子弘传授给江东人矫子庸疵。矫疵传授给燕国人周子家竖，周竖传授给淳于人光子乘羽，光羽传授给齐国人田子庄何，田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子中同，王同传授给淄川人杨何。杨何在元朔年间因研究《周易》做了汉朝的中大夫。

【原文】

高柴字子羔[①]。少孔子三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②]。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③]："贼夫人之子[④]！"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⑤]！"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⑥]。"

【注释】

①高柴：公元前521年～？卫国人，一说齐国人。

②不盈五尺：身高不到五尺。盈，满。

③费郈(bì)：古邑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郈(hòu)：约衍字。 宰：官吏。

④贼：害，贻误。孔子认为子羔没有经过学习就去做官会害了别人。 夫：相当"于"。

⑤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国都和各地都设立祭祀土神和谷神的祭坛，分别由国君和地方长官主祭，祈求年成，所以社稷又有代表国家政权的意思。

⑥恶(wù)：讨厌，憎恨。 佞(nìng)：花言巧语的人。

【译文】

高柴，字子羔。比孔子小三十岁。

子羔身高不满五尺，在孔子那里学习，孔子认为他愚笨。

子路想让子羔做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贻误人家的子弟。"子路说："那个地方有百姓，有政权衙门，为什么一定要先读书才叫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

【原文】

漆雕开字子开①。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

【注释】

①漆雕开：公元前540年～？复姓漆雕，名开。鲁国人，一说蔡国人。

②吾斯之未能信：即"吾未能信斯"。信，信心，自信。斯，代词，指做官。

【译文】

漆雕开，字子开。

孔子叫子开做官。子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这件事还没有自信。"孔子听了很高兴。

【原文】

公伯僚字子周①。

周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②："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③。"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注释】

①公伯缭：复姓公伯，名缭。《论语》作公伯寮。旧注怀疑他不是孔门弟子。

②周：子周。 愬(sù)：诉说。此引申为进谗言，诋毁。 子服景伯：鲁国大夫。

③夫子：指季孙氏。 惑志：疑惑。 肆：处死后陈尸于市。 市朝：市场、街市。

【译文】

公伯缭，字子周。

子周在季孙氏面前诋毁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看来季孙先生已对子路产生了疑心；至于公伯缭，我还有能力将他陈尸于街市。"孔子说："我的主张能实行，是命运决定的；主张被废弃，也是命运决定的。公伯缭能把命运怎么样！"

【原文】

司马耕字子牛[①]。

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②]。"曰："其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③]。"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④]！"

【注释】

①司马耕：复姓司马，名耕，宋国人，子牛为桓魋(tuí)之弟，桓魋任宋国司马，故子牛亦以司马为姓氏。

②讱(rèn)：说话困难。此引申为说话谨慎。因子牛"多言而躁"，故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

③君子不忧不惧：子牛的哥哥桓魋在宋国任司马，意图作乱，为此子牛常怀忧惧，所以孔子这样开导他。

④内省(xǐng)：内心反省，自我检查。　不疚：不惭愧，不内疚。

【译文】

司马耕，字子牛。

子牛话多，性情急躁。他问孔子怎样做才能具有仁德。孔子说："有仁德的人，说话比较谨慎。"子牛又问："他的言论谨慎了，就可以称为有仁德吗？"孔子说："仁做起来都很难，说话能不谨慎吗？"

子牛问孔子什么样的人算是君子。孔子回答说："君子不忧愁，不畏惧。"子牛说："不忧愁，不畏惧，就可称得上君子吗？"孔子说："问心无愧，哪里还有忧愁，哪里还有畏惧呢！"

【原文】

樊须字子迟①。少孔子三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②："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③："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④；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⑤。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⑥，焉用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注释】

①樊须：公元前515年～？齐国人，一说鲁国人。

②稼：种植谷物。

③圃：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子。此引申为种植蔬菜。

④上：位尊者，统治者。

⑤情：真情。

⑥襁(qiǎng)：婴儿的被子。 负：背着。

【译文】

樊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樊迟向孔子请教种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樊迟退了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位尊者讲究礼仪，那么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他；位尊者喜欢诚信，那么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他；位尊者崇尚道义，那么百姓就没有人敢不用真情对待他。做到了这些，四方的百姓就会背负着用被包裹着的孩子前来归附，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

樊迟询问什么是仁德，孔子说："爱护别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了解别人。"

【原文】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①。

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②；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③。""信近于义，言可复也④；恭近于礼，远耻辱也⑤；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⑦。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⑧。他日，弟子进问曰⑨："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⑩。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⑪。"昨暮月不宿毕乎⑫？'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⑬。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⑭。'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⑮！"

【注释】

①有若：公元前508年～？鲁国人。
②由之：均按它去做。由，经过，引申为按它去做；之，指"礼之用，和为贵"。
③节之：节制，约束它。
④信：诚信。 义：道义。
⑤言：言论。 复，同"覆"，检验，仔细审查。
⑥远：远离。使动用法。
⑦因：依靠，凭借。 亲：亲族。 宗：主，可靠。
⑧既没：死了以后。
⑨他日：有一天。
⑩昔：从前。 当行：出门时。
⑪月离于毕，俾滂沱(páng tuó)矣：此句出自《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是关于气象的谚语，意思是说月亮运行快接近毕星时，就要下大雨。离，接近，经过。毕，星宿名，有星八颗。俾，则。滂沱，大雨。
⑫宿：停留。
⑬取室：娶妻。取，同"娶"。
⑭丈夫子：男孩子。
⑮有子：即有若。子，对人的尊称。

【译文】

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

有若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可贵。以往对贤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中，这一点最为珍贵。但无论大小事情均按这一条去做，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只知道为了和谐而和谐，不用礼去节制它，也是行不通的。"他又说："诚信要符合道义，说出的话才能经得起实际检

验。恭敬要符合礼仪，才能避免耻辱。依靠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也就可靠了。”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思念他。有若的相貌像孔子，所以学生们共同拥戴他当老师，像平时对待孔子一样对待他。有一天，学生们上前问道：“从前先生出行时，让弟子带上雨具，后来果真下起雨来。学生们问：‘先生怎么知道会下雨的？’先生说：‘《诗经》上不是说过吗：月亮靠近毕宿，接着就会下滂沱大雨。昨天晚上月亮不是停留在毕宿天区吗？’然而有一天，月亮停留在毕宿区域，竟没下雨。商瞿年纪大了，没有儿子，他的母亲要替他另娶妻室。孔子派商瞿到齐国去，商瞿的母亲替他求情。孔子说：‘不用担忧，商瞿四十岁以后会有五个男孩子。’后来果真是这样。请问先生怎么知道会这样的？”有若沉默，无话可答。学生们站起来：“有子让开吧，这不是您的座位啊！”

【原文】

公西赤字子华[①]。少孔子四十二岁。

子华使于齐，冉有为其母请粟[②]。孔子曰：“与之釜[③]。”请益，曰：“与之庾[④]。”冉子与之粟五秉[⑤]。孔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⑥]。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⑦]。”

【注释】

①公西赤：公元前509年～？复姓公西，名赤。鲁国人。

②粟：小米。此指粮食。

③釜（fǔ）：古代量器名称，容量为当时的六斗四升，约合后来的一斗二升八合。

④庾：古代量器名称，容量为当时的十六斗。约合今天的三斗二升。

⑤秉：古代量器名称。十斗为一斛，十六斛为一秉。五秉则为八十斛。

⑥适：往，去。　乘肥马：乘肥马拉的车。

⑦周：周"赒"，救济。　急：急难。　继：接济，增益。

【译文】

公西赤，字子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子华出使去了齐国，冉有替子华的母亲向孔子请求粮食。孔子说："给她一釜。"冉有请求再增加些。孔子说："给她一庾。"冉子给了她五秉稻谷。孔子说："公西赤出使齐国的时候，乘坐肥马拉着的车子，穿着轻暖的皮袍。我听说君子救济有急难的穷人但不是替他增加财富。"

【原文】

巫马施字子旗①。少孔子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曰②："鲁昭公知礼乎③？"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④："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⑤？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⑥。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⑦！"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⑧。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⑨。"

【注释】

①巫马施：公元前521年～？复姓巫马，名施。鲁国人，一说陈国人。

②陈司败：陈国的司寇，主管司法的官。　司败，即司寇。一说姓陈，名司败的人。

③鲁昭公：鲁国国君，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④退：退出。　揖：作揖。

⑤不党：不偏袒，不包庇。

⑥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昭公是周公的后裔，姓姬；吴国是太伯的后裔，也姓姬。按照当时礼俗，同姓不能结婚。另外，春秋时国君

夫人的称号，一般由她的出生国名，加上她的本姓组成，即这位吴女本应称“吴姬”。但如把“姬”字表出，便表示鲁昭公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制，因而为了避嫌，鲁昭公给她改名，称之为“孟子”。孟子，意为长女。但这种做法仍遭到陈司败的批评。

⑦而：如果。

⑧苟：如果。　过：错误。

⑨君亲：国君和父母。此专指国君的过失。　恶：过失。

【译文】

巫马施，字子旗。比孔子小三十八岁。

陈司败问孔子说：“鲁昭公懂礼吗？”孔子回答说：“懂礼。”孔子出去以后，陈司败向巫马施作揖说：“我听说君子不偏袒别人的过失，君子也会偏袒别人的过失吗？鲁国国君娶了吴国的女子做夫人，给她起名叫孟子。孟子姓姬，因避讳以同姓相称，所以叫她孟子。鲁君如果懂得礼，那么还有谁不懂礼呢！”巫马施把陈司败的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真幸运啊！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做臣下的不能说国君的过错，替他避忌的人，就是懂礼啊。”

【原文】

梁鳣字叔鱼①。少孔子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②。少孔子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③。少孔子五十岁。

曹邮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④。少孔子五十三岁。

【注释】

①梁鳣(zhān)：齐国人。

②颜幸：鲁国人。
③冉孺：鲁国人。"孺"，一作"儒"。
④公孙龙：楚国人，一说卫国人。

【译文】

梁鳣，字叔鱼。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比孔子小五十岁。
曹恤，字子循。比孔子小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比孔子小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

【原文】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1]。

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2]：
冉季，字子产[3]。
公祖句兹，字子之[4]。
秦祖，字子南[5]。
漆雕哆，字子敛[6]。
颜高，字子骄[7]。
漆雕徒父[8]。
壤驷赤，字子徒[9]。
商泽[10]。
石作蜀，字子明[11]。
任不齐，字选[12]。
公良孺，字子正[13]。

后处,字子里[14]。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15]。

奚容箴,字子皙[16]。

公肩定,字子中[17]。

颜祖,字襄[18]。

鄡单,字子家[19]。

句井疆[20]。

罕父黑,字子索[21]。

秦商,字子丕[22]。

申党,字周[23]。

颜之仆,字叔[24]。

荣旂,字子祈[25]。

县成,字子祺[26]。

左人郢,字行[27]。

燕伋,字思[28]。

郑国,字子徒[29]。

秦非,字子之[30]。

施之常,字子恒[31]。

颜哙,字子声[32]。

步叔乘,字子车[33]。

原亢籍[34]。

乐欬,字子声[35]。

廉絜,字庸[36]。

叔仲会,字子期[37]。

颜何，字冉[38]。

狄黑，字皙[39]。

邦巽，字子敛[40]。

孔忠[41]。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42]。

【注释】

①已右：以上。已，通“以”；右，古代文字书写竖行，并从右往左，所以“已右”相当于现在的“以上”之意。下文“左”，为“以下”之意。 显：清楚。 年名：年龄和姓名。 授业闻见：学习状况及生平事迹。 书传：文献。其实这三十五人中，没有年龄记载的有十二人，书籍没有记载的有六人。

②四十二人中，颜骄、公良孺、秦商、叔仲会等在《孔子家语》中有记载。 纪：通“记”。

③冉季：鲁国人。

④公祖句兹：复姓公祖，名句兹。

⑤秦祖：秦国人。

⑥漆雕哆（chǐ）：鲁国人。

⑦颜高：孔子在卫国时，曾替孔子驾过车。《孔子家语》说他比孔子小五十岁。

⑧漆雕徒父：字固。鲁国人。

⑨壤驷赤：复姓壤驷，名赤。秦国人。

⑩商泽：《孔子家语》说他字子季。

⑪石作蜀：复姓石作，名蜀。

⑫任不齐：楚国人。

⑬公良孺：复姓公良，名孺。陈国人。《孔子世家》说，孔子周游时，曾以家车五乘随孔子游。“其为长贤，有勇力”，孔子遇难于蒲，公良孺“斗甚疾”而脱之。

⑭后处：齐国人。
⑮公夏首：复姓公夏，名首。鲁国人。
⑯奚容箴：复姓奚容，名箴。卫国人。
⑰公肩定：复姓公肩，名定。鲁国人，一说晋国人。
⑱颜祖：鲁国人。
⑲鄡单：读作 diāo shān。
⑳句井疆：卫国人。
㉑罕父黑：复姓罕父，名黑。
㉒秦商：楚国人，一说鲁国人。比孔子小四岁。
㉓申党：《论语》作"申枨"。鲁国人。
㉔颜之仆：鲁国人。
㉕荣旂：鲁国人。
㉖县(xuán)成：鲁国人。
㉗左人郢：复姓左人，名郢。鲁国人。
㉘燕伋：鲁国人。
㉙郑国：本名郑邦，因避汉高帝名讳而改。鲁国人。
㉚秦非：鲁国人。
㉛施之常：鲁国人。
㉜颜哙：鲁国人。
㉝步叔乘：复姓少叔，名乘。步，误字。齐国人。
㉞原亢籍：《孔子家语》载，名亢，字籍。与原思同祖，当为鲁国人。
㉟乐欬：鲁国人。欬，"咳"的异体字。
㊱廉絜：卫国人。
㊲叔仲会：晋国人，一说鲁国人。比孔子小五十四岁。
㊳颜何：字称。鲁国人。
㊴狄黑：卫国人。
㊵邦巽：鲁国人。
㊶孔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㊷公西箴：鲁国人。

【译文】

自子石以上三十五人，他们的年龄、姓名以及授业的情况，文

献都有清楚地记载。

其余四十二人，年龄不可考，也没有文献记载，记在下面：

冉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鄡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哙，字子声。

少叔乘，字子车。

原亢籍，字子声。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邦巽，字子敛。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原文】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①。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②。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③。

【注释】

①誉者：称赞的人。 或：也许，大概。 过：超过。 实：实际。 毁者：批评的人。 损：损害。 真：真实情况。 钧：同"均"。 睹：看到。 厥：他们，即孔门的七十个学生。 则：而。 论言：议论品评。

②弟子籍：孔门弟子的事迹。籍，通"迹"。孔氏古文：此指《论语》。 近是：

接近事实。

③并次:合编。

【译文】

太史公说:学者们经常谈到孔子的七十个门徒,对他们赞誉的人或许恭维超过了实际,对他们毁谤的人或许损害了真相。总之,这两种看法都是在未见到他们的真实面貌下而发表的议论。孔门弟子的事迹出自《论语》的,比较接近事实。所以我把《论语》中问答所涉及的有关门徒的姓名等文字材料全都摘取下来,并把它们编排成篇,有疑问的就空缺着。

史记全译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题解】

通过记述公孙鞅见秦孝公的场景，以其生动形象的对话，表明了帝道、王道、霸道以及强国之术（法家学说）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以及随着时势的变化诸种道术的相递变化，说明只有刑名法术之学才能适应战国中期要求改革政治的需要，而被急于显名天下成就事功的有为国君所接受，成为一种可促进历史发展的富国强兵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指出这种学术比之于帝王之道，在仁德政治方面是稍逊一筹的，正揭示了这一学术在发展中的不足。

司马迁意识到历史上的政治变革是需要经过新旧势力的斗争的，变革者只有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才可使变革付诸实施。在这样的斗争中，变革者必须在理论上驳倒传统的儒家保守思想，和突破旧势力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作出的顽强对抗。同时说明在法古而保留故俗与变革而力争强国的争斗中，国君是至关重要的。变革者只有争取到有识见国君的支持，才可以实行变法并使之获得成功。

文篇准确而富于哲理地记述了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以很强的语言概括力将本来是比较枯燥的变法条款，撰写成朗朗可读的优秀散文。关于变法内容强调变革居民的管理制度，强调奖励耕战、军功，强调发展生产及废除旧的制度，以及建立全国统一的法规等。在赞扬了商鞅取信于民的措施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其变革的成效和对秦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商鞅同时为秦国规划了向东发展的长远策略和具体路线，并进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在商鞅变法的主要事迹记叙之后，又突出了商君与赵良的争

辩。表明商鞅在儒生的威胁面前，其变法的决心毫不动摇，也是称颂了商鞅为变法成功不顾个人安危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在记述很长的辩词中，突出了两个比较。一是商鞅与百里奚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借赵良之口有意地对百里奚在秦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称颂，这同样是《史记》寓论断于叙事的表现手法之一，也使人物传记的内容更加丰富。一是德力政治的比较。引用《诗经》“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及《周书》“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话，一方面说明这常常是儒家进攻法家的一种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仍有强调在施行法治之中应注意仁德之教的深刻寓意。这是既表扬了商鞅的坚强品德，也指出了他的某些不足。《史记》讥刺商鞅无德，前后一致，也是值得注意的。

《史记》通过为商鞅立传，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记述了对我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关系的商鞅变法的背景、过程、结局及其重要意义，在历史观上表现了司马迁关注社会重大变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重要思想，在政治思想上，表现了司马迁认识到重大的社会改革是促进历史的前进的重要条件，及其热情歌颂社会变革的积极态度，这是值得肯定的。

正文肯定了商鞅的变法，论赞又指出了他刻薄少恩的特点，相辅相成，恰恰形成为对商鞅的全面评价，这正是《史记》叙事的优长处。

【原文】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①。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②。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③？”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④。王且去，

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5]。"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6]。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7]。"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8]？"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9]！"

【注释】

①庶孽(niè)：非正妻所生孩子。或称"庶子"，或称"孽子"。

②刑名之学：即法家学说。因法家主张"循名责实"，以刑法治国，故名。公叔座：亦作公孙座。魏国大臣，曾连任魏国相国。座，一本作"痤"，古通用。 中庶子：大夫家中掌家事者，地位略高于舍人。《史记志疑》案：《国策》及《吕子·长见篇》皆云"御庶子"。

③不可讳：古人对"死"的一种委婉说法，即不能忌讳，或不可避免。

④嘿：通"默"。

⑤屏(bǐng)：除去，排除。

⑥色：神色，表情。

⑦疾去：赶快离开。 且见禽：将被捉拿。禽，通"擒"。

⑧安：怎么。

⑨悖(bèi)：违逆，荒唐。

【译文】

商君是卫国王室诸多庶孽公子中的一个，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本是姓姬。公孙鞅年轻时喜好刑名法家学术，事奉魏相公叔座，负责掌理他的家事。公叔座知道商鞅贤能，还没来得及把他向国君推荐。正碰上公叔座重病，魏惠王亲自前往慰问他的疾病，说："公叔的病如果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公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

鞅，虽然年轻，但有特殊的才能，希望您王把国家政事全部交给他。”魏惠王沉默不语。魏惠王将要离去，公叔座排除其他人向魏王进言说：“您王如果不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走出魏国国境。”魏惠王答应了然后离去。公叔座召来公孙鞅道歉说：“刚才魏王询问可以出任相国的人，我提出了你，魏王的神色是没有同意我的意见。我当先尽忠君主然后顾及臣下，因而对魏王说如果不任用你，应当杀掉你。魏王答应了我。你可以赶快离开了，不然将会被擒拿。”公孙鞅说：“那位魏王不能听信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你的话杀掉我呢？”终究没有离去。惠王离去以后，就对左右随侍人员说：“公叔座病得很严重，很可悲呀，想让我把国家政事交给公孙鞅处理，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原文】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①。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②。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③！”景监以让卫鞅④。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⑤。”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⑥。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⑦。”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⑧。诚复见我，我知之矣⑨。”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⑩。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⑪？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⑫。且贤君者，各及其身

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⑬？'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⑭。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⑮。"

【注释】

①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在位。 缪公：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当时秦成为五霸之一。景监：姓景的太监。按本传语"宠臣"及《史记索隐》云"景姓，楚之族也"，当为秦之大臣。

②时时：不断。 睡：坐着打瞌睡。

③妄人：说大话而不切实际之人。

④让：责备，指责。

⑤帝道：五帝治国的办法策略。 开悟：启发醒悟。

⑥益愈：稍微好一点。益：渐渐，稍微。 中旨：符合心意。

⑦王道：三王之道，即夏禹、商汤、周文武治国之道。

⑧霸道：春秋时五国称霸之道。

⑨诚：假如。

⑩不自知：即自不知，不自觉地。 厀之前于席：按古人之习惯言，古人席地而坐，两膝据席，臀部靠在脚跟上，全身端直。此时两膝向前移动，更加靠近对方。

⑪中(zhòng)：说准，打动。

⑫而：你，你的。

⑬邑邑：忧闷不乐的样子。邑通"悒"。

⑭前一"说"为"游说"，后一"说"为"悦"。

⑮比德：用道德功业相比。

【译文】

公叔座死了以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命令求贤，要重整穆公的霸业，收复东边被人侵占的土地，于是就向西进入秦国，通过孝公的宠幸之臣景监以便请求拜见孝公。孝公见了卫鞅以

后，和他长时间谈论国事，孝公不断打瞌睡，听不进去。召见结束孝公对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只不过是个妄诞的人罢了，哪里值得任用呀！"景监拿孝公的话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禅让的帝道来游说孝公，他的心志不能得到启发醒悟。"以后第五天，景监请求孝公再次召见卫鞅。卫鞅再次拜见孝公，彼此谈论稍微好了一些，然而所游说的还没有符合孝公的心意。召见结束孝公再次责怪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夏、商、周三王治国之道来游说孝公还是没有贴近他的心志。请求再一次召见我卫鞅。"卫鞅再一次拜见孝公，孝公觉得他游说的有道理但没有加以采用。召见结束就离去了。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很好，可以同他交谈了。"卫鞅说："我用春秋五国称霸之道来游说孝公，他的意图是想要采用了。假如还能召见我，我知道如何游说了。"卫鞅又一次拜见孝公。孝公和他谈论国事，自己的坐膝不知不觉地往前移动到靠近卫鞅一侧的席子的边上了。谈论了好几天也不觉得厌倦。景监说："您用什么打动了我的国君？我们国君高兴得不得了。"卫鞅说："我用帝王治国之道来游说国君，让他建立像夏、商、周一样的盛世，但是国君说：'太长久了，我不能等待。而且一位贤明的国君，各自都要他们身在世时就在天下树立显赫的声名，怎么能够忧闷不乐地等待几十以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呢？'所以我用强盛国家的法术游说国君，国君就特别高兴了。然而这也就难以和殷周时代比量道德功业了。"

【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①。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②；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③。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④。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⑤。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

大功者不谋于众[6]。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7]；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8]。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9]。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10]；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11]。”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12]。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13]。智者作法，愚者制焉[14]；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15]。”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16]；功不十，不易器[17]。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18]。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19]。”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20]。

【注释】

①疑行：行动上犹豫不决。　疑事：做事上迟迟不定。

②见非于世：在世俗（或世人）面前被非难。

③独知之虑：独到、明智的想法、见解。知，“智”之古字。虑，思想、想法。敖：通“謷”(áo)，诋毁。

④暗：昏暗，愚昧。

⑤虑始：谋划开始。　乐成：享受成果。

⑥至：极，最高的。

⑦苟：假如。《史记索隐》言数鞅为政之术，所为苟可以强国，则不必要须法于故事也。

⑧甘龙：秦国大臣。《史记索隐》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后。

⑨易民：改变人们旧有风俗习惯。

⑩因：按照，顺着。

⑪缘：因袭，沿用。

⑫常人：一般人。　溺：沉溺，拘泥。

⑬五伯：五霸。伯(bà)，通"霸"。

⑭焉："于之"之合音，"被什么……"。

⑮不肖：没有才能。

⑯杜挚：秦国大臣。

⑰功：功效。 器：旧的器物。

⑱夏殷：《史记索隐》指殷纣、夏桀也。

⑲非：非难，指责。 多：称赞，赞赏。

⑳左庶长：秦爵位名，二十等中自下而上此为第十等。《史记志疑》案：《纪》以鞅为左庶长在变法后，当孝公五年。此在变法前，则是孝公三年矣，恐非。

【译文】

孝公任用卫鞅以后，卫鞅想变更法度，孝公恐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行动上犹豫不决不会成名，做事上迟迟不定不会有功绩。况且有高于常人的行动，本来就会被世俗非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定就会被愚民诋毁。愚昧的人对于已成之事还不能明白道理，智慧的人在事物萌发时就能够加以觉察。民众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始初行动，却可以同他们享受最后成果。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和同，成就最大功业的人不和民众计谋。因此圣人假若可以强盛国家，就不必效法陈规；假若可以便利民众，就不必遵循旧礼。"孝公说："讲得好。"甘龙说："不是这样。圣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实行教化，聪明的人不更改国家的法度治理政事。顺着民众习俗实行教化，不费辛劳就能成功；沿用国家法度治理政事，官吏习惯民众安定。"卫鞅说："甘龙所讲的意见，是一种世俗化的意见。平常人只安于陈规陋俗，学者们拘泥于书本知识。利用这两方面保住官职奉守法令是可以的，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事情。三代因为礼制不同所以能王天下，五霸因为法度不同所以才能称霸。聪明的人创设法度，愚昧的人却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不肖的人要被礼制拘束。"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不获十倍

的功效，不改换器物。效法往古不会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走邪道。”卫鞅说：“治理好社会不用一种主张，想便利国家不能效法往古。所以商汤周武王不遵循古制就能在天下称王，夏商的末代不变更礼法就使它遭受灭亡。反对旧法的不应该非议，而遵循古礼的不值得称赞。”孝公说：“讲得好。”任命卫鞅做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

【原文】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①。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②。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③；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④。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⑧。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⑨。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⑩。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⑪。卒下令。

【注释】

①什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以此来编制户籍。牧司：监督、检举。牧，督促。司，通“伺”。连坐：连带治罪。

②男：成年男子。　分异：分家和各自立户。

③率(lü)：标准。

④被：遭遇。此为“受。”

⑤僇(lù)力：努力。僇通“戮”。　本业：农业。　复：免除赋役。

⑥事末利：从事工商业。　举：尽，全部。　收孥(nú)：收为奴婢。
⑦宗室：国君的族人、亲属。　属籍：王室的谱牒。
⑧差次：次第等级。　名：占有。　家次：主人家的等级。
⑨芬华：荣华显贵。
⑩具：完备。　市：市场，集市。　徙置：搬迁、放置。
⑪辄：立刻，马上。

【译文】

下令将民众十家编成“什”，五家编成“伍”，什伍内部互相监督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的要判斩腰的刑罚，告发奸恶的得到和斩杀敌人首级相同的奖赏，隐藏奸恶的得到和投降敌方相同的处罚。民众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另立门户的，收加倍的税赋。立了军功的人，按照各级标准升爵受赏；进行私事殴斗的，分别轻重要受大小不同的处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田织布收获粮食布帛多的，免除自身的徭役赋税。从事商业取利和懒惰导致贫穷的，将全家收为官奴婢。国君的族人没有军功可以论列的，不能归入王室的名册。明确尊卑的爵位等级，各按等级次第占有田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着服饰依照主人家的等级决定。有功劳的人可以显赫荣耀，没有功劳的人虽然富有也不能荣华显贵。

新令完备以后，还没有公布，恐怕民众不相信，随后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竖起了一根三丈长的树干，招募有能够把它搬到北门去的奖赏十金。民众觉得奇怪，没有谁敢去搬迁。再次规定说“能够搬迁的奖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它搬到了北门，就奖给他五十金，用来表明令出必行决不欺骗。终于颁下了新法。

【原文】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①。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

太子[②]。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③]。明日，秦人皆趋令[④]。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⑤]。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⑥]。将兵围魏安邑，降之[⑦]。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⑧]。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⑨]。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⑩]。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⑪]。平斗桶权衡丈尺[⑫]。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⑬]。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⑭]。

【注释】

①期(jī)年：一周年。　初令：《史记索隐》谓鞅新变之法令为"初令"。

②法：按法惩治。

③嗣：继承人。　傅：负责教育辅导太子的官。下文"师"同此。　公子虔(qián)、公孙贾：秦国大夫，二人当时均为秦太子之师傅。

④趋：趋向，遵从。

⑤乱化：扰乱教化。

⑤大良造：秦爵位名，二十等中位第十六等。

⑦安邑：当时魏国国都，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一说不是"安邑"，根据本书《六国年表》及《魏世家》当为"固阳"，即今内蒙古包头北固阳县。

⑧作为筑：造作营建修筑。此三字重叠，疑有衍文。　冀阙：又名"魏阙"，皇宫门前两边的楼台，是公布法令的地方。"冀"、"魏"都有"高大"的意思。阙，宫阙，楼台。　咸阳：古地名，后秦之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里。　雍：秦之故都，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⑨同室内息：同室居住生息。

⑩集：归并。　聚：自然村落。

⑪为田：修整田地。 阡陌（qiān mò）：纵横交错的田埂。阡，为南北向的田埂。陌，为东西向的田埂。《汉书·食货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 封疆：堆积泥土作为地界的标志。封：培植泥土。 疆，界限。

⑫桶：相当于斛，六斗为一桶。 权衡：秤。权，秤锤。衡，秤杆。

⑬劓（yì）：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割掉鼻子。

⑭致胙（zuò）：送来祭肉。胙，祭祀用过的肉。以胙赠送表示天子格外尊宠。

【译文】

法令在民众中颁行了一年，秦国民众跑到国都来说新令不便利的有好几千人。正在这时太子触犯了法令。卫鞅说：“法令所以不能执行，是由于从上层起有人触犯它。”将要对太子执法。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够施加刑罚，就对太子的太傅公子虔处以刑罚，对太子的太师公孙贾施加了黥刑。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从法令。新法颁行了十年，秦国民众非常高兴，道路上丢落的物品没有人去捡拾，山野里没有了盗贼，家家富裕人人充足。民众勇于为国家战斗，很胆怯为私事殴斗，乡村城市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理。秦国民众中当初说新令不便利的人又有前来说新令便利的，卫鞅说“这都是些扰乱教化的民众”，全都把他们迁到边境的城邑去了。这以后民众没有谁敢于议论新法。

于是任命卫鞅做大良造，让他领兵去包围魏国的安邑，降服了它。过了三年，营建咸阳城在这里修筑冀阙和宫庭，秦国把国都从雍邑迁到这里。又下令禁止民众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生息。把一些小的乡村城邑聚并成县，每县设置县令、县丞，总共合并成三十一县。在田地上开设阡陌并拓垦荒地扩充地界，而使赋税平衡。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颁行了四年，公子虔再次触犯新法，对他处以劓刑。过了五年，秦国富强，周天子把祭肉赐给了孝公，各国诸侯都

来祝贺。

【原文】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①。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②。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③。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④。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⑤。"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⑥。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⑦。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⑨。"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⑩。

【注释】

①其事即齐魏马陵之战，孙膑败庞涓。详《孙子吴起列传》。

②领阨(è)：关键要害之处。领：通"岭"。阨：同厄，阻塞，险要。《史记索隐》盖即安邑之东，山领险厄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东，连汾、晋之险嶝也。　界河：以黄河为界。　擅：拥有。　山东：崤山以东。

③病：不利。

④往年：此指去年。　畔：通"叛"。

⑤乡：通"向"。

⑥已：完结。　因：乘势。

⑦日：一天天地。　河西：魏国原占据之黄河以西地方，曾于此设西河郡（亦名河西郡）。

⑧去：离开。　大梁：古地名，今河南开封市。后魏亦称梁。

⑨梁惠王：即魏惠王。　恨：遗憾。

⑩於(wū)：古地名，在今河南西峡县东。　商：古地名，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译文】

第二年，齐国在马陵打败了魏军，俘虏了他的太子申，杀死了将军庞涓。第二年，卫鞅劝孝公说："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好像人有心腹疾病一样，不是魏国并吞了秦国，就是秦国要并吞魏国。为什么呢？魏国处在险要山岭的西部，建都安邑，和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自拥有崤山以东的便利。形势对它有利就会往西侵犯秦国，不利就向东扩展领地。如今凭借您的贤能圣明，国家仰仗得以强盛。而魏国往年被齐国打得大败，诸侯国也背叛它，可以乘势在这个时候攻打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一定会向东迁移。向东迁移，秦国可以占据黄河崤山一带的坚固地势，向东发展来制服各国诸侯，这就是帝王的伟业啊！"孝公认为他讲得对，就派卫鞅领兵去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兵来迎击。两军相拒对峙以后，卫鞅写了一封信给魏将公子卬说："我当初和公子很交好，如今成了秦魏两国的主将，不忍心互相攻杀，可以和公子当面相见，结盟，欢乐地饮酒以后罢兵回国，使得秦魏两国都能安定。"魏国公子卬认为说得对。会盟结束，饮酒，但卫鞅埋伏了甲士袭击并俘虏了魏国公子卬，乘势进攻他的军队，彻底打垮了魏军然后回到了秦国。魏惠王的军队多次被齐国、秦国打败，国内空虚，势力一天天地削弱下去，恐惧起来，就派使者把黄河西岸的土地献给秦国来讲和。魏国也就离开了安邑，把国都迁到了大梁。梁惠王说："我遗憾没有采纳公叔座的

意见。”卫鞅打败魏国以后回到国内，秦国把於、商的十五座城邑封给他，封号叫商君。

【原文】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①]。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②]？”赵良曰：“仆弗敢愿也[③]。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④]。’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⑤]。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⑥]？”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⑦]。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⑧]。’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⑨]。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⑩]。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⑪]？”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⑫]；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⑬]。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⑭]。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⑮]？”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⑯]。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⑰]。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⑱]。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⑲]。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⑳]。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㉑]；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㉒]。由余闻之，款关请见[㉓]。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

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24]。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25]。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26]。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27]。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28]。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29]。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30]。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31]。《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32]。'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33]。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34]。《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35]。'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36]。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7]。《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38]。'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39]？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40]。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41]？亡可翘足而待[42]。"商君弗从。

【注释】

①赵良：春秋时隐士。

②从孟兰皋：由于孟兰皋（引见）。从，由，自。孟兰皋，人名，生平不详。

③仆：说话者自谦之词。 愿：仰慕，高攀。

④推贤：推重贤能。 戴：拥戴，爱戴。 进：指仕进，做官。 王者：讲王道的人。 退：隐退。

⑤义：通"谊"，深情厚谊。

⑥说：同"悦"。 与：句末语气词，通"欤"。

⑦反听：听反面意见、不同意见。 内视：视察自身，反省自己。 自胜：战胜自己，克制自己。

⑧自卑：谦虚而自处卑下。 尚：高尚，尊崇。

⑨戎翟(dí)：戎、翟都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翟，通“狄”。

⑩更：更改，改变。 制：制订，治理。 营如鲁卫：经营(治理)得像鲁国、卫国那样文明、进步。

⑪五羖(gǔ)大夫：指秦国大夫百里奚。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被晋国灭亡后，百里奚被掠为奴，送给秦国，百里奚逃离秦国又被楚人所获。秦穆公知其贤，以五张黑羊皮赎回，并委以国政，故秦人称之为五羖大夫。羖，黑羊。

⑫掖：通“腋”，此指狐狸腋下之毛。

⑬诺诺：应声附和。 谔谔：直言争辩的样子。亦写作“愕愕”。

⑭墨墨：同“默默”，指殷纣手下的大臣缄口不言。

⑮非：非难。 诛：谴责。

⑯貌言华：表面好听的话如同花朵。华，“花”之本字。 至言实：中肯正直之言像果实。至言，至理之言，真实之言。 苦言药：批评的话、刺耳的话似治病良药。 甘言疾：甜言蜜语会使人生病。

⑰夫：那。 荆，即楚国。 鄙：边远地方。

⑱资：钱财。 粥：通“鬻”，卖。 被：通“披”。 褐：粗布衣服。 食(sì)：饲养。

⑲举：提拔。 加：放置，凌驾。 百姓：指百官。 望：《史记会注考证》冈白驹曰：“人莫怨望者。”

⑳三置晋国之君：三次安置晋国惠公、怀公、文公回国就位做了国君。一救荆国之祸：指在城濮之战中秦与晋等国一块儿击败了楚国，制止了楚国企图北进的祸乱。救，止。

㉑封内：境内。 巴：指今四川东北一带。

㉒八戎：泛指秦国周边的部族或民族。

㉓由余：本晋国人，逃到西戎为其贤臣。后秦穆公使计促使由余降秦。款关：叩门(敲边关之门)。款，叩。

㉔盖：车盖。 府库：此指收藏史籍、记载姓氏功勋的国家档案库。

㉕歌谣：唱歌。 舂(chōng)：捣米。 相杵：互相哼唱佐助人用力捣米。

相，助。杵，捣米用的工具，此指捣米。

㉖嬖(bì)人：宠信的近身侍从。 主：引荐者，投靠的人。 为名：图名誉，重视名声。

㉗为事：做事，服务。 为功：建立功勋。

㉘骏刑：严峻的刑罚。骏，通“峻”。 畜：通“蓄”，蓄积。

㉙教：躬行率先。 捷：快。

㉚左建外易：所建之事、所变之法，都与常理乖背。左，邪，不正。外，排斥，违反。易，变革。

㉛南面而称寡人：面向南坐而自称寡人。南面，古代君王坐北朝南而理朝政。春秋战国时期凡有封地的君主，都可以自称寡人。 绳：本指木工用的墨绳，引申为标准，法则。此指要求，约束。

㉜此四句见《诗经·鄘风·相鼠》。相鼠，鼠的一种，据说见人就使前脚相交，像作揖一样，所以又称“礼鼠”。 体：体仪，礼貌。 遄(chuán)：速，快。

㉝为寿：延年益寿。

㉞祝欢：似为太子师傅，生平不详。

㉟《诗经》中无此文，可能采自其他逸诗。

㊱载甲：装载着兵甲之类武器装备。 骈胁：肋骨相连，看不到肋条痕迹。指身体强壮。骈(pián)，并连。胁，肋条骨。 闟(xī)戟：长戟。 旁(bàng)：依傍，紧靠。

㊲具：具备。 固：一定，必然。

㊳今《尚书》中无此文。

㊴朝(zhāo)露：早上的露水。 尚：尚且。

㊵十五都：即封商鞅的於、商十五邑。 灌园于鄙：在偏僻之地浇灌田园。 劝：勉励，鼓励。此指提拔、重用。 显：使其显，尊贵。 岩穴之士：隐居山林之贤人。 存：存问，抚恤。 序：排列，奖励。 少：稍。

㊶尚将：倘若再要。捐宾客：抛下宾客，即“死”的婉转说法。捐：抛弃。 收：收捕，报复。 微：少。

㊷翘足而待：很快就会等到。翘足，形容时间很短。

【译文】

商君做秦相十年，王室宗亲中很多人怨恨他。赵良去见商君。

商君说："我能够见到您，是通过孟兰皋的介绍，如今我请求和您交朋友，可以吗？"赵良说："这是我不敢希望的。孔丘说过：'推重贤人，有才能受到民众拥戴的人就会前来；招揽不贤的人，有志节讲王道的人就会隐退。'我不贤，所以不敢从命。我听过这样的说法：'不是应该占有的职位却占有了，这叫做贪位；不是应该享有的名声却享有了，这叫做贪名。'我要是接受您的深情厚谊，那么恐怕我就是贪位贪名了。所以我不敢听命。"商君说："您不高兴我治理秦国吗？"赵良说："听从反面的意见叫做聪，能够反省自身叫做明，善于克制自己叫做强。虞舜有过言论说：'能够谦虚卑下却是很高尚的。'您不如遵循虞舜的主张，无须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实施的是戎狄部族的教化，父子没有分别，同在一室居住。如今我更改了它的教化，从而使得秦国男女有别，大规模建筑冀阙，经营得如同鲁国、卫国一样了。您观察我治理秦国，和五羖大夫相比谁算贤能？"赵良说："千张羊皮，不如一领狐狸腋皮；千人随声附和，不如一人的直言争辩。武王提倡大臣直言争辩所以他的事业昌盛；殷纣使得臣下缄口不言因而导致国家灭亡。您假若不反对武王主张的话，那么我请求整天吐露刚正言论而不要受到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已经有了这样的话语，表面上好听的话如同花朵，内心里中肯的话好比果实，听起来刺耳的话是治病良药，媚人的甜言蜜语会使人生病。先生果真肯于整天刚正直言，就是我的良药了。我将要事奉您，您又何必推辞呢！"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是楚国边远地区的人。听说秦穆公贤明而希望拜见，要前往却没有路费，就把自己卖给一位秦国客人，穿着粗麻衣替人家饲养牛。过了一年，穆公知道了，把他从牛口下而提拔起来，安置在比百官还高的官位上，秦国没有谁怨恨他。出任秦相六七年，往东去攻打郑国，三次安置晋国的国君，一次制止了楚国企图北进的祸患。在国境内发布教令，巴国前来纳贡；在诸侯国施加恩德，八方戎族归服。由余听说了，敲开边关门请求拜见。五羖大夫出任秦相，劳累了不坐车，天热

了不张伞，在国内行走，不要车骑跟从，不持武器保卫，记述功名的简册藏在府库中，德行流传及于后代。五羖大夫死了，秦国的男女都流泪哭泣，儿童不唱歌了，捣米的也不哼调了。这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拜见秦王，是通过了宠嬖小人景监的引荐，这不是重视名声的合适途径，出任秦相不替百姓们做事，却大规模建筑冀阙，这不是建立功劳的正确方法。刑罚黥刺太子的师傅，用严酷刑罚来残虐伤害民众，这是蓄积怨仇和祸患。您所颁的教化影响民众比国君的命令还深刻，民众响应您的教化比执行国君的命令还快捷。如今您又违背常理来建事变法，这不是颁行教化的可靠措施。您又在封地面朝南坐着号称寡人，每日都用法律来要求高贵的公子。《诗经》上说：'相鼠都有礼貌，有的人却还无礼；做人都没有礼貌，何不快死。'依据《诗经》这话来观察，您的作为不是能使您长寿的有效手段。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了祝欢并给公孙贾刺了面额。《逸诗》上说：'能得人心的就兴盛，失掉人心的就崩溃。'这几件事，不是您能得人心的美好主张。您在外出的时候，后面有几十辆车跟着，随从的车上装载着武器，力量强大胸脯宽厚的人做您的陪乘，手持着矛操着戟的军士紧靠着坐车奔驰前行。这些装备有一件不完整，您必然不会出门。《尚书》中说：'依恃德行的昌盛，依恃武力的灭亡。'您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干得很快一样马上就会来临，还想能延年益寿吗？那么您何不把所封的十五都归还给秦国，到偏僻的地方去浇灌田园，劝说秦王尊显隐居在山野的贤人，赡养老人，抚恤幼孤，敬重父兄，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人，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倘若再要贪恋商於封地的富足，宠爱自己在秦国实施的教化，蓄积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借各种原因要拘捕您的，难道还会少吗？您的丧亡一抬足的功夫就会迅速到来了。"商君没有听从。

【原文】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①]。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②]。"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③]！"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④]。秦强而贼人魏，弗归，不可。"遂内秦[⑤]。商君既复人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⑥]。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⑦]。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⑧]！"遂灭商君之家。

【注释】

①关：秦之边关。 舍：住。 客舍：客店。

②客人：客店之主人。 验：凭证。 坐：受牵连而判罪。

③喟(kuì)然：悲伤叹息的样子。 敝：害，祸害。 一：竟。

④贼：逃犯。

⑤内："纳"之古字，缴纳，送回。

⑥郑：郑县，在商邑北，今陕西华县。

⑦黾(miǎn)池：古地名，在今河南渑池县西。一说据《六国年表》，商鞅死于"彤地"，今华县西南彤城。

⑧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古代的一种酷刑，五马驾车，同时分向而驰，撕裂人头与四肢。 徇(xùn)：示众。

【译文】

以后五个月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公子虔一班人告发商君想要谋反，派出吏卒拘捕商君。商君逃亡到了边关地区，想住宿在客店里。客店的主人不知道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凭

证的客人，客店主人要连带判罪。”商君很有感触地叹息说：“哎呀，制定新法的祸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离开秦国跑到了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了公子卬并打败了魏军，不接受他。商君想跑到其他国家去。魏国人说：“商君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而它的逃犯进入魏国，不送回去，是不行的。”就把他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以后，跑到了商邑，和他的部属发动邑中的士兵往北出击郑县。秦国出动军队进攻商君，把他杀死在郑县黾池。秦惠王将商君五马分尸并让他示众，说：“不要像商君这样的谋反！”于是诛灭了商君全家。

【原文】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①。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②。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③。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④。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⑤！

【注释】

①天资：天赋，天性。

②迹：考查，探询。　干：求，求取。　挟持：夹带，含有。　浮说：浮华不实之言。　质：实质，真心实意。

③因：依靠，凭借。　师：听从，遵从。　发明：发现证明。

④开塞耕战书：现存《商君书》中有《农战》、《开塞》等篇。

⑤有以：有来由，有根由。

【译文】

太史公说：商君，他是一个天性刻薄的人。考查他想用帝王之道来求孝公，采取的浮华不实的言词，并不是他内心的实质。而且

受到召见所通过的推荐人是宠臣太监，等到被任用，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师法赵良的言论，也足以发现证明商君缺乏恩情了。我曾经读过商君的开塞耕战书籍，和他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是相类似的。终于在秦国得到了谋反的坏名声，是有缘故的呀！

史记全译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题解】

司马迁肯定了为苏秦所创，继以苏代、苏厉而为天下所宗之合纵术的“长于权变”，及以此使他们“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的历史业绩，展示了秦自商鞅变法强大起来以后震惊东方六国，而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抗秦的战国中期以后的形势变化。特别赞扬苏秦起于闾阎，最后能佩燕、赵、韩、魏、齐、楚诸国相印而连六国从亲，为“此其智有过人者”，强调了“智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篇据《战国策》，突出合纵家于剖析各国情势时，能哲理唯一，判断各别，晓以利害，喻以贤否，计议决疑，相约为一。鸟瞰舆图，识见开阔深远；纵论形胜，文词气势磅礴。司马迁借以为抒写自身胸臆，狂歌祖国山河。通篇读来，深感《史记》中孕育着无穷智慧，潜藏着浩大气魄。

篇中录苏代报燕昭王书，亦以明“智”，强调智者举事，重在“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司马迁写苏秦游说不遇受妻嫂之辱，既而潜研《阴符》终佩六国相印；叙六国怯于强秦威迫，忧虑败亡，既而计谋合纵，终因并力而使“秦兵不窥函谷十五年”；叙齐因燕王哙、子之之乱而伐燕，既而苏代说燕因齐伐宋而厚交秦，由此苏氏复善待于燕，且得预谋破齐而为燕报仇。凡此数端，正在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合纵者权变之旨寓焉。

附传苏代，叙其说词中寓意突出“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这一战国中期以后的形势特点，既进一步揭示了合纵之说得以盛行的历史背景，又借以说明秦以暴取天下是人们公认的客观事实。

文篇以苏秦先辱后荣的变化，批评了“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这种世态炎凉之可鄙，亦为使苏秦“独蒙恶声”的情事进行辩白，表现出司马迁对善于权变，敢于反抗暴秦，而在历史上创造了宏伟业绩，并建立了功名的合纵家的爱护与尊重。

【原文】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①。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②。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③。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④：“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⑤。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⑥！”

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⑦：“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⑧！”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⑨。期年，以出揣摩，曰⑩：“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⑪。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⑫。

【注释】

①东周：此指由西周分裂出来的小国。公元前367年在今河南巩县建都，公元前249年被秦所灭。 雒阳：即今河南洛阳市。

②鬼谷先生：相传战国时期楚国人，姓王。因隐居于鬼谷(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又号称鬼谷子，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世有《鬼谷子》一书，旧题鬼谷子撰，实系后人伪托。

③困：窘迫、不如意。

④窃：私下。 笑：讥笑，讽刺。

⑤逐什二：追逐十分之二的利润。 务：致力于。

⑥本：此指手工业或商业。 口舌：指游说。

⑦伤：悲哀。

⑧业已：已经。　屈首：埋头。
⑨《阴符》：古兵家书名。今传本《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有太公（吕望）及鬼谷子等六人之注。据《战国策》所载，此《阴符》约是《太公阴符》。
⑩期年：满了一年。　揣摩：精心探索，以求领悟其中的义旨。
⑪周显王：姬扁。公元前368年～前321年在位。　素：向来。
⑫少：轻视，瞧不起。

【译文】

苏秦是东周时期的洛阳人，曾经东到齐国求师，向鬼谷先生学习。

苏秦外出游历了好几年，特别不得意，只好回到家里。兄弟、嫂子、姐妹、妻妾都私下讥笑他，说："按着周人的习俗，要整治产业，全身心地从事工商，致力于去谋取十分之二的利润。如今您放弃最根本的事情却去卖弄口舌，受到窘迫，不也是应该吗？"

苏秦听到这些议论很惭愧，暗自伤心，便关门闭户再不外出，找出自己所有的藏书，全都通读了一遍。他说："一个读书人既然已经埋头从师就学，但不能靠它取得荣华富贵，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找出了一本周书《阴符》，伏案研读。一年以后，终于从中悟出了切合君意的心得，他说："用它可以游说当代的国君了。"他要求游说周显王。周显王的左右大臣向来了解苏秦的浮说，都瞧不起他，就不信任他。

【原文】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①。说惠王曰②："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③。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④；文理未明，不可以

并兼[5]。”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6]。

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7]。奉阳君弗说之[8]。

【注释】

①秦孝公：秦国国君，姓嬴，名渠梁。公元前362～前338年在位，任用商鞅变法，秦国始强。

②惠王：秦惠文王。嬴驷。公元前337年～前311年在位。

③塞：边境上的险要地方。　被山：为群山所环抱。　带渭：渭水像带子一样横流过境。《史记正义》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峣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以为界。　关：古关口，如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东北）、龙门关（在河南洛阳市南）、蒲津关（今陕西大荔东）等。　河：即黄河。　汉中：郡名，即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治所南郑，今汉中市。　巴：郡名，治所在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　蜀：郡名，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代：郡名，治所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马：即马邑，在今山西朔县。　天府：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

④蜚：通“飞”。

⑤文理未明：花纹与条理还不明显。此指管理国家的各项政治条件还不成熟。

⑥商鞅：战国时政治家。事详《商君列传》。疾：厌恶，憎恨。　辩士：指游说的人。

⑦赵肃侯：赵国国君，名语。公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

⑧说(yuè)：“悦”之古字，喜欢。

【译文】

于是苏秦西行到了秦国。秦孝公已经死了。便游说秦惠王说：“秦国是一个四面都有天险的国家，为群山所环抱，像带子一样的渭水横流全境，东有函谷关、龙门关及黄河，西有汉中郡，南有

巴、蜀两郡，北有代郡和马邑，这真是一个地势险要，物产丰富的国家。凭着秦国众多的士兵和百姓，以及军事教育的普及，足可以吞并天下，建立帝业而统治四方。”

秦惠王说：“鸟的羽毛不丰满，不可以凌空高飞；国家的政治条件不成熟，不可以兼并天下。”当时，秦国刚刚诛杀了商鞅，憎恨说客，因而不能任用苏秦。

于是苏秦又往东到了赵国。赵肃侯任用他的弟弟公子成做了相国，号称奉阳君。奉阳君不喜欢苏秦。

【原文】

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说燕文侯曰[①]：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②]。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③]。此所谓天府者也。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⑤]。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⑥]。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⑦]。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⑧]。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⑨]。”

【注释】

①燕文侯：燕国国君，公元前 361 年～前 333 年在位。

②朝鲜：今朝鲜半岛。 辽东：郡名，战国时燕置，治所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辖境相当于辽宁省大凌河以东。 林胡：部族名。当时分布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楼烦：古县名，战国时赵武灵王置，治所在今山西宁武附近。 云中：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山以西，黄河南岸。 九原：战国时赵邑，秦置县，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 嘑沱：河名，即滹沱河。在河北西部，源出山西五台山东北。 易水：水名。在今河北西部，源出易县境内。 带甲：即披甲，此泛指武装士兵。甲，古代军士穿的用皮做的护身衣。 乘(shèng)：古代一车四马的战车。

③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北。 雁门：郡名，战国时赵武灵王置。秦时辖境相当于今山西河曲、五寨、宁武等县以北，恒山以西，内蒙古岱海以南地区。 佃作：耕作。

④不见覆军杀将：没有见到军队被消灭，将领被斩杀，此意指没有战事发生。

⑤不犯寇：不为寇所犯，即不被别国侵略。 蔽其南：指赵国为燕国的南部屏障。蔽，遮掩，屏障。

⑥相毙：指秦、赵互相杀伤，互相削弱。

⑦上谷：郡名，燕国置。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张家口、小五台山以东，北京市延庆县以西，及内长城和北京市昌平县以北。 弥地：历程。 计：考虑，计算。

⑧东垣：古县名，赵国东邑，治所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

⑨从亲：合纵相亲，互为支援。

【译文】

苏秦离开了赵国来到燕国游说，一年多以后才得到召见。他劝燕文侯说："燕国东面有朝鲜、辽东，北面有林胡、楼烦，西面有云中、九原，南面有滹沱河和易水，国土面积纵横两千多里，披甲的士

兵几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粮食消耗可维持几年。南面有碣石山、雁门地区的富饶物产，北面有枣子和栗子的收益，百姓即使不耕作田地，仅靠枣子和栗子的收入也足够富裕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天然府库啊。

“如今国泰民安没有战争，看不见军队覆灭和将领被杀的，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燕国。大王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燕国之所以不被别国侵犯，没有战争，是因为赵国作了燕国南面屏障的缘故。秦国与赵国共进行了五次战争，秦国两次获胜，赵国三次获胜，秦赵双方互相残杀，都受到损害，而大王凭借完整不缺的燕国从背后牵制着它们。这就是燕国不受侵犯的原因。况且秦国攻打燕国时，要穿越云中、九原、经过代郡和上谷郡，历程几千里，即使得到燕国的一些城池，秦国也会估计到根本无法镇守。由此秦国不能加害于燕国的道理也就很明显了。如今赵国要来攻打燕国，号令一出，不到十天，就会有几十万大军驻扎在东垣这个地方，进而渡过滹沱河、易水，不过四五天，便可抵达燕国的都城了。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要在千里之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只在百里之内作战。不忧虑百里之内的祸患而重视千里之外的威胁，计谋上的失误，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因此希望大王与赵国合纵相亲，天下联合成一体，那么燕国就肯定没有忧患了。”

【原文】

文侯曰：“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强国也[1]。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2]。”

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而奉阳君已死，即因说赵肃侯曰：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贤君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3]。虽然，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是

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④。

“窃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⑤。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愿君慎勿出于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⑥。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⑦。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⑧。今君高拱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⑨。

【注释】

①迫：靠近，接壤。

②寡人：古王侯自谦之词。以国从：以国相从。

③布衣之士：贫寒的士人。　高：崇尚。　奉教：尊奉教诲。　陈忠：进献忠言。

④捐馆舍：人死了而不忍直接说他死，只说他抛弃了住所。捐，抛弃。馆舍，指人的住所。

⑤无庸：即毋庸，无须，不必。

⑥别白黑：分清白黑两种颜色，意指利害分明。

⑦旃(zhān)：通“毡”，一种毛织品。　裘：皮衣。　汤沐：指汤沐邑，赐给封君供汤沐之用的邑地。汤，热水，用以浴身；沐，洗头发；奉：供给，供养。

⑧包利：指收入他国贡奉的物品。　放弑：此指商汤放逐了夏桀，周武王杀了殷纣。放，放逐。弑，杀君。

⑨高拱：两手高高举起，比喻安坐不动。

【译文】

燕文侯说："您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国家弱小，西面靠近强大的赵国，南面与齐国为邻，齐、赵都是强国。您如果一定要用合纵的办法来使燕国安全，就请让我以国相从吧。"

于是燕文侯资助苏秦车马和金银布帛，让他出使到赵国。当时奉阳君已经死了，苏秦趁机劝赵肃侯说：

"天下的卿相大臣和一般士人，都崇尚您这位贤明的国君施行道义，都希望接受您的教诲，并在您面前进献忠言，已经有很久的时日了。虽然这样，但是，奉阳君嫉妒您而您又不理国事，因此宾客和游说之士没有人敢在您面前尽献自己的忠言。如今奉阳君去世了，您又可以跟士人百姓重新亲近起来，所以我才敢冒昧地进言我的愚见。

"我私下为您考虑，没有比使人民安定，国家无事，而且不让人民卷进战争当中去更重要的了。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选择邦交，邦交选择得当，人民就会安定；邦交选择不得当，人民就终身不得安宁。请让我说说赵国的外患：假如齐、秦两国成为赵国的敌国，那么赵国人民就不能安定，如果依仗秦国去攻打齐国，那么百姓不会得到安宁；如果依仗齐国去攻打秦国，那么百姓也不会得到安宁。因此计算别国的君主，攻伐别人的国家，经常苦于放出言辞和人家断绝邦交。希望您慎重，不要把断绝邦交的话说出口来。请让我说明赵国这种黑白分明的利害关系，只不过就像是阴阳殊异一样罢了。您果真能听从我的计谋，燕国一定会向赵国奉献出产毛毡、皮衣、狗马的土地，齐国一定会向赵国贡献出产鱼盐的领海，楚国一定会向赵国进贡出产桔柚的果园，韩、魏、中山等国也都可以让他们向您进献供给沐浴之需的邑地，而您的尊贵亲戚和父兄都可以接受封侯了。得到他国割让的土地，收受他国贡奉的物品，是五霸企图消灭他国军队，活捉他国将领而追求的目标；授封侯爵，显贵

亲戚，是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杀死殷纣所要争夺的目标。现在您只需安坐不动，这两者都可兼而有之，这就是我替您所要期望的结局。

【原文】

“今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①。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②。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

“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危③；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④；据卫取卷，则齐必入朝秦⑤。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兵而向赵矣⑥。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⑦。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⑧。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⑨。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⑩。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注释】

①与：亲近，交好。 河外：古地区名，春秋战国时以今河南省境内的黄河以北为河内，黄河以南者为河外。 效：奉献，意同“割地”。 宜阳：指今陕西韩城市。

②上郡：战国魏文侯置，秦代治所在肤施（今榆林东南），辖境相当于今陕西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 绝：横穿，此意为截断。

③轵道：道路名，在今河南济源县北至东境。　南阳：在今河南温县以西的黄河北岸地区，时属韩。

④劫：威逼，劫夺。

⑤卷：魏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⑥山东：古地区名。战国、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与当时关东含义相同，一般专指黄河流域，有时也泛指战国时秦以外的六国领土。　向：针对，朝着，此意指进攻赵国。

⑦河：黄河。　漳：漳河，源出山西东南部，流经今河北南部边境再向东北汇入黄河。　番(pó)吾：赵地名，即今河北磁县，为秦、赵争胜之地。

⑧常山：本名恒山，汉避文帝刘恒讳而改。在今河北曲阳西北。　清河：古河名，战国时介于齐赵之间，源出今河南林县北，东北向流入黄河。

⑨稍：慢慢，渐渐地。　傅：通"附"，逼近。

⑩规：制约，钳制。　中(zhòng)：降临。

【译文】

"现在如果大王和秦国亲善，那么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魏国；如果和齐国亲善，那么齐国一定会削弱楚国和魏国。魏国一削弱就会割让黄河以南的土地，韩国一削弱就会奉献出宜阳。宜阳一献出，那么和上郡的联系就会被切断；黄河以南的土地一割让，那么道路就不通；楚国一削弱，赵国就不会得到外援。这三条策略，不能不深思啊。

"如果秦国攻取了轵道，那么韩国的南阳就危险了；如果秦军劫夺了韩国，包围了周都洛阳，那么赵国必须拿起武器来自卫；如果秦国占据卫国，夺取了卷城，那么齐国一定会进入秦国去朝拜了。秦国的欲望从崤山以东的各国得到满足，那么一定会发兵向赵国进攻了。秦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那么秦、赵两国军队就一定会在邯郸城下交锋了。这是我替您所忧虑的。

"当今的时候，崤山以东所建立的国家没有一个比赵国更强大的了。赵国领土纵横二千多里，士兵几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

匹，粮食可维持好几年。西面有常山，南面有黄河和漳水，东面有清河，北面有燕国。燕国原本是个弱国，不值得害怕。能使秦国害怕的没有哪国比得上赵国，但是秦国不敢发兵攻打赵国，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害怕韩国和魏国在后面暗算它。这样的话，那么韩国、魏国就是赵国南部的屏障。秦国进攻韩国和魏国的时候，没有高山大川形成的障碍，可以逐渐地蚕食它们，直到逼近他们的国都为止。如果韩国和魏国抵挡不了秦国的进攻，就会向秦国屈服称臣。秦国没有了韩国和魏国的制约，那么战争的灾祸必然要降落到赵国身上了。这是我替您所忧虑的。

【原文】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①]；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②]；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③]：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④]！

“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⑤]。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⑥]。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孰计之也[⑨]。

【注释】

①尧：传说中我国原始时代部落联盟领袖。陶唐氏，名放勋，简称唐尧。 三夫之分：即三百亩的领土。古代以田百亩为一夫；分，土地面积单位，十分为一亩。 舜：传说中我国原始时代部落联盟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 咫(zhǐ)尺：比喻面积很小。咫，古代长度单位名，合周制八寸，相当于今六寸二分二厘。

②禹：传说中我国原始时代末期的部落联盟领袖。名文命，又称大禹。因治水有功，被舜推举为继承人。

③汤：即商汤，原商族部落领袖，后夏建立商王朝。武：即周武王，名姬发，攻克商都，建立西周王朝。

④料：估计，料想。 度(duó)：揣度，推测。 揜(yǎn)：遮蔽。 冥冥：糊里糊涂。

⑤案：考究。 料度(duó)：估计，估算。

⑥西乡：即西向，乡，通"向"。

⑦衡人：指主张连横的说客辩士。

⑧秦成：秦国霸业完成。 台榭(xiè)：古时积土为丘叫台，建在台上的室叫榭。 楼阙：古代宫殿、祠庙、陵墓前面的高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建楼观，因左右台观间有空缺，所以叫阙。 轩辕：华丽的车。长姣：修长漂亮。 被：遭受。

⑨恐愒(hè)：恐吓，威胁。

【译文】

"我听说尧帝没有三百亩的领土，舜帝没有尺寸的土地，但他们都拥有了天下；夏禹没有百人聚居的村落，却能在诸侯中称王；商汤、周武王的勇士不超过三千人，战车不超过三百乘，步兵不超过三万人，但他们却登基做了天子；他们确实掌握了取胜的策略。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外能估计出其敌人的强弱，对内能揣度出自己士兵才能的高低，不用等两军交战，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早已了然于胸了，怎么可能会被众人的言论所蒙蔽，而糊里糊涂地决定国

家大事呢？

“我私下把天下的土地按图形比例来估算，诸侯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估计诸侯国的士兵是秦国的十倍，六国团结一致，合力向西去攻打秦国，秦国一定会破灭。可现在您却向西事奉秦国，对秦国称臣。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使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这两种事情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

“主张连横的说客辩士，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给予秦国。如果秦国的霸业得以实现，他们就会高筑楼台亭阁，装饰宫殿屋宇，倾听芋瑟之乐，前面有楼台、宫阙、华丽的坐车，后面有苗条俊秀的美女。各国即使遭到秦国的蹂躏，他们也不会为此而分担忧愁。所以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夜以继日地致力于凭借着秦国的权势来恐吓各国，企图达到割让诸侯国土地的目的，因此我希望大王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原文】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①。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②。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白马而盟，要约曰③：‘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後，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後，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④。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勃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⑤。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⑥。如此，则霸王之业

成矣。"

赵王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⑦。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⑧。

【注释】

①绝疑去谗：决断疑难，摈弃谗言。绝，同"决"。去，摈弃。　屏：堵塞。　途：渠道。　朋党：为私利而互相勾结的小团体。

②畔：通"叛"。

③洹水：清河之上游。在今河南北境。　通：交换。　质：即人质。春秋时两国交往，各派世子或宗室子弟留居对方，作为履行某种义务或遵守约定的一种保证手段。　刳(kū)：剖开并挖空。此意为宰割。　白马：古代祭祀盟誓时所用的牺牲。　要约：订立盟约。

④城皋：即成皋，韩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境。　博关：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北。

⑤武关：关名。旧址在今陕西商南县南丹江上。

⑥宾秦：与秦国断绝交往而对抗。宾，同"摈"，排斥，对抗。　函谷：谷名。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因山谷深险，地貌如"函"(匣子)而得名。此道为秦通往东方的必经之路。　山东：指秦以东的六个国家。

⑦立国日浅：登上王位的日子不长。　未尝：没有、不曾。　长计：长远的计谋。

⑧饰车：装饰漂亮的车。　溢：通"镒"。古代的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　纯(tún)：本指布帛的幅度。此意为一束或一匹。

【译文】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善于决断疑难，摈弃谗言，堵塞流言传播的渠道，杜绝朋党结私的门路。所以让提出使君主得到尊崇、领土得到扩大、军队得到加强的计策的我，才能在您面前尽忠陈述自己

的谋略。我私下替大王考虑，不如联合韩、魏、齐、楚、燕、赵六国合纵亲善，以便反叛秦国。号令天下的将相共同在洹水边会盟，交换人质，宰杀白马来盟誓，订立盟约说：'如果秦攻打楚国，齐国和魏国分别派遣精锐的部队援助楚国，韩军就断绝秦国运输粮食的道路，赵军渡过黄河和漳河，燕军就守备常山的北部。如果秦国攻打韩国、魏国，那么楚军断绝秦军的后路，齐国派遣精锐部队援助韩国和魏国，赵军渡过黄河、漳水，燕军把守云中。如果秦国攻打齐国，那么楚军断绝秦军的后路，韩军固守城皋，魏军堵塞秦军的通道，赵军渡过黄河、漳水和博关，燕国派遣精锐的部队来援助齐国。如果秦国攻打燕国，那么赵军把守常山，楚军驻扎在武关，齐军便渡过渤海，韩、魏两国都派出精锐的部队援助燕国。如果秦国攻打赵国，那么韩军则驻扎于宜阳，楚军驻扎武关，魏军驻扎河外，齐军渡过清河，燕国就派出精锐之师援助赵国。假如诸侯国中有不遵守盟约的，便用五国的军队共同讨伐它。'六国合纵亲善共同对抗秦国，那么秦国一定不敢越过函谷关来危害崤山以东的六国了。如果这样，那么霸主的事业就会成功了。"

赵肃侯说："我年纪轻，登上王位的日子也不长，还不曾听到过为国家作长远打算的计谋。现在贵客有心保全天下，使诸侯安定，我愿意恭敬地以国相从。"于是赵肃侯准备了一百辆漂亮的车子，黄金千镒，白璧一百对，锦绣一千匹，让苏秦去和诸侯各国相约。

【原文】

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①。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且欲东兵②。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③。

于是说韩宣王曰④：

"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

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⑤。溪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⑥。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⑦。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呋芮，无不毕具⑧。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⑨。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⑩。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⑪。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⑫。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⑬。’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曰⑭：“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⑮。”

【注释】

①致文武之胙（zuò）：周天子将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肉送给秦惠王，意思是表示与秦国亲近。致，送；胙，古代祭祀用的肉，祭后一般分送给参与祭祀的人。

②犀首：本魏国武官名。此指魏国阴晋人公孙衍，时公孙衍官秦，为大良造（爵位名）。　禽：通“擒”。　雕阴：邑名。在今陕西甘泉县南。按魏

秦雕阴之战,《史记·六国年表》、《秦记》、《魏世家》的记载,系年互有出入,实际是苏秦约纵之后的事,这里误叙在前。 东兵:向东进军。

③张仪:魏人,苏秦的同学,主张连横。事详《张仪列传》。

④韩宣王:韩国国君,公元前332年～前312年在位。《史记志疑》以为此篇当在韩昭侯之二十五年(公元前338年),宣王元年合纵已经瓦解了。

⑤巩:韩邑名。在今河南巩县。 商阪:又名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宛: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穰(ráng):韩邑名。在今河南邓县。 洧(wěi)水:水名。即今河南双洎河。 陉(xíng)山: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南。

⑥溪子:当时居于南方的一种少数民族,以善制柘弩和竹弩而闻名,此指韩国仿制的溪子弩。 少府:韩国制造军器的机构。 时力、距来:少府制造的弩名。

⑦超足:超腾举脚。古代的弩用脚踏并手扳来发射。 暇:间断。 括:当作"铦",箭镞锐似矛头。 蔽:疑为衍文。 洞胸:射穿胸部。 镝:箭镞。 弇(yǎn):同"掩",此当穿透解。 心:心房。

⑧冥山、棠溪、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韩国铸剑冶炼之处所。或以宝剑、剑师之名而名其地。冥山,在今河南信阳市东南。棠溪,古邑名,在今河南西平县西。墨阳,其地不详;一说在今河南淅川县北。合赙:《战国策》作"合伯",在今河南西平县西。邓师:意为邓国之工师;邓,古国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南。宛冯: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龙渊,在今河南西平县。太阿,依《史记索隐》所言,亦当在河南西平县。 坚甲:坚硬的兵器。 铁幕:铁皮制的战衣,用以保护手臂和小腿。革抉:皮制的臂衣,射时套在左臂上。 瞂芮(fá ruì):盾和系盾的带子。

⑨蹠(zhí):通"跖",踩,踏。

⑩交臂:双手反接受缚。 服:穿罪犯的服装。此句形容投降的屈辱像罪犯一样。

⑪今兹:今年。 效:献出。

⑫逆:迎着,与"送"相对。 市:买。

⑬鄙:通俗,民间。 谚:谚语。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意思是宁可做鸡的嘴,不要做牛的肛门。《史记正义》:"鸡口虽小,犹进食;牛后虽大,乃出

粪也。” 一本《战国策》作“宁为鸡尸，不为牛从”。延笃注云“尸，鸡中主也。从谓牛子也。”则可译为，宁做鸡中王，不做牛中犊。

⑭勃然作色：突然改变了脸的颜色。 瞋(chēn)目：发怒时睁大眼睛。 太息：长叹。《史记索隐》太息谓久蓄气而大吁也。

⑮主君：主君，春秋时对大夫的尊称，此指苏秦。《史记索隐》礼，卿大夫称主。今嘉苏子合从诸侯，褒而美之，故称曰主。 赵王之教：因苏秦从赵国来到韩国，故韩王称苏秦的说教为赵王的教诲。

【译文】

这时，周天子把祭祀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祭肉赏赐给了秦惠王。秦惠王派公孙衍攻打魏国，擒获了魏国的将领龙贾，占领了魏国的雕阴，并打算继续向东进军。苏秦担心秦军打到赵国来，就设计故意激怒张仪，让他到了秦国。

于是苏秦到韩国游说韩宣王说：

“韩国的北面有巩邑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天险，西面有宜阳、商阪那样的要塞，东面有宛邑、穰邑、洧水，南面有陉山，国土纵横九百多里，穿戴胄甲的士卒几十万人，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溪子弩和少府制造的时力、距来等弓弩，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士卒双足腾举发射弓弩时，能连续发射一百多次，而不用歇息，远矢能洞穿敌人的胸部，近矢能穿透敌人的心房。韩国士卒用的剑戟都是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出产的，这些名剑在陆地可断杀牛马，在水面能截击天鹅和大雁，和敌人厮杀时可斩断坚固的甲盾和铁制的战衣。此外，皮制的臂衣和盾的授带无不具备。凭着韩国士兵的勇敢，身披坚固的铠甲，脚蹬强劲的弓箭，手执锋利的刀剑，用一个人抵挡一百人，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凭着韩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却要向西侍奉秦国，拱手屈服像罪犯一样，使国家蒙受耻辱以致被天下的人嘲笑，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大王如果侍奉秦国，秦国必然要索取宜阳和成皋两邑。如果今年奉献给它，明年它又会再来要求割让土地。答应吧，没有那么多土地奉献，不给吧，那么会前功尽弃而遭受后患。况且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贪欲是无止境的，用有限的土地去迎合不断的勒索，这叫做买来怨恨，结下祸根，不用交战而土地已经被削吞了。我听民间的谚语说：‘宁做鸡的嘴，不做牛的肛门。’现在，如果您面朝西方，双手反缚向秦国称臣，这跟做牛的肛门有什么区别呢？凭着大王的贤明，又拥有强国的士兵，却落了个牛肛门的丑名，我私下里真替大王感到羞耻啊。”

这时，韩王突然改变了脸色，捋起了臂袖，气愤地瞪着眼睛，手按着宝剑，仰天长叹说：“我虽然不才，也不能去侍奉秦国。今天您既然用赵王的教导来昭示我，我愿意恭敬地率领国家跟从合纵。”

【原文】

又说魏襄王曰[①]：

“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②]。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③]。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④]。然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⑤]。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⑥]。

“臣闻越王勾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⑦]；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⑧]；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⑨]。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

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10]。此其过越王勾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11]。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

"《周书》曰[12]：'绵绵不绝，蔓蔓奈何？豪氂不伐，将用斧柯[13]。'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14]。"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注释】

①魏襄王：魏国国君，名嗣，公元前334年～前319年在位。

②鸿沟：古运河名。约战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通，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今中牟北，又东经开封北，折而南至淮阳东南入颍水。 陈：古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西南。 许：邑名，在今河南许昌市东。郾：邑名，在今河南郾城县。 昆阳：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北。 召(shào)陵：邑名，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舞阳：邑名，在今河南舞阳县西北。 新都：地址不详。《战国策》无此二字。 新郪(qī)：在今安徽太和县西北。 淮：淮河。 颍：颍河。源出今河南登封县西南至安徽寿县正阳关入淮河。 煮枣：邑名，在今山东菏泽市西南。 无胥：或疑即宿胥，是古黄河的缺口处，在今河南滑县西南。 长城：战国魏长城，北起今陕西甘泉西南，经洛川、澄城、大荔之西至华山之北。 卷(quān)：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北。 衍：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酸枣：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③田：田地。 舍：农家之房。 庐：宾客之房。 庑(wú)：高堂下周围的廊房、厢房。 数：稠密。 曾：副词，译为"连……都……"。刍(chú)：割草。此句的意思是形容人口十分密集，连割草放牧的地方也没有。

④輷輷(hōng hōng)殷殷：象声词，形容众多车马行进时发出的声响。量：估计，估量。

⑤怵(chù)：引诱，诱惑。

⑥东藩：做秦国东方的藩属。因魏国在秦国的东方，所以说"东藩"。 筑帝宫：替秦国建筑宫殿，以备秦帝巡狩时居住。 受冠带：接受秦国的封爵，用它的服饰制度。 祠春秋：春秋贡献，遵行秦国的祭祀制度。以上均为描写事秦后的不堪遭遇。

⑦敝卒：疲惫的士兵。 禽：同"擒"。 干遂：地名，在苏州吴县西北万安山附近，山之别阜曰隧山。

⑧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

⑨奋：发扬。

⑩武士：中选后国家给予田宅的精锐兵。 苍头：是用青巾裹头以为识别的兵。 奋击：是击力作战冲锋陷阵的兵。 厮徒：是养马等的杂役兵。

⑪效实：表示诚心。

⑫《周书》：即《逸周书》。

⑬语出《周书·和寤解》，为周武王的话。绵绵：软弱，薄弱，此指细细的藤蔓。 蔓蔓：蔓延。 豪氂(lí)：通"毫厘"，细毛，此指初生的小树苗。斧柯：斧柄。

⑭效：进呈，献出。

【译文】

苏秦又游说魏襄王说：

"大王的国土，南面有鸿沟、陈县、汝南、许邑、郾邑、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面有淮河、颍河、煮枣、无胥，西面有长城为界；北面有河外、卷邑、衍地、酸枣。地域名义上虽然好像小些，但是农田房屋、馆舍高楼却密集得连割草放牧的地方也没有了。人口、车马众多，往来日夜络绎不绝，声音轰轰隆隆，犹如有三军兵马奔

行之气势。我私下估量大王国家的实力不在楚国之下。但是那些主张连衡的人却想引诱您主伙同像虎狼一样暴虐的秦国来侵吞天下，而最终将使您遭受秦国的祸患，但是他们却不会顾及您的灾难。依仗强大秦国的势力，从内部胁迫自己的国君，罪过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魏国是天下的强国，您王是天下的贤明国王。如今您竟有意面向西方去侍奉秦国，自称为秦国的东方藩属，为它建筑宫殿，接受它的服饰制度，在春秋时节向秦国纳贡助祭，我私下为您这样的行为感到羞耻啊。

"我听说越王勾践指挥三千名疲惫的士兵作战，在干遂擒获了夫差；周武王率领士兵三千人，皮革之车三百辆，在牧野降服了商纣：难道他们取胜靠的是士兵众多吗？实在是由于他们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威力。我私下听说大王的军队，有最精锐的士兵二十万人，苍头军二十万人，冲锋陷阵的士兵二十万人，后勤士卒十万人，战车六百乘，战马五千匹。这样您的军事力量远远地超过了越王勾践和周武王，现在您却听信群臣的话打算向秦国称臣并且侍奉它。如果侍奉秦国必定要割让土地来表示诚心，这样还没有动用武力国家就已经亏损了，因此群臣中凡是主张事奉秦国的人都是奸佞之人，而不是忠臣。作为君王的臣子，以割让自己国君的土地来谋取外交上的和睦，是为了偷取一时的功效而不顾及后果，破坏国家的利益而成全私门的作法，他们借助外部强大秦国的势力，从内部胁逼自己的国君，为的就是达到割让土地的目的，希望大王能仔细地审视这一点。

"《周书》说：'藤蔓细细不绝，蔓延起来对它又能怎么办呢？刚刚萌芽的小树如不被拔掉，就将用作制造斧柄的材料。'所以事前考虑不周密成熟，以后将有大患，那时对它将怎么办？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使六国合纵亲善，专心专意，通力合作，那么一定没有强秦的祸患。所以我国赵王派我来奉献我们不高明的策略，敬奉上明确的公约，全赖大王的诏令来实现它。"

魏王说："我不成大器，不曾有机会听到您这样高明的指教。如今您以赵王的诏令来开导我，我愿意恭敬地率领国家跟从合纵。"

【原文】

因东说齐宣王曰[①]：

"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②]。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③]。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④]。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⑤]。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⑥]。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⑦]。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⑧]。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⑨]。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⑩]。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⑪]。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⑫]。

"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13]。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注释】

①因，接着。　齐宣王：齐国国君，齐威王之子，名辟疆。约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②琅邪：山名，在山东省胶南县南境，面临黄海。

③三军：当时大国的军队编制为上、中、下或左、中、右或前、中、后三军。此指全军。　五家之兵：高诱注《战国策》说："五家即五国也"。为燕、赵、韩、魏、齐五国。一说为管仲创立的征集兵士的基层组织，即每五家为一轨，一家出丁一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统率。当从后说。《史记会注考证》王维桢曰："五家之兵，管仲之制也，高诱注缺明。"愚按：《国语·齐语》云：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氏之鼓。此曰三军，曰五家，皆管仲之制，虽吕氏灭，田氏代，遗法犹存也。　锋矢：锋刃和疾发的矢。形容士兵勇往直前，有进无退。　雷霆：疾雷，比喻战斗中显示出的威力。解如风雨：撤退时犹如风雨般迅速。解，撤退。

④倍泰山：指征调过泰山以南的一部军队。　绝：横渡。　勃海：指沧州。

⑤临菑：齐国都城。在今山东淄博市北。

⑥鼓：弹奏。　瑟：古代一种弦乐器，有二十五根弦。　击：敲打。　筑(zhù)：古代一种和筝相近的乐器，有十三根弦，弦下设柱。演奏时，左手执弦的一端，右手执竹片击弦发音。　六博：本作"六簙"，或作"陆博"，古代一种赌输赢的游戏。棋子共十二枚，黑白各六，局分十二道。博时先掷采，后依采点行棋，以得筹多者为胜。　蹋鞠(tà jū)：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也是练武的一种方式。　蹋，踢。踩，鞠。

⑦涂：通"途"，街道。　车毂(gǔ)击：车多拥挤而使车轮相互碰撞。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空，可以插轴。　连：连接。　衽(rèn)：衣襟。　帷：围在四周但无顶子的布帐。　举：挥甩。袂

(mèi):衣袖。幕:帐篷的顶布。

⑧重畏:极端畏惧。

⑨相当:相对,此指交战。 机:关键,要点。

⑩倍:通"背",背靠。 阳晋:邑名。在今山东郓城县西。 径:小道,引申为取道,经过。 亢父(gāng fǔ):邑名,在今山东济宁市西南。 方轨:意为两车不能并行。方,并排。轨,车两轮间的距离。 比行:马不能齐头并进。

⑪狼顾:据说狼的性格狡怯,走时常回头观看,此比喻秦国在侵略别国时有许多顾虑。

⑫恫(dòng)疑:恐惧。 虚猲(hè):威吓。

⑬不敏:不聪明,笨拙。 余教:点滴的教诲。 余,剩下。

【译文】

苏秦又向东游说齐宣王说:

"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玡山,西边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就是所说的四面都据有天险的国家。齐国国土纵横二千多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粮食多得堆积如山,精良的三军士兵和由基层组织相连形成的军队,进攻时像利箭一样迅疾,战斗时犹如雷霆一般猛烈,撤退时像风雨一样无影无踪。即使发生军事行动,也不曾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渡过清河渤海,去动用这两个地区的兵力。临淄城有七万户人家,我私下估计,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人,不用调遣远县的士兵,仅临淄的士兵就已经有二十一万人了。临淄极为富饶和充实,而且人民没有不喜欢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博棋、踢球等活动的。临淄的街道上,车辆拥挤,车轮互相碰撞,人们肩挨着肩行走,相互磨擦,衣襟可连成帷帐,举起衣袖能连成布幕,人们挥手抹下的汗,就像下雨一样。家家殷实,人人富足,志向高远,士气昂扬。凭着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挡得了它。如今却要向西去侍奉秦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啊!

"况且韩国、魏国之所以十分畏惧秦国，是因为它们的国家与秦国的边境接壤，且国界相连。一旦出兵交战，不超过十天，决定战争胜负，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可以确定了。如果韩、魏两国战胜秦国，那么自己的兵力也要损失一半，四边的国境就不能防守；如果打了败仗，那么国家的危亡就会接踵而来。这就是韩国、魏国之所以把和秦国作战看得很重，而把向秦国称臣看得很轻的原因。现在如果秦国攻打齐国，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秦国背靠韩、魏的国土，要穿过卫国阳晋的通道，取道亢父那样狭隘险要的地带，车不能并驾，马不能齐驱，如果用一百人守卫要塞，即使一千个敌人也不敢通过。秦国想要深入到齐国境内，则要向狼一样经常回头观顾，恐怕韩、魏两国从背后暗算它。因此它恐惧疑虑，虚张声势，虽然骄横自恃，却不敢前进，那么秦国不能危害齐国也是很明显的了。

"不深思秦国对齐国无任何办法的现状，却要想向西去服侍秦国，这是群臣计谋的失误。目前齐国还没有向秦国称臣的名声，却有强大国家的实力，因此我希望大王稍稍考虑一下，以便决定计策。"

齐王说："我是个笨拙的人，我国位于偏僻遥远的海岸，是个道路极尽处在最东境界的国家，未曾有机会聆听到点滴的教诲。如今您用赵王的诏令来开导我们，我愿意恭敬地率领国家跟从合纵。"

【原文】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1]：

"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2]。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3]。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④。

"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孰计之⑤。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⑥。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⑦。故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⑧。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⑨。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⑩。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⑪。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⑫。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⑬。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⑭。

【注释】

①楚威王：楚国国君，名商，楚宣王之子。公元前339年～前329年在位。

②黔中：郡名，战国时楚设，后入秦。秦代辖境相当于今湖南沅水、沣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部分。 巫郡：郡名。治所在今重庆市巫县。 夏州：地名，在今湖北省汉阳县北。一说在今安徽泗县。 海阳：地名，楚国东境。在今江苏泰州市南部。 苍梧：地区名，在今湖南南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一带。 陉(xíng)塞：山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 郇阳：邑名，在今陕西旬阳县。郇，亦作“旬”、“洵”。

③章台：战国秦渭南离宫之名，秦王常在此召见其他诸侯国的使者，故以此象征秦国。

④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 鄢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动：动摇。

⑤蚤：通“早”。

⑥奉宗庙：进献宗庙。这里比喻将国家政权交出去。 厉兵：磨砺兵器。厉，通“砺”。兵，兵器。

⑦橐(tuó)驼：骆驼。 厩：马棚。此泛指牲畜棚。

⑧从合：合纵成功。 从，通“纵”，合纵。 王：成就王业。 衡成：连横成功。 衡，通“横”，连横。 帝：成就帝业。

⑨雠(chóu)：敌人，仇人，与“仇”同意。

⑩巴：古国名。在今重庆市北部。 蜀：古国名。在今四川中部。战国后期两国均被秦吞并，改设为郡。

⑪反人：背叛的人。此句意为：恐怕那里有背叛的人，把消息透露给秦国。

⑫自料：自己估计。

⑬县：通“悬”。此处是说心像悬挂的旗子一样摇晃不定。 薄：附着，安定。

⑭从约长：合纵联盟的首领。 并相(xiàng)六国：并且担任六国的相国。相，任相国。

【译文】

于是苏秦接着前往西南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明君王。楚国西面有黔中、巫郡，东面有夏州、海阳，南面有洞庭、苍梧，北面有陉塞山、郇阳，国土纵横五千多里，士卒百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能维持十年。这是称霸为王的资本。凭着楚国的强盛和大王的贤明，天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如今楚国却想向西服侍秦国，那么诸侯国中还有谁不向西到章台下面去朝拜秦国呢。

"秦国所害怕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楚国了，楚国强盛，那么秦国就会弱小；反之秦国强大，那么楚国就会弱小，这种局势是两国不能并存。所以我替大王考虑，不如合纵相亲来孤立秦国。如果大王不相亲合纵，秦国必然要出动两支军队，一支军队从武关出动，另一支军队直下黔中，那么鄢郢一带就会发生动摇。

"我听说，治理国家当在它还没有发生混乱以前，谋事当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如果祸患来临后才忧虑它，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王能早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大王果真能够听从我的意见，就请让我号召崤山以东各国奉献四季的礼品，来接受大王的英明诏令，让他们把国家托付于您，把政权奉交给您，训练士兵，修理武器，任凭大王来使用他们。如果大王果真能够采纳我愚昧的建议，那么韩、魏、齐、燕、赵、卫等各国动听的音乐和美丽的女人，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燕国和代地的骆驼、良马，也一定会充实您的马厩。所以合纵成功，楚国就能称王，如果连衡得逞，秦国就能称帝。如今放弃成王的霸业，而蒙受服侍他人的恶名，我私下以为这种作法是大王不可取的。

"秦国是犹似虎狼一样的国家，有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天下的仇敌。主张连衡的人都想割让各国的土地来服侍秦国，这叫做供养仇敌和事奉仇人。作为人君的臣子，割让主人的土地，对外交

结像虎狼一样的强秦，来侵害天下，这样做终将遭受到秦国的祸患。而他们却不顾及这些灾难，借助外部强秦的威势来对内胁迫自己的国君，以此求取割让土地，是一种严重的叛逆不忠行为，罪行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所以，合纵相亲能使各国割地服侍楚国，连衡成功那么会使楚国割地去服侍秦国，这两种策略的得失相差甚远，两者当中，大王您选择哪一种呢？所以我国赵王派我来奉献我们的不成熟的策略，奉上明确的公约，关键在于大王来诏令行动了。"

楚王说："我国西而与秦国边境接壤，秦国怀有攻取巴、蜀和吞并汉中的野心。秦国是像虎狼一样凶狠的国家，不能和它亲近。而韩国、魏国又迫于秦国的威胁，不能和他们深入地计谋大事。如果与他们深入地谋划大事，恐怕有背叛的人归附秦国，把消息透露给秦国，以致计谋还没有实施而国家早已危险了。我自己估计以楚国来抵挡秦国，恐怕不能取胜；在朝内与群臣谋划，也不足依赖。为此我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心像悬挂的旗子一样摇晃不定，始终没有地方着落。现在您想要统一天下，合并诸侯，保存危亡的国家，我虔诚地奉献出整个国家跟从着您。"

于是，六国都同意实行合纵计划，同心协力。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担任六国的相国。

【原文】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①]。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②]。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③]？"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④]："见季子位高金多也[⑤]。"苏秦喟然叹曰[⑥]："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

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7]？”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8]。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9]。子今亦得矣。”

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10]。

【注释】

①辎(zī)重：外出时所带的衣物箱笼。 疑(nǐ)：通“拟”，比拟。

②除道：整洁所经行的道路。 郊劳(láo)：到郊外迎接、慰劳。为古代一种待宾礼节。

③倨(jù)：傲慢。 恭：恭敬，谦虚有礼。

④委蛇(wēi yí)：同“逶迤”。斜行，曲折前进。 蒲服：即匍匐(pú fú)，伏在地上爬行。

⑤季子：一说，苏秦字“季子”；一说，即小叔子，是嫂子称呼夫弟的口气和称谓。

⑥喟(kuì)然：叹息声。

⑦负：背倚，靠着。 郭：外城。

⑧去：离开。 易水：在今河北西部，为大清河上游支流。

⑨望：埋怨，责怪。 后子：把您排在后面。

⑩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史记志疑》案：苏子初说燕从约，至齐魏伐赵而从约解，首尾止三年耳。安得十五年不窥函谷哉，《通鉴考异》及《古史》谓说浮语，夸大苏秦而云耳。《张仪》、《范睢传》亦有此语，并妄也。

【译文】

苏秦北上报告赵王，途中要经过洛阳，随行的由诸侯各国分别派人赠送给苏秦的车马和衣物箱笼非常多，他出行的排场仿佛和诸侯王一样。周显王听到这种情况感到害怕，便清扫苏秦所经过的道路，派使者到郊外慰劳他。苏秦的兄弟、妻子和嫂子，斜着眼不敢抬头看他，都俯伏在地上侍候他用饭。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为什么你先前那么傲慢，而现在这么谦恭呢？"嫂子曲折向前脸贴着地面谢罪说："因为我现在看到小叔地位高贵，财物很多。"苏秦长叹一声说："同样是我这一个人，富贵的时候即使是亲戚也会敬畏我，贫贱的时候便会轻视我，何况是一般人呢？再说假如我当初在洛阳靠着外城占有两顷良田，我难道还能佩上六国的相印吗？"于是，苏秦散发千金，赐给宗族的亲戚和朋友。

当初，苏秦到燕国去的时候，曾向人借过一百钱作为路费，等到取得富贵后，用一百金来偿还他。苏秦一一报答了曾经对他施舍过恩德的人。然而他的随从中却独有一个人没有得到报答，于是就自己向前去申说。苏秦说："我并非忘记了您。您和我到达燕国的时候，在易水边上，接二连三地要离我而去。当时我正危困，因此对您的这种行为深深地怨恨，所以把您放在最后。现在您也可以得到赏赐了。"

苏秦约定六国合纵相亲之后，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做了武安君，苏秦把六国合纵的盟书送到了秦国。从此秦军十五年不敢窥探函谷关。

【原文】

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①]。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2]。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3]。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4]？"苏秦大惭，曰[5]："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吊[6]。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7]。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蔽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8]。"齐王愀然变色曰[9]："然则奈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10]。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11]。"王曰："善。"于是乃归燕之十城。

【注释】

①让：责怪，责备。

②秦惠王：秦国国君，名驷，公元前337年～前311年在位。

③是岁：公元前332年。　文侯：即燕文公。燕易王：燕国国君，公元前332年～前321年在位。

④侵地：被侵占的土地。

⑤大惭：十分惭愧。

⑥再拜：古代跪拜之礼。先后拜两次，表示礼节隆重。　吊：哀悼。

⑦乌喙(huì)：药名，又名乌头、附子，一种有毒的植物。　愈：越发，更加。

⑧雁行(hánɡ)：雁在群飞时，必有一只领先，其后排列成行，称之“雁行”。此比喻燕国像领头雁一样打头阵。 敝：遮挡。意为后盾。

⑨愀(qiǎo)然：容色改变的样子。

⑩石交：交谊的坚固像石头一样。

⑪虚辞：空洞、没有实际内容的言辞。

【译文】

从那时以后，秦国派公孙衍欺骗齐国、魏国，和它们一起攻打赵国，意图破坏合纵盟约。齐、魏两国攻打赵国，赵王便责怪苏秦，苏秦害怕，请求出使燕国，说一定要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后，合纵盟约便瓦解了。

秦惠王把他的女儿嫁给燕国的太子做妻子。这一年，燕文侯死了，太子继位，这就是燕易王。易王刚刚继位，齐宣王便趁燕国有丧事攻打燕国，夺取了十座城邑。易王对苏秦说：“从前先生到燕国来的时候，先王资助先生会见赵王，于是约定六国合纵相亲。而现在齐国首先攻打赵国，接着侵伐燕国。因为先生的缘故，赵、燕两国才被天下人耻笑，先生能为燕国收复被侵占的土地吗？”苏秦听了十分惭愧，说：“请让我替大王把失地收回来。”

苏秦会见齐王，跪地拜了两次，然后俯首向齐王表示庆贺，抬头表示哀悼。齐宣王说：“为什么庆贺后面紧跟着哀悼转化得这么快呢？”苏秦说：“我听说饥饿的人宁可饿着也不吃乌喙这种有毒植物，是因为越用它充饥，其结果和饿死一样有害。现在燕国虽然弱小，但燕王是秦王的小女婿。大王贪图十个城的便宜，却长期与强大的秦国成为仇敌。如今让弱小的燕国作为领头雁冲锋在前，而强大秦国在它的后面作掩护，再召集天下精锐的军队，其结果跟吃乌喙充饥是一回事呀。”齐王听了，脸色变得十分严肃，说：“那该怎么办？”苏秦说：“我听说古时候善于办事的人，能够把灾祸转化为幸福，将失败变为成功。大王果真能够听从我的计谋，就归还燕国的

十座城邑。燕国无缘无故得到十座城邑，一定很高兴；秦王知道您是因为他的缘故而归还燕国的城邑，也一定很喜欢。这就叫做抛弃仇敌并变成了相交得像磐石一样坚固的朋友。如果燕国和秦国都来服侍齐国，那么大王对天下发号施令，就没有人敢不听从您了。如此大王既用空洞的言辞向秦国表示了归附，又用十座城邑换得了天下，这可是称霸为王的大业呀。”齐王说：“好。”于是就将侵占的十座城邑归还给了燕国。

【原文】

人有毁苏秦者曰[1]：“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2]。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亲[3]。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4]。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于东周，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5]。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6]。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7]？”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

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8]’。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9]。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详僵而弃酒[10]。主父大怒，笞之五十[11]。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12]？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注释】

①毁：中伤，诽谤。

②归：回国。

③却：退却。

④不官：不授予官职。官，动词。　不信：不诚实，不忠诚。　伤：中伤、说坏话。

⑤曾参(shēn)：春秋时儒者，以孝著称。曾作《孝经》，述《大学》。　廉：正直。　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详《伯夷列传》。　尾生：古代传说坚守信约的人。据《庄子·盗跖》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⑥嗣：继承人。

⑦若：你。

⑧私：私通。

⑨居三天：过了三天。居，过了。表示时间移动。

⑩详：通“佯”，假装。　僵：向后倒下。

⑪笞(chī)：用竹板、荆条抽打。

⑫恶(wū)：怎么。疑问词。

【译文】

有诋毁苏秦的人说：“他是个左右摇摆、叛卖国家、反复无常的人，将会作乱。”苏秦害怕得罪燕王便回到了燕国，但燕王却不恢复他的官职。苏秦拜见燕王说：“我本是东周一个浅陋的人，没有分寸

的功劳，而您王亲自在宗庙授我以官职，又在朝廷上以礼相待。如今我替您王退却了齐军，并收复了十座城邑，理当更加亲近。现在我回到燕国，而您王不再让我作官，一定是有人以不忠诚的罪名在您面前中伤我。我的不忠诚，正是您王的福气。我听说忠诚笃实的人，全是为了自己；上进求索的人，正是为了别人。况且我游说齐王时也未曾欺骗他。我把老母弃置在东周，原意就是要抛弃个人的打算，而从事上进求索的活动。如今有孝顺像曾参、正直像伯夷、忠诚像尾生的人，用这三个人来事奉您王，怎么样？”燕王说：“那就足够了。”苏秦说：“孝顺如同曾参，坚持孝道，而不肯离开他的父母在外面住一宿的人，您王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来事奉弱小的燕国和危困的君王呢？正直如同伯夷，坚持正义不愿做孤竹君的继承人，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不接受封侯的赏赐却饿死在首阳山下。正直到如此地步，大王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从事进取索求的活动呢？忠诚如同尾生，跟一个女子约好在桥下相会，但女子没有赴约，尾生一直等到大水来了也不肯离去，结果抱着桥柱被水淹死了。忠诚到如此地步，大王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去退却齐国的强大军队呢？这些就是我说的因忠诚笃实而得罪于君王的人。”燕王说：“你不忠诚笃实也就罢了，难道还有因忠诚笃实而得罪君王的人吗？”苏秦说：“不是这样。我听说有个在外地做官的人，他的妻子与别人私通。她的丈夫快要回来了，与她私通的人十分忧虑，妻子说：‘不要害怕，我已备好了毒酒等着他了。’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果然回来了，妻子让婢妾端着毒酒给丈夫喝。婢妾想说酒中有毒，但又害怕男主人将女主人驱逐；想不说吧，又害怕女主人毒死了男主人。于是她假装晕倒，把酒泼在地上。男主人十分生气，用荆条鞭打了她五十下。婢妾假装一次晕倒而泼了酒，对上保全了男主人的性命，对下保全了女主人的地位，但是她仍免不了被鞭笞，怎么能说忠诚笃实就不会获罪呢？我的过失，不幸就类似这个故事里的婢妾啊！”燕王说：“先生再担任原来的官职吧。”以后，燕王更加厚待

苏秦。

【原文】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①。"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②。

齐宣王卒，湣王即位，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③。燕易王卒，燕哙立为王④。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⑤。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⑥。"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⑦。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

【注释】

①重：提高地位。

②详：通"佯"，假装。　亡走：逃跑。　客卿：别国人在本国做官，其位为卿，待以客礼，故称客卿。

③齐湣(mǐn)王：齐国国君，名地，公元前323年～前284年在位。　高：增高。　破敝：衰弱，损伤。

④燕哙(kuài)：燕国国君，公元前320年～前314年在位。

⑤殊：肢体断裂。此意是受了重伤。走：逃跑。

⑥车裂：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俗称五马分尸，即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马车上，马车同时朝不同方向分驰，将肢体撕裂。　徇：示众。　市：街市。　贼：刺客。

⑦自出：自我暴露。

【译文】

燕易王的母亲是燕文侯的夫人，和苏秦私通。燕王知道这件事后，却反而在待遇上更加优厚苏秦。苏秦恐怕被杀，于是劝易王说："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提高地位，如果我在齐国，那么燕国的地位一定会得到提高。"燕王说："随便先生怎么做都行。"于是，苏秦假装在燕国有罪而逃跑到齐国，齐宣王任用他做客卿。

齐宣王死后，湣王就国君之位。苏秦游说湣王，要他隆重地安葬齐宣王来表示孝顺，同时高筑宫室，扩大花苑来表示得志，其实苏秦的目的是想使齐国衰弱，从而有利于燕国。燕易王死后，燕哙继位做了君王。此后齐国大夫中有许多人与苏秦争夺宠信，因而派人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还没死时凶手便逃跑了。齐王派人搜捕凶手，没有找到。苏秦将要死了，就对齐王说："我如果死了，请在街市上将我五马分尸来示众，并且宣称'苏秦为了燕国的利益在齐国作乱'，这样就一定会抓获谋杀我的凶手。"于是齐王按照苏秦的话来办，谋杀苏秦的凶手果然自我显露出来，齐王因而把他杀了。燕国听到这个消息，说："太过分了！齐国是这样的替苏先生报仇！"

【原文】

苏秦既死，其事大泄[①]。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②]。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曰[③]："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大王义甚高，鄙人不敏，释锄耨而干大王[④]。至于邯郸，所见者绌于所闻于东周，臣窃负其志[⑤]。及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于所谓明王者何如也？"对曰："臣闻明王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⑥]。夫齐、赵者，燕之仇雠也；楚、魏者，燕之援国也[⑦]。今

王奉仇雠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之，此则计过，无以闻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齐者固寡人之仇，所欲伐也，直患国敝力不足也[8]。子能以燕伐齐，则寡人举国委子[9]。”对曰：“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10]。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长主而自用也[11]。南攻楚五年，畜聚竭[12]；西困秦三年，士卒罢敝[13]；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14]。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诸侯[15]。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恶足取乎！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敝矣[16]。”燕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长城、巨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17]？”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恶足以为固[18]！民力罢敝，虽有长城、巨防，恶足以为塞！且异日济西不师，所以备赵也[19]；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20]。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敝矣[21]。夫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22]。”燕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燕乃使一子质于齐。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质子为谢，已，遂委质为齐臣[23]。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24]。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25]。

【注释】

①泄：暴露，泄露。
②遂：得意，得志。
③袭故事：继承游说合纵的旧业。
④释：放弃。锄耨(nòu)：农具，此代指农业。 干：求取。
⑤绌(chù)：不如。
⑥务：务必，一定。 过：过失。 谒(yè)：陈述，告诉。
⑦援国：后援国家。
⑧直：只是，不过。 患：担心。 敝：疲惫。
⑨举：全。 委：托付。
⑩重：增强声威。
⑪长主：年事高的君主。自用，固执，自负。
⑫畜聚竭：积蓄殆尽。畜，通"蓄"。
⑬困：被围困。使动用法。 罢(pí)敝：疲惫。罢，通"疲"。
⑭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史记志疑》案：此齐与燕战事无考。
⑮举：大败。 大宋：强大的宋国。 包：包括，兼容。 十二诸侯：指当时分布于泗水流域的邹、鲁等小国。
⑯久师：军队长期作战。
⑰清济：山东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之清水，故此段水域称之清济。浊河：水名。今名北洋河。源出山东益都县西。 巨防：巨大的防御工事。旧址在今山东平阴县。
⑱不与：指不给予有利时机。
⑲异日：从前。 不师：不役，即免除当地百姓的兵役。
⑳河北：今山东、河北两省交界处。
㉑封内：封地，此意为全境。
㉒从子：侄子。 母弟：同母所生的弟弟。 质：人质。
㉓谢：道歉。 已：随后。 委质：臣下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
㉔婚：结为姻亲。
㉕昭王：燕国国君，名平，公元前311年～前279年在位。

【译文】

苏秦死后，他所做的替燕国破坏齐国的事情真相大量被泄露出来。齐国后来听到了，十分恼怒燕国。燕国很害怕。苏秦的弟弟叫苏代，苏代的弟弟叫苏厉，他们俩见哥哥得志成就了声名，也都向苏秦学习。等到苏秦死了，苏代便请求拜见燕王，想重操苏秦的游说旧业，他说："我是东周一个鄙俗的人。我私下听说大王道义非常高尚，尽管我不太聪敏，但也愿意放弃农耕来求取于大王。我到达邯郸时，看到的情况和在东周听到的有所不同，我私下以为恐怕要辜负了自己的志向了。等到来到燕国的朝廷，看到大王的群臣和下属官吏才明白，您王是天下最贤明的君王。"燕王说："您所说的贤明的君王是怎么样的呢?"苏代回答说："我听说贤明的君王务必要能听到自己的过失，不想只听到对自己的赞誉。请允许我告诉您的过失吧。齐国和赵国是燕国的仇敌，楚国和魏国是燕国的后援国家。现在大王拥护仇敌去攻打后援国家，这是不利于燕国的举措。大王自己考虑，这是策略上的失误，不把这种错误告诉您，就不是忠臣。"燕王说："齐国本来就是我的仇敌，是想讨伐的国家，只不过担心我国疲惫，力量不足。如果您能够带领燕国讨伐齐国，那么我愿意将整个国家委托给您。"苏代回答说："天下互相攻伐的国家有七个，燕国处于较为弱小的地位。单独作战不可能取胜，如果有来依附的国家谁都会增强自己的国势。往南依附楚国，楚国国力就会得到扩充；往西依附秦国，秦国国势就会得到增强；中部依附韩国和魏国，那么韩国和魏国的国力也会得到补充。如果所依附的国家力量增强了，这就必然也会使您王的权势得到增强。如今齐国的君王年事已高，而且很固执自信。他向南攻打楚国长达五年之久，积蓄的财富基本消耗殆尽；在西面被秦国困扰长达三年，军队疲惫不堪；在北方与燕国人交战，几乎全军覆没，仅俘虏了燕国的两名将领。然后用他剩余的士兵还想向南攻克拥有五千辆战车的强大宋

国，兼并十二个小诸侯国家。这是他的君王虽想实现自己的欲望，可他百姓的物力却已耗尽了，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况且我听说，屡次作战那么百姓就会劳累，连续用兵那么士兵就会疲惫。”燕王说：“我听说齐国有清济、浊河可以固守，长城和巨防足以为要塞，果真有这样的事吗？”苏代回答说：“上天不给他有利时机，虽然有清济、浊河，怎么能够固守！百姓精力疲惫不堪，即使有长城、巨防，怎么能够成为要塞！况且从前济西一带不征兵，目的是为了防备赵国；黄河北部不征兵；目的是为了防备燕国。如今济西、黄河北部都已经征兵了，全国的力量极为凋敝。而且，骄横的君主必然会好利，亡国的臣子一定会贪财。您王真果能够不羞于将自己的侄儿、弟弟作为人质，并用珠宝、玉帛去讨好齐王的左右臣子，齐国将会感激燕国而轻率地出兵去灭亡宋国，这样一来，齐国就可以灭掉了。”燕王说：“我终于靠您得以承受上天的旨意了。”于是，燕王便派他的一个儿子到齐国去充当人质，而苏厉则通过燕国人质的关系求见了齐王。齐王怨恨苏秦，想要囚禁苏厉。在齐国作人质的燕国公子替他向齐王谢罪，随后苏厉就委身做了齐国的臣子。

燕国的相国子之和苏代结为姻亲，因想夺取燕国的政权，就派苏代到齐国去服侍作人质的燕国公子。齐国派苏代回复燕国，燕王哙问道：“齐王大概要称霸了吧？”苏代回答说：“不可能。”燕王又问：“为什么？”苏代回答说：“齐王还不相信他的臣子。”于是，燕王就专一重用子之，不久又把君位让给了他，燕国因此大乱。齐国出兵攻打燕国，杀了燕王哙和子之。燕国拥立昭王，而苏代、苏厉从此不敢进入燕国，最后都归顺了齐国，齐国友好地对待他们。

【原文】

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①]。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秦必不受[②]。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③]。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

信齐，齐秦合，泾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4]。齐秦不合，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于是出苏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注释】

①执：逮捕。
②泾阳君：秦昭王弟，名悝。因封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境)而故称。
③苏子：即苏代；"子"意为"先生"，是对苏代的尊称。
④东苏子：让苏代回到齐国。因齐国在魏国的东方而故称。东，往东。

【译文】

苏代经过魏国时，魏国替燕国逮捕了他。齐国派人对魏王说："假如齐国请求把宋国的土地封给秦国的泾阳君，秦国一定不会接受。秦国并不是不想得到齐国的奉承再占有宋国这种好处，而是因为不相信齐王和苏先生。现在齐、魏两国不和已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那么齐国就一定不会欺骗秦国。秦国信任齐国，齐国和秦国就会联合起来，泾阳君得到了宋国的土地，这不是对魏国有利的事情。所以您王不如让苏先生往东回到齐国，秦国一定会怀疑齐国并且不相信苏先生了。齐国与秦国不合作，天下的局势不会发生变化，讨伐齐国的形势就形成了。"于是，魏国释放了苏代。苏代前往宋国，宋国十分友好地对待他。

【原文】

齐伐宋，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1]：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名卑而权轻[2]；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仇强而国害[3]：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4]。然且王行之

者，将以取信于齐也。齐加不信于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计过矣[5]。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6]。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燕犹狼顾而不能支，今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虽然，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7]；越王勾践栖于会稽，复残强吴而霸天下[8]：此皆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9]，曰"其大上计，破秦[10]；其次，必长宾之[11]"。秦挟宾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惮以国为功[12]。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燕、赵不利而势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令泾阳君、高陵君先于燕、赵[13]？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地，归楚淮北[14]'。反宋地，归楚淮北，燕、赵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愿也。夫实得所利，尊得所愿，燕、赵弃齐如脱躧矣[15]。今不收燕、赵，齐霸必成。诸侯赞齐而王不从，是国伐也[16]；诸侯赞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赵，国安而名尊；不收燕、赵，国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

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17]。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秦必取，齐必伐矣。

夫取秦，厚交也；伐齐，正利也。尊厚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代，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湣王出走。

【注释】

①遗(wèi)：致送，给予。

②寄质于齐：指此前燕国派出国君之子到齐国充当人质一事。

③肥大：壮大。

④败：失策，失利。

⑤加：更，越。

⑥益一齐：增加一个齐国，即使齐国的力量增大一倍。

⑦齐紫：当时齐国风俗喜欢紫色，商人用污损了的素帛，染成紫色，卖到齐国，可以得到十倍的利息。此比喻改变局面，转败为胜。 败素：劣等的白绢。 贾十倍：高价出卖，得到十倍的利润。

⑧残：打败。

⑨挑霸齐：引诱齐国称霸。挑，引诱，挑逗。 周室：周王室。 焚秦符：烧掉秦国符信，意思是与秦国断交。符，指两国间信使往来的符验。

⑩大上计：最好的主意。

⑪长宾之：永远摈弃它。宾，同"摈"。 之，秦国。

⑫秦五世：指献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 穷：削弱。 惮(dàn)，畏惧，害怕。 以国为功：动用全国的力量来达到目的。功，功效。

⑬高陵君：秦昭王同母王弟，名显。因封于高陵(今陕西高陵县西南)故称。

⑭反：归还，交出。

⑮脱躧(xǐ)：像掼掉草鞋一样便当。躧，草鞋。

⑯赞：拥护。 国伐：国家受到攻伐。
⑰若说：这样的话。若，这样。 若刺心然：就像刺中心脏一样。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危急，于是苏代写给燕昭王一封信说：

燕国虽然是名列万乘的大国，却委派人质寄居在齐国，因而名声低下而且主权轻微；如果动用万辆战车的军队去援助齐国攻打宋国，就会使百姓劳累并且财物耗费；如果攻克了宋国，还会伤害楚国的淮北，也就壮大齐国的力量。帮助仇敌强大而本国受害，这三种情况对于自己的国家来说都是大的失策。然而大王这样做，是想借此取得齐国的信任。结果是齐国却更加不相信您王，而且对燕国的忌恨越来越深，这是您王计谋上的失误。假如把宋国和楚国的淮北地区合在一起，够得上是一个万乘大国了，如果齐国吞并了它，这就等于让齐国扩大了一倍的国力。北夷纵横七百里，加上鲁国、卫国，也够得上是一个强大的万乘之国了，如果齐国再吞并了它，这就等于让齐国扩大了二倍的国力。面对一个强大的齐国，燕国尚且还有许多顾虑，不能应付，现在用三个齐国般的力量来威逼燕国，那灾祸一定很大了。

虽然这样，但明智的人善于把灾祸变化为吉祥，把失败转换为成功。齐国的紫色丝织品，本来是用劣等的白绢染成的，但它的价格却可以提高十倍；越王勾践曾在会稽山上栖身，反而打败了强大的吴国而称霸天下：这都是把灾祸变化为吉祥，把失败转换为成功的例子。

现在您王假若要把灾祸变化为吉祥，把失败转换为成功，就不如引诱齐国称霸并且尊崇它，并派使者到周室去缔结盟约，焚烧秦国的符信，并声称说："最好的计划是打败秦国，其

次是永远排斥它。”秦国遭受排斥，并且面临着被打败的危险，秦王必定忧虑这种情况。秦国五代连续攻伐别的诸侯国家，如今它却屈居在齐国的名下，所以秦王的意愿是如果能削弱齐国，那怕动用全国的力量也在所不惜。既然如此，那么您王何不派遣辩士用下面这些话前往游说秦王，说：‘燕国和赵国如果打败了宋国，就会有利于齐国；推崇齐国，作为他的下属，燕国、赵国不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但燕、赵两国虽然认为不能得到利益却执意还要去做，原因是不相信秦王。既然这样，那么您王何不派遣可信赖的人去接收燕国和赵国，并让泾阳君、高陵君先到燕国和赵国去呢？假如秦国背信，就拿他们二人做人质，这样燕国、赵国就信任秦国了。如此一来，秦国在西面称帝，燕国在北方称帝，赵国在中间称帝，树立起三个帝王来号令天下。如果韩、魏两国不听从号令，那么秦国就讨伐他们；齐国不听从，那么燕国、赵国去讨伐它，这样天下还有谁敢不听从号令呢？天下顺服听命了，就乘机驱使韩国、魏国去攻打齐国，警告他说：“必须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交出了宋国的土地，归还了楚国的淮北，这是燕国、赵国认为对他们有利的事；并立三帝，也是燕国、赵国所愿意的。如此燕国、赵国得到了实际的利益，愿望得到了尊重，那么他们抛弃齐国，就像脱掉草鞋一样容易。如今您不接收燕国和赵国，齐国霸业一定会形成。各国诸侯都赞同齐国而唯独您王不服从，这就会遭到各诸侯国的攻伐；如果各诸侯都拥护齐国而大王也愿意服从，就会使您王的名声降低。如今，接收燕国和赵国，可使国家安全，名望得到尊重；如果不接收燕国和赵国，那么会使国家遭受危难，而且名望降低。抛弃名尊国安的策略，而去择取国危名卑的措施，聪明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秦王听到这些话，一定会像剑刺中了心脏一样痛苦。那么您王为什么不派说客用这番话去游说秦王呢？秦王听了这番话一定会采纳，齐

国必定会遭到讨伐。

取信于秦，是很有利的外交活动；讨伐齐国，可谋取正当的利益。奉行有利的外交政策，谋求正当的利益，这是圣明君主所做的事啊！

燕昭王很欣赏苏代这封信，说："先王曾经对苏家有恩德，于之叛乱时，苏家兄弟不得已离开了燕国。燕国想向齐国报仇，没有苏家兄弟的帮助是不行的。"于是，燕昭王召见苏代，重新友好地对待了他，和他共同谋划讨伐齐国的事。齐国终于被打败了，齐湣王逃出了国都。

【原文】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①："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②？则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③。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④。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⑤。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⑥。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大行⑦。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⑧。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⑨。'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⑩。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⑪。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锬戈在後，决荥口，魏无大梁⑫；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

阳[13]；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14]。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注释】

①约：阻止。

②枳(zhǐ)：邑名。在今重庆市涪陵县东北。

③正告：公开宣告。《史记索隐》正告谓显然而告天下也。

④汶(wēn)：即岷江。在四川省中部，源出岷山羊膊岭，于宜宾处入长江，全长793公里。 夏水：指夏天江河水盛涨之时。 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⑤汉中：郡名，公元前312年秦置，治所在今陕西汉中东。 巴：水名。在今四川东部，上游与汉水相近。 汉：汉水。源出陕西留坝县东流经陕西南部和湖北北部，在今武汉市入长江。 五渚：约泛指长江、汉水汇合处的湖泊。

⑥宛：楚邑。在今河南南阳市。 随：古国名。后被楚吞并。地在今湖北随县附近。 射隼(sǔn)：比喻秦军行动十分迅速。隼，鹰的一种，飞行极快。

⑦少曲：地区名。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北。 大行：即太行山的通道，北通韩国的上党地区。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大，通"太"。

⑧宜阳：韩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触：接触，引伸为到达。 平阳：韩邑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繇(yáo)：通"摇"，摇动，震撼。

⑨两周：即东周、西周。战国后期的两小诸侯国。 郑：亦名南郑。时为韩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

⑩安邑：战国初魏国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女戟：地名，约在太行山西。 韩氏：即韩国。 太原：地名。一说即今山西省太原市，然魏地不至此；一说当"太行"解；一说"太"为衍字，"原"即"京"地，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卷：犹言切断。

⑪轵：韩邑名。在今河南省济源县南。 南阳：地区名，在今河南济源县南东至温县一带。 封：封锁，封闭。 冀：魏邑名。在今山西稷山县。

⑫铦(xiān)戈：锋利的戈。铦，通"铦"；戈，一种长柄兵器。向前部分名

"援",双刃,可横击或钩杀。 荥口:荥泽之口。荥泽旧址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 大梁:魏国都。即今河南开封市。

⑬白马:黄河渡口名,亦名埦津、围津,在今河南浚县。 外黄:魏邑名,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 济阳:魏邑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⑭宿胥:黄河渡口名,旧址在今河南浚县西南。 虚:魏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 顿丘:魏邑名,在今河南清丰县西。

【译文】

过了很久,秦国邀请燕王到秦国去,燕王准备前往,苏代劝阻燕王说:"楚国因取得了枳邑而国家危亡,齐国因取得了宋国而国家破败,齐国、楚国不能因为有了枳邑和宋国就去服侍秦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凡取得成功的国家便是秦国的大敌。秦国夺取天下,不是靠推行仁义,而是靠施行暴力。秦国施行暴力,往往是公开告令天下的。

"秦国曾警告楚国说:'蜀地的军队,乘船行驶于岷江,然后趁夏季的水势直下长江,五天就能到达郢都。汉中的军队乘船从巴江出发,趁着夏季的水势直下汉江,四天之后便可以到达五渚湖。我在宛东集结军队,然后直下随邑,这样,聪明的人来不及谋划,勇敢的人来不及愤怒,而我却像射鹰一样迅速发起攻击了。您王想等待天下的国家来攻打我国的函谷关,不是太遥远了吗?'因为这个缘故,楚王事奉了秦国十七年。

"秦国又严正警告韩国说:'我军从少曲发兵,一天就可切断太行山的交通。我军只要从宜阳发兵,然后攻击平阳,两天内韩国各地没有不动摇的。我军穿过东周和西周,攻击南郑,只要五天,整个韩国就会被攻克。'韩国认为的确如此,所以事奉秦国。

"秦国又严正警告魏国说:'我军攻占安邑,围困女戟,韩国的太原就会被切断。我军直下枳邑,经过南阳,封锁冀邑,就可以包抄东周和西周。然后趁着夏季的水势,驾着轻便的战船,以强劲的弓

箭作先锋，锋利的戟戈作后盾，然后掘开荥泽河堤，魏国的大梁就会被淹没而不复存在；如果决开白马津的黄河口，魏国的外黄和济阳也会全部被淹没而不复存在。挖开宿胥河堤，魏国的虚邑和顿丘就会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从陆地上进攻就可击破河内，从水上进攻就可以毁灭大梁。'魏国认为秦国说的有道理，所以事奉秦国。

【原文】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1]。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2]。有齐无秦，有秦无齐，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离〕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3]。

"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4]。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鄳阸，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5]。'魏弃与国而合于秦[6]，因以塞鄳阸为楚罪。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7]。已得讲于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8]。

"兵伤于谯石，而遇败于阳马，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9]。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10]，嬴则兼欺舅与母[11]。

"適燕者曰'以胶东'，適赵者曰'以济西'，適魏者曰'以叶、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齐者曰'以宋'[12]。此必令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约[13]。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14]。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也[15]。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

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16]。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注释】

①委：交付，舍弃。

②三：指多次。

③致蔺：得到蔺邑。蔺，在今山西离石县西。 离石：邑名。即今离石县。

④重楚：尊重楚国。害怕楚国援助魏国。

⑤均陵：韩邑名。在今湖北均县北。 鄳阸(mêng ài)：古关隘名，即今河南省信阳市西南。

⑥与国：结盟的国家。

⑦林中：韩邑名，即林邑，又名林乡，在今河南新郑县东。 胶东：地区名，即今山东胶东半岛。

⑧讲：妥协，订立和约。 至：通"质"，做人质。 公子延：即魏延。 因：利用。 犀首：即公孙衍。 属：连续。 行(hãng)：军队。

⑨谯石、阳马：均为赵国地名。今址不详。此处《战国策》作"兵伤于离石，遇败于马陵"。马陵，在今山东阳谷县西南。 叶(shê)：楚邑名，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蔡：上蔡，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⑩太后：即宣太后，秦昭王的母亲。 穰侯：名魏冉，秦昭王的舅舅。

⑪赢：通"嬴"，胜利。 舅与母：指穰侯与宣太后。

⑫適(zhê)：通"谪"，谴责，指责。

⑬循环：圆环。此比喻秦国的借口一个接一个，像圆环一样循环无穷。 刺蜚(fěi)：比喻像杀死小虫子般很容易取胜。刺，杀死。蜚，一种有害的

小虫子。

⑭贾龙之战：公元前330年，秦军在雕阴大败魏军，擒魏将龙贾。 岸门之战：公元前314年，秦败韩于岸门（今河南许昌市北），韩太子被迫入秦为质。 封陵之战：公元前303年，秦败魏军于封陵（今山西永济西南）。 高商之战：此战不见于史书。 赵庄之战：公元前328年，秦败赵师于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之间黄河南段之西）。杀赵将赵庄。 三晋：春秋末，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自立为国，故史称韩、魏、赵为三晋，有时又单指其中一国或两国。 死秦之孤：与秦国交战中被杀死者的孤儿。

⑮上雒：地名，在今陕西洛南县东北。 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因黄河、洛河、伊河流经其间，故称此地带为三川。

⑯不：否。 宗：尊崇。

【译文】

"秦国想攻打安邑，但害怕齐国援助它，就把宋国交付齐国，让它去攻打，说：'宋王不讲君道，仿照我的模样做了个木偶人，射它的脸。我国和宋国地域隔绝，军队远离，不能攻打它。您王若能打败宋国并占有它，我会像自己占有了它一样满足。'后来秦国夺取了安邑，围困了女戟，反过来把攻破宋国作为齐国的罪过。

"秦国想攻打韩国，害怕天下各国援助它，就把齐国交付于天下诸侯去讨伐，说：'齐王曾经四次和我订立同盟，四次欺骗我，又有多次坚决地率领天下各国来攻打我。只要有齐国存在就没有秦国，有秦国就没有齐国，大家一定要共同攻伐它，消灭它。'随后秦国夺得了宜阳、少曲，占领了蔺邑、离石，反而把攻破齐国作为天下各国的罪状。

"秦国想攻打魏国，便先尊重楚国，就把南阳交付给楚国，说：'我本来就要跟韩国绝交了。如果楚国能摧毁韩国的均陵，围困鄳阨，对楚国有利的话，我感到就像自己占有了它一样。'后来魏国背弃了盟国而和秦国联合，秦国反而把围困鄳阨作为楚国的罪状。

“秦国的军队在韩国的林中地区遭到围困，为了尊重燕国和赵国，秦国把胶东交付给燕国，把济西交付给赵国。随后秦国和魏国妥协了，并把公子延作为人质，又利用魏将公孙衍连续率领军队去攻打赵国。

“秦兵在赵国的谯石受到挫折，接着又在阳马遭受失败，于是秦国厚交魏国，就把叶邑和上蔡舍弃给魏国。后来秦国和赵国妥协了，便又胁迫魏国，魏国不肯割让土地。当秦国受困时，秦王便派太后的弟弟穰侯跟魏国讲和，等到胜利时，连秦王自己的舅舅和母亲也都受到了欺骗。

“秦国指责燕国时说‘因为攻打了胶东’；指责赵国时说‘因为攻打了济西’；指责魏国时说‘因为攻打了叶邑、上蔡’；指责楚国时说‘因为围困了鄳阨’；指责齐国时说‘因为攻打了宋国’。像这样谴责各国，一定会有循环无穷的借口。用兵作战犹如杀死小虫子一样随便，即使太后也不能制止，穰侯也无力约束。

“贾龙战役、岸门战役、封陵战役、高商战役、赵庄战役，合起来秦国杀死的三晋百姓总共约数百万，现在这三个国家那些还活着人都是和秦国交战中被杀死者的遗孤。西河以外、上洛地方、三川，这三个地方实在是晋国的灾祸地区，秦军几乎侵扰了三晋国土的一半，秦国制造的灾祸竟是如此严重啊。但燕、赵两国到秦国去的游士，却争着用事奉秦国的政策来劝说自己的君主，这是我感到最忧患的事啊。”

燕昭王没有到秦国去。苏代再次被燕国重用。

燕昭王派苏代邀约各诸侯国联合抗秦，情形像苏秦活着的时候一样，各诸侯国，有的加入联盟，有的不加入联盟，但天下的人都推崇苏氏兄弟所倡导的合纵盟约。最后苏代和苏厉都享尽天年，声名在各诸侯国显扬。

【原文】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1]。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2]。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3]。"

【注释】

①反间：利用间谍离间敌人内部的关系，使其落入自己的圈套。 讳：避忌。

②闾阎：里巷的门。借指民间里巷。

③蒙：蒙受。

【译文】

太史公说："苏秦兄弟三个人，都凭着游说诸侯而显扬名声，他们的学说在于擅长权谋变化。但苏秦却背负反间的罪名而被杀死，天下的人都嘲笑他，忌讳学习他的学说。然而世上流传的关于苏秦的事情有许多不同，不同时期的，类似于苏秦的事情都附和到了他的身上。说起来苏秦出身于平民百姓，但能联合六国合纵相亲，这就说明他的智慧有超过凡人的地方。所以我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他的事迹，不要让他只是蒙受不好的名声。"

史记全译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题解】

本篇排列在商君及苏秦二传之后，进一步展示了以商鞅变法为转折点的秦与东方六国势力的消长，及其相互间的斗争与关系的变化，着重记述了秦国伐蜀、胁魏、弱楚、下韩，指齐以威赵、燕的发展战略，及其向东进取所取得的成功。在这个形势中，三晋处于争斗的中心部位，激烈的对抗使之造就了不少权变之士，揶揄其中而导致形成了反映秦与六国不同利益的连横合纵之说，表现了人的智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抑制与推动，这种既相反又相成的促进作用。

文篇以张仪与苏秦相比较，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而张仪亦言“吾不及苏君明矣”。然司马迁以为在忍刻果决方面，“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故记述中突出张仪依靠秦国强大在出使游说时所采取的手段是威迫与欺诈，而楚则是他这一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司马迁以为张仪的成功，是由于苏秦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的。司马迁对于张仪的诋訾苏秦及世人将恶声加之于苏秦的状况，均表现了不平和怨愤，反映出司马迁对主张抗御暴秦的苏秦给予了更多的同情；而对张仪，在他游说六国之最后，借燕群臣之言，评其为不过是一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的饶“舌”者，褒贬之情自见。

附传陈轸、犀首(公孙衍)，一以见纵横家深邃之智慧，一以见其与张仪之争宠及不相友善。然公孙衍“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此其人亦有功于当世者。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①]。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②]。

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③]。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④]："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⑤]。"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之[⑥]。其妻曰："嘻[⑦]！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⑧]？"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⑨]："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⑩]？"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⑪]。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⑫]。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⑬]："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⑭]。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注释】

①张仪：(?年～前314年)，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纵横家。曾以连衡之策说服六国服从秦国，被秦封为武信君。后入魏为相，不久病死。

②事：服侍，侍奉。 鬼谷先生：见《苏秦列传》注。 学术：学习游说之术。

③已学：学业结束。

④已而：不久。 亡璧：丢失了玉璧。亡，丢失；璧，玉器名。平圆形，正中有孔。为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用的礼器，也作装饰品。 意：怀疑，认为。

⑤无行：品行不好。行，品行。

⑥掠笞：用荆条拷打。　醳(shì)：醳通"释"，释放。

⑦嘻：悲恨的声音。

⑧不(fǒu)：通"否"，不。

⑨从(zòng)亲：除秦国以外的南北诸侯国互相支援，联合抗秦，通称为"合纵相亲"。从，通"纵"。败约：盟约被破坏。　后负：最终失败。　念：考虑，惦念。　微感：暗中劝说。微，暗中、悄悄地；感，劝说，诱导。

⑩秦：指苏秦。　当路：指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很大的权力。

⑪上谒(yè)：递交进见的名帖。谒，名帖。类似现代的名片。上写本人的姓名、籍贯、官爵和要说的主要事项。

⑫诫：叮嘱，交待。　通：通报。

⑬数(shuò)：多次。　让：责备。

⑭谢：拒绝，推辞。

【译文】

张仪是魏国人，起初曾经和苏秦一起师从鬼谷先生，学习游说之术，苏秦认为自己的才学比不上张仪。

张仪学习结业后便去游说诸侯。他曾经陪从楚国的宰相饮酒，过了一会儿，楚相丢失了玉璧，门下的人怀疑是张仪偷的，便说："张仪贫穷，品行不端，一定是他偷了相国的玉璧。"于是他们共同拘捕了张仪，用荆条拷打他几百下，但张仪始终不承认，人们只好放了他。他的妻子说："唉！如果您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遭受这种耻辱呢？"张仪对妻子说："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的妻子笑着说："舌头还在。"张仪说："这就足够了。"

那时，苏秦已经说服了赵王，并使诸侯互相订立盟约，合纵相亲，但他担心秦国抢先攻打诸侯，会破坏盟约而导致合纵失败，考虑到没有合适的人选出使秦国，就暗中派人劝导张仪说："您原先和苏秦的关系很友好，现在苏秦手握大权，您何不前去结交他，以便求得实现您的愿望？"于是，张仪到了赵国，递上名帖请求拜见苏

秦。苏秦叮嘱手下的人既不要给张仪引见，又让他几天之内不能离开。随后苏秦召见了张仪，让他坐在堂下，赐给他奴仆侍妾吃的粗食。借着这个机会又多次责备张仪说："凭着您的才能，竟使自己穷困羞辱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不能说话使您富贵吗？只是您不值得收留。"苏秦回绝了张仪，把他打发走了。张仪来的时候，自认为和苏秦是老朋友，求见他可以获得好处，谁知反而受到如此羞辱，十分生气，盘算诸侯国里没有一个可以侍奉的，只有秦国能够困扰赵国，于是就去了秦国。

【原文】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①]。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②]。然贫，无因以进[③]。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④]。子为我阴奉之[⑤]。"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⑥]。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⑦]。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⑧]。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⑨]？"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⑩]！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⑪]。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⑫]？"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⑬]："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⑭]。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⑮]！"

【注释】

①殆：大概，恐怕。
②用：掌握。 柄：指政权。
③因：机缘、凭借。 进：引荐。
④遂：成就。
⑤阴奉：暗中服侍。
⑥稍稍：渐渐地，慢慢地。
⑦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嬴驷。公元前337年～前311年在位。
⑧客卿：指古代在本国做官的外国人，以礼相待，故称之客卿。
⑨显：显贵。有地位和名望的人。
⑩悟：悟解，明白。
⑪谢：感谢，拜谢。
⑫宁渠(jù)：难道。渠，通"讵"，岂。
⑬文檄(xí)：古代用来征召、声讨的文书。
⑭若：你。
⑮而：你的。 顾：却，反而。

【译文】

苏秦随后告诉他的门人说："张仪是天下贤能的士人，我恐怕比不上他。如今我有幸被赵王先期任用，而能掌握秦国大权的人，却只有张仪可以。然而张仪贫穷，没有缘由进见秦王。我担心他贪图小利而误了成就大功业，所以叫他来加以侮辱，目的是激发他的志气。您替我暗中侍奉他。"苏秦就向赵王请求，拨给金钱和车马，派人暗中跟随张仪，和他一同投宿客栈，渐渐地接近他，然后把车马、金钱奉送给张仪，凡是想要用的各种物资，都提供给他，但不告诉他是谁援助的。张仪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秦惠王。秦惠王任用他作客卿，跟他谋划攻打诸侯国的策略。

苏秦的门人准备告别张仪，离开秦国。张仪说："全靠您的帮助

我才得到显贵，正要报答您的恩德，为何要离开我呢？”门人说：“我并不了解您，真正了解您的是苏先生。苏先生担忧秦国攻打赵国会破坏合纵盟约，他认为除了您以外没有谁能掌握秦国的大权，所以有意激怒您，派我暗中提供给您资助，这些都是苏先生的计谋。如今您得到秦王的重用，请您允许让我回去报告苏先生。”张仪说：“唉呀！这些方法都在我学习的权术当中，但我却没有领悟到，我不如苏先生是很清楚的啦！我又刚刚被任用，怎么能谋划攻打赵国呢？请代我向苏先生道谢，苏先生在世，我怎敢出主意进攻赵国。况且苏先生在位执掌大权，我难道还有什么能力和他作对吗？”张仪当了秦国的相国以后，写了一封声讨的文书，警告楚国的相国说：“当初我陪从你饮酒，我不曾偷你的玉璧，你却鞭打我。你要好好守着你的国家，现在我却要偷取你的城邑了！”

【原文】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①]。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②]：“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③]。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④]。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⑤]。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⑥]。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⑦]。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8]。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9]。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10]。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11]：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12]。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13]。"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注释】

①苴：蜀国分封的小国。地在今四川、陕西交界处，建都葭萌（今四川广元县西南）。 蜀：古国名。地相当于今四川中西部，建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②司马错：秦国将领。秦灭蜀后，任蜀郡太守。

③三川：地区名，因黄河、伊河、洛河流经其间而故称。地相当于今河南西北部。 什谷：地名，在今河南巩县东北。 屯留之道：屯留境内的太行山羊肠阪道。屯留，韩邑名，在今山西屯留县境南。 南阳：地区名，当时分属韩、楚两国共有，在今河南西南部一带。 南郑：此指韩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 新城：韩邑名，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宜阳：韩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二周：指东周、西周。东周，公元前 367 年由

西周分裂出的小国，建都巩（今河南巩县）；西周，周考王分封的小国，建都河南（今河南洛阳市西）。 诛：谴责，声讨。

④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历代视作传国重器。

⑤案图籍：掌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案，通“按”，掌握。

⑥戎翟：古代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蔑称。戎，西部各民族的统称；翟，通“狄”，为北部部族的通称。 伦：类，辈。 敝：疲惫。

⑦朝：朝廷。 市：集市。

⑧长（zhǎng）：首领。 桀纣之乱：桀，夏代末代君主；纣，商朝末代君主。二人均以残酷剥削百姓、实施苛政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⑨缮：通“膳”，饭食。

⑩拔：攻占。 西海：西方富饶的地方。此指四川省一带。

⑪谒：陈述。

⑫宗室：宗主国。 与国：结盟的国家。

⑬完：完好，圆满。

【译文】

苴国和蜀国互相攻击，他们分别到秦国告急。秦惠王打算发兵攻打蜀国，但认为通往蜀国的道路狭窄险恶，难以到达，同时韩国又来侵扰秦国，秦惠王打算先讨伐韩国，然后再去讨伐蜀国，但这样做又恐怕会有不利的地方，想要先讨伐蜀国，又担心韩国趁秦国疲惫之机来进行偷袭，秦惠王犹豫不能决断。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发生了争论，司马错主张先讨伐蜀国，而张仪却说：“不如先讨伐韩国。”秦王说：“让我来听听你的说法。”

张仪说：“我们先亲近魏国，善待楚国，然后出兵直下三川，堵截什谷的路口，封锁屯留一带的羊肠阪道，接着请魏国断绝韩国南阳的交通，楚国兵临韩国的首都南郑，秦国去攻打韩国的新城和宜阳，以便逼近东周和西周的城郊，声讨周王的罪行，然后回头再攻取楚国和魏国的土地。周王自知不能挽救，就一定会献出九鼎及宝贵的器皿。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了地图户口，就可以挟制着周天

子来号令天下，那么天下就没有那个国家敢不听从指挥了，这是称王的大业。如今的蜀国，是西部偏僻的小国，又是属于戎狄一类的落后地区，疲惫军队劳苦民众不足以成就功名，即使占领了它的土地对秦国也没多大的实际利益。我听说，争夺名位的人应当到朝廷上去，赚取利润的人应当到市场上去。如今的三川、周室，就像天下的朝廷和市场，而您不去争夺它，反而去争夺戎狄地区，这就离称王的大业太远啊！”

司马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过，想要使国家富裕，务必要使国土扩大；想要使军队强盛，务必要使百姓富足；想要成就王业的人，务必要使恩德广为施舍。这三项条件具备了，称王的事业随之也就实现了。如今您王的土地窄小，百姓贫穷，所以我建议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虽然蜀国是西部偏僻的国家，但它是戎狄部族的首领，国内存在着像夏桀和商纣统治时那样的危机。用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它，犹如驱使豺狼追逐羊群一样容易。夺取了它的土地便足以扩充国土；获得了它的财富便可以使百姓富有和修葺军备，不损伤兵众而对方就已屈服了。攻取一个国家，天下的人不认为我们残暴；占尽了西边戎狄的物利，天下的人不认为我们贪婪。这样我们一次举动就会使名声和实利都随之而来，同时还会博得禁止暴乱的称誉。现在如果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是很坏的名声，未必会获得利益。又有着不义的名声，而去进攻天下各国所不乐意攻打的国家，那是很危险的。请让我再说明其中的原故：周王，是天下诸侯的宗主国；齐国，是韩国的结盟国。周天子自知要丧失九鼎，韩国自知要沦陷三川，这两个国家必将协力共谋，借助于齐国和赵国的力量，谋求和楚、魏二国先行和解，如果周天子将九鼎送给楚国，韩国将三川之地让给魏国，您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啊。所以攻打韩国不如攻打蜀国那样完满。”

秦惠王说：“有道理！我愿意听从您的建议。”秦国终于出师攻打蜀国。当年十月，占领蜀国，最后平定了它，又贬谪蜀王改封为诸

侯，并派陈庄担任蜀国的宰相。蜀国归附秦国之后，秦国更加强盛、富裕，因而它更瞧不起其他诸侯国了。

【原文】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①。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②。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③。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④。居一岁，为秦将，取陕⑤。筑上郡塞。

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啮桑⑥。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⑦。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⑧。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⑨。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⑩。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⑪。梁之地势，固战场也⑫。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⑬；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

也[14]。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15]。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燕〕、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16]。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17]。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18]。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适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19]。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20]。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21]。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22]。

"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23]。"

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24]。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注释】

①蒲阳：魏邑名，在今山西隰县。

②质：做人质。为了表示遵守盟约的诚意，春秋战国时，各国君主常互派

自己的儿子到对方国做人质，以作为履行盟约的担保。

③上郡：郡名，在今陕西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克托旗一带。　少梁：邑名，在今陕西韩城南。

④立惠王为王：秦国君主在秦孝公前均称公，惠王初即位时亦称君，此时正式称王。

⑤居：过了。　陕：魏邑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⑥啮桑：魏地名，在今江苏省沛县西南。

⑦曲沃：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　平周：在今山西介休县西。

⑧观津：赵邑名，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

⑨辐湊：也做"辐辏"，车辐集于毂上，此比喻魏国是各国畅通的地方。　限：要塞，阻碍。

⑩郑：即南郑。　梁：魏都城，即大梁。

⑪亭鄣：在边疆用来观察敌情的建筑物。此指边防要塞。

⑫固：本来、固然。

⑬与：结交，亲附。

⑭昆弟：兄弟。　刑：宰杀。　洹水：今河南安阳河。

⑮恃：依仗，凭借。

⑯河外：地区名，当时魏国人称黄河以南为河外，黄河以北为河内。　卷(guān)：魏邑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衍：魏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燕：魏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酸枣：魏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劫：逼迫，威逼。　阳晋：邑名，在今山东郓城县西。

⑰折：折服。　立而须：快得只须站立起来的工夫，比喻时间短暂。须，等待。

⑱轻走易北：容易击败，逃跑。北，打了败仗往回跑。

⑲亏：损害。　适：归顺，讨好。

⑳甲士：披甲持械的士兵。此泛指秦军。

㉑奋辞：努力游说。　扼腕：用力掐住手腕。　嗔目切齿：瞪大眼睛，咬紧牙齿。以上皆为慷慨激动的表情。　从之便：合纵的益处。从，通"纵"。　说：取悦。说，"悦"之古字。

㉒贤其辩：欣赏他的巧言雄辩。贤，赞赏，欣赏。　牵：连带，附带。　眩：迷惑，迷乱。

㉓沈：沉没。 折轴：压断车轴。 众口铄(shuò)金：比喻舆论的力量大。铄金，销熔金属。 销骨：熔化骨头。比喻谗言可置人于死地。 赐骸骨：把这副老骨头给我，意为乞身引退。 辟：同"避"，离开。

㉔倍：通"背"，背弃。

【译文】

秦惠王十年，派公子华与张仪围攻魏国的蒲阳，并降服了它。接着张仪说服秦惠王把蒲阳归还给魏国，并派遣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张仪借机游说魏王说："秦王对待魏国十分宽厚，魏国不可以不在礼貌上做些回报。"于是，魏国把上郡和少梁两地进献给秦国，来答谢秦惠王。为此，秦惠王任命张仪做了国相，并把少梁改名叫夏阳。

张仪担任秦国国相的第四年，拥戴秦惠王称王。过了一年，他担任秦国的将领，攻取了陕邑，并在上郡建筑防塞。

这以后二年，张仪被派出使和齐国、楚国的国相在啮桑会谈。他从东方返国后，被免去了国相的职务。他为秦国的利益到魏国去做了国相，想让魏国率先事奉秦国，然后再让其他诸侯国效仿魏国。魏王不听从张仪的意见。秦王十分生气，派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平周，同时暗中给张仪的待遇更加宽厚。张仪感到惭愧，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秦王的厚爱。在魏国逗留四年以后，魏襄王去世，魏哀王继位。张仪再次游说哀王事奉秦国，哀王不听从。于是张仪暗中指使秦国攻打魏国。魏国和秦国交战，魏国打了败仗。

第二年，齐国又在观津打败了魏国。秦国想再次攻伐魏国，为此先击败了韩国申差的军队，斩杀首级八万，诸侯国十分震惊和恐慌。张仪重新游说魏王说：

"魏国的土地纵横不到一千里，兵卒不超过三十万。地势四面平坦，诸侯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很容易从四面集中到魏国来，魏国又没有高山大河的阻碍。从南郑到大梁只有二百多里，车辆行驶及人

员奔跑，不费力气即可到达。魏国南面和楚国接境，西面和韩国接境，北面和赵国接境，东面和齐国接境，如果动用兵卒守卫四方，仅用来防守观察敌情堡垒的人就不少于十万。魏国的地理形势，本来就像个战场。假如魏国与南面的楚国交好面不与齐国和好，那么齐国会攻打魏国的东面；东面与齐国交好而不与赵国亲善，那么赵国会攻打魏国的北面；与韩国不合作，那么韩国会攻打魏国的西面；不与楚国和睦，那么楚国会攻打魏国的南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处境啊！

"况且诸侯各国实行联盟的目的，是想安定国家，尊敬国君，增强军队，显扬名声。现在，主张合纵的人想一统天下，让各国诸侯相约为兄弟，他们在洹水边上斩杀白马，歃血结盟，以此相互表示信守盟约的坚决。然而，即使同父母的亲兄弟，尚且有为了钱财而争斗的情形，却想凭借欺诈伪善反复无常的苏秦遗留下来的谋略，这种做法不能取得成功是很明白的了。

"大王若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发兵攻打河外，占据卷邑、衍邑、燕邑和酸枣，并胁迫卫国攻取阳晋。这样赵国就无法南下，赵国不能南下，而魏国也就不能北上，魏国不能北上那么两国合纵援救的道路就被截断了。联合援救的道路断绝了，那么大王的国家想避免危险也是不可能的了。秦国折服了韩国再攻打魏国，韩国屈于秦国的威势，秦国和韩国就会结为一个整体，魏国的灭亡便须臾可待了。这是我替大王所感到忧患的啊！

"我替大王考虑，不如事奉秦国。如果事奉秦国，那么楚国和韩国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没有楚国和韩国的灾祸了，那么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也一定没有忧患了。"

"况且秦国想要削弱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楚国，而能使楚国削弱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得上魏国。楚国虽然有富饶强大的名声，但实际国力空虚；虽然它的军队人数众多，但容易败阵逃跑，不能坚持作战。如果动用魏国的全部兵力往南去攻伐楚

国，取得胜利是必定的了。分割楚国的土地就会有益于魏国，损害楚国的利益来归服秦国，转嫁灾祸而使国家平安，这是好事啊。假如大王不听从我的建议，等到秦国发兵从东面攻打魏国时，再想事奉秦国也是不可能了。

“况且主张合纵的人，大多只是言辞激昂却很少可以信赖，他们只想游说一个诸侯国就得到封侯。因此天下的说客没有一个不日夜扼着手腕，瞪大眼睛，信誓旦旦地游说合纵的好处，以便来取悦君王。君王欣赏他们的善辩之术，附带着也会赞同他们的主张，难道能不被迷惑吗？

“我听说，羽毛虽轻，但堆聚起来能使船只沉没；装载很多轻便的东西，也能压断车轴；如果众人异口同声，可将金属般硬的物质熔解；集中众人的毁谤，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希望大王审慎地确定治国大计，并允许我辞官引退离开魏国。”

魏哀王于是就背弃合纵，并通过张仪向秦国请求讲和。张仪回到秦国，重新做了宰相。过了三年，魏国重新背叛了秦国与其他国家合纵联盟。秦国攻打魏国，夺取了曲沃。第二年，魏国再次事奉秦国。

【原文】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①]：“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

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②]。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

楚王大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③]。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

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4]？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5]。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6]。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7]。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注释】

①楚怀王：楚国国君，名槐，公元前328年～前299年在位，客死于秦。 虚上舍：腾出上等宾馆。 自馆：亲自安排住宿。

②闭关：关闭边关，指两国断绝往来。 绝约：废除盟约。 商於（wū）：地区名，在今陕西商县至河南西峡县之间的丹水东北岸。商，邑名，在今商县东南。於，一名鄔、於中，邑名，在今西峡县东。 箕帚之妾：嫁女谦辞，指做清扫卫生等一类事。箕，簸箕；帚，扫帚。

③吊：忧虑。

④奚：为什么。 贪：追求，讨好。 孤国：指孤立无援的楚国。

⑤负：亏负，不守信用。

⑥阴合阳绝：意为暗中继续合作，表面断绝关系。阴，暗中。阳，表面。

⑦赂：赠送。

【译文】

秦国想要攻打齐国，但是齐、楚两国合纵相亲，于是张仪前往楚国出任相国。楚怀王听说张仪来了，特意空出上等宾馆并亲自安排他的住宿，说：“这里是个偏僻落后的国家，您用什么来指教我呢？”

张仪游说楚怀王说：“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意见，和齐国断绝

来往，废除盟约，我则请求秦王献出商於一带的六百里土地，并派遣秦国的女子做大王的侍妾，秦国和楚国彼此嫁女娶妇，长久成为兄弟般的国家。这样在北面可以削弱齐国，而在西面的秦国也可以获得益处，实在没有比它更好的计谋了。”

楚怀王非常高兴地就答应了。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唯独陈轸表示忧悼。楚怀王生气地说：“我用不着兴师动众就能得到六百里土地，大臣们都表示祝贺，唯独你表示忧悼，为什么呢？”陈轸回答说：“不是这样。依我看来，商於一带的土地，楚国根本得不到，反而齐国和秦国倒会联合起来。如果齐、秦两国联盟，那么祸害就肯定会降临楚国。”楚怀王说：“有什么道理吗？”陈轸回答说：“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楚国有结盟的齐国，如果和齐国断绝来往，废除盟约，那么楚国就会孤立无援。秦国为什么还要讨好一个孤立无援的楚国，送给我们商於六百里土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一定会亏负大王，这样，北面断绝了和齐国的交往，西面又招来了秦国的祸害，两国军队必然会同时进攻楚国。妥善地为您王大谋划，不如暗中与齐国联合，而表面上断绝往来，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如果秦国给了我们土地，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如果不给土地，仍继续施行暗中联合齐国的计谋。”楚怀王说：“希望陈先生闭嘴不要再说了，你等着我获得土地好啦！”楚怀王将楚国的相印授给张仪，并赠送给他丰厚的财物。于是就掩闭城关，废除和齐国的盟约，又派一名将军跟随张仪去到秦国。

【原文】

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不朝三月[①]。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②]。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③]。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④]。”楚使者

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于秦，取偿于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5]。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6]，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7]。

【注释】

①详：通"佯"，假装。　绥：车上的绳索，登车时作拉手用。

②借宋之符：楚、齐已断交，故勇士以宋使身分得以至齐，故借出使的凭证。一以为此句可疑。《楚世家》则云："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亦不足以否定可借宋之符。

③折节：屈己下人。　下秦：向秦国表示屈服。

④奉邑：受封的土地。

⑤匄："丐"的异体字。

⑥丹阳：地名，处于商於之东南，在今河南西部丹水与淅川汇合处以北的两江之间地带。　汉中：郡名。在今陕西南部。

⑦蓝田：县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　平：媾和。

【译文】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登车时没有拉住绳索，坠落车下受了伤，就三个月没有上朝。楚怀王听说了这件事，说："张仪大概认为我和齐国绝交还不彻底吧？"于是他派遣勇士到宋国，借用宋国的符节，往北到齐国辱骂齐王。齐王非常愤怒，折断符节，情愿委屈自己，退让一步，向秦国表示屈服。秦国和齐国联合以后，张仪才上朝，他对楚国的使者说："我有六里受封的土地，情愿把它献给楚王。"楚国的使者说："我受楚王的命令，来接受商於一带的六百里土地，没听

说是六里土地。”使者回国报告楚怀王，楚怀王大怒，要出兵攻打秦国。陈轸说：“我现在可以开口说话吗？与其攻打秦国，不如反过来割让土地贿赂秦国，跟它联合共同攻打齐国，这样等于我国先送给秦国土地，然后再从齐国得到补偿，如此您王的国家还可以保存下去。”楚怀王没有听从陈轸的建议，终于出动军队，并派将军屈匄去进攻秦国。秦、齐两国联合攻打楚国，杀死楚军八万将士，并杀了屈匄，于是夺取了丹阳、汉中一带的土地。楚国又重新增兵袭击秦国，到达了蓝田，和秦军展开大战，楚军被打得大败，于是楚国割让两座城邑来与秦国议和。

【原文】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①。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②。”张仪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③。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愿④。”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⑤？”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⑥。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⑦。”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⑧。”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注释】

①要(yāo):要挟。 黔中:郡名,战国时楚置,后入秦。辖境相当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部。 武关:关隘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

②甘心:心愿得到满足。

③靳尚:楚怀王侍从之臣,大夫。

④上愿:最高的愿望。

⑤贱:轻视,看不起。

⑥不:《史记索隐》以为当作"必",当是。 上庸之地六县:《史记正义》今房州也。此即今湖北保康县以西包括房县、竹山、竹溪各县的地区。上庸,县名,亦作"庸",在今竹山县。 聘:旧时以礼物定婚。 媵(yìng):陪嫁的侍女。

⑦斥:排斥,鄙弃。

⑧鱼肉:像鱼肉一样遭人吞食。

【译文】

秦国要挟楚国,企图得到黔中地区的土地,并准备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它。楚怀王说:"我不愿交换土地,情愿得到张仪,从而奉献出黔中一带的土地。"秦王想把张仪送到楚国去,但又不忍开口。张仪竟自己请求前往。秦惠王说:"那楚王怨恨你背弃献出商於之地的诺言,他会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衰弱,我和楚国大夫靳尚的交情很好,靳尚能够亲近楚王夫人郑袖,郑袖所说的话,楚王都听从。况且我奉您王的符节出使楚国,楚国哪敢加害于我。假如楚王杀了我,能替秦国取得黔中地区,这倒是我最大的心愿。"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张仪到了楚国,楚怀王囚禁了他,并准备杀掉他。靳尚对郑袖说:"您知道您将要被国王所轻视吗?"郑袖说:"为什么呢?"靳尚说:"秦王特别宠爱张仪,一定要救他出去,如今准备用上庸地区的六个县来贿赂楚国,把秦国的漂亮

女子嫁到楚国，并把王宫中能歌善舞的作随嫁的侍女。如果国王看重土地并且尊重秦国的话，日后秦国的女子必定会得到宠爱，而夫人就会遭到鄙弃。不如您替张仪说情救他出狱。”于是，郑袖白天黑夜地劝说楚怀王道：“臣子各为自己的君主效劳。现在土地还没交给秦国，秦国就派张仪来了，这是极度重视您王的表现。您王不但没有回礼反而要杀掉张仪，秦国一定会大为发怒进攻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迁移到江南居住，以免日后被秦国当作鱼肉来宰割。”楚怀王后悔了，赦免了张仪，并待他如同以前一样的敬重。

【原文】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①。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②。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③，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⑤，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⑥。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⑦。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⑧。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已⑨。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

【注释】

①被：背靠，凭借。　带：围绕。

②虎贲(bēn)：最勇猛的士卒。　乘(shèng)：古代四匹马拉的一辆车为一乘。　骑(jì)：古代一人一匹马的合称。

③常山：本为恒山，此因避汉文帝刘恒名讳而改。

④格：匹敌，抵挡。

⑤与：亲善，亲附。

⑥过：过错，失误。

⑦宜阳：韩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上地：指上党郡，在今山西长治市一带。

⑧河东：地区名，相当于今山西西南部黄河东岸。　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梁：即魏国。以下同。

⑨饰辩虚辞：粉饰言辞，空发议论。　高主之节：抬高君主的节行。高，用作动词。　卒：同"猝"，突然。

【译文】

张仪被释放后，还没有离开楚国，听到了苏秦去世的消息，便游说楚怀王说："秦国的领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兵力可以阻挡四方邻国的进攻。背靠天险，又有黄河围绕着，四周均有要塞可以坚守。拥有一百多万最勇猛的兵卒，战车一千辆，战马一万匹，粮食多得堆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兵安于危难并勇于牺牲。君主英明、威严，将帅聪颖、威武。即使不出兵，凭着它的声望，也会席卷险峻的常山，必定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各国有迟来顺服秦国的一定会先被灭亡。而且，主张联合六国与秦国争斗的行为，无异于驱赶群羊去进攻猛虎，羊群不能与猛虎匹敌是很明显的。如今您王不亲善猛虎却去亲善群羊，我私下认为大王的计谋是错误的。

"当今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两国相争，形势发展必定不可能让两国同时存在。大王如果不亲附秦

国，秦国就会发兵占据宜阳，那么韩国上党郡一带的交通就不能畅通。再出兵河东，夺取成皋，韩国一定会向秦国臣服，魏国也会随风动摇。秦国进攻楚国的西部，韩、魏两国进攻楚国的北部，国家怎么能没有危险呢？

"再说主张合纵的人，是纠集一群弱小的国家去攻打最强大的国家，不充分估量敌人的实力而轻易发动战争，国家贫穷又频繁交战，这是招致国家危亡的做法。我听说过，兵力不如对方的时候就不要挑起战争；粮食不如敌人多的时候，就不要和它持久作战。那些主张合纵的人，专门粉饰言辞，空发议论，吹嘘君主的所谓高风亮节，只说不事秦的好处，却不说其危害的一面，而突然有了秦国的祸害，就往往来不及应付。因此，我希望大王能仔细地考虑它。

【原文】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①]。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②]。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③]。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④]。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待)〔恃〕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⑤]。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⑥]。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⑦]。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

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8]。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于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愿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9]。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10]。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11]；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12]。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13]。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14]。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

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15]。屈原曰[16]："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17]；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18]。"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注释】

①汶(mín)山：即岷山，在今四川北部。

②舫(fǎng)船：两船相并。

③扞(hàn)关：即江关，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

④北地：楚国北部地区。

⑤新城：新夺取的城邑，不详所在。　存民：生存着的百姓。

⑥逆：抵触，违背。

⑦函谷：关名。在今河南灵宝县东。

⑧列侯：爵位名，本称“彻侯”，为秦国二十等爵位中的最高一级，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为“列侯”或“通侯”。 执圭：楚国的最高爵位名称。

⑨卫：战国时为小国，隶属魏，已贬号为君，独有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市南）地带。 阳晋：邑名，在今山东郓城县西，距卫较近。 关：卡住。 匈：通“胸”，胸膛。《史记索隐》攻卫、阳晋，大关天下胸。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据阳晋，是大关天下胸，则他国不得动也。

⑩东指：向东进攻。 泗上十二诸侯：泗水边上的宋、鲁、邹等小诸侯国。泗水，在今山东中部。十二，为虚数。

⑪武安君：因封邑在武安，故称。武安，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

⑫车裂：俗称五马分尸，为古代的一种酷刑。

⑬混一：统一。

⑭效：献出。 汤沐之邑：古代赐给诸侯，以供其住宿和斋沐等费用的地邑。

⑮重：困难、不情愿。

⑯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战国楚人，政治家、诗人。详《屈原贾生列传》。

⑰烹：古代用鼎镬煮杀人的一种酷刑。

⑱倍：通“背”，背弃。

【译文】

“秦国西面拥有巴、蜀二郡，用大船装载粮食，从岷山出发，沿长江而下，到达楚国三千多里。两船相并载运士卒，每一舫可装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的粮食。顺流漂浮而下，一天可行驶三百多里。里程虽远，但不需要花费牛马的力气，用不了十天就可到达扞关。扞关一受到惊扰，那么边境以东地区都要据城防守了。最后，黔中和巫郡便不会属于您王所拥有。秦国发兵出武关，向南面进攻，那么楚国北部的土地就会被断绝。秦军攻打楚国，三个月以内可以给楚

国造成危难，而楚国要等待得到诸侯国的救援，却在半年以后，由此从形势上看肯定是来不及的。企图仰仗弱国的救援，而忘记强秦随时造成的祸患，这正是我替大王所担忧的。

“大王曾经和吴国人打过仗，虽然五次战争中取得了三次胜利，但临阵的士卒却几乎损失殆尽了；为了在偏远的地方守卫新夺取的城邑，那些留存的老百姓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听说，功业太大，容易产生危险；百姓疲惫，容易怨恨他们的君主。守着容易产生危险的功业而背逆强秦的心愿，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啊。

“秦国十五年不出兵函谷关，去攻打齐国和赵国的原因，是暗中有一举吞并天下的雄心。楚国曾经和秦国发生冲突，在汉中交战，结果楚国没有取胜，有列侯和执圭爵位的人战死了七十多位，于是丧失了汉中一带土地。楚王您非常恼怒，又发兵偷袭秦国，大战于蓝田。这就是所谓两虎相斗的情形。秦国和楚国互相撕杀，精力会疲惫不堪，这时韩国和魏国若以全力从背后给予打击，计谋没有比它更危险的了。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秦国发兵攻打卫国和阳晋，必定会卡住天下的胸膛。大王如果出动全部军队攻打宋国，用不了几个月宋国就可以全部占领，全部攻占宋国之后再继续东进，那么泗水边上的诸侯国就都归您王所有了。

“凡是天下用盟约联合诸侯，亲善使他们互相坚守的人就是苏秦，他受封为武安君，做了燕国的相国，就暗中和燕王谋划，企图攻破齐国并瓜分它的土地；于是苏秦假装得罪燕王，从燕国逃跑到齐国，齐王因而收留了他并让他作了齐国的相国；过了两年苏秦的阴谋被察觉，齐王极其愤怒，在市集上把苏秦五马分尸了。以一个欺诈虚伪的苏秦，却想要经营整个天下，使诸侯联合统一，他的策略不可能成功那是很明显的了。

“如今秦国和楚国边界相接，本来地形上就是亲近的国家。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我将请求让秦国的太子到楚国作人质，也

请楚国的太子到秦国作人质，并请求用秦王的女儿作侍候大王的姬妾，再献上拥有一万户人口的都城作为汤沐的城邑，秦、楚两国长久地结为兄弟之邦，终身不互相攻伐。我以为没有比这更便利的策略了。"

这时，楚王虽然已经得到张仪，但又不情愿把黔中的土地送给秦国，便想应允张仪的建议。屈原说："从前大王被张仪欺骗过，这次张仪来了，我以为大王会烹杀了他；如今放了他，不忍心杀死他，却又听信他的邪说，千万不能这样做。"怀王说："答应了张仪，就等于再次收复了黔中，这是美好有利的事。答应了再背弃，是不行的。"所以最终答应了张仪，跟秦国亲善。

【原文】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饭〕藿羹①。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②。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③。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④。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⑤。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後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⑥。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⑦。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⑧。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⑨。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奋曰'听吾计可以强霸天下⑩'。夫不顾社

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无过此者[11]。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12]。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13]。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14]。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15]。”

【注释】

①五谷：五种谷物。通常指稻、黍、稷、麦、豆，此泛指粮食作物。　非菽而麦：菽(shū)，豆类的总称。此句《战国策·韩策一》作“非麦而豆”，与下文“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相连，此语似更为恰当。　藿羹：豆叶汤。

②不餍(yàn)：吃不饱。　糟糠：酒渣、糠皮等粗劣食物。

③厮徒：勤杂兵。　负养：搬运夫。

④徼(jiào)亭：边境上用于观察敌情的亭子。　鄣塞：边境险要的地方。见，同“现”，现成的，现有的。

⑤虎贲之士：最勇敢的战士。　跿跔：(tú jū)：跳跃。　科头：空头，光着头，指不带头盔。　贯：护着。　颐：面颊。　奋戟：奋不顾身作战的人。

⑥戎兵之众：《史记会注考证》枫山本，“戎兵”作“戎马”。张文虎曰：“上下皆言马，‘戎兵之众’一句杂出，且上文已言之矣，疑衍。　探前趹(juě)后：马奔腾时前蹄跃起，后蹄腾空的姿势。　三寻：古代七尺或八尺为一寻。

⑦“被”：通“披”。　胄(zhòu)：头盔。　捐：丢弃。　徒：赤脚。　裼(xī)：袒开上衣，露出上身。　左挈(xié)：左手提着。

⑧孟贲：战国时卫国的大力士。　乌获：秦武王时的大力士。

⑨垂：垂悬。 千钧：钧，古代重量单位，一钧为三十斤。千钧，形容重量无比。

⑩群臣：《战国策·韩策》无此二字。 甘言好辞：甜言蜜语。 比周相饰：彼此勾结，相互掩饰。

⑪诖(guà)误：贻误。此指连累。诖，欺骗。

⑫荥阳：邑名，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 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史记索隐》按：此皆韩之宫苑，亦见《战国策》。

⑬莫如为秦：为，帮助。

⑭时韩国国君为韩襄王：襄王名仓，公元前311年～前296年在位。

⑮便：合适，有利于。

【译文】

张仪离开楚国，趁机就前往韩国，游说韩王说：

“韩国地势险恶，处在山区，粮食作物不是小麦而是豆类，百姓吃的食物，大都是菽豆饭、豆叶汤。一年歉收，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领土不到九百里，没有储蓄两年的粮食。估算大王的士卒，全部加起来不超过三十万，其中还包括勤杂兵、搬运兵等。除去守卫边疆堡垒要塞的士卒外，现有的士卒不过二十万罢了。而秦国有武装士卒一百多万，战车一千辆，战马一万匹，那些勇猛的战士飞速前进，不带头盔，双手护着脸颊，带着武器，奋勇杀敌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而且秦国的战马优良，骑士众多，战马向前一跃，后蹄一蹬，刹时腾空而起，一跃能达两丈多远的马数也数不清。山东六国的战士披着铠衣，带着头盔去作战，而秦国的战士则抛弃甲衣，赤膊上阵，光着脚追逐敌人，他们左手提着敌人的首级，右手挟着生擒的俘虏。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较，犹如用孟贲这样的大力士去对付胆小鬼；他们用巨大的威力压下来，就好像乌获对待婴儿一样。用孟贲、乌获这样的勇士作战来攻打不服顺的弱国，简直和把千钧重量压在鸟卵上没有两样，必然不会有幸免于难的了。

"各大臣和诸侯王们不估量本国土地的寡少，却轻信主张合纵的人的甜言蜜语，他们彼此勾结，相互掩饰，都振振有词地说'听从我的计策，可以在天下称霸'。不顾虑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听信一时之说，连累了人主，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

"假如，大王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发兵占据宜阳，隔断韩国的上地，接着东进夺取成皋、荥阳，那么在鸿台的宫殿、桑林的苑囿就不会再为大王所拥有了。再说，成皋被堵塞，上地被隔断，那么大王的土地就会被分割了。由此，先事奉秦国就会使韩国安全，不事奉秦国就会使韩国危险。那种制造了灾祸却想得到吉善的好报，计谋浅陋又结下深怨，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的作法，即使不想亡国也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替大王着想，不如帮助秦国。秦国所希望的无非是削弱楚国，而能够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韩国。这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更强大，而是韩国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如今您王向西事奉秦国来攻打楚国，秦王一定会高兴。攻打楚国，从他的土地上获取利益，这样既转嫁了灾祸又取悦了秦国，实在是没有比它更合适的计谋了。"

【原文】

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湣王曰①：

"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②。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③'。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④。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

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⑤]；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⑥]。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⑦]；赵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⑧]。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⑨]。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注释】

①齐湣王：齐国国君，公元前323年～前284年在位。"湣"，字亦作"闵"。曾与秦昭王并称东帝、西帝。后齐都被燕军攻破，出走至莒。不久被楚将淖齿所杀。

②殷众：众多。殷，众多。二字同义。

③负：背靠着。

④朋党：同类的人为了个人的目的而互相勾结。　比周：培植党羽，经营私利。

⑤河：黄河。　漳：漳河，在今河北南部边境，折向东北入古黄河。

⑥番(pó)吾：赵邑名，在今河北磁县。

⑦效：献出。　河外：此指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县西)等地。

⑧渑池：韩邑名，在今河南渑池县西。　河间：赵邑名，在今河北献县东南。此盖指沱水与黄河、漳河之间的地区。《史记正义》河间，瀛州县。依此，则是指今河北高阳、博野、献县、大城诸县之间的地区，处保定市之东南。

⑨清河：水名。源出今河南林县北，流经安阳市北往东再东北折至今山东

平原县西北入古黄河。当时介于齐、赵之间。 今山东茌平县西北。临淄：齐都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即墨：齐国重要城市。在今山东平度县西南。

【译文】

韩王听信了张仪的计策。张仪回到秦国汇报，秦惠王赏赐他五座城邑，封号叫武信君。又派张仪往东游说齐湣王说：

"天下间最强大的国家，没有能超过齐国的了，朝中大臣以及父兄众多，而且富足安乐。但是替大王谋划的人，都是为了暂时的快乐，而不考虑长远的利益。主张合纵的人游说大王时一定说：'齐国西边有强大的赵国，南面有韩国和魏国。齐国是靠海的国家，土地广阔，人民众多，军队强大，士兵勇敢，即使有一百个秦国，对齐国也无可奈何。'大王赞赏这种说法，但没有考虑它的实际情形。那些主张合纵的人结成一伙，互相勾结，没有谁不认为合纵是可行的。我听说过，齐国跟鲁国三次交战而鲁国三次取胜，但鲁国却因此变得危险随后就灭亡了，虽有战胜之名，得到的却是灭亡的现实。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齐国大而鲁国小啊！如今，秦国与齐国比较，正像齐国和鲁国一样。秦国和赵国在黄河、漳河边上交战，两次交战，赵国两次都战胜了秦国；接着秦、赵两国又在番吾交战，两次交战，赵国又打了胜仗。经过四次战役以后，赵国死亡的士兵有几十万，最后仅保存了国都邯郸，虽然有战胜的名声，但是国家已经残破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

"现在秦、楚两国相约嫁女娶妇，结成了兄弟之邦。韩国奉献出宜阳，魏国敬献出河外；赵王到渑池去朝拜秦王，割让河间来事奉秦国。如果，大王不事奉秦国，秦国驱使韩、魏两国攻打齐国的南部，并尽出赵国的军队渡过清河，直指博关，如此，临淄、即墨就不会为大王所拥有了。国家一旦被攻击，即使想事奉秦国，也不可能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齐王说："齐国偏僻落后，僻处在东海之滨，从来就不曾听到过关于国家长远利益的高见。"于是，他应允了张仪的建议。

【原文】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

"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①。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②。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③。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④。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⑤。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⑥。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⑦；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⑧；一军军于渑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服)〔破〕，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而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⑨。"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绾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⑩。先王弃群臣，寡人

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11]。乃且愿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适闻使者之明诏[12]。"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13]。

【注释】

①收率：领导，统率。 宾：通"摈"，排斥。

②慑伏：亦作"慑服"，因畏惧而服从。 缮甲：整治军服。 厉兵：厉，通"砺"，磨砺武器。 饰：通"饬"，整修。 愁居：忧愁地生活。 慑处：畏惧地自处。 督过：督责过失。

③白马之津：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④敝甲：破旧的武器。 凋兵：受损伤的士兵。 甲子：用干支记日的日期。相传周武王进攻纣王，灭商之时恰为甲子之日。 合战：交战，会战。 正殷纣之事：效仿周灭商纣之事。 正，模仿。

⑤荧惑：迷惑，眩惑。

⑥东藩之臣：东方藩国的臣子。藩国，分封或臣服的国家。

⑦午道：纵横交错的大路。在赵国东面、齐国西面。郑玄云："一纵一横为午。"

⑧河外：此指黄河东南岸，即今河南郑州市至滑县一带地区。

⑨口相结：互相交谈。 案兵：止兵不动。案，通"按"。

⑩奉阳君：即赵成。赵肃侯在位时任相国，号奉阳君。 绾(wǎn)事：控扼大事。 师傅：老师的通称。

⑪弃群臣：抛弃群臣，古代帝王死亡的委婉说法。 奉祀：主持祭祀，此借指登上王位。 日新：时间不长。

⑫约车：套车。 驱行：迅速奔行。 诏：教诲。

⑬赵王：指赵武灵王，赵国国君，公元前325年～前299年在位。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者。

【译文】

张仪离开了齐国，往西游说赵王说：

"敝国秦王派我做使臣向大王奉献不成熟的意见。大王领导天下各国抵制秦国，使得秦军有十五年不敢走出函谷关了。大王的权威传遍山东各国之间，我国恐惧畏服，只得修造武器装备，整顿兵车坐骑，练习骑马射箭，努力耕种，积存粮食，守卫四周疆界，忧愁小心地生活着，不敢轻举妄动，惟恐大王有意挑出毛病来责备我们。

"如今，凭借着大王的督责之力，秦国攻占了巴、蜀，兼并了汉中，夺取了西周和东周，迁走了九鼎，守卫着白马渡口。秦国虽然地处偏远，然而内心不满，积愤的时日已经很久了。如今秦国有残兵败将，驻扎在渑池，准备渡过黄河，跨越漳水，占领番吾，与贵国军队在邯郸城下相遇，希望在甲子日会战，来仿效周武王伐商纣的故事，因此秦王特派我作为使者先来敬告大王的侍从左右。

"举凡大王之所以信赖合纵联盟的原因是依仗着苏秦。苏秦眩惑各国诸侯，把对的当作错的，把错的当作对的，他想暗中颠覆齐国，结果自己却被在集市上五马分尸。天下各国无法联合统一，是很明白的事。如今，楚国和秦国结成兄弟之邦，而韩国和魏国都称为护卫秦国的东方藩属之臣，齐国献出盛产鱼盐的土地，这就等于斩断了赵国的右臂。右臂折断了还要与人争斗，失去了同伙而孤独自居，要想使国家不危险，难道能办得到吗？

"现在，假如秦国派出三位将军统帅军队：其中一军阻塞午道，并通知齐国让它出动军队渡过清河，驻扎到邯郸的东面；另一支秦军进驻成皋，驱使韩、魏两国的军队驻扎在河外；另一军驻扎在渑池。秦国相约四国合力为一进攻赵国，赵国灭亡后，必定由四国瓜分它的土地。所以，我不敢隐瞒这些真实意图，先把它传达给大王的侍从左右。我私下替大王考虑，不如跟秦王在渑池会晤，当面相见、亲口结交，请求秦国停止用兵，不要进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

赵王说："先王的时候，奉阳君垄断专权，蒙蔽和欺骗先王，独断处理一切政务，而我还在从师学习，不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先

王离开人世时，我年纪还小，继承君位的日子不长，心里本来就存有疑虑，认为统一合纵不事奉秦国，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于是准备改变主意，割让土地，承认以前的过错来事奉秦国。我正要套车马，准备迅速出发的时候，恰好听到了您作为使者的英明教诲。”赵王接受了张仪的建议，张仪就离开了赵国。

【原文】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1]：

“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2]。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3]。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4]。’于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5]。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6]。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7]？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8]。

“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采正计[9]。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恒山之尾五城。”

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10]。

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11]。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郤武王，皆畔衡，复合从[12]。

【注释】

①燕昭王：燕国国君，名平，一名职。公元前311年～前279年在位。曾改革政治，招徕人才，联合五国攻破齐国，是燕国最强盛的时期。

②赵襄子：赵无恤，春秋末晋国大夫。 代：国名。地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公元前475年被赵襄子灭亡。 句(gōu)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为古代的军事要塞。

③工人：工匠。 金斗(zhǔ)：铜制的方勺，用来舀汤，舀酒。 长其尾：加长它的斗柄。

④热啜(chuò)：趁热喝的肉汁。啜，喝。

⑤斟：肉汁，亦即金斗。《史记索隐》斟谓羹勺，故因名羹曰斟。

⑥摩：通"磨"。 笄(jī)：古代妇女挽起头发用的簪子。 摩笄山：在河北宣化县东南。

⑦很戾：乖张暴戾。很，通"狠"。

⑧云中：赵地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一带。 九原：赵邑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 易水：二水名，均发源易县，分别为涞水、呕夷水之支流，在今河北保定市东北。 长城：此指燕长城，在今河北易县西南经徐水过霸县南至大城县。

⑨裁：通"才"，仅仅。

⑩武王：秦国国君，名荡。公元前310年～前307年在位。好勇力，后因举鼎断腿而死。

⑪取容：获取国君的善待、恩宠。

⑫有郤(xì)：有嫌隙，不合。郤，同"隙"。 畔：通"叛"，背叛。 衡：通"横"，即连横。

【译文】

往北到了燕国，游说燕昭王说：

“大王所亲近的国家莫过于赵国。从前赵襄子曾把他的姐姐嫁给代王作妻子，想吞并代国，跟代王约定在句注要塞会晤。他命令工匠事先制造铜勺，加长匙柄，让它可以把人击死。赵襄子跟代王饮酒时，暗中告诉厨子说：‘酒喝到酣畅欢乐时，你就送上热汤，然后趁机反转勺柄将他击杀死。’就在代王饮酒酣畅欢乐的时候，厨子进献热汤，并送上汤勺，趁机反转勺柄用它袭击代王，把他杀死了，代王的脑浆淌在地上。赵襄子的姐姐听到这件事，随即磨快簪子自杀了。所以直到今天还有摩笄山的名称。代王的惨死，天下没有人不知道的。

“赵王的凶狠暴戾，六亲不认，是大王看得最清楚的事，还能认为赵王是可亲近的吗？赵国曾发兵攻打燕国，两次围攻燕都威逼大王，逼得大王割让十座城邑来谢罪。如今，赵王已经在渑池朝见秦王，献出河间而事奉秦国。假如大王现在不事奉秦国，秦国出兵云中、九原，驱使赵国进攻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再属大王所拥有了。

“况且，如今的赵国对于秦国来说如同郡县一般，绝不敢随便出兵攻打别的国家。如果，大王事奉秦国，秦王一定很高兴，赵国更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燕国西面有强大秦国的援助，南面没有齐、赵两国的祸患，所以，我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燕王说：“我如同蛮夷一样身处偏僻之地，这里的人们虽然长了个男子汉的身材，决断事情却如同婴儿一样幼稚，他们的言论没有正确的可以选择。今天幸蒙贵客指点，我愿意向西事奉秦国，并献出恒山脚下的五座城邑。”

燕王听从了张仪的劝导。张仪回国去报告秦王，还没到达咸阳，秦惠王便去世了，武王继位。秦武王作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等到就了国君之位，很多大臣便诽谤张仪说：“张仪不讲求信用，反复不定出卖了许多国家，以取得国君的善待。如果秦国再任用他，恐怕会被天下的人所讥笑。”各国的诸侯听说张仪和秦武王之间有嫌

隙，都背叛了连横政策，又恢复了合纵外交。

【原文】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①]。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曰："奈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②]。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③]。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梁[④]。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⑤]。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⑥]。"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托仪？"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⑦]。

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注释】

①恶（wù）：诋毁，中伤。　让：责备，责怪。

②不肖：没有本事，没出息。为张仪的自谦之词。

③祭器：古代王侯祭祀祖先时所陈列的文物和用青铜器制作的礼器。多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政权。

④革车：兵车。

⑤梁哀王：当作"梁襄王"。前文"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句，《史记志疑》案："襄"当作"惠"，"哀"当作"襄"。魏襄王，魏国国君，名嗣，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在位。

⑥罢：停止。

⑦解：解除，撤回。

【译文】

秦武王元年，大臣们日夜不停地诋毁张仪，同时齐国也派使者到秦国来责难张仪。张仪惧怕被杀，于是趁机对秦武王说："我有个笨拙的计策，愿把它奉献出来。"秦武王说："什么计策？"张仪回答说："替秦国社稷考虑，必须使东方各国发生大的变故，然后您王才可以多割得土地。现在听说齐王非常憎恨我，我所在的国家，他一定会出兵攻打它。所以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器的人到魏国去，齐国一定会出兵攻打魏国。当齐国和魏国的军队在城下交战，相持难解难分时，您王利用这个间隙攻打韩国，进入三川地区，从函谷关出兵但不发动进攻，以便直接威逼周都，周朝的祭器一定会奉献出来。您王就能够挟持天子，掌握地图和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大业啊！"秦王认为是这样，就准备了三十辆兵车，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国果然出兵攻打魏国。魏哀王害怕。张仪说："您王不要忧虑，请允许让我来让齐国罢兵。"张仪就派遣他的家臣冯喜到楚国去，借用楚国使者的身分出使齐国，对齐王说："您王非常憎恨张仪；虽然如此，但张仪能够托身在秦国您王的帮助也是够厚重的啊！"齐王说："我十分憎恨张仪，张仪寄身在哪里，我一定发兵攻打到哪里，怎么说是我帮助张仪托身了呢？"冯喜回答说："这就是您王帮助张仪有所托身呢。张仪从秦国出来时，本来就和秦王约定说：'替大王考

虑，东方各国有大变乱，然后您王才可以多割得土地。如今齐王非常憎恨张仪，张仪所在的地方，一定会发兵进攻它，所以张仪请求让他这个不成器的人到魏国去，齐国一定会出兵讨伐它。齐、魏两国的军队在城下交战，双方相持而不能离开时，大王利用这个间隙进攻韩国，进入三川地区，从函谷关出兵但不发动进攻，以便进逼周京，周朝的祭器一定会奉献出来。您王就能够挟持天子，掌握地图和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大业啊。'秦王认为很对，所以准备了三十辆兵车把张仪送到魏国。如今，张仪到了魏国，您王果然进攻它，这是您王对内使国家疲惫而对外讨伐友邦，广泛树立邻国做敌人来使自己在内部而临着灾祸，却让张仪得到秦王的信任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帮助'张仪托身'呀。"齐王说："你说得对。"于是派人撤回了军队。

张仪在魏国担任一年相国，最后死在魏国。

【原文】

陈轸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①]。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②]。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③]。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良妇也[④]。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⑤]。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于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

"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6]。"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7]？"曰："奈何？"曰："田需约诸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8]。公谓于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愿谒行于王。'王虽许公，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9]。"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轸遂至秦。

【注释】

①重币：丰厚的礼物；币，原指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和帛等物，此泛指为礼物。 轻：快速，频繁。

②厚：多。 薄：少。

③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时楚国大夫，事详《伍子胥列传》。 曾参（shēn）：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学生，以孝著称。见《仲尼弟子列传》。

④闾巷：街巷。 出妇：被丈夫遗弃的妇女。 乡曲：乡里。

⑤期（jī）年：一整年。

⑥异日：他日，第二天。

⑦厌事：此指多做事。厌，通"餍"，饱。

⑧田需：魏国国相。

⑨陈：陈列，摆出。

【译文】

陈轸也是个游说的策士。他和张仪一道共同事奉秦惠王，二人都被尊贵重用，因而常常互争宠幸。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诋毁陈轸说："陈轸用丰厚的礼物频繁地往来于秦、楚两国中间，本来应该为

国家办理好外交。如今，楚国却未曾对秦国更加友好，反而对陈轸十分友好，可见陈轸为自己打算的多，而为您王考虑的少。况且，陈轸想要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您王为何不随他的便呢？”秦惠王对陈轸说：“我听说你想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有这回事吗？”陈轸回答说：“有。”秦惠王说：“张仪说的话果然是可信的。”陈轸说：“不仅张仪知道这件事，而且过路的行人都知道这回事了。从前伍子胥忠于他的国君，因此天下的君主都争着要他做臣子；曾参孝顺他的父母，天下的父母都愿意要他做儿子。所以不出巷里就能卖掉的奴仆、侍妾是好奴仆、好侍妾；被遗弃的妇女能嫁给本乡里人的是好媳妇。如今陈轸要是不忠于他的国君，楚国又凭什么认为陈轸是忠诚的呢？忠于国君还要被摈弃，我不到楚国，又去哪里呢？”秦惠王认为陈轸说的话有道理，于是便友好地对待他。

陈轸在秦国居留了一年，秦惠王最终让张仪担任了相国，陈轸便投奔到了楚国。楚国没有重用他，派他作为使者出使秦国。陈轸经过魏国，想会见犀首，犀首谢绝不见。陈轸说：“我有事而来，您不见我，我要走了，不能等到第二天呢！”犀首接见了他。陈轸说：“您为什么喜欢饮酒？”犀首说：“因为无事可做。”陈轸说：“我请允许让您多做些事情可以吗？”犀首说：“怎么办？”陈轸说：“田需准备邀集诸侯合纵亲善，楚王怀疑，不相信他。您对魏王说：‘我和燕王、赵王有故情，他们多次派人来说：“如果没有事情何不来见见面”，希望拜见大王之后能允许我前行。’魏王即使允许您去，您也不要多准备车辆，把三十辆车陈列在庭院里，并且公开说要到燕国或赵国去。”燕国、赵国的出使人员听到了这件事，驱车飞奔告诉他们的君王，派人迎接犀首。楚王听到这件事后十分愤怒，说：“田需和我相约，但犀首却前往燕国和赵国，这简直是在欺骗我。”楚王发怒，不再听从合纵的事。齐国听说犀首到北方去，便派人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犀首便去齐国了。尔后，齐、燕、赵三国宰相的职务，都听从犀首的安排。陈轸于是回到了秦国去。

【原文】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于左右①。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②。陈轸适至秦，惠王曰③："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④？"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⑤。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⑥？'中谢对曰⑦：'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⑧。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愿子为子主计之余，为寡人计之⑨。"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⑩：'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克之⑪。此陈轸之计也。

【注释】

①救：此指阻止，制止。

②便：有利。

③适：恰好。

④越：国名。建都会稽。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灭。详《越王句践世家》。

⑤仕：做官。 执珪：爵位名。战国时楚国设置，为楚的最高爵位，有上中下三等。 有顷：不久。

⑥鄙细人：居住在郊野、地位低下的人。

⑦中谢：侍从官。

⑧故：故乡。

⑨子主：指楚怀王。子，陈轸。

⑩馆竖子：旅馆的伙计。

⑪克：制胜。

【译文】

韩、魏两国正在交战，整整一年不能和解。秦惠王想要阻止它，询问左右大臣的意见。左右大臣有的人说阻止它有利，有的人说不阻止有利，惠王不能为这件事作出决断。陈轸恰好回到了秦国，惠王说："您离开我到了楚国，还想念我么？"陈轸回答说："大王听说过越国人庄舄吗？"惠王说："没有听说。"陈轸说："越人庄舄在楚国任执珪爵位的官，不久病了。楚王说：'庄舄原来是越国乡下地位低下的人，如今担任楚国的执珪，富贵了也还思念越国吗？'侍从官回答说：'大凡人们思念故乡，都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假如他思念越国，呻吟时就会操越国的腔调；假如他不思念越国，那么呻吟的声音便是楚国的口音。'派人前去偷听，庄舄仍然操的是越国的乡音。如今，我虽然被遗弃驱逐到了楚国，难道说话就没有了秦国的口音吗？"惠王说："很好。现在韩、魏两国交战，整整一年没有和解，有人说我前往制止它比较好，有人说不制止为好，我不能作出决断，希望您在为您的君主出谋划策之余，也能为我出个主意。"陈轸回答说："曾经也有人把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告诉大王了吧。卞庄子想刺杀老虎，旅馆的伙计制止他说：'那两只老虎正在吃牛，吃到兴头正浓时必然要互相争抢，一争抢必然要相斗，争斗的结果大虎会受伤，小虎被咬死。趁大虎受伤的时候去刺杀它，一下定会赢得杀死

两只老虎的名声。'卞庄子认为说的对，站着等着它们。过了一会，两虎果然争斗起来，大虎受伤，小虎被咬死。卞庄子趁势把那只受伤的老虎刺死了，一举取得了杀死两只老虎的功劳。如今，韩、魏两国互相交战，整整一年没有和解，这样势必是大国遭受损伤，而小国濒临危亡。趁大国遭受损伤时出兵讨伐它，必然有一举两得的实利。这个道理就像卞庄子刺虎的事情一样。你看，我为您王服务，与为我的国君服务，有什么不同呢？"惠王说："太好了。"最终决定不去解救他们。果然大国受到损伤，小国濒临灭亡，秦国趁机出兵加以攻伐，大大地战胜了他们。这就是陈轸的计谋。

【原文】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名衍，姓公孙氏[①]。与张仪不善。

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②]："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已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错矣[③]。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张仪去。

义渠君朝于魏[④]。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⑤]。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⑥]。"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⑦]；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⑧]。"其后五国伐秦[⑨]。会陈轸谓秦王曰[⑩]："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⑪]。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⑫]。

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

【注释】

①犀首：本魏国武官名，此以官名代人名，指魏国公孙衍。 阴晋：邑名，在今陕西华阴县东。

②韩公叔：韩国太子公叔伯婴。

③错：停止，中断。

④义渠君：义渠族的首领。义渠，部族名，西戎族的一支，分布于今陕西和甘肃一带。公元前270年被秦国吞并。

⑤害：嫉妒。

⑥过：访问，探望。 谒(yè)：告诉。

⑦中国：中原地区各国(即关东六国)。 无事：指中原各国不攻打秦国。 烧掇(duó)：焚烧而侵略。 焚杅(yú)：焚烧蹂躏从而牵制。

⑧有事：指各国攻打秦国。 轻：快速。

⑨五国：楚、魏、齐、韩、赵，公元前329年此五国共同攻秦。

⑩会：恰好，正好。

⑪文绣：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 纯(tún)：匹，段。 遗(wèi)：赠送，给予。

⑫李伯：城邑名。《战国策》作“李帛”，今地不详。

【译文】

犀首是魏国阴晋人，名叫衍，姓公孙。和张仪关系不好。

张仪为秦国的利益到了魏国，魏王让他担任相国。犀首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对韩公叔说：“张仪已经使秦、魏两国联合了，并主张说‘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魏王之所以厚待张仪的用心，是想得到韩国的土地。而现在韩国的南阳已经被占领了，您为什么不稍微把一些政事委托给公孙衍，以此让他到魏王面前表表功，如果这样作，秦国和魏国的交往便可以中断了。然而魏国也

一定会图谋秦国而抛弃张仪，收买韩国而让公孙衍做相国。"公叔认为这样做有利，因而把一些政事委托给犀首，让他去献功。犀首果然做了魏国的相国。张仪被迫离开了魏国。

义渠族的首领到魏国朝见。犀首听说张仪又重新做了秦国的相国，嫉妒他。犀首于是对义渠族的首领说："贵国道路遥远，您日后很难再有机会来访问，请让我告诉您一件事。"他接着说："中原各国不进攻秦国，秦国便会进攻、焚烧您的国家。如果各国一齐进攻秦国，秦国就会快速地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事奉您的国家。"在这以后，楚、魏、齐、韩、赵五国进攻秦国。恰好陈轸对秦王说："义渠族的首领是蛮夷各国中贤明的君主，不如赠送财物来安定他的心志。"秦王说："好。"便把一千匹锦绣和一百名美女送给义渠族首领。义渠族首领召集大臣们商议说："这就是以前公孙衍所说的情况吗？"于是，发兵袭击秦国，在李伯城下将秦军打得大败。

张仪已经去世以后，犀首到秦国做相国。他曾经佩带五国的相印，成为联盟的首领。

【原文】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①。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②。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③！

【注释】

①三晋：赵、韩、魏三国，均由原来的晋国所分立，故又称三晋。　权变：权宜机变。

②甚：超过，胜过。　振暴(pù)：揭露。　扶：培植，扶持。

③要之：总之。　倾危：险诈。

【译文】

太史公说：韩、赵、魏三晋有很多善于权谋机变的策士，那些主张合纵、连衡，促使秦国强大的，大抵都是三晋的人。张仪的所作所为超过了苏秦，然而世上的人却厌恶苏秦，是因为他先死了，使张仪有机会能够揭露和抨击苏秦的短处，从而培植自己的主张，最终形成自己的连横政策。总而言之，这两个人都是险诈的策士啊！

史记全译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题解】

本传所述实亦纵横家活动之余波。以樗里疾、甘茂、甘罗三人合传，而附见游腾、胡衍、向寿、苑涓诸人，在继续说明秦之向东发展及其与韩、魏、楚、齐、燕、赵六国相互交往的同时，表现了战国策士在其中纵横捭阖的扰攘之功。樗里子之称号智囊，甘茂之起闾阎显名诸侯，甘罗之年十二以为上卿，亦以示智谋、奇计之作用于历史。然而司马迁以为这些人物均非"笃行君子"，他们是在秦国正当走向强大过程中，所引起的"天下尤趋谋诈"风气的一种产物。司马迁是将人物的活动放在总的历史发展的趋势中，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品德和历史作用的。

游腾在评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时，有"今秦，虎狼之国"的言词，这表示秦在战国后期发展的迅猛及六国政治家对它的畏惧之心，也是《史记》中经常引述借以说明秦以暴虐手段进行统一活动的评议语，自然也表示了司马迁的某些认识倾向。

【原文】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①]。母，韩女也[②]。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③]。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④]。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蔺[⑤]。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

丐，取汉中地[⑥]。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注释】

①樗(chū)里子：公元前?年～前300年。秦国大臣。因居于樗里(一作楮里，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故称。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 秦惠王：秦国国君，即秦惠文王，名驷。公元前337年～前311年在位。

②韩女：韩国的女子。

③滑(gǔ)稽：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腹大如壶，能不断地往外流酒。此比喻为能言善辩，语言流畅。

④秦惠王八年：公元前330年。 右更：爵位名。秦国爵位二十级中由低往上的第十四级。 曲沃：魏邑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 尽出其人：全部驱逐了城里的人。

⑤蔺：赵邑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

⑥魏章：秦国将领。 屈丐：此役发生于公元前312年，屈丐与秦军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北)，大败被俘，楚因此失去汉中。 汉中：地区名，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南和湖北省郧县、保康以西及珍珠岭以北地区。

⑦严君：封号，即严邑的君主。严，秦邑名。《史记索引》以为是"严道"，在今四川荥经。

【译文】

樗里子，名叫疾，是秦惠王的弟弟，他与惠王同父异母。他的母亲是韩国的女子。樗里子能言善辩，足智多谋，秦国的人称他叫"智囊"。

秦惠王八年，惠王赐给樗里子右更的爵位，并派他带兵攻伐曲沃，他把那里的人全部强制迁走，夺取了曲沃城池，从此曲沃之地归属于秦国。秦惠王二十五年，惠王又派樗里子统兵攻打赵国，俘虏了赵国将军庄豹，占领了蔺邑。第二年，樗里子援助魏章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国将领屈丐，夺取了汉中一带的土地。秦国封爵樗里子，号称"严君"。

【原文】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①。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②。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③。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④。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⑤。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⑥。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⑦。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⑧。"楚王乃悦。

【注释】

①武王：秦武王，秦国国君，名荡。公元前310年～前307年在位。喜斗力，与力士孟说比赛举鼎，断膑而死。 张仪：魏国贵族的后代，著名游说家，倡连衡之策。详见《张仪列传》。

②宜阳：韩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③周：此指东周王延。 卒：步兵。

④楚王：即楚怀王，熊槐。公元前328年～前299年在位。 让：责备，责怪。

⑤知(zhì)伯：晋国大将荀瑶。 仇犹：国名，在今山西盂县。 遗之广车：《战国策》、《韩非子》作"遗之大钟，载以广车。"相传知伯进攻仇犹国时，因道路险阻，不易进军，便铸造了一口大钟，用大车装载送给仇犹国。仇犹国为此特修筑了一条宽路迎接。结果，知伯的军队便沿着这条路进军，一举灭亡了仇犹国。广车，横长的大车。

⑥蔡：古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地在今河南省中部，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公元前478年被楚所灭。详《管蔡世家》。

⑦戟(jǐ)：古代兵器。是戈与矛的合体，成十字型。戈可勾杀，矛可刺杀，

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武器。 弩(nǔ):用机关发射的弓。其构造由机身(郭)、钩弦(牙)、瞄准器(望山)、扳机(悬刀)等组成。发射时,扣扳悬刀,牙即下缩,其所钩注的弦即弹出,将箭发射出去。最远射程可达今二百六十米左右。 戟、弩在此的意思是使用它的士兵。
⑧忧:忧虑,使动用法。

【译文】

秦惠王去世,太子武王继位,驱逐了张仪和魏章,然后任用樗里子、甘茂做左右丞相。秦国派甘茂攻打韩国,夺取了宜阳。派樗里子率领百辆战车进入周都,周王派士兵迎接他,态度十分恭敬。楚王很生气,责备周王,认为他太重视秦国的来客。游腾替周王劝说楚王道:"智伯讨伐仇犹的时候,先送给它大车,然后趁机派兵跟随在后面,结果仇犹灭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没有防备的缘故。齐桓公攻打蔡国时,扬言要讨伐楚国,实际上偷袭蔡国。如今的秦国,是像虎狼一样的国家,派樗里子带领百辆战车进入周朝,周王以仇犹、蔡国的事例作为借鉴,因此把扛着长戟的士卒安置在前面,把挽着强弓的士兵布置在后面,名义上是护卫樗里子,实际上是囚禁他。况且,周王难道能不担心自己国家的安全吗?恐怕一旦亡国了会使大王忧伤。"楚王听了,这才高兴起来。

【原文】

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①。

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②。蒲守恐,请胡衍③。胡衍为蒲谓樗里子曰:"公之攻蒲,为秦乎?为魏乎?为魏则善矣,为秦则不为赖矣④。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卫必折而从之⑤。魏亡西河之外而无以取者,兵弱也⑥。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将观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

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试为公入言之,以德卫君[⑦]。”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⑧]。衍能令释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愿以请。”因效金三百斤,曰[⑨]:“秦兵苟退,请必言子于卫君,使子为南面[⑩]。”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贵于卫。于是遂解蒲而去。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⑪]。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⑫]。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⑬]。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⑭]。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⑮]。”

【注释】

①昭王:秦国国君,名稷。秦武王异母弟。昭,为死后的谥号。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 元年,即公元前306年。

②蒲:卫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史记正义》蒲是卫国的郭卫。

③胡衍:卫国大臣。

④赖:利。

⑤折:屈服。此句《史记索隐》引《战国策》云“今蒲入于秦,卫必折而入于魏”。似较长。

⑥西河: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西岸。

⑦德:此为动词,意为施德,施恩。

⑧病:弊病,毛病。

⑨效:奉献。

⑩南面:古代以坐北面南为尊位。如帝王之位即为南面。此借指给于胡衍最高的奖赏和名望。

⑪皮氏:魏邑名。在今山西河津县西。

⑫渭南:渭河以南。 章台:秦国离宫台名,旧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⑬阴乡：乡名。

⑭长乐宫：西汉主要宫殿之一。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汉长安故城东南隅。始建公元前202年，周围二十里，是汉初皇帝视朝的地方，惠帝后改为太后居地。 未央宫：西汉主要皇宫之一。旧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西南隅。建于公元前200年，周围二十八里。西汉末被毁。 武库：储藏器物的仓库。是未央宫的一部分。 正直：正对着。

⑮任鄙：秦武王时的力士，曾任汉中郡守。

【译文】

秦武王去世，昭王继位，樗里子更加受到尊重。

昭王元年，樗里子领兵进攻蒲邑。蒲邑的长官恐惧，向胡衍请教。胡衍替蒲邑的长官对樗里子说："您攻打蒲邑，是为了秦国呢？还是为了魏国呢？如果是为了魏国还好，如果是为了秦国就不算有利了。卫国之所以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全靠着蒲邑作为屏障。如今您要攻打蒲邑，蒲邑就会投靠魏国，卫国也一定会屈服归属于魏国。魏国丧失西河以外的土地而没有办法收回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兵力太弱。现在假如卫国并于魏国，魏国一定会强盛起来。魏国强盛起来的时候，西河以外的地方就危险了。况且秦王会观察您的行事，如果此举损害秦国而有利于魏国，秦王一定会加罪于您。"樗里子说："那该怎么办？"胡衍说："您放过蒲邑不要进攻它，我试着到蒲邑替您说这件事，以便让卫君感受到您给予他的恩德。"樗里子说："好吧。"胡衍进入蒲邑，对蒲邑的长官说："樗里子已经知道蒲邑的弱点了，他说一定要夺取蒲邑。但我能使他放过蒲邑不来进攻。"蒲邑的长官害怕，向胡衍下拜了两次说："希望借这个机会请您帮忙。"因而献出黄金三百斤，说："如果秦国撤军，请允许我向卫国的国君述说您的功劳，让您得到最高的奖赏。"所以胡衍接受了蒲邑的黄金，后来又在卫国享有很高的名望。就这样，樗里子放弃了蒲邑撤军走了。他回师时攻打了皮氏城，皮氏城没有投降，他只

好又调兵离开了。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去世，安葬在渭水南章台的东面。他临终前说："一百年之后，这里会有天子的宫殿把我的坟墓夹在中间。"樗里子疾的住宅在昭王庙西边的渭水南阴乡樗里，所以世人称他为"樗里子"。到了汉朝建立以后，长乐宫建在他坟墓的东面，未央宫建在他坟墓的西面，储藏军械的府库正对着他的坟墓。秦国人有句俗话说："力气最大的是任鄙，智慧最高的是樗里。"

【原文】

甘茂者，下蔡人也[①]。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②]。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③]。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④]。

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烨、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⑤]。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⑥]。"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⑦]。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⑧]。名曰县，其实郡也[⑨]。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⑩]。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⑪]。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⑫]。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⑬]。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

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14]。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15]。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16]。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17]。乐羊再拜稽首曰[18]：'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19]。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20]。"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21]。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22]。"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23]。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24]。

【注释】

①下蔡：都邑名，在今安徽凤台县。

②事：侍奉。　史举：人名。　百家：不定数词，指各种学说。

③因：通过。

④说(yuè)："悦"之古字，喜欢。　略定：夺取，平定。

⑤蜀侯煇：秦公子嬴煇，时为秦国蜀郡侯。　相壮：蜀郡丞相陈壮。

⑥秦武王三年：即公元前308年。　寡人：少德之人。古代天子、诸侯对下的自称。　容车：饰有帏幨的车。　三川：地区名。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因境内有黄河、伊河、洛河流过而得名。　死不朽矣：死了尸体也不会腐烂。此意为死了也不遗憾。

⑦息壤：秦邑名，地址不详。

⑧宜阳：韩邑名，在今河南宜阳西。　上党：韩郡名，辖境相当于今山西长治市一带。　南阳：地区名，相当于今河南西南部一带，战国时楚、韩两国各占一部分，为楚南阳、韩南阳，此为韩南阳。　积：指财赋的积蓄。

⑨其实郡也：此指宜阳名义上叫县，实际上具有郡的规模和实力。

⑩倍：通“背”，离开。 数险：许多险要的地方。指函谷关、崤关等。

⑪曾参(shēn)：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学生，以孝著称。 处：居住。 费：鲁邑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自若：像原来的样子。形容临事镇定。

⑫顷之：片刻，过了一会儿。

⑬投：扔掉。 杼(zhù)：织布机上的梭子。 逾：翻过。

⑭特：只，仅。

⑮巴：古国名，地在今重庆市东、湖北西部一带。被秦吞并后，改设郡。 蜀：古国名，地在今四川中西部，建都巴子城(今巴县)。秦吞并后，初为侯国，后设为郡，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上庸：县名。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多：称赞。 张子：即张仪。

⑯魏文侯：魏国的建立者，名斯。公元前445年～前396年在位。 乐羊：战国时魏国大将。 中山：国名。春秋时白狄族建立。初称鲜虞，后改中山。据今河北宁晋、柏乡、临城至徐水、满城、唐县等地。公元前406年为魏国所占，成为魏的分封国。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

⑰谤书：诽谤别人的书信。 箧(qiè)：小箱子。

⑱再拜稽(qǐ)首：古代的一种礼节。即跪下拱手至地，叩头至地，再拜，先后拜两次，表示礼节隆重。

⑲羁(jī)旅：寄居在外。

⑳挟韩：指依仗进攻韩国的实力。 议：讨论，此意为反对。 之：指甘茂攻打韩国这件事。 公仲侈：魏相国。

㉑卒：终于。

㉒息壤在彼：息壤就在那儿啊。提醒秦武王要遵守协定。

㉓大悉：大量，全部。

㉔谢：请罪。 平：媾和。

【译文】

甘茂是下蔡人。他曾事奉下蔡的史举先生，学习各家的学说。他通过张仪、樗里子的介绍要求拜见秦惠王。秦惠王一见就喜欢上了他，让他做将领，协助魏章夺取了汉中地区。

秦惠王去世，武王继位。张仪和魏章都离开了秦国，往东去了

魏国。蜀侯嬴煇和宰相陈壮叛变，秦国派甘茂平定蜀国。班师之后，秦国任用甘茂做左丞相，任用樗里子做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武王对甘茂说："我想乘坐饰有帏幛的车通往三川，到周室去看看，如果那样，即使我死去也就没有遗憾了。"甘茂说："请允许我到魏国去，相约一起攻打韩国，并让向寿陪我一同前往。"甘茂到了魏国，对向寿说："您回去，把情况报告给武王说'魏国已听从我的意见了，但我希望您王不要讨伐韩国'。事情成功了，全都把它算作您的功劳。"向寿回国后，把甘茂的话转告给武王，武王到息壤迎接甘茂。甘茂一到，武王问他不攻打韩国的缘故。甘茂回答说："宜阳是一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财赋储备已经很久了。名义上叫做县，实际上是郡。现在您王让我离开多处险要的地方，行进千里去进攻它，很难成功。从前曾参住在费邑的时候，鲁国有一个和曾参同姓同名的杀了人，别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听到这件事，神情镇定自如。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还若无其事地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人了'，他的母亲扔掉梭子，走下织机，翻墙逃跑了。凭着曾参的贤德和他母亲对他的信任，仅有三个人怀疑他，他的母亲也害怕了。如今我的贤能不如曾参，您王信任我又不如曾参的母亲那样信任曾参，而使您怀疑我的人恐怕还不只三个，所以我担心大王中途也会像曾母扔掉梭子一样对我的行为产生动摇。当初，张仪向西吞并了巴蜀地区，向北开拓了西河以外的地方，朝南夺取了上庸之地，天下的人都不因此称赞张先生，而却以此认为先王英明。魏文侯让乐羊统兵攻打中山，用了三年才成功。乐羊回国谈论自己的功劳时，魏文侯把一箱子诽谤乐羊的文书给他看。乐羊两次拱手叩头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上的力量啊！'如今，我是旅居在外的人。樗里子与公孙奭两人一定会依仗有攻下韩国的实力来反对我带兵，您王必定会听信他们，这样一来，您王就会欺骗魏王，而我则要受到公仲侈

的怨恨呢。"秦武王说："我不会听从他们的话，就让我与您立约为誓。"秦武王终于决定让甘茂率兵攻打宜阳。过了五个月，宜阳没有攻打下来，樗里子、公孙奭果然反对这件事。武王召甘茂回国，想罢兵不攻了。甘茂说："息壤达成的约定还在那儿。"秦武王说："是的，有这回事。"于是便大规模地出动秦国军队，让甘茂进击宜阳。甘茂斩杀敌人六万，终于夺取了宜阳。韩襄王派公仲侈到秦国请罪，同秦国议和。

【原文】

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①。其弟立，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②。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③。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④："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⑤。今雍氏围，秦师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⑥。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然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⑦？"秦王曰："善。"乃下师于殽以救韩。楚兵去。

【注释】

①竟：终于。

②宣太后：公元前？年～前265年，秦昭王之母，又称芈八子，楚国贵族出身。昭王年幼即位，由她掌握政权。

③楚怀王：楚国国君，公元前328年～前296年在位。 雍氏：韩邑名。在今河南禹县东北。

④因：托付。

⑤扞：抵御。

⑥殽(yáo)：山名。在今河南省西部。 仰首：亦即昂首，意指蔑视，瞧不起。 朝：朝见。按照礼节，诸侯、臣子见天子、国君时要俯首、恭敬。此

说"仰首",意为秦国不援救韩国,就会遭到公仲侈的蔑视而不来进朝。

公叔:韩国太子公叔伯婴。

⑦孰与:固定词组,表示比较。

【译文】

秦武王终于到了周室,结果却死在那里。他的弟弟继位,便是昭王。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女子。楚怀王怨恨从前秦国在丹阳打败楚国的时候,韩国不来援救他,于是出兵包围了韩国的雍城。韩国派公仲侈向秦国告急。秦昭王刚刚继位,太后又是楚国人,不肯前去援救。公仲侈把这件事托付给甘茂,甘茂替韩国向秦昭王进言说:"公仲侈正是因为有可能得到秦国的援助,才敢于抵御楚国。现在雍城被围困,如果秦军不出殽关解救,公仲侈就蔑视秦国而不来进朝,韩国的太子公叔就会把韩国往南去联合楚国。楚、韩两国结为一体,魏国就不敢不听从他们的旨意,如此一来,那么它们共同进攻秦国的局面就形成了。不知道是坐着等待别人进攻,或是主动进攻别人,哪一种更为有利呢?"秦昭王说:"好。"于是便让秦军从殽山出发去援救韩国。楚军随即撤离了。

【原文】

秦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①]。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②]。向寿如楚,楚闻秦之贵向寿,而厚事向寿[③]。向寿为秦守宜阳,将以伐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④]:"禽困覆车[⑤]。公破韩,辱公仲,公仲收国复事秦,自以为必可以封。今公与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阳[⑥]。秦楚合,复攻韩,韩必亡。韩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阏于秦[⑦]。愿公孰虑之也[⑧]。"向寿曰:"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子为寿谒之公仲,曰秦韩之交可合

也[9]。”苏代对曰：“愿有谒于公。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王之爱习公也，不如公孙奭[10]；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11]。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秦事，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12]？彼有以失之也[13]。公孙奭党于韩，而甘茂党于魏，故王不信也[14]。今秦楚争强而公党于楚，是与公孙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异之？人皆言楚之善变也，而公必亡之，是自为责也[15]。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善韩以备楚，如此则无患矣。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奭而后委国于甘茂[16]。韩，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韩以备楚，是外举不僻仇也[17]。”向寿曰：“然，吾甚欲韩合。”对曰：“甘茂许公仲以武遂，反宜阳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难[18]。”向寿曰：“然则奈何？武遂终不可得也？”对曰：“公奚不以秦为韩求颍川于楚[19]？此韩之寄地也[20]。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韩也。公求而不得，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21]。秦楚争强，而公徐过楚以收韩，此利于秦[22]。”向寿曰：“奈何？”对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齐，公孙奭欲以韩取齐。今公取宜阳以为功，收楚韩以安之，而诛齐魏之罪，是以公孙奭、甘茂无事也[23]。”

【注释】

①平：安抚、平定。甘茂已夺取了宜阳，故另派向寿前去安抚。

②外族：外家之族，即宣太后娘家的人。

③如：到、达。　贵：重用。

④苏代：东周洛阳人，苏秦之弟，时为说客。详《苏秦列传》。

⑤禽困覆车：禽兽遭围困，情势急迫时，尚能将捕猎人的车抵翻。此比喻不能将韩国逼急，否则它将投靠楚国。

⑥解(xiè)口：秦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　小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最高官职叫“令尹”，掌管军政大权，相当于相国。小令尹，其职不详。

杜阳：秦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⑦躬率：亲自率领。 徒：指私家武装。 阏(è)：阻塞，引申为对抗。

⑧孰：同"熟"，仔细，周密。

⑨当韩：针对韩国。 谒(yè)：说明，陈述。

⑩爱习：宠爱，亲近。

⑪其智能公也：公的智能和才略。公，向寿。

⑫亲：指亲身参加决断。

⑬彼：他们，指公孙奭、甘茂。 以：缘由。

⑭党：偏袒。

⑮亡之：指亡失秦楚之交。 自为责：自讨苦吃。责，责罚。

⑯委：托付。

⑰辟：通"避"，回避。

⑱武遂：韩邑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公元前290年割于秦国求和。 反：同"返"，返回。

⑲颍川：地区名。因颍水而得名。在今河南中部。

⑳寄地：寄居、依附之地。 颍川原为韩国领地，时被楚国占领，故称"寄地"。

㉑交走：交相奔走。

㉒徐：慢慢地。 过：责备。 收：拉拢。

㉓诛：讨伐。 无事：无事可做。指公孙奭、甘茂不能再联合韩、魏攻打秦国。

【译文】

秦国派向寿安抚宜阳，派樗里子、甘茂攻打魏国的皮氏。向寿是宣太后娘家的亲戚，并和秦昭王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受到任用。向寿到了楚国，楚国听说秦国重用向寿，因而用隆重的礼节厚待他。向寿替秦国镇守宜阳，并打算率兵攻打韩国。韩国的公仲侈派苏代对向寿说："禽兽在危困的时候也能抵触和颠覆猎人的车辆。您打败了韩国，羞辱了公仲侈，公仲侈还可以整顿韩国重新事奉秦国，他自认为一定能得到秦国的封赏。现在您把解口这个地方送给

楚国，把杜阳封给小令尹。秦国和楚国联合，再次进攻韩国，韩国一定会灭亡。韩国灭亡了，公仲侈就会亲自率领他的私属来对抗秦国。希望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向寿说：“我联合秦国和楚国并不是为了针对韩国，您替我拜见公仲侈，说秦国和韩国的交谊是可以修好的。”苏代回答说：“希望能允许我跟您谈个问题。人们说：‘能够重视自己受尊重的原因就会仍然得到尊重’，您受到秦王的宠爱和亲近，赶不上公孙奭；您的智慧和才能，也不如甘茂。然而，现在这两个人都不能亲身参与秦国的大事，唯独您能和秦王主持和决断国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过失的缘故。公孙奭偏袒于韩国，而甘茂偏袒于魏国，因此秦王不信任他们。如今秦国和楚国争强，而您却偏袒于楚国，这和公孙奭、甘茂走的是同一条道，您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人们都说楚国是善于改变交往政策的国家，因此您一定会亡失秦楚的交谊，这是自食其果啊。您不如跟秦王筹划对付楚国的反复多变，跟韩国亲善来防备楚国，这样就没有祸患了。韩王必先把国家归附给公孙奭，然后把政权再委托给甘茂。韩国是您的仇敌。现在您提议亲善韩国来防备楚国，这叫做举荐外盟而不避仇敌。”向寿说：“对。我很想与韩国合作。”苏代说：“甘茂曾许诺公仲侈把武遂交给韩国，让宜阳的人民返回家园。现在您只是想着将它收回，这很难办。”向寿说：“那该怎么办？武遂终究不可能得到吗？”苏代说：“您何不借着秦国的威重，替韩国向楚国索取颍川呢？颍川是韩国的寄托之地。如果您能索取到，这是您的命令在楚国得到了实行，并且用这块地还会使韩国感受您的恩德。若您索取不到，这样韩国和楚国的怨恨也不能化解，他们会交相奔走去和秦国友善。秦国和楚国争强时，您慢慢地责备楚国以拉拢韩国，这样就对秦国有利了。”向寿说：“这怎么办？”苏代回答说：“这是一件好事。甘茂想借重于魏国攻打齐国，公孙奭想要借重于韩国攻打齐国。现在，您夺取宜阳作为功绩，笼络韩国和楚国，并安抚他们，进而讨伐齐、魏两国的罪过。这样，公孙奭和甘茂就无所作为了。”

【原文】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①]。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②]。向寿、公孙奭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③]。樗里子与魏讲，罢兵[④]。

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甘茂曰："臣得罪于秦，惧而遁逃，无所容迹[⑤]。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⑥]：'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⑦]。'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当路矣[⑧]。茂之妻子在焉，愿君以余光振之[⑨]。"苏代许诺。遂致使于秦。已，因说秦王曰[⑩]："甘茂，非常士也[⑪]。其居于秦，累世重矣[⑫]。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⑬]。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⑭]。"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⑮]。甘茂不往。苏代谓齐湣王曰[⑯]："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⑰]。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⑱]。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⑲]。

【注释】

①竟：果真，竟然。

②争：抗议，引申为反对。

③辍：停止。　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县。

④讲：媾和，和解。

⑤容迹：容身。

⑥会绩：一同绩麻。绩，把麻搓成绳或线。

⑦一斯便：一点方便。斯，指示代词，指余光。

⑧当路：拥有权力。

⑨振之：周济，拯救。

⑩已：事情办完。

⑪非常士：不是一般的士人。常，一般，平常。

⑫累世重矣：连续几代得到过重用。甘茂先后于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在位时担任过将军、丞相等重职，故有此说。

⑬鬼谷：秦地名，一作"槐谷"，在今陕西淳化县东。非阳城之鬼谷。 易：平坦之处。

⑭贽(zhì)：古代初次拜见尊长时所送的礼物。一般重者为玉帛，轻者为禽鸟。

⑮上卿：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级大臣。

⑯齐湣王：齐国国君，公元前323年～前284年在位。湣，亦作"闵"。

⑰德王之赐：感激大王的恩赐。德，用作动词。好(hào)：喜欢。

⑱处之：挽留他。

⑲复：免除赋税和徭役。 市于齐：与齐国竞相收买。市，收买。此意为秦国除了赐予甘茂上卿职外，又以免除他家赋税的优厚条件，跟齐国竞相收买甘茂，使甘茂不致为齐国所用。

【译文】

甘茂果真向秦昭王进言，要求把武遂归还韩国。向寿和公孙奭，都反对这件事，但没有达到目的。由此向寿、公孙奭怨恨甘茂，在秦昭王那里诽谤他。甘茂恐惧，停止进攻魏国的蒲阪，逃离了秦国。樗里子与魏国缔结和约，罢兵回国。

甘茂从秦国逃离投奔齐国时，遇到了苏代。苏代正准备为齐国出使秦国。甘茂说："我得罪了秦国，畏罪而逃，无处容身。我听说有个穷人家的女儿和富家的女儿一同绩麻，穷人的女儿说：'我没有钱买蜡烛，而您蜡烛的光亮幸好有富余，请分给我一点多余的亮光，在不损害您照明的情况下，我也能得到一种方便。'如今我处境窘困，而您正要出使秦国并掌握大权。我的妻儿子女还在秦国，希

望您用多余的亮光来接济他们。"苏代答应了。苏代出使到了秦国。完成了使命,趁便游说秦昭王说:"甘茂不是一个平凡的士人。他留居秦国的时候,连续几朝都受到重用。从崤关要塞到鬼谷,那儿的地理形势和险阻平坦等情况,他非常情楚。如果他借重齐国,联合韩国、魏国,反过来算计秦国的话,是不符合秦国利益的。"秦昭王说:"既然这样,那怎么办呢?"苏代说:"大王不如加重送给他的礼物,提高他的俸禄,迎接他回来,假使他肯回来,就把他囚禁在鬼谷,终身不让他离开。"秦昭王说:"很好。"便赐给甘茂上卿的官衔,并叫人带着相印到齐国迎接他。甘茂不肯到秦国去。苏代对齐湣王说:"甘茂是一个贤能的人。现在秦国赐给他上卿的官衔,并带着相印前来迎接他。甘茂感激您王的恩赐,喜欢做您王的臣子,所以推辞不肯前往。如今,您王准备用什么样的礼节来款待他呢?"齐王说:"好。"于是也任命甘茂为上卿,以此来挽留他。秦国又免除了甘茂全家的赋税和徭役,同齐国竞相争夺甘茂。

【原文】

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于秦。"楚王问于范蜎曰[①]:"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②]?"对曰:"臣不足以识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③]?"对曰:"不可。夫史举,下蔡之监门也,大不为事君,小不为家室,以苟贱不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④]。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辩,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不可相于秦。夫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⑤]。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⑥]。今王知用诸越而忘用诸秦,臣以王为巨过矣[⑦]。然则王若欲置相于秦,则莫若向

寿者可。夫向寿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以听事[8]。王必相向寿于秦，则楚国之利也。”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9]。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

甘茂有孙曰甘罗。

【注释】

①范蜎(xuān)：楚国人。

②孰可：谁可以。孰：疑问代词。

③相甘茂：让甘茂做丞相。相，名词，用做使动词。

④监门：看门的人。

⑤召(shào)滑：人名。 内行章义之难：暗中执行章义的阴谋。内行，暗中执行。章义，人名。《史记索隐》谓召滑内心猜诈，外则佯章恩义，而卒包藏祸心，搆难于楚也。 塞：使成为要塞。 厉门：关隘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之漓江西岸。《史记正义》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 郡：使成为楚郡。 江东：长江自安徽芜湖至江苏镇江一段成南北流向，所以古代习惯将芜湖以下南岸地区称为江东。

⑥计：揣测，算计。

⑦巨过：重大过失。

⑧听事：听取别人的意见处理政事，实为掌管政权。

⑨使使(shǐ shì)：派遣使臣。前一个“使”字，动词，派遣。后一个“使”字，名词，使臣。

【译文】

齐国派甘茂出使楚国，这时楚怀王刚和秦国通婚，两国关系欢好。秦国听说甘茂到了楚国，便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能把甘茂遣送到秦国来。”楚怀王询问范蜎说：“我想在秦国安置一个丞相，谁最合适？”范蜎回答说：“我没有能力认准这样的人。”楚怀王说：“我想让甘茂去做丞相，可以吗？”范蜎说：“不行。史举是下蔡的看门

人，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事奉不了国君，从小的方面言之，他治理不了家室，他以苟且、卑贱和不廉洁传闻于世，而甘茂却能顺从地服事他。以秦惠王那样贤明的国君，秦武王那样洞察的君主，张仪那样的辩士，甘茂服侍他们，谋取了十个官职而没有一点过失。甘茂实在是一个贤能的人，然而千万不能让他在秦国任丞相。秦国有了贤能的丞相，是不符合楚国利益的。从前，您王曾让召滑在越国得到任用，召滑暗中实行章义的阴谋，结果越国大乱，所以楚国能够在南面使厉门变成要塞，将江东兼并成郡县。我揣测大王的功绩之所以这样伟大，是因为越国混乱而楚国安定。现在您王只知道把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用在越国，却忽略了这次是在秦国运用这种策略，我认为这是您王的重大失误。然而如果您王想在秦国安置一个丞相的话，那么没有比向寿更合适的了。向寿对于秦王来说是亲戚，从小和秦王共穿一件衣服，长大了同乘一辆车子，秦王任用他掌管政权。您王如果一定让向寿在秦国做了丞相，那么就对楚国有利了。”于是楚王派遣使者向秦王请求让向寿做丞相。秦王最终任用向寿做了丞相。而甘茂始终没有再返回秦国，最后死在了魏国。

甘茂有个孙子叫甘罗。

【原文】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1]。

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于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2]。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3]。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4]。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

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 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5]?”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6]。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于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7]?”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8]。”甘罗曰:“应侯之用于秦也,孰与文信侯专[9]?”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10]。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11]。”令装治行。

【注释】

①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卫国濮仆阳人(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秦庄襄王时,任他为相,封文信侯。详《吕不韦列传》。

②蔡泽:燕国人,多智善辩。战国末入秦继范雎为相。封为成刚君。详《范雎蔡泽列传》。　燕王喜:战国时燕国的最末一位国君,姓姬,名喜。公元前254年～前221年在位。　太子丹:战国末燕王喜的太子,名丹。曾入秦为人质,后逃归。公元前227年,曾派荆柯入秦刺秦王政。　质:人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为了保证盟约的履行,常互派君主的亲属或大臣到对方国作为人质。

③相燕:担任燕国的相国。　河间:地名,在今河北献县一带。

④强(qiǒng):强迫,勉强。

⑤女:通“汝”,你。

⑥大项橐:尊敬的项橐。大,对有关事务和人的敬辞,如大札、大作等。

⑦武安君:即白起,又叫公孙起。秦国著名军事家。秦昭王时,曾因功封为武安君。详《白起王翦列传》。

⑧堕(huī)：通"隳"，毁坏，荡平。

⑧应侯：即范睢，魏国人。秦昭王时任相国，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号应侯。详《范睢蔡泽列传》。

⑩难之：为难他。之，代词，指应侯。 咸阳：时为秦国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立：马上。 杜邮：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当时咸阳之西。

⑪孺子：小孩。

【译文】

甘罗是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去的时候，甘罗十二岁，事奉秦国的丞相文信侯吕不韦。

秦始皇帝让刚成君蔡泽出使燕国，三年后燕王喜派太子丹到秦国作人质。秦国让张唐去燕国做相国，想跟燕国共同攻打赵国，来开拓河间的土地。张唐对文信侯说："我曾经替秦昭王攻打过赵国，为此赵国怨恨我，说：'凡活捉张唐的人，奖赏他一百里方圆的土地。'如果我去燕国，必定要经过赵国，所以我不能去。"文信侯不高兴，但没有办法强迫他去。甘罗说："君侯您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文信侯说："我派遣刚成君蔡泽到燕国服侍三年了，燕国的太子丹也已经到秦国作了人质，现在我亲自要求张卿去任燕的相国，他却不肯启程。"甘罗说："请让我去说服他前行。"文信侯叱责道："走开！我亲自请他都不肯去，你怎么能够让他启行?"甘罗说："从前，尊敬的项橐长到七岁时就当了孔子的老师。我现在已经十二岁了，您不妨让我试试，何必急着叱责我呢?"于是甘罗去见张唐说："先生的功劳跟武安君相比谁的大?"张唐回答说："武安君在南方挫败了强大的楚国，在北方威慑燕国和赵国，战必胜，功必取，夺取的城堡，荡平的都邑，多得不计其数，我的功劳不如他。"甘罗说："应侯在秦国被任用时，跟文信侯相比，哪一个更专制。"张唐说："应侯不如文信侯擅权。"甘罗说："先生的确清楚应侯不如文信侯

擅权吗?”张唐说:“确实知道。”甘罗说:“应侯想攻打赵国,武安君让他为难,结果离开咸阳才七里,就立刻死在了杜邮。现在文信侯亲自请您去任燕的相国,而您却不肯去,我不知道您将死在哪里了。”张唐说:“就让我因你这个小孩子的劝导就动身吧。”于是,张唐命令手下准备行装。

【原文】

行有日,甘罗谓文信侯曰[①]:“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昔甘茂之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②]。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愿先报赵,请许遣之[③]。”始皇召见,使甘罗于赵。赵襄王郊迎甘罗[④]。甘罗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欤?”曰:“闻之。”曰:“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燕、秦不相欺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⑤]。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⑥]。”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⑦]。

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注释】

①行有日:预定起身的日期确定了。

②昔甘茂:从前那个甘茂。

③许遣之:同意派遣他去。

④赵襄王:即赵国国君悼襄王,名偃,公元前244年~前236年在位。郊迎:在城郊迎接。表示尊重。

⑤无异故：没有其他原因。

⑥赍(jī)：以物送人。

⑦上谷：郡名，战国时燕置。秦治所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张家口以东，北京市延庆县以西，及内长城和昌平以北地区。

【译文】

张唐启程的日子确定了，甘罗对文信侯说："借给我五辆车子，让我先替张唐通报赵国。"文信侯进宫对秦始皇说："昔日甘茂的孙子甘罗，虽然年纪轻轻，但因他是名家的子孙，各国诸侯都知道他。如今张唐想借口生病不肯去燕国，甘罗说服了他就前行了。现在甘罗请求先行替他通报赵国，请您允许派他去。"秦始皇召见了甘罗，派他到赵国去。赵襄王在城郊迎接甘罗。甘罗劝告赵王说："您王听说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了吗？"赵王说："听说了。"甘罗又说："听说张唐要做燕相国的事了吗？"赵王说："听说了。"甘罗说："燕国的太子姬丹到秦国来，是表明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去做燕国的相国，是表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燕国和秦国不相欺骗的目的，是为了讨伐赵国，赵国现在太危险了。燕国和秦国互相不欺骗没有其他缘故，仅想攻打赵国，以此扩大河间的地盘。所以您王不如送给我五座城邑，来扩大秦国在河间的土地。我请求秦国让燕太子回国，然后和强大的赵国共同攻打弱小的燕国。"赵王立刻亲自割让了五座城邑，扩大了秦国在河间的地盘。秦国让燕太子回国。赵国攻打燕国，夺取了上谷地区的三十座城邑，然后把其中的十一座转让给秦国。

甘罗回国报告秦王，秦王就封赏甘罗做了上卿，重新将当初甘茂的田宅赏赐给了他。

【原文】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称其智，

故颇采焉[①]。甘茂起下蔡闾阎，显名诸侯，重强齐、楚[②]。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③]。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④]。

【注释】

①骨肉：指血缘关系。　重：重用。　颇：较多。　采：记载。
②闾阎：里巷的门。此借指出身贫寒。　重：重视，推重。
③笃行：行为忠诚笃厚。
④趋：趋向，注重。

【译文】

太史公说：樗里子因和秦王有血缘关系而得到重用，这本是合乎常理的事，但秦国人称赞他聪明，所以对他的事迹多作了些记载。甘茂出身于下蔡的平民，后来扬名诸侯，得到了强大齐国和楚国的重视。甘罗年纪轻轻，但因想出一条妙计，使得声名流传后世。他们虽然算不上是敦厚有德的君子，但称得上是战国时代的策谋之士。正当秦国强盛起来的时候，天下的人更为注重玩弄权谋和诈术呢！

史记全译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解题】

本篇记述了战国中期以后，秦国向东发展逐渐蚕食诸侯的历史形势，亦以见秦之“贪戾”“无亲”。魏冉之功计有四：一，立秦昭襄王，“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二，任举白起为将。三，三为秦相，辅佐昭王称西帝(旋复归为王)。四，谋攻韩、魏、楚、赵，取河内，拔楚郢，围大梁，下观津，虏将广地，蚕食诸侯。魏冉“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且在秦昭襄王在位的五十六年中任政三十六年，以其贤能，有助于秦的统一事业，故司马迁评为：“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立传之旨，特以为褒。

然魏冉实仰昭王母宣太后之专制，以国君之外戚擅权于诸侯，借广地以益封，富于王室。会范雎奸说昭王，令出关就封邑。司马迁以此观察到富贵权势的重要及事物变化剧烈给予人们影响之不可抗御，故感慨评议：“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寓意说明，物盛则衰，时极必反，成败之理也。

【原文】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①。其先楚人，姓芈氏②。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③。昭王母故号为芈八

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④。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⑤。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⑥。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⑦。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

【注释】

①穰(rǎng)侯：因封邑而得名。穰，封邑名，在今河南邓县。　秦昭王：秦国国君，名稷。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　宣太后：？～公元前265年。楚国贵族出身。又称芈八子。秦昭王年幼即位，她掌握政权，号宣太后。

②芈氏：楚国王族祖先的姓。

③秦武王：秦国国君，名荡。公元前310年～前307年在位。因与力士孟说竞相举鼎，折胫而死。

④华阳君：因封邑而得名。华阳，在今陕西商县境内。

⑤高陵君：因封邑名而称。高陵，即今陕西高陵县。　泾阳君：因封邑名而称。泾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⑥咸阳：秦国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⑦诛：平叛，剪除。　季君，即公子壮，秦武王弟。秦昭王二年，壮与大臣及其他公子谋争王位，被魏冉斩杀。　威振：威势震动。振，通“震”。

【译文】

穰侯魏冉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的祖先是楚国人，姓芈。

秦武王去世的时候，没有儿子，所以由他的弟弟继位，称为昭

王。昭王的母亲原来的号叫芈八子，等到昭王就了国君之位，芈八子号称宣太后。宣太后不是武王的母亲，秦武王母亲的号叫惠文后，在武王以前先死去了。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她的同母异父的大弟弟叫穰侯，姓魏，名冉；同父异母的弟弟叫芈戎，就是华阳君。而昭王的同母弟弟，一个叫高陵君，另一个叫泾阳君。魏冉最为贤能，从惠王和武王时起就担任官职处理政事。武王去世，几个弟弟争夺王位，只因为有魏冉的力量才能让昭王继位。昭王就国君之位以后，任命魏冉为将军，保卫咸阳。魏冉平定了季氏的叛乱，并驱赶武王后离开秦国到了魏国，昭王兄弟中行为不良的人都给消灭了，他的威势震动秦国。当时昭王年幼，宣太后亲自掌握政权，任用魏冉管理国事。

【原文】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子齐[①]。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②]。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曰："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③]。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④]'。秦王见赵请相魏冉之不急，且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楼子[⑤]；事成，魏冉故德公矣[⑥]。"于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冉相秦。欲诛吕礼，礼出奔齐。

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⑦]。明年，又取楚之宛、叶[⑧]。魏冉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⑨]。其明年，烛免，复相冉，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⑩]。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⑪]。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⑫]。

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13]。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冉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14]。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15]。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

【注释】

①昭王七年：即公元前300年。

②相秦：担任秦的相国。

③客：门客。 公：指仇液。

④请为公毋急秦：从您的利益考虑，我不会急着向秦国提出让魏冉做相的建议。

⑤德楼子：施德于楼缓。

⑥故：通"固"，当然。 德：感谢。

⑦举：举荐。 白起：秦国著名将领。 向寿：秦将。 伊阙：山名，又名龙门山，因两山相对如阙门，伊水流经其间而故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⑧宛(yuān)、叶(shè)：楚邑名。宛，在今河南南阳市；叶，在今河南叶县南。

⑨谢病：推托有病。 客卿：在本国做官的外国人。

⑩复：又，再次。 益：增加。 陶：邑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⑪河东：地区名，战国时相当于今山西西南部黄河东岸地区。

⑫河内：地区名，春秋战国时以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为河内，黄河以南地区为河外。

⑬西帝、东帝：公元前288年，魏冉入齐，约齐王称帝。因秦国位于西方，故秦昭王称为西帝。齐国位于东方，故齐闵王称为东帝。不久，双方各自取消帝号。

⑭郢：都邑名，在今湖北江陵东北，春秋时楚文王曾定都于此。 南郡：郡名，辖境约今湖北中西部，治所在郢。

⑮相善：相互友善。

【译文】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了，秦国派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赵国人楼缓来到秦国做相，赵国人感到对他们不利，于是派使者仇液到秦国去，请求让魏冉做秦国的丞相。仇液将要动身时，他的门客宋公对仇液说："如果秦国不听从您的建议，楼缓必定会怨恨你。您不如先对楼缓说'我会替您着想，不急着向秦国提出建议'。秦王看到赵国不急着要求让魏冉做丞相，将不会听从您的建议。如果您说的事情不成功，可以施德于楼缓；如果事情成功了，魏冉当然会因此而感激您。"当时，仇液听从了他的建议。秦国果然免除了楼缓而任命魏冉作了秦国的丞相。秦国想杀掉吕礼，吕礼出逃到了齐国。

昭王十四年，魏冉推荐白起，让他取代向寿率兵攻打韩国和魏国，白起在伊阙打败了它们，杀敌二十四万人，俘虏了魏国的将军公孙喜。第二年，又攻取了楚国的宛邑和叶邑。魏冉称说有病要求免去丞相职务，用客卿寿烛作丞相。第二年，寿烛被免职，秦国再次任用魏冉作丞相，并把穰邑封给魏冉，又加封了陶邑，称号叫穰侯。

穰侯受封的第四年，担任秦国的将领攻打魏国。魏国献出河东纵横四百里的土地。又攻下了魏国的河内，夺取了大小六十多座城邑。

昭王十九年，秦王号称西帝，齐王号称东帝。一个多月以后，吕礼来到秦国，齐王和秦王各自又取消帝号，仍旧称王。魏冉再次担任秦国的丞相，这以后的六年被免职。免职二年后，又做丞相。这以后的四年，派白起攻克了楚国的郢都，秦国把它设为南郡。事后就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是魏冉推荐和重用的，他们之间互相友善。当时，穰侯的财富，超过了秦国的王室。

【原文】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

宅，遂围大梁[①]。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②]：'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③]；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④]；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⑤]。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⑥]。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⑦]。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⑧]。夫秦何厌之有哉[⑨]！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⑩]。王必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⑪]。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⑫]。'此臣之所闻于魏也，愿君(王)之以是虑事也。《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⑬]。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⑭]。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⑮]。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⑯]。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⑰]。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⑱]。愿君逮楚、赵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⑲]。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于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后择焉[⑳]。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

安邑[21]。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22]。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23]！愿君熟虑之而无行危[24]。"穰侯曰："善。"乃罢梁围。

【注释】

①将(jiàng)兵：统兵。昭王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75年。 走：赶跑。 芒卯：魏将。 北宅：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大梁：魏都城，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魏都迁大梁后，自称梁国，故下文称"梁大夫""梁惠王"。

②长(zhǎng)吏：地位较高的官吏。

③梁惠王：魏国国君，即魏惠王。公元前370年～前335年在位。 三梁：邑名，又称南梁，在今河北唐县东。一说为曲梁，在今河北永年县东。 邯郸：赵都名，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

④卫：周初分封给周武王弟康叔的诸侯国，始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209年被秦所灭。 故国：旧都，此指楚丘。 子良：卫国人。

⑤兵劲(jìng)：军队精锐。劲，坚强有力。 忍难(nàn)：忍受灾难。 重：不轻易，重视。 出：割让。

⑥中山：国名，春秋时白狄族建立，据有今河北宁晋、柏乡至徐水、满城、完县、唐县等地带。公元前406年被魏占领。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

⑦法：效仿、学习。 戒：借鉴。

⑧尽：占尽。 暴子：即韩将暴鸢(yuān)。秦攻魏大梁，韩将暴鸢救魏，被秦军打败。 地：指割让的土地。 毕：全。

⑨厌：通"餍"，饱，满足。

⑩劫：逼迫，威胁。

⑪背：背弃； 讲：议和。 事：事奉。 去：离开。此引申为"抛弃"。

⑫见欺：被欺骗。

⑬《周书》：指《逸周书》，今本存七十一篇，其中有不少是后人补充的。惟命不于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命，天命。常，永久的，固定的。幸：幸运，此指外界恩赐的力量。数(shuò)，屡次，频繁。

⑭计：计谋； 工：巧妙、细致。

⑮悉：全部。 胜甲：精悍的士兵。

⑯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⑰轻背：轻率地背弃。 陵：登上。

⑱疑：犹豫不决。指是战或降未拿定主意。

⑲逮：及。 亟(jí)：急，快速。

⑳从(zòng)：通"纵"，合纵联盟。

㉑效：献出。 绛，魏邑名。在今山西侯马市东北。 安邑：战国初魏都，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㉒两道：一说为河西、河东两道；一说为北道(绛、安邑)，南道(宋、单父)。 几(jī)尽：将会完全得到。 故宋：指原有宋国的土地。 单父(shàn fǔ)：邑名。在今山东省单县。

㉓索：要求。

㉔无行危：不要冒险行动。危，危险。

【译文】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任相国，率领军队攻打魏国，赶跑了芒卯，进入北宅，接着围攻大梁。魏国大夫须贾游说穰侯说："我听说魏国的一位长吏对魏王说：'从前梁惠王讨伐赵国，在三梁打了胜仗，占领了邯郸；但赵国仍不肯割让土地，结果邯郸又被赵国收复了。齐国人进攻卫国，占领了旧都，杀死了子良；卫国也不肯割让土地，结果原来的国土也收复了。卫国和赵国之所以能保全国家，军队精锐，国土不被诸侯所吞并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忍受患难和不轻易割让土地。宋国、中山国屡次遭到进攻就割让土地，结果国家也随之灭亡了。我以为卫国和赵国的作法值得效仿，而宋国和中山国的教训值得借鉴。秦国是个贪婪、暴戾的国家，从不讲究情谊。蚕食魏国，又占尽了晋国的故土，打败韩国暴子后，割取韩国八个县，土地还未及全部接收，军队又出动了。秦国贪婪的欲望哪里有满足的时候！现在又赶走了芒卯，进入了北宅，这并不是秦国敢于进攻魏

国的都城，是想胁迫您王割让更多的土地。您王千万不能听从它。现在假如您王背叛楚国和赵国而与秦国讲和，楚赵就会发怒抛弃您王，跟您王争着事奉秦国，秦国必定会接收它们。秦国胁迫楚国、赵国的军队再来攻打魏国，那么魏国想求得不灭亡也是不可能的了。希望您王一定不要与秦国讲和。如果您王一定要讲和，也要少割地并且有秦国的人质作保证；否则，必定会被秦国所欺骗。'这是我从魏国听到的，希望您根据这些话来考虑事情。《周书》说：'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天给予的幸运不可能常常降临。秦国打败暴鸢，割取了八个县，这并不是因为秦国的兵力精锐，也不是因为计谋高明，而是上天赐予的幸运起了主要的作用。现在又赶跑了芒卯，进入了北宅，从而进攻魏国，这是把上天赐予的幸运视为常规，明智的人不会这样的。我听说魏国动用了上百个县以上的精锐部队来守卫大梁，我估算不少于三十万人。用三十万的人守卫大梁五六丈高的城墙，我以为即使商汤和周武王再生，也是不容易进攻的。轻率地背着楚、赵两军，独自登上五六丈高的城墙，和三十万大军交战，并且志在一定将它拿下，我认为自盘古开天辟地以至现在，还未曾有过这样的事。进攻而不能占据它，秦国必定要撤兵，您的封地陶邑必定会丧失，那么前功一定会尽弃。现在魏国正在犹豫不决，可以用割取少量土地的方式收服它。希望您能趁楚国和赵国的军队还未到达魏国的时候，赶快用割取少量土地的方式收服魏国。魏国正在犹豫不决，就能认为割让少量的土地对它有利，一定想这样做，那么您的愿望也会得到满足了。楚、赵两国对魏国赶在他们前面讨好秦国的行为，肯定会恼怒，这样他们必定会争先来事奉秦国，由此合纵联盟瓦解，而您随后可以作出新的选择。况且您想得到土地，难道一定要使用武力吗？割取了晋国的故地，秦军不来进攻，魏国一定会奉献出绛、安两邑。又能替陶邑开辟两条道路，完全占有已亡宋国的旧地，卫国一定会献出单父。秦国的军队可以保全，您又控制着它，如此您有什么索取不能得到，

有什么举动不能成功呢！希望您仔细地考虑这件事，而不要冒险行事。”穰侯说：“好。”下令停止了对魏国的围攻。

【原文】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①。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②。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③：“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④’。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仇也⑤。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⑥。今破齐以肥赵⑦。赵，秦之深仇，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后制晋、楚之胜⑧’。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必死，安能弊晋、楚⑨？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于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⑩。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⑪。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⑫？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矣。”于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注释】

①从亲：合纵亲善。

②华阳：韩邑名。今河南新郑北。此年魏、赵联合攻韩华阳，秦穰侯等前来救援。 卷(quān)、蔡阳、长社：均为魏邑名。卷，在今河南原阳县西；蔡阳，在今湖北枣阳县西南；长社，在今河南长葛县东。 赵氏观(quān)津：即赵国的观津邑，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

③齐襄王：齐国国君，公元前283年～前265年在位。 阴遗(wèi)：暗中送书信。遗，送，致。

④熟：精通，熟悉。 习：熟练、精习。

⑤三晋：即赵、魏、韩三国。因它们均由晋国分立而出，故称。有时也可单指其中的一国或两国。 相与：互相友好的国家。

⑥背：背弃。 行：德行，道义。

⑦肥赵：使赵国增加实力。肥，富饶，富裕。此引申为增加。

⑧獘：使……疲惫。

⑨罢(pí)国：疲困的国家。罢，通"疲"。 千钧：古代一钧，相当于现在的三十斤。此言形容箭发射的力量极大。 弩：用机关发射的弓。 决：打开缺口。此引申为射箭。 溃痈：溃烂了的毒疮。此句的意思是齐国本是个疲惫的国家，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

⑩走：逃跑。引申为投靠，亲近。

⑪啖(dàn)：吃。引申为引诱，利诱。 案：通"按"，控制。

⑫肠胃：比喻为占领天下的枢纽之地。

【译文】

第二年，魏国背叛了秦国，和齐国合纵相亲。秦国派穰侯讨伐魏国，杀敌四万人，赶跑了魏国的将领暴鸢，夺取了魏国三个县。穰侯又增加了封地。

第二年，穰侯和白起及客卿胡阳再一次进攻赵国、韩国、魏国。在华阳城下打败了芒卯，斩杀敌人十万人，占领了魏国的卷邑、蔡阳、长社和赵国的观津。后来又把观津还给赵国，增派兵力给赵国，让它进攻齐国。齐襄王害怕，派苏代替齐国暗中送信给穰侯说："我听往来的人说：'秦国准备增援赵国四万士兵来进攻齐国'，我私下一定会对我国的君主说：'秦王聪明且精于计谋，穰侯明智而善于

办事，肯定不会增援赵国四万军队来讨伐齐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赵、韩、魏三国的相互友好，是秦国的深仇大敌。三国之间上百次的互相背弃，上百次的互相欺诈，都不能看作是不诚实，不能看作是不守道义。如今打败齐国，就会增加赵国的实力。赵国是秦国的深仇大敌，这样做不利于秦国。这是第一点。秦国的谋士肯定还会说：‘打败齐国，使赵、魏、韩三国与楚国疲惫，这样会形成战胜三晋与楚国的优势条件’。齐国是个疲弱的国家，动用天下诸侯的力量进攻齐国，就好比是用千钧的弩箭去射破一个溃烂了的毒疮，齐国必定会灭亡，但这怎么能削弱三晋、楚国呢？这是第二点。攻打齐国时，秦国出兵少了，那么三晋、楚国就会不相信秦国；如果多出兵，三晋、楚国就会担心被秦国所控制。齐国惧怕，它不会投靠秦国，肯定会投靠三晋和楚国。这是第三点。秦国用宰割齐国的办法，来引诱三晋、楚国，三晋、楚国进驻齐国用军队控制它，秦国反而会腹背受敌。这是第四点。这样就是让三晋、楚国利用秦国的力量来谋算齐国，然后再用齐国来谋算秦国。为什么三晋、楚国就这样聪明，而秦国和齐国就这样愚蠢呢？这是第五点。所以目前把得到的安邑管理好，也就肯定没有祸患了。秦国占有了安邑，韩国必定就会没有上党了。取得天下的枢纽之地，和出兵又怕回不来相比，哪个更有利?所以，我说秦王贤明且精于计谋，穰侯明智且善于治事，肯定不会增援赵国四万士兵来进攻齐国。”就这样，穰侯不再前进，率领军队回去了。

【原文】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①]。于是魏人范睢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②]。昭王于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

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③。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④。

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注释】

①刚、寿：齐邑名。刚，在山东宁阳县东北；寿，在山东东平县西南。

②范睢：魏国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多次游说秦昭王。事详《范睢蔡泽列传》。 奸说（gān shuì）：请求游说。奸，通"干"，求取。

③关：此指函谷关。旧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

④辎车：一种带有帏盖的车。 乘（shèng）：用四匹马拉的一辆车。

【译文】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进言姓灶的客卿，想攻打齐国，夺取刚邑和寿邑，以此扩大他的陶邑。这时，魏国人范睢自称张禄先生，嘲讽穰侯攻打齐国，是穿越韩、赵、魏三国而远征齐国，并趁此机会请求游说秦昭王。于是秦昭王起用范睢。范睢说宣太后在内专制，穰侯在诸侯国中擅权，泾阳君、高陵君等一班人生活过于奢侈，比王室还富有。于是秦昭王醒悟了，就免去了穰侯的相国职务，命令泾阳君等一班人迁出关外，到各自的封邑去住。穰侯出关时，仅辎车就有一千多辆。

穰侯在陶邑去世，并安葬在那里。秦国重新收回陶邑，改设为郡。

【原文】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①。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②！

【注释】

①弱诸侯：使诸侯衰弱。 尝称帝：指秦昭王十九年称西帝事。 西乡稽首：朝西面行跪拜礼。乡，同“向”；稽首，古代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此比喻天下的诸侯都臣服于秦国。

②一夫：指范雎。 开说：开导说明。 羁(jī)旅：寄居在外的人。此指在秦国作官的客卿。

【译文】

太史公说：穰侯是秦昭王的亲舅舅。秦国之所以能增加东方的领土，削弱诸侯，并曾在天下称帝，各国诸侯均面向西对秦国俯首听命，是因为穰侯的功绩。等到他极其显贵和极度富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开导说明，竟然身受挫折，权势被剥夺，以至忧郁而死。更何况那些寄居在异国的客卿呢？

史记全译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题解】

白起"善用兵"，王翦"少而好兵"，合传突出一个"兵"字，其所记述属于军事家中载其攻城掠地战绩的将军一类。通过二人军功，表现出战国后期自秦昭王至秦王政时期，秦国统一六国的主要历史进程。《史记》对白起的功绩评价甚高，可互见《蔡泽传》所引述蔡泽的议论："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领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直韩、魏而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楚、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后，楚、赵皆慑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说明白起军事上胜利所造成的形势是成就秦的帝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正是本传记叙的主旨。王翦之传后总言"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亦同此旨。蒙氏后尚有传。本篇在总体上可见军事家对中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

本篇亦见秦国内部专制权威的逐渐加强及所显示的弊病。白起为秦战胜攻取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其功对秦相应侯的地位构成威胁。应侯范睢说昭襄王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以挫白起进围邯郸的军势，由是二人有隙。后秦复围邯郸，不利。昭襄王欲将白起，白起认为攻邯郸不可取胜，终辞不肯行。秦王强之，应侯请之，白起不应将，被免为士伍，遣出咸阳，并被赐死杜邮。文中记述："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白起功高，触人主之逆鳞，非其罪而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民怀念他，这是同情并称颂了白起，记

述其死是有意斥责国君的专制意志及大臣的妒贤罪恶。王翦记具体军功少，而以浓墨写其任将出征时五请园池美田，最后用他自己的话揭出："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乞贷是假，防止秦王嫌疑是真，迫害之情隐现。

篇中有"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及"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之语，说明秦国所使用的暴戾手段遭到东方各国反对的普遍性及其严重程度。

论赞引鄙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说明对事物的认识应有两面观的思想。认为白起只顾及在国外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这一面，而没有顾及在国内产生的君主威严下重臣妒贤害己这一面；王翦为秦将，夷六国，时当宿将，为始皇所师，这是他成功的一面，但他没有乘时辅秦建德，固其立国之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没身，这是他失败的一面。这都是他们的不足。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既要保全自身，又要建立巨大的事功，就要求历史人物必须具备有全面的观察思考，和对事物适时地加以正确处置的能力，但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文中记白起言自己的"固当死"，及某客之评王离之逢三世必败，是一种因果报应的说法。然而司马迁认为白起之死非其罪，自无"固当死"之理，而且也是由于他自身之"不能救患于应侯"，这两种因素都是人为的，不存在什么神秘的成分。王翦、王贲、王离三世为将，杀伐为多自是事实，但他们不能辅秦建德以至使秦暴虐而激起陈胜项羽起义，在土崩瓦解的形势下，"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自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恰恰是他们自身的弱点逐渐酝酿而形成，以致迫使自身走向灭亡的道路，是人为的结果，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因素造成的。司马迁的评议是认为自身的作为造成自身的"报应"，不应归结于因果迷信之类的说法。这与以前之评项羽，以后之评李斯、蒙恬的看法保持了严格的一致性，是值得肯定的。

【原文】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1]。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2]。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3]。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4]。起迁为国尉[5]。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6]。明年，白起为大良造[7]。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8]。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9]。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10]。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11]。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12]。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13]。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14]。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15]。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16]。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17]。

【注释】

①郿（méi）：秦邑名，在今陕西眉县东。 秦昭王：秦国国君，即秦昭襄王，姓嬴，名稷。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

②左庶长：秦官爵名，为二十等爵的第十级。 新城：韩邑名，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③穰侯：即魏冉，秦昭王舅父。宣太后执政时，多次担任秦的相国。封于穰（今河南邓县东南），号穰侯。详前篇《穰侯列传》。 任鄙：秦国有名的力士。 汉中：郡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南部湖北西北角，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守：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④左更：官爵名，秦爵二十等中的第十二级。 伊阙：山名，在今河南洛阳

市西南。伊水流经其间，形成阙口而得名。 公孙喜：人名，魏国将领。 拔：攻克，占领。

⑤迁：提升。 国尉：秦国武官之长。

⑥安邑：魏国旧都，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乾(gān)河：又名教水，旧址在今山西垣曲县东。

⑦大良造：官爵名，掌管军政大权。秦制二十等爵的第十六级，又称“大上造”。

⑧客卿：在本国做官的外国人。 垣城：邑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

⑨光狼城：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

⑩鄢：邑名。在今湖北宜城县南。 邓：邑名。在今湖北襄樊市北。一说在今河南邓县。

⑪郢：春秋战国时楚国屡次被迫迁都，凡迁都所至当时都称为“郢”，故“郢”之地点有多处。一为“南郢”(今湖北宜江陵西北)，春秋楚文王定都于此。因此地居楚国南境故称。遗址现称为纪南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为“都”(今湖北宜城东南)，楚昭王时曾迁都于此。又称“都郢”；三为“鄢”(今湖北宜城南)，楚昭王曾迁都于此。又称“鄢郢”。从文意上看，“都郢”与“鄢郢”为两邑，但从地理上看，“都郢”与“鄢郢”又似为一邑，或两者相距甚近；四为“陈”(今河南淮阳县)。楚顷襄王迁都于此。又称“陈郢”；五为“钜阳”(今安徽阜阳北)。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迁都于此，也称为“郢”；六为“寿春”(在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此句指“鄢郢”。 夷陵：楚邑名。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楚先王墓地在此。 竟陵：楚邑名。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北。

⑫楚王：即楚顷襄王。 亡：逃跑。 郢：此指鄢郢。 陈：邑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⑬巫：巫郡，在今重庆巫县与湖北交界地区。 黔中郡：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重庆、贵州的交界处。

⑭华阳：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南。 走：赶跑，打败。 芒卯：齐国人，此时任魏相。 三晋：因赵、韩、魏三国均由原先的晋国分立，故习惯上将三个国家统称为三晋。或单指其中的一个国家。此指魏国。

⑮沉：没入水中淹死。

⑯陉城：邑名，在今山西侯马市东北。

⑰南阳:地区名。在今河南济源县一带。 太行道:通往太行山的通道。 绝:断绝。

【译文】

白起是郿县人。他善于用兵,事奉秦昭王。

昭王十三年,白起担任左庶长,带兵进攻韩国的新城。这一年,穰侯做了秦国的丞相,推荐任鄙做了汉中的太守。第二年,白起担任左更,在伊阙山进攻韩国和魏国,斩敌二十四万人,又俘虏了魏国的将领公孙喜,夺取了五座城邑。白起被提升做了国尉。他渡过黄河,夺取了韩国的安邑以东至乾河一带的土地。第二年,他担任大良造。进攻魏国,战胜了它,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一座。第二年,白起和名叫错的客卿一起进攻垣城,并攻克了它。以后五年,白起进攻赵国,攻克了光狼城。以后七年,白起进攻楚国,又攻克了鄢、邓等五座城邑。第二年,白起再次进攻楚国,攻克郢都,焚毁了夷陵,接着向东到了竟陵。楚王被迫离开郢都向东逃亡,把都邑迁移到陈邑。秦国把郢城改设为南郡。白起被提升封为武安君。武安君趁势攻取楚国,平定了巫郡、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进攻魏国,夺取了华阳邑,赶走了魏将芒卯,又俘虏了魏国的三员大将,斩敌十三万人。和赵国将领贾偃交战,把贾偃二万多士卒溺死在黄河里。昭王四十三年,白起进攻韩国的陉城,斩敌五万人。四十四年,白起进攻南阳太行道,断绝了它的交通。

【原文】

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①。野王降秦,上党道绝②。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③。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④。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⑤。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⑥。"因使人报赵⑦。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⑧。平阳君曰:"不如勿受。

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9]。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10]。

【注释】

①野王：邑名，在今河南省沁阳县。

②上党：韩郡名，在今山西长治市一带。

③郑道：上党通往南郑的道路。郑，即南郑。在今河南新郑县。

④应：接应，救援。

⑤被兵：遭受秦军的攻击。

⑥为一：团结一致。　当：抵御。

⑦报赵：通报赵国。

⑧赵孝成王：赵国国君，赵惠文王之子，名丹。公元前265年～前245年在位。　平阳君：姓赵，名豹。赵惠文王的同母弟。因封于平阳(今河南滋县东南)故称。　平原君：姓赵，名胜。赵惠文王弟，封于东武(今山东武城西北)，号称平原君。曾任赵相，有食客数千。

⑨华阳君：因封于华阳而得名。华阳，赵地名，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⑩缑(gōu)氏：邑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蔺：邑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

【译文】

四十五年，白起进攻韩国的野王。野王投降秦国，韩国通往上党郡的通道断绝了。上党郡守冯亭和百姓商议说：“上党通往南郑的道路断绝了，韩国一定不会把我们当做它的臣民了。秦国的军队日益逼近，韩国不能援救我们，不如把上党郡归附于赵国。如果赵国接受了我们，秦国一定会发怒，肯定会进攻赵国。赵国遭到秦军的攻击，必定要和韩国亲近。韩、赵两国联合一体，就可以抵挡秦国了。”于是冯亭派人通报赵国。赵孝成王跟平阳君、平原君商议这件事。平阳君说：“不如不接受它。如果接受了，带来的祸害比所得的

好处要大的多。"平原君说："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还是接受的好。"赵国接受了上党郡，因而封冯亭为华阳君。四十六年，秦国进攻韩国的缑氏邑和蔺邑，并夺取了它们。

【原文】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1]。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2]。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3]。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4]。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5]。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6]。赵王数以为让[7]。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8]："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9]。"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10]。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11]。赵军逐胜，追造秦壁[12]。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13]。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14]。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15]。来攻秦垒，欲出[16]。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17]。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

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18]。"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19]。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注释】

①军：驻扎。 长平：城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按据：安抚。

②犯：冲犯。 斥兵：侦察兵。 裨将：副将。 茄：人名。

③鄣：通"障"，要塞，壁垒。 尉：武官名，位在将军之下。

④垒壁：军营周围所筑的堡寨。

⑤败：摧毁。 阵：军队作战时布置的阵势。

⑥坚壁：加固壁垒。 待秦：防御秦军进攻。

⑦数：多次。 让：责备。

⑧反间：用计谋离间敌人。

⑨恶(wù)：讨厌。引申为担忧，害怕。 马服子：即赵奢的儿子赵括。马服，指赵国名将赵奢，因封于马服山(今河北邯郸西北)，故称马服君。 易与：容易对付。

⑩阴使：暗中派遣。 上将军：武官名，其位高于将军。此意为最高军事统帅。 尉裨将：武官名，大约是上将军的副手。

⑪详：通"佯"，假装。 走：逃跑。 张：布置，安排。 奇兵：精悍的快速部队。 劫：进逼。

⑫逐胜：乘胜追击。 造：抵达。

⑬轻兵：轻装部队。

⑭之：到。 河内：春秋战国时称黄河以北地区为河内，黄河以南为河外。河内时已属秦。 赐民爵各一级：战国时，秦制定二十等爵位。此为鼓励百姓作战，故赐民一级爵位。 悉：全部。 诣(yì)：抵达。 遮绝：阻截。

⑮阴：暗中。 相杀：互相残杀。

⑯欲出：想突围而出。

⑰四五复之：反复冲击了四五次。之，代词，指突围。

⑱反覆：变化无常。

⑲遗：剩下，遗留。

【译文】

四十七年，秦国派左庶长王龁进攻韩国，夺取了上党。上党的百姓逃到赵国。赵军驻扎在长平，来安抚逃到那儿的上党百姓。四月，王龁进攻赵国。赵国派廉颇带兵抵御秦国。赵军的士卒碰上了秦国的侦察兵，秦国的侦察兵杀死了赵军名叫茄的副将。六月，秦军突破赵军的防线，占领了两座城堡，杀死赵军四个尉官。七月间，赵军构筑壁垒来防御秦军。秦军又进攻赵军营垒，杀死了两个尉官，摧毁了赵军阵地，夺取了西边的壁垒。廉颇加固壁垒，防御秦军进攻，秦军多次挑战，赵军就是不出垒迎战。赵王多次责备廉颇。秦国的丞相应侯派人携带千金到赵国施行反间计，公开说："秦国最担心的，只怕是让马服君的儿子赵括作将领，廉颇容易对付，他将要投降了。"赵王早已恼怒廉颇率领的军队创伤很多，军队屡战屡败，却又反而固守在壁垒里不敢迎战，又听到秦国反间的言论，便派赵括替换廉颇去统领军队以便迎击秦军。秦国听到赵括做了赵军的将领，就暗中派武安君白起担任上将军，王龁做都尉副将，并下令军中有敢于泄漏武安君担任主将这个消息的就杀头。赵括到军营后，就下令出兵攻击秦军。秦军佯装战败逃跑，另外埋伏了两支奇兵进逼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的壁垒下。秦军的壁垒坚固，赵军攻不进去，这时，一支二万五千人的秦军奇兵断绝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人的骑兵横穿在赵军之间，赵军被分为二股，粮路也被断绝。接着，秦军出动轻装部队反击赵军。赵军迎战失利，于是修筑壁垒固守，企图等待援军到来。秦王听说赵军的粮道被断绝，亲自赶到河内，赏赐百姓爵位各一级，征调十五岁以上的壮丁前往长平，阻截赵国的援军和粮饷。

到了九月，赵军士兵已断粮四十六天，军中都暗中相互杀人吃。赵军进攻秦军壁垒，企图以此突围。他们分成四队，反复冲击

了四五次，仍然不能出逃。赵军将领赵括率领精锐士卒，亲自上阵搏斗，秦军射死了赵括。赵括的军队战败了，四十万士卒向武安君投降。武安君心中盘算道："以前秦军攻占了上党郡，上党郡的百姓不愿意归顺秦国而逃奔到了赵国。赵国的士卒反复无常，不把他们杀尽，恐怕会作乱。"于是采取欺诈的手段把他们都活埋了，仅把未成年的二百四十人留下来送给了赵国。赵军先后被斩首和俘虏的共达四十五万人。赵国人极为震恐。

【原文】

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①]；司马梗定太原[②]。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③]："武安君禽马服子乎[④]？"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⑤]？"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⑥]。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⑦]。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⑧]。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⑨]。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⑩]。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⑪]。

【注释】

①皮牢：韩邑名，在今山西翼城县东。

②太原：地区名，相当于今山西句注山和霍山之间的地区。

③厚币：重礼。古代帛、璧、革、贝、金均称币。后泛指礼物。 应侯：即范雎，魏国人。秦昭王四十一年任秦相，因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号应侯。

④禽：通"擒"，捉拿。

⑤邯郸：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

⑥秦王：秦昭王。 王(wàng)矣：要称王于天下了。 三公：实指为辅佐国君掌管军政大权的长官。

⑦周：指周公姬旦，周武王之弟。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史称周公。召(shào)：即召公奭(shì)。因封地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昭公或召伯。曾辅佐武王灭商，成王时任太保。 吕望：姜姓，吕氏，名尚，号太公望。西周初年任太师。因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 益：超过。

⑧邢丘：邑名，在今河南温县东。

⑨亡(wú)：通"无"，没有。

⑩垣雍：邑名，在河南原阳县西南。

⑪隙：嫌隙，仇怨。

【译文】

四十八年十月，秦国再次平定了上党郡。秦军分为两支：王龁进攻皮牢，夺取了它；司马梗平定了太原。韩国和赵国恐惧，派苏代带着厚礼游说秦国的丞相应侯说："武安君擒杀了马服君的儿子吗？"应侯说："是的。"苏代说："秦国又要围攻邯郸吗？"应侯说："是的。"苏代说："赵国灭亡了，那么秦王就可以称王整个天下了，武安君就会位列三公。武安君替秦国攻下和占领了七十多座城邑，在南面平定了鄢邑、郢都和汉中，在北面俘虏了赵括的军队，即使是周公、召公、吕望的功绩也不会超过这些了。如今赵国灭亡了，秦王称王整个天下，那么武安君肯定会位列三公，您愿意位居于他的下面吗？虽然不愿意位居于他的下面，可已成为事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了。秦国曾进攻韩国，包围了邢丘，围困上党，上党的百姓都转而归

服赵国，这说明天下的人已经很久都不愿意做秦国的臣民了。如今灭亡了赵国，北面的百姓归入燕国，东面的百姓归入齐国，南面的百姓归入韩国和魏国，那么您所得到的百姓就没有什么人了。所以不如趁势割取韩国和赵国的土地，不要让武安君再建立更多的功勋。”于是，应侯向秦王建议说：“秦军已经很疲劳了，请您允许韩国、赵国割地求和，暂且可让士卒得到休整。”秦王听从了应侯的建议，割取了韩国的雍城和赵国的六个城后和韩国、赵国媾和。正月间，交战各方都收兵。武安君听到这个消息，从此跟应侯结下了仇怨。

【原文】

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①]。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②]。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③]。陵兵亡五校[④]。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⑤]。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⑥]。不可。”秦王自命，不行[⑦]；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秦王使王龁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⑧]。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⑨]。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⑩]。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⑪]。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⑫]。

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13]。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14]。"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15]。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16]："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注释】

①五大夫：秦爵位名，相当于二十等爵的第九级。

②不任行：不能随行。《史记正义》任，堪也。

③少利：收获不大。

④五校：校，古代军队编制单位。汉武帝时设八校，即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每校兵数少者七百人，多者千二百人。

⑤日至：天天都有赶到的。日，一天天。

⑥绝：横渡。

⑦自命：亲自命令。

⑧春申君：即黄歇，战国时楚国贵族。楚考烈王时，受封于吴（今江苏苏州），号春申君。

⑨强（qiǎng）起：强迫就职。 病笃：病重。

⑩士伍：士兵。 阴密：秦邑名，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

⑪居三月：过了三个月。居，表示时间的停留。 数却：多次败退。

⑫遣：驱逐，遣送。

⑬杜邮：亭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⑭怏怏：因不平或不满而闷闷不乐。 余言：多余的话。此引申为怨言。

⑮自裁：自杀。

⑯引剑将自刭（jǐng）：把剑架到脖子上将要自杀。 刭，割脖子。 固：本来，应该。

【译文】

这年九月，秦国再次出兵，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国的邯郸。这时武安君正生病，身体支持不住不能随军出征。四十九年正月，王陵向邯郸发起进攻，战绩不佳，秦国加派军队支援王陵。王陵又损失了五个校的兵马。武安君的病痊愈后，秦昭王想派武安君取代王陵担任将领。武安君说："邯郸实在是不容易攻取的都城。况且各诸侯国的救兵眼见一天天赶来，这些诸侯怨恨秦国已经很久了。如今秦国虽然消灭了长平的赵军，但是秦国的士兵也死亡过半，国内空虚。跋山涉水远去争夺人家的国都，赵军在里面接应，各国诸侯在外面进攻，秦军被打败是必然的。不能这样做。"秦昭王亲自命令武安君前往，武安君不肯前行。于是秦王让应侯动员他，武安君仍坚持不肯出发，随后又佯装生病。

秦昭王改派王龁取代王陵为将，八九月间围攻邯郸，没有攻下来。楚国派春申君同魏公子信陵君带兵几十万人攻打秦军，秦军损失、伤亡颇多。武安君说："秦国不听从我的建议，现在怎么样？"秦昭王听到这些话，非常生气，强令武安君赴任，武安君就借口病情严重。应侯动员他，仍不肯就职。于是免除了武安君的爵位，把他贬为士兵，让他移居到阴密。武安君的病重了，没有立即迁移。过了三个月，诸侯国军队对秦军的进攻紧急，秦军多次退却，送信的使者天天报忧。秦昭王派人驱逐白起，不让他留在咸阳城中。

武安君动身了刚出咸阳城西门十里，到了杜邮。秦昭王跟应侯及大臣们商议说："白起迁居的时候，他的神情还是因为不满而闷闷不乐，很不服气，有怨言。"于是，秦昭王派使者赐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武安君拔剑自刎前说："我什么地方得罪了苍天，而落得了这个下场呢？"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军投降的几十万士兵，都被我用欺诈的手段给活埋了，这一点就足够叫我死了。"随后他自杀了。武安君死于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他

的死不是由于他的罪责，所以秦国人怜悯他，城乡的人都祭祀他。

【原文】

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①。少而好兵，事秦始皇②。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阏与，破之，拔九城③。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④。明年，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⑤。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⑥。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⑦。还击魏，魏王降，遂定魏地⑧。

【注释】

①频阳：秦县名，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

②好兵：喜爱军事。 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246年～前210年在位，秦王朝的建立者。

③阏(yù)与：邑名。在今山西和顺县西北。

④赵王：即赵王迁。公元前235年～前228年在位。

⑤贼：刺客。

⑥燕王：姬姓，名喜，公元前254年～前222年在位。 走：逃跑。 辽东，郡名，在今辽宁大凌河以东，治所在襄平(今辽宁辽宁市)。 燕蓟：燕国都城，在今北京市西南角。

⑦荆：楚国的别称。楚始建国于荆山(今湖北漳县西南)，故别称为荆；一说秦国因避秦庄襄王嬴子楚名讳，故称楚为荆；又周人敌视楚国，称之为荆蛮。 魏王：即魏假，公元前227年～前225年在位。

【译文】

王翦是频阳东乡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军事，事奉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王翦率兵攻打赵国的阏与，攻克了它，又拔取了九座城邑。十八年，王翦率兵进攻赵国。一年多后，就战胜了赵国，赵王投

降，赵地全被平定，改设为郡。第二年，燕国派荆轲到秦国谋杀秦王，秦王派王翦进攻燕国。燕王喜逃到辽东，王翦便平定了燕国的蓟都凯旋回师。秦国派王翦的儿子王贲进攻楚国，楚国兵败。转过头王贲又进攻魏国，魏王投降，于是平定了魏地。

【原文】

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①。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②？"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③。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④。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⑤。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⑥。

【注释】

①丹，即姬丹。初至秦国作人质，后逃回燕国。时秦国已灭赵、韩。他派荆轲赴秦谋刺秦王未成。次年，王翦破燕，他逃至辽东，被其父斩首献给秦国。 衍水：即今太子河，在辽宁中部。

②度(duó)：估计。

③谢病：托病辞官。

④平与：楚邑名，在今河南平舆县北。 寝：楚邑名，在今安徽临泉县。

⑤鄢郢：楚国都城名，在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 会：会合。 城父(fǔ)：楚邑名，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

⑥顿舍：停息，住宿。

⑦都尉：武官名，职务略低于将军。

【译文】

秦始皇已经灭掉了赵、魏、韩三国，赶跑了燕王，还屡次打败楚国的军队。秦国将领李信，年轻气壮勇敢，曾率领几千士兵追击燕国的太子丹，一直追到衍水上，最后打败燕军获得了姬丹。秦始皇认为他贤能勇敢。当时秦始皇问李信说："我想进攻夺取楚国，你估计用多少人才够？"李信说："不超过二十万人。"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行。"秦始皇说："王将军老了，为什么这样胆怯！李将军果真气势威壮勇敢，他的话是对的。"于是派李信和蒙恬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攻打楚国。王翦的话没有被采纳，因而王翦便声称有病，告老回到频阳。李信进攻平与，蒙恬进攻寝邑，把楚军打得大败。李信又进攻鄢郢，攻破了它，接着率领军队向西，与蒙恬在城父会师。楚军趁势尾随秦军，三天三夜不休息，把李信率领的军队打得大败，攻入秦军两个营垒，杀死七个都尉，秦军败逃。

【原文】

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①]："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②]。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③]。"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④]！"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⑤]。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⑥]。"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⑦]。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⑧]。"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⑨]。今空秦国甲士

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⑩]？”

【注释】

①驰：乘车飞驰。 如：往，到达。

②辱秦军：使秦军蒙受侮辱。指李信打了败仗。

③罢(pí)病悖(bèi)乱：身体疲病，理智混乱。罢，通“疲”，疲乏。悖，混乱。唯：意为表示希望。

④已矣：好了，算了吧。秦始皇知道王翦所说为推托之词，不是真的有病。故这样说。

⑤灞上：灞水岸边。灞水，在今陕西西安市东。

⑥封侯：秦国爵位分二十级，最高一级为彻侯，简称侯。 向臣：器重我。向，器重，需要。 子孙业：子孙的产业。

⑦关：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使使(shì)：派遣使者。前“使”字动词，后“使”字，名词。 善田：肥沃的土地。 五辈：五次。辈，批，次。

⑧乞贷：请求借贷。指王翦请赐田宅之事。

⑨怚(cū)：通“粗”，粗暴。

⑩空：倾出、所有。 甲士：军队。 专委：独自委托。 自坚：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即表明为秦国效力的决心，而不使秦王怀疑他。 顾：反而。 坐：白白地，无缘无故。

【译文】

秦始皇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愤怒，亲自乘车飞驰到频阳，见到王翦当面向他道歉说：“由于我没有采纳将军的建议，才使得李信让秦军蒙受耻辱。现在听说楚军天天向西逼近，将军虽然有病，但能忍心扔下我不管吗！”王翦推辞说：“老臣身体疲病，脑子糊涂，希望大王另选良将。”秦始皇又道歉说：“就这么定了。将军不要再推辞了。”王翦说：“大王不得已要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说：

"完全听从将军的策划。"于是，王翦带兵六十万出发，秦始皇亲自送到灞上。王翦临行前，请求秦始皇赐给许多良好的田地、住宅、园林和池苑。秦始皇说："将军尽管上路好了，何必还担心贫穷呢？"王翦说："替大王带兵，即使有功劳终究也难得到封侯的奖赏，所以趁着大王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就及时地请求赐于园林、池苑，作为子孙的产业罢了。"秦始皇听了哈哈大笑。王翦到了函谷关口以后，又先后五次派使者向秦始皇请求赏赐良田。有人说："将军的请求，也太过分了吧！"王翦说："这话不对。秦王性情粗暴而且不信任人。如今，尽倾全国军队单独委托给我，我不多请求田宅作为子孙基业，以此稳固自己的地位，难道要让秦王平白无故地怀疑我吗？"

【原文】

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①。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②。"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③。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④。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⑤。因南征百越之君⑥。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⑦。

【注释】

①日休洗沐：每天让士兵休整洗换。沐，本指洗头发。 抚循：抚慰。

②方：正在。 投石：投掷石头，此意约为练习投远或用机械发射石弹。超距：跳高、跳远等。

③蕲(qí)：楚邑名，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南。 项燕：楚国将军，项羽叔父项梁的父亲。

④略定：平定和攻占。

⑤荆王负刍：即楚王负刍。公元前227年～前223年在位。负刍被虏后楚亡。

⑥因：接着。 百越：部族名。当时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零散部族，因部族众多故称百越。秦汉后，一部分与汉族融合，其余与今壮、傣、黎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⑦王氏：指王翦、王贲父子。 蒙氏：指蒙骜、蒙武、蒙恬祖孙三代。蒙骜，曾官至上卿，后为将，屡伐韩赵魏有功。蒙武，蒙骜子，从王翦破楚，杀项燕，后攻楚，虏楚王。 施(yì)：流传。

【译文】

王翦果真取代李信进攻楚国。楚国听说王翦增加部队前来进攻，便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抵抗秦军。王翦一到，加固壁垒防守，不肯出战。楚军多次出兵挑逗，秦军始终不出。王翦天天让士兵休息洗换，并用丰盛的伙食抚慰他们，亲自跟士卒一起进餐。过了很久，王翦派人探听询问军中的士兵在玩什么游戏，回报说："正在练习扔石头和跳远。"王翦于是说："士兵可以使用了。"

楚军多次挑战，但秦军仍是不出。楚军便撤兵向东后退。王翦趁势出动军队追赶他们，命令精锐的部队奋勇拼杀，把楚军打得大败。秦军追至蕲县南面，杀死了楚军的将领项燕，楚军终于败逃。秦军因而乘胜夺取和平定了楚国的一些城邑。一年多以后，又俘虏了楚王熊负刍，最终平定了楚国全境，改设为郡县。接着秦军又向南征伐百越的君长。王翦的儿子王贲和李信攻占和平定了燕国和齐国等地方。

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完所有诸侯国统一了天下，其中王氏和

蒙氏建立的功劳最多,他们的声名流传于后代。

【原文】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1]。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2]。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3]。"客曰[4]:"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5]。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6]。

【注释】

①秦二世:秦始皇子,名胡亥。公元前210年~前207年在位。 灭蒙氏:即蒙恬、蒙毅兄弟二人均被秦二世所杀。

②陈胜反秦:公元前209年,戍卒陈胜、吴广等因失期当斩,率同征者九百人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起义反秦。 赵王:即赵歇,反秦起义中被张耳、陈馀立为赵王。 张耳:大梁人(今河南开封市)人,陈胜起义后,据赵地拥赵歇为王,自任丞相,后投奔项羽,封常山王,又改投刘邦,封赵王。 巨鹿:城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③新造之赵:新成立的赵国。指赵歇、张耳组成的赵国。

④客:门客。

⑤不祥:不吉利。

⑥居无何:过了不久。 项羽:秦末起义领袖,推翻秦朝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被刘邦打败,自杀。 救赵:指公元前207年,项羽率军在巨鹿大破秦军,救赵王歇及张耳之役。 诸侯:指当时反秦的各路将领。

【译文】

秦二世的时候,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都已经死了,秦二世又诛

杀了蒙氏兄弟。陈胜起义反抗秦朝时，秦朝派王翦的孙子王离进击赵国，把赵王和张耳围困在巨鹿城。有人说："王离是秦朝的名将。现在率领强大的秦国军队，来进攻刚刚建立的赵国，必定能攻克它。"有的门客说："不对。世代做将军的，传到第三代肯定会失败。为什么必定会失败呢？一定是他们的前辈杀戮太多了，他的后代便会遭受不祥之灾。如今王离已是第三代将军了。"过了不久，项羽援救赵国，打败了秦军，果真俘虏了王离，于是王离的军队便向诸侯的联军投降了。

【原文】

太史公曰：鄙语云[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②]。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③]。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注释】

①鄙语：民间俗语。

②料敌合变：估料敌情随机应变。

③夷：平定。 六国：即楚、韩、燕、赵、魏、齐。 宿将：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将。宿，年老并久于其事。 偷合：苟且迎合。 取容：犹言取悦。此意即取悦人主。 圽(mò)身：去世。圽通"殁"，死了。

【译文】

太史公说：俗话说："尺虽然长但用起来也有短的时候，寸虽然短但用起来也有长的时候。"白起估料敌情，随机应变，奇计层出，无穷无尽，声威震动天下，但他却不能挽救来自于应侯的祸患。王翦担任秦国将领，平定六国，正当这个时候，王翦是身经百战的老

将，秦始皇把他当做老师看待，但王翦却不能辅佐秦国建立德政，巩固它的根基，反而苟且迎合取悦人主，直到死去。待到他的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不也是很应该的事吗？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短处啊！

史记全译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题解】

说明了孟子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征，表明原始儒家学说已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迂远而阔于事情”，以故“所如者不合”。但孟子能坚持学术气节，不迎合世俗，“退”而论《诗》《书》以述仲尼之意。《孟子》仍然保持了儒学的本质。

说明了邹衍所创阴阳五行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的学术内容及其类推手法，学术旨归及其实际效果。指出五德终始说实际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变种，是在战国时仁义道德之风衰败时迎合时君获取生活出路以至追求利禄的一种手段。以此它一时受到一些国君的欢迎，但它已与原始儒学完全不同，“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他们丧失了学术气节，摇尾乞怜以求一官半职。也说他们不能与伊尹、百里奚之类辅佐王伯之业等同，似有“牛鼎”之意，但总评它为“不轨”。

说明了荀卿处在战国末期，继承了儒家学术能疾世、论大道的一些基本方面，但已经没有孟子那样能坚持气节，曾为齐君尊宠供养，三为稷下祭酒。这方面虽已逊于孟子，但在学术上能适应时代变化，撰写出具体总结批判性的著述。

这是一篇战国中后期的学术发展史。介绍了这个时期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的隐显荣辱及其各自的特色，但突出了两点。一是肯定了齐国稷下之学的历史作用。齐国以其财力为有学术才能的人创造出优厚的物质条件，以网罗各方人才使“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为学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记叙中司马迁是予以肯定的；二是表明了从春秋末叶儒学占主导之后，通

过百家争鸣所形成的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的总趋势。邹衍的阴阳学说为儒学所派生，淳于髡学无所主是杂家，慎到、田骈、环渊由道家走向法家，到了荀子，则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是由儒家走向法家的集大成者，所以他的学生李斯相秦，韩非著书是为刑名法术之学。故司马迁的著述内涵是丰富的，反映了他观察的敏锐。

本篇之序，突出言"利"之危害，特别指出"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谈学术请出天子，自然是有感而发，乃是对天子之所作为有"各言其志"的深刻用意。

此篇言利有两方面的用意。一借讥刺邹衍迎合世俗，缺乏学术气节，是对以董仲舒为首所创立的新儒学提出了批评，说他们的追求利禄已不是孔孟的原始儒学，他们已不是学术人，而是政治家，或者是为政治服务的"鄙儒"。一借学术谈政治，说利是乱之始，会产生"多怨"，以言武帝诸所作为好大喜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混乱，中家以下大体都破产了的人能没有怨恨吗？这是谏书。是说应听听圣人的教诲，吸收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才可治理好国家，以保持社会的安定。司马迁所叹，就是叹息当代的学术与政治。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2]。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3]。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4]。"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5]！

孟轲，驺人也[6]。受业子思之门人[7]。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8]。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

面朝齐[9]。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10]。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1]。其后有驺子之属[12]。

【注释】

①此传除记载有孟子、荀卿事迹外，还记有诸驺子、淳于髡、慎到、墨子等。

②《孟子书》：即《孟子》，儒家经典之一。 废：停下，放下。

③诚：确实。 夫子：指孔子。 原：源泉，即本文所指引发社会混乱的根源、导火线。

④放于利而行，多怨：此二句出自《论语·里仁》。放，通"仿"，仿照，依据。

⑤獘：通"弊"。

⑥孟轲(kē)：即孟子，字舆，孔子儒家学说的继承者。 驺(zōu)：通"邹"。古代小国名，在今山东邹县一带。

⑦受业：从师学习。 子思：鲁国人，孔丘之孙，孔鲤之子，名孔伋(jí)，字子思，战国初思想家。 门人：学生，弟子。

⑧道：指儒术。 果：实现。即表面赞成，实际上不加以兑现。 迂远：迂曲与实际距离太远。 阔：不现实。

⑨东面：面向东。

⑩方：正，正在。 务：致力于，追求。 从：通"纵"。 衡，同"横"。 所如者：所到的国家，所游说的国家。 如，到，往。

⑪万章：孟子的学生。 序：编次，整理。

⑫驺子之属：邹姓等一批人。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孟子书》，到梁惠王问"怎么才对我的国家有利"时，没有不是放下书来叹息的。说：哎呀，讲究利确实是祸乱的开始呀！孔夫子很少谈论利，就是要经常防止祸乱的根源。所以他

说"凡事依据个人的利益去做，就会产生很多的怨恨。"从天子开始直到普通百姓，好利的弊病有什么不一样呢！

孟轲是邹国人。从师子思的弟子学习。儒术通达以后，游说想事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去到梁国，梁惠王不能兑现他的主张，从惠王的角度观察认为他迂曲疏远不能实际地处理问题。正当这个时候，秦国任用商鞅，富裕国家加强军力；楚国、魏国任用吴起，以战取胜削弱敌国；齐威王、宣王任用孙膑、田忌一班人，使诸侯各国面向东来朝见齐国。天下正致力于实施合纵连横策略，把战争当作最佳手段，但孟轲却称述唐尧、虞舜的德政，因此他所到之处不能与当政者谋合。于是就摆脱现实政治追求而同万章等学生一起编次《诗经》、《书经》，阐发仲尼的学术思想，著作了《孟子》七篇。在孟轲以后有驺子等学者。

【原文】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①。

其次驺衍，后孟子②。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③。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④。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⑤。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⑥。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⑦。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⑧。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⑨。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⑩。赤县神州内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11]。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12]。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13]。其术此皆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14]。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15]。

【注释】

①邹忌：齐国大臣。 鼓：演奏。 干：求，求见。

②邹衍：齐国人，阴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③有国者：指君王。 尚：崇尚。 若：像……一样。 《大雅》：《诗经》三大部分之一，主要反映了西周王朝的兴废情况。 句中是指《大雅》所体现的精神和经验。 整：整饰，体现。 身：自身，自己的言行。 施：施行，推行。 黎庶：民众。

④消息：灭亡和生长。 怪迂之变：怪诞曲折的变化。 《终始》、《大圣》：邹衍之著作名。据《汉书·艺文志》载，邹衍著有《邹子》和《邹子终始》等。今已失传。

⑤閎(hóng)大：宏大宽广。 不经：不合常规。 无垠(yín)：没有边际。

⑥术：通"述"，记述。 并(bàng)：通"傍"，依随。 机祥度制：吉凶祸福的法则。 窈冥：深远、微妙。

⑦通谷：深谷。 海外：中国本土以外的边远地区。

⑧天地剖判：天地分开。古人认为宇宙原是混沌一团，后经阴阳推移运动，阳气轻清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沉为地。 剖，分开。 判，分开。 五德转移：金、木、水、火、土五行周转变化。阴阳家认为五行相生相克，终而复始。 符应：附会应验。 兹：此。《史记索隐》桓宽、王充并以衍之所言迂怪虚妄，干惑六国之君，因纳其异说，所谓"匹夫而营惑诸侯"者是也。

⑨中国：当时以中原为中心的九州中国。

⑩赤县神州：中国之别称，亦称赤县，亦称神州。

⑪州数：真正的州的数字。

⑫裨(pí)海：小海。 裨，小。 一区中：特定的区域中。

⑬瀛海：大海，和"裨"相对。

⑭要：本指主要的，此为动词，即总结，归纳。 归：归宿，要旨。 施：推行。 滥：泛滥，扩展。

⑮惧然：受到触及、震动的样子。 顾化：想要实行。《史记索隐》谓衍之术皆动人心，见者莫不惧然驻想，又内心留顾而已化之，谓欲从其术也。按：化者，是易常闻而贵异术也。

【译文】

齐国有三位驺子。在前面的一位是驺忌，借着弹琴的机会求见齐威王，因而参与了国家政事，被封做成侯并接受相印，生在孟子前面。

其次的一位是驺衍，生在孟子后面。驺衍目睹君主们更加淫逸奢侈，不能崇尚德政，像《大雅》精神要求的那样整饬自己的言行，并从而推广到百姓中去。就深刻地观察阴阳的消长而创设出怪诞曲折的变化理论，著作出十多万字的《终始》、《大圣》等篇章。书中的议论宏大宽广不合常规，必定先从一些小事物上进行验证，然后加以推广，以致于无边无际。先叙述当今然后往前追寻到黄帝时代，学者们大家都记述的事情，大体上依随着世事的盛衰，借以记述出吉凶祸福的法则，推而广之，谈论到天地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而去追寻它微妙莫测不可加以考究的本源。先序列出中原各国的名山大川，深谷中的飞禽走兽，水中地面所养殖，各种物类中所珍贵的，从而加以推广，一直说到海外人们所不能见睹的地方。称述从天地分开以来，金、木、水、火、土五德是不断转换的，各个朝代治事都有它恰当的措施，祥瑞对世事的应验也就是这样的。认为儒家所说的中国，在整个天下只不过占它八十一分中的一分罢了。中国名称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里面自行分成九州。这就是夏禹所序列的九州，但算不得州的数次。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地带共

有九个，这才是所说的九州。在这些地带是有小海环抱着的，人类禽兽是不能互相联通的，像一个独立特定的区域，这才是一个州数。像这样的总共有九个，然后有大海在它外面包围着，大海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邹衍的学术就是这一类内容。然而总括它的要旨，必定落在仁义节俭，并在君臣上下和六亲间已经实行的主张上，不过他开始的述说也是太泛滥无边罢了。王公大人们始初接触到他的学术，感到惊异想要尝试一下，但过后还是不能实行。

【原文】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①。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②。作《主运》③。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④！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⑤；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⑥。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⑦！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⑧？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⑨。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⑩？

【注释】

①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名赵胜，号平原君。详后《平原君列传》。 侧行：侧着身子走路，以表示尊敬对方。 撇席：拂拭坐席。 撇，拂。

②昭王：燕昭王，燕国国君，公元前311年～前279年在位。 拥彗(huì)：拿着扫帚清扫道路。彗，扫帚、清扫。 先驱：在前开路。 碣石宫：燕国宫名，燕昭王所筑，专门用以招贤纳士，旧址在今北京市西。

③《主运》：《史记索隐》按：刘向《别录》云《邹子》书有《主运篇》。

④仲尼菜色陈蔡：指孔子周游陈、蔡时受到困困，忍饥挨饿。 菜色，人饥饿时显出的黄绿面色。 孟轲困于齐梁：指孟轲在齐、梁时曾大受冷遇。《史记索隐》按：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义之化，且菜色困穷；而邹衍执诡怪营惑诸侯，其见礼重如此，可为长太息哉。

⑤卫灵公：卫国国君，公元前534年～前493年在位。 陈：通“阵”，作战的阵势，即指军事谋略。 不答：避而不谈。

⑥大(tài)王去邠(bīn)：指周太王古公亶父离开邠地一事。

⑦阿(ē)：迎合。

⑧方枘(ruì)：方形的榫(sǔn)头。 枘，榫子，榫头。 内：同“纳”，放入。 圜(yuán)：通“圆”。 凿(zuò)：卯，榫眼。《史记索隐》谓战国之时，仲尼、孟轲以仁义干世主，犹方枘圜凿然。

⑨伊尹：商朝大臣，传说他出身奴隶，后助汤攻灭夏桀。 负鼎：背着鼎。传说伊尹负鼎以滋味说汤，而受到汤的赞赏和提拔。 饭：喂牲畜。用：因。 作先合：首先在思想上做到情投意合。

⑩不轨：不同常规。 傥(tǎng)：通“倘”，倘或。 牛鼎：前句“饭牛”、“负鼎”的合称。意即虽无名，也许因此而被赏识、启用。

【译文】

因此驺衍在齐国受到尊重。到了梁国，梁惠王在郊外迎接，实施主人对待贵宾的礼仪。到了赵国，平原君在旁侧着身子陪行，亲自替他拂拭坐席。到了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扫道路为他作先导，请求列入弟子的座位听他讲学，修筑了碣石宫，亲自前往拜他做老师。他著作了《主运》。他游说诸侯各国在礼节上被这样尊崇，难道和仲尼周游时在陈国、蔡国时忍饥挨饿，孟轲在齐国、梁国受到困迫能相同吗！所以周武王倡导仁义讨伐殷纣而在天下称王，伯夷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周朝的粮食；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事谋略，孔子不予回答；梁惠王图谋进攻赵国，孟轲称赞周之太王离开邠地。这些难道是有意迎合世俗苟且偷合就算了吗！拿着方形榫头想装进圆形榫眼里，哪能装得进去呢？有人说，伊尹背着鼎借以勉励商

汤因此而称王，百里奚在车前喂牲口因而使秦穆公称霸，都是首先做到思想上情投意合，然后把被游说的人引入正确的主张。驺衍他的言论虽然不合常规，或许也有喂牛、背鼎这样的用意吧？

【原文】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①]！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②]。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③]。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④]。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⑤]。岂寡人不足为言邪[⑥]？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⑦]；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⑧]：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⑨]。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视，亦会先生来[⑩]。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⑪]。"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⑫]。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⑬]。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⑭]。终身不仕。

【注释】

①稷下先生：云集于齐国稷下的文学游说之士。稷下，一说为齐国都城临淄的一条街；一说为齐国都城一城门名；一说为齐之山名。齐威王、齐宣王曾在此建造学宫，招集天下之文人学士荟萃于此讲学议论。 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shì)：均为当时稷下先生，生平事迹可见下文。 胜：尽，全部。

②强记：记忆力强。 学无所主：学习、研究，不专信奉某一学派。

③晏婴：即晏子，春秋时齐相国。见《管晏列传》。 承意观色：承奉心意，观察表情。

④屏(bǐng)：排除，斥退。 再：第二次。

⑤让：责怪。 管：管仲。 晏：晏婴。

⑥足：值得。 邪：通"耶"。

⑦固：本来，就是如此。 驱逐：指乘车骑马。

⑧音声：歌舞音乐。

⑨会：正巧，赶上。

⑩讴：歌唱。

⑪私心：私下想的。 彼：指"献善马"、"献讴"这两件事。

⑫壹语：一讲开。

⑬谢：辞退。

⑭安车驾驷：用四匹马拉着的最安稳的车子。驷，四匹马。 束帛：古代五匹帛为一束。 璧：玉制的礼器。

【译文】

从邹衍到齐国的稷下先生，有像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一班学者，各自撰写著作论述国家治乱的大事，借以求得当世君主的信用，这些怎么可以说得尽呢！

淳于髡是齐国人。学识广博记忆力强，他的学术思想不主于哪一家。他劝谏游说时，羡慕晏婴为人的刚正直言，然而还是把承奉心意观察表情当作追求目标。有客人把他引荐给梁惠王，惠王斥退左右侍从，独自坐着两次召见他，他始终不说话。惠王奇怪，因而责备这位客人说："您称赞淳于先生，管仲、晏婴都赶不上他，等到来见我，我没有得到一点儿收获。难道我不值得让他发表见解吗？是什么原因呢？"客人把这些话告诉淳于髡。髡说："就是这样。我前头这次去见王，王的心志放在车马驱逐上面；后面再次去见王，王的心志在歌舞音乐上；我因此沉默不语。"客人全都把它禀报给梁

惠王，惠王非常惊骇，说："哎呀，淳于先生真是一位圣人！前头这次淳于先生来的时候，有人来进献好马，我没有来得及观看，正好碰上先生到了。后面这次先生来的时候，有人来进献歌舞女子，我没有来得及观看，也正好碰上先生到了。我虽然斥退了侍从，然而心里想的在好马、歌女两件事上，有他说的这种情况。"以后淳于髡见惠王，一讲开连续三天三夜都毫无倦意。惠王想用卿相官位任用他，淳于髡借故推辞要离去。当时梁惠王送给他一辆四马拉着的安车，五匹帛和璧玉，还有百镒黄金。淳于髡终身没有做官。

【原文】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①。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②。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③。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④。

【注释】

①黄老道德之术：即指以老子《道德经》为精髓的道家学派。 发明：发挥阐明。 指意：意向，精神。

②颇：很多。 纪文：记述成文。

③自如：自从。 开第：修建宅院。 康庄之衢（qú）：四通八达之要道。衢，交通要道。《史记集解》引《尔雅》曰：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

④览：通"揽"，招揽。

【译文】

慎到，赵国人。田骈、接子，齐国人。环渊，楚国人。他们都研

究黄帝、老子道家学术，通过发挥阐明叙述出关于道德理论的主旨精神。所以慎到著述了十二篇论文，环渊著述了上下篇，田骈、接子都有所论述。

邹奭是齐国诸多邹子中的一人，也采集了很多邹衍的学术思想将它记述成文。

当时齐王称许他们，从像淳于髡以下的学者，都命名叫列大夫，替他们在交通要道旁建造宅第，高门大屋，尊崇宠信他们。招揽天下各诸侯国的宾客，表明齐国能够招纳天下的贤士。

【原文】

荀卿，赵人①。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②；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③。"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④。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⑤。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⑥。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⑦。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⑧。因葬兰陵。

【注释】

①荀卿：即荀子，名况，汉时为避宣帝刘询之讳，亦称孙卿，战国时期思想家。

②奭也文具难施：邹奭之学说文理完备，但难于实施。

③谈天衍：谈论天地阴阳要数邹衍。 雕龙奭：文学修养较高的要首推邹奭。雕龙，此指修饰文学。 炙毂过(zhì gǔ guō)髡：淳于髡富于智慧，

像烘烤润车油的器皿，难以穷尽。炙，烘烤。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轴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可以插轴。过，通"锅"，古代盛润滑车轴脂膏的器皿。

④齐襄王：田法章，公元前283年～前265年在位。 死齐襄王时：《史记会注考证》引《郑当时传》郑君死孝文时，与此同一文法，是荀子游齐，在襄王既没之后。 最为老师：资历最深的老师。

⑤尚：还。 修：整治，补充。 缺：空缺。 祭酒：本指古代宴会时洒酒祭神的长者，后泛称年长或位尊者。此句即说荀子曾三度列大夫之首位。后祭酒又发展成为官职名。

⑥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即楚国黄歇。 兰陵：古地名，当时楚国之一县，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小仲村。

⑦废：罢官。 家：定居。

⑧嫉：厌恶，憎恨。 属(zhǔ)：接连。 遂：成就，遵循。 营：通"荧"，迷惑，惑乱。 巫祝：古代从事通鬼神的迷信职业者。 鄙儒：鄙陋的儒生。 小拘：眼光狭小而保守拘泥。 庄周：即庄子。 猾稽(gǔ jī)：本指盛酒用的革囊，肚大口小，倒起酒来似源源不断之状。后以此来指那些能言善辩，说话滔滔不绝之士。 推：推演，分析研究。 行事：实践效果。

【译文】

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来到齐国游学。邹衍的学术迂曲夸大并宏远善辩；邹奭的学说文理完备难于实施；淳于髡如果和他长久相处，时常能听到一些精辟的言论。所以齐国人称颂他们说："善谈天地终始五德的是邹衍，修饰文词精雕细刻的是邹奭，智慧不尽善辨事理的是淳于髡。"田骈等一班学者都已在齐襄王的时候死去，荀卿就是资历最深的老师。齐国仍然在补充列大夫的空缺，而荀卿三度成了稷下学宫的主掌人。齐国有人毁谤荀卿，荀卿就到了楚国，春申君任用他做兰陵令。春申君死去荀卿被废免，因而就住在兰陵。李斯曾是他的弟子，随后当了秦国丞相。荀卿憎恨污浊的社会政治，国家灭亡君主昏乱接连不断地出现，他们不奉行

正确的主张却迷惑于祈求鬼神赐福，相信吉凶兆应，鄙陋的儒生眼光狭小保守拘泥，像庄周等又狡猾善辩伤风败俗，于是推究儒家、墨家、道德家的诸多作为的成功失败，编次著述了几万字的文章后去世了。因此安葬在兰陵。

【原文】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①；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②；楚有尸子、长卢③；阿之吁子焉④。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⑤。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⑥。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注释】

①公孙龙：战国后期名家代表人物，现存其著作《公孙龙子》五篇。 坚白同异之辩：关于“坚白”、“同异”两个问题的争论，公孙龙认为“坚白相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坚白相离”，就是主张既不能以目代手，也不能以手代目。 剧子：一说即处子，法家人物，著有《剧子》九篇。

②李悝(kuī)：一说即李克。战国初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 尽地力之教：李悝推行的经济政策，即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

③尸子：又称尸佼，战国时思想家，著有《尸子》。 长卢：生平不详。《史记正义》“《长卢》九篇，楚人。”

④阿(ē)：地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吁子：生平不详。《史记正义》引《汉书·艺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 吁(xū)子，刘向《别录》作芈(mǐ)子”。

⑤云：句末语气词。

⑥墨翟(dí)：即墨子，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著作有《墨子》。 守御：守卫、防御。 节用：倡导节俭费用。

【译文】

在赵国也有位公孙龙善于进行“离坚白”和“合同异”的论辩，

还有剧子的言论；魏国有位李悝，提出鼓励耕作以便充分发挥土地生产潜力的主张；楚国有了尸子、长卢；阿邑还有一位吁子哩。从孟子直到吁子，社会上都传播着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议论这些著作的内容了。

大概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防守和抗御的战术，提倡节约用度。有人说他和孔子是同时代，又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

史记全译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题解】

通过记述田婴、田文之相齐，表现了自威王、宣王、湣王至于襄王初即位时，战国中期以后的齐国，在与韩、魏、楚、秦、燕、赵等国相交往中，由强大逐渐走向衰败，致使齐湣王亡而奔莒的历史变化进程。亦显示了田婴利用相齐威、宣、湣三世之机，竟"忘公家之事日损"，注意于大量蓄积财富，以使"私家富累万金"，与广大"士"的阶层，形成有重大贫富差别的社会状况。

文篇着重记述孟尝君之好客自喜及其所给予齐国政治的重要影响。孟尝君之待客，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数千人，不仅"无贵贱一与文等"，且常"献遗其亲戚"，他的这种"客无所择，皆善遇之"的态度，使得所有食客均能以身心为报。故孟尝君初得狗盗鸡鸣之益以脱秦厄而归齐为相；次得冯驩之烧债券而获"令薛民亲而彰君之善声"的美名；最后终因舍人魏子假贷之故而明己无反谋受齐王复召而归老于薛。然孟尝君之所招客，致使大量奸人入薛，迄至汉初仍形成"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的状况，亦可见战国养士之风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孟尝君之毁废、复召，宾客之集亦如退潮、涨潮，冯驩因而说孟尝君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为"事之固然"。以此见战国时宾客之聚散如趣市朝，所系非以礼义，唯用势利，实当时之必然事理。

【原文】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①。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②。田婴

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③]。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④]。成侯与田忌争宠，成侯卖田忌[⑤]。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⑥]。会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⑦]。宣王二年，田忌与孙膑、田婴俱伐魏，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⑧]。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⑨]。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⑩]。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⑪]。是岁，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婴相齐[⑫]。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闻之，怒田婴[⑬]。明年，楚伐败齐师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婴[⑭]。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威王乃止[⑮]。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⑯]。即位三年，而封田婴子薛[⑰]。

【注释】

①姓田氏：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符号。氏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是姓的支系。《通志·氏族略序》认为：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贵者有氏，贱者无氏。秦汉以后，姓、氏混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顾炎武以为，姓氏之混，始自太史公。

②靖郭君：死后的谥号。 田婴：齐威王少子。一说乃田氏别子。

③齐威王：齐国国君田因齐，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 齐宣王：威王子，齐国国君田辟强，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庶弟：同父异母弟。旧时指妾生的儿女为庶出。

④用事：当权。 邹忌：齐国丞相，称成侯。 田忌：齐国将军。又称田期、田期思等。 将，统兵。 救韩伐魏：《史记志疑》案：此指齐威王二十六年桂陵之役，是救赵非救韩也。且成侯不与田忌同将，《田完世家》甚明，当是田婴与田忌将而救赵伐魏耳，此误。

⑤卖：出卖。

⑥边邑：边境城市。

⑦会：恰逢。 复：再次。

⑧孙膑(bìn)：齐国杰出的军事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于鬼谷子，著有《孙膑兵法》。详《孙子吴起列传》。 马陵：在今山东阳谷县西南。马陵之役，一说在齐威王十六年(前341年)。 庞涓：魏国将军。公元前342年，庞涓进攻韩国，次年齐军救韩，孙膑在马陵设伏，庞涓大败自杀。见《孙子吴起列传》。

⑨使(shì)：出使。

⑩韩昭侯：韩国国君，公元前358～前333年在位。 魏惠王：即梁惠王：魏国国君，名䓨，公元前369年～前319年在位。 东阿(ē)：即阿邑。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一说此次会址在平阿(即今安徽怀远县西南)。 盟：缔约。

⑪甄：齐国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北。

⑫相(xiàng)：做丞相。

⑬魏襄王：魏国国君，名嗣，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在位。《史记志疑》"襄"当作"惠"。 徐州：此即徐(shū)州，齐邑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相王，互相承认对方称王。按照当时的制度，只有周王可以称王，齐君称公，魏君只能称侯。 楚威王：楚国国君，名商，公元前339年～329年在位。 怒：恼怒，谴责。

⑭逐田婴：逐，驱逐。因田婴组织了齐、韩徐州会盟，并曾唆使越国进攻楚国。为此楚威王挟战胜之威，责令齐国放逐田婴。

⑮说(shuì)：劝说。

⑯湣王：齐国国君，名地，公元前323年～前284年在位。

⑰薛：齐邑名。在今山东省滕县南。

【译文】

孟尝君姓田，名文。田文的父亲叫靖国君田婴。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也是齐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弟。田婴自齐威王在位时就任职掌管政事，曾跟成侯邹忌和田忌带兵援救韩国，攻伐魏国。成侯和田忌争夺齐王的宠幸，成侯出卖了田忌。田忌害怕，便偷袭齐国的边疆城邑，没有得逞，于是就逃跑了。恰好齐威王去世，宣王继

位，宣王知道成侯出卖了田忌，便又召回田忌任命他做将军。宣王二年，田忌跟孙膑、田婴共同讨伐魏国，在马陵打败了魏军，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杀死了魏国的将领庞涓。宣王七年，田婴出使到韩国和魏国，韩、魏两国归服于齐国。田婴陪同韩昭王、魏惠王在阿邑的南面会见了齐宣王，三方订立了盟约后就离开了。第二年，宣王与魏惠王在甄邑再次会面。这年，魏惠王去世。宣王九年，田婴做了齐国的丞相。齐宣王跟魏襄王在徐州会面并互相承认对方称王的资格，楚威王听到这件事以后，十分恼怒田婴。第二年，楚军在徐州打败了齐军，并派人驱逐田婴。田婴派张丑游说楚威王，威王才罢休。田婴在齐国担任丞相十一年，宣王去世，齐湣王就国君之位。齐王就国君之位三年，把薛地封赐给田婴。

【原文】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①]。婴告其母曰："勿举也。"[②]其母窃举生之[③]。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④]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⑤]？"文顿首，因曰[⑥]："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⑦]。"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⑧]？"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⑨]！"婴曰："子休矣。"

久之，文承间问其父婴曰[⑩]："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⑪]？"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⑫]。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裋〕褐，仆妾

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⑬。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⑭。"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⑮。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⑰。婴卒，谥为靖郭君⑱。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注释】

①初：起初。　贱妾：地位卑贱的小老婆。

②举：抚养，保育。

③窃：偷偷地，暗中。　生之：使他活了下来。

④因：经由，凭借。

⑤若：代词，你。　去，离开，引申为抛弃。

⑥顿首：头叩地而拜，为古代的九拜礼之一。

⑦长：长高。　户：门楣。　不利其父母：古代人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

⑧天：上天。　将：抑或，还是。

⑨高：使门户增高。

⑩承间(jiàn)：趁机会。间，机会，空隙。

⑪玄孙之孙：《尔雅·释亲》称，玄孙下面还有来孙、昆孙、仍孙、云孙四代称谓。

⑫广：扩展。　私家：大夫以下的家，与"公室"相对。　累：积累。

⑬后宫：古代君主妻妾住的宫室，此借指姬妾。　蹈：踩，此引申为"穿"。　绮：有花纹的丝织品。縠(hú)：绉纱一类的丝织品。　裋(shù)褐(hè)：粗陋的衣服。　余粱肉：余，剩下，吃不完。　粱肉：精美的饭食。　不厌：吃不饱。厌，通"餍"，吃饱。　糟糠：酒渣糠皮，此指粗劣的食品。

⑭厚积：加重积累。　余藏：指多余财物的储藏。　公家：也称"公室"，指诸侯国。　损：损害。

⑮礼文：器重田文。礼，器重，重视。表示敬意的动词。　主家：主持家政。

待：接待宾客。

⑯日进：一天天地增加。

⑰太子：预定继承君主之位的儿子。

⑱谥(shì)：谥号。是古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的称号，一般帝王的谥号由礼官决定，臣子的谥号由朝廷赐予。

【译文】

当初，田婴有儿子四十多人，其中一个卑贱小妾生的儿子叫田文，田文出生在五月五日。田婴告诉田文的母亲说："不要养育他。"但田文的母亲还是偷偷地养活了他。等到他长大了，田文的母亲才通过田文的兄弟把田文引见给田婴。田婴责备他的母亲说："我让你抛弃这个孩子，而你竟敢让他活下来，这是为什么？"田文跪下磕头，接着问道："您为什么不愿意养育五月五日出生的儿子呢？"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儿子，会长的跟门户一样高，将对他的父母不利。"田文说："人生的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呢？还是由门户来决定呢？"田婴默不作声。田文说："如果命运由上天来安排，那么您何必忧虑它。如果命运必定是由门户决定的，那么增高门户的高度就行了，谁能长到门户那么高呢！"田婴说："你不要说了。"

过了很久，田文趁空问他的父亲田婴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说："叫孙子。"田文又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说："叫玄孙。"田文接着又问："玄孙的孙子叫什么？"田婴说："我不知道。"田文说："您在齐国掌权做丞相，已历经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扩展，而您家里的私有财富却累积到万金，门下也看不到一个有贤能的人。我听说过，将帅之家必定会产生将帅，宰相家门一定会出宰相。如今您的妻妾身着绫罗绸缎，而士人却穿不上粗布的衣服；您的奴婢有吃不完的精粮鱼肉，而士人却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现在您还在努力地加重积蓄多余的财富，想把它遗留给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人，却忘了国家的事业一天天被损害，我私下感到很

惊奇。”从这以后田婴开始器重田文，让他主持家事，接待宾客。宾客一天天地增加，田文的名声也传到各诸侯国。各国都派人请求薛公田婴确定田文为太子，田婴答应了。田婴去世后，谥号称靖郭君。田文果真在薛地接替了田婴的位置，这就是孟尝君。

【原文】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①。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②。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③。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④。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⑤。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⑥。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⑦。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⑧。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⑨。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注释】

①亡人：逃亡的人。

②舍业厚遇之：舍业，有两解。一说为宾客修建宅舍，建立家业。舍，读作(shè)，修建馆舍；一说，不惜舍弃家业善待他们。舍，读作(shě)，舍弃；厚待，善待。　倾：倾慕。

③无贵贱一与文等：无论贵贱，待遇上一律都与孟尝君相同。一，一律；等，相同。

④语：交谈。　侍史：担任文书工作的侍从。　主记：负责记录。　问：问明。　亲戚：内外亲属，包括父母、兄弟、子女等。　居处：生活状况。

⑤存问：慰问。　遗(wèi)：赠送礼物。

⑥蔽：遮住。　火光：烛光。

⑦不等：不一样。　辍(chuò)食：中止了就餐。　辍，停止。

⑧自刭(jǐng)：割脖自杀。

⑨客无所择:对宾客不加选择。

【译文】

孟尝君在薛邑,招徕各国宾客或因有罪而逃亡的人,他们都前来归附孟尝君。孟尝君不惜动用巨资善待他们,因此使天下的士人都倾心钦慕。数千名门客,无论贵贱,在待遇上一律都与孟尝君相同。孟尝君接待客人坐着交谈时,屏风后面常有随从秘书,负责记录孟尝君与客人的谈话,每次孟尝君都要问明他们亲属的生活情况。客人告退时,孟尝君已经派使者去进行慰问,并赠送财物给他们的亲属了。孟尝君曾款待客人吃夜宵,有一人遮住了烛光,另一个客人生气了,以为饭菜不一样,中止了就餐,准备告辞离去。孟尝君起身,端着自己的饭菜和他的比较。客人十分惭愧,拔剑自刭。士人们因为这件事大多都来归附孟尝君。孟尝君对门客没有任何选择,都能殷勤地看待他们。食客们每个人也都各自认为孟尝君对自己十分亲近。

【原文】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①]。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②]。苏代谓曰[③]:“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④]。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⑤]。’土禺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⑥]。’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⑦]?”孟尝君乃止。

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⑧]。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⑨]。”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

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11]："妾愿得君狐白裘[12]。"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13]。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14]。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15]："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16]。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17]。夜半至函谷关[18]。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19]。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20]。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21]。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22]。自是之后，客皆服。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23]。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24]。"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25]。

【注释】

①秦昭王：秦国国君嬴稷。公元前306年～前251在位。 泾阳君：嬴市，秦昭王弟。封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境内)而得称。 质：人质。

②谏：规观。

③苏代：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苏秦之弟，纵横家。

④禺人：用木材和泥土制成的偶人。 禺，通"偶"。 相于语：互相交谈。

⑤雨(yù)：下雨。败：毁坏。

⑥流：漂流，冲走。 止息：停留，休止。

⑦为：被。 笑：讥笑。

⑧卒：终于。

⑨齐族：齐国的王族。
⑩抵：拜谒，冒昧求见。 幸姬：宠幸的妾。 解：解脱灾祸。
⑪狐白裘：白狐皮衣。裘，毛皮衣。
⑫直千金：价值千金。直，通“值”。
⑬对，应答。 此指提出办法、计策。
⑭最下坐：排在最末的座次。 狗盗：能模仿狗的动作偷盗。
⑮官臧(zǎng)：官中储藏财物的仓库。
⑯更(gēng)封传(zhuàn)：变更通行证。更，改动。封传，古代官府发出的出境或经过关卡的凭证。一般用木板制成，在上面书写姓名等项，再用木板封起来，加盖印章。
⑰函谷关：旧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是当时秦国通往东方各国的交通要道。
⑱出：释放、放行。 驰传：驱赶传车急行。传，驿站传达命令的马车。
⑲关法：边卡的规定。 出客：放行旅客。 发传：出示通行证。
⑳食顷：吃一顿饭的工夫。形容时间很短。 已后：已落在了后面。
㉑羞：感到羞耻。 卒：终于。 拔：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㉒平原君：即赵胜，赵武灵王子，曾三次担任赵国丞相。 客之：用客礼接待他。
㉓魁然：魁梧的样子。 眇小：即“渺小”，矮个子。丈夫：成年的男子。
㉔俱：在一起，同行。 下：跳下车。 斫(zhuó)：用刀砍。 击：用棒打。

【译文】

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明，于是先派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来请求见到孟尝君。孟尝君打算去秦国，但宾客中没有一个人同意他去的，规劝他，他也不听。苏代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来，看见木偶人和土偶人一起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的话，你一定会败毁的。’土偶人说：‘我从泥土中产生，败毁了也归回泥土。如果天下雨，就会把你冲走，不知道你会停留在什么地方。’如今的秦国，好似虎狼一样的国家，而您却要前往，假如您不能返回，您能不被土偶人所讥笑吗？”孟尝君这才作罢。

齐湣王二十五年，终于又派孟尝君进入秦国，昭王想任命孟尝君做秦国的丞相。有人劝秦昭王说："孟尝君有才能，而且是齐国的王族，如果他做秦国的丞相，必定会先为齐国打算然后才为秦国打算，如此秦国就危险了。"这时秦昭王才打消了念头。秦昭王囚禁了孟尝君，企图杀死他。孟尝君派人拜谒秦昭王的宠妾请求解救。宠妾说："我想得到您的白狐皮裘衣。"孟尝君原先有一件白狐皮裘衣，价值千金，天下没有第二件，到秦国后献给了秦昭王，再没有另外的裘皮衣了。孟尝君发愁，问遍门客，谁也想不出对策。宾客中排在最末位有一个能模仿狗的动作偷东西的人，他说："我能够得到白狐裘皮衣。"于是，夜间他模仿狗的形状和动作，悄悄溜入秦国的仓库，把献给秦王的白狐裘皮衣偷了回来，孟尝君把它献给秦昭王的宠妾。宠妾替孟尝君说情，秦昭王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脱身后，立即驱车飞快离开。他变更通行证，又改名换姓，闯过了几道关卡。半夜来到函谷关。秦昭王后悔释放孟尝君，去找他，他已经走了，立即派人驱赶传车去追赶他。孟尝君到了函谷关口，但关防的法令规定，鸡鸣时才能让旅客出入，孟尝君担心追兵赶到。位居末座的门客中有能模仿鸡鸣的人，他一叫，许多鸡一齐啼叫起来，于是出示通行证出了关。孟尝君出关后，刚过了吃一顿饭的工夫，秦国的追兵果然到了函谷关，但已落在了孟尝君的后面，只好返回。原先，孟尝君把这两个能模仿鸡鸣狗盗的人列在宾客中的时候，宾客们全都为他俩感到羞耻，等到孟尝君在秦国遇到灾难时，终于靠这两个人解救了他。从此以后，宾客们都佩服孟尝君的用人办法。

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的平原君用客礼接待他。赵国的人听说孟尝君贤能，出来观看他，见了后都笑着说："原以为薛公是个相貌堂堂的人，现在见到他，只不过是个矮小的汉子而已。"孟尝君听了，非常愤怒。和他同行的门客都跳下车，连砍带打杀了几百人，最后毁了一个县才离开。

【原文】

齐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1]。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2]

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3]。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4]。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食[5]。君临函谷而无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6]。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7]。楚王得出，必德齐[8]。齐得东国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矣。秦不大弱，而处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9]。"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10]。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11]。秦不果出楚怀王[12]。

【注释】

①不自得：因作错了事而内疚。

②任政：掌握政权。

③为：帮助。　兵食：军饷。　西周：周考王于公元前440年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为周考王弟姬揭。建都河南（今河南洛阳市西）。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

④宛（yuān）：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叶（shè）：楚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南。　益：利益，好处。

⑤敝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　深合：深交。

⑥东国：西周时，东夷族建立的国家。所居相当于今江苏泗洪县一带，春秋时被楚国打败，此时已归属楚国。 出：释放。 楚怀王：楚国国君熊槐，公元前328年～前299年在位。前299年受骗到秦国被扣留，三年后死在秦国。

⑦惠：得到好处。 无破：没有残破，即不受攻击。 自免：自己避免灾祸。

⑧德：感激。

⑨三晋：即赵、韩、魏三国。因它们均由晋国分出，故称。此指韩、魏两国。 重：重视，看重。

⑩贺：奉送礼物表示友好。

⑪留：扣留，羁留。

⑫不果：果真不。与事情预料的结果相反。

【译文】

齐湣王内心不安，因为是他派孟尝君到秦国去的。所以孟尝君回国后，便任命他做了齐国的丞相，主持政务。

孟尝君怨恨秦国，准备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国和魏国攻打楚国，从而联合韩、魏两国攻打秦国，为此，他向西周王室借用军饷。苏代替西周王室向孟尝君说："您动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魏两国攻打楚国已经九年了，夺取了宛邑、叶邑以北的地区，加强了韩国和魏国的实力，现在又要进攻秦国来使他们得到好处。如果韩、魏两国南面没有了楚国的威胁，西面没有了秦国的忧患，那么齐国就危险了。韩、魏两国必定会轻视齐国而畏惧秦国，我替您感到危险啊。您不如让我国和秦国深交，而您不进攻秦国，也不向我国借军粮。您兵临函谷关但不要进攻，让我国把您的真实意图告诉秦昭王，说：'薛公肯定不会打败秦国来加强韩、魏两国的实力。它进攻秦国的目的，是想让秦王命令楚王割让楚国东面的土地给齐国，并请秦国释放楚怀王，从而使两国和解。'您让我国用这个办法使秦国得到好处，秦国能够不被攻击，并且因割让楚国东部的土地而自己免于战火，秦国一定希望这样做。楚怀王得到释放，一定会感激

齐国。齐国得到楚国东部的土地，国家会更加强大，而薛邑世世代代也就没有祸患了。秦国不会受到严重削弱，并且位于韩、赵、魏三国的西边，韩、赵、魏三国必定要重视齐国。”薛公说：“好。”便让韩国、魏国与秦国复交修好，使韩、魏、秦三国不再互相攻伐，齐国也不向西周借军粮了。当时，楚怀王到了秦国，秦国扣留了他，所以孟尝君一定想要秦国释放他。但秦国始终未能释放楚怀王。

【原文】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①。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②。”孟尝君怒而退魏子③。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④：“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⑤。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⑥。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⑦。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注释】

①舍人：家臣。　魏子：人名。《史记索隐》舍人官微，记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　邑入：封邑的税收。　三：不定量词，泛指多次。　反：同“返”，往返。　致：求得。

②窃：私自。　假：借贷。　与：给。

③退：辞退。

④居：过了，表示所经历的时间。　毁：诽谤，说坏话。

⑤田甲：人名。　劫：用武力胁迫。《范雎列传》载范雎语，云田甲事是“文子为之”。　奔：逃亡。

⑥盟：盟誓。此引申为“担保”。　自刭：割脖自杀。　明：证明。

⑦踪迹：脚印，引申为“追寻踪迹”。　验问：查问。

⑧谢病：以患病为托辞，请求辞官或拒绝任职。 归：回到。

【译文】

孟尝君担任齐国的丞相，他的家臣魏子为他收缴封邑的租税，往返多次，都没有增加一点收入。孟尝君问他，他回答说："有个贤德的人，我私下把租税借给了他，所以没能增加您的收入。"孟尝君生气地辞退了魏子。过了几年，有人在齐湣王面前诋毁孟尝君说："孟尝君将要作乱。"等到田甲劫持齐湣王的事发生后，齐湣王心中怀疑孟尝君，孟尝君只好外逃。魏子借给粮食的那个贤德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便上书给齐湣王说孟尝君不会作乱，愿意以生命担保，于是在王宫门前自刭来证明孟尝君清白。齐湣王才大吃一惊，跟踪调查，孟尝君果然没有反叛的阴谋，便又召回孟尝君。孟尝君趁机托病请求退休，告老回薛邑去。齐湣王答应了他。

【原文】

其后，秦亡将吕礼相齐，欲困苏代[①]。代乃谓孟尝君曰："周最于齐，至厚也，而齐王逐之，而听亲弗相吕礼者，欲取秦也[②]。齐、秦合，则亲弗与吕礼重矣[③]。有用，齐、秦必轻君[④]。君不如急北兵，趋赵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变[⑤]。齐无秦，则天下集齐，亲弗必走，则齐王孰与为其国也！[⑥]"于是孟尝君从其计，而吕礼嫉害于孟尝君[⑦]。

孟尝君惧，乃遗秦相穰侯魏冉书曰[⑧]："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齐，天下之强国也，子必轻矣[⑨]。齐、秦相取以临三晋，吕礼必并相矣，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⑩]。若齐免于天下之兵，其仇子必深矣[⑪]。子不如劝秦王伐齐。齐破，吾请以所得封子。齐破，秦畏晋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晋[⑫]。晋国敝

于齐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13]。是子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14]；是子破齐定封，秦、晋交重子[15]。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16]。"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齐，而吕礼亡。

后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17]。孟尝君恐，乃如魏[18]。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19]。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20]。

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21]。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22]。

【注释】

①吕礼：秦国将领。秦相魏冉曾想杀死他，因此出逃至齐国。 困：为难，使之窘迫。

②周最：人名，周朝的策士。 至：最，极。 厚：忠诚。 亲弗：人名。 取：拉拢。

③重：重用，被重视。

④有用：有所任用。指任用亲弗、吕礼。 轻：轻视，瞧不起。

⑤急北兵：立即向北进军。北，北上。 趋：通"促"，促使。 收：召回。 厚行：使行为显示出敦厚。 反：挽回。 信：信用，信誉。 禁：控制。 变：政治格局的变化。此指齐、秦联合而亲弗、吕礼受重用的政治格局。

⑥齐无秦：齐国不和秦国结为同盟。 集：集凑，归服。 走：逃跑。 孰与：跟谁。 为：治理。

⑦嫉害：嫉妒并且想加害。

⑧遗（wèi）：致，送。 书：信件。

⑨收：交接，联络。

⑩相：联合。 临：对付。 并相：同时兼任秦、齐两国的丞相。 重：加重，提高。

⑪兵：原为兵器，此借指战争。 仇：仇视。

⑫取：交接，联络。　晋：此指魏国。

⑬敝：败。

⑭挟：依仗。　重：尊贵。

⑮交：相互，共同。

⑯穷：困厄，处境难堪。

⑰宋：古国名。建国君主为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占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处，定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公元前286年被齐国所灭。

⑱如：到，达。

⑲魏昭王：魏国国君，名遬(chí)，公元前295年～前277年在位。

⑲莒(jǔ)：齐国邑名，在今山东省莒县。

㉑齐襄王：齐国国君，名法章，齐闵王子，公元前283年～前265年在位。　中立：在各诸侯争斗中持中立态度。

㉒嗣：指爵邑的继承人。

【译文】

这以后，从秦国出逃的将领吕礼担任了齐国的丞相，他想难为苏代。于是苏代对孟尝君说："周最对于齐国，非常忠厚，然而齐王却赶走了他，听信亲弗，任用吕礼作丞相，目的是想取得秦国的信任。如果齐、秦两国联合了，那么亲弗和吕礼就会得到重用。有所任用的人，齐国和秦国就会轻视您。您不如急速向北进军，促进赵国来与秦、魏两国和好，召回周最，显示自己行为的敦厚，并且还能挽回齐王的信誉，又能控制天下形势的变化。齐国不和秦国结为盟友，那么天下就会归服齐国，亲弗势必会逃走，那么齐王还会和谁治理国家呢！"当时，孟尝君听从了苏代的计谋，因而吕礼嫉妒并想加害孟尝君。

孟尝君害怕了，于是给秦国的丞相穰侯魏冉写了一封信说："我听说秦国想用吕礼来交结齐国，齐国是天下的强国，为此您一定会被轻视。齐国和秦国相互联合去对付韩、赵、魏三国，吕礼一定

会兼任两国的丞相，如此就等于您通过齐国来提高吕礼的地位。如果齐国避免了天下诸侯的进攻，齐国对您的仇怨必然会加深了。您不如劝说秦王讨伐齐国。齐国被打败，我请求把所得的土地封给您。齐国失败了，秦国就会担心魏国的强大，秦国一定会重用您来交结魏国。魏国因齐国的衰败而畏惧秦国，魏国必定会重视您来交结秦国。这样您靠打败齐国建立起自己的功业，又依仗魏国而得到尊贵；同时，您打败齐国必定得到封赏，秦、魏两国就都会器重您。假如齐国不被打败，吕礼再受到秦国的重用，您一定会非常难堪。”于是，穰侯建议秦昭王讨伐齐国，因此吕礼就逃跑了。

后来齐湣王灭掉了宋国，更加骄横起来，打算除掉孟尝君。孟尝君害怕，于是到了魏国。魏昭王任用他做丞相，西面和秦、赵两国联合，又跟燕国一起打败了齐国。齐湣王逃到莒邑，最后就死在那里。齐襄王即位，孟尝君在各诸侯中持中立态度，不归属于谁。

齐襄王刚刚继位，畏惧孟尝君，便和他结好，重新亲近他。田文死后，谥号称为孟尝君。他的儿子们争着要继承父亲的爵位，于是齐、魏两国共同灭掉了薛地。孟尝君断绝了继承人，没有了后代。

【原文】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①]。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②]？”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③]。”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④]：“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⑤]。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⑥]’。”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⑦]。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⑧]’。”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⑨]。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⑩]’。”孟尝君不悦。

【注释】

①冯驩(huān):又称作"冯谖(xuān)"。 蹑蹻(niē juē):蹑,穿。蹻,草鞋。

②远辱:远道临辱。是孟尝君一种谦敬的说法。

③归:投靠,托附。

④置:安顿,安排。 传(zhuàn)舍:供宾客休息、住宿的地方。 传舍长:管理传舍的官吏。

⑤犹有:只有。 蒯缑(kuǎi gōu):蒯,草名,茅一类,可以搓绳。缑,指缠在剑柄上的绳子。《史记集解》言其剑把无物可装饰,以小绳缠之也。

⑥歌:吟唱。 铗(jiá):剑或剑柄。 归:回去。

⑦幸舍:中等客房的名称。

⑧出无舆:出入没有车子。 舆,车子。

⑨代舍:上等客房的名称。

⑩尝:常。古通。 无以为家:没有东西养家。为,养。

【译文】

起初,冯谖听说孟尝君爱好宾客,便穿着草鞋来见他。孟尝君说:"先生远道辱临我的封邑,用什么来指教我呢?"冯谖说:"听说您爱好士人,我用非常贫穷的身躯来归附于您。"孟尝君安排他住在普通客舍里。十天后,孟尝君问客舍长说:"客人做了些什么?"舍长回答说:"冯先生很贫穷,只有一把剑,还用草绳缠着剑柄。他弹着剑吟唱道:'长剑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让他迁移到中等客舍,吃饭有鱼了。五天之后,孟尝君又问舍长。舍长说:"客人又弹着剑唱道:'长剑回去吧,出入没有车子。'"孟尝君让他又搬到上等客房住,出出入入有了车子。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舍长。舍长回答说:"冯先生又常常弹着剑唱道:'长剑回去吧,没有东西养家。'"孟尝君听了不高兴。

【原文】

居期年,冯驩无所言①。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

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②。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③。孟尝君忧之，问左右④："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能，宜可令收债⑤。"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⑥："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⑦。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⑧。"冯驩曰："诺⑨。"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⑩。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⑪。齐为会，日杀牛置酒⑫。酒酣，乃执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⑬；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⑭；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⑮。诸君强饮食⑯。有君如此，岂可负哉⑰！"坐者皆起，再拜⑱。

【注释】

①期年：一周年。

②封万户：赏赐给他一万户农民，主要是供他收取税租。　邑入：封邑的收入。　奉：供养。

③出钱：发放高利贷。　岁余不入：一年没有收入。岁，农业收成。"余"，疑衍。　与：偿还。　奉：生活费用。　不给：不能供给。

④左右：在身边侍奉的人。

⑤辩：能说会道。　伎：同"技"，技能。　宜：适合。

⑥进：召进。　请：告诉。

⑦不肖：不贤能。　幸临：光临。　息钱：放债的本钱。

⑧责：索取。

⑨诺：答应的声音。

⑩会：集合。

⑪券书：契据，此指借款的凭证。古代的券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者执左联，债务人执右联，类似现代的合同。 合之：把左右契约合在一起验证。

⑫齐为会：到齐了举行集会。 置酒：设酒宴。

⑬与为期：跟他们约定还债的期限。

⑭无者，贫穷的人。 本业：农业。古代称农业为本业，称手工业为末业。

⑮要(yāo)期：约定期限。 燔(fán)：焚烧。 捐：废除，放弃。

⑯强饮食：请尽情畅怀饮用吧。强，尽情。

⑰负：辜负，背弃。

⑱再拜：先后拜两次。为古代一种隆重的礼节。

【译文】

过了一整年，冯谖没有说什么。孟尝君担任齐国的丞相，在薛地受封一万户。他的食客有三千人，封邑的收入不够供养食客。派人到薛地放债，但这一年农业没有什么收成，借债的人大多数都不能偿还利息，供养食客的生活费用将无法供给。孟尝君忧虑这件事，问左右侍奉的人说："可派哪个人到薛地去收回债款？"舍长说："住在上等客房的冯先生，从形态和容貌上看好像能说会道，年纪又大，没有别的技能，可以让他去收债。"孟尝君让冯谖进来并告诉他说："宾客们不知道我田文没有本事，光临到我门下的有三千多人，封邑的收入不足以供养宾客，所以在薛地发放了一些债款。薛邑的年成不好，百姓们多数不能偿还利息。如今宾客的给养恐怕不足，希望先生去向他们索取欠债。"冯谖说："好吧。"冯谖辞别孟尝君出发了，他一到薛地，就叫凡是借了孟尝君债的人前来会集，收取利息钱十万。他又酿作了许多酒，买了肥牛，通知凡是借孟尝君债的人，能偿还利息的来，不能偿还利息的也来，并带着借债的契约前来验证。大家为此一齐集会，这天宰牛摆酒。当大家酒喝得酣

畅时，他拿着契约到大家面前验证，能还利息的，便跟他们约定期限；贫穷不能还息的，就把他们的契约拿来烧掉。冯谖说："孟尝君之所以放债，是想帮助没钱的百姓能从事农业；之所以索取利息，是因为自己无法供养宾客。现在跟富裕的人约定偿还的期限，对贫穷的人烧掉契约废除债务。各位先生请尽情畅怀饮用吧！你们有这样好的主人，难道可以辜负他吗！"在座的人都起立，拜了两拜。

【原文】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①]。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②]？"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③]。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④]。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⑤]。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⑥]！"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⑦]。

【注释】

①奉邑，也称"食邑"。是古代帝王、诸侯赏赐给官僚、大夫作为俸禄而世代继承的田邑。　封者在封邑内享有统治权。

②具：备置。

③毕会：不能全来集会。毕，齐全。

④急：逼紧了。　自捐：自我废弃。捐，废弃。

⑤上：指齐闵王及朝中大臣。　为：认为。　下：薛邑的百姓。　抵负：触犯，背负。　厉：通"励"，劝勉，勉励。　彰：显扬。　声：名声，荣誉。

⑥虚债：无法获得利息的债券。　虚计：空头收入。　善声：好名声。

⑦拊(fǔ)手：搓着手。 谢：道歉，认错。

【译文】

孟尝君听说冯谖烧掉了契约，一气之下派人召回了冯谖。冯谖一到，孟尝君便说："我田文有三千食客，所以才在薛地放债。我的食邑收入少，而且百姓还多不按时偿还利息，食客的供养恐怕不足，所以才请先生前往向他们收取。听说先生收到利钱后，备置了许多牛肉酒食，然后烧毁了契约，这是为什么？"冯谖说："是这回事。如果不备置许多牛肉酒食，他们就不能全来集会，我也就无法知道哪些人较为富裕，哪些人比较贫穷。富裕的，跟他们约定期限。贫穷的，就是坐守向他们追讨十年，也只能是债务越积越多，逼得紧了，他们就会用逃跑的方法自我废除债务。即使催得再紧，他们还是终究无法偿还。这种作法，会使朝中的人认为您贪图财利，而不爱护士人和百姓，下层的人则会负有背叛和抵抗人君的罪名，这不是勉励士人和百姓、显扬您的名声的办法。烧掉徒有虚名的债约，废除不可能获得的空头收人，使薛地的百姓亲附您，显扬您的好名声，您还有什么怀疑的呢！"这时，孟尝君不安地搓着手，向他表示道歉。

【原文】

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①。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冯驩曰："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可乎②？"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③。冯驩乃西说秦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④；凭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此雄雌之国也，势不两立为雄，雄者得天下矣⑤。"秦王跽而问之曰⑥："何以使

秦无为雌而可[7]?”冯驩曰:“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秦王曰:“闻之。”冯驩曰:“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8];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岂直为雄也![9]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不可失时也[10]。如有齐觉悟,复用孟尝君,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11]。”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12]。冯驩辞以先行,至齐,说齐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凭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夫秦、齐,雄雌之国,秦强则齐弱矣,此势不两雄。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13]。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14]?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15]。”齐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车适入齐境,使还驰告之,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16]。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

【注释】

①惑:蒙蔽。 毁:诽谤,指对孟尝君的谣传。 高:超过,高于。 擅:专权。 废:罢免,贬黜。

②一乘:古代称四马拉的一辆车为一乘。 奉邑:即食邑。奉,通“俸”。益广,再扩大。

③约:准备。 币:古代用作礼物的丝织品,此泛指礼物。

④冯(píng):通“凭”,靠着。 轼:古代车箱前用作扶手的横木。 结:扎缚。 靷(yǐn):牵引车前行的皮带,一端系在车轴上,一端系在马胸部

的皮带上。

⑤雌雄之国：比喻强弱相争、势不两立。雄为强，雌为弱。

⑥跽(jì)：长跪。双膝着地，上身挺直。

⑦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此句为“何以而可无为雌”的倒装句式。

⑧背：背弃。

⑨人事之诚：君臣关系的内幕。人事，君臣关系。诚，真实情况。委：交代、告诉。直，仅，只。

⑩载币：带着礼物。阴迎：秘密迎接。

⑪有齐：齐国。“有”，语首助词。常放在朝代或国名前，无意义。觉悟：悔悟。

⑫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四两。一说二十两为一镒。

⑬西：西行。指到秦国去。临淄：齐国都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即墨：齐国重要城邑。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⑭复，恢复官职。益：多，增加。

⑮折：挫败，粉碎。绝：断绝、粉碎。

⑯适，恰好。故邑：原有的封邑。

【译文】

齐王被秦、楚两国对孟尝君的毁谤搞糊涂了，认为孟尝君的名声超过了自己并独揽着齐国的政权，于是罢免了孟尝君。众多食客见到孟尝君被罢免，都离开了他。冯谖说：“借给我一辆可以进入秦国的车子，我一定能使您在齐国受到重用，并且封邑还能扩大，行吗？”于是孟尝君准备了车子和礼物，派冯谖去秦国。冯谖向西到秦国游说秦王道：“天下的说客，凡是驾着车马西行来到秦国的，没有一个不想加强秦国而削弱齐国；驾着车马东行到齐国的，没有一个不想加强齐国而削弱秦国。秦、齐是雌雄相争的国家，形势的发展不可能两者并列称雄，最终称雄的必然得天下。”秦王跪着问他说：“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秦国不落到称雌的地步呢？”冯谖说：“您王知道齐国罢免孟尝君的事了吗？”秦王说：“听说了。”冯谖说：“能使齐

国受到天下重视的是孟尝君。现在齐王罢免了他，他内心有怨恨，肯定会背叛齐国；如果他叛齐来到秦国，那么就会把齐国的实情，君臣关系的内幕，都会泄漏给秦国，如此就可以取得齐国的领土，这难道仅是称雄吗！您赶快派人带着礼物偷偷地去迎接孟尝君，不要错过机会啊。如果齐王察觉了，重新复用孟尝君，那么雌雄属于谁就很难预料了。"秦昭王十分高兴，于是派出十辆车子载着百镒黄金去迎接孟尝君。冯谖辞别秦王先走了，到了齐国，游说齐王道："天下的说客驾着车马东行来到齐国的，没有一个不想加强齐国而削弱秦国；驾着车马西行到秦国的，没有一个不想加强秦国而削弱齐国。秦、齐两国是雌雄相争的国家，秦国强盛了则齐国必然削弱，这样不可能两国都称雄。如今我私下听说秦国派了十辆车子载着百镒黄金前来迎接孟尝君。假如孟尝君不到秦国去则罢，如果去了一定会担任秦国的丞相，那么天下就会归属秦国，秦国成为强者，而齐国就会变成弱者。齐国成为弱者那么临淄、即墨必然会有危险了。您王何不在秦国的使者到来之前，重新起用孟尝君，增加他的封邑，以此向他道歉？这样孟尝君肯定会高兴地接受。秦国虽然是个强国，难道可以随便请去别人的丞相而加以迎接吗！只有挫败了秦国的阴谋，才能粉碎秦国称霸的策略。"齐王说："好。"于是派人到齐国的边境伺候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的车马恰好刚驶人齐国境内，齐王的使者掉头回转飞快向齐王报告，齐王召回孟尝君，恢复他的相位，归还他原有封邑的土地，并又给他增加一千民户。秦国的使者听说孟尝君又重新担任了齐国的丞相，只好掉转车子离开了。

【原文】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①]："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②]。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

去，莫顾文者③。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④。”冯驩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⑤：“先生为客谢乎？”冯驩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⑥？”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朝〕者乎⑦？明旦，侧肩争门而入⑧；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⑨。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⑩。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⑪。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⑫。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⑬。”

【注释】

①未到：指未到齐国的都城。　太息：深深地叹息。
②遇：对待。　失：过错。
③一日：犹如“一旦”。　顾：怜惜。
④唾：啐唾沫。　大辱：狠狠地侮辱。
⑤结辔(pèi)下拜：驻马下车跪拜。辔，驾驭牲畜的缰绳。
⑥至：归宿。　事：此指人情世态。　固：常规。
⑦趣(qū)：通“趋”，赶往。　市朝：集市。
⑧明旦：天亮，早晨。　侧肩：偏斜着身子。
⑨掉臂：甩着胳膊。　顾：回头看。
⑩期物：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忘：无，没有。
⑪徒：平白地。　绝：断绝，堵塞。
⑫从：遵从。　命：教诲。
⑬奉教：接受其中的教益。

【译文】

自从齐王听信谗言罢免孟尝君以后，众多宾客都离开了他。后

来又被召回并恢复了孟尝君的相位时，冯谖前去迎接他。他们还未赶到国都时，孟尝君长叹说："我田文喜爱宾客，对待宾客不敢有半点差错，食客达三千多人，这些先生是知道的。宾客见到我田文一旦被免职，都背弃我离开了，没有一个怜惜我的。如今依赖先生我重新恢复了职位，宾客又有什么脸面来见呢？如果有来见我的，我一定往他脸上啐唾沫狠狠地侮辱他一下。"冯谖驻马下车跪拜，孟尝君下车扶起他，说："先生是为宾客道歉吗？"冯谖说："不是为宾客道歉，是因为您的话说错了。事物有必然的归宿，人情有本来的常规，您知道其中的道理吗？"孟尝君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冯谖说："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死亡，这是事物的必然归宿；富贵的人有众多门客，贫贱的人很少有朋友，这也是人情世态的常规。您难道没有见到那些赶集的人吗？天刚蒙蒙亮，就侧身夺门而入；日暮后，经过集市的人甩着胳膊连头也不回。他们不是喜欢早上而讨厌傍晚，是因为所期望得到的东西集市中已经没有了。虽然您失去职务，宾客都离开了，但也不值得以此怨恨士人而平白地堵塞宾客的来路。希望您能像原先一样对待他们。"孟尝君向冯谖拜了两拜说："我恭敬地遵从您的教诲，听了先生的这席话，怎敢不接受其中的哲理呢。"

【原文】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①]。问其故，曰[②]："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③]。"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④]。

【注释】

①闾里：乡里，民间。　率：大抵。　暴桀：凶暴。　子弟：青少年。　邹：古国名。相传为颛顼后裔所建立，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间地，建都于邾（今山东曲阜市南）。战国时被楚国所灭。　鲁：古国名。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在今山东省的西南部，建都今山东省曲阜市。公元前 256 年为楚国所灭。殊：不一样。

②故：缘故。

③任侠：古代以抑强扶弱为己任的人。　盖：大约、大概。

④自喜：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

【译文】

太史公说：我曾经到过薛地，那儿的风俗是乡里有许多凶狠的青少年，和邹国和鲁国大不一样。询问其中的缘故，人们说："孟尝君招徕天下的豪侠，奸邪的人乘机来到这里的大约有六万多户。"世人们都说孟尝君以爱好宾客而自鸣得意，看来果真名不虚传呀。

史记全译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题解】

文篇所叙，见平原君之喜宾客，是仅仅表现他为"豪举"的一种手段，以此与当时齐之孟尝，魏之信陵，楚之春申，"故争相倾"以获得喜于"待士"的名声。毛遂之自荐，说明平原君虽有临难用人之能，却无平日"相士"之识；李谈说忧赵亡，见平原君虽能得敢死之士三千以却秦军，然其心志无不在保持"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的局面。邯郸之围，一方面是民人"炊骨易子而食"，一方面是赵胜"器物钟磬自若"，对照鲜明，《史记》的记述，不谓无意。平原君之传附见"善为坚白之辩"的公孙龙，亦以补《史记》学术史记述之不足。然司马迁之请出公孙龙，实以明赵胜之能为相，完全是由于他为王室的"亲戚"，而非以智识、功勋为凭借的。故论赞之评平原君"未睹大体"，既本传已为隐喻，自非出于偶然。

虞卿为游说之士，与平原君二人，既为并时之卿相，亦为关系赵国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的谋士重臣。然合传之旨，实以"虞卿之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以与"未睹大体"之平原君的陷赵长平，几亡邯郸相对立。一公一私，一智一碌，一工一拙，一义一失，较然明白。文篇亦深叹虞卿之卒困于大梁而能著书以自见也。

【原文】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①。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②。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

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3]。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4]。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5]。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6]："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7]。"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8]！"终不杀。居岁馀，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9]。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10]。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11]。

【注释】

①平原君：赵胜的封号。因赵胜最早的封地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而故称。 诸公子：众公子。一般指王室的兄弟辈或子侄辈。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故在公子之列。

②盖：略约，差不多。

③赵惠文王：何。公元前298年～前266年在位。 孝成王：赵国国君，名丹，赵惠文王子。公元前266年～前245年在位。 去：离开。此意为免职。 东武城：赵邑名。在今山东武城县西北。当时赵国西北部还有一个武城，故加"东"字，以示区别。

④临：下临，俯看。

⑤躄(bié)者：瘸子。 槃(pán)散：即"蹒跚"(pán shān)，瘸子走路时一拐一瘸的样子。 行汲(jí)：去打水。汲，从井里取水。

⑥请：请求。此有抗议的意思。

⑦罢癃(pí lóng)：即"疲癃"，一种腰曲背隆，手脚不灵活的残疾病。罢，通

"瘕"。 后宫:古代后妃居住的宫室。此指平原君的美姬。

⑧乃:竟。 甚:过分。

⑨稍稍:逐渐,慢慢地。 引去:退去,避开。

⑩造门:登门。 进:献,给。 因:顺便。 谢:道歉,谢罪。

⑪孟尝:即孟尝君田文,战国时齐国贵族。详见《孟尝君列传》。 信陵:即信陵君魏无忌,战国时魏国贵族。详见《魏公子列传》。 春申:即春申君黄歇,战国时楚国贵族。详见《春申君列传》。以上三人与平原君,同为战国末期著名政治家,当时均以养客闻名天下。 倾:超越。 待:款待,礼遇。

【译文】

平原君赵胜是赵国众多公子中的一位公子。在众多公子中赵胜最为贤能,他喜欢延揽宾客,先后依附他的宾客约略有几千人。平原君担任过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的丞相,一生曾三次离开丞相职位,又复职三次,被封于东武城。平原君家的楼房俯临老百姓的住户。一户百姓家有个跛子,常一瘸一拐地去打水。平原君有个美女住在楼上,向下看见了,大声地嘲笑他。第二天,跛者来到平原君门前,请求道:"我听说您喜爱才士,才士不远千里到您这儿来,是因为您重视才士而轻视侍妾。我不幸患有残疾,而您的侍妾在楼上看见了却大声地讥笑我,我希望得到嗤笑我的那个美人的脑袋。"平原君笑着应答说:"好吧。"跛人离开后,平原君笑着说:"瞧这个小子,竟想因为一笑的缘故杀了我的美人,这不是太过分了吗!"终究没有杀她。过了一年多,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和食客渐渐走了一半多人。平原君对此感到奇怪,说:"我赵胜对待门下食客从未有过失礼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走呢?"一个门客上前回答说:"这是因为您没有杀掉讥笑跛者的那位美人,让大家都认为您贪爱美色而轻视才士,所以才士只好离开了。"这时平原君才砍下讥笑跛子的那个美女的头颅,亲自登门献给跛子,并趁此向他道歉。这以后平原君的门下客又逐渐地回来了。当时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

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为此他们都争着超越对方礼贤待士，以便延揽人才。

【原文】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①]。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②]。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③]。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⑤]："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⑥]。"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⑦]。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⑧]。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⑨]。"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⑩]。

【注释】

①邯郸：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 合从(zòng)：合从，即"合纵"。于楚：推楚国为盟主，订立合纵盟约，联合抗秦。 偕：一同，一道。

②使：假如。 文：指和平的方式。

③歃(shà)血：古代盟誓的一种仪式，参与订立盟约的人都要用手指蘸牲血，涂在口旁，表示信守盟约。一说为口含血。 华屋：华丽高大的屋子。此指楚国朝会和议事的地方。 定从(zòng)：签订合纵盟约。

④索：寻找，求取。

⑤自赞：自我介绍。

⑥备员：凑足人数。

⑦囊：布袋。 末：锥尖。 立：马上，立刻。 见(xiàn)：通“现”，显露。

⑧左右：平原君身旁的门客。 称诵：称赞。 无所有：没有什么能力。

⑨使：假如。 蚤：通“早”。 颖脱而出：整个锥子头都会出来。颖，原指禾穗的芒尖，此指锥头。

⑩非特：不仅仅。 目笑：用眼光示意，暗中讥笑毛遂。 未废：没有劝阻、废弃。

【译文】

秦军围攻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去求援，打算推楚国为盟主，签订合纵盟约。平原君约定带门下勇力兼备、文武双全的二十个人一同前往。平原君说：“假使这次能用和平的方式达到目的，那就最好不过了。如果和平的方式不能达到目的，那就只好在华丽的宫殿中要挟楚王歃血为盟，总之一定要签订了合纵盟约才回来。贤士不必到外面找，在门下食客中挑选就足够了。”结果符合条件的只找到十九人，其余都不符合条件，无法凑够二十人。门下有个叫毛遂的，主动向前，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我听说您准备与楚国订立合纵同盟，约定带门下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并且不到外面挑选人手。现在空缺一人，希望您允许我凑个数，以便成行。”平原君说：“先生在我门下到现在有几年了？”毛遂说：“到现在三年了。”平原君说：“一个贤能的人活在世上，就好像铁锥放在布袋里，它的锥尖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如今毛先生在我的门下已待了三年，左右的人未曾有赞誉您的，我也没听到什么。可见先生没有什么才能。先生不能去，还是留下算了。”毛遂说：“今天，我就算是请您把我放在布囊里的呀。假使能把我早点放在布囊里，我会整个锥锋全都脱露出来，不仅仅是显露锥尖而已。”平原君最后决定带毛遂一同前往。那十九个人虽然相互眉来眼去，暗中讥笑毛遂，但也没有阻止他。

【原文】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1]。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2]："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3]："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4]！"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5]。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6]！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7]。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8]。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9]。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10]。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11]。"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12]。"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13]："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14]。"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15]。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士，今乃于

毛先生而失之也[16]。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17]。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18]。

【注释】

①比(bǐ)：及，等到。　论议：交换意见；讨论。

②历阶：一步蹬一个台阶地上。

③楚王：即楚国国君考烈王，熊完。公元前262年～前238年在位。

④而：你。代词。

⑤县(xuán)：通“悬”，吊挂，引申为“掌握”。

⑥汤：商朝的建立者，原为商族首领，后陆续攻灭邻国，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王天下：在天下称王。　文王：即周文王，姬昌。商末周族首领。在位五十年。先后攻灭邻国，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壤：土地。　臣诸侯：使诸侯臣服。臣，使动用法。

⑦诚能：实在。　据其势：根据其有利时机。　奋：展示，发挥。

⑧资：资本，凭借。

⑨白起：秦国名将。曾坑杀赵长平之军四十多万，后因与秦昭王、丞相应侯意见不同，被迫自杀。　小竖子：小小子，是对人鄙视的一种称呼。鄢郢：楚国都城之一。在今湖北宜城县南。　夷陵：楚先王墓地。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⑩恶(wù)：羞愧。

⑪唯唯(wěi wěi)：谦卑地连声应答。

⑫鸡狗马之血：古代歃血定盟所用的血因等级而不同。一般帝王用牛和马血，诸侯用狗和猪血，大夫以下用鸡血。此泛指所需血的总称。

⑬奉：捧。　铜槃：即铜盘。　进：献给。

⑭公等：你们，各位，对较多人的称呼。　录录：即“碌碌”，平庸无用。　因人：依赖他人。此句即坐享其成的意思。

⑮复相(xiàng)士：再考察人才了。复，再。相，观察，考察。

⑯不失：没有漏掉，没有看错。

⑰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　大吕：相传是周庙的大钟。两者均

为当时最宝贵的传国器皿。此比喻分量之重。

⑲上客：尊贵的客人。

【译文】

等毛遂到了楚国，和那十九个人商量事情，那十九个人都佩服他。平原君跟楚国君臣商议合纵联盟的事，阐述合纵联盟的利弊关系，可从早上日出就讨论它，直到中午还决定不下来。那十九个人怂恿毛遂说："先生上堂。"于是毛遂握着剑，急促地拾阶而上，对平原君说："合纵是利是害，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今天从日出就谈论它，到了中午还定不下来，这是为什么？"楚王对平原君说："这位客人是干什么的？"平原君说："是我的家臣。"楚王呵叱说："还不下去！我是和你的主人谈话，你来干什么！"毛遂握着剑柄上前说："大王您之所以呵叱我，是依仗着楚国人多。现在我与大王相距不过十步，在这十步之内，大王是不可能再依仗楚国的人多了，大王您的性命就操在我毛遂的手中。我主人就在面前，你呵叱什么？况且我听说商汤凭着纵横七十里的土地称王于天下，周文王凭着方圆百里的土地使诸侯臣服，难道是因为他们士兵众多吗？实在是由于他们能掌握有利的时机来充分展示自己的威力。现在楚国的土地纵横五千里，持戟士兵上百万，这是称霸的资本。凭着楚国这样的强大，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抵挡。白起只不过是个小子罢了，然而他率领几万人的军队，来跟楚国交战，一战就攻克了鄢郢都城，再战就烧掉了夷陵，三战又侮辱了您大王的先祖。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深仇大恨，连赵国都替楚国感到羞耻，可是您大王却不感到羞愧。合纵，完全是为了楚国，而不是为了赵国。我主人就在面前，你呵叱我做什么？"楚王说："是！是！您说的对极了。我愿意恭敬地奉献整个楚国来和赵国联合抗秦。"毛遂说："合纵的事，就这么定了？"楚王说："决定了。"毛遂对楚王左右的人说："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捧着铜盘，跪着献给楚王说："大王您先歃血来表示合纵的诚

意，其次是我的主人，再其次是我。”于是在楚国殿堂上签订了合纵盟约。毛遂左手端着一盘血，右手招呼那十九个人说：“各位相继在堂下歃血吧。你辈平庸无能，只能算是依靠别人而坐享其成的人。”

平原君办完和楚国合纵的事后，就赶着回国，到了赵国，说：“我不敢再考察识别人才了。打我考察人才以来，多者有一千人，少则几百人，自认为不会错漏过才士。今天，对于毛先生来说却看走了眼。毛先生一到楚国，就使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和大吕还要贵重。毛先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雄师。我不敢再考察识别才士了。”于是尊毛遂为上等宾客。

【原文】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①]。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②]：“君不忧赵亡邪？”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③]。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④]。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⑤]。”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⑥]。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⑦]。

【注释】

①矫：假传命令。晋鄙，魏国大将。为援赵，是年信陵君设法窃得兵符，击

杀将军晋鄙，夺取兵权。事详见《魏公子列传》。

②传(zhuàn)舍：古代官办的供来往行人居住的旅舍。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 李同：原名为“李谈”。为避司马迁父名“谈”讳而改。

③炊骨：用死人的骨头当柴烧。 易子而食：互相交换孩子吃。因为不忍心食自己的儿女。 婢妾：供使唤的妇女。 被：通“披”，穿着。 绮(qǐ)：有花纹的丝织品。 縠(hú)：绉纱一类的丝织品。 粱肉：细粮和肉。 褐(hè)衣：粗布短衣。 不完：不完整。 不厌：吃不饱。厌，饱。

④兵尽：兵器用完了。 剡(yǎn)木：削尖木棍。剡，削尖。 器物：此泛指享用的器皿。 钟磬：古代乐器。钟，由青铜制成；磬，用石片制成。两者均为敲击乐器。 自若，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⑤分功而作：分配任务给她们做。功，劳动任务。 飨(xiǎng)士：犒赏士兵。飨，赐予，犒劳。 易德耳：容易感激呀。 易，容易。 德：感激。

⑥会：时逢，恰好。 罢：停止进攻。

⑦李侯：因其封地在李(今河南温县西南)，故称。

【译文】

平原君返回赵国以后，楚国派春申君率领军队赶赴援救赵国，魏国的信陵君也假托魏王的命令，夺取了晋鄙的兵权前往增援赵国，都还没有及时赶到。秦国加紧围攻邯郸，邯郸形势危急，快要投降了，平原君非常焦急。邯郸传舍官吏的儿子李同游说平原君说：“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灭亡了，我就成为俘虏，为什么不担忧呢？”李同说：“邯郸的老百姓，已到了用枯骨当柴烧，相互交换小孩烹食吃的地步，可以说情况危急了，但是，您后宫里还拥有成百的美人，您的奴婢侍妾个个身穿细纱绸绫，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精粮鱼肉，而老百姓却连完整的粗布衣都穿不上，每餐连糟糠都吃不饱。百姓贫困，武器竭尽，有的人削尖树棍当矛矢，可您家里器皿、钟磬依然完整。假使秦国把赵国灭亡了，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要是赵国安全，您又何必担忧没有这些东西呢？现在只要您能把夫人以下的人员编在军队中，让他们分担一些工作，再把家

中所有的财物拿出来犒劳士兵，士兵正处在危急困苦的时候，是很容易感激您给他们的恩德的呀。”于是平原君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敢死的士兵三千人。李同便和这三千人冲向秦军和它拚命，秦军竟被他们逼退了三十里。也恰好在这个时候，楚、魏两国的救兵赶来了，秦军只好收兵回去，邯郸城终于保住了。在这场战争中，李同在战斗中阵亡，他的父亲被封为李侯。

【原文】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曰①：“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②。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地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③。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④；事不成，以虚名德君⑤。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⑥。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⑦。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⑧。

【注释】

①公孙龙：赵国人。为战国后期以讲形式逻辑著称的名家。著有《公孙龙子》一书。 夜驾：连夜驾车前往。

②无勋：没有功劳。勋，功勋，功劳。

③计功：计算功劳。

④操其两权：掌握着两个方面的主动权。操，掌握；权，权变。 操右券以责：古代债券为左右两联，双方各执一联。债权人执右券或左券向债务人索取债务。此比喻虞卿像讨债人一样握有主动权。责，讨取债务。

⑤德：施德。

⑥赵孝成王十五年：即公元前251年。另《六国年表》、《赵世家》载平原君死于赵孝成王十四年。

⑦子孙代：子孙世代相承。代，相承。

⑧坚白之辩：关于“坚”与“白”区别的辩题。公孙龙说，一块白石头，用眼睛来看，只能得到“白”的概念；用手来摸，只能得到“坚”的概念。所以“坚”和“白”是两个概念，不能合二为一。 邹衍（公元前305年～前240年）：齐国人，战国末期哲学家，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人物。 至道：真正的道理。据刘向《别录》载，邹衍经过赵国时，公孙龙正与其徒綦（qí）毋子等谈论“白马非马”的论点。邹衍听了，责备他们“烦文以相假，饰词以相惇，巧譬以相移”，认为公孙龙的议论“害大道”、“害君子”。于是满座称“善”。 绌（chù）：通“黜”，排除，疏远。

【译文】

虞卿想凭借信陵君保存邯郸的功劳替平原君请求封赏爵邑。公孙龙听到这件事，连夜乘车赶去拜见平原君，说：“我听说虞卿想凭借信陵君保全邯郸的功劳替您请求封赏，有这回事吗？”平原君说，“有这回事。”公孙龙说：“我认为这事很不合适。且说赵王选拔您当赵国的丞相，并不是因为您的智慧和才能是赵国独一无二的。分割东武城封给您，也不意味着您对赵国有什么功劳，而国民一点功劳都没有，这些都是因为您是国王亲戚的缘故，您接受了丞相的相印，并未推辞自己没有能力，您接受了封邑，也没有表白自己并无功劳，这也是您自己觉得是国王亲戚的缘故。如今，信陵君保存了邯郸，而有人却为您请求封赏，这既是凭着您是国王亲戚的关系让您接受封邑，又是有功时以普通国民的身份来为你计算功劳。这很不恰当。再说虞卿掌握着两个方面的主动权，事情成功的话，他

会像债主一样手持债券向您讨取报酬；事情不成功，他也可以用曾建议请赏的虚名来使您感激他，您千万不要听他的。”平原君就没有听从虞卿的建议。

平原君在赵孝成王十五年去世。他的子孙世代承袭封爵，后来终于和赵国灭亡时一起断绝。

平原君平时十分优待公孙龙。公孙龙擅长于展开坚、白的辩证，等到邹衍访问赵国，谈论大道后，平原君才疏远了公孙龙。

【原文】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①。蹑跻檐簦说赵孝成王②。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③；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④。

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⑤。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⑥："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何如⑦？"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⑧。"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⑨。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⑩？"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⑪！"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⑫。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⑬。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秦已内郑朱矣，卿以为奚如⑭？"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⑮。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注释】

①游说(shuì)之士:战国时期,周游各国,提出政治主张,帮助排患解难,以谋求高官厚禄的策士。

②蹑跻(niē jué):穿着草鞋。蹑,穿。跻,通"屩",草鞋。 檐簦(dān dēng):打着伞。檐,通"担",扛着。簦,古代有柄的笠,即长柄伞。

③镒(yì):古代重量单位。一镒,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四两。一说二十两。

④上卿:周代官制,指最尊贵的诸侯大臣,地位相当于相国。 虞卿:一说因封邑在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故称"虞卿";一说姓"虞"而称之"虞卿"。

⑤都尉:武官名,职位略低于将军。

⑥楼昌:赵国将领。

⑦束甲:士兵。 趋之:增援。

⑧重使:职位高的使臣。 媾:求和。

⑨制:控制,决定。

⑩不(fǒu):通"否"。

⑪遗:留下。

⑫内:通"纳",接受。

⑬平阳君:即赵豹,赵惠文王的同母弟,因封于平阳(今河北临漳县西)故称。

⑭奚如:何如,如何。

⑮显:宣扬。重:尊重。

【译文】

虞卿是位从事游说的士人。他穿着草鞋,扛着长柄笠来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见面,赵孝成王就赏赐他一百镒黄金,一双白璧;第二次见面,就成为赵国的上卿,所以他被称为虞卿。

秦国和赵国在长平交战时,赵国没有取胜,丧失了一员都尉。赵孝成王召令楼昌和虞卿说:"我军这次没有取胜,一员都尉又战死了,我想派遣士兵赶往再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这是没有

益处的，不如派遣地位显贵的大使去讲和。”虞卿说：“楼昌所说的要媾和，是认为如果不媾和赵军一定会被打败。但是媾和的主动权掌握在秦国手里。而且大王分析秦国的意图时，是想彻底打败赵军呢，还是不呢？”赵王说：“秦国会不遗余力，必定是将要歼灭赵军。”虞卿说：“请您王听从我的建议，派遣使者带着贵重的宝物去亲附楚国和魏国，魏、楚两国要想得到您王的贵重宝物，一定会接纳我们的使者。赵国的使者一旦进入楚国和魏国，秦国必定会怀疑诸侯国又要合纵联盟了，就将必然感到恐慌。这样，媾和才会取得成功。”赵王没有接受虞卿的建议，让平阳君主持与秦国和谈的工作，并派郑朱出使秦国。秦国接纳了他。赵王召见虞卿说：“我让平阳君主持与秦国和谈，秦国已接待了郑朱，您认为怎么样？”虞卿回答说：“您王的媾和不会取得成功，我军肯定会被击溃。天下所有向战胜者庆贺的人都在秦国了。郑朱，是个显贵的人物，到了秦国，秦王和应侯一定会尊重他，并向天下的诸侯张扬。这样楚、魏两国以为赵国已经与秦国讲和了，肯定不会来援救您王。秦国知道天下的诸侯不来援救您王，那么媾和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应侯果然利用郑朱向天下准备庆贺战争胜利的诸侯国宣扬，并始终不肯与赵国媾和。长平之战被打得大败，秦军就包围了邯郸，被天下人所耻笑。

【原文】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媾[①]。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②]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赵郝曰：“虞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

弹丸之地弗予，令秦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3]？”王曰：“请听子割矣，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4]。他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5]。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后也[6]。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注释】

①约事：签约事奉。

②倦：疲惫。 归：撤军，撤退。

③弗予：不给予。予，通“与”，给予。

④任：担保，负责任。

⑤他日：以往。 三晋：韩、魏、赵三国。 因它们由原先的晋国分化而来，故又称“三晋”。

⑥负亲：背叛亲交。此指赵国接受韩国的上党地区，发兵抵抗秦国一事。开关：开放边关，相互往来。 通币：互相赠送礼物，引申为互相往来。币，原为古人用作礼物的丝织品。 齐：相同，一样。 王独取攻于秦：您王被秦国单独攻打。此为宾语置前句。于，被。

【译文】

秦国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之后，赵王要去秦国朝拜，派赵郝签订侍奉秦国的协约，割让六个县来媾和。虞卿对赵王说：“秦国进攻您王，是因为疲倦才撤军的呢？还是您王认为他们仍有能力进攻，而是因为爱惜您王才停止进攻的呢？”赵王说：“秦国进攻我们，是不遗余力了，一定是疲倦不堪后才撤退的。”虞卿说：“秦国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攻取他所不能得到的地方，疲惫后才撤军，您王又把秦军的力量所不能夺取的地方送给他们，这是帮助秦国进攻自己

啊。如果明年秦军再来进攻您王，您王就无法自救了。”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赵郝。赵郝说：“虞卿果真能完全了解秦军兵力所达到的程度吗？假如真能了解秦军兵力不能进攻了，这六个像弹丸大的地方不给秦国，让明年秦军再来进攻您王，您王能不割让腹地而求和吗？”赵王说：“那我就听从您割地的建议吧，您能一定让明年秦军不来进攻我们吗？”赵郝回答说：“这不是我敢担保的。从前韩、魏、赵三国和秦国的交往，一向彼此友好。现在秦国和韩、魏两国相好，却进攻您王，您王侍奉秦国必有不如韩、魏两国的地方。现在，我替您解除因背叛盟国而招致的进攻，开放边关，相互往来，像韩、魏两国一样和秦国交往，到明年还是唯独您王被秦国攻打，那一定是您王侍奉秦国落在韩、魏两国后面的缘故。这就不是我所敢担当的了。”

【原文】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①]。’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②]。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③]？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以为韩魏不救赵也而王之军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④]。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故不止矣[⑤]。且王之地有尽而秦

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⑥。”

【注释】

①复攻：再来进攻。

②自尽之术：自取灭亡的办法。

③尚：还。　利：利益。　坐：白白地，无故。

④弊：疲惫。

⑤计：打算，念头。指分割赵国的土地。

⑥给（jǐ）：供给，满足。　无已：无休止。　势：形势，趋势。

【译文】

赵王又把赵郝说的话告诉虞卿。虞卿回答说：“赵郝说‘这次不讲和，明年秦国再来攻打您王，您王能不割让腹地而求和吗’。现在讲和，赵郝又不能保证秦国一定不再进攻赵国。目前即使割让给秦国六个县城，又有什么好处呢！明年秦国再来进攻，又割让秦军兵力所不能夺取的地方来求和，这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方法，不如不跟秦国媾和。即使秦国再擅长于进攻，也不能夺取六个县城；赵国虽然不能坚守，最终也不至于丧失六个县城。秦国倦困而回，一定是军队疲惫不堪。我们不妨用这六座县城来笼络天下的诸侯，共同攻打疲惫的秦国，这样我们虽然失给诸侯六个县城，但却能从秦国得到补偿。我国还能得到一定的好处和坐等割地求和，和削弱自己来增强秦国相比，哪种办法更好呢？现在，赵郝说‘秦国和韩、魏两国友好而进攻赵国，一定是因为您事奉秦国不如韩、魏两国的缘故’，这是要您每年以六座县城奉献给秦国，也就是坐等城邑全部丢失。明年秦国又来要求割地，您王准备给它吗？不给它的话，是前功尽弃，又会招来秦国攻打的祸患；如果给它的话，那么没有这么多的土地可给。俗话说‘如果强者善于进攻，弱者便不能坚守’。现在坐视着听从秦国，秦军没有疲惫就获得那么多的土地，这会使秦国强

盛而使赵国衰弱啊。用愈加强盛的秦国，来宰割愈加衰弱的赵国，秦国的侵略野心所以就不会休止了。况且您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以有限的土地来满足无休止的要求，其趋势是必然再不会有赵国了。”

【原文】

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①]：“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②]？”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③]。”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④]？公甫文伯仕于鲁，病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⑤]。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曰[⑥]：‘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⑦]。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⑧]。’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⑨]。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⑩]。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⑪]；言予之，恐王以臣为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

【注释】

①楼缓：赵臣，亲秦派辩士。

②如：与。

③私：私见，个人意见。

④公甫文伯：鲁定公时大夫。《史记正义》季康子从祖母。文伯名歜，康子从父昆弟。

⑤仕：做官。　女子：妾婢一类的人。　自杀：自愿为公甫文伯殉葬。

⑥相室：帮助料理家务的人，类似于现在的保姆。

⑦是人：指公甫文伯。

⑧薄：感情淡薄、冷漠。　厚：深厚。

⑨妒妻：嫉妒的妻子。
⑩言者异：指"从母言之"或"从妻言之"。 人心：用心，想法。
⑪计：策略。

【译文】

赵王还是没有拿定主意。楼缓从秦国回来，赵王和楼缓商量这件事，说："给秦国土地，和不给它土地，哪种方法更好呢？"楼缓推辞说："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赵王又说："即使是这样，还是不妨试着谈谈您个人的意见。"楼缓回答说："您王也许听说过公甫文伯的母亲吧？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病死了，家里有两个姬妾自愿在房中为他自杀殉葬。他的母亲听到儿子死了，却一声也没有哭。他家的保姆说：'哪有儿子死了，当母亲不哭的道理呢？'他的母亲说：'孔子，是贤人，被鲁国驱逐时，这个孩子不跟随他。现在死了，却有两个女人为他自杀，这表明他对长者感情冷漠而对姬妾感情深厚。'所以从他母亲的角度说出这些话，这是位贤良的母亲；然而从他妻子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那她一定不免是位嫉妒的妻子。所以说的话虽然一样，但是说话人的身份不同，人们的想法也就不一样了。现在我刚从秦国回来，说不割让给土地，也不是个办法；说割让土地，恐怕您王会认为我替秦国着想，所以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假使让我替您王着想的话，不如割让给它。"赵王说："好吧"。

【原文】

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慎勿予①！"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②？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③。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④。不然，天下将因秦之(强)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

且亡，何秦之图乎[5]？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愿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

【注释】

①饰说：虚伪而漂亮的言词。
②构难(nàn)：结为仇敌，造成祸难。　说："悦"之古字，高兴。
③因：凭借，依靠。　乘：欺凌。
④亟(jí)：迅速，尽快。　疑：使动用法。使天下怀疑，即混淆视听。　慰：宽慰、讨好。
⑤图：算计。

【译文】

虞卿听到这个消息，进宫朝见赵王，说："这都是些虚伪的胡言乱语，您王千万谨慎不要割给土地。"楼缓听说了，也赶来求见赵王。赵王又把虞卿的话告诉了楼缓，楼缓回答说："不是这样。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秦国和赵国结为仇敌，发生战乱，天下的诸侯都会感到高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将可以借着强国的威势欺负弱国了'。目前，赵军被秦军所围困，天下凡是祝贺战争胜利的诸侯那么都必定在秦国了。所以不如尽快割让土地与秦国媾和，借以混淆天下诸侯的视听，并用来宽慰秦国的心愿。不然的话，天下的诸侯会借着秦国的愤怒，趁赵国疲惫时，将赵国瓜分了。赵国灭亡了，又怎么去图谋秦国呢？所以说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希望您王就这样定下来，不要再考虑了。"

【原文】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1]？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2]。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

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③。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④。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⑤；重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⑥。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⑦。"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⑧。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于是封虞卿以一城。

【注释】

①楼子：对楼缓的尊称。 是：代词，指楼缓割地的主张。 愈：更加，越发。

②固：坚决。

③辞：说的话。 毕：完。

④发声：宣布、声张出去。 窥：窥探。引申为开赴。

⑤从：顺从、答应。 重：尊重，敬重。

⑥先：争先。

⑦亲：友好关系。 易道：互相变更主动和被动的地位。

⑧齐王：即齐国国君田建。公元前264年～前221年在位。

【译文】

虞卿听说，前去拜见赵王，说："危险啊！楼缓所提出的用来替秦国着想的办法，这是越发让天下诸侯怀疑我们，怎么能满足秦国的野心呢？为何偏偏不说它是向诸侯显示赵国的弱点呢？况且，我所说的不割让土地，不是坚决不给就算了。秦国向您王索取六座县城，可是您王却用这六座县城来贿赂齐国。齐国是秦国最大的仇敌，得到您王的六座城邑，将会与赵国同心协力向西进攻秦国，齐王听从您的建议，不等您说完便会应允。那么这样您王失给齐国的

六座县城，便会从秦国得到补偿，齐、赵两国的深仇大恨也可趁机得以报复，并且向天下的诸侯显示您是有能力办事的。您王把这个计划张扬出去，军队还没有开出边境，我会看到秦国的丰厚礼物到了赵国并反而向您王求和了。顺从秦国的意愿和它媾和，韩、魏两国知道了，肯定会尊重大王；尊重大王，一定会拿出贵重宝物争先地进献给您王。那么这样您王一举便和齐、魏、韩三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且与秦国改变了相互之间的地位。”赵王说：“妙极了。”于是派遣虞卿往东拜见齐王，跟齐王商量对付秦国的策略。虞卿还没有回国，秦国的使者已经到达了赵国。楼缓听说后，逃离而去。赵国于是把一个县城封赐给虞卿。

【原文】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①。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平原君曰②：“愿卿之论从也③。”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从。”对曰：“魏过④。”王曰：“寡人固未之许⑤。”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⑥。今魏以小国请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

【注释】

①从(zòng)：通“纵”，指“合纵”。本段以下“从”都读作“纵”。
②过：访问，拜访。
③卿：您，此为朋友之间的爱称。　论从：谈论合纵的主张。
④魏过：魏国错了。过，错了。以下“过”字，意均同。
⑤固：本来。
⑥从事：相从处事，一起办事。

【译文】

过了不久，魏国请求与赵国缔结合纵联盟。赵孝成王召见虞卿前来商议。虞卿拜访平原君，平原君建议说："希望您能谈论合纵的主张。"虞卿入宫拜见赵王。赵王说："魏国请求与我缔结合纵联盟。"回答说："魏国错了。"赵王说："我本来就没有答应它呢。"回答说："那您也错了。"赵王说："魏国请求合纵，您说错了，我还没有应允，又说我错了。那么合纵盟约最终是不可以缔结吗？"虞卿回答说："我听说小国跟大国一起办事，有利益的话那么大国就占尽好处；不利的时候那么小国就承担祸害。现在魏国因为是小国愿意承担祸害，而您王因为是大国拒绝了好处，所以我说您王错了，魏国也错了。我个人认为合纵对赵国有利。"赵王说："好主意。"于是赵王与魏国缔结了合纵联盟。

【原文】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①。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②。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注释】

①虞卿与魏齐及平原君、魏公子间事，详《范雎蔡泽列传》。 不重：不重视，此为"抛弃"之意。 间(jiàn)行：从偏僻的小道逃走。间，偏僻的小路。 困于梁：在魏国处境困迫。指信陵君不接纳，魏齐自杀一事。

②不得意：不顺心，不得志。 《春秋》：孔子据鲁史修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于鲁隐公（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③刺讥：评论，批评。 《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记录有十五篇，已散

失。清马国翰辑有《虞氏春秋》一卷。

【译文】

虞卿因为魏齐的缘故，抛弃了万户侯的爵位和卿相的官职，跟魏齐抄小路悄悄地逃走，终于离开赵国，在魏国处境窘迫。魏齐已经死去，虞卿不得志，于是开始撰书，在上采集《春秋》，在下观察近世，撰成了《节义》、《称号》、《揣摩》、《政谋》等八篇，借以评论国家政治的成败，后世流传下来称为《虞氏春秋》。

【原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①。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③！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④？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⑤。

【注释】

①翩翩：形容风度文采的优美。 浊世：混乱的时候。 佳：美好。 公子：古代对诸侯儿子的称呼。 睹：察看，观察。 大体：大局，整体。

②鄙语：俗语。 利令智昏：因贪图利益而失去理智。 邪说：指公元前262年，冯亭将上党归属于赵国，引发出长平之战的事。详见《赵世家》。

③料事揣情：预料事情，揣摸人情。料，猜度。揣，估量。 画策：谋策。工：细致，巧妙。

④庸夫：见识浅陋的人。

⑤见：同"现"，表露。

【译文】

太史公说：平原君在混乱的时代是一个风度优雅的好公子，可

惜他往往不能着眼于大局。俗话说“利令智昏”，平原君听信冯亭的邪说，致使赵国在长平战役中损失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几乎沦陷。虞卿预料大事，揣摸人情，替赵王谋策，是多么的巧妙啊！后来竟不忍心魏齐，最终在魏国穷困潦倒，凡夫俗子尚且知道是不可以做的，更何况是贤人呢？但是，虞卿不穷困潦倒，也不可能著书立说，使自己表露于世，名垂后代了。

史记全译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题解】

司马迁以其感情激动的笔触，热烈称赞魏公子无忌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及其能急人之难，为国分忧的高尚品质，塑造了一个丰富的既具智勇，又善顾全大局，敢于反抗暴秦侵犯，以维护东方诸侯权益的爱国主义贵族公子的优秀形象，而使人爱戴，为人传颂。本文评述突出"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这个中心，将其喜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与效力国家，名冠诸侯，紧密联系起来，赋予他的"喜士"以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所以全篇围绕"客"字加以铺叙。北境举烽，赵王恐惧释博；客得赵情，公子交博如故。亲近侯生，终谋窃符救赵；步访毛、薛，听劝趣驾救魏。因存赵意多骄矜有自功之色，客说立自责，使赵王不忍献五城。由救魏率兵逐秦军至威震天下；诸客进兵法，而世乃有《魏公子兵法》。初，魏王畏其贤能，不敢任以国政；终，秦王数施反间，使之再遭绶废。不得志，越四载竟病酒而卒；系国运，十八岁秦乃屠灭大梁。为置守冢乃得岁时以奉祠；感叙无忌亦颂高祖能知贤。文篇在反映战国晚期魏国不断变化、衰败以至于灭亡的同时，对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惋惜和同情。此传是《史记》中热情洋溢，甚寓赞叹之意的有名篇卷。

本篇之称述侯嬴、朱亥、毛公、薛公，与《孟尝君列传》之称述魏子、冯谖，和《平原君列传》之称述毛遂一样，表现了司马迁对舍人、食客，尤其是监门、屠者、处士等社会下层人物给

予历史以积极影响的深刻认识。说明司马迁在观察人物的社会贡献时，其视野已经开始从注意帝王将相等大人物方面，同时转向注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包含着关注社会下层人物，以及认为各种人物能共同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有益思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原文】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①。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②。是时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③。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④。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⑤。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⑥。"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⑦。"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⑧。"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⑨。"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注释】

①魏昭王：魏国国君，名遬，公元前295年～前277年在位。　魏安釐王：魏国国君，魏昭王之子，名圉，公元前276——前243年在位。

②信陵：《史记索隐》按：《地理志》无信陵，或是乡邑名也。《史记会注

考证》洪颐煊曰："《水经·汳水注》汳水又东迳葛城北，故葛伯之国也。葛于六国属魏，魏襄王以封公子无忌，号信陵君，其地葛乡，即是城也，在宁陵县西十里。" 按：信陵邑，在今河南宁陵县西。

③范雎（jū）：字叔，一作范且。原魏国人，后入秦国，为秦国大臣。详《范雎蔡泽列传》。 魏齐：魏诸公子之一，当时为魏相。 华阳：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北，亦称华、华下。《史记志疑》案：雎相秦在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围大梁及破魏华阳二事在昭王三十二年，其时穰侯相秦也，安得谓因雎怨魏齐而兴兵乎？误矣。 走：打退，吓跑。 芒卯：当时魏军主将。

④下士：谦恭对待贤士，礼贤下士。下，降低自己的身分与人交往。 无：无论。

⑤食客：寄食于富贵之家，并为之所用的门客。

⑥博：下棋。 举烽：点燃报警之烽烟。 寇：指侵犯国境。

⑦田猎：打猎。

⑧居顷：过了不久。

⑨阴事：诡密之事。 辄：经常，总是。

【译文】

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也就是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弟。昭王去世，安釐王就国君位，封公子做信陵君。这时候范雎从魏国逃亡在秦国做了丞相，因为他怨恨魏齐的缘故，秦国军队包围了大梁，打败了魏国驻守在华阳城下的军队，吓跑了魏军主将芒卯。魏王和公子都忧患起来。

公子为人仁爱并礼贤下士，士人不论是贤能或不贤能，他都谦恭地以礼和人家交往，从不敢因为自己富足高贵就用骄傲的态度对待士人。士人们因为这个原因，纵横几千里的都争着去归附他，以致达到食客有三千人。正当这个时候，各国诸侯因为公子贤明，又有很多食客，就有十多年不敢进兵谋犯魏国。

公子和魏王博戏，国境北部传来点燃报警烽烟的消息，说

“赵国要来侵犯，就将进入国境”。魏王放下博戏，想要召集大臣们谋划。公子制止魏王说：“赵王只不过是打猎罢了，不是为了侵犯魏国而来的。”重新博戏和刚才一样。魏王恐惧，心思不在博戏上。过了不多久，又从北方传来消息说：“赵王只是打猎罢了，不是为侵犯魏国来的。”魏王非常惊奇说：“公子您怎么会知道呢？”公子说：“我的食客有人能够深入探听到赵王的诡秘事情，赵王的所作所为，这位客人都来向我报告，我由于这样就知道了。”这以后魏王害怕公子的贤能，不敢把国家政事委任给公子。

【原文】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①]。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②]。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④]。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⑤]。公子执辔愈恭[⑥]。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⑦]。”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⑧]。公子颜色愈和[⑨]。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⑩]。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⑪]。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⑫]。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⑬]。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⑭]。”

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注释】

①夷门：魏都大梁之东门，以其朝着城东之夷山而得名。　监者：守门人。
②遗（wèi）：赠送。
③修身洁行（xìng）：修养自身的品德，纯洁个人的操行。
④虚左：空着左边的位置。古代乘车以左为尊。　生：先生。
⑤摄：整理。　敝：破旧。　坐："座"之古字。
⑥辔（pèi）：缰绳。
⑦市：市井。　屠：屠宰牲畜的地方。　枉：委屈，屈辱。
⑧俾倪（bǐ nì）：斜视，用余光偷看人。　微察：暗中观察。
⑨颜色：面容，脸色。
⑩遍：普遍，全体。　赞：称美。《史记正义》刘熙云："称人美曰赞。"赞，纂集其美而叙之。
⑪为寿：为长者祝福。
⑫为：难为。
⑬抱关：守门。关，门闩。　过：拜访。　故：确实。
⑭长者：宽宏厚道之人。

【译文】

魏国有位隐士叫做侯嬴，七十岁了，家中贫穷，在大梁城东门做看门人。公子听说了，派人前往拜见，想送他丰厚的财物。侯嬴不肯接受，说："我修养自身，整洁操行已经几十年，最终不能因为做看门人的缘故而接受公子的财物。"公子于是就备办酒席大肆宴请宾客。宾客来到坐定以后，公子带着随从车骑，把自己左边的座位空着，亲自去城东门迎接侯生。侯先生整理一下破旧的衣冠，径直上车坐在公子空出的贵宾座位上，毫不谦让，想用这样的行为观察公子的看法。公子牵着缰绳更加恭谨。侯先生又对

公子说："我有个客人在屠宰集市上，希望委屈您的车骑从那里经过。"公子引着车辆进入集市，侯先生下车去见他的客人朱亥，斜着眼睛瞧着公子，故意在那里长时间站着，和他的客人谈话，暗中观察公子的态度。公子面容越发温和。正当这个时候，魏国的将相和宗族人员以及宾客已经满堂，等待着公子举杯开宴。集市上的人都看到公子手拉缰绳替侯嬴驾车。随从的骑士都暗地里责骂侯生。侯生看到公子的面容始终没有改变，才告辞客人重新上车。到了家中，公子带引侯先生坐在贵宾座位上，向全体宾客赞扬侯先生，宾客们都惊异。酒兴正浓的时候，公子起身，到侯先生面前为他祝福。侯先生这才对公子说："今日我侯嬴难为公子也算充分了。我只是一个在夷门掌门闩的人，但公子亲自委屈车骑，自己到大庭广众当中来迎接我，本来不该去集市拜访朋友，如今公子确实还是委屈车骑去让我拜访了。然而我是想成就公子的名声，所以长久让公子的车骑停留在集市中，借拜访客人来观察公子，公子更加恭敬。集市上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位小人，并认为公子是宽宏厚道能够礼贤下士的人。"在这次酒宴结束以后，侯先生就成了公子的贵客。

【原文】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①。"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②。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③。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④。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⑤。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⑥。"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

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7]。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8]。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9]！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10]？"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11]。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12]。

【注释】

①屠者：屠夫。

②请：拜访。　故：故意。　复谢：答谢、回拜。

③魏安釐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57年。　长平：古地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④赵惠文王：赵国国君，名何，公元前298年～前266年在位。　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赵国人，名赵胜，时为相。

⑤晋鄙：魏国将领。

⑥旦暮：早晚。谓时间短。

⑦壁：本指营垒，此用为动词，驻扎。　邺：邺县，魏地名，近于赵，在今河北磁县南。　两端：两头，两方面。此意为左右摇摆，拿不定注意。

⑧冠盖：帽子和车盖。此指戴着礼帽，坐着车子的使者。　属（zhǔ）：连接。自附：自愿结交，自动依附。

⑨安在：在哪里。

⑩纵：纵然，即使。　怜：爱。　邪：通"耶"。

⑪万端：种种理由。

⑫度（duó）：估计，考虑。　计：决计，决定。　约：凑集，纠结。

【译文】

侯先生对公子说："我所去拜访的屠夫朱亥，这是一位贤人，

社会上不了解他，所以隐居在屠宰人中罢了。”公子多次前往拜见他，朱亥故意不回报答谢，公子觉得他奇怪。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经打败了赵国长平军，又进兵包围了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多次送信给魏王和公子，请求魏国援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人去救赵国。秦王派使者告诉魏王说："我进攻赵国早晚就将拿下，假若诸侯国有敢援救的，等攻占了赵国，一定转移军队先去攻击它。”魏王恐惧，派人止住晋鄙，让军队留在邺县坚壁驻扎，名义上叫做救援赵国，实际上是左右摇摆以便观望。平原君的使者在道路接连不断地派往魏国，责备魏公子说："我赵胜要自动依附和魏国结成婚姻的原因，是由于公子有高尚的节义，能热心帮人解除危难。如今邯郸早晚要投降秦国但魏国的救兵还不到来，哪里能显示公子可以热心帮人解除危难呢！况且公子即使轻视我赵胜，抛弃了让他降秦，难道却不怜悯公子的姐姐吗？”公子感到忧虑，多次请求魏王，以及宾客辩士以种种理由去劝说魏王。魏王畏怕秦国，最终不听信公子。公子自己估计最终不可能得到魏王的同意，决计自己不能单独活着而让赵国灭亡，就请求宾客，结集车骑一百多辆，想带领宾客们前往与秦军拚命战斗，和赵国一起死亡。

【原文】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①]。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②]。”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③]？”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④]。”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⑤]？尚安事客[⑥]？然公子遇臣厚，公

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⑦]。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⑧]。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⑨]。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⑩]。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⑪]。”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注释】

①具：详细，全部。　状：情况。
②辞决：告辞、诀别。决，通“诀”。
③失：过失，错误。
④固：本来，原本。
⑤他端：别的办法。　馁（něi）：饿。
⑥事客：事奉宾客。事，事奉。
⑦屏（bǐng）：除去，排除。　间（jiàn）语：私语。　兵符：军队中用的符印，是帝王授予臣下兵权或调发军队的信物。此符分为两半，一半在朝廷，一半在臣下，验合后才能生效。　卧内：卧室内。　力：一定。
⑧资：积蓄。此指含恨。
⑨进：进献。
⑩辞：推辞。　顾：不过，只是。　路：机会。
⑪诚：真的，果真。　却：退。　伐：功业。

【译文】

公子领着车骑经过夷门，见到侯先生，详细告诉他为什么要

去秦军赴死的情况。诀别以后继续前行，侯先生说："公子努力干吧，老臣不能随从。"公子行进了几里路程，心中总不痛快，说："我用各种办法款待侯先生算是很完备了，天下没有谁不知道，如今我将要死亡但侯先生却没有一言半语赠送给我，我难道有什么过失吗？"重新引着车骑返回，询问侯先生。侯先生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公子会返回的。"接着说："公子喜好贤士，声名闻于天下。如今有了急难，想不出别的办法却想去与秦军决战，是譬如拿着肉投向饿虎，哪里能建功呢？还为什么要事奉这么多宾客呢？然而公子对待我这么优厚，公子前行我却不相送，因此知道公子怨恨我会重新返回的。"公子一再向侯先生拜礼，乘势询问。侯先生就请求屏退其他人私下单独说话，说："侯嬴听说委派晋鄙的兵符经常放在魏王卧室内，如姬最受魏王宠幸，可以随便从魏王卧室内出入，一定能偷到兵符。侯嬴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所杀，如姬为此事将仇恨在胸中积蓄了三年，从魏王以下的人想寻求报复她父亲仇恨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做到。如姬对公子哭泣，公子派宾客斩杀了她仇人的头颅，恭敬地进献给了如姬。如姬有想替公子去死的心意，会在所不辞，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公子果真开口请求如姬帮忙，如姬一定会答应，那么就能得到虎符夺来晋鄙的军权，往北可援救赵国，往西可打退秦国，这就是五霸一样的功业了。"公子依从他的计谋，请求如姬帮忙。如姬果然偷到了委派晋鄙的兵符给了公子。

【原文】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

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①]？"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②]。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③]。"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④]。"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⑤]。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⑥]。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⑦]；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⑧]。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矢为公子先引[⑨]。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注释】

①嚄唶（huò zè）：愿意为大笑、大呼，此为威武、雄壮之意。　宿将：有经验、有资格之老将。

②鼓刀：古时屠夫宰杀牲畜时敲击刀具作响，故曰鼓刀。

③秋：时刻，时机。

④乡：通"向"。

⑤矫：假传。

⑥袖：袖内藏有。　椎杀：用铁椎打死。

⑦勒：统率，约束。

⑧解去：解除包围而离去。

⑨韊（lán）矢：箭筒。韊，皮制筒，用以藏箭矢。 先引：在前面引路。负韊矢先引，是古人的一种极隆重的礼节，表示对对方尊敬，自己甘居于奴仆地位。

【译文】

公子要前行，侯先生说："将军领兵在外，君主的命令有的不能接受，用这样的办法便利国家。公子到后即使验合了兵符，但晋鄙不授给公子兵权而要重新请示魏王，事情必定就危险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同您一起前往，这人是位大力士。晋鄙要是听从，当然特别好；要是不听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这时候公子哭了起来。侯先生说："公子害怕死吗？为什么要哭呢？"公子说："晋鄙是个威武有经验的老资格将领，我去恐怕他不会听从，一定会被杀了，因此我哭起来了，哪里是怕死呢？"于是公子去请朱亥。朱亥笑着说："我是集市上一个敲击刀具的屠夫，而公子多次亲自来抚慰，所以不回报答谢，是认为小礼节没有什么用处。如今公子有急难，这才是我为您效命的时候了。"就和公子一起前往。公子经过夷门向侯先生辞行。侯先生说："我本当随从前往，因为老了做不到。请求计算公子行进的日数，直到抵达晋鄙军队的时日，面向北自刎，以死报答公子。"公子就出发了。

到了邺县，假托魏王命令他来替代晋鄙。晋鄙验合兵符以后，怀疑起来，就举起手直视公子说："如今我统率十万军士，屯驻在国境上，这是国家的重任，如今您单独一人来替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想不听从。朱亥袖里藏有四十斤重的铁椎，用铁椎击杀了晋鄙，公子就统率了晋鄙的军队。统率军队向军中下达命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生子因为没有兄弟，回去奉养父母。"这样就选择了兵士八万人，进兵攻击秦军。秦军解围退去，就救了邯郸，保存了赵国。赵王和

平原君亲自到郊界来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筒替公子在前面引路。赵王一再拜谢说："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比得上公子的。"正当这个时候，平原君不敢拿自己和别人相比了。公子和侯先生诀别以后，到了晋鄙军中，侯先生果真面向北自刎了。

【原文】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①。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②。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③。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④；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⑤。赵王埽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⑥。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⑦。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⑧。公子留赵。

【注释】

①赵孝成王：赵国国君，名丹，赵惠文王之子，公元前265年～前245年在位。 德：感谢。

②矜：夸耀。 自功：自以为有功。

③物：事物，事情。

④夫：句首发语词。

⑤立：立刻。 无所容者：无地自容的人。

⑥埽除：即扫除。埽同"扫"。 就西阶：就位于西阶。《礼记·曲礼上》"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

⑦负：违背，辜负。 口不忍：口头上不好意思提出。

⑧鄗（hào）：赵邑名，在今河北高邑县东。 汤沐邑：春秋以前天子赐给诸侯来朝时斋戒自洁的地方，这里谦指那里（鄗）的赋税收入只能供给公子作日常洗沐之用。 信陵：此指信陵一地之赋税。 奉：奉送。

【译文】

魏王恼怒公子偷窃了他的兵符，假托君命杀死了晋鄙，公子也自己明知。已经击退秦军保存了赵国，就派将领统率他的军队回魏国，公子单独和门客留在赵国。赵孝成王感激公子夺了晋鄙的军权并保存了赵国，就和平原君商议，用五座城邑封给公子。公子听说了，心意骄傲夸耀表现出自以为有功的神色。门客中有人劝告公子说："事情有的可以遗忘，也有的不可以遗忘。如果人家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遗忘；公子对人家有恩德，希望公子把它遗忘。况且假托了魏王的命令，夺了晋鄙的军权来援救赵国，对赵国来说算是有功了，对魏国来说那又不是忠臣啊。公子就自己骄傲并把它当作有功，我私下认为公子不应该这样。"这时，公子立刻自行责备，好像无地自容一样。赵王扫除殿堂台阶亲自出门迎接，执行主人的礼节，引导公子登西边的台阶上殿。公子侧着身子前行推辞谦让，从东边台阶上殿，称说自己有了罪过，因而愧对魏国，对赵国并无功劳。赵王侍奉公子饮酒一直到傍晚，口中不忍心说出要献给他五座城邑，是由于公子的谦让自责。公子终于留在赵国。赵王把鄗邑作为公子汤沐邑，魏国也重新用信陵来奉养公子。公子留在赵国。

【原文】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

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①。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②。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③。"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④。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⑤。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⑥。"乃装为去⑦。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⑧。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⑨？"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⑩。

【注释】

①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之人，亦即隐士。　博徒：赌徒。　浆：古时一种带酸味的饮料，后亦指酒。

②间（jiàn）步：秘密步行。

③妄：荒唐，诞妄。

④称（chèn）：称心，满足。

⑤徒：只，仅仅。　豪举：声势显赫的举动。　《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举，是举动之举。"顾炎武曰："谓特以为豪杰举动，非欲求

有用之士也。”张文虎曰：“谓徒以客众为豪耳。”

⑥不我欲：不愿意和我（游）。 羞：耻辱。 足：值得。

⑦装：整理行装。 为去：做离开的准备。

⑧倾：使……倒向。

⑨恤：顾及，关心。 夷：铲平，毁灭。

⑩卒：结束。 趣（cù）：通“促”，赶快。

【译文】

公子听说有两个有才德但隐居起来不做官的人，一个毛公藏在赌徒中，一个薛公藏在卖酒人家的店里，公子想见这两个人，两人自己躲起来不肯会见公子。公子听说他们在什么地方，就秘密步行前往和这两个人交往，特别要好高兴。平原君听说了，对他的夫人说：“当初我听说夫人的弟弟公子是天下无双，如今我听说，他竟荒唐地去跟赌徒和卖酒人交往，公子是个诞妄的人罢了。”夫人把这些话告诉公子。公子就向夫人告辞要离去，说：“当初我听说平原君贤明，所以违背了魏王的意愿来援救赵国，以便平原君称心如意。平原君和人的交往，只是一种表示声势显赫的举动，不是为了真正求得贤士。无忌从在大梁的时候起，常常听说这两个人贤能，到了赵国，唯恐不能见到他们。拿我无忌和他们交往，还恐怕他们不想理我呢，如今平原君却认为这是羞耻，他不值得结交。”就收拾行装准备离去。夫人把这些话全部说给平原君听。平原君脱了帽子来谢罪，坚决挽留公子。平原君门下宾客听说了，有一半人离开平原君归附公子，天下的士人重新前往归附公子，公子使平原君的宾客倾倒到了自己门下。

公子留在赵国十年没有回国。秦国听说公子在赵国，日夜出兵往东去攻打魏国。魏王忧虑这件事，派出使者前往请公子回国。公子害怕魏王恼怒自己，就诫令门下：“有敢于替魏王使者通报的，处死。”宾客们就都背弃魏国到了赵国，没有谁敢劝公子回国。毛

公、薛公两人前往会见公子说："公子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声名能传播到诸侯各国，只是因为有魏国存在。如今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形势紧急而公子毫不顾及，假若秦国攻破了大梁并夷灭了您先王的宗庙，公子当会有什么面目在天下立足呢？"二人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公子马上改变神色，告诉门下赶紧准备车驾回去解救魏国。

【原文】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①]。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②]。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③]。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④]。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⑤]。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⑥]。"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⑦]。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⑧]。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⑨]。其岁，魏安釐王亦薨。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⑩]。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⑪]。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⑫]。及即天子位，每过大

梁，常祠公子⑬。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⑭。

【注释】

①魏安釐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47年。

②河外：黄河以南，今陕西、河南交界地区。 走：打败。 蒙骜(ào)：秦国的著名将领。

③抑：按压。《史记索隐》按：抑谓以兵蹙之。

④《魏公子兵法》：《史记索隐》"刘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图七卷。"《汉书·艺文志》有"《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此书今已失传。

⑤行：使用，带着。

⑥南面：面向南，即称王。

⑦数（shuò）：多次。 未：用在句末表示疑问，此处可译为"是否"。

⑧再：第二次。 以毁废：因毁谤而被排斥。 醇酒：浓烈美味之酒。

⑨病酒：因饮酒而患病。 卒：《史记正义》秦始皇四年（即公元前243年）。又《史记志疑》案：《唐书》京兆王氏《世系表》信陵君无忌生间忧，袭信陵君。间忧子卑子逃难泰山，汉高祖召为中涓，封兰陵侯。《通志·氏族略》从之。

⑩东郡：秦置郡名，辖境约今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交界处，治所濮阳。

⑪稍：逐渐。 魏王：名假，景湣王之子，公元前227年～前225年在位。

⑫高祖：即汉高祖刘邦。 微少：地位低，年轻时。

⑬祠：祭祀。

⑭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黥布：即英布。 守冢：守护坟墓的人。 四时：四季。

【译文】

魏王见到公子，相互痛哭，就把上将军的印章授给公子，公子便统领着魏国军队。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派出使者普遍告知

各国诸侯。诸侯们听说做了魏军统帅，各派遣将军领兵援救魏国。公子率领五国的兵众在黄河南打败了秦军，赶跑了蒙骜。便乘胜追逐秦军到了函谷关，把秦兵按压在函谷关里面，秦兵不敢出关了。正当这个时候，公子的威望震动天下，诸侯各国的宾客献给他兵法，公子都书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社会上叫它《魏公子兵法》。

秦王忧患起来，便使用万斤黄金在魏国行贿，寻求到晋鄙原来的门客，让他们在魏王面前毁伤公子说："公子逃亡在外十年了，如今做了魏国主将，诸侯各国的将领都归属他统率，诸侯们只听说魏国有个公子，不曾听说到魏王。公子亦想借着这个时机做到面朝南坐来确定自己的王位，诸侯们畏惧公子的威严，正想共同拥立他。"秦国多次使用间谍手段，假装道贺公子是否已经确立做了魏王。魏王每日都听到了毁伤公子的语言，就不能不相信，后来果真派人替代了公子的统兵职责。公子自己知道再次是因为遭到毁伤废弃了他，就借口有病不上朝了，在家和宾客们整夜的饮宴，饮的是浓烈美味的酒，并更多地接近妇人。这样日夜寻乐畅饮了四年，终于因饮酒伤害而去世了。这一年，魏安釐王也去世了。

秦国听说公子死了，派蒙骜进攻魏国，夺取了二十座城邑，最先设置成为东郡。这以后秦国逐渐蚕食魏国，经过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屠灭了大梁城。

汉高祖刘邦当初年轻地位低贱的时候，多次听说公子贤能。等到他就位做了天子，每次经过大梁，常常要祭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出击黥布回来的时候，替公子设置五户人家负责守墓，要求他们世世代代每年按照四季供奉祭祀公子。

【原文】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①]。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②]。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注释】

①墟：废墟，遗址。

②岩穴隐者：泛指隐士。岩穴，深山幽谷。 以：道理，原因。

【译文】

太史公说：我经过大梁的遗址，访求询问那个所谓的夷门。知道夷门原来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各个公子也有喜交士人的，然而像信陵君这样能够交结在山野隐居的人，不因为交结低贱职业的人而感到耻辱，是有道理的。声名远在各国诸侯之上，确实是不虚妄的呀。高祖因此每次经过大梁就都命令民众供奉祭祀他不能断绝。

史记全译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题解】

通过记述黄歇事迹，表现了楚在战国后期国势变化的历史进程。在强秦的进攻面前，黄歇上秦昭王书，出身遣楚太子归，均表现出他机智、善辩、爱国的英勇行为和高尚品质，及考烈王即位，黄歇相楚，辅国持权，将兵救赵，解邯郸之围；合从诸侯，西伐秦至函谷关；招致宾客三千，礼遇儒师荀卿，使楚国复振声威，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做出了贡献。记叙中司马迁对"黄歇之义"给予了称颂、肯定。

春申君上秦昭王书有言："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此书所述，揭示秦统一战争之坚决，自有其必然的破坏作用，是毋庸讳言的；然亦揭示出秦进攻山东诸国所显现的残忍，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就后一方面而言，其书之描述，仍具有典型的意义。

战国四公子"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以平原君与春申君为盛。文篇记平原君之赵使，意欲夸于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然春申君则使三千余宾客中之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使赵使大惭。这表现出当时贵族公子之鱼肉百姓以聚敛财富的真情。亦具有典型意义。

司马迁叹黄歇因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受制于李园而被刺死，为其智所不及。李园之进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于楚考烈王所

生子是为楚幽王事，同于吕不韦之与秦始皇。故文篇最后记尽灭春申君之家而立楚幽王时说："是岁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一以见楚之亡将系于秦始皇，一以见为同类之乱者，或废或灭。此亦有典型意义。

【原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①。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②。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于华阳，禽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③。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④。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于秦⑤。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⑥：

【注释】

①楚顷襄王：即楚国国君熊横。公元前296年—前263年在位。

②辩：能说会道，有辩才。

③秦昭王：即秦国国君昭襄王嬴稷。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败：使动用法，打败。　华(huà)阳：县名。在今河南新郑市北边。华阳之役，实系秦攻赵、魏以救韩，领兵者亦非白起一人。　禽：同"擒"，活捉。《战国策》及《史记》他文，作"走芒卯"，当是。

④巫：郡名地在今重庆市东北，治所在今巫山县东。　黔中：郡名，辖区相当于今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贵州省交界处。治所临沅(在今湖南省常德市)。　鄢郢：楚都。在今湖北宜城南。　竟陵：县名。在今湖北潜县西北。　陈县：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⑤楚怀王：楚国国君熊槐。公元前328年—前299年在位。公元前299年，被诱入秦，死于秦国。

⑥壹：一旦。

【译文】

春申君是楚国人，名叫歇，姓黄。曾周游学习，渊博广闻，在楚顷襄王时任职。楚顷襄王因为黄歇有辩才，让他出使秦国。秦昭王派白起攻打韩国和魏国，在华阳打败了它们，并活捉了魏国大将芒卯，韩国和魏国只好顺服并事奉秦国。秦昭王正要命令白起和韩、魏两国共同进攻楚国，军队还没有出发时，楚国的使者黄歇正好到了秦国，听到了秦国的这项计划。正当这个时候，秦国已经在这以前就派白起进攻过楚国，夺取了巫郡、黔中郡，攻陷了鄢郢，东面到达了竟陵，楚顷襄王被迫把国都往东迁到了陈县。黄歇看到楚怀王被秦国所引诱进入秦国朝见，受欺骗而被羁留，最终死在了秦国。楚顷怀王是楚怀王的儿子，秦国轻视他，深怕秦国一旦举兵把楚国灭了，黄歇于是上书劝告秦昭王说：

【原文】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①]。臣请言其说：

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②]；致至则危，累棋是也[③]。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④]。先帝文王、庄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⑤]。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⑥]。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捄[⑦]。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后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⑧]；王以割濮磿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⑨。王之威亦单矣⑩。

【注释】

①驽(nú)犬：劣马和犬；驽，劣马。此借指韩、魏两国。 弊：疲困。

②至：指发展到了极点。

③致：积累。 累：堆叠。

④二垂：天下的两个边境。指秦国拥有天下西、北两个边陲。垂，通“陲”。 生民：人类。 已：通“以”。 万乘(shèng)：拥有万辆兵车，借指大国。

⑤先帝文王、庄王之身：《战国策》作“文王、武王、王之身”，当从。秦无庄王，且句漏“王”字。 不妄：《史记会注考证》认为是“不忘”。 要(yāo)：同“腰”，即中枢地带。一说，要，约。

⑥盛桥：人名。 守事：临时任职，辅佐。 不用甲：不动用武力。甲，军队。 信：通“伸”，施展，伸张。

⑦杜：堵塞。 大梁：魏国的都城，今河南开封市。 河内：地区名，此指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 燕(yān)：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酸枣：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虚：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 桃：即桃人，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北。 邢：即邢丘，邑名，在今河南温县东。 云翔：白云在天上飘游，比喻魏军胆小畏缩。 捄(jiù)：通“救”。

⑧蒲：邑名，在今河南长垣县。 衍：邑名，在河南郑州市北。 首：邑名，在今河南睢县东南。 垣：邑名，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 仁：地名，在今山东济宁市。 平丘：县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黄：邑名，在今河南兰考县西。 济阳：县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婴城：环城固守。婴，环绕。

⑨濮磿(lì)之北：指濮水至历山一带以北。濮水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从济水分出东北流，临近濮县。 磿：通“历”，历山，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北近濮水。《战国策》此下有“属之燕”三字，当属地带意。亦待考。 注：打通，贯通。 要：要道交通。 绝：切断。 脊：此借指楚、赵之间的联系。

⑩单：通“殚”，尽。

【译文】

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秦、楚两国更强大。现在我听说大王想要讨伐楚国，这就好比两只猛虎相互争斗。两虎相互争斗，劣马和犬就会趁虚得到好处，不如善待楚国。请允许我来分析其中的道理：

我听说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冬天和夏天的变化就是这样；积累到无法再高的地步就会产生危险，堆积棋子就是这样。如今贵国的土地，遍及天下并拥有西、北两个边陲，这是自有人类以来，连万乘大国都不曾有过的。自先帝文王、庄王至大王您本身，三代都没有忘记使国土跟齐国接壤，以此断绝合纵相亲的中枢地带。现在您王派盛桥在韩国临时任职，盛桥则把韩国的土地并入到秦国，这样您王不动用兵甲，不施展威力，就得到了百里土地，您王可以说是非常贤能了。您王又举兵进攻魏国，堵塞了大梁的门户，占据了河内，拔取了燕邑、酸枣、虚邑、桃邑，进入邢邑，魏国的军队像白云一样在天空漂游而不敢前来救援。您王建立的功勋也够多了。您王又让军民休养生息，二年后才重新用兵；又兼并了蒲邑、衍邑、首邑、垣邑，逼近仁地、平丘、黄邑，济阳环城固守，魏国只好投降了；您王又割取了濮水和磨山以北的土地给燕国，开辟了齐国通往秦国的交通要道，断绝了楚国和赵国的联系，天下的诸侯多次会聚，但终不敢前来救援。您王的威风可谓发挥到极点了。

【原文】

王若能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①]。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②]。《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③]《易》曰"狐涉水，濡其尾"[④]。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

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5]。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6]。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7]。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下[8]。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9]。

【注释】

①持功守威：保持功绩，守护威势。 绌：排除，取消。 肥：增厚，增广。 地：道。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意为三王就显得不足该有第四王，五伯不足该有第六伯。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即禹、汤、周武王。五伯，即春秋五霸，《史记》多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越王勾践。

②负：依仗，自恃。 臣：使……称臣。

③见《诗经·大雅·荡》。 靡(mǐ)：无。 初：开头。 鲜(xiǎn)：少。 克：能够。 终：终了。

④濡(rú)：沾湿。《史记正义》言狐惜其尾，每涉水，举尾不令湿，比至极困，则濡之。譬不可力臣之。

⑤智氏：即原晋国贵族知瑶，是晋国末期知、韩、魏、赵四种势力中的最强者。 伐赵之利：公元前455年，知瑶向韩、魏、赵三家索地，赵氏拒绝。为此知瑶联合魏氏、韩氏围攻赵氏于晋阳。 榆次之祸：公元前453年智氏决汾水灌赵氏晋阳。赵氏与韩氏、魏氏联合，决水反灌智军，在榆次擒杀知瑶，三分其地。榆次，邑名。在今山西太原市东南。 吴：即吴王夫差。 伐齐之利：公元前484年，吴王攻齐，在艾陵大败齐军。 干遂之败：公元前473年，吴被越国打败，越王勾践欲将夫差流放于甬东(今浙江舟山岛普陀北)，夫差被迫自杀，吴国灭亡。干遂，地名，在今江苏苏州市，吴王夫差自尽于此。

⑥没(mò)：贪恋，贪图。

⑦艾陵：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 禽：同“擒”。 三渚(zhǔ)：《战国

策》作“三江”，即娄江、松江、浦江。 浦：水滨。

⑧晋阳：邑名，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凿台：台名。在今山西榆次市南。

⑨妒：怨恨，痛恨。 毁：灭亡。

【译文】

您王如果能够保持功绩，固守威势的话，那就要割除攻取别人土地的心愿，并在占有的土地上厚施仁义之道，使得不产生后患，这样三王就不愁没有第四位，五霸就愁不没有第六位了。假如您王自持人多士众，依仗军备的强大，乘着摧毁魏国的威势，想用武力迫使天下的诸侯称臣，我考虑后患恐怕就会产生了。《诗经》说‘每件事情都有个好开头，但很少有能把它保持到终了的’。《易经》说‘狐狸渡河，总会沾湿它的尾巴’。这些都是说，一件事情在开始时比较容易，但能保持到最终就难了。是怎么知道这个道理的呢？从前智伯氏只看到了伐赵的好处，却不知道榆次的灾祸；吴国看到了伐齐的利益，可是不知道干隧的失败。这两个国家，不是没有建立伟大的功绩，而是前面过于贪图利益，后面就容易产生灾祸。由于吴国完全相信越国，因此去进攻齐国，已经在艾陵战胜了齐军，但在回师时却在三渚水边被越王擒获。智氏由于相信韩氏、魏氏。才敢去讨伐赵氏，进攻晋阳城，胜利指日可待，结果韩氏、魏氏背叛了他，将智氏杀死在凿台下面。现在大王怨恨楚国没有被消灭，但却忘了灭亡楚国就会加强韩国和魏国，所以我替大王考虑，灭亡楚国的举动是不可取的。

【原文】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①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趯趯毚兔，遇犬获之②。他人有心，余忖度之③。”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④。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⑤。臣恐韩、魏卑辞除患

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⑥。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于路⑦。鬼神孤伤，无所血食⑧。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⑨！

【注释】

①大武远宅而不涉：大军不长途跋涉而征伐。大武，大军；宅，住宅，借指本国国土。孙诒让以为此句为《周书·大武》篇文，古人引《书》句或通作《诗》文。

②趯趯(tì)：跳越的形态。 毚(chán)兔：狡猾的兔子。

③忖度(cǔn duó)：估量，揣度。

④中道：中途。

⑤假：宽容。

⑥重(chóng)世：累世。

⑦刳(kū)：挖开掏空。 摺(zhé)颐(yí)：拉折面颊。摺，通"折"，拉折。颐，面颊。 系脰(dòu)：用绳子拴住脖子。脰，脖子。

⑧血食：受祭祀。古代以杀牲祭祀鬼神，所以鬼神受祭，又称血食。

⑨资：凭借，依靠。 过：错误。

【译文】

《诗经》说"大军不远离国土长途跋涉去征伐"。由此从战略的角度看来，楚国才是秦国的后援力量，邻国才是秦国的敌人。《诗经》又说"那跳跃的狡兔，一遇到猎犬就会被捉住。别人的心思，我一揣度就会知道"。现在您王中途竟相信韩、魏两国对大王的友善，这正好像是吴国相信越国一样啊。我听说，敌人是不可以宽容的，

时机是不可以错过的。我恐怕韩、魏两国是想用谦卑的言辞来消除灾祸，实际上是想欺骗大国。何以见得呢？因为您王对韩、魏两国没有累世的恩德，却有世代的仇恨。韩国和魏国的父子兄弟接连不断被秦国杀死的，到现在将近有十代了。他们的国家因此而残破，社稷因此而损坏，宗庙因此而毁灭。他们的人民，有的被剖腹断肠，有的被连头带颈拽下来，有的身首分离，骸骨暴露于草野荒泽，头颅僵仆在地上，国境之内到处可见，他们的父子、老弱被系着脖子，捆着手，成为一批批俘虏的，前后相随行走在道路上。他们的鬼神孤泣悲伤，得不到牲血祭的祭享。人民无法维持生计，家族分离散失，流浪逃亡而成为仆妾的，遍布天下。所以说韩国和魏国不灭亡，才是秦国的忧患，现在您王反而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进攻楚国，不也是太错误了吗？”

【原文】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①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②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也③。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韩，必攻随水右壤④。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⑤。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⑥。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⑦。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⑧。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⑨。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未能，其于禁王之为帝有余矣⑩。

【注释】

①恶(wū)何处，哪里。

②仇雠(chóu)：仇敌。雠，敌对。

③资：帮助。

④随水右壤：指今湖北随州市以西地区。

⑤不食：指不能耕种或不长庄稼。

⑥四国：指齐、赵、韩、魏。 应：接应。

⑦构而不离：双方交战不能分离，形成拉锯战，构，交战。 魏氏：即魏国。留：邑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方与：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西。 铚(zhì)：邑名，在今安徽宿州市西。 湖陵：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今已没入微山湖。 砀：邑名。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南。 萧：春秋时宋国的附庸国，后为宋邑。在今安徽省萧县西北。 相(xiàng)：邑名，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北。 故宋：以上七地均属原来的宋国。齐、魏、楚三国灭宋后，三分宋国，上述七地归楚，故有此语。 尽：占领。

⑧泗上：泗水的上游。相当于今山东曲阜、兖州等地。 中国：中原之意。劲，雄壮。使动用法。

⑨校：通"较"，较量，匹敌。

⑩负海：背靠大海。负，背靠。 葆利：保持原来的利益。葆，同"保"。详事下吏：佯装事奉秦国。详，通"佯"。下吏，此指秦国。禁：禁止，阻止。

【译文】

况且您王攻打楚国时，将从哪儿出兵？您王将向仇敌的韩国和魏国借路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从发兵之日起，您王恐怕就会担忧秦军回不来了，这是因为您王把军队资助给了仇敌的韩、魏两国。假如您王不向仇敌韩、魏两国借路，就必须攻打随水右边的地带。随水右边的地带，都是一些宽阔的河水，山林溪谷和不长庄稼的地区，您王即使占有它，也不能算是获得了土地。这样您王虽说有打败楚国的虚名，却没有获得实际的土地。

况且大王攻打楚国的时候，齐、赵、韩、魏四国也一定会起兵来

对付您王。在这种情况下，秦、楚两军如果因苦战而无法分离时，魏国就会趁机出兵攻打留、方与、铚、湖陵、砀、萧、相等地，原先宋国的领地就会被魏国全部占有。齐军向南进攻楚国，必定会占领泗水流域。这些地带均是大平原，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却让魏、齐两国单独占取。您王打败了楚国，必然会壮大韩国和魏国在中原的势力，同时也会加强齐国的实力。韩、魏两国的强盛，就足以与秦国较量了。更有齐国，南面以泗水为界，东面靠近渤海，北面倚靠黄河，又无后患，这时，天下的国家没有比齐、魏两国更强的了。齐国和魏国获得土地以后，保持已得的利益，佯装事奉秦国，一年之后，他们即使不能称帝，但阻止大王称帝的力量却绰绰有余了。

【原文】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壹举事而树怨于楚，迟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①。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②。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③。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⑤。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⑥。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⑦。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⑧。发使赂楚，约为与国⑨。

【注释】

①壤土：国土。　博：广大。　兵革：指军队。兵，兵器。革，甲胄。　树怨：结怨。　迟(zhí)令：等着让他。迟，等待。令，使。　归帝重(chóng)于齐：把帝位重新让给齐国。公元前288年，齐闵王、秦昭王相约称之东

帝、西帝。后在苏秦的劝说下，齐闵王去帝号，合纵反秦。秦昭王亦去帝号。故此说重归帝号。

②临：进逼。 敛手：缩手，表示不敢有所举动。

③施：布置，设置。 带：围绕。此引申为收取。 关内之侯：即关内侯，为秦国二十等爵位的第十九级。此指韩国将降于秦，被秦封为关内侯。

④郑：国名。原为周宣王母弟郑桓公的封国。公元前375年被韩所灭，地在河南省中部。此指韩国。 许：邑名，在今河南许昌市东。 鄢陵：邑名，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婴城：闭关自守。 上蔡：邑名，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召陵：邑名，在今河南偃城县东。

⑤注地：割取土地。 齐右壤：相当于今河南东北和山东西北一带。 拱手：两手在胸前相合，此喻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

⑥经：贯通。 两海：西海和东海。 此指从东到西。 要约：约束。 天下：此指韩、魏所处的中心地带。

⑦危动：用危险的处境来威慑。 直摇：直接动摇。 痛：动武。

⑧谢：辞退，辞却。

⑨与国：盟国。事在公元前272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七年。

【译文】

再说大王以广博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军队的强盛，一旦发兵和楚国结怨树敌，就会坐等着韩国和魏国把帝位重新让给齐国，这是您王的失策。我替您王考虑，不如与楚国亲善友好。秦、楚两国联合成一体。来进逼韩国，韩国一定不敢轻举妄动。然后您王加固东山的险要地带，利用河曲一带的有利条件，韩国一定会成为关内的侯吏。假如这样，您王再用十万大军镇守郑地，魏国一定畏惧，许地、鄢陵便会关闭自守，上蔡、召陵无法往来，这样，魏国也会成为秦国的关内侯。您王只要一和楚国修好，关内两个拥有万乘战车的诸侯就会向齐国索取土地，这样齐国右边的土地，您王也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您王的国土横跨东西，又控制着天下的中心，这样，燕、赵两国无法依赖齐国和楚国的援助，齐、楚两国也无法接应燕

国和赵国。然后再威逼燕国和赵国，直接动摇齐国和楚国，这四个国家不待动武便臣服了。

秦昭王看了春申君的上书后说："好极了。"于是就命令白起停止进兵，辞退了韩、魏两国军队。同时派遣使臣拉拢楚国，相约结为友好之邦。

【原文】

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①]："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②]。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③]。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④]："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后图之[⑤]。"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⑥]。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⑦]。"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⑧]。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⑨]。"秦因遣黄歇。

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⑩]。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二十县。

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⑪。"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⑫。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⑬。

【注释】

①应侯：即范睢。魏国人，任秦丞相，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故号应侯。详见《范睢蔡泽列传》。

②恐不起疾：恐怕疾病不会有好转了。

③重：恭敬，厚待。 德：感激。 无穷：无限。 储：争取。 万乘，拥有万乘战车的大国，此指楚国。

④闻：转告，呈报。

⑤傅：古代教育、辅导太子的官。

⑥阳文君：楚顷襄王的兄弟。 卒大命：终结了寿命。卒，终结。大命，天命，寿命。 宗庙：帝王、诸侯祭祀先祖的处所。常用作国家的代称。

⑦止：留下。 当之：抵挡罪责。

⑧御：车夫。 谢病：推脱有病。

⑨出身：献身。 徇：通"殉"。

⑩考烈王：楚国国君熊完，"考烈"为谥号。公元前262年～前238年在位。

⑪边：邻近。

⑫江东：地区名。长江在安徽芜湖市至南京段作西南、东北流向，所以古人将此段的长江南岸地区称为江东。

⑬城：筑城。 故吴墟：原来吴国的旧都，即今江苏苏州市。

【译文】

黄歇接受了盟约后回到楚国，楚国派遣黄歇和太子完到秦国做人质，秦国扣留了他们好几年。楚顷襄王病了，太子完不能够回国。但楚国太子完和秦国的丞相应侯关系很好，于是黄歇就劝说应侯道："丞相真的和楚太子相好吗？"应侯说："是的。"黄歇说："如今

楚王的病恐怕无法好转了，秦国不如送回它的太子。太子能够被立为国君，他一定会厚待秦国并无限的感激丞相的恩德，这是亲善盟国，争取拥有万乘大国支持的作法啊。假如不让他回国，那么他只不过是咸阳城里的一个平民罢了；楚国要是另立太子，一定不会奉事秦国。这样轻易地失去盟国并和一个万乘诸侯国断绝友好关系，实在不是个好计策啊。希望丞相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应侯把这些话报告给秦王，秦王说：“先让楚国太子的师傅回去探望楚王的病情，回来以后再做考虑。”黄歇向楚太子献计说：“秦国之所以羁留太子，是想谋求好处。如今以太子的能力还不能使秦国得到好处，对此我十分担忧。而阳文君的两个儿子又偏偏在宫中，假如大王不幸寿终，太子又不在，阳文君的儿子一定会被确定为继承人，那么太子就不能奉祀宗庙了。还不如逃离秦国，和出使的人一齐出境；我请求留下来，用死来抵挡这个罪过。”楚国太子因而变换衣服，装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混出了关口，而黄歇留守馆舍，常推脱太子有病谢绝来访的宾客。估计太子已经走远，秦国追不上的时候，黄歇便亲自对秦昭王说：“楚国太子已经回国，出关很远了。黄歇该当死罪，请您赐我一死。”秦昭王非常生气，想准予他自杀。应侯说：“黄歇作为人臣，情愿为主子献身而死，如果楚太子能立为楚君，肯定会重用黄歇，所以不如释罪让他回国，借此亲善楚国。”秦王因此把黄歇遣送回楚国。

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楚顷襄王便去世了，太子完做了国君，这就是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任用黄歇做丞相，并封为春申君，赏赐给他淮北十二个县的土地。以后的十五年，黄歇对楚王进言说：“淮北地区邻近齐国，那里情势紧急，请把这一带改为郡来管理更合适。”为此，黄歇献出淮北十二个县，请求改封于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于是就在原来吴国的废墟上筑城，作为自己的都邑。

【原文】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①]。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②]。五年，围邯郸[③]。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

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④]。当是时，楚复强。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⑤]。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⑥]。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⑦]。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⑧]。取东周[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⑩]。

客有观津人朱英[⑪]，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⑫]。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⑬]；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⑭]。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⑮]。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⑯]。"楚于是去陈徙寿春[⑰]；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

郡[16]。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

【注释】

①孟尝君：即田文。战国时齐国贵族，曾任齐国丞相。详见《孟尝君列传》。 平原君：即赵胜。战国时赵国贵族，赵惠文王弟，曾任赵国丞相。详见《平原君虞卿列传》。 信陵君：即魏无忌。战国时魏国贵族，曾任魏国上将军。详见《魏公子列传》。 下士：谦恭地对待士人。 招致：招引，收罗。 倾夺：倾覆争夺。

②长平：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③邯郸：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

④鲁：古国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今山东西南部，建都曲阜。荀卿，即荀况。战国时赵人，著名的思想家。 兰陵：县名，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 令：县的行政长官。

⑤舍：安排住宿。上舍，上等馆舍。

⑥夸：夸耀。 玳瑁(dài mào)簪：用玳瑁材料做成的簪子。玳瑁，一种大海龟。簪，古代男女用来绾住头发或把帽子别在头发上的一种针形首饰。 室：外鞘。

⑦蹑(niè)：穿。 珠履：缀有珍珠或宝石的鞋子。

⑧秦庄襄王：即秦国国君嬴子楚，秦始皇的父亲。公元前247年—前249年在位。 吕不韦：(?—前235年)，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曾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太子，子楚即位后，任他为相，封文信侯。

⑨东周：国名。公元前367年，西周威公去世，公子朝在东部争立，赵国和韩国以武力支持，遂使西周分裂为西周、东周两小国。东周建都于巩邑(今河南巩县)。

⑩咎：责怪。

⑪观津：邑名，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

⑫用：治理，掌权。

⑬逾：越过。 黾(méng)隘：隘道名，即今河南信阳市西南平靖关。

⑭假道：借路。 两周：即东周和西周两国。

⑮旦暮：早晚，比喻时间很短。 爱：吝惜。 许：地名。在今河南许昌东。

⑯去：离开。 陈：地名。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南。

⑰寿春：邑名。在今安徽寿县西南。

⑱卫野王：卫，古国名。原为西周初周武王弟康叔分封国，公元前254年为魏所灭。此时秦将它复国，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秦国附庸。东郡：郡名。相当于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部。治所在濮阳。

⑲就：前往。

【译文】

春申君已经担任了楚国的宰相，这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魏国有信陵君，大家正在争着礼贤下士，招揽宾客，并互相争夺人才，辅佐国家，把持政权。

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四年，秦国在长平打败了赵军四十多万人。第五年，秦军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向楚国告急，楚国派春申君带兵前往援救，秦军也撤离了。春申君回到楚国。

春申君担任宰相的第八年，替楚国向北征伐，灭掉了鲁国，任用荀卿做了兰陵县令。正当这个时候，楚国又重新强盛起来。

赵国的平原君派使者拜见春申君，春申君把他安排到上等馆舍居住。赵国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自己，便头上插着玳瑁簪子，拿着用宝石珠玉镶饰的刀鞘，请求会见春申君的门客。春申君的门客有三千多人，其中的上等客人都穿着用珠宝做的鞋来接见赵国的使者，赵国的使者见了感到非常惭愧。

春申君做宰相的第十四年，秦庄襄王继位，任用吕不韦做丞相，封他为文信侯。灭了东周。

春申君做宰相的第二十二年，诸侯各国担心秦国的进攻毫无休止的时候，就互相联合起来，向西去讨伐秦国，并推举楚王为合纵首领，让春申君掌权主事。合纵的军队到了函谷关，秦军出关反击，诸侯国的军队都战败逃走了。楚考烈王用这件事责备春申君，从此以后春申君被渐渐疏远了。

门客中有个观津人名叫朱英的，对春申君说："一般人都认为楚国是个强国，但是您掌权后却把它变弱了，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对的。先王的时候跟秦国友好了二十年，秦国没有进攻楚国，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秦国要逾越黾隘的关塞来攻打楚国，非常不方便；要是向东西两周借道吧，背着韩国和魏国来攻打楚国，是不可以的。现在情况则不是这样了，魏国亡在旦夕，没有力量再吝惜许地和鄢陵了，魏国答应会将它们割让给秦国。这样秦军距我国的都城陈地只有一百六十里了，今后我所看到的，将是秦国和楚国每天的争斗啊。"楚国于是离开了陈地，将都城迁到寿春；而秦国就把卫君移到野王，在原先卫都濮阳设置了东郡。春申君从此到了吴地的封邑，继续履行宰相的职权。

【原文】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1]。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2]。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3]。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4]："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5]？"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6]。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7]。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8]："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9]。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10]？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11]？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12]；

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13]？"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14]。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即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15]。

【注释】

①妇人宜子者：能生儿子的妇女。

②持：携带。　女弟：妹妹。

③舍人：家臣，门客。　谒(yè)归：请假回家。谒，请假。

④还谒：回来后拜见。谒，进见，拜见。　状：情况。

⑤娉：通"聘"，订婚的财礼。按古代婚姻制度，女家收下男方的聘礼后，其女不能再择夫婿。

⑥幸：宠爱。

⑦有身：有了身孕。

⑧承间(jiàn)：趁机会。间，空隙，机会。

⑨贵幸：尊重和宠爱。

⑩即：假如。　百岁：对君主去世的一种委婉说法。　更立：改立。　安：怎能。

⑪非徒然也：不仅仅是这样。非，不。徒然，仅仅、只是如此。

⑫诚：如果。　重：资历，声望。

⑬子男：即儿子。古代的"子"，包涵儿、女之意。所以单称儿子时，又称为"子男"。

⑭谨舍：设立馆舍，严谨守护。

⑮阴：暗中。　死士：敢于去死的武士。　国人：居住在国都的人。

【译文】

楚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对此感到忧虑，寻找会生儿子的妇

女进献给楚王，虽然进献了许多人，却最终还是没有得子。赵国人李园带着他的妹妹来到楚国，想把她献给楚王，可又听说楚王没有生子的能力，担心时间长了，妹妹会失宠。李园请求侍奉春申君做他的门客，不久他又请假归里，并期间延误期限。回来后，他拜见春申君，春申君询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回答说："齐王派遣使臣来求聘我的妹妹，我和使者饮酒，所以耽误了日期。"春申君说："收下聘礼了吗？"李园回答说："还没有。"春申君说："可以让我看看她吗？"李园说："可以。"于是李园把妹妹进献给春申君，并立即得到了春申君的宠幸。后来李园知道妹妹有了身孕，就和妹妹周详地谋划了一番。李园的妹妹找了个机会对春申君说：楚王对您的尊重与宠爱就是亲兄弟也赶不上啊。如今您做了二十多年的楚国宰相，而楚王没有儿子，那么楚王百年之后将弟做王。楚国更换新君以后，必定会重用自己所亲近的人，那么您怎能长久地得到宠爱呢？不仅如此，您受重用并掌权这么长时间了，一定有许多对楚王兄弟失礼的地方，假如楚王的兄弟真被立为国君，灾祸就将要降临到您身上了，又怎能保全相位和江东的封地呢？现在贱妾自知怀有身孕，而别人不知道。贱妾被您宠幸时间不长，如果真能利用您的声望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一定会宠爱我；如果上天保佑，贱妾能生个儿子，那就是您的儿子会成为楚王，整个楚国就可以全部得到，这和身临无法预测的大罪相比较，哪个更好呢？"春申君认为她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把李园的妹妹秘密转移到馆舍，严谨守护，然后向楚王报告。楚王召令进宫，宠幸她，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就确立为太子，又封李园的妹妹为王后。楚王重用李园，李园开始执掌楚国的政事。

李园使他的妹妹进宫，被封立做了王后，儿子确立做了太子以后，害怕春申君言语泄密或因此而日益骄横，便暗中收养亡命之徒，想杀害春申君灭口，而楚国都城中有人略知这件事的内幕。

【原文】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①]。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②]？"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③]？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④]。"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⑤]。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⑥]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⑦]！"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⑧]。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⑨]。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⑩]。

【注释】

①毋望：同"无妄"，出乎意料，不能预期但又必然发生的事。《史记正义》无望谓不望而忽至也。

②毋望之世：指生死无常的世界。 毋望之主：指宠幸不可依恃的国君。

毋望之人：指能排难脱厄的义士。

③相：辅佐。 少(shào)主：年幼的君主。 代立当国：代替幼君掌握政权。当国，掌权。 伊尹：商初大臣。助商汤攻灭夏桀又曾辅佐三位君王，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即位，由他摄政，代管国事。 反政：归还政权。 不即：不就是。 南面称孤：古代帝王上朝时均坐北朝南。孤，帝王对自己的谦称。

④据：掌握。

⑤郎中：官名。战国时担任国君警卫工作。

⑥足下：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时对对方的敬称。 置之：放弃它。指朱英谋杀李园的建议。

⑦弱人：软弱无能的人。 仆：我。自称谦词。

⑧棘(jí)门：宫门。棘，通"戟"，插戟的门。

⑨楚幽王，即楚国国君熊悍。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幽"为死后的谥号。

⑩嫪毐(lào ǎi)：初为吕不韦舍人。公元前238年，假借秦王和太后命令，组织叛乱，事败后被杀。 夷：诛灭。 三族：无定论。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一说为父母族、兄弟族、妻子族；一说为父、子、孙三族。 废：废黜。

【译文】

春申君做楚国宰相的第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世间有出乎意外而得到的幸福，也有不能预期而招致的灾祸。现在您正处在一个生死无常的时代，事奉着一个宠幸不可依恃的国君，怎么可以没有能排难脱厄的人呢？"春申君说："什么是出乎意外的幸福？"朱英说："您担任楚国的宰相二十多年了，虽然在名份上您居相位，实际上您就是楚王啊。现在楚王病重，早晚会去世，而您辅佐少主的人，因而代替他执掌国政，就像伊尹、周公一样，等到楚王年长，再把权力还给他，这不等于您南面称王而实际全部占有楚国吗？这就是出乎意外而得到的幸福。"春申君说："什么是不能预期而招致的灾祸？"朱英说："李园因为有您就不能执掌

国事，所以他视您为仇敌，虽然他不掌握军权，但是暗中豢养亡命之徒已经很长时间了。楚王一去世，李园一定会先入宫掌握政权，然后杀掉您来灭口。这就是不期望而必来的灾祸啊。”春申君说：“什么是出乎意外而能排难脱厄的人呢？”朱英回答说：“您先安排我做楚王的郎中，楚王一去世，李园必定先入宫，我替您杀了李园。这就是没有预料而能排难脱厄的人。”春申君说：“先生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一向待他很好，将来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朱英知道他的话不会被采纳，害怕灾祸殃及自身，就偷偷逃走了。

以后十七天，楚考烈王死了，李园果然先进入王宫，在宫门后埋伏下刺客。春申君刚进宫门，李园的刺客从两面夹刺春申君，割下了春申君的头，抛到了宫门之外。然后又派遣官吏将春申君一家满门斩首。而李园的妹妹最早被春申君宠幸怀孕，后又进献给楚王所生的那个儿子，就继位了，这就是楚幽王。

这一年，是秦始皇即帝位已经九年。嫪毐也在秦国作乱，被发现后，诛灭了他的三族，同时吕不韦受牵连被废绌。

【原文】

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①！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②。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③。”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注释】

①适：到，前往。　盛：壮观，华丽。

②制：控制。　旄(mào)：通“耄”，老，糊涂。

③反受其乱：反而遭受祸害。乱，祸害。

【译文】

太史公说：我到了楚国，观看了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建筑非常壮观和华丽呀！起初，春申君劝说秦昭王，以及宁可牺牲自己也要遣送楚太子回国，举措是多么的明智啊！后来反受制于李园，昏庸糊涂了！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说的就是春申君失却了采纳朱英进言所提供的机会这样的事吧？

史记全译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题解】

战国末期，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先后任用穰侯魏冉、应侯范睢、纲成君蔡泽为相，加强国势，强化王权，蚕食六国，是奠定统一天下基础的重要时期。范睢之功有三：一是增强王室，杜绝私门，游说昭王，终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为后来发展为中央集权创设了条件；一是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临韩、魏，威楚、赵，使齐惧而附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此策足以杜穰侯之营私，成秦王之霸业；一是纵反间大破赵长平，遂围邯郸，威震东方。蔡泽为相仅数月，亦东收周室。二人合传，表明他们在秦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二人皆辩士。范睢为魏人，蔡泽为燕人，均入秦以取卿相，说明了秦国的发展已能吸引并采纳东方的贤能之士，集中人才以谋统一的趋势。二人的辩说是纵横家之外的最为成功者。范睢之说秦昭王，比之商鞅之说秦孝公别具识见、谋略，因为所要解决的不仅是找到一个强国之术的问题，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要解决废穰侯这个难度更大的问题，范睢终于顺利达到了目的。其所游说正是《韩非传》所引《说难》一篇的具体例证，可见游说在政治生活运用中所具有的深刻智慧，它需要坚毅的品质，它具有欲攻必破的强大生命力，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全篇系以记述游说之辞而借为评论历史人物及事件，往往代为发挥出史论的作用，这是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又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范睢、蔡泽的辩说之中，以一种政治识见及适合特定环境的实际需要，往往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从整个《史记》结构

上看，恰恰可以从总体上对这些历史人物给以多角度的评价，而正好符合司马迁所需要发挥的一种见解，一个思想。话是范睢、蔡泽说的，而评价可以借作是司马迁的。本篇涉及的历史人物很多，重要的有如伍子胥、公孙鞅、吴起、大夫种、白起等数人。可以说这是以一种互证法来进行历史评论。蔡泽面见范睢，说其政治成就："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这同样可以补充前文之不足，起到对范睢的作为加以评述并进行概述总结的作用。

本篇甚富哲理。重要的一点是引用《易》之"亢龙有悔"，而阐明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这样一个"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的法则，劝说人们要懂得"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这个道理，恰当地对待事物的变化，正确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对于《易大传》关于变化的思想，《史记》有所引述，司马迁有很重要的继承与发挥，这是一个例子。

论赞有重要的价值，说明了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的一个方面。范睢、蔡泽以其计策、辩智，不能用于魏、燕，至"白首无所遇"，"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前后比较有天壤之别，原因是"固强弱之势异也"。司马迁认为像范睢、蔡泽这样才能的人多得很，但不少人"不得尽意"，默默无闻，因为他们没有遇到恰当的能发挥贤智的机会。所以"偶合"对于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这就是乘势还必须有一定的机遇，没有机遇也就不能乘势。然而寻找机遇对于人们来说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困厄"有时可以"激"发人们的奋斗意志，但是有些人可能因此而畏缩了，无能"立功名于天下"，这又需要个人有敢于在逆境中自强的意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所以司马迁的这段议论具有高深的哲理，表现了他杰出的史学识见。

范睢、蔡泽可谓倜傥非常之人，故文篇有关于他们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情节的卓异描写。范睢受魏齐笞击，折胁摺齿，卒则厕箦中逃出；由王稽携之入秦，途中又机智地躲过魏冉的搜索；更名张禄终成秦相，须贾使秦，夜见之而并引须贾入谒"张禄"，坐须贾堂下，食以莝豆；终以秦昭王劫平原君，威迫赵王杀魏齐而为范睢报仇，并引出虞卿解相印与魏齐奔魏，信陵君畏见而使魏齐自刭。戏剧性的场景层出不穷，而范睢功成名就，"一饭之德必尝，睚眦之怨必报"的坚毅、豁达、豪放、刻薄的性格跃然纸上，与他上书游说的政见穿插掩映，使人物形象丰满而鲜明。蔡泽也可谓奇特，从唐举相面，以为从今以往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入秦而宣言要夺范睢的相位，经过游说，结果如愿以偿，表现出他洞悉事理、果决洒脱的"天下雄俊弘辩智士"的性格，情节虽不曲折，然其形象令人敬佩。

【原文】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①。

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睢从②。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睢辩口，乃使人赐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辞谢不敢受③。须贾知之，大怒，以为睢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睢受其牛酒，还其金④。既归，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睢，折胁摺齿⑤。睢详死，即卷以箦，置厕中⑥。宾客饮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⑦。睢从箦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箦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⑧。

当此时，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⑨。郑安平诈为卒，侍

王稽。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曰："夜与俱来。"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谓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⑩。"与私约而去。

【注释】

①中大夫：官职名。当时大夫分上、中、下三级。

②魏昭王：魏国国君，名遬，襄王之子。公元前295年～前277年在位。

③齐襄王：齐国国君，名法章，公元前283年～前265年在位。 辩口：有口才，善论辩。 牛酒：牛和酒。古时馈赠、犒劳、祭祀多用牛酒。

④馈：馈赠的东西。

⑤笞(chī)击：用竹板、荆条抽打。 折胁(xié)摺(lā)齿：打断肋骨，打落牙齿。胁，本指胸部两侧，此指肋条骨。摺，折断。

⑥详：通"佯"。 箦(zé)：竹席。

⑦更溺：交替撒尿。 僇(lù)辱：侮辱，糟蹋。

⑧操：领，带。 伏匿：躲藏起来。

⑨秦昭王：即秦昭襄王，秦国国君，名则，一名稷。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 谒者：官名，接待宾客的近侍。

⑩究：尽，完。 三亭：地名，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南。 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三亭冈在汴州尉氏县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冈在山部中名也，盖"冈"字误为"南"。

【译文】

范雎是魏国人，字叔。游说各国诸侯，想事奉魏王，家中贫寒没有钱财作为自己的活动资金，就前前后后事奉过魏国的中大夫须贾。

须贾替魏昭王出使齐国，范雎随从。在齐国停留了几个月，还没有能够回国禀报。齐襄王听说范雎善辩论有口才，就派人赐给范

雎黄金十斤和一些牛酒，范雎婉言谢绝不敢接受。须贾知道了，非常恼怒，认为范雎将魏国的政事秘密告诉了齐国，所以才得到了这样的馈赠，让他只接受牛酒，把黄金还给齐国。回国以后，心里还是脑怒范雎，把这件事告诉了魏国宰相。魏国宰相，是魏国王室许多公子中的一位公子，叫魏齐。魏齐大发雷霆，派舍人去抽打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打落了牙齿。范雎假装死了，就用竹席把他卷起来，弃置在厕所里。喝醉了酒的宾客，轮番往他身上撒尿，故意糟蹋他来警戒以后的人，使他们不敢再胡说。范雎在竹席里对看守他的人说："您能放我出去，我一定重重酬谢您。"看守人就去请求把竹席里边的死人抬出去扔掉。魏齐这时喝醉了，说："可以啦。"范雎就得以出来。后来魏齐懊悔，重新寻求想召用他。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于是就带着范雎逃亡，躲藏起来，更改姓名叫张禄。

正当这个时候，秦昭王派谒者王稽到魏国来。郑安平假装扮成一个当差人，侍奉着王稽。王稽询问："魏国有什么贤能的人可以让我带着一起往西面去游历的吗？"郑安平说："我的里巷中有个张禄先生，想拜见您，谈论天下大事。这个人有仇敌，不敢白天来拜见。"王稽说："晚上带他一起来。"郑安平夜晚带着张禄拜见王稽。一番话还没有谈完，王稽知道范雎贤能，对他说："先生在三亭的南边等着我。"和他私下约定后就离去了。

【原文】

王稽辞魏去，过载范雎人秦。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①]。范雎曰："彼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②]。"范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③]。"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④]？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

即别去。范睢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5]。"于是范睢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馀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睢入咸阳。

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6]'。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7]。待命岁余。

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8]。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9]。数困三晋[10]。厌天下辩士，无所信。

【注释】

①湖：秦邑名，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史记索隐》按：《地理志》京兆有湖县，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县也。

②穰侯：名魏冉，秦昭王之舅父。因地封于穰（音 rǎng，今河南邓县）而名。 行：巡视，察看。

③恶（wù）：讨厌。 内：同"纳"，接纳。 宁（nìng）宁可。 且：暂且。

④得无：当时的。 莫非，该不会。 客子：对诸侯客蔑视之称呼。

⑤见事迟：遇到事情反应迟钝。 乡者：刚才。乡，通"向"。 索：搜查。

⑥书传：书面陈述。

⑦舍：居住。草具，粗劣的饭菜。

⑧鄢郢：古地名，旧称鄢，在今湖北宜城县南，因楚昭王由旧都郢迁都于此，故名。 楚怀王：楚国国君熊槐，公元前 328 年～前 299 年在位。幽死：被幽禁而死。此指熊槐应邀赴秦后，被扣死于秦。

⑨湣王：即齐湣王，齐国国君，公元前 300 年～前 284 年在位。

⑩三晋：即韩、赵、魏三国。

【译文】

王稽告别魏国离去，路过三亭南面时载着范睢进入秦国。到了

湖邑，望见有车骑从西边过来。范雎说："那位过来的人是谁？"王稽说："秦国宰相穰侯到东部来巡视县邑。"范雎说："我听说穰侯专断了秦国政权，讨厌接纳诸侯各国的宾客，这回恐怕会侮辱我，我宁可暂且隐藏在车子里面。"过了一会儿，穰侯果然到了，慰劳王稽，因而站在车上发出言语说："关东有些什么变化？"说："没有。"又对王稽说："谒者该不会把诸侯国家的说客一起带来了吧？这班人没有什么益处，只是会扰乱别人的国家罢了。"王稽说："不敢这样做。"随即就分别离去。范雎说："我听说穰侯是位智谋之士，他发现问题会比较晚，能怀疑到刚才车里面会有人，忘记搜索了。"于是范雎就下车奔走，说："这回他一定会后悔。"进行了十多里路，穰侯果然派骑兵回来搜索车子里面，发现没有说客，才罢手。王稽就和范雎进入了咸阳。

随后禀报出使情况，趁机会进言说："魏国有位张禄先生，是天下的辩士。他说：'秦王的国家像摞着的鸡蛋一样的危险，能够任用我就会安全。然而我的谋略是不可以写在书面上陈述的'。我因此把他用车带过来了。"秦王不相信，让他住下来只供给粗劣的饭食。等待任命有一年多。

正当这个时候，昭王已经继位三十六年。南边攻占了楚国的鄢郢，又把楚怀王幽禁起来死在了秦国。秦国东边打败了齐国。齐湣王曾经称过帝号，后来又把这个称号取消了。多次困扰着韩、赵、魏三国。秦昭王厌恶天下的辩说之士，对这些人不予信任。

【原文】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①；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②。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③。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④。范雎乃上书曰：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5]；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6]。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而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7]！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邪[8]？

且臣闻周有砥砨，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9]。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10]？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11]。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12]。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13]。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14]。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15]？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16]？自非然者，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17]。一语无效，请伏斧质[18]。

【注释】

①华阳君：名芈戎，封为华阳君，亦号新城君。　宣太后：名芈八子，秦惠文王妃，昭王母。

②泾阳君：名嬴市。　高陵君：名嬴悝。以上二人均为宣太后子。

③更将：交替为将。

④纲寿：即纲、寿两地。此处应在两地间断一顿号。纲，亦名刚，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广：扩大。　陶封：在陶的封地。陶，古地名，在今山东定陶县北。

⑤使：假使，假如。

⑥无为：无意义，无用。

⑦椹(zhēn)质：亦名砧板，古代杀人或剁肉用的垫板。 要：本字为"腰"。 斧钺：一作"铁钺"，古代杀人的斧子。钺，大斧。

⑧虽：即使。 独：表示反问，难道。 重：重视，相信。 任臣者：保荐我的人，指王稽。 反复：犹言翻复，倾动。

⑨砥砨(è)：美玉名。 结绿：美玉名。 县藜：亦名"悬黎"、"玄黎"，美玉名。 和朴：亦作"和璞"、"和璧"，楚国人卞和得到的璞玉。 工：手工匠人。 失：失误。

⑩厚：有利，加强。

⑪诸侯：此指国内的封君。

⑫割：分割，均分。 荣：指荣誉，权势。

⑬少：稍微，略微。 尝：尝试。

⑭语之至者：含义深刻的话。《史记会注考证》语之至者，暗斥太后穰侯事。 足：值得。

⑮意：猜想。 概《史记索隐》"按：《战国策》'概'作'关'，谓关涉于王心也。"意即符合，切中。

⑯亡其：即"无其"，抑或，还是。

⑰自：如果。 间(jiàn)：空隙。 颜色：面容。《战国策》作"足下"。此指昭王。

⑱效：效应，作用。 伏：通"服"，服罪。 斧质：斧钺和砧板。

【译文】

穰侯和华阴君都是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而泾阳君和高陵君都是昭王同母的弟弟。穰侯是宰相，其他三人交替做了将军，拥有封邑，因为太后的缘，他们私家的财富超过了王室。等到穰侯做了秦国将军，而且想越过韩国、魏国去攻过齐国的纲邑、寿邑，目的是要借着扩展他陶邑的封地。范睢于是呈上书奏说：

我听说英明的国君推行政事，有功劳的人不能不给奖赏，有才能的人不能不给官职。劳苦大的他的俸禄多，功绩多的他的爵位

高，能治理众多事务的他的官职大。所以没有才能的人不敢担任官职，有才能的人也不会被埋没。假若认为我的意见是可行的，希望给予推行并使这一主张更加得到充实；认为我的意见是不行的，长久把我留下来就没有意义了。俗话说："昏庸的国君奖赏自己喜爱的人，惩罚自己厌恶的人；英明的国君就不是这样，奖赏一定要给予有功的人，刑罚一定要断给有罪的人。"如今我的胸膛顶挡不住砧板上的铡刀，而腰承受不了用刑时的斧钺，怎么敢于拿疑惑的事情来对您王进行试探呢！即使认为我是低贱的人加以轻蔑侮辱，难道不相信保荐我的人对于您王并无倾动的心意吗？

况且我听说周室有砥砨，宋国有结绿，梁国有县藜，楚国有和朴，这四种宝玉，是土里出产的，都被优秀的玉工遗弃过，却成为天下名贵的宝物。既然如此，那么圣明君主抛弃的人，难道就不能够加强国家吗？

我听说善于使私家富厚的要从国中去取利，善于使国家富厚的要从封君身上去取利。天下有英明的国君，那么封君就不能专擅富厚，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分割国家的荣耀权势。优秀的医生能知道病人的死生，而圣明的君主了解事情的成败，有利就施行，有害就舍弃，有疑问就略加试验，即使是虞舜夏禹重新出生，也不能改变这种方略。有些至关重要的话，我不敢写在这篇书奏上，而一些浅显的意见又不值得去听取。猜想是我愚昧而不能切中您王的心意吧？或是推荐我的人地位低贱而不可信用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希望得到您一点游览观赏的空闲时间，让我瞻望拜见您一次。如果一次进言没有成效，我请求服罪就死。

【原文】

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1]。

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2]。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

王[3]？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4]；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5]。”范雎辞让。是日观范雎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6]

【注释】

①说："悦"之古字。 传(zhuàn)车：接送宾客的专用车辆。

②离宫：行宫，帝王正宫以外临时居住的宫室。 详：通"佯"。 永巷：宫中长巷，通往后宫。

③缪(miù)为：即"谬调"，随便乱说，缪，通"谬"。 秦安得王：秦怎么能有王。

④义渠之事：义渠为战国时西戎的一个部落，位于秦西北。当时义渠首领与宣太后淫乱，后宣太后用计诈杀义渠首领，昭王就此起兵灭掉了义渠。

⑤闵然：糊涂的样子。 执：行。

⑥洒(xiǎn)然：肃敬的样子。《史记会注考证》余有丁曰："洒然，非但敬肃，兼有恐惧意。" 变色易容：改变了常态。

【译文】

读了这封书奏，秦昭王特别高兴，就向王稽表示了歉意，派人用专车去召来范雎。

这样，范雎才能够在离宫见到昭王，他假装不知道是通往后宫的长巷而故意走进巷中。昭王来了宦官们就发怒，驱赶他，说："秦王到了！"范雎故意瞎说："秦国哪里能有王？秦国唯独只有太后、穰侯罢了。"想拿这样的话来感触激怒昭王。昭王到了，听见他和宦官们争吵，就上前去迎接，向他道歉说："我应该亲自向您请教本是很久了，碰上义渠部落的事情紧急，我早晚都得亲自请示太后；如今

义渠部落的事情结束了，我才能来请教。我糊涂不聪敏，让我以主人的身分恭敬地对您行贵宾的礼节。"范雎谦逊地推让。这一日凡是看到了范雎被召见的人，各个臣子没有不是感到肃敬畏惧得改变了平常的神色。

【原文】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①]？"范雎曰："唯唯[②]。"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③]？"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④]。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乡使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⑤]。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⑥]。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⑦]。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⑧]。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⑨]。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又何患哉[⑩]！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⑪]。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

也，臣又何忧[12]？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13]。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14]。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15]。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于生[16]。"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17]。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18]。"范雎拜，秦王亦拜。

【注释】

①跽(jì)：长跪，挺直上身，两膝跪着。　顾炎武曰："古人之坐，皆以两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则为长跪。"　幸：谦词。意谓使我感到幸运。

②唯唯：连声答应。

③有间：隔了一会儿。

④吕尚：即姜太公、姜子牙。

⑤乡使：假使。乡，通"向"。　无与：没有……和。

⑥羁旅：作客寄居。　陈：陈述，讲出。　匡：辅佐，帮助。　处人骨肉之间：凌稚隆曰："暗伏太后、穰侯。"

⑦伏诛：服诛，受死刑。

⑧漆身为厉(lài)：用漆涂在身上，使皮肿似癞。厉，通"癞"。　被发为狂：披发装疯。被，通"披"。

⑨乌获、任鄙：传说中秦国的大力士。　成荆：古勇士。　孟贲(bēn)：卫国勇士。　王庆忌：《吴越春秋》说他是吴王僚之子。　夏育：《汉书音

义》说他是卫国人，能力举千钧。

⑩少：稍微。

⑪橐载：用口袋装着。 陵水：今江苏之溧水。 餬口：即糊口，塞饱肚子。 蒲伏：即匍匐，爬行。 稽(qǐ)首：叩头至地。 肉袒：露出身体。 篪(chí)：古代管乐器。 阖闾：春秋末吴国国君，夫差之父。 伯：通“霸”。

⑫幽囚：囚禁，禁闭。

⑬箕子：纣王之叔，因进谏被囚，曾佯狂为奴。 接舆：又名陆通，曾装疯避世。

⑭杜口：闭口不言。 裹足：缠住脚不走路。 乡：通“向”。

⑮足下：敬词，称对方，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皆可用。《史记会注考证》顾炎武曰：“今人但见《史记》秦阎乐数二世称足下，遂以为相轻之辞，不知战国之时，人主之称也。如《苏代遗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苏厉与赵惠、文王书》，皆称足下。又如苏秦谓燕易王，范雎见秦昭王，苏代谓齐湣王，齐人谓齐湣王，孟尝君舍人谓卫君，张丐谓鲁君，赵郝对赵孝成王，郦生说沛公，张良献项王，皆称足下。 态：指奸臣谄媚欺诈的心态。 阿(ē)保：本指保姆，此引申指近臣。 昭：表明，辩别。

⑯贤：胜过。

⑰辟：“僻”，偏僻。 溷(hùn)：扰忧，烦劳。

⑱上及太后：《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昭王素厌苦于太后，故诤间易人，见‘上及太后’句可观焉。不然，非人子所宜言。”

【译文】

秦王斥退了左右侍从，宫室中空净没有其他人。秦王长跪着请求说：“先生要用什么来指教我？”范雎说：“嗯，嗯。”过了一会儿，秦王再次长跪着请求说：“先生要用什么来指教我？”范雎说：“嗯，嗯。”像这样的问答连续有三次。秦王长跪着说：“先生最终不肯指教我吗？”范雎说：“不敢这样。我听说从前吕尚遇到文王，不过自己是作为渔翁在渭河边上钓鱼罢了。如果像这样，就是交情疏远。已

经进说就任用他做太师，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去，他的进言是很深切了。所以文王就从吕尚的进言中收到功效终于称王天下。假使让文王疏远吕尚而不和他深入交谈，这样周就没有做天子的德望，而文王武王也就没有机缘成就他的帝王事业。如今我是一个作客寄居的人，和您王交情疏远，但是所希望陈述的都关系匡扶君王的大事，处在人家母子舅甥的情谊中间，愿意奉献愚笨的忠诚却并不了解您王的真正心意。这就是您王三次询问而不敢对答的原因。我并不是有什么畏惧而不敢进言的。我知道今日在前面进言了，而明日就会随后服罪受诛，然而我也是不敢逃避。大王相信并施行我的进言，受死不足以成为我的祸患，流亡不足以成为我的忧虑，漆身成为癞子，披发变成疯子不足以成为我的耻辱。况且像五帝那样圣明也死了，三王那样仁德也死了，五霸那样贤能也死了，乌获、任鄙那样强力也死了，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那样勇敢也死了。死是每一个人所必然不可避免的。处在这样必然的态势下，可以稍为对秦国有所补益，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我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伍子胥装在袋子里逃出了昭关，夜间行进白天躲起来，到达了陵水以后，没有食物糊口，就用膝跪地爬行，一路磕头，袒露上身，鼓起肚皮吹箎，在吴国的集市上乞讨，终于兴盛了吴国，使阖闾成为霸主。让我能够像伍子胥一样竭尽智谋，再把我囚禁起，终身不再与您王见面，这样我的主张施行了，我又何必忧愁？箕子、接舆漆身成为癞子，披发变成疯子，对他们的君主没有益处。假若让我的行为能和箕子一样，可以对他所奉事的贤明君主有着补益，这是我的最大荣耀，我又有什么耻辱？我所恐惧的，唯独恐惧我死了以后，天下人看到我是竭尽忠诚才身死的，因而借着这件事把嘴闭起来，把脚细起来，没有谁肯向往秦国罢了。您在上畏惧太后的威严，在下被奸臣谄媚欺诈的心态迷惑，居住在深宫里面，没有脱离近臣的纠缠，一生都在迷惑当中，没有人帮您辨别奸恶。事情发展严重会使国家倾覆，即使轻微也会使您自身陷入孤立危亡的境地，这是我恐惧的，

只此而已。至于像穷困羞辱的情事，受死逃亡的忧患，我是不敢畏惧的。我死了秦国得到了治理，这是我死的价值超过了生存。”秦王长跪着说：“先生这是说的什么话！秦国僻处边远，我又愚昧不贤能，先生能屈尊光临到这里，这是上天让我烦扰先生以便保存先王的宗庙。我能接受先生的指教，这是上天用这个办法来恩赐先王，而不抛弃他们孤独的后代啊！先生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事情不论大小，上而涉及太后，下面直到大臣，希望先生都提出来教导我，不要怀疑我呀。”范雎恭行拜礼，秦王也行拜礼。

【原文】

范雎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①。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②。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③。”秦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

【注释】

①塞：边界要塞。 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县北。 谷口：即寨门，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又名瓠口。 带：围绕。 关：函谷关。 阪：崤山有东西二阪。 奋击：此指勇敢作战之士。

②施：驱使。 韩卢：战国时韩国名犬。 蹇(jiǎn)：跛腿。 当：担当，胜任。

③至今闭关十五年：《史记志疑》以为妄，详《苏秦列传》“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句注。《史记会注考证》钱大昕曰：“范雎说秦，在昭王三十六年，是时秦用白起，破赵魏及楚者屡矣，而穰侯方出兵攻纲、寿，安有

闭关十五年之事。"愚按:《策》"至今闭关"作"今反闭关",下无"十五年"三字。史公补订,反失事实,宜依《策》旧文。 窥兵:以武力窥视。山东:崤山以东,此指其他六国。

【译文】

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四边都是坚固的要塞,北边有甘泉山、瓠口塞,南边环绕着泾水、渭水,西边有陇山、蜀山,东边有函谷关、崤山阪道,勇于奋战的军士有百万,战车有千辆,形势有利就出国进攻,不利就退回来守御,这是建立王业的好基地。秦国民众胆怯于为私事殴斗,而勇于为国家死战,这是建立王业的好民众。您王同时兼有这两方面的条件。如果利用秦国士兵的勇敢,车骑的众多,来制伏诸侯各国,就好比驱使韩国的名犬去搏击跛腿的野兔,霸王的功业是可以成就的,但是各个大臣没有谁算称职。直到如今闭关已经十五年,不敢用武力去窥视崤山以东的国家,这就是穰侯替秦国谋划不忠诚,而大王的计策有所失误啊。"秦王长跪着说:"我希望听您说说我计算的失误之处。"

【原文】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①。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②。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③。且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④。诸侯见齐之罢獘,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⑤。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⑥?'王曰:'文子为之⑦。'大臣作乱,文子出

走。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8]。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9]！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10]。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11]。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12]。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13]。卒听范睢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14]。后二岁，拔邢丘[15]。

【注释】

①俯仰：此指态度，旨意。

②意：推测，估计。　悉：全部，让韩、魏出动全部军队。

③与国：结盟的国家。　疏：疏忽，失误。

④形势：当时的外交形势和地理环境。

⑤罢獘：疲乏困顿。罢，通“疲”。

⑥顿：困顿。　咎：埋怨，指责。

⑦文子：指田文，即孟尝君。此处所言齐事，与史实有出入，说详《史记志疑》。

⑧借贼兵而赍(jī)盗粮：借给贼兵器而送给强盗粮食。兵，兵器。　赍：送给。

⑨释：放弃。　缪：通“谬”。

⑩昔者：过去。　中山：原名鲜虞，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名，管辖今河北中部一带，后被赵武灵王所灭。　地方：指国土的纵横。一说指土地方圆。

⑪中国：中原。　枢：中枢，枢纽。

⑫币：古人赠送的礼物，包括金、帛、玉等。

⑬客卿：秦官名。请他国人来秦作官，其位为卿，因称客卿。

⑭五大夫：秦爵位名，为二十级中的第九级。 绾：人名，秦大夫。 怀：魏地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⑮邢丘：魏地名，在今河南温县东北。《史记志疑》案：当作"郪丘"。郪丘，在今山东东阿县境。

【译文】

然而秦王左右的侍从多有窃听的人，范雎恐惧，不敢谈论国内有关太后、穰侯专权的事，先谈论有关国外的交往策略方面的事，以便观察秦王的态度和心中意向。因而进言说："穰侯越过韩国、魏国而去进攻齐国的纲邑、寿邑，不是正确的计策。军队出动少了就无法借以伤害齐国，军队出动多了就会有害秦国。我猜想您王的计策，想少出动军队而让韩国、魏国出动全部军队，这是不道义的。如今看到结盟的国家不亲近了，就要越过别国进攻它，可以吗？这样做在计策上是疏陋了。况且从前齐湣王往南进攻楚国，打败了楚军，杀死了楚将，再次开辟了千里土地，但齐国最后没有得到尺寸土地，难道是它不想得到土地吗，是形势不允许它占有的。诸侯各国见到齐国疲乏困顿，君臣之间不和睦，就兴动军队攻打齐国，把齐国打得大败。士兵受辱军队困顿，都指责他们的君王，说：'谁策划了这样的计谋？'齐王说：'是文子策划的。'大臣们兴起内乱，文子出国逃亡。所以齐国被打得大败的原因，是由于它攻打楚国反而壮大了韩国、魏国。这就是所说的借给贼人兵器而送给强盗粮食。您王不如采取结交远距离国家，而去进攻近距离国家的策略，得到一寸土地那么就是您王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也就是您王的一尺土地。如今放弃这种策略，而去进攻远距离的国家，不是太荒谬了吗！况且从前中山国有土地纵横五百里，赵国单独并合了它，事功成就，声名确立，而且实利也归附给它了，天下没有谁能危害

它。如今的韩国、魏国处在中原并是天下的枢纽，您王想称霸，必定要亲近中原各国以便掌握天下的枢纽，借着这样的形势来威慑楚国、赵国。楚国强大就亲附赵国，赵国强大就亲附楚国，楚国、赵国都能亲附，齐国一定畏惧了。齐国畏惧，必定言辞卑下地拿出丰厚的礼物来事奉秦国。齐国亲附了那么韩国、魏国就可以乘势收服了。”昭王说：“我想亲近魏国很久了，但是魏国是个变化多端的国家，我不能和它亲近。请问怎样才能亲近魏国？”回答说：“您王先用卑下言辞丰厚礼物去事奉它；事奉它不成，就割让土地去贿赂它；贿赂它不成，就借机出动大军去攻打它。”昭王说：“我恭敬地聆听您的指教了。”就任命范雎做客卿，谋划战争行动。终于听信范雎的计谋，派五大夫绾攻打魏国，攻拔了怀邑。以后二年，攻拔了邢丘。

【原文】

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①。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②。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③？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④；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⑤。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⑥。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⑦。”王曰：“善。”且欲发使于韩。

【注释】

①错：交错。

②蠹（dù）：蛀虫。

③孰大于韩：有谁比韩大。

④荥阳：韩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巩：韩地名，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成皋：韩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史记正义》言宜阳、陕、虢之师不得下相救。

⑤上党：郡名，辖境约山西晋城、长治一带。《史记正义》言泽潞之师不得下太行相救。

⑥断而为三：《史记正义》新郑以南一，宜阳二，泽、潞三。

⑦虑：思考，谋划。

【译文】

客卿范雎再次劝说昭王道："秦韩两国间的地形，互相交错得如同刺绣一般。秦国有了韩国，好像树木有了蛀虫，人有了心腹疾病一样。天下没有变化就罢了，天下一有变乱，能够成为秦国祸患的谁的作用还会大于韩国？您王不如收服韩国。"昭王说："我本来就想收服韩国，韩国不听从，对它该怎么办？"回答说："韩国怎么能不听从呢？您王派出军队去进攻荥阳，那么巩邑、成皋之间的道路就会不通；往北去切断太行山要道，那么上党的军队就不能南下。您王一兴动军队去进攻荥阳，那么韩国就会被割断为三部分。韩国见到一定会灭亡，怎么能够不听从呢？假若韩国听从了，想建立霸业的事情就可以谋划了。"昭王说："好。"就准备派出使者到韩国去。

【原文】

范雎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①]；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②]。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③]。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④]。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⑤]？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

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政適伐国，莫敢不听[6]。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7]；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8]；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9]'。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县之于庙梁，宿昔而死[10]。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11]。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12]。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13]。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14]。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15]。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16]。"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17]。秦王乃拜范睢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18]，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19]。

秦封范睢以应，号为应侯[20]。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21]。

【注释】

①用：使用，信用。　间(jiàn)：秘密地。

②擅：独揽国家大权。　利害：此为动词，兴利除害。　制：控制。

③击断：惩罚与诛杀。　讳：顾忌。　进退：此指任免与兴废。

④四贵：四大贵人。　备：此指掌握了全部权力。

⑤倾：倾覆，旁落。

⑥决制：决断和控制。　剖符：本指帝王授予诸侯或功臣的凭证，把符剖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昭信守和应验。此指订立盟约。　政適：通

"征敌"。

⑦陶：穰侯封地。 弊：困乏。 御：取用。

⑧木实：树的果实。 披：裂开，屈折。 心：树心，树干。

⑨都：封君的都邑。

⑩崔杼(zhù)：春秋时齐国大臣，曾与宦官贾举一道杀死庄公。 淖齿：楚国大臣，曾相齐国，后淖齿杀死齐湣王。 擢：抽、拔。 县：通"悬"。宿昔：隔一夜，比喻时间很短。昔，通"夕"。

⑪李兑：战国时赵国大臣，曾囚禁赵武灵王，使其饿死沙丘宫。 主父：即赵武灵王，自称主父。 沙丘：赵王离宫，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

⑫用事：执政。 卒无：始终没有。

⑬专：专断。 弋(yì)猎：打猎。

⑭私：私党。 觉悟：觉察、省悟。

⑮有秩：有职位的人。 大吏：高官。 无非：没有不是。

⑯独：单独一人。 恐：担心，害怕。 万世：亦称百世，犹言死去。

⑰废：此指免除太后的权力，非废除太后之位。《史记志疑》引《经史问答》曰"太后忧死是实，未必显有黜退之举，观穰侯尚得之国于陶，无甚大谴，其所谓逐者如此，则所谓废者亦只夺其权也。是时昭王年长，而宣太后尚事事亲裁，便是不善处嫌疑之际，一旦昭王置之高阁，安得不忧死，故人以为废。"

⑱使归陶：穰侯免相后犹未就国，及太后既葬之后始出之陶。

⑲阅：查阅。

⑳应：秦地名，在今河南鲁山县东。

㉑秦昭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266年。

【译文】

范睢一日一日更加亲近，再次游说任用已经几年了，借机请求秘密地进言说："我住在崤山以东的时候，听说齐国只有田文，没有听说它还有个国王；听说秦国是有太侯、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它还有国王。只有能独揽国家大权才称做王，能够兴利除害才称做王，控制了对人生杀的威权才称做王。如今太后专

断行事不顾一切，穰侯出使回国不向您报告，华阳君、泾阳君等人惩罚诛杀没有顾忌，高陵君兴废号令任免官员也不向您请示。四位权贵掌握了全部权力而国家不危险的，还从来没有过。实际地位处在这四位权贵的下面，就是所说的没有国王啊。如果这样，那么大权怎么能够不旁落，政令怎么能够从您王这里发出去呢？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就是要在内强固自己的威势，而对外加重自己的权力。穰侯派出的使者操持您王的重权，对诸侯国发号施令，在天下剖分符信订立盟约，征讨敌方进攻别国，没有谁敢不听从。战争胜利进攻占取了那么利益归给他的陶邑，国家困乏他可从诸侯国取用；战争失败就会让百姓怨恨，而把祸患归给国家。有诗说：'树上果实太多就会压劈树枝，压劈了树枝就会伤害树心；封君的都邑太大的会危害他的国家，尊崇臣下就会使君主卑辱。'崔杼、淖齿在齐国专权，崔杼射中了齐王的大腿，淖齿抽了齐王的筋，还把齐王悬吊在庙梁上，隔一夜就死去了。李兑在赵国专权，把主父囚禁在沙丘，一百天主父就被饿死。如今我听说秦国的太后、穰侯掌握朝政，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加以辅佐，最终是不要秦王的，这也就是淖齿、李兑一类的人物啊。况且夏、商、周三代灭亡国家的原因，就在于君主把掌管国家的大权交给了信任的大臣，自己去放纵地饮酒，骑马驰骋，到处游猎，不处理朝廷政事。而他们所给予大权的大臣，又妒忌贤人，嫉恨能臣，驾御臣下，欺骗君上，来替自己谋求私利，不为君主着想，而君主又没有觉察醒悟，所以失掉了国家。如今从在职位的人直到上面各个大官吏，以及下至您王的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的亲信。看到您王独自一人站在朝廷上，我私下替您王感到害怕，在您之后，占有秦国的就不是您王的子孙啊。"昭王听了特别恐惧，说："好。"于是夺掉了太后的权力，要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到关外。秦王于是任命范雎做相国。把穰侯的相印收回了，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因而命令官府拨给他车子和牛帮助迁徙，运送家什财物的车子有一千多辆。到了塞关，关上官员

查阅他的珍宝器物，珍贵奇异的宝物比王室还多。

秦国把应邑封给范雎，称号是应侯。这个时候，正是秦昭王的四十一年。

【原文】

范雎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雎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雎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①。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②！"范雎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乎？"曰："不也。雎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③。"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④！"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⑤。须贾因问曰："秦相张君⑥，公知之乎？吾闻幸于王，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⑦？"范雎曰："主人翁习知之⑧。唯雎亦得谒，雎请为见君于张君⑨。"须贾曰："吾马病，车轴折，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雎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

【注释】

①微行：隐瞒自己的身分改装出行。 敝衣：破败之衣。 间步：悄悄地行走。 邸(dǐ)：招待外交人员的馆舍。

②固：原来。 无恙：没有灾病。

③庸赁：被人雇佣做工。

④一：乃，竟。 寒：贫寒。

⑤绨(tí)：粗厚光滑的丝织品。

⑥去留：成败。

⑦孺子：犹言小伙子，年轻人。

⑧主人翁：主人。

⑨唯：虽，即使。 谒：求见。 见：引见。

【译文】

范雎做了秦的相国以后，秦国人称他叫张禄，但魏国不知道，认为范雎已经死去很久了。魏国听说秦国将要往东去攻打韩国、魏国，魏国派须贾出使到秦国。范雎听说了，就隐瞒身分改变装束出行，穿着破旧的衣服悄悄步行到招待馆舍，来见须贾。须贾见到他吃惊地说："范叔原来没有遭受祸难吗！"范雎说："是这样。"须贾笑着说："范叔是对秦国进行了游说吧？"说："不是的。我范雎从前得罪了魏国宰相，所以逃亡跑到了这里。哪里还敢游说啊！"须贾说："如今范叔在做什么事？"范雎说："我被人家雇佣着做工。"须贾心意上有些哀怜他，留范雎坐下来一起喝酒吃饭，说："范叔竟贫寒到这个地步啊！"就拿出自己的一件绨袍送给范雎。须贾乘机询问说："秦的相国张君，您了解吗？我听说受到秦王宠幸，有关天下的大事都要由相君来决定。如今我要办的事，成败就在张君身上。你这位年轻人有没有熟习相君的朋友呢？"范雎说："我的主人熟习他。即使是我也能够求见我范雎请求把您引见给张君。"须贾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不是四匹马驾的大车，我原来是不出门的。"范雎说："愿意替您向我的主人借来四匹马拉着的大车。"

【原文】

范雎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之。至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无范叔。"须贾曰："乡者与我载而入者①。"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

自知见卖，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②]。于是范雎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③]。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④]！"范雎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发以续贾之罪，尚未足[⑤]。"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于荆也[⑥]。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于齐而恶雎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⑦]。"乃谢罢。人言之昭王，罢归须贾[⑧]。

须贾辞于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⑨]。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⑩]。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⑪]！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须贾归，以告魏齐。魏齐恐，亡走赵，匿平原君所。

【注释】

①乡者：即向者，刚才。乡，通"向"。

②见卖：被欺骗上当。

③青云之上：此喻在高位。后世谓登科，有平步青云之语。

④汤镬(huò)：古代酷刑名，把人扔到煮沸的锅里煮死。　屏(bǐng)：排斥，排除，此指放逐，流放。　胡貉(mò)：古代对北方一带部族的蔑称。　死生之：决定我的生死。

⑤擢：拔。　续：数(shǔ)。一说，续，连续。

⑥楚昭王：楚国国君，公元前515年～前489年在位。　申包胥：楚大夫。

却：抗击。荆：楚。丘墓：坟墓。《史记会注考证》冈白驹曰：“却吴军者，本为己之先人丘墓寄于荆也，不必为楚，故不以为功。”

⑦恋恋：留恋、顾恋。

⑧归：指让须贾回国。

⑨大供具：大摆宴席。供，供设。具，准备，备办。甚设：备办得极其丰盛。

⑩坐：让……坐。莝(cuò)：拌有豆子的饲料。马食：像喂马一样。

⑪数(shǔ)：指责，数落。

【译文】

范雎回去取来四匹马驾着的大车，替须贾赶着车，进入秦国的相国府。相府里的人望见了，有认出范雎的人都走开隐藏起来。须贾感到奇怪。到了相国官舍门前，对须贾说：“等着我，我替您先进去向相国张君通报。”须贾在官舍门前等着，挽起马缰守着车等了好长时间，询问门卒说：“范叔不出来，为什么呀？”门卒说：“没有人叫范叔。”须贾说：“刚才和我一起乘车已经进去了的这个人。”门卒说：“这就是我们相国张君。”须贾特别惊异，自己知道受骗上当了，就袒露上身在地上跪着爬行，通过门卒向范雎赔礼认罪。于是范雎张设了盛大的帐幕，侍从的人特别多，来召见须贾。须贾磕头口称自己犯了死罪，说：“我须贾没有想到您能通过自己的游说达到了这样高的官位，须贾不敢再读天下的书，不敢重新参与天下的大事。我须贾犯了要被沸水锅煮死的罪，自己请求流放到北方边远的地方去，任凭您来决定我是死是活！”范雎说：“你的罪有几条？”说：“拔下须贾的头发来计数我须贾的罪过，还是不够用。”范雎说：“你的罪有三条。从前楚昭王时候申包胥替楚国打退了吴国军队，楚王把楚国的五千户人家的土地封给他，申包胥推让不接受，因为他要打退吴国军队是他祖先的坟墓安置在楚国。如今范雎祖先的坟墓也在魏国，你以前不考虑这一点却认为范雎一心在外维护齐国的利益，并在魏齐面前诋毁我范雎，这是你的第一条罪。正当魏齐羞

辱我把我扔在厕所里面，你不制止，这是第二条罪。更有甚者你喝醉了酒却把尿撒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这样忍心呢，这是第三条罪。然而你能够不死的理由，是因为你送给我一件绨袍表现出顾恋的态度，有一种故旧的情意，所以就放了你。"于是辞却须贾结束了召见，进宫去向昭王报告了事情的原委，不理睬须贾的使者职责放他回国。

须贾来向范雎告辞，范雎大摆宴席，把各个诸侯国的使者全都请来，和他们在堂上坐着，酒宴非常丰盛。却让须贾在堂下坐着，把拌有豆子的饲料摆在他面前，让两个脸上刺了字的刑徒夹着他，像喂马一样逼着他吃。责备他说："替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头杀了交来！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将要屠灭大梁。"须贾回国后，把详情报告魏齐。魏齐恐惧，逃亡跑到了赵国，躲在平原君家里。

【原文】

范雎既相，王稽谓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①。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②。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③。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④。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范雎不怿，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⑤；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⑥。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⑦。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⑧。范雎于是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厄者⑨。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⑩。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⑪。

【注释】

①宫车一日晏驾：比喻君王一旦死亡。宫车，即王车，君车。 晏驾：晚起驾，后指君王死。

②卒(cù)然：突然。卒，通"猝"。 捐馆舍：捐身于馆舍，指死。

③使臣：王稽是谒者，故称使臣。 填沟壑：谦词，称自己死。

④恨：遗憾，悔恨。凌稚隆曰："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⑤怿(yì)：高兴。 内：通"纳"。

⑥贤圣：贤惠英明。

⑦河东：秦所设郡名，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上计：向朝廷报告施政情况。《史记集解》司马彪曰："凡郡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至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问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

⑧任：保荐。《史记会注考证》任，保任也。

⑨所尝困厄者：指那些曾在窘迫、穷困的境遇中救助过他的人。

⑩睚眦(yá zì)：怒目而视。此指极小的仇恨。

⑪秦昭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265年。 少曲：韩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 高平：韩地名，又名向，在今河南济源县南。梁玉绳"疑此二十三字当衍"，详《史记志疑》。

【译文】

范雎做了相国以后，王稽对范雎说："事情有不可预测的三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的也是三种情况。君王说不定哪天去世，这是事情不可预测的第一种情况。您突然死去，这是事情不可预测的第二种情况。我突然死去，这是事情不可预测的第三种情况。君王说不定哪天去世了，您虽然因为我没有被君王重用而感到遗憾，也没有什么办法。您突然死去，您虽然因为我没有被君王重用而感到遗憾，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突然死去，您虽然因为我没有被君王重用而感到遗憾，也没有什么办法。"范雎不高兴，就入宫向昭王进言

说："没有王稽的忠诚，谁也不能把我带进函谷关；不是大王的贤智圣明，谁也不能让我显贵。如今我的官职达到了相国，处在列侯的爵位上，王稽的官职还停留在谒者，不该是他把我带进关来的意愿啊。"昭王召见王稽，任命他做河东郡守，三岁之内可以不向朝廷报告政绩。又保荐了郑安平，昭王任他做将军。范雎于是布散自家的财物，全都用来报答那些曾在窘迫、穷困的境遇中救助过自己的人。给自己吃过一顿饭的恩惠一定要酬偿，一点极少的仇怨一定要报复。

范雎在秦做了二年相国，秦昭王的四十二年，往东去攻打韩国的少曲、高平，攻拔了这两座城池。

【原文】

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雎必报其仇，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1]。"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2]。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遗赵王书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3]。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于关。"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4]。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5]。信陵

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曰："虞卿何如人也？"时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⑥。夫虞卿蹑屩檐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⑦。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⑧。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惭，驾如野迎之。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

【注释】

①详：通"佯"。 好书：友好之书。 遗(wèi)：送。 布衣之友：同常人一样友好交往。

②太公：《史记志疑》案："'太公'当作'太师'"。

③王之弟：《史记考异》曰："平原君为惠文王弟，于孝成为叔父，不当更称弟。"

④赵孝成王：赵国国君，公元前265年～前245年在位。 虞卿：战国时人，因游说为赵上卿。

⑤度(duó)：推测。 说：劝说，回心转意。 念：考虑。 抵者：投靠的人。

⑥侯嬴：信陵君的上客。 未易知：《史记会注考证》冈白驹曰："未易知，未易被知，此以虞卿言。"愚按：知人未易，以信陵君言。

⑦蹑屩(jué)：穿着草鞋。 檐：同"担"，扛着。 簦(dēng)：有长柄的笠，即今之雨伞。

⑧穷困：急迫。 捐：抛弃。

【译文】

秦昭听说魏齐躲在平原君家里，想要替范雎一定报复他的仇怨，就假装写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信送给平原君说："我听说过您的

高尚节义，希望和您交个普通的朋友，您能光临到我这儿，我愿意和您进行十日的饮宴。”平原君畏惧秦国，而且又认为秦昭王真会同自己交朋友，就进入秦国见了昭王。昭王和平原君饮宴了好几天，昭王对平原君说：“从前周文王得到了吕尚就任命他做太师，齐桓公得到了管夷吾就把他当做仲父，如今范先生也是我的叔父啊。范先生的仇人躲在您家里，希望派人回去取来他的头颅，不这样做做的话，我不放您出关。”平原君说：“尊贵时仍和人家相交往，是为了维护低贱时结交的情谊；富有时仍和人家相交往，是为了维护贫穷时结交的情谊。要说魏齐，是我赵胜的好友，即使在我家里，坚决不会把他交出的，如今又不在我家里。”昭王就写给赵王一封信说：“您王的叔父在秦国，范先生的仇人魏齐躲在平原君家里，您王派人迅速拿魏齐的头颅来；不这样的话，我就出动大军攻打赵国，又不把您王的弟弟放出关去。”赵孝成王就发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事情紧急，魏齐夜晚逃出平原君家，见到了赵国宰相虞卿。虞卿估计赵王最终不可被说服，就解下他的宰相印绶，和魏齐一起逃亡，秘密地抄小路行进，考虑到诸侯没有谁可以紧急去投靠的人，就重新跑到了大梁，想通过信陵君然后跑到楚国去。信陵君听说了，畏惧秦国，态度犹豫不决不肯接见，说：“虞卿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侯嬴在旁边，说：“人本来很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也很不容易。那个虞卿穿着草鞋，肩搭雨伞来到赵国，第一次见到赵王，赵王就赏赐给他一双白璧，百镒黄金；第二次见到赵王，就任命他做上卿；第三次见到赵王，他终于接受了宰相印绶，被封做万户侯。正当这个时候，天下人争着去了解他。那个魏齐穷窘困迫去寻求虞卿保护，虞卿不敢看重自己的尊贵爵位俸禄，解下宰相印绶，抛弃万户侯秘密出走。为紧急解救善士的穷困而来归附公子，公子却说‘是什么人’。人本来很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也很不容易啊！”信陵君非常惭愧，驾着车到郊野去迎接他们。魏齐听说信陵君接见他们感到过为难，心里愤怒就自刎死了。赵王听说了，终于割取魏齐的头颅给了

秦国。秦昭王才放出平原君回赵国。

【原文】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韩汾陉，拔之，因城河上广武①。

后五年，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②。秦大破赵于长平，遂围邯郸。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③，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稿请罪④。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⑤。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⑥。而应侯日益以不怿。

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⑦。"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⑧。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⑨。"欲以激励应侯。应侯惧，不知所出。蔡泽闻之，往入秦也。

【注释】

①昭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264年。 汾陉(xíng)：韩地名，在今河南襄城县东北。 城：筑城。 河上：黄河旁。 广武：广武涧、广武山，城跨涧建于山上，在今河南郑州西北黄河边。

②纵：使，使用。 卖：欺骗。 马服子：赵国将领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子，子男之称，非父子之子。 廉颇：赵国著名将领。

③武安君：封爵名，即白起，秦国著名将领。

④席稿：跪在用稻草编成的草席上。稿，稻草。以此表示有罪听候发落。

⑤收：捕。 三族：指父、母、妻三族。

⑥通：私通，勾结。

⑦中朝：当朝，还未散朝。

⑧倡优：古代以歌唱、舞蹈、演戏为业的艺人。 拙：笨拙，技艺差。

⑨素具：平素准备。 卒：通"猝"，突然。 畔：通"叛"。

【译文】

昭王四十三年，秦国进攻韩国的汾陉，攻拔了它，乘机在黄河南岸建筑广武城。

以后五年，昭王运用应侯的策谋，使用反间计欺骗赵国，赵国由于中了秦国反间计的缘故，让马服子赵括替代廉颇为统军将领。秦国在长平把赵国打得大败，就包围了邯郸。随后应侯和武安君白起有嫌隙，他向昭王进言把白起杀了。保举郑安平，派去攻击赵国。郑安平被赵国包围了，事一紧急，就带领二万名秦军投降赵国。应侯跪在草席上表示有罪请求惩处。秦国的法律规定，保荐别人任职而被保荐人所当做的事没有做好而犯了罪，保荐的人同样要依被保荐的人所犯的罪来治罪。这样应侯的罪就当是收捕三族。秦昭王恐怕伤害应侯的情绪，就在国内下达命令："有敢于谈论郑安平事件的，拿郑安平的罪来惩治他。"而所增加赏赐给应侯的食物一日比一日优厚，来顺遂安慰他的情绪。以后两年，王稽做河东郡守，和其他诸侯国私通，触犯法律被诛杀。而应侯就一日比一日更加不高兴。

昭王正在当朝时哀气叹气，应侯上前说："我听说'君主忧患是臣子的耻辱，君主受辱是臣子的死罪。'如今大王正在朝廷上处理政事就感到忧虑。我请求给我治罪。"昭王说："我听说楚的铁制刀剑锋利，但他们的歌舞艺人演技笨拙。要是铁制刀剑锋利那么士兵

就会勇敢，歌舞艺人笨拙那么计谋就会深远。要是运用深远的计谋来指挥勇敢的士兵，我恐怕楚国会谋算秦国了。要是事情平常不加准备，不可以应付突发事变，如今武安君已经死去，而郑安平等人又背叛了，国内没有优秀将领而外部又有很多敌对国家，我因此感到忧虑。”想用这番话来激发鼓励应侯。应侯恐惧起来，不知道该想什么办法。蔡泽听说这件事，前往进入了秦国。

【原文】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①。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有之乎②？"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③。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④？"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唐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⑤。"去之赵，见逐⑥。之韩、魏，遇夺釜鬲于涂⑦。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

【注释】

①干：求取。《史记正义》不待礼曰干。

②唐举：魏国人，当时著名的相面术士。相：看相。 持：掌握。 国秉：国家权力。秉，通"柄"。

③孰视：仔细地看。孰，通"熟"。 曷鼻：坍鼻子。 巨肩：肩胛高耸。 魋(tuí)颜：额头大、突出。 蹙齃(cuè)：凹鼻梁。 膝挛：双膝蜷曲。

④不相：不在于相貌。

⑤粱：精美的饭食。 刺齿肥：即"啮肥"之误，吃肥肉。 紫绶：缚有官印的紫色腰带。 要："腰"之本字。 揖让：宾主相见时的礼仪。揖，行拱手礼。

⑥之：到……去。 见：被。

⑦釜(fǔ)：古代的锅。 鬲(lì)：古代炊具，似鼎。 涂：通"途"，道路。

【译文】

蔡泽是燕国人。曾周游列国从师学习向很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谋求过官职，都不被赏识。就去找唐举看相，说："我听说先生给李兑看过相，说'一百日之内可以掌握国家权力'，有这样的事吗？"说："有这件事。"说："你看像我这个人会怎么样？"唐举仔细瞧了瞧笑着说："先生坍鼻子，双肩高耸，额头突出，凹鼻梁，两膝蜷曲。我听说圣人不在貌相，大概说的就是先生吧？"蔡泽知道唐举在戏弄他，就说："富贵我自己本来已经有了，我所不知道的是我还有多长的年岁，希望听听您的意见。"唐举说："先生的寿年，从现在往后还有四十三岁。"蔡泽笑着辞谢后离去了，对他的驾车人说："我吃着精美米饭和肥肉，赶着车马飞驰，抱着黄金大印，把紫色印带拴在腰上，在国君面前拱手相见，俸禄优厚，尊贵荣华，有四十三年足够了。"离开燕国前往赵国，被驱逐。又前往韩国、魏国，在路途上遇到强盗让把食锅炊具都抢走了。听说应侯因为保举郑安平、王稽而在秦国都犯了重罪，应侯内心惭愧，蔡泽就往西进入了秦国。

【原文】

将见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燕客蔡泽，天下雄俊弘辩智士也①。彼一见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闻，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②？"使人召蔡泽。蔡泽入，则揖应侯。应侯固不快，及见之，又倨，应侯因

让之曰："子尝宣言欲代我相秦，宁有之乎[3]？"对曰："然。"应侯曰："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4]！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5]。夫人生百体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与[6]？"应侯曰："然。"蔡泽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皆愿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与[7]？"应侯曰："然。"蔡泽复曰："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使各得其所[8]；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9]；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10]；名实纯粹，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11]：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12]？"应侯曰："然。"

【注释】

①宣言：扬言。　雄俊：见识高超。　弘辩：长于辩论。

②摧：挫败，战胜。　恶(wū)：怎么。

③倨(jù)：态度傲慢。　让：指责。　宁：难道。

④吁(xū)：叹词。

⑤序：次第。　成功：成熟，满期。

⑥百体：身体的各个部分。　与：句末语气词，欤。

⑦质仁秉义：体现仁德，主持正义。　期：期望。

⑧成理：处理。

⑨天年：指人的自然寿命。　夭：夭折，短命。

⑩统：传统。

⑪纯粹：纯洁无暇。　泽：恩泽。　终始：长久。

⑫岂：《战国策》作"岂非"，此脱"非"字。

【译文】

将要拜见昭王，派人放出言论来激怒应侯说："燕国来的宾客蔡泽，是天下见识高超长于论辩的智谋之士，他一拜见秦王，秦王

一定会使您感到困迫并夺去您的职位。"应侯听到了说:"五帝三代的事情,百家的学说,我已经知道了,许多人的口辩才能,我都把他们折服了,这个人又怎么能使我感到困迫并夺去我的职位呢?"派人去召来蔡泽。蔡泽进来,只对应侯行拱手礼。应侯本来心中就不痛快,等到看见蔡泽,又态度傲慢,应侯因此责备蔡泽说:"您曾经放出言论想代替我做秦的相国,难道有这样的事吗?"回答说:"有这样的事。"应侯说:"请让我听听其中的道理。"蔡泽说:"唉,您认识问题为什么这么迟钝呢!要说四时的次序,期满了的就会退去。要说人的一生能够全身坚实强壮,手足灵活利索,耳聪目明并且心灵圣洁智慧,难道不是士人所希望的吗?"应侯说:"是这样。"蔡泽说:"体现仁德,秉持正义,推行正道,广施恩德,在天下达到了志向追求,天下人怀着欢乐的心情敬重热爱并且尊崇仰慕他,都希望他能做君王,难道不是施展论辩智谋所要期望的吗?"应侯说:"是这样。"蔡泽接着说:"富足高贵尊显荣耀,成功调理万事万物,使它们各自都得到恰当归宿;个人性命年寿久长,享尽天年而不受伤害夭折;天下继承他的传统,信守他的事业,流传下去无穷无尽;名望实绩都纯洁无瑕,恩泽传播到千里以外,世世代代称颂他而不断绝。和天地同始同终:难道不是推行正道广施恩德的符验,并且是圣人所说的吉庆祥和极其美好的事业吗?"应侯说:"是这样。"

【原文】

蔡泽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然亦可愿与[①]?"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复谬曰:"何为不可[②]?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③];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④];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⑤]。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

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⑥。大夫钟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贵富而不骄怠⑦。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⑧。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⑨；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⑩。何为不可哉？”

【注释】

①商君：即下文“公孙鞅”，卫人，战国时著名改革家。事详《商君列传》。 吴起：卫人，战国时兵家。详《吴起列传》。 大夫种：文种，楚人，越王句践谋臣。详《越王句践世家》。 卒然：此指突然的不幸的变故。卒，通“猝”。

②谬：背着，诡辩。

③孝公：秦孝公。 极身：一生，终身。 贰虑：二心。

④设刀锯：设置刀锯刑罚。 致治：达到治理。

⑤披：披露，剖开。 情素：本心，真情实意。 蒙：蒙受，遭受。怨咎：怨恨、指责。 卒：最终。 禽：通“擒”。 攘：扩大，拓展。

⑥悼王：楚国国君，公元前401年～前381年在位。 蔽：壅蔽。 苟合：无原则地附合。 苟容：苟且容身。 易：改变。 辟：通“避”。

⑦悉：尽。 解：通“懈”。 矜：夸耀。

⑧至：最高境界。 节：标准，榜样。

⑨归：回家。

⑩唯义之所在：只要大义存在。 恨：遗憾。

【译文】

蔡泽说：“至于秦国的商君，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种，他们不幸的结局也值得羡慕吗？”应侯知道蔡泽要提起这话头来使自己困迫，就故意狡辩说：“为什么不可以？公孙鞅事奉秦孝公，献出终

生没有二心，尽忠国家而不顾及私利；设置刀锯酷刑来禁止奸邪，切实执行赏罚来达到国家太平；剖露忠心，昭示实情，蒙受着怨恨责难，欺骗过从前的朋友，活捉魏国公子卬，安定了秦国，有利于百姓，终于替秦国擒拿战将打败敌国，开辟了千里国土。吴起事奉楚悼王，使私人不能危害公家，谗言不能闭塞忠良，说话不采取随声附和的态度，行事不采取苟且容身的作法，不因为危难改变操守，坚持大义不回避祸难，这样是为了君主称霸，国家强盛，决不躲避殃祸凶险。大夫种事奉越王句践，君主即使遭受困迫侮辱，也都尽忠而不松懈，君主即使面临绝嗣亡国，也是竭尽才能而不背离，成就了功业不夸耀，获得了富贵不骄傲荒怠。像这三位人物，本来就是道义的最高准绳，忠节的行为榜样。所以君子因为道义去死于祸难，会视死如归；活下来蒙受羞辱还不如死了光荣。士人本来就讲究牺牲生命来成就声名，只要是为了维护大义，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原文】

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①。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②。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僇辱而怜其臣子③。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是也④；其君，非也⑤。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岂慕不遇世死乎⑥？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⑦。夫人之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⑧。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应侯称善。

【注释】

①信：诚实。

②比干：殷纣王叔父，极谏而死。 子胥：伍子胥。事详《伍子胥列传》。 完：保全。 申生：晋献公太子，遭谗自杀，献公死后，诸子争立，国乱。

③僇(lù)辱：可耻，荒谬。

④是：对，正确。

⑤非：不对，不正确。

⑥致功：尽了忠心。 见：被。 德：德性所感。 慕：图慕，希望。 世：此指明君。

⑦微子：名启，殷纣王庶兄，宋国之始祖。详《宋微子世家》。 管仲：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辅佐齐桓公称霸。详《管晏列传》。 大：伟大，高尚。

⑧法：效法。

【译文】

蔡泽说："君主圣仁臣子贤能，是天下的最大福泽；君主英明臣子正直，是国家的福泽；父亲慈祥儿子孝顺，丈夫诚实妻子贞洁，是家庭的福泽。所以比干忠良却不能存留殷代，子胥智慧却不能保全吴国，申生孝顺而晋国却混乱。这都是有忠良之臣贤孝之子，但国家或是灭亡或是混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英明国君贤智的父亲来听取谏言，所以天下人认为他们的国君或父亲是可耻的而怜惜他们的臣下儿子。如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作为臣子，是正确的；他们的君主，是不正确的。所以社会上称赞这三位人物建立了功绩他们的恩德却不被回报，难道是羡慕他们没有遇到英明君主而白白死去吗？要是等到死了以后才可以建树忠诚的美名，这样微子就不值得称为仁人，孔子就不值得称为圣人，管仲就不值得称为伟人了。要说人们去建树功勋，难道不是期望功成身全吗？自身性命和功业声名都保全了，是上策。声名可以被后世效法而性命牺牲

的，是次策。声名蒙受耻辱但性命却保全的，是下策。"说到这里应侯称赞他讲得好。

【原文】

蔡泽少得间，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乎①？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②？"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旧故，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义不倍功臣，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③？"应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泽曰："今主亲忠臣，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设智，能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君孰与商君、吴起、大夫种④。"应侯曰："不若。"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践，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窃为君危之⑤。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⑥'。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⑦。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⑧'。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⑩'。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⑪。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饵也⑫。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不止也⑬。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于民有度，使之

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14]。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15]。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勇强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16]。夏育、太史噭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17]。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18]。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19]。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20]。又越韩、魏而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馀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21]。楚、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后，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22]。身所服者七十余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于杜邮[23]。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24]。功已成矣，而卒枝解[25]。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仇，卒擒劲吴，令越成霸[26]。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

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返者也[27]。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28]。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29]。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30]。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吾闻之，'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31]'。《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32]'。四子之祸，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33]？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34]。愿君孰计之[35]！"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止)〔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为上客[36]。

【注释】

①少：稍微。 间(jiàn)：空隙。此指范雎被蔡泽钻了一点空子。 愿：羡慕。 闳夭：周初贤臣，曾辅佐文王、武王。

②孰与：熟语，用在句中表示两者之间哪一个更好。

③慈仁任忠：慈爱仁义，任用忠臣。 惇厚旧故：敦厚宽宏，不忘旧情。惇，同"敦"。 胶漆：情投意合，亲密无间，如胶似漆。 倍：通"背"。

④批患折难：排除祸患，克服困难。 殖：增殖。

⑤甚：厉害。 窃：私下。 危：忧虑。

⑥日中：太阳到了中天。 满：满圆。 亏：缺。

⑦常数：正常的规律。

⑧仕：求取为官。

⑨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语出《易·乾》。飞龙，喻明君。大人，喻指做官之人。

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语出《论语·述而》。

⑪雠：酬谢，报答。

⑫翠：翠鸟。 鹄：天鹅。 处势非不远死：所处的形势不是不远离死。 饵：诱饵。

⑬智伯：晋国卿大夫，为韩、赵、魏三家所灭。 辟：通"避"。

⑭度：限度，分寸。 以时：按时节。

⑮畔：通"叛"。 九国：极言其多。

⑯陵：凌驾。 遂：终于，最终。

⑰夏育、太史噭(jiào)：古代传说中的勇士。 叱呼：大声呼喊。 庸夫：一般的平民。

⑱至盛：十分兴盛。道理：指正确的处世之道。 居卑：甘居谦卑。 俭约：节俭简约。

⑲奸本：罪恶之根本。 调轻重：调节赋税、商品和货币流通，控制物价等政策。 决裂：破坏，开辟。 静：安定，通"靖"。 一室无二事：家庭致力于农战，不搞其他杂事。 力田稸积：努力从事生产，积蓄粮食。稸同"蓄"。 陈：通"阵"。

⑳白起：秦国著名将领。 夷陵：古地名，在今湖北宜昌市东，为楚祖先墓地。 南并蜀汉：《史记志疑》案：并蜀汉是张仪、司马错，不关白起后二十二年起始出也。且事在秦惠更元之九年，而叙于昭王二十九年拔鄢郢之后，若以为之第二战功，岂非误乎？《策》作"一战举鄢、郢（自注：当作"邓"），再战烧夷陵"是已。

㉑阬：坑杀。通"坑"。 马服：马服君，此指赵奢之子赵括。

㉒慑伏：被震慑而屈服。

㉓杜邮：秦地名，在今咸阳市东，白起自杀于此。

㉔卑减：使……卑下、减少。 损：裁减。 精：训练。 杨越：部族名，分布在今长江中下游，亦作"杨越"。 北并陈、蔡：《史记志疑》案：言吴起并陈、蔡，妄也。 从：通"纵"。《史记会注考证》愚按：吴起之时，从横之

说未行。

㉕卒：终于。 枝解：肢解。此指吴起之死。《史记志疑》案：吴起以射死，此言支解，仍《秦策之误》。

㉖入邑：指招募游民充实城邑。 专：团结，聚集。

㉗信而不能诎：走向伸展而不能退却。信，通"伸"。诎，通"屈"。

㉘超然：脱离世俗的样子。 辟：通"避"。 陶朱公：范蠡到陶，号朱公，成为天下第一富翁。

㉙博：赌博。 大投：押大注。 分功：分次下注。

㉚施(yì)：延及。 三川：即河南省河、洛、伊三川之地。 宜阳：古地名，原韩邑，后并为秦。 范、中行：晋原六卿之二。 涂：通"途"。 刘伯庄曰："范、中行之涂，盖当齐晋之要路也。 从：通"纵"。

㉛鉴：借鉴。 见：现，呈现。

㉜成功之下，不可久处：此句引自《逸周书》。

㉝许由：尧时贤者，尧让天下不受。 延陵季子：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封延陵，因不受父命，辞让国位而闻名。 乔松之寿：将与仙人王乔和赤松子同寿。王乔、赤松子，均为传说中的仙人。

㉞亢龙有悔：出自《易·乾》意指龙飞到顶点而有忧悔。比喻地位高的人处于穷极之地而不知变化，必然招致灾难。亢龙，比喻地位很高的人。

㉟孰：认真。孰，通"熟"。

㊱延：邀请。 坐："座"之本字。

【译文】

蔡泽稍微得到了进说的缝隙，乘着时机就说："商君、吴起、大夫种，他们作为臣子竭尽忠诚获致功业那是可以让人羡慕了，闳夭事奉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也是忠诚圣智吗？拿君臣关系来论说，商君、吴起、大夫种他们可以让人羡慕，比较闳夭、周公谁强呢？"应侯说："商君、吴起、大夫种是不如的。"蔡泽说："这样说起来，那么您的君主慈爱仁义任用忠良，敦厚宽宏不忘旧情，他的贤德智谋和有正确主张的士人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坚持原则不背弃功臣，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句践比起来谁强呢？"应侯说："不

知道是怎么样。”蔡泽说：“如今您的君主亲近忠良之臣，超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句践，您施展才智，能够替君主安定危难修明朝政，平治叛乱强盛军队，排除祸患克服困难，拓广国土增殖五谷，使国家充裕百姓富足，加强了君主的权力，尊崇了社稷，显扬了宗庙，天下人谁也不敢欺辱侵犯他的国君，君主的威严覆盖震动着四海之内，功德彰扬到了万里以外，声名光辉灿烂流传到了千代以后，您和商君、吴起、大夫种比起来又是谁强呢？”应侯说：“不如他们。”蔡泽说：“如今您的君主亲近忠良之臣不忘故交旧情比不上孝公、悼王、句践，而您的功劳业绩和受到的爱护信任亲近宠幸又比不上商君、吴起、大夫种，可是您的奉禄地位的高贵显盛，自家的富裕程度又超过了这三位人物，自身却不引退，恐怕招惹的祸患要比这三位人物还严重，我私下替您忧虑。常言道：‘太阳到了中天就要偏移，月亮到了满圆就要亏缺’。事物兴盛到了顶点就要衰竭，这是天地万物的正常规律。是进是退是伸是缩，要和时势相应加以变化，这是圣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就隐居山野’。圣人说‘有德的明君居尊位治理民众，利于大德大才的人出来辅佐。’‘凭借不仁义的手段获得了财富而且高贵，我把它看得和浮云一样清淡。’如今您的怨恨已经报复而恩德已经酬谢，心愿已经满足了，还没有变改的打算，我私下认为您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再说翠鸟、天鹅、犀牛、大象，它们所处的环境并非不是远离死亡的，而所以死亡，就是由于食饵的诱惑。苏秦、智伯的智慧，并非不是以避免羞辱远离死亡的，而所以死亡，就是由于贪恋财利而没有止境啊。因此圣人创订礼仪节制欲望，从民众中索取有限度，财用使用按时节，花费起来也有终止之期，所以他们的心志不放纵，行为不骄横，常常和道义规范同在而不失准则，所以天下人能承续而不断绝。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到了葵丘会盟的时候，有了骄傲矜夸的神色，背叛他的就有好几个国家。吴王夫差的军队无敌于天下，因为它勇敢强大就轻辱

诸侯，凌驾在齐国、晋国之上，所以就因此杀了自身灭亡了国家。夏育、太史噭一声呼喊可以惊骇三军，然而自身死在一般的平民手中。这些都是乘着他十分兴盛的时候不回到正确的处世道路上来，不能甘居谦卑保持节俭简约所招致的祸患啊。商君替秦孝公明确法律政令，禁绝奸邪的本源，尊崇爵位制度有功一定奖赏，犯了罪一定要惩处，划一权、衡，统一度量，调节赋税、商品和货币流通控制物价，废除阡陌开垦荒地，来安定民众的生活并统一他们的习俗，鼓励民众农耕充分发挥土地潜力，一个家庭不从事另外的职业，全力种田积蓄粮食，农闲操练作战阵法，因此军队一行动国土就可以拓广，兵士一休战国家就可以富足，所以秦国在整个天下是没有敌手的，在诸侯国中树立了威严，成就了秦国的基业。功业已经成就了，而终于遭受了车裂的酷刑。楚国的国土纵横各几千里，持着战戟的兵士上百万，白起率领几万人的军队和楚国交战，第一次开战就攻下了鄢郢并烧毁了夷陵，再次开战将蜀汉也吞并过来了。又越过韩国、魏国去进攻强大的赵国，在北部地区坑杀了马服君的儿子赵括，把四十多万兵众，全部屠灭在长平城下，流出的血成了河，沸腾的声音如同雷鸣，就前进包围了邯郸，使秦国形成了帝王的事业。楚国、赵国是天下的强大国家也是秦国的仇敌国家，从这以后，楚国、赵国都被震慑而屈服不敢再来进攻秦国了，这是白起造成的形势。他亲自征服了七十多座城邑，功业已经成就了，却终于被赐剑在杜邮自杀死了。吴起替楚悼王确立法度，降低减弱了大臣们的威势重权，罢免了无能之辈，废除了无用之人，裁减了不紧要的官职，杜塞了私门的请托，统一了楚国的习俗，禁止了民众无业游荡，训练了能耕善战的军士，往南收服了杨越部族，往北吞并了陈国、蔡国，破散了纵横驰骋的游说，使四处奔走的游说无法开口，禁绝营私结党以便鼓励百姓，安定了楚国的政局，兵威震动天下，威慑臣服诸侯。功业已经成就了，而终于被箭射死。大夫文种替越王句践进行了深远谋划，免除了句践在会稽被包围的困

苦，采取屈降之计把将要灭亡的国家保存下来，乘借君臣蒙受的耻辱而转变为复国的光荣，开垦草地招募游民充实城邑。开辟农田种殖五谷，统领四方境内的民众，团结全国上下的力量，辅佐句践这样的贤人，报复夫差灭越的仇恨，终于擒灭了强劲的吴国，使越国成为了霸主。功业已经彰显并获得了信望，句践终于负心而杀了他。这四位人物，功业成就了的时候不退离，祸患达到这个地步。这就是所说的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啊。范蠡知道这个道理，自我超脱避开了官位荣华的世俗，长期做个从事货殖的陶朱公。您难到没有见到从事赌博的人吗？有的想一次投下大赌注，有的想分批投下小赌注，这都是您所清楚了解的。如今您做秦的相国，计谋不离开坐席，谋划不走出朝廷，坐在国内就可以控制诸侯，功利延及到三川地带，因此而充实宜阳，决开了羊肠险阪，堵塞了太行隘道，又斩断了原属范氏、中行氏的韩国与魏国交往的路途，六国就不能实行合纵，修筑了千里栈道，和蜀汉相沟通，使得天下都畏惧秦国，秦国的目的达到了，您的功劳也到了极点，这也就是秦国要分批下小赌注的时候了。如果到了这种情势还不隐退，那么就是和商君、白起、吴起、大夫种一样的结局了。我听说，‘用水作镜子只能看到面部的容貌，用人事作借鉴的可以知道吉祥和凶祸。’《书》上说‘事业成功的形势下，不可以长久滞留。’四位人物的祸患，您为什么去承受呢？您何不乘这个时机向秦王归还相国的印绶，让位给贤能的人并把相国之位授给他，自己引退到山野居住在溪水旁的祠观中，一定会有伯夷那样的廉洁名声，长期享受应侯爵位，世世代代称为封君，从而有着许由、延陵季子的辞让品格，王乔、赤松子一样的高寿，同因为祸患了结一生相比哪样好呢？那么您准备选择哪一种呢？忍耐不能自动离去，疑惑不能自我决断，一定会有这四位人物的祸患了。《易经》说‘龙飞到顶点而有忧悔’，这是说的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能往不能返啊。希望您仔细地加以考虑！”应侯说：“很好。我听说‘欲望不知满足，就会失去欲望；占有不知节

制，就会失去占有。'幸蒙先生指教，范雎恭敬从命。"于是就邀请蔡泽入座，尊奉做上客。

【原文】

后数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1]。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2]。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3]。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印，号为纲成君。居秦十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4]。卒事始皇帝，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注释】

①五伯：即五霸。 寄：寄托，委托。

②说："悦"。

③强起：勉强用事。 笃：病重。

④居秦十余年：《史记志疑》案："十"字必"廿"字，《史》仍《策》误，不然，蔡泽代相在昭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五年燕太子质时凡二十四年，泽为秦使燕，何云十余年乎？ 孝文王：秦国国君，公元前250年在位。 庄襄王：秦国国君，公元前249～公元前247年在位。始皇帝之父。

【译文】

以后几天，范雎上朝，向秦昭王进言说："新近有从崤山以东来到的游客叫蔡泽，这个人是雄辩之士，明晓夏、商、周三王的政事，五霸的业绩，世俗的变化，值得把秦国的行政大权寄托给他。我所见到的人很多，没有谁赶得上他，我也不如他。我冒昧地向您禀

报。"秦昭王召见蔡泽，和他交谈，特别高兴，任命他做客卿。应侯乘机推辞说有病请求归还相印。昭王勉强应侯理政，应侯就称说病情很重。范雎免掉了国相职位，昭王刚刚喜爱蔡泽的计谋策划，就任命他做秦的国相，往东收服了周王室。

蔡泽做秦相国几个月，有人诋毁他，因为害怕诛杀，就推辞说有病归还了相国印绶，他被赐封叫纲成君。居留在秦国有十多年，事奉了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最终事奉了始皇帝，替秦国出使到燕国，三年以后燕国派太子丹到秦国来做质子。

【原文】

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①！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②。乃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③。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④！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⑤？

【注释】

①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语引自《韩非子·五蠹》。接下来解释说："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贾(gǔ)，作买卖。

②一切：《史记会注考证》犹一例。　白首：白头到老。　所为说：指游说的对象。　力：指国家的力量。　少：轻，弱。

③继踵：相继。　垂：流传。

④尽意：施展才能。

⑤恶(wū)：怎么。　激：激励，奋发向上。

【译文】

太史公说：韩非子说“袖长的人善于舞蹈，钱多的人善作买卖”，这句话是说得很正确的呀！范雎、蔡泽是社会上所说的一般辩说之士，然而去向诸侯游说直至白头到老都没有赏识他们的人，并不是他们的计谋笨拙，而是他们所去游说的对象的力量太弱了。等到二人旅居寄寓在秦国，却能够相继取得了卿相职位，功业流传于天下，其原因本来就在于国家强弱的形势是不一样的。然而人们也常有机遇的巧合，像这二位人物一样贤能的人多得很，却没有机会施展才能的，难道可以一一的数尽吗！然而这二位人物自己如果不遭受困苦危难，怎么能够激发他们去做成这些事业呢？

史记全译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题解】

“乐毅贤，好兵”，故本篇为优秀军事家传，属军事政治史篇。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先是魏最强大，然自桂陵、马陵战后，魏从强国宝座上跌落下来，中期以后，齐国经威王、宣王，至湣王时，一度为盛。文载：“当是时，齐湣王强，南败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余里。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已而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齐。湣王自矜，百姓弗堪。”“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燕昭王以“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一事复仇，得使乐毅为上将军，并护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后燕独追齐，大胜，齐仅保莒、即墨。经过中原诸国间这一大的战争行动之后，相互间彼此逐渐削弱，使秦得以乘机吞并。本文以乐毅活动为线索，展现出战国后期中原各国间的政治形势，有重要史实意义。

文载乐毅报燕惠王书，是当时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燕惠王以私怨且中田单反间使骑劫代乐毅，结果失败，丧失侵齐之七十余城，乐毅由是奔赵。燕王后悔无自责之意，又害怕乐毅与赵谋燕，故使人指责乐毅“过听”，“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乐毅态度恳切，以不可忘怀昭王恩义的情志，委婉批评了惠王，并暗示对燕国忠心不变，在燕赵之间保守中立。更重要的是文章揭示了君臣之间的坦诚相待，互为信任，是谋求战争乃至事业成败的关键。这正是司马迁引载文章的用意，从而以“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的标准，称赞燕昭王，而燕惠王之败于齐，是他毁谤贤臣能将的必然结局。

其识见有重要政治意义。

本篇附传乐间、乐乘。因赵悼襄王的处置不当，乐间、乐乘与大将军廉颇冲突而有害于赵。文记“其后十六年而秦灭赵”，寓意说明赵不善用人而国随破灭。以此，故乐氏一族所在，自乐羊、乐毅、乐间、乐乘等，均系于国之存亡。

论赞由乐氏之族记叙了至汉初修黄老之言者的传述史，这表明曹参所行之黄老无为政治，自战国起即以形成其学术思想的传授体系。

【原文】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①。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②。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③。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

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适魏④。闻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⑤。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于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⑥。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⑦。乐毅辞让，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⑧。

【注释】

①乐(yuè)羊：亦作乐阳。

②中山：即中山国。　灵寿：魏地名，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北。

③家焉：居住于此。

④沙丘之乱：先是赵武灵王废长子赵章而立中子赵何为惠文王。公元前295年赵章乘赵武灵王与惠文王同游沙丘之机为乱，后被大臣赵成等

杀死，赵武灵王亦被围困，饿死在沙丘行宫。沙丘，赵地名，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

⑤燕昭王：燕国国君，公元前311年一前279年在位。 子之之乱：子之，人名，燕国大臣，其任相国时，燕王哙(燕昭王父)听从大臣鹿毛寿的劝诱把王位让给子之，子之执政使燕大乱。公元前314年齐乘机攻破燕国。

⑥辟：同"僻"，偏僻。 礼：礼遇。 郭隗(wěi)：燕国大臣。

⑦魏昭王：魏国国君，名遬，公元前295年～前277年在位。

⑧委质：古代臣下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有归顺义。质，通"贽"，亦作"挚"，挚见。 亚卿：次于正卿的大臣。

【译文】

乐毅，他的祖先叫乐羊。乐羊曾经做了魏文侯的将领，攻打夺取了中山国，魏文侯把灵寿封给乐羊。乐羊死后，葬在灵寿，他的后代子孙因而居住在这里。中山重新复国了，到赵武灵王的时候又再次灭亡了中山国，而乐氏家族的后代出了乐毅。

乐毅贤能，喜好军事，赵国人举荐他出任官职。等到武灵王时期发生了沙丘的祸乱，他就离开赵国去到了魏国。听说燕昭王由于之子的祸乱使得齐国把燕国打得大败，燕昭王怨恨齐国，不曾有一天忘记报复齐国。燕国是个小国家，处在中原的僻远地带，力量不能够制服齐国，于是就屈辱自身，礼贤下士，先行优待郭隗以便招徕贤能的人。乐毅正在这时替魏国出使到了燕国，燕王用款待贵客的礼仪接纳他。乐毅推辞谦让，就向燕王献礼表示归顺愿意做臣子，燕昭王任命他做亚卿，在这个职位上就了很长时间。

【原文】

当是时，齐滑王强，南败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余里①。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已而复归之②。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

齐。湣王自矜，百姓弗堪[3]。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乐毅对曰："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4]。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5]。"于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啗说秦以伐齐之利[6]。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7]。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8]。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菑[9]。齐湣王之败济西，亡走，保于莒[10]。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11]。乐毅攻入临菑，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12]。于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13]。

【注释】

①唐眛(mò)：楚国将领。 重丘：楚地名，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北。 三晋：本指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但有时只指其中的二国或一国。此指魏、赵、二国。 观津：古地名，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此句《史记志疑》以为"'观津'当作'观泽'。而齐亦未佐赵灭中山，观泽之役是齐败赵、魏，击秦之兵是合六国，皆不得言三晋。又'楚相'乃'楚将'之误。"

②重：尊贵。

③堪：忍受。

④霸国之余业：指齐桓公称霸遗留下的基业。

⑤与(yǔ)：结交。

⑥别：另，另外。 啗(dàn)说：劝诱。

⑦从：通"纵"。

⑧护：总领。《史记志疑》案：六国破齐，此失书秦。 济西：济水之西。

⑨临菑：古地名，当时齐都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⑩莒(jǔ)：齐地名，在今山东莒县。

⑪徇：攻略土地。
⑫飨(xiǒng)：以酒食款待人。　昌国：齐地名，在今山东淄博市南。
⑬卤：通"虏"。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齐湣王强大，南面在重丘打败了楚国将军唐眜，西面在观津打垮了魏国和赵国，随即又联合韩、赵、魏三国攻打秦国，协助赵国灭亡了中山国，打败了宋国，扩充了国土一千多里。和秦昭王争夺尊贵称号做东、西帝，不久又重新恢复了王号。其他诸侯国都想背离秦国来归服齐国。湣王自我夸耀，百姓们忍受不了。这时候燕昭王询问攻打齐国的对策。乐毅回答说："齐国，是春秋首霸之国遗留下的基业，国土宽广，人口众多，不容易单独去进攻它。您王一定要去攻打它，不如先和赵国以及楚国、魏国结交。"于是派乐毅去和赵惠文王订立盟约，另外派出使者去联合楚国、魏国，让赵国拿攻打齐国的利益去劝诱秦国。诸侯们认为齐湣王的骄纵横暴是个祸害，都争着通过相互合纵结交燕国去攻打齐国。乐毅回赵国禀报，燕昭王出动全部兵力，任命乐毅做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的印章授给乐毅。乐毅于是总领着赵国、楚国、韩国、魏国、燕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在济水西岸打败了齐国。其他诸侯国的军队战罢回国了，只有燕国乐毅率领的军队单独追击，到达了临菑。齐湣王在济水西岸失败后，逃亡奔跑，据守莒城自保。乐毅单独留下来攻略齐国土地，齐国人都据城防守。乐毅攻进了临菑城，把齐国的珍宝财物和宗庙祭祀礼器悉数掠取输送到燕国。燕昭王非常高兴，亲自到济水岸边来慰劳军队，进行奖赏设酒宴款待将士，把昌国封给乐毅，称他做昌国君。当时燕昭王收集虏获的齐国财宝回国了，而派乐毅重新带着军队去平定还没有攻下来的齐国城邑。

【原文】

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①。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②。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③。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于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④。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⑤。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⑥。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⑦。

【注释】

①即墨：齐地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②燕惠王：燕国国君，公元前278年～前272年在位。
③纵：放，施加。　连兵：拖延战事。　南面而王齐：面向南而在齐称王。
④骑劫：燕国将领。
⑤不善：不怀好意。
⑥望诸君：名号。此"望诸"非地名。
⑦警动：震动。

【译文】

乐毅留在齐国攻略土地五年，攻取了齐国七十多座城邑，都设置成郡县来隶属燕国，只有莒、即墨两座城还没有顺服。正碰上燕昭王死去，燕昭王的儿子继位做燕惠王。惠王自从做太子的时候起就曾对乐毅不满，等到登上国君之位，齐国的田单听说了，就对燕国施加反间计，说："齐国的城邑没有攻下的只不过两座罢了。然而没有被及早攻拔的原因，是听说乐毅和燕国的新国君之间有隔阂，想

拖延战事暂且留在齐国，面向王坐而在齐国称王。齐国最忧虑的，只恐怕其他的将领会来到这里。”这时燕惠王本来已经怀疑着乐毅，听到齐国的行反间计放出的言论，就派骑劫了替代出任将领，并召乐毅回国。乐毅知道燕惠王是不怀好意派人来替代他，害怕回国后被诛杀，就往西去向赵国投降，赵国把观津封给乐毅，给他的称号叫望诸君。尊崇宠幸乐毅以震动燕国、齐国。

【原文】

齐田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于即墨下，而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临菑[①]。

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②]。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雠，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③]！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④]。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⑤]。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⑥]。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注释】

①诳：欺骗。　河上：黄河岸边。《史记正义》沧德二州之北河。　襄王：齐国国君，齐湣王之子法章。公元前283～前265年在位。

②弊：衰弊，困败。

③让：责备。　谢：道歉。　举：全部，整个。　雠：酬劳。

④弃群臣：此指去世，辞世。

⑤暴(pù)露：日晒雨淋，风餐露宿。　休：休息，保养。　计事：商议国家大

事。

⑥过听：错听，误听。 捐：丢下，舍弃。

【译文】

齐国田单后来同骑劫交战，果然设下谋诈欺骗燕军，就在即墨城下打败了骑劫，接着辗转战斗追逐燕军，往北到达了黄河岸边，重新全部收复了齐国的城邑，并以莒城迎回了襄王，进入临菑城。

燕惠王后来懊悔派骑劫去替代乐毅，由于这个缘故军队被打败，亡失了将领，丢掉了夺得的齐国土地；又怨恨乐毅投降赵国，恐怕赵国任用乐毅并乘燕国困败的时机来攻打燕国。燕惠王就派人责备乐毅，并向他表示歉意说："先王把整个国家委托给将军，将军替燕国打败了齐国，报答了先王的酬劳，天下人没有谁不感到震动，我本人难道敢于有哪一天忘记将军的功劳！正碰上先王去世，我本人刚刚就国君之位，左右的辅佐人员贻误了我。我之所以派骑劫去替代将军，是因为将军长期在外面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以召唤将军暂且休养，计议国事。将军错听了，认为跟我有隔阂，就舍弃燕国归顺到了赵国。将军替自己考虑这样做那是可以的，可是又怎么来报答先王要那样地优待将军的深意呢？"

【原文】

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①：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②。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③。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④。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

名之士也[5]。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6]。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7]。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8]。

【注释】

①报：回复。　遗(wèi)：送。

②不佞(nìng)：不才。自谦之辞。　足下：对对方的尊称。

③数(shǔ)：数落，指责。　侍御者：左右亲近大臣。不敢直斥惠王本人，故以此指代，如"执事"、"左右"等。　畜(xù)幸：任用宠幸。畜，本指饲养牲畜，此指培养，任用。　白：明白，理解。

④私：偏，偏向。　当：相当，适当。　处：安排，任用。

⑤立名：树立威名。

⑥举：举措，举止。　高世主：超出一般君主。　假节：借助符节，即凭借外交出使机会。　身：自身，亲自。

⑦过举：过分地推举。　厕：置身于，安排。　父兄：指与燕王同族的宗室大臣。当时有重大措施，国君都要与同姓大臣商量。

⑧幸：侥幸。

【译文】

乐毅回复燕惠王一封信说：

臣下没有才干，不能奉行承受您王的命令，从而顺应左右大臣的心意，恐怕损伤先王的英明，有害于您的道义，所以奔逃跑到了赵国。如今您派人来数落我的罪过，臣下恐怕左右亲近大臣不能体察先王为什么要任用宠幸臣下的道理，又不理解臣下为什么要事奉先王的诚心，所以冒昧地写信答复您。

臣下听说贤德圣明的国君不拿爵禄偏赐给亲信，而是功劳多的人就奖赏，能力适当的人就任用。所以考察才能然后授予官职的，是能成就功业的君主；衡量品行然后结交朋友的，是能树立威

名的贤士。我私自观察先王的举止，看到他有超出一般君主的心态，所以从魏国假借符节，让自身能够到燕国来考察。先王过分地推举，让我置身在宾客的行列，选拔出来又把我放在群臣的上面，有重大国事不去和同姓大臣商量，却把我任用做亚卿。我私下缺乏自知之明，自己认为只要奉行命令承受教诲，就可以侥幸不会获罪，所以就接受了命令而没有推辞。

【原文】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①。"臣曰："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②。练于兵甲，习于战攻③。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④。"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于赵⑤。顾反命，起兵击齐⑥。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⑦。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⑧。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⑨。先王以为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⑩。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注释】

①积怨深怒：深仇大恨。　量：衡量，考虑。　事：图谋的目标，作战的对象。

②最胜：多次取胜。最，《战国策》作"骤"，骤，屡次，多次。

③练：熟悉，惯于。

④淮北：淮河以北。 宋地：春秋时宋国故地。上述二地后皆属齐。

⑤具：准备。 符节：使者出使之凭证。

⑥顾：随后，不久。 反命：复命。

⑦道：同“导”，引导。 河北：黄河以北。 地：指该地区内的赵、魏两国的军队。 举：全部。

⑧国：此指齐之国都临菑。

⑨身免：单身逃脱。 器：宗庙祭器。 宁台：燕台名，在今北京市西。 大吕：齐国钟名。 元英：燕宫殿名。 故鼎：燕国被虏去的鼎。 磿(lì)室：燕国宫殿名。 蓟(jì)丘：燕国国都，亦称蓟门，蓟。 汶(wèn)：指汶水。 篁(huáng)：指竹子。 已：通“以”。

⑩慊(qiè)：满足。 裂：分。 之：指代乐毅自己。 比：并列，相当。

【译文】

先王命令我说：“我国对齐国有积累的怨仇深深的恼怒，不考虑自己力量的轻薄微弱，却想把攻打齐国作为图谋的目标。”臣下说：“齐国有霸主之国遗留的功业和多次取胜的经验。士兵熟悉战争，长于攻伐方略。您王假若想攻打它，就必须发动天下的力量共同对付它。发动天下力量共同对付它，不如先和赵国结盟更有利。而且还有淮北和原宋国的土地，是楚国、魏国想获取的，赵国假若答应结盟从而相约四国的力量去进攻它，齐国可以被打得大败。”先王认为说得对，准备了出使的凭证派臣下往南去出使赵国。不久我回复了命令，就出动军队出击齐国。由于上天的引导，先王的神灵，黄河以北地区赵魏两国的军队随从先王全部到达了济水岸边。济水岸边的所有军队接受命令出击齐国，把齐国人打得大败。轻装的士兵使用锐利的武器，长驱直入到达齐国都城。齐王逃亡跑到了莒城，仅仅是单身逃脱；珠玉财宝战车盔甲珍贵器物全部搜索送回到了燕国。齐国的宗庙祭器摆设在宁台，齐国的大吕钟陈列在元英殿中，原先被齐国掠去的燕国宝鼎返回了磿室，蓟丘的植物竹子种植到齐国的汶水。从春秋五霸以来，功业的伟大还没有人赶得上先

王。先王认为自己的心志得到了满足，所以划出土地来分封我，使我可以和小的诸侯国相比拟。我私下缺乏自知之明，自认为是奉行命令承受教诲，可以侥幸不致获罪，因此接受了命令没有推辞。

【原文】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①；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②。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③。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④。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⑤。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⑥；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⑦。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⑧。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⑨。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⑩。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⑪，忠臣去国，不洁其名⑫。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⑬。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⑭。

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于赵。

【注释】

①废：废弃，衰落。 著：记载。

②蚤：通“早”。早知，即先知，有预见。

③夷：削平，战胜。　八百岁：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始建国到乐毅破齐约八百年。　慎：谨慎地安置。　庶孽：指君王之嫡长子以外的儿子。　施(yì)：此指恩泽的推及，延续。　萌(méng)隶：平民百姓。

④作：兴起，首倡。

⑤是：对。　鸱夷：皮口袋。

⑥寤：通"悟"，明白，懂得。　先论：伍子胥早先关于吴国必须先灭亡越国的言论。　沈："沉"之古字。

⑦蚤：通"早"。　量：气量，抱负。　不化：《史记索隐》"言子胥怀恨，故虽投江而神不化，犹为波涛之神也。"

⑧免身：使自身免除灾祸。

⑨离：通"罹"，遭受。　堕(huī)：通"隳"，毁坏。

⑩测：预料。　以幸为利：因幸免于难而从中取得好处。　义：道义。《史记索隐》谓既临不测之罪，以幸免为利，今我仍义先王之恩，虽身托外国，而心亦不敢出也。

⑪交绝：友情断绝。　恶声：说人的坏话。《史记正义》言君子之人，交绝不说己长而谈彼短。

⑫去：离开。　洁：纯洁，即辩护、洗刷自己。《史记索隐》言忠臣去离本国，不自洁其名，云己无罪，故《礼》曰"大夫去其国，不说人以无罪"是也。

⑬数(shuò)：屡次。

⑭亲：偏向，热衷。　察：察问，体察。

【译文】

我听说贤能明圣的国君，功业建立起来了就不让它废弃，所以能够记载在像《春秋》一样的史册中；有预见的士人，声名成就了就不让它毁坏，所以一直被后世称扬。像先王这样的报复仇怨洗雪耻辱，削平了有万辆战车的强大国家，收取了这个国家八百年来所有的积蓄，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遗余下来的教化还没有衰竭，执行政令负责治事的大臣，修明法令，谨慎地对待庶出子孙，他的恩泽推及到了平民百姓，这些都可以用来教育后代。

我听说，善于创始的不一定善于完成，善于开端的不一定善于

结束。从前伍子胥的劝说被阖闾采纳，因而吴王使自己的足迹最远到达了楚国郢都；夫差不认为伍子胥的劝说是对的，赐给他皮口袋装着他飘浮在长江上被淹死了。吴王夫差不懂得伍子胥早先的言论可以用来建立功业，所以沉溺了子胥也不后悔；子胥没有及早看出君主有不同的气量，因此一直到被抛入长江也不改变原来的主张。

脱身免祸，建立功业，来表明先王的心迹，是我的上策。遭受损害侮辱的议论诽谤，毁坏先王的名声，这是我最大的恐惧。面临遭受不可预测的罪过，又用侥幸去图谋私利，从道义上说我是不敢去做的。

我听说古代的君子，友情断绝不去说别人的坏话；忠诚的臣子离开原来的国家，也不替自己的名声辩白。我虽然没有才能，也是多次向君子承奉了教导的。恐怕亲近大臣们听信左右待从的话，不体察已被疏远了的人的行为，所以冒昧地献上这封信让您知道我的心意，希望君王好好考虑一下。

于是燕惠王重新封乐毅的儿子乐间做昌国君；而乐毅也往来于燕国、赵国之间重新和燕国修好，燕国、赵国都任用他做客卿。乐毅死在赵国。

【原文】

乐间居燕三十余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欲攻赵，而问昌国君乐间[①]。乐间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②]。"燕王不听，遂伐赵。赵使廉颇击之，大破栗腹之军于鄗，禽栗腹、乐乘[③]。乐乘者，乐间之宗也[④]。于是乐间奔赵，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与赵和，赵乃解而去[⑤]。

燕王恨不用乐间，乐间既在赵，乃遗乐间书曰："纣之

时，箕子之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6]；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冀其变[7]。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后二子退隐[8]。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9]。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10]。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

乐间、乐乘怨燕不听其计，二人卒留赵。赵封乐乘为武襄君。

其明年，乐乘、廉颇为赵围燕，燕重礼以和，乃解[11]。后五岁，赵孝成王卒[12]。襄王使乐乘代廉颇[13]。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其后十六年而秦灭赵。

其后二十余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14]。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15]。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注释】

①三十余年：《史记志疑》案：乐间继封昌国，在燕惠王元年已后，则至栗腹攻赵时安得三十余年哉，当作"二十余年"。　燕王喜：燕国末代君主，公元前254年～前222年在位。

②四战之国：《史记索隐》言赵数距四方之敌，故云"四战之国"。《史记正义》东邻燕、齐，西边秦、楼烦；南界韩、魏，北迫匈奴。

③鄗(hào)：古地名，在今河北省高邑县东南。　禽：通"擒"。

④宗：宗族。《史记志疑》以为此句当在后文"赵封乐乘为武襄君"下，系错简。

⑤解：解除包围。

⑥犯：冒犯。　冀：希望。

⑦商容：商纣王时大臣。 不达：不显达。指被罢黜。 祇(zhī)：同“只”。
⑧民志不入：《史记索隐》民志不入谓国乱而人心向外，故云‘不入’。狱囚自书：《史记索隐》又狱囚自出，是政乱而士师不为守法也。
⑨桀暴：凶恶残暴。 累：罪行。
⑩室：室内。 尽：完全，透彻。
⑪沈家本：《史记琐言》上文云“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和，赵乃解而出”。按：此文复出而未删正者也，《燕世家》及《廉颇传》，燕与赵和，止一事。
⑫赵孝成王：赵国国君，公元前265年～前245年在位。
⑬襄王：即悼襄王，赵国国君，公元前244年～前236年在位。
⑭乐卿：县名，在今河北清苑县东南。卿，《汉书·高帝纪》、《地理志》均作“乡”。《史记会注考证》茅坤曰：“汉高帝所严事，孔子而下，信陵、乐毅两人耳。”
⑮乐臣公：《史记志疑》附案：臣公四见，《集解》、《索隐》并云“一本作‘巨公’。‘巨’字是，《田叔传》作“巨公”，《汉书》作“钜”，可证，此传讹耳。 高密：古地名，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译文】

乐间居住在燕国二十多年，燕王喜采纳他的宰相栗腹的计策，想进攻赵国，就询问昌国君乐间。乐间说：“赵国是一个需要经常从事四方作战的国家，它的民众熟习战争，不可去攻打它。”燕王不听从，就去攻打赵国。赵国派廉颇迎击它，在鄗地把栗腹的军队打得大败，擒住了栗腹、乐乘。乐乘是乐间同一宗族的人。于是乐间奔往赵国，赵国就包围了燕国。燕国割了大量土地来与赵国讲和，赵国才解除包围撤回去了。

燕王悔恨不采纳乐间的意见，乐间已经到了赵国，就写了一封信给乐间说：“殷朝纣王的时候，箕子不被任用，还是犯颜直谏从不懈怠，总是希望纣王能听从他的意见；商容因为劝谏纣王遭到贬谪，他自身遭受了羞辱，总是希望纣王的态度能够改变。等到民心涣散，牢房里的囚犯能随便逃脱的时候，这以后他们两人才辞官隐

居了。所以殷纣王背上了凶恶残暴的罪名，他们两人没有丢失忠诚圣洁的美名。为什么呢？他们忧虑国家祸患的责任完全尽到了。如今我本人虽然愚昧，不像殷纣那样暴虐吧；燕国民众虽然扰乱，不像殷朝民众那样严重吧。家室内部有纷争，相互之间不尽情述说，却去告诉邻居。你不坚持直谏和奔往赵国这两方面，我本人不认为你的做法是可取的。

乐间、乐乘怨恨燕国不听从他们的计谋，二人终于留在赵国，赵国封乐乘做武襄君。

第二年，乐乘、廉颇替赵国包围了燕国，燕国拿出厚重的礼物来讲和，赵国才解除了包围。以后五年，赵孝成王去世了。悼襄王派乐乘替代廉颇的官职。廉颇进攻乐乘，乐乘逃跑，廉颇逃亡进入魏国。这以后十六年秦国就灭亡了赵国。

这以后二十多年，汉高帝刘邦经过赵地，询问："乐毅有后代吗？"回答说："有个乐叔。"高帝把乐叔封在乐卿，称号叫华成君。华成君就是乐毅的孙子。而乐氏家族还有乐瑕公、乐巨公，在赵国将要被秦国灭亡的时候。逃亡到了齐国的高密。乐巨公长子修习黄帝、老子的学说，在齐国有显赫的名声，被人们称做贤师。

【原文】

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①。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②。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③。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注释】

①蒯(kuǎi)通：秦汉之际策士。其辩说参见《淮阴侯列传》。 主父偃：西

汉人，官至汉齐王相。详《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本师：宗师。 河上丈人：相传古代高士名，后晋葛洪据此而附会为河上公。 出：此指学问出自何人处。

③安期生：又称安期、安其生，传说中的仙人，据说他从河上丈人学习黄老之说。 毛翕(xī)公：人名，不详。 盖(gě)公：汉初胶西人，当时著名的道家人物。

④胶西：地区名，泛指山东胶水以西一带。 曹相国：即汉初相国曹参。

【译文】

太史公说：当初齐国的蒯通和主父偃读到乐毅写的回复给燕王的这封信时，都曾不禁放下信来感动得流出眼泪的。乐臣公学习黄帝、老子的学说，他的宗师称号叫河上丈人，不知道河上丈人是从谁哪里学习来的。河上丈人教了安期生，安期生教了毛翕公，毛翕公教了乐巨公，乐瑕公教了乐臣公，乐巨公教了盖公。盖公在齐国高密、胶西一带讲学，是曹相国的老师。

史记全译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题解】

本篇由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四人合传，谱写出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

文篇极写蔺相如，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廉蔺交欢，赞扬蔺相如的智勇双全，不畏强秦的谋略、胆识，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气度、品质，树立起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为千百年来人们所传诵。论赞对蔺相如给以高度评价，称其“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司马迁这样热情的评许，表明他是在肯定一种优秀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以激励来者，企望后人。以此文篇还通过记叙廉颇之特备太子即位及陈兵边境，赵奢之言两鼠斗穴中勇者胜及破秦军阏与下，李牧之食士卒，习骑射，谨烽火及终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使单于奔走，是同样肯定了智勇对于历史上军事胜利的重要作用。司马迁提出“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的思想，认为将相大臣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作为自己处事，包括对待死亡的重要标准，这同时是揭示出人们能产生智勇的力量源泉。

在处理国家和个人之间二者利益的关系时，司马迁特别肯定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原则。以此在蔺相如之外，特别赞扬了廉颇肯于负荆请罪的精神，亦同时表彰了赵奢与平原君。赵奢所言“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只有“赵固”，才能有平原君之富足。按照这样的思想治理赵国，结果“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这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进一步阐述了国家与个人的关

系。赵奢之妻进言赵孝成王勿任其子赵括为将，同样是“先国家之急”的一种真诚忧虑。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是将相和，上下平，国强民富以求得发达兴旺的重要思想条件和政治保证。

本篇的记述提供了外交与军事斗争协调的优秀例则，强调出色的外交斗争必须以坚强的军事准备作后盾。渑池之会，在政治外交上秦终不能加胜于赵，有一个条件是“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司马迁是认识到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从军事家传的角度看，司马迁还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将领在战争行为中的主观能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因时因地制宜决定的战略、战术方案，不应该因施加外力而随意变动，在这方面，军事将领的谋略、果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赵括之代廉颇，李牧之居代雁门，以及赵奢之令军中，均从正反的角度阐明了它的重要性。一是军事行动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存亡，应严肃对待，重视实战经验，不可轻忽视之，切忌纸上谈兵；看重这一点，对于国君的任用将领尤为关键，赵括之败于长平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本文的记述表明，战国后期，赵国随着军事的胜败而兴盛以至于败亡，除表现军事将领的智勇以外，也反映了国君任用人才贤否的重要影响；最后，终因赵王迁之中反间，以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而为秦所灭。

全篇合传，既以廉颇事迹贯串前后，相互勾连，又以战事进程彼此衔接，不断引发。在总叙廉颇蔺相如之后，写“其明年，赵奢破秦军阏与下”而续撰赵奢事迹。赵奢之传结尾亦言，“其明年，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拔武遂、方城”，而后续撰李牧之传以广其言行。《史记》之合传，其形式依实而言，千变万化。

【原文】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①]。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②]。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3]。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4]。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5]；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6]。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7]：'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8]"。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9]。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10]。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11]。'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12]？"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13]。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14]。"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15]。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16]。"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注释】

①赵惠文王十六年：即公元前283年。 阳晋：齐邑名，在今山东郓城县西。依《年表》，当作"淮北"，事在十五年。 拜：授予官职。

②宦者令：宦官的头目。 缪：姓，音miào。

③和氏璧：楚国人卞和发现的一块璞，经雕琢而成一块宝玉，后人名之为"和氏璧"。《韩非子·和氏》篇中有记载。

④秦昭王：秦国国君，名则，一名稷，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 遗(wèi)：送。

⑤徒：白白地。 见：被。

⑥即：则，又。 患：担心。

⑦窃：私下。 亡走：逃跑。

⑧境：指边境。

⑨幸：宠幸，宠爱。

⑩束：捆绑。

⑪肉袒：脱衣露出上体。 斧质：古刑具，置人于砧板上以斧砍之。质，同锧，铁砧板。

⑫不：同"否"。

⑬曲：理亏，不在理。

⑭均：衡量。 负：使……担当责任。

⑮奉："捧"之古字。

⑯请：副词，本句话中表示请您允许我做某事。

【译文】

廉颇是赵国的优秀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替赵国领兵攻打齐国，大败齐军，夺取了阳晋，被任命做了上卿，凭着勇气他在诸侯各国中闻名。蔺相如是赵国人，做了赵国宦者令缪贤家中的门客。

赵惠文王的时候，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了，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信，表示愿意拿十五座城请交换这块宝玉。赵王和大将军廉颇及各位大臣商议：要是把宝玉给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可能得到，白白地被欺骗；要是不给他宝玉，又担心秦兵会来攻打。对策还没有确定，想找一个可以派去答复秦国的人，没能找到。宦者令缪贤说："我家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派去。"赵王问："凭什么知道他可以派去？"回答说："我曾经犯过罪，私下打算想逃跑到燕国去，我的门客相如制止了我，说：'您凭什么了解燕王呢？'我告诉他说：

‘我曾经跟从大王和燕王在边境上相会，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希望结为朋友”。凭这点我了解他，所以想到他那里去。’相如对我说：‘赵国强大而燕国虚弱，而您又受到赵王宠爱，所以燕王想结交您。如今您是从赵国逃亡跑到了燕国，燕国畏惧赵国，在这种形势下他一定不敢把您收留下来，而是要把您捆绑起来归还给赵国了。您不如袒露肩膊伏在刑具上请求治罪，或许会有幸得到赦免呢。’我听从了他的计策，大王也开恩赦免了我。我私下认为这个人是勇士，有智谋，派他出使应该是合适的。”于是赵王就进行召见问蔺相如说：“秦王拿十五座城请交换我的宝玉，可不可以给他？”相如说：“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不可以不答应他。”赵王说：“取走了我的宝玉，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说：“秦国拿城邑来求宝玉而赵国不答应，理亏在赵国。赵国给了宝玉但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理亏在秦国。衡量一下两种对策，宁肯答应他来让秦国担当理亏的责任。”赵王说：“哪个人可以派到秦国去？”相如说：“您王一定派不出别人，我愿意捧着和氏璧前往出使。城邑划进了赵国就把宝玉留在秦国；城邑不能划进来，请允许我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赵王于是就派遣相如捧着和氏璧往西去秦国。

【原文】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①。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②。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③。”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④’。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⑤！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⑥。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⑦。何者？严大

国之威以修敬也[8]。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9]；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10]。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11]。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12]。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13]。”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14]。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15]。

【注释】

①章台：秦国渭南离宫中的台观名，旧址在今陕西长安县故城。 奏：进献。

②美人：指妃嫔、姬妾。 左右：指秦王的近侍。

③偿：抵偿，补偿。 瑕：玉上的小斑点。 指示：指出来给人看。

④却：退。 负：依仗。

⑤布衣之交：平民间的友谊交往。

⑥逆：违背，触犯。

⑦斋戒：古人为表示对神的虔诚，或对某事的重视，在举行祭祀前沐浴更衣，戒酒戒荤，并戒女色，总称斋戒。 拜：叩拜。 书：国书，赵王的复信。 庭：同“廷”，朝廷。

⑧严：尊重。 修：表示。

⑨列观：一般的台观。 倨(jù)：傲慢。

⑩睨(nì)：斜视。

⑪辞谢：道歉。 固请：一再请求。 有司：有关部门主管官吏。 案：审视，指划。

⑫度(duó):推测,估计。　特:只,不过。　详:通"佯"。

⑬九宾:古代外交上最隆重的礼节。由九个迎宾礼官依次传呼,接引使者上殿,故云九宾。

⑭舍:让……住在。　广成:接待外宾的馆驿名。　传(zhuàn):馆舍,驿站。

⑮负:背弃。　衣褐:穿着粗布衣服。　径道:小路,便道。

【译文】

秦王坐在章台上接见相如,相如捧着宝玉进献给秦王。秦王特别高兴,把宝玉传递着让妃嫔姬妾和身边的近侍们观看,左右的人都呼喊着万岁。相如看出秦王没有意思要把城邑抵偿给赵国,就向前说:"宝玉有小斑点,请允许我指给您王看。"秦王授给他宝玉,相如因而把持着宝玉退后站起来,倚靠着柱子,愤怒得头发往上竖起来冲动了帽子,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宝玉送信到赵王那里,赵王把全体大臣都召在一起商议,都说'秦国贪婪,仰仗它的强大,拿空话来求宝玉,抵偿的城邑恐怕不可能得到'。商议着不想给秦国宝玉。我认为一般平民间的友谊交往尚且不互相欺骗,更何况是大国呢!而且因为一块宝玉的缘故触犯强大秦国的欢快情绪,是不应该的。于是赵王就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宝玉,叩拜着在朝堂上送出国书。为什么呢?尊重大国的威严来表示敬意呀!如今我来到了,大王在一般的台观接见我,礼节上特别傲慢;得到了宝玉,传递给妃嫔姬妾们看,来戏弄我。我观察大王没有意思要把城邑抵偿给赵王,所以我重新取回宝玉。大王一定想逼迫我,我的头如今要和宝玉一起都碎在这柱子上了!"相如把持着他手中的宝玉斜视柱子,想用它来击撞殿柱。秦王恐怕他破坏了宝玉,就道歉着一再请求,召来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审视着地图,指出把从这里到那里的十五个都邑划给赵国。相如估计秦王只不过是用欺诈手段假装给赵国城邑,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共同传颂

的宝物，赵王害怕，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出宝玉的时候，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堂上设置九宾传呼的礼仪，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推测着，最终不能够强行夺取，就答应斋戒五天，把相如安排在广成宾馆住宿。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绝对会违背约定不给抵偿城邑，就派他的随从人穿着粗布衣服，怀藏着那块宝玉，从小路上逃走，把宝玉送回赵国。

【原文】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①]。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②]。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③]。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④]。"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⑤]。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⑥]。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⑦]。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⑧]。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⑨]。

【注释】

①缪(mù)公：即穆公。缪，通"穆"。 坚明：坚决明确地遵守。 约束：规约，盟约。

②见……于：被。 负：辜负，对不起。 间(jiàn)：间道，乘间。即偏僻的小路。

③一介之使：一个使臣。"一介"在这里表明使者的身份之低，和礼数之简，意即"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使臣"。"介"通"芥"，小草，表示微不足道。

④荡镬(huò)：开水锅，古代烹人的刑具。　孰：同"熟"，仔细。

⑤嘻：《史记索隐》音希。乃惊而怒之辞也。

⑥礼：指所设九宾之礼仪。

⑦上大夫：大夫中最高的一级爵位，仅次于卿。

⑧石城：赵邑名，在今河南林县南。

⑨二万：《史记志疑》案：《表》作"三万"。

【译文】

秦王斋戒五天以后，就在朝堂上设置了九宾大礼，引见赵国使者蔺相如。相如来到，对秦王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多位国君，未曾有过坚决明确地遵守盟约的情况。我实在是害怕被您王欺骗而辜负了赵国，所以让人带着宝玉回去，抄偏僻小路到达赵国了。况且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大王派遣一个小小的使臣到赵国，赵国马上把宝玉捧来。如今凭着秦国的强大先割出十五座都邑给赵国，赵国难道敢于留下宝玉来得罪大王吗？我知道欺骗大王的罪过应当被诛杀，我请下油锅受烹煮的刑罚，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商量谋划这件事。"秦王和群臣面面相觑并发出惊怒的声音。侍从中有人想把相如拉出去，秦王趁机说："如今杀了相如，终归不能得到宝玉，反而断绝了秦赵两国的交情，不如借这个机会优厚地款待他，让他回赵国去，赵王难道会因为一块宝玉的缘故欺骗秦国吗！"终于在朝堂上接见了相如，全部进行完九宾大礼让他回去了。

相如回国以后，赵王认为他是一位贤能的大夫，作为使臣没有在诸侯国受侮辱，任命相如做上大夫。秦国也不把城邑划给赵国，赵国最终也没有给秦国宝玉。

这以后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了石城。第二年，再次进攻赵国，杀了两万人。

【原文】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②。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③。"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④。"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⑤。"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⑥。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⑦。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⑧。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⑨。"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⑩。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注释】

①为好会：为了友好而进行会见。　西河：指今陕西东南黄河以西一带。　外：《史记索隐》在西河之南，故云"外"。　渑(miǎn)池：秦邑名，在今河南渑池县西。

②诀(jué)：决绝，长别。赵王此行有可能遇险，故作此语。　道里：路程。

③酣(hān)：尽量饮酒而心情畅快。　好(hào)音：喜好音乐。　瑟：古弦乐器名。

④御史：职官名，战国时职掌图书文籍，记载国家大事，同后世之史官。

⑤盆缻(fǒu)：《史记集解》"《风俗通义》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

鼓之以节歌也'。"瓴，同"缶"。

⑥前进：上前进献。 请：此处表示请对方做某事。

⑦刃：杀。此处为动词。 叱(chì)：喝骂。 靡：后退，溃散。

⑧怿：高兴，痛快。

⑨寿：向人进酒或献礼。

⑩竟酒：直至酒宴完毕。

【译文】

秦王派出使者告诉赵王，想和赵王在西河南边的渑池城邑进行友好会见。赵王畏惧秦国，不想成行。廉颇、蔺相如谋划说："君王不成行，是表示赵国软弱而且胆怯。"赵王于是成行，相如跟从着。廉颇送到国境上，和赵王长别说："您王成行，估计路程与相互会见的礼仪进行完毕，返回来，不会超过三十天。三十天不返回，就请允许我确立太子做国王，以便断绝秦国的悬念。"赵王答应了，就和秦王在渑池进行了会见。秦王饮酒到沉酣畅快的时候，说："寡人私下听说赵王喜好音乐，请弹瑟吧。"赵王弹了瑟。秦国的御史向前来记下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相会饮酒，令赵王弹了瑟。"蔺相如向前说："赵王私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土乐，请让我给秦王进上盆缶，以便互相娱乐。"秦王发怒，不答应。这时相如向前递上瓦缶，趁势跪下请秦王敲击。秦王不肯敲击瓦缶。相如说："在五步的距离之内，我蔺相如请能把颈项里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了！"左右的侍从想杀相如，相如张大眼睛喝骂他们，左右侍从们都吓得倒退了。当时秦王不高兴，在这般情形下只好敲击了一下瓦缶。相如回过头召唤赵国的御史记下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瓦缶。"秦国的群臣说："请拿赵国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也说："请拿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秦王一直到酒宴完毕，始终也没能在赵国面前取胜一手。赵国也大量陈设兵力来防备秦国，秦国不敢轻举妄动。

【原文】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①。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②。"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③。"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④。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⑤。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⑥。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⑦！臣等不肖，请辞去⑧。"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⑨？"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⑩？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⑪。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⑫。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⑬。"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⑭。

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一军。居二年，廉颇复伐齐几，拔之⑮。后三年，廉颇攻魏之防陵、安阳，拔之⑯。后四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⑰。其明年，赵奢破秦军阏与下⑱。

【注释】

①右：上。古代究竟以左为尊还是以右为尊，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并不一致。《史记索隐》王劭按：董勋《答礼》曰"职高者名录在上，于人为右；职

卑者名录在下，于人为左，是以谓下迁为左"。《史记正义》秦汉以前用右为上。

②徒：仅仅，只。 素：向来，本来。 贱：指出身低贱。

③宣言：扬言。

④列：位次。

⑤引：导引。

⑥相与：共同，一起。 高义：高尚的品节、大义凛然的行为。

⑦庸人：一般人。

⑧不肖：不贤，没出息。

⑨孰与：在句中表示比较，即哪一个更厉害。

⑩驽(nú)：本指劣马，此引申为愚笨、无能。

⑪顾：但。

⑫负荆：背着荆条，表示愿受责罚。

⑬宽：宽宏大度。

⑭刎颈之交：急难时可以互相为之死的朋友。

⑮几：齐地名，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南。《史记志疑》案：几是魏邑……此作"齐几"，误。裴骃谓或属齐，非也，先是楼昌攻几不能取，故云复伐。又"居二年"乃"居三年"之误。

⑯后三年：《史记志疑》案：当作"后一年"，乃惠文王二十四年事也。防陵：魏邑名，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南。 安阳：魏邑名，又名宁新中，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南郊。

⑰平邑：齐邑名，在今河南南乐县东北。

⑱阏(yù)与：赵邑名，在今山西和顺县。

【译文】

会见结束以后回到赵国，由于相如功劳大，委派他担任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担任赵国将领，有攻夺城邑旷野征战的大功劳，但蔺相如只是凭借口舌辩说立了点功劳，官位却处在我的上面，而且相如原本是个地位低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忍心处在他的下面。"扬言说："我要是见到了相如，一定要侮辱他。"相如

听说了，不愿意和他相会。相如在每次上朝的时候，常常称说有病，不想同廉颇争位次。不久相如外出，在路见望见了廉颇，相如导引坐车躲避起来。这时门客们共同规劝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属来事奉您，仅仅是因为仰慕您的高节大义。如今您和廉颇处在相同的位次上，廉老先生放出恶言您却畏惧躲藏，惧怕得特别厉害，就是一般人都尚且感到羞愧，更何况是将军丞相呢！我们这些人没有才能，请允许我们告辞离去。"蔺相如坚决制止他们，说："依您们看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说："不如秦王。"相如说："凭秦王的威势，相如却在朝堂上叱责他，羞辱他的众多大臣，相如虽说笨拙，唯独害怕廉将军吗？但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不敢对赵国用兵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呀。如今两虎共同争斗，这种情势发展必定不能共存。我之所以这样的忍让，是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把个人的恩怨摆在后面呀。"廉颇听说了，裸露肩背，背着荆条，通过宾客到蔺相如的家门来道歉认罪。说："我是个鄙俗低贱的人，想不到将军宽宏大量到了这样的程度。"两个人终于交欢和好，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

这一年，廉颇往东去进攻齐国，打败了齐国一支军队。过了两年，廉颇重新去攻打齐国的几地，夺取了它。以后三年，廉颇进攻魏国的防陵、安阳，夺取了它。以后四年，蔺相如统领军队去进攻齐国，到了平邑就收兵了。第二年，赵奢在阏与城下打败了秦军。

【原文】

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①]。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②]。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③]？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

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4]？”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

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5]。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6]。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7]。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8]。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9]。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10]。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11]。”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12]，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许历曰：“请就𫓧质之诛[13]。”赵奢曰：“胥后令邯郸[14]。”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

【注释】

①田部吏：征收田赋的官吏。

②用事者：当权管事的人。

③纵：纵容，放纵。 奉公：遵奉公家的税制。

④上下:此指贵族与平民。 平:公平。 轻:轻视,小看。

⑤军:驻扎。 武安:赵邑名,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

⑥候:侦察敌情的军吏。

⑦壁:营垒。

⑧间(jiàn):间谍。

⑨卷甲:收起铠甲。

⑩悉甲:全军。

⑪内:同"纳"。接纳。

⑫不意:没料到。

⑬就:接受。 铁质:即"斧质"。铁,同"斧"。

⑭胥:通"须",等待。《史记志疑》钱宫詹曰:"'胥后令邯郸'是五字句。赵都邯郸,谓当待赵王之令也。"此解甚惬。

【译文】

赵奢是赵国征收田赋的下级官吏。在收取租税的时候平原君这一家却不肯交纳租赋,赵奢根据法令加以惩治,杀了平原君家九个当权管事的人员。平原君发怒,将要杀死赵奢。赵奢趁机去劝告说:"您在赵国是贵公子,如今纵容您家就不能遵奉公家的税制,法令的权威就会被削弱,法令权威被削弱国家就会衰弱,国家衰弱别国军队就会来侵犯,别国军队来侵犯这样赵国就会灭亡,您怎么能够有这等富足呢?凭借您的高贵,奉公守法就会对待贵族平民一样公平,对待贵族平民一样公平就会使国家强盛,国家强盛就会使赵国稳固,而您作为贵戚,难道会被天下人轻视吗?"平原君认为他贤能,把他推荐给赵王。赵王任用他治理国家赋税,全国赋税的收取特别公平,民众富有并且国家的府库充实。

秦国攻打韩国,驻扎在阏与。赵王召来廉颇询问说:"可不可以援救?"回答说:"道路遥远险峻狭窄,很难援救。"又召来乐乘询问这件事,乐乘的回答和廉颇的话是一样的。又召来赵奢询问,赵奢回答说:"那里道路遥远险峻狭窄,就譬如像是两只老鼠在穴窟中

争斗，只有勇猛的一方能够取胜。"赵王于是命令赵奢领兵，去援救阏与。

军队离开邯郸三十里，赵奢就在军中下达命令说："有对用兵作战的事进谏的要处死。"秦军驻扎在武安西面，秦军击鼓噪动部勒士兵，喊声使得武安城中的屋瓦全都震动起来。军队中有一个负责侦察敌情的小吏来说要紧急援救武安，赵奢马上把他斩了。加固营垒，留在原地二十八天不向前开行，又一次增强营垒。秦国的间谍混进来了，赵奢用好的饮食招待后放他走了。间谍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给秦将，秦将特别高兴说："像这样离开国都三十里军队就不前行，还加强营垒，阏与不是赵国的土地了。"赵奢在已经放走了秦国间谍以后，就卷起铠甲急速行军，两天一夜就到了，命令善于射箭的人在距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军中营垒刚刚建成，秦国人听说了，全军倾巢就到达了。军士许历请允许对用兵作战的事进谏，赵奢说："让他进来。"许历说："秦国人没有料到赵国军队会来到这里，他们赶来的气势很盛，将军一定要厚厚的集结阵势等待着他。不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失败。"赵奢说："请让我接受您的指教。"许历说："请求走向斧质执行死刑。"赵奢说："应当等待赵王的命令。"许历再次请求进谏，说："最先占据北山顶上的一方会取胜，在后面到达顶上的会失败。"赵奢答应去做，随即出动一万人急速上去。秦兵在后面到达，争夺山顶不能上去，赵奢指挥军队进行攻击，把秦军打得大败。秦军瓦解后逃跑，就解除了阏与的包围而回国了。

【原文】

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①。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

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②。七年，秦与赵兵

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3]。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4]。"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5]。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6]。"赵王不听，遂将之。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7]。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8]。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9]。"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10]。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11]。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12]。"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13]？"王许诺。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14]。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15]，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16]。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17]。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注释】

①国尉：位次于将军的军官。

②孝成王：赵国国君，公元前 265 年—前 245 年在位。

③七年：《史记志疑》案：乃“八年”之误。　距：通“拒”，对抗。　长平：赵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笃：重。

④恶：憎恨，畏忌。

⑤胶柱：用胶把瑟的弦柱粘死，无法调松紧。柱，指瑟上用以卷弦的短轴，调节音调高低。

⑥书传：书本。　合变：应合变化。

⑦当：抵敌。

⑧兵：打仗，作战。　死地：置人于死地；危险的事情。　易：轻易，轻率。

⑨即：通“则”，就，便。

⑩妾：古代妇女自称的谦词。　奉：亲自送。　所友者：结交的朋友。

⑪东向而朝：面向东而接受部下的参见。古代除正式坐殿升堂以南向为尊外，一般集会宴饮以东向为尊。　便利：方便有利。

⑫置：搁置，放弃。

⑬随坐：连坐。

⑭约束：纪律，号令。　易置：撤换。　军吏：所属下级军官。

⑮纵：派出。　详：通“佯”。

⑯博战：搏斗、作战。　博通“搏”。

⑰阬：同“坑”，活埋。

【译文】

赵惠文王赐给赵奢的封号是马服君，任命许历做国尉。赵奢从此和廉颇、蔺相如地位相等。

这以后四年，赵惠文王去世，儿子孝成王继位。七年，秦国和赵国的军队在长平互相对抗，这时赵奢已经死亡，蔺相如又病得很重，赵国派廉颇领兵攻打秦兵，秦兵多次打败了赵军，赵军加固营垒不出战。秦兵多次挑战，廉颇不肯应战。赵王相信秦国间谍散布

的谣言。秦国间谍散布谣言说:"秦国所忌恨的,只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来做将军。"赵王因此任命赵括做将军,代替廉颇。蔺相如说:"您王根据虚名委派赵括,就好像用胶粘死弦轴来弹瑟。赵括只是能读他父亲的书本,不懂得随机应变。"赵王不听从,还是委派赵括领兵。

赵括从年轻时就学习兵法,谈论起战事,认为天下没有谁能敌过他。曾经和他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作战的事,赵奢不能难倒他,但是并不说他行。赵括的母亲问赵奢其中的缘故,赵奢说:"作战,是把人置于死地的事,但是括把它说得太轻易了。如果赵国不任用括为将也就罢了,假若一定任用他做将,打败赵军的一定是括了。"等到赵括将要领兵出行,他母亲给赵王呈上书奏谈到说:"赵括不可以让他做将。"赵王说:"什么原因?"回答说:"当初我事奉他父亲,他父亲当时做将,亲身所捧着饭菜饮水去献给别人吃的事有几十次,所结交的朋友有几百人,大王和宗室所赏赐给他的钱物都用来给了军吏和僚属。接受了命令的时候,不过问家中事务。如今赵括刚一做了将军,就面向东坐着接见部下,军吏们没有一个敢抬头来看他的,您王所赐的金帛,都送到家中收藏起来,并且每日看到有方便有利的田土屋宅可以购买的就买下来。您王认为和他父亲比起来会怎么样?父子二人的心地是不同的,希望您王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老母亲放下这件事吧,我已经决定了。"赵括母亲趁机说:"您王最终要派遣他,假若他有不称职的事情发生,我能够不受连坐吗?"赵王答应了。

赵括代替了廉颇以后,把原来的纪律号令全都变更了,原来的下级官吏也都撤换了。秦将白起听说了,派出奇兵,假装着失败逃跑,并断绝赵军的运粮通道,把赵括的军队分割成两部分,使他们的士卒军心涣散。经过四十多天,赵军饥饿,赵括出动精锐的士卒亲自领着去拼搏战斗,秦军射杀了赵括。赵括军队失败,几十万兵众就投降了秦国,秦国把他们都活埋了。赵国前前后后所亡失的兵

士总计四十五万。第二年，秦兵就包围了邯郸，有一年多时间，几乎已经是不能摆脱。依靠楚、魏等诸侯国前来援救，才得解除对邯郸的包围。赵王也因为赵括母亲先说明白了，终竟没有诛杀她。

【原文】

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①。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鄗，杀栗腹，遂围燕②。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③。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④？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⑤？"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⑥。

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⑦。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拔武遂、方城⑧。

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⑨。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⑩。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⑪。"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⑫。"廉颇卒死于寿春⑬。

【注释】

①五年:《史记志疑》案:乃"七年"之误。 孤:指长平战中死士的遗孤。

②鄗(hào):赵邑名,在今河北高邑县东南。

③尉文:徐广云:"尉文,邑名。"按:《汉书》表有"尉文节侯",云在南郡。盖尉,官也;文,名也。谓取尉文所食之邑复以封颇,而后号为信平君。 假:代理。

④吁(xū):感叹之词,表示不解。 见:见解。 晚:迟钝,落后。

⑤市道交:把市场上的商品买卖交换关系用到交朋友上。

⑥繁阳:魏邑名,在今河南内黄县西北。

⑦悼襄王:赵国国君,公元前244年—前236年在位。

⑧其明年:《史记志疑》案:当作"后二年",盖廉颇奔魏在孝成卒年,李牧攻燕在悼襄二年也。 武遂:燕邑名,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 方城:燕邑名,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

⑨郭开:赵王宠臣。 毁:诋毁,说坏话。

⑩被:通"披"。

⑪遗矢:拉屎。矢,通"屎"。

⑫思用赵人:想统帅赵国军队。

⑬寿春:楚邑名,后为楚都,在今安徽寿县。

【译文】

自从邯郸的围困解除五年,燕国采用栗腹的计谋,说"赵国的壮年人全都死在长平,这些人的遗孤还没有长成壮年",发兵攻击赵国。赵国派廉颇统兵,进击,在鄗邑把燕军打得大败,杀了栗腹,于是包围了燕国。燕国割出五座城邑请求讲和,就听从了他。赵王把尉文封给廉颇称他叫信平君,做了代理相国。

廉颇从长平免职回来,失掉权势的时候,从前的宾客全都离去。等到重新启用做了将军,宾客又再次来到。廉颇说:"客人们退回去吧!"宾客说:"哼!您的见解为什么这样落后?天下的人都是

按做生意的看法交朋友，您有权势，我就依从您，您没有权势就离去，这是当然的道理，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过了六年，赵国派廉颇攻打魏国的繁阳，夺取了它。

赵孝成王去世，儿子悼襄王继位，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发怒，攻击乐乘，乐乘逃跑。廉颇就奔往魏国的大梁。第二年，赵国就任命李牧做将领去进攻燕国，攻占了武遂、方城。

廉颇居住在魏国很久了，魏国不能信用他。赵国由于多次被秦兵所困，赵王想着重新得到廉颇，廉颇也想着重新在赵国受到任用。赵王派出使者去观察廉颇还可不可以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多送给使者一些金钱，让他说廉颇的坏话。赵国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为他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披着甲胄跨上马，表示还可以被任用。赵国使者回来报告国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还很能吃饭，但是和我坐在一起，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他老了，就不召回他。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暗中派人迎接他。廉颇一担任了楚国将领，就没有功劳，说："我想统帅赵国士兵。"廉颇终于死在寿春。

【原文】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①]。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②]。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③]。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④]。"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⑤]。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⑥]。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

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⑦。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⑧。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⑨。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注释】

①代雁门：即代地的雁门郡。《史记正义》今雁门县在代地，故云代雁门也。

②便宜：按实际需要灵便处置。　莫府：幕府。莫，通"幕"。

③飨(xiǎng)：用酒食款待人。　谨：谨慎地察看，留意。

④辄(zhé)：立即。　收保：收兵进入营垒。保，同"堡"，营垒。又，《史记正义》急入垒，收敛而保护。

⑤让：指责，责备。

⑥田畜：耕作和畜牧。

⑦选：精选。　百金之士：曾获百金奖赏的士兵。《史记集解》引《管子》曰："能破敌擒将者赏百金。"　彀(gòu)者：能拉硬弓的射手。　彀，拉满弓。　勒：率领，组织。

⑧详：通"佯"。　北：败退。　委：抛弃，丢给。《史记索隐》委谓弃之，恣其杀略也。

⑨陈："阵"之古字。

⑩襜褴(dānlán)：又名澹林，当时活动在代地以北的部族。　东胡，当时活动在今辽宁西部、内蒙东部一带的部族。　林胡：当时活动在今内蒙伊克昭盟一带的部族。

【译文】

李牧是赵国北部边境的优秀将领。经常驻守在代地的雁门郡，

防备匈奴。他有权依据实际灵便设置官吏，城市的租税都送到将军府署，作为士兵的费用。每日击杀几头牛犒劳士兵，练习骑马射箭，谨慎地管理烽火台，增加刺探情报的人员，优厚地对待作战的士兵。建立规约说："匈奴如果进来抢夺，就迅速收兵进入营垒，有人敢打捕获敌虏的要斩首。"匈奴每次入侵，烽火台就谨慎报警，立即进入营垒守御，不敢进行战斗。像这样经过几年，也没有伤亡损失。然而匈奴认为李牧胆怯，即使是赵国边境的士兵也认为我们的统帅胆怯。赵王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发怒，召回他，派其他人代替他做将领。

一年多，匈奴每次来侵犯，就出营斗战，多次失利，损失伤亡很多。边境不能够耕种放牧。重新来请李牧。李牧关上门不出来，坚决地称说有病。赵王就一再强令他起身派去统领兵众。李牧说："您王一定要任用我，同意我的做法像以前一样，才敢承奉令命。"赵王答应了。

李牧到了边境，执行像从前一样的规约。匈奴好几年没有得到什么。最终还是认为他胆怯。边境的士兵每日得到赏赐但没有用武的场所，都愿意进行一场战斗。于是就准备着精选的战车得到了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骑一万三千匹，曾获百金奖赏的勇士五万人，能拉硬弓的射手十万人，都组织起来演习战法。把大量的牲畜引出去放牧，满山满野布设民众。匈奴小规模入侵，假装失败不能取胜，把几千人丢弃给他们。单于听说了，大规模地统率部众来入侵。李牧设置很多的奇妙阵法，张开左右两侧的军队攻击它，把匈奴打得大败连同杀死的有十多万骑兵。灭掉了襜褴，打败了东胡，降服了林胡，单于逃跑。这以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城邑。

【原文】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

遂、方城[①]。居二年，庞煖破燕军，杀剧辛[②]。后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首十万[③]。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④]。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⑤]。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⑥]。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⑦]。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⑧]。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⑨]。

【注释】

①赵悼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44年。《史记志疑》案：当作"二年"。

②居二年：《史记志疑》案："二"当作"一"。 庞煖(xuān)：赵国将领。 剧辛：原本赵国人，后为燕将。

③后七年：当作"后八年"。 武遂：或作"武城"。

④宜安：赵邑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

⑤居三年：当作"居一年"。 番吾：又名播吾，赵邑，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南。 距：通"拒"。

⑥赵王迁七年：即公元年229年。赵王迁，赵国国君，公元前235年—前228年在位。 司马尚：赵国将领。

⑦赵葱：赵国王族成员。 颜聚：原为齐将，后归赵。

⑧微：暗中。《史记志疑》案：牧之死，《策》言其北面再拜，衔剑自刺，《史》言其不受命捕斩之，二说迥异……盖郭开、韩仓比共陷牧，而《列女传》又谓迁母谮牧，使王诛之也。

⑨后三月：《战国策》作"后五月"。

【译文】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逃亡进入魏国以后，赵国派出李牧去进攻

燕国，夺取了武遂、方城。过了两年，庞煖攻破燕军，杀了剧辛。这以后七年，秦国攻破武遂杀死了赵将扈辄，斩杀首级十万。赵国就任命李牧做大将军，在宜安攻击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赶跑了秦将桓齮。把李牧封为武安君。过了三年，秦国进攻番吾，李牧攻击打败了秦军，在南面和韩、魏两国相对抗。

赵王迁七年，秦国派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抗御秦军。秦国把很多黄金给了赵王的宠臣郭开，施行反间计，造谣说李牧、司马尚想造反。赵王就派赵葱和齐将颜聚替代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赵国派人暗中捕获了李牧，把他斩了。废免了司马尚。这以后三个月，王翦趁机紧急攻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了赵葱，俘虏了赵王迁以及他的将领颜聚，就灭亡了赵国。

【原文】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①。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②。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③！

【注释】

①非：不是。　处：处理，对待。

②方：当。　引：取过来。　发：发作，表现。

③信：通"伸"。　太山：即泰山。

【译文】

太史公说：明知要去死一定会表现勇敢，并不是去死是难事，如何对待死却是难事。当初蔺相如把璧玉取过来眼睛斜视着廷柱，同时叱责秦王的左右近侍，从情势上看也不过会被诛杀，然而有些士人因为胆怯懦弱就不敢把勇气表现出来。相如猛一振奋出他的

刚强节气，就在敌对国家伸张了威势；退回国内又宽宏地避让廉颇，声名比泰山还重。他正确地对待智谋勇敢，可以称得上是兼而有之了。

史记全译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题解】

齐湣王骄溢，出兵攻燕。燕昭王出于复仇的愿望，派乐毅率韩、楚、魏、赵、燕五国兵击齐，初至河上。就燕而言具有反强暴侵害的性质，有积极意义。嗣后诸侯之兵相继归国，燕军独长驱入临菑，尽虏其珠玉财宝入于燕，终下齐七十余城，湣王入莒为淖齿所杀，莒人相与立法章为齐襄王，保莒。田单由安平走保即墨。仅莒、即墨二城未为燕所下。这个阶段就燕而言已超出复仇的范围，具有侵犯性质，是非正义的战争。

本传附见画邑人王蠋，正以揭示燕之非正义的战争不能得到齐国士大夫的支持。王蠋之自经死，更能激发齐国官吏反燕的勇气与决心，这正是田单取胜的政治基础。

本篇也是军事史传。除战争的正义非正义性质之外，司马迁叙田单的谋略，施反间更燕将，称神师以激奋人心，使燕军劓卒掘冢以触怒齐民。然后食士卒，编妻妾于行伍，示老弱，遣使约降于燕，松懈燕军作战的警惕性、战斗力。准备停当，再施以火牛阵，一举大败燕军，杀骑劫，乘胜逐北，夺回齐所失七十余城，迎襄王入临淄。是战争的正义性质给予了田单以巨大的智谋、勇气。而在战术上田单亦有很强的创造意识，故司马迁以赞扬的笔调评说："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这是历史上以奇制胜的光辉战例，其中包含着卒富的辩证法思想，突出的是"奇"，而权诈中表现的却是无穷的变化。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司马迁所要肯定的正是这种关于无穷变化的思想。

【原文】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①]。湣王时，单为临菑市掾，不见知[②]。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③]。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④]。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以輵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⑤]。

燕既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于莒，因坚守，距燕军，数年不下[⑥]。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败死[⑦]。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⑧]。"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

顷之，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⑨]。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⑩]："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⑪]。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⑫]。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⑬]。"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⑭]。

【注释】

①诸田：指齐王族田姓各支。　疏属：旁支亲属，远宗。

②湣王：一作闵王，齐国国君，名地，公元前300—前284年在位。　临菑：齐都，在今山东临淄县北。　掾(yuàn)：属官。

③莒(jǔ)：齐邑名，在今山东莒县。

④安平：齐邑名，在今山东临淄县东北。　傅铁笼：用铁箍箍住。傅，通"附"。铁笼，即铁帽，铁箍。

⑤涂：通"途"，道路。輵(wèi)：车轴头。　即墨：齐邑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⑥淖(nào)齿：楚将。楚使其统兵救齐，湣王任他为国相，后与燕通谋杀湣王于莒。 距：通"拒"。

⑦即墨大夫：即墨的行政长官。

⑧习：熟悉。

⑨顷之：不久。 燕昭王：燕国国君，名平，公元前311年—前279年在位。 惠王：燕国国君，公元前278年—前272年在位。 隙：缝隙，指矛盾。

⑩反间：派间谍到敌方内部活动使其中计。

⑪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 王(wàng)：称王。动词。

⑫附：归附，归顺。

⑬残：毁坏，残破。

⑭骑劫：燕将。

【译文】

田单是齐国田氏王族的旁支亲属。齐湣王的时候，田单担任临菑管理市场的小官，不被人重视。到了燕国派乐毅打败齐国，齐湣王从国都逃亡，不久便退守莒城。后来燕军长驱直入要平定齐国，而田单也逃往安平，叫他的族人把车轴两端突出的部分统统锯断而裹上铁皮。不久，燕军攻到安平，城池被攻破，齐国人逃跑，争先抢路，由于车轴撞断，车子毁坏，被燕军俘虏了。只有田单的族人因为有铁箍包住车轴，得以逃脱，向东退守即墨。

燕军已经全部降服了齐国的城邑，只有莒城和即墨还未攻下。燕军听说齐王在莒城，于是调集兵力来攻打。淖齿在莒城中杀了齐湣王以后，便坚守城池，抵抗燕军，使莒城几年仍没有被攻下。燕军只好转移兵力向东围攻即墨，即墨大夫出城迎战，战败阵亡。城里人共同推举田单做首领，说："安平那一仗，田单的族人因为有铁笼包住车轴而得以保全自身，这是他熟悉军事的体现。"就立他做将

军,凭借即墨来抵抗燕军。

不久,燕昭王去世,惠王继位,他和乐毅有矛盾。田单听到这种情况,就派人到燕国去行反间计,扬言说:"齐王已经死了,齐国城池没有被攻下的只有两座罢了。乐毅是怕国君要杀他而不敢回国,以攻打齐国为名,实际上是想拖延战争而在齐国称王。齐国的民心尚未归顺,所以姑且缓攻即墨,以便等待时机再称王。齐国人所害怕的,只担心燕国调派其他将领来,那即墨就要被攻破了。"燕王认为讲得对,就派骑劫去取代乐毅。

【原文】

乐毅因归赵,燕人士卒忿[①]。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②]?"因反走[③]。田单乃起,引还,东乡坐,师事之[④]。卒曰:"臣欺君,诚无能也[⑤]。"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⑥]。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⑦]。"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⑧]。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⑨]。"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⑩]。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⑪]。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⑫]。田单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⑬]:"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⑭]。"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15]。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16]。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17]。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18]。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19]。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20]。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注释】

①归赵：回归赵国。乐毅原是赵国人，此时投奔赵国，故称归赵。

②臣：古人表示谦卑的自称，多见于秦汉以前。

③反：通"返"，转身，回身。

④引：牵引，拉。　乡：通"向"。

⑤诚：确实。

⑥约束：号令，指挥。

⑦劓(yì)：割鼻。古代一种肉刑。

⑧见得：被俘。

⑨冢墓：隆起的坟墓。　僇(lù)：侮辱。　寒心：恐惧，战慄。

⑩垄：坟墓。

⑪身：亲身。　操：操持。　版插：建筑用具。版，筑墙用的夹板。插，掘壕的工具，亦作"锸"。　分功：分担劳作。功，同"工"。行(háng)伍：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此泛指军队。　飨(xiǎng)：以酒食款待人。

⑫甲卒：披甲的士卒。　伏：埋伏。　乘城：登城守卫。乘，登。

⑬溢：同"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　遗

(wèi):送给。

⑭安堵:安居。

⑮绛缯衣:红色帛绢制成的衣服。绛,红色。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文:同"纹",花纹。 束:捆绑。 脂:动物的油脂,古人用以为燃料。

⑯炬火:火把。

⑰衔枚:横衔枚于口中,以防喧哗或叫喊。枚,形如筷子,两端有带,可系于颈上。 鼓课:亦作"鼓噪",古代出战时擂鼓呐喊。

⑱夷:诛杀。

⑲追亡逐北:追赶逃敌。亡,逃跑。北,败逃。 畔:通"叛"。 河上:黄河边。当时黄河流经今山东德州,河北沧州,往北由天津入海,这一带为齐国西北部边境。

⑳襄王:齐湣王之子法章,湣王死,莒人推为齐国国君。公元前283年—前265年在位。

【译文】

乐毅由于免职就投奔赵国,燕军官兵都忿忿不平。田单就命令城里居民,每到吃饭时一定要先在庭院中祭祀祖先,以致飞鸟都在城上空盘旋飞翔,下来啄食祭品。燕军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田单趁机扬言说:"有神人下来指导我。"于是告诫城中人说:"一定会有神人出现来做我的军师。"有个士兵说:"我可以做军师么?"说完转身就跑。田单马上站起来,拉他回来,请他面向东坐着,像对老师那样事奉他。那位士兵说:"我骗了您,其实我没什么本事。"田单说:"您不要说了!"于是尊奉他为师。每次出去发布号令,一定要宣称是神师的主意。又扬言说:"我们只害怕燕军将俘虏的齐兵的鼻子割掉,把他们安排在队伍的前面来和我们交战,那样即墨城就不保了。"燕军听了,就照着所说的去做。城里人看到那些投降的齐国人全都被割了鼻子,都很愤怒,更加坚定防守,惟恐被燕军俘虏。田单再次施展反间计说:"我们害怕燕人挖掘我们在城外的坟墓,使祖宗蒙受侮辱,真是会让我们感到恐惧。"燕军就把所有的坟墓挖开,

焚烧尸骨。即墨人从城头上望见这种情景，都伤心落泪，想出城决战，愤怒的情绪陡然增长了十倍。

田单知道士兵可用了，于是亲自操持版筑、铁锹，和士兵们分担劳作。又把自己的妻妾都安排进军队中，拿出所有的饮食犒劳士兵。他命令披甲的士兵都隐藏起来，让老弱残兵和妇女登上城头防守，派遣使者到燕军去相约投降，燕军听说后都高喊万岁。田单还收集民间的黄金，得到一千镒，让即墨城中有钱势的人前去送给燕军将领，说："即墨马上要投降了，希望不要掳掠我们家族的妻妾，让我们得以安居。"燕将十分高兴，答应了这些请求。燕军的戒备从此日益松懈了。

田单于是从城中收集了一千多头牛，给它们披上大红绸子衣服，上面画满五彩龙形花纹，在牛角上系上刀刃，又把渍满油脂的芦苇捆在牛尾上，点燃它的末梢。在城墙上凿了几十个洞，夜里放牛冲出去，五千名精壮士兵紧随火牛后面。牛尾烧得发烫，那些火牛发狂似地冲向燕军。燕军在夜间大为惊慌失措。牛尾上的火把光亮耀眼，燕军看见它们身上都有龙纹，一碰上就都非死即伤。那五千名壮士乘势衔枚攻来，而城里的人们擂鼓呐喊跟着他们，老弱的人也都击打铜器以助声威，杀声震天动地。燕军大为惊慌，败溃逃跑。齐人于是杀死了他们的主将骑劫。燕军在纷扰混乱中逃命。齐国人紧紧追击亡命的敌兵，所经过的城邑，都背叛燕军而归顺田单。田单的士兵一天天增多，乘着战胜的余威追击。燕军一天天溃败逃亡，终于退到了黄河岸边，而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都又回到齐国手里。于是他们到莒城迎接齐襄王，进入临菑来主持国政。

齐襄王封赏田单，赐给爵号为安平君。

【原文】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①]。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②]。夫始如处女，適人开户；后如脱

兔，適不及距[3]：其田单之谓邪[4]！

【注释】

①正：用兵常法，如对阵交锋。 奇：用兵变法，如设计邀截、袭击。
②环：圆环。以上诸句引自《孙子·兵势篇》，文字略有出入。
③適(dí)：通"敌"。此句话出自《孙子·九地篇》。
④其：大概，应该。表示揣测。

【译文】

太史公说：用兵作战一面要进行正面交锋，一面要运用奇兵取胜。善于用兵的人，他运用奇兵的战术变化无穷。奇正两方面循环相互转化，就像圆环一样没有端口。用兵开始要像处女那样显示柔弱，诱使敌人敞开门户；然后就像脱逃狂奔的兔子那样迅捷，使敌人来不及抵挡：这大概说的就是田单吧。

【原文】

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为人灌园[1]。嬓女怜而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2]。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人"，以王蠋之故[3]。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4]。"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5]。"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6]。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7]。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8]！"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9]。齐

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10]！"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11]。

【注释】

①初：起初，当初。 太史敫(jiǎo)：姓太史，名敫。

②情：真实情况。 通：男女私通。

③画邑：齐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王蠋(zhú)：齐国高士。

④高：认为高尚。

⑤引：率领。

⑥更：更换。此指再嫁。

⑦劫：威逼，胁迫。 助桀为暴：比喻以恶济恶。桀，夏代最末的君主，暴虐荒淫，后被商汤击败而死，夏朝灭亡。

⑧烹：古代用鼎镬煮人的酷刑。

⑨经：缠缚。 脰(dòu)：脖子。

⑩北面：古代君王南面坐，人臣须面北朝拜。引申为臣服于人。 食禄者：指当官的人。

⑪如：往，去。

【译文】

当初，淖齿杀死了齐湣王，莒城人就寻找湣王的儿子法章，在太史敫的家里找到了他，他在替人家浇灌园地。太史敫的女儿同情他，因而对待他很好。后来法章私下里把真相告诉了她，她就和法章私通。等到莒城人一同拥立法章做了齐王，凭借莒城来抵抗燕军时，而太史敫的女儿就成了王后，就是人们所说的"君王后"。

燕军刚刚攻人齐国的时候，听说画邑人王蠋贤良，就命令军队说："画邑方圆三十里内不得进人。"这是因为王蠋的缘故。不久，燕国派人来对王蠋说："齐国有很多人都称颂您的品德，我要任用您作将军，封给您一万户的领地。"王蠋坚决谢绝。燕人说："您不听从，我就带领大军来屠平画邑！"王蠋说："忠义的臣子不会事奉对

立的两个君主，贞烈的女子不会再嫁而有第二个丈夫。齐王不听从我的进谏，所以我就隐居起来在乡间耕种。国家已经破亡了，我不能使它复存；如今又用武力来威逼我做你们的将军，这是叫我帮助桀王来作恶啊。与其活着而做不义的事，实在不如受烹刑去死为好！”于是就把脖子吊缚在树枝上，自己使劲扭断了脖子而死去。齐国逃亡的大夫们听说这事，说：“王蠋是一个平民，尚且能坚守道义不肯臣服燕国，更何况享受国家俸禄的在位官员呢！”于是相约聚集前往莒城，寻找齐湣王的儿子，拥立他为齐襄王。

史记全译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题解】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人，邹阳生活于汉景帝时，二人合传有主有次。司马迁以称赞鲁仲连的荡然肆志能折卿相之权为主，而以悲叹邹阳的比物连类，抗直不挠为附。引述传主的书札来表现人物的思想行为，是这篇合传的重要特色。

对于战国后期强秦对三晋的进逼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本传所要表述的一种思想。一宣扬帝秦，一主张抗秦，孰为优劣，鲁仲连与新垣衍的论辩中加以申述。鲁仲连揭露了秦国的残暴，表现了个人的志节："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还批评了魏国甘愿屈辱尊秦的意图，分析他们丧失大国的自尊，"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并示之以个人的利害得失，新垣衍自惭形秽不能不放弃帝秦的主张。司马迁是肯定鲁仲连关于抗秦的思想的。

"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在小耻与大功的选择上，司马迁主张"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当然鲁仲连之劝燕将投降于齐，自然其旨意是"不合大义"的，以管仲、曹沫事迹而言，仍是肯定了不顾小节而能成就荣名的行为。

《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是对妒贤忌能、陷害忠良的批评，劝导人主应能察贤体能，独化于陶钧之上，不为谄谀之臣所迷惑，卑俗

之言所扰乱，这样竭精尽思，欲开忠信的优秀人才就会涌现于阙下，而帮助国家走向兴旺。文章特别提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卑劣的社会风气，并说明了它在历史上的危害作用。

文篇对鲁仲连之淡于富贵，鄙视物欲的思想，寓意中进行了赞扬，这是以鲁仲连"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精神，视战国游士之求为卿相，猎取爵禄为趋"商贾之事"而加以讥刺。鲁仲连之"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肆志"，当为后代隐逸之士的先驱。

【原文】

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①。游于赵。

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秦兵遂东围邯郸②。赵王恐，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③。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④："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⑤；今齐(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⑥。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⑦。"平原君犹预未有所决。

【注释】

①俶(tì)傥：同"倜(tì)傥"，卓异豪爽，洒脱不拘。　高节：高尚节操。

②赵孝成王：赵国国君赵丹，公元前265年—前245年在位。　白起：秦朝重要将领，因军功封武安君。　长平：赵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③魏安釐(xī)王：即魏国国君魏圉(yǔ)，公元前276年—前243年在位。　晋鄙：魏国将军。　荡阴：魏邑名，在今河南汤阴县。

④客将军新垣衍：新垣，复姓。新垣衍非魏国人，故魏人称他为客将军。

间(jiàn)入:秘密进入。 因:通过。 平原君:即战国四公子之一的赵胜,赵国相国,善养士。

⑤齐湣王:齐国国君田地,公元前300年—前284年在位。 复归帝:指复归帝号,即取消帝号。

⑥方今:当今。 雄天下:在天下称雄。

⑦诚:如果。 秦昭王:秦国国君嬴则,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史记志疑》案:"湣"字衍,是时齐王建也。"昭"字亦衍。并《史》仍《策》之误。 犹预:即犹豫。

【译文】

鲁仲连是齐国人,喜好谋划奇特雄伟洒脱卓异的策略,但不肯出仕担任官职,喜好保持高尚的节操。他在赵国游历。

赵孝成王的时候,秦王派白起在长平打败赵军前后共四十多万人,秦军便东进包围了邯郸。赵王恐惧,诸侯的救兵也没有谁敢进攻秦军。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援救赵国,晋鄙畏惧秦军,驻扎在荡阴一带按兵不动。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秘密进入邯郸城,通过平原君见到赵王说:"秦军之所以急着围攻赵国,是因为先前与齐湣王争强称帝,不久又取消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更加衰弱,当今只有秦国在天下称雄,秦国这次进攻赵国,不一定是贪图邯郸,他的意图只是想再次称帝。如果赵国果真派遣使者去尊奉秦昭王为帝,秦昭王必定高兴,就会撤军离开赵国。"平原君犹豫不能决断。

【原文】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①:"事将奈何?"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②。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

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3]。”平原君曰：“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先生[4]。”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5]。”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6]。”平原君曰：“胜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7]。

【注释】

①适：正好。 会：遇上。

②帝秦：尊秦为帝。 是：这，此。

③梁客：魏国以大梁为都城，故称魏使者为梁客。 归：使……归去。

④绍介：介绍。《史记索隐》按：绍介犹媒介也。且礼，宾至必因介以传辞。绍者，继也。介不一人，故《礼》云“介绍而传命”是也。

⑤东国：齐国在东方，故称为东国。

⑥职：分内应做之事。

⑦泄：透露，泄露。

【译文】

鲁仲连这时候正好在赵国游历，碰到秦军围攻赵都邯郸，听说魏国将军想叫赵国尊奉秦王为帝，便前去见平原君说：“这件事将怎么办？”平原君说：“我赵胜怎么敢谈论这件大事！前不久在国外损失了四十万大军，现在秦军又攻入国内、包围了邯郸，不能让它撤去。魏王派遣客将军新垣衍叫赵国尊奉秦王为帝，现在这个人就在这里。我怎么敢谈论这件大事！”鲁仲连说：“我先前认为您是天下的贤明公子，从今天这件事上才知道您不是天下的贤明公子。魏国客人新垣衍在哪儿？请您准许我替您责备他，让他回国去。”平原君说：“请您准许我赵胜当介绍人，使他和您相见。”平原君便去见新垣衍说：“齐国有一位鲁仲连先生，现在这个人正在这儿，请您允

许我赵胜当介绍人，使他和将军结交。”新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志行高尚的人士，而我新垣衍是魏国臣子，担任使者，有分内应做的事，我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说：“我已经把您在这儿的事告诉他了。”新垣衍只得答应了。

【原文】

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①]？”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②]。众人不知，则为一身[③]。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④]。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⑤]。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注释】

①玉貌：容貌如玉，对他人容貌的尊称。曷为：为何。曷，通“何”。

②鲍焦：《庄子》《韩诗外传》书中所载周朝隐士，当子贡说他既然对周不满，就不应活在周土时，他便抱木而死。　从(cōng)颂：从容不迫，此指气量宽宏。颂，同“容”。

③不知：不识鲍焦之意，鲍焦因耻居浊世而避之，不是为自己一人而忧死。

④上：通“尚”，崇尚。　首功：杀敌斩首之功。　权使：《史记索隐》言秦人以权诈使其战士，以奴虏使其人，言无恩以恤下。　虏使：《史记志疑》附案：《盐铁论·论功篇》引作“虐使”。

⑤肆然：放肆的样子。　过：清儒王念孙认为：“过，犹甚也。”过而，谓“进而”。

【译文】

鲁仲连见了新垣衍后不说话。新垣衍说：“我看留在这座被围

困城邑中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现在我看先生的尊容，不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为什么长期留在这座被围困的城邑中而不离开呢？"鲁仲连说："世上的人都认为鲍焦没有宽宏气量为自己而自杀，都错了。大家都不理解鲍焦，他是因为耻于活在污秽不堪的世道而死，而不是只因考虑自己一人而死的。那个秦国，是抛弃礼义，而崇尚斩首之功的国家，用权术驱使自己的士人，把自己的人民当奴隶使用。如果那个秦王肆无忌惮地称了帝，进而统治了整个天下，那么我鲁仲连就只有投东海而死，我不忍心甘为秦王的子民。我之所以前来见将军，是想借此帮助赵国啊。"

【原文】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将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①。"新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②；若乃梁者，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③？"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

新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鲁连曰："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④。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⑤。居岁馀，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⑥：'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因齐后至，则斮⑦。'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⑧！'卒为天下笑⑨。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⑩。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

【注释】

①固：本来，早已。

②从：跟随，听从。

③恶：怎么。

④齐威王：齐国国君田因齐，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

⑤微：国势小弱。

⑥周烈王：当时的周天子姬喜，公元前368年—321年在位。　崩：天子之死称"崩"。　赴：通"讣"，报丧。

⑦斮(zhuó)："斫"的异体字，斩杀。

⑧勃然：发怒变色的样子。　叱嗟：怒喝声。　而：你。

⑨卒：最终。

⑩诚：确实，实在。　求：苛求。

【译文】

新垣衍说："先生将如何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我将让魏国和燕国帮助赵国，齐国、楚国本来就在帮助赵国了。"新垣衍说："燕国，那我认为会听从您的；至于魏国，我就是魏国人，先生怎么能让魏国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魏国没有看到秦王称帝的危害罢了。让魏国看到了秦王称帝的危害，就必定会帮助赵国。"

新垣衍说："秦王称帝的危害将会怎么样？"鲁仲连说："从前齐威王曾经身体力行仁义，率领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当时周天子既贫穷又弱小，没有哪个诸侯去朝拜，只有齐威王单独去朝拜他。过了一年多，周烈王逝世，齐国后去吊丧，周天子发怒，送讣文到齐国说：'天崩地裂，刚继位的天子也都离开居室睡在草席上守丧。东方藩臣田因齐后到吊丧，当斩。'齐威王勃然大怒说：'呸呸！你母亲是个婢女！'最终被天下人所讥笑。因此，周天于生前，齐威王去朝拜他；周天子死后，齐威王却斥骂继位的周天子，实在是忍受不了周天于的苛求。继位的周天子毕竟是天子，本来如此，他如此苛求并不值得奇怪。"

【原文】

新垣衍曰："先生独不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

力不胜而智不若邪[1]？畏之也。”鲁仲连曰：“呜呼！梁之比于秦若仆邪？”新垣衍曰：“然。”鲁仲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2]。”新垣衍怏然不悦[3]，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4]。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5]。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6]。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7]。曷为与人俱称王，卒就脯醢之地？齐湣王之鲁，夷维子为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8]？’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9]。’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10]？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管籥，摄衽抱机，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听朝也[11]。’鲁人投其籥，不果纳[12]。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途于邹[13]。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棺，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14]。’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固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赙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邹、鲁之臣不果纳[15]。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16]。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17]。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18]。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19]。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20]。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21]！”

【注释】

①邪：通“耶”，句末语气词。

②醢(hǎi):剁成肉酱,古代酷刑之一。

③怏然:不满意的样子。

④九侯:商纣时诸侯。 鄂侯:商纣时诸侯。 文王:商纣时诸侯,周王朝的奠基者。

⑤子:女儿。 好:漂亮。 恶:貌丑。

⑥脯:将人杀死,风干。古代酷刑之一。

⑦牖(yǒu)里:地名,又作"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 库:监狱。

⑧之:往。 夷维子:齐人,以邑为姓。夷维,地名,在今山东潍县。子,男子的美称。 策:马鞭。

⑨太牢:盛牲的食器为牢,其大者称"太牢"。太牢盛牛、羊、豕三牲,遂称此三牲之祭品为太牢。

⑩安:即"何"。

⑪辟舍:迁出所居正宫。辟,"避"之古字。 管籥:锁匙。 摄衽:撩起衣襟。 机:通"几",几桌。 视膳:人子侍养长辈的礼节。

⑫果:指实施某种动作行为。

⑬薛:周时所封诸侯国,地当今山东滕县南。 邹:周时所封诸侯国,地当今山东邹县。

⑭吊:吊唁。 孤:指邹国的新君,父死称孤。 倍:通"背"。

⑮赙襚(fù suì):赙,用财物帮助他人丧事。 襚:赠送给死人的衣被。

⑯万乘(shèng):万辆兵车,指实力雄厚的大诸侯国。

⑰三晋:指从原晋国分化出的赵、魏、韩三个诸侯国。此实指魏。

⑱无已:不止。句中谓秦王贪心不止。 变易:改变,重新设置。

⑲不肖:不贤。

⑳谗妾:进谗言之妾。

㉑晏然:安然、平静。 故:旧,往日。

【译文】

新垣衍说:"先生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奴仆吗?十个人而跟随一个人,难道是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比不上主人吗?是畏惧主人啊。"鲁仲连说:"唉!魏王和秦王相比像个仆从吗?"新垣衍说:"对。"鲁仲

连说："我将要让秦王煮死魏王，把魏王剁成肉酱。"新垣衍很不高兴地说："噫！先生的话也太过分了。先生又怎么能使秦王煮死魏王，把魏王剁成肉酱呢？"鲁仲连说："当然能够，我将说出这里面的道理。从前九侯、鄂侯和文王都是商纣王的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很漂亮，九侯将女儿献给纣王，但纣王认为她长得丑，于是将九侯剁成了肉酱。鄂侯强谏，和纣王激烈争辩，纣王因此杀死了鄂侯把他风成肉干。文王听说后，只是长叹数声，纣王因此将文王在牖里拘禁了一百天，想把他困死。为什么和他人都是称王，最终却落到被剁成肉酱、风成肉干的地步呢？齐湣王到鲁国去，夷维子替他执鞭驾车作随从，他对鲁国人说：'你们将怎样接待我们国君？'鲁国人说：'我们将用十副太牢的礼仪来接待您的国君。'夷维子说：'你们是根据那里的礼仪来接待我们国君？我们的国君是天子。天子巡视到诸侯国，诸侯国君要迁出正宫，交出锁钥，撩起衣襟，摆好几桌，站在堂下侍候天子饮食，直到天子用膳完毕，诸侯才能退下去处理国政。'鲁国人关闭城门上好锁，竟然拒不让齐湣王入城。齐湣王不能进入鲁国，将要到薛国去，向邹国借道。这时候，邹国国君刚逝世，齐湣王想进城吊唁，夷维子对邹君的遗孤说：'天子吊唁诸侯，主人应当将灵柩更换成坐南朝北的方向，然后便于天子坐北朝南进行吊唁。'邹国的大臣们说：'一定要这样办的话，我们情愿伏剑自杀。'齐湣王始终不敢进入邹国。邹、鲁二国的大臣，在国君活着时不能侍奉供养，当国君死后又未能送财物衣被助葬，但是当齐湣王想对邹、鲁实施天子大礼的时候，邹、鲁二国的大臣竟然拒不答应。现在秦国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魏国也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同样是万乘大国，各有称王的名号，看到秦国打了一次胜仗，就想要跟随他国尊奉秦王为帝，这就使三晋之国的大臣比不上邹、鲁二国的奴仆、婢妾了。况且秦王的贪心没有止境，他称帝之后，就要调换诸侯国的大臣。他将要撤掉他认为不贤之臣的职位，而任用他认为贤能的人；撤掉他所憎恶的人，而把职位让给他所喜爱的

人。他又将要使他的女儿、进谗言的姬妾作为诸侯的妃嫔，住到魏国的王宫中。魏王怎么能安然太平呢？将军你又怎么能得到原来那样的宠幸呢！”

【原文】

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谢曰①：“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②。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③。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④。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⑤。”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注释】

①再：两次。　拜：跪下后双手至地，低头至手，古代大礼之一。　谢：道歉。

②天下之士：全天下最杰出的士。　却：退。《通鉴考异》曰“仲连所言，不过论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惭怍而去则有之，秦将何预而退军五十里乎？此游谈者之夸大也”。

③无忌：即信陵君，魏安釐王异母弟。引：撤退。

④酒酣：酒兴正浓时。　寿：祝酒。

⑤商贾之事：商贾之人金钱交换的行为。

【译文】

于是新垣衍站了起来，行过两次拜礼后，道歉说：“先前我认为先生是个庸人，现在我才知道先生是全天下最杰出的人士啊。请您

允许我离开此地，我不敢再说尊秦为帝的话了。”秦军将领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为此就领军后撤了五十里。恰好这时魏国公子无忌夺了晋鄙的军权，率领军队来救援赵国，进击秦军，秦军便撤退离开了邯郸。

于是平原君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再三推辞，始终不肯接受。平原君便摆设酒席，酒兴正浓时，平原君站起来，上前向鲁仲连祝酒，并赠送千金。鲁仲连笑着说：“对于天下杰出的人士来说，最可贵的是，为他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争而一无所取啊。假如接受了礼物，这就是商贾之人的行为，我鲁仲连不忍心做这样的事。”于是告辞平原君，离开了赵国，终身不再来见面了。

【原文】

其后二十余年，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①。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②。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③。书曰：

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④。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⑤。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⑥。今死生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

【注释】

①二十余年：《史记志疑》案：《古史》作“十余年”是。 聊城：齐邑名，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

②田单：齐国著名将领，曾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齐国失地。详《田单列

传》。

③约：用绳系在某物上。 遗(wèi)送。

④倍：通“背”。 却：避。 身：指自己。

⑤公：对人之尊称。 信：通“伸”。 称：称述。

⑥世主：当世君主。 说士：游说之士。 再：第二次。 再计：犹豫不决。

【译文】

这以后二十多年，燕国一位将军攻克了齐国的聊城，有一聊城人向燕国国君说燕国将军将不利于燕国的坏话，燕国将军害怕被诛杀，便固守在聊城，不敢回燕国。齐国田单攻打聊城一年多，死伤了许多士卒，还是未能收复聊城。鲁仲连便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进城中，送给燕将。信中写道：

我听说，明智的人不违背时机而放弃利益，勇敢的人不回避死亡而毁败名声，忠臣不光考虑自身而后考虑君主。现在您发泄一时的怒气，不顾及燕王无法驾驭臣子，这不是忠臣；身死灭亡，失去聊城，而威名又没有在齐国伸张，这不是勇敢；功劳毁败，名声扫地，后世得不到称颂，这不是明智。有这三种声名的人，当世君主不会用他为臣，游说之士不会引用他的事迹，因此明智的人对此不能犹豫不决，勇敢的人不会贪生怕死。现在就是生死荣辱、贵贱尊卑的关头，这种时机不会再出现第二次，希望您仔细考虑而不要像俗人那样一般见识。

【原文】

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故定计审处之①。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衡秦之势成，楚国之形危②；齐弃南阳，断右壤，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③。且夫齐之必决于聊城，公勿再计。今楚、魏交退于齐，而燕救不至④。以全齐之

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⑤。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众五折于外，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壤削主困，为天下僇笑⑥。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⑦。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膑之兵也⑧。能见于天下。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⑨。车甲全而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于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⑩。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⑪。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⑫？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⑬。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

【注释】

①南阳：齐邑名，在今山东邹县西北。　平陆：齐邑名，在今山东汶上县北。　南面之心：指向南攻打楚军。　济北：指济水之北的聊城地区。　审处：审察利害作出决定。

②下兵：秦在西，地势较东部诸国高，故称秦人出兵东攻为“下兵”。　东面：指向东攻打齐国。衡秦：衡，通“横”，指与秦国“连横”。

③右壤：右边的土地，指平陆。

④交：交互，先后。

⑤规：通“窥”，窥伺，非分的贪求。　期年：整年。

⑥栗腹：燕国国相。　折：指兵败。　僇笑：辱笑。

⑦距：通“拒”。　墨翟：先秦墨家学派创始人，善为守城器具，此处指像墨子那样善于守城。

⑧孙膑：战国时齐国将领，善于用计作战，管理士兵。

⑨报：报答。

⑩交游：交往的朋友。　攘臂：捋衣露臂，表示神情振奋。

⑪赞：助。 矫国更俗：改变国内不良政治和习俗。

⑫捐：弃，指离开。 弃世：隐居。

⑬陶：指秦相魏冉，魏冉封于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卫：指秦相商鞅，商鞅原为卫国人。一说陶，指陶朱公；卫，指卫公子荆。《史记新证》直按：《盐铁论·刺权篇》云："富累于陶卫。"陶指陶朱公，卫疑指子贡。因旧注卫公子荆、商鞅均不以富闻也。 孤：当时君主之类的自称，此处谓独自为尊，不受制于人。

【译文】

况且楚军进攻齐国的南阳，魏军进攻齐国的平陆，但齐国都没有向南反击的计划，认为失去南阳的危害小，不如得到济北地区的好处大，因此决定作出了收回济北地区的计划。现在秦国出兵东向，魏国不敢东进；齐、秦连横的形势已经形成，楚国形势危急起来；齐国决定放弃南阳，抛弃右边的土地，以收复济北地区。已经定计，就将会全力以赴地实施。对于齐国决心收复聊城的事，您不要再犹豫观望了。如今楚军、魏军先后从齐国撤退了，而燕国的救兵又没有到。凭齐国全部兵力，不再窥伺他国而一心要收复聊城，您却要困守包围一年之后已经困乏的聊城，那我看您是不能做到的。况且燕国大乱，君臣失策，上下昏惑。栗腹率领十万大军对外作战，连败五次，一个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却遭到赵军的围困，国土被侵夺，君主困顿不堪，被天下人耻笑。燕国疲敝而多灾难，民众不知归附谁。如今您又率领疲敝的聊城民众抗拒齐国的全部兵力，这是像墨翟一样善于防守。拿人肉当食物，用人骨当柴烧，但士兵没有叛离之心，这是像孙膑一样善于带军。您的能力已表现在天下人面前。虽然如此，我为您考虑，不如保全战车甲兵用来报答燕国。战车甲兵完整地回到燕国，燕王必定高兴；身体保全而回到燕国，士民像见了父母那样，朋友们神情兴奋地评议，您

的功劳业绩能为世人所知。上可以辅佐君主控制群臣，下可以养育百姓并资助游说之士，改变燕国不良政治和习俗，功业、声名可以建立。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向，就离开燕国隐居，到东边的齐国来游历吧。齐国割地分封，您的财富可与陶、卫等人相比，世代称孤自尊，和齐国长存，这是又一条计策。这两条计策，一条显扬名声，一条得到丰厚的财富，希望您仔细考虑、审视，选择其中一条吧。

【原文】

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①]。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②]；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③]。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⑤]！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⑥]。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⑦]。乡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刎颈而死，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⑧]。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枝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⑨]。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⑩]。故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措也[⑪]。愿公择一而行之。

【注释】

①规：法度、准则，指以……为准则，引申作“拘泥”。　恶(wù)：厌恶。

②管夷吾：齐国贤臣管仲。　钩：衣带钩。篡：以强力夺取，此处指管仲犯上的行为。　桓公：齐公子小白，与下文公子纠争立为齐国国君。

③遗：遗弃。　公子纠：齐国诸公子之一。　桎梏：脚镣手铐。指管仲被囚禁。

④乡使：先前。乡，通“向”。

⑤臧获：奴婢。

⑥缧绁：捆罪犯的绳子，引申作监禁。　五霸：指春秋时五位霸主。　烛：照，照耀。

⑦曹子：指春秋时鲁国的曹沫。　北：败。

⑧还(xuán)踵：转过身。踵，脚后跟。

⑨枝：一说作“拟”，即用剑比划，逼近。一说通“支”，作“持”解。前说较通。　坛坫(diàn)土台。

⑩廉：清白高洁。

⑪忿悁：怨怒、愤恨。　三王：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禹，汤，文王、武王。　捐：通“斃”，死亡。

【译文】

而且我还听说：拘泥于小节的人不能成就美好的名声，厌恶小耻的人不能成就大功劳。从前管仲射桓公时箭中桓公的衣带钩，这是犯上；遗弃公子纠，不能死节，这是胆怯；手脚上了刑具被囚禁起来，这是耻辱。有这三种行为的人，当代君主不用他做臣子，乡邻们也不和他来往。假使当初管仲幽禁不出，到死都不返回齐国，那么也难免得到一个受过侮辱、行为卑贱的名声。奴婢仆妾都不愿和他有一样的名声，何况世俗之人呢！因此管子不以身遭监禁为耻，而以天下没有得到治理为耻；不以不为公子纠死节为耻，而以不能在诸侯中伸张威信为

耻，因此管仲身兼犯上、胆怯、耻辱三种行为的过失，而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名声高于天下之人，光彩照耀到邻国。曹沫担任鲁国将军，率军作战，三战三败，丧失了五百里的国土。假使当初曹沫不全面考虑问题，只抱定誓不回头的想法，割脖子自杀身死，那也难免得到败军战俘的名声。曹沫抛弃三败的耻辱，退回来和鲁国国君商议收复失地之事。当齐桓公称霸天下大会诸侯时，曹沫只用一把剑，在诸侯会盟台上指向齐桓公的心口，脸不变色，说话有理，三次战败损失的国土一下子就收复回来了，天下人都受到震动，诸侯们都感到惊惧，使鲁国的威名提升到吴、越等国之上。像这二位士大夫，不是不能做到一般的清白高洁等小节，而是认为身死之后，家世中绝，又不能建立功名，不是明智的行为。因此他们排除了一时的愤怒的情感，建立起终身的名声；抛弃了一时怨怒的志节，奠定下世代不绝的功劳，因此他们的功业和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竞相流传，名声与天地一样永垂不朽。希望您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去实行吧。

【原文】

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1]。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乱，田单遂屠聊城[2]。归而言鲁连，欲爵之[3]。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为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4]。"

【注释】

①隙：隔阂，矛盾。

②爵：封赏爵位。

③屠聊城：《史记志疑》案：《国策》"燕将曰'敬闻命矣'。因罢兵倒韣(dú，

弓袋，弓衣)而去”。吴注云“《史》称燕将得书自杀，单屠聊城，非事实也。连之大意在于罢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劝以归燕降齐，亦度其计之必可者，迫之于穷而置之于死，岂其心哉！夫其劝之，正将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视屠之！《策》得其实，《史》不可信”。孙侍御云“聊城齐地，田单齐将，何以反屠聊乎？”

④与……宁，与其……不如……。《史记新证》直按：商山四皓歌曰：“富贵之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伪托者盖本于此。

【译文】

燕国将军看到鲁仲连的信后，哭了好几天，一直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才好。想返回燕国，已经和国君产生了矛盾，怕被诛杀；想投降齐国，在齐国杀死虏掠的人又太多，怕投降后受到侮辱。燕国将军长叹后说：“与其让他人来杀我，不如自杀。”他便自杀了。聊城一片混乱，田单便血洗了聊城。田单回朝后向齐国国君谈到了鲁仲连，齐国国君想封爵位给鲁仲连。鲁仲连逃到海边隐居起来，说：“我与其富贵而屈服于人，不如贫贱而轻视世俗、随心所欲。”

【原文】

邹阳者，齐人也。游于梁，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①。上书而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②。胜等嫉邹阳，恶之梁孝王③。孝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④：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⑤。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⑦。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⑧！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⑨。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孰察之⑩。

【注释】

①庄忌夫子：会稽人，姓庄，字夫子。后避汉明帝讳，改姓曰严。 淮阴：县名，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南。 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皋，《汉书》并有传。盖以衔枚氏而得姓。

②介：厕身其间。 羊胜、公孙诡：均为梁孝王门客，汉廷大臣袁盎阻止景帝立孝王为汉嗣，二人谋杀袁盎，后被发觉，追查中孝王命二人自杀。

③恶(wù)：说……坏话。 梁孝王：汉景帝同母弟刘武，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封为梁王。

④禽：通"擒"。 累：过失。

⑤徒：只是。

⑥荆轲：燕国太子丹所请来刺杀秦王嬴政的刺客。 白虹：白色长虹。

⑦卫先生：长平战后，秦将白起所派至秦昭王处的谋士，建议追加兵粮，乘胜灭赵，但被范雎所阻，秦昭王没有听取卫先生的建议。 太白：金星名。主西方，此象征秦国。 昴(mǎo)：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其对应的分野为赵国。太白星侵犯昴宿，象征赵国将遭受秦国打击。

⑧精：精诚，忠心。 喻：明白，理解。

⑨左右：梁孝王身边侍臣，实指梁孝王。

⑩孰：通"熟"，谓"深入"。

【译文】

邹阳是齐国人。在梁国游历时，和原吴国人庄忌夫子、淮阴枚乘等人交往。邹阳上书梁王而厕身于羊胜、公孙诡之间。羊胜等人嫉妒邹阳，在梁孝王面前说邹阳的坏话。梁孝王恼怒，把邹阳交给狱吏治罪，将要处死他。邹阳到梁国是作客游历，因为遭受诽谤被抓了起来，恐怕死了之后还要背上罪名，便从狱中写信给梁孝王，说：

我听说："忠心的人没有得不到回报的，诚信的人不会被人猜疑。"我常认为这是对的，现在觉得看来只是一句空话罢

了。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去刺秦王，尽管上空显示出白虹贯穿太阳的天象，太子丹还是怕荆轲不去刺秦王；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的战事，太白星因此而遮掩了昴星宿，但是秦昭王却怀疑卫先生。荆轲、卫先生的精诚感动天地显示出征兆，但他们的忠信却不被太子丹和秦昭王所理解，难道不是悲哀的事吗！如今臣子我竭尽忠诚，献出我全部的建议希望大王采纳，您身边的侍臣不明白我的心意，终至让我听从狱吏的审讯，使世上的人都怀疑我。这种情况即使是荆轲、卫先生再生，而燕太子丹、秦昭王还是不能醒悟。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些情况。

【原文】

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1]。是以箕子详狂，接舆辟世，恐遭此患也[2]。愿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3]。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4]。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5]。"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6]；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7]。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8]；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9]。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王，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10]；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11]。何则？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12]！

【注释】

①卞和：楚国人，得到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献给楚王。楚王不识宝，认为卞和骗他，便将卞和处以刖（砍脚）刑。 李斯：秦丞相。《史记志疑》案：以李斯自况，而称其竭忠，邹阳之失言也。 胡亥：秦二世皇帝。

②箕子：名胥余，商纣王的叔父，见纣王昏暴，又不纳谏，装疯避难。 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 辟："避"之古字。

③后：放在……后，引申为"不要采纳"。

④比干：商纣王的叔父（一说堂兄），因直谏纣王暴虐，而被剖心。 子胥：即伍员，原为楚臣，后因父兄为楚王所杀而奔吴，使吴国强盛起来，后被吴王赐剑自杀，其尸装入鸱夷（皮袋），丢弃江中。

⑤新：新交朋友。 倾盖：谓乘车相遇，停车叙谈，以致挤歪车盖。盖，车盖。 故：老朋友。

⑥樊於期：秦国将领，因被谗逃到燕国。燕太子丹请荆轲刺杀秦王，樊於期自杀献出首级，使荆轲向秦王献首级时行刺。 藉："借"之繁体字。

⑦王奢：齐国人，因罪逃亡魏国。齐军攻魏，王奢自杀，以免牵连魏国。

⑧苏秦：战国说客，提倡"合纵"战略，受到燕王赏识。 尾生：与一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及时到来，河水上涨，尾生守信不走，被水淹死。这里指守信的人。

⑨白圭：战国时中山国将领，战败失地，逃往魏国，后受魏国重用，为魏国打下了中山国。

⑩食（sì）：给人吃。一说为"赐"字之误。 駃騠：良马。

⑪魏文侯：魏国国君魏斯，重贤用能，使魏国强盛起来。公元前446年——前397年在位。

⑫坼（chè）：裂。 浮辞：无根据的流言。

【译文】

从前卞和向楚王献宝，楚王不识宝，反而将卞和处以刖形；李斯竭力尽忠，秦二世却将李斯处以极刑。因此，箕子装疯，接舆隐居，都是怕遭受这样的灾难。希望大王仔细考察卞

和、李斯的心意，而不要像楚王、秦二世那样听信谗言，不要让我被箕子、接舆等人所耻笑。我听说比干被剖心，子胥被杀后装入皮袋，我当初还不相信，现今知道这样的事会是真的。希望大王仔细审察，稍微给我一点怜悯。

谚语说道："有的人相处到老，仍然像新交的朋友，有的人在路上相遇就像老朋友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相知和不相知的缘故。因此从前樊於期由秦逃亡到燕国，把自己的头借给荆轲去成就燕太子丹刺秦王的事；王奢离开齐国逃亡到魏国，在城头自杀使齐军撤退以保存魏国。那王奢、樊於期和齐、秦两国不是新交，而同燕、魏两国君也不是旧交，他们之所以离开齐、秦而为燕、魏两国国君效死，是因为燕、魏两国国君的行动符合他们的志向，他们仰慕道义的心情是无限深厚的。因此苏秦不被天下信任，但却是燕王最信用的人；白圭做中山国的将领，丢失了六座城池，后来却替魏国攻下了中山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因为彼此相知的缘故。苏秦担任燕国相国，燕国有人在燕王面前说苏秦的坏话，燕王对此人按剑发怒，同时杀死名马给苏秦食用；白圭在中山国显贵以后，中山国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说白圭的坏话，魏文侯却将夜光璧赏赐给了白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两位国君和这两位大臣，彼此之间能够做到推心置腹深信不疑，难道会因为听到流言蜚语而动摇吗！

【原文】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髌脚于宋，卒相中山[①]；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②]。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③]。是以申徒狄自沉于河，徐衍

负石入海[④]。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⑤]。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⑥]。此二人者，岂借宦于朝，假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⑦]！感于心，合于行，亲于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⑧]？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⑨]。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⑩]。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辞哉[⑪]？公听并观，垂名当世[⑫]。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⑬]；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⑭]。

【注释】

①司马喜：战国时人，相传在宋国遭受膑（bìn，挖去膝盖骨）刑，后到中山，三次被任为国相。

②范雎（jū）：魏国人，在魏国被打断肋骨、打掉牙齿，后到秦国，被任为国相，封为应侯。见《范雎蔡泽列传》。

③捐：抛弃。　朋党：谋私利害道的人拉帮结派。

④申徒狄：申徒，复姓，一作申屠。申徒狄，殷末人，据传他不忍见纣乱而抱石投河而死。　徐衍：周末人，不满乱世，背石投海而死。

⑤比周：谓结帮营私。比，勾结。周，合。

⑥百里奚：春秋时虞国人，虞亡后沦为奴仆，逃亡楚国。秦穆公闻其贤名，将他赎回，委以重任。　宁戚：春秋时卫国人，怀才隐居于市，齐桓公知其贤才，用为重臣。　饭：喂食。

⑦借宦：借官，指在朝为官。《汉书》《文选》"借"即作"素"。

⑧胶漆：胶漆结合之后，不可再分开。此处喻情意密切，不能被离间。

⑨季孙：指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　子罕：宋子罕（姓乐名喜）之后人，亦柄国政，囚墨翟之事，诸传不载。

⑩由余：春秋时晋国人，因事逃亡西戎而为其臣。秦穆公用计使由余留在秦国而为重臣。　蒙：古籍无载。《汉书》作"子臧"，或谓"子臧"为"蒙"之字。　威、宣：齐威王、齐宣王。

⑪阿偏：偏私，不公正。

⑫公听并观：多方面地听取意见和观察事物。

⑬朱：丹朱，唐尧之子。尧因为丹朱不贤，未将帝位传给他而传给舜。　象：舜的弟弟，为人不肖，多次想谋害舜。　管、蔡：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管、蔡二人借口周公不利于成王而起兵，被周公镇压。

⑭五伯：指春秋五位霸主。

【译文】

所以女子不论美和丑，进入后宫就遭到妒忌；士人不论贤和不贤，入朝为官就遭到嫉恨。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到膑刑，终于在中山国作了国相；范睢在魏国被打断肋骨、牙齿，终于被秦国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相信自己必定能实现的谋划，抛弃朋党的勾当，处于孤独的地位，因此不能身免遭到嫉妒之人的中伤。因此，申徒狄投河自杀，徐衍背石投海。不被世人容忍，却坚守道义，不贪取眼前私利，在朝廷结帮营私，来改变国君的心意。所以百里奚在道路上乞讨食物，秦穆公委任他掌管国政；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交给他以国家重任。这两个人，难道是利用在朝为官的机会，借助国君左右近臣的赞誉，才得到秦穆公、齐桓公重用的吗？心灵相感召，行为相契合，像胶漆兄弟那样亲密不能分离，难道会因为有众多小人的谗言而迷惑吗？所以听信片面的话会产生奸邪，只重用一个人会造成祸乱。从前鲁国国君听信季孙的话而驱逐了孔子，宋国国君听信子罕的计策囚禁了墨翟。凭孔子、墨子的辩才，都不能身免于谗谀之言的危害，使得鲁、宋两国发生危乱。这是什么原

因呢?众多小人的谗言足以熔化金子,毁谤的言论积聚多了也能杀人。因此,秦国任用戎人由余而称霸中原,齐国任用越人蒙而使齐威王、宣王两代富强起来。这两个国家,难道拘泥于流俗,牵累于世风,受制于阿谀偏激的言论吗?多方面地听取意见、观察事物,可以传名于当世。所以意见相合,即使是胡人和越人,也可以亲如兄弟,由余、越人蒙就是这样的例子;意见不合,就是骨肉之亲也会放逐而不留用,丹朱、象、管、蔡就是这样的例子。如今国君果真能按齐、秦之道处理事情,不要像宋、鲁国君那样偏听偏信,那么五霸的威名不值得称道,三王的功业也容易达到了。

【原文】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说于田常之贤[①];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复就于天下[②]。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强霸诸侯[③];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④]。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兵强天下,而卒车裂之[⑤];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而卒诛其身[⑥]。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⑦]。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蹠之客可使刺由[⑧];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之湛七族,要离之烧妻子,岂足道哉![⑨]

【注释】

①子之:战国时燕王哙的国相,以权术骗取国君之位而使燕国大乱。田

常：齐国大臣，后杀死国君，自任相国，最后田氏家族夺取政权。

②孕妇：商纣王暴虐，曾剖孕妇之腹察看胎儿。周武王灭纣之后，为此孕妇之墓培土整修，以示其仁。

③晋文公：晋国国君，名重耳，为公子时，流亡国外，后回国执政，善待曾追杀过他的勃鞮，靠勃鞮的揭发而挫败了一起叛乱事变。

④齐桓公：齐国国君，名小白，任用曾企图射死他的管仲，而使齐国成为霸主。

⑤商鞅：即公孙鞅，卫国人，入秦为相，封于商，故称商鞅。后遭诬谋反，受车裂刑死。

⑥大夫种：即文种，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亡了吴国。后被勾践赐剑自杀。　禽：通"擒"。

⑦孙叔敖：楚国贤大臣，曾三次就职令尹(相当于中原各国之相)，三次离职，皆不喜亦不悲。　於(wū)陵子仲：於陵，地名；子仲，齐国人。楚王想用他为相(三公之一)，他带着妻子离家出走，为人挑水灌园。

⑧情素：衷诚。　堕(huī)：输送，奉献。　穷达：困迫、显达。　爱：吝啬。　桀：夏末暴君。　尧：古代贤明君主。　跖：春秋时奴隶起义领袖。　由：即许由，传说尧要将君主之位让给他，他认为是受到污辱，到水边洗耳朵。

⑨万乘：万乘兵车，文中指大国。

⑩湛：通"沉"。七族：《史记集解》张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孙。"此泛指亲族。　要离：吴王聘请的刺客，为行刺吴公子庆忌，要离行苦肉计，让吴王砍下自己右手，烧死自己妻儿，终于接近庆忌刺死了他。

【译文】

因此圣明的君主清醒地认识这些，能摒弃子之的野心，能不赏识田常的贤能；封赏比干的后代，修整孕妇的坟墓，所以他们的功业重新覆盖整个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善政。晋文公亲近自己过去的仇人，在诸侯中成为强大霸主；齐桓公任用自己过去的仇人，从而将天下纳入了正轨。这是什么原因呢？心地仁慈，情意深厚，真诚对

待人，这是不能够用虚假的言辞来代替的。

至于秦国采用了商鞅制定的法律，削弱了东方的韩国、魏国，军事力量称雄于天下，但最终对商鞅用了车裂之刑；越国采用大夫文种的谋略，制服了强大的吴国，称霸于中原，但最终诛杀了文种。因此，孙叔敖三次被免去相国之职而不后悔，於陵子仲谢绝三公之位而替人家挑水灌园。如今君主果真能去掉骄傲的心态，怀着有功必报的思想，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厚施恩德，始终和士人同甘共苦，对士人不吝啬，那么，可以使桀养的狗去咬尧，可以使蹠的门客去刺杀许由；何况凭着大国的权势，又借助圣明君主的恩泽呢？既然如此，那么荆轲不惜毁灭自己的七族，要离甘愿烧死自己的妻子儿女，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

【原文】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①。何则？无因而至前也②。蟠木根柢，轮囷离诡，而为万乘器者③。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④。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犹结怨而不见德⑤。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包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⑥，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思，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注释】

①眄(miǎn)：斜视。

②因：原因，缘故。

③蟠(pán):盘曲而伏。 柢:树根。 轮囷(qūn):屈曲的样子。 离诡:奇幻的形状。 万乘:指国君。

④容:雕饰。

⑤随侯之珠:传说春秋时随(一作"隋")侯救了一条大蛇,蛇衔来明珠报答他。又称隋珠。

⑥布衣:平民。 穷居:未显达。 伊:即伊尹,曾辅助汤打败夏桀夺取了天下。 管:即管仲,曾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 龙逢:即关龙逢(péng),夏桀的忠臣,因进谏被杀。

【译文】

我听说在黑暗中将明月珠、夜光璧向走在道上的人投去,没有哪一个不是警觉地按剑斜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宝物无缘无故地到了面前。蟠木树根奇形怪状,但能成为君主的器物。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身边的人事先把它雕饰加工过。所以无缘无故地出现在面前,即使送出随侯珠、夜光璧,还是会结下怨恨而得不到他人的感谢。因此,有人先曾介绍说过,就是枯木朽株般的东西,也能为搞好关系立功,对方也不会忘记你曾送过礼物。如今天下的平民、未曾显达的士人,身处贫贱地位,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治国主张,伊尹、管仲那样的雄辩才能,关龙逢、比干那样的真诚心意,想要为当代君主尽忠竭力,但从来没有人像修饰树根那样先替他们游说,即使他们竭尽精力,想展示忠信,辅佐君主治理国家,那么君主也必定会产生按剑斜视的行为,这就使平民不能像枯木朽株的资质那样发挥作用!

【原文】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之口①。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

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②]；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③]。故秦信左右而杀，周用乌集而王[④]。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⑤]。

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⑥]。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摄于威重之权，主于位势之贵，故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伏死堀穴岩(岩)〔薮〕之中耳，安肯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⑧]！

书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为上客[⑨]。

【注释】

①陶钧：制陶器时用的圆轮。

②中庶子：职掌诸侯卿大夫庶子的教育管理等事务。　蒙嘉：秦始皇宠臣，因收燕国太子丹厚礼，促使秦始皇接见荆轲。

③吕尚：怀才隐居，与周文王相遇后被委以军国大事，成为周的开国大功臣。

④乌集：如乌般集散。指吕尚与文王偶遇。

⑤挛拘：拘泥，拘束。　昭旷：宽宏豁达。

⑥帷裳：车旁的布幔，以帷障车之傍如裳，故称帷裳。引申作妇人之车，暗指人主之姬妾。　皂：马槽。

⑦盛饰：盛装，指庄重严整的在朝官员。

⑧寥廓：高远宽广。　摄：通“慑”，畏惧。　堀(kū)：通“窟”。　阙下：宫阙之下，指人君所居之处。

⑨奏：进，上。　卒：最终。

【译文】

因此圣明君主治理国家民众，像陶匠转动陶轮那样独用

己意，而不受卑下小人的胡言乱语所牵制，不被众人的意见所动摇。秦始皇帝听用了中庶子蒙嘉的话，因而相信了荆轲，结果匕首从暗中刺出；周文王到泾、渭河边打猎，载着吕尚同车而回，结果统一了天下。秦始皇听信左右近臣而遭刺杀，周文王任用偶然相遇的人而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周文王能摆脱拘泥言词的束缚，施用境外之人的谋议，独立地观察着恢宏的治国大道。

如今的君主沉溺于谄谀的言辞之中，受到侍近姬妾的牵制，使不拘泥于世俗的士人与牛马处于同等地位，这就是鲍焦之所以对世俗愬忿、不留恋富贵之乐的原因啊。

我听说盛装而上朝的人不因为贪图利禄而污损道义，追求美名善誉的人不因为放纵私欲而伤害品行，如今县城的名称叫做“胜母”，曾子不进入此城；城邑的名称号为“朝歌”，墨子将车调头而离开。如果想要让天下志向高远的士人，被威严的权势所吓倒，被高位的显贵所主宰，因此而改变志向、玷污品行去侍奉谄谀的人，以求得巴结上君主左右，那么士人只会死于隐居的岩穴乡野之中罢了，难道能有肯竭尽忠诚而急忙来到君王身边的人吗！

这封信呈奏给梁孝王，孝王派人把他从狱中放出来，最终成了梁孝王的贵宾。

【原文】

太史公曰：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①。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②。

【注释】

①指：通“旨”。 多：称赞。 诎：通“屈”。
②比：并列、排比。 桡：通“挠”，折。

【译文】

太史公说：鲁连的说辞虽然不合大义，但我却认为他身为平民，坦荡地施展自己的志向，不向诸侯屈服，在当时进行游说，折服了将相们的权势值得称道。邹阳的言辞虽然不够谦逊，但他所排出同类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比较，有感人的地方，也可以说得上是耿直不屈啊，因此我也将他附在这篇列传里。

史记全译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题解】

本篇说明了忠贤、变革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屈原、贾谊不是同时代人，却都是政治家，都怀才不遇，都流放到了南方，都非寿终正寝，因此据“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原则，贾谊凭吊了屈原。所以他们二人之间的共同点是都存在“怨”，即是说都因为“怨诽不伸而终遭不测”的。

以“怨”作为中心，司马迁揭示了现实政治中忠贤、方正与谗谄、邪曲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显示了这一斗争的性质、结局与国家生死存亡之间的关系。在楚国，以屈原为一方，以上官、靳尚、郑袖、子兰为另一方；在汉文帝时代，以贾谊为一方，以绛、灌、东阳侯、冯敬为另一方，就是表现了这样一种斗争的场景。但是，形成这种局面，是有国君的责任的。楚怀王曾经欣赏屈原的才赋，但他不知忠臣之分，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相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结果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自己也客死于秦，所以说“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孝文帝经吴公推荐，召贾谊为博士，也欣赏他的才能，议以为公卿，但因听了元老们的意见亦疏远了他，后虽召他回京师，只问鬼神之事，而不接受他削诸侯的上奏，仍然驱他出朝廷。所以屈原之死，楚王有责任；贾谊之死，文帝也是有责任的。在《史记》中，总体上肯定文景之治的同时，司马迁对文帝也是有微意的，批评文帝是姑息养奸，没能完全任用忠贤。这是互见法的一种表现。

引《怀沙》赋，极写屈原的忠诚与高洁。整个社会变白为黑，倒

上为下，屈原却怀瑾握瑜，重仁袭义，他不愿随世推移与群犬为伍，凤皇在笯，鸡雉翔舞，伯乐既殁，骥将焉程，他的远大抱负不能实现，又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所以就"安心广志，余何畏惧"，"知死不可让"而舍生取义了。司马迁对屈原之死，表示了极大的不平，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称颂。这实际是对黑暗社会，腐败政治的一种揭露与控诉，因此司马迁也就赋予了屈原之死以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既将屈原的被害与楚国的灭亡联系起来，又警告现实政治应该避免同样的悲剧，以屈原之死来唤醒人君辨明是非任用忠贤。从这个角度说，《屈原列传》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及现实政治的意义。

如果，此传只记屈原，可能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怀才不遇，政见不合，一死才是光荣。与贾谊合传增加了它哲理方面的意义。司马迁录贾谊《吊屈原赋》，但论赞中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不免要批评屈原有一种狭隘的爱国思想。当时列国纷争，志士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的张仪、苏秦是其例，后来的韩非、李斯也是其例，为什么一定要抱住楚国不放呢。应该说这更有积极的意义，既是忠贤，自有其施展才能的时机，智者应该去寻找这个时机。由此，相对来说，司马迁像表彰商鞅一样，肯定了追求功名，献身事业的精神，而屈原在这一点上目光太窄了。所以司马迁对屈原之死看法上还有一定的保留，他并不完全赞同都去那么做。他一再肯定的是"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评议间有分寸。另外，司马迁借《服鸟赋》发挥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的思想，在一种千变万化，好恶淡漠的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大人、至人、真人、德人的区别，宣扬"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汜乎若不系之舟"的意识，正是道家学说"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的主张。这还是证明了一个问题，法家学说其旨归乃来源于道家，故其表现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凡把生看得太重，积极方面就会激流勇进，顽

强奋斗，消极方面就会阿谀苟合，与世浮沉；把生看得太轻，积极方面可以不同流合污，保持高洁，消极方面就会逃避现实，取消斗争。所以司马迁有"用人所趋异耳"的意见。司马迁对《服鸟赋》还是有欣赏的味道，表现了他的生死观。

本传较集中地表现了司马迁的美学思想。就行为而言，他认为忠贤、方正为美，谗谄、邪曲为丑；表现在文学上，他认为以文约、辞微来表现志洁、行廉则为美。这种美，可以取得"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的效果，将形式与内容，语言艺术与思想境界统一起来了。然而更突出的则是以悲壮为美。当人们劳苦倦极，疾痛惨怛的时候，他呼天叫地，最能真实地表述出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当受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平遭遇时，人们必然产生怨恨。在被压抑的条件下，由怨恨所产生的舒发思想与感情的作品，就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真实生动的感染力，而它的特点就是悲壮，因为它是由生命的挣扎中呼喊出来的。《离骚》是屈原以血泪写成的，因而具有惊天地动鬼神的力量。司马迁以其自身的体验，将它表现为具有重要的美学特征。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①。为楚怀王左徒②。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③。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④。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⑤。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⑥。"王怒而疏屈平。

【注释】

①楚之同姓：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因受封于屈地，而为屈氏，屈氏与昭氏、景氏同为楚王族之一支。《史记正义》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

②楚怀王：楚国国君，公元前328年—前299年在位。 左徒：楚国职官名，参预政事，为国家要职。

③强志：记忆力强。志，记，记住。 娴(xián)：熟练。

④上官大夫：一说即靳尚，上官为其复姓；一说上官为其复姓，其名不详。楚国大臣。 同列：朝班位次相同，即职位相同。 害：嫉妒。

⑤宪令：国家法令。 属(zhǔ)：作，写作。

⑥伐：夸耀。

【译文】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一个族姓。做了楚怀王的左徒。闻见广博，记忆力强，透彻了解国家治乱兴衰的道理，熟练掌握了处事的辞令。在朝中就和楚王图谋计议国家大事，由此制订出政令；在朝外就接待宾客，酬答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事务。楚王特别信任他。

上官大夫和他职位相同，因为争夺楚王的宠幸就在心中嫉妒他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订国家法令，屈平写了草稿还没有修改完成。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把它夺走，屈平不给他，因而向怀王进谗言说："您王让屈平制订法令，众人没有谁不知道，每一道法令制订出来，屈平就夸耀他的功劳，认为'除非是我，其他谁也不能制订出来'。"楚王生气就疏远了屈平。

【原文】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①。离骚者，犹

离忧也②。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③；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④。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⑤。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⑥？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⑦。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⑧。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⑨。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⑩。其志洁，故其称物芳⑪。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⑫。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⑬。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注释】

①聪：听觉灵敏，此意指明辨是非。 邪曲：邪恶，不正常。 幽思：苦闷深思。《史记志疑》引《古史》曰“太史公言《离骚》作自怀王之世，原始见疏而作。”案《离骚》之文斥靳子兰，宜在怀王末年，顷襄王世。

②离：通“罹”，遭受。此为一解。还有将“离”释为“脱离”。亦有将“离骚”谐音为“牢骚”。

③穷：走投无路，处境窘迫。 反本：追念原本。反通“返”。

④惨怛(dá)：痛苦，忧伤。

⑤间(jiàn)：离间。

⑥见：被。

⑦《国风》好色不而淫：《国风》多写男女之间的爱情，但并不过分。《国风》是《诗经》风、雅、颂三部分之一。淫，过分。 《小雅》怨诽而不乱：《小雅》有批评、指责当时朝政过失的言辞，但不叛逆而失去原则。《小雅》，《诗经》“雅”分为“大雅”，“小雅”。 怨诽：责备、诽谤。

⑧帝喾(kù)：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号高辛氏。 汤武：即商汤和周武王。

⑨明：阐明。 广崇：伟大崇高。 条贯：条理，规律。靡，没有。 见："现"之古字，呈现。

⑩约：简要。 微：深奥，微妙。 称文小：指《离骚》中所称述的是一些花鸟草木小事物。 指：通"旨"，含义。 迩（ěr）：近。指眼前习见的事物。

⑪称物芳：描写的事物多香花芳草。

⑫不容：不容许。 疏：疏远。

⑬濯（zhuó）：洗涤。 淖（nào）：污垢。 滋：同"兹"，黑。 皭（jiào）然：洁白的样子。 滓：污染。

【译文】

屈平痛心楚王听闻失聪而不能辨明是非，让谗害谄媚的言论蒙蔽得见事不明，以致邪恶伤害了公正，方刚正直的人不为朝廷所容，所以内心忧愁苦闷深思就写成了《离骚》。离骚的意思，就是遭遇了忧患。上天是人的起始，父母是人的本原。人处境窘迫就会追念本始，所以劳累困苦疲惫到极点的时候，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疾病痛苦非常忧伤的时候，没有不呼喊父母的。屈平坚持原则率直行事，竭尽忠诚和智慧来事奉他的国君，谗害的人却从中挑拨离间，可以说得上是处境窘迫了。因为诚信反被怀疑，因为忠直反被诽谤，怎能没有悲愤呢？屈平写作《离骚》，大概是从悲愤中产生出来的。《国风》描写男女情爱但不过度，《小雅》有对朝政怨愤诽谤的言辞但不主张叛乱。像《离骚》这篇作品，可说是两方面兼而有之。往上称扬到帝喾，往下道说了齐桓公，中间叙述了商汤、周武王，用来讥刺当世的政事。阐明道义德政的伟大崇高，治乱兴衰的条理规律，无不全部体现。它的文字简约，它的辞义微妙，它表现的志向高洁，它称扬的品行廉直，它文中记述的是花鸟草木的小事物，但它包含的旨意却极其博大，举出的是眼前习见的一类事物，但可以窥见的含义却非常深远。因为它表现的志向高洁，所以它称许的事物多是香花芳草。因为它称扬的品行廉直，所以至死也不容许自己的行为离道德疏远。身处污泥之中却能洗涤除沾染的污垢，就像蝉能

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借以飘浮在游动尘埃的外面，不被世事的污浊所玷辱，清白高洁，出自污泥而不染。推论它的这种情志，即使和日月来争光辉也是可以的。

【原文】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①。"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②。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③。魏闻之，袭楚至邓④。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⑤。"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⑥。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⑦？"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⑧。

【注释】

①绌(chù)：通"黜"，罢免。　从亲：合纵、友好。从，通"纵"。　详：通"佯"。　厚币：丰厚的礼品。　委质：臣下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质，同"贽"，即旧时所谓之"见面礼"。一说，"质"指形体，委身于地，指归顺之意。　商、於(wū)：古地名，商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於(于)，在今河南

西峡县东。

②丹、淅：汉水中游二支流名。丹水源出今陕西商县西北冢举山；淅水源出河南卢氏县南，二水于河南淅川县南合流，汇入汉水。 屈匄(gài)：楚国将领。 汉中：地区名，约今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一带，原属楚国。

③蓝田：秦邑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

④魏：《史记志疑》案："魏"当作"韩"。 邓：楚邑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南。

⑤甘心：称心，快意。

⑥用事者：执政者。 靳尚：一说即上官大夫。楚国人，与张仪有私交。 郑袖：楚怀王之爱妃。亦名南后。

⑦顾反：等到回转、返回。 反：同"返"。

⑧唐眛(mò)：楚国将领。

【译文】

屈平已经被罢免，这以后秦国想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合纵亲善，秦惠王忧虑这件事，就让张仪假装脱离秦国，拿厚重的礼物献身来事奉楚国，说："秦国特别憎恨齐国，齐国和楚国合纵亲善，楚国果真能和齐国断绝关系，秦国愿意献出商、於地区的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地相信了张仪，就断绝了和齐国的友好关系，派出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诈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不曾听说是六百里。"楚国使者生气离去，回国报告怀王。怀王发怒，大量出动军队攻打秦国。秦国派出兵员进行攻击，在丹水、淅水地区把楚军打得大败，斩杀首级八万，俘虏了楚国将领屈匄，就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区。怀王又发动国内全部兵力深人腹地去攻击秦国，在蓝田交战。魏国听说了，偷袭楚国到了邓邑。楚国军队害怕了，从秦国撤回来。这时齐国因为恼怒终竟没有援救楚国，楚国处境非常困迫。

第二年，秦国割出汉中地区来同楚国和好。楚王说："不希望获

得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说了，就说：“拿我一个张仪而能顶当一片汉中土地，请允许我前往楚国。”到了楚国，张仪又通过送厚礼给掌权的大臣靳尚，从而给怀王的宠姬郑袖设想了一通诡辩的言辞。怀王竟然听从了郑袖，重新放走了张仪。这时候屈平已经罢免，不再担任重要职位，出使去了齐国，等到返回时，向怀王进谏说：“为什么不杀了张仪？”怀王后悔了，去追张仪没有赶上。

这以后诸侯各国共同攻击楚国，把楚军打得大败，杀了楚国大将唐眜。

【原文】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①。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②。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③。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④。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⑤。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⑥。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⑦。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⑧。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

我心恻，可以汲[9]。王明，并受其福[10]。”王之不明，岂足福哉[11]！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12]。

【注释】

①武关：战国时秦国之南关，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②内：“纳”之古字。

③顷襄王：楚国国君，公元前298年——前263年在位。 令尹：楚国职官名，位同宰相。

④咎：指责，责怪。

⑤嫉：憎恨。睠：同“眷”，眷恋。 系心：内心牵挂，关心。 冀幸：侥幸希望。

⑥反覆：拨乱反正，颠倒。 致：表达。 志：即“意”。

⑦分(fèn)：职分。

⑧六郡，指汉中一带地区。

⑨泄：排泄，淘尽污泥。 恻：伤悲，痛心。《史记集解》张璠曰：“可为恻然，伤道未行也。”《史记索隐》张璠亦晋人，注《易》也。

⑩《史记集解》引《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史记索隐》按：京房《章句》曰：“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并受其福，故曰‘王明并受其福’也。”

⑪短：揭短，说坏话。 迁：放逐。《史记集解》引《离骚序》曰：“迁于江南。”《史记志疑》据《读史漫录》及《日知录》，以为此段文字当在下段之后。

【译文】

这时秦昭王和楚国结为姻亲，想和怀王相会。怀王想前行，屈平说：“秦是个虎狼一样的国家，不可轻信，不如不要前往。”怀王的幼子子兰劝楚王成行：“为什么要拒绝秦国的欢心！”怀王终于成行，进入武关，秦国埋伏的军队断绝了他的后路，因而扣留下怀王，

以此要求割让土地。怀王生气，不听从。逃跑到了赵国，赵国不接受。重新来到秦国，终于死在秦国然后送回楚国安葬。

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任命他的弟弟子兰做令尹。楚国人已经在责怪子兰，因为是他劝说怀王进入秦国造成不能生还的。

屈平已经痛恨起这件事，虽然被流放，还眷恋着楚国，内心牵挂着怀王，没有忘记返回朝廷，总侥幸希望国君能突然悔悟，败坏的政俗能有所改革。他渴望着保全国君，兴盛国家，并企图扭转局势，所以在一篇文字中多次表达了这种意志。然而最终无可奈何，所以不可能重新返回朝廷，最后从这里看出了怀王终于不能醒悟。作为人君无论是愚蠢智慧贤能不贤能，没有谁不想求得忠臣来保卫自己，举拔贤能来辅佐自己，然而亡国破家的事接连不断地发生，而圣明的国君治理好国家的情况连续多代都看不见，就是因为所谓的忠臣不忠诚，所谓的贤臣不贤能的缘放。怀王因为不知晓忠臣的职分，所以在内受郑袖迷惑，在外被张仪欺骗，疏远屈平而信任上官大夫、令尹于兰。军队被挫败，土地被割削，亡失了六个郡，自身客死在秦国，被天下所耻笑。这就是不能识别人的祸患。《易经》上说："井下的污泥已淘尽却没有好工具取井水饮用，实在令人心痛，井水本是可以汲用的。有国君英明，井下井上一齐治理好了，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福泽。"国君要是不英明，哪里能享受到充分的福泽呢！

令尹子兰听说了大为恼怒，终于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发怒就把他放逐了。

【原文】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①]。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②]？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

放[3]。”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4]。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5]？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6]？”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7]！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8]！”

乃作《怀沙》之赋[9]。其辞曰：

【注释】

①被：通“披”。

②三闾大夫：掌管楚国昭、屈、景三姓王族事务的官。《史记集解》引《离骚序》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

③见：被。

④凝滞：固执，拘泥。

⑤餔(bǔ)：吃。 糟：酒渣。 啜(chuò)：饮。 醨(lí)：淡酒。

⑥瑾、瑜：均指美玉。这里比喻人的纯洁美德。

⑦沐：洗头。 浴：洗澡。 察察：洁白的样子。 汶汶：昏暗的样子。

⑧常流：江水。 晧晧：同“皓皓”，洁白，光明。 温蠖(huò)：灰尘渣子堆积的样子。

⑨《怀沙》：是屈原所著《九章》里的第五篇。《史记索隐》“按：《楚词》《九怀》曰‘怀沙砾以自沈’，此其义也。”释此为屈原的绝命词。近有人认为，沙，指长沙，是楚祖先熊绎的封地。为怀念长沙而作。

【译文】

屈原来到江边，披散着头发行进在草泽地旁长吟着。面容憔悴，形体枯槁。一位渔翁见到他询问着说：“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什么缘故到了这里？”屈原说：“整个社会的人都污浊只有我一个人清

白，大家都像醉了一样昏沉只有我一个人清醒，因此被放逐了。”渔翁说：“凡是一个圣人，不会被某种事物拘泥而能和社会推移变化。整个社会的人都污浊，为什么不随着他们的潮流并在其中扬起波浪？大家都像醉了一样昏沉，为什么不食用他们的酒渣并饮他们的淡酒？为什么缘故要像怀藏着瑾手握着瑜一样保持着高洁并让自己被流放？”屈原说：“我听说，刚刚洗完头的人一定会弹一下帽子，刚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会振一下衣裳，人当中又有谁能用察察洁白的身躯，去接受事物的汶汶昏暗的现实呢！宁愿投人常流的江水并葬身到鱼腹当中去，又怎么能够用皓皓明亮的品节去蒙受世俗中这尘渣的污染呢！”

于是写作了一篇《怀沙》赋，其中的文辞说：

【原文】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①]。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②]。眴兮窈窈，孔静幽墨[③]。冤结纡轸兮，离愍之长鞠[④]；抚情效志兮，俯诎以自抑[⑤]。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⑥]。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⑦]；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⑧]。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⑨]？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⑩]；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⑪]。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⑫]。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⑬]。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⑭]。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⑮]。

【注释】

①陶陶：原文作“滔滔”，天气和暖的样子。　孟夏：夏季的头一个月，即夏历四月。　莽莽：草木茂盛的样子。

②永：长。　汩(yù)：急速。　徂(cú)：往，到。

③眴(shùn):同"瞬",注视,看。 窈窈:原文作"杳杳",幽深而无所见的样子。 孔:很,非常。 幽墨:原文作"幽默",静寂。

④冤结:原文作"郁结"。 纡(yū):委曲。 轸:悲痛。 离:"罹",遭遇。 愍(mǐn):忧伤。 鞠:穷困。

⑤抚:按,循。 效:检查,反省。 俯诎:同"俯屈",原文作"冤屈",冤曲自己。

⑥刓(wán):削。 圜(yuán):同"圆"。 常度:固有的法则。度,法则。 替:废弃。 易初本由兮:原文作"易初本迪兮",意即改变自己本来的道路。迪,道也。

⑦章:同"彰",彰明,明确。 画:规划。 职:通"识(zhì)",记住。 墨:本指木工用的墨线,引申为准则。 前度未改:原来为"前图未改"。

⑧内直质重兮:原本为"内厚质正兮",意即内心厚道,品质端重。 大人:此指贤人君子。 盛:赞美。《史记集解》王逸曰:"言人质性敦厚,心志正直,行无过失,则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⑨巧匠:原本作"巧倕"。 斫(zhuó):砍,削。 孰察其揆正:原本为"孰察其拨正",意为"谁审查他端详得是否准确。"揆(kuí)正:端详得准确。揆,尺度。

⑩玄文幽处兮:原本作"玄文处幽兮",意即黑色的花纹放在黑暗的地方。文,"纹"之古字。 矇谓之不章:原本作"矇瞍之不章",意即盲人说它没有文彩,或指不鲜明。 矇(méng):盲人。

⑪离娄:古代传说中的人名,据说能在百步之外看到秋毫之末。 睇(dì):斜视,扫一眼。 瞽(gǔ):盲人。

⑫变白而为黑兮:原本为"变白以为黑兮"。

⑬皇:同"凰"。 笯(nú):竹笼。楚地方言字。 鸡雉翔舞:原本为"鸡鹜翔舞"。雉,野鸡。

⑭糅(róu):混杂。 一概而相量:一律用斗升来量,意谓同等评价。 概:量粮食用以刮平的斗板。《史记集解》王逸曰:"忠佞不异。"

⑮夫党人之鄙妒兮:原本为"夫惟党人之鄙固兮"。党人:此指勾结为朋党的小人。 鄙:卑鄙。 羌不知吾所臧:原本为"羌不知余之所臧"。羌,当时楚地常用的发语词。臧:善,好。《史记集解》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译文】

暖洋洋的四月啊，草木茂盛地生长。内心悲伤长久地哀痛啊，急速前往南方。眼前看到的是一片茫茫啊，特别寂静毫无声响。心头郁结着悲痛啊，遭遇忧伤的日子实在太长。抚心反省着情志啊，受到了冤曲而强自克制。

想把方木削成圆的啊，固有的法度不可以改变；抛弃当初的道路啊，将为君子所鄙弃。明确规范牢记法度啊，从前的谋划不会改变；内心厚道，品德端重啊，为贤人君子所赞美。巧匠不挥动斧子砍削，谁能端详出是否准确？黑色的花纹放在黑暗的地方，盲人会说花纹不鲜明；离娄扫一眼就看清楚了啊，盲人反而说他眼睛失明。把白变成了黑的啊，将上方倒置成了下方。凤凰被关在竹笼啊，野鸡却在飞翔欢舞。把宝玉和沙石混杂在一起啊，却因此将二者同等评价。营私结党的人卑鄙嫉妒啊，全然不了解我的美好情操。

【原文】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①；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②。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③；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④。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⑤；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⑥。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⑦；重华不可牾兮，孰知余之从容⑧！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⑨？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⑩。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⑪；离湣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⑫。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⑬；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⑭。

【注释】

①盛：多，过量。 陷滞：陷没沉滞。 济：渡。

②穷不得余所示：原文作"穷不知所示"，意即遍找也得不到一个让人看看自己才华的机会。示，给人看。

③邑犬群吠兮：原文作"邑犬之群吠兮"。邑，城镇。

④诽骏疑桀兮：原文作"非俊疑杰兮"。诽，毁谤。桀，通"杰（傑）"。 固：本来。 庸态：庸人之常态。《史记集解》王逸曰："千人才为俊，一国高为杰也。庸，厮贱之人也。"

⑤文：外表。 质：内在，实质。 疏：粗疏。 内：通"讷（nè）"，朴实。 众不知吾之异采：原文作"众不知余之异采"。

⑥材：有用的木料。 朴：未经加工成器的木料。 委积：堆积。 所有：具有的才能。

⑦重仁袭义：仁上加仁，义而又义。 重（zhòng）：加上，加重。袭，重叠。 丰：富足，充实。

⑧重华：即虞舜，重华为其名，舜是其谥。 牾（wǔ）：遇。原文为"重华不可遻兮"。 从容：言自己的言行踏实而镇定。

⑨不并：不能并世而生，意指贤臣不能遇明君。 岂知其故也：原文作"岂知其何故也"。

⑩邈：遥远渺茫。

⑪惩：停止。 违：克服。 忿：忿恨的情绪。

⑫湣：通"愍"，原文作"懲"。 迁：改，移。 象：同"像"，法式，榜样。

⑬次：路途中的短暂停留。 昧昧：昏暗的样子。

⑭含忧虞哀兮：原文作"舒忧娱哀兮"。意即舒展忧思，转哀为乐。 限之以大故：意即死而后已。限，极限。 大故：死亡。

【译文】

负担重装载多啊，陷没沉滞而不能前进；怀藏着瑾手握着瑜啊，处境穷困不能把我的才华向人显示。城镇的群狗乱叫啊，吠的是少见多怪；诽谤英俊疑忌豪杰啊，这本来就是庸人的丑态。外表粗疏内心朴实啊，众人不知道我的独异风采；未加雕饰的木料堆积起来啊，没有谁知道我有的才能。我积聚着仁德和义质啊，谨慎敦厚地还在不断加强；舜帝不可能再遇到

啊，谁知道我言行的踏实镇定！古代本就明君贤臣不能并世而生，怎么能了解其中的缘故？商汤夏禹距今已经久远啊，遥远渺茫已是不可攀慕。强压克服忿恨的情绪，抑制内心使自己更加坚强；遭受忧患却不改变气节啊，希望我的志向将有人会视作榜样。在道路上行进回向北方啊，太阳暗淡就将要日暮；舒展忧思转哀为乐啊，死亡是标志着人生的极限。

【原文】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①。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②。曾吟恒悲兮，永叹慨兮③。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④。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⑤。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⑥？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⑦。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⑧？曾伤爰哀，永叹喟兮⑨。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⑩。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⑪。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⑫。

【注释】

①乱：辞赋篇末总括全篇旨要之语。《史记索隐》"王师叔曰：'乱者，理也。所以发理辞指，撮总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沅、湘：即今湖南境内的湘江、沅江。

②修路幽拂兮：原文作"修路幽蔽"。意即漫长的道路上草树遮掩。修，长。幽拂，草树遮掩的样子。 忽：遥远渺茫的样子。

③曾吟：不尽的吟叹。曾，通"层"。"曾吟"以下二十一字，原本《楚辞·怀沙》篇中没有。

④莫吾知：即"莫知我"。

⑤怀情抱质：原文为"怀质抱情"。情，思想。质：品质。 匹：匹配，指志同道合的人。

⑤伯乐：春秋时人，以善相马著称。 殁(mò)：死。 骥：千里马。 焉：

怎么；谁。 程：衡量，考察。骥将焉程，原文作“骥焉程兮”。

⑦人生禀命兮：原文作“民生禀命”。意即人生本来的寿数、命运。禀，天生的，固有的。 错：通“措”，安排。

⑧定心广志：坚定信心，发挥才能。 余何畏惧兮：原文作“余何所畏惧兮”。

⑨曾伤爰哀：意同上文“曾吟恒悲”。爰，通“咺(xuǎn)”，哭泣不止。

⑩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此句原文为“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溷(hǔn)：混浊。

⑪让：辞让，避。 爱：吝惜。

⑫类：准则，榜样。此两句原文为“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译文】

尾声：浩荡奔腾的沅水、湘水啊，分别奔流翻涌着波浪。漫长的道路上草树遮掩啊，前途遥远而又荒忽。不尽的吟唱恒常悲伤啊，长久不息地慨然叹息。世上既已没有谁了解我啊，心中有话不可以去诉说。怀抱着高洁的思想品质，独自一人而去匹敌。伯乐已经没世啊，千里马将有谁来考察。人生的寿命是天定的啊，各人的结局都有所安排。坚定信心发挥才能，我有什么畏惧呢？不尽的吟唱哀哭不止，长久不息地喟然怅叹。世上混浊不了解我啊，人心叵测不可以去倾诉。知道死是不可避让的啊，想着对自己的生命不必太珍爱。明白地告诉君子们啊，我将去做人的榜样。

【原文】

于是怀石遂自(投)〔沈〕汨罗以死①。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②。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③。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④。

【注释】

①沈："沉"之古字。 汨(mì)罗：即汨罗江，在今湖南东北部。时为湘江的支流。

②宋玉：楚国人，相传为屈原的学生。宋玉和下文的唐勒、景差均为同一时期的辞赋家。

③祖：学习，效法。 从容辞令：指运用辞令从容自如。

④贾生：即下文之贾谊。 长沙王：指汉初功臣吴芮的四世孙吴差。 太傅：辅导长沙王太子的官，又名太子太傅。 吊：悼念。

【译文】

于是怀抱着石头自己沉入汨罗江溺死。

屈原已经死去以后，楚国又出了宋玉、唐勒、景差一班人，都喜好辞令而以擅长赋作被称道；然而他们效法屈原运用辞令的从容自如，终究没有人敢于率直进谏。这以后楚国日渐削弱，经过几十年终于被秦国所灭亡。

自从屈原沉溺于汨罗江以后一百多年，汉朝有个贾生，做了长沙王的太傅，经过湘江，写了篇文章投到江里悼念屈原。

【原文】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①。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②。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③。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④。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⑤。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

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⑥。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⑦。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⑧。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⑨。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⑩。"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注释】

①雒阳：即"洛阳"，都邑，在今河南洛阳市。

②属（zhǔ）书：作文章。

③吴廷尉：姓吴的廷尉，史失名。廷尉，官名，九卿之一，掌管司法。　河南：郡名，治所在洛阳。　秀才：杰出的才能。

④治平：政治清明和平。　征：征召。

⑤博士：学官名，教授弟子。

⑥说："悦"之古字。　超迁：破格提拔。　太中大夫：官职名，掌议论，备顾问。

⑦正（zhēng）朔：历法。原本指一年的第一天，正，一年的开始；朔，一个月的开始。古时改朝换代，都要重定正朔，后即通指帝王新颁之历法。　服色：古时指每个王朝所定车马祭牲服饰的颜色。　法：制定。　草具：草拟，起草。　尚：崇尚。　数：指官印之字数。　更（gēng）：改。

⑧遑（huáng）：闲暇，功夫。

⑨悉就国：都到各自的封地。　发：提出。

⑩公卿：三公九卿的简称，后亦泛指高官。　绛：指绛侯周勃。　灌：指颍

阴侯灌婴。 东阳侯：指张相如。 冯敬：汉初大臣，当时为御史大夫。 害：忌妒。

【译文】

贾生名叫谊，是洛阳人。十八岁年纪，就因为很能诵读诗书撰写文章在郡中闻名。吴廷尉做了河南郡守，听说他有杰出才能，召来安置在自己的门下，特别宠幸喜爱他。孝文皇帝刚刚继位，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治清明和平的业绩在全国属第一，从前和李斯是同乡并曾学习事奉过李斯，就征召他做廷尉。廷尉就推荐说贾生年轻，很能通晓诸子百家的学说。文帝召他来担任博士。

这时候贾生二十多岁，在朝廷算最年轻的。每次下诏命令讨论的事项，各位老先生都不能发表意见，贾生全都替他们对答了，每一个人都觉得正是说出了自己所想要说的话。各位博士于是就认为他很有才能，自己比不上他。孝文帝喜欢他，破格提拔，一年内就做到了太中大夫。

贾生认为汉朝建国到孝文帝有了二十多年，天下太平和洽，但本来就应当改定年历的正朔，更换服饰的颜色，确定各项制度，规范官职名称，兴盛礼法音乐，就全都起草了完备的各个事项仪制法规，确定颜色崇尚黄色，数字重用五字，重订官名，全部变更了秦朝的法制。孝文帝刚刚登天子之位，主张谦恭退让也还没有闲暇的时间。各项所变更确定的法律条令，以及让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这些主张都是由贾生提出来的。于是天子就和大臣们商议，想任命贾生担当公卿职位。绛侯、灌婴、东阳侯、冯敬一班人全都忌妒他，就讲贾生的坏话说："这位洛阳人，年纪轻轻刚刚学习，就专门想着独揽大权，把各项政事搞得纷杂混乱。"于是天子从这以后也疏远他，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任命贾生做长沙王太傅。

【原文】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①]。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②]：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③]。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④]。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⑤]。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⑥]。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⑦]。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⑧]；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⑨]。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⑩]；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⑪]。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⑫]！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⑬]。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⑭]；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⑮]！

【注释】

①卑湿：低洼潮湿。 適(zhé)：通“谪”，贬职。

②此赋即《吊屈原赋》，《文选》作《吊屈原文》。

③共：通“恭”。他本即作“恭”。 嘉惠：美好的恩惠。此指皇帝让他做长沙王太傅的诏命。 俟罪：此指做官，谦词。

④侧闻：侧耳而闻。

⑤造：到……去。 讬：寄托。

⑥罔极：意即混乱无常。 罔：无。极：准则。 陨：陨落，死亡。他本作“殒”。 厥：其。

⑦伏窜：隐藏。 鸱(chī)：即猫头鹰。 枭(xiāo)：外形似猫头鹰的一种猛禽。鸱、枭，古人以为都是不祥之鸟。

⑧闒茸(tà rǒng)：无能、下贱的人。闒，小门。茸，小草。《史记索隐》案：应劭、胡广云“闒茸不才之人，无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贵”。

⑨逆曳(yè)：倒拉着走。 植：立。

⑩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此句他本为“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

廉。” 伯夷：商末贤臣，后同其弟叔齐饿死于首阳山。　盗跖(zhí)：传说为春秋时代的大盗，故名“盗跖”。

⑪莫邪(yé)：春秋时出自吴国的宝剑名。相传分为雌雄二剑，分别以铸剑夫妻二人干将和莫邪的名字命名。　顿：通“钝”。他本即为“钝”。　铅刀：用铅做成的刀。　铦(xiān)：锋利。

⑫此句他本为“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　嚜嚜：通“默默”，不得意。生：指屈原。　无故：指无端受害。

⑬斡(wò)：旋转，此为抛弃之义。　周鼎：周朝传国的宝鼎。　康瓠(hù)：破旧的空瓦器。康，空。瓠，通“壶”。　腾：乘。　罢：通“疲”。　骖：本指拉车时驾在外侧的马，此活用为动词，即让……相助。　蹇(jiǎn)驴：跛足驴。　垂两耳：马负重过于吃力，就要低头垂耳。　服：驾，拉。《史记索隐》引《战国策》曰：“夫骥服盐车上太山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下车哭之也。”以上三句句中之“兮”，他本均在句末。

⑭章甫：殷代的一种礼帽。　荐：垫。　屦(jù)：鞋。　渐：欺诈。

⑮离：遭受。　咎：灾祸。

【译文】

贾生已经辞行前往长沙，听说长沙地方低洼潮湿，就自认为年寿不会很长，又因为是贬职离去的，自己的心情不愉快。等到渡过湘水，就写了一首赋来凭吊屈原。赋文说：

恭敬地承受皇帝的诏命啊，到长沙来供职。传闻中听说过屈原啊，自己沉溺在汨罗江。前往寄托湘江的流水啊，恭敬地凭吊先生。遭逢世俗的混乱无常啊，才夺去了您的生命。实在伤心哀痛啊，碰上了时代的不吉祥，鸾凤隐藏起来啊，鸱枭却在自由飞翔。无才的小人得到尊重显贵啊，谗说谄谀的人非常得意；贤圣的君子心意不顺啊，方刚正直的被屈居下位。世人们竟称伯夷贪婪啊，却说盗跖廉洁；莫邪是钝剑啊，铅刀反而很锋利。可叹是太不幸了啊，先生竟无端受害！抛弃了周鼎啊竟把康瓠当宝贝，用疲牛驾车驰骋啊让跛驴相助，却使骏马垂

着两耳啊驾盐车。把礼帽当鞋垫啊，这种逐渐销蚀的日子怎么会长久；唉呀，真苦了先生啊，唯独您遭受这等灾祸。

【原文】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①？凤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缩而远去②。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③。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蚁与蛭螾④？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⑤。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⑥！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⑦！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⑧？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⑨；见细德之险(微)〔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⑩。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⑪！横江湖之鳣鲟兮，固将制于蚁蝼⑫。

【注释】

①讯：告。讯曰，相当于楚辞里的"乱曰"，是全篇的结束语。《史记索隐》谇曰。李奇曰："谇，告也，音倩。"张晏曰："讯，《离骚》下章谇乱也。"刘伯庄音素对反。讯犹宣也，重宣其意。周成、师古音碎也。　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此句他本为"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　堙(yīn)郁：闷塞，气不舒出。

②此二句他本为"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　漂漂：通"飘飘"，飞翔的样子。　遰：通"逝"，离去。

③袭：因袭。此引申为效法。　九渊：九重渊，极深的渊。《史记索隐》袭，复也。《庄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故云"九渊之神龙"也。　沕(wù)：深潜的样子。

④此二句他本为"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　弥：远。　融爚(yuè)：光明，明亮。融，明亮。爚，光。　蛭(zhì)：水蛭，俗称蚂蟥。螾：同"蚓"，蚯蚓。

⑤神德：美德，非凡的品德。

⑥使：假使。　系羁：束缚，羁绊。

⑦般：盘桓，徘徊。　纷纷：紊乱的样子。　离：遭遇。　尤：祸患。　辜：通“故”，原因。他本此即写作“故”。《史记索隐》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凤翔逝之故，罹此咎也。

⑧瞝(chī)：视，历观。　相(xiàng)：辅助，帮助。

⑨凤皇：即凤凰。　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相当于今七尺或八尺。　德辉：人君道德之光辉。

⑩此二句之后一句，他本为“遥曾击而去之”。　细德：卑鄙之德。　征：征兆。　摇：通“遥”，远远的。　增：通“曾”，高高的。　翮(hé)：本指羽毛中间的硬管，此指鸟。　或：摇即摇摆。增通“振”，振动。翮，指羽翅。

⑪岂能容吞舟之鱼，他本为“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　寻：八尺。　常：十六尺。　污：停积不流的水。　渎(dú)：小沟渠。

⑫横：断绝。　鳣(zhān)：鲟鳇鱼的古称。　鲟(xún)鲟鱼。鳣、鲟，此泛指江湖里的大鱼。　蚁蝼：此泛指小动物，比喻引申谗贼小臣。《史记索隐》引《庄子》云庚桑楚谓弟子曰“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蝼蚁能制之”。《战国策》齐人说靖郭君亦同。

【译文】

尾声：算了吧，国人没有谁了解我，独自抑郁啊有谁可以诉说？凤鸟飘飘高飞远远地离去啊，本应像这样自行退缩远离尘世。效法深渊下的神龙啊，深加潜藏而自我珍爱。远远地收藏明亮而隐处啊，怎能依从蝼蚁和蚂蟥、蚯蚓？所高贵的是圣人的非凡品德啊，远离浊世而自行珍藏。假若骐骥还可以被束缚，怎能说它和犬羊是两样！徘徊在乱世而遭到这样的罪祸啊，也有先生自身的缘故！历视九州去选择可辅佐的国君啊，何必老眷恋这个故都呢？凤凰在千仞的高空飞翔啊，看到了人君的德辉才下来栖息；要是看到卑鄙小人的险恶征兆啊，就振动翅膀高高而远远地飞走了。它那个小小的污水沟渠啊，怎么能容得下吞舟的大鱼！横搁在江湖滩上的大鱼啊，

必然将会受制于蝼蚁。

【原文】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①]。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②]。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③]。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筴言其度[④]。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⑤]。"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⑥]。

【注释】

①鸮(xiāo)：猫头鹰之类猛禽，古人以为不祥。　坐隅：座之角落。

②適：通"谪"。　自广：宽慰自己。

②单阏(chán yān)：岁阴名，卯年的别称，此年为文帝六年，岁在丁卯。　孟夏：夏季的头一个月即四月。　施(yí)：太阳西斜。施，通"迤"，斜行。　服：亦作"鵩"。梁萧统所编《文选》有此赋，名《鵩鸟赋》。　集：栖止。

④发：打开。　筴(cè)：同"策"。用以占卜的蓍草。　度：数，指吉凶之定数。

⑤淹数：迟速。此指生死或灾祸之迟速。　语(yù)：告诉。

⑥意：指自己胸中所想。

【译文】

贾生任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只鸮鸟飞进贾生的住宅，停在他的座位旁边。楚地人把鸮鸟叫"服"。贾生因为已经贬职住在长沙，长沙地方低洼潮湿，自认为年寿不会很长，悲痛伤感，就写了一

篇赋来宽慰自己。赋文说：

丁卯年啊，四月初夏，庚子日太阳已西斜啊，服鸟飞进了我的房舍，停止在我的座位旁啊，状貌非常的安闲自在。怪鸟前来栖止啊，私下疑怪其中的缘故，打开占卦的书啊，策数说明了它的度验。说“野鸟进屋来居处啊，主人将会离开家”。请问服鸟啊：“我要去到何处？是吉利就告诉我，是凶祸也告诉我什么殃灾。生死迟速有定数啊，请告诉我它的期限。”服鸟于是叹息起来，抬着头振动翅膀，口不能说道，请允许我用胸中所想来回答。

【原文】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①。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②。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③。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④！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⑤；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⑦。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⑧；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⑨。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⑩。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⑪。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⑫。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⑬。大专槃物兮，坱轧无垠⑭。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⑮。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⑯？

【注释】

①休息：停止。

②斡流：迁转，运转。

③形：有形的。 气：无形的。 转续：转化连属。 嬗(shàn)：演变，蜕化。

④沕穆：精微深远的样子。 胡：何；怎么。 胜：尽。

⑤倚：依托。 伏：潜伏。

⑥夫差:吴国最后一君主,公元前495年—前473年在位。

⑦栖:栖息,此句意为困守。 会(huài)稽: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南。 勾践:越国国君,公元前496年—前465年在位。

⑧斯:李斯。 被:遭遇,受到。 五刑:古代的五种轻重不等的刑罚,有墨、劓、刖、宫、大辟。此指李斯最后受到腰斩的酷刑。

⑨傅说(yuè):商朝大臣,曾为相辅佐商王武丁。 胥靡:古代服劳役的刑徒。 武丁:商王朝第二十三代国王。

⑩纠缠(mò):由多股拧绞成的绳索。缠,绳索。

⑪旱:通"悍",强劲,凶猛。《史记索隐》此乃《淮南子》及《鹖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则悍"。而《吕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疾则去疾,不能浸润;矢激疾则去远也。《说文》"旱"与"悍"同音,以言水矢流飞,本以无碍为通利,今遇物触之,则激怒,更劲疾而远悍,犹人或因祸致福,倚伏无常也。

⑫薄:通"迫",迫近。 振:通"震"。

⑬错缪:互相纠缠错杂。 纷:纷繁。

⑭大专:即大钧,指天、大自然。 槃:他本作"播"。《史记集解》引《汉书》"专"字作"钧"。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钧上,此以造化为大钧。"《史记索隐》虞喜《志林》云:"大钧造化之神,钧陶万物,品授群形者也。"案:上《邹阳传》注云"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于天"。 坱轧(yǎng yà):弥漫。 垠(yín):边际。

⑮与(yù):通"预",预先。

⑯迟数:即迟速。数,通"速"。 恶(wū):怎么。

【译文】

万物不断变化啊,本来就没有停止。在运转和迁动啊,有时推移有时回旋。有形无形转化连属啊,如蝉一般演变。精微深远没有穷尽啊,怎么可以说尽!祸啊其中依托着福,福啊其中潜伏着祸;忧愁喜悦同聚一门啊,吉祥凶祸同处一域。那个吴国强大啊,夫差因此而失败;越国栖息在会稽山啊,句践后来称霸当世。李斯游学终于成功啊,最后遭受腰斩酷刑;傅说始作劳役刑徒啊,终于辅佐商

王武丁。那祸和福的关系啊，与绞成绳索一样有什么差别。天命不可以解说啊，谁能知道它的究竟？水势激荡就会凶猛啊，箭受强激射出就远。万物往返互相激励啊，彼此振荡互相推转。云气蒸发雨水下降啊，纠缠错杂纷纷繁繁。大自然的造播万物啊，云雾气昧弥漫无边。上天的变化不可以预先设虑啊，天道的深远不可以预先谋度。死生的迟速有命数啊，怎能测识它的来时？

【原文】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①；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②。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③；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④；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⑤！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⑥；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⑦。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⑧；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⑨。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⑩；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⑪。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⑫；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⑬。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⑭；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⑮。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⑯；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⑰。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⑱；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⑳；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㉑。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㉒；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㉓。细故慸葪兮，何足以疑㉔！

【注释】

①此句来自《庄子·大宗师》，原文云："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造化：指自然的创造化育。

②阴阳：此泛指天地、日月、昼夜、男女、气血等。古人以为万物皆阴阳化生。

③消息：此指消灭与生息。 常则：固定的法则。

④对这两句《史记索隐》云："故晋灼云：'或然为人，言此生甚轻耳，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长短而爱惜乎'！" 忽然：偶然。 控抟(tuán)：引持，把握。此为贪恋珍惜之意。

⑤化为异物：《史记索隐》："谓死而形化为鬼，是为异物也。"

⑥《文选》本"知"作"智"。

⑦通人：《文选》本为"达人"。通达之人。 大观：心胸开阔，眼界洞达透彻。

⑧徇：通"殉"，为……而死。

⑨夸者：贪图虚荣喜好权势之人。 品庶：众人，一般人。 冯生：贪生。冯，通"凭"，此为"贪恋"意。

⑩怵(chù)：诱惑，引诱。 迫：为……所迫。《史记集解》孟康曰："怵，为利所诱怵也。迫，迫贫贱，东西趋利也。"

⑪大人：品德高尚之人。《史记索隐》张机云："德无不包，灵府弘旷，故名'大人'也。" 亿变：万般变化。 齐同：指品德、看法始终一致。

⑫拘士：《文选》本为"愚士"。 系俗：为习俗所拘束。 攌(huǎn)：拘禁。《文选》本为"窘"。

⑬至人：同上文之"达人"，"大人"。《史记索隐》张机云："体尽于圣，德美之极，谓之至人。" 遗：捐弃。

⑭或或：《文选》本作"惑惑"，迷惑。 好恶(wù)：喜好与憎恶。 意：指胸臆。

⑮真人：得天地之道者。《史记索隐》引《吕氏春秋》曰："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反其天年，谓之真人也。" 息：生息，此指存在。

⑯知：《文选》本为"智"。 自丧：忘却自我。

⑰寥廓：旷远，广阔。 忽荒：形容混沌未分之元气，泛指天空。

⑱坻(chí)：水中小洲。

⑲纵躯：任由自己的身体。

⑳浮：寄。

㉑澹(dàn)：安静。 泛：漂浮游荡。

㉒自宝：自贵。 养空而浮：《史记索隐》"言体道之人，但养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㉓德人：具有高尚道德之人。至人、真人、德人，皆道家概念。《史记索隐》

按：德人谓上德之人，心中无物累，是得道之士也。

㉔细故：细微之事。 蒂芥(dì jiè)：同"蒂芥"，鲠刺，比喻想不通。此亦指服鸟入室的惊怪。

【译文】

再说天地是座洪炉啊，大自然的创造化育就是炉工；阴阳二气是冶炼的炭啊，万物是供铸造的铜。聚合离散消灭生息，哪里有固定的法则；千变万化啊，未尝有个终极。偶然成为了人啊，哪里值得贪恋珍惜；死去化作异物啊，又哪里值得忧虑？小智之人只顾自己啊，鄙贱别人看重自我；通达之人心胸开阔啊，万物于他无所不宜。贪夫为财而死啊，烈士为名而死；贪求虚名的人死于权势啊，一般人贪生怕死。为利所诱迫于贫贱之人啊，有的趋向东有的趋向西；和天地合德之人不为物欲所屈啊，万般变化他品德认识始终一致。愚夫为世俗所拘束啊，拘束得如同囚犯；至德之人遗弃物累啊，独自和大道一同存在。众人们惑乱啊，喜好憎恶积聚在胸臆。得天地之道的淡漠无求啊，独自和大道一同止息。抛却智虑遗弃形骸啊，超然物外忘记了自我；寥廓的天空元气未分啊，和大道一起翱翔。乘着流水去奔逝啊，遇到了小洲就停止；纵容躯干委给命运啊，不看成一己的私物。人生就像寄托在世上啊，死去就像长休息；内心宁静就像平静无波的深渊，漂浮游荡就像一只没有拴住的小舟。不因活着的缘故就宝贵自己的生命啊，要涵养空性随它去浮沉；有上德的人心中没有物累啊，乐天知命没有忧累。一些细微的鲠碍之事，哪里值得去顾虑！

【原文】

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①。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②。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③。至夜半，文帝前席④。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

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5]。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6]。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7]，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8]。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9]。至孝昭时，列为九卿[10]。

【注释】

①受釐(xī)：祭礼后，将祭余之肉归致皇帝，以示受福，叫受釐。釐，祭余之肉。　宣室：即汉未央宫中之宣室殿，是皇帝斋戒的地方。

②本：来源，起因。

③具：详细。

④前席：移坐而前。席，座位。

⑤梁怀王：名刘揖，文帝少子。

⑥淮南厉王：名刘长，汉高祖之少子。　列侯：原称彻侯，后称通侯，爵位中的最高一级。

⑦稍：逐渐。

⑧无状：无功劳，无成绩。

⑨孝武：即指汉武帝刘彻。此疑为后人妄加。　世：继承。　余：我，指作者自己。　通：共同。

⑩孝昭：即汉昭帝刘弗陵。司马迁未活到昭帝时，此文亦为后人妄加。

【译文】

以后一年多，贾生被召回长安朝见天子。孝文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灵的降福。皇上因为被鬼神之事所感触，而向贾生询问

鬼神的来源。贾生乘机详细道说所以会发生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况。一直说到半夜，文帝听得不断向前挪动。说完以后，说："我很久没见到贾生，自认为超过了他，现在知道比不上他。"过了不久，任命贾生做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文帝很喜欢他，因他喜好读书，所以让贾生去做他的老师。

文帝重新分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四个儿子都做列侯。贾生进谏，认为祸患的发生从这里就开始了。贾生多次呈上奏疏，说明诸侯王有的相连好几个郡，不符合古代制度的规定，可以逐渐加以削弱，文帝不听从。

过了几年，怀王骑马，从马上坠下来摔死了，怀王没有后代。贾生自己伤感做太傅没尽到责任，哭泣了一年多，也死去了。贾生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等到孝文帝去世，一直到孝武皇帝继位，举拔贾生的孙子两个人做了郡守，其中贾嘉最为好学，继承了贾生的家业，和我有书信往来。到了孝昭的时候，贾嘉做到了九卿的官职。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①。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②。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③。

【注释】

①《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皆为屈原所作的楚辞篇名。《哀郢》为《九章》中之一篇。

②《史记索隐》按：《荆州记》云"长沙罗县，北带汨水。去县四十里是原自沉处，北岸有庙也"。

③同：等同看待。　去就：去留，离职与就职。　爽然：默然。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对他的情志感到悲痛。来到长沙，考察了屈原自己沉溺的汨罗江，没有不流泪感叹，由此想见到他的为人。等到看见了贾生凭吊屈原的赋作，又责怪屈原凭借他的才能，到诸侯各国游历，哪个国家不可以容身，却让自己弄到这个地步。读了《服鸟赋》，把生和死等量齐观，把任官和去职看得很轻，又不禁默然若失了。

史记全译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题解】

吕不韦本是阳翟大贾。他本着一种大商人的世界观投身于社会的政治活动，因此他的行事信条是“奇货可居”，出资帮助一个居处困，不得意的秦之质子子楚，使得立为安国君之太子，后子楚终立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为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他达到了“一本万利”的目的。这一事实表明商人在战国末期已有很大势力，参与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一国的局势。

吕不韦同样取“欲以钓奇”的态度，献有身之美姬于子楚而生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秦王政就位后，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甚尊宠，辅佐年幼的秦王十年，对稳定秦国局势，奠定始皇当政基础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又吕不韦羞不如战国四公子，亦招致宾客至三千人。文载：“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一活动同样表明他欲居奇货的思想意识，但也表明他在学术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学术史上他又超过了四公子。其所集论自然指导着他当时的政治活动，所以他的学术思想说明对于当时秦国的历史发展表现出有利的趋势。

吕不韦有家僮万人，为他所引入秦国政治生活的嫪毐也有家僮数千人，他们都是大奴隶主。嫪毐亦还有舍人千余。后吕不韦免相就国河南，一年多之内，“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说明他当时影响仍很大，故秦王政令他迁蜀，他自饮鸠而死。长信侯嫪毐为乱

秦宫，被发觉，竟“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随被追斩，灭其宗。这是秦王政就位后以“佞人”形式出现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对秦国政权的干扰、破坏，秦王政果断地将他们处置了。但此后以杂家为特色而富道家色彩的政治思想，被李斯所主张纯任法治的思想所取代，秦国历史出现了新的面目，发生了具有时代性的巨大变化。本篇的实际意义正在于说明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及其政策上的转化，不可以一般的生活故事视之。

【原文】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①。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②。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③。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④。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⑤。子楚为秦质子于赵⑥。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⑦。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⑧。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⑨。乃往见子楚，说曰⑩：“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⑪。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適嗣者独华阳夫人耳⑫。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⑬。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⑭。”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

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⑮。”

【注释】

①阳翟(dí 或 zhái)：韩邑名，在今河南禹县。《史记索隐》按：《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太史公采《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已异闻改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 大贾(gǔ)：大商人。贾，做买卖。

②秦昭王四十年：即公元前 267 年。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

③安国君：名柱，后为秦孝文王，在位一年，即公元前 250 年。

④华阳夫人：史失其姓，以封邑称。华阳，在今陕西商县。

⑤中男：排行居中的儿子。 毋：通“无”。

⑥质子：古代派往别处或别国去作抵押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

⑦数(shuò)：多次。

⑧庶孽(niè)孙：妃妾所生之子孙。 进用：供给的财用。进，《史记索隐》云：“宜依小颜读为‘赆’，音才刃反。进者，财也，古字假借之也。” 饶：富足，满足。

⑨居：囤积。

⑩说(shuì)：游说，劝说。

⑪引：拉，延引。 深语：深谈，坦诚相谈。

⑫適(dí)：通“嫡”。 嗣：儿子，子孙。

⑬见幸：被宠爱。

⑭薨(hōng)：诸侯死称“薨”。 毋几(jī)：没有机会。几，几微，希望，机会。

⑮必：果真。

【译文】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家

产积累有上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了。到四十二年，昭王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特别喜爱的姬妾，把她立为正夫人，号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在中间的儿子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作为秦国的质子被派到赵国。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就不很好地礼待子楚。

子楚是秦王众多庶出中的一个孙子，在诸侯国做人质，车乘和日常用度都不充裕，生活困窘，很不如意。吕不韦到邯郸做买卖，看到子楚很怜爱他，说："这件稀有的货物可以囤积起来。"于是去拜见子楚，对他游说道："我能够使您的门第高大起来。"子楚笑着说："你暂且还是去光大你自己的门第吧，却要来光大我的门第！"吕不韦说："您不明白，我的门第要靠您的门第来光大。"子楚心里明白了吕不韦说的意思，就拉他和自己坐在一起，相互深入交谈。吕不韦说："秦王年纪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而能够选立嫡子的，只有华阳夫人。如今你们兄弟二十多人，您又排在中间，不怎么受宠幸，长时间在诸侯国做质子。如果大王死了，安国君被立为君王，那么您就没有机会得以和长兄以及早晚侍奉在父亲跟前的兄弟们竞争做太子了。"子楚说："是这样。那么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您很贫穷，在这里作客，没有东西用来奉献给亲戚和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也贫穷，愿意拿出千金替您往西去到秦国游说，去事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您作为继承人。"子楚于是叩头说："果真能像您策划的那样，我愿意和您共同分享秦国。"

【原文】

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

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①]。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②]”。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③]：“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④]。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子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⑤]。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⑥]？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⑦]。”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⑧]。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適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⑨]。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⑩]。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注释】

①奉：携带。

②天：古代称仰赖以生存的叫“天”。

③说：游说。

④弛：松弛，减退。

⑤蚤：通“早”。

⑥繁华：花朵繁盛，比喻人的盛年。　树本：培植根本。

⑦诚：果真，如果。　竟世：终生，一辈子。

⑧间：空子，可乘的机会。　从容：舒缓，委婉。

⑨刻玉符：安国君把许诺子楚为嫡嗣的誓言刻在玉符上，以作日后的凭证。《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时昭王在焉，故太子不能显定计议

立名号，故阴刻符为约耳。"

⑪馈(kuì)遗(wèi)：赠送财物。

【译文】

吕不韦就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他日常用度和结交宾客的花消；而又拿出五百金购买珍奇和玩赏的物品，自己带上往西游历秦国，求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带来的东西全都献给华阳夫人。趁机谈到子楚贤能聪明，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布天下，常常说："我子楚把夫人当作上天，日日夜夜流泪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十分高兴。吕不韦于是让她姐姐去游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凭姿色侍奉人的人，一旦容颜衰老，宠爱就会减退。如今夫人您侍奉太子，十分受到宠爱，但自己没有儿子，不趁这个时候及早主动来在众多儿子中结交有才能又孝顺的，推举他立为嫡子，认作亲子，这样，丈夫在的时候就更受重视，要是丈夫去世了，所认的儿子作了君王，始终不会失势。这就是所说的一句话就能得到万代的利益。不在容貌秀美时培植根本，到了容颜衰退宠爱松弛以后，即使想进一言，还可能么？如今子楚贤能，而他自己知道是排行在中间的男儿，按次序不能立为嫡子，他的母亲又不被宠幸，因而主动地依附夫人。夫人如果能在这时提拔他作为嫡子，那么夫人就一生都能在秦国受到恩宠了。"华阳夫人认为说得对，就趁太子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起在赵国做质子的子楚特别贤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又流着泪说："我有幸能充列后宫，不幸没有儿子，希望能得到子楚立他作为嫡子，来作为我的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她，就和华阳夫人刻写玉符作为凭证，约定立子楚作为嫡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于是送给子楚很多财物，并请吕不韦作他的老师。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间更加显扬了。

【原文】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①]。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②]。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③]。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④]。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龁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⑤]。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⑥]。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⑦]。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⑧]。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⑨]。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⑩]。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⑪]。不韦家僮万人。

【注释】

①绝好：最好，最美。　有身：怀孕。

②说："悦"之古字。　为寿：祝寿。　请：求。

③钓奇：谋取巨利。

④大期：指妇女足月分娩的日期。　政：即秦始皇嬴政。

⑤急：危急，紧急。

⑥予：通"与"，给。

⑦谥(shì):古代帝王或高级官吏死后,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含有褒贬意义的称号。

⑧真母:生母。

⑨食:享受租税,其土地称为食邑,是指古代君主赐予臣下作为世禄的封地,臣下靠封邑租税生活。 河南:郡名,治所洛阳,在今河南洛阳市。《史记志疑》金耀辰曰"而《国策》曰'食蓝田十二县',与此不同。考蓝田属秦内史,岂河南洛阳为封国,而蓝田其采地欤?"《史记新证》直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王城发掘,在文信钱石范,盖为吕不韦自铸之钱……又《小校经阁金文》卷10第59页,有吕不韦戈文云……此戈当为不韦在始皇五年所铸。

⑩仲父:亚父,次父。

⑪年少:秦王政继位时,只有十三岁。

【译文】

吕不韦从邯郸的众多姬妾中选取了一位最漂亮而又擅长歌舞的,和她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跟吕不韦饮酒,看到那位女子而喜欢上了她,于是站起来向吕不韦敬酒祝寿,请求得到她。吕不韦很生气,但想到自己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很多家财,想用这种手段来钓取巨利,于是就献出了自己的这个姬妾。赵姬自己隐瞒了有身孕的事,到了产期时,生下了儿子名字是政。子楚就立赵姬做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很危急,赵国想杀掉子楚。子楚和吕不韦谋划,送了六百斤黄金给守城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奔到秦军的营地,于是才得以回到秦国。赵国想要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因子楚夫人是赵国豪家的女儿,得以躲藏起来,所以母子终于能活下来。秦昭王五十六年,昭王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做了君王,华阳夫人当了王后,子楚成了太子。赵国也送子楚夫人和儿子嬴政回到秦国。

秦王继位一年,去世了,谥号是孝文王。太子子楚继位,这就是庄襄王。庄襄王所认的母亲华阳王后就成了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

尊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任命吕不韦做丞相，封为文信侯，将河南雒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就国君之位三年，去世了，太子嬴政继位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暗地里和吕不韦私通。吕不韦家中的僮仆多达万人。

【原文】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1]。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2]。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3]。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4]。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5]。

【注释】

①信陵君：即魏无忌，魏安釐王的弟弟，号信陵君，有食客三千人。 春申君：即黄歇，楚国贵族，有食客三千人。 平原君：即赵胜，赵惠文王的弟弟，有食客数千人。 孟尝君：即田文，齐国贵族，有食客数千人。《史记志疑》案：平原已卒于赵孝成王十五年，为秦昭五十六年，孟尝卒于齐襄王世，在秦昭二十五、六年间，距是时三十六七年，《正义》言之矣。此盖统说四公子，非当时事。 下士：对士子谦恭有礼。倾：超越，压倒。

②荀卿：即荀况。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著有《荀子》。

③论：编次，编辑。

④《吕氏春秋》：吕不韦招揽门客所撰，又名《吕览》。此书属杂家学说，保存了许多先秦旧说和史料。

⑤咸阳：秦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谦恭地对待士人，喜欢结交宾客，并借此来互相竞争倾轧。吕不韦认为秦国这样强大，羞愧还不如他们，也招来了士人，优厚地款待他们，以致于有门客三千人。当时诸侯国中有很多能言善辩的人，例如荀卿这班人，著书立说，流布天下。吕不韦于是让他的门客各自记下所见所闻，汇集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认为这已经包罗全了天地万物和古今的事情，号称叫《吕氏春秋》。把它刊布在咸阳市的城门，并悬挂一千金在上面，邀请各国游士宾客，声称如果有人能对这书增减一个字，就奖给他一千金。

【原文】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①。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②。不韦又阴谓太后曰③："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④。"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⑤。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⑥。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注释】

①阴：男女生殖器的通称。　嫪毐(lào ǎi)：人名。　舍人：战国及汉初王公贵人私门之官。　关：套上。　啖(dàn)：引诱。

②腐罪：受宫刑的罪。阉割去睾丸及阴茎，古代刑罚的一种。
③阴：暗地里，私下。
④给事：供职。 中：宫中。一说给事中为官名。
⑤论：论罪，定罪。
⑥避时：躲避一段时间。 雍：秦都邑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译文】

秦始皇日渐长大，太后还淫乱不止。吕不韦害怕事情被发觉，灾祸会触及自己，于是暗中找来个阴茎粗大的人嫪毐作门客，经常让演员们歌舞取乐，让嫪毐用他的阴茎穿过桐木制的车轮，转动而行，故意让太后听说这件事，来引诱太后。太后听到后，果然想私下里得到嫪毐。吕不韦就进献嫪毐给太后，假装让人用应当受宫刑的罪名来告发嫪毐。吕不韦又暗中对太后说："可以假装行了宫刑，他就能在宫中供职了。"太后就暗中赏赐给主持宫刑的官吏很丰厚的财物，假装论定嫪毐宫刑，拔去他的胡须而冒充阉人，于是得以侍奉太后。太后暗中和他通奸，十分喜欢他。有了身孕，太后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经过占卜，应当去躲避一段时间，就搬到雍宫去居住。嫪毐常常跟随着她，接受的赏赐十分丰厚，所有的事情都由嫪毐来决定。嫪毐的家僮有几千人，那些为了求官而做了嫪毐门客的有一千多人。

【原文】

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①]。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②]。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③]"。

【注释】

①始皇七年：即公元前240年。

②寿陵：秦孝文王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③芷(zhǐ)阳：秦邑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杜：秦邑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　万家邑：《史记索隐》按：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汉旧仪》武、昭、宣三陵皆三万户，计去此一百六十余年也。《史记志疑》案：余考始皇七年夏太后薨，至起杜陵，凡百七十六年。

【译文】

秦始皇七年，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去世了。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独自另外葬在杜邑的东面，她说："向东可望见我的儿子，向西可望见我的丈夫。一百年以后，这一带会成为有万户人家的城邑。"

【原文】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①"。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②。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③。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④。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⑤。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⑥。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⑦。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⑧！"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⑨。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⑩。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

阳⑪。

【注释】

①即:假若,假如。

②治:治罪,惩处。 具:同“俱”。 情实:实情,真相。

③夷:诛灭。 雍:秦昭王时,在雍邑建造了棫阳宫,指迁太后于此宫。

④没:没入。旧时刑罚的一种。没收财物入官。

⑤致法:以法治罪。

⑥茅焦说秦王,事详《秦始皇本纪》。茅焦:齐国说士。 出:使……出。使动用法。 就:到。

⑦请:问候,访问。

⑧其:应当,应该。 徙:迁徙,迁移。 处:居住。

⑨度(duó):估计,推测。 稍:逐渐地。 侵:侵迫,迫害。鸩(zhèn):毒酒。传说中一种有剧毒的鸩鸟,喜食蛇,羽毛紫绿色,放在酒中,能毒杀人。

⑩复:又。

⑪谥为帝太后:《史记索隐》王劭云:“秦不用谥法,此盖号耳”,其义亦当然也。始皇称帝之后,故其母号为帝太后,岂谓诔列生时之行乎! 茝(zhǐ)阳:即“芷阳”,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译文】

秦始皇九年,有人告发嫪毐其实不是阉官,他常常和太后私通淫乱,生下了两个儿子,都将他们藏了起来。嫪毐和太后密谋说“王假若去世,就用我们的儿子继位”。于是秦王命令法官查办,全部得知了实情,案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九月,诛灭了嫪毐的三族,杀死了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移居到雍邑棫阳宫。嫪毐家的门客都被抄没了家产,迁徙去到蜀地。秦王想诛杀相国,但因为他事奉先王的功劳很大,又有很多宾客辩士替他说情,所以秦王不忍心将他治罪。

秦始皇十年十月,罢免了相国吕不韦。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

王，秦王才到雍邑去迎接太后，重新回到咸阳，而遣出文信侯到他的封地河南去。

一年多期间，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来问候文信侯。秦王担心他会发生变乱，就给文信侯写了封信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而秦国封你在河南，享有十万户的封地。你和秦国有什么亲缘关系？而你号称仲父。你应该和家属一起迁徙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自己想到这样逐渐受到逼迫，害怕被诛杀，就喝鸩酒自杀了。秦王所恼怒的吕不韦、嫪毐都已经死了，就全都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的门客重新迁回来。

秦始皇十九年，太后去世，谥号是帝太后，和庄襄王合葬在茝阳。

【原文】

太史公曰：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1]。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2]。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3]。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4]。而吕不韦由此绌矣[5]。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6]？

【注释】

①及：连及，连带。 文信侯：《史记索隐》认为应作"长信侯"，是嫪毐的封号，因为此赞中说嫪毐得宠贵是由于吕不韦的荐引。《史记志疑》亦持此说。

②验：验证，查证。 发：打开，暴露。

③之：到，往。 郊：郊祭，祭祀上天。 矫：伪造，假借。 蕲年宫：秦宫名，秦惠公所筑。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④好畤：秦邑名，在陕西乾县东。

⑤绌(chù)：贬退，排斥。

⑥孔子之所谓"闻"者：典出《论语·颜渊》："子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闻，此指骗取名声，表里不一。《史记集解》马融曰："此言佞人也。"

【译文】

太史公说：吕不韦连带嫪毐显贵的时候，封号为文信侯。有人告发嫪毐，嫪毐听说了。秦王通过身边的人来查证，没有公开披露这件事。秦王到雍地去祭天，嫪毐害怕灾祸要发生，就和党羽谋划，盗用太后的玉玺调动士兵在蕲年宫造反。秦王发动官兵攻打嫪毐，嫪毐失败逃跑，被追到好畤斩杀了，于是诛灭了他的宗族。而吕不韦也从此受到贬斥。孔子所说的"欺世盗名，表里不一"的人，大概是指吕不韦这种人吧？

史记全译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题解】

司马迁所提倡的扶义倜傥，其中之一是强调为实现自己所抱持的信念而有勇于牺牲的可贵精神。而这种信念应该包括表现封建的道义原则，如抗御强霸侵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肯定士为知己者死，及反对暴政等方面的内容。故本篇的重点在于极写荆轲之刺秦王。

荆轲为人沈深好书，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虽嗜酒常歌于市，然实非平庸之辈。燕太子丹之求报秦王，其时"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由于看到"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尽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于是丹卑恭逢迎，跪请荆轲为之泄怨，故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日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其所欲。临行之日白衣冠送于易水之上，荆轲慷慨悲歌，士皆垂泪涕泣。及荆轲见秦王于咸阳宫，奏献燕督亢之地图，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刺秦王。未果，与秦王共搏于殿上，擿王不中，反被八创，临死不惧，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表现了他出入森严之秦宫，而欲生劫秦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的坚贞情义及英勇气概。故司马迁赞荆轲与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同为"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是当之无愧的。《史记》盛誉荆轲之余，亦附见一幅群贤人物谱，鞠武之熟诸形势，计谋远虑；田光之智勇深沈，节侠自处；樊於期之切齿腐心，以首相许；更有高渐离之更容久隐，置铅朴筑；燕太子之恳切诚挚，急发欲就；以及鲁句践之嗟轲刺术，恨其未功，等等，错综交织，忧喜参互，构成一幅语语声声，令人情动的悲壮图景，读来能使人

产生无限的惋惜与崇敬。

荆轲之举失败，更加快了燕国的灭亡，“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秦将李信追燕王至辽东，太子丹终被燕使斩于衍水。“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司马迁是以反暴政的思想赞扬荆轲的举动的，然而记叙表明，个人的复仇及谋刺行动，终究是阻挡不了历史事势向前发展的。

【原文】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1]。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2]。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3]。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4]。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5]？”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6]。”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7]。桓公怒，欲倍其约[8]。管仲曰：“不可[9]。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10]。”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11]。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12]。

【注释】

①曹沫(mò)：人名。《左传》、《谷梁》并作“曹刿(guì)”，此篇事约《公羊》，然彼仅直云“曹子”。《左传·鲁庄公十年》记，战于长勺，用曹刿谋败齐，无劫桓公事。　勇力：勇敢有气力。　鲁庄公：鲁国国君姬同，公元前 693 年—前 662 年在位。

②败北：战败逃跑。

③遂邑：地名，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

④齐桓公：齐国国君姜小白，公元前 685 年—前 643 年在位。春秋之始霸。　柯：邑名，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

⑤匕首：短剑。《盐铁论》以为长尺八寸，其头类匕，故云"匕首"。　劫：劫持，要挟。

⑥鲁城坏即压齐境：言齐之入侵已很深入。鲁城，指鲁国都城（曲阜）。图：考虑，谋划。

⑦颜色：指容貌神情。　辞令：谈吐。

⑧倍：通"背"，违背。

⑨管仲：管夷吾，齐桓公重要谋臣。详《管晏列传》。

⑩自快：自我的心意得到舒展、满足，指不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

⑪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言，《左传》此年既无齐伐鲁之事，且长勺之役，鲁胜齐败，更无曹刿之三败。然《史记》所述，颇流行于战国……然而诸书所言，无不有破绽可寻……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曰："是时东迁未百年，人材虽陋，未至便为刺客。"卢文弨《钟山札记》谓曹沫劫桓公事出于战国之人所撰造，但以耳目所见，施之上世，而不知有其不合，诚哉是言也。司马迁不取《左传》曹刿论战，而取其劫齐桓，已载之《年表》与《齐世家》、《鲁世家》，复为之作《刺客列传》盖亦好奇之过。

⑫有：又。

【译文】

曹沫是鲁国人，凭借勇敢有气力事奉鲁庄公。庄公喜好有气力的人。曹沫担任鲁国将军，和齐国交战，多次战败逃跑。鲁庄公恐惧，就献出遂邑这块土地来讲和。还是再次任命曹沫做将军。

齐桓公答应和鲁国在柯邑相会订立盟约。桓公和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以后，曹沫拿着匕首劫持齐桓公，桓公的左右侍从没有谁敢采取行动，就询问曹沫说："您想要干什么？"曹沫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然而大国侵害鲁国也算太过份了。如今鲁国都城的城墙塌下来就压着了齐国的边境，您还是考虑一下吧。"桓公就答

应把侵占的全部鲁国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已经说出了这句话，曹沫扔掉了手中的匕首，走下盟坛，面朝北站立在各个大臣的位置中，容貌神态没有改变，从容谈吐如同以前。桓公发怒了，想违背刚才说话作出的约定。管仲说："不可以。要是贪图局部利益来求得自己心情舒展，就会在诸侯面前背弃信义，失却了天下的援助，不如把土地给回他好。"于是桓公就把侵占的鲁国土地割给鲁国。曹沫多次作战所失亡的土地全部重新给回了鲁国。

这以后的一百六十七年在吴国发生了专诸事件。

【原文】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①。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②。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③。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仇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④。"乃进专诸于公子光⑤。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⑥。诸樊弟三人：次曰余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⑦。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⑧。诸樊既死，传余祭。余祭死，传夷眛。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⑨。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当立⑩。"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⑪。

【注释】

①堂邑：地名，在今安徽六合县西北。

②伍子胥：名员，楚国人。楚平王杀其父兄伍奢、伍尚而逃入吴，助吴攻楚，后受奸臣陷害被赐剑自杀，为春秋时重要政治家。详《伍子胥列

传》。 如：往，到。

③吴王僚：吴国国君姬僚，公元前526年—前515年在位。

④内志：志在国内战事，指谋求自立为国君。 外事：指出兵攻伐他国。

⑤进：推荐。

⑥诸樊：吴国国君，公元前560年—前548年在位。

⑦余祭(zhài)：吴国国君，公元前547年—前531年在位。 夷昧(mò)：吴国国君，公元前530年—前527年在位。 季子札：吴王寿梦第四子，故称季札；又因后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市)，亦称延陵季子，春秋时有名的让国者、文化人。事详《吴世家》。

⑧卒：最终。 致国于：把国家大权即君位传递给……

⑨僚：吴国国君姬僚，公元前526年—前515年在位。

⑩以兄弟次：依兄弟相传的次序。 適嗣：正妻所生的长子。適，同"嫡"。

⑪尝：通"常"。 阴养：秘密地供养。

【译文】

专诸是吴国堂邑人。伍子胥从楚国逃亡而跑到吴国，知道专诸有本领。伍子胥已经见到了吴王僚，拿攻打楚国有好处的意见去游说他。吴国公子光说："他这个伍员，父亲、兄长都死在楚国，而伍员提出攻打楚国，是想替自家报私仇，并不真是替吴国着想。"吴王就停止考虑这件事。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想杀掉吴王僚，就说："他这个公子光将有在国内谋求君位的志向，不可以拿对外用兵的事去游说他。"就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

公子光的父亲叫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第一个叫余祭，第二个叫夷昧，第三个叫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贤能，就不让自己的太子继位，就挨着次序把君位传给三个弟弟，想最终把掌国的大权传给季子札。诸樊死了以后，传位给余祭。余祭死了，传位给夷昧。夷昧死了，应当传位给季子札；季子札逃掉了不肯继位，吴国人就拥立夷昧的儿子僚做国王。公子光说："假若依据兄弟相传的次序，季子应当继位；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光是真正的嫡

子继承人，应当继位。"所以经常秘密地供养一些有智谋的臣下以谋求继位做国君。

【原文】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①]。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余、属庸将兵围楚之灊[②]；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余、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③]！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④]。"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⑤]。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⑥]。夹立侍，皆持长铍[⑦]。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⑧]。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⑨]。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⑩]。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⑪]。

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⑫]。

【注释】

①九年：《春秋》"楚子居卒"，在鲁昭公二十六年，即吴王僚十一年，非九年。据《左传》楚平王卒于是年九月，故下文"春"，则为吴王僚十二年。楚平王：楚国国君熊居，公元前528年—前516年在位。

②灊（qián）：即楚之潜邑，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　变：动态。

③获：指获取王位。

④骨鲠(gěng):刚直,刚劲。

⑤甲士:身着铠甲的武士。 窟室:亦作"堀室",地下室。 具酒:备办酒宴。

⑥陈:陈列。 阶陛:台阶。 亲戚:此指亲信、亲兵。

⑦铍(pī):长矛。

⑧酣:酒兴正浓,沉酣畅快。 详:通"佯",假装。 鱼炙:烹熟的全鱼。 进:献上。

⑨擘(bò):剖,分开。

⑩阖闾:吴国国君,公元前514年—前496年在位。

⑪上卿:官名,诸侯国最高官职。

⑫七十余年:"七"乃"六"字之误。《史记集解》徐广曰:"阖闾元年至三晋灭智伯六十二年。"

【译文】

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像宾客一样很好地对待他。吴王僚十二年楚平王死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僚想借着楚国有丧事,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率领军队去包围楚国的潜邑;派延陵季子到晋国,以便观察诸侯各国的动静。楚国派出军队断绝吴国将领盖余、属庸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回国。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时机不可以丢失,不去追求哪里能获得王位!况且我公子光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应当继位;季子即使回来了,也不会把我废除。"专诸说:"王僚是可以杀掉的。他母亲老,儿子弱,两个弟弟领着军队在攻打楚国,楚国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今吴兵在外边被楚兵围困,并且国内空虚没有刚直忠良的臣子,这样王僚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公子光在地上叩头说:"我公子光的身躯,就是您的身躯,您身后的事全包在我身上了。"

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身着铠甲的武士,备办着酒席宴请王僚。王僚让士兵陈列在从王宫到公子光家里的路途上,门户台阶的两旁全是王僚的亲兵。士兵夹在两旁站立侍卫,皆手拿着

长矛。酒喝到兴致正浓的时候，公子光假装有脚病，进入了地下室，派专诸把匕首藏在烹熟的全鱼肚子里献上来。已经到了王僚跟前，专诸分开鱼肚，因而拿着匕首刺杀王僚，王僚立刻死去。王僚的左右侍从也杀死了专诸，王僚的随从人员一片混乱。公子光让他埋伏着的武士出来进攻王僚的部下，全都消灭了他们，就自己继位做了国王，这就是阖闾。阖闾就封专诸的儿子当了上卿。

这以后七十多年在晋国有豫让的事件。

【原文】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①。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②。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③。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④。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⑤。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⑥。"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⑦。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⑧！"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去之⑨。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⑩。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⑪。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⑫？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⑬！"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

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注释】

①范氏、中行(háng)氏：春秋时晋有六卿即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先是智氏灭范氏、中行氏，后韩氏、赵氏、魏氏灭智氏，最终形成韩、赵、魏三家分晋。

②智伯：晋国大夫荀林父弟荀首之后，智襄子荀瑶。六卿中，智氏势力最强。

③赵襄子：晋国大夫赵毋邺。智氏继向韩氏、魏氏求地后，向赵氏求地，赵氏不许，纠合韩氏、魏氏灭智氏。

④饮器：饮具。有以为溲溺器者。《史记正义》刘云："酒器也，每宴会设之，示恨深也。"按：诸先儒说恐非。

⑤说："悦"之古字。 容：修饰打扮。

⑥知：了解、信任。

⑦刑人：受过肉刑，形体亏损而服劳役的罪人。

⑧涂厕：整修厕所。涂，以泥抹墙。

⑨醳(shì)：通"释"，释放。

⑩顷之：不久。 厉(lài)：通"癞"。《史记索隐》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疮肿，若癞病然，故豫让以漆涂身，令其若癞耳。 知：辨认。

⑪委质：臣子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质，通"贽"，所送之礼物。 近幸：亲近宠爱。

⑫顾：反而。

⑬苦：苦恶，丑化。

【译文】

豫让是晋国人，过去曾经事奉过范氏和中行氏，没有什么名声。离开他们去事奉智伯，智伯特别尊重宠爱他。等到智伯攻打赵襄子的时候，赵襄子和韩氏、魏氏联合谋划灭掉了智伯，灭掉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封地。赵襄子最怨恨智伯，把他的头颅用漆涂上做成饮酒器具。豫让逃跑到山林里去，说："哎呀！士人要替了

解信任自己的人去效死，女子要为喜爱自己的人装扮。如今智伯了解信任我，我一定要替他报仇去死，来报答智伯，那么我的魂魄就不会感到惭愧了。”于是改变姓名化装成一个受过刑而服罪从事劳役的人，进入宫中整修厕所，贴身挟带着匕首，想用它来刺杀赵襄子。襄子上厕所，心里一惊动，就拘执审问整修厕所的受过刑在服劳役的这个人，那就是豫让，衣服里面带了利刃，说：“想替智伯报仇！”赵襄子身边的侍从人员想诛杀他。赵襄子说：“他是一个讲道义的人，我谨慎地避开他就是了。况且智伯灭亡以后没有后代，而智伯的臣子想替他报仇，这是一位天下的贤德之人。”终于把他释放让他离去了。

过了不久，豫让把漆涂在身上变成癞疮，吞食炭火让声音变成嘶哑，使得自己模样让人家辨认不出来，在街市上去乞讨。他的妻子不认识他了。在行路中见到了他的朋友，他朋友认出了他，说：“您不是豫让吗？”说：“是我。”他朋友替他流着眼泪说：“凭您的才能，求见并送上礼物去做臣子事奉赵襄子，赵襄子一定会亲近宠幸您。亲近宠幸您，这才去干您所想干的事情，反面不是容易吗？何必这样残毁身体，丑化形象，想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报复赵襄子，不是更困难吗！”豫让说：“既然已经求见并送上了礼物对人家称臣事奉，又寻求去杀他，这样做是怀着异心去事奉他的君主。而且我知道现在这样去做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所以要这样去做的道理，是将要拿我的行动让天下后代那些做了臣子却怀着异心去侍奉他君主的人感到惭愧。”

【原文】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①。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②：“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

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子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③。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④。”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⑤。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⑥！”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⑦。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⑧。

【注释】

①桥：指晋阳东的汾水桥，在今山西太原市南。

②数：列举罪状进行责备。

③众人：指一般人。

④国士：国中的杰出人士。

⑤固：本当。　伏诛：接受死罪。　焉：这样，于是。

⑥布腹心：披露心里话。

⑦大义之：认为他特别讲义气。

⑧四十余年："四"当为"五"。《史记集解》自三晋灭智伯至杀侠累，五十七年。　轵：邑名，属南阳地区，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译文】

已经离去，不久，赵襄子正赶上外出，豫让埋伏在他应当通过

的一座桥下。赵襄子到了桥上，马突然受惊，赵襄子说："这一定是豫让。"派人询问，果然是豫让。于是赵襄子就列举罪过责备豫让说："您不是曾经事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全都把他们消灭了，而您不去替他们报仇，却反过来求见并送礼做了智伯的臣下。智伯也是这样已经被杀死了，而您为什么惟独要替他深深地报仇呢？"豫让说："我事奉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都把我当一般人对待，我因此就按一般人回报他们。至于谈到智伯，是按国内杰出人士对待我，我因此要按国内杰出人士来回报他。"赵襄子颇有感触地叹气并流着眼泪说："哎呀豫子！您为了替智伯报仇，名声已经成就了，而我宽赦了您的罪过，也已经做够了。您还是自己打个主意，我不能再次释放您！"派兵把他围起来。豫让说："我听说英明的君主不掩饰别人的美德，而忠直的臣子就有死于英名的道义原则，这以前您已经宽待释放了我，天下没有谁不称颂您的贤明。今日发生的事情，我本当接受死罪，然而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衣服用剑刺击几下，这样也就达到了我报仇的意愿，那么虽然死了也不会悔恨。这不是我敢于希望的，只是斗胆地披露我的心里话！"于是赵襄子认为他特别讲义气，就派人拿着自己的衣服给了豫让。豫让拔出剑多次跳起来去刺击衣服，说："我可以下到黄泉报答智伯了！"就引剑自杀了。他死的那天，赵国的有志之士听说了，都替他流泪哭泣。

这以后四十多年，在轵邑发生了聂政事件。

【原文】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

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注释】

①深井里：轵邑之里名。

②濮阳：卫国都城，在今河南濮阳县南。 严仲子：名遂，字仲子。 韩哀侯：韩国国君，公元前376年—375年在位。 侠累：姓韩名傀。《史记索隐》引《战国策》云："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举韩傀之过，韩傀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 郤：嫌隙，隔阂。《史记索隐》案：《表》聂政杀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为韩严所杀。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实。且太史公闻疑传疑，事难的据，欲使两存，故《表》、《传》各异。《史记志疑》案：考列侯三年聂政刺侠累，十三年列侯卒，历文侯十年至哀侯六年韩严弑哀侯，年数相去甚远，《史》盖误合严遂、韩严为一人，故此《传》独异。

③数反：多次往返。 畅：《战国策》作"觞"，敬酒之意。

④溢：一作"镒"，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 寿：祝人长寿。

⑤甘毳(cuì)：甘甜松脆。毳，通"脆"。

⑥备：齐备。

⑦辟："避"之古字。

⑧大人：此为对聂政母亲的尊称。《史记正义》韦昭云："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大人。《汉书·宣元六王传》'王遇大人益解，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宪王外祖母。古诗云'三日断五疋，大人故言迟'是也。" 粗粝：粗糙的粮食，此处为谦词。

⑨降志辱身：降低志向，屈辱自身。 许人：指答应替人办事。

【译文】

聂政是轵邑深井里的人。杀了人为躲避仇敌，和母亲、姐姐一同来到齐国，以屠宰牲畜为职业。

过了很久，濮阳城里严仲子事奉着韩哀侯，和韩国国相侠累之间有嫌隙。严仲子恐怕被诛杀，逃亡离去了，到处游历寻求可以替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敢之士，躲避仇人隐藏在屠夫们中间。严仲子登门拜访，多次往返，在这以后备办了酒席自己在聂政母亲面前敬酒。喝酒正兴浓的时候，严仲子奉上一百镒黄金，向前祝福聂政的母亲健康长寿。聂政一惊，奇怪他拿出这么厚重的礼物，对着严仲子坚决推辞。严仲子坚持要进献，聂政就辞谢说："我荣幸有位老母亲，家中贫穷，在客地游历以屠宰狗畜谋生，可以早晚赚得甘甜松脆的食物来供养母亲。对母亲的供养还算齐备，不敢承当仲子先生的赠赐。"严仲子避开其他人，趁机对聂政说："我有仇人，因而出行游历了很多诸侯国；然而一到齐国，私下就听说了您讲义气的名声非常高，所以要进献上百镒黄金的意思，就是想用它作为您母亲粗糙食物的生活费用，能够借此和您交个朋友，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希望呢！"聂政说："我所以要降低志向屈辱自身居住在街市上从事屠宰，只是希望借这个职业来供养老母；老母还健在，聂政自身还不敢答应人去替他办事。"严仲子执意要赠送，聂政最终不肯接受。然而严仲子终于完备了宾主相见的礼节后就离去了。

【原文】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1]："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2]。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3]。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4]！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5]。"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6]！"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众)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7]。"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8]！"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9]。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10]。

【注释】

①除服：脱去丧服，指服丧期满。

②市井：指街市买卖之处。《史记正义》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 鼓刀：操刀。 枉：委曲，委屈。

③鲜：少。

④忿：愤恨，怨怒。 睚眦（yá zì）：发怒时瞪大眼睛，意指仇恨。 嘿（mò）：同“默”。

⑤要：邀请。

⑥从事：指帮助报仇。

⑦辅翼：助手，帮忙的人。

⑧不甚远：《史记索隐》高诱曰：“韩都颍川阳翟，卫都东郡濮阳，故曰‘间不远’也。” 得失：偏义复词，此重在“失”。 殆：危险。

⑨杖：持，携。

⑩皮面决眼：割破面皮，挖出眼睛。

【译文】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已经安葬完毕，服丧期满后脱去了丧服，聂政说：“哎呀！聂政才是个街市上的生意人，仅仅操刀屠宰；但严仲子是位诸侯国的卿相，不怕千里路远，委屈他的车骑来和我相交。我对待他的态度太浅薄太轻淡了，我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值得称扬，而严仲子却奉献出百镒黄金为我母亲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然而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他是特别了解聂政的。像他这位贤能卿相出于愤怒仇恨的心意肯于亲近信任穷乡僻壤的人，聂政怎么能够只是沉默就算了呢？况且前些时候来邀求聂政，聂政只是因为老母还在；老母如今由于天年享尽，聂政将要替了解自己的人去出力了。”于是就往西到达濮阳城，见到严仲子说：“前些时候没有答应仲子邀请的原因，只是因为母亲还在，如今不幸母亲由于享尽天年辞世了。仲子想要报仇的人是谁？请让我去办这件事吧！”严仲子详细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国国相侠累，侠累又是韩国国君的叔父，他宗族力量气势盛人数多，居住的处所士兵防卫特别严密，我想派人去刺杀他，始终没有能够成功。如今承蒙您不嫌弃答应了我，请允许增加些可以作您助手的车骑和壮士。”聂政说：“韩国和卫国，中间相去不是特别遥远，如今要去刺杀人家的国相，国

相又是国君的亲属，这从事势考虑势必不能动用很多的人，人多了就不能没有闪失，发生了闪失那么意图就会泄露，意图泄露了这就会使韩国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和仲子作仇，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就谢却了车骑和徒众，聂政于是告辞后单独前行。

他手持着剑到达韩国，韩国国相侠累正坐在相府之上，拿着武器侍立护卫的人非常多。聂政径直跨入相府，登上台阶刺杀了侠累，侠累身边的侍卫乱成一团。聂政大声呼叫，被他击中杀死的有几十人，因而他自己割破面皮挖出眼睛，自行剖腹拉出肠子，由于这样就死去了。

【原文】

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①]。于是韩（购）县〔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②]。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③]！"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④]？"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⑤]。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⑥]！"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

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7]。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8]。

【注释】

①暴(pù)：暴露。　购问：悬赏征询。

②县：同“悬”。

③贼：刺杀的人。杀人为贼。　不得：指没有能活捉。　於邑(wū yè)：同“呜咽”，抽泣。《史记索隐》刘氏云：“烦冤愁苦。”　其：岂，难道。

④暴虐：残暴杀害。

⑤恙：忧患，病痛。《史记索隐》引《尔雅》云“恙，忧也”。《楚词》云“还及君之无恙”。《风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见及通书，皆云‘无恙’。”又《易传》云，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啮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劳云‘无恙’。恙非病也。　妾：妇人的谦称。

⑥重自刑：指严重地损坏自身容貌形体。　以绝从：指断绝可能给别人带来的牵累。从，牵连治罪。一说从即“踪”字，指踪迹，线索。　殁身：死亡。

⑦乡使：假使。　濡(rú)忍：柔忍，含忍。濡，柔顺。　不重：不顾惜。　绝：渡，越。　列：公开，显扬。　僇：通“戮”，杀戮。

⑧二百二十余年：《史记集解》徐广曰：“聂政至荆轲百七十年尔。”

【译文】

韩国取来聂政的尸体暴露在街面上，出赏钱查询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家的人。于是韩国公开悬赏，有能讲出刺杀相国侠累的赏给黄金千斤。过了很久还是没有哪个知道。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人刺杀了韩国国相，刺客没能被活捉，国内人不知道刺客的姓名，把他的尸体暴露出来并公开悬赏千斤黄金，就悲伤抽泣着说：“难道这是我弟弟吗？哎呀，严仲子了解我弟弟！”立刻起身，前往韩国，跑到街面上，死了的人果真是聂政，就

爬在尸体上哭得特别悲哀，说："这就是轵邑深井里所说的那个聂政。"街市上行人中很多的人都说："这个人残暴地杀害了我国的国相，国君悬赏千斤黄金来查询他的姓名，夫人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于来辨认呢？"聂荣回答说："这些我听说了。然而聂政要蒙受损害羞辱把自己丢弃在街市上买卖人中间的原因，是为了老母亲有幸平安无事，我还没有出嫁。母亲既然由于享尽天年辞世了，我又已经嫁给丈夫，严仲子把我弟弟从困迫污秽的处境中考察挑选出来和他相交，恩泽很厚重了，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士人本来就是替了解信任自已的人去献身的，如今就因为我还活着的缘故，重重地毁坏自己的形体来避免使我牵连受罪，我还怎么能畏惧死亡的诛罚，最终泯灭贤弟的名声呢！"这番话大大地惊动了韩国都城街市上的人们。聂荣就大喊上天三声，终于因为极度抽泣悲哀而死在了聂政的旁边。

晋、楚、齐、卫各国听说了，都说："不仅仅聂政能耐大，就是他姐姐也是一位烈女。假使聂政果真知道他姐姐没有柔忍的心志，不会顾惜暴露骸骨的危难，一定会越过千里艰险来显扬他的名声，姐弟都被杀戮在韩国都城街面上这种情况，也未必敢于拿他自身来许诺严仲子呢！严仲子也可以称得上了解人能赢得贤士呀！"

这以后二百二十多年秦国发生了荆轲事件。

【原文】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①]。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②]。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③]。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④]。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

吾目之⑤；试往，是宜去，不敢留⑥。”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⑦。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⑧。”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⑨。

【注释】

①庆卿：《史记索隐》轲先齐人，齐有庆氏，则或本姓庆。春秋庆封，其后改姓贺。此下亦至卫而改姓荆。荆、庆声相近，故随在国而异其号耳。卿者，时人尊重之号，犹如相尊美亦称“子”然也。

②卫元君：卫国国君，公元前252年—前230年在位。

③东郡：郡名，地当今山东西部及河南东北角一带，治所濮阳。 野王：都邑名，在今河南沁阳县。徙野王者包括有卫元君，不仅是他的旁友亲属。

④榆次：邑名，今山西榆次市。盖(gě)聂：可能为赵国人，生平不详。 论剑：谈论剑术，实即彼此较量。 目：瞪着眼睛逼视。

⑤曩(nǎng)者：从前。 称(chèn)：合适。

⑥是：这种情况下。 宜：当，应该。 去：离开。

⑦之：他的。 驾：乘车。

⑧摄：通“慑”，威慑。

⑨鲁句践：人名，姓鲁，名句践，生平不详。 博：古代的一种赌输赢的棋戏。 争道：争执着法技艺。

【译文】

荆轲是卫国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迁居到卫国，卫国人称他叫庆卿，后来到了燕国，燕国人称他叫荆卿。

荆卿喜好读书和击剑，凭着剑术去游说卫元君，卫元君不任用他。这以后秦国攻打魏国，设置了东郡，把卫元君的旁友亲属迁徙到了野王。

荆轲曾经在游历时经过榆次，同盖聂谈论剑术，盖聂发怒瞪大眼睛逼视着他。荆轲出去了，有人建议重新把荆卿召回来。盖聂说："从前我和他谈论剑术有不合适的地方，我瞪大眼睛逼视他；试着前去看看，这种情况下他应该离去了，不敢留下来。"派人前往他的主人家，荆轲就已经乘车离开榆次了。派出的人回来报告，盖聂说："本来就该离去，我从前就瞪大眼睛逼着瞧过他！"

荆轲游历到了邯郸，鲁句践同荆轲博戏，争执着法技艺，鲁句践发怒而叱责他，荆轲不声不响地逃走了，就再也没有相会。

【原文】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①。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②。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③；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④。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⑤。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⑥。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⑦。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⑧。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⑨。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⑩。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⑪。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⑫！"丹曰："然则何

由？”对曰：“请入图之⑬。”

【注释】

①狗屠：以屠狗为职业的人。 筑：古乐器名。 高渐离：战国末燕国人，曾刺杀秦始皇未遂而被杀。
②以往：以后。
③深：性格稳重，见事深刻。
④贤豪长者：贤能豪杰及德高望重之人。
⑤处士：隐居不仕之贤者。
⑥太子丹：燕王喜之子，名丹。 质：人质。
⑦遇：对待。
⑧山东：崤山以东。 且：将。
⑨傅：师傅，老师。
⑩甘泉：甘泉山，在今陕西淳化县北。 谷口：又名瓠口，险要之地，在今陕西淳化县南。 泾、渭：泾水、渭水。 擅：拥有、专有。 巴：郡名，地当今重庆直辖市范围，治所江州，在今重庆市。 汉：郡名，地当今陕西南部，治所南郑，今汉中市。 陇：陇山，在今陕西陇县西。 蜀：此指四川北部。 关：此指函谷关。 殽：即崤山。 厉：奋勇。 兵革：武器装备。
⑪意有所出：意图有向外的打算。 易水：今拒马河一支流，在河北易县南。
⑫见陵：被欺凌。陵，通“凌”。 批：攻击，触及。 逆鳞：传说龙颈长有逆生之鳞甲，触动了它龙就要咬人。此指秦国凶暴。
⑬入：深入，进一步。

【译文】

荆轲到了燕国以后，和燕国的屠狗商人以及善于弹奏筑乐的高渐离要好。荆轲嗜好饮酒，每日和屠狗商人和高渐离在燕都街市上饮酒，酒兴正浓以后，高渐离敲击筑乐，荆轲和着在街市上歌唱起来，相互取乐，过了一会儿又相互哭泣，旁若无人的样子。荆轲虽

然在饮酒人中间游耍，但是他的为人深沉稳重，喜好读书；他游历过的诸侯国，全都和那些贤能豪杰、德高望重的长者互相结交。他来到燕国，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亦很好地对待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庸妄无能的人。

过了不久，碰上燕国的太子丹在秦国做质子逃回了燕国。燕国的太子丹，过去曾经在赵国当人质，秦王政生在赵国，他年轻时和丹友爱。等到政继位做了秦王，丹到了秦国当人质。秦王对待燕国的太子丹不友好，所以丹因为怨恨就逃亡回国了。回国以后就寻求替他报复秦王的办法，国家弱小，力量又达不到。这以后秦国经常出兵到崤山以东来攻打齐、楚、韩、魏、赵各国，逐渐像蚕吃桑叶一样吞食诸侯各国的土地，将要侵害到燕国，燕国的君主和大臣们都恐惧着祸难的来临。太子丹忧患起来，询问他的老师鞠武。鞠武回答说：“秦国的土地遍布天下，威胁着韩、魏、赵各家，它北边有甘泉、谷口的险要地带，南边有泾水、渭水的肥沃田野，独占了巴郡、汉中的富饶，右边有陇山、蜀山，左边有函谷关、崤山的天险，人民众多，士卒奋勇，武器装备充足有余。只要有向外扩展的意图，那么长城以南，易水以北，归属于谁还是没有能确定的。怎么可以由于被欺凌的怨恨，就想去触及它龙的逆鳞一样的凶暴本性呢！”太子丹说：“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回答说：“请深入考虑一下。”

【原文】

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①]。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②]？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也[③]！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④]。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⑤]。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⑥]。”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

心惛然，恐不能须臾[7]。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8]。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9]。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10]。且以鹏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11]！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注释】

①樊於(wū)期：战国末秦国将领，因得罪于秦王政而亡逃至燕。 舍：居住。

②寒心：胆战心寒。《史记索隐》凡人寒甚则心战，恐惧亦战。今以惧譬寒，言可为心战。

③委：弃置。 蹊：小道。 振：振救，挽救。

④管、晏：指管仲、晏婴。

⑤灭口：消除秦国进攻燕国的借口。

⑥购：通“媾”，和好。 单(chán)于：匈奴君王之称号。

⑦旷日弥久：时间久远。 惛(hūn)：忧闷纷乱。 能：通“耐”，忍耐，坚持。 须臾：片刻。

⑧弃所哀怜之交：抛弃所同情的朋友。 卒：死。

⑨连结一人之后交：交结一个新朋友。 资：助。

⑩鸿毛：大雁羽毛。此形容燕的弱小。

⑪鹏鸷(zhì)：本指两种凶猛的鸟，此形容秦的凶猛。

⑫造：登门拜访。

【译文】

过了不多时间，秦国将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亡到燕国，太子接受了并让他居住下来。鞠武劝告说："不行。凭着秦王的凶暴又对燕国积蓄起怨恨，很值得胆战心寒，更何况听说樊将军居住在这里呢？这就叫做'把肉弃置在饥饿的老虎正要经过的小路上'祸患一定是无可挽救了！即使有了管仲、晏婴，也不能替你谋划解除呢。希望太子赶快遣送樊将军进入匈奴来消除秦国进攻的借口。请求你往西去约好三晋国家，往南去联合齐国、楚国，往北去和单于讲和，这以后才可以想办法对付秦国。"太子说："老师的计谋，做起来旷日持久，我心里忧闷纷乱，恐怕不能坚持片刻。而且还不仅仅是这样，要说樊将军在天下受到穷困，归身到我名下，我终究不能因为受到强秦的逼迫而抛弃所同情的朋友，把他安置到匈奴去，这应当是我生命终结的时候。希望老师重新考虑一下。"鞠武说："选择危险的行动想谋求平安，制造出祸患却要祈求幸福，计谋浅陋所积的怨恨深刻，为了交结一个新朋友，不顾及国家的大祸害，这就是所说的'积蓄怨恨而助长祸患'了。拿一片大雁的羽毛放在炉火上去烧，必定是一下子就完事了。况且像鹏鸷一样的秦国，发泄出怨恨凶暴的愤怒，它的后果难道还值得说出来吗！燕国有位田光先生，他为人智慧深刻并且勇敢沉着，可以同他一起谋划。"太子说："希望通过老师的介绍而能和田先生结交，可以吗？"鞠武说："遵命。"出来拜会田先生，说："太子希望和先生一起谋划国家大事。"田光说："恭敬承奉指教。"就去登门拜访太子。

【原文】

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①]。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②]。"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③]；至其衰老，驽

马先之[4]。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5]。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轲可使也[6]。”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7]。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8]！”田光俯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9]。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10]’。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11]。”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12]。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13]。”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14]。”因遂自刎而死。

【注释】

①却行：退着走。　蔽席：撣拂坐席。蔽，《史记索隐》犹拂也。
②避席：离开自己的座席。　留意：放在心上。
③骐骥：千里马。
④驽马：劣等马。
⑤精：精神，精力。
⑥虽然：已经这样。
⑦趋：快步走。
⑧戒：通“诫”。告诫。
⑨偻(lǚ)：曲背弯腰。
⑩形：身体。　逮：及。
⑪窃：谦词，私下。　不自外：不把自己当外人。　过：访，探望。
⑫长者为行：贤德之人办事。
⑬节侠：有节操讲侠义之人。

⑭不言：不会泄露。

【译文】

太子上前迎接，退着走充当引导，跪下来掸拂座席。田光坐定了，左右没有了旁人，太子离开自己的座位请教说："燕国和秦国誓不两立，希望先生放在心上。"田光说："我听说骐骥在气盛强壮的时候，一日可以奔驰千里；到了它衰老了，劣等马会跑在它前头。如今太子听说了我气盛强壮时候的事情，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衰竭了。已经这样，我不敢来谋划国家大事，我的好友荆轲可以承担这个使命。"太子说："希望通过先生的绍介能够和荆卿结交，可以吗？"田光讲："遵命。"随即起身，快步走出去。太子送到门口，告诫着说："我所讲的，先生所谈到的，是国家的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呢！"田光俯身笑着说："好。"弯着腰行走去见荆卿，说："我和您互相友善，燕国没有谁不知道。如今太子听说了我壮年气盛时候的事，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赶不上从前了，荣幸地教导着说：'燕国和秦国誓不两立，希望先生放在心上。'我私下不把自已当外人，把您推荐给了太子，希望您到宫中去拜访太子。"荆轲说："恭谨承奉指教。"田光说："我听说，有贤德的长者行事，不让人怀疑他。如今太子告诫我说'所谈论的问题，是国家的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这是太子怀疑我田光。一个人有所行事而被人怀疑，不是有节操讲义气的人。"想自杀来激励荆卿，说："希望您赶紧去拜访太子，说我已经死去，表明事情不会泄露。"因而就自己刎颈死去了。

【原文】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

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①]。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②]。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③]。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④]。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⑤]。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⑥]。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⑦]；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⑧]；则不可，因而刺杀之[⑨]。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共破秦必矣[⑩]。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⑪]。”久之，荆卿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⑫]。

【注释】

①不肖：不贤，不才。 使得至前：使我能够到达你面前。 孤：力单势薄，无依无靠。

②臣海内之王者：使天下之诸侯王臣服。 厌：满足。

③纳：收缴。

④距：抵达。 漳：漳水，位于今河北南部。 邺：县名，在今河北磁县南。 李信：秦国将领。 太原：郡名，当今山西中部一带，治所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 云中：郡名，当今内蒙土默特一带。

⑤入臣：称臣。

⑥合从：即合纵，下文同此。

⑦窥：炫示。

⑧反："返"的古字，交还。

⑧则，表示转折，如果。

⑩间，间隙。

⑪所委命：使命委托之人。

⑫太牢具：牛、羊、猪三牲皆备的宴席。 间进：不时地送进。

【译文】

荆轲就去拜见太子，告知田光已经死去，转达了田光所说的话。太子拜了两拜跪下来，膝着地前行，痛哭流泪，过了一会以后讲话说："我告诫田先生不要泄露的原因，是想因此成就大事的谋划。如今田先生通过死表明不会泄露，难道是我的心意吗！"荆轲坐安稳了，太子避离座席在地上叩头说："田先生不了解我是不才之人，使得我能够到达您的面前，冒昧地有所叙说，这是上天要通过这个办法来哀怜燕国并且不抛弃我呢。如今秦国有贪求利益的心意，他的欲望是不可能满足的。不全部占有天下的土地，臣服海内的诸侯王，他的意愿就不会满足。如今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全部收缴了韩国土地。又出动军队往南攻打楚国，往北逼临着赵国，王翦统率几十万兵众抵达了漳水、邺县，李信出兵到了太原郡、云中郡。赵国不能抵抗住秦国，一定会进入秦国称臣，赵国进入秦国称臣那么祸患就会到达燕国。燕国弱小，多次被战争所困迫，如今考虑，调动全国的力量也不足以抵挡秦国。诸侯们畏服秦国，没有谁敢于联合。我私下有个愚笨的计策，认为果真能得到天下的勇士出使到秦国，向他炫示出厚重的利益；秦王贪婪，从情势看一定能达到我们的愿望。果真能劫持秦王，让他全部归还侵占诸侯国的土地，像曹沫胁迫齐桓公一样，那就太好了；如果不可能，乘机就刺杀了他。他们秦国的大将在外面独揽兵权而国内出了乱子，那末君臣间就会互相怀疑，乘着这个空隙诸侯国就能联合，共同打败秦国就是必然的了。这是我的最高愿望，但不知道把这个使命委托给谁，希望荆卿

在心中考虑一下这件事。"过了好久，荆卿说："这是国家的大事，我的才能低劣，恐怕不足以承担这个使命。"太子上前叩头，坚决请求他不要辞让，这以后就答应了。于是就尊奉荆卿做上卿，让他住在上等宅第。太子每日到住所拜望，供给牛、羊、猪三牲都具备的宴席，奇异的物品不时地进送，车骑美女任凭荆轲纵欲享受，来顺适他的心意。

【原文】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①]！"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②]。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③]。"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④]！"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⑤]。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⑥]！"遂自刭。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⑦。

【注释】

①旦暮：早晚间，很快。

②微：如果没有。 谒：请见，禀告。 之：指代太子。

③督亢：当时燕国南部的富庶地区，在今河北易县、涿县、固安一带。

④太息：叹息。 顾：不过。

⑤揕（zhèn）：用刀剑刺。 匈："胸"之古字。

⑥偏袒：脱去一边衣袖，露出半边肩膀。 搤：同"扼"。 捥：通"腕"。 腐心：心碎若裂。

⑦盛（chéng）：装入，放进。 函封：用匣子封装。 以顺适其意：《史记索隐》引《燕丹子》曰"轲与太子游东宫池，轲拾瓦投蛙，太子捧金丸进之。又共乘千里马，轲曰'千里马肝美'，即杀马进肝。太子与樊将军置酒于华阳台，出美人能鼓琴，轲曰'好手也'，断以玉盘盛之。轲曰'太子遇轲甚厚'"是也。

【译文】

过了很久，荆轲还没有启行的意思。秦将王翦攻破了赵国国都，俘虏了赵王，全部占领了赵国土地，向北进兵攻略土地到达了燕国南部边界。太子丹恐惧起来，就去请求荆轲说："秦兵早晚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样即使是想长久地侍奉您，难道还有可能吗！"荆轲说："如果不是太子来说话，我也希望谒见您。如今前行却没有可以让秦王相信的物品，那么秦王就不可能去亲近的。考虑到樊将军，秦王悬赏千斤黄金、食邑万家捉拿他。果真能得到樊将军首级和燕国督亢的地图，进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喜欢接见我，我才能有机会来报效您。"太子说："樊将军穷困来归服我，我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私利去伤害这位长者的心意，希望您考虑别的办法！"

荆轲知太子不忍，于是就私自去会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是太刻毒了，父母、家族都被杀尽。如今听说悬赏千斤黄

金、食邑万家来求取将军的首级，您打算怎么办？”樊於期头朝着天叹息流泪说：“於期每思念起这件事，常常是痛入骨髓，只是不知道如何想出办法罢了！”荆轲说：“如今有一句话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报雪将军的仇恨，怎么样？”樊於期就上前说：“该怎么办？”荆轲说：“希望得到将军的头颅来献给秦王，秦王必定喜欢并接见我，我就左手把着他的衣袖，右手上的剑刺进他的胸中，那么将军的仇恨报雪了，而燕国被欺凌的羞愧也涤除了，将军可有这个心意？”樊於期脱下一边衣袖露出肩膀，一只手紧紧握住另一只手腕，走近荆轲说：“这是我日日夜夜切齿碎心的恨事，今天才能听到指教！”就割脖子自杀了。太子听说了，驾车奔驰前往，伏在樊於期尸体上痛哭，极其悲哀。既然已经无可奈何，于是就把樊於期的首级盛在匣子里密封起来。

【原文】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①。乃装为遣荆卿②。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③。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④。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⑤？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⑥！”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⑦。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⑧！”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⑨。

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10]。

【注释】

①豫：通"预"，预先。 徐夫人：《史记集解》徐广曰'徐，一作陈'。《史记索隐》徐，姓；夫人，名。谓男子也。以药焠(cuì)之：将烧红的匕首放到毒药水里浸蘸。焠，通"淬"，以燃炽的金属放入水中，使之坚硬。 血濡(rú)缕：(匕首伤破皮肤)，只要有一点血渗到丝缕上。濡：浸。

②装：整理行装。

③秦舞阳：燕王贤将秦开之孙。 忤(wǔ)视：《史记索隐》不敢逆视，言人畏之甚也。

④为治行：替人准备行装。

⑤迟之：认为荆轲行动迟缓。

⑥仆：自谦之词，称谓自己。 决：通"诀"，诀别。

⑦祖：即祭祖，祭路神，古人出远门时常举行此种仪式。 取道：上路。 变徵(zhǐ)之声：古代音律分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声，大致相当于今之C、D、E、F、G、A、B七调。变徵音调凄凉，适于悲歌。羽声音调高亢，适于表达激昂慷慨之感情。

⑧萧萧：角声词，风吹之声音。

⑨忼：同"慷"。 瞋(chēn)目：瞪大眼睛。 发尽上指冠：头发全部竖起，顶着了帽子。夸张地比喻愤怒至极。

⑩就车：登车。 顾：回头。

【译文】

当时太子预先在寻求天下锋利的匕首，得到赵国人徐夫人的一把匕首，用百斤黄金购过来让工匠用毒药水焠它，用人作试验，凡是匕首伤破了皮肤，略有一点血渗到丝缕上，人没有不是马上就死的。就整理行装送荆卿出发。燕国有个勇士叫秦舞阳，年纪十三岁，杀过人，别人都不敢迎面看他。就让秦舞阳做副手。荆轲在等着另外一个人，想和他一起去；这个人居处很远还没有来到，却替

他准备着行装。没多久，还没有出发，太子认为荆轲行动迟缓，怀疑他改变了主意后悔了，就再次请求说："日子已经快完了，荆轲可有动身的打算？请允许我能够先派秦舞阳出发。"荆轲发怒，叱责太子说："为什么太子要这样派遣？只想着去但不想着能完成使命回来，这是没出息的小子，况且提着一把匕首进入不可预测的强暴秦国，我还留着的原因，是等着我的一个客人以便一同前往。如今太子认为是行动迟缓，请求告辞诀别吧！"就出发了。

太子和宾客中有人知道这件事的，都穿戴着白色衣帽来送别他。到达易水旁边，祭过路神以后，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歌唱起来，开始采用的是变徵曲调，听了后士人都落泪哭泣。接着前进采用角声曲调唱着歌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再采用羽声曲调慷慨悲歌，送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感动得头发都竖起来顶着了帽子。于是荆轲登车而去，始终连头也不回。

【原文】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①]。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②]。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③]。"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④]。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⑤]。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⑥]。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⑦]。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⑧]。"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匕首见[⑨]。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

袖绝[10]。拔剑，剑长，操其室[11]。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12]。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13]。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14]。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15]。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16]！"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17]。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18]。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19]。"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20]。"

【注释】

①资：价值。 币物：礼物。 遗(wèi)赠送。 中庶子：官名，掌管诸侯卿大夫庶子的教育管理。

②振怖：恐怖。振，通"震"。 逆：迎击，抵抗。 比：排列，等同。 给(jǐ)：供给。 贡职：贡品赋税。职，赋税。

③陈：陈述。 庭：同"廷"。

④朝服：穿上上朝之礼服。 九宾：极其隆重的外交礼节。 咸阳宫：秦朝朝仪正宫。

⑤奉："捧"之古字。 柙(xiá)：盒子。

⑥陛：宫前台阶。

⑦北蕃：北方藩属。蕃，通"藩"。 鄙人：粗野之人。 振慑(zhé)：震恐。慑，畏惧。

⑧少：稍。 假借：宽容。 毕使：完成使命。

⑨奏：进上。 发：打开。 图穷：图画展到最后。 见：现。

⑩引：抽身。

⑪室：剑鞘。《史记正义》引《燕丹子》云："左手揕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王于是奋袖超屏风走之。"《史记志疑》附案：《正义》引《燕丹子》云……与此不同。惶急之际，何能听琴，不可信也。

⑫剑坚：指剑与鞘套得很紧固。

⑬卒(cù)：通"猝"，突然。 度：常态。

⑭郎中：皇帝的侍卫人员。

⑮侍医：随身医官。 且：音 jū。 提：掷击。

⑯负剑：把剑推到背后。

⑰废：瘫倒。 擿(zhì)：同"掷"。

⑱被：受。 创(chuāng)：伤，伤口。

⑲箕踞：伸出两腿，像似簸箕口似地坐着，古人以此为倨傲不敬的表现。

⑳坐者：在座的。 差：差别，等次。 溢：通"镒"，古二十两为一镒。或为二十四两。

【译文】

于是到了秦国，拿着价值千金的礼物，厚重地赠送给了秦王宠幸的臣子中庶子蒙嘉。蒙嘉预先向秦王介绍说："燕国真是害怕大王的威严，不敢出动兵众来迎战秦国军队，愿意全国上下做秦国的臣民，比照排在诸侯的行列当中，如同郡县一样供给贡品赋税，只希望能够遵奉保持住先王的宗庙。恐惧得不敢自己来陈述，谨此砍下了樊於期的头，以及献上燕国督亢一带的地图，用匣子密封着，燕王在朝廷上举行了拜送仪式，派遣使者把这些情况来禀报给大王，希望大王下达命令。"秦王听说了，非常高兴，就穿着朝服设下九宾大礼，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者。荆轲捧着装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秦舞阳捧着盛地图的木盒，依照正副使的次序前进。到了朝廷台阶前，秦舞阳神色突变，恐惧得战慄起来，群臣们都感到奇怪。荆

轲回过头笑秦舞阳，上前谢罪说："北方藩属蛮夷地区的粗野人，从来不曾见过天子，所以害怕得发抖。希望大王稍为宽容一下，让他在大王面前能够完成使命。"秦王对荆轲说："把秦舞阳所带的地图拿过来。"荆轲取来地图奏上以后，秦王展开地图，地图开展到最后匕首现出来了。荆轲乘势左手把住秦王的衣袖，用右手执持匕首去刺秦王。匕首还没有接触到身体，秦王一惊，自己抽身从座上起立，把衣袖割断了。秦王要拔剑，剑太长，就操起了剑鞘。当时惶恐危急，剑套得又很紧，所以不能够马上拔出剑来。荆轲就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殿柱逃跑，群臣全都大惊失色，因为突发意外事变，大家都失去了常态。秦国的法律规定，侍立在殿廷上的群臣不能够携带尺寸兵器；各位郎中持着武器都陈列在殿廷下面，不是国君有诏令召他不能上殿。正当紧急的时候，来不及召唤殿廷下面的卫兵，因此荆轲才可以追逐秦王。又突然间惶恐危急，拿不到别的武器回击荆轲，就用手和他相互搏斗。这时随身医官夏无且用他所捧着的药袋掷击了荆轲。秦王正在绕着殿柱逃跑，又是突然间惶恐危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侍从们就喊道："大王把剑推到背后！"把剑推到了背后，就拔出了剑用来回击荆轲，砍断了他的左腿。荆轲瘫倒了，就举起他的匕首来投刺秦王，没有投中，投中了铜的殿柱。秦王再次击打荆轲，荆轲身上被击出了八处创伤。荆轲自己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了，倚靠着殿柱笑起来，跨出两腿骂着说："事情没有成功的原因，是由于想活着劫持秦王，一定要得到契约以便回报太子。"这时侍卫们已经上前杀死了荆轲，秦王有好长时间心里不畅快。随后评论功劳，奖赏群臣以及应当办罪论处的各有差别，赐给夏无且二百镒黄金，说："无且爱护我，才拿药袋掷击荆轲呢。"

【原文】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①]。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②]。

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3]。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4]。"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5]。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6]。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7]。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8]。"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9]。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10]。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11]。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12]。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13]。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14]。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15]！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16]！"

【注释】

①蓟城：邑名，当时为燕都，在今北京市。

②辽宁：地区名，今以辽阳市为中心的辽东地区，后设为辽东郡。

③代王嘉：即指赵悼襄王的嫡长子，赵公子嘉。赵国灭亡后公子嘉逃至代，后被赵残余势力立为代王。

④解(xiè):松弛,宽容。 血食:享受祭祀。

⑤衍水:古水名,即今辽东太子河,因太子丹匿于此而得名。

⑥庸保:犹今之"仆佣"、"伙计"。《史记索隐》引《栾布传》曰"卖庸于齐,为酒家人",《汉书》作"酒家保"。案:谓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鹖冠子》曰"伊尹保酒"。 宋子:邑名,在今河北赵县东北。

⑦作苦:劳作辛苦。 傍偟:徘徊。

⑧善:指击奏得好。

⑨丈人:主人。 坐:"座"之古字。

⑩约:贫困俭约。

⑪抗礼:平等的礼节。

⑫传客之:轮流地请他做客。

⑬矐(huò):熏瞎。《史记索隐》说者云以马屎熏令失明。

⑭稍:逐渐地。 朴:通"扑",扑击。

⑮讲:讲究,引指精通。

⑯非人:不是同类人。

【译文】

于是秦王大发雷霆,增派兵力前往赵国,诏令王翦的军队去攻打燕国。十月攻克了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人带领他们的全部精兵往东退守在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紧急的时候,代王嘉就写了一封信给燕王喜说:"秦国追击燕国特别紧急的原因,是由于太子丹的缘故。现在您如果杀了太子丹,把他的首级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宽容,您的社稷侥幸还能得到祭祀。"这以后李信追击太子丹,丹藏匿在衍水河中,燕王就派人斩杀了太子丹,想把他的首级献给秦国。秦国再次进兵攻打燕国。过后五年,秦国终于灭掉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喜。

第二年,秦王并吞了天下,立号做了皇帝。于是秦国追逐太子丹、荆轲的门客,他们都逃亡了。高渐离变换姓名替人家当酒保,躲藏在宋子城里劳作。过了很久,在劳作很辛苦的时候,听到主人家

厅堂内有客人击筑，他在外面徘徊不愿离去。每次听了以后发出话说："那位客人有弹击得好的地方，也有弹击得不好的地方。"侍候的人把这话告诉他家主人，说："那个酒保还懂得音乐，私下里评论着筑乐弹击的好坏。"家主人召高渐离前去击筑，满座都称赞他弹击得好，赐给他饮酒。高渐离想到长久隐藏起来，担心害怕，贫困俭约会没有个尽头，就退回去，取出装在匣子里的筑和他的好衣服，重新整理了着装形容来到了堂上。满座的宾客都感到惊奇，走下座位来和他平等施礼，把他尊奉做上宾。让他击筑同时歌唱，客人听了没有不是感动得流着眼泪才离去的。宋子城里轮流地请他做客，这件事让秦始皇听说了。秦始皇召他进见，有人认识他，就说："是高渐离。"秦皇帝怜惜他善于击筑，特别地赦免了他的死罪，于是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击筑，不曾有哪一次不称赞他击得好的。逐渐地更加接近秦始皇，高渐离就把一块铅放在筑里面，再次向前靠得更近的时候，他举起筑扑击秦皇帝，没有击中。于是就诛杀了高渐离，终身不敢再接近诸侯各国的人了。

鲁句践已经听说荆轲刺杀秦王的事，私下说："哎呀，可惜他不讲究刺剑的技术呀！我太不了解人了！从前我叱责他，他就认为我不是同一类的人了！"

【原文】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①。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②。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③！

【注释】

①世言荆轲二句：指当时流传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有称太子丹得天

命之事。《史记索隐》有《燕丹子》曰："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丹乃仰天叹，乌头即白，马亦生角"。 太过：太过分，太离奇。

②公孙季功：人名，生平不详。 董生：即董仲舒。

③自曹沫至荆轲五人：即指本列传中记载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 义：义举，刺杀活动。 较：明白。

【译文】

太史公说：社会上谈论荆轲刺秦王的事，其中称说太子丹接受了天命，使得"天空落下了粟粒，马头长出了两角"，太离奇了。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都是不对的。当初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交游，详细了解这件事的经过，对我说起的就像我这里记载的一样。从曹沫到荆轲五个人，这些人的义举有人成功有人没有成功，然而他们的意图都很明白，没有辱没自己的志向，声名流传到后代，难道是虚妄的吗！

史记全译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题解】

《史记》列传重传事而非传人。通过写一个人的传写历史，此为典型性的一篇。本传写出秦王朝的兴亡史。从李斯建一统议、上谏逐客书，"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到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又巡狩，外攘四夷，最后"遂以亡天下"作结，见斯之一生关系秦朝的兴亡。所以本传又有所谓《秦外纪》之称。

本传写出了李斯个人的功过是非及其"重爵禄"的人生观、世界观。李斯一生之功在于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包括政治策略、组织路线、思想统制诸方面）；但始皇死，他为赵高所胁，废扶苏，立胡亥，又葬送了秦王朝，自己也被族灭。观其"六书议"与"五叹"，是以"在所自处"为人生哲学，终身患得患失，毁了他自己，更毁了秦王朝。李斯之功在狱中上书内写出，其过在与赵高密谋中写出。

文篇集中暴露了专制主义的弊病及统治阶级的荒淫。专制主义在消极方面是独裁、酷法与阴谋的三位一体。最高统治者登上帝位，自称皇帝，隐秘行踪，无人敢于过问，权势掌握在几个近臣与幸宦者手中；待下酷法，将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死地，严刑逼供，丞相被罢免者亦多被诛灭；个人专断，不听劝谏，连王子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秦始皇迟迟不立太子，在安排继承人问题上失策；喜听阿谀之言，导致坏人当权，给投机者、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利用权势，极意声色，其荒谬绝伦而使之富于深刻的理论色彩，越是渲染它的合理合法，越是显示它的无穷罪恶：可为

千秋炯戒。

本篇是对法家政治走向极端的批评，文中提到了申子、商鞅、荀子、韩非。荀子的性恶论导致李斯追求赤裸的功利。是法家学说兴起了秦王朝，也是法家学说毁灭了秦王朝。

从道德方面说明了忠谏的重要。论赞特别指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并最后辨析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这明确表示了司马迁的观点，不然，李斯完全是有资格与萧何、张良等一道写入世家的。

本篇附赵高传。赵高之传起首在《蒙恬列传》，结尾则在《李斯列传》。本传十之二三叙李斯辅始皇取天下事，十之七八叙赵高阴谋以亡秦之天下事。全传以五叹、六书议为线索，相互照映穿插，文情并茂，秦文朴实可见一斑。

【原文】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①]。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②]。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③]。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④]！"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⑤]。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⑥]。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⑦]。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⑧]。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⑨]。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⑩]。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⑪]。故斯将西说秦王矣[⑫]。"

【注释】

①上蔡：楚邑名，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②郡小吏：据《史记索隐》为“掌乡文书”的小官。 絜：同“洁”。 近人犬：只要接近人和狗。 数（shuò）：屡次，多次。

③大庑（wǔ）：大的房屋。 不见为患：不担心。 忧：惊扰。

④不肖：不贤，没有出息。 在所自处：在于能否处在一个优越的环境中。

⑤帝王之术：帝王统治天下的谋略和办法。

⑥度（duó）：估计，考虑。 足：值得。

⑦时：时机。 怠：松懈，错过。 万乘（shèng）：指当时各诸侯大国。

⑧驰骛（wù）：奔走。骛，跑，奔驰。 秋：机会，时机。

⑨计不为：考虑不干什么事情。 禽鹿：禽兽。

⑩诟（gòu）：耻辱。

⑪非世而恶（wù）利：非难当世而厌恶利禄。 情：意愿。

⑫说（shuì）：游说。

【译文】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的时候，在郡里做一个掌管乡文书的小官，看到办公处厕所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只要有人和狗来走近，就多次受惊吓。李斯走进粮仓，观察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食，住在大房屋下面，不担心被人和狗所惊扰。于是李斯就叹息说：“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只在于让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而已！”

于是跟从荀卿学习帝王统治天下的谋略和方法。学业完成之后，估计楚王不值得事奉，并且东方六国都衰弱，没有哪一国可以去替他们建功立业，就想往西进入秦国。向荀卿告辞说：“李斯听说得到时机就不要懈怠，当今是各诸侯强国正在争斗的时候，游说之士掌握着实权。如今秦王想吞并天下，建立帝号来进行统治，

这正是平民出身的活动家和从事游说的人们驰骋奔走施展才能的好时机。处在卑贱的地位而不考虑去干什么事情的人，这不过是如同禽兽看到现成的肉才会张开嘴去吃一样，徒具一张面孔而能勉强直立行走罢了。所以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而最可悲伤莫过于穷困。长久处在卑贱的地位，困苦的境遇，非难当世而厌恶利禄，把自己寄托给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真情。所以李斯将要往西去游说秦王了。”

【原文】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①]。不韦贤之，任以为郎[②]。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③]。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④]。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⑥]。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⑦]。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⑧]。"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⑨]。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⑩]；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⑪]。秦王拜斯为客卿[⑫]。

【注释】

①庄襄王：秦国国君，公元前249年—前247年在位。

②郎：宫廷侍卫官。

③胥人：于说胥吏，小人，庸人。 去：失去。 几：时机，机会。《史

记家隐》以言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小人不识动微之会，故每失时也。

④瑕衅：空隙，矛盾。

⑤伯：通“霸”。 更：更相。

⑥卑微：衰落。 关东：函谷关以东。 六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

⑦由灶上骚除：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由，通“犹”。骚，通“扫”。万世之一时：万代难逢的一次好机会。

⑧就：成就，完成。 从：通“纵”。

⑨长史：官名，设于丞相、大将军等府中，为诸史之长，掌众事。 赍(jī)：带着。

⑩下：收买，收服。 遗（wèi）：赠送。

⑪离：离间。 计：计划。

⑫客卿：用他国人为卿大夫，故曰客卿。

【译文】

到了秦国，正碰上庄襄王去世，李斯就寻求做秦相文信侯吕不韦家的舍人，吕不韦认为他贤能，委派他做宫廷侍卫官。李斯因此就有了进说的机会，游说秦王说：“庸人不识动微，失去了时机。成就大功业的人，在于乘着少有的空隙并因此下狠心干事。从前秦穆公称霸的时候，最终没有在东方并吞六国，是为什么呢？诸侯国还很多，周室的德望还没有衰落，所以五位霸主相迭兴起，更替着尊崇周王室。从秦孝公以来，周王室衰落了，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关东地区分化成六国，秦国乘着胜势奴役诸侯各国，已经有六代了。如今诸侯各国顺服秦国，譬如郡县服从朝廷一样。凭借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好比从灶上扫除灰尘一样，完全可以灭掉诸侯国家，成就帝业，完成天下统一，这是万代难逢的一次好机会。现在如果懈怠而不抓紧成事的话，诸侯各国重新强大起来，结聚在一起相约合纵，即使有黄帝那样的贤能，也是不

能并吞它们了。”秦王就任命李斯做长史，听从他的计策，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去游说诸侯。诸侯国家的知名之士能用财物收买的，就拿厚重的钱财送上勾结拉拢他们；不肯接受钱财的，就用利剑刺杀他们。在执行离间他们君臣关系计策的同时，秦王也就派出优秀将领跟随在谋士后面进行攻击。秦王任命李斯做客卿。

【原文】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13]。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14]。"李斯议亦在逐中[15]。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1]。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2]。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3]。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4]。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5]。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6]。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7]。

【注释】

[13]郑国：人名，韩国人，水利家。 间：当间谍。 作注溉渠：郑国提

出一项引泾注洛，于关中平原的北山南麓修筑灌溉渠的方案。

⑭大抵：大都。 一切：一概，一律。

⑮议亦在逐中：议定也在被逐之列。

①窃：谦词，私下。 过：错误。

②缪公：即秦穆公。 由余：原晋国人，后逃入戎，秦使反间计得之，佐秦穆公并戎国十二，开地千里，使秦称霸。 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国灭亡后为晋所虏为奴，潜逃至宛，秦以五张黑羊皮从楚换回，任以国政，佐秦穆公称霸。 蹇（jiǎn）叔：百里奚之好友，曾寓居宋，为其所推荐，秦穆公任为上大夫。 来：同“徕”，接纳。 丕豹：晋国大臣丕郑之子，其父被杀奔秦，被任为大将，攻晋夺河西八邑。 公孙支：岐人，曾在晋国居住，后来秦国任为上大夫。

③西戎：泛指当时函谷关以西，陕西、陇古、陇中地区。

④殷盛：殷实，富强。 举：攻占。 治强：安定而强盛。

⑤惠王：秦国国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秦国由此始称王，亦称惠文王。 三川：指黄河、洛水、伊水三川相连地区，秦置三川郡，治所荥阳。 上郡：原魏郡名，今陕西北部一带，后属秦。 汉中：原楚郡名，在今陕西汉中一带。 九夷：泛指当时散居楚地的许多少数民族部落。 鄢、郢：鄢，楚邑名，后亦名鄢郢，在今湖北北宜城县南。郢，楚邑名，在今湖北江陵西北。二地曾先后为楚都。 成皋：韩邑名，历来为军事要地，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 从：通“纵”，合纵。 西面：面向西，即向秦投降。 施（yì）：延续。

⑥昭王：即秦昭王嬴稷。 穰侯：魏冉，昭王之外戚。 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昭王之外戚。 杜：杜绝，堵塞。

⑦向使：以前假使。 却：拒绝。 内：“纳”之古字。

【译文】

正赶上韩国人郑国来到秦国做间谍，郑国拿修筑能灌溉的渠道企图耗费秦国，不久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们都向秦王进言说：“诸侯各国的人来事奉秦国的，大都不过是替各自的国君到秦国来游说并做间谍罢了，请将客卿一律驱逐。”议论中李斯也被列

在被驱逐人员的名单里面。李斯于是上书说：

我听说官吏们议论驱逐客卿，私下认为这样做是错的。从前穆公招揽贤士，西面从戎族取得由余，东面从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招徕了丕豹、公孙支。这五位先生，不是出生在秦国，但是穆公任用他们，吞并了二十个小国，就在西部戎族地区称霸了。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民众因此而殷实兴盛，国家因此而富足强大，百姓乐于替国家效力，诸侯国也都来亲善顺服，打败了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占了千里土地，直到今日都安定而强盛。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攻占了三川地带，西边兼并了巴、蜀，北边占领了上郡，南边夺取了汉中，囊括了九夷，控制了鄢、郢，东边占据了险要的成皋，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因而解散了六国的合纵，让他们面向西来事奉秦国，功劳延续到如今。昭王得到范雎，废免了穰侯，逐走了华阳君，加强了公室的威权，杜绝了私门的干扰，对诸侯各国进行蚕食，使秦国建立了帝王之业的根基。这四位国君，都是依靠了客卿的力量。由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秦国呢！假若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而不接受他们，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样就会使国家没有财利富足的实力而秦国也就没有强大的名声哩。

【原文】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①。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②。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

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③。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④；《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⑤。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⑥。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注释】

①昆山：亦称昆岗，在今新疆和田西北，以产玉闻名。 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楚人卞和之玉。随，周初小国；传说随侯用药治好一条受伤的大蛇，后来此蛇衔一径寸之珠以报恩。 明月：当时宝珠名。 太阿：《史记索隐》"《越绝书曰》：'楚王召欧冶子，干将作铁剑三，一曰干将，二曰莫邪，三曰太阿也'。" 纤离：骏马名。 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装饰的旗子。 灵鼍（tuó）之鼓：用鼍皮蒙为鼓面。鼍，又名猪婆龙，皮厚，古人用以蒙鼓。

②犀象：犀牛角、象牙。 玩好：供人赏玩、令人喜爱的器物。 郑、卫之女：古时认为郑、卫之女貌美，且能歌善舞。 駃騠（jué tí）：宝马名。 丹青：指丹砂和青雘（huò），是古代提炼红色和青色的两种主要颜料。

③下陈：《史记索隐》"犹后列也"。指姬妾之类。 宛珠：宛地出产的珍珠。宛，楚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傅玑之珥（ěr）：装饰着小珍珠的耳饰。傅，通"附"，附着粘贴。玑，不圆的小珠。珥，妇女的耳饰。 阿缟：齐国东阿出产的白色丝织品。随俗雅化：《史记索隐》"谓闲雅变化而能通俗也。" 佳冶窈窕：指容貌身段之美。 赵女，泛指美女。古人认为"燕赵多佳人"。

④瓮、缶（fǒu）：皆盛水、酒之陶器，当时秦以此为打击乐器。 筝：秦国的一种弦乐器。 搏：拍打。 髀（bì）：大腿。

⑤《郑》、《卫》：此指郑国、卫国的民间音乐。 《桑间》桑间本为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此指这一带的地方音乐，以反映男女爱情为主要特征。 《昭》、《虞》：为虞舜时之音乐，《昭》亦作《韶》。 《武》、《象》：西周武王时的舞曲。

⑥快意当前：为了当时的快乐。 适观：愉悦官能。

【译文】

如今陛下罗致了昆山产的美玉，得到了随侯、卞和的璧宝，垂挂着明月珠，佩带着太阿剑，骑乘着纤离马，建树起翠凤旗，制作了灵鼍鼓。这样的多种宝物，没有一种是秦国出产的，而陛下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一定要是秦国所出产的然后才可以用，那么夜光的璧不会装饰在朝廷，犀角象牙的器物不会是供人玩赏，郑、卫的美女不会充满在后宫，并且駃騠宝马也不会填塞在马棚，江南产的金锡不能动用，西蜀产的丹青不能采集。用来装饰后宫充作姬妾娱乐心意欢快耳目的各种人和物，一定要是出产在秦国的然后才可以用，那么宛珠制的簪子，装饰着珍珠的耳饰，东阿白丝织的衣裳，锦缎刺绣的饰物就不能进献在您面前，而能随着风俗闲雅变化容貌身段美丽的赵国女子就不会站立在您的两旁。而那些敲打着瓦坛瓦罐，弹着秦筝，拍着大腿，呜呜歌唱喊叫，听起来痛快的，是真正的秦地音乐；《郑》、《卫》、《桑间》、《韶》、《虞》、《武》、《象》等的曲舞，那是别国的音乐。如今放弃敲打瓦坛瓦罐而来采用《郑》、《卫》之声，废除弹筝却选取《韶》、《虞》之乐，像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只不过是为了在眼前快活心意，愉悦感官功能而已。如今选人却不这样。不问可用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只要不是秦国人就让离开，凡是做官卿的都加驱逐。既然如此，那么这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在于女色音乐珠宝美玉，而所轻视的在于人才了。这不是能用来统一天下控制诸侯的策略啊！

【原文】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①；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②。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③。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④。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⑤。官至廷尉⑥。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⑦。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注释】

①太山：即泰山。

②众庶：老百姓。

③地无四方：国土不分四方内外。　四时充美：四季风调雨顺，合乎自然规律。

④业：成就。　黔首：庶民，平民。　藉寇兵：借兵器给敌人。藉，"借"之繁体字。　赍盗粮：给盗贼送粮食。

⑤卒：终于。

⑥廷尉：官名，九卿之一，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

⑦夷：铲除，去掉。　城：城防设施。　销：销毁。

【译文】

我所说土地广阔的粮食多，国家面积大的人口众，武器锋锐士兵就勇敢。因此泰山不会排斥泥土，所以能形成它这么大；河海不挑剔细小水流，所以能造就它这么深；称王的人不舍弃民众，所以能宣明他的仁德。因此国土不分四方内外，民众不分本国他国，一年四季充足美满，鬼神降赐着福泽，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没有敌手的原因。如今竟抛弃民众来资助敌国，拒绝宾客来使诸侯国成就事业，让天下的贤士却步而不敢奔向西方，拴住腿脚不进入秦国，这就是所说的“将武器借给贼寇并把粮食送给强盗”的做法呀！

物品不出产在秦国，值得珍贵的很多；贤士不出生在秦国，愿意效忠的不少。如今驱逐客卿来资助敌国，损害民众来增强仇敌，使自己内部空虚而外部又和诸侯各国结怨，想求得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

秦王于是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终于采纳了他的计谋。李斯的官职升到了廷尉。二十多年，终于兼并了天下，推尊国君做了皇帝，任命李斯做了丞相。铲除了郡县城防设施，销毁了各地的兵器，表示不再使用。让秦国没有一尺土地的分封，不立皇帝的子弟做王，也不封功臣做诸侯，这都是为了让以后没有战斗攻伐的祸患。

【原文】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4]。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5]。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6]？事

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⑦。”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⑧。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⑨，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⑩。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⑪。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⑫。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⑬。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⑭。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⑮。”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⑯。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⑰。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⑱。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⑲。

【注释】

④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 213 年。　博士：官名，秦时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人员，以备参谋顾问。　仆射（yè）：官名，皇帝周围侍从人员之长。

⑤淳于越：秦博士。　支辅：分支、辅佐。支，同"枝"，与主干相对而言。

⑥匹夫：平民百姓。　卒：通"猝"，突然。　田常：齐国大夫，杀齐简公，拥立平公，自任相国，齐国田氏专权由此始。　六卿：指晋国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大夫。　弼（bì）：辅佐。

⑦师：学习，效法。　重：加重，助长。

⑧谬其说：认为其说荒谬。　绌：通"黜"，排斥。　道：称道。　善：喜爱，尊崇。　非：非难。

⑨一尊：尊立一帝。

⑩相与（yù）：互相勾结。 异趣：标新立异。

⑪乎：于，从。 党与：党派，集团。

⑫文学：文章学问，泛指所有的文化典籍。 百家语者：即指诸子百家之书。 蠲（juān）：免除，除去。

⑬黥：处以黥刑。黥：古代刑罚之五，在犯人脸上刺字。 城旦：一种筑城四年的劳役。

⑭卜筮（shì）：占卜。 种树：种植。

⑮此语《秦始皇本纪》作“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多“法令”二字，当从。

⑯可：同意，批准。 无：不能，无法。

⑰同文书：统一文字和书写方法。

⑱离宫别馆：京城以外供皇帝巡视和游览住宿的宫馆。

⑲巡狩：巡视。 攘：排除，平定。《史记志疑》案：始皇三十五年无巡狩事，攘四夷亦不在是年。

【译文】

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摆设酒宴，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始皇的武威盛德。齐国人淳于越劝谏说：“我听说，殷、周两朝统治达一千多岁，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作为自己的辅翼。如今陛下享有天下，但子弟却是平民，如果一旦发生了田常、六卿这一类祸患，没有辅佐的藩臣，靠谁来相救呢？办事不效法古代却能长久维持朝廷的，没有听说过。如今周青臣又当面阿谀来加重陛下的过错，这不是忠臣。”始皇把这种议论交给丞相处理。丞相认为这个意见荒谬，废弃他们的言辞，于是呈上奏书说：“古时候天下分散混乱，不能够做到彼此统一，因此诸侯并起，各种意见都称道古代来否定当今，装饰起虚夸的言辞来扰乱社会现实，人们都尊崇自己所主张的学说，用来非难朝廷所建立的法令制度。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分别了是非黑白并确定尊立一帝；但是私家学说就相互结合来反对朝廷的法令教化制度。一听到政令下达，随

即各自凭他们的私家学说加以议论，回到家里心中不满，走出家门就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拿批评君主来建立名声，拿标新立异来自视高明，并带领着下层民众来制造诽谤。像这样的情势不加禁止，那么在上面君主的威望要下降，在下面党派的势力会形成。禁止有利。我请求凡是有文化典籍《诗》、《书》一类以及诸子百家学术著作的，一律加以清除。命令到达满三十天不清去的，罚处黥刑并充任筑城劳役。不在清除之列的，是医药、占卜、种植方面的书。如果有要求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老师。”始皇批准了他的建议，没收了《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以便使民众愚昧无知，让天下的人无法用古代的事来批评当今朝廷。修明法制，制定律令，都从始皇开始。统一文字和书写方法。建筑离宫别馆，遍布全国各地。第二年，始皇又到各地去巡视，对外平定了四方少数民族，采取这些措施，李斯在其中出了不少力。

【原文】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①。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②。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③。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④。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⑤！”

【注释】

①尚：仰攀婚姻。

②告归：请假回家。　寿：问候，祝贺。

③物禁大盛：事物禁忌过于繁盛。即“物盛则衰”。

④闾巷：里弄，民间。　驽下：才能低下。　擢：提拔。

⑤税驾：《史记索隐》“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贵已极，

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

【译文】

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了三川郡守，其他各个儿子都娶了秦王室的公主做妻，他的女儿也都嫁给秦王室的公子。三川郡守李由请假回到了咸阳，李斯在家中摆设酒宴，文武百官都前来祝贺，门前的车马多得要用千来数。李斯感慨地叹息着说："唉呀！我听荀卿说过'事物禁忌过于繁盛'。我李斯只不过是上蔡的一个平民，里弄中的一个普通百姓，皇上不知道我才能低下，就把我提拔到现在这个地步。当今做臣子的在职位上没有高出我的，可称得上富贵到了极点。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衰败，我不知自己将会在什么地方止泊啊。"

【原文】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1]。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2]。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3]。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4]。"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5]。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6]。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7]。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

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8]！”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9]！”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才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10]。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11]。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12]。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13]。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14]！”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15]！”赵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16]！赢粮跃马，唯恐后时[17]！”

【注释】

①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 行（xìng）：巡视。 并（bàng）：沿着。 琅邪（yá）：秦置郡名，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

②中车府令：秦官职名，掌管皇帝车驾。 行：代理。 符玺令：掌管皇帝符印的官。

③数（shuò）：多次，屡次。 蒙恬：秦朝著名将领。详《蒙恬列传》。

④沙丘：巨鹿郡邑名，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 与丧：参与丧事。此“与”有“主持”意。

⑤真太子：正式确认的皇位继承人。 榆：同“秘”，保密。

⑥辒辌（wēn liáng）：古代一种可供人睡卧的车子。《史记集解》引孟康曰：“如衣车，有囱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辒辌’车也。” 可：批复。

⑦封王诸子：封诸子为王。

⑧捐命：捐弃生命，即指人已死。

⑨臣人：让别人做自己的臣下。 见臣于人：被别人当作臣下。 见制于人：被人控制。 同日道：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⑩谫（jiǎn）：浅陋。 强因人之功：勉强去劫取别人的功业。

⑪汤、武：指商汤、周武王。

⑫卫君杀其父：此事记载有出入，赵高篡改史实，附会己意。 载：通“戴”，感戴，推重。

⑬大行不小谨：要成大事，不能谨小慎微。 盛德不辞让：德高望重之人不在小事上谦逊辞让。 乡曲各有宜：乡间各有自己适宜的风俗习惯。乡曲，乡里。

⑭遂：成就，顺依。

⑮大行：皇帝刚死。 干：求，麻烦。

⑯间：时间，机会。

⑰赢（yíng）：背，担。 后：耽误。

【译文】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巡视外出游历到会稽山，沿着海岸北上，抵达琅邪山。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兼着代理符玺令事务的赵高，都跟从着。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扶苏因为多次直言以劝谏皇上，皇上派他去到上郡做监军，蒙恬是领兵的将军。小儿子胡亥受到始皇宠爱，请求从游，皇上答应了。其余的儿子没有人跟从。

这年七月，始皇帝到了沙丘，病得特别厉害，命令赵高写了一封信赐给公子扶苏说：“把军队交托给蒙恬，到咸阳相会主持丧事把我安葬。”信已经封好，还没有交给送信的使者，始皇就去世了。书信和印玺都在赵高那里，只有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和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始皇去世，其他的各个大臣都没有谁知道。李斯认为皇上在京城外去世，没有正式确认的太子，所以对这件事保密。把始皇的遗体置放在辒辌车里面，文武百官呈奏政事递上饮食一律照旧，往往由宦官从辒辌车里面批复呈奏的各项政事。

赵高趁机扣留所要赐给扶苏盖了皇帝印玺的书信，并对公子胡亥说："皇上去世，没有诏书封各个儿子做王而只赐给长子一封信。长子到了京城，随即会确立做皇帝，而您没有尺寸的封地。这将怎么办？"胡亥说："本该是这样的。我听说，英明的国君了解臣下，英明的父亲了解儿子。父亲临终没有下令封各个儿子做王，这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不是这样。当今天下的大权，决定存亡的只不过在您和赵高以及丞相而已，希望您考虑一下。况且臣服别人和被别人臣服，控制别人和被别人控制，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胡亥说："废除兄长而确立弟弟，这样做是不道义；不奉行父亲的遗诏而害怕死亡，这样做是不孝顺；能力微薄并才德浅陋，强行依仗别人扶持建立登基的事功，这样做是无能。三方而违背了道德，天下不会服从，我自身会危险倾败，国家还会灭亡。"赵高说："我听说商汤、周武王杀了他们的国君，天下称赞他们在这方面道义，不算不忠诚。卫君杀了他的父亲，但卫国推重他的功德，孔子把这件事记在《春秋》里，不算不孝顺。凡要做大事业的人不能够谨小慎微，德高望重的人小事上不加辞让，乡间各有自己适宜的风俗，而百官各有自己处事的方式。所以只顾及小处而忘记了大业，以后一定会有祸害，像狐狸一样犹豫迟疑，将来一定会后悔。勇子决断并敢于行事，鬼神也会回避他，以后能够取得成功。希望您顺从我说的去做！"胡亥感慨地叹息说："如今皇帝刚死还没有发丧，丧礼还没有结束，怎么好拿这件事来求丞相呢！"赵高说："时光啊时光啊，机会短暂来不及从容谋算！像背着干粮骑马赶路一样，只恐怕贻误了时机！"

【原文】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1]。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

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2]。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3]！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4]？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5]？”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6]？”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7]。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8]。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9]。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10]。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11]！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12]？”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13]。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14]。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15]。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16]！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17]！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18]。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19]，君何见之晚[20]？”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21]；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22]；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23]：三者逆天，宗庙不血

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24]；中外若一，事无表里[25]。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26]。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27]。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28]？”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29]！”于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注释】

①嗣：继承人。

②君侯：对封侯大臣的尊称。

③安得：怎么能够。

④能：才能。 孰与：熟语，放在两者之间表示谁更好、更强。

⑤旧：有旧情、旧交。

⑥责之何深：为什么对我要求得这样苛刻。责，指责，要求。之，指代李斯自己。深，苛刻。

⑦内官：宦官。 厮役：仆役。 刀笔之文：指狱律条文。 有封及二世：保持有封爵到儿辈。

⑧信人：受到人民的信赖。 奋士：能使人奋勇效命。 通侯：秦名“彻侯”，秦代二十级爵位中最高一级，汉因避武帝刘彻之讳而改。

⑨法事：有关法律之事。

⑩笃（dǔ）厚：诚实厚道。 辩于心：明辨是非。 诎于口：言辞上笨拙。

⑪反位：回归原位。

⑫贵圣：位贵而圣明。

⑬重禄：丰厚俸禄。 故：通“固”，本来。

⑭庶几：众多中的极少数，即万分之一，侥幸。

⑮迁徙：迁移，引申为善变。 就变而从时：顺应变化而跟随时代发展。 观指而睹归：审视事物的趋向就能预料到其结局。指，指向。归，归

宿。

⑯常法：固定不变的法则。

⑰得志：得意。意指赵高本人能左右形势。

⑱从外制中：居于外面的人制约朝廷内部。　惑：乱，作乱。　贼：反叛，叛乱。

⑲水摇动：指春天冰雪溶解。

⑳见：认识，开化。

㉑晋易太子：指晋献公废太子申生立奚齐之事。

㉒齐桓兄弟争位：指齐公子小白和异母弟公子纠之争王位，后小白战胜，是为齐桓公。

㉓纣杀亲戚：指纣王杀其叔父比干，囚其弟箕子事。　丘墟：废墟。

㉔合同：同心合力。

㉕事无表里：事情没有不一致的。表里，内外，引申为差错。

㉖乔松之寿：像王子乔、赤松子那样长的寿命。王子乔、赤松子均为古代传说中的仙人。　孔、墨：指孔子、墨子。

㉗寒心：担惊害怕。

㉘何处：怎么处理，打算怎么办。

㉙太息：叹息。　安托命：托命于何处。

【译文】

胡亥已经同意了赵高的意见，赵高说："不和丞相商量，恐怕事情不能成功，请允许我替您去和丞相商谋这件事。"赵高就对丞相李斯说："皇上去世，赐给长子一封信，要他在咸阳相会主持丧事并确立他做继承人。信还没有发出去，如今皇上去世了，还没有人知道。所赐给长子的书信以及印玺都在胡亥那里，确定太子只在您和我一句话哩。这事该怎么办？"李斯说："怎么能说出如此亡国的话！这不是做臣子的所应当商议的！"赵高说："您自己估量能力和蒙恬比谁强？功劳和蒙恬比谁高？深谋远虑和蒙恬比谁会没有错失？在天下没有人怨恨和蒙恬比谁好？和长子有旧情并能得到他的信任和蒙恬比谁深？"李斯说："这五方面我都赶不

上蒙恬，而君为什么对我责求得这样苛刻?”赵高说：“我赵高本来是服仆役的宦官，荣幸地能够由于熟悉狱律条文进入秦朝宫廷，掌管事务二十多年中，还没有见过秦朝被罢免的丞相和功臣的封爵有保持到儿辈的，最终都被诛杀死亡。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您都是知道的，长子刚强坚毅而且英武勇敢，受到民众信赖又能激发士人奋勇效命，登了帝位一定会任用蒙恬做丞相，您最终不可能怀藏着通侯的印绶回到乡里去的，这是明摆着的了。赵高接受诏命教习胡亥，让他学习法律之事有几年了，不曾见到他有过失。慈祥仁爱诚实厚道，轻贱钱财看重贤士，内心是非明辨但言辞表述笨拙，竭尽礼仪尊敬士人，秦王的其他儿子还没有谁赶得上他的，可以做继承人。您考虑一下决定下来。”李斯说：“您还是回到原位上去！我李斯承奉君主的遗诏，听从上天的安排，有什么可考虑和决定的呢?”赵高说：“安全可能变得危险，危险可能变得安全。安全和危险都不能确定，凭什么称得上位贵而圣明?”李斯说：“我李斯，是上蔡里巷的一个平民，有幸被皇上提拔做丞相，封为通侯，儿子孙子都达到了地位尊贵俸禄丰厚，本来就将国家的存亡安危嘱托给我了。难道可以辜负吗！作为忠臣就不能逃避死难而侥幸苟全性命，孝子不能由于过度操劳而危害健康，做臣子的只不过各自遵守相应的职分罢了。您不要再说了，再说将要让我李斯遭受罪过。”赵高说：“我听说圣人善变并不遵从常规，顺应变化而跟随时代发展，观察苗头就能知道根本，审视趋向就能预测归宿。这是事物本来就有的面貌，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法则啊！如今天下的权力和命运掌握在胡亥手中，我能够实现自己的意愿。再说从外部来控制内部就叫做惑乱，从下面来制服上面就叫做反叛。所以秋霜一降落花草就会凋谢，冰雪一销溶万物就会萌发，这是必然的效应。您的认识为什么这样迟钝?”李斯说：“我听说晋国更换太子，三代不安定；齐桓公兄弟争夺君位，哥哥被杀死；纣王残杀自己的亲属，不听从进谏人的劝告，都城变成

了废墟，随即危害国家：这三件事都违背了天意，宗庙也得不到祭祀。我李斯还像个人哪，怎么可以进行这样的谋划！”赵高说：“上下同心合力，可以维持长久；内外配合一致，事情没有差错。您如果听从我的计策，就能长久获得封侯，世世称孤道寡，一定会有王子乔、赤松子一样的高寿，孔子、墨子一样的智慧。如今放弃这些而不依从，祸患会连及子孙，足以让您担惊受怕。善于处世的人是能够转祸为福的，您打算怎么对待呢？”李斯这才仰天叹息，流着眼泪感触地说：“唉呀！偏偏遭逢乱世，既然不能拿死去效忠，又到哪里去寄托我的命运呢！”于是李斯就听从赵高。赵高就向胡亥报告说：“我请求承奉太子的明确意志去通报丞相，丞相李斯敢不遵奉命令！”

【原文】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①。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②。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③。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④。”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子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後死，未暮也⑤。”使者数趣之⑥。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于阳周⑦。

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⑧。

【注释】

①祷祠：祈祷祭祀。

②屯：驻守。 罢归：免掉在外的任职，回到朝廷。 怨望：怨恨。

③匡：纠正，与“正”同义。

④属：委托，交给。

⑤暮：晚。

⑥趣（cù）：催促。

⑦属吏：交给狱吏看管。 系：囚禁。 阳周：上郡县名，在今陕西子长县西北。

⑧郎中令：官名，九卿之一，掌管宫廷门户及宫中有关事务。 常侍中用事：经常在宫中侍奉皇帝，掌握大权。

【译文】

于是就共同谋划，欺骗说接受了始皇给丞相的诏书，确立小儿子胡亥做太子。另伪造一封信赐给长子扶苏说：“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个名山的神灵以便延长寿命。如今扶苏和将军蒙恬率领军队几十万人用来驻守边境，十多年了，没有能前进一步，而士兵伤亡很多，毫无尺寸功劳，却反而多次上书率直进言诽谤我的所作所为，因为不能免除外职回到朝廷，日日夜夜心中怨恨。扶苏作为儿子不孝顺，赐给一把剑让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居住在朝外，不纠正扶苏的过失，应该知道他的图谋。作为臣子不忠诚，赐给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把信包封好盖上皇帝印玺，派遣胡亥的私客捧着信到上郡去赐给扶苏。

送信的使者到达，打开书信，扶苏哭泣，进入内室，想自杀。

蒙恬止住扶苏说："陛下居住在外，还没有确立太子，让我统领三十万兵众守御边境，公子做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如今一位使者来到，就自杀，怎么知道这当中不是欺诈？请您重新请示一下，重新请示以后再去死，也还不晚。"使者多次催促。扶苏为人性格仁慈，对蒙恬说："父亲如果赐给儿子去死，哪里还需要重新请示！"就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使者就把他交给狱吏看管，囚禁在阳周。

使者返回报告，胡亥、李斯、赵高特别高兴。到了咸阳，发布丧事，太子继位做了二世皇帝。任命赵高做郎中令，经常侍奉在皇宫掌握大权。

【原文】

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①]。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②]？"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之诛，愿陛下少留意焉[③]。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④]。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⑤]。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⑥]。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⑦]？"二世曰："为之奈何？"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⑧]；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⑨]。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

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10]。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11]。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12]。御府之衣，臣得赐之[13]；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14]。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15]。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悦，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16]？"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注释】

①燕居：闲居。燕，通"宴"，安也。　六骥：六马所驾之车。　决隙：裂缝。

②临：统治。　悉：全部满足。　穷：穷尽，全部做到。　以：作用同"而"，表并列，意即"同时"。　宗庙：此代指国家。

③敢：自谦之词。　斧钺：本指两种兵器，此泛指刑罚、杀戮。　少：稍微。

④置：委任。

⑤属：类。　怏怏：心中不快。

⑥蒙毅：蒙恬之弟。此处记载与《蒙恬列传》所记有出入。　不终：不得善终。

⑦且：前词后置法，本当在上句"臣"字下。

⑧相坐：互相牵连治罪。　收族：收捕其全族而杀之。　远骨肉：疏远自己的兄弟子侄。

⑨此：指被胡亥提拔亲近的人。　阴德：暗中感谢您的恩德。　归：归附。　被：受到。　宠：骄纵，任情。

⑩下：下达，交给。　鞠治：审讯定罪。鞠，通"鞫"，审讯。　耺

(lù)：通"戮"，杀。 磔(zhé)：通"磔"，古代分裂肢体之酷刑。 杜：时内史之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 县官：皇帝，朝廷。

⑪无恙(yàng)：无病。此指生前。 舆：车。

⑫御府：皇宫内的府库。

⑬中厩：皇宫内的马棚。

⑭名：名义理由。 郦山：即今骊山。 足：山脚。

⑮急：急促，走投无路。

⑯当：通"倘"，如果。 忧：担忧，考虑。

【译文】

二世闲居着，就召来赵高同他商议事情，对赵高说："一个人生在世上，就好比骑着六匹马驾的车从裂缝前飞奔而过。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就想全都享受到耳目所喜好的一切，穷尽心志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同时使国家安定，万民欢欣，长久统治天下，终尽我的天年，这个想法能行得通吗？"赵高说："这是贤明的君主所能实行的，而昏乱的君主之所要禁止的。请允许我说明缘由，我不敢回避杀头的刑罚，希望陛下稍加留意。沙丘的谋划，各位公子和大臣们都产生了疑惑，而各位公子全都是您的兄长，大臣们又都是先帝所委任的。如今陛下刚刚继位，这一班人心中不痛快都不顺服，恐怕会发生变化。而且蒙恬已经死去，蒙毅领着军队驻扎在外面，我况且整日提心吊胆，唯恐不得好死，陛下怎么能安排这样的乐事呢？"二世说："这该怎么办？"赵高说："采用严厉法制苛刻刑罚，让有罪的人互相牵连被诛杀，以致于收捕他们的全族，灭掉大臣们并疏远自己的兄弟子侄；贫穷的人让富起来，卑贱的人让高贵起来。把先帝时留下来的老臣尽数铲除，重新委任陛下所亲信的人靠在自己身边。如果这样，那么他们会暗中感激您的恩德来归附陛下，祸害除去了，奸诈的图谋被杜绝，各个臣子没有谁不得到您的恩泽，蒙受您的厚德，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放纵心志任情享乐了。主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二世认

为赵高的话说得对，就重新制订一套法律。于是群臣和各位公子有罪，就交给赵高，让他审讯定罪。杀了大臣蒙毅等人，十二位公子杀死在咸阳市，十位公主在杜县被分裂肢体而死，这些人的财物都没收给了朝廷，相互牵连被治罪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

公子高想逃跑，恐怕会收捕全族被杀掉，就上书说："先帝健在时，我入宫就被赐给饮食，出宫就让乘车。皇宫内府的衣物，我可以得到赏赐；宫中畜棚的宝马，我可以得到赏赐。我应当跟从先帝去死但没有做到，作为儿子是不孝顺，作为臣子是不忠诚。不忠诚的人没有理由活在世上，我请求跟随先帝去死，希望把我葬在郦山脚下。求皇上幸许哀怜我。"书奏呈上，胡亥特别高兴，召来赵高展示给他看，说："这可以称得上是走投无路了？"赵高说："臣子们倘若连考虑怎么死都来不及，怎么还能考虑发动变乱呢？"胡亥批准了他的上书，赐给十万钱予以安葬。

【原文】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从[①]。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②]。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却[③]。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④]。而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⑤]。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⑥]。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⑦]'。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

臣虏之作哉[8]？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9]。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10]。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11]！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12]？”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13]。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14]。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曰[15]：

【注释】

①畔：通“叛”。

②阿房（ē páng）之宫：即阿房宫，旧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 直道：开通的从九原（今包头市西）到甘泉（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大道。 驰道：供皇帝行走的大道。

③陈胜：字涉，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吴广：字叔，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 鸿门：内史中邑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北。 却：退却，败退。

④请间（jiàn）：请求单独接见。间，间隙，机会。

⑤私议：个人看法。 韩子：指韩非。 堂高三尺：殿堂的基地高三尺。 采：木名，即“栎”，又名“柞树”。斫（zhuó）：砍削，修饰。 茅茨：屋顶上盖的茅草。 翦：剪裁，修葺。 逆旅：迎接旅客。逆，迎。 勤：苦。

⑥葛：麻布。 粢（zī）：谷类之总称。 粝（lì）：粗米。 藜：植物名，嫩叶可食。 藿（huò）：豆叶。 饭土匦（guǐ）：用陶制的食器吃饭。土匦，用陶土制的食器。匦，同“簋”。 啜（chuò）：食。 土铏：陶土制的盛汤的器皿。 监门之养：守门人的生活。 觳（què）：薄，简陋。

⑦龙门，山名，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分跨黄河两岸。相传禹凿开此山，以通黄河。 大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晋

阳及汾、绛等州是。”即今山西西南部。 疏九河：疏通了九州之河。 曲九防：为九州境内之湖泽修起了堤防。曲：沿着湖泽曲折地修筑。 决：开通，疏导。 渟（tíng）水：淤积不流之水。 股：大腿。 胈（bá）：白肉。 胫（jìng）：小腿。 胼胝（pián zhī）：手脚掌上的厚皮，俗所谓“老茧”。 臣虏：奴仆。 烈：剧，超过。

⑧苦形劳神：困苦身体疲劳精神。

⑨勉：努力从事。 务：致力于，追求。

⑩专用天下：专门以天下。

⑪利：得到好处，有所享受。 恶（wū）：怎么。

⑫赐志广欲：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赐：他本为“肆”，放纵。

⑬过去：经过离开，往来。

⑭以：通“已”，已经。 覆案：检查，追究。 相属：相连。 诮（qiào）让：责备。 三公：秦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

⑮所出：出什么主意。 阿：阿谀，迎合。

【译文】

法令杀罚一日比一日苛刻严峻，群臣中个个感到自身危险，想反叛的人很多。又建造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赋税越来越重，兵役徭役没完没了。于是楚地征来戍边的士卒陈胜、吴广等人就发动叛乱，在山东地区起事，英雄豪杰相互建立各自的队伍，自行委任做侯王，背叛秦王朝，起义军攻到鸿门就退却了。李斯多次想找机会进谏，二世不允许。但二世责问李斯说：“我有点个人看法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他说‘尧帝有了天下，堂基只有三尺高，柞树椽子也没有砍削，屋顶盖的茅草也没有修剪，即使是迎接旅客息宿的馆舍的条件也不比这里苦。冬日穿鹿皮裘衣，夏日穿葛麻粗衣，豆类粗米的饭食，藜叶豆叶的汤汁，用土陶碗吃饭，土陶盆喝汤，即使是守门人的生活也不比这里简陋。大禹开凿龙门，沟通大夏地带，疏通了九州的河流，修筑了九州湖泽的曲折堤防，开导淤积不流的水让它到达大海，但他自己大腿上没

有白肉，小腿上没有肤毛，手脚都长起了厚茧，面目漆黑，就因此死在外边，安葬在会稽，奴仆的劳苦也没有超过了他的’。这样说起来，那么尊贵到统治着整个天下的人，难道是想困苦身体疲劳精神，自己住在迎接旅客息宿的馆舍，口里吃着守门人食用的饭菜，手中操持着奴仆的劳作吗？这是没有出息的人所努力从事的，并不是贤能的人所致力追求的。那些贤能的人之所以要占有天下，不过是专门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这就是把占有天下看得很高贵的原因。要说所谓的贤人，一定能够安定天下并治理万民，如今自身尚且不能获得好处，哪将如何去治理天下呢！所以我希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长久地享有天下而没有祸害，这该怎么办？”李斯的儿子李由做了三川郡守，起义军首领吴广等向西攻取土地，在这里往来没有能够禁止。章邯已经打败赶走了吴广等人的军队，使者接连不断地来到三川郡进行追究，责备李斯处在三公的职位，怎么让起义军这样兴盛。李斯感到害怕，因为看重爵位俸禄，不知道能想出什么办法，就阿谀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宽容，上书回答说：

【原文】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①]。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②]。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③]。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④]。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⑤]！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⑥]。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

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7]！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8]，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注释】

①全道：建立一套办法。 督责：《史记索隐》督者，察也。察其罪，责之以刑罚也。

②徇：服务，效命。

③分：名分，职分。

④无所制：不受任何限制。

⑤穷乐之极：达到享乐的极限。 可：能。 察：观察，留意。

⑥申子：即申不害，战国前期法家代表，著有《申子》。 恣睢（zì suī）：放纵，任意胡为。 桎梏（zhì gù）：束缚犯人手脚的刑具，如今之脚镣、手铐。 顾：反，反而。

⑦修：实施。 韩：指韩非。 役：仆役，奴隶。 畜：占有，统治。

⑧因：因循世俗。

⑨缪：通“谬”，错。

【译文】

贤明的君主，一定都能建立一套办法而推行督责的法术。实行督责，那么臣子不敢不竭尽才能来为他的君主效命。这样的臣子君主的职分确定了，上下的道义原则分明，那么天下不论贤能不贤能的人，没有谁敢于不尽力完成职守来效力他的君主了。因此君主独自控制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能够穷尽享乐的极限，是

贤明的君主呀，能不看清这一点吗！

所以申子说“占有天下而不纵情享乐，叫做把天下当做镣铐”的情况，没有别的，就是不能实行督责，而只顾用自身去替天下民众劳作，像尧帝、大禹一样，所以把它叫“镣铐”呀。不能修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推行督责的主张，专门用天下来使自己达到欢悦，却只知困苦身体疲劳精神，拿自身为百姓服务，那么这样做是普通民众的仆役，不是一个畜养天下的帝王，哪里值得高贵呢！让人家为自己效命，那么自己高贵人家卑贱；拿自己为别人效命，那么自己卑贱别人高贵。所以替别人效命的人卑贱，而为别人所效命的人高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大凡古代所以要尊崇贤能的人，是因为他高贵；而所以要厌恶不贤能的人，是因为他卑贱。而尧帝、大禹拿自身来为天下服务，因循世俗随而尊崇他们，那么也就失却了所以要尊崇贤能人的本意了，这可说是极大的荒谬。把它叫做“镣铐”，不也是很应该吗？这是不能实行督责的过错。

【原文】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①]？则能罚之加焉必也[②]。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③]。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④]。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⑤]。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⑥]。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⑦]；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⑧]。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⑨]；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⑩]。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⑪]？峭堑之势异

也⑫。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⑬。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⑭。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⑮？可不哀邪⑯！

【注释】

①格虏：强悍而不服管教的奴隶。
②加：施加，实行。 焉：兼词，于之。
③商君：指商鞅。 刑：行刑。
④被：受。
⑤寻常：此指数量少。古制八尺为一寻，二寻为一常。 庸人：一般人。 铄（shuò）金：美金。铄，通"烁"，光辉盛美之貌。 溢：通"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或二十四两。 搏：攫取。
⑥行：品行。
⑦随手：指随着手的作案。 必：表示一定要实行。
⑧不必行：不实行。
⑨楼季：《史记集解》"许慎曰：'楼季，魏文侯之弟'。"传说楼季能制止乱跑的马，能掀起翻倒的车子，是古代著名的大力士。
⑩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亦云八尺）为一仞。百仞，言其极高。跛牂（zāng）：瘸腿羊。牂，母羊。
⑪难：以……为难。 易：以……为容易。
⑫峭堑：陡峭与平缓。堑，通"渐"，渐渐地，平缓。
⑬执重势：掌握的巨大的权势。 异道：其他手段、途径。 审：细，严。
⑭务：追求。 事：从事。
⑮舍：舍弃，除了。
⑯邪：通"耶"。

【译文】

所以韩非说"慈爱的母亲养育着败家子而严厉的家庭不会出

现悍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定会对败坏行为施加刑罚的缘故。所以商鞅的法令，对把灰尘抛弃在道路上的人要施加刑罚。抛落灰尘，是一种轻薄的罪行，却让他受刑，是一种严重处罚。只有那样的英明君主才能够实行对犯轻薄罪行的人深刻督责。罪行轻薄尚且受到深刻督责，更何况有重大罪行的呢？所以民众不敢犯罪。因此韩非说"少数量的布帛，一般人见到就会顺手拿走；百镒的美金，盗跖不会攫取"，并不是一般人的贪心重，少数量的物品价值高，而盗跖的贪欲淡泊；又不是因为盗跖的品行，会轻视百镒的重利。攫取了一定会随着手的作案受到刑罚，那么盗跖就不攫取百镒美金了；如果刑罚不坚决贯彻执行，那么一般人也就会顺手拿走少数量的布帛了。因此城墙高达五丈，就是楼季也不敢轻易进犯；泰山的高度达到百仞，但是瘸腿羊能在山坡上放牧？这是陡峭和平缓情势不相同的缘故。英明君主圣贤帝王能够长久地处于尊贵地位，永远掌握着巨大权势，并独自垄断天下的利益的原因，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是由于能够独行决断并精于督责，坚决实行严厉惩罚，所以天下人不敢违犯。如今不致力于实施不出现犯罪的办法，而去做慈爱母子养育出败家子这样的事，那也是不能详察圣人的高论了。要是不能推行圣人的法术，那么除去替天下人当奴仆还能做什么呢？这可不是太伤心了吗！

【原文】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①]；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②]；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③]。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④]。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⑤]。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

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6]。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7]。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8]。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9]。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10]？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11]。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12]。

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13]。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14]。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注释】

①荒肆：荒淫放纵。　辍（chuò）：停止，中断。

②间：中间，参与。　流漫：放荡不羁。　诎（qū）：绝止，收敛。

③烈士：坚贞不屈的刚强之士。　死节：能为守节义而死之人。　淫康：尽情享乐。　虞：通“娱”，欢娱。

④外：排除。　主术：统治之权术。

⑤拂（fú）：抵触，违背。磨：磨砺，改变。

⑥驰说：游说。　塞：塞住。　聪：此指耳朵。　揜：同：“掩”。　明：此指眼睛。　内独视听：即内视独听，一切决策全由自己确定。　倾：倾倒，改变。　夺：争夺，更改。　忿争：激烈争执。

⑦荦（luò）然：独立特出的样子。　逆：违背。

⑧约：简约。 操：掌握。

⑨诚：同"成"。 乐丰：逸乐丰裕。

⑩不给：来不及。

⑪君臣之术：君主统治臣下的办法。

⑪加：超过。

⑬税民：向人民征税。

⑭刑者相半于道：路上的行人中受过刑罚的占半数。

【译文】

再说廉洁忠贞富于仁义的人在朝廷任职，那么荒淫放纵的音乐就会停止；进谏劝说高谈道理的人在身边干预，那么放荡不羁的情志就要收敛；刚烈之士死于气节的行为在社会上显扬，那么尽情享乐的欢娱就得放弃。所以英明的君主能排除这三种干扰，而独自操持君主的权术来制服听从的大臣，并建立严明法制，所以自身尊贵并威势崇重。凡是贤明国君，必定能够背逆世情改变风俗，废除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爱的，所以在生就有尊贵崇重的威势，死后就有贤圣英明的谥号。因此英明的君主能独自决断，所以权力不会落人大臣手中。这样做了以后，能够断绝仁义的道路，堵塞驰骋游说的谈说，困厄刚烈之士的行为，塞住双耳，蒙上眼睛，一切全由自己独断专行，所以外面不能用道德仁义和刚烈志士的行为来倾动他，内心不能拿进谏劝说和激烈争辩的言辞来惑乱他。所以能够卓异特出独自推行任情放纵的心志而没有谁敢于违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能够修明申不害、韩非的道术，并建立商鞅的法制。法制建立道术修明而天下混乱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说"帝王统治的道术是简约容易实行的"。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推行。像这样就可说是真正实行了督责，那么臣就不会有邪心，臣下没有邪心那么天下就会安定，天下安定那么君主就有了尊严，君主有了尊严那么督责就会贯彻执行，督责能

贯彻执行那么所要求的就能得到，所要求的能够得到那么国家就会富足，国家富足那么君主就会逸乐丰裕。所以督责的法术建立起来，那么所要追求的没有什么不能得到。群臣和百姓补救自己的过错还来不及，哪里还敢于图谋变乱？像这样就会使帝王的道术完备，而可以说得上是能够明了君主驾驭臣下的法术了。即使是申不害、韩非重新出生，也不能超过了。

答书呈上去，二世高兴。于是推行督责更加严厉，向民众征税深刻的算是明智官吏。二世说："像这样就可以说得上是能推行督责了。"在道路上行走的有一半人受过刑，而死人的尸体每日成堆躺卧在市面上。杀人多的算是忠臣。二世说："像这样就可以说得上是能推行督责了。"

【原文】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①]："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②]。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③]。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④]。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⑤]："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⑥]。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⑦]。"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侯上间语

君[8]。"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9]："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10]。二世怒曰："吾常多间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11]？且固我哉[12]？"赵高因曰："如此殆矣[13]！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14]。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15]。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16]。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17]。李斯闻之。

【注释】

①毁恶（wū）：因厌恶而诋毁，说人坏话。

②朕：本意为征兆，表明事物发生前的一种预兆，不可见，不可闻。赵高取此来附会其说。

③富于春秋：指年纪轻，言未来之时日尚多。　见：同"现"。

④深拱禁中：深居宫中。拱，拱手，清闲无事。禁中，宫中，因有兵士禁防，故云禁中。　待事：等待着臣下奏事。　揆（kuí）：谋议，处理。

⑤以为言：以国事进言。参照《秦始皇本纪》，国事当指欲谏停止修筑阿房宫一事。

⑥繇：同"徭"，徭役。　狗马：指供玩好之物。

⑦间：空隙，机会。

⑧候：暗中观察。　语：告诉。

⑨燕乐：饮宴玩乐。

⑩上谒：交上请求接见的名帖。谒，名帖，犹今之名片。

⑪少：轻，瞧不起。

⑫固：鄙陋，鄙视。

⑬殆（dài）：危险。

⑭与（yù）焉：参与其事。焉：兼词，"于之"。

⑮傍：临近，旁边。 城守：据城防守。

⑯审：确实情况。

⑰案：审讯法办。 案验：调查。 状：情况。

【译文】

当初，赵高任郎中令，被他杀害并借报私怨的人很多，恐怕大臣们进入朝廷呈奏政事时说他的坏话，就劝告二世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只是因为能听到他的声音，群臣们谁也不能见到他的面，所以称为'朕'。而且陛下还非常年轻，心里没有能全部通晓各项事务，如今坐在朝廷上，惩罚奖赏一有不恰当，就会把短处暴露给大臣，这不是向天下显示神明的办法。况且陛下深居宫中，和我以及侍中中熟习法令的人等待着臣下奏事，有事情来就将它处理。这样，那么大臣们不敢呈奏疑惑之事，天下把您称为圣主了。"二世采用他的意见，就不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住在宫里面。赵高常常奉侍在宫中掌权，各项事项都由赵高决定。

赵高听说李斯要以国事进言，就见丞相说："函谷关以东一群一群的盗贼很多，如今皇上更加紧急地发动徭役修建阿房宫，聚集一些狗马等无用之物。我想进谏，因为地位太卑贱。这才是您真正该做的事，您何不进谏？"李斯说："确实是这样，我想着要进言很久了。如今皇上不坐朝廷听政，皇上住在深宫，我有想要说的话，不可能传给他，想见面又没有机会。"赵高对他说："您果真能进谏，请允许我替您暗中观察皇上有空闲的时候告诉您。"于是赵高等到二世正在饮宴玩乐，美女们居处在面前的时候，派人告诉丞相："皇上现正空闲，可以奏事。"丞相来到宫门求见，接连三次都是这样。二世发怒说："我平常有空闲的日子，丞相不来。

我正在饮宴玩乐，丞相就来请示奏事。丞相难道轻视我吗？还是认为我鄙陋?”赵高趁机说：“像这样就危险了！沙丘的谋划，丞相参与了。如今陛下已经继位做皇帝，但丞相的地位没有提高，这说明他心里也盼望分出土地去称王啊。而且陛下不问我，我不敢说。丞相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楚国盗贼陈胜等人都是丞相故乡邻县的人，由于这个缘故楚地盗贼公开横行，经过三川郡，李由只据城防守不肯出击。我赵高听说他们之间有文书互相往来，没有得到准确情况，所以还不敢向您报告。况且丞相居住在外面，威权比陛下还重。”二世认为赵高说得对。想审讯法办丞相，又担心情况不准确，就派人去调查三川郡守和盗贼相通往的情况。李斯听说了。

【原文】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①]。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②]；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③]。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④]。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⑤]。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⑥]；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⑦]。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⑧]？且朕少失先人，无

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⑨]。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⑩]？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⑪]。”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⑫]。”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⑬]！”

【注释】

①甘泉：即甘泉宫，秦在甘泉山上修筑的离宫。　觳抵：即角抵（dǐ），角力戏，古代的摔跤表演。　优俳（pái）：说唱滑稽表演。优，演戏。俳，杂戏，滑稽戏。

②疑：通“拟”，比拟，即势均力敌。下文“疑”同此。

③无异：没有不同，没有区别。

④司城子罕相宋：此事记载不清。《韩非子·二柄》对此有记载，但据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考证，司城子罕为战国中期人，姓戴为喜，字子罕，所弑之君为宋桓侯。　身行：亲自实行。　期（jī）年：一周年。

⑤宰予：本为孔丘弟子，字子我，并非田常所杀，此传与《田完世家》记载皆有误。田常所杀子我，名监止，齐国大臣。

⑥邪佚：邪恶。佚，放纵。　危反：险诈，反叛。

⑦韩玘（qǐ）为韩安相，此事记载亦有出入。据《韩世家》记载，韩玘又作韩姬、韩起，曾杀韩君悼公，但韩又无悼公。又云韩玘为昭侯时人，昭侯与韩王安相差一百余年。当是李斯时另有一韩玘，无从查考。

⑧为安肆志：因为环境安乐而放肆纵为。　以危易心：因为危难而改变忠心。

⑨少：刚刚。　先人：父亲。　绝：断绝联系，此指失去统治管理能力。

⑩属（zhǔ）：委托，交付。

⑪精廉强力：精明廉洁强悍有力。

⑫列势次主：地位权势仅次于君主。

⑬属郎中令：交由你查办。当时赵高为郎中令。

【译文】

这时候二世正在甘泉宫，正在观看摔跤说唱和滑稽表演。李斯不能和他相见，因而上书揭发赵高的短处说："我听说，臣子的地位比拟国君，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姬妾的地位比同丈夫，没有不危害家庭的。如今有大臣在陛下面前专权擅行赏罚，和陛下没有什么两样，这是特别不利的。从前司马子罕做宋国的丞相，亲身掌握刑罚大权，用威权行事，经过一年就劫持了他的国君。田常做齐简公的大臣，爵位等级在国内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私家的财富和王室是一样多，他布施恩惠，下得百姓爱戴，上得群臣拥护，暗中夺取了齐国的大权，在朝廷上杀死了宰予，随即在厅堂弑杀了简公，于是占有了齐国。这些事是天下人都清楚了解的。如今赵高有着邪恶的心态，和险诈反叛的行为，就好像是子罕当宋国丞相一样；私家的富裕程度，就像是田常在齐国那样。同时使用田常、子罕的反叛方式而又劫持了陛下的威信，他的心态就好像韩玘做韩安的宰相一样。陛下不考虑解决，我恐怕他会发动变乱。"二世说："这是什么话，要说赵高，原来是个宦官，然而他不因为环境安乐而放肆欲为，不因为危难而改变忠心，廉洁品行，修养善德，自己通过努力达到现在的地步，因为忠诚得到进用，因为信实坚守职位，我确实认为他贤能，而您怀疑他，是为什么呢？而且我刚刚失去先人，对什么都不了解，不熟习治理民众，而您又年老，恐怕会断绝统治天下的权力啊。我不交托给赵君，又当委任给谁呢？况且赵君的为人精明廉洁强悍有力，对下了解民情，对上能顺适我的心意，您还是不要怀疑。"李斯说："不是这样。赵高是个卑贱的人，不了解事理，贪婪的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追求私利没有止境，地位权势仅次于国君，追求欲望没有穷尽，我所以说他危险。"二世在这以前已经信任了赵高，恐怕李斯会杀了

他，就暗中把这些话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忧虑的只有我赵高，我赵高如果死了，丞相就会想做田常所做过的事。"于是二世说："就将李斯交给您郎中令查办吧！"

【原文】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①]："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②]！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③]。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④]。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⑤]。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⑥]；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⑦]：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⑧]。"

【注释】

①拘执束缚：被捉拿关押并上了刑具。　囹圄（líng yǔ）：监狱。

②不道：无道。

③关龙逢：夏桀时贤臣，因进谏而被杀。

④日者：昔日，以前。　夷：铲除。

⑤度：限度。　出令造事：制订法令兴办事业。

⑥昆弟：兄弟。　咎：罪恶。

⑦爱：吝惜。

⑧寤：通“悟”，醒悟。 麋鹿游于朝：此预言秦朝将灭亡。

【译文】

赵高要对李斯审讯定案。李斯被拘囚并套上刑具，关在监狱里，他仰头朝天叹息说：“唉呀，真可悲啊！无道的国君，怎么可以替他谋划呢！从前夏桀杀掉了关龙逢，商纣杀死了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死了伍子胥。这三位臣子，难道不忠诚吗，然而不免一死，他们的被杀说明所忠诚的是不应该去对他忠诚的人。如今我的智慧比不上这三位臣子，而二世的无道却超过了夏桀、商纣、吴王夫差，我由于忠诚而死，是应该的。况且二世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是混乱吗！以前夷灭了他的兄弟而自行继位，杀死忠臣并重用卑鄙的人，建造阿房宫，在天下横征暴敛。我不是没有进谏，而是不听从我的意见呀！凡是古代的圣王，饮食耗费有一定的节制，车马器物有一定的数量，宫室规模有一定的限度，发布号令兴造事功，扩大费用而不会增加民众利益的要禁止，所以能够长治久安。如今背逆天理酷杀自己的兄弟，不顾及自己的罪恶；迫害残杀忠臣，不考虑可能的祸患；大肆建造宫室，加重天下赋税，不吝惜耗费的钱财：三项措施施行以后，整个天下不会服从。如今反叛的人已经占到天下人数的一半了，但他的心意还没有醒悟，并任用赵高进行辅佐，我一定会看见盗贼来到咸阳，麋鹿把朝廷当作嬉戏游玩的地方了。

【原文】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①。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②。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③。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陕隘[4]。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5]。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偭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6]。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7]。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8]！”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9]。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10]。奏当上，二世喜曰[11]：“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12]。”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13]。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14]。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15]！”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16]。

【注释】

①狱：案件。

②榜（bǎng）掠：拷打。榜，棰打。 胜：承受。 诬服：胡说一通认了罪。

③不死：不自杀。 辩：口才。 幸：侥幸。 陈：陈述。
④逮：当，到。 陕："狭"之本字。
⑤行：派遣。 饰：修，整治。 官斗士：任用英勇善战之士为官。
⑥更剋画：更改书写字体。画，同"刻"。 斛（hú）：古量器，十斗为一斛。 文章：文字。
⑦游观：游巡之所。
⑧幸：宠幸。 其：指李斯自己。
⑨谒者：秦官名，属郎中令管，负责为皇帝收发、传达。 往覆：翻来复去，轮番交待。覆，翻转。
⑩辞服：招供认罪。
⑪奏当上：把判决书上报皇帝。奏，进呈。当，判罪，判决。
⑫微：如果没有。 几：几乎，差一点儿。
⑬下吏：交付狱吏拘囚。 妄：胡乱诬陷。
⑭二世二年：即公元前208年。 具：准备。 五刑：五种处死的方法。 论：判处，决定。
⑮若：你。
⑯三族：指父母、兄弟、妻子。

【译文】

于是二世就派赵高审理丞相的案件，治他的罪，责问李斯和儿子李由谋反的情状，将他的家族和宾客都拘捕起来。赵高惩治李斯，拷打一千多下，李斯承受不了痛苦，胡说一通认了罪。李斯没有自杀的原因，他自负能言善辩，有功劳，确实并无反叛之心，侥幸能够上书让自己陈说，希望二世能够醒悟而赦免他。李斯就从监狱上书说："我担任丞相治民理众，三十多年了。我来到时赶上秦国土地还很狭小。先王的时候秦国的土地只不过一千里，兵众几十万人。我尽自己微薄的才能，谨慎遵奉法令，暗中派遣谋臣，资助他们金钱珠玉，让他们出使到诸侯各国；又暗地里整治军队和武器，修明政治教化，任用英勇善战的兵士做官，尊崇

有功之臣，加重他们的爵位俸禄，所以最终能够胁迫韩国削弱魏国，打败燕国、赵国，平定了齐国、楚国，最后兼并了六国，俘虏了他们的国王，拥立秦王做了天子。这是第一条罪状。本来国土并不是不宽广，又在北边驱逐胡人，貉人，在南边平定了百越，因而显示出秦国的强大。这是第二条罪状。尊崇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用以巩固他们和天子的亲密关系。这是第三条罪状。确立社稷，修建宗庙，以便显示主上的贤明。这是第四条罪状。更改书写字体，统一度量衡和文字，向天下公布，来树立秦国的威名。这是第五条罪状。修筑驰道，兴建巡游之所，以表明君主的心意得到满足。这是第六条罪状。缓解刑罚，减轻赋税，以满足主上赢得民众的心愿，万民拥戴主上，死了也不忘记恩德。这是第七条罪状。像我李斯这样的做臣子，有罪值得去死本来就很久了。皇上宠幸他的能力，才得活到现在，希望陛下明察！”这封奏书交出来，赵高让官吏废弃掉不上奏，说：“囚犯怎么能上书！”

赵高派他的门客十多批谎称是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轮番前去审讯李斯。李斯改变口供用实事对答，就让人重新拷打。后来二世派人去检查李斯的案件，李斯认为来人是和前几批一样，始终不敢改变口供，招供认罪。把判决书进呈皇上，二世高兴说：“如果没有赵君，差一点儿被丞相出卖了。”等到二世派出去三川郡调查郡守李由的人到达，那时项梁已把李由击杀了。使者来到，正碰上丞相交付狱吏拘囚。赵高就胡乱诬谄李由进行反叛的罪状。

二世二年七月，准备对李斯执行死刑，判处在咸阳街市上腰斩。李斯从狱中出来，和他的二儿子一同被押解，回过头来对他的二儿子说：“我想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走出上蔡的东门去追逐狡兔，又怎么办得到呢！”于是父子相对痛哭，被夷灭了三族。

【原文】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

高[①]。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②]。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③]。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④]。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⑤]。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⑥]。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⑦]。"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⑧]。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⑨]："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⑩]。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⑪]。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⑫]。

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⑬]。高上谒，请病，因召人，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⑭]。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⑮]。子婴与妻子自係其颈以组，降轵道旁[⑯]。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

【注释】

①中丞相：一说以丞相之职居宫中理政，故名；一说因赵高为中人（宦官），故称。

②惑：头脑昏乱。　太卜：官名，朝中掌管占卜之事。

③春秋郊祀：古代帝王一年中于冬至、夏至日在郊外举行两次祭祀天地

的活动。春秋，此指一年。 斋戒：古人在斋戒以前需不近女色，不饮酒，沐浴，清心，以示虔诚。 不明：不认真，不庄敬。

④上林：即上林苑，秦朝帝王的猎场。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西，渭水南岸。

⑤弋（yì）猎：射猎。或特指以绳系箭而射。

⑥女壻：即女婿，壻，同“婿”。 劾：弹劾，告发。 贼杀：残杀，杀害。 贼，残，害。

⑦不享：不享用其祭祀。 禳（rǎng）：祈祷以求免灾。

⑧望夷之宫：即望夷宫，秦宫名，旧址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

⑨素服：便服，老百姓穿的服装，以冒充农民起义军。 内乡：向宫内进发。乡，通“向”。

⑩劫：威逼，强迫。

⑪殿欲坏者三：宫殿多次好像要坍似的。

⑫始皇弟：《秦始皇本纪》云：“子婴者，二世之兄子也。”故《史记索隐》引刘氏云：“弟字误，当为‘孙’”。

⑬其子：子婴之子。

⑭请病：探问病情。

⑮沛公：即刘邦。 武关：古关名，在今陕西省商南县东南。 畔：通“叛”。 適：通“敌（dí）”，抵抗。

⑯自係其颈以组：用丝带缚着自己的脖子。组：丝带。这是古代服罪投降的形式。 轵（zhǐ）道：古亭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⑰属（zhǔ）吏：交付官吏治罪。

【译文】

李斯已经死去，二世任命赵高做中丞相，事情不论大小都由赵高决定。赵高自己知道权势重了，就给二世献了一匹马，把马叫做鹿。二世问左右侍从：“这是鹿吧？”左右侍从都说“是马”。二世惊异，认为自己是头脑昏乱，就召来太卜官，让他给占卦。太卜官说：“陛下每年春秋两次在郊外祭祀上天，供奉宗庙鬼神，斋戒的事项做得不虔诚，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可以依照有隆盛道德

君王的形象再进行一次斋戒。”于是就进入上林苑进行斋戒。每日都游玩打猎，有一位行人进入上林苑中，二世自己把他射死了。赵高唆使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在弹劾中说不知道是哪个贼人杀死了这个人后移尸到了上林苑。赵高就向二世进谏说：“天子无缘无故杀害了无辜的人，这是上帝所要禁止的，鬼神也不会享用祭祀，上天将降下灾祸，应当远远地从宫中躲避来祈求免灾。”二世就离开皇宫住到了望夷宫。

过了三天，赵高拿欺诈手段诏令卫士，让士兵都穿上起义军的农民服装拿着武器向望夷宫内跑，自己进宫报告二世说：“崤山以东地区各路盗贼的军队大批到达了！”二世登上台看见了，恐惧起来，赵高随即强制责令二世自杀。赵高把玉玺拿过来自己佩带上，左右侍从和百官没有谁听从他；他登上殿堂，殿堂好几次都像要坍塌似的。赵高自知上天不给他帝位，群臣也不赞成，就把始皇的弟弟召来，把玉玺授给他。

子婴就了帝位，担心赵高再作乱，就称说有病不去办理政事。和宦官韩谈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商议要杀赵高。赵高前来拜见，问候疾病，乘机召他进宫，就让韩谈把他刺杀了，夷灭了赵高的三族。

子婴继位三个月，沛公的军队从武关进入关中，到达咸阳，文武百官都背叛秦王，抵敌不住沛公的军队。子婴和妻子、儿子一起用丝带缚住自己的脖子，在轵道旁边投降。沛公因而把他们交给官吏看管。项王到了以后把子婴斩杀了，秦国就因此灭亡了天下。

【原文】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①]。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

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2]。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3]！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4]。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5]。

【注释】

①闾阎：里巷之门。此指李斯出身平民。 尊用：被尊重且重用。

②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归：宗旨，旨趣。 明政：修明政教。 適：通“嫡”，嫡长子。

③畔：通“叛”。 末：晚。

④周：指周公姬旦。 召（zhào）：召公姬奭（shì）。

【译文】

太史公说：“李斯以一个平民身分游历诸侯各国，入关事奉秦国，趁着时机，因而辅佐始皇，终于成就帝业，李斯任了丞相，可以称得上尊贵重用了。李斯了解六经的宗旨，不致力于修明政教来弥补主上的缺失，操持着贵重的爵位俸禄，阿谀奉承苟且偷名，加强威权实施残酷刑罚，听从赵高的邪说，废弃嫡子确立庶子。四方诸侯已经背叛，李斯才想劝谏，不是太晚了吗！人们都认为李斯是极其忠诚而被处以死刑的，考察事情的真相，就和世俗所说是不相同的。不是这样的话，李斯的功绩将要和周公、召公并列了。

史记全译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题解】

记述显示了蒙氏家族对于秦廷的重要。自蒙骜经蒙武至蒙恬，都为秦统一天下和巩固边防有过巨大的武功，所以始皇甚尊宠蒙氏，忠信称贤，“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附传赵高，记其身世及评为“贼心”、“阴谋”，赵高毁恶而欲灭蒙氏。

文篇重在通过子婴进谏和蒙毅、蒙恬的申述，揭示了诛杀忠臣对于国家存亡的危害作用。子婴以赵王迁杀李牧，燕王喜用荆轲，齐王建杀后胜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阐述诛杀忠臣而立没有节行的人，结果“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是完全不可取的。蒙毅在辩说他是无罪而被诛时举出秦穆公杀三良，罪百里奚，秦昭襄王杀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的例子，说明这样做是国君的重大失策，结果使这几个国家在诸侯国中声誉狼籍。蒙恬举出金縢故事以明周公之无罪及成王之后悔，并以正反的经验说明“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而国亡”，并断言令他自杀一定是“孽臣逆乱，内陵之道”的迫害行为。司马迁有意借用三人的评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诛杀忠臣往往是与国家的灭亡相联系的，不可不注意这一项重要的为政之“理”。

论赞批评了蒙恬自杀前以为他的死是和修长城断地脉有关的说法。指出他的死与地脉并没有什么关系，最根本的是他自己没有发挥有效的政治作用，在秦始皇轻百姓力决定大筑长城的时候，他作为名将没有“强谏”，而只有一味阿意兴功，结果使政治败坏，民众怨声载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兄弟的遇害也是秦国政治状况

的必然，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从这则评论看，司马迁除否定迷信决定事势的看法之外，有把挽救国家败亡寄托于大臣强谏上的用意。这是在强调直谏所应具有的重要社会历史作用的同时，尤其突出了重臣对于国家存亡所赋有的责任，是值得注意的。

【原文】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①。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②。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③。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④。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⑤。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⑥。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⑦。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⑧。蒙恬弟毅。

【注释】

①先：祖先。

②大父：祖父。　事：侍奉，服事。　秦昭王：即秦昭襄王，名稷，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　上卿：诸侯国的最高级大臣。

③秦庄襄王：名子楚。公元前249年～247年在位。　成皋：韩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荥阳：韩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三川郡：秦郡名，治所洛阳，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④始皇三年：即公元前243年。其时始皇尚为秦王。

⑤东郡：秦郡名，治所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⑤书狱：书写狱词。此指学习刑狱法律。　典文学：担任审理狱讼的文书工作。典：担任，主管。

⑦裨将军：次于主将的副将，或称偏将。　王翦：秦将。频阳(今陕西高平县)人。曾率军攻破赵国、燕国和楚国，被封为武成侯。　项燕：楚将。下

相(今江苏宿迁县西南)人。

⑧楚王:熊负刍,公元前227年～前223年在位。

【译文】

蒙恬,他的祖先是齐国人。蒙恬的祖父叫蒙骜,从齐国来到秦国事奉秦昭王,官做到了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担任秦国的将领,攻打韩国,夺取了成皋、荥阳,设置了三川郡。二年,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三十七座城邑。秦始皇三年,蒙骜攻打韩国,夺取了十三座城邑。五年,蒙骜攻打魏国,夺取了二十座城邑,设置了东郡。秦始皇七年,蒙骜去世。蒙骜的儿子叫蒙武,蒙武的儿子叫蒙恬。蒙恬曾经学习过刑法,掌管过狱讼的文书工作。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担任秦国的副将,和王翦一起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打楚国,俘虏了楚王。蒙恬的弟弟叫蒙毅。

【原文】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②。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③。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④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⑤。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⑥。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⑦。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⑧。

【注释】

①拜:任命。授予。　内史:官名,掌理京师的行政长官。

②将:率领。　戎狄:古代泛指我国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戎,古族名,

主要居住在西北地区。狄，古族名，主要居住在北方。 河南：地区名，指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黄河南岸一带。

③因：根据。 制：设立。 临洮：秦县名，在今甘肃岷县。 辽东：秦郡名，治所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 延袤(mào)：绵延不断。袤，南北长度。

④河：黄河。 阳山：今河套黄河北的狼山，为阴山支脉。逶蛇(wēiyí)：亦作"逶迤"、"逶迆"、"逶蛇"。曲折行进的样子。

⑤暴(pù)师：指军队在外，蒙受风雨霜露。十余年：《史记志疑》认为，蒙恬从秦始皇三十二年率领三十万军队攻打匈奴，到三十七年去世，首尾仅六年。 上郡：秦郡名，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⑥贤：认为……贤能。

⑦参乘：也作"骖乘"，指陪乘的人。 御：侍奉。

⑧内谋：在内政上参与谋划

【译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为出身将门的关系，得以担任秦国的将领，攻打齐国，大败齐军，被任命为内史。当时秦朝已经兼并了天下，就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向北追击戎狄，收复了河南地区。修筑长城，根据地势，来设立险要的关塞，从临洮开始，直到辽东，绵延一万里。于是渡过黄河，占据阳山，逶迤向北延伸。军队冒着风雨霜雪屯扎在外十多年，驻守上郡。当时蒙恬的声威震慑又匈奴。秦始皇非常尊重宠信蒙氏兄弟，信任赏识他们。因而亲近蒙毅，让他官位达到上卿，外出时陪着皇帝同乘一辆车，在朝时侍奉在皇帝身边。蒙恬主持朝廷外的事务，而蒙毅常常为朝廷内政出谋划策，称为忠信大臣，因此，就是其他将相也不敢和他们俩竞争。

【原文】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②。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③。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④。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⑤]。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⑥]。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⑦]。道未就[⑧]。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⑨]。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⑩]。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⑪]。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⑫]。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⑬]。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⑭]。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⑮]。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⑯]。

【注释】

①诸赵：指赵国王族赵氏的各支派。　疏远属：远房宗室。

②昆弟：兄和弟。昆，兄。　隐宫：宫刑。受宫刑的人要隐居于阴暗温暖的密室养伤一段时间，故称。　刑僇(lù)：刑罚。僇，通戮。赵高的父亲曾被处宫刑，母亲被罚充宫婢。其母后来与他人私通而生下赵高兄弟。

③强力：坚忍而有毅力。　中车府令：官名，在宫中主管皇帝车马。

④胡亥：即其后之秦二世，秦始皇少子，公元前 210 年～前 207 年在位。　喻：教导。

⑤阿：歪曲，违背。　当：判处。

⑥敦：忠诚，认真。

⑦道：经过。　九原：秦郡名，治所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　甘泉：山名，又为汉宫名。旧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秦时名林光宫。

堑(qiàn):同"堑",挖掘。堙:堵塞。

⑧就:完成。

⑨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 并:通"傍",沿着。 琅邪(lángyá):山名,在今山东胶南县南部。

⑩反:通"返"。

⑪沙丘:地名,在今河北广家县西北。

⑫雅:一向。

⑬扶苏:秦始皇长子。因谏阻秦始皇焚书坑儒,被派驻上郡监蒙恬军。

⑭属:交付,委托。 更置:调换接替。

⑮护军:监军,代替太子扶苏之职。

⑯用事:掌权,执政。

【译文】

赵高是赵国各王族中疏远支族的一员。赵高兄弟几人,都是出生在宦官家庭,他的母亲受过刑罚,世世代代地位卑贱。秦始皇听说赵高坚忍而有毅立,精通刑法,便提拔他担任中车府令。赵高就私下侍奉公子胡亥,教他学习审判案件。赵高犯了大罪,秦始皇命令蒙毅依法来处治他。蒙毅不敢违背法律,判处赵高死刑,开除他的宦官名籍。秦始皇认为赵高办事认真,就赦免了他,恢复了他的官位、爵位。

秦始皇想游历天下,经由九原,直达甘泉,于是派蒙恬修通道路,从九原抵达甘泉,挖出填谷,长达一千八百里。道路没有修完。

秦始皇三十七年冬天,启程巡游会稽,沿海边北上,向北走到琅邪。途中患病,便派蒙毅回去祈祷山川神灵,蒙毅没有返回。

秦始皇到沙丘就去世了,但消息没有公开,大臣们都不知道。当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时常跟随在始皇身边。赵高一向得到胡亥的宠幸,想拥立胡亥做太子,又怀恨蒙毅依法处治而没有救助自己,因而有了贼害心眼,就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秘密商量,拥立胡亥做太子。太子确立以后,就派使者捏造罪名让公

子扶苏、蒙恬自杀。扶苏死后，蒙恬有点怀疑又请求申诉。使者把蒙恬交给法官，派人接替了蒙恬的职务。胡亥用李斯的家臣担任护军。使者回来报告，胡亥听说扶苏已经死了。就想要释放蒙恬。赵高害怕蒙氏兄弟再次显贵而掌权，怨恨他们。

【原文】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不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①。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②。前已囚蒙恬于阳周③。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④。

子婴进谏曰⑤："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⑥。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⑦。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⑧。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⑨。"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⑩："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⑪。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⑫！"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⑬。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⑭。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

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⑮。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⑯。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⑰。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⑱。楚平王杀伍奢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⑳。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于诸侯㉑。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唯大夫留心㉒！"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注释】

①若：其，他。俞：同"愈"，更加。

②系：拘捕，囚禁。 代：秦郡名，治所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③阳周：秦县名，在今陕西子长县西北。

④毁恶：诋毁诽谤。 举：检举。

⑤子婴：嬴子婴，后被赵高拥立为皇帝，在位仅四十六天。刘邦攻入咸阳，他投降，后为项羽所杀。

⑥赵王迁：赵迁，公元前235年～前228年在位。 李牧：赵将。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将他杀害。 颜聚：原为齐将，赵王听信宠臣郭开谗言，用他取代李牧。 燕王喜：姬喜，公元前254年～前222年在位。荆轲：卫国人。公元前227年被燕太子丹派往去行刺秦王，没有成功，被杀。 倍：通"背"，背叛。 齐王建：田建，公元前264年～221年在位。故世：前代。后胜：齐国相。公元前221年秦兵攻齐，齐王建听信他的意见，向秦国投降，终于使齐国灭亡。

⑦窃：私下。谦敬副词。

⑧轻虑：考虑轻率。独智：独断专行，自以为是。

⑨节行：节操品行。斗士：战士。

⑩御史：官名。春秋战国时各国皆有御史，掌管文书和记事。秦代御史兼有弹劾纠察之权。 传(zhuàn)：指驿站的车马。

⑪难(nàn)：非难，责难。

⑫其：应该。 图：考虑。

⑬先主：指秦始皇。 宦：做官。 顺幸：顺利、宠幸。 没(mò)世，终身，一生。

⑭周旋：周游。

⑮饰辞：托辞粉饰。 羞累：羞辱、连累。 情实：实情。

⑯卒：终于；穷尽。

⑰秦穆公：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 三良：三位贤良之士，指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死，用他们来殉葬。 百里奚：虞国人，后为秦相。传说百里奚被穆公所杀。 号：谥号。 缪：《谥法》："名与实爽曰缪。"即名不副实，为恶谥。字又作穆。

⑱白起：秦将，封武安君。后因与秦昭王意见不合，又遭秦将范雎忌刻，被赐死。

⑲楚平王：熊居，公元前528年～前516年在位。 伍奢：春秋时楚国人，任太子太傅。后遭谗言，与儿子伍尚一道被平王杀害。

⑳吴王夫差：春秋时吴国国君，公元前495年～前473年在位。 伍子胥：名员，伍奢次子。伍奢被杀后，他逃往吴国，帮助吴国攻破楚国。后遭谗言，被赐死。

㉑籍：同"藉"，狼藉，名声不好。

㉒唯：希望。

【译文】

蒙毅回来了，赵高趁机装作为胡亥尽忠谋划，想要消灭蒙氏兄弟，就对胡亥说："我听说先帝想选拔贤能确立太子很久了，而蒙毅劝阻说'不可以'。他明知道您贤明却更加不拥立您，就是不忠而迷惑先帝。按照我愚昧的想法，不如杀掉他。"胡亥听从了，将蒙毅囚禁在代县。在这之前，已经将蒙恬囚禁阳周。秦始皇的灵柩回到咸阳，安葬完毕，太子胡亥继位做二世皇帝，赵高最为亲近，日夜诽谤攻击蒙氏兄弟，找寻他们的罪状，检举弹劾他们。

子婴进言规谏说："我听说从前赵王迁杀害他的贤臣李牧而任用颜聚，燕王喜暗中采用荆轲的计谋而违背了燕秦间的盟约，齐王建杀害了他前代的忠臣而采用后胜的建议。这三位国君，都是因为

各自改变本国的旧规，导致国家灭亡，而且灾祸牵连及自身。如今蒙氏兄弟，是秦朝的大臣、谋士，而皇上要一朝抛弃他们，我私下里认为不可以。我听说思虑轻率的人不可以治理国家，自以为是的人不可以保全君位。诛杀忠臣而任用没有操守德行的人，这样会在内使群臣失去信任，在外使战士意志涣散，我私下认为不行。

胡亥不听从，而派御史曲宫乘坐驿车到代县，命令蒙毅说："先主想要确立太子而您却加以非难。如今丞相认为您不忠诚，罪过要牵及您的宗族。我不忍心这样，就只赐您一死，也算是十分幸运了。您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蒙毅回答说："如果认为我不能得到先帝的欢心，那么我从年轻时开始做官，顺利而又得到宠幸，直到先帝去世，可以说是能了解先帝的心意了。如果认为我不知道太子的才能，那么太子独自跟随先帝，周游天下，和别的公子相比有天壤之别，我没有什么怀疑的地方呵。先帝选立太子，是考虑多年的结果，我又有什么话敢劝谏，又有什么计策敢谋划呢！我不敢用粉饰的言辞来逃避死罪，来羞辱牵累先帝的名誉，希望大夫加以考虑，使我能死于应有的罪名。况且顺理成全，是道义所推重的；严刑诛杀，是道义所唾弃的。从前秦穆公杀死三位贤臣来殉葬，判处百里奚以不应得的罪名，所以谥号叫做'缪'。秦昭襄王杀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死伍奢。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这四位君主都有大过失，所以天下人都责怪他们，认为他们作为国君不明察，因而在诸侯国间声名狼籍。所以说'用道义治国的人不杀害无罪的臣民，而刑罚不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希望大夫注意！"使者知道胡亥的意图，没有听蒙毅的话，就杀死了他。

【原文】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1]。"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2]。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

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③]。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④]。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曰[⑤]：'王未有识，是旦执事[⑥]。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⑦]。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⑧]。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⑨]'。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⑩]。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⑪]。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⑫]。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⑬]？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注释】

①内史：指蒙恬。

②功信：功劳、诚信。

③倍畔：通"背叛"。

④周成王：名诵。周武王之子，即位时年幼，由叔父周公旦管理朝政。襁褓，亦作"襁褓"、"襁葆"，指背负婴儿用的宽带和包裹婴儿的被子。周公旦：名旦，周武王的弟弟。

⑤殆：危险。　揃(jiǎn)：剪断。　爪：手脚的指甲。

⑥执事：掌管国家大事。

⑦记府：收藏文书档案的地方，指档案馆。

⑧及：同"返"，使动用法，召还。

⑨周书：指《逸周书》。为记述周朝史事的史书，因这些史事又是《尚书·周书》所不收的，故称《逸周书》。　参(sān)而伍之：多方咨询，反复考虑。参，通"三"。伍，通"五"。都作动词用。《史记索隐》参谓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参伍更议。

⑩孽臣：奸臣，暗指赵高。　陵：通"凌"，侵犯，欺侮。

⑪振：振作，补救。　桀(jiē)：夏朝末代君主，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关龙逢：夏桀的大臣，因劝谏桀而被杀。　纣：商朝末代君主，亦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比干：商纣的叔父。因多次进谏，被商纣剖心而死。

⑫上圣：最英明的天子。

⑬属(zhǔ)：连接。　城：城墙。堑：同"堑"护城河。　绝地脉：挖断地脉。据堪舆家的迷信说法，断绝地脉的人，要遭上天惩罚。

【译文】

秦二世又派使者前往阳周，命令蒙恬说："您的过错够多了，而您的弟弟蒙毅犯有大罪，依法牵连及内史。"蒙恬说："从我的先辈，直到子孙，在秦国建立功业和诚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带着三十多万军队，自身虽然被囚禁着，但我的势力完全可以背叛，但自己明白一定要用死来坚守道义的原因，是不敢辱没先辈的教导，来表示不忘怀先帝啊。从前，周成王刚登位，还是一个幼儿，周公旦背着成王来接受群臣朝见，终于安定了天下。等到成王患病很危险的时候，周公旦自己剪下指甲投入黄河，说：'君王还未有识断的能力，是我姬旦掌管大事。如果有罪过，我姬旦承受那祸殃。'于是把祷词记录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这可说是竭尽忠信了。到了周成王能够治理国家时，有奸臣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已经很久了，大王如果不加防备，一定会有大变故。'成王于是很恼怒，周公旦逃奔到楚国。成王在档案馆中察看，见到了周公旦投指甲入黄河的祷词记录，就流着泪说：'谁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呢！'他杀掉了说那话的人

而迎回周公旦。所以《周书》上说‘一定要多方咨询，多次考虑’。如今我蒙恬家族，世代忠于朝廷没有二心，而事情结果竟然像这样，这一定是奸臣犯上捣乱，在内倾轧的结果。周成王虽然有过失而能补救，终于使周朝昌盛；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不后悔，终于身死国亡。所以我认为犯有过失可以改正，听从劝谏可以觉醒。通过三番五次的咨询考虑来审察，这是圣明天子治国的法则。我说的所有这些话，并不是要企求免于罪责，而是准备为忠言直谏而牺牲，希望陛下为千万百姓考虑遵循正确道路。”使者说：“我奉诏令来对将军执行刑法，不敢把将军的话转达到给皇上。”蒙恬深深地叹息说：“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无罪却要死么？”过了很久，他又慢慢地说：“我的罪过本来就该死了。起自临洮连接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长达一万多里，这中间不可能没有截断地脉啊！这就是我的罪过。”于是吞毒药自杀了。

【原文】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①。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②！何乃罪地脉哉？

【注释】

①适：去，到。直道：指秦从九原直达甘泉的大道。　亭障：亦作“亭鄣”，古代边塞要地设置的堡垒。

②痍(yí)：肌肤受到。　瘳(chōu)：病愈。　强谏：极力劝谏。　振：振救，救济。　存：慰问。　修：治。　众庶：百姓。阿：迎合：曲从。

【译文】

太史公说：我到北部边境，从直道回来，沿途观看蒙恬为秦朝

修筑的长城、堡垒，劈山填谷，连通直道，确实是太轻视百姓的财力了。当时秦国刚刚灭掉各诸侯国，天下人心还未安定，战争的创伤还没有痊愈，而蒙恬身为名将，不在这时极力进谏，赈救百姓的急难，奉养老人，慰问孤儿，致力于维护百姓的和平生活，却迎合始皇的心意，大兴土功。这样看来，他们兄弟被诛杀，不也是应该么！怎么竟然来怪罪地脉呢？

史记全译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题解】

通过张耳陈余二人的交合诛离，写出了秦末暴政，陈涉起义，群雄扰攘，项羽王楚分封诸侯，以及刘邦得势建立汉朝的天下形势变化中的一个重要侧面。首先，其中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说诸县豪桀的一段言词，集中地描述了秦末陈涉起事以反对秦之暴政的背景及其形势，以及豪强参加起义想乘机成其割地有土之业的思想基础。这对于概括“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是当时反秦起义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一总的趋势，具有典型的意义。其次，在陈涉起义中，张耳陈余的建议“立六国后”，以及支持武臣王赵，拒绝出兵西伐秦，结果促使韩广王燕，加上李良的杀武臣、邵骚，走降章邯，从强调个人恩怨到分散农民军的力量和引起内部残杀，表明他们代表六国旧贵族的利益，不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发展。

论赞肯定张耳、陈余是“世传所称贤者”，但是通过记述他们二人从开始的相与为刎颈交，到最后的据国争权，卒相灭亡，批评他们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分析其原因，司马迁认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以势利交”，而与吴太伯、延陵季子那样的让德完全是背道而驰，不可同日而语的。司马迁运用这一典型事例，批评了在社会生活中以势利对待友情的丑恶思想，同时也是企图揭示一个当时社会“交游”中的重要事理。

附传张敖，极力赞扬的“为人能立然诺”，既表现了忠诚其主，

别白事实真相的高贵品质，也称许了为维护正义，不惧危难而勇于牺牲的精神；既显示了刘邦治国处事的严厉而能分明白黑，又肯定了高祖有重视道义而敢于任用贤能的优秀品质。附传称颂的贯高，无疑正是对张耳、陈余之以势利交的一个鲜明对比。附传之佳，有极妙之效。

【原文】

张耳者，大梁人也①。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②。张耳尝亡命游外黄③。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④。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⑤。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⑥。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

陈余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⑦。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余非庸人也。余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⑧。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⑨。张耳、陈余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⑩。两人相对。里吏尝有过笞陈余，陈余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⑪。吏去，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而数之曰⑫："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余然之⑬。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注释】

①大梁：战国时魏国都城，秦置县，在今河南开封市。

②毋忌：亦作"无忌"。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弟弟，被封为信陵君，战国有名四公子之一。

③亡命：指削除名籍而逃亡在外。 外黄：魏邑名，秦置县，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

④庸奴：见识浅陋的人。 亡其夫：潜逃离开她的丈夫。 抵：至，到。 父客：父亲的朋友或宾客。

⑤卒：终于。 请决：请求离婚。决，决绝。

⑥脱身：指所犯罪过解除。 致：招致。

⑦苦陉：赵邑名，秦置县，在今河北定县南。

⑧刎颈交：生死之交。

⑨购求：悬赏捉拿。

⑩陈：秦郡名，治所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里监门：乡里看守大门的人。

⑪笞(chī)：用竹板打。 蹑：踩，踏。

⑫数(shǔ)：数落，责备。

⑬然：是，对。以动用法。

【译文】

张耳是大梁人。他年轻的时候，赶上做了魏公子无忌的门客。张耳曾经隐姓埋名逃亡到外黄，外黄有位富人的女儿长得十分漂亮，却嫁给了一个愚笨的人，她逃离了丈夫，去到父亲旧时的朋友家中。父亲的朋友一向了解张耳，就时这女子说："你一定要找个贤能的丈夫的话，就跟着张耳。"这女子听从了，他终于替她作主和原来的丈夫决绝，把她嫁给张耳。张耳当时罪过已被解除，广泛交游，女家供给张耳很丰厚的财物，张耳因此能够招致千里以外的宾客。于是在魏国做官当上了外黄的县令。他的贤良的名声也从此越来越高。

陈余也是大梁人，喜爱儒家学说，曾经几次游历赵国苦陉。富翁公乘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也知道陈余不是一般的人。陈余

年纪轻，像对待父辈那样对待张耳，两人结成了生之交。

秦灭亡大梁的时候，张耳家在外黄。汉高祖作平民的时候，曾经几次跟张耳交游，作客几个月。秦国灭亡魏国几年后，已经听说这两个人是魏国的知名人士，悬赏通缉，有捉到张耳的可得到千金，捉到陈余的可得到五百金。张耳、陈余于是改名换姓，一同来到陈县，做乡里看门人来糊口。两人在里门口相对站着。里中小吏曾经因为陈余有过错而鞭打他，陈余要起来反抗，张耳用脚踩着陈余，让他接受鞭打。小吏去了，张耳便拉着陈余到桑树底下，责备他说："当初我是怎么对您说的？如今受点小委屈就想跟一个小吏拼死吗？"陈余认为他说得对。秦朝颁布诏令悬赏捉拿他们俩，他们俩也反而利用里门看守的身份来号令里中人捉拿张耳、陈余。

【原文】

陈涉起蕲，至人陈，兵数万①。张耳、陈余上谒陈涉②。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③。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④。"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⑤。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⑥。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⑦。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⑧。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⑨。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⑩。"陈涉不听，遂立为王。

【注释】

①蕲(qí):秦县名,在今安徽宿县南。
②上谒:通名求见。
③被(pī)坚执锐:身披坚甲,手执利器。被,通"披"。
④监临:监督。
⑤罢(pí):通"疲",使……疲困。
⑥瞋(chēn)目张胆:怒目圆睁,毫不畏忌。顾:顾念,考虑。
⑦毋:莫,不要。 六国后:指已被秦国灭亡的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后裔。益:增加。
⑧与:同盟者。
⑨交兵:交战。 咸阳:秦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⑩解:瓦解,涣散。

【译文】

陈涉在蕲县起兵,到进入陈县时,军队已有几万人。张耳、陈余通名求见陈涉。陈涉和他身边的人生平多次听说张耳、陈余贤能,只是从未见过,见到他们俩人就十分高兴。

陈县的豪杰,父老便劝说陈涉道:"将军身披坚甲,手执利刃,率领士兵来讨伐残暴的秦朝,重建楚国江山,使灭亡了的国家得以复现,断绝了的后代得以延续,有这种功德应该称王。况且将军监督统管天下各部将领,不称王也不行,希望将军立为楚王。"陈涉拿这件事请教张耳、陈余,两人回答说:"秦朝残暴无道,破灭了别人的国家,毁坏了别人的社稷,断绝了别人的后代,消耗尽了百姓的劳力,搜刮尽了百姓的财产。将军怒目圆睁,放开胆量,出于不顾万死一生的考虑,替天下百姓讨伐残暴。如今刚到陈县就称王,向天下人显露出自己的私心。希望将军不要称王,赶紧带兵西进,派人立六国诸侯的后代做王,为自己树立党援,增加秦朝的敌人。敌人多秦朝的力量就会分散,同盟多自己的兵力就会强大。这样,原野

上无须交战，县城里无人坚守，推翻暴虐的秦朝，占据咸阳来向诸侯发号施令。各诸侯国灭亡后能重复建立，用恩德来感召他们，这样统一大业就可以成功了。如今只是在陈县称王，恐怕天下诸侯会离心涣散呵。”陈涉不听，于是自立称王。

【原文】

陈余乃复说陈王曰：“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①。臣尝游赵，知其豪桀及地形，愿请奇兵北略赵地②。”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③。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④：“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⑤。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⑥。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⑧。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⑨。”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⑩。下赵十城，余皆城守，莫肯下⑪。

【注释】

①举：兴起，发动。 梁：指陈县。战国时属魏国，梁为魏的别称。 楚：指蕲县。战国时属楚国。 关：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 河北：

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②桀：通"杰"。 奇兵：出乎敌人意料的军队。 略：攻占。

③护军：武官名，秦、汉时临时设置，负责调节各将领的关系。 校尉：武官名，职位略低于将军。

④白马：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⑤长城之役：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征发三十万人北筑长城，绵延一万多里，百姓徭役不息，人力耗尽。 五岭之戍：秦始皇曾派五十万人防守五岭。五岭，即南岭，有大庾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骑田岭，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交界处。 头会(kuài)箕敛：按人头收谷，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形容赋税苛刻繁重。《史记解集》引《汉书音义》曰："家家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匮：缺乏。

⑥令丞：县令和县丞。 守尉：郡守和郡尉。

⑦张大楚：张大楚国。陈涉称王，国号"张楚"，即取此意。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与陈胜共同领导大泽乡起义。 周文：陈县人，为陈胜义军重要将领，后兵败自杀。

⑧同心：共同感到。

⑨因：借助，依靠。无道之君：指秦二世皇帝。 割地有土：割据土地，即封王封侯。 时：时机，机令。

⑩行收兵：在行进中招收兵马，扩大队伍。

⑪下：攻克。 城守：据城坚守。

【译文】

陈余便又劝导陈王说："大王从梁地、楚地兴兵西进，一心要进入关中，来不及收取河北地区。我曾经游历赵国，熟悉那里的豪杰和地形，我请求带领一支军队，出其不意地向北攻占赵地。"当时陈王用过去要好的陈县人武臣担任将军，邵骚担任护军，用张耳、陈余担任左右校尉，拨给军队三千人，向北攻占赵地。

武臣等人从白马津渡过黄河，到各县去，游说那里的豪杰说："秦朝施行暴政酷刑来残害天下百姓，已经几十年了。北方有修筑

长城的劳役，南方有防守五岭的兵役，天下骚动不安，百姓疲困，赋役繁重，来供应军费开支，财力耗尽，民不聊生。加上苛法酷刑，使天下老少不得安生。陈王振臂高呼，为天下首先举起义旗，在楚地称王，纵横二千里以内的地方，没有谁不响应，家家奋发，人人起来战斗，都来报复自己的仇怨，各县杀死他们的县令、县丞，各郡杀死他们的郡守、郡尉。现在已经建立了大楚国，在陈县称王，派吴广、周文率领百万大军向西攻打秦朝。在这个时候不来成就封侯的大业，不能算是人中豪杰。请各位尝试着共同考虑一下！天下人都一致感受秦朝的灾难已经很久了。依靠天下人的力量来反对无道的君主，报复父兄的仇怨而成就割据土地的大业，这是有识之士的一个难得机会呀！"豪杰们都认为他们讲得对。于是一边行军一边扩充队伍，得到几万人，武臣被立封号称为武信君。攻克赵地十座城邑，其余的都据城坚守，没有人肯投降。

【原文】

乃引兵东北击范阳①。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②："窃闻公之将死，故吊③。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④。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⑤。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⑥。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⑦。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⑧。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⑨？"武信君曰：

"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10]。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11]。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12]。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注释】

①范阳：秦县名，在今山东梁山县西北。

②蒯通：范阳人，说客。

③吊：慰问遭遇不幸的人。

④孤：父死曰孤。此为使动用法，即使人家之子成为孤儿。 黥(qíng)：墨刑。在人面额上刺字涂墨。

⑤倳(zì)：插人，刺入。亦作："剚"。《史记集解》李奇曰："东方人以物插地皆为剚。"

⑥且：将要，快要。

⑦畔：通"叛"。

③过：过失，错误。

⑨诚：果真，如果。

⑩方：将要，正要。 距：通"拒"，抵抗。

⑪赍(jī)：以物送人，送给。

⑪朱轮华毂：指豪华的坐车。毂，车轮中心的圆木，中有圆孔用来插轴。

【译文】

武信君于是带兵向东北进攻范阳。范阳人蒯通劝说范阳县令

道："我私下听说您快要死了，所以来慰问。虽然如此，但又祝贺您得到我而有了生路。"范阳令说："凭什么慰问我？"蒯通回答说："秦朝法律严酷，您做范阳县令十年了，杀死人家的父亲，使人家的儿子成为孤儿，砍断人家的脚，黥刺人家的面额，这样的事数也数不完。可是慈父孝子们没有谁敢拿刀子捅您的腹部，因为害怕秦朝的法律罢了。如今天下大乱，秦朝的法律无法施行，那么慈父孝子们就要拿刀子捅您的腹部来成就自己的名声，这是我之所以来慰问您的原因。如今诸侯已经反叛秦朝，武信君的军队快要到达，而您却坚守范阳城，年轻人都争着要杀您，投降武信君。您赶紧派我去会见武信君，可以将祸转化为福，就在这个时刻了。

范阳县令便派蒯通去会见武信君说："您一定要打了胜仗然后占领地盘，攻破了守敌然后取得城邑，我私下里认为这样做不对。果真能听从我的计策，可以不用攻打就降服城邑，不用战斗就夺取土地，发布檄文就能平定千里地区，可以吗？"武信君说："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蒯通说："如今范阳县令本应当整顿军队来坚守作战的，但他胆怯怕死，贪恋并看重富贵，所以想率先投降，而又怕您认为他是秦朝所任用的官吏，像前面所攻下的十个城邑的官吏那样被诛杀。然而，现在范阳的年轻人也正想杀死他们的县令，自己据守城池来抵御您。您为什么不给侯印让我带回去，委任范阳县令，范阳县令就会把县城献给您，那些年轻人也不敢杀他们的县令。再让范阳县令乘坐豪华的车辆，奔驰在燕地，赵地的原野。燕地、赵地的人们看见了，都说这是首先投降的范阳县令，就都会很高兴，燕地、赵地的城邑就可以不用战斗而降服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发布檄文就能平定千里之地的计策。"武信君听从了他的计策，便派蒯通赐给范阳县令侯印。赵地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交战而投降的城邑有三十多座。

【原文】

至邯郸，张耳、陈余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策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①。乃说武臣曰："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②。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③。"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④。陈王相国房君谏曰⑤："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⑥。

【注释】

①邯郸：秦邯郸郡治，在今河北邯郸市。周章：即周文。 戏(xī)：地水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却：退却，败退。 徇(xùn)：夺取。

②介：隔绝。 填(zhèn)：同"镇"。

③不(fǒu)：通"否"。 时间(jiàn)不容息：时间紧迫，不容许片刻拖延。间，间隔。息，呼吸。《史记索隐》以言举事不可失时，时几之迅速，其间不容一喘息顷也。

④族：灭族。

⑤相国：《陈涉世家》言"陈王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故《史记索隐》认为"涉因楚有柱国之官，故以官蔡赐。盖其时草创，亦未置相国之官也"。 房君：陈涉的上柱国蔡赐的封号。

⑥系：拘囚。

【译文】

到了邯郸，张耳、陈余听说周章的军队进入函谷关，到戏地败退下来；又听说各路将领为陈王攻取土地，大多因为受到谗言诽谤而获罪被诛杀，又埋怨陈王不听从他俩的计策，不用他们作将军而任命为校尉，于是劝导武臣说："陈王从蕲县起兵，到陈县而称王，看来不一定会封立六国的后代，将军如今用三千人降服了赵地几十座城池，独自隔绝呆在河北，不称王便无法镇守这里。况且陈王听信谗言，如果回去报告，恐怕免不了灾祸。还不如拥立自己的兄弟为王；否则，就拥立赵国的后代。将军不要失去时机，时间不容喘息拖延。"武臣便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于是登位作了赵王。用陈余作大将军，张耳作右丞相，邵骚作左丞相。

派人报告陈王，陈王十分脑怒，要杀尽武臣等人的家族，并派兵攻打赵地。陈王的相国房君劝谏说："秦朝还没有灭亡就要诛杀武臣等人的家族，这等于又生出一个秦朝。不如趁机向他祝贺，让他们急速带兵向西去进攻秦朝。"陈王认为讲得对，听从了他的计策，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软禁在宫中，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

【原文】

陈王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①]。张耳、陈余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②]。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③]。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④]。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张耳、陈余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⑤]。燕将因之，欲与分

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6]。张耳、陈余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7]："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8]。"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余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9]？"乃走燕壁[10]。燕将见之，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余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余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己邪[11]？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12]。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13]。"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14]。

【注释】

①趣(cù)：催促，赶快。

②特：只是。　计：指权宜之计。

③代：秦郡名，治所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河内：秦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④常山：秦郡名，即恒山郡治所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上党：秦郡名，治所长子县，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⑤间出：徽服而出。

⑥辄：就。

⑦厮养卒：一说为炊事兵。《史记集解》韦昭说："析薪为厮，炊烹为养"。一说为勒务兵。　谢：告辞。　舍中：同宿舍中的人。

⑧公：指张耳、陈余。

⑨若：你。代词。

⑩壁：军营的壁垒，引申为军营。

⑪杖：执持。 马箠(chuí)：马鞭。

⑫顾：思念，考虑。 参(sān)：通"三"。 持：安定，稳住。

⑬易：轻视。 左提右挈(qiè)：互相扶持。挈，提。

⑭御：驾车。

【译文】

陈王派使者去祝贺赵王，让他赶快派兵向西进入关中。张耳、陈余劝导武臣说："您大王在赵地称王，不是楚国的本意，只是出于权宜之计来祝贺大王。楚国灭掉秦朝以后，一定会对赵国用兵。希望大王不要向西进兵，而是向北去攻占燕地、代郡，向南收取河内郡来扩充自己的地盘。赵国南边据有黄河，北方有燕地、代地，楚国即使战胜了秦朝，一定不敢来制服赵国。"赵王认为说得对，因而不向西进兵，而是派韩广去攻占燕地，李良去攻占常山郡，张黡去攻占上党郡。

韩广到了燕地，燕地人乘机立韩广做燕王。赵王于是和张耳、陈余向北进攻燕国边界。赵王微服出行，被燕军捉住了。燕国将领把他囚禁起来，想要和他平分赵国的领地，才放归赵王。赵国的使者前去交涉，燕人就杀死使者来要求割地。张耳、陈余对这使很忧虑。有个炊事兵向他同宿舍的伙伴告辞说："我要替赵国去游说燕国，和赵王一道乘车回来。"同宿舍的人都嘲笑他说："去了十多批使者，一去就死了，你凭什么能救得赵。"他就跑到燕军军营。燕将看到他，他问燕将说："您知道我来干什么吗？"燕将说："你想救得赵王罢了。"他说："您知道张耳、陈余是怎样的人物吗？"燕将说："是贤能的人。"他说："您知道他们的志向是什么吗？"燕将说："想要救得他们的君王罢了。"赵国的炊事兵便笑着说："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志向。武臣、张耳、陈余挥着马鞭降服了赵国几十座城邑，他们也各自想要南面称王，难道只想终身做卿相么？作臣子和作国

君难道能相提并论吗?但考虑到局势刚刚平定,还不敢三分国土而称王,权且按年纪大小先立武臣为王,来安定赵地的人心。如今赵地已经顺服,这两人也想分赵地而称王,只是时机还未成熟罢了。现在您却囚禁赵王。这两人名义上是要求得赵王,其实想让燕国杀死他,他们两人就可以平分赵地自立为王。仅仅一个赵国尚且轻视燕国,何况两位贤能的国君互相支持,来声讨杀害赵王的罪行,灭亡燕国就容易了。"燕将认为他说得对,便归还了赵王,炊事兵替赵王驾车一同返回了。

【原文】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复使良略太原①。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②。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③:"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乃还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从百余骑。李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④。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道中,乃遂将其兵袭邯郸⑤。邯郸不知,竟杀武臣、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余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⑥。"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⑦。李良进兵击陈余,陈余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⑧。

【注释】

①太原:秦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②石邑：秦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 井陉(xíng)：即井陉口，关名，在今河北井陉县东南。

③遗(wèi)：赠送；送给。 不封：《史记集解》张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④畔：通"叛"。

⑤将：率领。动词。

⑥羁旅：寄居在外。羁，寄。旅，客人。难：《史记索隐》案：羁旅势弱，难以立功也。 就：成就。

⑦赵歇：六国赵王室后裔。 信都：秦县名，在今河北邢台市。后项羽改曰襄国。

⑧章邯：秦末将领。后投降项羽，被封为雍王。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所败，自杀。

【译文】

李良已经平定了常山郡，回来报告，赵王又派李良去攻取太原郡。李良到石邑，秦军扼守井陉关，他不能前进。秦将假说秦二世派人送给李良一封信，没有封口，信中说："李良曾经事奉我得到显贵和宠幸。李良果真能叛赵归秦，就赦免李良的罪过，让李良得到显贵。"李良收到来信，有点怀疑不相信。他于是返回到邯郸，请求增加兵力。还没有到达邯郸，路上碰到赵王的姐姐外出饮宴，随从有一百多人马。李良远远望见，以为是赵王，便跪在路旁拜见。赵王的姐姐喝醉了，不知道他是将军，派了一个骑士去答谢李良。李良向来显贵，起身以后，在随从官员面前感到很惭愧。有一个侍从官说："天下反叛秦朝，有能力的人先立为王。况且赵王的地位一向在将军以下，如今一个女儿家竟不给将军下车，请求将她追上杀掉。"李良已经收到秦二世的书信，本来想反叛赵国，犹豫未决，因此发怒，派人追上去将赵王的姐姐杀死在途中，于是率领军队袭击邯郸。邯郸方面不知道，李良竟然杀死了武臣、邵骚。赵国人有很多是张耳、陈余的耳目，因此他俩得以逃脱。他俩收集军队，得到几

万人。有位门客对张耳劝道："您俩位都是外地人，而想要赵国人依附，是有困难的；只有立赵王室的后代，用正义去扶助他，可以成就功业。"于是访求找到赵歇，立他做赵王，迁居信仰。李良进军攻打陈余，陈余打败了李良，李良逃跑去归附了章邯。

【原文】

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①]。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王离围之[②]。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章邯军巨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③]。王离兵食多，急攻巨鹿。巨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余，陈余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余，使张黡、陈泽往让陈余曰[④]："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⑤]？且有十一二相全[⑥]。"陈余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⑦]。且余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黡、陈泽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后虑[⑧]？"陈余曰："吾死顾以为无益[⑨]。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黡、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⑩]。

【注释】

①河内：指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　夷：铲平，荡平。

②巨鹿：秦县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王离：秦将，后被项羽所俘。

③棘原：邑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甬道：两边有夹墙的通道。　属(zhǔ)：连接。河：指漳水。　饷：供给军粮。

④让：谴责，责问。

⑤苟：如果，假如。　胡：为什么。

⑥且：况且，何况。　十一二相全：《史记正义》十中冀一两胜秦。

⑦徒：徒然，白白地。

⑧要：关键。　安：何，哪里。

⑨顾：但。表轻微的转折语气。

⑩尝：尝试，试一下。　没(mò)：全军覆没。

【译文】

章邯带军队到邯郸，把那里的百姓都迁到河内地区，铲平了那里的城墙和建筑物。张耳和赵王赵歇逃跑进入巨鹿城，王离包围了那里。陈余到北面收集了常山的兵力，得到几万人，驻军在巨鹿北面。章邯的军队驻扎在巨鹿南边的棘原，修筑甬道连接着漳河，向王离供应军粮。王离兵多粮足，猛烈攻打巨鹿城。巨鹿城内粮尽兵少，张耳几次派人叫陈余前来救援，陈余自己估计兵力不足，敌不过秦军，不敢向前。几个月后，张耳大怒，埋怨陈余，派张黡、陈泽前去责问陈余说："当初我和您结为生死之交，如今赵王和我早晚就要死掉，而您拥有几万军队，不肯相救，相互献身的行动在哪里呢！如果一定守信诺，为什么不冲向秦军跟我们一道去拼死呢？况且还有十分之一二获胜的希望。"陈余说："我估计前进终究不只是不能救赵，还会白白地全军覆没。况且我之所以不一道拼死，是想为赵王、张君向秦朝报仇。现在一定要共同拼死，就像拿肉送给饿虎，有什么好处？"张黡、陈泽说："事情已经很危急了，关键是用共同拼死来建立信用，哪里管得以后的事！"陈余说："我死不要紧，但仍认为没有好处。我一定照您俩的话办。"于是派了五千人让张黡、陈泽带去先跟秦军试试，一去便全军覆没了。

【原文】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①。项羽兵数绝章邯甬

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②]。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巨鹿秦军，遂虏王离[③]。涉间自杀[④]。卒存巨鹿者，楚力也[⑤]。

于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巨鹿，谢诸侯。张耳与陈余相见，责让陈余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黡、陈泽所在。陈余怒曰："张黡、陈泽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馀。陈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⑥]！岂以臣为重去将哉[⑦]？"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⑧]。张耳亦愕不受。陈余起如厕[⑨]。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⑩]'。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⑪]。而陈余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⑫]。张耳遂收其兵。陈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⑬]。由此陈馀、张耳遂有郤[⑭]。

【注释】

①壁：本指营垒，此作动词，为扎营驻守。

②绝：切断。

③解：溃散，瓦解。

④涉间：秦军副将。与王离带兵围巨鹿。

⑤卒：终于，最终。

⑥望：怨恨。

⑦重：重视，珍惜。

⑧印绶：指印信。绶：系印纽的丝带。

⑨如厕：上厕所。

⑩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语出《国语》，意为上天赐福给你，你如不接受，反而会遭殃。

⑪麾(huī)下：部下。麾，大将的指挥旗帜。

⑫趋：快走，急走。

⑬之：去，到。

⑭郤(xì)：通“隙”，裂缝，裂痕。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燕国、齐国、楚国听到赵国告急，都来援救。张敖也到北面收集代郡的兵力，得到一万多人，前来这里，都驻扎在陈余军队的旁边，不敢进攻秦军。项羽的军队几次切断章邯的甬道，王离的军队缺乏粮食，项羽带领全部的军队渡过漳河，于是打败了章邯。章邯领兵溃退，诸侯的军队才敢进攻包围巨鹿的秦军，于是俘虏了王离。涉间自杀。最终保存巨鹿的，是楚国的力量。

这时赵王赵歇、张耳才得以出巨鹿城，答谢各路诸侯将领。张耳和陈余见了面，责怪陈余不肯援救赵王，并问到张黡、陈泽的下落。陈余发怒说：“张黡、陈泽来一定要我去拼死，我让他们率领五千人先去试试秦军，结果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逃出来。”张耳不相信，认为是陈余杀掉了他们，几次追问陈余。陈余发怒说：“没想到您对我怨恨这样深！难道您认为我舍不得放弃将军职位吗？”于是解下印信推给张耳。张耳也愕然不接受。陈余起身去上厕所。宾客中有人劝说张耳道：“我听说‘上天的赐与如果不接受，反而会遭到祸殃’。现在陈将军给您印信，您不接受，违反天意不吉利。赶快收下它！”张耳便佩上了陈余的印信，接收了他的部下。陈余回来，也埋怨张耳没有让还印信，便快步走出去。张耳于是接收了他的军队。陈余只是和他部下亲信的九百人到黄河岸边的湖泽中捕鱼打猎。从此以后，陈余、张耳之间有了裂痕。

【原文】

赵王歇复居信都。张耳从项羽诸侯入关。汉元年二

月，项羽立诸侯王，张耳雅游，人多为之言，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①]。信都更名襄国。

陈余客多说项羽曰："陈余、张耳一体有功于赵。"项羽以陈余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②]。

张耳之国，陈余愈益怒，曰："张耳与余功等也，今张耳王，余独侯，此项羽不平。"及齐王田荣畔楚，陈余乃使夏说说田荣曰[③]："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④]。"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乃遣兵从陈余。陈余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⑤]。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强，立我，我欲之楚[⑥]。"甘公曰[⑦]："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⑧]。东井者，秦分也[⑨]。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⑩]。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

陈余已败张耳，皆复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余，立以为代王[⑪]。陈余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⑫]。

【注释】

①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雅游：素来好交游。雅，素来，一向。

②南皮：县名，在今河北南皮县北。

③田荣：战国时齐国的王族。详见《田儋列传》。　夏说(yuè)：人名。

④假：借。　扞蔽：屏障。扞，通"捍"。

⑤悉：尽其所有。动词。

⑥旧故：老交情。

⑦甘公：当时的占星家。一说为战国时的天文学家甘德。

⑧五星聚东井、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会聚于井宿星区，又称五星连珠，是天体运行周期性的现象。东井，井宿，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的第一宿。详见《天官书》。

⑨东井者，秦分也：古代占星术认为，天与地的各个区域是一一对应的，某一区域天象的变化预示着相对应的地上区域的吉凶。就天上说，称分星；就地上说，称分野。井宿的分野是秦国，或者说秦国的分星是井宿。详见《天官书》。

⑩三秦：项羽分封天下，三分秦国旧地关中为雍王、塞王、翟王封地，合称三秦。 废丘：雍王章邯之都，在陕西兴平县东南。

⑪德：对……感激恩德。

⑫傅：辅佐。

【译文】

赵王赵歇又回到信都居住。张耳跟随项羽和诸侯进入关中。汉元年二月，项羽分封诸侯王，张耳向来好交游，人们多替他说话，项羽也一向多次听说过张耳贤能，便将赵国分出一部分土地封张耳做常山王，建都信都。信都改名叫襄国。

陈余的宾客中很多人规劝项羽说："陈余、张耳一样对赵国有功劳。"项羽认为陈余没有跟进入关中，听说他在南皮，就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他，而把赵王赵歇改封为代王。

张耳到了封国，陈余更加生气，说："张耳和我功劳相当，如今张耳封王，我只封侯，这是项羽不够公平。"等到齐王田荣反叛楚国，陈余便派夏说去向田荣游说道："项羽作为天下的主宰不够公平，把各位将领全都封在好地方做王，把原来的国王全都改封到坏地方，如今赵王就住到代县！希望您王借给我兵力，我请求把南皮作为您的屏藩。"田荣想要在赵国树立党羽来反对楚国，于是派兵跟随陈余。陈余便全都发动三个县的兵力袭击常山张耳。张耳战

败逃跑，考虑诸侯中没有可投奔的，说："汉王和我有旧交情，而项羽又强大，封我做王，我想到楚国去。"甘公说："汉王进入关中的时候，五星会合在井宿天区。井宿，是秦国的分量。首先到达秦地的一定会称霸诸侯。楚国虽然强大，以后一定会归属汉国。"所以张耳逃往汉国。汉王也回军平定三秦，正在废丘围攻章邯。张耳去拜见汉王，汉王优厚地接待他。

陈余已经打败张耳，全部收复了赵国的土地，到代县去迎接赵王，让他再做赵国的国王。赵王对陈余很感激，封他做代王。陈余因为赵王势力弱小，国家刚刚平定，便不去自己的封国，留下来辅佐赵王。而派夏说以相国的身份镇守代国。

【原文】

汉二年，东击楚，使使告赵，欲与俱。陈余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余①。陈余乃遣兵助汉。汉之败于彭城西，陈余亦复觉张耳不死，即背汉②。

汉三年，韩信已定魏地，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余泜水上，追杀赵王歇襄国③。汉立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薨，谥为景王④。子敖嗣立为赵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

【注释】

①类：相象。

②彭城：县邑名，即今江苏徐州市。汉二年四月，刘邦在彭城西被项羽打败。

③魏地：指今山西省西南部一带。泜(zhī)水：水名，即今河北赞皇县西的槐河。

④薨(hōng)：古代称诸侯之死为薨。

【译文】

汉二年，汉王向东进攻楚国，派使者通报赵国，想和赵国一同出兵。陈余说："汉王杀掉张耳，我就听从。"于是汉王找来一位相貌像张耳的人杀了，拿着他的头送给陈余。陈余便派兵协助汉王。汉王在彭城以西打了败仗，陈余也察觉到张耳没有死，就背叛汉王。

汉三年，韩信已经平定了魏地，派张耳和韩信在井陉打败了赵军，在泜水边杀死了陈余，追到襄国杀死了赵王赵歇，汉王封张耳做赵王。汉五年，张耳去世，谥号是为景王。儿子张敖继位做了赵王。高祖的长女鲁元公主做了赵王张敖的王后。

【原文】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①。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②。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③："吾王孱王也④！"说王曰："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⑤！"张敖啮其指出血，曰⑥："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⑦。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十余人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⑧。且吾等义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污王为乎⑨？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⑩。"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⑪。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

【注释】

①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袒：古代行礼时脱去上衣的左袖，

露出短衣。韝(gōu)蔽：袖套。

②箕踞：伸开两腿而坐，形状如簸箕。古人认为这是不恭之态。 慢易：轻慢，轻视。

③为气：使气，逞意气。

④孱(chán)：懦弱，软弱。

⑤高祖：为刘邦死后的庙号，当时人不可能这样称呼他。《汉书》同传均改为"皇帝"或"帝"。

⑥啮(niè)：咬。

⑦秋毫：秋天动物所生细毛，喻细微。

⑧倍：通"背"。

⑨污：玷污，连累。

⑩坐：承担罪责。

⑪东垣：秦县名，汉改称真定，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壁人：藏人于夹壁中。 柏人：县名，在今河北隆尧县西。 要(yāo)：拦截，截杀 厕：同"侧"。

【译文】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路过赵国，赵王早晚脱去上衣，戴上袖套，亲自给高帝进献食物，礼节很谦卑，有做女婿的礼节。高祖伸开两腿而坐，责骂赵王，对他非常傲慢轻视。赵国相国贯高、赵午等人都已六十多岁，是张耳旧时的门客，生平刚烈使气，便发怒说："我们的王是个懦弱的王！"便规劝赵王说："天下豪杰一同起事，有能力的先称王。如今您王侍奉皇上十分恭谨，而皇上却傲慢无礼，请让我们替您王杀了他！"张敖咬破了自己的手指，流出血来，说："你们怎么说出这样错误的话！况且先父亡国，依靠皇上得以复国，恩德流传到子孙，一丝一毫都是皇上的功劳。希望你们不要再这么说。"贯高、赵午等十多人都互相说道："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的王是忠厚的人，不肯背弃恩德。况且我们的原则是不受侮辱，如今怨恨皇上侮辱我王，所以想杀掉他，何必玷污我王呢？让事成功劳归于王，

事败我们自己承担罪责就行了。

汉八年，皇上从东垣回来，经过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馆舍的夹壁中隐藏武士，准备从暗中劫持他。皇上经过那里想要留宿！忽然觉得心跳，便问："这个县叫什么名称？"有人回答说："叫柏人。""柏人就是被别人迫害啊！"便不留宿而离去。

【原文】

汉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①。于是上皆并逮捕赵王、贯高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②！"乃轞车胶致，与王诣长安③。治张敖之罪。上乃诏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④。贯高至，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⑤。"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⑥。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⑦。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⑧！"不听。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⑨："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⑩。"中大夫泄公曰⑪："臣之邑子，素知之⑫。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⑬。"上使泄公持节问之箯舆前⑭。仰视曰："泄公邪？"泄公劳苦如生平欢，与语，问张王果有计谋不⑮。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⑯！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⑰。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乃赦赵王。

【注释】

①上变：上书报告紧急事变。

②白：表白，洗雪。

③槛(jiàn)车：囚车。　胶致：密封押送。　诣：到，去。

④贯高：《史记志疑》认为上文已说贯高与王槛车胶致长安了，而此处又言与客从来，当是衍文。髡(kūn)钳：剃去头发和用铁圈束领。都是古代的刑罚。

⑤属：等辈。

⑥榜笞：鞭笞拷打。　刺(duō)：刺，击。《汉书》作"爇"，即灼，烧。

⑦吕后：汉高帝皇后吕雉。

⑧而：你。

⑨廷尉：官名，掌管刑狱。九卿之一。

⑩私：私情。

⑪中大夫：官名，掌谏议，属郎中令。　泄公：名私。

⑫邑子：同乡人。

⑬名义：名誉和道义。　侵：辜负，背弃。　然诺：许诺，答应。

⑭节：符节，古代使者所持的凭证。　箯(biān)舆：竹制的舆床。

⑮劳苦：慰问辛苦。　不：通"否"。

⑯以：通"已"。　论死：判处死刑。　易：交换。

⑰具：全部，完全。　本指：原意。指，同"旨"。　状：情况，情形。

【译文】

汉九年，贯高的仇家知道了他的阴谋，便上书告发他要变乱。当时皇上一并逮捕了赵王、贯高等人。同案的十多人都争着要刎颈自杀，只有贯高怒骂道："谁让你们干的？如今赵王确实没有参与谋划，而一同被捕；你们都死了，谁来洗雪赵王不谋反的冤情！"便坐着密封的囚车，和赵王到长安。朝廷审判张敖的罪行。皇上向赵国的大臣和宾客们发下命令，凡有敢跟随赵王的都要灭族。贯高和门客孟舒等十多人，都自已剃光了头发，用铁圈套着脖子，作为赵王的家奴，跟随而来。贯高一到，出庭受审说："只是我们这帮人干的，赵王确实不知道。"狱吏审讯时，鞭笞拷打了几千下，又用锥刺，贯高身体没有一处可再用刑了，终完不再说一句话。吕后几次说到赵

王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不应当有这种事。皇上发怒说："假使张敖据有了天下，难道还少了你的女儿吗？"不听从吕后的话。廷尉把贯高的事实供词上报，皇上说："真是壮士！谁了解他，凭私情问问他。"中大夫泄公说："他是我的同乡，我向来知道他。他确实是赵国讲究名誉道义，不背弃自己所作的诺言的人。"皇上派泄公手执符节到他舆床前问问他。贯高抬头望着泄公说："您是泄公吗？"泄公殷勤慰问像老朋友一样，跟他交谈，问赵王果真参与谋划没有。贯高说："人的常情，难道人们不各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吗？如今我家三族都已被判处死刑。难道要拿赵王的性命换我的亲人么！但赵王确实没有谋反，只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他原原本本地说明了所以谋杀的本意，以及赵王不知道的状况。于是泄公进去，详细把上述情况汇报了，皇上便赦免了赵王。

【原文】

上贤贯高为人能立然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1]？"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2]，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3]。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肮，遂死[4]。当此之时，名闻天下。

张敖已出，以尚鲁元公主故，封为宣平侯[5]。于是上贤张王诸客，以钳奴从张王人关，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6]。

张敖，高后六年薨[7]。子偃为鲁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为鲁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诸吕无道，大臣诛之，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信都侯[8]。孝文帝即位，复封故鲁元

王偃为南宫侯，续张氏。

【注释】

①审：确实，果然。

②多：称赞，赞扬。

③毒：满，尽。 恨：遗憾，遗恨。

④绝：绝断，割断。肮(hāng)：喉咙。一说为颈动脉血管。

⑤尚：娶公主为妻称"尚"。

⑥孝惠：汉惠帝刘盈，公元前195年～前188年在位。 高后：即吕后，惠帝之母。惠帝死后，她掌握朝政大权八年(前188年～前180年)。 文帝：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在位。 孝景：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7年～前141年在位。 二千石：汉代官吏俸禄等级，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尉都是二千石，月俸为一百二十斛谷。

⑦高后六年：即公元前182年。

⑧诸吕：指吕后的侄子吕产、吕禄等。他们在吕后当政时权势显赫，吕后死后，被与大臣周勃、陈平等人诛灭。

【译文】

皇上赞赏贯高为人能守信用，让泄公将赦免赵王的情况详细告诉他，说："张王已经被放出了。"因而是赦免了贯高。贯高高兴地说："我们大王果真放出了么？"泄公说："是的。"泄公说："皇上称颂您，所以赦免您。"贯高说："我之所以不让自已死去没有别的原因，是为了洗雪张王不曾谋反的冤情。如今张王已经被放出，我的职责已完成了，死就没有遗憾了。况且臣下有谋杀君主的罪名，还有什么脸面再侍奉皇上呢！纵使皇上不杀我，我内心不感到羞愧吗？"于是抬头割断了喉咙，终于死去。正当这个时候，贯高的名声传遍天下。

张敖已被放出，因为娶了鲁元公主的缘故，被封为宣平侯。当时皇上被赏张王的许多门客，凡是自己套上铁圈作为家奴跟随张

王进入关中的，没有不任职到诸侯相国、郡守的。到孝惠帝、高后、文帝、孝景帝的时候，张王门客的子孙们都做到了二千石级别的高官。

张敖在高后六年去世。儿子张偃就是鲁元王。因为张偃的母亲是吕后女儿的缘故，吕后封他做鲁元王。元王弱小，兄弟又少，便封张敖其他姬妾的两个儿子：张寿做了乐昌侯，张侈做了信都侯。高后逝世后，吕氏族人不守正道，大臣把他们诛杀了，并且废黜了鲁元王和乐昌侯、信都侯。文帝就位以后，再封原鲁元王张偃为南宫侯，延续张氏。

【原文】

太史公曰：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①。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②。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③！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④。

【注释】

①厮役：服劳役之人的通称。

②居约时：所处贫贱时。约，贫。　相然信：互相信任。然信，即然诺。　顾问：顾虑、疑问。

③乡(xiàng)者：从前，过去。乡，通"向"。　戾(lì)：暴；猛烈。

④所由：所走的道路。殆：大概，恐怕。　太伯：周太王的长子，吴国的始祖，以让国著称。延陵季子：季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市）。吴王寿梦的少子，以让国著称。详见《吴太伯世家》。

【译文】

太史公说：张耳、陈余是世上流传所称赞的贤人，他们的宾客

奴仆，没有不是天下的豪杰，在所处国家没有不取得卿相职位的。可是张耳、陈余在当初贫贱时互相信任，誓同生死，哪里有什么顾虑和疑问呢。等到据有国土争夺权力的时候，终于互相残杀，为什么过去互相倾慕信任那样真诚，后来相互背叛又是那样凶猛呢?难道不是凭权势利益相交吗？名誉尽管很高，宾客尽管很多，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恐怕和吴太伯、延陵季子大相径庭了。

史记全译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题解】

魏豹，故魏诸公子，往从陈胜，楚怀王给军数千人，徇魏地。从项羽入关，封为西魏王。汉定三秦，以国属汉，汉败即绝河津反汉。汉王遣韩信虏豹于河东，周苛杀豹于荥阳。彭越，初为泽中少年长。为魏豹相，略定梁地，复下昌邑，给食汉王，会垓下破楚，立为梁王，都定陶，称病谋反，夷宗国除。

楚汉相持，汉王方忧合力击楚，诸侯兵不从。用留侯计，与齐、魏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汉王发使，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此见张良运筹帷幄之功效。然齐、魏不先期会兵于汉，待划地方合力击楚，及其左右投以决胜的实际影响，正是造成刘邦以谋反名而必加以诛灭的隐因，此正以揭示彭越悲剧之所在。

彭越反，汉王论法，赦以传蜀，道逢吕后泣涕，许与俱至洛阳。吕后白汉王，竟告彭越复谋反而族之。此乃知吕后之心计，亦以证明“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实非虚语。

赞语言魏豹、彭越之所以“不死而囚虏，身被刑戮”的原因，是期望保存自己的身躯，“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这包含着个人可以利用时势重新有所作为的意思，是表明了司马迁认为在恰当的时机中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一个见解。

【原文】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

君①。秦灭魏，迁咎为家人②。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③。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④。周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⑤。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⑥。"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王⑦。市辞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⑧。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⑨。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⑩。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约定，咎自烧杀。

【注释】

①魏咎：魏豹的堂兄，六国时魏诸公子。

②魏：指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　家人：庶人，平民。

③王（wàng）：称王。动词。

④市（fú）："韨"本字，古代祭服。　徇（xùn）：夺取，掠取。

⑤昬（hūn）：同"昏"。　见（xiàn）：同"现"，出现。

⑥畔：通"叛"。

⑦齐、赵：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齐国田儋自立为齐王，陈胜部将武臣自立为赵王。

⑧五反：五次往返请于陈胜。反，同"返"。

⑨章邯：秦将领名。　临济：邑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⑩项它：楚将。　田巴：齐将。

【译文】

魏豹是原魏国王族的公子。他的哥哥魏咎，在原先魏国时被封为宁陵君。秦国灭亡魏国后，魏咎被贬斥迁移作平民。陈胜起义称王，魏咎前去追随他。陈王派魏国人周市去掠取魏地，魏地归附后，大家想一起拥立周市做魏王。周市说："天下混乱，才有忠臣显现。

如今天下共同反叛秦朝，按道理要拥立魏王的后代才可以。"齐国、赵国各派出兵车五十辆，拥立周市做魏王。周市辞谢不接受，派人到陈县去迎接魏咎。往返五次，陈王才同意送出魏咎并立他做魏王。

章邯打败了陈王，便进军临济攻打魏王。魏王于是派周市出使齐国、楚国请求援救。齐国、楚国派遣项它、田巴带领军队随同周市去救魏国。章邯于是打败了周市等人的军队，杀死了周市，把临济包围起来。魏咎为了民众的安全请求投降。谈判完成，魏咎自焚而死。

【原文】

魏豹亡走楚[①]。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②]。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③]。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④]。汉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畔汉[⑤]。汉王闻魏豹反，方东忧楚，未及击，谓郦生曰[⑥]："缓颊往说魏豹，能下之，吾以万户封若[⑦]。"郦生说豹。豹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⑧]。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⑨]。"于是汉王遣韩信击虏豹于河东，传诣荥阳，以豹国为郡[⑩]。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遂杀魏豹[⑪]。

【注释】

①亡：逃跑。

②楚怀王：熊心，为项梁所立，袭用六国时楚怀王的名号来感召民众。事

见《项羽本纪》。

③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 梁地：即魏地。战国时魏国建都大梁，因而魏国又称为梁国。 河东：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平阳：县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④还定三秦：项羽将刘邦分封为汉中王。刘邦刚到汉中，便回兵攻取三秦。三秦，指关中一带。 临晋：即临晋关，又叫蒲津关，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彭城：县名，时为楚霸王项羽之都，在今江苏徐州市。

⑤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绝河津：封锁黄河渡口。津，渡口。

⑥郦生：即郦食其(yìjī)。详见《郦生陆贾列传》。

⑦缓颊：缓言劝解，或代人讲情。 若：你。

⑧白驹过隙：比喻时光飞快流逝。白驹，骏马，亦指太阳。

⑨慢：傲慢。 詈(lì)：骂，责备。

⑩传(zhuàn)：指驿站或驿站的车马。 诣：到。 以豹国为郡：在魏地设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

⑪周苛：守荥阳的汉将。据《月表》，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八月，周苛杀魏豹。

【译文】

魏豹逃亡跑到楚国。楚怀王派给魏豹几千人，再去夺取魏地。项羽已经打败了秦军，降服了章邯。魏豹攻下了魏地二十多座城邑，项羽封他做魏王。魏豹带领精兵跟随项羽进入关中。汉元年，项羽分封诸侯，自己想据有梁地，便迁移魏王魏豹到河东，建都平阳，称为西魏王。

汉王回师平定了三秦，以临晋关渡过黄河，魏王魏豹将魏国归附汉王，于是跟随汉王到彭城攻打楚军。汉军失败，回到荥阳，魏豹请求回去探望父母的病情，回国后，就封锁了黄河渡口，反叛汉王。汉王听说魏豹反叛，正担心东边的楚国，还来不及攻打魏国，便对郦生说："你去委婉劝说魏豹，能说服他，我拿一万户民家的封邑赏你。"郦生去劝说魏豹。魏豹辞谢说："人生一世，就像白色的骏马飞

奔过缝隙宽的地段一样快罢了。如今汉王对人傲慢而且侮辱，责骂诸侯群臣就像骂奴仆一样，没有上下级的礼节，我没有耐心再见他了。”于是汉王派韩信到河东攻打并俘虏了魏豹，用驿站的车辆将他送到荥阳，把魏豹的国土改设为郡。汉王命令魏豹防守荥阳。在楚军围攻紧急的时候，周苛便杀了魏豹。

【原文】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①]。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②]。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③]。”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④]。”

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愿与诸君[⑤]。”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后期者斩[⑥]。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⑦]。皆笑曰：“何至是？请后不敢。”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乃令徒属。徒属皆大惊，畏越，莫敢仰视。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⑧]。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将其众居巨野中，收魏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彭越众万余人毋所属[⑨]。汉元年秋，齐王田荣畔项王，汉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⑩]。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⑪]。汉王二年春，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黄[⑫]。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

定梁地[13]。

【注释】

①昌邑：县名，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②巨野泽：古泽名，在今山东巨野县北。

③桀：通"杰"。

④两龙：指秦与陈胜。

⑤与：结伙。

⑥旦日：明日。 后期：迟到。

⑦校长：武官名，军中一校之长。

⑧砀：县名，在今河南夏邑县东南。

⑨王(wàng)：封王。动词。 毋：通"无"。

⑩田荣：田儋从弟。详见《田儋列传》。 济阴：郡名，治所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⑪萧公角：曾任萧县县令，名角。楚国称县令为公。

⑫春：《史记志疑》案："春"当作"夏"。 外黄：县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

⑬擅：拥有；独揽。

【译文】

彭越是昌邑人，字号叫仲。他常在巨野泽中打鱼，和一伙人做强盗。陈胜、项梁起事的时候，青年人中有人对彭越说："许多豪杰都自立旗号来反叛秦朝，你可以站出来，也照他们那样做。"彭越说："两条龙正在相斗，姑且等等看。"

过了一年多，泽中的青年聚集了一百多人，前去追随彭越，说："请你做首领。"彭越谢绝说："我不愿跟你们结伙干。"青年们执意请求，彭越才答应。跟他们约定第二天太阳出来时集合，迟到的要杀头。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有十多人迟到，最迟的直到中午才来。当时彭越抱歉地说："我年纪大，各位一定要推我做首领。如今约定时

间而迟到的人那么多，不能都诛杀了，只杀最后到达的一个人。”命令校长杀掉那人。大伙都笑着说：“何至于此？以后不敢再迟到就是了。”这时彭越便拉出最后到达的那人杀了，设立土坛来祭祀，并向所属部下宣布军令。部属都非常惊恐，害怕彭越，不敢抬头看他。于是便出发攻占土地，收集诸侯逃散的士卒，得到一千多人。

沛公从砀县向北攻打昌邑，彭越协助他。昌邑没有攻下，沛公带兵西进，彭越也带领他的部队留在巨野泽中，收集魏军的散兵游勇。项籍进入关中，分封诸侯做王以后，回国去了。彭越部众一万多人无所归属。汉元年秋天，齐王田荣反叛项王，便派人赐给彭越将军印信，让他从济阴南下攻打楚国。楚国命令萧公角率领军队迎击彭越，彭越大败楚军。汉二年春天，汉王和魏王魏豹以及各诸侯向东攻打楚国，彭越率领他的军队三万多人在外黄归附了汉王。汉王说：“彭将军攻占魏地取得十多个城邑，急切想要拥立魏国的后代。如今西魏王魏豹也是魏王魏咎的堂弟，是真正的魏国后代。”于是任命彭越为魏国相国，专掌兵权，平定魏地。

【原文】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北①。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②。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③。越将其兵北走谷城④。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⑤。

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⑥。乃谓留侯曰⑦：“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

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8]。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9]。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10]。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11]。遂破楚。(五年)项籍已死。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12]。

【注释】

①汉王之败句：汉二年四月，刘邦乘项羽北进攻击的机会，突袭攻入楚都彭城。项羽随即回军反击刘邦，刘邦大败西逃，屯驻荥阳。详见《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②睢(suī)阳：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③成皋：古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④谷城：邑名，在今山东东阿县南。

⑤秋：《史记志疑》案："秋"当作"冬"。 阳夏(jiǎ)：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

⑥固陵：县名，即固始，在今河南太康县南。

⑦留侯：张良的封号。留，县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⑧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据《淮阴侯列传》，刘邦并非真心要封韩信为齐王，而是出于权宜之计。

⑨蚤：通"早"。

⑩睢阳以北至谷城：相当于今河南东北部及山东西部地区。 从陈(今河南淮阳)以东傅海：相当于今河南东部及山东西南部地区。傅，附近。

⑪垓(gāi)下：地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的沱河北岸。

⑫定陶：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译文】

汉王在彭城战败，军队溃散西退，彭越又全都失去了他所攻取

的城邑，独自率领他的部队往北留在黄河北岸。汉三年，彭越经常往来穿梭作为汉军的游击部队，攻击楚军，在梁地截断楚军的后援粮草。汉四年冬天，项王和汉王在荥阳相持，彭越攻下了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邑。项王听到这个消息，便派曹咎驻守成皋，自己向东收复彭越所攻下的城邑，这些城邑又都回归楚国。彭越率领他的部队向北退到谷城。汉五年秋天，项王向南撤退到阳夏，彭越又攻下昌邑附近二十多座城邑，获得谷物十多万斛，供给汉王作军粮。

汉王打了败仗，派使者叫彭越合力攻打楚军。彭越说："魏地刚刚平定，还害怕楚军，不能离开。"汉王追击楚军，被项籍在固陵打败，便对留侯说："诸侯的军队不听从，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留侯说："立韩信做齐王，不是君王您的本意，韩信自己也觉得心里不踏实。彭越本来平定梁地，功劳最大，当初君王因为魏豹的缘故，任命彭越做魏国相国。如今魏豹已死，又没有后代，况且彭越也想称王，而君王不早决定。您可以和这两国约定：如果战胜楚国，从睢阳以北直到谷城，都用来封彭相国做王；从陈县以东到沿海地区，划给齐王韩信。齐王韩信的家乡在楚国，他的意思是想再得到自己的故乡。君王能够捐出这些地区许给他们两人，两人马上可以招来；如果不能，事情就难以预料了。"当时汉王便派使者出使彭城，按留侯的计策行事。使者一到，彭城就率领全部军队会师垓下。终于打败了楚军。项籍已经死去。那年春天，封彭越做梁王，建都定陶。

【原文】

六年，朝陈[1]。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

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2]。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3]。梁王恐，欲自往谢[4]。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5]。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

太仆,欲斩之[⑥]。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洛阳[⑦]。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⑧]。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⑨]。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雒阳,道见彭王[⑩]。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⑪]。"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⑫]。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⑬]。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⑭]。

【注释】

①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②陈豨(xī):宛句(今山东荷泽市西南)人。以郎中封列侯,监赵、代边兵。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反于代地。

③让:责备。

④谢:谢罪。

⑤禽:通"擒",捉拿。

⑥太仆:官名,春秋时始设,掌管皇帝的车马和马政。九卿之一。

⑦掩:偷袭。

⑧反形已具:造反的证据确凿。 请论如法:奏请按法律规定判处。

⑨蜀:郡名,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青衣:县名,在今四川名山县北。

⑩郑:县名,在今陕西华县。 吕后:汉高帝皇后吕雉。

⑪妾:古代妇女自称的谦词。

⑫舍人:家臣。

⑬廷尉:官名,掌管刑狱。九卿之一。 王恬开:《百官表》作王恬启,避景帝刘启讳改。 族:灭族。

⑭夷:诛杀,杀戮。

【译文】

六年,彭越到陈县朝见汉高帝。九年,十年,都来长安朝见。

十年秋天，陈豨在代地反叛，高帝亲自前去征讨，到达邯郸，向梁王征兵。梁王声称有病，派将领带兵到邯郸。高帝发怒，派人责备梁王。梁王害怕，想亲自去谢罪。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始初不去，被责备后才前去，这样去就会被捉拿了。不如就此起兵造反。"梁王没有听从，仍然称病。梁王恼怒他的太仆，想要杀掉他。太仆逃跑到高帝那里，告发梁王和扈辄谋反。于是皇上派使者偷袭梁王，梁王没有察觉，使者逮捕了梁王，将他囚禁在洛阳。主管官吏审查认为造反证据确凿，奏请依法判处。皇上赦免了他，降为平民，流放到蜀郡青衣县。彭王向西到达郑地，碰到吕后从长安过来，要到洛阳，在路上见到了彭王。彭王向吕后哭泣，自己说没有犯罪，希望流放到自己的故乡昌邑。吕后答应了，和他一道向东来到洛阳。吕后告诉皇上说："彭越是一位壮士，如今流放到蜀地，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就杀了他。我和他一道来了。"这时，吕后就让彭越的家臣告发彭越再次谋反。廷尉王恬开上奏请求诛灭彭越家族。皇上便批准了，终于诛灭彭越家族，封国被废除。

【原文】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①。怀畔逆之意，乃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②？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③！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④。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⑤。

【注释】

①席卷：卷起席子。比喻包括一切。　喋(diè)血：踏着血迹。比喻战斗激烈。喋，通"蹀"，踩，踏。

②虏囚：被拘捕囚禁。　戮：杀。

③羞其行：指囚禁受辱。

④独患无身：只是担心自身不存，无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⑤摄：掌有，握持。 尺寸之柄：比喻微小的权力。 云蒸龙变：云气涌集，龙变颜色。比喻天下大乱。 会其度：施展他们的谋略。 云：语尾助词，无义。

【译文】

太史公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微贱，但是他们已经占有千里疆土，南面称王，踏着血乘胜前进，每天都能听到战胜的消息。然而内心怀有叛逆的意图，等到失败了，不杀身成名而甘当俘虏囚禁，以致自身被诛杀，这是为什么呢？有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尚且为他们被俘囚禁而感到羞耻，何况作为诸侯王呢！他们忍辱不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才智谋略超人，单单害怕性命不保罢了。只要掌握了微小的权力，如果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想要施展自己的谋略，因此被囚禁而不逃避。

史记全译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题解】

项羽之起，英布尝为先锋，功冠诸侯。英布之背楚归汉，楚弱汉强，至垓下之会而破项羽。故于汉，英布与彭越、韩信，“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记述正见此意。然英布终起江中群盗，拔兴之暴，常为首虐；悔怒尊大，见居又喜；窃疑幸姬，妒媢生患；一皆为身，不顾后虑。本传尽情刻画，以示终不脱其故丽山之徒的本性。

附见随何，刘邦左右之儒生，出使淮南说布叛楚归汉。其论楚汉形势，与韩信拜将后的政治分析，前后照应。淮阴是相争前的预计，随何是对抗中的分析；淮阴着眼于人心之向背，随何剖析了实力上的强弱；一建议反其道而行之；一易见楚之势不如汉。将军，儒生，识见相似，可见当时事势，洞识者并非无人，且已为勤于观察的各方政治人士所关注，并形成为大体相似的共同认识。

与诛杀韩信、彭越不同，平定英布是刘邦亲自领兵出击的。基于“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对英布的震动，及英布之善用兵和具有“精甚”的兵力，刘邦有“为之奈何”的忧虑。夏侯婴之客，故楚令尹薛公为刘邦筹划了英布可能采用的上、中、下三策，并断言“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只能出下策。不出所料。事情果如薛公之谋划而发展，遂灭黥布。此更见英布本性有其表现之规律和严重的局限性，对他一生的作为有极深的影响。

随何、贲赫、薛公以及番阳人及并见张良、萧何的记述，正表现了刘邦执政所具有的广泛基础，及其网罗人才之众多和征询意见之恳切。“腐儒”之辨，亦见儒生之作用及刘邦之能随时调整施政方

略。文篇的整体构思，亦显示了汉初统一措施所体现的时代要求。

【原文】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①。秦时为布衣②。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③。"及壮，坐法黥④。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⑤？"人有闻者，共俳笑之⑥。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⑦。

【注释】

①黥布：黥布本来姓英，后因犯法而受黥刑——用刀刺面后用墨染之，他便改姓黥。 六：秦县名，今安徽六安市东北。

②布衣：平民。

③相：看相，根据人的面貌看出他的命运。 当：承受。

④坐法：犯法而获罪。 坐，获罪。

⑤几：大概。 是：指这次受黥刑。

⑤俳(pái)笑：讥笑。俳，戏，嘲弄。

⑦论：判罪。 输：送。 丽山：骊山，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桀：通"杰"。 交通：交往。 曹偶：同类。曹，辈。偶，类。江中：长江一带。江，长江。

【译文】

黥布是六县人，本来姓英，在秦朝的时候是个平民。年轻时候，有位客人替他看相后说："受刑之后封王。"到了壮年时候，因触犯法律而受了黥刑，英布高兴地笑着说："有人替我看相后说我受刑之后封王，可能就是指这次受刑吧！"听到英布这番话的人，全都讥笑他。英布被判处送到骊山去服劳役，在骊山服劳役的刑徒有几十万人，英布和刑徒中的头目、豪杰都有来往，于是率领他们这批人

逃到长江一带，成了一群盗贼。

【原文】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①]。番君以其女妻之[②]。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东[③]。闻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④]，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乃以兵属项梁，渡淮南，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⑤]。

项梁涉淮而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⑥]。项梁至薛，闻陈王定死，乃立楚怀王[⑦]。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定陶，怀王徙都彭城，诸将英布亦皆保聚彭城[⑧]。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请救[⑨]。怀王使宋义为上将，范增为末将，项籍为次将，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军，悉属宋义，北救赵[⑩]。及项籍杀宋义于河上，怀王因立籍为上将军，诸将皆属项籍[⑪]。项籍使布先涉，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⑫]。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注释】

①陈胜：字涉。秦末农民起义首领。详《陈涉世家》。 番(pó)君：即吴芮。秦末，吴芮为番阳（今江西鄱阳县）县令，甚得民心，人称番君。

②妻：作动词用，嫁给某人为妻。

③章邯：秦二世大将。 吕臣：陈胜属下将领。 校：校尉。 清波：即青陂，秦地名在今河南新蔡县西南。

④项梁：秦末起义将领，项羽之叔父。 会(kuài)稽：秦郡名，地当今江苏东南部、浙江西部，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⑤陈婴：东阳县（今江苏盱眙县东南）文书小吏，秦末起义将领。 渡：渡河，引申为通过。 淮南：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蒲将军：秦末起义将领，名字失传。

⑥景驹：楚国贵族的后代。 秦嘉：陈胜起义后，起兵反秦，拥立景驹为楚王。 冠(guàn)军：列於诸军首位，谓黥布骁勇为诸军之最。

⑦薛：秦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楚怀王：战国时楚国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所立。

⑧定陶：秦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彭城：秦县名即今江苏徐州市。

⑨赵：陈胜起义后，张耳、陈馀拥立战国时赵国国君后代赵歇为赵王，建立赵国。 数：多次。

⑩宋义：原楚国大臣。 上将：主将。 范增：楚怀王属下将领。 项籍：字羽，项梁的侄儿，秦亡后分封，自立为西楚霸王。

⑪河上：河边。

⑫降：使某人投降。

【译文】

陈胜起义后，英布就去见番县令，同他的属下一起反叛秦朝，聚集了兵众几千人。番县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英布为妻。章邯消灭陈胜以后，又打败了吕臣率领的义军，于是英布带兵向北进攻秦军的左、右校尉，在清波打败秦军后，带兵向东。听说项梁平定了江东会稽，渡江向西进发，陈婴因为项家世代都做楚国将领，便率领部队归附项梁，通过淮南地区，英布、蒲将军也率领部队归附了项梁。

项梁渡过淮河向西进军，在进攻景驹、秦嘉等人的军队中，英布总是勇冠三军。项梁到薛县后，听到陈胜死了的确凿消息，便拥立熊心为楚怀王。项梁称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在定陶战败而死，怀王便迁都彭城，英布和众将领也都聚集到彭城坚守。正当这个时候，秦军加紧围攻赵国，赵王频频派人请求援救。怀王任命宋义担任主将，范增任末将，项籍任为次将，英布、蒲将军任将

军，全都归属宋义统帅，向北去援救赵国。等到项籍在黄河岸边杀死宋义以后，怀王便任命项籍做上将军，各个将领都归属项籍统帅。项籍派英布先渡过黄河去进攻秦军。英布多次获胜，项籍便率领全部人马过河跟随英布，终于打败秦军，使章邯等人投降。楚军总是打胜仗，功劳在各诸侯军队之上。诸侯军队都由于顺服来归属楚国的原因，是因为英布在作战中多次以少胜多。

【原文】

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①。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②。布常为军锋③。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④。

汉元年四月，诸侯皆罢戏下，各就国⑤。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⑥。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⑦。

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⑧。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⑨。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⑩。

【注释】

①新安：秦县名，在今河南渑池县东。　坑(kēng)：活埋。

②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　间(jiàn)道：小路。　咸阳：秦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③军锋：军队的前锋。

④九江：封国名地当今安徽淮河以南，江苏长江以北等地区。《史记新证》

直按:《封泥考略》卷2第36页,有"南昌君布"封泥。文字为西汉初期物,疑黥布在九江王前之封号,而《史》失记载耳。

⑤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 戏(huī)下:主帅大旗之下,文中指项王的大营。戏,通"麾",指挥军队的旗。

⑥长沙:此指长沙郡(地当今湖南湘、资二水一带及两广北部地区)治所临湘(今长沙市)。 行(hāng):道路。

⑦郴县:秦县名,今湖南郴县。

⑧田荣:战国时齐国国君后代,陈胜起义后反秦,后被项羽封为齐王。畔:通"叛"。

⑨诮让:谴责。诮,责备。让,指责。

⑩与:联合,亲近。 多:赞许,看重。 亲:接近,引申为拉拢。

【译文】

项籍率军向西到达新安,又派英布等人在夜间袭击、活埋了章邯带领的二十多万秦朝降兵。到了函谷关,不能进入,又派英布等人先从小路打败了守关的军队,才得入关,进抵咸阳。英布总是担任全军的前锋。项王分封各个将领的时候,封英布为九江王,建都在六县。

汉元年四月,诸侯王都离开项王的大营,各自去到自己的封国。项家尊立怀王为义帝,把帝都迁往长沙,却暗中命令九江王英布等在半道上除掉他。这年八月,英布派出将领谋害义帝,追赶到郴县杀死了他。

汉二年,齐王田荣反叛楚国,项王前去攻打齐国,向九江征兵。九江王英布称说自己有病不去出征,派遣将领统率几千人前往。汉军在彭城打败楚军,英布又称说自己有病不去帮助楚军。项王从此怨恨英布,多次派出使者谴责并征召英布,英布更加害怕,不敢去见项王。项王正在为北方的齐国、赵国发愁,又担心西方的汉国,所亲近的盟友只有九江王,又看重英布的才能,想拉拢利用他,因此没有攻打英布。

【原文】

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①]。"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②]。"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③]。"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④]。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⑤]；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⑥]。"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⑦]。"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⑧]。"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⑨]；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而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⑩]。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⑪]。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⑫]。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人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⑬]；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能

解[14]。故曰楚兵不足恃也[15]。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16]。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17]，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注释】

①梁地：战国时魏国曾建都大梁，别称为梁；梁地指魏国境地。　虞：县名，在今河南虞城县。

②谒者：官职名，掌管宾赞。　随何：刘邦之臣，善游说。　审：详知，明悉。

③使淮南：《史记志疑》案：英布归汉始立为淮南王，在汉四年七月，是时尚为九江王，故随何对楚使者曰“九江王已归汉”也。此“淮南”二字当作“九江”，下文凡称“淮南”并非。　倍：通“背”，背叛。　留项王于齐：《史记志疑》案：《本纪》项王去齐而后有彭城之战，汉败彭城而后有随何之说，安得言留齐，当是留项王于楚耳。盖英布叛楚，败项王必留身击布，而汉得以图取天下也，此误。

④太宰：官职名，掌管膳食。　主：内主。

⑤邪（yé）：通“耶”，语末助词。

⑥质：砧（zhēn）板，刑具。

⑦御：御驾，对帝王表示尊敬之称谓。

⑧北乡：谓面朝北，是古时臣子的站位朝向。乡，通“向”。

⑨板筑：战时用来构筑营垒的器具。板，筑墙用的夹板。筑，捣实夹板内土的杵。

⑩骚：通“扫”。“扫淮南之兵”，谓调动淮南全部兵力，如同扫地那样干净彻底。　抚：拥有，据有。　垂拱：垂衣拱手，谓无所事事，袖手旁观。

⑪负：背负，文中作使动词用，使……负上。

⑫成皋：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西。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徼(jiào)：边界。 乘(chéng)：登上。 塞(sài)：边防工事。《史记索隐》徼谓边境亭鄣。以徼绕边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⑬间(jiàn)：隔。 转：传送，运输。
⑭解：脱去。
⑮恃：依靠，凭借。
⑯致：招致。
⑰裂：割裂。

【译文】

汉三年，汉王进攻楚国，在彭城开展大战，失败后撤出梁境，到了虞县，对左右臣子说："象你们这班臣子，不值得一同谋议夺取天下的事。"谒者随何上前说："不清楚陛下说的是什么意思。"汉王说："谁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起兵反叛楚国，在齐境把项王拖几个月，我夺取天下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随何说："请准许我出使淮南。"于是带领二十个随从一道，出使淮南。到达以后，因为是太宰做内主，三天过去仍然不能见到英布。随何便游说太宰说："淮南王不接见我，必定是认为楚国强大，汉国弱小，这正是我出使淮南的原因。假使我能和王相见，谈论的问题是对的呢，那正是大王所想听的；谈论的问题要是不对呢，就在淮南市面上将我们二十个人用斧头剁死，来表明淮南王仇视汉国而亲附楚国的心迹。"太宰便把话转告给了淮南王，淮南王接见了随何。随何说："汉王派使臣我恭敬地进献书信给大王的驾前，我私下感到奇怪，大王和楚国为什么这样亲近。"淮南王说："以臣子的身份面向北侍奉楚王。"随何说："大王和项王都同在诸侯之列，而以臣子的身份面向北侍奉他，必定是认为楚国强大，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那么，项王攻打齐国，亲自背着建墙的板筑，身先士卒，大王就应该出动淮南的全部人马，亲自率领，做楚军的前锋，可是现在只派出四千人去帮助楚军。以臣子的身份面向北侍奉他人，本来就像这样的吗？汉王在彭城作

战，项王没有离开齐境，大王应该将淮南的全部人马调过淮河，日夜会战于彭城下，大王拥有上万的人马，却没有派一个人渡过淮河，袖手旁观他们谁胜谁负。把国家托付给他人的人，本来就象这样的吗？大王挂着空名以臣子的身份侍奉楚王，却想保存实力依靠自己，我私下认为大王如此作法是不可取的。然而大王不反叛楚国，就是认为汉国弱小了。要说楚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天下人让楚国背上了不义的名声，因为项王违背盟约又杀害了义帝。然而楚王凭借征战的胜利自以为强大，汉王收服诸侯，还军坚守成皋、荥阳，运来蜀、汉两地的粮食，挖深护城河，加固营垒，分兵守卫边界堡塞。楚国还军，隔着梁地，深入敌国境内八九百里，想开战又不可能，攻城又军力不够，军粮还要靠年老体弱的人从千里以外转送来；楚军抵达荥阳、成皋，汉军坚守不出，楚军进又不能攻，退又不能脱身。所以说楚军是不能依靠的。假使楚国打败汉国，那么诸侯人人自危由于畏惧而互相援救。楚国的强大，恰恰招致诸侯各国以武力来对抗。所以说楚国不如汉国，这种形势很容易看出来。现在大王不亲附万无一失的汉国，而让自己去依靠处于危亡境地的楚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疑惑。我不认为淮南的兵力足够灭亡楚国。要是大王调发兵马反叛楚国，项王必定被牵制住；只要拖住项王几个月，汉王夺取天下就可以绝对成功。我请求同大王提着宝剑归附汉王，汉王必定会割地分封大王，又何况还有这淮南，淮南肯定为大王所有！所以汉王诚敬派遣使臣我进献愚计，希望大王留意呢。”英布说：“请准许我遵奉命令。”秘密答应反叛楚国而亲附汉国，没有敢泄露这一消息。

【原文】

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①]。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可遂杀楚使者，无使

归，而疾走汉并力[②]。"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击之耳。"于是杀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③]。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王杀之，故间行与何俱归汉[④]。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⑤]。布(甚)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⑥]。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⑦]。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⑧]。汉益分布兵而与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

【注释】

①舍传舍：住在宾馆。前"舍"，住。传舍，宾馆。

②构：造成。

③项声、龙且：二人皆项羽属下将领。　下邑：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④走：奔跑。　间(jiàn)行：秘密地从小路走。

⑤踞：伸开腿坐。　床：坐、卧之器具。　洗：洗脚，据《史记·郦生传》、《汉书·高帝纪》，刘邦经常如此："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这是不尊重人的习惯。

⑥《史记正义》高祖以布先分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礼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权道也。

⑦项伯：楚王项羽的叔父。

⑧故人：老朋友。　幸臣：宠幸之臣。

【译文】

楚国使者在英布那里，正急切地责求英布派兵，楚国使者住在宾馆里，随何径直进去，坐在楚国使者的上位，说："九江王已经归附汉国，楚国凭什么能够调派他的兵马？"英布大吃一惊。楚国使者

离开坐位。随何乘机劝英布说："大事的局面已经形成，可以顺势杀死楚国使者，不要让他回去，我们赶快到汉国去联合作战。"英布说："按使者您的指教办，乘势起兵攻打楚国吧。"于是杀死楚国使者，因而起兵攻打楚军。项王派项声、龙且进攻淮南，项王留下来攻打下邑。几个月后，龙且攻打淮南，击败了英布的军队。英布想带领军队跑到汉国，恐怕项王来追杀他，所以同随何一起从小路秘密地逃到汉王那里。

淮南王到了，汉王正跨腿坐在床上洗脚，召英布进去相见。英布大怒，后悔来到这里，想要自杀。退出后来到宾馆，所用帷帐、器物、饮食、随从和汉王居处相同，英布又大喜过望。于是就派人进入九江。项王已派项伯收编了九江兵马，将英布的妻妾子女全部杀死了。英布的使者联络到较多老朋友、宠幸的部下，带领几千人回到汉国。汉王增配兵马给英布，和他一起北上，沿路招兵，到达成皋。四年七月，汉王封英布为淮南王，和他一起攻打项籍。

【原文】

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①]。

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②]。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③]。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④]。"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⑤]。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⑥]。

【注释】

①刘贾:汉王刘邦的堂兄。 大司马:官职名,掌管军事。 周殷:项羽属下将领。 垓(gāi)下:邑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

②腐儒:迂腐的儒士。

③贤:多、胜过。

④图:考虑。

⑤护军中尉:协调各将领关系之武官职名。

⑥剖符:符,分封功臣的凭证;剖符谓将此凭证一分为二,朝廷、功臣各执一半。 庐江:郡名,辖今安徽西南一带,治所舒县,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衡山:郡名,辖今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治所邾县,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 豫章:郡名,辖约今江西余境,治所南昌,即今江西南昌市。

【译文】

汉五年,英布派人进入九江,夺得几个县。六年,英布和刘贾进入九江,诱降大司马周殷,周殷反叛楚国,就发动九江兵马和汉军联合攻打楚军,在垓下大败楚军。

项籍死去,天下平定,皇上设置酒宴。皇上贬低随何的功劳,说随何是迂腐的儒生,打天下哪里用得着迂腐的儒生。随何跪着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楚王没有离开齐境,陛下派出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能靠他们夺取淮南吗?"皇上说:"不能。"随何说:"陛下派我和二十个人出使淮南,到达后,达到了陛下的如意目的,这说明我的功劳胜过五万步兵、五千骑兵。然而陛下却说我是迂腐的儒生,夺取天下哪里用得着迂腐的儒生,这是为什么?"皇上说:"我正在考虑你的功劳。"于是任命随何做护军中尉。英布因而通过剖分符信被封为淮南王,建都于六县,九江、庐江、衡山、豫章等郡都归属英布。

【原文】

七年，朝陈①。八年，朝洛阳②。九年，朝长安③。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④。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⑤。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⑥。

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⑦。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⑧。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⑨。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⑩。王疑其与乱⑪。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⑫。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⑬。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⑭。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⑮。"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⑯。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

【注释】

①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②洛阳：都邑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③长安：汉都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④高后：刘邦之皇后吕雉，刘邦死后称高祖，吕后则称高后。 淮阴侯：即韩信，淮阴是韩信之封国，在今江苏淮阴市东南。

⑤夏：《史记志疑》案："夏"当作"春"。 梁王彭越：彭越，刘邦之大将，因功封梁王。 醢：肉酱；把人剁成肉酱的刑，称醢。

⑥候伺：侦察。

⑦中大夫：官职名贲（fèi）赫：淮南国臣僚，时任中大夫。 如：往。

⑧馈遗：赠送。

⑨从(cōng)容：安逸舒缓。 语次：谈过程。次，顺序述事，后项对前项称次。

⑩状：情况，过程。

⑪乱：男女之间不正当性关系。

⑫变：突发事件。 传：驿站车马。

⑬萧相国：即萧何，时任相国(丞相)。

⑭妄：随意，不负责任地。

⑮微验：暗中考察。

⑯族：灭族。

【译文】

七年，英布到陈县朝见皇上。八年，到洛阳朝见皇上。九年，到长安朝见皇上。

十一年，高后诛杀淮阴侯韩信，英布因此心怀恐惧。夏天，汉朝廷诛杀梁王彭越，并把他剁成肉酱，装起这肉酱分别赐给诸侯。肉酱送到淮南，淮南王正在打猎，看到肉酱，因而特别恐惧，秘密派部下集结兵马，并派人侦察相邻郡县的动静。

英布宠爱的姬妾有病，请求去看病。医家同中大夫贲赫对门而居，妾多次到医师家看病。贲赫认为自己是侍中，便送了厚礼给妾，并随妾在医师家饮酒。妾在侍候英布的时候，态度舒缓地谈到治病的经过，称赞贲赫是个忠厚诚实的人。淮南王发怒说："你从哪里了解他？"妾便详细说了有关情况。淮南王怀疑妾和贲赫淫乱。贲赫害怕，便称说有病。淮南王更加恼怒，想逮捕贲赫。贲赫要告发淮南王图谋变乱，乘坐驿车去到长安。英布派人追赶，没有赶上。贲赫一到，上书报告紧急情况，说英布有谋反的苗头，可以在英布尚未发动叛乱之前诛杀他。皇上看了贲赫的上书，便告诉萧相国。萧相国说："英布不应当有这等事，恐怕是仇人胡妄诬陷他。请将贲赫关押起来，再派人暗中调查淮南王。"淮南王英布见贲赫由于畏罪

逃亡，上书告发，本来就已经怀疑他报告了淮南国的秘密活动；朝廷使者又来，略有些验证，便杀了贲赫全族老小，发兵反叛朝廷。英布反叛的报告送到朝廷后，皇上便赦免了贲赫，并任命他做了将军。

【原文】

上召诸将问曰："布反，为之奈何？"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①]，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②]。令尹曰："是故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③]？"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④]。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筹策之计，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⑤]；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⑥]。""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⑦]。"上曰："是计将安出[⑧]？"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⑨]。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注释】

①竖子：小子，对人的贱称。

②滕公：即夏侯婴，刘邦大臣，因功封汝阴侯。曾任滕县县令，故称滕公。

③疏爵：谓分封爵位。疏，分。　南面：诸侯王面朝南接受群臣朝拜，故称。　万乘：指较大的诸侯国。　乘，四马兵车。

④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史记志疑》案：杀信、越并在十一年春，此语误。　一体：谓身份相同。

⑤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战国时指齐、赵等六国领地为山东。

⑥敖庾：即敖仓，秦时在敖山建的粮仓，又称"庾"，故名"敖庾"，其旧址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

⑦重：国家重器，指贵重之物。

⑧是：这(人)，指英布。

⑨皇子长：刘邦之第七子刘长。

【译文】

皇上召集各位将领询问道："英布反叛朝廷，对他怎么办？"都说："派兵攻打他，活埋这小子算了，还能怎么办！"汝阴侯滕公召来原楚国令尹，向他问这件事。令尹说："英布原本应当反叛。"滕公说："皇上割地封他为王，分赏爵位使他显贵。他南面而朝群臣是万乘大国之王，他反叛朝廷是何原因？"令尹说："去年杀了彭越，前年杀了韩信，英布和彭越、韩信这三个人，是功劳相同，又同样是异姓封王。自我怀疑灾祸将落到身上，所以反叛朝廷了。"滕公向皇上推荐令尹，说："我有一位门客薛公，曾是原楚国的令尹，这个人有筹画计策的谋略，可以问一问。"皇上于是召见询问薛公。薛公回答说："英布反叛朝廷不值得奇怪。假使英布的行动计出上策，山东一带就不再是汉朝廷所有的了；出于中策，胜负的结局就不清楚了；出于下策，陛下就可以安稳地垫上枕头睡觉了。皇上问："什么是上策？"令尹回答说："向东夺取吴地，向西夺取楚地，并吞齐地，夺取

鲁地，向燕、赵两地发布晓谕文书，坚固地守住这些地方，山东一带就不属于汉廷所有了。”“什么是中策？”“向东夺取吴地，向西夺取楚地，并吞韩地，夺取魏地，占据敖仓的粮食，封锁成皋的关口，胜负的结局就不清楚了。”“什么是下策？”“向东夺取吴地，向西夺取下蔡，将辎重财宝迁到越地，英布本人回到长沙，陛下就可以安稳地垫上枕头睡觉，汉朝廷没有什么事了。”皇上说：“英布的行动将会出于哪一策呢？”令尹回答说：“出于下策。”皇上说：“英布的行动为什么会废掉上、中策而出于下策呢？”令尹说：“英布原本是骊山的刑徒，自己努力当上了万乘大国的国王，这些都是为自己，不是顾及后世和替百姓后代考虑的人，所以说英布的行动要出于下策。”皇上说：“好！”便封给薛公千户食邑。于是策立皇子刘长做淮南王。皇上就调动兵马亲自率领向东进击英布。

【原文】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筹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①]。尽劫其兵，渡淮击楚[②]。楚发兵与战徐、僮间[③]，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④]。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⑤]。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

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甀[⑥]。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⑦]。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⑧]。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

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诸将率多以功封者⑨。

【注释】

①果如薛公筹之：《史记志疑》刘攽曰："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计，不尽如薛言，布取荆又败楚，遂与上遇，何尝归重于越，身归长沙乎，" 荆：刘邦堂兄刘贾的封国，其封地即上文之"吴"，地当今安徽东南部，江苏西南部和浙江北部等地区。 富陵：县名，在今江苏洪泽县西北。

②楚：刘邦少弟刘交的封国，其封地当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地区，都彭城，即今徐州市。

③徐：县名，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僮：县名，在今安徽泗县东北。

④奇：古时交战，以对阵相攻为正，以设计袭击为奇。

⑤散地：在本国领地与外敌作战，一旦战败或形势不利，士兵容易逃散回家，故称本地战场为散地。

⑥蕲：县名，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南。 甀(chuí)：乡名，在今安徽宿县南。

⑦壁：营垒。 陈："阵"之古字。 庸城：地名，与甀分相邻，在其北。

⑧长沙哀王：指长沙王吴芮之子成王臣。 绐(dài)：欺骗。 之：往。

⑨期思，县名，在今河南淮宾县东南。 率(shuài)多：一般、大概。

【译文】

英布开始谋反时，对他的将领说："皇上老了，厌恶打仗，必定不能自己带兵来。派遣各位将领来，各位将领中我只怕淮阴侯韩信和彭越，现在他们二人都已经死了，其他将领不值得害怕。"所以就反叛朝廷了。果真如薛公预料的那样，英布向东攻打荆国，荆王刘贾逃跑死在富陵。英布劫持了刘贾的全部兵马，渡过淮河攻打楚国。楚国派兵和英布在徐县、僮县之间作战，把全军分为三支部队，想靠三支部队相互支援的战法作为奇计。有人劝告楚将说："英布善于用兵，百姓向来怕他。况且兵法说：诸侯在本土作战，该战场是散地。现在把全全分成三支部队，英布打败其中的一支部队，其余

二支部队就都跑散了，怎么能做到互相援救呢！"楚将不听。英布果真打垮其中一支部队，其余二支部队四散逃跑了。

英布就向西进军，和皇上的军队在蕲县西边的甀乡相遇。英布的兵马十分精锐，皇上便以庸城为营垒，远远望见英布排兵布阵如同项羽的军队，皇上心里厌恶。皇上和英布隔阵相望，远远地对英布说："何苦要造反？"英布说："想当皇帝罢了。"皇上怒骂英布，于是两军大战起来。英布的军队战败逃跑，渡过淮河，多次停下来交战，都打了败仗，英布带着一百多人向江南逃去。英布原来同番县县令通婚，因此长沙哀王就派人欺骗英布，假意同他逃亡，引诱他逃往越地，所以英布相信并随同来到了番阳。番阳人在兹乡民众的田舍里杀死了英布，于是消灭了黥布。

皇上封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各位将领也大多因为平定英布的功劳受到封赏。

【原文】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①？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②！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③。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④。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⑤！

【注释】

①《春秋》：指孔子据鲁史所修的编年体史书。 英、六：皆古国名，皋陶的后代，公元前622年为楚所灭。 皋陶(gāo yáo)：一作"咎繇"，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偃姓，舜时曾掌管刑法。

②被：遭受。 拔：迅疾。 兴：兴起。 暴：突然。

③虐：残暴。

④用此：因此。 僇：耻辱。

⑤殖：孳生。 妒媢：嫉妒。 竟：终于。

【译文】

太史公说：英布的祖先，难道是《春秋》中记载的，被楚国灭亡的英国、六国即皋陶的后代吗？他受过黥刑，为什么迅速兴起得这么突然呢！项羽所活埋的人要用千万来计算，而英布总是残暴的祸首。英布功劳超过了其他诸侯，因此得以受封为王，但也不能免掉自身遭受人世间最大的耻辱。灾祸的兴起是由爱姬滋生出来的，嫉妒产生祸患，竟至因此使国家灭亡。

史记全译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题解】

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从秦末农民起义到楚汉相争、汉胜楚败，再到汉统一后与异姓诸侯王矛盾的历史发展进程。项羽、刘邦同是参加反秦起义，都道出了“天下苦秦久矣”，但秦亡后，矛盾的性质发生转化，结果楚汉互相争斗。本文既叙述了刘邦战胜项羽的结局，又特别点明了汉胜楚败的主要原因，表明了人心向背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同时恰当地记述了韩信在这一历史转变中的地位与作用。项羽失败后，文篇则深入记述了韩信与刘邦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文篇突出表现韩信是一位战略家。与写一般军事人物乃至于军事将领不同，此篇着重写出了韩信的战略战术思想：韩信有政治家的头脑，在楚汉相持时能洞悉天下事势，指出项羽必然失败的弱点所在，指导刘邦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能在刘项中原相持之时，避开项羽的正面主力，避实就虚，开辟第二战场，从北面包抄至项羽后方，在战略上造成对项羽两面夹击的形势，以致项羽于死地；具体战争中不写韩信之勇，而通过下魏破代、取赵胁燕、击齐败楚，写出他用兵的谋略。其中也突出了他肯于虚心向“降房”请教的高贵品质，及可“多多益善”而将兵的伟大才能。韩信是一位将《孙子兵法》运用于实际战争中的、军事艺术造诣甚深的杰出人才，司马迁表示了崇敬赞叹的心情。

具体表述韩信与汉家天子的关系时，本篇意在平反冤案，表明韩信并无谋反的心迹：武涉、蒯通说齐王，一疏一密，陈述了刘邦的不可信，说明韩信利用鼎足三立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王的必要，

但韩信始终无叛汉之意;在整个战争中迫于形势的需要,亦由于刘邦有意抑制韩信的发展,四次削减他的兵力,他任刘邦调遣,毫不介意,说明并无发展自己势力的企图;云梦之游,韩信被擒之前,他不知道刘邦"实欲袭信",虽曾想发兵反,但又"自度无罪"而作罢,故见其实无反意;与陈豨密谋事,留下许多破绽,更是写得不明不白;韩信死,高祖"且喜且怜之",教韩信谋反的蒯通获释而无罪,更见蹊跷;论赞之言实为反语,表明韩信实力最强时并无反汉之意,怎么可以"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呢?写韩信谋反,揭露了一个政治规律: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死的根本原因是刘邦"畏恶其能",就是害怕有一个军事政治谋略上都比自己高强的人在身旁会对自己的地位造成威胁,提出挑战。这样写表现了司马迁的政治勇气,因为韩信之死是刘邦定案的,刘邦是汉代开国之主,他作的结论司马迁表示怀疑是要冒风险的,所以文字写得隐蔽,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更加突出,《史记》写成为什么要"藏之名山",其意图更可想见了。

文学手法上表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对其人事业成败的意义与作用。少年韩信的一怒、一报、一忍,指导他的一生。怒而不满现实的世态炎凉,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报恩思想极重,使他感激刘邦而无意反叛,也说明刘邦政治上的成功;忍,说明他能退让以致于委曲求全,企图与刘邦相安共处。论赞表现他有追求爵禄的思想,以致锋芒毕露,冒犯了刘邦,留下隐患;加上他伐功矜能,更使刘邦接受不了而给他自己带来祸害。这都说明在"天下已集"的情况下,追求爵禄、伐功矜能,必然会造成统一与分裂的矛盾,而导致韩信被诛的悲惨结局。

【原文】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1]。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

者②。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③。食时信往，不为具食④。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⑤。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⑥！"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⑦。"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⑧；不能死，出我袴下⑨。"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⑩。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注释】

①淮阴：地名，在今江苏淮阴市西南。

②无行：没有好的品行。　治生商贾(gǔ)：以做买卖维持生计。

③下乡：淮阴县所属乡。　南昌：下乡一亭名。秦十里设一亭，置亭长一人。　晨炊蓐食：早上很早做饭，且端到床上吃掉。蓐(rù)，草垫子、草席。

④具：准备。

⑤母：对老年妇女的尊称，老太太。　漂(piǎo)：在水里冲洗丝絮。　竟：直到完结。

⑥王孙：古时对年青人的尊称，如同称"公子"、"少爷"。

⑦屠：以宰杀牲畜为业的人，即屠户。　若：你。　长大：又高又大。　中情：内心。

⑧众：当众。　能死：敢死，不怕死。

⑧袴：通"胯"，两腿间。

⑩孰：通"熟"，仔细，认真。　蒲伏：同"匍匐"，爬行。

【译文】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是平民的时候，家中贫困又没有好

的品行，不能被推选去做小吏，又不会做生意来维持生计，常常依从别人家寄托着吃点饭食，多数人都厌弃他。曾经多次依从下乡南昌亭长家寄托饭食，经过几个月，亭长的妻子对这事感到头痛，就在天亮前炊火把饭端在被褥里吃完了。到吃饭时韩信去了，不给他准备饮食。韩信也知道她的意思，生气，终于离开后就不再回她家了。

韩信在城墙下的河里钓鱼，在很多老太太在河里漂洗丝絮，有一位老太太看见韩信饿着，就每日把饭带给他吃，一直到几十天后漂洗丝絮结束。韩信很高兴，对漂洗的老太太说："我将来一定要重重的报答您老人家。"老太太生气说："男子汉不能养活自己，我只是哀怜少爷才送饭给你吃，哪里是希望你报答呢！

淮阴城的屠户中有年轻人侮辱韩信的，说："你虽然又高又大，喜欢佩带刀剑，内心却胆怯的。"大家侮辱他说："韩信你敢死，就用剑刺我；不敢去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这位年轻一番，弯下身去，从他胯下爬行过去。整个市场上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胆怯。

【原文】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①]。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②]。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③]。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④]。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⑤]："上不欲就天下乎[⑥]？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⑦]。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⑧]。何闻信亡，不及

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⑩；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⑪。"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⑫。"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⑬。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⑭。"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注释】

①杖：持，执。　戏下：即麾下，帐下。戏(huī)，同"麾"，帅旗。

②郎中：官名，负责宿卫君王之小官。

③干：求，求见。

④汉王：即刘邦。刘邦在参加反秦起义胜利后，被项羽分封为汉王，故称。　楚：此指项羽。项羽分封十八王时，封自己为西楚霸王，故时称楚。　连敖：官名，负责管理粮仓。

⑤坐法：因违法而犯罪。　辈：批，同类人。　滕公：即刘邦将领夏侯婴，因秦时曾为滕县县令，故名。

⑥就：成就，得到。

⑦治粟都尉：官名，负责管理军中粮饷。

⑧南郑：地名，在今陕西汉中市。

⑨国士：国中的杰出人士。　王：统治。　事：用。

⑩顾：但，只是。

⑪吾为公以为将：我为了您而以他为大将。

⑫素慢：一向傲慢。

⑬坛场：举行典礼的场所。

【译文】

等到项梁渡过淮水，韩信带着剑去依从他，处在项梁麾下，谁也不知道还有他这个人。项梁失败，又归属项羽部下，项羽任命他做郎中。多次拿出计策求见项羽，项羽不采纳。汉王进入蜀地，韩信从楚王部下逃亡归顺汉王，还没有能让人知道他的名声，做了个连敖官。因为违法犯罪应当处斩，同一批的十三个人都已被斩杀，依次轮到韩信受斩，韩信于是抬头仰视，正好看见了滕公，说："君上不是想成就天下大事吗，为什么要斩杀天下壮士！"滕公觉得他的话语奇怪，又看他的相貌威武雄壮，放了他不予处斩。和他交谈，非常高兴。把他推荐给君上，君上委任他做治粟都尉，君上还没有把他看得奇特。

韩信多次和萧何交谈，萧何认为他奇特。到了南郑，各个将领在前来的道路上逃跑的有几十人，韩信估计萧何等人已经把他的情况对君上谈过，君上不重用我，也就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来不及向汉王报告，自己就去追了。有人来告诉君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君上非常生气，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膀。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君上，君上又生气又高兴，骂萧何说："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君上说："你所追的是什么人？"说："是韩信。"君上又骂着说："各个将领逃跑的要用十来计数，你不去追谁；说追韩信，是欺骗。"萧何说："其他各个将领都是很容易得到的，至于像韩信，国中的杰出人士除了他没有第二个。您王一定想长期在汉中称王，没有用得着韩信的地方；一定想争个整个天下，除了韩信再没有可以同他一道谋划事情的人。只

看您王的策略是怎么样的决定罢了。”汉王说：“我也想向东去发展的，怎么能不得志地长久停住在这里呢？”萧何说：“您王考虑一定要向东去发展，能用得上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不能重用韩信，韩信最终会逃跑的。”汉王说：“我看着您的面子任命他做将军。”萧何说：“即使做了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汉王说：“任命他做大将军。”萧何说：“非常荣幸。”于是汉王想把韩信召唤过来委任他。萧何说：“您王向来傲慢对人无礼，如今要委任大将就像呼唤小孩子一样似的，这就是韩信要离去的原因呀！您王一定想委任他，选择一个吉日良辰，先进行斋戒，设置一个坛场，举行完备的礼仪，才可以啊。”汉王答应了。各个将领都很高兴，人人都认为自己会被委任做大将。到了委任大将的时候，一看原来是韩信，整个军队都感到惊讶。

【原文】

信拜礼毕，上坐[①]。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②]：“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③]？”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④]：“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⑤]。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⑥]。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⑦]。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⑧]。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⑨]。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⑩]。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⑪]。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13]！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13]。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14]。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15]。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16]。”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注释】

①上：指汉王刘邦。

②谢：推辞。

③乡：通“向”。　邪：通“耶”。

④贺：赞许。

⑤惟：虽，即使。　为：认为。

⑥喑噁(yìnwù)：发怒声。　叱咤(chìzhà)：怒斥声。　废：偃伏。　任属(zhǔ)：信任，托付。　特：只，只是。

⑦呕呕(xū)：温和的样子。　使人：任用人。　印刓敝：官印都摩弄坏了。刓，同“玩”。

⑧彭城：地名，即今江苏徐州市。

⑨有：通“又”。　义帝之约：即诸将入关前，楚怀王曾和他们订立的“先入关中者王之”盟约。义帝，即项梁拥立的楚怀王孙心，后项羽尊他为义帝。　以亲爱王：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

⑩迁逐义帝置江南：项羽分封诸侯后，将义帝迁居长沙郴县，中途又令吴芮、黥布将其杀害。

⑪劫：被胁迫。　强：勉强。

⑫思东归之士：指刘邦在南郑时，从关东和关中带来的士兵。

⑬三秦王：指项羽在关中所封的三位秦降将，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因而如下文，关中又称为"三秦"。 新安：地名，在今河南渑池县东南。 阬：同"坑"。

⑭武关：关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 法三章：即刘邦进驻咸阳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⑮失职：失去应得官职和爵位。 恨：遗憾。

⑯传檄：发布声讨的文书。

【译文】

韩信委任做大将的礼仪结束，君上坐下来。汉王说："丞相多次谈到将军，将军拿什么计策来教导寡人？"韩信推辞一番，乘机询问汉王说："如今向东去要和他争夺天下大权的人，难道不是项王吗？"汉王说："是。"说："大王自己预料在勇敢、凶悍仁厚、强力方面和项王相比谁强？"汉王沉默了好久，说："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加以赞许地说："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然而我曾经事奉过他，请允许我说说项王的为人。项王盛怒喝斥时，吓得千人都要倒伏，然而他不能任用嘱托贤将，这只不过是一种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有礼，慈爱关怀，说起话来非常温和，别人有了病痛，流着眼泪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人家吃，但到了使用人建立了功劳应当封给爵位的，封爵的印拿在手上都玩得没有棱角了，仍然不忍心授给人家，这是所说的妇人般的仁爱。项王虽然称霸天下而让诸侯们臣服自己，但他不住在关中而建都在彭城，有违背义帝订立盟约的行为，并且任用自己的亲信和所偏爱的人做王，诸侯们心中不平。诸侯们见到项王把义帝迁徙驱逐要安置在江南，也都回去赶走了原来的君主而占据好地块自己确立做王。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没有不被摧残毁灭的，天下很多人产生了怨恨，百姓不亲近归附，只不过是运用威势强力劫持他们服从罢了。名义上虽说称霸，实际上失掉了天下人心。所以说他的强势容易转变为弱势。如今大王果

真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武勇猛的将士，没有什么敌人不可以诛杀！用天下的城邑来封赏有功的大臣，没有什么人才不来顺服！出动仁义之师并依从想着归向东方的士兵，没有什么势力不可以驱散！况且三位秦王原来都是秦将，统率秦地的子弟作战好几年了，被他们杀死加上逃亡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又欺骗投降于他的众多诸侯，到达新安，项王用欺诈手段坑杀了秦朝的投降士兵二十多万人，只有章邯、司马欣、董翳得以脱离灾难，秦地的父老兄弟怨恨这三个人，恨入骨髓。如今楚王凭借着威势，强行封这三个人做王，秦地民众没有谁是爱护他们的。大王进入武关以后，秋毫都没有侵犯，废除了秦朝的苛法，和秦地民众相约，只有三章法律，秦地民众没有人不是想让大王做秦地的王。在和诸侯的盟约中，大王应当做关中王，关中的民众都是了解的。大王失去了应有的职位进入汉中，秦地民众没有人不感到遗憾。如今大王发兵往东，三秦地区靠发布一道檄文就可以平定了。”于是汉王特别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是太晚了。就听从韩信的计谋，部署给各个将领所要攻击的目标。

【原文】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①。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②。合齐、赵共击楚③。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④。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⑤。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⑥。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⑦。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⑧。魏王

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⑨]。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⑩]。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阏与[⑪]。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⑫]。

【注释】

①陈仓：地名，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 定三秦：公元前206年，刘邦采用韩信的计策，暗渡陈仓，击败雍王章邯，进入咸阳城，司马欣与董翳亦投降。

②汉二年：即公元前205年。 关：函谷关。 魏：指后来起义自立为魏王的魏豹。 河南：指后来被项羽封为河南王的申阳。 韩：指后来被项羽封为韩王的郑昌。 殷：亦是后项羽所封的殷王司马卬。

③齐：指兼并而自立的齐王田荣。 赵：指被张耳陈余封立为赵王的赵歇。

④京：京县，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索：亦名索亭，在今河南荥阳县。

⑤谒归：请求回家。 河关：即蒲津关，亦名临晋关，在今陕西大荔县东的黄河西岸。

⑥郦生：即刘邦之谋士郦食其。

⑦左丞相：领兵之虚衔。

⑧蒲坂：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西黄河东岸，隔河与蒲津关相对。 夏阳：地名，在今陕西韩城市西南。 木罂(yīng)缻(fǒu)：木盆、木桶一类。 安邑：地名，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⑨河东郡：汉新置郡名，治所为安邑。

⑩张耳：原为农民起义军将领，后归顺汉王。 代：赵歇为赵王后，封陈馀为代王，号成安君，后来赴任，又派夏说(yuè)为相国守代。

⑪后九月：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凡有闰月即置于年末，故有“后九月”，即闰九月。 禽：通“擒”。 阏与：地名，在今山西和顺县。

⑫距：通“拒”，抵御。

【译文】

八月，汉王发兵经过陈仓向东进军，平定了三秦地区。汉二年，

出了函谷关，收服了魏王、何南王，韩王、殷王都来投降。会合齐王、赵王的兵力共同进击楚王。四月，到了彭城，汉王的军队失败溃散回来了。韩信重新收集兵众在荥阳和汉王相会，再次在京县与索城一带打败楚军，由于这个缘故楚军最终不能再往西面前进了。

汉王在彭城失败后退，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也就逃离汉王投降楚王，齐王、赵王也反叛汉王与楚王和好。六月，魏王魏豹请假回家探望父母的疾病，到了封地国境，就断绝黄河西岸的蒲津关反叛汉王，与楚王相约和好。汉王派出郦食其去游说魏豹，没有成功。这年八月，任命韩信做左丞相，出击魏王。魏王把盛大兵力摆在蒲坂，堵住临晋渡口，韩信就更多地增设疑兵，陈列船只显出想要渡过临晋，但伏兵却从夏阳用木制的盆瓮把军队偷偷渡过黄河，袭击安邑。魏王魏豹大惊，领着兵迎接韩信，韩信因而俘虏了魏豹，平定魏地设置为河东郡。汉王派遣张耳与韩信一道，领着军队往东，再到北方去进击赵王、代王。闰九月，打败了代兵，在阏与擒获了夏说。韩信攻下魏地击败代王，汉王就派人收集他的精兵，到荥阳去抗御楚王。

【原文】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①]。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②]："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③]。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④]。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⑤]。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⑥]；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

头可致于戏下⑦。愿君留意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⑧。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⑨！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注释】

①井陉(xíng)：即井陉口，地名，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

②李左车：赵国陈馀之谋士，广武君为其封号。

③西河：即指黄河，因在赵国之西，故云。 喋(dié)血：形容激战而血流得很多。

④馈：运送。 樵：砍柴。 苏：取草。 爨(cuàn)：炊，做饭。 宿饱：常饱。宿，平素。

⑤方轨：两车并行。方，本指两舟并行。轨，车子两轮间的距离，此指车。

⑥假：借，暂时拨给。 间(jiàn)道：偏僻抄近的小道。 辎重：军需物资，此指粮草。

⑦戏下：即麾下。

⑧罢：通"疲"。

⑨加：施加，对付。

【译文】

韩信和张耳带领几万士兵，想往东攻下井陉进击赵国。赵王和成安君陈馀听说汉王将要击袭他们，就在井陉口聚集兵力，号称有二十万人。广武君李左车劝告成安君说："听说汉将韩信渡过西河，俘虏了魏王，擒获了夏说，刚刚在阏与血战过，如今又加上张耳的辅佐，计议中要攻下赵国，这是乘着胜利离开本土去到远方战斗，他的锋芒不可阻挡。我听说千里运送粮草，士兵会要挨饿；临时砍

柴割草来做饭，军队就不能经常吃饱。如今井陉的道路，狭窄得不能两车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几百里，它的态势是粮食一定在队伍的最后。希望您临时拨给我三万名奇兵，抄偏僻小路去断绝他部队的粮草供应；您挖出深沟筑起高高的营垒，坚守营寨不和他交战。他们往前不能战斗，想退又不能回头，我的奇兵断绝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在野外也掠取不到食物，不到十天，这两位将领的头颅就可以送到您的帐下。希望您注意我的计策。不能的话，一定会被这两个人所擒获了。”成安君，是一位儒生，常常称说仁义之师不需要采用欺诈的计谋和奇妙的策略，说：“我听兵法上说有十倍于敌方的兵力就去包围他，有一倍的兵力就进行战斗。如今韩信的军队号称有几万人，其实不超过几千人。能够经过千里路程来袭击我国，也已经极度疲劳了。如今像您说的那样回避不去正面迎击，以后再有更大的军队来犯，怎么去对付呢！那么诸侯也会说我们胆怯，并轻易地来讨伐我们了。”不听从广武君的计策，广武君的计策放弃而不采用。

【原文】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①。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②。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③：“赵见我走，必空壁追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④。”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⑤！”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⑥。”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⑦。”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⑧。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⑨。于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

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10]。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11]。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12]。

【注释】

①间视：暗中窥探。　乃：才。
②止舍：停止行军，驻扎下来。
③萆山：隐蔽在山上。萆，同"蔽"。
④空壁：倾巢出动使军营空虚。壁，军营。
⑤裨将：副将。　传飧(sūn)：传令吃一点儿饭。飧：饭食。
⑥详：通"佯"。
⑦阻：艰阻。
⑧陈：通"阵"，排开阵式。
⑨平旦：太阳刚出地平线。
⑩殊死：决死，拼命。
⑪遁：逃。
⑫泜(chí)水：地名，即今槐河，源出于今河北赞皇县西南。

【译文】

韩信派人暗中窥探，知道他们不采用广武君的计策，回来报告，就特别高兴，才敢领兵径直前行。还差三十里到井陉口，停下来驻扎。半夜传令出兵，选出轻锐骑兵二千名，让每人拿一枝赤色旗帜，从偏僻小道隐蔽在山上注视着赵军，告诫他们说："赵军见到我方逃跑，一定倾其守壁的军队来追赶我们，这时候你们飞快进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的旗帜，竖起汉军的赤色旗帜。"命令副将传令开

一顿小餐，说："今天打败赵军后大会餐！"各个将领谁都不相信，假装答应说："是。"对军中下级官吏说："赵军已经先期占据优良地势筑了营垒，他们将会在还没有看见我方大将的旗帜和仪仗鼓吹，是不肯攻击我军先头部队的，恐怕我们一到艰险的地方就打回转。"韩信就派一万人做先头部队，出了井陉口，背靠黄河摆开战斗行列。赵军望见以后就大笑起来。天刚亮，韩信竖起大将旗帜摆列仪仗鼓吹，吹打着走出井陉口，赵军打开营门出来迎击，双方大战了好长时间。这时，韩信、张耳假装丢弃旗鼓，逃往黄河岸边的列阵部队。列阵部队开放阵口放他们进去，重新和赵军激战。赵军果然倾巢出动来争夺汉军的鼓旗，追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经进入岸边的列阵部队，士兵都拼死战斗，不可能被打败。韩信所派出的二千轻骑兵，一起等候赵军倾巢出动追出来争夺战利，就奔驰进入赵军营垒，把赵军的旗帜都拔下来，竖立起汉军的二千面赤色旗帜。赵军已经不能取胜，不能俘获韩信等人，就想回到营垒中去，看见营垒里都是汉军的赤色旗帜，就大惊失色，认为汉军都已经俘获了赵王的将领，军队于是大乱，纷纷逃跑，赵将虽然要斩杀他们，也不能禁止。于是汉兵进行夹击，大量打败并俘虏了赵军，在泜水旁斩杀了成安君，擒获了赵王歇。

【原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①]。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②]。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③]："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④]。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⑤]。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⑥]'？且

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⑦；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⑧！”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注释】

①购：悬赏征求。

②乡：通“向”。

③效首虏：呈献首级俘虏。

④兵法：指兵法中讲到。 倍：通“背”。《孙子·行军篇》中云：“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杜牧在注此篇时曾云：“太公曰：‘军必左川泽而右丘陵’。”

⑤顾：而，不过。

⑥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孙子·九地篇》云：“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⑦非得：没有得到。 素：平素。 拊(fǔ)循：抚爱顺从，此引申为接受训练听从指挥。拊，抚慰。 士大夫：此指一般的将士。 市人：集市上的人，此喻为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士兵。 自为战：主动独立地为自己而战。

⑧宁：难道，怎么。

【译文】

韩信于是命令军中不要杀了广武君，有能将广武君活捉的奖赏千金。于是有把广武君捆绑起来把他送到韩信帐下的，韩信就给解开绑绳，让他向东坐着，自己向西坐在对面，像对老师一样的侍奉他。

各个将领来呈献首级俘虏，都表示祝贺，乘机询问韩信说：“兵法中讲行军布阵要右面和背面靠山，前面和左面临水，这次将军命令我们反而要背着水布阵，说打败了赵军以后会餐，我们心里不服。然而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战术啊？”韩信说：“这也在兵法

上，只是各位没有仔细考察罢了。兵法上不是讲到‘把战士陷入要受死之地然后他才能活下来，把部队布置在会灭亡之地然后他才得以保存’？况且我韩信没有得到机会在平素训练将士让他们听从指挥，这就是所说的‘驱赶着集市上的人来投入战斗’，当时的情势非把他们布置在死亡的境地，让人人去顽强地为自己的生存而作战；现在如果把他们放在有生路的地方，都会逃跑了，难道还能够用得上他们吗！”各位将领都心服地说：“好。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

【原文】

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①]？”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②]！”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③]。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④]。”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⑤]。”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鄗下，身死泜上[⑥]。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⑦]。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⑧]。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⑨]。今将军欲举倦獘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⑩]。燕、齐相持而不下，

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11]。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12]？"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13]。燕已从，使諠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14]。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15]。"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16]。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注释】

①仆：自谦之辞。　何若：如何，怎样。

②权：权衡，商议。

③诚：假如。　禽：通"擒"。

④侍：侍奉。

⑤委心：倾心。　归计：听从计策。

⑥鄗(hào)：鄗县，地名，在今河北高邑县东。

⑦不终朝：不到一个早晨。终朝，早晨。

⑧辍(chuò)：停止。　耒(lěi)：古代的一种农具，形似木叉。　褕(yú)衣甘食：漂亮的衣服，甘甜的食物。　倾：侧。

⑨罢：通"疲"。

⑩倦獘(bì)：疲倦困乏。　顿：停顿，驻扎。　情见势屈：实情显现，优势削弱。见，"现"字古字。　距：通"拒"。

⑪燕齐：即燕国、齐国。　刘项：即刘邦、项羽。　权：秤锤，此指胜负各占的比重。

⑫由：遵循，采取。

⑬案甲：屯兵不动。案，通"按"。　镇：安定。　牛酒：牛和酒。古代用作

馈赠、犒劳、祭祀的物品。 飨：宴请。 醳(yì)兵：以肉食犒劳士兵。

首：向，对着。 咫(zhǐ)：八寸。 暴(pù)：显现。

⑭谊言者：辩士。谊，通“谖”，欺诈。

⑮声：造出声势。

⑯从风而靡：听到风声，立刻投降。靡，倒下。

【译文】

于是韩信询问广武君说：“我想往北去进攻燕国，向东去攻打齐国，怎样做才能成功？”广武君推辞说：“我听说败军的将领，不可以谈论勇敢；亡了国家的大夫不可以谋划国家的生存。如今我是一个失败亡国的俘虏，怎么值得来商议战争的大事呢！”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住在虞国但虞国灭亡了，他就在秦国却使秦国称了霸，不是他住在虞国就愚蠢而到了秦国就智慧了，是用他不用他，听从他不听从他的关系。假如让成安君听从了你的计策，像我韩信也就已经被您擒获了。因为不采纳您的意见，所以我韩信得以侍奉您了。”因而坚持请问说：“我倾心听从计策，希望您不要推辞。”广武君说：“我听说智慧的人千次虑事，必定会有一次失误；愚蠢的人千次虑事，必定会有一次收获。所以说‘狂夫发表的意见，任圣人从中选择’。只恐怕我的计策未必是值得采纳，但愿献出愚诚忠心效力。成安君本来有百战百胜的计策，一旦失误了，军队在鄗下被打败，自身也死在泜水旁。如今将军渡过了西河，俘虏了魏王，在阏与擒获了夏说，一出师就夺下了井陉，不到一个早晨就打败了赵军二十万人，诛杀了成安君。声名闻于海内，威势震动天下，农夫们感到振奋，没有谁不是放下农具停止耕作，吃好的，穿好的，侧着耳朵听以便等待您的命令。像这样，是将军的长处。然而民众劳苦士卒疲惫，在实际上很难以加以运用。如今将军欲出动疲倦困乏的兵士，驻扎在燕国坚固防守的城下，想开战又害怕时间拖久了力量上不能将它攻下，实情显现，优势削弱，时日长久，粮食耗尽，而弱小的

燕国不能降服，齐国必定在边境抗拒来增强自己了。和燕国、齐国互相对峙不能攻下，那么刘项双方胜负的比重还是不能分辨清楚的。像这样，是将军的短处了。我愚蠢，私下认为攻燕代齐的想法也是一种失策啊！所以善于用兵的不拿自己的短处去攻击别人的长处，而应该拿自己的长处去攻击别人的短处。"韩信说："那么该采取什么办法呢？"广武君回答说："现在替将军着想，不如按兵不动，停止军事行动，安定赵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百里地界以内，每日送来牛和酒，用来宴请将士和犒劳兵众，头向北边摆出从大路上去进攻燕国的架势，然后派遣辩士带着短短的一封信，把您的优长处显现在燕国面前，燕国必定不敢不听从。燕国已经顺从，再派出说客往东去通告齐国，齐国必定会闻风而降服，即使有睿智的人，也不知道怎样替齐国出主意了。像这样去做，那么夺取天下的大事就可以图谋了。作战本来就有先虚张声势而后采取实际行动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况。"韩信说："好。"听从他的计策，派出使者出使燕国，燕国闻风就投降了。于是派遣使者去禀报汉王，因而请求立张耳做赵王，来镇抚赵国。汉王答应了，就封张耳做了赵王。

【原文】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①。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②。至，宿传舍③。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④。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注释】

①宛(yuǎn)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叶(shè):地名,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黥布:即英布,详《黥布列传》。 成皋: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②修武:地名,在今河南获嘉县。

③传(zhuàn):舍;客馆。

④上:指汉王。 麾:指挥作战用的旗子。 易置:调动官职。

【译文】

楚王多次派出奇兵渡过黄河攻击赵地,赵王张耳、韩信往来救援,因而在行军中安定赵地城邑,派出兵众前去支援汉王。楚王正紧急在荥阳包围汉王,汉王向南突围,到达宛、叶一带,得到了黥布,奔入成皋,楚王又重新把他紧急包围。六月,汉王从成皋突围,往东渡过黄河,单独和滕公一道,依从驻在修武的张耳之军。到了以后,先住在客馆里。第二天早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者,驰马进入赵王的营垒。张耳、韩信还没有起床,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取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用指挥旗召集各位将领,作了一些官位的调动。韩信、张耳起床,才知道汉王来了,大为震惊。汉王夺取了他们两人的军队,就命令张耳防备驻守在赵地,委任韩信做相国,收集赵地还没有发往荥阳去的兵士攻击齐国。

【原文】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①]。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②]:"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③]?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④]?"于

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5]。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菑[6]。齐王田广以郦生卖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7]。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8]。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9]。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10]。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11]。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12]。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13]。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14]。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15]。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16]。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17]。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18]。愿为假王便[19]。"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20]："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21]！"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22]："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23]。不然，变生[24]。"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注释】

①平原：即平原津，由河北进入山东的重要的渡口。 郦食其(yìjī)：刘邦

之谋士，说齐归汉。

②蒯通：原名蒯彻，为避汉武帝刘彻讳而败，原为齐范阳（今山东梁山县西北）人，楚汉之有名的辩士。

③间使：密使。

④伏轼：伏在车前的横木上，此即指坐着车子。　掉：摇，鼓弄。　竖儒：鄙贱儒生。

⑤罢：撤除。

⑥历：地名，在今山东济南市。

⑦享（pēng）："烹"之古字，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煮死。　高密：地名，在今山东高密县西。

⑧龙且（jū）：项羽部下之将领。

⑨合：交战。

⑩穷战：极尽全力攻战。

⑪深壁：深沟高垒，坚守不战。

⑫易与：容易对付。

⑬潍水：水名，南北走向，源于山东莒县北，流入渤海莱州湾。

⑭壅：堵塞。　详：通"佯"。　还走：从原路败回。

⑮水东军：留在潍水东岸的军队。

⑯追北：追赶败退的士兵。北，败退。　城阳：城名，在今山东荷泽市东北。

⑰汉四年：即公元前203年。

⑱边：接近，临近。

⑲假王：王的代理人。

⑳发：打开。

㉑旦暮：早晚。　若：指韩信。

㉒蹑（niè）：踩。

㉓遇：对待。

㉔变：变故，指背叛。

【译文】

韩信领兵向东行进，还没有渡过平原津，听说汉王派郦食其已

经通过游说夺下了齐国，韩信就想停止前进。范阳地方的辩士蒯通游说韩信说："将军接受诏令攻击齐国，而汉王又单独派一个密使去夺下齐国，难道有诏令叫将军停止前进吗？为什么可以不前进呢！况且郦生只是一位士人，坐着车子鼓弄三寸不烂之舌，夺下了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将军统率几万兵众，一年多才攻下赵国五十多座城，担任将军好几年，反倒不如一个鄙贱儒生的功劳吗？"于是韩信认为他说得对，听从他的计策，就渡过黄河。齐王已经听从郦食其，就留下他一起纵情饮酒，撤除了防备汉军的守备。韩信乘机袭击齐国历城周围的部队，就到达了临菑。齐王田广认为郦食其是出卖了自己，就烹杀了他，而逃跑到了高密，派出使者到楚王处请救援救。韩信已经平定了临菑，就往东追击田广到达高密城西面。楚王也派出龙且率领兵马，号称二十万人，前来援救齐国。

齐王田广、龙且两军联合和韩信作战，还没有开始交战。有人游说龙且说："汉兵远来穷极全力作战，他的锋芒不可以阻挡。齐、楚两国处在自己的土地上交战，士兵容易失败溃散。不如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让齐王派他的可靠臣子去招集已经亡失的城邑，失亡城邑中的民众听说他们的国王还活着，楚王又前来援救，必定会反叛汉王。汉兵行进二千里住在客地，齐国的城邑又都反叛，情势发展不可能得到粮食，就可不交战就降服他。"龙且说："我平生知道韩信的为人，是容易对付的。再说来援救齐国不经过战斗就降服了他，我有什么功劳？如今交战并战胜了他，齐国的一半土地就可以得到了，为什么要停止战斗！"于是决定开战，和韩信夹着潍水摆开阵势。韩信就在夜晚做了一万多条口袋，在当中满满地装上沙土，把潍水上游堵塞住，带领一半军队渡过潍水，攻击龙且，又假装打不赢，从原路败退。龙且果然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韩信胆怯。"就追击韩信渡过潍水。韩信派人去决开堵塞的沙袋，巨大水流一下子就冲了下来。龙且的军队一大半不能渡过来，就紧急加强攻击，杀死了龙且。龙且在潍水东岸的军队也溃散逃跑，齐王田广逃亡离去

了。韩信就追击败退的士兵到达了城阳，把楚军的士卒全部俘获了。

汉四年，就全都降服平定了齐地。派人向汉王上书说："齐国狡诈多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南面和楚国临近，不设一个代理王来镇抚，它的局势不会稳定。我希望做个代理齐王，这样做有利。"正当这个时候，楚王正紧急在荥阳包围住汉王，韩信派的使者到达，打开上书，汉王大为恼怒，骂着说："我被困在这里，早晚盼望你来辅助我，却竟然想自立做王！"张良、陈平踩汉王的脚，并附在汉王的耳边告诉说：汉军正处在不利的境地，难道能禁止韩信做王吗？不如乘机就封立他，很好地加以对待，让他自己镇守齐国。不这样做的话，会发生变乱。"汉王也醒悟过来。因而再次骂着说："大丈夫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真王，何必做什么代理王！"就派遣张良前往封韩信做齐王，征集他的兵力来攻打楚王。

【原文】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1]："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2]。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3]。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4]。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5]。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6]。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7]。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8]。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9]？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10]？"韩信谢曰：

"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11]。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12]。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13]。幸为信谢项王[14]！"

【注释】

①盱眙(xūyí)：地名，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②勠(lù)力：合力。有时亦写作"戮力"。

③分：职分，职掌范围内。 厌：满足。

④不可必：不值得信赖。 必：确信。 掌握：握在手掌中。 数(shuò)：多次。 倍：通"背"。

⑤禽：通"擒"。

⑥须臾：片刻。此指延缓、残喘之意。

⑦权：秤锤，砝码。比喻决定轻重的关键。

⑧右投：指依附刘邦。 左投：指依附项羽。古代地理方向以西为右，以东为左，西为刘邦，故云。

⑨参(sān)：同"叁(三)"。

⑩固：本来。

⑪执戟：此与上句"郎中"为互文，即指低级官吏。 画：谋划。 倍：通"背"，下文之"倍"亦同此。

⑫解衣衣(yì)我：脱下衣服给我穿。 推食食(sì)我：让出食物叫我吃。

⑬夫人：那个人。夫，指示代词。

⑭幸：希望。

【译文】

楚军已丧失了龙且，项王恐惧，派盱眙人武涉前去游说齐王韩信说："天下人共同遭受秦朝暴虐的痛苦已经很久了，所以相互协力攻击秦王朝。秦王朝已被打败，计议功劳划割地块，分得国土后在那里称王，来休养士卒。如今汉王重新发兵往东，侵犯别人的职

分，抢夺人家的封地，已经攻破三秦地区，又领兵走出函谷关，收集各个诸侯的兵力用来往东攻击楚王，他的意志是不全部吞并天下就不罢休，他的不知道满足达到了如此的严重。而且汉王是不可信赖的人，曾经他有好多次是握在了项王的手掌中，项王出于怜悯他让活了下来，然而他只要能逃脱，就违背约定，重新攻击项王，他的不可以亲近信任到了如此此步。如今您虽然自认为和汉王有深厚交往，替他用尽全力带兵打仗，但最终是会被他所擒获的。您所以能够延缓到今天的原因，是由于项王还存在。当今刘项二王的事，轻重的关键全在于您。您投向右方那么汉王就会获胜，投向左方那么项王就会获胜。项王今日灭亡了，那么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您。您和项王有旧交，何必不反叛汉王和楚王联合和好，将天下三分而自己来称王？如今放弃这个机时，而自己坚决信赖汉王来攻击楚王，作为一个明智的人本来就该像这样做吗！”韩信辞谢说：“我事奉项王，官职不过是个郎中，地位不过是个执戟的卫士，意见不听从，谋划不采用，所以背叛楚王而归顺汉王。汉王授给我上将军的印绶，拨给我几万兵众，解下自己的衣裳给我穿，分出自己的食物给我吃，意见听从计谋采用，所以我能够到达今天这个地步。那个人深深地亲近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即使是会死也不改易。希望替我辞谢项王！

【原文】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①]：“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如何？”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②]。”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间[③]。”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④]。”

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熛至风起⑤。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⑥。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⑦。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⑧。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⑨。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⑩。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⑪。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⑫。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⑭。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⑮。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⑯。"

【注释】

①相人：给人看相。

②骨法：人体骨骼长相。　容色：面容、气色。　参：参酌，综合。

③愿少间：希望暂时回避一下，即屏退左右。间，空隙。

④面：双关语，本为面部，暗指面向刘邦。　背：亦双关语，本为背部，暗指

背叛刘邦。

⑤桀：通“杰”。 建号壹呼：建立名号，一起呼应。 杂遝(tà)：众多而杂乱。遝，通“沓”。 熛(biāo)：迸发的火焰。

⑥涂：稀泥，引申为涂抹。 暴(pù)：晒。 中野：原野之中。

⑦西山：泛指京、索西南的山地。

⑧距：依据。 巩：地名，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雒(luò)：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尚火德，忌水，遂改东都洛阳为雒阳，三国以后复改为洛阳。 河：黄河。 折北不救：受挫折败逃不能自救。 智勇俱困：刘邦、项羽两败俱伤。智，指刘邦。勇，指项羽。

⑨内府：仓库。 罢：通“疲”。 容容：动荡不安的样子。 倚：凭恃，依靠。

⑩县：“悬”之古字。

⑪披：披露。 输：献出。

⑫参：即“三”字。 鼎足：鼎有三条腿，即指三分。

⑬西乡：指向西去制止楚、汉分争。 乡：通“向”。 响应：象回音一样响应。响，回音。

⑭割大弱强：分割大的、削弱强的诸侯国。

⑮案：通“按”，安定，安抚。 故：旧有的。 胶泗之地：胶河和泗水两河流域，泛指今山东一带。 怀：怀柔。 深拱揖让：从容有礼，诚挚谦让。

⑯孰：“熟”之古字，仔细，周详。

【译文】

武涉已经离去，齐地人蒯通知道掌握天下轻重的关键的是韩信，想找出一种奇妙的计策来感动他，用给人看相的手法游说韩信说：“我曾经学习过给人看相的技艺。”韩信说：“先生怎样给人看相？”回答说：“一个人的高贵卑贱在于骨骼，忧愁喜悦在于面色，成功失败在于决断，按这三项给人看相，万无一失。”韩信说：“好。先生看我的相怎么样？”回答说：“希望其他人暂时回避一下。”韩信说：“左右的人员离去吧！”蒯通说：“看您的面相，不超过封侯，而且还有危险并不安全。看您的背相，高贵得不可言状。”韩信说：“怎么讲？”蒯通说：“天下刚刚发难的时候，英雄豪杰建立名号一起呼应，

天下的各种人士像云雾一样聚合起来，如同鱼鳞般的众多杂乱，火焰迸发，狂风骤起。正当这个时候，大家的忧虑只不过在于灭亡秦朝罢了。如今楚汉分争，让天下没有罪过的人肝胆涂地，父子都把尸骨暴露在旷野之中的情况，数也数不清。楚地人从彭城起兵，辗转战斗，追逐败兵，到达了荥阳，乘着胜利如同卷席地进发，声威震动天下。然而军队困在京、索一带，被西山所迫不能再向前进，像这样已经三年了。汉王统率几十万兵众，在巩县、洛阳抗御，凭着山河的险要，一日进行几场战斗，也没有尺寸的功劳，受挫折败逃不能自救，在荥阳失败，在成皋受伤，于是逃跑到宛、叶之间的地带，这就是所说的智慧和勇敢的人都一起困顿了。让锐气在险塞面前受挫折，而仓库里的粮食也耗尽了，百姓们疲倦已极满怀怨恨，动荡不安无所依靠。凭我的预测，这样的形势发展要不是天下的贤圣人物，根本就不能平息天下的祸乱。当这两位君主的命运悬挂在您的手里。您帮助汉王那么汉王就胜利，和楚王结盟那么楚王就胜利。我愿意披露腹心，献出肝胆，进献愚昧的计策，只恐怕您不会采用。果真能听从我的计策，莫不如让两方都有利使他们一齐保存下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敢先动手。凭借您的贤圣，拥有众多的甲兵，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屈从，出兵到达刘、项双方之间的空虚地带并控制他们的后方，顺应民众的意愿，面向西替百姓请求保全性命，那么天下就会群起来响应了，谁敢不听从！分割大的削弱强的，用以分封诸侯，诸侯建立起来以后，天下就会顺服听命而把恩德归属给齐国。安抚齐国的故地，占有胶河和泗水流域，用恩德去怀柔诸侯，恭敬谦让，那么天下的君王相继而来朝拜齐国了。听说上天赐予而不收取反而会受到惩罚；时机到来而不行动反而会遭受祸殃。希望您仔细地考虑这件事。”

【原文】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①]!"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②]。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③]。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④]。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⑤]。野兽已尽而猎狗亨[⑥]。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⑦]。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⑧]；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⑨]。"

【注释】

①载：承担。 死人：为人而死。 乡：通"向"。 倍：通"背"。

②常山王：即张耳，曾被项王封为常山王。成安君陈余"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见《张耳陈余列传》）。刎颈交：即使割断脖子也不

反悔的生死交情。 张黡(yǎn)、陈泽之事：反秦起义后，张耳、陈余共同辅助赵歇为赵王。后张耳被秦将所围，陈余不敢救，张耳派其部将张黡、陈泽出城责陈余，陈余派五千人随此二人击秦军，结果全军覆没，张、陈二将被杀。张耳、陈余二人结仇。

③项婴：项羽派到张耳处的使者。

④相与：结交。 至欢：最要好的朋友。

⑤霸句践：使句践称霸。 死亡：杀死或逃亡。

⑥亨："烹"之古字。

⑦略不世出：谋略世上不会再出现。

⑧戴：拥有……名声。

⑨念：考虑。

【译文】

韩信说："汉王对待我特别优厚，把他的车子给我坐，把他的衣服给我穿，把他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坐了人家车子的要承担人家的患难，穿了人家衣服的要想着人家的忧虑，吃了人家食物的要为人家的事业去死，我难道可以图谋私利而背弃恩义吗！"蒯通说："您自己认为和汉王友好，想要建立流传万世的功业，我私下认为是错了。当初常山王、成安君都还是平民的时候，相互发誓要建立即使割断脖子也不反悔的生死交情，后来因为张黡和陈泽被杀的事发生争执，两人间结怨。常山王背弃项王，捧着项婴的头逃窜，归顺到汉王名下。汉王借给他兵力往东前进，在泜水南岸杀死了成安君，使成安君头足分离，终于为天下人耻笑。这两个人结交，算是天下最要好的朋友，然而终于互相擒杀，是为什么呢？祸患产生于有很多欲望并且人心是很难料测的。如今您想通过奉行忠贞诚信来结交汉王，一定不可能比常山王、成安君的相交还要巩固，但所争的事情又比张黡、陈泽的关系还要大。所以我认为您觉得汉王一定不会危害自己，也是错的。大夫种、范蠡让要灭亡的越国保存了下来，使句践称了霸，立了功，成了名但自身却被杀死或是逃亡。野兽

已经捕尽那么猎狗就要被烹杀。如果按结交朋友来评说，那是不如张耳和成安君；按忠贞诚信来评说，那是超不过大夫种、范蠡。成安君、文种这两个人，很值得您借鉴了。希望您深深地加以考虑。况且我听说勇敢谋略震动君主的人自身很危险，而功劳业绩盖过了天下的人得不到奖赏。请允许我说说大王的功劳谋略：您渡过西河，俘虏了魏王，擒获了夏说，领着兵往东攻占了井陉，诛杀成安君，略取了赵地，胁迫燕国顺从，平定了齐国，往南摧败了楚军二十万人，又去东边杀死了龙且，再回到西边呈报战绩，这就是所说的功劳之大在天下再没有第二人，而谋略之高在当代不可能再出现。如今您拥有震动君主的威名，挟持不可奖赏的功绩，归附楚国，楚国人不相信，归附汉国，汉国人感到震惊恐惧：您想秉持着这些归附到哪里去呢？再说从情势上看处在做臣子的地位却有震动君主的威权，名声比天下的人都高，私下替您感到危险。"韩信辞谢说："先生暂且说到这里吧，我将考虑考虑。"

【原文】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①。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②；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③。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④；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⑤。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⑥。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⑦；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⑧；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⑨；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⑩'。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⑪。蒯

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⑫。

【注释】

①听：听取意见。 候：指事物变化发展的征候。 计：计谋思考。 机：指把握事情成败的时机。 鲜：少。

②不失一二：一点儿也不失误。 乱：混乱，迷惑。

③不失本末：周到、全面。 纷：纷扰。

④随：顺适，安心。 厮养之役：下贱的差役。厮，砍柴。养，养马。 万乘之权：即当君王的权利。

⑤儋石之禄：微薄的俸禄。儋，同"担"。石，音(shí)，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阙：通"缺"，失去。

⑥知："智"之古字。 审：详察，计较。 豪氂：通"毫厘"。 大数：大计，大事。

⑦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 致螫(zhē)：用毒刺刺人。螫，毒刺。

⑧骐骥：良马。 跼躅(júzhú)：徘徊不前的样子。 驽马：劣马。 安步：稳步行。

⑨孟贲(bēn)：古代勇士名。

⑩吟(jìn)：通"噤"，闭口。 瘖(yīn)：哑吧。 指麾：用手势比划。 麾，同"挥"。

⑪倍：通"背"。 谢：谢绝。

⑫详：通"佯"。

【译文】

过了几天，蒯通再次游说说："再说听取意见就能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征候，计谋思考就能把握事情成败的时机，听取意见有过错，计谋思考有失误，而能长久安全的，是很少的。听取意见一点儿也不失误的人，不可能用话语去迷惑他；计谋考虑周到全面的人，不可能用言辞去纷扰他。要是安心下贱差役的人，会失去当君王的权势；死守微薄俸禄的人，会失去卿相的高位。所以智慧可以使决

定时果断，疑惑就是办事情的祸害，计较毫厘的小得失，丢弃了天下的大事业，智谋上确实知道该怎么做，决定了却不敢付诸行动，是办一切事情的祸根。所以说“猛虎要是犹豫不决，就不如黄蜂蝎子一类毒虫用毒刺刺人的那样厉害；骐骥这样的良马徘徊不前，就不如劣马稳步行动那样有所前进；勇士孟贲像狐狸般疑惑，就不如庸夫实干那样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即使有虞舜夏禹一样的智谋，却闭口不说话，就不如哑吧聋子的用手势比划那样能够表述”。这是说可贵在于能够行动。事功很难成就却容易失败，时机很难得到却容易丢失。时机啊时机，不会再来。希望您详细审察。”韩信犹豫迟疑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自认为功劳很多，汉王最终不会夺取我的齐国，就辞谢了蒯通。蒯通见游说的意见不被采纳，随后就假装疯癫去做了巫师。

【原文】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①]。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②]。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③]。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④]。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⑤]。”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⑥]。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⑦]。”

项王亡将钟离眜家在伊庐，素与信善[⑧]。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眜，闻其在楚，诏楚捕眜。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⑨]。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⑩]。”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⑪]。人或说信曰：“斩眜谒上，

上必喜，无患。”信见眛计事。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12]！”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13]。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14]。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注释】

①固陵：地名，在今河南太康县南。　垓(gāi)下：地名，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沱河北岸。
②袭夺：出其不意地夺取。　军：此指军权。
③汉五年：即公元前202年。　下邳：地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④国：指都城，即下邳。
⑤为德不卒：做好事不能坚持始终。
⑥中尉：官职名，掌管巡城捕盗。
⑦无名：没有意义。
⑧钟离眛(mò)：项羽手下之名将，曾数困刘邦，垓下战后改名潜逃。　伊庐：地名，在今江苏灌云县东北。
⑨行县邑：巡行视察下属各地。
⑩云梦：即云梦泽，在今洪湖、洞庭湖一带。　陈：即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⑪度(duó)：考虑。　见：被。　禽：通“擒”。
⑫长者：德行高尚的人。
⑬后车：跟随皇帝出行的副车。
⑭械系：用刑具锁绑。

【译文】

汉王困迫在固陵，采用张良的计策，召唤齐王韩信，韩信就统

领军队到垓下会师。项羽已经被打败，高祖出其不意地夺取了齐王的军权。汉五年正月，改封齐王韩信做楚王，建都在下邳。

韩信到了国都，召来曾经分给他饭吃的漂洗丝絮的老太太，赐给她一千斤黄金。及到召来下乡南昌亭亭长，赐给他一百钱，说："您，是位小人，做好事不能坚持始终。"召来曾经侮辱自己让从两腿间爬过去的那位年轻人，任命他做楚国的中尉。告诉各位将相说："这是一位壮士。当初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杀了他没有意义，所以一直忍耐下来才达到今天的地步。"

项王的逃亡将领钟离眜的家在伊庐，一向和韩信友善。项王死了以后，逃亡到韩信这里。汉王怨恨钟离眜，听说他在楚国，就诏令楚国捕捉钟离眜。韩信刚刚到达楚国，巡行视察下属各地，进进出出都陈列兵众。汉六年，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帝采纳陈平的计策，天子巡行视察的时候要会见诸侯，南方有个云梦泽，派出使者去告知诸侯到陈县聚会："我将要游览云梦泽。"实际是想出其不意地拘捕韩信，韩信不知道。高祖将要到达楚国，韩信想要发动军队反叛，自己估计并没有罪过，想要进见皇上，又恐怕被擒获。有人劝告韩信说："杀了钟离眜去进见皇上，皇上一定喜欢，不会有祸患。"韩信会见钟离眜商议这件事。钟离眜说："汉王之所以不来攻击夺取楚国，是因为我钟离眜在您这里。您想逮捕我自行去向汉王献媚，我今日死去，您也会随手灭亡的！"就骂韩信说："您不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终于自刎身亡。韩信带着他的首级，在陈县拜见高祖。皇上命令武士捆缚韩信，押在随行的副车上面。韩信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狡兔死绝，良犬被烹；高鸟已尽，良弓收藏；敌国攻破，谋臣必亡。'天下已经平定，我本来就应当烹杀！"皇上说："有人告发您谋反。"就用刑具锁绑韩信。到了洛阳，赦免韩信的罪过，改封他做淮阴侯。

【原文】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①]。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②]。信常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③]："大王乃肯临臣[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⑤]！"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⑥]。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⑦]。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⑧]："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⑨]；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⑩]。"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⑪]。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⑫]。"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⑬]。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⑭]。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⑮]。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⑯]。"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⑰]。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⑱]！"遂夷信三族[⑲]。

【注释】

①朝从：参加朝会和随行侍从。

②鞅鞅：不高兴、不满意的样子。 羞：以……为耻。 绛：指绛侯周勃。 灌：指颍阴侯灌婴。

③过：访，探望。

④临：居高位而视下臣。

⑤生：活着，一生。 乃：却。 为伍：同列，共事。

⑥尝：通"尝"。 从容：闲暇无事。 不(fǒu)："否"之古字。 差：差别。

⑦陈豨：梁人，初从刘邦封列侯，为将军，后反叛被斩。详所附《韩信卢绾列传》。 钜鹿：地名，时为郡，治所在今河北巨鹿县西南。

⑧挈(qiè)：携，拉着。 辟："避"之古字。

⑨畔：通"叛"。

⑩从中起：从京城起事。

⑪汉十年：即公元前197年。

⑫弟：但，只管。

⑬诸官徒奴：各官府所领有服苦役的罪犯和奴隶。 太子：即刘邦的儿子刘盈，后来的汉惠帝，为吕后吕雉所生。

⑭上变：上书告发叛变之事。

⑮党：通"倘"，倘若，万一。 已得死：擒获并且已经死了。

⑯绐(dài)：欺骗。 虽：即使。 强：勉强，挣扎。

⑰长乐：汉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的阁老门村。 钟室：悬钟之室。

⑱儿女子：小妇女。此指吕后。

⑲夷：诛灭。《史记志疑》附案：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辨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涉、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布、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宾客多与称病之人何涉？左右避则挈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

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禽缚不已，族诛始快，从豨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可悯也！独怪萧何初以国士荐，而无片语申救，又诈而绐之，毋乃与留侯劝封雍齿异乎？

【译文】

韩信知道汉王害怕嫉妒他的才能，常常称说有病不参加朝会和随行侍从。韩信从此日夜怨恨，在家里常常不高兴，认为和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处在相同的地位是一种耻辱。韩信曾经探望过樊哙将军，樊哙跪拜着迎送，语言上称自己是臣子，说："大王竟肯光临我臣子家中！"韩信出门，笑着说："一生竟和樊哙这般人为伍了！"皇上曾经从容地和韩信谈论各位将领的才能高下，认为互相间有差别。皇上询问说："像我能够统率多少人？"韩信说："陛下只不过能够统率十万人。"皇上说："那么您怎么样呢？"说："我是多多益善。"皇上笑着说："既然多多益善，为什么又被我擒获呢？"韩信说："陛下不能统率兵众，却能统率将领，这就是我韩信被陛下擒获的原因。而且陛下是所说的上天授予，不光是人自身力量决定的。"

陈豨被任命做钜鹿郡郡守，去向淮阴侯告辞。淮阴侯拉着他的手，避开左右侍从和他在庭院漫步，仰头朝天叹息说："可以同您说些私话吗？有私话想跟您说。"陈豨说："一切听从将军吩咐。"淮阴侯说："您去驻守的地方，是天下精兵所处的地区；而您，又是陛下亲信宠幸的大臣。有人来报告说您反叛，陛下一定会不相信；再来报告，陛下就会怀疑了；第三次来报告，必定会发怒并自己统兵前去平定。我替您从京城起事，天下可以图谋夺取了。陈豨向来了解韩信的才能，相信他，说："谨遵奉您的教导！"汉十年，陈豨果真反叛。皇上亲自统兵前往平定，韩信称说有病不随从。暗中派人到陈豨的驻地，说："只管起兵，我从这里帮助您。"韩信就谋划和家臣们在夜

晚谎称有诏书赦免在各个官署服役的罪犯和奴隶，想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太子。部署停当，只等着陈豨的消息。他的一位家臣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囚禁起来，想杀了他。家臣的弟弟上书说有变乱发生，向吕后告发韩信想要反叛的情状。吕后想召唤韩信，怕他倘若不就范会坏事，就和萧何相国商量，让人假说从皇上那儿来，说陈豨已经获得处死，列侯群臣都来祝贺。相国欺骗韩信说："即使生病，也要强打精神进宫祝贺。"韩信进宫，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在长乐宫的钟室把他斩杀了。韩信正要被斩，说："我后悔不采纳蒯通的计谋，才被这小女人所欺骗，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诛灭了韩信的三族。

【原文】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驰，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②。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③。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④。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注释】

①纲绝而维驰：政权崩溃而法度废驰。纲，网上的大绳。维，系物的大绳。纲、维在此引申为政权、法度、纲纪等。 山东：崤山以东。 乌集：如乌

鸦之飞集。

②鹿：通"禄"，此指帝位或政权。

③蹠(zhí)：同"跖"，相传为柳下惠之弟，故又名"柳下跖"，春秋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被统治者诬为"盗跖"。

④锐精持锋：磨快武器，拿着利剑。精，纯铁，精铁。锋，利刃。顾：但，不过。

【译文】

高祖已经从平定陈豨军队的前线回来，到了京城，看到韩信死去，又高兴又怜悯，问道："韩信死前也说过什么话吗？"吕后说："韩信说悔恨不采纳蒯通的计谋。"高祖说："这是位齐国的辩士。"就下诏齐国让捕捉蒯通。蒯通到了，皇上说："是您教唆淮阴侯谋反吗？"回答说："是，我确实教导过他。这小子不采纳我的计策，所以让他自己被诛灭在这里。如果那位小子采纳我的计策，陛下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皇上发怒说："烹杀了他。"蒯通说："唉呀，冤枉啊被烹杀！"皇上说："你教唆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回答说："秦朝的政权崩溃而法度废弛，崤山以东地区大乱，异姓诸侯同时崛起，英雄豪俊像乌鸦一样飞集。秦王朝失去了政权，天下人共同来抢夺它，于是才智高强行动快捷的人率先得到了它。盗蹠的狗狂吠帝尧，帝尧并非是不仁德，狗对着狂吠是由于帝尧不是牠的主人。正当这个时候，我唯独知道有个韩信，并不知道有陛下。况且天下磨快武器拿着利剑想做陛下所做过的事的人很多，只是他的力量不能达到而已。这些人又能都把他们都烹杀了吗？"高帝说："饶了他。"就开释了蒯通的罪过。

【原文】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①。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

其旁可置万家[②]。余视其母冢，良然[③]。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⑤]！

【注释】

①如：到，往。

②行营：寻找，谋求。

③良然：的确是这样。良，的确。

④学道谦让：学习道家功成身退的谦让精神。 伐：夸耀，与下文"矜"同义。 庶几：差不多。 周：周公姬旦。 召：召公姬奭。 太公：姜太公姜尚。 血食：享受后代子孙的祭祀。

⑤务：致力于。 集：通"辑"，安定，统一。 畔：通"叛"。

【译文】

太史公说：我到达淮阴，淮阴的人们对我说，韩信即使是平民的时候，他的志向也和别人不一样。他母亲死了，家中贫困无法安葬，仍然四处寻找高爽宽敞的墓地，让墓地的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余去看了他母亲的坟地，的确是这样。假若让韩信学习道家功成身退的谦让精神，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显示自己的才能，那就差不多了，对于汉家朝廷讲他的功勋可以和周公、召公、太公一班人相比拟，享受后代子孙杀牲的祭祀了。不致力在这方面下功夫，而在天下已经安定的时候，反而图谋叛逆，结果诛灭了宗族，不也是应该的吗！

史记全译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题解】

这是韩王信与卢绾合传，并附传陈豨。

韩王信败亡走胡，自言其罪之一就是“反为寇将兵”；卢绾最终也是“将其众亡入匈奴”；陈豨封为列侯，亦“使王黄求救匈奴”，卒被追斩。三人都因地处北边，共同的特点也都与匈奴勾结而反汉。故论赞对韩信、卢绾的“外倚蛮貊以为援……卒赴匈奴”，表示了哀叹。刘邦自击韩信，被匈奴困于平城白登，厚遗阏氏才脱围；自击陈豨至邯郸，知陈豨之“无能为”而各以千户封赵壮士为四将；且各以千金购王黄、曼丘臣，致使陈豨叛军遂败。此见刘邦在位，致力于平定异姓王谋反之一端，并及见其具体谋略之成功。

此传在张耳、彭越、英布、淮阴侯之后，在表示汉初“非刘氏而王”者除长沙王外均已破灭方面，带有一种结束的性质。然记述汉十二年，卢绾因受到“验问左右”而感到恐惧时，对其幸臣说之所以出现“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的情况，是刘邦“属任吕后”，专门放手让吕后这么干的。卢绾与刘邦至亲幸，“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他在异姓王中可说是最了解刘邦的。让他站出来说话，是有意借重此语，对平定异姓王一事的性质作出评述，提出看法。运笔之际，颇寓微旨。

论赞评韩信、卢绾的封王，不是因为他们都有积德累善之世业，而是因为乘着汉初的形势，才“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的，而

他们又都是因与匈奴互为援使自己立于不义之地而终遭败亡的。陈豨为列侯,不以富贵自尊大,并屈己礼宾客,谋为反叛自不量力,终被追斩。以此可见司马迁关于成事的时势观,及"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的认识。然陈豨"遂陷无道"的诸叙述中,未见与淮阴侯相与为应的情事,这是关系淮阴侯谋反的重要情节,司马迁自当不会疏忽。本无其事,何所记述?寓笔之旨,又隐然可测。

【原文】

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①]。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②]。项梁败死定陶,成奔怀王[③]。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④]。

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⑤]:"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⑥]。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⑦]。"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⑧]。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⑨]。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⑩]。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⑪]。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三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⑫]。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天下定[⑬]。五年春,遂与剖符为韩王,王颍川[⑭]。

【注释】

①韩襄王：战国时韩国国君，公元前311年——前296年在位。 孽孙：非正妻所生庶子之子。 尺：汉制一尺约为0.23米。

②项梁：楚贵族后代，秦末，与其侄项羽在吴（今江苏苏州市）率众起义。 楚后怀王：项梁拥立战国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王，仍称怀王。 横阳君成：指韩成，因其曾被封为横阳君，故称。 抚定：安抚，占有。 韩故地：指今河南中部登封、郑州一带。

③定陶：秦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④沛公：刘邦在沛县（今江苏沛县）起兵反秦，其部下尊称他为沛公。 阳城：秦县名，在今河南方城县东，一说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 张良：字子房，韩国贵族后代，韩亡于秦后，聚众反秦，后归附刘邦，成为重要谋臣。 司徒：官职名，掌管土地，户籍及赋役。 武关：关隘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

⑤汉中：秦时为郡，辖今陕西秦岭以南及湖北西北地区，首府南郑（今陕西汉中市）。

⑥王（wàng）：封……为王。 左迁：秦代尚左，故陈胜尚右，高祖亦以右为上；迁，徙官；左迁即降职。

⑦跂（qǐ）：通"企"，踮起脚尖。 乡：通"向"。

⑧三秦：项羽灭秦之后，将原秦朝关中地一分为三，并封秦降将章邯等三人为王，史称其地为三秦。 太尉：官职名，掌管全国军事。 略：攻略，夺取。

⑨就国：赴封国就任王职。 列侯：秦时爵位分为二十等，最高为列侯。汉继之。《史记志疑》案：此但言项籍废韩王成为侯，而不言其杀成，疏也。

⑩吴令：吴县县令。 距：通"拒"。

⑪汉二年：即公元前205年。

⑫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⑬已而：不久。

⑭剖符：分封诸侯时剖分符信以为凭证。 王颍川：其地都阳翟，即今河南禹县。

【译文】

韩王韩信，是原来韩襄王的庶孙，身高八尺五寸，到项梁拥立原楚王后代做怀王的时候，燕、齐、赵、魏各国在此以前都已经立了王，只有韩国国君没有嫡系后代，所以，分封韩国国君庶系公子横阳君成做韩王，想依靠他安抚占有原韩国的土地。项梁在定陶失败而死，韩成逃奔楚怀王。沛公带兵攻打阳城，派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降服了韩国原有的土地，得到了韩信，便任命他为韩国将军，带领他的部下跟随沛公进入武关。

沛公被封为汉王，韩信跟着进入汉中，便游说汉王说："项王分封诸将为王的封地都离家乡近，只有大王的封地最为偏远让处在这里，这其实是降职呢。士兵都是山东地区的人，踮着脚尖盼望回家，趁着士气高昂的机会，率领他们向东征伐，能够夺取天下。"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地区，便许诺让韩信做韩王，先任命韩信做韩国太尉，率领兵马夺取韩国土地。

项籍分封的诸侯王，都到封国就职，因为韩王成不跟随项王，没有战功，项籍不让他到韩国就职，改封他为列侯。等到听说汉王派韩信去夺取韩国土地，便让项籍先前游历吴地时候的吴县县令郑昌做韩王来抵拒汉军。汉二年，韩信攻占十多座韩国城邑。汉王到达河南，韩信在阳城向韩王昌发动猛攻。郑昌投降，汉王便立韩信做韩王，韩信经常率领韩军跟随汉王。三年，汉王出荥阳城，韩王信、周苛等守卫荥阳。当楚军攻占荥阳城，韩王信投降楚军，不久得以逃出，重新归附汉王，汉王仍然封他为韩王，最终一直跟随汉王打败项籍，平定了天下。五年春天，汉王便和韩王信剖分符信封他做韩王，封地在颍川。

【原文】

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

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①。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②。"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③。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④。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注释】

①材武：才略勇武。 巩：县名，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洛：河南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宛：县名，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 叶(shè)：县名，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淮阳：今江苏淮安市之别称。 劲兵处：指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常聚有强兵。《史记新证》直按：《魏其武安侯传》云："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劲兵处，故徙(灌)夫为淮阳太守。"与本文适合。又《汉官仪》(平津馆辑本)云："水乡多楼船士，中原多材官，北边多骑士。"以居延木简全部统计，田率戍卒之名籍，属于淮阳郡者有二十三人，与《赵充国传》所云，"愿罢骑士，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屯田"等语，无一不合。 太原：秦汉时郡名，今山西中部地区，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②被边：指封国土地的边境线长。被，覆盖。 马邑：县名，在今山西朔县。

③冒(mò)顿(dú)：匈奴国王。

④间(jiàn)使：指使人伺间隙而单行。间，乘间，私自。 让：责备。《汉书》载刘邦责让之书言："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

【译文】

第二年春天，皇上认为韩信有勇有谋，给他的封地北近巩县、洛阳，南通宛县、叶县，东边又是淮阳，都是天下精壮士兵驻守之处，于是诏令韩王信以太原以北为封地，防御胡人，建都在晋阳。韩王信上书说："韩国封地紧靠边境地区，匈奴人多次入侵，晋阳离边

境过远，请准许建都马邑。”皇上准许了，韩王信便迁都马邑。秋天，匈奴冒顿单于重兵包围韩信，韩信多次派使者出使匈奴谋求和平解决。汉韩廷派兵援救，怀疑韩信多次派遣使者伺隙出使匈奴，有了二心，派人责备韩信。韩信怕被诛杀，就和匈奴相约共同攻打汉廷，进行反叛，将马邑献给匈奴，攻打太原。

【原文】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①。信亡走匈奴。(与)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②。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③。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⑤。上遂至平城⑥。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⑦。上乃使人厚遗阏氏⑧。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⑨”居七日，胡骑稍引去⑩。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徐行出围⑪。”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

【注释】

①铜鞮(dí)：县名，在今山西省沁县南。

②白土：县名，在今陕西神木县西。　苗裔：家族中血缘关系较远的后代子孙。

③左、右贤王：匈奴单于之下统领东、西两部的首领。　广武：县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南。　离石：县名，即今山西离石县。

④楼烦：地名，在今山西宁武县。

⑤代谷：地名，即代郡与上谷郡之间的谷中地带。

⑥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⑦白登：山名，在平城东北。《史记索隐》姚氏案：《北疆记》"桑干河北有白登山，冒顿围汉高之所，今犹有垒壁。

⑧阏(yān)氏(zhī)：匈奴单于的正妻。

⑨厄：为难，迫害。

⑩稍：渐渐。 引去：退走。

⑪陈平：刘邦重要谋臣。"护军中尉"见《黥布传》注。 全兵：《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言唯弓矛，无杂仗也。"杂仗，即盾、铠之类。 傅：通"附"。

【译文】

七年冬天，皇上亲自率军前往攻打，在铜鞮打垮了韩信的军队，杀了他的将军王喜。韩信逃亡投奔匈奴。他的部将白土县人曼丘臣、王黄等人拥立原赵王的后代赵利为王，重新收聚韩信败散的士卒，而和韩信、冒顿单于谋划攻打汉廷。匈奴单于派左、右贤王率领一万多骑兵和王黄等人屯驻广武以南地区，到达晋阳时，和汉军交战，汉军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击到了离石，再次将他们打败。匈奴又在楼烦西北集聚军队，汉廷派遣战车、骑兵打败了匈奴。匈奴常常是打了败仗就逃跑，汉军乘胜追击败兵，听说冒顿单于驻扎在代谷，高皇帝就驻扎在晋阳，派人侦察冒顿的动静，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可以进攻。"皇上就前进到平城。皇上出城登上了白登山，匈奴骑兵包围了皇上。皇上就派人送很重的礼物给匈奴阏氏。阏氏便劝冒顿说："即使夺取了汉朝的土地，还是不能在那儿居住；况且两国君主不应互相为难。"过了七天，匈奴骑兵渐渐撤退走了。当时的天气是大雾弥漫，汉廷派人往来平城和白登山之间，匈奴人都不曾发觉。护军中尉陈平对皇上说："胡人只配有弓矛兵器不带盾铠，请命令所有强弩装上两支箭，箭头向外，慢慢地走出匈奴人的包围

围。"进入平城，汉朝的救兵也赶到了，匈奴骑兵便撤围走了。汉朝也收兵返回。韩信替匈奴带兵在边境一带往来攻打汉军。

【原文】

汉十年，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①]。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距汉[②]。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③]："陛下宽仁，诸侯虽有畔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④]。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冠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⑤]。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⑥]；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也[⑦]。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⑧]。"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注释】

①误：耽误，妨害。　陈豨：刘邦起兵反秦时，陈豨率领数百人归附刘邦，以功封侯。

②参合：县名，在今山西阳高县南。

③柴将军：即柴武，刘邦属下将领。

④闾巷：平民所居街巷。

⑤一旦：一时。

⑥种：即文种，春秋末越国国君勾践的谋臣，为勾践兴越灭吴立有大功，后被勾践赐死。　蠡(lǐ)：即范蠡，勾践的谋臣，与文种一起兴越灭吴，吴亡后，退隐江湖。

⑦伍子胥：春秋末吴国国君夫差谋臣，为吴国打败楚国立下大功，后被夫差赐死。　偾(fèn)：僵仆，倒毙。

⑧痿(wěi)人：身体筋肉痿缩的病人，即风痹病。

【译文】

汉十年，韩信命令王黄等人游说陈豨，使他误入反叛的灭亡之路。十一年春天，原韩王韩信再次和匈奴骑兵侵人、进驻参合，抵拒汉军，汉派柴将军进攻他们，柴将军送信劝韩信，说："陛下宽厚仁慈，即使有的诸侯叛逃，而对重新来归附的，都恢复原来的职位、封号，并不诛杀。大王是知道这些情况的。现在大王因为失败逃亡跑到匈奴，并没有大罪，赶快自己主动回来！"韩王韩信写信回答说："陛下将我从平民提拔起来，面朝南坐做了王，这是我的幸事。荥阳之战，我不能守城至死，成了项籍的俘虏，这是第一条罪过。当敌寇攻打马邑，我不能坚守，带全城投降，这是第二条罪过。现在反而替敌寇带兵，同将军您争一时之命，这是第三条罪过。文种、范蠡没有一点罪，有的被赐死，有的逃亡；如今我对陛下犯下了三大罪过，而想寻求活在世上，这是伍子胥在吴国被杀的原因。如今我逃亡躲避在山林深谷之间，早晚靠乞求蛮夷过活，我想回汉朝，就像瘫痪病人不忘要站立行走，盲人不忘要用眼看事一样，只是形势不许可啊。"于是双方交战。柴将军屠毁了参合城，斩杀了韩王韩信。

【原文】

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①。韩太子亦生子，命曰婴②。至孝文十四年，颓当及婴率其众降汉③。汉封颓当为弓高侯，婴为襄城侯④。吴楚军时，弓高侯功冠诸将⑤。传子至孙，孙无子，失侯。婴孙以不敬失侯⑥。颓当孽孙韩嫣，贵幸，名富显于当世⑦。其弟说，再封，数称将军，卒为案道侯。子代，岁余，坐法死。后岁余，说孙曾拜为龙额侯，续说后⑧。

【注释】

①颓当：邑名，在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西北。

②命：命名。

③孝文十四年：即公元前166年。当作“十六年”。

④弓高：县名，在今河北阜城县南。 襄城：县名，即今河南襄城县。

⑤据《吴王濞列传》，弓高侯其时平定胶西王刘印。

⑥不敬：汉时定罪条令之一，指对皇帝、朝廷不敬重。

⑦孽孙：“孙”当作“子”，孽子，即庶子（妾之子）。 韩嫣：汉武帝之幸臣。见《佞幸列传》。

⑧颔：“额”的异体字。

【译文】

韩信去到匈奴的时候，是和他的太子一起同行的；当到颓当城后，韩信又生了一个儿子，因而取名叫颓当。韩太子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婴。到孝文帝十四年，颓当和婴率领他们的人马投降汉廷。汉朝廷封颓当为弓高侯，封婴为襄城侯。吴、楚等诸侯国反叛的时候，朝廷派兵镇压，弓高侯的功劳在其他将领之上。颓当的侯位传到孙子，孙子没有儿子，侯位被取消了。婴的孙子因为犯了“不敬”的罪，失去了侯位。颓当的庶孙韩嫣，地位尊贵，得到皇上宠幸，名利声和富贵在当世都很显赫。他的弟弟韩说，两次受封，多次被任命做将军，终于被封作案道侯。他的儿子继承侯位，一年多后，因犯法被处死。这以后又一年多，韩说的孙子曾被封为龙额侯，延续着韩说这一支的血脉。

【原文】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①]。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②]。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

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③。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④。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⑤，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

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⑥。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臧荼降⑦。高祖已定天下，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⑧。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⑨。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汉五年八月，乃立卢绾为燕王⑩。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注释】

①丰：邑名，今江苏丰县。　同里：同乡。

②亲：父、母亲，文中指卢绾之父亲。　太上皇：刘邦称皇帝后，尊其父为太上皇。

③布衣：平民。　吏事：涉及官府的事，即被官府追拿。

④沛：县名，即今江苏沛县。

⑤萧：即萧何，刘邦重要谋臣，后被任命为丞相，为汉的建立立下大功。曹：曹参，刘邦反秦灭项的功臣，后接替萧何丞相职位。

⑥汉五年：公元前202年。　以：通"已"。　别将：单独领军。　刘贾：刘邦堂兄，受封为荆王。　共尉：项羽所封临江王共敖之子，共敖死，共尉继位为临江王。

⑦臧荼：项羽所封燕王。楚汉战争中，归附刘邦，后又反叛。

⑧七人：指楚王韩信、韩王韩信、衡山王吴芮、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耳、燕王臧荼。

⑨觖(jué)望：因不满而怨恨。

⑩汉五年八月："汉五年"三字衍，上文已言及。"八月"，据《诸侯王年表》当为"后九月"。

【译文】

卢绾是丰县人，和高祖刘邦是同乡。卢绾的父亲和刘邦的父亲互相要好。等到生孩子的时候，刘邦和卢绾同日出生，乡里中邻居们抬着羊、酒祝贺两家。等到刘邦、卢绾长大以后，都在一块读书，互相又很要好。乡里中邻居们认为刘、卢两家父辈互相要好，儿子同日出生，小孩长大后又互相要好，再次抬着羊、酒祝贺两家。高祖是平民时，因官府追拿而躲避起来，卢绾总是紧跟在他的左右保护他。当高祖在沛县刚刚起兵的时候，卢绾就以宾客的身份跟随刘邦，进入汉中当上了将军，经常随侍在刘邦身边。他跟随刘邦往东去攻打项籍，以太尉的身份跟随刘邦，可以出入刘邦的卧室，所得衣被、饮食等赏赐很多，没有哪一个大臣敢和他攀比。即使是萧何、曹参等人，只是因为职事而受到刘邦的礼遇，至于亲近、宠幸，没有哪个大臣比得上卢绾。卢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就是原来的咸阳。

汉五年冬天，已经打败了项籍，便派卢绾另率一支军队，同刘贾一起进攻临江王共尉，打败了他。七月还军，跟随攻打燕王臧荼，臧荼投降。高祖已经平定天下，在诸侯中不是刘姓而被封王的共有七个人。高祖想封卢绾为诸侯王，大臣们因为不满产生了怨恨。等到俘虏了臧荼以后，就下诏给各位将相、列侯，让选择群臣中有功的人把他封为燕王。群臣知道皇上想封卢绾做王，都进言说："太尉长安侯卢绾总是跟随在您身边平定天下，功劳最多，可以封为燕王。"刘邦下诏准许了。汉五年八月，就封卢绾做了燕王。在诸侯王中，没有谁象燕王那样的得到宠幸。

【原文】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绾亦击其东北[①]。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②]。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③]？事宽，得长王燕[④]；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⑤]。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他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⑥]。

【注释】

①汉十一年秋：据《高祖本记》陈豨反布十年九月。　邯郸：赵都名，今河北邯郸市。　如：往，到。

②张胜：卢绾谋臣，熟悉匈奴情况。

③缓：暂缓进攻。

④事宽：指不要把匈奴、陈豨赶尽杀绝。

⑤族：灭族的酷刑。

⑥寤：通"悟"。　论：判罪。　间：间谍。

【译文】

汉十一年秋天，陈豨在代地反叛汉廷，高祖到邯郸去进击陈豨的军队，燕王卢绾也攻击陈豨的东北部。正当这个时候，陈豨派王黄向匈奴求救。燕王卢绾也派自己的谋臣张胜出使匈奴，说陈豨的

军队已被打败,张胜到匈奴,从前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正逃亡在匈奴,他见张胜说:“您之所以被燕王看重,是因为熟悉匈奴的事务。燕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诸侯多次反叛汉廷,战争连年不停。如今您替燕国出力想尽快消灭陈豨等人。陈豨等人消灭干净之后,其次就轮到燕国要灭亡了,您们也将成为俘虏了。您为什么不让燕国暂缓进攻陈豨而和匈奴和解?战事宽限了,燕王就能长久统治燕国,即使有汉廷造成的紧急情况,能利用这种形势安定燕国。”张胜认为臧衍说得对,便私下里叫匈奴帮助陈豨等人攻击燕军。燕王卢绾怀疑张胜和匈奴结盟反叛,向汉朝廷上书,请求诛灭张胜全族。张胜回到燕国后,详细报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燕王醒悟过来,便用处死一个其他人来欺骗汉廷,救下了张胜和他的家属,使得张胜能够成为匈奴的间谍,并且秘密派遣范齐到陈豨那里去,想让使陈豨长期叛逃在外,以便连年作战不决胜负。

【原文】

汉十二年,东击黥布①。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②。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③。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④。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⑤。今上病,属任吕后⑥。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⑦。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⑧。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⑨。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

岁馀，死胡中。

【注释】

①黥布：即英布，秦末举兵反秦，先归附项羽，后叛项羽归附刘邦，详《黥布列传》。

②樊哙：沛县人，先以屠狗为业，后从刘邦反秦，鸿门宴上曾救刘邦脱险，以战功封舞阳侯。

③裨将：副将。

④审食(yì)其(jī)：刘邦属下大臣，吕后的亲信。 赵尧：御史大夫周昌部属，后因献计安定刘邦幼子赵王有功，接任御史大夫。据《高祖本纪》及《赵尧列传》，无赵尧往迎燕王事。

⑤长沙：指长沙王吴芮。 淮阴：指淮阴侯韩信。 彭越：秦末起兵反秦，后归附刘邦，以功封梁王，因反叛刘邦被诛杀。 吕后：刘邦皇后吕雉，诛杀功臣谋主。

⑥属任：委托任用。属，委托，托付。

⑦时使击燕者还有周勃。周勃，秦末跟随刘邦起义，军功卓著，后又为安定刘氏王朝立有大功，乃汉初重臣，封为绛侯。

⑧幸：希望。 谢：认错请罪。

⑨东胡卢王：《史记会注考证》顾炎武曰："封之为东胡王，其姓卢，故称东胡卢王。"东胡，东北边少数民族，因在匈奴之东而称东胡，后分为乌桓、鲜卑。

【译文】

汉十二年，向东去进击黥布。陈豨经常率领军队驻在代地，汉廷派樊哙进攻、诛杀了陈豨。陈豨的副将投降汉军，说燕王卢绾派范齐到陈豨处勾结谋划。高祖派出使者去召卢绾，卢绾称病不来。皇上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前去迎接燕王，顺便向燕王的左右近臣查证。卢绾更加害怕，闭门躲藏不出，对他宠幸的臣子说："不姓刘而为诸侯王的人，只有我和长沙王了。去年春天，汉廷

族灭了淮阴侯，夏天又诛杀了彭越，都是吕后的计谋。如今皇上病了，把朝政大权托付任用给吕后。吕后是个妇道人家，一心只想借故诛杀异姓诸侯王和大功臣。"于是称说有病不走。他的左右近臣都逃走躲避起来了。卢绾所说的话泄漏了一些，辟阳侯听说后，回到朝廷全都汇报给皇上，皇上更加恼怒。又得到投降的匈奴人，投降人说张胜逃亡在匈奴，做燕国的使者。在这个时候，皇上说："卢绾果真反叛了！"派樊哙攻打燕国。燕王卢绾带着全部宫人家属及数千骑兵驻在长城下，等待观望，希望皇上病愈以后，亲自入朝请罪。四月，高祖逝世，卢绾便率领他那一批人逃亡进入匈奴。匈奴任命他为东胡卢王。卢绾被蛮夷肆意欺压，财物也被抢夺，经常想回归汉廷。过了一年多，卢绾死于胡人地区。

【原文】

高后时，卢绾妻子亡降汉，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为欲置酒见之[①]。高后竟崩，不得见。卢绾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②]。

【注释】

①高后：即吕后，刘邦庙号为高祖，此承"高"而称吕后为高后。

②孝景中六年：即公元前144年。《史记志疑》案：当作"中五年"。中，景帝在位期间，两次改元纪年，因此景帝纪年有"前某年"、"中某年"和"后某年"之称。谓"前元"、"中元"、"后元"为年号者，误。　亚谷侯：亚，一作"恶"。亚谷，地在河内郡。

【译文】

高后的时候，卢绾的妻妾和子女逃出匈奴归降汉廷，碰上高后生病，不能接见，就暂住在燕王官邸，因为高后想安排酒宴接见他们。高后竟去世了，没有能见面。卢绾的妻子也病死了。

孝景皇帝中六年，卢绾的孙子卢他之从东胡王身份归降，被封为亚谷侯。

【原文】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①]。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②]。

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③]。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⑤]。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⑥]。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⑦]。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⑧]。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⑨]。

【注释】

①宛朐(qū)：县名，在今山东菏泽市西南。

②乃封豨为列侯：《史记志疑》案：《功臣表》豨以特将，于前元年从起宛朐，何云不知始所从。其封侯在六年，何待七年还平城之时，当是汉五年秋破燕王臧荼还乃封耳。《汉传》仍《史》误。　赵相国：赵，当为“代”之误，《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可证。　赵、代边兵：边兵，指驻守边境之士兵。据考，此“边”字为衍文。

③常：通“尝”，曾经。　告归：请假回家。　周昌：刘邦大臣，耿直敢言，为巩固太子地位立下大功。　乘：四马之车为乘。

④出客下：《史记正义》言屈己礼之，不用富贵自尊大。

⑤之：往，到。

⑥擅兵：独掌军权。

⑦覆案：审查，查办。

⑧王黄、曼丘臣：二人皆韩王信部将，见前文。

⑨略：攻占，夺取。

【译文】

陈豨是宛朐人，不知当初跟随高祖的具体原因。经过到高祖七年冬天，韩王韩信反叛，进入匈奴，皇上到平城后回朝，便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的身份率领、监管赵国、代国的军队，边境守军都属他指挥。

陈豨曾经请假回家，路过赵国，赵国相国周昌看到跟随陈豨的宾客坐满了一千多乘车，邯郸的官府客舍都住满了。陈豨用平民之间的礼仪和宾客交待，都表现出谦恭礼遇，屈己待人。陈豨回到代国，周昌便请求入京朝见。见到皇上，详尽报告说陈豨宾客众多，多年在外独掌军权，恐怕发生变乱。皇上便让人去查办居住在代国的陈豨的宾客财物方面诸多不法事实，大多牵连到陈豨。陈豨害怕起来，秘密派宾客到王黄、曼丘臣的处所去建立联系。等到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逝世，皇上派人召见陈豨，陈豨回称病情严重。九月，陈豨就和王黄等人反叛，自立为代国国王，劫掠赵、代两地。

【原文】

上闻，乃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①]。上自往，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赵相奏斩常山守、尉[②]，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问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复以为常山守、尉。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③]？"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

封[4]?"上曰:"非若所知[5]!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6]。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7]!"皆曰:"善。"于是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8]。"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黄、臣等[9]。

【注释】

①诖误:贻误,连累,指为陈豨所惑而为恶。

②常山:汉郡名,原称恒山,以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为常山,首府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守:郡的行政长官。 尉:郡的军事长官。

③谒:拜见。 谩骂:辱骂。 竖子:小子,贱视人语。

④功未遍行:将士立功,尚未普遍行赏。《汉书·高帝纪》作"赏未遍行"。

⑤若:你。

⑥羽檄:指插上羽毛的檄文,表示要加急传递。檄,发布命令、公告的公文。

⑦胡:何。 爱:吝啬,舍不得。

⑧贾(gǔ)人:商人。

⑨购:悬赏通缉或高价收买。

【译文】

皇上听说后,便赦免赵、代两国的官吏中受陈豨迷惑贻误而参与劫掠的人,都赦免了他们。皇上亲自前往,到达邯郸,高兴地说:"陈豨不以南边的漳水为依靠,不守住北边的邯郸,可知他没有能力干什么事。"赵国相上奏诛斩常山郡的郡守和郡尉,说:"常山郡有二十五座城,陈豨反叛,失守了二十座城。"皇上问道:"郡守、郡尉反叛了吗?"回答说:"没有参与反叛。"皇上说:"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赦免了他们,还是让他们担任常山郡的郡守、郡尉。皇上问周昌说:"赵国也有壮士能当将军的吗?"回答说:"有四个人。"四人

拜见皇上，皇上侮骂他们说："小子能当将军吗？"四人惭愧地伏在地上。皇上分封给他们每人一千户的食邑，任命他们做将军。皇上身边的近臣规劝说："跟随您进入蜀、汉，讨伐楚国，有许多功臣都还没有普遍行赏，如今这四人有什么功劳而受封赏？"皇上说："不是你们懂得的！陈豨造反，邯郸以北都被陈豨占有了，我用加急公文征调全国的军队，没有来到的，现在只有邯郸城中的军队了。我为什么舍不得用四千户分封这四个人，不用它来安抚赵国的子弟！"听的人都说："好。"这时皇上说："陈豨的将军是谁？回答说："王黄、曼丘臣，他们原来都是商人。"皇上说："我知道解决的办法了。"于是各用千金悬赏缉拿王黄、曼丘臣等人。

【原文】

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破豨将张春于聊城，斩首万余①。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②。十二月，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③；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④。更名东垣为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⑤。

上还至洛阳。上曰："代居常山北，赵乃从山南有之，远⑥。"乃立子恒为代王，都中都，代、雁门皆属代⑦。

高祖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于灵丘⑧。

【注释】

①侯敞、张春：二人皆陈豨属下将领。 王黄：二字衍，下文云"生得"，是。曲逆：县名，在今河北完县东南。聊城：县名，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

②太尉：官职名，主管全国军事。

③东垣：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④不骂者黥之：《史记新证》考证：王念孙曰："黥，当从《高祖纪》作'原'，原之者谓宥之也，若不骂者黥之，则人不免于罪矣。"直按：王说是也。

本文应从《汉书》作“不骂者原之”，所以致误之由，因黥字在汉代可简写作“京”，《史记》原字，传钞时误作京，后人又改京为黥也。敦煌《汉简校文》115页简文云：“右肩左黔，皆四岁京”可证。

⑤麾(huī)下：指部下，属下。麾，将军帐前大旗。 生得：生俘，活捉。

⑥常山：原名恒山，因辟汉文帝刘恒讳即改名常山，是五岳中的北岳。

⑦恒：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 中都：县名，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 雁门：郡名，地当今山西、内蒙古交界地区，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南。

⑧灵丘：县名，在今山西灵丘县东南。追斩陈豨处，《高祖本纪》作“当城”(县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评文】

十一年冬天，汉军在曲逆城下进攻陈豨军，并杀死了陈豨属下的将军侯敞，在聊城打败了陈豨的将领张春一部，斩首一万多级。太尉周勃率军前往平定太原、代地。十二月，皇上亲自攻打东垣，东垣没能攻克，守城士兵辱骂皇上；东垣开城投降以后，骂过皇上的士兵被斩首，没有骂的士兵被宽宥了。将东垣改名为真定。王黄、曼丘臣，他们的部下接受汉廷悬赏，将二人活捉，因此陈豨的军队就溃败了。

皇上回到洛阳。皇上说：“代地在常山北边，赵国却从常山南边领有它，远了。”于是封皇子刘恒做代王，建都中都，代地、雁门都属代国管辖。

高祖十二年秋天，樊哙的军队追击中把陈豨斩杀在灵丘。

【原文】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①]。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

奴，岂不哀哉②！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③；及将军守边，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④。於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⑤。

【注释】

①世：家世。 徼(yāo)：求、取，引申为利用。 权变：几变，随机应变。 列地：即割地。列，通"裂"。

②蛮貊(mò)即蛮夷。貊，古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

③梁人：陈豨是宛朐(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当时其地属于魏地，故称"梁人"。 魏公子：战国时魏国公子无忌，即信陵君，为人好养士，有门客数千人。

④疵瑕：过失，毁责。 无道：指陈豨反叛汉廷。

⑤於(wū)戏(hū)：通"呜呼"。 孰：熟。

【译文】

太史公说：韩信、卢绾不是出自累世积累有善德的家庭，利用一时的几变，凭着欺骗、勇力成就了功业，遭逢汉廷刚刚平定天下，所以能分得国土，南面称王。在国内因强大而遭到怀疑，向外又投靠蛮夷作为援助，因此日渐疏远，自觉危险，事情恶化到极点，又计谋困迫，终于逃赴匈奴，难道不是可悲吗！陈豨原来是魏地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多次称赞欣慕魏公子信陵君；等到率领军队守卫边境时，就招聚宾客，礼贤下士，名声超过实际情况。周昌怀疑他，许多过失逐渐产生，由于害怕灾祸临头，奸邪小人进献邪说，于是陷入了大逆不道的境地。呜呼，可悲啊！谋略的成熟与否，事情的成功或者失败，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太深刻了啊！

史记全译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题解】

本篇记述田儋、田荣、田横同族三人的事迹，表现了自陈涉起事至刘邦立汉期间齐地政治形势的变化。陈涉王楚，田儋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项梁追章邯，田荣因怨田假、田角、田间，拒不发兵援楚、赵；反对项羽分封，田荣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田荣被杀，田横立田广；韩信破齐虏田广，田横走归彭越；刘邦立为皇帝，王彭越，田横居守海岛。这说明田氏三人，尤其是田荣、田横之作为地方豪强势力，其活动独成体系，难以统属，对农民起义军尤其是对项羽表现出巨大的离心倾向。

刘邦使郦食其说下齐王田广及其相田横，齐罢备汉守御。蒯通说韩信，乘机袭破齐历下军，入临淄，田广、田横怒而烹郦生，韩信虏田广，田横自立为齐王，为灌婴所败。韩信下齐，乞立为齐假王。韩信的举动打乱了刘邦的计划，蒯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史记》不像《汉书》一样为蒯通立传，而于此篇论赞评蒯通"善为长短说"，能"论战国之权变"。他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以策干项羽，项羽不用。文载项羽恼怒田荣，故于田荣兵败后，"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齐人相聚畔之"。可见项羽既不能用人，又因其残暴遭到齐人反抗，故楚汉相争中他后方不稳固，对他是个很大的牵制，项羽不能不败。

刘邦召田横，横之二客从诣洛阳，未至三十里，田横自刭，意欲以清晰的面目让刘邦一见。葬后二客亦穿孔自刭于其冢旁；海岛上的五百名贤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对于田横宾客这种忠诚其主，随主尽终的壮义行为，司马迁非常赞赏。评为："田横之高节，宾客

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认为田横兄弟“能得士”受人崇敬的美好品德，应该载诸图册，镌于碑石，让其永远宣扬于后代，为人所景仰。

【原文】

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①]。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强，能得人[②]。

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③]。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④]。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⑤]：“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⑥]。”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于临济，急，魏王请救于齐，齐王田儋将兵救魏[⑦]。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儋于临济下[⑧]。儋弟田荣收儋余兵走东阿[⑨]。

齐人闻王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⑩]。

【注释】

①狄：秦县名，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南。　齐王田氏：齐国原是姜姓国君的诸侯封国，春秋末年，大臣陈(即“田”)氏夺取了齐国政权，并得到周天子承认。田儋(dān)即此“田”氏的后代。

②从弟：堂弟。　豪：《汉书》作“豪杰”。　宗强：宗族人多势大。

③陈涉：名胜，字涉，反秦起义后自立为王，国号为“楚”。　周市(fú)：陈涉属下将领，后为陈涉所封魏国之相。　略：侵夺，强取。

④详：通“佯”。　从：使……跟从。　廷：县廷。　谒：进见。《史记集解》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而以谒也。”

⑤豪吏：有权势的官吏。 子弟：指年轻人。

⑥古之建国：古代因受封建立的国家。

⑦章邯：秦军将领，投降项羽后，被封为雍王。楚汉战争中，败于刘邦后，自杀。 魏王咎：原魏国贵族，陈涉势力发展到魏地时，封他为魏王。临济：邑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⑧衔枚：枚，是形状象筷子的小棍，两端有绳，用来系在颈上。古代军旅、田役和丧礼时，将它横衔口中，以免发声误事。

⑨东阿(ē)：秦县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⑩齐王建：战国时齐国的最后一个国君。 田角、田间：皆为原齐国贵族。距：通"拒"。

【译文】

田儋是狄县人，是从前齐王田氏家族的后代。田儋的堂弟叫田荣，田荣的弟弟叫田横，都是豪杰，宗族人多势大，能得到人们拥护。

陈涉刚开始起兵，在楚地称王的时候，派周市去夺取平定魏地，向北进抵狄县时，狄县据城固守。田儋假装捆着他的奴仆，使年青人跟在他后面，到县衙去，要拜见县令，请准许他诛杀奴仆。见到县令，乘机击杀县令，而后召集有权势的官吏以及年轻的人们，说："各诸侯都已反叛秦朝自立为王，齐，是古代受封建立起来的诸侯国，我田儋，是田氏族人，应当称王。"于是自立为齐王，派兵攻打周市。周市军退走，田儋乘势率领军队向东去夺取平定齐地。

秦军将领章邯将魏王咎围困于临济城中，十分危急，魏王请求齐国援救，齐王田儋统领军队救援魏王。章邯命令士兵口中衔枚，乘夜间突袭，把齐、魏两国军队打得大败，在临济城下杀死了田儋。田儋的弟弟田荣收聚剩余兵士逃奔到东阿城。

齐国人听说国王田儋死了，便拥立从前齐国国王建的弟弟田假做齐王，田角做相国，田间做将军，率军抵拒诸侯。

【原文】

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1]。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齐相角亡走赵，角弟田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田荣乃立田儋子市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地[2]。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田荣曰："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肯出兵。"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4]。"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5]。齐曰："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6]。何者？为害于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间于楚、赵，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杀[7]？且秦复得志于天下，则龁用事者坟墓矣[8]。"楚、赵不听。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于巨鹿[9]。项羽往救赵，由此怨田荣。

【注释】

①项梁：原战国时楚国将军项燕之子，项羽叔父，陈涉首义反秦后，他和项羽在吴中起兵反秦。 引：带领，率领。

②相：作……的相国。

③使：如果。 乃肯：才肯。

④楚怀王：原战国时楚国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起兵反秦后，拥立熊心为王，仍称怀王。据《项羽本纪》，此当为项梁语。 与国：友好之国。 穷：处境困迫。

⑤以市：作交易。

⑥蝮：蝮蛇，一种毒蛇。 螫(shì)：毒虫刺人，文中指蝮蛇以牙刺人。

⑦非直：并非是。 戚：亲。

⑧齮龁(yǐ hé)：侧齿咬，引申为毁伤。 用事者：首先起兵反秦者。《汉书》作"首用事者"可证。 坟墓：指祖先家族坟墓。

⑨巨鹿：秦县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译文】

田荣逃亡东阿城，章邯追赶包围了他。项梁听说田荣危急的消息，便率军进攻章邯，在东阿城下将他打败。章邯向西逃跑，项梁乘势追赶他。但田荣很恼怒齐国人拥立田假做王，便率军回齐，攻击并赶走了齐王田假。田假逃亡到了楚国。齐相国田角逃亡到了赵国，田角弟弟田间此前到赵国求救兵，便留在赵国不敢回齐国。于是田荣拥立田儋之子田市做齐王，自己当相国，田横做将军，平定齐国土地。

项梁追击章邯以后，章邯兵力日益强盛，项梁派出使者通知赵国、齐国，让出动军队共同攻打章邯。田荣说："如果楚国杀死田假，赵国杀死田角、田间，齐国才肯出兵。"楚怀王说："田假是友好国家的国王，走投无路来归附我，杀死他是不义的行为。"赵国也不肯把杀田角、田间作为让齐国出兵的交换条件。齐国说："蝮蛇咬了手，就砍断手；咬了脚，就砍断脚。为什么？因为会危害全身啊。现在田假、田角、田间对于楚国、赵国，并不是手脚般的亲情，为什么不杀他们？况且秦国要是重新在天下满足了心志，就会挖毁首先起兵反秦领袖们的祖坟呢！"楚国、赵国不听从齐国。齐国也恼怒，始终不肯出兵。章邯果真打败并杀死了项梁，攻破了楚军，楚军向东逃跑，而章邯渡过黄河，在巨鹿包围了赵军。项羽前往救援赵国，从此怨恨田荣。

【原文】

项羽既存赵，降章邯等，西屠咸阳，灭秦而立侯王也，

乃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①]。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②]。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③]。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馀亦失职，不得王[④]。二人俱怨项王。

项王既归，诸侯各就国，田荣使人将兵助陈馀，令反赵地，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田都亡走楚[⑤]。田荣留齐王市，无令之胶东[⑥]。市之左右曰[⑦]："项王强暴，而王当之胶东，不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田荣怒，追击杀齐王市于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于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⑧]。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齐王田荣兵败，走平原，平原人杀荣[⑨]。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⑩]。齐人相聚畔之[⑪]。

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于城阳[⑫]。而汉王率诸侯败楚，入彭城[⑬]。项羽闻之，乃醳齐而归，击汉于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⑭]。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于相[⑮]。

【注释】

①胶东：项羽分封时将原齐国分为胶东、齐、济北三个诸侯国。　治：以……为治所或首府。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②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③博阳：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④陈馀：陈涉首义后，陈馀与张耳跟随赵王武臣占领赵地，后自立为代

王，为汉将韩信所杀。

⑤就：指去封国就君位。 距：通"拒"。

⑥无令：不准，不让。 之：往，到。

⑦左右：身边亲信、近臣。

⑧三齐：即上文之胶东、齐、济北三国。

⑨平原：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⑩夷：削平，铲平。 郭：城墙外的保护墙。

⑪相聚：结成团体。 畔：通"叛"。

⑫城阳：县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史记志疑》案：荣见杀之后，项羽立田假为齐王。田横反城阳，击假，假走楚，楚杀之。此缺误。

⑬彭城：县名，即今江苏徐州市。

⑭䆁："释"之古体。《史记新证》直按：《史记》"释"字多作"䆁"。《隶辨》卷5第47页引北海相景君碑云："农夫䆁耒。"《郙阁颂》云："䆁散关之山崭漯。"皆与《史记》相同。

⑮断：决断。

【译文】

项羽在保全赵国，降服章邯等人以后，向西进军在咸阳城大规模残杀，灭亡了秦国并分封诸侯王，于是调动齐王田市改为胶东王，以即墨为国都。齐国将领田都跟随项羽一起援救赵国，随着入关，所以封田都为齐王，以临淄为国都。从前齐王建的孙子田安，当项羽正渡过黄河援救赵国时，田安攻打下了济北的几座城邑，带领军队归降项羽，项羽便封田安为济北王，以博阳为国都。田荣因为辜负项梁，不肯派出兵员援助楚国、赵国进攻秦军，所以不能够封王。赵国将领陈馀也因为失职不能封王。这两个人都怨恨项王。

项王归国以后，诸侯也各自去到封国。田荣派人率领军队帮助陈馀，让他在赵地进行反叛，而田荣也出动军队抵拒、攻打田都，田都逃亡跑到楚国。田荣扣留住齐王市，不准他去到胶东。齐王市的左右近臣对他说："项王强悍凶暴，而您王应当去到胶东，不去就国

君之位，必定危险。”齐王市害怕起来，于是逃亡去到封国。田荣发怒，追着进击在即墨杀死了齐王市，回军又攻打杀死了济北王安。于是田荣便自立为齐王，将胶东、齐、济北等三个齐地封国全都并吞了。

项王听说田荣并吞了三个齐地封国以后，非常恼怒，于是往北去攻打齐国。齐王田荣军队被打败，逃亡到平原县。平原县的人杀死了田荣。项王便烧毁铲平了齐国城池，所过之处，全都进行大规模的残杀。齐国人结成团伙反叛项王。

田荣的弟弟田横，收聚齐国的散兵，得到几万人，在城阳反攻项羽。这时汉王率领诸侯打败了楚军，进入彭城。项羽听说以后，便放过齐国而回师，在彭城攻打汉军，于是连续和汉军作战，相互抗拒在荥阳。因此，田横重新得以收回齐国城邑，拥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而田横做齐王的相国，专擅朝政，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相国决断处理。

【原文】

横定齐三年，汉王使郦生往说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1]。横以为然，解其历下军[2]。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3]。齐初使华无伤、田解军于历下以距汉[4]。汉使至，乃罢守战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5]。汉将韩信已平赵、燕，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淄[6]。齐王广、相横怒，以郦生卖己，而亨郦生[7]。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阳)，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8]。楚使龙且救齐，齐王与合军高密[9]。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10]。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11]。至博(阳)，而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之军于嬴下[12]。田横亡走梁，归彭越[13]。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14]。韩

信已杀龙且，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使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15]。韩信遂平齐，乞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16]。

【注释】

①郦生：即郦食(yì)其(jī)，刘邦重要谋臣。

②历下：邑名，因城在历山之下故称。在今山东济南市。

③韩信：刘邦之主将，为消灭项羽立下大功，曾为齐王、楚王，后贬为淮阴侯，因反叛汉廷而被处死。

④华无伤、田解：齐国将领。

⑤平：讲和，停战而和平。

⑥蒯通：即蒯彻，司马迁著《史记》时，因避汉武帝刘彻讳而改。为著名辩士时。

⑦卖：出卖。 亨：通"烹"。一种酷刑。

⑧博：县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⑨高密：县名，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龙且(jū)：项羽属下将领。

⑩曹参：刘邦之大臣，后继萧何为丞相。

⑪灌婴：刘邦属下将领。 守相：守，官吏试职称"守"。此处是代理之意。

⑫嬴：县名，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

⑫梁：魏地，今河南开封市一带。 彭越：秦末起兵反秦，后归附刘邦，攻打项羽，因功封梁王。因谋反被杀。

⑭且……且……：一边，……一边……

⑮田既、田吸：齐军将领。 千乘：县名，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北。

⑯假王：代理王职。

【译文】

田横平定齐地三年，汉王派郦食其前往游说、招降齐王广和他的相国田横。田横认为郦生说得正确，撤除齐国历下城的守军。汉将韩信率领军队将要向东攻打齐国。齐国先前派华无伤和田解率

军在历下城抵拒汉军。汉使者到达以后，便撤除了防守的战备，纵情饮酒，而且派使者去和汉王讲和。汉军大将韩信平定赵、燕以后，采纳蒯通的计谋，渡过平原渡口，突袭打垮齐国历下城军队，乘势进入临淄。齐王广、相国田横发怒，认为郦生出卖了自己，便烹死了郦生。齐王广向东逃跑到高密，相国田横逃跑到博县，代理相国田光逃到城阳，将军田既驻军在胶东。楚国派遣龙且援救齐国，齐王和龙且在高密将二国军队合在一起。汉军将领韩信和曹参打败并杀死了龙且，活捉了齐王田广。汉军将领灌婴追击并捉住齐国代理相国田光。到达博县，而田横听说齐王死了，便自立为齐王，回军攻打灌婴。灌婴在嬴县城下打败田横的军队。田横逃亡到梁地，归附彭城。彭越这时驻军在梁地，保持中立，一边帮汉，一边帮楚。韩信杀死龙且以后，因而命令曹参率军前进到胶东打败并杀死了田既，派灌婴到千乘打败并杀死了齐将田吸。韩信于是平定了齐国，请求自立做齐国代理国王，汉廷顺着韩信的意思封他为齐王。

【原文】

后岁余，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①。田横因谢曰②："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③。"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④！"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⑤："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⑥。

【注释】

①收：拘捕。 高帝：刘邦死后，群臣上尊号为高皇帝，并立高祖庙。

②谢：婉辞。

③奉诏：接受皇帝命令。

④即：如果。一作“将要”。 族夷：灭尽全宗族之人。

⑤节：符节。

⑥乘传(zhuàn)：乘用政府驿站的马车。《史记集解》如淳曰：“四马下足为乘传”。 诣：到……。

【译文】

一年多以后，汉家灭亡了项籍，汉王被拥立做了皇帝，封彭越为梁王。田横害怕被杀，带着五百多部属进入海中，住在一个岛上。高帝听说这消息后，认为田横兄弟本已平定齐国，齐国有才德的人大多归附他们，如果让他们住在海岛上，不拘捕，以后恐怕会造乱子，便派使者赦免田横的罪，召他入朝。田横通过使者婉辞说：“我烹死过陛下的使者郦生，如今听说他的弟弟郦商是汉廷的将领，而且有才德，我害怕，不敢承奉皇上的诏令，请允许我当一个平民，住在海岛上。”使者回朝报告，高皇帝便下诏令给卫尉郦商说：“齐王田横如果来了，敢加害田横及其随行人员者，处以灭族之刑。”于是重新派使者拿着符节将诏令郦商的事全都告诉田横，说：“田横入朝，大则可以封王，小则也会封侯；不来，将派兵进行诛讨。”田横于是带着两个宾客乘住车赴洛阳。

【原文】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①：“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其矣。

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②]？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③]。"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④]。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⑤]！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⑥]。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⑧]。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注释】

①尸乡：乡名，在今河南偃师县西。　厩置：驿站。

②纵：即使。

③今斩吾头：今，如果。　形容：面容。　败：坏，变质。

④奏：进献。

⑤以：原因：

⑥穿：挖。　冢(zhǒng)：高大的坟墓。

⑦尚：还有。

⑧《史记志疑》案：五百人皆自杀，恐传闻非实，乃溢美之言也。诸葛诞为司马昭所诛，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书如此，而注引干宝《晋纪》云"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疑亦不免溢美。

【译文】

离目的地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到达尸乡驿站，田横抱歉地对使者说："臣子见天子应当洗沐。"停止赶路，住了下来。田横对他的宾

客说："我田横起初和汉王都是南面称王，如今汉王做了天子，而我却成了逃亡的俘虏要北面侍奉他，这种耻辱本就已经很大了。况且我烹死他人的兄长，又和被烹人的弟弟并肩侍奉他的主子，即使他畏惧天子的诏令，不敢加害我，我难道不问心有愧吗？何况陛下之所以想见我，不过是想看一下我的相貌罢了。现在陛下在洛阳，如果砍下我的头，飞驰三十里路，脸面还不会腐烂，还可看清我是什么样子。"于是自杀了。遣令宾客捧着他的头，跟随使者飞驰去进献给高帝。高帝曰："唉呀，有原因啊！从平民兴起，兄弟三人相继做了王，难道不是贤能的人吗！"为他流下了眼泪，并任命田横的二个宾客为都尉，派二千士兵，按诸侯王的礼仪安葬田横。

安葬田横后，二个宾客在田坟墓旁挖了个坑，都自杀而死，倒在坑中陪葬田横。高帝听说这件事，于是大吃一惊，认为田横的宾客都很贤能。高祖听说其余还有五百人在海岛上，派使者召他们进京。使者赶到海岛，五百宾客听说田横死了，也都自杀而死。从这些事中更可以知道田横兄弟能得到士人的拥护。

【原文】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②]。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③]。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④]。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⑤]？

【注释】

①淮阴：指淮阴侯韩信。　卒：终于。

②长短产：纵横家的辩术。

③干：为某人出谋划策，以求取功名。

④列：论列。

⑤画：绘图。《史记新证》直按：西汉初之画，谓壁画及绢帛画。东汉则尚石刻画像，所画之人，有古帝王、孝子、忠臣、烈士、义士、列女等类型。田横宾客，合于烈士范畴，在太史公之意，可以聂政、荆轲并图也。

【译文】

太史公说：蒯通的谋略，厉害啊！扰乱了齐国，使淮阴侯骄傲起来，最终使田横、韩信二人身亡。蒯通这人，擅长纵横家的辩术，曾论述战国时代的权谋机变，写成八十一篇。蒯通和齐国人安期生友善，安期生曾替项羽出谋划策，项羽不能采用他的计谋。不久，项羽想给他们二人封官，两个人最终不肯接受，就逃走了。田横节操崇高，宾客们爱慕情义而为田横殉葬，田横难道不是特别贤能的人吗！我依据事实把将他们的事迹记录在这里。多的是善于图画的人，但没有人能给他们画这是什么原因呢？

史记全译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题解】

最为集中地表现了汉初布衣将相的格局。这些人出身较为卑微，或屠狗，或贩缯，或为县厩司御，或为无事少年，均为下层民众或官府吏卒，在秦末农民起义形势的席卷之下，相继依从刘邦起事，建功立业，终至“剖符，世世勿绝”，而成为了汉廷的将相，与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人一起，组成了汉家朝廷最为核心的依靠力量。

补充说明了刘邦反秦起义、楚汉之争、平定异姓王及剪灭诸吕的具体战斗历程。每人依从刘邦反秦灭项都有详细的攻战记录，他们败项羽比灭秦作为更多，樊哙脱刘邦于鸿门宴之危，夏侯婴手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汉立国后都分别参加了平定臧荼、韩信、韩王信、陈豨、卢绾、黥布的谋反，对削平异姓王有功。郦商子郦况卖友给吕禄，灌婴与周勃谋屯兵荥阳，明为拒齐兵实待吕氏之变，夏侯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都是诛吕安刘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都有“走狗之功，所以都是汉代的开国之臣。

表现了这些人的基本待点与《史记》的时势思想。附骥尾，常“从”刘邦攻战。全篇所见“从”字54起，樊哙19，郦商7，夏侯婴14，灌婴14。且在刘邦手下都打头阵，樊哙常是“却敌先登”、“先登”、“先登陷阵”；郦商的作为是“以兵东趣攻疾战”；夏侯婴是“疾力”、“疾斗”、“疾战”；灌婴除自己“战疾力”外，其“所将卒”也非常

卖力。他们均尽力事数主，除樊哙乃吕后女弟吕媭之夫，与刘邦自然关系密切而死于惠帝六年外，其余都在惠帝、吕后以至文帝时继续效忠。夏侯婴对刘邦个人及家属的生命安危保护极多，脱惠帝、鲁元公主于厄，以太仆随刘邦脱平城之围，故所封为最多，樊哙五千四百户，郦商五千一百户，夏侯婴六千九百户，灌婴五千户。论赞总结说“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正是时势促使这一般平民成为了历史的英雄和功臣。

本篇最典型的体现出取材于档案的特色。樊、郦、滕、灌的攻战先后、路线、战斗结局，所杀虏数目、奖励份额及封爵等级、授职的变化等都非常明确具体，可见当时记功之精细，及军功、封册制度之严密，据之作史自然准确无误，每人之最后都有军功即封爵定食邑时的战绩记，如樊哙：“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这也是《史记》对一般战将的表述方法，实寓战功记录之细微乃为图封爵之所需的讥刺。

本篇当为司马谈所作。论赞曰：“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他广，樊哙之孙。景帝中六年（前 144），他广夺侯为庶人。时司马谈约二十余岁，当与他广年岁相仿，可以交通，司马迁此时生才二岁，故推知“余”为司马谈。

【原文】

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①。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②。

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③。高祖为沛公，以哙为舍人④。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⑤。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⑥。与司马尼战砀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⑦。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⑧。复常从，从攻城阳，先登⑨。下户

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10]。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11]。从击秦军，出亳南[12]。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13]。击破赵贲军开封北，以却敌先登，斩候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14]。从攻破杨熊军于曲遇[15]。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16]。从攻长社、轘辕，绝河津，东攻秦军于尸，南攻秦军于犨[17]。破南阳守齮于阳城[18]。东攻宛城，先登[19]。西至郦，以却敌，斩首二十四级，捕虏四十人，赐重封[20]。攻武关，至霸上，斩都尉一人，首十级，捕虏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21]。

【注释】

①舞阳：县名，在今河南舞阳县西北。 樊哙：刘邦属下开国功臣，受封为舞阳侯。 沛：县名，在今江苏沛县。

②以屠狗为事：《史记正义》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 隐：藏匿。 高祖：刘邦的谥号。

③丰：邑名，在今江苏丰县。

④舍人：战国至汉初，王公贵官身边亲信的通称，后遂为私属官号。

⑤胡陵：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方与：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西。 泗水：郡名，地当今江苏西北部、安徽东北，治所相县，在今濉溪市西北。 监：郡监，主管监察。

⑥薛：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⑦司马𡰥(yí)：秦军将领。 砀(dàng)：县名，砀郡治所，在今河南夏邑县东南。 国大夫：即官大夫，爵名，第六级。

⑧章邯：秦军主将，后兵败投降项羽。 濮阳：县名，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列大夫。即公大夫，爵名，第七级。

⑨城阳：县名，今山东鄄城县东南。

⑩户牖(yǒu)：乡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李由：秦相李斯之子，时任

三川郡(今河南西部)守。上间爵:《汉书》作“上闻爵”,可能为“公乘”,爵名,第八级。

⑪东郡:地当今山东、河南交界地区,治所濮阳。 成武:县名,在今山东成武县。 五大夫:爵名,第九级。

⑫亳(bó):邑名,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⑬河间:郡名,地当今河北献县至交河县一带,治所乐成,在今献县东南。 杠里: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

⑭赵贲:秦军将领。 开封: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南。 候:军候,秦军负责事务管理之官。 卿:二十等爵中自左庶长(第十级)至大庶长(第十八级)相当于卿。

⑮杨熊:秦军将领。 曲遇(yóng):邑名,在今河南中牟县东。

⑯宛陵:县名,在今河南新郑县东北。 贤成:美称。《史记索隐》张晏曰:“食禄比封君而无邑。”徐广曰:“赐爵有执圭、执帛,又有爵封而加美号。”又小颜云:“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约以秦制,于义不通。”

⑰长社:县名,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 轘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河津:指平阴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 尸:尸乡,在今河南偃师县西。 犨(chōu):县名,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

⑱南阳:郡名,地当今河南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治所宛县,今河南南阳市。 齮:吕齮。 阳城:县名,在今河南方城县东。

⑲宛城:即宛县城。

⑳郦:县名,在今河南镇平县东北。 重封:重加封赏。《史记索隐》张晏云“益禄也”。臣瓒以为增封,义亦近是。而如淳曰正爵名,非也。小颜以为重封者,兼二号,盖为得也。

㉑武关:关隘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 霸上: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都尉:将军之下的武将。

【译文】

舞阳侯樊哙是沛县人。以杀狗卖肉为生,曾经和高祖一起隐藏过。

开始，跟随高祖在丰县起兵，攻克了沛县。高祖被推为沛公，就用樊哙为舍人。跟随高祖攻打胡陵，方与，回军守卫丰县，在丰县城下攻击泗水郡监的军队，打败了他。又一次向东平定了沛县，在薛县西边打败了泗水郡守的军队。在砀县东边和司马尼交战，打退敌军，斩杀敌首十五级，被赐给国大夫爵位。经常跟随着沛公，沛公在濮阳攻打章邯率领的军队，攻克城池，率先登城，斩杀敌首二十三级，被赐给列大夫爵位。还是经常跟随沛公，随从攻打城阳，率先登城。夺取了户牖，打垮了李由率领的军队，斩杀敌首十六级，被赐给上间爵位。跟随沛公在成武围攻东郡郡守和郡尉，打退敌军，斩杀敌首十四级，活捉敌人十一人，被赐给五大夫爵位。跟随攻打秦军，出兵亳县南边。河间郡守的军队驻在杠里，樊哙打垮了他们。在开封北边攻打、击败赵贲军队，因为打退敌军，率先登城，斩杀一名军候，敌首六十八级，活捉二十七人，被赐给卿的爵位。跟随在曲遇进攻打败杨熊率领的军队。攻打宛陵城，率先登城，斩杀敌首八级，活捉四十四人，被赐给贤成君爵位封号。跟随攻打长社、轘辕，渡过黄河平阴津，往东在尸城进攻秦军，往南在犨城进攻秦军。在阳城打败南阳郡守吕齮。往东进攻宛城，率先登城。往西到达郦县，因为打退敌军，斩杀敌首二十四级，活捉四十人，赐给重加封赏。进攻武关，到达霸上，斩杀都尉一名，敌首十级，活捉四十六人，收降敌兵二千九百人。

【原文】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①]。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②]。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肩）〔屏〕蔽之[③]。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④]。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

为谁[5]。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6]。"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7]。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8]！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9]。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0]。"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11]。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12]。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13]。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14]。

明日，项羽入屠咸阳[15]。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16]。迁为郎中，从入汉中[17]。

【注释】

①戏下：地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②因：通过，由……中介。 项伯：项羽叔父。 谢：道歉。 闭关：封锁函谷关，不让其他诸侯入关。

③飨：以酒肉款待。 中酒：酒兴正浓之时。 亚父：次于父，项羽对谋臣范增的尊称。 项庄：项羽部将。

④张良：字子房，刘邦的谋臣。

⑤目：动词，注视，看。

⑥参乘：即骖乘，车上陪乘的侍臣。

⑦卮(zhī)：圆底酒杯。 彘(zhì)肩：猪腿。

⑧岂特：岂只是，难道只是。

⑨咸阳：秦朝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暴师：指军队未进咸阳宫室，只在城外蒙受风霜雨露。

⑩隙：双边关系不和。 解：分解，崩散。

⑪如：往。 麾：通"挥"，指用手示意。

⑫间道：捷径小路。

⑬遂：顺。　已：止。

⑭微：如果没有。　谯让：责备。谯，一本作"诮"。　殆：危险。《史记志疑》引《读史漫录》曰："此耳食也，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从臾，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

⑮明日：第二天。《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樊哙传》均作"居数日"。

⑯号临武侯：或说临武为侯国封地；或说临武为美称。据考，后说允当，可从。

⑰迁：升职。　郎中：君王左右的侍从。

【译文】

项羽驻军戏下，想攻打沛公。沛公带领一百多名骑兵，通过项伯的联系和项羽见面，向项羽道歉并说明没有封锁函谷关的事。项羽已经设宴款待军中将士，酒兴正浓的时候，亚父范增设计想杀害沛公，让项庄在席坐间舞剑，想刺杀沛公，项伯总是掩护沛公。当时只有沛公和张良能够入席就坐，樊哙在营帐外面，听说情况危急，便手持铁盾来到营帐前。守营卫士制止樊哙，樊哙撞开卫士直接闯入，站在帐下。项羽注视着他，问是什么人。张良说："是沛公的骖乘樊哙。"项羽说："是一位壮士。"赏给他一卮酒和一个猪腿。樊哙喝完酒后，拔剑切肉吃，吃完了整个猪腿。项羽说："还能再喝酒吗？"樊哙说："臣子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在乎一卮酒吗！况且沛公率先进入、平定咸阳，命令军队露宿在霸上，以便等待大王。大王今天到来，听了小人的话，和沛公之间产生嫌隙，臣子我恐怕天下分崩瓦解，大家会心中怀疑大王啊。"项羽默不作声。沛公起身上厕所，示意樊哙一起离开。出了营帐以后，沛公留下随从的车骑，只骑了一匹马，让樊哙等四个人步行护卫，从山下捷径跑回霸上军营，而派张良留下来，替自己辞别项羽。项羽也因为沛公表示顺从，没有诛杀沛公的念头了。这天如果没有樊哙冲进营帐责备项羽，沛公的事就十分危险。

第二天，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残毁了全城。项羽封沛公为汉王。汉王赐给樊哙列侯的爵位，称号是临武侯。樊哙晋职为郎中，跟随刘邦进入汉中。

【原文】

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1]。雍轻车骑于雍南，破之[2]。从攻雍、斄城，先登[3]。击章平军好畤，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郎中骑将[4]。从击秦军骑壤东，却敌，迁为将军[5]。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6]。至栎阳，赐食邑杜之樊乡[7]。从攻项籍，屠煮枣[8]。击破王武、程处军于外黄[9]。攻邹、鲁、瑕丘、薛[10]。项羽败汉王于彭城，尽复取鲁、梁地[11]。哙还至荥阳，益食平阴二千户，以将军守广武。一岁，项羽引而东[12]。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13]。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屠胡陵[14]。

【注释】

①三秦：灭秦之后，项羽将关中地区分封给三位秦军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三个诸侯国，故合称为"三秦"。　西：县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白水：今甘肃武都南边的白龙江。

②雍轻车骑：雍，指三秦之一的雍王章邯。　雍南：雍，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③斄(tái)：县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

④章平：章邯之子。　好时：县名，在今陕西乾县东。

⑤壤：壤乡，在今陕西武功县东南。

⑥郿：县名，在今陕西眉县东。　槐里：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柳中：即细柳，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　废丘：即槐里。废丘原名犬丘，是周朝地名。秦朝时改名为废丘。汉朝时改名为槐里。

最：极点，此处指功劳最大、第一。

⑦栎(yuè)阳：县名，在今陕西高陵县东北。　杜：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樊乡：在杜县之南。

⑧煮枣：邑名，在今山东东明县南。在汉属济阴郡冤句县。

⑨外黄：县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

⑩邹：县名，在今山东邹县。　鲁：县名，在今山东曲阜市。　瑕丘：县名，在今山东兖州市北。　薛：县名，在今山东微山县东北。

⑪彭城：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鲁、梁地：指原战国时鲁国、魏国的土领地，即今山东西南部与河南东部一带。

⑫荥(xíng)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平阴：县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　广武：邑名，今河南荥阳县东北，中有山涧将邑分为东、西。　引：带领。

⑬阳夏：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

⑭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胡陵：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译文】

回军平定三秦地区，樊哙率领另一支军队在白水北边进攻西县县丞。雍王章邯的轻便车骑兵在雍县南部地区，樊哙打败了他们。跟随攻打雍县、斄城，率先登城。在好畤进攻章平的军队，攻城时率先登城，冲入敌阵，斩杀了县令、县丞各一人，敌首十一级，俘虏二十人，晋职为郎中骑将。跟随在壤乡东部进攻秦军骑兵，打退敌军，晋职为将军。进攻赵贲的军队，攻克郿县、槐里、柳中、咸阳；引水淹灌废丘城，樊哙的军功第一。到达栎阳，汉王将杜县的樊乡赐给樊哙作为食邑。跟随进攻项籍，血洗煮枣城。在外黄打败王武、程处的军队。攻打邹县、鲁县、瑕丘、薛县。项羽在彭城打败汉王，重新夺走鲁、梁一带的全部土地。樊哙回军到达荥阳，又增加了平阴县二千户作为食邑，以将军的身份守卫广武。一年以后，项羽领兵东去。樊哙跟随汉王进攻项籍，攻克阳夏，俘虏了楚国周将军的四千士兵。在陈县包围住项籍，把楚军打得大败，血洗了胡陵城。

【原文】

项籍既死，汉王为帝，以哙坚守战有功，益食八百户。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虏荼，定燕地[①]。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②]。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舞阳，号为舞阳侯，除前所食[③]。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⑤]。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残东垣，迁为左丞相[⑥]。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⑦]。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⑧]。因击韩信军于参合，军所将卒斩韩信[⑨]。破豨胡骑横谷，斩将军赵既，虏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太卜)、太仆解福等十人[⑩]。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其后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卢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地，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⑪]，益食邑千三百户，定食舞阳五千四百户。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⑫]。

【注释】

①臧荼：秦末反秦将领，被项羽封为燕王，后叛楚附汉，仍为燕王。　燕地：在今河北北部。

②韩信：刘邦属下主将，开国功臣，被刘邦封为楚王。此次被捉后，降为淮阴侯，后为吕后所杀。

③食舞阳：以舞阳为食邑。

④韩王信：战国时韩国韩襄王庶出孙子韩信。楚汉战争中，刘邦立韩信为韩王。高祖七年，韩王信反叛汉廷，投降匈奴。　代：地当今山西大同市

以东，河北张家口市以西一带。

⑤霍人：县名，在今山西繁峙县东北。 云中：县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 绛侯：即周勃，刘邦属下将领、开国功臣，封为绛侯，后平定诸吕之乱又立大功。

⑥陈豨：刘邦属下将领，曾任赵国相国。高祖十年，反叛汉廷，战败被杀。 曼丘臣：韩王韩信属下将领。 襄国：县名，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 柏人：县名，在今河北隆尧县西。 清河：郡名，地当今河北东南、山东西北一带，治所清阳，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常山：郡名，地当今河北西部下中段一带，治所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残：摧毁。《史记集解》张晏曰："残，有所毁也。" 瓒曰："残谓多所杀伤也。《孟子》曰'贼义谓之残'。" 东垣：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⑦綦(qí)毋卬(áng)：綦毋，复姓。 无终：在今天津市蓟县。 广昌：县名，在今河北涞源县北。

⑧王黄：陈豨属下将领。

⑨参合：县名，在今山西阳高县南。

⑩横谷：地名，在今河北蔚县西北。 太仆：官名，为君王掌管车马。

⑪卢绾：刘邦属下将领，因功封为燕王，后反叛汉廷，投降匈奴。 丞相抵：抵，人名。 蓟：县名，在今北京市西南。

⑫从：指跟随刘邦作战。 别：指独立率军作战。 石：量词，用于官员的年薪。汉制官俸分为十五等，二千石为三等，三百石为十一等。

【译文】

项籍死了以后，汉王做了皇帝，因为樊哙坚定地防守和出战有功劳，增加食邑八百户。跟随高帝进攻反叛汉廷的燕王臧荼，俘虏了臧荼，平定了燕地。楚王韩信谋反，樊哙跟随高帝到达陈县，逮捕韩信而平定了楚地。改变封赏赐给列侯爵位，高帝和诸侯剖分符信，让他们的爵位世世代代不加断绝，樊哙以舞阳作为食邑，称号是舞阳侯，同时免去先前所得的食邑。以将军身份跟随高祖在代地进攻反叛汉廷的韩王韩信。从霍人一直打到云中，和绛侯等人共同平定代地，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因为进攻陈豨和曼丘臣的军队，

在襄国交战，攻破柏人，率先登城，收降、平定了清河、常山共二十七个县，摧毁了东垣，晋职为左丞相。在无终、广昌等地打垮綦毋卬、尹潘的军队，并俘虏了他们。在代南打垮了陈豨属下另一支匈奴将领王黄的军队。顺势在参合进击韩王信的军队，他部下的将士杀死了韩信。在横谷打垮陈豨属下匈奴骑兵，杀死将军赵既，俘虏了代国丞相冯梁、郡守孙奋，大将王黄、太仆解福等十人。和诸将共同平定代国的乡邑七十三处。后来燕王卢绾反叛朝廷，樊哙以相国身份进攻卢绾，在蓟县南边打垮他的丞相抵，平定了燕地总共十八个县、五十一处乡邑，给他增加食邑一千三百户，确定以舞阳五千四百户作为他的食邑。跟随高帝作战，斩杀敌首一百七十六级，俘虏二百八十八人。单独率军作战，打垮七支军队，攻克五座城邑，平定六个郡、五十二个县，捉到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的官员十一人。

【原文】

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①。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①。群臣绛、灌等莫敢入②。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③。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④？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⑤？"高帝笑而起。

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⑥。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⑦。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⑧。至则高祖已崩，吕后释哙，使复爵邑。

【注释】

①吕后：刘邦之妻，名雉。　女弟：妹妹。

①黥布：原名英布，秦末起兵反秦，楚汉战争中附汉反楚，封淮南王，高祖十二年反叛汉廷，兵败被杀。　户者：守卫宫门的官吏。

②绛：指绛侯周勃。　灌：刘邦属下将领灌婴。

③排：推。　闼：宫中小门。

④绝：死，此处作诀别。

⑤赵高：秦始皇晚年宦官，始皇死后，他与丞相李斯伪造始皇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后又逼死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王。

⑥宫车晏驾：本指皇帝乘车上朝晚，引申为皇帝逝世的隐语。宫车，皇帝宫中所乘之车。晏，晚。　戚氏：刘邦的宠妃，其子赵王如意亦因貌相、性格与刘邦相似而得宠。

⑦陈平：刘邦的重要谋臣。

⑧长安：西汉都城，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译文】

樊哙娶吕后的妹妹吕须为妻，生下儿子樊伉，因此樊哙和刘邦最亲近，超过了其他将领。

先前黥布反叛朝廷的时候，高祖曾经病得很重，厌恶接见人，躺在禁宫内，诏令把守宫门的官吏，不准大臣进宫。绛侯、灌婴等大臣没有谁敢入宫。十几天以后，樊哙竟推开宫门径直入宫，大臣都跟随在他身后。皇上独自枕着一个宦官躺着。樊哙等人见到皇上，涕泪交流说："当初陛下和臣子们在丰、沛起兵，平定天下，多么豪迈啊！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又多么疲惫不堪啊！况且陛下病得很重，大臣们震惊恐惧；皇上不接见我们这些臣子计议大事，难道只想独自和一个宦官诀别吗？而且陛下难道没有见到赵高作乱的事吗？"高帝笑着起了床。

这以后卢绾反叛朝廷，高帝派樊哙以相国身份攻打燕国。这时

候高帝病得很重，有人在高帝面前诽谤樊哙已成了吕氏一帮的人，如果皇上一旦去世，那么樊哙就会带兵将戚夫人、赵王如意等一班人全部杀死。高帝听说后非常恼怒，便派陈平用车载着绛侯周勃去取代樊哙统领军队，并就在军营中处死樊哙。陈平畏惧吕后，把樊哙押送到达长安。到达长安的时候高祖已经逝世，吕后释放了樊哙，同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食邑。

【原文】

孝惠六年，樊哙卒，谥为武侯①。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伉代侯九岁，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婘属，因诛伉②。舞阳侯中绝数月③。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④。市人立二十九岁卒，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⑤。"诏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广夺侯为庶人，国除⑥。

【注释】

①孝惠：指孝惠帝刘盈，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
②婘：通"眷"。
③中绝：中断。此指舞阳侯爵位空缺。
④庶子：妻所生长子外的其他儿子和妾所生之子，称庶子。
⑤为人：为人道，即夫妻间性生活。
⑥孝景中六年：即公元前144年。孝景，指孝景帝刘启。孝景帝在位时，曾三次起元年纪年，故以前、中、后称之。 庶人：平民。 国除：舞阳侯国被撤除。

【译文】

孝惠帝六年，樊哙去世，谥号是武侯。他的儿子樊伉继承侯位。

樊伉的母亲吕须也封做临光侯。高后在这个时候处理朝政独掌大权，大臣们全都畏惧她。樊伉继承侯位九年，高后逝世，大臣们诛杀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吕须的亲属，因而连带诛杀了樊伉。舞阳侯爵位中断了几个月。孝文帝继位以后，又重新封樊哙另外的一个庶出儿子市人做舞阳侯，恢复原先的爵位和食邑。市人继承侯位二十九年后死去，谥号是荒侯。市人的儿子他广继承侯位。六年以后，舞阳侯家一位舍人得罪了他广，怨恨他广，便上书皇上说："荒侯市人有病，不能过夫妻生活，让他夫人和他的弟弟同房淫乱而生下了他广，他广其实不是荒侯的儿子，不应当继承侯位。"皇上下令将这件事交给官吏去处理。孝景帝六年，他广被剥夺侯位，沦为平民，舞阳侯国被撤除。

【原文】

曲周侯郦商者，高阳人①。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②。沛公略地至陈留，六月余，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③。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④。从沛公攻缑氏，绝河津，破秦军洛阳东⑤。从攻下宛、穰，定十七县⑥。别将攻旬关，定汉中。

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⑧。别将定北地、上郡⑨。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栒邑，苏驵军于泥阳⑩。赐食邑武成六千户⑪。以陇西都尉从击项籍军五月。出巨野，与钟离眜战，疾斗，受梁相国印，益食邑四千户⑫。以梁相国将从击项羽二岁三月，攻胡陵。

【注释】

①曲周：邑名，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 高阳：邑名，在今河南杞县西南。

②略人：指强制性拉人入伍。

③陈留：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岐：地名，约当今河南开封市陈留镇旁。

④长社：县名，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

⑤缑(gōu)氏：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

⑥穰：县名，在今河南邓县。

⑦旬关：关隘名，在今陕西旬阳县西。

⑧陇西：郡名，地当今甘肃东南部，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

⑨北地：郡名，地当今甘肃平凉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与南绝大部分，治所义渠，在今甘肃西峰市。 上郡：地当今陕西中、北部一带，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市东南。

⑩雍：指雍王章邯。 焉氏(zhī)：《汉书》作"乌氏"，县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 栒邑：县名，在今陕西旬邑县东北。 泥阳：县名，在今甘肃宁县东。

⑪武成：县名，在今陕西华县东。

⑫巨野：县名，在今山东巨野县东北。 钟离眜：钟离，复姓；项羽属下将领。 梁相国：诸侯国梁国之相国。

【译文】

曲周侯郦商是高阳人。陈胜起兵的时候，郦商聚集一帮青年到处拉人入伍，得到几千人。沛公夺取地盘时到达陈留，六个多月后，郦商率领四千将领士兵到岐地归属沛公。跟随沛公攻打长社，率先登城，赐给信成君的爵位封号。跟随沛公攻打缑氏，封锁黄河渡口，在洛阳东部地区打垮秦军。跟随攻克宛县和穰县，平定了十七个县。郦商独自率军攻克了旬关，平定了汉中。

项羽灭亡了秦朝，分封沛公为汉王。汉王赐爵给郦商，号信成君，并让他以将军身份做陇西都尉。郦商独自率领将士平定北地、上郡。在焉氏打垮雍王章邯率领的军队，在栒邑打垮周类率领的军队，在泥阳打垮苏驵率领的军队。汉王将武成六千户赐给郦商作为

食邑。以陇西都尉身份跟随汉王进攻项籍的军队达五个月，出兵巨野，和钟离昧交战，因为在激烈战斗中有功，接受到汉王授给的梁国相国印，又增加食邑四千户。以梁国相国身份率军跟随汉王进攻项羽长达二年三个月，攻取了胡陵。

【原文】

项羽既已死，汉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①。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②。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③。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④。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攻其前拒，陷两陈，得以破布军⑤。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注释】

①龙脱：地名，在今河北徐水县西。　易：县名，在今河北雄县西北。　涿：县名，在今河北涿州市。

②上谷：郡名，地当今河北西北部，治所沮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③代：郡名，地当今河北西北与山西东北交界一带，治所代县。　雁门：郡名，地当今山西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等地，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南。

④太上皇：刘邦建国称皇帝后，尊称其父为太上皇。

⑤前拒：军队的前阵。　拒：方阵。　陷：攻破。　陈："阵"的古字。

【译文】

项羽已经死了以后，汉王当上皇帝。这年秋天，燕王臧荼反叛朝廷，郦商以将军身份跟随皇上进攻臧荼，在龙脱交战时，率先登城，冲入敌阵，在易县附近打垮臧荼的军队，打退了敌军，晋升为右丞相，赐给列侯爵位，皇上和诸侯剖分符信让他们世代相传，不断绝爵位，郦商得到涿县五千户作为食邑，称号叫涿侯。郦商以右丞相身份独自率军平定上谷，乘势进攻代县，接受皇上授给的赵相国相印。以右丞相、赵相国身份率军和绛侯等人平定代郡、雁门郡，俘获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以下将领至六百石级别官员十九人。回军以后，郦商以将军身份担任太上皇的卫官一年零七个月。以右丞相身份进攻陈豨，摧毁了东垣。又以右丞相身份跟随高帝进攻黥布，攻打敌军前线阵地，攻破两阵，因而能够打垮黥布的军队。皇上改封曲周五千一百户作为郦商的食邑，除去他以前的食邑。郦商的战功共计：独自率军打垮三支敌军，降服平定六个郡，七十三个县，俘获丞相、代理丞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级别以下至六百石级别的官员十九人。

【原文】

商事孝惠、高后时，商病，不治①。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善②。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遂诛诸吕③。是岁商卒，谥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称郦况卖交也④。

孝景前三年，吴、楚、齐、赵反，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十月不能下⑤。得俞侯栾布自平齐来，乃下赵城，灭赵，王

自杀，除国[6]。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夺侯[7]。景帝乃以商他子坚封为缪侯，续郦氏后。缪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怀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终根立。为太常，坐法，国除[8]。

【注释】

①不治：不能治理官事。

②吕禄：吕后的侄子，被吕后封为赵王。

③北军：驻在长安城北，故称北军，主要任务为护卫京城。 太尉：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 劫：劫持。 绐：欺骗。

④卖交：出卖朋友。

⑤孝景前三年：前元三年，即公元前154年。 吴：诸侯国吴国，吴王刘濞。 楚，诸侯国楚国，楚王刘戊。 齐，原齐国领地有四个诸侯国：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和济南王刘辟光。 赵，诸侯国赵国，赵王刘遂。此次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⑥栾布：文帝时担任燕国相国，景帝时被封为俞(shū)侯。

⑦孝景中二年：中元二年，即公元前148年。 平原君：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武帝时尊称她为平原君。

⑧太常：九卿之一，官名，掌管宗庙礼仪、选试博士等职，官名。 坐法：指因触犯法律而获罪。坐，获罪。

【译文】

郦商在孝惠帝、高后的时候事奉任职，得了病，不能处理政事。他的儿子名寄，字况，和吕禄是好朋友。到高后逝世时，大臣们想诛杀吕氏家族，吕禄担任将军，驻在北军营地，太尉周勃不能进入北军，于是便派人劫持郦商，让他的儿子郦况去欺骗吕禄，吕禄相信了郦况，因此和他出外游玩；使太尉周勃才能进入军营掌握北军，于是诛杀了吕氏家族。这年，郦商逝世，谥号是景侯。儿子郦寄继承了侯位。天下人都说郦况出卖朋友。

孝景帝前元三年，吴、楚、齐、赵等七国诸侯反叛朝廷，皇上任命郦寄为将军，围攻赵城十个月，不能攻克。俞侯栾布平定齐地后回军而来，得到他的帮助，才攻克赵城，灭了赵国，赵王自杀，赵国被撤除。孝景中元二年，郦寄想娶平原君做夫人，景帝发怒，将郦寄交法官处理，被判有罪，失去了侯位。景帝便封郦商的另一个儿子郦坚为缪侯，延续郦氏这一家族。缪靖侯逝世，他的儿子康侯遂成继承侯位。遂成逝世，其子怀侯世宗继承了侯位。世宗逝世，儿子终根继承了侯位，终根担任太常，因犯法而获罪，侯国被废除了。

【原文】

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①。为沛厩司御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③。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④。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⑤。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⑥。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⑦。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婴爵七大夫，以为太仆⑧。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⑨。赐婴爵五大夫。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⑩。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⑪。复常奉车从击赵贲军开封，杨熊军曲遇。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⑫。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公⑬。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于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⑭。项羽至，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

仆，从入蜀、汉[15]。

【注释】

①夏侯：复姓。

②厩：马房。 司御：官名，职掌驾车送客。

③泗上亭：即泗水亭，在今江苏沛县东。 移日：太阳移动，谓时间较长。

④试补：试任。 戏：摔跤之类游戏。

⑤亭长：秦时十里设一亭，置一亭长，是低级官吏。 重坐伤人：因为吏伤人而加重治罪。 告故：自告事故。

⑥狱覆：翻案。 掠：考打。

⑦县令史：县中掌管文书工作的小吏。

⑧上：指刘邦。 一日：指刘邦降沛后的第一日。 七大夫：秦爵第七级。 太仆：官名，掌管帝王或诸侯之车马。

⑨萧何：刘邦夺取天下的重要助手，西汉第一任丞相，受封为酂侯。 酂(cuó)，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南。 监：郡监。

⑩济阳：县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户牖：邑名，在今河南兰考北。 雍丘：县名，在今河南杞县。 趣(cù)：急。 执帛：战国时楚国爵位名，时为起义军所采用。

⑪奉车：驾车，御车。 东阿：县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 执珪：楚国爵位名，级别最高。

⑫匮(guì)：匣子。

⑬滕公：《汉书》作“滕令”。滕，县名，在今山东滕县西。公，县令。

⑭蓝田：县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 芷阳：县名，在今陕西长安县东。

⑮蜀：蜀郡，地当今四川中部，治所成都，在今成都市。 汉：汉中郡。

【译文】

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他担任沛县马房的司御。每次送使者客人返回，经过沛县泗水亭的时候，都和高祖谈话，没有不是谈上大半天的。不久，夏侯婴试用成了县吏，他和高祖互相要好，两人游戏时，高祖误伤了夏侯婴，有人告发高祖伤了人。高祖当时身任

亭长，因为伤了人要加重治罪，高祖自己申诉并未伤害夏侯婴，夏侯婴也证实这一点。后来翻了案，夏侯婴因高祖这件事而坐了一年多的牢，被鞭笞挨了几百板子，终于因此帮高祖开脱了罪责。

高祖当初和他的部属想攻打沛县，夏侯婴这时候以县令史的身份替高祖进行联络。就在高祖降服沛县的那一天，高祖做了沛公，赐给夏侯婴七大夫的爵位，任命他做太仆。夏侯婴跟随高祖进攻胡陵，他和萧何招降了泗水郡的郡监平，平带领胡陵全城投降了。高祖赐予夏侯婴五大夫的爵位。夏侯婴跟随高祖在砀县东面进击秦军，攻打济阳，攻克了户牖，在雍丘城下打垮李由的军队，运用兵车急攻激战，被赐给执帛的爵位。曾经以太仆的身份驾车跟随高祖在东阿、濮阳城下进击章邯的军队，运用兵车急攻激战，打垮了敌军，被赐给执珪的爵位。又曾经驾车跟随高祖在开封进击赵贲的军队，在曲遇进击杨熊的军队。夏侯婴跟随高祖作战，捉得俘虏六十八人，收降敌兵八百五十人，缴获一匣子官印。又因为曾经驾车跟随高祖在洛阳东面进击秦军，运用兵车急攻激战，被赐给封爵转而称他为滕公。因而又驾车跟随高祖进攻南阳，在蓝田、芷阳交战，运用兵车急攻激战，到达霸上。项羽来到，灭亡了秦朝，分封沛公做了汉王。汉王赐给夏侯婴列侯爵位，称号是昭平侯。重新担任太仆，跟随高祖进入蜀、汉地区。

【原文】

还定三秦，从击项籍。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①]。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②]。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

汉王既至荥阳，收散兵，复振，赐婴食祈阳[①]。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②]。

汉王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婴以太仆从击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①]。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②]。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③]。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④]。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⑤]。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益食婴细阳千户[⑥]。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⑦]。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以太仆击陈豨、黥布军，陷陈却敌，益食千户，定食汝阴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注释】

①孝惠：刘邦之子刘盈，后继帝位。　鲁元：刘邦之女，吕后所生，其谥号为鲁元太后，故称。

②罢：通"疲"。　蹶：踢。　面雍树：意谓大人拥抱着小孩，小孩抱着大人的脖子像是拥着树干。雍，通"拥"。《史记集解》苏林曰："南方人谓抱小儿为'雍树'。面者，大人以面首向临之，小儿抱大人颈似悬树也。"又，《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雍，盖地名，初仓皇奔逃，莫适往，望雍之树色，乃驰而趋之也。《灌婴传》云'汉王遁而西还，军于雍丘'，然则所谓雍，指雍丘邪？"按：二说之外，尚有多说。

③析阳："析"，宜作"沂"。乡名，《汉书》作"沂阳"。

④楚：指项羽的楚国。　兹氏：县名，在今山西汾阳县东南。

①汝阴：县名，在今安徽阜阳市。

②武泉：县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北。　云中：县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南，云中郡治所。

③晋阳：县名，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④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⑤阏(yān)氏(zhī)：匈奴王后的尊号。　冒(mò)顿(dú)：匈奴单于，曾完善匈奴军政结构，使匈奴兴盛、强大。

⑥细阳：县名，在今安徽太和县东南。

⑦句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译文】

回军平定三秦地区，夏侯婴跟随汉王进攻项籍。到达彭城，项羽把汉军打得大败。汉王战败，形势不利，乘车急驰逃跑。碰见孝惠和鲁元，让他俩上了车。汉王急于逃走，拉车的马已经疲惫，敌人又在后面，汉王总是用脚踢两个孩子，想抛弃他俩，夏侯婴总是把他俩拉在自己身边，始终载着他俩，慢慢赶车途中，看到两个小孩抱紧了自己的脖子才飞驰起来。汉王恼怒，路上有十几次要杀死夏侯婴，最终得以逃脱，把孝惠和鲁元送到了丰县。

汉王到达荥阳以后，收聚散兵，重新振兴起来，将祈阳赐给夏侯婴作为食邑。夏侯婴又曾经驾车跟随汉王进攻项籍，追击到陈县，最终平定了楚地，到鲁地后，又增加兹氏为食邑。

汉王登基称帝。这年秋天，燕王臧荼反叛朝廷，夏侯婴以太仆身份跟随皇上进攻臧荼。第二年，跟随皇上到达陈县，逮捕了楚王韩信。皇上将夏侯婴的食邑改为汝阴，剖符为凭，世代继承不加断绝。以太仆的身份跟随皇上攻打代地，到达武泉、云中，增加食邑一千户。继而跟随皇上进攻晋阳城旁韩信军中的匈奴骑兵，把敌军打得大败。追击败亡的逃敌到达平城，被匈奴军队包围，七天都不能出围。高帝派使者送了一份厚礼给匈奴单于王后阏氏，匈奴单于冒顿将包围圈撤开一个出口。高帝出围后就想急驰，夏侯婴坚持慢慢行车，士兵都拉满弓箭头向外，最终得以脱围。增加细阳一千户给夏侯婴作食邑。又以太仆身份跟随皇上在句注山北边进攻匈奴骑兵，把敌军打得大败。又以太仆身份在平城南边进攻匈奴骑兵，多次攻破敌阵，功劳比其他人多，皇上将所夺得城邑中的五百户赐给他作为食邑。以太仆身份进攻陈豨、黥布的军队，冲锋陷阵，击退敌军，增加了食邑一千户，最后确定以汝阴的六千九百户作为食邑，撤除以前所有的食邑。

【原文】

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竟高祖崩。以太仆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也，乃赐婴县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①。孝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复为太仆②。八岁，卒，谥为文侯。子夷侯灶立，七年卒。子共侯赐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颇尚平阳公主③。立十九岁，元鼎二年，坐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④。

【注释】

①德：感激。 脱：脱离灾难，救。 下邑：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县(xiàn)：儒家说四海之内为九州，其一为畿内，天子所治。夏称县内，商、周称畿。后遂以“县”称天子所居京城。又按：《汉书》无“县”字。 北第：近北阙之第。第，住宅。 第一：指第一等的。

②代王：刘邦之子刘恒，始封代王，后被大臣迎立为帝。 东牟侯：齐王刘肥之子刘兴居。 清宫：清理宫室，驱除原住宫内异己分子。 少帝：孝惠帝后宫妃嫔之子，始封常山王，后继位为帝。 法驾：皇帝的车驾。

③尚：通“上”。平阳公主：景帝刘启之女。《史记志疑》案：孝景长女阳信公主，后为平阳公主者，乃武帝之姊王皇后所生。《汉书·夏侯婴传》云“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盖别一公主也。《汉书考异》曰“颇所尚之平阳公主，不知何帝女，马端临《帝系考》亦失书”。

④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元鼎，武帝刘彻的年号。武帝时，始以年号纪年。 御婢：侍婢御，侍奉。

【译文】

夏侯婴自从皇上当初在沛县起兵开始，总是担任太仆，一直到

高祖逝世。又以太仆身分侍奉孝惠帝，孝惠帝和高后都感激夏婴在下邑一带，救过孝惠帝和鲁元太后，便把京城北阙住宅区第一等的住宅赏赐给夏侯婴，说是“可以离我近”，来表示尊重他，使他与众不同。孝惠帝逝世以后，又以太仆身份侍奉高后。高后逝世，代王来到京城，夏侯婴以太仆的身份和东牟侯入宫清除异己分子，废除少帝，用天子的车驾到代王官邸迎接代王，和大臣一起拥立代王做孝文皇帝，重新担任太仆职务。八年后，去世，谥号是文侯。他的儿子夷侯夏侯灶继承侯位，七年后去世。儿子共侯夏侯赐继承侯位，三十一年后去世。儿子夏侯颇娶的是平阳公主。继位十九年时，即元鼎二年，因和父亲的侍婢通奸而犯了罪，自杀身死，侯国被撤除。

【原文】

颍阴侯灌婴者，睢阳贩缯者也[①]。高祖之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败杀项梁，而沛公还军于砀，婴初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扛里，疾斗，赐爵七大夫[②]。从攻秦军亳南、开封、曲遇，战疾力，赐爵执帛，号宣陵君[③]。从攻阳武以西至雒阳，破秦军尸北，北绝河津，南破南阳守齮阳城东，遂定南阳郡[④]。西入武关，战于蓝田，疾力，至霸上，赐爵执珪，号昌文君。

沛公立为汉王，拜婴为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为中谒者。从还定三秦，下栎阳，降塞王[⑤]。还围章邯于废丘，未拔。从东出临晋关，击降殷王，定其地[⑥]。击项羽将龙且、魏相项他军定陶南，疾战，破之[⑦]。赐婴爵列侯，号昌文侯，食杜平乡[⑧]。

【注释】

①睢阳：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②项梁：陈胜首义反秦后，项梁与侄子项羽起兵反秦，后战死。 中涓：官名，秦汉时皇帝身边的侍从官。

③力：奋力。

④阳武：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 南阳：地当今湖北北部、河南南部等地，治所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⑤中谒者：官名，在皇帝身边负责传达。 塞王：即司马欣，原为秦军将领，投降项羽后被封为塞王。

⑥临晋关：亦称蒲津关，在今陕西大荔县黄河西岸重要关口。 殷王：即司马卬，灭秦之后，项羽封他为殷王。

⑦定陶：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⑧杜：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平乡：乡名，杜县之下属。

【译文】

颍阴侯灌婴是睢阳贩卖丝织品的商人。高祖做了沛公以后，夺取地盘来到雍丘一带。章邯打败并杀死了项梁，沛公回军来到砀县，灌婴最初是以中涓的身份跟随沛公，在成武打败东郡郡尉和在杠里打败秦军，激烈战斗，被赐给七大夫的爵位。跟随在亳南、开封、曲遇等地进攻秦军，奋力激战，被赐给执帛的爵位，号称宣陵君。跟随在阳武以西到洛阳一带进攻秦军，在尸乡北边打垮秦军，向北，切断了黄河渡口，向南，在阳城东边打垮南阳郡守齮，从而平定了南阳郡。往西进入武关，在蓝田交战，奋力急攻，到达霸上，被赐给执珪爵位，号称昌文君。

沛公被分封做了汉王，任命灌婴作郎中。跟随汉王进入汉中，十月，被任命为中谒者。跟随汉王回军平定三秦地区。攻克栎阳，降服了塞王。回军将章邯包围在废丘，未能攻克。跟随往东出兵临晋关，进攻殷王并降服了他，平定了他所管辖地区，在定陶南边进攻项羽属下将领龙且、魏国丞相项他的军队，激烈战斗，打垮了他们。汉王赐给灌婴列侯的爵位，号称昌文侯，以杜县平乡为食邑。

【原文】

复以中谒者从降下砀，以至彭城。项羽击，大破汉王。汉王遁而西，婴从还，军于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从击破之。攻下黄，西收兵，军于荥阳①。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②。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③。"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④。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⑤。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⑥。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⑦。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这，所将卒斩都尉一人⑧。以骑渡河南，送汉王到雒阳，使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⑨。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⑩。

【注释】

①魏公申徒：申徒原为秦将，投降汉王后被封为魏公。　下黄：攻克外黄县。下，攻克。黄，即外黄县，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别本"黄"上有"外"字，与《汉书》合。

②重泉：县名，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南。

③傅：辅佐。

④中大夫：职官等级名称，大夫分为上、中、下三级。　校尉：武官职名，低于将军。

⑤襄邑：县名，在今河南睢县。

⑥右司马：武官职名，低于校尉。

⑦柘(zhè):县名,在今河南柘城县西北。 燕:县名,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楼烦:县名,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北少数民族所居地,其人善骑射,故称军中善于骑射者为楼烦,此处楼烦将,不一定是楼烦人。 连尹:楚国职官名,主管射箭。

⑧白马: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⑨邯郸:县名,在今河北邯郸市。

⑩敖仓:秦时所建的大粮仓。敖,山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敖山。 御史大夫:三公之一,位仅次于丞相。

【译文】

灌婴又以中谒者的身份跟随汉王降服了砀县,从而到达彭城。项羽来攻,把汉王打得大败。汉王向西逃跑,灌婴跟随汉王回军,驻军在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叛汉王,跟随汉王进攻,打垮了叛军。攻克外黄,西进收聚兵马,驻军在荥阳。楚国大批骑兵来攻,汉王便在军中挑选可以担任骑兵将领的人,大家都推举原来秦军骑士重泉人李必和骆甲,他们通晓骑兵战术,现任校尉,能担任骑军将领。汉王想委任他们,李必、骆甲说:"我等原是秦朝的人,恐怕军士不信任我们,我们愿意辅佐大王身边臣子中一位善于骑射的人。"灌婴虽然年轻,但多次奋力战斗,便任命灌婴做中大夫,让李必、骆甲做左、右校尉,率领郎中骑兵在荥阳东边进攻楚国骑兵,把楚军打得大败。灌婴接受诏令独自进攻楚军后方,断绝楚军从阳武至襄邑之间的粮道。在鲁县附近进攻项羽属下将领项冠,打垮了楚军,灌婴率领的士兵杀死楚军右司马、骑兵将领各一人。在燕县西面进攻,打垮了柘公王武的军队,所率领的士兵杀死敌军楼烦将领五人、连尹一人。在白马附近进攻王武属下别部将领桓婴,打垮了敌军,所率领的士兵杀死敌军都尉一人。灌婴率领骑兵渡过黄河往南,送汉王到达洛阳,汉王派他往北到邯郸去迎接相国韩信的军队。回军到敖仓,灌婴晋职做御史大夫。

【原文】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①]。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车骑将军华毋及将吏四十六人[②]。降下临菑，得齐守相田光[③]。追齐相田横至嬴、博，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攻下嬴、博，破齐将军田吸于千乘，所将卒斩吸[④]。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⑤]。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博)〔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⑥]。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⑦]。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⑧]，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⑨]。降留、薛、沛、酂、萧、相[⑩]。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⑪]。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注释】

①三年：汉三年，即公元前204年。

②历：历城，县名，在今山东历城县西。因城在历山之下而得名。

③临菑：县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④田横：原战国时齐国王室后代，秦末，继兄之后自立为齐王，败于汉后，率五百部下亡命海岛，后被迫应高祖诏命前往京城，中途自杀。　嬴：县名，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　博：县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千乘：县名，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北。

⑤留：县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公：县令称公。 旋：人名。高密：县名，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 亚将：地位次于将军的副将。

⑥薛郡：地当今山东大汶河游以南地区，治所鲁县，在今山东曲阜市。 傅阳：县名，在今山东枣庄市南。 下相：县名，在今江苏宿迁县西南。 僮：县名，在今江苏睢宁县东南。 取虑：县名，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南。 徐：县名，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⑦度：通"渡"。 广陵：县名，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

⑧下邳：县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⑨平阳：县名，在今山东邹县西北。 柱国：楚官职名。

⑩萧：县名，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相：县名，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北。

⑪苦：县名，在今河南鹿邑县。 谯：县名，在今安徽亳县。 颐乡：邑名，在今河南鹿邑县东。

【译文】

汉王三年，灌婴以列侯身份获得杜县平乡作为食邑。以御史大夫身份接受诏令率领郎中骑兵东进隶属相国韩信，在历下进攻打垮齐军，他所率领的士兵俘获齐国车骑将军华毋伤和将领、官吏四十六人。降服临菑，俘得齐代理丞相田光。追击齐相田横，到达嬴县、博县，打垮他的骑兵，灌婴率领的士兵杀死齐军骑将一人，活捉骑将四人。攻克嬴县、博县，在千乘打垮齐将军田吸，灌婴率领的士兵杀死了田吸。向东跟随韩信在高密进攻龙且、留公旋，终于斩杀了龙且，活捉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灌婴本人活捉敌军副将周兰。

齐地平定以后，韩信自立做了齐王，派灌婴独自率军在鲁北进攻楚将公杲，打垮了楚军。转战南征，打败薛郡郡守，亲自俘获骑将一人，攻打傅阳，前进到下相东南的僮县、取虑、徐县等地。渡过淮河，降服那里的全部城邑，进军到广陵。项羽派项声、薛公、郯公重新平定了淮北。灌婴渡过淮河，在下邳打垮了项声、郯公，杀死薛公，攻克了下邳。在平阳打垮了楚军骑兵，于是降服了彭城，俘获了

楚国柱国项佗。降服了留、薛、沛、酂、萧、相等县城邑。攻打苦县、谯县，重新俘获了副将周兰。和汉王在颐乡会师。跟随汉王在陈县附近进攻项籍军队，打垮了楚军，灌婴率领的士兵杀死楼烦将二人，俘获骑将八人。汉王加封给灌婴二千五百户的食邑。

【原文】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①。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②。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③。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

汉王立为皇帝，赐益婴邑三千户。其秋，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还，剖符，世世勿绝，食颍阴二千五百户，号曰颍阴侯④。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于武泉北⑤。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⑥。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⑦。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

【注释】

①垓(gāi)下：地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

②东城：县名，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　历阳：县名，在今安徽和县。

③吴郡：陈直疑为项羽自置之郡，地当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及长江以北之南通、海门等地，治所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豫章：郡名，汉初移淮南江北之豫章名于江南，置郡，地当今江西全省，治所南昌，在今南昌市。　会(kuài)稽：地当今江苏南部，浙江西部，秦时治所为吴县，项

羽已为吴郡治所，会稽郡治当为另处。

④颍阴：县名，在今河南许昌市。

⑤马邑：县名，在今山西朔县。

⑥白题：匈奴部族名，其俗以白涂其额，故名白题。题，额。

⑦硰石：邑名，有以为在今山西静乐县东北。

【译文】

项籍在垓下战败后逃跑了，灌婴以御史大夫身份接受诏令率领车骑部队单位追击项羽，直到东城，打垮了楚军。他率领下的五个士兵共同斩杀了项籍，都被赐给了列侯的爵位。降服左、右司马各一人，士兵一万二千人，俘获了楚军所有的将领和官吏。攻克了东城、历阳。渡过长江，在吴县附近打败吴郡郡守，俘获了吴郡郡守，于是平定了吴、豫章、会稽等郡。回军平定淮北，共五十二个县。

汉王登基当皇帝后，加赐三千户作为灌婴的食邑。这年秋天，灌婴以车骑将军的身份跟随皇上进攻、打败了燕王臧荼。第二年，跟随皇上到陈县，逮捕了楚王韩信。回京后，皇上和他剖分符信，让他的爵位世世代代永不断绝，以颍阳二千五百户作为食邑，号称叫颍阴侯。

灌婴以车骑将军身份跟随皇上到代地进攻反叛朝廷的韩王韩信，到达马邑，接受诏令独自降服楼烦以北六个县，斩杀死代国左相，在武泉北边打垮匈奴骑兵。再次跟随皇上在晋阳附近进攻韩信属下匈奴骑兵，他率领的士兵斩杀匈奴白题将领一人。接受诏令一并率领燕、赵、齐、梁、楚等诸侯国车骑部队，在硰石打垮了匈奴骑兵。到达平城，被匈奴军队包围，跟随皇上回军到东垣。

【原文】

从击陈豨，受诏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卒斩敞及特将五人①。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②。攻

下东垣。

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于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③。又进破布别将肥诛④。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归，定令婴食颍阴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从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注释】

①曲逆：县名，在今河北完县东南。　特将：独当一面的将领。

②卢奴：县名，在今河北定县。　上曲阳：县名，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原名曲阳，汉时置上曲阳县。　安国：县名，在今河北安国县东南。　安平：县名，在今河北安平县。

③大司马：掌管诸侯军政的高级官员。

④肥诛：人名，别本作"铢"，《汉书》亦作"铢"。

【译文】

灌婴跟随皇上进攻陈豨，接受诏令独自率军在曲逆附近进攻陈豨的丞相侯敞的军队，打垮了敌军，士兵斩杀了侯敞和其特将五个人。降服了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等城。攻克了东垣。

黥布反叛朝廷，灌婴以车骑将军身份首先出兵，在相县进攻黥布别部将领，打垮了敌军，斩杀副将、楼烦将三人。又进攻、打垮黥布的上柱国和大司马两支军队。又进攻、打垮黥布别部将领肥诛。灌婴亲自活捉左司马一人，所率领士兵斩杀敌军小将十人，追击败军到了淮河沿岸。增加食邑二千五百户。黥布败亡以后，高帝回京，确定让灌婴以颍阴五千户为食邑，除去先前所赐的食邑。灌婴的战功总计：跟随皇上俘获二千石级别官员二人，独自率军打垮敌军十

六次，降服城邑四十六座，平定一个诸侯国，二个郡，五十二个县，俘获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级别官员十人。

【原文】

婴自破布归，高帝崩，婴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①。齐哀王闻之，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②。上将军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③。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④。

三岁，绛侯勃免相就国，婴为丞相，罢太尉官。是岁，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乃罢婴之兵⑤。后岁余，婴以丞相卒，谥曰懿侯⑥。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于强代侯。十三年，强有罪，绝二岁。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婴孙贤为临汝侯，续灌氏后⑦。八岁，坐行赇有罪，国除⑧。

【注释】

①吕禄：吕后之侄，吕释之之子，封为赵王，后被诛。

②齐哀王：诸侯国齐悼惠王刘肥之子。

③风(fèng)：通“讽”，微言劝告。

④太尉：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官员。

⑤济北王：诸侯国齐王刘肥之子刘兴君。

⑥平侯阿：“阿”，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为“何”之误。

⑦元光三年：即公元前132年。 元光：汉武帝刘彻的年号。

⑧行赇：行贿。

【译文】

打垮黥布后，灌婴回京，高帝逝世，他以列侯身份接着侍奉孝惠帝和吕太后。太后逝世，吕禄等人以赵王身份自行设置做了将军，驻军长安，图谋叛乱。齐哀王听说以后，发兵西进，将入京诛杀那些不应当做诸侯王的人。上将军吕禄等人听说了，便派灌婴担任大将，率领军队前往攻打齐哀王的军队。灌婴率军前进到荥阳，便和绛侯周勃等人谋划，乘势屯兵在荥阳，将要诛杀吕氏兄弟的事暗中示意诉给齐哀王，齐军便按兵不动了。绛侯等人诛灭了诸吕兄弟以后，齐王收兵回国，灌婴也就收兵从荥阳回京，和绛侯、陈平共同拥立代王做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便加封三千户给灌婴作为食邑，赏赐一千斤黄金，并任命他做太尉。

经过三年，绛侯周勃被免除丞相职务，回到自己封国去了，灌婴当上了丞相，撤销了太尉一职。这一年，匈奴人大规模侵入北地、上郡。皇上令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骑兵前往攻打匈奴。匈奴撤退了，济北王反叛朝廷，皇上诏令撤回灌婴的军队。一年多以后，灌婴死在丞相任上，谥号叫懿侯。他的儿子平侯阿继承了侯位。二十八年后，阿死去，儿子强继承了侯位。十三年后，强犯了罪，侯位中断了二年。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婴的孙子灌贤为临汝侯，延续灌氏的后代。八年后，灌贤因行贿犯了罪，侯国被撤除了。

【原文】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①！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②！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③。

【注释】

①适：往，到。 曹：曹参，刘邦功臣，初封平阳侯，后继萧何为丞相。 素：平素。

②附骥之尾：骥，千里马。苍蝇附骥尾而至千里之远，比喻附于名人之后。流：传递。

③通：交往。

【译文】

太史公说：我到过丰、沛两地，访问那里的年老而又见多识广的人，参观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的旧居，以及他们的生平往事，听到的内容真令人惊异！当他们操刀屠狗、贩卖丝织品的时候，难道自己会知道日后能依附骥尾，名字传于汉家朝廷，恩德传于后代子孙吗！我和他广有交往，他对我谈到高祖功臣兴起时候的情况，就如同这里所记述的哩。

史记全译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题解】

这是张苍、周昌、任敖、申屠嘉四人的合传，以张苍为主，并以其事迹贯穿全传，故题“张丞相”为篇名。此篇附传赵尧，附见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

通过表述丞相事迹，可见《史记》将汉代立国至武帝时的丞相分别为三类，以见其优劣。第一类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这些人堪称国家栋梁，乃社稷之臣，政治上辅佐刘邦，各有建树，股肱辅弼，功载千秋，故列于世家。

第二类是本传所载人物，各有好的品德和政治行为。张苍好书律历，很有学问，在汉初协助萧何管理国家，订立各种章程起了重要作用；周昌是个坚持原则的刚强人，坚韧质直，为朝廷大臣所敬惮，他既能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又能挺身护卫赵王如意；申屠嘉廉直，“刚毅守节”，为维护朝廷的封建礼教原则尽了力。论赞特别提到他们不如萧、曹、陈，但都还是多少有所建树，是有用的和必不可少的。

第三类，是自景帝至武帝时的“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能所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这就是本传附见的诸多人物。

三类丞相的评述，是说明由于天子权力的逐步加强，丞相的作用、影响在不断削弱，反映汉代前期政治体制上的变化。文中记述文帝、景帝以私情宽赦幸臣，干扰了丞相执法处事的决心，这标志国家权力中天子个人意志决定作用的上升，至武帝时是更为发展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实施及其有关特征。

表现了汉初朝廷内部皇位争夺的激烈以及吕后权势的影响时政。周昌坚持不能废嫡长子之为太子，吕后对他跪谢；周昌相赵王如意，不让赵王赴吕后之召，吕后则怒骂周昌，直言："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赵尧曾向刘邦建议以周昌相赵王，亦以此抵罪，竟被免除御史大夫之职。这同时是表现为以皇室内部的争夺而转化成朝廷政治的处置与人物官任的升贬。本传四人以任敖事最为简略，正突出了论赞所言"任敖以阴德用"之仰仗吕后的特色。文章以对比手法，写窦广国贤有行，文帝思在张苍免相后任他为相，但终作罢，原因还是"恐天下以吾私广国"。这表现了文帝的公正品德，也反衬出是总结了吕氏为乱而被诛的教训。这样记述，无疑也是对吕后行为的讥刺并肯定了历史的变化。

表现了汉初所属何"德"的论争。秦自以为水德，张苍以善律历，亦定汉为水德。文帝时贾谊、公孙臣主张汉为土德，张苍反对，后来因为符应显现，黄龙见成纪，文帝才正式确定汉为土德。司马迁也是同意这种意见的，他不同意张苍的看法，所以在论赞中以激烈的言辞质问张苍。汉初采用的这种德属概念，是五德终始说中的五行相克说。到了西汉末年这种情况有了变化，自刘向开始汉则盛行五行相生说。

本传以细节描写互见人主之性格。写刘邦骑周昌项问何如主的故事情节，表现出刘邦性格的质朴、开朗及其滑稽。写文帝燕饮邓通家，私幸邓通以为弄臣的情节，表现出文帝的悠闲，及申屠嘉提出朝廷乃"高皇帝之朝廷"的思想，反映地主阶级要求重视开创之功，及维护中央朝廷权威性、严肃性，以利于统一和运用礼制以保持政治稳定的愿望和要求。还写张苍父、己及子之身高与荣辱的关系，和张苍活百余岁的长寿秘诀，亦存其世之特殊风尚。

【原文】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①]。好书律历[②]。秦时为御史，主

柱下方书[3]。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4]。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5]。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6]。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7]。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8]。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馀[9]。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10]。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11]。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12]。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13]。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14]。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15]。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16]。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17]。

【注释】

①阳武：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

②律历：乐律历法。

③御史：秦时御史与汉以后御史职掌不同，掌管史籍，记载时事为其职事。　主柱下方书：谓为柱下史，所掌管或说为方版文书，或说为四方文书，后说较为合理。柱下，所掌及侍文帝在殿柱旁。《史记新证》直按：下文云，苍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是说明柱下史之职守。方书谓医药之书，是说明柱下史之兼职。（秦代焚书，惟医卜之书及《秦纪》不焚）与本传言苍无所不学，无所不通正合。又案郎中，在西汉初期，亦可主柱下事宜，如山都侯王恬开（见《惠高后文景功臣表》），为郎中柱下令是也。

④沛公：刘邦起兵反秦，取沛后，被推为沛公。公，原楚国对县令的称呼。

略：攻占，夺取。 南阳：郡名，地当今湖北西北、河南西南一带，治所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⑤坐：获罪。 当：判处。 质：即"锧"，杀人时所用的椹垫。 王陵：刘邦属下功臣，开国后曾任右丞相。

⑥武关：关隘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丹江上。 咸阳：秦朝京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⑦汉中：郡名，地当今陕西秦岭以南、湖北西北等地，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三秦：项羽灭秦之后，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为王，史称三秦。

⑧陈馀、张耳：陈胜首义后，陈、张响应起义为刎颈交，张耳随项羽入关，被封为常山王，陈馀因未能入关，故未封王，二人后变友为敌。 常山：郡国名，地当今河北中部偏西地区，治所东垣，在今石家庄市东北。原名恒山，以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称常山。

⑨淮阴侯：即韩信，刘邦属下主将，曾被封为齐王，转楚王，后因罪降为淮阴侯。

⑩代相：诸侯国代国的相国。代都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⑪赵相：诸侯国赵国的相国。赵都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

⑫臧荼：秦末战争中燕王属下将军，因随项羽入关灭秦而被封为燕王，后归附刘邦。 六年：汉高祖六年，即公元前201年。 食邑：功臣的封地，亦称采邑，收其租税而食，故称食邑。

⑬计相：汉代所设专管计籍的官职。

⑭萧何：刘邦开国的重要功臣，汉朝的第一任丞相。 计籍：记录人事、户口、赋税的簿籍。

⑮领主：负责主持。领，有兼任某职之意。

⑯黥布：原名英布，秦时犯法受黥刑，故称黥布以应相面者之说，后起义反秦，楚汉战争中归附刘邦，得封淮南王，因谋反兵败被杀。

⑰十四年：自孝惠元年至高后七年，即公元前194年——前181年。 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主管监察、执法等事。

【译文】

丞相张苍是阳武人，爱好图书、乐律、历法。秦朝的时候，他担

任御史，在殿柱旁主管四方文书。犯了罪，便逃亡回家。等到沛公夺取地盘经过阳武时，张苍以宾客身份跟随沛公攻打南阳。张苍因犯法被判处斩刑，脱去衣裳伏在砧上，他身体高大，丰满白晰如同幼嫩的瓠瓜一般，这时，王陵看见了他，对这位美男子感到惊奇，便向沛公说了此事，沛公赦免了张苍不让斩他。于是跟随沛公往西进入武关，到了咸阳。沛公被项羽封为汉王，进入汉中，回军平定了三秦地区。陈馀攻打、赶跑了常山王张耳，张耳归附汉王，汉王便任命张苍为常山郡郡守。跟随淮阴侯攻打赵国，张苍俘获了陈馀。赵地平定以后，汉王任命张苍为代国相国，防备边境敌寇。不久转任赵国相国，辅佐赵王张耳。张耳死后，他又辅佐赵王张敖。又转而辅佐代王。燕王臧荼反叛朝廷，高祖前往攻打臧荼，张苍以代相身份跟随高祖攻打臧荼有功劳，在汉高祖六年中被封为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张苍晋职为计相，一个月后，改为以列侯身份担任主计四年。这时萧何担任相国，张苍在秦朝时曾任柱下史，十分熟悉全国图书、计籍。张苍又精通计算、乐律、历法，因此命令张苍以列侯身份在相府办事，主管全国各郡和诸侯国上报的计籍。黥布反叛败死后，朝廷封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张苍辅佐着他。十四年以后，张苍晋职为御史大夫。

【原文】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曰周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①]。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周昌、周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②]。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③]。

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④]。楚破荥阳城，欲令周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

王！不然，今为虏矣[⑤]！"项羽怒，亨周苛。于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以六年中与萧、曹等俱封[⑥]。封周昌为汾阴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⑦]。

【注释】

①沛：县名，在今江苏沛县。 从兄：堂兄。 泗水：郡名，地当今安徽东北和江苏西北地带，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淮北市西。

②守监：郡守、郡监。 职志：职掌徽标旗帜的官员。志，同"帜"。

③中尉：武官名，职掌京城治安。

④四年：应为"三年"，即公元前204年。 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

⑤趣：急，快。 今：谓"很快"。

⑥萧、曹：萧何、曹参；曹参亦刘邦开国功臣，继萧何后任丞相。 亨(pēng)：通"烹"。

⑦汾阴：县名，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

【译文】

周昌是沛县人，他的堂兄叫周苛，秦朝的时候，他们都是泗水郡的卒史。等到高祖在沛县起兵，进攻、打垮泗水郡郡守、郡监时，于是周昌、周苛二兄弟以卒史身份跟随沛公，沛公作命周昌做掌旗帜的职志官，周苛在帐下是宾客。他们跟随沛公进关，打垮了秦军。沛公被封为汉王，任命周苛做御史大夫，周昌做中尉。

汉王四年，楚军将汉王围困于荥阳，情况危急，汉王逃离出城，派周苛坚守荥阳城。楚军攻克荥阳城，项羽想任命周苛作为将领，周苛骂道："你赶快投降汉王！不这样的话，很快就要成为俘虏了！"项羽大怒，烹死了周苛。汉王于是任命周昌做御史大夫。周昌经常跟随汉王进攻、打败项籍。在汉王六年中，周昌和萧何、曹参等人一起受封。汉王封周昌为汾阴侯；周苛的儿子周成因为父亲为国事而死，被封为高景侯。

【原文】

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1]。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2]。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3]。"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4]；上以留侯策即止[5]。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6]："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7]。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8]

【注释】

①强力：刚强、有力。

②燕：安息，休闲。　戚姬：刘邦宠姬，其子即赵王如意，后均为吕后所害。

③桀、纣：夏、商末代的昏君。

④争：通"诤"，直言规谏。

⑤留侯策：留侯即张良，刘邦重要谋臣。张良使太子与当时有高名的四位隐士交往。刘邦见太子能得此四人辅佐，认为太子羽翼丰满，已不能废长立幼了。此即"留侯策"。

⑥吃：口吃。

⑦期期(jī)：因口吃而出现的发音重复音节。

⑧东箱：即东厢。《史记索隐》韦昭曰："殿东堂也。"小颜云："正寝之东西室，皆号曰箱，言似箱箧之形。"　跪：两膝着地，伸直腰股；两膝着地，臀着于踵则为坐。由坐而跪，表示尊敬。　微：如果没有。

【译文】

周昌为人性格刚强、有力，敢于直言，即使萧何、曹参这些元老

也都要让他三分。周昌曾经在高帝休闲的时候进入内廷奏报事情，高帝正抱着戚姬，周昌急忙往回跑。高帝追上了他，骑在周昌脖子上问："我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周昌仰头说："陛下就是桀、纣之类的君主。"这时皇上笑起来了，但特别敬畏周昌。当皇上想废去太子，换立戚姬之子如意做太子时，大臣们坚持谏诤，没有谁能说得动皇上；皇上因为留侯的计策才中止了这事。可是周昌在朝廷上谏诤时最强硬，皇上问他的理由，周昌为人口吃，又非常恼怒，说："臣子我讲不出深奥的道理，但我期期——知道这件事做不得。陛下即使想废去太子，我期期——不接受诏令。"皇上欣然笑了起来。罢朝之后，吕后在东厢侧着头听到过这番对话，见了周昌，为周昌强谏而由坐而跪，表示感谢，说："如果没有您，太子几乎被废除了。"

【原文】

是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①]。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②]。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③]："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④]。"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能至是乎[⑤]！"居顷之，赵尧侍高祖[⑥]。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郤邪[⑦]？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⑧]？"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⑨]。"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王[⑩]。"周昌泣曰："臣初起从

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11]。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注释】

①即：如果。 万岁：此即死亡之讳言。 全：全身，保全性命。

②符玺御史：掌管符节印章的官员。

③方与公：方与，县名，今山东鱼台县西。公，或谓尊号，或谓县令。

④史：文秘人员。 异之：特别看待。

⑤刀笔吏：文秘官员。古人在竹简、木牍上写字，如需改动，要用刀刮削，故刀、笔皆书写工具。

⑥居倾之：过了一些时间(指较短时间)。

⑦郤：通“隙”，矛盾，仇恨。

⑧备：考虑之意。

⑨贵强相：贵，地位高；强，刚强；相，诸侯国君的相国。

⑩坚忍：坚毅，能忍耐。 质直：正直。

⑪左迁：降职。

【译文】

这以后，戚姬的儿子如意被封为赵王，年纪刚十岁，高祖担心如果自己死后赵王会保不住性命。赵尧年纪很轻，担任符玺御史官职。赵地人方与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您的御史赵尧，年纪虽轻，但是一位奇才，您必定要特别看待他，这人将来会代替您的职位。”周昌笑着说：“赵尧年纪轻，只不过是一个文秘官员罢了，怎么能达到代替我职位的地步呢!”过了不多久，赵尧侍奉高祖。高祖独自心中不快，悲伤地唱着，大臣们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这样哀伤。赵尧上前请问道：“陛下之所以不高兴，莫不是因为赵王年轻，而戚夫人又和吕后有矛盾吗?考虑到您百年以后赵王不能保全性命吧?”高祖说：“对。我心里担忧，不知怎么办才好。”赵尧说：“陛下只应该为赵

王设置一个地位高、刚强的相国，而且吕后、太子、以及大臣们都一向敬畏这个人，这样才能保全赵王的性命。"高祖说："对。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但群臣中谁可以担当这个职任呢？"赵尧说："御史大夫周昌这个人坚毅，有韧性，为人正直，而且吕后、太子以及大臣们都一向敬畏他。只有周昌能胜任。"高祖说："好。"于是便召见周昌，对他说："君想一定要麻烦您了，请您勉为其难替我辅佐赵王。"周昌哭泣着说："我是刚起兵就追随陛下，陛下为什么半路上要把我抛弃给诸侯呢？"高祖说："我非常清楚，这是降职，但我内心深处担忧赵王，考虑到除您之外，再无合适的人了。您就是不想去也请您勉强去。"于是调御史大夫周昌做赵国丞相。

【原文】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①]："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赵尧，曰："无以易尧[②]。"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尧亦前有军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封为江邑侯[③]。

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为不遣赵王[④]。于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⑤]？而不遣赵王，何？"昌既征，高后使使召赵王，赵王果来[⑥]。至长安月余，饮药而死。周昌因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⑦]。

后五岁，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⑧]。

【注释】

①弄：把玩。

②孰：同"熟"，仔细。 易：代，此为胜过之意。

③陈豨：刘邦属下功臣，任代国相国，后反叛朝廷，兵败被杀。

④反：同"返"。

⑤怨：恨。

⑥果：表示成为事实。

⑦谢：推辞。

⑧后五岁：指周昌死后五年。 画：策"划"。 抵：当，抵偿。 广阿：县名，在今河北隆尧县东。

【译文】

周昌走了以后很久，高祖拿着御史大夫的官印把玩，说："谁能够当御史大夫呢？"细看赵尧后，说："没有谁可以胜过赵尧。"便任命赵尧做御史大夫。赵尧也因先前已有军功赏赐过食邑，以及作为御史大夫跟随皇上进攻陈豨有功劳，被封为江邑侯。

高祖逝世后，吕太后派使者召见赵王，赵王相国周昌叫赵王称说有病不要启行。使者往返三次，周昌坚决不让赵王动身。这时高后担忧起来，便派使者召见周昌。周昌到达，谒见高后，高后恼怒责骂周昌说："你不知道我恨戚氏吗？你不让赵王来，为什么？"周昌来了以后，高后派使者召见赵王，赵王果然来了。到长安一个多月，赵王喝毒药而死了。周昌于是借口有病不入朝见君，三年以后逝世了。

周昌死后五年，高后听说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在高祖活着时制定了保全赵王如意的计策，便撤去赵尧官职、侯国，来抵偿他的罪过，任命广阿侯任敖做御史大夫。

【原文】

任敖者，故沛狱吏。高祖尝辟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①]。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

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②]。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守[③]。陈豨反时，敖坚守，封为广阿侯，食千八百户。高后时为御史大夫。三岁免。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④]。高后崩，(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⑤]。

【注释】

①辟："避"之古字。 谨：恭敬。

②丰：邑名，在今江苏丰县。

③上党：郡名，地当今山西东南部地区，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④曹窋(zhú)：曹参之子。

⑤免：指曹窋被免去御史大夫职位。《汉书》作"后坐事免"，是。

【译文】

任敖在秦朝时是沛县狱吏。高祖曾经逃避官吏追捕，官吏抓到吕后，对待她不恭敬。任敖和高祖一向很好，对此很恼怒，打伤了主管吕后狱事的官吏。到高祖开始起兵时，任敖以宾客身份跟随高祖反秦，担任御史一职，坚守丰邑两年。高祖被封为汉王，往东攻打项籍，任敖晋职做上党郡守。陈豨反叛汉廷时，任敖坚守，被封为广阿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高后的时候担任御史大夫。三年后，免除了职务。任命平阳侯曹窋做御史大夫。高后去世，和大臣们共同诛杀吕禄等人。后曹窋被免职，任命淮南国相国张苍做御史大夫。

【原文】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①]。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②]。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

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③。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④。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⑤。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⑥。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注释】

①绛侯：周勃，刘邦开国功臣。　代王：刘邦之子刘恒。

②四年：文帝前元四年，即公元前176年。　灌婴：刘邦属开开国功臣。

③绪：反复推求，寻绎。

④革：更改。

⑤五德之运：战国时邹衍以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相克来附会历代王朝的命运，汉初张苍等人即取此说。　尚：崇尚。

⑥吹律：律，用竹管或金属管制作的定音、候气的仪器。吹律即吹奏律管以定音。　若：预及之辞。程品：法式、标准。

【译文】

张苍和绛侯周勃等人恭敬拥立代王刘恒做孝文皇帝。四年后，丞相灌婴逝世，张苍担任了丞相职务。

从汉朝建立到孝文帝已有二十多年时间，适逢天下刚刚平定，将相公卿等大臣都是军人出身，张苍担任计相的时候，反复推求，订正乐律、历法。因为高祖在十月初到霸上，秦朝原本以十月为一年之道，便承袭不变。推算五德运行的情况，认为汉朝正当水德的时候，就象秦朝一样崇尚黑色。吹奏律管调整五音，谱进乐章，以及用它来类比确定法律和条令，以便百业工匠、天下人作为法式、标准。直到就任丞相之职，才最终完成，因此汉朝谈论乐律历法的人，都是根据张苍的成果。张苍原本喜爱读书，各种门类的书都看，都

懂，但特别精通乐律历法。

【原文】

张苍德王陵[①]。王陵者，安国侯也[②]。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③]。

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④]。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⑤]。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⑥]。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⑦]。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孝景前五年，苍卒，谥为文侯[⑧]。子康代侯，八年卒。子类代为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国除。

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余，为侯、丞相[⑨]。苍子复长。及孙类，长六尺余，坐法失侯。苍之免相后，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⑩]。苍年百有余岁而卒。

【注释】

①德：感激。此指王陵曾救张苍免于死刑事。

②安国：县名，在今河北安国县东南。

③洗沐：沐浴，当时官员五日上朝，一日沐浴，即休息。

④符：符应，证明。　见：出现。

⑤成纪：县名，在今甘肃通渭县东北。　博士：掌管典籍的官员，备皇帝顾问。　更元年：重新起元年开始纪年。

⑥绌：通"黜"，贬斥。

⑦中候：掌管修治宫室的中层官吏。　让：责备。

⑧孝景前五年：孝景帝曾三次起元纪年，前五年为前元五年，即公元前152年。

⑨五尺：汉时一尺约合今0.23米。

⑩幸：封建时代称权贵亲临为幸，多用于帝王，亦用于高官。此外指临妾处同房。

【译文】

张苍感激王陵救命之恩。王陵就是要国侯。等到张苍显贵时，他经常象对待父亲一样侍奉王陵。王陵死后，张苍担任丞相，每当洗沐休息时，总是首先朝拜王陵夫人，侍候她进餐，然后才敢回家。

张苍担任丞相十多年以后，鲁地人公孙臣向皇帝上书，说汉朝正当土德时代，它的验证是将有黄龙出现。皇帝诏令将这一说法交张苍审查，张苍认为公孙臣的说法不对，把它丢到一边去了。后来黄龙出现在成纪县，于是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他做博士，起草土德时代的历法制度，重起元年纪年。张丞相从此以后自我贬黜，推说自己年老多病。张苍曾举用一个人担任中候官职，这人用不正当手段大肆谋取私利，皇上因此指责张苍，张苍便因病免职。张苍当了十五年丞相后免职。孝景帝前元五年，张苍逝世，谥号是文侯。儿子张康继承了侯位，八年以后死去。儿子张类继承了侯位，过了八年，由于犯了参加诸侯丧礼以后就坐不敬的罪，侯国被撤除了。

当初，张苍的父亲身高还不到五尺，等到生下张苍时，张苍身高八尺多，当了侯、丞相。张苍的儿子身材又高。到孙子张类，身高只有六尺多，因犯法而失去了侯位。张苍免除丞相职务以后，年纪老了，口中没有了牙齿，吸食人乳，年轻女子做他的乳母。张苍的妻妾有上百数，曾经怀孕过的，他都不再与她同房。张苍活到一百多岁才死去。

【原文】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

为队率①。从击黥布军，为都尉②。孝惠时，为淮阳守③。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④。张苍已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⑤。"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⑥。

【注释】

①梁：县名，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南。 材官：中原地区的卫卒。 蹶张：以脚踏的弩。文中指操纵强弩的射手。《史记集解》徐广曰："勇健有材力开张。"骃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 队率：队长。 率，通"帅"。

②都尉：地位次于将军之武官。

③淮阳：郡、国名。周朝时为陈国，汉朝初年为淮阳国，惠帝时改为郡，治所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④孝文帝元年：即公元前 179 年。

⑤私：偏爱。

⑥余见：谓见在（还活着）的人。 故邑：指前所食之邑。 故安：县名，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译文】

申屠嘉丞相是梁县人，以中原地区卫卒中勇猛的强弩射手身份跟随高帝进攻项籍，晋升做队长。跟随高帝进攻黥布的军队，担任都尉官职。孝惠帝的时候，担任淮阳郡守。孝文帝元年，提拔原来跟随高皇帝打天下的二千石级别的官吏，全都赐给关内侯的爵位，二十四人获得食邑，其中申屠嘉得到的食邑为五百户。张苍已经担任丞相，申屠嘉就升做御史大夫。张苍被免除丞相职位，孝文

帝想任用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当丞相，说："恐怕天下人认为我偏爱广国。"窦广国能力强而且德行好，所以想任命他当丞相，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不可以这样做，而高帝时代的大臣又大多都逝世了，其余还活着的又没有可任用的人，便任命御史大夫申屠嘉做丞相，就他原来的食邑封为故安侯。

【原文】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①]。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宴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②]。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③]，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④]。"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⑤]。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⑥]。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⑦]。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⑧]。"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⑨]。"

【注释】

①私谒：因私事谒见请托。

②傍：通"旁"。

③私：私下戒教。一以为偏爱，宠幸。

④第：只管。　今：即，立刻。　若：你。

⑤徒跣(xiǎn)：光脚板走路以示谢罪。　顿首：周礼九拜之一，头叩地而拜。

⑥自如：若失其事，仍持故态。

⑦解：脱。

⑧度：估计。　谢：致歉。　弄臣：帝王亲近狎玩的臣子。

⑨为：对。

【译文】

申屠嘉为人清廉正直，在家中也不接受因私事而来的谒见请托。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是最得文帝的宠爱，赏赐给他的钱财累计有万万。文帝曾经到邓通家中饮酒欢宴，他受到的宠爱到了这种程度。有一天，丞相入朝，邓通正在皇上身旁，在礼仪上，显得怠慢。丞相奏报事情完毕以后，便对皇上说："陛下喜爱宠幸的臣子，就使他富贵好了，至于朝廷之上的礼仪，不可以不严肃对待！"皇上说："请您不要说了，我要私自教诫他。"下朝以后，申屠嘉坐在府中，发出公文召唤邓通到丞相府中来，如果不来，将要斩杀邓通。邓通害怕起来，进宫告诉了文帝。文帝说："你只管前往，我立刻就派人召见你。"邓通到了丞相府，脱下帽子，赤脚行走，叩头请罪。申屠嘉端坐不动，保持故态，责备着说："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邓通只是一个小小臣子，在殿上不严肃，犯下大不敬的罪，应当处斩。执法官员马上要对你实施斩刑！"邓通不停叩头，头都叩出了血，不得解脱。文帝估计丞相已经让邓通困窘不堪，便派使者拿着皇上的符节召见邓通，并向丞相致歉说："邓通是我狎玩的小臣，您放过他吧。"邓通到宫中以后，对文帝哭诉说："丞相几乎把我杀了。"

【原文】

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①]。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②]。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③]。嘉闻之，欲

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④。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⑤。"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⑥。"至舍，因呕血而死⑦。谥为节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岁，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国除。

【注释】

①二年：景帝前元二年，即公元前155年。 晁错：景帝时先后任内史，御史大夫，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受到排挤、忌恨，被守旧大臣利用诸侯王兵变杀死。 内史：亦城行政长官。

②诎：通"屈"，屈曲。 疾：憎恨。 谪罚：寻其罪过加以处罚。

③堧(ruán)垣：指宫外的矮墙。 堧，内外墙之间的空地。 垣：墙。

④自归：自己到景帝面前说明情况，请求宽恕。

⑤他：《汉书》作"冗"。

⑥长史：西汉时三公等高官皆配置长史，作为助手，职位较高。 卖：欺骗。

⑦呕血：吐血。

【译文】

申屠嘉当丞相第五年时，孝文帝逝世，孝景帝就皇帝之位。景帝二年，晁错担任了内史，地位显贵，得到皇上宠信，手握大权，请求皇上批准变更了许多法令制度，并建议通过处罚罪过的方式削弱诸侯的权势。丞相申屠嘉因为他向皇上的进言又不被采用而自我感到屈曲，于是憎恨晁错。晁错当内史，府门向东开，进出不方便，重新开了向进出的门。南门正在太上皇庙的外墙上。申屠嘉所说这事以后，想借机惩治晁错擅自在宗庙墙上打洞开门的罪，报请

皇上诛杀晁错。有一位晁错的门客告诉晁错，晁错害怕，连夜进宫谒见皇上，承认自己破墙开门的过错，请求宽恕。到上朝时，丞相报请皇上诛杀内史晁错。景帝说："晁错打穿的墙不是真正的祟庙墙，只是庙宫的外墙，因此有一些散官居住在那里面，并且又是我指使他干的，晁错没有罪。"散朝以后，申屠嘉对自己属下的长史说："我真后悔不先诛晁错，却先去报请皇上批准，被晁错欺骗了。"回到家中，因此就吐血身亡了。谥号是节侯。儿子共侯申屠蔑继承了侯位，三年后逝世。儿子申屠去病继承了侯位，三十一年逝世。儿子申屠臾继承了侯位，六年之后，因在九江太守任上接受原任官员送的财物而犯了法，侯国被撤除了。

【原文】

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①]。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②]。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③]。

【注释】

①开封：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　桃：县名，在今河北衡水县西北。一说即桃丘，在今山东阳谷县东。

②今上：当今皇上，指汉孝武皇帝。　柏至：今地不详。　平棘：县名，在今河北赵县东南。　武强：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北。　高陵：今地不详。

③娖娖：拘谨貌。　廉谨：洁身谨慎。　备员：充数。　发明：开拓创新。

【译文】

自从申屠嘉死了以后，景帝的时候有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先后担任丞相。到当今皇上的时候，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

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人先后担任丞相。他们都以列侯身份继任相位，谨慎小心廉洁持重，当丞相只是充数罢了，没有能开拓性地干出一番事业，成就功劳名声，可以著称于当世的。

【原文】

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1]？周昌，木强人也[2]。任敖以旧德用[3]。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4]。

【注释】

①贾生：指贾谊。 正朔：正(zheng)，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引申为历法。 颛(zhuān)顼(xū)历：我国古代六历之一，制定于周朝末年。秦统一后颁用于全国。这一历法以十月为岁首。

②木强(jiàng)：指性格耿直倔强如同木石。

③旧德：早年的恩德。

④术学：指智谋与识见。

【译文】

太史公说：张苍精通文章学问、乐律历法，是汉代的著名丞相，但他排斥贾谊、公孙臣等人所提出的历法和服饰颜色等方面的主张不采纳实行，肆意采用秦朝的颛顼历，是什么原因呢？周昌是一位耿直倔强的人。任敖因为早年对吕后有恩德而被任用。申屠嘉可以说得上是刚毅、肯格守节操，但缺乏智谋和识见，恐怕和萧何、曹参、陈平等人是不能等同的。

【原文】

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且

纪征和以来[①]。

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卒，而有韦丞相代[②]。韦丞相贤者，鲁人也，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③]。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④]。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⑤]。"韦丞相言曰："我即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后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⑥]。玄成时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让国之名。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韦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注释】

①征和：汉武帝的年号，公元前92年——前89年。据《史记索隐》，本篇此段以下文字系西汉史学家褚少孙所补作。　纪：通"记"。

②车丞相：车千秋。　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

③大鸿胪：主管接待宾客事务的高级官员。

④相工：为人相面，言其吉凶前途的人。

⑤封：指封侯。

⑥论：判处。

【译文】

孝武帝的时候丞相很多，没有记载，没有人记录他们的行动起居的传记，只记征和年以后的丞相。

有车丞相是长陵人，逝世后，就有韦丞相继任。韦丞相名贤，是鲁地人，因为读书的本领当上了官吏，一直升到大鸿胪的高位。有一位相面的人替他看相，认为他可以当上丞相。韦丞相有四个儿子，让相面的人也替他们看相，看到第二个名叫

玄成的儿子时，相面的人说："这位公子是个贵人，日后当会受封为侯。"韦丞相说："我就是当上了丞相，有长子继承侯位，这第二个儿子又从那里得到侯位？"韦贤后来竟然当上了丞相，因病逝世，而长子判定有罪，不能继承侯位，立封玄成为侯。玄成当时装疯，不肯继位，最终还是继承了侯位，还有了谦让侯国的名声。后来玄成犯了骑马到达孝惠帝庙前的罪，不恭敬，皇上下诏削夺一级爵位，降为关内侯，失掉了列侯爵位，依旧享有原来侯国的食邑。韦丞相逝世后，魏丞相继任丞相职位。

【原文】

魏丞相相者，济阴人也[①]。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剑，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

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②]。复使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③]。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④]；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要斩[⑤]。又有使掾陈平等劾中尚书，疑以独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⑥]。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注释】

①济阴：郡名，治所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②京兆尹:汉三辅之一。秦朝设置内史官,主管京城。汉初沿袭秦制,景帝时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下辖十二个县,其长官也称作京兆尹。 赵君,赵广汉。

③贼杀:杀害。贼亦即杀。

④司直:协助丞相检举不法的官员。 繁(pó)君:即繁延寿。 不道:封建社会中"十恶"大罪之一,指犯上作乱等罪行。

⑤要斩:即从腰部斩断。要,通"腰"。

⑥使掾:丞相属下官吏。 中尚书:皇帝左右文官,大臣奏章经尚书上达皇帝。 蚕室:宫刑监狱。受宫刑即割去男性生殖器官,犯人畏风,因此监狱中升火保温,以其似育蚕温室,故名蚕室。

【译文】

魏丞相名相是济阴人,由一般文官而升到宰相。这个人喜好武术,命令属下官员都要佩剑,前来向他报告事情也要佩剑。有些官员没有佩剑,到了要报告事情时,向别人借剑佩上才敢上前报告。这时的京兆尹是赵君,魏丞相向皇上报告赵君犯了应当免除职位的罪过,赵君派人挟持魏丞相,想求他开脱自己的罪过,但魏丞相不理睬他。赵君又派人威胁吓唬魏丞相,将魏丞相夫人杀害侍婢的事私自报告了皇上,请求查实,并派官吏、士兵到丞相府,捉拿奴婢并用竹板拷问,事实上并不是用刀剑杀害的。丞相司直繁君向皇上报告京兆尹赵君威逼丞相,诬告丞相夫人杀害侍婢,派兵包围搜捕丞相府,犯了不道的大罪;又调查出赵君擅自排斥骑士一事,赵京兆犯法被处以腰斩之刑。又有丞相属吏陈平等人弹劾中尚书,怀疑他首擅自劫持威胁丞相的事,也犯了大不敬的罪,长史以下的官员都因此案牵连被处死,或处以宫刑。而魏丞相最终病死在丞相职任上。儿子继承了侯位,后来因犯了乘马到达宗庙的不敬罪,皇帝下诏削夺一级爵位,降为关内侯,失去了列侯爵位,依旧享有原来侯国的食邑。魏丞相逝世后,任命御史大夫邴吉继

任丞相职位。

【原文】

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①]。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时，以有旧故，封为列侯，而因为丞相[②]。明于事，有大智，后世称之。以丞相病死。子显嗣。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失列侯，得食故国邑。显为吏至太仆，坐官秏乱，身及子男有奸赃，免为庶人[③]。

邴丞相卒，黄丞相代。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贱时会于客家，田文言曰[④]："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后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

【注释】

①鲁国：封国名，在今山东曲阜市其及周边地区。

②旧故：旧，指过去有恩德；邴吉曾救过幼小的刘恂，使免于难。刘恂后继位为宣帝。

③太仆：官名，汉时九卿之一，掌管皇帝车马等职事。　秏(mào)乱：昏愦，糊涂。　秏，通"眊"，混乱、不明。　庶人：平民。

④微贱：地位低下。

【译文】

邴丞相名吉是鲁国人。因为读书，喜好法令做官到了御史大夫。孝宣帝的时候，因为邴吉过去有保护宣帝的大恩，宣帝封邴吉为列侯，而因此当上了丞相。邴吉很能明白事理，有丰富的智慧，后世人称赞他。邴吉死在丞相任上。儿子邴显继承

了侯位。后来犯了乘马到宗庙的不敬之罪，皇帝下诏削夺一级爵位，失去了列侯爵位，能享有原侯国的食邑。邴显做官到达了太仆一职，因为他为官昏愦，自己和儿子都犯有贪赃枉法的罪，被免除官职成了平民。

邴丞相死后，黄丞相继任丞相。长安城中有一位善于相面的人叫田文，有一天他和还没有发迹成为高官的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等相会于客人家中，田文说："今日在座的三位先生，日后都会当上丞相。"后来这三个人竟然先后相递继位做了丞相，田文的预见多么高明啊！

【原文】

黄丞相霸者，淮阳人也①。以读书为吏，至颍川太守②。治颍川，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③。犯法者，风晓令自杀④。化大行，名声闻。孝宣帝下制曰⑤："颍川太守霸，以宣布诏令治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征为京兆尹而至丞相，复以礼义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后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于丞相已有廷尉传，在《张廷尉》语中⑥。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韦玄成代。

【注释】

①淮阳：封国名，首府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②颍川：郡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市。

③化：感化。

④风：通"讽"，微言劝告、暗示。

⑤制：皇帝的命令。

⑥廷尉：官名，九卿之一，主管刑狱。 张廷尉：指张释之，《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并未提及于定国，当为误笔。

【译文】

黄丞相名霸是淮阳人。他因读书而当上官吏，一直升到颍川太守职位。他治理颍川，用礼义的条例教令通过明白的宣讲来感化民众。有人犯法，他微言劝告，暗示要斩首，就能使犯法的人知罪自杀。教化普及，声名远播。孝宣帝下达制书说："颍川太守黄霸，用宣布诏令的方式治理民众，道不拾遗，男女分开行走，狱中没有犯重罪的囚徒。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一百斤黄金。"黄霸被征调出任京兆尹，升到丞相，还是用礼义来治理民众。后来死于丞相任上。儿子继承了关内侯的爵位，后来升为列侯。黄丞相死后，皇上任命御史大夫于定国接替相位。于丞相事迹已有廷尉传记载，在《张廷尉列传》中。于丞相离去，御史大夫韦玄成接替了相位。

【原文】

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后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①。御史大夫薛君免，为御史大夫②。于丞相乞骸骨免，而为丞相，因封故邑为扶阳侯③。数年，病死。孝元帝亲临丧，赐赏甚厚。子嗣后。其治容容随世俗浮沉，而见谓谄巧④。而相工本谓之当为侯代父，而后失之；复自游宦而起，至丞相⑤。父子俱为丞相，世间美之，岂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韦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注释】

①卫尉：官名，九卿之一，掌管宫门警卫。　太子太傅：辅佐太子，使太子

德、义双修的官员。

②薛君：指薛广德。

③乞骸骨：官员申请退休的婉辞。 扶阳：县名，在今安徽淮北市东北。

④容容：附和众人，不持异见。 见谓：被认为是。

⑤游宦：离家在外做官。

【译文】

韦丞相名玄成是前任韦丞相的儿子。他继承父亲的爵位，后来失去了列侯爵位，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喜好读书，精熟《诗》、《论语》。他当官，从一般官吏升到卫尉，后来调任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职后，他当上了御史大夫。于丞相请求退职回家获准后，他当上了丞相，就他原来的食邑封为扶阳侯。几年以后，他因病死去。孝元帝亲自到他的灵前吊唁，赏赐的财物非常丰厚。儿子继承了他的爵位。他处理政事总是附和众人的意见，随社会上大的流势而动，而被认为是一个谄媚取巧的人。相面的人本来说他应当继承父亲的列侯爵位，但后来失去了侯位；又自己四方游历入仕为官，重新起来，一直升到了宰相。父子二人都担任过丞相，社会上的人都称美这件事，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相面的人事前就知道了。韦丞相去世，御史大夫匡衡接替了相位。

【原文】

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①。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②。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③。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补平原文学卒史④。数年，郡不尊敬。御史征之，以补百石属荐为郎，而补博士，拜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⑤。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

坐其旁听，甚善之，日以尊贵⑥。御史大夫郑弘坐事免，而匡君为御史大夫。岁余，韦丞相死，匡君代为丞相，封乐安侯⑦。以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命也哉！

【注释】

①东海：郡名，治所郯县，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
②佣作：出卖劳力，为人打工。
③射策：汉时取士的一种考试。主试者将试题写在简策上，应试者随意取答，主试者按试题难易程度和答案内容定优劣，甲为上，乙次之，丙又次之。射，猜测。
④补：候补。 平原：郡名，治所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⑤太子少傅：太子太傅的助手。
⑥光禄勋：官名，居于宫中，掌领宿卫侍从。 县官：指皇帝。
⑦乐安：县名，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北。

【译文】

匡丞相名衡是东海人。他喜好读书，跟随博士学习《诗》。家里贫穷，匡衡靠替人家做佣工才能支持自己的日常生活。他的才能不高，多次策试都没有被选取，直到第九次应试，才中了丙科。因为多次考试没被选取，他的经学才得以明通熟习。他担任了平原郡的候补文学卒史。干了几年，郡中没人尊敬他。御史调他去候补百石级的官员并被推荐为郎官，又候补博士，被任命为太子少傅，侍奉孝元帝。孝元帝喜好《诗》，匡衡晋升做光禄勋，在宫中当老师，教授皇帝的左右侍臣，皇帝就坐在旁边听他讲授，认为他讲得十分好，一天天因此显贵起来。御史大夫郑弘因为有事犯罪而被免职，匡衡先生担任了御史大夫。一年多以后，韦丞相死去，匡衡先生接替了丞相职位，被

封为乐安侯。在十年之内，匡衡没有走出过长安城，而官做到了丞相，难道不碰到了机会，并且是命中注定的吗！

【原文】

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①。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②。或乃阴私相毁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满岁，而韦丞相死，即代之矣，岂可以智巧得哉③！多有贤圣之才，困厄不得者众甚也。

【注释】

①太史公曰：一本无此四字。《史记索隐》案：此论匡衡已来事，则后人所述也，而亦称"太史公"，其序述浅陋，一何诬也！ 又，《史记志疑》于此补作，指为"皆后人妄续"，其评议可参阅。

②次：指丞相的副职。 冀幸：希望。 物故：死亡。

③郑君：即郑弘。

【译文】

太史公说：深思那些读书人四方游历入仕为官的事，他们之中获得受封能到列侯这一级的人，少得很。大多数人做到御史大夫便离去了。那些升到御史大夫亦即丞相副职的人，他们心里是希望丞相死去的。有的人甚至暗中毁伤丞相，想取而代之。但是有些人许多年守着御史大夫都没能当上丞相，有些人只做了很少时日的御史大夫就当上了丞相，以至于被封为列侯，真是命中注定啊！御史大夫郑弘先生守着现职有好几年，也没能当上丞相，匡衡先生为御史大夫不到一年，韦丞相死

了，就接替了相位，这难道是能用智谋巧计得到的吗！多有一些圣贤才能的人，官运却不亨通，而没有当上丞相的是多得很啊！

史记全译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解题】

写辩士在秦楚之际及汉初社会的历史作用，并记述他们宏辩的才智及刺廉刚直的品质。郦食其说刘邦下陈留而能入关破秦，据敖仓而能击败项羽，说齐王田广而使其服汉，对刘邦的取胜都有重要意义；陆贾说南越王尉他臣于汉，说服刘邦取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促使陈平、周勃和协以破灭诸吕，对促进汉初统一及安定刘氏政权作用极大。朱建卒活审食其，亦有利于汉廷皇家内部的和好，其事迹已逊于郦陆，故仅附传，但亦称其“行不苟合，义不苟取”，评述也积极的。

深入说明刘邦取胜项羽的经济与政治原因。郦生说刘邦据敖仓及应取得占有中原的战略形势，使刘邦在长期战乱农业生产破坏而无收成的情况下，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及获得人心归附，就是获胜的物质和思想的基础，关系极大。说齐王以刘项对比，与韩信拜将后对形势的分析相呼应，在说明人心向背的同时，提出项羽的失策而陈述刘邦的军事进展，以说明刘邦取胜是势所必然。特别是以郦生的出世，察贤择主而独追随刘邦，强调刘邦虽是“慢而易人”，但具有“能听大度之言”，“多大略”的政治才能，以故在当时群雄起事中能为有识之士所赞赏，从而衬托出他高人一筹而终取胜的必然性。陆贾之说尉他亦系有意称颂刘邦的统一中国。

表明了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郦生说刘邦：“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此乃天所以资汉也。”郦生说齐王，指出刘邦发蜀汉，定三秦，时破魏下赵乃蚩尤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陆贾说尉他，论刘邦灭项羽，“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这是借郦生、陆贾的话论事势主宰，肯定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是单纯人的力量所可左右，更不是什么神力的作用，强调粮食生产与储备及正确的政治决策，对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天所以资汉”、“天之福”、“天之所建”的“天”，从实际叙述来看，是指人为的主观努力及人心向背所造成的、能促使刘邦取胜的形势。所以这篇所论的“天”，很明显即为“时势”。

重视吸取秦亡教训以端正治国的指导思想，这对于西汉以及整个后代历史都有重要影响。“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问题，成为历史上的政治名言，说明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治理天下单纯依靠法治不行，而同时必须辅之以施行仁义。德力并重，是保持政权时“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重要之点。

论赞说明，《史记》对当代的史实，是经过自己核实而更正了传说中的错误的。平原君自杀于文帝时，其子与“余”善，此余乃为司马谈。故此篇可论定为司马谈所作。

【原文】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①。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②。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③。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闻其将皆握龊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④。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⑤。骑士归，郦生见谓

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⑥。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⑦。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⑧。"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⑨。

【注释】

①郦生食其(yì jī)：即郦食其。生，对人尊称，先生。 陈留：秦县名，在今河南开封东南。 高阳：陈留境内一乡名，在今河南杞县西南。

②落魄：即"落泊"，零落漂泊。 里监门吏：协助乡里管理治安的小吏。

③狂生：放荡不羁的儒生。

④徇：攻略。 握龊(wò chuò)：今作"龌龊"，器量狭小。 苛礼：繁琐的礼节。 自用：自以为是。 大度：度量阔达。

⑤麾(huī)下：部下。麾，古代将领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

⑥慢：傲慢。 易人：轻视人。 莫为我先：《史记索隐》案：先谓先容，言无人为我作绍介也。

⑦溲溺(sōu niào)：解小手。溲、溺同义。溺，此义今写作"尿"。

⑧弟：但，只管。

⑨从容：神情舒缓。 诫：告诉，嘱托。

【译文】

郦先生食其，是陈留县高阳乡人。喜好读书，家中贫穷以致零落漂泊，没有能从事可以供给衣食的职业，做了个协助乡里管理治安的小吏。但是县里的贤士豪强不敢役使他，县里面的人都称他是放荡不羁的儒生。

等到陈胜、项梁等人发动起义，各个将领攻略土地经过高阳的有几十人，郦食其听说这些将领都气量狭小，并喜好繁琐礼节和自

以为是，不能度量阔达地听从意见，郦食其就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后来听说沛公统领兵众攻略土地到了陈留县城郊外，沛公部下的一位骑士正好是郦食其同乡人家的儿子，沛公时常向他询问乡邑中有没有贤士豪杰。骑士回家，郦食其见到对他说：“我听说沛公傲慢并且轻视别人，多有大谋略，这样的人真是我所愿意跟从游历的，没有谁能替我作介绍。您见到了沛公，对他说‘我家乡中有个郦先生，六十多岁，八尺高，人们都说他放荡不羁的儒生，这位先生自己说我不是放荡不羁的儒生。’”骑士说：“沛公不喜欢儒生，各种客人戴着儒生帽子来的，沛公就取下他的帽子，往里面撒尿，同人家说话，常常大骂。还是不要拿您是儒生来对他说。”郦食其说：“只管去说。”骑士神情舒缓地按照郦食其嘱托的去对沛公说了。

【原文】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①]。郦生至，人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②]。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③]：“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④]？”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⑤]。”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⑥]。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⑦]。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人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⑧]。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⑨]。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⑩]。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

郦生言其弟郦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郦生

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注释】

①传(zhuàn)舍：馆驿，旅店。

②谒：请见，进见。　倨：通“踞”，蹲坐。

③长揖：相见时，拱手自上而至极下以为礼。　拜：跪拜。

④竖儒：鄙贱的儒生，骂人语。竖，小子。　相率：相继，陆。率，循。

⑤倨：叉开两腿坐着的不礼貌姿势，亦为傲慢的表现。

⑥摄：收拾，整理。　延：请。

⑦从：通“纵”。

⑧纠合：一作“乌合”，仓促之间聚合在一起。　经：直接，直往。

⑨冲：交通要道。　郊：地方。

⑩下：臣服，投降。

【译文】

沛公到了高阳的驿馆，派人召来郦食其。郦食其到了，入内进见，沛公正叉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就这样接见郦食其。郦其食进去，也就行长揖礼而不跪拜。说：“您是想帮助秦朝进攻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去打败秦朝呢？”沛公骂着说：“混蛋儒生！天下人共同经受秦朝暴虐的痛苦已有好久了，所以各路诸侯相继起兵来进攻秦王朝，怎么说是帮助秦朝进攻诸侯呢？”郦食其说：“一定是聚集徒众会合起义军去诛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这样傲慢的接见长者。”于是沛公停止了洗脚，起身整理好衣服，延请郦食其在上方入坐，向他道歉。郦食其乘机向沛公谈了对六国纵横时代形势发展的看法。沛公高兴，赐给郦食其饭食，询问说：“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行动计划？”郦食其说：“您起事是纠集了乌合之众，收服的散乱兵从，不足一万人，欲领着这支队伍径直进入强大秦国的中心地带，这就是所谓的去探视虎口。要说陈留，是天下的要冲地带，四通五达的空旷区域，如今这座城里又有很多积储的粮食。我和它

的县令友好，请允许我能做您的使者派到他那里去，让他臣服于您。如果不听从，您就出动军队进攻，我做内应。”于是就派郦食其前行，沛公带着兵跟随着，就夺下了陈留。赐给郦食其广野君的封号。

郦食其向沛公推荐了他的弟弟郦商，让郦商给领几千人跟从沛公往西南去攻略土地。郦食其常常作为说客，驰骋出使在诸侯之间。

【原文】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①]。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②]。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③]。郦生因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④]，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⑤]。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⑥]。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⑦]。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⑧]。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⑨]。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⑩]。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⑪]。”上曰：“善。”

【注释】

①汉三年：即公元前204年。 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巩：县名，在今河南巩县东北。 洛：即雒阳，河南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②淮阴侯：连同下文"淮阴"，均指韩信。事详《淮阴侯列传》。 彭越：秦末起义首领之一，楚汉战争中统兵三万人归属刘邦。详《魏豹彭越列传》。

③成皋：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捐：放弃。

④天之天者：要事中最重要者。天，仰赖以为生存者。下文"民人"，《汉书》无"人"字。

⑤敖仓：秦朝的大粮仓，建于敖山之上，故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史记正义》敖仓在今郑州荥阳县西十有五里，石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始皇时置仓于敖山上，故名之曰敖仓也。 转输：运输。

⑥適(zhé)卒：罪犯中被征发的士兵。適，通"谪"。

⑦夺：丧失，失去。

⑧耒(lěi)：古代的一种农具。 工女：女工。

⑨杜：堵塞。 大行：即太行山。指今山西、河南交界一段。 距：通"拒"，拒守。 蜚狐：关隘名，当指上党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市东南。一说指在今河北涞源县北的飞狐口，与本文文意不符。 白马之津：即白马津，古代有名的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效实：注重实效。 形制：据有利地形以制服对方。

⑩田广：齐王田荣之子，陈胜起义后，被田荣弟田横为立齐王。 田间：此处应为田解，齐王手下之将领。 历城：县名，在今山东济南市。 田：齐国王族田氏。 负：背靠。 阻：倚仗。 河济：即黄河、济水。

⑪东藩：东方之属国。

【译文】

汉三年秋天，项羽进击汉王，攻占了荥阳，汉兵逃遁据守巩县、洛阳一带。楚国人听说淮阴侯韩信攻破了赵国，彭越多次在梁地反叛，就分出兵力前去救援。淮阴侯正向东去要攻击齐国，汉王多次

被困在荥阳、成皋一带，计划中打算放弃成皋以东，屯驻在巩县、洛阳一带来抗御楚国。郦食其乘机说："我听说能知道要事中最重要的事情的人，王业的事就可以成功；不知道要事中最重要事情的人，王业的事不可以成功。做王的人把安定民众当作要事，而安定民众以占有粮食算最重要的事情。要说敖仓，成为天下运输的中心已经很久了，我听说在它周围有特别多的储藏粮食。楚国人攻占了荥阳，不坚持守卫敖仓，就领兵向东去了，只派一些罪犯中被征发的士兵分出去驻守成皋，这正是上天要用它来资助汉国了。当今楚国容易攻取但汉国反而退却，自己把这样有利的条件给丧失掉，我私下认为是错误的。况且两个英雄不能同时存在，楚汉长久相持还没有决出胜负，百姓骚扰不安，海内摇晃动荡，农夫放弃耕种，女工走下织机，天下的人心还没有能够安定。希望您再次紧急进兵，去夺下荥阳，占据敖仓的储藏粮食，阻塞成皋的险要地带，堵住大行的交通要道，拒守飞狐的陡隘关口，把住白马的黄河津渡，以便向诸侯们显示出注重实效并控制住有利地形的态势，那么天下就知道所要归附的方向了。当今燕、赵两地已经平定，只有齐国还没有攻下。如今田广占据千里的齐国，田间统率着二十万兵众，驻守在历城，田氏的各个宗族势力强大，背靠着大海并倚仗黄河、济水的天险，南面临近楚国，齐人又多变诈，您即使派遣几十万大军，也不可能在很短的岁月把它攻破。我请求能够奉您的明确诏令去游说齐王，让他归汉而成为东方的藩国。"皇上说："好。"

【原文】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所归？"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

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①。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②。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③。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④。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⑤；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⑥；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⑦。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⑧。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⑨：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⑩。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郦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

【注释】

①戮力：合力、并力。 咸阳：地处关中，为秦朝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②迁杀：迁徙途中杀害。 义帝：秦末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为王，后项羽尊之为义帝。 蜀汉：刘邦所封之汉王，地兼巴蜀之郡，故称。 三秦：项羽分封立三位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王关中，故称关中为"三秦"。 关：即函谷关。 处：处所。

③赂：财物。

④方船：并舟。

⑤倍：通"背"。 负：辜，罪过。

⑥刓：同“玩”，抚摩。

⑦畔：通“叛”。

⑧策：驱策，使用。

⑨北魏：魏指魏豹之魏国，以在黄河西岸，故亦谓之“西魏”。以上事详《淮阴侯列传》。

⑩蚩尤：传说中东方九黎族的首领，据传共有兄弟八十一人，个个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其作战如同战神。

【译文】

于是听从他的谋画，重新据守敖仓，因而派遣郦食其去游说齐王说：“您王知道天下所要归附的地方吗？”齐王说：“不知道”。说：“您王知道天下所要归附的地方，那么齐国就可能保全；如果不知道天下所要归附的地方，那么齐国就不可能保存。”齐王说：“天下归附到哪里去呢？”说：“归附汉王。”说：“先生根据什么这样说？”说：“汉王和项王并力向西进击秦朝，相约谁先进入咸阳就在关中称王。汉王先进入咸阳，项王违背约定不给与关中而把他封在汉中。项王迁徙劫杀义帝，汉王听说了，出动蜀汉的军队进击三秦，走出函谷关去责问项羽义帝被迁徙的处所，收集天下的兵众，封立诸侯的后代。降服了城邑就用它封给战将做侯，获取的财物就把它分得士卒，和天下人共同享受战利，英雄豪杰贤能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诸侯的军队从四面来到，蜀汉的粮食并舟装载而下。项王有违背约定的名声，有杀害义帝的罪过；对于人家的功劳毫无记载，对于别人的罪过一点也不忘；战争取胜士卒得不到奖赏，攻占城邑将领不得封侯；不是项氏的人没有谁能掌权；给人刻了印，在手中抚摩着而不愿授给人家。攻夺城邑获得财物，积聚起来不能封赏给别人：天下背叛他，贤才怨恨他，没有谁愿意为他所用。所以天下的士人归附到汉王名下，汉王可以安坐而驱使他们。再说汉王从蜀汉出兵，平定三秦地区；渡到西河的外面，得到了上党地区军队的增援；

攻下井陉，诛杀了成安君；打败了西魏，夺取了三十二座城邑：这是如同战神蚩尤指使的军队，不是人的力量，是上天保佑的结果。如今已经占据了敖仓的粮食，堵塞了成皋的险要，守御了白马渡口，杜绝了大行坂道，抗拒在飞狐关口，天下在后面归服的要先灭亡了。您王赶快臣服于汉王，齐国的社稷就能够保住了；不臣服于汉王，危亡的时刻马上就会来到。"田广认为他说得对，就听从郦食其，撤除了历下的军防战略，天天和郦食其纵情饮酒。

【原文】

淮阴侯闻郦生伏轼下齐七十余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①。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卖已，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②！"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③。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亨郦生，引兵东走。

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④。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郦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⑤。后更食武遂，嗣三世⑥。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当弃市，病死，国除也⑦。

【注释】

①伏轼：俯身于车前横木上，此指郦生凭着游说使齐投降。 度：通"渡"。平原：即平原津，渡口名，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②亨："烹"之古字。

③细谨：小节。 盛德：此指具有贤惠德性之人： 让：指责，责备。

④汉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⑤高梁：郦疥之食邑名，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北。

⑥武遂：县名，在今河北武强县西北。亦名武隧。

⑦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元狩为汉武帝的第四个年号。

【译文】

淮阴侯韩信听说郦食其凭着游说取得了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就在夜晚将军队渡过平原津袭击齐国。齐王田广听说汉兵到达，认为是郦食其出卖了自己，就说："你能阻止汉军，我让你活下来；不然的话，我将烹杀你！"郦食其说："要办大事业的人不拘小节，有贤惠德性的人不怕责备。你老子不会替你再说什么！齐王于是烹了郦生，引兵向东去了。

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身分领兵攻击黥布建立了功劳。高祖在分封列侯功臣的时候，想起了郦食其。郦食其的儿子郦疥多次领兵，功劳还不当封侯，皇上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封郦疥做高梁侯。后来把食邑地改在武遂县，继承了三代。元狩元年的时候，武遂侯由于谎称皇帝诏令夺取了衡山王的百斤黄金事犯法判罪，应当在街头处死，病死了，封国被废除。

【原文】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①]。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②]。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③]。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④]。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

之[5]。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6]，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7]。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8]。"

【注释】

①中国：指中原。　尉他：一作尉佗，本姓赵，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人，后官至南海郡尉，故名尉佗。

②魋结(zhuī jì)：即梳成椎形的发髻，当时南越一带的风俗。　箕倨：即箕踞，似簸箕状两腿叉开而坐。

③冠带：本指帽和衣带，此指中原之礼教风俗。　抗衡：《史记索隐》案：崔浩云"抗，对也。衡，车扼上横木也。抗衡，言两衡相对拒，言不相避下。

④桀：通"杰"。

⑤鞭笞(chī)：鞭打。此指掌握和控制。　劫略：征服和驱使。

⑥剖符：将符印一分为二，以示信用。

⑦北面：面向北，即臣服。　集：通"辑"，安定。　屈强：通"倔强"，此指顽固。

⑧偏将：副将。

【译文】

陆贾是楚国人。以幕僚宾客身分跟从高祖平定天下，当时成为很有口才能言善辩的说士，处在高祖左右，常常出使诸侯。

等到高祖做了皇帝的时候，中原地区刚刚平定，尉他平定了南越，因而在那里称王。高祖派陆贾赐给尉他印绶做南越王。陆贾到了，尉他梳着椎发结叉坐两腿坐下接见陆贾。陆贾乘机上前劝告尉他说："您本是中原人，亲戚兄弟的坟墓在真定。如今您违反了天

性，抛弃中原的礼教风俗，想凭借小小的越地来和天子抗衡成为敌对国家，祸患将会降临到您身上了。再说秦朝政治败坏以后，诸侯豪强同时起兵，只有汉王率先进入武关，占据咸阳。项羽违背约定，封立自己做西楚霸王，诸侯都隶属于他，可以说得上是最为强大。然而汉王从巴蜀起兵，转战天下，征服和驱使各个诸侯，就诛杀项羽而把他的势力灭亡了。五年时间之内，平定了天下，这不是人力的作用，是上天这样建树的。天子听说君王在南越称王，不协助天下诛灭暴逆势力，将相们就想转移军队来诛杀您王，天子怜悯百姓刚刚经受过勤劳苦难，所以暂且休养生息，派遣我授给君王印绶，部分符信通使往来。君王本应当在郊外迎接，面向北自己称臣，却想凭借刚刚建立还没有安定下来的越国，在这里顽固抗御。汉朝廷果真听说了，会发掘并烧毁您王先人的坟墓，夷灭整个宗族，派出一名副将统率十万兵众来到越国，那么越人就会杀死您王投降汉廷，如同反过手来那样容易了。"

【原文】

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①]："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②]。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③]。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④]。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⑤]！"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⑥]。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⑦]。陆竹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

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⑧。

【注释】

①蹶(guì)然：疾起貌。

②丰沛：丰，指丰邑(今江苏丰县)。沛，指沛县(今江苏沛县)。丰邑当时属沛县。

③亿：此指十万。 膏腴：此批肥沃之土地。 轝(yú)：同"舆"，众多。 剖泮(pàn)：分开。

④不起：在野，不出来作官。

⑤何渠：又作"何遽"，如何。渠，通"讵"，难道。

⑥说："悦"之古字。

⑦橐(tuō)中装：指用袋装的珠玉之宝。 直：通"值"，价值。他送：送的其他物品。

⑧太中大夫：官名，在皇帝左右掌议论。

【译文】

于是尉他就迅速起身坐定，向陆生道歉说："居住在蛮夷地区久了，非常失却礼义。"因而询问陆生说："我和萧何、曹参、韩信比谁贤能？"陆生说："您王似乎要贤能些。"又说："我和皇帝比谁贤明？"陆生说："皇帝从丰沛起事，讨伐暴虐秦朝，诛灭强大楚国，替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了五帝三王的功业，统一治理着中国。中国的人口要以亿来计算，土地纵横万里，居处在天下肥沃的土地上，人民车马众多，万物殷实富足，政令出自一家，从天地始分以来还未曾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如今您王只不过几十万人，皆是蛮夷部族，居住在崎岖的山林河海之间，譬如是汉家朝廷的一个郡，您王怎么可以和汉廷相比呢！"尉他大笑着说："我不能在中国发迹起家，所以在这里称王。让我居住在中国，怎么会比不上汉家朝廷！"于是非常喜欢陆生，留下来和他宴饮了好几个月。说："南越当地没有值得一同交谈的人，到先生来到，让我每天都听到以前所没有听到的事

理。”赐给陆生装满一口袋价价千金的珠宝，其他所赠送的财物亦有千金的价值。陆生终于封了尉他做南越王，让他称臣奉行汉廷的约束。回朝廷禀报，高祖非常高兴，委任陆贾做太中大夫。

【原文】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①。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③。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④？”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⑤：“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⑥”。

【注释】

①逆：指武力。　文：指仁义教化。　术：途径，办法。

②智伯：亦作“知伯”，晋六卿之一，曾与韩、赵、魏共同瓜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后又企图灭赵，反被赵灭。

③赵氏：此指秦国。秦始皇祖先的一支曾被封于赵城，故姓赵。《史记索隐》案：韦昭云“秦伯益后，与赵同出非廉，至造父，有功于穆王，封之赵城，由此一姓赵氏”。

④乡使：假使。乡，通“向”。

⑤怿：高兴。

⑥《史记正义》引《七录》云“《新语》二卷，陆贾撰”也。

【译文】

陆生经常在高祖进说时称述《诗》、《书》。高帝骂他说：“你老子

是骑在马背上取得天下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说："骑在马背上取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用武力夺取天下并用仁义教化来巩固它，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从前吴王夫差、智伯穷极武力结果灭亡；秦朝一味使用严刑酷法不加变改，终于灭亡了赵氏政权。假使秦朝在并吞天下以后，施行仁义教化，效法先代圣王，陛下怎么能取得它的天下?"高帝不高兴并显出惭愧神色，就对陆生说："尝试着替我著述下秦朝是什么原因失掉了天下，我是什么原因取得了天下，以及古代成功失败的国家的经验教训。"陆生就粗略地记述下保存和灭亡国家的征兆，总共撰著了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帝未曾不是称赞他写得精彩，辅佐的群臣也高呼万岁，把他写的书称作"新语"。

【原文】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①。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②。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③。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④："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⑤。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慁公为也⑥。"

【注释】

①有口者：能言善辩、据理力争之人。

②好畤(zhì)：县名，在今陕西乾县东北。

③生产：生计，产业。

④安车：用一马拉之，可以坐乘的小车。礼尊者则用四马。 直：通"值"。

⑤过：此指“住到”。 给(jǐ)：供给。

⑥率：大概。 再：二。 数(shuò)见不鲜：经常见就不新鲜。 无久：不会长时间。 慁(hùn)：厌烦，嫌弃。

【译文】

孝惠帝的时候，吕太后掌权，想封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做王，害怕大臣中能言善辨，据理力争的人，陆生自己估计不能强争，就借病辞职闲居家中。由于好畤一带土地肥沃，就在这里建立家业。他有五个儿子，就把出使南越时所获得装在袋中的珠宝拿出卖得千金，分给他的儿子，每个儿子二百金，让他们置办产业。陆生常常坐着四马拉着的小车，让十位能歌舞会弹琴瑟的侍者跟从，带着价值百金的宝剑，对他的儿子们说：“和你们相约：住到你们家，你们供给我人马的酒食费用，尽量满足我的要求，每十天换一家。死在哪一家，哪一家得到我的宝剑车骑以及侍从人员。在一年里我还要到其他人家去做客，大概住在你们家不过是二三次，经常见面就不新鲜，用不着总是厌烦你们老子这么做了。

【原文】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①。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已，常燕居深念②。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③。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⑤；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⑥。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⑦。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⑧。君何不交

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9]；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10]。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11]。

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12]。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旨[13]。语在《南越》语中[14]。陆生竟以寿终。

【注释】

①少主：年轻的君主。刘邦死后，子惠帝刘盈继位，因年幼而吕后代理朝政，后刘盈死立少帝，吕后临朝称制，不久又杀了少帝。

②燕居：退朝而处，闲居。

③请：《汉书音义》曰：“请，若问起居。” 直入坐：径直坐在座位上。坐，“座”之古字。 不时，不准时，不及时。

④上相：陈平原为左丞相，王陵被吕后免职后，升为右丞相。汉以右为尊，所以称右丞相为上相。

⑤务附：一定归附。 务：致力于。

⑤虽：即使。 即：则，那么。

⑦掌握：在手掌中握着。

⑧绛侯：即周勃。 易：轻视。

⑨寿：祝福。

⑩遗(wèi)：赠送。

⑪藉(jí)：意即“藉藉”，亦作“籍籍”，纷乱的样子。形容众口喧腾或名声很大。

⑫孝文帝：即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在位。

⑬黄屋：帝王的车盖，因为黄色丝绸所做，故名。　制：特指皇帝的命令。比：等同，并列。

⑭《南越》：即《史记·南越列传》。

【译文】

吕太后的时候，封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做王，各个吕氏家族的人专断朝廷大权，想劫持年轻的君主，危害刘氏朝廷。右丞相陈平忧患这件事，个人力量又不能强争，害怕祸难连及自己，常常居在家深深思考。陆生前往问候起居，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这时候陈丞相正在深深思考，不及时来接见陆生。陆生说："为什么思考得这么深呢？"陈平说："先生猜测我思考什么？"陆生说："您的职位是上相，是有三万户食邑的列侯，可说得上穷尽了富贵不会再有物欲追求了。然而还有忧思，只不过是忧虑吕氏家族和年轻君主罢了。"陈平说："对。这该怎么办？"陆生说："天下安定，要注意丞相；天下危难，要注意大将。将相和睦协调，那么士人一定归附；士人一定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乱，那么国家大权就不会分散。如何替社稷谋画，在二位手中掌握着。我常常想对太尉绛侯说这样的话，绛侯和我开玩笑，轻视我的意见。您何不和太尉交欢，互相紧密团结"？就如何对待吕氏家族陈平谋画了几件事。陈平采纳他的计谋，就拿出五百斤黄金为绛侯祝福，准备出丰厚酒席畅快宴饮；太尉也像这样加以回报。这两个人互相紧密团结，那么吕氏家族的阴谋就更加难以实现了。陈平就将百名奴婢，五十辆车马，五百万钱，送给陆生作为饮食费用。陆生凭借这些钱财在汉家朝廷的公卿之间交流，搞得名声很大。

等到诛灭了吕氏家族，和确立孝文皇帝，陆生是出了很大力量的。孝文帝就天子之位，想派人出使南越。陈丞相等人就提议陆生担任太中大夫，派他到尉他那里出使，让尉他去掉称帝的一套仪制

和命令，让他在地位上等同列侯，结果都按旨意办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记在《南越列传》中。陆生最后是因为天年衰老去世的。

【原文】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①。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后复事黥布。布欲反时，问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听而听梁父侯，遂反②。汉已诛布，闻平原君谏不与谋，得不诛。语在《黥布》语中③。

平原君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家于长安④。行不苟合，义不取容⑤。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⑥。时辟阳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见⑦。及平原君母死，陆生素与平原君善，过之。平原君家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陆生令平原君发丧⑧。陆生往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乎？"陆贾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⑨。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⑩。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

【注释】

①平原君：朱建的封号。

②非：反对，不同意。　梁父侯：《史记索隐》"史失名"。

③《黥布》：即《史记·黥布列传》。但此传中并未记载以上有关事情。

④刻廉：十分廉洁。

⑤取容：讨好，取悦于人。

⑥辟阳侯：即审食其，刘邦的同乡，吕后时官至左丞相。

⑦知：结交。

⑧服具：发丧用的服饰、器具。

⑨义：坚持道义。
⑩奉："捧"之古字。 税：以物赠人，此特指赠丧礼。

【译文】

平原君朱建是楚国人，从前曾经担任过淮南王黥布的国相，因为有罪离去，后来再次事奉黥布。黥布想反叛的时候，征求平原君的意见，平原君表示反对，黥布不听从的意见而按梁父侯的话去做，于是反叛。汉朝廷已经诛杀黥布，听说平原君进谏了没有参加预谋，得以不予诛杀。有关事情记述在《黥布列传》中。

平原君为人善辩能据理力争，十分廉洁，刚强正直，居住在长安城。行为上不苟且偷合，道义上不取悦于人。辟阳侯行为不端正，得到吕太后的宠幸。当时辟阳侯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不肯和他见面。等到平原君母亲死去，陆生向来和平原君友好，去拜访他。平原君家中贫穷，母亲死了没有能力发表，正在借贷发丧用的服饰器具，陆生让平原君不必借贷只管发丧。陆生前去会见辟阳侯，道贺说："平原君母亲死了。"辟阳侯说："平原君母亲死了，为什么竟要祝贺我呢？"陆贾说："前些日子您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坚持道义不和您结交，是因为他母亲在世的缘故。如今他母亲死了，您果真能送上厚重的丧礼，那么他就能去替您死了。"辟阳侯就捧着百斤黄金前往赠送丧礼。列侯和贵人们由于辟阳侯的缘故，前去送上的丧礼总共达五百斤黄金。

【原文】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①。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②。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平原君辞曰："狱急，不敢见君③。"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说之曰④："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⑤。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

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⑥]？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于是闳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平原君，平原君不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倍己，大怒[⑦]。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诸吕故。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⑧]。”遂自刭。孝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⑨]。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单于，遂死匈奴中[⑩]。

【注释】

①毁：说坏话。

②害：痛恨。

③狱：案情。

④闳(hóng)籍孺：应为闳孺，惠帝时的佞幸之臣。据《佞幸列传》所载，高祖时有籍孺，孝惠时有闳孺，此合二名为一，故误。《史记正义》籍、闳，皆名也。孺，幼小也。

⑤所以：所，助词；以，介词。与它们后面的成分组成“所”字结构，在此意为“……的原因”。《佞幸列传》言籍、闳“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可知一般。

⑥肉袒：袒露肩背，表示认罪。

⑦倍：通“背”。

⑧而：你们。

⑨中大夫：官名，备皇帝顾问。《史记索隐》本作“太中大夫”。

⑩单于(chán yú)：匈奴君王的称号。

【译文】

辟阳侯受到吕太后幸爱，有人在孝惠帝面前说辟阳侯的坏话，孝惠帝大发脾气，将辟阳侯交给狱吏，想要诛杀他。吕太后惭愧，又不能出面说情。大臣中有很多人痛恨辟阳侯这种行为，也就想把他诛杀掉。辟阳侯感到紧急，因而派人去告诉平原君想和他见面。平原君推辞说：“狱事紧急，不敢和您见面。”但去求见孝惠帝的佞幸之臣闳孺，游说他说：“您能够受到皇帝宠幸的原因，天下人没有谁不知道。如今辟阳侯受到太后幸爱而被交给狱吏，道路上的人都说是您的毁谤，想杀了他。今日辟阳侯被诛，明日早上太后心含怒火，也会诛杀您。何不袒露肩背在皇帝面前说话替辟阳侯请罪？皇帝听从您的意见放出辟阳侯，太后会非常欢心。两位君主一起宠幸您，您的富贵更要增倍了。”于是闳孺非常害怕，听从他的计谋，对皇帝说了，果然放出了辟阳侯。辟阳侯被囚禁，想会见平原君，平原君不和辟阳侯见面，辟阳侯认为是背叛了自己。等到成功地从狱中放出来，才大吃一惊。

吕太后去世，大臣们诛杀各个吕氏家族的人，辟阳侯和吕氏家族交往最深，终于没有被诛杀。谋画保全他的办法，都是陆生、平原君的力量。

孝文帝的时候，淮南厉王杀死了辟阳侯，是由于他和吕氏家族交往最深的缘故。文帝听说是淮南王的宾客平原君替他出的主意，派狱吏去捕捉想治平原君的罪。听说狱吏到了家门口，平原君想自杀。各个儿子以及属吏都说：“事情的结果还不可料知，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自杀？”平原君说：“我死了祸患就断绝，不会连及到你们身上了。”就用剑割脖子自杀了。孝文帝听说后感到惋惜，说：“我没有意思要杀他。”就召来他的儿子，任命为中大夫。派去出使匈奴，单

于悖慢无礼，就大骂单于，最后死在匈奴。

【原文】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①]："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②]。"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③]。"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④]："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⑤]："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⑥]"！

【注释】

①初：《史记索隐》案：下文所谓与太史公善者。《史记志疑》附案：郦生事不应复出于《朱建传》尾，且《史》无两存之例，其为羼入无疑，犹《始皇纪》后之附《秦记》也。考《御览》三百六十六引《楚汉春秋》与此正同，则是后人因其小有异同而附之，又误置于《建传》末。当移在《史论》之后，降书一字。《史通·杂说篇》、《野客丛书》并错认为《史》本书，《评林》载归有先云"其文类褚先生补入者"，亦失考。 踵：跟到。 谒：请见。

②暴（pù）露：日晒暴淋。此引申指置身于外，奔走于战场。

③侧注：《史记集解》徐广曰："侧注冠一名高山冠，齐王所服，以赐谒者。"

④瞋（chēn）目：愤怒时睁大眼睛。 案：通"按"。

⑤谒：进见时用的名帖。

⑥遽：急速。 雪：揩试。 杖：持。

【译文】

当初，沛公领着军队经过陈留，郦生跟到军营门口上前请求拜见说：“高阳乡的低贱民众郦食其，私下听说沛公日晒雨淋奔走于战场，统领兵众协助楚王征讨不义之人，敬请烦劳诸位随从人员，禀报一声说我希望拜见，当面谋划天下应办的有利事。”使者进去通报，沛公正在洗脚，问使者说：“是个什么样的人？”使者回答：“神态相貌好像大儒生，穿着儒生衣服，戴着侧注帽子。”沛公说：“替我表示歉意，说我正在忙于以夺取天下为事业，没有闲工夫接见读书人。”使者出来道歉说：“沛公恭敬地向先生表示歉意，正在忙于以夺取天下为事业，没有闲工夫接见读书人。”郦生瞪大眼睛手按着剑把大声喝斥使者说：“跑步！再次进去对沛公说，我是高阳的一个酒徒，不是读书人。”使者害怕得丢落了名帖，跪下拾起名帖，回头跑步，重新进去禀报说：“这位客人，是一天下壮士，叱责我，我害怕，以至于丢落了名帖，他说‘跑步！再次进去说，你老子是高阳的酒徒’。”沛公急速揩干净脚拿着矛说：“延请客人进门。”

【原文】

郦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不义，足下何不自喜也[1]？臣愿以事见，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2]。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3]。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4]。”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郦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陈留。陈留者，天下之据冲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臣素善其令，愿为足下说之。不听

臣，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足下将陈留之众，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害足下者矣⑤。”沛公曰：“敬闻命矣。”

【注释】

①喜：喜爱，爱重。

②以目皮相：用眼睛观察表面的东西。皮，表面。相：看，观察。

③度(duó)：推测，考虑。

④乡者：以前，刚才。 乡，通“向”。

⑤从兵：指来投靠的军队。

【译文】

郦生进来，拱手对沛公长揖说：“您非常辛苦，穿戴衣帽日晒雨淋奔走于战场，统领兵众协助楚王讨伐不义之人，您为什么不自己爱重这样的好时机呢？我愿意拿商议大事来拜见，却说‘我正在忙于以夺取天下为事业，没有闲功夫接见读书人’。要说您想创建天下的大事业并成就天下的大功劳，却从外表上来观察人，恐怕会失掉天下有本领的人。况且我估计您的智谋不如我，勇敢不如我。假若想临位天下而不和我相见，我私下认为您失算了。”沛公道歉说：“刚才只听说先生的形状容貌，现在了解到先生的心意了。”就延请他入座，询问夺取天下的策略。郦生说：“要说您想成就大功，不如驻军陈留。陈留是天下的要冲，兵家必争之地，积储有几千万石粮食，守御的城墙特别坚固。我一向和它的县令友善，愿意替您去游说他。他不听从我，请允许我替您杀了他，而夺取陈留。您统领陈留的兵众，占据陈留的城邑，并食用这里的积储粮食，招募天下愿意来投靠您的军队；愿意投靠您的军队招募完成，您横行天下，没有谁能加害您的人了。”沛公说：“我完全听从您的持教。”

【原文】

于是郦生乃夜见陈留令，说之曰："夫秦为无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①。今独为亡秦婴城而坚守，臣窃为足下危之②。"陈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吾不可以应③。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愿勿复道。"郦生留宿卧，夜半时斩陈留令首，逾城而下报沛公。沛公引兵攻城，县令首于长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头已断矣④！今后下者必先斩之！"于是陈留人见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

【注释】

①畔：通"叛"。　从：通"纵"，合纵，联合。
②婴：围绕。
③无类：不会遗留下后代，指会被灭族。
④趣：通"促"，赶快。　而：你们。

【译文】

于是郦生就在夜晚去见陈留县令，向他游说说："秦朝暴虐无道因而天下背叛他，如今您和天下联合就可以成就大功业。如今偏偏替要灭亡的秦朝围绕全城坚固守卫，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陈留县令说："秦朝的法禁最严，不可以胡妄言论，胡妄言论的人会要灭族，我不能答应您。先生用来教导我的办法，不符合我的心意，希望不要再说。"郦生留宿睡下，半夜时刻斩杀了陈留县令的首级；越过城墙下来报告沛公。沛公领着兵攻城，把县令的首级挂在长竿上

展示给城上的人看，说："赶紧投降，你们县令的头已经被斩断了！现在是在后面投降的人一定会先被斩杀！"这时陈留人见到县令死了，就相继投降沛公。沛公驻扎在陈留南城门上，凭借这里府库的兵器，食用着积储的粮食，留上来进进出出有三个月，来投靠的军队要用"万"来计数，就进入关中打败了秦朝。

【原文】

太史公曰：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①。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②。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③。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④。

【注释】

①被：通"披"。

②郦生兄弟：即郦食其及弟郦商。

③固：确实。

④具：详细。《史记志疑》汪绳祖曰"平原君子以骂单于死，可谓不辱君命，又与史公善，而不书其名，惜哉！史公亦何吝此一字乎？冯唐之子与史公善，特著之曰冯遂字王孙也"。

【译文】

太史公说：世间所流传的郦生书上，大多说汉王已经攻拔了三秦地区，再向东去进击项籍而领兵驻扎在巩县、洛阳一带的时候，郦生才披服着儒士衣帽前往游说汉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自从沛公还没有进入关中，和项羽分别后来到高阳，就得到了郦生兄弟。我读陆生的《新语》书十二篇，感得他确实是当代雄辩之士。到了平原君的儿子和我友善，因而能够详细地把事情记述下来。

史记全译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题解】

据张晏说，此篇属“十篇有录无书”之一。《集解》、《索隐》均转录这个意见，但未说明此篇是如何补上的。此篇记述战功的手法乃与《曹相国世家》及《樊郦滕灌列传》完全相同，所以《汉书》合为《樊郦滕灌傅靳周传》一篇，前后体例吻合，以此明人柯维骐《史记考要》卷9认为此篇“非太史公不能作也”。但是他也不敢全然肯定，接下来他就说：“《汉书》仍其文，少所删润，说者乃谓此传原缺，岂后人采《汉书》补之耶？”也是存疑的说法。

以《史》、《汉》二篇校之，其歧异处似可认为《汉书》文字在后，而《史记》文字应在前。如《史记·靳歙传》内“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邺”句，《汉书》中间作“所将卒斩兵守郡一人”。《史记集解》引孟康语与《汉书》注引晋灼语，此处均解为“将兵郡守”，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以为“当言兵郡守一人也”。《周緤传》内，《史记》“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汉书》此句作“以舍人从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常为参乘，赐食邑池阳”。“参乘”在刘邦称汉王之后较为合理，故“赐”所食邑。又《史记》“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汉书》此句无“杀人不死”四字。《史记志疑》引范棫曰：“四字可疑，《汉书》无此句是也。杀人者死，入关初约已有明条，岂于周緤独破格乎？诸大功臣未闻有些赐。”又《史记》说

景帝中二年，封周继"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汉书》作"景帝复封继子应为郸(音多)侯，薨，谥曰康侯。子仲居嗣，坐为太常有罪，国除"。《史记志疑》案："《功臣表》及《汉书》孝景中元年复封继子康侯应为郸侯。应卒，子仲居嗣。非中二年也，非居也，仲居亦非蝶子也。"

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是《汉书》改正了《史记》的失误处，不应该是《史记》采《汉书》补入时反而增加了错误。若本篇原为"有录无书"，当是西汉末东汉初《汉书》成书前就已经增补了，增补时系依《樊郦滕灌列传》仿制，故此《汉书》亦能全文照录。

【原文】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①。从攻安阳、杠里，击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②。从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③。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④。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⑤。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⑥。

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⑦。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⑧。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⑨。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哙击豨⑩。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⑪。二岁，为代丞相，将屯⑫。

孝惠五年卒，谥为景侯⑬。子顷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⑭。

【注释】

①魏：秦末战争中建立的诸侯国，地当今山西西南部，都平阳，在今临汾市西南。　五大夫：秦爵名，第九级。　舍人：高官之随从官员。　横阳：邑名，在今河南丘县西南。

②安阳：邑名，在今山东曹县东北。　杠里：县名，在今山东郓城县。　赵贲：秦军将领。　开封：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南。　杨熊：秦军将领。　曲遇：邑名，在今河南中牟县东。　阳武：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

③沛公：刘邦起兵反秦攻下沛县后，称沛公。公，楚人对县令的称呼。　汉中：郡名，地当今陕西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④三秦：秦国故地，项羽入关后将其一分为三，封三位秦降将为主，号称"三秦"。　雕阴：县名，在今陕西富县北。

⑤项籍：即西楚霸王项羽。　怀：县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⑥项冠、周兰、龙且：项羽属下将领。　敖：山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⑦淮阴：指淮阴侯韩信。　历：县名，在今山东济南市。　田解：齐王田广属下将领。

⑧参：指曹参。曹参为汉开国功臣，继萧何之后为汉相。　博：县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⑨剖符：君主分封功臣，将作凭信的符一分为二，各执其一。　阳陵：县名，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⑩汉高帝属下将领，后自立为代王叛汉，兵败被杀。　太尉：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武官。勃：指周勃，汉高帝开国功臣。　哙：樊哙。

⑪代：汉时诸侯国代国。　将屯：率领军队屯守。勒兵而守曰屯。

⑫代丞相：汉初诸王官属如汉朝，故代有丞相。

⑬孝惠五年：即公元前190年。　孝惠：即刘盈，刘邦之子。

⑭坐：犯……罪。　淮南王：刘安，刘邦之孙，袭父刘长封爵为淮南王，谋反事败后自杀。

【译文】

阳陵侯傅宽，以魏国五大夫骑兵将领的身份跟随沛公，当上舍

人，起事于横阳。他跟随沛公攻打安阳、杠里等城，在开封进去赵贲的军队，以及在曲遇、阳武进击杨熊，斩杀敌首十二级，被赐给卿的爵位。跟随沛公到了霸上。沛公立为汉王后，汉王赐给傅宽以共德君的封号。跟随汉王进入汉中，升任为右骑将。跟随平定三秦，汉王将雕阴赐给他作为食邑。跟随进攻项籍，在怀县待命，被赐给通德侯爵位。跟随进攻项冠、周兰、龙且的军队，所率领的士卒在敖下杀死敌军骑将一名，因此而增加了食邑。

傅宽曾隶属于淮阴侯韩信，打垮齐国驻在历下的军队，进击田解。隶属于相国曹参，摧毁了博县城，因此而增加了食邑。乘势平定齐地后，汉王和功臣剖分符信，让他们世世代代为侯永不断绝，傅宽被封为阳陵侯，食邑二千六百户，除去以前所拥有的食邑。傅宽任齐国右丞相，守备齐国。五年后担任了齐相国职务。

四月，傅宽进击陈豨，隶属于太尉周勃，以相国身份代替汉廷丞相樊哙进攻陈豨。一月，调任做代国相国，率领军队屯守。二年后，出任代国丞相，仍然率领军队屯守。

孝惠帝五年时，傅宽去世，被谥为景侯。儿子顷侯傅精继承侯位，二十四年后去世。儿子共侯傅则继位，十二年后去世。儿子傅偃继位，三十一年时，犯下参与淮南王谋反的罪，处死，侯国被废除。

【原文】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①]。攻济阳。破李由军[②]。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临平君[③]。又战兰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④]。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⑤]。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

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6]。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7]。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8]。破楚军荥阳东[9]。三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注释】

①中涓：帝王的侍从官。　宛朐(qú)：即冤句，县名，在今山东菏泽县西南。

②济阳：县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李由：秦丞相李斯之子。

③亳(bó)：邑名，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④兰田：县名，在今陕西兰田县西。　司马：官名，掌管军事事务。

⑤都尉：官名，将军之下的武职。

⑥章平：人名，三秦之雍王章邯之子。　陇西：郡名，地当今甘肃省东部，治所狄道，在今临洮县。　候：官名，职掌迎送宾客，又，军中负责斥候、占卜吉凶的官，亦称候。

⑦彭城：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雍丘：县名，在今河南杞县。　王武：原项羽部下，降汉后又叛降楚。

⑧梁地：战国魏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遂称魏为梁，其境为今河南东部地区。　邢说：项羽属下将领。　菑：县名，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

⑨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译文】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身份跟随汉高帝，起事于宛朐。靳歙进攻济阳。又打垮了李由率领的秦军。在亳南、开封东北一带进击秦军，斩死秦军骑兵统率千人的将领一名，斩首五十七级，俘虏七十三人，被赏赐爵位，封号是临平君。又在兰田北面一战中，斩杀敌军车司马二名，骑兵长一人，斩首二十八级，俘虏五十七人。到达霸上。沛公立为汉王后，赏赐靳歙建武侯的爵位，迁升做骑都尉。

靳歙跟随汉王平定三秦地区。他独自率领一支军队西进，在陇西郡进攻章平的军队，打垮了敌军，平定了陇西郡六个县，他所率领的士卒斩杀敌军车司马、候官各四名，骑长十二名。跟随汉王东进攻打楚军，到达彭城，汉军打了败仗，退守雍丘，后离开雍丘前去进击反叛的王武等人。汉军攻取梁地时，靳歙独自率军进攻菑南一带邢说的军队，打垮了敌军，他本人俘获了邢说的都尉二名，司马、候官十二名，收降敌军官吏士兵四千六百八十名。在荥阳东面打垮了楚军。三年，汉王赏赐给靳歙四千二百户的食邑。

【原文】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郝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①。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②。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郸③。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邺④。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⑤。破项冠军鲁下⑥。略地东至缯、郯、下邳，南至蕲、竹邑⑦。击项悍济阳下⑧。还击项籍陈下，破之⑨。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因定南郡⑩。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⑪。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⑫。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⑬。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⑭。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15]。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16]。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国人过律，孝文后三年，夺侯，国除[17]。

【注释】

①之：往。 河内：郡名，地当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朝歌：县名，在今河南淇县。

②棘蒲：邑名，在今河北大名县西北。

③邯郸：都邑名，在今河北邯郸市。

④平阳：县名，在今河南南临漳县西南。 邺：县名，在今河北磁县南。

⑤成皋：邑名，今河南荥阳县西汜水镇。 襄邑：县名，在今河南睢县。

⑥鲁：县名，在今山东曲阜市。

⑦缯：县名，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北。 郯：县名，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 下邳：县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 蕲：县名，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南。 竹邑：县名，在今安徽宿州市北。

⑧项悍：项羽属下将领。

⑨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⑩江陵王：指临江王共敖之子共尉。 江陵：县名，在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 洛阳：都邑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南郡：郡名，地当今湖北中西部，治所江陵。

⑪楚王信：指淮阴侯韩信。韩信先封为楚王，后被汉高帝前贬为淮阴侯。

⑫韩信：战国时韩周襄王的后代，刘邦属下将领，因功封为韩王，后叛降匈奴。 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东垣：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⑬敞：即侯敞，陈豨自立为代王后，以侯敞为相。 曲逆：县名，在今河北完县东南。

⑭黥布：即英布，受黥刑后，称黥布，以应相 面者封王之说。

⑮石：秦汉时官吏俸禄计量单位。二千石为郡守级别官员，其实月俸只一百二十斛(石)。

⑯高后五年：即公元前183年。

⑰事：役使。 过律：超过法律条文的规定。《史记索隐》案：刘氏云"事，役使也。谓使人违律数多也。" 孝文后三年：文帝后元三年，即公元前161年。

【译文】

靳歙独自率领一支军队到达河内，在朝歌进击赵将贲郝的军队，并打垮了敌军，他率领的士兵俘获敌军骑将二名，战车马二百五十匹。跟随汉王攻打安阳以东地区，到达棘蒲，攻克了七个县。独自率领军队打垮了赵军，俘获了敌军司马二名，候官四人，收降官兵二千四百人。跟随汉王攻克了邯郸。独自率军攻克了平阳，亲自斩杀了赵国的代理相国，他所率领的士兵斩杀敌军兵守、郡守各一人，降服了邺县。跟随汉王攻打朝歌、邯郸，还独自率军进攻打垮了赵军，降服了邯郸郡的六座县城。回军敖仓，在成皋南边打败了项羽的军队，率军进击并断绝了楚军从荥阳直到襄邑的粮道。在鲁城边打垮项冠的军队。靳歙攻取土地，东边到了缯县、郯县、下邳县，南边到了蕲县、竹邑县。在济阳城边进击楚国项悍。回军到陈县下攻打项籍，并打垮了他。又独自率军平定了江陵，降服了江陵高官柱国、大司马以下八名，亲手俘获了临江王共尉，并让他活着押送到了雒阳，因而平定了南郡。跟随汉王到达陈县，拘捕了楚王韩信。汉王和他剖分符信，让他世代袭封不加断绝，确定的食邑有四千六百户，号称是信武侯。

靳歙以骑都尉身份跟随高帝进击代王，在平城下攻打韩信，回军到东垣。因为有功，升迁为车骑将军，同时统领梁、赵、齐、燕、楚等国的车骑部队。独自率军进击陈豨的丞相侯敞，打垮了他，乘势降服了曲逆。跟随高帝进击黥布立下功劳，增加封邑，确定他的食邑为五千三百户。靳歙一共斩杀敌首九十级，俘虏一百三十二名；独自率军打败敌军十四次，降服城邑五十九座，平定郡、国各一处、县城二十三座；俘获敌军王、柱国等高官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

百石级别的官员三十九名。

高后五年，靳歙去世，谥号是肃侯。儿子靳亭继承了侯位。二十一年后，靳亭犯了役使民众过数的罪，于孝文帝后元三年被夺去侯位，封国被废除了。

【原文】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①。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②。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③。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④。以緤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緤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⑤。

上欲自击陈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⑥。

至孝文五年，緤以寿终，谥为贞侯⑦。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⑧。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⑨。

【注释】

①沛：县名，在今江苏沛县。

②参乘：即陪乘，为车厢右侧警卫。

③池阳：乡名，惠帝时设县，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④甬道：两侧筑墙的通道。 平阴：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 襄国：县名，今河北邢台市。

⑤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⑥趋：小步快走。古时臣子见君应小步快行，以示敬意。

⑦孝文五年：为文帝前元五年，即公元前175年。 寿终：正常地老死。

⑧孝景中二年：景帝中元二年，即公元前145年。

⑨元鼎三年：即公元前114年。　元鼎，汉武帝的年号。　太常：官名，掌管宗庙祭祀礼仪的官员。

【译文】

蒯成侯緤是沛县人，姓周。他经常替高祖做负责警卫事务的参乘，以舍人身份跟随在沛县起兵反秦。随后到达霸上，往西又进入蜀郡、汉中郡，回军平定三秦地区，被赐给池阳作为食邑。他曾率军东进截断敌军甬道，跟随高祖从平阴渡口过黄河，在襄国和淮阴侯的军队会师，作战有时胜利，有时失利，但始终没有背离高祖的意思。高祖封周緤为信武侯，赐给三千三百户食邑。汉高祖十二年时，又封周緤为蒯成侯，除去以前所得的食邑。

皇上想亲自率军进去陈豨，蒯成侯哭着说："当初秦皇进攻六国、兼并天下，没有亲自率军出征过。如今皇上经常亲自率军出征，这样做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派遣吗？"皇上认为周緤是衷心爱护我，赏赐他进入殿门不须小步快走以及杀死人不抵命的特权。

到孝文帝五年时，周緤老死，谥号是贞侯。儿子周昌继承了侯位，后来犯了罪，侯国被废除。到孝景帝中元二年时，封周緤的儿子周居继承侯位。到元鼎三年时，周居担任了太常的官职，后来犯了罪，侯国被废除。

【原文】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①]。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②]。

【注释】

①山东：泛指崤山以东广大地区。

②操心：用心。 笃厚：真诚忠厚。

【译文】

太史公说：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都获得高级爵位，跟随高祖在山东地区起兵，攻打项籍，诛杀敌军有名将领，打垮敌军、迫降城邑数以十计，没有遭受挫折，这也是上天授予的啊。蒯成侯周緤用心坚贞正直，自身不被人怀疑，皇上想亲征某地，每次他不曾不流下了眼泪，这只有真正伤心悲痛的人才能做到，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诚忠厚的君子啊。

史记全译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题解】

表现了智谋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借用谚语“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说明统一国家，治理天下，全都需要发挥智谋之士的作用，以辅佐天子，“建万世之安”，否则天下、国家是很难兴旺发达的，刘邦处于他的地位，“定海内，计谋用兵”，可谓穷尽了自己的超人智慧，然而也并不是因此他就可以专制、垄断对全部事物进行观察、思考，对整个政治形势作出分析判断的所有能力，接受辅佐，听取智谋之士的进谏，同样是他作出正确决策以建立良好统治秩序重要手段，重要前提。强调这一点，对于所有处于至尊高地位的天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说明了几项对汉初建设立国规模的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产生背景及其经过。建都之议是确定全国的政治中心，以便能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地驾驭全国的政治形势；在高帝被匈奴于白登围困十天之后，一时武力上还不能征服匈奴，而且也不“可以仁义说”的情况下，使单于的“久远子孙”能够为汉家之臣的唯一办法，是以“长公主”去往结和亲约，外交上的成功将可使汉国力得到恢复发展；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政体的一个根本，是不可以轻易动摇的，动摇了会引起朝廷内部的争斗，国家的混乱，这同样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封建朝廷和宗庙的礼仪，是以维护天子权威及官吏等级制度

为手段的，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整体利益相对平衡的外部表现，它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和行为抑制效果，是一种严格专制思想的体现，对保持统治秩序作用极大，任何一个朝代也不可缺少。司马迁敏锐地捕捉到定都、和亲、立太子、定朝仪等汉初的立国大事加以记述，表现出对世事内部联系的深刻观察，有重要价值。

提出了国家的统治者要适应不同形势下的不同变化，来作出正确的决策。通过刘敬说刘邦都关中，从所反映的历史变化中说明成王宫成周洛邑是因为其时德盛，所以"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等到周代衰弱了，它就不能以洛阳来控制全国；而设主要不是以德，而是以力取天下，不可以"比隆于成康之时"，所以必须凭以依险阻而建都关中。都关中，就周而言是德衰而形势弱了，就汉而言是力胜而与成周截然不同，形势变化，采取的政策措放也应变化。司马迁这一关于时势发展的思想。与他通观天下大势由德到的力的转化的看法是一致的。

刘敬叔孙通合传，以强烈的对比来表现二人的品格、作为。刘敬是粗犷质朴，以不易衣见刘邦，所言出于国家，不图个人安危，不因迎合刘邦而放弃自己的见解，结果曾被械系，但其功极大，而叔孙通的所言所行，"皆面谀以得亲贵"，变楚服，定朝仪，都是为了讨好刘邦，所以诸生最后称赞他"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种要务，就是善于以己之所能来讨得当权者的欢心，而求取爵禄。论赞中，与表彰刘敬的智谋相反，而称叔孙通为"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这样通过评论叔孙通，揭示出汉代儒家阿谀世俗的共同特点，深寓讥刺之意。

【原文】

刘敬者，齐人也①，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②。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③："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④："臣衣帛，衣帛

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5]。”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注释】

①刘敬：《史记索隐》敬本姓娄，《汉书》作“娄敬”。高祖曰“娄即刘也”，因姓刘耳。《史记志疑》案：为敬，通之传，而不言两人所终，似疏。

②汉五所：即公元前202年。戍：戍守，驻防。陇西，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洮县。

③輓辂(wǎnhé)：备人牵引的拉车横木。輓：俗作“挽”，拉车，牵引。辂，绑在车辕上供拉车用的横木。虞将军：汉初将领，生平不详。

④鲜衣：鲜艳的衣服。

⑤帛：丝织品的总称。褐：粗布。

【译文】

刘敬是齐国人。汉五年，他到陇西去戍守边塞，经过洛阳，高帝正在那里。娄敬从身上摘下拉车的横木，穿着羊皮袄子，去见齐国人虞将军说：“我希望拜见皇上进言有利于国家的一些事。”虞将军想给他鲜艳的衣服穿，娄敬说：“我要是穿上丝织衣服，就穿着丝织衣服去拜见；要是穿上了麻布衣服，就穿着麻布粗衣拜见：最终是不敢更换所穿着的衣服的。”于是虞将军进宫去对皇上说了。皇上召唤娄敬进宫拜见，赐给他饭吃。

【原文】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1]？”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2]。公刘避桀居豳[3]。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4]。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

之[5]。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6]。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7]。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8]。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9]。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10]。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11]。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12]。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13]。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14]。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15]。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6]。"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17]。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18]。

【注释】

①隆：兴盛。

②后稷：周部族始祖，姬姓，名弃。　邰(tái)：地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

③公刘：古代周族的领袖，传为后稷的曾孙。 桀：夏朝末代国王。 豳(bīn)：地名，在今陕西彬县西北。

④太王：即古公亶父，周族领袖，周文王的祖父。 狄：居住在今陕西北部一带的部族。 杖：持。 箠(chuí)：鞭子。 岐：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西北。

⑤西伯：西方各部族的首领。 断虞、芮(ruì)之讼：周文王时，虞、芮二国争田，文王以自己国内民众谦让的行为感化了双方，促使双方平息，并归附于周。虞，商时姬姓国，在今山西平陆县北。芮，商时姬姓国，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黄河西岸。吕望：即姜尚、姜子牙。 伯夷：商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东南，靠渤海)君王子，后投奔周文王。

⑥孟津：古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又作"盟津"。《史记志疑》案：此言武王会孟津遂伐殷，无还兵更举之事，与《本纪》、《齐世家》异。

⑦成王：即周成王姬诵。 傅相：辅佐，帮助。 成周洛邑：周公辅佐成王时，营洛邑作为东都，地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部。 贡职：即贡赋，土特产、珍宝及赋税。 道里：道路、里程。

⑧令：使，让。

⑨乡风：闻风仰慕。乡：通"向"。怀德：为其德行所感召。 附离：即"附丽"，依附。又《史记索隐》案：谓使离者相附也。宾服：此指边远部队按时入贡，表示顺从。 效：进献。

⑩分而为两：指战国末期，周王室分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

⑪形势：指权力地位变化后所构成的新态势。

⑫痍(yí)：创伤。 成康：周成王、周康王时期。 侔(móu)：相等，等同。

⑬秦地：指秦朝立国建都的关中地带。被山带河：靠着山，临着河。 卒(cù)然：突然。卒，通"猝"。

⑭天府：天然的府库。

⑮搤(è)：同"扼"。 亢(kàng)：咽喉。 拊(fǔ)：敲，击。

⑯案：据有，拥有。

⑰王(wàng)：称王。

⑱奉春君：《史记索隐》案：张晏云'春为岁之始，以其首谋都关中，故号奉春君'。

【译文】

随后皇上询问娄敬，娄敬劝告说："陛下建都在洛阳，难道是想和周王室比比兴盛吗？"皇上说："是这样。"娄敬说："陛下夺取天下的办法和周王室是不同的。周族的祖先起自后稷，尧帝把他封在邰地，从此积累善德经历了十多代。公刘因为躲避夏桀的暴虐迁居到豳地。太王又由于有狄族侵犯的缘故，离开豳地，持着马鞭子居住在岐山一带，豳国的民众争着跟随他迁徙。等到文王成为了西方各部族的首领，以感化平息了虞芮两国的争执，就开始承受了天命。吕望、伯夷从海边上前来归附于他。武王讨伐商纣王，没有相约而到孟津来会聚的就有八百个诸侯，大家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于是灭掉了殷朝。成王就临君位，周公等一班人都辅佐他，就营建在洛邑的成周城，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诸侯各国从四方来交纳贡赋，道路的里程也都差不多远，建立起德政就容易因此称王，没有建立起德政也容易就此灭亡。当时建都在这洛阳的用意，就是想让周朝致力于凭借德政招徕民众，不想依恃险要的地势，使得后代骄纵奢侈来残虐民众。赶上周朝兴盛的时候，天下和睦融洽，四方部族闻风仰慕，欣羡德义为周朝的德行所感动，使有离心的人前来归附共同奉着天子，没有派一兵屯驻，没有让一卒参战，八方部族大国的民众没有谁不来顺服，进献它的贡赋。等到周朝衰落了，分裂成为东西两个小国，天下没有谁来朝拜，周朝也不能控制他们。不是周朝的德行薄了，而是在权力转变的形势中他的地位削弱了。如今陛下从丰沛起事，收集士兵三千人，依靠他们迳直前进从而席卷蜀、汉地区，平定关中三位秦王，和项羽在荥阳交战，争夺成皋关口，经过七十次大战，四十次小战，使得天下的民众肝脑涂地，父子把骸骨暴露在旷野之中的多得数也数不清，号哭抽泣的声音从未断绝，受到创伤的人还没有医治好，却想和周朝成王，康王的时期比较兴盛，我私下认为是不能相等的。再说关中地带靠着山临着

河，四周有险塞可以做为牢固边防，如果突然间有急难，百万的兵众就可以征集齐备。就看它是秦的故地，凭借富饶肥沃的土地，这就是所说的天下库府。陛下进入关中并在这里建都，崤山以东的地区虽然发生的祸乱，秦国原有的地盘可以保全并占有的。和别人搏斗，不扼住他的咽喉再敲打他的背部，不可能取得对他的全胜。如今陛下进入关中在那里建都，拥有秦国原有的地盘，这也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并敲打它的背部啊。"

高帝询问各位大臣，各位大臣都是崤山以东出身的人，争着说周朝称王了好几百年，秦朝两代就亡了国，不如建都在周的都城。皇上迟疑不能决定。等到留侯张良明确分析进入关中有利，当日就出动皇帝的车马往西去建都关中。

当时皇上说："本来建议在秦地建都的是娄敬，'娄'就是'刘'啊。"赐给他姓刘，任命他做郎中，称号是奉春君。

【原文】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1]。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2]。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3]。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4]。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5]。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6]。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7]。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8]。"械系敬广武[9]。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10]。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11]。

【注释】

①汉七年，即公元年前200年。 韩王信：战国时韩襄王的后代，名信，在楚汉战争中刘邦立之为韩王，故名韩王信。

②晋阳：地名，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③羸(léi)：瘦弱。

④辈：批。

⑤矜：夸耀。 见(xiàn)：出现，显示。

⑥徒：只，仅仅。

⑦句(gōu)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 二十余万：《匈奴列传》作"三十二万"。 已业：即业已，已经。

⑧齐虏：盖为当时之习俗语。《货殖列传》有"齐人贱奴虏"之语。 沮(jǔ)：阻止，败坏。

⑨械：木制的镣铐。 系：捉拿，拘囚。 广武：县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南。

⑩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东北。 白登：邑名，在平城东北。

⑪关内侯：秦汉时第十九级爵位，仅次于彻侯。陈直《史记新证》按：刘敬前已称奉春君，并未言及封户，殆与叔孙通号稷嗣君相比。据此知西汉初封君者，既无食邑，且位置在关内侯之下，与战国时，君侯相等制度不同。

【译文】

汉七年，韩王韩信反叛，高亲帝自领兵前往攻击。到了晋阳，听说韩信和匈奴勾结准备共同进攻汉朝，皇上大为恼怒，派人出使匈奴。匈奴把他的壮士和肥壮的牛马都隐藏起来，只展现出一些老弱之人和瘦弱的牲畜。探听虚实的使者有十批回来，都说匈奴可以进攻。皇上派刘敬再次前去出使匈奴，他回来禀报说："两个国家相互攻击，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夸耀自己并把优势显示出来。如今我前去匈奴，只见得瘦弱牲畜和老弱之人，这说明他一定想展现自己的不足，好埋伏奇兵来争取战斗胜利。我认为匈奴不可去攻击他。"这个

时候汉朝军队已经越过了句注山，二十多万兵众已经出征。皇上发怒，骂刘敬说："齐国的贱奴虏！凭着摇动口舌得了官，如今却胡说来阻止我的军队。"在广武把刘敬梏上拘囚起来。于是前往，到达平城，匈奴果然出动奇兵把高帝包围的白登城，七天以后才脱离包围。高帝到了广武，赦免了刘敬，说："我不采纳您的意见。因而被困在平城。我已经把前头出使的十批说匈奴可以进攻的人都已经斩了。"就封给刘敬食邑二千户，成为关内侯，称号是建信侯。

【原文】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①]。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他[②]。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③]？"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④]。何者？贪汉重币[⑤]。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⑥]。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⑦]？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⑧]。"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⑨]！"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⑩]。使刘敬往结亲和亲约[⑪]。

【注释】

①冒顿(mòdú)：西汉初年匈奴单于，杀其父头曼自立。 控弦：拉弓，此

指射手。 苦：指危害。

②罢：通"疲"。

③诚：假如。 顾：表示转折的连词，只是，但。

④适：通"嫡"。遗(wèi)：赠送。阏氏(yānzhī)：匈奴王后的称号。

⑤币：泛指财物。

⑥鲜：缺少。风：通"讽"，暗示。

⑦大父：外祖父。抗礼：在礼仪上平起平坐。抗：对抗，相平等。

⑧宗室：指皇家的同族。 后宫：指姬妾。

⑨妾：此为女人的自谦之词。一女：《史记志疑》案：《张耳传》鲁元公主于高帝五年适赵王敖，至是时已三年矣，而云以妻单于，岂将夺而嫁之乎！娄敬之言悖也。乃帝善其言，即欲遣长公主，有是理哉，必非事实。

⑩竟：终于。 家人子：指民家女子选入后宫供役使还没名号的人。而《匈奴列传》载为"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于"。与此有别。

⑪和亲：指通过联姻达到和好亲善。

【译文】

高帝从平城罢兵回到朝廷，韩王韩信逃亡进入匈奴。正当这个时候，冒顿做了单于，兵力强大，射手有三十万人，多次危害北部边境。皇上忧虑这件事，询问刘敬。刘敬说："天下刚刚平定，士兵们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可以动用武力去征服他。冒顿杀掉父亲自行继位，夺来各位后母做妻，凭借武力形成威势，不可以引用仁义去劝说他。只可以想出一种让他的子孙长久成为汉家臣子的办法，然而恐怕陛下不能照着去做。"皇上说："果真可行，为什么不能去做！但看怎么个做法？"刘敬回答说："陛下果真能够把嫡长公主嫁给冒顿做妻，把厚重的财物奉送给他，他知道是汉家的嫡女奉送又厚重，蛮夷部族必定羡慕把她做阏氏，所生的儿子必定是太子，将来会替代单于。为什么呢？因为贪图汉家的宝贵财物。陛下每年按时节把汉家所剩余的他们所鲜少的财物多次进行慰问赠送，乘机派出善辩之士拿礼节给他以暗示晓谕。冒顿活着，本来就是女婿；他死

了，那么外孙就是单于。哪里曾以听说过外孙敢和外祖父在礼仪上平起平坐的呢？军事上可以不通过战争并逐渐就让他臣服了。如果陛下不能派遣长公主，而让同族和后宫的女子谎称为公主，他们也会知道，就不肯让她尊贵亲近，是没有益处的。"高帝说："好，"就想派出长公主，吕后日夜抽泣，说："我只有太子、一个女儿，怎么可以抛弃她远嫁到匈奴去呢！"皇上终竟不能派遣长公主，因而取来平民家纳入后宫服役的好用长公主的名义，嫁给单于做妻。派出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的盟约。

【原文】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①]。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②]。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③]。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④]"。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注释】

①河南：今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　白羊：匈奴国名，在今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楼烦：当时的一个部族，主要活动于今山西北部一带。　秦中：地区名，在今伊克昭盟西北一带。

②《史记志疑》案："景"下缺"怀"字，下同。

③《史记索隐》案：颜师古云"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阳、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也"。

④本：指中央权力。末：指地方势力。

【译文】

刘敬从匈奴出使回来，乘机提出"匈奴在黄河以南白羊、楼烦两个部落，距离长安近的只有七百里路程，轻便的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秦中地区。秦中刚刚经受战争破坏，缺少民众，土地肥沃，可以增多移民加以充实。诸侯们在刚刚起事的时候，没有齐国的各支田姓，楚国的昭姓、屈姓、景姓就不能发展起来。如今陛下虽然建都在关中，其实缺少人力。北边接匈奴敌寇，东边有六国的旧族，各个宗族的势力强大，一旦发生变乱，陛下也不能毫无忧虑的高枕而卧。我希望陛下把齐国各支田姓，楚国的昭姓、屈姓、景姓，燕、赵、韩、魏各国的后代，以豪强和名望之家迁徙过来安置在关中地区。没有事变，可以防备匈奴；诸侯国家发生变乱，也足以率领他们往东去讨伐。这是加强中央朝廷削弱地方势力的策略啊"！皇上说："好。"就派刘敬去把如他所建议的十多万人迁徙到了关中。

【原文】

叔孙通者，薛人也[①]。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②]。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③]？"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④]。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⑤]。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⑥]。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⑦]！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⑧]。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⑨]。"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⑩]。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⑪]。叔孙

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⑫："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⑬！"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⑭。败于定陶，从怀王⑮。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⑯。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⑰。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注释】

①薛：原为一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秦始皇时改为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曲阜市。

②文学：文章博学。　待诏：等待任用。　博士：学官名，对精通经典、文学、数术等皆立为博士，以备顾问。

③闻：报告给皇上让他知道。　蕲(qí)：县名，在今安徽宿县东南。　陈：地名，当时为秦郡、县名，治所均在今河南淮阳。

④将：想要叛乱。《史记集解》瓒曰："将谓逆乱也。《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⑤作色：改变了脸色。

⑥铄(shuò)：溶化金属。

⑦辐辏：象车辐条一样聚集在一起。

⑧特：只，仅仅。

⑨捕论：捕捉定罪。

⑩案：审问。

⑪袭：一副，一套。

⑫反："返"字之古字，返回。

⑬几：几乎。

⑭项梁：项羽之叔父。陈胜起义后，他与项羽一块起兵响应。

⑮定陶：县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怀王：名熊心，为战国时楚怀王孙，项梁拥立他仍为怀王。

⑯义帝：项羽定都彭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表面上尊怀王为义帝。

⑰从五诸侯：使五位诸侯王跟随他。五诸侯为：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

韩王郑昌，魏王魏豹，殷王司马卯。 彭城：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译文】

叔孙通是薛县人。在秦朝的时候因为文章博学被征召，等待任命做博士。几年以后陈胜在崤山以东地区起事，使者把这个事件报告给朝廷，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们询问说："楚地征调戍边的士卒攻打蕲县进入陈县，对这件事各位的看法怎么样？"博士以及各个儒生三十多人上前说："做臣子的不能有异心，有异心就会造反，这是死罪，不能赦免。希望陛下赶紧出动军队去进击他们。"二世发怒，改变了脸色。叔孙通上前说："各位儒生说的话都不对。如今天下已经聚合统一成一家，摧毁了郡县的城池，销熔了各种兵器，向天下显示不再动用它。况且在上面有英明的君主，在下面有完备的法令，使得人人都奉守职责，四方人心的响往像车辐条一样集中到朝廷，哪里有敢于反叛的人呢！这只不过是一群鼠窃狗盗的偷盗人而已，哪里值得挂在齿牙间议论。各郡的守尉官如今正在捕捉定罪，哪里值得忧虑。"秦二世高兴说："好。"各位儒生全都问了个遍，各位儒生有的说是反叛，有的说是偷盗。于是秦二世命令御史进行审查把说是反叛的交给狱吏，因为这不是他们应该说的话。把各个说是偷盗的都罢免了。就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一套衣服，任命他做博士。叔孙通出了宫以后，返回馆舍，各位儒生说："先生说话为什么这样阿谀呢？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我几乎不能脱离虎口！"就逃亡跑掉了，到了薛县，薛县已经投降楚军了。等到项梁来到薛县，叔孙通就跟从着他。项梁在定陶败死，又依从怀王。怀王做了义帝，要流徙到长沙去，叔孙通留下来事奉项王。汉二年，汉王统领五位诸侯攻入彭城，叔孙通投降汉王。汉王失败向西去，因而终于依从了汉家。

【原文】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①。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在猾，何也②？"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③？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④。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⑤。

【注释】

①楚制：《史记索隐》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史记新证》直按：长沙战国楚墓中，所出木俑，皆短衣持兵。又仰天湖出土楚竹简，有"楚智緤，皆有蔓足绩"之记载，足为促字省文，皆楚衣短促之证。

②大猾：异常刁 奸之人。

③蒙：冒着。

④搴(qiān)：拔取。

⑤稷嗣：《史记集解》徐广曰：'盖言其德业足以继踪齐稷下之风流也'。"

【译文】

叔孙通穿着儒生服装，汉王厌恶它，就改变自己的服装，穿上短衣，而且是按着楚地习俗缝制的，汉王高兴。

叔孙通投降汉家，跟从他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叔孙通一个也没有给推荐进用，专门推荐各个从前的许多偷盗人中的壮士加以进用。弟子们都暗中骂着说："事奉先生好几年，侥幸能够跟从投降汉家，如今不能进用我们这些人，专门推荐异常刁奸之人，

是为什么?”叔孙通听到了,就对他们说:“汉王正在冒着箭头石块的袭击争夺天下,各位儒生难道能去参加战斗吗?所以先要推荐能够斩杀将领拔取敌旗的壮士。各位儒生暂且等待着我,我不会忘记的。”汉王任命叔孙通做博士,号稷嗣君。

【原文】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①]。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②]。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③]。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④]。”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⑤]。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⑦]。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注释】

①汉五年:即公元前202年。　仪号:礼仪规范及名号。

②进取：进军取城。 守城：巩固已经成就的王业。

③节文：节制修饰。

④度(duó)：考虑。 行为：实行，做得到。

⑤所由起：兴起的原因。

⑥绵蕞(zuì)：一作"绵蕝"。引绳为绵，立表为蕞，用以习仪。绵，绳索，牵引绳索表示在宫殿施礼的处所。蕞用茅草等物立于地上，表明尊卑定位的标职。

⑦习肄(yì)：学习，练习。会：指准备参加朝会。 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用之。

【译文】

汉五年，已经并吞天下，诸侯们在定陶共同尊奉汉王做了皇帝，叔孙通拟就了这次登位的礼仪规范和名号。高帝把秦朝烦苛的仪制法式都废除了，只作了一些简便易行的规定。因而群臣们在朝廷饮酒时争论功劳，喝醉了就有人胡妄呼喊，拨出剑来砍击殿柱，高帝感到忧虑。叔孙通知道皇上日益厌恶这种情状，劝告皇上说："要说儒生，难以和他们一道进军取城开创业绩，但可以和他们一道巩固已经成就的王业。我希望征集鲁国的各个儒生，同我的弟子一起共同建立起朝廷仪制，"高帝说："该不会太难吧？"叔孙通说："五帝的乐曲互异，三王的礼制不同。礼，是根据时代世俗人事风情的不同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节制修饰的。所以夏、殷、周三代的礼仪之间所沿袭和增加减损的内容看可以知道这一点，就是说是不相重复的。我愿意约略采用一些古礼和秦朝的仪制混杂地揉合在一起把朝仪拟就出来。"皇上说："可以试着去做，要让人容易明白，估计到是我所能够实行的。"

于是叔孙通被派去征集到鲁地的各个儒生三十多人。鲁地有两位儒生不肯随行，说："您所事奉过的有将近十位君主，都是因为当面阿谀逢迎才能获得亲近尊贵的。如今天刚刚平定，在战争中死了的人还没有安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治愈起身，您又想兴盛礼乐。

从礼乐兴起的原因看，积累了德行达到百年，这以后才可以兴盛的。我不忍心去做您要做的事。您要做的事不符合古义，我不跟您走。您走吧，不要玷辱了我！”叔孙通笑着说：“你真是个鄙陋的儒生，不懂得时世的变化。”

就同所征集到的三十人往西，加上皇上左右有学问的侍从和他自己的弟子总共一百多人，在野外牵上绳索表示在宫殿中施礼的处所，用茅草竖立起表示尊卑定位的标帜进行演练。操习了一个月，叔孙通说：“皇上可试着去视察一下。”皇上已经去视察了，让他们施行一遍施礼，说：“我能做到这些。”就命令群臣们去进行练习，准备着参加十月的朝会。

【原文】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1]。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2]。传言“趋”[3]。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4]。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5]；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6]。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7]。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8]。至礼毕，复置法酒[9]。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10]。觞九行，谒者言“罢酒”[11]。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12]。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13]。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14]。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

务[15]。”

【注释】

①汉七年：即公元前 200 年。 长乐宫：西汉主要宫殿之一，汉初皇帝在此举行朝会。

②先平明：天刚亮之前。 谒者：官名，掌管宾赞事宜。 陈：排列。 志：通“帜”。

③趋：小步快走。

④侠：通“夹”，排在两边。 陛：台阶。

⑤乡：通“向”。

⑥大行：官名，汉初称典客，掌管交际礼仪。 九宾：九个礼宾官员。胪(lú)传：对下传告。

⑦辇(niǎn)：殷周时为人推拉装载货物、军器的车子。秦汉以后特指皇帝、后妃乘坐的车子。 职：通“帜”。 传警：传呼警戒。 六百石(shí)：指享受六百石禄位的官吏。

⑧振：同“震”。

⑨法酒：古代朝廷举行大礼时的酒宴。

⑩寿：敬酒祝福。

⑪觞(shāng)：本指酒器，此指敬酒。

⑫辄：就。

⑬讙哗：大声说笑、叫嚷。

⑭太常：职官名，掌管宗庙礼仪。郭嵩焘《史记札记》按《汉书·百官表》：“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是时无太常名，《汉书》云拜通为“奉常”，是。

⑮叔孙生：《史记新证》直按：《汉旧仪》云：“博士称先生。”故《史》、《汉》叙事，或简称为先或简称为生。

【译文】

汉七年，长乐宫落成，诸侯和群臣们都在十月行朝岁之礼。朝拜仪式是：在天刚亮以前，谒者开始主持礼仪，引领文武百官按次

序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卫士，摆设各式兵器，张挂各色旗帜。谒者传呼“小步快走”。宫殿下面有郎中官员排在台阶的两边，台阶上有好几百人。有功之臣、列侯，各位将军、军吏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朝东；文职官员从丞相以下排列在东边，面朝西。大行令安排九个礼宾官员，从上往下传呼。于是皇帝坐着辇车走出宫房，百官手执旗帜传呼警备，引领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爵位的官吏按次序向皇帝恭奉道贺。从诸侯王以下的文武百官没有谁不是畏威恐惧肃穆恭敬。直到朝礼进行完毕，又在朝廷上设置大型酒宴。各位奉侍坐在殿上的大臣都弯下腰去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起身上前向皇帝敬酒祝福。敬酒经过九巡，谒者传言“散席”。在酒宴进行中有御史负责执法，凡是举动不符合礼仪规范的就带他离开。直到朝廷置备的酒宴结束，没有一个大声说话喊叫违背礼节的人。大典结束以后高帝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的高贵啊！”就任命叔孙通做奉常，赐给他五百斤黄斤。

叔孙通乘机进言说：“各位弟子儒生们跟随我很久了，和我一起拟就了朝仪，希望陛下任命他们为官。”高帝全都任用他们做了郎官。叔孙通出宫以后，把五百斤黄金全都赐给各位儒生。各位儒生这才都高兴地说：“叔孙先生果真是一位圣人，懂得当代的紧要事务。”

【原文】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①]。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②]：“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③]。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④]。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⑤]！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

血污地[6]。”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7]。”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8]。

【注释】

①汉九年：即公元前198年。　太子太傅：官名，负责教导太子。

②汉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赵王如意：即被封为赵王的刘如意，为刘邦宠姬戚夫人所生。

③晋献公：晋国国君，公元前676年一前651年在位。　骊姬：晋献公的宠姬。　奚齐：晋献公的次子，骊姬所生。

④蚤：通“早”。　扶苏：秦始皇长子。　灭祀：灭绝后代，无人祭祀。

⑤啖：通“淡”。　其：又。作用跟“岂”差不多，但语气较缓和。

⑥適：通“嫡”，嫡长子。　伏诛：受死。

⑦直：只，只不过。

⑧留侯所招客：即留侯张良后来招徕的四位长者：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译文】

汉九年，高帝升迁叔孙通做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想用赵王如意来更换太子，叔孙通劝谏皇上说：“从前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的缘故废掉了太子，扶立了奚齐，晋国的公室混乱了几十年，让天下人耻笑；秦朝因为不预早确定扶苏做太子，让赵高能够运欺诈扶立胡亥，使自己的宗族覆灭，这是陛下所亲身闻见的。如今太子仁爱慈孝，天下都已听说了；吕后和陛下共同克服了艰难，一块儿粗茶淡饭，又可以背弃她吗！陛下一定想废掉嫡子而确立小儿子，我愿意先去受死，拿颈项里流出的血来污染地面。”高帝说：“您算了吧，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是天下的根

基，根基一摇动，天下就会受到震荡，怎么可以拿天下开玩笑呢！”高帝说：“我听您的话。”等到皇上设置酒宴，见到留侯张良所招来的四位长者随从太子进宫拜见，皇上这才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了。

【原文】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②]。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③]，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④]：“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⑤]，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⑥]？”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⑦]。”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⑧]：“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⑨]。”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⑩]。

【注释】

①园陵寝庙：古代皇帝的坟墓及祭祀、放置遗物的厅堂。园陵，皇帝的坟墓。寝，在庙之后，为皇帝生前之衣冠和遗物放置处。庙，在寝之前，为祭祀和接神之处。　习：熟悉。

②稍：逐渐。　箸：通“著”。

③东朝：惠帝所居未央宫在长安城西南角，太后所居长乐宫在长安城东南角，故为往东朝见。　间往：《史记索隐》“间往谓非时也”，即非大朝时的中间小谒见。　跸(bì)：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人员通行。

复道：亦称阁道。阁楼之间以木架空的通道。 武库：储藏武器的仓库。

④间：秘密或单独接见。

⑤高寝：即高祖的寝庙。衣冠月出游高庙：汉制规定，每月初一从先王的寝室取出他的衣冠游行到其祀庙，以此作为纪念。高庙，祭祀高祖的祀庙。

⑥汉太祖：汉朝始朝。《史记集解》应劭曰："盥高帝衣冠，备法驾，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辅黄图》高寝在高庙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寝。"月出游于高庙，其道值所作复道下，故言乘宗庙道上行。

⑦原庙：正庙以外另立的别庙。

⑧离宫：古代帝王于正式宫殿之外另筑宫室，以供随时游玩居住，称之离宫。

⑨春尝果：古代帝王最先享用春季成熟的果实并进献宗庙。 孰：同"熟"。《史记索隐》案：《吕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高诱云"进含桃也。鸎鸟所含，故曰含桃"。今诛樱即是也。

⑩果献：在宗庙向祖先进献果品的典礼。

【译文】

高帝去世，孝惠帝就皇帝之位，就对叔孙先生说："祭祀先帝园陵和寝庙的礼仪，群臣们没有谁熟悉。"把他迁任太常，拟定宗庙祭祀的仪式法规。以及后来逐步拟定的汉家各种礼仪法规，都是叔孙先生任太常时所论述撰著的。

孝惠帝由于要往东到长乐宫去朝见，以及进行小的谒见，多次清道禁行烦劳民众，就架设了一条空中通道，正筑到武库的南边。叔孙先生呈奏政事，乘机请求单独接见说："陛下为什么自行决定在每月从高帝的寝庙取出衣冠游行到高庙去祭祀，所经过的口道上修筑一条架空的通道？高庙是汉家始祖的宗庙，怎么可以让后世的子孙乘着车在宗庙祭祀所用的道路上面行进呢？"孝惠帝非常恐惧，说："赶紧把它毁了。"叔孙先生说："君主是没有过错举动的。如今已经修筑了，百姓们都知道了，如果把它毁坏了，那么就显示出

有了过错的举动。希望陛下在渭水北岸再建另一座原样的祠庙。原庙的兴起，是由于修筑复道的缘故。

孝惠帝曾经在春天到离宫去游玩，叔孙先生说："古代有春天给祖品尝鲜果的祭祀，眼下樱桃正直成熟，可以进献，希望陛下出游时，顺便采些樱桃到宗庙进献。"皇上这就答应了。各种果品的进献是从这件事上兴起来的。

【原文】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①]；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②]。然而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③]！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④]。"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⑤]？

【注释】

①榭：建筑在高土台上的房屋。　榱(cuī)：椽子。
②微细：地位低下。
③专：独有，独占。　邪：通"耶"。
④希世：迎合世俗。　度(duó)：计算，考虑。　务：事务，事情。
⑤诎：通"屈"。　道：指规律、法规。　委蛇：即"逶迤"。

【译文】

太史公说："古语说：'价值千金的裘皮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下皮缝成的；台榭建筑的木椽子，不是一棵树木的枝条构成的；夏、商、周三代时代的业绩，不是一个人的智谋造就的'。的确呀！高祖出身地位低下，平定了天下，谋划大计用兵作战，可以说是穷尽智慧了，然而刘敬解下拉车横木一次进说，建立了万代的安定局面，

智谋难道可以独占吗！叔孙通迎合世俗，估量情势制订礼仪，就去取舍随着时势变化，终于成了汉家儒学的宗师。“最直的物品看起像是屈曲的，事物变化的法则本来就是曲折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史记全译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题解】

表现出具有任侠品质的人物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本篇所言任侠的特点大约有三。①在职时能忠诚其主，为将有勇，故季布借项羽之气而显于楚，堪称壮士；失势时可推刚为柔，忍辱负重，不以下人为羞耻。他们在人们心目中能树立正直刚毅的高尚形象。②能深刻观察事物，明确判断是非，有政治眼光，且不畏强权，敢于谏争以避免朝廷决策上的失误，故一"诺"即关系天下国家大事。③他们生活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网络之中，形成为一种强大的势力。其联系上有朝廷人物（如夏侯婴、袁盎、灌夫等），中有游侠（如朱家），下有辩士（如曹丘）和一般士人。所以他们有能左右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由于这些特点，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表现出汉家朝廷的帝王如刘邦、吕后、文帝的气度及其正确的决断，同时也说明他们具有接受进谏，知错必改的精神。如刘邦之不"忌壮士以资敌国"而宽容季布，吕后不在大怒时加罪于面斥樊哙为阿谀的季布，文帝召季布欲任为御史大夫，后乃更意，经季布挑明虽心能知惭但仍婉言坚持决策，足见文帝的慎重。对以上举动司马迁虽有微意，但总的意向是肯定的。

叙栾布事迹重在揭示刘邦消灭异姓王的真实目的。使人感到蹊跷的是，如蒯通说韩信谋反一样，栾布的哭祠彭越也终得获释，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记述选材时的有机的联系与安排，借以说明韩信、彭越谋反是假，刘邦乘机剪灭政敌是真。栾布能揭破刘邦心迹使刘邦自知理亏，有愧而不便再加罪于栾布了。

揭示了忠、勇、名、义与死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的生死观。贤

者诚重其死，决定于有坚定的人生目的"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因而季布也就成就了功名。附传丁公，对比中衬托出季布的忠义。刘邦之斩丁公是"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刘邦之宽赦季布，是强调了汉家需要人臣尽忠，决不容许背叛朝廷。刘邦不惜承受可能产生的"忘恩父义"的指责，也坚持要标树大的政治原则，丁公之死，罪有应得。司马迁称颂栾布的高义为"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其中显示出"贤者自重其死"与烈士"不自重其死"的矛盾。其实各有其存在的理由而相反相成。当人们为了一个崇高目的而应该生存下去时，应该经受任何打击和屈辱而保全生命；当事情必须坚持正义一定要这么做的时候，虽死也在所不惜，既勇于视死如归，也就自然无所顾忌了。

【原文】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①]。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②]。季布匿濮阳周氏[③]，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④]；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⑤]。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⑥]。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⑦]。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怒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耶？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⑧]！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

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9]。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10]？”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11]。”待间，果言如朱家指[12]。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13]。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14]。

【注释】

①为气：讲究义气。　任侠：负气仗义，打抱不平。

②购求：悬赏通辑。

③濮阳：地名，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④迹：追踪。

⑤髡(kūn)钳：去其头发，以铁箍束颈。广柳车：一说为载运棺柩的大车，以柳条编织为其车栅；一说为运转大车。　僮：奴仆。　朱家：鲁人，与刘邦同时，汉初著名的游侠。

⑥田：指参加田作。

⑦轺(yáo)车：一马驾驶的轻便车，　滕公：即夏侯婴，秦末从刘邦起义，因功封为汝阴侯。又因曾任滕县县令，人称为滕公。

⑧不广：心胸狭窄。广，开阔。

⑨伍子胥，即伍员，其父、兄为楚平王所杀。后辅佐阖闾率吴军攻破楚都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荆平王：即楚平王，公元前528年一前516年在位。

⑩从容：态度舒缓悠闲。

⑪意：料想，猜测。

⑫待间：等待时机。指：通“旨”，意旨。

⑬多：赞赏。摧刚为柔：《史记新证》直按：《太史公自序》云：“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可证当时称季布本有此语，故太史公述之。

⑭谢：谢罪。　郎中：近待之官。

【译文】

季布是楚地人。为人讲究义气具有任侠的品格，在楚地很有名

声。项籍让他领兵作战，多困迫过汉王。等到项羽灭亡，高祖悬赏千金通缉季布，有敢于藏匿他的人，处以三族之罪。季布躲藏在濮阳周姓人家中。周姓人说："汉家悬赏捉拿将军很紧急，将要追踪到我家，将军能听从我的意见，我胆敢献出一计；如果不能，愿意先行割脖子自杀。"季布同意了他的意见，就把季布剃光头，脖子上套上铁箍，让穿着粗麻衣服，安置在转运的大车里面，连同刘家的其他奴仆一共几十人，送到鲁地朱家的住处卖掉。朱家心里明白他是季布，就买下来安排他到田地里参加耕作。朱家告诫自己的儿子说："田作的事要听从这个奴仆处置，一定要和他吃同样的饭食。"朱家就乘着一马拉的轻便车去到洛阳，会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下朱家宴饮了好几日。乘机对滕公说："季布有什么大罪过，皇上却对他通缉得这么紧急呢？"滕公说："季布多次替项羽困迫了皇上，皇上恼怒他，所以一定想捕获他。"朱家说："您看季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是一位贤者。"朱家说："做臣子各被他的君主任用，季布被项羽籍任用，只是一种职份而已。项家的臣子可以全都被诛杀吗？如今皇上刚刚得到天下，唯独因为自己的私人怨恨去追捕一个人，这是向天下显示出心胸何等的狭窄呀！况且凭借季布的贤能而汉家追捕得这样紧急，这样一来他不往北去投靠匈奴也会往南去投靠越国了。要是忌恨一个壮士从而帮助了敌对国家，这就是导致出现伍子胥去鞭笞楚平王坟墓的原因啊。您何不得机会舒缓地在皇上面前说说话呢？"汝阴侯滕公心里了解朱家是个大游侠，猜想季布就藏在他的居住处，就答应说："行。"等待得到了机会，果然像朱家旨意一般地向皇上进了言。皇上就赦免了季布。正当这个时候，社会上各位有名望的人都称赞季布能够摧折刚强化为柔弱，朱家也因为调解了这件事在当时出了名。季布被召见，自己表示谢罪，皇上任命他做郎中。

【原文】

孝惠时，为中郎将①。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②。上将军樊哙曰③："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④："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⑤！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⑥。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⑦。"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注释】

①中郎将：官名，负责卫侍皇帝。

②嫚(màn)：侮辱。 逊：忠顺。

③上将军：官名，位于将军之上。

④阿(ē)：迎合。

⑤四十余万众：《史记疑志》案："四"当作"三"。此述季布语颇略，宜参《汉传》及《匈奴传》观之。

⑤事于胡：对匈奴用兵。胡，此指匈奴。

⑦痍(yí)：创伤。 瘳(chōu)：病好。

【译文】

孝惠帝的时候，季布做了中郎将。匈奴单于曾经写信侮辱吕后，不忠顺，吕后特别恼怒，召来各位将领商议怎么办。上将军樊哙说："我愿意率领十万兵众，在匈奴领地内去横行征讨。"各个将领都阿顺吕后的心意，说："对"。季布说："樊哙可以将他斩杀！就说是高帝统领四十多万兵众，还在平城被围困，如今樊哙怎么可以凭借十万兵众去到匈奴领地内去横行征讨，当面撒谎！况且秦朝由于对匈奴用兵，引发出陈胜等人起事。在如今在战争中受到创伤的人

还没有恢复，樊哙又当面阿谀，是想动摇天下。"这时候殿廷上的人都恐惧起来，太后宣布罢朝，就不再议论出去匈奴的事了。

【原文】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①]。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②]。至，留邸一月，见罢[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④]。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⑤]。"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⑥]。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⑦]。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⑧]。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⑨]。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⑩]。"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⑪]？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⑫]？何足下距仆之深也[⑬]！"季布乃大说《史记志疑》案：为敬，通之传，而不言两人所终，似疏。，引人，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注释】

①河东：汉置郡名，在今山西西南一带，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御使大夫：官名，三公之一，主管弹劾、纠察以及掌管图籍秘书。

②使酒：酗酒任性。 难近：难以接近。

③邸：客馆。

④窃宠：窃承恩宠。待罪：指任职。旧时做官，不知哪一天会犯罪免去，故似在等待着时日而作此语。

⑤有识：有识之士。 窥：洞察，观察，《史记集解》韦昭曰："闚见陛下深浅也。"

⑥股肱(gōng)：得力的，重要的。股，大腿。肱，手臂。辞：告辞。之官：到原任官府。

⑦招权：求权贵而依仗其势。 顾：通"雇"。赏酬。

⑧贵人：宦官。 赵同：《史记集解》《汉书》作"赵谈"，司马迁以其父名谈，故改之。 窦长君：汉文帝窦皇后的哥哥。 善：友善，有交情。

⑨书：引见信。请：进见。

⑩说："悦"之古字。下文同。

⑪梁楚：战国时魏、楚所在的地区。

⑫仆：自称，谦词。 游扬：到处宣扬。 顾：反而，却。

⑬距：通"拒"。

【译文】

季布担任河东郡守，孝文帝的时候，有人进言说他贤能，孝文帝召他来京城，想任命他做御史大夫。又有人进言说他勇敢，但是酗酒任性难以接近。他来到京城，在客馆留了一个月，接见被撤销了。季布因此进言说："我没有功劳窃承恩宠，在河东郡任职。陛下无缘无故召来我，这一定是由于有人拿我来欺骗了陛下；如今我到了，没有接受任何事务，撤销接见让我离去，这一定是由于有人毁谤了我。要说陛下由于一个人的称赞就召来我，一个人的毁谤又让我离去，我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听说了会有凭这种情况来窃测陛下深浅的。"皇上沉默感到惭愧，过了好久说："河东是我重要的郡，所以特别召来您呀！"季布告辞回到原任上去。

楚地人曹丘生，是位辩说之士，多次借重权贵获取金钱。他事

奉宦官赵同等人，和窦长君有交情。季布听说了，寄封信劝谏窦长君说："我听说曹丘生不是一个有德行的厚道人，不要和他交往。"等到曹丘生回来，就想让窦长君写封引见信去进见季布。窦长君说："季将军不喜欢您，您不要前往。"坚决请求得到引见信，就动身了。让人先把引见信发出去，季布果然大为恼怒，等着曹丘生。曹丘生到了，就拱手揖见季布说："楚地人有谚语说'得到百斤黄金，比不上得到季布一句诺言'，您为什么能够梁、楚地带得到这样的声誉呢？况且我是楚地人，您也是楚地人。我在天下到处宣扬您的名声，反而就不重要吗？您为什么这样坚决地拒绝我呢！"季布于是非常高兴，引他入室，留住几个月，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厚重地送给了他的礼物。季布的名声更见显著的原因，是由于曹丘生宣扬了他。

【原文】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②。尝为中司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③。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④。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⑤！"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⑥："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注释】

①袁丝：即袁盎，西汉大臣。见《袁盎晁错列传》。

②长事：象对待兄长一样侍奉。弟：弟辈。 畜(xù)：养育，培育。灌夫：西

汉大臣，后为丞相田蚡所杀。 籍福：田蚡的门客。

③中司马：官名，中尉下属的辅佐官员。当依《汉书》作“中尉司马”。 中尉：官名，掌管京师治安。 郅都：西汉大臣，以执法严峻而名。事详《酷吏列传》。

④窃籍(jiè)：偷偷地假借。

⑤厄：加难，危害。

⑥徇：巡视。

【译文】

季布的弟弟叫季心，勇气胜于关中所有的人，对待人恭敬谨慎，为人任侠，纵横几千里内，士人都争着替他去死。曾经杀了人，逃亡到了吴地，依从袁盎躲起来。像对待兄长一样地事奉袁盎，像对待弟辈一样培育灌夫、籍福一班人。曾经担任中尉司马，中尉郅都不敢不对他加以礼敬。有很多年轻人常常暗中假借他的名义到外面行事。正当这个时候，季心因为勇敢，季布因为重诺言，在关中名声显著。

季布母亲的弟弟叫丁公，做了楚将。丁公替项羽作战时在彭城西边追逐中使高祖处于困迫境地，短兵相接，高祖感到紧急，回过头来对丁公说：“两位贤人难道要互相加害吗！”于是丁公就领着兵退回去了，汉王因而得以解脱困境离去。等到项王灭亡了，丁公去进见高祖。高祖拿丁公在军中示众，说：“丁公做为项王的臣子不忠诚，使得项王失掉了天下的人，就是丁公。”就斩杀了丁公，说：“让后代做臣子的人不要仿效丁公！”

【原文】

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①]。穷困，赁傭于齐，为酒人保[②]。数岁，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③]。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

以为都尉④。臧荼后为燕王，以布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夫⑤。

使于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于雒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⑥。"方提趣汤，布顾曰⑦："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遂）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⑧。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⑨。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⑩。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⑪。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⑫。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军）〔楚〕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⑬。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⑭。

景帝中五年薨⑮。子贲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⑯。

【注释】

①家人：《史记索隐》谓居家之人，无官职也。

②赁（lìn）佣：被人雇佣。　保：仆役。

③巨野：即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北部一带。

④臧荼：楚汉战争中燕王韩广的部将，曾随项羽入关，后背楚归汉。　都尉：武官名，掌管一郡之军事、治安。

⑤大夫：侯国备顾问的官员。

⑥趣：通“促”，赶快。　亨：“烹”之古字。下文同此。

⑦提：举起。　趣(qū)：趋向。

⑧合从：即合纵，此为联合。

⑨顾：此指投向一方。

⑩微：如果不是。

⑪见(xiàn)：“现”之古字，显露。　苛小：苛求(追究)小事。

⑫将军：武官名。

⑬吴楚反：即公元前154年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

⑭社：祠庙。

⑮景帝中五年，即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薨(hōng)：古代诸侯或有爵位的大臣死去称薨。　牺牲：祭祀时用的牲畜。　国除：封国被废除。

【译文】

栾布是梁地人。当初梁王彭越还在做居家之人的时候，曾经和栾布交游。他家中穷困，在齐地被人雇佣，做酒家的仆役。过了几年，彭越去到巨野泽中做强盗，而栾布被人所劫持出卖，就在燕地做奴仆。替他家的主人报了仇，燕将臧荼举拔他担任了都尉。臧荼后来做了燕王，任命布做将。等到臧荼反叛了，汉家出击燕王，俘虏了栾布。梁王彭越听说了，就向皇上进言，请求赎回栾布后让他做了梁的大夫。

栾布出使到了齐国，还没有返回，汉朝廷召去彭越，拿谋反罪名责备他，夷灭了三族。随后割下彭越的头挂在洛阳城门下示众，诏令说：“有敢于收殓和看顾彭越脑袋的，就逮捕他。”栾布从齐国回来，到彭越的头下奏报出使事务，并哭着祭祀了他。官吏拘捕栾布以后禀报给了皇上。皇上召见栾布，骂着说：“你和彭越一起反叛

吗？我禁止人不能收殓，你偏偏去看顾还哭他，和彭越一起谋反是明的了。赶快烹杀。"正要举起投向开水锅，栾布回过头说："希望说一句话再去死。"皇上说："要说什么话？"栾布说："正当皇上被困在彭城，在荥阳，成皋一带打败仗的时候，项王不能因此向西进发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彭王处在梁地，和汉家联合困扰着楚军哩！正当这个时候，彭王投向一方，联合楚军那么汉军就要失败，联合汉军那么楚军就要失败。况且垓下的会合，要是没有彭王，项羽不会灭亡。天下已经平定，彭王剖分符信受到爵封，也是想把王位传向万代。如今陛下一向梁国征集兵众，彭王有病不能前来，而陛下怀疑他要进行反叛，反叛的形迹没有显现，就拿苛求的小节来审问诛灭他，我恐怕功臣们会因此而人人自危了。如今彭王已经死去，我活下来还不如死了好，请让我就烹刑吧！"于是皇上就开释了栾布的罪过，任命他做都尉。

孝文帝的时候，栾布做了燕相，后来做了将军。栾布于是放出话说："穷困潦倒的时候不能降志辱身，不是好汉；富有显贵的时候不能称心快意，不是贤才。"于是对曾经给了自己恩德的人就厚重地报答他，对有仇怨的人一定动用法律去诛灭他。吴楚七国反叛的时候，由于对齐国作战有功被封为俞侯，再次担任了燕国丞相。燕齐一带地方都替栾布建了社庙，称号叫栾公社。

景帝中元五年去世。儿子栾贲继承侯位，做了太常，在祭祀时准备的牲畜不符合规定，侯国被废除。

【原文】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①]。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②]。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

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③。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④。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注释】

①屦(jù)：战胜敌军。屦，践踏。
②负：依仗。未足：没有足够(发挥的才能)。
③复：《史记集解》"复，一作'冀'。"希望，实现。
④所处：指自己做的事情的价值所在。 不自重其死：即不重自死。

【译文】

太史公说："依仗项羽的气势，因而季布凭借勇力在楚军显名，亲身多次践踏敌军，拔取敌旗，可以说得上是壮士。然而到了遭受刑罚，替人家做奴仆而不肯去死，是何等的卑下呀！他一定是仰仗自己的才能，所以受到侮辱也不感到羞耻，想要发挥他还没有足够施展的才能，所以最终成了汉家的名将。贤能的人确实很看重自己的死。再说奴婢、姬妾这些低贱人由于感愤就自杀了的，不能算是勇敢，因为他们觉得愿望是无法实现了。栾哭痛哭彭越，趋赴汤镬如同回家一般，他真正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的价值所在，就不会看重自己的死亡。即使是古代的壮烈之士，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题解】

通过叙述袁盎事迹，表现出司马迁企求维护天子权威和正确处理朝廷君臣关系的思想。也反映了在汉初礼制粗略的条件下，封建帝王专制权威的不断加强，以及君臣相互关系逐渐紧张，封建礼制趋向严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引义慷慨的袁盎，资迁逢世，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文篇通过士卒皆争为死，司马决帐导亡，刺者闻誉规备诸事，称赞了袁盎仁心为质的高贵品德。且在指出袁盎"善傅会"的同时，也显露了文帝的好虚名，在说明"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时，亦暗示出文帝对多次干预他政治生活作为的不能容忍。本篇对文帝有委婉的批评意。

本篇表现了文、景时期天子与大臣，朝廷与诸侯，大臣与诸侯，以及大臣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淮南厉王之杀辟阳侯，居处骄横；梁孝王之求为帝嗣，透辆塞绝；吴楚反，为计数十年，削诸侯，于理自顺适。文帝之待周勃，由恭而庄；景帝听信袁盎，误诛晁错。绛侯之于袁盎，由怨而交；袁盎之见丞相，先卑后尊。袁盎、晁错不相睦，未共堂语；窦婴、袁盎合进谏，借名诛错。为晁错凿太上庙堧垣事，丞相申屠嘉遂发病死；使景帝终知诛错为悔恨，拜将军邓公城阳中尉。这无异于暴露了文景之治时期，官僚之间利用政治事件既互相勾结又彼此陷害的危殆气氛。

表现了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的识量、

决心和勇气。通过晁错与其父亲的对话，说明他削诸侯地及多所变更是为了尊天子，安宗庙，但遭到了袁盎诸大臣、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的反对，诸侯王尤其痛恨他。晁错的变法主张，因保守势力的联合并以他的被诛结束，其影响是“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这是景帝偏听偏信决策上的失误。晁错是“学申商刑名”的人，文帝时未采纳他更定法令的主张，景帝时虽有更定但未成功，这反映在文景时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法家主张遭到道、儒势力的对抗和包围，具体表现出西汉政治学说运用的变化历程。

【原文】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①。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②。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③。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④。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⑤。”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⑥。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⑧。丞相如有骄主色⑨。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⑩。已而绛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⑪！”盎遂不谢。

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清请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⑫。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⑬。

【注释】

①故：从前。　安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②吕禄：高后之侄，封赵王掌北军，高后去世，因叛乱被杀。　舍人：王公贵官的家臣。

③任：保举。汉制，凡任职满三年的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保举儿子或同胞兄弟一人为郎。中郎：官名，中郎将属官，担任宿侍从。《汉书》作"郎中"。

④绛侯：周勃，平定诸吕有功。详《绛侯周勃世家》。　趋：快走。徐行日步，疾步日趋，疾趋日走。

⑤社稷臣：关系国家安危的栋梁之臣。

⑥与：和他一起。命运相关之意。

⑦用事：掌权。　不绝如带：像带子一样微细，几处快要断绝。

⑧太尉：官名，三公之一，全国最高军事首脑。　兵柄：兵权。　畔：通"叛"。

⑨如：似。

⑩庄：严。

⑪望：怨恨。　而：你。　儿：孺子。

⑫之：往，到。　清室：囚系有罪官员的牢狱。《汉书》作"请室"，意为请罪之室。

⑬结交：结为朋友。

【译文】

袁盎是楚国人，字丝。他父亲从前参加与强盗办囚伙，后来迁居到安陵县。高后的时候，袁盎曾经做过吕禄的家臣。到孝文帝就了位，袁盎的兄长袁哙保举他做了中郎。

绛侯周勃做了丞相，上朝结束就快步出去，特别得意。皇上对待他在礼节上很恭敬，常常自己送他。袁盎上前说："陛下认为丞相是什么样的人？"皇上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袁盎说："绛侯是所说的有功之臣，不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国家的栋梁之臣，君王存在

和他一存在，君王死亡和他一起死亡。正当吕后的时候，各个吕氏家族的人掌权，擅自互相封王，刘氏家族非常微细。这个时候绛侯担任太尉，掌管兵权，不能进行匡正，吕后去世了，大臣们结合在一起共同背叛各个吕氏家族的人，太尉负责领兵，恰好碰上这件事成功，他是所说的有功之臣，不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丞相似乎有对主上显示骄傲的神色。陛下谦恭退让，君臣之间失却应有的礼仪，我私下认为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以后上朝，皇上更加庄严，丞相更加畏惧。随后绛侯怨恨袁盎说："我和你兄长友善，如今孺子在朝廷上毁谤我！"袁盎也不给他谢罪。

等到绛侯免除丞相去到封国，封国内有人上书告发认为他反叛，皇上召他来拘囚在请室中，皇室中的各位公王没有谁敢替他说话，只有袁盎说明绛侯没有罪过。绛侯能够释放，袁盎是出了很大力的。绛侯这才和袁盎深深地结为朋友。

【原文】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①]。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適削地[②]。"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征，上因迁之蜀，轞车传送[③]。袁盎时为中郎将，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④]。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⑤]。盎入，顿首请罪[⑥]。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⑦]。夫

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⑧。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⑨。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⑩。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⑪。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⑫。"于是上乃解，曰："将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译文】

①淮南厉王：即刘长，文帝之弟。厉，谥号。 辟阳侯：审食其(yìjī)，吕后的宠臣。被杀事详《淮南衡山列传》。辟阳，县名，在今河北冀县东南。 居处：指日常生活中的待人处事。

②適(zhé)：通"谪"，谴责。

③棘蒲侯：柴武的封号。柴武太子柴奇，谋反事详《淮南衡山列传》。治：惩治，查办。 迁：贬谪。 槛车：囚车。

④中郎将：官名，统领皇帝的侍卫人员。 暴：强劲。

⑤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闻：指奏知皇帝。 辍(chuò)：停止。

⑥顿首：叩头。

⑦居代：指做代王。代，封国名，地辖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治所中都，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 交睫：谓睡寐。

⑧曾参：春秋鲁人，孔子学生，以孝著称于世。 布衣：平民。 修：实行。

⑨六乘传：六匹马拉的驿车。 贲育：孟贲、夏育，都是古代的勇士。

⑩代邸：代王在京城的官邸，即住所。

⑪许由：人名，相传尧曾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接受。见《伯夷列传》。

⑫有司：指负责官员。

【译文】

淮南厉王来朝，杀了辟阳侯审食其，待人接物特别骄纵。袁盎

进谏说："诸侯王大骄纵一定会发生祸患，可以通过谴责削减他的封地。"皇上不采纳这个意见。淮南王更加骄横。等到棘蒲侯柴武的太子图谋叛乱的事情发觉，追求查办，牵连到淮南王，淮南王被征召，皇上乘机把他贬谪到蜀地去，由囚车通过驿站递送。袁盎这时担任中郎将，就进谏说："陛下一向骄惯淮南王，不稍加禁止，以致达到这个地步，如今又强劲地摧折他。淮南王为人刚强，如果出现因为遭受雾气雨露在行进途中死去了，陛下最终会被人认为凭借天下这么大而不能宽容，有杀死弟弟的名声，怎么办？"皇上不听从，还是让启行了。

淮南王到达雍县，得病死了，事情奏知皇上，皇上停止进食，哭得特别悲哀。袁盎进宫，叩头请罪。皇上说："由于没有采纳您的意见到了这步。"皇上自己宽心，这是从前的事，难道可以后悔吗！况且陛下有三种行为超出世人，这样就不足以毁坏名声。"皇上说："我超世人的三种行为是哪些事？"袁盎说："陛下住在代地的时候，太后曾经生病，三年时间，陛下不曾合眼，也不脱衣睡觉，汤药不经过陛下亲口尝过不给进用。要说就是曾参以一个平民的身分尚且很难做到，如今陛下亲自以一诸侯王的身分实行了，超过曾参加的孝顺很远了。再说各吕家兄弟掌权，大臣独断专行，然而陛下从代地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奔驰来到情势似不可预测的深渊一样的京城，即使是孟贲、夏育一样的勇敢也赶不上陛下。陛下到达代邸，面向西两次辞让天子之位，面向南又三次辞让天子之位。要说许由才有一次辞让，而陛下却五次加以辞让，超过许由四次了。而且陛下把淮南王贬谪，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劳苦他的心志，让改正过错，负责传送的官员护卫不够谨慎，所以得病死了。"于是皇上才感到宽解，说"那以后怎么办？"袁盎说："淮南王有三个儿子，全仗在陛下的安排而已。"于是文帝封立他的三个儿子都做王。袁盎从此在朝廷名声大振。

【原文】

袁盎常引大体慷慨[1]。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2]。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3]。"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4]。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5]！"于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6]。袁盎骑，并车揽辔[7]。上曰："将军怯邪[8]？"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9]。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10]？"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11]。其在禁中，常同席坐[12]。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13]。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14]！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15]？"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16]。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注释】

①大体：指事物重要的法式、规范。

②赵同：本名赵谈，司马迁为避父司马谈名讳改。《汉书》正作："赵谈"。幸：宠爱。

③常侍骑：官名，随侍皇帝的骑士， 节：符节。 夹乘：护卫在皇帝左右。

④参乘：坐在车右的护卫。

⑤刀锯余人：指宦官，因其受过宫刑。

⑥霸陵：陵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峻阪：陡坡。

⑦揽辔(pèi)：拽住马缰绳。

⑧怯：胆怯，害怕。

⑨不垂堂：不在屋檐下，避免檐瓦坠落砸伤。 骑衡：靠着栏杆，以免掉下跌死。

⑩六骓：指六匹马拉的车，奔驰如飞。 骓，辕马帝外的马，也称"骖"。《史记集解》如淳曰："六马之疾若飞"。 败：毁坏。 高庙、太后：指汉高祖、薄太后。

⑪幸：指帝王驾临。 上林：苑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 皇后：窦皇后。 慎夫人：文帝宠妾。

⑫禁中：宫中。 同席坐：指窦皇后与慎夫人同在一席上坐，而非特尊皇后让他独坐。

⑬郎署：上林苑中负责侍卫的官署。《史记集解》如淳曰："盎时为中郎将，天子幸署，豫设供帐待之，故得却慎夫人坐。" 布：摆设，摆开。 引却：拉向后退。

⑭主：指皇后。

⑮独：难道。 人彘：指汉高祖宠妾戚夫人，后被吕后残害成为"人彘"。详《吕太后本纪》。

⑯说："悦"之古字。

【译文】

袁盎时常引过有关事物的规范，慷慨激昂加以陈说。宦官赵同由于多次受到皇帝宠幸，常常伤害袁盎，袁盎感到忧虑。袁盎兄长的儿子袁种担任常侍骑官职，持着符节在皇帝左右护卫，劝袁盎说："您和他相斗，在朝廷上羞辱他，让他的毁谤不起作用。"孝文帝出游，赵同陪同乘车，袁盎伏在车的前面说："我听说和天子同乘高大车舆的人，都是天下的豪杰英雄，如今汉家虽然缺乏人才，陛下为什么单单和一个受过刀锯刑罚的人同坐一辆车呢！"于是皇上笑

了，让赵同下车。赵同流着泪下车了。

文帝从霸陵上山，想在西边的陡坡上奔驰下山。袁盎骑在马上，紧靠着皇帝的车子拉住马缰绳。皇上说："将军胆怯吗?"袁盎说："我听说家有千金的人不坐在屋檐下，家有百金的人不靠栏杆站着，圣明的君主不去冒险而企图侥幸成功。如今陛下驾着六匹如飞的马拉的车，奔驰要下险峻的山坡，假若发生马受惊车毁坏的情况，陛下纵使看轻了自己，怎么对得起高皇帝、薄太后呢?"皇上这才停止了。

皇上驾临上林苑，窦皇后，慎夫人随从。她们在宫中的时候，常常是同席而坐。等到要入坐，郎署的长官摆开坐席，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拉它往后退了。慎夫人发怒，不肯就坐。皇上也发怒，起身要进入宫中。袁盎乘机上前规劝说："我听说等级尊卑有秩序那么君臣上下就会和谐。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确立皇后，慎夫人只不过是个妾，妾和皇后难道可以一起坐在同一张席子上吗！这样做恰好是失去了尊卑的等级。况且陛下宠幸她，就厚重地给她赏赐。陛下用这种办法看起来是为了慎夫人，却恰好正是祸害了她。陛下难道没有见过'人彘'的事吗?"这时皇上才高兴起来，召来慎夫人把这番话告诉她。慎夫人赐给袁盎五十斤黄金。

【原文】

然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①]。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②]，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③]："吴王骄日久，国多奸[④]。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⑤]。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⑥]。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袁盎[⑦]。袁盎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⑧]。丞

相良久而见之。盎因跪曰："愿请间[9]。"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语[10]。"袁盎即跪说曰："君为丞相，自度孰与陈平、绛侯[11]？"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谓不如。夫陈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而诛诸吕，存刘氏；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12]。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13]。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14]。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15]。"引入与坐，为上客。

【注释】

①中：指朝廷。 陇西：郡名，地当今甘肃东南部，治所狄道，在今临洮县。 都尉：官名，辅佐郡守，掌全郡军事。

②齐相：齐之国的丞相。齐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③吴相：吴国的丞相。吴都呈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④吴王：即刘濞。事详《吴王濞列传》。

⑤亥(hé)：揭发罪状。

⑥饮：饮酒。 无何：不要过问苛细事务。何，问。

⑦告归：告假回家。 申屠嘉：梁人，文帝时继张苍后为丞相。详《张丞相列传》。

⑧愧其吏：在下属官吏面前感到羞愧。

⑨请间：请求个别谈话。

⑩使君：假使您。使，假使。一以为"使君"为对奉命出使或外任的官员之尊称。 之：到，往。 曹：指丞相府的下属部门。 长史：指丞相府的长史。 掾：属官的通称。 即：如果。

⑪度：估计。 孰与：犹言何如。 陈平：与绛侯周勃同为申屠嘉以前的丞相。

⑫辅翼：辅佐护卫。 材官：勇武的步卒。 蹶(jué)张：能脚踏强弩使张开。 队率：队长。《汉书》作"队帅"，率，帅通。 淮阳：郡名，地辖今河南东部，治所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⑬辇(niǎn)：皇帝、皇后所乘的车子。

⑭闭钳：封闭、钳制。

⑮鄙野：鄙陋粗野。 幸教：承蒙教诲。

【译文】

然而袁盎也由于多次直言进谏，不能长久䖏在朝廷，被选调担任陇西郡的都尉。他对士卒仁慈爱护，士卒都争着去替他卖命。后升任齐王的丞相。又改任吴王的丞相，辞别启行，袁种对袁盎说："吴王骄纵的时日已经很久了，王国内有许多奸臣。如今您假若揭发罪状加以惩治，他们不上书皇上告发您，就会用锋利的剑会刺杀您啊！南方低洼潮湿，您要是能每日饮酒，不去过问苛细事务，时常劝说吴王说不要造反就罢了。像这样就会有幸能脱离险境。"袁盎采纳袁种的计谋，吴王优厚地对待袁盎。

袁盎告假回家，在路上遇见了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见，丞相只从车上对袁盎表示谢意。袁盎回来，在他的下级官吏面前感到羞愧，就到丞相官府递上名帖，请求进见丞相。丞相好长时间才出来接见他。袁盎因而跪着说："请求希望能单独谈话。"丞相说："假使您所说的是公家的事，到下属部门同长史们等属官计议，我将呈奏给皇上，如果要说私事，我不接受私下谈话。"袁盎随即跪着劝告说："您担任丞相，自己估计和陈平、绛侯周勃相比会怎么样？"丞相说："我不如他们。"袁盎说："好，您自己都说比不上他们。陈平、绛侯周勃辅佐护卫高帝，平定天下，担任将相，并且诛灭了各个吕氏兄弟，保存了刘家朝廷；您只是脚踢强弩的一个勇武士卒，升官做了队长，积累功劳当到了淮阳郡守，并不是有什么奇特计谋和攻城

野的大功劳。况且陛下从代国来京，每次出朝，郎官们呈上奏书，不曾有哪一次不停下车接受他们的意见。意见不能够采纳就放置起来，意见可以接受就加以采纳，从来没有人不称道赞许。为什么呢？那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招徕天下的贤士大夫。皇上每日听到了以前没听说过的事，明白了以前所不了解的道理，逐日增长了他的圣明智慧；您如今钳住封闭天下人的口而一日一日更加愚昧。要是拿圣明的君主来责求愚昧的丞相，您承受祸患的日子不长了。"丞相这才拜了两拜说："申屠嘉是个鄙陋粗野的人，就是不聪明，承蒙将军教诲。"延请他进内室和他一起就坐，把他奉为上宾。

【原文】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①。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②。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③。今兵西乡，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④。"晁错犹与未决⑤。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愿至上前口对状⑥。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⑦。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⑧。其语具在《吴事》中⑨。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⑩。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⑪。

【注释】

①御史大夫：官名；副丞相，三公之一。 案：通"按"，查办。 抵罪：给予

同其罪以相应的惩处。 庶人：平民。

②吴楚反：指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反叛。事详《吴王濞列传》 丞史：指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丞及御史。 蔽匿：隐瞒。

③绝：指断绝吴王等的反叛心念。《史记索隐》案：谓有绝吴反心也。

④乡：同"向"。 有谋：指有奸谋。

⑤犹与：即犹豫。

⑥窦婴：人名：窦太后之堂侄，平定吴楚反叛时任大将军，封魏其侯。详《魏其武安侯列传》。 口对状：当面对质。

⑦辟："避"之古字。 固：通"故"，就，便。

⑧罢：罢兵。

⑨《吴事》：指《吴王濞列传》。

⑩太常：官名，掌宗庙礼仪兼选试博士，九卿之一。 大将军：将军的最高称号，职掌统兵征战。

⑪逮：及到。 诸陵：指长安附近的长陵、安陵、霸陵等。 附：依附。乘：辆。

【译文】

袁盎一向不喜欢晁错，晁错在什么地方坐着，袁盎就离开走了；袁盎在什么地方坐着，晁错也离开走了：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个屋里说过话。等到孝文帝去世，孝景帝就了位，晁错担任御史大夫，派官吏去查办袁盎接受吴王财物的事，按罪给予了相当的惩处，景帝下诏赦免他做了平民。

吴楚七国反叛，奏报给景帝知道了，晁错对他下属的御史丞和御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很多的金钱，专门替他隐瞒，说吴王不会反叛。如今果真反叛了，想请求皇上惩治袁盎应该是知道吴王的计谋。"御史丞和御史说："事情还没有发生，惩治他会使吴王的反心断绝。如今军队已向西前进，惩治他有什么好处！况且袁盎不应该参与谋划。"晁错犹豫还不能决定。有人告发了袁盎，袁盎害怕，连夜去见窦婴，对他说起吴王反叛的原因，愿意到皇上跟前当面对

质。窦婴进宫对皇上禀报了，皇上就召袁盎进宫拜见。当时晁错在皇上面前，等到袁盎请求回避他希望赐给单独谈话，晁错离去，就特别怨恨。袁盎详细地说明吴王为什么要反叛的情状，是由于晁错的缘故，只有紧急斩杀晁错来向吴王认错，吴王的军队才可以撤去。他说的话全都记载在《吴王濞列传》中。景帝就让袁盎担任太常，窦婴担任大将军。两人一向来就互相友善。待到吴王反叛时，各个帝陵内德高望重的长者，以及长安城里贤能的大夫们争着去依附他们两个人，跟随着他们的车子每日有几百辆。

【原文】

及晁错已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①。袁盎自其为吴相时，(尝)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②。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③。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④。”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⑤。”司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亲，君何患⑥！”乃以刀决张，道从醉卒(直)隧〔直〕出⑦。司马与分背，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报⑧。

【注释】

①都尉：武官名，略低次于将军。

②从史：侍从官。盗爱：偷偷喜欢，亦私通。 侍儿：婢女。

③通：通奸。

④见守：被包围。 校尉司马：校尉属下掌军政、军需的官员。校尉，略次于将军的武官。 装赍(jī)：携带的行装财物。 置：备办。 醇醪(láo)：味厚的美酒。 陬(zōu)：隅，角落。 期：约定。 旦日：明日。

⑤亲：亲人，父母。

⑥弟：但，只管。 辟："避"之古字，藏匿。

⑦决：割开。 张：通"帐"，军帐。 道：通"导"，引导。 隧：中间的道路。

⑧分背：分别后背道而驰。 节毛：即节旄，八尺节上所饰的牦牛尾符信物。 怀：怀藏。 杖：节竿。 梁：封国名，都于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骑：备有鞍辔的马。

【译文】

等到晁错被诛杀以后，袁盎就以太常的身分出使吴国。吴王想任命他做将军，他不肯接受；就想杀掉他，派出一名都尉率领五百人把袁盎围困在军队里面。袁盎自从他担任吴相的时候，有一位侍从官曾经和他的婢女私通，袁盎知道了，没有泄露出去，还是同平常一样对待他。有人告诉侍从官，说："袁盎知道了你和他的婢女通奸"，这位侍从官就逃跑回家了。袁盎亲自驾车去追赶他，并且把婢女也赐给了他，重新让他当侍从官。待到袁盎出使吴国被围困，这位侍从官正好当了负责守卫袁盎的那个校尉的司马官，就拿出他全部的行装财物备办了两石味浓的美酒，碰上天气寒冷，守卫的士兵们又饥又渴，饮了酒以后醉着了，西南角上的士兵都醉倒了，司马官连夜领袁盎起身，说："您可以离开逃走，吴王约定明日要斩杀您。"袁盎不相信，说："您是干什么的？"司马官说："我就是从前的侍从官偷爱您婢女的那个人。"袁盎这才大惊并且感谢着说："您庆幸有父母在堂，我不值得拿这件事来连累您。"司马官说："您只管离开逃走，我也将要逃亡，把我父母藏起来，您又何必担忧呢！"就割开军帐，引得袁盎从醉倒士兵中间的道路上径直逃出了。司马官和他分别后各自背道而驰，袁盎解下做符节的牦牛尾怀藏着，拄着

杖，步行了七八里路，天亮以后，见到了梁国的骑兵，骑着马奔驰而去，就回到了朝廷报告了出使的情况。

【原文】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①]。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与闾里浮沉，相随行，斗鸡走狗[②]。雒阳剧孟尝过袁盎，盎善待之[③]。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④]？"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⑤]。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⑥]。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⑦]！"骂富人，弗与通。诸公闻之，皆多袁盎[⑧]。

袁盎虽家居，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⑨]。梁王欲求为嗣，袁盎进说，其后语塞[⑩]。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袁盎，诸君誉之皆不容口[⑪]。乃见袁盎曰："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⑫]！"袁盎心不乐，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问占[⑬]。还，梁刺客后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⑭]。

【注释】

①平陆侯礼：刘礼，汉高祖同父少弟元王刘交之子，封平陆侯。平陆：邑名，在今河南尉氏县东北。

②闾里：乡里。　浮沉：随俗参加活动。

③剧孟：汉初游侠。详《游侠列传》。　过：拜访。

④博徒：博戏之徒。

⑤缓急：偏义复词，义在急，紧急，危急。

⑥解：解脱，推诿。 存亡：指人在或不在，此用“亡”义，不在。 辞：托辞。 季心：季布的弟弟，为人任侠。见《季布栾布列传》。

⑦恃：凭恃，依靠。

⑧多：称赞。

⑨筹策：计谋策略。

⑩梁王：景帝弟弟梁孝王刘武。 嗣：指皇位继承人。 语塞：指：“求为嗣”的想法被塞绝。

⑪不容口：指赞不绝口。

⑫曹：辈，批。

⑬棓(bèi)生：占卜人、术数士。 问占：占卜吉凶。

⑭遮：阻拦。 郭门：外城的门。

【译文】

吴楚叛乱被打垮以后，皇上改封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做楚王，袁盎担任楚相。曾经上书进言，没有被采纳。袁盎称病免官位在家中，和乡里的人从俗上下，相互随意行动，斗鸡走狗。雒阳的剧孟曾经拜访过袁盎，袁盎很友好地对待他。安陵有个富人对袁盎说：“我听说剧孟是个博戏之徒，将军为什么自己要和他交往呢？”袁盎说：“剧孟虽说是博戏之徒，然而他母亲死了，来送葬的客人的车子有一千多辆，这也是有他超过别人的地方。况且危急的事件人人都有，假若一旦有危难事来敲门，不拿父母还活着来推诿，不借口人不在作托辞，天下人所盼望的，只有季心、剧孟而已。如今您常常有几个骑兵跟随，一旦有了危难，难道值得依靠吗！”袁盎痛骂富人，不再同他交往了。各位士人们听说了，都称赞袁盎。

袁盎虽然住在家里，景帝还是常常派人来征询他的计谋策略。梁孝王想追求成为景帝的继位人，袁盎进奏了他的意见，这以后关于追求做皇位继承人的想法就塞绝了，梁孝王因为这件事而怨恨袁盎，曾经派人去刺杀袁盎。刺客到了关中，询问袁盎的表现，被问到的人都对他称许得赞不绝口。这位刺客见到袁盎就说：“我接受

了梁王的金钱来刺杀您。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不忍心刺杀您。然而后面来刺杀您的还有十多批，要防备着！"袁盎心里不痛快，家中又多有怪事，就往棓生那里去占卜吉凶。回来，在后面的那批梁王的刺客果然把他阻拦在外城城门外边把袁盎刺杀死了。

【原文】

晁错者，颍川人也[1]。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2]。以文学为太常掌故[3]。

错为人峭直刻深[4]。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5]。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6]。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7]。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8]"。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9]。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10]。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11]。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12]。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13]。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14]。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15]。上曰："此非庙垣，乃壖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16]。"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注释】

①颍川：郡名，地当今河南中部，治所阳翟，在今禹县。

②申商：申不害、商鞅，皆战国时法家人物。 刑名：亦作“形名”，指循名责实，明赏慎罚的学说。 轵(zhǐ)：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张恢先：《汉书》作“张恢生”，先、生，即指先生。 所：居住地点。

③文学：文章博学。 太常掌故：太常的属官。掌故，《汉旧仪》云“太掌博士弟子试射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也。

④峭直：严峻刚直。 刻深：苛刻酷烈。

⑤治：研修。《尚书》：记录上古文献之书，儒家经典之一。 济南：郡名，地当今山东济南市以东北地区，治所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伏生，即伏胜，字子贱，济南人。 博士：学官名，掌古今史事以备顾问，典守书籍。 征：征召。

⑥《史记正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征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

⑦便宜事：便国宜民之事。太子舍门、门大夫、家令：均为太子属官。

⑧智囊：即足智多谋的人。

⑨中大夫：官名，掌议论，备顾问。

⑩内史：官名，掌治京师。

⑪倾：压倒。 九卿：秦汉时中央行政部门的九种官职，奉常(后改称太常)、郎中令(老禄勋)、卫尉、太仆、宗正、少府、廷尉、典客、治粟内史(大司农)。

⑫伤：伤害。

⑬太上庙：高祖父太上皇庙。 壖(ruán)：指内外墙之间的空地。 墺垣：壖以外的围墙。

⑭具：通“俱”。

⑮廷尉：官名，掌刑狱，九卿之一。

⑯长史：官名，此指丞相所属的长史。

【译文】

晁错是颍川人，曾经在轵县张恢先生的住在地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和雒阳的宋孟以及刘礼同学。由于文章博学被任命

做太常掌故。

晁错为人严峻刚直苛刻酷烈。孝文帝的时候，天下缺乏研修《尚书》的人，只听说济南的伏先生是秦朝的博士，研修《尚书》，年纪有九十多岁，老了不可以征召他，就诏令太常派人前去学习。太常派遣晁错到伏先生那里学习《尚书》。回来，乘着向皇上奏报便国宜民事情的机会，运用《尚书》称述仲说。下诏任命他做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因为他口才好得到太子宠幸，太子家里称他叫"足智多谋的人。"多数给孝文帝上书，经常说到削弱诸侯王的事，以及可以更改的一些法令。书奏呈上了几十次，孝文帝不予采纳，然而认为他才能奇特，升任他做中大夫。正当这个时候，太子认为晁错的计谋策划很好，但像袁盎等的各位大功臣多数人不喜欢晁错。

景帝就了皇位，任命晁错做内史。晁错曾经多次请求单独读论政事，就都听从他，宠幸晁错压过了其他九卿官员，有很多法令都经过他更改修定。丞相申屠嘉心中不满意，力量上却不能对他造成伤害。内史官府住在高祖父亲太上皇庙内外墙之间的空隙地带，大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凿了两个门从南出入，凿坏了太上庙的外屋围墙，丞相申屠嘉听说了，非常恼怒，想借着这件事的过错奏报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听说了，连夜请求皇上单独接见，详细地对皇上把这件事说了。丞相奏报政事，乘机说到晁错擅自开凿了太上庙的外墙当门，请求交给廷尉诛杀他。皇上说："这不是庙的外墙，是庙外空地上的围墙，没有触犯到法令。"丞相谢罪。罢朝以后，愤怒地对丞相府的长史说："我应当先斩了晁错再去奏报给皇上知道，但是先去请求了，让这个小儿出卖了，实在是大错。"丞相就引发出病痛死去了。晁错因此更加显贵。

【原文】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1]。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

与错有郤[②]。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③]。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④]？"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⑤]。"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⑥]。

【注释】

①削其地：《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云言景帝曰'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非久长策，不便请削之'，上令他卿云云。" 枝郡：指诸侯王国之边郡。

②公卿：三公九卿，亦泛指朝廷大臣。 列侯：最高级爵位。 宗室：皇族。 郤：通"隙"，嫌隙，隔阂。

③疾：痛疾。

④公：当时之常用称呼。 骨肉：当时诸侯王均刘姓，故与天子为至亲。

⑤药：毒药。

⑥衣朝衣：穿着朝服。 东市：指刑场。因在长安之东市处死罪人而称。

【译文】

晁错被提升做御史大夫，报请根据诸侯王的罪过，削灭他们的封地，把诸侯王国的边郡收归朝廷。奏书呈上，皇上让公卿大臣、列侯和皇族一起商议，没有谁敢于提出责难，只有窦婴争执着，从此以后和晁错之间有隔阂。晁错更改的法令有三十章之多，诸侯王们吵闹着痛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从颍川来到京城，对晁错说："皇上刚刚登临帝位，你处政掌权，侵害削弱各诸侯王国，疏远人家至亲的骨肉关系，人们口头议论中多有怨恨你的，为什么？"晁错说："本当就该是这样，不这样，天子不会受到尊崇，国家不会得到

安宁。”晁错父亲说：“刘家安定了，而晁家就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就饮毒药死了说：“我不忍心见到祸涉及到我身上。”死后十几日，吴楚七国果然反叛，以诛杀晁错作为名义。等到窦婴，袁盎进上意见，皇上就让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处斩。

【原文】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①]。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②]？”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③]！”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④]。”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⑤]。”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⑥]。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⑦]。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⑧]。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⑨]。

【注释】

①谒者仆射(yè)：官名，掌管接待宾客和传达事务，属郎中令。

②道：由。　不(fǒu)：同“否”

③噤(jìn)：闭口不言。

④杜：堵塞。

⑤恨：悔恨。

⑥城阳：封国名，地当今山东沂南县周围，都莒县，即今莒县。　中尉：武官名，负责王国军事。

⑦成固：县名，在今陕西城固县东北。

⑧建元：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40年——前135年。 贤良：亦名贤良方正，举用人的途径之一。起家：从家中直接起用，未经历任层层官职。

⑨黄老：指以推崇黄帝、老子为主张的道家学说，是汉初主要的为政思想。

【译文】

晁错已经死去，谒者仆射邓公原是校尉，出击吴楚反叛军队的时候担任将军。回到朝廷，呈上书奏谈论军事问题，进见皇上。皇上询问说："从平定吴楚的军队中来，听说晁错死了，吴楚罢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准备反叛几十年了，因为被削灭了封地就发怒，拿诛杀晁错作为名义，他的用意并不在晁错。而且我恐怕天下人士从此闭上了嘴巴，不敢再讲话了！"皇上说："为什么？"邓公说："晁错忧患诸侯强大起事不可以控制，所以报请削灭他们的封地来尊崇朝廷。这是万世的利益。计谋策划刚刚开始实行，终于遭受最大的刑罚，这样，在内就堵塞了忠臣的嘴巴，在外替诸侯王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这个作法是不足取的。"这时景帝沉默了好长时间，说："您说得好，我也悔恨这件事。"于是任命邓公做城阳国的中尉。

邓公是成固县人，有很多的奇妙计策。建元年间，皇上招纳贤良的士人，公卿大臣推荐邓公，这时候邓公被免职了，就从家里起用直接担任了九卿官职。住过一年，再次因病辞谢免官回家了。他儿子邓章由于研修黄老学说在朝廷大臣中很是显名。

【原文】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

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注释】

①傅会：同“附会”，因宜附着合会。 资：本体。

②资：才智。《史记集解》张宴曰：“资，才也。适值其世，得骋其才。”

③以：通“已”。 变易：指文帝死，景帝立。 一说：指建议杀晁错事。 遂：进用。

④矜(jīn)贤：自以为贤能。

⑤匡救：匡正挽救。 欲报私仇：指正文所言欲告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事。

⑥《汉书·论赞》有“晁错锐于为国远虑”，“错虽不终，世哀其忠”语，较此处之评论要积极。引古语指责晁错“变古乱常”，似有违撰旨。

【译文】

太史公说：袁盎虽然不好学，也善于把相应的事物联系贯通，仁慈之心是他的本体，做事引发高义，慷慨激昂。碰到孝文帝刚刚继位，正好逢时得以发挥才智。时代已经变更了，等到吴楚反叛时进上诛杀晁错的言论，言论虽然施行了，然而自己也不再被进用。喜好名声，自以为贤能，终于因为追求名声招来了祸患。晁错做太子家令的时候，多次谈论政事的意见不被采纳。后来专权了，对很多法令进行了变更。诸侯发难了，不急于匡正挽救，却想报复私人怨仇，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古语说“变更古制，扰乱常规，不是身死，就要逃亡，”难道说的是晁错等人吗？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题解】

表彰直谏。文帝因欣赏虎圈啬夫的利口捷给而欲升任他为上林令，文帝太子及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文帝至霸陵意悲而欲厚葬，不依法律条文企图加重犯跸者、盗高庙玉环者的判罪，对于这些行为，张释之都能据理谏争，及时劝阻；亦有冯唐的不知忌讳，竟然当着群臣的面，谏说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这些都表现了不怕触怒天子而勇于坚持原则的精神，《史记》给予了高度赞扬，并说这在当时亦受到了一部分朝臣、官吏的肯定和整个社会的称许，以见忠臣之风在文景时有较深的舆论基础。通过秦以任刀笔吏渐至于土崩的事例说明，直谏能防止错误的决策，有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风气和维护法制及捍卫人们的权益，是一种好的社会政绩的标志。

倡导守法。主上定律，廷尉执法，轻重与共，罪等有差，为人主不能恣意擅改，为吏亦宜平法不阿，此则天下为治。若人主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则不能任属贤将。通过记述，文篇提出了一些公开的论断，所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等即是。法律是体现统治者的利益，保持社会公共关系趋于平衡的轨范，应该维护它的权威性。在法律

条文面前，天子与天下人们一样都是要遵守的。这是反对天子以己意为断以干扰廷尉的执法。《史记》的法律思想是非常光辉的。冯唐通过李牧与魏尚的对比，实际上肯定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强调将帅在外有根据军事需要及实际情况来独立施行赏罚的必要性，批评文帝以苛细责求魏尚，削其爵并免去他云中守的处置失误，同时强调国内执法要服从对外作战求胜需要的重要原则，也有着现实意义。对于张释之、冯唐有价值的思想，《史记》赞为“二君之所称，可著廊庙”，态度非常积极。

推重纳谏。对于张释之的进谏，文帝在没有触犯他的神威而为理智的劝说所感动时，他随即称“善”，在抵触了他的意志、决定时开始则大“怒”，进而通过思考、商议最终肯于采纳而以为“廷尉当”；对于冯唐当众羞辱他，开始非常生气责备冯唐，但听了冯唐之论将率，反而非常高兴，撤销原来不恰当的决定，再次任命魏尚为云中守。司马谈、迁很赞赏这种精神，而且认为，天子的权威，大臣的直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以直谏作为施行天子权威的补充手段，国家的统治才能巩固，在这种情况下，大臣的勇于直谏，天子虚心纳谏，都是同样必要，同样值得称道的。其作用在李斯、蒙恬的列传论赞中表述得非常明确深刻。

本篇为司马谈所撰。因为冯唐在武帝立时已九十余岁，能与冯遂友善的自然只能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了。

【原文】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①。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②。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③。”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④。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⑤。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⑥。”于是

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⑦。

【注释】

①廷尉：官名，九卿之一，掌刑狱。 堵阳：县名，在今河南方城县东。

②訾（zī）：通“赀”，钱财。 骑郎：官名，皇帝外出时，骑马护卫皇帝的郎官。

③遂：安：此指安心任职。

④中郎将：官名，分管皇帝的侍卫。 袁盎：西汉大臣。详见《袁盎晁错列传》。 谒者：官名，以仪容威严、声音宏亮之郎官、孝廉充任，主要负责司仪、出使等工作，其统领为谒者仆射。

⑤便（biàn）宜：有利国家，合乎时宜。

⑥卑：低。此指现实的、实在的。

⑦仆射（yè）：秦汉时设置为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等诸官之长。

【译文】

廷尉张释之是堵阳县人，字季。他有个哥哥张仲和他一起生活。他因为有家财而当了骑郎，事奉孝文帝，十年时间都没能升廷，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张释之说：“长久做官会耗减张仲的家产，不安心任职。”想自己请求免官回家。中郎将袁盎知道他贤能，舍不得他离去，就请求调张释之补任谒者缺职。张释之在朝见完毕后，顺便上前进言认为应做的有利事情。文帝说：“切实一点，不要太高谈阔论，是要使得现在可以实行的。”于是张释之就谈论秦、汉之间的事，秦朝为什么灭亡和汉朝为什么兴起的原因，谈了很长时间。文帝称赞说好，于是任命张释之为谒者仆射。

【原文】

释之从行，登虎圈①。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②。十馀问，

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③]。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④]？尉无赖[⑤]！"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⑥]。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⑦]？"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⑧]？"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⑨]！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⑩]。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⑪]。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⑫]。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⑬]。"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⑭]。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⑮]。

【注释】

①虎圈：上林苑养虎的场所。

②上林：秦置皇家林苑，汉时扩建，其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　尉：武官之称。上林尉即上林令之属官。

③啬夫：小吏名。

④邪（yé）：同"也"，句末表示判断。

⑤无赖：《史记集解》张晏曰："才无可恃。"是说没有才能何赖以为用。

⑥令：汉朝中央政府所属机构长官多称令，此指上林苑长官。

⑦周勃：西汉大臣，封为绛侯，详见《绛侯周勃世家》。

⑧张相如：汉初大臣，封为东阳侯。

⑨斅（xué）：同"学"，效法。《汉书》正作"效"。　谍谍：同"喋喋"，形容说话无休无止。　利口捷给（jǐ）：口才好，应对敏捷。

⑩刀笔之吏：即刀笔吏，主办狱讼文案的官吏。亟（jí）：急。敝：通“弊”，弊端。徒文具：《史记索隐》案：谓空具其文而无其实也。恻隐：此指诚恳，实在。

⑪陵迟：衰落。

⑫超迁：越级提拔。靡靡：与社会风尚相随顺。靡，随风倒下。

⑬景（yǐng）响：影子和回音。景，影之古字。响，回音。举错：即“举措”，采取的行为和措施。错，通“措”。审：审慎。《汉书》作“察”。

⑭参乘：即“骖乘”，坐在车右边陪侍皇帝乘车。质：实言、实情。

⑮公车令：即公车司马令，掌宫门警卫及传达事务，属卫尉。

【译文】

张释之跟随皇上出行，登上虎圈。皇上问上林尉登记各种禽兽档案的情况，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左顾右盼，全都答不出来。看管虎圈的啬夫从旁边代替上林尉很详细地回答了皇上问的禽兽档案的情况，想借这来显示自己对答如流犹如回响应声一样没有穷尽。文帝说：“官吏不应当像这样么？上林尉没有才能何以依赖使用！”于是诏令张释之任命啬夫做上林苑令。张释之过了很久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皇上说：“是忠厚长者。”张释之又再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皇上又说：“忠厚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被称为忠厚长者，这两个人谈论事情竟然说不出话，难道让人们仿效这个啬夫喋喋不休的伶牙利嘴么！况且秦朝因为任用舞文弄墨的官吏，官吏们争着拿办事迅速和督察苛刻来相比高低，可是那弊端是只有表面的官样文书，没有出自内心的实情。因此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失，逐渐衰败，直到二世，天下便土崩瓦解。如今陛下凭着啬夫能言善辩而破格提升他，我恐怕天下受这风气影响争着夸夸其谈而没有实质内容。况且下面仿效上面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还要快，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不能不审慎啊。”文帝说：“好”。于是作罢不任命

啬夫了。

皇上登上车，召张释之来陪乘，缓缓地前行，皇上问张释之秦朝的弊端。张释之一一地如实回答。到了宫中，皇上任命张释之做公车令。

【原文】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①]。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②]。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④]。

顷之，至中郎将[⑤]。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⑥]。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⑦]："此走邯郸道也[⑧]。"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⑨]："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⑩]！"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⑪]；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⑫]！"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⑬]。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⑭]。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⑮]。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⑯]？而廷尉乃当之罚金[⑰]！"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

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注释】

①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 梁王：即梁孝王刘武，汉景帝之胞弟，文帝次子，为窦太后所生。 司马门：皇宫之外门。公车司马门。《史记集解》如淳曰：“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

②劾：弹劾。 公门：即公车司马门之省文。 不敬：指对皇帝“大不敬”。

③薄太后：名薄姬，汉高祖刘邦之妾，文帝之母。

④中大夫：官名，掌议论，属郎中令。

⑤中郎将：官名，统领皇帝的侍卫，属郎中令。

⑥霸陵：汉文帝陵墓，在今西安市东北，因临近霸水而名。 厕：通“侧”，边侧。

⑦慎夫人：汉文帝之宠姬，邯郸人。 新丰：县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北。

⑧邯郸：都邑名，在今河北邯郸市。

⑨鼓瑟：弹奏瑟。瑟，古代一种弦乐器。

⑩椁（guǒ）：外棺。 纻：苎麻。 斮（zhuó）：切、剁。 絮（rú）漆其间：《史记索隐》斮陈絮漆其间，并案云：斮陈絮以漆著其间也。絮，麻絮。 动：意指盗墓。

⑪可欲：指有可使人们贪求的金玉珠宝等的财物。 锢：用金属熔液浇铸。 郄（xì）：同“隙”。

⑫戚：忧虑。

⑬中渭桥：跨越渭水之古桥名，当时有三所，中渭桥在长安城北。 舆马：车马。

⑭属（zhǔ）：交付。

⑮县人：指长安县人。 跸（bì）：古代帝王出行时清道，禁止行人通行。

⑯赖：幸亏。

⑰当之罚金：《史记索隐》案：崔浩云“当谓处其罪也。”案：《百官志》

云“廷尉平刑罚，奏当所应。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之”也。

【译文】

不久，太子和梁王一同乘车入宫朝见，经过公车司马门没有下车，于是张释之追上来拦住太子、梁王，不能让他们进殿门。于是控告他们不在公车司马门下车是犯不敬罪，报告上去。薄太后听说了，文帝脱下帽子谢罪说：“我教儿子不够谨严。”薄太后于是派使者秉承诏令赦免了太子、梁王，这以后他俩才得以进入。文帝因为这事认为张释之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中大夫。

不久，张释之官至中郎将。他跟随皇上出行到霸陵，文帝站在霸陵上面的北边远望。这时慎夫人跟随，皇上指着去新丰县的路给慎夫人看，说：“这是向邯郸去的路。”皇上让慎夫人弹瑟，自己和着瑟的调子而唱歌，情意凄凉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拿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大麻、棉絮剁细充塞在石椁的缝隙，再用漆沾合起来，难道可以打得开么！”身边的人都说：“好。”张释之上前说：“假使那里面有能够引起欲念的东西，即使封铸起整个南山作棺椁，也还有缝隙；假使那里面没有能够引起欲念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何必忧戚呢！”文帝称赞说对。那以后任命张释之做廷尉。

不久，皇上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面跑出来，使皇上驾车的马受了惊吓。于是命令骑士捉住那人，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审问，那人说：“我长安县乡下人来到这里，听到清道戒严，就藏在桥下面。过了很久，认为皇上已经过去，就出来，看到皇上的车马和仪仗队，立刻就跑了。”廷尉上奏应判的罪刑，说一个人犯了清道戒严的禁令，应该处以罚金。文帝发怒说：“这个人亲自惊了我的马，我的马幸亏脾性柔和，假如是其它的马，一定不是摔伤我了吗？可廷尉却只判处以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一同遵奉的。如今依法律是这样判定的，而要更改加

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会取得人民的信任。况且在当时，皇上假如立刻诛杀了他也就罢了。如今既然交下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公平之所在，一旦有倾斜，天下使用法律时都任意取轻或取重，人民把自己的手脚放在哪里好呢？希望陛下明察。”过了很久，皇上说：“廷尉的判处是正确的。”

【原文】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①。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②。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③。”释之免冠顿首谢曰④：“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⑤。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⑥？”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⑦。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注释】

①高庙：汉供奉高祖刘邦之庙。 坐：“座”之古字，神座。

②案：按照。 服御：指服饰车马器用之类。 弃市：死刑。因古代执行死刑一般均在市场，并有示众之义，故称。

③族：灭族。 法：常法。 共承：恭敬承奉。共，恭之古字。

④顿首：磕头。旧时礼节之一，以头叩地即举而不停留。

⑤逆顺：此指犯罪的轻重程度。

⑥长陵：汉高祖刘邦的陵墓。 抔（póu）：把，捧。

⑦中尉：官名，主管京城治安。 周亚夫：西汉大臣，周勃之子，因功封为条侯。见《绛侯周勃世家》。 王恬开：西汉大臣，原名王恬启，因避景帝讳（景帝名刘启）而改，曾任梁王刘揖相，后封为山都侯。死

于文帝三年。

【译文】

那以后，有人偷了高祖庙内神座前的玉环，被捉拿到，文帝发怒，交下给廷尉判处。张释之依照常法中偷盗宗庙服饰器物的条文向皇上禀奏，奏请应当判处死刑。皇上大为恼怒说："那人胡作非为，竟然偷盗先帝宗庙里的器物，我交给廷尉来处理的原因，是想使得他灭族，可是你依据常法奏请，这不是我用来恭敬承奉宗庙的本意。"张释之脱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按照常法这样判决已经够重了。况且斩首与灭族同是死罪，但以犯罪轻重的程度而论有差别。如今偷盗宗庙中的器物就诛杀他全族，如果万一，假令愚蠢的百姓偷挖了长陵上的一捧土，陛下又怎样施加给他刑罚呢?"过了很久，文帝和太后谈论这事，才批准了廷尉的判决。这时，中尉条侯周亚夫和梁国相山都侯王恬开看到张释之掌握法律议论公正，于是和他结为亲密朋友。张廷尉从此受到天下人称誉。

【原文】

后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①。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②。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③。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④："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张廷尉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⑤。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⑥。以不能取

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注释】

①见谢：朝见并当面谢罪。

②过：指责。

③黄老言：指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 处士：贤而隐居不仕之人。

④廷：宫廷。 会立：朝聚而立。 袜解（xiè）：系袜子的带子松脱。古时群臣上殿必须脱掉鞋子，只穿袜子行走。

⑤淮南王：即刘安，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相：官名，汉朝王国所置，秩二千石。初掌辅导、监督诸侯王，后兼掌民政，职如郡守。

⑥大夫：汉时掌谏议、顾问的侍从官员。

【译文】

后来文帝驾崩，景帝继位，张释之害怕，便托称有病。想辞职离去，怕会招来大的刑罚；又想进宫面见景帝谢罪，却不知会怎么样。后来采用了王先生的建议，终于进见景帝当面谢罪，景帝没有怪罪他。

王先生擅长黄帝、老子学说，是位隐士。曾经被召进宫廷中，当时三公九卿都聚在一起站立着，王先生是老年人，说："我的袜带松了。"回头对张廷尉说："给我系好袜带！"张释之跪下来给他系好袜带。过后，有人对王先生说："怎么偏偏在朝廷上当众侮辱张廷尉，让他跪着系袜带呢？"王先生说："我年老并且地位低贱，自料终究对张廷尉没有什么好处，张廷尉正是当今天下的名臣，我姑且委屈他一下，让他跪着系袜带，想借此来抬举他。"各位公卿听说了，都认为王先生贤良，而敬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奉景帝一年多，后来任淮南王相，也还是因为以前得罪过景帝的缘故。过了很久，张释之去世。他儿子叫张挚，字长公，官做到了大夫，后来被免职。由于他不会讨当权者欢心，所

以直到死也再没有当官。

【原文】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①。父徙代②。汉兴，徙安陵③。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④。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⑤。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⑥。"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卒）〔率〕将，善李牧⑦。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⑧："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⑨！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⑩？"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注释】

①大父：祖父。

②代：郡国名，战国时为赵所灭。汉文帝曾于此为代王，后设为郡，地在今河北蔚县至山西广灵县一带。

③安陵：本为汉惠帝陵墓，后置县，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④中郎署长：郎中令的属官，主管中郎署事。《汉书》作"郎中署长"。师古曰："以孝得为郎中，而为郎署之长也。"

⑤尚食监：亦称太官，主管皇帝、君王膳食的官吏。　高祛（qū）：人名，汉文帝为代王时的主管膳食的官吏。　李齐：人名，战国时赵国将领，曾于巨鹿大战齐兵。　巨鹿：邑名，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⑥廉颇：战国时赵之良将，详见《廉颇蔺相如列传》。　李牧：战国末赵国将领，长于用兵。亦见《廉颇蔺相如列传》。

⑦率将：军官。即百人为一队的官帅，《汉书》作“帅将”。
⑧良说：非常高兴。说，“悦”之古字。搏髀（bì）：拍击大腿。
⑨主臣：臣下对君主表示恭敬惶恐的言词。《史记索隐》案：乐产云：“人臣进对前称‘主臣’，犹上书前云‘昧死’。”
⑩间处：僻静的场所。

【译文】

冯唐，他的祖父是赵国人。他父亲迁移到代郡。汉朝建立后，移居安陵。冯唐因为有孝行而出名，担任中郎署长，事奉文帝。文帝乘车经过中郎官署时，问冯唐说：“老人家为什么当了郎官呢？家在什么地方？”冯唐都一一如实回答。文帝说：“我居住在代郡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称赞赵国将领李齐的贤能，讲了他在钜鹿城下战斗的故事。如今我每次吃饭，都会想到李齐鏖战巨鹿的情形。老人家知道李齐这个人吗？”冯唐回答说：“作为将领，他还比不上廉颇、李牧。”皇上说：“根据什么？”冯唐说：“我祖父在赵国时，任官帅将，和李牧友好。我父亲从前当过代王的丞相，和赵将李齐友好，了解他的为人。”皇上听了冯唐讲述廉颇、李牧的为人后，十分高兴，拍打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现在做我的将领，不然，我难道担忧匈奴么！”冯唐说：“主臣！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皇上大怒，起身进入宫里。过了很久，召见冯唐责怪说：“您为什么当众羞辱我，难道没有僻静的地方么？”冯唐谢罪说：“我这个粗鄙人不知道忌讳。”

【原文】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①。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②

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3]。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4]。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5]。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6]。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7]。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8]。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9]。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10]。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11]。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12]。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13]。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14]。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15]。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16]。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注释】

①朝那：县名，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萧关旁。 北地：郡名，治所马领，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都尉：官名，郡太守之副职，主武事。卬（áng）：北地郡都尉，姓孙名卬。

②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此指车。

③阃（kǔn）：门槛。此指京城城门。

④军市：驻军区域内所设的交易市场。 飨：犒劳。

⑤彀骑（gòu jì）：善射之骑士。 百金之士：《史记索隐》刘氏云："其功可赏百金者。"指勇猛善战之士。 单（chán）于：匈奴君王的称号。 东胡：当时活动于辽宁西部、内蒙东部一带的部族，因在匈奴之东，故名。 澹林：当时活动于代郡以北的部族。 支：抗拒，抗衡。

⑥赵王迁：赵悼襄王之子，赵国国君，公元前235～前228年在位，又名幽穆王。 倡：歌舞艺人。《史记正义》赵幽王母，乐家之女也。

⑦郭开：赵王迁之宠臣。 颜聚：赵国将领。

⑧北：败逃。 禽：通"擒"。

⑨魏尚：西汉将领，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人。 云中：郡名，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 私养钱：自己应得的俸禄。 椎（chuí）：击杀。

⑩家人：普通百姓。 尺籍伍符：军事法令。《史记索隐》按：尺籍者，谓书其斩首之功于一尺之板。伍符者，命军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诈。

⑪莫府：即"幕府"，将帅出征时设在野外的营帐。 言：指报功的文字。 应：符合事实。

⑫坐上功首虏差六级：因上报斩首的数字差六个而犯罪。坐，因……而犯罪。六级，六个首级。 罚作：汉代刑罚之一，处轻罪犯以一年苦役。

⑬持节：拿着皇帝的符节。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执符节以为凭证。

⑭车骑都尉：汉朝武官，不常置。 郡国：各地所置郡及诸侯王国。 车士：车战之士。

⑮七年：汉文帝后元七年，即公元前157年。 楚：汉初封国，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⑯贤良：汉武帝即位于建元元年即令各郡国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备策问任使，后成为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匈奴新近大举入侵朝那，杀死了北地郡都尉

孙卬。皇上正在为匈奴入侵担心，于是终于又问冯唐说："您凭什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呢？"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时代君王派遣将领时，跪着推车子，说国门以内的事，我来控制；国门以外的事，请将军来控制。军功、爵位和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回来再上奏朝廷。这不是空话啊。我的祖父说，李牧任赵将居守边疆，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征收的租税都自行用来犒赏将士，赏赐由将军在外决定，朝廷不从中干预。交给他任务而责令他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尽他的智慧和才能，派遣挑选合格的战车士一千三百辆乘员，善射的骑兵一万三千，精锐的士卒十万，因此向北驱逐单于，打败东胡，灭掉澹林，向西抑制强大的秦国，向南面抗衡韩国、魏国。正当这个时候，赵国几乎成了霸主。那以后适逢赵王迁继位，他的母亲原是个卖唱的艺人。赵王迁继位，就听信郭开的谗言，终于诛杀了李牧，让颜聚取代他。因此军败士兵逃跑，被秦国俘虏消灭。如今我私下听说魏尚任云中太守时，把军市交易的税收全部拿来犒赏将士，拿出私人的俸钱，每五天杀一次牛，宴请宾客、军吏和属官，因此匈奴远远地躲避，不敢靠近云中要塞。匈奴曾经有一次入侵，魏尚带领车兵、骑兵攻击他们，杀死很多敌人。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从田中来参军，哪里知道'尺籍''伍符'之类的军法条令。整天奋力作战，斩杀敌首，捕获俘虏，可是向衙门报功时，一个字不符合事实，法官就依据法律来制裁他们。他们的赏赐没能兑现而司法官所奉行的法令一定要执行。我愚蠢，认为陛下法令太苛细，赏赐太轻，刑罚太重。况且云中太守魏尚由于上报斩杀敌军的数目差了六个首级，陛下就交给司法官治罪，削夺他的爵位，判了他一年徒刑。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我确实愚蠢，触犯了忌讳，死罪死罪！"文帝听了高兴。当天派冯唐拿着节令去赦免魏尚，让他重新任云中郡守，而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国的车兵。

汉文帝后元七年，景帝继位，任命冯唐做楚国的国相，后被免职。武帝继位，诏求贤良人材，推举冯唐。冯唐当时九十多岁，不能再做官，就让冯唐儿子冯遂任郎官。冯遂字王孙，也是才能出众的人，和我友好。

【原文】

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①；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②！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③。《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④。"张季、冯公近之矣。

【注释】

①阿（ē）意：曲从、迎合别人的意图。

②将率：即"将帅"，率，通"帅"。 有味：耐人寻味，意义深刻。

③廊庙：朝廷。

④不偏不党四句：出自《尚书·洪范》。党，阿附。 王道：圣王之道，治理天下之道。 荡荡：宽广的样子。 便便：平坦的样子。

【译文】

太史公说：张季谈论"长者"的话，坚守法度不逢迎皇上意旨；冯公评论将帅的话，有味啊！有味啊！俗话说"不了解那个人，就看看他的朋友"。他们二人所赞美的"长者"、将帅的话，可以记录在朝廷上。《尚书》上说："不偏心不结党，圣王之道就坦坦荡荡；不结党不偏心，圣王之道就坦坦平平。"张季、冯公接近这样了。

史记全译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题解】

这是石奋、石建、石庆、卫绾、直不疑、周文、张叔等多人的合传，以首尾二人标名概括全体。这些人的官职郎中令、御史大夫、丞相不等，但他们或恭谨、或孝谨、或老谨、或审谨、或醇谨，总之共同的特点是一个“谨”字，其中以石奋一家最为典型。

文篇写石奋正表现了孝与忠的关系。汉代以孝治天下，讲孝就是要培养忠君的奴才。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维护封建礼教与等级差别，宣扬唯命是从、保守自私的观念。万石君把在朝廷见君的一套虚伪礼节搬到家庭关系上来，要求子孙对他尽孝时，他就成了一家之“君”，以此他又作出榜样，教导子孙尊君。这明显道出提倡孝的目的最终在于忠君。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赢得了天子的尊敬，儿子石庆也做了御史大夫以至于丞相，他得到了报偿。

文篇暴露朝臣外为恭谨而实际内心感到特别惶恐的心理状态，表现出严酷的法制刑罚是形成人们谨慎的社会根源。写个马字少了一笔，就吓得惊呼“上谴死矣”，问车前有几匹马，还要一一挨着数才敢说六匹，连这样最简单的事情都如此，别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写人们恭谨，亦是对残酷现实的揭露。

醇谨的人无所作为，做了丞相又是忠臣，不敢说不敢做，就只有听任天子为所欲为了。他们是以一种封建伦理思想和谨慎消极的态度，默认了权臣的一切作为，实际上他们同样成为了贯彻武帝意图的不显眼的帮手。这是汉武帝所需要的施政环境，也是他们能够长时间坐稳丞相官位的原因。故此下面这段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文字写来，耐人寻味。

本篇置于《张释之冯唐列传》之后，有强列的对比色彩。这些人的审谨对国家对社会毫无建树，他们是汉武帝的忠臣，却是民族国家的罪人。石建做了丞相，"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卫绾也是一样，"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然而他们的子孙多至大官。因此司马迁认为，朝廷大臣不应该只为个人及自己一家着想，而应该为整个朝廷、国家、天下着想，应该为所有"百姓"即为整个统治阶级说话，应该努力匡救国君的过错，并有所建树，否则无论他们的学术政治主张是儒家、道家，或是法家，他们的实际价值都是不高的。

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如"万石家以孝谨闻于郡国"，石庆做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卫绾谨力廉让，张叔爱人，在封建社会这样严格束缚自己，身体力行的官员还是不多的。所以司马迁引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话，称他们"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总比那些严刑峻法、巧取豪夺的人要好。直不疑虽"微巧"，周文号"处谄"，但也比那些居功自傲、窃取权柄、挑拨离间、陷害忠贤的奸臣要强。所以司马迁是通过辨析有分寸地对待这些人，虽然对于他们不能利用既有地位为"百姓"说话而建功立业有所不满，但并没有将他们一概否定，认为他们还是有其可取的一面。司马迁最后

还是赞他们为“笃行君子”，可见《史记》论事论人的客观态度。

【原文】

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①]。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②]。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③]？”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④]。其官至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⑤]。无文学，恭谨无与比。

文帝时，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⑥]。选可为傅者，皆推奋，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为九卿[⑦]；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⑧]。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⑨]。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注释】

①温：县名，时属河内郡，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②河内：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③若：你。

④美人：汉妃嫔称号。　中涓：官名，亦称“涓人”，侍从帝王左右，主通书谒出入。　书谒：文书及通报求见的名帖。　戚里：帝王姻戚聚居之里名，地处长安城内。

⑤大中大夫：即“太中大夫”，掌议论，属郎中令（光禄勋），秩比千石。

⑥太子太傅：官名，皇太子辅臣，掌辅导、翼护太子，秩二千石。

⑦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汉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太

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⑧迫近：过于亲近。 惮之：《史记集解》张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难之。" 诸侯相：汉朝诸侯王国相，刘邦时置，统王国众官，秩二千石，由中央任命。

⑨驯行：行为和顺。驯，顺。 孝谨：孝顺而恭谨。 二千石：俸禄等级，月俸百二十斛。汉代太子太傅至右扶风、郡守、诸侯相等，皆二千石。

【译文】

万石君名叫奋，他父亲是赵国人，姓石。赵国灭亡后，迁居到温县。高祖向东攻打项籍，经过河内郡，当时石奋十五岁，当小官吏，侍候高祖。高祖和他谈话，喜欢他的恭敬，问他说："你还有什么人？"他回答说："我只有母亲，不幸双目失明。家里贫穷。还有一个姐姐，擅长弹琴。"高祖说："你能跟随我吗？"他说："愿意尽力效劳。"于是高祖召他姐姐来封为美人，让石奋任中涓，管理接受外来的文书和名帖等事务，把他家迁到长安城里的戚里，这是因为姐姐做了美人的缘故。石奋做官到孝文帝的时候，靠积累功劳当上了大中大夫。他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严没人能比得上。

文帝的时候，东阳侯张相如任太子太傅，被免官。选拔可以任太子太傅的人，大家都推举石奋，石奋当了太子太傅。到孝景帝即位，用他担任九卿；和皇上太过于亲近了，皇上害怕他，就调石奋任诸侯国相。石奋的长子叫石建，二子甲某，三子乙某，四子石庆，都因为品行善良，孝敬父母，办事谨严，做官都到了二千石。于是景帝说："石君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官员，作为臣子的尊贵光宠竟然集中在他一家。"称呼石奋为万石君。

【原文】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①。以岁时

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②]。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③]。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④]。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⑤]。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⑥]。僮仆䜣䜣如也，唯谨[⑦]。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⑧]。其执丧，哀戚甚悼[⑨]。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⑩]。

【注释】

①季年：晚年。　上大夫：汉有上、下大夫，二千石位上大夫，千石以下至六百石为下大夫。

②岁时：每年固定的时节。　阙：宫门前的高台楼观。　趋：疾行，小步快走。　路马：亦作"辂马"，辂，大也，为君主驾车的马，此指天子的车驾。　式：通"轼"（车前横木），古人伏轼表示致敬。

③归谒：回家拜见。　朝服：朝会时所穿礼服。　不名：不称呼名字。

④谯（jiào）让：谴责。　便坐：《史记索隐》盖谓为之不处正室，别坐他处，故曰便坐。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义亦然也。

⑤长老：年纪大的。　肉袒：裸露上体表示请罪。

⑥胜冠：已经加冠的成年男子。　燕居：闲居。燕，通"宴"。　申申：严肃规矩的样子。　如：形容词词尾，表示"……的样子"或"状态"。

⑦䜣䜣（yín）：恭敬和悦的样子。

⑧稽首：叩头跪拜。

⑨执丧：奉行丧礼或守孝。

⑩质行：虔诚庄重的行为礼节。

【译文】

孝景帝晚年，万石君按上大夫俸禄回家养老，每年根据定期

作为大臣参加朝会。经过皇宫的门楼，万石君一定下车快步走，看到皇上的车驾，一定俯身按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他的子孙做小官，回家来进见他，万石君一定穿着朝服来接见，不称呼名字。子孙有错误，不谴责，就坐在便房的座位上，对着饭桌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责备，通过长辈的帮助说情，光着上身坚决地谢罪，改正错误，才答应。已成年的子孙在他身边，虽然平常在家也一定戴礼帽，非常整齐肃穆的样子。奴仆一派恭敬和悦的气氛，特别谨慎。皇上时常给他家赏赐食物，他一定跪下叩拜俯伏着吃，好像就在皇上眼前。他办理丧事，十分悲哀。子孙遵循他的教导，也和他一样。万石君一家凭着孝敬谨严而闻名于各郡各国。即使齐、鲁地方那些儒生的虔诚庄重行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

【原文】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①。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②。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③。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涤，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④。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万石君徙居陵里⑤。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⑥："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⑦。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⑧。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

于万石君。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9]。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10]："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11]。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注释】

①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建元，汉武帝刘彻的第一个年号。　郎中令：官名，掌管宫廷宿卫的高级官员，九卿之一，汉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光禄勋。　王臧：西汉大臣，因主张儒家学说、贬低道家学说，而得罪窦太后，下狱自杀。　文学：此指儒家的文章学术。

②皇太后：即窦太后。　质：朴实。　内史：官名，掌治京畿地方。

③恙：疾病。

④五日洗沐：汉制，官吏五日一休假用以沐浴。　子舍：小房，非正堂。　亲：这里指父。　中裙：内裤。　厕腧（yú）：一说为贴身内衣；一说为便器；清王先谦释为旁室门墙边的水沟。

⑤陵里：《史记索隐》小颜云："里名，在茂陵，非长安之戚里也。"

⑥举宗：全族。　让：指责。

⑦谢罢：吩咐停止追究。谢，吩咐。

⑧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元朔，汉武帝的第三个年号。

⑨马：此按隶字"马"而释义。

⑩太仆：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家车马。御出：皇帝御车出行。

⑪简易：简略随便。

【译文】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因为推行儒学而犯罪。皇太后认为儒生夸夸其谈而缺少实质内容，如今万石君一家不多说话而身体力

行，就让他的长子石建任郎中令，小儿子石庆任内史。

石建年老头发白了，万石君却还健康没病。石建任郎中令，每五天休假回来拜见父亲，进入小房内，暗地问仆人，拿父亲的内裤溺器，亲自洗好，再交给仆人，不敢让万石君知道，他经常这样做。石建任郎中令，有可以述说的事情，就背着人尽情地说；到了朝廷上进见就好像不会说话一样。因此皇上便亲自对他表示尊敬和礼遇。

万石君迁居到陵里。内史石庆喝醉了回家，进入外门没有下车。万石君听说了，不吃饭。石庆害怕，光着上身去请罪，没有许可。全族人和哥哥石建都去衣露体请罪，万石君责备说："内史是显贵的人，进入乡里，乡里中的长辈都走开回避，而内史坐在车中自得其乐，本来应当的！"于是吩咐停止追究石庆。石庆和众子弟进入里门，都快步回到家。

万石君在元朔五年中去世。他的长子郎中令石建痛哭哀掉，扶着杖才能行走。一年多后，石建也去世了。众子孙都有孝行，可是石建最突出，超过万石君。

石建任郎中令，上书禀奏事情，文件批下来，石建读它，说："写错了！'马'字下面脚连尾应该五笔，如今只有四笔，少一笔。皇上发现责怪下来就该死了！"十分害怕。他做事的谨慎，即使是别的小事也都这样。

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任太仆，为皇帝驾车外出，皇上问他驾车子的有几匹马，石庆用鞭子逐一数完马后，举起手说："六匹马。"石庆在各位儿子中是最简略随便的了，但还是这样认真。他任齐国相，全齐国的人都仰慕他们家的品行，不用命令而齐国太平，替他建立了石相祠。

【原文】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

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①]。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②]。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③]。"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④]。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⑤]。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⑥]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⑦]。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⑧]。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⑨]。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⑩]。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⑪]。丞相惭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相，罢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⑫]。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天子曰："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以书让庆，庆甚惭，遂复视事[⑬]。

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⑭]。后三岁余，太初二年中，丞相庆卒，谥为恬侯[⑮]。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后为太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⑯]。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孝谨益衰矣[⑰]。

【注释】

①元狩元年：即公元前 122 年。元狩，汉武帝的第四个年号。 沛：郡名，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北。 御史大夫：官名，三公之一，

主管监察、执法，协理全国政务。

②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元鼎，汉武帝的第五个年号。 丞相：此指赵周。《史记集解》赵周坐酎金免。

③制：制书，古代皇帝之“命”称为“制”。 诏：此指下诏、命令。

④两越：汉时指南越、东越。 大宛（yuān）：西域国名，在今新疆西独联体境内。 中国：中原。

⑤封禅（shàn）：封天禅地，古代帝王举行的祭祀天地的活动。

⑥桑弘羊：西汉大臣，武帝时任大司农，事见《平准书》。 王温舒：西汉大臣，有名的酷吏，详《酷吏列传》。 兒（ní）宽：西汉大臣，水利家。其事可见《汉书·兒宽传》。

⑦醇谨：厚重谨慎。

⑧匡言：匡正反驳之言。

⑨所忠：武帝近臣。 减（jiǎn）宣：武帝近臣，曾任御史中丞等职，酷吏。见《酷吏列传》。

⑩元封四年：即公元前107年。元封，汉武帝的第六个年号。 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 名数：户籍。 適（zhé）：同“谪”，强迫戍边。

⑪与：参与。 案：查办，惩治。

⑫罢（pí）：通“疲”，疲钝。 驽：劣马。此指才能低下。 斧质：古代杀人的刑具。质，砧板。

⑬视事：治事，任职。

⑭文深：对法令条文深加推究。

⑮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太初，汉武帝的第七个年号。

⑯太常：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事宜。

⑰稍：逐渐。

【译文】

元狩元年，皇上确立太子，选拔群臣中可以做太子老师的人，石庆从沛郡太守调任太子太傅，过了七年升为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秋天，丞相犯罪，被免官。皇上有制书诏告御史说：“万石君先帝尊重他，他的子孙有孝行，应该让御史大夫石庆任丞

相，封为牧丘侯。”这时朝廷正在南面征讨南越、东越，在东边攻打朝鲜，在北边驱逐匈奴，在西边讨伐大宛，中原地区多事。天子视察全国，修复上古的神庙，到名山祭祀天地，兴起礼乐。国家财政短缺，桑弘羊等人开辟财源，王温舒之流推行严苛法律，兒宽等人推崇文才学术做到了九卿之官，交替当权，事情不由丞相来决定，丞相忠厚谨慎罢了。石庆在职九年，没有能够发表什么匡正时弊的言论。他曾经想请求惩办皇上亲近的大臣所忠、九卿咸宣的罪行，没能让他们服罪，反而因此遭受惩处，后来用钱赎了罪。

元狩四年中，关东有二百万流民，没有户籍的人有四十万，公卿大臣议论想请求皇上迁移流民到边疆，来处罚他们。皇上认为丞相年老谨慎，不会参加这样的议论，就赐丞相休假回家，然后查究御史大夫以下议论奏请的人。丞相惭愧自己不能胜任职守，于是上书说：“我有幸得以任丞相，才能低下，没有办法来辅助治理国家，城郊仓库空虚，很多百姓流离失所，罪应被处死，皇上不忍心惩罚我。希望归还丞相、侯印，乞求让我这把尸骨回家，避开而给贤能的人让路。”天子说：“粮仓已经空了，贫苦的百姓流散，而你想请求迁移他们，使国家摇荡不安，来震动、危害它，然后你辞去职位，你想要把危难推归给谁呢？”用诏书责备石庆，石庆十分惭愧，就重新处理政事。

石庆细究法令条文而办事谨慎，可是没有别的大谋略，替百姓说话。以后三年多，在太初二年中，丞相石庆去世，被赐谥号为恬侯。石庆的二子石德，石庆喜爱、信用他，皇上让石德做石庆的继承人，接替侯爵。后来他任太常，犯法应当处死，赎罪免死刑降为平民。石庆正任丞相时，众子孙做官陆续做到二千石的有十三人。到石庆死后，这些人逐渐因为有罪而免了官，孝敬、谨严的家风更加衰落了。

【原文】

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1]。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2]。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3]："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余不噍呵绾，绾日以谨力[4]。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5]："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实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剑不敢奉诏[6]。"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7]？"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8]。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9]。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10]。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11]。

其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12]。上以为绾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13]。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14]。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15]。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16]。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17]。其后绾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18]。

【注释】

①代：代王国。　大陵：县名，属太原郡，刘参为代王时所并入，在今山西文水县东北。
②戏车：在车上表演杂耍。
③且：将。　属（zhǔ）：嘱托。
④噍呵（jiū hē）：厉声责备。
⑤上林：宫苑名，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一带。
⑥剑不敢奉诏：意即再次赐剑臣不敢接受。
⑦施（yì）易：移易交换。施，移易，改变。
⑧盛（chéng）：放在剑鞘中。　服：佩带。
⑨无他肠：《史记索隐》小颜云："心肠之内无他恶也。"　河间：景帝子刘德所封王国名，都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　太傅：官吏，辅佐封国王。
⑩吴楚反：即发生于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　中尉：官名，掌管京师治安，兼主北军。
⑪孝景前六年：即汉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
⑫太子：即刘荣，景帝长子，栗姬所生。　栗卿：刘荣之舅父。
⑬郅都：西汉大臣，官至中尉，详《酷吏列传》。　治：审理。
⑭胶东王：即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景帝中子，初封为胶东王。
⑮舍：即刘舍，曾封桃侯。
⑯相：辅佐。
⑰官囚：官署囚禁的人。　不辜：无罪。　不任职：不胜任其职。
⑱酎（zhòu）金：汉代宗庙祭祀时，诸侯助祭所献金。

【译文】

建陵侯卫绾是代王国大陵人。卫绾凭借车技而当了郎官，事奉文帝，连续立功而升为中郎将，忠厚谨严，没有别的才能。孝景帝做太子的时候，召来皇上身边的人饮酒，而卫绾托称有病没有来。文帝快要驾崩时，嘱咐孝景帝说："卫绾是忠厚的人，要好

好对待他。”到文帝驾崩，景帝继位，一年多都没有责怪卫绾，卫绾每天更加谨慎勤力。

景帝到上林苑，命令中郎将陪同乘车，回来时问道：“你知道为什么能陪同乘车吗？”卫绾说：“我从车兵有幸能够凭着连续立功升任中郎将，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皇上问道：“我做太子时召你来，你不愿意来，为什么？”卫绾回答说：“死罪，我确实生病！”皇上赐给他宝剑。卫绾说：“先帝赐给我宝剑共有六把，宝剑我不敢再承奉诏令接受了。”皇上说：“宝剑是人们所喜好的，可以进行交换、买卖，难道留到现在么？”卫绾说：“都在。”皇上让他拿来那六把宝剑，宝剑还在鞘中，没有使用过。郎官有过失，他常常承担罪责，不和其他中郎将争辩；有功劳，他常常让给别的中郎将。皇上认为他廉洁，忠厚没有别的诡计，于是任命卫绾做河间王太傅。吴、楚造反时，皇上命令卫绾任将军，率领河间的部队攻打吴、楚有功劳，被任命为中尉。过了三年，因为立了军功，在孝景帝前元六年中封卫绾为建陵侯。

第二年，皇上废弃太子刘荣，诛杀栗卿等人。皇上认为卫绾忠厚，不忍心处罚他，就赐他休假回家，而派郅都逮捕惩办栗家。事情完后，皇上立胶东王做太子，征召卫绾，任命他为太子太傅。过了很久，卫绾升为御史大夫。过了五年，他取代桃侯刘舍任丞相，在朝廷上奏请事情只守职分照章办事。可是他从开始做官一直到做丞相，终究没有什么提议。天子认为他诚实宽厚，可以辅佐少主，尊重宠爱他，给他的赏赐非常多。

卫绾任丞相三年，景帝驾崩，武帝继位。建元年间，丞相因为景帝患病时各官署的囚犯很多是无辜受罪的，而被认为不称职，被免官。那以后卫绾去世，他儿子卫信继袭侯爵，由于助祭献金不合规定而失去了侯爵。

【原文】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①。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②。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夫③。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④！"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⑤。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⑥。武帝建元年中，与丞相绾俱以过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⑦。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⑧。不疑卒，子相如代。孙望，坐酎金失侯。

【注释】

①直不疑：人名，姓直，名不疑，西汉大臣，曾封为塞侯。　南阳：古地名，西汉所置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

②告归：请假回家。　意：猜测，怀疑。　谢：承认。

③称举：称誉举荐。《汉书》无"文帝称举"四字。　太中大夫：《史记志疑》案：考《百官表》直不疑以孝景中五年为主爵都尉，六年由中大夫令更为卫尉，后元年乃由卫尉迁御史大夫。此脱不具，且未尝为太中大夫也。《汉传》言"中大夫"，亦脱"令"字，中大夫令即卫尉。

④盗嫂：与嫂私通。

⑤景帝后元年：即在公元前143年。

⑥修：表彰，总结。

⑦临：任职。

⑧名称：名声。

【译文】

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任郎官，事奉文帝，他同房有人请假回家，错拿了同房郎官的黄金走，不久丢失黄金的主人发现，胡乱猜测是直不疑所为，直不疑承认有这事，买黄金偿还他。请假回家的人返来而送还了黄金，先前丢失黄金的郎官十分惭愧，因此称赞他是忠厚的人。文帝选拔人才，他逐渐升官做到太中大夫。上朝，在廷堂相见，有人诽谤他说："直不疑相貌很美，可是偏偏对他善于跟嫂子私通没有办法！"直不疑听说了，说："我是没有哥哥的。"可是终究不为自己辩白。

吴、楚等国谋反时，直不疑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带领军队攻打他们。景帝后元元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天子表彰平定吴、楚叛乱的有功人员，就封直不疑为塞侯。武帝建元年间，他和丞相卫绾都因为过失而被免官职。

直不疑学习《老子》言论，他所任职的地方，做官用老一套办法，唯恐人们知道他做官的事迹。他不喜欢树立名声，被人称为有德行和厚道的人。直不疑死后，他儿子直相如继袭侯爵。他孙子直望，因为助祭献金不合规定失去侯爵。

【原文】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①]。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②]。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

仁为人阴重不泄[③]。常衣敝补衣溺袴，期为不洁清[④]。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⑤]。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⑥]。"然亦无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阳

陵⑦。上所赐甚多，然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⑧。

武帝立，以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矣。

【注释】

①任城：县名，在今山东济宁市东南，独山湖畔。

②舍人：太子舍人，管理太子家事。

③阴重：慎密稳重。阴，密。　泄：指泄露人言。

④敝补：破烂修补。　溺袴（niào kù）：能吸附尿液的内裤。溺，小便。期：常常。

⑤卧内：卧室。　秘戏：后宫内秘密之淫秽嬉戏。

⑥问人：《史记正义》颜师古云："问以他人善恶也。"

⑦阳陵：西汉景帝陵墓门，后置县，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⑧赂遗（wèi）：以财物送人。

【译文】

郎中令周文，名叫仁，他的祖先以前是任城人。他凭借医术进见。在景帝做太子时，任命他为舍人，后来积累功劳逐渐提升，汉文帝时官至太中大夫。景帝刚登位，任命周仁为郎中令。

周仁为人谨慎持重不泄露别人的秘密，经常穿着有补钉的旧衣服和尿裤，常常故意让容服不洁净使嫔妃不敢接近，因此受到皇帝宠爱。景帝进入寝宫，在后宫暗地里嬉戏，周仁常在旁边。到景帝驾崩，周仁还任郎中令，始终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言论。皇上时常向他询问别人，周仁说："皇上自己考察他吧。"可是也没有讲过别人的什么坏话。因为这样，景帝曾经两次亲自到他家。他家迁到了阳陵。皇上赏赐给他的钱物很多，可他经常推辞，不敢接受。诸侯百官赠送的东西，他终究什么也不接受。

武帝继位，认为他是先帝的大臣，尊重他。周仁因为有病免职，以二千石的俸禄回家养老，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

【原文】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①。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②。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③。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④。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⑤；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对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老病笃，请免。于是天子亦策罢，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子阳陵。子孙咸至大官矣。

【注释】

①欧：音qū。　说（yuè）：即张说，汉初大臣，因军功于高祖八年封安丘侯。　庶子：妾所生之子。

②刑名：即“刑名之学”，亦作“形名”。战国时法家之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强调循名责实。

③元朔四年：即公元前125年。　韩安国：西汉大臣，官至御史大夫。详《韩长孺列传》。

④案人：查办人。《史记志疑》附案：《汉书·晁错传》“欧与丞相中尉劾奏错大逆无道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大事记》及《通鉴答问》皆据此事以为未尝不案人，不得称长者，《史》虚美之耳。何氏《困学纪闻》十一注云：“此景帝纳袁盎之说，自示意于丞相等行之，非张叔所案劾，或讥其不能如释之守法则可耳。”何注是。

⑤具：备办。　狱事：诉讼案件。

【译文】

御史大夫张叔，名叫欧，是安丘侯张说的小妻生的儿子。孝

文帝时他凭研究刑名学说事奉太子。可是张欧虽然研究刑法及名实学说，他为人却很忠厚。景帝时他受到尊重，常担任九卿。到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被免职，诏令任命张欧为御史大夫。自从张欧做官起，从不说惩办人，一心用诚实忠厚态度做官。属下认为他是个忠厚的人，也不敢太欺负他。要往上呈送已经办好的案件，有可以退回重审的，把它退回；不可有退还的，不得已，就流着泪亲自看着把它封好。他爱护人到这种地步。

张欧年老病重，请求免职。于是天子也特颁明令准予退休，按照上大夫的俸禄回家养老。家住在阳陵。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

【原文】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1]？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2]。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3]。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4]。

【注释】

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此句出自《论语·里仁》。讷（nè），语言迟钝。　敏：行动敏捷。　邪，通“耶”。

②肃：峻急，苛刻。

③微巧：隐秘巧妙。　处谄：以谄媚的态度处事。

④斯：此。　笃行：行为忠厚。《史记志疑》案：史公此论颇未协，明邵建章《思闻录》曰：“太史公传万石诸人俱以孝谨长者称，周仁是一卑污小人，附于万石君后，何其不类也。周文近佞，然可谓笃行君子，佞人可称君子乎？”（班氏删改甚允。）

【译文】

太史公说：孔子有句话说“君子言语要迟钝，行动要迅速”，

说的大概是万石君、建陵侯和张叔吧？因此他们教化不峻急而成功，不苛刻而安定。塞侯精妙机巧，而周文陷于阿谀，君子讥笑他们，因为他们接近于奸巧谄媚。可是他们可说是行为敦厚的君子了！

史记全译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题解】

此传置于《万石张叔列传》之后，仍是一种对比，强调正直廉平，扶义谏诤品德的重要。

肯定田叔"居是国必闻其政"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态度。文篇突出田叔刻廉自喜，切直廉平。出任赵王张敖郎中时，因张敖由于赵相赵午等企图危害刘邦事所祸及而被捕系，遂与孟舒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张敖至长安。其后事实真相大白，张敖得释，此十余人为刘邦所赏识，尽拜为郡守、诸侯相。田叔也不因此自恃高强，仍然秉心论事，执议公允。在文帝时评述客观形势，申述云中守孟舒因得人心士乐为死才出现勇于赴战的情景，以明孟舒为长者，而宽释文帝疑误并恢复孟舒的原职。文篇再一次宣扬了文帝纳谏的圣明形象，亦肯定了田叔勇于谏说，"义不忘贤"的伟大精神。

肯定田叔乃是以一种非常委婉的劝谏手段，"明主之美以救过"。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田叔经过调查确属事实，依法处置梁孝王为死罪。但田叔同时建议景帝不要过问这件事，这是既可使天子不干涉依法办事，又可不使窦太后忧心的最好处理方法，不会给景帝造成政治上的麻烦。田叔为鲁相，以迂回方式感动了鲁王，使他亲自出面赔偿了所强取的民人财物，挽回了鲁王的威信，

也防止了政治骚乱。还以自身暴坐苑外，使鲁王抑制了荒淫娱乐之心。在封建时代这也不失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有益方法，既能宣扬君主美德，又能补救他们的过失，两全其美，司马迁还是赞扬的。

田仁虽族死，司马迁仍称其为“与余善”，故附传之。其事及于武帝时之戾太子之难，故亦略为记叙。

【原文】

田叔者，赵陉城人也[①]。其先，齐田氏苗裔也[②]。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③]。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④]。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王以为郎中[⑤]。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未及迁[⑥]。

会陈豨反代[⑦]。汉七年，高祖往诛之，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⑧]。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张王曰[⑨]：“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赵王啮指出血，曰[⑩]：“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⑪]。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于是贯高等曰：“王长者，不倍德[⑫]。”卒私相与谋弑上[⑬]。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⑭]。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⑮]。”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⑯]。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废为宣平侯，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⑰]。叔为汉中守十余年，会高后崩，诸吕作乱，大臣诛之，立孝文帝[⑱]。

【注释】

①陉（xíng）城，《史记索隐》以为：国之县名，然西汉无陉城县，可能系苦陉之误。苦陉，县名，属中山国，在今河北无极东北。

②齐田氏：即田齐。春秋时，陈国厉公之子陈完因本国发生变乱而投奔齐国，并改姓田。后田氏子孙世代为齐卿，势力逐渐发展，战国初取代姜氏夺取齐政权，是为田齐。　田裔：后代。

③黄老术：即黄老学派的学说。　乐巨公：《史记索隐》本燕人，乐毅之后。

④刻廉：严正清白。　自喜：自爱，自好。

⑤张敖：人名，张耳之子，张耳死后嗣立为赵王。　郎中：官名，掌执戟殿下，宿卫宫禁。

⑥切直：恳切率直。　廉平：廉洁清平。　迁：提升。

⑦陈豨（xī）：汉初异姓王，后反，被诛。见《韩信卢绾列传》。

⑧汉七年：即公元前200年。陈豨反发生在十年，此处记载有误。　箕踞：古时按礼人席地而坐，若随意伸开两腿坐着，形似簸箕，是一种傲慢无礼之形态。

⑨张王：即赵王张敖。

⑩啮（niè）：咬。

⑪微：如果不是。　虫出：指人死后不能下葬以至尸体生蛆。虫，蛆。《史记索隐》案：谓死而虫出也。《左传》"齐桓公死，未葬，虫流于户外"是也。

⑫倍：通"背"。

⑬相与：互相。　弑（shì）：古人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⑭就系：投案而被拘捕。

⑮三族：说法不一。一般是指父族、母族、妻族。

⑯赭（zhě）衣：古代犯人所穿的赤褐色的囚服。此指穿着囚服。　髡（kūn）钳：古代刑罚，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

⑰右：古代尊崇右，以右为上。　说："悦"之古字。

⑱汉中：郡名，治所西城，在今陕西安康市。

【译文】

田叔是赵国陉城人。他的祖先是齐国田家的后代。田叔喜欢剑术，在乐巨公的住所学习黄老思想。田叔为人严正、清廉、自重、自爱，喜欢和那些年长有德行的人交游。赵国人把他推荐给赵国相赵午，赵午在赵王张敖那里称赞他，赵王让他任郎中。经过几年，踏实正直，清廉公正，赵王认为他贤良，还没来得及提拔他。

适逢陈豨在代造反，汉七年，高祖去讨伐他，经过赵国，赵王张敖亲自捧着托盘给高祖送食物，礼仪十分恭敬，高祖箕踞傲慢地骂他。这时赵国相赵午等几十人都生气，对赵王张敖说："您王侍奉皇上礼节十分周到了，如今这样对待您王，我们请求造反。"赵王咬指头，出了血，说："我父亲失去王国，假如没有陛下，我们该会尸体出蛆。你们怎么这样说呢！不要再这样讲了！"于是贯高等人说："大王是忠厚有德行的人，不背叛恩德。"终于暗地里相互策划杀害皇上。碰巧事情被发觉，朝廷下诏书逮捕赵王和群臣中谋反的人。于是赵午等人都自杀，只有贯高投案受捕。这时朝廷颁下诏书说："赵国有敢于跟随赵王的人，就罪至灭三族。"只有孟舒、田叔等十几人穿着赤褐色囚衣，自动剃光头发，带上枷锁，自称为赵王家的奴仆，跟随赵王张敖到长安。贯高谋反的事情弄清楚后，赵王张敖得以出狱，被废黜为宣平侯，于是赵王上奏称赞田叔等十几人。皇上全部召见了他们，和他们谈话，认为汉家朝廷大臣中没有能比他们强的人，皇上高兴，全部任命他们做郡守、诸侯王相。田叔担任汉中郡郡守十多年，适逢高后崩逝，吕家诸王侯准备叛乱，大臣们诛杀了他们，立孝文帝为天子。

【原文】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

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也，宜知之。"叔顿首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免[1]。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虏曾一入，孟舒不能坚守，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2]。长者固杀人乎？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叔叩头对曰："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3]。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4]。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于是上曰："贤哉孟舒！"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

【注释】

①虏：敌人，此指匈奴。　云中：郡名，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南。

②毋故：没有原因，无道理。

③距：通"拒"，抗拒。　罢敝：疲劳困苦。罢，通"疲"。

④冒顿（mò dú）：西汉初年匈奴单于。　北夷：匈奴北方的部族。　死敌：与敌拚死作战。

【译文】

孝文帝登位后，召田叔来询问说："您知道天下的忠厚有德行的人吗？"田叔回答说："臣哪里值得来知道呢！"皇上说："您是忠厚长者，应该知道。"田叔叩头说："原云中郡郡守孟舒是忠厚长者。"这时孟舒因为匈奴大规模入长城内抢劫，云中郡被劫尤其严重而坐罪，被免职。皇上说："先帝让孟舒任云中郡守十多年了，

匈奴曾经入侵一次，孟舒不能坚守，无缘无故让士兵战死有几百人。忠厚有德行的人本来要杀人吗？您为什么说孟舒是忠厚长者呢？”田叔叩头回答说：“这正是孟舒为忠厚长者的原因。贯高等人谋反，皇上颁下明白的诏书，赵国有敢于跟随赵王的人，罪至三族。可是孟舒自动剃光头发，带上枷锁，跟随赵王张敖到他去的地方，想拿自身来为他效死，难道自己知道会做云中郡守么！朝廷和楚国相对抗，士兵很疲乏了。匈奴冒顿单于刚刚征服北方的夷族，就来边境为害，孟舒了解士兵疲劳困苦，不忍心命令作战，士兵争着登临城池，和敌人拼命，就像儿子为了父亲，弟弟为了哥哥，因此战死的有几百人。孟舒难道是故意驱使他们作战吗！这正是孟舒为忠厚长者的原因。”于是皇上说：“好啊，孟舒！”重新召孟舒作为云中郡守。

【原文】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①。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②；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

鲁相初到，民自言相，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③。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④：“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⑤。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相毋与偿之。”于是王乃尽偿之。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⑥。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

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数年，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7]：“不以百金伤先人名。”

【注释】

①梁孝王：即刘武，汉文帝之子，窦皇后所生，详《梁孝王世家》。 袁盎：汉廷大臣，曾为齐相、吴相，后为梁孝王所杀，详《袁盎鼂错列传》。 案：查办、审查。

②伏诛：被处死。

③讼：诉讼，告状。

④渠率：同“渠帅”，首领。 笞：古代五刑之一，用荆条或竹板打人的背部或臀部。 搏：拍，打。此指打手板。

⑤鲁王：鲁共王刘余，景帝之子。 中府：内库。

⑥苑：畜养禽兽供狩猎用的园林。 暴（pù）：晒。

⑦祠：此指祭礼。

【译文】

几年后，田叔因为犯法丢失官位。梁孝王派人杀害了前吴国国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来，派他去梁国查办，他全部查清这个案件，回来汇报。景帝说：“梁王有这事吗？”田叔回答说：“我该死！有这事。”皇上说：“那罪证在哪里？”田叔说：“皇上不要拿梁王的案件彻底追究。”景帝说：“为什么？”田叔说：“如今梁王不被判死刑，那朝廷法律就无法执行；如果判他死刑，而太后吃东西不知滋味，睡不好觉，这样，忧愁就在陛下这里了。”景帝特别认为他贤能，任命他为鲁国国相。

鲁国国相刚上任，百姓自动来对国相讲，控告鲁王夺取他们财物的有一百多人。田叔抓住他们的头头二十人，每人笞打五十大板，其余的打手心二十板，对他们发怒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

主吗？怎么敢谈论你们的君主!”鲁王听说了，十分惭愧，打开内库，分发藏钱，让国相还给他们。国相说：“大王自己夺取的，让国相去还，这样是大王做坏事而国相做好事了。国相不能参与偿还的事。”于是鲁王就全都将财物偿还给了他们。

鲁王喜欢打猎，国相经常跟随他进入狩猎场中，鲁王总是让他到馆舍去休息，国相走出来，经常坐在外面晒太阳，在围场外等待鲁王。鲁王屡次派人请他去休息，他始终不去，说：“我们大王在围场中被太阳晒着，我为什么偏偏到馆舍中去呢!”鲁王因为这样才不过分出外游猎。

经过几年，田叔在官任上死去，鲁王用一百斤黄金作祭礼，他的小儿子田仁不肯接受，说：“不能因为一百斤黄金损害了先父的名声。”

【原文】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①]。卫将军进言仁，仁为郎中[②]。数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③]。其后使刺举三河[④]。上东巡，仁奏事有辞，上说，拜为京辅都尉[⑤]。月余，上迁拜为司直[⑥]。数岁，坐太子事[⑦]。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⑧]。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⑨]。陉城今在中山国。

【注释】

①卫将军：即卫青。　舍人：王公贵族亲近的属官。

②进言：向皇帝推荐。

③丞相长史：丞相的高级幕僚。

④刺举：刺探举发。　三河：指河南、河内、河东三郡。

⑤京辅都尉：即京畿都尉，三辅地区之都尉。

⑥司直：亦名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
⑦太子：汉武帝太子，亦称戾太子、卫太子。
⑧左丞相："左"字为衍文。此指丞相刘屈氂。　纵：放跑。
⑨长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东北。　令：县级行政长官。　车千秋：即田千秋，西汉大臣。　上变仁：上书告发田仁兵变。

【译文】

田仁因为身体壮健当了卫将军的家臣，多次跟随他去攻打匈奴。卫将军向皇上推荐田仁，田仁做了郎中。几年后，他任了二千石级的丞相长史，随着又丢了官。后来派他侦察检举河东、河南、河内三郡。皇上到东边视察，田仁报告案件言辞杰出，皇上高兴，任命他为京辅都尉。一个多月后，皇上提升他任司直。几年后，他由于戾太子事件犯了罪。当时左丞相亲自带领军队，命令司直田仁主管关闭守卫城门，因放走太子而犯罪，交司法官审判处死。一说田仁带兵到长陵，长陵令车千秋上告田仁叛变，田仁被灭族处死。陉城如今属中山国。

【原文】

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①！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②。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注释】

①居是国必闻其政：此引语有误。《论语·学而》云："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②义不忘贤：坚持大义，不忘记贤明之人。　救过：挽救其过失。

【译文】

太史公说：孔子称赞说"住在那个国家一定与闻它的政事"，

说的是田叔吧！坚持大义不忘记举荐贤能，公开赞扬君主的美德并补救他的过错。田仁和我友好，我所以一并论及他。

【原文】

褚先生曰①：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②。任安，荥阳人也③。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④。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刬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⑤。后为亭长⑥。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众人皆喜，曰⑦："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⑧。"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⑨。其后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治民⑩。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斥免⑪。

乃为卫将军舍人，与田仁会，俱为舍人，居门下，同心相爱。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家监使养恶啮马⑫。两人同床卧，仁窃言曰："不知人哉家监也！"任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⑬。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呵。

【注释】

①褚先生：即褚少孙，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元帝、成帝间博士。

②任安：西汉大臣，字少卿。

③荥（xíng）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④将车：御车，推车。　占著名数：《史记索隐》言卜占而自占著家口名数，隶于武功，犹今附籍然也。

⑤易高：容易出人头地。　求盗亭父：《史记正义》应劭云："旧时亭有两卒，其一为亭父，掌关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也。"

⑥亭长：汉时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农村十里设一亭。亭长主逐捕盗贼，兼及民事，理辞讼。

⑦当壮：正当壮年。　剧易：难易。

⑧分别：分配，区别。

⑨见：认识。

⑩除：提升，任命。　三老：《史记正义》引《百官表》云："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亲民：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认为此职掌乡邑之事。　三百石长：俸禄为三百石官吏。汉时，万户以上县的长吏称令，秩六百石至一千石；万户以下小县为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其下均有丞、尉。

⑪共帐：供给皇帝出行所需之帷帐等器物。

⑫家监：管家。　恶啮马：凶暴咬人的烈马。

⑬从此两人：以此二人为随从。　过：拜访，探望。　平阳主：即平阳公主，汉武帝姐，原为平阳侯曹寿妻，后嫁卫青。　列：通"裂"。别：另，另外。

【译文】

褚先生说：我作侍郎时，听到说田仁以前和任安很友好。任安是荥阳人。他小时候成了孤儿，生活贫困，替别人推车子到长安，留在那里，寻找工作当一个小吏，没有机会，趁着各自考虑著录户籍，把家安在武功县。武功是右扶风西边的小县，山谷入口有通往蜀郡的栈道靠近山边。任安认为武功小县，没有强豪，容易出人头地，就留在那儿，代替别人做求盗、亭父。后来他做了亭长。县中百姓都出外打猎，任安经常帮别人分配麋鹿、野鸡、兔子，把老人、小孩和壮丁安排到或难或易的地方，大家都高兴，说："没有关系，任少卿分配公平，有智谋。"第二天又召集人聚会，聚集的有几百人。任少卿说："某某的儿子甲为什么不来呢？"众人

都奇怪他眼光的迅疾。那以后他被任命为乡三老，被举荐为亲民的官吏，又让推出担任三百石级的县长，管理百姓。因为皇上巡行出游的时候陈设帷帐等用具没有办理，被斥责罢免。

于是他做卫将军的家臣，和田仁相会，一同做家臣，住在府里，同心相爱。这两个人家里贫穷，没有钱财来事奉将军的管家，管家派他们喂养咬人的烈马。两人同床睡，田仁偷偷地说："不了解人啊，管家！"任安说："将军尚且不了解人，哪里只是管家呢！"卫青将军让这两个人跟从着去拜访平阳公主，公主的管家让他俩和骑奴们同席吃饭，这两人拔出刀来割断席子，和骑奴们分开来坐。公主的家人都奇怪而讨厌他俩，可没有人敢呵斥。

【原文】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①]。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②]。赵禹以次问之，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③]。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④]。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奈之何[⑤]？"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⑥]。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⑦]。"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⑧]？"将军不得已，上籍以闻[⑨]。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此二人前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⑩]。田

仁对曰："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11]。"任安对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谷于河上[12]。此两人立名天下。

【注释】

①绛衣：深红色的衣服，古代军服常用绛色。 玉具剑：剑口和把手部分用玉装饰的剑。

②少府：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室财用收支、宫廷服务和手工业。

③习事：通晓事理。

④不知其君四句：源于《荀子・性恶》，其原文为"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

⑤绮绣：有花纹的锦绣。

⑥意：内心，心里。 不平：不满。

⑦去：离开。

⑧鞅鞅：闷闷不乐的样子。 移：《史记集解》徐广曰："移犹施。"

⑨上籍：列名上奏。

⑩能略：才能谋略。 推第：推让而互相荐举。

⑪桴（fú）鼓：战鼓。桴，通"枹"，鼓槌。

⑫护：监护。 北军：汉代守卫京师的屯卫兵，其守卫京城西南未央宫的卫兵称南军，守卫京城东北长乐宫的卫兵称北军。 边田谷：边地的屯田与谷物。

【译文】

那以后有诏书招募选拔卫将军的家臣来做郎官，卫将军选取家臣中富裕的人，让他们准备好鞍马、绛衣、玉具剑，要入宫上奏。适逢贤能的大夫、少府赵禹来拜访卫将军，将军叫出所推举的家臣来给赵禹看。赵禹按照顺序问他们，十多人中没有一人熟悉政事和有智谋的。赵禹说："我听说，将军的家门一定有可当将

官的人。书传说：'不了解那个国君，就看他使用的人；不了解那人的儿子，就看他结交的朋友。'如今有诏书举荐将军家臣，是要借此考察将军能够得到贤人和文武之士。如今仅仅选取富人家儿子送上，又没有智谋，就像给木偶人穿上锦绣衣服罢了，打算拿他们怎么办？"于是赵禹全部召集卫将军家臣一百多人，挨个来考问他们，发现了田仁、任安，说："只这两人可以，其余没有可用的人。"卫将军看到这两人贫困，心里不高兴。赵禹离去后，卫将军对两人说："你们各自去准备鞍马、新绛衣。"两人回答说："家里贫穷，无法准备这些东西。"将军发怒说："如今你们两人家里自己因为贫困找工作，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愤愤不平地好像曾经给我施过恩德一样，为什么呢？"将军没有别的办法，造好簿册报告皇上。有诏书下来召见卫将军家臣，这两人前去拜见，诏书问两人的才能智谋，并让互相品第高下。田仁回答说："手拿鼓槌，立于军门，使部属乐于拼死战斗，我比不上任安。"任安回答说："决断嫌疑，评判是非，辨别、管理官吏，让老百姓没有怨气，任安我比不上田仁。"武帝大笑说："好。"派任安监护北军，派田仁到黄河边上监护边塞的屯田和谷物。这两人立即名扬天下。

【原文】

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以田仁为丞相长史[①]。

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②]。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③]。"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④]。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方盛贵。田仁数上书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谓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语言也，愿少卿无相诬污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仁

还奏事，武帝说，以仁为能不畏强御，拜仁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⑤。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将兵，使司直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⑥。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注释】

①益州刺史：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益州为其一，统管今四川大部，及云南、贵州，设置刺史一人，职掌监察，秩六百石。

②奸利：举动奸恶，攫取私利。

③中贵人：皇帝所宠幸的近臣。 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时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正：治理，肃正。

④杜：杜周，武帝时酷吏，见《酷吏列传》。 石，石庆，石奋子，详《万石张叔列传》。

⑤强御：强暴有势力的人。

⑥甘泉：即甘泉宫，汉武帝时建，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 暴君：即暴胜之，西汉大臣，见《汉书》卷71《隽不疑》传。

【译文】

那以后任用任安做益州刺史，任命田仁做丞相长史。

田仁上奏书说：“全国的郡太守中有很多人用犯法的手段谋取私利，三河地区尤其严重，我请求首先侦察检举三河。三河的太守全都在京城内倚靠朝廷中的显贵，和三公有亲属关系，没有什么畏惧的，应该首先肃正三河来警告全国的犯法官吏。”这时河南、河内太守都是御史大夫杜周父兄的子弟，河东太守是丞相石庆的子孙。这时石家有九人作二千石级的官员，正强盛、显贵。田仁

多次上奏书说及这事。大夫杜周和石家派人向田仁道歉，对田少卿说："我们不敢有什么话要讲，希望少卿您不要诬陷我们。"田仁已经刺举三河，三河太守全都交下司法官判处死刑。田仁回朝廷上奏这事，武帝高兴，认为田仁能干，不怕有权势的人，任命田仁为丞相司直，威风震动全国。

那以后适逢太子有发兵的事情，丞相亲自带领军队，派司直主管城门。司直认为太子是皇上的骨肉至亲，父子之间的事情自已不太想卷进去，就离开城门到那些陵寝去。这时武帝在甘泉宫，派御史大夫暴胜之下去责问丞相"为什么放太子走"，丞相回答说："派司直统辖守卫城门，而放了太子。"奏书让皇上看了，请求拘捕司直。司直被交下给司法官治罪，被诛杀而死。

【原文】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①。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②？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③。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④。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⑤。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⑥。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⑦！后进者慎戒之。

【注释】

①护军：西汉护军中尉、护军都尉的简称，监军官。 立车：停车。节：符节。

②详邪：假装应邪。详，通“佯”。　傅事：傅会成事。
③幸：表示希望。　鲜好：《史记索隐》谓太子请其鲜好之兵甲也。
④合从：联合随同。
⑤常：常规，常理。
⑥祟：灾祸。
⑦范蠡（lǐ）：春秋末越国大夫，曾助句践灭吴立国，功成后周游各国经商。见《货殖列传》。

【译文】

这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太子把车停立于北军的南门外，召见任安，交给他符节，让他派军队。任安下拜接受符节，进入，关起门不出来。武帝听说了，认为任安是假装接受符节，不附会太子事件，为什么呢？任安曾打辱骂北军管钱的小官吏，小吏上书揭发他，认为他接受了太子的符节，并说“希望交给我那新装备的优良军队。”上书被皇上看到，武帝说：“这是个圆滑的官吏，看到太子发兵的事件出现，想坐着看胜负，看到了胜利者就想和他联合，有二心。任安犯有很多该死的罪，我常常让他活下来，如今内怀欺诈，有不忠的心。”把任安交下司法官治罪，被诛杀而死。

月亮圆了之后就会亏缺，事物旺盛到极点就会衰败，这是宇宙的常规。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却，长久地居于富贵，灾难逐渐积累就会成为祸祟。所以范蠡离开越国，推辞而不接受官位，美名传到后代，万年不忘，难道可以比得上呢！后来求官进级的人千万要警惕这一点。

史记全译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题解】

这是不同时期人物的合传。扁鹊乃春秋时良医，然本传以汉文帝时的仓公为主，故篇第列于此。

疾病医药，是关系人类自身健康及生存繁衍的重大生活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质及浓厚的地方特征，其所达到的科学程度以及关于它有意识的总结记述，是标志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侧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为医生立传就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本篇开创了史书记载医学的先例。它记述出我国古代的医学简史，就从黄帝时起经春秋而至汉初的医学发展作了初步总结，显示了我国汉初医学发展的水平及其伟大成就，尤其是保存了古代脉学发展的原始文献，为后代医学文献的整理奠定了基础。其内容可以使人们了解当时具有的医书，包括有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对疾病的诊治，有关于病情的描述，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的诊断方法，有医理的分析，有施药的说明，有效验的记录以及预防保健的知识等；一名医生有多门技术，可以因地制宜为人们防病治病，在诊断中并依具体情况辩证施治，“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

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异之”，不是照搬成例，提高了治疗效果；说明了名医之术的继承与传授，表现出医学发展的一脉相承；等等。对研究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于淳于意的医学活动是以奉诏对问的形式出现的。《史记》没有记载贤良对策的专篇长文，而以很大的篇幅记述医案，表明了司马迁对政治论争的淡漠和对关系人们健康的重视。而且它所记的非太医和乃不愿为职任所拘束的民间医生，这不能没有特设的意图，多少是表现了它的人民性；记述大量医案文献，有文帝的诏问，有患者的姓名，有实验的效应，说明这是作为档案保存在皇室中的，有力地证明了淳于意医术的真实性。在记述扁鹊的医术中，反对了传闻中的“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的神秘说法，而宣传“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治”，指出病有六不治，其中之一就是“信巫不信医”，表明医术依托于客观现实是完全可以掌握可以相信的，但也说胆诊病决死生也不能全然无失。这都是表现医学本身的科学性，以及迷信诬妄说法的有害。这些思想都是进步的。

更有意义的是本篇应为说明司马迁具有反对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古代唯心主义有两根重要的支柱，一是天命，一是鬼神。关于人的生死疾病是极容易被利用来制造鬼神的说法，且古代也有“死生有命”的说教。本篇尽管有少许迷信的记载及五行术语，但通篇主要是论述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从疾病的发生，病情的诊断和处理，都是以人体的结构自身作基础的，没有渗透鬼神迷信的说法，这就有力地表明在对待医学问题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他反天命鬼神思想的一种表现。这一点不能不特别引起我们在研读时加以注意。

本篇又称述了汉文帝，表明他从医学的角度关心人生的疾苦，

而不是完全只关注政治斗争。附见缇萦的事迹说明一个普通的妇女也可影响社会政治或历史进程，由于她的为父上书，促使文帝除肉刑，可见司马迁的眼光是投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的，他肯定普通的民众也可引发出产生历史变化的某种动机，他不只是看到了帝王将相的作用。又"美好者不祥之器"，具有借以表述出事物性质转化的历史，不断处于复杂的变化之中的意义。

【原文】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①。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②。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③。"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⑤。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⑥。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注释】

①勃海郡：郡名，治所浮阳，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 郑：《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都认为勃海郡无郑县，"郑"当为"鄚"。鄚（mào），县名，时属河间国。

②舍长：客馆之长。 长桑：复姓。 遇：礼遇。

③间：悄悄。 禁方：秘方。 毋：通"无"，不要。

④上池之水：凭空接取或取之于草木上的雨露，后常称为佳水。 知物：洞察事物。

⑤垣一方：墙的那一边。 方，犹"边"。

⑥五藏：《史记正义》五藏谓心、肺、脾、肝、肾也。六府谓大小肠、胃、

胆、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脉经》云："左手脉横，症在右；右手脉横，症在右。脉，头大者在上，头小者在下。两手脉，结上部者濡，结中部者缓，结三里者豆起。阳邪来见浮洪，阴邪来见沉细，水谷来见坚实。" 症结：即所结的病块。 诊脉：用手按病人腕部脉博以察病情。

【译文】

扁鹊是勃海郡郑地人，姓秦，名叫越人。他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经过，扁鹊独自认为他是奇特的人，经常恭谨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来往了十多年，长桑君终于叫扁鹊独自来坐，悄悄地告诉他说："我有秘方，我年老了，想传给您，您不要泄露出去。"扁鹊说："恭敬照办。"于是他拿出怀中的药给扁鹊："用没有落地的露水来喝下这药，三十天以后就能洞察一切事物了。"就把他的秘方都拿出来交给扁鹊。忽然之间，长桑君不见了，大概不是凡人吧。扁鹊照他的话服药三十日后，能看到隔着墙另一边的人。他据此来看病，完全看得见人的五脏疾病所在，只是用诊脉为名罢了。他行医有时在齐国，有时在赵国。在赵国的时候就名叫扁鹊。

【原文】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①。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②。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③："血脉治也，而何怪④！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⑥：'我之帝所甚乐⑦。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⑧。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 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⑨。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

榖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10]。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11]。”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12]。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13]。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14]。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15]。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16]：‘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17]。’”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注释】

①晋昭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531年～前526年在位。《史记索隐》案《左氏》，简子专国在定、顷二公之时，非当昭公之世。且《赵世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史记志疑》案：昭公必是定公之误，《索隐》言之矣。公族：此指国君。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晋国正卿。《史记志疑》案：赵简、秦穆之梦最诞，史公已载于《封禅书》、《赵世家》，此处可省也。而所谓五世不安，当作“三世”，晋襄公无纵淫事，范魁之战无考。专：专擅，专断。

②不知人：即不省人事。

③董安于：赵简子手下的臣僚，事迹不详。

④治：安，正常。而：你，你们。

⑤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五霸之一。寤（wù）：醒。

⑥公孙支与子舆：二人皆秦大夫。公孙支，即子桑。子舆未详。

⑦之：到。帝所：天帝居住的地方。

⑧适：刚好，正。

⑨秦策：秦国的史书。

⑩献公：即春秋晋献公，公元前676年～前651年在位。 文公：即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 襄公：即春秋晋襄公，公元前627年～前621年在位。 殽（xiáo）：殽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一带。

⑪间：痊愈。

⑫钧天：天之中央。 广乐：盛大之乐。 三代：夏、商、周三代。

⑬援：抓。 中：射中。

⑭罴（pí）：马熊。

⑮笥（sì）：装物品的方形竹器。 副：亦作“簪”，古代首饰名。《释名》：“王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

⑯属：托付。 翟：通“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

⑰嬴姓：赵氏之本姓。 周人：此指卫。晋亡之后，赵成侯三年伐卫，取乡邑七十三。 范魁：古地名，不详。

【译文】

正当晋昭公的时候，众大夫的势力强大而国君宗族的力量弱小，赵简子是大夫，独揽国家大事。赵简子生病，五天不省人事，大夫们都害怕，于是召来扁鹊。扁鹊进来看病后，走出去，大夫董安于问扁鹊，扁鹊说：“他的血脉正常，你们惊怪什么！以前秦穆公也曾这样，七天以后才苏醒。苏醒的那天，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到了天帝那里十分快乐。我呆那么久的原因，正碰上天帝要指教我。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大乱，五代都不得安宁。之后将有人成霸主，称霸不久就会死去。霸主的儿子将使他们的国家男女淫乱。”’公孙支把这些话记下来收藏好，秦国史书根据这记载了这事。晋献公的内乱，晋文公的称霸，而晋襄公在殽山打败秦军后放纵淫乱，这些都是您听说过的。如今你们主君的病和他相同，不超过三天一定痊愈，痊愈后必定有一些话要说。”

过了二天半，赵简子醒了，告诉众大夫说：“我到天帝那里十分快乐，和百神在天的中央游玩，听着各种乐器奏着许多乐曲，看

着各种各样的舞蹈，不像上古三代时的乐舞，乐声动人心弦。有一只熊想抓我，天帝命令我射杀它，射中了熊，熊死了。有一只罴走过来，我又射它，中了罴，罴也死了。天帝十分高兴，赐给我两个竹笥，里面装有首饰。我看见我的儿子在天帝的身边，天帝把一只翟犬交给我，说：'到你儿子长大后，把这个赐给他。'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一代一代地衰落，过了七代就灭亡。秦国将在范魁的西边大败周人，但他们也不能占据那个地方。'"董安于听了这些话，记录下来收藏好。有人把扁鹊的话告诉赵简子，赵简子赐给扁鹊四万亩田地。

【原文】

其后扁鹊过虢[1]。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2]："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3]？"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4]。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蹷而死[5]。"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6]。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7]？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8]。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9]。"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

写形，言病之所在[10]。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11]。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12]。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13]。"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14]。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于中阙，曰[15]："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16]。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17]！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18]。"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19]。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20]。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蹶中之时暴作也[21]。良工取之，拙者疑殆[22]。"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23]。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24]。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25]。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26]。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注释】

①虢（guó）：西周分封诸侯国名，有西虢、东虢、北虢之分，时均灭已久，或疑为其小支遗民，约在今山西西南和河南西北相连的局部地

带。《史记志疑》从《说苑》以为作“赵”为是。

②中庶子：官名，在诸侯国内职掌诸侯、卿大夫之子的管理教育。 喜方：喜好方术。

③治穰（ráng）：举办消除邪恶的祭祀活动。穰，通“禳”，古代以祭祷消除灾祸的迷信活动。

④不时：不按时，没有规律。 暴（pù）发：显露，表现。 中害：内病。

⑤精神：精力体气。 畜：通“蓄”，蓄积。 暴蹶：突然昏倒。蹶，倒下，跌倒。

⑥精光：风仪神采。 侍谒：侍问拜谒。

⑦得无：该不是，恐怕。 诞：荒诞离奇。

⑧俞跗（fū）：传说中黄帝时的良医，医病不用汤药，只给病人割皮解肌，洗涤内脏。 汤液：汤药，汤剂。 醴洒：药酒。 镵（chán）石：古时治病用的石针。 挢（jiāo）引：《史记索隐》“谓为按摩之法，夭挢引身，如熊顾鸟伸也”。挢，伸举，翘起。 案扤（wù）：按摩。《史记索隐》“亦谓按摩而玩弄身体使调也”。案，通“按”。扤，摇动，摆动。 毒熨：《史记索隐》“谓毒病之处以药物熨帖也”。 一拨：拨理一次。 见：现，显现。 输（shū）：通“腧”，经穴。《史记正义》引《八十一难》云：“肺之原出于太渊，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冲，脾之原出于太白，肾之原出于太谿，少阴之原出于兑骨，胆之原出于丘虚，胃之原出于冲阳，三焦之原出于阳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肠之原出于合谷，小肠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经皆以输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输也。 诀脉：割断血管。诀，通“抉”。 结筋：结扎筋腱。 搦（nuò）：按压。 揲（shé）荒：取膏肓。揲，取。荒，通“肓”，膏肓，心脏与膈膜之间的脂肪。 爪幕：用手搔理膈膜。爪，手。幕，通“膜”。 湔浣（jiān huàn）：清洗。 练精：养炼精气。 易形：改变形容。

⑨咳（hāi）婴：刚会笑的婴儿。咳，小儿笑。

⑩望色：察颜观色。 写形：从外形审察病人。

⑪阳：外表。 阴：内里。《史记正义》引《八十一难》云：“阴病行阳，阳病行阴；故令募在阴，俞在阳。”杨玄操云：“腹为阴，五藏募皆在

腹，故云幕皆在阴。背为阳，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阳。内藏在病则出行于阳，阳俞在背也。外体有病则入行于阴，阴幕在腹也。”《针法》云：“从阳引阴，从阴引阳也。”

⑫病应：病的征候。　大表：身体之外表。　不可曲止：《史记正义》“言皆有应见，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即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角度上。

⑬张：扩张，扇动。　阴：阴部。

⑭眩然：眼睛昏花的样子。　瞚（shùn）：同“瞬”，眨眼。　拆然：翘起的状态。

⑮中阙：宫殿之中门。

⑯高义：高妙的道理。

⑰举：纠正，匡正。　寡臣：寡德之臣，虢君的自谦之词。

⑱弃捐：抛弃。　长终：永久地死去。　反：返回。

⑲嘘唏：抽泣、哽咽之声。　服（bì）臆：胸中郁结。服，郁结。臆，胸。　魂精：精神。　泄横：纷杂飞散。　长潸（shān）：长时间流泪。　忽忽：眼泪掉得飞快的样子。　承睫（jié）：《史记索隐》睫即睫也。承睫，言泪恒垂以承于睫也。

⑳尸蹶：病名。症状为突然昏倒，不省人事。　阳入阴中：《史记正义》引《八十一难》云：“脉居阴部反阳脉见者，为阳入阴中，是阳乘阴也，脉虽时沉濇而短，此谓阳中伏阴也。脉居阳部而阴脉见者，是阴乘阳也，脉虽时沉滑而长，此谓阴中伏阳也。胃，水谷之海也。”　缠缘：《史记正义》“谓脉缠绕胃也。”缠，同“缠”。　中经维络：损伤经脉。中，中伤，伤害。维，结，阻结。《史记正义》引《八十一难》云：“十二经脉，十五络脉，阳维阴维之脉也。”　三焦：中医学名词。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史记正义》引《八十一难》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脐下，当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经络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遂：通“坠”。　会：《史记正义》引《八十一难》云：“府会太仓，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鬲俞，骨会大杼，脉会大渊，气会三焦，此谓八会也。”　纽：赤脉。　色废：容颜顿变失常。

㉑支兰藏：《史记正义》引《素问》云："支者顺节，兰者横节，阴支兰胆藏也。"藏，同"脏"。 暴作：突然发作。

㉒良工：《史记正义》引《八十一难》云："知一为下工，知二为中工，知三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吕广云："五脏一病辄有五，解一脏为下工，解三脏为中工，解五脏为上工也。" 殆：蒙骗。

㉓厉：磨。 三阳五会：《史记正义》所引《素问》云："手足各有三阴三阳：太阴、少阴、厥阴；太阳、少阳、阳明也。五会谓百会、胸会、听会、气会、臑会也。"

㉔五分之熨，八减之齐（jì）：《史记索隐》案："言五分之熨者，谓熨之令温暖之气入五分也。八减之齐者，谓药之齐和所减有八。并越人当时有此方也。"齐，同"剂"。

㉕复故：恢复原样。

㉖生死人：使死人复活。

【译文】

后来扁鹊经过虢地。正逢虢君太子病死，扁鹊到虢君宫门前，问喜好方术的中庶子说："太子患什么病，怎么国中举行祝祷超过了一切事情？"中庶子说："太子患气血不和的病症，气血运行交错违逆而不能宣泄，突然发作于外，就造成内脏受伤害。正气不能抑制邪气，邪气积聚而不能发散，因此阳脉松弛而阴脉拘急，所以突然昏倒而死。"扁鹊说："他死去多少时候了？"中庶子说："从鸡叫时到现在。"扁鹊说："收殓了吗？"中庶子说："还没有，他死还不到半天。"扁鹊说："请告诉虢君，说我是齐国勃海秦越人，家在郑地，没有机会望见虢君的神采而拜见侍奉在他的面前。听说太子不幸而死，我能让他活过来。"中庶子说："先生该不会是胡说吧？凭什么说太子可活过来呢！我听说上古的时候，有位名医叫俞跗，治病不用汤药酒剂、石针导引、按摩药熨，一察看就能发现疾病的所在，顺着五脏的腧穴，就剖开肌肉，通导经脉，

结扎筋腱，按髓脑，触膏肓，疏理膈膜，清洁肠胃，洗涤五脏，炼精气，换形体。先生的医术能这样，那么太子就可复活了；不能这样，而要让太子复活，那简直骗不了刚刚会笑的婴儿。”过了很久，扁鹊仰天长叹说：“先生说的那些医疗方法，就像从竹管里看天，从缝隙里看花纹。我秦越人的医疗方法，不需切脉理，看气色，听声音，察形态，就能讲出病症之所在。知道疾病的外在表现就能推知内在的原因，知道疾病的内在原因就能推知外在表现。人体有病会从外表反映出来，据此可以诊断一千里外的病人，我决断的方法很多，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您认为我的话是不真实的，您试试进去诊察太子，会听到他耳有鸣响，看到他鼻翼翕动，沿着他的两腿直到阴部，会觉得还是温热的。”

中庶子听了扁鹊的话，眼睛昏花，一眨不眨，舌头翘着放不下，就把扁鹊的话进去告诉虢君。虢君听了后大惊，出来在宫廷门楼前接见扁鹊，说：“听到您崇高的品德已经很久了，可是没有机会拜见您。先生经过我们小国，希望能救助我们，偏僻小国的寡臣我真是十分荣幸，有了先生，太子就活了；没有先生，太子就只能抛尸野外而填塞溪谷，永远不能回来。”话没说完，就悲痛得气满郁结，精神恍惚，涕泪纵横，泪珠闪闪沾在睫毛上，悲痛得控制不住自己，连容貌神情都变了。扁鹊说：“像太子这样的病，就是所谓的‘尸蹶’。因为阳气进入阴脉，脉气缠绕冲动了胃，经脉受损伤脉络被阻塞，分别下注入三焦、膀胱，因此阳脉下坠，阴脉向上争扰，会气闭而不通，阴气上争而阳气内行，下气在内鼓动而不能运行，上气外绝而不为役使，上有隔绝了阳气的脉络，下有破坏了阴气的筋纽，这样阴气破坏、阳气隔绝，使人的面色衰败、血脉混乱，所以人会身体安静得像死去的样子。太子实际没有死。因为阳入袭阴而阻绝脏气的能治愈，阴入袭阳而阻绝脏气的必死。这些情况，都是五脏气机逆乱致病时突然发作的。精良的医生能治愈这些病，拙劣的医生因困惑而使病人危险。”

扁鹊于是让他弟子子阳磨制针石，用来针刺三阳、五会等经络的穴位。一会儿，太子苏醒了。就叫子豹用能入体五分的药熨，把八减方的药剂一起煎煮后交替在两胁下熨治。太子能够坐起来了。再进一步调和阴阳，只服用了二十天的汤药就复原了。所以天下人都认为扁鹊能使死人复活。扁鹊说："我秦越人并不是能够使死人复活呀，这是本来应当活的，我只是能使他起来罢了。"

【原文】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①]。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②]。"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③]；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④]。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⑤]。"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⑥]。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⑦]。人之所病，病疾多[⑧]；而医之所病，病道少[⑨]。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⑩]；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走，四不治也[⑪]；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⑫]；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⑬]。

【注释】

①齐桓侯：《史记集解》傅玄曰："是时齐无桓侯。"骃谓是齐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

②腠（còu）理：中医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和皮肤、肌肉的纹理，为渗泄及气血流通灌注之处。腠，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

③酒醪（láo）：此指药酒。醪：汁滓混和的酒。

④司命：传说中掌管人生命的神。

⑤无请：不再请求为他治病。

⑥病：病情严重。

⑦微：细微。　蚤：通"早"。

⑧病疾多：《史记正义》病厌患多也，言人厌患疾病多甚也。

⑨病道：治病的手段、办法。

⑩不论于理：不懂道理。

⑪并：错乱。　藏：通"脏"。

⑫羸（léi）：瘦弱。

⑬重：极，甚。

【译文】

扁鹊经过齐国，齐桓侯把他当客人接待。他进入宫廷拜见桓侯，说："您有小病在皮肤与肌肉的交接处，如果不治疗，病情将要加重。"齐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出来，桓侯对身旁的人说："医生喜好功利，想拿医治没病的人来显示功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拜见，说："您有病在血脉里，不加医治将会加重了。"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出来，桓侯不高兴。过了五天，扁鹊又来拜见，说："您的病在肠胃之间，不加治疗将会加重了。"桓侯不加回答。扁鹊出来，桓侯不高兴。过了五天，扁鹊又来拜见，望见桓侯就后退跑开了。桓侯派人去问为什么这样。扁鹊说："病在皮肉之间，汤剂、药熨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病在血脉中，

靠针刺和砭石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病在肠胃中，药酒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病在骨髓，就是掌管生命的神也对它没有什么办法了。现在病在骨髓，我因此不敢请求为他治病了。”五天以后，桓侯身体患了重病，派人去召扁鹊，扁鹊已经逃离了。桓侯于是就病死了。

假使圣明的人能预先知道疾病的征兆，能够让好的医生及早治疗，那么病就可以治好，病人也能存活。人们所担忧的，是疾病多；而医生所担忧的，是治病的方法少。所以有六种病不能医治：骄横放纵，不讲道理，是一不治；轻视身体而看重钱财，是二不治；衣着饮食不适当，是三不治；阴阳错乱，脏腑精气不调和，是四不治；身体羸弱，不能服药，是五不治；相信巫术而不信医术，是六不治。有这样的一种，就很难医治了。

【原文】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①；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②；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③。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注释】

①贵：尊重。　带下：古代称妇科疾病。中医学认为带脉环绕人体腰部一周，犹如腰带。凡带脉以下，名曰“带下”。

②雒阳：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雒，魏晋始作“洛”。　痹（bì）：中医指风、寒、湿侵袭肌体导致肢节疼痛、麻木、屈伸不利的病症。

③太医令：战国时秦置职官名，为君王侍医之长。　醯：音xī。　伎：同“技”。

【译文】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经过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就做

妇科医生；经过洛阳，听说洛阳人敬爱老人，他就做治疗耳、目、痹病的医生；他来到咸阳，听说秦国人爱护小孩，就做小儿科医生，随着各地的风俗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医治范围。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己知道医技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他。到现在天下讲论诊脉治法的人，都是遵循扁鹊的理论。

【原文】

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①。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②。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③。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④。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⑤。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⑥！"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⑦："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⑧。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⑨。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⑩。"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⑪。

【注释】

①太仓长：即太仓令，官名，掌粮食廪藏之职。　临菑：即临淄，都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②高后八年：即公元前180年。　元里：地名，不详。　公乘：《史记正义》引《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颜师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车也。"

③五色诊病：《史记正义》所引《八十一难》云："五藏有色，皆见于面，亦当与寸口尺内相应也。"

④以家为家：把家当作家。

⑤文帝四年：即公元前176年。言：此指告发。传（zhuàn）：驿车。此指用驿车押送。

⑥缓急：偏义复词，此偏指"急"。

⑦缇萦：音tí yíng。

⑧齐中：齐国一带。

⑨道莫由：没有能通过的道路。

⑩入身：没入自身，即将自身交给别人役使。

⑪肉刑：指黥、劓、刖等损伤身体之刑。废除肉刑法当在文帝十三年。《史记正义》引《汉书·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也。"班固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译文】

太仓公是齐国都城管理粮仓的长官，他是临淄人，姓淳于，名叫意。他年轻时喜欢医术。高后八年，他再次向同郡元里的公乘阳庆学习医术。阳庆七十多岁，没有儿子，让淳于意把他以前的医方全都扔掉，再把自己的秘方全部交给他。并传授给他黄帝、扁鹊的脉书，以及观察面部不同颜色来诊病的方法，以此了解病人的生死，判断疑难病症，决定能否医治，并有关于药物的理论，十分精辟。学了三年后，他给人家治病，判断死生，很多都应验。可是他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行医求学，不把家当家，有时不愿给人治病，因此许多病人都怨恨他。

文帝四年中，有人上书朝廷控告淳于意，根据罪行，应该用传车押解向西到长安。淳于意有五个女儿，都跟随着哭泣。淳于

意发怒，骂道："生孩子不生男的，在危急关头没有可用的人！"于是小女儿缇萦对父亲的话很伤感，就跟随父亲西行到长安。她上书朝廷说："我父亲是官吏，齐国人民都称赞他的廉洁、公正，如今犯法被判刑。我十分痛心死的人不能再生，而受刑致残的人不能再康复，即使想改过自新，那也没路可行，终究不能够。我愿意自身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我父亲的罪刑，使他能够改过自新。"上书被汉文帝看到，皇上怜悯她的心意，赦免了淳于意，这一年中也废除了肉刑。

【原文】

意家居，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①]？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②]？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③]。"

臣意对曰：

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④]。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

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⑥。今庆已死十年所，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注释】

①方伎：此指医术。
②安：谁。
③具悉：全部详细。
④避席：古人席地而坐，离席起立，以示敬意。 上下经：《黄帝内经素问》记载有《上经》、《下经》。 奇咳（gāi）：古医听诊术。 揆度：推测，估量。 石神：用砭石治病的方法。 接阴阳：男女交合之术，房中术。 所：左右。
⑤要：总计，一共。 事：此指拜师学习。

【译文】

淳于意住在家里，有诏书问他为人治病决断死生应验的有多少人，他们名叫什么。

诏书问前太仓长臣淳于意："医术有什么专长，以及能治愈什么病？有没有医书？都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曾治好的，是什么地方人？什么病？医治用药后，病情都怎么样？全部详细回答。"

臣淳于意回答说：

我从年轻时起，喜欢医术药剂之方，试着用医术方剂给人看病，有很多没有效验。到高后八年，得以向临淄元里的公乘阳庆学习。阳庆七十多岁，我得以拜见侍奉他。他对我说："全部扔掉你所学的医书，这些是不对的。我有古代先辈医家传下来的黄帝、扁鹊的脉书，以及观察面部颜色不同来诊病的方法，了解人的生与死，判断疑难病症，决定能否医治，还有药物理论的书，十分精辟。我家里富裕，心里喜爱您，想把我的秘方书全部教给您。"我马上说："太幸运了，不

是我敢奢望的。”我立即离开座席拜了两次，我学习了他的《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秘书和医术，学习理解并体验，大约花了一年时间。第二年，我就应用，虽有效，但还未精到。我一共向他学习了三年左右，我曾经治过的病人，诊治病情判断生死的，都有效验，已达到精良的地步。如今阳庆已死了十年左右，我曾向他学习三年，我现在已经三十九岁了。

【原文】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1]：“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于肠胃之间，后五日当臃肿，后八日呕脓死。[2]”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3]。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于肝[4]。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5]。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内[6]。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7]。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8]。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9]，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臃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10]。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注释】

①侍御史：监察文武官吏的官员。

②疽（jū）：毒疮。

③内：行房事。

④脉长而弦：脉的博动部位长于应有部位，且脉象弦一样挺直。 代四时：随四季变化。 主：主宰，决定。

⑤和：均匀。 络脉：经络和支脉。

⑥代：代脉，一种时疏时密中有较长间歇的脉象。 绝：间歇。 脉贲：脉象贲涌十分有力。

⑦少阳：经脉名。人手和足均有少阳经。

⑧过人：经过人全身。

⑨初关一分：左手关部一分。初关，少阳经脉切脉部位，在左手腕关节桡骨茎突处。 中热：身体内部发热。

⑩阳明：即阳明经，经脉名，手、足皆有。 流络：支络。 动：病变。 发：发肿。

【译文】

齐国名叫成的侍御史自己说有头疼病，我给他诊脉，告诉他说：“你的病很严重，无法说清楚。”就出来，独自告诉成的弟弟昌说：“这是疽病，在肠胃里面发生，过五天后就会发肿，过八天后就会吐脓血而死。”成的病是饮酒后行房事引起的。成果然如期而死。我知道成的病情的原因，是我切他脉时，切得他肝脏有病的脉气。肝气重浊而平静，这是内里严重面外表不明显的疾病。脉象理论说：“脉长而像弓弦一样挺直，不能随四季的变化而更替，这是决定病在肝脏。脉虽长而直硬却均匀的，是肝的经脉有病，出现了时疏时密躁动有力的代脉，就是肝的络脉有病。”肝的经脉有病脉均匀的，他的病得自于筋髓里。脉象时疏时密忽停止忽有力的，病得自于酒色过度而且行了房事。之所以知道五日后毒疮肿起，八日后吐脓血而死，是因为切他的脉时，少阳经络的脉位开始出现代脉。代脉的出现，说明少阳经脉得病后，进而发展到了少阳络脉。代脉是经脉生病，病势遍及全身，患者就有生命危险。络脉出现病症，正当这时，在左手关部一分处出现代脉，因此热

积郁体中而脓血未出，到了关上五分处，就到了少阳经脉的边界，到八天后会吐脓血而死，所以到了关上二分处会产生脓血，到了少阳经脉的边界就会肿胀，其后疮破脓泄而死。当初内热就熏灼着阳明经脉，并灼伤络脉的分支，络脉病变就会经脉郁结发肿，经脉郁结发肿其后就会糜烂离解，所以络脉之间交互阻塞。热邪已经上侵头部，以至头部受到侵扰，因此头疼。

【原文】

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①]："气鬲病[②]。病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少）〔心〕忧，数忔食饮[③]。"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④]。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⑤]。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⑥]。重阳者，逿心主[⑦]。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蹷入中，而刺之[⑧]。臣意诊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后溲[⑨]。"循曰："不得前后溲三日矣。"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得前〔后〕溲，再饮大溲，三饮而疾愈[⑩]。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右口脉大而数[⑪]。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藏应，故曰涌疝[⑫]。中热，故溺赤也[⑬]。

【注释】

①中子：二儿子。

②鬲：通"膈"，胸膈。
③懑（mèn）：烦闷。 呕沫：呕吐沫液。 忔（yì）：厌烦。
④浊躁：血脉浑浊而躁动。
⑤病主：病的根源。
⑥重阳：阳热过盛。
⑦逿（táng）心主：冲击心神。逿，摇动，冲击。
⑧蹶入中：气逆上进入胸腹之中。蹶，通厥，一种病，冷气从脚下上升。
⑨涌疝（shān）：腹内疼痛大小便困难的疾病。 溲（sōu）：排泄大小便。
⑩饮（yìn）：让……喝。 火齐汤：即火剂汤，中医汤药名。
⑪右口：《史记正义》王叔和《脉经》云："右手寸口乃气口也。"
⑫左为下：左手寸口脉象向下行。
⑬溺（niào）：尿，小便。

【译文】

齐王二儿子的男孩生病，召我去切脉诊治，我告诉他说："这是气膈病。这病使人烦闷，吃不下饭，经常呕吐涎沫。这种病产生于心情忧郁，常常厌食。"我文即给他开了下气汤饮服，服药一天，膈气下消，二天后能吃东西，三天就病好了。之所以知道这男孩的病情，是因为我诊他的脉时，诊到心有病的脉气，脉象浊重急躁，这是阳络病。脉象理论说："脉达于手指时壮盛迅速，离开指下时艰涩而前后不一，病在心脏。"周身发热，脉气壮盛，称作重阳，阳热过重，就扰乱心神。所以心中烦闷，吃不下东西，就会络脉有病，络脉有病就会血从上出，血从上出的人就会死亡。这是内心伤悲所引起的，病得自于忧郁。

齐国名叫循的郎中令生病，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逆气进入胸腹，而用针刺治疗。我诊治后，说："这是涌疝，这病使人不能大小便。"循说："不能大小便已经三天了。"我用火剂汤给他服用，服一剂就能大小便，服第二剂大小便就很畅通，服第三剂就病好了。他的病是由房事引起的。之所以知道循患的病，是我在切他脉时，他

右手寸口的脉象急迫，脉象反映不出五脏患有疾病，右手寸口脉象壮盛而快。脉快是中焦、下焦热邪涌动，他的左手脉快是热邪往下流，右手脉快是热邪上涌，都没有五脏病气的反应，所以说是“涌疝”。中焦积热，所以尿是赤红色的。

【原文】

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①]：“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②]。”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③]！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揽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④]，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⑤]。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⑥]。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⑦]。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曰：“风瘅客脬，难于大小溲，溺赤[⑧]。”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即前后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⑨]。滫者，去衣而汗晞也[⑩]。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沉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⑪]”。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者，中有热而溺赤。

【注释】

①中御府：齐国官府名，职责不详。

②热病气：热病的脉气。 少：稍。

③唯：应答之声。

④莒（jǔ）县：县名，在今山东莒县。 濡（rú）：浸，湿。 有间：不久，很快。

⑤液汤火齐：中药汤剂名。

⑥太阴脉口：即“寸口”，诊脉处。 希：稀。

⑦失治一时：迟治一些时候。

⑧风瘅（dān）客脬（pāo）：风热之症侵入膀胱。 瘅，热症。客，客居，寄居。脬，膀胱。

⑨循（xún）：通“溲（xiǔ）”，小便。

⑩晞（xī）：干，干燥。

⑪沉：用力切脉。大坚：《史记正义》王叔和《脉经》云：“脉大而坚，病出于肾也。” 浮：轻轻切脉。 大紧：《史记正义》引《素问》云：“脉短实而数，有似切绳，名曰紧也。”

【译文】

齐国名叫信的中御府长生病，我入室为他切脉，告诉他说：“这是热病的脉气。可是暑热多汗，脉稍衰，不致于死亡。”又说：“这个病是得自于正在流水中洗浴时，感到非常寒冷，寒冷停止后就身体发热。”信说：“嗯，是的！去年冬天，我为齐王出使楚国，走到莒县阳周水边，看到莒桥坏得很严重，我就揽住车辕不想过河，马受惊，就坠到河里，我的身体也落入水中，差一点儿淹死，官吏马上来救我，从水中出来，衣服全湿，一会儿身上发冷，冷过之后全身发热如火，到现在不能受寒。”我立即为他开了液汤火剂退热，服一剂后就不再出汗了，服第二剂热退去了，服了三剂病就好了。让他服药，大约二十天，身体就像没病人一样。之所

以知道信的病情，是因为我切脉时，发现他的脉象属于“并阴脉”。脉象理论说：“内热、外热错乱交杂的死。”我切他的脉时，没有发现错乱交杂的现象，但都是并阴脉。并阴脉，脉状顺的能用清法治愈，热邪虽没有完全消除，仍能治好保住性命。我诊知他的肾气有时重浊，我在太阴寸口依稀能切到这种情形，那是水气。肾本是主管水液运行的，所以由此知道他的病情。如果一时失治，就会转变成寒热病。

齐太后生病，召我入宫去诊脉，我说：“是风热侵袭膀胱，大小便困难，尿色赤红的病。”我用火剂汤给她服下，服一剂就能大小便，服两剂病就好了，尿色和以前一样。这种病得自于身上流大汗就出去解小便时宽衣出溺。解小便时，是脱掉衣服而汗被吹干而着凉。之所以知道齐太后的病情，是因为我给她切脉时，发现太阴寸口湿润，这是受风的脉气。脉象理论说：“脉象用力切脉时大而坚实有力，轻轻切脉时实而紧张频促，是肾脏有病。”但我在肾的部位切脉，情况相反，脉象粗大躁动。粗大的脉象是显示膀胱有病；躁动的脉象显示中焦有热，而尿色赤红。

【原文】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瘅也，加以寒热[①]。”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适其共养，此不当医治。[②]”法曰“后三日而当狂，妄起行，欲走；后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③]”。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故切之时不平而代[④]。不平者，血不居其处；代者，时参击并至，乍躁乍大也[⑤]。此两络脉绝，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⑥]。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镵石及饮毒药也[⑦]。臣意

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跗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8]，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9]。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故络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10]。后五日死者，肝与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尽，尽即死矣[11]。

【注释】

①肺消：一种口渴、尿黄的内热病症。

②共：通"供"。

③不平不鼓：脉搏时起时伏，搏动无力。 形獘：身形瘦弱。 獘，通"弊"。

④代：代脉。《史记正义》引《素问》云："血气易处曰不平，脉候动不定曰代。"

⑤乍：忽然。

⑥尸夺：病重神脱形体如尸。

⑦关：由，通过。

⑧半夏丸：中药丸药名。半夏，中草药名。

⑨肝刚：肝脏之阳气。 绝：横穿，横过。

⑩乳下阳明：《史记正义》引《素问》云："乳下阳明，胃络也。"

⑪去：距，隔。

【译文】

齐国章武里的曹山跗生病，我给他诊脉，说："这是肺消瘅，加上寒热症。"我立即告诉他说："这种病必死，无法医治。适当地进行调养，这不应该再治了。"理论上说："这种病三天后会发狂，乱走乱跑，五天后就死。"后果然如期死去。山跗的病得自于大怒后行房事。我所以知道山跗的病，是因我切他的脉，从脉象

发现他有肺气热。脉象理论说："脉来不平稳不鼓动的，身形羸弱。"这是五脏从上到下多次患病的结果，所以我切脉时，脉状不平稳而且有代脉的现象。脉不平稳的，是血气不能归藏于肝；代脉，经常杂乱并起，有时浮躁，有时宏大。这是肺、肝两络脉断绝，所以说是死而不治的病。之所以加上有寒热症，是说他精神涣散躯体如尸。精神涣散躯体如尸的人，身体就羸弱；身体羸弱，不能用针灸的方法，也不能服性能猛烈的药。我还没去诊治的时候，齐国太医已先诊治他的病，在他的足少阳脉口施灸，而且让他服用半夏丸，病人马上下泄，腹中虚弱；又在他的少阴脉施灸，这样便重伤了他的肝筋阳气。像这样一再损伤病人的元气，因此说它是加上寒热症。之所以说他三天之后就会发狂，是因为肝的络脉横过乳下与阳明经相连结，所以络脉的横过使热邪侵入阳明经脉，阳明经脉受伤，人就会疯狂奔跑。过五天后就死，是因为肝心两脉相隔五分，肝脏的元气五天耗尽，元气耗尽人就死了。

【原文】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1]："遗积瘕也[2]。"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3]："中尉不复自止于内，则三十日死。"后二十余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4]。右脉口气至紧小，见瘕气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5]。三阴俱抟者，如法[6]；不俱抟者，决在急期[7]；一抟一代者，近也[8]。故其三阴抟，溲血如前止。

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9]。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10]："迵风[11]。"迵风者，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12]。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13]。饮食下嗌

而辄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为前分界法[14]。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15]；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16]”。

【注释】

①中尉：官名，诸侯国军事长官。
②瘕（jiǎ）：腹中蛊胀病。
③内史：官名，诸侯国掌民政。
④脉深小弱：脉象沉，小而弱。 卒（cù）然：突然。 卒，通“猝”。
⑤相乘：相克。指五脏脾、肾、心、肺、肝之间的相互克制。
⑥三阴：指少阴、厥阴、太阴。《史记正义》引《素问》云：“左脉口曰少阴，少阴之前名厥阴，右脉口曰太阴，此三阴之脉也。” 抟（tuán）：结聚，集中。
⑦急期：短期。
⑧近：死期临近。
⑨阳虚侯：齐王刘肥之子刘将庐。
⑩寒中：寒气侵入体内。
⑪迵（dòng）风：风气入侵内脏。 迵，通“洞”。
⑫嗌（yì）：咽喉。
⑬滑：切脉时手指感到往来流畅圆滑的脉象。
⑭分界法：决定死期的方法。
⑮中藏实：腹中有物充实。
⑯师：老师。 安谷：胃中能容纳谷食。

【译文】

齐国的中尉潘满如患小腹疼痛的病，我给他诊脉，说：“这是腹中的气体遗留，积聚成了‘瘕症’。”我就对齐国名叫饶的太仆、名叫繇的内史说：“中尉如再不自己禁止行房事，就会三十天内死去。”过了二十多天，他就尿血而死。他的病得自于酗酒后行房事。

我之所以知道潘满如的病，是因为我给他切脉，发现脉象深沉小弱，这些情形突然间汇合在一起，是脾有病的脉气。而且右手寸口脉脉来紧而小，显现了瘕病的现象。两气互相制约影响，所以三十天内会死。太阴、少阴、厥阴三阴脉一齐出现，符合三十天内死的规律；三阴脉不一齐出现，决断生死的时间会更短；交会的阴脉和代脉交替出现，死期还短。所以他的三阴脉同时出现，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尿血而死。

阳虚侯的丞相赵章生病，叫我去。医生们都认为是寒气进入体内，我给他诊脉，说："是'迥风病'。"患有迥风病，饮食咽下后，总是呕出或泻出来，不能被消化吸收。理论上说："五天就死。"但后来十天才死。他的病得自于饮酒。之所以知道赵章的病，是因为我切他的脉，脉滑，这是内风病的脉。饮食下咽喉而总是呕出不留的，医理说五天就死，这是前面说的分界法。后来十天才死，之所以过期，是因为病人酷爱喝粥，所以胃中充实，胃中充实才能过期而死。我的老师说："能容纳水谷的，过期才死，不能容纳水谷的，死期不到就会死。"

【原文】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①]："风蹶胸满[②]。"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③]。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济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时，风气也，心脉浊。病法"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④]。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阴气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⑤]。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阳脉[⑥]。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于前后溲，而溺赤[⑦]。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⑧]。"

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⑨]。脉来难者，疝气之客于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蹶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⑩]。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⑪]："热蹶也[⑫]。"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⑬]。病得之饮酒大醉。

【注释】

①济北王：齐王刘肥之子，名刘兴居。

②风蹶：外界风、寒、湿气侵入体内，逆行于上所致的疾病。 懑(mèn)：通"懑"，烦闷。

③石（shí）：古重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④张：扩张。

⑤瀺（chón）水：手脚所出的汗液。

⑥北宫司空：齐王国官名，职责不详。 命妇：受封号的妇女。 出於：命妇名。

⑦气疝：腹中胀痛的疾病。

⑧遗溺：小便失禁。

⑨蹶阴：亦作"厥阴"。中医经脉名称之一。

⑩一所：指一处穴位。

⑪阿母：乳母。

⑫热蹶：中医病名。因受邪热，阻碍阳气流通，而使手足逆冷的病。

⑬案：通"按"。 旋：旋即，立刻。

【译文】

济北王生病，叫我去给他诊脉，我说："这是'风厥'，胸部

烦闷。”就为他调制药酒，喝了三石，病好了。他的病得自于出汗的时候，躺在地上。之所以知道济北王的病，是因为我切他的脉时，候到风邪的脉，心脉重浊。依照病理“病邪进入人体肌表，体表的阳气就会耗散，而寒气侵入。”寒气内盛就往上逆，而阳气下流，所以胸闷。之所以知道是出汗时躺在地上而引起的病，是因为切他的脉时，脉气有阴邪。出现这种脉，必然是病已入里，用药酒治疗时，寒湿之气会随着汗液外出。

齐国北宫司空的名叫出於的夫人生病，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风气人体内，主要是肺有病，就针刺足少阳经脉。我诊她的脉，说：“这是疝气病，疝气影响膀胱，大小便困难，尿色赤红。这种病遇到寒气就会遗尿，使人小腹肿胀。”出於的病得自于想解小便又不能解，接着行房事。我之所以知道出於的病，是因为给她切脉时，脉象大而有力，但脉来艰难，那是厥阴肝经有变动。脉来艰难，那是疝气影响膀胱。小腹所以肿胀，是因为厥阴络脉结聚在小腹，厥阴脉有病，和它相连的部位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使得小腹肿胀。我就在她的足厥阴肝经施灸，左右各灸一穴，就不再遗尿而尿清，小腹也止住了疼痛。再用火剂汤给她服用，三天后，疝气消散，病就好了。

以前济北王的奶妈说自己的足心发热胸中郁闷，我告诉她：“是热厥病。”在她足心各刺三穴，出针时，按住穴孔，不让血流出，病很快就好了。她的病得自于喝酒大醉。

【原文】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①]。臣意告永巷长曰[②]：“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③]？”王曰：“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

人[4]。”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对曰：“竖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视之，其颜色不变，以为不然，不卖诸侯所。至春，竖奉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后，王令人召之，即仆于厕，呕血死[5]。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发而色泽，脉不衰，此亦（关）内〔关〕之病也[6]。

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7]。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8]。臣意往，饮以莨菪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9]。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10]。

【注释】

①竖：济北王侍女名。

②永巷：宫中长巷，一般为宫女所居。

③才人：宫中女官名。

④方：方术。 伎：同“技”。 为所是案法新：《史记索隐》谓于旧方技能生新意也。 市：买。 民所：民间。 曹偶：同类。

⑤奉：同“捧”。 仆：倒下。

⑥毛发而色泽：头发和面容润泽。

⑦龋（qǔ）齿：虫牙，蛀牙。 左大阳明脉：即左手阳明大肠经，其循行路线经牙齿。 苦参汤：中药汤剂名。据载苦参性味苦寒，可清热除湿，祛风杀虫。 嗽：通“漱”。

⑧菑川王：似指齐悼惠王子刘贤。 美人：妃嫔名号。 不乳：不生，难产。乳，生。

⑨莨菪（làng dàng）：即莨菪，中草药名，可镇痉、止痛。

⑩消石：矿物名，经过煎炼，可用于医药。 豆比：和豆大小一样。

【译文】

济北王召我给他的侍女们诊病，诊到名叫竖的女子时，看上去没病。我告诉永巷长说："竖伤了脾脏，不能太劳累，依病理看，到了春天会吐血而死。"我问济北王："这个人有什么才能？"济北王说："她喜好方技，有多种技能，能在旧方技中创出新意来，去年从民间买的，如她一样的四个人，共用四百七十万钱。"济北王说："她是不是有病？"我回答说："她病得很重，依病理会死去。"济北王召她来看，她的脸色没有变化，认为我不对，没有把她卖给其他诸侯。到春天，她捧着剑跟济北王去厕所，济北王离去，她仍留在后边，济北王派人去叫她，她已脸向前倒在厕所里，吐血而死。她的病得自于流汗。流汗的病人，依病理说是病重在内里，毛发、面色都润泽，脉不衰减，这也是内关一类的病。

齐国的中大夫患龋齿病，我灸他的左手阳明经脉，立即为他开了苦参汤，每天含漱三升，前后五、六天，病好了。病得自于感受风邪，以及睡卧时张开口，食后不漱口。

菑川王的嫔妃怀孕难产，来叫我，我去后，用莨菪药末一撮，用酒送服，旋即就生下了。我再次诊她的脉，而脉躁动。脉躁动还有其他的病，就让她饮消石一剂，阴道出血，约有五六枚血块像豆子一样大小。

【原文】

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①。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②。"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

知之?”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谓之曰：“公奴有病不[3]?”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4]。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5]。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6]。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7]”。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8]。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9]。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灸)〔炙〕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10]。

【注释】

①舍人奴：门客的奴仆。　朝：上朝。　闺门：王宫小门。
②鬲塞：胸膈阻塞。鬲，通“膈”，指胸膈。
③不（fǒu）：否。
④周乘：遍传。　伤部而交：伤脾的色部交错出现。色部，指五脏的病变反映在脸上的某些部位。　杀然黄：惨黄色。杀然，衰微的样子。　死青之兹：死草般的青色。兹，草席。
⑤大虫：蛔虫。
⑥胃气黄：脾胃病脸色发黄。
⑦脉顺清：脉搏顺畅清利。
⑧心急然：心情急躁。
⑨中春：即仲春。　及一时：延长一季。
⑩炙于火：被火烘烤。

【译文】

齐国丞相门客的奴仆跟随主人上朝进入王宫，我看到他在宫

门外吃东西，望见他的脸色有病气。我马上告诉了名叫平的宦官。平喜欢诊脉，在我这里学习，我就将这个奴仆的病指给他看，告诉他说："这是损伤脾脏的面色，到春天胸膈会阻塞不通，不能吃东西，依病理到夏天将泄血而死。"宦官平就去告诉丞相说："您门客的奴仆有病，病很重，离死期不远。"丞相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您上朝入宫时，您门客的奴仆在宫门外吃个没完，我和太仓公站在那里，太仓公就指给我看说，患这种病是要死的。"丞相就把这个门客召请来问他："您的奴仆有病吗?"门客说："我的奴仆没有病，身体没有什么疼痛。"到了春天果然病了，四月时，泄血而死。我之所以知道奴仆的病，是因为知他的脾气普遍影响到五脏，脾受伤害就会在脸上某一部位显示相应的病色，伤脾之色，看上去脸色是黄的，仔细再看是青中透灰的死草色。许多医生不知这种情形，认为是体内有寄生虫，不知是伤害了脾。这个人所以到春天病重而死，是因为脾病脸色发黄，黄色在五行属土，脾土不能胜肝木，所以到了肝木强盛的春天就会死去。到夏天而死的原因，依照病理"病情严重，而脉象正常是内关病"。内关病，病人不会感到疼痛，好像没有一点儿痛苦，如果再添任何一种病，就会死在仲春二月；如果能精神愉快顺天养性，能够拖延一季度。他所以在四月死，我诊他的脉时，他精神愉快顺天养性。他能够做到这样，人还算养得丰满肥腴，也就能拖延一些时候了。他的病得自于流汗太多，受火烤后又在外面受了风邪。

【原文】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①。"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②。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③。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胁痛不可俯仰，又不得小溲[④]。不亟治，病即入濡肾[⑤]。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⑥]。病方今客肾濡，此所谓'肾痹[⑦]'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复置之[⑧]。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⑨]。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干，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⑩]。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⑪]。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⑫]。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⑬]。"即窜以药，旋下，病已[⑭]。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啬而不属[⑮]。啬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⑯]。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注释】

①蹶上为重：寒气逆上积于头中。

②拊（fǔ）：拍。

③沐发：洗发。

④要："腰"之古字。 胁：胸胁，胸的两侧。

⑤亟（jí）：急。 濡：浸渍。

⑥舍：停留，侵入。

⑦肾痹：中医病名。因风寒湿气滞阻于肾而造成腰疼。

⑧倩：女婿。 京：仓廪。

⑨持重：拿重的东西。

⑩太阳色干：太阳穴处色泽枯干。

⑪柔汤：中药汤剂名。

⑫寒热：恶寒怕热的病症。

⑬月事：月经。

⑭窜以药：用药熏灸。

⑮啬而不属：肾脉啬滞而不连属。

⑯坚：坚挺，坚固。

【译文】

菑川王生病，叫我去给他诊脉，我说："这是'蹶'病，上部症状重，头痛身热，使人烦闷。"我就用冷水在他头上拍，针刺足阳明经脉，左、右各三次，病很快就好了。病得自于洗浴后，头发未干而睡卧。诊断如前所述，之所以称为蹶，是因为郁热之气逆行于头至肩部。

齐王黄姬的哥哥黄长卿家设酒席待客，叫我去。客人们坐着，还没有上菜。我望见王后的弟弟宋建，告诉他说："您有病，四五天前，您的腰、胁疼痛，不能俯仰，还解不出小便。不赶紧医治，病就会浸入肾脏。趁着还没有滞留五脏，赶快医治。现在病正侵入肾区，这就是所谓'肾痺'。"宋建说："正是这样。我过去有腰脊痛的毛病，四五天前，下雨，黄家的几个女婿看到我家建仓廪下基石，就去摆弄，我也想学他们，却举不起来，就又放下。黄昏时，腰脊疼痛，无法小便，到现在还没好。"宋建的病得自于喜好举持重物。我之所以知道宋建的病，是因为我视察他的颜色，太阳穴处的颜色发干，两颊显示肾病部位以上到边缘显示腰围以下的四分处色泽枯干，所以知道四五日之前发病。我马上调制柔汤让他饮下，十八天左右病就好了。

济北王有位姓韩的侍女患有腰背疼痛病，恶寒、发热，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我给她诊脉，说："这是内寒，月经不通。"

就用药为她熏灸，很快月经就来了，病痊愈。这病得自于想男子而没得到。我之所以知道韩女的病，是因为给她诊脉时，切到肾的病脉，脉来艰涩而不连属。艰涩而不连属，所以月经来得艰难；脉形坚固，所以月经不通。肝脉浮而紧，按之不移，溢出于左手寸口，所以说是想男子而得不到。

【原文】

临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①]。臣意诊其脉，曰："蛲瘕[②]。"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③]。臣意饮以芫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④]。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⑤]。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⑥]。其色泽者，中藏无邪气及重病。

齐淳于司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⑦]："当病迵风。迵风之状，饮食下嗌辄后之[⑧]。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⑨]。"臣意告曰："为火齐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⑩]。"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⑪]？"曰："以为迵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⑫]。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⑬]。

【注释】

①氾（fán）里：似临菑城内一街巷名。 笃：病重。

②蛲瘕：腹中蛲虫聚集之病。

③循：触摸。 戚戚然：因疼痛而害怕的样子。

④芫（yuán）华：落叶灌木，可供药用，治痈肿，并能杀虫。

⑤窕笃：郁积深厚。窕，《史记集解》音郁。 发：散发，化解。

⑥尺索刺粗：尺部脉紧而粗壮有力。尺，尺部。诊脉时左右手桡骨茎突处为“关”，关前为“寸”，关后为“尺”。 奉发：毛发蓬松。奉，通“蓬”。

⑦齐淳于司马：齐国的一个姓淳于的司马。淳于，复姓。司马，王国内领兵武职。

⑧后之：将吃的东西拉出。 《史记集解》徐广曰：“如厕。”

⑨马肝：性毒，食后不饮酒，会伤害人。

⑩火齐：火剂，中药剂名。

⑪左右阁都尉：左右宫阁的禁卫长官。

⑫即：但。

⑬顺：和脉象一致。

【译文】

临菑汜里名叫薄吾的女人病得很重，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很严重，会死，无法医治。我给她诊脉，说：“这是‘蛲瘕病’。”这种病使人肚子大，腹部皮肤黄而粗糙，用手触摸肚腹病人感到疼痛而害怕。我用芫花一撮用水送服，随即泄出约有几升的蛲虫，病也就好了。过了三十天，身体和病前一样。蛲瘕病得自寒湿气，寒湿气积蓄太多，不能发散，变化为虫。我之所以知道她的病，是因为我切脉时，循按尺部脉位，她尺部脉象紧而粗壮有力，又毛发枯焦，这是有虫的症状。她的脸色有光泽，是内脏没有邪气，病也不重的原因。

齐国姓淳于的司马生病，我给他诊脉，告诉他说：“应该是‘迵风’病，迵风病的症状，是饮食咽下后就又呕吐出来。这病得自于饱餐后就快跑。”淳于司马说：“我到君王家吃马肝，吃得很

饱，看到送上酒来，就跑开了，后来又骑着快马回家，到家就下泄几十次。”我告诉他说：“把火剂汤用米汁送服，过七八天就会好。”当时医生秦信在旁边，我离去后，他对身边姓阁的都尉说：“他认为司马得的什么病？”回答说：“认为是迥风病，能够治疗。”秦信就笑着说：“这是不了解。淳于司马的病，依病理在九天后就死去。”但经过九天没有死，司马家又召请我。我去询问他，全如我所诊断的。我就为他调制火剂米汤让他服用，七八天后病就好了。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是因为诊他的脉时，他的脉象完全符合正常的法则。他的病情和脉象一致，所以不会死。

【原文】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后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①]。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②]。色又乘之[③]。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④]。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谷即过期，不安谷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⑤]。所以溲血者，诊脉法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养喜阳处者逆死”[⑥]。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⑦]。

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⑧]。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⑨]。”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⑩]。色将发臃[⑪]。”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⑫]。夫药石者有阴阳

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13]。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镵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14]。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15]。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箸，邪气流行，为重困于俞，忿发为疽[16]。”意告之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17]。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18]。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19]。

【注释】

①堕马僵石：从马上摔下来倒在石头上。　僵，倒下。
②肺阴气：有死亡症状的肺阴脉。　数道：多道脉气。
③色又乘之：再加面色显示心火克伐肺。乘，相克，压。
④番阴脉：即反阴脉，阳脉占据阴位。
⑤黍主肺：黍有补养肺脏的作用。
⑥养：调养。　阴处：静处。　阳：动。
⑦几：几案。
⑧练：通“炼”。　五石：把五种矿石药放在一起炼制。其配方不尽相同，一说有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
⑨不肖：不才，自谦之词。　幸：表示希望。
⑩精悍：药性猛。　亟：赶快。
⑪臃：臃疽，毒疮。
⑫阴石：性寒的石药。
⑬审：审慎。　起度量：确立标准。　合色脉：综合人的气色、经脉。息：呼吸。
⑭辟：彰明，恣肆。　宛：郁结。

⑮二阴：二成少阴。 一阳：一成少阳。

⑯箸：通"著"，强盛。 俞：穴位名，亦作"腧"，在脊椎第十节下。

⑰缺盆：穴位名，在锁骨上窝。

⑱经纪：纲纪，原则。

⑲拙工：庸医。 文理：此指条理。 文，"纹"之本字。

【译文】

齐国名叫破石的中郎生病，我给他诊脉，告诉他说："肺脏破伤，无法医治，会在十天后的丁亥日那天尿血而死。"就在十一天后，尿血而死。破石的病，得自于从马上摔下来跌在石头上。我之所以知道破石的病，是因为切他的脉时，肺阴脉脉象来得浮散，好像从几条脉道而来，又不一致。同时他脸色赤红，这是心脉压肺脉的表现。我之所以知道他是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是因为切到反阴脉，反阴脉进入虚里，然后侵袭肺脉，在肺的脉位出现了散脉，原来脸色白却变红，那是心脉侵袭肺脉的表现。他之所以与预料的死期不合，是因为老师说过："病人能容纳水谷的，就能超过期限才死，不能容纳水谷的，不到期限就会死。"这个人酷爱吃黄黍，不能容纳水谷的，不到期限就会死。"这个人酷爱吃黄黍，黄黍补肺，所以过期。之所以尿血，是因为诊脉的理论说："病人性喜安静的，血从下出而死，性喜活动的，血从上出而死。"这个人喜欢安静，不急躁，又长久坐着不动，伏在小桌上睡熟，所以血从下部泄出。

齐王名叫遂的侍医生病，自己炼制五石散服用。我去拜访他，他对我说："我有病，希望你为我诊治。"我立即给他诊治，告诉他说："您得的是内脏有热邪的病。病理说'内脏有热邪，不能小便的，不能服用五石散'。石药药力猛烈，您服后小便次数减少，赶紧不要服用。从你的脸色看来，要生疮肿。"他说："从前扁鹊说过：'阴石可以治阴虚有热的病，阳石可以治阳虚有寒的病。'药

石的方剂都有阴阳寒热的分别，所以内脏有热的，就用阴石柔剂医治；内脏有寒的，就用阳石刚剂医治。”我说：“您的谈论错了。扁鹊虽然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必须审慎诊断，确立标准，订立规矩，斟酌权衡，依据参照色脉表里、盛衰、顺逆的原则，参验病人的举动与呼吸是否谐调，才可以下结论。医药理论说：‘体内有阳热病，体表反应阴冷症状的，不能用猛烈的药和砭石的方法医治。’因为强猛的药进入体内，邪气就会更加恣肆，而郁热就会蓄积更深。诊病理论说：‘外寒多于内热的病，不能用猛烈的药。’因猛烈的药进人体内就会躁动阳气，阴虚病症就会更严重，阳气更加强盛，邪气到处流动行走，就会重重困聚在腧穴，最后激发为疽疮。”我告诉他一百多天后，果然疽疮生在乳上，蔓延到锁骨上窝后，就死了。这就是说理论只是大体情形，必须掌握其中的原则。平庸的医生有一处没学到，就会使得条理、阴阳出现差错。

【原文】

齐王故为阳虚侯时，病甚，众医皆以为蹷。臣意诊脉，以为痹，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①。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六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大识其病所在②。

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谓之病苦沓风，三岁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③。今闻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法曰“三岁死”也④。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⑤，曰：“牡疝⑥。”牡疝在鬲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

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踘，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7]。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8]。”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9]。番阳入虚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10]。

臣意曰：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久颇忘之，不能尽识，不敢以对。

【注释】

①覆杯：倒置的酒杯。

②经解：用经脉理论解释。 大识：大略了解。

③安阳：县名，在今河南信阳市东北。 苦沓风：为沓风病所苦。沓风，风病名。 支：通“肢”。 瘖（yīn）：哑，不能说话。

④肾反肺：在肺部切到肾脉，肾脉和肺脉互相窜乱。

⑤安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⑥牡疝：疝气病使腹痛牵连到胸部，胸属阳，故为阳疝。牡，阳。

⑦蹴踘（cù jū）：我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用以练武、娱乐、健身。 要蹶寒：腰部受寒。

⑧旦日：第二天。 日夕：黄昏。

⑨番阳：即反阳脉。

⑩络：连结。

【译文】

齐王以前当阳虚侯时，病得很严重，许多医生都认为是蹶病。我给他诊脉，认为是痹症，病根在右胁下，大如倒扣着的杯子，使人气喘，气上逆不能饮食。我就用火剂粥给他服用，六天后，逆气平降；就让他再服丸药，前后又六天，病好了。病得自于房事不节制。我为他诊治时，不懂得如何用经脉理论解释这种病，只是大略知道疾病的所在部位。

我曾经为安阳武都里的成开方诊病，他自称没有病，我说他将被沓风病所苦，三年后四肢不能自己支配，喑哑不能言语，一旦喑哑就会死去。现在听说他四肢已经不能动，虽喑哑却还未死。他的病得自于多次喝酒之后受了剧烈的风邪。我之所以知道成开方的病，为他诊治，是因为他的脉象符合“奇咳术”的说法：“脏气相反的会死。”切他的脉，得到肾气反冲肺气的脉象，病理说：“三年会死。”

安陵坂里名叫项处的公乘生病，我给他诊脉，说：“这是牡疝病。”牡疝是发生在胸膈下，上连肺脏的病。病得自于行房事不节制。我对他说：“千万不要干用力的事，做这样的事就一定会呕血而死。”项处后来去“蹴踘”，腰部寒冷，汗出很多，吐了血。我再次为他诊脉后说：“会在第二天黄昏时死去。”到时就死了。他的病是因房事而得。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是因为切脉时得到反阳脉，反阳的脉气进入上虚，第二天就会死。一方面出现了反阳脉，一方面上连于肺，这就是牡疝。

臣淳于意说：其他能诊断出生死时间以及治好的病太多了，时间太长，忘记了，不能全部记住，所以不敢拿出来回答。

【原文】

问臣意：“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对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能异之，无数者同之①。然脉法不可胜验，诊疾人以度异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②。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③。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适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

之[4]。”

问臣意曰：“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5]？”对曰：“此皆饮食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针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问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6]？”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7]。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之[8]。身居阳虚侯国，因事侯。侯入朝，臣意从之长安，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

【注释】

①具权衡：符合一定的尺度和质量。具，悬挂。权，秤锤。 衡，衡器。 案绳墨：依照标准、规则。 案，通“按”，依照。绳墨，旧时木工划线取直的工具。 调阴阳：测度阴阳之盛衰。 有数者：有精妙医术的人。数，通“术”。

②命：说出。

③诊籍：诊病之记录。

④适成：刚刚完成。

⑤应期：应验确定的期限。

⑥文王：齐王国之文王，在文帝十五年卒。

⑦赵王等四王：皆汉初分封诸侯王。

⑧除：此指提拔为医官。 拘：约束。 移名数：迁移户籍。 家生：家产生计。 解论：解释和理论。

【译文】

又问臣意：“你所诊治的病，许多病名相同，诊治的结果却不

同，有的死了，有的没死，为什么呢？”回答说：“病名大多是相类似的，不能分辨，所以古代圣人创制了脉法，来确立诊断的标准，订立规矩，斟酌权衡，依照规则，测量人的阴阳情形，区别人的脉象，并分别给以命名，与自然界变化相应，参考人的情况，因此才可以区别各种疾病使它们病名各异，医术高明的人能区分它们，医术拙劣的人就会混同它们。然而脉法不能全部应验，诊治病人要用分度脉的方法区别，才能区别相同名称的疾病，说出病因在什么地方。如今我诊治的病人，都有诊治记录。我之所以这样区别疾病，是因为跟随老师刚学成，老师就死了，因而记录诊治的情况，预期决断生死的时间，来验证失误、正确的情况是否符合脉法，因为这个缘故到现在清楚各种疾病情况。”

又问臣意说：“你预期决断病人生死的时间，有的没有应验，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这都是病人饮食喜怒不加节制，或者因为不恰当地服药，或者因为不恰当地进行针灸，因此没有如期而死。”

又问臣意说：“在你正能够了解病人的生死情况，论说药品的适应症时，诸侯王、大臣有曾经向你请教的吗？到齐文王生病时，不找你去诊治，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派人来召我去，我不敢去。齐文王生病时，我家里贫困，想替人家治病，确实害怕官吏委任我为侍医而拘缚住我，所以我把户籍迁到亲戚邻居等人名下，不治理家事，到处行医游学，长期寻访医术精妙的人向他求教，拜见事奉过许多老师，全部学到了他们的主要本领，也全部领会了他们医书的内容，并且进行分析评定。我住在阳虚侯的封国中，于是侍奉他。阳虚侯入朝，我跟随他到长安，因此能给安陵的项处等人诊治病。”

【原文】

问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臣意对曰：

"不见文王病，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①。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②。文王年未满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③。后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④。臣意论之，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非年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⑤。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⑥。故年二十，是谓'易贸'，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⑦。"

【注释】

①蓄精：蓄积精气。 摇：活动。 任：负担。
②趋：快跑。 疾步：快走。 大董：深藏。
③天道四时：上天运行和四季变化。
④过：过错。
⑤神气：人体正气。
⑥晏日：晴天。 车步：驾车、步行。 广志：开阔心胸。 泻气：排泄郁积之气。
⑦易贸（mào）：气血质实。贸，同"贸"，一作"质"，质实。 逐：驱散。

【译文】

又问臣意说："你知道齐文王生病不起的原因吗？"臣意回答说："没有看到齐文王的病情，可是私下听说齐文王患气喘、头痛、视力差的病。我心里想，认为这不是病。我认为是肥胖而蓄积了精气，身体得不到活动，骨头支撑不起，所以气喘，不应当医治。脉法理论说：'二十岁血脉正旺，应当多跑动，三十岁应当多快步

走，四十岁应当安静地坐着，五十岁应当安静地睡卧，六十岁以上应当使元气深藏。’齐文王年纪不满二十，正当脉气旺盛的时候，却懒于走动，不顺应自然规律。后来听说医生用灸法治疗，病情马上加重，这是分析论断病情上的错误。据我分析，这是正气外争而邪气内入，这就不是年轻人所能康复的了，所以死亡。对于这种形气俱实的情况，应该调和饮食，选择晴朗天气，或驾车，或步行，来开阔心胸，调和筋骨、肌肉、血脉，疏泻体内的郁积的旺气。所以，二十岁时，是人们说的‘气血质实’时期，按医理不应当用砭法灸法来治疗，使用这种方法会导致气血奔流。”

【原文】

问臣意：“师庆安受之？闻于齐诸侯不？”对曰：“不知庆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庆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①]。’”

问臣意：“师庆何见于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对曰：“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验，精良。臣意闻菑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臣意即往谒之[②]。得见事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臣意悉受书之[③]。臣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④]。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居有间，公孙光间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⑤]。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⑦]‘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当

知公喜方也[8]。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9]。’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10]。光又属意于殷曰[11]：‘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12]。’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

【注释】

①若：你。
②菑川：西汉分封王国名，都剧县，在今山东昌乐西北。
③传语法：口头流传的医方。
④爱：吝惜，保留。
⑤有间：一个时期。　精：精辟医方。
⑥国工：国医。
⑦杨中倩：古名医，公孙光之友。
⑧胥：通“须”，等待。
⑨给（jǐ）富：丰足富裕。
⑩子男：儿子。
⑪属（zhǔ）：嘱托。
⑫数：方术，术数。　圣儒：慕圣人之道，有儒者之德。

【译文】

又问臣意说：“你老师阳庆从哪里学的医术？齐国的诸侯是否知道他？”回答说：“不知道阳庆从哪儿学的。阳庆家里富有，擅长医术，不愿意为人治病，应当是这个原因才不被人知道。阳庆还告诫我说：‘千万不要让我的子孙知道你学我的医术。’”

又问臣意说：“你的老师阳庆是怎么看中并喜爱你的？怎么想把全部医术教给你？”回答说：“我本来没听说老师阳庆的医术精妙。我后来之所以知道阳庆，是因为我年轻时喜欢各家医术，我试用他的医方，大多有效，而且精妙。我听说菑川唐里的公孙光擅长使用古代流传的医方，就去拜见他。我得以拜见事奉他，从

他那里学到调理阴阳的医方以及口头流传的医理，我全部接受记录下来。我想要全部学到他精妙的医术，公孙光说：‘我的医方全部拿出来了，对你不会有所吝惜。我的身体已经衰老，不须再事奉我了。这是我年轻时所受的妙方，都给你，不要教给别人。’我说：‘能够拜见事奉在您跟前，得到了全部秘方，太幸运了。我到死也不敢胡乱传给别人。’过了些日子，公孙光闲着没事，我就深入分析论说医方，他认为我对历代医方的论说是高明的。他高兴地说：‘你一定会成为国医。我所擅长的医技都生疏了，我的同胞兄弟住在临菑，擅长于医学，我不如他，他的医方很奇特，是世间没有听到过的。我中年时，曾经想接受他的医方，阳庆不肯，说“你不是那种可以接受医方的人”。必须我和你一起前往拜见他，他就会知道你喜爱医术了。他也老了，但家里富有。’当时还没去，恰逢阳庆的儿子阳殷来献马，通过老师公孙光进献给齐王，因为这个缘故和阳殷熟悉了。公孙光又把我托付给阳殷说：‘淳于意喜好医术，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他，他是有儒者之德并倾慕圣人之道的人。’于是就写信把我推荐给阳庆，因此也就认识了阳庆。我事奉阳庆很恭谨，他因此喜爱我。”

【原文】

问臣意曰：“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对曰：“临菑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余[①]。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以宜镵石，定砭灸处，岁余[②]。菑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③]。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余[④]。临菑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

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

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⑤

【注释】

①五诊：察看脸色诊病。

②高下：指上下分布的位置。 奇络结：指异常络脉连结之处。《史记正义》引《素问》云：‘奇经八脉，往来舒时，一止而复来，名之曰结也。”

③正方：求教医方。 和齐汤：调和配制汤剂。

④家丞：王国、侯国官，西汉列侯食邑千户以上置。

⑤败：指脉象衰败。 逆：指脉象与病情不相顺应。 精脉：精心切脉。

【译文】

又问臣意说："官民曾经有人向你学习医术，并全部学到你的医术吗？是什么地方人?”回答说："临菑人宋邑。宋邑来学，我教他察看脸色诊病，学了一年多。济北王派太医高期、王禹来学，我教他们经脉上下分布的部位和异常络脉结系之处，常常论说腧穴所处的方位，以及经络之气运行时的邪正顺逆的情况，怎样选定针对病症需要砭石针灸治疗的穴位，学了有一年多。临川王时常派太仓署中管理马匹的长官冯信向我请教医术，我教给他按摩中的顺、逆两种手法，论述用药的方法，鉴定药的性味，以及调合配制汤剂的方法。高永侯的管家杜信喜好诊脉，前来学习，我教他经脉上下分布的部位和察看脸色诊病，学了两年多。临菑召里的唐安前来学习，我教他察看脸色诊病和上下经脉分布的部位、诊治奇咳的方法、四季气候随阴阳变化而变化的道理，没有学成，被任命为齐王的侍医。”

又问臣意说："你诊病决断生死，能够完全没有失误吗？"臣意回答说："我诊治病人，一定首先切他的脉，才进行治疗。脉象衰败与病情违背的不可以医治，脉象和病情相顺应的才可以医治。如果不精心切脉，所预期决断生死时间的病会看作可医治的病，往往会出现失误，我不能完全没有失误。"

【原文】

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①。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②。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③。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④？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注释】

①女无美恶四句：此四句曾见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原文为："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 无：无论。 美恶：漂亮不漂亮。 见：被。

②伎：同"技"。 当刑：处刑。

③尺牍：书信，此指奏书。

④美好者不祥之器：此句源于《老子》第三十一章，原文为"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译文】

太史公说：女人无论美与丑，住在宫中就会被嫉妒；士人无论贤能与不贤能，进入朝廷就会遭人猜疑。所以扁鹊因为他的医术而遭殃，太仓公于是自愿隐藏形迹还被判处刑罚。缇萦写信给皇上，她的父亲得以后来平安。所以老子说："美好的东西都是不吉祥的器物。"难道是说扁鹊等人么？像太仓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接近这句话的意思了。

史记全译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题解】

吴王濞为刘邦次兄刘仲之子，本属汉室宗亲诸侯，可与齐悼惠王、楚元王等并入世家。惟其倡导谋反，已丧失“拱辰共毂”的辅佐天子之义，故降为列传。表明司马迁是赞成拥护中央朝廷，保持全国统一的。

本篇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汉初社会条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与斗争。司马迁给予这一矛盾的解决，即汉廷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有利于历史发展的肯定评价，对于参与并使这一斗争取得胜利的有功人员，在《史记》中都予以正面赞扬。

记述吴王的谋反，说明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且是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论赞说吴王“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这是汉初的放任政策所促成的。吴王在发给诸侯的反书中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胜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他正是凭借这样的国力，收买亡命之徒，笼络诸侯，而得到民众一时拥护的。记述表明，司马迁看到了经济实力在政治事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晁错数上书说汉文帝，文帝宽厚，没有采纳他可以削吴的意见，以此纵容刘濞更加骄横。晁错为御史大夫说景帝削诸侯的言词全文刊出，他对形势的分析及提出的对策，从内容上看是适时

和正确的。晁错看出了诸侯的强大已经造成了对中央朝廷的威胁，削地不削地，反叛也是早晚的事。司马迁对晁错的看法予以肯定，文章结束时，借汉将弓高侯韩颓当的话，说明吴楚声言诛错只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意非欲诛错也”，点破了问题的实质。在论赞中司马迁称许晁错的见解是“为国远虑”，并惋惜他“祸反近身”。这无疑表明景帝之偏听偏信，造成误杀有功之臣上的失策，是不明智的。

赞扬了汉廷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军事策略的成功。“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主将周亚夫至淮阳，接受邓都尉的意见，避开吴兵主力，坚壁昌邑，以梁委吴，乃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待吴梁相战疲弊而粮竭，吴军自然瓦解，不攻自破。吴王合楚兵攻梁不成，移攻昌邑，周亚夫大败吴兵，吴王败走东越，被东越王使人鏦杀。胶西、胶东、菑川之诸侯叛军围齐临菑，三月不下，闻吴已败，亦溃散，及济北诸王皆败死。郦寄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亦失败自杀。吴楚反，正月起兵，除赵王外，三月皆破。失败的迅速说明他们违背时代潮流，不得人心，以致于毫无战斗力。

文篇记叙中指明了吴楚反叛的非正义性质。吴王以太子被杀故，怨恨朝廷。但文帝宽大为怀，作了让步，他仍不朝请，蓄意谋反，于道义上已处虚弱地位；他派员出使鼓动其他诸侯叛乱，仅以诛晁错为名，而强调“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只是反抗削地的一致，缺乏共同的政治道德基础，诸侯王的谋士已经察觉即使反叛成功，也会因为互相争夺而天下纷争，这正是不能适应时势发展的，所以“齐王后悔而饮药自杀，畔约”；吴王致诸侯的反叛书亦只是强调物质上的奖励而没有政治上的号召力；亦由于吴王自知不能得众，所以军事上不敢采取应有的策略，没有接受田禄伯的分兵之计，不能采用桓将军

的弃城邑而速西踞洛阳武库之策，只重视如周丘这种无能之辈的小谋小略，其主要原因是怯于反叛，害怕所分兵会降汉，轻进没有把握。这说明了他们是以政治道义上的失败而表现为军事不可能有所作为。其中，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质起了决定作用。

司马迁由此总结得出结论，"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强调加强中央政权的重要性，防止末大于本，尾大不掉的现象出现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史记》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汉代诸表序论述的中心内容，此篇是以最为切实具体的事例加以论证而已。

【原文】

吴王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①。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②。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郃阳侯③。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④。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甀，布走⑤。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子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⑥。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⑦："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⑧！"濞顿首曰："不敢。"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⑨。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⑩。

【注释】

①七年：汉高祖七年，即公元前200年。《史记志疑》案："七年"乃"六年"之误。

②间行：潜行，私逃。

③郃阳：县名，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

④高帝十一年：汉高祖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 英布：即黥布，汉初异姓诸侯王，后起兵叛乱被杀。 荆：楚。

⑤蕲：县名，在今安徽宿县南。 甀（chuí）：乡名，在蕲县西南。

⑥会稽：郡名，辖今上海、浙江及福建北部，治所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轻悍：轻狂凶悍。 填：通"镇"，镇抚。 三郡：《汉书补注》宋祁曰："故东阳郡、鄣郡、吴郡即刘贾旧封。"实有四郡，因为将会稽郡包括在吴郡之中，故只称三郡。 东阳即临淮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武帝时分沛、东阳置临淮郡（治所徐县，在泗洪县南）。

⑦拊：抚，拍。

⑧慎：千万。

⑨孝惠：惠帝刘盈，前194～188年在位。 高后：刘邦之皇后吕雉，后于前187年～180年公开执政。 拊循：安抚。

⑩豫章郡："豫"字误，当为鄣郡，"章"为鄣字之省。鄣郡即丹阳郡，治所宛陵，在今安徽宣州市。 无赋：《史记集解》如淳曰："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故无赋于民。"

【译文】

吴王刘濞，是高帝哥哥刘仲的儿子。高帝已经平定天下七年后，立刘仲为代王。后来匈奴攻打代国，刘仲没能坚守，抛弃封国逃跑，抄小路跑到洛阳，向天子自首。天子因为是骨肉至亲的缘故，不忍心用法律制裁，就把他废黜为郃阳侯。高帝十一年秋天，淮南王英布反叛，向东吞并了荆地，夺取了那里侯国的军队，向西渡过了淮河，攻打楚国，高帝亲自率领军队去讨伐他。刘仲

的儿子沛侯刘濞当时二十岁，健壮有力，以骑将的身份跟随高帝在蕲县西边打败了英布的军队，在甀乡会合，英布逃跑。荆王刘贾被英布杀害，没有后嗣。皇上担心吴地、会稽地方的人轻浮好斗，没有年富力强的王来镇抚他们，自己的儿子都还小，就封刘濞在沛地做吴王，统治三个郡五十三个县。刘濞接受印信后，高帝召刘濞来，给他相面，对他说："你的状貌有反叛之相。"心里独自后悔起来，但已经任命了，于是拍着他的背，告诫他说："汉朝建立后五十年间东南方有叛乱的人，难道是你吗？可是天下同姓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反叛！"刘濞叩头说："不敢。"

正值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刚刚安定，郡国的诸侯各自一心安抚他们的百姓。吴国有豫章郡的铜矿山，刘濞就招募天下亡命之徒私下铸钱，煮海水制盐，因为这个缘故国家不征收赋税，而国家的开支很富足。

【原文】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①]。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②]。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③]："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④]。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⑤]。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⑥]。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⑦]。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⑧]。'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⑨]。唯上弃之而与更始[⑩]。"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⑪]。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

践更，辄与平贾[12]。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13]。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14]。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注释】

①吴太子：吴王刘濞的太子，据《楚汉春秋》名贤，字德明。 皇太子：文帝的太子，后来的景帝刘启。 饮博：饮酒博戏。博，此指下棋。

②争道：争棋路。 引：举。 博局：棋盘。 提（dǐ）：掷击。

③愠（yùn）：怨恨，生气。

④稍：逐渐。 藩臣：拱卫皇室之臣。

⑤京师：京城。此指朝廷。 系：拘囚。

⑥秋请：古代诸侯王到京城朝见皇帝，春曰朝，秋曰请。

⑦辈：批。

⑧察见渊中鱼，不祥：此句出于《韩非子·说林上》，原文为"知渊中之鱼者不祥"。意思是察知别人隐私是不吉利的事。

⑨无聊：无可奈何。

⑩弃之：抛弃前嫌。 更始：重新开始。

⑪几杖：几案与手杖。

⑫践更：古代的一种徭役。轮到服役的可以出钱雇人代替，受钱代人服役叫践更。 贾：通"价"。

⑬岁时：时令和年节。 存问：慰问。 茂材：有优秀才能的人。 闾里：乡里平民。

⑭佗：通"他"。 讼（róng）：通"容"，收容，庇护。

【译文】

孝文帝时期，吴王太子进京朝见，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玩博戏。吴太子的老师都是楚地人，轻浮强悍，又平素骄横，博戏的时候，吴太子和皇太子争夺博局上的通道，态度不恭敬，皇太子拿起博戏的台盘掷击吴太子，杀死了他。于是把他的尸体运回

吴国埋葬。到了吴国，吴王怨怒说："天下同姓都是一家，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回来埋葬呢！"又把尸体运到长安埋葬。吴王从此逐渐抛弃了作为封国王侯的礼仪，托称有病不进京朝拜。朝廷知道他因为儿子的缘故托称有病不来朝见，查问清楚他确实没有病，那些吴国使者来到，就拘禁责问而治罪。吴王害怕，策划谋反越发积极。后来吴王派人代行秋季朝见礼仪，皇上又责问吴王的使者，使者回答说："吴王确实没有病，朝廷拘禁惩办了几批使者，因为这样就托称有病。况且'看到深潭中的鱼，这是不吉利'。如今吴王刚假装有病，等到朝廷发觉，被追究得紧，就越想隐藏着自己，害怕皇上诛杀他，称病的计谋出于无可奈何。希望皇上不追究他，而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于是天子就赦免吴王使者，让他们回去，并且赏赐给吴王几案和拐杖，年纪大，不用来朝见。吴王得以解除了他的罪过，阴谋也逐渐放弃了。然而他所在的封国因为产铜产盐的缘故，老百姓不用缴纳赋税。士兵去服役，总是发给代役金。每逢年节，就慰问有才能的人士，赏赐平民。别的郡国官吏想来捉拿逃亡的罪犯，吴王就收容罪犯不交给他们。像这样过了四十多年，吴王因此能利用他的人民。

【原文】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1]。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2]：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3]。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4]。诏赦，罚削东海郡[5]。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6]。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7]。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8]。

【注释】

①晁错：汉大臣，曾任内史、御史大夫，主张削藩，吴楚七国之乱中被杀。 太子家令：管理东宫庶务的官员。 从容（sǒng yǒng）：通“怂恿”。

②昆弟：兄弟。 孽（niè）：子：妃妾所生之子，亦称庶孽。 悼惠王：即刘肥，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 王：统治，领有。 庶弟：非正妻所生，同父异母弟。 元王：即刘交，刘邦之弟。

③郄：通“隙”，嫌隙。

④楚王戊：即刘戊，刘交之孙。 服：居丧。 服舍：居丧时住的屋舍。

⑤东海郡：郡名，治所郯城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

⑥《史记志疑》案：《汉传》无此句是，盖下文言“汉廷臣方议削吴”，又言“削吴书至则吴起兵”，可知斯时固未削矣。

⑦赵王：即刘遂。 河间郡：郡名，治所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

⑧胶西王卬：即刘卬，刘肥子。

【译文】

晁错做太子家令，得到太子的宠幸，多次怂恿太子说吴王有罪，应该削减他的封地。他多次上书劝说孝文帝，文帝宽厚，不忍心处罚吴王，因此吴王日益骄横。到孝景帝登位，晁错任御史大夫，劝说皇上说：“以前高帝刚平定天下，兄弟不多，儿子们年幼，就广泛地分封同姓的人，所以赐封庶子悼惠王做齐王，统治齐国七十多县，异母弟楚元王统治楚国四十多县，哥哥的儿子刘濞统治吴国五十多县：分封三个旁支亲属，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

如今吴王以前有吴太子被打死的嫌隙，假托有病不朝见，按照古代法律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心，就赐给他几案和拐杖，恩德十分深厚，他应该改过自新。可是他愈发骄横放肆，依据铜山铸造钱币，煮海水来造盐，引诱天下逃亡的人，阴谋要造反。现在是削减他封地也造反，不削减他封地也造反。削减他的封地，他很快就造反，祸害小一些；不削减他的封地，他造反得晚，祸害就大了。”景帝三年冬天，楚王来朝见，晁错趁机说楚王刘戊去年为薄太后服丧时，在服丧的房子里偷偷淫乱，请求诛杀他。皇上下诏赦免死罪，罚他削去东海郡。趁机就削减了吴的豫章郡、会稽郡。还有前两年赵王因为有罪，削去了他的河间郡。胶西王刘卬因为卖爵位时舞弊，削去了他的六个县。

【原文】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①]。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诛胶西王[②]。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欢心[③]。”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于奸，饰于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征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④]。里语有之，‘舐糠及米’[⑤]。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⑥]。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⑦]。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適，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⑧]。”王曰：“然，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

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于天下，亿亦可乎[9]？”王瞿然骇曰[10]：“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11]？”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极矣[12]。彗星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13]。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后车，彷徉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14]。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15]。治次舍，须大王[16]。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17]。

【注释】

①已：止。　举事：起事，发难。

②胶西：封国名，都高密，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汉宣帝时改为高密国。　诸齐：齐悼惠王刘肥死后，文帝把齐分封给刘肥的七个儿子，即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城阳王刘章。　诮（tiǎo）：逗引，诱惑。

③宿夕：旦夕。　比喻短时间内。

④饰：蒙蔽。

⑤里语：流行民间的俚语、俗语。　舐糠及米：狗舔吃食物，食欲不止，吃完了糠，就会吃米。《史记索隐》案：言舐糠尽则至米，谓削土尽则至灭国也。

⑥安肆：安乐放纵。

⑦朝请：在春秋两季朝拜。　胁肩累足：缩紧肩膀，小步走路，形容极为恐惧。

⑧適：通“谪”，谪罚。

⑨亿：通“臆”，预料。

⑩瞿然：惊骇的样子。
⑪戴：拥戴。
⑫荧惑：惑乱，迷惑。 倍：通“背”。
⑬愁劳：悲愁忧苦。
⑭彷徉（páng yáng）：徘徊。 乡：通“向”。
⑮函谷关：关隘名，在今河南新安县。 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敖仓：秦始皇时在今荥阳北敖山上修建的粮仓，西汉沿用为国家粮仓。
⑯次舍：军队驻扎之处所。 须：等待。
⑰不与：不参与。《汉书》作“不果”。

【译文】

汉朝廷的大臣正在讨论削减吴王的封地。吴王刘濞害怕无休止地削减封地，便想趁机公开自己的图谋，要发兵起事。他考虑到诸侯中没有值得和他筹划的人，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斗气，喜欢用兵，齐地的诸侯都害怕他，于是就派中大夫应高去引诱胶西王。没有书信，口头报告说：“吴王不才，有早晚就要来临的忧患，不敢把自己当作外人，派我来表明他的好意。”胶西王说：“有什么赐教？”应高说：“如今皇上提拔奸臣，被奸邪之臣蒙蔽，喜欢眼前小利，听信搬弄是非的坏人，擅自改变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征求越来越多，诛杀惩罚善良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厉害。俗话说：‘吃完米糠就到吃米了。’吴国和胶西国，都是有名的诸侯，一旦被察觉，恐怕不能安宁自由了。吴王身体有暗疾，不能按春秋两季去朝见已有二十多年了，曾经担心被怀疑，无法表白自己，如今缩着肩膀小心走路，还害怕不被宽恕。私下听说大王因为出卖爵位的事情有罪责，听说诸侯被削减封地，罪过不应该到这样严重，这恐怕不只是削减封地就罢了。”胶西王说：“对，有这样的事。您打算怎么办？”应高说：“憎恶相同的互相帮助，爱好相同的互相体帖，情感相同的互相成全，欲望相同的互相追求，利

益相同的互相去赴死。如今吴王自认为和大王有共同的忧患，愿意顺应时势、遵循事理，牺牲自身来为天下除掉祸害，料想也可以吧?”胶西王吃惊地说：“我怎么敢这样?如今皇上虽然严厉，我本来就有死罪啊，怎么能不拥护他?”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封地，蒙蔽忠良，堵塞贤能，大臣们都怨恨，诸侯都有背叛之心，他的所作所为已到了极点了。彗星出现，蝗灾不断发生，这是万代难逢的一个机会，而且忧愁劳苦的时代，正是圣人产生的时候。所以吴王想对内以讨伐晁错为借口，在外跟随大王车后，纵横驰骋天下，所指向的军队都投降，所指向的城邑都攻克，天下没有敢不服从的。大王如果能有幸答应我一句话，那么吴王就率领楚王攻取函谷关，守住荥阳敖仓的粮食，抗拒朝廷的军队。整顿军队行营，等候大王到来。大王真的能幸临那里，那么天下可以并吞，两个君主分割天下，不也可以吗?”胶西王说：“好。”应高回去报告吴王，吴王还恐怕他不参与谋反，就亲自做使者出使到胶西，当面和他结盟。

【原文】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承一帝，至乐也[①]。今大王与吴西乡，弟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②]。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③]。”王弗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④]。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⑤]。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⑥]。齐王后悔，饮药自杀，畔约[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⑧]。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

攻围临菑⑨。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⑩："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⑪，东越亦发兵从。

【注释】

①承：事奉。

②西乡：西向，向西进兵。乡，通"向"。 弟令：假使。弟，通"第"。

③什二：十分之二。 畔：通"叛"。 太后：《史记集解》文颖云："王之太后也"。也就是胶西王之母，刘肥之妻。

④城阳景王：即城阳王刘章之子刘喜。 诸吕：吕后掌权后，封其几个侄子为王，把持朝政。

⑤振：通"震"。

⑥丙午：二十三日。 《史记志疑》案：《汉传》删去"正月丙午"四字，而移"胶西"于"胶东"之上，当是矣。不然，则似胶西诛汉吏矣。 二千石：此指郡太守一级的官吏。

⑦畔约：背叛盟约。

⑧劫守：劫持控制。

⑨渠率：首领。 临菑：齐都。

⑩悉：发动全部。

⑪闽越：古代越人的一支，分布在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 东越：古代越人的一支，分布在今浙江省东南部、福建东部一带。

【译文】

胶西国群臣中有人听说了胶西王的阴谋，规劝说："拥戴一个皇帝，是最大的快乐。如今大王和吴王向西发兵，假使事情成功，两个君主又互相争权夺利，祸患就开始结成了。诸侯的土地不够朝廷各郡的十分之二，而背叛朝廷会让太后忧虑，这不是好的计

谋。”胶西王不听从。于是派使者邀约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都答应了，而且说：“城阳景王有义气，攻打那些吕氏家族，不参加发兵，事情成功后和他分享罢了。”

诸侯都刚刚受到削减封地的处罚，震惊恐慌，大多都怨恨晁错。等到削减吴会稽郡、豫章郡的文书传到，吴王便首先起兵，胶西王在正月丙午这天杀死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这样，于是向西进军。齐王后来后悔，服毒自杀，违背了盟约。济北王的城墙毁坏没有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看守他，不能发兵。胶西王为首领，和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一同围攻临菑。赵王刘遂也反叛，暗中派使者到匈奴和他们联合军队。

七国发动叛乱的时候，吴王全部征召他的士兵，下令全国说：“我六十二岁，亲自担任统帅。小儿子十四岁，也在士卒前列。那些年纪上和我一样，下和我小儿子一样的人，都要出征。”征召了二十多万人。向南出使闽越、东越，东越也派兵跟随吴王。

【原文】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广陵[①]。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②]：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③]。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④]。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余万[⑤]。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越直长

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⑥。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⑦。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⑧。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⑨。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⑩。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愿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愿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⑪；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⑫；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⑬。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军法⑭。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⑮。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⑯。敬以闻。"

【注释】

①正月甲子：汉景帝前元三年正月甲申朔，无甲子日。据《孝景本纪》作"正月乙巳"，即正月二十二日。

②淮南王：刘安。 衡山王：刘勃。 庐江王：刘赐。 长沙王子：《史记集解》案：如淳曰"吴芮后四世无子，国除。庶子二人为列侯，不得嗣王，志将不满，故诱与之反也"。

③僇（lù）辱：侮辱。 奸宄（guǐ）：犯法作乱的人。 诖（guà）：欺骗。

④志失：神志失常。

⑤辞：拒绝。

⑥直：相接。

⑦淮南三王：淮南厉王刘长去世以后，文帝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即淮南、衡山、庐江。

⑧河内：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临晋关：关口名，一名蒲津关，在今陕西大荔东，黄河西岸。

⑨抟：《史记索隐》抟音专。专谓专统领胡兵也。　萧关：古关名，一名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　匡正：纠正。　高庙：宗庙。

⑩沐洗：休息沐浴。

⑪万户：食邑万户。

⑫列将：一般的将军。　裨将：副将、低级官吏。

⑬千石：俸禄为一千石的官吏，一般指品级较高的官吏。　千斤、五百斤：在此泛指一般或低级官吏。

⑭佗：通"他"。　倍军法：《史记集解》服虔曰："封赐倍汉之常法。"

⑮更益勿因：改变并增加其爵邑，不仅仅是因袭。

⑯遗（wèi）：赠送。

【译文】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日，吴王首先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水，于是合并楚国军队。派使者给诸侯送信说："吴王刘濞恭敬地问候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原长沙王的儿子：请指教我！因为朝廷有奸臣，对天下没有功劳，侵夺诸侯封地，派官吏弹劾拘捕审讯惩处诸侯，以侮辱诸侯为能事，不用诸侯王君主的礼仪对待刘姓骨肉至亲，断绝先帝的功臣，提拔任用坏人，惑乱天下，想要危害国家。陛下多病，神志失常，不能察明情况。我想发兵诛杀他，恭敬地听从指教。我国虽然狭小，土地纵横三千里；人口虽然少，精锐的士兵可以准备五十万。我一向事奉南越有三十多年，他们的君主都

不拒绝分派他的军队来跟随我，又可以得到三十多万人。我虽然没有才能，希望亲自跟随各位侯王。越正和长沙接界，他们可凭借长沙王的儿子平定长沙以北，然后向西进攻蜀、汉中。派人告诉东越王、楚王、淮南王三位，和我一同向西；齐地的各王和赵王平定河间、河内后，有的进入临晋关，有的和我在洛阳会合；燕王、赵王本来和匈奴有盟约，燕王向北平定代郡、云中郡，统率匈奴人进入萧关，直取长安，纠正天子的错误，来安定高祖庙。希望各位侯王努力。楚元王的儿子、淮南的三位国王有的念念不忘已十多年，怨恨深入骨髓，想要有所行动已很久了，我未能得到各位国王的心意，未敢听命。如今各位侯王如果能保存延续将要灭亡的国家，扶弱锄强，来安定刘氏宗室，这是国家的希望。我国虽然贫穷，我节省衣食的费用，积蓄金钱，修理兵器、甲胄、囤积粮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三十多年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各位侯王努力利用这些条件。能够杀死、俘获大将军的，赐给黄金五千斤，封邑一万户；杀死、俘获将军的，赐给黄金三千斤，封邑五千户；杀死、俘获副将的赐给黄金二千斤，封邑二千户；杀死、俘获二千石的官员，赐给黄金一千斤，封邑一千户；杀死、俘获一千石的官员，赐给黄金五百斤，封邑五百户：都可以被封为列侯。那些带着军队或城邑来投降的，士兵有一万人，城邑有一万户人口，如同获得大将；士兵、城邑人数达到五千，如同获得将军；士兵、城邑人数达到三千，如同获得副将；士兵、城邑人数达到一千，如同获得二千石的官员；那些投降的小官吏都依据职位不同授予封爵赏金。其他的封赏都比汉朝的军法规定多一倍。那些原来有封爵城邑的人，只会增加不会依旧。希望各位侯王明白地向士大夫宣布，我不敢欺骗他们。我的金钱在天下到处都有，不一定到吴国来取，各位侯王日夜使用也不能用光。有应该赏赐的，就告诉我，我将前去送给他。恭敬地把这些话奉告各位侯王。

【原文】

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1]；遣曲周侯郦寄击赵[2]；将军栾布击齐[3]；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4]。

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5]。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笇军食，上问袁盎曰[6]："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7]？今吴楚反，于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8]。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晁错曰："袁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9]。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適过诸侯，削夺之地'[10]。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11]。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于是上嘿然良久，曰[12]："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13]。"盎曰："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之[14]。"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15]。盎装治行[16]。后十余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17]。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18]。宗正以亲故，先

入见，谕吴王使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亦知其欲说己，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

【注释】

①周亚夫：绛侯周勃之子，封为条侯，官中尉（负责京城治安，兼领左右京辅兵卒，戍卫京城）。见《绛侯周勃世家》。 吴楚：即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国叛兵。

②郦寄：曲周侯郦商之子，父亡后袭封为侯。

③栾布：将领名，曾任都尉、燕相、将军等，封俞侯。详《季布栾布列传》。

④窦婴：曾为大将军、丞相，封魏其侯，后因罪被杀。详《魏其武安侯列传》。

⑤言：推荐。 袁盎：曾任中郎将、齐相、吴相，后被梁孝王刺杀。详《袁盎晁错列传》。

⑥筭：同"算"，计算。

⑦田禄伯：人名，曾为吴臣，生平不详。

⑧豪桀：即豪杰。桀，同"杰"。 白头：年老，刘濞反时年已六十二岁。

⑨趋避：快步退避。 恨：不满。

⑩適过：贬罚指责。適，通"谪"。

⑪西：向西进军。

⑫嘿：同"默"。

⑬顾诚何如：反省一下的确不如这样。顾，反省。诚，的确。何如，胜过，不如。 爱：怜惜。 谢：辞绝。

⑭孰计：周密考虑。孰，通"熟"。

⑮太常：官名，掌宗庙礼仪，九卿之首。 德侯：封爵名。《史记集解》徐广曰："名通，其父名广。"德侯为吴王濞弟之子。 宗正：官名，掌皇族事务，九卿之一。

⑯装：装饰，秘密。 治行：准备行装。

⑰绐：欺骗。　东市：京城东市场。

⑱梁：汉封国，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壁：营垒。

【译文】

七国反叛的文书被天子获知后，天子就派太尉条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去攻打吴、楚；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将军栾布攻打齐；大将军窦婴驻扎在荥阳，监视齐、赵的军队。

吴、楚反叛的文书已经上报，朝廷军队还没行动，窦婴也没有出发，向皇上推荐原吴国的丞相袁盎。袁盎当时在家闲居，下诏征召他入宫进见。皇上正和晁错筹划军队和军粮的事情，皇上问袁盎说："你曾经任吴国丞相，了解吴国大臣田禄伯的为人吗？如今吴、楚反叛，您认为该怎么办？"回答说："不值得担忧，现在能打败他们了。"皇上说："吴王依靠铜矿来铸造钱币，煮海水来制盐，引诱天下的豪杰之士，在头发白了的时候起来反叛。像这样，他的计谋不是万无一失，难道会发动么？怎么说他没有什么作为呢？"袁盎回答说："吴国有铜、盐的便利是确实，哪里能有豪杰而且引诱他们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也将会辅佐吴王行正义，不会造反了。吴王所引诱的都是无赖子弟，逃亡、铸钱的坏人，所以互相勾结着而造反。"晁错说："袁盎分析得很对。"皇上问道："怎么作出对策呢？"袁盎回答说："希望屏退旁边的人。"皇上屏退了别人，只有晁错还在。袁盎说："我所说的，作为人臣不能知道。"于是屏退晁错。晁错急忙避开到东厢，十分怨恨。皇上最后问袁盎，袁盎回答说："吴、楚互相来往书信，说：'高帝封刘姓子弟为王并且各有分封的土地，如今奸臣晁错擅自惩罚诸侯，削夺诸侯的封地。'所以用造反为名义，向西一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来的封地就罢兵。如今计策只有斩杀晁错，派使者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过，恢复他们以前被削的封地，那么军队不用交战就全部罢去了。"于是皇上沉默了很长时间，说："反省一下的确不

如这样，我不会爱惜一个人而拒绝天下的。”袁盎说：“我愚蠢的计谋没有再超过这个的，希望皇上好好考虑。”于是任命袁盎为太常，吴王弟弟的儿子德侯做宗正。袁盎秘密准备行装。十多天后，皇上派中尉去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东市。晁错身穿上朝的衣服被斩杀在东市。然后派袁盎以侍奉宗庙的身份，宗正以辅助亲戚的名义，依照袁盎的计策出使告知吴王。到了吴国，吴、楚的军队已进攻梁国营垒了。宗正因为亲戚的关系，先进去见吴王，告诉吴王让他下拜接受诏书。吴王听说袁盎到来，也知道他要劝说自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做了东帝，还向谁下拜呢？”不肯接见袁盎，而把他扣留在军中，想强迫他做将军，袁盎不愿意，就派人包围守卫他，将要杀他，袁盎得以趁夜晚逃出，步行逃走，跑入梁国部队，便回朝廷报告。

【原文】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①]。至雒阳，见剧孟，喜曰[②]：“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③]。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④]：“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⑤]。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⑥]。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⑦]。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⑧]。”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⑨]。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⑩]。”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

藉人亦且反王，奈何[11]？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12]。”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注释】

①将：率领军队。　六乘传：六匹马拉的驿车。

②剧孟：洛阳人，喜拯人急难，为人所称道。见《游侠列传》。

③不自意：自己没有料到。　全：安全到达。

④淮阳：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⑤争锋：争胜。

⑥壁：修筑营垒。　昌邑：县名，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委：抛，丢弃。

⑦淮泗口：淮河泗水的交汇处。　饷道：粮道。

⑧罢：通“疲”。

⑨佗：通“他”。

⑩长沙：异姓诸侯王国，都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武关：关名，关中地区之南关，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陕、鄂、豫交界处。

⑪藉：通“借”。

⑫未可知也：《史记集解》苏林曰：“禄伯傥将兵降汉，自为利已，于吴为生患也。”

【译文】

条侯乘坐六匹马拉驿车，将要在荥阳会师。到了洛阳，见到剧孟，他高兴地说：“七国反叛，我乘坐驿车到这里，自己没想到能安全到达。还以为诸侯们已经得到了剧孟，剧孟如今没有举动。我据守荥阳，荥阳以东没有值得担忧的了。”到了淮阳，他询问他父亲绛侯原来的门客邓都尉说：“如何拿出计策来呢？”门客说：“吴国军队十分凶猛，难以和他们争胜。楚国军队轻浮，不能持久。如今替将军考虑，不如带领军队向东北在昌邑筑下营垒，把梁国放弃给吴国，吴国一定用全部精锐力量攻打它。将军深挖沟高筑

垒，派轻装的军队断绝淮水泗水交汇处，堵塞吴军的粮道。他们吴、梁互相削弱而粮食耗光，就用保全强大的军队制服疲惫已极的军队，打败吴国是必然的了。”条侯说：“好。”听从了他的计策，就坚守在昌邑南面，派轻装的军队断绝吴军粮道。

吴王刚发兵的时候，吴国臣子田禄伯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军队聚集而向西，没有别的奇妙道理，难以取得成功。我愿意带领五万人，另外沿着长江、淮水面上溯，收集淮南、长沙军队，进入武关，和大王会合，这也是一条奇妙的路线。”吴王太子规劝说：“父王以造反为名义，这种军队难以委托给别人，委托给别人也要反叛父王，怎么办？况且拥有军队而另外行动，会有很多其他的利害，无法知道，只是白白地损失自己罢了。”吴王就没答应田禄伯。

【原文】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①]：“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②]。”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③]！”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独周丘不得用[④]。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濞薄之，弗任[⑤]。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⑥]。臣非敢求有所将，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⑦]。”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⑧]。令入户，使从者以

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9]。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10]。"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余万，破城阳中尉军[11]。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12]。

【注释】

①少将：年轻的将军。

②即：如果。

③推锋：争先。

④专：专断。

⑤下邳（pèi）：县名，在今江苏邳县东南。　酤酒：本指买卖酒，此为酗酒。　无行：品行不好。　薄：鄙视。

⑥待罪行间：在军中任职。待罪，古代作官任职的谦称。行间，行伍中。

⑦节：符节，作为凭证之信物。

⑧传舍：驿舍。

⑨且：将。　食顷：一顿饭的功夫。

⑩下：投降。

⑪城阳：县名，在今山东莒县。

⑫疽：毒疮。

【译文】

吴国一位青年将军桓将军劝说吴王说："吴国有很多步兵，步兵适宜于险恶地形作战；汉军有很多战车骑兵，战车骑兵适宜于平地作战。希望大王所经过的城邑不去攻下，就径直放弃而离开，迅速向西占据洛阳的兵器库，吃敖仓的粮食，依靠山河的险要来号令诸侯，即使不进入关内，天下其实已经平定了。假如大王行

进迟缓，滞留攻克城邑，汉军的战车骑兵到来，冲进梁国、楚国的郊野，事情就失败了。”吴王询问老将军们，老将军说：“这年轻人争先冲杀的计策还可以，哪里知道远大的考虑呢！”于是吴王没有采用桓将军的计策。

吴王专断地集中统率他的军队，还没渡过淮水，那些宾客都得以任将军、校尉、候、司马等职务，只有周丘没有被任用。周丘是下邳人，逃亡到吴国，酗酒，品行不好，吴王刘濞看不起他，不任用他。周丘拜见吴王，劝吴王说：“我因为没有才能，没能在部队中任职。我不敢要求率领军队，希望得到大王一个汉朝的符节，一定会有所报效大王。”吴王就给了他符节。周丘得到符节，连夜驱车进入下邳。下邳当时听说吴王造反，都坚守城池。周丘到了客舍，召来县令。县令走进门口，周丘就让随从依借罪名斩杀了县令。便召集他兄弟们交好的富豪官吏告诉他们说：“吴国反叛的军队快要来到，到达，屠杀尽下邳人不过吃一顿饭的工夫。如今先投降，家室一定能保全，有才能的人还可以封为侯。”这些人出去就互相转告，下邳人都投降了。周丘一个晚上得到三万人，派人报告吴王，于是率领他的军队向北攻取城邑。等到了城阳，军队已有十多万，打败城阳中尉的军队。他听说吴王战败逃跑，自己估计无法和吴王一起成就功业，就带领军队回下邳。还没到达，他就因后背生毒疮而死了。

【原文】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①。吴王濞倍德反义，诱

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澡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②。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③。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④。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⑤。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⑥。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⑦。"

【注释】

①幽王：即刘友，刘邦第六子。初封淮阳王，后改封赵王，死后谥为"幽王"。

②倍：通"背"。　乱天下币：《史记集解》如淳曰："币，钱也。以私钱淆乱天下钱也。"　有司：有关官署。

③约从：约纵。约定联合。从，通"纵"。　夭杀：摧残杀害。　丘冢：坟墓。

④卤：通"掳"，抢掠。　御物：包括在郡县的宗庙服器。

⑤素服避正殿：身着白衣避开正殿。皇帝在非常时期以此表示戒惧不忘。　反虏：反叛之敌。

⑥置：释免。

⑦议诏：评议诏令。　如诏：按照诏命办事。　要：腰。

【译文】

二月中旬，吴王的军队已经被打败，他失败逃走，于是天子颁下制书诏令将军们说："听说做好事的人，上天会用福事来酬报他；做坏事的人，上天会用灾祸来报应他。高皇帝亲自表彰功德，封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的封爵因为没有后嗣而断绝，孝文皇帝

怜惜，给予恩惠，封立幽王的儿子刘遂、悼惠王的儿子刘卬等人为王，让他们奉祀他们先王的宗庙，作为朝廷的藩国，恩德和天地相配，光明和日月并列。吴王刘濞背叛恩德违背道义，引诱接纳天下逃亡的罪人，扰乱天下的钱币，托称有病不来朝见有二十多年了，主管官员多次请求对刘濞治罪，孝文皇帝宽释了他，想他能改过自新。如今却和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结盟一起造反，做下罪大恶极的事，发兵来危害朝廷，残杀大臣和朝廷使者，逼迫、挟持广大百姓，摧残、杀害无辜的人，烧毁百姓房屋，挖掘他们的坟墓，十分暴虐。如今刘卬等人又更加大逆无道，烧毁宗庙，掠夺祖庙的器物，我十分痛恨他们。我穿着白色衣服避开正殿，将军们要勉励士大夫们攻打反叛的敌人。攻打反叛敌人的，深入敌阵杀伤多人才有功劳，捉到了比三百石级别以上的反贼都杀掉，不要释放。胆敢有议论诏书和不依诏书的，都要腰斩处死。”

【原文】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①。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条侯于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②。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③。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④。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奔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⑤。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⑥。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𬃊杀吴王，盛

其头，驰传以闻[⑦]。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⑧]。楚王戊军败，自杀。

【注释】

①棘壁：邑名，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史记正义》以为在今河南宁陵县西南。

②恶：说坏话。　便宜：因利乘便，见机行事。

③韩安国：大臣名，初事梁孝王，曾率大军在马邑伏击匈奴。详《韩长孺列传》。　死事：为国事而死。　张羽：《史记集解》徐广曰："楚相张尚谏王而死。"《史记正义》按：羽，尚弟也。

④下邑：县名，在今安徽砀山县。

⑤畔：通"叛"。

⑥麾下：部下。　度：同"渡"。　丹徒：县名，在今江苏镇江市东南。

⑦啖（dàn）：利诱。　鏦（cōng）杀：用矛戟冲刺杀死。鏦，用矛戟冲刺。　驰传：驿车急驰。

⑧往往：处处。　稍：陆续。

【译文】

起初，吴王渡过淮水，和楚王便向西打败棘壁汉军，乘胜前进，锋芒甚劲。梁孝王害怕，派六位将军攻打吴军，吴军又打败了梁国的两位将军，士兵都逃回梁。梁王多次派使者向条侯报告，请求救援，条侯不答应。又派使者到皇上面前攻击条侯，皇上派人告诉条侯让他救援梁国，条侯又坚持便宜行事的策略不去增援。梁王派韩安国和为国事牺牲的楚国丞相的弟弟张羽做将军，才得以稍微打败吴国的军队。吴军想要向西，梁国坚守城池，使吴军不敢西进，就跑到条侯军队驻地，和条侯军队在下邑相遇。吴军想要交战，条侯坚守营垒，不肯出战。吴军粮食断绝，士兵饥饿，屡次挑战，便趁夜晚奔袭条侯军营，骚扰东南阵角。条侯派人防

备西北方，果然吴军从西北方侵入。吴军大败，士兵大多饿死，于是都叛逃或溃散了。于是吴王就和他部下壮士几千人连夜逃走，渡过长江跑到丹徒，得到东越保护。东越军队大约有一万多人，就派人收集吴国的逃兵。汉朝派人用金钱收买东越，东越就骗吴王，吴王出去慰劳军队，就派人用矛戟刺杀吴王，装着他的头，乘驿车向皇上报知。吴王的儿子刘子华、刘子驹逃跑到闽越。吴王丢下他的部队而逃走，他的部队就溃散了，纷纷陆续投降了太尉、梁王的军队。楚王刘戊军队失败，他自杀了。

【原文】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①]。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乃袒跣，席稿，饮水，谢太后[②]。王太子德曰："汉兵远，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大王余兵击之，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弗听。汉将弓高侯颓当遗王书曰[③]："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④]；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⑤]。"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⑥]。"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⑦]："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⑧]："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以罢兵归[⑨]。"将军曰："王苟以错不善，何不以闻[⑩]？（及）〔乃〕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⑪]。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卬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

南王皆死，国除，纳于汉。郦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12]。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后下。复置元王少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续元王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注释】

①三王：《史记志疑》案：齐围之解，汉击破之，非自引兵归也。围齐是四国，此缺济南。

②袒跣（xiǎn）：裸露上身光着脚。 席稿：坐在草席上。稿，用禾秆编的席子。 饮水：只喝水，不进食。 太后：指胶西王刘卬之母。

③颓当：西汉将领，姓韩，韩王信之子，封为弓高侯。

④复故：恢复原有的。

⑤须：等待。 从事：采取的行动。

⑥菹醢（zū hǎi）：把人剁成肉酱。 菹，肉酱。醢，肉酱。

⑦金鼓：一种壮军威的古代乐器。

⑧膝行：跪着行走，表示畏服。

⑨罢兵归：撤兵而归。

⑩闻：指上奏皇帝。

⑪虎符：皇帝所给的信物，表示可掌兵权及调发军队。 义国：指齐王国。

⑫十月：《楚元王世家》作"七月"："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史记志疑》以为乃"三月"之误："七国以正月反，三月灭……赵虽后下，不能相距如是之久也。"

【译文】

三个国王围攻齐国的临菑，三个月都没能攻下。汉军来到，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都率军回去。胶西王于是光着膀子光着脚，

坐在草席上，喝着白水，向太后请罪。王太子刘德说："汉军远道而来，我看他们已经疲惫，可以袭击，希望收集大王的剩余军队攻打他们，攻击不获胜利，就逃到海上去，也不算晚呀。"胶西王说："我的士兵都已经败散，不可能发起使用了。"不听从。汉朝的将军弓高侯颓当送给胶西王信说："奉诏书来诛杀不义的人，投降的人就赦免他的罪过，恢复原有的官爵；不投降的人就灭掉他们。大王要如何处置，我等待答复以采取行动。"胶西王到汉军营垒光着膀子叩头，请求说："我刘卬奉行法律不谨慎，惊扰了百姓，才使将军辛苦地远道而来到这穷国，请求惩办我碎尸万段的罪。"弓高侯手持金鼓来接见他，说："大王被战事所苦，希望听到大王发兵的原因。"胶西王叩头跪着前行回答说："当时，晁错是天子当权的大臣，改变高皇帝的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刘卬等人认为不合正义，害怕他败坏、扰乱天下，七国发兵，将要诛杀晁错。如今听说晁错已被诛杀，刘卬等人就罢兵回去。"将军说："大王如果认为晁错不好为什么不报告皇上？却没有诏书、虎符，擅自派兵攻打合乎道义的王国。由此看来，意图不是想诛杀晁错。"于是拿出诏书给胶西王宣读。读完了，说："大王自己考虑吧。"胶西王说："像我刘卬等人死有余辜。"于是自杀。太后、王太子都死了。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都死了，封国被削除，收纳归朝廷。郦将军围攻赵国都城，经过十个月才攻克，赵王自杀。济北王因为被劫持的缘故，得以不被诛杀，被调封为菑川王。

当初，吴王带头反叛，纠集率领楚军，联合齐、赵。正月间起兵，到三月份都被打败，只有赵最后被攻下。景帝又立楚元王的小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延续楚元王的后代。调汝南王刘非统辖吴国的旧地，做江都王。

【原文】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①。能薄赋敛，使其

众，以擅山海利[②]。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③]；亲越谋宗，竟以夷陨[④]。鼂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⑤]。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⑥]，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⑦]，岂盎、错邪？

【注释】

①省：降，减。吴王之父仲从代王贬封郃阳侯。
②擅：专断，独有。
③争技：争弈棋之技。
④夷陨：毁灭。
⑤权说：随机应变的权宜之说。
⑥毋亲夷狄，以疏其属：此二句引自《逸周书》。夷狄，泛指周边部族。
⑦毋为权首，反受其咎：此二句亦出自《逸周书》。权首，权谋之首。咎：灾祸。

【译文】

太史公说：“吴王被封为王，由于他父亲被降低爵位的缘故。吴王能够减轻赋税，指使他的人民，因为拥有铜矿海盐的便利。叛乱的渊源，是从他儿子被打死开始的。由技艺的争执而起兵发难，终于国亡身死；亲近越人来图谋宗室，最后自己灭亡。鼂错为国家长远考虑，灾祸反而降临自身。袁盎善于权变、游说，起初受宠，最后受辱。所以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高山大海不用来分封。“不要亲近外族，来疏远自己的宗亲”，也许是说吴王吧？“不要作主出谋划策，反而会受到惩罚”，难道是说袁盎、鼂错吗？

史记全译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题解】

本传写出了汉代文、景以至武帝初期朝廷政治的某些重要变化，诸如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对朝廷任命官吏的影响，诸侯王对中央最高权力的窥视与废立太子对各种势力的影响，地方豪强势力的上升，宾客说士性质与战国时的比较变化以及他们游离往返于权贵门下等的社会历史内容。尤为突出的是反映了以窦太后、王太后为主的外家势力对朝廷政务所开始施加的影响。汉代以孝治天下，在中央专制主义政权制度下，天子不敢违抗母后的意旨，以致使窦婴、田蚡等外戚势力抬头，占住丞相高位左右国家政事。司马迁以“见盛观衰”的眼光揭示的情况，可以说明在西汉后期成为主要政治问题的外戚专权的严重局面，就已在这个时期显露了端倪。

此文揭露了中央专制主义集权朝廷内部的各种矛盾，比如天子与皇太后之间、天子与诸侯之间、外戚之间、中央与地方豪强之间、大臣之间、道家与儒家政治主张之间的各种争斗。全篇以戏许窦灌、使酒骂座、东朝廷辩三个场景为中心，着重批评了把整个国家朝廷事务当作家庭纠纷来处理的弊端，对于依仗权势的外戚和专横跋扈的地方豪强，投以犀利的锋芒。

揭露了朝廷官员的伪善欺诈、鼠首两端等的官僚行径。本传

除主要人物如窦婴、田蚡、灌夫以及景帝、武帝等五人之外，还涉及窦太后、王太后、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桃侯、田胜、丞相绾、籍福、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颍阴侯、窦甫、临汝侯、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还及于李广，可以说当时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都触及到了，表现了他们在国家大事和政治矛盾面前的态度，以及其中一些人处事时丑恶的心理状态。

当时宾客趋炎附势的睿态也历历在目。汉代社会仍有喜士之风，以士人宾客归附之多为荣，这些宾客寄人篱下，借以在政治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以致汉武帝即位实由王太后掌握之时，“所镇抚多田蚡宾客计策”。宾客的移门反映了权贵地位的消长变化。宾客中的一些人奔走于权贵之间牵线搭桥、为虎作伥、拨弄是非，干扰朝政。宾客实为时政的累赘及豪门的附庸。

本篇附传灌夫。其主要写作手法是以附传牵连合传，穿插勾系，波澜起伏，乳水交融，束笔点勒，织成一篇可观的文字，令人叫绝。

【原文】

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①。父世观津人，喜宾客②。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③。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④。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⑤。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⑥：“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窦婴引卮酒进上，曰⑦：“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⑧。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⑨。

【注释】

①孝文后：指窦太后。从兄：叔伯哥。
②世：世代。 观津：县名，在今河北武邑东。
③詹事：官名，掌皇后、太子家事，秩二千石。
④窦太后：名窦猗房，生长公主刘嫖、汉景帝、梁孝王。
⑤燕饮：宴饮，家宴。
⑥从容：和缓而悠闲。
⑦卮（zhī）酒：杯酒，卮，古代盛酒的器皿。
⑧薄：轻视。
⑨门籍：进出宫门的牒籍。

【译文】

魏其侯窦婴，是孝文帝窦皇后堂兄的儿子。他父亲以前世世代代是观津人。窦婴喜欢结交宾客。孝文帝时，窦婴做吴王的国相，因为有病被免职。孝景帝刚登位时，窦婴任詹事。

梁孝王是孝景帝的弟弟，他母亲窦太后喜欢他。梁孝王入京朝见，以亲兄弟的身份一起宴饮。这时皇上还没有立太子，喝酒喝得正高兴，随便说："我去世后把皇位传给梁王。"太后很高兴。窦婴拿起一杯酒献给皇上，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的规定，皇上怎么能擅自传位给梁王呢！"太后从此憎恨窦婴。窦婴也嫌官位低，就托病辞职。太后开除了窦婴出入宫殿门的名籍，不准他参加春秋两季的朝会。

【原文】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①]。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太后亦惭。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②]？"乃拜婴为大将军，赐

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3]。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4]。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5]。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6]。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7]。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8]。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9]："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闲处而不朝[10]。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之过[11]。有如两宫螫将军，则妻子毋类矣[12]。"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窦太后数言魏其侯[13]。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14]。"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注释】

①孝景三年：即公元前154年。　诸窦：指窦姓等外戚。

②王孙：《史记集解》"《汉书》曰：'窦婴字王孙'。"　邪：通"耶"。

③廊庑：堂前的廊屋。　财取：即裁取，酌情取用。

④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⑤条侯：周亚夫。　列侯：各被封侯爵的大臣。　亢礼：即抗礼，谓以对等的礼节相待。亢，同"抗"。

⑥栗太子：即汉景帝长子刘荣，栗姬所生，后废之，故书母姓。

⑦不能得：没有效果，无济于事。

⑧屏：隐退。　蓝田：县名，在今陕西蓝田西。

⑨高遂：梁地人，窦婴之宾客。

⑩赵女：美女。古人以为"燕、赵多佳人"，故常用"燕姬"、"赵女"代指美女。 闲处：犹言私处。

⑪自明：表明自己。 扬：张扬。

⑫两宫：即东宫和西宫。《史记正义》两宫，太子、景帝也。 螫(shì)：毒虫刺人，以喻毒害，整治。 毋类：没有继承人，即被灭族。

⑬桃侯：指景帝丞相刘舍，袭父爵为桃侯。

⑭易：简慢，轻率。 持重：承担重任。

【译文】

孝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反叛，皇上考察宗室和外家窦氏子弟没有比得上窦婴贤能的，就召见窦婴。窦婴进宫拜见，坚决推辞，托称有病无法胜任。太后也感到惭愧。于是皇上说："天下正有急难，你难道可以推托么?"就任命窦婴做大将军，赐给他黄金一千斤。窦婴于是把袁盎、栾布等闲居在家的名将贤士推荐给景帝。把赏赐的黄金，摆放在廊檐下，小军官经过，就让他们酌量拿去用，他自己不拿一点黄金回家。窦婴驻守在荥阳，监督讨伐齐、赵的军队。七国军队已经全部被打败，景帝封窦婴做魏其侯。那些游士、食客都争着投奔魏其侯。孝景帝时，每逢朝廷上议论大事，对于条侯、魏其侯，那些列侯没有谁敢和他俩平起平坐。

孝景帝四年，立了栗太子，让魏其侯任太子太傅。孝景帝七年，栗太子被废掉，魏其侯多次力争也无济于事。魏其侯借口有病，退隐居住在兰田县南山下面好几个月，许多宾客辩士去劝说他，没有人能让他回来。梁地人高遂于是劝魏其侯说："能够使将军富贵的，是皇上；能够亲信将军的，是太后。如今将军作为太子的老师，太子被废掉却不能力争；力争没有效果，又不能以身殉职。自己称有病引退，搂着赵地美女，隐居闲处而不肯入朝。前后对比起来看，是自己明显地张扬皇上的过错。假如皇上和太后

都要整治将军，那您的妻子、孩子也会一个不留了。”魏其侯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就出山回来，照旧参加朝见。

桃侯被免除丞相职位后，窦太后多次向皇上提到魏其侯。孝景帝说：“太后难道认为我舍不得，而不让魏其侯任丞相么？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办事轻率，难以胜任丞相，担当重任。”终于没有任用，而任用建陵侯卫绾做丞相。

【原文】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长陵[①]。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②]。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③]。蚡辩有口，学《槃盂》诸书，王太后贤之[④]。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⑤]。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⑥]。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⑦]。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⑧]。籍福说武安侯曰[⑨]：“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⑩]。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⑪]：“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⑫]；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⑬]。”魏其不听。

【注释】

①孝景后：即汉景帝皇后王娡。王娡其母臧儿，其父王仲。王仲死后，臧

儿改嫁田氏，生田蚡、田胜。王娡原为景帝美人，后因子刘彻被立为太子，才封为皇后。所以田蚡为王太后之同母异父弟。 长陵：县名，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

②诸郎：泛指郎官。 跪起：跪下和起立。古代卑幼对尊长表示敬意的一种礼仪。 子姓：子孙。

③晚节：晚年。

④辩有口：善辩论有口才。 《槃盂》：《史记集解》应劭曰："黄帝史孔甲所作铭也。凡二十九篇，书槃盂中，所为法戒。诸书，诸子文书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杂家书，兼儒、墨、名、法。" 王太后：此在孝景时，《汉书》作"王皇后"，是。

⑤称制：太后代替皇帝行使权力。

⑥孝景后三年：即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

⑦用事为相：执政当相。用事，执政，当权。 卑下：谦卑地对待。 进：推荐。 名士家居者：居家之名士。 贵之：让他们显贵。 倾：倾夺，压倒。

⑧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

⑨籍福：一说为田蚡之宾客；一说为奔走于权门之食客。

⑩微言：委婉进言。 风：通"讽"，暗示。

⑪吊：本义为吊唁、安慰，此有警告、劝诫之意。

⑫君侯：古称列侯为君侯，秦汉以后多以列侯为丞相，故以此称丞相，后对尊贵者亦敬称之。

⑬今：马上，立刻。 毁：毁谤。 去：去职，丢官。

【译文】

武安侯田蚡是孝景帝皇后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出生在长陵。魏其侯当了大将军以后，正当显赫的时候，田蚡担任郎官，不显贵，常常往来于窦婴家，陪从宴饮，跪拜起立像儿孙一样。到孝景帝晚年，田蚡越来越显贵得宠，任太中大夫。田蚡口才很好，能言善辩，学过《槃盂》等书籍，王太后认为他贤能。孝景帝逝世，当天太子继位，王太后摄政，所采取的镇压、安抚措施，有很多是

由田蚡的宾客出谋划策的。田蚡和弟弟田胜，都因为是王太后的弟弟，在孝景帝后元三年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武安侯田蚡新当权想要当上丞相，对宾客谦恭有礼，把那些闲居在家的知名人士推荐做官，要用这种办法来压倒魏其侯及别的将相大臣。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因病被免职，皇上考虑要另外任命丞相、太尉。籍福劝田蚡说："魏其侯显贵已经很长时间了，天下人士平素都来归附他。如今将军您刚兴旺，比不上魏其侯，假如皇上任命您当丞相，您一定要让给魏其侯。魏其侯任丞相，您一定会当太尉。太尉、丞相的尊贵是相等的，您还有让贤的好名声。"武安侯于是委婉地告诉王太后，让她暗示皇上，因此皇上就任命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去向魏其侯祝贺，顺便劝谏他说："您的天性喜欢好人，憎恶坏人，如今好人颂扬您，所以当上了丞相；可是您又憎恨坏人，坏人那么多，也将会毁谤您。您能够同时容纳好人坏人，那么相位就会保持长久；如果不能，马上会遭到人家的毁谤而丢官了。"魏其侯不听从。

【原文】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①。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②。举適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③。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④。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⑤。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⑥。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⑦。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8]。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

【注释】

①推毂（gǔ）：本指推车，此为推荐人才。 赵绾：当时之名儒。 王臧：当时之名儒。以上二人皆为申培的学生。

②鲁申公：即申培，鲁地人，当时之大儒，以治《诗经》见称。见《儒林列传》。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就国：返回自己的封国。 除关：废除关禁。 以礼：按照古代（周代）的礼仪。 为服制：制订服饰器用制度。

③举適：揭举处罚。適，通"谪"，处罚。 属籍：家族之名册。

④外家：外戚，皇帝的母族、妻族。 尚：仰攀婚姻。 日至：一天天传到。

⑤隆推：竭力推崇提倡。 滋：更加。 说，悦。

⑥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 无奏事东宫：不向皇太后奏事。东宫，指皇太后。

⑦许昌：人名，继承了其祖父许温的侯爵柏至侯。 庄青翟：人名，继承了其祖父庄不识的侯爵武强侯。

⑧坐：因……获罪。 丧事不办：丧事没有办好。

【译文】

魏其侯、武安侯都喜欢儒家学说，推荐赵绾任御史大夫，王臧任郎中令。把鲁国的申公迎来，打算设置明堂，命令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废除关禁，按照古礼来制订各种服饰制度，来兴起太平的政治。检举谴责窦氏子弟和皇家宗室中品行恶劣的人，开除他们的族籍。当时窦太后和王太后娘家的一些子弟都被封为

列侯，列侯们很多都娶公主为妻，都不想回自己的封国，因此毁谤魏其侯等人的话每天都传到窦太后耳中。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而魏其侯、武安侯、赵绾、王臧等人竭力推崇儒家学说，贬斥道家言论，所以窦太后更加不喜欢魏其侯等人。到了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奏请不要把政事禀奏居住在东宫的窦太后。窦太后十分生气，就罢免并驱逐赵绾、王臧等人，而免除了丞相、太尉的职务，任命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侯、武安侯从此以侯爵的身份在家闲居。

武安侯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为王太后的缘故，仍旧得到亲幸，屡次向皇上议论政事，大多都有效果，天下趋炎附势的官吏和士人，都离开魏其侯而归附武安侯。武安侯一天比一天骄横。建元六年，窦太后逝世，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因为没有办好丧事获罪，被免官。任命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任命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的士人、郡守和诸侯都更加趋附武安侯。

【原文】

武安者，貌侵，生贵甚①。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②。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③。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④。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⑤？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⑥："君何不遂取武库⑦！"是后乃退。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⑧。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⑨。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⑩。前堂罗钟鼓，立曲旃⑪；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⑫。

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

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13]。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14]。

【注释】

①貌侵：外表丑陋。侵，通“寝”，相貌丑陋。　生贵甚：生下来就十分尊贵。田蚡出生前王娡就已得宠。

②富于春秋：年岁小，年轻。富，多，来日方长。　肺腑：此指至亲关系。　京师相：朝廷丞相。京师，此指国家、朝廷。　痛：狠狠地。　折节：压制。此指打掉其架子和威风。　诎：通“屈”，屈服。　肃：收敛，顺从。

③移日：日影移位，表示时间长。

④起家：起于家居无职。

⑤除：任命。　尽未：完了没有。未，用在句末表示疑问。

⑥考工地：少府考工室的地盘。　益宅：扩建私宅。

⑦武库：朝廷储存武器的仓库。

⑧乡：通“向”。　私桡（náo）：私自降低身份和尊严。桡，削弱。

⑨甲诸第：在所有的院落中为最好的。甲，第一。第，门第，院落。

⑩膏腴：肥沃。　市买：购买。　属（zhǔ）：连接。

⑪罗：罗列，排列。　曲旃：用整幅帛制成的曲柄旌幡，按制为帝王使用。

⑫奉：献。　狗马：游猎之物。　玩好：赏玩嗜好的物品。

⑬灌将军：即下文所云灌夫。

⑭默默：郁闷不得意的样子。

【译文】

武安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出生下来就很尊贵。他又认为各诸侯王大多年纪大，皇上刚刚登位，年纪很轻，自己靠皇亲国戚的关系当了朝廷的丞相，不狠狠地杀一下他们的威风，用礼法来使他们屈服，天下就不会肃顺。在那时，丞相入朝向皇上奏事，

坐在那里一谈往往是大半天，他所说的话皇上都听从。他所推荐的人有的从闲居一下子提升到二千石级，把皇上的权力移到自己手上。皇上就说："你任命官吏到头了没有？我也想委任官吏了。"他曾经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划给他扩建住宅，皇上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干脆把武器库也拿去！"他这以后才稍为收敛。有一次他请客人宴饮，让他的哥哥盖侯朝南坐，自己面朝东坐，认为汉朝的丞相尊贵，不可以因为他是哥哥而私下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武安侯从此更加骄横，修建的住宅好过一切贵族的府第。田地庄园都很肥沃，而派出到各郡县去采购器具物产的人员一路上络绎不绝。前厅摆设着钟鼓，竖着曲柄长旗；后房的美女数以百计。各地诸侯奉送的金玉、狗马和玩物，多得数不清。

魏其侯失去窦太后后，同皇上更加疏远而不被任用，没有权势，那些宾客渐渐自动离去，对他越来越轻慢，只有灌将军一人不改变原来的态度。魏其侯每天闷闷不乐，而只对待灌将军特别好。

【原文】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①]。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②]。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属太尉，请灌孟为校尉[③]。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④]。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⑤]。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⑥]。"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⑦]。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适

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⑧]。夫创少瘳，又复请将军曰[⑨]："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⑩]。"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⑪]。吴已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注释】

①颍阴：古县名，在今河南许昌。

②颍阴侯婴：即灌婴，汉初将领，因功封为颍阴侯。详《樊郦滕灌列传》。蒙：冒。

③灌何：灌婴之子。《史记索隐》案：何是婴子，《汉书》作"婴"，误也。校尉：次于将军的武官。

④强：勉强。 陷坚：攻打敌人最坚锐的部队或最顽固的阵地。

⑤与（yù）丧：操持丧事，与，参与。

⑥若：或者。

⑦被：通"披"。

⑧创：伤。 万金良药：贵重的好药。

⑨瘳（chōu）：痊愈。

⑩曲折：情况虚实。

⑪固：坚决。

【译文】

灌夫将军是颍阴人。灌夫父亲叫张孟，曾经做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受到宠信，便推荐他当上了二千石级官员，所以就冒用了灌家的姓叫灌孟。吴、楚反叛时，颍阴侯灌何任将军，隶属于太尉周亚夫，他向太尉推荐灌孟做校尉。灌夫带着一千人和他父亲一同出征。灌孟年纪太大，颍阴侯硬要请他出战，他闷闷不乐，所以作战时常常有意冲击敌人的坚固阵地，终于战死在吴军中。按照军法，父子都参军的，有一人战死，另一人可以护送灵柩回去。灌夫不肯跟随灵柩回去，他激昂地说："希望斩取吴王或吴国将军的头颅，为我父亲报仇。"于是灌夫身披铠甲，手持战戟，召集了

军中平素同他要好并愿意跟随他的勇士几十人。等到走出营门，没有人敢前进。只有两人和发配在他部下服军役的十几名囚徒骑兵冲入吴军中，冲到吴军的将旗下，杀死杀伤几十人。不能再向前，又飞马跑回，跑进汉军营中，跟随他的囚徒都死了，只和一名骑兵回来。灌夫身上十几处受到重伤，正好有名贵的好药，所以没有死去。灌夫的伤势稍好些，又向将军灌何请求说："我更加了解吴军营地中的曲折路径，请求再一次前去。"灌何认为他勇敢有义气，恐怕灌夫战死，就向太尉报告，太尉于是坚决阻止他。吴军被打败后，灌夫因此天下闻名。

【原文】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数月，坐法去[1]。后家居长安，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孝景时，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2]。建元元年，入为太仆[3]。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4]。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5]。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6]；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7]。稠人广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8]。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9]。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10]。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11]。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12]。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13]；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14]。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15]。灌

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16]。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17]。

【注释】

①坐法去：因犯法而去官。

②今上：指当今皇上汉武帝。 淮阳：郡名，治所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交：交会之处。 劲兵处：重兵驻守之地。

③太仆：官名，掌天子车马，传达王命。

④长乐卫尉：长乐宫禁卫部队长官。长乐，长乐宫，汉代主要宫殿之一，汉高祖时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窦甫：窦太后弟。 轻重不得：争论是非，意见不一。 搏：殴打。

⑤使酒：酗酒任性。

⑥右：古代以右为上、为尊；以左为下、为卑。 加礼：施之以礼。 陵：凌驾，冒犯。

⑦钧：通"均"，平等。

⑧多：拥戴。

⑨文学：文章经学。 任侠：打抱不平。 已然诺：兑现已经答应之事。

⑩诸所：各地。 交通：交结往来之人。 无非：没有不是。 大猾：异常奸狡之人。

⑪累：累积的财产。 食客：寄食于富贵之家并为之服务的门客。

⑫陂（bēi）池：池塘。 为权利：仰仗势力，争权夺利。 颍川：郡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颍阴属此郡。

⑬颍水：河名，发源于今河南登封县境，流向东南汇入淮河。此河贯穿于当时的颍川郡。

⑭侍中：西汉时为加官，加此官即可入侍禁中，侍奉皇帝。

⑮引绳批根：意为打击、排斥。引绳，引墨绳纠曲。批根，用斧子砍削根节。 生平：平素，一向。

⑯为名高：为了抬高声价。

⑰引重：拉引依靠。 游：交往。

【译文】

颍阴侯向皇上称赞灌夫的行为，皇上任命灌夫做中郎将。几个月后，因为犯法被免职。后来他住在长安，长安城中的贵族们没有不称道他的。孝景帝时，他做到了代国国相。孝景帝逝世，当今皇上刚登位，认为淮阳是天下的交通枢纽，必须有强大的军队驻扎，所以调灌夫任淮阳太守。建元元年，调灌夫入京任太仆。建元二年，灌夫和长乐宫的卫尉窦甫一起饮酒，饮酒时争论是非意见不一，灌夫醉了，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皇上害怕太后要杀灌夫，就调他任燕国国相。几年后，因为犯法被免官，在长安家中闲居。

灌夫为人刚强直爽，好逞酒兴，不喜欢当面奉承人家。对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有权势的皇亲国戚，不但不格外敬重，反而一定要凌辱他们；对那些地位比自己低的士人，越是贫困低贱的，就更加尊敬他们，和他们平等相待。在大庭广众之中，推荐夸奖年轻人。士人也因此称颂他。

灌夫不喜好文章经学，喜欢仗义行侠，自己答应的事一定办到。他所结交往来的人，无非是豪强恶霸。家里积聚了几千万金，每天招待的食客有几十上百人。对于山林、水池、田地、园苑，灌夫的宗族宾客都加以争夺，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的儿童就唱谣歌说："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在家里虽然富有，可是失弃了权势，像卿相侍中那样的宾客越来越少。到魏其侯失势的时候，也想依靠灌夫去教训打击那些原先仰慕趋附自己后来又背弃的宾客。灌夫也要倚重魏其侯去交结列侯宗室来抬高自己的声望。两人互相倚仗，相处得像父子一样。彼此十分投机，没有一点隔阂，只恨相识得太晚了。

【原文】

灌夫有服，过丞相[1]。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2]。"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3]！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早临[4]。"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5]。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6]。平明，令门下候伺[7]。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8]："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9]。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10]。"武安鄂谢曰[11]："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12]。"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13]。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注释】

①有服：有丧服在身，表示正在服丧期间，时灌夫为其姐服丧。　过：拜访。

②仲孺：即灌夫，其字仲孺。

③临：光临。　况：通"贶"，恩赐，赏脸。　解：解释。此引申为推脱。

④帐具：设置备办酒宴。　旦日：第二天一早。

⑤具语：详细地告诉。　如所谓武安侯：如同武安侯田蚡所说的那样。

⑥益市：隆重地加倍购买。　牛酒：牛肉和酒菜，古代用作馈赠、犒劳、祭祀的物品。　洒扫：打扫卫生。

⑦平明：天刚亮。

⑧怿：喜悦，高兴。

⑨特：只，仅仅。　戏：开玩笑。　许：答应。　殊：非常，实在。

⑩治具：置买备办。 旦："旦日"之省文。 今：现在。
⑪鄂：通"愕"，惊愕。 谢：道歉。
⑫忽：疏忽。
⑬属：邀请。 坐：同"座"，座位。 侵：讽刺、挖苦。

【译文】

有一次，灌夫丧服在身，去访问丞相。丞相随口说："我想和你去访问魏其侯，碰巧你有丧服在身。"灌夫说："将军竟然肯赏脸光顾魏其侯，我怎么敢因为有丧服而推辞呢！请让我告诉魏其侯备好筵席，将军明天早点光临。"武安侯答应了。灌夫把话全都告诉了魏其侯如同武安侯所说的那样。魏其侯和夫人就加倍买了很多酒肉，连夜打扫干净，很早就安排陈设筵席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就命令家人到大门口去等候接待。到了中午，丞相武安侯没来。魏其侯对灌夫说："丞相难道忘记这事了吗？"灌夫不高兴，说："我身穿丧服来邀请，应该再去看看。"就驾了车子，自己去迎接丞相。丞相只是上一天开玩笑答应了灌夫，一点都没有去的意思。等到灌夫到了丞相家门口，丞相还在睡觉。于是灌夫进去拜见，说："将军昨天赏脸答应访问魏其侯，魏其侯夫妇准备东西，从一清早到现在，还不敢吃点东西。"武安侯吃惊地道歉说："我昨天喝醉了，一下子忘了和你讲的话。"于是驾车前去，在路上又慢慢地走，灌夫越发生气。到了在宴席上饮酒正酣时，灌夫起身跳舞，邀请丞相也跳，丞相不肯起身，灌夫在座位上用话语讥刺他。魏其侯于是把灌夫扶出去，向丞相陪罪。丞相终于喝酒喝到夜晚，尽兴而离去。

【原文】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①。魏其大望曰②："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

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郄，乃谩自好谢丞相曰[3]："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4]。"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5]："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6]？吾不敢复求田[7]。"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8]。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9]。宾客居间，遂止，俱解[10]。

【注释】

①请：要求，索取。

②望：埋怨，责怪。

③恶（wù）：不喜欢，不愿意。 谩：谎称。 自好：自己编了一套好听的话。

④且：将。

⑤实怒：实际上十分恼怒。

⑥何与：为什么参预。

⑦不敢复求田：此句话是反语，即偏要去请田。

⑧元光四年：当作"元光二年"，即公元前133年。 横：横行。 案：审查。

⑨持：掌握。 淮南王：即刘邦庶孙刘安，田蚡曾私誉淮南王当为太子，王厚遗田蚡金。见下文，亦详《淮南衡山列传》。

⑩居间：从中调解。

【译文】

丞相曾经派籍福向魏其侯请求要城南的一片田地。魏其侯十分怨恨说："我老仆虽然被弃去不用，将军虽然尊贵，难道可以仗势侵夺吗！"没有答应。灌夫听说了，生气，大骂籍福。籍福怕窦

婴和田蚡两人结下仇怨，于是用好话欺骗丞相说："魏其侯老得快要死了，应该容易忍些时候，姑且等待着吧。"不久武安侯听说魏其侯、灌夫其实是愤怒而不把田给他，也发怒说："魏其侯的儿子曾经杀了人，我救了他的命。我对待魏其侯什么事都肯干，他为什么吝惜这几顷田呢？况且灌夫为什么参与进来呢？我不敢再求取田了。"武安侯因此十分怨恨灌夫、魏其侯。

元光四年春天，丞相向皇上揭发灌夫家人在颍川，十分横行不法，百姓受其侵扰。请求查办。皇上说："这是丞相的事，何必请示我。"灌夫也抓住丞相的秘密，非法谋取私利，接受淮南王的贿赂以及和他的谈话。他们的宾客从中调停，才结束了相互攻击，仇怨都得到和解。

【原文】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①。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②。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③。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④。"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⑤！"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⑥。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呫嗫耳语⑦！"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⑧？"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何知程、李乎⑨！"坐乃起更衣，稍稍去⑩。魏其侯去，麾灌夫出⑪。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乃

令骑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12]。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13]："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14]。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15]。魏其侯大愧，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

【注释】

①取：同"娶"。 燕王：指燕康王刘嘉。
②为寿：敬酒祝福。 坐：座，此指满座宾客。 避席：离开座位。
③膝席：直身长跪席上。
④行酒：依次巡行敬酒。 觞（shāng）：酒杯。
⑤属（zhǔ）：斟酒相劝，注入。这里有饮尽、喝掉之意。
⑥临汝侯：即灌婴之孙，名贤。 程不识：将军，时为长乐宫卫尉。其事附见《李将军列传》。
⑦直：通"值"。 呫嗫（chè niè）：附耳小语，嘀咕。
⑧李：李将军，即李广，西汉名将，事详《李将军列传》。 地：余地，面子。
⑨匈："胸"之古字。
⑩更衣：上厕所的委婉说法。 稍稍：渐渐。
⑪麾：通"挥"。
⑫案：同"按"。 项：脖子。
⑬传（zhuàn）舍：古代供宾客和往来人员休止住宿的场所。 长史：官名，丞相、太尉等皆置，为所在官署掾属之长。
⑭不敬：汉代罪名之一，不尊诏命。 系：囚禁。 居室：拘囚犯罪官员的场所。
⑮分曹：分批，分班。 弃市：杀头示众。

【译文】

这年夏天，丞相娶燕王刘嘉的女儿作夫人，有王太后的诏令，

叫列侯宗室都去祝贺。魏其侯去探访灌夫，想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酒醉得罪过丞相，丞相如今又和我有仇怨。"魏其侯说："事情已经和解了。"强迫他一起去。大家饮酒饮得正高兴，武安侯起身敬酒，客人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过了一会儿魏其侯敬酒，只有一些老朋友离开席位罢了，其余一半的客人只是稍微欠身，跪在席上。灌夫不高兴。他起身敬酒，敬到武安侯时，武安侯欠身跪着说："不能喝满杯。"灌夫发怒，于是嘲笑着说："将军是贵人，请干了这一杯！"当时武安侯就是不肯。灌夫敬酒依次轮到临汝侯，临汝侯正和程不识说悄悄话，又不离开席位。灌夫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就骂临汝侯说："你平日把程不识诋毁得一钱不值，今天长者来向你敬酒，竟然学女孩子咬着耳朵说悄悄话！"武安侯对灌夫说："程、李两位都是东西宫的卫尉，今天当众羞辱程将军，你难道不给李将军留点面子么？"灌夫说："今天我准备杀头穿胸，哪里知道什么程、李呢！"客人于是都借口起来上厕所，陆续走掉了。魏其侯要离去，用手指示灌夫也出去。武安侯就发怒说："这都是我放任灌夫得罪人。"就下令骑兵扣留灌夫。灌夫想走而走不掉。籍福起来替灌夫谢罪，并且按住灌夫脖子让他谢罪。灌夫更加生气，不肯谢罪。武安侯于是指使骑兵把灌夫捆起来放在驿馆里，召来长史说："今天召请宗室，是奉王太后的诏令。"弹劾灌夫在席上骂人，犯大不敬罪，把他关押进居室。于是查究他以前的罪行，派人分头追捕灌氏的各支宗族，全都判处了死罪。魏其侯十分惭愧，出钱派宾客去求情，没能得到宽释。武安侯的属吏们都充当他的耳目，因而灌家的人都逃亡躲藏，而灌夫被拘禁，终于没能告发武安侯的秘密罪行。

【原文】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①]。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②]？"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

自我捐之，无所恨[3]。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4]。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5]。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6]。”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7]。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8]。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9]。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10]：“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11]。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12]。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13]。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14]。余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15]。”即罢起入，上食太后[16]。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17]。且帝宁能为石人邪[18]！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19]？”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

【注释】

①锐身：锐意奋身，挺身而出。
②忤（wǔ）：抵触，对着干。
③捐：抛弃。　恨：遗憾。
④匿：隐瞒，背着。
⑤醉饱：喝醉酒。　足：值得。
⑥东朝：即东宫。
⑦罪逆不道：犯了大逆不道的罪。
⑧不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
⑨倡优：歌舞杂技艺人。　腹诽：低头在地下规划。意为阴谋造反。　辟倪（pì nì）：邪视窥探。　欲有大功：《史记集解》张晏曰："幸为反者，当得为大将立功也。"瓒曰："天下有变谓天子崩，因变难之际得立大功。"
⑩韩安国：将领、大臣名，字长孺。详《韩长孺列传》。
⑪荷：扛、持。　被：遭遇。
⑫细民：小民，百姓。　陵轹（lì）：欺压。轹，本义为车轮辗轧。　本：树干。　胫：小腿。　股：大腿。　披：撕裂。
⑬主爵都尉：官名，掌封爵之事。　汲黯：大臣名，好直谏廷争。详《汲郑列传》。　是：赞成，肯定。
⑭内史：官名，掌治京师。　郑当时：大臣名，以正直敢言而名。详《汲郑列传》。　坚对：坚持回答。
⑮局趣（cù）：同"局促"，受拘束，有顾虑。　辕下驹：套在车辕下的小马。《史记正义》应劭云："驹马加著辕。局趣，纤小之貌。"　若属：你们。
⑯食（sì）：让……吃。
⑰藉：草藉，践踏。　令：假如。　百岁后：指死后。
⑱石人：无感情、无动于衷之人。
⑲录录：同"碌碌"，无所作为，随声附和。

【译文】

魏其侯为了救灌夫挺身而出。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冒犯了太后家，难道可以救么?"魏其侯说："侯爵是由我挣得的，由我丢失它没有什么遗恨。况且我终究不能让灌夫一个人去死，而我独自生存。"于是就瞒着他的家人，偷偷出去上书给武帝。武帝立即召他进宫，他把灌夫喝醉了酒的事情全部告诉武帝，认为不够死罪。皇上认为很对，留他在宫中吃饭，说："到东宫太后那里去辩白清楚这事。"

魏其侯到了东宫，极力称赞灌夫的优点，说他酒醉犯了错误，可是丞相就用别的事来诬陷他。武安侯也极力攻击灌夫所作所为骄横放肆，犯有大逆不道罪。魏其侯考虑这样做没有什么效果，就揭发丞相的过失。武安侯说："幸好天下安乐无事，我能够成为皇上的心腹，我所喜好的是音乐狗马田地房舍。我喜欢的乐工演员能工巧匠之流，不像魏其侯、灌夫那样日夜招集天下豪杰壮士一起议论，对朝廷心怀不满，不是仰观天文，就是俯画地理，窥测于东、西两宫之间，希望天下发生变动，而想建立大功业。我真不明白魏其侯等人的所作所为。"于是皇上问大臣们说："两人谁对?"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战戟冲进生死存亡难测的吴军中，身受几十处伤，名声在全军数第一，这是天下的壮士，如果没有大的罪过，只是因为喝醉了发生争执，是不值得援引别的过错来处死他。魏其侯说得对。丞相也说灌夫勾结豪强恶霸，欺压百姓，家里积敛有成千上万的财产，在颍川横行无忌，凌辱侵犯宗室亲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还大，小腿比大腿还粗，不折断就一定会裂开'。丞相说的也对。希望英明的主上裁断这事。"主爵都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内史郑当时认为魏其侯对，可是后来又不敢坚持意见回答皇上。其他的人都不敢回答。皇上怒骂内史说："你平时多次谈论魏其侯、武安

侯的好坏，今天在朝廷上议论，却吞吞吐吐像驾在车辕下的马驹，我要把你们这些人一并杀掉。”就罢朝起身，进入宫内，去侍候太后用膳。太后也已经派人在朝廷上打探消息，把情况全都告知了太后。太后生气，不吃饭，说：“如今我还活着，而有人都敢作践我的弟弟，如果我死后，都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况且皇帝难道能像石头人一样不作主张么！现在幸亏皇帝还活着，大臣就唯唯诺诺，假令皇帝过世以后，这些人还有可以相信的么？”皇上谢罪说：“都是宗室和外家亲戚，所以才让他俩在朝廷上辩论。不然的话，这只要一个法官就裁决了。”这时，郎中令石建把魏其侯、武安侯两人的事分别向武帝奏说。

【原文】

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1]：“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2]？”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自喜[3]？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𬺈舌自杀[4]。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5]！”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雠，欺谩[6]。劾系都司空[7]。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8]。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封[9]。乃劾魏其矫先帝诏，罪当弃市[10]。五年十月，悉论灌夫及家属[11]。魏其良久乃闻，闻即恚，病痱，不食欲死[12]。或闻上无意

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⑬。

【注释】

①止车门：宫禁之外门，官吏入宫，自此下车步行。

②共：共同对付。　老秃翁：退职无势的老人，此指魏其侯窦婴。　首鼠两端：畏首畏尾，瞻前顾后。

③自喜：《史记集解》苏林曰："何不自解释为喜乐邪？"

④杜门：闭门。　齰（zé）：用齿咬。

⑤贾（gǔ）竖：对商人的贱称。　无大体：不识大局。

⑥御史：官名，属御史大夫管辖，负责监察百官。　簿责：按记载追究。　雠：核实。

⑦都司空：主管外戚和皇族事务的宗正之属官，负责皇帝包办的案件。

⑧尚书：官名，职掌档案文书。此指档案文书。　大行：死去的皇帝。此指景帝。

⑨家丞：侯国的管家头目。

⑩矫：假托。

⑪五年：当作"三年"。《史记志疑》案：窦婴、灌夫、田蚡之死皆在元光三年。夫以十月族，婴以十二月弃市，蚡以三月卒，决无可疑……《史》、《汉》《侯表》称蚡为侯十年薨，当元光三年，故其子恬以元光四年嗣侯，斯为确证。　论：判决。

⑫恚（huì）：愤怒。　痱（féi）：中风。

⑬蜚语：流言，谣言。　晦：月末之日。　渭城：秦时之咸阳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译文】

武安侯退朝后，走出止车门。召韩安国和他一同坐车，生气地说："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为什么这样畏首畏尾呢？"韩安国过了好一会儿才对丞相说："您为什么不爱重自己？魏其侯攻

击您，您应当脱下官帽，解下印绶，回家去，说：'我以皇帝的心腹，有幸得当丞相，本来是不胜任的，魏其侯说的都不错。'像这样做，皇上一定赞赏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废免您。魏其侯一定会内心惭愧，关上门咬断舌头自杀。如今人家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就像商人、女人吵嘴一样，为什么那样不识大体呢！"武安侯谢罪说："争辩的时候太性急了，没想到应该这样做。"

于是皇上派御史依据文簿记载查究魏其侯所说灌夫的罪状，发现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是欺骗皇上。被弹劾，拘禁在都司空的狱中。孝景帝时，魏其侯曾接受过景帝临死时的遗命，说："有什么你觉得不方便的事情，你可以获得权利直接向皇上发表议论。"等到自己被拘禁，灌夫的罪将要被灭族，事情一天比一天危急，大臣们没有人敢再向皇上说明这事。魏其侯于是让自己的侄子上书说明自己曾受过先帝的遗诏，希望能够再被召见。奏书送上以后，可是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没有先帝的这份遗诏。诏书只藏在魏其侯家里，是由他的管家盖印封存的。于是又弹劾魏其侯伪造先帝的遗诏，应该判处斩首示众。元光五年十月，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都被处决。魏其侯过了很久才听说，听到就十分气愤，患了中风病，不吃饭，只想死。有人听说皇上没有杀魏其侯的意思，魏其侯又开始吃饭，开始治病，讨论决定不处他以死刑了。竟然有流言飞语制造许多诽谤魏其侯的话，让皇上听到了，所以在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把魏其侯在渭城处死了。

【原文】

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①。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②。竟死③。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④。

淮南王安谋反觉，治。王前朝，武安侯为太尉，时迎

王至霸上，谓王曰[⑤]："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⑥]！"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⑦]。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⑧]。"

【注释】

①专呼服：不断地呼喊服罪。

②巫视鬼者：即视鬼之巫。

③竟：终于。

④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襜褕（chān yú）：短衣。不敬：此下缺"国除"二字。《史记集解》徐广曰："《表》云坐衣不敬，国除。"

⑤霸上：亦作"灞上"，地名，在今陕西西安东，因位于灞水之旁而名。

⑥宫车：此喻指皇帝。 晏驾：本指车驾晚出，后用以讳言皇帝去世。

⑦不直：不以……为对。直，正确。

⑧使：假如。 族：灭族。

【译文】

这年春天，武安侯患病，嘴里总是呼叫服罪的话。让能看见鬼的巫师去看他的病，巫师看见魏其侯、灌夫一同守着武安侯，要杀死他。他终于死了。他的儿子田恬继承了爵位。元朔三年，武安侯田恬因穿短衣进宫，犯了不敬的罪，被废去了爵位。

淮南王刘安谋反被发觉后，皇上要求追查这件事。查明淮南王前次来朝见，武安侯任太尉，当时到霸上去迎接淮南王，对淮南王说："皇上还没有太子，大王最贤明，是高祖的嫡孙，如果皇上驾崩，不是大王您继位还会是谁呢！"淮南王十分高兴，送给武安侯许多金银财物。皇上从魏其侯的事件发生时起就认为武安侯是不对的，只是碍着太后的缘故罢了。等到听说淮南王送给武安侯财物的事，皇上说："假如武安侯还活着，一定要将他灭族。"

【原文】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①。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②。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③。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④。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⑤。众庶不载，竟被恶言⑥。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⑦！

【注释】

①一时决策：指灌夫因一时冲动而表现的果敢行为。

②日月之际：指汉武帝初即位，王太后临朝之际。

③诚：的确。　逊：忠顺。　翼：扶持袒护。

④责望：指责抱怨。

⑤迁怒：把怨恨转移到他人身上。　延：延续，长久。

⑥众庶：百姓。

⑦所从来：指产生的根源。

【译文】

太史公说：魏其侯、武安侯都凭外戚关系被重用，灌夫因为一时下定决心冲杀进吴军而出了名。魏其侯被重用，是凭着讨伐吴、楚叛乱，武安侯的显贵，是靠着皇上刚登位，太后掌权的时机。可是魏其侯实在是不懂得时势的变化，灌夫没有谋略而不知谦逊，两人互相庇护，终于酿成了灾祸。武安侯依仗显贵而喜欢玩弄权术，因为一杯酒的怨恨，陷害了那两位贤人。可悲啊！武安侯迁怒于别人，性命也不长久。百姓不拥戴武安侯，终于落了坏名声。可悲啊！灾祸的产生是有很深原因的！

史记全译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题解】

《史记》以字题目是一种尊称。由于窦婴曾监齐赵兵荥阳，韩安国以梁将捍吴兵于东界，二人都在平定吴楚叛乱中有功而显名，故《吴王濞列传》后次序窦婴、韩安国传。本传末称安国“斥疏，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故本篇亦联系于李广、匈奴传后的卫将军之传。

司马迁评韩安国为有“义”而称其为“长者”。这是肯定他有大略，能持重的前提下，可游移于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之间，缓和窦太后、景帝、梁孝王之间的矛盾，没有使之激化，而保持了他们母子、兄弟之间关系的基本和洽，这在当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防止骨肉残杀；并在梁孝王听从公孙诡、羊胜之计派人刺杀袁盎，而朝廷派遣使者来搜捕公孙诡、羊胜的时候，韩安国谏说梁孝王交出了亲自隐匿的诡、胜，在游说中韩安国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即“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且说梁孝王由于赞赏“邪臣浮说，犯禁，桡明法”而藏匿诡、胜，就是“以私乱公”，后果将不堪设想。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之事能够开释，全仗韩安国尽力的结果。这里的为“公”，就是司马迁所赞扬的“义”，反映出一种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朝廷法制尊严，以促进社会安定的愿望与要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本传反映了汉武帝时期从与匈奴和亲到实行对匈奴征战的，汉代朝廷政策转变。王恢设谋马邑，则是这一转变中的重要事件。司马迁很看重这一点，所以在本传及紧接其后的李广和匈奴二传中，对此事从不同角度都有记述。正如《平准书》所说，“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而干戈日滋”，正表明这一转变对武帝时国家政治生活影响的重大。韩安国是这次企图一举伏击匈奴军事行动的总领，以御史大夫为护军将军，正是他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其后王恢下廷尉，安国有意挽救王恢之被诛，未成，自己的官运此后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司马迁特别称赞韩安国能推贤进士，说他“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在封建官僚妒贤嫉能，尔虞我诈之中，韩安国的这一品质可说是独树一帜的。《史记》重贤。由于韩安国的推贤，论赞中特别称赞了司马迁的挚友壶遂。壶遂有很高的才能，善律历，为人深中隐厚。汉武帝正要依靠他做丞相，他却过早辞世了，司马迁叹息说，要不然，壶遂这样的内廉行修，才是真正的“鞠躬君子”呢。

司马迁对韩安国的为人也有不满之处。说他为人虽多大略，但是“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贪嗜于财”。这是指出他一些政治行动的官僚动机，他多所作为都取得了相应的声誉、升迁及如千余金的报酬，而且司马迁还指明他两次共以一千五百金赂遗田蚡，所以他能在朝廷任职。不仅以己之贤，也是运用了金钱的手段，这就令人鄙弃了。

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一个人物的评价，是从事实和其人所起的政治作用出发，兼顾了褒贬两方面的原则的。

【原文】

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①。尝受

《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②]。事梁孝王为中大夫[③]。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④]。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⑤]。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⑥]。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⑦]："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⑧]。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⑨]。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⑩]。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⑪]。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⑫]："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⑬]。"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余金[⑭]。名由此显，结于汉。

【注释】

①成安：县名，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 睢阳：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②《韩子》：即《韩非子》。 驺：县名，在今山东驺县东南。 田生：人名，生平不详。
③中大夫：官名，侍从皇帝左右，掌议论，属郎中令。
④张羽：人名，梁孝王手下之将领，生平不详。 扞（chàn）：抵御。
⑤持重：指稳固防守。
⑥相：诸侯国相。 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的官员。 游戏：游乐宴舞。 僭：僭越，超越本分。
⑦大长公主：即景弟姐，名嫖。又云即馆陶公主。
⑧关：函谷关。 合从：合纵。 乡：通"向"。
⑨中：《史记正义》谓关中也。又云京师在天下之中。 却：打退。
⑩跸：禁止行人。 警：戒严。警跸，即清道戒严。 侘（chà）：通"诧"，夸耀。 鄙：边远，偏僻。
⑪思慕：思虑怀念。
⑫解：消除疑虑。
⑬遗：增加。
⑭可：大约。 直：价值。

【译文】

御史大夫韩安国，是梁国成安县人，后来迁到睢阳。他曾经在邹县田先生那里学习过《韩非子》、杂家学说。事奉梁孝王，担任中大夫，吴、楚七国反叛的时候，梁孝王派韩安国和张羽任将军，在东部的边界上抵御吴军。张羽奋力作战，韩安国防守稳固，因此吴军没能通过梁国。吴、楚七国被打败后，韩安国、张羽的名声从此开始显扬。

梁孝王是景帝的同母弟弟，窦太后喜欢他，允许他能自己请求设置国相和二千石官员，他进出、游戏的排场，可以和天子相比。天子听说了，心里不高兴。窦太后知道景帝不高兴，就迁怒于梁国的使者，不接见他们，查究责备梁王的所作所为。韩安国

担任梁国使者，进见大长公主，哭着说："为什么梁王作为人子的孝心，作为人臣的忠心，而太后却竟然觉察不到呢？前些时候吴、楚、齐、赵等七国反叛时，从函谷关以东的诸侯都联合起来向西进军，只有梁国最忠于朝廷，而成为叛军进攻的阻拦。梁王想到太后、皇上在京师，而诸侯扰乱，一谈起这事就泪水一行行流下，跪着送我等六人带领军队击退吴、楚军队，吴、楚军队因此不敢向西进发，而终于失败灭亡，这是梁王的力量啊。现在太后因为苛细的礼节而责怪梁王。梁王的父亲、哥哥都是帝王，所见的场面很大，所以出行开路清道，进来时要警戒，车子、旗帜都是帝王赏赐的，他就是想用来在偏僻的小县炫耀，在国中让车马来回奔驰，来向诸侯显耀，让天下人都知道太后、皇上喜欢他。如今梁国使者来到，就查问责备他们。梁王害怕，日夜流泪思念，不知做什么好。为什么梁王作为人子的孝心，作为大臣的忠心，而太后不怜惜呢？"大长公主把这些话都告诉了太后。太后高兴地说："我要替他向皇上解释。"向皇上说了这些话，皇上心里的疙瘩才解开了，而且脱下帽子向太后谢罪说："兄弟间不能相互教导，竟给太后带来忧虑。"接见了梁国所有使者，赐给他们丰厚的礼物。从那以后梁孝王更受宠爱。太后、长公主再赏赐韩安国大约价值一千余金的财物。韩安国的名声从此开始显扬，和朝廷有了联系。

【原文】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①]。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②]？"田甲曰："然即溺之[③]。"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④]。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⑤]。"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⑥]？"卒善遇之。

梁内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齐人公孙诡，说之，欲请以

为内史。窦太后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

【注释】

①蒙：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北。
②然："燃"之本字。
③溺：用尿浇灭。
④无何：不久。 徒：囚徒。
⑤而：你。
⑥足：值得。

【译文】

那以后，韩安国因为犯法被判罪，蒙县的狱官田甲羞辱韩安国。韩安国说："死灰难道不会再燃烧吗？"田甲说："再燃烧就撒泡尿浇灭它。"没过多久，梁国内史的职位空缺，朝廷派使者任命韩安国做梁国的内史，从囚徒中起任为二千石官员。田甲逃跑了。韩安国说："田甲不回来就任，我灭掉你的家族。"田甲于是光着上身来谢罪。韩安国笑着说："你可以撒尿了！你们这些人值得我处置吗？"终于友好地对待他。

梁国内史职位空缺的时候，梁孝王刚得到齐地人公孙诡，喜欢他，想请求任命他做内史。窦太后听说了，就诏令梁孝王任命韩安国做内史。

【原文】

公孙诡、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①]。及杀故吴相袁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②]。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余不得[③]。内史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安国人见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无良臣，

故事纷纷至此。今诡、胜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4]？”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子之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栎阳[5]。临江王，適长太子也，以一言过，废王临江[6]；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7]。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8]。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9]。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

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居家[10]。

【注释】

①为帝太子：立为皇帝的太子。　益地：增扩封地。　刺：行刺。　用事：掌权。

②计画：计策谋划。

③辈：批。　索：搜索。

④太上皇：刘邦之父刘太公。　高皇帝：即汉高祖刘邦。　临江王：汉景帝长子刘荣。

⑤制事：处理军政大事。　栎（lì）阳：县名，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南。

⑥適：通“嫡”。

⑦用：因。　宫垣事：指刘荣建宫室时侵占了祖庙墙内的空地。

⑧桡：通“挠”，阻挠，扰乱。

⑨幸：表示希望。 寤：通“悟”，醒悟。

⑩共王：梁孝王长子刘买。

【译文】

公孙诡、羊胜劝说梁孝王向景帝请求做皇位继承人和增加封地的事情，恐怕朝廷大臣不听从，就暗中派人刺杀朝廷中掌权的谋臣。等到刺杀了原吴国国相袁盎，景帝就听说了是公孙诡、羊胜等人的计谋，于是派使者捉拿公孙诡、羊胜，一定要捉到。汉朝使者十几批来到梁国，从国相以下全国大搜查，一个多月没有捉到。内史韩安国听说公孙诡、羊胜藏在梁王那里，韩安国进宫拜见梁王，哭着说：“主上受辱，臣下该死。大王没有贤良的臣下，所以事情纷乱到这个地步。如今捉不到公孙诡、羊胜，我请求辞别，赐我自杀。”梁孝王说：“怎么会到这地步？”韩安国泪水滚滚下落，说：“大王自己考虑一下，对于皇帝，比太上皇和高帝以及皇帝和临江王，哪一个更亲密呢？”梁孝王说：“我比不上他们。”韩安国说：“太上皇和高帝、皇帝和临江王是父子的关系，可是高帝说：‘拿着三尺宝剑夺得天下的是我啊’，所以太上皇始终不能决定政事，住在栎阳。临江王是嫡长太子，因为一句话的过错，被废黜降为临江王；又因为建宫室时侵占了祖庙墙内的空地，终于在中尉府中自杀了。为什么呢？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凭借私情来扰乱公事。谚语说：‘即使是亲生父亲，怎么知道他不会变为老虎？即使是亲哥哥，怎么知道他不会变为狼？’如今大王位列于诸侯，喜欢一个奸臣的虚妄言论，触犯了皇上的禁令，阻挠了圣明的法律。天子因为太后的缘故，不忍心惩办大王。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自己改正，可是大王始终不觉悟，假如太后一旦逝世，大王还能攀附谁呢？”话没说完，梁孝王痛哭流涕，向韩安国感谢说：“我现在就献出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自杀了。汉朝使臣回去报告，梁国的事情得到了解决，是韩安国的努力。于是景帝、

太后越发看重韩安国。

梁孝王去世，梁共王登位，韩安国因为犯法被免官，在家闲居。

【原文】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①。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②。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③。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④。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⑤。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⑥。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⑦。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⑧；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⑨。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⑩："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⑪："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⑫。"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⑬。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⑭。

【注释】

①北地：郡名，治所马领，在今甘肃庆阳西北。 都尉：官名，统兵武职。 大司农：官名，管理租税钱谷盐铁及国家财政的收支。《史记志疑》案：当作“大农令”。

②大行：即大行令，官名，掌外交宾客之礼。

③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④率：大概。 倍：通“背”。

⑤负戎马之足：依仗戎马的充足。 鸟举：像鸟一样全部飞移。

⑥不属为人：不内属为天子之民。

⑦罢：通“疲”。 虏：敌人，指匈奴。 以全制其敝：以全胜攻击汉军的薄弱环节。

⑧弩：泛指弓箭。 极：极限，尽头。鲁缟（gǎo）：鲁地出产的一种白色生绢，以轻薄为名。

⑨冲风：向上直吹之强风。鸿：雁。

⑩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 雁门：郡名，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左云县西。 马邑：县名，在今山西朔州市。 豪：地方豪绅。 《史记志疑》案：“《汉书》此下有天子诏问公卿及安国与王恢辩难，似不可略……又《通鉴考异》曰：《史记·韩长孺传》元光元年聂壹画马邑事，而《汉书·武纪》在二年，盖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议乃决也。”

⑪间：间谍。

⑫令丞吏：县令及所属官吏。 以：率领。

⑬县：“悬”之本字。

⑭武州塞：要塞名，在今山西左云县。

【译文】

武帝建元年间，武安侯田蚡任朝廷太尉，亲近尊贵而握有大权，韩安国拿价值五百斤黄金的东西去送给田蚡。田蚡在太后面前称说韩安国，天子也一直听说他贤能，就征召他任北地郡都尉，后提升做大司农。闽越、东越互相攻打，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领

兵去讨伐。军队还没到越地，越人杀了他们的大王来投降，汉朝廷的军队也撤回。建元六年，武安侯田蚡任丞相，韩安国任御史大夫。

匈奴派人来请求和亲，天子将这事下交大臣们讨论。大行令王恢，是燕地人，多次担任边疆官吏，熟悉了解匈奴的情况。他建议说："汉朝和匈奴和亲，一般不超过几年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答应他们，发动军队攻打它。"韩安国说："到千里以外去作战，军队不会得到好处。如今匈奴依恃兵马的充足，怀有禽兽般的心思，像鸟一样迁徙移动，难以制服他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算是广大，拥有他们的民众不能算是强大，从上古以来就不内属天子作百姓。汉朝军队经过几千里远去争取胜利，那么人困马乏，敌人就会以全盛攻击我们的弱点，况且强弩射出后到最末，连轻薄的鲁缟也穿不透；强风的末尾，力量连雁毛都冲飘不起。不是起初不够强劲，而是最后力量衰退了。攻打他们没有好处，不如同他们和亲。"大臣们的建议大多同意韩安国，于是皇上答应和匈奴和亲。

第二年，即元光元年，雁门郡马邑县的豪绅聂翁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皇上建议说："匈奴刚和亲，亲信边地的人民，可以用便宜来引诱他们。"就暗中派聂翁壹作为间谍，逃进匈奴中，对单于说："我能够斩杀马邑县的县令、县丞和其他官吏，拿城池来投降，可以得到全部的财物。"单于喜欢、信任他，认为不错，答应了聂翁壹。聂翁壹就回来，作伪斩了死囚的头，悬挂在马邑的城墙上，来向单于使者表明可信。表示说："马邑的长官已经死了，可以迅速来了。"于是单于率领十多万骑兵通过边塞，进入武州塞。

【原文】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①。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

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2]。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3]。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4]。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卤，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5]。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6]。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7]："几为汉所卖[8]！"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

天子怒王恢不出击单于辎重，擅引兵罢也。恢曰："始约虏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禔取辱耳[9]。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10]。"于是下恢廷尉[11]。廷尉当恢逗桡，当斩[12]。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之，乃自杀。

【注释】

①材官：秦汉时设置的一种地方预备兵兵种。

②李广：著名将领，详《李将军列传》。 公孙贺：大臣名，曾随卫青出征，官至丞相。 李息：大臣名，后为大行，附见《卫将军骠骑列

传》。

③纵发：全线出击。

④辎重：军用物资。

⑤卤：通“掳”。 畜牧：放牧的牲畜。

⑥烽燧：烽火台。 尉史：汉朝边郡置障塞尉，百里一人，属吏有尉史二人，掌徼巡候部。

⑦顾：回头。

⑧几：几乎。

⑨褆：通“只”，适。

⑩完：保全。

⑪廷尉：官名，主管司法刑狱。

⑫当：判决。 逗桡：逗留败事。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汉朝埋伏的军队有战车、骑兵、步兵三十多万，藏匿在马邑城旁边的山谷中。卫尉李广任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任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任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任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任护军将军，各位将军都归属于护军将军指挥。互相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城，而汉朝军队全线出击。王恢、李息、李广另外从代郡主攻匈奴的军用物资。这时匈奴单于进入汉朝长城的武州塞。距离马邑城还有一百多里，将要抢夺劫掠，只有看见牲畜放养在野外，看不到一个人。单于觉得奇怪，就攻下烽火台，捉到武州尉史。想要探问一个尉史。尉史说：“汉朝军队有几十万埋伏在马邑城下。”单于回头对左右的人说：“几乎被汉朝欺骗了。”于是带兵回去。单于出了关塞，说：“我获得尉史，这是天意。”任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说单于已经带兵离去。汉朝军队追赶到塞下，估计追不上，就作罢了。王恢等人的军队三万人，听说单于没有和汉军交锋，估计去攻打匈奴的军用物资，一定会和单于的精兵交战，汉军的形势一定会失败，就依便宜行事

撤回了军队，汉军都没有功劳而回。

天子生气王恢不出击单于的军用物资，而擅自带兵撤回。王恢说："起初诱约匈奴进入马邑城，汉军和单于交锋，而我攻打他们的军用物资，可以获得利益。如今单于听说了消息，不来而回去，我率领三万人不能和他相匹敌，只是自取耻辱罢了。我本来就知道回来而将被斩，但是能够保全陛下的士兵三万人。"于是把王恢交下给廷尉处理。廷尉判他曲行不前败坏大事罪，应当处死。王恢暗中送给丞相田蚡一千斤黄金。田蚡不敢对皇上说，而对太后说："王恢最先倡议马邑诱敌之计，如今没成功而诛杀王恢，这是替匈奴报仇。"皇上朝见太后，太后把丞相的话告诉皇上。皇上说："最先倡议马邑诱敌之计的人，是王恢，所以发动天下几十万军队，听从他的话，这样做了。况且纵使抓不到单于，王恢的军队攻打匈奴的军用物资，也还很可能有收获，来安慰将士们的心。如今不诛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谢罪。"当时王恢听说这事，就自杀了。

【原文】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①]。贪嗜于财。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②]。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③]。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④]。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⑤]。岁余，徙为卫尉。

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上谷，破胡茏城[⑥]。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复失之；公孙敖大亡卒[⑦]：皆当斩，赎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

略数千人[8]。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9]。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10]。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徙安国益东，屯右北平，是时匈奴虏言当入东方[11]。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斥疏，下迁[12]。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13]。安国既疏远，默默也[14]；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15]。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16]。

【注释】

①大略：计谋韬略。 取合：迎合。 出：出自。又《史记索隐》案：出者，去也。言安国为人无忠厚之行。

②壶遂、臧固、郅他：以上三人皆当时名士。 国器：有治国之大才。

③行：代理。 奉引：为皇帝导引车驾。 蹇（jiǎn）：跛了足。

④薛泽：大臣名，曾被封为平棘侯。

⑤中尉：官名，掌京城治安，兼主北军。

⑥卫青：名将，汉武帝卫皇后弟。详《卫将军骠骑列传》。 上谷：郡名，治所沮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茏城：《史记索隐》音龙。又作龙城、龙庭，匈奴地名，在今蒙古杭爱山脉东部。

⑦公孙敖：将领名，附见《卫将军骠骑列传》。

⑧辽西：郡名，治所阳乐，在今辽宁锦州市西北。

⑨渔阳：郡名，治所渔阳，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史记志疑》案：安国时为将屯将军，非材官也。又事元光六年（按：即公元前129年），此序在元朔元年（按：即公元前128年），亦误。

⑩方：正当。 田作：农忙耕作时节。

⑪右北平：郡名，治所平刚，在今辽宁凌源县南。

⑫护军：即护军将军。 下迁：降职。

⑬幸：被皇帝宠幸。 壮：年青。

⑭默默：不得志的样子。

⑫忽忽：失意的样子。 欧：通“呕”。

⑯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

【译文】

韩安国为人有大谋略，智谋足够用来迎合世俗，可是他这样做都出于忠厚之心。他对财物很贪婪。他所推荐的都是廉洁的士人，比他自己贤能。在梁国举荐了壶遂、臧固、郅他，都是天下有名的士人，士人也因此称赞、仰慕他，就是天子也认为他有治国的大才。韩安国任御史大夫四年多，丞相田蚡去世，韩安国代理丞相的职务，他为天子作前导，跌下了车，跛了脚。天子商议任命丞相，想要任用韩安国，派使者去探望他，发现他脚跛得厉害，就改任平棘侯薛泽做丞相。韩安国因为有病免官几个月后，脚伤好了，皇上又任命他做中尉。一年多后，调任做卫尉。

车骑将军卫青攻打匈奴，从上谷出发，在龙城打败匈奴。将军李广被匈奴俘虏，后又逃脱了；公孙敖的士兵伤亡很大：他们俩都应当被处死，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平民。第二年，匈奴大举人侵边境，杀害辽西太守，等到进入雁门，杀死和掳走的有几千人。车骑将军卫青攻打匈奴，从雁门出塞。卫尉韩安国任材官将军，驻扎在渔阳。韩安国活捉到匈奴人，俘虏说匈奴已经远远离去。韩安国就上书说现在正是耕作时候，请求暂且停止军屯。停止军屯一个多月，匈奴大举人侵上谷、渔阳。韩安国的军营中才有七百多人，出去和匈奴交战，没有取胜，又进入营垒中。匈奴掳走了一千多人以及牲畜财产而离去。天子听说了，很气愤，派使者斥责韩安国。调韩安国更加向东移动，驻扎在右北平。因为这时匈

奴的俘虏供说要入侵东边。

韩安国最初任御史大夫和护军将军，后来逐渐被排斥疏远，贬官降职；而新得宠的青年将军卫青等人有功劳，越发尊贵。韩安国被疏远后，很不得志；领兵驻守又被匈奴人侵凌，损失很大，十分自愧。希望能够罢兵回去，却越发向东边迁移屯守，心里郁郁不乐。几个月后，生病吐血而死。韩安国在元朔二年中去世。

【原文】

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①。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②，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③。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④

【注释】

①律历：即汉武帝时新修的太初历。 深中隐厚：深沉而廉正忠厚。

②詹事：官名，掌管太后，王后或太子宫庶务。

③倚：依靠。 会：适逢。

④行修：品行高洁有修养。 斯：此。 鞠躬：谦恭尽职。

【译文】

太史公说：我和壶遂制订律历，看到韩长孺深明大义，壶遂思想深沉、德行厚重。世人说梁国有很多忠厚长者，这话是不假啊！壶遂做官做到了詹事，天子正要倚恃他来做朝廷的丞相，适逢壶遂去世。不然的话，壶遂内在廉洁而行为美好，这真是一位谦恭尽职的君子啊。

史记全译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题解】

本篇是记述军事家的专传。司马迁从作为军事将领的主要特征勇敢和谋略方面称颂了李广。文篇以擒杀匈奴射雕者，射“虎”中石没镞、解鞍惑敌、脱逃生还，身以大黄射匈奴裨将等情节，塑造了一个善骑射的，“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

表现了汉初军事将领的两种作风、两种效果。通过李广与程不识的比较及程不识的自我评议，反映出两种领兵将军的差异，“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苦程不识”，加以记述如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而避之数岁，不敢入，及“广廉，得赏赐取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对李广的才能及风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记述中也指出了李广的不足，比如说他击吴楚有功而私受梁王将军印，常冒进深入而战果不佳，击匈奴或曾被生擒或全军几没，心胸狭窄杀霸陵尉，缺乏应有政策观念杀降羌八百余人，急于立功封侯争着出击匈奴等，虽勇而多所遭难，战绩不尽人意，为盲李广乃“数奇”者提供了借口。

但是司马迁认为，虽然这样，汉家朝廷对待李广是不公平的。李广一生是对匈奴作战的名将，曾参加大小七十余次战争，功劳

是不小的，李广的才能、勇敢，别人都比不上，但各方面都不如李广的人都得到封侯，步步晋升，连他原来的许多部下后来的爵禄都超过了他，李广心里不满自是有理由的，如“（李）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并接替公孙弘做了丞相，“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所以李广提出质问：“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这是司马迁借李广自己的评说对汉廷不能对有功将领给予应有奖赏所鸣的不平。

文篇揭露汉武帝的偏心和从中作梗。武帝要扶持亲信卫青，就必须压抑在才能方面有可能超过卫青的人，李广是首当其冲者。卫青又要扶植党羽，要给公孙敖创造立功复侯的机会，又不能不牺牲李广而成就公孙敖，而且是汉武帝暗中指示卫青不要让李广去抵挡单于的。这就等于剥夺了李广最后的立功机会。结果卫青、公孙敖让单于逃跑了，反而加罪于李广、赵食其，于是李广在汉武帝残酷的刑罚面前，“终不能复对刀笔吏”而引刀自杀了。这实际是告诉人们，李广乃遭预谋迫害而不得已致死的。因此人们的同情归于李广，面把愤怒引向了汉武帝，也就是很自然的。文篇最后默认是汉武帝纵容霍去病射杀了为雪父恨面伤害了卫青的李广之子李敢，汉武帝与其亲信卫青、霍去病勾结而继续迫害着李广的家族，这就告诉人们后来李陵事件的处理，包括司马迁之为李陵游说而遭惨刑，都是有其历史由来的。

论赞中说，李广“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识大也”，这无疑是对武帝专制政治不得人心的控诉，对武帝不以国家利益为重任用“忠实”抗击匈奴以争取胜利，反而借以营私并迫害“忠实”的尖锐批评。汉武帝是不足以真正受到“士大夫”们信任的。

同是写军事家，韩信是写他的谋略，孙子是写他的兵法，李广是写他的勇敢；同是写将军，樊郦滕灌写他们的攻城略地，捕斩首虏，李广则是写他仁爱士卒，威震边陲；其结局韩信终因谋反罪蒙冤受诛，李广也因“数奇”无能封侯而遭迫害，樊郦滕灌由于附骥尾而名垂汉廷，子孙受爵。文帝惜李广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文帝时少战事，李广不能表露他的才能的话，武帝时则应是有极好的立功机会的，然而终不得“万户侯”者，还是李广生不得其“时”，汉武之不如高帝、文帝，隐喻亦是非常明显的。

【原文】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①。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②。故槐里，徙成纪③。广家世世受射④。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⑤。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⑦：“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⑧！”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⑨。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⑩。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⑪：“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⑫。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⑬。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⑭。

【注释】

①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 成纪：县名，属天水郡，在今甘肃通渭县东。《史记志疑》附案：成纪汉初属陇西，其后改属天水郡，此殆从其始而言之，盖天水析陇西置也。

②李信：战国末秦国将领，曾同秦将王翦一同灭燕。 燕太子丹：战国末燕王喜太子，曾质于秦，后派荆轲刺秦王，事败后秦攻燕，为燕王喜斩首，奉献秦国。

③槐里：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④受射：传习射箭的方法。

⑤孝文帝十四年：即公元前166年。 萧关：关塞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 良家子：指家世清白自给车马的平民子弟。《史记索隐》案：如淳云"非医、巫、商贾、百工也"。 中郎：官名，亦称"郎"，为皇帝的侍从武官。

⑥从弟：堂弟。 武骑常侍：郎官的加衔。

⑦冲陷：冲锋陷阵。 折关：抵挡防御。折，抵挡。关，关闭，防御。格：格斗，搏击。

⑧万户侯：拥有万户封邑的侯爵。

⑨都尉：官名，即郡尉，辅佐郡守并掌管全郡之军事。 骑郎将：郎官分户、车、骑三种，主管骑郎的长官叫骑郎将。

⑩骁骑都尉：官名，统帅骁骑之将领。骁骑，即今之轻骑兵。 昌邑：县名，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⑪典属国：官名，掌管归附周边民族事务。 公孙昆邪（hún yé）：大臣名，复姓公孙，名昆邪。

⑫上郡：郡名，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市南。

⑬徙上郡：《史记志疑》附案：此三字当在下文"匈奴大入上郡"句之上，传写错耳。

⑭北地：郡名，治所马领，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雁门：郡名，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左云县西。 代郡：郡名，治所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云中：郡名，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南。

【译文】

李广将军是陇西郡成纪县人。他的先祖叫李信，在秦朝的时候任将军，就是追击捉到燕国太子丹的那位将军。他家以前在槐里，后来迁到成纪。李广家世代传习箭术。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入侵萧关，而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随军出击匈奴，因为善于骑马射箭，斩杀敌人首级很多，任汉朝中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任郎官，又都任武骑常侍，年俸为八百石。李广曾跟随皇帝出行，碰上过冲锋陷阵、抵御敌人，以及搏杀猛兽的事，而文帝说："可惜啊，你生不逢时！假使你在高帝时候，封个万户侯那还在话下吗！"

到孝景帝刚登位，李广任陇西都尉，后调任骑郎将。吴、楚起兵叛乱的时候，李广任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攻打吴、楚军队，在昌邑城下夺取敌旗，显扬功名。因为梁王私自授予李广将军印绶，回朝后就没有对他封赏。调任他做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倚仗自己的才能，多次和匈奴硬拼，恐怕会损失了他。"于是就调他任上郡太守。后来李广转任边境各郡太守，又调任上郡太守。他曾经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都因为奋力作战而出名。

【原文】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①。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②。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③。广曰："是必射雕者也④。"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

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5]。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6]。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7]。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8]。

【注释】

①中贵人：受皇帝宠信且有地位的宦官。《史记索隐》案：董巴《舆服志》云"黄门丞至密近，使听察天下，谓之中贵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贵幸，非德望，故名不见也"。　勒习兵：统领训练部队。

②纵：《史记集解》徐广曰："放纵驰骋。"

③走：败逃。

④射雕者：雕，似鹰之猛禽。《史记集解》文颖曰："雕，鸟也，故使善射者射也。"

⑤陈："阵"之古字，排阵。

⑥去：距离。

⑦平旦：清晨。

⑤广所之：李广到的地方。

【译文】

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天子派一名宦官跟随李广统领训练部队，

抗击匈奴。那位宦官率领几十名骑兵纵马奔跑，发现三个匈奴人，和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射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骑兵。宦官跑回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射雕的人。"李广于是就带领一百名骑兵去追赶那三人。那三人没有马，徒步行走，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分开包抄，而自己亲自射杀那三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中射雕的人。把那人捆好上马后，望见有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发现了李广，以为是诱敌的骑兵，都吃了一惊，跑上山去摆开阵势。李广的一百名骑兵都十分惊恐，想纵马往回跑。李广说："我们距离大部队几十里远，现在这样一百名骑兵逃跑，匈奴追击射杀我们一下子就杀光了。如今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认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一定不敢攻打我们。"李广命令骑兵们说："前进!"向前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二里远的地方，停下来，下令说："都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又离得近，假如有危急，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认为我们会逃跑，如今都解下马鞍来表明不逃跑，来坚定他们以为我们是诱敌的想法。"于是匈奴骑兵终于不敢进攻。有一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上马和十多名骑兵驰马去射杀了那位将领，而后又回到他的骑兵中，解下马鞍，命令士兵们都放开马，躺下。这时适逢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军队也认为汉朝有伏兵在旁边要趁夜偷袭他们，因而匈奴就带领军队离去。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中。大军不知道李广到哪里去了，所以无法去接应。

【原文】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①。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

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②。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③。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④；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⑤。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⑥。"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⑦。

【注释】

①未央卫尉：官名，掌管未央宫的警卫。未央宫，亦称西宫，皇帝所居。《史记志疑》案：上文言广为上郡太守后乃转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公卿表》于元光元年书陇西太守李广为卫尉，则此言上郡非也。　长乐：即长乐宫，亦称东宫，太后所居。

②部伍：即部曲行伍，古时军队的编制单位。《史记索隐》案：《百官志》云"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也。　行陈：行军阵势。　舍止：驻扎休息。　刀斗：即刁斗，军用铜锅，白天用以煮饭，夜间以此敲击巡逻。　莫府：即"幕府"，此指将军手下的幕僚机构。　省约：简略。　籍：考勤或记载功过的簿册。　远斥候：远远地布置侦察兵。斥候，侦察兵。

③正：约束，要求。

④简易：松懈，随便。　卒：通"猝"，突然。　无以禁：没有办法阻止。

⑤佚：通"逸"，安逸。

⑥烦扰：烦琐忙乱。

⑦数（shuò）：屡次，多次。　太中大夫：官名，郎中令属官，掌朝议。　文法：条文法令。

【译文】

过了很长时间，孝景帝逝世，武帝即位，左右近臣认为李广

是有名的将领，于是李广由上郡太守调任做未央宫的卫尉，而程不识也做长乐宫的卫尉。程不识以前和李广都以边郡太守的身份率领军队屯守驻防。等到出兵攻打匈奴时，李广行军没有队列和阵势，靠近水草丰富的地方驻扎，筑营停宿，人人都感到便利，晚上也不用打更来自卫，军中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但他也远远地布置哨兵，所以从来没有遭到过危险。程不识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晚打更，军吏整理文书簿册直忙到天亮，军队得不到休息，可是他也从未遇到过危险。程不识说："李广治军最简单，可是敌人突然侵犯他们，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兵也安逸快乐，都乐于为他去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烦乱杂扰，可是敌人也无法侵犯我。"当时汉朝边郡的李广、程不识都是名将，可是匈奴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喜欢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程不识在孝景帝时因为多次直言进谏而做了太中大夫，他为人廉洁，谨守法律条文。

【原文】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①]。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②]。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③]。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④]。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⑤]。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⑥]。

【注释】

①领属：隶属。 护军将军：即韩安国。
②以卫尉为将军：以卫尉的身份临时充任将军。
③络：用绳编成网。
④详：通“佯”，假装。 睨（nì）：斜视。 暂：突然。 腾：跳起，跃起。
⑤下广吏：把李广交有关官吏处置。
⑥当：判决。

【译文】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而李广任骁骑将军，归属护军将军统领。当时单于发觉了这个计谋，离去了，汉军都没有功劳。那以后四年，李广由卫尉任为将军，从雁门出发攻打匈奴。匈奴军队人多，打败了李广的军队，活捉了李广。单于一直听说李广有才能，命令说：“捉到李广一定要活着送来。”匈奴骑兵捉到李广，李广当时有伤病，就把李广安置在两匹马中间，编好网兜，把李广装在里边躺着。走了十多里，李广假装死去，斜眼看到他旁边有一名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跃起而跳上那少年的马，趁机把少年推下去，夺了他的弓，策马向南奔跑了几十里，又遇到了他的剩余部队，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出动几百名追捕的骑兵来追赶他，李广边走边拿那匈奴少年的弓，射杀追来的骑兵，因此得以逃脱。于是回到了汉朝京城，朝廷把李广交给法官处理。法官判决李广损失太大，又被敌人活捉，应被处死，后来出钱赎了死罪，成为平民。

【原文】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

中射猎[1]。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2]。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3]！"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4]。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5]。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6]。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7]。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8]。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9]。专以射为戏，竟死[10]。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11]。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12]。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注释】

①颍阴侯孙：即灌婴之孙，名强。　屏野：断绝往来，隐居山野。　蓝田：县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

②霸陵：汉文帝之陵墓，在今陕西临潼县西。

③今：现任。 何乃故：何况你是过去的。

④韩将军：即韩安国。 右北平：郡名，治所平刚，在今辽宁凌原县西南。《史记志疑》案：《汉书》“北平”下有“死”字，是，此缺。

⑤没镞（zú）：箭头射入石中。

⑥辄：总是。 麾下：部下。

⑦终广之身：李广终身。

⑧长：高大。 猿臂：似猿之臂长而灵活。

⑧讷（nè）口少言：说话迟钝，不善言谈。 军陈：军阵。 射阔狭以饮：《史记集解》如淳曰：“射戏求疏密，持酒以饮不胜者。”

⑩竟死：一直到死。

⑪宽缓：宽松和缓。

⑫度（duó）：估计。

【译文】

时间很快，李广在家闲居了几年。李广家和已故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一起隐居在蓝田南山中，常常在那里打猎。李广曾经有一晚带着一名骑马的随从外出，和别人在田间饮酒。回来到了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喝令李广，不让他通过。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夜晚通行，何况是前任呢！”阻拦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不久，匈奴入侵杀害了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后来韩将军调到右北平。于是天子就征召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就请求派霸陵尉和他一起去赴任，到了军中就杀了他。

李广驻守右北平，匈奴听说了，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他好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李广出去打猎，看见草丛中有块石头，以为是老虎，就向它射箭，射中了石头，箭头都射了进去，一看原来是石头。于是又再射，终竟不能再射进石头了。李广所驻守的郡听说有老虎，曾经亲自去射杀。到了他驻守右北平时，又去射虎，老虎跳起伤了李广，李广也终于射死了老虎。

李广为人廉洁，得到了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饮食和士兵们在一起。李广一生，做二千石俸禄的官做了四十多年，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始终也不谈论家产方面的事情。李广身体很高，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也是天赋，即使是他的子孙或别人向他学习，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李广口齿迟钝，很少说话，和别人聚在一起，就在地上指画排兵布阵，然后来射箭，根据射中密集或宽疏的行列来定罚谁饮酒。他专门以射箭作为游戏，一直到死。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发现有水，士兵没有饮遍，他就不靠近水边；士兵还没有都吃上饭，李广就一点都不吃。他对士兵宽厚和缓而不苛刻，士兵因此乐于为他效劳。他射箭，看见敌人逼近，不到几十步以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射，只要发射，敌人立即随弓弦的响声而倒下。因此，他带领军队多次被困受辱，他射杀猛兽也被它们所伤。

【原文】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①。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②。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③。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④。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⑤。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⑥。"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⑦。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⑧。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⑨。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⑩。是时

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11]。广军功自如，无赏[12]。

【注释】

①石建：万石君石奋之子，曾为郎中令。

②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3年。 定襄：郡名，治所成乐，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西北。

③中：符合。 首虏率：根据斩杀敌人首级和获得俘虏的数量而规定的加官封爵的标准。

④张骞：大臣名，曾两次出使西域，封为博望侯。详《大宛列传》。 异道：从不同的道路出发。

⑤可：约。 左贤王：匈奴官名，与右贤王共同协助单于处理国事。单于，左、右贤王分部驻札，各居中、东、西部。

⑥易与：容易对付。

⑦圜陈：圆阵。 外向：面向外。

⑧大黄：弩弓名，用兽角做成，因体大色黄而名。 裨将：副将。 益：逐渐。 解：通"懈"，散开。

⑨自如：如常，自若。

⑩罢：通"疲"。

⑪留迟：滞留迟缓。 后：误。

⑫自如：功过相当。

【译文】

过了不久，石建去世，皇上于是召来李广让他代替石建任郎中令。元朔六年，李广又任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军队从定襄出发，攻打匈奴。将领们大多都因斩杀敌人首级符合规定数目，凭战功被封为侯，而李广军队没有功劳。过了两年，李广以郎中令的身份带领四千名骑兵从右北平出塞，博望侯张骞带领一万名骑兵和李广一同出征，分行两条路。走了大约几百里，匈奴左贤

王率领四万名骑兵包围李广，李广的士兵都很恐慌，李广就派他的儿子李敢向匈奴军队冲击。李敢独自和几十名骑兵飞奔而去，直插匈奴的骑兵中，又从他们的左右两翼突击而回来，报告李广说："匈奴很容易对付了。"士兵们才安心。李广布下圆形阵势，而向外。匈奴猛攻，箭如雨下。汉朝士兵死了一半多，弓箭也快要用光了。李广就命令士兵拉满弓，不要发射，而李广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匈奴的副将，射杀了好几个，匈奴军队才渐渐散开下去。适逢黄昏，军吏士兵都面无人色，可是李广却神态自若，更加整顿好军队。军中从此都佩服他的勇敢。第二天，又奋力作战，而博望侯张骞的军队也赶到，匈奴军队就解围离去了。汉军非常疲劳，不能追击。当时李广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就收兵回来。根据汉朝法律，博望侯张骞行军迟缓，延误期限，应当处死，后来出钱赎了死罪成为平民。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奖赏。

【原文】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①。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②。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③。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④。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⑤："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⑥？岂吾相不当侯邪⑦？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⑧？"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⑨。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

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注释】

①代相：代国之相。代，曾一度为汉初同姓封国之一，后置为郡。
②元朔五年：即公元前 124 年。 大将军：指卫青。
③元狩二年：即公元前 121 年。 公孙弘：大臣名，熟习文法吏事，曾任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详《平津侯主父列传》。
④下中：古时论人分九品，上、中、下三类里又有上、中、下之分。下中为第八等。 九卿：西汉时指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少府、鸿胪、宗正、大司农等。 三公：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⑤望气：职业名，以候测天文星象来占卜吉凶。 燕语：私人交谈。
⑥中人：中等人。 后人：在人后。
⑦相：容貌。
⑧恨：遗憾，悔恨。
⑧羌：当时居住在甘肃、青海一带的部族。

【译文】

起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和他一同侍奉孝文帝。景帝时，李蔡积累功劳达到了二千石级的官位。孝武帝时期，又做到代国的国相。李蔡在元朔五年任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右贤王，取得达到斩杀敌人首级的规定的功劳，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间，他取代公孙弘任丞相。李蔡为人的才干在下等的中间，名声和李广相差很远，可是李广得不到封爵和封地，做官也不超过九卿，而李蔡被封为列侯，官位达到三公。李广的军官和士兵中有人也获得了封侯。李广曾经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闲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比不上中等人，却因为攻打匈奴有军功而被封侯的有几十人，而李广我不比别人差，但是没有一点功劳来获取封地，为什么呢？难道我命相中不该封侯么？还是本来就命该这样呢？”王

朔说："将军自己想一下，难道曾经有遗恨的事吗？"李广说："我曾经做陇西太守，羌人有一次造反，我引诱他们来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欺骗了他们而在同一天把他们都杀了。直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遗恨只有这件事罢了。"王朔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是将军不能被封侯的原因。"

【原文】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1]。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2]。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3]。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4]。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5]。"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6]。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7]。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8]。"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9]。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10]。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11]。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12]。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⑬。"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注释】

①骠骑将军：指霍去病。

②元狩四年：即公元前 119 年。

③走：意为追逐。

④少：稍微。　回远：迂回绕远。　屯行：大部队驻扎行进。

⑤结发：即束发。古代男子十五岁即可束发。此指年轻时期。　一得：得到一个机会。　当：遇。

⑥阴：暗中。　数奇（jī）：命运不好。数，天命，命运。奇，单数，占卜以奇为不吉。

⑦公孙敖：将领名，与卫青为友，曾封合骑侯，后因罪失去侯爵。　新：刚。《史记志疑》刘李世曰："是岁出塞无中将军，而《敖传》以校尉从，此《传》误。"

⑧莫府：即"幕府"，此指大将军卫青之行军府。　诣：往，到。　部：指右将军部。

⑨食其（yì jī）：即赵食其，时为右将军。

⑩绝：越过，横穿。　幕：通"漠"，大漠。

⑪糒（bèi）：干饭。　醪（láo）：浊酒。　曲折：详细情况。

⑫对簿：对质，受审。

⑬刀笔之吏：管理文书的官吏。

【译文】

以后两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规模出兵攻打匈

奴，李广多次请求自己随行。天子认为他年纪太大，没有答应；过了很久才答应他，让他任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

李广已经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出了边塞后，卫青捉到敌人获知单于居住的地方，于是自己率领精兵追击单于，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的部队合并，从东路出发。东路稍有些迂回绕远，而且大军在水草缺少的地方行进，这种形势无法驻扎部队。李广自己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改令我从东路出征，况且我从成年后一直和匈奴交战，到今天才有一次机会能够遇上单于，我希望做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也私下里接受过皇上的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太大，命运不好，不要让他和单于对敌，害怕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时公孙敖刚失去侯爵，担任中将军，跟随大将军，大将军也想派公孙敖和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所以调开了前将军李广。李广当时知道这事，坚决要求不要调并右将军，向大将军辞免。大将军没有听从，命令长史写文书让李广到大将军卫青的幕府，说："赶快前往右将军的部队，照文书办。"李广不向大将军告辞就出发了，心里十分恼怒地前往军部，带领士兵和右将军赵食其汇合从东路出征。军队没有向导，有时迷了路，落在大将军后面。大将军和单于交战，单于逃跑，没有捉到而回来。大将军向南横渡沙漠，遇上前将军、右将军。李广谒见大将军后，回到部队中。大将军派长史拿着干饭和浊酒送给李广，顺便询问李广、赵食其迷路的情况，卫青要上书向天子报告部队的详情。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卫青派长史迅速责令李广到大将军卫青的幕府去受审对质。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了路。我现在亲自去受审对质。"到了大将军的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李广我长大后和匈奴作战大小有七十多次，如今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发和单于交战，可是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去走迂回绕远的路，并且又迷了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六十多岁了，终究不能再受那些刀笔吏的侮辱了。"于是拔刀自杀。李

广部队的将士都痛哭。百姓们听说了，认识和不认识李广的，不论老少都为李广落泪。右将军赵食其单独被交下给法官处办，应当处死，后出钱赎罪成为平民。

【原文】

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①。于是天子以为勇。当户早死，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②。广死军时，敢从骠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壖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③。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④。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⑤。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⑥。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⑦。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⑧。

【注释】

①韩嫣：武帝宠臣。 逊：忠顺。

②遗腹子：父亲死前还未出世的孩子。

③孝景园：汉景帝陵园。 壖（ruán）地：陵道大道旁的空地。 对狱：接受审讯。 国除：封爵被除。此文《汉书》作“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

④怨：指责。 恨其父：使其父饮恨自杀。 匿讳：隐瞒而讳言。

⑤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其地距甘泉宫较远。《史记志疑》胡三

省曰“‘雍’盖衍字”。 甘泉宫：行宫名，为汉武帝游猎之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

⑥有亲：有亲属关系。卫青与霍去病为甥舅。

⑦中人：没有封号的宫女。

⑧陵迟：衰败。

【译文】

李广有三个儿子，叫当户、椒、敢，都做郎官。天子和韩嫣有一次玩游戏，韩嫣行为有点放肆，李当户去打韩嫣，韩嫣跑开了。于是天子认为李当户很勇敢。李当户早死，任命李椒做代郡太守，两人都比李广死得早。李当户有个遗腹子叫李陵。李广在部队中去世时，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李广死后的第二年，李蔡以丞相身份因侵占孝景帝陵园前大道两旁的空地而获罪，应当交下给法官判处，李蔡也自杀了，不愿受审对质，封国被废除。李敢以校尉的身份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匈奴左贤王，奋力作战，夺得左贤王的战鼓和军旗，斩杀敌人很多首级，被赐给关内侯的封爵，封给食邑二百户，接替李广担任郎中令。不久，李敢怨恨大将军卫青使他父亲含恨而死，就打伤了大将军，大将军把这事隐瞒了起来。不久，李敢跟随皇上去雍县，到甘泉宫打猎。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卫青有亲戚关系，就射死了李敢。霍去病当时正显贵受宠，皇上就隐瞒真相，说李敢被鹿触撞而死。一年多后，霍去病去世。李敢有个女儿是太子的侍妾，受到宠爱，李敢的儿子李禹也受到太子的宠爱，但他贪图财物，李家逐渐衰败了。

【原文】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①。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②。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

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③]。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④]。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⑤]。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⑥]。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⑦]。

【注释】

①李陵既壮：《史记志疑》附案：此下皆后人妄续也，无论天汉间事《史》所不载，而史公因陵被祸，必不书之，其详别见于《报任安书》盖有深意焉…… 建章监：建章宫的护卫长官，属郎中令。建章，即建章宫，汉武帝时建，位于未央宫西。

②居延：县名，其东北面有居延泽，在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

③丹阳：郡名，治所宛陵，在今安徽宣州市。 酒泉：郡名，治所禄福，在今甘肃酒泉市。 张掖：郡名，治所觻得，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

④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 李广利：西汉将领，因其曾伐大宛，到贰师城取汗血马而名贰师将军，为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 专走：只奔向。

⑤遮狭绝道：阻在险狭之处断绝了返回的通道。

⑥妻陵：为李陵娶妻。

⑦居门下者：李氏一门之宾客。《史记志疑》附案：又杭太史云"子长盛推李少卿，以为有国士风，虽败不足诛，彼不死，欲得当以报。何云

李氏名败，陇西之士为耻乎？断非子长笔”。

【译文】

李陵到了壮年以后，被选任为建章营的监督官，监管那些骑兵。他善于射箭，爱护士兵，天子认为李家世代为将，就派他率领八百名骑兵。李陵曾经深入匈奴境内二千多里，穿过居延海，观察地形，没有看到匈奴敌军的影踪而回来。任命他做骑都尉，率领丹阳的楚兵五千人，在酒泉、张掖教授射箭，来驻守边关防御匈奴。

几年后，天汉二年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名骑兵在祁连天山攻打匈奴右贤王，而派李陵率领他的射手、步兵五千人，从居延海出塞向北到了大约一千多里的地方，想因此分散匈奴的兵力，不让他们专门追击贰师将军。李陵到了预定期限后要回兵，可是单于用八万大军围攻李陵的部队。李陵部队五千人，箭射光了，士兵死了一半多，但他们杀伤的匈奴人也有一万多。他们边退边战，连战了八天，往回走到距离居延海还有一百多里，匈奴兵拦堵住狭窄的山谷，截断通路，李陵军队缺少粮食，而救兵不来，敌人加紧攻打，并劝诱李陵投降。李陵说：“我没有脸面回去报告陛下了。”于是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全军覆没，其余逃散回到汉朝的有四百多人。

单于得到李陵后，一直听说过他们家的名声，到了打仗时又很勇猛，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让他显贵。汉朝听说了，就杀了李陵母亲、妻子全家。从那以后，李家名声败落，陇西的人士曾做过李家宾客的，都以此视为耻辱。

【原文】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1]。”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2]。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3]”。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注释】

①《传》曰四句：此文引自《论语·子路》篇。
②悛悛（xún）：谦恭谨慎貌。 鄙人：粗人，乡下人。
③蹊：小路。

【译文】

太史公说：《论语》说：“在上位的人本身行为端正，即便不下命令，人们也会遵守奉行；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遵守奉行。”大概说的是李将军吧？我看到李将军诚恳质朴像个乡下人，开口不善于讲话。到他死的那天，天下认识和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尽情哀痛。他那忠实的品格确实得到士大夫们的信赖呀？谚语说：“桃树李树不会说话，可是树下自然会被人踩成一条小路。”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呀。

史记全译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题解】

此篇系有利于说明司马迁通观思想的重要一章。司马迁突破了儒家先内后外轻视排斥夷狄的思想，将中原以外的边境少数民族国家和地区，纳入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范围之内，表明他视野的广阔，而不局限于传统“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念。从纵的方面看，又将匈奴这个少数民族国家的历史编撰出与中原地区相并，直自唐虞而至汉武时的历史系统，表现其鲜明的“终始”观念。这两方面结合，体现在此篇中的“通变”思想是极其光辉的。

此篇是实际的匈奴发展史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经过系统整理而撰就的关于北方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文献，为尔后匈奴史的研究与撰述打下了基础。文篇提供了关于匈奴居地的自然条件，及其相关的自远古以来的生产、生活概况，关于它的组织与官制设立的世代传递，“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的行政特点，由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礼俗风貌，以及它与北方其它少数民族如月氏、东胡相互交往中的政治与军事关系等基本资料。这些资料以其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而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表现了司马迁作史取材的谨严及搜集资料的广泛深入，和他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全面深刻。

本篇记述了匈奴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史。这一记述具有明显阶

段性的特征。自夏末以至西周，戎狄参与了中原的某些政治活动，以此逐渐强大，数“侵盗暴虐中国”，致使诗人歌曰“戎狄是膺”，能攘夷狄成为了春秋的重要霸业。拒胡为战国时边国的重要任务，故秦、赵、燕始筑长城，秦灭六国，复缮治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设计对抗匈奴亦系秦朝外事的主要内容。诸侯畔秦，楚汉相争，适值冒顿单于始立，匈奴最为兴盛，控弦之士三十万，高祖、惠帝、吕后时，汉初定，直至文、景，通关市、厚给遗，遣公主，均与匈奴和亲。汉武即位，自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卫青、霍去病频繁出击，匈奴力弱，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北接匈奴以北”；元封六年，“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尤为重要的是表明司马迁评价汉代对匈政策转变时，有较深的赞扬和亲措施的倾向。文篇不仅记述了汉高祖“使刘敬结和亲之约”，高后“复与匈奴和亲”，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景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且不怕耗费笔墨，竟引录了单于遗汉一书，和汉遗匈奴二书，以及单于既得和亲之后文帝所下的诏书，说明如果坚持和亲，可以“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闟然更始”，“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表述了一种关心民众疾苦和天下大安的情志与要求。对于在文帝时挑拨匈汉关系，破坏和亲之约的降匈使中行说进行了谴责。在此期间，匈奴仍有入边烧杀虏掠事件，汉廷的反击也只是“逐出塞即还”，“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所以“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直至武帝即位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肯定了和亲的成功。这以后以马邑之谋为转折，引起了匈奴的连年多次入侵，汉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不能制止匈奴的骚扰，后来即使是卫青将匈奴逐出了漠北，但汉廷人马的损失亦略与匈奴相当。汉武帝勒兵朔方，单于仍留居

汉使，在朔方北仍败降汉将赵破奴，破坏了徐自为所筑的城列亭鄣。最后司马迁似在提出质问：汉武帝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伐匈奴，征大宛，竟是替高帝及吕后复仇，出发点可取吗？又值得吗？总之是不十分恭维的了。所以论赞从“务谄纳其说”、“建功不深”、“择任将相”三方面，对汉武的“决策”提出了坦率的批评。

【原文】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②。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鸁、駃騠、騊駼、驒騱③。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④。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⑤。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⑥。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⑦。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⑧。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⑨。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⑩。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⑪。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⑫。

【注释】

①夏后：夏代君王。　苗裔：后代子孙。　淳维：《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始祖名。”《史记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

②山戎、猃狁（xiǎn yǔn）、荤粥（xūn yù）：此皆秦以前匈奴名。《史记集解》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

③橐驰（tuó）：骆驼。驰，同“驼”。　鸁（luó）：即“骡”。　駃騠（jué

tí)：公马与母驴杂交而生的驴骡。 騊駼（táo tú）：一种色青其状如马之兽。 驒騱（tuó xī）：一种野马。

④毋：没有。 常处：固定的住所。 耕田之业：农耕生产。 分地：分占的牧地。

⑤少：稍微。

⑥贯：通"弯"。

⑦宽：宽松，没有战争的时候。

⑧兵：武器。 鋋（chán）：铁把小矛。

⑨羞：以……为耻。 遁：逃。

⑩被：通"披"。 旃（zhān）裘：用兽毛兽皮制成的衣服。

⑪取：同"娶"。

⑫姓字：姓氏和表字。《史记志疑》案：《汉书》但言"无字"，而不言"无姓"，盖单于姓挛鞮，未尝无姓也，故其下文云"世姓官号，可得而记"，此传下文作"世传官号"。

【译文】

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名叫淳维。唐尧、虞舜以前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住在北边蛮荒之地，跟随畜牧活动而转移。他们的牲畜多是马、牛、羊，他们的奇特牲畜则是骆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追逐着水草而迁移，没有城镇常居之地和农耕生产，但是也各自有分占的牧地。没有文字和书籍，用说话来相互约束。小孩能够骑羊，拉弓射鸟、鼠；稍大一点就能射狐狸、兔子：用来作食物。男子都有力量拉开弓，全都是披甲的骑兵。他们的风俗，平时随意游牧，以射猎食兽作为职业；形势紧急时，则人人演习作战来进行侵袭征伐，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的长兵器是弓和箭，短兵器是刀和铁柄小矛。形势有利就进攻，没有利就退却，不以逃跑作为羞耻。如果有利可得，就不知道什么是礼义。从君王以下，都吃牲畜的肉，穿牲畜的皮革，披着带毛的皮袄。健壮的人吃肥美的食物，老年人吃剩下的。尊重健壮的人，看轻年

老体弱的人。父亲去世，儿子就把后母作为妻子；兄弟去世，活着的兄弟就全部娶已故兄弟的妻子为妻。他们的风俗是有名却不避讳，没有姓和字。

【原文】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①。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②。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③。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④。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⑤。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⑥。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⑦。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⑧。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⑨。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⑩。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⑪。初，周襄王欲伐郑，欲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⑫。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⑬。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⑭，"薄伐猃狁，至于大原"⑮，"出舆彭彭，城彼朔方"⑯。

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⑰。

【注释】

①公刘：古代周部族之祖先，相传为后稷之曾孙。 稷官：掌农之官，相传周祖先世代为此官。 邑：建立都邑。 豳（bīn）：也作"邠"，古地名，在今陕西彬县东北。

②戎狄：当时西部、北部部族之统称。 大（tài）王亶父（dǎn fǔ）：即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父。大王，即太王。 岐：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作：兴建，创立。

③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受商封为西伯。 畎（quǎn）夷氏：即犬戎，活动在当时洛水上游一带的部族。

④营雒邑：在雒营建都邑。洛，邑名，在今河南洛阳市。酆：后亦作"丰"，周文王建都于此，在今西安市西南，丰水西岸。 鄗（hào）：周武王灭商后建都于此，在今西安市西南，丰水东岸。 泾、洛：即今泾水、洛水。 荒服：荒远而臣服之意。古五服之一，人们把王畿以外的地方，每隔五百里分为一区，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荒服为最远之地。

⑤穆王：即周穆王姬满，西周第五代君主。

⑥《甫刑》：即《尚书·吕刑》篇。周穆王命吕侯据夏禹赎刑之法而制定的刑法，吕侯后来为甫侯，故"吕刑"又称"甫刑"。 辟：法令。

⑦周幽王：名姬宫涅，公元前781年至前771年在位。 褒姒（sì）：褒国美女，后为幽王宠妃。 申侯：西周末年西申（又名申、申戎）国君，周幽王王后申氏之父，后周幽王宠褒姒而废申氏。 郤（xì）：嫌隙，裂痕。

⑧骊山：山名，即今骊山，在西安市东。 焦获：即焦获泽，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中国：中原。

⑨秦襄公：春秋秦国国君，公元前777年至前766年在位。 周平王：即姬宜臼，公元前770年至前720年在位。

⑩齐釐（xī）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公元前730年至前698年在位。

⑪周襄王：即姬郑，春秋时周朝天子，公元前651年至前619年在位。　氾邑：邑名，在今河南襄城县。

⑫黜：废除。　后母：襄王亦惠后所生，非后母。　惠后……为内应：惠后此前已卒，不当为内应。　开：打开城门。

⑬陆浑：即陆浑戎，当时活动在今河南嵩县至陕西洛南一带的戎族。

⑭戎狄是应：此句出自《诗经·鲁颂·閟宫》，原文"应"为"膺"，打击。

⑮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此二句引自《诗经·小雅·彤弓之什·六月》。薄，句首发语词。大原，地区名，在今甘肃镇原西北一带。

⑯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此二句引文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出车》，原诗为"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彭彭，车马众多貌。朔方，《史记集解》引《毛诗传》曰："朔方，北方。"

⑰晋文公：即重耳，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　戎翟：当时活动于秦、晋北方一带的部族。　内：通"纳"，接纳。

【译文】

夏朝国运衰落，公刘失去了他的稷官职位，在西戎实行变革，就在豳地建立都邑居住下来。那以后三百多年，戎狄族攻打周太王亶父，亶父逃跑到岐山下，而豳地人都跟随亶父在这里营造城邑，建立周国。那以后一百多年，周西伯姬昌讨伐畎夷氏。十多年后，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而营建洛邑，又回到酆京、镐京居住，把戎夷驱逐到泾水、洛水以北，让他们按时向周进贡，叫做"荒服"。那以后二百多年，周朝政治衰落，周穆王讨伐犬戎，得到四条白狼、四只白鹿而回来。从那以后，荒服的戎夷之人不再来进贡。于是周王朝就制定了《甫刑》的法规。周穆王以后二百多年，周幽王因为宠姬褒姒的缘故，和申侯有了仇怨。申侯气愤，和犬戎一同攻打并把周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犬戎就取得了周朝的焦获地方，居住在泾水、渭水一带，侵犯中原地区。秦襄公援救周王，于是周平王离开酆京、镐京，而向东迁徙到洛邑。当这个时

候，秦襄公攻打犬戎一直打到岐山，开始被封为诸侯，这以后六十五年，山戎越过燕国而攻打齐国，齐釐公和山戎在齐国都城外作战。那以后四十四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向北攻打山戎，山戎逃跑。那以后二十多年，戎狄来到洛邑，攻打周襄王，周襄王逃奔到郑国的氾邑。起初，周襄王要攻打郑国，所以娶了戎狄的姑娘作为王后，和戎狄军队一同讨伐郑国。不久，废黜了狄王后，狄王后怨恨，周襄王的后母叫惠后，有个儿子叫子带，想立他为王，于是惠后和狄后、子带作为内应，为戎狄打开城门，戎狄因此能够入城，打败、赶走周襄王，而立子带作为天子。于是戎狄有些人居住在陆浑，东部到达了卫国，侵犯残害中原人民。中原人痛恨他们，所以诗人作诗说："打击戎狄"，"讨伐猃狁，到达大原"，"出动军车，战马很多，在北方筑城"。周襄王在外居住了四年，就派使者向晋国告急。晋文公刚即位，想要建立霸业，就发动军队讨伐并赶走戎狄，杀死子带，迎回周襄王，居住在洛邑。

【原文】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①]。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②]。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③]。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④]。

【注释】

①攘：排除。 河西：地区名，指今陕西东部黄河以西地区。《汉书》作"西河"。 圁（yín）：即圁水，今名秃尾河，在陕西北部，黄河一支

流。 洛：洛水。《史记志疑》案："洛"疑当作"潞"，《正义》引《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银、绥三州白翟地。"若是圁、洛，则惟白狄所居，不得言赤狄矣。赵太常亦云洛疑即潞，若漆沮之洛，乃在丰、镐间，是为秦地，不得居戎翟也。

②秦穆公：秦国君王，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 由余：春秋时秦国大夫，先世为晋人，流亡入戎，后受穆公礼遇而辅佐秦，秦遂霸西戎。 陇：指陇山，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北。 绵诸、绲（gǔn）戎、翟（dí）、貆（yuán）之戎：以上皆秦时西部部族名。绵诸，活动在今陕西天水市东部一带。绲戎，一说即犬戎，活动在今甘肃陇西县以北地区。翟，活动在今甘肃临洮一带。貆，又作獂，活动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 梁山：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市西部。 漆：河名，源头在今陕西铜川市北，后汇入沮水。 义渠、大荔、乌氏、朐（qú）衍：以上皆为活动在今陕西、宁夏地区的部族名。义渠，在今陕西庆阳县东南。大荔，在今陕西大荔县东部一带。乌氏，在今宁夏六盘山以东地区。朐衍，在今宁夏盐池县一带。

③林胡：亦作"林人"，活动于今内蒙和陕西交界一带的部族。 楼烦：部族名，活动于今内蒙中部和山西交界一带。 东胡：活动于今内蒙西辽河上游一带的部族。

④往往：到处。 一：统一。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秦国、晋国是强国。晋文公赶跑了戎狄，戎狄居住在河西的圁水、洛水一带，称为赤狄、白狄。秦穆公得到由余的帮助，西戎八个国家都向秦国臣服，所以从陇地往西有绵诸、绲戎、狄、貆等戎族，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族。而晋国北边有林胡、楼烦等戎族，燕国北边有东胡、山戎。各自分散居住在溪谷里，各自都有君长，各处常常相聚在一起的有一百多个戎族部落，可是没能互相统一。

【原文】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

晋[①]。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②]。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③]。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④]。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⑤]。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⑥]。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⑦]。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⑧]。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⑨]。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⑩]。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⑪]。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⑫]。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⑬]。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⑭]。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⑮]。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⑯]。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⑰]。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⑱]。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⑲]。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⑳]。

【注释】

①晋悼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572年～前558年在位。 魏绛：即

魏庄子，魏国大夫。

②赵襄子：原春秋时晋国大臣，后为战国时赵国的奠基者，公元前475年～前425年在位。　句（gōu）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　代：地名，在今河北蔚县一带。　临：面对。　胡貉（mò）：泛指北方一带的部族。胡，古代指西方和北方的部族。貉，亦作“貊”，古代指东北方的部族。

③智伯：亦作“知伯”，即智襄子，又称荀瑶，春秋末晋六卿之一。　河西：指黄河以西的西河郡。　上郡：郡名，地在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

④惠王：即秦惠王，又名惠文王，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

⑤入：交，交出。　西河：战国魏地，在今陕西东南部黄河西岸地区，后置郡。

⑥秦昭王：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　宣太后、楚国人，秦昭王母。　乱：淫乱。

⑦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　北地：郡名，治所郁郅，在今甘肃庆阳县。

⑧赵武灵王：战国时赵国君王，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

⑨并（bàng）：依，沿着。　阴山：山名，即今阴山中部一带的大青山。　高阙：关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云中：郡名，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地区。　雁门：郡名，在今山西北部。　代郡：郡名，在今山西东北部及河北西北部地区。

⑩秦开：战国时燕国将领，初为人质于东胡，归国后率军击败东胡，扩地千余里。

⑪却：后退。

⑫造阳：邑名，在今河北怀来县官厅水库南侧。　襄平：邑名，在今辽宁辽阳市。　上谷：郡名，在今河北怀来、宣化一带。　渔阳：郡名，在今北京怀柔南北一带。　右北平：郡名，在今河北承德、唐山一带。　辽西：郡名，辖今辽宁锦州至山海关一带。　辽东：郡名，在今辽宁沈阳至丹东一带。

⑬冠带：戴帽束带，此为文明发展的标志。　三国：指秦、赵、燕。

⑭李牧：战国时赵国名将，曾多次击败胡人，大败秦军，封为武安君，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⑮蒙恬：秦朝著名将领，秦统一前曾大败齐国，统一后击败匈奴，后赵高矫诏逼令其自杀。详《蒙恬列传》。 十万：《纪》、《表》、《蒙恬》、《主父传》皆云将"三十万"。 河南：此指内蒙古古伊盟一带。 城临河：紧靠着黄河筑城。 適戍：因犯罪而被罚戍边之人。適，同"谪"。

⑯直道：秦时所修道名，因直通而名。 九原：县名，在今内蒙包头市西，其地后设立为郡。 云阳：县名，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临洮：县名，在今甘肃岷县。

⑰度：渡过。 阳山：山名，今阴山山脉西部一段，现叫狼山。 北假：地区名，指今内蒙古巴盟临河至乌拉特前旗一带夹山带河地区。

⑱月氏（ròu zhī）：古部族名，开始分布于今甘肃和青海交界处，后迫于匈奴的攻击，迁至前苏联和阿富汗交界处，建大月氏国。

⑲单（chán）于：匈奴君长之称号。

⑳畔：通"叛"。 適：同"谪"。

【译文】

从这以后一百多年，晋悼公派魏绛和戎狄讲和，戎狄到晋国朝见。以后一百多年，赵襄子越过句注山，打败而且吞并了代地，逼近胡人和貉人居住区。后来，赵襄子和韩康子、魏桓子一同消灭智伯，瓜分晋国并占有它的土地后，那么赵占有代地、句注山以北的地方，魏占有河西、上郡，因而和戎人接界。后来，义渠的戎人修筑城池来守卫自己，而秦国逐渐蚕食他们，到了秦惠王时，就攻取了义渠的二十五座城池。秦惠王攻打魏国，魏国把西河和上郡全部献给了秦国。秦昭王时期，义渠戎人之王和宣太后发生淫乱，生下了两个儿子。宣太后用欺骗的手段在甘泉宫杀死了义渠戎王，于是派兵讨伐并消灭了义渠。于是秦国占有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来抵御匈奴。而赵武灵王也改变风俗，穿匈

奴人的衣服，练习骑马、射箭，向北打败了林胡、楼烦。修筑长城，从代地沿着阴山修下去，直到高阙，建起关塞。设置云中郡、雁门郡、代郡。后来，燕国有位贤能的将领叫秦开，在匈奴那里作人质，匈奴人十分信赖他。他回来后，袭击并打败、赶走了东胡，东胡后退了一千多里。和荆轲一起刺杀秦王的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孙子。燕国也修筑长城，从造阳一直到襄平。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来抵御匈奴。在这个时候，具有文明礼俗又互相攻伐的国家有七个，而其中三个国家接邻匈奴。后来李牧任赵国将军时，匈奴不敢进入赵国的边界。后来秦国灭亡了六国，秦始皇派蒙恬率领十万人向北攻打匈奴，全部收复了河南一带的土地。凭借黄河作为边塞，修筑四十四座县城靠近黄河，迁徙因犯罪被罚守边疆的人到那里。又修造直通的大路，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凭借山岭、险要的沟堑、溪谷等可以修缮的地方建造长城，从临洮起直到辽东，有一万多里。又渡过黄河，占据了阳山、北假一带。

在这个时候，东胡和月氏都很强盛。匈奴单于叫头曼，头曼打不过秦朝，向北迁移。十多年后而蒙恬去世，诸侯背叛了秦朝，中原形势非常纷乱，那些秦朝调派去谪守边境的人都又离去，于是匈奴摆脱了困境，又逐渐渡过黄河向南，在原先的边塞上和中原接壤。

【原文】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①]。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②]。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③]。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④]："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

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⑤。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⑥。（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⑦。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

万[8]。

【注释】

①冒顿（mò dú）：匈奴杰出之单于，于公元前、二世纪之际统一北方广大地区。

②阏氏（yān zhī）：汉时匈奴王后之称号。

③质：指当人质。

④作为：制造。鸣镝：射击后能发出带响声的箭。　勒：统率，统领。

⑤瓯脱：荒地，不毛之地。《史记集解》韦昭曰："界上屯守处。"

⑥楼烦、白羊河南王：楼烦王、白羊王均居河南。白羊，匈奴之一支。

⑦朝那：县名，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肤施：县名，在今陕西榆林东南。

⑧距：通"拒"，抗拒。　罢：通"疲"。　控弦：拉弓射箭。

【译文】

单于有个太子名叫冒顿。后来单于所喜欢的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单于就想废弃冒顿而立小儿子为太子，于是派冒顿到月氏做人质。冒顿到月氏做人质后，头曼单于就加紧进攻月氏。月氏人要杀死冒顿，冒顿偷取了他们的好马，骑着逃回来了。头曼认为他勇猛，就命令他率领一万名骑兵。冒顿于是制造了响箭，统领部下练习骑马、射箭，发布命令说："响箭所射到的地方大家一齐射，有不跟着全力去射的人，就处死他。"出去打猎鸟兽，有人不向响箭所射的地方去射，马上斩杀了他。后来，冒顿用响箭亲自射向他的好马，手下的亲信有的不敢射，冒顿立即处死了不向好马射箭的人。不久，冒顿又用响箭亲自射向他喜欢的妻子，手下有人十分害怕，不敢施射，冒顿又再处死了他们。不久，冒顿出去打猎，用响箭射向单于的好马，手下的人都跟着射。于是冒顿知道他的部下都可以使用了。他跟随父亲单于头曼去打猎，就用响射射向头曼，他手下的人也都跟着响箭而射杀了单于头曼。他

就趁机全部杀死了他的后妈和弟弟，以及那些不服从的大臣。冒顿自己立为单于。

冒顿做了单于后，这时东胡强大，听说冒顿杀死了父亲自己做单于，就派使者对冒顿说，想得到头曼时的千里马。冒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不要给。"冒顿说："怎么可以和别人做邻国而吝惜一匹马吗？"于是把千里马送给了东胡。不久，东胡认为冒顿畏惧自己，就派使者对冒顿说，想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冒顿又征求身边的人的意见，身边的人都生气地说："东胡没有道义，竟然求取阏氏！请求进攻他们。"冒顿说："怎么可以和别人做邻国而吝惜一个女人呢？"就拿所喜欢的阏氏送给了东胡，东胡王越发骄横，向西侵犯。东胡和匈奴有间隔，中间有荒弃的土地，没有人居住，有一千多里，双方都在这空地的两边修起哨所。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匈奴和我们交界的哨所外面的空地，匈奴无法到那里，我想占有它。"冒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有的说："这是空地，给他们也可以，不给他们也可以。"于是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给他们呢！"那些说给土地的人，都被处死。冒顿跨上马，命令国中有退后的人就处死他，于是向东袭击东胡。东胡起初轻视冒顿，不加以防备。等到冒顿率领军队来到，开始进攻，就大败并且消灭了东胡王，抢走了他的百姓和牲畜财产。回来以后，匈奴又向西攻打并赶走了月氏，向南兼并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又全部收复了秦朝派蒙恬所夺走的匈奴的土地，和汉朝以原来的河南塞作为边界，直到朝那、肤施两地，于是侵犯燕地和代郡。这时汉军正和项羽相对垒，中原地区疲于交战，因此冒顿能够自己强大起来，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三十多万。

【原文】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

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①。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②。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③。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④；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⑤；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⑥：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⑦。

【注释】

①尚：通“上”，久远。　次：编次。

②谷蠡（lù lí）王：匈奴官号名，地位在贤王下，多由单于子弟担任。　当户：匈奴官号名。　骨都侯：匈奴官号名，由异姓大臣担任。

③呼衍氏：匈奴贵族的一支，常与单于婚姻。后为“呼延”。　兰氏：亦匈奴贵族之一支。　须卜氏：匈奴贵族之一支，世代主管司法，亦常与单于婚姻。

④直：表示方向，从。　秽貉：古代部族名，活动在今辽宁和朝鲜北部。

⑤氐：古代部族名，活动在今河西走廊一带。

⑥庭：单于的王庭，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附近。　直：正对着。

⑦相封：《史记新证》直按：相封当即相邦，即匈奴之相国也……《经典释文》邦一作封，为汉人避高祖讳而改……《汉书·匈奴传》，班固于相下独删去邦字，亦因避汉讳也。　且渠（jū）：匈奴官号名，后为姓。

【译文】

从淳维一直到头曼有一千多年，匈奴势力时大时小，离散分化，已经很久远了，所以他们流传的世系无法按次序排列出来。可是到冒顿时，匈奴最强大，全部使北方的外族臣服了，向南和中国相对敌，他们的世系、国家的官位名号才能够被记录下来。

匈奴设置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人把贤能称作为“屠耆”，所以常任命太子为左屠耆王。从像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官职大的拥有一万名骑兵，小的拥有几千名骑兵，共有二十四位长官，立称号叫“万骑”。大臣们都是世袭的官员。呼衍氏、兰氏，后来还有须卜氏，这三姓是最尊贵的家族。那些左方的王和将居住在东边，直到上谷郡以东，东边和秽貉、朝鲜接壤；右方的王和将居住在西边，直到上郡往西，和月氏、氐、羌接壤；而单于的王庭直到代郡、云中郡：各自都有分占的领地，追随着水草而迁移。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是最大的官员，左、右骨都侯辅助单于处理政事。二十四长官也各自设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属官。

【原文】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②。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③。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④；有罪小者轧，大者死⑤。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乡⑥。日上戊己⑦。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⑧；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⑨。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

攻战，月亏则退兵[10]。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11]。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12]。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3]。

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14]。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注释】

①岁：每年。 祠：春祭。

②茏城：即龙城。《史记索隐》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一说龙城在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右岸。

③蹛（dài）林：绕林而祭。一说为匈奴秋祭之地。 课校：考核计算。

④拔刃尺者死：一说指有意杀人，凡拔刀出鞘一尺，或拿着小凶器杀人的均处以死刑。一说造成别人伤口满尺者处以死罪。 没入其家：没收其家产。

⑤轧（yà）：辗压。《史记正义》颜师古云："轧者谓辗轹其骨节，若今之厌踝者也。"

⑥长左：尊长在左。 乡：通"向"。

⑦上：通"尚"。崇尚。 戊己：戊日和己日。

⑧封：堆土筑坟。 树：坟上或坟旁植树。《史记新证》直按：苏联考兹洛夫外蒙古调查报告125页略云："在1924年，诺颜乌兰所发现之匈奴帝王古墓，遗物除漆器外，墓中绢物，有绢毛和毛织物二种。在绢布上面绣有彩色的山云鸟兽神仙等物，在流云神仙中间，并载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篆书。由此证明，这种绢绣，不是王莽送给匈奴王庭的，便是匈奴使者从新莽时代的长安购买的。"又《东洋文化史大系》记绥远出土匈奴墓之武器，有铜剑铜戈，另有马面动物形饰金具，银制饰板等（见271至277页）。以近年发掘匈奴古墓的情况而论。与本传纪载完全符合。

⑨从死：殉葬。 数千百人：《史记正义》引《汉书》作"数十百人"。颜

师古云："或数十人，或百人。"

⑩候：观察。

⑪卮（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 卤获：战利品。卤，通"掳"。

⑫趣（qū）：趋向。 冒敌：使人冒进。

⑬扶舆死者：将死者的尸体运回安葬。舆，此指载运。

⑭浑庾（yǔ）、屈射（yì）、丁零、鬲（gé）昆、薪犁：《史记正义》："已上五国在匈奴北。"丁零，亦作"丁令"。鬲昆，亦作"坚昆"。

【译文】

每年正月，各位官长在单于王庭进行小聚会，祭祀。五月，在茏城进行大聚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匹肥壮，在蹛林有大的集会，考核和计算人口和牲畜的数目。匈奴的法律，有意伤人并将刀剑拔离鞘一尺的人要被处死，犯偷盗罪的人没收其家属、财产；犯罪轻的判压碎关节的刑罚，大的判处死刑。坐牢时间最长的不超过十天，全国的囚犯不超过几个人。单于早上走出营地，祭拜太阳的初升，傍晚祭拜月亮。他们坐的规矩，年长的坐左边，而且面朝北方。对于日子，他们重视戊日、己日。他们安葬死者，有棺椁、金银、衣裘，没有坟墓和丧服制度；单于死后，他所亲近的大臣、侍妾跟随殉葬的，多达几千几百人。打仗的时候要观测星月，月亮满圆就发动攻战，月亮亏缺就退兵。他们攻战，斩杀敌人或俘虏敌人，都要赐给一壶酒；谁得到的战利品，就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得到的人就用作奴婢。所以他们作战，人人都自动去寻求利益，善于埋伏军队来袭击敌人。所以他们看见敌人就去追逐利益，像鸟飞集在一起；他们遭到危难失败，就土崩瓦解了。战斗的时候，把死者运载回来的人，就能得到死者的全部家产。

后来，匈奴向北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家。于是匈奴的贵族、大臣都敬服冒顿，认为冒顿单于有才能。

【原文】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①。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②。高帝自将兵往击之③。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④。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⑤。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⑥。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⑦。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⑧："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⑨。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⑩。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⑪。

【注释】

①韩王信：即韩信，原韩襄王的后代，西汉大臣，后降匈奴。详《韩信卢绾列传》。《史记志疑》案：信未尝徙代。　马邑：县名，在今山西朔县。

②太原：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③事在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

④堕：冻掉。　十二三：十分之二三。　详：通"佯"。

⑤见：同"现"，显现。　羸（léi）：瘦弱。　悉兵：军队全部出动。

⑥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白登：邑名，在平城之东北。

⑦青骢（máng）马：青色马。骢，青色马。 乌骊马：黑马。 骍（xīng）马：赤色马。

⑧间：暗中，伺机。 遗（wèi）：赠送。

⑨期：约期。

⑩傅矢：搭上了箭。傅，通“附”。 乡：通“向”。 解角：松懈的一角。

⑪刘敬：本名娄敬，西汉谋臣，后因建议刘邦西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氏，详《刘敬叔孙通列传》。

【译文】

当时汉朝刚平定中国，调派韩王信到代地，建都在马邑。匈奴大举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到了韩信，于是带兵向南越过句注山，进攻太原，来到晋阳城下。高帝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攻打匈奴。适逢冬天十分寒冷，又降雨雪，士兵冻掉手指的有十分之二三，于是冒顿假装失败逃跑，招诱汉军。汉军追击冒顿，冒顿把他的精兵隐藏起来，只显示出自己的老弱残兵，于是汉军全部出动，大多是步兵，共有三十二万人，向北追击。高帝先到了平城，步兵还没有全部赶到，冒顿指挥他的精兵四十万名骑兵把高帝包围在白登山，七天之中，汉军内外无法相互以军粮救济。匈奴的骑兵，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马，北方全是黑马，南方全是红马。高帝于是派使者暗地里送给匈奴阏氏很丰厚的礼物，阏氏就对冒顿说：“两个君主不应互相围困。如今即使得到汉朝的土地，而您最终也不能居住在这里。况且汉王也有神灵保佑，您考虑一下。”冒顿和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约定时间会师，可是王黄、赵利的军队又没有来，怀疑他们和汉朝有阴谋，同时也采纳了阏氏的主张，就解除了包围圈的一角。于是高帝命令士兵都拉满弓，箭头朝向外边，从解开的一角直冲出去，终于和大军会合，而冒顿就带兵离去了。汉朝也带兵回来，派刘敬去和匈奴缔结和亲的盟约。

【原文】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①。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②。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③。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④。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⑤。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⑥。"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注释】

①倍：通"背"。

②陈豨（xī）：汉初将领、大臣，后反，与韩王信合攻汉。详《韩信卢绾列传》。

③樊哙：西汉初将领，随刘邦起义，平息过臧荼、陈豨、韩王信、英布等叛乱，曾任左丞相，封舞阳侯。详《樊郦滕灌列传》。 雁门：郡名，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左云西。

④奉：进献。 絮缯：丝帛之类的总称。

⑤卢绾：汉初将领、大臣，后反降匈奴。详《韩信卢绾列传》。

⑥据《季布传》及《汉书·匈奴传》，谏吕后者为季布。

【译文】

这以后，韩王信任匈奴将军，和赵利、王黄等人多次违背盟约，侵袭掠夺代郡、云中郡。过了不久，陈豨反叛，又和韩信一同谋划进攻代郡。汉朝派樊哙前去攻打他们，重新拔取了代、雁

门、云中等郡县，没有出边塞。这时匈奴因为汉朝很多将领去投降，所以冒顿经常来侵犯掠夺代地。于是汉朝担忧这事，高帝就派刘敬进献皇族女儿给匈奴作单于阏氏，每年奉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粗丝棉、丝织品、酒、米、食物，约定为兄弟，实行和亲，冒顿才暂时停止侵扰。后来燕王卢绾反叛，带领他的同党几千人投降了匈奴，往来侵扰上谷以东一带。

高祖逝世，孝惠帝、吕太后时期，汉朝刚刚安定，所以匈奴显得骄横。冒顿竟然写信给高后，胡说八道。高后要攻打匈奴，将领们说："凭着高帝的贤能、勇武，可是尚且被围困在平城。"于是高后才作罢，又和匈奴实行和亲。

【原文】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①]。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②]。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③]。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④]。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⑤]。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⑥]。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⑦]。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

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8]。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9]。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10]。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11]。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12]。和亲甚便。”汉许之。

【注释】

①三年：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　葆塞蛮夷：居守边塞的民族部族。葆，通“堡”。

②高奴：县名，在今陕西延安东北。

③济北王：刘肥之子刘兴居。

④称：副。　书意：信中之旨意。　合欢：双方高兴。

⑤难氏（zhī）：《史记索隐》“匈奴将名也”。后义卢侯为其封爵。　距：抗拒。

⑥夷灭：平定，消灭。

⑦楼兰：西域国名，后改为鄯善。在今新疆罗布泊西有楼兰故城遗址。　乌孙：西域国名，活动于今新疆西部边界一带。　呼揭：西域国名，活动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一带。

⑧系雩（yú）浅：匈奴大臣名，时为郎中。　橐他：即橐驼，骆驼。　驾二驷：两套驾车马八匹。

⑨远舍：远离边境而居。

⑩薪望之地：《史记索隐》望薪之地。服虔云：“汉界上塞下地名，今匈奴使至于此也。”

⑪孰：谁，哪一个。

⑫泽卤：低洼盐碱地。

【译文】

到孝文帝刚继位，重新推行和亲的事。孝文帝三年五月，匈

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居住，侵袭掳掠上郡居守边塞的蛮夷，杀害掠夺人民。于是孝文帝下诏命令丞相灌婴派八万五千战车和骑兵，到高奴县，攻打右贤王。右贤王逃跑出了边塞。文帝驾临太原。当时济北王反叛，文帝回朝，撤回了丞相派去进攻匈奴的军队。

第二年，单于送信给汉朝说："上天所立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皇帝平安无事。以前皇帝说到和亲的事，和所送来的书信意思相副，双方都欢喜。汉朝边境的官吏侵袭、侮辱右贤王，右贤王没有向单于请示，听信后义卢侯难氏等人的计谋，和汉朝官吏相对抗，断绝双方君主的盟约，离间兄弟们的亲近。皇帝责备的信两次送来，我们派出使者送信回复，使者没能回来，汉朝使者又不到，汉朝因为这个缘故不与我们和解，我们邻国也不归附。如今因为小官吏而破坏盟约的缘故，我们责罚右贤王，派他向西寻求月氏并打击他们。凭着上天的福佑，官吏、士兵优秀，马匹强壮，因而消灭了月氏，全部斩杀了反抗的人，降服了他们。平定了楼兰、乌孙、呼揭和附近二十六个国家，都作为匈奴的属国。所有弯弓射箭的人，都合并为一家。北方已经平定，希望停止战争，休养士兵，喂养马匹，消除以前的战争，恢复过去的盟约，来安定边疆的人民，来顺应自古以来的友好关系，使少年人能够成长起来，使年老人能平安地生活，世世代代和平快乐。还没知道皇帝的意思，所以派郎中系雩浅呈送书信向您请示，送上骆驼一匹，可骑乘的马两匹，可驾车的马八匹。皇帝如果不希望匈奴靠近边塞，那我就将诏令官吏百姓远离那里来居住。使者到达后，请马上送他回来。"匈奴使者在六月中旬来到薪望这个地方。书信送到，汉朝商议攻打与和亲哪种有利。公卿大臣都说："单于刚打败了月氏，正处于胜利的形势，不能够进攻他们。况且得到匈奴的土地，都是盐碱地，不能居住。和亲是最有利的。"汉朝就答应了匈奴的请求。

【原文】

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①]："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②]。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③]。"

后顷之，冒顿死，于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④]。

【注释】

①孝文皇帝前六年：即公元前174年。

②倍约：背弃盟约。　间：离间。

③服：皇帝所穿之衣。　绣袷（jiā）绮衣：绮里绣面的丝织夹衣。　长襦：长袄。　比余：或作"梳比"。用金精制之梳。　带：腰带。　胥纰（pī）：衣带钩。　赤绨（tí）：红色且厚而光滑的丝织品。　缯（zēng）：丝织品的总称。　意、肩：汉初大臣名，各自生平不详。　谒者令：负责司仪、出使等事务的谒者之首领。

④稽粥（jī yù）：老上单于名。

【译文】

孝文帝前元六年，汉朝送信给匈奴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无事。派郎中系雩浅送给我的信中说：'右贤王没有向单于请示，听信后义卢侯难氏等人的计谋，断绝双方君主的盟约，离间兄弟们的亲近，汉朝因为这个缘故不与我们和解，我们邻国也不归附。如今因为小官吏而毁坏盟约，所以责罚右贤王让他向西进攻月氏，全部平定了他们。希望停止战争，休养士兵，喂养马匹，消除以前的战事，恢复过去的盟约，来安定边境的人民，使少年人能够成长起来，使老年人能够平安地生活，世世代代和平快乐。'我十分赞同，这是古代圣明君主的意见。汉朝和匈奴结为兄弟，所以送给单于十分丰厚的礼物。违背盟约、离间兄弟亲情的人，常常是匈奴一方。可是右贤王的事已经在大赦以前，单于不要深责他。单于的行为如果符合书信的意见，就明确地告知各位官吏，使他们不要违背盟约，要守信用，我们将恭敬地按照单于信中的意思来做。使者说单于亲自带兵讨伐别国有功劳，却十分为战争而苦恼。现在有皇帝穿戴的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件，比余一个，黄金装饰的宽衣带一件，黄金带钩一件，绣花绸十匹，锦缎三十匹，赤绨和绿缯各四十匹，派中大夫意、谒者令肩去送给单于。"

后来不久，冒顿去世，他的儿子稽粥当了单于，号称老上单于。

【原文】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①。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②。"中行说既至，因降

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③。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④。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⑤。"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⑥。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⑦。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⑧。

【注释】

①中行说（yuè）：汉初宦官，原燕地人，复姓中行，名说。　傅：辅佐。
②必我行：一定让我行。
③仰：依赖。
④袴（kù）：同"裤"。　敝：坏。
⑤湩酪（dòng lào）：奶酪。湩，乳汁。
⑥疏记：分条记载。疏，分条记录或陈述。　课：核查。
⑦牍以尺一寸：用一尺一寸长的木牍信简。
⑧印：官印，印章。　封：封泥。　广大长：比原有的要宽、要大、要长。　倨傲：傲慢不恭。

【译文】

老上稽粥单于刚刚继位，孝文皇帝又送皇族的女儿给单于做阏氏，派宦官燕国人中行说去辅佐公主。中行说不想前去，汉朝

强迫派遣他。中行说说："一定要我去，将会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了匈奴后，就投降了单于，单于十分宠信他。

最初，匈奴喜欢汉朝的缯絮和食物，中行说说："匈奴人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可是能强大的原因，是衣食和汉人不同，不用依靠汉朝。如今单于改变习俗，喜欢汉朝的东西，汉朝给的东西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会全部归属于汉朝了。得到了汉朝的缯絮做成衣服，穿上在草棘丛中骑马奔跑，衣裤都破裂损坏，以此表明汉朝衣裤比不上旃衣皮袄的坚固完善。得到了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此表明汉朝食物比不上乳酪和它制品的方便美味。"于是中行说教单于身边的人分条记录的方法，来计算、核查他们人口和牲畜的数量。

汉朝送信给单于，写在一尺一寸的木片上，信的开头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无事"，以及写有所送的物品和主要内容等。中行说让单于送给汉朝的信用一尺二寸的木片，并且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宽加大加长，把信的开头话写得傲慢些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平安无事"，以及所送的物品、主要内容等等。

【原文】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①]："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②]？"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③]。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④]。"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

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⑤]。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⑥]。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⑦]。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⑧]。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⑨]？"

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⑩]！且所给备善则已[⑪]；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⑫]。"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⑬]。

【注释】

①穷：诘难。

②脱：让出，失去。 赍（jī）：送物给人。

③穹（qióng）庐：北方游牧民族用的毡帐。

④阙庭：朝廷。

⑤种姓：种族。

⑥详：通"佯"，假装。

⑦怨望：仇恨抱怨。 室屋之极：无限止追求宫室建造的完美。 生力：精神力气。《史记索隐》以言栋宇室屋之作，人尽极以营其生，至于气力屈竭也。

⑧罢：通"疲"。

⑨土室之人：住在土石屋里的人，此指中原人。 顾：通"姑"，姑且。 喋喋：说话没完没了。 占占：同"沾沾"，沾沾自喜。 冠固何当：冠带整齐能当什么。

⑩糵（niè）：酿酒的曲。 量中：数量充足。 善美：质量好。

⑪给（jǐ）：供给。

⑫苦恶：质粗劣。 孰：同“熟”。 而：你，你们。 稼穑：耕种和收获。

⑬候：侦察。 利害处：有利进攻的时机地点。

【译文】

汉朝使者中有的说：“匈奴的风俗轻视老年人。”中行说诘难汉朝使者说：“你们汉朝风俗，凡是派去屯守边疆的人将要出发，他们年老的父母难道有不让出自己暖和的衣服和丰美的食物，来送给出行的人吃穿的吗？”汉朝使者说：“是这样。”中行说说：“匈奴人都明确地以战争为大事，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战斗，所以把丰美的食物供给健壮的人，大概这是用来保卫自己，像这样，父亲儿子才能长久地互相保护，怎么能说匈奴轻视老年人呢？”汉朝使者说：“匈奴的父亲儿子竟然同睡在一个毡帐中，父亲死了，儿子可以娶他后妈为妻；兄弟死了，活着的兄弟可以全部娶已故兄弟的妻子为妻。没有帽子、衣带的装饰，以及朝廷的礼仪。”中行说说：“匈奴的风俗，人们吃牲畜的肉，饮它们的乳汁，穿它们的皮；牲畜吃草饮水，随季节而迁移地方。所以在危急的时候，人们就练习骑马、射箭，在和平的时候，人们就相安无事，他们受到的约束很少，容易执行。君臣的关系简单，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亲、兄弟死了，活着的娶死者的妻子为妻，是不愿意宗族的灭绝。所以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一定要立宗嗣。如今中国的伦常虽然表面上不娶他们父亲、兄弟的妻子为妻，但亲属关系越发疏远，而且相互杀害，甚至于改朝换姓，都是因为这一类缘故造成的。况且礼义的弊病，使君臣之间相互怨恨，为追求宫室的高大华美，必然耗尽民力。努力耕田种桑，来求取衣服食物，修筑城池来保卫自己，所以百姓在紧急时不去练习战斗，宽松时又劳累地耕作劳动。唉！住在土石房子里的汉人，

姑且不要多说了，喋喋不休，窃窃私语，穿戴上整齐的衣帽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这以后，汉朝使者想要辩论的，中行说总是说：“汉朝使者不要多讲了，想想汉朝送运给匈奴的缯絮米糵，使其数量充足，并且一定要质量好就行了，何必要说话呢？况且供给匈奴的东西齐全美好就罢了；如果不齐全，又粗劣，那么等到秋天庄稼成熟，匈奴就骑马往来践踏你们的庄稼。”中行说日夜教导单于进攻有利的时机和地点。

【原文】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①]。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②]。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③]。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④]。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注释】

①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即公元前166年。　卬：人名，姓孙，其子单，后封为瓶侯。　彭阳：县名，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

②奇兵：奇袭之兵。　回中宫：《史记索隐》“服虔云：‘在北地，武帝作宫’。”宫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　候骑：侦察奇兵。　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甘泉：宫名，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③军：驻扎军队。

④遗：音chī。 发：征发。

【译文】

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带领十四万骑兵进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掠走了很多百姓和牲畜，就到达了彭阳。匈奴派突击队攻进并烧毁了回中宫，他们的侦察兵到达了雍地的甘泉宫。于是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出动一千辆战车，十万名骑兵，驻扎在长安城附近，来防备匈奴侵犯。又任命昌侯卢卿做上郡将军，宁侯魏遬做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做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做大将军，成侯董赤做前将军，大规模发动战车、骑兵去攻打匈奴。单于留在塞内一个多月才离去，汉朝军队追击出了边塞回来，没有斩杀什么敌军。匈奴一天比一天更加骄傲，每年都侵入边境，杀害、掠夺很多百姓和牲畜，其中云中、辽东两郡受害最严重，连同代郡共有一万多人被杀害或掳掠。汉朝对这很忧虑，于是派使者送信给匈奴。单于也派当户送回信答谢，双方又讨论和亲事情。

【原文】

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①]："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②]。先帝制[③]：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阖然更始[⑤]。'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

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⑥]。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⑦]。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⑧]。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⑨]。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⑩]。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⑪]。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⑫]。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⑬]。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⑭]。单于其察之。"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⑮]："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⑯]。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注释】

①孝文帝后二年：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62年。

②且居：《史记索隐》："《汉书》'且渠'，匈奴官号。" 雕渠难：匈奴人名。

③制：规定，体制。

④渫（xiè）恶：邪恶不正。 降：吴恂以为当作"隆"。 倍：通"背"。

⑤阘（xī）然：安定貌。 更始：重新开始。

⑥首领：此指身体性命。 天年：自然的寿命。

⑦杀气：寒气。 秫（shú）：粘高粱。 佗（tuó）：通"他"。

⑧熙熙：和乐貌。

⑨细故：小的误会。

⑩颇覆：偏至一侧，只覆盖住一部分。颇，偏。 捐：抛弃。 堕坏：消除。

⑪元元：善良。 跂行：虫爬行，引申为用足行走者。此泛指走兽。 喙息：用嘴呼吸。此泛指飞禽。 辟：同"避"。

⑫单于无言章尼等：章尼，匈奴逃民人名。《史记索隐》案：文帝云我今日并释放彼国逃亡虏，遣之归本国，汝单于无得更以言词诉于章尼等，责其逃也。

⑬食言：说话不算数，失信。

⑭留志：留心，注意。 汉过不先：谓言不先负约。

⑮制诏：以制书诏令。 御史：官名，其分工多种，主要负责监察百官，掌管符玺、治书、收受文书、记录国事等。

⑯咎：灾祸。

【译文】

孝文帝后元二年，派使者送信给匈奴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无事。派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送给我的两匹马，已经送到，我恭敬地接受了。先帝的规定：长城以北的地方，是拉弓射箭的国家，服从单于统治；长城以内，是戴帽子束衣带的人家，我也控制它。要让百姓耕种、织布、射猎来获取衣食，父子不分离，大臣君主相安无事，都没有暴虐和叛逆的事情。如今我听说邪恶的刁民贪图攻战掠夺的利益，背信弃义，违反盟约，忘却千万百姓的性命，离间两位君主的友谊，但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您的信说：'两国已经和亲，两位君主欢乐，停止战争，休养士兵，喂养马匹，世世代代昌盛安乐，安定的日子重新开始。'我十分赞同。圣人天天在使自己的道德言行进步，改正不足，而重新作起，使老年人得到安养，使年幼的人得到成长，人人都能保全性命而安享天年。我和单于都遵循这个道理，顺应天意，体

恤人民，世世代代相传，延续到永远，天下无不受到利益。汉朝和匈奴是势均力敌的邻国，匈奴地处北方，寒冷、肃杀之气来临得早，所以我命令官吏每年都送给单于一定数量的秫糵、金帛、丝絮和其它物品。如今天下十分安定，百姓们和乐，我和单于作他们的父母。我回想到以前的事情，都是微末小事，是谋臣考虑失当，都不值得来离间兄弟间的情谊。我听说上天不会只覆盖一方，大地不会只承载一处。我和单于都抛弃以前的小误会，都遵循大道理，废除以前的不快，来图谋长远的利益，使两国的人民像一家人。善良的百姓们，下至于水中的鱼鳖，上至于空中的飞鸟，地上爬行、喘息、蠕动的各种动物，无不趋向安全有利的地方而躲避危险。所以前来归附的，都不阻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都抛开以前的恩怨：我释免逃往匈奴的汉人的罪责，单于也不要提到逃往汉朝的章尼等人。我听说古代的帝王，誓约分明而决不食言。单于记住盟约，天下就会特别安宁，和亲以后，汉朝不会先失约。望单于明察这件事。"

单于已经约定和亲，于是汉文帝就下制书诏令御史说："匈奴大单于送信给我，说已经确定和亲，逃亡的人不足以增加人众和扩大土地，匈奴不入侵塞内，汉朝不出塞外，违犯现今条约的就处死，可以长久地保持亲近友好，今后不再有祸患，双方都有利。我已经答应了。请向天下发布告示，使人们都明白地知道这件事。"

【原文】

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于军臣立为单于①。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②。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③。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冠④。又置三

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5]。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6]。吴楚反，欲与赵合谋人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7]。终孝景时，时小人盗边，无大寇。

【注释】

①后四岁：《史记志疑》案：当是"后三岁"，为文帝后五年。

②事：事奉。

③立四岁：《史记志疑》案：匈奴入上郡、云中在后六年冬，《文纪》及《名臣表》甚明……此"四岁"二字当依《汉传》作"岁余"。

④军屯：率军驻防。 代屯句注：在原代地驻防于句注山一带。 赵屯飞狐口：在原赵地驻防于飞狐口一带。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县西北。缘边：沿边。据《孝文本纪》载：当时汉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

⑤细柳：地名，在今西安市西。 棘门：地名，在渭水北。 霸上：地名，因在灞水之上而名，在今西安市东。 据《孝文本纪》载："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据霸上；祝兹侯（徐悍）军棘门。"

⑥孝景帝：即西汉景帝刘启，于公元前156年至前141年在位。

⑦关市：边境关口贸易集市。 给遗（wèi）：供给赠送。

【译文】

汉文帝后元四年，老上稽粥单于去世，他儿子军臣继位做了单于。单于继位后，孝文皇帝又和匈奴和亲。而中行说仍旧事奉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继位四年以后，匈奴又断绝了和亲关系，大举入侵上郡、云中郡，分别派出了三万名骑兵，杀死、掠获了许多汉人和财物而离去。于是汉朝派张武等三位将军带兵驻扎在北地，在原代国地驻军于句注、在原赵国地驻军于飞狐口，沿着边境，也各派兵坚守，来防备匈奴敌人。还安排周亚夫等三位将军，带兵驻扎在长安西边的细柳、渭河北岸的棘门、霸上，来防备匈奴。匈奴骑兵侵入代国句注的边界，报警的烽火一直通到甘泉和长安。几个月后，汉朝军队到了边境，匈奴也远远地离开边塞，汉军也撤兵了。一年多后，孝文帝驾崩，孝景帝继位，而赵王刘遂于是暗中派入到匈奴联系。吴、楚等七国反叛，匈奴想和赵国一起商量入侵边界。汉朝军队围攻打败了赵国，匈奴也作罢了。从这以后，孝景帝又和匈奴和亲，开通边境的互市市场，送给匈奴礼物，送公主嫁给单于，如同以前的盟约。直到孝景帝去世，匈奴时常有小的骚扰边界举动，没有大的入侵。

【原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①]。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②]。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③]。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④]。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

得[5]。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6]。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7]。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8]。

【注释】

①奸（gān）兰：《史记集解》云："奸音干。干兰，犯禁私出物也。"奸，干，冒犯。兰，通"栏"，关禁。 详：通"佯"。

②武州：县名，在今山西左云县。

③韩安国：大臣名，详《韩长孺列传》。 护：节制统率。 四将军：指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将屯将军王恢，材官将军李息。

④尉史：军中武官。 行徼（jiào）：巡行边界。 葆：同"保"。

⑤纵：纵兵击之。

⑥本造：最初策划。

⑦当路：交通要冲。

⑧中：符合，迎合。

【译文】

当今皇帝登位，申明有关和亲的规定，优待匈奴，开通边境贸易市场，送给他们大量的财物。匈奴从单于以下都亲近汉朝，往来于长城脚下。

汉朝派马邑属下的聂翁壹故意违犯禁令，私运货物和匈奴交易，佯称出卖马邑城来引诱单于。单于相信了他，而且贪图马邑的财物，就率领十万名骑兵，进入武州塞。汉朝埋伏三十多万军队在马邑城附近，御史大夫韩安国任护军将军，监护着四位将军来伏击单于。单于进入汉朝关塞后，离马邑城还有一百多里，看到牲畜遍野而没有人放牧，觉得奇怪，就攻打汉朝的哨亭。当时雁门尉史正在视察，看到敌军，就保护这个哨亭，他知道汉军的

计划，单于捉到了他，要杀死他，尉史就告诉单于汉朝军队埋伏的地点。单于大吃一惊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事。"于是带兵回去。出了边塞说："我得到尉史，这是天意，是上天让你向我报告。"就封尉史做"天王"。汉军约好单于进入马邑城，就放士兵攻杀，单于没有来，因此汉军一无所获。汉朝将军王恢的部队走出代郡去攻打匈奴的辎重，听说单于回兵了，匈奴士兵多，就不敢出击。汉朝认为王恢是最初策划这次计谋的人，却不敢进攻，就处死了王恢。从这以后，匈奴断绝了和亲关系，攻击交通要道的关塞，常常入侵汉朝的边境，次数多得无法计算。可是匈奴贪婪，还是喜欢和汉朝互通关市，非常喜欢汉朝的财物，汉朝也依旧不断与匈奴通关市，来投合他们的心意。

【原文】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1]。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2]。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3]。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4]。汉

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5]。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6]。

【注释】

①马邑军后五年：指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 秋：《史记志疑》案：当作"春"，《武纪》可据。

②冬：《史记志疑》案：然《武纪》是秋。 渔阳：郡名，治所渔阳，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

③燕：燕王刘定国。

④朔方：郡名，治所朔方，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的黄河南岸。

⑤什辟（dǒu bì）县：突进到敌方孤立而偏僻之县。《汉书》作"斗辟"。《史记志疑》附案：刘辰翁曰"什即'斗'字之误"。 造阳地：地区名，今张家口市北部一带。

⑥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

【译文】

从马邑军事行动后的第五年秋天，汉朝派四位将军分别率领一万名骑兵在关市附近攻打匈奴。卫青将军从上谷出塞，直至茏城，获得敌人首级、俘虏七百人。公孙贺从云中出塞，一无所获。公孙敖从代郡出塞，被匈奴打败，损失七千多人。李广从雁门出塞，被匈奴打败，匈奴活捉了李广，后来李广逃跑回来。汉朝拘禁了公孙敖、李广，公孙敖、李广出钱赎罪，成为平民。那年冬天，匈奴多次入侵边境，渔阳受害最严重。汉朝派将军韩安国驻守渔阳来防御匈奴。第二年秋天，匈奴二万名骑兵入侵汉朝，杀死了辽西太守，掳走了二千多人。匈奴又入侵打败了渔阳太守的军队一千多人，围困住汉朝将军韩安国，韩安国当时一千多名骑兵也快要死光了，适逢燕国的救兵赶到，匈奴人才离去。匈奴又入侵雁门，杀死、掳走了一千多人。于是汉朝派将军卫青率领三万名骑兵从雁门出塞，李息从代郡出塞，攻打匈奴。他们杀死、俘

虏了匈奴几千人。第二年，卫青又出塞到云中以西，直到陇西，在河南攻打匈奴属下的楼烦、白羊王，杀死、俘虏了几千人，获得牛、羊一百多万头。于是汉朝就占有河南一带，修筑朔方城，又修复以前秦朝时蒙恬所建造的关塞，凭借黄河来固守。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的和匈奴地区犬牙交错的偏僻县份如造阳一带给了匈奴。这年，是汉朝的元朔二年，

【原文】

其后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①。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余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又复人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②。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人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③。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④。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⑤。其秋，匈奴万骑入杀代郡都尉朱英，略千余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余骑⑥。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⑦。赵信者，故胡小王，

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8]。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9]。单于从其计。

其明年，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注释】

①於单：音 wū dān。

②定襄：郡名，治所成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③明年春：指元朔五年春，即公元前 124 年春。 大将军：据《名臣表》，乃“车骑将军”之误。

④往往：到处，大多数。

⑤裨 (pí)：副。

⑤明年：即元朔六年。

⑦建：即苏建，名臣苏武之父。 赵信：将军名，附见《卫将军骠骑列传》。

⑧自次王：匈奴封赵信的王号。《史记正义》自次者，尊重次于单于。

⑨益北：更加向北。 绝幕：穿越过大漠。幕，通“漠”。 罢：通“疲”。 徼极：《史记索隐》按：徼，要也。谓要其疲极而取之。

【译文】

那以后一年的冬天，匈奴军臣单于去世。军臣单于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己继位做了单于，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逃跑来投降汉朝，汉朝封於单做涉安侯，几个月后他去世。

伊稚斜单于继位后，那年夏天，匈奴几万名骑兵入侵并杀害了代郡太守恭友，掳走了一千多人。那年秋天，匈奴又入侵雁门，杀死、掳走了一千多人。第二年，匈奴又再入侵代郡、定襄、上郡，分别有三万名骑兵，杀死、掳走了几千人。匈奴左贤王怨恨

汉朝夺走了河南土地而修筑朔方城，就多次侵扰，到边境抢掠，直到入侵到河南，侵犯朔方，杀死、掳走许多官员、百姓。

第二年春天，汉朝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军马，从朔方、高阙出塞攻打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不可能来到，就喝醉了酒，汉军出塞六七百里后，连夜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十分惊恐，脱身逃跑，那些精锐骑兵也都跟着离去。汉朝俘获右贤王的部众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多人。那年秋天，匈奴一万名骑兵入侵并杀死了代郡都尉朱英，掳走了一千多人。

第二年春天，汉朝又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骑兵，再次从定襄出塞几百里去攻打匈奴，前后杀死、俘获了共一万九千多人，而汉朝也损失了两位将军、三千多名骑兵。右将军苏建得以只身逃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出师不利，投降了匈奴。赵信是原来匈奴的小王，投降了汉朝，汉朝封他做翕侯，因为前将军和右将军的军队合并而与大部队分开出发，独自遇上了单于的军队，所以全军覆没。单于得到翕侯后，把他封为地位仅次于单于自己的王，并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做妻子，和他商量对付汉朝。赵信教单于更加向北迁移，越过沙漠，来引诱汉军，使他们疲惫，等他们疲劳至极时就攻取他们，不要靠近汉朝的边塞。单于听从了他的计谋。

第二年，匈奴骑兵一万人入侵上谷，杀死了几百人。

【原文】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①]。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②]。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③]。是时匈奴亦来入代

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④。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⑤。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⑥。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而去。

【注释】

①明年：指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　去病：即霍去病，汉武帝时著名将领，官至骠骑将军。详《卫将军骠骑列传》。　焉支山：山名，一名删丹山、燕支山、胭脂山。在今甘肃山丹县（古删丹）东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所取《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愍惜乃如此。"万八千余级：《史记志疑》案：《骠骑传》及《汉书·武纪、匈奴传》皆作"八千余级"，则此"万"字衍。《霍去病传》云"八千九百六十级"。

②合骑侯：即公孙敖。

③居延：水名，依丁谦说，为今甘肃境内山丹河。　祁连山：山名，亦名天山、白山，为今祁连山中部一段，在今甘肃青海两省边界。

④博望侯：即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被封为博望侯。详《大宛列传》。

⑤过当：超过死去的人数。

⑥关东：函谷关以东。　新秦中：地区名。即所谓"河南地"，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

【译文】

第二年春天，汉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名骑兵从陇西出塞，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攻击匈奴，杀死、俘虏匈奴一万八千多人，打败了休屠王，并获得了他的祭天金人。那年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又联合合骑侯几万名骑兵从陇西、北地出塞二千里，攻打匈奴。越过居延水，攻击祁连山，杀死、俘虏匈奴三万多人，其中裨小王以下官员七十多人。这时匈奴也来入侵代郡、雁门，杀死、掳走几百人。汉朝派博望侯张骞和李广将军从右北平出塞，攻打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包围了李广将军，李广的军队大约四千人，快要死光，所杀匈奴敌人的数目也超过了自己军队的损失。适逢博望侯张骞的军队赶来救援，李将军得以解围。汉军损失了几千人，合骑侯耽误了骠骑将军约定的日期，因而和博望侯张骞都被判为死刑，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平民。

那年秋天，单于对浑邪王、休屠王居住在西边而被汉朝杀死、俘虏了几万人的事感到愤怒，要召他们来杀掉。浑邪王和休屠王害怕，商量投降汉朝，汉朝派骠骑将军前去迎接他们。浑邪王杀死了休屠王，合并了他的部众，率领部众投降了汉朝。总共有四万多人，号称十万。于是汉朝得到浑邪王投降后，那么陇西、北地、河西遭受匈奴侵扰越来越少了，把关东的贫苦人家，迁调到从匈奴那里夺得的河南、新秦中地区，来充实那里，并且将北地以西的戍卒减少了一半。第二年，匈奴分别有几万名骑兵入侵右北平、定襄，杀死、掳走了一千多人，然后离去。

【原文】

其明年春，汉谋曰“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①。”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②。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

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③。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④。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⑤。

【注释】

①其明年：指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幕：通"漠"。下同。

②粟马：以粟养马。 私负从马：《史记正义》谓负担衣粮，私募从者，凡十四万匹。 粮重：粮食辎重。 不与：没有计算在内。

③阗（tián）颜山：山名，即今蒙古境内杭爱山。 赵信城：在阗颜山间，《史记集解》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筑城居之。"

④封：祭天。 狼居胥山：山名，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之肯特山脉。禅（shàn）：祭地。 姑衍：山名，在今乌兰巴托东，狼居胥山西。翰海：大漠之别名，在今蒙古境内。

⑤令居：县名，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

【译文】

第二年春天，汉朝大臣商量说："翕侯赵信为单于出谋划策，居住到大沙漠以北，认为汉军不能到达。"于是用粟喂养马匹，发动十万名骑兵，加上自愿携带军需品参军的骑兵，共有十四万人，运输粮食的车马不在这数目内。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平分军队，大将军从定襄出塞，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塞，都约定越过沙漠攻打匈奴。单于听说了，把辎重运到远处，率领精兵在沙漠北边等候。匈奴同大将军卫青交战一天，适逢傍晚，刮起了大风，汉军撒开左右两翼包围单于。单于自己推测打不过汉朝军队，就独自和精壮的几百名骑兵击溃了汉军的包围圈，从西北方逃跑。汉军连夜追赶，没有捉到。但一边追赶，一边斩杀、活捉了匈奴一万九千人，到达北边的阗颜山赵信城而退回来。

单于逃跑的时候，他的军队常常和汉军混战在一起，并设法跟随单于而逃。单于很久没有和他的大部队相会合了，他的右谷蠡王认为单于已死，就自己继位做单于。真单于又找到了他的部众，右谷蠡王就舍弃了自己的单于王号，又做了右谷蠡王。

汉朝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塞二千多里，和左贤王交战，汉军杀死、俘虏匈奴共七万多人，左贤王和将领们都逃跑了。骠骑将军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直到翰海才回师。

这以后，匈奴远远地逃开，沙漠以南没有了匈奴的王庭。汉朝军队渡过黄河，从朔方向西到了令居，常常在那里修通沟渠，开垦田地，官员和士兵有五六万人，逐渐蚕食，地界连接到匈奴旧地以北。

【原文】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①。匈奴虽病，远去，而汉

亦马少，无以复往[2]。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3]。丞相长史任敞曰[4]："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也[5]。乌维单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6]。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7]。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8]。

【注释】

①物故：谓死。《史记索隐》案《释名》云："汉以来谓死为'物故'，物就朽故也。"

②病：疲惫不堪。

③臣之：使之臣服。

④丞相长史：官名，丞相的高级幕僚，管理相府诸曹事务。

⑤元鼎三年：即公元前114年。

⑥《史记志疑》案：《武纪》元鼎五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固安（胡三省曰"当作'安故'"），围枹罕，匈奴入五原杀太守，正在是时，何言不侵入边乎？

⑦贺：指公孙贺。　九原：县名，在今内蒙古巴盟五原县。贺出九原，在元鼎六年。　浮苴井：匈奴地名，据丁谦说，在杭爱山北。

⑧匈河水：《史记索隐》"臣瓒云：'水名，去令居千里'。"一说即匈奴河，发源于蒙古杭爱山脉的内陆河。

【译文】

当初，汉朝两位将军大举出动围攻单于，杀死、俘虏有八、九万人，而汉朝士兵死去的也有几万人，汉朝马匹死掉了十多万。匈奴虽然疲惫不堪，远远地离去，而汉朝也因为马匹减少，无法再前去攻打。匈奴采纳赵信的计策，派使者到汉朝，好言好语请求和亲。天子把这事交下给大臣们商议，有的赞成和亲，有的主张趁机让匈奴臣服。丞相长史任敞说："匈奴刚被打败，处境窘困，应该让他们做外臣，每年春秋两季在边境朝拜皇上。"汉朝派任敞出使匈奴，去见单于。单于听说了任敞的计划，十分气愤，就扣留了任敞，不送他回去。在这之前，汉朝也招降过匈奴使者，匈奴单于也就扣留汉朝使者相抵偿。汉朝正在重新收集士兵、马匹，适逢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于是汉朝很长时间没有向北攻打匈奴。

几年后，伊稚斜单于继位十三年去世，他儿子乌维继位做单于。这一年，是汉元鼎三年。乌维单于继位，汉天子开始出去巡视郡县。那以后汉朝正向南诛灭南越和东越，没有进攻匈奴，匈奴也不入侵边境。

乌维单于继位三年，汉朝已经灭亡了南越，派前太仆公孙贺率领一万五千名骑兵从九原出塞二千多里，到浮苴井才回来，没有看到一个匈奴人。汉朝又派前从骠侯赵破奴率领一万多名骑兵从令居出塞几千里，到匈河水而回来，也没有看到一个匈奴人。

【原文】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①]。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②]："吾见单于而口言[③]。"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能）即〔能〕前与汉

战，天子自将兵待边④；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⑤。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⑥。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⑦。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⑧。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⑨。

【注释】

①天子巡边至朔方：事在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 勒兵：统率军队。 见：同“现”，显示。 武节：军威。 风告：婉言劝告。风，通“讽”。

②主客：匈奴外交官。

③口言：亲口说。

④即：如果。

⑤南面：面向南。

⑥北海：今贝加尔湖。

⑦窥：侦察。

⑧节：符节，使者用以凭证的信物。 黥：用刀刻画面额，并涂上墨汁。

⑨详：通“佯”。 为：将。

【译文】

这时天子巡视边境，到了朔方郡，统领十八万骑兵来显示军威，派郭吉委婉地告诉单于。郭吉到了匈奴后，匈奴主客询问他出使的任务，郭吉谦卑地行礼，说好话，说：“我见到单于再亲口对他讲。”单于接见了郭吉，郭吉说：“南越王的人头已经悬挂在

汉朝京城未央宫的正门上。如今单于假如能够前去和汉朝交战，天子亲自率领兵马在边境等候；单于假如不能去，就应当面朝南方向汉朝称臣。何必只是远远逃跑，躲藏在大沙漠北边又冷又苦、缺少水草的地方，这样没有作为呢！”话刚说完，单于就大怒，立刻斩杀了引见郭吉的那位主客，又扣留郭吉，不让他回去，把他迁移到北海那里。单于始终不肯到汉朝边境侵扰，而是休养士兵和马匹，练习射箭打猎，多次派使者到汉朝，好言好语请求和亲。

汉朝派王乌等人去侦察匈奴。匈奴的法律规定，汉朝使者不放弃符节而用墨黥面，就不能够进入毡帐。王乌是北地人，熟悉匈奴的习俗，就放弃符节，用墨黥面，得从进入毡帐。单于喜欢他，假装用好话作出许诺，将要派遣他的太子进入汉朝作人质，来请求和亲。

【原文】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①]。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②]。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③]。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④]。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单于不亲[⑤]。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⑥]。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⑦]。”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⑧]；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⑨]。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单于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谓王乌曰[10]："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11]。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12]。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质[13]。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14]。路充国留匈奴三岁，单于死。

【注释】

①是时：指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 秽貉：国名，领有今朝鲜北部。 郡：指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酒泉：郡名，治所禄福，在今甘肃酒泉市。 鬲：通"隔"。

②大夏：西域国名，地在今阿富汗东北部。 乌孙：西域国名，地在今新疆西北边界一带。

③益：更加。 广：扩大。 眩雷：西域地名，《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义》以为在乌孙北。

④用事者：执政者。 臣从：使其臣服随从。

⑤倔强：同"倔强"。

⑥有品：有不同的种类品级。

⑦无几：没有希望。几，通"冀"。

⑧儒先：儒生。 说（shuì）：游说。

⑨少年：年轻人。 刺：斥责。

⑩绐（dài）：欺骗。

⑪邸：住所。

⑫印绶：此指官印。 直：价值。

⑬特，只，仅仅是。

⑭浞野侯，即赵破奴。

【译文】

汉朝派杨信出使匈奴。这时汉朝在东边攻取了秽貉、朝鲜而设置了郡，在西边设置了酒泉郡来隔绝匈奴和羌的交往道路。汉朝又向西沟通了月氏、大夏，还把公主嫁给乌孙王做妻子，来分离匈奴在西方的援国。汉朝又向北更加扩大田地，直到胘雷，作为边塞，而匈奴始终不敢对此表示不满。这年，翕侯赵信去世，汉朝掌权的大臣认为匈奴已经衰弱，可以让他们臣服了。杨信为人刚直倔强，一向不是汉朝显贵的大臣，单于不亲近他。单于要召他进入毡帐里，但他不肯放弃符节，单于就坐在毡帐外面接见了杨信。杨信见过单于后，劝他说："如果想和汉朝和亲，就将单于太子送到汉朝作人质。"单于说："这不是以往的盟约。以往的盟约，汉朝常常派公主来匈奴，供给不同数量的绸布、丝棉和食物，来结和亲，而匈奴也不去侵扰边境。如今竟然要违反古时的盟约，让我的太子做人质，那和亲没有希望了。"匈奴的风俗，看到汉朝使者不是皇宫中受宠的宦官，而是儒生，认为是要来游说的，便设法驳倒他的辩辞；如果是少年，认为他是要来斥责匈奴，便设法摧毁他的气势。每次汉朝使者进入匈奴，匈奴总要给予报偿。如果汉朝扣留了匈奴使者，匈奴也扣留汉朝使者，一定要求得对等才肯罢休。

杨信回到汉朝后，汉朝派王乌出使匈奴，而单于又用好话谄媚他，想多得到汉朝的财物，便欺骗王乌说："我想进入汉朝朝见天子，当面缔约结为兄弟。"王乌回来报告汉朝，汉朝为单于在长安修筑了官邸。匈奴说："得不到汉朝尊贵的人出使，我不同他讲实话。"匈奴派他的尊贵的人到汉朝，患了病，汉朝送给他药，想治好他，可是他不幸而死了。汉朝使者路充国佩带二千石的印信

出使匈奴，顺便护送他的灵柩，丰厚的葬礼花费了几千斤黄金，说："这是汉朝的贵人。"单于认为"汉朝杀害了我尊贵的使者"，就扣留路充国，不让他回去。单于所说的那些话，只是凭空欺骗王乌，根本没有进入汉朝和送太子来作人质的意思。于是匈奴多次派突击队侵犯边境。汉朝就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和浞野侯驻守朔方以东，防御匈奴。路充国被匈奴扣留了三年，单于去世。

【原文】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①]。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②]。

儿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③]。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④]。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⑤]。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⑥]。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⑦]："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⑧]。"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⑨]。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⑩]。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⑪]："及诸校

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于匈奴。匈奴儿单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其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儿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也[12]。

【注释】

①元封六年：即公元前105年。

②直：通“值”，当，对。　敦煌：郡名，治所敦煌，在今甘肃敦煌市西。

③吊：吊唁。　乖：离间。

④致：送。

⑤辈：批。　辄：总是。

⑥是岁：指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　广利：即李广利，后封为贰师将军。　大宛（yuān）：西域国名，在今新疆西。　敖：即公孙敖，曾封为因杅（yú）将军。　受降城：西汉为接受匈奴投降而新置之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东。

⑦间：秘密。

⑧兵来迎我：《汉书》作“来兵近我”。《史记志疑》刘辰翁曰“近”字是，盖班氏改之。

⑨浚稽山：山名，在今蒙古境内杭爱山脉东南。

⑩间：暗中。

⑪渠：帅。即匈奴投降士兵的首领。

⑫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

【译文】

乌维单于继位十年后死去，他的儿子乌师庐继位做了单于。乌师庐年纪小，号称儿单于。这年是汉朝元封六年。从这以后，单于越发向西北迁移，左边的军队直到云中郡，右边的军队直到酒泉郡、敦煌郡。

儿单于继位后，汉朝派来两位使者，一位吊唁单于，一位吊唁右贤王，想据此来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使国家混乱。使者进入匈奴，匈奴人把他们都送到单于那里。单于生气，把汉朝使者全都扣留了。汉朝使者被匈奴扣留的前后有十多批，而匈奴使者来，汉朝也总是扣留对等数量的匈奴使者。

这年，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向西征伐大宛，而命令因杅将军公孙敖修筑受降城。这年冬天，匈奴下大雪，牲畜大多受饥寒而死。儿单于年纪小，喜欢战争，国人大多感到不安。左大都尉想杀死单于，派人暗中报告汉朝说："我想杀了单于而投降汉朝，汉朝离得远，如果派兵来迎接我，我就行动。"起初，汉朝听到了这话，所以修筑受降城，天子还认为城离匈奴较远。

第二年春天，汉朝派浞野侯赵破奴率领二万多骑兵从朔方出塞向西北二千多里，约定到浚稽山才回师。浞野侯按时到达那里后才回来，左大都尉想行动而被发觉，单于诛杀了他，发动左边的军队攻打浞野侯。浞野侯边走边捕杀匈奴几千人。回来时，距离受降城还有四百里，匈奴军队八万骑兵包围了他。浞野侯夜晚自己出来寻找水，匈奴暗地里捉拿，活捉了浞野侯，趁机加紧攻击他的军队。汉军中的郭纵担任护军，维王担任匈奴降兵的头领，他们相互商量说："趁诸位校尉畏惧失掉了将军而会遭汉君诛杀，不要相互劝说回归汉朝。"汉军于是就覆没于匈奴。匈奴儿单于十分高兴，就派突击队攻打受降城。没有能够攻下，于是入侵边塞然后离去。第二年，单于要亲自攻打受降城，还未到那里，就病死了。

儿单于继位三年后死去。他的儿子年纪小，匈奴就立他叔父乌维单于的弟弟右贤王呴犁湖当单于。这年是汉朝太初三年。

【原文】

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

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①]。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②]。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③]。是岁，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④]。其冬，欲攻受降城，会单于病死。

呴犁湖单于立一岁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⑤]。"是岁太初四年也[⑥]。

【注释】

①徐自为：大臣名，光禄（当作"光禄勋"）为其官职，生平不详。 五原塞：《史记正义》"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鄣：边地城堡。 亭：候望所。 庐朐：《史记集解》："匈奴地名，又山名。"丁谦以为在阳山北麓。 居延泽：泽名，在今内蒙额济纳旗东。汉代居延城在泽西。路博德所筑遮虏障在泽西、居延城西北。

②光禄：指徐自为。

③任文：汉将名。

④遮：阻截。

⑤齐襄公：春秋时齐国国君，于公元前697年至前686年在位。 大：赞赏。

⑥太初四年：即公元前101年。

【译文】

呴犁湖单于继位后，汉朝派光禄徐自为走出五原塞几百里，远

的到一千多里，修筑小城堡、哨所，直到庐朐，又派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驻守在这附近，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修筑城堡。

那年秋天，匈奴大举入侵定襄、云中，杀死、掳走了几千人，打败了几位二千石的官员而离去，路上还破坏了光禄徐自为所修建的小城堡、哨所。又派右贤王入侵酒泉、张掖，掳走了几千人。适逢汉朝将军任文攻击救援，匈奴又全部失去了所获得的东西而离去。这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大败大宛，斩杀了大宛王而回来。匈奴要阻截李广利，没有能赶到。这年冬天，匈奴要攻打受降城，适逢单于病死。

呴犁湖单于继位一年后死去。匈奴就立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鞮侯做单于。

汉朝诛杀了大宛王后，威震国外。天子心想趁机围困匈奴，于是颁下诏命说："高皇帝留给我平城被围的忧虑，高后时单于的来信极为大逆不道。以前齐襄公报了九世以前的仇恨，《春秋》对他大加称赞。"这年是汉朝太初四年。

【原文】

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得归。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①。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②。单于益骄，礼甚倨，非汉所望也③。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④。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⑤。又使骑

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后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⑥。因杅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⑦。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⑧。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⑨。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⑩。

【注释】

①丈人行（háng）：犹言老辈、长辈。行，行辈。

②苏武：西汉大臣，曾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持节不失。详《汉书·李广苏建传》。　厚币：丰厚的礼物。　赂遗（wèi）：赠送。

③倨：高傲怠慢。

④天山：山名，指南祁连山，在今甘肃、青海交界处。

⑤西河：郡名，治所平定，在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南。　涿涂山：亦作涿邪山，山名，在浚稽山西。

⑥游击将军：即韩说。

⑦累重：指家口和财物。　余吾水：河名，即今蒙古乌兰巴托西的土拉河。

⑧巫蛊：亦称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女巫教宫人埋木偶以诅咒人。适逢帝病，江充谓帝祟在巫蛊，与太子刘据有嫌隙的江充，诬称在太子宫

搜得木偶甚多，太子畏惧，起兵捕杀江充，后失败自杀。
⑨御：相抵。
⑩随但，人名，时为太医令，透露了武帝族灭李广利之事。

【译文】

且鞮侯单于继位后，全部送还了不肯投降的汉朝使者。路充国等人得以回到汉朝。单于刚继位，害怕汉朝袭击，就自己称："我是小孩子，怎么敢和汉朝天子相比呢！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汉朝派中郎将苏武送给单于十分丰厚的礼物。单于更加骄傲，礼节非常傲慢，汉朝大失所望。第二年，浞野侯赵破奴逃回了汉朝。

第二年，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塞，在天山攻打右贤王，杀死、俘虏了匈奴一万多人而回师。匈奴大举包围贰师将军，几乎不能逃脱。汉军死亡了十分之六七。汉朝又派因杅将军公孙敖从西河出塞，和强弩都尉在涿涂山会合，没有什么收获。又派骑都尉李陵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从居延出塞一千多里，和单于相会，双方交战，李陵的军队杀死杀伤一万多敌军，武器和粮食用尽，想摆脱困境而回师，匈奴包围了李陵的军队，李陵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就全军覆没，得以回来的只四百人。单于于是重用李陵，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

那以后第二年，汉朝又派贰师将军率领六万骑兵，十万步兵，从朔方出塞。强弩都尉路博德率领一万多人，和贰师将军会合。游击将军韩说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从五原出塞。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领一万骑兵、三万步兵，从雁门出塞。匈奴听说了，把他们的家口财物全部远远地运到余吾水以北，而单于率领十万骑兵等待在余吾水的南面，和贰师将军交战。贰师将军就解去接战而率军往回走，和单于接连交战了十多

天。贰师将军听说他的家属因为巫蛊罪被灭族，就和军队一起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能够回到汉朝的在一千人中只有一两人罢了。游击将军韩说一无所获。因杅将军公孙敖和左贤王交战，形势不利，就带兵回来。这年汉朝军队出塞攻打匈奴的，都不能谈论功劳的多少，因为他们的功劳抵不过损失。皇帝下令逮捕太医令随但，因为他说出贰师将军家人被灭族，使贰师将军投降了匈奴。

【原文】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①。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已②；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③。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④！唯在择任将相哉！

【注释】

①隐、桓：春秋时鲁国君主隐公（公元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桓公（公元前711年至前694年在位）。 章：显明。 定、哀：春秋时鲁国君主定公（公元前509年至前495年在位）、哀公（公元前494年至前476年在位）。 微：隐晦。 切：切近。 罔褒：没有值得褒扬之事。罔，无。

②患：厌恶。 徼（yāo）：侥幸获取。 说（shuì）：说词。 偏指：片面的意见。指，同“旨”。 参：考察，分析。 彼已：汉朝和匈奴双方的情况和关系。

③将率：将帅。 席：依仗。 气奋：意气奋发。

④圣统：天统，太平盛世。

【译文】

太史公说：孔子著《春秋》，对于鲁隐公、鲁桓公时期的事情记载显明，到了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就记述得隐晦，因为这是切近当代而加以虚美，是忌讳的文辞。世俗中谈论匈奴的人，错误就在于他们想侥幸获得一时的权势，而致力于谄媚地进献自己的主张，使其片面的观点有利，不审察敌我的实际情况；将帅们仗着中国土地的广大，士气的雄壮，天子据此来制定对策，所以建立不了深远牢固的功业。尧虽然贤明，但靠自己来建立功业是不能成功的，得到禹然后全国才安宁。想要发扬光大圣王的传统，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题解】

本篇乃汉武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史。以卫青、霍去病二人为传主，而附传公孙贺等十六人，并及李广。主要记述以卫青为主将，出上谷至茏城，略河南地为朔方郡，出朔方围击匈奴右贤王，出定襄击匈奴；及以霍去病为主将，出陇西，与公孙敖俱出北地，并张骞、李广俱出右北平，将兵往迎浑邪王于河上；以及卫青、霍去病各将万骑分出定襄、代郡与右北平，绝漠北，登临翰海等，远逐匈奴所取得的成功。是对《匈奴列传》讨匈史实的具体印证与补充，亦以见汉武帝敢于任用年轻将领为主帅，以贯彻自己对匈作战意图的雄心和魄力。汉武帝之果敢决断，显炫全篇。

然言语之间颇寓微意，以见汉武帝用人之私心。第一，与李广之传相照应，没有着意称颂卫青、霍去病的功业和谋略。相反如说霍去病不懂兵法，不省士卒，卫青漠北围单于，正碰上“日月入，大风起，沙砾击面”，单于溃围自己驰去；且卫青虽“为人仁善退让”，却是“以和柔自媚于上”，天下从来没有人称赞他，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才能品质。第二，凡是派将出击，汉武帝总是给予他们以最有利的出征路线和最好的装备。如记霍去病，“诸宿将所将士与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

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就这一点来说，后来卫青也比不上霍去病。第三，卫青、霍去病的计功、授爵、增封，都是以“天子曰”（凡八见）的形式加以披露的。既然天子这么说了，可能是事实，具体情况如何，旁人不便考见，营私之嫌，微露端倪。然自卫青、霍去病去世之后不久，二家相继失侯，可知授爵封侯只不过是鼓励将士贯彻汉武帝意图的一种因事制宜的手段而已，时过境迁，也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第四，比较卫青，汉武帝更加喜欢年轻勇进敢深入的霍去病，故迎浑邪王后，特别“喜骠骑之功”，尤其是卫青出定襄漠北围单于，及霍去病“出代、右北平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之后，情况更见不同。司马迁记：“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汉武帝之定令卫青、霍去病为大司马，是付出了出入塞马匹损失的巨大代价的。

论赞引苏建曾责卫青不能招贤选能，卫青回答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接下来还记：“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吸取窦婴、田蚡的教训，卫青、霍去病害怕因招贤选能会招来侵犯人主权柄的祸患，这无疑是透露天子专制的威严，只能使大臣奉法遵职，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主之柄的杀伐威权，诚可畏惧。而苏建对于卫青的这种作为是深有体验的。他曾随卫青出定襄，但尽亡其军只身逃归，当时军正认为应该斩苏建以明大将军之威，卫青却说：“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卫青在外有权处置的事不敢处置，怕招来“专权”之嫌，这不仅说明卫青忧心会丢了“尊

宠"，更重要的还是揭露汉武帝之唯恐大权旁落所形成的政治紧张气氛。难怪卫青即使是卫皇后之弟，当卫皇后色衰而汉武帝方幸王夫人的时候，也不能不拿出受赐千金中的五百金为王夫人上寿，以便讨得汉武帝的欢心。司马迁借此是说明朝廷政治中的个人色彩太重，天子的意志、喜好，对国家事务影响的深入、重大，以见其时之弊端。

【原文】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①]。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②]。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③]。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媪。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④]。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⑤]："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⑥]！"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⑦]。皇后，堂邑大长公主女也，无子，妒[⑧]。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⑨]。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⑩]。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⑪]。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孺为太仆公孙贺妻[⑫]。少儿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⑬]。公孙敖由此益贵。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⑭]。

【注释】

①平阳：县名，属河东郡，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②给事：供职。 平阳侯：时即曹参之曾孙曹时，嗣封为平阳侯。 通：私通。

③平阳公主：《史记集解》徐广曰："曹参曾孙平阳夷侯，时尚武帝姊平阳公主，生子襄。"

④先母：郑季的元配夫人，卫青之大妈。 奴畜（xù）之：像对待奴仆一样来养育卫青。畜，畜养。

⑤居室：囚禁犯法官员及其家属的场所。 钳徒：受钳刑之犯人。钳，以铁圈系颈。

⑥得毋：能不。 笞（chī）：用竹板、荆条打。

⑦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

⑧堂邑大长公主：即汉文帝长女、汉景帝姐、武帝姑母刘嫖，汉时称皇帝的姑母为大长公主。因其下嫁给堂邑侯陈婴之孙陈午，故称堂邑大长公主。

⑨建章：建章宫。

⑩骑郎：官名。郎中骑乘者，属骑将，平时居宫中更直宿卫，皇帝出行则充车骑侍从。 公孙敖：人名，本传后有其附传。 篡：强行夺取。

⑪侍中：西汉为加官名。加此官就可入侍禁中，侍奉皇帝。

⑫太仆：官名，掌皇帝车马，九卿之一。 公孙贺：人名，本传后有其附传。

⑬陈掌：陈平曾孙。通：《史记志疑》案：《陈丞相世家》云"掌以卫氏亲贵戚"。《汉书·霍去病传》云"卫皇后尊少儿，更为詹事陈掌妻"，则非私通矣，《史》似误。

⑭大中大夫：即太中大夫，官名，掌议论，属郎中令（光禄勋）。

【译文】

大将军卫青是平阳县人。他父亲叫郑季，当小官吏，在平阳侯曹时家中供事，和平阳侯的小妾卫媪私通，生下了卫青。卫青

的同母哥哥叫卫长子，他姐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中得到天子的宠幸，所以冒充姓卫。卫青字仲卿。卫长子改字长君。卫长君的母亲叫卫媪。卫媪的大女儿叫卫孺，中女儿叫少儿，小女儿就是子夫。后来卫子夫的弟弟步、广都冒充姓卫。

卫青是平阳侯家的仆人，小时候回到他父亲那里，他父亲让他牧羊。父亲前妻的儿子都把他当作奴仆对待，不将他列入兄弟行列。卫青曾经跟随别人进入到甘泉宫的居室，有一个脖子上套着铁圈的犯人给卫青相面说："你是贵人，做官到封侯。"卫青笑着说："我这个人奴的一生，能够不受打骂就满足了，怎么能有封侯的事呢！"

卫青长大后，做了平阳侯家的骑兵，跟随平阳公主。武帝建元二年春天，卫青姐姐卫子夫得以进入皇宫，受到皇上宠幸。皇后是堂邑大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没有儿子，有嫉妒心。大长公主听说卫子夫受皇上宠幸，有了身孕，嫉妒她，就派人去逮捕卫青。卫青当时在建章宫供职，还没出名。大长公主捉拿拘禁了卫青，要杀死他。他的朋友骑郎公孙敖和一些壮士去抢了出来，因此得以没死。皇上听说了，就召见卫青，任命他做建章监，加侍中官衔，连同他同母的兄弟们都显贵，得到的赏赐，几天之间就累积有千金。卫孺做了太仆公孙贺的妻子。卫少儿以前和陈掌私通，皇上就召见陈掌，使他显贵。公孙敖因此也越发显贵。卫子夫做武帝的夫人。卫青任大中大夫。

【原文】

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①；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②；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③；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④：军各万骑。青至龙城，斩首虏数百⑤。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

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6]。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7]。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人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8]。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9]。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10]。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11]。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12]。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13]。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14]。《诗》不云乎，'薄伐猃狁，至于太原'[15]；'出车彭彭'，'城彼朔方'[16]。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17]。"其明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门千余人[18]。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汉数千人[19]。

【注释】

①元光五年：当作"元光六年"，为公元前129年。 上谷：郡名，治所沮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②云中：郡名，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

③代郡：郡治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④卫尉：官名，掌屯兵护卫宫门，九卿之一。 李广：西汉名将。详

《李将军列传》。 雁门，郡名，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左云县西。

⑤茏城，一作"龙城"，在今蒙古境内杭爱山脉东端。

⑥《汉书评林》凌约言曰："此出唯青有功，例得封侯，故班史补入'唯青赐爵关内侯'句。"

⑦元朔元年：即公元前128年。 男：指刘据，史称卫太子、戾太子。

⑧明年：《史记志疑》以为，因传写讹倒，自"青为车骑将军"到此"明年"二十三字，当在下文"出代"句下。 辽西：郡名，治所阳乐，在今辽宁锦州市西北。 虏：同"掳"。 渔阳：郡名，治所渔阳，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 韩将军：韩安国，详《韩长孺列传》。

⑨李息：本篇后有附传。 高阙：关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黄河北岸。

⑩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 白羊、楼烦王：匈奴二王号，居河南地。

⑪朔方：郡名，治所朔方，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黄河南岸。

⑫苏建：本篇后有附传。

⑬张次公：本篇后有附传。

⑭造谋：筹划阴谋。 藉（jiè）兵：依仗兵力。 厥：其。

⑮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此二句出自《诗经·小雅·六月》。猃狁，即猃狁。

⑯"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此二句出自《诗经·小雅·出车》，原文为："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西河：指今宁夏与内蒙古之间一段东北流向的黄河。

⑰卤：通"掳"。 按榆谿旧塞：《史记集解》如淳曰："案，行也。榆谿，旧塞名。"《史记索隐》据《水经》以为在今陕西北部榆林河谷。 度：同"渡"，翻越。 梓领，即"梓岭"，山名，在河套地区。 梁：建桥梁。 北河：黄河分为二支在北的一支黄河。 蒲泥：匈奴王号。 符离：塞名，在高阙以西。 伏听者：犹今之密探。《史记集解》云：张晏曰："伏于隐处，听军虚实。" 执讯获丑：《史记正义》讯，问也。丑，众。言执其生口问之，知虏处，获得众类也。 三千户：《汉书》作"三千八百户"，异。

⑱友：《史记集解》徐广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

⑲定襄：郡名，治所成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译文】

元光五年，卫青任车骑将军，攻打匈奴，从上谷出塞；太仆公孙贺任轻车将军，从云中出塞；大中大夫公孙敖任骑将军，从代郡出塞；卫尉李广任骁骑将军，从雁门出塞：每支军队各有一万骑兵。卫青到达茏城，斩杀了几百名敌人。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了七千骑兵；卫尉李广被匈奴捉住，后来逃脱回来：他们两人都应当处以死刑，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平民。公孙贺也没有功劳。

元朔元年春天，卫夫人生了个男孩，被立为皇后。那年秋天，卫青任车骑将军，从雁门出塞，带领三万骑兵攻打匈奴，杀死几千名敌人。第二年，匈奴入侵杀死了辽西太守，掳走了渔阳郡二千多人，打败了韩安国将军的军队。汉朝命令将军李息攻打匈奴，从代郡出塞；命令车骑将军卫青从云中出塞，向西直到高阙。于是占领了河南一带，到达了陇西，捕获几千敌人，几十万头牲畜，赶跑了白羊王、楼烦王。汉朝就将河南一带设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的封邑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有功劳，朝廷以一千一百户的封邑封苏建为平陵侯。派苏建修筑朔方城。卫青的校尉张次公有功劳，被封为岸头侯。天子说：“匈奴违背天理，悖乱人伦，摧残长辈，欺凌老人，专门进行盗窃，在各个蛮夷国之间行骗，策划阴谋，依恃武力，多次侵犯边境，所以朝廷发动军队，调遣将领，来讨伐它的罪恶。《诗经》不是说吗：‘征讨猃狁，直到太原’、‘出动众多的战车，去修筑朔方城’。如今车骑将军卫青渡过西边的黄河，直到高阙，斩杀敌军二千三百人，缴获他们全部的战车、辎重和牲畜财产，已被封为列侯，于是往西平定了河南一带，巡行榆谿的旧关塞，越过梓领，架设北河的桥梁，讨伐蒲泥，攻破符离，斩杀敌人轻捷精锐的士兵，捕获敌人侦察兵三千零七十一人，捉到间谍讯问后就俘获了他们众人，赶回一百

零几万只马、牛和羊，保全军队而返回，加封卫青三千户。”第二年，匈奴入侵杀死了代郡太守共友，又入侵并掳走了雁门郡一千多人。第二年，匈奴大举入侵代郡、定襄、上郡，杀死、掳走了几千汉人。

【原文】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①]；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②]；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③]：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④]。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⑤]。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⑥]。天子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余人。益封青六千户[⑦]。"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⑧]："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⑨]。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⑩]。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诸校尉功也，今固且图之[⑪]。"乃诏御史曰："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⑫]。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

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额侯[13]。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窌侯[14]。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15]。”其秋，匈奴入代，杀都尉朱英。

【注释】

①元朔之五年：即公元前124年。

②左内史：官名，掌治京师，分置左、右，后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李沮、李蔡：本篇后均有附传。 领属：隶属。

③右北平：郡名，治所平刚，在今辽宁凌源县南。

④右贤王：匈奴王号。

⑤裨王：小王。

⑥立号：《史记索隐》案：谓立大将军之号令而归。

⑦六千户：《汉书》作“八千七百户”，异。

⑧固：谓再三。

⑨待罪：古代当官供职之谦词。 行间：行伍之间。

⑩襁褓：泛指背负小儿所用的物品。襁，络负布幅。褓，裹覆之被。勤劳：辛苦和功劳。 劝：鼓励。

⑪固：本来，原本。 且：将。 图：考虑。

⑫将校：率领军队。将：率领。校，古五百人为一校。

⑬龙额：县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南。 额：音é。

⑭窌：音pào。

⑮豆：或作“窦”。

【译文】

第二年，即元朔五年春天，汉朝命令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

骑兵，从高阙出塞；命令卫尉苏建任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任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任骑将军，代国国相李蔡任轻车将军，都归属于车骑将军统领，全部从朔方出塞；命令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任将军，从右北平出塞：全都攻打匈奴。匈奴右贤王抵御卫青等人的军队，他认为汉军到不了这里，便饮醉了酒。汉军晚上到达，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惊慌，连夜逃跑，独自和他的一个宠爱小妾、几百名精壮骑兵冲锋，突破包围向北离去。汉朝轻骑校尉郭成等人追赶了几百里，没能赶上。汉军捉到右贤王的小王十多人，匈奴男女一万五千多人，牲畜几千百万头，于是率领军队回去。到了关塞，天子派使者拿着大将军的官印，就在军中任命车骑将军卫青为大将军，各位将军都带领自己的军队归属于大将军指挥，大将军确立名号而班师回朝。天子说："大将军卫青亲自率领战士作战，军队获得大胜，捉到匈奴小王十多人，加封卫青六千户。"又封卫青的儿子卫伉为宜春侯，封卫青的儿子卫不疑为阴安侯，封卫青的儿子卫登为发干侯。卫青再三辞谢说："我有幸在军队中供职，仰仗陛下的神灵，军队取得大胜，全是各位将军、校尉奋力作战的功劳。陛下已经加封了我。我的儿子们年纪还很小，没有辛苦功劳，皇上要割地封他们三人为侯，这不是我在军队中供职，来勉励士兵奋力作战的本意。卫伉等三人怎么敢接受封赏！"天子说："我不是忘记了各位校尉的功劳，如今本来就要考虑他们。"于是下诏令给御史说："护军都尉公孙敖三次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经常护卫各军，帮助校尉捕获了匈奴小王，拿一千五百户的封邑封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跟随大将军从窳浑出塞，直至匈奴右贤王的王庭，在大将军指挥下搏杀奋战，捉到匈奴小王，拿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韩说为龙頟侯。骑将军公孙贺跟随大将军俘虏匈奴小王，拿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公孙贺为南窌侯。轻车将军李蔡两次跟随大将军俘获匈奴小王，拿一千六百户的封邑封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

奴，每人都三次跟随大将军俘获匈奴小王，拿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李朔为涉轵侯，拿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赵不虞为随成侯，拿一千三百户的封邑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和校尉豆如意有功劳，赐给他们关内侯的爵位，每人食邑三百户。”那年秋天，匈奴入侵代地，杀死了都尉朱英。

【原文】

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①]。月余，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②]。前将军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③]。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④]：“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⑤]。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⑥]。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⑦]。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⑧]。入塞罢兵。

【注释】

①赵信：本篇后有其附传。
②且：将。
③可：大约。
④正：即军正，军中执法官。 长史：官名。《史记正义》律，都军官长史一人也。 议郎：高级郎官。掌顾问应对，属郎中令（光禄勋）。
⑤小敌之坚，大敌之禽：此语引自《孙子兵法·作战》，意谓小的部队虽顽强抵抗，最终也会被大的敌人所征服。禽，通“擒”。
⑥当：抵挡。
⑦肺腑：谓亲戚心腹。
⑧诣：前往，到……去。 行在所：天子巡行所在之所。

【译文】

第二年春天，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塞，合骑侯公孙敖任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任左将军，翕侯赵信任前将军，卫尉苏建任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任后将军，右内史李沮任强弩将军，全都归属于大将军，斩杀了几千敌人而回师。一个多月后，全军又从定襄出塞攻打匈奴，斩杀敌军一万多人。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的军队合并为三千多骑兵，单独遇上了单于的军队，交战一天多，汉军快要死光。前将军赵信以前是匈奴人，投降汉朝被封为翕侯，看到形势危急，匈奴又诱降他，于是率领剩余的大约八百名骑兵，跑去投降了单于。右将军苏建的军队全军覆没，他独自一人逃回，自己回到大将军那里。大将军卫青向军正闳、长史安和议郎周霸等人征询苏建的罪过：“苏建的罪过该怎么判决？”周霸说：“自从大将军出征，不曾杀过副将。如今苏建抛弃军队，可以杀他来显示将军的威严。”闳、安都说：“不对。兵法上说：‘小部队再拼死力战，也会被大部队的一方所击败。’如今苏建拿几千人抵挡单于的几万人，奋力作战一天多，士兵死光，不敢有叛逆的想法，自己

回来。自己回来而斩杀他，这是表示今后士兵如果遭逢失败不要想着返回汉朝。不应当处死他。”大将军说：“我有幸凭借皇帝亲戚的身份在军队中供职，不担心没有威严，可周霸劝我要显示威严，十分不合人臣的本意。况且假使我的职权允许我斩杀有罪的将军，但是以位高受宠的大臣而不敢擅自在国境之外诛杀，而把详细的情况报告天子，由天子自己来裁定，据此来表明做臣子的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吗？”军官们都说：“好！”于是把苏建拘禁起来，送往皇帝巡行的所在处。卫青带兵进入关塞，停止出兵。

【原文】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①]。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②]。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二千余人，以千一百户封贤为众利侯[③]。”是岁，失两将军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赦其罪，赎为庶人。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曰[④]：“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⑤]。”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⑥]。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

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⑦。

【注释】

①与：给予。　直弃：径直离开。　赴利：奔向有利之处。　剽姚：《史记索隐》大颜案《荀悦汉纪》作"票鹞"。票鹞，劲疾之貌也。《史记志疑》案：当作"骠鹞"。

②当户：匈奴官名。　大父行：祖父一辈之人。　籍若：匈奴侯爵名。　产：人名。

③二千余人：《史记志疑》案：《汉书》言捕千三百级。故两《表》云首虏千级以上也。则此误作"二千余人"，乃"一千余人"耳。

④王夫人：汉武帝宠姬，齐王刘闳之母。

⑤奉：同"捧"。　寿：祝福贺寿。

⑥东海：郡名，治所郯城，在今山东郯城县北。　都尉：官名，辅助太守掌全郡军事。

⑦大夏：西域国名，在今阿富汗境。　绝国：极远之国家。

【译文】

这年，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霍去病十八岁，受到宠爱，当了皇帝的侍中。霍去病善于骑马、射箭，两次跟随大将军出征，大将军奉皇上的诏命，拨给他一些壮士，让他当剽姚校尉。他和八百名轻捷勇猛的骑兵，径直抛开大部队几百里，去追求战功，斩杀和捕获的敌人超过了他们损失的数量。于是天子说："剽姚校尉霍去病斩杀敌人二千零二十八人，其中有相国、当户官员，杀死了单于祖父辈的籍若侯产，活捉了单于叔父罗姑比，他的功劳两次在全军中获第一，拿一千六百户的封邑封霍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次跟随大将军出征，活捉、斩杀了敌人二千多，拿一千一百户封邑封郝贤为众利侯。"这年，损失了两位将军的军队，翕侯逃跑了，军功不多，所以大将军没有得到加封。右将军苏建回来后，天子没有诛杀他，赦免了他的罪，他交了赎金，成为平

民。

大将军卫青回来后，皇上赏赐他千金。当时王夫人正受到皇上的宠爱，宁乘就劝大将军说："将军功劳还不很多，自己有万户食邑，三个儿子都做到侯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卫皇后的缘故。如今王夫人得到宠幸，而她的同族还没有得到富贵，希望将军拿皇上所赐的千金给王夫人的母亲祝寿。"大将军卫青于是拿五百金去祝寿。天子听说了，就询问大将军，大将军就如实说了出来，皇上于是任命宁乘做东海都尉。

张骞跟随大将军出征，因为他曾经出使大夏，被扣留在匈奴很长时间，他给大军引路，熟悉有水草的地方，军队因此不受饥渴困扰，加上他以前出使遥远国家的功劳，被封为博望侯。

【原文】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①]。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②]。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③]。"

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④]；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骑在后至。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郎中令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⑤]。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

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6]。天子曰："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7]。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8]。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9]。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10]。校尉仆多有功，封为煇渠侯[11]。"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人，常与壮骑先其大（将）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12]。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13]。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14]。

【注释】

①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

②乌盭（lì）：《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音戾，山名也'。"亦作"乌戾"。 遬（sù）濮：《史记索隐》："音速卜二音。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遬濮王'，是国名也。" 狐奴：《史记集解》晋灼曰："水名也。" 慑慴（shè）：畏惧而被征服。 冀：希望。

③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 合短兵：以短兵器交战。 折兰、卢胡：《史记集解》张晏曰："折兰、卢胡，国名也。" 全甲：全副武装之士兵。此处《汉书》作"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意更明晰，则"全甲"乃谓军中之甲不亡失；丑，众。 浑邪王：匈奴君王名。 休屠：匈奴君王名，其建都于今甘肃武威县北。

④北地：郡名，治所马领，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⑤行留：行军滞留。

⑥居延：泽名，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 祁连山：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南，甘肃与青海边界一带。

⑦小月氏（yòu zhī）：大月氏西迁后留在南山（今甘肃武威市南，甘肃、青海交界一带）的一部分羌族。 酋涂王：匈奴君王名。《汉书》此前有“单桓”（亦匈奴君王名）二字，缺。 大率：大概。

⑧以至：跟随到。 左庶长：爵名，第十级。

⑨破奴：赵破奴，本篇后有其附传。 稽沮王：匈奴君王名。 千骑将：当为赵破奴之属将。《汉书》作“右千骑将”。 前行：前头部队。 从骠侯：《史记集解》张晏曰：“从骠骑将军有功，因以为号。”

⑩高不识：原为匈奴人。 呼于屠：匈奴王号。

⑪仆多：人名。

⑫宿将：旧将。 选：选取精兵。 先：在……之前。

⑬留落：行动迟缓，落在后边。 不遇：没有好的机遇。

⑭比：等同。

【译文】

冠军侯霍去病已被封为侯三年，在元狩二年春天，皇上任命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塞，建立了功劳。天子说：“骠骑将军率领战士越过乌盭山，讨伐遬濮，渡过狐奴河，经过匈奴五个王国，不掠夺那些震慑服从者的财物和民众，只希望捉到单于的儿子。转战了六天，越过焉支山有一千多里，和匈奴短兵相接，杀死了折兰王，砍死了卢胡王，诛杀了全副武装的敌人，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和匈奴相国、都尉，斩杀敌人八千多人，收缴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加封霍去病二千户食邑。”

那年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合骑侯公孙敖都从北地出塞，分路进发；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都从右北平出塞，分路进发：全部去攻打匈奴。郎中令李广率领四千骑兵最先到达，博望侯张骞

率领一万骑兵随后到达。匈奴左贤王率领几万骑兵包围了郎中令李广，李广和匈奴交战两天，损失了大半人马，杀死的敌人也超过了自己一方损失的数量。博望侯赶到，匈奴军队已撤去。博望侯张骞犯了行军滞留的罪，应被处死，他出钱赎罪，成为平民。而骠骑将军霍去病从北地出塞，已经深入到匈奴之中，和合骑侯公孙敖迷失了道路，没能相会，骠骑将军越过居延山到了祁连山，捕获了很多敌人。天子说："骠骑将军越过居延山，于是经过小月氏，攻打祁连山，捉到酋涂王，率众投降的有二千五百人，斩杀敌军三万零二百人，俘获匈奴五个小王、五个小王的母亲、单于的妻子、王子五十九人，还有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汉朝军队大概损失十分之三，加封霍去病五千户，赏赐给跟随霍去病到达小月氏的校尉左庶长爵位。鹰击司马赵破奴两次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斩杀遬濮王，捕获稽沮王，千骑将捉到匈奴小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俘虏敌军三千三百三十人，先头部队俘获敌军一千四百人，拿一千五百户封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跟随骠骑将军捕获呼于屠王和王子以下十一人，俘虏敌军一千七百六十八人，拿一千一百户封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军功，封他为煇渠侯。"合骑侯公孙敖因犯有行军滞留、不和骠骑将军会合的罪，应当被处死，他出钱赎罪，成为平民。各位老将军所率领的士兵、马匹、武器也不如骠骑将军的，骠骑将军所率领的士兵是经常挑选的，可是也敢于深入敌人境内，常常和壮健的骑兵冲在大军的前面，军队也有好运气，没有遇到过大危险。可是各位老将却经常因为行军留滞落后，遇不到好的战机。从此以后，骠骑将军日益受到皇上亲近，更加显贵，和大将军卫青相仿佛。

【原文】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

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①。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②。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③。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④。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⑤。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煇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⑥。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獟駻，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⑦。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⑧。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⑨。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余人。

【注释】

①要（yāo）边：《史记索隐》案：谓先于边境要候汉人，言其欲降。

②传（zhuàn）：驿车。　以闻：报告天子。

③颇：许多。

④巨万：万万。

⑤漯阴：县名，在今山东禹城县东。

⑥煇㯨：《史记志疑》以为当作“煇梁”。

⑦众萌：众民。萌，通“氓”。 獟駻（xiāo hàn）：同“骁悍”。 离：通“罹”，遭遇。 仍与之劳：《汉书》作“仍兴之劳”，意谓重兴军旅之劳。 绥：安定。

⑧《史记新证》直按：上述三郡之戍卒，皆骑士。《汉官仪》云：“戍卒在边郡为骑士，在中原为材官，在水乡为楼船”是也。钱文子《补汉兵志》，谓“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河东多骑士。三河、颍川、沛、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其说甚是。以敦煌、居延两木简考之，骑士之籍贯，仅有陇西、张掖、河东三郡人民，无北地、上郡人民，盖各郡之骑士，因防守地区不同，籍贯因而不同。

⑨五郡：指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塞外诸郡。

【译文】

那年秋天，单于因为浑邪王居守在西方，多次被汉朝打败，损失了几万人，而这全是因为骠骑将军的军队，觉得十分气愤。单于发怒，想召浑邪王来将他杀掉。浑邪王和休屠王等人商量要投降汉朝，派人先到边境上等候想告诉汉人。当时大行李息率兵在黄河边上修筑城池，见到浑邪王的使者，就马上命令驾乘传车去报告。天子知道了，于是害怕他们用诈降的办法来袭击边境，就命令骠骑将军率领军队前去迎接。骠骑将军渡过黄河后，和浑邪王的部众相互远远观望。浑邪王的副将们看到汉军，多数不想投降，有很多人逃离了。骠骑将军于是奔入敌阵和浑邪王相见，斩杀了那些想要逃跑的八千人，于是派浑邪王一人乘着传车先到皇上巡行的地方，然后他带着全部投降的人渡过黄河，投降的有几万人，号称十万。回到长安后，天子拿来赏赐的钱有几十万万。封给浑邪王一万户食邑，为漯阴侯。封他的小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煇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于是天子称赞骠骑将军的功劳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攻打匈奴西方的

浑邪王，浑邪王和他的部队民众都相互投奔汉朝，骠骑将军全都用军粮接济了他们，并且率领善射的士兵一万多人，诛杀了妄图逃亡的凶悍之人，斩杀了八千多人，使敌国之王三十二人投降，战士没有人受伤，十万军民全部倾心归顺。骠骑将军接连出征，不辞辛劳，使黄河边塞地区，差不多消除了边患，有幸永久安定和平。拿一千七百户加封骠骑将军。”于是减少了陇西、北地、上郡驻守士兵的一半，来减轻天下百姓的徭役负担。

过了不久，朝廷就调迁投降的匈奴人到边境五郡原来的关塞以外，但都在河南地区，沿袭他们以前的风俗，作为汉朝的属国。第二年，匈奴人侵右北平、定襄，杀死、掳走了汉朝一千多人。

【原文】

其明年，天子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①]。”是岁元狩四年也[②]。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③]。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④]。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⑤]。”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⑥]。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⑦]。

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8]。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拏，杀伤大当[9]。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10]。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后击单于[11]。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得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广自杀[12]。右将军至，下吏，赎为庶人。大将军军入塞，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

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余日，右谷蠡王闻之，自立为单于。单于后得其众，右王乃去单于之号。

【注释】

①幕：通“漠”，沙漠。　轻留：轻易留下。

②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③转者：用车运输之人。转，用车运输。　踵军：后续部队。踵，跟随其后。

④郎中令：此指李广。　太仆：此指公孙贺。　主爵：即主爵都尉。襄：即曹襄。

⑤畏：通“夜”。

⑥陈：列阵。陈，“阵”之古字。　武刚车：一种军车。《史记集解》引《孙吴兵法》曰：“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也。”

⑦会日且入：正赶上太阳将落山。　绕：包抄。

⑧薄莫：傍晚。薄，通“迫”，迫近。莫，“暮”之古字。　冒：冲。

⑨纷拏（ná）：混战在一起。拏，持。

⑩迟明：黎明。寘（tián）颜山：古山名，在今蒙古国境内，约为杭爱山脉之一支。 赵信城：在寘颜山区。 食军：以供部队食用。
⑪或：通“惑”，迷惑。 失道：迷失方向。 后：耽误。
⑫簿责：依军法审问。

【译文】

第二年，天子和诸位将军商议说：“翕侯赵信替单于出谋画策，常常认为汉军不能越过沙漠轻易久留，如今大举发动士兵，那势必实现我们的愿望。”这年是元狩四年。

元狩四年春天，皇上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别率领五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和转运物资的人跟随其后，而那些敢于奋力作战、深入敌阵的士兵都归属于骠骑将军。骠骑将军开始要从定襄出塞，迎击单于。俘虏的匈奴人说单于在东边，于是改令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塞，命令大将军从定襄出塞。郎中令李广任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任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任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任后将军，他们都隶属于大将军。军队就越过沙漠，连人带马共五万骑兵，和骠骑将军一起攻打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出计说：“汉军越过沙漠以后，人马都很疲惫，匈奴可以坐着收纳汉军俘虏了。”于是把辎重全部运到远远的北边，率领所有的精兵等候在沙漠的北边。适逢大将军的军队出塞一千多里，看到单于的军队列阵而等候，于是大将军命令让武刚车排成环形阵营，而命令五千骑兵纵马去抵挡匈奴。匈奴也有大约一万骑兵放马奔来。正赶上太阳将要落山，刮起大风，沙石打在人脸上，两军都相互看不见，汉军又派左右两翼急驰去包围单于。单于看到汉军人多，而士兵、马匹还健壮，交战而匈奴会不利。在天快黑的时候，单于于是乘着六头骡子拉的车子，同大约几百名精壮骑兵，径直冲开汉军的包围，向西北奔去。当时已经黄昏，汉朝军队和匈奴军队相互扭打，死伤人数大致相当。汉军左校尉捉到的俘虏说单于在

天未黑时已离去，汉军于是派出轻骑兵连夜追赶，大将军的军队也跟随其后。匈奴军队也散开逃跑了。将近天亮的时候，汉军走了二百多里，没有捉到单于，却捕获、斩杀了敌兵一万多人，于是到了窴颜山赵信城，获得匈奴积存的粮食来供给军队。军队停了一天而回师，把剩余在赵信城的粮食全都烧光才回来。

大将军和单于会战的时候，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另外从东边的道路进军，因为迷失方向，没有如期到来攻打单于。大将军卫青带兵回到大沙漠以南，才碰到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卫青要派使者回去禀报天子，命令长史按文书所列罪状审讯前将军李广，李广自杀了。右将军回到京城，被交下给法官，他自己出钱赎罪，成为平民。大将军的军队进入边塞，这次总共斩获敌人一万九千多人。

当时匈奴民众失去单于十多天，右谷蠡王听说了，就自己当了单于。单于后来会合了他的部众，右谷蠡王就去掉自己的单于称号。

【原文】

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①。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②。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③。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④。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⑤。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梼余山，

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千六百户封博德为符离侯[6]。北地都尉邢山从骠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7]。从骠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8]。校尉敢得旗鼓，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9]。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10]。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11]。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12]。

【注释】

①车重：车辎。

②李敢：李广之子。　直：即“值”，当。

③躬：亲自。　荤粥：匈奴之别称。　约轻赍（zī）：简约轻便所携带物资。赍，通“资”。　大幕：大漠。　章渠：《史记索隐》小颜云：“涉谓涉水也。章渠，单于之近臣，谓涉水而破获之。”　比车耆：《史记集解》晋灼曰：“王号也。”

④离侯：《史记索隐》：“《汉书》作‘度难侯’。小颜云‘山名’。历，度也。”　弓闾：《史记集解》晋灼曰：“水名也。”　屯头王：《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胡王号也’。”　韩王：《史记索隐》按：《汉书》云“屯头韩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号”。　封：在山顶祭天。　狼居胥山：山名，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之东。　禅：筑坛祭地。　姑衍：山名，在乌兰巴托之东，狼居胥山之西。　翰海：大沙漠，在蒙古境内。

③卤：通“虏”。　率：大概。　逴（zhuō）：远。

⑥路博德：本篇后有其传。梼余（táo tú）山：古山名，地址不详。

⑦归义：归附正义。　复陆支、伊即靬：投降过来的匈奴王名。

⑧安稽：《史记集解》徐广曰：“姓赵，故匈奴王。”

⑨自为：徐自为。　大庶长：爵位名，二十等爵的第十八级，庶长中最尊者。

⑩塞阅：临出边塞时阅检。阅检时官私马要登记入册。

⑪大司马：《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

⑫举：全部。　任安：西汉荥阳人，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司马迁之友。

【译文】

骠骑将军也率领五万骑兵，所带辎重和大将军的军队相等，却没有副将。他就把李敢等人全部任命为大校，充当副将，从代郡、右北平出塞一千多里，遇上左贤王的军队，所斩获敌军的功劳已远远超过大将军。军队回来后，天子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又亲自率领所俘获的匈奴勇士，携带少量的物资，越过大沙漠，渡河捉到单于近臣章渠，诛杀匈奴小王比车耆，转而攻打匈奴左大将，斩杀敌人缴获他们的军旗和战鼓。翻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捉到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登上高山眺望翰海。共捕获俘虏和杀敌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汉军大概损失了十分之三。他们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能够远行到极远的地方而没有断绝军粮，拿五千八百户加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隶属于骠骑将军，和骠骑将军在与城会师，没有失掉约期，跟随骠骑将军到达梼余山，斩杀、俘虏敌军二千七百人，拿一千六百户封路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跟随骠骑将军出征俘获了匈奴小王，划定一千二百户封邢山为义阳侯。以前投降汉朝的匈奴因

浑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轩都跟随骠骑将军出征有功劳，划定一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划定一千八百户封伊即轩为众利侯。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跟随骠骑将军出征有功劳，各人加封三百户。校尉李敢缴获敌军战旗、战鼓，被封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徐自为被授予大庶长的爵位。军队中的小官士卒当官和受赏赐的人很多，而大将军卫青没有得到加封，军中小吏士卒都没有人被封为侯。

当卫青和霍去病两支军队出塞时，边塞上的官吏查检到当时官府和私人马匹共十四万匹，可他们再入边塞时，所剩下的马匹不足三万匹。于是朝廷添设大司马官位，大将军、骠骑将军都当了大司马。定下法令，让骠骑将军的官阶和俸禄与大将军相等。从这以后，大将军卫青的权势日渐减退，而骠骑将军霍去病日益显贵。举凡大将军的老朋友、门客大多都离开他而去事奉骠骑将军，这些人总能得到官爵，只有任安不肯这样做。

【原文】

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1]。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2]："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3]。"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4]："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5]。"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6]。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7]。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8]。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元狩六年而卒[9]。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10]。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11]。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

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居六岁，元封元年，嬗卒，谥哀侯。无子，绝，国除[12]。

自骠骑将军死后，大将军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后五岁，伉弟二人，阴安侯不疑及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13]。失侯后二岁，冠军侯国除。其后四年，大将军青卒，谥为烈侯。子伉代为长平侯。

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14]。

大将军以其得尚平阳长公主故，长平侯伉代侯[15]。六岁，坐法失侯。

【注释】

①泄：泄露。 有气敢任：有气魂敢承大任。

②孙、吴：即孙子、吴起。

③顾：看。 方略：战术谋略。 不至：不必。

④治第：建造府第。

⑤无以家为：不能考虑治家。

⑥省（xǐng）：体恤。

⑦太官：官名，掌皇帝膳食及宴享之事。 粱：精米。

⑧穿域：穿地为界域。《史记新证》直按：穿域即画地为球场，四周加以穿凿范围。

⑨元狩六年：即公元前117年。

⑩玄甲军：铁甲兵。铁甲为黑色，故称玄甲。 陈：列阵。 茂陵：汉武帝的陵墓，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北，后为县。 冢：坟墓。《史记新证》"《索隐》：姚氏案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直按：《索隐》之注引姚氏，考姚氏为陈

代姚寨，所记完全确实。霍墓原有九石，为石猪、猩猩抱熊（又名野人抱熊），卧牛、怪兽吞羊（又名龙吸蛙），石人头像、卧虎、卧马、奔马、马踏匈奴等石刻。1958年，陕西省文管会，又在墓顶上搜访，墓址四围钻探，出土有大象，不知名兽二石、石鱼二石、石蛙、及题字大石块共七石。不知名兽右上侧刻“左司空”三大字，篆书。大石块刻“平原乐陵宿伯年霍巨孟”十字，隶书。盖各石刻多为左司空官署而作。《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左右司空令，司空即司工也，霍墓从侧面周视，皆为山峰形，所谓象祁连山是也。

⑪谥（shì）：死后追加封号。 并：合并。 武与广地：武勇与扩大领土。

⑫国除：封国被废除。

⑬酎金：诸侯王、列侯所献王朝宗庙祭祀的助祭金。

⑭诸事详后《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各列传。

⑮尚：仰攀婚姻。 平阳长公主：汉武帝姐姐，先嫁平阳侯曹寿，因曹寿有恶疾，汉武帝令卫青娶平阳公主。

【译文】

骠骑将军为人寡言少语，不露声色，有气魄，敢于任事。天子曾经想教给他孙子和吴起的兵法，他回答说：“战争只看策略如何就行了，不必学古人的兵法。”天子为他修造府第，让骠骑将军去看，他回答说：“匈奴还没有消灭，不用考虑家里的事情。”因此，皇上更加重视、喜欢他。但是，霍去病从少年时起就任侍中，得以显贵，不会体恤士兵。他率军出征，天子派遣太官送给他几十辆车食物，他回来时，辎重车上丢弃了许多剩余的米和肉，而士兵中还有挨饿的人。他在塞外打仗时，士兵缺少粮食，有的饿得无法站起来，而骠骑将军还在画地为球场来玩踢球游戏。他做的事多是这样。大将军卫青为人仁慈善良，廉恭礼让，凭着宽和柔顺取悦于皇上，可是天下没有人称赞他。

骠骑将军从元狩四年率军出征后三年，即元狩六年就去世了。

天子对他的死很悲伤，调派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排成阵，修的坟墓像祁连山一样。给他命名谥号，合并“武”和“广地”的意思称为景桓侯。他的儿子霍嬗代袭侯爵。霍嬗年纪小，表字子侯，皇上喜欢他，希望他长大而让他当将军。过了六年，即元封六年，霍嬗去世，被谥为哀侯。他没有儿子，断绝了后代，封国被废除。

自从骠骑将军霍去病死后，大将军卫青的长子宜春侯卫伉因犯法失去了侯爵。五年后，卫伉的两个弟弟，阴安侯卫不疑和发干侯卫登都因为犯了助祭金斤两和成色不足的罪而失去侯爵。他们失去侯爵两年后，冠军侯的封国被废除。那以后四年，大将军卫青去世，谥号是烈侯。他的儿子卫伉接替爵位做长平侯。

自从大将军围攻单于以后，过了十四年而去世。这期间终于没有再攻打匈奴的原因，是因为汉朝马匹减少，又正在南方诛灭东越、南越，在东方讨伐朝鲜，攻击羌人、西南夷，所以长时间没有征伐匈奴。

因为大将军卫青娶了平阳长公主的缘故，长平侯卫伉才能接替侯爵。六年后，他因为犯法失去了侯爵。

【原文】

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①：

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②。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③。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万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④。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无传者曰：

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5]。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坐法失侯[6]。贺，武帝为太子时舍人。武帝立八岁，以太仆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以轻车将军出云中。后五岁，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南窌侯。后一岁，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无功。后四岁，以坐酎金失侯[7]。后八岁，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无功[8]。后八岁，以太仆为丞相，封葛绎侯[9]。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为丞相[10]。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后[11]。

将军李息，郁郅人[12]。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13]；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14]：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

【注释】

①左方：古代文字竖排，诸行自右向左，今改横排，则为"下列"。

②最：总计。

③万一千八百户：青初封为三千八百户，益封三千户，又益封六千户，实共万二千八百户。下文并三子所封各千三百户，实共万六千七百户。

④九人：《史记志疑》案：《史》、《汉》《表》《传》侯者十一人：一苏建，二张次公，三公孙敖，四公孙贺，五韩说，六李蔡，七赵不虞，八公孙戎奴，九李朔，十张骞，十一郝贤。言九人误。

⑤义渠：县名，在今甘肃合水县西南。

⑥平曲侯：《史记集解》徐广曰："为陇西太守。"

⑦后四岁：《史记志疑》以为贺自元朔六年出定襄，后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凡十一岁。

⑧后八岁：为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失侯之后实为一年。

⑨后八岁：为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

⑩七为将军：《史记志疑》案：贺为将军五，安有七乎？

⑪阳石公主：汉武帝女儿。阳石，一方"德邑"。

⑫郁郅：县名，在今甘肃庆阳县。

⑬后六岁：军马邑后五岁，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出代，非"六岁"。

⑭后三岁：息出代后四岁，于元朔五年出朔方，非"三岁"。

【译文】

下面是两位大将军和诸位副将的名单：

总计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共有七次，斩杀、俘虏敌军五万多人。他和单于交战一次，收复了河南地区，于是设置朔方郡，两次加封，共有一万一千八百户食邑。封他的三个儿子为侯，每人受封一千三百户。加起来，共有一万五千七百户。卫青的校尉副将因为跟随大将军出征而被封侯的有九人。他的副将和校尉已经任将军的有十四人。作为副将的有位叫李广，自有传记。没有传记的有：

将军公孙贺。公孙贺是义渠人，他的先辈是匈奴人。公孙贺的父亲浑邪，在景帝时期任平曲侯，因犯法失去了侯爵。公孙贺在武帝当太子时任舍人。武帝继位八年后，公孙贺以太仆的身份任轻车将军，驻军在马邑。四年后，公孙贺以轻车将军的身份从云中出塞。五年后，公孙贺以骑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有功劳，被封为南窌侯。一年后，公孙贺以左将军的身份两次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塞，没有功劳。四年后，公孙贺因犯了助祭金斤两和成色不足的罪而失去了侯爵。八年后，公孙贺以浮沮将军的身份从五原出塞二千多里，没有功劳。八年后，公孙贺以太仆的身份任丞相，被封为葛绎侯。公孙贺七次任将军，出击匈奴没有建立大功劳，而两

次被封侯，任丞相。公孙贺因为儿子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通奸，又搞巫蛊术，被灭族，没有后代。

将军李息，是郁郅人，他侍奉景帝。到武帝继位八年后，李息任材官将军，驻军在马邑；六年后，李息任将军，从代郡出塞；三年后，李息任将军，跟随大将军从朔方出塞：都没有功劳。李息共三次任将军，后来他常常担任大行的官职。

【原文】

将军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武帝[①]。武帝立十二岁，为（骠）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②]。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骠骑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后十四岁，以因杅将军筑受降城[③]。七岁，复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④]。后发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⑤]。凡四为将军，出击匈奴。一侯。

将军李沮，云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岁，以左内史为强弩将军。后一岁，复为强弩将军。

将军李蔡，成纪人也[⑥]。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乐安侯。已为丞相，坐法死。

将军张次公，河东人[⑦]。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封为岸头侯。其后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后一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再为将军，坐法失侯[⑧]。次公父隆，轻车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将军苏建，杜陵人[⑨]。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为

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后四岁，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10]。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犹乡。

【注释】

①武帝：当依《汉书》作“景帝”。

②无功：《史记志疑》案：《传》言“斩虏万余人”。《史》《汉》《表》皆言是言敖益封，则此误也，当衍“无功”二字。

③后十四岁：《史记志疑》案：当作“十五岁”，盖自元狩四年后至太初元年也。

④亡居：逃亡隐居。

⑤族：《史记志疑》附案：盖败余吾在天汉四年，巫蛊起于征和元年，且敖自余吾还腰斩，非先曾亡居民间，而后坐巫蛊族也。

⑥成纪：县名，在今甘肃通渭县东。

⑦河车：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⑧后一岁：《史记志疑》案：当作“二岁”，元朔三年太后崩，次公于五年又为将军也。

⑨杜陵：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⑩后四岁：《史记志疑》案：苏建封侯在元朔二年，此元朔五年事，当云“后三岁”。

【译文】

将军公孙敖是义渠人。他以郎官的身份侍奉武帝。武帝继位十二年，他任骑将军，从代郡出塞，损失士兵七千人，被判死刑，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平民。五年后，公孙敖以校尉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有功劳，被封为合骑侯。一年后，公孙敖以中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两次从定襄出塞，没有功劳。二年后，公孙敖以将军的身份从北地出塞，延误了和骠

骑将军约定的时间，被判为死刑，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平民。二年后，公孙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没有功劳。十四年后，公孙敖以因杅将军的身份修筑受降城。七年后，公孙敖再以因杅将军的身份两次出击匈奴，到达余吾，士兵损失很多，被交给法官处置，判为死刑，他假装死亡，逃亡到民间居住了五六年。后来被发觉，又逮捕了他。因他妻子搞巫蛊术，全家被杀死。公孙敖共四次任将军，出击匈奴，一次被封侯。

将军李沮是云中人。他侍奉景帝。武帝继位十七年，李沮以左内史的身份任强弩将军。一年后，他再任强弩将军。

将军李蔡是成纪人。他侍奉过孝文帝、景帝、武帝。他以轻车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有功劳，被封为乐安侯。他随后当了丞相，因犯法被处死。

将军张次公是河东人。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卫青将军出征匈奴有功劳，被封为岸头侯。后来太后逝世，张次公任将军，驻守北军总部。一年后，他任将军，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他两次担任将军，后来因犯法失去了侯爵。张次公的父亲叫张隆，是驾驶轻车的勇武射手。因为他善于射箭，景帝喜欢、亲近他。

将军苏建是杜陵人。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卫青将军出征，有功劳，被封为平陵侯，又以将军的身份修筑朔方城。四年后，他任游击将军，跟随大将军从朔方出塞。一年后，他以右将军的身份两次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塞，结果翕侯逃亡，大军覆没，被判为死刑，后出钱赎罪，成为平民。后来他任代郡太守。他死后，坟墓在大犹乡。

【原文】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翕侯。武帝立十七岁，

为前将军，与单于战，败，降匈奴[①]。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②]。

将军赵食其，祋祤人也[③]。武帝立二十二岁，以主爵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襄，曹参孙也[④]。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⑤]。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为龙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⑥]。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于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⑦]。

将军郭昌，云中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⑧]。还击昆明，毋功，夺印[⑨]。

将军荀彘，太原广武人[⑩]。以御见，侍中，为校尉，数从大将军[⑪]。以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无功。以捕楼船将军坐法死。

【注释】

①十七岁：当依《汉书》作“十八岁”，赵信为前将军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武帝已立为十八年。

②乌孙：西域国名，在今天山山脉西北。　汉中：郡名，治所西城，在今陕西安康县西北。

③祋祤（duì yǔ）：县名，在今陕西耀县。

④孙：是“玄孙”。

⑤弓高侯：即韩颓当。

⑥元鼎六年：即公元前 111 年。

⑦太初三年：即公元前 102 年。 掘蛊：挖埋在地下的木偶人。 卫太子：即武帝太子刘据，因其为卫子夫皇后所生，故称。

⑧元封四年：即公元前 107 年。

⑨昆明：西南夷所居之地，属益州郡，当在今云南昆明市周围地区。据《汉书·武帝纪》，郭昌击昆明在元封六年，即公元前 105 年。

⑩广武：县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南，属太原郡。

⑪以御见：以善御被召见。

【译文】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的身份投降汉朝，被封为翕侯。武帝继位十七年，赵信任前将军，和单于作战，失败了，投降了匈奴。

将军张骞，以使者的身份沟通大夏，回来后，任校尉。他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有功劳，被封为博望侯。三年后，他任将军，从右北平出塞，延误了约定的军期，被判死刑，出钱赎罪，成为平民。后来他作为使者沟通乌孙，担任大行，便去世了，坟墓在汉中。

将军赵食其是祋祤人。武帝继位二十二年，赵食其以主爵都尉的身份任右将军，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塞，因为迷路而延误了军期，被判死刑，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平民。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的身份任后将军，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塞。曹襄，是曹参的孙子。

将军韩说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庶出孙子。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有功劳，被封为龙頟侯，后来因犯了助祭金斤两或成色不足的罪而失去了侯爵。元鼎六年，韩说以待诏的身份任横海将军，攻打东越有功劳，被封为按道侯。他在太初三年任游击将军，驻扎在五原以外的一些城堡。后来他任光禄勋，因为到太子宫中挖掘巫蛊罪证，被卫太子杀死。

将军郭昌是云中人。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征。元封

四年，他以太中大夫的身份任拔胡将军，驻守在朔方。回来以后去攻打昆明，没有功劳，被收回了官印罢官。

将军荀彘是太原郡广武人。他凭着善于驾车求见皇上，被任命为侍中，又当了校尉，多次跟随大将军出征。他在元封三年任左将军去攻打朝鲜，没有功劳。他因为逮捕楼船将军犯了法，而被处死。

【原文】

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①]。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②]。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③]。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后为将军二人[④]。

将军路博德，平州人[⑤]。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为符离侯。骠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⑥]。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骠骑将军司马[⑦]。出北地，时有功，封为从骠侯。坐酎金失侯。后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后二岁，击虏楼兰王，复封为浞野侯[⑧]。后六岁，为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生为虏所得，遂没其军[⑨]。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⑩]。后坐巫蛊，族。

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枝属为五侯[⑪]。凡二十四岁而五侯尽夺，卫氏无为侯者[⑫]。

【注释】

①十一万余级：《史记志疑》案：《霍去病传》凡斩虏十一万九千六百三十一级，然内中两言八千余级，其一以《汉传》校之，是“八千九百六十级”，其一无考，则斩虏确数尚不止此，《史》误矣。或曰当作“十二万余级”。

②河西：指今河西走廊一带。

③《史记志疑》案：去病本封千六百户，四益封万四千五百，并之得万六千一百户，此误数也。若依《汉传》本封二千五百户，四益封万五千一百，并之得万七千六百户。

④六人：《史记志疑》案：《史》、《汉》、《表》、《传》从去病为侯者七人：一赵破奴，二高不识，三仆多，四路博德，五卫山，六复陆支，七伊即靬。言六人误。

⑤平州：即平周，县名，在今山西介休县西。

⑥九原：县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汉传》云“太原”。

⑦司马：官名，军府所置高级幕僚。

⑧后二岁：《汉书》作“后一岁”，是。

⑨后六岁：赵破奴为将军在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在封侯后五岁，此误为“六”。

⑩十岁：赵破奴自太初二年没匈奴，至天汉元年，即公元前100年归汉，首尾仅四年，非“十年”。

⑪枝属：后代及亲属。　五侯：《史记志疑》以为卫青只三子，不得言五侯。

⑫二十四岁：《史记志疑》以为卫青以元朔二年封，其枝属以元朔五年封，自元朔二至太初四，凡二十七年，不得言“二十四岁”。　尽夺：长平侯卫伉于太初四年见存，不得言“尽夺无侯”。《史记志疑》以为此段之三十三字，据《史诠》谓，当在上文“六岁坐法失侯”下。

【译文】

总计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共有六次，其中四次是以将军

身份出击，斩杀、俘虏敌军十一万多人。等到浑邪王率领部众几万人投降后，于是开拓了河西酒泉地区，西部匈奴的侵扰越发减少。霍去病被四次加封，共受封一万五千一百户。他的校尉因为有功劳而被封侯的共有六人，以后成为将军的有两人。

将军路博德是平州人。他以右北平太守的身份跟随骠骑将军出征有功劳，被封为符离侯。骠骑将军死后，路博德以卫尉的身份任伏波将军，讨伐、打败了南越，被加封。后来他因为犯法而失去了侯爵。后来，他任强弩都尉，驻守在居延，直到去世。

将军赵破奴原来是九原人。他曾经逃亡进入匈奴那里，不久又回到汉朝，担任骠骑将军的司马。他从北地出塞攻打匈奴，经常有功劳，被封为从骠侯。后来他因犯了助祭金斤两或成色不足的罪而失去了侯爵。一年后，他任匈河将军，攻打匈奴直到匈河水，没有功劳。二年后，他带兵攻打并俘获了楼兰王，又被封为浞野侯。六年后，他任浚稽将军，率领二万骑兵攻打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同他交战，用八万骑兵包围赵破奴。赵破奴被匈奴活捉，于是全军覆没。赵破奴在匈奴居留了十年，又和他的长子赵安国逃回汉朝。后来，他因为犯了巫蛊罪，被灭族。

自从卫氏兴起，大将军卫青最先受封，后来他的子孙有五人被封为侯。总共二十四年而五个侯爵全被剥夺，卫家没有做列侯的人了。

【原文】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①。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②。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③。人臣

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④]！'" 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⑤]。

【注释】

①称：称道，赞扬。

②魏其：即魏其侯窦婴。 武安：即武安侯田蚡。 切齿：十分恼怒。

③绌：通"黜"，罢除，排斥。 柄：权力。

④与：参与。 招士：《史记志疑》附案：此青谢苏建语如此，汲黯为揖客，大将军益贤之，又进言田仁为郎中，言减宣于上为大厩丞，言主父偃于上，为上言郭解不中徙茂陵，则未尝不招士也，但所招之士，不皆贤耳。

⑤放：通"仿"，效法。

【译文】

太史公说：苏建告诉我说："我曾经批评大将军极为尊贵，而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誉他，希望将军能够借鉴古代那些招选贤人的名将，来努力去做吧。大将军谢绝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优待宾客，天子常常对此切齿痛恨。那亲近、笼络士大夫，招选贤能、废除无才的人的事，是国君的权柄。作为人臣只要遵守法度、安守职责罢了，何必参与招选人材呢！'" 骠骑将军霍去病也仿效这种态度，他们做将军就是这样。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题解】

本篇首先记述了一个以诈忠为其特征的儒首形象。公孙弘是《春秋》公羊学家，为人孝谨，但是所作所为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朝廷上他卖友求荣，一方面“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另一方面“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他提出一句名言：“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不认为“忠”有什么固定的政治伦理标准，而只是一种投靠主子取得互相信任的手段，实际上他是以“合上意”，求“上说”，“顺上旨”为忠，一切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因此他参与朝廷决策，见风使舵，不敢坚持专一而正确的意见。在生活上他沽名钓誉，这使汉武帝以为他谦让，树他为节俭的榜样，在人际关系上他外宽内深，虽佯与人善却阴报其祸。这样的人本来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当他因病想引退的时候，汉武帝却执意相留，对他说：“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这正是“知臣者以臣为忠”心心相印的报偿之言。他少不了汉武帝，汉武帝更少不了他，只要他谨行常常在汉武帝身边，就能使汉武帝心满意足，起到了他应有的作用。关键是他能“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正是汉武帝治政所十分需要的。所以他虽病，但也“竟以丞相终”。

揭示一个"以广儒墨，弘为举首"的诈忠形象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说明汉武帝时期个人色彩甚重，武帝需要忠实于他个人的一批政治人才；一是表明此时的儒生适时地练就了一套讨得当朝天子喜欢的本领，尽管他们也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和智、仁、勇之德的五道三行的理论，也不过是装样子而求荣的虚壳而已。

在主父偃一传中又附徐乐、严安传，三传的中心都是各录一谏伐匈奴书。其意是显示国虽大，好战必亡，以秦灭亡的历史为教训而提出"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的结论，认为一国之患正在于如陈胜吴广起义所形成的"土崩"之势，"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就是因为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径于道树，死者相望。及始皇崩，天下大叛"。这样内容的三篇上书，排列在李将军、匈奴、卫青霍去病三传之后，是有明显的劝止征伐的用意。即告诫穷兵黩武者，前车之鉴切不可忘，对国家前途的影响不可轻忽。与司马迁从感情上称赞和亲政策相联系，亦表明他是不同意汉武帝大力征伐四夷尤其远袭匈奴的，司马迁在忧虑，如果长此下去，天下将会出现一个可怕的结局。

这是一篇具有强烈对比性质的合传。公孙弘顺上意无所建树，主父偃敢上谏有大功；公孙弘意忌，主父偃公开声言要倒行暴施；论争筑卫朔方是否有便，公孙弘失败，武帝听从了主父偃的意见；后主父偃受诸侯金事发，又被诬告劫令齐王自杀，以故下狱，武帝本意宽赦不诛，公孙弘以御史大夫执意族诛主父偃。读完全传，人们的同情赞扬在主父一边而更加会厌恶公孙弘。

主父偃有大功于天下。除谏伐匈奴使武帝认识"何相见之晚也"外，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推恩之法削弱诸侯，避免了晁错主张时的激烈抗争；又提议徙豪杰茂陵，也是打击奸猾的有益之计。二

者于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要意义。“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加上主张筑卫朔方，主父在内政外事决策上的建树，是公孙弘比之而黯然失色的。肯定主父偃，也就是批评了公孙弘。

《史记》多处议论汉代宾客的趋炎附势，司马迁为之叹息，悲伤社会风气的险恶，已见于窦婴田蚡、卫青霍去病的列传记述中。出于对“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这一现实的不满，司马迁在论赞中再次评论：“主父偃当路，诸方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对世态的庸俗习气提出了抗议。

【原文】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①。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②。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养后母孝谨。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③。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④。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⑤。

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⑥。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⑦。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⑧。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⑨。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⑩。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注释】

①菑川国：汉初所封王国名。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封齐悼惠王刘肥七

子分齐为王，其中刘贤为菑川王，都剧城（今山东寿光县南）。 薛县：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本属菑川国。据《汉书·高五王传》，宣帝五凤中，青州刺吏奏终古（菑川王志之曾孙嗣王）禽兽行，有诏削四县，薛县或在其列，后属鲁。

②海上：海边。

③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建元，武帝年号。 贤良文学：亦简称贤良或文学。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指推举方正、贤良、文章博学等有才德之士。

④博士：学官名。以知识渊博、学有专长者任此职，以备天子顾问，或教授弟子。

⑤不能：没有才能。

⑥元光五年：《史记志疑》以为是"元年"之误。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元光，武帝年号。

⑦太常：官名。掌管宗庙礼仪，兼选试贤良文学之士和博士，九卿之一。

⑧第：次第，考试的名次。

⑨擢：提拔。

⑩西南夷：汉代对居住在今四川西南部、云贵一带部族的泛称。

【译文】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人，表字叫季。他年轻时做薛县的监狱官员，犯了罪被罢免。他家里贫穷，到海边去牧猪。他四十多岁时，才学习《春秋》和各家对《春秋》的解释。他奉养后母孝顺而恭谨。

建元元年，天子刚登位，招选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当了博士。他出使匈奴，回来汇报，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发怒，认为他无能，公孙弘就借病免官回家。

元光五年，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辞谢说："我曾经已到西边京城去应皇上的任命，因为没有才能而被罢免回来，希望改为推荐别人。"国人坚持

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儒士分别对策，有一百多人，公孙弘排在最后。对策文章送到皇上那里，武帝将公孙弘的对策提拔为第一名。召他进宫来见面，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任命他为博士。这时汉朝沟通了西南夷的道路，设置了郡，巴蜀民众对此感到困苦，皇上诏命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回来向皇上汇报情况，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什么用处，皇上没有听从。

【原文】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①。弘为布被，食不重肉②。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③。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④。二岁中，至左内史⑤。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⑥。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⑦。汲黯庭诘弘曰⑧："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⑨。"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注释】

①恢奇：宽宏奇诡。 病：短处、毛病。 不广大：心胸狭窄。

②重肉：两种肉菜。

③陈：陈述。 端：开端、头绪。 面折：当面驳斥。 庭争：在朝廷争论。

④缘饰：犹言文饰，即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出理论根据和出处。 说：

"悦"之古字。下同。

⑤二岁：《史记志疑》附案：徐广作"一岁"，是。弘以元光元年对策为博士，中更母服三年，盖元光五年仍为博士，即于是年为左内史，故《公卿表》言元光五年为左内史也。

⑥请间：请求个别接见。

⑦倍：通"背"。下同。

⑧诘：指责。

⑨情实：真情实意。

【译文】

公孙弘为人宽宏奇诡、见多识广，常常声称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他后母去世，守了三年丧。他每次在朝廷上一起商议事情，总是先开头陈述事端，让人主自己来抉择，不愿意当面反驳，当庭争辩。于是天子观察发现他品行忠厚，善于辩论，熟悉法律条文和官场上的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来加以文饰，皇上对他十分喜欢。在两年之内，他官至左内史。公孙弘上奏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他就不在朝廷上争辩。他曾经和主爵都尉汲黯请求皇上个别接见，汲黯先将事情提出，公孙弘随后加以阐述，天子常常很高兴，他所说的话都予采纳，因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亲近，地位显贵。他曾经和公卿大臣事前约定某项建议，到了皇上面前，他却全部违背了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旨。汲黯在朝廷上诘难公孙弘说："齐地人大多都奸诈而没有真情，你开始和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如今全部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不忠诚。"皇上认为公孙弘的话对。皇上身边宠幸的大臣常常诋毁公孙弘，皇上越发优待公孙弘。

【原文】

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①]。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③]。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④]。发十策，弘不得一[⑤]。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⑥]。"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⑦]。"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⑧]。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⑨]。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于民[⑩]。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注释】

①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元朔，武帝年号。　张欧：大臣名，字叔。

②沧海：郡名，公元前128年至前126年设置，后改名为乐浪郡，治所朝鲜，在今朝鲜平壤南。

③罢敝：衰敝。　愿：希望。

④朱买臣：西汉大臣，曾官至主爵都尉。附见《酷吏列传》。　便：好处。

⑤不得一：《史记集解》韦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为不可，不敢逆上耳。"

⑥罢：放弃。 奉：治理。
⑦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⑧诚：的确。 中：击中。
⑨管仲，春秋时齐国大臣。与下文晏婴均详《管晏列传》。 三归：一说为台名，一说为三处府第，一说为娶三姓女。 桓公：齐桓公，春秋之始霸，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
⑩晏婴：春秋时齐国大臣。 景公：即齐景公，公元前547年～前490年在位。

【译文】

元朔三年，张欧被免官，任命公孙弘做御史大夫。当时汉朝正开通西南夷，在东边设置沧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这样做是使中国疲惫不堪来经营无用的地方，希望停止这些事情。于是天子就派朱买臣等人用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诘难公孙弘。提出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回答不上。公孙弘于是谢罪说："我是山东鄙陋的人，不了解筑朔方郡有这般好处，希望停止开通西南夷、设置沧海郡的事，而专心经营朔方郡。"皇上才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可是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和我关系好的没有超过汲黯的了，可是他今天在朝廷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以三公的身份而盖布被，确实是虚伪欺诈想要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做齐国国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以和国君相比，齐桓公依靠他而称霸，也是对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做齐景公的国相，吃饭不吃两种以上肉菜，姬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和百姓看齐。如今我职位是御史大夫，而盖布被，这使得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贵贱的差别，确实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天子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越发看重他。终

于让公孙弘做了丞相，封他为平津侯。

【原文】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1]。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2]。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3]。食一肉脱粟之饭[4]。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5]。士亦以此贤之。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6]。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7]。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8]。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9]。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10]'。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11]；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12]。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13]。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14]。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15]。"天子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16]。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17]。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18]。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19]。今事少闲，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

医药[21]。”因赐告牛酒杂帛[22]。居数月，病有瘳，视事[22]。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23]。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余岁，坐法失侯。

【注释】

①意忌：猜忌。 深：苛刻，狠毒。

②郤：隔阂，仇怨。 详：通“佯”。

③主父偃：大臣名，详下文。 董仲舒：大臣名，思想家，儒学之集大成者。 胶西：诸侯王国名，汉文帝十六年置，宣帝本始元年改为高密国，都今山东高密县西。

④脱粟：粗粮，糙米。

⑤仰：依赖。 给（jǐ）：供给。

⑥淮南：即淮南王刘安。 衡山：即衡山王刘赐。 党与：朋党，同伙。

⑦填抚：镇抚。填，通“镇”。 由：经由，遵从。

⑧畔：通“叛”。 称：副。

⑨通道：通行之常道。

⑩“力行近乎仁”三句：见《礼记·中庸》。

⑪自治：修养自身。

⑫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 周道：周王朝治政之道。 文武：此指周文王、周武王之德才。 厉：勉励。

⑬罢驽：平庸无能。罢，通“疲”。驽，本指劣马，此引申为才能低下。 过意：特意，破例。 卒伍：指与更、正、戍三卒为伍，意谓卑贱的士人。

⑭负薪：古代士人自称有病的谦词。 先狗马填沟壑：谦词，意谓随时都会突然死去。狗马死抛在荒沟坑谷里。

⑮归：交回。 乞骸骨：乞求保全尸骨，古代官员向皇帝请求退休养老之谦词。

⑯守成：保持维护前代的成业。 尚文：崇尚文德教化。 遭遇右武：《史记索隐》小颜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乱时则上武也。”

⑰宿昔：往日，从前。 庶几：有幸。

⑱善善：崇尚善良。 恶恶：憎恶邪恶。 常在朕躬：颜师古云："朕常思此，不息于心也。"

⑲罹：遭遇。 霜露之病：轻微的寒凉之疾。 恙：忧。 章：彰明，显扬。

⑳少闲：稍有空闲。 一精神：使精神专一。

㉑赐告：批准官员归家治病。 杂帛：各种布帛。

㉒瘳（chōu）：病愈。 视事：任职。

㉓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

【译文】

公孙弘为人猜疑妒忌，外表宽容而内心狠毒。那些曾经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虽然假装和他们相处很好，暗中却用祸害来报复他们。杀害了主父偃，把董仲舒调迁到胶西，都是公孙弘的作用。他每顿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需要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家里没有余财。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朝廷追究党羽正紧急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重，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位升到丞相，应该辅助贤明的君主安抚国家，使人们都遵循作为臣子的道理。现在诸侯有反叛的阴谋，这都是宰相不称职，害怕这样默默地病死，无法来搪塞责任。于是他向皇上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条，用来实行这五条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懂得这三种情况，那就知道怎样自我约束，知道怎样自我约束，然后知道怎样约束别人。天下还没有不能自我约束而能约束别人的，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大孝，借鉴三王，建立周朝的治国原则，兼有文王和武王的才德，激励贤人而给予俸禄，根

据才能来授予官职。如今我的才质低下，没有汗马功劳，陛下特意把我从一般士人中提升起来，封为列侯，放置到三公的位上。我的品行才能无法和官位相称，平时又有病，恐怕先于狗马一类短命畜牲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回乡，给贤能的人让开路。”天子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褒扬有德的人，保持前人的成业要崇尚文德，遭遇祸乱要重视武功，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我以前有幸得以继承皇位，害怕不能安宁，只想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你应当知道这一点。君子都喜欢善良的人而憎恶丑恶的人，你如果谨慎行事，我会经常把你挂在心上。你不幸患了霜露风寒的病，何必担忧不痊愈，竟然上书交回侯印，请求辞官回乡，这是显扬我的无德呀。如今事情稍微少了些，你应该减少思虑，集中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于是允许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好了，就开始处理政事。

元狩二年，公孙弘患病，终于以丞相的身份死去。他儿子公孙度继承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任山阳太守十多年，因犯法而失去了侯爵。

【原文】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①]。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②]。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③]。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④]。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5]。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6]。

《司马法》曰[7]："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猕，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8]。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9]。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10]。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11]。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12]。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13]。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14]。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毙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15]。"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16]。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17]。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18]。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19]。御史成进谏曰[20]："不可。夫匈奴之

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21]。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22]。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23]。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24]。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25]。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非完事也[26]。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27]。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修)〔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28]。乃使边境之民毙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29]。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30]。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31]。”愿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32]。

【注释】

①长短纵横之术：即战国纵横家的学说。往来游说，纵横捭阖。

②假贷：借贷。　燕、赵、中山：皆古国名，又地区名，约当今北京、河北之地。

③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　莫足游：没有值得游说的。　卫将军：即卫青。

④阙下：本指宫门之下。古上书皇帝不便直指，便言阙下。

⑤博观：扩大见闻。　故事：旧业。　遗策：失策。

⑥少：稍微。

⑦《司马法》：即《司马穰苴兵法》，古兵书，今存一卷。以下所引文字

出自其《仁本》篇。
⑧大凯：《史记集解》应劭曰："大凯，周礼还师振游之乐。" 蒐(sōu)：春天打猎。 狝(xiǎn)：秋天打猎。 振旅：整众。旅，众，指军队。
⑨末节：卑下的品节。
⑩重行：谨慎对待。
⑪务战胜：追求以战争取胜。 穷武事：用尽武力。
⑫秦皇帝：即秦始皇。
⑬委积：积聚，储备。 鸟举：轻易举动如同鸟飞一样。
⑭踵粮：接运粮食。
⑮靡獘：枯竭，耗尽。
⑯泽卤：水泽盐碱。 丁男：成年男子。 北河：处于北部的黄河流经地区。
⑰蜚刍挽粟：急速地运输粮草。蜚，通"飞"，飞速。刍，畜草。挽，牵引，拉。 黄：黄县，汉置县名，在今山东黄县东。 腄(hóu)：腄县，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福山县西。 琅邪(láng yá)：此应指琅邪山，在今山东胶南县东南靠海处。 钟：古代容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钟。 石：十斗一石。石相等斛。
⑱畔：通"叛"。
⑲高皇帝：即汉高祖刘邦。 代谷：地名，大约在平城附近。
⑳成：人名，时为御史。
㉑从：追击。 搏影：捕捉影子。
㉒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㉓干戈：战争。
㉔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此二句引自《孙子兵法·用间篇》，原文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㉕系虏：俘获敌人。 适足：恰恰能够。
㉖甘心：称心快意。
㉗程督：规范和约束。 畜：养育。
㉘虑易：思想发生变易。
㉙外市：与外人勾结。 尉佗：即赵佗，秦时为南海尉，汉初封为南越

王，几经反叛。 章邯：秦朝将领，镇压过农民起义军，后投降项羽。

㉚二子：即指尉佗、章邯。

㉛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此二句引文出自《逸周书·王佩解》，原文为“存亡在所用，离合在出命”。

㉜熟虑：深思熟虑。以上为《谏伐匈奴书》。

【译文】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他学习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学于齐地那些儒生中间，没有谁肯厚待他。齐地那些儒生一起来排斥他，使他无法留在齐地。他家境贫穷，向人家借贷也没法借到，于是游学到北方的燕、赵、中山等地，各地都没有谁能厚待他，他做客很艰难。孝武帝元光元年间，他认为诸侯中没有值得去游学的，就向西进入函谷关，去拜见卫青将军。卫青将军多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他的钱财很少，留在长安很长时间，许多达官贵人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就向皇帝上书。早晨递上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他进去相见。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劝谏攻打匈奴的事。其原文说：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来广泛地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处罚而直言进谏，所以事情没有失策而功名流传万代。如今我不敢隐讳忠心、逃避死亡而来献出我愚昧的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然大，如果喜欢战争就一定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如果忘记战争就一定有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高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狩猎活动，诸侯在春天整顿军队，在秋天训练军队，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况且发怒是悖逆的行为，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争斗

是卑下的品节。古代君主一发怒就一定尸首伏地流血遍野，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发怒的事非常慎重。致力于战争取胜、穷兵黩武事情的人，没有不招致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兵威，蚕食天下，吞并了交战的国家，统一了天下，功业和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相当。他追求胜利没有休止，又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打匈奴。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没有堆积的财物可守，流动迁移，像鸟飞一样，难以得到他们并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粮食必然断绝，如果携带军粮来进兵，粮重难运，解决不了问题。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无利可图，遇到他们百姓，也不能役使而加以守护。战胜了就一定要杀死他们，这不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所应做的事。使中国疲惫，而以攻打匈奴作为愉快的事，这不是好的计策。"秦始皇没有听从，于是派蒙恬率领军队攻打匈奴，开辟土地千里，以黄河为国界。那里土地本来就是盐碱地，不生长五谷。接着，秦始皇调发天下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军队在旷野驻守了十多年，死的人不计其数，始终没有能渡过黄河向北进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装备不齐备吗？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始皇又使天下百姓急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地方起，转运到北河，一般是发运三十钟粮食，到达时才得到一石。男人努力耕田，满足不了粮食的需要，女人纺线绩麻，满足不了军队帷幕的需要。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的人得不到供养，路上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下才开始反叛秦朝。

等到高皇帝平定了天下，占领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以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以进攻匈奴。匈奴的习性，像野兽聚集和鸟儿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如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

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高帝没有听从，于是向北到达了代谷，果然发生了平城被围的危险。高皇帝大概十分后悔，于是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这以后，天下的百姓忘记了战争之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秦朝经常聚积民众、驻扎军队几十万人，虽然有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虏单于的功劳，但也正好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天下耗费的财物。这样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于外国而称心快意，并不是完美的事情。匈奴难以得到而控制住，这并非一代的事。他们偷盗侵犯驱驰，以此作为职业，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就不向他们征课赋税，不对他们督察责罚，只把他们当作禽兽看待，而不视为人类。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做法，这是我最大的担忧，是老百姓感到痛苦的事。况且战争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变乱；做事艰苦，思想就会起变化。就使得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而产生离心，将军和官吏们互相猜疑而与外国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成就他们的个人野心。秦朝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人瓜分，这就是政治得失的证明。所以《周书》上说："天下安危在于天子出什么样的号令，国家存亡在于天子用什么样人物。"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稍微加以注意，深思熟虑。

【原文】

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1]。徐乐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2]。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

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3]？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4]？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5]。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6]！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7]。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8]。

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9]。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10]。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11]。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无

宿忧[12]。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13]！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14]。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于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余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扆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15]。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16]。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注释】

①徐乐（yuè）：燕地无终县（今河北蓟县）人，曾为郎中，后拜中大夫。所上为《上武帝书言政事》。 严安：临菑人，本名庄安，因避汉明帝刘庄讳为后世所改，官拜郎中。所上为《上书言世务》，文较《汉书》，有删减。

②土崩：土地崩裂，此喻百姓造反。 瓦解：瓦片破碎，此喻统治阶级内讧。

③大人：世家豪右，王公大人。 乡曲：乡里、民间。 曾子：即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行见称。 陶朱：又名陶朱公，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他助句践灭吴后，离越经商，定居齐之陶地，成为富有的大商人，号称陶朱。 猗顿：战国时代的大商人，以经营盐池和珠宝闻名。 棘矜：矛戟，此泛指武器。棘，通"戟"。矜，矛柄。 偏袒：赤臂袒露。 从风：随风响应。

④劝：鼓励。 攘：抢夺。 禽：通"擒"，下同。

⑤民众：百姓多。

⑥诚：如果。 穷处：处于穷迫之中。 三晋之君：指韩、赵、魏三位晋国的卿大夫，后三家分晋而各自立国。

⑦旋踵：掉转脚跟。此言时间很短促。

⑧二体：两种情况。 明要：明显和重要的标志。要，重要，根本。

⑨间者：近来。 登：丰收。 年岁：年景。 推数：推度情理。

⑩万化之原：各种变化之根源。 庙堂：此指朝廷。 销：通"消"，消除。

⑪蜚：通"飞"。 弘：扩大。 游燕之囿：游玩宴饮之苑囿。 淫：沉溺于无节制地。 自若：安然自如。

⑫金石丝竹：泛指各种乐器。 帷帐之私：指帐幕密室中的男女私情。 俳（pái）优：古代表演滑稽乐舞杂耍之人。 侏儒：身材异常矮小之人，古时常被统治者视为玩物。 宿忧：久积的、平素就有忧患。

⑬汤、武：指商汤、周武王。 成、康：指周成王、周康王。史称"成康之治"。

⑭天然之圣：天生之圣明。 资：资质。 侔：等同。

⑮南面：面向南。 负扆（yǐ）：背靠屏风。王见诸侯当负扆而立。 摄袂（mèi）：整理衣袖。 揖：拱手行礼。

⑯图王：图谋王业。 敝：最坏的结局。

【译文】

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代政务，每人讲了一件事。

徐乐说：

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没有一尺的封地，自身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贵族的后代，没有乡里的称誉，没有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陶朱、猗顿的富有，可是他从贫穷的乡间起兵，举起戟矛，袒露一臂而大喊，天下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民贫困而君主不加以体恤，下面怨恨而上面的人不知道，世俗已经败坏而政治不修明，这三项是陈涉用来作为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作土崩。所以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军事叛乱就是。吴、楚等七国阴谋叛乱，他们都自称万乘君王，有披甲的士兵几十万，威严

足以整齐他们国家的境内，财力足以劝勉他们国家的百姓，可他们不能向西夺取尺寸的土地而自身却被朝廷擒获，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匹夫小，不是他们的兵力比陈涉弱，而是因为正当那时候，先帝的恩德遗泽尚未衰减，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没有封国境外的援助。这就叫作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瓦解。从这看来，天下果真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是穿粗布衣服、住穷巷茅屋的人也会首先发难而使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这样。何况还有三晋国君一类的人物可能存在呢！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如果真能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兵起来造反，也会在转身之间遭到擒灭，吴、楚、齐、赵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能够起来造反呢！这两个主要方面，是关系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所在，贤明的君主对此都要留心而深入考察的。

近来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景还未恢复，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的战事，按照规律和常理来看，那么人民将会有不安心本地的情况了。不安心就容易骚动。容易骚动，就是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能独自看到万物变化的各种原因，明白安危的关键，只在朝廷上治理政事，却能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想办法使国家不出现土崩的形势而已。所以即使有强国强兵，陛下仍然可以追赶走兽，射击飞鸟，扩大游宴的场所，无节制地纵情观赏，极尽驱马打猎的欢乐，安然自若。各种乐器的演奏声不绝于耳，帷帐中与美女的情爱和俳优侏儒的笑声总在面前出现，然而天下没有积久的忧患。名声何必要像汤王、武王那样高，民俗何必要像成王、康王时那样好！虽然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有宽厚仁爱的资质，果真以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那么汤王、武王的名声就不难赶上，而成王、康王时的世俗就可重新兴现。这两种情况确立了，然后可以处

于尊贵安逸的实际境地，在当代传扬美名，扩大名誉，亲近天下人而降服四方蛮夷，你的余恩遗德将盛传几代，面朝南方，背影屏风，卷起袖子，向王公大臣拱手行礼，这就是陛下所要做的事了。我听说想实行王道，即使不成功，最差也可以使国家安宁。天下安宁，陛下哪会需要什么而得不到，要干什么而不成功，征讨谁而不降服呢！

【原文】

严安上书曰：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①。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故五伯更起②。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③。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④。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⑤。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⑥。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⑦。秦不行是风而（修）〔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⑧。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

以随其后[8]。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9]。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10]。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12]。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13]。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14]。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15]。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16]。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17]。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18]。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19]。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20]。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

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21]；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22]；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乐）为中大夫[23]。一岁中四迁偃。

【注释】

①刑错：刑法搁置不用。错，通"措"，放置。

②五伯：指春秋五霸。伯，通"霸"。

③陵：欺凌。　田常：即田成子，或称陈成子。春秋末期的齐国重臣，谋杀简公，立平公为君，逐渐夺取了齐国政权。　六卿：春秋末年晋国的六大家族，即韩、赵、魏、智、范、中行氏。

④合从：即合纵。从，通"纵"。　驰车：飞驰的交往之车。　击毂（gǔ）：车轮相撞。　毂，车轮中心的圆木。　介胄：铠甲和头盔。　愬（sù）：诉说，诉苦。

⑤销：熔化。　虡（jù）：同"鐻"，悬挂钟磬的木架。

⑥元元：平民，百姓。　更生：重获新生。

⑦向使：假如。　上：崇尚。　下：鄙视。

⑧意广心轶：野心膨胀，贪婪无厌。

⑨进境：拓展领地。

⑩屠睢：人姓名，"尉"乃其官名，生平不详。　监禄：《史记集解》韦昭曰："监御史名禄也。"

⑪构：结。　宿兵：驻军。

⑫丁女：成年女子。　转输：运输。　经：上吊。

⑬举：起兵后攻占。　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武臣：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后自立为赵王。　张耳：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后归刘邦，封赵王。　项梁：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项羽之叔父。　田儋

(dān)：战国末齐国贵族，起义后自立为齐王。 景驹：战国末楚国贵族，后被立为楚王。 郢：战国时楚都城，在今湖北宜城县南。 周市(fú)：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后拥立他人为魏王，自任魏相。 韩广：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武臣命其攻燕，被燕豪强拥立为燕王。

⑭闾巷：民间。

⑮绝祀：后代灭绝。

⑯不变：不能变通。

⑰夜郎：当时西南夷中较大的一支部族，主要活动于今贵州一带。 羌僰(bó)：活动于今四川南部羌族的一支。 涉(huì)州：又称涉貉，在今朝鲜北部地区。

⑱子民：爱抚百姓。

⑲锻：锻造。 砥：磨石。此用为动词，磨砺。 桥：通"矫"，矫正。 累：积累。

⑳形束壤制：《史记集解》苏林曰："言其土地形势足以束制其民也。"

㉑特：只。

㉒几：几乎。

㉓谒者：官名，主管司仪，出使等，秩比六百石。 中大夫：官名，侍从皇帝，掌议论，秩比二千石。

【译文】

严安上书说：

我听说周朝据有天下，它统治有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时代是它的鼎盛时期，刑罚四十多年而搁置不用。待到周朝衰落，也经历了三百多年，所以春秋五霸相继兴起。五位霸主经常辅助天子兴利除害，诛伐暴虐，禁止奸邪，在海内匡扶正道，使天子得以尊贵。五霸都去世后，没有圣贤的人继起，天子孤文衰弱，号令不能颁行。诸侯恣意行事，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损害人少的，田常篡夺了齐国的政权，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共同形成了战国，这是人民受苦的开始。于是，强国致力于战争，弱国备战防守，出现了合纵、连

横，车马驱驰，来往相撞，战士的盔甲生满了虮虱，百姓无处诉苦。

待到秦王嬴政，蚕食天下，吞并了战国，号称为“皇帝”，掌管全国的政治，毁坏诸侯的都城，销毁他们的兵器，用来铸为钟鐻，表示不再用兵。广大人民得以免于战争的祸害，遇上了圣明天子，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了新生。假使秦朝宽缓它的刑罚，少征赋税，减轻徭役，贵重仁义，贱视权势利益，崇尚忠厚，鄙视智巧，移风易俗，使全国百姓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一定太平了。但是秦朝不推行这种风气而因循以前的风俗，使那些长于智巧权利的人得以进用，忠厚诚信的人却被斥退；法律惨酷，政治严峻，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天天听到他们的赞美声，于是就想入非非。想要肆行威权于海外，就派蒙恬率领军队向北攻打匈奴，扩张土地，推进国境，在北河驻守，使百姓急速转运粮食，跟随其后。又派尉官屠睢率领水兵去攻打南方的百越，派监御史名叫禄的凿通运河，运送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跑。经过长时间的相持，粮食缺乏，越人攻打秦兵，秦兵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领士兵戍守越地。正在那时，秦朝在北方和匈奴结怨，在南方和越人结仇，在无用的地方驻扎军队，只能前进而不得退守。经过了十多年，成年男子披甲当兵，成年女子转运粮食，痛苦得无法活下去，上吊自杀在路旁的树上，死的人一个接一个。等到秦始皇逝世，天下发生大叛乱。陈胜、吴广攻取陈县，武臣、张耳攻占赵地，项梁攻占吴县，田儋攻占齐地，景驹攻占郢，周市攻占魏地，韩广攻占燕地，穷山深谷，豪杰之士一同起兵，不可胜记。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不是大官的属吏。他们没有丝毫权势，从闾巷乡间兴起，手持戟矛，顺应时势而都行动起来，不用预谋而同时起兵，不用约定而同时会合，不断扩大土地，直到称王称霸，

这是当时的教化造成了这个样子。秦朝皇帝有天子的高贵，有天下的富有，然而国家灭亡祭祀断绝，这是穷兵黩武的祸害。所以周朝的败亡在于衰弱，秦朝的败亡在于强大，这是不会顺时而变的灾难。

现在朝廷想招降南夷，使夜郎来朝拜，降服羌、僰，攻取涉州，建置城邑，又深入匈奴，烧掉他们的茏城，议论的人很赞美这个打算。这是做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的长远计策。如今中国没有狗吠的惊扰，却在外面受着远方备战的牵累，使国家凋敝，这不是养育人民的办法。去实现无穷的欲望，使心意畅快，与匈奴结怨，这不是安顿边境的办法。祸害结下面不能解除，战争停止而又重新兴起，使近处的人愁苦，远处的人惊骇，这不是持久的办法。如今天下锻造铠甲、磨制刀剑，矫正箭杆，积攒弓弦，水陆两路运送粮食，见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天下百姓共同忧虑的事情。战争持久了就会有变故发生，事情繁杂了就会有疑虑产生。现在外郡的土地有的几千里，列城几十座，山川的形势和土地足以控制郡内百姓，威胁附近的诸侯，这不是公室皇族的利益。往上看看齐、晋灭亡的原因，在于公室衰弱，六卿太强盛；往下看看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严刑酷法，欲望大得无穷无尽。如今郡守的权力，不只是以前六卿那么大；郡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么一点凭借；铠甲兵器等装备，不只是戟矛那么点用处；以这些条件，碰上天下重大的变乱，那么后果就不可讳言了。

上书奏呈给天子，天子召见了三人，对他们说："你们都在哪里呢？怎么我们相见这么晚啊！"于是皇上就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主父偃多次进见，上疏述说事情，皇帝下诏任命主父偃为谒者，后提升为中大夫。一年之间，四次提升主父偃。

【原文】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①。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②。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③。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④。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⑤。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⑥。"上又从其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⑦。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⑧。人或说偃曰："太横矣⑨。"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⑩。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⑪。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⑫。"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⑬。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注释】

①阻：依仗。　从：通"纵"。

②逆节：叛逆之行为。

③適：通"嫡"。

④推恩：推广恩惠。

⑤《史记集解》徐广曰："元朔二年（按：即公元前127年），始令诸侯王分封子弟也。"

⑥茂陵：武帝陵墓名，后在此置县，地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 销：通"消"。

⑦卫皇后：即汉武帝皇后卫子夫。 定国：即刘定国，承袭祖爵为燕王。事见《史记·荆燕世家》。

⑧赂遗（wèi）：赠送财物。

⑨横（hèng）：蛮横，残暴。

⑩结发：古代男孩成童时结发为髻。此指年轻时期。 遂：成功，实现愿望。 厄：困厄，倒霉。

⑪五鼎：古祭礼，用五鼎盛牛、羊、豕、鱼、麋。后用五鼎食形容贵族官僚生活的奢侈。

⑫日暮：此指年纪大。 倒行暴施：违背常理而急促行事。《史记索隐》按：偃言吾日暮途远，恐赴前途不跌，故须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须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

⑬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史记志疑》附案：《义门读书记》曰"偃前谏伐匈奴，此何以复议置朔方郡？前言地泽卤不生五谷，转输率三十钟致一石，此何以复云地肥饶，省转漕？岂非进由卫氏，卫将军始取其地，故偃变前说以建此计乎"？ 漕：水上运输。

【译文】

主父偃向皇上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一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拥有相连的城市几十座，土地纵横千里，平常的时候，他们骄奢放纵，容易做出淫乱的事，危急的时候，他们就会倚恃自己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用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那么他们反叛的行为就会产生，以前晁错就是这样。现在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而只有嫡长子世代继袭，其余虽然也是诸侯亲骨肉，却没有一点土地受封，那么仁

爱孝道就不能显示出来。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土地分给子弟，封他们为侯。那些子弟人人高兴地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皇上用这个办法施与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封国，不用削减封地而诸侯就会逐渐衰弱了。”于是皇上听从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皇上说：“茂陵刚设置县，可以将天下豪强兼并之家和作乱的人，都迁到茂陵去，内则充实京城，外则消除奸猾的人，这就是不用诛杀而消除祸害。”皇上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子夫为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各种犯法阴事，主父偃都是有功的。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的嘴，贿赂、赠送给他的钱累计有千金。有人劝主父偃说：“你太横行了。”主父偃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四十多年了，自己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作儿子，兄弟不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困难的日子很长久了。况且大丈夫生不能列五鼎而食，死就受五鼎烹煮的刑罚好了。我到了日暮途远的时候，所以要倒行逆施，横暴从事。”

主父偃极力说朔方土地肥沃，外有黄河为凭借，蒙恬在那里筑城来驱逐匈奴，内省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中国疆土，消灭匈奴的根本所在。皇上看了他的奏议，就交下给公卿们议论，大家都说不利。公孙弘说：“秦朝时候曾征发三十万人在北河筑城，最终没有筑成，不久就放弃了。”主父偃极力讲述它的便利，皇上终于采纳了主父偃的主张，设立了朔方郡。

【原文】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①。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②：“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③；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

死，乃自杀[④]。有司以闻。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⑤]。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⑥]。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⑦]。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⑧]。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⑨]。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注释】

①齐王：指刘次景，袭祖爵为齐王。见《齐悼惠王世家》。 内：诸侯王宫内。 淫佚：淫乱放荡。 行僻：进行邪僻之事。

②数（shǔ）：数落，指责。

③内门：接纳入门。内，同"纳"，接纳。

④动：震动。

⑤赵王：指赵王刘彭祖，景帝之子。 居中：处于朝中。

⑥劫：威逼，要挟。

⑦服：承认。

⑧族主父偃：事在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治其狱者乃减宣，见《酷吏列传》。

⑨洨（xiáo）：又名洨国，县名，在今安徽固镇县东南。

【译文】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皇上讲了齐王刘次景在王宫内淫乱、行为邪僻的事，皇上任命主父偃为齐相。主父偃到了齐国，把他的

兄弟和宾客都召来，散发五百金给他们，数落他们说："当初我贫困时，兄弟不给我吃穿，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做齐相，你们有的人欢迎我到了一千里以外。我和你们绝交了，不要再进入我的大门！"于是派人用齐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来震动齐王，齐王认为自己最终也不能摆脱罪责，害怕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判处死刑，就自杀了。有关部门的官吏把这事报告给皇上。

主父偃当初为平民时，曾经游历燕、赵，待到他当了大官，就揭发燕王的阴私。赵王害怕他成为赵国的祸害，想要上书讲述他的隐私，因为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到了他当了齐相，走出了函谷关，赵王就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金钱，因而诸侯子弟很多因此得以封侯。等到齐王自杀后，皇上听到十分生气，认为主父偃威胁齐王使他自杀，于是把主父偃召回交给法官治罪。主父偃承认接受诸侯的贿金，而他确实没有威胁齐王使他自杀。皇上想不处死他，当时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就对皇上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齐国废除为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本是这事的首恶，陛下不诛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待。"于是就将主父偃灭族。

主父偃正尊贵受宠的时候，他的宾客数以千计，到他被灭族而死时，没有一个人为他收尸，只有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天子后来听说了，认为孔车是个忠厚长者。

【原文】

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1]。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2]。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3]。悲夫！

【注释】

①修：好。 遇时：有机遇。

②八十余年：《史记集解》徐广曰："汉初至元朔二年（按：即公元前127年）八十年也。" 乡：通"向"，倾向，重视。 乂（yì）：有才能的人。 举首：第一。

③当路：当仕路，掌握大权。

【译文】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然好，但是也是遇上了好时机。汉朝建立八十多年了，皇上正崇尚儒家学说，招揽才能超群的人，来发展儒家和墨家学说，公孙弘是被选拔为第一的人。主父偃当道，那些王公大臣都称誉他，到他身败名裂时，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啊！

【原文】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1]："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2]。'礼，与奢也宁俭'[3]。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于君故也[4]。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后圣不循[5]。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于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6]。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7]？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8]。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9]。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10]；'举善而教不能则劝'[11]。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

公孙弘者也[12]。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余。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13]。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14]。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15]。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16]。弘子度嗣爵，后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17]。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18]。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19]。”

【注释】

①太皇太后：在位皇帝的祖母。此指西汉平帝的祖母王政君，她是汉成帝的生母，汉元帝的皇后。《史记集解》徐广曰：“此诏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诏，后人写此及班固所称，以续卷后。”按：元始，平帝年号，即公元1年～5年。当时的大司徒为马宫，大司空为甄丰。

②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二句出自《孝经·广要道》。

③礼，与奢也宁俭：此文出自《论语·八佾》，原文为“礼，与其奢也，宁俭”。

④九合一匡：意即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匡正。　泰：太，太过分。

⑤卑：低矮。　恶：破旧。

⑥原：起源，源泉。

⑦斯：此。

⑧百寮之率：百官之长。寮，通“僚”。率，同“帅”。

⑨树直表：立着直的标志。表，标志。

⑩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此二句出自《论语·颜渊》，原文为“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⑪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此句引自《论语·为政》。不能，没有能力的人。劝，鼓励。

⑫股肱：得力大臣。 较然：明显貌。

⑬诚：的确。 克约：克制约束。 从制：遵从法制。

⑭减：低。 制度：《史记集解》应劭曰：“礼，贵有常尊，衣服有常品。”

⑮诡服：心口不一。 殊科：不同。

⑯效：证明。

⑰山阳：县名，在今河南焦作市东。

⑱章：彰明。 厉化：激励教化。

⑲征诣：召往。 公车：官车。

【译文】

太皇太后给大司徒、大司空的诏书说：“听说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要使人民富裕；使人民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说：‘使贵人们安宁，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礼，与其奢侈，毋宁节俭’。以前管仲当齐桓公的相，使齐桓公称霸诸侯，有多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的大功，可是仲尼说他不懂礼，因为他奢侈过度，能和国君相比拟。夏禹住矮小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后代的圣人不遵循他的做法。由此来说，国家政治的鼎盛时期，君主的德行优良，没有能高过节俭的。用节俭来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次序就形成，骨肉恩情就加深，争讼的根源就消灭。这就是家给人足、不用刑罚这种大治局面的根本吧？怎能不尽力去做呢！那三公是百官的统帅，万民的表率。没有立起垂直标帜却产生弯曲影像的道理。孔子不是说过吗：‘你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选用贤能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那么人们就会努力做事’。汉朝建立以来，宰辅大臣而能亲身实行节俭，轻财重义，表现特别突出的，没有像以前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那样的人。他位居丞相而盖布被，吃粗米饭，每餐不超过一个肉菜。对老朋友

和他喜欢的宾客，他都分出俸禄来供给他们，没有剩余的钱财。这确实是在内自我克制而在外遵从制度。汲黯诘难他，这些事才被皇上知道，他的做法可以说是低于制度规定的标准而可施行的呀！德行优良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和那些背地里奢侈无度而表面上假装节俭以沽名钓誉的人是不同的。他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孝武皇帝马上下令说：'奖赏有功的人，褒扬有德的人，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你应当知道这些。希望你减少思虑，保养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又赐给他续假治病，以及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好了，开始管理政事。到元狩二年，他终于在相位上寿终正寝。了解大臣没有超过君主的了，这就是证明。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爵位，后来当了山阳太守，因犯法失去了侯爵。表彰道德大义，是为了引导流俗，激励风化，这是圣王的制度，不可改变的道理。要赐给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者以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用公车把他们征召到京城，把他们的名字上报到尚书那里，朕要亲自当面授予爵位。"

【原文】

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1]？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2]。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3]。群臣慕向，异人并出[4]。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5]。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

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⑦。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⑧。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⑨。累其名臣，亦其次也⑩。”

【注释】

①卜式：大臣名。少时以畜牧为业致富，后以家财捐公助边。武帝召拜入官，位至御史大夫。事见《平准书》。 兒（ní）宽：大臣名，水利家，官至御史大夫。见《儒林列传》。 鸿渐：此词出自《易经·渐》“鸿渐于干”句。《史记集解》“李奇曰：‘渐，进也。鸿一举而进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本喻超凡的才能。鸿，大雁。

②乂安：安定。乂，安定。 宾：宾服。 阙：同“缺”。

③蒲轮：以蒲草缠缚车轮的安稳之车。 枚生：即枚乘。西汉辞赋家，曾在吴王刘濞手下供职，谏阻其谋反。武帝即位，被征召入京，死于途中。今存其《七发》、《柳赋》等。《汉书·贾邹枚路传》有记载。

④慕向：倾慕向往。

⑤刍牧：割草放牧。 弘羊：即桑弘羊。大臣名，出身商人，曾任治粟都尉、大司农，后任御史大夫。事见《平准书》。 贾（gǔ）竖：古时对商人的蔑称。 日磾（mì dī）：即金日磾。本为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时归汉，姓金，曾为侍中，死后谥敬侯。其事可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曩（nǎng）时：从前。 版筑：古代建墙工具，打夯土用。此指商王武丁时之傅说。 饭牛：喂牛。此指秦穆公时之五羖大夫百里奚。 朋：一类。

⑥儒雅：儒学文雅。 笃行：行为忠厚。 质直：纯朴耿直。 赵禹：大

臣名，官至太中大夫，用法苛深。见《酷吏列传》。　张汤：大臣名，历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详《酷吏列传》。　相如：即司马相如，辞赋家。详后《司马相如列传》。　滑稽（gǔ jī）：本为盛酒的口小肚大之器皿，后用以比喻能言善辩、诙谐幽默者。　东方朔：大臣名，文学家。见《滑稽列传》。　枚皋：枚乘子，武帝时为郎，善辞赋，好辩。《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其事迹。　应对：应酬对答。　严助：西汉大臣，曾为中大夫、会稽太守。《汉书》卷64有其传。　朱买臣：西汉大臣，尝为武帝文学侍臣。《汉书》卷64亦有其传。　历数：天文、数算。　唐都：天文学家，武帝时曾参预制订太初历。　落下闳（hóng）：天文历算家，因居落下而名。　协律：调协乐律。　李延年：音乐家，能歌善舞，好创新声，为汉武帝李夫人之兄。见《佞幸列传》。　苏武：大臣名，武帝时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详《汉书·李广苏建传》。　受遗：接受皇帝遗命，辅佐幼主。　霍光：政治家，霍去病弟，前后辅佐或迎立过昭帝、昌邑王刘贺、宣帝，共执政二十年。详《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⑦制度：制定的法度。　遗文：保存下来的文章典籍。

⑧孝宣：即汉宣帝刘询，公前73年～前49年在位。　纂修：继续进行治理。　六艺：即“六经”。　萧望之：著名的儒学家。详《汉书·萧望之传》。　梁丘贺：西汉大臣，官太中大夫、给侍中，精通《易经》。　夏侯胜：西汉儒生，精《尚书》。梁丘贺、夏侯胜均见《汉书·儒林传》。　韦玄成：西汉大臣，以文学诗赋见称。见《汉书·韦贤传》。　严彭祖：西汉大臣，曾任左冯翊、太子太傅，精《公羊春秋》。见《汉书·儒林传》。　尹更始：治《谷梁传》，又受《左氏传》，官至谏大夫，长乐户将。　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详《汉书·楚元王传》。　王褒：西汉辞赋家。《汉书》卷64有记载。

⑨张安世：西汉大臣，张汤子，尊为公侯。见《汉书·张汤传》。　赵充国：西汉大将。《汉书》有专传。　魏相：西汉大臣，曾为御史大夫、丞相。《汉书》有传。　邴吉：亦作丙吉。西汉大臣。见《汉书·魏相丙吉传》。　于定国：西汉大臣，治狱平恕。《汉书》卷71有记载。　杜延年：西汉大臣，杜周之子。见《汉书·杜周传》。　黄霸：西汉大臣，曾任御史大夫、丞相等职，治政有“外宽内明”之称。见《汉书

·循吏传》。 王成：西汉大臣。见《汉书·循吏传》。 龚遂：西汉大臣。见《汉书·循吏传》。 郑弘：西汉大臣。《汉书》卷66有其传。 邵信臣：亦作召信臣，西汉大臣，水利家。见《汉书·循吏传》。 韩延寿：西汉大臣。《汉书》卷76有记载。 尹翁归：西汉大臣。《汉书》卷76有记载。 赵广汉：西汉大臣。《汉书》卷76有记载。

⑩次：编次。以上班固所称，系录自《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之论赞。

【译文】

班固称赞说：公孙弘、卜式、兒宽都以鸿雁奋飞之翼而受困于燕雀之中，远远地混迹在猪羊之间，不是遇到好的时机，怎么能得到公卿的高官位呢？这时，汉朝建立六十多年，海内安定，府库充实，而四方蛮夷还未臣服，制度有很多缺陷，皇上正打算选用文武人才，求索这样的人好像害怕追赶不上似的。开始曾用安车蒲轮迎接枚乘，后来召见主父偃而赞叹不已。因此，群臣羡慕向往，有奇异才能的人同时出现。卜式从割草牧羊人中被选中，桑弘羊从商人小子中提拔起来，卫青奋起于奴仆之间，金日磾从投降的人中选拔出来，这些亦即是从前那些曾经干过筑墙、喂牛等贱业而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那类人物啊！汉朝得到的人才，在这个时期为最多。学问深湛，气度雍容的，有公孙弘、董仲舒、兒宽；忠厚勤奋的，有石建、石庆；质朴正直的，有汲黯、卜式；推举贤能的，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的，有赵禹、张汤；擅长写文章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能言善辩、诙谐滑稽的，有东方朔、枚皋；善于应对的，有严助、朱买臣；精通天文历算的，有唐都、落下闳；协调音律的，有李延年；精于筹划的，有桑弘羊；奉命出使的有张骞、苏武；著名将帅，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遗命、辅佐新主的，有霍光、金日磾。其余的各种人才不可胜记。因此这个时期创立的功业和遗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文献，后

世没有比得上的。汉宣帝继承大统，继续修治汉朝大业，也讲述宣扬儒家六经，招选优秀特异的人材，因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因为精通儒家学说而被任用；刘向、王褒因为善于写文章而显名。著名的将相，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理人民成效卓著的，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这些人。他们都有功勋事迹被后世所称道、记述。参看这些名臣事迹，也可说是仅次于汉武帝时代。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题解】

本篇为汉代南方国土开拓史。依次记述了南越之称王及与汉通好，吕嘉叛乱而被平定以建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阯九郡的详细过程，提供了秦末以至汉武时期南越形势变化，和汉廷对南越政策以及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政治史料。

在观察南越称王以至叛乱而被平定的社会历史变化之后，司马迁综合其曲折发展的情势，在论赞中发挥而为一篇"成败之转，譬若纠墨"的议论；表示了他关于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有关双方祸福、成败，处于经常性的互相转化状态之中的深刻思想。这又一次表明司马迁评论社会历史的变化，是切实地依据客观社会事物的实际状况的，他思想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现实状况的抽象和概括总结，所以也就使人们感到这样的概括总结是现实的、可信的，而使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一个明显的事实还在于在这种评述中，司马迁并没有寄寓任何神秘的天命、天意的思想，所有的祸福、成败都是人事的必然。这表明司马迁这样的历史记述与评论，是明显地将人格化的天神排斥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之外了，这是谈论事物变化的原因时亟宜加以肯定的。与对匈奴作战的评述不一样，司马迁并没有对平定南越提出政治和军事上的异议，没

有得失的评价，只有成败的分析。着眼于政治方面，对汉武统一南方，开拓疆土，建立汉代统一局面的作为是给予了正面肯定的。这也可以说明，司马迁评述汉武帝对匈作战，并不是反对抵御外侮，开拓疆土，而是从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国家政治稳定的角度，表现了自己的忧虑。从这个方面说，与主张统一相联系，也是有它积极的意义的。

【原文】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②。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③。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④："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⑤。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⑥。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⑦。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⑧。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⑨："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⑩。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⑪。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⑫。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⑬。

【注释】

①南越，亦名"南粤"，是越人的一支，占据今五岭以南地区。赵佗建国

亦以此为名。 尉：官名。秦时在南越设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长官不称守，而称尉。赵佗曾为南海郡尉，故亦称尉佗。 真定：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②杨越：《史记集解》张晏曰："杨州之南越也。"《史记正义》夏禹九州本属杨州，故云杨越。 桂林：秦置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 南海：秦置郡名，治所番禺，在今广州市。 象郡：秦置郡名，治所临尘，在今广西崇左县。 谪（zhé）：有罪流放戍边。 十三岁：《史记志疑》案：《始皇纪》三十三年略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则至二世元年陈胜反时，首尾才六年，安得十三年乎？徐广已言之。

③龙川：县名，在今广东龙川县西。

④任嚣：人名，秦始皇时为南海尉，秦末农民起义时筑关自保。

⑤刘季：即刘邦，字季。 中国：中原。 畔：通"叛"。

⑥新道：秦时所修的通往南越之道。

⑦番禺（pān yú）：南海郡治所在地。

⑧无足：没有值得。 被佗书：《史记索隐》"服虔云：'嚣诈作诏书，使为南海尉。'"被，予。

⑨移檄：传发檄文。 横浦：关名，在今广东南雄县。 阳山：关名，在今广东阳山县西北。 湟溪关：关名，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南。

⑩假守：代理长官。

⑪武王：《史记集解》韦昭曰："生以'武'为号，不稽于古也。"

⑫释：释免。

⑬汉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 陆贾：西汉初大臣，曾太中大夫，两次出使南越。详《郦生陆贾列传》。 剖符：犹剖竹。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功臣时，以竹符为信证，剖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后因以为分封、授官之称。此表示汉确认赵佗为南越王。 百越：泛指所有的越族。 长沙：汉代分封诸侯王国名，都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译文】

南越王尉佗是真定人，姓赵。秦国已经吞并了天下，攻取并且平定了杨越，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将被判罪的百姓流徙

到这里，和越人杂居了十三年。尉佗，秦朝任用他做南郡龙川县令。到秦二世时，南海郡尉任嚣患病快死，召来龙川令赵佗，告诉他说："听说陈胜等人叛乱，秦朝政治无道，天下人都受其苦，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人都在州郡分别同时建立军队、聚集民众，像猛虎争夺食物一样争夺天下，中原动乱，不知道何时安宁，豪杰们背叛秦朝，互相对立。南海郡地处偏远，我害怕强盗的军队侵夺土地到这里，我想发动军队切断秦朝通往南海的新修道路，自己防备，等待诸侯的变化，碰巧我病得很重。况且番禺有背靠着险要山势的凭借，有南海作倚恃，东西几千里，有不少中原人辅助我们，这也能当一州之主，可以建立国家。郡中的长官没有谁值得我同他说话，所以召你来告诉这些。"就颁给赵佗有关文书，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任嚣死后，赵佗立即传递檄文布告横浦、阳山、湟溪关说："强盗的军队将要来，火速断绝道路，聚集军队来守卫自己！"趁机逐渐依法诛杀了秦朝所设置的官吏，而用他的党羽为代理长官。秦朝已经灭亡，赵佗就攻打吞并了桂林、象郡，立自己为南越武王。高皇帝平定天下后，因为中原百姓劳顿困苦，所以宽释赵佗不加讨伐。汉高祖十一年，派陆贾因袭立赵佗为南越王，和他剖符定约，互相通使，协调安定百越，不要成为汉朝南边的祸害。南越边界和长沙交接。

【原文】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①。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②。"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③。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④。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

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5]。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6]。

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7]。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8]。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9]。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10]。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11]。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12]。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13]。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14]！"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15]。于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陆贾还报，孝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16]。至建元四年卒[17]。

【注释】

①高后：即吕后。 关市：在边关所设立的贸易市场。

②使物：使者与物资。

③灶：人名，姓周，封为隆虑侯。

④岭：《史记索隐》案：此岭即阳山岭。

⑤闽越：即东越，越人之一支，活动于今浙江南部、福建境内。 西瓯骆：即骆越，越人的一支。言西者，以别于东越。

⑥黄屋：以黄绸做车盖之车。 左纛（dào）：插在车厢左上方的用旄牛尾装饰的幢旗。以上均为皇帝的车饰。 称制：以皇帝的身分发号施

令。

⑦孝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

⑧守邑：守墓的人家。　岁时奉祀：每年按时节进行祭祀。

⑨从昆弟：堂兄弟。

⑩好畤（zhì）：县名，在今陕西乾县东。时陆贾家居于此。

⑪让：指责。　一介之使：一个使臣。介，个。

⑫大长老夫：年老的大君长。

⑬卑：地势低。　裸国：赤身裸体之国。

⑭自娱：自寻欢乐。　天王：此指皇帝。

⑮奉贡职：遵守纳贡称臣的职责。

⑯居国：在国内。

⑰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建元：武帝年号。

【译文】

高后时期，有关部门的官吏请求禁止南越在关市上购买铁器。赵佗说："高帝立我做南越王，互通使者和货物，如今高后听信谗臣的意见，歧视蛮夷，断绝器具用物交易，这一定是长沙王的主张，他想倚仗中原，攻打消灭南越而一并统治它，为自己建立功业。"于是赵佗就自封尊号为南越武帝，派兵攻打长沙国边境城邑，打败几个县后就离去了。高后派将军隆虑侯周灶前去攻打赵佗。适逢酷暑阴雨天气，士兵很多都得了重病，军队无法越过阳山岭。一年多后，高后逝世，汉军就撤兵了。赵佗因此凭借军队扬威于边境，用财物贿赂闽越、骆越，奴役并使它们归属南越，东西有一万多里。赵佗竟然乘坐黄盖左纛之车，自称皇帝发号施令，和汉朝平起平坐。

待到孝文帝元年，文帝刚刚统治天下，派遣使者告诉诸侯和四方蛮夷的君长，自己从代国来京即位的意图，让他们明白皇帝的盛美德性。于是为赵佗在真定的父母的坟墓，设置守墓的居民，逢年过节，随时祭祀。召来他的堂兄弟，以尊贵的官职和丰厚的

赏赐来表示对他们的宠爱。诏令丞相陈平等人推荐可以出使南越的人，陈平说好畤人陆贾，在先帝时就熟悉出使南越的事。于是文帝召陆贾来，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前去当使者，趁机责备赵佗自立为皇帝，竟然连一个来报告的使者都没有。陆贾到了南越，南越王赵佗十分害怕，写信谢罪，说："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以前高后隔绝并歧视南越，我私下怀疑长沙王是位谗臣，又远远地听说高后全部诛杀了赵佗的宗族，挖掘烧毁祖先的坟墓，因此自暴自弃，侵犯长沙国边境。况且南方低下潮湿，蛮夷当中，东边的闽越只有上千民众，却号称王；西边的骆越这样的裸体之国，也称王。我妄自窃取帝王的尊号，聊以自我安慰，怎么敢把这事禀告天王呢！"于是磕头谢罪，愿意长久地做汉朝的藩属臣子，遵从进贡的职责。于是赵佗就下令全国说："我听说两个英雄是不能一同存在的，两个贤人是不能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汉朝皇帝，是贤明的天子。从今以后，我去掉帝制，以及黄盖左纛的车子。"陆贾回来报告，孝文帝十分高兴。于是到了孝景帝时期，赵佗向汉朝称臣，派人朝见天子。可是在南越国内，赵佗仍旧窃用帝号，只是他派使者朝见天子，才称王，接受天子的命令如同诸侯一样。到了建元四年，赵佗去世。

【原文】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①]。兵未逾岭，闽越王弟馀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②]："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③]。谓助曰：

"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④。"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⑤。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⑥。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⑦。

【注释】

①多：赞赏。　两将军：《史记索隐》王恢、韩安国。

②谕意：表明旨意。

③入宿卫：入朝当宫中的侍卫。

④装：整装。

⑤行以：以行，用此行动。

⑥期：希望。　无：不。　要之：总之。　说："悦"之古字。《汉书》字作"怵"。怵，诱，意为被好语所诱。

⑦薨（hōng）：古代诸侯王死称薨。

【译文】

赵佗的孙子赵胡当了南越王。这时候闽越王郢发动军队攻打南越边境城镇，赵胡派人向汉朝天子上书说："南越和闽越都是汉朝的藩国，不能擅自发兵互相攻打。如今闽越发兵侵犯我，我不敢发兵迎击，希望天子下诏指示。"于是天子称赞南越王讲道义，遵守职责和盟约，为他们出兵，派遣两位将军前去讨伐闽越。军队还未翻过阳山岭，闽越王的弟弟馀善就杀死了郢，投降汉朝，于是汉朝停止进兵。

天子派庄助前往向南越王解释朝廷的意图，赵胡叩头说："天子竟然为我派兵讨伐闽越，我到死也无法报答这个恩德！"赵胡就派太子到朝廷去任宿卫。赵胡对庄助说："国家刚刚遭受侵犯，请使者先走吧。我正在日夜整装准备入朝去拜见天子。"庄助离去后，

他的大臣向赵胡劝谏说："汉朝派兵诛杀郢，也用这个行动来威吓南越。况且先王过去说过，事奉天子只要求不要失礼，总之不可以因为喜欢好话而入朝拜见天子。去朝见就不能再回来，这是亡国的形势啊。"于是赵胡假称有病，终于不去朝见天子。十几年后，赵胡真的病得很严重，太子婴齐请求回国。赵胡死了，谥号是文王。

【原文】

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邯郸樛氏女，生子兴[①]。及即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②]。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③]。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④]，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⑤]。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通，其使复私焉[⑥]。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大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⑦]。使者皆留填抚之[⑧]。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⑨]。

【注释】

①樛：音 jiū。

②风：通“讽”，暗示。　尚乐：喜欢。　要：要挟，强迫。　比内诸侯：比照内地诸侯。　固：坚持。

③姬：妃妾。　霸陵：县名，在今陕西临潼县西。　安国少季：《史记索隐》安国，姓也；少季，名也。　通：私通。

④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元鼎，武帝年号。

⑤谏大夫：官名，为郎中令属官，后改为谏议大夫。　缺：欠缺，不足。　桂阳：县名，在今广东连县。

⑥私：私通。

⑦黥：古代一种酷刑，在面额刻刺再涂上墨，亦称“墨刑”。　劓（yì）：古代的一种酷刑，割掉鼻子。

⑧填：通“镇”。

⑨饬（chì）治：整治。　重赍（zī）：贵重财物。赍，通“资”，钱财。　具：准备。

【译文】

婴齐接替继位做南越王后，就把他祖先武帝的印玺藏起来。婴齐到长安在朝廷当宿卫的时候，娶了邯郸樛家的女儿做妻子，生了个儿子叫赵兴。到他就王位时，他就向天子上书请求立樛家女子为王后，赵兴为太子。汉朝多次派使者委婉劝说婴齐去朝见天子，婴齐仍然喜欢恣意杀人，害怕进京朝见天子，被强迫使用汉朝的法度，像内地诸侯一样，就坚持推说有病，终于没有进京朝见。他派儿子次公到朝廷去任宿卫。婴齐死了，谥号是明王。

太子赵兴接替继位做南越王，他的母亲为太后。太后在还未做婴齐的妾时，曾经和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奸。等到婴齐死后，元鼎四年，汉朝派安国少季前去规劝南越王、王太后进京朝见天子，和内地诸侯一样；命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人宣达有关的言辞，勇士魏臣等人辅助不足的地方，卫尉路博德率领军队驻扎在桂阳，等候使者。南越王年轻，太后是中原人，曾经和安国少季通奸，这次出使前来又私通了。南越国中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大多数人不

依附太后。太后害怕发生动乱，也想倚靠汉朝的威势，就屡次劝说南越王和大臣们请求归属汉朝。于是通过使者向天子上书，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朝见天子一次，撤除边境的关塞。于是天子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把银印赐给南越丞相吕嘉，还赐给了内史、中尉、大傅等官印，其余的官职可以由南越王自己设置。废除他们以前的黥刑、劓刑，用汉朝法律，和内地诸侯一样。使者都留下来镇抚南越。南越王、王太后整治行装和贵重礼物，为进京朝见天子做准备。

【原文】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1]。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2]。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3]。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4]。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5]。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6]。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7]？"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8]。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9]。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10]。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11]。乃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有淫行，国人不附，欲独诛嘉等，力又不能。

天子闻嘉不听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

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12]；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也。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13]："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人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14]。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15]。"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16]。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17]。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18]。于是天子曰："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19]。"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20]。樛乐，其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21]。"

【注释】

①相三王：辅佐三位君王。　尚：仰攀婚姻。　苍梧秦王：《史记索隐》案："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王，即下赵光是也，故云'有连'。连者，连姻也。赵与秦同姓，故称秦王。"苍梧，郡名，治所广信，在今广西梧州市。

②众心：民众之心。

③畔：通"叛"。

④势：指当时形势。

⑤介：凭恃，借助。
⑥乡：同“向”。
⑦苦：为……而苦恼。
⑧狐疑：犹豫。 杖：持。
⑨耳目非是：周围环境（看到的、听到的）不对劲。
⑩鏦（cōng）：撞击。
⑪就舍：护卫回家。
⑫以好往：以友好前往。
⑬郏（jiá）：县名，在今河南郏县。 济北：即济北王，汉文帝二年，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治所卢县，今山东长清县西南。《史记志疑》案：《汉书·李陵传》作“济南相”。
⑭虏卖：掠卖。 僮仆：奴仆。
⑮自脱：使自身脱离。
⑯长男：长子。 术阳侯：《史记志疑》案：“术阳”乃“高昌”之误，建德降后始封术阳也。
⑰直：径直。 开：让开。
⑱函封：木匣子装封。 塞上：《史记索隐》案：“《南康记》以为大庾名‘塞上’也。”大庾岭，山名，在今广东韶关市东北。 谩辞：骗人之言辞。
⑲军锋之冠：军中第一先锋。
⑳延年：韩延年，后随李陵战死于匈奴。
㉑晏如：爵位安然无恙。

【译文】

南越丞相吕嘉年纪很大了，辅佐过三位国王，他的宗族中当官做长吏的有七十多人，男的都娶王女做妻子，女的都嫁给王子和其兄弟宗室的人，同苍梧郡的秦王有婚姻关系。他在国内很有权威，南越人都信任他，很多人都做了他的耳目，在得民心方面胜过南越王。南越王上书给汉皇帝，他多次劝阻南越王，南越王没有听从。他产生了背叛想法，多次推说有病不会见汉朝的使者。

使者都非常留意吕嘉，因为形势的关系，未能诛杀他。南越王、王太后也害怕吕嘉等人事先发难，就摆设酒宴，想借助汉朝使者的权势，图谋诛杀吕嘉等人。使者都面朝东坐，太后面朝南坐，王面朝北坐，丞相吕嘉、大臣们都面朝西坐，陪坐饮酒。吕嘉的弟弟任将军，率领士兵守在宫外。正饮着酒，太后对吕嘉说："南越归属汉朝，这是国家的利益，而丞相您抱恨这不好，为什么呢？"用这话来激怒使者。使者正在犹豫不决，终于没敢动手杀吕嘉。吕嘉看到周围人不是自己的亲信，就马上起身出去。太后发怒，想用矛戟冲刺吕嘉，王阻止了太后。吕嘉于是出去了，分取他弟弟的一部分士兵来护卫他回家，推说有病，不愿意见南越王和使者。吕嘉就暗中和大臣准备发动叛乱。南越王向来没想要诛杀吕嘉，吕嘉知道这一点，因此过了几个月都没有发动叛乱。王太后有淫乱行为，国中人不依附她，她想独自诛杀吕嘉等人，可是力量又不足。

天子听说吕嘉不听从南越王，南越王、王太后又势力孤弱，无法制服，使者又怯懦不能决断。又认为王、王太后已经归附汉朝，只有吕嘉作乱，不值得派军队，想派庄参带二千人前去出使。庄参说："如果为了友好而前往，几个人就足够了；如果为打仗而前往，二千人干不了什么。"推辞不干，天子就不叫庄参前去。郏地壮士、原济北王的丞相韩千秋奋然说："凭这么一个小小的南越，又有南越王、太后做内应，独有吕嘉从中破坏，我愿意得到勇士二百人，一定斩杀吕嘉回来报告。"于是天子派韩千秋和王太后的弟弟樛乐率领二千人前往，进入南越境内。吕嘉等人就终于造反了，命令国内说："国王年轻，太后是中原人，又和使者淫乱，一心想归属汉朝，拿先王的珍宝重器全都献给天子，来谄媚汉天子，带走了很多随从，走到长安后，便把他们卖给汉人做僮仆。她只想取得自我逃脱一时的好处，没有考虑赵氏国家利益，没有为子孙万世着想的意图。"于是和他的弟弟率领士兵攻打杀死了南越

王、太后和汉朝使者。吕嘉派人告知苍梧郡秦王和各郡县官员，立明王的长子——与南越妻子生的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这时韩千秋的军队进入南越，攻下了几座小城镇。以后，南越径直让开道路，供给饮食，让汉军走到离番禺四十里的地方，南越派兵攻击韩千秋等人，于是把他们消灭了。吕嘉派人用匣子封装使者的符节，放置在边塞之上，友好地讲了一通骗人的话向汉朝谢罪，派兵把守要害地方。于是天子说："韩千秋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够得上作战先锋之冠了。"就封他的儿子韩延年为成安侯。樛乐，他的姐姐是王太后，她是最先愿意归属汉朝的，就封樛乐的儿子樛广德为龙亢侯。天子于是颁下赦令说："天子力量衰弱，诸侯就大力互相攻打，人们就讥讽大臣不讨伐反叛之贼。如今吕嘉、赵建德等人造反，爵位安然无恙地自立为王，我命令罪人和长江、淮河以南的水兵共十万前去讨伐他们。"

【原文】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①]；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②]；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③]；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④]。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⑤]。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⑥]。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

入伏波营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7]。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8]。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9]。

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10]；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11]：皆得为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12]。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兵以陷坚为将梁侯。

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13]。

【注释】

①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元鼎，武帝年号。 汇水：古水名，一作"湟水"、"洭水"，今北江支流连江。

②豫章：郡名，治所南昌，在今江西南昌市。

③越侯：《史记集解》张晏曰："故越人，降为侯。" 戈船、下厉：皆为将军名号。 零陵：郡名，治所泉陵，在今湖南永州市。 离水：古水名，发源于零陵郡内，即今之漓江。

④驰义侯：《史记集解》徐广曰："越人也，名遗。" 夜郎：古部族名，西南夷中最大的一支，汉武帝时在其地设置牂牁郡，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东北。 牂牁江：古水名，即流经今贵州的北盘江和流经今贵州广西的红水河。

⑤寻陕：亦作"寻狭"，赵陀在秦水（今北江）上所建险关，在今广东清远县东。 石门：《史记索隐》按：《广州记》："在番禺县北三十里。昔吕嘉拒汉，积石镇江，名曰石门。"

⑥纵令：发出命令。

⑦犁旦：黎明。犁，通"黎"。

⑧所之：逃跑的地方。之，往。

⑨越郎：南越之郎官。 都稽：人名。《史记集解》徐广曰："表曰孙都。"

⑩揭阳：县名，在今广东揭阳县。 定：揭阳县令名。

⑪桂林监：南越所设的掌管桂林郡的官名。居翁：人名，姓居名翁，桂林郡监。

⑫九郡：据《汉书》，即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阯。

⑬国亡：《史记志疑》案：南武侯织，高帝十二年封南海王，见《汉书·高纪》及《淮南王传》，亦粤之世也，当附于《传》，《史》失之。

【译文】

元鼎五年秋天，卫尉路博德任伏波将军，带兵经过桂阳，直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任楼船将军，带兵经过豫章，直下横浦；原来归降汉朝后受封为侯的两个南越人任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带兵经过零陵，一部分直下离水，一部分直抵苍梧；派驰义侯凭借巴蜀的罪人，发动夜郎的军队，直下牂柯江：全都会师在番禺。

元鼎六年冬天，楼船将军率领精兵首先攻陷了寻陕，又攻下了石门，缴获南越的战船和粮食，于是向前推进，挫败南越的先头部队，率领几万人等候伏波将军。伏波将军率领被赦免的罪人，路途遥远，碰巧误了军期，和楼船将军相会合的才有一千多人，于是一同前进。楼船将军在前边，到达番禺。赵建德、吕嘉都据城防守。楼船将军自己选择了有利的地方，驻兵在番禺的东南方；伏波将军驻兵在西北方。正当天黑时，楼船将军攻击并打败了南越人，放火烧城。南越人平时就听说过伏波将军的大名，现在天黑，不知道他有多少军队。伏波将军于是扎下营寨，派使者去招来投降的人，赐给他们官印，又把他们放出，让他们去招降南越将士。楼船将军奋力攻打、焚烧敌军，反而驱赶敌军进入伏波将军营中来投降。黎明时，番禺城中的敌军都投降了伏波将军。吕嘉、赵建德已经在夜里和他们的属下几百人逃跑进入了海上，乘船西去。伏波将军又趁机询问已投降的南越贵族，得以知道吕嘉逃跑的地方，派人追赶。因为原先为南越校尉而现为汉军司马的苏弘捉到

赵建德，所以被封为海常侯；南越的郎官都稽捉到吕嘉，被封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同南越王同姓，听说汉军来到，和南越揭阳县令定，自己决定归属了汉朝；南越桂林郡监居翁，告知瓯骆归属汉朝：他们都被封为侯。戈船将军，下厉将军的军队，以及驰义侯所调发的夜郎军队还没来到，南越已经被平定了。于是汉朝在南越设置了九个郡。伏波将军受到加封。楼船将军的军队因为攻破敌人的坚固防守，被封为将梁侯。

从尉佗开始称南越王以后，经过五代共九十三年而南越国灭亡。

【原文】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①。瓯骆相攻，南越动摇②。汉兵临境，婴齐入朝。其后亡国，征自樛女③；吕嘉小忠，令佗无后④。楼船从欲，怠傲失惑⑤；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⑥。成败之转，譬若纠墨⑦。

【注释】

①隆虑：指隆虑侯周灶。 离：通"罹"，遭遇。

②瓯骆相攻：《古今黈》曰："此误也，当云'东闽兴兵，南越动摇'。《史记志疑》案《传》，其相攻者闽越与南越，非瓯骆也，瓯骆未尝与诸国相攻也。又闽越未攻南越时尝围东瓯，则是瓯、闽相攻，亦不得为瓯骆也"。

③征：征兆，发端。

④小忠：在小事上效忠献媚。

⑤楼船：指楼船将军杨仆。 从：通"纵"。

⑥伏波：指伏波将军路博德。 殖：增益。

⑦纠墨：意即事之成败如同绳索纠结在一起，难以预料。三股绳拧到一起，称“纠”。两股绳拧在一起，名“纆”。墨，通“纆”。

【译文】

太史公说：尉佗称王，本来是由于任嚣。当时遇上汉朝刚刚平定天下，他被封为诸侯。隆虑侯带兵讨伐南越，碰上了酷暑潮湿的气候，赵佗因而越发骄傲。由于同瓯骆互相攻打，南越随之动摇。汉军来到境内，婴齐进京去当宿卫。后来南越亡国，征兆从樛女开始；吕嘉小小的忠心，使得赵佗王位没有了继承。楼船将军放纵欲望，怠慢骄傲，失于昏惑；伏波将军不得志，智谋越发增长，因祸而变为福。可见成败的转化，就像纠墨那样，难以预料。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题解】

本篇以通观的眼光，鸟瞰我国东南沿海边陲纳入汉帝国版图的情势。记述中表彰了支援东瓯、出击闽越和平定东越的将领的功劳，肯定了越繇王的归顺汉廷，批评了闽越、东越之王发兵拒汉的叛乱举动，仍然是表现了以汉廷为中心而歌颂大一统的进步思想。

论赞在回答越作为一个蛮夷之国，为什么会存在这么长久的问题时，认为是“盖禹之余烈也”的作用。这与《越王句践世家》的论赞的看法相同，只是论述的方法有些差别，世家是从古代叙禹之功而及于越王句践，本篇是从汉追溯至句践再谈到禹之余烈，正反相配，旨归一致。

司马迁有种强调“遗烈”、“余烈”对历史发展影响的思想，在《史记》中多处有所表现。这种思想粗看起来，似是一种唯心的估量与推测，因为从具体事实的历史联系中，还没有使认识深化到足以得出科学的肯定结论，所以两处的表述都用了“盖”字。然而仔细分析，所谓的遗烈、余烈，是通过对客观现实连续性的观察判断，实际上是看到了一种强劲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所形成的力量，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这也就是对一种积极的民族传统、民族气质所给予历史变化以渗透的赞扬与肯定。比

如自夏禹经越王句践以来，在人们意识中所凝聚起来的自强不息，励精图治，务求奋进，及在艰难环境下的应变能力等坚定美好的品质，自然会首先在古代越民族的苗裔中长期流存，从而促使他们得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出可观的业绩。所以关于"余烈"的思想，同样反映了司马迁对一种更为抽象的客观事势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作用的捕捉及其认识，是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和它的一个侧面，应予积极肯定。

【原文】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①]。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③]。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④]。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⑤]。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⑥]。

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⑦]。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⑧]。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⑨]。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⑩]："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

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11]？”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12]。”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13]。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14]。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注释】

①句践：春秋末越国国君，公元前496年至前465年在位。　姓驺氏：《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均认为“作骆”，为“瓯骆”之骆，“不姓驺”。

②废为君长：废去王号，降为食爵禄之君长。　闽中郡：秦置郡名，治所东冶，在今福建福州市。

③畔：通“叛”。　鄱阳：亦作番阳，古地名，秦置县，在今江西波阳县东北。　吴芮：汉初异姓诸侯王。初为秦朝鄱阳令，项羽时分封为衡山王，汉朝建立，封为长沙王。

④项籍：即项羽。

⑤汉五年：即公元前202年。

⑥孝惠三年：即公元前192年。　东瓯：邑名，在今浙江温州市。《史记志疑》附案：《史记考异》曰：“《封禅书》越人勇之言：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即东海王摇也。”

⑦孝景三年：即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⑧购：收买。　丹徒：县名，在今江苏镇江市东南。

⑨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建元，武帝年号。

⑩太尉：官职名。西汉时的最高武职，有时担任临时军事统帅，或为皇帝的临时军事顾问，不常置。此及下文“太尉未足与计”，《史记志疑》案：两称太尉，《通鉴考异》以为误。考蚡以建元元年为太尉，二年免，并省太尉官，是时乃建元三年，蚡以列侯家居，莫非问丞相许昌否？或谓蚡曾为太尉，以故官呼之，亦未确。

⑪子：养育，保护。

⑫虎符：古代军队中所用兵符，朝廷调兵遣将的信物，一般为铜铸虎形，从中一分为二，朝廷、将帅各置一半，有旨令合符为证。

⑬节：符节。 会稽：郡名，治所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⑭距：通“拒”，抗拒。 浮海：渡海。

【译文】

闽越王无诸和越东海王摇，他们的祖先都是越王句践的后代，姓驺。秦国已经吞并天下，他们都被废除了王号，成为君长，把他们的地方设置为闽中郡。待到诸侯反叛秦朝时，无诸、摇率领越人归附鄱阳县令吴芮，就是人们所说的鄱君，跟随诸侯消灭秦朝。当时，项籍掌握号令诸侯的大权，不封无诸、摇为王，因此他们不归附楚王。汉军攻打项籍，无诸、摇率领越人辅助汉王。汉王五年，重新立无诸为闽越王，管辖闽中这地方，建都在东冶。孝惠帝三年，列举高帝时越人的功劳，说是闽君摇的功劳最多，他的人民愿意归附他，于是立摇为东海王，建都在东瓯，世上人称他为东瓯王。

几代以后，到孝景帝三年，吴王刘濞造反，想使闽越跟从自己，闽越不愿意随行，只有东瓯跟从吴王。待到吴王失败，东瓯接受了汉朝的重金收买，在丹徒杀死了吴王，因此都没有被惩罚，回到了自己的国内。

吴王刘濞的儿子子驹逃跑到闽越，他怨恨东瓯杀死了他的父亲，就常常劝闽越攻打东瓯。到了建元三年，闽越派军队包围东瓯。东瓯粮食耗尽了，十分窘困，将要投降，于是派人向天子告急。天子向太尉田蚡征询意见，田蚡回答说：“越人互相攻打，本来是常事，他们又多次叛服无常，不值得烦扰中原朝廷前去救助。从秦朝开始就抛弃他们，不作为从属国。”于是中大夫庄助质问田蚡说：“只怕力小不能救助，德浅不能庇护；如果能够，为什么要

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咸阳在内全都丢弃了，怎么仅仅是丢弃越国呢！如今小国因为走投无路而来向天子告急，天子不加以援救，那它应当到哪里去诉苦告急呢？又凭什么来养育天下四方呢？”皇上说：“太尉不值得在一起商讨。我刚刚登位，不想拿出虎符调发郡国军队。”于是派庄助拿着符节到会稽调发军队。会稽太守想抗命不给发派军队，庄助就斩杀了一位军司马，使人们知道皇帝的意图，于是会稽太守才派兵从海上救援东瓯。还没有到达，闽越王就带兵离去了。东瓯请求把全国迁徙到中国来，于是就率领全部民众迁来，居住在江淮一带。

【原文】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①。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②。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③；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④。”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⑤。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⑥。”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

馀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⑦。天子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⑧。”因立余善

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注释】

①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②大行：官名。西汉初称典客，武帝时更名大鸿胪，属官行人令更名大行令。掌管外交宾客之礼。 大农：大农令、大司农的省称。

③固：巩固、保持。 完：完整。

④耘：《史记索隐》："耘，除也。《汉书》作'陨'。"《史记志疑》附案：引惠氏《左传补注》曰："此'抎'字之误。《汉书》作'殒'，知抎与陨通，古今字也。徐广曰'耘义当取"耘除"'，失之。"

⑤便宜：因利乘便，灵活机动。 案兵：停止进兵。

⑥繇君丑：《史记索隐》繇音摇，邑号也。丑，名。

⑦娇：矫正，改变。 持正：走上正道。

⑧劳：烦劳，辛苦。

【译文】

到了建元六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遵守天子的约束，不敢擅自派兵还击，而把这事报告天子。皇上派大行王恢从豫章出发，派大农韩安国从会稽出发，他们都任将军。军队还没有越过阳山岭，闽越王郢派军队在险要地方抵御。他的弟弟馀善于是和丞相、宗族人商议说："我们国王因为擅自派兵攻打南越，不向天子请示，所以天子的军队来讨伐。如今汉军人多势大，现在就是侥幸战胜了，后面跟着要来的汉兵会更多，最终会消灭我们国家才停止。如今杀了国王来向天子谢罪，天子如果接受我们的请求，就会停止进兵，就一定会保全闽越一国；如果不接受，我们就奋力作战；若是不能取胜，就逃入大海。"大家都说："好。"于是就用矛戟刺杀了国王，派使者带着他的头送给大行王恢。大行王恢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讨伐东越王。如今东越王的头已经送到，还表示了谢罪，不用战斗而消除了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于是用灵

活处理的方式停止了军事行动，并告知大农韩安国的军队，又派使者带着东越王的头急驰长安报告天子。天子下诏令两位将军撤回军队，说："东越王郢等首先作恶，只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不参与这个阴谋。"于是派郎中将去立繇君丑为越繇王，奉行对闽越先祖的祭祀。

馀善已经杀了郢后，他的威势传布全国，国民大多依附他，他就暗中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纠正他部众的过失，使他们持正不邪。天子听说后，认为不值得为馀善再出动军队，说："馀善多次同郢阴谋作乱，而后来首先诛杀了郢，使得汉军不用劳苦。"于是立馀善为东越王，和繇王一同存在。

【原文】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1]。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2]。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3]。

元鼎六年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4]。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5]。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6]。

馀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7]。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8]。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将军数校尉，杀长吏[9]。楼船将军

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兒侯[10]。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馀善，馀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11]。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12]："馀善首恶，劫守吾属[13]。今汉兵至，众强，计杀馀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14]。"乃遂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荌侯[15]。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16]。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17]。

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18]。东越地遂虚[19]。

【注释】

①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元鼎，武帝年号。

②揭扬：即揭阳，县名，在今广东揭阳县。 海风波：海上有大风巨浪。 解：借口。 两端：骑墙观望。

③诸校：各部队。 梅领：《史记索隐》"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过去的豫章郡治所，今江西南昌市西北仍有梅岭，故此梅岭非江西广昌之梅岭山脉。领，通"岭"。 待命：听候诏命。

④汉道：汉军进闽之要道。

⑤白沙：邑名，在今江西南昌市东北，鄱阳湖南岸。 武林：邑名，在今江西余干县北。

⑥齿：人名，成阳共王子，旧封为山州侯。 畏懦：畏惧怯懦。

⑦句（gōu）章：县名，在今浙江宁波市西北。 中尉王温舒出梅岭：据《将相表》及《汉书·武纪》，王温舒与韩说皆出会稽。句章自在会稽，故王温舒当非出"梅岭"。 越侯：据《武纪》，一名严，一名甲。

若邪：一说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南。

⑧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元封，武帝年号。

⑨武林：此当指武林山，地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北，因时汉军已“咸入东越”，故恐非上文之“武林”。 吏：《汉书》作“史”。

⑩率：《汉书》作“卒”。 钱唐：县名，在今浙江杭州市。 辕终古：人名，姓辕，名终古。 御儿：乡名，在今浙江余杭市东北。

⑪汉阳：邑名，故城在福建浦城县北。

⑫从：与，和。

⑬劫：劫持、胁迫。

⑭傥：倘，或许。

⑮北石侯：似当依《汉书》作“卯石侯”。 蓥：音yíng。

⑯坐法：坐酎金。

⑰多军：人名，姓多名军。生平不详。 无锡侯：此下《汉书》有“故瓯骆王将左黄同斩西于王，封为下鄜（fū）侯”，当叙。

⑱狭多阻：狭窄多险要。

⑲东越地遂虚：《史记志疑》案：《汉志》会稽有冶县，师古曰“本闽越地”。《续志》云“鄞，章安故冶，闽越地”。《宋书·州郡志》亦言是闽中地，领于会稽之东部都尉。则其地岂虚也哉。

【译文】

到了元鼎五年，南越反叛，东越王馀善向天子上书，请求率领八千名士兵跟从楼船将军攻打吕嘉等人。他的军队到了揭扬，以海上有风浪作为借口，不往前进，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暗中派人到南越勾结。待到汉军攻下了番禺，东越的军队也没到来。这时楼船将军杨仆派使者向天子上书，愿意乘便带兵攻打东越。皇上说士兵劳顿疲倦，没有答应，要求撤兵，命令各个军营驻扎在豫章的梅岭听候诏命。

元鼎六年秋天，馀善听说楼船将军请求朝廷讨伐他，汉军已经临逼东越边境，将要攻过来，馀善于是就反叛了，派军队在汉兵将要经由的道路上抵御。他给将军驺力等人加封官号为“吞汉

将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了汉朝三位校尉。这时汉朝派大农令张成、原山州侯刘齿率兵屯驻，不敢进攻东越军队，退向安全地带，他们都因犯怯懦畏敌罪而被处死。

馀善刻了“武帝”印玺而自立为皇帝，欺骗他的人民，散布荒谬的言论。汉朝天子派横海将军韩说走出句章，渡海从东边前往；派楼船将军杨仆走出武林；派中尉王温舒走出梅岭；派归降汉朝后受封为侯的两个南越人任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走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天，这些军队全都进入东越境内。东越一直派兵在险要地方抵御，派徇北将军把守武林，打败了楼船将军军队中的几位校尉，杀死了长吏。楼船将军士卒钱唐人辕终古斩杀了徇北将军，被封为御儿侯。他自己的军队没有前往武林。

原东越衍侯吴阳在这之前留在汉朝，汉朝派他回去劝说馀善，馀善不听从。待到横海将军的军队首先到了东越，越衍侯吴阳率领他乡邑中七百人叛变东越，在汉阳攻打东越军队。他和建成侯敖及其部下，同繇王居股商议说：“馀善首先作恶，胁迫我们。如今汉军到来，人多势强，考虑杀了馀善，各自归顺汉朝的将军们，或许能侥幸得以脱身不死。”于是就一起杀死了馀善，率领他们的部众投降了横海将军，因此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食邑一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韩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刘福为缭荌侯。刘福是成阳共王刘喜的儿子，原来是海常侯，因为犯法失去了侯爵。从前参军没有功劳，因为是宗室子弟的缘故而被封侯。其他的将军们都没有战功，没有谁受封为侯。东越的将军多军，汉军到来的时候，他就抛弃军队而投降，被封为无锡侯。

于是天子说东越地方狭隘多险要之处，闽越人强悍，多次叛服无常，下诏命令军官们率领所有这些地方的民众迁徙到江淮一带居住。东越这地方就空虚了。

【原文】

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1]。然馀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2]。盖禹之余烈也[3]。

【注释】

①伯：通“霸”。
②犹：仍然。
③余烈：遗留之功业。

【译文】

太史公说：越国虽然是蛮夷，它的祖先难道曾经对民众有很大的功德么，为什么它会相传这么久远呢！经历了几代都常常当君王，句践还一度称霸。可是馀善竟至于大逆不道，国家被消灭，百姓被迁徙。他们祖先的后代繇王居股等人还仍然做万户侯，从这些可以知道，越国首领世世代代当公侯了。这大概是禹遗留下来的功业吧。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题解】

此篇记述自战国时燕人卫满略属朝鲜而于汉初自王，至汉武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期间，汉处理东北部地区域外国家关系的史实。为研究我国古代与朝鲜的相互交往提供了原始的历史文献。

记述肯定了汉武帝对朝鲜劝谕与兵威相结合策略的成功，以及对威服朝鲜时汉将错误的处置的果断措施。此篇突出显示了汉廷将领的争功与不和，论赞说："楼船将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皆辱，将率莫侯矣。"司马迁认为这应该是国家的耻辱，他们各自的最后结局是咎由自取的，这种行为毫不足取。

【原文】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②。秦灭燕，属辽东外徼③。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④。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

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5]。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6]。

【注释】

①满：《史记索隐》："案《汉书》，满，燕人，姓卫，击破朝鲜而自王之。"《汉书考证》齐氏曰："满姓卫。朝鲜自周封箕子后，传四十余世，至战国时侯准始称王。汉初其国大乱，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也。《后书》正补此《传》之缺。"（《史记志疑》）

②全燕时：《史记索隐》始全燕时，谓六国燕方全盛之时。　略属：略取使之归属。　真番：本朝鲜附属部族，活动于今鸭绿江中上游一带，汉武帝灭朝鲜后在此设置真番郡。又据《史记索隐》应劭云："玄菟本真番国。"　鄣塞：即障塞，屏障要塞。

③徼（jiǎo）：边界。

④浿水：古水名，今朝鲜之清川江。

⑤卢绾（wǎn）：西汉初将领，与刘邦同里，并同日生，随刘邦起义，汉立以为燕王，后因陈豨、韩信、彭越被杀事见疑，奔人匈奴，病死。详《韩信卢绾列传》。　魋（zhuī）结：即椎髻，结发如椎。　王险：古地名。按《史记集解》应劭所云，为朝鲜王旧都；臣瓒以为在乐浪郡浿水之东。一说在今朝鲜平壤市。

⑥临屯：《史记索隐》东夷小国，后以为郡。

【译文】

朝鲜王卫满，原先是燕国人。当初在燕国全盛时，曾经攻夺真番、朝鲜，使它们归属燕国，给它们设置官吏，修筑边境上的城堡、关塞。秦国灭掉燕国后，朝鲜就属于辽东郡以外的边境国家。汉朝建立后，因为朝鲜离得远，难于守卫，就重新修复辽东

郡以前的关塞，一直到溟水为界，属燕国管辖。燕王卢绾造反，跑到匈奴，卫满也逃亡，聚集同党一千多人，梳着椎形发髻，穿上蛮夷服装，向东跑出关塞，渡过溟水，居住在秦朝原来叫上下鄣的空旷地方，逐渐地役使真番、朝鲜以及原先燕国、齐国的逃亡者，并使他们归属自己，在他们当中称王，建都在王险。适逢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刚刚平定，辽东太守就约定卫满为藩属国的君主，保卫边塞外的蛮夷，不要让他们侵扰攻掠边境；各位蛮夷的首领想要到汉朝进见天子，不能够禁止。辽东太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上知道，皇上答应了。因为这个缘故，卫满能够凭借兵威和财物侵占、降服他附近的小国，真番、临屯都来降服归属，他统治的地区纵横有几千里。

【原文】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人见[1]；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2]。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3]。何去至界上，临溟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4]。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5]。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6]。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7]。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溟水西军，未能破自前。

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8]。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9]。"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浿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浿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

【注释】

①右渠：卫满孙。
②拥阏（è）：堵塞隔绝。拥，通"壅"。阏，阻塞。
③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元封，武帝年号。 涉何，人名，汉朝使臣，生平不详。 谯（jiào）：责备。
④御：御手，车夫。 裨王长：《史记正义》颜师古云："长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杀也。"按：裨王及将士长，恐颜非也。
⑤名美：起美名。
⑥距险：在险要之地抗拒。
⑦卒正：领兵将官。 多：人名。 纵：进击。
⑧因：依仗，凭借。
⑨信节：确实的符节。信，真实，确实。

【译文】

卫满传王位给他儿子，再传至他孙子右渠，这期间诱致的汉朝逃亡者越来越多，而右渠又从来不曾去进见天子；真番周围许多小国要上书进见天子，又受到堵塞而不通。元封二年，汉朝派涉何责备和晓谕右渠，可他始终不肯接受皇帝的命令。涉何离开，回到了边界上，面对浿水，派车夫刺杀了送涉何的朝鲜名叫长的

小王，马上渡河，骑马飞奔进入塞内，于是回来报告天子说："杀了朝鲜一位将军。"皇上因为涉何有杀死朝鲜将军的美名，就不追究他的过失，任命他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恨涉何，派兵袭击杀死了涉何。

天子募集犯罪的人，赦免其罪，让他们去攻打朝鲜。元封二年秋天，汉朝派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渡过渤海；军队有五万人的左将军荀彘从辽东出发，去讨伐右渠。右渠派兵在险要地方抵御。左将军名字叫多的卒正率领辽东兵首先进击敌军，结果失败而走散，多往回跑，因触犯军法而被处死。楼船将军率领齐地兵七千人首先到了王险城。右渠据城防守，探知楼船将军的部队人少，就出城攻打楼船将军，楼船将军部队失败，四散逃跑。将军杨仆失散了部队，逃到山中藏了十多天，慢慢地寻找收拢失散的士兵，又重新聚集起来。左将军荀彘攻打朝鲜浿水西边的军队，未能从前方攻破朝鲜军。

天子因为两位将军没有取胜，于是派卫山凭借军事威力前去告知右渠。右渠会见使者，磕头谢罪说："我愿意投降，只害怕两位将军用欺骗手段杀害我；如今见到真实的符节，请允许我降服。"右渠派太子到朝廷上谢罪，献给汉朝五千匹马，还向在朝鲜的汉军赠送军粮。朝鲜民众一万多，手里拿着武器，正在渡过浿水，使者和左将军怀疑他们叛变，说太子已经降服，应该命令人们不要持武器。太子也怀疑使者和左将军要用欺骗手段杀害自己，就不渡浿水，又领着民众回去。卫山回去报告天子，天子处死了卫山。

左将军攻破了浿水岸上的朝鲜军队，这才向前推进，到了王险城下，包围了城的西北方。楼船将军也前往会师，驻扎在城南。右渠于是坚守城池，几个月也未能攻下。

【原文】

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1]。

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②]；其先与右渠战，困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③]。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④]。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⑤]；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⑥]。以故两将不相能[⑦]。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及）〔乃〕使卫山谕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沮约[⑧]。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⑨]。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征）〔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⑩]。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⑪]。"言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⑫]："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人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⑬]。

【注释】

①素：一向。　侍中：侍从于皇帝身旁。　燕、代：泛指北方。

②固：本来。

③将：将官。　惭：羞愧。　和节：议和的符节。

④阴：暗中。　间：找机会。

⑤期战：相约进攻。　就：完成，实现。　约：朝鲜投降的约定。

⑥间郤：即间隙，机会。　降下：使其投降从而攻下。

⑦不相能：互相不和。

⑧剸决：独自决断。剸，同"专"。　卒：终于，最终。　沮：毁坏。

⑨乖异：离心离德，不能统一行动。

⑩济南：郡中，治所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正：纠正。

⑪状：情况，原因。

⑫意：怀疑。

⑬诛遂：《史记志疑》案：左将军亦以争功相嫉乖计弃市，则武帝必以执楼船为非。

【译文】

左将军一向在皇宫里侍奉天子，得到皇上宠爱，他率领燕、代两地的士兵，很强悍，凭借胜利的形势，军中的战士大多都很骄傲。楼船将军率领的是齐地的士兵，渡海而来，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失败伤亡；他们先前和右渠交战，遭到困难和耻辱，损失了士兵，士兵都很害怕，将领心中也觉得惭愧。他们包围右渠的时候，楼船将军经常手拿议和的符节。左将军迅急攻打，朝鲜大臣于是暗中找机会派人私下里约定向楼船将军投降，使者往来传话，还没有决定下来。左将军多次和楼船将军约定一起向敌人开战，楼船将军想赶快实现他与朝鲜大臣的约定，不去和左将军会师；左将军也派人寻找机会降伏朝鲜，朝鲜不愿意，而心想归附楼船将军。因为这个缘故，两位将军相互不和。左将军心想楼船将军以前有失败的罪过，如今和朝鲜私下友好，而朝鲜又不来投降，怀疑他有反叛的阴谋，只是还未敢发作。天子说将帅无能，以前才派卫山去晓谕右渠投降，右渠派太子入朝，卫山作为天子使者却不能果断处理事情，和左将军的计谋都出现失误，终于破坏了约定。如今两位将军包围王险城，又不能同心协力，因此这么长时间也无法解决问题。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有合适的办法可以自行处理。公孙遂到达后，左将军说："朝鲜早该攻下了，之所以没有攻下，是有原因的。"他说楼船将军几次约定都不来会师，并且把一向所怀疑的事全都告诉公孙遂，说："如今这种情况不拿问他，恐怕会成为大祸害，不单是楼船将军的问题，而且还会和朝鲜一同消灭我们军队。"公孙遂也认为不错，就用符

节召楼船将军进入左将军军营中商议事情，马上命令左将军部下捉拿楼船将军，合并了他的军队，并且向天子报告。天子杀了公孙遂。

【原文】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溪相参、将军王唊相与谋曰①："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战）王又不肯降。"阴、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溪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②。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③。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④。封参为澅清侯，阴为荻苴侯，唊为平州侯，长〔降〕为几侯⑤。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温阳侯⑥。

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⑦。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⑧。

【注释】

①相：朝鲜国宰相。　路人：朝鲜宰相名，《史记索隐》应劭云："路人，渔阳县人。"　尼溪相、将军：皆朝鲜官名。

②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

③成巳：朝鲜人名。

④长降、最：皆为朝鲜人名。　四郡：真番（公元前108～前82年），在今朝鲜半岛中西部；临屯（公元前108年～前82年），在今朝鲜半岛东中部；乐浪，治所朝鲜，在今平壤市南；玄菟（公元前108年～前82年），治所夫租，在今朝鲜咸兴。

⑤澅（huò）清：《史记集解》韦昭曰："属齐"。 荻苴：韦昭曰："属勃海。" 平州：韦昭曰："属梁父"。 几降：韦昭曰"属河东"。

⑥温阳：韦昭曰："属齐"。《史记索隐》作"涅"阳。《史记志疑》附案："温"乃"涅"字之讹。

⑦乖：违背。

⑧洌口：亦名"列口"，县名，在今朝鲜殷栗。

【译文】

左将军合并了两方面军队后，就加紧进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溪相参、将军王唊等一起商议说："起初想投降楼船将军，楼船将军现在被逮捕，只有左将军统一率领，战争越发紧急，恐怕不能同他打下去，国王又不肯投降。"韩阴、王唊、路人都逃到汉军那里。路人死在路上。元封三年夏天，尼溪相参就派人杀死了朝鲜王右渠而来投降。王险城还没攻下来，原右渠的大臣成巳又造反，又攻打不同他造反的朝鲜官吏。左将军派右渠的儿子长降、相路人的儿子路最去晓谕朝鲜百姓，杀了成巳，因此汉朝就平定了朝鲜，在那里设置了四个郡。封参为澅清侯，韩阴为狄苴侯，王唊为平州侯，长降为几侯。路最因为父亲死在归降途中很有功劳，被封为温阳侯。

左将军被征召回京城，因为犯了争功而互相嫉妒、违背军事计划的事，被公开处死。楼船将军也因为犯了军队到达洌口，应当等候左将军，却擅自抢先攻击敌人，使得伤亡很多的罪过，被判处死刑，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平民。

【原文】

太史公曰：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①]。楼船将狭，及难离咎[②]。悔失番禺，乃反见疑[③]。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④]。

【注释】

①诬：假冒。
②离：通“罹”，遭遇。　咎：灾祸。
③见：被。
④将率：即“将帅”。

【译文】

太史公说：右渠倚恃险固，国家因此而灭绝。涉何骗取功劳，成为发兵攻打朝鲜的开端。楼船将军行事心胸狭窄，遇到危难就遭受祸咎。后悔当年攻打番禺时失去了单独立功机会，却反被人怀疑。荀彘争功，和公孙遂一同被处死。两支军队都遭受耻辱，将帅没有被封侯。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题解】

本篇记述了巴、蜀以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汉廷的交往及其建郡、设王史。

出于计谋下牂牁江击南越，及开辟自西夷通身毒抵大夏的南部路线，以避免北线上匈奴的侵扰隔阻，汉遣唐蒙、司马相如、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南夷，虽未能通身毒国，然诛且兰、邛君，先后设犍为、牂牁、越巂、沈黎、汶山、武都、益州七郡及夜郎、滇王印。本篇以见汉武时西南版图远至的规模。

本篇与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共五传，同一类型，以见汉武拓展国土的业绩，总的方面是给予了肯定。然本篇亦有评议，对耗费巨大而功效不高提出了批评，这在总体上与《平准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以下一段，保持了认识上的一致。

本篇记述秦汉之际西南众多而互相分散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由于地处边陲，“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诚为夜郎自大，难于统属。然其时物品流通东连番禺，西至大夏，北通巴蜀，南达身毒，诚为可观。然其规模实难深考，故史文不得详叙。

论赞关于“楚之先岂有天禄哉”的评论，似乎反映出对正常事势发展以外出现的特殊状况，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就转而求

助于一种神秘天意、天幸，以冀得到某种安慰的倾向。然而自身的记述已经给予了这种意念以实际的否定，司马迁也就只得犹豫和怀疑了。这表现司马迁有时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考察，在思想上是处于一种对事势发展与神秘力量估量的中介线上。他向任何方面跨出一步而延续下去，就可能要么导致于接近反映社会真实发展规律的较为科学的结论，要么将已有的客观记述蒙上一层圣洁的灵光而使之具有神秘的色彩。就前一情况而言，标志着人类认识可能达到的正确水平，就后一情况而言，只要司马迁的历史记述是真实而客观的，认真对待，仍然不会将人们引入迷惘的歧途。

【原文】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①。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②；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③。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④。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⑤。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⑥。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⑦。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⑧。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注释】

①夜郎：古部族名，主要活动于今贵州西南地区。

②靡莫：古部族名，属于氐羌族系统，活动于今云南昆明市北。 滇：国名，都于今云南晋宁县之晋城，活动于今云南昆明市及滇池一带。

③邛都：古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西昌一带。 魋结：髻如椎形。 邑聚：城镇村落。

④同师：古地名，大约在今云南西界。 楪（yè）榆：古地名，在今云

南大理市西北，洱海西侧。 巂（suī）：古部族名，活动在今云南保山市一带。 昆明：古部族名，活动在今云南昆明市西部、下关周围一带。

⑤徙：古部族名，活动在今四川天全县一带。 筰（zuó）都：古部族名，活动在今四川乐山市至西昌市西部一带。

⑥冉駹（mǎng）：古部族名，活动在今四川成都市以北，松潘县一带。

⑦土箸：定居。箸，通“著”。 蜀：郡名，治所成都，在今四川成都市。

⑧白马：古部族名，氐族的一支，活动在今四川北部，甘肃武都县一带。 氐：古部族名，分布在今甘肃东南部及四川西北部。

⑨巴：郡名，治所江州，在今重庆市江北。

【译文】

西南夷的君长多得数以十计，其中夜郎是势力最大的；它的西边靡莫之夷也多得数以十计，其中滇的势力最大；从滇往北，那里的君长也多得数以十计，其中邛都之夷的势力最大：这些地方的人都把头发梳成椎形的髻，耕种田地，有小城镇和村落。他们的外边，西面从同师往东，直到北边的楪榆，称为巂和昆明，这地方的人都结发为辫，随着牲畜而迁徙，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君长，土地纵横大约有几千里。从巂往东北，那里的君长也多得数以十计，其中徙和筰都的势力最大。从筰都往东北，那里的君长也多得数以十计，其中冉駹的势力最大。他们的风俗有的定居，有的迁移不定，都在蜀郡的西边。从冉駹往东北，那里的君长多得数以十计，其中白马的势力最大，都是氐族的同类。这些都是巴郡、蜀郡西南以外的蛮夷。

【原文】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①。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②。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

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③。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④。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⑤。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⑥。

【注释】

①楚威王：战国时楚国国君，公元前339年～前329年在位。庄蹻入滇在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3年）时，此处有误。 庄蹻：人名，一说其又名庄豪。公元前279年，率兵从黔中进入云南，后因秦所阻，便在滇中称王。 巴：古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东部一带。 黔中：古地名，战国时属楚国，秦始皇时置郡，治所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市。

②苗裔：后代子孙。

③王滇：于滇称王。 长之：充当其首领。

④常頞（àn）：人名，秦时将领，生平不详。 五尺道：道名。秦统一中国后，为控制西南地区，在今四川宜宾市和云南曲靖市间修了一条大道，路面宽五尺，故称五尺道。

⑤徼（jiào）：边界。

⑥筰：即筰都。 僰（bó）僮：僰族的奴婢。 僰，古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宜宾市西南与云南东北一带。 髦牛：即牦牛。

【译文】

起初楚威王的时候，派将军庄蹻率兵沿长江而上，攻占了巴郡、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蹻是以前的楚庄王的后代。庄蹻到了滇池，那里纵横三百里，附近是平坦的土地，肥沃富饶的地方有几千里，庄蹻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了那里，使它隶属楚国。庄蹻正想回来报告楚王，适逢秦国攻取了楚国巴郡、黔中郡，道路阻塞，无法通行，于是庄蹻返回滇池，凭借他的军队在滇称王，改

变服饰，随从当地的风俗，而做了当地的长帅。秦朝时常頞大略开通了五尺道，这些国家稍微就设置一些官吏了。十几年后，秦朝灭亡。待到汉朝建立，把这些国家都抛弃了而把蜀郡原来的边界当作关塞。巴郡、蜀郡百姓中有的人暗中出塞做买卖，换取那里筰国的马、僰国的僮仆和牦牛，因此巴郡、蜀郡人口繁多，生活富裕。

【原文】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①]。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②]。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③]”。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④]。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⑤]。”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⑥]。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⑦]。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人，遂见夜郎侯多同[⑧]。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⑨]。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⑩]。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⑪]。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⑫]。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⑬]。数岁，道

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14]；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15]。

【注释】

①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建元，武帝年号。

②风：通“讽”，暗示。

③食（sì）：让……吃。　枸（jǔ）酱：亦作“蒟酱”，一种用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而香。《史记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曰“枸木似榖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　牂（zāng）柯：即牂柯江，古水名，今珠江上游贵州境内的北盘江。　番（pān）禺：县名，今广东广州市。

④市夜郎：到夜郎去卖。

⑤役属：役使并使之归属。　臣使：像臣一样驱使。

⑥黄屋左纛：指天子车服。黄屋，黄缯覆裹的车盖。左纛：插在车舆左边用牦尾等制成的装饰物。

⑦长沙：郡名，治所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豫章：郡名，治所南昌，在今江西南昌市。

⑧郎中将：《史记志疑》据《华阳国志》以为当作“中郎将”。中郎将、郎中将，均属郎中令。　食重：粮食辎重。　巴蜀筰关：清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当作“巴符关”。《汉书》正无“蜀”字。巴，巴郡。符关，古关名，在今四川合江县。　多同：人名，夜郎部族首领。

⑨缯帛：泛指各种丝织品。

⑩犍（qián）为：郡名，治所僰道，在今四川宜宾市西南。

⑪指：通向。

⑫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蜀郡成都人。详下篇。

⑬巴蜀四郡：指汉中、巴、蜀、广汉四郡。　戍转：以士兵运输。

⑭离：通"罹"。

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史记集解》"徐广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夜郎都尉治今贵州关岭县。 葆就：自我保全并完成置郡的体制。

【译文】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攻打东越，东越人杀死了东越王郢而向汉朝报告。王恢乘着军事威势派番阳令唐蒙委婉地告知南越汉朝出兵的意图。南越拿蜀地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问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南越人说："由西北边的牂柯江而来的，牂柯江宽有几里，流经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地的商人，商人说："只有蜀郡出产枸酱，很多人偷偷拿着出去和夜郎做交易。夜郎靠近牂柯江，江宽有一百多步，足够来行船。南越用财物使夜郎归附自己，势力向西到达了同师，可是也没能像对待臣国那样使唤夜郎。"唐蒙于是上书劝皇上说："南越王乘坐着黄盖左纛的车子，土地东西有一万多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是一州的君主。如今从长沙、豫章前去，水路多数断绝，难以前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所拥有的精兵，可能有十多万，乘船从牂柯江而下，乘它不注意，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如果凭着汉朝的强大，巴郡、蜀郡的富饶，开通前往夜郎的道路，给那里设置官吏，十分容易。"皇上答应了这个建议。于是任命唐蒙做郎中将，率领一千人，以及携带粮食辎重的一万多人，从巴郡筰关进入夜郎，于是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唐蒙给他很优厚的赏赐，用汉王朝的威势和恩德来晓谕他，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任县令。夜郎附近的小国都贪图汉朝的丝织品，认为通往汉朝的道路艰险，终究不能占为己有，就暂且接受了唐蒙的盟约。唐蒙回到汉朝报告，于是把夜郎设为犍为郡。调派巴郡、蜀郡的士兵修整道路，从僰直修路到牂柯江。蜀郡人司马相如也说西夷的邛、筰可以设置郡。皇上派

司马相如以郎中将的身份前往那里晓谕，将他们都如同南夷一样对待，给他们设置了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于蜀郡。

正当这个时候，巴、蜀、汉中、广汉四个郡开通了西南夷的道路，辗转运送军粮。几年后，道路不通，士兵疲乏饥饿，遭受潮湿，死了很多人。西南夷又多次反叛，派兵发动攻击，消耗费用，却没有成效。皇上忧虑这件事，派公孙弘前去那里察看了解。公孙弘回来报告，说这件事对国家不利。待到公孙弘任御史大夫，这个时候正在修筑朔方城，来据守黄河驱逐匈奴，公孙弘趁机多次述说开通西南夷的害处，可以暂且停止，集中精力对付匈奴。皇上停止了西南夷开通的事，只在南夷夜郎设置两个县和一个都尉，让犍为郡自己保全并逐渐完善它的郡县体制。

【原文】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①]”。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天子乃令王然子、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③]。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④]。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⑤]。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⑥]？”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⑦]。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⑧]。

【注释】

①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元狩，武帝年号。 身毒（juān dǔ）国：亦作“天竺”，即古印度。 张骞：西汉外交家，出使中元朔三年（公

元前126年）从匈奴逃归，元朔六年三月封博望侯。详《大宛列传》。 大夏：西域国名，在今阿富汗。 邛：邛崃山，产竹，节高实中。

②诚：果真，如果。

③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西汉人名，生平不详。 间出：找机会出使。

④尝羌：人名，时为滇王，一作“赏羌”。

⑤闭：阻塞，阻断。

⑥孰与：熟语，表示两个事物的比较。

⑦州：此指地区。

⑧注意焉：对此更加留意。

【译文】

到了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归来，说他在大夏时看到蜀地出产的细布和邛崃山出产的竹杖，让人去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说：“从东南方的身毒国来的，它离这里大约有几千里远，能够和蜀地的商人做买卖。”又听说邛崃山西边大约二千里有身毒国。张骞乘机大说大夏在汉朝的西南，羡慕中国，担心匈奴阻隔了他们和中国的通路，如果能够开通蜀地的道路，取道身毒国既方便又近，对汉朝有利无害。于是天子就命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让他们打探捷径，从西夷的西边出发，想寻找身毒国。他们到了滇国，滇王尝羌就留下他们，派了十多批人为他们寻找向西去的道路。一年多后，道路全都被昆明夷阻断，没有人能通往身毒国。

滇王和汉朝使者谈话说：“汉朝和我们滇国相比哪个大？”到了夜郎，夜郎侯也是这样问。因为道路不通的缘故，各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地区的主宰，不知道汉朝的辽阔。使者回来后，于是大谈滇是个大国，值得让他们亲近和归附汉朝。天子对这事专心留意。

【原文】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①。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②。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③。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④。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人朝。上以为夜郎王。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⑤。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⑥。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⑦。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⑧。劳漫、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漫、靡莫，以兵临滇⑨。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⑩。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⑪。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⑫。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⑬。

【注释】

①驰义侯：封爵名，其人名遗，原为越人而归汉者。　因：从，凭借。

②且（jū）兰：西南夷中的一个小部族，活动在今贵州贵定以东。　杀使者：指杀驰义侯。然《汉书·武纪》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驰义侯征西南夷平之，记载不同。

③八校尉：八个校尉所带领的军队。

④行诛：在行军中诛杀。　头兰：即且兰，后为县。

⑤南越破：事在元鼎六年冬。

⑥越巂郡：郡名，治所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市。 沈犁郡：郡名（公元前111年～前97年），治所筰都，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 汶山郡：郡名（公元前111年～前67年），治所汶江，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 广汉：郡名，治所广汉，在今四川金堂县东。武都在广汉之北，非“西”。 武都郡：郡名，治所武都，在今甘肃武都县。据《汉书·武纪》定西南夷，连同牂柯设五郡，在元鼎六年春。

⑦风喻：用含蓄的话暗示或劝告。风，通“讽”。

⑧劳漫：亦作“劳寖”，《汉书》作“劳深”，古代部族名，活动在今云南昆明东部一带。

⑨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元封，武帝年号。 临：监视。

⑩首善：开始友善。

⑪滇王离难西南夷：《汉书》作“滇王离西夷”，似“难”与“南”当为衍文。

⑫益州郡：郡名，治所滇池，在今云南滇池东南晋宁县之晋城。

⑬小邑：指是个小国。

【译文】

等到南越造反，皇上派驰义侯凭借犍为郡的名义调发南夷军队。且兰君害怕行军遥远，附近的国家会乘机掳走自己老弱的百姓，于是和他的军队反叛了，杀死了汉朝使者和犍为太守。汉朝于是调派曾经攻打南越的八位校尉，率领巴郡和蜀郡被赦罪从军的犯人，去进攻打败了且兰。适逢南越已经被攻破，汉朝八位校尉还未沿牂柯江而下，就带兵撤回，在行军中讨伐了头兰。头兰是经常阻断滇国和汉朝通路的国家。平定了头兰后，于是就平定了南夷，设置了牂柯郡。夜郎侯起初倚恃南越，南越灭亡后，正碰上汉朝军队回来诛杀反叛的人，夜郎于是入京朝见天子。皇上封他为夜郎王。

南越被攻破后，以及汉朝诛杀了且兰、邛君，并且杀了筰侯，

冉駹的部族都震惊恐慌，便向汉朝请求称臣，为他们设置官吏。于是汉朝将邛都设为越嶲郡，筰都设为沈犁郡，冉駹设为汶山郡，广汉西边的白马设为武都郡。

皇上派王然于利用南越破败以及诛杀南夷的兵威委婉地告知滇王入京朝见天子。滇王，他的军队有几万人，他附近东北边有劳寖、靡莫，都和滇王同姓，相互依仗，不肯听从劝告。劳寖、靡莫多次触犯汉朝使者和官兵。元封二年，天子调发巴郡、蜀郡的军队进攻并消灭了劳寖、靡莫，大军逼近滇国。滇王当初对汉朝本有善意，因此没有诛杀滇王。滇王离开西南夷，全国向汉朝投降，请求为他们设置官吏，并入京朝见天子。于是汉朝将滇国设为益州郡，赐给滇王王印，依旧统治他的人民。

西南夷的君长数以百计，只有夜郎、滇的君长接受了王印。滇是个小国，最受汉朝宠爱。

【原文】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①？在周为文王师，封楚②。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③。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④。

【注释】

①天禄：上天所赐之俸禄。

②文王师：《楚世家》载："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③南夷之端：平定南夷的起因。　杖邛竹：以邛竹制成的杖。

④揃（jiǎn）：分割。　剽：分开。　七郡：即犍为、牂柯、越嶲、益州、武都、沈犁、汶山七郡。

【译文】

太史公说：楚国的祖先难道有上天赐予的禄位么？在周的时候做过文王的师傅，被封于楚。待到周朝衰落，楚国土地号称方圆五千里。秦国灭亡诸侯，只有楚国的后代还做了滇王。汉朝讨伐西南夷，那里的国家大多灭亡了，只有滇王仍旧是汉朝宠爱的王。可是平定南夷的开端，是在番禺见到了枸酱，在大夏见到了邛竹杖。西夷后来被分割，分为西、南二方，最终被汉朝设为七个郡。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题解】

相如自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本篇所述正是一位"非常之人"的传记。相如之卓异洒脱，才气超群，卓文君之爱慕相如，坚贞不渝，实为当时"扶义倜傥"之典型。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同为西汉并世之著名文学家。此篇录《上林赋》、《喻巴蜀父老檄》、《言通西南夷书》、《谏劝疏》、《哀二世赋》、《大人赋》、《言封禅书》七篇文字，实以赋作、檄文、书疏、词颂的形式，表现了西汉前期的文学风格特征及其杰出成就。其中尤以赋作所占比例甚大，是《史记》中继《贾屈原生列传》之后仅存的赋篇。司马相如的一生，"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所以他政治上的作为不是主要的，他曾出使巴蜀并主张开辟西南夷，是唯一可以载入史册的仕宦业绩。然而由于他"善著书"，他的文学成就比仕迹更为显耀，这是一般人所不及之处，乃为他特有的"非常之事"。他的赋作瑰玮璀灿，但不是词藻堆聚，所言虽"侈靡过其实"，然其旨在"归正道而论之"，讽谏、隐喻之意昭告世人，劝诫天子，实具有"非常之功"。司马迁以此对西汉前期文学之切于世事作了充分的肯定。

本篇借司马相如的名文，通著为一篇讽谏书，是司马迁寓论

断于序事的表现手法之一。言上林之广大，喻天子之侈靡；录长杨猎后上疏，谏天子之驰逐野兽；述《大人赋》，讥武帝之醉心神仙；言封禅事，归结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并以吊二世之持国不谨，亡国失势，信谗不悟，宗庙灭绝，唤醒天子为天下之长治久安着想，端正德行，以益社稷。故本传同时也是司马迁的“谏书”。

论赞表现司马迁的文论识见。如所评《春秋》为义彰而文微，《易》著为本隐而出之以昭显，《大雅》先言王公大人之德后及众庶，《小雅》先道己之忧苦并流及上政之得失，归结于表现形式不同，而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并且明确评论司马相如的辞赋，其作用与《诗》之讽谏没有什么两样。这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了西汉文学创作之与传统继承的关系，同时指出了它所具有的紧密结合现实的时代特色，以见汉武时期文学发展之内容与形式，传统与创新的浑然一体，对表现文学自身的演进之“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文】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①。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②。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③。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④。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⑤。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注释】

①蜀郡：郡名，治所成都，在今四川成都市。

②犬子：司马相如之小名。《史记索隐》孟康云："爱而字之也。"
③蔺相如：战国时赵国大臣，曾面斥强秦，完璧归赵。详《廉颇蔺相如列传》。
④赀：财产。汉制，限家资十万钱乃得为官。赀，通"资"。 武骑常侍：骑郎，侍从天子出巡、游猎。
⑤梁孝王：景帝弟封于梁，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邹阳：文学家，原齐临淄人。 枚乘：辞赋家，淮阴人。 庄忌夫子：儒生，名忌，号夫子。《汉书》作"严忌"，避明帝讳而改。

【译文】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表字叫长卿。他少年时喜爱读书，学习剑术，所以他父母给他取名叫犬子。司马相如学业完成后，仰慕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叫相如。他凭借资财而出任郎官，侍奉孝景帝，担任武骑常侍，这不是他所喜好的。适逢景帝不喜欢辞赋，这时候梁孝王来京城朝见，跟随梁孝王而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司马相如见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借说有病为由而辞了官职，旅居梁国。梁孝王让他和众儒生住在一起，司马相如有机会和儒生们、游说之士相处了好几年，于是写了《子虚赋》。

【原文】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①："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②。"于是相如往，舍都亭③。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④。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⑤。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⑥："令有贵客，为具召之⑦。"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

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8]。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9]。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10]。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11]。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12]；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13]。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14]。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15]。"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16]！"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17]。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18]。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19]。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20]："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21]。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注释】

①临邛：县名，在今四川邛崃县。　令：县之长官。

②宦游：离乡在外，求官谋职。　遂：通达。　过：访，探望。

③都亭：《史记索隐》案：临邛郭下之亭也。

④缪：通"谬"，虚伪。　朝：拜访。

⑤尚：还。　谢：谢绝，拒绝。　谨肃：谨慎恭肃。

⑥卓王孙、程郑：二人皆为冶铁巨商，详见《货殖列传》。　僮：奴婢。

⑦具：备办酒席。

⑧谒：请。　谢病：因病谢却。

⑨一坐：在座的客人。　倾：倾慕其风采。

⑩一再行：一两首曲子。行，乐曲。

⑪缪：通"谬"，假装。　重：敬重。　琴心：琴声中蕴含的情意。　挑：挑逗，诱发。

⑫雍容：神态从容高贵。　闲雅：文雅大方。　都：姣美。

⑬好：喜爱。　当：符合心意。

⑭通：传达，表达。　殷勤：衷情，心意。

⑮不材：不成材，不争气。

⑯第：但，只。　俱如：一块前往。　假贷：借贷。

⑰酤酒：卖酒。　当炉：主持卖酒。炉，古时酒店前放置酒坛的炉形土墩。

⑱犊鼻裈（kūn）：开如牛犊之鼻的短裤。古时的裤子，无裆谓之袴，有裆谓之裈。　保庸：酒保等雇工。

⑲杜门：闭门。

⑳诸公：《史记集解》郭璞曰："诸公，父行也。"　更：轮流，交相。

㉑倦游：厌倦于官场游宦。

【译文】

正值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返回家，可是家境贫寒，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业。他平素和临邛县令王吉关系很好，王吉说："你长久在外行游求官，不顺心，就来探望我。"于是司马相如前去，住在城内的都亭中。临邛县令假装恭敬的样子，每天去拜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最初还以礼相见，后来就声称有病，派随从谢绝王吉的拜访，王吉更加谨慎恭敬。临邛县中有很多富人，卓王孙家就有奴仆八百人，程郑家也有几百人，他们两人就互相商量说："县令有贵客，我们准备酒食宴请他。"一并请了县令。县令到来后，卓家的客人已经上百了。到了中午，去请司马长卿，司马相如推称有病，不能前去，临邛县令就不敢尝一

下酒食，亲自前去迎请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往，满座的人都钦佩他的风采。饮酒正畅快尽兴时，临邛县令向前送上琴说："我私下里听说长卿喜欢弹琴，希望用它来自助欢娱。"司马相如推谢，便弹奏了一两曲。当时卓王孙有位女儿叫文君，刚刚守寡，喜欢音乐，所以司马相如假装和县令相互敬重，而用琴声来挑逗她。司马相如到临邛时，有车马跟随，又仪表雍容娴雅，十分漂亮；待到在卓家中饮酒，弹奏琴曲，卓文君偷偷从门缝中看他，内心高兴并喜欢上了他，又担心不能符合他的心意。弹琴结束后，司马相如于是叫人送给卓文君的侍者很厚的礼物，让她传达自己恳切深厚的情意。卓文君连夜逃出家门，私奔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就和她急忙赶回成都。他家里穷得空无一物，只有四面墙壁竖立。卓王孙十分生气说："女儿太不成材，我不忍心杀死她，但也不分给她一个钱。"有的人劝说卓王孙，卓王孙始终不听从。卓文君过了一段长时间，感到不快乐，说："长卿只要和我一起去临邛，向兄弟们借贷也还足够用来维持生活，何至于使自己苦到这个地步呢！"司马相如就和她一起到了临邛，卖掉了他们的全部车马，买了一间酒店来卖酒，而让卓文君主持炉前的酒铺买卖。司马相如自己身穿犊鼻裤，和雇工们一起工作，在街市中洗涤酒器。卓王孙听说了，感到耻辱，就闭门不出。兄弟们和临邛的长者交相劝卓王孙说："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你缺少的不是钱财。如今卓文君已经成了司马长卿的妻子，长卿本来厌倦宦游，虽然贫穷，他的才能足可以作依靠。况且他又是县令的客人，为什么偏偏这样看不起他呢！"卓王孙不得已，就分给卓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她出嫁时的衣服被褥和各种财物。卓文君就和司马相如回到成都，购买了田地房屋，成为了富人。

【原文】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①。上读《子虚

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2]！"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3]。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4]；"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5]；"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6]。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7]。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8]。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

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9]。田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无是公在焉[10]。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11]。"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麋脚麟[12]。骛于盐浦，割鲜染轮[13]。射中获多，矜而自功[14]。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15]？'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16]！'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17]。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18]。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

隆崇嵂崒[19]；岑岩参差，日月蔽亏[20]；交错纠纷，上干青云[21]；罢池陂陁，下属江河[22]。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23]。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瑌石武夫[24]。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麋芜，诸蔗猼且[25]。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26]。缘以大江，限以巫山[27]。其高燥则生葴蔪苞荔，薛莎青薠[28]。其卑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芦，奄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29]。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30]。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31]。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32]。其上则有赤猿蠷蝚，鹓雏孔鸾，腾远射干[33]。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34]。

【注释】

①狗监：内官名，主管皇帝的猎犬。
②独：偏偏。
③笔札：书写工具。札，供书写用的小木板。
④楚称：《史记集解》郭璞曰："称说楚之美。"
⑤乌有：哪有，没有。乌，或作"恶"。 难：诘难。此谓诘难楚事。
⑥明：阐明。
⑦藉：借。 推：推想。
⑧卒章：终篇。 风：通"讽"。
⑨田：打猎。
⑩过：拜访。 诧：夸耀。
⑪仆：对自己的谦称。 云梦：古泽名，在今湖北武汉与洞庭湖之间。
⑫罘（fú）：捕兔的网。 罔：渔猎用的网。 弥：满。 掩（yǎn）：罩

住。 辚（lín）：同"躏"，即躏轹，车轮碾压。 麖：麖鹿。 脚：《史记索隐》韦昭云"谓持其一脚也"。

⑬骛（wù）：纵横奔驰。 盐浦：泽边盐滩。 鲜：鸟兽的生肉。

⑭矜：夸耀。

⑮何与：同"孰与"。

⑯恶（wū）：怎么。

⑰唯唯：应答之声。

⑱特：只，只是。

⑲盘纡（yū）：迂回曲折。 岪（fú）郁：山势曲折。 隆崇：高高耸立。 嵂崒（lǜzú）：山高峻貌。

⑳岑（yín）岩：山势险峻貌。 参差（cēn cī）：高低不齐的样子。 蔽亏：时隐时缺。蔽，全遮。亏，残缺。

㉑交错：交叉错杂。 纠纷：纠结纷扰。 干：触犯。

㉒罢（pí）池：倾斜而下貌。 陂陀（pō tuó）：倾斜不平貌。 属（zhǔ）：连接。

㉓丹：朱砂。 青：石青。 赭（zhě）：赤土。 垩（è）：白土。 雌黄：矿物名。即三硫化二砷，半透明，柠檬黄色。 白坿（fù）：石灰石。 碧：青色的玉石。 照烂：光照灿烂。

㉔玫瑰：一说火齐珠。如同玫瑰色的美玉。 琳瑉（mín）：精美的玉石。 琨珸（kūn wú）：本为山名（即昆吾山），此指如同琨珸山之美石。 瑊玏（jiān lè）：似玉的美石。 玄厉：《史记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曰"黑石可用磨者"。 瓀（ruǎn）石：似玉的美石。 武夫：亦作"珷玞"。似玉的美石。《史记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曰："瓀石出雁门，武夫出长沙也。"

㉕蕙圃：蕙草之园。蕙，一种和兰外貌相似的香草。 衡兰：杜衡和兰草。杜衡，香草名。 芷（zhǐ）若：白芷和杜若，均为香草名。 射干：香草名，灌木，可入药。《汉书》无此二字，句作"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 穹穷：香草名，根可入药。 昌蒲：水草名，根可入药。 江离、蘼芜：两种水草名。 诸蔗：即甘蔗。 猼且（pò jū）：一说即芭蕉。一说为蘘荷，草名。《汉书》作"诸（藷）柘巴且"。

㉖登降：或登上或降下，地势高低不平。 陁（yǐ）靡：形容地势斜长

而又绵延不断的样子。 案衍：地势低下。 坛曼：广阔平坦。

㉗缘：沿，循。 大江：即长江。 巫山：古山名，即云梦泽中的阳台山，在今湖北汉阳县境内。

㉘葴（zhēn）：马蓝，多年生草本植物。 菥（sī）：草名。《史记集解》徐广曰："或曰草，生水中，华可食。" 苞：席草，可制席子和草鞋。 荔：草名。一说即马蓝，叶可选纸，根可制刷。 薜：草名，赖蒿。《汉书》字作"薛"，即当归。二物判然不同。 莎（suō）：草名。莎草之类，可供药用。 青薠（fán）：草名。似莎而大。

㉙藏莨（zāng láng）：即狗尾巴草，亦称狼尾草。 蒹葭（jiān jiā）：芦苇。 东蘠（qiáng）：草名，状如蓬草，果实如葵子，可吃。 雕胡：即菰米，茭白子实，煮熟为雕胡饭。 菰芦：即葫芦。《史记志疑》以《汉书》、《文选》作"觚卢"（芦笋）为是，"盖上句蒹葭即芦，雕胡即菰，不应重言之"。 菴蕳（yān lǘ）：即青蒿。 轩芋：草名，亦作"莸草"。

㉚推移：浪涛翻滚向前。 发：开放。 芙蓉：即荷花。 菱华：即菱花。华，同"花"。

㉛蛟：古代传说中一种能发水的龙。一说水中大蛇。 鼍（tuó）：即扬子鳄。 玳瑁（dài mào）：形状似龟的爬行动物，甲壳黄褐色，可做装饰品。 鼋（yuán）：大鳖。

㉜楩（pián）：树名。《史记集解》郭璞曰："楩，杞也，似梓。" 楠：即楠木，一种常绿乔木。 豫章：亦作"豫樟"，树名，枕木与樟木的并称。 桂：香树名。 椒：花椒树。 木兰：树名，开白花。 蘖（bò）：即黄柏。落叶乔木，树皮味苦，可入药。 离：通"樆"，即山梨树。 朱杨：生于水边的树名，即赤茎柳。 楂梨：山楂树。 梬（yǐng）栗：即梬枣，今称黑枣。

㉝赤猿：红猴。 蠷蝚（qú náo）：即猕猴。《汉书》、《文选》无"赤猿蠷蝚"四字，因下文有"玄猿素雌"及"蛭蜩蠷蝚"之句。 鹓雏（yuān chú）：传说中与鸾凤同类的鸟。 孔：孔雀。 鸾：鸾鸟，传说中似凤凰的鸟。 腾远：《史记索隐》郭璞云："腾蛇，龙属，能兴云雾。"一说即"腾猿"，善腾跃的猴子。远，通"猿"。 射（yè）干：《史记索隐》张揖云："射干，似狐，能缘木。"

㉞蟃蜒（wàn yàn）：《史记集解》郭璞云：“大兽，长百寻。” 貙（chū）：也称貙虎，大如狗，文如貍。 豻（àn）：一种野狗。 兕（sì）：雌性犀牛。 穷奇：传说中的野兽名。《山海经·西山经》中有记载。 獌狿：野兽名，似貍狼属。于“兕象野犀，穷奇獌狿”，《史记志疑》附案：八字《汉书》《文选》皆无，且上句蟃蜒即獌狿，而下又有“穷奇象犀”之语也。

【译文】

过了很长时间，蜀郡人杨得意担任狗监，侍奉皇上。有一天，皇上读到《子虚赋》，认为它不错，说：“我偏偏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啊！”

杨得意说：“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他写了这篇赋。”皇上吃惊，于是召司马相如来询问。司马相如说：“有这样的事。但这是写诸侯的事，不值得看。请让我写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给您。”皇上答应了，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司马相如用“子虚”作为虚构的言辞，来称说楚国之美；“乌有先生”，就是哪有这事，来替齐国诘难楚国；“无是公”，就是没有这人，来阐明做天子的道理。所以凭借这三个人而写成文章，来推想天子和诸侯的苑囿。赋的终篇归结到节俭上去，借以委婉地规劝皇上。把赋进献给天子，天子十分高兴。赋的文辞说：

楚国派子虚出使到齐国，齐王调遣国内所有的士兵，准备了众多的车马，和使者一同出外打猎。打猎结束，子虚去拜访乌有先生，并向他夸耀这事，无是公当时也在场。他们坐定后，乌有先生向子虚问道：“今天打猎快乐吗？”子虚说：“快乐。”“猎物很多吗？”子虚说：“很少。”“那这样有什么快乐？”子虚说：“我高兴的是齐王本想向我夸耀他的车马众多，而我却用楚王在云梦打猎的盛况来回答他。”乌有先生说：“可以说给我听么？”

子虚说："可以。齐王指挥着一千辆军车，选拔一万名骑兵，在海边打猎。排列开的士兵布满了草泽，捕兽的罗网遍布山上，罗网罩住野兔，车轮碾死大鹿，射中了麋鹿，抓住了麟的小腿。车马纵横奔驰在海边的盐滩，宰杀禽兽割鲜多使血染红了车轮。射中目标，获得了很多猎物。齐王骄傲地向人夸耀自己的功劳。他回头对我说：'楚国也有平原广泽供人游玩打猎的地方，使人能像这样多得快乐的吗？楚王的游猎和我比起来，哪个更有乐趣呢？'我走下车子回答说：'我是楚国低贱的人，有幸能够在楚国宫禁中值宿警卫十多年，时常跟随楚王出外游猎，在王宫的后苑游猎，随便匆匆浏览周围的景物，但还不能全部看遍，又怎么够得上谈论那内苑之外的大泽盛景呢！'齐王说：'即使这样，还是请你大略根据你的所见所闻来说说吧。'

我回答说：'是，是。我听说楚国有七个大泽，曾经看到过其中一个，还没看过其余的。我所看到的，大概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罢了，名叫云梦。云梦纵横九百里，其中有山。山势盘桓，曲折阴幽，高耸险峻；山峰峭拔，高低不齐，日月或被全部蔽遮，或被遮掩一半；群山错落交杂，直冲云霄；山坡倾斜而下，连接江河。那土壤里有朱砂、石青、赤土、白垩，雌黄、石灰、锡矿、碧玉、黄金、白银，各种颜色光彩夺目，光耀如同灿烂的龙鳞。那里的石头有赤玉、玫瑰宝石、琳、珉、琨珸、瑊玏、磨刀的黑石、瑌石、武夫石。东面有长着蕙草的园圃，其中有杜衡、兰草、白芷、杜若、射干、芎穷、菖蒲、江离、蘼芜、甘蔗、芭蕉。南面有平原广泽，起伏不平，倾斜连绵，有的低洼，有的平坦，沿着长江，直到巫山为界。那高峻干燥的地方生长有马蓝、薪草、苞草、荔草、艾蒿、莎草和青薠。那低湿的地方生长有狗尾巴草、芦苇、东蔷、菰米、莲花、荷藕、葫芦、蒿草、莸草，各种各

祥的东西生长在那里，不能尽数描绘。西面有奔涌的泉水和清澈的水池，激荡的水波在推移；水面上开放着荷花、菱花，水面下隐伏着大石、白沙。水中有神龟、蛟蛇、鼍龙、玳瑁、鳖和鼋。北面有森林大树，生长着黄楩树、楠木、樟木、桂树、花椒树、木兰、黄蘗树、山梨树、赤茎柳、山楂树、黑枣树，橘树、柚子树发出芳香。这些树的上面有赤猿、猕猴、鹓雏、孔雀、鸾鸟，善跳的猴子和射干。树下有白虎、黑豹、蟃蜒、貙犴、雌犀牛、大象、野犀牛、穷奇、獌狿。

【原文】

"'于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①。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②；阳子骖乘，纤阿为御③；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邛邛，辚距虚，轶野马而韢騊駼，乘遗风而射游骐④。儵眒凄浰，雷动猋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⑤。于是楚王乃弭节裴回，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𠟼受诎，殚睹众物之变态⑥。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⑦；襞积褰绉，纡徐委曲，郁桡溪谷⑧；衯衯裶裶，扬袘恤削，蜚纤垂髾⑨；扶与猗靡，翕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⑩；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⑪。

【注释】

①专诸：春秋时吴国勇士，曾替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见《刺客列传》。

格：击杀。

②驯驳：经驯服的杂色马。 驷：此指驷马。 舆：车。 靡：通“麾”，挥动。 鱼须：用海鱼之须所作的旒旌。 桡旃（náo zhān）：轻柔飘动的旗帜。通帛为旃。 曳：摇动。 明月：珍珠名。 干将：春秋时代吴国的著名制剑工匠。所制之剑异常锋利，亦名“干将”。 雄戟：即三刃戟。 乌皞：又作“乌号”，古代良弓名。 夏服：《史记索隐》案：夏羿，善射者。又服，箭室之名，故云“夏服”。

③阳子：即孙阳，字伯乐，秦穆公之臣，以善相马著称。 骖乘：陪乘。 纤阿：传说中为月神驾车的仙女。

④案节：指马缓行而有节奏。 舒：舒展，此为尽情奔驰。 陵：侵凌，此指践踏。 辚：辗压。 邛邛：传说中的走兽。《史记集解》郭璞云邛邛“似马而色青”，并引《穆天子传》曰“日走五百里”。 蹴（cù）：踩、踏。《汉书》《文选》字与“辚”字互易。 距虚：《史记集解》郭璞认为“距虚即邛邛”。一说是一种善于奔走的野兽，其状如驴。 轶：突击。 轊（wèi）：本意为车轴顶端，此为用车轴头冲撞。 騊駼（táo tú）：良马名。 遗风：一种千里马。 骐：野兽名，似马之觿（xī，一角）而无角。

⑤倏眒（shū shēn）：疾速貌。 凄浰（qī lì）：迅疾貌。 爆（biao）：通“飙”，暴风，狂风。 星流：流星飞坠。 霆：疾雷。 眥（zì）：眼角。 洞：贯穿。 绝：断裂。 心系：连心的血管。 获若雨兽：猎取的野兽如同雨点降落一样。 掩：遮蔽，覆盖。

⑥弭节：停鞭缓行。 裴回：即徘徊。 容与：从容自得的样子。 阴：此指繁茂遮荫。 徼（yāo）：截杀。 𠩺（jù）：疲困。此指极度疲困之野兽。 受：捕捉。 诎：穷尽，此指走投无路之猎物。 殚：尽。

⑦郑女：相传古代郑国多美女，此泛指美女。 曼姬：美女。曼，柔美，细美。 被：通“披”。阿（ē）锡：轻细的丝织品。阿，细缯。锡，通“緆”，细布。 揄（yú）：牵曳。 纻缟（zhù gǎo）：泛指麻绸织品。纻，麻布。缟，白绸布。 杂：交叉点缀装饰。 纤罗：纤细的绫罗。 雾縠（hú）：轻薄如雾之细纱。縠，有绉纹的纱。

⑧襞（bì）积：服饰的褶皱。 褰（qiān）绉：紧缩的皱纹。 纡徐：宽舒。 委曲：曲折。《汉书》无“纡徐委曲”四字，且下有“纡余委

蛇”句。 郁桡：深曲的样子。

⑨衯衯（fēn）裶裶（fēi）：衣长貌。 袘（yì）：衣袖。 恤削：形容衣服裁制合体整齐。 蜚纤：衣上飘带。 垂髾（shāo）：古代妇女上衣的装饰，形如燕尾。

⑩扶与、猗靡：皆复音状词，形容衣服合身而体态婀娜。 噏呷（xī xiā）、萃蔡：均为人走路时衣服摩擦所发出的响声的象声词。 摩：磨擦。 兰蕙：指地上的花草。《史记正义》“颜云：‘下摩兰蕙，谓垂髾也。’” 拂：拂拭。 羽盖：用羽毛装饰的车盖。 错：错杂。 翡、翠：此皆指羽毛。翡，红色的鸟。翠，绿色的鸟。 葳蕤（ruí）：华丽貌。 缪（liáo）绕：缠绕。 玉绥：用玉装饰的帽带。绥，沈钦韩以为“緌”之误字，緌，帽带的末梢部分。

⑪缥乎：飞扬不定。 忽忽：忽隐忽现，若有若无。 仿佛：隐约，不真切。

【译文】

“‘于是就派专诸这类的勇士，徒手格杀这些猛兽。楚王便驾着被驯服的杂毛驷马，乘坐着用雕刻的美玉装饰的车子，挥动着用鱼须作的旄旌，摇挂着明月珍珠缀饰的旗帜，高举着干将铸造的三刃利戟，左手拿着雕有花纹的乌嗥名弓，右手拿着夏羿箭囊中的强劲之箭；善于相马的阳子做陪乘，擅长驾车的纤阿当御者；车马徐徐而行，还未尽情驰骋时，就已踏倒了狡猾的野兽，碾压善跑的邛邛，践踏着距虚，用轴头突袭和撞击野马、騊駼，乘着千里马，射猎在游荡的骐；动作敏捷，有如惊雷滚动，好像狂飙袭来，又如流星飞坠，似若雷霆撞击，放射的箭都不落空，都射裂禽兽的眼眶，穿透胸臆直达腋部，使连着心脏的血管断裂，猎获的禽兽，多得像下雨一般，覆盖了草野、大地。于是楚王就停鞭徘徊，逍遥自在，在茂林中游览，观赏壮士的暴怒，和猛兽的恐惧，拦截、捕捉那些疲困而走投无路的野兽，尽情地欣赏各种事物的变化神态。

“‘于是郑国的美女，肤色细嫩的姑娘，穿着细缯和细布做的衣裳，拖着麻布和白绢做的裙子，还装点着各种彩色的罗绮，身后垂挂着薄雾一般的轻纱；裙幅褶绉重叠，纹理细密，线条婉曲多姿，好似深幽的溪谷；长长的衣服，扬起的袖子，整齐美观，衣上的飘带、形如燕尾的装饰随风飘动；衣着合体，婀娜称美，衣裙相磨，发出噏呷萃蔡的响声，摩磨着下边的兰花蕙草，拂拭着上面的羽饰车盖，头发上杂饰着各色鸟的羽毛，颔下缠绕着用玉装饰的帽缨；若隐若现，飘忽不定，就像神仙一样恍恍惚惚。

【原文】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珊勃窣，上金堤，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鹅，双鸧下，玄鹤加[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②]；浮文鹢，扬桂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③]；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礧石相击，硠硠礚礚，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④]。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纚乎淫淫，班乎裔裔[⑤]。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⑥]。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脟割轮淬，自以为娱[⑦]。臣窃观之，齐殆不如[⑧]。’于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注释】

①獠（liáo）：夜间打猎。　媻姗：犹蹒跚，行走艰难貌。　勃窣（sū）：走路缓慢的样子。　金堤：坚实的水堤。　鵔鸃（jùn yí）：锦鸡。　矰（zēng）：系有丝绳的短箭。　缴（zhuó）：拴在箭上的生丝绳。　施：放射。　弋：用带丝绳的箭射飞禽。　鹄：天鹅。　驾鹅：野鹅。

鸧（cāng）：即鸧鸹，水鸟名。似鹤，苍青色。 加：箭加其身。
②发：发船。《汉书》无“发”字，余前后七字作一句读，《史记志疑》以为“甚是”。 游：荡舟。 清池：指云梦西边的涌泉清池。
③浮：水上泛舟。 文：花纹。 鹢（yì）：水鸟名。形如鹭而大，羽色苍白，善高飞。古代在船首以彩色画鹢鸟之形，后往往借指船。 扬：举起。 桂枻（yì）：桂木桨。桂，《汉书》《文选》作“旌”。枻，桨。 张：张开，打开。 翠帷：画有翡翠鸟图案的帷帐。 羽盖：用鸟毛装饰的车盖。 罔：用网捕。 紫贝：海中软体动物名。亦称文贝，壳圆质洁白，有紫色斑纹。
④摐（chuāng）：通“撞”，撞击。 籁（lài）：排箫、箫一类的管乐器，三孔。 榜（bàng）人：船夫。 流喝（yè）：声音悲咽，嘶哑。 水虫：鱼虾之类。 鸿：通“洪”，大。 沸：翻腾。 扬会：《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认为是“波涛”。 礧（léi）石：古代作战时从高处向下推滚用以打击敌人的石头。此“礧”，通“磊”，众石。 硠（láng）硠、磕（kài）磕：两词均为象声词，表示水石相撞击发出的声响。
⑤灵鼓：专用于田猎的六面鼓。 起：燃起。 烽燧：本指烽火，此指火把。 案行：依次而行。 就队：归入队列。 纚（xǐ）乎：群行不断的样子。 淫淫：流行貌。 班（pán）乎：依次相连而行。 裔裔：形容队伍络绎不绝依次前进。
⑥阳云之台：亦名“阳台”，《史记志疑》以为当从《文选》作“云阳”，为楚国台榭之名，在今四川巫山县北有阳台山，高百丈，上有云阳台遗址。 泊乎：淡泊无为的样子。 澹（dàn）乎，安静平定的样子。 自持：保持内心宁静。 勺药：草药名，其根煎水服用可滋润五脏。 具：齐备。 御：进用。
⑦脟（luán）：把肉切成小块。 轮淬（cuì）：在车轮间烤肉吃。淬，烧。
⑧殆：恐怕。

【译文】

“‘于是楚王就和众美女一起在蕙圃打猎，从容而缓慢地行走，

登上坚固的水堤，网住翡翠鸟，射中锦鸡，发射出带丝线的短小之箭，施放出系着细丝绳的箭，射中了白鹄，击中了野鹅，中箭的鸧鸹双双坠地，黑鹤中箭落地。打猎疲倦以后，在清池中泛舟；划着绘有鹢鸟的彩船，扬起桂木的船桨，张挂起翠幔，树起羽毛装饰的伞盖，网捞玳瑁，钓取紫贝；敲打金鼓，吹起排箫，船夫唱歌，歌声悲怨，鱼虾惊骇，洪波泛起，泉水涌出，浪涛汇聚，滚石互相撞击，发出硠硠磕磕的响声，好像雷霆鸣声，几百里以外都能听到。

"'将要停止打猎，敲起灵鼓，点亮火把，车驾依次而行，骑兵归队出发，连续不断，流动相连。于是楚王便登上阳云台，显示出安然无事，恬静自若，调和好五味食物后，就献给楚王品尝。不像大王终日奔驰，不下车子，用刀割肉，在轮间烧烤食用，而自以为乐。'我私下看来，齐王恐怕不如楚王那样富有乐趣。'于是齐王默不作声，无话回答我。"

【原文】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以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①]！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②]。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③]。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④]；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⑤]。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⑥]。若乃俶

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⑦]。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不复，何为无用应哉[⑧]！”

【注释】

①况：通“贶”，惠顾，光临。 戮力：齐心合力。

②风烈：风教德业。 余论：美言高论。

③高：盛大。《汉书》作“骄”。 奢言：大谈。

④章：彰明，显扬。《史记志疑》附案：《文选》无此二句。《汉传》亦有之，然李善以有者为非。

⑤私义：指信誉。 累：牵累。

⑥陼：同“渚”，水边。 琅邪：即琅邪山，在今山东胶南县东南沿海处。 成山：山名，在今山东荣成县东北成山角。之罘：又作“芝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市北芝罘岛上。 勃澥（xiè）：即渤海。 孟诸：古泽名，亦作“盟诸泽”，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北。 邪：同“斜”，侧翼。 肃慎：古国名或古部族名，活动在今东北辽宁省境内。 右：刘奉世说当为“左”，本李善《文选》注。《史记志疑》引陈子龙曰：“汤谷日出之区，应有齐东，而云‘右’，恐‘左’字之误。”《正义》所云“北向天子”，亦无据。 汤谷：或作“旸谷”，传说中的日出之地。 青丘：传说中的海外国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有记载。 傍偟：回旋貌。 吞：容纳。 蔕（chài）芥：亦作“芥蒂”，小小的梗塞之物。《史记索隐》张揖曰：“刺鲠也。”郭璞云：“言不觉有也。”

⑦俶傥：同“倜傥”，卓越非凡。 瑰伟：奇伟。此二语指珍奇怪异之物。 方：地方。 万端：万物。 鳞萃：像鱼鳞般聚集一处。 充仞：充满。 契：商族之始祖。

⑧见：被。

【译文】

乌有先生说：“这话为什么说得如此过分呢！您不远千里而光

临齐国，齐王调遣国内所有的士兵，准备了众多的车马，和您同去出猎，是想同心协力猎获禽兽，来使您快乐，为什么称这样是夸耀呢！询问楚国有没有游猎的平原广泽，是希望听听贵国的教化和功业，以及先生的美言高论。如今您不称颂楚王丰厚的恩德，却尽力称说云梦泽认为非常盛大，大谈淫乐而显露奢侈靡费，我私下里认为您不应该这样。如果真像您所说的，那原本算不上是楚国的美事。有这样的事而说出来，是宣扬国君的丑恶；没有这样的事而说出来，是有损您的信誉。宣扬国君的丑恶和损害自己的信誉，两件事没有一件是适宜的，可先生却做了，这一定将会被齐国轻视，而使楚国受到牵累。况且齐国东临大海，南有琅琊山，在成山观赏，在之罘山射猎，在渤海泛舟，在孟诸泽游荡，侧面和肃慎为邻，右边以汤谷为界限，秋天在青丘打猎，自由地漫步在海外，容纳下像云梦这样的大泽八九个，那在胸中也丝毫没有梗塞的感觉。至于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各地特产，珍奇怪异的鸟兽，万物聚集，就像鱼鳞密布一样，充满其中，不可胜记，就是大禹也叫不上名字，契也算不清数目。可是齐王身处诸侯的地位，不敢谈论游猎和嬉戏的欢乐，以及园林的广大；先生又被当作客人，所以齐王辞让而不作答复，怎么是无言以对呢！”

【原文】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①。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②。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③。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④。

“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5]？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6]；终始霸浐，出入泾渭[7]；酆鄗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8]。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9]。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10]。汩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11]。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潰，滭浡滵汩，湢测泌㴙，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滂濞沆溉，穹隆云挠，蜿灗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濑，批岩冲壅，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12]。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东注大湖，衍溢陂池[13]。于是乎蛟龙赤螭，䱭䲛螹离，鰅鳙鰬魠，禺禺鱋魶，揵鳍擢尾，振鳞奋翼，潜处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丛积乎其中[14]。鸿鹔鹄鸨，駕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鷛渠，箴疵䴔卢，群浮乎其上[15]。汎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16]。

【注释】

①听(yǐn)然：张口笑的样子。

②述职：陈述职责治政之事。古代礼制，诸侯每五年要进京朝见天子一次，进献贡物，陈述政情。　淫：此指放纵越轨。

③东藩：东方屏藩之国。　私：私下交往。　捐国：离开封国。

④发誉：扩大名誉。

⑤巨丽：博大之美景。　上林：即上林苑。秦始皇始建，汉武帝改扩，地在今西安市西南。

⑥左：东方。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 苍梧：苍梧山，本在广西境内。上林苑中的景物以天下之名山大川命名，以示其容纳天下，四海为家之意。 右：西方。 西极：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以为此指西极之汃(bīn)水。 丹水：古水名，源出今陕西商县西北之冢岭山。 更：经过。 紫渊：《史记正义》"《山海经》云：'紫渊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

⑦霸：亦名"灞水"，古水名。发源于今陕西蓝田县西南蓝田谷中，西北与浐水汇合注入渭水。 浐：古水名。源出蓝田县南秦岭山。 泾、渭：即今泾水、渭水。

⑧酆：古水名。源出南山(秦岭)，流入渭水，流经今西安市西。灞水、浐水均在今西安市东。 鄗：古水名。源出陕西长安县南，北流入渭水。今上游流入潏水，下游淤塞。 潦(lǎo)：古水名。源出今陕西户县南秦岭，北入渭水，即今涝水。 潏(jué)：古水名，亦今潏水。源出秦岭山，流入渭水。 纡余：水流曲折的样子。 委蛇：即逶迤，水流宛转而长。 经营：周旋，盘旋。

⑨八川：指灞、浐、潏、酆、鄗、涝、泾渭八条河。 相背：流向不同。

⑩驰骛(wù)：奔腾。 椒丘：《史记集解》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岩阙也，见《楚辞》。"《史记索隐》案：如淳云"丘多椒也"。 洲淤：水中沙洲。 浦：水边。 桂林：《山海经·南海经》中所云之林名。 泱莽：广阔无垠的样子。

⑪汩(yù)乎：水流迅疾的样子。 浑流：水势盛大。 阿(ē)：高丘。 隘陕：即"狭隘"。

⑫穹石：隆起的大石。 堆埼(qí)：沙石壅积所形成的曲岸。 沸：水流涌起。 滂濞：即"澎湃"，《汉书》正作"彭湃"。 滭浡(bì bó)：亦作"滭沸"。水沸涌貌。 滵汩(mì yù)：水流疾貌。 湢(bì)测：水汹涌相迫貌。 泌瀄(bì zhì)：水波冲激貌。 转腾：波浪翻腾。 潎冽(piē liè)：水流撞击发出的响声。 滂濞：波浪相撞击声。 沆溉(hàng xiè)：水流动缓慢。《史记志疑》附案："溉"乃"瀣"之讹。 穹隆：水势高耸。 云挠：形容水势像云一样又低曲回旋。 蜿𧑗(shàn)：水流回旋貌。 胶戾：水流蜿蜒曲绕的样子。 逾波：后浪掩前浪。 涖(yì)：低洼之处。 莅莅(lì)：水急流状。 濑：流过沙石之急水。 批：撞击。 壅：堤防。 奔扬：奔腾飞扬。 滞沛：水洒落貌。 坻(chí)：水中的

小洲或高地。 壑(hè):溪谷。 潺湲(chán zhuó):小水声。 霣(yǔn)坠:陨落。 湛湛:水深的样子。 隐隐:水盛大的样子。 砰磅:水流激荡的声音。 訇磕(hōng kē):水流冲撞之宏阔的声音。 潏潏:水涌出的样子。 淈淈(gǔ):水涌流貌。 湁潗(chì jí):水沸涌貌。 驰波:水波急驰。 跳沫:泛起的白沫跳跃不停。 汩急(yù xī):急流声。 漂疾:水势猛悍迅疾。 悠远长怀:水流远去而长久回旋。怀,回归,回旋。 寂漻:同"寂寥",寂静无声。 肆乎:安静的样子。

⑬灏溔(hào yǎo):水无边际貌。 潢漾(huàng yàng):浩荡无际貌。 安翔:舒缓貌。 徐徊:缓慢徘徊。 翯(hé)乎:《史记索隐》引郭璞曰:"水白光貌。" 滈滈(hào):同"浩浩",水势浩大的样子。 大湖:指上林苑中的昆明池。 衍溢:漫溢。 陂(bēi)池:小的池塘湖泊。

⑭螭(chī):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 䱭鰽(gèng méng):鲟类鱼。 渐(chán)离:鱼名。一说为介虫之类。 鰅(yú):鲶类的一种。 鳙(yōng):花鲢。 鰬(qián):鱼名,似鲤而大。一说"似鳝鱼"。 魠(tuō):鱼名。《史记集解》徐广曰:"哆口鱼。" 禺禺:鱼名。一种黄地黑纹,皮上有毛的鱼。 鱋(qū):即比目鱼。 魶(nà):即鲵,俗称娃娃鱼。 揵(qián):扬起。 掉:摇动。 讙(xuān):通"喧",喧哗。 夥:多。 明月:月明珠。 珠子:指蚌胎内的小珠。 玓瓅(dì lì):珠光闪耀。 靡:通"湄",水边。 蜀石:产于蜀地的次于玉的石。 黄碝(ruǎn):黄色的如玉美石。 水玉:水晶石。 磊砢(kē):玉石累积的样子。 磷磷:形容水、石明净夺目貌。 烂烂:色泽灿烂的样子。 采色:即"彩色"。 澔旰(hào hàn):亦作"澔汗"。光明盛貌。

⑮鸿鹄:天鹅。 鹔(sù):即"鹔鹴"。鸟名,雁的一种。颈长,羽绿。 鸨(bǎo):鸟名。似雁而略大,头小,颈长,背部平,翅膀阔,尾巴短。 驾(gē)鹅:野鹅。 鸀鳿(zhú yù):水鸟名,似鸭而大。 䴔䴖(xiāo jīng):即池鹭。 鹮目:水鸟名,大如鹭而短尾,目旁毛长而旋。 烦鹜(wù):水鸟名,似鸭而小。 鷛𪇆(yōng qú):水鸟名,似鸭而鸡足,毛呈灰色,俗名水鸡。 䴋䴊(zhēn cí):水鸟名,能捕鱼。 鵁鸬(jiāo lú):水鸟名,鸬鹚的一种。

⑯汎淫:浮游不定貌。 泛滥:浮游于水上。 澹淡(dàn yǎn):水波动荡貌。 掩薄:《史记索隐》张揖云:"掩,覆也。草丛生曰薄也。"《史记正

义》掩，覆也。薄，依也。言或依草渚而游戏也。 草渚：二字《汉书》、《文选》作“水渚”。

⑰唼喋(shà zhá)：鱼和水鸟的吃食声。 菁(jīng)：水草。 藻：泛指生于水中的藻类植物。 咀嚼(jǔ jué)：咬嚼，嚼食。 菱(líng)：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果实有硬壳，俗称菱角。

【译文】

无是公张口笑着说：“楚国是错了，齐国也算不上正确。天子所以让诸侯交纳贡物，不是为了财币礼物，而是为了让他们陈述履行职务的情况；所以要划分疆界，不是为了守卫边境，而是为了杜绝诸侯的越轨行为。如今齐国列为东方的藩国，却和国外的肃慎私下往来，捐弃封国，超越边界，渡过海而打猎，这在礼义上是不允许的，况且你们两位的议论，不致力于明确君臣之间的道义，而端正诸侯的礼仪，只是一心去争论游猎的快乐，苑囿的广大，想凭奢侈来争胜负，以荒淫赛高低，这样做不能用以显扬名望和宣传信誉，而正能用来贬低君王的声望并损害自己的形象。

“况且齐国、楚国游猎的事情又哪里值得一说呢！你们还没看过那宏大壮丽的场面，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东边是苍梧，西边是西极，丹水流过它的南边，紫渊经过它的北边；霸水、浐水始终流在苑中，泾水、渭水流进来又流出去；酆水、鄗水、潦水、潏水，曲折宛转，在上林苑中周旋，浩浩荡荡的八条河川，流向相背，姿态不同。东西南北，往来奔驰，从椒丘的山谷缺口中流出，流行于淤洲的水边，穿过桂树之林，流过茫茫无垠的原野。盛大的水流，沿着大地流下，奔赴到狭窄的山口。撞击着巨石，激荡着沙石形成的曲折河岸，水流涌起，暴怒异常，汹涌澎湃，水盛流急，相迫激荡，横流回旋，转折奔腾，疾速清彻，水势高起，卷曲如云，宛转盘旋，波浪相推趋向洼处，哗哗地越过河底的沙石，拍击着岩石，冲击着河堤，奔腾飞扬，不可阻挡，大水冲过小洲，流入山谷，水势渐缓，水声渐

细，跌落于沟谷深潭之中，有时潭深水大，水流激荡，发生乒乓轰隆的巨响，有时水波翻涌飞扬，如同鼎中热水沸腾，水波急驰，白沫泛起，水势急转，水流迅疾，放纵长流，寂寥无声，安静永归。然后水无边际，安然回旋，缓慢流去，白光闪闪，向东流入大湖，溢进江边的小水。于是，蛟龙、赤螭、䱭鱼、渐离、鰅、鳙、鰬、魠、禺禺、鱋、鳎，都扬起背鳍，摇动着鱼尾，振抖着鱼鳞，奋扬起鱼翅，潜处于深渊岩谷之中；鱼鳖惊跳，万物众多，明月珠和珍珠，闪耀江边，蜀石、黄色的碝石、水晶石，层层堆积，灿烂夺目，聚集在水中。天鹅、鹔鹴、鸨鸟、野鹅、鸀玛、䴔䴖、鹮目、烦鹜、鷛鷅、鸃鸮、鱼鸡、䴋䴔，一群群地漂浮在水面上。或随风自在地游荡，凭河水漂流，或遮蔽在长着水草的小洲之上，口衔着菁、藻，唼喋作响，口含着菱、藕，咀嚼不已。

【原文】

"于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崭岩嵾嵳，九嵏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閜，阜陵别岛，崴磈嵔瘣，丘墟堀礨，隐辚郁𡾫，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①]。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蘪芜，杂以流夷[②]。尃结缕，欑戾莎，揭车衡兰，槀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芧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蚃布写，晻暧苾勃[③]。

"于是乎周览泛观，瞋盼轧沕，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崖[④]。日出东沼，入于西陂[⑤]。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⑥]；兽则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⑦]。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⑧]；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

驰，蛩蛩驒騱，駃騠驴骡②。

【注释】

①茏嵸(lóng zōng)：山势高峻貌。 崔巍：高大雄伟。 嵯(cuó)峨：山屹立貌。二句《汉书》、《文选》作"崇山矗矗，茏嵸崔巍"。 深林：广阔的森林。 崭(chán)岩：险峻不齐状。 嵾(cēn)嵳：不齐貌。 九嵕(zōng)：山名，今亦名此，在陕西礼泉县东北。 嶻嶭(jié niè)：山名，一名嵯峨山，又名慈峨山，传说黄帝曾铸鼎于此。在今陕西三原县西北。 南山：即今终南山，此指其主峰。 峨峨：高貌。 岩：险峻。 陁(yǐ)：倾斜。 甗(yǎn)：一种两层的像甑一样的瓦器。 锜(qí)：三足釜。甗、锜，在这里皆用作状语，形容山势像这两种器皿的形状。 摧崣(zuǐ wěi)：亦作"摧嵬"，高大。 崛崎(jué qí)：陡峭。 振溪：收敛的溪水。振，约束。 通谷：贯通的山谷。 蹇(jiǎn)产：曲折幽深貌。 沟渎：河沟。 谽(hān)呀：山谷空旷貌。 豁閜(huò xiǎ)：虚空貌。 阜：山丘。 崴磈(wěi kuǐ)：高峻貌。 嵔瘣(wěi huì)：高峻貌。 丘虚：堆垄不平貌。 堀礨(lěi)：山势不平状。 隐辚：险峻不平貌。 郁嵂(lǜ)：山势高峻不平貌。 登降：地势高低不平。 陁靡：山势绵延起伏的样子。 陂池：同"陂陁"，倾斜不平貌。 貏豸(bǐ zhì)：山势连延渐平貌。 沇(wěi)溶：盛多貌。 淫鬻：水流激荡貌。 散涣：形容水四散而流。 夷陆：平坦的原野。 亭皋：平坦的水边之地。 靡：没有。 被筑：《史记集解》郭璞曰"皆筑地令平"。

②掩：覆盖。 绿(lù)蕙：王刍及蕙草。绿，通"菉"，草名，即王刍，又名荩草。 江离：亦作"江蓠"，香草名。 糅：间杂。 蘪芜(mí wú)：或作"蘼芜"，亦名"蕲茝"、"江蓠"，香草名。 流夷：香草名，亦作"留夷"，即"孪夷"，芍药。

③尃(fū)：散布。 结缕：草名，俗称鼓筝草。多年生小草，茎细长，在地面随处生细根，互相联结，广覆于地面。 攒(cuán)：丛聚。 戾莎：一种可染紫色的草。 揭车：香草名。 衡：亦作"蘅"，即杜衡，香草名。 槀本：香草名。 射(yè)干：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剑形排成两行，夏季开花，花被橘红色，有深红斑点。根可入药。茈(zǐ)姜：即紫姜。嫩姜。

蘘(ráng)荷：一名蘘草。多年生草本植物，根似姜，可入药。 葴(zhēn)：植物名，即酸浆草。 橙：指金登草。《汉书》、《文选》字作"持"，李慈铭以为葴持又名酸浆草。 若：香草名，即杜若。 荪：亦名"荃"，香草名。 鲜枝：亦作"鲜支"。栀子的别称。一说或名"焉支"、"燕支"，可染红色。 黄砾：香草名。其根可作染料用。 蒋：植物名。即茭白。 芧(zhù)：草名。即三棱，亦名荆三棱。 青薠：香草名。 布濩(hù)：散布。 闳泽：大泽。闳，通"宏"。 延曼：漫延。 太原：广阔的原野。 丽靡：相连不绝貌。 广衍：扩延散布。 披靡：迎风倒伏状。 芳：香气。 扬烈：散发浓烈的香气。 郁郁：香气浓淳。 斐斐：《汉书》作"菲菲"，香味扩散貌。 发越：播散，散发。 肸蚃(xī xiǎng)：散布，弥漫。 布写：分布流散。写，同"泻"。 晻薆(yè ài)：形容香气盛。 苾(bì)勃：香气浓烈。

④瞋(chēn)盼：睁大眼睛看。盼，看视。 轧沕(yà wù)：细致缜密。 芒芒：同"茫茫"，广大的样子。 恍忽：即"恍惚"。

⑤陂：崖陂。

⑥隆冬：严寒的冬天。 踊水跃波：言水不结冰。

⑦㺊(yōng)：又名封牛，因领上牛隆起而得名。 貘(mú)：兽名，似熊。 犛(máo)：野牛，较牦牛小。 沈(chén)牛：亦作"沉牛"，即水牛。 麈(zhǔ)：鹿类，亦名驼鹿，俗称四不像。 赤首：古兽名。 圜题：圆题，题当作"踶"即"圆蹄"，王先谦以为指麒麟。 穷奇：传说中的兽名，音如嗥狗，食人。《山海经·西山经》中有记载。 象：大象。 犀：犀牛。

⑧揭河：撩衣过河。

⑨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尾像牛尾。古人以此象征祥瑞。 角端(duān)：古代传说中的异兽。状如豕，角在鼻上。相传能人言，角可作弓。 騊駼(táo tú)：良马名。 橐驼：即骆驼。 蛩蛩(qióng)：传说中的异兽名。状如马。《山海经·海外北经》有记载。 驒騱(diān xí)：野马名。 駃騠(jué tí)：良马名。

【译文】

"于是，高山耸立，山势峻拔，森林广阔，树木高大，山峰险峻，

交错不齐。九嵕山、巀嶭山高耸，终南山巍峨，崖岸高低屈曲石倾山斜，崔巍而又陡峭，狭溪贯通山谷，曲折地流入沟渠，山谷空旷而广大，在空阔的山谷间断断续续地坐落着一些小山，山势高峻险绝，错落不平，重重叠叠，起伏绵延不绝。山形高低连延，溪流从山谷间缓慢地流着，到了宽广的平地，水旁低湿的平地广阔，无边无际。平地为绿色的蕙草和江蓠所覆盖，中间杂生着蘼芜和留夷。还散布着结缕，丛生着莎草、揭车、杜衡、兰草、稿本、射干、初生的嫩姜、蘘荷、酸浆草、金登草、杜若、荃、鲜支、黄砾、蒋、苧、青薠，众草遍布广泽，蔓延于广原之上，大广原上绵连不绝，随风摇荡倾倒，散发酷烈的香气，十分浓淳，许多花草都茂茂盛盛，香气弥漫而沁人心脾，十分浓郁。

"于是，环视四方，景物众多，无法分辨，眼花瞭乱。看不到开头，望不见边际。太阳早晨从苑东边的水池中升起，傍晚从苑西边的山坡上下落。它南部气候温暖，盛冬也草木生长不止，水波荡漾而不冻；那里的野兽有犗牛、旄牛、貘、犛、水牛、四不像、麋鹿、赤首、麒麟、穷奇、象、犀牛。它北部气候寒冷，盛夏则滴水成冰，大地冻裂，涉冰而渡河；那里的野兽有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

【原文】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①。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窔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②。青虬蚴蟉于东箱，象舆婉蝉于西清，灵圄燕于闲观，偓佺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乎中庭③。槃石裖崖，嵚岩倚倾，嵯峨磼礏，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鳞，赤瑕驳荦，杂

莔其间，垂绥琬琰，和氏出焉[④]。

“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椁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樑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⑤]。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杌紫茎，发红华，秀朱荣，煌煌扈扈，照曜巨野[⑥]。沙棠栎槠，华氾檘栌，留落胥余，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茂，攒立丛倚，连卷累佹，崔错癹骫，阬衡閜砢，垂条扶於，落英幡纚，纷容萧蔘，旖旎从风，浏莅卉吸，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⑦]。柴池茈虒，旋环后宫，杂遝累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⑧]。

【注释】

①离宫：古代皇帝离京在外临时居住的行宫。 别馆：皇帝正宫以外的宫室。 弥：满。 四注：四方环绕。 重坐：层楼。 曲阁：阁道曲折相连。 华榱(cuī)：前端雕绘花纹的屋椽。榱，椽。 璧珰：以璧玉嵌饰的瓦珰。珰，筒瓦的前端。 辇(niǎn)：帝王乘坐的车。 纚属(lǐ zhǔ)：连续不断。 步櫩(yán)：檐下的走廊。櫩，同“檐”。 周流：周游。 中宿：中途住宿。言廊之长而终日不能尽。

②夷嵏：削平山头。山之高曰嵏。 累台：重叠的高台。 增成：犹言“重重”。 岩宎(yào)：亦作“岩窔”，山岩的深底处。又作幽深貌。 洞房：幽深的房屋。由山岩潜通台上。 杳眇(yǎo miǎo)：悠远、渺茫貌。 橑(lǎo)：屋椽。 扪(mén)：摸。 奔星：流星。 更：经过。 闺：上圆下方的小门。 闼(tà)：门。 宛虹：弯曲的虹。 拖：《史记正义》认为“拖谓中加于上也”。 楯(shǔn)：栏干的横木。 轩：窗户。

③青虬(qiú)：传说中有角的龙。一说此指用龙驾的车。 蚴蟉(yǒu liú)：蛟龙屈折行动貌。 东箱：即“东厢”，正寝之处。 象舆：用大象驾御的车子。 蜿蝉(shàn)：即蜿蟺，萦回屈曲。 西清：西厢清净地。 灵圄：神仙的总称。 燕：通“宴”，安闲。 闲观：清闲的馆舍。 偓佺(wò

quán)：古代传说中的仙人名。《史记索隐》引《列仙传》云："槐里采药父也，食松，形体生毛数寸，方眼，能行追走马也。" 南荣：房屋的南檐。荣，屋檐两头翘起的部分。醴泉：甘甜的泉水。通川：通流的河水。

④槃石：磐石，大石。 振(zhěn)：重叠密集地堆砌在一起，即修治。 嵚(qīn)岩：高险貌。 倚倾：参差不齐。 嵯峨(zá yè)：山高貌。 刻削：形容棱角分明、峥嵘峭拔。 峥嵘：高峻貌。 玫瑰：美玉。一说火齐珠。 碧琳：青绿色的玉。 珊瑚：由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凝结而成的东西，状如树枝，多为红色。 瑉(mín)玉：同"珉玉"，似玉的美石。旁唐：彩纹石。 玢豳(bīn bān)：玉的纹理。 文鳞：鱼鳞形花纹。 赤瑕：红色的玉。 驳荦(luò)：文彩间杂，斑驳不纯。 臿(chā)：通"插"。垂绥：一作"朝采"，美玉名。 琬琰(wǎn yǎn)：泛指美玉。 和氏：此指如同和氏璧一样的美玉。

⑤卢橘：橘子的一种，秋天结实，次年二月渐变青黑色，至夏始熟，以其核变黑，故名卢橘。 孰：同"熟"。 黄甘：即黄柑。 橙(chén)，即橙子。 楱(còu)：果名。橘类的一种。 枏(rǎn)：酸枣。 楟(tíng)：果木名。山梨。 榛(nài)：同"奈"，果树名，果实有白、赤、青三色。 厚朴：树名，皮很厚，故又名"重皮"。 梬(yǐng)枣：果木名。柿子的原始栽培种，亦叫软枣。 蒲陶：即葡桃，常绿乔木，叶对生，披针形，夏季开花，花大，白色。果实圆球形或卵形，淡绿色或淡黄色，味甜而香，可供食用。一说即野葡萄。亦有人将此即释为人工种植的葡萄。 隐夫：即常棣，其果实名山樱桃。 郁棣：即唐棣，又名郁李，落叶灌木，果实紫赤色，有酸味。 榙榙(dá tà)：果木名，似李。

⑥貤(yì)：延伸。 扤(wù)：通"抏"，摇动。 发：开。 华：同"花"。 荣：草花名华，木花名荣。 煌煌：光彩夺目貌。 扈扈：光彩显明貌。 曜：照耀。

⑦沙棠：果名，即沙果。 栎(lì)：橡实。 槠(zhū)：常绿乔木，果实小于橡实。 华：通"桦"，桦木。 氾：《史记集解》"徐广曰：'氾，一作枫'。"即枫树。 檘(píng)：木名，同"枰"，《汉书》正作"枰"，即银杏树或平仲木。 栌(lú)：木名，即黄栌，落叶乔木。 留落：木名，高步瀛以为即石榴。 胥余：亦作"胥邪"。椰子树的别名。 仁频：槟榔的别名。并闾：即棕榈，常绿乔木。 欃檀：檀树的别名。 木兰：香木名。又名

杜兰、林兰。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　豫章：亦作"豫樟"。木名，枕木与樟木的并称。　女贞：木名。凌冬青翠不凋，其子可入药。　仞(rèn)：长度单位。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连抱：连臂合抱。　夸：通"荂"，花。　条：枝条。　直畅：挺直舒展。　葰(jùn)：通"峻"，大。　攒(cuán)：聚在一起。　丛倚：丛簇相倚。　连卷：树枝相连卷曲。　累佹(guǐ)：树枝交叉或相背生长。　崔错：错落。　登骫(bá wěi)：盘旋屈曲。　阬(kàng)衡：重叠倾斜貌。　间砢(ě luǒ)：交相扶持。　扶於：亦作"扶舆"，树枝四散分布。　英：花朵。　幡纚(fān sǎ)：亦作"幡洒"。飞扬貌。　纷容：亦作"纷溶"。繁盛貌。　萧蔘(sēn)：草木茂盛貌。　旖旎(yǐ nǐ)：婀娜多姿。　浏莅(lì)：象声词。林木鼓动之声。　卉吸：指风吹动草木之声，或以为风声迅疾。　籥(yuè)：乐器名，三孔管乐器。

⑧柴(cī)池：参差不齐。　茈虒(cǐ sī)：不齐貌。二语与"差池"均音近而通。　旋环：环绕。　杂遝(tà)：亦作"杂沓"。纷杂繁多貌。　辑：通"集"。　被：覆盖。　缘：沿。　隰：低湿之地。

【译文】

于是，天子的离宫别馆，满山满谷都是，游廊四面连接着有檐的宫室，重重叠叠的宫室有阁道委曲相连，雕梁画柱，宫馆之间道路纵横交错，相互连接着，檐下的走廊，环绕遍布，一天也走不完。铲平山而修筑殿堂，楼阁台榭重重叠叠，在山底建造幽深的房屋，如果登上台榭之顶，俯视则深不见底，向上攀其屋椽可摸到天，流星从宫中小门经过，曲虹与屋檐下的长廊相连。青龙腾跃于东堂，象舆萦回于西堂，仙人们安寝于闲馆，而众多的仙人则卧于朝南的屋檐下，醴泉在清室中涌出，而通流成河，从中庭流过。用盘石修治河的涯崖，高险屈曲参差不齐，石块错落而高耸，使渠崖深邃多姿有如雕刻，玫瑰石、碧、琳、珊瑚，在水下丛生。珉玉、文石、玉石的纹理像鳞那样排比，赤玉文彩间杂，玉石的色彩在崖石中闪烁。朝采、琬琰、和氏璧都出在这里。

“于是，金橘在夏季成熟，还有柑、橙、楱、枇杷、橪、柿、山梨、海棠果、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葡萄、常棣、郁李、荅遝、荔枝，许多种果树密密麻麻地生长在上林苑的离宫别馆之间。遍及丘陵和平原的，果树的绿叶紫茎在微风中摆动，开放着红花，散发着光彩，果木花叶鲜明的光彩照耀着广阔的原野。沙棠、橡实、槠木、桦树、枫树、银杏、黄栌木、石榴、椰子树、槟榔、棕榈、檀木、木兰、豫樟、女贞，树木高大粗壮，花朵和枝条都挺拔，舒展，果实和叶子都硕大、茂盛，树木或聚立一处，或丛簇相倚，枝条蜷曲，既相依附又相背离，枝条交错盘曲，重叠倾斜，相互依赖扶持，树木枝柯向四方伸展，落花飞扬，枝条繁盛而修长，随风摇动飘荡，发出“浏莅”、“卉吸”的声音，似乎是钟磬之声，又像是箫管之音。树木高下参差不齐，环绕着后宫，它们重叠聚集，覆盖着山，沿着山谷，循斜坡生长直到低湿之地，这些树木，看不着开头，也望不到边际。

【原文】

“于是玄猨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蠼蝚，螹胡豰蛫，栖息乎其间①；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蟜枝格，偃蹇杪颠②。于是乎隃绝梁，腾殊榛，捷垂条，踔稀间，牢落陆离，烂曼远迁③。

“若此辈者，数千百处④。嬉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⑤。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⑥。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⑦；孙叔奉辔，卫公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⑧。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陆，泰山为橹，车骑雷起，隐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⑨。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

被豳文，跨野马[10]。陵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陵赴险，越壑厉水[11]。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铤猛氏，罥騕褭，射封豕[12]。箭不苟害，解脰陷脑[13]；弓不虚发，应声而倒。

【注释】

①玄：黑色。 素雌：白色的雌猿。 蜼(wèi)：一种长尾猿。 玃(jué)：大母猴。 飞鸓(lěi)：即能飞的鼯鼠。 蛭(zhì)：传说中的兽名，长有四翼，能飞。 蜩(tiáo)：当作"猢"，传说中的兽名。《史记索隐》引《神异经》云："西方深山有兽，毛色如猴，能缘高木，其名曰蜩。" 蠼蝚(qú róu)：即猕猴。 蟖(chán)胡：即獑胡。兽名，猿类。 縠(hù)：《史记索隐》郭璞曰："縠似鼬而大，腰以后黄，一名黄腰，食猕猴。縠，白狐子也。" 蛫(guǐ)：异兽名。《山海经·中山经》有记载。

②翩幡(piān fān)：行动轻疾貌。 互经：交互经过、往来。 夭娇：亦作"夭蟜"。屈伸跃动貌。 枝格：即枝柯，树枝。 偃蹇：屈曲蹲挂貌。 杪(miǎo)：树枝的细梢。

③于是乎：三字衍文，《汉书》、《文选》无。喻：同"踰"，越过。 绝梁：无梁，断桥。 殊榛：奇异的丛林。 捷：接续，连续。 踔(chuō)：跳，超越。 稀间：枝条稀疏的空间。 牢落：犹寥落。稀疏零落貌。 陆离：参差不齐貌。 烂曼：散乱跃动貌。

④辈：衍字，《汉书》无。

⑤宫宿馆舍：住宿于离宫别馆。

⑥背：去，离。 涉：入。 校猎：置栏围猎。

⑦镂象：用象牙镶饰的车。 玉虬：饰有玉勒的马。 蜺(ní)旌：彩饰之旗。蜺，副虹。 靡：通"麾"，挥动。 云旗：画有熊虎图案的大旗。 皮轩：用虎皮装饰的车子。 道游：天子出行时的导车和游车。道，即"导"。

⑧孙叔：《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孙叔者，太仆公孙贺也"。一说指古代善御车者。 奉辔(pèi)：执缰驾车。 卫公：《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卫公者，卫青也，太仆御，大将军骖乘也。"一说指古代善御者。 骖乘(cān chéng)：陪乘。 扈从：皇帝出巡时的护卫侍从人员。 横

行：不循正道而行。 四校：栅栏之四周。

⑨鼓：击鼓。 严：威严。 簿：指卤簿，古代帝、后、王公、大臣等外出时的侍从仪仗。 猎者：打猎的人。 阹(qū)：打猎时依山谷形势围住野兽。 泰山：指大山，即高山。 橹：望楼。 淫淫：络绎不绝。 裔裔：纷纭行进貌。 缘：沿。 流：顺。

⑩生：活捉。 貔(pí)：古代传说中的猛兽，似虎。 手：赤手搏击。 足：追逐。 蒙：戴着。 鹖(hé)苏：以鹖尾作的流苏，用以饰冠。 鹖，鹖鸡。 绔：通"袴"，裤子。此指穿。 被：通"披"。 斑文：斑纹。 跨：骑。

⑪陵：登上。 三嵕：一说即"三重"。另一说以为是"三山并峙的山"。 危：指山顶。 碛历：亦作"碛砾"，浅水中的沙石。 坻(dǐ)：山坡。 径：同"径"，直往。 陵：同"峻"，山高而陡。 历：涉水，渡水。

⑫推：刺，杀。 蜚廉：亦作"飞廉"，传说中的神禽名。《史记集解》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 弄：摆布，玩弄。 解豸(xiè zhì)：亦作"獬豸"，神兽名。相传能辨曲直，似鹿而一角。 瑕蛤(gé)：兽名。 铤(chán)：铁柄短矛。此用作动词。 猛氏：《史记索隐》郭璞曰："今蜀中有兽，状如熊而小，毛浅有光泽，名猛氏。" 罥(juàn)：用绳索系取鸟兽。 騕褭(yǎo niǎo)：古代骏马名。 封豕：大野猪。

⑬苟：随便，胡乱。 解：剖解。 脰(dòu)：颈项。

【译文】

"于是，黑色的猿、白色的雌猿、长尾猿、大母猴、鼯鼠、蛭、蜩、猕猴、蜥胡、彀、蛫，在上林苑中栖息；它们在树林间鸣啸，往来轻疾蹦跳，在枝条中跃动自如，蹲卧在树梢上。猿猴超越无梁之水，跳过奇异丛木，时而抓住悬垂的枝条，时而在林木稀疏无枝的空间腾跃，参差地奔走跳动，散乱地迁向远方。

"像这样的地方苑中还有很多。天子可以往来嬉戏游玩，在离宫别馆止宿，供奉天子的庖厨不需从朝廷搬来。宫女也不要移徙，各种臣僚都很齐备。

"于是，秋去冬来，天子到这里打猎。天子乘坐着六条配上玉勒

的马驾的象车，牵引着霓虹旗，挥动着云旗，前面有虎皮装饰的车开路，后面有导车、游车跟着；公孙贺驾车，卫青在车上陪乘，跟随出猎的百官侍从，率意横行围猎，在四周设有木栏的围场中往来。击鼓于森严的仪仗队之中，让打猎的士兵出发，以江河来堵截禽兽，以高山为望楼，来观望田猎的情景，车骑奔驰之声如雷，震天动地，车骑士卒陆续散开，分别追逐禽兽，猎手们络绎不绝，纷纭行进，沿陵顺河，漫山遍野，如云布天空，雨降地面。

生擒到貔、豹，搏击豺、狼，用手击杀熊、罴，用足踏踢山羊，猎手们戴着用鹖尾为饰的帽子，穿着虎皮裤，披着有虎豹纹的单衣，骑着骏马。他们登上高峻的山顶，走下坎坷不平的山坡，经过高山，飞越深沟，渡过河水，不避艰险，追猎野兽。他们击杀龙雀、獬豸，刺死瑕蛤、猛氏，用绳索绊捉神马，用箭射取大猪。箭不随便射向野兽，必定准确地中其头颈。弓也不轻易拉动，一定要让野兽应声倒毙。

【原文】

"于是乎乘舆弥节裴回，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率之变态①。然后浸潭促节，儵夐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轊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虡，择肉后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殪仆②。

"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飙，乘虚无，与神俱，辚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鵕鸃，拂翳鸟，捎凤皇，捷鸳雏，掩焦明③。

"道尽涂殚，回车而还④。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闇乎反乡⑤。蹷石(阙)〔关〕，历封峦，过雉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

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獠者之所得获⑥。徒车之所辚轹，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与其穷极倦谻，惊惮慑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满谷，掩平弥泽⑦。

【注释】

①弥节：驻节。古指官员巡视中停留。 裴回：同“徘徊”，徐行貌。 翱翔：犹遨游。 睨：注视。 部曲：指侍从队伍。 率：通“帅”。 变态：变化的形态。

②浸潭：逐渐。 促节：加快节奏步伐。 儵夐(shū xiòng)：疾速远去貌。 儵，同“倏”。夐，远。 流离：指用网捕捉禽鸟，使之无所逃遁。 轻禽：飞鸟。 蹴(cù)履：践踏。 轊(wèi)：碾压。 捷：迅速获取。 轶：超越。 遗：使……留在后边。 光耀：亦指光速。 宇宙：天地。 繁弱：古代良弓名。 满白羽：《史记正义》文颖云：“引弓尽箭镝为满。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 枭(xiāo)：《史记集解》郭璞曰：“枭，枭羊也。似人，长唇，反踵，被发，食人。” 栎(lì)：打击，搏击。 蜚虡(jù)：《史记集解》郭璞曰：“鹿头龙身，神兽。”《汉书》作飞遽。 择肉：选择肉肥的鸟兽。 命处：要命的部位。 弦矢分：弓弦和箭分离，即箭离弦。 艺：射的，即今之箭靶。此指猎物。 殪(yì)：射死。 仆：向前倒下。

③扬节：举起旌节。 上浮：因飞奔而好像凌空一般。 陵：乘。 惊风：疾风。 骇飙：暴风。 虚无：天空。 神：指天神。 乱：扰乱。 昆鸡：鸟名。似鹤，黄白色。 遒(qiú)：迫近。 促：靠近，迫促。 骏鸃(jùn yí)：鸟名。锦鸡。 拂：掠击。 翳(yì)鸟：传说中的鸟名。凤凰之属。 捎：即“箾”，掠杀。 凤皇：即凤凰。 鸳雏：传说中的凤凰之鸟。 掩：捕捉。 焦明：《史记索隐》张揖曰：“焦明似凤，西方鸟。”

④涂：同“途”。 殚：尽。

⑤招(sháo)摇：逍遥貌。 襄羊：徜徉。动荡貌。 降集：降落而集止。 北纮(hóng)：极北之地。纮，犹维。指天地的周界。 率乎：即率然，洒脱，飘逸貌。 直指：直前。 闇乎：忽然，迅疾。 反：同“返”。

⑥蹶：同“蹷”。踩，踏。 石阙：观名，亦作“石关”，汉武帝建元年间建。 封峦：汉武帝所建楼观名。 鳷(zhī)鹊：汉武帝所建楼观名。 露寒：

汉武帝所建楼观名。以上四观，《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皆甘泉宫左右观名也。" 棠梨：《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宫名也，在云阳县东南三十里。" 宜春：《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 宣曲：《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宣曲，宫名，在昆明池西。" 濯(zhào)：通"棹"，船桨。此为动词，划船。 鹢(yì)：鸟名。此指画有鹢鸟的船。 牛首：《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头。" 龙台：《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观名，在丰水西北近渭。" 掩：息。 细柳：《史记正义》郭云："观名，在昆明南柳市。" 勤略：劳绩和智略。 钧：平均。

⑦徒：士卒。 辚轹(lín lì)：车轮辗轧。 蹂若：践踏。 蹈籍：同"蹈藉"，践踏。 穷极：走投无路。 倦谻(jí)：疲惫不堪。谻，足倦相倚貌。 佗佗籍籍：形容所获禽兽尸体交错纵横。

【译文】

"于是，天子乘车徐行，往来回旋，悠闲自得地观望射猎时士卒的进退举止，将领的种种恣态。然后天子渐渐地迅疾行驶，快速地到达远处，用网捕捉飞鸟，用车马践踏狡猾的野兽，车轮撞击着白色的鹿，追获轻捷善跑的兔子，车骑的迅疾超过了电光，电光被留在车骑之后。猎手们奔向四方，追击神奇的禽兽，拉起蕃弱弓，搭上用白羽制的箭，射向游枭，击中蜚虡，先选定禽兽身上的目标然后发箭，说出将射之处，发箭就能射中，箭刚离弦，那野兽就被射中倒毙了。

然后天子高举旌节，上游于天空，凌驾着疾风，经受住暴风，翱翔在天空中，与天神在一起，天子践踏着黑色的鹤，扰乱了昆鸡，迫近而掩捕孔雀、鸾鸟和鵔鸃，捕捉到翳鸟、凤凰，获取了鸳雏、焦明。

游猎结束之时，驾车回来，逍遥地在空中徘徊，降落在北方极远的地方止息，然后飘然直去，迅疾地顺着来时的路回去。途经石关宫、封峦宫、鳷鹊宫、露寒宫，在棠梨宫、宜春宫游观、止息，到达西边的宣曲宫后，又在牛首池持桨行船，然后登上龙台观，在细柳

观中休息，天子观察猎手们的勇武智谋以及比较他们所获猎物之多少。有步兵、车骑践踏的，有骑兵碾压的，有大臣们踩踩的，以及那些走投无路疲惫不堪的、惊恐畏惧而伏匿不动的、没有受到伤害而死的野兽，横竖交错，杂乱无绪，堆满了山谷，遮蔽了平原大泽。

【原文】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膠葛之宇[①]；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③]。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枪铛鼛，洞心骇耳[④]。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⑤]。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庄刻饬，便嬛绰约，柔桡嬛嬛，妩媚姌嫋[⑥]；抴独茧之褕袘，眇阎易以戌削，媥姺徶循，与世殊服[⑦]；芬香沤郁，酷烈淑郁[⑧]；皓齿粲烂，宜笑的皪[⑨]；长眉连娟，微睇绵藐[⑩]；色授魂与，心愉于侧[⑪]。

【注释】

①昊天之台：《史记索隐》张揖云："台高上千皓天也。" 张乐：奏乐。 膠葛(jiāo gé)：空旷深远貌。

②石(shí)：古代重量单位，120斤为一石。 钜：同"鐻"，钟架。

③翠华：天子仪仗中以翠羽为饰的旗帜或车盖。 灵鼍(tuó)：即鼍龙。一种与鳄鱼相似的动物，皮可鞔鼓。

④陶唐氏：即尧。《史记志疑》附案：师古注曰"'陶唐'当为'阴康'，传写字

误耳"。《人表》有阴康氏。 葛天氏：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 八阙：一曰《载人》，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巴俞：古乐舞名。 宋蔡：此指宋国、蔡国的乐舞。 《于遮》：淮南一带的歌曲名。 文成：县名。《史记索隐》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其县人善歌。" 颠：即今云南。《史记索隐》引文颖曰："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即滇也。" 族举：并举。 金：锣。 铿铯(kēng chēng)：象声词。形容音乐钟鼓等发出的响亮的声音。 铛鼛(tāng tà)：象声词。形容鼓声。

⑤荆：楚。 《韶》：舜时之乐。 《濩(hù)》：商汤乐名。 《武》：周武王之乐。 《象》：周公之乐。 阴淫：淫靡。 案衍：形容乐声低平绵延。 鄢郢：楚地乐舞。鄢，地名，在今湖北宜城县。 郢，地名，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 《激楚》：楚地舞曲名。 结风：舞曲名。《史记索隐》文颖曰："结风，回风，回亦急风也。楚地风气既自漂疾，然歌乐者犹复依激结之急风以为节，其乐促迅哀切也。" 狄鞮(tí)：西方种族名。《史记集解》徐广曰："韦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内，出善倡者。" 倡：通"娼"，古代歌舞妓。 丽靡：华丽。 烂漫：形容光彩四射。 靡曼：纤弱柔美。

⑥青琴：《史记索隐》伏俨曰："青琴，古神女也。" 宓(mì)妃：《史记索隐》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 绝殊：特殊，与众不同。 姣冶：美丽。 娴都：文雅。 靓庄：即靓妆，打扮装饰容貌。 刻饬：即刻饰，雕作装饰鬓发。 便嬛(pián xuān)：轻盈的样子。 绰约：柔婉美好貌。 柔桡：柔弱苗条貌。 嬛嬛：轻柔美丽貌。 妩媚(rǎn niǎo)：细长柔弱貌。

⑦抴(yè)：拖。 独茧：一个茧抽成的丝。形容色泽纯正。 褕袘(yú yì)：罩在外面的直襟单衣。 眇：细看。 阎易：衣长貌。 戌削：《史记集解》徐广曰："戌削，言如刻画作也。" 媥姺(piān xiān)：衣服轻盈飘舞貌。 徶偞(bié xiè)：轻舒飘舞貌。

⑧沤郁：香气浓郁。 淑郁：香气浓郁。

⑨宜笑：露齿而笑。 的皪(dì lì)：光亮、鲜明貌。

⑩连娟：弯曲而纤细。 睇(dì)：斜视。 绵藐：情意深长。

⑪色授魂与：男女情爱的神交，默会。

【译文】

“于是，游猎疲倦之后，在高上云天的台上设置酒宴，在广阔的宇宙间演奏音乐；撞击那十二万斤重的钟，树立起重一百二十万斤的支架来夹钟；竖起用翠羽装饰的旗，架上鼍皮做的鼓。演奏唐尧的舞乐，倾听葛天氏的歌曲，千人唱，万人和，山峰为之震动，谷底的河流为之掀起波浪。巴渝舞，宋、蔡、淮南等地的歌舞，《于遮》曲，文成、颠地的歌曲，全都交替而演奏，钟、鼓之声迭起，‘铿锵’、‘铛鞈’作响，使人惊心动魄。楚国、吴国、郑国、卫国等地的音乐，《韶》、《濩》、《武》、《象》等乐曲，侈靡而无节制的音声，郑歌楚舞，古乐今乐，交杂并奏，还有演奏《激楚》乐曲的余声，俳优侏儒演出种种杂戏，还有西戎的狄鞮歌舞，都是用来使耳目欢娱、心意快乐的，这些东西在面前的丽靡动听、在后面的纤弱柔美。

那些歌女们美丽的容颜，好像青琴、宓妃那类人一样，举世无双，艳丽而文雅，美女们浓脂盛妆，发鬓梳得如刻画一样，体态轻盈、绰约，修长而柔美，纤细动人；她们披引着丝色很纯的衣裙，穿着宽大而边缘整齐的衣裳，步履轻盈舒缓，和世俗的衣服不同；美女们身上散发出浓郁的香气；牙齿洁白，好口宜笑，光明灿烂；她们娥眉细美，明目含情，流波荡漾；她们用美色、神魂勾引人，有她们在旁边感到满心欢喜。

【原文】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①]。曰：‘嗟乎，此泰奢侈[②]！朕以览听余间，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③]。’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④]：‘地可以垦

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⑤；陨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⑥。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⑦。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⑧。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⑨。'

"于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⑩。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⑪。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注释】

①芒然：同"茫然"。犹惘然，失意的样子。　亡：丢失。

②泰：通"太"。

③余闲：余暇，闲暇。　弃日：虚度时日。　靡丽：奢侈。　反：返。　垂统：流传大业。

④解酒：撤除酒乐。　有司：有关部门。

⑤农郊：农田。　萌隶：犹百姓。

⑥陨(tuí)：倒塌，推倒。

⑦实：充实。　仞：《史记正义》仞音刃，亦满也。言离宫别馆勿令人居止，并废罢也。

⑧发：打开。　振：同"赈"，救济。　鳏(guān)：老而无妻。　存：抚恤。

⑨出德号：发出有恩德的号令。　服色：车马和祭牲的颜色。　正朔：历法。

⑩历：计算，选择。　齐戒：即"斋戒"。古人在祭祀之前，为表示虔诚之心，需沐浴，更衣，忌食荤、酒，此称为斋戒。齐，通"斋"。　袭：穿。　朝衣：

君臣朝会时所穿的礼服。 法驾：天子车驾的一种。 华旗：彩旗。 玉鸾：车铃的美饰。 六艺之囿：此指书的园地，或指太学。六艺，儒家之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骛(wù)：纵横奔驰。 射《貍首》：天子举行射礼时奏《貍首》之乐章。《貍首》，古佚诗篇名。 兼：连带。 《驺虞》：《诗经·召南》篇名，天子行射礼时演奏此乐章。 弋：用带绳子的箭射。 玄鹤：黑鹤。 《史记志疑》案：上有"玄鹤加"、"辖玄鹤"二句，并此三见矣。他若平原薰圃、青蘋、衡兰、江离、麋芜、白虎、野马、鸳雏、孔鸾、騊駼、駿駮、玳瑁之类，重用复出，岂非文之疵病欤？而"弥节裴回，翱翔往来"，则全文叠见，盖未检也。 干：盾。 戚：斧。 云罕(hǎn)：旌旗。一说为张设于云天的捕鸟之网。 揜：捕，搜罗。 雅：此喻指贤才。 《伐檀》：《诗经》篇名，因其序中之意，后引为讥刺贪鄙者尸位素餐而贤者不得仕进的典故。 乐胥：《诗经·小雅·桑扈》中有"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句。一说此指贤才，一说即指乐官。 修容：修饰容貌仪表。 《礼》：即《礼经》，指《仪礼》。 《书》，即《尚书》。 《易》：即《易经》，亦称《周易》。 明堂：天子朝见诸侯、宣明政教及举行各种大典的殿堂。 清庙：太庙，宗庙。

⑪斯：此。 说："悦"之古字。 错：通"措"，放置。 隆：高。 揆：超越。

【译文】

"于是，宴饮歌舞正浓之时，天子突然怅惘而思索，若有所失。说：'唉，这太奢侈了！我因为听政之余，闲居无事，虚掷时日，顺应天时而来游猎，经常在上林苑中休息，我恐怕后世子孙奢靡，于是沿着奢侈之道走下去而不知改正，这不是继业开创的治国之道呀。'于是就放弃酒宴，停止游猎，命令官吏说：'上林苑中可以耕种的土地，都可变为农田让百姓耕种，以救济他们的贫困和不足，去掉苑墙，填平壕沟，使普通百姓能进入上林苑，以通山泽之利，养鱼鳖满池塘而不禁止百姓捕取，废置离宫别馆不让人居止的规定。打开粮仓来救济贫穷的人，补给不足，抚恤鳏寡，问候幼而无父、老而无子的人。发布实行仁政的号令，减省刑罚，调整制定度、量、衡以

及礼法，使车马服色各随其宜，重定历法，在天下进行改革，开创崭新的局面。'

"于是，天子选择吉日来举行斋戒，穿上朝服，乘着六匹马拉的车子，树起翠华旗，鸣响着玉鸾铃，天子游猎于'六艺'的苑囿，奔走于'仁义'的大道，环视于《春秋》的园林。天子在行射礼时演奏《狸首》，还有《驺虞》，用箭射取'玄鹤'，挥动着盾、斧，在车上载着旗旌，以搜罗天下的贤才，对《伐檀》感到悲伤，对《乐胥》感到高兴，在《礼经》的园地中修饰容仪，在《尚书》的园圃中翱翔，阐释《周易》的道理，放走上林苑中各种珍禽怪兽，登上明堂，坐在祖庙之中，听任群臣陈奏政事得失，使天下百姓，无不受益。在这个时候，天下的人皆大喜悦，响应天子的风教，听从政令，随顺时代的潮流，接受教化，圣明之道勃然而振兴，人民都归向仁义，刑罚被废弃而不用，君王的恩德高于三皇，功业超越五帝。如果达到这个地步，那么打猎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原文】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①]。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②]。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③]。"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④]："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⑤]。"

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⑥]。

【注释】

①暴(pù)露:显露。 罢:通"疲"。 抚(wán):消耗。 务:致力于。 由:做。

②囿:苑囿。

③细:地位低下。 被:遭受。 尤:祸害。

④愀(qiǎo)然:容色改变貌。 超若:犹"超然",惆怅失意的样子。 逡(qūn)巡:恭顺貌。

⑤忌讳:避忌。

⑥侈靡过其实:《史记志疑》附案:左思《三都赋·序》、《文心雕龙·夸饰篇》并称相如之赋,诡滥不实。余谓上林地本广大,且天子以天下为家,故所叙山谷水泉,统形胜而言之。至其罗陈万物,亦惟麟凤蛟龙一二语为增饰,观《西京杂记》、《三辅黄图》,则奇禽异木,贡自远方,似不全妄。况相如明著其指曰子虚、乌有、亡是,特主文谲谏之耳,不必从地望所奠,土毛所产,而较有无也。程氏《雍录》曾辨之。 归正道而论之:《史记索隐》大颜云:"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唯取终篇归于正道耳。"

【译文】

"如果整天暴露身躯驰骋在苑囿之中,精神劳累,身体辛苦,疲惫地使用车马,消耗士卒的精力,浪费国库的钱财,而没有厚德大恩,只是专心个人的快乐,不考虑广大百姓,遗忘国家政事,却贪图野鸡、兔子的猎获,这是仁爱之君不肯做的事情。由此看来,齐国和楚国游猎之事,岂不可悲么!两国各有土地纵横不超过一千里,而苑囿占了九百里,这是生长草木的地方得不到开垦耕种,而人民没有吃的东西的原因。凭借诸侯的微贱地位,却去享受天子的奢侈之乐,我害怕百姓将遭受祸患。"

于是两位先生都改变了脸色,怅然若失,惶恐地离开座席,说:"鄙人见闻浅少,不知道避忌,这才在今天受到教诲,我接受教导。"

这篇赋献给天子,天子就任命司马相如做郎官。无是公说上林

苑的广大，山谷、水泉和万物，以及子虚说楚国云梦泽所有的东西很多，都是夸奢靡丽，言过其实，况且也不是礼义所崇尚的，所以删取其中的要点，归之于正道，加以评论。

【原文】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①。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②。檄曰③：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④。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⑤。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⑥。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⑦。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⑧。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者⑨，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⑩。

【注释】

①巴蜀：二郡名。巴，治所江州，在今重庆市长江北岸。蜀，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兴法：军兴法，即战时的法令制度。

②非上意：并非皇上之意。

③檄：古代用来征召、声讨的文书。

④交臂：拱手。表示降服，恭敬。 受事：接受职事或职务。 诎：通"屈"。

⑤康居：西域国名，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 重译：指遥远的西域各国，需经辗转翻译，方能通话交往。 享：参加祭典。

⑥吊(dì)：至。 太子：指南越王太子婴齐。

⑦西僰：泛指今四川西部。 效：呈献。 贡职：贡品赋税。 喁喁(yóng)：众人景仰归向的样子。 自致：亲自致意。

⑧宾之：以宾礼相待，加以安抚。 币帛：赠送的礼品。 卫使者：指唐蒙左右之人。 不然：没有这样去做。

⑨发军兴制：《史记索隐》张揖曰："发三军之众也。兴制，谓起军法制也。"案：唐蒙为使，而用军兴法制也。

⑩当行者：应当被征发的人。 贼杀：残杀。

【译文】

司马相如担任郎官几年，恰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郡、蜀郡官吏士卒上千人，两郡又多为他征调陆路及水路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他又用战时法规杀死了大帅，巴、蜀百姓都十分惊恐。皇上听说这事，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做不是皇上的本意。檄文说：

告示巴、蜀太守：蛮夷自作主张，不服朝廷，已经很久没有加以征讨了，时常侵扰边境，使士大夫蒙受劳苦。当今皇上即位，安抚天下，使中国和睦安稳。然后发动军队，向北征讨匈奴，单于惊恐，拱手臣服，屈膝求和。康居和西域诸国，也都辗转翻译，使语言沟通，来请求朝献，虔敬地叩头，进献贡物。然后军队调派直指东方，闽越的君主被他的弟弟谋杀。接着军至番禺，南越王派太子入朝。南夷的君主，西僰的首领，都经常进献贡物和赋税，不敢怠慢，人人伸长脖子，抬起脚跟，表现出都争着归附大义的样子，愿做汉朝的臣仆，只是路程遥远，山河阻隔，不能亲自来致意。现在，不顺从的人已经被诛杀，而做好事的人还没奖赏，所以派中郎将前来让其顺服，至于征发巴、

蜀的士卒百姓各五百人，只是为了供给钱、帛等礼物，保卫使者不发生意外，没有战争的事情和打仗的忧患。如今，皇上听说中郎将竟然动用战时法规，使巴、蜀子弟受到惊惧，使巴、蜀父老忧患，两郡又擅自为中郎将转运粮食，这些都不是皇上的本意。至于当应征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相残杀，这也不是为臣者的节操。

【原文】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①。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②？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③。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④。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⑤。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⑥。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⑦。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⑧！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⑨。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⑩。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⑪。

【注释】

①烽举燧燔：古燃烽烟。《史记索隐》韦昭曰："烽，束草置之长木之端，如挈皋，见敌则烧举之。燧者，积薪，有难则焚之。烽主昼，燧主夜。" 摄：持。 荷兵：扛着武器。

②旋踵：旋转脚跟，意即逃跑退却。 编列之民：编入户籍之民。

③道：职责，义务。

④剖符之封：重大的封赐。 析珪：分颁玉珪。 通侯：即列侯，原本名彻侯，为避汉武帝刘彻的讳而改，是秦制爵二十级中的最高一级。 东第：甲第。《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

⑤佚：通"逸"。

⑥膏液：脂膏与血液。

⑦币：此指礼品。 亡逃抵诛：因逃亡避役而至于被诛杀。

⑧度量：涵养，素质。 越：隔越，有距离。

⑨长厚：淳厚。

⑩若彼：像那样，即像唐蒙擅征发那样。 数，数落。 让：指责。 三老：古代乡间负责教化的长官。 孝弟：乡中负责和引导民孝悌之官吏。

⑪亟：急。 道：在边远部族所设置的县称道。 唯：表示希望。

【译文】

那边郡的士兵，听到烽火升起，燧烟点燃的消息，都张弓待射，驱马进击，扛着兵器，奔向战场，人人汗流浃背，唯恐落后，身触利刃，冒着飞箭，也义无反顾，不考虑掉转脚跟，向后逃跑，人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如同报私仇一样。他们难道乐于死而讨厌生，不是编排进户籍的人民，而和巴、蜀不是同一个君主吗？只是他们考虑深远，把国家的困难作为急事，而乐于尽到做臣民的义务罢了。所以他们中有的人得到剖符封官，有的分圭受爵，位在列侯，居住排列在京城的东第。他们去世就能将显贵的称号流传后世，把封赏的土地留传给子孙，他们做事非常忠诚严肃，当官也十分安逸，好名声

传播于久远，功业昭著，永不泯灭。因此，贤人君子，都能肝脑涂地，血肉滋润野草而在所不辞。现在充当供奉币、帛的役夫到南夷，就自相杀害，或者逃跑被诛杀，身死而没有美名，被谥称为“至愚”，其耻辱牵连到父母，被天下人所嘲笑。人的气量、胸襟的差距，难道不是很远吗？但这也不仅仅是应征者的罪过，父兄们往日没有加以教导，也没有谨慎地给子弟做表率，人们没有操守，不知羞耻，则世风也就不淳厚了。因而他们被判刑杀戮，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么！

皇上担心使者和官员们就像那个样子，又哀伤不贤的愚民像这个样子，所以派信使将征发士卒的事情告知百姓，趁机斥责他们不能忠于朝廷，不能为国事而死的罪过，责备三老和孝弟没能做好教诲的过失。现在正是耕种时期，不轻易繁劳百姓，已经亲自而喻郡旁近县的人了，担心偏远的溪谷山泽间的百姓不能全听到皇上的心声，待到檄文一到，赶快下发到县道，使他们都了解陛下的本意，希望不要疏忽了。

【原文】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①。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②。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③。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④。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⑤。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⑥。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⑦。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

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⑧]。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⑨]。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⑩]。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注释】

①广汉：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金堂县。 作者：此指工匠、役夫。 物故：死亡。事详《西南夷列传》。

②用事者：执政者。

③内：内地，指汉朝。 比：效仿。

④建节：立符节，持符节。

⑤传(zhuàn)：驿车，传达命令的马车。

⑥弩矢：弓箭。 先驱：在前边开道。

⑦因：通过，凭借。 牛酒：牛和酒。古代用作馈赠、犒劳、祭祀的物品。

⑧尚：仰攀婚姻。

⑨斯榆：又作"斯俞"、"斯臾"，汉时西南地区部落名，约在今四川西南角。

⑩除边关：废除边地关禁。 斥：扩展。 沫：沫水，即今大渡河。 若水：水名，即今雅砻江。 牂柯：郡名，治所且兰，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 徼：边塞。 零关：即灵关，在今四川峨边县南。 孙水：水名，即今安宁河，在四川西南部。 邛都：《汉书》作"邛筰"。则"邛"为邛都，当时越巂郡所在地，在今四川西昌市。都县，当即筰都，当时沈黎郡所在地，在今四川汉源县。

【译文】

司马相如返回京城报告。唐蒙已经掠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兵，参加作工的有几万人。修路两年，路没修成，士卒大多死亡，耗费的钱财拿亿来计。蜀地民众和汉朝当权的人大多都说这样不利，这时，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和汉朝来往，得到了很多赏赐，多半都想做汉朝的臣仆，请

求为他们设置官吏，和南夷一样。天子询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等都靠近蜀郡，道路也容易沟通，秦朝时曾经来往并设置郡县，到了汉朝建立时才废除。如今真要重新开通，设置郡县，价值超过南夷。"天子认为很对，就任命相如做中郎将，让他持节出使。副使王然子、壶充国、吕越人等，乘坐着四匹马拉的传车，凭借巴、蜀的官吏和财物来笼络西夷。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及其属下都到郊界上来迎接，县令背负弓箭在前面引路，蜀人都认为是光荣。于是卓王孙、临邛各位父老都凭借关系到相如门下，献上牛和酒，用以结好。卓王孙喟然感叹，自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的时间太晚，便分给他女儿很多财产，和分给儿子的相同。司马相如便平定了西夷，邛、筰、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臣服汉朝。于是拆除了原先边界上的关隘，使边关扩大，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柯河，以此作为边界，开通了零关道，在孙水修桥来沟通邛都，相如回京城报告天子，天子十分高兴。

【原文】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①]。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②]。其辞曰[③]：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涉，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④]。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⑤]。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⑥]。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⑦]。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

勿绝而已[8]。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9]。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10]。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11]！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12]。"

【注释】

①唯：同"虽"，即使。

②籍：通"借"。 风：通"讽"，暗示。

③辞：文称《难蜀父老》。

④七十有八载：徐广以为时为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 有：又。 德茂：恩德美盛。 六世：六代，即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 纷纭：多盛貌。 湛(zhàn)恩：深恩。 汪涉(huì)：深广。 群生：众生，一切生物。 澍濡(shù rú)：雨水滋润万物。多用于比喻承受恩泽。 洋溢：广泛传播。 方外：国外。

⑤攘：退却。 被：加于……之上。 罔：通"无"。 披靡：随风倒下。

⑥朝冉：使冉朝拜。 从駹：使駹服从。 定筰：平定筰都。 存邛：安抚邛都。 举：攻取。 苞满：即靡莫，古部族名，属氐羌系统，活动于今昆明市北。 《史记志疑》附案：《汉书》、《文选》作"苞蒲"，《索隐》亦云一作"蒲"，则"满"字讹。 结轶：犹结辙。形容车辆络绎不绝。 还辕：回车。 乡：通"向"。 蜀都：成都。

⑦耆老：年高者。 荐绅：通"搢绅"。高官。 俨然：庄重恭敬的样子。 造：访问。

⑧羁縻(jī mí)：笼络。

⑨罢：通"疲"。 涂：同"途"。 卒业：最终成就功业。

⑩并：合并。 兹：通"滋"。益，更加。

⑪来：招徕。 殆：恐怕。

⑬割：危害。　齐民：平民。　弊所恃：依靠自己的疲困。

【译文】

司马相如出使蜀郡时，蜀郡的年高长者大多都说开通西南夷没有用处，即使是朝廷大臣也有认为是这样的。相如要进谏，但建议业已由自己提出，因而不敢再进谏，就写文章，假借蜀郡父老的语气来讲话，而自己诘难对方，来含蓄地劝告天子，并且借此来宣扬自己出使的意图，让百姓知道天子的本意。那文章说：

汉朝建立七十八年，恩德美盛，存在于六代君主之中，威武强盛，恩惠流传久远、深广，百姓们都受到沾溉，就连国外也广泛传播。于是皇上就命令使者西征，西方的国家顺应时势而退让，德教之风所到之处，无不随风倒伏。因而使冉来朝，使駹臣服，平定了筰，保全了邛，夺取了斯榆，占领了苞满，然后车马纷纷返回，向东去将要还报朝廷，到达了蜀郡成都。

这时，耆老、大夫、荐绅、先生共有二十七人，严肃地来拜访。寒暄过后，趁机进言说："听说天子对于夷狄，其目的是牵制他们不使断绝关系罢了。现在烦劳三个郡的士兵，去开通夜郎的道路，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还没有完成，士卒劳累疲倦，广大百姓生活不富足。如今又接着来开通西夷，百姓们精力耗尽，恐怕不能完成这事，这也是使者的麻烦，我们私下为您忧虑。况且那邛、筰、西僰和中原并列，已经过了许多年，记都记不清了。自古以来，仁德之君不能招来，强大之君不能并吞，推想大概是办不到吧！如今割弃良民的财物去增加夷狄的财物，使汉朝依赖的人民遭受疲困，而去事奉无用的夷狄，鄙人见识短浅，不知道所说的对或是不对。"

【原文】

使者曰："乌谓此邪①？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②。余尚恶闻若说③。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

觏也[4]。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5]；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6]。

“昔者鸿水浡出，泛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陁而不安[7]。夏后氏戚之，乃堙鸿水，决江疏河，漉沈赡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8]。当斯之勤，岂唯民哉[9]。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胈，肤不生毛[10]。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11]。

【注释】

①乌：何。　邪：通“耶”。

②变服：改变服饰的习俗。

③尚：通“常”。　若：此。

④事体：事理。　觏(gòu)：遇见。

⑤原：开始。

⑥臻：至。　厥：其。　晏如：安居乐业的样子。

⑦浡(bó)：沸涌。　衍溢：满溢。　登降：进退。　陭陁：崎岖，道路不平貌，此谓颠沛。

⑧夏后氏：禹。　戚：忧患。　堙(yīn)：填塞。　鸿水：洪水。鸿，通“洪”。按：塞洪水者当为鲧。　漉沈：分散深水。漉，分。沈，深。　赡：通“澹”，安定。

⑨当：承受。　躬：身体。　胝(zhī)：皮厚成茧。　胈(bá)：人身上的细毛。休烈：美好的功业。　声称：声望。　浃(jiā)：遍及。

【译文】

使者说：“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一定像你们所说的，那么蜀郡人永远不会改变服装，巴郡人永远不会改变风俗了。我常常讨厌听到

这种话。可是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本来就不是旁观者所能看得出的。我的行程紧急，没有机会给你们详细解释了，请允许我为大夫们粗略地陈说它的大概。

“大约社会上一定要有不平常的人，才会有不平常的事；有了不平常的事，才会建立不平常的功业。不平常，当然是一般人觉得怪异的。所以说不平常的事情出现之初，百姓会惊惧；待到事情成功了，天下就安乐太平。

“从前，洪水涌出，泛滥漫延，老百姓上下迁移，处境崎岖，心情十分不安。大禹对此很忧虑，就堵塞河水，挖掘河底，疏通河道，分散洪水，稳定灾情，使河水向东流归大海，而天下永远安宁。承受这样的劳苦，难道只有百姓？大禹心里忧虑愁苦，并且亲自参加劳作，手脚生出老茧，身上瘦得没有肉，皮肤磨得生不出汗毛。所以他美好的功业显扬于无穷的后世，声望传播到当今。

【原文】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②。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③。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⑤。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⑥。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⑦。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⑧。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⑨’。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⑩。戾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

能已[11]？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12]。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13]。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14]。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15]。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16]。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17]？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18]。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注释】

①践位：登上帝王之位。 委琐：谓拘泥于小节，注重琐碎小事。 握龊(chuò)：局促，器量狭小。 拘文：拘泥于成法。 循诵习传：习惯于读死书，传旧闻。 说："悦"之古字。

②闳：同"宏"。

③驰骛：纵横自如，并有所建树。 兼容并包：指胸襟宽阔，气度非凡。参天贰地：亦作"参天两地"。引喻人之德可与天地相比。 参：三。

④"普天之下"四句：引自《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即四海之内。率，循，沿着。滨，边，边缘。

⑤六合：天、地、东、南、西、北，即指天下。 八方：四方、四维。 浸浔(xún)：亦作"浸寻"。浸渍，逐渐。 怀生之物：有生命之物。

⑥冠带之伦：泛指文武百官。 嘉祉(zhǐ)：美好幸福。 阙：通"缺"。

⑦辽绝：辽远隔绝。 异党：异民族。 舆：车。

⑧内：通"纳"。接纳，和好。 外：排斥。 放：放逐。 弑：诛杀君主。

⑨不辜：此指无罪而被杀。 系累：捆绑。 洋：广大浩博。 靡：没有。曷：何。

⑩举踵：抬起脚后跟。

⑪戾夫：狠戾之人。 恶(wū)：怎么。

⑫诮(qiào)：谴责，问罪。

⑬风德：德化。 二方：指西夷与南夷。 鳞集：群集。 仰流：仰承流风，

归顺有德者。　受号：接受封号。

⑭关沫、若：《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沫、若水为关。"　镂：凿通。　梁孙原：在孙水之源架桥。

⑮涂：同"途"。

⑯远抚长驾：安抚远方驾驭边地。　疏逖(tì)：疏远。　逖，远。　阻深暗昧：《汉书》、《文选》作"智爽暗昧"，《史记索隐》本同。　智爽，早朝也。　偃：停息。

⑰遐迩：远近。　提福：安福。提，通"禔"，安宁。

⑱至尊：皇帝。　休德：美德。　反：同"返"，使……返回，挽救。　陵迟：衰败的状态。　周氏：指周王朝。

【译文】

"况且贤明的君主即位，难道只是委琐龌龊，被规章制度和世俗所拘束、牵制，因循旧习，取悦当世而已吗！一定要发表崇高的议论，开创业绩，传留法统，作为后世遵循的榜样。所以要努力做到胸襟宽大，勤奋地思考建立和天地相匹的功德。况且《诗经》中不是说过：'普天之下，没有哪个地方不是周王的领土；四海之内，没有哪个人不是周王的臣民。'因此，天地之内，八方之外，都逐渐受到浸润漫衍，如果有哪个有生命的东西没受君恩的滋润，贤明的君主会视为耻辱。如今封疆之内，文武官员，都获得欢乐和幸福，没有缺漏的，可是那些风俗不同的夷狄国家，和我们相隔遥远、族类不同的地方，车船不通，人迹罕至，因而政治教化还未达到那里，社会风气还很低下。如果接纳他们，他们将在边境做些违犯礼义的事情；把他们排斥于外，他们就会在自己国内为非作歹，逐杀国君。颠倒君臣关系，改变尊卑次序，父兄无罪被杀，幼儿和孤儿被当作奴隶，被捆绑者哭喊着，一心向往汉朝，抱怨说：'听说中国极为仁爱，功德盛多，恩泽普施，所有的东西无不适得其所，如今偏偏为何遗忘了我们。'他们抬起脚跟来思念，就像大旱而盼望雨水，就是凶暴的人也会为之落泪，何况皇上圣明，又怎么能作罢呢？所以向北边派出

军队来讨伐强大的匈奴，向南边派使者去责备强劲的越国。四方邻国都受仁德的教化，南夷和西夷的君长像游鱼聚集，仰面迎向水流，愿意得到汉朝封号的以亿计。所以才以沫水、若水为关塞，以牂柯河为边界，凿通零山，架通孙水的源头，开创了通向道德的坦途，传留下热爱仁义的传统。将要广施恩德，安抚和控制边远地区的人民，使疏远者不被隔闭，使居住偏僻不开化地区的人民得到光明，在这里消除战争，在那里消除杀伐。使远近一体，内外安宁幸福，不是康乐的事吗？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尊奉皇上的美德，挽救衰败的社会，继承周代已经断绝的业绩，这是天子的当务之急。百姓纵然有些劳苦，又怎么可以停止呢？

【原文】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①]。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②]。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③]。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④]。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⑤]："允哉汉德[⑥]，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而辞避[⑦]。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⑧]。居岁余，复召为郎。

【注释】

①王事：王朝大事。《史记志疑》附案："事"字当依《汉书》、《文选》作"者"。佚：通"逸"。

②符：符命。 合：全。

③泰山之封：在泰山上祭天之祀。 梁父之事：在泰山旁梁父山上祭地之

祀。 和鸾：古代车上的铃铛。挂在车前横木上称“和”，挂在轭首或车架上称“鸾”。 乐颂：颂乐。王朝祭祀的乐歌。 上咸五，下登三：《史记索隐》：“上减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汉比为减；三王之德，汉出其上；故云减五登三也’。”一说“咸”即“同”。

④指：旨意。 鹪(jiāo)明：传说中的神鸟，凤凰之类。 寥廓：此指空阔的天空。 罗者：用罗网捕鸟的人。 薮泽：湖泽。薮，水少而草木茂盛的湖泽。

⑤芒然：失意的样子。 丧其所怀来：忘记了进见时要说的话。 厥：其。

⑥允：诚信。

⑦敞罔：失意貌。 靡徙：举止失措貌。 迁延：徘徊。 辞避：托辞退避。

⑧受金：接受贿赂。

【译文】

“况且，君王的事情没有不从忧愁、勤苦开始，而以安逸、快乐结束的。那么承受天命的符瑞，正好在于这件事上。皇上正要封祭泰山，禅祀梁父山，使车上的鸾铃鸣响，音乐和颂歌高扬，汉君的恩德上和五帝相同，下超越三王。旁观者没有看到事情的宗旨，旁听的人没有听到皇上的真意，如同鹪明已在空廓的天空飞翔，而捕鸟的人还盯着薮泽。可悲啊！”

于是诸位大夫心里茫茫然，忘了自己的来意，也遗忘了自己要进谏的事情，感叹地一同说道：“可信呵，汉朝的美德！这是我们鄙陋之人愿意听到的。百姓虽然怠惰，请让我们为他们做个表率。”大夫们怅惘不已，于是过了一会就辞别而去。

那以后，有人上书说相如出使时接受了贿赂，因而他丢失了官职。过了一年多，他又被朝廷召去任郎官。

【原文】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①。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

爵[2]。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3]。其辞曰：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4]。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5]。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6]！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7]！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8]。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9]。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10]"。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注释】

①消渴疾：即糖尿病。

②其进仕宦：《史记志疑》："《义门读书记》曰：'进'作'于'。" 与：参与。

③常：通"尝"，曾经。 长杨：离宫名，在今陕西周至县内。 彘(zhì)：猪。 疏：下文为《谏猎疏》。

④乌获：《史记索隐》张揖曰："秦武王力士，举龙文鼎者也。" 捷：迅疾。 庆忌：春秋时吴王僚之子，善射。 期：期待。 贲、育：《史记正义》孟贲，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豺狼，发怒吐气，声音动天。夏

育，亦古之猛士也。

⑤陵：登。　卒：通“猝”，突然。　轶材：超群。　骇：马受惊。　不存：不能存活，危险。　属车：天子出行的车队。　清尘：对天子车驾行走时所泛起的尘土的尊称。　逢蒙：古之善射者。《史记集解》引《吴越春秋》曰：“羿传射于逢蒙。”　伎：技。

⑥胡越：胡人和越人，此喻指野兽。　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此指车驾。　羌夷：羌人和夷人，此亦喻指野兽。　轸：车箱底部后面的横木，此亦指车驾。　殆：危险。

⑦中路：路的当中。　衔：勒于马口的铁具，折断了马不得控制。　橛：车轴钩心，脱落或滑出会造成车翻。　丘坟：山陵之地。

⑧涂：同“途”。

⑨无形：事物没有形成之前。

⑩鄙谚：俗语。　坐不垂堂：不坐在前屋靠近屋檐之下。《史记索隐》张揖云：“畏檐瓦堕中人。”乐产云：“垂，边也。恐堕坠也。”

【译文】

司马相如口吃，却善于写文章。他平常身患糖尿病。他和卓文君结婚后，很有钱。他做官，从不肯和公卿大臣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而借称有病，闲居在家里，不仰慕官爵。他曾经跟随皇上到长杨宫去打猎，当时天子正喜欢亲自击杀熊和猪，骑马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谏天子。

疏上写道：

“臣听说，万物中有的虽是同类，可是能力却不同，所以力量大就称赞乌获，轻捷善射就谈到庆忌，勇猛就一定提到孟贲和夏育。臣愚昧，私下以为人有这种情况，兽也应该有这种情况。如今陛下好登上险阻的地方，射击猛兽，突然遇上轻捷超群的野兽，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它猛然袭击，向着您的车驾和随从冲来，车子来不及调转车辕，人也无暇施展技巧，纵然有乌获、逢蒙的技能，力量发挥不出来，枯木朽枝全都可以变

成祸害了。这就像胡人、越人出现在车轮下，羌人、夷人紧跟在车后面，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即使是绝对安全而没有一点祸患，可是这本来就不是天子应该接近的地方。

况且，清除道路然后行走，选择道路中央然后奔驰，这样还时常会出现马口中的衔铁断裂、车轴钩心脱落的变故，而何况跋涉在蓬蒿中，奔驰在荒丘废墟上，前面有猎取野兽的快乐，而内心没有应付变故的准备，大概出现祸患是很容易的了！至于看轻君王的尊贵，不把这当作安乐，却乐于出现在有万一危险的地方，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

大概明察的人能远在事情发生以前，就预见它，智慧的人能在祸害还未形成以前就躲避开，祸患本来就大多隐藏在暗蔽的地方，发生在人们疏忽的时候，所以谚语说："家中积有千金，不坐在屋檐底下。"这话说的虽然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道理。臣希望陛下留意明察。

【原文】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1]。其辞曰：

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2]。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3]。岩岩深山之谾谾兮[4]，通谷豁兮谽谺。汩淢噏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5]。观众树之塕薆兮，览竹林之榛榛[6]。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7]。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8]。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9]。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10]。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11]。敻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佅[12]。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13]。呜呼哀哉！

【注释】

①宜春宫：秦离宫名，二世在此被阎乐所杀，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东。行失：行为过失。　赋：下文为《哀秦二世赋》。

②陂陁(pō yí)：倾斜不平貌。　阪：山坡。　坌(bèn)：并。　曾：通"层"，重。

③曲江：即曲江池，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隑(qí)州：边岸曲而长的洲。　隑，弯曲的岸。

④岩岩：高耸貌。　谾谾(hōng)：空深貌。　豁：山谷大开的样子。　谽谺(hān xiā)：山谷空旷貌。

⑤汩淢(yù yù)：水疾流貌。　噏(xī)习：飘忽飞起的样子。　平皋：水边平展之地。　广衍：扩延散布。

⑥蓊薆(wěng ài)：草木茂盛之貌。　榛榛(zhēn)：草木丛生貌。

⑦揭：提衣涉水。　石濑(lài)：水为石激形成的急流。濑，浅水沙石滩。

⑧弥节：驻车，停留。　容与：徘徊犹豫。　历：一一地。　二世：秦二世胡亥。

⑨持身：立身。

⑩寤：醒悟。

⑪操行：操守、品行。　得：有。　坟墓：祖坟。　芜秽：荒芜。　不食：没人祭祀。食，血食，祭祀。《史记志疑》仁和金侍郎甡《清悟录》曰"南山巫祠二世皇帝，见《封禅书》，至成帝时匡衡奏罢之，则虽无宗庙之享，其时二世尚血食也"。

⑫敻(xiòng)：辽远。此以下五句，《汉书》删。　佅：通"昧"，暗。

⑬罔阆：亦作"罔两"。本指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精怪，句中意为恍惚而无所依据的魂魄。　拾(shè)：蹑足而上。　九天：天空最高处。《史记正义》引《太玄经》云："九天谓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晬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沉天，九为成天。"

【译文】

皇上认为相如说得不错。回来路过宜春宫的时候，相如向皇上

献赋，来哀叹秦二世行事的过失。赋的言辞是：

登上蜿蜒不平的长坡啊，一同走进高高的重重宫殿。俯瞰曲江池弯曲的岸边和小洲啊，远望高低参差的南山。岩石高耸而空深啊，通畅的溪谷豁然开阔。溪水急速地流向远方啊，注入宽广低平的水边高地。观赏各种树木繁茂荫蔽的美景啊，浏览茂密的竹林。向东边的土山奔驰啊，提衣走过沙石上的急流。驻车徘徊啊，路过而凭吊二世的坟墓。他自身行事不谨慎啊，使国家灭亡、权势丧失。他听信谗言而不知觉醒啊，使宗庙灭绝。呜呼哀哉！他的操守品行不端正啊，坟墓荒芜而没人修整，魂魄没有归宿，得不到祭祀。飘逝到极远无边的地方啊，愈是久远愈暗昧。精魂在空中飞扬啊，经历九天而远远消逝。呜呼哀哉！

【原文】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①]。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②]。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③]。"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④]。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⑤]。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⑥]。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⑦]。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⑧]。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⑨]。垂旬始以为幓兮，抴彗星而为髾[⑩]。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⑪]。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⑫]。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云浮[⑬]。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蟉蜿蜒[⑭]。低卬夭蟜据以骄骜兮，诎折隆穷蠼以连卷[⑮]。沛艾赳螑仡以

佁儗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16]。跮踱輵辖容以委丽兮，绸缪偃蹇怵㚇以梁倚[17]。纠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趡[18]。莅飒卉翕熛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19]。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20]。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21]。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于瑶光[22]。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23]。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潏湟[24]。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25]。祝融惊而跸御兮，清雰气而后行[26]。屯余车其万乘兮，綷云盖而树华旗[27]。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28]。

【注释】

①孝文园令：汉文帝陵墓之陵园令。陵园令，秩六百石，掌管陵园扫除之事。

②靡：靡丽，更美的。

③具：完备。

④传：《史记志疑》附案：《汉书》"传"作"儒"，师古曰："凡有道术者为儒，流俗本作'传'字，非也。"《索隐》以"相传"解之，非。 臞(qú)：清瘦。《大人赋》：《史记志疑》附案：赋中字句有与《汉书》异者，皆义得两通，故不具论。《评林》明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仿，《大人赋》全用屈平《远游》中语。"

⑤大人：君王，天子。 中州：中国，中原。

⑥弥：布满。 曾不：不曾。 足：值得。 少：稍微。

⑦迫隘：逼迫。 朅(qiè)：离去。

⑧垂：乃"乘"之讹。 绛幡：红色旗幡。 素蜺：白色的副虹。

⑨建格泽之长竿两句：《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格泽之气如炎火状，黄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气为竿。旄，葆也。总，系也。系光耀之气

于长竿，以为葆者。"葆，即纛头。格泽，音 hè duó，星名。《史记·天官书》："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

⑩旬始：星名，其气如雄鸡，见北斗旁。一说"太白，名旬始，如雄鸡也"。 幓（shān）：古代饰旗上的飘带。 抴（yè）：拉。 旓（shāo）：旌旗上所垂的羽毛。

⑪掉：摆动，摇动。 指桥：柔弱貌。 偃蹇：宛转委曲。 旖旎：宛转柔顺貌。 招摇：摇动貌。

⑫欃（chán）枪：即天欃、天枪，彗星的别名。古人认为是凶星，主不吉。 靡："縻"，缠绕。

⑬杳渺：渺茫遥远。 眩湣：昏暗无光。 猋（biāo）风：旋风，疾风。

⑭应龙：古代传说中一种有翼的龙。 象舆：大象驾的车。 蠖（yuè）略：谓行步进止貌。 逶丽：蜿蜒曲折貌。 骖：此指以……为骖乘。 赤螭：传说中的赤色无角小龙。 青虬：传说中的一种青龙。 蛐蟉（yōu liú）：屈曲行动貌。

⑮低卬：时起时伏。卬，通"昂"。 夭蟜：亦作"夭矫"，屈伸貌。 骄骜：纵恣奔驰。 诎折：即"屈折"。 隆穷：隆起貌。 蠼（jué）：卷曲盘绕貌。 连卷：即"连蜷"，蜷曲的样子。

⑯沛艾：昂首摇动貌。 赳螑（xiù）：伸颈低昂貌。 仡（yì）：抬头。 佁儗（chǐ yì）：停滞不前。 放散：放任散漫。 畔岸：放纵任性。 骧：上仰。 孱颜：参差不齐貌。

⑰跮踱（chì duó）：走路时忽进忽退。 輵辖（è hé）：摇目吐舌貌。 委丽：同"逶丽"。 蜩蟉当依《汉书》作"蜩蟉（tián liú）"，掉转头。 怵臭（chù chuò）：奔走貌。 梁倚：相依相靠。

⑱纠蓼（liáo）：相互牵缠。 叫嚣（ào）：喧呼。 踢：同"踏"。 艐（jiè）：至，到。 蔑蒙：飞扬。 踤（cuì）：奔跑。

⑲莅飒：形容飞行迅捷。 卉翕：形容风声迅捷。 熛（biāo）：闪光。 电过：雷电闪过。 焕然：明亮的样子。 霍然：迅疾消散的样子。

⑳邪绝：斜行度越。邪，通"斜"。 少阳：东极。 太阴：北极。 真人：仙人。

㉑互折：交互曲折。 窈窕：深远貌。 厉：不脱衣服涉水，渡。 飞泉：《史记正义》张云："飞泉，谷也，在昆仑山西南。"

㉒征：征召，召集。 灵圉：仙人所居之处，此指众仙。 部乘：部署。 瑶光：北斗星座杓头第一星。

㉓五帝：此指五天帝，古称五方天帝。即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纪。 反：返。 太一：即太乙，星名，古人以为天上之尊神。 陵阳：指传说中的仙人陵阳子明。

㉔玄冥：传说佐北方黑帝之神。 含雷：《汉书》作“黔雷”，《史记集解》认为是“天上造化之神，或曰水神。” 陆离、潏湟：皆为神名。陆离，《汉书》作“长离”。

㉕厮：役使。 征伯侨：传说中的仙人名。一说即王子乔。 羡门：即传说中碣石山上的仙人羡门高。 属(zhǔ)：委托。 岐伯：传说的黄帝臣，为太医。 尚方：掌管方药。

㉖祝融：《史记正义》张（揖）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兽身人面，乘两龙，应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跸清氛气也。” 跸(bì)御：古时帝王出行，禁止行人车马通行以清道。 雰(fēn)气：雾气。

㉗屯：聚集。 余车：皇帝辇的别称。 綷(cuì)：通“萃”，聚集。 云盖：合五彩云为盖。

㉘句(gōu)芒：《史记正义》张云：“句芒，东方青帝之佐也。鸟身人面，乘两龙。” 将(jiàng)行：率领从者巡行。 嬉：游乐。

【译文】

相如被任命为孝文帝的陵园令。天子已经赞美了“子虚之事”，相如又看到皇上喜好仙道，于是说：“上林的事还不算是最好的，还有更美好的。臣曾经作《大人赋》，没有写完，请允许我写完后献给皇上。”相如认为众仙人中的儒者居住在山林沼泽间，形体容貌特别清瘦，这不是帝王心意中的仙人形象，于是就写成《大人赋》。赋的言辞说：

世上有大人啊，在中原地区。住宅布满万里啊，甚至不值得他稍稍停留。悲伤世俗的胁迫困厄啊，便离去轻身飞升，向远方漫游。乘着赤幡为饰的素虹啊，登上云气而上浮。竖起状

如烟火的云气长竿啊，拴结起光炎闪耀的五彩旄旗。垂挂着旬始星做为旄旗的飘带啊，拖着彗星做为旄旗的垂羽。旄旗随风披靡，逶迤婉转啊，婀娜多姿地摇摆着。揽取欃枪做为旄旗啊，旗竿上缠绕着弯曲的彩虹做为绸。天空红而深远，使人迷乱昏眩啊，狂飙奔涌，云气飘浮。乘上应龙、象车屈曲前进啊，驾着赤螭、青虬蜿蜒行驶。龙身有时屈曲起伏、昂首腾飞、恣意奔驰啊，有时又屈折隆起、盘绕蜷曲。马头时低时昂停滞不前啊，放纵任性而翘首不齐。忽进忽退，摇目吐舌，像趋走的鸟儿舒翼飞翔、左右相随啊；有时掉转头来，屈曲蜿转似地奔跑，如屋梁相互倚靠。或缠绕喧嚣踏到路上啊，或飞扬跳跃，奔腾狂进。或迅捷飞翔，相互追逐，疾如闪电啊，突然间有如雾散云消。

斜渡东极而登上北极啊，和神仙们在一起交游。走过曲折深远的地方而向右转啊，横渡飞泉向正东奔去。招来所有的神仙进行挑选啊，在那瑶光星上部署众神。让五帝前而开路啊，遣返太乙而让陵阳子明做侍从。左边有玄冥而右而有含雷啊，前有陆离而后有潏湟。役使征伯侨和羡门高啊，让岐伯掌管药方。命祝融清道担任警戒啊，消除恶气然后前进。聚集我的万辆车驾啊，举起五色云合成的车盖，树起华丽的旗，让句芒率领随从啊，我要到南方去游戏。

【原文】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①]。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葛以方驰[②]。骚扰冲苁其相纷挐兮，滂濞泱轧洒以林离[③]。钻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坛以陆离[④]。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⑤]。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⑥]。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⑦]。奄息总

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8]。时若薆薆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9]。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10]。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11]。舒阆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一止[12]。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13]。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14]。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15]。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叽琼华[16]。嬐侵浔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17]。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18]。驰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而远逝[19]。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20]。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21]。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22]。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23]。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注释】

①崇山：《史记正义》张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经》云'狄山，帝尧葬其阳'。"　九疑：即九嶷山，相传舜葬于此，在今湖南零陵县境。

②湛湛：聚集貌。　差错：纵横交错。　杂遝(tà)：纷杂繁多貌。　胶葛：交错纠缠貌。　方：并。

③冲苁(cōng)：犹冲撞。　纷挐(rú)：纷乱错杂。　滂濞：亦作"滂沛"，同"澎湃"，水势盛大貌。　泱轧：无边无际的样子。　林离：即"淋漓"，此形容水任意奔流。

④钻：通"攒"，聚。　茏茸(dì)：聚集貌。　衍曼：绵延不绝貌。　流烂：散

布。 坛：通"啴(tān)"，众盛。 陆离：分散参差的样子。

⑤雷室：雷神出入之渊。 砰磷(pēng líng)：深峻貌。 郁律：深邃貌。 鬼谷：《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云："鬼谷在北辰下，众鬼之所聚也。" 崫礨(kū lěi)：不平貌。 嵬磈(huǐ)：高峻不平。

⑥八纮(hóng)：八方极远之地。 四荒：四方。 朅(qiè)：句首语气词。 九江：长江及其所有的支流。 五河：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流出的五色之河。五色即紫、碧、绛、青、黄。

⑦经营：往来，周旋。 炎火：《史记正义》姚丞云："《大荒西经》云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 弱水：一说传说中的西域水名。一说即发源于祁连山，途经巴丹吉林沙漠，流入居延泽的古弱水。 杭绝浮渚：《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杭，船也。绝，渡也。浮渚，流沙中渚也。" 流沙：沙漠。一说指西域地区。

⑧奄息：休息。 总极：葱岭之颠。总，通"葱"，葱岭。 泛滥：浮游于水上。 水嬉：水中戏耍。 灵娲：即女娲。 瑟：《汉书》作"琴"。 冯夷：传说中的黄河之神，即河伯。

⑨薆薆(ài)：《汉书》作"暧暧"，阴暗不明貌。 屏翳(yì)：传说中的雷神。 风伯：即风神飞廉。 雨师：雨神。

⑩轧沕(wù)洸忽：皆恍忽不明貌。 直径：捷迅，直接。 三危：神话传说中的山名。一说此山在今甘肃敦煌东南。

⑪排：推开，打开。 阊阖：天门。 玉女：传说中的仙女。

⑫舒：登。 阆(làng)风：传说中之山名，在昆仑阊阖之中。 摇：通"遥"，遥远。 集：停留。 亢乌腾：《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亢然高飞，如乌之腾也。"

⑬低回：徘徊。 阴山：传说中西王母所居之山，在大昆仑西二千七百里。 纡(yū)曲：迂回曲折。 西王母：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仙人。 睢(hé)然：洁白状。

⑭戴：通"戴"。 胜：玉胜。《史记正义》颜云："胜，妇人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也。" 三足乌：《史记正义》张氏云："三足乌，青鸟也。主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

⑮不周：传说中的山名，云其在昆仑山东南。 幽都：北方极远之地。

⑯沆瀣(hàng xiè)：夜间的水气，露水。 噍咀(jiào jǔ)：咀嚼。 芝英：灵

芝之花。 叽(jī):稍微吃一点。 琼华:琼树之花,又称玉英。传说吃琼花可长生不老。

⑰浛(yín):仰头貌。 侵浔:亦作"侵寻"。渐进。 鸿涌:水波汹涌貌。 厉:疾飞。

⑱贯:穿。 列缺:闪电。 景:影。 丰隆:亦作"丰隆",云神。 滂沛:大雨滂沱。

⑲游道:游车与导车。道,导。 修:长。 骛:追逐。 遗雾:抛开云雾。

⑳区中:人世间。 隘陕:狭隘。 舒节:缓行。 北垠:北方之边际。

㉑遗:留下。 屯骑(jì):众多的随从骑兵。 玄阙:北极之山。 轶:超越。 先驱:在前开道的部队。 寒门:天之北门。

㉒峥嵘:深远貌。 寥廓:空旷貌。

㉓眩眠:眼睛昏花。 惝恍:模糊。

㉔虚无:天空。 假:通"遐",远。 超:超然。

【译文】

经过崇山见到唐尧啊,在九嶷山拜访了虞舜。车骑纷繁而重重交错啊,杂乱地一同向前奔驰。骚扰相撞一片混乱啊,澎湃淋漓而不能前行。群山簇聚罗列,万物丛集茂盛啊,到处散布而参差不齐。直入响声隆隆的雷室啊,穿过突兀不平的鬼谷。遍览八纮而远望四荒啊,渡过九江又越过五河。往来炎火山而泛舟弱水啊,涉过小洲而渡过流沙河。突然在葱岭休息,在水中沉浮嬉戏啊,让女娲奏琴而令河伯跳舞。天色阴暗而不明啊,召来天使诛责风神而刑罚雨师。西望昆仑恍恍惚惚啊,径直朝着三危山奔驰。推开天门而进入帝宫啊,载着天女一起归来。登上阆风山而高兴地停下歇息啊,就像乌鸟高飞而后一齐停在那里。在阴山徘徊蜿转飞翔啊,到今天我才看到满头白发的西王母。她戴着华胜住在洞穴中啊,幸而有三足鸟供她驱使。一定要像她这样长生不老啊,纵然活万世也不值得欢喜。

掉转车头归来啊,在不周山绝道,会餐在幽都山。呼吸夜

露啊而口食朝霞，咀嚼灵芝啊而稍食琼华。抬头仰望而身体渐渐高纵啊，纷然腾涌而向上疾飞。穿过闪电的倒影啊，涉过云神兴作的滂沛大雨。驰骋游车、导车而长长下降啊，抛开云雾而远去。迫于世间的狭窄啊，缓缓走出北极的边际。把屯骑遗在北极山上啊，将先驱遗在天北门前。下看深远而无大地啊，上视广阔而无天边。视线模糊而不清，听觉恍惚无所闻。乘着虚无而上至远处啊，超越无有而独自长存。

相如献上《大人之颂》以后，天子十分高兴，飘飘然有凌驾云天的气概，好像有遨游在天地之间的意思。

【原文】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①]。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②]。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③]。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④]。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⑤]：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于秦[⑥]。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⑦]。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⑧]。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⑨]。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⑩]？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⑪]。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⑫]。《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⑬]"。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⑭]。后稷创业于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

始善终哉[15]！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16]。故轨迹夷易，易遵也[17]；湛恩濛涌，易丰也[18]；宪度著明，易则也[19]；垂统理顺，易继也[20]。是以业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21]。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22]。然犹蹑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23]。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尃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24]。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迥阔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晢，昆虫凯泽，回首面内[25]。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䆃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26]。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27]。奇物谲诡，俶傥穷变[28]。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29]。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30]！进让之道，其何爽与[31]？

【注释】

①茂陵：本为汉武帝之陵墓，后置县。地址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渭水北岸。

②所忠：使者姓名。《史记正义》姓所，名忠也。《风俗通·姓氏》云："《汉书》有谏大夫所忠氏。"

③固：本来。

④札：古人用来写字的木片。　封禅：皇帝进行封天禅地的祭祀活动。

⑤辞：为《言封禅书》文。

⑥伊：句首语气词。　肇：开始。　昊穹：苍天。　历撰：亦作"历選"。依序逐一地数。　辟：君王。

⑦率迩者踵武：《史记集解》徐广曰："率，循也。迩，近也。武，迹也。循省

近世之遗迹。" 逖听者风声:《史记集解》徐广曰:"逖,远也。听察远古之风声。"《史记索隐》风声,《风》《雅》之声。以言听远古之事,则著在《风》《雅》之声也。

⑧纷纶:杂乱。 葳蕤(wēi ruí):萎顿貌。 堙(yīn)灭:泯灭。

⑨《昭》:即《韶》,舜时之乐。 《夏》:夏禹之乐。 号:字号,名号。 谥:谥号。 有:又。

⑩罔:无。 若:顺。 淑:善。 畴:谁。 逆失:悖逆失理。

⑪轩辕:黄帝。

⑫五三:五帝三王。 《六经》:儒家的六部经典。 维:句首发语词。

⑬《书》:即《尚书》。 "元首明哉"二句:引自《尚书·益稷》篇。股肱,本指人的大腿和手臂,后常喻指得力大臣。

⑭斯:此。 后稷:周人始祖,曾任尧、舜的农官。

⑮唐:唐尧。 公刘:传说为后稷曾孙。曾率周族迁至西戎居住的豳地,奠定了周族发展的基础。 文王:周文王姬昌。 爰:于是。 郅:至。 大行:大道。 越:于是。 陵夷:衰败。 无声:《史记集解》徐广曰:"周之王四海,千载之后声教乃绝。" 骃案:韦昭曰"无恶声"。

⑯所由:通"所猷"。考虑和规划的事。

⑰轨迹:车道。 夷易:平坦。

⑱濛涌:《汉书》作"厖洪",广大。

⑲宪度:法度。 则:以此为则,遵守。

⑳垂统:流传的法统、大业。

㉑襁褓:本指包裹婴儿的小被,此喻周武王死后幼小的周成王。《史记志疑》案:成王非襁緥也。 崇冠:功德超越。 二后:此指周文王、周武王。

㉒揆(kuí):度量。 厥:其。 元:开始。 都:于。 攸:所。 卒:终。 殊尤:特别突出。 绝迹:非常之业迹。

㉓蹑(niè):登。 梁父(fǔ):亦作"梁甫"。泰山下的一座小山,在今山东新泰市西。古代皇帝常在此辟基祭奠山川大地。

㉔逢涌原泉:如同源泉一样喷涌而出。逢涌,势盛貌。 沕潏(mì yù):泉流貌。 漫衍:流溢。 旁魄:即"磅礴",散布,广被。 專(fū):散布,消散。 畅:畅通。 九垓(gāi):九重天。 泝(sù):溯。逆水流而上。

八埏(yán)：八方极远之地。

㉕怀生之类：有生命的万物。 沾濡：浸湿，此指恩泽遍及。 协气：调协柔和之气。 横流：广泛流布。 武节：威武之德。 飘逝：随风远传。 迩陕：亦作“迩狭”，近。 游原：游览其本源。 迥阔：远。 泳沫：咏略其细微之处。 暗昧：蒙昧卑俗之人，喻指夷狄。 昭晳：光亮，文明。 凯泽(yì)：和乐。泽，通“怿”。 面内：面向汉王朝。

㉖囿：聚集。 驺虞：传说中的珍贵义兽，出现在太平盛世。 珍群：瑞兽。 徼(yāo)：遮拦。 麋鹿：《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麋鹿得其奇怪者，谓获白麟也。” 導(dǎo)：选择谷物。 于庖：谓于庖厨以供祭祀。 牺：牺牲。 双觡(gé)：双角。觡，有枝之角。 共抵：《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底，本也。武帝获白麟，两角共一本，因以为牲也。” 周：周朝。 余珍：遗留下来之珍宝。指周鼎。 收龟：获得神龟。收：《汉书》、《文选》作“放”。 岐：岐山。 翠黄：即乘黄，亦名腾黄，传说中的神马名。

㉗灵圉：传说中的仙人名。 宾于闲馆：宾旅于闲馆之中。

㉘谲诡：变化奇巧。 俶傥：同“倜傥”。卓异。

㉙臻：至。 兹：此。

㉚周跃鱼陨杭：《史记索隐》杭：舟也。胡广云：“武王渡河，白鱼入于王舟，俯取以燎。陨，坠之于舟中也。” 休：赞美。 燎(liào)，古祭名，烧柴祭天。此事本伪《泰誓》。 微：微小的祥瑞。 斯：此。 介丘：大山，此指泰山。 恧(nǜ)：惭愧。

㉛进让之道：《史记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曰：“进，周也。让，汉也。言周未可封禅而封禅为进，汉可封禅而不封禅为让也。” 其何爽与：《史记索隐》何其爽与。爽犹差也。言周未可封而封，汉可封而不封，为进让之道皆差之也。

【译文】

相如因病免官后，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都取回来；如果不这样，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前去，而相如已经死了，家中没有书。问他的妻子，她回答说：“长卿

本来就不曾有书。他经常写书，又时常被人拿去，家里就什么也没有。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了一卷书，他说有使者来求取书，就将它献上。没有别的书了。”他遗留下来的书谈的是有关封禅的事情，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献给天子，天子对这卷书很觉惊异。那书上说：

远古开始，天生万民，经历各代君王，一直到秦朝，循着近世君王遗留的踪迹，听察远古君王的遗风美名。繁多而纷乱，名声和事迹沉埋而不为世所称道的，数也数不完。继承虞舜、夏禹，崇尚尊号美谥，封禅泰山而稍微可以称道的有七十二君。没有谁顺从善道而不昌盛，谁逆行失德而能生存？

轩辕以前，时间久远，详细情况无法知道，五帝三王，有《六经》典籍记载中的传说，可以看到大概的情况。《尚书》上说：“君主英明啊，大臣杰出。”据此来说，君王没有比唐尧美盛的，大臣没有比后稷贤良的。后稷在唐尧时创立业绩，公刘在西戎发迹，文王改革制度，使周极为昌盛，太平之道于是形成，以后虽衰颓微弱，但千年以来没有恶声，这难道不是善始善终么！然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前代先王在开始时能谨慎地遵循规则，又能严谨地垂教于后世子孙罢了。所以前人开拓的轨迹平易，就容易遵循；恩德深广，容易富足；法度显明，容易效法；传续法统合乎天理，容易继承。因此王业隆盛于成王时代，而功绩数文王、武王最高。度量他们的开始，考察他们的终结，并没有特别优异突出的事迹可以和今天汉朝相比较。然而，周人也还是登上泰山和梁父山，建立显贵的封号，施加尊崇的美名。大汉的恩德，就像源泉涌出，盛大扩散，广被四方，如云雾散布，上通九天，下流八荒。一切的生物都受到恩泽，和气横溢，威武之节，飘然逝去，近者如同游于恩泽的源头，远者好似泳于恩惠的末流，罪魁祸首都已湮灭，暗昧的人见到光明，各种动物欢乐喜悦，掉转头来朝着中土。然后，聚美珍贵的驺虞，拦截罕见的白麟，在庖厨中选择出一茎六穗的嘉禾以供祭祀，

拿生着双角的野兽作为祭品，在岐山获得了周朝遗留的宝鼎和畜养的神龟，从沼泽里招来了神马乘黄。托鬼神迎来各路神仙，在闲馆中待以宾客礼节。珍奇之物，卓异超凡，变化无穷。令人钦敬啊，符兆祥瑞都在这里显现，还认为功德薄弱，不敢谈到封禅的事。周代时跳跃的鱼儿坠落到船中，周武王烘烤了拿它祭天，这作为符兆太微小了，但却因此登上泰山，不是显得惭愧么！周朝不该封禅却封禅，汉朝应该封禅而不封禅，进让的原则，差距多么大啊！

【原文】

于是大司马进曰[①]："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②]。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荐成，陛下谦让而弗发也[③]。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④]。或谓且天为质暗，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也[⑤]。亦各并时而荣，咸济世而屈，说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乎[⑥]？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⑦]。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⑧]。皇皇哉斯事[⑨]！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⑩]。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⑪]。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⑫]。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⑬]。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

此⑭。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⑮。”

【注释】

①大司马：周时天子所置执政三官之一。西汉武帝时为加官。

②懱：通“惠”，顺也。 贽(zhì)：古代初次拜见尊长时所送的礼物。 侔：相等。 浃(jiā)洽：遍及。 期：应验之期。 绍：继。 特：但，只。 创见(xiàn)：初次显现。

③意者：大概、或许。 幸：帝王驾临。 盍号：犹言合符。《史记考异》曰盍读如盍，文颖训为合。 况：比。 祉(zhǐ)：福。 荐：进献。

④挈：通“契”，断绝。 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一说指地祇、天神、山岳。

⑤质阇：暗昧。 珍符：珍奇的符瑞。《汉书》、《文选》珍符上有“示”字。 靡记：没有表记。 几：庶几，希望。文中喻指祭祀。

⑥并时：一时。 济世：历世。 屈：绝。

⑦锡：通“赐”。 进越：僭越。

⑧替：废弃。 地衹：地神。 谒款：虔诚拜谒。 勒功：刻石记功。 中岳：嵩山。

⑨皇皇：美盛貌。 斯：此。

⑩丕：大。

⑪因杂：综合。 荐绅先生：此指学者。 略术：学术。 获耀：发出光芒。 末光：余辉。 绝炎：远焰。 展采：展现光采。 错：通“措”。

⑫校饬：校改修饰。 厥：其。 《春秋》一艺：《史记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曰“《春秋》者，正天时，列人事，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

⑬六：儒家之六经。 摅(shū)：散布。 俾：使。 蜚：通“飞”，飞扬。 腾：腾驰，传送。 茂实：盛美之德业。

⑭鸿：大。 称首：称道。

⑮掌故：官名，掌管礼乐制度等的故实。

【译文】

于是大司马进谏说：“陛下仁爱地抚育众生，依据道义来

征讨不顺，华夏诸国都乐于进贡，蛮夷们拿着礼品来朝见，德同当初，功业至高，美好的业绩融洽，符兆祥瑞不断变化，应期而陆续到来，不只是初次显现。想来是泰山、梁父山的坛场盼望皇上幸临，合应符验来和前代比荣耀，上天垂恩积福，将以祭奠而告成功，陛下谦恭礼让而不封禅。断绝三神的欢喜，使王道失仪，群臣惭愧啊！有人说，天道是质朴暗昧的，珍奇的符兆本来就不可以拒绝；如果拒绝它，那泰山将无立表记的机会而梁父山无享受祭祀的希望了。如果古代帝王都是一时荣耀，毕世而灭绝，述说者还有什么称述于后代，而说有七十二君封禅泰山呢？德行修明就赐给符瑞，尊奉符瑞而行封禅的事，不能算是越礼。所以圣明的帝王不废封禅，修行礼仪恭奉地神，诚敬地谒告天神，在中岳嵩山刻石记功，来彰明至上的尊位，宣扬隆盛的德行，显示荣耀的称号，承受丰厚的福禄，来使老百姓受到浸润。这种事伟大啊！天下的雄壮景象，帝王的大事业，不可减损呀。希望陛下成全它。然后综合诸儒的道术，使他们获得日月余光远焰的照耀，以施展当官的才能，专心于政事。还要兼正天时人事，阐述封禅大义，校订润饰文辞，作成《春秋》一样的经书。将沿袭旧有的'六经'而变为'七经'，传布到无穷，使万世以后仍能激发忠义之士，扬起微波，飞传英明名声，传送茂盛的果实。以前的圣君之所以能够永远保持他的美名，而时常被赞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应该让太师掌故将封禅的大义全都呈奏陛下，以备观览。"

【原文】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①]："愉乎，朕其试哉[②]！"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③]。乃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4]。甘露时雨，厥壤可游[5]。滋液渗漉，何生不育[6]！嘉谷六穗，我穑曷蓄[7]？

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8]。万物熙熙，怀而慕思[9]。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侯不迈哉[10]！

般般之兽，乐我君囿[11]；白质黑章，其仪可（嘉）〔喜〕[12]；旼旼睦睦，君子之能[13]。盖闻其声，今观其来。厥涂靡踪，天瑞之征[14]。兹亦于舜，虞氏以兴[15]。

濯濯之麟，游彼灵畤[16]。孟冬十月，君徂郊祀[17]。驰我君舆，帝以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18]。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19]；采色炫耀，熿炳辉煌[20]。正阳显见，觉寤黎烝[21]。于传载之，云受命所乘[22]。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23]。依类托寓，谕以封峦[24]。”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25]。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26]。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27]；舜在假典，顾省厥遗[28]。此之谓也。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29]。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30]。

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31]。

【注释】

①沛然：感动貌。

②愉：表示同意和首肯之词。

③迁思回虑：反复思考。　总：归纳。　诗：歌颂。　广：宣扬。

④天覆：上天覆被万物。后用以称美帝王仁德广被。　油油：云行貌。
⑤甘露时雨：及时地下着甘甜之雨露。　厥：其。　游：游憩。
⑥渗漉：水渗润地下。
⑦穑：此指收获的庄稼。　曷蓄：储存在何处。
⑧濡(rú)：浸润。　氾：同"泛"，普遍。　尃濩(fū huò)：散布。尃：敷的古字。
⑨熙熙：旺盛的样子。
⑩侯不迈哉：《史记索隐》李奇云："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禅之事也。"案：迈训行也。如淳云"侯，维也"。
⑪般般：即"斑斑"，色彩鲜明貌。
⑫质：质地。　章：同"彰"，纹彩。
⑬旼旼(mín)：和乐貌。　睦睦：恭敬貌。　能：通"态"。
⑭厥：其。　涂：途。
⑮兹：此。　虞氏：即舜。
⑯濯濯(zhuó)：肥泽貌。　灵畤(zhì)：畤，为祭天地五帝的地方。《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武帝祠五畤，获白麟，故言游灵畤。"
⑰孟冬：冬季的第一个月。　俎(zǔ)：本指古代祭祀、燕享时陈置牲体或其他食物的礼器。此用作动词，陈设礼器。
⑱三代：夏、商、周三代。
⑲宛宛：屈伸的样子。
⑳炳炳：光明的样子。　烨：辉。
㉑正阳：南面。《史记索隐》文颖曰："阳，明也，谓南面受朝也。"　黎烝：民众。
㉒受命：受命天子。
㉓厥：其。　章：彰明。　谆谆：恳切叮咛。
㉔依类：依于物类。　托寓：寄托。　封峦：封禅于山峦。
㉕披：翻开，打开。　艺：经典。　天人：天道与人事。　发：启发。　允答：和谐。
㉖兢兢：精勤貌。　翼翼：恭敬谨慎貌。
㉗汤：商汤。　武：周武王。　肃祗：恭敬。
㉘假典：高位，重位。一说为祭天大典。　顾省(xǐng)：顾念省察。　厥：

其。

㉙后土：土地神。

㉚太山：即泰山。 肃然：《史记集解》徐广曰："小山，在泰山下趾东北。"

㉛相如他所著：《史记志疑》案：《汉艺文志》有相如作《凡将》一篇，《赋》二十九篇，又《汉书·佞幸传》云："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此何以不及？ 平陵侯：即苏建。 采：收录。

【译文】

于是天子感悟地改变了神色，说："是啊，我试一试吧！"便反复思考，综合公卿的议论，询问封禅的事情，歌咏大泽的广博，推衍符瑞的富饶。于是作颂说：

覆盖我的苍天，云朵油然而行。普降甘露和及时雨，其地可以游泳。汁液润泽下流，生物无不受到滋养！嘉禾一茎长出六穗，我收获的谷物何不积蓄？

不只雨水洒降，又把大地润泽；不但滋濡我一人，且还普遍散布。万物一片和乐，怀恋而又思慕。名山应当有尊位，盼望君王前来。君王啊，君王，为何不行封禅之事！

文彩斑烂的驺虞，喜欢我君的苑圃；黑纹配上白底，它的仪表美好可爱；和睦恭敬，像君子的姿态。听说过它的名声，现在看到它的降临。那路上没有踪迹，这是上天降祥瑞的验应。这兽在舜时也出现，舜因此而兴旺。

肥壮的白麟，曾在那五畤嬉戏。孟冬十月时，君王前往郊祭。奔到君王车驾前而，天帝享而赐福。这事三代以前，大概不曾有过。

黄龙一屈一伸，遇圣德而升天；色彩闪耀夺目，光辉灿烂。龙体显现，觉悟天下万民。在《易经》上有记载，说是受命天于之所乘。

天命符瑞彰明，不必谆谆告知。应当依类寄托，告诉君王

行封禅的事。”

翻开六经来看，天道和人道的界限已经交接，上下相互启发而和谐。圣王的功德就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所以说“兴盛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衰败，太平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危险。”因此商汤、周武王位居至尊，不忘记严肃恭敬；虞舜在大典中，察看政事的过失：说的就是这回事。

司马相如死后五年，天子才祭祀后土神。八年，就先敬中岳之神，再到泰山行封礼，到梁父山下的肃然山行禅礼。

司马相如的其它著作，如《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等篇不收录，只收录他在公卿大臣中特别著名的。

【原文】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①。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②。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③！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注释】

①推见(xiàn)：推演明显的事物、情状。 隐：一说隐微，一说为隐讳。 隐之以显：《史记索隐》韦昭曰：“《易》本阴阳之微妙，出为人事乃更昭著也。” 逮：及。 黎庶：黎民百姓。《小雅》讥小己之得失两句：《史记集解》韦昭曰：“《小雅》之人志狭小，先道己之忧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

②外殊：表面上不同。 合德：洽德，温柔敦厚的教化效果。

③归引：归纳指引。 风：讽。

④杨雄：《汉书》本传作“扬雄”。《史记志疑》附案：此下二千八字当削，《困

学纪闻》引江藻曰："雄后于迁甚久，迁得引雄辞何哉?盖后人以《汉书》赞附益之。" 劝百风一：讽谏之语仅占鼓励之言的百分之一。 郑卫之声：古人以为为淫乐。 亏：减低了其讽谏之价值。

【译文】

太史公说：《春秋》能够从人事的显见者推而至于天道的极隐微处，《易经》原本阴阳的微妙但引出及于人事却至为显明，《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却德至于平民，《小雅》讥刺卑小者的得失，其流言影响到朝廷上。所以言辞的外在表现虽然不同，在德教上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多有虚假言辞和夸张说法，可是他的主旨能归到引向节俭，这和《诗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杨雄认为他华丽的词赋，鼓励奢侈的言辞为一百，劝谏节俭的言辞为一，就像尽情演奏郑、卫之音，曲终时才奏点雅乐，这不也是太亏损了相如的本意吗?我收录了他的一些可以论述的文字，写在这篇文章之中。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解题】

本篇将淮南、衡山谋反的动机、密议、举动及其结局记述的非常详尽，是继《吴王濞列传》之后写叛臣的又一长文。司马迁这样做，其用心正在于“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论赞中特别指责淮南、衡山王“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均表现出《史记》作者之企求巩固天下统一，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思想。

本篇反映了汉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矛盾斗争变化的重要史实。淮南、衡山谋反于武帝时，它们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远不如吴楚七国，其谋士之计议深度亦然；它们内部本身更为淫乱，不能协调；在强大的中央朝廷威力面前，淮南王的犹豫实际就是一种力量轻弱的表现。这自是邪恶终归不能战胜正义，分裂最后不能取代统一的历史必然。武帝于其时，亦毋须如景帝那样兴师动众，反叛很快平息，体现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力量消长上的重要变化，从通观的角度看，本篇有其重要意义。

本篇附见伍被。伍被是淮南王谋臣中的重要人物，他同时也是汉代政治中的陈说之士。记述他的议论，有借作以为史论评议秦代与当朝政治，表现了汉代一般计谋人士中对前代及现实政治的认识，有助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窥见史事的得失，这常是《史记》

寓论断于序事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如论"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中,所述秦之失众十家而五、十家而六、十家而七的发展,及吴楚"诚逆天道而不知时",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淮南王问汉廷之治乱,伍被的回答是:

> 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

这样集中肯定武帝政绩的言词,在《史记》中实为罕见,借伍被之口说出,司马迁对当朝是予以肯定赞扬的。又如论卫青: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水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这是以互见法表彰了卫青,也是司马迁有意取材安排的。故本篇附见伍被的部分,于史实记载之外,更富史学意义。

本篇言风俗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也表现了司马迁对历史变化的一种认识。吴楚、淮南、衡山,司马迁总归于荆楚,说其地俗薄,僄勇轻悍,好作乱,整个社会习俗养育而成的谋士,促使其地国君"渐靡使然"而形成叛乱。《诗》有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自古以来早已记载了的。社会风俗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综合形成的一种传统的物质生活与群众心理的集中表现,它具有强大的扩散力,能制约着历史事势的发展。从直观的角度而言,司马迁是看到了它的实际历史作用的。司马迁提出这样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从多角度、多渠道去探究历史的变化发展,辨别其轻重,以鉴识其主次,赋予历史研究以更丰富的可资撷取的内容。

【原文】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①]。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②]。厉王母得幸焉，有身。赵王敖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③]。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④]。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⑤]。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⑥]。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厉王母真定[⑦]。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⑧]。

【注释】

①长：刘长。高祖刘邦少子，汉文帝之弟。 张敖：张耳子。事见《张耳陈余列传》。 美人：汉代妃嫔称号。

②高祖八年：即公元前199年。 东垣：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赵：封国名，都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

③内：接纳。 舍：居住。

④贯高：赵国国相。 柏人事：此指赵相贯高等人谋害刘邦的未遂事件。事详《张耳陈余列传》。柏人，县名，在今河北隆尧县西。 系：拘囚。河内：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⑤辟阳侯：即审食其，因奉侍吕后得宠。 白：报告。

⑥恚(huì)：恨。

⑦悔：后悔不理厉王母。 母之：养育他。 真定：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⑧父世县：《史记索隐》案：《汉书》曰"母家县"。 案：谓父祖代居真定也。

【译文】

淮南厉王刘长，是高祖的小儿子。他母亲是原赵王张敖的妃

嫔。高祖八年，高皇帝从东垣县经过赵国，赵王把他的妃子献给皇帝。厉王的母亲得以和高祖同房，有了身孕。赵王张敖不敢接纳她入宫，替她修建了另外宫室来让她居住。到了贯高等人在柏人县谋杀高祖的事被发觉，赵王也一并被逮捕治罪，把他的母亲、兄弟、嫔妃全都抓起来，囚禁在河内，厉王的母亲也被囚禁，她告诉牢狱官吏说："我受皇上宠幸，有了身孕。"官吏把这件事告诉皇上，皇上正为赵王的事而生气，没有理会厉王的母亲。厉王母亲的弟弟赵兼通过辟阳侯审食其告诉吕后，吕后嫉妒，不肯报告皇上，辟阳侯也没有尽力争辩。到厉王母亲已经生下厉王，心中怨恨，就自杀了。官吏抱着厉王送到皇上面前，皇上悔恨，命令吕后抚养他，而把厉王母亲安葬在真定。真定是厉王母亲的家乡，她的祖辈世代居住在那里。

【原文】

高祖十一年(十)〔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①]。上自将兵击灭布，厉王遂即位。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而常心怨辟阳侯，弗敢发[②]。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③]。上以亲故，常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④]。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⑤]。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⑥]："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⑦]。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当是时，薄

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8]。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9]。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注释】

①高祖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 淮南王：封国之王，都寿春，在今安徽寿县。 王：管辖。 四郡：即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

②蚤：通"早"。

③自以为最亲：此时高帝之子只有刘恒、刘长二人见在。 骄蹇(jiǎn)：傲慢，不顺从。 数(shuò)：屡次。

④"大兄"：《史记志疑》附案：文帝行非第一，而称大者，盖大乃天子之谓也。今人兄弟次行称一为大，不知所始？唐明皇呼宁王宪为大哥，疑起于唐时。

⑤袖铁椎：藏在袖中的铁椎。 椎：击杀。 刭：用刀割断脖子。

⑥阙下：宫廷之下。

⑦如意：刘如意。戚夫人所生，为吕后所忌恨而用毒酒杀害。

⑧薄太后：文帝刘恒之母。 警跸：天子出行时的规制，警戒清道。 制：帝王的命令。

⑨男子：古称无官爵的成年男人。 但：人名。 柴武：亦作"陈武"，曾被封为棘蒲侯。 奇：人名，柴武太子。 辇(jū)：用马驾的大车。 谷口：县名，在今陕西淳化县南，泾水南岸。

【译文】

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造反，高祖立他的儿子刘长做淮南王，掌管黥布原有的封地，一共有四个郡。皇上亲自带领军队攻打消灭了黥布，厉王于是登了王位。厉王早年失去了母亲，一直依靠吕后，孝惠帝和吕后时期，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得以免遭忧患和

祸害，但他常常内心怨恨辟阳侯，不敢发作。到孝文帝刚登位时，淮南王自认为和皇上最亲，骄横，屡次不遵守法令。皇上因为至亲的缘故，常常宽容赦免他的过错。文帝三年，他进京朝见。十分傲慢。他跟随皇上进入御苑打猎，和皇上同乘一辆车，常常称呼皇上为“大哥”。厉王有才能和勇力，力量能够举起大鼎，于是前往拜见辟阳侯。辟阳侯出来接见他，他就从袖中抽出铁锤锤击辟阳侯，让随从魏敬割下辟阳侯的头。厉王就骑着马跑到宫门前，裸露上身请罪说：“我母亲不应当因贯高谋反事被判罪，那时辟阳侯力争的话就能得到吕后的保护，他没有争劝，这是一项罪过。赵王如意母子没有罪，吕后杀了他们，辟阳侯没有争劝，这是第二项罪过。吕后封吕氏家族人为王，想以此危害刘家王室，辟阳侯没有争谏，这是第三项罪。我替天下诛杀奸贼辟阳侯，为母亲报仇，特来宫门前请求治罪。”孝文帝哀怜他的心愿，因为至亲的缘故没有判罪，赦免了厉王。在这时候，薄太后和太子、众位大臣都害怕厉王，厉王因此回封国后越发骄横放纵，不依循汉朝法令，出入都要戒严，称“警跸”，把发布的命令称“制”，自己制定法令，和天子相比拟。

文帝六年，淮南王命令男子但等七十人和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商议，凭借四十辆大车在谷口县造反，派人出使闽越、匈奴。事情被发觉，查究这事，朝廷派使者召见淮南王。淮南王来到长安。

【原文】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①]：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②]。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③]。

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4]。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5]。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蕑忌谋，杀以闭口[6]。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7]。又详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8]。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9]；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10]；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11]；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12]。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13]。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14]。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15]。春又请长，愿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16]。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

【注释】

①典客：官名，掌管接待少数民族事务。九卿之一，后改称太行令、大鸿胪。

②黄屋盖：亦称黄屋，帝王车驾上用黄缯做衬里的车盖。　乘舆：天子或诸侯所乘坐的车子。

③奉：供给。《史记集解》如淳曰："赐亡畔来者如赐其国二千石也。"瓒曰：

"奉以二千石之秩禄"。 有为：有所举动。

④大夫：爵名，第五级。 士五：有罪失去官爵者。

⑤之：到……去。

⑥中尉：官名，诸侯国军事长官。 蕑(jiān)忌：人名。 闭口：灭口。

⑦椁：外棺。 衾(qīn)：被子。 肥陵：邑名，在今安徽六安县北。 谩：欺骗。

⑧详：通"佯"。 表：标记。

⑨贼杀：杀害。

⑩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史记集解》晋灼曰："亡命者当弃市，而王藏之，诈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脱命者之罪。"

⑪告劾：揭发罪状，弹劾过失。 治：判处。 城旦：秦汉时的一种刑罚，四岁刑白天戍守，夜晚筑城。 舂：汉代的一种处罚女犯舂米的徒刑。

⑫南海：郡名，治所番禺，在今广东广州市。 庐江：郡名，治所舒县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⑬淮南：淮南国。

⑭民：《史记志疑》引《史诠》曰："'民'字衍"。 璧：玉器名，扁平，圆形，中心有孔。 忌：蕑忌。 燔：焚烧。

⑮治：审查。

⑯女：通"汝"，你。

【译文】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冒死上奏：淮南王刘长废弃先帝的法令，不听从天子诏令，平日起居没有法度，制作用黄缯做衬里的车盖的车子，出入模仿天子，擅自制定法令，不采用汉朝法令。至于所设置官吏，任命他的郎中春做丞相，聚集收容各郡县和诸侯国的人以及因犯罪而逃亡的人，隐藏起来，让他们居住，替他们安顿家室，赐给他们金钱、物资、爵位、俸禄和田地、住宅，封爵甚至达到关内侯，供给二千石的俸禄，这是他们不应当得到的，但淮南王是想借此有所作为。大夫但、有罪失官的开章等七十人和棘蒲侯的太子柴奇阴谋造反，

想要危害王室国家。他们派开章暗中告诉刘长，和他商量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让他们发兵响应。开章到淮南拜见刘长，刘长多次和他坐在一起谈话、饮食，为他成家娶妻，拿二千石俸禄来供给他。开章派人告诉但，已经和淮南王商量过。春也派使者报告但等人。官吏发觉此事后，派长安县县尉奇等人前往逮捕开章。刘长隐藏起他，不肯交出，和原中尉蕑忌策划，杀开章来灭口。他们给开章置办棺椁衣被，把他埋在肥陵邑，欺骗官吏说："不知道开章在哪里。"又伪造坟堆，树立标记在上面，说："开章的尸体，埋在这下面。"还有刘长亲自杀过无罪者一人；命令官吏判罪杀死无罪者六人；为了藏匿犯死罪逃亡的人而抓捕未逃亡的犯人来开脱罪责；擅自给人判罪，罪人没有地方上诉，被拘囚处以城旦舂以上刑罚的十四人；赦免有罪的人，其中犯死罪的十八人，城旦舂以下的五十八人；赐人爵位，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些日子刘长患重病，陛下为此担忧苦恼，派使者送去书信、枣干。刘长不想接受赏赐，不肯接见拜谢使者。住在庐江郡内的南海民造反，淮南郡的官兵奉旨征讨。陛下体恤淮南人民贫苦，派使臣赐赠刘长布帛五千匹，令转发出征官兵中的辛劳穷苦的人。刘长不想接受，谎称"军中无劳苦者"。南海人王织上书向皇帝敬献玉璧，蕑忌烧了信，不予上奏。朝中官员请求传唤蕑忌论罪，刘长拒不下令，谎称"蕑忌有病"。国相春又请求刘长，希望准许自己入朝进见，刘长大怒，说"你想背叛我去投靠汉廷"。刘长应当处死示众，臣等请求陛下将刘长依法治罪。

皇上发布命令说："我不忍心用法律来对付淮南王，请你们和列侯、二千石官员商议。"

【原文】

"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

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

"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①。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②。他可。"

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③。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④。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⑤！"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⑥。"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⑦。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⑧？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⑨！"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⑩。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传者，皆弃市⑪。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⑫。

【注释】

①蜀郡：郡名，治所成都，在今四川成都市。　严道：蜀郡所属县名，今四川荥经县。　邛邮：驿名，在今荥经县西南。　子母：生有子之姬妾。《汉书》二字前多一"子"字。　廪食：官府供给粮食。　豉(chǐ)：豆豉，一种用豆子制成的食品。　席蓐：泛指铺垫之具。

②计食：打算供给的食物。 才人：宫中女官名，多为妃嫔的称号。

③辎车：古代有帷盖的车子，既可载物，又可用作卧车。 以次传：按顺序提供驿传。

④严傅相：严格教导的辅佐和国相。

⑤暴：猛然。 卒：通"猝"。突然。

⑥特：只是。 苦之：让他吃点苦头。 今：与"即"相同，即将，就要。《汉书》作"令"。 复之：让他返回。

⑦发：打开。 车封：囚车的门封。

⑧乃公：你们的老子。

⑨邑邑：忧郁不乐貌。

⑩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⑪馈：以食物送人。

⑫守冢：守护陵墓者。

【译文】

臣张仓、臣冯敬、臣逸、臣福、臣贺冒死进言：我们和列侯、二千石官员夏侯婴等四十三人商议，都说："刘长不遵守法度，不服从天子诏令，竟然暗中聚集同党和谋反的人，优厚地豢养亡命之徒，想要借此有所作为。"我们讨论，依照法律定罪。

皇上发布命令说："我不忍心用法律对付淮南王，赦免刘长的死罪，废掉他的王位吧。"

臣张仓等人冒死进言：刘长犯有严重死罪，陛下不忍心用法律制裁他，施恩赦免，废掉王位。我们请求让他在蜀郡严道邛邮驿舍居住，送他的姬妾中有孩子的随同居住，县署为他们修建房屋，全部供给粮食、柴、菜、盐、豆豉和做饭、饮食的器具以及席子、草垫子。我们冒死请求，请求把这事布告天下。

皇上发布命令说："考虑供给刘长每天肉五斤，酒二斗，让原来受过他宠幸的妃嫔十人随同他居住。其他都准奏。"

全部诛杀了参与谋反的人。于是就遣送淮南王，用披着黑衣的

槛车来载运，命令沿途各县依次接送。这时袁盎劝谏皇上说："皇上平时放纵淮南王，不给他配置严格的太傅和国相，因此到这地步，况且淮南王为人刚烈，如今突然摧残他，我害怕他仓猝之间遇到风寒就会病死，陛下将有杀弟的名声，怎么办！"皇上说："我只是让他受点苦罢了，就要让他回来。"沿途各县传送淮南王，都不敢打开槛车的封门。淮南王于是对传候他的人说："谁说你老子我勇敢？我哪里能勇敢！我因为骄纵的缘故没听说自己犯了罪过而到这个地步。人生一世，怎么能像这样郁闷呢！"于是绝食而死。到了雍县，雍县县令打开封门，把淮南王的死讯告诉皇上。皇上哭得很悲伤。对袁盎说："我没听您的话，终于死了淮南王。"袁盎说："这事无可奈何，希望陛下自己想开一点。"皇上说："对这事怎么办呢？"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来向天下谢罪才可以。"皇上就下令让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查究沿途各县不肯打开封门和送给淮南王食物的人，一律处死示众。于是拿埋葬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葬在雍县，安排三十户人家守冢祭祀。

【原文】

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①。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②："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③。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④？"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⑤。

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⑥。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⑦：阜陵侯安为淮南

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8]。东城侯良前薨，无后也。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9]。其相曰："大王必欲发兵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相兵[10]。淮南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11]。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吴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12]："南方卑湿[13]。"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14]。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故徙为衡山王，王江北[15]。淮南王如故。

【注释】

①孝文八年：即公元前172年。

②作歌：编歌谣。　歌：此为"讽喻"义。

③尧舜放逐骨肉：指尧舜时放逐其同姓共工、三苗、鲧、驩兜。事详《五帝本纪》　周公杀管蔡：指周公在摄政时诛其弟管叔，流放其弟蔡叔事。事详《周本纪》。　《史记评林》案：《容斋续笔》言"高诱作《鸿烈解·序》及许叔重注文，乃云'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谣辞颇异"。余观淮南王罪状，死有余责，孝文不忍致法，赦而迁之。及其道死，帝哭甚悲，侯其四子，蔼然友爱，胡谓其不相容乎？《评林》田汝成曰"谓帝骄其弟则可，谓帝不容其弟则不可。使如袁盎所说有杀弟之名而病之，将尧、舜、周公以罪四凶杀管、蔡贬圣耶？"《解春集》论之云"长反在文六年，至八年封其四子为侯，又十二年民间始有是歌。十六年立其子安复为淮南王。安阴结宾客，养士数千，则是歌安知非八公之徒伪为之，流播民间，以感天子者。史称安就国之后，与诸辨士妄作妖言，则歌之伪知矣。"

④邪：通"耶"。

⑤城阳王：即城阳景王刘章之子刘喜。其王国原本在城阳国，都今山东颗县。 园：陵园。
⑥徙：迁调。 复：恢复。
⑦不轨：不遵守法度。
⑧衡山王：都邾县，在今湖北黄冈县北。 庐江王：都舒县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⑨孝景三年：即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⑩属(zhǔ)：委托，交付。
⑪曲城侯：《史记集解》徐广曰："曲城侯姓虫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⑫贞信：忠贞信实。
⑬卑：地势低。
⑭济北：汉文帝二年，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治所卢县，故城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
⑮边越：边界与越国相交。 江北：长江以北。

【译文】

孝文帝八年，皇上怜惜淮南王，淮南王有四个儿子，都是七八岁，于是封他儿子刘安为阜陵侯，儿子刘勃为安阳侯，儿子刘赐为阳周侯，儿子刘良为东成侯。

孝文帝十二年，有人编造歌谣歌唱淮南王说："一尺麻布，还可以缝衣；一斗谷子，还可以舂米。兄弟两人，不能相容。"皇上听说了，就感叹说："尧、舜放逐自己的家人，周公杀死管叔、蔡叔，天下人都称赞他们圣明。为什么呢？不因私情而损害公义。天下人难道认为我是贪图淮南王的封地吗？"于是调城阳王掌管淮南王原来的封地，而追加尊贵的谥号给淮南王，称厉王，设置陵园仍旧和诸侯王的礼仪一样。

孝文帝十六年，调淮南王刘喜恢复为原城阳王。皇上怜惜淮南厉王废弃法令不遵循正道使自己失去封国而早死，于是立他三个儿子：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

庐江王，都又获得厉王时的封地，由三家共分享。东城侯刘良在这以前死了，没有后代。

孝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反叛，吴王派使者到淮南，淮南王想派兵响应他们。他的国相说："大王一定要派兵响应吴王，我愿意任将领。"淮南王于是把军队委托给国相。淮南国相带领军队后，便守卫着城市，不听从淮南王而为朝廷效劳，朝廷也派曲城侯率领军队救助淮南，淮南国因此得以保全。吴王使者到了庐江，庐江王不答应，却派人和越国联系。吴王使者到了衡山，衡山王坚守城池，毫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被打败，衡山王入京朝见，皇上认为他坚贞诚实，就慰劳他说："南方地热低下潮湿。"调衡山王任济北王，来表扬他。到他去世，就赐给他谥号为贞王。庐江王与越国相邻，多次派使者往来，所以调他任衡山王，掌管江北。淮南王和原先一样。

【原文】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①]。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②]。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③]。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④]："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⑤]！"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⑥]。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⑦]。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⑧]。"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

中诇长安，约结上左右[9]。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10]。淮南王王后荼，王爱幸之。王后生太子迁，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11]。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12]。王乃详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13]。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14]。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15]。

【注释】

①行阴德：暗中施恩惠于人。　拊(fǔ)循：安抚。

②怨望：怨恨。　畔：通"叛"。　因：借口或机因。

③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　建元：汉武帝年号。

④武安侯：即田蚡。　逆：迎。　霸上：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

⑤宫车：比喻指皇帝。　晏驾：皇帝去世的讳称。

⑥阴结宾客：《史记索隐》引《淮南要略》云安养士数千，高才者八人，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晋昌，号曰"八公"也。

⑦见(xiàn)：现。

⑧竟天：直至天边，满天。

⑨诇(xiòng)：侦察，刺探。　约结：联络结交。　《史记志疑》徐氏《测议》曰："陵必嫁列侯在长安，故使诇伺。《史》不记其嫁处，缺文也。"

⑩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　元朔，汉武帝年号。　《史记志疑》案："三年"乃"二年"之误，《汉书》纪、传皆元朔二年赐几杖。　几杖：几案、手杖。

⑪取：同"娶"。　王皇太后：武帝之母王太后。　修成君：王太后先适金氏所生之女。

⑫反具：谋反之器具。　同席：同床。

⑬详：通"佯"。　内：内房。

⑭去：离开。

⑮妄：无根据。　系：拘囚。

【译文】

淮南王刘安为人喜欢读书弹琴，不爱好射猎、走狗、跑马，也想用暗中做好事来抚慰百姓，在天下传播美名。他时常抱怨厉王的死，常想背叛朝廷，只是还没有机会。到汉武帝建元二年，淮南王入京朝见。他平素和武安侯友好，武安侯当时任太尉，于是在霸上迎接淮南王，对淮南王说："当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施行仁义，天下没有不听说的。如果皇上一旦逝世，不是大王还该是谁继位呢！"淮南王十分高兴，送给武安侯很多金钱和物品。他暗中结交宾客，抚慰百姓，谋划反叛的事情。建元六年，彗星出现，淮南王内心奇怪。有人劝淮南王说："以前吴王军队起兵时，彗星出现长达几尺，可是还千里境内流血伤亡。如今彗星长达满天，天下军队应当大兴起。"淮南王心中认为皇上没有太子，天下一有事变，诸侯王会一起争斗，便更加整修军械和攻战用具，积蓄金钱收买郡守、诸侯国和游士、有奇才的人。那些策划大计方略的能言善辩之士，胡乱制造迷惑的传言，阿谀奉承淮南王，淮南王高兴，赐给他们很多金钱，谋反之心更加厉害。

淮南王有个女儿叫刘陵，聪明，有口才。淮南王喜爱刘陵，经常给她很多金钱，让她在长安刺探内情，结交皇上身边的人。元朔三年，皇上赐给淮南王几案、手杖，让他不用入京朝见。淮南王王后叫荼，淮南王很宠爱她。王后生太子刘迁，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的女儿为妃子。淮南王策划制造反叛的器具，害怕太子的妃子知道而向朝中泄露这事，于是和太子商议，让他假装不喜欢她，三个月时间不和妃子同床。淮南王于是假装对太子生气，把太子关闭起来，让他和妃子一同在内房中三个月，太子始终不亲近妃子。妃子请求离去，淮南王于是上书道歉并派人送她回去。王后荼、太子刘迁和女儿刘陵得到淮南王的宠爱，独揽国家大权，侵夺百姓田地住宅，胡乱加罪拘捕人。

【原文】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①，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②。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③。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④。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⑤。诏下其事廷尉、河南⑥。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⑦。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⑧。王恐事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⑨。"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⑩。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⑪。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市⑫。"诏弗许。公卿请废勿王，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⑬。

【注释】

①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

②巧：善用剑。

③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史记索隐》乐产云："初一让，至二让，后遂不让，故云一再让而误中。"

④辄：立刻。 诣：到……去。

⑤斥免：斥退罢免。 禁后：使后人不敢效法。

⑥河南：郡名，治所雒阳，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陈直认为汉代山东有大狱，往往在河南就近治问，由河南都尉治办诏狱。

⑦寿春：县名，亦淮南国都所在地，在今安徽寿县。 留太子逮不遣：保护太子压下逮捕的文书不加递送。 不敬：谓犯有大不敬之罪。

⑧候伺：窥伺，侦探。

⑨非是：不正常的情况，异外。 中尉：诸侯国军事长官。

⑩宏：人名，姓殷。《史记志疑》案：《公卿表》是殷容，则"弘"当作"容"。讯险：传讯验证。

⑪无何：不会定什么罪。

⑫拥阏：阻滞，阻挠。 废格：搁置不执行。

⑬非：不真实。

【译文】

元朔五年，太子学习使剑，自认为没有人比得上。听说郎中雷被剑艺高超，于是召来和他比试。雷被一再退让，后来误伤了太子。太子发怒，雷被害怕。这时有想参军的人马上就送往京城，雷被就自愿参军去奋力攻打匈奴。太子刘迁多次在淮南王面前诋毁雷被，淮南王派郎中令斥退罢免了雷被，想以此使后人不敢效法，雷被于是逃亡到长安，向皇上上书来表白自己。皇上下诏让廷尉、河南郡处理这事。河南郡查办，要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王后考虑想不遣送太子，趁机兴兵造反，可是考虑迟疑不决，十多天没定下来。适逢

有诏书下来，让就地审讯太子。在这时，淮南国相恼怒寿春县县丞留住太子压下逮捕文书不加遣送，控告他犯有大不敬的罪。淮南王以这事请求国相，国相不肯听从。淮南王派人上书控告国相，事情交给廷尉来处理。案中有线索牵连到淮南王，淮南王派人暗中打探朝中公卿大臣的意见，公卿大臣请求逮捕淮南王判罪。淮南王害怕事情被发觉，太子刘迁献计说："如果朝廷使臣来逮捕父王，父王可叫人身穿卫士衣裳，持戟站立庭院之中，父王身边一有不测发生，就刺杀他，我也派人刺死淮南国中尉，就此举兵起事，还不算迟。"这时皇上不批准公卿大臣的奏请，而改派朝中中尉殷宏去就地向淮南王审讯查证案情。淮南王听说朝中使臣前来，立即按太子的计谋作了准备。朝廷中尉到达后，淮南王看他态度温和，只询问自己罢免雷被的因由，淮南王自己揣度不会定什么罪，就没有发作。中尉回朝，把查询的情况上奏。公卿大臣中负责办案的人说："淮南王刘安阻挠雷被参军奋力抗击匈奴等行为，搁置不执行天子明确下达的诏令，应该处死示众。"皇上下诏不准许。公卿大臣请求废掉他的王位，皇上下诏不同意。公卿大臣请求夺他五县封地，皇上诏令削夺二县。朝廷派中尉殷宏去宣布赦免淮南王的罪过，用削地来示惩罚。中尉进入淮南国境，宣布赦免淮南王。淮南王起初听说朝中公卿大臣请求杀死自己，并不知道获得宽赦削地，听说朝廷使臣已动身前来，害怕他来逮捕自己，就和太子按先前的计划准备杀死他。等到中尉来后，立即祝贺淮南王获赦，淮南王因此没有起事。后来他哀伤自己说："我施行仁义却被削地，这太耻辱了。"可是淮南王削地之后，策划反叛的阴谋更为加剧。那些使者从长安来，制造荒诞骗人的邪说，声称皇上无儿，汉家天下不太平，淮南王就高兴；如果说汉朝廷太平，皇上有儿，淮南王就生气，认为胡说，不真实。

【原文】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人[①]。王

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2]！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3]！"

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4]。"被怅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5]。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6]。"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直来为大王画耳[7]。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8]。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毋为吴王之听。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9]。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10]。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11]。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12]：'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13]？"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14]。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15]。"'"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16]。

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17]。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18]。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19]。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20]。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21]。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陈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22]。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23]。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24]。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愿大王从臣之计[25]。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26]。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27]'。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王）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28]。

【注释】

①伍被：原楚人，或言其先为伍子胥后，淮南王中郎，事见《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史记志疑》案：《汉书》无"伍被"，刘辰翁谓此处合去之。 左吴：人名，生平不详。 案：考察。 舆地图：即地图。舆地，地理。

②征：征召。 胶东王：即刘寄，景帝之子。 不即：不然就是。 常山王：即刘舜，亦景帝子。

③万世：帝王死亡的讳称。 北面：面向北。 竖子：对人的鄙称，犹今言"小子"。

④将军：此为对人的一种称号，非实指领兵之将军。

⑤子胥谏吴王：事详《伍子胥列传》。子胥，即伍子胥。吴王，即夫差。 麋鹿游姑苏之台：麋鹿能在姑苏台闲游，说明了姑苏台的荒芜和凄凉，预示了吴国的灭亡之兆。姑苏台，吴王在姑苏山上建造的观赏太湖的高台。

⑥宫中生荆棘：喻指亡国。

⑦直：只，只是。 画：谋划。

⑧文王：指周文王。 天心：上天的意志。

⑨负海：靠海。 西河：黄河之西。

⑩足：满足，饱。 纺绩：纺织。 盖形：遮盖身体。

⑪暴(pù)：晒。

⑫徐福：亦作"徐市"。秦时方士，后东渡今日本所居岛屿未回。

⑬西皇：西土皇帝。 邪：通"耶"。

⑭蓬莱山：神山名，相传为仙人所居之处。

⑮名男子：良家男童。 若：和。 振女：童女。《史记志疑》附案："振"乃"侲"之讹。 百工：各种工匠。

⑯说：悦。 振男女：即侲男女，指童男女。侲，童子，古代特指驱鬼所用者。 种种：《史记会注考证》据《汉书》"五种"以为衍出一"种"字。

⑰止王不来：留止于此，没再回来。

⑱中国：中原。 止王不丧：《史记志疑》案：《南越传》佗自立为王在秦灭后，此云称王在陈、吴作乱前，师古谓被一时对辞不究其实也。"不来"

二字当依《汉书》作“南越”，此因上文徐福止王不来之言而误耳。 衣补：缝补衣被。

⑲十家而七：《史记志疑》附案：《汉书》此下有“欲为乱者十室而八”一段，即移后文“头万乘之驾”十二句（按：至“叩心怨上”）补之，似胜。

⑳丰沛：丰县、沛县，秦置县名，在今河南丰县、沛县。

㉑蹈瑕：利用过失。 候间：利用机会。

㉒行陈：行阵，行伍。陈，阵之古字。

㉓祭酒：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 后以泛称年长或位尊者。 消：销，熔化。《史记志疑》以为字当“郁”。 江陵：县名，在今湖北沙市市西北。 两：辆。

㉔狐父：邑名，在今安徽砀山县南。 丹徒：县名，在今江苏镇江市东。 禽：通“擒”。

㉕不能十分吴楚之一：不及吴楚七国时的十分之一。

㉖微子：似应为箕子。《宋微子世家》载《麦秀之歌》一诗的作者为箕子，《汉书·伍被传》亦为箕子。 比干：商纣王叔，曾力谏而被杀。

㉗匹夫：一般人。

㉘涕：眼泪。 匡：通“眶”，眼眶。 历阶：越阶。此全句《汉书》作“被因流涕而起”。

【译文】

淮南王日夜和伍被、左吴等人查看地图，部署军队进攻的方向。淮南王说：“皇上没有太子，皇上如果驾崩，朝廷大臣们一定征召胶东王，要不就是常山王，诸侯一起争斗，我能够不准备么！况且我是高祖的孙子，亲自施行仁义，陛下对我很优厚，我能够忍耐这种统治；陛下万世之后，我难道能面朝北来事奉小儿么！”

淮南王坐在东宫，召来伍被，和他商议，说：“将军上殿”。伍被不高兴地说：“皇上宽赦大王，您王又怎么能说这亡国的话呢！我听说伍子胥劝谏吴王，吴王不采纳，就说‘我现在看到麋鹿游荡在姑苏台上了’。现在我也看到宫殿中生长荆棘，露水沾湿衣服了。”淮南王发怒，拘捕伍被的父母，囚禁了三个月。又召见伍被说：“将军

答应我么?”伍被说:“不,我只是来为大王策划罢了。我听说听力好的人能在无声中听出动静,明辨的人能在未成形前看出前兆,所以圣人万次行动万次成功。从前周文王一行动,功业显扬直到千年,列为“三代”,这是所谓依照上天的意旨来行动的结果,所以四海之内的人不约而同地追随他。这是一千年前看得见的事实。百年前的秦朝,近代的吴、楚,也完全可以表明国家存亡的道理。我不敢逃避伍子胥那样的惩罚,希望大王不要像吴王那样不听规劝。以前秦朝弃绝圣人之道,杀害儒生方士,焚烧《诗》、《书》,废弃礼义,崇尚欺诈、武力,提倡刑罚,转运海边的谷子到西河。正当这个时候,男子奋力耕作不能够吃饱糟糠,女人织布却衣不蔽体。派蒙恬修筑长城,东西长达几千里,军队暴露在风霜中有几十万人,死的不计其数,僵尸倒伏千里,流血成顷成亩,百姓精疲力尽,想造反的十家有五家。又派徐福到海中寻找神仙和奇异东西,徐福回来编造谎言说:‘我看到海中大神,他说:“你是西土皇帝的使臣吗?”我回答说:“是。”“你寻找什么?”我说:“希望找到延年益寿的药。”神仙说:“你们秦王礼太轻薄,只能看看益寿药,不能取走。”就带我向东南到了蓬莱山,看到了用灵芝草筑成的宫殿,有个使者肤色像铜身形似龙,光彩上映天空。于是我拜了两拜问:“应该拿什么礼物来供献?”海神说:“拿良家男子及童女各种工匠的制品来,就能得到它了。”’秦始皇十分高兴,送童男童女三千人,供给五谷种子和各种工匠前去。徐福找到平展的原野和辽阔的湖泽,就留在那里称王不回秦朝。于是百姓悲痛思念亲人,想造反的十家有六家。又派尉佗翻过五岭来攻打百越。尉佗知道中原疲敝已极,留在那里称王,不再回来,派人向皇上上书,要求朝廷给他三万没有婆家的妇女,来替士兵缝补衣裳。秦始皇批准给他一万五千人。于是百姓人心离散犹如土崩瓦解,想造反的十家有七家。宾客对高皇帝说:“时机到了。”高皇帝说:“等等,应该有圣人在东南方兴起。”不到一年,陈胜、吴广起事了。高皇帝在丰沛起事,一发倡议天下不约而同来响应的人

不计其数。这是所谓踏到了缝隙窥候到时机，借助秦朝的危亡而行动。百姓盼望他，就像干旱盼望雨水，所以他能出身于军伍而被拥立为天子，功业高过三王，恩德流传无穷。如今大王看到高皇帝得到天下容易，却偏偏看不到近代的吴国、楚国吗？吴王被赐号为刘氏祭酒，又恩准他不必依例入京朝见，掌管四个郡的人民，地域有几千里广大，在国内销熔铜矿来铸钱，东面蒸煮海水制作为盐，溯江而上能采江陵的木材建造大船，一只船的载重量相当于中原的几十辆车，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拿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宗室贵族及朝廷大臣，唯独不给窦氏。反叛计谋商定，便发兵向西前进。在大梁被打垮，在狐父被击败，折回向东逃跑，到达丹徒，被东越擒获，自己身死又断了后代，被天下人所讥笑。拿吴、楚那样的众多军队而没能成功，为什么呢？确实是违背天道而不懂得时运啊。当今您的军队和民众不够吴、楚的十分之一，天下的安宁和秦时相比好一万倍，希望大王听从我的考虑。大王不听我的考虑，今日见到大王事情一定不成功而言语先就泄露出来了。我听说微子经过殷朝故都时心情悲痛，于是作了《麦秀之歌》，这是哀痛纣王不采纳王子比干的劝谏。所以《孟子》说："纣王作为天子是够尊贵的，然而死时竟不如一个普通百姓。"这是纣王早就自绝于天下人了，不是死的那天才被天下人所抛弃。如今我也暗自悲伤大王抛弃拥有千辆战车规模的王国的王位，一定将会留下绝命书，在群臣之前，死在东宫了。"于是伍被气愤、怨恨郁结胸中，神情不振，泪水盈眶而满面流淌，马上起身，一级级走下台阶而离去。

【原文】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1]。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2]；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

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而榜笞建[3]。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4]："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欲杀之[5]。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书闻，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6]。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7]。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悦，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8]。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9]。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10]。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怒，被谢死罪。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11]？"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12]：'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13]。'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14]。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15]。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16]。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注释】

①孽子：庶子。 子兄数：当作儿子、兄长来看待。
②省(xǐng)：探视问候。
③榜(bēng)：古代刑法之一，杖击或鞭打。 笞(chī)：用竹板、荆条打。
④庄芷：人名。《汉书》作"严正"，疑"芷"字之讹。
⑤数(shuò)：多次。
⑥审卿：人名，辟阳侯审食其孙。 大父：祖父。 构：罗织并诬陷。 畔：通"叛"。 穷：追究。
⑦党与：同党。
⑧举错：即举措。
⑨重装：满载货物。
⑩广：开拓。 长榆：塞名，亦名榆木塞，在朔方郡。《史记集解》如淳曰："广谓拓大之也。长榆，塞名，王恢所谓'树榆为塞'。" 折翅伤翼：比喻损失惨重。此句所言诸事分见《南越》、《西南夷》、《东越》、《匈奴》诸列传。
⑪大将军：指卫青。 山：崤山。
⑫黄义：人名，生平不详。
⑬蜚：通"飞"。
⑭当：抵挡。
⑮休舍：驻扎休息。此处《汉书》作"须士卒休，乃舍"。 须：等。
⑯罢：出征归来。

【译文】

淮南王有个庶出的儿子叫刘不害，年纪最大，淮南王不喜欢他，淮南王、王后、太子都不把他当作儿子或兄长。刘不害有个儿子叫刘建，才能出众而负气，经常怨恨太子不来问候他父亲；又抱怨当时诸侯王都可以分封子弟为列侯，而淮南王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当了太子，刘建父亲单单没能封为侯。刘建暗中结交人，想控告击败太子，让他父亲取代太子。太子知道后，多次拘捕并拷打刘建。刘

建全都知道太子企图杀害朝廷中尉，就派他很友好的寿春县人庄芷在元朔六年向天子上书说："毒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现在淮南王的孙子刘建，才能出众，淮南王王后荼、荼的儿子太子刘迁常常嫉妒陷害刘建。刘建父亲刘不害没有罪过，他们任意多次拘捕他，想杀死他。如今刘建在，可以诏来询问，他全都知道淮南王的隐秘。"奏书呈上后，皇上把事交下给廷尉处理，廷尉交下给河南郡处理。这时原辟阳侯的孙子审卿和丞相公孙弘很友好，他怨恨淮南厉王杀死自己的祖父，于是极力向公孙弘构陷淮南王的罪状，公孙弘于是怀疑淮南王有反叛的阴谋，深入查究这个案件。河南郡府审问刘建，他供出了淮南王太子及其同党。淮南王很担忧，想发动反叛，问伍被说："汉朝天下太平不太平?"伍被说："天下太平"。淮南王心里不高兴，对伍被说："您为什么说天下太平呢?"伍被说："我暗中观察朝廷政治，君臣间的礼义，父子间的亲情，夫妻间的区别，长幼间的秩序，都能合乎道理，皇上施政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风俗法度都没有缺失。满载货物的富商，遍布天下，没有什么地方道路不通，所以贸易之事盛行。南越归顺，羌、僰进贡，东瓯投降，拓大长榆塞，开辟朔方郡，匈奴翅断翼伤，失去援助而无法振作。这虽然还比不上古代的太平盛世，但还算是太平的。"淮南王发怒，伍被谢以死罪。淮南王又对伍被说："崤山以东如果发生兵战，朝廷一定派大将军卫青带兵来控制，您认为大将军是怎样一个人呢?"伍被说："我的好朋友黄义，曾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回来后，告诉我说：'大将军对待士大夫有礼貌，对士兵有恩德，众人都乐意为他效劳。大将军骑马上下山冈疾驶如飞，才能出众过人。'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才干，多次带兵，熟习军事，不容易抵挡。还有谒者曹梁出使长安回来，说大将军号令严明，对敌作战勇敢，时常身先士卒。安营扎寨休息，井还没凿通时，必须等士兵都喝上水，他才敢饮。军队出征归来，士兵都已渡过河，他才过河。皇太后赏给他的钱财丝帛，他都转赐手下的军官。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比不过他。"淮南王沉默不

语。

【原文】

淮南王见建已征治，恐国阴事且觉，欲发，被又以为难，乃复问被曰[1]："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2]？"被曰："以为非也。吴王至富贵也，举事不当，身死丹徒，头足异处，子孙无遗类。臣闻吴王悔之甚。愿王孰虑之，无为吴王之所悔[3]。"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4]。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5]。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6]。人言曰'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有福，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7]？"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余无可用者[8]。"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9]。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適戍之众，钒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10]？"被曰："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11]。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12]。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13]。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14]。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杨熊

也[15]。大王以陈胜、吴广谕之，被以为过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16]。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17]。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书，〔逮〕诸侯太子幸臣[18]。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19]？”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20]。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21]，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22]。

【注释】

①且：将。

②邪：通“耶”。下同。

③孰：同“熟”。

④死者一言：为一句话献身。

⑤要(yāo)：半路拦截。　成皋：又称成皋口，军事要地，在今河南荥阳西北。　颍川：郡名，治所阳翟，今河南禹州市。　轘辕：关塞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轘辕山上。　伊阙：山名，亦称伊阙关，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南阳：郡名，治所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武关：关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　楼缓、周被、陈定：皆淮南王武将。

⑥临晋关：关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河东：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上党：郡名，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河内：郡

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赵国：此指战国时原赵国所在地。

⑦赵贤、朱骄如：此皆淮南王所养之谋臣。

⑧近幸：接近宠幸者。 使众：调动众人。 诏狱：天子直接下令追究的案犯。

⑨戏：戏水，在今陕西临潼县东。

⑩直：仅仅。 適(zhé)戍：谪罚戍边。 钒(qí)：大镰刀。 凿：此指生产用的挖掘、开凿之工具。 棘矜：戟柄。

⑪残贼：祸害。

⑫太半：大半。 闾左：贫苦百姓。 熬然若焦：被煎熬像烧焦一般。 叩心：捶胸，悲痛的样子。

⑬临制：治理。一齐：统一。 蒸庶：百姓大众。蒸，通"烝"。

⑭影响：影子和回音。

⑮特：只。

⑯朔方：此指朔方刺史部，辖今河套周围地区，包括朔方、北地、上郡、西河、五原诸郡。 实：填充，充实。

⑰请书：向皇上提出请求或建议奏书。 豪杰：此指独霸一方，有权势的人。 任侠：侠义之士。 耐：同"耏"，一种剃掉颊须的二岁刑罚，轻罪。 急其会日：督促其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

⑱左右都司空：左右司空及都司空。《百官表》宗正属官有都司空，少府属官有左右司空，皆主囚徒官。 上林：上林苑。上林有水司空，亦主囚徒官。 中都官：在京师官署任职的官员。 逮：逮捕。

⑲辩武：指能言善辩的人。又，《史记集解》徐广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倪：同"倘"。

⑳法冠：古代冠名。本为楚王冠，从秦汉起，御史、使节和执法官皆戴此冠。

㉑西：向西去。 大将军：指卫青。

㉒一日：《史记索隐》崔浩云："一日犹一朝，卒然无定时也"。 下之：使之下。 如发蒙：《史记集解》如淳曰："以物蒙覆其头，而为发去，其人欲之耳。"韦昭曰："如蒙巾，发之甚易"。发，揭开。

【译文】

淮南王看到刘建已经被召去审讯，害怕王国的秘密将要被发觉，想要起事，伍被又认为不容易获胜，于是又问伍被说："您认为吴王发兵叛乱是对还是不对？"伍被说："我认为不对。吴王极富贵了，行动不适当，自己死在丹徒，头脚被砍掉，子孙都没有活下来。我听说吴王十分后悔。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不要再有吴王那样的悔恨。"淮南王说："男子汉会为自己讲出的一句话去死。况且吴王哪里知道造反，朝廷将领一天中越过成皋的就有四十多人。如今我命令楼缓预先扼守成皋关口，周被攻下颍川，带兵堵塞轘辕、伊阙的道路，陈定率领南阳军队把守武关。河南太守只有洛阳罢了，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可是这北面还有临晋关、河东、上党和河内、赵国。人们说：'断绝成皋的关口，天下就不畅通'。我们占据三川的险地，招集山东的军队，这样起事，您认为怎么样？"伍被说："我看到它的灾祸，没看到它的福运。"淮南王说："左吴、赵贤、朱骄如都认为有福运，十拿九稳，您偏偏认为有灾祸而没有福运，为什么呢？"伍被说："大王的群臣中，亲近的、平时能号令众人的，都在以前的诏办罪案中被捕，其余的人没有可以重用的。"淮南王说："陈胜、吴广没有立锥之地，聚集了一千人，在大泽乡起事，举起手臂大喊而天下人响应，向西攻打到戏水而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如今我的王国虽然小，然而胜任作战的壮士可以得到十多万，不只是被迫戍边的乌合之众，所持的也不只是木弩和戟柄，您为什么说有灾祸没有福运呢？"伍被说："从前秦朝暴虐无道，残害天下人。征发万辆车子，修建阿房宫，收取百姓大半的收入作赋税，征调家居里巷大门左面的贫民去守卫边疆，父亲不能使儿子平安，哥哥不能让弟弟安逸，政治苛刻刑法严厉，天下人痛苦得像火烤伤，人们都伸长脖子盼望，侧着耳朵倾听，悲伤地仰望着天大哭，捶打着胸膛怨恨皇上，所以陈胜大喊，天下人就响应。如今陛下临朝治理天下，统

一、整齐四海之内，普遍地爱护众百姓，布施恩惠。他即使不说话，声音比雷电还快，即使命令还没颁下，教化的奔驰好像神明一样迅速。心中想着什么，威势就能振动一万里远，下面的人响应皇上，就好比影子和回声那样步调一致。而大将军的才能不只和章邯、杨熊相同呢。大王以陈胜、吴广来自喻，伍被我认为不对。"淮南王说："假如像您所说的那样，不可以侥幸成功了吗？"伍被说："我有愚蠢的计策。"淮南王说："怎么样？"伍被说："如今诸侯王们没有二心，百姓没有怨气。朔方刺史部各郡田地广阔，水草丰美，迁徙到那儿的百姓还不足以充实开发那地方。我的愚蠢计划是，可以伪造丞相、御史写给皇上的奏章，请求调迁各郡国的豪强、游侠以及判刑两年以上的犯人充边，下诏赦免他们的罪，凡是家产五十万钱以上的人，都迁徙他们家属到朔方各郡，更多地调派士兵，催促他们如期到达。再伪造宗正府、少府左右都司空、上林苑水司空和京师各官府下达的皇上亲发的办案文书，去逮捕诸侯王和太子的宠幸臣子。这样的话，那么百姓怨恨，诸侯害怕，马上派能言善辩的人士跟着去劝说，或者可以侥幸得到十分之一的希望吧？"淮南王说："这样可以。即使这样，我认为不至于像您说的那样困难。"于是淮南王就命令官奴进入宫里，伪造皇帝印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京师各官府令、丞的官印，以及邻近郡国的太守、都尉的官印，朝廷使者和法官所戴的官帽，打算按照伍被的计策行事。派人假装犯罪后逃向京师去，事奉大将军、丞相；一旦起事，所派使的人就刺杀大将军卫青，然后劝说丞相屈从，就好像揭去蒙在头上的手巾一样容易了。

【原文】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①。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

“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②。乃使人至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发③。王问伍被曰：“吾举兵西乡，诸侯必有应我者④；即无应，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⑤，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⑥，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⑦。”王曰：“善，无以易此。急则走越耳。”

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⑧。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⑨。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⑩。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⑪。”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⑫。太子即自刭，不殊⑬。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

【注释】

①相、二千石：诸侯国相、内史、中尉等二千石高官，皆朝廷所任命。

②求盗：负责追捕盗贼之士卒。　羽檄：插有羽毛、表示情况紧急的征召声讨文书。

③会稽：淮南王国所属郡，治所吴县，在今江苏苏州。

④乡：通“向”。

⑤寻阳：县名，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北。　下雉：县名，在今湖北阳新济县东南，长江西南岸。　结：扼住。　浦：水边，岸边，此指江口。　豫章之口：《史记正义》云：“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即今鄱阳湖口。

⑥临江：沿江。　南郡：郡名，治所江陵，在今湖北沙市市西北。

⑦江都：县名，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南，长江北岸。 倔强：倔强，顽抗。
⑧王孙：淮南王孙子。
⑨廷尉监：廷尉属官。掌收捕罪犯，亦审理疑难案件。 因拜：乘拜见之机。
⑩以出为解：因外出而脱身。
⑪非时：时机不合适。 会逮：前往受捕。
⑫偷：暂且，暗中。
⑬不殊：没死。

【译文】

淮南王想要发动王国中的军队，害怕他的国相、二千石官员不服从。淮南王就和伍被商议，预先杀掉国相、二千石官员；假装宫内失火，国相、二千石官员来救火，人一到就杀死他们。计策还未定，又想派人身穿抓捕盗贼的士兵服装，手拿紧急的文书，从南方奔来，大喊"南越兵入界了"，想借此来发兵进军。于是派人到庐江郡、会稽郡实施冒充追捕盗贼的计策，没有发兵。淮南王问伍被说："我率兵向西，诸侯王中一定有响应我的；如果没有响应，怎么办？"伍被说："向南收夺衡山国来攻打庐江国，占有寻阳的船只，把守下雉的城池，扼住九江的入口，阻绝豫章河水北入长江的彭蠡湖口，用强劲的弓箭临江守卫，来禁止南郡军队沿江而下，向东收取江都郡、会稽郡，和南方强劲的越国结交，在长江、淮河之间顽强坚守，还可以争取一些时日。"淮南王说："好，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这个计策。情势危急就奔往越国吧。"

于是廷尉把淮南王的孙子刘建供词牵连到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事报告了皇上。皇上派廷尉监趁着前去拜见淮南国中尉的机会，逮捕太子。廷尉监到达淮南国，淮南王听说，和太子商议召见国相、二千石官员，想杀掉他们然后发兵起事。召见国相，国相来到；内史因为外出得以脱身。中尉说："我接受诏令出使，不能来见大王。"淮南王考虑到只杀掉国相而内史、中尉不前来，没有好处，就让国相回

去。淮南王犹豫不决，计策还未定下来。太子考虑到自己所犯的是阴谋刺杀朝廷中尉的罪，参与谋划的人已经死了，认为活口断绝，于是对淮南王说："可以重用的大臣在先前都被捕了，如今没有能够一道举行大事的人。大王在不合适的时候发生，恐怕不会成功，我情愿前去接受逮捕。"淮南王也暗中想罢休，就答应了太子。太子就刎颈自杀，没有死去。伍被独自去见司法的官吏，就告发了参与淮南王谋反的事情，将谋反的详情全都说了出来。

【原文】

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①。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②。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③。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议④。"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⑤："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⑥："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⑦。《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⑧。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⑨。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⑪。"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⑫。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

"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13]。"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14]。

【注释】

①索：查找。 反具：谋反的凭据。

②连引：牵连引发。

③坐收：因犯罪而拘囚。

④会肄：聚集商议。 肄，研习。

⑤让：人名。一说应为平阳侯曹参之玄孙曹襄。

⑥胶西：王国名，都高密，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后改为高密国。

⑦荧惑：惑乱。 倍畔：通"背叛"。

⑧臣无将：臣不能蓄意叛乱。

⑨国吏二百石以上：王国内俸禄在二百石以上的官吏。 比者：指比二百石以上者。 士伍：士卒。

⑩赎死金二斤八两：以二斤八两金来赎死罪。

⑪章：显露，彰明。章，同"彰"。 邪僻：邪恶。

⑫弘：即公孙弘。 汤：张汤。 宗正：官名，九卿之一，主掌皇帝亲族事务。 以：持，携带。

⑬画：谋划。

⑭九江郡：治所寿春，在今安徽寿县。

【译文】

法吏因而逮捕淮南太子、王后，包围王宫，全部寻找逮捕国中参与谋反的淮南王的宾客，找到谋反的凭据，向皇上报告。皇上把这事交给公卿大臣审理，案件牵连到参予淮南王谋反相关的列侯、二千石官员、豪强有几千人，都根据罪刑轻重被处以死刑。衡山王刘赐，是淮南王的弟弟，应当被判罪收捕，负责办案的官员请求逮捕衡山王。天子说："诸侯王各自以自己的王国作为根本，不应当彼此牵连。你们和诸侯王、列侯会同丞相、诸位大臣一起商议吧。"赵王彭祖、列侯曹襄等四十三人商议，都说："淮南王刘安十分大逆无

道，谋反的罪状清楚明白，应当被处死。"胶西王刘端建议说："淮南王刘安废弃法纪，行事邪恶，内心欺诈，来扰乱天下，迷惑百姓，背叛祖宗，胡乱制造邪说。《春秋》上说：'臣子不要蓄意叛乱，蓄意叛乱就应诛杀。'刘安罪行比叛乱还严重，他谋反的态势已经形成。我所看到他伪造的文书、符节、印玺、地图以及其它大逆不道的事实都有明白的证据，十分大逆无道，应当受到法律制裁。至于淮南国中官秩二百石以上和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吏，宗室的宠幸大臣中未触犯法律的人，他们不能尽责匡正阻止淮南王的谋反，也应当全部免官削夺爵位贬为士兵，不能做官为吏。那些不是官吏的犯人，可用二斤八两黄金抵偿死罪。朝廷应该公开刘安的罪状，让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做臣子的道理，不敢再有邪恶的背叛的意图。"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等人把建议报告给皇上，天子派宗正拿着符节去审理淮南王。还未到，淮南王刘安自杀而死。王后荼、太子刘迁和那些参与谋反的人都被灭族。天子认为伍被劝阻淮南王造反时言词正确，说了很多朝廷的好话，想不杀他。廷尉张汤说："伍被最早替淮南王谋划反叛，伍被的罪不能赦免。"于是诛杀了伍被，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原文】

衡山王赐，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①]。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②]。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③]。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④]。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⑤]。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⑥]。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⑦]。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

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⑧]。衡山王以此恚，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⑨]。

【注释】

①姬：妃妾。

②责望：指责抱怨。 间：隔阂。 能：和睦。

③畔：通"叛"。 并：吞并。

④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元光，汉武帝年号。 谒者：官名，掌传达。 事：侍奉。 故：故意。 强榜：严刑拷打。

⑤却其狱：拒绝受理此案。

⑥内史治：内史办案。此指朝廷的内史。 不直：理屈，无道理。

⑦数(shuò)：多次。 冢：坟墓。

⑧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史记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今王恶，天子皆为置之。"

⑨奚慈、张广昌：皆为衡山王谋臣。 候：观察推测。 星气：天文气象。 从容：鼓励，怂恿。 密谋：《史记集解》徐广曰："密，一作计校。"

【译文】

衡山王刘赐，王后乘舒生有三个孩子，长子刘爽是太子，次子叫刘孝，三女叫刘无采。还有姬妾徐来生了儿女四人，妃嫔厥姬生了两个孩子。衡山王、淮南王在礼节上兄弟间互相责怪抱怨，关系疏远，不和睦。衡山王听说淮南王制造用来反叛的器具，也心想结交宾客来对付他，害怕被他吞并。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京师朝见，他的谒者卫庆懂方术，要上书请求事奉天子，衡山王发怒，故意揭发卫庆犯有死罪，用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衡山国内史认为不对，不接受这件案子。衡山王派人上书皇上告发内史，内史被迫处理案子，但直言衡山王不合理。衡山王还屡次侵夺别人的田地，毁坏人家的坟墓来作田地。有关官员请求逮捕审判衡山王。天子不答应，改由天子为衡山国调派二百石以

上的官员。衡山王因此愤恨，和奚慈、张广昌商议，寻找谙熟兵法和会观测星象以占卜吉凶的人，他们日夜怂恿衡山王密谋造反的事情。

【原文】

王后乘舒死，立徐来为王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1]："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2]。"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刺伤王后兄。王后怨怒，数毁恶太子于王。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与奴奸，又与客奸[3]。太子数让无采，无采怒，不与太子通[4]。王后闻之，即善遇无采。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击笞太子[5]。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6]。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王后、无采恶太子："太子实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7]。太子爽知之，念后数恶己无已时，欲与乱以止其口[8]。王后饮，太子前为寿，因据王后股，求与王后卧[9]。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10]。"即倍王去[11]。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驾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太子宫中[12]。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13]。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𫐐车锻矢，

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14]。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画，以约束[15]。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16]。

【注释】

①恶：中伤，诽谤。

②蛊道：用巫蛊诅咒之术陷害于人。

③女弟：妹妹。　嫁弃归：出嫁后为夫家所休而回到娘家。

④让：指责。　通：交往。

⑤中兄：二哥。

⑥元朔四年：即公元前125年。元朔，武帝年号。　贼伤：暗中中伤。　假母：《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傅母属"。一说为继母、庶母、义母。

⑦侍者：侍女。　乱：淫乱。

⑧已时：停止的时候。

⑨寿：祝酒。　据：靠，按。　股：大腿。

⑩御者：女仆。　强食：努力加餐。

⑪倍：通"背"。

⑫械系：用镣铐拘囚。

⑬微：深。　逆：叛逆。　劝：鼓励。

⑭救赫：人名。《史记索隐》救，《汉书》作"枚"。刘向《别录》云"《易》家有救氏注"也。　輣(péng)车：古代有望楼的战车。

⑮称引：援引，称述。　约束：约定规划。

⑯定：平定。　有：占有。　望如是：希望能这样。

【译文】

王后乘舒死了，立徐来做王后。厥姬是一起得到宠幸。两人互相嫉妒，厥姬于是向太子诬陷王后徐来，说："徐来让婢女用巫蛊术杀害了太子的母亲。"太子心里怨恨徐来。徐来哥哥来到衡山，太子

和他饮酒，用刀刺伤了王后的哥哥。王后怨恨愤怒，屡次向衡山王诋毁太子。太子的妹妹刘无采，出嫁后被休归娘家，和奴仆通奸，还和宾客通奸。太子多次责备刘无采，刘无采发怒，不和太子交往。王后听说了，就很好地对待刘无采。刘无采和二哥刘孝年少失去母亲，依靠王后，王后就用计亲爱他们，让他们一起攻击太子，衡山王因此多次拷打太子。元朔四年中，有人杀伤王后的继母，衡山王怀疑是太子派人杀伤的，就用竹板打太子。后来衡山王患重病，太子经常自称有病不去侍候。刘孝、王后、刘无采说太子坏话："太子实在没有病，自己说有病，脸上有喜色。"衡山王十分愤怒，想废掉太子，立他弟弟刘孝为太子。王后知道衡山王决意废掉太子，又想一并废掉刘孝。王后有一个女仆，善于跳舞，衡山王宠爱她，王后想让女仆和刘孝私通来玷污他，想一并废掉他们兄弟两而立自己的儿子刘广代为太子。太子刘爽知道这事，考虑到王后屡次诽谤自己没有休止的时候，想和她淫乱来堵住她的口。王后有一次饮酒，太子上前给她祝寿，趁机靠着王后的大腿，要求和王后同宿。王后发怒，把这事告诉衡山王。衡山王就召太子来，要把他捆绑起来拷打。太子知道衡山王常常想废掉自己而立王弟刘孝为太子，就对衡山王说："刘孝和您宠幸的女仆通奸，刘无采和奴仆通奸，您努力加餐吧，我请求上书皇上。"马上背离衡山王而走了。衡山王派人阻拦他，没能阻住，就亲自驾车追捕太子。太子乱说坏话，衡山王就用镣铐把太子囚禁在宫中。刘孝越来越受到宠爱。衡山王惊异刘孝的才能，就给他佩上王印，号称将军，让他在宫外住宅，给他很多金钱，来招纳宾客。来投靠的宾客，暗中知道淮南王、衡山王有谋反的计划，就日夜鼓动、劝说衡山王。衡山王就派刘孝的宾客江都人救赫、陈喜制造战车和箭支，刻天子印玺、将相军吏的官印。衡山王日夜寻求像周丘等人那样的壮士，多次引述吴、楚反叛时的策略，来规范自己的谋反计划。衡山王不敢仿效淮南王那样渴求登天子位，害怕淮南王起事后吞并了自己的王国，认为等淮南王西进后，自己

发兵平定长江、淮河之间的地方便可占有它，他期望能这样。

【原文】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郤，约束反具[①]。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輣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②]。白嬴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嬴，以淮南事系。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③]。元(朔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④]。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⑤]。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⑥]。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⑦]。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⑧]。

【注释】

①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　昆弟：兄弟。　郤：通"隙"。

②之：到……去。

③沛郡：郡名，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濉溪市西北。

④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元狩，武帝年号。

⑤雅：平素。 闻律：按照汉法律。

⑥安：即司马安。 息：即李息。

⑦杂：一块，共同。

⑧衡山郡：治所邾县，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元狩二年改为六安国（都六县，在今安徽六安市东北），辖境缩小。

【译文】

元朔五年秋天，衡山王应当入京朝见。经过淮南国，淮南王竟然说了兄弟间互相亲爱的话，消除了以前的嫌隙，相约共同制作反叛的器具。衡山王就上书推托有病，皇上写信允许他可以不入京朝见。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派人上书皇上请求废掉太子刘爽，立刘孝为太子。刘爽听到后，就派他友好的白嬴去长安上书，说刘孝制造战车和箭支，和衡山王的女仆通奸，想借此击败刘孝。白嬴来到长安，还没来得及上书，官吏逮捕了他，因他与淮南王谋反事有牵连被囚禁。衡山王听说刘爽派白嬴上书，害怕说出封国的秘密事情，就上书反而控告太子刘爽干了大逆不道、应该被判死刑的事。这事皇上交下给沛郡处理。元狩元年冬天，负责办案的公卿大臣下到沛郡查找逮捕参加淮南王谋反一事的人，没有抓到，在衡山王儿子刘孝家里抓到了陈喜。官吏近告刘孝带头藏匿陈喜。刘孝认为陈喜平时多次和衡山王策划造反，害怕他会泄露这事，听说律令规定事先自首的人可免除他的罪责，又怀疑太子指使白嬴上书将告发谋反之事，就先去自首，揭发参与谋反的有救赫、陈喜等人。廷尉审讯验证后，公卿大臣请求逮捕审判衡山王。天子说："不要逮捕。"派遣中尉司马安、大行令李息衡山国就地审讯衡山王，衡山王都据实情作了回答。官吏把王宫都包围起来看守。中尉、大行令回到朝廷，

把这事报告皇上，公卿大臣请求派宗正、大行令和沛郡联合审理衡山王。衡山王听说了，就马上刎颈自杀。刘孝因先自首谋反之事，被免罪；但犯有和衡山王女侍通奸之罪，被处死示众。王后徐来也犯有用巫蛊术杀害前王后乘舒的罪行，连同太子刘爽犯了被衡山王控告的不孝罪行，都被处死示众。那些参与衡山王谋反一事的人都被灭族。衡山国被废为衡山郡。

【原文】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①。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②。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③。

【注释】

①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此二句出自《诗经·鲁颂·閟宫》。意即打击戎狄，惩罚楚、舒等国。戎，西戎。狄，北狄。荆，楚。舒，楚之与国。膺，抗击。

②挟：挟持。　畔：通"叛"。　仍：沿循。　俗薄：世风浇薄。　渐：浸染。　靡：通"摩"，引申为潜移默化。

③僄：轻捷。　悍：凶狠。

【译文】

太史公说：《诗经》上说的"抵抗戎、狄，惩罚荆、舒"，这话不假啊！淮南王、衡山王是骨肉至亲，拥有千里疆土，被封为诸侯王，不尽心于遵循藩臣的职责来辅佐天子，而一心怀有邪恶的念头，阴谋造反，使得父子先后两次亡国，都不能尽享天年，被天下人耻笑。这

不只是做诸侯王的过错，也是那里风俗不厚道，臣子受到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楚地人轻捷勇猛凶悍，喜欢作乱，是从古代以来就有记载的了。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解题】

所谓循吏，依《史记索隐》的解释："谓本法循理之吏也。"总的讲是要以正确的手段和目的立法、执法，使之达到天下大治。

白寿彝先生说，《史记》在很多地方都表现了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见《史学家评传》序）。本篇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可以表现司马迁的理想。归结起来他认为治理国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政治实施要符合百姓的愿望和要求，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在此基础上采取"施教导民"的手段，树立典型，让远近效法。依其自然加以诱劝，以使民众得其便，乐其生。

第二，强调社会分工，特别是要"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包括不收取贿赂）"，百姓各劝其业，乐其事，发展商品生产，促进物资交换。

第三，执法者要"坚直廉正"，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法律。要严格依法律条文行事，不能以孝干扰忠，执行错误的要"失刑则刑，失死则死"。不仅要杜绝人君或大臣以己意出入人罪，而且要防止执法官"听微决疑"方面的过失。实际上法律执行不好，国君也是有罪的。

第一是明确施政的指导思想，第二是根绝出现祸乱的根源，第三是避免以个人意志代替法理。三者结合，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司

马迁认为官吏执法不乱，社会就会稳定而正常发展，反对以严刑峻法对待百姓。“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武严哉”，是他的中心意图。

春秋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刚刚出现，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以政治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义理性质的行为规范，它起着政治机制的协调作用，与后来武帝时已经发展起来的成文法有所不同。恰恰相反，成文法越多，社会矛盾越深，愈见混乱。司马迁所作循吏之传，取材全是春秋时人物，这是借古喻今，以古比今，有意批评武帝借法律的滥施淫威，也是他所企求达到的目的。

【原文】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1]。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2]。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3]。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4]。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5]。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6]：“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7]。”相曰：“如此几何顷乎[8]？”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9]。

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⑩]。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注释】

①文武：文指法令，武指刑罚。　惧然：戒惧谨慎的样子。　身修：洁身自好。

②孙叔敖者：《史记志疑》案：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传《酷吏》无秦以前，深所难晓。又所举仅五人，而为相者居其三。史事不责公卿，何以入此？孙叔、子产，公仪子当与管、晏并传为允也。《咫闻录》曰"循吏五人而不及汉，春秋列国贤臣尚多，而独传叔敖、子产、公仪，不太略乎？石奢、李离以死奉法，岂曰非贤，于循吏未甚当也。且叙事寥寥，绝无光彩"。《史铨》曰"汉之循吏，莫若吴公、文翁，子长不为作传，亦一缺事"。　处士：隐居不仕之人。

③虞丘：人名，楚国相。　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613至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④盛美：非常美好。盛，大。　政缓：政令宽缓。　禁止：有禁则止。

⑤山采：进山樵采。　以水：《史记集解》徐广曰："乘多水时而出材竹"。

⑥市令：负责市场的官员。

⑦次行：秩序。

⑧几何顷：多长时间。顷，时，时候。

⑨庳（bì）：低矮。

⑩闾里：乡里，民间。　梱（kǔn）：门限。

【译文】

太史公说：法令是用来引导百姓的，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

法令刑罚不完备，善良的百姓能够谦慎地洁身自好，是因为各级官吏还不曾违乱纲纪。奉公尽职，按原则办理，也可以治理政事，为什么一定要严刑峻法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士。宰相虞丘向楚庄王推荐他，让他代替自己。孙叔敖作了三个月楚相，施行教化，引导人民，上下和睦同心，风俗十分美好，执政宽缓而有禁必止，官吏不做奸邪的事，盗贼也没有出现。秋冬两季动员人民进山采伐林木，春夏两季趁河流涨水运往外地，人民能够得到自己谋生的门路，都生活得很快乐。

楚庄王认为楚国使用的钱币太轻，下令把小币改铸成大币，百姓感到不方便，都放弃自己的生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宰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不愿意住在那里，秩序很不安定。"宰相说："像这样有多长时间了呢?"市令说："三个月了。"宰相说："不用说了，我现在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孙叔敖上朝，向楚庄王说："前些日子更改币制，认为旧币轻。如今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不愿意住在那里，秩序很不安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以前的钱币。"庄王答应了，命令下达三天，而后市场恢复得像原来一样。

楚国民风是喜欢坐乘矮车，庄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命令把车子改高。宰相说："政令多次下达，百姓无所适从，不好。大王一定要改高车子，我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君子不能够频繁下车过门槛。"庄王答应了。过了半年，人们都自动加高了自己的车子。

这就是不用命令而人民就顺从他的教化，身边的人看到了就仿效他，远方的人从四处观察人们的言行而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得到相位而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凭自己的才能得到的；他三次免去相位而并不悔恨，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罪过造成的。

【原文】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1]。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2]。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3]。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4]。二年，市不豫贾[5]。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6]。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7]。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8]："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注释】

①列大夫：众大夫之列。

②郑昭君：即郑昭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公元前696年至前695年在位。但子产曾事简公、定公，不事昭君，此记载有误。

③大宫子期：郑国人名，复姓大宫。

④竖子：游手好闲的浪荡子。　戏狎：轻浮嬉戏。　斑白：鬓发花白，喻指老人。　提挈：提东西。　僮子：孩童。　犁畔：犁于田畔，泛指劳作。

⑤豫贾（gǔ）：豫，同"预"。贾，同"价"。《史记索隐》谓临时评其贵贱，不豫定也。

⑥田器：种田的农具。　归：回家。

⑦尺籍：书写呈令、军功等的簿籍。"无尺籍"即表志男子不必再服役出征。

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史记志疑》案：《左传》子产以鲁襄十九年为卿，三十年相郑，至昭二十年卒。今以为卿之年计，是三十三年；以为相之年计，是二十二年。此文首误。《年表》及《郑世家》谬谓子产卒于定十四年，为郑声公五年，其去子产真卒之岁適二十六，得毋以卒后妄加之年为生前治国之年乎？则误中又误矣。　号哭：号叫着哭。　儿啼：像小孩一样啼哭。

【译文】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公的时候，用他所宠爱的徐挚任宰相，国家混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情况报告昭公，任用子产做宰相。子产任宰相一年，浪荡的人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肩负，儿童不用犁田耕作。两年后，市场不用预定高价。三年以后，人们夜里不用关门，路上没有人捡拾失物。四年以后，收工时农具不用带回家中。五年以后，男子不用服兵役，守丧时不用命令就自觉执丧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后死去，壮年人放声大哭，老年人像儿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人们将来依靠谁？"

【原文】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①。以高弟为鲁相②。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③。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④。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⑤；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⑥。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⑦

【注释】

①博士：古代学官名。

②高弟：同"高第"。经过考核，成绩优秀，名列前茅。

③食禄者：领取朝廷俸禄者。　取小：占小便宜。

④遗（wèi）：赠送。

⑤给（jǐ）：供给。

⑥茹：蔬菜的总称。 园：菜园。 葵：冬葵菜。

⑦疾出其家妇：将其妻子立刻赶出家门。 燔：烧。 安所：什么地方。 雠：出售。

【译文】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他凭着才学优异当上了鲁国宰相。他奉公守法，依理行事，没有实行什么变革，百官的行为各自端正。使得领取俸禄的人不能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

有位客人送给公仪休宰相一些鱼，宰相不接受。客人说："听说您喜欢吃鱼，就送鱼给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宰相说："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不接受。如今我做宰相，能够自己买得起鱼；现在接受鱼而被罢官，谁又送鱼给我呢？我因此不接受。"

他吃了蔬菜觉得味道很好，就拔掉了自己园子中种的葵菜，并且扔掉他们。他看见自己家里织的布质量很好，就马上把妻子打发走，烧掉自己的织布机，说："要让农民和织妇到哪里去卖掉他们的货物呢？"

【原文】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①。坚直廉正，无所阿避②。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③。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④；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⑤。"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⑥。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注释】

①楚昭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515年至前489年在位。
②阿：阿谀。 避：回避。
③自系：自己拘捕自己。
④以文立政：用惩办父亲来建立政绩。
⑤治事：治理政事。
⑥私：偏袒。

【译文】

石奢是楚昭王的宰相。他坚毅正直，廉洁公正，不阿谀奉承、回避权贵。一次出行视察各县，路上有凶手杀人，宰相追上他，原来是他父亲。他放走了父亲，回来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向昭王报告说："杀人的凶手，是我的父亲。如果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是不孝的行为；如果废弃法律纵容罪犯，是不忠的做法；我的罪过应当处死。"昭王说："追捕罪犯，没有追到，不应当判罪，你还是去治理政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的父亲，不是孝子；不遵行君主的法律，不是忠臣。大王赦免我的罪过，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是臣下的职分。"于是不接受赦免令，自杀而死了。

【原文】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①。过听杀人，自拘当死②。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③。"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④？"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⑤。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⑥。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注释】

①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理：法官。
②过听：处理案件有过失。 当：判处。
③傅：通“附”。推给，强加。
④邪：通“耶”。
⑤失死则死：错判死罪的以死偿命。
⑥听微决疑：观察细微，决断疑案。

【译文】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错了案情而杀了人，就自己拘禁起来判处自己死刑。文公说：“官职有贵有贱，刑罚有轻有重。下属官吏有罪过，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官位交给下属；我接受的俸禄多，不曾分给下属好处。现在听错了话杀了人，却把罪过推给下属，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他辞谢公文，不接受赦免令。文公说：“你如果自认为有罪过，那我也有罪过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规定，错加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判死罪就要自己偿命。您认为我能明察秋毫，判决疑案，所以派我任法官。如今听错了案情而杀人，应当判处死刑。”于是不肯接受命令，用剑自杀而死。

【原文】

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①。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②。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注释】

①郢市复：郢都的市场得以恢复。

②纵：纵容，放跑。

【译文】

太史公说：孙叔敖说一句话，郢都的市场就恢复原状。子产病死，郑国百姓放声大哭。公仪先生看到好的布料就把妻子赶走。石奢放走父亲就自杀而死，楚昭王的名望得以树立。李离错杀了人而用剑自杀，晋文公因此整肃了国家法度。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解题】

本篇重在通过对汲黯言行的记述，表现出对汉武帝诸多作为的评议，并给予其时诸在位重臣以褒贬。汲黯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多次在朝廷上当着群臣的面批评汉武帝，使汉武帝没有话说（“上默然”），惹得武帝很生气。武帝在感情上不喜欢他，但在政治识见上却称赞他为“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在七十列传中，天子直称“社稷之臣”，汲黯为仅见。如此记述，司马迁是肯定了社稷之臣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

最为典型的是汲黯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司马迁这样记述，意在揭示汉武时期政治内法外儒的本质，这同时也表现了黄老之学与公羊儒学之间的分歧。汲黯崇黄老，好清静，贵大指，治务在无为；武帝好大喜功，任用张汤、公孙弘等，多所作为；以故“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这正是道儒之间矛盾与斗争的反映。所以一开始汲黯就“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其结果自然是“陛下用群臣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司马迁对汉武帝亲信谀臣而不重用直谏的社稷之臣是深致不满的。司马迁的同情在汲黯方面。

本篇表现了司马迁具有的"为天下言"的思想。他认为朝廷议政应反映天下国家的利益，而不能仅仅表现天子个人的意志、欲念。借汲黯之言，认为朝廷的在位大臣，"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就是没有尽到责任。认为朝廷大臣不能因个人的得害放弃原则，"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这就是形成直谏的思想基础。这种直谏有镇定整个国家的重要作用，其"守节死义，难惑从非"的功效，使当时欲谋反的诸侯（如淮南王）都不敢轻举妄动。司马迁认为有时应将朝廷决策与天子个人的意见区别开来看待，反对混为一谈，所以他肯定汲黯对张汤的严厉批评。"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这简直是国家、朝廷的一种祸害，所以不能表现"天一"的利益。张汤可以成为汉武帝的信臣，但不是天下、社稷的重臣，这就是司马迁所要表明的立意。唯其如此，汲黯之传置于循吏之传以后，寓意说明汉武时只有汲黯才合于循吏的标准。

汲黯与郑当时合传，二人有相同处。汲黯"游侠，任气节"，郑庄"以任侠自喜"，庄亦好黄老之言，二人均曾列为九卿，廉，内行修洁，卒后也都家无余赀财，且二人相友善。不同的是郑庄之为人，厚遇宾客，喜推贤进士，以此誉满山东，因为这一点他名声很大，震动了汉武帝，对他很不满意；对比之下，可想卫青当时知道将这种声誉归之于汉武是何等的精明，仅此所述，人主之专断亦如视。郑庄不如的是，其"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这比之汲黯就逊色多了，就直谏而言他又是个陪衬。即使这样，他仍然不免要出为朝外官员，这又与汲黯之遭遇有相似之处。《史记》合传之妙多端，需要细加思考。

论赞更集中批评了宾客的趋炎附势。引翟公语："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表现了以势利为转移的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司马迁自己对此感触甚深，他受刑之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正是这种世俗给予他自身以强烈的体验。综合全篇，此语又是一种总结性的批评。

【原文】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①。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②。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③。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④。不至，至吴而还，报曰⑤："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⑥。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⑦。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⑧。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⑨。"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⑩。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⑪。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⑫。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⑬。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⑭。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⑮。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⑯。

【注释】

①濮阳：县名，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②卫君：春秋时的卫国，战国时已臣属魏国，故称卫君。

③任：保举。凡任职满三年的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保举同胞兄弟或儿子一人为郎官，称为"任子"。 太子洗(xiǎn)马，亦作"太子先马"、

"先马"、"洗马"。太子属官，太子出行时为前导。 以庄见惮：因行为端庄而使人敬畏。《史记索隐》按：庄者，严也，谓严威也。按：自汉明帝讳庄，故已后"庄"皆云"严"。

④东越：指当时的闽越（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市）和瓯越（都东瓯，今浙江温州市）。相攻事详《东越列传》。

⑤吴：县名，今江苏苏州市。

⑥河内：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⑦比：毗连，挨着。

⑧河南：郡名，治所雒阳，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便（biàn）宜：因利乘便，见机行事。 振：通"赈"，救济。

⑨归节：归还符节。 伏：通"服"。服从，接受。 矫：假托。 制：皇帝的命令。

⑩迁：提拔。 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⑪切谏：真切之谏议。 内：指朝廷之内。 东海：郡名，治所郯县，在今山东郯城西北。

⑫清静：心性纯正恬静。 丞史：郡丞和郡史。郡丞，郡太守之副手。郡史，郡内掌文书。 丞、史皆为郡内重要官职。

⑬大指：即"大旨"。重要的，原则的。 苛：苛求。

⑭闺阁：内室。

⑮主爵都尉：官名，掌封爵之事。 汉初，在正九卿之外，中尉（执金吾）、主爵都尉、内史三官准照九卿待遇，故称为"列于九卿"。

⑯弘大体：《汉书评林》曰："《汉书》改'弘'为'引'是"。 文法：文书法令。

【译文】

汲黯字长孺，是濮阳县人。他的先辈曾受过古代卫国国君的宠爱。到汲黯已是第七代，代代都任卿大夫的职务。汲黯依靠父亲的保举，在孝景帝时期担任太子洗马，因为为人严肃而被人敬畏。孝景帝崩逝，太子登位，汲黯担任谒者。东越人互相攻打，皇上派汲黯去视察。没有到达，他到吴县就回来，报告说："东越人

互相攻打，本来是他们的习俗，不值得来烦劳天子的使者。”河内郡发生火灾，大炎漫延烧了一千多户人家，皇上派汲黯前去视察。他回来报告说：“普通人家失火，由于房屋毗连，以致大火延及燃烧，不值得忧虑。臣经过河南郡的时候，河南郡的贫苦百姓受水旱灾害之苦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父子相食，臣慎重地趁着方便，凭借所拿的符节发放河南郡官仓储积的粮食来赈济贫苦灾民。臣请求缴回符节，接受假托皇上命令的罪行。”皇上认为他贤良而释免了他，提升他任荥阳县县令。汲黯认为当县令耻辱，托病回到乡下。皇上听说，就召见任命他做中大夫。他因为屡次向皇上直言进谏，不能长久留在朝廷内，就提升他任东海郡太守。汲黯学习黄帝、老子的思想，治理官吏和人民，喜欢清静无为，选择郡丞和书史，把事情委托他们来办。他处理政事，只是责求大的原则罢了，不苛求小节。汲黯多病，经常躺在卧室内不出来。一年多后，东海郡十分太平安定。人们称赞他。皇上听说了，召他来任主爵都尉，官位准照九卿待遇。他办事一心在于清静无为罢了，弘扬大的纲要，不拘泥于文书法令。

【原文】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①。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②。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③。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④。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⑤。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⑥。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⑦：“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

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8]！"群臣或数黯，黯曰[9]："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10]？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11]！"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12]。最后病，庄助为请告[13]。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14]。"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15]。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16]。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17]。其见敬礼如此[18]。

【注释】

①倨（jù）：傲慢。　礼：此指世俗之礼。　面折：当面驳斥，不留情面。

②忍见：容忍而见。

③游侠：好交游并勇于解救他人之难。　任气节：看重志向品节。　内行：平日家居之操行。　修洁：修养自己，洁身自好。　颜色：面容，脸色，俗谓"面子"。　傅柏：《史记集解》应劭曰："傅柏，梁人，为孝王将，素伉直。"

④刘弃：一名弃疾，官为宗正，事迹不详。

⑤中二千石：汉代官职品级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之分。中，意为满，故中二千石为其中最高的一级。九卿皆中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斛。

⑥揖：拱手行礼。

⑦吾欲云云：荀悦《汉纪》作"帝问汲黯曰：吾欲兴政治，法尧舜，何如？"《史记集解》张晏曰："所言欲施仁义也"。

⑧戆（zhuàng）：憨厚刚直。

⑨数（shǔ）：指责。

⑩从谀：顺从阿谀。

⑪纵：即使。

⑫病：重病。 赐告：按汉律，官二千石者病满三月当免。赐告谓皇帝优赐休假，准其带印绶僚属归家治病。

⑬庄助：即大臣严助，武帝时为中大夫。

⑭守城：坚守已成的事业。城，此应从《汉书》作"成"。 深坚：非常坚贞的品节。 麾通"挥"。 贲、育：战国时孟贲和夏育两勇士。

⑮青：即卫青。 侍中：加官，侍奉在皇帝左右。 踞厕：坐在床边。《史记集解》如淳曰："厕音侧，谓床边，踞床视之。"一云"蹲在厕所"。

⑯弘：指公孙弘。 燕见：平常有事进见。

⑰武帐：帝王所用置有兵器的帷帐。 可：允许。

⑱敬礼：尊敬礼遇。

【译文】

汲黯为人性格傲慢，很少世俗礼仪，当面指责对方，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和自己相投的人就很好地对待他，和自己不相投的人就不容忍面见，士人也因此不依附他。但是他喜欢学习，好仗义行侠，注重气节，平日家居品行美好，喜欢直言进谏，屡次触犯皇上的面子，常常仰慕傅柏、袁盎的为人，他和灌夫、郑当时以及宗正刘弃友好，也因为屡次直言进谏，不能长久地处在官位上。

当汲黯做京官这个时候，窦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做丞相，中二千石级的官员来谒见田蚡，都行跪拜礼，田蚡却不答礼。可是汲黯会见田蚡不曾行跪拜礼，经常只拱手作揖。天子正招选文学之士和儒生，皇上说我想要如何如何，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有很多欲望而表面上施行仁义，怎么能仿效唐尧、虞舜的治绩呢！"皇上沉默不语，发怒，脸色改变而后罢朝。公卿大臣都替汲黯害

怕。皇上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太放肆了，汲黯的愚直！"群臣中有人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这些辅佐的大臣，难道让他们奉承阿谀、迎合意旨，使君主陷人不合正道的地步吗？况且我已在这个职位，即使爱惜自身，怎么能损害朝廷呢！"

汲黯身体多病，生病将要满三个月，皇上常常赐给他多次休假时期，最终也没能痊愈。最后一次生病，庄助替他请假。皇上说："汲黯是什么样的人呢？"庄助说："让汲黯当官，没有什么地方超过别人。但是至于他辅助年少的君主，能坚守自己的事业，招诱他不会来，驱赶他不会去，虽说有人自以为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不能夺去他的志节。"皇上说："对。古代有安邦定国的臣子，至于像汲黯，是近似他们了。"

大将军卫青入宫中侍候，皇上坐在床边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平日进见，皇上有时连帽子也不戴。至于汲黯进见，皇上不戴帽子就不接见。皇上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禀奏事情，皇上没戴帽子，望见汲黯，就躲进帐内，派人批准了他的奏议。汲黯被皇上尊敬礼遇到这种地步。

【原文】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①]："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②]。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③]？公以此无种矣[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⑥]。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⑦]！"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⑧]。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

益多，吏民巧弄⑨。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⑩。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⑪。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⑫。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⑬。"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注释】

①律令：法令。　廷尉：官名，掌刑狱，九卿之一。　质责：质问、责备。

②褒：发扬，光大。　囹圄（líng yǔ）：监牢。

③非苦就行：诽谤，施以苦刑而成就自己的德行。非，诽谤。　放析就功：任意破坏已有的法令制度而建立自己的功业。放，任意地。析，劈开，此指破坏。　纷更：乱改。

④无种：断绝子孙。

⑤文深：深究法令条文。　小苛：苛求小节。　伉（gāng）厉：刚直严厉。　守高：坚持原则。　忿发：发火，发怒。

⑥刀笔吏：主办文案之官。

⑦必汤：一定按张汤制定的去办。　重足：叠足。此处二语形容恐惧。

⑧乘上间：乘皇帝有空儿的时机。

⑨巧弄：偷机取巧，钻空子。

⑩分别：有针对性的区分。　谳（yàn）：审判定罪。

⑪巧诋：巧言诋毁。　反其真：恢复其真实面貌。　反，即"返"。

⑫唯：虽。　说：悦。

⑬界部：所管辖的地区。　右内史：内史，官名，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左冯翊。

【译文】

张汤刚因为改定刑法条令被任命为廷尉，汲黯屡次在皇上面前质问指责张汤，说："你身为正卿，上面不能褒扬先帝们的功业，下面不能抑制天下的邪恶念头，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使监狱空无犯人，两方面没有一样做到。陷人于罪、使人受苦来成就自己的事业，任意破坏已有法令来建立功劳，为什么竟然拿高祖皇帝定下的规章制度乱改一气呢？你凭这断子绝孙了！"汲黯经常和张汤辩论，张汤辩论时常喜欢深究条文，苛求小节，汲黯则出言刚直严肃，志气高昂，不肯屈服，发怒骂张汤说："天下人说不能够让刀笔吏做公卿，果真这样。如果一定依据张汤讲的行事，将使天下人恐惧得双脚并拢站立，眼睛不敢正看了！"

这时，汉朝正征讨匈奴，招徕安抚四方少数民族。汲黯力求省事，趁皇上有空闲，常进言说同匈奴和亲，不要派兵打仗。皇上正倾心儒学，尊重公孙弘。到了事情更多，官吏和百姓弄巧做坏事，皇上才有区别地分析法律条文，张汤等人趁机屡次上奏所定的案件，来博取宠幸。而汲黯经常攻击儒学，当面指责公孙弘等人内怀奸诈而外逞智巧，阿谀皇上来博取欢心，而刀笔吏专门深究法律条文，弄巧进行诋毁，构陷别人有罪，使事情无法恢复真相，以成功断案来作为功劳。皇上越发尊贵公孙弘、张汤，公孙弘、张汤心里面恨汲黯，即使天子也不喜欢他，想借故杀死他。公孙弘任丞相，于是向皇上进言说："右内史管辖的地方有很多大官和皇族，难于管理，不是平常有声威的大臣不能胜任，请求调汲黯任右内史。"汲黯任右内史几年时间，政事没有废弛荒疏。

【原文】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①。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

可以不拜[2]。”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3]?”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4]。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5]：“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6]。”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7]。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8]。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9]：“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10]。”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11]：“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12]。”

【注释】

①姊：指卫青之姊卫子夫。 亢礼：彼此以平等礼节相待，指长揖不拜。

②下：指屈尊自下。 尊重益贵：《汉书》作“尊贵诚重”。《史记会注考证》以为《汉书》见长。

③揖客：平揖不拜之客。 反不重邪：是说卫青能降礼尊贤，这样会增加了自己的尊重。

④遇：对待，礼遇。 平生：一生。

⑤惮：害怕。

⑥死义：能为大义而死。 发蒙：揭开蒙布。 振落：振动落叶。喻指轻而易举。

⑦稍：逐渐。 非毁：指责诋毁。

⑧丞相史：汲黯未曾作过丞相，此衍“相”字《汉书》正作“丞史”。

⑨褊（biǎn）心：心胸狭窄。 少：少许。 望：抱怨。

⑩后来者居上：此指用人不按资历。

⑪有间：过了一会儿。

⑫无学：没有儒学方面的学识。

【译文】

大将军卫青已经越发尊贵，他姐姐做了皇后，可是汲黯仍然和他行平等礼节。有人劝汲黯说："自从天子想群臣向大将军屈尊自下，大将军受到越加尊贵的敬重，你不能够不行跪拜礼节。"汲黯说："作为大将军有拱手行礼的客人，反而不敬重吗？"大将军卫青听说了，更加认为汲黯贤良，多次向他请教有关国家朝廷的疑难之事，对待汲黯超过一生所结交的其他人。

淮南王刘安阴谋造反，害怕汲黯，说："他喜欢直言进谏，坚守节操，为正义而死，很难用不对的道理来迷惑他。至于劝说丞相公孙弘，就像揭开盖着的蒙布和摇落枯叶一样容易罢了。"

天子已经多次征伐匈奴有战功，汲黯的话更加不被采用。

当初汲黯的官位列于九卿，而公孙弘、张汤是小官吏。到公孙弘、张汤逐渐显贵，和汲黯官位同级时，汲黯又责难攻击公孙弘、张汤等人。不久公孙弘任丞相，被封为侯；张汤官至御史大夫；原来汲黯的丞史都和汲黯官位同级，有的比他还受到重用还超过了他。汲黯心胸狭窄，不能没有一点怨气，拜见皇上，上前进言说："陛下任用群臣就像堆积柴垛一样，后来的在上面。"皇上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汲黯退出去，皇上说："一个人确实不可以没有学识，听汲黯这番话，他的愚直一天天加深了。"

【原文】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①。民或匿马，马不具②。上怒，欲斩长安令③。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④！"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

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5]。黯请间，见高门，曰[6]："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7]。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8]；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9]。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10]。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11]？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12]。"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

【注释】

①县官：朝廷。 贳（shì）：借贷。

②具：置办齐全。

③长安令：长安县县令。当时长安县属右内史管辖。

④畔：通"叛"。 徐：慢慢地。 以县次传：按照前后县的顺序用驿车传送。 罢：通"疲"。

⑤贾（gǔ）人：泛指商人。 与市者：此指与匈奴来降者做买卖的人。

⑥请间：请得皇帝接见的机会。 高门：殿名，即未央宫中的高门殿。

⑦当路塞：要道边塞。 巨万百数：数以百亿计。巨万，万万。

⑧死事：为国事而死。

⑨卤：通"虏"。 塞：满足。

⑩良民：安分守法的百姓。 譬若：如同。 奉：事奉。 骄子：娇贵、宠爱之子。

⑪市买：购买。 绳：依法惩处。 阑：没有凭证走私贩运物出入边关。

⑫微文：严峻繁密的法律条文。

【译文】

不久，匈奴浑邪王带领部众来投降，汉朝派二万辆车去接运。朝廷没有钱，向百姓借马。有的人把马藏起来，马数凑不够。皇上发怒，要斩杀长安县县令。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斩杀我，百姓就愿意拿出马匹。况且匈奴人背叛他们的单于来投降汉朝，汉朝慢慢地由沿途各县依次运送他们，何至于弄得天下骚扰不安，使国内民众疲乏来事奉匈奴人呢！"皇上默不作声。到浑邪王来了，那些和匈奴人做买卖的商人，犯罪被判死刑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请求得到被接见的机会，在高门殿见到皇上，说："匈奴攻打我们设在往来要路上的关塞，断绝和亲的关系，国内发动军队征讨他们，战死、受伤的人不计其数，而且耗费了几百亿钱财。我愚蠢地认为陛下得到匈奴人，都拿他们作为奴婢赏赐给参军战死的人的家属；所缴获的财物，就便送给他们，来酬谢天下的辛苦，满足百姓的心愿。如今陛下没能这样，浑邪王率领几万人来投降，却亏空官府仓库来赏赐他们，发动善良的百姓来服侍他们，如同奉养宠儿一般。无知的百姓哪里知道让他们购买长安城的货物，而舞文弄墨的法官就用禁运货物走私出边关的罪名来处分他们呢？陛下纵然不能缴获匈奴的资财来酬谢天下，又要用严峻繁密的法令来杀无知百姓五百多人，这是人们所说的'保护树叶而损伤树枝'的事，我私下里认为陛下不能这样做。"皇上沉默不语，不同意，而后说："我很长时间没听到汲黯的话，现在又再次乱说了。"几个月后，汲黯犯小罪，适逢大赦，被免官。于是汲黯隐居在自家的田园中。

【原文】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①。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②。黯伏谢不

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③]。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④]。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⑤]。"上曰："君薄淮阳邪[⑥]？吾今召君矣[⑦]。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⑧]。"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⑨]："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⑩]。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⑪]。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⑫]。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⑬]。"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⑭]。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⑮]。七岁而卒。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⑯]。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⑰]。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⑱]。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⑲]。

【注释】

①五铢钱：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改原三铢钱为五铢钱，因钱上铸有"五铢"二字，且重五铢（每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故名。

②淮阳：郡名，治所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郊：楚通往京城的交通要道。

③伏谢：拜伏辞谢。

④填沟壑：死之自谦之词。

⑤狗马病：有病之谦称。　中郎：皇帝近侍之官。　禁闼（tà）：宫廷门

户。 补过拾遗：补救过失，提醒遗漏。

⑥薄：郡薄，小职。

⑦今召君：会立刻召回你。

⑧顾：但，只是。 不相得：不和。 重：重名，威名。

⑨过：前往拜访。 大行：官名，后改称大鸿胪，掌民族事务。

⑩与：参与。

⑪辩数（shù）：奸诈花巧。 正：真正地。

⑫御：迎合。

⑬僇：通“戮”，诛杀。

⑭抵：处以与其罪行相当的惩罚。

⑮秩：秩品待遇。

⑯姑姊子：姑母之子。姑姊，父之姐。

⑰深：擅长。 善宦：善于做官。

⑱段宏：人名，一作段客。 盖侯信：即太后兄王信，封为盖侯。

⑲严惮：敬畏。

【译文】

过了几年，遇上国家改铸五铢钱，百姓中很多人私下铸钱，楚地尤其严重。皇上认为淮阳是通往楚地的交通要道，于是召见并任命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拜谢，不接受官印，诏书多次强迫给他，这以后他才接受诏令。下诏召见汲黯，汲黯对皇上哭着说：“我自己认为尸首会填山沟，不再见到陛下了，没想到陛下又收录使用我。我经常有狗马病，精力不能胜任一郡的工作，我愿意任中郎，出入宫禁之门，为您纠正过失，这是我的愿望。”皇上说：“你看不上淮阳吗？我会马上召你回来的。考虑到淮阳地方官吏与百姓关系紧张，我只好借助你的威望，你可以躺着来治理。”汲黯向皇上告别后，探望大行令李息，说：“我被抛弃到外郡，不能参与朝廷议政了。可是御史大夫张汤，他的智巧完全可以拒绝人家的批评，他的奸诈完全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专用机巧谄媚的话，

强辩挑剔的词语，不愿根据正道为天下人说话，专门迎合主上的心意。皇上心里不想要的，他就趁机攻击他；皇上心里想要的，他就趁机赞誉他。喜欢无事生非，舞弄法律条文，在朝廷中心怀奸诈来逢迎主上的心意，在朝廷外挟制为害社会的官吏来加强自己的威望。您位列九卿，不趁早向皇上进言，您和他都会被诛杀的。”李息害怕张汤，始终不敢进言。汲黯治理郡政和以前做法一样，淮阳郡政事清明。后来张汤果然失败，皇上听到汲黯对李息说的话，判处李息有罪。诏令汲黯享受诸侯相的品秩在淮阳做官。七年后汲黯去世。

汲黯死后，皇上因为汲黯的缘故，让他弟弟汲仁做官到九卿，他的儿子汲偃做官到诸侯国相。汲黯姑母的儿子司马安年轻时也和汲黯同任太子洗马。司马安擅长玩弄法律条文，善于做官，官位四次做到九卿，在河南太守任上去世。他的兄弟们由于他的缘故，同时官至二千石的有十人。濮阳人段宏起初事奉盖侯王信，王信保举段宏，段宏也两次做到九卿。可是濮阳同乡做官的人都很敬畏汲黯，对他甘拜下风。

【原文】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①。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②；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③。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④。孝景时，为太子舍人⑤，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⑥。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⑦。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⑧。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⑨。以武安侯、

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11]。

【注释】

①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②郑君：郑当时的先辈。《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以为郑当时之父，不确。　项籍：即项羽。

③名籍：直呼项籍之名。《史记会注考证》顾炎武曰："谓奏事有涉项王者，必斥其名曰项籍也。"

④张羽：梁孝王之将军，平定七国之乱有功，见《韩长孺列传》。

⑤太子舍人：太子之属官。

⑥洗沐：休假。汉制，官吏五日一次，沐浴休息。　诸郊：四郊。　存：访问，看望。　请谢：晋谒，答谢。　遍：周到，全面。

⑦慕：仰慕尊敬。

⑧大父：祖父。　行：辈。

⑨鲁：诸侯王国名，都鲁，在今山东曲阜市。　中尉：官名，掌诸侯王国军事。　济南：郡名，治所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江都：汉分封诸侯王国名，都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亦为广陵国。

⑪时议：事详《魏其武安侯列传》。　詹事：官名，掌皇后与太子家事。　大农令：官名，后改称大司农，掌管全国粮食、赋税。

【译文】

郑当时，字庄，陈县人。他的先辈郑君曾经当过项籍的将领；项籍死后，不久归属汉朝。高祖下令那些原项籍的部下直呼项籍的名字，郑君独自不接受诏令。诏书下令把直呼项籍名字的人全部任命为大夫，而赶走郑君。郑君在孝文帝时期死去。

郑庄以仗义行侠为自豪，解救了张羽的危难，名声传播在梁、楚一带。孝景帝时期，他任太子舍人。每逢五天一次的休假日，他经常在长安各郊区驿站备置马匹，问候那些老朋友，邀请拜谢宾朋，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还常常担心有所疏漏。郑庄喜欢黄帝、

老子的言论，他仰慕年高有德的人，有如惟恐见不到人家一样，他年轻，官位卑微，但是他交游的知友都是祖父一辈的人，是天下有名的人士。武帝登位，郑庄逐渐升任鲁国的中尉、济南太守、江都国相，直到九卿中的右内史。由于评议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的纷争时不甚恰当，被贬官任詹事，后来升为大农令。

【原文】

庄为太史，诫门下[1]："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2]。"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3]。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4]。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5]。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6]。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7]。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8]。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行者何也[9]？"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10]。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11]。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12]。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13]。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14]。数岁，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治。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后家无余赀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注释】

①太史：梁玉绳证以《汉书》，以为系“大史”之讹；张文虎则疑为“内史”之讹。
②无贵贱：不论贵贱。　留门：滞留在门口。
③仰：依仗。　奉赐：俸禄与所得赏赐。　给：供给。
④遗（wèi）：赠送。　算器：竹器。
⑤推毂：本指推车。此引申为推荐、推举。　有味：津津乐道，饶有兴味。
⑥名吏：直呼官吏的名字。
⑦翕（xī）然：众口一词。
⑧治行：准备行装。
⑨赍：携带。
⑩甚引当否：明确表态。
⑪晚节：晚年。
⑫任人：保举之人。　僦（jiù）人：承雇服役之人。　逋负：亏欠款项。或因借以兴生财利，或因官多侵欺所致。
⑬守：代理。
⑭汝南：郡名，治所蔡县，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中废：中途被罢官。《史记会注考证》茅坤曰：“此两人行旨不同，而犹意气相合；其废也，宾客并落。故太史公为一传，以摸写之。愚按：汲郑二人，性行虽异，其好黄老尚无为则同，史公合为一传，不独为废后宾客并落也。

【译文】

郑庄任太史时，告诫下属说：“客人来，无论贵贱都不要让人在门口等候。”他执行主人敬待客人的礼节，拿自己的尊贵谦恭待人。郑庄廉洁，又不置办自己的财产，依靠俸禄和赏赐来供给那些年长的友人。可是他送别人的礼物，不过是用竹器盛着的食物。每次上朝，遇有向皇上进言的机会，他说的必定是称赞天下年高望重的人。他推荐士人和属下的丞、史，称道他们确实津津有味，

时常称引他们比自己贤能。从来没有直呼过属吏的名讳，和所属的官吏谈话，好像生怕伤害了他们。听到别人的高见，就向皇上推荐，惟恐迟误了。殽山以东士人和一些年长的人因此都众口一词称赞郑庄。

郑庄被派去视察黄河决口，自己请求给五天时间整理行装。皇上说："我听说'郑庄出行，一千里也不带粮'，请求整理行装是为什么呢？"然而郑庄在朝廷上，经常附和逢迎皇上的意旨，不敢过于表态对或不对。到了晚年，汉朝征讨匈奴，招抚四方外族，天下花费很多钱财，财力物力越发空乏。郑庄保举的人及其宾客，替大农令承办运输，亏欠款项很多。司马安任淮阳太守，揭发这件事，郑庄因此落下罪责，出钱赎罪后降为平民。不久，在丞相府暂时担任长史。皇上认为他年老，让他担任汝南太守。几年后，在官任上去世。

郑庄、汲黯当初官位列作九卿，为人廉洁，平日家居品行美好、纯洁。这两人中途被罢官，家里贫穷，门下宾客更加零落。到了做郡守，死后家里没有剩余的财物。郑庄的兄弟子孙因为郑庄的缘故，官至二千石的有六七人。

【原文】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①]；及废，门外可设雀罗[②]。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③]："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④]。一贵一贱，交情乃见[⑤]。"汲、郑亦云，悲夫！

【注释】

①下邽，县名，在今陕西渭南县东北。 翟公，汉武帝时人，生平不详。

阗，充满。

②雀罗：捕鸟雀之网。

③署：书写。

④交态：交情深浅。

⑤见："现"，显现。

【译文】

太史公说：凭汲黯、郑庄的贤良，有权势时宾客比平时多十倍，没有权势时就相反，何况一般人呢！下邽县翟公有这样的话，当初翟公任廷尉，宾客盈门；到免官时，门外冷清得可以张罗捕雀。翟公又任廷尉，宾客想再去，翟公就在门上写上大字幅说："一个死了一个活着，才知交情的深浅。一个贫穷一个富裕，才知结交的实态。一个尊贵一个卑贱，交情才会显现。"汲黯、郑庄也如此，可悲啊！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解题】

本篇首先以通观的眼光，记述了我国早期儒学的创立及演变史。周室衰微，春秋末年，礼废乐崩，哀世道穷，孔子创设儒学；经战国纵横，齐鲁间不废，孟、荀润色之使其显手于当世；秦焚《诗》《书》，坑术士，儒者发愤，往归陈涉；汉兴尚有干戈，重用武力，孝景时黄老刑名之学倡，博士未进；及汉武招尊方正贤良，延文学儒者，公孙弘建言，以文学礼义为官，使儒术与选举结合，"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儒学成为入仕的手段，道是通了，但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的精神则丧失了。司马迁讥刺之意甚明。

在详细记述汉学儒学五经支派传述史的同时，显示了其统治思想的重要转变。其中，一方面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至窦太后去世，而转变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其间，叔孙通因作汉礼仪，使其弟子共定者成为选首，显赫一时以外，儒生在惠、吕、文、景时不受重用，并两次在与道家主张论争失败了，致使辕固生下圈刺豕，赵绾、王臧被迫自杀，酿成祸患与悲剧。又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开始以保守的态度采用天子评断的方式取代"革命"的思想，关于黄生与辕固生汤武弑君或受命的辩议集中表现了这一点。"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的"上下之分"受到明

确的肯定，臣下只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而不可如高帝一样代秦而即天子之位，强调巩固统治的绝对性，秦末农民起义只可做为一种反面的经验加以总结，而不能正面宣扬。由此，亦可知司马迁作《史记》将陈涉起义比做汤武革命和孔子作《春秋》，是具有“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意义。

及于当朝学官，本篇引录了公孙弘请著功令的奏议，占有很长篇幅，显示了它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然多处又批评公孙弘“曲学以阿世”，“希世用事”，“为从谀”，正以辕固生之直言、廉正与之相对，揭示了汉武时学术的“谀儒”本质。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未立专传，仅合传于本篇，肯定他学术之精与修学著书，同情他的遭受排斥，但讥刺他“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的失败及其“名为明于《春秋》”，他虽不当位，然其道义终为谀臣公孙弘所用，弟子亦通遂，子孙皆以学至大官，在实质上与公孙弘无异。且倪宽因通《尚书》，以古法帮助张汤决疑大狱，经张汤的推荐而讨得武帝的欢心，后在三公位，又“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与石建是一类人物，更揭示了汉武“缘饰以儒术”的政治特色。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①]。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②]。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③]。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④]。自卫返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⑤]。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⑥]“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⑦]”。西狩获麟，曰[⑧]“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

后世学者多录焉⑨。

【注释】

①功令：古时朝廷选用学官的法规。 厉：通"励"，勉励。 学官：掌管学校教育的教官。 废：挪开，放下。

②《关雎》：《诗经·周南》中的第一篇。 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 微：衰颓。

③闵：同"悯"。忧虑，担心。 王路：王道。

④适：到……去。 《韶》：虞舜乐名。

⑤《雅》、《颂》：二者与《风》组成《诗经》的三个部分。

⑥干：求取。 七十余君：孔子周游历国，所至有周、郑、齐、宋、曹、卫、陈、楚、杞、莒、匡等。《史记索隐》据《家语》等说，以为孔子"纵历小国，亦无七十余国也。"

⑦期（jī）月：一年。

⑧西狩获麟：春秋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在鲁国西部捕获一种被视为祥瑞的神兽麒麟，孔子就将它看作是不能实现其治世理想的象征，所以感叹"吾道穷矣"，以致撰写《春秋》至此事绝笔。

⑨史记：泛指历史资料。 当王法：表示《春秋》褒贬善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辞微：辞义隐微深刻。 指博：旨意广博。 录：传诵抄录。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朝廷考核和选用学官的法规，读到广泛勉励学官成长的道路时，总是禁不住放下书而叹惜。说：唉！周朝王室衰败而《关雎》诗就出现了，周幽王、周厉王统治衰颓而礼崩乐坏，诸侯放纵横行，政令由强大的国家发布。所以孔子忧伤王道废弛而邪道兴起，于是论定编次《诗》、《书》，修订兴起礼乐。他到齐国听《韶》乐，沉迷其中，三个月品尝不出肉的美味。他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端正音乐，使《雅》、《颂》乐歌各归其位，

有条不紊。世道因为混乱污浊，没有人起用他，所以孔子向七十多个国君求官都没有得到知遇，他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一年就足够了”。鲁国西郊有人猎获了麒麟，孔子说“我的思想不能实现了”。因而他借助鲁国的历史记录撰写《春秋》，来代表天子的王法。因为文辞精深而意义博大，后代学者很多人都学习传录它。

【原文】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①。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②。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③。是时独魏文侯好学④。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⑤。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⑥。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⑦。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⑧。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⑨。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⑩？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⑪。

【注释】

①师傅：太师、太傅的合称。教导、辅佐君王或王子的人。　友：结交。见：现。

②子路、子张等“七十子之徒”，详《孔子世家》。　子路居卫：《汉书》删此句，因子路死于卫时，孔子尚存。　西河：战国魏地，今陕西东

部黄河西岸地区，《礼记·檀弓篇》郑注："西河，龙门至华阳之地"。一说在今河南安阳，其时黄河流经安阳之东。

③田子方：魏国人，子贡弟子。 段干木：魏国人，子夏弟子。 吴起：魏国人，著名军事家，见《孙子吴起列传》。 禽滑（gu）釐：战国初人，初受学于子夏，后就学于墨子。

④魏文侯：名斯。战国魏国第一任国君，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

⑤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史记会注考证》程一枝曰："《汉书》删去此句，尤顺"。 陵迟：衰落。 绌：通"黜"，废。

⑥威、宣：即齐威王、齐宣王。 润色：增加光彩，发扬光大。

⑦季世：末世。 坑：活埋。 六艺：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汉书》作"六学"。

⑧王：称王。 礼器：祭奠之礼乐器皿。

⑨孔甲：名鲋，字甲，孔子的八世孙。

⑩瓦合：谓瓦器破而相合，比喻临时凑合。 旬月：满一月。 缙绅：此指士大夫。 委质：献身，归顺。

⑪发愤：抒发怨愤。

【译文】

自从孔子去世后，他的七十多名弟子四散交游诸侯，成就大的当了国君的老师和卿相，成就小的交结和教育士大夫，有的则隐居不出现。所以子路在卫国，子张在陈国，澹台子羽在楚国，子夏在西河，子贡在齐国一直到死。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一辈人，都曾受教于子夏等人，成为诸侯国君的老师。这时只有魏文侯爱好儒学。后来儒学渐渐衰落一直到秦始皇时代。在战国时期天下人一起争战，儒学已经受到排挤了，但在齐、鲁一带，学习研究它的人却独自不放弃。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孔子的事业并使之发扬光大，凭着学说在当代显扬名声。

到了秦朝末年，焚毁《诗》、《书》，坑杀儒生，儒家典籍六艺

从这时开始残缺。陈涉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携带着孔子家传的礼器去归附陈王。于是孔甲当了陈涉的博士，最后和陈涉一同死了。陈涉兴起自平民，驱使一群乌合的戍守边境的士兵，一个月内就在楚地称了王，不够半年就竟又灭亡，他的事业十分微小浅薄，可是士大夫却背着孔子的礼器去委身归顺作他的臣下，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焚毁他们的书籍，积下仇怨而借助于陈王来发泄愤懑。

【原文】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1]！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2]"。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3]。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4]。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5]。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6]。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7]。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8]。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9]。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10]。言《尚书》自济南伏生[11]。言《礼》自鲁高堂生[12]。言《易》自菑川田生[13]。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14]。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

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16]。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7]。

【注释】

①归：回家。　与：通"欤"，句末语气词。

②党：乡党，乡里。　狂简：志向高而行为疏略。　斐然：有文彩的样子。　裁：剪裁，此引申为教导。

③文学：指文化礼仪。

④修：研究。　大射：为祭祀择士而举行的射礼。　乡饮之礼：即乡饮酒，是由乡大夫设宴招待推荐之人或应举之士的仪礼。

⑤叔孙通：汉初重要儒生，详《刘敬叔孙通列传》。　太常：官名。掌管宗庙礼仪，兼职选试博士。　选首：推举的对象。

⑥干戈：战争。　暇遑：空闲。　庠序：古代学校名。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

⑦刑名：亦称"形名"，先秦法家中之一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史记志疑》案：史公以孝文好刑名，不可解。

⑧窦太后：名窦姬，文帝皇后，武帝祖母。　具官：已配置官职。　待问：等待使用，即虚设。

⑨今上：指汉武帝。　赵绾：大臣名，官至御史大夫。　王臧：大臣名，曾任郎中令。　乡：通"向"。　方正贤良文学：汉代选举科目之一。即选拔道述端正、德高望重、有才学之人。

⑩申培公：姓申，名培，公，称号。鲁地人，今文《诗》鲁派的开创者。　辕固生：姓辕，名固，齐地人，今文《诗》学齐派的开创者。　韩太傅：姓韩，名婴，景帝时曾为常山王太傅，燕地人，今文《诗》学韩派的创始人。

⑪伏生：即伏胜，字子贱，济南人，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播者。生，犹今称先生，下同。

⑫高堂生：姓高，名堂，字伯，鲁地人，今文《礼》学的创始人。

⑬菑川：郡国名，治所剧县，在今山东寿光县南。　田生：姓田，名何，传《易》学之大儒。

⑭胡毋生：复姓胡毋，字子都，齐地人，治公羊《春秋》之今文经学大师。

⑮延：聘请。　白衣：古代平民白衣素服，此代指平民。

⑯靡然：随风倒向的样子。　乡风：向风，顺着风向。

【译文】

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率领军队包围鲁国，鲁国中的各个儒生还在讲诵经书演习礼乐，歌声乐声不断，难道不是遗留的风范，喜欢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出游在陈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年轻人志向高远，文彩斐然可观，不知道怎样去教导他们。"齐鲁一带对于文化礼仪，从古以来就这样，这是他们的天性。所以汉朝建立，然后儒生们才能开始研究他们的经术，讲授演习起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廷礼仪后，因而做了太常官，那些和他一起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都成了朝廷首先录用的对象，于是人们感慨地说儒学开始兴起了。但这时还有战争，还在平定全国，也没有时间顾及兴办学校的事。孝惠帝、吕后当政的时候，公卿大臣都是靠武力起家的功臣。孝文帝时，稍微征用了儒生，但是孝文帝本来就喜欢刑名学说。到了孝景帝时，不任用儒生，而且窦太后又喜欢道家黄、老思想，因此那些博士空有官位以备顾问，没有晋升的。

到了当今皇上即位，赵绾、王臧等人懂得儒学，而皇上也倾向儒学，于是征召方正贤良文学的士人。从这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的有辕固生，在燕的有韩太傅。宣讲《尚书》有济南人伏先生，宣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宣讲《易》的有菑川的田先生。宣讲《春秋》在齐地、鲁地出于胡毋先生，在赵地出于董仲舒。到了窦太后逝世，武安侯田蚡出任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等百家的学说，延请文学儒生几百人做官，而公孙弘由于精通《春秋》而从平民升为皇帝身边的三公，封为平津侯。

天下的学者像风吹一边倒一样倾向儒学。

【原文】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1]："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2]。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3]。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4]。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5]。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6]。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7]'。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8]：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9]。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10]。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11]。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12]。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13]。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14]。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15]；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16]。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17]。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18]。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19]。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20]。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21]。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22]；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

诵多者[24]，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5]。请著功令。佗如律令[26]。”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27]。

【注释】

①悼：恐惧，担心。 道：此指儒学道。 郁滞：不通畅。

②制：皇帝诏命。此制诏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风：风化，教化。

③居室：夫妇同居。 大伦：伦常大道。

④愍（mǐn）：忧伤。

⑤详：广泛地，普遍地。

⑥洽闻：博闻广见。 兴礼：《汉书》“兴”前有“举遗”二字，颜师古曰“经典遗逸者，求而举之”。

⑦崇：推崇，发展。 乡里之化：地方教化。

⑧臧：即孔臧，孔子第十二代孙，孔安国堂兄，曾自请为太常主持教化。 平：人名，生平不详。

⑨首善：首先施以教化并成为他人之榜样。

⑩大明：日月之光辉。 本：推本，以……为准则。 厉：鼓励。 原：根源。

⑪洽：完善，普遍。

⑫复：免除赋税徭役。

⑬已：以。 仪状：相貌仪表。

⑭郡国县道邑：西汉地方行政分郡、县两级。国，指诸侯封国。道，指在有少数民族聚居的郡内所设的县。邑，指封君公主的汤沐邑以及侯爵封邑。 悖：违背。 所闻：所学。 令相长丞：县一级的各官吏。县官辖区万户以上者为“令”，万户以下者为“长”。相，指侯国之相。丞，县之副手。 二千石：指官吏品秩，常旨郡守及诸侯王国相。 计：指计吏，或上计吏，郡国每年十月向上报告各地政情文书的官吏。 偕：偕同。

⑮文学：郡国所置之文学官职，如后世之教官。 掌故：官名，属太史

令，掌礼乐制度中的旧制旧例。太史令属于太常，故又称太常掌故。

⑯高弟：学业名次高。弟，同"第"，考试之等级、名次。 籍奏：编入名册上奏。

⑰秀才：才能出众。

⑱事学：专心学习。 请：奏请。《汉书》此句作"请诸能称者"，则意为奏请能称职者补用之。

⑲天人分际：上天和人间，自然和人事的联系与区别。 尔雅：近于雅正。

⑳究宣：深入彻底的宣讲。

㉑掌故：此指旧制、旧例。此句中《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以为"次治"二字衍。因治礼、掌故为二官。 迁：提拔。 留滞：此指积压的人才。

㉒大行卒史：大行府中的办事人员。大行，官名，即大行令，掌接待宾客。 卒史，属吏。

㉓诵多者：表现好的，优点多的。诵，通"颂"，颂扬，此指优点。

㉔备员：配备足员。

㉕佗：他。

㉖斌斌：同"彬彬"，文质俱备貌。

【译文】

公孙弘当了学官，担心儒道滞结不通畅，于是奏请皇上说："丞相和御史说：诏书谈到'听说用礼来引导人民，用乐来教化人民。婚姻，是夫妇的伦常大道。现在礼乐废坏，朕很忧虑，所以普遍地延请天下道术端正、见识广博的人士，都到朝廷上来做官。应当命令礼官勤奋学习，宣讲议论见闻广博，崇尚礼仪，作为天下的表率。太常提议，给博士配备弟子，振兴民间的教育，来开拓培养贤才的道路'。我谨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乡村有教育机构，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劝勉人们为善，让他们在朝廷上显扬名声；惩戒作恶的人，给他们施加刑罚。所以政教风化的推行，建立好的榜样从京

师开始，从内到外。如今陛下昭明最高的德行，发出日、月的光辉，与天地相配，推本人伦关系，劝勉学习，研习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才，来风教四面八方的人民，作为太平盛世的本源。古代政治教化没能普遍，礼制不完备，请求利用原有的学官来振兴。替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相貌仪表端正的人，充当博士弟子。各郡、各国、各县、各道、各邑有爱好经学、尊敬长辈、上级，严守政教，友爱乡里，出人言行都不违背所学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上报所属郡太守和王国相，郡太守、王国相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人，应当和上计吏一同到太常那里，可以像弟子一样参加学习。一年后都要考试，能精通一门经书以上的，可以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成绩名列前茅的可以担任郎中，太常造册上奏。如果有才能特别优秀的，就把名字上报。那些不认真学习或者才能低下以及不能通晓一种经书的，就开除他，并奏请惩罚那些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臣认真地推敲诏书法令下达的目的，在于明辨天道和人道的人关系，贯通古今的道理，文辞雅正，教诲之辞含义深刻丰富，恩泽十分优厚。下级官吏见识浅薄，不能深究宣传，无法明白地晓喻天下。现在要首先选拔研究礼制秩次和研究历史典籍的人才，用懂文学礼义的人做官，提升被压抑的人才。请挑选那些秩品比同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挑选比同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知经书能大量讲诵的人，如果人数不够，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作为缺额充数。请把这些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其它仍然照律令。”皇上批示：“可行。”从这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彬彬的经学儒生了。

【原文】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1]。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2]。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3]。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4]。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5]。

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6]。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7]。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8]。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9]。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10]。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1]。"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12]。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13]。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14]。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15]。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16]。言《诗》虽殊，多本

于申公⑮。

【注释】

①师：《史记索隐》按：《汉书》云"申公少与楚元王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　鲁南宫：即学馆鲁泮宫。《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泮宫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百里鲁城内宫之内。郑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于天子之璧雍。"

②刘郢：即楚元王刘交之子。《史记志疑》案：楚夷王名郢客，此三称皆无"客"字。

③傅：辅佐教导。

④胥靡：指被用绳索牵连着强迫劳动的奴隶或刑徒，亦为刑罚名。此为虐待、惩罚义。

⑤传（zhuàn）：阐述传注。　阙：缺。

⑥兰陵：县名，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南。　王臧：人名，生平不详。

⑦宿卫：在宫中值宿，担任警卫。

⑧代：即代郡。

⑨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就：完成。

⑩束帛：古代聘问、婚丧、朋友馈赠的礼品，因帛五匹为束，故称。　安车：一种可以乘坐的安稳之车。高官告老或征召有重望的人，往往乘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　轺传（yáo zhuàn）：使者乘用的用一马或两马所拉的驿站之车。

⑪顾：只，不过。　力行：身体力行。

⑫文词：文学辞藻。　默然：扫兴而不讲话。

⑬邸：古时侯王或朝见皇帝的官员在京城的住所。

⑭太皇窦太后：《史记考异》曰："当云'窦太皇太后'。"　说：悦。　让：指责。

⑮临淮：郡名，治所徐县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胶西：即胶西国。　城阳：王国名，都今山东莒县。　砀：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北。　东海：郡名，治所郯县，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　长沙：王国名，都今湖南长沙市。　邹：县名，在今山东邹阳东南，字亦作"驺"。　胶东：

王国名，都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⑯备：完善，完美。

⑰殊：不同。 本：来源，根据。

【译文】

申培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培公以弟子的身份跟随老师在鲁地的南宫拜见高祖。吕太后时期，申公到长安交游求学，和刘郢客同拜一个老师。不久，刘郢客立为楚王，让申公做他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好学习，憎恨申公。到楚王刘郢客死后，刘戊立为楚王，对申公加以虐待。申公觉得羞耻，回到鲁地，退居家中教书，终身不出家门，又谢绝宾客交往，只有鲁王传令召见才去。从远方来学习的学生有一百多人。申公只对《诗经》作解释来教学，没有阐发经义的著述，有疑义的地方就留下来不讲授。

兰陵人王臧向申公学习《诗经》后，来事奉孝景帝，任太子少傅，后来免职离去。当今皇上刚就位，王臧就上书请求为皇上当宫禁中值宿警卫，多次升迁，一年里就当了郎中令。而代国的赵绾也曾向申公学习《诗经》，赵绾任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求天子，想要修建明堂召集诸侯来朝会，没有能够办成这件事，就推荐老师申公。于是天子派使者带着束帛和玉璧，驾着四马所拉可以安坐的车，去迎接申公，学生二人乘着轻使车跟随申公。到了京师，拜见天子。天子问他国家安危的事，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年纪太大，回答说："当政的人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尽力实干怎么样罢了。"这时天子正喜欢文词，看到申公这样回答，沉默不语。但已经把他召来，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住在鲁王在京城的公馆里，商讨建立明堂的事。窦太皇太后喜欢老子的学说，不喜欢儒学，找到赵绾、王臧的过失，用它来责备皇上，皇上于是停止了修建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给司法官，后来他们都自杀。申公也因为生病免官回家，几年后去世。

申公的学生当博士的有十多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周霸官至胶西内史，夏宽官至城阳内史，砀县鲁赐官至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官至长沙内史，徐偃任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任胶东内史。他们治理官民都有廉洁的节操，人们称赞他们喜欢学习。其余学官弟子们，品行虽然不完美，但做官至大夫、郎中、掌故的要用百来计算。他们讲论《诗经》虽然有所不同，但大多都依循申公的见解。

【原文】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①。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②。"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③？"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④。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⑤？"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⑥？"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⑦；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⑧。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⑨。"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⑩？"乃使固入圈刺豕⑪。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⑫。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⑬。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

清河王太傅[15]。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16]。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17]！”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注释】

①清河：王国名，都清阳，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时清河王为汉景帝子刘乘。

②弑（shì）：古代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③虐乱：暴虐淫乱。

④敝：破。 关：《汉书》作“贯”，二字古通。二语见太公《六韬》。

⑤正言：直言。 匡过：纠正过错。 践：践帝位。 南面：面向南称君。

⑥若：你，指黄生。

⑦马肝：《史记正义》引《论衡》云：“气热而毒盛，故食马肝杀人。又盛夏马行多渴死，杀气为毒也”。

⑧明：辩明。 放杀：放逐而杀戮。

⑨家人：庶民，奴仆。家人言，一以讥《老子》仁弱，一可暗示太后始为良家子，故触怒太后。

⑩司空城旦书：狱吏刑徒之书。司空，主刑狱之官。城旦，本指秦汉时一种判罚四年苦役的刑名，白天戍边，夜晚修筑长城。此语亦有反讥公羊儒学之惨刻超过申商意。《史记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曰“道家以儒家为急，比之于律令。”

⑪豕：猪。

⑫假：借。 兵：兵器。

⑬复罪：再给定罪。

⑭顷之：不久。

⑮薛：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⑯正学：正直做学问。 阿世：迎合世俗。曲学阿世，司马迁正是借辕固生之语以揭示公羊学"谀儒"之本质。

【译文】

清河王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他因为研究《诗经》，在孝景帝时任博士。有一次，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商汤、周武王不是秉承天命做天子，是弑君篡位。"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暴虐淫乱，天下人心都归向于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心而诛杀夏桀、商纣，夏桀、商纣的百姓不为他们所用而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不得已而立为天子，不是秉承天命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破，一定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新，一定穿在脚上。这是为什么呢？是上下的制度名分。如今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是是君主；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但是是臣下。君主有错误行为，臣下不能够用正直的话匡正过失来尊奉天子，反而趁其过失而诛杀他们，取而代之，南面称王，不是弑君是什么呢？"辕固生说："一定像你所说，那么高祖代替秦朝登上天子的位置，不对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能算不知道味道；谈论学问的人不谈论商汤、周武王受命的事情，不能算是愚蠢。"就停止了争论。此后学者没人敢讲清是受命是弑君这个问题。

窦太后喜欢《老子》一书，召来辕固生问《老子》一书的问题。辕固生说："这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太后发怒说："怎么能比得上狱吏囚徒的书呢？"于是让辕固生进入猪圈刺杀猪。景帝知道太后生气而辕固生是直言无罪，于是给辕固生锋利的兵器，到猪圈里刺杀猪，正好刺中它的心脏，只一刺，猪应手倒地。太后默不作声，无法再加罪于他，就作罢了。过了不久，景帝认为辕固生廉洁正直，任命他为清河王的太傅。过了很长时间，他因病

免官。

当今皇上刚登位，又用征召贤良的名义征召辕固生。那些谄谀的儒生大多都嫉妒诋毁辕固生，说："辕固生老了。"于是被罢官回家。这时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辕固生被征召时，薛县人公孙弘也被征召，他斜着眼来看辕固生。辕固生说："公孙先生，务必以正直学问来论事，不要用邪曲之说来迎合时世！"从这以后，齐地谈论《诗经》都依循辕固生的见解。那些因研究《诗经》而显贵的齐人，都是辕固生的学生。

【原文】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①。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②。淮南贲生受之③。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注释】

①常山：王国名，都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时王为景帝子刘舜。

②推：推究。 《内外传》，即《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后仅存《韩诗外传》。 归，宗旨。

③淮南：其时之王国名。 贲（fèi）生：儒生，生平不详。

【译文】

韩生是燕国人。孝文帝时期任博士，景帝时期任常山王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经》的意旨而撰写《内传》、《外传》几万字，书中的用语和齐、鲁地区解释《诗经》的语言很不同，但是宗旨是一致的，淮南贲先生向他学习。从这以后，燕、赵一带讲论《诗经》的人都出自韩生门下。韩生的孙子韩商是当今皇上的博士。

【原文】

伏生者，济南人也[1]。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2]。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3]。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4]。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5]。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6]。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7]。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8]。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9]。以试第次，补廷尉史[10]。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11]。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12]。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13]。天子见问，说之[14]。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15]。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16]；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17]。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18]。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19]。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20]。

【注释】

①济南：郡名，治所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②朝错：即晁错。
③壁藏：藏在墙壁中。
④亡：丢失。　独：只。
⑤山东：崤山以东地区。　涉：涉猎。
⑥千乘：郡名，治所千乘，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北。　兒（ní）宽：亦作“倪宽”，大臣名。
⑦郡举：郡一级的荐举。　受业：接受教育和学习。
⑧都养：为众人做饭。　间行：暗中行动。　佣赁：受雇佣做工。
⑨经：儒家经典。此主要指《尚书》。
⑩廷尉史：廷尉之佐吏。
⑪乡学：向慕儒学。乡，通“向”。　谳（yàn）掾：主审官之佐吏。狱：讼事，案件。
⑫自持：自我克制，保持操守。　发明：阐明，表述。
⑬掾：属官。
⑭说：“悦”之古字。
⑮九年：依《公卿表》，兒宽于元封元年为御史大夫，其后于太初三年正月延广为御史大夫，兒宽在任当为“八年”。
⑯和良：祥和温良。　承意：顺承人意。　匡谏：匡正诤谏。
⑰易：轻视，小看。
⑱周霸：人名，鲁地人，生平不详。　雒阳：县名，河南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市。　贾嘉：贾谊之孙。
⑲古文：秦汉以前的文字，一说为六国古文，一说即蝌蚪文。　今文：汉时通行的隶书。　起：兴起。　家：指古文家法。
⑳逸《书》：《尚书》中散逸的篇章。《史记志疑》附案：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其后孔安国得以雠二十九篇，多十六篇，亦称十二四篇。盖分出九共八篇数之，又分出伏生所合者五篇为五十八篇，四十五卷，加《序》为四十六卷。建之际亡《武成》，止五十七篇，魏、晋时已不行，惟秘府有之。永嘉之乱，秘府书亦亡，至元帝时豫章内史汝南梅赜忽奏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即今所读者。于是真伪相杂，今古混编，此吴澂所以作《书纂言》也。孔《序》及《传》皆伪作（《尚书后辨》疑伪《书》及《传》出王肃、皇甫谧手），

且安国未尝献书。荀《纪》于成帝三年云“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缺“家”字，直以为安国献之，则《史》称安国早卒，何能及天汉后巫蛊事起时乎？若夫藏书之人，《东观汉纪》及《汉纪》尹敏云孔鲋。《隋志》及《史通·古今正史篇·释文》云孔惠。《家语》云孔腾，是安国祖子襄，疑子襄近之。余参稽而撮其概如此，其详则有《尚书疏证》及《后辨》在。

于是：在这个时候。

【译文】

伏生是济南郡人。以前做过秦朝的博士。孝文帝时期，要寻求能够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就听说伏生能讲授，要征召他。这时伏生九十多岁，年纪太大，不能行走，于是就下诏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去向他学习。秦朝焚烧儒书，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大起，人们四处流亡，汉朝平定天下，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找到二十九篇，就拿这些在齐、鲁一带进行讲授。学者们从此大多能宣讲《尚书》，那些山东的经学大师无不涉猎《尚书》来教授。

伏生教授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授千乘人兒宽。兒宽通晓《尚书》后，凭借文学的资格接受郡里的推荐，到博士门下学习，从师于孔安国。兒宽家贫没有资财，时常当学生们的厨工，并且时时偷偷出外给人做工，来供给衣食。他外出经常带着经书，休息时就朗读温习它。依照考试成绩的名次，他补以廷尉史的缺官。这时张汤正爱好儒学，让兒宽做呈报案情的属官，根据古法论事判决疑难大案，因而爱宠兒宽。兒宽为人温和善良，情廉聪明，能坚持节操，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口头不会阐述。张汤认为他是忠厚人，屡次称赞他。到张汤任御史大夫，让兒宽当属官，向天子举荐他。天子召见并询问他，很喜欢他。张汤死后六年，兒宽官位升到御史大夫。在职九年后死

去。兒宽位列三公，因为和顺温良、顺从皇上心意、办事从容，得以长时间任职，但他从没有匡正劝谏皇上的过失。居官期间，属下轻视他，不给他尽力办事。张生也担任博士。而伏生的孙子因为研究《尚书》被征召，但他对《尚书》不能阐述清楚。

从这以后，鲁地的周霸、孔安国，洛阳的贾嘉，都很能讲解《尚书》的内容。孔家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用隶书字体来改写它，因此兴起了他的学术流派。孔安国得到了十多篇失传的《尚书》，《尚书》大概从这时起逐渐增多篇目了。

【原文】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①。《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②。

而鲁徐生善为容③。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④。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⑤。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⑥。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⑦。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注释】

①高堂生：名高堂，儒生，鲁地人，生平不详。 本：本源，切近本意。

②《士礼》：亦称《仪礼》。《史记志疑》案：《汉书·志·传》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仪礼》也。而今书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觐礼》五篇，皆诸侯之礼，《丧服》一篇总包天子已下之服制，则所云《士礼》者十一篇耳。疑今《仪礼》非高堂原本，或所传实不止于《士礼》耶？

③容：容仪，礼仪。

④礼官大夫：官名，掌礼仪。
⑤广陵：王国名，都广陵，在今江苏扬州西北。
⑥公户满意：人名。复姓公户，名满意。
⑦瑕丘：县名，在今山东兖州市东北。

【译文】

那些学者很多讲论《礼经》，而鲁地人高堂生最接近原本。《礼经》本来从孔子时起经书就不完整，到了秦朝焚书，这经书散失的篇目更多，如今只有《士礼》，高堂生能够讲解它。

鲁地人徐生善于演习礼仪。孝文帝时期，徐生靠懂得礼仪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给儿子直到孙子徐延、徐襄。徐襄，他天性便善于演习礼仪，但不懂《礼经》；徐延稍微能懂《礼经》，但还不够精通。徐襄凭借懂礼仪任汉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和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经任汉朝廷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因为通晓《礼经》而当了淮阳太守。这以后能够讲论《礼》来演习礼仪的人，都出自徐家门下。

【原文】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①。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②。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③。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④。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⑤。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⑥。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⑦。

【注释】

①商瞿：人名。姓商，名瞿，字子木。　传：注释解说，亦以教授。

子庄：《汉书·儒林传》此下有语，"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

②东武：县名，琅邪郡治，在今山东诸城市。 王同子仲：人名。复姓王同，字子仲。

③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元光，武帝年号。 中大夫：《汉书》作"太中大夫"。

④即墨成：齐地人，生平不详。

⑤广川：县名，在今河北枣强县东北。 太子门大夫：似即太子宫门大夫，掌东宫宫门管钥之长官。

⑥周霸：《史记会注考证》周霸言《尚书》，见上文；与议封禅，见《封禅书》；以议郎在军，见《卫将军传》。官至胶西内史。 莒：县名，即今山东莒县。 临菑：县名，齐郡治，在今山东临淄北。

⑦杨何：《史记志疑》案：当依《汉传》作"田何"。

【译文】

自从鲁国商瞿向孔子学习《易》，孔子死后，商瞿就教授《易》，历经六代而传到齐地人田何，田何字子庄，而这时汉朝建立。田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同——字子仲，王子仲传授给菑川人杨何。杨何因为通晓《易》，元光元年被征召，官做到中大夫。齐地人即墨成因为通晓《易》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因为通晓《易》任太子门大夫。鲁地人周霸，莒地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都因为通晓《易》而官至二千石。但是总起来讲解说《易》的，都源于杨何这一家。

【原文】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①。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②。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③。今上即位，为江都相④。以《春秋》灾异之

变推阴阳所以错行⑤。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⑥。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⑦。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⑧。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⑨。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⑩："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⑪。

【注释】

①治：研习。

②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此指居家讲学。　传：读为转，谓转相受业。　以久次：根据时间长短。　或莫见其面：颜师古曰，言新学者但就其旧弟子受业，不必亲见仲舒。　或：有的。　舍园：居室旁的园圃。

②容止：仪容举止。

④江都相：江都王国国相。江都易王刘非，景帝子，武帝兄。见《五宗世家》。

⑤错行：交错运行。

⑥《史记会注考证》颜师古曰："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之类是也。"钱大昭曰："求雨止雨之法，详见《春秋繁露》。"

⑦是时：《史记会注考证》按：据《汉书·武纪》高庙高园灾在建元六年，时仲舒未为江都相，《汉书·董传》易"是时"为"先是"。　辽东：即

辽东郡，治所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 高庙：汉高祖刘邦的祠庙。 书：即《灾异之记》。 奏之：《史记志疑》案：高庙灾，何以主父偃疾仲舒，其事欠明。《汉书·董仲舒传》以为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奏焉。而《五行志》直以为仲舒对，误已。《汉志》载其奏，不免阿词曲说，起天子诛残，骨肉之心，何以为醇儒，其弟子斥以下愚宜也。余疑主父偃窜易奏之，不然，何以与削地分封之议，徙豪茂陵之言，如出一口乎？

⑧竟：终于。

⑨希世：迎合世俗。

⑩从谀：奉承阿谀。 弘疾之：《汉书·董仲舒传》此下有"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语。梁玉绳以为"不言胶西之难相，则董之可相不明"，故此语"宜补"。

⑪公羊氏：此指公羊《春秋》，为齐人公羊高所传。

【译文】

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因为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期任博士。他放下帷幕讲授《春秋》，弟子们根据入学时间的长短来依次辗转相传授，有的甚至没见过他的面。董仲舒三年不到后园游玩，他专心到这个地步。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不合礼仪的就不做，学者们都师法、尊敬他。当今皇上登位，董仲舒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中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阴阳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时就关闭各种阳气，放纵各种阴气，消雨时的方法与此相反。在江都全国推行，无不实现了预期的效果。他任职期间被贬为中大夫，住在家里，撰写《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嫉妒他，窃取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把书展示给他们，书中有指责讥讽的内容。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书，认为十分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处办，判处死刑，下诏赦免了。于是董仲舒终于不敢再谈

论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这时朝廷正好要排除四方外族的侵犯，公孙弘研究《春秋》比不上董仲舒，而公孙弘迎合世俗处理事情，官至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阿谀逢迎。公孙弘憎恨他，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做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平时听说董仲舒有德行，也很好地对待他。董仲舒害怕时间长了会得罪，很快就辞职回家。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不置办家产，专门从事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所以汉朝建立直到第五代期间，只有董仲舒以精通《春秋》出名，他阐述的是《公羊春秋》。

【原文】

胡毋生，齐人也[①]。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②]。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③]。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④]。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⑤]。褚大至梁相[⑥]。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⑦]。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⑧]；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注释】

①胡毋生：齐郡人。亦作胡母生，字子都。

②教授：传授学业。其时始与公羊高之玄孙公羊寿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

③穀梁《春秋》：指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所传《春秋》。

④集比：收集比较。

⑤兰陵褚大：其下《汉传》有“东平嬴公”，此缺。东平，县名，在今山东东平县东。 殷忠：《史记集解》徐广曰：“殷，一作‘段’。”梁玉绳举多例互证，以为“是”。 温：县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⑥梁：王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⑦擅专断：敢于自行裁断。

⑧通者：仕途通达者。

【译文】

胡毋生是齐郡人。在孝景帝时任博士，因年纪大回家教授《春秋》。齐地讲论《春秋》的人大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向他学习过许多。

瑕丘人江生研究《穀梁春秋》。自从公孙弘受到重用，他曾经收集比较穀梁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的解说。

董仲舒的弟子中有成就的：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梁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出使去判决淮南王罪案，对诸侯王敢于自行裁决，而不加请示，根据《春秋》的义理来公正断案，天子都认为很对。弟子中官运通达的，做到了皇帝任命的大夫；担任郎官、谒者、掌故的要用百来计算。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都因为精通儒学而做到高官。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解题】

表现了汉代在法制统治方面的变化。刘邦反秦，约法三章，"网漏于吞舟之鱼"，到了武帝时，则"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所以本传所写郅都以下十一人，后九人全系武帝的酷吏，这是司马迁的命意。其中《张汤传》最为典型，从阐发武帝时的政治特点出发，揭示出酷吏产生的背景。如言：

>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这是与《平准书》同一节拍，同一语调。汉武帝要内外兴作，搞经济垄断，在贯彻他的政策时，需要酷吏出面打击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以及痛绳一切奸吏。尽管酷吏的所作所为遭到全国性的指责、反对，但汉武帝却非常看重他们。与《万石张叔列传》相联系，正可见此时丞相无所作为的原因。所以写酷吏，本身就是对汉武帝时政治的讥刺。

文篇表现了武帝时以起刀笔而尚上意，决大狱并傅古义，任豪恶以为爪牙，敢挚行上以为能为特征的，酷吏行为的滑贼任威，暴酷骄恣，文深意忌，斩杀惨急。对于他们的擅行杀伐不爱人的酷烈尤其进行了谴责。文篇记宁成为关都尉，得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的称号；义纵赴任太守，至定襄一日报杀狱中重罪轻系及相视之昆弟宾客四百余人；王温舒居广平，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尽行杀伐至流血十余里，还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后复为中尉，穷治豪猾，“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杜周更暴酷于王温舒，其时的特点是“诏狱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酷吏的举动震惊全国，惨急的程度越来越变本加厉，杀伐的功能越来越表现于诏狱。从一种统治手段的重要侧面，无疑是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加强和专制主义的暴虐。

文篇揭露了汉武时“法”治的虚伪。所谓法，只不过是天子个人意志的一种表现。而在真正的法律面前，酷吏们则是肆行枉法，任意出入人罪。周阳由就是“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张汤更有一套本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张汤与赵禹是论定诸律令的，他的一种做法是“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汉武帝的定罪例就成为了执法的标准。不过赵禹、张汤在酷吏上还是比较宽大的一类，多少还是“辅法而行”，而义纵、王温舒、尹齐一类，就完全将法律条文弃之不顾，以“杀伐行威不爱人”为嗜好了。王温舒还运用酷吏权力为有权势的人效劳。“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力，虽有奸如山，弗犯；

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这反映了酷吏与权贵相勾结的本质。最能表现法律就是天子个人意志的是杜周，他提出了一套理论，对汉武时法的实质作了总结：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任职于武帝末年，在酷吏一传中是最后一名，真可说在行动与言论方面是酷吏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比之张释之、冯唐，诚有天壤之别，可以看出，在谈论法治的问题上，司马迁头脑中有个文帝与武帝的比较。在这个比较中，《史记》肯定文帝，批评武帝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司马迁主张法应作为朝廷、天下、百姓、国家的整体意志的体现，包括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只是执法才对。所以他借用“人主所是”为法的言论为本传作结，是表示对人主之违背天下、百姓整体利益的不满，是对君主专断统治的非议。

本篇是表现司马迁法治思想的重要篇卷之一。对酷吏个人，他也不是都绝对否定的。如郅都的伉直，张汤的“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的据法守正，以及其中一些人的廉洁，他是予以肯定的。同时认为这些人“虽惨酷，斯称其位矣”，在当时做了他们有利于国家、朝廷的事业。声明不可将他们与暴挫、妄杀等的行动同样看待。这体现了他分析问题时一定的辩证观念。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司马迁认为酷法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办法。他认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以为治国的根本是“道德”、“道”。因此全篇总贯彻着“事益多，民巧法”，“奸吏并侵渔”、“废格沮事”、“吏民益凋敝”等记述，表明政迹与实际要求正相反对。特别是记了王温舒等以恶为治以后，如实写出了

全国"盗贼滋起"的情况，俨然与秦末农民起义的态势差不多，正是印证了本篇序文所引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话，既表现了他对民众的一定的同情，又表现出他对武帝统治的忧虑。二者结合正是他对酷吏政治终局的深刻评价。

【原文】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③；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④。法令滋章，盗贼多有⑤。"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⑥。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⑦。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⑧！言道德者，溺其职矣⑨。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⑩"。"下士闻道大笑之⑪"。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⑫。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⑬。

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⑭。吕氏已败，遂（禽）〔夷〕侯封之家⑮。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⑯。其后有郅都、宁成之属。

【注释】

①"导之以政"六句：此段文字引自《论语·为政》篇。引文和原文基本一致，只是"导"字原为"道"。"道"字在句中为"引导"义。"导之以政"，即以政令来引导。"齐之以刑"，即以刑法来约束。"民免而无耻"，即"人民免于犯罪，却不知廉耻。

②导之以德：以道德来引导。 齐之以礼：以礼教来约束。 有耻且格：人民懂得耻辱而且人心归服。

③“上德不德”四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老子以“道”为体，以“德”为用，道显现于物或作用于物即为德。其“上德”实指因任自然，所以他还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无为，即顺应自然。以，有心，故意。为，作为。其区别在人的主观成分。

④不失德：执守形式上的“德”，自以为不离失德。

⑤“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二句：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原文“章”为“彰”。滋章：繁多严酷。

⑥具：工具，手段。 制治：导致政治清明。 清浊：清除污浊。

⑦网：法网。 密：严密。《盐铁论》云“秦法密于凝脂”。 遁：逃避，欺骗。

⑧救火扬沸：如同救猛火扬盛沸一样，无济于事。《史记索隐》言本弊不除，则其末难止。 武健：勇武刚健。 恶（wū）：怎能。 愉快：从容适意。

⑨溺职：失职。

⑩故曰句：引自《论语·颜渊》。听讼：审理诉讼。 吾犹人：我同别人差不多。 无讼：意指完全消灭诉讼事件。

⑪下士闻道大笑之：此句引自《老子》第四十一章。下士：愚蠢浅陋之人。

⑫破觚（gū）为圜：谓刘邦反秦之政，除其严法，仅约三章。 觚：棱角，方。圜：通“圆”。 斫（zhuó）：砍，削。 雕：刻镂。 朴：无饰，原本的状态。《史记会注考证》二句言反自然。 烝烝：纯厚盛美。 艾（yì）安：安定；艾，通“乂”。

⑬彼：指道德，宽厚。 此：指严酷，刑罚。

⑭高后：汉高祖皇后吕雉。 酷吏：施行严酷法令的官吏。 侯封：人名，高后时之酷吏。 刻轹（lì）：欺凌践踏。

⑮夷：灭。

⑯刻深：苛刻严峻。《史记会注考证》王慎中曰：“错非酷吏比也，特借言刻者之不可为耳。” 术：法术。 资：才能。

【译文】

孔子说："用政治法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加以约束，那么人民就会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加以疏导，用礼来加以约束，那么人民就会有羞耻之心，并且会心悦诚服。"老子说："具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因此实际上是有德的；德性低下的人执守形式上的德，因此实际上是没有德。法令越严酷，盗贼就越多。"太史公曰：这些话的确不错！法令是政治的工具，却不是导致政治清明或清除污浊的根源。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了，可是奸邪欺诈不断发生，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官吏和百姓互相欺瞒，使得国家无法振作。在这种时候，官吏的管理就像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不用强有力而严酷的人，怎么能胜其职守而愉快呢！宣扬道德的人，在这时一定会丧失其职责。所以孔子说："审判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案件完全消失。"老子说："愚蠢浅陋的人听到谈论道德，就会大笑。"这些不是空话。汉朝建立，把方正有棱角的酒器改为圆形的酒器，法制上作了重大改变，就如把器物上雕刻的花纹削去而回复它原来的形态，法律就像一张可以漏掉能吞下船的大鱼的网那样宽疏，可官吏的治绩淳厚美盛，不至于做出奸邪之事，百姓太平无事。从这来看，国家政治的好坏，在于宽厚，而不在于酷刑。

汉高帝吕皇后时，酷吏只有侯封，苛刻欺凌皇族，侵犯侮辱有功的大臣。吕氏失败后，朝廷就铲除了侯封一家。孝景帝时，晁错因为苛刻严峻，多用法术来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七国叛乱，把愤怒发泄向晁错，晁错终于因此被杀。那以后酷吏还有郅都、宁成等。

【原文】

郅都者，杨人也[1]。以郎事孝文帝[2]。孝景时，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3]。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4]。上目都，都不行[5]。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6]："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7]！"上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济南瞯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8]。至则族灭瞯氏首恶，余皆股栗[9]。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10]。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11]。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12]。"

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13]。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14]。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15]。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16]。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17]。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18]。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19]。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20]。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21]。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22]。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

邪[㉑]?”于是遂斩郅都。

【注释】

①杨：县名，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

②郎：郎官，执戟殿下，宿卫宫禁。

③面折：当面指斥。

④贾姬：汉景帝姬妾。 如：前往。 野彘（zhì）：野猪。 卒：通“猝”，突然。

⑤目：以眼神示意。

⑥兵：兵器。

⑦奈宗庙太后何：是说怎么能对得起祖宗和皇帝的母亲太后。

⑧济南：郡名，治所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瞷（xián）氏：济南大姓。 豪猾：强横奸猾。 太守：《史记考异》曰“据《汉表》都自济南太守迁中尉，在景帝前七年，而郡守更名太守在中二年，则其时不得称太守也。‘太’字衍。”

⑨股栗：亦作“股慄”，大腿发抖，形容十分恐惧。

⑩大府：指上级官府，或指丞相府。

⑪发：拆，打开。 问遗（wèi）：馈赠。 请寄：私下请托。

⑫倍：通“背”。 死节：为守节义而死。

⑬条侯：即周亚夫。 贵倨：高傲。

⑭民朴：民风纯朴。

⑮临江王：景帝太子刘荣，后被废为临江王。 对簿：接受审问和质讯。 刀笔：此指古代书写工具刀与笔。 谢上：向皇上谢罪。

⑯魏其侯：即窦婴。 间：私下，秘密地。

⑰危法：危忌之法。 中（zhòng）：中伤。颜师古曰“谓构成其罪也”。

⑱雁门：郡名，治所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南。 便道之官：谓从家便取道直接到官府，不须至京城致谢。 便（biàn）宜从事：可以因利乘便，随机处理，不必向朝廷请示。

⑲节：品节。 竟：一直到。

⑳见惮：为郅都的威名而恐惧。

㉑竟：自始至终。
㉒释：放。
㉓独：难道。

【译文】

郅都是杨县人。他以郎官的身份事奉孝文帝。孝景帝时，郅都任中郎将，敢于直言进谏，当面在朝廷上指斥大臣。他曾经跟随皇上到上林苑，贾姬到厕所去，有野猪突然跑入厕所。皇上用眼示意郅都，郅都不肯行动。皇上想自己拿兵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皇上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子还有一个姬子进宫，天下少的难道是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即使看轻自己，怎么对得起祖宗和太后！"皇上回转身来，野猪也离去了。太后听说这事，赏赐给郅都一百斤黄金，从此重视郅都。

济南姓瞯的族人有三百多家，强横奸猾，济南太守没法管制，于是景帝就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一到任，就把姓瞯的为首作恶的人整个家族全部杀死，其余的人都吓得大腿打颤。过了一年多，济南郡中路上没有人捡拾遗失的东西。附近十多个郡的太守像害怕高层官府一样害怕郅都。

郅都为人勇敢，有力气，公正而廉洁，因私事而来的信件不拆开看，一点都不接受送礼，不听私人的请托。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来当官，自身就本来应该在职位上奉公尽职，为节操而死，终究不挂念妻子儿女了。"

郅都后来升任中尉。丞相条侯最尊贵而傲慢，而郅都只是对他作揖就算了。这时民风朴实，害怕犯罪而守法自重，可郅都却独自首先施行严酷的刑法，以致执法时不避讳帝王的内外亲戚，列侯和皇族看到郅都，都要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临江王被召到中尉府来审问，他想要书写工具写信向皇上谢罪，可郅都告诉官吏不要给他。魏其侯派人在暗中把书写工具给

了临江王。临江王写完信向皇上谢罪后，就自杀了。窦太后听说这件事，很生气，用危害残酷的法令中伤郅都，郅都被免官回了家。孝景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并且让他从家直接取道赴任，能够自己随机处理事情，不必奏请。匈奴人平时听说过郅都的行事，知道他守卫边境，就带军队离去，一直到郅都去世都不逼近雁门。匈奴竟然做了一个像郅都的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没有人能射中，害怕郅都到这种地步。匈奴很忧虑郅都。窦太后却竟然用汉朝法律中伤郅都。景帝说："郅都是忠臣。"想释放他。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于是就处死了郅都。

【原文】

宁成者，穰人也①。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②；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③。滑贼任威④。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⑥。都素闻其声，于是善遇，与结欢。久之，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⑦。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⑧。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于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⑨。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⑩。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⑪。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注释】

①穰：县名，在今河南邓县。

②好气：性胜，不屈人下。 陵：凌驾。

③操下：控制下属。 束湿薪：指严厉使其服从。束湿薪须用力，否则于后会散落。

④滑贼：奸猾残酷。 任威：任使威权。

⑤都尉：官名，郡太守之副职，掌军事。 因：通过。 谒守：拜见郡太守。

⑥直：径直。 陵：超越。

⑦左右：周围，附近。杨树达疑谓天子之左右近臣。 暴：凶恶残酷。

⑧抵罪：判罪。 髡钳：处以髡、钳之刑。髡，剃去头发。钳，以铁圈束颈并服苦役。

⑨罪死即死：判处死罪立即处死。 极刑：处以极重的刑罚。《汉书》作"刑极"。《史记注考证》钱大昭曰："文帝深纳贾谊之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 收：收用，录用。 解脱：解下脱掉刑具。 诈刻传（zhuàn）：假造出关之符。传，出入关卡之符印凭证。

⑩贳（shì）：赊欠。 陂（bēi）田：山田。 假：租赁。

⑪任侠：负气仗义。 持：掌握。

【译文】

宁成是穰县人。做郎官、谒者来事奉景帝。好盛气凌人，做别人的小官，一定要欺凌他的长官；做人家的上级，控制下属就像捆绑湿柴一样使他们服贴。狡猾凶残、任性使威。他渐渐升到济南都尉，而这时郅都是济南太守。在这以前，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进入太守府，通过属吏们的传达来参见太守，就像县令见太守一样，他们害怕郅都到这种地步。到宁成去见太守，径直越过郅都走到他的上位。郅都平时听说过他的名声，于是友好地对待他，和他结成朋友。过了很久，郅都去世，后来长安附近皇族有很多人暴虐犯法，于是皇上召来宁成任中尉。他治理方法仿效郅都，但他廉洁方面不如郅都，可皇族豪强人人都害怕。

武帝即位后，宁成调任内史。外戚们大都诽谤宁成的缺点，他被判处剃发和用铁箍套脖子的惩罚。这时九卿犯罪该死就处死，很少受一般刑罚，而宁成却遭受最重的刑罚，他自己认为朝廷不会再录用他，就解开刑具，伪刻了出关的证明，出了函谷关回到家。他说："当官不当到二千石，做买卖不挣到一千万，怎么可以和别人比呢！"他于是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灌溉的田地，租给贫民耕种，奴役使用几千户人家。几年后，适逢赦免罪行。他得到财产几千金，专好打抱不平，掌握官吏们的阴私，出门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跟随。他驱使百姓的威力比郡太守还大。

【原文】

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①。由以宗家任为郎，事孝文及景帝②。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谨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③；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④。与汲黯俱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⑤。

由后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⑥。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⑦。

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⑧。

【注释】

①舅父：《淮南列传》言"厉王母弟赵兼"，"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 侯周阳：为周阳侯。周阳，邑名，在今山西绛县西南。

②宗家：帝王之外戚姻属关系。

③挠法：枉法。挠，枉屈。

④陵：欺负。　夺：侵夺，干预。　治：权力。

⑤忮（zhì）：强狠。　文恶：玩弄法律条文害人。　茵：车垫。　伏：或作"軾"，以皮覆轼，人所冯（通"凭"）倚之车前横木，故又曰"冯"。

⑥河东：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胜屠公：即申屠公，复姓申屠。

⑦巧法：用巧诈的手段对付法律。

【译文】

周阳由，他的父亲赵兼凭借淮南王舅父的身份当了周阳侯，所以就姓了周阳。周阳由以是外戚的身份当了郎官，事奉孝文帝和孝景帝。景帝时，周阳由当了郡太守。武帝即位，官吏处理政事，十分崇尚温循谨慎，可是周阳由在二千石的官员中，最暴虐残酷、骄横放纵。他喜欢的人，就枉法让他活下来；他憎恶的人，就歪曲法律诛杀他。他在哪郡当官，就一定铲除那个郡的豪强。他担任太守，把都尉视同县令。他担任都尉，就必定耜凌太守，侵夺太守的权力。他和汲黯都是强狠的人，还有司马安那种善于以法害人的人，同在二千石官员行列，但是他们和周阳由同车时，也从来不敢和他平起平坐。

周阳由后来担任河东都尉，当时与河东太守申屠公争夺权力，互相告状。申屠公被判处有罪，但他坚持道义，不肯受刑，自杀而死，而周阳由被处死示众。

从宁成、周阳由以后，政事更加繁杂，百姓用奸诈手段对付法律，多数官吏治理政事像宁成、周阳由一样了。

【原文】

赵禹者，斄人①。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

太尉亚夫[②]。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③]。"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④]。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⑤]。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⑥]。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注释】

①斄（tái）：县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

②佐史：汉代地方官的属吏。 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之吏。 用：因。 令史：掌管文书的官员。

③无害：《史记索隐》苏林云："言若无比也，盖云其公平也。" 文深：执法严刻。 大府：上层官府。

④刀笔吏：专门从事文案的官吏。 御史：官名，专司纠察弹劾，属御史大夫。

⑤太中大夫：《汉书》作"中大夫"。

⑥作见知：制定见知不告的法令。 吏传得相监司：官吏互相监督，有罪连坐。传读为转，司读为伺。《汉书·刑法志》云"孝武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即指此。《史记会注考证》按属吏有罪，长上坐之；长上有罪，属吏坐之。

【译文】

赵禹是斄县人。他以佐史的身份补任京城官署的官员，因为廉洁公平而担任官史，事奉太尉周亚夫。周亚夫任丞相，赵禹任丞相史，丞相府里的人都称赞赵禹的廉洁公平。可是周亚夫不重用他，说："我很清楚赵禹无人能比，但他执法森严酷苛，不可以在上层官府当官。"武帝时，赵禹因为任主办文案的官而积累功劳，逐渐升任御史。皇上认为他有才能，提升他任太中大夫。他和张汤斟酌编定各种法令，制订见知不告的惩办条例，让官吏互相监

视，有罪连坐。汉朝法律越发严酷，大概从这时开始。

【原文】

张汤者，杜人也[1]。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2]。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3]。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为之[4]。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5]。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6]。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7]。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8]。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9]。已而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两人交欢，而兄事禹[10]。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食客[11]。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12]。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13]。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14]。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15]。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16]。

【注释】

①杜：《汉书》作"杜陵"，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史记志疑》案：《汉书》本传赞曰"冯商称汤之先与留侯同祖"，岂汤徙居杜陵遂为杜人乎？ 长安丞：长安县丞。

②劾（hé）：审讯。 掠治：拷打。 传（zhuàn）：记载，记录。 爰书：记录犯人口供的文簿。 讯鞫（jū）：审问查究。 论报：定罪判处。 具狱：完成一切狱案手续。 磔（zhé）：碎尸。

③书狱：学习刑狱律令。

④周阳侯：即田胜，汉景帝王皇后之同母弟。 倾身：尽全身之力。 为之：为其解脱。

⑤遍见：到处引见。

⑥给事：供给。 掾：属官。 茂陵：汉武帝在生前建造的陵墓。 治方中：主持修陵。方中，天子预建之寿陵，讳称为方中。

⑦史：官佐。 御史：《汉书》作"侍御史"，御史大夫属官，掌监察。 案事：查验处理狱事。

⑧陈皇后蛊狱：即汉武帝之陈皇后失宠后，有人诬奏她埋木人以诅咒皇帝而引发的巫蛊之狱。《汉书》"蛊"前有"巫"字。事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党与：同党，同伙。

⑨拘：约束。 守职：在职。

⑩兄事：像对待兄长一样事奉。

⑪廉倨：廉洁孤傲。 毋：无。

⑫造：至，登门。 孤立：独自。

⑬文法：符合法律条文。《史记会注考证》方苞曰："言见狱辞与文法应，辄取之，而不覆按其事，以求官属阴恶也。"

⑭舞智：玩弄聪明。

⑮乾没：侵害他人贪图财利。

⑯阳：表面。 浮：虚伪。

【译文】

张汤是杜县人。他的父亲任长安县丞，有一次出门，张汤还是小孩，在家里看守。他父亲回来看到老鼠偷了肉，很生气，用鞭子打了张汤。张汤挖洞捉拿到偷肉的老鼠和剩下的肉，就审讯老鼠的罪状，拷打查问，记录下供词，穷究罪行，判决定罪，并且把老鼠和剩肉拿来，完成一切狱案手续后，把老鼠当堂分尸处

死。他父亲看到这事，看到他那判决文书像老练的法官所写，十分吃惊，就让他学习刑狱文书。他父亲死后，张汤任长安的官员，做了很长时间。

周阳侯田胜开始做卿官的时候，曾经因罪被系于长安监狱，张汤竭尽全力加以解救。到田胜出狱封为侯后，和张汤交往很密切，把权贵人物全都给张汤引见。张汤在内史任职，担任宁成的属官，因为张汤才能无人可比，宁成将他向丞相府推荐，张汤调任茂陵尉，负责修陵工程。

武安侯田蚡任丞相，征召张汤做佐官，时常向天子推荐他，又补任御史，让他查验办理狱事。他主持处理陈皇后巫蛊案时，深人地追查同党。于是皇上认为他能干，逐渐提升到太中大夫。张汤和赵禹一同制定各种法令，一味地严格法律条文，来束缚管制各在职的官员。不久赵禹升任中尉，又改任少府，而张汤任廷尉，两个人友好交往，而张汤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洁傲慢，他当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朝廷高级官员登门拜访他，赵禹始终不答谢，务求断绝与知心朋友和宾客的交往，独自一意孤行，处理自己的事情。看到供词符合法令条文就取来，也不反复案验，以求追查从属官员的隐秘罪行。张汤为人很狡诈，玩弄聪明来控制别人。他开始任小官，就侵害他人贪图财利，和长安的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秘密交往。到他位列九卿时，便结交天下名士大夫，自己内心虽然同他们不合，但表面上却假装仰慕他们。

【原文】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①。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

主之明②。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③："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④。"罪常释。（闻）〔间〕即奏事，上善之，曰⑤："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⑥。"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⑦；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⑧。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⑨；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⑩。于是往往释汤所言⑪。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⑫。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⑬。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⑭。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⑮。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⑯。丞相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⑰。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⑱。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⑲。"于是上可论之⑳。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㉑。

【注释】

①乡：通"向"。 文学：儒学。 傅：通"附"，附会。 亭：《史记集解》李奇曰："亭，平也，均也"。

②谳：审判定罪。 豫：通"预"。 是：肯定，认可。 著：写入。 决法：法规意见。 絜令：将法令刻在木板上。絜，通"栔"。《史记新证》直按：《汉书》作"挈令"，谓刻于板书，皆"栔"为字之假借。（王莽之栔刀，反为"挈字之假借，谓可提挈也。）《说文》絬字，引"乐浪挈令，与《汉书》合。又《居延汉简释文》卷4第562页（商务版）有简文云："北边挈令，第四候史，□迹及将军吏劳二日，皆当三日。"又同页有简文云："北边挈令，第四候长候□。"《敦煌汉简校

文》79页，有"龙勒写大鸿胪挐令津关"之记载，皆作"挐令"，与《汉书》合。《居延木简》中亦有写作"絮令，与《史记》合者（见《居延汉简释文》卷4，20页）。《流沙坠简补考释补遗》1页，有晋时纸写大鸿胪挐令，仍作"挐"字。

③即：如果，即使。　应谢：立即认错谢罪改正。　乡：通"向"，顺从。　正、监：即廷尉正、廷尉监，皆廷尉手下的官吏。廷尉正掌审理判决疑难案件，可代表廷尉参加诏狱会审，秩千石。廷尉监，掌收捕罪犯，亦审理疑难案件，有左、右二监，秩千石。　掾史：廷尉手下的一般属吏。

④固：本来。　抵：至于，达到。

⑤间：有时。

⑥某：其中的某个人。

⑦予：给予，交付。　深祸：执法严酷。

⑧与：给予。　轻平：从轻平柔。

⑨豪：豪强。　巧诋：巧言诋毁。

⑩下户：指平民百姓。　羸（léi）弱：指无权势的弱小者。时，经常。　口言：口头报告。　文：法令。　财：通"裁"，裁决。

⑪释：宽释，释免。

⑫内行：自身行为。

⑬调护：照顾。

⑭造请：登门晋见。

⑮意忌：忌嫉。　专平：纯正公平。

⑯爪牙：得力助手。

⑰淮南：指淮南王刘安。　衡山：指衡山王刘赐。　江都：指江都王刘建。

⑱严助：本名庄助，因避明帝刘庄讳而改。曾任郡守，后留侍中，与淮南王往来密切。

⑲画：策划。　禁闼：皇宫。　爪牙臣：护卫之臣。

⑳可：同意。

㉑张汤任御史大夫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译文】

这时皇上正向往儒家学说，张汤处理大案件，想附会儒家经书上的说法，于是请博士弟子们研究《尚书》、《春秋》，让他们担任尉史，遇到有疑问的法律条文，就用《尚书》、《春秋》的义理来调平它。遇到可疑的事，向皇帝进呈，请皇上平断，张汤就一定预先给皇上分析好事情的原委，皇上认为对的，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廷尉判案的法规，正式公布在书板上来颂扬皇上的圣明。上报的事情如果受到皇上的谴责，张汤就随机应变，认错谢罪，顺着皇上的心意，一定列举出正、左右监和贤能的属官，说："他们本来向我建议过，就像皇上谴责我的一样，我没有采纳，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他的罪常被皇上释免。他有时向皇上呈奏章，皇上认为很对的，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奏议，是正、左右监和属官们所写的。"他想推荐官吏，称扬别人的好处，掩饰别人的过错，做到了这种地步。他所审理的案子如果是皇上想严办的，就让执法严酷的监史处理；如果是皇上想要释放的，他就交给执法轻而平和的监史处理。他所处理的如果是豪强，就一定舞弄法令条文，巧妙地进行攻击；如果是平民百姓和无权势弱小的人，就常常用口向皇上陈述，即使按法律条文要判刑，但请皇上明察裁定。于是，皇上往往释免了张汤所说的人。张汤当了大官，他自身修养很好。与宾客交往，同他们饮酒吃饭。对于老朋友子弟当官的和贫穷的兄弟们，照顾得特别宽厚。他去拜问三公，不避寒暑。所以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嫉妒，办事不完全公平，但得到了这样的好名声。而那些执法酷烈的官吏多被他用作属下，又都依从着儒学之士。丞相公孙弘屡次称赞张汤的美德。等到他处理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的案件，都能穷追到底。严助和伍被，皇上想要释放他们。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是策划谋反的人，而严助是皇上亲宠的、出入宫廷禁门的护卫之臣，竟然暗中勾结诸

侯到这种地步，如果不诛杀，以后就不好管理了。”于是皇上同意了张汤对他的判决。他处理案件排挤打击大臣，自己邀功的事，大多如此。于是，张汤更加受尊崇和信任，升任御史大夫。

【原文】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1]。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2]。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3]。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4]。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5]。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6]。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7]。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8]。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9]。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10]。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11]。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12]。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13]。臣固知汤之为诈忠。”于是上作色曰[14]：“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15]？”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16]？”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17]：“能。”于是上遣山乘鄣[18]。至月余，匈奴斩山

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慑。

【注释】

①浑邪：即匈奴浑耶王，元狩二年降汉。　山东：崤山以东。　仰给(jǐ)：依靠供给。　县官：官府，朝廷。

②丞：通"承"，奉承，迎合。　笼：通"垄"，垄断。　告缗令：武帝颁布的一种法令，指告发富户隐匿财产，逃漏税款。　锄：诛灭，除去。《史记会注考证》何焯曰："盐铁出于弘羊，告缗出于杨可，然非倚汤不能取于天子，以酷虐助而成之，故恶皆归之汤。"

③日晏：天已经很晚。晏，暮，晚。

④丞相：《史记集解》徐广曰："时李蔡、庄青翟为丞相"。　充位：挂名，充数。

⑤侵渔：侵夺渔利。　痛：严酷。　绳：惩办。

⑥指：指责。

⑦隆贵：高贵。

⑧兵：战争。　数(shuò)：屡次。

⑨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⑩萧然：衰败冷落的样子。

⑪两宫：指皇帝所居未央宫和太后所居的长乐宫。　寒心：忧心。

⑫竟：从始至终，至死。颜师古曰："讫景帝之身，更不言征伐之事。

⑬别疏：分隔疏远。　藩臣：即藩臣。

⑭作色：改变脸色。

⑮生：颜师古曰："博士之官，故呼为生也。"　虏：敌人，此指匈奴。

⑯障：《史记正义》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盗也。

⑰度(duó)：估计。　下吏：交给官府判罪。

⑰乘：登。

【译文】

适逢匈奴浑邪王等人来投降，汉朝发动大军攻打匈奴，崤山以东发生水灾和旱灾，贫苦百姓流离失所，都依靠政府供给，官

府因而仓库空虚。于是张汤顺从皇上的旨意，请求铸造银钱和五铢钱，垄断天下的盐铁经营权，打击富商大贾，发布告缗令，铲除豪强兼并之家的势力，玩弄法律条文，巧妙地解释诬陷别人，来辅助法律的推行。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一直谈到傍晚，天子也忘了吃饭。丞相空占职位，天下事情都由张汤来决定。百姓不安心生活，骚动不安，政府兴办的事情，未得到利益，而奸官污吏一起侵夺盗窃，于是就彻底地以法惩办。从公卿以下，一直到平民，都指责张汤。张汤曾经生病，天子亲自去看望他，他的高贵到这样地步。

匈奴来请求和亲，大臣们在皇上面前讨论。博士狄山说："和亲有利。"皇上问他有利的道理，狄山说："兵器是凶器，不要轻易屡次动用。高帝要攻打匈奴，被围困在平城，于是就缔结和亲。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安定和乐。到孝文帝想要对付匈奴，北方边境骚扰不宁，人民苦于战争了。孝景帝时，吴、楚等七国反叛，景帝在两宫之间往来商讨，几个月忧心忡忡。吴、楚已被打败，景帝到死都不再谈论战争，天下富裕充实。如今从陛下派兵攻打匈奴以来，国内因此空虚，边境百姓十分窘困贫苦。由此看来，不如和亲。"皇上问张汤，张汤说："这是愚蠢的儒生，无知。"狄生说："我确实是愚忠，像御史大夫张汤却是诈忠。像张汤处理淮南王、江都王的案件，用严酷的法律来放肆地诋毁诸侯王，离间疏远皇上的至亲，因而使各封国国王自感不安。我本来就知道张汤是诈忠。"于是皇上变了脸色说："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胡虏进来掠夺吗？"狄山说："不能。"皇上说："驻守一个县呢？"回答说："不能。"皇上又说："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己估计辩词穷尽将要交给司法官治罪，就说："能够"。于是皇上派狄山登上边塞的一个城堡。过了一个多月，匈奴人砍下狄山的头而离去。从这以后，大臣们震惊恐惧。

【原文】

汤之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①。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郤，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②。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③。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④？"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⑤。"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⑥。赵王求汤阴事⑦。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⑧。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详不省⑨。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⑩。事下减宣⑪。宣尝与汤有郤，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⑫。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⑬。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⑭。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⑮。

【注释】

①与钱通：有钱财上的交往。 烈士：有节气有壮志的人。

②河东：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郤：通"隙"，隔阂。御史中丞：官名，御史的佐官。 中：宫禁中。 文书：公文案卷。

不能为地：充分利用，不能为他留有余地。

③史：书吏。 蜚：通“飞”，指不书姓名的飞语。 变告：非常事而紧急告状，并越级直呈皇上。

④纵：通“踪”。

⑤详：通“佯”。 殆：恐怕。

⑥冶铸：冶铁铸造。 数讼铁官事：多次上告负责专管冶铁的官吏。 赵王：即景帝子刘彭祖。

⑦阴事：隐秘之事。

⑧系导官：拘囚于导官署。导官，官署名，属少府管辖，负责供应宫廷之米和酒，亦为待审罪犯临时囚禁之处。

⑨详：通“佯”，假装。 省：识。

⑩知：了解。

⑪减宣：酷吏名，曾任御史中丞、内史等职，见下文。

⑫穷竟：追查到底。

⑬孝文园：汉文帝陵园。 瘗(yì)钱：殉葬的钱币。《史记新证》直按：汉人殉葬用钱，贵族用真钱一般用陶制。孝文园应为真钱，故有人盗之。 四时：四季。 行园：巡视陵园。 无与：没有关系。

⑭欲致其文丞相见知：想按条文致丞相以见知不举之罪。文，条文。

⑮三长史：三位长史，即指朱买臣、王朝、边通。长史，官名，各级官署的掾属之长。

【译文】

张汤的宾客田甲，虽然是商人，但有贤良的节操。当初张汤做小官时，和他以钱财相交，等到张汤当大官，田甲借这种关系能够责备张汤品行道义方面的过错，也有忠义慷慨之士的风度。

张汤担任御史大夫七年，失败了。

河东人李文曾经跟张汤有仇隙，后来担任了御史中丞，愤怒而怨恨，多次从宫廷文书内容发现可以用来伤害张汤的问题，不留余地，加以利用。张汤有个喜欢的属吏叫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此愤愤不平，指使一个人呈上紧急奏章告发李文的坏事。这事下

交张汤处理，张汤审理判决杀掉了李文，而张汤内心知道是鲁谒居干的。皇上问："上书告发紧急事件的线索是怎样发生的？"张汤假装惊奇说："这大概是李文的熟人怨恨他。"后来鲁谒居患病躺在乡下主人家里，张汤亲自前往探望病情，替他按摩腿脚。赵国人以冶炼铸造为职业，赵王多次为政府设置铁官的事打官司，张汤常常打击赵王。赵王寻求张汤的阴私事。鲁谒居曾经检举赵王，赵王怨恨他，于是一并上书告发："张汤是大臣，小吏鲁谒居有病，张汤至于给他按摩腿脚，怀疑他和鲁谒居一起干了大坏事。"这事下交廷尉处理。鲁谒居病死了，问题牵连到他的弟弟，他弟弟被押在导官署。张汤也到导官署处理别的囚犯，看见了鲁谒居的弟弟，想着暗地里帮他的忙，而假装不理睬他。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怨恨张汤，派人皇上报告，告发张汤和鲁谒居的密谋，共同策划按紧急事变告发李文。这事下交减宣处理。减宣曾经和张汤有隔阂，等到他接受这件事，把这事追查得很深入，没有上奏。恰逢有人偷挖汉文帝陵墓埋的殉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跟张汤约定一起谢罪，到了皇上面前，张汤想到只有丞相按四季巡视陵园，应当谢罪，与我张汤没有关系，因而不谢罪。丞相谢罪后，皇上派御史查办这件事。张汤要按知情故纵的条文处置丞相，丞相担忧这件事。丞相手下三个长史都忌恨张汤，想要陷害他。

【原文】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1]。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2]；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3]。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4]。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5]。数年，坐法废，守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6]。买臣楚士，

深怨，常欲死之[17]。王朝，齐人也。以术至右内史[18]。边通，学长短，刚暴强人也[19]。官再至济南相[20]。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于汤[21]。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凌折之[22]。以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23]；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24]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25]，及他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26]。"汤不谢。汤又详惊曰[27]："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28]。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29]。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30]？今人言君皆有状，天于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31]？"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32]。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33]。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于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34]。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于。"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35]。

赵禹中废，已而为廷尉。始条侯以为禹贼深，弗任[36]。及禹为少府，比九卿[37]。禹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而名为平[38]。王温舒等后起，治酷于禹。禹以老，徙为燕相[39]。数岁，乱悖有罪，免归，后汤十余年，以寿卒子家[40]。

【注释】

①会稽：郡名，治所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②用事：当政，掌权。
③使：听候差遣。
④望：埋怨，责怪。
⑤主爵都尉：官名，掌列侯。与执金吾（中尉）、内史，在正九卿之外，准照九卿待遇故称“列于九卿”。
⑥守：试职，代理。
⑦楚士：此处言朱买臣的性格像楚士一样剽悍易怒，不甘受怠慢和委曲。死之：使之死。
⑧术：儒家之经术。
⑨长短：即长短术，战国纵横家学术。
⑩《史记志疑》案：景帝三年济南已除为郡矣，边通安得为之相乎？盖误。
⑪右：上。 诎体：降低身价。
⑫凌折：欺侮而使其折服。
⑬君：此指庄青翟。
⑭左：佐证。
⑮辄：总是。 居物：囤积货物。
⑯有以吾谋告之者：有将我的计谋告诉他人者。
⑰详：通“佯”。
⑱面欺：当面欺骗。 辈：批。 簿责：按文状所列罪行责问审理。
⑲分（fèn）：轻重。
⑳夷灭：消灭。 几何：多少。
㉑自为计：自己为自己设计结局。
㉒塞责：抵塞罪责。
㉓直：通“值”。 奉赐：俸禄和赏赐。
㉔椁：外棺。
㉕稍：逐渐。 迁：提拔。

㉖贼深：残酷狠毒。

㉗比：并列。《汉书》无此字。

㉘晚节：晚年。　加缓：逐渐宽缓。

㉙燕相：武帝子、燕王刘旦之国相。

㉚乱悖：昏乱悖谬。　寿：老死。

【译文】

起初，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攻读《春秋》。庄助让人向皇帝推荐朱买臣，朱买臣因为熟悉《楚辞》的缘故，同庄助都得到皇上的宠幸，从侍中升为太中大夫，当权。这时张汤只是小官，在朱买臣等面前下跪听候差遣。不久，张汤当了廷尉，办理淮南王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心里本来怨恨张汤。待张汤当了御史大夫，朱买臣从会稽太守的职位上调任了主爵都尉，位在列于九卿之中。几年后，因犯法罢官，代理长史，去拜见张汤，张汤坐在日常所坐的椅子上接见朱买臣，他的丞史一类的属官也不以礼对待朱买臣。朱买臣是楚地士人，深深怨恨张汤，常想把他整死。王朝是齐地人，凭着儒家学说当了右内史。边通，学习纵横家的思想学说，是个性格刚毅暴烈的强悍之人。当官，两次做济南王的丞相。从前，他们都比张汤的官大，不久丢了官，代理长史，对张汤行屈体跪拜之礼。张汤屡次兼任丞相的职务，知道这三个长史原来地位很高，就常常欺负折服他们。因此，三位长史合谋并对庄青翟说："开始张汤同你约定一起向皇上谢罪，紧接着就出卖了你，现在又用宗庙之事控告你，这是想代替你的职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法隐私。"于是就派属吏逮捕并审理张汤的同案犯田信等人，说张汤将要向皇上奏请政事，田信则预先就知道，然后囤积物资，发财致富，同张汤分赃，还有其他坏事。有关此事的供辞被皇上听到了，皇上问张汤说："我所要做的事，商人则预先知道此事，越发囤积那些货物，这好像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

一样。”张汤不谢罪，却又假装惊讶地说：“应该说一定有人这样做了。”这时减宣也上奏书报告张汤和鲁谒居的犯法之事。天子果然以为张汤心怀巧诈，当面欺骗君王，派八批使者按记录在案的罪证审问张汤。张汤自己说没有这些罪过，不服。于是皇上派赵禹审问张汤。赵禹来了以后，责备张汤说：“您怎能不知道轻重呢？你办理案件时，被夷灭家族的有多少人呢？如今人家告你的罪状都有证据，天子难以处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想法自杀，何必多对证答辩呢？”张汤就写信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之功，起初只当文书小吏，陛下宠幸我，让我位列三公，无法推御罪责，然而设谋陷害张汤的罪人是三位长史。”张汤于是就自杀了。

张汤死后，家里财产只不过值五百金，都是所得的俸禄和皇上赏赐的，没有别的产业。他的兄弟和孩子想隆重地安葬他，他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诬陷而死，怎么厚葬呢！”就用牛车拉着棺材，没有外椁。天子听说这事，说：“不是这样的母亲不能生出这样的儿子。”于是穷究此案，把三个长史都杀了。丞相庄青翟自杀。田信被释放出来。皇上怜惜张汤，逐渐提拔他的儿子张安世。

赵禹中途被罢官，不久又任廷尉。起初，条侯周亚夫认为赵禹残酷狠毒，不重用。等到赵禹任少府，与九卿并列。赵禹做事严酷急躁，到了晚年，国家事情更多，官吏致力于施行严刑峻法，而赵禹却执法变得轻缓，被称为平和。王温舒等人后来兴起，执法比赵禹还严酷。赵禹因为年老，改任燕国丞相。几年后，犯有昏乱背逆之罪，被罢官回家。在张汤死后十多年，赵禹老死在家里。

【原文】

义纵者，河东人也。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①]。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②]。王太后问：“有子兄

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3]。治敢行,少蕴藉,县无逋事,举为第一[4]。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5]。以捕案太后外孙脩成君子仲,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6]。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7]。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为岸头侯[8]。

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9]。岁余,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10]。”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宁成家居南阳,及纵至关,宁成侧行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吏民重足一迹[11]。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任用,迁为廷史[12]。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13]。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14]。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15]。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16]。

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17]。后会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其所为不先言纵,纵必以气凌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18]。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19]。纵廉,其治放郅都[20]。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21]。上

怒曰："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嗛之[22]。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23]。天子闻，使杜式治[24]，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25]。后一岁，张汤亦死[26]。

【注释】

①张次公：卫青部将，击匈奴有功，封为岸头侯。 攻剽：抢劫略取。

②姁，音xǔ。 王太后：汉武帝之母王娡。

③上党郡中令：《史记索隐》案：谓补上党郡中之令，史失其县名。上党郡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④蕴藉：宽厚包容。 逋（bū）事：积压、拖延的公事。

⑤长陵：汉高祖刘邦之陵墓，后置县，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⑥脩成君子仲：王太后之女号脩成君，其子名仲"。

⑦豪：豪猾大户。穰氏即其一。

⑧勇悍：勇敢凶悍。

⑨关都尉：关口之都尉，此当指函谷关。

⑩关东吏隶郡国：隶属于函谷关以东各郡国的官吏。 乳虎：哺育小虎之母虎。 值：遇。

⑪孔、暴：南阳两大姓。 重足一迹：叠足而立只留一个足迹，形容恐惧至极。

⑫平氏：县名，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 杜衍：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 廷史：《汉书》作"廷尉史"，义同。

⑬定襄：郡名，治所成乐，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⑭掩：袭捕。 重罪轻系：罪重而被从轻处理。 相视：探监。

⑮一：一起，全部。

⑯栗：通"慄"。 猾民：豪强刁猾之民。

⑰深刻：严峻苛刻。 鹰击毛挚：《史记集解》徐广曰："鸷鸟将击，必张羽毛也。"喻指酷烈凶狠。

⑱取为小治：志在整治细小琐碎的问题。取，通"趋"，趋向。 奸益不胜：奸邪之事更加层出不尽。 直指：官名，亦称绣衣直指，朝廷直接派出的执法人员。

⑲阎奉：人名，曾为水衡都尉。 以恶用：因严酷而被重用。
⑳放：通“仿”。
㉑鼎湖：地名，在今河南阌乡南。一说为宫名，在今陕西兰田县境内。 已：病愈。 卒：通“猝”，突然。 甘泉：山名，亦为宫名，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㉒复：再。 嗛（xián）：怀恨。
㉓方受告缗：正受理告缗案。《史记志疑》案：此乃元狩五年之冬也，而《汉书·武纪》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何哉？ 部：派遣。
㉔杜式：人名，官吏，生平不详。
㉕废格：废止，搁置。 沮（jǔ）：败坏。
㉖一岁：当作“二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义纵以元狩五年弃市，张汤以元鼎二年死也。

【译文】

义纵是河东人。他在少年时，曾经和张次公一起抢劫，结伙为强盗。义纵有个姐姐叫姁，凭借医术得到王太后的宠幸。王太后问她说：“你有儿子兄弟当官的吗？”他姐姐说：“有个弟弟没有品行，不可以当官。”王太后就告诉皇上，皇上任命义姁的弟弟义纵当中郎，后来补任上党郡中某县的县令。他处理政事严酷，很少有宽和包容，县里没有积压的公事，被推举为第一。随后升任长陵和长安县令，依法办理政事，不回避权贵和皇亲。因为逮捕审讯太后外孙脩成君的儿子仲，皇上认为他能干，提升他当河内都尉。他一到那里就把穰氏一类的豪强之人全族铲除，河内郡里人们在路上不捡拾别人遗失的东西。而张次公也当郎官，因为勇猛当了兵，敢于深入敌阵作战，有功劳，被封为岸头侯。

宁成在家里居住，皇上想让他当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说：“我在山东当小官时，宁成任济南都尉，他处理政事就像狼放牧羊一样。宁成不能够任用来治理人民。”皇上就任命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隶属于关东各郡国的官吏往来经过武关的，都扬言说：

“宁可看到哺乳期间的母虎，也不想碰上宁成发怒。”义纵从河内升任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家住在南阳，等到义纵到武关，宁成侧着身子随行，恭敬地迎送他，可是义纵盛气凌人，不以礼相待。到了郡里，义纵就追查宁家的罪行，完全粉碎了他们一家。宁成被牵连有罪，至于孔姓、暴姓之流的豪门都逃走了，南阳的官员和百姓非常谨慎、恐惧。而平氏人朱强、杜衍人杜周作为义纵的助手，得到重用，升为廷史。朝廷军队屡次从定襄出发攻打匈奴，定襄官员和百姓人心散乱，于是调义纵任定襄太守。义纵到任后，捕捉定襄狱中罪行严重和罪轻而被拘囚的犯人二百多人，以及他们的宾客兄弟私自入狱来探视的也二百多人。义纵一概拘捕治罪，定罪名说“为死罪解脱”。这天总共判处死刑有四百多人。从那以后郡中人都不寒而栗，狡猾的人辅佐官吏处理政事。

这时赵禹、张汤因为执法严峻刻薄而位列九卿了，可是他们的政治还算宽松，依法律来处理事情，而义纵却以严酷凶悍处理政事。后来适逢五铢钱、银锡白金起用，奸民私自铸钱，京城中尤其厉害，于是任义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王温舒最凶恶，他所做的事不预先告知义纵，义纵一定用盛气欺凌他，破坏他的事情。他治理政事，杀的人很多，但是志趣只在琐小事上，奸邪之事越发增多，皇帝直接特派的官员开始出现了。官吏治政事以斩杀、束缚作为主要任务，阎奉因为凶暴而被任用。义纵廉洁，他处理政事学习郅都。皇上巡行鼎湖，病了很长时间，病好后突然驾幸甘泉宫，沿途道路大多没有修整好。皇上发怒说：“义纵认为我不会再走这条路吗？”抱恨义纵。到了冬天，杨可正受命处理“告缗”案件，义纵认为这样会扰乱百姓，部署官吏捉拿替杨可干事的人。天子听说了，派杜式去处理这事，认为义纵废弃了君主的诏令，破坏了天子要办的事，将义纵处死示众。过一年后，张汤也死了。

【原文】

王温舒者，阳陵人也①。少时椎埋为奸②。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③。为吏，以治狱至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④。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⑤。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⑥。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⑦。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⑧。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⑨。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⑩。论报，至流血十余里⑪。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⑫。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⑬："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⑭！"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⑮。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杨赣、成信等⑯。义纵为内史，惮来敢恣治⑰。及纵死，张汤败后，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⑱。

【注释】

①阳陵：汉景帝陵墓名，后置为县，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

②椎埋：发冢，即盗墓。

③亭长：汉时每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一人，掌治安、诉讼等事。

④广平：郡国名，治所广平，在今河北曲周县北。
⑤豪敢：狂暴果敢。　把：掌握。
⑥避：躲避。　夷：灭。
⑦九月而至：《汉书》作“以九月至”，即在九月到。
⑧具：备办。　为驿：设置驿站。
⑨家尽没入：家产完全被没收。　偿臧：偿还被抢夺的财产。臧，同“赃”。
⑩得可事：得到皇帝的批准。
⑪论报：论罪得到批准。
⑫野无犬吠之盗：野地里没有被狗吠的盗贼。
⑬颇：稍微，略有。　失：通“佚”，逃亡。　黎来：比来，等到抓来。《汉书》作“追求”。　会春：适逢春天已经到来。按汉法，春季不执行死刑。
⑭益展：延长。
⑮爱：怜惜。
⑯迁为中尉：《公卿表》在元狩四年。
⑰放：通“仿”。　名祸：害人出名者。　麻戊：人名，一作麻成。
⑱恣治：放纵施酷刑治理。
⑲徙为廷尉：据《公卿表》在元鼎三年，一年复为中尉。

【译文】

王温舒是阳陵县人。他年轻时做盗墓等坏事。不久被补任县里的亭长，屡次遭罢免。他后来当官，因为处理案件有功而升到廷史。他事奉张汤，升为御史。他督捕盗贼，杀伤了很多人，逐渐升到广平都尉。他选拔郡中狂暴果敢的十多个人当属官，作为他的助手，掌握他们每个人隐秘的重大罪行，从而放手让他们去督捕盗贼。如果谁捕获到王温舒想抓的盗贼，这个人虽然有百种罪恶也不加惩治；如果有所回避，就依据他过去所犯的罪行杀死他，并且灭掉他家族。因为这个原因，齐地和赵地的盗贼不敢走近广平，广平有了道不拾遗的好名声。皇上听说了，提升王温舒

任河内太守。

王温舒以前在广平时，完全了解河内的豪强奸猾的人家，到他前往上任，九月份就到了。他下令郡府准备五十匹私马，从河内到长安设置了驿站，部署手下的官吏就像在广平时所用的办法一样，捕捉郡中豪强奸猾的人，郡中豪强奸猾相连坐犯罪的有一千多家。王温舒上书向皇上请示，罪大的灭族，罪小的处死，家里财产全都没收，偿还以前所得的赃物。奏书送走没过二三天，就得到皇上的批准。处决犯人，竟至于血流了十多里。河内人都奇怪王温舒奏书，认为是神速。到十二月尽头，郡中没有人敢说话，没人敢夜间走路，野外没有引起狗吠的偷盗现象。那些少数没有抓到的罪犯，逃到附近的郡国，追捕抓来，正好春天到了，王温舒跺脚叹息说："唉，让冬天再延长一个月，就够我办完事了。"他喜欢杀伐、施展威武以及不爱惜人民到这个地步。皇上听说了，认为他能干，提升他任中尉。他治理政事还是仿效在河内的做法，调来那些有名的祸害、奸猾的官吏和他共事，河内的有杨皆、麻戊，关中的有杨赣、成信等。义纵任内史，王温舒有所惧怕，还不敢放纵施行暴政。到义纵死了，张汤失败后，王温舒调任廷尉，而尹齐任中尉。

【原文】

尹齐者，东郡茌平人[①]。以刀笔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②]。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吏民益凋敝[③]。尹齐木彊少文，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④]。上复徙温舒为中尉，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

【注释】

①东郡：郡名，治所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茌（chí）平：东郡所属县名，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
②廉武：廉洁勇敢。一说，"武"字衍。
③凋敝：此指生活困苦不堪。
④木强：质朴倔强，处事呆板。

【译文】

尹齐是东郡茌平人。从文书逐渐升到御史。他事奉张汤，张汤屡次称赞他廉洁勇敢，让他督捕盗贼，他要斩杀的犯人不回避权贵和皇亲。尹齐升任关内都尉，名声超过了宁成。皇上认为他能干，提升他任中尉，而官吏和百姓更加困苦不堪。尹齐处事死板，不讲究礼仪，豪强凶恶的官员隐藏起来，而善良的官员又不能很好地处理政事，因而政事大多都废弛了，被判了罪。皇上又调王温舒任中尉，而杨仆因为执法严酷而当上了主爵都尉。

【原文】

杨仆者，宜阳人也①。以千夫为吏②。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③。治放尹齐，以为敢挚行④。稍迁至主爵都尉，列九卿⑤。天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为荀彘所缚⑥。居久之，病死。

【注释】

①宜阳：县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北。
②千夫：汉武帝所置武功爵第七级。
③案举：考核并推荐给朝廷。 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

④放：通"仿"。 敢挚行：办事果敢凶猛、有胆识。

⑤列九卿：即"列于九卿"。

⑥为荀彘所缚：在征伐朝鲜的战争中，因争功不和，而为左将军荀彘所囚缚。

【译文】

杨仆是宜阳县人。他以千夫的身份当了小官。河南太守考察并推举他有才能，升任为御史，让他到关东督捕盗贼。他处理政事仿效尹齐，被认为行事凶猛而有胆量。他逐渐升到主爵都尉，官位准照九卿待遇。天子认为他有才能。南越反叛时，任命他为楼船将军，有功劳，被封为将梁侯。后来被荀彘所捆绑。过了很久，杨仆病死。

【原文】

而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辩，至于中尉则心开①。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②。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③。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④。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焄大豪⑤。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⑥。其爪牙吏虎而冠⑦。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⑧。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⑨。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⑩。上说，拜为少府⑪。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⑫。

岁余，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13]。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14]。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15]！"

温舒死，家直累千金[16]。后数岁，尹齐亦以淮阳都尉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17]。

【注释】

①惛惛：糊涂，不明。 心开：即开心。

②为方略：出谋划策。

③苛察：以烦琐苛刻为明察。 投缿（xiàng）：投入检举揭发材料。缿，器名，受投书之瓦器，入不可出。 购告：诬陷，诬告。购，通"构"，构陷。 伯格长：《史记索隐》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牧司：监督，伺察。司，通"伺"，侦察。

④即：如果。

⑤焄（xūn）：同"熏"，熏炙。此引申为威胁。

⑥穷治：彻底追究。 靡烂：即糜烂。使犯人皮开肉绽。 行论：做出判决。

⑦虎而冠：戴着人的帽子却如虎一样残暴。

⑧部中：所辖范围内。 中猾：一般的奸猾之人。 游：游说，张扬。

⑨不中意：指不符合天子之意。

⑩通天台：台名，建在甘泉山。据《汉书》在元封三年。《三辅旧事》云："起甘泉通天台，高五十丈。" 覆：审查。 中尉脱卒：中尉部下漏服更卒徭役者。

⑪说：悦。 少府：官职名，掌管皇室财用收支、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的高级官员。

⑫右辅：即右扶风的别称，原亦称作右内史。 故操：过去的作法。

⑬宛军：指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征伐大宛的军队。 华成：王温

舒手下的官吏，生平不详。 员骑：在册的骑兵。

⑭婚家：亲家。

⑮光禄：官名，即光禄勋，原名郎中令，负责宫殿门户。 三族：指父母、兄弟、妻子。

⑯直：通"值"。

⑰尸亡去归葬：家知仇人欲烧其尸，故将尸体偷运回去安葬。

【译文】

而王温舒又当了中尉。他为人缺少礼仪，在朝廷上昏聩糊涂，不善辩论，到了当上中尉才心情开朗。他督捕盗贼，平时熟悉关中的习俗，了解当地豪强和凶恶的官吏，豪强和凶恶的官吏全都又被他任用，为他出谋划策。官吏严苛查察，对待盗贼和凶恶少年，就用投书和检举箱的办法，来收买告发罪恶的情报，设置伯格长来督察奸邪的人和盗贼。王温舒为人谄媚，善于巴结有权势的人；如果没有权势，就把人家看作奴仆一样。有权势的人家，虽然奸邪的事堆积如山，他不去触犯，没有权势的人，就是高贵的皇亲，也一定要侵犯欺凌。他玩弄法律条文巧言诋毁狡猾的平民，来胁迫大的豪强。他当中尉时这样处理政事。奸邪狡猾的人，一定穷究其罪行，大多都烂死在狱中，判决有罪的，没有一个出狱的。他的属下官吏像戴着帽子的老虎。于是在中尉管辖范围内的中等以下的奸猾之人都隐伏起来，有权势的人都替他宣扬名声，称赞他的治绩。他治理了几年，他的属官大多都利用权力而富有。

王温舒攻打东越回来后，有一次议事不合天子的旨意，犯了小法被判罪免官。这时天子正想建造通天台，没有找到人主持这事，王温舒请求核查中尉下面逃避服兵役的士兵，找到了几万人可以用来劳动。皇上高兴，任命他为少府。调任右内史，处理政事和以前一样，奸邪之事稍稍被禁止。后来犯法丢掉了官职。后来又任右辅，代理中尉的职务，还和以前处理政事的做法一样。

一年多后，适逢讨伐大宛的军队出发，皇上下诏征召豪强官吏，王温舒把他的属吏华成隐藏起来，到有人告发王温舒接受在额骑兵的赃款和其他的坏事时，他犯的罪行严重到应当灭族，王温舒自杀了。他的两个弟弟以及两个姻亲之家，也各自因为犯了其他罪而被灭族。光禄徐自为说："可悲啊！古代有灭三族的事，而王温舒犯罪到同时灭了五族！"

王温舒死时，家产累计有一千金。几年后，尹齐也在任淮阳都尉期间病死，家产不足五十金。他在淮阳杀的人很多，到他死时，有仇恨的人家要烧他的尸体，家属偷偷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安葬。

【原文】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①。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②；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③。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④。数岁，乃颇得其渠率⑤。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⑥。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⑦。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⑧。故

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⑨。

【注释】

①自温舒等以恶为治：梁玉绳以此下全段为"无端横入，不成章法，乃《汉书·减宣传》尾之语，后人妄取入《史》，而又误置于此。盖《汉传》减宣以上皆袭《史》原文，田广明以下孟坚自作，故以斯语结之。且徐勃等阻山攻城，天子遣使者绣衣治盗，事在天汉元年，"沉命法"更在后，则非史公所撰益明矣。 效：通"仿"。 滋：滋长，增加。

②大群至数千人：《史记会注考证》沈钦韩曰："《盐铁论·大论篇》云，往者应少，伯正之属，溃梁楚，昆卢、徐穀之徒，乱齐、赵。与此文稍异。 檄：即檄文，古代用来征召、声讨、晓喻的文书。 趣：通"促"，催促。 具：备办。

③卤：通"虏"。

④光禄大夫：光禄勋之属官，掌顾问。 诸辅：即三辅，左冯翊、京兆尹、右扶风。 绣衣：此指朝服。 兴击：以军兴之法派兵进击。兴，军兴，如同军事动员。 通饮食：供给盗贼饮食者。《史记会注考证》王鸣盛曰："《汉书·尹赏传》云，守长安令，捕长安市中轻薄少年恶子数百人，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又《元后传》绣衣御史暴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通饮食之义如此。《后书·陈宠传》，宠子，忠上疏曰，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通行饮食，罪致大辟。注，通行饮食，犹今律云，过致资给与同罪也。饮，音荫。食，音寺。

⑤渠率：首领。

⑥阻山川：凭借山川为险阻。

⑦沈命法：惩办捕盗不力和故意匿纵容盗贼的法令。 品：规定的标准。

⑧坐课：因犯罪而处以刑罚。

⑨寖（qǐn）：同"浸"，逐渐。

【译文】

自从王温舒等人用严酷凶恶手段处理政事后，而郡守、都尉、

诸侯和二千石的官员要处理政事，他们的行事大多都仿效王温舒，而官吏和百姓更加轻率犯法，盗贼不断兴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地有殷中、杜少，齐地有徐勃，赵、燕一带有坚卢、范生一辈人。大的团伙到几千人，擅行自立名号，攻打城镇，夺取武库中的兵器，放走死囚犯人，捆绑、侮辱郡太守、都尉，杀死二千石官员，发布檄文，让各县为他们准备粮食；小的团伙有几百人，抢劫乡村的事，不可胜数。于是天子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主持消灭他们。但还是不能禁绝，就派光禄大夫范昆、各位辅都尉和原九卿张德等人穿着朝服，拿着符节和虎符，发动军队，以军兴法调兵攻打他们，对于大团伙有的斩首竟到了一万多人，以及按法律杀死那些供给他们饮食的人，诛连几郡，多的达到几千人。几年后，才略微捉到了几个大首领。但是走散的士卒逃跑了，又聚集成团伙，倚恃山川险阻抗击官兵，往往群居一处，对他们没有办法。于是朝廷颁行"沈命法"，说群盗产生而官吏没发现，或者发现而没有捕捉到规定数额的，二千石以下至小官员，凡主持这事的都被处死。那以后小官怕被杀，虽然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害怕捉不到，犯法被判刑又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因此盗贼更加多了，上下互相隐匿，玩弄法律条文，逃避法律制裁。

【原文】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①]。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大厩丞[②]。官事辨，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③]。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④]。王温舒免中尉，而宣为左内史[⑤]。其治米盐，事大小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实物，官吏令丞

不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6]。居官数年，一切郡中为小治辨，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难以为经[7]。中废[8]。为右扶风，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杀信，吏卒格信时，射中上林苑门，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9]。而杜周任用。

【注释】

①佐史：地方官的属吏。 守府：太守衙门。

②大厩丞：大厩令的属官，五丞，掌管马厩。

③辨：通"办"，办理。 微文：隐微之条文。 深诋：严酷诋毁。

④几（jī）：几乎，差不多。

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王温舒免中尉，在元鼎六年；减宣为左内史，在元封元年。

⑥米盐：谓细碎。 关：通过。 名曹：命名、安排下属官吏。 实物：财产器物。 擅摇：擅自改变。 痛：损伤，破坏。

⑦治辨：即治办，谓处理事务合宜。 经：规则，常法。

⑧中废：王先谦曰："据《公卿表》，元封六年宣免，太初元年为右扶风，中废不过数月。"

⑨成信，人名，减宣手下之官吏。 郿：县名，属右扶风，在今陕西眉县东北。 格杀：射杀、击杀。 诋：通"抵"。 当：判处。

【译文】

减宣是杨县人。他因为当佐史无比能干，被调到河东太守府任职。卫青将军派人到河东买马，看到减宣无比能干，报告皇上，被征召任大厩丞。他当官做事得力，逐渐升到御史和中丞。皇上派他去处理主父偃和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隐微的条文深刻阴毒进行诬陷，杀死了很多人，被称赞为敢于判决疑难案件。他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担任御史和中丞差不多有二十年。王温舒免去中尉，而减宣任左内史。他管理事情琐碎，事情无论大小

都要亲自经手，自己安排县中各具体部门的财产器物，官吏中县令、县丞也不能擅自改动，甚至用重法来管制他们。当官几年，其他各郡都办好了一些小事而已，但唯独减宣能从小事办到大事，能凭借他的力量加以推行，当然他的办法难以当做常规。他中途被罢官。后来当了右扶风，因为怨恨成信，成信逃走藏在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县令击杀成信，官吏和士兵杀成信时，弓箭射中了上林苑的门，减宣被交给法官判罪，认为他犯大逆不道的罪，应该灭族，减宣就自杀了。而杜周得到任用。

【原文】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①。奏事中上意，任用，与减宣相编，更为中丞十余岁②。

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③。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④。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⑤。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⑥。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⑦。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⑧？"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⑨。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⑩。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⑪。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⑫；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⑬。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⑭。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

加十万余人[16]。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17]。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18]。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19]；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注释】

①案：立案审理。 边失亡：指边塞被寇略而损失人口、士卒、财产等事。

②相编：互相接替。

③重迟：持重迟缓。 外宽：表面宽和。 内深次骨：内心毒刺，用法刻骨。次，至也。

④候伺：侦探，窥测。

⑤微：暗中，秘密地。 见：现，显现。 冤状：冤屈之情状。

⑥让：指责。 决平：公平判决。 三尺法：汉代法律书因写在三尺竹简上，故称。 意指：意图。

⑦前主：以前的君主。 所是：认为正确的。 疏：陈述。

⑧当时：合乎当世。

⑨诏狱：由皇帝诏令下达的案件。

⑩新故：新旧。 因：连。

⑪举：递交。 章：揭发控告的奏章。

⑫连逮：连系，涉及。 证案：与案件有牵连和作证者。

⑬会狱：前往对证。 责：要求。 笞掠：用鞭、杖拷打。

⑭更：经过。 大抵：大都，大概。 不道：即无道，汉刑律之名目。凡杀一家三人，支解人，或以毒药人，或借鬼神杀人，均属不道。

⑮中都官：指京师诸官府。

⑯周中废：梁玉绳依"《史》记太初"之由，以为"此下乃后人增入而谬者也"。评《史记志疑》。 执金吾：官名，即原中尉，汉武帝太初

元年改称。"列于九卿"之一。据《公卿表》御史中丞杜周为廷尉在元封二年。故廷尉杜周为执金吾在天汉二年。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

⑰夹河为守：杜周长子任河内太守，次子任河南太守。

⑱全：装备不完备。

⑲訾：通"资"，钱财。

【译文】

杜周是南阳杜衍人。义纵任南阳太守时，把杜周当作助手，举荐他担任廷尉史。他事奉张汤，张汤屡次向皇上说他才能无比，升任到御史。派他调查边境人口、士卒、财产被寇害损失的事，被判死刑的很多。他上奏事情符合皇上的心意，被任用，和减宣互相接替，轮流任中丞十多年。

他处理政事和减宣相仿佛，但处事慎重，决断迟缓，表面宽松，实际用法深刻到骨。减宣任左内史，杜周任廷尉，他处理政事很像张汤，但善于窥测皇上的意图。皇上想排挤的人，他就趁机陷害他；皇上想宽释的人，就长期囚禁待审，暗中显露他的冤情。门客中有人责备杜周说："你替皇上公平断案，不遵循三尺法律，专门以皇上的旨意来断案。法官本来应该像这样吗？"杜周说："三尺法律是怎样产生的呢？以前的国君认为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认为对的就记载为法令，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对，何必要遵循古代法律呢！"

到杜周当了廷尉，皇上命令办的案子越发多了。二千石官员被拘捕的新旧相连，不少于一百多人。郡国官员和上级官府送给廷尉办的案子，一年中奏章多达一千多个。每个奏章所举报的案子，大的要牵连逮捕有关证人几百人，小的也要几十人；远的要几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案犯被押到京师会审，官吏就要求犯人像奏章所说的那样来招供，如不服，就用刑具拷打定案。于是

听到有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跑隐藏。案件拖得久的，甚至经过几次赦免，十多年后还仍被告发，大多数都以大逆不道以上的罪名加以诬陷。廷尉以及京城各官府奉诏办案所逮捕的人多达六七万，属官所捕又要增加十多万人。

杜周中途被罢官，后来当了执金吾，追捕盗贼，逮捕查办桑弘羊、卫皇后兄弟的儿子，严苛酷烈，天子认为他尽职而无私，提升他任御史大夫。他家有两个儿子，分别当了河内和河南的太守。他处理政事残暴酷烈比王温舒等人都厉害。杜周刚被征召任廷史时，只有一匹马，而且配备不齐全；到了他长久作官，位列三公，子孙都当了高官，家里的钱财累积有好几万。

【原文】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①。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②。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以耗废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④！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⑤。虽惨酷，斯称其位矣⑥。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⑦！何足数哉！

【注释】

①伉直：刚直。 引是非：以是、非来论证。 大体：大礼，原则。
②阴阳：此指看皇帝脸色办事。

③耗废：昏乱败坏。耗，乱。

④禄禄：平庸无能。 救过：防止过失发生。 不赡：不给，来不及。 绳墨：本指木工取直画线的工具，此引申为规矩法度。

⑤彬彬：文雅有礼的样子。 文：恩德。 武：刑威。

⑥斯：此。

⑦暴挫：凶暴摧残。 广汉：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金堂县东。 磔(zé)：分裂人肢体的酷刑。 弥仆：人名。 锯项：用锯锯人的脖子。 天水：郡名，治所平襄，在今甘肃通渭县西北。 推咸：即"椎成"。《史记索隐》一作'成'，是也。谓（推系）〔椎击〕之以成狱也。" 京兆：即京兆尹，三辅之一，辖区在今西安市东南一带。 冯翊(píng yì)：即左冯翊，三辅之一，辖区在今西安市西北一带。三辅治所均在都城长安。 蝮鸷：象蝮蛇、鸷鸟一般狠毒、凶恶。 水衡：即水衡都尉，官名，管理上林苑、皇室财政收入。 朴击：以棒击人。 卖请：以贿赂请求赦免。 数：数说，一一叙述。

【译文】

太史公说：从郅都到杜周十人，这些人都以严酷暴烈而出名。可是郅都刚直，辨清是非，关乎国家大体的事情，能据理力争。张汤因为懂得看着皇上脸色行事，皇上和他上下配合，当时屡次辩论国家大事的得失，国家靠他而获益。赵禹时常依据法律坚守正义。杜周怂恿谄谀，以少说话为重要原则。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办案大多诋毁严酷，政事逐渐昏乱败坏。九卿平庸无能地履行自己的职守，他们防止发生过错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研究法律以外的事情呢！但这十人中，那廉洁的足可以作为人们的表率，那污浊的足可以做人们的鉴戒，出谋划策，教导人民，禁奸止邪，一切作为也都斯文有礼，实际上有他们恩威并施的一面。执法虽然严酷，但这符合他们的官位。至于像蜀郡太守冯当凶暴摧残人，广汉郡李贞擅自肢解人，东郡弥仆锯断人的脖子，天水骆璧逼供定案，河东褚广胡乱杀人，京兆无忌、冯翊殷周的凶猛，水衡都

尉阎奉逼迫拷打犯人出钱买得宽恕，哪值得去数说呢！哪值得去数说呢！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解题】

本篇透过张骞通西域，赵破奴下楼兰，姑师，李广利伐大宛，反映了汉帝国向西开拓疆土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进程。于汉武，既表现了他雄才大略，志在灭胡，广地万里，远震声威的果敢决策，也批评了他好大喜功，追求物欲，炫耀国力，欲侯外戚的诸多意念。文篇附传特别表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困于匈奴持汉节不失的高贵品质，以及他终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的“凿空”之功，扶义俶傥，其功名自应标著史册。

本篇是表现司马迁通观思想的重要篇卷。基于时代的发展，反映在历史记载上，司马迁突破了传统的中原、四夷的观念，在表现中华民族发展的同时，纳入了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的历史内容，而在一种相互联系的记述中，表现了历史的深刻变化及其丰富内容，其中包括记述了西域诸国的相对位置、物产、组织、生活、风俗等的基本状况；汉通西域与其却匈奴、伐南越、平西南夷计谋的彼此制约及其政治军事上的相互联系；汉与西域的战争及通使往来的规模和对汉、匈、西域诸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及其变化；通使西域对汉发展的作用以及促使国内引起政治变化和所实现的文化交流等等，都是最为主动地体现了历史记述的适应性及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促进了历史记载在向着纵深的方向蓬勃发展。

论赞就河源问题进行评论。首先，表明就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关系而言，司马迁是重实地考察来验证文献资料的。依据张骞穷河源，并没有见过《禹本纪》所说的高二千五百余里的昆仑山，所以他怀疑了河出昆仑的说法，这无疑也是对汉武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的一种隐约的否定。其次，就《禹本纪》与《尚书》比较而言，司马迁是相信儒家之经典《尚书》的，因为他认为《尚书》所言九州山川比较接近实际。这仍然是表现了司马作史的求实精神。第三，是司马迁有识力有勇气将《禹本纪》、《山海经》中所记的怪物，排斥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之外，这也就抽掉了神灵迷信借以立足的思想资料基础，即是从更为深刻的角度，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三者对作史都有重要意义。

【原文】

大宛之迹，见自张骞①。张骞，汉中人②。建元中为郎③。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④。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⑤。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⑥。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⑦。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⑧。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⑨。

【注释】

①大宛（yuān）：古西域国名，都贵山城，地处约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全境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　见：现，发现。

②汉中：郡名，治所西城，在今陕西安康县西北。张骞为该郡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东北）人。

③建元：汉武帝年号，为公元前140年—前135年。 郎：官名，皇帝的侍从官员。

④月氏（yuè zhī）：原为我国西北的一个部族，活动于敦煌、祁连山间，后西迁。 饮器：一说为饮酒器；一说为便溺器。

⑤事：从事。

⑥更：经过。

⑦堂邑氏：姓。 甘父：胡奴名。 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

⑧传：用驿车送到。 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

⑨汉节：汉朝的符节。

【译文】

大宛的地处形迹，从张骞开始发现。张骞，汉中人。汉武帝建元年间任郎官。那时，武帝问投降的匈奴人，都说匈奴击破了月氏，拿月氏王的头颅当作饮酒的器皿，月氏逃亡远去，经常在心中仇恨匈奴，但没有人和他们一道打匈奴。汉朝正打算灭掉匈奴，听到了这话，于是想派使者和月氏联系。但是，去月氏的途中一定要经过匈奴境内，朝廷就招募能够充当使者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去应招，被派去出使月氏，同堂邑氏的胡奴名甘父的一起从陇西出发。在经过匈奴境内的时候，被匈奴人抓住，送往单于那里。单于扣留了他们，说：“月氏在我的北面，汉朝怎么能派使者去呢？我想派人出使越地，汉朝能听任我这样做么？”把张骞扣留了十多年，让他娶了妻子，生了儿子，但张骞仍然手持汉朝的使节，没有抛失过。

【原文】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①]。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

亡，唯王使人导送我[2]。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3]。”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4]。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5]。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6]。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7]。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8]。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9]。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10]。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注释】

①益宽：渐渐地宽缓。　乡：通“向”。

②唯：希望。

③诚：假如。　反：返。　赂遗（wèi）：赠送。

④导绎：向导和翻译。绎，通“译”。　康居：西域国名，王都卑阗城。地处今哈萨克斯坦中南部及乌兹别克斯坦中东部一带。　传（zhuàn）：驿车。　大月氏：西域国名。月氏为匈奴侵害所迫，大部再西迁至大夏，臣服大夏而为大月氏，地处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三国交界一带。

⑤臣：臣服。　大夏：西域国名，活动于今阿富汗北部。　远汉：远离汉朝。

⑥竟：最终。　要领：主旨，明确态度。

⑦并（bàng）：依傍，沿着。　南山：指今新疆南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　羌：活动于今甘肃、青海一带的部族。

⑧左谷蠡王：即匈奴军臣单于弟伊稚斜。

⑨太中大夫：郎中令之属官，掌议论。　奉使君：《史记索隐》云："堂邑父之官号。"似皇帝特赐的名号。
⑩强力：坚强而有毅力。　信人：对人诚实。

【译文】

在匈奴居留期间，匈奴对他戒备越来越松了，张骞趁机和他的随从逃往月氏。他们向西走了几十天来到大宛。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物产富饶，想要交往，但没能够，见了张骞，心里欢喜，问道："你要到哪里去?"张骞说："我为汉朝出使月氏，却被匈奴人截留。现在逃出来，望大王您派人引导送我去月氏。我如果能到那里，返回汉朝，汉朝一定会拿相当多的礼物送给您。"大宛王认为不错，就派人作向导和翻译一路送他，抵达康居。康居又辗转送他到大月氏。当时，大月氏王已被匈奴所杀，他的太子被立为王。征服大夏后，全部占据了他们的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少有寇贼，所以大月氏王耽于安适、享乐，又自以为远离汉朝，一点都没有对匈奴复仇之意。张骞从月氏到大夏，竟然得不到同月氏王结盟的允诺。

张骞在月氏、大夏呆了一年多，然后回国。他沿着昆仑山、阿尔金山的北麓东行，想从羌人地区经过而回到长安，又被匈奴人抓住。居留了一年多，单于去世，左谷蠡王攻打单于的太子而自立为单于。匈奴内乱，张骞和他的匈奴妻子、堂邑父一同逃亡回到汉。汉任命张骞做太中大夫，堂邑父做奉使君。

张骞为人坚强有毅力，宽厚，以诚信待人，外族人都喜欢他。堂邑父本是匈奴人，擅长射箭，穷困时就射猎禽兽来供给食物。起初，张骞出发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在外十三年，仅他和堂邑父两人得以回归。

【原文】

骞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

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1]。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2]。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3]。有蒲陶酒[4]。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5]。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6]。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7]；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8]。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9]。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10]。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11]。

【注释】

①具：详细。

②去：距离。　可：约。

③土著：世代定居于一地。

④蒲陶：即葡萄。

⑤马汗血：马出汗如血。

⑥乌孙：西域国名，原居甘肃西北，后为匈奴所迫西迁。都赤谷城，地处约当今吉尔吉斯斯坦中东部、哈萨克斯坦东南角及我国新疆阿拉山口西南之边界一带。　扜罙（wū mí）西域国名，又作"拘弥"，在今新疆于田一带。《史记集解》徐广曰："《汉纪》曰拘弥国去于窴三百里"。　于窴：又作"于阗"，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和田一带。

⑦西海：古湖名，当指今新疆境内之博斯腾湖；一说即指今青海。

⑧盐泽：即蒲昌海，今罗布泊。

⑨河源：黄河源头。　中国：中原。

⑩楼兰：西域国名，后改名为鄯善，在今罗布泊西南车尔臣河中下游以东一带。　姑师：西域国名。后改名为车师，在今吐鲁番西北一带。

⑪鬲：通"隔"。

【译文】

张骞亲身所到的地方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并且还从传闻中听到它们附近的五六个大国的情况，他全都把这些向天子报告了。张骞说：

大宛在匈奴的西南方，在汉朝的正西方，离汉约有一万里远。那里的民俗安土重迁，从事农耕，种植稻和麦。生产葡萄酒。盛产良马，马出汗如血，它的祖先是天马的儿子。有城镇和房屋。有大大小小七十多座城附属于大宛，百姓约有几十万。那里的兵器是弓和矛，人们骑马射箭。大宛的北边是康居，西面是大月氏，西南边是大夏，东北边是乌孙，东面是扜罙、于阗。于阗的西边，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于阗东边的河水都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潜流于地下。它南边是黄河的发源地。那儿盛产玉石，黄河水流入中国。楼兰、姑师这些地方都有城郭，靠近盐泽。盐泽距离长安约有五千里。匈奴的右边正居住在盐泽以东，一直到陇西的长城，南边紧连着羌，隔离了通往汉朝的道路。

【原文】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①。控弦者数万，敢战②。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③。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④。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⑤。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⑥。其南

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⑦。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⑧。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⑨。

【注释】

①行国：游牧不定居之国。
②控弦：拉弓，弯弓。
③羁属：羁縻从属，此指被束缚的亲属人质。羁，被控制、束缚。下文"羁事"，为被制而服事，意即"臣服"。 朝会：朝拜盟会。
④奄蔡：西域国名，活动于今里海和咸海一带。
⑤崖：边。 盖：大概。 北海：即今里海。
⑥妫（guī）水：即今阿姆河，流入咸海。
⑦安息：西域国名，活动于今伊朗一带。
⑧王庭：古代北方各族君长设幕立朝之所。
⑨保：保全，占有。 南山：即祁连山。

【译文】

乌孙在大宛的东北约有二千里远，人民不定居，游牧，和匈奴的风俗相同。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几万人，作战勇敢。以前臣服匈奴，到强大后，就取回被束缚在匈奴的亲属人质，不愿去朝拜匈奴。

康居在大宛的西北边大约二千里，人民不定居，和大月氏的风俗大多相同。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八九万人。和大宛国相邻。国家很小，南边臣服于月氏，东边臣服于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边大约二千里，人民不定居，和康居的

风俗大多相同。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十多万人。紧靠着水泽，没有边际，大概是北海吧。

大月氏在大宛西边约二三千里，居住在妫水的北面。它的南边是大夏，西边是安息，北边是康居。人民不定居，游牧迁徙，和匈奴风俗相同。能拉弓射箭的士兵约有一二十万人。以前强大时，轻视匈奴，到了冒顿立为单于，打败了月氏；到匈奴老上单于时，杀死了月氏王，拿他的头颅作为饮酒器皿。开始时，月氏居住在敦煌、祁连一带，到了被匈奴打败后，就远远地离开，经过宛，向西攻打大夏并使它臣服了自己，于是建都在妫水的北面，设置了王庭。那些余留下的没能离去的一部分百姓，守卫着南山和羌人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小月氏。

【原文】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①。画革旁行以为书记②。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③。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④。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⑤。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⑥。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⑦。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⑧。及大月氏西徙，攻

败之，皆臣畜大夏[9]。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10]。其东南有身毒国。

【注释】

①王面：君王的头像。《史记新证》直按：西北考察团，曾在楼兰得王面钱，铜质，面积甚小，谨大如今一分币。洪遵《泉志》，所著录之王面钱，恐以意图绘，无根据也。

②画革：在皮革上划符号。　旁行：横写。　书记：记载之书。

③条支：西域国名，在今伊拉克一带。　黎轩：又称大秦，即古罗马帝国。

④暑湿：炎热潮湿。

⑤大鸟：驼鸟。《史记新证》直按《汉书·西域传赞》，所谓"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是也。班昭有《大鸟赋》，见《全后汉文》卷96，驼鸟之记载，始于此时，驼鸟作图象题材，始于唐乾陵雕刻。

⑥眩（huàn）：幻术，魔术。

⑦弱水：传说中的古水名。　西王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即王母娘娘。《史记新证》直按：汉代每以西王母事为镜铭及图画题材，于西王母之外，又增加东王公以为配（西王母镜出土极多）。

⑧贾市：做买卖。

⑨臣畜（chù）：臣服如畜。

⑩蓝市城：今阿富汗之瓦齐拉巴德城。

⑪身毒（juān dú）国：也叫天毒、天竺，即古印度。

【译文】

安息在大月氏西边约几千里。那里民俗安土重迁，从事农耕，种植稻和麦，生产葡萄酒。它的城镇如同大宛一样。它附属有大大小小几百座城镇，国土纵横有几千里，是最大的国家。紧靠着妫水，有集市，人民做买卖依靠车和船只，运

载货物到附近国家有的达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用银作为钱，钱币铸成像国王面貌，国王死了就更换钱币，是为了要模仿国王面貌。在皮革上横着作记号作为文字记载。它的西边是条枝，北边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的西面有几千里，紧挨着西海。天气炎热、潮湿。从事农耕，种植水稻。那里有大鸟，产的蛋像酒瓮一样大。人口很多，到处设有小君长，面安息役使管辖他们，把它当作外围国家。国人精通幻术。安息的老年人听说条枝有弱水、西王母，可是从没有见过。

大夏在大宛西南面二千余里妫水的南边。那儿民俗定居，有城郭房屋，和大宛的风俗相同。没有大君长，所到之处每个城镇设置小君长。这个国家军队软弱，害怕打仗。人民善于做买卖。到大月氏西迁的时候，打败了它，统治了整个大夏。大夏百姓很多，大约有一百多万。它的国都叫蓝市城，有集市，贩卖各种货物。它的东南边有身毒国。

【原文】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①]。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②]。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③]。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④]。’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⑤]。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⑥]。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⑦]；少北，则为匈奴所得[⑧]；从蜀宜径，又无寇[⑨]。”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⑩]。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

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10]。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11]：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12]。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13]。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14]。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15]。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16]。是岁元朔六年也[17]。其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18]。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19]。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20]。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1]。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22]。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23]。

【注释】

①邛竹杖：四川邛崃山所产竹制成的杖。邛崃山位于四川西部，该地出产的竹节高，中实不空，宜为杖。　蜀布：蜀地出产的细布。

②市：做买卖。　之：到……去。

③卑：地势低。

④大水：此应指印度洋。

⑤度（duó）：估计，推测。　去：距离。

⑥居：处，处在。

⑦恶（wù）：讨厌。

⑧少：稍微。

⑨宜：应当。　径：直径，最近。

⑩设利：施之以利。 朝：使之朝见。

⑪诚：如果。 以义属之：以道义使之归属。 重（zhòng）九译：经过多次辗转翻译。重，辗转。九，多次。 致：招致，招徕。

⑫因：凭借。从。 犍（qiān）为：郡名，治所僰道，在今四川宜宾市东南。 间使：求间隙而行的使者。

⑬駹（máng）：即冉駹夷，羌族的一支，活动在今四川茂汶一带。 冉：与"駹"实为一地，《汉书》无"出冉"二字。《史记正义》茂州、向州等，冉、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犍为郡今戎州也。" 徙（sī）：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天全县一带。 邛：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峨嵋山西北方一带。 僰（bó）：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宜宾市西南一带。

⑭氐：氐族，活动于今四川松潘等县一带。 筰：部族名，活动于今四川峨嵋山以南一带。 巂（xī）：部族名，活动于今云南保山市北一带。 昆明：部族名，活动于今云南大理市一带。

⑮辄：总是。

⑯滇越：部族名，活动于今云南腾冲县一带。 奸出物：私自贩卖物品。奸，秘密，悄悄。

⑰大将军：指卫青。

⑱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3年。

⑲其明年：《史记志疑》案：当依《汉书·骞传》作"后二年"。 卫尉：官名，掌管宫禁宿卫。 右北平：郡名，治所平刚，在今辽宁凌源县南。

⑳李将军：李广。 后期：误了约定的期限。

㉑西域：《汉书》作"西边"。 骠骑：即骠骑将军霍去病。

㉒其明年：《史记志疑》案：浑邪之降即在元狩二年，当依《汉书·骞传》作"其秋"。 金城：郡名，治所允吾，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 河西：应指今兰州以北的黄河西岸地区。

㉓候者：侦察兵。 希："稀"之古字。

㉔幕：通"漠"，大漠。

【译文】

张骞说："臣在大夏的时候，看到邛地的竹杖、蜀地产的细布。

我问他们说：'怎么得到这些东西呢？'大夏国的人说：'我们的商人去身毒买的。身毒在大夏东南面约几千里。那儿民俗定居，和大夏风俗大体相同，而且地势低，天气潮湿、炎热。那儿的人民骑大象来作战。他们国家临近大水。'根据我的推测，大夏距离汉一万二千里，位于汉的西南边。现在身毒国又位于大夏东南面几千里，那里有蜀地的物产，那它离蜀郡不远了。如今出使大夏，从羌人居住区经过，地势险要，羌人讨厌这样做；要是稍微向北走，就会被匈奴人俘获；从蜀郡走应该是直路，又没有寇害。"天子听说大宛和大夏、安息之类都是大国，有很多奇珍异宝，人民定居，与汉朝人的生活很相似，而且兵力薄弱，看重汉朝的财物；北边有大月氏、康居之类国家，军队强大，可以用财物来疏通，给它们好处，使它们来朝拜。况且如果真能用道义来使它们归属，就能够扩大万里的土地，经过辗转翻译，招来不同风俗的人们，汉朝天子的声威和恩德就会遍及于四海。天子心中高兴，认为张骞的话很对，于是命令张骞从蜀郡的犍为派遣秘密行动的使者，分四路同时出发：一路从駹出发，一路从冉出发，一路由徙起程，一路由邛、笮起程，都各自行走一二千里。结果北方那一路被氐、笮阻拦，南方那一路被嶲、昆明隔绝。昆明之类的国家没有君长，善于抢劫，常常杀害、掠夺汉朝的使者，汉朝使者终于没能通过。但是，听说昆明西边约一千多里有个人们都骑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而蜀地的商人偷运出境的物品时，有的到过那里，于是汉朝为了寻找通往大夏的道路，开始和滇国往来。当初，汉朝想和西南夷沟通，因花费太多，道路不畅通，所以作罢了。到了张骞说可以沟通大夏时，就又重新从事沟通西南夷的事情。

张骞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他知道有水草的地方，因而军队能够不受困乏，于是封张骞为博望侯。那一年是元朔六年。第二年，张骞任卫尉，和李广将军一同从右北平出发去攻打匈奴。匈奴军队包围住李广，李广的军队损失惨重；而

张骞的军队耽误了时间，他被判为斩刑，花钱赎罪，成为平民。那一年汉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在西边打败了匈奴军队几万人，来到祁连山下。第二年，浑邪王率领属下百姓向汉朝投降，从此金城、河西的西边一直到盐泽一带，再也没有匈奴人了。匈奴有时派侦察兵来，可是这事也很少了。那以后两年，汉朝军队把匈奴单于击退至大沙漠以北。

【原文】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①。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②。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③。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④。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⑤。

【注释】

①匈奴攻杀其父：依《汉书》，"匈奴"当作"大月氏"。

②嗛：同"衔"。　蜚：通"飞"。

③中立：独立。

④益东：更加靠近东方。　昆弟：兄弟。

⑤赍（jī）：携带。　币帛：古人用以赠送的礼品。　直：通“值”。巨万：万万。

【译文】

这以后，天子屡次问张骞大夏之类的事。张骞已经失去侯爵，于是说：“臣居留在匈奴时，听说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的父亲，是匈奴西边一个小国的国王。匈奴人攻打并杀死了他的父亲，而昆莫出生，被扔在野地上。乌叼着肉飞在他上面，狼去哺乳他。匈奴单于觉得奇怪，认为他是神，把他收养了，让他长大。到他成年后，让他带兵打仗，屡有战功，单于又将他父亲属下的百姓交付给昆莫，让他长久地守卫在西边。昆莫收养了他的百姓，攻打附近的小城镇，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几万人，熟习作战。匈奴单于死后，昆莫于是率领他的人民远远地迁移，独立，不愿去朝拜匈奴。匈奴派出奇制胜的军队去攻打，没有获胜，认为昆莫是神人而远离了他，对他采取约束牵制的办法，不经常攻打。如今匈奴单于刚被汉朝打得很疲惫，而以前浑邪王的领地又没人守卫。蛮夷的习俗是贪图汉朝的财物，现在如果趁这个时机用丰厚的礼物来赠送乌孙王，招引他再往东来，居住于原浑邪王的地土，和汉朝结为兄弟，根据情势来看，应该听从这样做，听从了就是把匈奴右边的一只臂膀斩断了。联合了乌孙以后，从它往西大夏等国都可以招引来而作为外臣属国。”天子认为很对，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两匹马，牛羊几万只，携带钱财布帛，价值几千万万；还配备了好多名持节杖的副使，如果道路可通，就派他们到附近的国家去。

【原文】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①]："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②]。"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③]。"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④]。骞不得其要领。昆莫有十余子，其中子曰大禄，强，善将众，将众别居万余骑。大禄兄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临死谓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无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许之，卒以岑娶为太子。大禄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诸昆弟，将其众畔，谋攻岑娶及昆莫[⑤]。昆莫老，常恐大禄杀岑娶，予岑娶万余骑别居，而昆莫有万余骑自备，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羁属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于骞[⑥]。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田、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⑦]。岁余，卒。

【注释】

①惭：羞愧。

②还：归还，退回。

③翁主：诸侯王之女。

④专制：独自决断。

⑤畔：通"叛"。

⑥大总：大体。

⑦大行：即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掌管外交及处理国内边远民族事务。九卿之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郎将张骞为太行

令，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年卒，非“岁余”，卒。

【译文】

张骞到了乌孙后，乌孙王昆莫用拜见匈奴单于的礼节来接待汉朝使者，张骞内心很羞愧，知道蛮夷禀性贪婪，于是说：“天子赠送礼物，大王不拜谢，就把礼物退回来。”昆莫就起身拜谢赏赐，其他做法照旧。张骞把自己出使的意图告诉昆莫说：“乌孙能够向东居住在浑邪王的土地上，那么汉朝就送一位诸侯的女儿给昆莫做夫人。”这时乌孙国已经分裂，国王年纪大，又离汉朝太远，不知道它的大小，一直臣服于匈奴已经很长时间了，况且又接近匈奴，他们大臣都害怕匈奴，不想迁走，国王不能独自作出决定。张骞因而没能得到昆莫的明确表态。昆莫有十多个儿子，中间有个儿子叫大禄，强悍，善于指挥军队，带领军队在别处居住，有一万多骑兵。大禄的哥哥是太子，太子有个儿子叫岑娶，而太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临死的时候对父亲昆莫说：“一定要把岑娶立为太子，不要让别人替代他。”昆莫哀伤地答应了他，终于把岑娶立为太子。大禄为自己不能取代太子而发怒，于是纠集他的兄弟们，率领他的军队造反了，计划攻打岑娶和昆莫。昆莫年老，常常害怕大禄杀了岑娶，就给岑娶一万多骑兵，让他在别处居住，而昆莫有一万多骑兵作自卫，这样国家人民一分为三，而大体上仍是归属昆莫，昆莫也因此不敢对张骞独自做主定约。

张骞于是分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和旁边的国家。乌孙国派出向导和翻译送张骞回国，张骞和乌孙派出的使者几十人，马几十匹，一同去汉，报答汉天子，顺便让他们探视汉朝，知道它的广大。

张骞回到朝廷，被任命为大行，官位排列在九卿之中。一年多后，张骞去世。

【原文】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①。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②。

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③。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④。"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⑤"。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⑥。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⑦。其后益习而衰少焉⑧。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⑨。

【注释】

①颇：大多。

②凿空：凿开孔道，即开辟了通道。空，通"孔"。《史记集解》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 质：取信。

③若：代指汉使。一说即"及"。 尚：仰攀婚姻。

④聘：聘礼。

⑤发：打开，翻看。《史记新证》直按：《汉铙歌》十八曲《君马黄篇》云："易之有騩蔡有赭。"即指此事。易之谓发易书，蔡谓蓍龟。《汉书·礼

乐志·天马歌》云："虎脊两，化若鬼（颜师古注：谓变化若鬼神，此望生训）。"鬼即魄字之假借，谓天马之毛色，变化如魄马浅黑色，即《君马黄》之易之有魄。《天马歌》又云："霑赤汗，沫流赭。"即《君马黄》之蔡有赭。《传》文"初天子发书"当句，谓发卜筮书也，"易云"谓卜之也。

⑥令（lián）居：县名，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　酒泉郡：郡名，治所禄福，在今甘肃酒泉县。

⑦辈：批。　赍操：携带的礼品。　放：通"仿"。

⑧衰（cuī）：减少。

⑨率：通常，大概。

【译文】

乌孙的使者看到汉朝人口众多，财物丰足后，回去向他们国家报告，他们国家于是更重视汉朝。那以后一年多，张骞派出去沟通大夏等国的使者，大都和所去国家的人一同回来，于是西北各国开始和汉朝有了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张骞开创的，那以后出使西域的人都号称为博望侯，据此来取信于外国，外国也因此而信任他们。

自从博望侯张骞死后，匈奴听说汉朝和乌孙交往，很生气，想攻打乌孙。到汉朝出使乌孙，那些使者从它南边出使到大宛、大月氏，使者接连不断，乌孙就感到害怕，派使者向汉朝献马匹，希望能够娶汉朝诸侯的女儿作妻子，同汉朝结为兄弟。天子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大臣都说："一定要先让他们送上聘礼，然后才把诸侯女儿嫁过去。"先前，天子打开《易》占卜，卜辞说："神马当从西北来。"得到乌孙的好马后，就命名叫"天马"。到得了大宛的汗血马，越发健壮，就把乌孙马改名为"西极"，把大宛马命名为"天马"。这时汉朝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长城亭障，开始设置酒泉郡来和西北各国交往。于是加派使者到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各国。而天子喜欢大宛马，出使大宛的使者更是络驿不

绝。那些出使外国的使者一批大的有几百人，小的有一百多人，人们所携带的东西与博望侯时大致相同。那以后出使之事习以为常，人数逐渐减少。汉朝通常一年中要派出的使者，多的有十多次，少的有五六次。远的地方，使者八九年回来，近的地方几年就回来了。

【原文】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①]。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②]。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③]。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④]。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⑤]。使端无穷，而轻犯法[⑥]。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⑦]。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⑧]。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⑨]。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

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1]。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1]。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2]。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注释】

①益州：郡名，治所滇池，在今云南滇池东南。　越嶲：郡名，治所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市东。　牂柯：郡名，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东北。　沈黎：郡名，公元前111年—前97年设置，治所筰都，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　汶山：郡名，公元前111年—前67年设置，治所汶江，在今四川茂县北。

②三辅：即京城周围的三个行政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　遮：拦劫。

③厌：满足。　币：泛指财物。

④从：跟随。　奇怪：奇珍怪异的事物。

⑤毋：无，不。　失指：违背皇帝的旨意。　覆案：立案审查。

⑥使端：出使的缘由。

⑦私：私下占有。　县官：官府。　贱市：低价购物。　私其利外国：在国外谋求私利。

⑧有言轻重：说话轻率不实在。

⑨当空道：处在交通要道上。空，孔。

⑩破奴：人名，汉朝将领赵破奴，曾封为从骠侯。《史记志疑》案：破奴时已坐酎金失侯，不得云"从骠侯"也。 属国：指西域各归属汉朝的国家。 郡兵：地方武装力量。 匈河水：古水名，位置不详。

⑪亭鄣：在险要处设置的城堡亭站。 玉门：关名，在今甘肃玉门市西北。

⑫江都翁主：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

【译文】

这时汉朝已经消灭了南越，蜀、西南夷都受到震动，请求汉朝派遣官吏加以管辖和入朝拜见天子。汉朝于是设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希望土地连成一片，向前通往大夏。于是汉朝一年内就派使者柏始昌、吕越人等十几批，从这几个刚设置的郡出发到大夏，但又都被昆明阻拦，使者被杀，钱物被抢，终究没能够通往到大夏。于是汉朝派遣三辅的犯人，再加上巴蜀士兵几万人，派郭昌、卫广两位将军前去攻打昆明阻拦汉朝使者的人，杀死和俘虏几万人后就离去。那以后派出使者，昆明又进行抢杀，终于没能够通过。而北边经过酒泉到大夏，使者已经很多，外国对得到汉朝的布帛财物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不看重这些东西了。

自从博望侯因为开通和外国的交往道路而获得尊贵，那以后跟随出使的官吏和士兵都争着上书，陈述外国奇珍之物、怪异之事和利害之情，请求当使者。天子认为外国非常遥远，不是人人都乐于前往，就接受他们的要求，颁给他们使节，招募官吏和百姓而不问他们的出身，为他们配备好随行人员而送他们出发，来扩大沟通外国的道路。出使归来的人不能不出现侵吞布帛财物的情况，以及使者违背天子旨意的事情，天子认为他们熟悉西域情况，就常常深究他们的罪行，来激怒他们，让他们出钱赎罪，再次要求充任使者。这样求使的念头循环无穷，因而他们也就轻率

犯法。那些官吏士卒也常常反复极力推许外国有的东西，说大话的人被授予正使，说小话的人被授予副使，所以那些胡说八道、没有品行的人都争着来仿效.那些出使的人都是贫穷人家的孩子，把官府的赠送礼物占为己有，想用低价收购货物在外国获取私利.外国人也讨厌汉朝的使者每个人的言辞都轻重不实，考虑到汉朝军队离得远，不能来到，因而断绝他们的食物，使汉朝使者遭受困苦。汉朝使者生活困乏，断绝食物，因而对西域各国产生了积怨，以至于相互攻击。楼兰、姑师是小国，处于交通要道，攻击劫持汉朝使者王恢等尤其厉害.而匈奴的骑兵经常拦击出使西域的人。使者争相详谈外国的危害，都有城镇，兵力薄弱容易攻打。于是天子因此派遣从骠侯赵破奴率领属国骑兵和各郡士兵几万人，来到匈河水，想要攻打匈奴，匈奴军队都离去了。第二年，攻打姑师，赵破奴和轻骑兵七百多人先到达，俘虏了楼兰王，于是攻陷了姑师。凭借胜利的军威围困了乌孙、大宛等国。回汉朝后，封赵破奴为浞野侯。王恢屡次出使，被楼兰搞得很苦，他跟天子说起，天子派军队让王恢辅佐赵破奴打败了楼兰，王恢被封为浩侯。于是，汉朝在酒泉修筑亭鄣，直修到玉门关。

乌孙用一千匹马来聘娶汉朝姑娘，汉朝派皇族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嫁给乌孙王作妻子，乌孙王昆莫让她做右夫人。匈奴也派遣公主嫁给昆莫，昆莫让她做左夫人。昆莫说："我年纪大了。"于是让他的孙子岑娶娶公主为妻。乌孙盛产马匹，那里富人家的马多至四五千匹。

【原文】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①。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

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2]。天子大悦。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3]。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4]。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名）〔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5]。及加其眩者之工[6]，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7]。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8]。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9]；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10]。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11]。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12]。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13]。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14]。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15]。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注释】

①行比至：从动身直至到达。

②驩潜：西域小国，在大宛西。　大益：西域小国，在大宛西。　苏薤（xiè）：西域小国，在大宛东。

③穷：穷尽，探求。　河源：黄河之源头。

④巡狩：天子视察各地。　大都：大都市。　多人：人口集中的地方。　具：饭食，酒肴。　饶给：丰富的供给，即热情款待。　览示：展示。

⑤觳（jué）抵：徒手搏斗的游戏，似今之摔跤。觳，通"角"。抵，抵触。　倾骇之：使之倾慕惊骇。

⑥工：功夫，技艺。

⑦更：换。

⑧晏然：安逸的样子。　诎：通"屈"。

⑨国国：各国。　传送食：相继供给食物。　留苦：阻留使其受苦。

⑩畏匈奴于汉使焉，和汉使相比更害怕匈奴。

⑪苜蓿：亦称"紫花苜蓿"，原产西域，可供作饲料或肥料，亦可食用。

⑫实：果实，此指种子。

⑬极望：一眼望不到边。

⑭相知言：通过观察和了解而知道说些什么。

⑮分铢：一分和一铢，句中意指很少一点钱。分，古代货币单位，十分为一角。铢，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

⑯决正：绝对不可偏离。

【译文】

以前，汉朝使者到安息，安息王命令有关人员率领二万骑兵到东部边界上来迎接。东部边界距离国都有几千里远。从动身到走到国都，要经过几十座城镇，百姓相连，人口很多。汉朝使者回来，安息就接着派使者跟随汉使者来观察汉朝领土的广大，把大鸟蛋和黎轩善变魔术的人献给汉朝。至于大宛西边的小国驩潜、大益，大宛东边的姑师、扜罙、苏薤等国，都跟随汉使者来献贡品和拜见天子。天子很高兴。

汉朝使者寻到了黄河源头，黄河的河源出于于阗，那里的山盛产玉石，使者们采运回来，天子考查古代的图书，命名黄河发

源的山叫昆仑山。

这时，天子正屡次到海边地带视察，就每次都让外国客人跟随在他后面，人多的大城市就经过，并且散发财物布帛来赏赐他们，用丰厚的酒肴重重地款待他们，来展示汉朝的富有。于是大规模地搞角抵戏，展出奇怪的表演和那些怪物，围观的人很多，天子便进行赏赐，聚酒成池，挂肉成林，让外国客人遍观各地仓库的储藏物资，表现汉朝的广大，使他们倾慕、吃惊。到了增加那些魔术的精巧技艺后，角抵和奇戏每年都有新变化，更加兴盛，就从这时开始。

西北地区的外国使者，换来换去，往来不断。大宛以西的国家，都自认为离汉朝远，还骄傲放纵，安逸自适，汉朝还不能用礼来使他们屈服，听任管束、指使。从乌孙以西到安息因为靠近匈奴，匈奴使月氏处于困扰之中，匈奴使者拿着单于的一封信，那么各国都供给他食物，不敢阻留而使其受苦。至于汉朝使者，不拿出钱物就无法得到食物，不买牲口就不能坐骑。之所以这样，因为他们离汉朝远，并且汉朝财物丰足，所以一定要买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但也是因为他们怕匈奴使者甚于汉朝使者。大宛左右的国家都用葡萄造酒，富人家里储藏的酒多至一万多石，年代久的几十年都不坏。那里民俗喜欢饮酒，马喜欢吃苜蓿。汉朝使者把它们的种子拿回来，于是天子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苜蓿、葡萄。至于得到的天马多了，外国使者来得多了，那离宫别苑旁边都种了葡萄、苜蓿，一望无尽。从大宛以西到安息，各国虽然语言大不相同，可是风俗大多相似，彼此可以相互了解。那里人都深眼窝，多胡须，善于做买卖，连一分一钱都要争执。当地风俗尊重女子，女子说的话，丈夫就绝对不能偏离。那里都没有丝和漆，不懂得铸钱和器皿。到了汉朝使者逃亡士卒投降了他们后，教他们制作兵器和器皿。他们得到了汉朝的黄金、白银，常常用来作器皿，不用来作钱币。

【原文】

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于天子，言曰①："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②。"天于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③。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④。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⑤。宛贵人怒曰⑥："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⑦。于是天于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于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⑧。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⑨。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⑩。

【注释】

①少从：少年就跟随出使者。 率多：大多。 进：进言。 熟：熟悉的情况。

②贰师城：大宛城名，约在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的马尔哈马特。

③甘心：快意。《史记新证》直按：《盐铁论·西域篇》云："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心焉，乃大兴师伐宛，历数期而克之。"《盐铁论》此文，多本于太史公《大宛传》。 请：换取。

④盐水：指盐泽，即罗布泊。
⑤妄言：指责。 椎：击打，敲打。
⑥贵人：地位显贵者。
⑦郁成：大宛所属地名，在其东边。
⑧浞野侯：即赵破奴。 侯：封侯。 李氏：指李夫人之兄弟。李夫人为协律都尉李延年之妹，李广利为其长兄。
⑨期：期望。 赵始成：人名。 军正：军中执法官员。 导军：为军队作向导。 制：掌握。
⑩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 蜚：通“飞”。

【译文】

汉朝使者出使西域的多了以后，那些自少年时就随从出使国外的人，大多都向天子汇报熟悉的情况，说：“大宛有好马在贰师城，他们藏着不肯给汉使者。”天子喜欢上了大宛马，听了心里很快意，就派壮士车令等人拿着千金和金马，来向大宛王换取贰师城的好马。大宛国已经有很多汉朝的东西，大宛王和大臣商议说：“汉朝离我们很远，而经过盐泽来我国屡有死亡之事发生，若从北边来又会有匈奴侵扰，从南边来又缺少水草之地。而且往来没有城邑，饮食很缺乏。汉朝使者每批几百人来，而常常因为缺乏食物，死亡超过半数，这样怎么能有大军队前来呢？他们对我们无可奈何。况且贰师城的马，是大宛的宝马！”于是大宛王不肯把马给汉使者。汉使者生气，指责大宛王，用椎击打金马然后离去。大宛的贵族官员发怒说：“汉使者太轻视我们了！”送汉使者离去，命令大宛东边的属地郁成拦击并杀死汉使者，夺取他的财物。于是天子十分愤怒。几位曾经出使过大宛的人，如姚定汉等说大宛兵力薄弱，如果用汉朝军队，不超过三千人，用强弓劲弩射击他们，就能全部俘获大宛的军队。因为天子已经派过浞野侯攻打楼兰，他率领七百名骑兵先到了楼兰，俘虏了楼兰王，所以天子认为姚定汉等的话不错，并且想封宠姬李夫人的兄弟为侯，就任命李广利

为贰师将军，调发属国六千名骑兵，以及各郡国品行恶劣的少年几万人，率领前往攻打大宛。希望是到贰师城获取好马，所以号为“贰师将军”。赵始成任军正，原来的浩侯王恢当军队的向导，而李哆任校尉，掌管军中大事。这一年是太初元年。这时关东蝗虫为害严重，飞到西边的敦煌。

【原文】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1]。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2]？”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3]。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4]。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5]。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6]。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7]。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8]。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9]。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10]。转

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⑪]。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⑫]。

【注释】

①罢：通"疲"。

②举：攻下。 王都：大宛王之都贵山城。

③什一二：十分之一二。

④愿：希望。 且：暂且。

⑤已业：已经决定。 仑头：即轮台，西域小国名。一云活动在轮台西南的小国。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 易：轻易。

⑥案：立案审查。 材官：汉所置一种地方预备兵兵种。 负私从者不与：以私人装备而从军者不在其中。

⑦橐它：即骆驼。

⑧甚设：装设齐全。 传相：相继。 奉：奉事，供事。

⑧汲：取水。 水空：水孔，水道。 空其城：令城中绝水而渴乏。

⑩张掖：郡名，治所觻得，在今甘肃张掖市北。 居延：县名，在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 休屠：县名，在今甘肃武威市北。 七科：七种社会地位低的阶层，即有罪之官吏、逃亡的罪犯、赘婿、商人、曾经做过买卖、父母做过买卖的、祖父母做过买卖的。 適：通"谪"。 糒（bèi）：干粮。

⑪转车：用车运输。

⑫习马：熟识马且善驭马。 二人：颜师古以为一人为执马校尉，一人为驱马校尉。 备：准备。

【译文】

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军队已经向西渡过了盐水，沿途的小国都很恐慌，各各坚守城池，不肯供给食物。汉军攻打它们，没能攻下。攻下城来就能得到食物，攻不下的，过几天就离去。等到到了郁成，到达那里的士兵不超过几千人，都饥饿疲惫。汉军攻打

郁成，郁成军队大败汉军，汉军被杀伤的很多。贰师将军李广利和李哆、赵始成等人商议："到郁成还没能够攻下，何况到他们的国都呢?"就带军队返回。一去一回花了两年。他们回到敦煌，士兵已经不超过十分之一二。李广利派使者向天子报告说："道路遥远又常常缺少食物；况且士兵不担忧战斗，只担忧饥饿。人数少，不足以攻取大宛。希望暂且退兵，增加派遣军队再前去。"天子听后，十分生气，派使者到玉门关阻拦，说军队有敢进入玉门关的，就斩杀！贰师将军李广利害怕，于是就停留在敦煌。

那年夏天，汉朝在匈奴损失了浞野侯的军队两万多人。公卿和议事的大臣都希望停止攻打大宛，集中力量攻打匈奴。天子已经攻打宛国，大宛这样的小国不能攻下，那大夏等国就会轻视汉朝，而大宛的良马也绝不会弄来，乌孙、仑头就会轻易地让汉使者受困苦了，被外国耻笑。天子于是审查惩罚了说攻打大宛很不利的邓光等人，赦免了囚犯和勇敢的犯了罪的士兵，增加调发品行恶劣的少年及边地骑兵，一年多内出发到敦煌的达六万人，这还不包括自带衣食随军的人。这些士兵携带有牛十万头，马三万多匹，驴、骡、骆驼数以万计。他们还带了很多粮食，兵器、弓弩都很齐备。当时天下为之骚动，相继供事于攻打大宛，军队总共有五十多名校尉。大宛都城中没有水井，都要汲取城外的流水，汉军于是派遣水工改变了城边的水道，使城内无水可用。又增加调发了十八万甲兵，到酒泉、张掖北边，设置居延、休屠两个县来护卫酒泉。汉朝还调发全国七种犯罪的人，载运干粮供给贰师将军的军队。转运物资的人沿途络绎不绝，直到敦煌。又任命两位熟习马匹的人做执驱校尉，准备攻下大宛后择取他们的良马。

【原文】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

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①。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②。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③。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④。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⑤。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⑥；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⑦。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⑧。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⑨。"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⑩。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⑪。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

【注释】

①平行：顺利行进。

②葆：通"保"，保卫。　乘：凭借，依靠。

③行攻：行进中攻下。　留行：滞留而不得进军。

④煎靡：人名，大宛将领。

⑤毋寡：大宛国王名。

⑥解：解围撤兵。

⑦即：如果。　且：将。

⑧秦人：中国人，汉人。秦统一中国后，北方和西方的邻国往往称中国人为汉人，直至汉晋。

⑨罢：通“疲”。

⑩食给汉军：供给汉军让汉军吃。

⑪牡牝：雄雌。　昧蔡：大宛贵人。

【译文】

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后来又一次出征，军队很多，所到的小国没有不迎接的，都拿出食物供给军队。汉军到了仑头，仑头国不肯投降，攻打了几天，血洗仑头。从这往西，汉军没有受到阻拦而平安到达大宛王城，汉军到达那里的有三万人。大宛军队迎击汉军，汉军射箭打败了他们，大宛军队进入城里凭借城墙守卫，贰师将军的军队要前去攻打郁成，恐怕滞留行军而让大宛越发做出诡诈之事，于是先到了大宛，断绝了它的水源，改变水道，则大宛已经深受困苦了。汉军包围了大宛城，攻打了四十多天，外围城墙被毁坏，俘虏了高级官员中的勇将煎靡。大宛人十分害怕，都逃入城里面的城中。大宛高级官员们互相商量对策说：“汉朝攻打大宛的原因，是因为大宛王毋寡藏匿良马而且杀死汉使者。如今杀了大宛王毋寡而献出良马，汉军的围攻应该会解去；如果不解去，就再奋力战斗而死，也不为迟。”大宛高官们都认为不错，就一同杀死了他们的国王毋寡，拿着他的头，派高级官员出使到贰师将军那儿，和他相约说：“汉军不要攻打我们。我们把良马全都献出，任由你们选取，并且供给汉军食物。如果不答应，我们就把良马全部杀掉，而康居的救兵快要到了。救兵来到，我们在里面，康居军队在外面，和汉军作战。希望汉军仔细考虑，打算如何？”这时康居的侦察兵看了汉军，认为汉军还强盛，不敢前进。

贰师将军和赵始成、李哆等人商量说："听说大宛城内刚找到了汉人，懂得挖井，并且他们城内粮食还很多。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是诛杀罪大恶极的毋寡。毋寡的头已送来了，像这样而还不允许解去军队，那么他们顽强守卫，而康居的军队等到汉军疲乏而来救援大宛，就一定会打败汉军。"汉军军官都认为很对，就答应了大宛的要求。大宛于是献出他们的良马，让汉人自己来挑选，并且拿出很多食物来供给汉军。汉军取走了几十匹良马，以及中等以下的公马和母马三千多匹，又立了大宛贵人中以前对待汉使者友好的人，名叫昧蔡，作为大宛王，和他订立盟约而撤兵。汉军最终没能进人大宛的内城，就撤军回到汉朝。

【原文】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①]。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到郁成[②]。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偵）〔偩〕而轻之，责郁成[③]。郁成食不肯出，窥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④]。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⑤]。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⑥]。四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今生将去，卒失大事[⑦]。"欲杀，莫敢先击。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⑧]。弟、桀等逐及大将军[⑨]。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⑩]。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人献，见天子，因以为

质焉⑪。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⑫。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⑬。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⑭。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⑮。士卒赐直四万金⑯。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⑰。

【注释】

①道上国，沿途经过的国家。

②鸿胪，官名，掌宾赞和外交。　别，另，另外。

③偾（fù）而轻之，依仗大军的势力而轻视对方。偾，自恃，依靠。

④日少，粮食一天天减少。　走，逃到。

⑤搜粟都尉，武帝所置官名，属大司农，职掌农耕及屯田事宜。　上官桀，《史记志疑》附案，《公卿表》太初三年书“搜粟都尉上官桀为少府，年老免”，即此人。师古疑非上官桀，以《表》为误，未考也。

⑥出，献出。　缚守，绑缚守卫。　诣，到……去。

⑦毒，痛恨，憎恶。　生，活着。　将，送。　卒，通“猝”，突然，此指发生意外。

⑧上邽（guī），县名，在今甘肃天水市。

⑨逐及，追赶上。

⑩后行，后一次行军。　持两端，观望，左右不定。

⑪之，往。　质，人质。

⑫侵牟，侵夺。牟，谋求。　物故，死亡。

⑬录，追究审查。　海西，梁玉绳以为“即《汉志》东海之海曲县，

'曲'乃'西'之误，海曲属琅邪"，则海西为县名，在今江苏滨海县西。

⑭新畤：梁玉绳云"无考，《汉表》云在齐。" 上党：郡名，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⑮奋行者：自告奋勇从军者。 以適过行者：因受惩罚而从军的人。適，通"谪"。 绌其劳：赦免其罪过，不计功劳。

⑯直：通"值"。

⑰再返：第二次返回。

【译文】

当初，贰师将军从敦煌西边出发，认为人员太多，沿途的国家无法供给食物，就把军队分为几支，从南、北两路前进。校尉王申生、原鸿胪壶充国等率领一千多人，从另一条路到了郁成。郁成人坚守城池，不肯向汉军供给食物。王申生离开大部队二百里远，认为有所依仗而轻视郁成，向郁成索取粮食。郁成人不肯献出粮食，探知王申生的军队每天减少，就在一天早晨用三千人攻打汉军，杀死了王申生等人，汉军被打败，几个人逃脱，跑到贰师将军那里。贰师将军命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前去打败了郁成人。郁成王逃亡到康居，上官桀追击到康居。康居听说汉军已经攻下了大宛，就把郁成王献给上官桀，上官桀命令四名骑兵把郁成王捆好，押解到贰师将军那里。四名骑兵互相商议说："郁成王是汉朝痛恨的人，如今活的送去，突然发生意外就耽误大事了。"想要杀了他，没人敢先动手。上邽人骑士赵弟年纪最小，拔出剑来砍去，杀了郁成王，带上他的人头。赵弟、上官桀等人追赶上了贰师将军的大部队。

当初，贰师将军的后一次出发，天子派使者告诉乌孙，要求他们多派兵和汉军联合进攻大宛。乌孙派了二千名骑兵前往，却采取左右观望的态度，不肯前进。贰师将军胜利东归，那些沿途的小国听说大宛被攻破，都派他们的子弟跟随汉军到汉朝进贡，拜

见天子，顺便留在汉朝作人质。贰师将军攻打大宛，军正赵始成奋力作战，功劳最大；至于上官桀勇敢地深入作战，李哆出谋划策，使军队进入回到玉门关的有一万多人，战马有一千多匹。贰师将军后一次出兵，军队并非缺乏粮食，战死的人也不能算多，而他手下官吏贪婪，大多都不爱惜士兵，侵吞军饷，因此死人很多。天子因为他们是万里远征而攻打大宛，不记他们的过失，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又封亲自斩杀郁成王的骑士赵弟为新畤侯。任命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中位列九卿的有三人，任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的有一百多人，任千石以下的有一千多人。自愿参军的人，所封的官位都超过他自己的愿望，因犯罪受惩罚去当兵的人赦免他的罪过，不计功劳。对士卒的赏赐价值四万金。两次攻打大宛，总共花了四年才最后得以结束。

【原文】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①。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②。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③。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④。

【注释】

①蝉封：人名，大宛王毋寡兄弟。

②因风：乘着风势。　览：展示。

③敦煌置酒泉都尉：《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云'置都尉'。"梁玉绳以

为"置"字在"都尉"上是也。

④田卒：《史记新证》直按：盖汉代戍边之人民，统称为戍卒，至戍所后，因职守之不同，而卒之名称亦异。以居延、敦煌全部木简考查，有戍卒、田卒、河渠卒、鄣卒、守谷卒五种名称。

【译文】

汉军讨伐大宛后，立昧蔡作大宛王后离去。一年多后，大宛高级官员认为昧蔡善于阿谀，使自己的国家遭受大屠杀，于是一起杀死了昧蔡，立毋寡的兄弟名叫蝉封的当大宛王，然后派他的儿子到汉朝作人质。汉朝于是派使者赠送礼物来安抚他们。

汉朝派遣使者十几批到大宛以西的那些国家，搜求奇异物珍，趁机晓谕和考察汉天子征伐大宛的威风和德行。在敦煌、酒泉设置都尉，一直到西边的盐水，路上常常有亭鄣。而仑头有屯田士卒几百人，于是汉朝在那里设立使者，以保护田地，积蓄粮食，来供给出使外国的人。

【原文】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①。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②。其上有醴泉、瑶池③"。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④？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⑤？

【注释】

①《禹本纪》：中国最古老的帝王传记。司马迁曾据此文献写书，后失传。

②相：交相，交替。 避隐：隐蔽。 光明：发光照明。

③醴泉：甜美的泉水。 瑶池：古代传说中昆仑山上的池名，西王母所居。

④河源：黄河之源，今知其为唐古拉山。 恶（wū）：怎能。

⑤《山海经》：古地理书，作者不详。主要内容为民间地理知识，亦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对研究古代文化有参考价值。

【译文】

太史公说：《禹本纪》说："黄河源出自昆仑山。昆仑山高达二千五百多里。是太阳、月亮交相隐蔽，放出光明的地方。山上有醴泉、瑶池。"如今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探寻到黄河的源头，从哪里能看见本纪上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尚书》的说法接近事实了。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记载的奇怪之物，我不敢去谈论它们。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解题】

本篇表现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矛盾的认识。他近似于将现实社会看作是“乱世之末流”，认为这种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祸灾，会经常给人们带来急难，这不仅使有道仁人，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大量“中材”之人们总是期望出现某些贤豪间者，使穷窘的士人得以委命而获得解救。他认为最能完成这种任务的就是当代的游侠。这种游侠人物，其行为有“不轨于正义”的方面，即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和处理的方式，和一般的社会传统，尤其是与统治者所要求的秩序原则不同，所以他们就“时扞当世之文罔”。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在总体上是“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以至受到社会的欢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社会威信比较高，其作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时，周亚夫得到剧孟，司马迁就评价为“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足见游侠可以影响一方局势。朱家能解脱季布将军的困厄。郭解资财不够标准而被徙茂陵，卫青竟为他游说，汉武亲自判定还是要迁徙他；他本不应处罪，但最后还是御史大夫断定他是“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当大逆无道”而被族灭。处置任侠，是汉代自文帝以来就有的政策，可见他们被汉代当权者视为一种对统治的威胁力量。

司马迁对游侠的认识，还表现了他对社会层次的深刻观察与分析。本传将学士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求取宰相卿大夫为目的，能辅翼其世主的，司马迁视他们为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的，这种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一类是义不苟合当世，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的人，他们囿拘于学术，久孤于世，宁肯过着清贫的生活，独善其身当然好，但无能效功于当世，他们以季次、原宪为代表；一类就是称为游侠，即所谓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的人们，划定他们的标准是严格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司马迁认为他们的社会功效很值得称赞。可见，游侠是自战国以来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具有特定含义而属于"士"的一个阶层。与此同时，司马迁又将游侠与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的战国四公子、逡逡而有退让君子之风的侠客、以及"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居于民间的"盗跖"区别开来。这可见司马迁小心翼翼之维护游侠威信的用心。司马迁对社会历史的细致观察，表现了超人的辨析能力及所具有的政治特识。

本篇突出表现了司马迁的道德观。他借鄙人言语提出"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的原则。亦即就当权者看来，谁有权势谁就有道德；所谓道德，也就成为了有权势者鱼肉民众，巧取豪夺的手段，它自己并没有什么客观的社会伦理标准。司马迁愤怒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强权政治下侯门杀人的合法承认，与有益于民众及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仁义道德有千差万别。在这里，司马迁是蔑视了当权统治者的淫威，发达了正义的呼声。相反，他表彰、肯定的正是游侠的真正符合道德的行为和品质，称它们为"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司马迁的称颂游

侠道德，反映了受迫害的士人要求得以解救的愿望，有进步作用。

司马迁在统治阶级中，比较多地称赞直谏之臣与布衣之侠。这两种人都是勇于对当权者的政治作为提出批评的人，他们一在“朝”内，一在“野”外，而他們的作为都不是以动摇统治根基为目的的，他们的分化、存在，是对社会秩序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统治机能的表现，反映出统治阶级面对出现的危机其自身仍然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游侠的作用，正是以其强大的影响和社会势力，安抚着民众，给民众以希望，以防止社会形成对抗而走向极端。所以在最根本上说，游侠并不能解除民众的痛苦。司马迁的歌颂游侠，实际上有利于强化统治阶级的自我调节功能，其本质仍然是服务于地主阶级，但从它能揭露社会弊病，和敢于批评统治者的权势方面看，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原文】

韩子曰①：“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②。”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③。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④。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⑤。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⑥。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⑧。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⑨。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⑩。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

乎⑪？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注释】

①韩子：即韩非。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法家集大成者。
②“儒以文乱法”二句，出自《韩非子·五蠹》篇。
③讥：责难，指责。 学士：此指儒生。
④世主：当世之君主。 春秋：此泛指史书。
⑤季次：名公皙哀，孔子弟子，未曾出仕。 原宪：字子思，孔子弟子。 闾巷：里巷，指民间。 独行：志节高尚，不随俗沉浮之人。
⑥蓬户：用蓬蒿编成的门。 厌：饱，满足。
⑦志：铭记，怀念。 倦：停止。
⑧轨：依循。 果：果敢，坚决。 已诺：已经答应的。 诚：忠实地兑现。 矜：自夸。 伐：夸耀。 足：值得。 多：称赞。
⑨缓急：偏义复词，重在“急”，急迫。
⑩虞舜窘于井廪：舜曾窘迫于廪上和井下。《五帝本纪》载，舜父和其后妻子象，常欲杀舜，曾“使舜上涂廪”，而“从下纵火焚廪”。“又使舜穿井”，而“共下土实井”。舜都得以逃脱。 伊尹负于鼎俎：伊尹曾背过做饭的鼎和切肉的砧板。《殷本纪》载，伊尹曾“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傅说匿于傅险：傅说曾服苦役，“筑于傅险”，而“见于武丁”，使“殷国大治”。《殷本纪》有记载。吕尚困于棘津：姜太公吕尚受困于棘津。《齐太公世家》载，吕尚“盖尝穷困”。《史记索隐》谯周曰：“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 夷吾桎梏：齐相管仲曾为阶下囚。《齐太公世家》载，管仲原为公子纠之臣，公子纠被小白（齐桓公）打败，将管仲押解回齐国，后才用以为相。夷吾，即管仲，字夷吾。桎梏，刑具，脚镣和手铐。 百里饭牛：秦穆公的贤臣百里奚曾为人喂牛，卖身为奴。《孟子·万章》、《管子·小问》、《盐铁论》等文中有类似记载。 仲尼畏匡，菜色陈、蔡：孔子在周游列国时，过匡地被人误认为是阳虎而加以围困；过陈国和蔡国时绝粮，面有菜色。见《孔子世家》。
⑪中材：一般的才能。材，通“才”。 末流：末世。

【译文】

韩非子说："儒家援引古代的文献扰乱法治，而游侠凭借武力触犯禁令。"对两者都加以非难，但儒生却多被世人称扬。至于用权术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当世的君主，功名都被记载在史书中，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季次、原宪，是平民百姓，用功读书，怀有特异君子的品德，自己的威仪举止不和当代同流合污，当代人也嘲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生住在一贫如洗的草屋中，连粗布衣服、简劣的饭食都无法满足。他们死了四百多年，而他们的弟子却不知疲倦地怀念他们。如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依循于道德法律的准则，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坚决，已经答应的事一定诚实去做，不爱惜自己的身躯，去救助别人的困急，既已经历了出生入死的考验，却不夸耀自己的才能，羞于炫示自己的功德，大概也有很值得称赞的地方吧。

况且危急之事，是人们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粮仓时遇到危急，伊尹背着鼎俎当厨师，傅说藏身在傅险当苦力，吕尚在棘津遭困厄，管仲戴过脚镣和手铐，百里奚喂过牛，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在陈、蔡两国饿得面黄饥瘦。这些都是儒生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是遭到这样的灾难，何况凭借中等才能而经历乱世的普通人呢？他们遭遇的灾害怎么可以说得完呢！

【原文】

鄙人有言曰①："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②。"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③；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④。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⑤。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6]！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7]。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8]？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9]。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10]！

【注释】

①鄙人：乡野之人。

②飨：通"享"，享受。

③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伯夷、叔齐俱为殷时贤臣，他们认为周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所以劝谏反对。后周平天下，二人又"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下。详《伯夷列传》。丑：耻。贬王：降低他们贤王的声誉。

④跖（zhí）、蹻（juē）：即盗跖、庄蹻，古代传说中的两位大盗（实为奴隶起义领袖）。暴戾：凶暴残忍。诵义：称诵其大义。

⑤钩：指衣带钩等小物件。

⑥拘学：拘泥于所学。咫尺：形容微小、短浅。咫，八寸为咫。卑论：降低论调。侪（chái）俗：迁就世俗。

⑦设：假如。取予：获取给予。然诺：履行诺言。

⑧委命：把性命交托于人。间（jiàn）者：杰出的人物，意为"间气（本天地特殊之气而上应星气）所钟"的人。

⑨诚：假如。乡曲：乡里，民间。予：通"与"，和。比权量力：比较其权威和影响力量。同日而论：相提并论。

⑩要（yāo）：总之。见：现。曷：何。

【译文】

俗话这么说："什么叫懂得仁和义，已经享受利益的就是有道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可耻，饿死在首阳山，可文王、武王不

因为这个原因而损害王者的声誉；盗跖、庄跻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不断地称赞他们的义气。由此可见，"偷衣带钩的人要杀头，偷国家政权的人被封侯，受封侯的人家就有仁义存在了"，这不是假话。

现在，拘泥于片面道理或者抱着狭隘理论的人，长久地孤立在世俗以外，不如降低论调、迁就世俗，和世俗同流合污而取得荣耀名声的人啊！而平民百姓，看重取予皆合符道义、应允能实现的美德，到千里以外去伸张正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现实，这也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便能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在穷困窘急的时候能够委心向学而正视命运，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侠和杰出的人物吗？如果让民间的游侠，和季次、原宪比较权势的大小，较量才能的高下，比量对社会的贡献，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总之，从事功的表现，说话信得过方面来说，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原文】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①。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②。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③。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④。然儒、墨皆排摈不载⑤。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⑥。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⑦。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⑧。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⑨。

【注释】

①布衣：百姓。 靡：无，不。

②延陵：即延陵季子，为春秋吴国季札，因封于延陵，故称。事见《吴世家》。《汉传》无此二字，梁玉绳"疑衍"。 孟尝：即战国时齐贵族田文。详《孟尝君列传》。 春申：即战国时楚贵族黄歇。详《春申君列传》。 平原：即战国时赵贵族赵胜。详《平原君虞卿列传》。 信陵：即战国时魏贵族无忌。详《魏公子列传》。 藉：凭借、依靠。 土：封土。

③疾：急速，快。 激：激励，激荡。

④砥名：修炼自己的名声。砥，磨刀石，此引申为磨炼。 施（yì）：蔓延，遍及。

⑤排：排斥。 摈：摈弃。

⑥湮（yān）：埋没。 恨：遗憾。

⑦王公：即下文之王孟。 扞（gàn）：通"干"，冒犯。 文罔：法律、禁令。罔，通"网"。

⑧宗强：豪强，豪族。 比周：结伙营私。

⑨猥（wěi）：错误地。 令：使。

【译文】

古代平民中的侠客，没有能听说过。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靠着有封地和卿相之位的富有，招揽天下的贤人，在诸侯中显扬名声，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就比如顺风呼喊，声音没有加快，这是风势激荡所致。至于闾巷中的侠客，修养行为，砥砺名节，名声遍及天下，没有不称赞他们贤能的，这是难以做到的。可是儒家、墨家都对他们排斥摈弃不加记载。从秦代以前，平民侠客，被埋没无法见到，我十分遗憾。根据我所听到的，汉朝兴起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虽然时常触犯当朝的法律，但

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懂谦让，有值得称扬的地方。名声不会虚假地树立，读书人不会虚假地附和。至于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用钱财来役使贫苦人，凭借豪强暴力来欺凌孤单势弱的人，随心所欲，来满足自己，这也是游侠认为可耻的。我哀伤世俗之人不明白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郭解等人和强暴的人视为同类而一同加以耻笑。

【原文】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①。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②。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③。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④。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⑤。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⑥。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⑦。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⑧。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⑨："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⑩。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⑪。

是时济南瞯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⑫。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郏韩孺纷纷复出焉⑬。

【注释】

①伐：夸耀。 歆：欣喜，沾沾自喜。 尝施：曾施以恩惠的。
②振：通“赈”。救济。
③完采：犹没有一处有完整的花纹，言其破旧。 重味：两样以上的荤菜。 軥（qú）牛：小牛。
④阴脱：暗中解脱。 季布：原为项羽部将，汉建立后被刘邦悬赏捕捉，朱家藏匿，并说动刘邦，使季布获免。详《季布栾布列传》。
⑤延颈：伸长脖子，表示愿意结交。
⑥父事：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
⑦雒阳：魏晋后才写作“洛阳”，时为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⑧周人：此指洛阳一带人。因为春秋末战国时，这一带为宗周、成周所在地。
⑨条侯：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反叛时的统兵主将。 传车：驿车。
⑩博：古代的一种六博的棋类游戏。
⑪符离：县名，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北。
⑫济南：郡名，治所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陈：县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⑬代：郡名，治所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梁：诸侯王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南。 阳翟：县名，在今河南禹州市。 兄：《史记索隐》音况。 郏：县名，在今河南郏县。

【译文】

鲁地的朱家，和高祖是同时代的人。鲁人都以儒家思想进行教育，可朱家却因为任侠而闻名。他所隐藏和救活的知名人士数以百计，其他的普通人则不计其数。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不为自己的恩德沾沾自喜，对那些他曾给予过恩惠的人，他唯恐再见到他们。他救济不富足的人，先从贫贱人家开始。他家里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旧得没有完整的花纹，就餐没有两样以上的荤菜，乘坐的不过用小牛驾的车子。专门去救助别人的危急，超

过为自己办私事。他暗中使季布将军摆脱困境后，待到季布尊贵时，他终身不见季布。从函谷关以东地区，没有人不伸长脖子希望和他结交。

楚国的田仲因为任侠而闻名，喜欢剑术，以对待父辈一样服侍朱家，自己认为行为比不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了个剧孟。洛阳人以做买卖作为生活的资本，而剧孟凭借任侠在诸侯中显扬。吴、楚七国反叛时，条侯任太尉，他乘坐着驿站的车快到河南，找到了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助于剧孟，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了。"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就像是得到一个相当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很像朱家，但喜欢六博，所做的多为少年人的游戏。可是剧孟的母亲去世时，从远方来送丧的，大概有上千辆车子。到剧孟去世时，家里没有十金那么多的剩钱。而符离人王孟这时也因为任侠，在长江、淮河一带受到称颂。

这时济南姓瞯的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侠而闻名，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些人全杀死了。那以后，代郡姓白的、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郏县的韩孺，又纷纷出现了。

【原文】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①]。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②]。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③]。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④]。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⑤]。然其自喜为侠益甚[⑥]。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⑦]。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⑧]。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

解姊子，亡去[9]。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10]。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11]。"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12]。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13]。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14]！"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15]。"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16]。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17]。

【注释】

①轵（zhǐ）：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市南。

②阴贼：阴毒残忍。

③借交：借与友人。《史记新证》直按：以躯借交，谓以聂政之躯，因报仇借于严仲子也。　藏命：藏匿亡命之人。　作奸：犯法。　剽攻：抢劫。

④适：恰好。　若：或。

⑤折节：改变往日的行为。　俭：约束，不放纵。　以德报怨：以恩德来报答自己怨恨的人。　薄望：很少怨恨。

⑥益甚：更加坚定。

⑦振：救济，挽救。　矜：夸耀。　卒：通"猝"，突然。　睚眦（yá zì）：怒目而视。此引申为小的仇恨。

⑧负：依仗。　嚼（jué）：干杯。徐广云"尽酒也"。《史记志疑》引《后书·五行志》云嚼复嚼者，京师饮酒相强之辞。

⑨亡去：逃亡。

⑩微知：暗中打听到。

⑪不直：不正，没有道理。

⑫多：称赞。

⑬箕倨：坐时两脚伸直叉开，形似簸箕。此姿势往往表示对人无礼、傲慢。倨，通“踞”。

⑭邑屋：乡里，街巷。　见：被。

⑮属（zhǔ）：嘱托。　尉史：县尉手下的书吏，掌管征发徭役等事。陈直以为西汉尉史有两种性质，有属于边郡塞尉者，有《居延汉简》两残简可证；有属于县尉属吏者，如本文是也。　急：急切，关注。　践更：汉徭役有卒更、过更、践更之别。贫者得钱，代当值应征者为卒，称践更。

⑯过：经过，轮到。　求：要求，征召。

⑰肉袒：裸衣露体。古时祭祀或谢罪时常以此表示尊敬和诚服。

【译文】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因为任侠，在孝文帝时被杀死。郭解这人短小精悍，不饮酒。他小时候阴险狠毒，心中愤慨不高兴时，亲手杀死很多人。他不惜自身来助朋友报仇，藏匿亡命的人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自铸钱、盗掘坟墓，做这种事原来就不可胜数。但却得到上天保佑，在危急中常常能摆脱出来，就像是犯法遇到了赦免。到郭解年纪大后，就改变操行，检点自己，用恩惠来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施给别人，对别人怨恨很少。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更加强烈。已经救了别人性命，不炫夸自己的功劳，但他的内心仍然阴险狠毒，突然因为小的怨恨面行凶之事还和以前一样。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威势，和别人饮酒，让人家干杯。人家不胜酒量，他就强迫灌人家。别人生气，拔出刀来刺杀了郭解姐姐的儿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生气地说：“凭着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却捉不到凶手。”把尸体扔在路上，不加以埋葬，想

借此来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打听到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自己回来，把实情全部告诉郭解。郭解说："你杀他本来应该，我的孩子没有道理。"于是放走那凶手，把罪责归于他姐姐的儿子，就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说了这事，都称赞郭解的道义，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躲避他。有一个人独自岔开双腿傲慢地坐着看郭解，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郭解的门客想杀了那人。郭解说："在家乡居住，竟至不被人尊敬，这是我的德行不美好，他有什么罪过呢！"于是暗中嘱咐尉史说："这个人，是我很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求免除他。"以后每到服役时，多次轮到这个人，县吏都没有要求他去。这个人觉得奇怪，问其中原因，说是郭解让他解脱的。这个傲慢的人就袒衣露体向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事，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原文】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①。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②。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③。"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④。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⑤；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⑥。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⑦。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⑧。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⑨。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⑩"。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

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⑪。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注释】

①居间：从中调解。
②曲听：（为尊重对方）而委曲地听从。
③无用：指先别按我的话去缓解怨仇。
④执恭敬：谦守恭敬。 县廷：县衙。
⑤之：到……去。 请求：走门路，通关节。 出：解决，处理。
⑥厌：满足。
⑦严重：十分敬重。
⑧过：登门拜访。 请得解客舍养之：《史记索隐》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豪事年少与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归解，故多将车来，欲为解迎亡者而藏之者也。"
⑨茂陵：本为汉武帝陵墓名，后置为县，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 中訾：资财达到等级，訾，通"资"。当时规定家资在三百万以上者要被迁徙，此在元朔二年。
⑩卫将军：即卫青。
⑪杨季主：人名。 举：检举。

【译文】

洛阳有相互结仇的人，城中几十个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他们始终不听。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连夜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委曲心意听从了郭解的劝告。郭解于是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很多尊者在这里从事调解，你们大都不肯听从。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话，我怎么能从别的县跑来夺取人家地方贤豪大夫的权利呢！"郭解于是连夜离去，不让别人知道，说："暂且不要用我的话，等我离去后，让洛阳的豪士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谨守恭敬，不敢坐车进入他们县衙门的办公地方。他到附近的郡和王国，替别人办事，事情可以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使各方满意，然后才敢吃人家酒饭。大家因此十分尊敬他，争着供他使用。城中少年和附近县的贤人豪杰，半夜来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请求把郭解的门客带到自己的房舍去供养。

到了迁徙各郡国的豪富人家到茂陵居住时，郭解家里贫困，不够迁徙的资财标准，但迁徙名单中有他，官吏害怕，不敢不将他迁徙。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里贫困，不够迁徙标准。"皇上说："平民有权力使得将军替他讲话，这说明他家不穷。"郭解家就被迁徙了。人们出资一千多万为郭解送行。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任县掾，是他提名要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了杨县掾的头。从此杨家和郭家结了仇。

【原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1]。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2]。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3]。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4]。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5]。吏逐之，迹至籍少公[6]。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7]。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8]："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9]。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10]。"遂族郭解翁伯[11]。

【注释】

①交欢：结交为友。
②阙下：宫阙之下。
③夏阳：县名，在今陕西韩城市西南。 临晋：县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亦关口。
④冒：冒然相投。
⑤太原：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⑥迹：追踪。
⑦穷治：追穷审理。
⑧侍：奉陪。 誉：称誉。
⑨竟绝：自始至终找不到线索。
⑩当：判决。 大逆无道：罪大恶极。
⑪郭解翁伯：《史记志疑》王孝廉曰“‘翁伯’二字衍，是处何必复表其字耶？”

【译文】

郭解移迁进关中以后，关中的贤人豪杰知道和不知道郭解的，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和郭解结好。郭解矮小精悍，不饮酒，出门从未骑过马。后来又杀死了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杀死在宫门下。皇上听说后，就下令官吏捉拿郭解。郭解逃走，把他母亲一家安置在夏阳，自己来到临晋。临晋人籍少公与郭解素不相识，郭解冒然来投，因而要求帮助自己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辗转到了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居住、食宿的人家。官吏追赶他，追寻踪迹到了籍少公家里。籍少公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才抓到郭解。官府深究郭解所犯的罪行，发现被郭解所杀的人，都在被赦免之前。轵县有位儒生陪同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那儒生说：“郭解专门用狡诈来触犯国法，怎么可以

称贤人！”郭解门客听到了，杀了这个儒生，割断他的舌头。官吏拿这事责问郭解，郭解真的不知道杀人的是谁。行凶的人也始终没查出来，没有人知道是谁。官吏向皇帝上书说郭解没有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说：“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敢于触犯法律，因为小怨恨而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这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该判大逆无道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全家族。

【原文】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①。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②。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③！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④。

【注释】

①敖：通“傲”，傲慢。 足：值得。 数：称引，称述。

②槐里：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长陵：原高祖刘邦陵墓名，后置县，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 西河：郡名，治所平定在今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西南。 临淮：郡名，治所徐县，在今江苏泗洪县南。兒：同“倪”，姓。 东阳：县名，在今江苏金湖县西南。 逡逡（qūn）：恭敬谨慎状。

③北道、西道、南道、东道：即京师长安四郊四出之道。 仇：音qiú，姓。 南阳：郡名，治所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④乡者：即“向者”，从前。乡，通“向”。

【译文】

从这以后，行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而没有值得称引的。可

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倪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恭敬谨慎有谦让的君子风范。至于像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的赵调这些人，都是处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这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感到羞耻的。

【原文】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①。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②。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③！"於戏，惜哉④！

【注释】

①中人：一般人。　采：采纳。
②无：无论。　知：了解。
③人貌荣名：《史记集解》徐广曰："人以颜状为貌者，则貌有衰落矣；唯用荣名为饰表，则称誉无极也。"　貌：修饰。　既：穷尽。
④於戏：同"呜呼"。

【译文】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相貌比不上中等人，语言也没有可取的地方。但天下不论是贤人和不贤的人，知道和不知道他的，都仰慕他的名声，自称为游侠的人都借郭解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们要用荣誉和声名来修饰自己形象的愿望，难道有穷尽吗！"唉，可惜呀！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解题】

实质上本传是对专制君主所特有的独断权威及其随意性提出了批评，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贤能之士，由于没有机会受到重用，而丧失了为社会作出贡献以成就功名，而一些婉佞之辈，由于得到天子的宠幸，就能获得亲近富贵的不满。高祖时籍孺，惠帝时闳孺，武帝时韩嫣及李延年，均系因时“与上卧起”而贵幸，邓通因为符合在梦中推文帝上天的黄头郎形象，就“尊幸之日异”。其中，“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可是文帝却赏赐他以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故邓氏钱布天下，是与吴王刘濞以私家铸钱而富者，最是一个典型。韩嫣以善佞，亦“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李延年在汉武帝正要“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的时候，善承意而弦次初诗，竟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这表明他们的荣幸极富，如卫灵公之待弥子瑕，仅在人主的爱憎之间。所以佞幸的存在，是国家正常行政标准的违背，是对社会正直的歪曲，是天子借助其专断实现自我意志满足私欲的无限延伸，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都具有重大的腐败与破坏作用。司马迁记邓通竟被案，韩嫣受赐死，李延年昆弟则擒诛，寓意此类人物结局之可悲，以示儆戒。

文篇最后说，“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这是揭示汉代佞幸人员形成的结构变化。论赞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

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这是从一种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揭示出其根本性的事理，具有历史认识的价值。

【原文】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①”，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②。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③。孝惠时有闳孺④。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⑤。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⑥。两人徙家安陵⑦。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⑧。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⑨；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⑩；邓通无伎能。

【注释】

①力田：尽力耕田。 逢年：遇到好年景。年，收成，年景。 遇合：指遇到赏识自己的君王。徐广曰一作“偶”。

②独：仅仅。 色：容色，女色。

③暴抗：暴猛抗直。 籍孺：人名。籍，名也。孺，幼小也。下文“闳孺”同此。 佞幸：因谄媚而得宠幸。

④孝惠：即汉惠帝刘盈。

⑤材能：即才能。 徒：只，仅仅。 婉佞：柔顺谄媚。 关说：代人通关节，说人情。

⑥郎、侍中：各种郎官和在皇帝左右侍奉的人。 鵕鸃 (jùn yí)：即锦鸡。文中指用锦鸡羽毛装饰的冠。 贝带：用贝壳装饰的腰带。 傅：通“敷”，抹搽。 化：效法。

⑦安陵：汉惠帝陵墓，后置为县，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⑧赵同：《史记索隐》案：《汉书》作“赵谈”，此云“同”者，避太史公

父名也。 北宫伯子：姓北宫，名伯子。一说伯子为名，北宫之宦者。

⑨爱人：待人仁爱。

⑩星气：占星望气之术。 参乘：陪乘。 伎能：技能。伎，通“技”。

【译文】

俗话说：“尽力耕田，不如恰逢一个好年景；好好当官，不如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君王。”这本来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不仅仅是女子要用美色献媚，就是士人和宦者也有这种情况。

从前因为有美色得到宠幸的人很多。到了汉朝兴起，高祖的性格是特别的暴猛抗直，然而籍孺因为谄媚得到宠幸。孝惠帝时候有个闳孺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不是有才能，仅仅是因为柔顺谄媚而得到了显贵宠幸，能和皇上同起同卧，公卿们都要经由他疏通关节请说人请。所以孝惠帝时候的郎官和侍中都戴着用锦鸡羽毛装饰的帽子，佩着用贝壳装饰的衣带，脸上抹着香粉，效法着闳孺、籍孺一类的人。这两个人都把家迁徙到了安陵。

孝文帝时宫中的宠臣，士人就有邓通，宦者就有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的受到宠幸是因为他是位仁爱的长者；而赵同是因为善于占星望气而受到宠幸，常常做文帝的陪乘；邓通没有技能。

【原文】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①。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②。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③。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④。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⑤。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⑥。文

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7]。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8]。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9]。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10]："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11]。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12]。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13]。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14]。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15]。

孝景帝时，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文仁，仁宠最过庸，乃不甚笃[16]。

【注释】

①蜀郡，治所成都，在今四川成都市。 南安：县名，在今四川乐山县。后属犍为郡。 濯（zhào）船：用桨划船。濯，通"櫂"，船桨。一说即洗船。 黄头郎：戴黄帽的划船人。《史记集解》徐广曰："著黄帽也。"骃案：《汉书音义》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说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黄旄于船头，因以名其郎曰黄头郎"。

②顾：回头看。 裻（dū）：衣背中缝。 带：衣带。 穿：打结。

③之：到……去。 渐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渐台在长安故城中。《关中记》云未央宫西有苍池，池中有渐台，王莽死于此台。"

④说："悦"之古字。

⑤愿谨：老实谨慎。 洗沐：休假。汉制，官吏五日一洗沐。

⑥上大夫：汉代以六百石以上为下大夫，以二千石当古之上大夫。

⑦如：到，往。

⑧严道：在今四川荣经县。汉代有少数民族的县称道。

⑨痈：痈疽，一种毒疮。 唶（jiè）吮：吸吮。 唶，吸吮之声。

⑩从容：周旋，绕着弯儿。 色难：脸色难为情。

⑪怨：怨恨。

⑫无何：不久。 徼（jiào）：边界。

⑬竟案：结案。 责：债。

⑭长公主：指景帝姊刘嫖。 辄：就。 著：附着，藏。

⑮假：借。 名：占有。

⑯周文仁：《史记索隐》案：《汉书》称"周仁"，此上称"周文"，今兼"文"作，恐后人加耳。案：仁字文。 庸：常人。 笃：深厚。《史记志疑》附案：《史记考异》曰"不乃者，不能也。乃、能声相近。言仁宠过于常人，犹不能甚笃，以见景帝之无宠臣也。

【译文】

邓通是蜀郡南安县人，因为会划船当了黄头郎。孝文皇帝梦见想上天，上不到天上去，有一位黄头郎从身后把他推上了天，回过头来看见这个人穿着后背中间开缝的衣服并用衣带打了后结。醒过来后就到渐台去，拿梦中人的形象暗中用眼睛寻找推他上天的郎官，就看见了邓通，他穿着后背中间开缝的衣服，就是梦中所见到的样子。召来问他的姓名，姓邓名通，文帝高兴起来，他受到的尊贵宠幸一天超过一天。邓通也老实谨慎，不喜欢和外界交往，虽说赐给他休假，也不想出宫。于是文帝赏赐给邓通几十万万钱，官位达到了上大夫。文帝常常前往邓通家里游玩戏耍。然而邓通没有其他才能，不能做出推荐士人的事来，只是自己一个人谨慎行为以谄媚皇上罢了。皇上派善于相面的人给邓通看相，说他"当会贫穷到饿死"。文帝说："能够让邓通富起来的是我，怎么会说是贫穷呢？"在这时赐给邓通蜀郡严道的铜山，允许他自行铸造钱币，"邓氏钱"布满了天下。他的富足到了这样的地步。

文帝曾经得了痈疽病，邓通常常替文帝吮吸血脓。文帝不高

兴，绕着弯子问邓通说："天下是哪一个最爱护我呢？"邓通说："应该是没有谁比得上太子。"太子进宫问候病情，文帝让他吮吸痈疽，太子吮吸了痈疽但是脸上很难为情。随后太子听说邓通经常替皇帝吮吸血脓，心里惭愧，从这时开始怨恨邓通了。等到文帝去世，景帝继位，邓通被免官，躲在家中。没过多久，有人奏告邓通把铸的钱偷盗到边界以外。景帝把这件事交给官吏检查审问，确实有这样的事，就结了案，全部没收了邓通的家产，还欠了债款好几万万。长公主刘嫖赏赐邓通钱财，官吏就随即把它没收了，一只簪子也不让在身上插着。于是长公主就下令手下人借给邓通衣食费用。邓通终于不能够占有一个钱，寄死在别人家中。

孝景帝时候，宫中没有宠幸臣子，然而只有一个郎中令周文仁，仁的受宠最能超过平常人，但是也不算深厚。

【原文】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①。嫣者，弓高侯孽孙也②。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③。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④。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⑤。天子车驾跸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骛驰视兽⑥。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⑦。嫣驱不见⑧。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⑨。"太后由此嗛嫣⑩。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⑪。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⑫。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⑬。

【注释】

①韩王孙嫣：即韩嫣。因是韩王信之重孙，祖父是弓高侯韩颓当，故称。
②孽孙：媵妾所生之孙。
③胶东：王国名，都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汉武帝曾为胶东王。
④胡兵：匈奴的兵器、阵法。《史记志疑》直按：《百官公卿表》："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韩嫣所习，当为长水胡兵。
⑤江都王：汉武帝异母兄刘非。
⑥跸道：禁止通行。 副车：从车。 骛（wù）驰：急驰。骛，急。
⑦辟：屏除。 伏谒：伏地拜见。 傍：通"旁"。
⑧驱：驱马而过。 见：拜见。
⑨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 归国：归还封国。 宿卫：在宫中值宿禁卫。 比：并列。
⑩嗛：《汉书》作"衔"，义同。怀恨。
⑪永巷：宫中长巷。此泛指皇宫中妃嫔居住之处。
⑫谢：谢罪，说情。
⑬韩说（yuè）：韩嫣弟，曾封为案道侯。

【译文】

当今天子宫中的宠幸臣子，士人就有韩王的重孙韩嫣，宦者就有李延年。韩嫣是弓高侯韩颓当媵妾所生的孙子。当今皇上做胶东王的时候，韩嫣和皇上一起学习书法相互友爱。等到皇上当了太子，更加亲近韩嫣。韩嫣很会骑马射箭，善于谄媚。皇上登位，想进行讨伐匈奴，韩嫣就首先学习了匈奴的兵器、阵法知识，因为这样的缘故更加尊贵起来，官位做到了上大夫，得到的赏赐可以和邓通相比拟。当时韩嫣常常和皇上同起同卧。江都王刘非进京朝见，有诏令他可以随从皇上进入上林苑中射猎。天子的坐车还没有在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进，就先派韩嫣驾着随从车，让

后面跟着几十近百名骑兵，急速奔驰去观察野兽的情况。江都王望见了，认为是天子来了，屏除随从人员，伏在道路旁边拜见。韩嫣驱马而过不下车拜见他。已经过去了，江都王发怒，对皇太后哭着说："请求能够归还封国进入宫中值宿禁卫，和韩嫣一样。"太后因为这件事开始怀恨韩嫣。韩嫣侍奉皇上，在永巷进进出出不加禁止，因为有奸情让皇太后听说了。皇太后发怒，派人赐给韩嫣自死。皇上替韩嫣说情，最终不能达到目的，韩嫣就自杀了。而案道侯韩说是他的弟弟，也是由于谄媚受到宠幸。

【原文】

李延年，中山人也①。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②。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③。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④。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⑤。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⑥。其女弟亦幸，有子男⑦。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⑧。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⑨。久之，寖与中人乱，出人骄恣⑩。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⑪。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⑫。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⑬。

【注释】

①中山：汉封王国名，都卢奴，在今河北定县。

②身：自身。　女：姐妹。　倡：歌舞艺人。

③腐：腐刑，宫刑。　给事：供职。　狗中：狗监，饲养皇帝猎犬之所。《汉书》作"狗监中"。

④平阳公主：汉景帝王皇后长女，武帝姐。初嫁平阳侯曹寿，故称平阳

公主。 女弟：妹妹。 说："悦"之古字。

⑤变新声：创新音乐。 天地祠：天地神庙。 歌弦：配乐歌唱。

⑥弦次：配乐。 初诗：新制作的乐诗。

⑦子男：儿子。

⑧协声律：《外戚世家》作"协律"，均当依《汉书》作官名"协律都尉"，掌音乐。

⑨埒（liè）：等同。

⑩寖（jìn）：逐渐。 中人：宫女。《史记志疑》附案：徐广一作"坐弟季与中人乱"，是也。

⑪卒：死。 弛：松弛，冷漠。 禽：通"擒"。

⑫嬖臣：受宠爱之臣。 大底：大抵。底，通"抵"。 数：称述。

⑬颇：基本上。

【译文】

李延年是中山国人。他父母和他自身以及兄弟姊妹，原来都是歌舞艺人。李延年因为犯法受了腐刑，在皇宫饲养猎犬之所供职。平阳公主向武帝说起李延年的妹妹善长歌舞，皇上召见，心里喜欢她，等到她进人了永巷，就召李延年进宫让他显贵起来。李延年善长歌唱，进行了创新音乐的活动，皇上这时正在兴建天地神庙，想谱写一些歌词配上乐曲歌唱。李延年善于承奉意旨，创作了配乐的新歌词。他妹妹也得到武帝的宠幸，生了儿子。李延年佩带上二千石的印绶，做了协律都尉。和皇上同起同卧，特别尊贵宠幸，达到了和韩嫣同等的地步。过了很久，逐渐和宫女淫乱，进出宫廷骄横放纵。等到他妹妹李夫人去世以后，对他的宠爱冷漠，就擒拿诛杀了李延年的兄弟。

从这以后，宫中受宠爱的臣子大概都是外戚之家，然而他们不值得称述。卫青、霍去病也是因为外戚身分得到显贵宠幸，但基本上是靠自己的才能求得了进用。

【原文】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①]！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②]。虽百世可知也。

【注释】

①甚：严重。 爱憎之时：指统治者爱憎的时机。

②弥子瑕：春秋时卫灵公的宠臣。其得幸时，曾假托君命驾车回家，受到卫君称赞；又吃桃甚感味美，留一半献给卫君，卫君亦深感满意。失宠后，这一切都成为罪过。见《老子韩非列传》，并《左传·定公六年》、《韩非子·说难》。

【译文】

太史公说：太严重了帝王宠爱和憎恨的时机！弥子瑕的行动，很值得用来观察后来人谄媚宠幸的处境了，即使经过一百世也是可以知道的。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解题】

本篇所叙滑稽人物，以诙谐的言词，阐明哲理，隐喻现实，规劝世事，于谈笑间促使人君能够克服已有的政治弊病，并防止作出错误的决策。事实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谏诤，但进行得较为舒缓，由此可以避免触犯人主的逆鳞，以至不会引起上下对抗而使言谈者遭受不测。它需要言谈人具备应有的机智与渊博的学识，及其善于观察事物和掌握人君心理的辨析能力。故滑稽人物决不可等闲视之，或认为可以轻易攀及。以其所言世事之关系国家存亡祸福，故司马迁开篇引孔子论《六艺》之言，将滑稽的"解纷"作用与《六艺》的功效相提并论，赋予它以有益的历史价值。此亦以滑稽的手法表明，治理世事，并非必得运用儒家经义；儒家《六艺》经传也无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而也不必"独尊"。从这个角度说，它也有处理世事不必羁縻于任何其他政治学说的用意。论赞说："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伟哉！"儒学藩篱之外也还有许多符合于"扶义俶傥"要义的伟大人物，值得歌颂。

褚少孙所附益之文篇，唯西门豹治邺所叙，暴露深刻，令人快意，后世视为名文，转相传习。余则鄙琐不可读，于滑稽之义亦失之远矣。

【原文】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①]。《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②]。"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③]！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④]。

【注释】

①六艺：即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治：治理国家，政治功效。 一：指作用一致。

②节：节制，规范。 发和：促进、团结。 道事：记述阐明旧事旧制。达意：通达感情意念。 神化：达神演化。义：义理，道义。

③恢恢：广阔无边。

④微中：稍微符合事理。

【译文】

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功效是一样的。《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促进人们团结，《书》用来说明过去时代的情事制度，《诗》用来表达人们的感情意念，《易》用来阐发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神奇变化，《春秋》用来显示褒贬是非的义理。"太史公说："天道广阔无边，难道不是大得很吗！在谈笑的言论中稍稍地切合事理，也可以解除社会的纷争。

【原文】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①]。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②]。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③]。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④]。淳于髡说之以隐曰[⑤]：

“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⑥？”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⑦。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⑧。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⑨。

【注释】

①淳于髡（kūn）：人名。复姓淳于。名髡。 赘婿：入赘于女家的女婿。在古代社会地位极低，极受歧视。

②滑（gǔ）稽：本指古代的一种酒器，腹大嘴小，转注吐酒，终日不已。后谓能言善辨，言辞流利，滔滔不绝者。

③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 隐：隐语。

④荒乱：放纵混乱。 并：一块，都。

⑤说（shuì）：游说，劝说。

⑥蜚：通“飞”。《史记志疑》附案：大鸟之语，髡盖祖楚伍氏谏庄王做智耳。

⑦朝：使……朝拜。 县令长：县级行政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万户以下的县称长。

⑧振：通“震”。 齐侵地：齐国被侵之地。

⑨《田完世家》：即《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志疑》附案：《世家》无隐谏一切，疑是后人删之。或谓此传虚述，乃史公不精之咎；恐悄然也。

【译文】

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位入赘女婿。身高不到七尺，为人滑稽，多有论辩才能，很多次出使诸侯国，不曾被屈折侮辱。齐威王的时候，喜好隐语，爱好进行淫逸欢乐通宵达旦的宴饮，沉湎在酒色之中，国家政事不能治理，把政事交托给卿大夫去处理。各种官职放纵混乱，诸侯各国都来侵犯，国家危险到将要灭亡，只在于

旦夕，他周围的大臣没有谁敢于进谏。淳于髡拿隐语来向他游说道："国家内有一只大鸟，驻止在大王的朝庭，三年之内不飞动又不鸣叫，您王知道这只鸟是为什么呢？"齐威王说："这只鸟不飞也就罢了，一要起飞就会冲上云天；不鸣叫也就罢了，一要鸣叫就会惊动世人。"于是乎就让各个县令、县长七十二人来述职朝廷，他奖赏了一位政绩最佳的，诛杀了一位治事最乱的，振奋军队去出国作战。诸侯们都被他的举动震惊了，都把已经侵占的齐国土地归还去。凭借声威他执政了三十六年。他的事迹详细记载在《田敬仲完世家》里。

【原文】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1]。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2]。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3]。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4]：'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5]。'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6]。"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7]。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8]。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9]。"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10]！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11]。若亲有严客，髡帣韝鞠膝，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12]。

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⑬。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⑭。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⑮。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⑯。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⑰。宗室置酒，髡尝在侧⑱。

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⑲。

【注释】

①威王八年：即公元前371年。　加：施加。

②之：到……去。　赍（jī）：携带。　驷（sì）：古代一车四马为一驷。

③冠缨：帽带。　索：尽。　绝：断。

④傍：通“旁”。　禳（ráng）田：祈祷田神以求丰收。禳，古代以祈祷消灾的迷信活动。　豚（tún）：猪，小猪。　盂（yú）：盛液体的器皿。

⑤瓯窭（ōu lóu）：亦作“瓯楼”。狭小的高地。　篝：竹笼。　污邪：低洼地。　蕃：茂盛。　穰穰（ráng）：丰盛的样子。

⑥狭：少。　奢：多。

⑦溢：通“镒”。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　璧：玉制礼器，平而圆，中心有孔。

⑧革车：裹有皮革的重战车。

⑨石（shí）：十斗为一石。

⑩恶（wū）：怎么。

⑪执法：此指执法官员。　傍：通“旁”。　御史：此指掌记事之官员。　径：直接，就。

⑫亲：父亲。　严客：尊客，贵客。　帣鞲（juān gōu）：卷束衣袖并加

臂套。帣，卷束衣袖。鞲，皮制臂套，用此缚于两臂束住衣袖以便动作。 鞠跽（jì）：躬身小跪。跽，同"跽"，小跪。 余沥：剩余之酒。 上寿：敬酒祝福。

⑬卒（cù）然：突然。 卒，通"猝"。 睹：见。

⑭州闾：乡里。 稽留：停留。 六博：古代一种掷采下棋的比赛游戏。共十二个棋子，黑白各六，故名。 投壶：一种将箭投入特制壶里的游戏，以投中多者为胜。 曹：侪、辈。文中引申为伙伴、朋友。 眙（chì）：直视，瞪着眼。 堕珥：坠落在地下的耳环。 遗簪：遗失在地的发簪。 二参（sān）：二三分。

⑮阑：尽。 尊：即樽，盛酒器。 促坐：挤在一起坐。 履舄（xì）交错：男女的鞋子错杂在一块儿。履，鞋。舄，木屐。 狼藉：形容乱七八糟的样子。 罗襦（rú）：绫罗短衣。 芗泽：香脂之气。芗，通"香"。

⑯讽谏：讽喻劝谏。

⑰主客：战国齐官名，掌迎送宾客事务。

⑱尝：通"常"。

⑲优孟：优人字孟。优，演戏的人。《史记志疑》案：孟在楚庄王时，髡在齐威王时。楚庄元年至齐威末年凡二百七十一年，何云孟后髡百余年哉，《史通》辨其误矣。

【译文】

齐威王八年，楚国大举出兵进攻齐国。齐威王派淳于髡前往赵国请求救兵，让他携带黄金百斤，四马所拉的车十驾。淳于髡仰着头朝天大笑，系帽子的丝带全部断了。齐王说："先生嫌携带的礼物少了吗？"淳于髡说："哪里敢呢！"齐王说："这样笑，难道有讲究吗？"淳于髡说："今日臣从东方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位祈祷田神想求丰收的人，他拿着一只猪蹄，一小盂酒，祝祷着说：'请求狭小的高地能收满竹笼，低洼地上能收满一车，五谷长得茂盛熟得充实，让丰收的粮食堆满全家。'臣看到他所拿的祷品很少，但所想祈求的却很多，所以我就大笑起来。"于是齐威王就

增加礼品，让带黄金一千镒，白色璧玉十双，四马拉的车一百辆。淳于髡辞别后出发了，到达赵国，赵王给了他精锐兵力十万人，裹有皮革的重战车一千辆。楚国听说了，连夜带领军队撤走了。

齐威王非常高兴，在后宫设置酒宴，召来淳于髡赐给他饮酒。问他说："先生能饮多少酒才会醉?"回答说："臣饮酒一斗也可以醉，一石也可以醉。"齐威王说："先生饮一斗酒就醉了，怎么能饮一石酒呢！这当中的讲究可以说出来让我听听吗?"淳于髡说："在大王面前赐给酒喝，执法的官员站在旁边，掌记事的御史站在后边，淳于髡恐惧得弯腰伏地饮酒，喝得不过是一斗就径直醉了。假若父亲请来尊客，我卷起衣袖加上臂套躬身小跪着，在他们前面侍奉酒宴，时不时赐给剩余的酒喝，捧着酒杯敬酒祝福，多次起身，饮酒不过是二斗径直就醉了。假若朋友们相交游玩，因为好久互相没有见面，突然在面前见到了，高高兴兴地道说往旧，互相谈论彼此的情义，这样饮酒大约五六斗也就径直醉着了。假若乡里集会，男男女女杂坐在一起，不时停下来相互敬酒，进行六博游戏，投壶比赛，互相引领，结双成对，握手欢好，不受处罚，直视传情，不加禁止，前面丢落有耳环，后面遗留下发簪，对这般情景淳于髡暗自高兴，饮酒大约八斗可以有二三分的醉意。太阳落山了，酒也喝尽了，把剩下的酒并在一起，互相挤坐，男男女女同在一张席上，鞋子木屐混杂不分，酒杯果盘散落满地，堂上的蜡烛熄灭了，主人家留下淳于髡而送走了所有客人，女人解开了绫罗短衣，微微地闻到了她的香脂气味，正当这个时候，淳于髡心里是最欢快的，就能饮下一石酒。所以说饮酒极度会发生昏乱，欢乐极度会产生悲哀，万事全都是这样，说的是做任何事都不要达到极度，达到了极度就会走向衰败。"用这番话来进行讽喻劝谏哩。齐威王说："好。"从此废除了通宵达旦的宴饮，任用淳于髡负责迎送宾客的事务。王室宗亲设置酒宴，淳于髡常常在旁边。

这以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了个优孟。

【原文】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1]。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2]。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3]。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4]。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5]。"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6]。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7]。"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8]！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9]。"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10]。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11]。病且死，属其子曰[12]："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13]。"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14]。"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15]。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

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16]。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17]："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18]。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19]。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20]。后十世不绝。此知可以言时矣[21]。

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22]。

【注释】

①乐人：指能歌善舞的艺人。

②谈笑：谈言笑语，此指说话方式。

③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时为五霸之一。　华屋：雕梁画栋之屋。　露床：没有帷帐的床。　啖(dàn)：喂。

④肥：过于肥胖。　丧之：为其治丧。　棺椁(guǒ)：内棺和外棺两层棺木。椁，外棺。

⑤薄：不丰厚。

⑥文梓：有纹理的梓木。　楩(pián)：南方大木，质地坚密，为建筑良材。　枫：即枫香树，其质地坚而细腻。　豫：木名，又名乌樟。　章：通"樟"。　题凑：古代天子的椁制，也赐用于大臣。椁室用大木累积而成，木头皆内向为椁盖，上尖下方，犹如屋檐四垂，谓之"题凑"。　穿圹(kuàng)：挖掘墓穴。　陪位：列于从祭之位。　翼卫：护卫。　赵、韩、魏：楚庄王时尚无此三国。　庙：为马建立祠庙。　太牢：祭祀最高的礼节，以牛、羊、猪各一头为牲品。

⑦贱人：以人为贱。 贵马：以马为贵。

⑧一：乃，竟。

⑨六畜：指马、牛、羊、鸡、犬、猪。 垅灶：以土堆成的灶。 铜历：铜锅。历，通"鬲"，三足锅。 赍：通"剂"，调剂。 荐：加进。

⑩属（zhǔ）：交付。 太官：官名，掌管皇帝饮食。

⑪孙叔敖：楚国国相。详《循吏列传》。

⑫属（zhǔ）：嘱咐。

⑬汝：你。 若：你。下同。

⑭无：不，不要。 远有所之：到其他远的地方。

⑮抵掌：击掌。

⑯真：表示告诫，犹今语"千万"。

⑰因歌曰：《史记志疑》案：优孟之事，决不可信，所谓滑稽也。《隶释·延熹碑》述优孟事与《史》不同，而所载优孟歌亦异。歌曰"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史记》曰："叶音情"。）《梁溪漫志》谓"愤世疾邪，哀怨过于恸哭，比《史记》所书远甚"。

⑱赇（qiú）：贿赂。

⑲竟死：直到死。

⑳谢：认错。 寝丘：楚邑名，在今河南固始县。《史记新证》直按：《全后汉文》卷99汉《孙叔敖碑》云："相君有三嗣，长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陵，中子居三（下缺）。"皆出于汉人家牒。

㉑知：同"智"。 言时：恰中时机。

㉒二百余年：《史记志疑》案：楚在始皇时，汉初乃卒，则自楚庄即位至秦灭四百八年，何止二百余哉？

【译文】

优孟是从前楚国的歌舞艺人。身高八尺，多有论辩才能，常常利用谈言笑语进行讽喻劝谏。楚庄王的时候，有庄王所心爱的

一匹马，给他穿上有文采的绣花衣，安置在有雕梁画栋的屋舍中，用露床给他当席，拿蜜饯枣来喂他。马因为肥胖病死了，庄王让各位大臣替他治丧，想装在棺椁里并用对待大夫的礼仪安葬他。左右的大臣加以争辩，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庄王下达命令说："有敢于拿安葬马的事来进谏的，要处以死罪。"优孟听说了，进入宫殿大门，仰头朝天大声哭叫。庄王受到惊动来问他哭的缘故。优孟说："这匹马是您王所心爱的，拿堂堂这么大的一个楚国，要求什么能得不到，而只是用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太薄了，请求按对待国君的礼仪安葬他。"庄王说："怎么做法？"回答说："臣请求用雕玉做成棺，用有纹理的梓木做成椁，用楩木、枫香木、乌樟木做题凑，出动带甲的士兵来挖墓穴，其余老弱背土堆坟，让齐国、赵国的使臣在前面陪祭，让韩国、魏国的使臣在后面护卫，建立祠庙用太牢礼节祭祀，封给万户之邑加以供奉。诸侯各国听说您这样做，都知道大王是轻贱人才而贵重马匹啦。"庄王说："寡人的过错竟到了这个地步吗！该怎么办呢？"优孟说："请求大王就对待六畜一样安葬他，用垅灶做椁，铜锅做棺，用姜枣做调剂，加进木兰，用稻粮来祭奠，让他穿上火光，把他安葬在人的腹肠中去。"于是庄王就派人把马交托给太官，不让天下人长久地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楚国宰相孙叔敖知道优孟是位贤人，很友善地对待他。孙叔敖重病将要死，嘱咐他儿子说："我死了，你一定会贫穷困苦。你前去拜见优孟，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过了几年，他儿子穷困得背着柴薪出售，遇见了优孟，和优孟谈话说起："我，是孙叔敖的儿子。父亲将要死的时候，嘱咐我贫穷困苦了去拜见优孟。"优孟说："你不要到其他太远的地方去。"优孟就缝制了孙叔敖穿戴过的那模样的衣帽，学着孙叔敖击掌谈论叙说时的神态。一年多后，他模样就活像孙叔敖，楚王和左右的大臣不能和真的孙叔敖加以区别。庄王设置酒宴，优孟向前去祝酒。庄王非常惊讶，认

为是孙叔敖又复活了，想任用他当宰相。优孟说："请求让我回家和妻子商计一下，三日以后来当宰相。"庄王答应了。三日以后，优孟再次前来。庄王说："你妻子所言讲了些什么？"优孟说："我妻子说千万不要干，楚国的宰相是不值得当的。像孙叔敖做了楚国宰相，竭尽忠心做事廉洁来治理楚国，楚国因此能够称霸。如今死了，他儿子连插把锥子的地方都没有，贫穷困苦背柴薪出售来供给自己的饮食。一定要像孙叔敖那样，不如自杀死了。"乘机歌唱着说："住在山野耕田很辛苦，也难以得到食物。出家去做官吏，自身贪污鄙陋的可以余留下财产，但却不顾耻辱了。自身死了让家族富有，又恐怕因为接受贿赂违背了法律，做坏事触犯法律形成大罪，身死了家也灭了。贪吏怎么可以去当呢！心想去当廉洁官吏，遵奉法律，谨守职分，一直到死也不敢干坏事。廉吏怎么可以去当呢！楚国宰相孙叔敖秉持廉洁直到死亡，却如今妻子儿女穷困得靠背柴出售维持衣食，不值得做呀！"于是庄王向优孟认错，就召来了孙叔敖的儿子，把寝丘地方的四百户封给了他，让他供奉祖先的祭祀。以后的十代都没有断绝。优孟的这种才智，可以说是发挥的言知正好恰中了时机。

这以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了个优旃。

【原文】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①。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②。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③。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④？"陛楯者皆曰："幸甚⑤。"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⑥。优旃临槛大呼曰⑦："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⑧。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⑨。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10]。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11]。"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12]。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13]。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14]！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15]。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16]。"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无何，二世杀死，优旃归汉，数年而卒[17]。

【注释】

①优旃（zhān）：优人，字旃。 倡（chāng）：表演歌舞的艺人。 侏儒：矮子。

②大道：大的原则、道理。

③陛楯者：在殿前阶下持兵器的武士。陛，台阶。楯，通"盾"。 沾寒：受寒。

④休：休息。

⑤幸甚：希望不过的事，再好不过。

⑥即：如果。 疾：迅速。 上寿：敬酒祝福。

⑦槛：栏杆。

⑧长：身高。

⑨半相代：一半一半互相接替。

⑩大：扩大。 函谷关：著名关口，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 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 陈仓：古地名，在今陕西宝鸡市东。

⑪纵：纵容。 触：抵触，击。 辍（chuò）：停止。

⑫二世：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10年至207年在位。 漆：以漆涂饰。

⑬固：本来。 请之：请求这样做。

⑭愁费：愁怨耗费。

⑮荡荡：光亮明净貌。

⑯就：成就，完成。 为漆：沾上漆。 顾：但是。 荫室：遮蔽太阳，

阴干漆器的棚屋。
⑰无何：不久。

【译文】

优旃是秦国个子矮小的表演歌舞的艺人。他擅长于说笑话，然而所说的符合大道理。秦始皇的时候，摆设酒宴正好天下着雨，在宫殿前台阶下拿着兵器的武士都受着风寒。优旃看见了就哀怜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想休息吗？阶下武士都说："非常希望。"优旃说："我如果呼喊你们，你们就尽快回答说有。"过了一会儿，殿上敬酒祝福呼喊万岁。优旃临近栏杆大声呼喊说："阶下武士！"武士们说："有。"优旃说："你们虽然长得高，有什么好处，只有幸在雨中站立。我虽然长得个矮，却有幸在殿里休息。"于是始皇帝让阶下的武士可以分成两批轮流值岗。

始皇帝曾经议论想扩大皇宫苑囿，东边到达函谷关，西边到达雍县、陈仓。优旃说："好。多放养些飞禽走兽在苑囿中间，敌寇从东方来的话，让麋鹿用角去抵触就足够了。"始皇帝因为他这个笑话的缘故就停止了扩大苑囿。

秦二世继位，又想用漆来涂饰城墙。优旃说："好。主上虽然不发话，臣本来也将请求这样做。用漆涂饰城墙虽然对于百姓会带来愁苦烦费，然而却是美事哩！城墙涂饰得光亮明净，敌寇来了就不能爬沿而上。马上想完成它，漆容易备置，只是难得造这么大的荫室来阴干它。"于是二世笑了一笑，由于他这一笑话的缘故而停止了。过了不多久，二世被杀死去，优旃归服到了汉家，几年后去世了。

【原文】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①。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②。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

不亦伟哉！

【注释】

①横行：称雄一时。
②封：受封邑。

【译文】

太史公说：淳于髡仰头朝天下大笑，齐威王因而称雄一时。优孟摇着头歌唱，背着柴薪出售的人因而获得封邑。优旃临近栏杆疾声呼喊，阶下的武士就能分成两批轮流值岗。难道不也是伟大吗！

【原文】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①。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②。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③。

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④。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⑤。率一月再朝⑥。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又奉饮糒飧养乳母⑦。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⑧。"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⑨。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⑩。闻于中，不忍致之法⑪。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

面见辞⑫。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⑬。"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⑭！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⑮。

【注释】

①经术：经学儒术。 外家传语：儒家经典以外的史传杂说。 逊让：谦逊退让。

②左：左方，今之"下方"。古人写字皆为竖行，且皆由右向左，故云。

③扬意：光扬意旨。 游心骇耳：愉悦心怀，耸动视听。 上方：前面。下同。梁玉绳以为"少孙续传六章，惟郭舍人、东方生、东郭先生、王先生四章为类。但方朔虽杂诙谐，颇能直言切谏，安可与齐赘优伶比……若夫西门豹，古之循吏也，而列于滑稽，尤为不伦。然叙次特妙，非他所续之芜弱。董份疑为旧文，褚生取而编之耳"。详《史记志疑》。

④舍人：王公贵人私门之官。一说此指具有某种技艺的人。 说：悦。

⑤东武侯母：《史记索隐》"案：东武，县名；侯，乳母姓。"一说指东武侯郭他的乳母。

⑥率：一般。 再朝：入朝两次。

⑦奉：奉送。 饮：饮料。 糒（bèi）：干粮。 飧（sūn）：熟食。

⑧假倩（qìng）：借用。实为讨要。假，借。倩，请。

⑨驰道：御道。帝王车马行走之道。

⑩奴从：奴仆随从。 掣（chè）顿：硬拉，强夺。

⑪中：禁中，宫中。

⑫面见辞：当面告辞。

⑬疾步数还顾：快步走，多次地回头看。

⑭咄（duō）：呵叱声。

⑮须：等待。 邪：通"耶"。 谪（zhé）：惩罚。 谮（zèn）：说坏话诬陷别人。

【译文】

褚先生说：我有幸能够凭借经学儒术当了郎官，并且喜好读儒家以外的史传杂说。自己不能谦逊退让，重新写作了滑稽故事一样的文字六章，编联在下方。可以凭借它们浏览观察宣扬旨意，将它留给后世好事的人去阅读，以便愉悦心怀耸动视听罢了，特将它们增多并附载在上面太史公三章之后。

武帝时有一位所宠幸的歌舞艺人郭舍人，发表谈论陈述言辞虽然不符合大的道理，然而能让君主心情和协欢悦。武帝年小时候，东武侯的母亲曾经哺养他，他是壮年的时候，称她叫“大乳母”。一般是一个月来朝两次。每次入朝的奏报送上来，就下诏书派亲幸大臣马游卿将五十匹帛赐给乳母。又奉送饮料干粮熟食等供养乳母。乳母呈上奏书说：“某个地方有片公田，希望能借用它。”皇帝说：“乳母想得到它吗？”把这块地赐给乳母。乳母所说的话，不曾不听从。下达诏书可以让乳母乘在驰道中行进。正当这个时候，公卿大臣们都敬重乳母。乳母家里的子孙和奴仆随从在长安市内横行施暴，当着大道硬拉走人家的车马，强夺人家的衣服。传给宫中听说了，不忍心对他们据法处罚。主管官府请求迁徙乳母家庭，把他们安置到边界去。奏报被批准。乳母应当进宫到皇帝跟前，当面告辞。乳母先见到郭舍人，对他下拜哭泣。郭舍人说：“马上进去拜见皇帝告辞就离开，快步走出还多次回过头来看望。”乳母按照他的话做，告辞离开，快步走出还多次回过头来看望。郭舍人大声骂着说：“啐！老婆子！为什么不快走！陛下已经长大了，难道还须靠着喂奶才能活命吗？还为什么老是回过头看望！”这时候君主哀怜起来觉得她可悲，就下达诏书不要迁徙乳母，而处罚了说乳母坏话的人。

【原文】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②。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③。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④。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⑤。时诏赐之食于前。饭已，尽怀其余肉持去，衣尽污。数赐缣帛，檐揭而去⑥。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⑦。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⑧。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⑨。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⑩！"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⑪。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⑫："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⑬。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⑭。"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⑮。

【注释】

①东方生：东方先生。东方，复姓。

②公车上书：汉制，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上书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公车，官署名。为卫尉的下属机构，设公车令，掌管宫殿司马门的警卫。天下上事及征召等事宜，经由此处受理。 奏牍：上奏之简牍。

③持举：拿着抬着。 仅然：仅仅，刚刚。 胜：胜任。

④乙：旧时在书上画“乙”字形符号，打钩，表示阅读中止处。
⑤说：悦。
⑥缣帛：绸绢的统称。 檐：通“担”。 揭：举，抬。
⑦徒：单，独。 取：同“娶”。下同。
⑧所：左右。
⑨索：搜索，索取。
⑩令：假如。 在事：在官任事。 无为是行：没有这些行为。 若等：你们这些人。 及：赶得上。
⑪侍谒者：侍中的谒者，掌管内廷传达。
⑫据地：爬在地上。
⑬陆沉：地陷，此喻沦落。 金马门：汉武帝得大宛宝马，以铜铸像，立于宦者署门。故因以为名。
⑭蒿庐：草庐茅屋。
⑮傍：通“旁”。

【译文】

武帝的时候，齐地人有位东方先生名叫朔，因为爱好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喜爱经学儒术，多方面广博阅览儒家以外的言论。东方朔初次进入长安，就到公车府呈上了奏书，这奏书总共用了三千片木牍。公车府派两个人共同抬着这捆奏书，刚刚能够抬得起来。君主从开头读起，中间停止，就在停止的地方打钩，读了两个月才读完。下诏书任命他做郎官，常常在身边奉侍宫中。多次召他到跟前来谈论，君主不尝有过不高兴。时常诏令赐给在君主饮食。他吃完了饭，把剩下的肉菜全都装在怀里拿走，衣服全都弄脏了。多次赐给他缣帛，肩挑手举取走了。仅仅用所赐给的钱财缣帛，从长安城内美女子中娶来年轻的妻子。一般娶一个妻子一年多就抛弃了她，另娶又一个妻子。所赐给的钱财尽都花在女人身上。君主身边各个郎官半数称呼他叫“狂人”。君主听说了，说：

"让东方朔当官任事没有这些行为，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赶得上他呢！"东方朔保举他儿子做郎官，又升做侍中的谒者，经常持着符节外出办事。东方朔从宫殿中经过，郎官们对他说："人们都认为先生是位狂人。"东方朔说："像我东方朔这一类，就是所说的在朝廷中间回避世俗的人。古代的人，是到深山中去回避世俗。"时常坐在酒席当中，酒兴正浓，就爬在地上歌唱着说："落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宫殿中可以回避世俗保全自身，何必一定躲在深山之中，茅屋之下。"金马门就是宦者衙署之门，门旁边有座铜马，所以称它叫"金马门"。

【原文】

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1]："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2]。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3]。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4]。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5]？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也[6]。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7]。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8]。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

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⑬]。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⑭]。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⑮]！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⑯]？《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⑱]。'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⑲]。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⑳]。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㉑]。子何疑于余哉！"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建章宫后阁重栎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㉒]。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粱饭大飧臣，臣乃言[㉓]。"诏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㉔]。"诏曰："可。"于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㉕]。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㉖]。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㉗]。"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㉘]。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

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㉙]。谗言罔极，交乱四

国[26]'。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27]。”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28]？”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29]。”此之谓也。

【注释】

①与：参与。 难：诘难。

②当：遇，碰到。 都：居。

③讽诵：背诵，熟习。

④竹帛：竹简和缣帛。

⑤侍郎：宿卫侍从皇帝的郎官，秩四百石。 执戟：侍卫皇帝的武官。 意者：表示测定。恐怕，或许。 遗行：不检点的行为。

⑥备：知悉，了解。

⑦力政：武力征伐。政，通“征”。 禽，通“擒”。 说听行通：说教得以采纳，所行畅通无阻。

⑧席：坐垫。 覆盂：倒置之盆。此比喻安稳。

⑨辐凑：车辐凑集于中心圆木。此谓聚集。

⑩悉力：尽力。 慕义：倾慕仁义。 门户：此指进入仕宦的门路。

⑪仆：谦词，指自己。 掌故：官名，掌管礼乐典章故事，以备咨询，秩百石。

⑫虽然：即使这样。 安：怎么。

⑬鼓钟于宫，声闻于外：此二句引自《诗经·小雅·白华》。

⑭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此二句引自《诗经·小雅·鹤鸣》。九皋，曲折深远的沼泽。

⑮太公：即姜太公吕望。 文王：周文王。

⑯孜孜：勤奋不倦的样子。

⑰处士：隐居不仕之士。 崛然：高起、突出的样子。 块然：孤立、静止的样子。 许由：传说中的隐士。见《伯夷列传》。 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狂人。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之大臣。 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末吴国忠臣。详《伍子胥列传》。 扶：持。 寡偶少徒：很少有

侔侣、门徒。
⑱建章宫：汉武帝所建宫殿门。 重栎（lì）：双重栏杆。
⑲粱饭：精米饭。 粱，精米。 大飨：丰盛宴请。
⑳蒲苇：芦苇。
㉑驺牙：兽名。即驺虞，传说中的义兽名。
㉒归义：归服大义，即归顺。 见：现。
㉓齐等无牙：门牙齐等相同而没有臼齿。古代“牙”指大牙、臼齿。
㉔所：左右。
⑬营营青蝇：此六句出自《诗经·小雅·青蝇》。其中前四句在首章，后二句在中间一章，并不相连。原文中“蕃”为“樊”，“恺悌”为“岂弟”。营营，往来盘旋貌。蕃，通“藩”，篱笆。恺悌，和乐近人。
㉖罔极：没有止境。 交乱：构成混乱。 四国：四邻之国。按：以上《诗》之译文，均据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
㉗巧佞：巧饰佞媚。
㉘顾：反而。
⑲鸟之将死：此四句引自《论语·泰伯》篇。

【译文】

当时正碰上朝廷聚集学宫里的诸位博士先生们参与论议，大家共同诘难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一遇上有万乘兵车的国君，就都占居了卿相的高位。如今您老先生研习了先王治国御民的法术，仰慕着圣人立身处世的道义，熟习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数也数不清。把自己的认识写在竹帛上，自认为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就是可以称得上是见闻广博智谋善辩的了。然而全部尽力竭尽忠诚来事奉圣明皇帝，旷日持久，经过几十年，官衔只不过是侍郎，职位只不过是执戟，据我们猜测，您还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东方先生说：“这本来就不是您们所能

知悉的，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再说张仪、苏秦的时候，周王室严重衰败，诸侯国不来朝拜，努力从事征伐争取利权，动用军队互相侵害，兼并成为十二个大国，分不出胜负，能得到士人拥护的就强大，失却士人拥护的就灭亡，所以他们二人的主张被采纳，行事畅通无阻，自身处于尊贵地位，恩泽延及到以后世代，子子孙孙长久显荣。如今不是这样的情况。圣明皇帝在上掌管朝政，德教流布在整个天下，诸侯都归顺服从，声威震动四方夷狄，四海以外的地区连接成为像是一张坐席，安稳得似是一个倒置的盆，天下平和均匀，聚合成为一家，想要兴发什么举动，运作起来容易得像是在手掌上转动。贤能和不贤能，凭什么来区分差别呢？当今凭借天下广大，士民众多，竭尽精力，驰骋游说，并行进取如同车辐朝向中心一般到京城来的人，数也数不过来。倾尽全力仰慕道义，仍然不免被衣食所困，有的人也就失掉了进身的门路。让张仪、苏秦和我同时一起生活在当今的社会，甚至掌故这样的小官职也不能得到，怎么敢于期望做常侍侍郎呢。书传上说：“天下没有灾害，虽然出了会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才能；上下和睦协同，虽然出了贤能的人，也没有地方去立功。”所以说时代不同那么事态也不同。即使是这样，怎么可以不致力于修善自身呢？《诗经》里说：‘宫廷里面敲大钟，钟声总要传出宫。’‘沼泽曲折白鹤叫，鸣声嘹亮传四郊。’假若能够修养自身，哪里还怕不显荣！姜太公亲身施行仁义七十二年，遇见了周文王，能够实行他的学说，封在齐国，七百年也没断绝。这就是士人日日夜夜，孜孜不倦，研研学问，实施主张，不敢停下来的原因。如今社会上的隐居之士，时代虽然不能用他，却高洁自立，孤静独处，远观许由，近察接舆，策谋同于范蠡，忠诚和伍子胥相合，天下和乐安定，修养道义，因面缺乏同伴门徒，本来也是他们的

常情。您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呢！”这时各位先生沉默起来，无话可以应答了。

建章宫后阁的双重栏杆中有动物跑出来，它的形状好似麋鹿。奏报给皇上，武帝前往亲临视察。询问近侍群臣熟悉事物通晓经术的人，没有谁知道是什么动物。诏令东方朔来察看，东方朔说：“臣知道，希望赐给我美酒精米饭丰盛宴请臣，臣东方朔才说。”诏令说：“可以。”已经吃完了宴席，他又说：“某地方有公田鱼池芦苇几顷地大，陛下将它赐给臣，臣东方朔才说。”诏令说：“可以”。于是东方朔才肯讲话，说：“这是所说的驺虞。远方异族当会来归义朝廷，那么驺虞就先期出现。他的牙齿前后一样，门牙齐等而没有臼齿，所以把他称作驺虞。”这以后一年左右，匈奴混邪王果然统领十万兵众来投降汉家朝廷。就再次赐给东方先生很多的钱财。

到了晚年，东方朔将要死去的时候，劝谏说：“《诗经》云‘苍蝇飞舞声营营，飞上篱笆把身停。平易近人的君子，害人谗言您莫听。谗人说话没定准，搅乱各国不太平。’希望陛下远离奸巧谄媚的人，斥退说人坏话的言论。”武帝说：“现在为什么东方朔反倒是多有善意的言论？”感到奇怪。过了没有多久，东方朔果然重病去世。书传上说：“鸟将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的时候，他说的话是善意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原文】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①。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②：“愿白事③。”将

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4]："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5]。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6]："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7]。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8]？"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䌹出宫门，行谢主人[9]。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于都门外[10]。荣华道路，立名当世。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11]。当其贫困时，人莫省视[12]；至其贵也，乃争附之。谚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13]。"其此之谓邪？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14]？"对曰："愿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15]。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16]。然关东国莫大于齐，可以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呼"幸甚"。王夫人死，号曰"齐王太后薨"。

【注释】

①卫后：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卫青系其弟，而不是兄。 余吾水：古水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土拉河。

②待诏：等待诏令任命。 遮：拦。

③白事：有事禀告。白，下对上告诉。《史记集解》徐广曰："《卫青传》云甯乘说青而拜为东海都尉。"《史记志疑》附案：说卫青者《青传》是甯乘，此云东郭先生，岂东郭即乘耶？
④旁（bàng）：依傍。
⑤诚：如果。 亲：父母。
⑥安所：在什么地方，在谁哪里。
⑦敝：破。 完：完整。
⑧履行：穿鞋行走。
⑨青緺（guā）：青绶。青色系印丝带。
⑩等比：排列。 祖道：古代为出行者祭礼路神，并饮宴送行。
⑪衣褐怀宝：穿着破旧衣服而怀藏珍宝。比喻贫寒而实有才华之人。褐，粗布短衣。
⑫省（xǐng）：看望。
⑬失：失误，错看。
⑭置：安排。
⑮敖仓：秦汉时国家大粮仓，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邙山上。
⑯传：沿习，相传。

【译文】

武帝的时候，大将军卫青是卫皇后的兄弟，封为长平侯。他统领大军去出击匈奴，直到余吾水边才回军，斩敌首捕俘虏，建立了功劳回到京城，诏令赐给他黄金一千斤。将军出了宫廷大门，齐地人东郭先生凭借方士身分在公车府等待诏令任使，他当着大路拦住卫将军的坐车，拜见说："希望能向您禀报事情。"将军停在车子前面，东郭先生依靠着车子发话说："王夫人新近得到皇上宠幸，家里贫穷。如今将军得到了千金黄金的赏赐，果真能拿出其中的一半赐赠给王夫人的父母，君主听说了必定会喜欢。这就叫做奇妙方便的计策。"卫将军感谢说："我很幸运承蒙先生告诉方便计策，一定遵从指

教。”于是卫将军就拿出五百斤黄金向王夫人的父母问安。王夫人把这事告诉武帝。武帝说：“大将军不知道出这样的主意。”询问从哪里接受的这个计策，回答说：“从等待诏书任使的东郭先生那里接受的。”诏令召见东郭先生，任命他做郡都尉。东郭先生长久地在公车府等待诏书任使，贫困饥寒，衣服破败，连鞋都不完整了。在雪中行走，鞋有上面没有下底，脚全踩在地面上。道路上的人笑话他，东郭先生应答说：“谁能做到穿着鞋在雪地行走，让人看起来，脚上面是鞋，鞋子底下踩过的地方却像是人的脚印的呢？”等到他任命做二千石级别的官，佩带上紫青色印绶带走出宫门，前去辞谢他的主人。过去都以同样情况在官府等待诏令任使的人，都到都城门外排列在道路上为他饯行。他因此在道路上就显示出荣华，在当世树立了声名。这就是所说的穿着破旧衣服而身上却怀藏着珍宝的事例呀！正当他贫穷困苦的时候，没有人去看望他；等到他高贵了，人们就争着去依附他。俗话说：“相好马失误在于认为马瘦，相贤士失误在于人贫。”难道是说的这种情况吗？

王夫人病得很严重，君主亲自前来问候说：“你儿子应当封王，想把他安置在哪里？”回答说：“希望封他在洛阳。”君主说：“不可以。洛阳地方有武库和敖仓，正当着关卡要冲，是天下的咽喉。从先帝以来，沿习着不在这里封王。然而关东各个封国没有哪个比齐还大，可以封他做齐王。”王夫人用手击打着头，喊着“非常荣幸”。王夫人死后，称呼叫“齐王太后薨”。

【原文】

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1]。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曰[2]：“齐王使

臣来献鹄，过于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3]。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4]。”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5]。

【注释】

①鹄（hú）：鸟名。天鹅。《史记志疑》附案：淳于髡已见本《传》，复搀入献鹄一节，殊失之赘。况《说苑·奉使》称魏文侯使舍人无择献鹄于齐，《韩诗外传》十称齐使献鸿于楚，《初学记》二十、《御览》九百十六并引鲁连子云展无所为鲁君遗齐襄君鸿，所载名异，皆不说髡，毋乃谬欤？

②邑门：城邑之门。　揭：举。　造诈成辞：编造出一套欺诈的话语。

③佗：通“他”。

④受罪：接受罪罚。

⑤在：表示性状所及。

【译文】

从前，齐王派淳于髡把一只天鹅献给楚国。出了国都门，在路上飞鹅飞走了，他只提着空笼子，编造了一套欺诈的话语，前往拜见楚王说：“齐王派臣下来献天鹅，在一条河上经过时，不忍心天鹅口渴，提出来让它饮水，它却离去飞跑了。我想刺穿肚肠用绳拴脖子去死，恐怕人家会议论大王因为鸟兽的缘故而让士人自己去毁伤杀害。天鹅，是羽毛类的动物，有很多是相像的，我想买一只来替代它，这样做又不诚信而欺骗了大王。想到其它国家去逃亡，又痛惜咱两国国君的使臣不能实现通往。所以前来承认过错，叩头接受大王的处罚。”

楚王说："好，齐王有像你这样诚信的士人呀！"厚重地给他赏赐，钱财比天鹅存在要多好几倍。

【原文】

武帝时，征北海太守诣行在所①。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②，"吾有益于君"，君许之。诸府掾功曹白云③："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实，恐不可与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④。"遂与俱。行至宫下，待诏宫府门。王先生徒怀钱沽酒，与卫卒仆射饮，日醉，不视其太守⑤。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谓户郎曰⑥："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⑦。"户郎为呼太守。太守来，望见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对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⑧。"王先生曰："对如是，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⑨。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曰："诺。"召入，至于殿下，有诏问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盗贼不起？"叩头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之所变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⑩！安得长者之语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帝曰："今安在？"对曰："在宫府门外。"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⑪。传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⑫。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财。"

【注释】

①征：召。　北海：郡名，治所营陵，在今山东潍坊市西南。《史记索

隐》云：《汉书》宣帝征渤海太守龚遂，非武帝时，此褚先生记谬耳。诣：到。 行在所：简称行在，天子所在的地方。《史记志疑》附案：至王生从太守就征，乃宣帝征北海守龚遂《汉循吏传》甚明，而以为武帝征北海太守王先生与俱，妄矣。且东郭之白卫将军，王生之语太守，皆便计美言，何谓滑稽？

②文学卒史：掌管文书的小吏。

③府掾（yuàn）：太守府中的属官。掾，属官。 功曹：官名。汉朝地方官府置，职掌选举，兼参诸曹事务。

④逆：违背，拒绝。

⑤沽：买。 卫卒仆射（yè）：负责守卫士卒之长官。仆射，汉时为侍中、尚书、博士、郎等诸官之长。

⑥户郎：侍卫郎官。

⑦遥语：远距离对话。

⑧异等：不同寻常的。 不肖：不贤。

⑨伐：夸耀。

⑩於（wū）呼：同“呜呼”，表示惊讶。

⑪水衡丞：水衡都尉手下的佐吏。水衡都尉，汉武帝时始置，为管理上林苑、皇室财政收入的高级官员，秩二千石。

⑫市：卖，有价值。 加人：加于别人之上，即高出他人。

【译文】

武帝的时候，征召北海太守到皇帝所在地来。有掌管文书的小吏王先生这个人，自己请求同太守一道前往，说“我对您是会有帮助的”，太守答应了他。太守府中各个下属官员对太守说：“王先生嗜好饮酒，话说得多却很少干出实事，恐怕不可以同他一起前往。”太守说：“先生的意图想去，不好拒绝。”就同他一起前去。来到了皇宫前，在皇宫门口等待下诏传令进见。王先生只是身上藏着钱买酒，和守卫士兵的长官一起喝，每日都醉呼呼的，也不去看看他的太守。太守要进宫去跪拜天子。王先生对侍卫郎官说：“麻烦您替我叫我的

主人到宫门内来隔着远处对话。”侍卫郎官替他叫来太守。太守来了，远远地望见王先生。王先生说：“天子如果问您用的什么办法治理好了北海郡，使得那里没有盗贼，您作什么样的回答呢?”回答说：“选拔贤能的人才，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任用去干事，奖赏治绩特别优秀的，惩罚不贤能的。”王先生说：“作这样的回答，这是自我称赞自行夸耀功劳，是不可以的。希望您回答时说：不是臣下的力量做到的，全都是陛下的神灵威武所改变感化的。”太守说：“好。”召进宫，到了殿廷之下，诏令询问说：“用什么方法治理北海郡，让盗贼没有兴起。”叩头回答说：“不是臣下的力量做到的，全都是陛下的神灵威武所改变感化的。”武帝大笑起来，说：“哎呀！哪里得来的长者话语而称扬呢！从哪里接受来的！”回答说：“从掌管文书的小吏那里接受来的。”武帝说：“他现在在哪里?”回答说：“在宫府门的外面。”下达诏书任命王先生作水衡都尉手下的佐吏，任命北海太守做水衡都尉。书传上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出卖，尊贵的品行可以高出他人。君子互相赠送的是言论，小人互相赠送的是钱财。”

【原文】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①。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②。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③。”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④。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⑤。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衣，闲居斋戒⑥；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⑦。为具牛酒饭食，（行）十余日⑧。共粉饰之，如嫁女床

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10]。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11]。”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12]。”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13]。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14]。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15]。”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16]。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17]！”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18]。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19]。西门豹顾曰[20]：“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21]。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22]。”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注释】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 邺令：邺县县令。邺，魏置县名，在今河北磁县南，漳水南岸。

②长老：民间年高有德望之人。

③河伯：河神。

④三老：古代掌教化的乡官。 廷掾：县府属官。 祝巫：以祭祀、祈祷鬼神而消解他人灾祸为职业的人。

⑤行视：巡视。 好：漂亮。 娉取：下聘娶走。娉，同"聘"。取，同"娶"。

⑥治：缝制。 缯（zēng）：丝织品的总称。 绮（qǐ）：有花纹的丝织品。 縠（hú）：有绉纹的纱。 闲居：单独居住。

⑦张：张挂。 缇（tí）：黄红色的丝织品。 绛帷：深红色的帷帐。

⑧具：备办。

⑧床席：如嫁女的床帐枕席之类。

⑩即：即使。

⑪幸：表示希望。

⑫豪长：地方豪绅。 里：乡里。

⑬从弟子女：跟随的女弟子。 所：左右。

⑭妪（yù）：老年妇女的通称。

⑮即使：立刻让。

⑯趣（cù）：通"促"，催促。

⑰簪笔：帽子上插着类似毛笔的簪子。《史记正义》簪笔，谓以毛装簪头，长五寸，插在冠前，谓之为笔，言插笔备礼也。 磬折：像石磬一样弯着腰。《史记正义》磬折，谓曲体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树在虡上击之。其形上击之。其形皆中曲垂两头，言人腰侧似也。

⑱俦：同"寿"。

⑲顾：回头。

⑳色：面容。

㉑状：看情形。　若：你们。

【译文】

魏文侯的时候，西门豹被任命做邺县县令。西门豹前往去到邺县，会见长老们，询问民众所感到痛苦的事。长老们说："最痛苦的是替河神娶妇人，因为这个缘故而贫穷了。"西门豹询问其中的原因，回答说："邺县掌教化的乡官、县府的属官常常在每一年搜括百姓的赋税，收取得到的钱有几百万，用其中的二三十万搞替河神娶媳妇的活动，和祭神祷鬼的巫祝共同分获其他余下的钱财拿回家中。正当要搞这种活动的时候，巫师走访观察普通人家女子长得漂亮的，说这个女子应当做河神的媳妇，就把她下聘娶走。让她洗干净自身，替她制作新的有花纹绉折的丝织品衣服，单独居住进行斋戒；又在河面上制造一座斋宫，张挂起黄、深红色的丝质帷帐，让女子居住在当中。备办起牛肉美食等饭食，这样做十几日。大家给她装饰打扮，准备出像嫁女子一样的床帐枕席，让女子坐在上面，让她漂浮在河面上。开始时是浮游着，经过几十里就沉没了。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恐怕大巫祝替河神娶走了，因此多数带着女儿逃走了。由于这个缘故县城里更加空空无人，再加上困苦贫穷，这种情况经历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民众的俗语说'如果不替河神娶媳妇，就会有大水来漂流浸没，淹死这里的民众'这样的话。"西门豹说："到了替河神娶媳妇的时候，希望掌教化的乡官、祭神祷鬼的巫祝、乡亲父老们送女子到了河边，请有人来告诉我，我也前去送女子。"大家都说："好。"

到了替河神娶媳妇的时候，西门豹前往到河边会聚。掌教化的乡官、官员、豪绅、乡里的父老都来会聚，连同民众前往观看的有三两千人。那个巫师，是个老年女子，已经七

十岁了。跟随的女弟子有十人左右，都穿着丝质单衣，站在大巫师的后面。西门豹说："叫河神的媳妇过来，看看她长得是美还是丑。"随即让女子从帷帐中走出，来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一看，回过头对掌教化的乡官、祭神祷鬼的巫祝、乡亲父老说："这位女子不漂亮，烦劳大巫师老妈进到河中去报告河神，能够另外寻求漂亮女子，在以后的日子送给他。"就派官吏士兵共同抱着大巫师老妈投到河中去。过了一会儿，说："巫师老妈为什么耽这么久？她的弟子去催促一下！"再把一个弟子投到河里面。过了一会儿，说："弟子为什么耽这么久，再派一个人去催促一下！"又扔一个弟子到河里面去。总共扔下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师老妈和弟子这都是些女人，不会禀告事情，烦劳掌教化的乡官到河里去禀报一下。"又把掌教化的乡官扔到河里面。西门豹帽上插着簪子，弯着身子，面对着河站着等待了好长时间。乡里的长老、官吏在旁观看的都很惊慌恐惧。西门豹回过头说："巫师老妈，掌教化的乡官不回来，怎么办？"想再让县府属官和一位豪绅到河里去催促。他们都瞌头，把头都瞌破了，额头上的血流在地上，面色像死灰一样。西门豹说："行，暂且停下来等待片刻。"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县府属官起来吧，看样子河神留住客人会要好久，你们都离开回家吧。"邺县的官吏、民众特别惊慌恐惧，从这件事以后，不敢再提替河神娶媳妇的事。

【原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1]。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2]。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3]。"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

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4]。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5]。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6]！

传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7]；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8]；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9]。

【注释】

①发：征发。　凿渠：《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云："按，横渠首接漳水，盖西门豹、史起所凿之渠也。《沟洫志》云'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孙襄王，与群臣饮，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傍，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兴，是不仁。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左思《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也。"

②乐成：乐于享受成果。　虑始：商量新事物的开创。

③患苦：憎恨，厌恶。　期：希望。

④经绝：截断。　比近：靠近。

⑤置：搁置。

⑥绝：断绝。　已：完了。　几：通"岂"，难道。

⑦子产：即春秋时期郑国贤相公孙侨，字子产。已见《循吏列传》。

⑧子贱：春秋时鲁国人，名宓子齐，字子贱。曾任单父宰，施政清静而爱人。　单父（shàn fǔ）：邑名，在今山东单县。

⑨别之：《史记集解》魏文帝问群臣："三不欺，于君德孰优？"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对曰："臣以为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

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考以斯言，论以斯义，臣等以为不忍欺不能欺，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钧铢之觉也。且前志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则无以殊；核其为仁者，则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仁优矣。《易》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则安仁之化与夫强仁之化，优劣亦不得不相悬绝也。然则三臣之不欺虽同，所以不欺异矣。则纯以恩义崇不欺，与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错综而易处。"《史记索隐》案：上三不欺自古传记先达共所称述，今褚先生因记西门豹而称之以成说也。《循吏传》记于产相郑，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也。子贱为政清净，唯弹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见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任御俗，故人不敢欺。其德优劣，钟、华之评实为允当也。

【译文】

西河豹随即征发民众开凿十二条渠道，引漳河水灌溉民众的耕地。耕地都能浇上水。正当征发的时候，民众修渠稍为劳苦，不想参加。西门豹说："民众可以乐于享受成果，不可以和他们商量事物的创始。如今父老子弟们虽然会讨厌我给了大家辛苦，然而百年以后希望让父老子孙们思念我说过的话。"一直到现在都享受到漳水的好处，民众因此富裕起来。十二条渠道断绝了驰道，到汉朝建立，地方官吏认为十二条渠道断绝了驰道，彼此距离又相近，不行。想把渠道水合起来，将要到驰道把三条渠合起来架上一座桥。邺地的民众父老们不肯听从地方官吏，认为是西门豹所开凿的，贤能长官确定的规范不可以更改。地方官吏终于听从而放弃了合渠的想法。所以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声名闻于天下，恩泽流传后代，没有断绝的时候，难道能说他不是贤大夫吗！

书传上说：“子产治理郑国，民众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民众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民众不敢欺骗他。”三位人物的才能哪个最算贤能呢？研究治理办法的人当然能分别出来。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解题】

依张晏说，本传系《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一。

何谓“日者”?《史记集解》据《墨子》而释曰：“然则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史记索隐》亦云：“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时日通名‘日者’故也。”

今观此篇，名为传日者，实传司马季主，不合《史记》类传体裁。如传末“太史公曰”，既古代不载卜人，多不见于篇，何《自序》提要言“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既依司马季主志而著之，何以不名司马季主，而题曰“日者”?褚先生所言亦非补作，实为对司马季主的评议，亦于例有乖。似“好事者”取太史公名述司马季主，剽取褚先生名加以论说，以迷人耳目，而使人信以为原系本传而非补作也。

司马迁于日者的记述评论已不可晓，然其立传实肯定了这类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应有地位，原因是他们干预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亦足以表现我国古代的文化生活及某种思维论事的方式。依本篇之补作可知，汉之市有卜肆，其人所为“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自视并非卑污。其为卜“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他们“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具有一定的观察

事物变化及预见吉凶的能力。至武帝时，其术日精，别为流派，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一诸说。基于武帝所好，五行家更趋时用而与公羊学辅翼以行，殊遇亦深。

然此篇之词，于后世影响殊深。吕祖谦曾以为本篇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书。且说“欧阳文忠公每有制作，必取此传读数过，然后下笔，其爱之如此！”于其寓意，《史记评林》之执者凌稚隆曾言：“此借日者以讥尊官厚禄，而不忠之才，妨圣窃位，直与蒿萧鸱枭寇盗等耳，岂能如日者之隐居卜筮，不求宠荣，而有礼有德哉！篇中反复极论，虽其忿激之辞而亦足以风世之贪位慕禄者。”梁玉绳亦以为“其文汪洋自肆，颇可爱诵。”今之论说，亦有称许之者。

【原文】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1]！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2]。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3]。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4]。卜于长安东市[5]。

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6]。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7]。试之卜数中以观采[8]。”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于卜肆中[9]。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10]。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11]。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

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⑫。

【注释】

①卜筮（shì）：占卜。卜，指用龟甲占卜。筮，指用蓍草占卜。
②代王：此指汉文帝刘恒，即位前曾封为代王。 任：听信。
③太卜：官名，掌管为帝王占卜。《史记索隐》案：《周礼》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汉兴者，谓汉自文帝卜大横之后，其卜官更兴盛焉。
④楚人：《史记索隐》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盖楚相司马子期、子反后，华姓也。季主，见《列仙传》。
⑤卜：算卦，卖卦。 东市：东市场。
⑥洗沐：休假。 诵易：互相讲诵。易，更替。
⑦朝：在朝中。
⑧卜数：占卜等类术数。 观采：观察其风采。
⑨舆：车。 肆：店铺。
⑩道：规律。 运：运行。 本：本源。
⑪如类：好像是。 知：见识。 延：邀请。
⑫纪：年龄。 差次：区别等次。此引申为分析、探究。 符：符应。

【译文】

自从古代接受天命才可以在天下称王，称王的人能够兴起何尝不是运用卜筮的手段来决定天命呢！这种情况在周代最为严重，直到秦朝也还可以见到。代王刘恒能够进入京城，是听信了占卜的决定。太卜官职的设立，到了汉兴以后更加兴盛。

司马季主是楚地人。在长安都城的东市场给人算卦。

宋忠做中大夫，贾谊是博士，同一日都走出朝廷休假，相互之间进行议论，更替讲说先王圣人的治道方法，普遍考察世故人情，彼此瞧着对方叹息。贾谊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处在朝廷当中，一定是在占卜人和医生行列里面。如今我已经见过了三公九卿和朝廷上的士大夫，都可以了解到这些人的情况。试着到

从事占卜等类术数人当中去考察一下他们的风采。”两个人随即坐同一辆车去到市场，在占卜人的店铺之间游逛。天刚刚下过雨，道路上行人很少，司马季主在闲坐着，有三四个弟子在身边侍奉，他们正在辩论天地的规律，日月的运行，阴阳和吉凶的本源。两位大夫再次拜见。司马季主看一下他们的形貌，好像是有识见的人，就对他们以礼相待，让弟子邀请二人入坐。坐定以后，司马季主重新申述前面所讲的话语，分析天地的开始终结，日月和星辰存在的时间，区别仁义一类世事的等次，叙列吉凶祸福的符验，说了好几千字的话，没有不顺理成章的。

【原文】

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①]：“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②]！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③]？”

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④]。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⑤]。’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

【注释】

①瞿然：惊异的样子。 猎缨：收揽冠带，表示恭敬严肃。 危坐：端正地坐着。

②类：好像。

②卑污：认为卑下污浊。

④贱简：轻视，简慢。

⑤夸严：依王念孙意见应为"夸诞"。 虚高：虚伪地抬高。 说："悦"之古字。 尽：竭尽。

【译文】

宋忠、贾谊表现出惊异并醒悟过来，收揽冠带整理衣襟端正地坐着，说："我们望见先生的形状，听到先生的言辞，晚辈私下在世俗间观察过，还不曾看见过。如今您为什么地位这么卑贱，为什么职业这么污浊？"

司马季主捧着肚子大笑起来，说："看起来大夫好像是有治道法术的人，如今为什么说话这么鄙陋呢，为什么言辞这么粗野！如今先生所称的贤能是哪个？所说的高尚是谁呢？如今为什么认为长者是卑下污浊？"

两位大夫说："尊贵官位，厚重俸禄，社会上认为是高尚的，有贤能才智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如今所处的不是这种地位，所以叫做卑贱。言谈不能兑现，行为不能检验，索取不算恰当，所以叫做污浊。要说卜筮的人，是被世俗的人们轻视简慢的。社会上都讲到：'那些占卜的人多半是言词夸大荒诞来迎合人的情意，伪虚地抬高人的福禄寿命来取悦人的意志，随意编造些灾祸来伤害人的内心，假托鬼神的言论来费尽人的钱财，厚重地求得感谢来使自己获得私利。'这些是我们所感到羞耻的，所以称它叫做卑下污浊。"

【原文】

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①？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②。由

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3]。

“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4]。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5]。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6]；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7]；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8]。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9]。卑疵而前，孅趋而言[10]；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11]；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12]；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13]：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调主上，用居上为右[14]；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15]；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16]：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17]？

【注释】

①被：通“披”。

②日月薄蚀：即日食、月食。

③知别：知晓区别。

④直道：遵循正道。　正谏：正言劝谏。

⑤恶（wù）：厌恶。　便：便利。　务：指追求的目标。

⑥任：承担。　处：居。

⑦去：离开，失去。　恨：遗憾。

⑧累：捆绑。通“缧”。

⑨羞：羞愧。

⑩卑疵：低三下四的样子。　孅趋：巧佞谄媚。

⑪比周：结党营私。 宾正：排斥正人君子。宾，通“摈”。 公奉：朝廷的俸禄。 奉，通“俸”。
⑫枉：歪曲。 猎：猎取，掠夺。 农民：种田人与平民。
⑬机：工具。 逆暴：逆行暴虐。
⑭倍力：竭力，拼命。 罔：同“罔”，欺骗。 右：尊宠，显贵。
⑮伪：虚假之处。 增实：指不择手段变为真实。
⑯驱驰：驱车驰马，四处游玩。 姬：指美女。 歌儿：歌童，指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即古代供官僚们取乐的歌舞童仆。 虚：虚耗。
⑰弧：木弓。 伐：声讨。 高贤才：高明和贤能之才。

【译文】

司马季主说：“二位暂且安坐。二位见过那披散着头发的童子吗？日月有光辉照射就行动，没有光辉照射就静止，问他们日蚀、月蚀和所表现的吉凶，就说不清楚。从这点来看，能够知道辨别贤能和不贤能的人是很少的。

“贤能的行为，遵循正道来正言劝谏，多次劝谏不听从就离开岗位。他们称赞别人不希望得到报偿，厌恶他人不顾忌遭到怨恨，以便利国家和民众为追求的目标。所以官职不是他能承担的不去做，禄位不是他功劳应得的不接受；见到别人不正直，虽然人家处高位也不敬重；见到人家有污浊行为，虽然人家是尊贵也不屈就；得到荣华富贵也不以为喜，失去了荣华富贵也不悔恨；不是他应有的罪过，即使受捆绑侮辱并不感到惭愧。

“如今二位所说的贤者，都值得替他们羞愧。低三下四往前走，巧佞谄媚地说话；在权势上互相勾结，在财利上互相关照；结党营私，排斥正直，来求得尊贵声誉，以接受国家俸禄；从事利己活动，歪曲君主法令，掠夺种田人和平民；拿官位逞威风，拿法网当手段，追求财利，逆行暴虐：打个比方是和持着白刀子强劫人家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开始试着担任官职的时候，加倍努力进行奸巧欺诈，粉饰虚加功劳和拿着华而不实的文书去欺骗君主，以

居于高位当作显贵；担任了官职不肯让贤人陈述功劳，见到有可以作伪的地方就增饰当成真实，把没有的说成是有，把很少的说成是很多，以便求得便利的权势尊贵的地位；吃饱喝足了驱赶车马四处游玩，随从有美女和能歌善舞的童仆，不顾及父母的教诲，触犯法令，危害民众，任意挥霍，耗费公家：这就是一些做强盗但不拿长矛和木弓的人，攻夺却不用箭弦刀刃的人，欺骗父母不加处罚并弑杀君王不被讨伐的人，怎么可以看作是高明贤能的人呢？

【原文】

“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孰不能适[1]。才贤不为，是不忠也[2]；才不贤而讬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3]；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也[4]。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皇翔乎[5]？兰芷芎䓖弃于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6]。

“述而不作，君子义也[7]。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8]。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9]；正时日，乃后入家[10]；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11]。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12]。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13]。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14]！

“且夫卜筮者，埽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15]。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16]。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

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⑮。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⑯！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⑰。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⑱？

【注释】

①夷貊（mò）：泛指周边部族或国家。 摄：通"慑"，使其畏惧，慑服。塞：堵塞，禁止。 秏乱：贪脏枉法。秏，通"耗"。 调：调节。孰：通"熟"。丰收。 适：协和。

②才贤：有才智贤德。 不为：不去有所作为。

③讬：即"托"，托取。 利上奉：贪图皇上的俸禄。

④有人者：有后台有势力的人。 进：进用，提拔。 礼：礼遇，巴结。

⑤鸱枭（chī xiāo）：泛指猫头鹰一类凶恶之猛禽，它们的出现又常常喻指不吉祥。 皇：即"凰"。

⑥兰芷（zhǐ）：兰草和白芷，皆香草。 芎䓖（xiōng qióng）：多年生草本植物，有香气，可入药。 蒿萧：泛指蒿类植物。

⑦述而不作：此句出自《论语·述而》。述，记述。作：创作。

⑧时：季。 旋式正棋：《史记索隐》按：式即栻也。旋，转也。栻之形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棋者，筮之状。正棋，盖谓卜以作卦也。

⑨龟策日月：占卜日月。龟策，占卜用的龟甲和蓍草。 乃：才。 代：代天治政。

⑩家：此指国家。

⑪有：保有。

⑫伏羲：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据说是伏羲创制了八卦。 演：推演。 三百八十四爻：八卦中每两卦相重，可得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即得三百八十四爻。

⑬放：即"仿"。

⑭负：负理，亏理。

⑮埽：即"扫"。 坐：座位。

⑮糇：通“事”，事用。 畜（xù）：畜养，养育。
⑰置：放下。 且：将。
⑱直：值，价值。
⑲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以上二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意即具有至高德性的人并不以有德自居，因此才有德。
⑳利大：获利大。 谢：酬谢。

【译文】

“盗贼兴作不能够禁绝，夷貊部族不顺服不能够威慑，奸邪事起不能够阻止，官员贪赃枉法不能够治理，四季不和协不能够调节，年成不丰收不能够协调。有才德贤能不去干事，这样的人不是忠臣；才德不贤能却托取官位，贪图皇上的俸禄，妨碍贤者来取代，这是窃据了官位；利用人际关系就进用，有钱财的人就对他礼遇，这是一种诈伪。您们难道没有见到鸱枭和凤凰飞翔的不同吗？兰芷芎䓖这样的香草抛弃在旷野，低贱的蒿类植物到处成林，让有德的君子隐退而不能在众人显扬名声，是您们这些人造成的。

“只记述而不创作，这是君子的原则。如今的占卜之人，一定效法天地，取象四时的变化，顺从仁义，分辨筮策，判定卦象，象天法地规正卜卦，然后据以谈论天地间的利害，事势上的成败。从前先王要安定国家，一定要先占卜日月，这以后才敢代天治政；正定年时月日，这以后才入都主掌国家；生孩子一定要先占卜吉凶，这以后才能养育。自从伏羲氏制作八卦，周文王推演成三百八十四爻，因而天下得到治理。越王句践仿效周文王的八卦行政以致打败了敌对国家，称霸天下。从这样的事例说起来，卜筮有什么理亏呢！

“再说卜筮的人，打扫清洁设置座位，端正好衣冠，这以后才谈论世事，这是有礼仪的。谈论开来，使得鬼神有的可以享用祭

品，做一名忠实臣子来事奉他的君王，成一名孝顺儿子来供养他的父母，做一个慈祥的父亲来养畜他的子女，这是有道德的行为。而问卜的人出于道义放下几十近百的钱，使得有病的人可以痊愈，将死的人有的可以存活，祸患或许可以因此而避免，事业或许可以因此而成功，嫁女娶亲可以因此长养生育。这种事作为一种功德，难道只值几十近百钱吗！这正是老子所说的'具有至高德性的人并不以有德自居，因此他才有德'。如今从事卜筮的人对社会的好处大而所得的酬谢少，老子所说的话难道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吗？

【原文】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①。持不尽索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②；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③；先王之道，乍存乍亡④。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公见夫谈士辩人乎⑤？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⑥；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⑦。多言夸严，莫大于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

"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

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9]。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10]。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11]！”

【注释】

①委聚：积聚成堆。　尽索：完结。

②足：补足。

③日中：太阳到了正中。

④乍：忽然。

⑤谈士辩人：能言善辩之士。

⑥说：使……悦。

⑦饰：粉饰。

⑧骐骥：宝马。　罢：通“疲”。

⑨辟：即“避”。　伦：人伦。　微见：暗中察明。

⑩喁喁（yōng）：低声细语。

【译文】

“庄子说：‘君子在内没有饥寒的祸患，在外没有被劫夺的忧虑，处在高位会表现出审慎严肃，处在下位不会息害他人，这是君子的原则。’如今卜筮人从事这一职业，积累无须聚成堆，收藏不需要府库，搬迁用不着辎车，背负的行装不重，住在哪里用起来没有完结的时候。携带着用不完的物品，遨游在无穷的世界，即使是庄子的行动也没能超过这种情况，您们为什么却说不可以占卜呢？天西北部不足，星辰就向西北移动；地东南部不足，就用海洋做池；太阳到了正午必定西移，月亮盛满以后一定亏缺；先王的道术，忽存忽亡。二位责求占卜的人言论一定要信，不也就让人迷惑吗！

“二位见过能言善辩的人士吗？考虑事情，确定计谋，必定是

这些人，然而他们不能拿片言只语取悦君主的心意，所以谈论一定称引先王，说话一定叙述远古，考虑事情，确定计谋，夸饰地讲到先王的成功，又谈及他们的失败祸害，用来使君主的心志感到喜悦和恐惧，来寻求实现自己的欲望。话语很多并且夸大荒诞，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严重的了。然而想要使国家强盛，事业成功，对国君竭尽忠诚，不这样做就站不住脚。如今的占卜人，做的是引导迷惑教化愚昧的事业。那些愚昧迷惑的人，难道能用片言只语就让他们聪明起来呢！说话不厌其多。

"所以骐骥不能和疲驴同驾一辆车，而凤凰不和燕雀同在一个群体，贤能的人也不和不贤能的人站在同一行列。所以君子处在卑贱隐蔽的地位来回避大众，自己藏匿起来以回避人伦的束缚，暗中察明道德顺畅的时机来消除种种祸害，以表明上天的本性，帮助上天养育生灵，增加事物的功利，不追求尊贵赞誉。您们这些人如此啰啰嗦嗦，哪里知晓长者的道理呢？"

【原文】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①。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市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②。

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③："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⑤；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⑥。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⑦。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⑧。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⑨。我与若，何足预彼哉⑩！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⑪。"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⑫。而贾谊为梁

怀王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13]。此务华绝根者也[14]。

【注释】

①忽而自失：恍惚自失。 芒乎：犹茫然。 怅然：伤感、失意的样子。噤口：闭口。
②洋洋：无所依归的样子。 轼：车前横木。 卒：始终，最终。
③引：招引。 屏：屏斥他人。
④赫赫：显著盛大的样子。
⑤审：周密。 见：被。 糈（xǔ）：祭祀用的精米。
⑥身无所处：没有安排自身的地方。
⑦天冠地屦：上天之冠大地之鞋。
⑧无名者，万物之始：此引文出自《老子》第一章，原文为"无名天地之始"。
⑨旷旷：空旷无垠。 熙熙：众多的样子。
⑩若：你们。 预：参与。
⑪曾氏：当为"庄氏"。
⑫抵罪：因犯罪而受到惩罚。
⑬傅：太傅，掌管辅导帝王。 毒恨：痛恨。
⑭务：追求。 华：浮华。 绝根：此指断绝性命。《史记索隐》言宋忠、贾谊皆务华而丧其身，是绝其根本也。

【译文】

宋忠、贾谊恍惚得自觉有所失，茫茫然缺乏神色，显出惆怅的样子闭口说不出话。于是提着衣襟从坐位上站起，再次拜谢就告辞了，走起路来像是没有依托的模样，出了市场门口仅仅能自己登上车，爬在车上低着头，始终透不过气来。

过了三天，宋忠在宫殿门外见到了贾谊，就相互引领躲开旁人两人对面说话自行叹息说："道德高尚更加安宁，权势居高更加

危险。处在赫赫有名的权势地位，失亡自身将会是有日可数了。要说从事占卜如果有不精确的地方，不会被夺掉应得的精米；替君主计谋要是不审慎，就没有立身之处。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犹如上天之冠大地之鞋一样。这是老子所说的'无名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原始'呀。天地广阔无际，万物兴盛繁多，有的安宁，有的危殆，不知道处在什么境况。我和你，哪里值得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呢？他们经过的时日越久就越发安全，即使是庄子的主张也没有和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过了很久，宋忠出使匈奴，没有到达匈奴王庭就回来了，被判为有罪。而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从马上坠下来死去了，贾谊从此吃不下饭，痛恨过度也死去了。这是致力于追求荣华而断绝了性命的事例啊。

【原文】

太史公曰[1]：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2]。

【注释】

①太史公曰：依张晏说此为缺篇，则"太史公"当为托名。《史记志疑》附案：《史》缺此《传》，褚先生取记司马季主事补之，序论亦伪托……疑当时有此文，如《客难》、《宾戏》之比，故《史记考要》云"《季主传》盖抗论睥睨不得志于时者之言，未必出少孙"。董份曰"所记季主自有当时旧文，而褚述之"。应或然也。

②志：记述。

【译文】

太史公说：古时候占卜之人的事迹不被记载的原因，是不见

于文献。一直到司马季主，我记述下来才加以著录。

【原文】

褚先生曰[1]：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2]。见性好解妇来卜，对之颜色严振，未尝见齿而笑也[3]。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4]。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5]。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6]。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7]。"黄直，大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齐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8]。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9]。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10]；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孙，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11]。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12]；子有处所，可谓贤人[13]。"

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14]："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15]？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6]。辩讼不决，以状闻[17]。制曰[18]：'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19]"人取于五行者也。

【注释】

①褚先生曰：《史记志疑》附案：褚复缀四百余字，更为蛇足。

②自动：自然而动。 誓：谨慎。 正：端正。 乡人：乡下人。

③解：解答。 来卜：来问和卜卦。 颜色：面容表情。 严振：严肃。 见（xiàn）齿：露出牙齿。

④居止：居住，生活在。 舞泽：荒芜之沼泽。舞，通“芜”。

⑤求：通“述”，陈述。

⑥小数：小的技艺。

⑦各各：各自。 伎：通“技”。

⑧《史记新证》直按：《汉书·艺文志》形法家有《相六畜》三十八卷，本文之相马彘牛，当包括在内。《世说·汰侈篇》注：引《相牛经》曰：“《牛经》出宁戚，传百里奚，汉世河西薛公得其书以相牛，千不失一。”《唐书·艺文志》农家有《宁戚相牛经》一卷。又本文齐张仲，谓齐国人，曲成侯当为虫达后人。

⑨绝人：超出常人。

⑩树：种植。

⑪所以好：喜好什么。 含：含括，包容。

⑫制宅：建筑住宅。 命子：给子女取名字。

⑬处所：职业。

⑭署：官署，衙门，即官吏办公的地方。

⑮取：即娶。

⑯五行家：遵循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学说的士人。 堪舆家：以相宅地、墓地，看风水的职业者。 建除家：以十二辰定日之吉凶的术数家。 丛辰家：以分辨十二辰所随属为善恶的算命者。 历家：研究历法、历术的专门家。 天人家：研究天道和人的关系的星卜者。 太一家：即道家。

⑰闻：指奏闻于皇帝。

⑱制：皇帝的命令。

⑲避诸死忌：避开各种僵化的忌讳。

【译文】

褚先生说：我做郎官的时候，在长安城中游览观察，看到从事卜筮的贤大夫，观察他们的起居走动，或坐或起自然而动，谨慎地端正衣帽以便接待乡下人，有君子的风采。看到性格喜好解答的妇女来问和占卦，对她们面部表情严肃，从来不曾露出牙齿嬉笑。自古以来，贤能的人逃避世俗，有生活在荒芜的沼泽地的，有居住在民间轻易不说话的，有隐藏在从事卜筮人中间来保全自身的。要说司马季主，是楚地的贤能大夫，到长安来游学，通晓《易经》，能够陈述黄帝、老子的主张，见识博看得远。考察他回答二位大夫贵人的谈话，称引古代明王圣人的道术，本来就不是只有浅陋见闻小巧技能之辈。至于靠卜筮在千里之内树立名声的，各自到处都存在着。书传上说："富裕算上等，高贵算其次；已经高贵了还必须各自学一门技能在社会上站住脚。"黄直是大夫；陈君夫是妇人；凭着相马在天下树立名声。齐地张仲、曲成侯凭借善于击刺学习使用剑，在天下树立名声。留长孺凭借相猪树立了名声。荥阳褚姓凭借相牛树立了名声。能够凭借技能树立名声的人特别多，都有高出世俗超出常人的风采，哪里可以说得尽呢。所以说："不是合适的土地，进行种植就不会生长；不符合他的意向，进行教育也不会成功。"因而家中教导子孙，应该观察他喜好什么，假若他喜好包含着生活的道理，根据他的喜好去加以造就。所以说："建造住宅，给子女取名，足以看出士人的志趣；儿子有了恰当的职业，可以称得上是贤能人了。"

我在做郎官的时候，与太卜官等待诏书任使当郎官的同在一个衙门办事，他们谈到："孝武皇帝的时候，聚集占家来询问，某一天可以娶亲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

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会大凶，历家说是小凶，天人家说有小吉利，太一家说会大吉利。辩论争执不能统一，把这种情形奏报给皇帝知道。皇帝下达制书说："避开各种僵化的忌讳，以五行家的意见为准。"这就是人们采用五行家意见的缘由。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解题】

本篇亦属《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之一。《索隐》、《正义》均以为褚少孙所补作，且张守节言："《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司马迁之传龟策，盖与日者同旨。《史记》多有龟蓍卜筮之记述评论，足见它自古以来颇受人们重视，故司马迁之传龟策，亦表明看到了它所给予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深度及其作用。

褚少孙自述其补作此篇，言："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规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达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司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此一以表明褚少孙之出身及其对《史记》之所研讨；一以表明司马迁所作之本传，至元成时已确然缺失，今之文篇，盖"好事者"之所增补无疑。

【原文】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①]！唐虞以上，不可记已[②]。自三代之兴，各

据祯祥[3]。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4]。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5]。

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又其大小先后，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6]。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絜于精神也[7]。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8]。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9]。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10]。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11]。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12]。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13]。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14]。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15]。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16]。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17]。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18]。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19]。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

【注释】

①事业：事情与功业。　宝：珍视。

②已：同"矣"。

③三代：即夏、商、周三代。 祯祥：吉兆。

④涂山：即涂山氏，一说为部落，一说为国名。 兆：吉兆。指所传禹娶涂山氏女为妻，后生子启。 世：建立起相传的世代。 飞燕之卜顺：指所传帝喾之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之始祖契。玄鸟即燕子。 百谷之筮吉：后稷弃教民种百谷，其事吉利。相传帝喾元妃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弃，弃为周之始祖。 以上传说可分别见《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

⑤推兵：推测战争形势。

⑥要：总之。 归等：目的是一致的、相同的。归，宗旨，目的。

⑦定：断定。 见：真知灼见。 稽神：考查、了解神意。 师：学习，效法。 化：教化，说教。 室：家，派。 至微：十分微妙。 要：求。 絜：通"洁"，纯洁。

⑧昆虫：此指龟。

⑨然否：对与不对，是与非。 中：符合。

⑩兵革：战争。

⑪享国：在位。 遑：闲暇。 畴官：古代天文历算之学，有专人执掌，父子世代相传为业，称为"畴人"。

⑫艺能：技艺才能。 延：引入，迎接。 百端：各个方面。 伎：即"技"。 自效：愿为别人献出自己特长。 右：上。

⑬会：碰上，恰逢。 攘（rǎng）：排斥，攻伐。 至：最，最能。 衰象：衰现的各种征象。

⑭推锋：摧挫敌人的进兵。 蓍龟时日：指占卜的功夫深。《史记新证》直接：《汉书·西域传》引武帝诏略云："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又云："《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筮，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与传文正合。

⑮尤：特别。 加意：留意，重视。

⑯丘子明：汉武帝时的卜者。 倾：压倒，超过。

⑰射：猜度。 蛊（gǔ）道：巫祝诅咒骗人之术。 时或颇中：有时推测得相当准确。

⑱眦睚（zì yá）：亦作睚眦。本指怒目而视，常引申为小仇小怨。 因公：借用朝廷名义。

⑲百僚：各级官吏。

⑳奸穷：奸谋败露。 三族：一般指父族、母族、妻族。

【译文】

太史公说：自从古代的圣明君王将要建立国家承受天命，动意兴办各种事业，何曾不是珍视进行龟卜蓍筮来助成善事呢！唐尧虞舜以上的年代，无法记载了。从夏、商、周三代的兴起，各自都依据了卜筮的祥瑞。依从了娶涂山氏女占卜的吉兆，因而夏朝开始了相传的世代；吞食玄鸟卵的卜兆顺吉，所以殷朝就兴起来了；后稷教民种植百谷的蓍筮吉利，所以周朝得以在天下称王。帝王们决定各种疑难，进行卜筮作为参考，依靠蓍龟帮助决断，是一直不可改变的认识和主张。

蛮夷氐羌各种部族，虽然没有君臣的等级序列，也有决定疑难的占卜。有的利用金石，有的利用草木，各个国家有不同习俗。然而都可以依据推断的吉凶进行战争攻伐，推测战争形势求得胜利，各相信各自的神灵，据以预知未来事势。

略微听说过夏朝、殷朝想要求卜，就取用蓍草龟甲，随后就弃去不用，认为龟甲收藏久了就不灵验，蓍草收藏久了就不神明。直到周王室的卜官们，才经常珍视收藏着蓍草龟甲；另外对蓍草龟甲灵验的大小，使用的时候谁先谁后，各自的崇尚有所不同，总之运用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有人认为圣明帝王遇到事情没有不能断定的，决断疑难不会没有灼见的。他们所以设置考查神意求问占卜这套办法，是认为后世会衰败，愚昧的人不会拜智慧的人为师，人们各自安于识见，化分成百家学派，主张碎散掌握起来没有边际，所以将它推演到十分微妙的地步，求得精神上面的纯洁。有人认为灵龟所特长的，圣人也无法和他相争。它对吉凶的

判处，辩别事情是对是不对，多半符合人的心意。到了高祖的时候，沿袭秦代设有太卜官。天下刚刚安定，战争还没有平息。到孝惠帝时在位时间短，吕后又是女人听政，孝文帝、孝景帝沿袭已有的做法，没有闲工夫对这些讲述试用，虽然有人专掌天文历算，世世代代相递传习，他们精微深妙的学识，大多都遭到遗失。等到当今皇上登位，广泛开通技艺才能人物的上进之路，将百家的学说全都引入，通晓一技之长的士人使他们都能自行效力，具有绝伦超奇的人受到推崇，对谁也不加偏私，几年之内，太卜官聚集了很多人才。正碰着皇上想出击匈奴，在西部攻打大宛，往南去收服百越，卜筮能做到预测事情变化，先期谋划好情势利害。到后来猛将推垮敌军锋芒折取敌将符节，在战场上获取胜利，占卜人凭功夫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皇上特别重视，对有些人的赏赐甚至达到了几千万。像丘子明一类人，财富暴增，尊贵宠幸，倾动了朝廷。至于用占卜猜度诅咒的办法，在进行巫蛊活动有的很能准确。对于平素和他们有小怨小仇的人，借用朝廷名义肆行诛杀，放纵情意加以伤害，以至于被毁宗族灭家门的，数也数不清。各级官吏动荡恐惧，都说龟甲蓍草非常灵验。后来事情发觉奸谋败露，也被诛灭了三族。

【原文】

夫揲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者乎[①]！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②]。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③]。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④]。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⑤]。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溪之败[⑥]。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者哉[⑦]！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⑧]；背人道，信祯祥者，鬼

神不得其正[9]。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10]。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11]。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12]。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13]！

【注释】

①捧（fēng）策：两手持蓍占卜。捧，两手托物。 数：气数，命运。 灼龟观兆：灼烤龟甲以观察其裂纹显现的征兆。

②卜三龟：三次卜以龟甲。 瘳（chōu）：病愈。

③元龟：大龟。

④晋文将定襄王之位三句：晋文公准备帮助出逃在外的周襄王复位，采取行动之前曾"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野'。"于是出兵，定周襄王之位。后晋文公称霸，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赐彤弓。晋文公遂有"卒受彤弓之命"之记载。见《晋世家》原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晋文，即晋文公重耳。襄王，即周襄王姬郑。彤弓，红色的弓。天子赐彤弓于诸侯，诸侯就有了代天子征伐之大权。

⑤献公贪骊姬之色三句：晋献公征伐骊戎时，使卜官史苏占卜说："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胜也，臣故云。且惧有口，携民，国移心焉"。晋献公仍然伐骊戎，得骊姬。骊姬以色媚献公，致使害死申生，重耳、夷吾出亡，献公亦死。国乱，诸公子争位，历经奚齐、悼子、惠公、怀公、文公五君，国家才得以安定。可见《国语·晋语》。

⑥楚灵将背周室三句：楚灵王将要背叛周王室，占卜的结果不吉利，但仍大骂天子，终于遭受了乾溪之败。楚灵，即楚灵王芈围。逆，不吉。乾溪，邑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事见《史记·楚世家》。《史记索隐》引《左传》曰："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

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⑦兆应：征兆应验。

⑧轻：轻视。 无神明：认为没有神灵。

⑨人道：人谋之常道。

⑩《书》：《尚书》。 建稽疑：建立的解决疑难的方法。 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种方法中而卜、筮占有其二。《尚书·洪范》中云：“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⑪行事：做事，办事。 百茎共一根：一个根生出一百棵茎。

⑫草无毒螫：没有毒草。螫，蜇，毒害。

⑬傍：即旁。

【译文】

要说手持蓍草确定气数，灼烤龟甲观测征兆，它具有无穷的变化，因此选择贤人来进行占卜，可以说是圣人的重要事务。周公用龟甲卜了三次，武王的病就痊愈了。商纣为政暴虐，即使用大龟也得不到吉兆。晋文公将要恢复周襄王的天子之位，占卜时得到了黄帝战于阪泉之野的吉兆，终于接受了赐给彤弓的策命。晋献公贪恋骊姬的女色，占卜时得到的是挟持咬弄会挑起患难的口象，它的祸乱终于涉及到五位君王。楚灵王将要背离周王室，占卜的征兆是不吉利，终于遭受到乾溪败亡。龟兆预应的是内心的诚信，而当时人明确观察的是外部的表现，能不说这是两相符合吗！君子称那些轻视卜筮，认为是没有神灵的，是糊涂；背弃人谋的常道，只相信吉兆的人，鬼神也得不到应有的对待。所以《尚书》设置出解决疑难的方法，五种计议中卜和筮占有两种，五种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依从多数的意见，说明相信卜筮却不专门依赖卜筮的办法。

我到江南，观察龟策的事，询问那里的长老，说龟活到一千岁就能在莲叶上走动，蓍草一百秆茎长在一块根上。而且它们所生活的地方，没有虎狼等野兽，没有毒草。江边人家常常畜养着

龟来供应饮食，认为食用了龟能导引躯体增长元气，有利于防止衰老延年益寿，这些话难道不真实吗。

【原文】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①]。窃好《太史公传》[②]。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③]。"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太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④]。

【注释】

①高第：考试名列前茅。 有：又。

②《太史公传》：即司马迁之《史记》。

③窥：窥测，统观。 要：要义，要点。引语见《太史公自序》提要。

④之：到……去。 习事：熟悉占卜之事。

【译文】

褚先生说：我因为通习经学，做博士弟子接受学业，研习《春秋》，由于成绩名列前茅，荣幸地能够进宫值宿警卫，在宫殿中进出了十多年。私下喜好《太史公传》。太史公的书传说："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龟卜方法，四方夷族占卜起来各不相同，然而各别都通过占卜来决定吉凶，粗略地统观占卜的要义，所以写成了《龟策列传》。"我来往在长安城中，寻求《龟策列传》没有找到，所以前往太卜官处访问，询问精通掌故文学的长老中熟悉占卜之事的人，写下了用龟策进行占卜的情事，编列在下面。

【原文】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传曰："下有伏灵，上有兔丝[1]；上有捣蓍，下有神龟[2]。"所谓伏灵者，在兔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新雨已，天清静无风，以夜捎兔丝去之，即以篝烛此地烛之，火灭，即记其处，以新布四丈环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过七尺不可得[3]。伏灵者，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以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4]。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者，即可用矣。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凡八名龟。龟图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5]。略记其大指，不写其图[6]。取此龟不必满尺二寸，民人得长七八寸，可宝矣[7]。今夫珠玉宝器，虽有所深藏，必见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谓乎！故玉处于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者，润泽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蚗龙伏之[8]。王者得之，长有天下，四夷宾服。能得百茎蓍，并得其下龟以卜者，百言百当，足以决吉凶[9]。

【注释】

①传：此指太卜官所收藏古代讲占龟的文献。 伏灵：即伏苓。菌类植物名。寄生于山林松根，状如块球。中医用以入药。 兔丝：即菟丝子。寄生的蔓草。常缠在别的植物上，子实可以入药。

②捣蓍：丛蓍。《史记索隐》按："即稠也。擣蓍即稠蓍，擣是古"稠"字也。"

③已：止。 以：在。 捎：割。 篝烛：《史记集解》徐广曰："篝，笼也。盖然火而笼罩其上也。"

④中：符合。

⑤文：文字。《史记新证》直按：《汉书·艺文志》有"《南龟书》二十八卷。"疑即本文所指云南辰龟。

⑥大指：大概意思。 写：画。

⑦可宝：可以视作宝贝。

⑧缺：通"較"。

⑨百言百当：百句问话百句应验。当，应。

【译文】

听说古代的五帝、三王有什么兴作和重大事件，一定要先用蓍草龟甲预卜吉凶。书传上说："地下有伏灵，地上就长菟丝；上面长出一丛蓍草，它下面就有神龟。"所说的伏灵，它长在兔丝下面，形状像一只飞鸟。刚刚下雨停下来，天空清静没有刮风，乘夜晚把菟丝割去拿走，就点燃笼火在这块地面烧起来，火灭了，就记下这块地方，用四丈新布围绕着放在那里，明天就在这个地方发掘采取伏灵，挖四尺到七尺深，就能得到，超过七尺就不会有了。伏灵是千年松树的根，吃了它可以长生不死。听说蓍草长满一百秆茎的，它下面一定有神龟守护着，它上面常常有青云覆盖着。书传上说："天下和乐安定，王道实施，蓍草的茎可长到一丈高，它就会成

丛生长可满一百秆茎。”当今社会上采取蓍草，不能够符合中古时代的规范，不能够得到长满百茎高一丈的，采取八十秆茎以上，蓍草高八尺，就难得了。民众喜好用它占卦的，采取满六十秆茎，高满六尺的，就可以用了。有记载说：“能够得到名龟的，财物就会归聚到他家，他家必定特别富裕达到千万。”一叫“北斗龟”，二名“南辰龟”，三叫“五星龟”，四叫“八风龟”，五叫“二十八宿龟”，六叫“日月龟”，七叫“九州龟”，八叫“玉龟”；总共八种名龟。古书上的龟图有文字画在腹下，文字说明什么，指的就是某一种龟。我这里只简略记下大意，不画出它们的图。采取这种龟不一定要满一尺二寸长，一般民众得到长七八寸的，就可以视作宝贝。如今有些珠玉宝器，即使藏得很深，也一定会显出它的光辉，一定会透射它的神明，难道说的就是像名龟一样的情况吧！所以玉蕴藏在深山树木就会润泽，深渊当中出产珠岸上的草木就不会枯谒，润泽使它们是这样的。明月珠出产在江海，潜藏在蚌壳中，蛟龙趴在它上面。做帝王的人得到了它，会长期主宰天下，四方夷族都会来顺服。能够得到同长百秆茎的蓍草，并且得到它下面的龟来进行占卜的，就能百句问话百句应验，足以决定吉凶。

【原文】

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①]。龟千岁乃满尺二寸。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②]。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③]。

传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龟置室西北隅悬

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④。”臣为郎时，见《万毕·石朱方》，传曰⑤：“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⑥。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林⑦。龟在其中，常巢于芳莲之上⑧。左胁书文曰⑨：‘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诸侯得我为帝王⑩。’求之于白蛇蟠杅林中者，斋戒以待，譺然，状如有人来告之，因以醮酒佗发，求之三宿而得⑪。”由是观之，岂不伟哉！故龟可不敬欤？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⑫。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⑬？”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⑭。与人议，欲遣去⑮。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⑯。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⑰。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注释】

①庐江郡：郡名，治所舒县，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岁时：每年按时。
②发军行将：调兵遣将。　庙堂：太庙之明堂。
③高庙：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庙宇。　内：同“纳”，收藏。
④臑（nào）：牲畜的前肢。
⑤《万毕·石朱方》：《史记索隐》按：《万毕术》中有《石朱方》，方中说嘉林中，故云传曰。
⑥嘉：淑美。
⑦斤：斧子一类的工具。
⑧巢：筑巢。　芳莲：芳洁之莲花。

⑨胁：胸之两侧。

⑩甲子：甲子日。　重光：再放光明。　土正：《史记集解》徐广曰："正，长也。为有土之官长。"

⑪白蛇蟠杅（wū）林：《史记索隐》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龟藏其中。杅音乌。谓白蛇尝蟠杅此林中也。"蟠杅，即盘绕。　儗（yí）然：庄重恭敬的样子。　醮（jiào）酒：以酒浇地，祭奠鬼神。　佗发：披发。

⑫行气导引：道家所谓修身养性之术。

⑬辄：总是。　甲：腹甲。

⑭畜：畜养。

⑮遣去：放掉。

⑯异道：目的与手段不同。

⑰状：情形。　类：像。

【译文】

神龟出产在长江水中，庐江郡经常是每年按时把长一尺二寸的活龟二十只供给太卜官，太卜官因而选择吉日剔取龟腹下的甲片。龟活一千年才能长满一尺二寸。帝王调兵遣将，一定要在太庙的明堂钻灼龟甲占卜，来预测行动的吉凶。如今高祖庙宇中有龟室，收藏这些龟甲当作神宝。

书传上说："拿龟前足的臑骨穿起来佩在身上，又把龟放在屋里的西北角悬挂起来，这样去进入深山大林中，不会迷惑。"我做郎官的时候，见过《万毕·石朱方》这册书，书上说："有神龟生长在江南的嘉林中间。嘉林，野兽中没有虎狼，飞鸟中没有鸱枭，没有毒草，野火达不到这里，没有人来砍伐，这就是嘉林。龟生活在这里，常常在芳洁的莲花上筑巢。龟的左边胸侧写有文字说：'甲子日再放光明，得到我的，平民会成为国君，能做有封地的官长，诸侯得到我的会成为帝王。'到白蛇盘绕的林中去寻找，进行斋戒以后去等待，保持庄重恭敬的神态，情况就好像有人来告诉，因而拿酒浇地祭

奠鬼神，披散着头发祈祷，连续三天三夜就可以得到。”从这样看起来，难道不奇伟吗！所以对龟能够不敬重吗？

南方的老人用来支床足，经过二十多年，老人死了，移动床，龟还活着没有死。龟能运气导引躯体。发问的人说：“龟到了这般神灵地步，然而太卜官得到活龟，为什么总是杀死取它的腹甲呢？”近代长江岸边有人得到名龟，把它养起来，这个人家因此特别富足。和人议论，想把龟放生了。有人教他杀了不要放生，放生了家里就会破败。龟夜间给主人送梦说：“送我到水里去，不要杀了我。”这家最后还是杀了龟。杀了龟以后，这个人自己死去，家庭也倒了霉。平民和君王们目的和手法不同。一般民众得到名龟，看样子像是不应该杀的。拿往古的故事来说明，古代英明帝王圣贤君主都是杀了它用来占卜的。

【原文】

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①。谨连其事于左方，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②。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③。夜半，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曰④：“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⑤。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⑥。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来见梦于寡人曰⑦：‘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

乡[8]。规矩为辅，副以权衡[9]。四维已定，八卦相望[10]。视其吉凶，介虫先见[11]。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12]。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13]。白云壅汉，万物尽留[14]。斗柄指日，使者当囚[15]。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王曰："善。"

于是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曰："渔者几何家[16]？名谁为豫且？豫且得龟，见梦于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17]。泉阳令曰："诺。"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今昔汝渔何得？"豫且曰："夜半时举网得龟。"使者曰："今龟安在？"曰："在笼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龟，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诺。"即系龟而出之笼中，献使者。

【注释】

①宋元王：《庄子·外物篇》为"宋元君"。《史记索隐》亦认为为"宋元君"。宋元君即宋元公，春秋时宋国国君，公元前531年至前517年在位。

②左方：古时行文之左方，如今之下方。　好事：对此事有兴趣。

③江：长江。　河：黄河。　泉阳：应为春秋时宋国的县名，所在地址不详。

④见：即"现"。

⑤幕网：罩网。幕，罩，笼罩。　当：挡住。

⑥惕然：警觉省悟貌。　悟：通"寤"，醒悟。

⑦延：伸长。　玄：黑色。　辎车：一种有帷盖的车子。

⑧援式：即"援栻"，旋转占时日的仪器。　斗：北斗。　乡：通"向"。

⑨规：古代画圆形的工具。 矩：矩尺，古时画直角和方形的工具。 副：配合。 权：秤锤。 衡：秤杆。在本传此两句中，规矩借指东西二方，树衡借指南北二方。

⑩四维：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 八卦：即乾（☰）、坤（☷）、震（☳）、坎（☵）、离（☲）、艮（☶）、兑（☱）等八卦。

⑪介虫：长有甲壳之虫。此指龟。 先见：预先显现。

⑫昔：夜，夜晚。《史记索隐》今昔犹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谓昨夜为今昔。 壬子：壬日子时。 宿（sù）：停留。 牵牛：二十八宿之一，亦名牛宿。

⑬汉：银河。 固期：固定的期约。

⑭壅：堵塞，遮蔽。 留：被挽留。

⑮斗柄指日：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太阳。

⑯几何：多少。

⑰案：查阅。 籍：户口册。

【译文】

宋元王的时候得到了神龟，也杀了它用来占卜。谨把这件事编连在下面，让那些感兴趣的人从中阅览参考。

宋元王二年，长江之神派遣神龟出使黄河，到了泉阳，打渔人豫且撒网获得并囚禁起来，放置在笼子里。半夜，神龟给宋元公送梦说："我作为长江的使者出使黄河，但是罩网挡住了我的路。泉阳的豫且得到了我，我不能逃脱。身处在患难当中，没有谁可以告诉。您王有德有义，所以来告诉您。"元王警觉般的醒悟了。就召来博士卫平询问着说："刚才我梦见一个男子，伸长着脖子又是长脑袋，穿着黑色的绣花衣乘着有帷盖的车子，来给我送梦说：'我作为长江的使者出使黄河，但是罩网挡住了我的路。泉阳的豫且得到了我，我不能脱身，身处在患难当中，没有谁可以告诉。您王有德有义，所以来告诉您。'这来送梦的是什么东西呢？"卫平就旋转起占

时日的仪器，仰天察看月的光亮，观察北斗七星所指的方向，确定太阳所处的位置。运用测方圆的工具先定下东西、南北的方位。随后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得到测定，因而八卦的位置就都遥遥相望。观测其中的吉凶，神龟就显露出来。于是对元王说："昨夜壬日子时，太阳行至牵牛宿。正是河水大会，鬼神互相计议的时候。银河正处在南北走向，长江黄河之神本来已经约定期限，南风开始吹拂，长江的使者就先来到。天象中白云密集遮蔽了银河，各种往来都被羁留。北斗的斗柄指向了太阳所在的星宿，出使的当会被囚禁。穿着黑色服装并乘着有帷盖的车子，他的名字就是龟。您王赶紧派人去询问把他找回来。"元王说："好"。

于是元王派人急驰前往询问泉阳令说："打渔的有多少人家？什么人名叫豫且？豫且获得了神龟，龟送梦给了君王，君王因此派我来找神龟。"泉阳令就派官员查阅名册检视地图，水上的打渔人有五十五家，住在上游房舍中的，名字叫豫且。泉阳令说："行。"就和使者急驰而来询问豫且说："昨夜你打鱼捕获了什么？"豫且说："夜半时候撒网捕得了龟。"使者说："龟现在放在哪儿？"说："在笼子里。"使者说："君王知道您捕获了龟，所以派我来寻求。"豫且说："行。"就用绳拴住了龟从笼中取出来，献给使者。

【原文】

使者载行，出于泉阳之门[①]。正昼无见，风雨晦冥[②]。云盖其上，五采青黄[③]；雷雨并起，风将而行[④]。入于端门，见于东箱[⑤]。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却，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曰："龟见寡人，延颈而前，以

何望也？缩颈而复，是何当也？”卫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昔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6]。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却，欲亟去也[7]。”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驾送龟，勿令失期[8]。”

卫平对曰：“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9]。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仓夏黄，秋白冬黑[10]。明于阴阳，审于刑德[11]。先知利害，察于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注释】

①载行：载龟而行。
②正昼：大白天。　晦冥：昏暗。
③采：彩。
④将（jiàng）：送。
⑤端门：宫殿之正门。　箱：通“厢”。
⑥终昔：终夜。
⑦亟（jí）：急。
⑧趣（cù）：通“促”，赶快。
⑨蔽：遮盖。此引申为超过。
⑩仓：通“苍”，青色。
⑪审：明了，知晓。　刑德：古人以刑为阴克，以德为阳生，附会五行生克之说。

【译文】

使者把龟放在车上行进，从泉阳城门口出来。大白天看

不见东西，刮风下雨天色昏暗。浮云覆盖在上空，五彩中显出青黄；雷雨同时发作，一路有风送着行进。进入宫殿的正门，在东厢中见到了神龟。身上像流水一样，润泽而有光亮。龟望见元公，伸长脖子往前，爬了三步停下来，缩起脖子又退回去，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元王见到后觉得奇怪，询问卫平说："龟见到了我，伸长脖子往前，表示什么目的？缩起脖子又回到原地，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卫平回答说："龟处在患难当中，整个晚上被关着，您王有德有义，派人把他救活了。刚才伸长脖子往前，表示应当感谢，缩回脖子退回去，是想赶快离去。"元王说："好呀！神灵到这个地步，不可以长时间留下，赶紧派车运送龟，不要让他失掉约期。"

卫平回答说："神龟，这是天下的宝物，先获得这只龟的要当天子，而且用来占卜，十分预言十次允当，十次争战十次获胜。他生在深渊里而，成长在黄土地上。知晓上天的大道，明白上古的事宜。游动三千年，不会走出那生活环境。安静平正，活动不用气力。寿命超越天地，谁也不知道最后极限。随着事物变化，依同四时改换颜色。居处时自己隐藏起来，长眠而不饮食。春天苍色夏天黄色，秋天白色冬天黑色。明察阴阳义理，精通刑德转化。预先知道事物利弊，明察吉凶祸福。凭着用他占卜的预言办事会恰当，以此进行战争就会获胜，您王能够珍贵他，诸侯会全都来顺服。您王不要放了他，要用来安定国家。"

【原文】

元王曰："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于深渊。在患难中。以我为贤。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渔者也。渔者利其肉，寡人贪其力，下

为不仁，上为无德[1]。君臣无礼，何从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2]！"

卫平对曰："不然。臣闻盛德不报，重寄不归[3]；天与不受，天夺之宝[4]。今龟周流天下，还复其所，上至苍天，下薄泥涂[5]。还遍九州，未尝愧辱，无所稽留[6]。今至泉阳，渔者辱而囚之。王虽遣之，江河必怒，务求报仇。自以为侵，因神与谋[7]。淫雨不霁，水不可治[8]。若为枯旱，风而扬埃，蝗虫暴生，百姓失时[9]。王行仁义，其罚必来。此无佗故，其祟在龟。后虽悔之，岂有及哉[10]！王勿遣也。"

【注释】

①力：神力。
②奈何：怎么。
③重寄不归：寄存的贵重物品不会归还。
④与：给予。
⑤薄：通"迫"，迫近。 泥涂：稀泥。
⑥还：通"环"，环绕。
⑦侵：侵害。 与：参与。
⑧霁（jì）：雨雪停止。
⑨埃：尘埃。 暴：突然。 失时：错过农时。
⑩佗：通"他"。

【译文】

元王说："龟特别神灵，从上天降下来，陷落在深渊。处在患难的境况中。认为我是贤君。我因为功德深厚并且忠诚信实，所以托梦来告诉我。我要是不放生了他，这就是打渔人的行为。打渔人取食它的肉，我是贪求它的神力，往低处

说是不仁义，往高处说是无德泽。杀了它君臣无礼。哪里来的福呢？我不忍心，怎么可以不放生它！”

卫平回答说：“不是这样。我听说盛大的恩德不会得到回报，寄存了贵重物品不会得到归还；上天赐给了您却不接受，上天就会夺走这个宝物。如今神龟周流了天下，要回到归宿地去，往上可到苍天，往下就迫近稀泥。环绕着游遍了九州，不曾受到羞愧折辱，没有在什么地方滞留过。如今到了泉阳，打渔人困辱它并囚禁起来。您王即使放生了它，江河必定发怒，致力于求机会报仇。龟自认为受到了侵害，因而和神灵计谋。造成淫雨连绵不加停息，发生洪水不能治理。假若造成枯死干旱，大风掀起尘埃飞扬，蝗虫突发，百姓失却了农时。您王要行仁义，受到的惩罚一定会到来。这没有其他缘故，作祟的在神龟。以后即使后悔，难道还来得及吗！您王不要放生了他。”

【原文】

元王慨然而叹曰：“夫逆人之使，绝人之谋，是不暴乎①？取人之有，以自为宝，是不强乎②？寡人闻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③。桀纣暴强，身死国亡。今我听子，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强之道。江河为汤武，我为桀纣。未见其利，恐离其咎④。寡人狐疑，安事此宝，趣驾送龟，勿令久留⑤。”

卫平对曰：“不然，王其无患⑥。天地之间，累石为山。高而不坏，地得为安⑦。故云物或危而顾安，或轻而不可迁⑧；人或忠信而不如诞谩，或丑恶而宜大官，或美好佳丽而为众人患⑨。非神圣人，莫能尽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⑩。同岁

异节，其时使然[11]。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12]。万物尽然，不可胜治。大王听臣，臣请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谷，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13]。天下祸乱，阴阳相错。忽忽疾疾，通而不相择[14]。妖孽数见，传为单薄[15]。圣人别其生，使无相获[16]。禽兽有牝牡，置之山原[17]；鸟有雌雄，布之林泽；有介之虫，置之溪谷。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术，外为阡陌[18]。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19]。为之图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20]。衣以桑麻，养以五谷。耕之櫌之，鉏之耨之[21]。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观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仓不盈[22]；商贾不强，不得其赢；妇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势不成[23]；大将不强，卒不使令[24]；侯王不强，没世无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纪也[25]。所求于强，无不有也。王以为不然，王独不闻玉椟只雉，出于昆山[26]；明月之珠，出于四海，镌石拌蚌，传卖于市[27]；圣人得之，以为大宝。大宝所在，乃为天子。今王自以为暴，不如拌蚌于海也；自以为强，不过镌石于昆山也[28]。取者无咎，宝者无患[29]。今龟使来抵网，而遭渔者得之，见梦自言，是国之宝也，王何忧焉。”

【注释】

①逆，阻止。

②以自为宝，以其为自己之财宝。

③暴：凶暴。
④离：通“罹”，遭遇。 咎：灾祸。
⑤狐疑：疑惑。
⑥其：将，可。
⑦坏：坍陷。
⑧顾：却，反而。
⑨诞谩：欺诈而荒诞。
⑩贼气：邪气，有害之气。 奸：侵扰。
⑪同岁异节：一年之中节气不同。 时：时节，季节。
⑫乡：通“向”，此指目的，企图。
⑬谷居：在山谷居住。 田作：耕作。
⑭忽忽疾疾：急急忙忙。 逝：男女交媾。
⑮数：多次。 见：现。 单薄：不繁盛。
⑯使无相获：让他们不再互相攻夺、侵害。
⑰牝：雌。 牡：雄。
⑱牧：统治。 闾术：里闾之街道。 阡陌：田野之道路。
⑲赋：给予。
⑳劝：鼓励。
㉑櫌（yōu）：古代用以捣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句中用为动词。 鉏：同“锄”。 耨（nòu）：锄草。
㉒囷（qūn）：圆形的谷仓。
㉓官御：官吏。
㉔卒不使令：士卒不听从命令。
㉕分之理：合乎名分的道理。 分：名分。 物之纪：事物的规律。
㉖玉椟：玉匣。 雉：野鸡。 昆山：即昆仑山。
㉗镌石：凿石。 拌：同“判”，剖。 传卖：贩卖。
㉘不过：不能超过。
㉙宝者：宝藏者。

【译文】

元王很有感慨地叹息着说：“要说阻止人家的使者，杜绝

人家的谋划，这不算凶暴吗？夺取人家已经有的，把它当作自己的财宝，这不算横强吗？我听说，凶暴得来的东西必定会凶暴地让人抢走，强横夺取的东西最后必定会一无所获。夏桀、商纣凶暴横强，自身被杀国家灭亡。如今我听从您的话，这样做是没有仁义名声却有凶暴横强的主张。江河成为了商汤、周武王，我成为了夏桀、商纣王。没有见到好处，恐怕会遭遇灾祸。我有些疑惑，怎么能事奉好这个宝物，赶快派车送走神龟，不让它长久滞留。"

卫平回答说："不是这样，您王还是不要忧虑。天地之间，石头累积成山。高耸但不崩坏，在地得以平安。所以说事物有的像是危险却反而安全，有的看似很轻但不能迁动它；人有的忠诚信实却不如荒诞欺诈，有的面貌丑陋却适宜做大官，有的是长得漂亮的丽人却成了众人的祸患。不是神和圣人，谁也说不清楚。春夏秋冬，有时热有时冷，寒暑不协调，邪气就会侵扰。同是一年有不同节气，四季让它是这样的。所以造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的人行仁义，有的人施强暴。施强暴有目的，行仁义有时机。万事万物全都是这样，想治理也治理不完。大王听从我的意见，我请求讲清全部道理。上天出现五色，用它来辨别白天黑夜。地中出产五谷，用它来了解植物好坏。民众还不能了解分辨的时候，与禽兽是相像的。生活在山谷住在洞穴中，不知道耕种。天下产生了祸乱，阴阳互相错位。人们的心态急急忙忙，男女交媾而不加选择。妖孽多次出现，传下的后代不能繁盛。圣人区别事物的生存条件，使他们不相互侵害。禽兽分出公母，安置在山谷原野；鸟类分出雌雄，散布在树林沼泽；有甲壳的爬虫，分配在溪水山沟。由于要管理民众，替他们建造城郭，城内规划出间里街道，城外开辟出农田阡陌。夫妻男女，给他们田地房宅，布列出家室庭屋。给他们编制图册名籍，区别姓氏家族。设

置官吏，用爵禄制度加以鼓励。种麻桑来作衣穿，植五谷来作奉养。耕地平整，中耘锄草。口中得到所喜爱吃的，眼睛看到所认为美的，亲身享受实利。由这样看起来，不横强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说种田人不横强，仓廪装不满；生意人不横强，不能获得盈利；妇女不横强，布帛不会精细；官吏不横强，权势不能形成；大将不横强，士兵不听指挥命令；侯王不横强，死后没有名声。所以说横强是事物的开始，名分的义理，事物的规律。通过横强去有所寻求，没有什么不可得到。您王认为不是这样，您王难道没有听说，带有野鸡雕饰的玉匣，出产在昆仑山；明月之珠，出产在四海；凿开石块剖分蚌壳，把宝玉明珠传送到市上出卖：圣人得到了，认为是大的珍宝。得到了大珍宝的，才能做天子。如今您王自认为凶暴了，还不如在海边剖分蚌壳；自认为横强了，没超过在昆仑山凿开石头。取得的人没有过错，宝藏的人没有忧虑。如今神龟出使碰着了罩面，遇着打渔人捕获了它，托梦自行传话，这是国家的宝物，您王担心什么呢。”

【原文】

元王曰："不然。寡人闻之，谏者福也，谀者贼也。人主听谀，是愚惑也。虽然，祸不妄至，福不徒来[①]。天地合气，以生百财。阴阳有分，不离四时，十有二月，日至为期[②]。圣人彻焉，身乃无灾[③]。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祸之至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刑与德双。圣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纣之时，与天争功，拥遏鬼神，使不得通[④]。是固已无道矣，谀臣有众[⑤]。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⑥]。系汤夏台，杀关龙逢[⑦]。左右恐

死，偷谀于傍[8]。国危于累卵，皆曰无伤[9]。称乐万岁，或曰未央[10]。蔽其耳目，与之诈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纣有谀臣，名为左强。夸而目巧，教为象郎[11]。将至于天，又有玉床[12]。犀玉之器，象箸而羹[13]。圣人剖其心，壮士斩其胻[14]。箕子恐死，被发佯狂[15]。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将以昔至明[16]。阴兢活之，与之俱亡[17]。入于周地，得太公望[18]。兴卒聚兵，与纣相攻。文王病死，载尸以行。太子发代将，号为武王[19]。战于牧野，破之华山之阳[20]。纣不胜败而还走，围之象郎。自杀宣室，身死不葬[21]。头悬车轸，四马曳行[22]。寡人念其如此，肠如涫汤[23]。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然而太傲。欲无厌时，举事而喜高，贪很而骄[24]。不用忠信，听其谀臣，而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诸侯之间，曾不如秋毫[25]。举事不当，又安亡逃！"

【注释】

①妄：无根据，胡乱。 徒：白白地。

②时：季。 有：又。 日至期：指冬至、夏至。 期（jī）：周（年、月）。

③彻：通达。

④拥遏：阻遏。拥，通"壅"。

⑤众：多。

⑥贪狼：贪婪凶狠。狼，凶狠。

⑦系：拘囚。 汤：即成汤，商之建立者。 夏台：一名均台，古台名。在今河南禹县南。汤系夏台事见《夏本纪》。 关龙逢：亦作龙逢，桀

龙逢。夏桀在位时的大夫，因直言劝谏被杀。其事可见《庄子·人世间》、《荀子·宥坐》《吕氏春秋·必己》等。

⑧偷：苟且。　傍：即"旁"。

⑨累卵：比喻危险如同垒起的蛋。

⑩未央：未尽，未已。

⑪夸：夸夸其谈。　目巧：《史记集解》引《礼记》曰："目巧之室"。郑玄曰："但用目巧善作室，不由法度。"　象郎，即象廊，绘有图像的华丽廊庑。《史记集解》许慎曰："象牙郎"。

⑫将至于天：高到将要通天。

⑬犀玉之器：用犀牛角和玉石做成的器物。　象箸(zhù)：象牙筷子。箸，筷子。

⑭胻(héng)：脚胫。《尚书·泰誓下》云："斮朝涉之胫"。孔安国传曰："冬月见朝涉水者，谓之其胫耐寒，斩而视之"。

⑮被：披。

⑯杀周太子历：《史记索隐》按："杀周太子历"文在"囚文王昌"之上，则近是季历。季历不被纣诛，则其言近妄，无容周更别有太子名历也。　文王昌：即周文王姬昌。　以昔至明：以晚上到白天。昔，夜。

⑰阴兢：人名，姓阴名兢。生平不详。

⑱太公望：即姜太公姜望。

⑲太子发：周文王太子姬发，后为武王。

⑳牧野：古地名，处于商末都城朝歌之郊，在今河南淇县东南。一说牧为地名，野为郊外。　阳：南。

㉑宣室：《史记集解》徐广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

㉒轸：车箱底部后面的横木。　曳：拉。

㉓涫：(guàn)汤：沸滚的水。涫，沸。

㉔厌：满足。　很：狠。

㉕秋毫：纤细微小的东西。

【译文】

元王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劝谏的人是国家的福份，

谄谀的人是国家的奸贼。国君听从谀言，这是愚惑。即使是这样，祸患不会无根据的到达，幸福不会白白地前来。天地交给产生气息，依据它生发出各种财富。阴阳各有分界，不偏离四时，一年十二个月，经历夏至、冬至是一个周期。圣人通达这个道理，自身就没有灾祸。英明君王利用起来，没有谁敢欺侮他。所以说福份的到达，是人自己招来的；祸患的来到，是人自己形成的。祸患和幸福同在，刑罚和恩德成双。圣人审察了，据以掌握吉凶。夏桀、商纣的时候，和上天争功，阻塞鬼神，让它们不能通显其灵。这本来已经是没有道理了，又加上谄谀之臣多起来了。夏桀有个谀臣，名叫赵梁。教夏桀大逆不道，劝夏桀贪婪狠毒。将汤拘囚在夏台，杀死了关龙逢。夏桀身边的人恐怕遭死，在他侧旁苟且谄谀。国家危险到像垒起的鸡蛋一般，这些人却都说没有关系。赞美欢呼万岁，有的说国运还没有完结。遮蔽夏桀的耳目，和他一起欺诈狂妄。汤终于讨伐夏桀，夏桀身死国亡。听从他的谄谀之臣，只有自身遭受祸殃。《春秋》著录下这件事，直到今天不会遗忘。商纣有个谀臣，名叫左强。夸夸其谈不遵法度，教唆纣王建造象牙庑廊。高到将要通天，又设置着玉質的床。用犀角玉石作器皿，用象牙筷子吃饭。剖挖圣人的心肝，斩断壮士的脚胫。箕子害怕被杀，披散着头发假装疯狂。杀死了周族的太子历，囚禁了文王姬昌，将昌扔进了石室，打算从早到晚天天如是。阴兢救出了姬昌，同他一起逃亡。进入周族属地，得到了太公吕望。聚集出动士卒，要去攻打纣王。文王生病死去，载着他的尸体继续前进。太子姬发接替统领军队，称号叫做武王。在牧野交战，把纣王打败在华山南麓。纣王不能取胜败退回城，把他围困在象牙庑廊。于是在宣室自杀死亡，自身死了无人安葬。头颅挂在车后横木上，四马飞奔曳着行进。我思念起这般情景，肚肠热得像

沸汤。这些人都拥有天下的财富并尊贵做了天子，但是特别傲慢。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举办事业都好高骛远，贪婪凶狠而且骄纵。不任用忠信的人，听从他的谄谀之臣，结果为天下人耻笑。如今我的国家，处在诸侯国中间，简直小得如同秋毫。举办事业不恰当，又哪里逃脱得了灭亡的下场！”

【原文】

卫平对曰：“不然。河虽神贤，不如昆仑之山[①]；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夺取其宝，诸侯争之，兵革为起[②]。小国见亡，大国危殆，杀人父兄，虏人妻子，残国灭庙，以争此宝[③]。战攻分争，是暴强也。故云取之以暴强而治以文理，无逆四时，必亲贤士[④]；与阴阳化，鬼神为使[⑤]；通于天地，与之为友。诸侯宾服，民众殷喜。邦家安宁，与世更始[⑥]。汤武行之，乃取天子[⑦]；《春秋》著之，以为经纪[⑧]。王不自称汤武，而自比桀纣。桀纣为暴强也，固以为常。桀为瓦室，纣为象郎[⑨]。征丝灼之，务以费（民）〔氓〕[⑩]。赋敛无度，杀戮无方[⑪]。杀人六畜，以韦为囊[⑫]。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强[⑬]。逆乱四时，先百鬼尝[⑭]。谏者辄死，谀者在傍[⑮]。圣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数枯旱，国多妖祥。螟虫岁生，五谷不成。民不安其处，鬼神不享[⑯]。飘风日起，正昼晦冥[⑰]。日月并蚀，灭息无光。列星奔乱，皆绝纪纲。以是观之，安得久长！虽无汤武，时固当亡。故汤伐桀，武王克纣，其时使然。乃为天子，子孙续世，终身无咎，后世称之，至今不已。是皆当时而行，见事而强，乃能成其帝

王[18]。今龟，大宝也，为圣人使，传之贤（士）〔王〕。不用手足，雷电将之，风雨送之，流水行之[19]。侯王有德，乃得当之[20]。今王有德而当此宝，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后虽悔之，亦无及已。”

元王大悦而喜。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21]。乃刑白雉，及与骊羊[22]；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23]。荆支卜之，必制其创[24]。理达于理，文相错迎[25]。使工占之，所言尽当[26]。邦福重宝，闻于傍乡[27]。杀牛取革，被郑之桐[28]。草木毕分，化为甲兵[29]。战胜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之力也。

【注释】

①神贤：神灵贤达。
②源理：源流通畅。
③殆：危险。 庙：宗庙。
④文理：政令教化。 逆：违背。
⑤为役：为其役使。
⑥更始：除旧布新。
⑦汤武：商汤、周武王。 取天子：取得天子之位。
⑧经纪：纲纪，准则。
⑨瓦室：盖有瓦顶之宫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奢侈豪华的了。
⑩征丝灼之：征收民之蚕丝而当柴烧。 费氓：耗费民财。氓，老百姓。
⑪无方：没有标准。方，标准。
⑫六畜，即马、牛、羊、鸡、犬、猪。 韦：熟皮。
⑬县：“悬”之古字，悬挂。 与天帝争强：《殷本纪》、《宋世家》均载有商帝武乙和宋王偃有以革囊盛血，仰而射天之事。

⑭先百鬼尝：在祭祀时先于各鬼神品尝牲品。
⑮辄：总是。　傍：旁。
⑯享：享用祭品。
⑰飘风：飘物之风，旋风。　正昼：大白天。　晦冥：昏暗。
⑱当时：适时。
⑲将：带来。
⑳当：承当，承受。
㉑甲乙最良：甲、乙日最好。
㉒刑：杀。　骊羊：黑羊。骊，黑色。
㉓脯：干肉。　礼：礼遇。　横：剔除。
㉔荆支：荆条。支，枝。　创：创伤，指裂纹。
㉕理达于理：据王念孙考证，应为"程达于理"。程，即呈。在纹理中向人呈现表达。　文：纹络。　错迎：交错。
㉖工：此应指卜官。
㉗福：《史记集解》徐广曰："福音副，藏也。"　傍：旁。
㉘被郑之桐：放在郑国产的桐木之上。被，加……之上。《史记集解》徐广曰："牛革桐为鼓也。"
㉙毕：全，都。　甲兵：甲胄和兵器。

【译文】

卫平回答说："不是这样。黄河虽然神灵贤达，不如昆仑山；长江源流通畅，不如深广的四海，而人们尚且要夺取昆仑山、四海的宝物，诸侯争斗，战事因此而起。小国家被灭亡，大国家处在危险境地，杀死别人的父母兄弟，俘虏人家的妻儿子女，残破国家，毁灭宗庙，来争夺这样的宝物。战争攻伐纷争，这是凶暴横强。所以说夺取宝物时采用凶暴横强的手段，而在治理时运用政令教化，不要违背四时的运行规律，一定要亲近贤能的士人；顺应阴阳的变化，对鬼神进行驱使；通晓天地之间的关系原则，和天地交为朋友。诸侯宾从顺服，民众殷实高兴。国家安定宁静，与世俗一道更新。

商汤、周武王实施了，就夺取了天子之位；《春秋》记载下这种事理，当作成治事的准则。您王自己不和商汤、周武王相配，却把自己比作夏桀、商纣。夏桀、商纣的实施凶暴横强，本来被当成常事。桀盖了瓦顶的宫室，纣建了象牙的庑廊。征收民众的蚕丝烧火，致力于耗费民财。赋敛没有限度，杀戮没有标准。杀了民众的六畜，拿皮做成囊。皮囊里盛着血，同其他人一起用箭射悬挂着的血囊，同天帝争强斗胜。违背扰乱了四时，先于百鬼品尝祭牲。劝谏的人总是处死，谄谀的人常在身旁。圣人隐藏起来，百姓不敢外出。天气频繁干旱，国家生出很多妖祸。螟虫年年生长，五谷没有收成。民众不能安居，鬼神不享用祭品。旋风整天飘动，白天黑夜都很昏暗。日月接连亏蚀，灭息而无光亮。各种星狂奔错乱，都失掉了运行规律。从这样看起来。怎么能够久长！虽然不出现商汤、周武王，在当时也本当灭亡。所以汤讨伐桀，武王打败纣，当时的形势让它这样的。商汤、周武王因此做了天子，子孙接续世代，终身没有灾祸，后代称赞他们，至今没有停止。这都是适时行事，依据事理横强起来，才能使他们成为帝王。如今这龟，是件大宝，替圣人出使，传给了贤王。它行动不用手足，雷电带来了它，风雨送来了它，流水让它前往。侯王有功德，才能承受它。如今您王有功德并承受了这件宝物，恐惧得不敢接受；您王如果放生了它，宋国一定会有灾祸。以后即使悔恨，也来不及了。”

元王非常高兴而欢欣起来。于是元王对着太阳拜谢上天，拜了两拜把龟承受下来。选择吉日斋戒，认为甲、乙两天最好。就杀了白色野鸡，以及黑色羊；拿血灌龟，置于祭坛中央。用刀剖剥它，保全了龟甲来受损伤。用脯酒举行祭礼，剔除它的肚肠。用荆条烧灼加以卜用，一定要烧制出合用的裂纹。裂纹显示出了事理，纹路互相交错。让卜官占视，认为

所表示的都很恰当。国家藏了重宝，声息传播到旁乡。杀了牛取用皮，蒙在郑国产的桐木上面做成鼓。全都分别草木的特性，制作成甲胄和兵器。战之能胜攻之能取，没有谁比得上元王。元王在位的时期，卫平辅佐宋国，宋国最为强盛，这是神龟的力量。

【原文】

故云神至能见梦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不能通使于河，还报于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锋，免剥刺之患。圣能先知亟见，而不能令卫平无言[1]。言事百全，至身而挛[2]；当时不利，又焉事贤[3]！贤者有恒常，士有适然[4]。是故明有所不见，听有所不闻。人虽贤，不能左画方，右画圆。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5]；禹名为辩智，而不能胜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责人于全[6]？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7]。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8]。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9]。蝟辱于鹊，腾蛇之神而殆于即且[10]。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11]；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12]。日辰不全，故有孤虚[13]。黄金有疵，白玉有瑕[14]。事有所疾，亦有所徐[15]。物有所拘，亦有所据[16]。罔有所数，亦有所疏[17]。人有所贵，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适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18]。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19]。"

【注释】

①亟（jí）见：灵敏预见。

②至身而挛（luán）：至于自身而被拘囚。挛，本指手卷曲不能伸展。

③焉：怎么。

④恒常：指保持常态的一面。 适然：恰恰也是这样。

⑤羿，即后羿，传说为有穷氏部落首领，善射。 雄渠、逢（páng）门：均为传说中的善射者。雄渠，又名雄渠子，传说为楚国人。《史记集解》引《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见伏石当道，以为虎而射之，应弦没羽。"逢门，又名逢门子，传说羿之弟子。《史记集解》引《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门子之巧。"且云"刘歆《七略》有《逢门射法》"。

⑥地柱：此似应为"天柱"。 故：通"固"，原本。 毋：没有。

⑦骨直空枯：《史记正义》凡龟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语发声也，今河东亦然。

⑧辱于三足之乌：《淮南子·精神训》文中云太阳中有一个三只脚的乌鸦。

⑨月为刑：月主刑。古人以月为阴，而阴主刑。 见食于虾蟆：被蟾蜍所吃。虾蟆，即蟾蜍。

⑩蝟辱于鹊：刺猬为喜鹊所侮辱。蝟，即猬。《史记集解》郭璞曰："蝟能制虎，见鹊仰地。"《淮南·万毕》曰："鹊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恶之也。" 腾蛇之神而殆于即且：凭着腾蛇的神通而被即且所危害。腾蛇，传说中会飞的蛇。即且：一作"蝍蛆"，一说为蟋蟀，一说为蜈蚣。

⑪节理：竹节纹理。

⑫门闾：大门。闾，里巷的大门。

⑬日辰：指日月星辰。 孤虚：古代方术用语。即计日时，以十天干顺次与十二地支相配为一旬，所余的两地支称之为"孤"，与孤相对者为"虚"。古时常用以推算吉凶祸福及事之成败。《史记集解》甲乙谓之日，子丑谓之辰。《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即为孤，辰巳即

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即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即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虚，戌亥即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即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即为虚。刘歆《七略》有《风后孤虚》二十卷。

⑫疵：小毛病。 瑕：玉上面的斑点。

⑬疾：快，迅疾。 徐：缓，慢。

⑭拘：约束。 据：凭据，依靠。

⑮罔：通"网"。 数（cù）：密。 疏：稀疏。

⑯不成三瓦而栋之：《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云为屋成，欠三瓦而栋之也。"《史记索隐》刘氏云："陈犹居也。"注作栋。"《史记正义》言为屋不成，欠三瓦以应天，犹陈列而居之。"

⑰阶：台阶。句中引申为差别。 不全：不得完全。

【译文】

所以说，龟的神灵大到能送梦给元王，却不能自己逃出打渔人的笼子。用它占卜能十次预言全都允当，自身不能完成通使黄河，回报给长江。贤智能让人战必胜攻必取，不能自行解除刀锋的危害，免除割剥的祸患。圣明能先知未来灵敏预见，却不能让卫平不发表意见。所言百事都可周全，至于自身遭受拘囚；当时就有不利处境，又怎么去事奉贤能！贤能的人有他保持常态的一面，一般士人也恰是这个样子。因此视力好也有看不见的地方，听力好也有些地方听不见。人虽然贤能，不能同时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日月光明，有时要被浮云遮蔽。后羿号称善于射箭，也不如雄渠、蠭门；大禹号称有善辩的智巧，却不能战胜鬼神。地柱折断了，天原本就没有椽子，又为什么要对人责备求全？孔子听到以后说："神龟知道吉凶，但骨头里空洞枯竭。太阳具有德教功能使它君临整个天下，但受到三足乌的欺侮。月亮具有刑罚功能辅佐着太阳，也被蟾蜍所侵蚀。刺猬受到喜鹊侮辱，腾蛇具有

无限神通也受到即且的危害。竹子外部有节和纹理，内部却只是空虚的；松柏是百木之长，却栽在门口看守着大门。天干地支两不齐全，所以出现"孤"、"虚"。黄金有疵病，白玉有斑点。事物运行有时是快速的，也有时是缓慢的。物品性能的发挥有受拘束的一面，也有不能不依靠它的一面。网孔有时很细密，也有时候很稀疏。人有比别人贵重的一面，也有不如别人的一面。怎么做才合适呢？事物怎么处理才周全呢？天尚且不是十全十美，所以世人建造房屋，少盖三片屋瓦来安放房栋，以便让它和天相适应。天下的事物有差别，事物因为不全才能够生存。"

【原文】

褚先生曰：渔者举网而得神龟，龟自见梦宋元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平运式，定日月，分衡度，视吉凶，占龟与物色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美矣①。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②。余述而为传。

三月　二月　正月③　十二月　十一月

中关内高外下④　四月　首仰⑤　足开

肣开⑥　首俛大⑦　五月　横吉⑧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注释】

①运式：转运起式。　分衡度：测量确定天体运行的状况。衡，古代天文仪器的部件，形如横管，用以观测日月星辰。　物色：物之形状颜色。

②令名：美名。　所从来久：由来已久。

③正月：《史记正义》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转周环终十二月者，日月之龟，腹下十二黑点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龟也。
④中关：指灼龟出现的征兆之中肋。
⑤首仰：《史记正义》谓兆首仰起。
⑥肣（qín）开：《史记索隐》"音琴。肣谓兆足敛也。"一说"开"为衍文。
⑦首俛大：《史记正义》俛音免，谓兆首伏而大。张文虎认为，后"首俛大"三字应删。
⑧横吉：兆横着呈现吉祥。

【译文】

褚先生说：打渔人撒网捕获了神龟，龟自己托梦给宋元王，元王召来博士卫平把梦见龟的情形告诉他。卫平运转起式，确定日月的方位，测量确定天体运行的状况，观察吉凶，占验出龟兆和所观察事物情状相同，卫平劝元王把神龟留下来作为国家的重宝，这是件美事。古代进行卜筮必然称道龟，因为龟有灵验有美名，它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我因而写下这篇传记。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关内高外下　四月　首仰　足　肣开　首俛大　五月　横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原文】

卜禁曰[1]：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2]。日中如食已卜[3]。暮昏龟之徼也，不可以卜[4]。庚辛可以杀，及以钻之[5]。常以月旦祓龟，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龟而遂之，若常以为祖[6]。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东向立，灼以荆若刚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龟以卵周环之，祝曰[7]："今日吉，谨以粱卵焍黄祓去

玉灵之不祥[9]。”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征后龟[10]。其卜必北向，龟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11]。即以造三周龟，祝曰[12]：“假之玉灵夫子[13]。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14]。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箣，莫如汝信[15]。今日良日，行一良贞[16]。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17]。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人皆上偶[18]。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首足灭去[19]。”

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20]。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21]。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22]；即不得也，头仰足肣，内外自垂。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骇，身节折[23]；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24]：“今病有祟无呈[25]，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注释】

①禁：禁忌。

②子亥戌：分别古人十二时辰中的三个时辰。子时，相当于今夜间十一点钟至凌晨一点钟。亥时，夜间九点钟至十一点钟。戌时，晚上七点钟至九点钟。

③日中如食：白天碰到日食。

④徼（jiǎo）：徼绕，缠绕。
⑤庚辛：庚日，辛日。
⑥月旦：每月初一。 祓（fú）：古代为了除灾求福而举行的祭祀活动。 遂之：最后卜之。 若常以为祖：《史记索隐》祖，法也。言以为常法。
⑦中：应验。 刚木：坚木。 土卵指之者：《史记正义》"言卜不中，以土为卵，三度指之，三周绕之，用厌不祥也。"厌，此意为压、镇。
⑧粱：精米。 焍（dì）：灼龟用的荆枝。 黄：黄绢。 玉灵：对龟的敬称。
⑨征：通"惩"，惩戒。
⑩造：《史记索隐》造音灶，造谓烧荆之处。 已：完毕。
⑪即以造三周龟：即持龟绕造三圈。
⑫假：借。
⑬而：你。
⑭敹莉（cè）：《史记索隐》"敹，所具反；莉，音近策，或莉是策之别名。此卜筮之书，其字亦无可核，皆放此。"
⑮贞：卜问。
⑯即：如果。
⑰发乡我：显露并面向我。发，显露。乡，向。 身：兆身。 人：应为"入"。 偶：成对。
⑱挫折：曲屈。 中外：里外。
⑲巫：指巫师预测。
⑳某身：某某人亲自。
㉑见：显现。
㉒死：如果死的话。 交駭：似应为交驳，交错驳杂。 节折：出现节头和折屈。
㉓祟：鬼神作怪。
㉔呈：呈现。

【译文】

占卜的禁忌说：子、亥、戌三个时辰，不可以占卜和杀

龟。白天碰到日蚀停止占卜。黄昏时分龟徼绕不明，不可以占卜。庚辛二日可以杀龟，以及进行灼钻。常常在每月初一日替龟举行除灾求福的祭祀，祭祀之前先用清水洗涤龟，再用鸡蛋给龟抹上，然后拿龟去进行占卜，这是用龟的常规方法。人假若已经占卜而不应验，都要用鸡蛋摩擦来驱除不祥，面朝东站立，用非常坚硬的荆条来灼烤它，把捏成的土卵三次指向它，拿龟用土卵在周围环绕着它，祝祷说："今日吉利，谨以精米鸡蛋荆枝黄绢祓求除去玉龟的不祥。"玉龟必定会诚实可信，了解万事的情状，以兆纹显示辨清事物什么都可以占卜。如果占卜不诚实不可信，就掉烧玉龟，把它的灰扬弃，来惩戒以后的龟。占卜时必须面朝北，龟的腹甲必须有一尺二寸长。

人们先用燃烧的荆木灼烤钻凹，中间的钻凹灼烤完了，又去灼烧龟首的，各灼烧三次；又再次灼烤中间的钻凹，收正身，灼烤龟首的，叫正足，各三次。随即用燃烧的荆木灼烤龟周围的钻凹，灼烤三次，祝祷说："借助玉龟夫子的神灵。夫子玉龟，荆枝灼烤了你的心部，让你能预知未来。您能在上行于天空，在下行于深渊，各种灵策，不如你诚信，今日是个吉日，求一个好吉兆。我想占卜某件事情，如果得到兆应就会高兴，不能得到兆应就会后悔。如果能得到，显露出来并向着我的是兆身又长又大，头足收进去了，都成双成对。不能得到，显露出来并向着我的是兆身曲屈，内外不相对应，关足不现兆纹。"

用灵龟占卜祝祷的人说："借助玉龟的神灵，五巫五灵，但是不如神龟的灵验，知道人死人生。我要得个好卜兆，我想求得某件物品。如果能得到，兆头兆足都显现，都成双成对。不能得到，兆头上仰兆足收敛，内外自行下垂。这样我可以得到占卜的结果。"

占卜病势的人祝祷说："如今我被重病困扰。如果会死，北头上面开着，内外交错驳杂，纹身出现节头和折屈；不会死去，北头上仰兆足收敛。"卜问患病是否有鬼祟的人说："如今生病如果是有鬼祟为患就不显现兆纹，没有鬼祟为患就显现兆文。兆纹显现在中间就是鬼祟在内，兆纹在外就是鬼祟在外。"

【原文】

卜系者出不出[①]。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②]。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卖若买臣妾马牛[③]。得之，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击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将卒若干人，往击之[④]。当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外下[⑤]；不胜，足肣首仰，身首内下外高。

卜求当行不行[⑥]。行，首足开；不行，足肣，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⑦]。见，首仰足肣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往候盗，见不见[⑧]。见，首仰足肣，肣胜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闻盗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肣首仰；不来，足开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⑨]。

卜迁徙去官不去[⑩]。去，足开有肣外首仰；不去，

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10]。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岁中禾稼孰不孰[11]。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节有强外[12]；不疫，身正首仰足开。

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强情[13]。

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肣有外，若无渔[14]。

卜请谒于人得不得[15]。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当得不得[16]。得，首仰足肣，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17]。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天雨霁不霁[18]。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注释】

①系：拘囚。
②其所当得：他可不可以得到。
③若：或。 臣妾：泛指奴隶。臣，男性奴隶。妾，女姓奴隶。
④将：率领。
⑤桥：通“乔”，高。
⑥行：行路，外出。
⑦见：见遇，碰到。
⑧候：侦察。
⑨期之自次：日期在这以后。
⑩去官：离开官位，丢官。
⑪不（fǒu）：否。
⑫孰：熟。
⑬身节有强外：一说似应作“身节强有外”。
⑭兵：战争。
⑮无渔：空虚无物的样子。
⑯请谒：求见。
⑰亡人：逃亡者。
⑱雨：下雨。
⑲霁（jì）：天放晴。

【译文】

卜问被拘囚会不会释放。不会释放，兆横吉安；若会释放，兆足分开，兆首上仰，有外。

卜问寻求财物，会不会得到。能得到，兆首上仰足分开，内外相对应；如果不能得到，呈现兆首上仰足收敛。

卜问作买卖像买进奴隶马牛。可以买到，兆首上仰足分开，内外相对应；不能买到兆首上仰足收敛，呈现兆像横吉安。

卜问去出击盗贼，他们聚集了多少人，在某个地方，如今某人带领士兵若干人，前往出去。当会取胜，兆首上仰足分开身正，兆内自高劲，外部低下；不能取胜，兆足收敛首上仰，身首内部低外部高。

求卜询问当不当出行。当行，兆首足分开；不当行，兆足收敛，首上仰，像横吉安，安就不宜出行。

卜问前往出击盗贼，能不能碰见。能碰见，兆首上仰足收敛有外；不能碰见，兆足分开首上仰。

卜问前往侦察盗贼，能不能见到。能见到，兆首上仰足收敛，敛胜有外，不能见到，兆足分开首上仰。

卜问听说有了盗贼会不会来到这里。会来，兆外高内低，足收敛首上仰；不会来，兆足分开首上仰，像横吉安，来的日期在这以后。

卜问调动职务会不会丢官。会丢官，兆足分开又有收敛在外首上仰；不会丢官，或自己辞职才会丢官，就会兆足收敛，呈现兆像横吉安。

卜问在官位上还是否吉利。吉利，呈现兆身正，像横吉安；不吉利，兆身曲屈，首上仰足分开。

卜问在家居住吉利还是不吉利。吉利，呈现兆身正，像横吉安；不吉利，兆身曲屈，首上仰足分开。

卜问当年庄稼收成好不好。收成好，兆首上仰足分开，内外自行高起外缘自然垂下；收成不好，兆足收敛首上仰有外。

卜问当年民众会不会遭灾疫。会遭灾疫，兆首上仰足收敛，身节有强外；不会遭受灾疫，兆身正首上仰足分开。

卜问当年有战争或是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呈现兆像横吉安；有战争，兆首上仰足分开，兆身作外强情状。

卜问去见贵人吉利不吉利。吉利，兆足分开首上仰身正，内自高起；不吉利，首上仰，身曲屈，足收敛有外，像是空

虚无物的样子。

卜问去求见人能见到还是不能见到。能见到，兆首上仰足分开，内自高起；不能见到，兆首上仰足收敛有外。

卜问追捉逃亡人当会追到还是追不到。能追到，兆首上仰足收敛，内外相对应；不能追到，兆首上仰足分开，像横吉安。

卜问捕鱼打猎会有收获还是没有收获。有收获，兆首上仰足分开，内外相对应；没有收获，兆足收敛首上仰，像横吉安。

卜问出行会不会遇见盗贼。会遇见，兆首上仰足分开，身曲屈，外高内低；不会遇见，则呈兆。

卜问天会不会下雨。会下雨，兆首上仰有外，外高内低；不会下雨，兆首上仰足分开，像横吉安。

卜问天下着雨会不会放晴。会放晴，呈现兆足分开首上仰；不会放晴，则兆呈横吉。

【原文】

命曰横吉安[①]。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②]。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③]；过一日不出，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一日环得；过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来者环至；过食时不至，不来。击盗不行，行不遇；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无疾。岁中毋兵。见人行，不行不喜。请谒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得[④]。追亡人得，过一日不得。问行者不到。

命曰柱彻。卜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而）市买不得。忧者毋忧。追亡人不得。

【注释】

①命曰：指术士卜人对某一兆象的取名。命，命名，取名。
②瘳（chōu）：病愈。
③环：通“旋”，旋即。
④市买：买。

【译文】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安。根据这种兆象来占卜病情，病得严重的一日之内不会死去；病情不严重的占卜的当天就会痊愈，不会死亡。被拘囚的人判了重罪的不会释放，判为罪轻的旋即就会释放；超过一天就不会释放，时间即使拖得长些也没有伤害。追求财物和购买奴隶马牛，一日之内旋即就会得到；超过一天就不会得到。想出行的人不宜出行。卜问要求的人旋即就会到达；超过吃饭时候没有到达，不会来了。要出击盗贼不可前行，去了会碰不到；听说有盗贼不会来到这里。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在官位上和住在家里都会吉利。当年的庄稼会收成不好。问民众会不会遭受灾疫，不会有灾疫。当年没有战争，去不去见贵人，不去就会不高兴。请求人家帮助，不去就得不到帮助。追捕逃亡的人和捕鱼打猎都不会有收获。出行不会遇上盗贼。问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问天空会不会放晴，不会放晴。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呈兆。卜得这种兆象，生病的人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释放出来。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的人会来到。去购买物品可以买到。追捕逃亡的人当天可以追到，超过一日就追捕不到。卜问出行的人能不能到达目的地，

不能到达。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柱彻。这种兆象显示，卜问病情的人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释放。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的人会来到。购买东西会买不到。担心的人不会出现担心的事。追捕逃亡的人追捕不到。

【原文】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解①。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徙官闻言不徙。居官有忧。居家多灾。岁稼中孰②。民疾疫多病。岁中有兵，闻言不开③。见贵人吉。请谒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霁不霁。故其莫字皆为首备④。问之曰，备者仰也，故定以为仰。此私记也⑤。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买臣妾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击盗不见。闻盗来，内自惊，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请谒追亡人不得。亡财物，财物不出，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凶。

【注释】

①解：释免。

②中孰：中等收成。

③开：张文虎认为，开，当为“来”。

④莫：郭嵩焘在其《史记札记》中认为，“莫”同“幕”，所谓“莫字”是

指龟甲兆纹。
⑤私记：私下记载。

【译文】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首仰足肣有内无外。依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病得严重也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释免。寻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达不到目的。要出行的人听到了某种语言不会出行。要来到的人不会来到。听说有盗贼要来，不会来了。听说某个人要来，不来了。调动官职，听到某种意见不会调动了。在官位上就着会有忧患。在家住着会多灾难。当年庄稼的收成属中等。民众间会发生瘟疫多有疾病。当年本有战争，听说某种意见战争不会到来。去拜见贵人会吉利。去请人帮忙的事走不成，去了也听不到好意见。追捕逃亡的人追捕不到。进行捕渔打猎活动会没有收获。出行不会遇到盗贼。会下雨，但不会下特大的雨。是不是会转晴，不会转晴。所以它的兆纹都作“首备”形状。询问占卜人“首备”是什么意思，说备的意思是上仰，所以确定它作为“上仰”。这是私下记载的。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首仰足肣有内无外。依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病得严重也不会死。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追求财富购买奴隶达不到目的。想出行的人不能出行。要来到的人不会到来。去出击盗贼会见不到盗贼。听说有盗贼来，内心中自己惊恐起来，盗贼不会来。官职会不会调动，不会调动。在官位上，在家里住，都吉利。当年庄稼收成不好。民众会遭受瘟疫，有严重疾病。当年没有战争。去拜见贵人，吉利。请求人家帮忙和追捕逃亡人，都达不到目的。亡丢了财物，但财物还没有出境，可以找回来。捕渔打猎不会有收获。出行不会遇到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转晴，不会

转晴。凶。

【原文】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病疫。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不得。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笃死[①]。系囚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见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小吉[②]。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系者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不行。击盗不行。来者来。闻盗来。徙官闻言不徙。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少。岁中毋兵。见贵人得见。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开有内。以占病者，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行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霁。霁小吉，不霁吉。

【注释】

①笃：病重。

②霁小吉：天放晴后有小吉。

【译文】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呈兆首仰足肣。根据这样兆象，卜问疾病，生病的人不会死亡。被拘囚的人，还没有到释放的时候。追求财务购买奴隶马牛，达不到目的。想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要来的人不会来到。去出击盗贼，不能和盗贼碰上面。听说有盗贼要来，但不会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在官位上就久了，多有忧患。在家中住着，不吉利。当年庄稼的收成不好。民众会发生瘟疫。当年没有战争。要去拜见贵人，不会吉利。请人帮忙，不会实现愿望。捕渔打猎，收获会很少。出行不会遇到盗贼。卜问是否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不会放晴。不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呈兆首仰足开。根据这样兆象，卜问疾病，生病的人会重病死亡。被拘囚的人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不能达到目的。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会到来。去出击盗贼，会见不到盗贼。听说有盗贼要来，不会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会调动。在现在的官位上不会就得太久。在家里住着不吉利。当年庄稼收成不好。民众中会发生瘟疫疾病的人会有但人数少。当年没有战争。想去拜见贵人，不去拜见，吉利。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得不到收获。出行会遇到盗贼。卜问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天气放晴后有小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首仰足肣。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生病的人不会死亡。被拘囚的人，时间长了也不会有伤害。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不能达到目的。想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出击盗贼，不可以出行。来访的人不会到来。听说有盗贼，会来到。要调动官职，听说了某种意见不会调动。在家里住着

不吉利。当年庄稼收成不好。民众中受瘟疫生病的会少。当年没有战争。要去拜见贵人，可以见到。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不会有收获。出行会遇到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不会放晴。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首仰足开有内。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生病的人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达不到目的。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会到来。前去出击盗贼，可以行，但见不到盗贼。听说有盗贼要来，不会来。是否会调动官职，会调动。在现有的官位上不会航得太久。在家里住着不吉利。当年收成好。民众中发生疾病瘟疫的会有，但人数少。当年没有战争。去拜见贵人，不吉利。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达不到目的。出行不会遇到盗贼。会停止下雨，天气放晴。放晴有小吉利，不放晴吉利。

【原文】

命曰横吉内外自桥。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系者毋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合交等[①]。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岁孰。民疫无疾。岁中无兵。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遇盗。雨霁。雨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系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者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不来。徙官徙。居官有忧。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渔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系者出。

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行不行。来者来。击盗胜。徙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居家室多忧病。岁大孰[②]。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请谒不吉。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见贵人吉。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岁孰。岁中有疾疫，毋兵。请谒追亡人不得，渔猎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盗。雨霁不霁。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环有瘳无死[③]。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岁不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注释】

①合交：会合并交锋。 等：对等，不分胜负。

②岁大孰：年内大丰收。

③不环：不能很快。环，旋，迅速。

【译文】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内外自桥。依据这一兆象卜问，生病的人在卜问的当天因不能痊愈而死亡。被拘囚的人因为无罪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能达到目的。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会来到。出去击盗贼，会合战交锋，不分胜负。听说有盗贼来，会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会调动。在家里住着吉利。当年收成好。民间不会发生疾病瘟疫。当年没有战争。去拜见贵人，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能达到目的。出行会遇见盗贼。下雨后会放晴。雨后放晴大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内外自吉。根据这样兆象卜问病情，生病的人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不会达到目的。出行的人不会来。去出击盗贼，不会同盗贼相遇。听说有盗贼，不会来到。会不会调动官职，会调动。在官位上就着，会有忧患。在家里住着，去拜见贵人，请人帮忙，都不会吉利。当年庄稼收成不好。民众会发生疾病瘟疫。当年没有战争。出行不会遇着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不会放晴。不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渔人。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生病的人会怎么样，生病的人病得严重，但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出击盗贼，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能达到目的。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还会回来。听说盗贼要来，不会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在家里住着，吉利。当年庄稼收成不好。民众会发生

疾病瘟疫。当年没有战争。去拜见贵人，吉利。出行不会遇见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不会放晴。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首仰足肣内高外下。根据这样兆象卜问病情，生病的人病得严重，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能达到目的。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要来的人，会来。出击盗贼，会取胜。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在官位上，会有优患，但没有伤害。在家里住着，会多发生优虑病痛。当年会大丰收。民众会发疾病瘟疫。当年有战争不会来到这里。去拜见贵人，请人帮忙，不吉利。出行会遇着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不会放晴。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上有仰下有柱。卜问病情，病久了也不会死。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能达到目的。要出行，不可出行。要来访，不会来。去出击盗贼不可以出行，去了不会见到盗贼。听说有盗贼要来，不会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在家里住着，去拜见贵人，会吉利。当年会大丰收。民众会发生疾病瘟疫。当年没有战争。出行不会遇见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不会放晴。大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榆仰。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不会死亡。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到手了，还是不能得到。要出行，不可以出行。来访的，不会来。去袭击盗贼，不可以前行，去了不能见到。听说盗贼要来，不会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在家里住着，去拜见贵人，吉利。当年会丰收。当年有疾病瘟疫发生，没有战争。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不能达到目的。捕渔打猎，到了目的地，但没有收获。出行，不能达到目的。出行不会遇

见盗贼。会不会雨后放晴，不会放晴。小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下有柱。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病得很严重，不会旋即痊愈但不会死亡。被拘囚的人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不会达到目的。出行的人来不来，不会来。出击盗贼，不会合战。听说盗贼要来，会来到。调动官职，在官位上盼着，吉利，但不会长久。在家里住着，不吉利。当年收成不好。民众没有疾病瘟疫。当年没有战争。去拜见贵人，吉利。出行不会遇着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放晴。小吉利。

【原文】

命曰载所。以占病，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相见不相合。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忧。见贵人吉。岁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霁。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系久毋伤。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盗行不合。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中[①]。民疾疫无死。见贵人不得见。行不遇盗。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有忧，无伤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久毋

伤。吉。

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以占病者，起[2]。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甚死。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家室不吉。岁恶。民疾疫无死。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相见不会。行行。来闻言不来。击盗胜[3]。闻盗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岁中。民疾疫有兵。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闻盗遇盗。雨不雨。霁。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应。以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有用胜。闻盗来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岁不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喜。请谒追亡人不得。遇盗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不得。见人不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系久，不抵罪[4]。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徙官不徙。岁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会。行遇盗，闻言不见。雨不雨。霁霁。大吉。

命曰头仰足肣内外自垂。卜忧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财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日即不至，未来[5]。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财物不得。系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举。以占病者，久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求财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系者不出。来者来。见贵人不见。吉。

命曰外格。求财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病者久不死。系者不出。见贵人见。吉。

【注释】

①岁稼中：中等年景。
②起：病愈。
③有用：有因，有办法。
④抵罪：因犯罪而受到相应的处罚。
⑤即：如果。　未来：还没有来。

【译文】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载所。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旋即会痊愈不会死亡，被拘囚的人会释放。追求财物，购买奴隶

马牛，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各会达到目的。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有来访的人，会到来。出击盗贼，会碰上面，但不会合战。听说有盗贼要来，会到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会调动。在家里住着，有忧患。去拜见贵人，会吉利。当年有好收成。民众没有疾病瘟疫。当年没有战争。出行不会遇着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会放晴。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根格。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病的人会怎么样，不会死亡。被拘囚的时间还会长久但不会有伤害。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不会达到目的。要出行，不可以出行。来访的人，不会到来。去出击盗贼，盗贼跑了，不会合战。听说有盗贼，不会来到。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住在家里会吉利。当年庄稼中等收成。民众会有疾病瘟疫，不会有人死亡。去拜见贵人，不能够见到。出行不会遇到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大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问有没有忧患，有忧患，但没有关系。出行的人不会回来。有病，会病得很久，然后死去。追求财物不能得到。要去拜见贵人的，会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外高内下。卜问病情，不会死亡，有鬼祟作怪。想要购买的东西，购买不到。处在官位上，住在家里，不会吉利。要出行的人，不可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被拘囚的人，会关得很久，没有关系。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生病的人会怎么样，会病愈起身。被拘囚的人会释放。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会来到。追求财物能够得到。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生病的人会怎么样，会病愈起身。被拘囚的人会释放。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会来到。追求财物能够得到。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呈兆首仰足开。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病得很严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释放，但有忧患。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不能达到目的。想出行，不可以出行。来访的人，不会来。去出击盗贼，不会合战。听说盗贼要来，会来到。调动官职，在官位上就着，在家住着，都不吉利。年成很坏。民众会发生疾病瘟疫，没有人死亡。当中没有战争。去拜见贵人，不会吉利。出行不会遇着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天会放晴。不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不会死亡，有外部鬼祟作怪。被拘囚的人会释放，但有忧患。追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会当面错过机会。要出行，可以出行。来访的人，听到某种话语不会来到。去出击盗贼，会取胜。听说盗贼要来，不会来到。调动官职，在官位上就着，住在家里，拜见贵人，都不吉利。当年收成中等。民众会有疾病瘟疫，有战争。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不能达到目的。听说有盗贼，会遇上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放晴。凶。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应。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病得很重，但不会死亡。被拘囚的人会长久不给释放。寻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捕渔打猎，不能达到目的。要出行，不可以出行。来访的人，不会来到。去攻打盗贼，有办法取胜。听说盗贼要来，会来。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就在官位上，住在家里，都不吉利。当年收成不

好。民众会有疾病瘟疫。当年中等收成。有战争，不会打到这里。能拜见贵人，是喜事。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不能达到目的。会遇到盗贼，有凶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内格外垂。要出行的人，不可出行。来访的人，不会来到。患病的人，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寻求财物，得不到。要去拜见的人，不会见到。大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榆仰上柱足肣。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病情，病情严重但不会死亡。被拘囚会要很久，但不会因此抵罪。寻求财物，购买奴隶马牛，请人帮忙，追捕逃亡人，捕渔打猎，都不能达到目的。要出行的人，不可出行。来访的人，不会来。留在官位上，住在家中，去拜见贵人，都吉利。会不会调动官职，不会调动。当年不会是大丰收。民众会发生疾病瘟疫，有战争。有战争，但不会波及到每一个人。出行本会遇上盗贼，听说到某种言论后不会见到盗贼。会不会下雨，不会下雨。会不会放晴，会放晴。大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头仰足肣内外自垂。卜问忧愁患病的人，病情严重，但不会死去。处在官位上，但不能继续航下去。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来访的人，不会来到。寻求财物，不会得到。寻求人，不会得到。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下有柱。卜问要来访的人，会来到。卜问这一天如果不到，那是还没有来。卜问患病的人会怎么样，超过一天不痊愈就会死去。要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寻求财物，不会得到。被拘囚的人，会释放。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横吉内外自举。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患病的人会怎么样，会病得很久，但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长时间不会释放。寻求财物，可以得到但会很少。要出行的

人，不可以出行。来访的人，不会来到。去拜见贵人，可以见到。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内高外下疾轻足发。寻求财物，不会得到。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患病的人，会痊愈。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来访的人，会来到。去拜见贵人，不会见到。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外格。寻求财物，得不到。要出行的人，不可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不吉利。生病的人会死去。寻求财物，得不到。去拜见贵人，可以见到。吉利。

给一种兆象取名叫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会来到。寻求财物，可以得到。患病的人，时间会长久，但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不会释放。去拜见贵人，可以见到。吉利。

【原文】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举足肣[①]。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者毋伤，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尽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②]。以卜有求得。病死环起。系留毋伤，环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吉。可以举兵。

此挺诈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③]。系祸罪。闻言毋伤。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诈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留祸罪无伤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诈内外自举。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毋罪。

行行。来来。田贾市渔猎尽喜④。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可居宅。可娶妇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有忧不忧。

此狐彻。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抵罪。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言语定⑤。百事尽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节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难得。病难起，不死。系难出，毋伤也。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

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⑥。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举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为人病）首俯足诈有外无内。病者占龟来已，急死⑦。卜轻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系有罪。人言语恐之毋伤。行不行。见人不见。

【注释】

①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肣：张文虎曰："首当有龟兆之形，传写失之，以下各条放此。"

②作：张文虎曰："作疑诈字之伪。"

③数起：病时好时坏。

④田：种田。　贾（gǔ）市：做买卖。

⑤言语定：所言将被确定。

⑥其一日乃死：将在一日后才死。

【译文】

这是一种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肣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会得到。患病，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没有关系，还不到释放的时候。要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有来访的人，不会来到。去拜见他人，不会见到。百事全都吉利。

这是一种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可以得到。病得将要死去旋即又会痊愈。被拘囚的人继续关押，没有关系，旋即会要释放。要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有来访的人，不会来到。去会见他人，不会见到。百事吉利。可以发兵作战。

这是一种挺诈有外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有所寻求，不会得到。患病，不会死去，病情会时好时坏。被拘囚的人，有祸患，会判罪。听到某种话语会不会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要出行的人，不可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

这是一种挺诈有内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不会得到。患病，不会死去，病情会时好时坏。被拘囚的人会继续关押，没有关系，会释放出来。要出行的人，不可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去见他人，不会见到。

这是一种挺诈内外自举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会得到。患病，不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不加处罪。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会来到。种田人，商贩，打渔狩猎的人，会都会高兴。

这是一种狐狢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不

会得到。患了病会死去，很难痊愈。被拘囚的人，不会判罪，但很难释放出来。可以建造住宅。可以娶媳妇嫁女儿。要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要会见他人，不会见到。有忧患出现，但不值得忧愁。

这是一种狐彻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不会得到。患病的人，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继续关押，会要判罪。要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去见他人，会见不到。对所谈论的事，会确定下来。百事全都不吉利。

这是一种首俯足肣身节折的兆象。很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不会得到。患病的人，会死去。被拘囚的人会继续关押，有罪恶。盼望出行的人回来，不会回来。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要见他人，不会见到。

这是一种内外自垂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结果不会晦暗不明。患病的人，不会死去，但难得痊愈。被拘囚的人会继续关押，不会判罪，但难以释放。要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要来访的人，不会来到。要见他人，不会见到。不吉利。

这是一种横吉榆仰首俯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寻求，很难得到。患了病，很难痊愈，但不会死去。被拘囚了，很难释放，但没有妨碍。可以安定家室，以便娶媳妇嫁女儿。

这是一种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生病的人会怎么样，卜问的当天不会死去，将在一天后死去。

这是一种横吉上柱足肣内自举外自垂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患病的人会怎么样，卜问的当天不会死去，将在

一天后死去。

首府足诈有外无内的兆象。患病的人用龟占卦还没有结束，就会紧急死去。卜问轻的，失掉的却是大的，一天之内不会死。

首仰足肣的兆象。根据这种兆象，卜问有所录求，不会得到。据它卜问被拘囚的人，将会判为有罪。有人用言语来进行恐吓会怎么样，没有妨害。要出行的人，不可以出行。要去会见他人，会见不到。

【原文】

大论曰[1]：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忧。大者身也，小者枝也[2]。大法，病者，足肣者，生[3]；足开者，死。行者，足开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开行。有求，足开得，足肣者不得。系者，足肣不出，开出。其卜病也，足开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注释】

①大论：总论。
②身：兆身。　枝：兆枝，兆末。
③大法：基本法则。

【译文】

总论起来是说，卜书上所说的外是指人，内是指兆象自身；或者说外是指女的，内是指男的。出现首俛的兆象是指忧患。大是指兆身，小是指兆末。基本的法则是，卜问患病人的情况，足敛的会活下来，足开的会死去。卜问出行的人，足开可以到达目的地，足敛就不能到达。卜问出行的人可不

可以出行，足敛是不可以出行，足开是可以出行。卜问有所寻求，足开的可以得到，足敛的不能得到。卜问被拘囚的人，足敛是不会释放，开是会获释。那些卜问病情的，足开就会死亡，是因为内高外下的缘故。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题解】

本篇记述了春秋以来尤其是汉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篇章，创造了在我国史书中系统地记述生产经济的先例，其中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说更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至汉武时期虽然商品经济有了发展，但却统制于中央的垄断政策之中，组织生产流通以“征发期会”为特征，这种将权力尽量集中于国家手中的状况，损害了社会财富的蓄积，不利农、虞、工、商的协调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司马迁提出“欲望论”，认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迫使他们利用自然出产物去进行以农、虞、工、商为分工的生产活动，然后在商品流通的自然调节中，不需要任何国家行政的干预，就能使社会生产不停地进行下去。因此他同时也反对抑制人们欲望而希望倒退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况的企图，主张最好的方法是因循人们的这种欲望，去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从而认为国家利用垄断手段来组织生产流通的办法，是一种最糟糕的“与民争利”的措施。与《平准书》联系起来看，“欲望论”正是对武帝时盐铁专卖、均输平准政策的异议。

在“欲望论”的基础上，他认为社会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所不学而会共同追求的就是富有。以农、工、商三者比较，商是人们致富

的最好途径。有能力有智谋的人会在商品生产的竞争中取胜，而使社会财富大量地转移到他们手中来。他不仅表彰了历史上因经商而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大富家，而且记述了汉代一批以富著称的“贤人”；文篇还特别将商人的生产活动与“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等同看待，极大地提高了商业活动的社会地位。认为专精于某项职业及其技术而以“奇”胜也很光荣。富足是讲究道德的基础，由于贫富的差别会产生社会奴役现象是合乎逻辑的自然之事，而且认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嘴上还喜欢谈论仁义的人是最为可耻的。我国传统儒学思想是崇仁义、贱功利，司马迁提倡“富利论”，全篇“富”字凡 48 见，如此赞颂“富”，宣扬“富”，就是对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讥刺与批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对汉代经济发展概况所进行的通观研究，他不仅能够将汉代全国依自然生产物划分为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与江南四大范围，而且能够依据商品生产的情势划分为关中、三河、齐鲁、越楚（内中又分东楚、西楚、南楚）、南阳五大区域。就每一个区域，司马迁又研究了其中的历史概貌与商品生产发展的关系，全国统一局面所形成的商品流通方向对其地社会财富积累的影响，中心城市的兴盛与它在商品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以至于民情风俗在商品生产发展中的意义，加上商品的性能、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商品流通的某些规律，以及商人应具有的品质等的分析认识，在整体上表现了他纵观天下大势的宏伟气魄及其敏锐杰出的观察能力。司马迁对商品生产诸多方面的辨析，不仅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直到近代以前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这么高的水平。

本篇提出了“素封论”。司马迁运用比价观念，通过精细的计算，认为百万之家岁万息二千的庶民农工商贾，其收入可与千户的封君相等，因此生产经营之家的“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的状况，完全可以与这些有秩禄之奉、爵邑之入的千户侯相比拟。他最后得出

结论："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非也?"这是主张在商品生产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里，随着社会财富的转移，应该给予长期排斥在政权仕宦封爵之外的商人以正确的对待。司马迁歌颂富人，为商人树碑立传，并为他们争取合理的社会地位的要求呼唤。"素封论"，在当时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积极进步思想。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①。"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②。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③。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⑤。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⑥。

【注释】

①"至治之极"八句：以上引自《老子》八十章。原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②用：以。　务：追求，致力。　輓近：即晚近，离现在最近的时代。輓，通"晚"。　涂：涂抹，堵塞。　几：几乎。　无行：无法实行。

③神农：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因发明了农业而名。一说即炎帝。

④极：极尽，极力享受。　穷：穷尽，尝尽。　刍豢之味：此泛指各种肉食品及其他美味。刍，吃草的牲畜。豢，用饲料喂养的牲畜。　矜：夸耀。　势能：权势和才能。

⑤渐：浸染。　眇论：即妙论。《史记索隐》云："上音妙，下如字"。一说眇

通"渺",渺小。眇论,即微不足道的理论。 化:变化,开化。

⑥因:因循,顺着。 利道:即利导。 整齐:整顿,治理。 最下者与之争:朱鹤龄《愚庵小集》卷13《读货殖传》云:"太史公《货殖传》,将天时、地理、人事、物情,历历如指诸掌,其文瑰玮奇变不必言,以之殿全书之末,必有深指。或谓子长身陷极刑,家贫不能自赎,故感慨而作此,何其浅视子长也。赵汸云:《货殖传》当与《平准书》参观,《平准》讥横敛之臣,《货殖》讥牟利之主,此论得之而有未尽。愚以为此篇大指,尽于'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天子之富藏于山海,高祖初兴,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此非所谓因之与利导之者乎!逭至武帝,征伐四夷,大兴神仙土木之事,国用耗竭,其势不得不出于争。与贫民争而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益漕余粟,关中、太仓、甘泉皆满矣;与富民争而鬻爵输粟入羊为郎之令下矣;与诸王列侯争而朝贺皮币荐璧,以酎金失侯者百余人矣;与商贾争而铸铁煮盐算轺告缗之法纵横四出矣。至于京师置平准,受天下委输,太农诸官尽笼天下货物,贵即买之,贱即卖之,则天子自为商贾。子长心伤之而不忍尽言,故首举计然之贵极征贱,贱极征贵,白圭之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以微致其意。若曰平准之法,权衡物价轻重间者,乃陶朱、白圭、猗顿诸人治生家之所为也,奈何以万乘之尊而出此乎!中言五方都会,百货所出,商贾辐凑,苟得其道以御之,何至患贫?且求富者人之同情也,自廊庙岩穴从军任侠以至赵女郑姬游闲公子诸技术之人,皆为财利,天子之职当重本抑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乃笼货利以导之争,则杂业何所不致乎?末又历数程卓、宛孔、曹邴、刁间之徒以及奸事辱处者,皆得比于素封,以见天子与商贾争利,则人皆化为商贾,所以叹汉业之衰,而高祖之开关梁弛山泽为不可复见也。特子长以滑稽行文,故子贡与陶朱白圭例称,而于程卓辈则云当世贤人所以富,若曰今世所称贤人特此曹子耳。时桑弘羊以贾人子进,天子方若显之,讥切之意见于言外。班孟坚不达,乃非之曰传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呜呼,以子长之材,贯穿经传上下数千载,而乃津津艳慕市儿贾竖著之子书,何以为子长哉!"

【译文】

老子说："美好政治的最高标准是，毗邻的国家隔界相望，鸡狗的啼吠声都可相闻，但是民众间各自都认为自己所吃的食物是甘美的，自己所穿的衣服是漂亮的，习惯于自己的风俗，很高兴从事自己的职业，即使到了老死也不互相往来。"一定要拿这个作为追求的目标，到近代社会来堵塞人们的耳目，那么几乎是无法实行了。

太史公说：要说神农以前的事，我是无法知道了。至于《诗》、《书》中所叙说的虞舜、夏禹以来的情况，那却是耳目想要极力享受声色中最为美好的，口里想尝尽牛羊鸡鸭等各种美味，身体最习惯于安逸快乐，而心里很喜欢夸耀权势和才能方面的光荣。让这样的习俗浸染民众已经很久了，即使是拿些神妙言论去挨家挨户进行劝说，最终也不能使他们发生变化。所以最好的政治措施是因循自然，毫不干预，再下一等的办法是顺着情势略加诱导，又下一等的办法是实行教诲形成规范，还下一等的办法是用法律刑罚加以约束，最糟糕的办法就是与民争利。

【原文】

夫山西饶材、竹、穀、𬘓、旄、玉石[1]；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2]；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3]；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4]；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5]：此其大较也[6]。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7]。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8]。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9]？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

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10]。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1]？

【注释】

①山西：指崤山以西的广大地区。 饶：丰富。 榖(gǔ)：又称楮，落叶乔木，皮可制纸。 纑(lú)：纻麻一类植物，可用以织造麻布。 旄：旄牛，其尾可用于做旗杆上的装饰物，或用于舞蹈。

②声色：音乐和美女。

③楠：楠木，其木材是贵重的建筑和造船原料。 梓：梓树，木材可以制作器具。 姜：即今之生姜、干姜。 桂：亦名木犀，珍贵的芳香植物。 连：通"链"，铅矿。 丹沙：即朱砂。 犀：犀牛，其角坚硬，可做器物，又可入药。 瑇瑁(dài mào)：似龟的爬行动物，甲壳可做装饰品。 珠玑：各种珍珠。珠，圆的珍珠。玑，不圆的珠子。 齿革：某些兽类的牙齿和皮革。

④龙门：亦称禹门口、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陕西韩城市东北，黄河至此流过峭壁对峙的两岸，突然开阔。 碣石：即碣石山，河北昌黎县北。 旃：通"毡"。 筋角：牲畜或野兽的筋和角，可用作弓弩等。

⑤往往：到处。 山出：很多山出产。 棋置：像棋子一样分布各处。

⑥大较：大略，大概。

⑦谣俗：风俗习惯。 被服：衣被服饰。 奉生：养生。奉，供养。 具：器具，物品。

⑧虞：本指掌管山林水泽之官，此指渔夫、狩猎等搞副业的人。 成：制造成。

⑨宁：难道。 政教：政令。 发征：征发，征调。 期会：约期而会集。

⑩任：依凭。 征：征兆。

⑪道：事理，规律。 邪：通"耶"。

【译文】

崤山以西地区富有木材、竹子、楮木、纻麻、旄牛、玉石；崤山以东以区盛产鱼、盐、漆、丝、美女；长江以南地区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黄金、锡、铅、丹砂、犀牛、瑇玳、珠玑、兽牙和皮革；自龙门

到碣石山一线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作弓弩的筋角；铜、铁就常常是每隔千里有山上出产而在全国像棋子一样的分布着：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这些出产物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风俗习惯、衣被服饰、供奉生活、陪送死者的器具。所以，必须等待农民耕种来获取食物，渔夫猎人等去山林水泽中开发出来，再依靠手工业者将它们制造成功，还需要商人将它们运送通往四方各地，以便应用。这样的生产和流通的过程，难道有什么政令教训限期征发调动才能会集吗？人们都是任凭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努力，以求得到自己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所以物品价格低贱了就预兆它要昂贵，昂贵了就预兆着低贱，各自劝勉地对待职业，高兴地从事工作，这种情况就像水流的奔向下游，日日夜夜无休止的时候，不召唤就会生产出来，不特意责求民众就会制造交流。难道这不是符合事物的规律，并是一种自然过程的验证吗？

【原文】

《周书》曰[1]："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2]。"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3]。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4]。原大则饶，原小则鲜[5]。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6]。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7]。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8]。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9]；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10]。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11]。

【注释】

①《周书》：《尚书》的一部分，主要记载周王朝之史事。据说史官们还将散

佚的一部分周代的资料，编成了《逸周书》。但此处的引文在《周书》和《逸周书》中均未见到。

②事：使用的器皿工具。 三宝：即指上文的"食"、"事"，以及下文的"财"。 匮：匮乏，缺少。

③辟：开辟。

④原：源泉。

⑤鲜：少。

⑥莫之夺予：即莫夺之莫予之，没有谁能夺取它或给予它。

⑦太公望：即姜太公吕望。 营丘：都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潟(xì)卤：盐碱。 劝：鼓励。 女功：妇女纺织刺绣等工作。功，即工。 极技巧：尽可能发挥其技艺工巧。 襁至：拖家带口地来到。襁，背婴儿用的绳布。 辐凑：像辐条一样归集于车轮中心。

⑧冠带衣履天下：冠带衣履供应于天下。 海岱：沿海到泰山之间。岱，岱岳，泰山的别称。 敛袂：整理衣袖。袂，衣袖。 朝：朝拜。

⑨管子：即管仲。 修：治理。 轻重：古代一种调剂商品、平抑物价的理论。 九府：周代设置的掌管财政的九个官府。《史记正义》夫治民有轻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也。 桓公：即齐桓公。 合：会合，盟会。 匡：使……正。

⑩三归：管仲自筑的台名。一说为三处庭院。 陪臣：重臣，天子臣子的臣子。春秋时诸侯国的大夫对周天子自称为陪臣。

⑪威、宣：指齐威王田因齐、齐宣王田辟疆。

【译文】

《周书》中说："农夫不耕种就会缺乏粮食，手工业不制造就会缺乏器物，商人不流通就会使三宝的产生过程断绝，山泽人不开辟就会使财物缺乏。"财物缺乏就是山林川泽没有得到开辟。农、虞、工、商这四种职业是生产民众衣食的源泉所在。源泉大财物就富足，源泉小财物就稀少。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是贫是富这中间的办法，没有人能夺走它也没有人能给予它。但是智巧的人会财

富有余，笨拙的人会出现不足。所以太公望封在营丘，这地带属盐碱土，民众也少，于是太公鼓励妇女们纺织刺绣，尽可能提高技巧，使鱼盐等出产物流通起来，因而人们都来归附他，拖家带口地像辐条一样向他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冠带衣履供应整个天下，从沿海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好衣袖前往朝拜他。这以后齐国中途衰落，管仲加以整治，设置调剂商品平衡物价的多个官府，就使得桓公因而称霸，多次会盟诸侯，一度匡正天下；而管仲也自筑了三归台，处在陪臣的地位上，比列国的君主还富足。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的时代。

【原文】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①。"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②。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③。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④；天下壤壤，皆为利往⑤。"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⑥！

【注释】

①"仓廪实而知礼节"二句：出自《管子·牧民》。廪，粮仓。
②适：畅快。
③无所之：即没有可去的容身之所。
④熙熙：形容人来人往拥挤的样子。
⑤壤壤：同"攘攘"，形容热闹吵嚷的样子。
⑥匹夫，一般人，平常人。编户，编入户籍的平常人家。

【译文】

所以说："仓廪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富裕了才知道荣辱。"

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除于贫穷。所以，君子富裕了，喜好施行恩德；小人富足了，会凭以畅快地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渊深了鱼就会到里面生存，山林深了野兽就会纷纷前往，人们富裕了仁义道德就会附着在他们身上。富裕的会乘势更加显赫，如果失势了他原有的宾客就没有可去的容身之所，因而会不愉快。这种情况在夷狄地区更加严重。俗语说："千金人家的儿子，不会被处死在闹市。"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人行去匆匆拥挤，都是为了财利而来的；天下人是那样的热闹嘈杂，都是奔着财利而去的。"那些拥有千乘财富的帝王，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食邑的君主，尚且还怕贫穷，更何况是一个编入户籍的平常人家呢？

【原文】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①]。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②]。故岁在金，穰[③]；水，毁[④]；木，饥[⑤]；火，旱[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⑦]。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⑧]。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⑨]。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⑩]。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⑪]。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⑫]。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⑬]。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⑭]。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⑮]。财币欲其行如流水[⑯]。"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⑰]。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⑱]："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⑲]。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20]。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21]。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22]。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23]。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24]。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25]。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注释】

①会稽：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南。　范蠡：春秋末越国大臣。　计然：《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又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

②修备：修城置办兵器。　时用：使用的季节。　形：显露，对照。

③岁：岁星，即今之木星。　金：古时用木、火、金、水来表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穰，丰收。

④水：北方。　毁：减损，欠收。

⑤木：东方。　饥：饥荒。

⑥火：南方。

⑦资：积累，准备。

⑧岁：此指年。

⑨粜：卖出米。　二十：一斗二十钱。　病：伤。　末：商人。

⑩辟：开辟，铲除。

⑪上：最高。　减：低。　平粜：平价出售。　齐物：调整物价。　关市：关卡税收。市场交易。

⑫积著：即积贮。　完物：完好靠得住的物品。　息币：《史记索隐》久停息货物则无利。

⑬居贵：囤积等待高价。

⑭上极：最高点。　反：返，返回。　下极：最低点。

⑮贵出如粪土：贵时卖出如同对待粪土一样，不必珍惜。　贱取如珠玉：

贱时买进如同珠玉一样，视如宝物。

⑯行如流水：如流水一般不停地流动。

⑰修：治理。 厚赂：丰厚的待遇。 士赴矢石：士兵敢在箭、石面前奔赴。 五霸：春秋时五位称霸的诸侯王，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阖闾、越勾践。

⑱喟(kuì)然：感慨的样子。

⑲计然之策七：《史记志疑》案：《吴越春秋》、《越绝》皆作"九术"，"七"字与《汉传》"十"字同误。 得意：得志。

⑳扁(piān)舟：小船。 适：到。 为：称为。 鸱夷子皮：姓鸱夷，名子皮。鸱夷，本是用牛皮制成的盛酒的革囊，范蠡以此为姓。 之：到……去。 陶：邑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㉑诸侯：此指诸侯各国。 所交易：交易之所。

㉒积居：囤积。 与时逐：抓住时机逐利。

㉓治生：经营生计。 任：凭依，掌握。

㉔千金：千斤黄金。 再：两次。 与：给。 贫交：贫贱的朋友。 疏：远。

㉕息：生息。

【译文】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就任用了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战斗就修城置办兵器，依据使用季节就了解物品的价值，将时与用两方面的加以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势就可以观测到了。所以岁在金时，就会丰收；在水时，就会欠收；在木时，会发生饥荒；在火时，会发生旱灾。天旱了要准备船只，发生洪水要准备车子，这是商品供需的原则。六年一次丰收，六年一次旱灾，十二年一次大旱灾。卖出粮米，一斗二十钱要伤害农民，一斗九十钱要伤害商人。商人受到了伤害，那么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上；农民受到了伤害，那么田地里的荒草就不会辟除了。最高不超过一斗八十钱，最少不低于一斗三十钱，那么农民商人都可以得到利益，平价出售整齐物价，关卡税收市场交易都不匮乏，是治国的好办法。

积贮的原则，要致力于使物品性能完好，不要让资金停止流通。用商品进行交易，容易腐蚀的食用货物不要留下来，不要胆敢囤积等待高价。观察某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是有剩余还是不足，就会知道它的贵贱。商品价格贵到了最高点就会返回来低廉，低廉达到了最贱的时候就会返回来要昂贵。商品已经昂贵了，抛售出去要像扔粪土一样，已经低廉了赶紧收售要像获得珠玉一般。财富增长钱币运转要让它像流水一样的不停顿。"按照这种方法治理了十年，国家富足了，厚重地奖赏战斗之士，士兵在弓箭、垒石阵前冲锋，像口渴得要寻找饮水一般在所不顾，于是报复了强大吴国的仇恨，到达了中原地区检阅军队，获得了"五霸"之一的称号。

范蠡在辅助勾践洗雪了会稽山的耻辱以后，就感慨地叹息说："计然有七方面的策略，越国采用了其中的五个方面就得志了。既然已经施用于越国，我想把它在自家加以实行。"就乘着小船漂流在江湖，改变自己的姓名，到了齐国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称作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处在天下的中心位置，可以从四方通往诸侯各国，是各种货物进行交易的理想场所。就组织生产囤积商品，抓住时机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生计的人，是能选择经商的人才和掌握商品售取的时机。在十九年的时间内，他的财富三次达到了千斤黄金，又两次将这些财富施散给贫困的朋友和关系较为疏远的兄弟。这就是所说的富有了喜好施行恩德的人。后来他年纪衰老了而听任子孙们治理，子孙们治理产业更加发展了，财富达到了万万。所以谈论致富的人都称赞陶朱公。

【原文】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①]。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②]。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

不分庭与之抗礼③。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④。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注释】

①子赣：即子贡。 仕：为官。 废著：出卖和囤积货物。废，出卖。著，同"贮"。 鬻(yù)财：经商。 曹：春秋诸侯国名，都今山东定陶西南。 鲁：春秋诸侯国名，都今山东曲阜。 赐：子贡，名赐，姓端木。 饶益：富有。

②原宪：即子思，孔子弟子。 厌：饱。 匿：隐居。

③结驷连骑：车前四马并进。驷，四匹马。 束帛之币：泛指赠送的礼品。古代赠送慰问的礼品，帛五匹为一束。币：古代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均称为币。 聘：拜访。 享：给……享用。 分庭与之抗礼：谓以平等的礼节相待。古时主、宾相见时，各站在庭院的东西两边相对行礼。抗，亦作"伉"。

④先后之：前前后后为之出力。

【译文】

子贡跟从孔子学习了以后，离开了到卫国去做官，他在曹国、鲁国一带地区出卖和囤积货物进行经商活动，在孔子七十多个门徒中，端木赐是最富有的。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穷困的巷子里。子贡却车前四马并进，带着赠送的礼品去拜访各国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们没有哪个不对他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要说使得孔子的名声能够在天下传扬的，在这方面子贡前前后后出了不少力。这就是所说的乘势而更加显赫的例子吗？

【原文】

白圭，周人也①。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②。夫岁孰取谷，予之丝

滦[3]；茧出取帛絮，予之食[4]。太阴在卯，穰[5]；明岁衰恶[6]。至午[7]，旱；明岁美。至酉，穰[8]；明岁衰恶。至子，大旱[9]；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0]。欲长钱，取下谷[11]；长石斗，取上种[12]。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13]。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14]。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5]。"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16]。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17]。

【注释】

①周：战国初周考王分封的小诸侯国，都今河南洛阳市西，称"西周"。后又分裂出一个"东周"小国，都今河南巩县西南。原东周王室所在又称"成周"，都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故此周地当指今洛阳市周围一带。

②魏文侯：即战国初魏国的创建者魏斯，公元前445年—前396年在位。李克：当为李悝，战国初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相，是他推行了"尽地力"之教。尽地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的潜力。取：买入。与：卖出。

③孰：熟，丰收。予：出售。

④茧出：蚕茧上市。食：粮食。

⑤太阴：指木星。卯：木星在天空中运行，每十二年为一周期，古人把木星每年在空间的位置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来表示。卯，即木星在卯宫的方位上。

⑥衰恶：年景不好。

⑦午：午宫方位。

⑧酉：酉宫方位。

⑨子：子宫方位。

⑩率岁倍：大概是往年的一倍。

⑪长钱：增加收入。

⑫长石斗：增加产量。 上种：良种。

⑬薄：节俭。 用事：雇用。 僮仆：奴仆。 趋时：捕捉时机。 挚鸟：凶猛之鸟。挚，通“鸷”。 发：勃发迅疾。

⑭生产：经营。 伊尹：商汤大臣。 吕尚：即姜太公吕望。 孙：孙武。 吴：吴起。 商鞅：白圭当魏文侯时，文侯死于公元前396年，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孝公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在位，距文侯死相差36－59年，似白圭不得提及商鞅。

⑮权变：权宜变化。

⑯祖：以……为典范。

⑰长：特长，专长。

【译文】

白圭是周地人。正当魏文侯的时候，李克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的潜力，而白圭却喜欢观测时用的变化，因而做到别人抛售就自己收取，别人正需要取用的时候自己就售给他们。当年收成好收取粮食，卖给农夫丝漆；蚕茧出来了收取帛絮，卖给养蚕人粮食。木星在卯宫方位，年成丰收；明年会收成很坏。到了木星在午宫方位，会发生旱灾；明年会年成好。木星到了酉宫方位，年成丰收；明年会收成很坏。木星到了子宫方位，会发生大旱灾；明年会收成好，有雨水。木星又到了卯宫方位，经过十二年，平均每年积存货物的财富增长比率是一倍。想增加钱币收入，就收售价格低廉的粮食；想使农夫增加产量，就收售良种。他能够不讲究饮食，强忍嗜好欲望，节俭衣服开支，和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但捕捉时机就像猛兽凶鸟勃发迅疾地扑食一样。所以他说：“我从事商业经营，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武、吴起作战用兵，商鞅施行改革是一样的。因而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权宜变化，勇敢够不上对事决断，仁德不能正确取舍，强毅不能有所坚守，即使想学我这套办法，最终是不会告诉他的。”大概天下谈论经营致富的是以白圭做典范。白圭大概对他的主张有所尝试，能够尝试成功是他这套主张有所特

长，不只是随随便便的说法而已。

【原文】

猗顿用盬盐起①。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②。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③。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④。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⑤。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⑥。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⑦。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⑧。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⑨？

【注释】

①盬（gǔ）盐：在盬盐池制盐。盬，盐池名，在今山西运城市南。

②邯郸：都邑名，在今河北邯郸市。 铁冶：冶炼铁矿。 埒（liè）：等同。

③乌氏（zhī）：关塞名，即焉氏塞，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 倮（luǒ）：人名。 众：牲畜增多。 斥卖：尽卖。 缯（zēng）：泛指丝织品。 间（jiàn）：秘密地。 遗（wèi）：赠送。

④偿：偿还。 量：计量。

⑤比封君：与封君等同。封君，接受帝王封爵或土地的臣子。 以时：按时。 朝请：朝见。

⑥丹穴：丹砂矿。 擅：独有。 不訾：不计其数。訾，通“赀”，计算估量。

⑦见：被。

⑧客之：以贵客待之。女怀清台：台名，在今四川长寿县南。

⑨鄙人：边民。鄙，边远之地。 牧长：畜牧主。 礼抗：即分庭抗礼。 邪：通“耶”。

【译文】

猗顿因为熬制鹽池的盐发家。而邯郸的郭纵由于冶炼铁矿成就了家业，财富和诸侯王可以相等。

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等到牲畜增多，全部卖掉，寻求奇异的丝织品，秘密地赠送给戎王。戎王拿十倍的价值偿还，给了他牲畜，牲畜多得用山谷来计算马牛。秦始皇帝让乌氏倮有封君的相同地位，可以按时和各位大臣参加朝见。而巴地的寡妇叫清的，她的先人占有丹砂矿，好几个世代独享这座矿的利益，家财也是不计其数。清是位寡妇，能坚守她的产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人侵犯过。秦始皇帝认为她是一位贞洁的妇女以贵客对待她，替她建造了一座怀清台。那位乌氏倮，是一位边远地区的畜牧主，清是位穷乡僻壤的寡妇，在礼仪上能和万乘君王平起平坐，名声显扬于天下，难道不是因为富有吗？

【原文】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①。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②。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③。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④。(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⑤。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

器⑥。南御滇僰，僰僮⑦。西近邛笮，笮马、旄牛⑧。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⑨。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⑩。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⑫；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⑬。

【注释】

①关梁：水陆交通要道。关，关卡。梁，津梁。　弛：解除。　周流：流通。　豪杰：此指退霸一方的豪强。　京师：京城，国都。

②汧(qiān)：县名，在今陕西陇县南。　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华(huà)：华山。　膏壤：肥沃的土地。　贡：赋税。　公刘：周族之祖先。　邠(bīn)：亦作豳，邑名，在今陕西彬县西北。　大(tài)王：即周太王古公亶父。　王季：即季历，文王之父。　岐：邑名，亦名"周"，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文王作丰：周文王兴建了丰京。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丰水西岸。　镐：镐京，在今陕西西安市丰水东岸。　稼穑：搞农业生产。稼，耕种。穑，收割。　殖：种植。　地重：以土地为重。　重为邪：把干坏事看得很严重。

③秦文：指秦文公。　德：即秦德公。　缪：通"穆"，即秦穆公。　隙：沟通。《史记集解》徐广曰："隙者，间孔也。地居陇蜀之间要路，故曰隙。"　陇蜀：指今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

④献公：秦献公。　栎(yuè)邑，即栎阳，邑名，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南。　却：防御。　戎翟：即戎狄。　三晋：韩、赵、魏三国。

⑤孝：秦孝公。　昭：秦昭公。　咸阳：都邑名，秦孝公建都于此，后秦始皇亦以此为国都。　因：凭借，借此。　长安诸陵：秦始皇及汉初诸帝皆在长安(今西安)周围建置陵墓。　玩巧：玩弄巧诈。

⑥饶：盛产。　卮(zhī)：栀子，一种植物，可入药或作黄颜料。

⑦御：向，对着。　僮：僰地多出僮仆。

⑧邛：即邛都夷。　笮(zuó)：西南夷古族名，活动在今四川西昌地区。

⑨褒斜(yé):即褒斜道,古道名,因此道通过褒水、斜水而名。褒水发源于秦岭而流入汉中附近的汉水;斜水发源于秦岭而北向流入渭河。两条河谷连结起来构成了关中通往川北的交通要道。 绾(wǎn)毂(gǔ):《史记索隐》云:"言褒斜道狭,绾其道口,有若车毂之凑,故云'绾毂'也。"绾,控制。毂,车轮中心的圆木。 易:交换。 鲜:缺少。

⑩天水:郡名,治所平襄,在今甘肃通渭县西。 陇西: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 北地:郡名,治所马领,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上郡:郡名,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 羌:古部族名,活动于今川北、陇南及青海一带。 翟:通"狄"。

⑪穷险:贫瘠而险要。 要(yāo):要挟,扼制。

⑫人众:人口数量。 什三:十分之三。

⑬什居其六:占居十分之六。

【译文】

汉代建立,海内得以统一,开通了水陆交通要道,废除了对山林川泽开发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周流在整个天下,所有能够交易的货物没有运转不通畅的,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而汉家朝廷又把豪杰诸侯强族迁徙到了京城地区。

关中,从汧县、雍县以东直到黄河、华山,具有肥沃土壤的旷野达一千里。从虞舜夏禹的时候起赋税都订为上等田地,而公刘迁到邠邑,大王、王季定居在岐邑,文王兴建了丰京,武王兴建了镐京,所以这个地区的民众还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耕,种殖五谷,以土地为重,把干邪恶的事看得很严重。到了秦国的文公、德公、穆公定居在雍邑,就沟通起陇地蜀地的货物来成长起很多商贾。献公迁都到栎邑,栎邑北边防御着戎狄部族,东边和三晋相通,也多有大商贾。孝公、昭公以咸阳治理国事,因而连续就成了汉代国都,长安有各个帝王陵墓,四方的人像车辐朝向中心一样同时来到这里会集,地方小了,人口众多,所以这个地区的民众更加玩弄奇巧而从事商业。南边就是巴蜀。巴蜀也是肥沃的旷野,土地上盛产卮、姜、丹沙、

石材、铜、铁、竹、木等器物。南边对着滇地的僰族，僰族中多出僮仆。西边接近邛地的笮族，笮族出产马、旄牛。然而它四方都有关塞，有千里长的栈道，没有什么地方不可通往，只有褒斜道控制它的中心口，能用所多的物品交换所少的物品。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四个地区和关中习俗相同，然而它们西部享有羌族的地利，北部能获得戎狄的畜牧，畜牧业在天下最为富饶。然而这四郡地区也还贫瘠险要，只有京师是总揽了它的要道。所以关中地区，面积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但人众不超过十分之三；然而估量一下它的财富，在全国十分占六。

【原文】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①。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②。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③。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④。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⑤。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⑥。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⑦。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⑧。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⑨。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⑩。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⑪。

【注释】

①唐：此指陶唐氏远古部落，其领袖即尧。《史记集解》徐广曰："尧都晋阳也。" 河东：古地区名，泛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 河内：古地

区名，泛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河南：古地区名，泛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西北部地区。

②更(gēng)：交替。 小狭：少而狭窄。 都国：国都。 纤俭：小气俭省。 习事：熟习人情世故。

③杨：县名，在今山西洪洞东南。 平阳：县名，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陈：《史记索隐》"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此因衍也。 贾：做买卖。 种：古地名。《史记正义》种在恒州石邑县北，盖蔚州也。

④石：即石邑，县名，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 被：遭遇。 懻忮(jì zhì)：强直刚戾。

⑤亟(qì)：屡次，多次。 中国：中原，或指朝廷。 委输：运输。 奇(jī)羡：剩余。奇，余数。羡，有余。

⑥羯羠(jié yí)，民性慓悍。一说为血统混杂。 均：同"耘"，耕耘。 全晋之时：指晋国尚未被韩、赵、魏瓜分时。 僄悍：即慓悍。 武灵王：即赵武灵王。 厉：厉害。

⑦陈椽：犹经营驰逐。

⑧温：县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轵(zhǐ)：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县南。 上党：郡名，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赵：原战国时赵国。 中山：春秋国名，曾在今河北定县建都。

⑨沙丘：台名，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商纣王曾在此筑台淫戏，赵武灵王、秦始皇均死于此。 余民：后代。 懁(juān)急：急躁。 仰机利：依靠投机谋利。

⑩忼慨：同"慷慨"，情绪激昂。 起：行动时。 椎剽：击杀而抢劫。 作巧：干欺诈之事。 奸冶：冶炼钱币。 倡优：歌舞演戏艺人。

⑪跕屣(diē xǐ)：拖着鞋。

【译文】

从前，唐尧建都在河东，殷朝建都在河内，周朝建都在河南。这个三河地区处在天下的中心地带，像是鼎足而立，帝王们交替在这里居住，建立的国家各有几百上千岁，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所聚会的地方，所以这地区的习俗是小气俭省，熟习人情

世故。杨县、平阳县西边和秦地、狄族做买卖，北边和种地、代地做买卖。种地、代地在石邑县北边，地方和胡人交界，屡次遭受寇害，人们夸矜强直刚戾，好胜，仗义为侠进行奸诈，不去从事农业和商业。然而紧靠北边夷狄，军队多次出征，中原地区运送的物资总有些剩余丢在这里。这里的民众慓悍不从事耕耘，从三家还没有分晋时起本来就已经忧虑这种慓悍，而赵武灵王时就更加严重，这个地区的风俗还有赵国时代的风气。所以杨县、平阳县在其中经营驰逐，达到了他们的欲望。温县、轵县西边和上党郡做买卖，北边和赵地、中山做买卖。中山地区土地贫瘠人口众多，还存在沙丘台一带商纣荒淫之地的人的后代，民间习俗急躁，依靠投机谋利获取饮食。男子们相互聚在一起游戏，悲歌慷慨，行动时就相随着击杀抢劫，闲暇时就挖墓，干欺诈事，冶炼钱币，多奇美的物品，做歌舞艺人。女人就弹奏着琴瑟，拖着鞋子，游玩献媚在富贵人家，还进入后宫，遍及各个诸侯国。

【原文】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①]。北通燕、涿，南有郑、卫[②]。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③]。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④]。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⑤]。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⑥]。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⑦]。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⑧]。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⑨]。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⑩]。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

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11]。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12]。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注释】

①漳：即漳水，流经邯郸南。　都会：都市。

②涿：郡名，治所涿县，在今河北涿县。

③微重：比较庄重。　矜节：崇尚节操。

④濮上之邑徙野王：《史记正义》云："秦拔魏濮阳，徙其君于怀州野王。"野王，汉县名，在今河南沁阳。

⑤勃：即今渤海。　碣：即碣石山。

⑥上谷：郡名，治所沮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辽东：郡名，治所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　踔(zhuō)远：辽远。　希：通"稀"，稀少。　雕捍：迅捷，凶猛。捍，通"悍"。　少虑：头脑简单。

⑦乌桓：活动于今内蒙赤峰北，锡盟南的一支东胡部族。　夫余：活动于今辽宁北、吉林西部一带的古部族。　秽貉(huì mò)：活动于今朝鲜西北部一带的部族。　朝鲜：活动于今朝鲜东部的一个部族。　真番(pān)：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设置的郡，前82年废，治今朝鲜、韩国三八线以西一带。

⑧阳：南。　阴：北。

⑨带山海：被山、海环绕着。　文彩：华丽的丝绸。

⑩临菑：都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⑪难动摇：不易离开乡土。　五民：指士、农、工、商、贾。

⑫邹：春秋邾国，都今山东邹县东北。洙、泗：两水名，均在今山东省境内。　龊龊：拘谨貌。　畏罪远邪：害怕犯罪，远离坏事。

【译文】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它向北通往燕地、

涿郡，南边有郑地、卫地。郑地、卫地的习俗和赵地相似，然而因为接近梁地、鲁地，比较庄重并崇尚节操。战国时秦国攻拔魏国濮阳，把它的国君迁到了野王，野王地方好胜仗义为侠，是卫国时的风尚。

再说燕，也是勃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它向南通往齐地、赵地，东北边和胡人搭界。上谷郡到辽东郡，土地辽远，民众稀少，多次遭受寇害，大体上和赵地、代地习俗相似，但民众迅捷凶悍，头脑简单，有着鱼盐枣栗的富饶物产。北边邻近乌桓、夫馀，东边控制着秽貉、朝鲜、真番的物利。

洛阳东边和齐地、鲁地做买卖，南边和梁地、楚地做买卖。所以泰山的南边就是鲁地，它的北边是齐地。

齐地被山海环绕着，肥沃的土壤有千里，适宜桑麻种植，民众多有华丽的丝绸布帛和鱼盐。临菑也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这里的习俗从容宽厚，豁达大方，而且人们很有智谋，喜好议论，看重土地，不轻易离开乡土，胆怯从事众人相斗，勇于持刀暗杀，所以多有劫人财物的人，是大国的风尚，在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齐全。

而邹地、齐地滨临洙水、泗水，还有周公时代的遗风，习俗喜好儒术，讲究完备的礼仪，所以这地区的民众显得拘谨，颇多经营桑麻的种植业，没有山林川泽的丰富出产，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俭啬，害怕犯罪，远离坏事。等到那里衰败以后，喜好经商，趋赴财利，比周人还严重。

【原文】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①]。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②]。昔尧作(游)〔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③]。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

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4]。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5]。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6]。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7]。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8]。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9]。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10]。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11]。浙江南则越[12]。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13]。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14]。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15]。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16]。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17]。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18]。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19]。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20]。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21]。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22]。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23]。颍川敦愿[24]。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25]。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26]。宛亦一都会也[27]。俗杂好事，业多贾[28]。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29]。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30]。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31]。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32]。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33]。

【注释】

①鸿沟：古运河名。西起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至开封，南行经淮阳至沈丘，最后入颍水。 芒：芒山，在今河南永城县北。 砀：砀山，在今河南砀山县东南。 属(zhǔ)：连接。 巨野，即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北，又名大野泽。

②睢阳：都邑名，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

③作：起。 成阳：县名，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 雷泽：古泽名，又名雷夏泽。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 亳(bó)：都邑名，即汉时之薄县，在今河南商丘市西北。

④重厚：庄重宽厚。 恶衣食，即能省吃俭用。

⑤沛：郡名，治所相县，在今安徽濉溪市西北。 陈：原秦置郡名，汉改为淮阳国，都于陈县(今河南淮阳县)。 汝南：郡名，治所上蔡，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南郡：郡名，治所江陵，在今湖北江陵。

⑥剽轻：强悍轻捷。

⑦巫：秦置县名，因处巫山而名，在今四川巫山县北。 巴：郡名，治所江州，在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 云梦：即云梦泽。

⑧陈在楚、夏之交：《史记正义》云："夏都阳城。言陈南则楚，西及北则夏，故云'楚夏之交'。"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

⑨徐：县名，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僮：县名，在今安徽泗县东北。 取虑(qiū lǘ)：县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北。 清刻：清严苛刻。 矜：注重。 己诺：自己之承诺。

⑩彭城：秦置县名，汉初诸侯王楚国都于此，在今江苏徐州市。 东海：郡名，治所郯县，在今江苏郯城西北。 吴：县名，在今江苏苏州市。 广陵：汉置诸侯王国名，都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北。

⑪朐(qú)：县名，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 缯：县名，在今山东苍山县西

北。

⑫浙江：古水名，即今钱塘江。

⑬阖庐：亦作"阖闾"，春秋末吴国国君，公元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 春申：即楚国贵族、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 王濞：即汉初吴王刘濞。 章山：古山名，位于今浙江省安吉县西北。一说位于今江西南城县之南，似与文意有距离。

⑭衡山：汉初诸侯王国名，都今湖北黄冈县西北。 九江：郡名，治所寿春，在今安徽寿县。 江南：《史记正义》认为："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 豫章：郡名，治所南昌，在今江西南昌市。 长沙：汉初诸侯王国名，都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⑮郢之后徙寿春：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楚都郢（即江陵），楚顷襄王时为避秦国的攻击，迁都于陈（今之淮阳），考烈王时又迁都于寿春。

⑯合肥：县名，在今安徽合肥市。 南北潮：指长江和淮河的水运之便。 鲍：此指盐渍鱼。 输会：聚集。

⑰闽中：秦置郡名，治所东冶，在今福建福州市。西汉时属会稽郡。 干越：犹言吴越。因吴、越二国并出名剑（如吴之名剑"干将"），因以为名。

⑱卑：地势低。

⑲豫章出黄金：《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鄱阳县注："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 菫菫：仅仅。很少。 更费：抵偿费用。

⑳九疑：即九疑山，又名苍梧山。 苍梧：郡名，治所广信，在今广西梧州市。 儋(dān)耳：汉武帝时所置郡名（公元前110—前82年），治所在儋耳，在今海南省儋县西北。 杨越多焉：多杂有扬州和南越的习俗。杨，扬。越，南越。一说杨越即南越。

㉑番(pān)禺：南海郡治所，即今广州市。 凑：凑集，集散地。

㉒颍川：郡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

㉓政尚：治政崇尚。

㉔敦愿：敦厚老实。

㉕不轨：不遵守法纪。

㉖武关：古关隘名，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 郧(yún)关：即古郧国所在地，在今湖北郧县。

㉗宛(yuān)：县名，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

㉘好事：多事。

㉙交通：交往通达。

㉚盐卤：此指池盐。　领南：即岭南。　沙北：沙漠以北，指今蒙古高原北方广大地区。

㉛希：稀少。　水耨(nòu)：利用灌水除草。　果隋：即果蓏(luǒ)，泛指瓜果。　蠃(luó)：通"螺"。　蛤：蛤蜊。　呰窳(zǐ yǔ)：苟且懒惰。

㉜沂：水名，发源于今山东沂源县境。

㉝田畜：种田放牧。　事蚕：养蚕。

【译文】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连接到巨野泽，这是梁地、宋地。定陶、睢阳也各是一个都市。从前尧帝兴起于成阳，舜帝在雷泽打过渔，商汤建都在亳邑。这个地区的习俗还有先王的遗风，庄重宽厚，多有君子，喜好耕种，虽然没有山林川泽的盛产，人们却能节衣缩食，以达到财富的积蓄。

越地、楚地就有三种习俗。从淮水以北，沛郡、陈郡、汝南郡、南郡，这是西楚。这地区习俗强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民众很少积聚财物。江陵是过去的郢都，西边和巫县、巴郡通往，东边有云梦泽的盛产。陈在楚地、夏地的交往线上，流通着鱼盐货物，这里的民众有很多人经商。徐县、僮县、取虑县，就清严苛刻，注重自己的承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一带，这里是东楚。这个地区习俗类似徐县、僮县。朐县、缯县以北，习俗同于齐地。浙江往南同于越地。那个吴县，自从吴王阖庐、楚春申君、吴王刘濞三人招徕了天下喜好游玩的年轻人，它东边盛产海盐，还有章山的铜矿，以及三江、五湖的物利，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了。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这里是南楚。这个地区习俗大体上类似西楚。战国时楚国的都城郢以后迁徙到了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受到长江和淮河水运的便利，皮革、盐渍鱼、木

材在这里聚集。由于和闽中、于越的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地区喜好言辞，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势低又潮湿，男子早就夭亡，多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然而是仅有的物品出产，采取起来还不足以抵偿开发费用。九疑、苍梧往南直到儋耳，和江南大体上习俗相同，却多有扬州和南越的影响。番禺也是这地区的一个都市，珠玑、犀角、玳瑁、果品、布匹都往这里集中。

颍川、南阳，是夏代人居住的地方。夏代人的政治崇尚忠信朴实，还有先王时代的遗风。颍川的习俗敦厚老实。秦的末世，把不遵法纪的民众迁徙到南阳。南阳西边通往武关、郧关，东边南边有汉水、长江、淮河。宛县也是一个都市。习俗混杂，喜好出事，职业多半是经商。这地方仗义行侠，和颍川相交通，所以直到今天还叫做“夏人”。

天下的物产是少是多，民众中的风俗习惯，山东地区吃的是海盐，山西地区吃的是池盐，岭南、沙漠以北地区本也常常出产盐，大体上是这样。

总起来说，楚越地区，土地广阔，人口稀少，食用鱼米，有的采取火耕和水耨的种植方法，瓜果、田螺、蛤蜊，不必购买就可满足需要，地理形势决定它有富饶的食物，没有饥馑的忧患，由于这个原因，习俗是苟且偷生，家中没有积聚而多出现贫穷。因此长江、淮河以南，没有受冻受饿的人，也没蓄积千金之家。沂水、泗水以北，宜于种养五谷桑麻六畜，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多次遭受水旱灾害，民众就喜好蓄积储藏，所以秦地、夏地、梁地、鲁地是喜好农耕并重视民众。三河、宛、陈地也是这样，再加上进行些商业经营，齐地、赵地运用智慧聪明，依靠投机取利。燕地、代地种田、畜牧并从事养蚕。

【原文】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1]？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

久，久更富，廉贾归富②。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③。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④。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⑤。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⑥。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⑦。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⑧。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⑨。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⑩。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⑪。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⑫。

【注释】

①廊庙：庙堂。亦指朝廷。 死节：为节义而死。 设为名高者：图谋抬高自己名义声望的。 归：目的。

②廉贾归富：买卖公平的商人最终要致富。

③搴(qiān)：拔取。 蒙：冒着。

④闾巷：里巷。 攻剽：侵扰劫夺。 椎埋：劫杀人而埋之。 篡逐：夺取逐杀。 幽隐：阴暗无人之处。 骛(wù)：马奔驰。

⑤夫：那些。 赵女郑姬：赵国和郑国的美女。 设：施用。此指打扮，化妆。 形容：形体容貌。 揳(jiá)：弹奏。 揄(yú)：挥动。 袂(mèi)：衣袖。 蹑(niè)：踩。 利屣(xǐ)：舞鞋。 目挑：用眼神挑逗。

⑥容：仪容，模样。

⑦弋(yì)射：射猎。弋，用带绳子的箭射。 阬：同“坑”。 味：野味。

⑧博戏：赌博。 驰逐：赛马一类游戏。 走狗：纵狗行猎。 作色：变换脸色。 矜：夸耀。 失负：败输。

⑨食技术之人:依靠技艺方术为生的人。 焦神:耗尽精神。 极能:极尽其能。 糈(xǔ):粮食。此意指报酬。

⑩刻章:私刻官印。 伪书:伪造材料。 没:沉溺,醉心。 赂遗(wèi):此泛指财物。

⑪畜长:牧主。 益:增加。

⑫知:即"智"。 索:求取。 让:辞让。

【译文】

由此看起来,贤人们在庙堂上深谋远虑,在朝廷上大发议论,坚守信义,为气节而死,隐居山野的士人们图谋抬高自己的名声,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目的在于得到富厚。因此廉洁的官吏做久了,久而久之会更加富有了,买卖公平的商人最终的目的是要致富。求富是人的本性,它不需要特意学习而都会产生这种欲望的。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攻城时要捷足先登,陷入战阵击退敌人,斩敌将拔敌旗,前进时冒着箭矢和垒石,不回避汤火一样困难的人,是被重赏所驱使的。那些在里巷中的年轻人,侵扰劫夺,杀人掩埋,抢人财做坏事,挖坟墓铸私钱,仗义为侠霸占钱财,借助交友报复私仇,夺取逐杀藏尸隐处,不顾及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像马奔驰一样,他们实际上都是为了求得财用而已。如今那些赵、郑的美女,妆扮形体容貌,弹奏着琴瑟,挥动着长袖,挪动着舞鞋,用眼神心灵进行引诱挑逗,外出也不害怕千里之远,选择的对象也不管他是老是少,她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奔向富厚。游闲的公子哥儿,装饰起帽子佩剑,出门时前后车骑相连,亦是为了要显出富贵的模样。弋射飞鸟捕渔打猎,起早贪黑,身冒霜雪,奔驰在深山老林之中,不回避猛兽的祸害,是为了得到野味。赌博赛马,斗鸡走狗,争得面红耳赤,个个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得胜局,是因为很重视输败钱财。从事行医等各种依靠技艺方术为生的人,耗尽精神,竭尽能力,是为了得到一份厚重的报酬。官吏文士舞弄法律条文,私刻官印,伪造

文书，不回避刀锯诛杀，敢这样做是因为已经沉溺在受贿的财物之中。农工商贾和畜牧主，本来就是为了求得富厚增加财货。这是有智力就会尽他的所能去追索的，最终都会不遗余力地去获取财富的。

【原文】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①]。"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②]；百岁，来之以德[③]。德者，人物之谓也[④]。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⑤]。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⑥]。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⑦]。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⑧]。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⑨]。安邑千树枣[⑩]；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⑪]；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⑫]；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⑬]；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⑮]。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⑯]。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⑰]。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⑱]。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⑲]。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⑳]。

【注释】

①樵：柴。 籴：买入粮食。

②树：种植。 木：树。

③来：招来。

④人物：既有人品又有财物。

⑤秩禄：秩品俸禄。 爵邑：爵位食邑。 素封：《史记索隐》谓无爵邑之入，禄秩之奉，则曰"素封"。素，空也。《史记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⑥岁率户二百：一年中大约每户二百钱。

⑦朝觐：诸侯大臣朝拜天子。 聘：访问，问候。 享：祭祀鬼神、祖宗。

⑧万息二千：一万中可得利息二千。 更徭：汉朝制定的轮流更替的兵役。

⑨二百蹄：一马四蹄，二百蹄即为五十匹马。 牛蹄角千：一牛四蹄两角，即大约一百六、七十头牛。 彘(zhì)：猪。 石(shí)：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鱼陂(bēi)：鱼池。陂，池塘。 章：大木材。 楸：可做辕木之落叶乔木。

⑩安邑：县名，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⑪汉：汉水。 江陵：县名，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

⑫常山：郡名，治所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已：通"以"。 河济：黄河、济水。 萩：通"楸"。

⑬渭川：即渭河平原。

⑭名国：著名的都市。 带郭：城郊地区。带，围绕。 亩钟：每亩产量为一钟。钟，古代容量单位，一钟为六石四斗。 若：以及。 茜(qiàn)：多年生蔓草，根红色，可作染料。 畦(qí)：《史记索隐》韦昭云："埒中畦犹陇也，谓五十亩也。"刘熙注《孟子》云："今俗以二十五亩为小畦，五十亩为大畦。"王逸云："畦犹区也。"

⑮市井：市场，做买卖的地方。 取给(jǐ)：取得财物和人力以供需用。

⑯妻子：老婆孩子。 岁时：逢年过节。 进：通"赆"，赠送路费或礼物。 醵(jù)：大家凑钱饮酒聚餐。 被服：衣被服饰。 自通：自给。

⑰作力：出卖苦力。 少：通"稍"，稍微。 既饶争时：富有了就要逐时争利。 经：原则，规律。

⑱待：依靠。 危身：冒着生命危险。

⑲本富：依靠搞农业而富。

⑳岩：深居山野之隐士。

【译文】

俗话说："贩柴不超出一百里，贩粮不超出一千里。"居住了一年，就要种谷；居住了十年，就要植树；能住上百年，就要招徕德性。德性，是说有人品和财物的人才。如今有些人没有秩品俸禄的供奉和爵位食邑的收入，却乐于同有这种供奉和收入的人相比的，给他取名叫"素封"。受封的人仰食租税，每年大约每户二百钱。有千户的封君就有收入二十万，朝拜天子、诸侯间问候、祭祀祖先都出于其中。平民中的农工商贾，大约也是每年本金一万可得息钱二千，有百万本金的人家就可收息二十万，轮流更替的兵役、租赋都出于其中。衣食的享受，就可以恣意获得所美好的。所以说在陆地能放牧五十匹马，一百六七十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泽地上养了二百五十头猪，水面上居有能养千石鱼的池塘，山野上占有一千棵成材的大树。在安邑有一千棵枣树；在燕地、秦地有一千棵栗树；在蜀地、汉水、江陵有一千棵橘树；在齐地、鲁地有一千亩桑麻田；在渭川有一千亩竹林；以及在著名都会万家城市的郊外，有千亩亩产一钟的田地，以及千亩卮子、茜兰，一千畦的生姜、韭菜；这些人们占有的财富都和千户的封侯是相等的。然而这样富给的资财，是不需要到市场上窥测，不要远行他邑，坐着等待收成就可以得到，自身有处士的道义就能取用得财物和人力以供需用。至于像有些人，家中贫穷，双亲已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节时拿不出钱财祭祀祖先，赠人路费，聚集乡人，会餐饮酒，连饮食衣被都不能自给，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感到惭愧耻辱，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因此，没有钱财要靠出卖苦力，稍有钱财要靠和别人斗智，已经富有了就要争利逐时，这是事物的大原则。如今谋求生计不是依靠冒着生命危险就能满足需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因此，从事农业而致富是上策，从事商业而致富是次策，从事奸伪而获富是最下一等的。没有隐居

在山野的奇士的操行，而长期贫困低贱，还喜好口说仁义，也真值得羞耻的。

【原文】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②。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坻，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③。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④。

【注释】

①富相什：财富相差十倍。 伯：通"百"。 役：供其役使。

②用：以。 刺绣文：刺绣织文采，泛指各种女工。 倚市门：当街做买卖。《辞源》将此释为"倚门卖笑"，旧时称妓女生涯。

③酤：卖酒。 千酿：酿千瓮。 醯(xī)：醋。 坻：同"瓨"。浆：饮料。甔(dàn)：古代一种容积较大的盛物瓦器。 粜：卖出粮食。 薪稿：柴草。稿，禾秆。 船长千丈：所制之船总长一千丈。 轺(yáo)车：小型轻便之车。 两：同"辆"。《史记新证》直按：两汉轺车一乘直万，牛车每两直二千，见《居延汉简释文》卷三、四十八页。 髤(xiū)：用漆涂。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素木：未上漆之木器。 马蹄躈(qiào)千：即二百匹马。一马四蹄一躈(肛门)。 千双：各一千。 僮

手指千：即奴婢百人。《史记新证》直按：西汉初奴婢价值可考者，《居延汉简释文》卷三，四十八页，有两简文可见，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亦为约略之价。 絮：此指丝棉。 文采：有花纹彩色的丝织品。 榻(tà)布：粗厚的布。 糵(niè)曲：酿酒的曲。 豉(chǐ)：一种豆制品。 荅：据清王引之考证，为"台"之误，通"瓿"，一种能容一斗六升的瓦器。 鲐(tái)：即河豚。 鮆(tì)：刀鱼。 鲰(zōu)：小鱼。 千石者三之：即三千石。 鮿(diāo)：同"貂"。 旃席：毡毯。 具：张。 佗(tuō)：通"他"。 子贷金：放债收利息的钱。 贯：古铜钱计量单位，一千个为一贯。 节：控制，掌握。 驵会(zǎng kuài)：亦作"驵侩"，牲畜交易的经纪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可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贾贵而卖，贱乃买，故十得五。 大率：大概。

④中：达到。

【译文】

凡是编入户籍的平民之间，财富相差十倍就会一方对另一方表示卑下，相差百倍就会一方对另一方表示畏惧，相差千倍一方就要供另一方役使，相差万倍一方就要成为另一方的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说处在贫穷地位去追求富有的途径，农耕不如做工，做工的不如经商的，刺绣织文采不如当街做买卖。这是说从事商业，是贫穷人致富的资本。在通邑大都市中，一年卖出一千瓮酒，醋酱一千缸，饮料一千瓿，屠杀牛羊猪一千头，贩运粮食粜出一千钟，卖出柴草一千车，制造出船加起来有一千丈长，木材一千章，竹竿一万个，或者是售出小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过漆的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未上漆的木器还有铁器以及卮茜一千石，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羊猪两千只，奴婢一百人，筋角丹沙一千斤，或者帛絮细布一千钧，有花纹的彩色丝织品一千匹，粗厚的布、皮革一千石，漆一千斗，酿酒的曲、盐、豆豉一千瓿，河豚、刀鱼一千斤，小鱼一千石，盐渍鱼一千钧，枣栗三千石，狐貂裘皮一千张，羔羊裘皮一

千石，毡毯一千席，其他果品蔬菜一千钟，放债收利息钱一千贯，做掌握牲畜交易的经纪人，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样的经营规模也可以和千乘之家的财富相比拟，这是大概情况。经营其他杂业不达到获利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要说的致富行业。

【原文】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①。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②。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③。唯卓氏曰："此地狭薄④。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⑤。民工于市，易贾⑥。"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⑦。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⑧。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⑩。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⑪。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⑫。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⑬。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⑭。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

相，然愈益任之[15]。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16]。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17]。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18]。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19]。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20]。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21]。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22]。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23]。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24]。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25]。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26]。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27]。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28]。

【注释】

①用：因。　铁冶：冶铁。

②见：被。　虏略：同“虏掠”，抢劫人和财物。　辇(niǎn)：用人拉挽的车子。　诣：到。

③少：稍。　葭(jiā)萌：县名，在今四川广元县西南。

④狭薄：狭窄贫瘠。

⑤汶(mǐn)山：古山名，即今岷山。 蹲鸱(chī)：即大芋。因其形状似鸱之蹲踞，故名。
⑥工：精通，善于。
⑦临邛：邑名，在今四川邛崃县。 即：靠近。 鼓铸：鼓风冶铸。 倾：倾倒，压倒。
⑧拟：比拟，比。
⑨椎髻之民：泛指西南地区一带的部族，因其束发头顶，形状如椎，故称。
⑩规：规划。 陂池：池塘。 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史记索隐》谓通赐与于游闲公子，得其名。
⑪赢得过当：赚取和得到的超过其花出的。 纤啬：吝啬节俭。
⑫法：效法。 雍容：温和大方的样子。
⑬约：家约，规定。 贳(shì)：赊，出贷。
⑭奴虏：奴仆。 刀(diāo)间：人名。 爱贵：喜欢并看重。
⑮桀黠(jié xiá)：凶恶狡诈。 守相：郡太守国相。
⑯宁爵毋刀：《史记索隐》案奴自相谓曰："宁免去求官爵邪？"曰："无刀。"无刀，相止之辞也，言不去，止为刀氏作奴也。
⑰转毂：以车载物。
⑱街居：处在交通要道。 设任：使用。 七千万：梁玉绳以为《汉书》作"十千万"，师古注甚明，讹"七"字。
⑲宣曲：古地名，在今何地不详。或以为宫名，云在昆明池西(今西安市西)。 督道：当为仓名，在今何地不详。
⑳折节：改变应有的习性和志向。
㉑贾：价。
㉒毕：完结。
㉓率：表率。
㉔塞之斥：国家开拓边塞。斥，开拓，扩张。
㉕赍贷：借钱以供自身携带。 子钱：高利贷。
㉖出捐：出弃，拿出。捐，弃。 什之：十倍于所贷之款。
㉗埒：等同。
㉘韦家：似应为地名。 安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杜杜氏：杜地姓杜之家。杜，即杜县，在今西安市东南。后因汉宣帝陵建于此，改名

杜陵。

【译文】

请让我简略叙述当代在千里范围内，贤人由于从事商品生产和流动而富有的人，使后代能够从中观察作出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因为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赵国，迁徙卓氏。卓氏被人抢劫了财物，只好夫妻二人推着辇车，行进去到迁徙地址。各个被迁徙的人稍有点余下的财物，争着送给押送的官吏，请求迁到距离近的地方，居住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地方狭窄贫瘠。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旷野，地下长有大芋，到死也不会发生饥荒。民众精通市场交易，容易经商。"就要求迁徙到远地方去。到达了临邛，特别高兴，就靠近铁矿山冶炼，运用谋略，压倒了滇蜀地区的民众，富足到有僮仆千人。享受到的在田野川泽射猎的乐趣，可以比于一个国君。

程郑，是一个山东地区的迁徙奴虏，也从事冶铁业，出卖给西南一带部族民众，富有的程度和卓氏等同，都一起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以冶铁为职业。秦国攻打魏国，把孔氏迁徙到南阳。他大规模地从事冶炼，规划出池塘进行鱼业养殖，车骑前后相连，去到诸侯各国游说，乘机沟通商贾的财利，得到痛快地赐给游闲公子钱财的名声。然而所赢得的超过了他花销出去的，比那些吝啬节俭的人要强得多，家中致富达到数千黄金。所以南阳地区经商的人全都效法孔氏从容稳重手足大方的风度。

鲁地人习俗俭啬，而曹邴氏尤其严重，因为从事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了万万。然而他在家中给自己的父兄子孙规定，丢失在地面的东西要弯腰捡拾起来，抬头看见有应该收取的就要收取，出贷经商要遍及各郡各国。邹、鲁地区的人士由于这样的缘故多数人放弃儒家学说而趋向财利，是因为曹邴氏做出了榜样。

齐地习俗轻贱奴仆，而刁间却独自喜爱并看重他们。凶恶狡诈

的奴仆，是人们所忧患的，只有刁间加以收取，利用他们去追逐从事渔盐和商业经营的财利。奴仆中有的人车骑相连，交结郡守国相，然而刁间敢更好地使用他们。终于得到奴仆们全力以赴，他一发家就达数千万。所以流传一句话"宁愿免去官爵也不要放弃为刁间作奴仆"，说的就是他能使用豪奴竭尽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富饶。

周地人已经很俭啬，而师史更加严重，他用几百辆车载着货物，到各个郡国去出售，无处不到。洛阳处在齐秦楚赵中间的交通要道上，贫穷人学习富人家的对待事业，互相夸耀由于长久在郡国经商，多次经过邑里都不进家门。因为筹划任用了这一类的人，所以师史致富能达到七千万。

宣曲地方任氏的祖先，当过督道的管仓库的官吏。秦朝失败了，豪杰们都争着购买金玉，只有任氏一个人买粮食储藏在仓库里。楚汉在荥阳相拒三年，民众不能够耕种，米一石涨到一万钱，这时豪杰们家中的金玉全都归到了任氏门下，任氏因此起家致富。富人们争着奢侈，而任氏改变习性志向从事节俭、努力种田畜牧。种田畜牧的人一般是购买价格便宜的物品，任氏一个人却去买价格贵却是质量好的。他家中富有经历了好几代。然而任老先生给家中规定，不是种田畜牧所生产的不要作为衣食物品，公家事务没有完结不能够饮酒食肉。由于这样他成了乡里的表率，所以富有了君主很看重他。

边塞加以开发，只有桥姚已经繁育了一千匹马，两千头牛，一万头羊，生产的粮食要用万钟计算。吴楚七国叛乱发动的时候，长安城内的列侯封君要跟从军队出行，就借高利贷以供自身携带。放高利贷的人家认为这些侯的食邑封国在函谷关以东，关东的成败还没有最后决定，没有谁肯把钱借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一千斤黄金借贷，规定利息是本金的十倍。经过三个月，吴楚叛乱平定。一年的时间，无盐氏获得的息钱就是本金的十倍，由于这样，他的财

富可和关中的豪杰相等同。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体上全都是各个田姓人家，如田啬、田兰。韦家地方的栗氏，安陵、杜地的杜氏，也富有万万。

【原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①。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②。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③。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④。田农，掘业，而秦阳以盖一州⑤。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⑥。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⑦。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⑧。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⑨。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⑩。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⑪。马医，浅方，张里击钟⑫。此皆诚壹之所致⑬。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⑭。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⑮？非也？

【注释】

①章章：昭著，明显。

②椎埋：当作"推理"，推测事理。 去就：决定事情之可否。 俯仰：变化。 以武一切：用强力（人力、物力、财力）争得一切。 持：巩固。 概：节制，原则。 足术：值得记述。术，通"述"。

③虞：山泽之副业。 为权利以成富：依靠通权达变、因利乘便而致富。

④筋力：吃苦耐劳。

⑤掘：通“拙”，笨拙。

⑥掘冢：盗墓。 以起：因此而发家。

⑦博戏：赌博。

⑧雍乐成：人名，姓雍名乐成。

⑨贩脂：贩卖胭脂。 辱处：卑贱的行业。

⑩洒削：磨刀。《史记索隐》洒削，谓摩刀以水洒之。 鼎食：古代贵族列鼎而食。

⑪胃脯：羊杂碎之类。 简微：简单而微不足道。

⑫马医：兽医。 浅方：浅薄的小方术。 击钟：古时贵族鸣钟佐食。

⑬诚壹：诚心专一。

⑭经业：常业。 辐凑：聚集。 瓦解：破败家产。

⑮邪：通“耶”。郭嵩焘《史记札记》案史公传《货殖》自写其湮郁，而揽括天下大势，上下古今，星罗棋布，惟所指画。前后分立数传，要自一气灌输，是一篇整段文字，中间指数关中、巴、蜀、天水、北地、上郡列郡情形，为一大枢纽，亦见汉世承六国之遗，抚临郡国，相奖势利，尽天下皆然而能者遂以致富，高掌远跖，睥睨千古。此自史公发摅生平一段胸臆，与他传体全别，班固讥之，故为不伦。

【译文】

以上这些是声名显赫非常出众的人。都不是有爵封食邑官位俸禄，或是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全都是推测事理决定可否，随同时势权衡变化，获得他们的应得赢利，以经营商业致富，然后购置田产从事农耕将财富守住，用强力的手段争得一切，通过稳妥的经营办法加以巩固，其中的变化很有节制，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像努力于农耕畜牧，从事工虞商贾职业的人，依靠通权达变，因利乘便从而致富，大的压过一郡，中等的压过一县，小一等的压过乡里的，多得数也数不清。

出力干活勤劳节俭，是治生计的正路，而能致富的人必定会用奇招取胜。农事耕田，是笨拙的事业，而秦扬却通过它盖过一州。盗

墓，是犯法的勾当，但田叔通过它发了家。赌博，是种恶劣行当，而桓发通过它变得富有。倒腾买卖，是男人的低贱行为，但雍乐成通过它饶有财富。贩卖胭脂，是卑贱的行业，而雍伯拥有千金家产。卖水浆，是小本生意，而张氏有财富千万。磨刀，是轻薄技艺，而郅氏能列鼎而食。出售羊杂碎，是简单而微不足道的，张氏出门却车骑相连。兽医，是浅薄的方术，张里鸣钟佐食。这些都是对技艺诚心专一而致富的。

由这些看起来，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物货也就没有固定的主人，能力高强的财富会向他这里集中，能力不强的有财富也会破败家产。拥有千金财富的人家可和一都之君相比，万万财富的拥有者就能和做王的人享受同样的欢乐。这不是所说的“素封”吗？难道不是吗？

史记全译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题解】

本篇是研究《史记》作者司马谈、迁父子的家世经历，学术思想与贡献，作史思想与动机，及关于《史记》体例之立意的重要篇卷，凡是研习《史记》者，都应该结合《司马迁报任安书》，经常细读此篇，以明其宏旨。

司马迁对其家世甚感骄傲。其家先祖在远古时习于星占术，周代开始转而参与记史，近世有从事军事和经济活动的，这对司马迁思想的形成与《史记》的撰述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司马迁个人的经历看，司马谈从小给予他以多方而有意识的锻炼和教育，遗嘱中以撰史为“孝”责的要求，成为了司马迁后来完成《史记》写作的某种动力。司马迁自己为李陵游说后的惨痛遭遇，对其思想的转变作用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形成《史记》具有“谤书”性质及悲壮美特征的重要时事契机，不能不为人们所注意。

本篇体现时代特色之一的有司马谈所撰的《论六家要旨》。这是关于我国先秦以来学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司马谈指出诸种学术思想，不管它们自觉不自觉，都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同一功效。他第一次在历史上使用“家”的概念来评述诸子；而且能够注意把握学术的本质，来精确判定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指明各家的主旨及其优劣短长；六家中推重道家，这是汉初以来现实政治成就在学术上的反映。《要旨》奠定了我国此后学术评论和诸子文献分类的基础，对司马迁的《史记》撰述影响巨大。

《自序》表明司马迁有志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并以继

《春秋》而作史为己之重任。在与壶遂讨论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时，司马迁从孔子所处的时代条件，从《六经》作用的相互比较，从君臣父子关系的大义，以及从礼与法的轻重等方面，阐述出"以礼说《春秋》"的光辉思想，与当时公羊学家重在以天命和阴阳五行相结合来说《春秋》，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明确这一点，对观察与了解体现在《史记》中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同样是表现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个方面。

《自序》最后一部分内容是诸篇提要。这是将《史记》一百三十篇各撮其主旨，置于全书之末以昭示后人，以明诸篇撰述的本意。司马谈、迁诸多精辟的思想也蕴藏在这些提要之中，故提要对研读《史记》有提纲絜领的作用，不可忽视。《自序》本篇的的提要，揭示了《史记》五种体裁创设的深意，较少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以致造成包括刘知几在内的某种对《史记》体裁认识的曲解，所以应该予以重视。提要的方式给予后来撰写书目提要以启示，这在文献发展史上有其地位与价值。

《史记》撰述的断限，本篇说明："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此以《史记》比《春秋》，《春秋》止于获麟，故《史记》"至于麟止"。《索隐》引服虔云：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据《汉书》，武帝因获白麟而改铸黄金为麟足马蹄之形，是在太始二年（前95年）三月，然《史记》叙事最晚之年，已迄于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之并众降匈奴。故所谓"至于麟止"，是一种大体上的比附性的说法，以表示《史记》之作当现时之《春秋》，实寓深意。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1]。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2]。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3]。当周宣王时，失其守

而为司马氏[4]。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5]。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6]。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7]。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8]。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9]。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10]。而少梁更名曰夏阳[11]。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12]。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13]，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14]。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15]。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16]。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17]。喜生谈，谈为太史公[18]。

【注释】

①颛顼（zhuān xū）：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号高阳氏。　南正：传说中的官名，主管天文历法。　重：人名，时任南正。　北正：一说应为火正。传说中的官名，掌地理民事。　黎：人名，时任北正。

②绍：继承。　典：掌管。　序：主管。

③程伯休甫：程，国名。程国在今咸阳市东北。休甫，人名，封为程国伯。

④周宣王：周的第十一代君王，名姬静，公元前827年至前782年在位。　守：职守。

⑤惠：周惠王姬阆，公元前676年至前652年在位。　襄：周襄王姬郑，公元前651年至前619年在位。　适：到。

⑥中军：中军将军，为上、中、下三军统帅。　随会：亦称士会、范武子，晋国正卿。据《左传》，随会自晋奔秦，后乃奔魏，自魏还晋，故《汉书》则云“奔魏”。　少梁：古邑名，本西周梁国，春秋时秦灭之，改曰少梁，后更名夏阳。旧址在今陕西韩城市南芝川镇。

⑦相中山：在中山国为相。名喜。

⑧在赵者：《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皆认为“名凯”。剑论：剑术之论。蒯聩（kuǎi kuì）：人名。

⑨将：率兵。守之：在那里当郡守。

⑩靳：一作“蕲”。白起：秦名将，因功封为武安君。详《白起王翦列传》。

⑪更名：改名称。

⑫阬赵长平军：公元前260年秦赵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胜后坑杀赵降卒四十万。杜邮：又名杜邮亭，古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华池：池名，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西北。

⑬主铁官：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

⑭卬：《史记索隐》案：晋谯国司马无忌作《司马氏系本》，云蒯聩生昭豫，昭豫生宪，宪生卬。武信君：即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武臣，自号武信君。徇（xùn）：带兵巡行占领。朝歌：古邑名，原殷都，在今河南淇县。

⑮相王：互相尊称为王。此指项羽分封十八王。

⑯市长：官名，职掌管理市场。汉代长安有四市，各设市长。

⑰五大夫：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九级。高门：即高门原，在今韩城市西南。

⑱太史公：汉有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官府对太史令通称为太史公。

【译文】

从前，在颛顼帝的时代，任命重做南正来掌管天事，任命黎做北正来管理民事。唐尧虞舜时期，让重黎二氏的后代继承祖先的事业，重新掌管天事民事，所以一直到夏代商代，重黎氏世世代代主管着天地事务。这个氏族在周朝，程伯休甫是它的后代。当周宣王的时候，失去了他们原来的职守而变成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记载周朝史事。周惠王、周襄王时期，司马氏离开周室去到晋国。晋国的中军统率随会逃奔到了秦国，而司马氏就

进入了少梁邑。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室去到晋国，这个家族的人员就分散了，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他们中在卫国的一支，有人在中山国做相。在赵国的一支，有人由于传授剑术理论显名了，蒯聩是他的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人名叫司马错，和张仪进行争辩，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去攻打蜀地，就拔占了，因而让他当了那里的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事奉过武安君白起。这个时候秦国把少梁改名叫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共同坑杀了赵国的长平军全体投降将士，回国途中和武安君一道被赐剑自杀于杜邮，安葬在华池。司马靳孙子司马昌，司马昌是替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正当秦始皇的时候，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替武信君武臣领兵去攻打朝歌。项羽分封十八王，把司马卬封做殷王。汉家攻打楚国，司马卬又归顺到汉家，用他的封地设为河内郡。司马昌生了司马无泽，无泽当了长安四市中的一位市长。司马无泽生了司马喜，司马喜的爵位是五大夫，去世后，和父祖一样都安葬在高门原。司马喜生了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令。

【原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1]。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2]

《易大传》[3]：“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4]。”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5]。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6]；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7]。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8]；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

可易也[9]。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10]；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11]。法家严而少恩[12]；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13]。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14]；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15]。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16]。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7]。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18]。如此则主劳而臣逸[19]。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20]。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21]。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22]。

【注释】

①太史公：此指司马谈。　天官：天文星象之学。　唐都：汉代天文学家，武帝时曾参与制订《太初历》。　杨何：字叔元，汉代《易》学大儒。　道论：道家学说。　黄子：《史记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

②建元：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40年—前135年。　元封：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10年—前105年。　愍（mǐn）：忧患，担心。　师悖（bèi）：师法悖道，固执谬论。　六家：即下文论及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个学派。　要指：即要旨、宗旨。

③《易大传》：谓《易·系辞》。

④"天下一致"二句：原文为"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归，归宿，结果。涂，途。

⑤务为治：追求的是进行治理。　直：只，仅仅。　所以：追随的，遵奉的。　言：理论。

⑥大祥：过分地讲究祥瑞灾异。　众：多。

⑦序：编排。　四时：四季。

⑧寡要：缺乏实际而切要的主张。
⑨易：改换，替代。
⑩遍循：全都照办。
⑪强本：注重发展农业生产。
⑫少恩：缺少恩义。
⑬分：名分，职分。
⑭俭：当作“检”，拘束。 善：容易。
⑮正名实：追求名称和实际相符合。
⑯动合无形：行为要符合无形之道即规律。
⑰因：根据。 撮：采纳。 指约：意旨简约。
⑱仪表：楷模，表率。
⑲逸：闲逸。
⑳健羡：刚强和贪欲。 绌：通“黜”，放弃。
㉑神：精神，精力。 形：身体，体力。
⑱骚动：受到扰乱。

【译文】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了天文星卜，在杨何那里接受了《易》学，向黄生学习了道家学说。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元封两个年号期间任职，他忧虑学者们不能通晓各家学说的真意而固执荒谬见解，于是论述了六家各自的宗旨说：

《易大传》上说：“天下人追求的目的一致，但具体谋略各种各样；做事的结果相同，但采取的方法各别。”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都是致力于对天下进行治理，只是他们所尊奉的学说主张有所不同，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而已。我曾经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道术，认为它过分地讲究祥瑞灾异并有很多忌讳，使人受拘束而多所畏惧；然而它很注重按四时的顺序办事，是不可丢失的。儒家学术广博而很少切合实际的内容，运作起来花费很太力量而很少功效，

因此它主张的事很难全都办到；然而它讲究君臣上下的礼仪，区分出夫妇长幼的地位差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节俭到很难遵循，因此它主张的事不可全都按着去做；然而它讲究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和节约费用，是不可废除的。法家太严酷，缺少恩义；然而它主张规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拘束而容易失掉真情；然而它主张名实相符，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的。道家让人精神专一，行动要符合无形之道即规律，满足万物变化的需要。道家学术的特点，是根据阴阳四时总体顺序，采择儒家、墨家的长处，撮取名家、法家的精要，随同时势发展，适应事物变化，建立好风俗，施用于人事，都无处不宜，主旨简约容易操作，所做事少建功却多。儒家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楷模，君主倡始臣民就要应和，君主先行臣民就要后随。这样做起来，那么就会君主辛劳臣民却闲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要人们去掉刚强和贪欲，放弃小的聪明花招，把这些放在一边而运用道术来治理天下。精力过度耗费就会萎竭，体力过度劳累就要疲惫。身体精神都受到扰乱，想让生命和天地一样长久，是没有听说过的。

【原文】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①。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②。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

劳而少功"[3]。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4]："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5]，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6]。夏日葛衣，冬日鹿裘[7]。"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8]。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9]。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注释】

①八位：八卦的方位。震卦东，离卦南，兑卦西，坎卦北，乾卦西北，坤卦西南，巽卦东南，艮卦东北。　十二度：即十二次。我国古代为量度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把黄道带分成十二部分，称十二次，名称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教令：即各种关于"宜"、"忌"的规定、戒律。

②大经：重要法则。

③《六艺》：儒家的六部经典。　经传：经典及注释或讲解经义的文字。　当年：有生之年。

④堂高三尺十句：这十句引文并不见于《墨子》。《韩非子·五蠹》篇中有类似记载，但文字有出入，其文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

⑤堂：殿堂。　土阶：夯土筑成的台阶。　茅茨：用茅草、芦苇盖的屋顶。　翦：修整。　采椽：栎椽。

⑥土簋（guǐ）：古代陶制的盛食圆形器皿。 啜（chuò）：饮，喝。 土刑：亦作“土形”、“土铏”，陶制盛羹器皿。 粝（lì）：粗粮。 粱：《韩非子》作“粢”（zī）；亦即粗的谷物。 藜：一年生草本植物，其嫩叶可食。 藿：豆叶。

⑦葛衣：泛指粗陋之衣。葛，一种野生纤维植物，可用来织布。 鹿裘：泛指粗笨之服。葛衣、鹿裘这里都是相对于丝帛和轻裘而言。

⑧桐棺三寸：《史记正义》云：“以桐木为棺，厚三寸也。”桐木，一般的木料。此相对于儒家的以名贵木料为棺，厚六、七寸相对照。 举音：放声痛哭。

⑨事业：从事和追求的。

【译文】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各有各的宜忌规定，顺应它的就会昌盛，违背它的不是死就是亡，实际未必是这样，所以说“使人们受拘束而多所畏惧”。至于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间的重要法则，不顺应它就没有凭借来制订天下的原则法规，所以说“要注重按四时的顺序办事，是不可丢失的”。

儒家以《六经》作为法式，《六经》的经文和解释文字之多要用千万来计数，几代相继不能通晓它的学说，毕生不能究习它的礼仪，所以说“学术广博而很少切合实际的内容，运作起来花费很大力量却很少功效”。至于像它讲究君臣父子的礼仪，区别出夫妇长幼的区别，即使是百家之说也不能将它更改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的主张，宣讲他们的德行说：“殿堂高三尺，夯土筑成的台阶三级，用茅草、芦苇盖的屋顶不加修整，用栎木做椽子不加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饮水，吃粗粮做的饭，喝藜藿做的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他们为死者送葬，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放声恸哭也不能完

全表达人们的哀情。传习丧葬礼仪，一定要用这些条件作为万民的标准。让天下人都效法这样做，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社会不同时代变迁，人们从事和追求的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使人难遵循”。它的要旨主张强本节用，那是使人富裕家庭丰足的好办法。这是墨子学说所优长的方面，即使是百家学说也不能废弃它。

【原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①]。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②]。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③]。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④]。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⑤]。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⑥]。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⑦]。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⑧]。有法无法，因时为业[⑨]；有度无度，因物与合[⑩]。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⑪]。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⑫]”。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⑬]。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⑭]。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⑮]。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

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16]。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注释】

①殊：不同，区别。
②分职：名分与职守。
③苛察：苛细考察。 缴绕：烦琐，无原则地纠缠。 反：反复，琢磨。
④控名责实：即循名责实。 参（cān）伍：错综比较，加以验证。
⑤无为：指顺其自然而不加以人为（含有不必要的作为，甚或含有强作妄为）的意思。无为，乃是一种处事的态度和方法。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顺任它自身的情状去发展，不必参与外界的意志去制约它。事物本身就具有潜在性和可能性，不必由外附加的。因而老子提出“自然”观念，来说明不加一毫勉强作为的成分而任其自然伸展的状态。” 无不为：是“无为”的效果，即是说，顺其自然便没有一件事做不好。
⑥因循：顺其自然。
⑦究：探求。 情：情理。
⑧不为物先，不为物后：《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因物为制。”
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史记正义》云：“因时之物，或法为业。”意即道家亦有其法，但不以法为法，要顺应时势而成就其业。
⑩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史记正义》云：“因其万物之形成度与合也。”意即道家亦自有其度量和标准，但不以此为度，要根据万物各自的自身条件与其相吻合。
⑪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史记正义》云：“言圣人教迹不朽灭者，顺时变化。”
⑫虚：虚无。虚，不但是万物的根源，而且它所发挥出来的作用是永不穷竭的。 道：在老子的观念中，“道”虽然没有固定的形体，但却是一个实在的存在体，它不仅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存在，而且天地万物还

是它所创生的。整个宇宙万物都随着"道"而永远在变在动，永不消失熄灭。 常：规律。 因：因循。

⑬实：实际。 中（zhòng）：符合。 声：名声，名。 端：正，真实。 窾（kuǎn）：空。

⑭形：显露。

⑮混混冥冥：原始蒙昧混沌状态。 反：返。

⑯具：依托，凭借。

【译文】

法家不分亲疏，不区别贵贱，一切都按照法律条文裁断，那么亲近亲人尊崇长尊的恩情就绝断了。法家这种主张是可以在一定时期里采用的计策，但它不可以长久的运用，所以说"严酷而缺少恩义"。至于像尊崇君主，卑下臣子，明确各自的名分和守职不能互相超越，即使是百家学说也不能改变它。

名家苛细考察，烦琐纠缠而不识大体，使人不能琢磨出它的真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而失却了人之情理，所以说"使人受拘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像循名求实，错综比较验证使名称和实际相符，这方面的长处不可以不加考察。

道家主张无为——顺应自然而不加以人的不必要的作为，又说无不为——在效果上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获得成功，这种主张实际上容易施行，但它的理论很难了解清楚。它的学术以虚无作为万物的本源，以顺应自然作为实施的手段。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没有经常存在的形式，所以能够去探求万物的情理。不超越在事物前面去做事，也不落到事物后面去做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道家主张有法而不以法为法，要顺应时势成就事业；有度量和标准而不以它为度，要根据万物各自的自身条件来和它相吻合。所以"圣人

的教迹不朽灭的原因，就在于他固守着顺时变化的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因循世事是君主治国的根本纲要。群臣们一齐来到，君主要使他们各自明白这个道理。实际符合于他的声名的叫做真实，实际不符合他的声名的叫做空洞。空洞的言论不听从，奸邪的事不会发生。贤能和不贤能自行分别，白的黑的就会显露出来。只在于人们想不想运用，有什么事不会成功。这样才会合于大道，显出蒙昧混沌的状态，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转而归于无名。大凡人所表现为生存状态的是精神，所寄托的是形体。精神过度耗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惫，形体精神二者分离人就会死亡。死了的人不可以再生，离去的形、神不可以再返回来合在一起，所以圣人很看重这个问题。从这里看起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主张可以治理好天下”，凭借什么呢？

【原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①。年十岁则诵古文②。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③；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④；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⑤。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⑥。

【注释】

①龙门：黄河龙门，亦叫禹门口，在今陕西韩城市东北。　阳：南。

②古文：指用先秦篆文传抄的古书，如《尚书》、《左传》、《国语》等。

③会稽：指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史记集解》引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　九疑：即

今九疑山。相传舜南巡，死后葬九疑。 沅、湘：即沅江、湘江。

④汶、泗：即今流经山东省的汶水、泗水。 齐、鲁之都：春秋时齐国和鲁国的都城临淄、曲阜。 乡射：古代之射礼。 邹：县名，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峄（yì）：峄山，在今山东邹县南。

⑤厄困：处境艰难窘迫。 鄱：又称"蕃"，县名，在今山东滕县。 薛：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 彭城：县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梁：诸侯王国名，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楚：诸侯王国名，都彭城。

⑥郎中：官名，皇帝的侍从，属郎中令（光禄勋）。 略：治理，经略。 邛、笮、昆明：均古部族名，在今四川、云南二省境内。

【译文】

太史公掌管天文以后，不负责治理民众。生有儿子名叫迁。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的北边和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种放牧的生活。年到十岁时就开始诵读用先秦古文传抄的书籍。二十岁开始往南去游历长江、淮河地区，登过会稽山，探寻过大禹曾进的洞穴，观览九疑山，乘船通过沅江、湘江；往北经历汶水、泗水，到达曾经是齐国、鲁国都会的临淄、曲阜研习学业，观赏孔子的遗风，再到邹县、峄山演习乡射礼仪；在鄱县、薛县、彭城遇到了困迫处境，路过梁地、楚地回到京城。于是司马迁被任命做郎中，承奉使命往西去出征巴、蜀以南地区，再往南经略邛、笮、昆明等部族，然后返回复命。

【原文】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①。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②。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③。后世中衰，绝于予乎④？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

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5]！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6]。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7]。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8]。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9]。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0]！”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1]。”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12]。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13]。

【注释】

①是岁：这年。指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　封：此指封禅大典，即帝王在泰山上封天（祭天），在泰山脚下梁父山上禅地（祭地）的祭祀活动。　周南：同下文的“河洛之间”，在今洛阳一带。西周成王时，周公与召公分陕（陕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而治，陕以东为周南，陕以西为召南。　从事：参与封禅活动。　发愤：忧愤发作。

②适使反：正巧出使返回。

③太史：亦作大史，西周至战国时为大臣之一，并兼管天文、历法、祭祀等。　典：掌。

④予：我。

⑤千岁之统：千年的传统大业。从西周成王登泰山封禅，到汉武帝时约

九百余年。

⑥事亲：侍奉父母。　立身：做人，树立自己的名声。

⑦文、武：周文王、周武王。　周邵：即周公，召公。　太王：即周太王古公亶父。　王季：即季历，文王父。　爰及：乃至于，以及于。　公刘：周族部落领袖，传为后稷曾孙。　后稷：周族始祖，名弃，尧舜时的农官。

⑧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　则之：以此为准则。

⑨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云："春，西狩获麟。"时在公元前481年。　四百有余年：自获麟至元封元年，凡三百七十二年。　史记：泛指史书。　放绝：散失中断。

⑩死义：为大义而死。　念：牢记。

⑪不敏：不聪明，笨拙。　论：引述、编撰。　次：顺序记事。　阙：缺少，遗漏。

⑫太史令：官名，汉时隶太常，掌天文、历法、撰史。《史记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推算，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紬（chōu）：缀集。　石室、金匮：皆为朝廷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史记新证》直按：金匮有两种意义，属于书库者，如太史公金匮，及《金匮要略》是也；属于钱库者，如"国宝金匮"是也。

⑬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　太初：汉武帝年号。　《史记集解》李奇曰："迁为太史后五年，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此时述《史记》。"又《史记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据《正义》推算，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王国维经考证同意此说。　甲子朔：甲子日这天正好是初一。　旦：天明。　天历：纪元和历法。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殿堂。　诸神：指诸侯，诸侯为群神之主。　受纪：谓接受新历法而遵循之。

【译文】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办汉家朝廷的封禅大典，但太史公却停留在周南地区，不能前往参加大典活动，所以忧愤发作将要死去。而

儿子司马迁正好出使返回，在黄河、洛水的相交地带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咱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从上古之世起就曾经在虞夏时代显扬出功名，掌管天文事务。后代家庭中途衰落，要断绝在我手里吗？你再次被任命做太史，那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接续千年的传统大业，登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从前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了，你一定会做太史令；做了太史令，不要忘记我所想论述著作的事业。再说孝道是从事奉父母开始，进一步是事奉君王，最后表现在使自己立身于世。传扬名声于后代，借以彰显父母，这是最高的孝道。天下人称赞颂扬周公，是说他能论述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邵公培育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以及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后稷开创的业绩。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政治废缺，礼乐制度衰败，孔子研习旧时的文献，振兴被废弃的礼乐，讲论《诗》《书》，写作《春秋》，从而使得学者们直到今日仍以他整理撰写的文献作为准则。从获麟以来有了四百多年，这中间诸侯们互相兼并，历史记载散失中断。如今汉家兴起，海内形成统一局面，英明贤能的君主、忠贞的臣子以及为大义而死的士人，我作为太史还没有来得及论列记载，废弃了天下历史记载的传统，我特别感到害怕，你要牢记在心呀！"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笨拙，我一定会引述编撰先人所顺序记述的各种旧闻，不敢遗缺。"

去世三年以后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他缀集石室金匮中历史记载的各种书籍。任太史令五年时正当是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日初一天明是冬至时刻，纪元和历法开始更改，天子在明堂举行了行用新历的仪式，各地诸侯遵循新历法。

【原文】

太史公曰[①]："先人有言[②]：'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

子[3]。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4]?’意在斯乎[5]！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6]。”

【注释】

①太史公：此指司马迁自身，下同。
②先人：指司马谈。
③周公：约生卒于公元前十一世纪。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死于公元前479年。文中“五百岁”当为约数。
④绍：继承。 本：不失本义。
⑤斯：此。
⑥让：辞让，推辞。

【译文】

太史公说：“先人曾经说过：‘从周公去世以后五百年而出现了孔子。孔子去世以后到当今也已经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不失《诗》、《书》、《礼》、《乐》各经中间的本义呢?’用意正在这里吧！用意正在这里吧！我又哪里敢推辞呢。”

【原文】

上大夫壶遂曰[1]：“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2]：‘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3]。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4]。’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5]。’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6]。《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7]；《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8]；《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9]；《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10]；《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11]。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2]。《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3]。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4]。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15]。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16]。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17]。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18]。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19]。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20]。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21]。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22]。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23]。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4]。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25]；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26]。今夫子上遇明

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27]？”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28]。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29]。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30]。汤武之隆，诗人歌之[31]。《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32]。’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33]。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34]。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35]。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36]。”

【注释】

①上大夫：官名，秩二千石，汉代朝廷的高级顾问官。 壶遂：西汉梁国人，时为詹事，天文学家，司马迁的好友，曾和司马迁一道制订太初历。

②董生：即董仲舒。

③司寇：西周所置官名，掌司法刑狱。 害：忌恨。 壅：阻挠，反对。

④是非：《史记索隐》是非谓褒贬诸侯之得失也。二百四十二年，指《春秋》所记的历史时间（公元前722至前481年）。 仪表：准则。 王事：王道，儒家的政治理想。

⑤我欲载之二句：《史记索隐》云：“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又云：“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

⑥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人事：人情事理。 纪：法式，原

则。　善善恶（wù）恶：褒扬好的事物，憎恶坏的事物。　贤贤：尊崇贤能。　贱不肖：鄙视不肖之人。　补敝起废：补救衰败的，振兴荒废的。

⑦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

⑧经纪：条理，安排。

⑨牝牡：雌雄。　风：风俗人情。

⑩《乐》乐所以立：《乐》经是论述乐舞确立和存在的原因的。　和：和谐。

⑪节：约束，规范。　道化：阐明客观事物的变化。

⑫拨乱世反之正：平定乱世并使之返归正道。

⑬文：字。　数万：《春秋》全文今实为一万六千五百余字。马端临以为"《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汉》以来所编古经，俱自《三传》中取出，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俱非《春秋》本文，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梁玉绳以为马氏"所论甚确，然则《经》字之的数无从知之矣。"　指：旨意。

⑭弑（shì）：古代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文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中考证，《春秋》经传记载弑君为三十七，亡国四十一。

⑮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此二句引自《易纬·通卦验》。豪，通"毫"。

⑯渐：浸染。以上引文见《易·坤卦·文言》。

⑰谗：进谗言之人。　贼：叛逆作乱之人。

⑱经事：日常事务，职责。　宜：应当做的。　权：权衡，变通。

⑲蒙：蒙受，遭遇。　篡弑之诛：因犯篡位夺权杀君杀父之罪而被处以死刑。

⑳被之空言：受到舆论谴责。　辞：辞绝，反驳。

㉑君不君：国君不像国君。下同此。

㉒犯：为臣下所冒犯。

㉓以天下之大过予之：把天下之大过的罪名加其头上。

㉔大宗：根本准则。

㉕未然：未成为事实之前。

㉖垂：流传。 当一王之法：起着一个君王所制之法的作用。

㉗夫子：对对方的敬称。你。 序：安排，编排。

㉘唯唯：自谦应酬之声。 否否：表示不同意。

㉙伏羲：传说中人类的始祖。

㉚作：兴起。 焉：兼词。于此。

㉛汤武：即商汤、周武王。

㉜推：光扬。 刺讥：讽刺，喻示。

㉝符瑞：吉祥的征兆。 正朔：历法。 服色：服用器物的颜色。 穆清：上天。 罔：无。 重（chóng）译：指几经翻译才能通话的国家或民族。 款塞：叩塞门，即通使、交往。款，叩，敲。

㉞布闻：流布传扬。

㉟堕：毁坏，抛弃。

㊱整齐：整理并使之齐一。 世传：家世，历代之传记。 作：创作。

【译文】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什么原因要撰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政治衰败废坏，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诸侯们忌恨他，大夫们反对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政治主张不能推行，就从二百四十二年的记事中对诸侯的得失进行褒贬，把它当作天下的准则，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用以宣达出王道的政治理想就罢了。'孔子说：'我想记载下一些义理上的说教，就不如附见到当时已经发生的具体史事上那样深刻、显著、明确了。'要说《春秋》，在上宣明了夏、商、周三王的治国之道，在下分辨出社会上的人情事理原则，辨别嫌疑，判明是非，决定犹豫，表彰好的憎恶坏的，尊崇贤能的鄙视不贤能的，保存下已灭亡的国家，延续起断绝的世代，补救衰败的振兴荒废的，是王道政治中最重要的方面。《易》著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优长处在注重变化；《礼》条理出人伦关系，所以优长处在指导行动；《书》记述着先

王的行事设施，所以优长处在推行政治；《诗》记述出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优长处在观察风俗；《乐》论述出乐舞确立和存在的原因条件，所以优长处在使人和协；《春秋》辨明了是非，所以优长处在治人。因此，《礼》是用来节制人行为的，《乐》是用来发扬和协精神的，《书》是用来说明政治事件的，《诗》是用来表达人们情意的，《易》是用来阐述客观世界的变化道理的，《春秋》是用来说明义理原则的。平定乱世并让它返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能贴近世事的，《春秋》只写出了几万字，其中的旨意包含有数千。各种世事都综合记述在《春秋》之中。《春秋》所记世事中，弑君的有三十六，亡国的有五十二，诸侯奔逃而不能保全自己国家的多得数也数不过来。考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却了立政的根基。所以《易纬》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下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因为一朝一夕的缘故，事态累积起来已经很久了。'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要不前面有谗毁的言论还觉察不出来，后面有了贼害还不能识破。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要不处理日常事务却不知道恰当标准，遭遇突发事件并不知道权衡变化。做为君主、父亲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会蒙受为首作恶的名声。做为大臣、儿子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会陷入因犯篡位夺权杀君杀父而被处以死刑的境地，获得死罪的名声。其实都认为自己在做善事，是因为他不了解其中的义理，遭遇到舆论谴责也不敢反驳。要是不通晓礼义的大旨，就会达到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如果国君不像国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会昏聩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尽孝道。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最大罪过。把天下的最大罪过加在他身上，他就要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准则。礼是禁绝坏事于还没有发生之前，法律是施加于坏事已经发生以后；法律所能发挥

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所起的预先禁止作用很难让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候，在上没有英明国君，在下自己得不到任用，所以写作《春秋》，流传下一部空洞的史事记述来裁断礼义，起到一位君主所制定的法律作用。如今先生在上遇到了圣明天子，在下能够奉承职守，万事已经具备，各方面都安排得合其所宜，先生所想论说的，想表明什么意图？”

太史公说：“噢噢，不不，不是这样。我从先人那里听到说：‘伏羲氏最为纯厚，制作了《易》的八卦。尧舜时期的兴盛，《尚书》记载了，礼乐兴起。汤武的隆盛，诗人们就歌颂他。《春秋》采择善的贬斥恶的，光扬夏商周三代的功德，称颂周王室，不只是进行讥刺就罢了。汉家兴起以来，到了英明的天子，获得吉祥征兆，行封禅大礼，改变历法，更换器服的颜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没有穷极，海外不同习俗的区域，通过多重翻译叩开关塞，请求前来进献拜见的，讲都讲不尽。臣下百官努力诵扬圣明恩德，还是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心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主上英明贤圣而他的功德没有流布传扬，这是有关主管官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担任太史令官职，把主上的英明贤圣的盛大功德废弃不加记载，把功臣世家贤大夫们的业绩抹杀了不加记述，抛弃了我先人所教导的，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是记述过往的故事，将世间流传的资料加以整理使它们齐一，不是所说的那种撰作，而您把它和《春秋》相比拟，是荒谬的。”

【原文】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①]。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②]：“夫《诗》、《书》隐约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③]。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④]；孔子厄陈、蔡，作《春秋》[⑤]；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⑥]；孙子膑脚，而论兵法[⑦]；不韦迁蜀，世传《吕览》[⑧]；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⑨]；《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⑩]。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⑪]，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⑫]，自黄帝始。

【注释】

①李陵之祸：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击匈奴力竭而降，司马迁因言李陵之事，得罪下狱，受宫刑。　幽：囚禁。　缧绁（léi xiè）：本指捆绑犯人的大绳，此指监狱。

②惟：思考。

③隐约：含意隐微而言辞简约。　遂：实现。

④西伯：即周文王。　羑（yǒu）里：古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县北。

⑤陈：春秋时的陈国，都今河南淮阳。　蔡：春秋时的蔡国，都今河南新蔡。

⑥左丘：即左丘明，据传后双目失明。　厥：乃，才。

⑦孙子：此指孙膑。　膑：古代剔除膝盖骨的酷刑。

⑧不韦：即吕不韦。　《吕览》：即《吕氏春秋》，因书中有“八览”而名。

⑨《说难》、《孤愤》：皆《韩非子》中的篇名。

⑩发愤：抒发忧愤。

⑪意：思想。　郁结：烦冤集结。

⑫陶唐：即指尧。　麟：此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据传此年获麟。司马迁作《史记》不止于获麟，实乃仰希《春秋》止于获麟之意。

【译文】

于是论述编次他的文字写作。经过七年，太史公却遭遇到李

陵事件的祸患，被囚禁在监狱中。就很有感触地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吗！这是我的罪过吗！身体被残毁不能用了。"冷静下来深加思考地说："像《诗》《书》写得含义深刻而言辞简约，是想实现他们志节中的思虑。从前西伯昌被拘囚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蔡二国受到困厄，写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撰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就有了《国语》；孙子被处以膑刑，就论列了兵法；吕不韦流放到蜀地，世上传流着《吕氏春秋》；韩非囚禁在秦国，才有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体上都是贤圣们因为抒发忧愤写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思想上因为烦冤集结，使得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所以记述出往事，试图留下来让未来的人观察思考。"于是终于记述陶唐以来的情事，止笔在获麟的那一年，从黄帝的事迹开始写起。

【原文】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①]。四圣遵序，各成法度[②]；唐尧逊位，虞舜不台[③]；厥美帝功，万世载之[④]。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⑤]；夏桀淫骄，乃放鸣条[⑥]。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⑦]；太甲居桐，德盛阿衡[⑧]；武丁得说，乃称高宗[⑨]；帝辛湛湎，诸侯不享[⑩]。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⑪]；武王牧野，实抚天下[⑫]；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⑬]，洛邑不祀[⑭]。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⑮]；穆公思义，悼豪之旅[⑯]；以人为殉，诗歌《黄鸟》[⑰]；昭襄业帝[⑱]。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19]；二世受运，子婴降虏[20]。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21]；杀庆救赵，诸侯立之[22]；诛婴背怀，天下非之[23]。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24]；愤发蜀汉，还定三秦[25]；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26]。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27]；崇强禄、产，诸侯谋之[28]；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29]。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30]；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31]。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32]。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33]。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注释】

①维：句首语气词。下同。　法天则地：效法天地。

②四圣：指颛顼、帝喾、尧、舜。

③逊位：让位。　台（yí）：通“怡”。愉快。

④厥：其。

⑤攸：作用同“是”。　苗裔：后代。

⑥夏桀：夏朝亡国之君，名履癸。　放：逐放。　鸣条：古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⑦契（xiè）：商之始祖。　作：兴。　成汤：即商汤。

⑧太甲：汤的嫡长孙，商第五代国君。 桐：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北。 阿衡：官名，相当于后之宰相，伊尹为第一任阿衡。一说阿衡为伊尹名。

⑨武丁：商之第二十三代国君，后称为高宗。 说：即傅说，武丁大臣。

⑩帝辛：即商纣王。 湛（chēn）湎：沉迷酒色。 享：本指用食物供奉鬼神，此引申为朝贡纳谏。

⑪弃：后稷之名。 作稷：发明种谷。

⑫牧野：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打败纣王。

⑬酆、镐：周文王都酆，周武王都镐。

⑭陵迟：衰落。 赧（nǎn）：周赧，东周末代国王。 不祀：不能祭祀。

⑮伯翳（yì）：即伯益，秦始祖。

⑯穆公：即秦穆公。 豪：即"崤"，崤山。秦曾与晋在崤交战，为晋所败。

⑰《黄鸟》：《诗经·秦风》中的一篇，诗中对秦穆公死后以一百七十人殉葬深为不满。

⑱昭襄：即秦昭襄王。 业帝：创立帝业。梁玉绳未得《史记》宏旨，故评为："史公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三王事简，不别其代，义统于天子也。若秦庄襄已上，爵在诸侯，而编同《本纪》何哉？且秦天下所共恶也……乃分列二《纪》，与三王殊例，似乎不合，当并《始皇》作一篇为允。倘因事繁文重，则依《史通》、《索隐》之说降为《秦世家》，拔始皇以承周赧，不皆善乎……"

⑲销锋：熔化兵器。 鐻（jù）：原指悬挂钟的架子，此泛指乐器。 偃：停息。干革：即干戈，战争。

⑳二世：秦二世胡亥。 受运：享受国运。 子婴：始皇孙，秦二世兄子，二世死后被赵高立为王。

㉑桀：通"杰"。 项梁：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项羽叔父。 业之：建立功业。

㉒庆：指宋义。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因其号"庆子冠军"而名。

㉓婴：即子婴。 怀：指楚怀王熊心，项羽立之为王。 非：非难，指责。梁玉绳认为："霸王者即当时诸侯（此语出《史通·本纪篇》），何以纪为。班彪讥迁进项羽，唐、宋以来如小司马补《史》及《史通》、

《后汉书》注，《客斋随笔》、《续古今考》诸书言项羽不得列《本纪》，皆本班氏。惟《路史后纪》二谓高祖之王出于项籍，天下之势在籍。高祖固出其下，以《史记》纪籍为得编年之法，盖与欲作‘义帝本纪’者同妄矣。”梁氏此评不得《史记》要领，而“天下之势在籍”，正一语中的。

㉔汉：指汉王刘邦。

㉕愤发：发愤自强。　三秦：关中。

㉖籍：即项羽，名籍。

㉗惠：汉惠帝刘盈。　陨（yǔn）：通“殒”，死亡。

㉘崇强：抬高地位，加强势力。　禄、产：即吕禄、吕产，吕后兄子。

㉙隐：指赵隐王刘如意。　幽：幽禁。　友：赵幽王刘友。　洞疑：惶恐。洞，通“恫”。梁玉绳以为：“《史》以吕后作《纪》，全没惠帝及两少帝，附见牝朝，未免乖违。《班书》虽补孝惠而仍纪高后削少帝，无怪乎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帝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矣。后之《唐书》纪武氏，亦缘《史》误，而论者谓纪吕、武不没其实，合《春秋》之法（见《新书·则天后纪赞》及《示儿编》中），岂不异乎！”说详《史记志疑》，然梁氏之评论观点趋于保守。

㉚继嗣：继承人。　迎王：迎立代王刘恒。　践祚：继帝位。

㉛蠲（juān）：免除。　关梁：关卡津梁，即水陆交通要道。　太宗：汉文帝的庙号。

㉜吴：指吴王刘濞。　伏辜：伏罪。　翕（xī）然：安定的样子。　大安：太平。

㉝建元：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　攘：排斥。

【译文】

从前皇帝，效法上天准则大地。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明帝王，遵循治道，各自创立法度；唐尧要让位给虞舜，虞舜认为自己不堪重任而心中不乐；这些帝王的美德丰功，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第一。

大禹治水的丰功，九州同享安定，光耀在唐虞时期，功德流及后代子孙；夏桀淫乱骄纵，于是流放到了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契创建了商国，传代直到了成汤；太甲迁居到桐地悔过，功德隆盛是因为有阿衡的辅佐；武丁得到了傅说，就被称颂为高宗；帝辛沉湎酒色，诸侯国不来朝贡。作《殷本纪》第三。

弃发明种谷，周家功德隆盛时期在于西伯；武王牧野誓师灭商，安抚整个天下；幽王、厉王昏乱，也就丧失了丰、镐地域；衰败发展到赧王时，洛邑的祭祀断绝，作《周本纪》第四。

秦国的先代，出于伯翳辅佐大禹；穆公追思仁义，追悼崤山败亡的军旅；他死后用人殉葬，诗人作《黄鸟》之歌哀伤；昭襄王建立了帝业。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继位以后，兼并六国诸侯，销熔兵器铸成钟鐻，希望停止战争，尊崇名号称为皇帝，矜夸武功任用强力；二世接受国运，子婴投降为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朝丧失王道，豪杰并起反叛，项梁建立反秦大业，项羽接续推进；杀了庆于冠军而援救赵国，诸侯共同拥立成为霸王；诛杀子婴背弃怀王，天下都责难他。作《项羽本纪》第七。

项羽暴虐残酷，汉家建功立德；从巴蜀、汉中发愤而起，回师平定三秦地域；诛杀项籍建立帝业，天下安宁，从而改革制度变易风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帝早逝，吕氏家族掌权不为百姓喜悦；尊崇加强吕禄、吕产势力，诸侯王图谋剪除他们；吕后杀死赵隐王幽禁刘友，造成大臣惶恐，以至于吕氏有灭宗之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朝刚刚建立以后，皇位继承人不肯定，迎立代王登上帝位，天下民心归服；免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泛施加恩德，因此被称为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王骄横纵恣，吴王刘濞倡首作乱，京师调兵进行诛罚，七

国因此伏罪，天下安定，太平富裕。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代兴起五代，隆盛时期在建元年间，因而对外抵御夷狄，对内修明法度，举行封禅大典，更改历法，变换车服颜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原文】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①。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②；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③。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④；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⑤。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⑥；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⑦。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⑧。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⑨。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⑩。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⑪。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

义，其势销弱，德归京师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⑬。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注释】

①尚：久远。尚，通"上"，上古。 年纪：年代的记载。 谱牒：记载家族、宗族或氏族世系的书，一般的形式均为谱表之类。 兹：此。
②专政：各自为政。
③经略：概要，简要。 更：交替。
④陪臣：诸侯国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秉：持，执。 相王：交相称王。
⑤诸夏：指中原六国。 擅其号：独揽"皇"与"帝"两个名号。
⑥汉：汉王刘邦。
⑦三嬗：此指陈胜、项羽、刘邦先后号令天下。嬗，更替，变迁。
⑧已：通"以"。 靡暨：没有接续。 原：原因，情况。
⑨元功：元勋，首功。 股肱：得力助手。 昭穆：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宗庙和坟葬排位均有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 陨国：亡国。
⑩惠景：汉惠帝、汉景帝。 申：扩大。
⑪爰：于是，就。
⑫从：通"纵"。 京师：朝廷。
⑬治：治政的业绩。 彰：彰现。

【译文】

夏、商、周三代已经久远了，历史纪年不可以具体推考，大致取材于谱牒旧闻，以此作为依据，于是大略推论，作《三代世表》第一。

周幽王、厉王以后，周王室衰败，诸侯各自为政，《春秋》对

有些内容不加记载；谱牒记述简略，体现出五霸更替盛衰的面貌，为了考察周代各诸侯国先后的关系，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以后，陪臣掌管国政，强国交相称王；一直发展到秦朝，终于并吞了中原各国，废除了封地，专有皇帝名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朝已经非常暴虐，楚人发动起义，项氏乘机作乱，汉家于是高举义旗从事征伐；八年中间，天下大势主掌人有三次更递，事情繁杂变化众多，所以详细著录《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秦朝建立以来，到太初年间有了百年，诸侯王废除置立封地分割削弱，列谱记载不明确，有关主管官员也无法接续，可以根据世系推知强弱的原因。作《汉兴已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时期的元勋，成为得力助手的辅佐大臣，剖分符节赐给爵位，恩泽流传至后代子孙，由于忘记了祖宗的功德遗训，有的招致了杀身亡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帝景帝期间，扩展了功臣宗属的封爵食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往北征讨强悍的胡人，往南诛伐强劲的越人，征讨诛伐蛮夷部落，因为武功受封的人于是增多。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王国已经强大，七国进行联合，他们子弟众多，没有爵位封邑，行推恩令广施仁义，其后他们势力削弱，功德归于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家有了贤相良将，是民众的表率。考察过已有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贤能的记述他们的治绩，不贤能的暴露他们的劣迹。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原文】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

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①]。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②]。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③]。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④]。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⑤]。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⑥]？《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⑦]。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⑧]。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⑨]。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⑩]；推其文，考其应，不殊[⑪]。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⑫]。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⑬]。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⑮]；爰及宣防，决渎通沟[⑯]。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注释】

①损益：减增。 殊务：志趣不同。 要：要领，关键。 近性情：近乎世俗人情。 质：质朴无华。 节文：节制文彩装饰。

②乐：乐舞。

③《雅》《颂》：《诗经》中的两部分。 《郑》《卫》之音：《诗经》三大部分中《风》的一部分，一般均为地方乐歌，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

很有特色，但儒家视其为淫乐而加以排斥。

④远俗则怀：《史记集解》徐广曰："乐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则远方殊俗莫不怀柔向化也。"

⑤比：排列，编次。　来古：自古以来。

⑥二世：秦二世。

⑦《司马法》：即《司马穰苴兵法》，古代兵书。司马穰苴，名田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详《司马穰苴列传》。《汉书·艺文志》载《司马法》一百五十篇，今仅存五篇。　尚：通"上"，上古，久远。　太公：指姜太公。　孙：孙武、孙膑。　吴：吴起。　王子：即王子成甫，春秋时齐国大夫，惠公时，曾攻杀入侵之长翟。　切：切合，符合。　极：极尽，透彻了解。

⑧律居阴而治阳四句：古人解释宇宙生成和万物变化均用阴、阳二气来加以说明。律、历也是一阴一阳相辅为用的。一年的十二月与十二律相配合，律以候气使人预知气候的变化，即居阴治阳；历观察推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使人知道季节的来临，即居阳治阴。律、历配合为用，使人掌握季节气候的变化没有丝毫的差错。律，乐律，有十二律，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历，以历法推算日月星辰运行及季节时令的方法。间，其间，中间。　藐（miǎo）忽：丝毫差错。藐，通"秒"。秒、忽均为古代的长度单位，忽为一寸的万分之一，十忽为一秒。

⑨五家：《史记正义》五家谓黄帝、颛顼、夏、殷、周之历。　悖：通"悖"。　维太初之元论：唯有太初元年论定的历法为是。

⑩星气之书：论及星象、气数之书。　禨（jī）祥：吉凶之预兆。　经：常规。

⑪应：应验。　不殊：没有差别。

⑫比集：汇集。　验于轨度以次：依次按轨道缠度加以验证。轨度：指日、月运行的轨道缠度。

⑬万灵：万千神灵。　罔：没有。　禋（yīn）祀：享受祭祀。

⑭追本：追根溯源。

⑮浚（jùn）：疏通。　攸宁：得以安宁。攸，词缀。

⑯宣防：即宣防宫。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黄河瓠子口，指挥堵塞决口，成功后建宣防宫于堤上纪念。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内容上所进行的增减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志趣，然而关键在于运用礼仪要更加接近世俗人情，通达王道政治，所以礼仪会因为人们质朴无华而节制文彩装饰，大体上顺应了古今时势的变化。作《礼书》第一。

音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手段。自从《雅》《颂》之声兴起，就已有人喜好《郑》《卫》之音，《郑》《卫》这种地区音乐的产生发展已经很久了。人情要是被感发，远方殊俗之人就会怀柔向化。编次出《乐书》以记述从古以来的发展，作《乐书》第二。

没有军队国家不会强盛，没有恩德事业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因此而功业兴盛，夏桀、商纣、秦二世违背这个道理而国家败亡，可以不慎重对待吗？《司马法》的产生已经很久远了，姜太公、孙武、孙膑、吴起、王子成的兵法能够继承并进一步阐明，切合近代的情势，穷极人间的变化。作《律书》第三。

乐律居于阴位而治理阳极，历法居于阳位而治理阴极，乐律历法更替着相互发生作用，其间不容许有丝毫差错。黄帝、颛顼、夏、殷、周五家历法相互悖逆不同，唯有太初元年论定的历法为是。作《历书》第四。

说明星气的书籍，多数杂有凶吉预兆的言论，不合常规；推演其中的文字，考察它们的应验，各自不同。等到汇集专家来讨论有关星气的事，又按照日月运行的轨道缠度加以验证，作《天官书》第五。

接受天命而成为帝王，举行封禅大礼的符瑞之事很少举行，只要举行封禅大典，那么万千神灵无不会享受祭祀。追溯并根据各种神灵和名山大川的祭祀礼仪，作《封禅书》第六。

大禹疏浚河川，九州得以安宁；一直到天子亲临堵塞黄河瓠子口而建宣防宫，决通沟渎的事业更为发展。作《河渠书》第七。

钱币的发行，是为了使农商的交易畅通；发展到顶点就会玩弄诈巧，产生出兼并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争相投机去获利，以致放弃农业，趋赴商业的弊病。作《平准书》来观察事势变化，第八。

【原文】

太伯避历，江蛮是適[1]；文武攸兴，古公王迹[2]。阖庐弑僚，宾服荆楚[3]；夫差克齐，子胥鸱夷[4]；信嚭亲越，吴国既灭[5]。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6]。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7]；功冠群公，缪权于幽[8]；番番黄发，爰飨营丘[9]。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10]。田阚争宠，姜姓解亡[11]。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12]。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13]；愤发文德，天下和之[14]；辅翼成王，诸侯宗周[15]。隐桓之际，是独何哉[16]？三桓争强，鲁乃不昌[17]。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18]。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19]。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20]。燕(易)〔哙〕之禅，乃成祸乱[21]。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22]。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23]；及旦摄政，二叔不飨[24]；杀鲜放度，周公为盟[25]；大任十子，周以宗强[26]。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27]。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28]；维德休明，苗裔蒙烈[29]。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30]。齐田既起，舜何人哉[31]？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32]；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33]。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34]。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35]。

嗟箕子乎[36]！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37]。武庚既死，周封微子[38]。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39]。景公谦德，荧惑退行[40]。剔成暴虐，宋乃灭亡[41]。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42]。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43]。君子讥名，卒灭武公[44]。骊姬之爱，乱者五世[45]；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46]。六卿专权，晋国以耗[47]。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48]。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49]；殷之季世，粥子牒之[50]。周用熊绎，熊渠是续[51]。庄王之贤，乃复国陈[52]；既赦郑伯，班师华元[53]。怀王客死，兰咎屈原[54]；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注释】

①太伯：即周太王长子泰伯。 历：即季历，周太王幼子。 江蛮：长江以南蛮夷之地。

②古公：指古公亶父。

③阖庐：一作阖闾。春秋末吴国国君，名光。 徐：吴王馀，吴国国君。 宾服：降服。 荆楚：即楚国。

④夫差：春秋末吴国国君，阖闾之子。 子胥：即伍子胥。 鸱夷：皮制的口袋。吴王夫差令子胥自杀后，以鸱夷盛其尸投入江中。

⑤嚭（pǐ）：即吴国大臣伯嚭。

⑥嘉伯之让：赞美泰伯让位之美德。

⑦申：姜姓古国。 吕：姜姓古国。 申、吕二国均在今河南南阳市附

近。　肖：衰微。　尚父：姜太公吕尚。　侧微：微贱。　西伯：周文王。　文武是师：周文王、武王以其为太师。
⑧缪权于幽：谓在暗中周密谋划。缪，通"谋"。权，权变，权谋。
⑨番（pó）番：白貌。番，通"皤"。　黄发：《史记集解》案："言老人发白而更黄也。"　飨：通"享"，享受，受封。　营丘：都邑名，后为齐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⑩柯盟：即齐鲁柯之盟。柯，邑名，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　桓公：即齐桓公小白。　九：泛指多次。
⑪田阚争宠：指齐国两大夫田恒与阚止互相争权，最终田氏胜，田氏代专齐政，姜齐变为田齐。　解：瓦解。
⑫父：即姜太公尚父。
⑬依：依从，归服。　违：反对，叛逆。　绥：安抚，安定。
⑭愤发文德：努力振兴文教礼乐之德。
⑮成王：即周成王姬诵。　宗：尊奉。
⑯隐桓之际：鲁隐公、鲁桓公时期（前722至前694年），在此期间国内混乱篡弑。　是独何哉：鲁国独独是这样，为什么呢？
⑰三桓：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权力的三家贵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均为鲁桓公三子的后代，故称。
⑱旦：周公旦。　《金縢》：此指表明周公忠心的金縢之书。
⑲协：和谐安宁。
⑳管、蔡：即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　淮夷：当时分布于今淮河下游的部族。　召（shào）公：即邵公。　率德：率之以德，支持周公。
㉑燕哙之禅：指燕王哙禅位之事。
㉒《甘棠》之诗：《甘棠》为《诗经·召南》篇名，赞美召公之美德。
㉓相：辅佐。　武庚：纣王子。武王灭商后仍封他为殷君。
㉔二叔：即管叔、蔡叔。
㉕鲜：即管叔，名鲜。　度：即蔡叔，名度。
㉖大任十子：《史记索隐》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鲁、卫、毛、聃、曹是也。
㉗仲：指蔡叔之子蔡仲。

㉘王后：此指古代帝王的后裔。 说：悦。

㉙休明：美好贤明。 蒙烈：蒙受功业。

㉚陈杞：周初封国，陈的开国君主传为舜后，杞的开国君主传为禹后。 实：句中语气词。

㉛舜何人哉：舜是多么伟大的人啊。

㉜叔封始邑：康叔开始建立卫国。叔，康叔，武王弟。 申：告诫。 《酒》、《材》是告：周公写成《酒诰》、《梓材》告诫之辞来提醒康叔。 《酒》即《酒诰》，《材》即《梓材》，同为《尚书》中的两篇。 朔：指卫惠公姬朔。 顷：通"倾"，倾危。

㉝南子：指卫灵公夫人。 恶（wù）：厌恶。 蒯聩（kuì）：卫灵公之子，后为卫庄公。 易名：名分颠倒。

㉞角：卫国末代之君姬角。

㉟《康诰》：《尚书》中的一篇，是周公告诫康叔的另一篇文章。

㊱嗟（jiē）：感叹词。 箕子：商代贤臣，纣王叔父。

㊲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此指纣王不听箕子正言相劝，箕子后佯狂为奴。

㊳微子：纣王庶兄，名启，武庚死后，周公封他于宋。

㊴襄公：即宋襄公，在泓之战中为楚所伤。 泓：泓水，在今河南柘城北。 孰称：有谁称赞。

㊵景公：即宋景公头曼，公元前516年至前451年在位。 荧惑退行：据载宋景公的谦德善行感动了上天，火星为此而退行了三度。荧惑，火星之古名。

㊶剔成：战国时宋国君，宋辟公之子。因史传不见其所谓"暴虐"之记载，疑为其子偃之误。

㊷微子问太师：微子数谏纣王不听的情况下，乃请教于太师、少师。

㊸叔虞邑唐：叔虞建都于唐。叔虞，周成王弟，晋之始祖，封于唐。唐，邑名，在今山西翼城县西。

㊹君子讥名：君子晋大夫师服讥刺晋穆侯给二子取名不当（太子为仇，少子为成师）。 武公：即晋武公，成师之孙。

㊺骊姬：晋献公夫人。

㊻重耳：即晋文公。 得意：得志。

㊼六卿：晋国的韩、赵、魏、知、范、中行六位卿大夫。 耗：（mào）：

今作“耗”，尽，完。

㊽锡：通“赐”。 珪鬯（chàng）：诸侯朝拜天子用于飨礼和祭祀的用品。珪，瑞玉。鬯，祭祀用的香酒。

㊾业：奠定基业。 吴回：重黎之弟，楚之始祖。

㊿季世：末世。 粥（yù）子：吴回的后代子孙鬻熊，鬻子。 牒：有了谱系。

51熊绎：鬻子之曾孙，周成王时封于楚蛮。 熊渠：熊绎玄孙，楚始称王。

52庄王：即楚庄王熊吕，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 复国陈：恢复了陈国。

53赦郑伯：楚庄王十六年（前597年），楚破郑，郑伯请罪，庄王赦免了郑。郑伯，郑襄公，公元前604年至前587年在位。 班师华元：楚庄王二十年（公元前594年），楚围宋五月，宋大夫华元出城诉说城中惨状，庄王信其言而班师回国。

54怀王客死：楚怀王熊槐客死于秦国。 兰咎屈原：楚怀王幼子令尹子兰诬陷加害屈原。

【译文】

太伯为了让位给季历，逃到了江南蛮族区域；周文王、武王从此兴盛起来，发展了古公亶父的王业。阖闾弑杀了王僚，降服了楚国；夫差战胜了齐国，谋臣伍子胥被杀用革囊盛尸抛在江中，信任伯嚭亲近越国，吴国终于被灭。赞美泰伯让位的美德，作《吴世家》第一。

申国、吕国衰败了，姜尚父地位微贱，终于归服于西伯昌，文王、武王拜他做了太师；功劳在群公之上，是因为在暗中帮助策划了计谋权变；白白黄发的老人，于是被封于营丘。不肯背弃齐鲁的柯邑之盟，桓公因此而昌盛，多次会盟诸侯，霸功显扬。田恒和阚止互相争权，姜姓齐国瓦解灭亡。赞美姜尚父的谋略，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诸侯和部族对周室有的依从，有的违叛，周公都实行安抚，努力推行文德教人，天下因此而和协；辅佐成王，诸侯都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宗主。隐公、桓公时期偏偏出现混乱，这又是因为什么呢？三桓互相争权，鲁国从此不昌。赞美周公旦的《金縢》策文，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战胜了商纣，天下还没有和协安宁他就去世了。成王年纪还小，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的用意，淮夷因此发动叛乱。这时召公率之以德支持周公，安定了周王室，从而支持了周公东征借以使得东土宁静。燕王哙让位给了大臣子之，于是形成了祸乱。赞美《甘棠》诗篇，作《燕世家》第四。

管叔、蔡叔辅佐纣子武庚，借以安定商族遗民；等到周公旦代行朝政，二叔不服；杀死了管叔鲜，流放了蔡叔度，周公盟誓忠于成王；文王之妃生有十子，周家因而宗室强大。赞美蔡仲能够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帝王的后裔不断绝，舜、禹因此感到高兴；只要功德美好贤明，后代就会蒙受功业的恩泽。百世享受祭祀，到了周朝封有陈国、杞国，楚国后来灭了它们。齐国田氏接续兴起，舜是多么伟大的人啊？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集殷代余民，康叔封开始建立国邑，申诫商因为乱德所以亡国，有《酒诰》、《梓材》的出现。等到姬朔出生，卫国倾危不能安宁；南子厌恶蒯聩，父子的名分颠倒。周王室功德卑微，各诸侯国已经强大，卫国因为弱小，国君姬角反而后亡。赞美《康诰》的告诫，作《卫世家》第七。

可叹啊，箕子！可叹啊，箕子！正言直谏不被采纳，就反而假装疯狂成为奴。武庚死去以后，周王室封微子于宋。襄公在泓水作战受伤，君子有谁称赞。景公的谦德善行感动了上天，荧惑因此退行了三度。剔成残忍暴虐，宋国于是灭亡。赞美微子请教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已经去世，叔虞建国于唐邑。君子讥刺晋穆公给儿子取名不当，终于灭了武公。因为献公宠爱骊姬，国家混乱了五代；重耳不得志，才能成就霸业。六卿彼此专权，晋的国力耗尽。赞美文公因功得到了天子珪鬯的赏赐，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奠定基业，吴回接续发展；殷代的末世，有简牒记载鬻熊是楚的始祖。周王室任用熊绎使他受封，熊渠接续而始称王。楚王贤明，因而恢复了陈国；已经赦免了郑伯，听说华元的诚言而班师回国。怀王客死在秦国，令尹子兰又加害屈原；喜好谄谀听信谗言，楚国被秦国兼并。赞美庄王的道义，作《楚世家》第十。

【原文】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①]。勾践困彼，乃用种、蠡[②]。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③]。及侵周禾，王人是议[④]。祭仲要盟，郑久不昌[⑤]。子产之仁，绍世称贤[⑥]。三晋侵伐，郑纳于韩[⑦]。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⑧]。

维骥騄耳，乃章造父[⑨]。赵夙事献，衰续厥绪[⑩]。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⑪]。主父生缚，饿死探爵[⑫]。王迁辟淫，良将是斥[⑬]。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⑭]。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⑮]。及绛戮干，戎翟和之[⑯]。文侯慕义，子夏师之[⑰]。惠王自矜，齐秦攻之[⑱]。既疑信陵，诸侯罢之[⑲]。卒亡大梁，王假厮之[⑳]。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㉑]。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㉒]。绍绝立废，晋人宗之[㉓]。昭侯

显列，申子庸之[24]。疑非不信，秦人袭之[25]。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26]。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27]。成子得政，田和为侯[28]。王建动心，乃迁于共[29]。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30]。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31]。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32]。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33]。诎意适代，厥崇诸窦[34]。栗姬偩贵，王氏乃遂[35]。陈后太骄，卒尊子夫[36]。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37]。

汉既谲谋，禽信于陈[38]；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39]。戊溺于邪，礼复绍之[40]。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41]。

【注释】

①少康：据《夏本纪》为禹以后的第五个夏朝君主。　宾（bīn）：通“摈”，排斥。　文身：纹身。　鼋（yuán）：大鳖。　鼍（tuó）：扬子鳄。　封禺：封山和禺山二山，在今浙江德清县西南。

②种：指越国大臣文种。　蠡：即范蠡。

②桓公之东：指郑桓公东迁。　太史：周太史伯。　庸：通“用”，听信。

④侵周禾：郑庄公二十四年（前720年）派兵侵周，割温地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王人：此指周之臣民。

⑤祭（zhài）仲：郑国卿大夫，曾立公子忽为郑昭公。后宋人劫昭公弟

突争位，胁迫祭仲立突。 要（yāo）：胁迫。

⑥子产：即公孙侨，字子产，郑国大夫。

⑦三晋：即韩、赵、魏三家。 纳：吞并。

⑧厉公纳惠王：公元前675年周王室乱，周惠王出奔郑，郑厉公与虢公联合平周乱，周惠王得以复位。

⑨维骥騄耳，乃章造父：造父为周穆王献上骥、騄耳等八匹骏马，因而显名。骥，千里马。騄耳，亦作“绿耳”，骏马名。章，通“彰”，明显，著名。

⑩赵夙：造父第十二代孙。 献：晋献公。 衰（cuī）：赵衰，亦名赵成子。 厥：其。 绪：前人的事业。

⑪襄子：赵襄，赵衰六代孙，晋六卿之一。 禽：“擒”之古字。 智伯：亦作知伯，晋六卿之一。

⑫主父：指赵武灵王雍，后传位于惠文王而自称“主父”。 探爵：探雀，取雀充饥。爵，通“雀”。

⑬王迁：指赵幽王迁。 辟淫：邪恶淫乱。

⑭鞅：赵鞅，赵简子。

⑮毕万爵魏：毕万奉事晋献公而封于魏。

⑯绛：即魏绛、魏庄子，晋国大夫。 戮：通“辱”。 干：杨干，晋悼公弟。 戎翟：晋国周边部族。

⑰文侯：魏文侯魏斯。 子夏：子贡弟子。

⑱惠王：即魏惠王、梁惠王。

⑲信陵：即战国四公子信陵君魏无忌。 罢：疏远。

⑳王假：指魏王假。 厮之：王假被俘当了养马卒。厮，养马的人。

㉑武：指魏武子。

㉒韩厥：韩献子，晋六卿之一。 阴德：暗中做好事，指暗中保护赵氏孤儿。 赵武：即赵氏孤儿，后复为晋大夫。

㉓宗：尊崇。

㉔昭侯：韩昭侯。 申子：即申不害。 庸：用，任用。

㉕非：指韩非子。

㉖厥：韩厥。

㉗完子：即田成子。

㉘田和：即齐宣公。

㉙王建：田齐末代君王田建。 共：邑名，在今河南辉县市。

㉚威：指齐威王田因齐。 宣：齐宣王田辟强。

㉛见：显现。 垂：流传。 统纪：纲纪。《史记志疑》附案：史公叙孔子于《世家》，以表尊崇之义，盖谓有土者以国世其家，孔子以德世其家。小司马深然之。而王安石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王厚斋录入《困学纪闻》，苏氏《古史》因改为列传。然宋晁补之《鸡肋集》辨其非，以为"宋乃殷后，至桀偃而绝，贤如正考父，圣如孔子，岂不可以继宋，则亦与有土之世家同"。慈溪姜氏《湛园集》又谓"史公之意，以孔子尊周之功最大，尊周者诸侯之事，故附孔子于《世家》"。二公之论虽殊，而识胜苏、王远矣。

㉜陈涉：即陈胜，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发迹：立功扬名。 云蒸：云涌。史公所识，论家未晓，故《史记志疑》案：班彪讥《史》进涉，嗣后如小司马补《史》及《史通》、《后汉书》注、《续古今考》、《示儿编》诸书言涉起群盗，称王数月而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当降为《列传》。其说本于班氏，盖宜与项羽同传也。

㉝成皋之台：指汉河南宫成皋台。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薄氏始基：这是刘邦姬薄氏兴起之地。

㉞诎意：违背心意。 适：到。 代：代国。 厥：语气助词。 窦：此指汉文帝窦太后家族。

㉟栗姬：汉景帝姬。 偩（fù）：依恃。 王氏：景帝皇后。 遂：顺利，通达。

㊱陈后：武帝皇后陈阿娇。 子夫：武帝皇后卫子夫。

㊲夫：卫子夫。 斯：此。

㊳谲（jué）谋：诈谋。 禽：擒。 信：即韩信。 陈：邑名，在今河南淮阳。

㊴荆：楚。 剽轻：强悍轻捷。 交：指楚元王刘交。 彭城：都邑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淮泗：淮河、泗水地区。 宗藩：同宗藩屏。

㊵戊：楚王刘戊，刘交孙。 礼：楚文王刘礼，刘交子。

㊶游：即楚元王刘交，字游。

【译文】

少康的儿子，被排斥置于南海，断发纹身，和鳖鳄同处，驻守封禺二山以后，供奉着对大禹的祭祀。勾践受到夫差的困辱，于是任用了文种、范蠡。赞美勾践处在蛮夷之地能够修明功德，灭掉了强大吴国并尊崇周王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东迁，听信了周太史的意见。及到派兵侵周割麦取禾，受到周王臣民的非议。祭仲受胁迫结盟，郑国长久不昌盛。子产实施仁政，后世称他贤明。三晋来侵伐，郑被纳入韩国。赞美厉公能护送周惠王回京复位，作《郑世家》第十二。

有了骥和騄耳等名马，才使造父名声显扬。赵夙事奉晋献公，赵衰接续了前人的功业。佐助晋文公尊崇周天子，终于成了晋国的辅臣。襄子处境困辱，才得擒获智伯。主父活着时被困，掏雀充饥至于饿死。王迁邪恶淫乱，排斥迫害良将。赞美赵鞅能讨平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的爵邑在魏地，卜人预知他的发展。及至魏绛羞辱杨干，负罪完成了与戎翟媾和的使命。文侯仰慕仁义，自拜子夏为师。惠王自我夸矜，遭受齐秦进攻。怀疑信陵君以后，遭到诸侯国疏远。终于丧失了国都大梁，王假被俘沦为养马卒。赞美魏武辅佐晋文公创立了霸业，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暗行德义，赵武得以兴起。把断代接续起来，把废弃的家世扶起来，晋国人很尊崇他。昭侯在诸侯中地位显赫，他重用了申不害。怀疑韩非不予信任，遭到了秦国的袭击。赞美韩厥辅佐晋君匡正了周王室的兵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逃避祸难，逃到齐国求援，在齐国暗中施行恩德经过了五代，齐国作歌颂扬。成子得以专政，田和终于为侯。王建被奸计动了心，就被迁于共邑。赞扬威王、宣王能拨正浊世的混乱而

独自奉周王室做宗主，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王室已经衰败，诸侯国恣意妄行。仲尼哀伤礼废乐崩，因而追寻研习经术，以实现王道政治，匡扶乱世使它反归正道，思想体现在文辞上，替天下创制一套仪范法规，将《六艺》中申述的纲纪流传到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丧失王道于是有汤、武兴起，周王室丧失王道于是有《春秋》产生。秦朝丧失了德政，于是陈涉能立功扬名，诸侯们起来发难，势如风起云涌，终于灭了秦家政权。天下的事端，始自陈涉发动起义。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河南宫中的成皋台，是薄氏兴起之地。违背王意遣往代国，窦氏家族受到尊崇。栗姬自恃贵宠而不逊，王氏乘机满足了心愿。陈皇后过度骄横，终于尊宠了卫子夫。赞美卫子夫有这么美好的德行，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汉家已经设下诈谋，在陈邑擒获了韩信；越楚之地风俗强悍轻捷，于是封弟弟刘交做楚王，建都在彭城，来加强淮河泗水一带的势力，使它成为汉家的同宗藩屏。刘戊沉溺在邪恶之中，刘礼再次继承了王位。赞美刘游能辅佐高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原文】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①；为布所袭，丧其荆、吴②。营陵激吕，乃王琅邪③；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④。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⑤。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⑥。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⑦。厉之内淫，祸成主父⑧。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⑨。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10]；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11]。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12]。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13]。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14]。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15]。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16]；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17]。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18]；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19]。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20]；偩爱矜功，几获于祸[21]。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22]。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23]。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24]。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注释】

①祖：汉高祖刘邦。　刘贾：刘邦堂兄。　与：参加。

②布：即英布，又名黥布。

③营陵：指营陵侯刘泽，刘邦远房亲属。　激：使……感动。　琅邪（yá）：秦置郡名，吕后时为封国，都今山东诸城。

④怵（chù）：诱惑。　午：祝午，齐哀王刘襄的内史。

⑤集：通“辑”，安定。
⑥悼惠：即齐悼惠王刘肥。　实：语气词。
⑦哀王：齐哀王刘襄。　驷钧：齐哀王之舅父。　暴戾：残暴凶恶。
⑧厉：指齐厉王刘次景。　主父：即主父偃，时任齐相。
⑧肥：即刘肥。
⑩楚人：指项羽。　荥阳：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⑪填：通“镇”。　山西：崤山以西。　推计：计算户口。　踵兵：供给和补充军队。
⑫信：淮阴侯韩信。
⑬黎庶：百姓。
⑭参：曹参。　伐：夸耀。
⑮运筹：运用筹谋，策划。　帷幄（wò）：军中之帐幕。　无形：指不为人们认识和掌握的奇谋妙计。　子房：即张良，字子房，后封为留侯。　知：通“智”。　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老子》第六十三章有“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⑯六奇：指陈平多次为刘邦出的计策，如离间项羽君臣；夜出女子二千人在荥阳东门；蹑汉王足，立韩信为齐王；伪游云梦擒韩信；解平城之围；除吕安刘等。　宾从：服从。
⑰吕氏之事：即铲除吕氏集团。
⑱从：通“纵”，勾结。　勃：即周勃，后封为绛侯。　反经合于权：一反经常之道而合于权变。
⑲亚夫：周亚夫，周勃之子。　昌邑：县名，在今山东巨野县南。　出委以梁：指周亚夫没有理睬梁王的求救，而是出精兵绕其后方取胜。委，放弃。
⑳蕃屏：像屏藩一样保卫了京师。蕃，通“藩”。　扞（hàn）：抵御，保卫。
㉑几：几乎，差一点儿。
㉒距：通“拒”，抗拒。
㉓五宗：同母者为一宗。景弟子十四人，一为武帝，其余十三人为王，十三王为五母之子，故曰五宗。　僭：僭越。　拟：比同天子。　稍：逐

渐。 衰贬：衰弱减少。

㉔三子之王：指汉武帝先封为王的三个儿子，即齐怀王闳、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

【译文】

高祖的反秦师旅，刘贾参与其中；被英布所袭击，丧失了他的荆、吴地域。营陵侯刘泽派人游说感动了吕后，于是封为琅邪王；受到祝午诱惑相信齐国，前往而不得归返，设谋脱离往西进入关中，正碰上确立孝文皇帝，获许重新成为燕王。天下还未安定，刘贾、刘泽由于是同族，成为了汉王室的藩屏辅佐。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经平定，高祖亲属比较少；悼惠最先年壮，受封镇抚东方国土。哀王擅自兴兵，是出于对吕氏家族的愤怒，母家驷钧暴虐凶狠，朝廷大臣不同意他登位为帝。厉王内室淫乱，祸患成于主父偃。赞美刘肥成为朝廷的辅佐大臣，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在荥阳围困我方，相互对峙了三年；萧何镇定安抚崤山以西地区，计算户口补充兵员，粮食供应不断绝，使得百姓爱戴汉王，不乐意支持楚王。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韩信一道平定魏地，攻破赵军拔取齐地，因而削弱了楚人的势力。接续萧何担任相国，不对规章制度加以变革，百姓因而安宁。赞美曹参不夸功不逞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在军中帐幕运用筹策，无形之中便能克敌致胜，于房谋划出战胜攻取的大事，没有智巧的名声，没有勇武的战功，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种奇妙计策的运用，使得诸侯服从汉家；平定吕氏集团之事，陈平是主要谋划人，终于安定了王室，稳固了国家。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吕氏家族互相勾结，图谋削弱汉家朝廷，而周勃的处置一反常道而合于权变；吴楚七国反叛兵起，亚夫驻兵于昌邑，以便控制齐、赵二国，却抛出梁国委弃不顾。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乱为逆，藩屏京师的，只有梁国在进行抗御。自恃爱宠夸矜功劳，几乎获取杀身之祸。赞美梁孝王能抵抗吴楚反叛，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都已封王，亲属关系融洽和乐，大小诸侯都成为朝廷藩屏，各得其宜，僭越爵职比拟天子一类事逐渐衰弱减少了。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武帝的三个儿子已先封为主，封王的策告文辞典雅，可供观赏。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原文】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①]；让国饿死，天下称之[②]。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④]。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⑤]；韩非揣事情，循势理[⑥]。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⑦]。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⑧]。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⑨]。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⑩]。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11]。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12]。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13]。作《张仪列传》第十。

【注释】

①彼：指伯夷、叔齐。

②让国饿死：指伯夷、叔齐二人互相让位，最后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下。

③夷吾：即管仲，名夷吾，字仲、敬仲。

④齐桓：齐桓公。　景公：齐景公杵臼。

⑤李耳，即老子李聃。

⑥揣：琢磨，研究。　事情：事物情理。《史记志疑》附案：昔人以老、韩同《传》为不伦（王俭语，见《南史·王敬则传》），《史通·编次篇》深訾之。小司马补《史》亦云不宜同《传》，宜令韩非居《商君传》末。然申、韩本于黄老，史公之论，自不可易，并非强合。况《韩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其《解老篇》创为训注体，实五千文《释诂》之祖，安知史公之意不又在斯乎？前贤妄规之也。

⑦《司马法》，即《司马兵法》，记古代行兵之法。　穰苴（yáng jū）：司马穰苴，亦作田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官司马。　申明：阐述明确。

⑧传兵：传授兵法。　论剑：谈论剑术。　比德：比量德行。

⑨建：即楚平王太子熊建。　子奢：伍奢，一作伍子奢，伍子胥父亲。　尚：伍尚，伍奢长子。　伍员（yún）：伍子胥，伍奢次子。

⑩述文：传述文化礼教。　厉：通“励”，勉励，鼓励。

⑪鞅：即公孙鞅、商鞅。　去：离开。　孝公：秦孝公嬴渠梁。

⑫衡：通“横”。　餍（yàn）：满足。　苏子：即苏秦。　从：通“纵”。

⑬从亲：合纵而亲近。　复：一再地。　散解：分化瓦解。

【译文】

末世争权夺利，伯夷、叔齐却趋赴仁义；彼此让出君位因不食周粟饿死，天下人称颂他们。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很节俭，管仲就奢侈；齐桓公凭借管仲谋略而称霸，齐景公因得晏婴辅佐而国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主张无为而治，使百姓自化于善；清静寡欲，使百姓自归于正。韩非揣度事物情理，遵循时势发展的道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从古以来帝王们就有了《司马兵法》，司马穰苴能将它阐述明确。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没有诚信、廉耻、仁爱、勇敢品质的人不能够传授兵法，讲论剑术，兵法、剑术同大道相符合，在内可以修治自身，在外可以应付危变，君子是依据这些比量德行的。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楚平王太子建遭受谗言，祸患连及伍子奢，伍尚已去匡救父亲，伍员奔逃到吴国。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子传述文化礼教，弟子们兴盛事业，都成了师傅，尊崇仁德勉行道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商鞅离开卫国前往秦国，能够申明他的治国之术，使孝公强大立下霸业，后代遵循他制定的法度。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忧患行连横之策的秦国贪得无餍，而苏秦能保存诸侯利益，相约合纵来抑制贪欲强暴。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已经合纵亲善，但张仪能申明他的连横主张，一再地使诸侯国分化瓦解。作《张仪列传》第十。

【原文】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1]。作《樗里甘

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②]。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③]；破荆灭赵，王翦之计[④]。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⑤]。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⑥]。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⑦]。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⑧]。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⑨]。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询于魏齐，而信威于强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⑩]。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⑪]。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注释】

①攘：侵夺，扩张。 樗(chū)里，即秦惠王之弟嬴疾，因居樗里而号"樗里子"。 甘茂：秦惠王将领。

②苞：包，席卷。 河山：黄河流域及崤山一带。 敛手：拱手。 魏冉：秦国大臣。

③鄢郢：战国时楚国国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长平：秦赵长平之

战所在地，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邯郸：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 武安：武安君白起。 率：同“帅”。

④王翦：秦国名将。

⑤猎：涉猎。 利蠏：逐利之欲望。

⑥薛：战国齐贵族田文的封地，在今山东滕县南。田文，又称薛公，号孟尝君。

⑦冯亭：韩国上党郡守，曾建议将韩上党城邑十七座降赵。 如：到。

⑧下贫贱：处于贫贱之人下。 诎：屈，屈就。

⑨徇：通“殉”。 驰说：游说。 乡：通“向”。 黄歇：即楚贵族春申君。

⑩诟（gòu）：耻辱。 二子：指范雎（suī）、蔡泽。

⑪率：帅。 五国：指赵、楚、韩、魏、燕五国。

【译文】

秦国之所以向东扩展称雄诸侯，是出于樗里子、甘茂的计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席卷河山，围攻大梁，使得诸侯拱手而来事奉秦国，是魏冉的功劳。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边攻拔了鄢郢城，北边摧垮了长平军，接着包围邯郸，是武安侯做统帅。攻破楚国灭亡赵国，是出于王翦的计策。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涉猎儒家墨家的遗存文献，阐明礼义的系统纲纪，制止了梁惠王逐利的欲望，叙列往世的兴盛衰败。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喜好交接宾客、士人，士人归附来到薛地，替齐国出力抵御楚国、魏国。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依据权变争得冯亭献出的上党土地，亲赴楚国求救来解除邯郸之围，使得他的国君重新立名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自身的富贵处于贫贱人之下，以自身的贤能屈就不贤能的人，只有信陵君能够做得到。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自身为国君殉死，于是使楚太子脱离了强秦拘留的祸难回国为君，让驰骋游说的士人往南投奔楚国的，是出于黄歇的忠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九。

能够在魏齐面前忍受耻辱，却在强秦伸展了声威，推崇贤能让出相位，范雎、蔡泽有这样的品德。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担任主帅，施展谋略，联合五国的军队，替弱小燕国报复了强大齐国的仇怨，洗雪了燕国先君的耻辱。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原文】

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①]。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②]。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③]。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④]。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⑤]。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⑥]；豫让义不为二心[⑦]。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⑧]。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9]。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10]。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11]；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12]。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注释】

①信：伸，伸张。 屈体：使自身受屈。 廉子：指战国赵名将廉颇。

②湣王：即齐湣王田地。 莒：都邑名，在今山东莒县。 田单：齐国将领，后任相国。 即墨：邑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骑劫：人名，燕国将领。

③诡说：巧妙智辩之说辞。 肆志：纵情。

④作辞：创作辞赋。 连类：用各种事物互相联系比喻。 争义：显现自己的用意。

⑤子楚：即秦庄襄王，后改名为子楚。 斐（fěi）然：犹翩然，轻快貌。

⑥曹子：即曹沫，一说即曹刿。 匕首：手持匕首。 田：此指被齐侵占之地。

⑦豫让：春秋末晋人，有名的刺客。

⑧画：计谋，策略。 推：推尊，发展。 斯：即李斯。

⑨靡：倒下，畏服。 榆中：地区名，约在今内蒙伊盟东南部和陕西东北交界地区。

⑩填：通"镇"。下同。 常山：秦置恒山郡，汉改为常山郡，治所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 河内：秦置郡名，治所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⑪西河：战国魏所置郡，治理今陕西韩城市到大荔县一带。 上党：秦置郡名，治所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⑫越：即彭越，汉初诸侯王。

【译文】

能够在强秦面前伸展意志，又能屈服于廉颇而谦恭退让，都是为了忠诚国君，二人都被诸侯所看重。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已经丧失临淄逃奔到了莒邑，仅靠田单依据即墨城打败赶走了骑劫，因而保存了齐国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下巧妙智辩的说词解除了被包围城市的患难，轻贱爵位俸禄，乐意放纵自己的心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创作辞赋来进行讽刺谏诤，用各种事物互相联系比喻以显现自己的用意，《离骚》有这样的特点。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与子楚结交，使得诸侯国的士人翩翩然争着西进来事奉秦国。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沫亮出匕首，鲁国获得了已被侵占的土地，齐国表明它守信用；豫让守义，忠于其君而无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够阐明自己的谋画，乘着时势推进秦国的统一大业，于是得志于海内，李斯成为了主谋。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替秦国开拓土地增加民众，北边威服了匈奴，依据黄河修筑要塞，凭借山岭加固边防，建置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镇守赵国要塞常山来拓广河内，削弱西楚霸王的权势，在天下阐明汉王的信义。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集西河、上党的军队，随从刘邦进至彭城；彭越在梁地往来活动进行侵掠来困扰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原文】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①]。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②]。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③]。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④]。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⑤]。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⑥]。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⑦]；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从高祖，平定诸侯[⑧]。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⑨]；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⑩]。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⑪]；栾公不劫于势而倍死[⑫]。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注释】

①大司马殷：周殷，楚霸王项羽的大司马。 子羽：项羽。 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

②京：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索：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 信：即淮阴侯韩信。

③距：通"拒"。 巩：县名，秦置，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洛：洛阳，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韩信：此指韩王信。 颍川：秦置郡名，治所阳翟，在今河南禹县。 卢绾：汉初诸侯王。

④畔：通“叛”。 连：牵制。 城阳：古地名，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 间：空隙。

⑤哙：即樊哙，汉初将领。 商：即郦商。 鞭策：驱使，督促。

⑥文理：此指礼仪制度。 苍：即张苍。 序：编订。

⑦结言：通过游说、说辞结交。 约怀：笼络，怀柔。

⑧周緤：刘邦同乡人。随刘邦起义，侍从左右，后封蒯成侯。

⑨都：建都。

⑩次：编订。

⑪摧刚作柔：变刚强为柔顺。 列臣：大臣的行列。

⑫栾公：即栾布。 不劫于势：不为威势所屈服。 倍死：不避死。倍，通“背”。

【译文】

黥布据有淮南封地而背叛楚国归服汉王，汉王通过他获得大司马周殷，终于在垓下打败项羽。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将我方困迫在京索一带，而韩信攻拔了魏地、赵地，平定了燕地、齐地，使得汉家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据以消灭了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在巩洛之间互相抗拒，而韩王信替汉王镇守着颍川，卢绾断绝了项籍的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们背叛项王，只有齐国把项羽牵制在城阳，汉王得以乘机攻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夺城邑，激战旷野，获取军功，归报汉王，樊哙、郦商是出力最多的战将，不仅仅是听任汉王驱使，又与汉王一道摆脱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家初定天下以后，礼仪制度还没有明订，张苍担任主计官，整齐度量衡，编订出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游说结交通使往来，笼络安抚诸侯；诸侯都来亲附，归顺汉朝成为屏藩辅臣。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想要详细知道秦楚时期的世事，只有周緤最清楚，因为他常常随从高祖，并参加平定诸侯的行动。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迁徙强族，建都关中，与匈奴相约和亲；明订朝廷拜礼，编订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够化刚强为柔顺，终于成为朝廷大臣；栾公不为威势所屈服而逃避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原文】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①]。为国家树长画[②]。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③]。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④]。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⑤]。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⑥]；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⑦]。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⑧]。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⑨]。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⑩]。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11]。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12]。

【注释】

①颜色：面容脸色。　义：道义。
②长画：长远谋划。
③主：主上。
④讷（nè）：说话迟钝。　鞠躬：谦虚谨慎。
⑤厉：同“励”。　挠：屈服。
⑥方者：方术之人。　守数：所持技艺。　数，技艺。
⑦仓公：即淳于意，西汉著名医生。
⑧仲：指刘仲，刘邦兄，刘濞之父。　省：贬削。
⑨婴：即窦婴，窦太后侄。　乡：通“向”。　山东：崤山以东。
⑩足用：足以。
⑪当：抵挡。　烦：繁多。　乡：通“向”。
⑫中国：中原。　设备：设置防备。

【译文】

敢于触犯颜色使君主达到道义，不顾自身安危，替国家建立长远谋画。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维护法律而不违背根本事理，称述古代贤人，增长君主的明智。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爱孝顺，不善于言谈，敏于行事，致力做到谦虚谨慎，值得称为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坚守节操恳切刚直，道义上很值得称为廉洁，行为上很值得勉励贤能，担任重要职务不可以用非理之事使他屈服。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行医，成为方术人的宗师，所持技艺精明；后代遵循他创始的方法，不能改易，而仓公可以说得上是接近扁鹊的医术了。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刘仲被贬削王爵，使刘濞得以封为吴王，正碰上汉家刚刚平定天下，要依靠他镇守抚慰江淮地区。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七国发动了叛乱，皇室亲属中只有窦婴贤能并喜爱士人，士人都归心于他，所以让他统军在荥阳抵抗叛军。作《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智谋足以应付近代的世变，宽厚足以凭借它深得人心。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抵御敌人表现勇敢，对待士卒态度仁爱，行军号令简朴不烦，军队士兵归心于他。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常常成为中原的患害；想了解或强或弱的时势，以及设置防备，出军征讨的情况，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原文】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①。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②。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③。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

葆塞为外臣⑤。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⑥。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⑦。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⑧。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⑨。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⑩；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注释】

①直曲塞：拓直弯曲的边塞。　广：扩。　河南：内蒙古黄河以南河套地区。　祁连：祁连山。文中指活动于此的匈奴。　靡：使……披靡。

②相高：互相竞赛夸耀。　弘：即公孙弘。

③佗：即南越赵佗。　杨越：即"扬越"，扬州所属越地。　贡职：纳贡尽职。

④燕丹：即燕太子丹。　满：卫满，燕人，卢绾部将，后入据朝鲜为王。　真藩：即真番，古地名，在今朝鲜开城一带。　葆：通"保"。

⑥唐蒙：西汉人，武帝时为中郎将。　夜郎：古部族名，主要分布在今贵州一带。　受吏：接受朝廷委派的官吏。

⑦子虚：即司马相如所作《子虚赋》。　《大人》：亦为司马相如之赋作。　夸：夸张。　指：意旨。

⑧黥布：即英布。　子长：高祖少子刘长。　国之：以之为国。

⑨称：称誉。　过行：过失行为。

⑩浮说：虚浮不实之说。　长孺：即汲黯，字长孺。　壮：当为"庄"，指郑当时，字庄。　溉：《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概'。"气节，

气量。

【译文】

拓直弯曲的边塞，扩展黄河以南地区，打败活动于祁连山的匈奴，开通前往西域国家的道路，使得北方胡人披靡溃散。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和宗族都以奢侈浪费互相竞赛夸耀，只有公孙弘以节衣缩食成为百官表率。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朝廷已经平定了中原，而赵佗能够安辑杨越地区来保卫南方藩属地区，向朝廷纳贡尽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国发动叛乱，东瓯人斩杀了刘濞，保守封禺山成为汉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太子丹部众败散在辽东地区，卫满收集这些逃亡之民，聚集在海东，用来安辑真藩等部，保卫边塞成为汉廷的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奉使经略沟通夜郎，而邛、笮的君长请求成为汉廷的内臣，并接受朝廷派来的官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赋》所及之事，《大人赋》叙说言辞，虽然都很华丽夸张，然而它的主旨是进行讽谏，归结到主张无为而治。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背叛汉廷，高祖少子刘长在黥布旧地立国，凭以镇守长江、淮河以南，安定强悍的楚地百姓。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行法律遵循事理的官吏，不夸功不逞能，百姓没有人称赞他们，他们也没有过错行为。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端正自己的衣冠站立在朝廷之上，那么群臣就没有谁敢于说出虚浮不实的话来，汲长孺是位刚直庄重的大臣；喜好推荐人才，称道长者，郑庄慷慨有节操，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原文】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1]。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2]。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3]。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4]；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5]。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6]。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7]。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8]。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9]。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10]。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1]。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注释】

①庠序：泛指学校。　建元：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40年—前135年。元狩：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22年—前117年。　粲如：昌盛鲜明的样子。

②倍：通"背"。　化：教化，感化。　严削：严酷苛削。

③大夏：中亚古国，位在今阿富汗北部。 引领：伸长脖子。 内乡：向内。

④厄：困厄。 赡：富足。

⑤既：失。 倍言：背弃诺言。

⑥说：悦。 色爱：女色之爱。

⑦势利：权势利益。 凝滞：顽固不化。

⑧日者：占候卜卦之人。

⑨循：《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总'。"

⑩龟：用龟甲占卜。 四夷：周边各部族。

⑪以时：按时节。 息：增长。

【译文】

自从孔子去世，京城里没有谁尊崇学校教育，只有建元、元狩年间，文辞显出昌盛鲜明的模样。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众背弃农业多生诈巧，作奸犯科玩弄法令，善人不能教化他们，只有一律严酷苛削地处理才能整齐化一，使他们按法令行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廷派使节沟通大夏以后，西部极远的蛮夷国家，都伸长颈子争着内向，想观察中国的盛况。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解救人家的困厄，赈济人家的贫困，仁者有这样的美德；不失掉信任，不违背诺言，义者有可取之处。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事奉君主能使君主耳目愉快，脸色和悦，从而获得君主的亲近，他们的技能也是有其优长之处的。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为势利互相争斗，对上对下都没有妨碍，没有谁伤害他们，是因为他们运用的是"道"。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从事占卜的人，各有适合于习俗能用的方法。想总体观察他们活动的要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夏、商、周三代君主占龟的方法不同，四方蛮夷部族卜筮的方法各异，然而都是利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粗略地窥测其中大概情况，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一个普通民众，不危害政令，不妨碍百姓，按时节买卖并增长财富，智慧的人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借鉴。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原文】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①]。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②]。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③]。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④]。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⑤]！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⑥]。至于余乎，钦念哉[⑦]！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⑧]。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⑩]。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⑪]。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⑫]。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3]。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14]。

【注释】

①末流：遗风，余绪。 绝业：中断的大业。

②拨去：除去，废掉。 古文：古代典籍。 玉版：此指藏玉版之处。《史记集解》如淳曰："刻玉版以为文字。"

③申：申明。 文学彬彬：指举止文雅有学问之人。 往往：到处。 间出：断断续续出现。

④盖公：西汉胶西人，精通黄老道家之说。 贾生：即贾谊。 申：申不害。 商：商鞅。

⑤於戏：呜呼。

⑥斯：此。 典：掌管。

⑦钦念：郑重牢记。

⑧罔罗：收集。 罔，通"网"。 放失：散佚。 轩辕：黄帝。 科条：科分条例，列出大纲。

⑨并时异世：在相同的时代有着不同世代。

⑩兵权：用兵策略、权术。 山川：山河形势。

⑪二十八宿（xiù）：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把周天之星分为二十八组，称二十八宿。 北辰：即北极星。 辐：辐条。 毂：车轮中心之圆木。 拂：通"弼"，辅佐。 作三十世家：《史记志疑》案：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古之制也……《史》似不得其序。若编卺则邾、莒并春秋时次国，世系足考，其事迹较详于曹、杞，安得云滕、薛、驺（邾后称驺）以小弗论耶？又吴芮至忠，著于《令甲》，五代称王，侯封支庶，何独缺如乎？

⑫俶傥（tì tǎng）：洒脱而卓越不凡。 作七十列传：《史记志疑》案：《列传》之失次及吴濞、淮南、衡山、张耳之当人《世家》……《困学纪闻》谓传伍员而不传包胥，非所以劝忠。《野客从书》谓不立纪信传，疏于节义。是固然也。余谓夏、商以前，帝臣王佐虽代不乏人，而世遥事逸，故但据《诗》、《书》所称一二大端载于《本纪》，即周初散宜、

南宫、史佚之徒，房、宣间芮良夫、召虎、仲山甫之后，亦同斯例。若春秋之际名德显暴者，尚有如鲁柳下惠、孟献子、卫甯俞、史鱼、晋士会、士燮、叔向、宋子罕、楚子文何为盖阙？此《古世》、《通志》所以作补传也。汉时传邹阳而不传贾山、枚叔，传徐乐、严安而不传终军、东方朔，去取之义亦未晓。

⑬序略：序述大略。 补艺：补六艺之缺。 名山：指朝廷。 副：副本。 京师：京城自己家中。 俟：等待。

⑭述历：历述。 太初：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04年—101年。 讫：止。

【译文】

我汉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了的大业。周朝末年王道废弛，秦朝废弃了古文，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匮、玉版等处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这时候汉朝兴起，萧何修订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创立规章，叔孙通制定礼仪，于是举止文雅的学问之士逐渐得到进用，《诗》《书》到处断断续续出现了。自从曹参举荐盖公讲论黄老之道，而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公孙弘因为运用儒学而显贵，一百年之间，天下已发现的遗文古事无不汇集到太史公的府第。太史公仍是父子相续掌管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哎呀！我的先人曾经职掌这项事业，显名于唐、虞时代，直到周朝，重新掌管这一职务，所以司马氏是世代相承主持天文星历方面事务的。难道会中止在我这一代吗，郑重牢记呀！郑重牢记呀！"网罗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对帝王事迹所兴发的过程，追溯开始考察终结，见到盛处观察衰败，论述考察他们行事的实际，简略推考三代，详细叙录秦汉，上记轩辕黄帝，下到当今社会，撰十二本纪，已经科分条例形成大纲。在相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世代，年代相差不易明了，作十表。礼乐增减，律历变更，兵法权谋，山川形胜，鬼神祭祀，天人之间的关系，承其衰败，通观变革，作八书。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三十车辐共集一毂，运行没有穷尽，辅弼股肱的大臣，和星辰、辐

毂一样相配，忠诚信实，共行大道，来事奉皇上，作三十世家。仗义而行，倜傥不羁，不使自己失却时机，在天下树立功名，作七十列传。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写成《太史公书》。序述大略，以拾遗补充六艺，成为一家之言，协合《六经》和对它的不同传释，将百家杂语的说法予以整齐，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留待后代的圣人君子观览。第七十。

太史公说：我历述从黄帝以来直到武帝太初年间而止的史实，一百三十篇。

附　录

报任安书

（摘自《汉书·司马迁传》）

【题解】

这是一篇名文。司马迁在写给任少卿的这封信中，读起来其内容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对李陵的看法，和他与汉武帝之间在看法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他所遭受的悲痛结局及其产生的社会作用。

文中，司马迁对李陵平日的为人，和他与李陵的简单共职关系，进行了介绍。同时着意于对李陵带五千步卒与强大的匈奴部队在拼死战斗中所表现的勇敢精神和能得士心的优秀品质进行了赞扬，指出李陵的失败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李广利又坐视不救造成的。这些都有事实依据，看法是可以肯定的。但司马迁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的用意，认为李陵投降是出于不得已，是“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不应该过于追究，出现这一情况受到谴责的应该是“贰师”将军而不能是李陵。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汉武帝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虽然汉武帝也有想扶植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的偏私企图，但最终是挟持了专制主义的君主神威，将认为是替李陵投降游说的司马迁给予了严厉处置，使司马迁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到极大的不幸。在这次司马迁与汉武帝发生的正面冲突中，受害的自然是值得同情的司马迁。但我们也不能说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是正确的，至少可以说他在认识上有很强的片面性并夹杂着浓厚的感情色彩。然而造成这一结局的看得见的缘由都只是表面的，更深层的实际原因是，由于司马迁所具有某种“叛逆”精神，较长时期以来他对汉武帝的

作为是有所不满的，汉武帝怕会是察觉了这一点，李陵事件正好成为了触发点、导火索，这次是借机来惩治司马迁了。为爱惜司马迁的才能，汉武帝允许留下司马迁的性命却施宫刑对他在精神上进行打击，企图泯灭他的反抗精神以便使之顺服，所以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汉武帝反而任命他做了中书令，让他经常紧贴在自己身边。司马迁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完成了他的写史事业。而且司马迁因为受了宫刑，使他能更为理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专制主义的阴暗一面，从而也就更加增强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的批判精神。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李陵事件又是《史记》得以写作完成，且完成得更为精辟深入的社会原动力。

第二，司马迁所具有的顽强作史意志和决心。在汉代有两种情况可以免除死刑，一是出钱赎罪，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自己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所以他只好接受宫刑。司马迁从历史从现实都知道受宫刑是件非常耻辱的事，因而对他的打击是不可言状的，“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精神的痛苦也曾使他想过要自杀时，他又理智地意识到那样做的话，“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深思以后，还是决定以历代先贤为榜样要坚强地活下来，“所以隐忍苟活，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在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父亲在遗言中提出的，以“孝”道为表现形式的顽强奋斗和自我牺牲所体现的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流传千古，光辉灿烂的文化典籍——《史记》。

第三，集中表述了撰写《史记》的原则及宗旨。关于《史记》体例安排的命意，在《自序》中表述得非常明确清楚，而在这封信中涉及《史记》撰写最有价值的思想表述是，提出了他的撰写宗旨，即“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宗旨的提出，将考察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通观古往今来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自己哲学、政治、学术、文化方面的独特见解，来总结和发现历史运动中成败兴坏的规律，作为史家写史的任务，无疑对我国后代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作史原则上，这里提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注重搜集资料，考证史事，从而为《史记》之成为“实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此，司马迁功在千秋，后世学者誉之为“史圣”，自是当之无愧的。

本篇文字优美流畅，而更见特色的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从而可以看出，司马迁是饱含着情感来完成《史记》写作的。

【原文】

少卿足下[①]：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②]。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③]。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④]。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⑤]？”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⑥]。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⑦]。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⑧]。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⑨]。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⑩]。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⑪]。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注释】

①少卿：即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

巫蛊案起，任安受太子令而按兵观望。太子事平，任安以“持两端”被判腰斩。 足下：书信中同辈人之间对对方的敬称。

②曩（nǒng）：从前，过去。 意气：情意，心意。 勤勤恳恳：殷勤恳切。 望：怨恨。 仆：我，对自己的谦称。 相师用，指接受对方的意见。 流：随从。

③罢驽：笨拙，才能低下。罢，通“疲”。驽，劣马。

④顾：不过，只是。 处秽：指担任中书令之职，当对由宦者充任。 尤：指责。 无谁语：《汉书》注师古曰：“无谁语者，言无相知心之人，谁可告语？”

⑤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汉书》注师古曰：“言无知已者，设欲修名节，立言行，谁可为作之，又令谁听之？”谁为，犹为谁。孰令，令谁。

⑥钟子期、伯牙：二人均为春秋时楚国人，伯牙善弹琴，而钟子期能知音。

⑦说：“悦”之古字。

⑧大质：身体。 随和：即随侯珠、和氏璧。 由夷：即古代贤人许由、伯夷。 点：玷污。

⑨东从上来：即“从上东来”，跟随武帝东回长安。 浅：少。 卒卒：通“猝猝”，匆匆忙忙。 指：同“旨”，意图。

⑩涉旬月：再过十天半月。 迫：临近。 季冬：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十二月。 薄：迫于。 上雍：到雍地。 卒：通“猝”，突然。 不可讳：此指被杀。

⑪终已：终于，始终。 左右：指对方，不直称以示尊敬。

⑫阙然不报：《汉书》注师古曰：“谓中间久不报也。”阙，通“缺”，间隔。

【译文】

少卿足下：前些日子，承蒙您屈尊给我写信，教导我谨慎地待人接物，并把向皇帝推荐贤士当作自己的责任，心意殷勤恳切，好像是抱怨我没有遵照您的意见行事，而是随从俗人的意见。我是不敢像这样的。虽然才能庸劣，也曾经从旁听说过德高望重的

长者传留下来的风尚啊。只是自认为身体残缺处于污秽羞辱的地位，一行动就会被指责，想要对事情有所补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心情忧郁而没有谁可去诉说。俗话说："为谁做事呢？让谁听从你？"钟子期死了，伯牙终生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士人为了解自己的人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打扮。像我这样身体已经亏损，即使是怀有随氏珠、和氏璧一样可贵的才能，持有像许由、伯夷一样高洁的品行，终究不可以认为是光荣，恰恰是以被人耻笑而自取玷污罢了。

来信本当回复，正遇上跟随皇上从东方回来，又忙于一些琐事，与您见面的机会很少，匆匆忙忙没有一点空闲能够详尽表述我的心意。如今少卿遭受到无法揣测的罪过，再过十天半月，就接近十二月了，我又迫于随从皇上到雍地去，恐怕突然您会遭受不幸。这样，我会最终也不可能向您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而长逝去了的人的魂魄也会抱恨无穷。请允许我简略地陈述鄙陋的意见。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回信，希望不要责怪。

【原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①]。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②]。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③]。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④]；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⑤]；同子参乘，爰丝变色[⑥]：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⑦]！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⑧]！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⑨]。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

材力之誉，自结明主[10]；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11]；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战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12]；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13]。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14]。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15]。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16]！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注释】

①府：《汉书》注师古曰："府者，所聚之处也。" 符：信，凭证。 耻辱：以受辱为耻。 行之极：品行的最高境界。

②憯（cǎn）：惨痛。 欲：贪图。 诟：耻辱。

③刑余之人：即受过宫刑的人，此指宦者。 无所比数：不可能在一起比较和计算高低。

④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公元前534年—前493年在位。 雍渠：卫灵公宠信的宦官。 孔子适陈：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出游，令雍渠参乘，让孔子坐在后面车上，孔子以为耻辱，离开卫国，前往陈国。

⑤景监：秦孝公的宦官。 赵良：秦国的贤士。

⑥同子：《汉书》注苏林曰："赵谈也。与迁父同讳，故曰同子。"赵谈为汉文帝时宦官。 爰丝：即袁丝，又名袁盎，字丝。

⑦中材之人：一般人。材，通"才"。下同。 宦竖：指宦官。此乃轻蔑之语。 伤气：挫伤志气。

⑧刀锯之人：受刑之人。

⑨待罪：古代做官的谦词，侍奉。 辇毂：皇帝的车驾，此指皇帝所在的京城。

⑩效：献出。

⑪阙：缺点。 岩穴之士：隐士。

⑫搴（qiān）：拔取。

⑬累日积劳：指年资。

⑭遂：实现，成功。

⑮乡者：即向者，从前。乡，通“向”。 厕：参与。 下大夫：太史令秩六百石，故称。 外廷：外朝官：汉武帝时起，分丞相、御史大夫及九卿等为外朝官，太史令亦属此类。大司马与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左右曹等近臣，以及尚书等为中朝（内朝官）官。 末议：谦词，犹今之“拙见”。

⑯维纲：国家的法令。 亏形：指身体受损、有残疾。 扫除之隶：指地位低下之人，谦词。 阘（tà）茸：卑贱，低下。 卬：通“昂”。信：通“伸”，舒展。 邪：通“耶”。

【译文】

我听说，修养自身是智慧的集中表现，喜爱施舍是行仁德的开始，索取和给予恰当是道义的标准，正确对待耻辱是勇敢的先决条件，树立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境界。士人有了这五项条件，然后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并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图私利更惨痛的，悲哀没有比刺伤心灵更痛苦的，行为没有比侮辱先人更丑恶的，而耻辱没有比受过宫刑更严重的了。受刑以后获得余生的人，不可能和别人在一起比较高低，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事，它的由来是很久远了。从前，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坐一车，孔子因此离开卫国去到了陈国；商鞅通过宦官景监见到秦孝公，儒生赵良就感到寒心；赵同在文帝时充当陪乘，袁丝脸色变得愤怒：从古以来就以宦官为耻辱。要是一般人，事情涉及到宦官，没有不感到挫伤志气的，更何况是激昂慷慨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说缺乏人才，怎么可以让受过刀锯之刑而后获得余生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贤豪俊杰呢！我仰慕先人开创的事业，得以在京城担任官职，二十多年了。依据这一点我自己想过：首先，我未能献出赤胆忠心，取得策略才干出众的声誉，获得圣明君主的信

任；其次，我未能替君主拾取遗漏补充缺陷，招致贤士，推荐能人，使隐居的士人显赫起来；另外我未能置身于军队当中，去攻夺城池，在旷野激战，立下斩杀将领拔取敌旗的功劳；最后我未能一天天地积累功劳，凭借年资取得尊贵官位厚重俸禄，来替宗族和朋友们增加光彩宠荣。四个方面没有一项获得成功，苟且迎合获取容身，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优长的表现，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了。从前，我也曾经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陪伴在外朝发表些浅薄的意见。不在这个时候援引国家法令，竭尽思虑，如今已经亏损形体成为一位地位低下的人，处在卑贱的行列，竟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蔑了朝廷，羞辱了当代的士人吗！唉呀！唉呀！像我这样的情况，还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呢！

【原文】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①。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②。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④。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⑤。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⑥。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⑦。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

围之[8]。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9]。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10]。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11]。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过也[12]。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13]。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14]。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15]。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16]。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17]。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18]。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19]！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20]！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21]。悲夫！悲夫！

【注释】

①负：抱有。 不羁之才：《汉书》注师古曰："不羁，言其材质高远，不可羁系也。" 乡曲：乡里。 周卫：即宫禁之中。周，环绕。卫，宿卫。

②戴盆何以望天：戴盆不得望天，望天就不能戴盆，言人不能同时做两件矛盾的事情。

③俱居门下：李陵元狩中曾为侍中，司马迁元狩中已为郎中，皆出入宫门。门下，皇帝近卫官的通称。 趣舍：喻人志向不同。趣，趋向。舍，废止。

④自奇士：《昭明文选》本为"自守奇士"，即能够守住自己节操的士人。奇士，德行或才智出众的人。 分别有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礼节。 恭俭下人：恭敬节俭甘居人下。 徇：通"殉"，为了某种目的而死。
⑤畜积：即蓄积，此指平时的行为、表现。 国士：国中才能出众的人。
⑥举事壹不当：行事稍有不当。 媒孽：构陷诬害。
⑦提：率领。 王庭：匈奴君王所居之地。 卬：一说通"仰"仰攻；一说通"迎"，迎战；又有以为通"抑"，抑制，牵制。
⑧旃裘之君：指匈奴头目。 左右贤王：仅次于单于的匈奴的两头人。
⑨沬（huì）血：血流满面。沬，洗脸。 弮（quān）：弩弓。 北首：头首北向。 死敌：死于敌，和敌人拚死。
⑩觞（shāng）：酒具。 上寿：敬献祝寿之辞，此指祝捷。
⑪怛（dá）悼：痛苦，忧伤。 款款：忠诚的样子。
⑫绝甘分少：喻与众人同甘苦。绝甘，好的东西不沾边。分少，稀少的东西分与他人。
⑬得其当：得到一个抵罪的机会。 暴（pù）：暴露，显现。
⑭怀：心里藏有这种思想。
⑮此指：这个想法。 睚眦（yá zì）：平时的怨恨。
⑯沮（jǔ）：败坏。 贰师：即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李夫人之兄。 理：指大理，九卿之一，掌刑狱。
⑰拳拳：忠谨的样子。
⑱壹言：说一句话。
⑲囹圄（líng yǔ）：监狱。
⑳行事：所作所为。
㉑隤（tuí）：败坏。 茸：推人。 蚕室：受宫刑之人需居严密之温室中养伤，如同进入养蚕之温室，故称之。

【译文】

况且事情的原委是不容易明白的。我年青时怀抱有高远不可限量的才能，长大后没有得到乡里的赞誉，幸赖皇上因为先人的缘故，使我能奉献出浅薄的才能，进出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戴

着盆怎么可以仰望天空，所以断绝宾客的交往，忘却了家庭的私事，日日夜夜想着竭尽我并不贤能的才力，致力于一心一意经营本职，以求得对皇上的亲近献媚。但是事情却会发生大谬不然的情况。我和李陵都做皇帝的近卫官，平素两人并没有相互友善的交往，志趣也各不相同，从来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表现出殷勤的情谊。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是能够守住自己节操德行出众的士人，事奉父母孝顺，和士人交往讲信用，面对着财物态度廉洁，索取和给予很注重道义，分别贵贱谦让有礼，恭敬节俭甘居人下，常常想着奋不顾身来为国家的急难作出牺牲。平日的行为表现，我认为他有国中才能出众人士的风度。作为人臣出于宁肯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趋赴公家的急难，这已经很奇特了。如今行事稍有不恰当，而那些顾全自身保护妻妾子女的大臣随即构陷诬害来加重他的过失，我个人心里实在感到悲痛。况且李陵率领的步兵不满五千人，深入到战事前沿，足迹到达了匈奴王庭，在虎口设置下诱饵，勇敢地向强悍的匈奴挑战，迎战亿万的师旅，和单于接连战斗了十几天，所斩杀的超过了自己军队的数目。敌军救死扶伤都顾不上，胡人的君长都感到震惊恐惧，于是把他左右贤王的军队都征集来，出动了全部能拉弓射箭的人，动员整个国的力量共同来进攻并包围了李陵。辗转战斗千里路程，箭矢用尽了退路也堵住了，援救的军队没有到达，士兵死伤的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在慰劳军队时发出一声号令，士兵没有不起身的，个个流着眼泪，满脸流血，暗自抽泣，张着没有箭矢的弩弓，冒着敌人的刀剑，头向着北前进争着与敌人拼死战斗。李陵的军队还没有覆灭的时候，有使者来朝廷报告，汉家的公卿王侯都兴酒祝捷。过了几天，李陵失败的奏书报来，皇上为这件事吃饭不香，在朝听政也不高兴。大臣忧虑恐惧，不知怎么办好。我私下没有自己估量一下处于卑贱的地位，看到皇上凄惨痛苦的样子，实在是想献出忠诚的愚昧见解。认为李陵向来和士大夫们在一起，有

好吃的食物自己不取，分东西自己少要，能够得到别人替他拼死效力，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身躯虽然陷于失败，观察他的用意，是想将来得到恰当的机会来报答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但是他所摧毁战败敌人的成果，在功劳上也值得显现在天下。我怀着这样的见解想陈述出来，却没有机会。正好碰到皇上的召问，就按这个想法阐述李陵的战功，想借以扩展皇上的心意，堵塞平常怨恨他的人的言路。还没有把意思完全阐述明白，英明的君主不加深入了解，认为我是在败坏贰师将军的声誉，并且是在替李陵游说，就把我交给大理寺问罪。我的拳拳忠心，始终不能自我表白，因而被定为诬上的罪名，皇上最终依从了法吏的判决。家中贫穷，财产变卖也拿不出足够的钱数来赎罪，朋友们也没谁援救，皇上两旁的亲近大臣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我本身不是土木，唯独要和法官们打交道，深深地幽闭在监狱之中，谁可以去告诉呢！这些正是少卿您亲眼所见，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活着投降匈奴以后，败坏了他家的声誉，而我又被推进了蚕室，深为天下人所嘲笑。可悲呀！可悲呀！

【原文】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①]。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②]。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③]。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④]。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

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5]。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6]。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乃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7]。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8]。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9]。何者？积威约之势也。乃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10]！且西伯，伯也，拘牖里[11]；李斯，相也，具五刑[12]；淮阴，王也，受械于陈[13]；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14]；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15]；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16]；季布为朱家钳奴[17]；灌夫受辱居室[18]。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19]。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20]！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21]。审矣，曷足怪乎[22]！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23]！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24]。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25]！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26]！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27]！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8]。

【注释】

①一二：一一地，逐一地。

②剖符丹书之功：显赫的功勋。剖符，帝王授予权力或封功臣爵邑的文约凭证。丹书，亦叫丹书铁券，是在铁券上用朱砂写上誓词，作为本人或后世子孙享受恩荫、减免罪过的凭证。　星历：天文历算。　卜祝：占卜、祭祀之官。　倡优：乐师、戏人。　畜（xù）：畜养。

③与：《汉书》注师古曰："与，许也。不许其能死节。"　特：只。

④所自树立：自己所处的职业和地位。

⑤太上：最好的，最高的。　理色：道义和脸面。理，道理。色，颜色，面色。　诎体受辱：长跪在地接受审判。诎，通"屈"。　易服：穿上罪犯所穿的赭衣。　关木索：给罪犯带上木枷绳索。　被箠楚：受拷打。箠：杖。楚，荆条。剔毛发：受髡刑。　婴金铁：以铁圈束颈受钳刑。婴，绕。　支：同"肢"。

⑥刑不上大夫：此句引自《礼记·曲礼上》。　士节：士大夫之节操。厉：勉励。

⑦阱槛（jǐng jiàn）：养兽之圈（juàn）：阱，陷阱。　积威约之渐：谓被人的威势所约束，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

⑧画地为牢：在地上画个圈作为牢狱。　削木为吏：刻削个木头人做狱吏。　议不对：不敢面对议论。　定计于鲜：在未遇刑前作出决断。鲜，通"先"。

⑨榜：捶打。　圜墙：监牢。　枪：通"抢"，着，触。　惕息：恐惧、喘息。

⑩强颜：厚着脸皮。

⑪西伯：指周文王。后一个"伯"为"君长"之意，西方部落之长。牖里：即羑里，古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县北。

⑫具五刑：受了五种刑法（割鼻、斩左右趾、笞杀、枭首、剁骨肉于市）。

⑬淮阴：指淮阴王韩信。　受械于陈：在陈地（今河南淮阳市）被捉拿。

⑭张敖：赵王张耳之子，刘邦之女婿。　南乡：面向南。乡，通"向"。

⑮绛侯：指周勃。　倾：超过。　伯：通"霸"。　请室：官署名，在京城中，有特设的监狱。

⑯魏其：指魏其侯窦婴。　三木：即上在颈、手、足的枷、梏、桎等刑具。

⑰偕奴：髡偕为奴隶。

⑱居室：后又叫保宫、守宫，是拘留贵族罪犯的场所。

⑲罔：通“网”，指法律。 引决自财：下决心自杀。财，通“裁”。下同。

⑳尘埃：意指监牢。 一体：一样，同样。

㉑势：指权力地位。 形：指所处形势地位。

㉒审：确实。

㉓蚤：通“早”。下同。 绳墨：此指刑法。 陵夷：衰颓。 引节：为了节操而自杀。

㉔重：难，慎重。

㉕不必死节：不一定为节操而死。 怯夫慕义：怯懦之人，如仰慕节义（也可以去死）。

㉖怯耎（ruǎn）：怯懦。 去就之分：死生的分界。 湛溺（chén nì）：沉溺。 累绁（xiè）：拘囚。累绁，此均指绑犯人的绳子。

㉗臧获：奴隶之贱称。

㉘函：处在。 粪土：此亦指监牢。 鄙没世：轻视死。 文采：文辞才华。

【译文】

事情是不能一一地对俗人去说的。我的先人并没有剖分符节、在铁券上用朱砂写上誓词这样的功劳，掌管文献、历史、星象、历法的职务，接近于处在占卜、祭祀主持人之间的地位，本来就是主上所戏弄，当乐师戏人一样畜养着的，而被世俗人所轻视的。假若让我依法受到诛杀，就像是许多条牛身上脱下一根毛，和蝼蛄蚂蚁有什么两样？并且社会上又不能承认我可以和死于气节的相比拟，只认为我是智慧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己获得赦免，最终被杀罢了。为什么呢？平素自己所处的职业和地位让人是这样看的。人本来都有一死，有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就死得像鸿毛一样轻，是因为他们的死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最重要是不

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其次是不使道义和脸面受辱，其次是不在言词教令上受辱，其次是长跪在地上接受审判受辱，其次是穿上囚犯的赭衣受辱，其次是带上木枷绳索被拷打受辱，其次是剃去头发在颈上套上铁圈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砍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受辱到极点了。书传上说“刑罚不能往上加在大夫身上”，这是说士人的气节不可以不激励的。猛虎处在深山之中，百兽见到它就会震惊恐惧，等到它关在养兽的圈槛里面，摇着尾巴来求食，这是威势的逼迫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结果。所以士人即使在出现地上画个圈作牢房的情况也势必不会站进去，削个木头人当狱官也不敢面对它议论，而是在受刑之前就决定自杀了。如今捆绑了手足，套上了枷索，暴露了肌肤，接受了鞭笞，囚禁在监牢当中，正当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连忙触地磕头，看到了狱卒就恐惧喘息。为什么呢？这是威势逼迫长期积累所造成事态决定的。等到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说是没有受到侮辱，只不过是所谓的厚着脸皮罢了，哪里还值得尊贵呢！况且西伯是西方部族的君长，被拘囚在羑里；李斯是丞相，备受了五种刑罚；淮阴是诸侯王，在陈地被械系；彭越、张敖是面向南称孤道寡的王，被捕入狱抵罪；绛侯诛灭了吕氏家族的叛乱，权势盖过春秋五霸，被囚禁在京城的特设监狱；魏其侯是一名统帅，也穿着赭色囚衣在颈手足都套上了刑具；季布当了朱家的髡钳奴隶；灌夫在拘囚贵族罪犯的场所受辱。这些人自身的地位都到达了王侯将相，声名传闻到了相邻的国家，等到犯了罪把法律处罚加在他们身上，都不能下决心自杀。被囚禁在监狱中，古今的情势是同样的，他哪里能不受辱呢！从这样说起来，勇敢胆怯是权力地位造成的；强大弱小是所处的形势造成的，有什么值得奇怪呢！况且人们不能早在受到刑法处罚以前就自杀，已经逐渐衰颓到要受到鞭笞拷打的时候，才想为了节操而自杀，这不已经是太晚了吗！古人重视对大夫施加刑罚的原因，恐怕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就人之常情而

言，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思念父母，顾及妻妾儿女，至于为义理所激励的人不去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就丧失了父母，又没有至亲的兄弟，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看我对待妻妾子女是个什么态度呢？况且勇敢的人不一定死于气节，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哪个地方不可以受到勉励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地活在世上，也还是略为懂得些死生的真正分界，何至于沉溺在被拘系遭受的羞辱之中呢！再说一般的奴隶婢妾还能够引决自杀，更何况像我这样出于不得已呢！之所以内心加以忍耐苟且地生活下去，就是被置于监牢之中而在所不辞，是自己心中怨恨还有些事没有完成，因此鄙弃在耻辱中离开人世却使得文章著述不能流传到后代的行动啊。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①]。盖西伯拘而演《周易》[②]；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③]；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④]；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⑦]。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⑧]。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⑨]。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⑩]！然此可为智者道，

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11]。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12]？虽累百世，垢弥甚耳[13]！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14]。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15]！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16]。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17]。今虽欲自彫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18]。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19]。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注释】

①摩：通“磨”。俶傥（tì tǎng）：通“倜傥”，卓越，不拘于俗。

②演：推衍，发展。《周易》：即《易经》。相传周文王被拘羑里，推演古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③左丘：即左丘明。厥：句首语气词。

④不韦：即吕不韦。《吕览》：即《吕氏春秋》，因书中有“八览”，故又名此。

⑤《说难》、《孤愤》：此皆为《韩非子》中的篇名。

⑥大氐：大都。氐，即“抵”。

⑦垂：流传。空文：文章著作，与具体的功业相对而言。

⑧放：散。稽：考察。

⑨愠（yùn）色：怨怒的表情。

⑩其人：《汉书》注师古曰：“其人谓能行其书者。”责：通“债”。

⑪负下：本指所凭依的权势低下，此指负罪之下。下流：本指下游，此指地位低下之人。

⑫乡党：乡里。戮笑：耻笑。

⑬垢：通“诟”，污辱。

⑭肠一日而九回：形容思想起伏，整天地郁结不解。肠，心地，思想。九回，亦作““九迴”，多次翻转、萦绕。 忽忽：恍恍惚惚。

⑮直：仅，只是。 闺阁之臣：指宦官。闺阁，均为宫中小门。 自引：自己引身而退。 臧：通“藏”。 邪：通“耶”。

⑯湛：同“沉”。 与时俯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通其狂惑：达到随波逐流、麻木不仁的境地。李善注引《鬻子》说：“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人之戒也。”

⑰无乃：恐怕。 私指：自己的想法。

⑱彫琢（zhuàn）：雕饰。 曼辞：华丽的辞藻。

⑲要之：总之。

【译文】

古时候富贵了的人而名声却泯灭不传的，多得记都记不过来，只有洒脱不拘行为奇特的人受到了后世的称赞。大概西伯昌被拘囚因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受困厄因而撰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才作了《离骚》之赋；左丘双目失明，因而写出了《国语》；孙膑受到膑刑，编撰了《兵法》著作；吕不韦流徙到蜀地，社会上流传着《吕览》；韩非囚禁在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等篇卷。《诗》三百篇，大抵都是贤圣们抒发愤懑时所创作出来的。这些人的心意都被苦闷所郁结，不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所以借着记述往古的史事，以提供给未来的人进行思考。至于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膑被砍断了腿，终于不可被重用了，便退而著书立说来舒发他们心中的愤懑，想着流传下文章著作来体现自己志向。我私下里不自量力，近年来运用笨拙的文辞，网罗天下散佚的旧时传闻，考证前代人物的所作所为，稽察其中的成功失败兴盛衰坏的事理，总计一百三十篇，也想着凭借它考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观古今的变化，形成为一家的独特见解。草创还没有完成，正碰上这次祸患，惋惜它怕不能成功，因此去承受残酷的刑罚而毫无愠怒的表情。我果真撰写成这部著作，将它收

藏在名山之中，流传给在通都大邑中的能理解这部著作的人，那么我也就偿还了前次受辱所欠的债，即使是一万次被杀戮，难道会产生后悔吗！然而这些话只可以对智慧的人去讲，很难对世俗人去说的。

况且在负有罪过的背景下不容易在社会上相处，地位低下的人会遭受更多的诽谤议论。我因为发表意见的原因遭遇到这种祸患，深深地被乡里人所耻笑，污辱了先人，也还有什么面目再次去祭扫父母的坟墓呢？即使延续一百代，污辱会越来越深的！因此愁肠整天不停地翻滚，坐在家里总是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竟迷糊得不知道要去哪里。每次回想起这次耻辱，全身出的汗流在背上没有不曾是沾湿了衣服的。自身简直成了一名宦官，还怎么能自己引身而退深深隐居在山野之中呢！所以姑且随波逐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来抒发内心的狂乱迷惑。如今少卿还拿推荐进用贤士来教导我，恐怕是和我私下的意旨相违背的。现在虽然想自我雕饰，用华丽的辞藻进行辩说来为自己解脱，毫无益处，对于世俗的人来说不会相信，只会取得些羞辱而已。总之，到了我死去的时日，这以后谁是谁非才能确定。书信不能尽情表达我的心意，所以只简略地陈述一下浅陋的见解。

后　记

在此书注译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阎崇东、彭忠德、吕建文、郭立杰、张升、赵国熙、张屹、宋莲萱诸同志，或在提供注释和译文的基础，或在各种资料的搜集方面，分别给予了及时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还得到了诸多友人非常诚恳的支持。没有这些同志和友人的帮助和支持，我是很难完成注译工作的。在全书已经交稿的时候，我从内心深处对以上的同志和朋友表示十分真诚的感谢！另外，由于资料的不够完备，以及我个人的水平能力有限，全书注译中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特请读者和专家随时予以指正。谢谢！

杨燕起

史記

[illegible]

[illegible]

理也[illegible]有紀[illegible]

王書[illegible]曰[illegible]

黃帝又坤靈圖云[illegible]

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illegible]

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

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同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

本紀諸侯曰世家本者系

統理衆事繫之年月名之

舉數之由故曰五帝本紀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

史記全譯 / [漢] 司馬遷 / 著 楊燕起 / 註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